

大乘宝积部



目录

佛说法镜经二卷

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一卷

幻士仁贤经一卷

佛说决定毗尼经一卷

发觉净心经二卷

佛说优填王经一卷

佛说须摩提经一卷

佛说须摩提菩萨经一卷

佛说离垢施女经一卷

佛说阿阇世王女阿术达菩萨经一卷

佛说须赖经二卷

得无垢女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二卷

佛说如幻三昧经三卷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三卷

太子刷护经一卷

太子和休经一卷

入法界体性经一卷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二卷

大乘显识经二卷

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一卷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一卷～第十卷）

大宝积经序

唐睿宗皇帝制

朕闻：天之为大也高，上下之容可纪；地之为大也广，纵横之数可推。则知无去无来，不生不灭，拯沉沦于沙劫，救焚灼于尘区。毒龙惧其威光，醉象惮其神力。其大则包于宇宙，其小则隐于毫芒。七十二君，先在陶钧之内；万八千载，即为俄顷之间。汉日载其通晖，周星彰其降诞。鹫头峰下，演金口之微言；鸡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干戈不用，梵志摧锋；甲胄无施，波旬溃旅。辟圆明之净域，启方便之禅门。慧晷耀于昏衢，慈云清于朽宅。无得而称者，其惟正觉乎！然则教自西方，法流东夏，马鸣、龙树肇阐琼编，罗什、道安承宣宝偈。关中道俗，虽传贝叶之文；江左黎元，未极莲华之旨。又以元魏迷于释典，宇文扇于魔风。开皇之初，暂为修建。大业之末，遽即分崩。我大唐之有天下也，睿圣重光，文思御历；吞沙静[薛/女]，练石称神；巢燧执鞭，羲农拥彗；悬法王之镜，转梵帝之轮；被正朔于蟠桃，混车书于细柳。

三藏沙门菩提流志者，南天竺国净行婆罗门种，姓迦葉氏也。年十有二，外道出家，事波罗奢罗，学声明僧佉等论，并历数咒术，及阴阳等。年踰耳顺，遽乃心归，知外法之乖违，悟释教之深妙。隐居名岳，积习头陀，初就耶舍瞿沙三藏学经论，其后遍游五天竺国。高宗天皇大帝，闻其远誉，挹其道风。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圣帝，应乾司契，当宇披图。令住东都居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一十一部。

中宗孝和皇帝，循机履运，配永登枢。神龙二年，令住京下于崇福寺翻译此经。俄属灵祐亏微，绵区集祸。乔岳之仙长往，茂陵之驾不还。朕以庸虚，谬膺不构，敬遵前旨，勖就斯编。法师寻绎故文，发挥新句，炎凉不懈，晓夕忘疲。旧翻、新翻，凡有四十九会，总其部帙一百二十卷成。以先天二年六月八日，毕功进内。法师戒珠在握，慧炬明心，为法门之栋梁，启僧徒之耳目。伏愿上资七庙，八百之祚长延。下及万方，亿兆之甿恒逸。远迩宁谧，朝野欢娱；致浇俗于淳源，归迷生于寿域。暂乘紫机之暇，聊题缃帙之前，所有会名，具于其目云尔。

大宝积经述

唐朝议郎行河南府告成县主簿徐锷撰

夫日月出矣，而辉耀十方；时雨降矣，而澡漉万物。况我身常乐，湛虚空之相；妙觉圆明，融心行之本。唯皦唯昧，不生不灭者哉！是以辟无学之地，聿修迦兰；启息言之津，亶作罗奈。智胜菩萨，起方便之缘；净居天人，发成就之力。称谓所绝者，其第一义乎！自恒星夜掩，仙虹昼烁；青钵传其睟容，宝棺现其金臂。法山摧仞，拂魔箭于危屏；直水横流，系慈航于彼岸。乌呼妙藏不可以常秘，戒轮不可以终[盭-攵＋系]！虽双林下砉示于泥洹，逮一千年；遹被于声教，龙持贝叶；亟传摩竭之城，象负莲华。遂满真丹之境，三十七品；慈悲于火宅，一十二经。引喻于沙界矣！

大宝积经者，后汉迦葉摩腾竺法兰，及今朝玄奘法师，菩提流志等，咸自西天竺所致也。如来昔在鹫峰，利建平等。金口注海，酌之而不竭；宝言如纶，振之而有绪。炯兹瑞宪，久翳鸿都。原壑屡非，市朝多变。历代徇齐之主，竞兴参译。跋陀授记之言，罕能丕就。洎我唐之有天下也，功横铁围，化緜忉利，苑御千界，提封万刹。张四摄之扉，广纳诸有；骋六道之骥，冥济群惑。太上皇以泽深智海，掌耀禅珠。神皇帝以勋格梵空，胸悬法印。肃敷玄诰，照洒鸿波。历选缁徒，明敭列采。博考同异，聿兴刊缉。勇振颓纲，严持绝纽。爰有沙门大德思忠，东天竺国婆罗门大首领臣伊舍罗等，译梵文者，求善住缘，悟无生忍，博闻强识，精而译之。复有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者，开忍辱场，破烦恼众，弼谐神侣，明而辨之。复有沙门大德履方、宗一、普敬、慧觉等笔授者，令闻孔胶威仪不忒，手握仙札，受而字之。复有沙门大德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慧迪等证义者，国之大师，佛之右臂，探诸了义演而证之。复有大德沙门承礼、云观、神暕、道本等次文者，庇影多林，息肩香窟，勤修精进，纂而次之。复有润文官者，银青光禄大夫邠王傅上柱国固安县开国伯卢粲，银青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崇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上柱国东海县开国公徐坚，朝议大夫守中书舍人崇文馆学士上柱国野王县开国男苏晋，朝议郎给事中内供奉崔璩等，位列凤舞，声流鸡圃，分别二谛，润而色之。复有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兼太子左庶子兼修国史上柱国钜鹿县开国公魏知古，兵部尚书上柱国郭元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书令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张说，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上柱国兴平县开国侯陆象先等，朝践琐闼，夕游珠域，护持四法，总而阅之。尔乃杖锡之士，端圭之俊，麻列定筵。林攒乐土，荫祥云而演译；倏换炎凉，吸甘露而勤求。载淹衡晷，大乘章句，义不唐捐；小品精微，拯无遗溺。能事毕矣，佛何言哉！

今所新翻经，凡有四十九会，七十七品，合一十二帙，以类相从，撰写咸毕。以先天二年六月三十日进太上皇，八月二十一日进皇帝，禁闱晓辟，真教上闻，仙宁克怡。宸襟允穆，竦钧阵于白日；亲

御灵台，落云雨于彤霄。荐加殊尉，贤愚稽首，以为利见仁王；真俗归心，以为潜登觉道。次有清信佛弟子，前少府监丞李式颜等，皇朝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赠侍中陇西公迥秀子也。复有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遗徐鐈等，皇朝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昭文馆学士高平公子也。咸属彼穹，降祸私门坠构，陟遥岵而崩心，瞻冥途而献福。于是胠箧探笥，檀波罗蜜，广叠简笺。首崇书写，不变槐火，遽盈苔袟。然后装之镂轴，缀以琼签，罗彩簟而霓舒，播珠函而锦缛。方使猛风吹岳，长存妒路之文；劫火烧天，不坏多罗之典。

大宝积经卷第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三律仪会第一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其山高峻，严丽可观，持诸杂种犹如大地，众华卉木悉皆茂盛。其中复有天、龙、夜叉、毗舍阇、紧那罗等，常所游止。复有种种异类诸兽，所谓师子、虎、狼、麒麟、象、马、熊罴之属，止住其中。复有无量百千众鸟，所谓孔雀、鹦鹉、鸲鹆、罗鸟、凫雁、鸳鸯、命命等类，依之而住。是诸众生，以佛威力，不为贪欲瞋痴所恼，不相茹食，共相亲爱犹如母子。

　　是山王中多诸杂树，丛林蓊郁，枝叶繁荣，谓天木香树、庵摩罗树、甄叔迦树、尼俱陀树、栴檀、沉水，如是等树，无不备有。复有水陆无量杂华，所谓阿提目多华、瞻婆香华、波吒罗华、婆师迦华、苏曼那华、由提迦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俱物头华、芬陀利华、迦罗娑华、摩诃迦罗娑华，如是等类诸杂名华，光饰山王处处充遍。

　　是山王中常于夜半，兴大密云，轻雷细雨，从初至末渐遍其山。八功德水流滋普洽，如[彀/牛]乳顷廓然消散，凉风微动适悦身心。是山王中所住众生，及诸卉木，滋润光泽。如妙华鬘微加水洒，光色鲜明，倍更增胜；此山王中众生草木，含滋发晖亦复如是。而此山中生诸软草，䨏靡右旋，色香具足，青绿晖映如孔雀咽。其香喻若婆师迦华，其触又类轻兜罗绵。枝叶华果繁荣茂盛，未尝有一不具足者。山地柔软无伤趾步，下足之时陷深四指，举足之时还复如故。其中多有陂泉池沼，清冷盈满生杂莲华，青、黄、赤、白、红、紫、玻璨、金、火等色，大如车轮，香气普熏一踰缮那。

　　是山王顶生于大妙宝莲华座，无降伏宝帝青金刚以为其茎，大吠琉璃为诸宝铎，瞻部檀金为广净叶，顺时清净栴檀为台，玛瑙宝王以为其须。其华纵广犹如大海，十亿阿修罗王常所执持，十亿杂色摩尼宝网弥覆其上，十亿龙王雨妙香雨，十亿金翅鸟王口衔缯彩，十亿紧那罗王至诚瞻仰，十亿摩睺罗伽王虔恭俯视，十亿乾闼婆王歌咏赞

叹，十亿百千诸大天帝兴布瑞云而雨末香、烧香、衣服、华鬘、幢幡、宝盖，十亿梵王曲躬恭敬，十亿净居天众合掌顶礼，十亿转轮人王七宝侍从来至其所，十亿海王从大海出而敬礼之，十亿光明摩尼宝以为照曜，十亿净福摩尼宝珠为胜庄严，十亿遍照摩尼宝为无垢藏，十亿妙光摩尼宝为大照明，十亿杂色摩尼藏宝而为遍照，赡部幢宝为善安持，十亿金刚师子摩尼宝难胜庄严，十亿日藏摩尼宝间错厕填广大严饰，十亿不思议摩尼宝出种种色为妙庄严，十亿如意宝出无尽庄严。是大莲华，从于如来超过世间善根所生，菩萨志意之所爱慕，遍现诸方；从如幻法出，善法业生，以无诤法性理趣庄严，如梦法性，无行法印，顺无著理，遍满十方一切法界，是顺佛境功德所致。若于无量阿僧祇劫，叹其色相功德庄严，不可穷尽。

尔时，世尊于其华上结跏趺坐，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陈如、尊者阿湿婆氏多、尊者摩史波、摩诃男优陀夷、耶舍、富那、无垢、善臂、憍梵钵提、优楼频螺迦葉、那提迦葉、摩诃迦葉、舍利弗、大目乾连、阿那律、须菩提、离波多、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优波离、罗睺罗、难陀等，而为上首。悉皆觉悟自性谛理，现证实际，入法本性，渡诸有海，行于如来虚空之行。悉能永断随眠结缚，而于摄藏，住无所住，行空寂静，于如来所永断疑惑，入佛智海胜信道中。利益世间为不请友，常能卫护一切众生，与诸有情为不舍友。通达佛法，所行境界守护圣法，誓愿受持诸佛正教，现前得生如来种性，善能趣向一切智智。

复有菩萨摩诃萨众八千人俱，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而为上首，所谓最上智智菩萨、最上宝智菩萨、一切语言智菩萨、无著智菩萨、华上智菩萨、日上智菩萨、月上智菩萨、无垢上智菩萨、金刚智菩萨、远尘智菩萨、光幢菩萨、妙高幢菩萨、宝幢菩萨、无碍幢菩萨、华幢菩萨、净幢菩萨、日幢菩萨、端严幢菩萨、离垢幢菩萨、遍照幢菩萨、陀罗尼威德菩萨、宝威德菩萨、大威德菩萨、金刚智威德菩萨、无垢威德菩萨、日威德菩萨、月威德菩萨、福山威德菩萨、智照威德菩萨、普胜威德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莲华藏菩萨、宝藏菩萨、日藏菩萨、清净功德藏菩萨、法海藏菩萨、遍照藏菩萨、齐藏菩萨、胜莲华藏菩萨、日眼菩萨、净眼菩萨、无垢眼菩萨、无碍眼菩萨、普明眼菩萨、善利智眼菩萨、金刚眼菩萨、宝眼菩萨、虚空眼菩萨、普眼菩萨、天冠菩萨、照法界摩尼冠菩萨、妙菩提摩尼冠菩萨、照十方冠菩萨、出现一切佛藏冠菩萨、超一切世间冠菩萨、普照冠菩萨、无映蔽冠菩萨、执持一切如来师子座冠菩萨、普照法界虚空冠菩萨、梵王髻菩萨、龙王髻菩萨、一切佛变化影像髻菩萨、妙菩提髻菩萨、一切愿海音声摩尼王髻菩萨、放一切如来圆光摩尼宝雷声髻菩萨、一切虚空无差别表示摩尼宝网覆髻菩萨、一切如来法轮声髻菩萨、一切三世名轮声髻菩萨、大光菩萨、无垢光菩萨、宝光菩萨、离

尘光菩萨、法光菩萨、寂静光菩萨、日光菩萨、神变光菩萨、天光菩萨、福光菩萨、智光菩萨、法光明菩萨、神通光菩萨、光照菩萨、华光菩萨、宝光菩萨、觉光明菩萨、梵光菩萨、普照光菩萨、梵音菩萨、海音菩萨、地吼音菩萨、世间王音菩萨、山王音菩萨、山王相击音菩萨、遍法界音菩萨、一切法海雷音菩萨、摧伏诸魔音菩萨、大悲理趣云雷音菩萨、遍息一切世间苦恼音菩萨、法胜涌菩萨、殊胜涌菩萨、智胜涌菩萨、福须弥胜涌菩萨、功德最胜涌菩萨、名闻胜涌菩萨、普光胜涌菩萨、大慈胜涌菩萨、智照胜涌菩萨、如来种姓胜涌菩萨、光德菩萨、胜德菩萨、法涌德菩萨、遍照德菩萨、法德菩萨、月德菩萨、虚空德菩萨、宝德菩萨、光德菩萨、智德菩萨、婆罗帝王菩萨、法帝王菩萨、象帝王菩萨、梵帝王菩萨、山帝王菩萨、众帝王菩萨、天帝王菩萨、寂静帝王菩萨、不动帝王菩萨、最胜帝王菩萨、菩提寂静声菩萨、无著声菩萨、地声菩萨、大海声菩萨、音声菩萨、照法声菩萨、虚空声菩萨、一切声菩萨、善根雷声菩萨、发悟本愿声菩萨、摧一切魔军声菩萨、智须弥觉菩萨、虚空觉菩萨、清净觉菩萨、无碍觉菩萨、开悟觉菩萨、照三世觉菩萨、宝觉菩萨、广大觉菩萨、普光觉菩萨、法界理趣照觉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俱，皆悉安住普贤愿行：所行无著者，普遍一切诸佛刹故；变无边身者，亲近一切佛如来故；所缘无际限境界清净者，了知一切佛神变故；趣无量者，往诣诸佛现等觉处无休息故；无边光明者，于一切法实相海中得无边智光明故；无边劫中说功德无尽者，辩才清净故；等虚空界者，智所行境清净故；无所依者，随世意乐现色身故；能离翳者，了知无有众生界故；虚空智慧者，放光明网遍法界故；究竟寂静者，最寂静心故；一切陀罗尼种性智境界者，于三摩地勇猛无畏者，眼住法界尽其际者，于一切法住无所得者，游无边智海者，已度智彼岸者，般若波罗蜜多者，般若波罗蜜多到一切世间波罗蜜者，于三摩地彼岸得自在者。

复有五百比丘尼俱，其名曰：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瞿昙弥比丘尼、安隐比丘尼、优钵罗华比丘尼、瘦瞿昙弥比丘尼、耶输陀罗比丘尼等，而为上首。复有五百优婆塞俱，其名曰：善威德优婆塞、天威德优婆塞、慧光优婆塞、名称威德优婆塞、超名称威德优婆塞、善慧优婆塞、月德优婆塞、月欢喜优婆塞、大欢喜优婆塞、罗睺贤优婆塞、大贤优婆塞等，而为上首。复有五百优婆夷俱，其名曰：大光优婆夷、善光优婆夷、善身优婆夷、可乐身优婆夷、贤德优婆夷、月光优婆夷、光明优婆夷、胜光优婆夷、善眼优婆夷等，而为上首。及余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围绕恭敬，而为说法。所谓广说三律仪品，一切如来毗奈耶法，开现一切诸菩萨行，明照法界入诸法门，能净庄严一切佛刹，摧诸邪论降伏魔怨，令众生界心得欢喜；开晓有情稠林之心，随众生意而为宣说；开示照曜众生诸根，令其转趣。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求于佛法力无畏者，摄受何法而修行之？摄受何法增长成熟诸如来道？摄受何法取诸功德，增长证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

佛告大迦葉言："善哉！善哉！迦葉，汝今所问，多所安隐，哀愍世间！义利饶益安乐人天，乃能问佛如是之事！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时，大迦葉及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告迦葉："若诸众生，求佛智慧力无畏者，是等众生，无有少法为其可得，无所依倚种诸善根。

"迦葉，菩萨乃至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所得者即为著想。若著想者，于佛法外起有为想，于有为外起无为想，即于佛法而生想著及起解执。起解执时，于佛法中坚住不舍，当知是人不名为向无上佛道。何以故？以于佛法起想执我而作勤修，则与我执数相应故而不舍离，则分别所分别。由是分别所分别处，则为所害，若为所害则便驰骋，若驰骋者则有流转，若流转者则有贯穿，有贯穿者则有妄想，有妄想者则有分别，有分别者则增妄想，若增妄想则有遍计，若有遍计则离寂静，若离寂静则有随逐，若有随逐则有游行，若有游行则便失坏。云何失坏？谓失安隐。云何安隐？谓无分别。若失坏者则便常入，若常入者则便亲近，若亲近者则有随眠，若有随眠则有相续，若有相续则增相续，若增相续则遍相续，若遍相续语则狂乱，语若狂乱则便诳惑，若有诳惑则便忧恼，有忧恼者则有悔恨，若有悔恨则依倚无明，为忧喜损害。而于是中，无有少法，可为依倚。然从妄想流澍生故，为想系缚；从想系缚则想相续故名想缚，无有实处。一切贪处、忿瞋痴处，皆是虚妄遍计分别增分别，计度增计度，是故彼人不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是名爱处。何名爱处？无有定法名之为爱；名为爱者，名爱处所。然有爱者但由坚著，若坚著时为虚空爱。若虚空爱生执著者，彼人即当得爱执著，我爱执著者，众生爱执著者，善不善爱执著者。迦葉，是人则于一切空法起非空分别，则于非物而生物想。何谓为物？谓以菩提。若以菩提为其物者，彼彼众生由我想故。而有我想即非菩萨；于是中想若不可得，彼中想者亦不可得，是名我想无真实句，此即增语所谓我想。若复有能圆满萨埵，则圆满菩提。何谓菩提？所谓圆满犹如于幻。云何如幻？谓说大我想者、大命想者，若复以想依止想者，则由非想依止非想；若以非想依非想者，则由狂醉故醉；若由狂醉故醉，则以苦逐苦；若以苦逐苦者，则彼彼如来皆说安住狂言驰骋者。何故名住狂言驰骋者？谓增作意，若增作意则有贡高，若有贡高则有言说，若有言说则便增说，若有增说如来记之。是言说者、教授者、所持者，是故诸法皆从作意而得生长。

"迦葉，如上空中有云聚起，不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而来。是故如来名实语者，知是云聚非十方来，如实说之，以其义

说，理相应说，以实理说。言云聚者，则为非聚，故名云聚。何名云聚？以其各别起相状故。云何种类各别相状？以种种相皆是广大，迷惑相续，而于其中无少大相以为可得。汝观云聚起广大相，则为非相。若非想者，但由毕竟广大之相，非实云聚。迦葉，譬如有人语他人曰：‘可共往诣荫处坐耶？’智者言曰：‘我不往坐。’彼作是言：‘我于今者不作是说，但言是荫。’尔时，智者复语彼言：‘汝言荫者，即是非荫。’迦葉，汝观彼人，乃至随俗犹能觉了。如是，如是，迦葉，如来如实了知诸法真实理性，于大众中正师子吼。

“复次，迦葉，如来乐欲于随顺法住非顺想。于诸众生所有我想，于如来所是第一义。何以故？如来今者已知彼想，悉知一切众生想者即为非想，此是最胜秘密之言。或有愚夫而生违背与如来诤，是故我言：‘世与我诤，我不与世诤。’云何名世？所谓众生。何故众生名之为世？如来了知如是世间，是故众生名之为世。如彼愚夫异生之解，则便坏灭，极为所害。此是彼等常得信住，随其世俗所谓无明。何以故？彼居大闇名住世者，若住世者则便有贪，若有贪者则便有瞋，若有瞋者则便有痴，若有痴者则为不净，若不净者则便相违。与谁相违？所谓如来及声闻众。若相违者则便乖背，若乖背者则重相违，重相违者则乐于有，乐于有者心则求之，求于有者则便遍求，若遍求者则不知足，不知足者则多所作，多所作者则便多欲，若多欲者彼则随眠于三界中，若随眠三界则令他随眠，令他随眠者彼则随流亦随流行者，若是随流随流行者则趣于死，若趣死者则不趣涅槃，不趣涅槃者则至非行处，至非行处者则趣地狱。如是，迦葉，由不祥法与之相应，瞋忿毒心及不覆蔽，不覆蔽者不观我想，不观察者作一合想，不能销灭我及我所。何名为我执？不实故，住种种想造诸世业，若如是者，彼执我相以为其我。何名我所？谓贪欲，故名为我所。以于诸欲与身和合即起贪心，起贪著已能坏戒蕴，便于他所生不善心，由瞋覆蔽互相轻毁，及于财物摄为己有，亲近守护，是名我所。有我所者则有流转，有流转者则有迷惑，有迷惑者则有诽谤，有诽谤者则便有瞋，有瞋恚者则有吞害，有吞害者则为所烧，为所烧者则便遍烧。如是等过皆由贪欲，起男女想及以命想是我所有，名为我所。以是义故，说我所者则骂己身。一切愚夫，以我随眠为愚夫法，是故说之以为我所。迦葉，若有众生不闻此法，而说菩提及菩萨行，则为非行。言菩萨行者，实无所行是菩萨行。

“复次，迦葉，若诸菩萨得行圆满，无有缺减，清净、极清净、遍清净者，是人则能说此大法，名有势力勇猛精进。其所说法等于虚空而无积聚，为如理者、有功德者、能修行者，终不为彼不如理者、无功德者、不修行者。汝等应当受持此法，于是法中勿生执著。何以故？如来所说最为第一，为于最上应供有情而发问故，我以胜法而为解说。云何胜法？谓无法想。

“迦葉，如是菩萨具足护持最初净戒，心不贡高，不造无间业，

不犯比丘尼，亦不亲近诸俗人家，远离杀生及不与取、欲邪行法，离虚诳语，离间粗恶杂秽语言，远离欲贪、瞋恚、邪见，既不自恼亦不恼他，不与欲俱亦不受欲，不为博戏亦不教化，终不亲近不男之人，不往淫女、寡妇、处女之家，不近他妻，亦不亲近罗捕鱼鸟畋猎魁脍旃荼罗等，于饮酒人不执其手而与斗诤。离此诸事，如避恶狗旃荼罗辈。由住慈心，于彼一切所远离者，乃至不起一念恶心。有二十处应当远离。何等二十？谓离女人，亦不与他调戏、粗言、论义、诤讼；于父母处及佛法僧，离不恭敬；若诸女人减二十众，不为说法；除有男子，终不往诣比丘尼尼僧说法会处；不应问讯诸比丘尼；不与女人作其书疏；或为他人传书送彼，应付丈夫，勿付妇女；于一切时亲族别请终不受之；不以欲心经须臾顷住女人前；又亦不应舍离本居，往其屏处而与女人共为谈说；不得随逐比丘尼行；若比丘尼所施衣服不应受用，除在四众演说法时，为说法故有施衣者，应生是心犹如大地，然后受之；不应别观施者之面；若闻有尼劝导施衣不应受用；若比丘尼劝请受食，设令病苦终不受之，况复无病？若有寡妇而来请食，僧数不满亦不受之；又亦不应入尼众内；不应唤彼比丘尼来；若比丘尼来唤菩萨，应离住处，拱手仰头，背而舍去；若说法时，有比丘尼来礼其足，无令足动，但应目视双手掌中。善男子，不应唯身修习精进，亦当勤心正念一处，于诸境界勿起贪瞋，为求一切智故，起坚牢誓。闻是法已，成就信心，应当修学。

“迦葉，若有趣菩萨乘善男子、善女人等，适闻此法，不能生于如实深信，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修学故证彼菩提，非不修学而能得证。若不修习得菩提者，猫兔等类亦应证得无上菩提。何以故？不正行者，不能证得无上觉故。何以故？若不正行得菩提者，音声言说亦应证得无上菩提，作如是言：‘我当作佛！我当作佛！’以此证故，无边众生应成正觉。

“迦葉，若有众生修学此行，甚为难有，犹尚不能经一昼夜专念在心，何况一劫乃至千劫？是故如来出现于世，甚为难事！迦葉，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若经一劫、百劫、千劫乃至亿百千劫，为一众生同唱是言：‘汝应作佛！汝应作佛！’是诸众生悉共围绕，相续唱言：‘当得成佛！当得成佛！’如是次第出息入息犹可断绝，彼所发言曾无间断。如是之言，尚不能熟初菩提心，何况能证无上佛果？若能证者，无有是处。

“迦葉，我灭度后末法之时，及与汝等已般涅槃，不为诸天之所信护。当于尔时，多有众生闻我功德，发菩提心。于中或有诸比丘等，虽发无上菩提心已，而便安住二十法中。何等二十？所谓亲附诸比丘尼，受不净食，贪著美味，受比丘尼劝化饮食。迦葉，譬如今世多闻比丘，住阿兰若或聚落中，勤修习法。于当来世诸比丘等，亦复如是，于聚落间或阿兰若，与比丘尼聚集言谈，问答法义。彼诸比丘及比丘尼，多生染心，少生法心。迦葉，汝观是辈得菩萨名，堕大危

险取于恶趣。当于尔时，初为法缘而相亲附，互相见已欲火烧心，动于唇口表其欲念。彼相近时初为弟子，以阿阇梨法而申礼敬，自此之后当渐遣使，通致语言，道路期会；或于街衢，或在寺内，遥相瞻视，于出入时问其所由，互称亲族结为姊妹。彼等由是数相见故而相习住，既习住已生于染心，生染心已共为秽事，为秽事已，更以非梵行名而相呼召。由行非法，退失菩提及以善趣，远离涅槃，弃舍如来，违背正法，厌恶于僧。在于屏处，起欲恚害诸恶寻思。是人无有菩萨胜业四净梵行，譬如今时勤修梵行诸菩萨众。于未来世起欲恚害恶寻思者，亦复如是。迦葉，当于尔时住是种类，所谓恶行、贼行、矫行。汝观尔时毁禁戒者，闻是等经便生诽谤。若有已能住戒布施，生于欢喜发菩提心，后闻是经复生谤毁。汝观尔时有此相貌，可为记验。若闻是经而生诽谤，于中智者、修净戒者、持正法者，知是经内说此比丘名不知法，即应舍离。如是等人，此辈无心爱敬法故。

大宝积经卷第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三律仪会第一之二

“复次，迦葉，当于尔时，有人诈现修菩萨行，便自显扬，生于放逸。生放逸已，谓胜独觉及阿罗汉，住于非理，名不可治，当堕恶趣。

“复次，迦葉，未来有人，住于非业作非业故，取众生相为说法故，处处游行唯修似行，极似布施、持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炽盛流布。若有如实说是经者，则为他人憎嫌舍弃；于是经中，起邪见想。是愚痴人不知此经呵责破戒。迦葉，当于尔时，皆为贼行之所秽污。是故彼人不思己过，能甚破坏正等菩提；由覆藏故怀羞而谤无上佛果。

“复次，迦葉，当尔之际，不随顺僧，不知恩报，而行开发。云何开发？谓开发他心，如来说彼数以语言诳惑他故，招致饮食。迦葉，当于尔时，不护语言，诃毁如来别解脱戒；复与不护语人同其事业，不摄威仪住不净处，为住不净处者说诸法门。此法渐当为人轻贱，如是渐渐多有女人弃舍丈夫入于寺舍，为闻法故而便就坐。时有比丘，即为宣说相似涅槃。迦葉，我观尔时，有五百数非法之门，不修行人常当随顺，五百烦恼悉无所减，诸有所为与俗无别，当有如是大可畏事！而复于中希望利益，是故求菩提者，不应亲近诸比丘尼，亦不应行如是之行；常当舍离一切交游；应一切时舍诸利养，受行乞食；舍所爱服，受粪扫衣；弃舍一切楼阁、房宇、床铺、卧具，应住溪涧、岩窟、树下；舍离一切病缘医药、资具所须，依陈弃药；知诸众生昔为亲属，行大慈心，常应忍受捶打呵骂，终不捶打毁骂他人；

舍离一切知友、施主、诸眷属家，应当随顺自业行智；不应同彼在家俗人，常应顺奉波罗提木叉教。

“迦葉，世若有人于别解脱起违背想，则为于佛力、无所畏而生违背。彼若于佛力、无所畏生违背者，则于去来、现在诸佛而生违背，由此未来所受异熟无量大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受地狱苦，比前众生所受苦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乃至算数譬喻、优波尼沙昙分亦不及一。若欲远离如是苦恼，应当远离如是种类恶行比丘，纵远相去千踰缮那，亦应遥避，何况近耶！若但闻名，尚应弃舍，何况见闻而不远离？是故应当亲近一法。何等一法？谓一切法悉无所有。若得诸法无所有忍，则不亲近供养承事如是恶人。是人复应亲近二法。云何为二？谓求诸法本无所有，及求诸法性，而亦不应起于求心。应云何求？如所求者都不可得，不可得中不应起无所得心犹如邪见；如是离一切三界心顺菩提行，离一切相心顺菩萨行。菩萨行者，谓前所说为菩萨行。是故闻此法已，应舍离之，则于来世亲得奉事弥勒世尊，心不贡高，亦不卑劣，作是唱言：‘快哉安乐！我得解脱魔之罥网及诸恶趣。’

“迦葉，若于后时闻是经典，不惊不怖，及见己身于中随顺，复能发心受持此教，佛知是人定当守护我之正法。迦葉，譬如长者财宝无量，子于家中，乃至见一盛水之器，起父财想。彼于异时，其父丧亡，资财散失，忽见其器，寻自念言：‘是我父物。’将置身边，或时藏举。迦葉，当于尔时，诸比丘辈亦复如是，闻此经已，作是念言：‘此是如来柔软微妙大梵音声之所演说。’复有比丘闻已诽谤，持法比丘作如是言：‘此最真实，如来所说。’彼持法者，人众微少，住处劣弱，将如是经昼夜藏举，极遭诽谤。如是等人，我亦知见，悉皆付嘱弥勒世尊。于最后时，当为卫护如来法城，次后当为无碍大施。

“复次，迦葉，若善男子闻是法已，随其智慧而修行之，成就深信正见众生，于当来世遇弥勒佛，初会之中具修梵行；于最后时，亦当卫护如来法城。迦葉，我今普观，乃至不见一人不亲近我。于当来世五十年中，闻是经典不生诽谤，则能受持读诵之者，无有是处。若于此时，得见我身，及以奉事供养之者，彼于来世五十年中，当得读诵受持是经，不待于我叹其功德。彼等自成一切智智同一体时，随念于我，心生欢喜，作如是言：‘希有奇特释迦牟尼佛，善能摄受护念我等。’是故，迦葉，应学此法。学此法者，随所乐求一切功德皆不难证。”

尔时，大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已究竟无复志求，于此法中，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于是中极为知足，终不能成一切智智。世尊，无上菩提是希有事，于我声闻难为证得。”

佛告大迦葉言：“我不为汝说，然今因汝为他敷演。汝今勿于如是大事而生疑惑，汝等亦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迦葉，若诸众生成渴法心，成求法心，渐次皆证无上菩提。既证得已，为断一切希求心故，与诸众生宣说正法。迦葉，菩萨应当成就四法发大精进。何等为四？云何精进？所谓不求色、受、想、行、识，求无漏法，谓无地界，无水、火、风界，不说地界，不说水、火、风界，所有言说悉名表示，是表示法皆非实有。菩萨不应取表示法以为坚实。”

时，大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等于如来所实无疑惑。若他问言：‘是表示法非真实者，佛之音声言说表示为虚妄耶？’若有此问，当云何答？”

佛告大迦葉言：“于未来世有诸比丘，不修身戒，心不识义理，瞋恚炽盛，言辞粗犷，于是经典不能受持如法读诵。何以故？彼住色、受、想、行、识生心故。未来比丘，住是经典表示法中，如住色、受、想、行、识生故。复有一类诸比丘等，住在家法，于胜义谛无复志求。如生盲人以金华鬘冠饰其首，而不自见；当于尔时，诸比丘辈亦复如是，闻是等经言说文字，尚不受持，况复能入所修胜义？譬如幼童若男若女，为大丈夫之所诃叱，此幼男女于后异时，闻是人名惊恐怖畏；当于尔时，诸比丘等亦复如是，闻此等经如实说过，知已不悔，乐好衣服，反于是经而生怖畏。迦葉，如系虾蟆在猕猴手，而此猕猴面不回顾；当于尔时，诸比丘等亦复如是，闻此等经违背不顾，不住其前。迦葉，譬如野干为狗所逐，走趣冢间、窟穴、深坑；当于尔时，诸比丘辈亦复如是，闻说此经如野干走。野干走者，谓犯禁戒，诽谤是经，闻是经已退道还家，驰求欲境趣向女人，趣于斗诤、喧杂、医术及以断事，而于其中多犯禁戒。我说此等，如趣冢间；身坏命终堕于恶趣，如趣窟穴；驰骋剑叶、刀刃、枪林诸大地狱，如趣深坑。迦葉，当于尔时，诸比丘辈成就如是野干之法，不能悟入如是等经；但能毁谤，称扬过失，身坏命终堕大地狱。

“复次，迦葉，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若表示法非真实者，如来言说亦非实耶？’彼若说言：‘佛之表示名为真实，诸表示法亦应名实。’有智比丘应问之曰：‘大德今者，为执何事？为执空耶？为表示耶？’彼若说言：‘我执表示。’应报之曰：‘汝即是佛。何以故？汝有言说表示法故。’彼若说言：‘我执于空。’应问彼言：‘当为我说，执何等空？’何以故？不可言说，名之为空。若执表示以为空者，或于我、我所、众生、寿者，非空执空。又问彼言：‘汝意云何？乐一切法空不？’彼若答言：‘我不喜乐一切法空。’智者言曰：‘汝久忘失沙门释子。何以故？佛说一切空无我故，不说有我、众生、寿者、数取趣故。’彼若说言：‘一切法空，我乐空性。’应语彼言：‘汝心尚乐一切法空，况复如来应正等觉！复次，尊者，为眼是如来？耳、鼻、舌、身、意是如来？’彼若说言：‘眼是如来，耳、鼻、舌、身、意是如来。’应语彼言：‘汝于今者，亦是如来。’彼若说言：‘眼非如来，耳、鼻、舌、身、意亦非如来。’应语彼言：‘仁者，汝作是言，眼表示非

如来，乃至意表示非如来，即非表示是如来也。我于此处岂不悟耶？’彼若说言：‘眼非如来，亦不离眼而有如来；乃至意非如来，亦不离意而有如来。’应语彼言：‘如来所说十二处有，谓眼处、色处乃至意处、法处，此即众生及众生名字。仁者，为眼是如来、非如来耶？乃至法是如来、非如来耶？’彼若答言：‘眼是如来，乃至法是如来。’应告之曰：‘如仁者言，一切众生及山林大地应是如来。’彼若答言：‘眼非如来，乃至意非如来。’复应告曰：‘如仁者言，如来即法及以非法。’彼若说言：‘色非如来，乃至法非如来。’应告彼言：‘若如是者，岂以非法为如来乎？’彼若说言：‘即以非法以为如来。’应告之曰：‘若如是者，所有众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婆罗门及诸尊宿，杀害生命，犯不与取，行欲邪行，虚诳离间，粗恶杂秽，贪瞋邪见，应是如来。’彼若说言：‘非非法而是如来。’应告之曰：‘非法非非法应是如来。若非法非非法是如来者，则无表示。仁者，无可表示是如来耶？’迦葉，应当如是折伏愚人。我不见有世间人天，能与如是如法说者而共对论。唯除瞋恚、愚痴之人不堪忍者，虽为开示不生信心，毁呰空法，弃舍而去。

“迦葉，汝等应当受持是经。于未来世，有诸比丘持是经者，当得三名而为表示。何等为三？谓说断灭，无物无蕴及无恭敬。当尔之时，如是经典为他诽谤。汝观尔时，不恭敬佛，不恭敬法，但依表示名字语言，虚荷僧名而无实德。虽称佛号，于他开示而不能解，云何可得瞻奉如来？虽说佛法，而不能知如来意趣，云何得名为善说法？四双八辈是佛弟子，声闻之僧但知其名，于彼功德不知其义，不能领受依名实德。为于衣服、饮食、卧具、病药缘故，毁谤于法。菩萨于中应勤精进，于是等经，深生希有乐欲之心，受持读诵。何以故？是人来世为护法城。迦葉，我念过去九十一劫空无法时，如是等经不复流布。又念过去超于千劫，有佛出世，号休息热恼，住世八万四千劫，成熟菩萨，利益世间。又念过去，复有如来，号无边力，住世二十亿劫，于二十亿劫行菩萨道，然后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葉，汝观于佛，修习几何难作之行，摄诸众生！

“复次，迦葉，劫浊尽世，我等不应轻贱己身。何以故？于劫浊中，乃至一人能于我所信解此法，甚为希有！一切众生不持刀杖追逐我等，亦为希有！何以故？此法即是善丈夫法，谓于诸行为无行想，难了知故。若有我见、众生见、命见、数取趣见、有见，若依诸蕴起于戒见，若多闻见、佛见、法见、涅槃见，若有起于涅槃见者，如来悉知见为邪见。何以故？佛于涅槃而无分别，亦无所得。若于涅槃起于分别及有所得，如来尽说名为邪见。若邪见者则名无智，若无智者名为损害，若损害者名曰愚夫。名愚夫者，于大菩提则无乐欲，乃至远离生天胜道。

“迦葉，于未来世当有比丘，年纪二十、三十、四十乃至百岁，为老所侵，庄严衣服；虽剃须发毁坏威仪，老病衰朽无有威光，趣向

邪法。临命终时，由罪意乐之所障蔽，熟思已犯，懈怠不修，而于三处示现证得。何等为三？或矫现威仪，或复诈现修持净行，或举手自称言：‘我无与等。’以此三处示现有证。斯人咸堕增上慢中，临命终时，心生追悔；既命终已，生地狱中。是故，迦叶，我今分明宣告汝等：我为汝等真善知识，乐欲利益，哀愍汝辈，不令于后受大热恼，如慕理迦、畔地迦、波利婆罗理迦受诸苦毒。

“迦葉，我终不听执著我见、众生见、寿者见、补特伽罗见者，于我法中而得出家。我若不许强出家者，皆为是贼，食重信施，亦不成就真比丘戒。迦葉，宁当绝食至于六日，不于我法得出家已，食重信施，起于我见、众生、寿者、数取趣见乃至涅槃见。是故菩萨应发精勤，不应执著我、众生、寿、数取趣见、有见、涅槃见，为断一切见故，应当说法。

“迦葉，如是等经，我今付嘱诸菩萨等。何以故？彼等意乐同于我故。若彼意乐同于我者，是我伴侣。我伴侣者，则便堪能受我付嘱。”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众苦所逼迫， 都无能救护，
唯除世导师， 无有戏论者。
诸苦恼众生， 修下劣邪道，
渐增诸欲贪， 由斯堕恶趣。
无导无救护， 住之险旷远，
趣向邪道中， 终无安隐处。
譬如人持财， 求利行远道，
于中群贼起， 劫尽诸赀财；
失财已空归， 为利增热恼，
所贷他人财， 被债倍生苦。
斯等亦如是， 为法故出家，
本所持法财， 白业皆销灭；
唯净剃须发， 愚堕诸见中，
执著我众生， 补特伽罗想。
说空法比丘， 不著数取趣，
于此起谤心， 速堕于地狱。
以瞋恚因缘， 递互相诽谤，
自犯畏人知， 妄宣他过失。
身恶及口恶， 意业多谀谄，
颠倒随见流， 斯人生恶趣。
造诸恶业已， 速疾往三塗，
众苦所烧燃， 无能救护者。
未来有比丘， 卒暴多瞋恚，

逼恼诸出家，趣向菩提者。
此诸可畏众，诽谤如是经，
不复能信受，释师子之教。
互起瞋恚心，递共相苦切，
更相扬过失，恶名遍十方。
虚加恶唱他，于己便生耻，
柔和者劣弱，邪友势力增，
是知正法衰，恶人多势力。
我之所爱子，谓诸善比丘，
应趣向余方，往求安隐处，
从恶得解脱，于此起悲心。
宜于是经中，当自审思念，
佛有如是教，当乐住余方。
正法灭坏时，柔和者难得，
相随俱往诣，如来称叹所。
或有言此处，可离不可居，
当诣大仙人，得大菩提地。
复有称仁者，汝实善为言，
绕塔以求真，是名世尊教。
宁当至于彼，悦意菩提地，
不可恒此居，没于瞋迫所。
比丘当诣彼，为我故应行，
见佛所游方，昔曾安止处，
经行宴坐地，若石及空闲，
集已共咨嗟，为之数啼泣！
言是彼大仙，经行受用处，
昔日曾游止，转无上法轮，
有为悉无常，我等今不见。
人及非人等，天龙皆会集，
善化令欢喜，何乃见空虚！
时往道场中，最胜菩提地，
同来集会已，当如理思惟。
世尊于是处，成无上佛果，
惊怖恶魔军，犹如野干众。
是为道场地，大觉所端居，
过去及未来，一切诸佛座。
安处大雄尊，亿天所敬礼，
七日跏趺坐；谛视菩提树，
瞻观供养毕；次往鹿林中，
言此转法轮，声闻于梵世。

彼诸比丘等， 当为数悲啼！
为欲调五人， 导师来至此，
五人初见佛， 各起忧恼心，
立制自相要， 我等勿为起。
时大悲世尊， 哀愍群生类，
为五比丘说， 甘露果时成。
礼转法轮方， 心悲数啼泣！
次往涅槃处， 感佛最后身，
于此双林下， 利益群生类，
碎身分支节， 于兹般涅槃。
呜呼大圣尊， 释迦大寂灭，
今但闻其名， 惜哉我不见！
大师复于此， 最后度善贤，
能以智先知， 此为最后度。
或修时寿尽， 或发趣命终，
或修己身亡， 彼皆生善趣。
从于彼时后， 深广法沉沦，
持戒毁禁人， 皆当得供养，
受他重信施， 速堕恶趣中。
汝观诸比丘， 有如是差别，
智者修虽后， 速受人天身。
是等照世灯， 怜愍世间者，
大智诸菩萨， 慈心利众生，
常作勤修事， 勇跃心欢喜，
当成大觉尊； 亦逢事弥勒，
供养彼如来， 众中蒙授记，
随心所忆念， 为彼大威神。
我说诚实言， 安慰如是辈，
彼虽不见佛， 而与见佛同。
我昔求菩提， 礼敬于诸佛，
若诸女人等， 趣无上菩提，
我及无量佛， 皆当安慰彼，
速成男子身， 得见于弥勒，
供养彼如来， 所求悉如意。
应学诸智者， 净信而出家，
坚固乐欲心， 多闻学持戒，
于弥勒佛前， 得受其记莂。
是故闻胜利， 起信修善贤，
安住坚固心， 摄诸众生类。
谁于如是处， 求而不得之？

有慧及精勤，菩提不难证！
修习慈悲念，舍离谄曲心，
常乐在空闲，是则菩提道。
若人于是法，空说不能行，
众皆礼敬之，此为可畏贼。
若人为饮食，及诸利养事，
受持正法门，互共相传说，
斯恶活命人，名为空过世，
于此舍人身，恶趣受众苦。
或于佛法内，假名为比丘，
诽谤于契经，善说解脱禁，
言我具弘宣，所有木叉教，
虽为比丘像，终失人天身。
若诽谤人天，及毁一切智，
如是谤法人，得罪复过彼。
善防身语意，令不起诸恶，
能除此三行，必当得涅槃！”

“复次，迦叶，如来灭后，昔于佛所深种善根诸比丘等，悉般涅槃；具胜意乐诸众生类，命终复尽。后五十岁正法灭时，当有比丘性怀贪著，猛利贪欲映蔽其心，乐离间语毒害于他，言词粗犷惨励颦蹙，住三法中。何等为三？所谓医道、贩易、亲近女人。住此三法，退失四事。何等为四？谓退戒蕴、善趣、果证、如实见佛。由退此四，复成四法，不生厌离，炽盛增长。云何为四？所谓嫉妒增长炽盛；瞋恚恶心增长炽盛；耽著种族增长炽盛；贪著饮食，积聚众味，爱乐衣服，映蔽心故置之箧笥，专行此事以为常业。于沙门法空无所获，亦不发生沙门证道，闻是等经当堕四处。何等为四？谓堕谤法，佛所不许而反说之，独为女人宣说法要，毁谤如来别解脱戒。闻是等经转加坏法，而堕生长恶业之中。

“迦叶，譬如恶狗，以苦胆灌鼻。于意云何？彼狗倍生凶恶心不？”

迦叶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

佛告迦叶：“彼等恶人，犹如恶狗及毗舍遮，见有比丘住净意乐持是法者、说是法者、住于真实少欲之者、叹少欲者，于是人所不生欢喜而起厌背，心怀怯劣复生热恼。以其瞋恚障蔽心故，作是念言：‘我等住在非时非处，于非时中而为他人轻毁我等。’是故闻说如是等经，起于诽谤，面加毁辱，瞋恚粗言此非佛教。此辈受用多欲因缘，非少欲者。

“迦叶，我种种名，赞叹少欲及以喜足，名为易养，亦名易满，名净除者、行头陀者、极端严者。我亦赞叹住阿兰若者、发精进者、

遍净命者。汝等不应多修贮聚箱箧等法。何以故？应当修习如是法故。汝等不应犹如铜钹空有其声，应顺如来修行此法。又亦不应起重瞋恚，亦复不应摄取事物，应当住于无事无物。勿于处所生住著心，应无所住。不应自赞，亦不应畜牛驴等类，不应成就住懈怠处。应当发起殊胜精进，舍离不善，摄受善法。

“迦葉，我种种名赞叹寂静，住阿兰若不处愦闹，今于是中，种种名说极净除行。若有不住极净除者、具大欲者、成罪恶者，即当诽谤诸有安住极净除者。迦葉，譬如愚夫于四月中，服酥患渴，寻诣池所求水而饮。他人谓曰：‘汝已服酥，勿复饮水而致命终。’是时，愚夫瞋蔽心故，毁呰骂詈不顺他言，饮水而死。迦葉，如是，如是，未来比丘，贪著有见，住不善行。有持法者作是教言，此是应作，此不应作。彼恶比丘瞋蔽心故，毁呰骂詈谤是经典。

“迦葉，今时尚有于如来所多兴诤竞，何况未来！汝且观是贤护比丘，如来制戒，令诸比丘受一坐食；瞋蔽心故，于夏三月不至我所。迦葉，今于我前，尚有如是轻梵行者，况佛灭后！贪著饮食、衣钵、病药，睡眠所覆，瞋恚猛利，如是比丘闻是法已，尚不恭敬如来大师，岂能敬彼持法比丘？

“迦葉，名为不善，亦名极恶，如是法宝即当隐没。于中若有求大利益善男子、善女人，信我教者，后滓浊世极覆藏时，善人难得。时闻如是等甚深法已，应为如理者说，不为不如理者；为信者说，非不信者。我今亦为如理者说，非不如理者；为信者说，非不信者。

“迦葉，譬如恶马不受被甲，若同良马为被甲者反生惊怖，何况更闻螺贝鼓声！能堪受者，无有是处。如是，如是，破戒比丘，无有时分堪能忍受善丈夫法，犹如恶马反生惊怖。

“迦葉，破戒比丘，乃至闻说一言诸法无我，执我想故，于中便生怖畏诤竞，何况闻说被善甲耶！若被甲已，即能降伏百亿魔军，而令毕竟不生斗诤。诸善比丘被精进甲，不破根本头陀功德，净除根本，无贪恚痴根本，无嫉妒根本，离欲根本，独处性根本，[宋-木＋悟]寤根本。于一切时、一切种中，不应发起恚贪之心，于种种物无所希求。如是被甲，名无根本。若被如是种种甲已，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于一切处不应执著，况起我想？是故不应起于我想、众生想、寿者想、数取趣想、女想、男想、地水火风想、欲界色界无色界想、持戒想、破戒想、空性想。取要言之，一切诸想皆不应起，以一切想无所得故。

“迦葉，贪若实有则应了知，近之令灭贪爱之心，非住一处，无住可得，唯除妄语。是故如来名实语者，如来说之诸所有贪皆为非我。如是诸法是沙门法，诸沙门法皆无所得。若复有人著此想者，是人则为著我想等如须弥山，退失圣教诸沙门法少不可生，亦复不能住沙门法。如是广大最胜之法，于彼愚夫痴所衰损，少不应说。何以故？若执少法，则当摄受极怖畏处大地狱中住之一劫。

“迦葉，汝观俱迦利比丘、提婆达多比丘、骞荼达罗比丘、迦卢底输比丘、母达罗多比丘、阿湿縏比丘、布那婆苏比丘、苏气怛罗比丘，是我给侍，亲对我前，闻我说法，见我经行，见我端坐，见我神足游处虚空，见我降伏多千外道，于大众中摧彼邪法。如是等人，尚于我所不生信乐，于步步间恒欲毁我，由是步步渐增其恶。

“复次，若说佛名信为实者，应持上器如须弥山，盛栴檀末而散其上；应作伞盖犹如三千大千世界，持在空中而覆其上。何以故？为信佛故。何况信已舍欲出家，无所依倚修诸静虑！迦葉，如是众生，于中忍可极为希有！能善护持佛所制戒，则能了知彼甘露法。如大众中，以其皮革及余臭秽共制人像，或造种种诸杂面相，彩画庄饰令极端严，有人持之置于面上，或以衣物缠裹游行，岂以相貌谓为好耶？审知秽恶便生厌离。

“如是，如是，诸恶比丘，以如来威德容仪严整审谛观察，方知极恶由自他我想而生贪爱。若人了知我想非实，闻是等经不生瞋恚。何以故？由为他人毁呰违逆，闻此等经倍增厌离。若有众生心怀执著，当知即是邪见之人。若起邪见，于是等经如实教诲，即生瞋恚。何以故？有我想者有瞋恚故。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是等经瞋恚毁坏诽谤之者，即非沙门。虽复说有沙门名字，非我声闻，我非彼师。何以故？是我声闻则不妄语，我非妄语之师。何以故？如来是实语者，能如实说一切法空者。

“迦葉，如来能破我执，与之斗诤。若与如来诤者名为恶魔，如来不许魔众出家受具足戒。如有人言，青雀小鸟生大龙象。于意云何？如是之言，为可信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于意云何？为等类不？”

迦葉白言：“非为等类。”

“复次，迦葉，又如说言，妙翅鸟王生于飞鸟。于意云何？为可信不？为等类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亦为非类。”

“复次，迦葉，又如说言，萤火小虫负须弥山飞空而去。于意云何？为可信不？为等类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亦为非类。”

佛告迦葉：“如是恶人，若住我想乃至涅槃想者，称我为师，转为非类。

“迦葉，如有帝王安住国界，抚育群生快乐无极，种种饮食自然成办，傍有侍臣奉王正化。时有一人，众未曾识，为财利故，随学臣法不禀王命。自于大臣王等众中，诈宣王制，作如是言：‘汝等应当止住于此。’或言：‘汝等作如是事。’

“迦葉，如来法王亦复如是，王大千界，摄化一切三乘众生，十力功德圆满成就，作诸佛事安乐无边，饮食供养自然丰足。于中一类

众未曾识，为活命故说我、众生乃至涅槃，不受如来无我圣教，作如是言：‘如来所说此事应作，此不应作。’于中有人，信佛顺教不诽谤者，闻其所说，谓是胜妙清净福田，辍己资财及妻子分，殷重信心如法施与，乃至未觉诸过，已来初无断绝。如是恶人，同于众人所未识者，饮食既终，于聚闹处，日日谈说王事、贼事、食事、淫事、女人事、医方事、饮酒事、日月薄蚀事、王者来去事、种族事等，或言吉日应行他所当得饮食。如是等类种种言谈，推度昼夜还僧伽蓝，或经二宿乃至六夜，随所住处亦常谈说如是等事。无正念慧，失坏威仪，昏痴睡眠，涎唾流溢，随所想像，睡梦中见，或见己身往诣他所，疾行、缓行种种诸事。既[宋-木＋悟]寤已，互相向说，或梦汝身如是行坐，从如是处有得不得。复有说言，此梦吉祥，宜时速往村邑、王城至他家处出入往来。摇动面目，苦逼恼故，心不安和，无等引定，贡高自举，诸根秽杂与俗无殊。言不应时，心多驰散，乐游俗里、诸族姓家，不能奉持别解脱戒，独为女人宣说法要。于说法时，心住贪染，而于是中增获利养，染著之心犹如噬啮，愚痴耽爱增住增著。不生悔故，于别离时啼泣而去。又于二处开示他人。云何为二？得净好施便赞叹之，得非净好即便毁呰。相会遇时互看所得，复相问言：‘施主今者，为施何物？为施与谁？饮食资财几多几少？’

“迦葉，当知是谓不修行者，乃至命终之所言说。不修行者，复有余过，生恶意乐，谓谤正法。迦葉，应于如是诸比丘辈生怜愍心。何以故？以其当受苦恼果故。”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愚夫缘活命， 随学帝王臣，
故往诣余处， 诈宣王制令。
至彼传密言， 勿致王瞋罚，
愚人于此处， 亦以活命缘。
何况最胜佛， 于多百劫中，
舍身支节等， 及作多难事！
我非法王家， 僮仆被谪罚，
亦无问者能， 为作为不作。
施与比丘房， 上妙美珍馔，
及施上妙衣， 一切恭敬与。
勤苦求财物， 奉施持戒人，
不以自供身， 亦不将供子。
不如法住者， 食之便舍去，
共相会遇时， 言我快意啖。
所在聚集处， 说王事贼事，
关逻镇守事， 种种饮食论。
说日月博蚀， 及王来去事，

或言当得胜，或说当败亡。
此非所应言，常共数论说！
极妙卧具上，昼夜耽睡眠，
昼往善人家，求多富有处。
言此施非少，亦非为最上，
寻思是事已，安敷空坐谈。
愚惰不勤修，如驴恒负重，
而于眠梦中，见所分别相。
觉已宣示他，相向益谈说，
言勿忧勿笑，汝当得安乐，
此事宜速成，勿复生忧恼。
数往于村邑，动止无威仪，
喻若行猕猴，回转于面目。
入于聚落内，为女说法言，
弃舍佛契经，及善别解脱。
既从施家出，观其物少多，
见少则骂他，亦毁他眷属。
于相会遇时，发言互相问，
得何物何食？相问答何事？
略说如是事，经于百年中，
如是所寻思，以为自活命。
争蒲桃酒味，及以香华等，
为药疗其身，求之少病恼。
假令有百佛，无能奈彼何！
弃舍所修行，与在家无异。
于身生保爱，不离于我人，
彼作是修行，由斯堕恶趣。
若人谤正法，重苦所烧燃，
无觉慧愚夫，与在家无别。
若诸释师子，修实行声闻，
不以活命缘，毁犯微少戒。
智者不贪食，常生重檐想，
不净观修心，以还施主债。
舍离欲漏故，了知一切想，
我听如是等，此教中出家。
智人不诽法，于所说空性，
数数起勤求，不可得坚实。
勇健大智人，了知空性理，
能怖畏魔军，彼堪销供养。
若能离贪染，不毁于空性，

佛子勇健人，两足中应供。
正法不久住，生世多愚痴，
少柔和比丘，求不放逸者。
智者应生忧，不久自磨灭，
后于昼夜间，谈说曾有我。
世间无救护，唯除两足尊，
修行学处人，悉皆当灭没。
彼不了如是，所有密意言，
则不恭敬佛，及无上正法！
正法当尽灭，应速发精勤，
乃至少时间，听闻当不久。”

大宝积经卷第三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三律仪会第一之三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人等，闻此等经不生厌离。”

佛告大迦葉言：“若有众生成就四法，闻说此经不生厌离。云何为四？多放逸故不能深信，业异熟故亦不深信，大地狱故不能审信，我当死故。若人成就如是四法，不生厌离。

“迦葉，复有众生成就四法，不生厌离。何等为四？年盛壮时自恃强力，耽著欲乐，贪嗜诸酒，不能了知明思惟观。若人成就如是四法，不生厌离。

“迦葉，若有比丘成就四法，谤佛菩提。何等为四？本造恶业已成就故，毁坏正法；如是比丘不自发露不善异熟诸恶业故；于比丘尼行秽欲故；彼有和尚或阿阇梨，多人所敬谤佛菩提，如是弟子随学于师亦生诽谤，是寡闻者，由嫉妒故谤毁诸佛。比丘成就如是四法，谤佛菩提。

“迦葉，若有一法，得成沙门及婆罗门。何者为一？于一切法心无所住。如是一法，得成沙门及婆罗门。譬如有人堕高山顶，谓无大地、树木、丛林，唯起空想，出入息断。

“迦葉，著诸法者亦复如是。若执眼想及以眼相，执耳、鼻、舌、身、意想乃至意相，若执色受想、行识想，执净持戒、多闻、惭愧、经行、往来得菩提想，如此等法皆悉非作沙门、婆罗门。若起想者则为所害。为谁所害？谓贪、瞋、痴。若执眼相，由著可爱、不可爱色相故，为眼所害；如是执著耳、鼻、舌、身、意相，乃至由著可爱、不可爱法相故，乃至为意所害。若被害者，则于地狱、畜生、饿鬼、人、天界中，极为所害。何缘被害？由想执著。何名想著？谓执

我想及我所想、女想、男想、地水火风想、骨想、坏想、青瘀想、血涂想、色变想、离散想、胜解脱想。彼有少分得胜解脱想，此有少分不得胜解脱想，有无量种宿住随念现证作想，我随念想，异于过去，异于现在，我是过去，我是现在，于诸法中起想执著乃至涅槃想、我得涅槃想。迦葉，以要言之，诸执著者处处起想，乃至于空性中起一切想，皆悉非作沙门、婆罗门法，非沙门行，非婆罗门行。

“迦葉，如来说言沙门、婆罗门法者，譬如虚空及以大地。何以故？虚空之法，终不念言‘我是虚空’。如是，迦葉，沙门、婆罗门者，终不自谓‘我是沙门，是婆罗门’。是故诸法亦不自谓是作沙门、婆罗门法。沙门法者，不作不除，是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葉，譬如有人于夜闇中，掉弄手臂，摇动面目，作如是言：‘我弄世间！我弄世间！’于意云何？彼为弄谁？”

迦葉白言：“世尊，是人自弄。何以故？于中无人为可弄故。”

佛告大迦葉言：“如是，如是。若有比丘至阿兰若，或至树下、空室、露处，作如是想：‘眼是无常，耳、鼻、舌、身、意悉是无常。’复作思惟：‘色是无常，声、香、味、触、法亦悉无常。’作是思惟：‘我趣涅槃。’如是等类为自劬劳，非沙门行。何以故？以有若干诸邪执故。知眼相已，为灭眼故勤劳修习；如是能知耳、鼻、舌、身、意相已，乃至为灭意故勤修习之。若于三处了知信受，则于三处而生分别。若于诸见起分别者，云何能得心一境性？

“迦葉，甚深菩提难入难趣，难具资粮。心一境性者，为以几何名心一境性？周遍推求，乃至一法亦不可得。所谓于眼不可得实，于耳、鼻、舌、身、意亦不得实，于一切法皆不得实。何以故？本性如是。心性不生，一切诸法无实可得，是故彼心不可得也。若过去、未来、现在无所得故，无所作故，是谓无所作。何名无所作？若新若故俱不可作，名无所作。是中过去心不解脱，现在心不解脱，未来心不解脱。随所有心无所得者，是为心一境性，此即名入心之数也。

“迦葉，未来当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执著眼等说为灭坏，于诸蕴中起于物想。如来说蕴犹如于梦，然彼说言梦为实有，由世间中说有是梦。‘若无梦者，我等不应有梦想事。以有表示，是故我等于其眠梦起于梦想。如是，如是，蕴有所因故说如梦。若无蕴者，不应说蕴犹如于梦。’彼诸愚夫谓梦为实，闻是等经便生诽谤。于中当有比丘尼等，于施主家妄称我是阿罗汉果，或依浅智说现证得。若优婆塞、优婆夷等，闻经律颂说我现证。

“迦葉，当于尔时，若有比丘，或二十年、三十年中，常乐居止阿兰若处精勤修习，为佛法故来诣初信一日优婆塞边，唯以空言互相唱说，言：‘空空故，我已遍知！我已遍知！’或有比丘，闻是经等相向谈说。有人闻之便生怖畏，复作是言：‘若诸在家、出家人等，不应亲近，应当远离此非教师。何以故？彼等所知不相亲附。’复有宣说甚深法者，为诸在家、出家人等，弃舍轻贱。何以故？我今宣说胜妙梵

行，尚少知者，况未来世乃至最少知者，亦皆灭没！当尔之世，说法比丘千人之中，能如实解信入法者，一亦难有；乃至二千亦复如是。于中或有余比丘等，下至不能暂发言词，况能解了？

“迦葉，当于尔时，在家、出家共轻此教。若有比丘发勤精进，为灭不善生善法故，初夜、后夜减省睡眠，精进修学；则为他人讥嫌弃舍，或断命根。如是等经即当毁灭，住法比丘亦皆灭尽。于中智者深胜无染解了之者，应当尊重深心恭敬，共集会已住阿兰若。”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我所说善法， 第一义相应，
言蕴无坚实， 应观察如梦。
尔时诸比丘， 斗诤心纷扰，
无礼别尊卑， 唯有空名相。
比丘所发言， 俗亦如是说，
如斯之教法， 道俗语皆同。
比丘谓俗言： 汝解法希有！
是谓佛菩提， 已发初地果。
彼心谓见法， 亲近在家人，
数奉施比丘， 与其最上供。
如斯比丘说， 无异语皆真，
与彼共相亲， 言我能见法。
生于彼时者， 为施故出家，
不住正法中， 毁坏菩提道。
我示汝道者， 近我勿亲余，
不久汝得之， 还如我所得。
此最寂静位， 共汝相向言，
和合大众中， 毁坏我教法。
犹如劫村贼， 性怀凶险心，
破坏诸国城， 及以大聚落。
比丘亦如是， 无智多愚痴，
少慧起诸非， 著命数取趣。
离我所说教， 依止诸见心，
说是罗汉人， 尽怀增上慢。
于大和合会， 诸比丘众前，
说已慧名闻， 于中一难得。
或时有比丘， 安住如实者，
被说恶名闻， 言非佛弟子。
法王大菩提， 于时被诽谤，
天众怀忧戚， 相向数悲啼。
对彼信心天， 身自投于地，

观斯释师子，无上法轮摧。
嗟叹佛如来，快哉所说法，
奇特福田僧，佛之所爱子。
我等不复闻，法王之所说，
牟尼今灭度，无觉抱迷心。
地居天次后，出于大音声，
唱令告诸天，法炬今将灭。
汝等得闻佛，不亲近如来，
勿致后天龙，而当怀悔恨。
经于无数劫，为自及为他，
遍受于众苦，尔乃方成佛。
此是诸世尊，为诸众生类，
所说善法门，今皆当隐没。
矫乱人兴世，可畏造诸非，
魔使及恶魔，恣情恶言说。
谄诈多痴钝，诳惑劣愚夫，
若瞋与不瞋，毁师及胜教。
闻地天声已，上天皆惨然，
人及四王天，悉亦怀忧恼。
夜叉众来集，阿吒筏底城，
皆发可畏声，满面流悲泪。
天居众宝饰，城郭妙庄严，
皆悉失光晖，犹如于聚土。
国城非似本，堪生爱乐心，
今见宝严城，须臾不可乐！
诸天同诣彼，善逝本生国，
躄踊而号啕，转增大悲苦。
我从天降地，往诣诸国城，
真法尽沉沦，遍观皆不见。
下至阎浮境，见法大崩摧，
逼恼诸出家，发声大号哭。
胜城七日内，处处失光晖，
天亦七日中，数非数啼泣。
呜呼大雄健，昔曾亲面奉，
何期今不见，言说亦成空。
曾住舍卫城，来已皆恭敬，
于其地界内，数悲而数啼。
见佛所坐林，言佛曾于此，
转四谛法轮，我等亲闻听。
世间还黑闇，更互不相尊，

己造诸罪因，往生三恶趣。
天众多宫殿，今者悉空虚，
赡部诸众生，无主无救护。
言佛经行处，毁坏悉荒芜，
法王已涅槃，世间不可乐。
三十三天主，帝释立其中，
苦恼发忧愁，高声大悲恸。
诸忉利天等，举手共哀号，
适闻园苑中，其次便驰走。
是等诸天众，恒叹佛如来，
自嗟离世尊，曾为说法者。
不能食甘露，亦绝歌乐声，
如是等诸天，心忧经六月。
阿修罗闻说，教法空无主，
于是即相呼，兴师伐忉利。
赡部诸王等，毁坏佛制多，
当于尔时中，天与修罗战。
多有诸比丘，及多比丘尼，
生诸恶趣中，备受众苦毒。
在家犯诸罪，近事坏尸罗，
互相扬恶名，以之生苦趣。
女人行不善，皆亦入三途，
如是事兴时，世间不安静。
或时行聚落，或投窜山林，
人众以波逃，寿命便夭促。
多有贼盗起，亦复有饥荒，
苗稼不时登，蝗虫起灾暴。
若于饥馑世，人有寿命终，
便生饿鬼中，具受多辛苦。
所有施塔庙，及与四方僧，
尔时诸比丘，悉共分张取。
于我灭度后，如是众苦兴，
应速发精勤，勿复更回顾。
诸有愚夫类，而无智慧人，
愚夫业已成，速生诸恶趣。
应乐读诵说，智慧从此生，
人修智慧心，速能升善趣。
常以智慧观，如我如是学，
永离众系缚，速至于涅槃。
正法不久留，应发坚精进，

我已如是说， 宜速正思惟。
此劫过去已， 满于六十劫，
当不闻佛名， 何能生信乐？
若人相会遇， 饥饿苦所侵，
母子是时中， 互相食其肉。
彼时所生子， 憧惶行不安，
住在己家中， 犹生大怖畏。
见闻此事已， 知其生死烧，
谁有智慧人， 于中生爱乐？
无明是生根， 女人是欲根，
蕴为苦恼根， 是故应舍苦。
世有愚众生， 耽著于女欲，
人能离痴者， 疾当得涅槃！
宣畅此法时， 不遭于恶果，
不说果有漏， 故堕恶趣中。
所有无漏法， 空空无所有，
寂静本无坚， 宜应速了悟。

“复次，迦葉，若有比丘或余众生，由能成就此第一法。求无漏者，应作是言：‘于一切法心无所住。’

“复次，迦葉，菩萨应为坚固修习。云何坚固？云何修习？言坚固者，谓坚固心、坚固精进。何者名为坚固之心？菩萨念言，乃至供养恒河沙佛，然后乃发一念之心而求佛道；次后复经恒河沙劫一佛现世，以发恒河沙等心故，一得人身；以恒河沙等人身闻一句法，智慧光明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大利益。应发如是坚固之心。又以种种方便摄佛智慧，种种苦行以为希求，种种苦行摄受佛智，复有如是坚固之心。

“复次，迦葉，我今为汝宣说譬喻。由此喻故，诸有智人而能解了尔所说义。由是种种难行、苦行能得菩提，于恒河沙劫不应休废。若于恒河沙劫学不休废，则能现证无上菩提。应发如是坚固之心，以为势力，以作策勤，终不舍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如是坚固之心。

“迦葉，若有菩萨发是心者，何以摄受？谓不取处，不取非处。何故不取处、非处耶？若有取于处、非处者，于无上觉则为障碍；以不取于处、非处故，速得无上正等菩提。

“迦葉，譬如有人，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珍宝持用布施；若有如是种种经典如来所说，随顺菩提，受持教法，以信安住，所生福聚倍多于彼！

“迦葉，菩萨复有坚固之心，乃至坚固心亦不可得，是故修行不可休废。言修习者，谓多修行，有几多耶？随有若干多修习法，若起

一心不能解了。何以故？彼法不可为表示故。然是最胜修习之法，谓坚固心性。”

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无心起心想， 当有大怖畏！
我当成不成， 是事为云何？
而常起寻伺， 住在于一边，
诽谤于正道， 不可得菩提。
此是懈怠心， 非是菩提相，
斯人疑一切， 诸佛及声闻。
不行而希望， 贤圣诸佛法，
非但由言说， 能成安乐果。
要有信乐心， 能成广大法，
亦非唯心量， 能获胜堪任。
由一法能成， 诸有所作事，
知其殊胜已， 为佛故应修。

“复次，迦葉，菩萨以能成就此法，亦不亲近供养诸佛，而自记言：‘我当得作如来应正等觉。’

“迦葉，在家菩萨有三种修，能于菩提而作利益。何等为三？为一切智故深生爱乐，不堕本业，坚持五戒。具此三支能成六法。何等为六？谓得圣处；不哑，不吃，不聋，不失聪听，身变端严；速得深信；于甚深法不生怖畏；随所闻法，不用功劳而能领解；速得不退。于此六法应当善知，有五障转。何等为五？谓离间语，一切妄语，意乐不成，心怀嫉妒，耽著诸欲。如是五法为障碍转。复有三法应当修行。何等为三？谓常兴心欲出家故；于持戒沙门、婆罗门所尊重恭敬；若非同类说法之者，应远离之。何以故？菩萨不应修学彼法。若修学者如负刍草。何以故？非佛道故。若担负者即为执著，同诸愚痴。是故不应修学彼法。

“复次，迦葉，菩萨又应受学三法。何等为三？谓常随顺诸佛如来，为他演说勤自修行，于众生所修习慈心。于此三处受已应学。复次，应当亲近三法。何等为三？谓离捶打，不毁他人说云卑贱，于怖畏者施其无畏。应当亲近如是三法。”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不亲下劣人， 见不正直者，
见已当远离， 犹如避毒蛇。
不应随学他， 不礼应远离，
犹如见恶狗， 以生恶趣中；
有怀执著人， 学之同恶趣。

闻说胜空法，应生爱乐心，
及乐空比丘，亦应起尊敬。
增长多闻道，而生利智心，
亲近胜菩提，有情应敬礼。
疾行受其教，速生诸善根，
增长智慧心，如莲生在水。
宜多听受法，所增善速增，
以增智慧心，能断于诸漏。
大威德无畏，大智大精勤，
为欲利益他，自身盛利益。
在家应舍离，捶楚打众生，
发趣求菩提，于法得不退，
无病最端正，人皆爱敬之。
若修习慈心，舍离诸恶道，
三十三天上，五欲自欢娱。
从天若命终，不堕于三恶，
生处于人世，种族豪贵家，
形貌最端严，人无能毁者。
天龙所守护，随法正修行，
受于胜妙处，为人所爱重，
善得安隐眠，寤亦心安隐。
以为天拥护，终无怖畏心，
此之广大法，有如是胜相。
在家或出家，更有大饶益，
令发悟忆念，多人诸善根，
怖者以施安，趣向菩提果。
更不事余天，唯除一切智，
是人得正道，诸智共相应。
以此诸善根，舍离三恶趣，
得智获三明，善学于三学。
如所作功德，如其所礼敬，
独为众生尊，人多恭敬礼，
礼敬如来者，众中为最上。
住于在家地，若发菩提心，
为彼说法言，及余汝当听！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应成三法。何等为三？应离世间嬉戏放逸、互相赠遗，及以选择良日吉辰；应常清洁，离多纳受；复当精进修学多闻。菩萨应成如是三法。复有三法应受修行。何等为三？于说法者不为障碍，应当劝请说法之人，恒燃灯烛。常应作是三种之行。

“复次，迦葉，有三种法终不应作，若有作者则受女身。何等为三？不应障母听闻正法及见比丘，不应障妻见诸比丘及闻正法，乃至不应于己妻所犯其非路。如是三法终不应作，若有作者便受女身。”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常应以信心， 燃灯烛光曜，
便获无尘垢， 清净之佛眼，
由依此眼故， 了诸所知法。
若能了所知， 以知过去法，
知现在亦然， 不分别未来，
无有三种相， 有斯三种相，
舍离于第三， 相即名无相，
皆同为一义。
佛所说诸根， 然法无根本，
于斯起分别， 便失胜菩提。
净修佛眼已， 现证一切法，
此句即菩提， 如上所开示。
法无有能示， 亦无能毁者，
诸法如虚空， 是故说开示。
导师宣此义， 以为在家人，
常燃灯烛光， 得佛眼明了。
不断他说法， 释师子之教，
终不往三塗， 不受生盲果。
能常劝请他， 宣扬最胜教，
以此善根力， 转无上法轮。
若人于母所， 为作法留难，
受鄙陋女身， 盲伛多众罪，
不曾睹众色， 亦不少闻声，
住于幽闇间， 犹如蝙蝠类。
于妻生妒忌， 与作障法缘，
从兹速命终， 当为极陋女，
发黄眼睛绿， 黧黯目盲冥，
足跛怀毒心， 耳聋多口舌。
如斯种类处， 速受众恶身，
常为欲因缘， 丈夫生嫉妒。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有三种法所不应作。何等为三？若他施物，设有微少酥、醍醐等乃至或多难施之物，主若不请不应行施；他欲出家不应留难，未出家者，应当劝喻令使出家；见有建立如来塔庙，当助修营，不应缘此取其财物。如是三法，在家菩萨所不应

作。”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他施功德财， 不应与非处，
于重便获罪， 所施不能遮。
信者诣施前， 合掌俨然立，
于中人力少， 乐欲给侍僧，
应随施主言， 助其少人力。
水浆汤饮等， 及余轻物类，
无违施主心， 不令他怨恨。
若有欲出家， 或子或亲属，
菩萨于是中， 不应作留难。
愿有情安乐， 愿得证涅槃，
我胜意乐然， 愿说无上法。
知其过失已， 不应秽自身，
勿长夜忧嗟， 为烦恼所染。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有三种法不应修行。何等为三？不应贩卖男子、女人，又亦不应与他非药，若有作者不应亲近。”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应离贩卖男， 亦离贩卖女，
非药勿与他， 若与者应离。
为苦众生故， 天等所同呵！
随趣诸方维， 忧箭所中害，
长夜增忧恼， 众苦逼其身，
夭寿自销亡， 是故不应作。
此过及余失， 我悉了其因，
为诸菩萨等， 略说其少分。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有三种法所不应作。何等为三？不应往彼淫女之家，不应亲近诸媒媾者，不住屠杀牛羊等处。如是三法所不应作。”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不至淫女家， 专行秽欲者，
速致世讥嫌， 亲近下欲故。
尊者知其往， 便即起嫌诃，
招疾害其身， 以之令寿尽。
常不应亲近， 媒媾男女人，
他娶女为婚， 近之被诽谤。

亦不应往诣， 诸为屠宰家，
菩萨胜依人， 皆所不称赞。
此诸深过患， 如来悉了知，
为不正行人， 我今如实说。
世尊所有教， 我弟子能知，
斯人于佛前， 能诣所行处。
众生住圣道， 将速至涅槃，
佛为如是人， 非为恶行说。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应成三法。何等为三？住在家中，观己身命如客使想；于己施物起积聚想，于未施者如远离我百由旬想；不为妻子作积聚想。在家菩萨，应当成就如是三法。”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常修于死想， 我命速当终；
于其所积财， 应修取坚实，
财不为妻子， 亦不为己身，
速疾得坚牢， 身命及财物。
殷重求佛道， 不起贡高心，
若舍饶益门， 常遭诸损害。
犹如於戏童， 少尝非饱足，
法味尚轻微， 虽信非堪保！
修行非猛励， 相去实全遥，
弘扬若不休， 名为究竟法。
迦葉我今说， 如斯诸法门，
人能解了之， 名为一切智。
以智善观察， 于身生厌离，
常自正思惟， 想之如对我。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成就三法，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为三？父母不信，令其住信；父母毁戒，劝令住戒；父母悭贪，劝令住舍。赞叹无上正等菩提，为他说法，是为第一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知可供养、不可供养。可供养者而供养之，若不可者即不供养。然于彼所修习慈心，由成如是第二法故，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勤苦积财，不令虚费，无令散失，不浪与他，宜坚举置。而于净戒沙门、婆罗门诸众生所，平等施之；与同法者无所障碍。由成如是第三法故，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在家菩萨，求无上菩提，
生三根本慧，此为最上觉。
若父及与母，恶慧无信心，
劝令生信乐，令其住胜法。
悭犯住戒舍，无慧教令慧，
亦常劝于是，为菩提胜法。
应往于四方，遍求说法者，
法施以教人，由斯增智慧。
犯戒令住戒，无信令信心，
无慧教令慧，得成不退转。
若逢慧比丘，持戒多闻者，
恭敬亲近之，数往而咨问，
在家由此法，得不退菩提。
知彼胜德人，多闻具诸智，
慧解堪尊重，可持身肉施，
此为信心相，如我前所言。
无信则不能，发大菩提意，
聪明见胜事，速成深利益。
于诸殊妙法，取证不为难，
知自及与他，如斯胜饶益，
与出离相应，是故增智慧。
本来恒积集，所有诸资财，
为与持戒俱，共贮当来物。
是无有异语，彼亦不虚言，
勇进坚施成，当证如来果。
持戒易共住，勇健获深慈，
布施摄众生，如先后无异。
清净最上施，无所有希求，
若金若与银，无有不施者。
勇猛施一切，宿世所行檀，
希求无上乘，甚深最胜位。
非法而供养，一切诸天人，
不如能顺法，供养一众生。
勇健为法求，以法能了法，
聪明由胜道，获无上菩提。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成就三法，于声闻乘而般涅槃。何等为三？此有一类怖三恶道，于大菩提起重担想，已集善根不专思念，不好善求，为心所害便生苦想。以成如是第一法故，退失菩提，于声闻乘而般涅槃。

“复次，迦葉，此有一类，于所行施不生喜心，行布施已便生追悔，复不回向佛之智慧。由成如是第二法故，退失菩提，速于声闻乘而般涅槃。

“复次，迦葉，此有一类，不勤精进专求多闻，以下劣善根速般涅槃。由成如是第三法故，退失菩提，速趣声闻乘而般涅槃。”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发菩提心已，不正随顺行，
退失于佛乘，入于声闻道。
菩提非不信，及以懈怠心，
无智守悭贪，则为有障碍。
知恩住净戒，常乐广行檀，
菩提不难得。
由心造诸恶，心亦善行檀，
众生心若坚，当为世间塔。
若能离三法，心趣大菩提，
当为世间尊，成无上应供。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由成三法退失菩提，于独觉乘而般涅槃。何等为三？此有一类，虽已发趣大菩提心，于法悭吝。复有一类，耽著观望，及取世间吉凶之相。复有一类，发菩提心，以懈怠故，不能遍求菩提分法。由成如是三种法故，一一皆能退失菩提，于独觉乘而般涅槃。”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悭吝于正法，不教诲他人，
得独觉菩提，退失无上道。
由斯二种义，失利众苦生，
亲近而修行，疑惑菩提道。
思惟大乘法，就吉以避凶，
此非正信心，为佛所弃舍。
有能专意乐，坚固向菩提，
终不礼余尊，唯除世间塔。
若有净信心，不事余天等，
是为成最上，号曰天中天。
若有乐菩提，不事余天等，
在在所生中，色力恒具足。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由成三法受身黑闇。何等为三？如来塔所取其灯明，于他诤讼而现瞋恚，于他黑人不预己事横加毁呰。由此三法，其身黑闇。”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塔所燃灯明， 断取是光焰，
身便为黑闇， 犹如乌毯毛。
毁呰于黑人， 我白汝身黑，
由其轻毁他， 受身便黑闇。
宜善护其语， 业终不败亡，
随其所造业， 当为彼业器。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由成三业生工匠家。何等为三？菩萨自身能持五戒，若有亲属从远而来与酒令饮，或劝他人而令饮酒，即当生彼工匠之家，名第一法。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自修梵行，和合他人令行秽欲，缘造此业积集成故，而当生彼工匠之家，名第二法。

“复次，迦葉，菩萨见他精勤读诵，然己家内起作兴功，寻语彼言：‘汝且休废读诵之业，宜时为我营办所成。’以是业缘积集成故，而当生彼工匠之家，名第三法。”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持酒劝他人， 及与诸亲属，
以成狂饮故， 便为饶语匠。
不解作刀针， 及余工巧处，
唯能坐摇手， 炉前鼓橐囊。
自能修梵行， 为他称赞淫，
此业异熟时， 当为饶语匠。
不解作刀针， 不能鼓风橐，
唯解奋长槌， 砧前而锻铁。
令他弃舍法， 从兹而命终，
速生工巧家， 禀识常愚闇。
初不见囊橐， 亦不见钳槌，
其业报应然， 悉破坏众器。
迦葉应防意， 及善护其言，
永勿教他人， 一切不善法。
轮回生死苦， 由爱故增生，
善法可勤修， 应诃诸不善。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成就三法，当生刹利豪族之家众同分中，颜貌端严，人所爱敬，聪慧巧便，不为懒惰。何等为三？谓睹未曾见沙门、婆罗门，即生信心供养礼敬，言是福田，以清净心，延请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一切所须。在家菩萨成此初法，当生刹利豪族之家众同分中。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坚住本誓，如说修行，终不妄语。成就如是第二法故，当生刹利豪族之家众同分中。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于具戒蕴沙门、婆罗门所，修供养时而能摄受坚固之法。由成如是第三法故，当生刹利豪族之家众同分中。”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诸有智慧等， 见持戒多闻，
应生欢喜心， 往彼而请命。
既为请命已， 如法供养之，
无有厌悔心， 所施无挂碍。
是取坚牢法， 所为亲近者，
种种智相应， 于难而速得。
如斯深信意， 趣向大菩提，
是智之所行， 佛道非难证。
恒为上活命， 应受最胜财，
希求殊妙法， 证无上涅槃。
当生豪族家， 颜貌甚端严，
得上妙衣服， 证最上涅槃。
如佛所称誉， 行于最上乘，
以佛乘能证， 清凉妙涅槃，
是为最胜果。 如其所造业，
获果亦等流， 设经百亿劫，
是业终无坏。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成就三法种诸善根，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终不受于五欲世乐。何等为三？在家菩萨受持五戒，不向他人赞五欲乐；勤修自业，不使女人；及发是心：‘我止亲近一切女人！乃至证得无上菩提，愿我不逢五欲世乐。’由成如是最初法故，乃至菩提不受五欲。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闻是等经，而生深信求趣涅槃，虽复受持如是等教，隐蔽不行。有能演说及发起者，若人闻已，即当舍离诸恶作处。以此善根得无碍辩，得无著辩。若于现在及命终时，速得见佛，命终之后往生天上，不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成如是第二法故，乃至菩提不受五欲。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所有善根，悉皆回向无上菩提，不乐色、声、香、味、触、法、财封尊贵，不爱眷属，以无为心无为果报，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成如是第三法故，乃至菩提不受五欲。”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在家修五戒，坚守善护持，
不亲近女人，于中生厌恶，
如是等法门，勤求无厌足。
所有恶作处，应速舍离之，
一切诸善法，悉回向菩提。
以此诸善根，速离于五欲，
常获胜多闻，为众生说法，
发生大慈意，求无上菩提。
是故闻此利，应生贤善心，
不近于诸欲，速疾转法轮。”

尔时，大迦葉白佛言：“世尊，今此经法以何为名？我等今者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经名曰《说三律仪》，亦名《宣说菩萨禁戒》，亦名《同入一切诸法》。”

佛说此经已，尊者大迦葉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四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第二无边庄严会无上陀罗尼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与大比丘众及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俱。此诸菩萨皆是一生补处，从异佛刹而来集会。

尔时，世尊大众围绕，供养恭敬，而为说法。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无边庄严，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咨问，唯愿如来哀愍听许！”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如来、应、正等觉恣汝所问。当随汝疑而为解说，令汝欢喜。”

时，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为趣求无边智慧，被精进甲诸菩萨等，求大方便善巧地者，趣无边义智善巧者，决定大智初发起者，于菩提道已安住者，世尊，我为如是诸菩萨故请问如来。亦为利乐有情之类，心无等喻，思惟诸法清净智义、甚深大智方便，简择得无量义善巧决定，为欲趣求大师子座，升一切智师子之座，正初发起勇猛勤修，获不退转，言词善巧积集精进被甲胄者，为如是等诸菩萨故，请问如来。

“世尊，若有菩萨，于诸有情，愿欲超升到于彼岸；复有志求无碍无畏住无畏中，方便随机演诸法义，善巧分别不增不减，又于诸法本性自性如实宣扬。世尊，复有趣入无等喻心、最胜之心及无上心，

得自在故，为如是等请问如来。

“世尊，若诸有情，求自然智及无师智，破无明[穀-禾＋卵]超于天人，最为殊胜有希，利乐一切世间，当欲趣求大智无畏除自然智，欲示无边知见善巧，将说无量决定之法，欲以光照世间天人；复有为诸众生乐欲开示无上无碍大智方便，欲行究竟清净智见，求一切智善巧地者。我今为彼诸菩萨故，欲问如来。

“世尊，若诸菩萨住是地已，速能圆满成如来地，及能证得不可思议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以少功用成熟众生，现前能得如是智慧，令诸众生舍离恶法、增长善法，示菩提道诸佛种性；及能安立无量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不退转。世尊，彼诸菩萨能开觉路，于佛法中令心欢喜。我为斯辈，请问如来。

“世尊，此诸大众皆悉已集，说微妙法今正是时。唯愿如来，开示演说如是法门，授诸菩萨令得圆满不思议愿及一生补处所有善根。世尊，如是善巧陀罗尼门，如来随时应当授与，使诸菩萨能持无量法门理趣善巧决定，及以言词演说诸义，复有志乐当证菩提，安住无边大神通业，成熟无量无数众生，摄受如来善巧之智。惟愿开示如是法门，当令众生证菩提道。世尊往昔于长夜中已发弘誓，令无数众生安住佛智及自然智。如是陀罗尼门应当演说，令诸菩萨成自善根，及以如来威加之力，持彼无上不思议愿。

“世尊，如来、应、正等觉，已证无量方便善巧，得不思议住无畏地，了诸众生意乐差别，无量亿劫蕴诸觉慧。世尊，此诸大众瞻仰如来无时暂舍，于一切智智及诸法藏，志求不怠，欲乐无厌，愿闻如来决定之义。世尊安住一切智境，皆已知此诸菩萨愿及发趣善巧成熟。世尊，是诸法门、陀罗尼门，圆满句义，一切诸法决定善巧，如是法门如来应说，令诸菩萨未成熟者，悉令成熟；已成熟者，速得神通及一切智心解脱智见。世尊，若诸菩萨住不定地，是诸菩萨预闻法已，而得成就一切智境。世尊，我以此缘敢申巨问！惟愿大慈，威加守护摄诸菩萨说如是法。

“世尊，于后末世诤论起时，执著有情更相贼害，三毒增长，坏乱正法。令诸菩萨于彼时中，以大慈悲堪忍斯事，流布此法而无诤论；由顺无诤则能摄受大慈大悲，及当积集诸善根力。世尊，我今敢缘斯义，请问如来无碍法门决定之义。

“世尊，云何彼诸菩萨无量法门、法光明门，及一切法方便发起？复愿如来说不灭坏寂静法门，兼演无边微密法藏，具足成就念力无断，降伏魔怨及诸异论，而不为彼之所摧伏。惟愿如来演说正法，令诸众生积集善根；亦令积集无边善巧，于一切智智示现出生，随念结集无量法要，得诸辩才清净具足，相续不乱无等句义；欲令证得无量法门及陀罗尼真实方便；又令众生发起意乐，为说先后两际加行，示见去来现在诸法，于因自在，法无所住。愿诸菩萨了知十方如来本事，以神通无畏遍诸佛刹，授彼众生清净法眼，亦为开示不思议法，

成熟佛智方便善巧。我缘斯义敢有所请。惟愿世尊，说如来地广大方便甚深之法，为一切智摄诸善巧无量不思议法理趣，令彼菩萨愿及方便善巧圆满。此诸菩萨预闻法已，悉皆获证大法光明，成就菩提殊胜善巧，及彼弘誓悉令圆满。”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无边庄严，汝今为诸菩萨，住清净愿方便善巧，亦为哀愍诸众生故，以决定慧善问如来。汝之功德无有限量。谛听！谛听！如实思惟。我今为汝分别解说，令诸菩萨于佛智境出生无量种种功德。”

无边庄严菩萨言：“唯然！世尊，我等乐闻。”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为求无边善巧愿者，应知诸佛秘密语言，受持思惟，如理观察。云何观察？

“无边庄严，如来之智摄诸善巧，有所宣说无不清净，是诸菩萨应当进修此之法要。诸佛所说皆是平等，安住大悲普于群生，决定成熟诸有情类，或于下乘志希解脱于声闻道，有于真实最胜涅槃弘誓圆满成一切智。我今安住无上解脱，远离余乘下劣之法，善入诸佛秘密语言，及说如来无比词句，广大清净摄受诸法，令诸有情随彼根性解脱成熟。然于是法皆悉平等，不增不减，无缺无漏，乃至无色及无等色，无边无际，自性清净。诸佛世尊之所演说，自性本性如实了知，而无有法了不了者。何以故？一切诸法皆是如来假名说故。若彼诸法由假名者，是则不可以法施设，亦无示现。无示现故，如来所说皆真胜义，随法同入一切诸法，于一切法不住分别，亦非不住；以分别法及无分别，如实平等证一切法无有差别。法无有生，如是生法无所有故；法无有法，生妄分别遍计度故；法无有起，不自在故；法无观待，舍圆满故；法无作用，无去来故；法无自性，超过一切自性法故；法本平等无有差别，无戏论故。随所作法起殊胜愿，无不成就，而于其中无有作者，乃至无有少法所得，皆归于空。是故如来说：一切法如幻如梦，无有高下。我当以此清净弘誓摄众生时，实无少法而可著者。

“无边庄严，此是诸菩萨等法光明门。由斯门故，于殊胜愿而得增长。如日出现，光明普照；如是善男子等，于此法门能信解者，与诸众生作法光明。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内正思惟、外无散乱、安住能断诸障碍者，随念菩萨普光三昧及能信解甚深法者，应当观察此诸法门。一切诸法如来悉知，以缘起门开示宣说。如是缘起虚妄不实，自性本性皆悉空寂。是缘起性亦非真实，能令众生杂染清净，于十方求皆不可得。无所得故，无有摄受；无摄受故，于我所说尚应舍离，何况非法！所言舍离，彼亦非有，亦无所取，无有功用，本性清净。一切诸法无有分别，了知分别如实性故。一切诸法无有所住，亦不可见无异性故。是故诸法无住无依，但以名字施设而有。彼皆空寂，无有自性，无住而住。是故诸法无有住处，处无有故、尽故、灭故，及变易

故，如来但以异名宣说。如是密意应当了知，不应执著善与不善。若执善法，彼不善法亦当执著；由执如是不善法故，生诸苦恼，佛以异名于此示说为苦圣谛。由不执著善、不善故，彼诸爱灭，如来于此善法所断，异名示说为集圣谛。第二圣谛能了知故，灭故、尽故、无忆想故，厌离观察无所有故，无喜想受无分别故，如来于此异名言说为苦灭谛。了知第三灭圣谛故，是所求道如实悟入一切法地，超过一切忆想分别戏论之境，八支相应修习正见乃至正定，苦灭趣道圣谛了知，佛以异名于此宣说为第四谛。诸佛世尊于此施设，知苦、断集、证灭、修道，苦集、苦灭及灭趣道。此苦无有，以世俗故假名施设。是无明等，一切皆是无智攀缘。何以故？于彼无智，亦无有少攀缘可取，无有所证，无有光明，不可了知，亦不可得，而于其中当有何物？一切皆是虚妄坏法，无有坚实。于中若以实物施设，彼即于常应有执著；若以无分别执著，彼即于断应有执著。是故于苦不应分别，以智慧故应当了知，无智自性即苦自性，由与无明共相应故。无明亦不与物相应或不相应，彼亦无有。由彼不相应故，是故无明非分别、非不分别，不作不坏，亦无作者，施设、作者不可得故。

“无边庄严，此是诸菩萨了知悟入无明自性顺明法门。由是门故，能舍一切无明黑闇，现前证得随顺明法，于菩提分能善修习，于诸圣谛能善了知。是诸菩萨于此法门能得清净，所谓由不生故，苦得清净；不攀缘故，集得清净；由灭尽故，灭得清净；由修习故，道得清净。信平等故，道即平等。如是诸法异名差别，应当解了，了已应断、应证、应修。于如来言若能解了，彼即遍知，彼即随断，彼即作证，彼即修习。是故圣者如是知已，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便得安住四谛法门。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无有分别，亦不增长，亦不积集。圣者如实善了知故，不起分别，不行戏论，能如实见，不毁不著。由道断故，于诸善法不起分别，亦无戏论，况不善法？由无分别共相应故，亦复不住法非法断、若遍知断，即无法结及非法结。彼能了知结法虚妄，此虚妄法空无所有，此是彼等所入谛门。由是门故，不爱不恚，证舍圆满能断诸结，安住正道到于彼岸，证法自性而无入出。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一切诸法，本性皆空，自性寂静，无有作者。诸法非实与结相应，非不相应。于彼无性法中不应执著，亦复不应离性非性而起分别。既能了知因缘清净，不应戏论诸有一切因缘生法。彼缘性空，究竟清净，如是因缘非互相应。诸法展转无有所作，无有所行，无有事业。如是思惟一切诸法，互相空故，无有自性，无依无住。

“无边庄严，汝于此中应当悟入，则能增长不可损坏普遍光明清净法门。由摄受故当得清净，无戏论故当作光明，超过结使无所著故当得出离。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唯有名相开示宣说。何谓名相？相谓四

大所造诸色，名谓一切非色之蕴。如是名、相，一切皆悉虚妄不实，以颠倒故而有执著。或色是我，色是我所，相分别故有名示说。如是名、色，二俱不实，一切皆是虚妄坏法，如幻如梦。色体不坚，如梦所见，乃至四蕴亦非真实，但以世俗文字施设。如是知时，不见有苦；由实谛故，无有攀缘；无攀缘故，心无所有；无所有故，何有与彼攀缘相应？由此而能于涅槃界，得超过想及所知灭。

“无边庄严，三界由想作意所生。是故说言三界虚妄，想及作意亦非真实。彼所有想即色执著，所有作意皆与受、想、行、识相应。诸法本性亦无相应、非不相应，乃至非想，亦非作意。想及作意本性皆空，所有言说亦皆虚妄，但假施设令性寂静。

“无边庄严，诸法本性以假名故，如是所说亦皆平等。

“无边庄严，于此法中证于实谛。诸菩萨等应当了知，谓诸如来一切结使皆舍离故，凡所演说终不唐捐。汝等于此应善思惟，无令执著；于一切法勿生分别，离诸戏论；了一切法无有自性，而于众生起慈悲想。思惟悟入如是法门，为利一切开示演说。云何法门？谓了无明诸有为法，悟智见等诸无为法，应遍清净，证入一切有为无为无戏论智。非数入数、非数住数，随顺如是非数法故，证入无为清净法门。获得遍持光明智慧，摄受诸法令不失坏，能以觉慧方便善巧，广为众生演说诸法。

“无边庄严，此是诸菩萨等入陀罗尼门。由是门故，出生广大差别觉慧，及能发起演诸法义善巧之智。

“无边庄严，此中何者是彼陀罗尼门，由是菩萨于诸法中能得总持方便善巧？

“无边庄严，此中菩萨，住遍清净善巧之智，行于辩才，由义觉慧观察诸法本性自性。然一切法自性无住，无名无相，无所建立，无边建立，不可宣示，但以世俗言词演说。所有诸法本性自性皆不可说，无来无去，无有文字，文字清净无有功用。何以故？诸法本性等虚空故。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作无起，无相清净，以虚空开示演说。此则诸法无门之门，门清净故，究竟无染，亦不随染。何以故？诸法究竟不生不起，所有自性亦不生起。是故当知，三世所说一切诸法自性无性，亦不应执诸法无性，此是诸菩萨无所执著陀罗尼门。为诸菩萨门清净故，如是开示说一切法。有形相者，所说形相即非形相，不作不坏，不爱不恚。是故当知，形相门者则为非门。门清净故，由是能得入无形相清净法门。为欲了知此形相门无所有故，不以有义如是宣说，无所作故入无形相。

“无边庄严，如是所说无形相门，为陀罗尼清净故转。

“无边庄严，所言门者犹如虚空，一切诸法依于虚空而有生灭，彼生灭者性皆平等。作是观时，无有生灭，无所摄受。于一切法应如是知，一切诸法亦非摄受、非不摄受，非等、非不等，乃至无有少法而可得者。由是能了此形相门，为得无相门清净故，开示演说。

“无边庄严，言无相者，所谓无身及身施设，无名无句亦无示现。于此教义应当了知，彼无形相与虚空等。言虚空者，亦无虚空及空示说。此是无明随顺明智力聚法门。菩萨能证陀罗尼门理趣方便，由证入故无有诤论，无有忘失，随入无断秘密语言陀罗尼门。譬如有龙名无热恼，降澍大雨，流澍无断。

“无边庄严，所言陀罗尼者，是何句义？”

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陀罗尼者，即是随顺诸法秘密方便假名，即是随念遍持之业，即是说法语言之句。由智聚力，得入如是陀罗尼数；以善觉慧，应当受持无量无边菩提之力。世尊，如我所解，此无边智演说方便，为欲利益诸众生故，开示流布令法不断。世尊，此陀罗尼门，是大虚空，是大方广，以是义故能广宣说。由说平等能摄受故，名随教法，善巧开示广大流布。文字差别得圆满故，通达辩才而得成就。由观察义善巧说故，于义辩才而得圆满。决定诸法善开示故，于法辩才而得圆满。哀愍众生，以大慈悲而能摄受；由摄受故，次第调伏令得清净；无诸戏论，而能演说平等舍法。世尊说此陀罗尼秘密方便法门品时，无量无边善巧之义从佛口出。”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所言门者，即是如来一切智智门之增语。于此门中由语言故，而得演说一切诸法。如来安住无边清净，究竟清净自然智见，以无所住无所建立，流注广大甚深之法。

“无边庄严，如来尝说一切诸法皆是佛法，以于诸法能善了知，名为佛法；诸法本性与佛法等，是故诸法皆是佛法。由能了知法非法故，说能了知一切诸法。能了知者，即能了知陀罗尼门。此陀罗尼而能遍入一切诸法，所谓语言、演说、谈论。一切语言、演说、谈论，皆由文字表示宣说。是中文字，阿字为初，荷字为后；犹如入胎、受胎、持胎以母为先，又如种子长养以父为先，如蕴积集以生为先，次后建立余分差别，六处诸根次第成熟。如是字母为先，一切文字差别和合。如是字母为先，光发长养。所谓阿字为先，荷字为后，诸余文字在其中间，随彼相应和合而转，此即能入演说语言陀罗尼门。又当了知一切诸行皆悉坏灭，如彼文字书学成已寻当除灭，如是一切有支建立皆当坏灭。如彼诸行和合故生，彼不和合应知坏灭；如是二种相应和合，建立一切诸有爱结。亦由如是二种和合，建立一切有为诸法。如是观察，渐次能净无作法门，由此能入演说生灭陀罗尼门，令诸菩萨方便善巧速得圆满；犹如字母，阿字为初，荷字为后。如是作已，应以语言、演说、谈论，善入一切秘密言词，又应了知无障碍法开示宣说。

“无边庄严，犹如字母，阿字为初，乃至诸余一切文字分别作已，作意相续入于书写；荷字之后，更无文字而可建立。由是二种作意，能生一切有意之行。彼二分别无有真实，以于真实无少文字。本性自性，亦无分别及不分别，而于其中，亦复无有少分所作。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以智所知，是智皆从文字建立而得生起。

由是文字不成就故，彼智亦复无有形相可得。何以故？以于真实无有形相。由入如是无形相故，舍离一切所作事业；无所作故，舍离一切有为之事。

“无边庄严，此是陀罗尼清净善巧遍持法门。若诸菩萨于此学时，能起一切无痴事业，为诸众生宣说正法令不缺减，不住诸想覆盖著心，及能远离想及作意；以能趣入诸法觉慧，证无边智理趣善巧。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遍取名已，了一切法唯有种种积集言说所起之名，而无真实。如是知者，应当随入陀罗尼门理趣善巧。云何应入陀罗尼门理趣善巧？知所有名而无住处，不住诸法内、外、中边，于一切处都不可得，但依积集种种言说而假施设。于施设名如实随觉，是如实句。以此实句，应当了知一切诸法无名无说。此是诸佛力、无畏地。于所有法，应以此门开示演说。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非一性、非异性，诸法无有一、异性故。此一切法非生非有，如是宣示诸法亦空。法若空者，彼即无相；若无相者，即无愿求；若法是空、无相、无愿，则不可知、不可遍知，不应说彼若有若无。言有无者但是言说，不应于中而生执著。何以故？如来常说，若不执著一切法者，是真胜义。若有著者，由是著故，于彼彼法随生执著。如是执著一切皆空，是败坏法，但唯虚妄戏论分别。

“无边庄严，汝应当观演说诸法，而于彼法实无示说。岂于此中有能说者而为他说？

“无边庄严，此清净法，从诸如来之所演出。能了知者，甚为希有！

“无边庄严，汝等今于我前闻如是法，能善了知住清净信，能生胜解虽复众多；而于后世希有众生，于此法中能遍了知。唯除今时，亲于我所发弘誓言：‘愿于来世利益安乐诸众生故，而当受持如来法教。’若曾往昔于如来所，承事供养，深生信解，爱乐希求，于甚深法理趣善巧愿听闻者，此诸菩萨，常能获得陀罗尼法。

“无边庄严，由于往昔供养如来，复得值遇无量诸佛承事供养，于甚深法因缘理趣深信解者，善求于法多胜解者，趣行深广求大乘者，声闻乘人厌离三界于甚深法勤修行者，此诸人等，未曾听闻此甚深法。无边庄严，如来为欲利益安乐此诸有情，令证甚深广大无量难见难解种智觉故，而复宣说甚深之法。此非愚夫无闻执著不求法者之所行地！有如理修行，善根具足，于微少过生大怖畏，于诸怖畏而求解脱，是此等类之所依处。

“无边庄严，如来今为汝等天人世间，常演说法不生劳倦。由佛往昔行菩萨道时，于无量亿劫精勤修学此甚深法，既修学已方便回向：‘云何为诸有情当转无上微妙法轮，及为有情而得示现无上大智，令一切智智种性不断！’

“无边庄严，此由如来往昔愿力，为令一切种性不断，及威加此陀罗尼句，开示演说此甚深法，广令流布，使诸有情于佛法中当能悟

入，令一切智种性不断，光阐弘宣此诸法教。

“无边庄严，汝等今欲随学如来。有诸众生希求法者，开示演说，勿生劳倦。

“无边庄严，诸菩萨等如所闻法，于大众中，当广开演所有法行。由是当得近于佛智，能速证获陀罗尼门。由证陀罗尼故，以少功力，而能受持光明照耀清净法门。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本性清净。若法本性，非彼相应、非不相应，非和合住、非不和合，于诸法中而无有法。若无有者，则无有处而可示说。唯除因尽，因尽故即离，离故即灭。我为有情了知故，说一切诸法本性自性，于彼无因即无因尽，无因尽故无离无灭。

“无边庄严，汝观如来之所说法如是清净。若有以法观如来者，彼于如来见不清净。何以故？如来非法，亦非非法。如来尚不安住少法，何况非法？若住非法，无有是处。如来超过诸表示法，不可宣说，一切语言皆清净故。是故如来最极甚深，广大无量。

“无边庄严，如是如来非色表示，非受、想、行、识之所表示。如来亦非色尽解脱，非受、想、行、识尽解脱。由是如来绝诸表示，与色等法非共相应、非不相应，而于一切有为、无为能遍解脱，不起分别，无有戏论。如来不与色取相应，亦复不与受、想、行、识诸取相应，永断一切取蕴根本，而亦远离诸法根本，谓无戏论，不入不出，超度瀑流，不住无上诸佛智境、亦非不住。应说如来不住少法，不取不舍。如说如来，说法亦尔，如来不相应故，如来之法亦不相应。如如来法，诸法亦尔，依如实理，诸法皆如是故。世尊说一切法悉是真如，一切法如与佛真如无二无别，非一非异。如来安住无分别法，非遍计故。

“无边庄严，如来说法，终不超过一切诸法。何以故？无有少法可超过故。

“无边庄严，如来于彼某时，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然于彼时，实无有法而可得者。以一切法及诸随法不可得故，不起分别，亦复不起法与非法及作意想。于彼本性清净法性，而不安住亦不建立。如是了知简择法时，亦无了知及简择者。

“无边庄严，此所演说第一义句，即是如来非句之句，句清净故。以是义故，诸菩萨等得一切句清净之智，由是能入无边理趣陀罗尼门，亦无少法而可证入，不来不去。

“无边庄严，所言句者，无句可得，非句句故。于一切句应如是知：如是诸句是厌离句，若厌离句是虚妄句，若虚妄句即厌离句。彼一切句是灭尽句，若灭尽句即真如句，若真如句即究竟句，若究竟句是尽离灭句，若尽离灭句即涅槃句，若涅槃句即非世俗，无句施设，亦无示说。

“无边庄严，言一句者，于一切善、不善法中，平等趣入。云何一句？所谓离句。于厌离中，无有少句是一切句。犹如厌离句亦非

句，句清净故。若句清净即涅槃清净，若涅槃清净即句清净，如是诸句皆不可说。若以语言宣示句者，而彼诸言，于十方界求不可得，谁为谁说？故诸言说一切皆空。彼若空者即无有义，不应于中戏论分别出生。如是诸句义者，一切皆是无分别句、无戏论句。是故修观行者，寻求观察一切句时，当知皆为离灭涅槃。如是诸句不异涅槃，亦不可说，然非不异。由言说句皆虚妄故，为清净句。宣说善巧表示诸句，非实表示；若非表示、非不表示，则处中道；若处中道，则无分别。以于此中分别断故，于此法性平等入时，而无有处行少恶行，无所得故。如是不行、亦不遍行、不等近行，若如是行，诸佛说为菩萨乘者。无有少法而可行时，彼行菩萨地，安住无上清净陀罗尼故。

“无边庄严，我今当说陀罗尼句。由是句故，令诸菩萨得陀罗尼，而能开示无边法藏。应说此等住无诤地，以能摧破诸他论故，极寂静故，广演法故。此中何者是彼法门陀罗尼句？

“哆侄他若曳(一)　微若曳(二)　坞计(三)　乌迦(上)筏底(四)　阿(引)[口＋路]计(五)　阿(引)[口＋路]迦(上)筏底(六)　钵啰(二合上)陛(七)　钵啰(二合上)婆(上)筏底(八)　娜唎设儜(尼顶切九)　你娜唎设昙筏底(十)　遏替(十一)　遏他筏底(十二)　戍闼儜(十三)　鞞戍闼儜(十四)　钵唎戍闼儜(十五)　吃唎(二合)耶(十六上声)　吃唎(二合)耶筏底(十七)　嗢哆啰尼(上声十八)　珊哆啰尼(上声十九)　摩诃毗社曳(二十)　么诃毗社耶筏底(二十一)　阿怒珊地(上二十二)　阿钵啰(上二合)底珊地(上二十三)　庾伽(上)磨[阿-可＋欠]奈陀(上二十四)　悉地(二十五)　悉驮遏揥(二合二十六)　悉陀(上)遏他(上)筏底(二十七)　么底(二十八)　么底钵啰(二鞞合二十九)　嗢哆唎(三十)　嗢哆啰筏底(三十一)　弭磨唎(三十二)　弥磨啰怒散地(三十三)　萨嚟(三十四)　萨啰筏底(三十五)　萨啰(引)怒伽底(三十六)　娑冥(上三十七)　娑么噫婆(上)弭伽底(三十八)　羯底(三十九)　阿你伽底(四十)　阿钵啰(上二合)底你筏底(四十一)　弥势晒(四十二)　弥势晒筏底(四十三)　阿(上)磨醯你(四十四)　你磨醯你(四十五)　钵啰(二合)磨醯你(四十六)　邬(引)荷邬哆啰咛(四十七)　么啰钵娜曳(四十八)　阿(上)势铩(去四十九)　阿怒跛势铩(五十)　阿怒伽迷(五十一)　阿钵啰(二合)底伽迷(五十二　)阿伽(上声呼)帝(五十三)　阿娜伽(上声呼)底(五十四)　伽底弭戍驮你(五十五)　钵唎戍第(五十六)　姜(去)竭差(初假切二合)掣(尺曳切)娜你夜帝(五十七)　么底钵啰(二合)避帝(五十八)　么底毗戍驮你(五十九)　三缦多(引)怒羯帝(六十)　三缦多钵唎缚(房可切)嚟(六十一)　三缦多毗戍驮(六十二)　你阿怒跛仡啰(二合)呬(六十三)　阿你仡啰(二合)呬帝(六十四)　呬那(引)啰梯(二合六十五)　阿啰他(二合)毗戍地钵啰冥(六十六)　奚都你地珊宁钵啰(二合)避底(六十七)　钵啰(二合)避多筏底(六十八)　毗你设者(二合)曳(六十九)　避你设者(二合)耶(引)怒羯帝(七十)　阿难多啰揥(七十

一)　阿难多苾仡啰(二合)奚(七十二)　么社毗戍地(七十三)　阿怒竭啰奚(七十四)　钵啰(二合)竭啰荷毗戍驮你(七十五)　阿地耶(二合引)多么(二合)毗竭帝(七十六)　么呬啰驮(二合)毗戍驮你(七十七)　苾地耶(二合引)怒竭底(七十八)　苾地耶(二合引)怒散地(七十九)　钵唎戍驮你(八十)

“无边庄严，此是陀罗尼标释之句。诸菩萨等由是句故，而能随念无量如来所有法藏，亦能为诸有情开示演说住无诤地；复能随入一切义句理趣善巧，善能了知无量广大差别智觉，随其所愿皆得圆满。”

大宝积经卷第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第二无边庄严会无上陀罗尼品第一之二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菩萨言：“我当说彼陀罗尼门理趣差别智慧善巧，令诸菩萨得陀罗尼善巧方便。由证此故，当能了知随法秘密善巧理趣。云何了知？无边庄严，于眼所见色陀罗尼，乃至意所知法陀罗尼门。无边庄严，云何六内诸法所取外法陀罗尼门？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眼见色已，而由不可映夺智力，及念善巧不迷忘故，了知遍持色是无常、生灭不住、皆尽离灭。由此复能于内眼界，而不执著我及非我，善巧安住眼处清净。于色攀缘不摄受故，而能清净陀罗尼门，善能观见尽厌离灭则无戏论。由不戏论总持善巧，住无妄念无有积集，所行道中而能舍离眼与眼识及所知法，无有分别。由如实见得清净故，亦能随念诸法如幻。于能所识，清净善巧得总持时，善能摄取不共世间广大智蕴。如是略说，乃至意所知法陀罗尼门。菩萨以意了知法已，而由不可映夺智力，及念善巧不迷忘故，而能总持诸法无常、生灭不住、尽厌离灭。于内意处安住总持，亦不执著我及非我。善于内住意识地者，随能妙观总持善巧，次善安住意处清净，于外法处不摄受故，能得清净陀罗尼门。由内外法及余结使不相应故，能随观见尽厌离灭不作戏论。由不戏论总持善巧，住无妄念无有积集，趣行之道而能舍离。意及意识并所知法，无有戏论不起分别。以如实见得清净故，而能随念诸法如幻，亦能总持于识所识清净善巧，而能摄取不共世间殊胜福慧。又能如是，于去来今及诸内外一切法中，由随义觉，摄取方便善巧智力，不于少法起无因见，而不于因起于缘见，亦不于缘而起因见，了一切法各不相应，如实随入诸法本性。此一切法本性清净，展转寂静。若一切法展转依持随种类持，由于遍持共相应故得安住者，应知彼法不由依持共相应故而得安住，不生不起而不流转，亦非言说之所能得。彼所有义一切诸法，

各不同分，非共相应，非不相应。以一切法无有作者令作者故，无有寿者，无有众生，无补特伽罗。此说法句，非如其实，非不如实。一切诸法不摄受故，同于涅槃，无有执著，断于执著，远离执著。

“无边庄严，此是诸菩萨演说陀罗尼差别善巧。如内外法，于一切法应当了知。如是说时，彼诸菩萨舍离内句，亦不取外，及能观察无有始终，乘生死轮堕在世间，入无明室，处无明[糓-禾＋卵]，周遍流转。彼虽如是生死轮转，于中亦无生死可得，亦无真实生死之轮。虽复随顺生死轮转，堕在世间于中可得。然诸众生不能了知此诸法故，于生死中游行驰走，周遍驰走，又不能了虚妄颠倒，于非众生起众生想。若众生想所系缚者，彼于诸法不能了知，随入破坏极破坏法，为虚空执之所执著。”

佛告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于此法中能解了者，速疾获得智慧光明，随证法门，辩才清净，修习忍辱；而能精勤起大慈悲，志无懈倦；善能安住秘密言词演说方便，亦能了知一切诸法异名差别最胜语言，随所忆念往昔住处能善赞说，无少相违，令诸众生住无诤论；能坏一切外道诸论，为破众生诸黑闇故；宣说法时，而为十方无量世界诸佛如来之所称叹，放法光明，作不思议法之施主；善能开示诸佛法藏，无有迷惑；及能摄取殊胜大愿，如其所愿皆令满足，得不思议方便善巧，令诸众生意乐开发；及能示现前后际因，亦能示现去来方便。

“无边庄严，是中菩萨于能发起三摩地门，应勤修习；既修习已，而能证入陀罗尼门；于陀罗尼门得自在已，于诸秘密广大异名，而能演说；及能入于异名之智，能随顺入甚深理趣，善能了知言说示现，令无少处而生疑惑，不由他教住于忍地。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能善发起勇猛精进，为欲哀愍诸众生故，求诸法智证入通达；无有余乘而不成就，得佛大智，超过一切世间之智，究竟清净，一切智智未足为难。

“无边庄严，于此演说陀罗尼门甚深方便法品之中所有诸法，为欲摄取诸菩萨故开示发起。我今当说，令诸菩萨普遍开悟，善能摄取秘密言教，凡有所作皆能了知一切语言音声之义，复能证入差别觉慧善巧之智。何者是彼所有之法？

“无边庄严，是诸菩萨具净尸罗，安住实谛加持之力，则能增长布施方便，求无我所、无摄受法修习方便，证一切法真实理趣，得不退法及善安住不退转地，速疾具足无碍辩才智慧，增广犹如大海。

“无边庄严，当于后时，无有余人颇能恭敬受持此法，唯除菩萨希求甚深如实法者，为欲开示如来法藏希求乐欲增上心者，调善意乐正思惟者。彼等于此甚深法中，精勤修学入此理趣，则能了知异名演说，亦能了知一切诸法自性本性。

“无边庄严，假使如来以种种名演说诸法，然于诸法本性自性亦不相违。如来开示诸法本性不相违法，说一切法无所造作；凡所演

说，无有所说及能说者。

“无边庄严，如来已得演说善巧胜波罗蜜。如来亦无少法可得，亦无随得，亦不遍得。如来不为少法安住故，不舍离故，不为生故，而能说法；亦不为得少分法故，亦非不得故。如来行无所得，如来不行、亦非不行，亦不应说诸佛如来行如实行。何以故？无有少法说名如来。此是如来住如是住，行如是行。若彼如来以名字故名如来者，如来与名非异、非不异。非异、非不异故，不应说言如来若来若去。如来非戏论者，超过戏论，亦无超过。如来无有超过，超过亦无如来。如是如来与如来性，非即非离，不虚妄性、不变异性，亦复如是。如是称扬如来体性，无有少法开示演说，亦无示现。如来证得一切诸法如实本性，然一切法所有本性不可宣说，一切诸法无所有故。如是如来说一切法，无有所作，亦无变异，不生不灭，不出不离。一切诸法究竟清净故，非得、非遍得。于一切法无有所得，无所得故无有可证，如是无有少法可得。若法可得，于诸法中应有受者；既无受者，是故当知一切诸法由不生故无有得者，如来名号亦由圣教假名施设。如是言说性清净故，圣者于中不得少法。然于圣者，亦无有法及与非法，亦无有法名为圣者及非圣者，无有少法与彼相应或当相应。于此如来所有演说，皆应了知，亦复不应随俗而转。如来能说法及非法，亦不建立有法、非法。如来能说善不善法，亦不建立有善不善。如来能说一切诸法，亦不建立有一切法。如来能说法无表示，亦不建立有无表示。

“无边庄严，如来所说此甚深法，无净业者不能了知。若有乐求无上菩提，于生死中求解脱者，应当觉了诸佛如来所演说法。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于此法中能解了者，应无犹豫，不取不舍，亦不见有少法生灭。无有戏论，非无戏论，则能演说此真实法。于此演说真实法中，亦不执著。

“无边庄严，譬如须弥山王，与诸福德善根众生所用宫殿作依止处，众生于彼而受欢乐。如是，如是，作善根者诸菩萨等，于此法宝积集教中而能听受；由此法宝，菩萨能得一切智智。

“无边庄严，此契经法，能随顺入无上法智，为欲开示如来法藏陀罗尼故。如是流布此陀罗尼，能摄一切所有广大真实之法。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皆悉从此无边陀罗尼门之所流出。此陀罗尼，为欲清净一切法门。是故如来开示演说此陀罗尼，能摄一切契经等法，不成不坏，无初中后。此陀罗尼，如来护念，遍于十方诸佛世界，能作无量无边佛事。

“无边庄严，于此最初陀罗尼品、说义品、理趣品中，而能摄受一切诸法。

“无边庄严，彼中诸菩萨等，欲随觉了此教法者，欲流注法令不断者，欲入诸法无住印者，欲随觉了无有障碍秘密门者，欲随发起趣向加行大精进者，欲随觉了诸法性相说此法者，应当受持诸佛如来所

演言教，既受持已，随应了知一切所有秘密言词。欲随趣入总相演说文字智者，欲随觉了演说诸法差别理趣者，欲随忆念一切诸法简择智者，为欲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故，施设胜义，善随机根授与众生令得利益。若称扬法，若流传法，若演说法，以资粮心哀愍利益，求佛之智，不于少法而生执著。由不执著无有所取，亦不观察无二法智，亦不示现内智、外智，不于少法而生厌足，亦不应以下劣精进希求上智。勤修一切甚深之法，所有难问随义而说，应住自利及以利他，应善观察自他之想，入一切法皆悉无我。我清净已，随入一切诸法清净，爱乐开示演说言教，若问不问乃至少法不生悭吝。菩萨应作如是四无量心：我为利益诸众生故，随与胜施最上之施，所谓无上法宝之藏；我今当令一切众生与不可说法宝相应；假令众生作诸重恶，终不于彼生悭法心，离诸悭惜，能为舍施，为法施主；我今当作如来之事、一切智事，令诸众生舍离重担，于大瀑流当以法船运度群品，能令众生得于一切安乐资具。菩萨当以如是悲心发生觉慧，速疾证于殊胜之法。于此契经陀罗尼门，演说诸法差别总持，当得成就舍离生死；不为他论之所摄受，能破一切外道诸论，降伏魔军。为欲灭坏诤论法故，应如是住。

“无边庄严，此陀罗尼门一切如来之所摄受，善作忆念。譬如后身菩萨，住于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中，兜率陀宫一切诸天承事供养，一切众生咸生爱乐，成熟善根，摄诸胜福；余有一生，施戒福蕴具足清净，成就一切殊胜智蕴，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所不能及，而能映蔽一切有情所有善根，亦为一切诸有情等恭敬赞叹，现前获得一切智智。若彼菩萨从兜率宫下阎浮时，即于中国无怖畏地最胜妙处，在大城内一切众生众会之中，降生出现，为诸众生瞻仰礼拜，供养恭敬。此陀罗尼契经之门，亦复如是，入于一切诸法之中而得安住。一切诸法皆从此生，亦从此灭。菩萨于此得安住已，成熟增长，于一切法而得安住。一切法中而得自在为其主故，菩萨最后受身生于人中，以无观视一切法印三摩地力，普遍观察一切有情，及遍观察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由得法陀罗尼醍醐之味，以广大心善住广大智慧境界，终不贪爱一切欲乐玩好资具，亦不希求一切染法端严相续。由住彼空三摩地觉，能善观察一切诸法，随得无相方便善巧，而于一切无所执著；能善了知一切三界有为之法，无非过患，安可贪著，应求出离，速得寂静极寂静界，及胜解脱、胜出离界。然于彼识不住不著，观察生灭积集散坏，于诸有情起大慈悲。为成熟故生出离觉，以觉理趣随宜方便，能随顺入最胜智慧，随念一切有情善巧方便而得自在，随得诸法无有障碍陀罗尼善巧理趣，以善巧智简择观察一切有情，及善观察不思议法决定理趣。虽复少年端严美丽，于诸欲境曾不爱乐，舍离所有一切资财、珍玩、众具、亲戚、眷属，思惟观察，以厌离心希求寂静，从家出已趣于非家。既出家已，而能成就不思议觉甚深方便，随所作业积集资粮，趣向无上菩

提道场，随愿庄严获得无上陀罗尼印甚深方便最胜尊顶。由是清净陀罗尼门善巧理趣，得一切法自然之智，及无障碍一切智智遍持善巧。彼既得于一切智智陀罗尼门，随得决定一切智智善清净已，安住无上一切智智，加持之力能转无上清净法轮，亦能随得一切法智巧妙言词诸法。譬如盛日光明照曜，如是法声光明遍示一切天人之类。

“无边庄严，菩萨住于一切智智陀罗尼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陀罗尼门句义差别，诸余菩萨所不能知。若一生补处菩萨坐于道场，以清净觉无师自悟，此陀罗尼而得现前。亦犹菩萨为菩提故，无量劫中积集善根，于其长夜久修梵行，得深法忍，哀愍一切诸众生故，大慈悲心方得现前。

“无边庄严，菩萨由是陀罗尼故，坐于道场，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于汝不可示说。汝得菩萨智慧现前，能证彼法。当于尔时，诸菩萨等自应解了。尔时菩萨得无边门、无量门、因门、无譬喻门，悉皆现前。而得门者不可宣说，超过世间，不共一切天、人、魔、梵及诸沙门、婆罗门等，逮得最上清净之法，一切智智及自然智。菩萨由是能入清净自然之智，能转无上清净法轮，渐次为于无量众生，摄取无上一切智智。于诸法门及涅槃门得清净故，开示演说无量种种善巧理趣，而能发生持蕴善巧，亦能示现持蕴清净善巧之智；界、处缘起，亦复如是。又令众生发生趣入圣谛法门，亦能示现圣谛清净善巧之智。又能发生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差别善巧，亦能示现菩提分法清净之智。而能发起持奢摩他、毗钵舍那善巧之智，亦能示现持奢摩他、毗钵舍那清净善巧。又能发起持三摩地、三摩钵底善巧之智，亦能示现禅三摩地、三摩钵底清净善巧。又能发起持无迷惑、功不唐捐善巧之智，亦能示现持无迷惑、功不唐捐清净智慧。又能发起持厌离尽、无生之智。亦能示现持厌离尽、无生清净善巧之智。又能发起持明解脱善巧之智，亦能示现持明解脱清净善巧。而能演说大涅槃门，亦能住持一切句义，舍离清净善巧方便，于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世出世法，以无量名表示宣说。法门清净故，为诸众生开示无上决定之法，及持清净微妙智因。

“无边庄严，如来说此大陀罗尼遍持方便，为一切智陀罗尼善巧之力，得安住故，随诸众生一切本愿，示如是行；令入随觉理趣差别，善能开示陀罗尼威力无上法藏，而能流注降洒法雨，润洽一切枯槁有情，施以妙法咸令满足。汝等应当随如来学，于此甚深决定之法，不应违逆。汝等于此一切智智大陀罗尼，不久当得遍持自在住陀罗尼。为诸众生，当作如是无量义利，如我今者。汝等当以无量异名开示演说此陀罗尼，决定诸法甚深智慧。

“无边庄严，此中应当希求胜解，不应舍离菩提资粮。云何应当希求胜解？谓诸菩萨，应当解了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动不住、不来不去、自性空寂。于彼空性亦不执著，何况于相起执著想？彼空性中无有相想。若彼空中无有相者能入，如来说有为空，无我、我所、一

切我人众生寿者。如是空性非染著非不染著、非污非不污、非迷惑非不迷惑、非爱非不爱，不住于空，亦不遍住，亦不建立。若空厌离，彼即寂灭无有分别，无遍分别，无胜分别，无普分别，无有功用，乃至无有少法可取，自性清净。彼即诸法本性自性，一切有为本性皆空，乃至一切善不善法、有为无为、世出世间亦复如是。菩萨摄受如是胜解，得入解脱、解脱智见，及能摄受普净无垢解脱之处菩提资粮。云何名为菩提资粮？谓戒清净、智慧清净、三昧清净、解脱清净、解脱智见清净、施波罗蜜清净、戒波罗蜜清净、忍波罗蜜清净、精进波罗蜜清净、禅波罗蜜清净、慧波罗蜜清净。若彼清净即普清净，若普清净即无垢法门。性净之心，光明照耀无有烦恼。彼心常住本性空寂，亦无照曜。客随烦恼三种染污，彼皆不实，空无所有。如是心性，不与烦恼、清净相应。何以故？是心无二，亦无二分，本性清净。若能如是了知心性，非烦恼染之所染污，非内非外，不在中间，皆不可得，唯除妄想因缘和合。虽有心生亦不可见，十方推求了不可得，亦无有心能见于心。如是攀缘非心和合，心亦不与攀缘和合；亦非因缘与心相应，心亦不与因缘相应。唯由心故，彼一切法与心相应。凡所有法，与心相应非互相知，亦不可见，何况诸法非心相应？以第一义思惟观察，无有少物可相应者及不相应。何以故？无有少法与少法相应及不相应。一切诸法自性寂静，自性亦不与少物相应及不相应。一切诸法所有自性即是本性，若是本性彼无自性。汝今当知，若以言说得一切法本性自性，无有是处。于诸法中无有少法名为诸法本性自性，一切诸法本性皆空，一切诸法自性无性。若空无性，彼则一相所谓无相，以无相故彼得清净。若空无性，彼即不可以相表示；如空无性不可以相表示，乃至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是空无性非染非净，然是一切诸法本性。若是一切诸法本性，非由染净之所建立，无住无起。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一切诸法，无住无起，无所建立，本性清净。云何众生于中迷惑？此由世间乘虚妄轮，为虚妄轮之所迷惑。所言乘者，亦无有乘，亦非无乘，而此世间乘虚空轮，为虚空轮之所系缚，然虚空轮亦无所有。此诸众生，为大愚痴之所迷惑，而于其中无有愚痴，亦无迷惑。

“无边庄严，汝观众生以愚痴故，于此法中不能了知，住于诤论。

“无边庄严，住诤论者即为非住。然诸世间，以迷惑故，不能了知彼即清净。若不住者即名为住，是则不住清净善根。

“无边庄严，如是如来秘密法门难解难入，唯除汝等能于长夜修行善法而得了知。

“无边庄严，如来尝说住诤论者则为非住。云何为住？所谓不善。然不善者是无所有，若有于此无所有中，不能了知住与不住无有别异，是则名为住于诤论。若复有住清净善根则不名住，若不住者无

有过失，无过失故则能了知。如是法门若不清净，无有是处。若诸众生无有智慧，为大烦恼之所覆蔽。无智慧故，假使少有明了顺说，尚不能解，何况秘密非随顺说？若不住者是则清净。云何不住？谓不住善法及出离界。何以故？无出离界及界施设。于涅槃界若不住者，名得涅槃。此涅槃名但假施设，如是涅槃无有所得，亦复无有得涅槃者。若有得者，则应灭后更有如来；若无得者，则应灭后无有如来。若灭度后，言有如来及无如来，俱不可说；此不可说亦是如来假施设句。有诸众生，于甚深法不勤修行而生疑惑：若有说言如来有色，灭度之后应有如来；若有说言如来无色，灭度之后应无如来；乃至灭后非有如来、非无如来，亦复如是。若法不生不灭，彼法灭后，不应说有说无；如是如来不生不灭，彼亦灭后，不应说有说无。乃至边、无边等，如来说彼俱不可说。若说有边则无有中，若说有中则无有边，所言中者非有非无。若复于中实有实无，是则便与缘起相违。若复有法非从缘起，及非缘起，彼法不灭，若有若无俱不相违。所有一切从缘起法，及缘起法，此无中边非有非无。若非有无，云何可说？

“无边庄严，如来以大方便安住彼中，为诸众生破无明[穀-禾＋卵]，开示演说不违缘起。一切诸法皆入缘起，若入缘起，是则无有中边之说。若离言说，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无所有法、无有边法说名中道。以于方便说有觉慧能持诸法，然持法者亦不可得；不可得故，无有言说。

“无边庄严，汝等智者应如是知，一切诸法真实之相，不来不去，无分无断，不一性，不异性，到一切法第一彼岸，无有少法不到彼岸。到彼岸者即是涅槃，一切诸法悉涅槃相。是故当知不可宣说，唯除世俗说为中道。如是中道，彼即趣向大涅槃路，亦无涅槃是彼所趣。若有涅槃是彼所趣，而于诸法应有去来。一切诸法性皆平等，是故涅槃名无所趣。

“无边庄严，此名中道。然此中道即非中道。何以故？无增无减故，无边无取故。法若无边，云何有边？谓无处所是无边法。凡夫众生，于无处所执为边处，见边处故不得解脱，以于真实无处所故。

“无边庄严，汝观如来以善方便决定觉慧，乃能演说如是中道。

“无边庄严，诸佛如来于一切法无有疑惑，无忘失念。诸佛世尊心常在定，得三摩地无碍自在，常善观察，安住最胜三摩呬多，而说语言。无量知见不住非处，说清净法，说究竟法，说寂静法，如来所说无有遗余。

“无边庄严，如有宝珠，名种种色在大海中，虽有无量众多駃流入于大海，以珠火力令水销灭而不盈溢。如是如来应正等觉证菩提已，由智火力能令众生烦恼销灭，亦复如是。

“无边庄严，若复有人于日日中，称说如来名号功德。是诸众生能离黑闇，渐次当得烧诸烦恼。如是称念南无佛者，语业不空。如是语业，名执大炬能烧烦恼。若复有人，得闻如来及佛名号，离诸黑

闇，与彼众生为涅槃因。

“无边庄严，我为信于如来众生，及诸众生烦恼灭故，降澍法雨。

“无边庄严，如来所说是法真实。以真实故，无有少法开示演说，而于是法无实无虚。

“无边庄严，如来是实语者，住真实法，能演说此陀罗尼门。

“无边庄严，此真实法谁当能了？唯除菩萨如实见者，具足见者，作善业者。于甚深法，余无能了。

“无边庄严，于此义中应当随顺。自于此法，系念现前；不信乐余，从他生智。为欲利益安乐众生，于此法中应生随顺。若于此中生随顺忍，是则不住不随顺中。

“无边庄严，无闻众生无随顺忍，于此法教不能了知。或复有余异见所行乘异路者，趣恶道者，不作善者，亲近诸余行异行者，彼等不能入此法门。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若有说此无障碍藏法光明时，所有一切无闻众生，未善调伏凡夫心故，无有威仪，由此远离如是法教。若有众生能修习身于此法中，假使无有能随顺忍，尚不远离，何况有能生无漏忍，无有执著，于此众会能转无障无碍法轮！何以故？此等皆住无障碍地。

“无边庄严，我为成就善根众生，及为如来加持众生，于无碍法见清净故，亦欲利益哀愍一切故，演说此陀罗尼门。

“无边庄严，若有于此法门能悟入者，应知彼已住菩萨地，能速疾证无生法忍，不久当得授菩提记。

“无边庄严，汝等于此甚深法门，应生胜解。

“无边庄严，汝今当知如是法门，无执著者，无得忍者，以之为地。若有供养往昔诸佛，能于长夜勤心修习，善身威仪，善护语业，善调伏心，平等智慧随忆念者，心无所住，于此法中善受持者，不顾身命，彼人则能流传此经。当于后时，若有众生于此法中为听闻故，勤修习者尚难可得，何况有能书写、受持、读诵、通利、开示流布、为他广说？是人不久获得清净陀罗尼门，速疾逮得清净智慧，当能入于一切智智。

“无边庄严，汝观如来，为诸菩萨得一切智智故，开示演说如是法藏。然于其中，无有少法而不演说。如是所说，无说而说，能生清净，及能开示清净法门，一切诸法等虚空相。云何为等？以一切法与虚空等，而是虚空非等不等，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空无边，诸法亦尔，一切诸法边不可得，不可得故无有边际，无边际故说为无边。若能于中如是住者，是即名为住如来法，住如来法则无所说。若无所说，于一切法以假名相随应了知，不应于中而起执著。若不执著即不堕边，若不堕边则不堕中。若堕于边则堕于中，是故应当离于中、边。若离中、边即离一切，若离一切则无所说。由此获得清净智慧，

于一切法无所取著，无有所取及能取者。何以故？诸法无我，我无所得故，我性自性无所有故。

“如是，如是，无边庄严，如佛所说诸行无常，如是演说无变异义、不相应义。如佛所说诸有苦义，如是演说涅槃义、厌离义。如佛所说涅槃寂静，如是演说一切有为皆舍离义。或无常故，或诸苦故，或无我故，或涅槃故，如是等门，此是如来之所演说，此亦开示一切诸法本性自性。

“无边庄严，如来以种种名，以种种门、种种语言，演说诸法。如来亦不异于诸法，本性施设，非一性，非异性。一切诸法非一非异，不可见故。速疾证入虚空自性，趣一切法无所有相。

“无边庄严，此陀罗尼门，为诸菩萨本性清净，自性调伏，是故发起。言调伏者，为欲调伏贪瞋痴故，调无明故，及令趣入如是平等。以贪瞋痴能调伏者，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即是调伏。

“无边庄严，或贪瞋痴，如理推求，亦不可得。以贪瞋痴空无所有，虚空不实，诳惑愚夫，无所安住，彼亦如是，无有住处，亦不可得。是贪瞋痴，从于彼生即于彼灭，本性空寂应如是知。云何应知？如其不生，彼则不实，亦不颠倒。是贪瞋痴皆以无明黑闇为首，从彼所生，由彼所生，一切皆悉虚妄不实。是贪瞋痴本性清净，如是见者，能生清净不思议门，及能获得陀罗尼门。若有能于如是法中思惟观察，是名获得陀罗尼业及智慧业，是名平等了知之智，是名清净菩提资粮，是名精进不放逸地，是名调伏憍放逸地，是名不坏戒见威仪，是名清净身语意业，是名随顺无我智相，是名能断能灭离相，是名出生无量无边善巧方便。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于此信解出离法中，开示演说一切诸法本性自相，及能开示此诸法门，说一切法等虚空性，能说法者亦不可说，所为说者亦不可得。

“无边庄严，我今说此诸菩萨等悟入句门。若诸菩萨于此学已，能得甚深如海智慧，一切他论无能摧伏；随得一切智所趣行，善说法要不由他教，得不思议平等智慧；由智慧故无有所著，能演说此无名无相一切法门；能得邻近诸佛如来，一切智智及自然智所有名号，逮得一切名相清净；随证速疾普遍音声，得悦意声，得殊妙声，得清净声，为诸众生信受语言，亲近咨问；以决定慧能善巧答，所谓时语、如理语、利益语、柔软语、义决定语，以一义说，能令众生了知多义。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诸菩萨等，于此修行而能觉了诸佛菩提，能得如是无量功德，断诸爱、恚、忧恼、愚痴，能办所作得差别智，于一切处已善修学，获具足忍不退失法，意乐清净住于大愿，于诸众生善言问讯。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于此法中，已不勤修，今不勤修，当不勤修，于诸如来殊胜功德无有少分。

“无边庄严，若有菩萨于此法中，能勤修习，志求一切，如其所愿，如其所行，如所发趣，如所意乐，当满足者，少极少难，得极难得！若有于此甚深法中，能住能忍观察简择者，当得证于无尽神通大神通智，超过一切世间智、自然智、无边智、无量智。

“无边庄严，此出离法陀罗尼门，若有于此勤修学者，当得近于菩提道场，为诸众生安住发起大慈大悲，作诸佛事。”

大宝积经卷第六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第二无边庄严会出离陀罗尼品第二

尔时，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出离诸法陀罗尼门？”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出离一切文字印法，一切诸法悉入其中。云何名入？以平等故。一切诸法皆入平等，亦不见法入于平等，不可了知，不可得故。于一切法自性如实不分别时，一切诸法悉入其中，离于无作及有作故。由诸文字及以语业演说诸法，如是二种不如实故。性平等故，所有文字及以语业皆悉平等。于诸法中所有言说皆非如实，此是诸法如实句义。所有文字及以语业，此二皆无。以无有故，无有真实开示演说。所言文字及以语业无真实者，即是诸法无差别句、无增胜句、无建立句。此甚深法不可宣说！一切诸法皆非真实、非不真实。何以故？诸法本性，非以文字、语业宣说可见可得，一切诸法皆无本性。如是诸法，非作非不作，非等非不等，非寂静非不寂静。然于诸法，亦住寂静及不寂静。所言住者，亦无所住，亦不变异，亦复不住不变异法。何以故？法无住故，不入算数；非由算数建立言教，而能令法入于算数。一切文字、语业演说，皆不可得，不住于处及一切处。如是文字及以语业，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不住中边。一切文字及于语业，业非业故，非功用故，以于一切文字、语业自性空故，文字、语业亦复皆空；亦以文字、语业他性空故，他性亦空；乃至自他性空故，自他性亦空。自他空故，彼则寂静；若寂静者，彼则寂灭；若寂灭者，彼一切法即寂灭门。由彼彼门得说法名，若说文字，若说语业。彼一切门亦不可得，门清净故，无所有故。由彼彼门演说诸法，而于此门究竟清净，能平等入于一切法，如是厌离。云何厌离？谓贪本性。贪本性者，彼则清净；若清净者，彼则究竟；若究竟者，云何有贪？云何有说？

“无边庄严，如是略说，无有分别，无有戏论，法门清净陀罗尼门。入是门故，能破无明黑闇重障，能随忆念明法种性。于一切法，得入光明清净法眼陀罗尼门，及能证得文字差别、演说法门。由是门故，便得入于一切智智，及得近于诸佛如来，于诸法中得为勇健，能

破外道降伏魔军，令诸众生增长善根，入于如来秘密之法，随得法门陀罗尼门。由是法门，于十力中获大法光，速疾成就如来之力。

“无边庄严，诸佛如来，以十力为力，为无上力，超过一切世间之力，能于众中作师子吼。何等名为如来十力？

“无边庄严，如来于此，以无上上一切智智，于处非处，以处非处如实了知，此是如来第一之力。由此力故处大仙位，为诸众生演说正法，及能为转无上法轮。唯除如来，天人世间，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复次，如来以无分别一切智智，如实了知过去、未来、现在诸业，业摄取因、善与不善、无量行相，无著无碍，此是如来第二之力。复次，如来以无分别一切智智，无著无碍，能善了知一切有情无量诸行，此是如来第三之力。复次，如来以无上上一切智智，如实了知种种胜解、无量胜解、各各胜解所有分别及妄分别，此是如来第四之力。复次，如来能如实知无量界种种界、无量缘种种缘世间住处，此是如来第五之力。复次，如来能如实知若因若缘知见趣道，此是如来第六之力。复次，如来以于天眼无碍智见，及以无上一切智智，如实了知诸有情等生死之智，此是如来第七之力。复次，如来能如实知静虑、解脱、等持、等至，离染清净能出入智，此是如来第八之力。复次，如来宿住忆念作证明智如实了知，此是如来第九之力。复次，如来漏尽智证明智如实了知，此是如来第十之力。

“无边庄严，如是无量无上一切智力，以是智力悉成就故，为诸菩萨及诸众生于诸佛智得摄受故，于诸法智证清净故，开示演此无边法藏。”

佛复告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汝今当观如来所说，如是甚深！如是难了！一切智智力清净故，所有诸法说名如来及如来力，然于彼法亦不可见，亦不可说。

“无边庄严，所言力者，此是如来不可摧伏无上法门。于彼安住，开示演说此法理趣。由斯理趣建立力故，能演说此一切诸法无建立性。以之为力，如是诸力无生起性，无有自性离于自性。如是如来十力圆满，而能开示无量无边甚深之义。

“无边庄严，此是诸佛无上法门。住斯门已，便能演说如来十力，及能说此力清净门、普清净门。

“无边庄严，我当复为诸菩萨等，能于法门得清净故说陀罗尼。汝应听受！陀罗尼曰：

“怛侄他钵啰(二合)牟折宁(一)　儞牟折宁(二)　牟折宁(三)　毗钵啰(二合)闷折你(四)　阿折黎(五)　阿毗耶(二合引)咤你(六)　钵啰(二合)婆怒揭帝(七)　帝誓(八)　摩诃帝誓(九)　阿钵啰(二合)底耶(二合)末啰尼(十)　阿那(引)鞢啰尼(十一)　阿(引)鞢啰拏毗戍达你(十二)　你驮那钵啰(二合)吠设你(十三)　突啰阿你乞纵钵你(十四)　鞢虞(十五)　鞢虞萨嚩黎(十六)　萨嚩啰尾戍惮你(十七)　母达啰(二合

十八)　母达啰(二合)尾戍惮你(十九)　萨钵唎缚嚟(二十)　三漫多钵嚟嚩嚟(二十一)　阿揭啰(引二合)弩么底(二十二)　遏他(二合)娑惮你(二十三)　僧羯啰(二合)尼么掣惮你(二十四)　戍嚟(二十五)　戍啰寐唎曳(二合二十六)　阿(引)褐啰(二合)尼(二十七)　乌波那末底(二十八)　你那嚟(二合)设你(二十九)　三曼多波嚟普里也(二合)揭帝(三十)　驮罗(引)弩揭帝(三十一)　阿你迷设你(三十二)　阿伞你迷设你(三十三)　阤(引)啰尼揭帝(三十四)　你驮那钵唎戍惮你(三十五)　阿弩达啰毗婆枭你(三十六)　跋致孋(二合三十七)　跋达啰(二合)筏帝(三十八)　莫异(三十九)　莫企筏底(四十)　珊驮(引)啰尼(四十一)　乌筏驮(引)唎尼(四十二)　阿难多钵啰(二合)皤吠(四十三)　钵啰(二合)步(引)多钵唎嚩嚟(四十四)　设你(四十五)　钵唎(二合)些设你(四十六)　摩诃嚩迦(引)世(四十七)　阿迦(引)舍娑牟萨啰尼(四十八)　弭底弥啰迦啰尼(四十九)　萨婆若钵他(上)毗输达你(五十)　涅槃那钵他(上)珊那唎设你(五十一)　莎诃

“无边庄严，此是陀罗尼印法教法门，一切诸法悉入其中。若诸菩萨，于此法中如说修行，具胜辩才、差别智慧，能善了知最胜出离陀罗尼句。云何名为胜出离句？陀罗尼曰：

“娑(上)揭啰阿(上)钵演多(一)　苏迷(上)嚧啰怛那婆揭啰珊你折耶(二)　阿毗怛你(三)　阿三毗怛你(四)　阿卑鞢嚟(五)　拔折啰(二合)珊你(六)　涅陛设你(七)　阿乞刍(二合)毗你(八)　阿僧乞刍(二合)毗你(九)　阿乞沙(二合)耶(十)　阿避夜已(二合十一)　乞沙(二合)耶阿钵演帝(十二)　阿乞师(二合去)那乞沙演多萨姪里(二合)世(平十三)　阿钵唎乞沙(二合)曳(十四)阿毗乞疏(二合)避你(十五)　阿毗揭嚟(十六)　阿毗揭罗若那揭啰尼(十七)　莎诃

“无边庄严，此胜出离陀罗尼句。若有菩萨，于此法中精勤修习，则能增长智慧如海，能以大慈慰喻众生，言：‘我授汝广大法药，破灭汝等无明黑闇，拔除汝等无始无终生死烦恼、忧苦毒箭，亦令汝等爱缚当解，超度一切生死瀑流。’作大法光，使诸众生善根生长，能得究竟永拔济故。如是善人为善导首，能令入于一切智智，亦复不令有一众生从此无上大智退失；能以大慈普遍一切，令诸众生于未听受与义相应，寂灭厌离，无生智门，得无碍辩。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欲说法时，云何于此陀罗尼句，系念现前令法不断？谓诸菩萨处师子座，以无碍辩思惟如来无量功德，由于方便广大智慧，令善巧地极清净故。若诸众生，于听法所来云集时，当于彼所发生大悲，于诸众生起大慈心，以广大智决定理趣，如实开示令不增减。知诸众生意乐差别，以善分明决定语业及文字句，广为宣

说；由是说故，能令自身善根增长，以清净法摄受众生。如来能以无量譬喻，开示演说如是法聚陀罗尼门；汝等若能如是宣说无上正法，是则住于佛所作事，速疾圆满四无所畏。

“无边庄严，如是菩萨以大方便清净智慧，善能修习起神通业，所有诸法即能摄取广大智聚。此中何者起神通业？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住神足中，以如虚空无所依想，善能分析大种积聚。如来成就无碍智见、无边智见，以智见力于一切法得善巧智，能善决定无有少法而可了知，住无所得，住无等等，亦不与俱；住阿兰若，住无执著，住清净智，无有少法不知不见，远离黑闇无有障碍，善住无量无边智见。是故如来平等见觉，一切诸法如幻如梦，及能开示无名法想。是故我等应随佛学。如来智慧无有障碍，能善了知一切众生上中下根，令诸菩萨安住平等起神通业。由是成就神足现前，由是神足加持之力，于戒定慧及以解脱智见、净施法智善能安住。由此能得真实加持，摄受无量差别神变，于梵世间而得自在，处师子座击大法鼓，令诸众会皆悉欢喜，及为众生作大利益。

“无边庄严，譬如大铁轮围山王，以诸众生业增上力，于此世界围绕而住，不令众生嗅地狱香、闻地狱声、见于地狱。如是菩萨于此法中，善修学已，为诸众生，除灭一切有障碍法，授与一切无障碍法。如是菩萨，以金刚智摄受善巧，于此法教悟入甚深，住无所得甘露灌洒。云何名得甘露灌洒？谓烦恼魔、蕴魔、天魔所不能损，纵于死时虽有死魔，亦得自在不起死想。何以故？由彼正士，住于空性、无相、无愿，于一切法无所分别，不生不灭，不堕不起，不来不去不住，不染不净，亦不怯弱，无有障碍，无有所得，舍离憍慢其心谦下，内离迷惑善了于外，见闻觉知所不能摄，了知诸法皆悉平等，如实入于如来法中。以不虚妄，无有变异，安住真如，此即名为诸菩萨等所入般若波罗蜜门。于此住已，则能成就无边智慧。由是慧力，能使入于不思议智及诸如来秘密言说，于一切法能善了知，随觉无间、等菩提故。随觉无间不可思议，等于菩提不可思议；随觉无间无所分别，等于菩提无所分别。了知无间及菩提法，无所得故，彼亦不作无间差别，不作菩提平等之想。无间、菩提不作不坏，不集不散。于此义中能作业者，于此所说寂静法门，而不执著，亦不分别诸业果报，能善了知业果平等；以平等故不得业果，亦不分别，亦不执著。何以故？彼于烦恼及以业障，获得轻安，远离结因，于诸法门能得照曜，于此陀罗尼品能得光明。彼住如是清净门故，能于十方世界游化，具清净行无所住著，不为世法之所染污，于诸世间天人之中，堪为福田亲近供养。

“无边庄严，我说供养住第八地诸善男子功德无量，何况菩萨于如是法而修行者！若于菩提及以众生，众生之法乃至世间之法，无有所得，亦不分别及诸戏论，彼人则能了知此法，如说修行，能消世间广大供养，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修学此法，于诸供养，一切所有皆悉具足，离诸怖畏乃至能舍一切身命。彼于诸法无所摄受，而能摄受广大之法，处无畏座作师子吼，降伏外道及外道法，摧灭波旬及魔军众，能除众生一切覆障，当以法船渡诸众生，当示众生一切智道，当能安住一切众生于随顺道，当能令彼一切众生随顺圣谛不相违逆，当为众生开示一切菩提分法，当以法施慰喻众生，当令众生能得法喜。

“无边庄严，若有于此陀罗尼门能忍信受，则与得受菩提记人等无有异。彼既闻法，当于己身而自授记：‘如来法王施设此法，开此法藏，而能安立此陀罗尼印，及能建立此诸法门，摄受我等，是我等父，哀愍我者。’

“无边庄严，若有菩萨以胜意乐，能于我所起于父想，彼人当得入如来数如我无异。

“无边庄严，于此陀罗尼门法品之中，此是第二出离陀罗尼印，演说法藏。

清净陀罗尼品第三之一

尔时，世尊观察四方，作如是类种种神通；以神通力，令此众会诸菩萨等见于十方无量诸佛，及闻诸佛所说之法。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汝观如来，于一切法无有所作，无数离数及寂静数，能作如是自在神通。如来之力、无畏如是。

“无边庄严，如来之性，不一不异，非不一异，无所有故；非有非无，无有自性，非无自性。应如是知如来之性，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如是见者，亦复无有少法可见。若不可见，则无所有，亦无所取。

“无边庄严，如来之性，无少真实、少不真实。若少真实、少不真实，是则应言有如来性、无如来性。如来之性离有离无，亦不曾离。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自性本性，犹如虚空。如是法门，诸佛如来未出世时，所未曾说。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于此法中如是解者，则能发生无量辩才，于诸法中能为照曜，于佛无畏而作光明。

“无边庄严，言无畏者，谓得如来最上无畏，能于少法不摄受故，不增长故，不可得故，不遍得故，不随得故。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不增减、不遍增减。诸法自性本性常住，法界住性，法界定性。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住法定性，如是无有不可得故。一切诸法皆妄分别，不以业报而得成就。是故能入一切诸法无业报门，如是诸法无自性故，不如实故。诸业于果非生灭因，于灭趣道亦复非因。如

来但以世俗施设，说一切法有因非因，因自在故，无有因故。此是如来无畏之地，如来具足无量辩才故，能得入大无畏地。

“无边庄严，云何无畏？谓诸如来四无所畏。此四无畏，缘觉尚无，何况声闻及余世间！何等为四？一者唱言：‘我是如来应正等觉，一切知者，一切见者。或有一切天人世间，立论于我言，我不能觉了诸法，无有是处。由此能得最上无畏，于众会中正师子吼，我能演说无上甚深广大法教。’二者唱言：‘我是一切诸漏尽者。或有一切天人世间，立论于我诸漏不尽，无有是处。由此能得住于安乐，我开示此无量俱胝劫所积集无上法藏。’三者：‘我所宣说出离觉了，于彼修习正苦灭尽。或天世间立论于我，若苦尽道不出离者，无有是处。我不见此相，我不见此相时得安乐住，为诸众生示现此法种性，于众会中作师子吼。’四者：‘我所宣说诸障碍法。于此或有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众，立论于我，于彼习行无障碍者，无有是处。我不见此相时得增上安乐住，我于众中正师子吼，我能转此无上法轮，一切外道诸天世间所不能转。’

“无边庄严，此是如来四无所畏。此中菩萨勤修学时，速疾获得无畏之地，于人天中最为殊胜。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由善修习虚空相故，则能发生不可思议遍清净门。由是门故，于一切法最初了知，见一切法等虚空相，无二无别。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然于虚空亦不分别，亦不戏论，得义善巧，无少法界所从将来，亦不将去，亦不积集。乃能观察一切诸法，无有积集，不来不去。于一切法行无所行，燃大法炬，为诸众生作法照曜。

“无边庄严，汝观此法，能为菩萨几许利益？几许事业？谓佛十力、四无所畏，亦复无有少法可得，亦非不得。

“无边庄严，一切诸法等虚空相，为得义利、开示演说、业所依事及彼业因，于中亦无义利可得。

“无边庄严，此甚深法，一切世间之所难信。一切世间皆是灭坏虚妄建立，由是于此法毗奈耶不能信受，亦非世间能知世间，皆悉非法，以执著故，言有世间及安住处。假使乃至法想执著，亦无有法而可执著。由于非法起执著故，则与如来及所说法，共兴诤论。又不能了一切诸法自性本性，复与无生法等相违。是故于此甚深法教，不能解了。

“无边庄严，我为一切天人所信，如实语者，无诤论者。如来世尊息诤论故，舍离蕴故，开示演说如是法教，于中无蕴亦无蕴尽。

“无边庄严，一切有者，所谓一切善不善法，于中都无善不善法，善不善法皆悉寂静，善不善法各不相知，善不善法不相映蔽。以善不善执著因缘，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悉无记，以彼真实善不善法不可得故。若不可得则无有记。何以故？于中无因，无因可见。

“无边庄严，汝今当观一切诸法皆悉无记。若诸菩萨如是觉已，

于一切法无记言说，亦不可得。如是法门为诸菩萨，于不善法如实见故，得舍圆满于法不住。以无记门证入诸法，是无记门彼则非门。若非门者则不可得，若不可得彼则清净，此是诸菩萨所入陀罗尼清净法门。由是门故，得一切法光明照曜，于诸法中无有愚闇、迷惑、犹豫，及能获得无碍法智、慧眼清净。

“无边庄严，于此法中应生愿乐。云何愿乐？谓于诸法无所取故，无有执著。究竟离舍超过摄藏，无希求故。于善不善一切有为及世间法，不观待故。此是无上不放逸地，离攀缘地，于诸法中无有所住，不来不去，无所建立。此则说名慧眼清净究竟远离。无所取故，善能观察舍离一切自性本性，此名慧眼。言慧眼者，所谓尽灭厌离智性。如是智性，无生无作，本性寂静，亦复不与寂静相应，断相应故，亦复非断，亦非无断，无缺无减。此则名为清净慧眼无戏论道。由是慧眼得成就故，以大慈悲摄诸众生，令其发心住缘众生无尽妙行，及能觉了一切诸法，无有我、人、众生、寿者。彼若证得大菩提时，决定当能开示演说无上法藏，及能清净陀罗尼门，为诸众生种性教法不断尽故，应置法印。”

佛复告无边庄严菩萨摩诃萨言：“此陀罗尼清净法门，一切诸佛常所护念摄受开演。住于十方三世诸佛，亦皆宣说如是法门，为诸菩萨开示三世平等法性，由是能于三世诸法如实悟入此之法门，成就菩萨清净三世总持慧故。彼诸菩萨无有世想，于善不善了知无二，而能生长种种善根，身语意业悉皆清净，能遍清净无量法门，为得清净总持慧故；亦能开演无起作性清净法教，复能开示一切诸法毕竟空寂犹如虚空，又能示现广大慧光，而为开示清净智故；亦能开示一切诸法及与菩提如虚空性，而为示现一切智智道清净故；又能开示清净道法即是菩提，随其所愿得圆满故；能正了知演出实谛方便善巧，而能宣说无分别谛故；能善开示诸佛智慧，随顺觉了一切义故。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于此法中善修学者，能速清净菩提资粮，得住菩提无有远近，不与少法共相违背，亦不于此所说诸法而见远近，不以法及非法随见菩提，通达菩提绝诸显示；能以平等无显示义了知菩提，及观诸法寂静义时，不分别菩提，亦不见寂静、不寂静义，非寂静外见不寂静，无有少分能观见想，于一切处能清净见，亦无少有可能清净。此是诸菩萨清净智门，由此门故，而能随念诸佛如来无边法藏陀罗尼门；能遍了知诸有情类自性本性，为诸有情开示演说此诸法藏；能遍清净诸智慧业、诸所愿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等觉已，增上意乐终不退转；及能随念善清净愿，于一切法速得自在而能习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一切如来善巧法藏，皆现在前；及能示现无量无边大法光明，身常安住诸佛智境。

“无边庄严，此无量无边法门，谁之增语？

“无边庄严，无量无边者，谓一切法，地、水、火、风、虚空、识界，皆无量故；欲界、色界及无色界，诸有情界无有量故。然无少

分诸有情界可得了知，有情无故。如是，如是，此有情界不可得、不可了知，界无有故。是故诸法等涅槃界，趣入涅槃。一切诸法皆同趣入不可说处，于涅槃界无有少分而可说故。涅槃界中无有障碍，亦无盖覆障碍，盖覆永清净故。是故涅槃界清净最清净。是涅槃界，界亦非界，远离界故，无有界故，超过界故，然以似界方便显说。所言界者，安住非界及非非界，于言说中亦无有界，但以语言显说诸法。所有言说及能说者，皆不可得、不可了知，一切言说即非言说。如是一切言说，如虚空性等入虚空。由是地界不能言说，无能说力，乃至空界不能言说，无能说力。言识界者，由是但以语言显说诸法，而彼识界，界亦非界，不入诸界，不与界相应，非不相应，从虚空生，入于虚空。如是识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随其空分之所摄受，趣入虚空，不可施设，不可睹见。若不可施设，彼无所作，余缘相应说有识界。此是菩萨之所入门，一切诸法本性自性，犹如虚空。以依法界开示演说，而亦无有诸法之界，界非界故。一切诸法犹如虚空，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虚空。量难得故，显一切法皆虚空性；诸法本性如虚空故，但以语言开示演说。

“无边庄严，汝观如来智所演说，尔所清净。彼无法可生，亦无法授与。如是清净法教，是诸菩萨不颠倒智。是故汝等，应当愿乐不由他缘智，得无分别、不增分别，及能清净不可言说理趣法门，由一切法智清净故。”

佛告无边庄严：“诸飞鸟类，于何所行？”

无边庄严白佛言：“世尊，行于虚空。”

佛复问言：“虚空，复何所行？”

答言：“世尊，如是虚空，无有所行。”

佛言：“如是，如是，一切诸法犹如虚空，无有所行。行无所行法不可得，是故诸法无有所行，亦复不行。诸法本性无有可行，及无可说。而此法门为诸菩萨得虚空智清净故转，此是无边光明法门，普遍照耀无量无边犹如虚空，彼之光明普遍照耀亦不可见。菩萨得是门已，能遍观察十方世界，及能随见一切世间。

“无边庄严，此是菩萨智所知地、通达智地，而非一切他论者地，彼不能说故。此法理趣是不可说法印，语言显示不可得故。是故一切诸法不印，亦不增印；了知不印，修习善巧故，以虚空印印一切法，以无相印能示现彼虚空无相、无有为相、无语言相，以空无故说此虚空。所言虚空，彼无实体故说为空。以真胜义，应知诸法无，言彼岸。

“无边庄严，我于此中，当说陀罗尼印能清净句、为虚空句。智清净故，如空无句，无句清净，如是应当了无诸句。其句云何？”即说咒曰：

“毗筏嚓(一)　毗筏啰(引)弩娑咽谛(二)　钵啰(引二合)弩你(三)

你珊那(上)尾筏啰尼(上四)　阿毗夜(二合)筏伽(引)赊珊奈设你(五)　钵啰(二合)皤(去)嚟(六)　钵啰(二合)皤(去)啰弭输达你(七)　涅毗羯鞞(八)　阿(引)迦(去)赊三摩筏娑啰尼(上九)　你省(上)霓(十)　省(上)伽(上)波揭底(十一)　省(上去)伽(去)毗(去)折你(十二)　阿(引)娜(上)驮你(十三)　阿(引)驮(去)曩毗揭帝(十四)　姜(去)乞沙(二合)掣(去)那钵唎羯么(十五)　遏掣(去)泥(十六)　阿弩钵掣泥(十七)　阿三(去声)冥(十八)　阿娑么娑迷(上十九)　地毗耶(二合)若曩阿(引)呵啰宁(二十)　钵啰(二合)攘斫刍毗输驮你(二十一)　设黎耶(二合引)播那耶你(二十二)　地孕(二合)祇乌怛啰尼(二十三)　阿喻鸡(二十四)　阿毗喻鸡(二十五)　阿三钵啰(二合)喻鸡(二十六)　阿毗钵啰(二合)喻鸡(二十七)　阿纥啰(二合)钵驮涅贺嚟(二十八)　涅提赊钵驮毗输达你(二十九)　阿底多(引)那揭多钵啰(二合)底逾(二合)般那毗输达你(三十)　讫唎(二合)多钵唎(二合)羯么毗你谛(三十一)　曩多(引)啰他(二合)弩揭谛(三十二)　阿僧羯啰(二合)冥(三十三)　阿讫啰钵驮毗输达你(三十四)　钵驮钵啰(二合)陛驮攘那毗输达你(三十五)　涅皤斯(三十六)　阿(去)皤婆毗输达你(三十七)　三漫多奈赊地赊毗耶(二合)筏卢羯宁(三十八)　弭啰(引)疟(上)钵驮涅诃嚟(三十九)　钵啰(二合)若弭输地(四十)　鸣(上)皤(去)娑阿钵啰(二合)冥迦啰尼(四十一)　阿矩罗波(二合)达摩奈唎设那弭输达你(四十二)　步多(去)遏啰他(二合)珊奈唎设你(四十三)　阿怒耄驮遏他(二合)弭输诞你(四十四)　娑竭啰质多弩钵啰吠世(四十五)　谜嚧钵唎僧萨他(二合引)宁(四十六)　啰湿弭(二合)钵啰(二合)多钵你(四十七)　萨婆路迦(引)地钵帝耶攘囊尾输诞你(四十八)　阿钵啰(二合)底褐多(四十九)　阿僧伽攘那奈唎(二合)设宁(五十)”

佛言：“无边庄严，此诸陀罗尼印能清净句，演说虚空分段之句，无有分段，遍无分段。无分段故于中无句，无句清净。由一切法句清净故，为彼发趣住大乘者，希求甚深清净法者，由如来力所加持故，此诸咒句而得流布。

“无边庄严，若善男子爱乐现证大菩提者，欲为众生作利益者，于此咒句虽未曾闻而能悟解。若有非人或净居天，持此咒句当授与彼。若有发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诸天子等，亦持此咒而授与之。”即说咒曰：

“乌波僧荷嚟(一)　娑荷嚟(二)　纥唎(二合三)　室唎(二合)地唎(二合)底弭输诞你(四)　羯量曩遏他(二合)涅弟闪钵啰(二合)底皤底(五)　质多末弩弭攘那弭输诞你(六)　阿(引)地耶(二合)怛么(二合)么呬遏驮钵唎输诞你(七)　揭底臬蜜里(二合)底末底(八)　阿(引)褐啰你岌多(九)　岌多钵底(十)　萨嚟(十一)　萨啰筏底(十二)”

佛言："无边庄严，有诸天神住雪山中。彼等天神，若如来力之所加持，而能授与诸说法者法之光明。"即说咒曰：

"末底弭输诞你(一)　苏育多寐唎曳(二合二)　阿竭啰(二引)呬多钵驮涅荷唎(三)　阿枳逻(引)臬你(四)　阿弭逻臬你(五)　郁他(引)曩三半宁(六)　弭你多三么(引)那钵底(七)　末底阿揭罗(二合)怒蘖谛(八)"

大宝积经卷第七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第二无边庄严会清净陀罗尼品第三之二

尔时，佛告无边庄严："有诸天神住鸡罗娑山。彼等天神，能令诸说法者六根清净，于诸演说开示法时，助其语业令相续说。"即说咒曰：

"钵啰(二合)多钵怛底(一)　吠嚧折那筏底(二)　没陀末底(三)　嚩苏末底(四)　达摩末底(五)　遏三钵啰(二合)谋(上)沙筏底(六)　粤皤珊奈唎设曩筏底(七)　乌波僧荷啰涅弟赊筏底(八)"

佛言："无边庄严，有诸天神住娑罗林。彼等天神，能令诸说法者身语意业皆悉清净，及能令彼言音清彻，谓美妙声、可爱乐声，及能授与爱语不相违语。"即说咒曰：

"涅啰(引)蓝婆阿孽啰(二合)羯嚓(一)　乞晒么毗制曳(二)　涅皤娑筏底(三)　涅荷啰筏底(四)　乌阇筏底(五)　乌波曩酩底(六)　乌波僧荷啰羯啰尼(上七)　阿(引)尾舍他(八)　伊荷驮啰尼目谿(九)　达摩目谿(十)　达摩波吒嚓(十一)"

佛言："无边庄严，有诸天神住雪山南面。彼等天神为说法者，于此法中勤修行者，乐求法者，爱乐法者，益其精气。"即说咒曰：

"羯唎耶(二合)曩遏他(二合)微萨若你(一)　骄赊唎耶(二合)怒孽帝(二)呜播(引)耶僧仡唎(二合)呬(引)帝(三)　微宁目帝(四)　扇(引)多钵那微萨啰你(五)　乌皤(引上)婆耶赊筏底(六)。"

佛言："无边庄严，有诸天神住大海岸。彼等天神为闻法故，为诸法师而作安乐。如来为欲利益彼故，说此咒句。及天帝释亦能授与此诸咒句，此是能摄帝释等句。"即说咒曰：

“么弃钵底(一)　么苏莽底(二)　泥(引)婆(上)阿啰(二合)若(三)　舍至钵底(四)　萨婆阿苏啰曩(五)　涅罗(二合)伽(引)多你(六)　末而哂(二合)野(七)　素钵啰(二合)底瑟耻多(八)　钵啰(二合)莽阿啰(二合)娜怒(上)比(九)　阿素啰(上)喃(十)　泥嚩南(上)阿地钵碪(知临切十一)　萨那(上十二)　布啰塞仡唎(二合)睹(引)呬涅(十三)　泥微呬庶(上)皤(上)细(十四)　嚩(引)娑嚩萨那(十五)　布烂奈啰(十六)　都(十七)　多(引)闭肆(十八)　阿素啰(二合)萨那(十九)　堕喏(上)阿[走＋乞](其迄切)林(二十)　多嚩(二合)钵施埵(二十一)　微图孕(二合)肆多(二十二)　么诃素啰(二十三)　阿素丽那啰(二合)钵啰演底(二十四)　避(引)多多啰(二合)悉多(二合二十五)　那罗地输地赊(二十六)　那莽勃陀肆也(二合二十七)　已曷底(二合)使曳(二合二十八)　曩么狱(去)多啰(二合二十九)　摩诃野舍(三十)　泥嚩(引)阿素啰肆酩(三十一)　僧孽啰(二合)名(上三十二)　勃陀摄陀(三十三)　阿耨多啰(三十四)　室啰(二合)末斯(三十五)　泥嚩微誓耶(三十六)　那么勃陀(引)底曩(引)莽斯(三十七)　僧(上)羯啰(二合)么阐(引)那(去)斯末捻(引三十八)　勃陀囊(引)铭曩嚩呬多(三十九)　微誓曳素(四十)　多多泥嚩(四十一)　阿素啰室者(二合四十二)　微宁多[口＋梵](四十三)　讫里(二合)多(引)帝(四十四)　啰乞沙(二合)泥嚩(引)南(上四十五)　么努沙(引)南(四十六)　啰乞沙(二合)三(上)尾那(四十七)　曳翳诃(四十八)　达么你泥世(四十九)　污多囒(二合)底(五十)　素(引)钵啰(二合)底瑟耻(二合)多(五十一)　宁疙(鱼近切)里(二合)呬多(五十二)　多嚩(二合)夜(引)阿素(引)啰(五十三)　阿啰(二合)去洒(二合)娑药叉紧那啰(五十四)　曩(引)伽鸠盘吒步多多你(五十五)　毗舍(引)遮那曩嚩多他(五十六)　阿者罗悉他(上二合)曩(五十七)　钵啰(二合)钵睹肆(五十八)　印那啰(二合)印那啰(二合五十九)　布啰(二合)塞讫里(二合)多(六十)　阿底严毗(引)啰(六十一)　扇(引)旦(引)者(六十二)　阿孽啰(二合)布路沙(六十三)　细(引)尾囊(六十四)钵啰(二合)攘漫睹(引)肆(六十五)　泥末那啰(二合六十六)　勃地么(引)多他微庶路(二合)多(六十七)　阿(引)末舍翳诃(六十八)　素多啰(二合)肆氏(六十九)　阿啰(二合)乞沙(二合)三(上)末娜呬多(七十)　娑诃萨啰(二合)泥多啰(二合七十一)　素(引)目佉罨播娑(二合)丽(七十二)　钵唎嚩(引)履多(七十三)　污波闷攘(汝阳切)萨嚩(二合)甘羯忙(七十四)　布啰(二合)迷呬睹肆酩(七十五)　野讫唎(二合)檐(七十六)　阿底钵始遮(七十七)　阿努钵啰(二合)没多(七十八)　阿者罗素钵唎(二合)底瑟耻(二合)多(七十九)　讫里(二合)胆呬(八十)　据舍蓝布啰(二合)迷(八十一)　么怒世(引)数(八十二)　忙呬(引)钵底(八十三)　布啰嚩(二合)虚牟肆(八十四)　泥嚩(引)南(上八十五)　布誓(下音誓)印底(八十六)　答嚩忙努(引)沙(上八十七)　勃陀肆野(二合)讫唎(二合)得嚩(二合八十八)　萨得迦(二合)蓝(八十九)　布阇陛杀底(九十)　帝莫呼(九十一)　么诃嚩莽宁(九十二)　微者蓝皤嚩南者(九十三)　素庶(引)皤底

(九十四)　泥嚩来野肆(去九十五)　莽地野(二合)肆氏(九十六)　野去疏(二合)呬(九十七)　播履嚩履睹(九十八)　钵啰(二合)濫磨(九十九)　呵唎磨[合＋牛]者(一百)　多嚩肆迦(一百一)　微舍那阿疙啰(二合)嚩(引)呬(一百二)　娑哆底么底(一百三)　素啰多钵啰(二合)底(一百四)　娑啰多娑多他(一百五)　钵啰(二合)部(引)萨建陁(一百六)　阿你啰者莽啰者(一百七)　摩诃磨霓(一百八)　摩诃萨建(引)陁(一百九)　摩诃计都(一百一十)　素钵啰(二合)地者(一百十一)　摩诃磨啰(一百十二)　翳帝药叉(一百十三)　摩诃帝喏(一百十四)　阿啰(二合)乞羼(二合)底皤嚩南多嚩(一百十五)　摩护药叉钵唎(二合)嚩(引)[口＋路](一百十六)　曳那输皤肆嚩娑嚩(一百十七)　摩素萨嚩嚩素底喏(一百十八)　摩诃帝喏摩诃仰你(一百十九)　摩诃钵啰(二合)诃啰怒制嚩(一百二十)　阿尾呬(上)娑那耶(引)多替嚩者(一百二十一)　素名嚧暮啰陁你(二合一百二十二)多嚩嚩娑嚩(一百二十三)　萨嚩泥嚩(一百二十四)　布啰塞讫唎(二合)睹(一百二十五)　庶(去引)婆底(一百二十六)　婆嚩曩污婆(引)娑(一百二十七)　钵啰(二合)磨闷者肆(一百二十八)　底喏娑(一百二十九)”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能摄帝释等句。若善男子趣菩提者，于彼后时有诸众生摄受法者，及为众生摄法善巧得安住者，由是诸句，天帝释等而当授与此等诸句。”

佛言：“无边庄严，何者是能摄四天王并眷属句？”而说颂曰：

“于彼住夜叉，无忿无扰乱，
多闻之长子，及父咸恭敬。
删阇耶夜叉，及诸胜军旅，
而常拥护彼，爱乐此法者。
持国大神王，恒将诸眷属，
彼亦常卫护，善说此经者。
丑目之眷属，自身与军众，
若能住此教，一切当拥护。
增长王亦尔，军旅及诸众，
爱乐此法者，普皆作卫护。
幢幡大幢力，此住于东方，
大称罗刹斯，彼皆摄入此。
而于此法门，有能受持者，
自身与眷属，常亲近守护。
蓝婆毗羯遮，并及悉驮多，
奚离末底等，此皆住南方，
侍卫于帝释，彼皆摄入此，
拥护益精气，一切智者说。

剑离三蜜多， 及伽罗系翅，
并与蜜室多， 名称罗刹斯，
皆住于西方， 此等皆摄来，
说法了义者， 一切常拥护。
实谛有实谛， 名称罗刹斯，
深信于此法， 彼住于北方，
佛为拥护故， 摄彼来入此，
由如来威力， 一切合掌住。”

佛言：“无边庄严，何者是能摄四天王并诸眷属侍从内宫令入之句？”即说咒曰：

“散宁微舍你(一)　摩诃(引)萨嚟(二)　摩诃揭你(三)　摩诃揭若你(四)　钵啰(二合)步(引)多微誓曳(五)　驮嚩(二合)社阿孽啰(六)　汙播嚩(引)萨你(七)　阿你逻(引)细曩睹娑呵(八)　曩曩筏囊奈赊你舍(九)　折埵唎(引)路(引)迦播(引)啰你(十)　睹肆铭啰(引)若曩污折地(十一)　阿(引)呋设娜(十二)　伊诃萨曼嚩(引)呵啰他(去十三)　勿啰(二合)[口＋誓]宁[薛/女]啰(二合)诃(十四)　萨迷折突地舍(十五)”

佛言：“无边庄严，何者是摧伏魔波旬句？汝应谛听善思念之。”即说咒曰：

“蜜底丽(二合一)　蜜多啰嚩底(二)　迦路宁(三)　迦[口＋路]曩嚩底(四)　微步(引)底(五)微步(引)多嚩底(六)　钵啰(二合)牟折你(七)　钵啰(二合)牟折囊嚩底(八)　讫唎(二合)多讫唎(二合)多嚩底(九)　阿怒仰酩(十)　阿怒仰莾嚩底(十一)　邬播(引)多掣娜你(十二)　伽(引)么微嚩攘你(十三)　底唎(二合)瑟曩(二合)娑牟姝(去)杀你(十四)　你[薛/女]唎(二合)呬(引)多忙(引)啰嚩蓝(十五)　唱多啰囊嚩底(十六)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多啰嚩底(十七)　邬闭(引)去沙(二合)怒娑呬帝(十八)　阿(引)滥么囊微输驮你(十九)　宁那啰(二合)舍曩(二十)　阿三(引)暮(引)诃你(二十一)　你瑟吒(二合)钵啰(二合)半(引)者宁(二十二)”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摧伏魔波旬句。由是句故，不令天魔及诸军众而得其便。”
佛言：“无边庄严，何者是能摄彼大梵天句？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即说咒曰：

“阿地钵底(一)　摩诃悉他(去引二合)曩(上)筏底(二)　娑嚩(二合)琰讫唎(二合)多(三)　悉他(引二合)曩酩底(四)　曩曩摩护微尾驮(五)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播萨他(二合)曩伽啰曩(六)　阿地伽萨他

(二合)曩钵底(七)　庶驮萨他(引二合)曩[薜/女]睹(八)　娑含(引)钵底(九)　阿地羯烂(引二合)多(十)　微庶(引)驮曩(十一)　庶婆钵唎(十二)　钵啰庶皤(引)地目多(十三)　钵啰(二合)勃多(二合)室唎(二合)多(十四)　你嚩(引)娑囊(十五)　钵啰(二合)步(引)多(十六)　钵啰(二合)皤(十七)　你[薜/女]啰(二合)蹊(引)多伽(上)么(十八)　娑嚩(二合)悉底(二合)伽(引)么(十九)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播萨他(引二合)曩(二十)"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能摄大梵天句。由是句故，大梵诸天能授与彼诸说法师清净妙善等，引梵行圆满文句。"

佛言："无边庄严，何者是净居诸天法光明句？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即说咒曰：

"微输(引)驮曩嚩底(一)　案底么伽(引)噜你(二)　伽(引)么磨嚩(三)　邬娑(引)多(上)你(四)　钵啰(二合)涅酩多(引)你(五)　钵唎(二合)演多(六)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波悉他(二合)曩钵耶(引七)　嚩娑(引)曩(八)　阿(引)赖耶微输(引)驮你(九)　阿(引)攘钵演多伽啰你(十)　案底么泥(上)舍(十一)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播悉他(引二合)宁(十二)"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净居诸天法光明句。由是咒句，而能授与诸善男子我诸法藏。"

佛言："无边庄严，若有天王、人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及诸龙王，或大威德、小威德者，若信不信诸众生等，我皆授与陀罗尼句，令其信者，于此法中获增上信；其不信者，默然舍之，不令得起语言诤论。说此法时，若有来作障碍留难而悉摧伏。此中何者是能摄取净信者句？"即说咒曰：

"愚嚧那(上)嚟(一)　阿者钵丽(二)　娑嚩(二合)毗涅呵(引)啰(三)　句末泥(四)　涅攘曩钵啰(二合)底微嚧异宁(五)　只多珊者曩你(六)　只多钵唎(二合)羯酩(七)　只多三(上)钵啰(二合)娑(引)那(上)你(八)　么曩肆也(二合九)　呵唎洒(二合)伽啰你(十)　微攘曩肆也(二合十一)　阿怒娑嚩(二合)底(十二)　阿怒达么努闭去洒(二合)宁(十三)　呬都珊那唎舍你(十四)　多他阿去杀(二合)啰钵那(十五)　涅泥(上)舍(十六)　输(引)地多(上)嚩底(十七)　野他(引)[薜/女]多(十八)　野他努句路(上)播么(十九)　邬播莽涅泥(上引)舍(二十)　微庶(引)地多(二十一)　怛多啰(二合)伽(引)丽(二十二)　曩者羯答微阎(二合二十三)　三钵啰(二合)娑(引)娜遏他(二合)睹娑么(二十四)　野他(引)怒句懒者目佉(二十五)　邬波僧贺啰喻舍(二十六)　阿(引)舍耶肆也(二合二十七)　微庶(引)地耶(二十八)　野他庶(引)地底(二十九)　罗去洒(二合)曩罗去洒(二合)你(三十)　罗去洒(二合)曩嚩底(三十

一)　罗去洒(二合)囊微输驮你(三十二)　钵啰底吠驮遏他(三十三)　珊那唎(二合)舍你(三十四)　句舍啰冒他萨谜呵(三十五)　钵啰(二合)微者曳(三十六)　娑么娑啰你(三十七)　讫唎多(引)怒阿啰(二合)去史(二合三十八)　萨底也(二合)遏替(三十九)　萨底也(二合)南(上四十)　素微输(引)地帝(四十一)”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能摄净信者句及授与句，由是当能授与说此法师善品及义。善男子，我今复说摧伏不信者句。”即说咒曰：

“去洒(二合)迷(一)　去洒么嚩底(二)　迷多啰(二合)钵唎(二合)羯么(三)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波娑他(二合引)宁(四)　伽[口＋路]囊钵啰(二合)底逻(引)婆(五)　呬多努剑跛(六)　散喏曩你(七)　僧揭啰(二合)呵嚩萨睹(二合八)　呬多嚩萨睹(九)　散那啰(二合)舍你(十)　钵唎(二合)嚩喏你耶(十一)　嚩喏你(十二)　簸跛咩多啰(二合十三)　细嚩你(十四)　曩坦多啰(二合)泥世萨他(二合)答微耶(二合十五)　野多啰(二合)尾揭啰(二合)呵嚩底怒(十六)　萨摩[薛/女]烂(二合)陀(十七)　钵啰(二合)那(引)逻你(十八)　邬波蔗(引)啰珊那唎舍你(十九)　你舍啰(二合)夜微庶(引)驮你(二十)　阿(引)多么(二合)怒伽酪(二十一)　钵啰(二合)邬波僧呵啰(二合)你(二十二)　涅酪多(引)你(二十三)　阿怒啰去沙(二合二十四)　钵啰(二合)底与(二合)波娑他(引二合)宁(二十五)”

佛言：“无边庄严，此是调伏不信者句，由是不令造诸过恶。直尔善法尚多憎嫉，何况于此无上法教！是故此诸咒句，为灭一切诸过恶故，为断一切烦恼故转。

“无边庄严，我见众生心无净信，或欲斗诤，或欲损害，或欲恼乱，而来亲近如来。知彼心所动作，随其种类，以诸法门而作觉悟，令其舍离不善寻思，及令发起诸善根因。

“无边庄严，如来安住于十八种不共法中，能善了知众生心行，及能了知心所摄法。

“无边庄严，何等名为十八佛不共法？

“无边庄严，所谓如来于某时夜，现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入于无余涅槃，于其中间无有误失，无卒暴音；无忘失念；无不择舍；无种种想；无不定心；精进无退；念无退；志欲无退；等持无退；慧无退；解脱无退；解脱智见无退；一切如来身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如来语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如来意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如来智见于过去世无著无碍；如来智见于未来世无著无碍；如来智见于现在世无著无碍。

“无边庄严，如来成就此等十八不共法故，无量智见力悉皆成就故，能开演此陀罗尼门清净法品。为于不信一切有情生净信故，为净

信者于此法门得清净智。

“无边庄严，如来随所乐欲，以诸无量种种语言，分别解说此陀罗尼门，亦不能说此陀罗尼门断疑理趣百分之一，乃至俱胝百千算数及譬喻分。何以故？此诸法门是无量门、不思议门。此所有门，能得一切智智转故。

“复次，无边庄严，由此如来以无量异名，今为汝等开示演说此诸法门，欲令汝等普遍了知无量法门，得陀罗尼故。”即说咒曰：

“怛侄他阿(引)唎曳(一)　阿(引)唎耶(二合)嚩底(二)　阿(引)唎耶(二合)怒(上)揭帝(三)　你驮(引)宁(四)　你驮(引)曩嚩底(五)　嚩睹钵啰(二合)酩(六)　嚩啰睹(二合)簸掣那(上)伽啰你(七)　阿(引)伽(引)舍微输(引)驮你(八)　阿怒去铩(二合)簸你(九)　阿宁去铩(二合)簸你(十)　阿微[薛/女]多钵啰酩(十一)　阿怒播[薛/女](上)底你(十二)　涅畔(引)曩钵他微输(引)驮你(十三)　微耶(二合)波你去史(二合)钵底(十四)　阿怒播(引)那(十五)　宁[口＋路](引)驮播啰酩(十六)　萨嚩攘涅畔(引)曩(十七)　宁那啰(二合)舍宁(十八)”

佛告无边庄严菩萨言：“此诸陀罗尼印能清净句，异名说句。由受持此陀罗尼法门，以少功用，证菩萨位差别妙智，及近大悲。由随义觉，证得悟入一切法智。

“无边庄严，此陀罗尼句是大良药，以能除破诸重病故。复能除灭无明无智极黑闇障，随顺明法圆满转故。随何明法圆满而转？谓随顺明法智圆满故，而能现证宿住智明；随顺明法智善巧故，而得出生天眼智明；随顺舍离诸烦恼故，能现证得漏尽智明。由此复能获得一切所学波罗蜜多无上知见、一切智智见、一切智智地。

“无边庄严，汝观如来善能如许广大说法，于诸方便善巧圆满。

“无边庄严，如来如是成就大智，能善安住一切智智、力、无畏等。此无上宝藏，于无量俱胝那由他劫，所修善根之所积集。以是缘故，能善安住此诸法门。今为汝等成熟佛法，于法理趣出生善巧，开示演说此陀罗尼清净法品。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心求趣大菩提者，而欲随我正修学者，于我法教欲拥护者，于诸如来无量法藏欲受持者，于此法中当勤修习，志乐精进，住不放逸不著三界。于一切智智心作意善加持者，于诸色缘清净善巧善修习者，于受、想、行、识清净善巧勤修习者，于实谛句出生清净勤修习者，于诸法中，应可乐求诸清净智。

“无边庄严，由内清净故一切法清净，由内寂静故一切法寂静，由内寂灭故一切法寂灭，由内无所取故一切法无所取，由内不住故诸法不住，由内灭故一切法灭，由内无所作故一切法无所作，由内无来去故一切诸法亦无来去。

“无边庄严，此诸门句，令诸菩萨内清净转，由外本性无分别故

不起分别。然能受持清净陀罗尼门，舍离贪恚，心不贡高，为诸如来之所称叹，于诸众生最为殊胜，作无上主，当能证得无碍智说欢喜辩才，于前后际得清净智；能遍记别而能随念中道之性，及能证得无生法忍；能证缘起愿殊胜性，及于诸愿能遍清净；当能遍持不共一切法智善巧，所发语言众皆信受，能于当来雨大法雨。

“无边庄严，菩萨由得陀罗尼故，必定当证无生法忍，逮得一切法清净智，及能出生如是法智，谓一切法不生不灭。而复证得如是法智，谓虚妄生生不成就，不成就者即便散坏，散坏法者而无所趣。此一切法皆灭坏门，此灭坏门同无生相，若是无生彼即无灭。如实观察一切诸法，远离相已，则不执著，则不戏论。

“无边庄严，此是诸菩萨无生智门善巧观察，而能入此诸陀罗尼，由是速能获无生忍，辩才具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若法虚妄生， 生已必灭坏，
诸法离于有， 于谁可遍持？
诸法既非有， 无有无可取，
若法不可得， 于何而遍持？
若不了诸法， 自性不可得，
彼则行于相， 不得陀罗尼。
诸法如虚空， 由是说开示，
虚空及开示， 二俱无所有。
此二离于有， 诸法亦空无，
如是解法者， 彼能获总持。
随觉无初始， 不分别中后，
诸法离分别， 一切悉空无。
若处无坚实， 不实亦非有，
依诸法真理， 云何得遍持？
如是了诸法， 自性无所有，
我今略说彼， 得清净总持。
诸法如虚空， 亦等于空旷，
以慧常观察， 彼能获总持。
诸法无所有， 不生亦不起，
无有无可取， 此云何遍持？
一切法无相， 自性无戏论，
一切皆离相， 说法无所有。
若能如是解， 一切法如理，
彼则无分别， 而能得遍持。
诸法以自性， 无故不可得，
解了无有义， 彼成就总持。

若如是观察，一切法不染，
智不分别空，彼能持诸法。
无常义空义，苦义及厌离，
若以慧了知，彼智得增长。
示说无所取，涅槃如理义，
坚无分别意，亦不分别法。
由是能受持，诸法不坚固，
无有无所取，寂静空难见。
若解法已说，于说不分别，
无著无分别，能持此法门。
若解了相已，能了于无相，
彼亦于诸法，不起舍离想。
彼能了此义，正觉之所说，
善巧说秘密，彼能随我觉。
若如理观察，无量一切法，
彼舍离诸量，能觉此理趣。
若能观察法，无名及无相，
能了达此义，彼能增长忍。
诸愿与殊胜，及如理观察，
所愿并诸色，不住能违彼。
了此法门义，能如理观察，
于诸法理中，彼亦无疑惑。
若以慧观察，一切诸法相，
决定解了者，彼则入无相。
彼于此理趣，能了善安住，
如是无畏者，能速证佛法。
于法不戏论，平等无分别，
了法相应已，于厌离无惑。
于灭不分别，蕴尽寂静义，
彼于法平等，得如理辩才。
能修习慈悲，利益诸众生，
善住相应者，彼觉了无上。
若离众生相，能了法无我，
法无戏论义，如理不戏论。
若闻此法已，能速得净信，
彼当见正觉，弥勒两足尊。
彼令我欢喜，于此众会中，
若有闻此法，彼能作贤爱。
敬爱如来者，是则无破坏，
由闻此法已，能为善贤爱。

若于贤劫中， 欲见诸如来，
修学此法门， 能令诸佛喜。
无量寿威光， 阿閦大名称，
若欲见彼者， 当学此法门。
若欲成菩提， 寂静最胜法，
或求转轮位， 当学此法门。
若乐求最上， 善巧总持门，
当于此法学， 常应不放逸。
若欲成广大， 最上殊胜愿，
求证菩提者， 当学此法门。
此经之所说， 陀罗尼法门，
能开示诸法， 此印最无上。
诸法内真实， 以总持开示，
此虚空法门， 善决无边义。
所说诸善门， 此法能开示，
总持义善巧， 陀罗尼力故。
总持说为慧， 能持一切法，
总持义善巧， 以慧能了知。
于此异多释， 已善说佛法，
以义正开示， 无上菩提分。
差别智善巧， 于斯正开示，
若于此法学， 证无上菩提。
于此教开示， 无上善法门，
得方便智已， 应当说此法。
未曾说诸法， 此无上种性，
于此义当学， 开示甘露句。
智者若欲求， 诸佛无碍慧，
若于此义学， 当获最上智。
我于往昔时， 无量无数劫，
若不学此法， 不证寂理趣。
由我曾供养， 无量百千佛，
为是能了知， 说此无上法。
我为诸众生， 作无边义利，
汝等应当作， 得此陀罗尼。
若能了知此， 陀罗尼门印，
智者由一句， 能入此法门。
我智慧无上， 亦无有数量，
由我具智蕴， 能开示此法。
智者于此求， 随觉菩提义，
于此义法门， 无畏当勤学。

智者若欲求，广大智慧性，
于佛生尊重，当学此法门。
若欲转法轮，及吹大法螺，
智者应如理，当学此法门。
若欲放光明，普照无边际，
求于佛法时，于此如理学。
于天人世间，若欲为上首，
彼可学此经，决定一切法。
欲求广大智，发起诸功德，
乐求佛慧时，于此应随学。
欲开示法门，乐求于最胜，
无戏论佛智，于此义当学。
若欲乐开示，无碍智所说，
修学此法已，应说甘露句。
若欲照俱胝，无量无边界，
彼等于此教，应当善修学。
此无上法门，能净除诸法，
一切法清净，于此经中说。
种智两足尊，演此广大法，
于为菩萨说，此经最无上。”

佛告无边庄严：“是故诸菩萨，于此法教生爱乐已，为摄此法令久住故，复为哀愍诸众生故，于此法教应当书写、受持读诵。

“无边庄严，若复有人，于彼时中闻此法已，于如来所，以爱乐心而常思念。彼诸人等，当得如来无边法藏诸陀罗尼，辩才具足，于一切法速得自在，能具摄受不可思议佛刹庄严声闻菩萨。

“无边庄严，若诸菩萨住一切法无戏论者，由陀罗尼清净门故，此诸法门常得现前，皆能摄受无量不可思议殊胜功德。

“无边庄严，此是第三陀罗尼门清净法品。

“无边庄严，于彼后时，若有菩萨，欲随我学此陀罗尼法门者，当亲近善友，远离恶友。为遍拥护此诸法门，当舍身命受持陀罗尼清净法印。譬如迦利邸迦月圆满时，光明照耀于众星中最为殊胜；如是此陀罗尼印三品，摄受所有法门亦复如是，于一切契经中，此法光明最为殊胜。一切菩萨皆大尊重故，能出生无量辩才。此无量辩才，应知即是不放逸地。何者是于不放逸地？谓于此法作意思惟，如理观察不生妄念，如是能令遍忍清净。若诸菩萨精勤志求不放逸者，于此法门应善修习。为令此法得久住故，心常谦下尊重于法，书写经卷不离身手。见有志乐希求法者，发心趣向大菩提者，应当为彼开示、流布、教授、读诵、书写经卷，乃至随义而为解释。如其受持所有法门不应藏匿，愿诸众生得此无上佛法，利益我等，当令一切众生于诸佛

法常不缺减。如是菩萨，于法无吝，常乐施人，于义不秘，尽皆为说，无少法门而不开示。

“无边庄严，应为利益安乐诸众生故，汝当受持此法门品陀罗尼门能清净句。”

尔时，世尊复告尊者阿难陀曰：“汝当受持此法门品！我诸弟子承事我者，亦当受持如是经典。”

时，阿难陀白世尊言：“以佛神力，我已受持。我由成就此法门故，无量法门皆得现前。”

佛言阿难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由佛威力及此法门遍清净故，诸有受持此法门者，及亲事我能受持者，无量法门皆得现前。是故，阿难陀，汝当受持如来法教无量法藏。”

说此法时，于众会中，无量菩萨即便获得大法光明；得法光故，无量诸佛所说法门皆得现前，及得近于一切智智，如所乐求胜愿庄严悉能成就。

“阿难陀，汝观诸法本性甚深，如是如来能于无名相法作名相说，又能开示诸法本性，亦复净除令见清净。虽说诸法无法可说，亦无能说。”

佛言：“阿难陀，若能如是观诸法性，便得发生无量智慧。”

说此法时，无数菩萨证无生法忍，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阿僧祇劫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出生无量辩才。

尔时，世尊加持此陀罗尼门，放大光明，其光普照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由此光明，彼诸世界所有菩萨，皆悉得闻此陀罗尼；闻此法已，能遍成熟菩提法分。于彼复有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于尔时，一切众生皆得安乐。是时，复有诸天雨天波头摩华，于大众会诸菩萨中，唱如是言：“愿一切众生得佛智慧。”

尔时，无量辩才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

佛告无量辩才菩萨言：“此法门名《陀罗尼王》，亦名《陀罗尼印》，亦名《三品所摄善巧》，汝当受持。此是无边辩才，摄一切义善巧法门。由此法门，而能照了一切诸法，断一切疑。是故诸菩萨于此法门，应当奉持。”

尔时，一切大众为供养法故，以五色华散于佛上。佛说此经已，诸菩萨摩诃萨一切众会，及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八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俱。四万二千菩萨，八万四千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各在十方异佛国会，故来集此。皆得法忍，至不退转一生补处；逮致总持，辩才无碍，周流十方无数佛土，神通自娱；弃诸外学，降伏众魔消诸怨敌；等心众生，睹一切源，晓了三界众生根本；普入一切诸度无极，常处闲静，善权方便靡所不通；诸佛咨嗟宣扬其德，修无数劫奉开士行，积功累德亿载兆垓；从无限世心平如地，诸佛土境不可限量；所行清净，弃众挂碍，除诸阴盖，其身坚强犹如钩锁；得金刚志致道圣性，大师子吼独步众会，体解所入得无所畏，光蔽日月阐曜真法；等于三世，去来今得寤惑决疑；深入微妙，下于缘起开化刚强，捐舍断灭有常之想；一切禅思三昧正受，将护畅达处处所入，十方闻声受无重问；不断三宝训诲言教，积德无量兴隆道宝，过诸声闻、缘觉之地；行无尽慈遵无极哀，摄四梵行，四恩普济随时开度；过三脱门至三达智，周旋三界犹如日月，往来四域如转轮圣王，以勇猛慧度生老死，出入五趣如炬照冥；心无所著犹如莲华生于污埿，行无增损犹如虚空无所增爱，颁宣三藏如国明君赐报印绶拜与官号；超俗八法不以戚忻，游入八难化众危厄；以慧成就转不退轮，解众废乱，显示正真本无之法，发训超分至一切智；三界为震，佛十八法诲诸愚冥，离于三毒如吹浮云；以道法舟往度众生，劝十二海脱生死轮，往来三处济十二因。

诸会菩萨具足功勋，其名曰：月施菩萨、月英菩萨、寂英菩萨、首英菩萨、光英菩萨、光首菩萨，首积、首寂、钩锁、龙忻、龙施、执像蜜天、缘胜、缘手、常举手、常下手、宝印手、宝掌、普世、宿王、金刚意、金刚步、不动行迹、过三世度、无量迹、无量意、海意、坚意、上意、持意、增意、常惨、常笑、喜根、善照威、离垢、弃恶趣、去众盖、极精进、智积、常观、光世音、大势至、山顶、虚空藏、不眴、不慕乐、宝上、宝心、善思、善思义、珠结总、豪王、净王、严土、宝事、恩施、帝天、水天、帝罔、明罔、喻天、积快、臂善、白象、香手、众香手、师子、英普、利意、妙御、大御、寂意、慈氏、普首、童真，其八万四千菩萨号各如是。

尔时，于是三千大千佛土，大尊巍巍，释、梵、四天王、诸天龙神、阿须轮、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揵沓和、诸王官属，咸来集会。阿耨达龙王、和轮龙王、摩那斯龙王、多朱龙王、雪色龙王、无量色龙王、须深龙王，及余无数百千龙王，并其官属皆来在会。闲居阿须轮、须摩质阿须轮、决河阿须轮、顺树阿须轮、璎珞阿须轮、狂惑阿须轮、断绝阿须轮、执鬼阿须轮，各与无数眷属，围旋皆来在会。摩竭国王萍沙，及宫人眷属皆来在会。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主天地神，欲行天、色行天、净居天，悉来在会。

彼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之众眷属围旋而为说经，颁宣菩萨诸大

士业，其法名曰净济广布道义。何谓菩萨业？以行布施，开化众生救济危厄；修禁戒业，周满所愿十善之事；行忍辱业，备悉诸相，八十种好严饰己身；行精进业，所造德本一切具足无所缺漏；行禅思业，志性和安成无思议；行智慧业，断众尘劳，成就圣明化诸不达；行博闻业，致无碍辩，所说如流听者辄受；行功德业，劝益众生无限之福；行圣明业，缘致无量至真辩才；行寂然业，所兴发众不可思议；行正观业，弃舍邪行无益之事；行慈心业，常修仁和未尝怀害；行哀之业，欲济众生不厌终始；行喜之业，乐法之乐而以自娱，亦化众生使慕道法；行于护业，断无量衅示其罪福；以法兼利，听法会业，去众阴盖令不自大；行出家业，捐舍恩爱恋恨之心、世俗之习；行闲居业，所立要义不失一心；行有志业，逮得总持，念法不忘以化众庶；行思念业，其意晓了，靡不通达；行游步业，解义所趣，有益不损；行意止业，观身痛痒心意诸法；行意断业，皆断一切众罪恶法，普修道义诸行妙法；行神足业，轻其身心，往来趣厄救众下劣；行诸根业，具足寂静，眼耳鼻口身心使定不乱；行诸力业，消众尘劳瑕秽之非，常能自制亦化众庶；行觉意业，畅自然法以达正己；行于道业，越众邪径九十六种；行真正业，致仁义事无有瞋喜；行解辩业，见众生心而为开阐；行自归业，己身自达不须仰人；行善友业，通功勋门济以慧德；行纯性业，普和三世无有欺惑；行应时业，皆能具足越一切难；行圣贤业，所往殊特与众超异；行宴坐业，如所闻法常奉行之；行四恩业，合聚于众为演经法；行正法业，顺三宝教令不断绝；晓劝助业，勤化众生严净佛土；权方便业，普用具足一切愍智。世尊如是，广为一切宣菩萨业，名曰清净。

于是金刚力士，名曰密迹，住世尊右，手执金刚，前白佛言：“至未曾有如来至真，快说菩萨号净济业经典之要！如向大圣颁宣斯法，我察思议是一切业，皆入菩萨众德慧业。所以者何？其妙功德悉诸菩萨之所娱乐，所化变示，以是所乐摄导众生。其慧业者，菩萨雅词多所悦可。若有菩萨，晓了举要功德之业，修慧明业，是行第一真实至诚。所以者何？其功德业，则是菩萨善权方便，所度无极具足福庆；其斯慧业，则是菩萨智度无极，众行备悉。以是二业，普备一切诸菩萨道而恩广济，诸魔官属莫能当者，以度魔界。菩萨如是至不退转，当成无上正真之道。计于法本，诸不退转近佛世尊，皆致如来秘密要藏，恣意颁宣未曾覆匿。”

于时寂意菩萨，谓密迹金刚力士：“密迹，所云有二事业，近于如来慧。仁能乐住，宣于如来秘密之业，非诸声闻、缘觉之地所能及逮，况余凡庶之所及乎？”时，密迹金刚力士默然不报。

时，寂意菩萨前白佛言：“密迹力士，岂能屈意为斯众会，随时敷演诸菩萨密如来秘要？一切众会普共渴仰，欲得闻之。若闻所说，心中坦然，忻喜大悦奉菩萨行，具足成就此要密事，心性调和入无极

慈。”

佛告密迹金刚力士：“仁能重任，为此众会说菩萨密、如来秘要，千佛劝叹。卿宣诸菩萨道品诸行，众会乐闻。”

密迹金刚力士前白佛言：“少能堪任为诸众会，宣菩萨密、如来秘要！假使如来劝佐威神而见扶接，乘大慧光，承佛圣旨，乃敢宣布诸菩萨密、如来秘要！犹如世尊，夜闇冥时依灯火明，得见形色往来、好丑、东西南北所当进退；如是，世尊，若见建立承佛圣旨，所知少小粗举叹说。”

佛言：“善哉！便时宣之。”

时，密迹力士语寂意菩萨：“仁者且听！及诸来会，闻诸菩萨密、如来秘要，勿恐勿怖，无以怀怖。”

时，寂意菩萨告诸会者：“如来所宣布四不思议，以是得成无上正真之道，逮最正觉。何谓为四？所造立业不可思议，志如龙王行不可计，禅思一心不可称限，诸佛所行无有边际，是为四事。仁者当知，是四不可思议，佛道所行不可思议，为最至尊以成正觉，是故名曰四不可思议。诸仁集会，若闻菩萨、诸佛世尊不可思议，不当恐怖而怀畏惧，益加踊跃倍抱恭恪，乃达大道。”

尔时，寂意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令一切众会闻如来法无诽谤者，各心忻豫，一切来集众会场地。天雨众华，诸心念华若干种品，散于佛上及众会上，以用供养。

于是密迹力士语寂意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宣布诸菩萨密、如来秘要，夙夜寂然而修惔怕。如来、菩萨所言至诚，无分别决乃授道别，从是以往顺从菩萨五行。菩萨无有谀谄，不为匿訑，不自贡高，现相应时自在变化，以自在心不计邪佞非法之业。谨慎身行威仪礼节，开化众生，口无所说不妄有辞，菩萨威仪不可限量。又次寂意，随众生行，因可开化一切威仪礼节之事：所行学问禅思礼节，使学若干音响言辞各令明了；男女所行举动进止威仪礼节，各以大小乳下婴孩，应见化者各慎威仪；长老中年少小之类，所可应化威仪礼节；尊卑、豪贱、明愚所行开塞达騃，所行多少威仪礼节，因依训诲应得度者而开化之。地狱、饿鬼、畜生之类，诸天龙神、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若人非人，所应开化而诱导之。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释、梵、四天王、大神妙天，所应开化而训诲之。菩萨皆知深浅、厚薄、难度易化，应病与药而为说法，使诸贪淫不贪财业，建立威仪随其礼节。菩萨在彼无为寂然，以身修行，不舍静默显身威仪。若有贪嫉各为示现，不惜身命随时救济。身行清净体演光明，诸在地狱、饿鬼、畜生勤苦之患，济其危厄，立在安处令无众难。若有众生多所吝业，随其所好，现若干种珍宝财业，各使得所。头目、肌肉、骨节、支体、髓脑、妻子、群从、车马、奴仆、衣裘，从志所乐皆施与之。若求甘膳、上好衣被，皆令充意各得其所。受诸众生无央数身，法界无量举安无处饱满一切，道智无穷各

现其身，在于十方不可限极，因缘方便亦不可尽。以无数身随时现体，开化众生各令得所。若有众生多贪欲者，淫想情色，化现女像端正殊妙；其人见之喜悦敬向，与共相娱视之无厌如宝明珠，卒便臭秽颜色甚恶，睹是所变心患厌之；便示死亡益用恶见，因为说法无常、苦、空，一切三界犹如幻化无一真谛；闻之则达，便发无上正真道意，逮不退转。又彼菩萨以一宝盖，覆斯三千大千世界靡不周遍，复能内之于一芥子。若劫烧时，皆举一切著其一掌，斯身不大亦不增减。其身供养周于十方诸佛世尊，复变化华如须弥山，怀之裓上，成为华盖贡上如来；化一香炉如千佛土，作一灯炬如须弥山，供奉如来，照恒河沙诸佛国土，以贡上佛。以细帛氎裹覆其身，灌用麻油以为灯火，自燃己身演其光明，照遍三千大千佛土。若众生见怪之所以，或得想念菩萨境界。睹此变化，无央数众皆发道心，得悦可意充实饱满，被弘誓铠现和罗势，执于无极。手持金刚力士侍佛而自显耀，众人恐怖自归作礼，菩萨大士听受经法。示大力士在于冢间，大聚众人自现身死，形体广长弃大冢间。又诸禽兽食啖其肉，四足两足服食其体，寿终之后皆得生天。缘是为本乃至灭度，悉是菩萨本愿殊特之所致也。所以者何？其彼菩萨本发意时，心自要誓：‘设使有人、禽兽、飞鸟，见我身死，来啖肌肉，寿终生天，度世得道。’奉持禁戒，所愿者得。如是，寂意，当作是观，菩萨所行随时之仪而开化之。”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是阎浮利天下广大，周合一域，有八万四千国，其余郡县丘聚无数百千，人民炽盛不可计限。尔时，多有财宝衣食，自然周匝充满，众奇宝树交络屋宅。斯诸众生有若干疾，不安众患多羸瘦者，金痍疗疮疽痛恶疾，又有无数百千良医所不能疗。众人得疾积有年岁，无能自安，求哀自归。当是众人遭是其厄则无救护，各自称怨，呼天龙神、揵陀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谁能疗治消我病厄？’菩萨尔时为一切首，现为良医疗众人疾，常用慈心，专精走使侍从其后，犹如奴仆给所当得，以报恩慈济人危厄。

“是故，寂意，乃往古世今斯世尊，当尔世时作天帝释，名曰善自。在于天上遥见众人得若干病困厄难言，以天耳闻众人厄困呻呼悲嗟。见闻如是，兴大悲哀，心自念言：‘今此众人，委厄甚困，无所归依，今吾应宜济众困厄。其无救者为立善救，无所依者为设众依，无所归者为造受归。’尔时，天下阎浮利中，有一大国城，名曰具留。彼时天帝菩萨去国不远，化作一虫兽，名曰仁良，自然化生在其国界。时，天帝释住在虚空，以偈告语天下阎浮利人：

“‘去此国土不大远， 而有一虫名仁良，
其有服食此虫肉， 则得免济一切厄。
汝等勿恐莫怀惧， 睹其虫身恣取肉，

终不抱瞋无厌秽， 斯是神妙好良药。’”

密迹金刚力士，复语寂意菩萨：“尔时，彼大国城郡县村落丘聚，众疾诸彼病人，闻此音声，咸皆集诣具留大国，到其虫所，取其肌肉各赍来归，以救疗病各得除愈。其虫身肉如故不减。时，其国界空野中虫，说是颂曰：

“‘以斯之言要， 令众成佛道，
使吾妙智慧， 究竟无穷尽。
周习学禁戒， 取肌肉施与，
以是至诚辞， 速逮正真道。’”

密迹金刚力士曰：“如是，寂意，其天下阎浮利诸有病者，皆往取是仁良虫肉，悉服食之，疗体之病靡不得疗。于时其虫愍慈众生，其身如故亦不增减；各各截取复生如故，其身完具亦不缺漏。郡国县邑州城大邦诸有苦患，敢来食此仁良虫肉，皆得安隐。七日之中，使天下人无复疾病、众患之难。唯去身病，未消心疾淫怒痴疹。时，天下人男女大小，皆得安隐无复身患，各心念言：‘今我等身以何方便，报答仁良所育慈养，乃能被荷众病得愈，身得安隐永无众患？’诸病愈者普共集会，诣具留国，到仁良虫所，皆共叉手，为仁良虫说此偈言：

“‘仁为是救护， 仁身良医药，
咸令我除患， 以何报仁养？’”

尔时，仁良虫自没其身，现天帝形，为大众人而说颂曰：

“‘如吾今日身， 不用众居业，
不以饮食供， 金银及珍宝，
不以好象车， 不快马细车。
男女诸大小， 咸供心和同，
皆改往修来， 身奉行十善，
各相向慈心， 展转相愍伤，
相见如骨肉， 犹如父母子，
心不怀害念， 乃报其慈养。’”

密迹金刚力士，语寂意菩萨：“时彼众人闻其训诲，宿福所化，皆共奉行是十善业，具足清净不令缺漏。如是，寂意，时天下人男女大小，奉行十善终身没已，不堕恶趣三厄之难，寿终之后自然得生忉利天上。又天帝释，为讲说法开示大业，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应时悉立不退转地。寂意当了，是则菩萨所修密行，护身清净不惜身命，以

己用施，开化救济无数众生使至大道。”

佛告寂意：“菩萨身所行众密，坚固牢强，不可破坏犹如金刚。其身散以众人所学从志律故，虽欲毁之不能破坏。众生以学，从学法住，一切不坏，所宣言教。火不能烧，刀不能伤，其身坚强，要不可毁。犹如，寂意，其菩萨身，身顺法律训化众生。其菩萨心，不以寂然，不怀妄想。一切众生身悉本无，其己亦然，亦复本空。以了本无，己身本无，一切诸法亦复本无。诸法本无，又解己身以归本无，一切诸法亦复本无。诸法本无，己身自然亦归本无。己以本无，过去、当来、今现在法亦复本无。去来今法以了本无，又复己身亦复本无，过去本无，当来本无，而不错乱。当来本无，不与过去本无相违也；过去本无，不与现在本无相违也；现在本无，不与过去本无相违也；现在本无，不与过去、当来相违也；过去、当来本无，不与现在本无相违也；其当来本无，不与现在本无相违也；去来今现本无，不与现在本无而相违也；其去来今本无，行者诸阴、诸种、诸入、众衰、四大，未曾相违也。设使生死及与无为自然本无，生死本无，以无所行本无自然，无行本无，不违本无，诸行本无自然。又族姓子，所谓本无，其本无者等无有异，不离于欲，无所成立，本无诤讼。是诤讼者与诸诤讼亦无所诤，以无所诤，其本无者亦无所诤，是则名曰如来本无。如来无像归斯本无，是则名曰如来形像，普现一切诸所色像。是故形像如来形像一切本空，是则名曰如来之像。是故菩萨现一切像，如来未曾造现形像，无像无诤，尔乃普现一切众像。不以本无有所成立，以本无业自观其身诸身本无，自察法身、一切诸身皆无有身；观如来身，晓一切身从因缘生，以了法身本所从行，因与法身乃成法身，无阴、种、诸入，则曰法身。行平等业，消除众生所见之缘，若有所闻、所更粗细。

“犹如，寂意，耆域医王合集诸药，以取药草作童子形，端正姝好世之希有，所作安谛所有究竟，殊异无比，往来周旋住立安坐，卧寐经行无所缺漏。所显变业，或有大豪国王、太子、大臣、百官、贵姓、长者，来到耆域医王所，视药童子与共歌戏，相其颜色病皆得除，便致安隐寂静无欲。寂意且观，其耆域医王疗治世间，其余医师所不能及也。如是，寂意，若菩萨奉行法身，假使众生淫怒痴盛，男女大小欲相慕乐，即共相娱，贪欲尘劳悉得休息。以得休息于内息想，谓离热欲。因斯受化，皆是菩萨所愿具足。如是，寂意，若菩萨行善修法身，斯诸菩萨则是法身。示以饮食充实斯体，不服抟食以安其身；以断众膳，愍伤众生而现复食，不以饭食入于体里，不著身中。又其法身力不增损，菩萨法身不知所生，亦无有死，无终无始，而随习俗现有生死；虽现终没，解一切法悉无所行；示现所生，畅一切法无为无会，一切诸法虽有所生悉无所生。皆晓诸行，自现其身诸根阙减，而所游行不毁法身，则以法身、法食、法力，以法自归了如来身。

“寂意，欲知如来身者，即虚空身而无等伦，处于三界为最至尊，施于众生身无所归，不可譬喻而无比类。其身清净，舍垢无尘；其身本净而无沾污，自然鲜明永无尘冥，本性仁和悉无所生；其身寂然，不为心意识所见拘系；其身自然，犹如幻化、野马、水月；其身已度空无相愿；其身普周十方虚空，心悉平等了三界本，一切众生无有吾我；其身无底不可限量，无作无想；斯身无著无所思念，所住真谛致不可还；其身无像自然现像，无痛现痛，自然无想而现有想，无生死识而自然现诸生死识，无地水火风因其示现地水火风四大之身。解诸世间一切现法皆虚不实，眼无所见，耳无所闻，鼻无嗅香，舌不在味，身不倚行，永消众识，意无所受，心无转移，无心意识，解了真谛未曾进退。

“尔时，寂意，如来法身，若有菩萨以能逮斯如来等身，靡不周普奉菩萨行。在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四方域郡国县邑州城大邦，悉化其身皆遍现之。一切众魔不能见知菩萨所为。现若不现，悉能明了微妙之业；虽无所现，普现一切未曾念行。见闻知识有所修行，开化众生，不以身行失四意止。为众生类，因现其身无常、苦、空、非身之义，解达诸身本法悉寂，为众生现身归坏败。其以报应求于身者，以是退转，以是求报，随四颠倒。其有解睹无作无见，晓知其身犹如草木、墙壁、瓦石，为诸众生现清净身。

“如是，寂意，曾为菩萨，从锭光佛授决以来，致于密身清净之体。正使菩萨口有所宣，悉无言说。又有，寂意，如来所说随时之宜，因其想念，说菩萨密身之寂静，从是转进而得拔济，所至无际，所谓菩萨身之秘密由得自在。菩萨以宣己身秘密，粗举其要，假欲具说江河沙劫，不能究畅。”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何谓言密？其言清净随众生类。堕畜生中多少限数，菩萨亦现若干音响言语。其察音响现若干辞，顺其众生章句言语而演言教，随时颁宣而与谈语，说其苦乐善恶之处。其菩萨音，一切普入靡所不达。或有歌戏、幻化瞋喜演其音句，随其众生言辞音响而入训诲。因其一切身意所信、心所好乐，菩萨悉解而分别之，各使闻了。”

寂意菩萨问密迹力士：“菩萨所化音响如何？”

密迹答曰：“从其众生一切音响。又菩萨音所顺无限，犹如众生所生之处心念各异，五趣音辞各各不同，不可称计；菩萨如是各从音辞，亦无言辞，是则名曰随众生音无不达之晓无所有。当作是观，一切众响所宣言辞，终竟一切不可思议。言无穷极，是为菩萨所化随时，不可喻尽，自恣颁宣不可计响。或演释、梵、四天王音，或复恣宣诸天龙神、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揵沓和、摩休勒、人与非人，随众生音上中下声、粗细好丑，而演音响喜悦一切。”于是颂曰：

“以如言辞，多所解决，敷演无数，所说言教。
疗以慈心，达入愍哀，宣布广说，喜悦护意。
天帝合集，柔软和调，若有闻斯，蔽众音响。
因从伎乐，所演悲声，颁宣斯出，经典训诲。
诸真陀罗，思好雅颂，其音喻此，普悉具足。
闻令欲止，淫心不兴。一切山神，皆好音乐。
计于欲界，众诸妙音，诸伎乐出，诸天声响，
皆悉起此，诚可爱悦。其法音声，随时方便，
所宣歌颂，消瞋恚欲，除去痴慢，自大之行。
分别畅了，行所归趣，以闻道术，宣传之故。
其在色界，一切诸天，皆能悦可，斯诸天意。
因得听闻，殊异言教，在世发意，当成佛道。
龙揵陀罗，摩休勒等，一切妓乐，若干种品，
德海若宣，微妙音教，众生皆悦，心豫踊跃。
入无央数，若干音响，阎浮天下，所居人民。
其音普遍，入斯众生，若得闻者，悉得度脱。
虚空天神，及此地祇，其声通达，咸至彼间，
皆得闻教，莫不悦豫，佥然决疑，悉心欢欣。
哀鸾鹄雁，赤嘴鸦音，山鸟孔雀，鹦鹉鶡鸡，
雁殊异鸟，耆域鸳鸯，若闻此声，皆可意悦。
师子虎狼，熊罴猿猴，麋鹿骡驴，野狐诸兔，
象马狗犬，牛羊猪类，闻其音声，可意喜悦。
四足二足，诸有形貌，其多诸足，诸无足者，
皆乐闻是，解知音声，宣布受诲，舍众邪业。
于斯三千，诸国有音，最上中间，及豪下贱，
地狱饿鬼，至畜生类，诸天人民，众诸音响，
行无妄见，唯念至真，亦无想求，未曾诤讼。
奉行所业，志存道心，颁宣令现，当应时节，
己以专一，忍众生诤，以音教告，百亿国土。
从是通达，江河沙数，不倚财业，心无所行。
诸佛国土，所有众魔，此等得闻，斯大和声，
悲哀将护，所救如是，出入行步，悉为兴礼。
正使众生，有百千亿，其心各抱，若干志念，
闻是言辞，不以蔽碍，叉其十指，稽首作礼。
卧寐聋哑，口不能言，跛蹇无足，诸大疾病，
彼若闻此，微妙善语，宣畅柔和，至好音教，
心常怀念，尘劳危厄，口所宣说，亿载尘劳。
其得闻是，清净法音，开化乌鸟，致于清凉。
口所宣布，众生悉闻，诸佛经法，及诸圣众，
布施禁戒，行忍辱事，精进一心，智慧之法。

说意所存，功勋众行，亿百千劫，不能畅尽。
本际无底，其意无量，演于佛音，所往无极。”

大宝积经卷第九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二

密迹金刚力士，语寂意菩萨：“菩萨所说，口未曾宣污染恶言、不仁之辞、瞋恚痴言，亦无谀谄，无刚结言、崎岖之语、调戏俳说、无益之文语，不妄笑、谗言、两舌，不顾男女，不坚硬，无有粗辞卒暴之性，不有怀害，无取舍心，不失仪节志，亦无结心，无所著，无斗讼言，无所倚，无尘劳，无所举，无轻放逸，无自恣，无横理无宜之行，无非时辞，无贪欲，无非恶，无所爱乐，无有处所，亦无非净，无违时，无失节，诸根无毁，音声无瑕，心不怀害亦无偏党，无恣訑，无覆蔽，不诤言语，不有怨嫌，无有结恨，不妄受邪非，无自归，不计吾我，不娆他人，不恼彼己，不宣伤害，无殃罪法，不失所言，无不受行，无不顺业，无不可忍，所宣言和，无种姓事，无轻调之教，去非法之行，不毁法行，不越时节，不违宜度，不宣须臾，不自叹类，不坏他伴，于己得誉不以喜悦，见叹他人亦不愁愦，谨慎守节不轻慢人，不说非宜，不毁有宜，不诽密言，常随时护，不谤明智，不呵贤圣，言不虚妄，不非证明，不入人罪，不求他短，所言转教不伤筋骨，不称他恶，志愿无上，不相颜色，不求异党，不念业便，不行逆事，心常柔顺。”

密迹力士语寂意：“是为菩萨言行相应。以空恍惚神勇为力，功德报应所作果实，宣至诚辞从所作报。假使有人行诣大树下，若复住立，作是观树，以观转问他人言：‘男子能知此树所生，叶数为有几枚？’有大智人，不观树木亦未计数，知彼树叶便口出辞，其数如是。与侣俱坐，亦不计之；既未能度，至于道德即知其数，来在一切而演若干。其人语词等无有异，若有来问大江河沙，能有几沙？一一计之能得几枚几百千亿兆载垓数，水有几升斗斛限数，不可以喻量度，不观其限，亦不数之，悉知江河沙之多少几亿兆载，皆知水升斗斛限。各各为演若干品语，唯大圣知，天不能证。诸龙鬼神、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揵沓和、摩休勒、人与非人，声闻、缘觉，悉不能证明，独佛世尊乃能知之。以是观之，如来至真等正觉慧不可计量，宣万亿音，众生皆闻各得开解。”

密迹金刚力士语寂意菩萨：“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神仙，名曰楼夷。尔时之世，有一梵志，名曰寂然。时，国有一大树，名曰仁贤，其树枝叶华实茂盛。其楼夷神仙常处其下，具足十二岁，数其树叶而复观之。彼于后日，寂然梵志从城中出，往至仁贤树所昼夜游

观，饭食已后数树茎叶，又以圣明一心数之。又曰何谓告启神仙：‘我当数之，知有几枚。’时寂然梵志，不观其树，不数其叶，寻时说颂曰：

“‘有八千垓， 八千亿叶； 节有九千， 六百二十；
觚有五枚， 二百五十； 痱癗六千， 六百六十。
圣师欲知， 叶有若干， 数其树茎， 分布所在。
并所知解， 启曰如是， 今无放逸， 有疑数之。’

“楼夷神仙嗟而说言：‘善哉！至言谛辞无欺！吾十二年坐计限之，其树叶数亦不数之，悉知本末叶有若干。唯愿梵志为我说之，其音声行何所以类？’寂然即曰：‘神仙听之！天不助我，亦非世人。以至诚故传大正行，皆以真净无所诤讼。’楼夷神仙，舍利弗是；寂然梵志，释师子是。当执持此至真言教，住于至诚以应法宜。”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是则菩萨至密之业、清净之元。其无极慧，深入无量巍巍无限；随时示现，至真无形不可说名。”

密迹金刚力士，复谓寂意菩萨：“何谓心密？心行清净不失神通，造立慧业；神通自娱在所示现，正住神通，建立大哀无极之业，以神通化无央数变。一切普显以诚谛通，智慧为室，现目睹见一切诸法。是则菩萨正真之法，慧通无极，普御一切。其神通慧皆显众像，解畅诸色本无有色。其以神通普入诸音等本音响，皆能观察一切众生心念诸行。因见本净，常见一切随时开化，常念识之未曾忽忘。断去来心，普现神足无所挂碍，独步三界不以为拘，悉无所有不造立行。其神通明，尽一切漏，晓了随时，不失其节现生死难，示度世业所察玄远。其神通明，皆超声闻、一切缘觉，深入微妙，坐佛树下降伏魔官，解畅一切诸佛道法，而转顺时道法圣轮，开化一切十方众生，使入法律至阿维颜转一切法。

“寂意欲知，是为菩萨心密之业，心行清净。若心真净，永无所归，亦无不喜，性安调和，随行极良，则以普慧三昧定意，而行正受不永灭度，不厌欲界。设生其中，无所系著，不为所缚，所生现决未曾有结。所以者何？以度一切虚空妄想，解众尘结颠倒所受，心无所著。由是之故，得脱生老病死，虽有所生悉无所生，以大乘本成就一切诸佛道法。斯诸佛法救护十方，求之无处而不可得，乃了一切诸佛之法。一切诸法悉归佛法，是诸佛之法悉一切法。是一切法及与佛法，不是是法亦非非法。所以者何？求一切法本末处所而不可得。若求诸法悉无处所，则无有数；超诸住数一切诸法知一切法，则不依倚一切诸法。以不依倚一切诸法，其求利义便致大衰；其无思求，彼则无利亦无衰折。转进学前其见利义，心无忧戚，亦不喜欢；其心无忧，志无挂碍，则无所住；其无所住，乃无杂碎；其无杂碎，则无所向；其无所向，如是乃向。如是乃向者，尔乃无向；其无所向，乃无

吾我；其无吾我，则无所受；其无所受，则无诤讼；其无诤讼，则无斗乱；其无斗乱，是沙门法。其心平等犹如虚空，住其平等如虚不随欲界，不处色界，不著无色。若以一切悉无所著，无誉无毁，其无誉无毁谓一切法。斯等皆解如是深义，以能知是六事之业，宣畅分别亦复如是。以何等故解畅分别？以是之故，一切诸法不可得也。其能解畅分别诸法，本无所处，三界悉虚，乃能解畅悉以分别，是为心密。”

密迹金刚力士复谓寂意菩萨：“其心行密，斯行慈愍，不计吾我故；其行悲哀，无有众生故；以行欢喜，则无命故；以能济护，乃达无寿故；行四布施，心无悭故；奉行禁戒，调和其心故；斯忍辱行，尽心之业故；若修精进，思惟寂静故；其寂一心，弃心所在故；其知圣心，无所行故；其四意止，无意无念故；若四意断，其心以了，以不起不灭故；其神足飞，心广无际故；以行笃信，心无挂碍故；若修精进，心行寂静故；其意已念，心行得自在故；其定意者，斯平等心无有若干故；其智慧根，心无想故；其势力者，顺流心本故；若以觉意，心分别慧故；奉行道业，心无所想故；其寂然者，惔怕静思故；其观法心，见无著故；修行贤圣，究竟解心故；心念于佛，其明慧者心不妄想故；其心思道，志不可量故；其思念法，心平等故；思念圣众，心无所住训诲众生故；其心湛净，护于正法故；其法诸界，心无所坏故；佛土清净，心等如空故；众相具足，心无别形相故；逮致忍辱，心无颠倒故；阿惟越致，心不复回还故；庄严道场在于三界，心不堕故；降伏魔业，心摄众生故；道所训诲，一切法心平等觉故；以转法轮，诸法无转，用心不还故；现大灭度，解生死源，以心平等自然之故。”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曰：“菩萨若得不起法忍，心则甚密，心亦清净。心已清净，便解一切众生心净，普无不入。其众生心入于道心，一切众生心趣道心而被照明。犹如虚空普悉平等，遍入一切有形、无形道心，如是一切皆入众生心行。”

密迹金刚力士，说是菩萨身口心密不可思议时，七万二千诸天人众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三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万四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八千比丘意解无漏。是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动，其大光明普照十方。

上虚空中天雨众华，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其妓乐音中演出如是：“其有闻是密迹金刚力士所说法谊，若有乐信，是等之人得立授决，爱喜经典受持读诵，广为人说不失道心，积功德本终不虚妄，曾以供养无央数佛植众德本，益于众生靡不蒙济。”

于是世尊告寂意：“汝宁闻彼伎乐所畅言响乎？”

答曰：“已闻，世尊。唯然大圣，谁之威神？”

佛语寂意：“有菩萨名雷音，从雷音王如来佛国发，其国土名两

氏。来诣忍界，欲见吾身，稽首作礼启问法要，欲听说是如来秘要法教，在于虚空不现其身，供养如来及斯经典，故雨天华作诸伎乐，从其伎乐出是辈声。”

佛说未久，雷音菩萨从虚空下，稽首佛足，绕佛七匝，住于佛前，白天师言：“唯然！世尊。雷音王如来敬问无量，兴起轻便，游步康宁！”

尔时，世尊告问雷音菩萨：“善来正士，快哉！顾义故致奉现，宁欲听受如来秘要经典之慧？今密迹金刚力士，承佛威神而颁宣之。”

于是众会或有菩萨，心自念言：“斯密迹金刚力士，在于何世积众德本？在何佛所而发道心？本何誓愿，所逮辩才，广大无极巍巍如是？”

时，佛悉知是诸菩萨心中所念，告寂意菩萨：“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无央数劫不可思议，尔时有佛，名无量勋宝锦净王，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庄严，劫名善见。其佛国土有异威德，人民炽盛皆得安隐，五谷丰收，土地大盛，咸共快乐，天人繁炽。地悉平等犹如砥掌，无沙尘秽、荆棘、瓦石，唯琉璃、水精、明月、珠玉、珊瑚、琥珀、砗磲、玛瑙遍布其地。其地柔软犹如天衣，有甘美香，光色甚好。生其好草如天綩綖，以足蹈上足下四寸，举足如故。其土快乐无有大寒，亦不大热。人民仁慈，性行和调，身口心定。香芬熏地，绀琉璃色。彼国人民普得自在，皆受训诲，淫怒痴薄，安隐寂静悉有威力，闻说法言皆识议理。其佛世尊，时诸声闻众有十二垓，诸菩萨三千二亿。其佛寿命三十六亿岁，无中夭者。斯庄严国其中四城，名曰快见，甚大广长。风雨时节，五谷丰饶。人民安宁，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一一方城，广长各八十万里，相去四百里。有一大国，一一大国各有千郡县及诸村落丘聚，其土人民身长四里。是时大城快见四方大城，复有大城名曰清净。王所治处土地广长，其城东西长二千五百六十里，南北广千二百八十里，郡国县邑各有一万，具足快乐。诸游观园各有一万，极甚清净，七宝合成。

“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勇郡王，有七宝：一曰、金轮，二曰、白象有六牙，三曰、绀色马朱鬘尾，四曰、明月神珠，五曰、玉女妻，六曰、主藏圣臣，七曰、主兵大将军。主四天下，供过去佛植众德本，威神难量；发无上正真之道心，逮不退转。在城中央立一屋宅，广长高大，长广各六百四十里。以七宝立七重墙壁，栏楯七重，交道七重，宝幔七重，七重深堑。其宅里内，有四大果园生若干华，一名妙华，二名功勋阿，三名山河，四名春安。有池水满，广长各二十里，皆以众宝而作栏楯，紫金为池，紫金琉璃以为底沙，满八味水合生宝华，凫、雁、鸳鸯异类之鸟游戏其中。一浴池名施财，二名上窟，三名上香，四名妙御。中宫婇女七万六千，如天玉女，各有好相

端正殊好，非世之有。其王正后玉女宝及诸婇女，皆发无上正真道意。王有千子，具足勇猛，与众殊异，端正超绝，二十八相严饰其身，志性仁和，亦俱同心发大道意。

“尔时，其佛游在清净大国，其王勇郡，供养无量勋宝羼净王如来，具足亿岁；诸菩萨众、声闻等，衣被、饮食、床卧、医药一切所安，园观、浴池、屋宅、讲堂、房室、精舍、高台、楼阁，一一比丘与二侍使给所当得。其王诸子，志性安和，无放逸行，常以至心供奉如来、听受经典，不乐爱欲戏笑邪业；以无放逸听受经典不以生心，不久即逮兴五神通；以得神通踊在虚空，犹如雁王飞行自在无所挂碍，从其一观复至一观，从县至县从国游国，从一天下至一天下普行游观，以是要偈为大众说：

“‘诸佛兴出世， 玄远甚难值！
人生在世间， 亦甚难得遇！
诸人咸同志， 俱信乐听经，
于亿百千劫， 甚复不可遭！
今人中之雄， 以出于世间，
欲令寂然定， 故说经法义。
从安住世尊， 咨受教训诲，
求于大圣明， 奉启佛至言。
以听受经法， 弃捐于恶趣；
以逮闻正法， 得坐极安处；
以逮闻正法， 消除众尘劳；
因其听受慧， 得致正真法。’

“彼时布宣训， 而演是甘香，
缘其斯瑞应， 地六返震动。
普布告天人， 诸天举叹曰，
即时雨天华， 其华若干种。
众生皆来集， 不可称计数，
最胜之开化， 皆入于道法。
前稽首足下， 礼于天人尊，
皆俱以叉手， 恭恪而住立。
其最胜圣师， 是逮得是心，
随时顺义理， 而为说经法。
斯等之伴侣， 得闻安住法，
三十六亿俱， 悉发大道心。
其三百亿众， 具足不减一，
皆以得清净， 极上之法眼。
其心以厌患， 于俗之家业，

悉共在彼世，弃家行学道。
诸人无数众，亿载兆垓人，
咸启受经戒，皆作清信士。
以逮闻经法，稽首佛足下，
各各前辞别，悉自还归家。”

佛告寂意：“尔时，王太子并共父王，以栴檀造立楼阁，广长清净好校饰之，作诸窗牖以众宝成。以牛头栴檀香，一升烧气遍天下皆有美香，以是栴檀造立楼阁，广长高大高四百里庄严校饰，威神显现巍巍无量，正四方好四角四柱，所作平正安不倾斜。其王勇郡，因欲往到无量勋宝罽净王如来所，奉视稽首，咨问听受经典，劝王眷属：‘人命难得！佛兴难值！亿载时有，经道难闻！宜往奉视咨受经典。’王及太子、夫人、婇女，大臣、百官、人民大小，皆入校露高台楼阁，坐于百千严饰宝床，以众华香、杂香、衣服、宝盖、幢幡、鼓诸妓乐，以恭恪心奉事尊敬，宝珠交露高台楼阁以贡上之。一切同心仁和之意，上在虚空犹凤凰王，与诸众俱无所挂碍，飞行浮疾往诣佛所。其宝交露高台楼阁以到大会，前诣佛所。斯宝交露高台楼阁，绕佛七匝还住一面。王及大众各下以出，前礼佛足及礼圣众，绕佛七匝因在前住，白世尊曰：‘久服圣音，国有多事，不寻奉现，惭愧无颜，饥虚之情今日乃果。’

“时佛大圣，见王真心宫人眷属故来听法，则以随观，从其心本，应病与药颁宣经法。佛告大王：‘志建大乘有四事法，所游殊特不违大道。何谓为四？若学大乘笃信重人，所游殊特不违道意。何谓为信？若以喜乐奉诸贤圣，所不当造终不行之。大王恭敬则学大乘，所游殊特不违大道；若谦恪听于贤圣经，至心入耳，闻则受持以不自大。学于大乘，所游殊特不违大道；以不自大观见众圣，稽首作礼一心归命。若尊精进学于大乘，所游殊特不违大道；以用精进轻身口心，举动便宜行以越度于一切行。是为四事。’

“佛告王曰：‘复有四事，见无放逸，所见拥护。何谓为四？将护诸根，见爱欲难；晓一切受想；知无常；因法得生，命根第一／是为四事。菩萨有四事，名曰法王。何谓为四？一曰、不舍道心；二曰、亦复劝化他人发意；三曰、以诸德本，劝助道心，所可闻者意广无极；四曰、一切释、梵及四天王，其诸声闻并缘觉地，至于无极无坏弘广无穷之业。是为四事。是故，大王，当行无放逸，常修笃信，好喜无量道法之义，常受正法，以法之乐而以自娱。若以精进求于道法，大王所行不贪境界。所以者何？大王当解，贪欲无厌犹饮碱水，其见贤圣智慧之明乃知限节。人命甚短，安少苦多，生无不终，当就后世，常畏将来心不可保。今日大王所供养佛，因是德本，以有四事具足劝助。何谓为四？世世财富不可限量，功德福报不可尽极，圣明之慧而无涯底，辩才之智悉无穷尽。是为四。复有四事而当劝助，何

谓为四？身行清净功德之业；言行清净，戒禁具足；心行清净，博闻无厌；其法清净，圣明为党。是为四。复有四事劝助德本。何谓为四？善权方便，修清净行；训诲众生，智度无极；以清净业降伏魔官，誓愿清净，言行相应；一切诸佛法悉清净，积功累德逮见诸佛。是为四。’

“尔时，世尊为勇郡转轮圣王，说经中慧分别深义。其王心解即时欣然，便解身颈无数百千奇珍珠瓔以贡上佛，举国事佛给所当得，奉持五戒，尽其形寿净修梵行。其王中宫夫人婇女，从佛闻法心中喜悦，随时之心抱柔和意，无阴盖心，脱身衣被奇异宝瓔以覆佛上，启白报王：‘欲得舍家出为沙门，净修梵行，尽其形寿奉持禁戒。’王即听之。

“如是，寂意，其勇郡王奉无极法，逮法财富，稽首佛足，绕佛七匝，与中宫婇女及其官属，入大高台楼阁交露，便涌出上于虚空中，须臾之间即复还服清净大国。于是圣王以十五日月盛满时若干种华，出入行到游观之园，中宫眷属观见好地，彼时圣王在游观园作众妓乐。其二正夫人，一名不行步，二名无虚损，从宫中出，洗身沐浴，适还去已，以香熏衣坐莲华台妙胜床席。有二孩童，自然来上夫人膝上，结跏趺坐，端正殊好，非世所见，有二十八大人之相庄严其身。适自然现，即时虚空中百千诸天举声叹曰：‘是二孩童则法神圣，一名法意，二名法念。’是二孩童适自然现，时其名法念孩童，坐不移夫人膝上；其法意孩童子，化生无损夫人膝上。适跏趺坐，异口同音而说颂曰：

“‘若有守己身， 能发菩提心，
斯等之学士， 为致善福庆。
以为曾睹见， 护吼兴现世，
常以欢悦心， 一志供事佛。
为大神通业， 快得受救护，
得消生死轮， 疾灭无所生。
若发菩提心， 未曾忽忘之，
以救摄众生， 坏破生死难。
其上方境界， 不可计佛土，
彼土而有佛， 号名曰时节。
从彼佛土来， 以用法故举，
亦欲见功勋， 国土之所有。’

“于时二孩童， 各从所坐起，
因便从母膝， 移下在于地，
俱发进其路， 行诣天人尊。
前稽首佛足， 却退叉手住：

‘四方宣佛德， 今故来听经。
　佛法甚难致！ 闻受亦难遇！
　以得闻是法， 当启人尊胜。
　至诚于佛道， 无上正真业，
　诸佛之道法， 为甚难得值！
　爱乐经义者， 亦复倍难遭！
　今日以闲静， 用亲友好法，
　随顺之威则， 奉敬信法教。
　慕嘉于精进， 所行无放逸，
　以得为沙门， 如是处闲居。
　愍念住如是， 质朴等无量，
　常抱惭愧心， 知博闻难遇！
　其慈普具足， 愍念于众生，
　以能达深法， 乃可逮法忍。
　计诸威力势， 其心无怯羸，
　摄救诸众生， 开化一切难。
　若在于独处， 造业无思议，
　以不贪其身， 寿命根亦然。
　于学禁无厌， 我思于道法，
　以是能晓了， 逮功勋若斯。
　若能学如是， 第一甚难得，
　其法王之业， 咨嗟此最上。
　斯诸法之要， 报应普备足，
　当发往俱到， 圣安住佛所。
　其斯诸明智， 受菩萨道行，
　奉行清白法， 以用宣布教。
　随时而闲静， 逮到五神通，
　因其识皆念， 所行法惔怕。’

“其王二太子， 与夫人婇女，
　斯二明智等， 行菩萨之法。
　以获神通慧， 经行虚空中，
　往到世尊所， 功勋智慧海。
　前稽首佛足， 自归人中尊，
　一切悉和同， 俱往叉手礼。
　法意前启佛， 并余一切众：
‘唯愿大圣尊， 为我说道法。’

“最胜知是等， 心中之所念，
　则为分别说， 深妙之法义：

‘是一切诸法， 皆从因缘起，
本无主师教， 从造化现生。
其解内以空， 外则无因缘，
是一切诸法， 恍惚悉空虚。
以能察本末， 无作见清净，
计之犹虚空， 常不可护持。’

“佛以无数便， 为此等颁宣，
分别敷演此， 深奥之正真。
七十六垓人， 及二亿载众，
一时皆得成， 柔顺之法忍。

“是时转轮圣王勇郡，中宫太子眷属万民，绕佛作礼，供养世尊及与圣众，昼夜七日毕竟还归其宫。于是勇郡转轮圣王，独处宴坐，在于清净高阁交露，自心念言：‘是吾诸子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今当试之，何所太子先当逮致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者？’便敕工师，作七宝瓶极好团圆，作七宝[(契－大)/瓦]显现微妙，又高七仞为四十九尺。使诸千太子各各疏名，作七宝筹，著瓶中举瓶著[(契－大)/瓦]上，咸共夙夜七日供养。以天华香、捣香、杂香、华盖、幢幡，作众伎乐，供养宝瓶所疏名号。十千天子来佐劝助供养名号。时，转轮王过七日后，取是七宝瓶，在中宫夫人、婇女、诸太子众前，举著紫金案上，使人举瓶，令诸太子各各探筹。有太子名曰净意，得第一筹。适得此筹，于时三千大千国土六返震动，中宫夫人、婇女、一切妓乐不鼓自鸣。

“于寂意所念云何？彼时净意太子岂异人乎？莫造异观！所以者何？则拘留孙如来是也；从次太子名离名闻兵，则拘那含牟尼佛是也；次有太子名寂根，则迦葉如来是也；次有太子名一切苦利，则吾身是也；次有太子名雨室，则弥勒如来是也；次有太子名明月珠服，将来作佛名曰师子；次有太子于将来世成佛，名曰妙英；次有太子名贤氏，将来成佛名曰供养；次有太子名曰光首，后成佛时号曰妙华；次有太子名曰莲华氏，后成佛时号曰奉养；次有太子名离垢光，后成佛时号曰善目；次有太子名兵氏，后成佛时号曰快臂；次有太子名曰意妙，后成佛时号曰焰光；次有太子名曰净复净，后成佛时号曰焰味；次有太子名曰富党，后成佛时号无退没；次有太子名曰离垢净，后成佛时号曰执德；次有太子名曰坚强，后成佛时号曰宝事；次有太子名曰宝称，后成佛时号曰无欺世。于是寂意，取要言之，次广具足。有太子名曰甘铠，庄严第九百九十九，千不满一，后成佛时号曰无量德宝称，在是贤劫立兴来世。”

佛言：“如是，寂意，有太子名意无量，得最后筹，是王太子当在最后成行觉道。时，其诸太子轻易调戏，数数笑之，众等各言：‘我

当成佛时，降魔官属，转于法轮，开化度脱无量众生令至灭度。假众生尽，后何所设？当何救济？’其后太子名意无量，目自睹见，得最后筹穷底成佛，应时愁恼：‘吾独何衅穷底得筹？’五体投地犹太山崩，口自宣言：‘诸佛道法不可称量，众生之界亦无有限，所愿殊特不可思议。’寻即立一切愿：‘令我兄弟千人成佛，后所教弟子，所度多少，其寿长短，计合是等一切寿命，与我成佛道时所寿久长若干适同。仁等所有一切圣众，我成佛时圣众独尔，颁宣经法所化度脱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与仁千人功勋巍巍适等无异不可限量。假使吾身所言至诚，合成不虚，三千大千世界为吾现瑞，六返震动，天雨众华，箜篌乐器不鼓自鸣。’时意无量国王太子适立斯誓，寻时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动，天雨众华，箜篌乐器不鼓自鸣。上虚空中诸天百千，而叹颂曰：‘当如所愿最后成佛，名曰楼由如来、至真、等正觉。’”

佛言：“寂意，何故名之楼由？尔时愁感自投于地，用得下筹自积誓愿，由斯世尊号之楼由。于彼世时，其王太子誓愿已竟，说此偈言：

“‘是诸佛道法， 犹等如虚空，
意觉若如幻， 众生不可尽。
所愿誓吉祥， 戒禁成清净，
诸仁且听是， 我所欲誓愿：
合集诸仁君， 所寿之有限，
诸重尊圣王， 一切皆尽见，
计是诸佛名， 与我一寿等，
成佛名楼由， 比丘众如是。’

“其王太子感， 故宣是言辞，
诸天立虚空， 举声叹颂曰：
‘如今清净人， 所愿必当成，
因以众生故， 会成所要誓。’”

佛告寂意菩萨：“欲知尔时意无量太子乎？”

答曰：“不及。”

佛言：“在是贤劫最后成佛，号曰楼由。于贤劫中，所与诸佛千不满一，所度众生，诸菩萨、学比丘圣众，不及楼由。最后成佛而寿半劫，所度众生，菩萨、声闻一切圣众，竟于贤劫，与九百九十九佛所度适等无有差特。”

佛告寂意：“且观菩萨善权方便，成就禁戒而有殊特，具足誓愿独步独坐，周旋三界曾无休废。所以者何？楼由如来独以一身开化众生，与千佛兴所度无异，所益无限巍巍若斯。

“如是，寂意，王千太子，其后二子各心念言：‘汝等正士所志云

何？’法意太子曰：‘吾自要誓诸人成得佛时，当作金刚力士，常亲近佛在外威仪，省诸如来一切秘要，常委托依，普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信乐受喜不怀疑结。’法念太子曰：‘诸正士听，吾心自誓言：诸仁成佛道，身当劝助使转法轮，适见相劝辄转法轮。’寂意，欲知尔时勇郡转轮圣王乎？”

答曰：“不及也。”

佛言：“则往过去定光如来是也。其时诸子，此贤劫中千佛兴者是也。从拘留孙为始作佛，至楼由竟千佛也。其法意太子，则今金刚力士名密迹是也。其法念太子者，今识其梵天是也。彼时圣王中宫夫人婇女，今诸来会者是也。彼世之时，王诸太子所劝，出家作沙门者，及所教化，皆此贤劫稍渐受决当次第成最正觉。

“寂意，且观十二缘起，不乱德本获报应果，诸所发意不失其功，斯等正士十力普备悉获所愿。是故，寂意，若有菩萨疾欲逮成无上正真道为最正觉，当学斯等诸正士业，勤修奉行悉存佛道。彼何谓佛道？不以害心于众生，兴乎慈心，奉度无极，习行四恩，常修梵行，遵道品法，具进神通，行权方便成就德本，是为佛道。”

佛复告寂意：“其道心净，斯性通达；其道和雅，志性安隐；其道质朴，而无谀谄；其道广普，无所挂碍；其道平等，心无偏党；其道无畏，不犯众恶；其道财富，施度无极；其道丰饶，戒度无极；其道不咨，忍度无极；其道离处，进度无极；其道不乱，寂度无极；其道善择，智度无极；道归己慧，奉于大慈；道不曲意，至于大哀；道受喜悦，行以大喜；道归妙御，至于大护；其道以除众苦之恼，消去贪害瞋恚之想；其道趣安，心不怀色；道化难调，刈色声香味细滑之法；道降魔官属，令化去心自大及众怨贼；道消除阴、种、诸入，悉无所著；道舍魔事，在众尘劳而得自在；道归上心，离于声闻、缘觉之念；道习诸去来所行，致平等觉；道御大宝，顺一切智；道常分别无碍慧明；道宣善行，摄善亲友；道废坑堑，消众结著；道弃尘劳，越瞋诤地；道归安隐，捐众非恶；道归吉祥，趣泥洹业。是为菩萨行佛道业三十二事。菩萨住此，疾成无上正真之道，逮最正觉。”

大宝积经卷第十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三

尔时，寂意复问密迹金刚力士：“如来有几事秘要？一切声闻、诸缘觉地所不能及也，何况凡庶闇蔽之类！善哉！密迹，愿意乐任，颁宣如来秘要普入，一切众会咸欲闻之。”

密迹力士谓寂意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敷演如来秘要，有三事。何谓为三？一曰、身密，二曰、口密，三曰、意密。

“何谓身密？如来于斯无所思想，亦不惟念，普现一切威仪礼节。或有诸天人民，自喜经行，见睹如来经行之时，诸天人民心自念言：‘世尊为上。’斯等逮见如来身密。佛之所念亦不思望，一切众生睹见如来至真妙德威仪：若诸天人喜坐，见如来坐；若诸天人喜卧，见如来卧；若喜听经，见如来说经；若喜寂静，见如来默然；若喜禅思，见如来三昧；若天人民目视不眴者，见如来目未曾眴；若意自在有喜光者，便见如来光无所碍；喜紫金色者，亦见紫磨金色；若诸天人民喜银色、水精色、琉璃色、玛瑙色、砗磲，黄色、真珠、正白、正赤、黄白红紫色，或取明月珠色、暴乱色、炎光、日、月、四天王、释、梵、阿须伦，或中分色、须弥华色，或思妙色，或药形色，或碧石色，或无忧华旃匐色，或思夷华色，或青莲红黄白华色，或了忉利天色，或毗沙门王颜，或四天王形，首藏青帝、黄帝、赤帝、白帝，或虚空净，或天人民心志无量品色各异，亦见如来若干品种功勋德色。

“如是，寂意，正使江河沙等诸佛世界满中众生有含命类，展转相爱，展转相生，皆决罪毕得为人形，从思想生。其中一人正使所生，亦犹如彼一切众生，如来亦见若干品色，威仪礼节，心所好乐，不可限量；悉欲察知本末言行，亦复如是。如来至真，有以是缘各于众生，现如来像威仪礼节言行使然。犹如一人心得解脱，不与二人俱共同也。欲宣至实心得解脱乃至乎道，如来至真乃能可悦一切众生。以悦众生显示色像，威仪礼节言行亦然。犹如，寂意，清净明镜，随其色貌以往照之，则现其像不失本类，等示无异未曾变改，明镜照形亦无想念。如来如是，虽以法济一切众生，无有想念，无利养心，可悦一切众生心行，随上中下深浅之法，开化度脱三界迷惑。是为如来身行秘要。”

密迹金刚力士复谓寂意菩萨：“如来秘要亦不分别阴、种、诸入，不归罪福，不生尘劳，不成父母，无四大胞胎，亦无骨肉、所闻功勋，无涂华香，悉无所有，不系在色，无出入息，寿命灭尽。欲知佛身则是法身，身无有色，无众妄想，所现色相为贪慕好求豪尊位众生之故，而示形相令目睹矣！法相静寂，为敬慧故，一切众生使趣天眼。”

密迹复谓寂意：“若有众生俱在一会，各见佛身，以缘意睹。其远住观住本不见。其住本也，见住远不见者，无意缘也。见者，以乱意缘不见也。若以意缘不得见者，若以己身而察见之。用见他人故，不见之也。又见他人故，复能见者，用见己心故，不见之也。其在梦中有所见者，从梦觉已则无所见也。定意所见起无所见，起往所见定无所见。其空静所见不静不见，其在空静则无不见。其见无业，离于无业无所见之。其离无业乃有所见一无所见。”

密迹复谓寂意：“其如来身从无数事，各随显现其色行天身行寂然威仪礼节，而心自定然后复乱。斯如来身无有边际，亦无限碍，亦

无妄想，不可想节。如来身者不可限取，无若干像。如来身者亦复如是，无所不遍。犹如虚空，不有妄想；如来若斯，永无思想。犹如虚空，皆以遍入一切形色；如来若斯，悉以周遍照诸众生。犹如虚空，普入诸色间关其里；如来之身亦复如是，普照众生靡所不遍。犹如虚空，皆长一切百谷草木；如来若斯，至真之体长育德本。犹如虚空，不计有常及与无常，亦无昼夜；如来若斯，身不有常不云无常，不能见顶。

“又复，寂意，诸佛世尊，佛以普见天上世间魔王、梵天，无敢当佛睹其顶者。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声闻、缘觉，若诸菩萨，莫能堪任见如来顶。所以者何？佛成道未久时，转法轮游波罗奈。东方去是世界甚远，乃得思夷华佛土，世界曰怀调，有菩萨名曰应持，来诣忍界，奉覲世尊，稽首作礼，敬问供事。礼足下已，绕佛七匝则往其前，应持菩萨时心念言：‘我欲度知如来身限。’自变其身高三百三十六万里，观如来身五百四十三万兆垓二万亿里，则心念言：‘我获神足，神通自娱，我宁可复测度佛身所入云何？’佛以威德，以神足力，上方去此百亿江河沙诸佛国土，有世界名莲华严，其土有佛名莲华上，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应持菩萨往在其前，不能睹之。在上而立遥视，永不逮见世尊大圣能仁佛顶，欲见顶相永不得见也！不知佛身高长广远几千亿载江河沙佛土。

“时应持菩萨，往诣莲华上佛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住于佛前而白佛言：‘我身所来去是远近？’佛言：‘去此百亿江河沙佛土，卿族姓子从彼到斯。’应持菩萨白佛言：‘我上过到若干佛土，不能得见释迦文佛顶，不知高长几百千亿江河沙佛土！’彼佛答曰：‘假族姓子，以是方便圣明之慧斯神足力，从此转上江河沙劫，忽以越过上无喻佛土，尚不能得见于世尊释迦文顶，亦不可得其身边限！又族姓子当知，佛身无限巍巍如是不可譬喻，诸佛世尊不可称载。又族姓子，用无侣故名不可喻，如来禁戒亦无譬喻，三昧定意、智慧解脱、度知见品、身口心业、色相众好悉不可喻。一切众生以若干品引譬举喻，咨嗟如来禁戒无极，定慧解脱、度知见品、身口心业、色相威好。犹如虚空不可得边，如来之身无际若斯。’于时应持菩萨，闻莲华上如来所说，忻然大悦得未曾有，即礼佛足，绕圣七匝，没彼佛国。承佛圣旨，蒙已神力，发意之顷到此佛土，往诣佛所前，稽首礼释迦文佛足，右绕七匝，则住佛前，以偈颂曰：

“‘欲解达佛身， 犹如喻虚空，
乐得知边际， 以舍所造作。
过此百千亿， 无量江河沙，
上越若干土， 欲见佛身顶。
过到无限土， 至莲华佛界，

乐得身边限，不睹见佛顶。
其彼国土佛，名曰莲华上，
见我心所念，便以分别说：
“假使引众喻，讲诸佛世尊，
便不顺佛教，则为诽谤圣。
若欲知譬喻，诸佛法平等，
颁宣虚空限，实无有边际。
设犹如虚空，佛戒禁若斯，
定意智慧业，解脱度知见，
犹虚空无际，色身亦如是。
欲观世护顶，等譬如虚空，
如虚空所周，佛身遍如是；
如虚空所遍，光明照亦然，
其光照所至，有言辞若兹；
如言辞所至，心遍亦复如；
如心所遍至，慈心布如是；
如慈心所遍，慧周等无异；
如慧之所周，身所周若斯；
功德亦如是，道心无有二；
如道心功德，解色亦如是；
充满于虚空，所度复越是。
如一切众生，所受福德品，
其发道心福，一人德如是。
如其发道心，功德业名称，
若受正法者，功德过于彼。
一切诸佛兴，颁宣百亿劫，
叹持正法功，不得其边际。
其兴于道心，而护诸正法，
好乐解空无，十六不获一。
以乐解空无，则不失道心，
执持尊上法，是慧乃和同。
逮得斯法趣，菩萨则勇猛，
获致佛功勋，奉修佛道行。”
说是颂偈时，震动亿佛土，
诸天亿百千，鼓亿千伎乐。
无数亿千人，悉发大道心，
因闻大法故，应持之所叹。
是处不可议，无上不可限，
诸佛普示现，自在之秘业。’”

密迹力士谓寂意曰：“是如来身秘要，若彼众生皆集一会，或有能见如来身者，或不见者。其能见者欢喜观之，其不见者默然而观。如来不食，众生悉见如来服食。又寂意，如有天名精力，初化受道，取如来食而器受之，济诸穷乏。众人皆见如来而食，见如来举食著于口中，自然还器。诸天子取往古宿世如来所，种植众德本而有余殃，在在所生就与羸劣，使服食之。饥乏困厄不得食者，如来愍此以食授之。是众生等食斯饭已，身体安隐，消除尘劳，众想休息，心性仁和，志存无上，以平等觉发不可思议。以是之故，当作是观，如来不食，如来至真以法为食。所以者何？如来之身成钩锁体，犹如金刚铿然坚强，不可破坏。其如来身无有生藏，亦无熟藏，复无坚软，亦无不净大小诸便、咳唾之秽。又如来身如紫金色，无怯无弱，不有恐畏。

“寂意，且观于如来身，旷然无极，甚妙坚固犹如金刚，而身柔软如细天衣。或时上妙显微妙身，天人玉女稽首足下，礼如来身，触如来足，柔软极细不可为喻，悉发无上正真道意，永无众尘。若贪淫人，瞋恚、愚痴若有等分，见如来身适值目睹，其淫怒痴所有等分，一切身行悉为消除，无复众尘。若有悭、贪、犯戒、瞋恚、懈怠、乱心、愚痴，使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取要言之，若有离于清白之法，见如来身，弃不善想，皆修德本。以不妄想观于如来，乃曰真道。是为，寂意，如来身秘要。若有布施，如来瑞应所化自在，以律开化众生不受长育，解众生想而为颁宣建立应度。如来于彼观无所业，又无所行。如来至真未曾念是：‘我当化形。’所当化者，若方当化，心自念言。又化所观，如来至真在此业前，乃至世界所说土地无数世界，如来所化往来所至，如来在彼观无所想。其如来者，从身放光明，若干种色、无央种色、不可计限百千曜色，其光所照江河沙等诸佛国土。光明远照所奉行业，众生皆从彼开化之，以是无业所作行无。是故，寂意，如来身秘要，诸所念行，所颁宣说，所成就发无上正真道意。又如来身秘不可称计。”

说是如来身行秘要时，十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八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诸天人民、阿须轮、世间人赞叹密迹：“善哉！善哉！”诸天伎乐不鼓自鸣，雨于天华。世尊以右紫磨金色手，举著密迹金刚力士顶上，叹曰：“善哉！善哉！密迹快善说是如来身秘要！今所宣说，如佛所教而无有二。”

密迹力士谓寂意：“何谓为如来口秘要？其夜如来逮无上正真道，成最正觉，至无余界、泥洹之界，灭度日夜。于其中间，施一文字以能颁宣，一一分别无数亿载，讲演布散无限义理。所以者何？如来常定，如来至真无出入息，无所思念，亦无所行，无复思想，悉无所行，虽口所宣，无想无行。如来所行无应不应，无言无说，不想有人。世尊所说一切超越三昧正受，皆以文字而分别说，颁宣文字而自倚著。一切众生如是周旋往来：‘如来为我讲说经法。’是则名曰如来

在彼亦无想念。如来所观而知止足，其舌之门口宣音响，闻所宣音莫不悦喜，而演如来言辞之教。散一音声，悉普周遍众生所想、众生心念，是则如来从口敷演。如来言辞出六十品，各异音声。何谓六十？吉祥音、柔软音、可乐音、悦意清净音、离垢音、显曜音、微妙音、明听音、无乱音、无愦音、师父音、无刚鞕音、无粗犷音、善顺音、安重音、身所吉和音、随心时音、空悦音、与爱安想音、无恼热音、方正音、识达音、亲近音、意好音、欢悦音、和教音、晓了音、精勤音、忍和音、重了音、其响去秽音、应师子音、龙鸣音、雨好音、海雷龙王音、真陀罗伎音、哀鸾音、鹰畅音、鹤鸣音、耆域音、英鸟音、雷震音、不卒音、不暴音、普入响音、去非时音、无乏音、无怯音、悦豫音、通畅音、戒禁音、美甘音、进行音、广普音、具足音、诸根无瑕音、不轻疾音、无住音、响普入众会音、宣诸德音。”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是为如来六十品音。其如来音，普通十方诸佛世界，可悦一切众心性行。如来所观无有妄想，如来道心不作是念：‘吾当为其口宣经法：通闻经、德经、所演经、分别经、颂诗经、藏经、于是顺经、生经、方等经、未曾有法经、譬喻经、章句经，若说古喻，若有引喻，有颁宣言论谈语，诸无上讲诸事敷演众事，有所处当分布远近，开通其本自解晓了，宣畅其义而为开化。’又众会等，如来至真所宣法典，亲近佛坐，入比丘众、比丘尼、清信士女，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轮、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若人非人众会之党，随众生根所行精进，从所乐法而令入道；以顺入道，求众生无因开化之，乐法音响亦复如是。斯诸众生心自念言：‘从如来口出。’不以各各说法，随心别异言行应时，各各闻法而得开解，是则名曰如来口密要也。

“又有，寂意，无数众生行不可计，其所言辞八万四千闇处下劣，诱进此辈无明众生，入如来法而蒙开化。又众生行不可限量，若有贪淫，随时因彼众生所行，由入其中便救济之。怒、痴众生及等等分行三事，蔽众生之类，随其三界思想之顷，庄严拔之，令无所住而无异心。入众生类罪福之行，而为分别现如来寿，而有限尽不知。众生所行罪福，以权方便各说异法。如来善权众生无限，不可计量，所行不同，便为颁宣若干品法。又以众生，在于我所面现相值，如来所说悉遍入心，随其本行宣布道业各解入道，是则名曰如来秘要。若有菩萨入如来秘要，是等不知，谓于如来至真演有为之门，而如来法悉是无为。又有如来宣一品音，众生想念坐有所说，唯忆想乐如来音者，望想所说。不当作是观，而如来口永无所说。所以者何？或有众生闻如来音，眉间之相谓之在顶。若有想发，知之绀色从天中[立＋寺]。目善明好，人不堪任谛视如来。所以施与，消除诸非，弃诤讼门，无危害心。若颈肩臂去众阴事，若诸指事，若以身胁，若有宣颁，从背至足，若以腹，若以脐又阴马藏，若以膝腨无瞋休息，若以有相及成种好，于世最上。若有想知如来至真闻其音响，随其所好诸

根厚薄，从其应度而开化之，演斯音训悉使入律。虽尔如来所观开化亦无相念。

“犹如，寂意，或譬如伎乐以调其音，以手鼓之其声悲和，无有在彼作是声者，皆由方便缘合，而有殊特悲和之音。如是，寂意，如来言辞化众生心，缘其畅教，如来在彼，有所演说无有偏党，皆是宿缘所造立行而有殊特。如来至真在于众生，超绝巍巍由本殊特。犹如，寂意，呼声之响其音远彻，其音所出不在于内，亦不处外，不在中间。如来若斯宣音训诲众生之心，其辞言教不从身出，亦不从心，不内不外，不从中间。犹如大海之中如意明珠，演其光曜可一切众。若宝明珠系在幢头，遍照城市。从众生心所欲志愿，其明月珠出宝，众人各得所欲，斯明珠宝亦无想念。如来若斯其有宝心，志存清净，执大哀幢，从众生性根无所不应，各使开解。虽显是教亦无想念，是则如来所宣秘要。”

密迹金刚力士复谓寂意菩萨：“吾今普观天上世间，诸魔、梵天、沙门、梵志、诸天人民，都不能限如来所宣音响文辞。所以者何？我身忆念，如是世尊在灵鹫山，与诸菩萨眷属围绕，而有法典名净音场，广为众生而颁宣此，时慈氏菩萨之所建立。当尔之时，贤者大目连心自念言：‘吾欲试知如来音响所彻远近？’时大目连，自于其坐忽然不现，住须弥顶闻如来音，如在目前。自以神力即游于是三千大千世界，最在其边，越众须弥诸四方域一切铁围山，住在极边大铁围山顶闻如来音，如故无异如近不远。佛自念曰：‘是大目连欲试如来清净音场，吾今宁可显其神足。’于是世尊发现神足。时，大目连承佛圣旨，蒙己神足，西方界分去是悬远。

“然过九十九江河沙等诸佛国土，有佛世界名光明幡，又其土佛名光明王如来、至真、等正觉，今现在说法。目连到彼，住其佛土，故闻佛音，如人对住听所语辞。其光明幡佛土有大光明，佛身长四十里，诸菩萨身长二十里。其诸菩萨所食钵器，其高一里。目连行钵际上，时诸菩萨白世尊曰：‘唯然！大圣，此虫何所从来？被沙门服行钵际上。’于时，彼佛言：‘诸族姓子，慎勿发心轻慢此贤！所以者何？今斯耆年名大目连，是释迦文佛诸声闻中大弟子，神足第一。’时光明王佛告大目连：‘吾土菩萨及诸声闻，见卿身小，咸发轻慢。仁当自显现神足力。’承释迦文佛威德圣势，时大目连往诣光明王佛所，稽首足下，右绕七匝，却在前住，白其佛言：‘又今是身我欲跏趺坐此地容不？’佛告之曰：‘如意所乐。’时大目连踊在虚空亿百诸仞，在彼宝域便作一床，跏趺而坐。从其床座，垂众名宝珠璎亿百千垓，一一珠璎一一珠中演百千光，一一光明各有莲华，一切莲华现释迦文身坐莲华上，其所说音如释迦文音响，清净颁宣经典等无有异。时，大目连显神足力已，复往佛前。时，诸菩萨得未曾有，怪之所以，前白佛言：‘是大目连，以何等故诣此世界？’世尊告曰：‘欲试释迦文佛音响所彻远近，故到此土。’

“时，光明王佛告贤者大目连：‘仁者不宜试如来至真音响无限，无有远近，岂欲知限？卿甚大误！假使目连仁以神足过江河沙劫西行不休，不能得知如来音响所闻。诸佛世尊音响旷远超绝无限，巍巍无量不可为喻。’时大目连在彼世尊，自投足下，自忏悔过：‘唯然！世尊，我身不敏，佛音无量而横生心，欲知其限所闻远近。’其光明王告目连曰：‘汝虽远来过九十九江河沙诸佛世界到此佛土。’复白佛言：‘甚远！甚远！天中之天，身甚劳极，不能复还至其本土。’世尊告曰：‘于目连意所在云何？以己神力到此世界，莫作是观！故是世尊释迦文佛威德所立到此世界。当遥自归稽首作礼于释迦文佛，其佛圣旨将仁本土。假使卿身以己神足欲还本国，一劫不至。卿既未至，到不见能仁佛灭度时。于目连意所念云何？我从何方，东方、南西北方乎？’目连答曰：‘不知何方也。今以迷惑，不知本土何所在处？为在何方？’世尊告目连：‘释迦文佛在于东方。’时，大目连右膝著地，向释迦文佛所在东方，叉手自归，尔时颂曰：

“‘唯天人之尊， 见垂力愍念，
威德大巍巍， 天人所恭敬。
音响彻无量， 其慧无边际，
愿显其国土， 今欲还斯土。’

“如是，寂意，诸佛世尊音声无际不可限量。释迦文佛游在灵鹫山，时舍利弗，闻贤者大目连宣扬大音，怪之所以。贤者阿难前白佛言：‘谁为于今宣扬大音遥自归命？’佛语阿难：‘耆年大目连在西方境，去是九十九江河沙佛土，世界名光明幡，其土佛号光明王如来至真，今现说法。耆年大目连到彼佛土，意中欲还归斯国土故，遥宣扬此大洪音。’阿难又问：‘以何因缘到彼佛土？’佛告阿难：‘大目连至，当问其意。’时大众会各白佛言：‘欲乐得见光明幡世界及光明王佛如来、至真、等正觉，睹大目连游在其国。’尔时，世尊见诸众会劝助意，时从眉间相，有大光明名俱受，照九十九江河沙等诸佛世界，至光明幡佛土。其大光明普遍众会，悉睹其土光明王如来至真。大目连见之，自投其地，称宣大音。

“尔时，世尊释迦文佛，告贤者大目连：‘承其光明来还此土。’时目揵连依佛光明，发意之顷还到此土，稽首佛足，右绕七匝，则住佛前，悔过自归，重自剋责：‘我甚迷误！如来音响不可限量，而欲试之。我所至到极为旷远，所至到处听音适等，近不觉远。如来音响巍巍无际。’佛言：‘如是，目连，如汝所云，如来音响彻远，无以为喻。欲知如来音响远近，犹限虚空欲得边际。所以者何？犹如虚空普周无边，如来言辞响彻无际，回远如是。’寂意，当说目连往返品时，寻于彼会，一万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是为如来言辞秘要。”

密迹金刚力士言：“于寂意所知云何？一切众生心各所念，宁可

知乎？”

寂意答言：“一人心念思想难限，正使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一劫共计观察多少不能知之，何况一切众生心念思想，不可称限乃如是也！今故语汝，殷勤嘱累，计如一切众生心想，所演音响无限若斯，何况一切众生心性，是无形想，不可计喻！”于是颂曰：

“三千界众生， 皆使成缘觉，
一人一劫中， 心念不能知。
一切心所念， 佛悉知志思，
以无想之心， 佛悉了此念。
其一切众生， 三世所想念，
世护口所言， 所布各得解。
佛随之所念， 宣音讲经典，
斯音响在心， 乃演其道宜。
如一切众生， 所思诸名色，
世雄一毛孔， 所演光如是。
如一切众生， 名色及心念，
如来演音响， 过于彼众想。
佛颁宣一切， 引喻计诸想，
其音不休废， 不得佛言际。
无色谁能得？ 愍无言之辞，
无色无有言， 消灭无色尘。
假使尘无色， 一切不可得，
以是无色尘， 究竟不可获。
设言虚无实， 无内亦无外，
尘劳虚空等， 故曰无内外。
如使不得辞， 佛言通十方，
尘劳亦无际， 斯建立所处。
一切众生言， 上中下之辞，
无身口心事， 不舍无所立。
想应如倡妓， 诸天之音乐，
亦无身言辞， 而音响普周。
如是本甚净， 众生心若斯，
佛皆颁宣之， 其心无所想。
犹如呼声响， 无内亦无外，
人尊言如是， 乃无内无外。
无想如妙宝， 所说悦众生，
其言无妄想， 可一切萌类。”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曰：“是则如来口言秘要。又如来密要，随

其音声，而为众生说法开化。斯三千大千世界，设若干种，如来至真宣布训诲，从其音辞，以不可计诸有名号，化立至诚。若往无业，斯则名曰苦习尽道，名曰地神拥护，其心坚固意本。”于是神咒曰：

“阿禘阿婆牟黎　加阿呵那移　阿迦优头

“是护一切，是神咒乃名曰苦习尽道。”
其虚空中一切诸天悉叹所言，各宣咒曰：

“活知　阿活知　阿活吒迦弥　阿和尼扼黎

“是神咒救护一切，是则名曰苦习尽道。”
其四天王诸天复咒曰：

“伊泥弥泥　多闭多多闭　维卢

“救一切众生，是则名曰苦习尽道法。”
彼忉利天上诸天咒曰：“是神咒护一切其回转：

“贯习　主灭尽　为尽不相举要”

第三焰诸天而复咒曰：

“首黎道罗斯　和尼道罗犀虽耶　道犀虽耶被和尼”

第四兜率天咒曰：

“独犯面触　固转積畜业

“是诸咒护一切。”
第五乐无慢天说咒曰。

“所度俱所度　护所度　主度女

“是诸咒护一切。”
第六他化自在诸天咒曰：

“呵呼事业呼　和泥移　啊罗尼含

“是咒护一切。”
第七诸梵天咒曰：

“有事业　事业种　因缘树以因缘度

“是咒护一切。”
第八梵身诸天咒曰：

“清明　造清净　清净风　动清净

“是神咒护一切。”
第九梵满诸天咒曰：

“无极氏　俱将去　道御主　念坚要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梵度著诸天咒曰：

“和那和那散提　和那呵呵那　和那拘摩那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一大梵诸天咒曰：

“木密　木密鞕彼亦鞕　印氏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二光曜诸天咒曰：

“伊谐谐　将谐去亲近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三少光诸天咒曰：

“是取去　不将去不使去　无所至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四无量光诸天咒曰：

“贯习　俱供习习灭尽　习无量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五光音诸天咒曰。

“以断终　自在断顺从和　常清净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六约净诸天咒曰：

“所至趣　所可归近所到　以近所到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七少净诸天咒曰：

“清净　清净氏　净复净　归清净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八无量净诸天咒曰：

“无我氏　无吾我氏　非贡高归自大

“是神咒护一切。”

第十九净难逮诸天咒曰：

“解脱以遮　迹解度　本近解

“是神咒护一切。”

第二十应果天、第二十一御辞天咒曰：

“以无作　无所作　除所作　所作究竟

“是神咒护一切。”

密迹金刚力士言：“是则名曰苦习尽道，所当奉行，所应开化，而随律教，显现微妙无极之业。第二十二离辞诸天、第二十三假使诸天、第二十四善见诸天、第二十五一究竟诸天、净居有四天，谓所奉行，决了一处，究竟天、真究竟天、无瞋恚天、不亲近天。是为，寂意，诸天立至诚誓慧众。如是诸夜叉鬼神、揵沓和、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迦卢迹鬼神、持华鬼神，其言辞教各各别异。

“又寂意，是阎浮利天下大国，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国，以用治政而相摄护，各自咨嗟。一切诸人及与非人，言语各异，音声不同，辞有轻重；如来圣慧从其音响随时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业。各有种号：释种、安息、月支、大秦、剑浮、扰动、丘慈、于阗、沙勒、禅善、乌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诸么夷狄，他罗多愚民野人，及诸须曼耶咒女人处国、牟兜吒国、因缘国、波罗奈国、数树国、金本国、脾罗本国、倚脾沙国、益本国、上本国、他谈国，北方异国，西方所持国。海中诸神，众虫鱼鳖，诸山中神，有形含血之类，阿拘罗、摩拘罗、阿那散，诸牧羊诸禽兽，所负诸瘘种，心不平正，前曾生者，处在世者。如是，寂意，如斯千国周围充满，于阎浮利天下，各自异居。又是诸人及非人类，言语各异，志操不同，音声各别；如来至真随其言音而入其中，因开化之立

于正真。”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曰：“此三千大千世界，有八十四亿百千垓众生之类，言辞各异。计是一切皆归一谊，至真之慧，至诚无怒。如是，寂意，是则如来言辞秘要。

“又寂意，如来言辞，决于一切众生疑网令无余结。十方一切所有众生，众生种类多于地土。此众生之类所行各异，与本不同，罪皆使毕，逮得人身；以得人身，从思想生，是诸众生逮得智慧辩圣勇猛如舍利弗，合斯智慧为一人圣。如是比像普使众生皆得智慧，各如前一圣明。以是圣明在于一劫，若过一劫，智慧禅思以察众想，求其本末。如其一人智慧禅思，不复训诲，从第二人，咸受言教，智慧圣达各有大明。以是比像，斯众生等各各所疑，往诣如来，如来一时弹指之顷悉说本末。大圣如是，常以一心入于一切众生心念，皆能分别慧明所在，以一言辞悉决结网，各各处当慧本所在，各令欣然而得其所。所闻如来智慧明达，如来悉令明了。

“又次，寂意，如来悉决一切众生前后所疑令无余结，是为如来言辞秘要。所入音响，又其言教，是不足言。如来言辞不可限量，无以为喻。”

说是如来秘要言辞时，二万二千众生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一切众会得未曾有，普闻密迹金刚力士宣如来言辞秘要之业，各怀悦豫，各从坐起，稽首自归密迹金刚力士。

大宝积经卷第十一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四

密迹金刚力士复谓寂意菩萨：“何谓为如来心秘要？其业清净。所以因缘？一切诸天子所生，以一识慧寿八万四千劫，又其神识不转不变，以为余识乃至定意还得寿命；从彼终没，因其所行受身而生。如是，寂意，如来从其夜得成佛道，至灭度日，于其中间，如来无疑亦不回转，心无思行，心无游行，心无不坚，心无所合，心无所散，心无乱，心无移，心无游，心无护，心无寂，心无失时，心无迷，心无求理，心无暗，心无生，心无喜，心无怯，心无住，心无往，心无想，心无望，心无求想，心无消灭，心无所观，心无御识，心无住处，心无观他，心目无睹，耳无所听，无鼻口身，心无想念，意不倚色，无声、香、味、细滑，心不依法，心无乐处，心不非乐，心不住内亦不住外，心不入法，心不越慧，心不观过去，心不观当来，心不观现在，心如来圣，心清净巍巍。其心不造罪福之业，于一切法，慧无挂碍而普示现已。心清净，不见他人心不清净。其所见者亦无所观，若所观者亦无妄想，察无放逸，睹所观见亦无驰骋，观有所见永无所见。如来所见，不肉眼视，不天眼睹，不慧眼察，不法眼看，不佛眼观，不合天耳听，不合观他心，不杂念识过去世事，不依神足而为变化，不倚所有，诸漏已尽，于一切法悉无合会，应于诸法无所挂碍。其无吉祥，无有众业，永无所行。其慧所住，犹若本无，皆知一切众生心行。十种力业、四无畏慧、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是亦若斯，进退无业，舍心意识，不离如来三昧定住，普造一切诸佛道事。一切诸法慧无挂碍，悉无所著。

“犹如，寂意，如来至真化如来像；其化如来，无心意识、身口意，其行所在至真示现，随时能作佛事，化亦无想，亦无求念。如是，寂意，道心如斯，犹如来化等无有异。其所化者所念无念，无身口心，因缘进退，目睹见之，皆作佛事，亦无所有，所谓化者悉无所行。诸法如化，如来解是，成最正觉。已成正觉，如来慧识不住五阴，无十八种，亦无诸入，不住内外，无善无不善，无现世，无度世，无有漏无不漏，无尘劳诤讼之厌，不住无为有数无数，无有三世去来今行周旋往返，不住有为有所观察也，不住无为观也。其慧亦如是，悉无所住。如来至真处于一切众生志性，显仁慈慧，无所伤害，救济危厄。寂意当知，是如来秘要，若有所入，其所班宣无不普达。

又有寂意，如来秘要不可限量，所宣秘密不可得底。”

密迹金刚力士说如来秘要品时，无央数诸佛世界六返震动。其大光明照于十方，睹于十方无量佛土。天雨众华，箜篌乐器不鼓自鸣。无央数人皆发无上正觉道意，不可计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不可限人逮得柔顺法忍，倍复不可计菩萨得一生补处，德本淳淑。以是因缘故，十方所在诸佛国土，各各在诸佛世尊，于贤劫中，众菩萨等净修梵行。是诸菩萨以法供养，皆各散华，奉事贡上密迹金刚力士。其所散华化成华盖，承佛威神，是诸华盖一切咸来，在于佛所，而绕佛及密迹金刚力士三匝，普覆众会。又其宝盖住虚空中，当于佛上，从宝盖出如是比好妙音声：“唯然！世尊，贤劫菩萨遣我等来，供养大圣及密迹金刚力士。奉法供养，及班宣是如来至真不可思议所说秘要，皆佛威变之所为也。”

尔时，一切诸来众会，闻说是法，欣然大悦，皆共叉手，咸礼稽首密迹金刚力士，益加恭敬，现若干变，宣说是言：“我等世尊，为得善利，获无极庆，乃逮得见密迹金刚力士，值闻如来不可思议秘要言教！若有众生，得致闻是经典之要而信乐者，以近道业，不怀狐疑，未曾犹豫入佛训诲，则当观之，为不退转，当至无上正真道也。”

时，佛嗟叹密迹金刚力士言：“善哉！善哉！快说是言，诚如宣意。”复告寂意菩萨：“大士，如来功勋，甚奇真谛，四无所畏！是经典者，如密迹金刚力士所可咨嗟，快说至训。斯诸正士，诸佛尊法道慧巍巍如是。其闻是法，不恐不怖，心不怀惧，解义所趣。若复受持能讽诵学，广为人说，不久受决。当作是观，疾逮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

尔时，彼众会场地，正其中间，于世尊前，地寻时劈裂，深六十八百千由旬，自然出水渧大如车釭，上虚空中高至梵天，洒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寂意：“汝宁见此其大渧水上虚空中，洒乎三千大千世界地乎？”

对曰：“已见！天中之天，唯然大圣，垂愍唯说何所先瑞？”

佛告寂意：“仁当知此，今斯水渧，地无思想，无所裂坏，水自然出；诸法师等亦复若斯，若以受持是经至要，住如上教而奉行法，皆当裂坏六十二见众邪疑网，逮得于此不可尽明法辩才之慧。斯诸正士为诸众生，快说正法普悦众心。又寂意，知是经典者，尽脱众恶三塗之难乎！”

时，贤者舍利弗前白佛言：“今贤劫中诸菩萨众，在于十方诸佛世界净修梵行。云何于是密迹金刚力士，期诸菩萨后成佛时，皆当手执金刚侍从后乎？”

佛言：“且止！舍利弗，是不可思议。诸天世人得闻是言，将无怪惑，菩萨所行或能不信。”

舍利弗复白佛言：“若有学人植众德本，当信乐之。我等咸当受

如来命。”

佛言：“汝宁见此密迹金刚力士住侍佛后乎？”

答曰：“已见！”

佛言：“以神通力本愿所致，常当供养诸菩萨众，于贤劫中当成佛时，密迹力士常应侍之，亦如侍我也。是舍利弗，密迹金刚力士，皆于贤劫诸菩萨众常当侍卫。贤劫诸佛以神通力，皆是本宿自在誓愿。”

佛言：“舍利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将来成佛，皆当须侍。得佛道时，亦执金刚悉卫侍后，而自示现。虽尔变化，又此正士神足之德，建立圣威未曾损耗。舍利弗，宁见弥勒菩萨，今密迹金刚力士常侍其后？”

答曰：“已见！世尊，以是之故承佛圣旨，从古以来未曾闻斯。”

佛告舍利弗：“常侍弥勒，汝等不见也。亦在他方诸佛国土诸菩萨来，天帝释、梵及四天王，见密迹金刚力士侍于弥勒菩萨之后。又时其余贤劫之中，弥勒菩萨及余菩萨化作亿百千垓诸菩萨众，皆在其后而侍化人，开度众生。以是正士所建立威，不可思议神足威变巍巍如是，具足众德，六通慧力，不可限量。”

于是寂意菩萨谓密迹金刚力士曰：“岂能屈意班宣如来修勤苦行，庄严道树，降伏魔官，而转法轮造立至谛！仁者所明，具说意旨。”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曰：“其功德勋不可限量！假使住命一劫称其至德，不能具宣讲论意旨，承佛威神粗举其要。”又曰：“寂意，菩萨所行，不以一事修勤苦行。菩萨行法为外异学，欲济危厄故示现义，各以随宜从其身行，多少明宣显其威仪，因而得化外学众邪；现身最胜，尊豪难逮，所行勤苦甚不可及，示现菩萨威仪礼节，一切外学众邪异业所不能逮。菩萨在彼，住一章句解无量义，或现上方，或现日月周旋往返，或现神通飞行仙人隐处，或现儒林、国师、居士，或现宗长、圣帝四王，或现帝释、梵天、转轮圣王，或以自现行不具足，或现其身卧荆棘上，或现卧[麥＋弋]草上，或卧土上，或现所卧，或畏、或无所畏，或现卧处，或现坐食果，或现弊衣，或卧泡上，或现赭衣，或现裸形所共游居，或现服食犹孝子睒，或现恶食，或现食豆谷，或现食麻米，或现食萝菔若芋芜菁，或以食餔若食菜茹，或食荆棘，或服叶华实，或现食枣果，或能一食，或再食，或现常食，或现七日一食，或现十五日一食，或有一月一食，或服一渧酥，或服一渧油，或服一渧蜜，或服一渧水，或服一渧乳，或现不食，或现常住，或现常坐。如是，寂意，是及余行不可称计威仪礼节，是为菩萨所现苦行。菩萨所现勤苦之行，具足六年，不但一行威仪礼节，行若干种示现具足，复以超是坚固勤修精进。又诸众生不见如来若干品威仪礼节，亦不能知菩萨所为。若有众生能修行道，如其所行举动进止威仪礼节，以是开化使得度脱。若见菩萨威仪礼节，乃

能睹之。菩萨所行观无妄想。是为菩萨所行勤苦，具足开化六十垓人三百万诸天人民，皆入道业。尔时，菩萨行微妙业。又菩萨行在于所生，坐宝交露高阁之台，而示现生无众患难，永得安隐三昧常定，而反示现六年苦行，复见起去。彼时诸天求于法乐，若志经典，不慕世俗，住菩萨边无有异业，唯班宣法是为菩萨。时，有菩萨名曰法种，好乐大乘入于大哀。复有法典，名入不可思议法门，又号普摄降伏众邪一切诸魔，入苦难慧永获大安。”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菩萨勤行竟六年已，辄如所现精进威仪，从其座起，诣于尼连闲静河边。顺示从世故，到闲静流河水际，洗身清净，渡河水去，往至他处而独立焉。有弥迦女名善荫，构千头牛而取其乳，展转相饮，取后淳湩用作湩糜，在釜跳上数十丈。女怪所以，梵志占之：‘临成佛者，乃应服耳！’时女赍往诣菩萨所，及六万天龙鬼神、揵沓和等，各各赍食奇异甘膳，诣菩萨所，各自启曰：‘唯愿垂愍，受是供养。’于时菩萨受善荫弥迦女乳糜服食，亦取一切六万天龙鬼神、揵沓和妻饭，示现皆食。诸来施者各各自见，独受其食不见他人，他人亦不知之。时，一一人各自念言：‘菩萨独念取我供食，当逮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以是喜悦发大道意，应时得立不退转地。是为名曰受供膳食。开化众生故，现六年勤苦行业。”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曰：“是为菩萨随其世俗受供而食，使身气力充备安和，往诣树下。又有地神名善地天子，告诸天子及余地行天神：‘持地不动，莫令肃震。断众爱欲及诸结著菩萨，已到于树王下。’严净其地，次第诸施，欢然三千世界自然清净，散华烧香，香水洒地。迦留迹天持华鬼神下其天宫，住虚空中，见菩萨欣然雨种种华。其四天王与其眷属，至四方域，以紫磨金网缦妙帐，周遍覆盖三千佛土，以供养佛。天帝释梵前有大神足，庄严如意，咨嗟三千世界。忉利天、焰天各紫磨金帐而交露之，绀琉璃帐覆三千大千佛土供养。兜率天珠校露帐校饰，供养如来巍巍堂堂；及诸天王微妙甚好如紫磨金，其心大悦供养如来，雨好真珠。化善天王，以明月珠光明晃耀，白玉银帐，演其和音流布十方，令三千世界莫不悦豫；乃至诸天清净众宝威神，无量无垢显明。他化自在天化作一帐众宝合成，普奉事佛。诸天龙神、阿须伦、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各以神足圣力示现庄严，修治一切欲界。”

力士谓寂意：“尔时有大梵天王，名曰威神自在，主三千世界，极尊无量。其菩萨行往睹佛树，又是天王告诸梵天：‘诸仁当知，是菩萨大士，于过去佛修治正行，植众德本，稽首归命无数诸佛；大愿不动，坚强意固，志不患厌，皆兴一切诸菩萨行，奉修诸度所度无极，悉于其地而得自在；志性普和，善修清净，尽入一切众生根本，皆通一切如来秘要，悉度魔事。其众德本不依仰人，为诸如来，善修建立无上道法，为大导师救济众生；班宣经典，一切众生合一勇猛，拔乎魔境永无魔业；晓了道法，为大医王疗众生病，服解脱冠为大法王，

演智慧光无极圣帝，不为世俗八法所拘。犹如莲华不著尘水，执持诸法未曾忽忘；犹如江海智不可限，如须弥山不可动摇，净洗其心如水洗垢，终不自大常行谦下；如明月珠去冥众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积众德本，犹如梵天天上第一。往诣树下降伏众魔，逮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具足诸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转大法轮为师子吼，充满一切润以法施；欲净一切众生道眼，摄取诸法，弃外邪业九十六种；具足本愿，好见诸佛十方境界，大圣威德游得自在，第一诸度所济无极。汝等仁者，常当谦恪恭诸菩萨。’于是自在梵天，于诸天前说是颂曰：

“‘清净正行， 决上妙法， 愍伤世间， 哀及诸天。
天中之天， 天人中尊， 大圣今往， 诣佛树下。
当降伏魔， 及与官属， 逮得正觉， 成一切智。
已乐备悉， 最正觉业， 便复以转， 正法之轮。
大智无穷， 大师子吼， 可悦一切， 众生之心。
以清净故， 致妙法眼， 导师往诣， 于佛树下。
降弃众魔， 消外异学， 皆悉具足， 本宿誓愿。
正觉法身， 所见无倦， 其时导师， 往诣佛所。
善哉一切， 皆共和同， 当好庄严， 三千界地。
是以校饰， 于其欲界， 色无色界， 庄严如是。
善哉梵天， 其心仁和， 此三千国， 一切严净。
如是欲界， 以清净好， 所见供养， 复过于彼。
名香木櫁， 众华顺义， 斯宝光明， 鼓众伎乐。
其有睹者， 莫不欣喜！ 而梵天王， 普三千界。
从梵天王， 至迦尼吒， 各各梵天， 平生清净。
在虚空中， 神尊复尊， 有天中天， 见净复净。
六十亿载， 诸天来会， 为于菩萨， 严金刚场。
下诸天华， 而雨供养， 众香香水， 以用洒地。
众宝妙床， 施设诸座， 严净校饰， 佛树下坐。
我等导师， 一切咨嗟， 随所安处， 令其清净。’”

时，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时菩萨往而坐树下，于其足底生千辐相，从出光明。其光遍照斯佛国土，靡不周至；一切地狱、畜生、饿鬼、一切众人苦恼休息。又大光照黑耳地狱，时黑耳地狱蒙世尊光，欢喜踊跃，众云集焉。于时诸天咸说颂曰：

“‘紫磨金色光， 从天中眉出，
来照我等身， 令心中欣然。
我值过去佛， 睹见好瑞应，
大雄必不疑， 佛定出世间。

善哉杂饰鬘， 香华及涂熏，
紫金明珠成， 右手执持衣。
鼓其妙伎乐， 而受彩幡盖，
亦竖其大幢， 供养于世尊。
诸地狱中人， 蒙光普清净，
以供奉于佛， 承事于大圣。’

“于时，黑耳大地狱中，王与中宫俱，其所集众，一切各持华香、杂香、泽香、衣服、幢盖、幡彩、伎乐，出其宫宅上虚空中，化作宝云，雨明月珠、名香木櫁及栴檀香、众华真珠，承龙大神神足变化，诣菩萨所，稽首足下，右绕三匝，与其眷属各以所执供养之具，进上菩萨作其伎乐。以是颂偈，而叹世尊：

“‘犹如有宝地， 庄严杂丰妙，
佛树华果茂， 获坐其道场。
如河定不流， 若月住虚空，
成佛普一切， 降伏魔官属。
世尊众祐曜， 犹如日盛光，
若如重六通， 蜂王宣和音。
演其光明慧， 如梵天须轮，
今日众祐现， 充满藏无限。
日月珠火光， 天帝释梵曜，
能仁光适出， 皆覆蔽其明。
光现我宫殿， 知佛兴乎世，
显瑞应欢喜， 知今佛出现。
见闻拘留孙， 拘那牟尼佛，
迦葉诣佛树， 适闻音供之。
见于无等伦， 瑞应与彼同，
心生欢喜悦， 今必当有佛。
世尊我善利， 得广供养佛，
以四事世光， 奉信行恭敬。
所积功德福， 具足奉明眼，
是世光明曜， 成佛无等伦。’

“尔时，菩萨往到迦邻龙王所止土界。龙王见佛，心中欣然，自出其室，往诣佛树，住佛之右。又有一人名曰吉安，遥住视佛，因求好草，手执此草，观菩萨至诣佛树下。诸天宣畅柔软微妙咨嗟德音，安隐巍巍可意快乐无上之德，绕佛转进。其草香好香风流布，靡丽光泽好细无量，犹如天衣。如是好草以时执持，往到其所，以此好草贡与菩萨，稽首足下，右绕七匝，以仁和心至不退转，发无思议无上正

真之道，心自念言：‘不当作是非宜之行，所观若斯，无吉不来。’乃至吉安，以时施与菩萨之草，当发无上正真道意。所以者何？本愿所致。

“寂意当知，吉安乃往宿世本愿作是。所以者何？我忆识念，寂意菩萨，乃往过去无央数世经九十一劫，维卫佛时兴出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其佛世时，有千比丘净修梵行。彼时世尊授是千比丘决，在贤劫中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时于会中，有一长者，名曰有志，闻授菩萨决，心自念言：‘我于贤劫当成如来，逮最正觉，则不违宜。吾于彼世见施好草时，布师子座，甚妙严净，仁和安然，缘是则发无上正真之道。’

“寂意，欲知尔时有志长者，今吉安是也。以是之故当作是观，如其本愿致吉安行。彼以随时施与好草，所可因号，后成佛时，名如来至真宝净师子。尔时，菩萨以授好草布佛树下；又上树神乃至虚空一万天女，各以衣裓盛好天华，各取香华、杂香、泽香，往迎菩萨，稽首作礼，各持众华香幡盖供养菩萨，以此赞曰：

“‘无恐无所畏， 无怯不怀难，
建立难得值， 无染无痴恶。
无凶祸之罪， 无悭嫉无愚，
离欲以解脱， 愿稽首大圣。
以律化得度， 粗犷及邪行，
善为俗良贤， 疗治众苦疾。
见诸无救护， 无灯光自归，
今佛兴出世， 济脱于三世。
诸天之大众， 各心抱踊悦，
一切普雨华， 众华若干种。
诸天所造供， 衣被及细好，
当成为佛道， 皆发欢喜心。
以坐树王下， 心不怀恐怖，
以甘露之味， 坏裂尘劳网。
觉了乎寂然， 致最尊佛道，
如过去诸佛， 晓了最胜法。
其所奉行要， 修无央数劫，
以积累苦行， 欲度于众生。
昔愿已得成， 今正是其时，
逮得尊佛道， 唯演布慈愍。”

密迹金刚力士谓寂意菩萨：“佛以时取草往诣道树，以此好草布其树下，稽首作礼，右绕七匝。适布座竟，应时八万四千诸天子等，

睹菩萨布座，心中欣然，寻设八万四千师子之座。座甚微妙，若干殊异，极高广长，众宝合成，以奇珍为栏楯；周回兴立交露之帐，以紫金饰，则用真珠垂珞其间，明月夜光杂厕罗列；瑰奇之宝以用作铃，悬之甚鸣，其音和雅无量调合；无数天衣而布其上。菩萨应时自变其身，普遍八万四千师子之座；是诸天子各不相见，亦不相知。一一天子心自念言：‘菩萨独处我师子座，成最正觉。’以是悦心至不退转，然后皆当逮得无上正真之道也。”

密迹力士谓寂意：“于时菩萨建立威神，使魔知之。与无央数、不可称计、亿百千垓鬼神俱，发眷属围绕，皆被铠甲，显大神足，兴最势力，将众鬼兵，周三百三十六万里颜貌各异、所从不同，各现威势、无数众难若干种像，兵仗严整，头首各异，志愿各别，饭食所行志操不同，言声各别辞谈音异，皆诣菩萨。时，魔波旬与大眷属甚可畏惧，不顺仁义，所作大非，兴反逆事，不可见闻，不怙道德，各执兵仗称叫大呼，扬其音声惊动三界。假使凡夫未离欲者，得闻此音，辄当沸血从面孔出，或恐怖死。其时，菩萨不以此难而有畏矣，亦无挂碍。于时，菩萨兴大悲哀，可畏音响自然消灭，不知所凑。所以者何？欲安众生不令被娆，无危害患。菩萨逮承奉净道心善权方便，虽闻此音了之本虚，本无有声，衣毛不竖。见魔众来，光颜益荣，大明显发宣四事业，志无所畏以十六事，兴己辩慧，随所可乐摧折大难，而告魔曰：‘且止！波旬，用为兴发如斯色像无益之事，而怀瞋毒，还自危身，长夜不安。所以者何？波旬，今日发心欲坏菩萨！菩萨弘仁，以大勇猛无尽大哀，怀无极慈降伏恶逆。欲乱菩萨！菩萨本净消除垢浊羸劣碍心、弊恶之尘。今日，波旬，反成菩萨！欲以萤火越日月光明。菩萨已免无限之底，演大柔和深妙道味甘露正觉。诸小虫兽欲惊师子，魔今欲壁大无极树，以使摧折拔其根本。以牛迹水欲比大海，反长怨贼，无益之城起凶敌心。今日，魔王，当与度怨，言谈说事横兴反祸，恶鬼为伦，当蠲迷惑取道伴党，令至平等而无殊特，弃非法王，自归圣道严净微妙，生无上慧仁义法味，舍众邪曲令心质朴。今日，波旬，心当惟念，过大旷野，最后究竟尽生死源，而反驰骋入大海中，当乘大舟度终始流。今遇习学，值被劫烧并灾树木众杂药草，莫复毁坏大金刚术；当归大道，然后得佛，度脱十方众生人物。’”

密迹力士谓寂意：“于时诸天叹咏佛德巍巍，如是而无比像。其魔波旬，以得叹佛闻是十六事，好乐所慕，心存大猷。”

于是密迹力士谓寂意菩萨：“菩萨自念：‘吾不可计劫功勋普著，因行成就，从无央数百千亿垓积功累德，皆是宿本世世本法。每生自剋愍念众生三界之厄，故行柔软平正鲜明，致清净业，谁敢毁坏独地证明？’于时，菩萨从袈裟里出紫磨金色手，普摩己身不舍大哀，志性调和欲度众生，常行安徐，举其右手向十方界，自见诸佛适至乎地，三千大千世界六返振动，有自然音，其音宣彻十方佛土。其魔波旬闻

斯音声，及魔官属在虚空中，亦闻斯音响，咸共自责：‘饥虚禁戒！乐乎勤修！’又时大圣加施无畏，愍伤众生；应时八十垓魔及鬼神伏向菩萨，自然躄地，心自归命，唯见拥护诸在众中。与魔眷属破坏亡去，自然迷惑不知所凑。所以菩萨演大光明，愍哀斯等，各离恐畏，皆归天宫。以是之故，菩萨大士现降魔王及众官属八十亿垓鬼神，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九十二亿载人以仁和心立不退转；八万四千诸天子等，宿植德本，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密迹力士谓寂意曰：“以是比像所降众魔，诸天世人不可称载受化得济。其诸天人追魔波旬。若人以见菩萨所行，或见坐于宝净莲华师子之床，或见在地，或在虚空师子座上，或复见在贝多树下，或见在忉利天上昼夜树下，或以见在众宝树下，或复普见一切诸人七尺诸佛树下，或诸天见坐佛树下处在师子半仞座上，或在七仞，或复十里，或二十里，或四十里，或诸天人悉见八万四千由旬佛树下座，或复现在四万二千由旬坐师子床。

“如是，寂意，诸菩萨不可称计境界难限。诸菩萨众由是道场归乎殊特。菩萨所行有若干种欢乐之业、八百千行。菩萨所现不同，各从本性而开化之，发贤圣意，成最正觉至一切智，随时音响而班宣法，供所当奉。菩萨于彼以若干品，其所咨嗟，皆是菩萨本宿所行。菩萨所因劝乐示义，咸来咨嗟而供养之。虽尔菩萨心无所著，无有魔难，以舍众害，普逮一切诸佛道法，须臾一时发心之顷，等行智慧悉当知此，逮致佛道，为最正觉。以达一切逮最正觉，住在一切十方世界，见不可计无限如来，授其右掌尽问佛道，又咨永安道德之源，道慧微妙无有患厌，讲论至道慧得自在，宣布平等入无邪业，分别示众无央数行，剖判三宝使不断绝，敷演大哀，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入于豪势无穷之业。若有众生诸根淳熟，悉能了是菩萨所行；若诸根乱，不知所趣。

“菩萨适成如来道法，夙夜七日悉存法乐，观佛道树不以为厌，目未曾眴。百千亿天来叹供养，百千玉案贡上甘膳，咸发无上正真道意，睹见如来威仪礼节，已成佛道如来至真。时，四天王各往执钵奉上如来；如斯刹土一四方域，三千大千世界为中国土，大千国土各有百亿，诸四方域四百亿四大天王，皆各执钵往授如来，如来悉受。佛显威神，使诸天王各不相见，各自心念：‘佛受我钵，当以饭食。’以此忻喜心中坦然，咸发无上至真道心，至不退转。

“佛以成道，提谓波利五百贾客，佛欲度之，现车马顿；贾客伴党及余而不自在，怪之所以。天于虚空告言：‘佛兴在世，可往供养。’闻之忻然，各上蜜麨醍醐；八万四千诸天子众，亦贡供膳，如来受之。其本宿世曾建至愿：‘如来成道，我等第一进奉供膳。’欲遂本愿，各不相见不知所在。一一各念，独供养佛余无进者，以是忻豫逮不退转，然后当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度众危厄。”

大宝积经卷第十二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五

尔时，密迹力士谓寂意曰：“菩萨往诣佛树以成佛道，如来至真未转法轮，开导众生巍巍如是，所化无量，多于初发行道时心。及坐佛树，所济众生，岂可訾哉！以故知之，当作是观：若有菩萨坐在法床，疾近无上正真之道，所度众生益复加倍。适成佛道，妙式梵天王与六十八万亿垓百千眷属，围旋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右绕七匝，侧住佛前，劝助世尊：‘唯垂大哀，转乎法轮，宣布道化！多有众生应在法器，闻佛说法能解受行。’如是，寂意，妙式梵天王劝助如来，使转法轮，殷勤若兹；住在佛前，本宿所愿得见天尊。其一天王名提头罗，与其子俱，勇出本誓：‘我当普劝贤劫千佛一切如来使转法轮。’欲知妙式梵天王独劝助佛，使转法轮乎？莫作是观也！所以者何？与十亿梵众眷属俱，十亿天帝及十亿百千垓诸菩萨众，劝助如来使转法轮。世尊适然，当转法轮。妙式梵天王，诣波罗奈鹿苑之野神仙所游，布师子座，高三千二百八十里，若干种品文饰微妙、众珍严校。妙式梵天王，适为如来布师子座，其十亿梵天、十亿天帝、十亿百千兆垓诸菩萨，亦为世尊布师子座，高广俱等，各自心念：‘如来当坐我师子座，转于法轮。’”

密迹力士谓寂意言：“尔时，如来诣波罗奈鹿苑之野神仙所游，坐师子床。梵、释、四天王及诸菩萨，各自心念：‘如来独坐我师子床。’如来遍坐师子床已，应时十方无限佛土六返震动。尔时，世尊以无极界三昧正受，即时三千大千世界皆悉平正，等如手掌。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狱、畜生，若在饿鬼，天上、世人，普获安隐。一切众生无淫怒痴，消三毒病清净无尘，慈心相向如父如子、如母如女。十方无限诸佛世界，不可计数诸菩萨，来听佛说经。三千大千世界大神，无极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人若非人，皆诣佛所欲听经法。诸来会者皆遍充满，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无如毛发空不周者，皆共同心饥虚于法，悉欲稽颡咨受大道。于时，世尊见大众会皆来云集请转法轮，为诸沙门、异学梵志，诸天、魔王、上梵天王及其世俗，宣布正法。

“又有，寂意，于时如来适转法轮，随时之宜，从众生心各令得解。因其云集，各各为宣宿本所习，令心开达，悉遵法行。如来至真适说斯法，为重分别：‘拘邻欲知，眼悉无常，了眼无常则随律业。计眼有常不喜无常，闻眼无常眼苦毒痛，计眼吾我不好无身；了无吾我，以闻于眼无有吾我，乃随律教解其音响。眼如幻化、野马、水中之月，如梦已觉，犹若形影、山中之响，随此律教乃奉行法空无相愿。其眼无行，憺怕寂寞，闻眼静默，眼从缘起；以闻缘起，耳、

鼻、舌、身、心亦复如是，皆归无常；以闻无常，解意为苦，睹无吾我，寂然憺怕。空无相愿用不达故，从因缘起五阴无常。其计有阴，不了无阴，虽说诸种，悉归无常。以得闻说诸种无常，心无所著，心得闻说五阴无常，悉解空耳！计有诸入，不解诸入无常之谊。以闻诸入归于无常，五阴诸入、四大诸种亦复如是。闻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念、五根、五力、七觉、八品道行，以得闻是三十七品，解无常空。若闻寂然，颁宣道法乃随律教。若闻所观，其可声闻不乐缘觉，乐闻缘觉不志声闻；若慕二乘，不说大乘。若宣大乘闻其义趣，不好声闻、缘觉之辞。’如是，寂意，如来以斯随众生心所可爱乐而转法轮，各令得所。如来以是为众生讲转于法轮。时，耆年舍利弗，于百千岁，思惟本行道义所入处，不能限知，何况于余众生无底？时佛说是菩萨苦行，庄严道树，降伏魔官，转法轮时，八万四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尔时，密迹金刚力士前白佛言：“唯然！大圣，我向所宣如来秘要，将无违失毁谤如来，傥不顺法？如来秘要甚为玄妙，广大无际，一切世间所不能信。下劣虽说如来秘要，心自忆之，如来至慧入我身中，非我威势圣猛之力。”

佛言：“如是，如密迹言，如来道慧所入至处，莫不蒙安。敢佛弟子班宣经典，皆承如来威神圣旨。以入如来空法之身，道慧玄妙靡不通达。所以者何？欲使众生奉承建立，如来圣旨宣柔顺义，未之有也！卿审真谛，承如来慧，得无所畏，今演斯法所云真谛，正谓此法。所以者何？所谓正谛，去来今佛普世布信，靡不笃乐。其行无上正真之道，假使班宣此经典要，如法不违，皆当成佛。若有闻说是如来秘要经法之典而信乐者，斯等之类，普世一切皆信敬之。设使有人，以顶若肩戴须弥山，在虚空中，是事当可。无德之士，不能堪任闻是经典，既闻不信不能爱乐，况复受持讽诵讲说？未之有也！若闻是经，受持讽诵，为他人说，前世宿本以曾供养无央数亿百千兆载诸佛世尊。斯等正士植众德本，志存大乘受决无疑，何况至真能奉行者！”

尔时，寂意菩萨前白佛言：“唯然！大圣，所云寂然憺怕之义，为何谓也？”

佛告寂意：“所云寂然憺怕义者，谓消尘劳，憺怕众秽。以消尘劳，尔乃名曰去于贪欲众想希望；以去欲想，便无所思；以无所思，便不著界；以不著界，便无报应因缘之对；以无报应因缘之对，便无无明所有恩爱；以消无明所有恩爱，便消吾我；以无吾我，便消名色；以无名色，便消断灭计常之业；以无断灭计常之业，便消贪身。”

佛告寂意：“诸因缘报，随于诸见颠倒之业，便成尘劳，皆由贪身而生斯患。以无贪身，便舍诸见六十二疑；以无贪身，便寂众缘；以无贪身，一切贪欲自然憺怕；以无贪身，一切诸愿寂然消灭。犹

如，寂意，拔树根株，茎节枝叶华实一时并除，永无有树。行者如是，以消贪身，便无诸见六十二疑；以无贪身，皆去一切诸所受法、五阴、六入尘劳之患；以无贪身，无有五阴尘劳诸患。”

“唯然！大圣，不断贪身故有吾我。”

佛告寂意：“住吾我故不断贪身，住人、寿命故不断贪著。其所见者不住内外，诸见无处，一切所至永无所见，以无所住见慧无所住，是则名曰断贪身见。贪身悉空以能解空，柔顺法忍不受彼见，己身无想悉无所行，无生无起亦无所兴，乃名之曰柔顺法忍，不受诸见是断贪身。

“寂意，欲知若不贪身，解脱身无身。何谓无身？身四大成，本亦无名，以了是者意解虚伪，故曰不真而不可得，皆由不真妄想而兴。若无所求，不怀妄想，不迷不惑，不作不住；若无所住，则无瞋诤；其无瞋诤乃曰寂然，为行憺怕。何所消灭名曰寂然？消众因缘乃曰寂然。所以者何？从其因缘令心炽然，以无因缘则无炽然。犹如，寂意，从其缘对而生有火，两木相揩因火燃炽，无对无火则不燃炽。如是，寂意，从其缘对令心燃炽，以无缘对则不燃炽。

“又彼寂意，菩萨大士以权方便，晓了随时消寂因缘，而不消灭众德根本；不兴尘劳因缘之对，兴发诸乱诸度无极；弃舍魔事众邪之业，不舍诸佛道行缘业；舍因泥洹，不舍道业三十七品；心不志乐声闻、缘觉，不舍菩萨至真道意；用观空无，以兴大哀，察众因缘；以无相缘宣讲至德，不以妄想失乎道心；以无愿缘厌于三界，因对诸对惟无生缘，不舍所生无犹豫缘。因诸所行，修其德本，入道业行，是为菩萨权智入净逮得自在。无常缘哉，不厌生死而得自由，无所畏故。有苦缘哉，建立众生存灭度安，使得立故。无我缘哉，建立愍心安于众生，行大哀故。虚无缘哉，心得八正如来净身故。缘欲行哉，为诸贪爱病清净药故。颁宣其法哉，令心坚住故。缘瞋恚哉，使众怒行宣慈心药，志住无病故。缘愚冥哉，为众痴行施十二因缘药，治其心病使不动移故。等分缘哉，等于三事化众生行建立其心，讲无常药故。缘无欲哉，心以存立化开声闻故。离瞋恨哉，使心得立缘觉之乘故。离愚冥哉，开化其心立乎大乘故。色像缘哉，其心等住逮得如来像身故。缘音响哉，心以住在如来言声故。缘众香哉，心以存立如来戒勋故。缘众味哉，心以住存如来道味故。缘大人相哉，心行以住得庄严故。缘细滑哉，心以存立得于如来手足柔软故。缘经法哉，心以住在逮得如来无所生意故。缘布施哉，心以住在相好具足故。缘持戒哉，心以存在佛土严净故。缘忍辱哉，心以住在逮梵音响故。缘精进哉，心以存立度于众生故。缘禅思哉，心以住在兴大神通故。缘智慧哉，心以存立断众邪见六十二疑挂碍之因故。缘慈心哉，心以住在等志众生而不怀害故。缘愍哀哉，心以存立救济众生故。缘喜悦哉，心以住在好乐听法故。缘于护哉，心以存立弃舍众结危厄之患故。缘四恩哉，心以存在开导众生故。缘贪恚哉，心以存立一切所有训施众生

故。缘犯恶哉，心以存立如来戒品清净行业故。缘诤秽哉，心以住在如来忍诤故。缘怨害哉，心以存立如来十力、四无所畏故。缘乱愦哉，心以住存逮佛三昧故。缘邪智哉，心以存立无所挂碍，智度无极具足众生故。缘下乘哉，心以住在积功累德志好大乘故。缘顺应哉，心以存立志和安然，不犯众恶，一切非宜故。缘恶趣哉，心以住在救护一切众生恶趣堕八难故。缘诸天哉，心以存立解诸合会皆当别离故。缘众人哉，心以住在一切妙善故。缘念佛哉，习见诸佛故。缘念法哉，心以存立奉行道法，舍无益宜故。缘念众哉，逮致便御不退转法故。缘施与哉，心以住在不舍众生故。缘禁戒哉，具足所愿故。缘念天哉，心以存立备悉功德一生补处故。缘身行哉，逮致佛身故。缘口言哉，心以住在致佛言教诸经典故。缘其心哉，心以存立获乎佛意故。缘有为哉，心以住在积功累德具足自剋故。缘无为哉，心以住在圣慧具足故。

“如是，寂意，不以无缘化至道乘，皆由缘心得至佛道，导一切智。若有菩萨，皆由缘故导一切智，是为菩萨善权方便，皆由见诸法，悉怀来导。犹如三千大千世界含受土地，十方众生、草木五谷、诸水河海、毛发之形，靡不苞之，一切咸仰而得生活。如是，寂意，一切众缘，皆由菩萨善权方便，行最第一众行之英，至一切智。犹如众色诸形貌皆有四大，菩萨如是执权方便，所造行缘皆至佛道。所以者何？一切众生所兴殃罪，为无反复。菩萨缘是行施度无极，辄能具成戒度无极。若人瞋恚，心怀毒害，于时菩萨行忍度无极，寻时充备进度无极。若见众生在于愦闹，不能安心，缘是菩萨行禅度无极，忽以具成智度无极。若有众生存在诸蔽，立冥冥室窈昧之厄，菩萨为断众缚挂碍众结之网。若有众生能勤修业，便为消除一切所著，有求咨嗟，稽首叹之，示其自师；喜诽谤者，亦随顺意，令不起心。若见勤苦被无数恼，菩萨则时为兴大哀；见在安者，则以大悦而救摄之。菩萨随时若见刚强难化之类，开训导示，兴发觉意，见仁和人。菩萨在彼修治至业，发起道心。若有众生力势，在缘菩萨则随兴显，将护证发意心。若有力士报应业行，菩萨寻顺摄取训诲，显起道意，是曰随缘而得自在。菩萨随顺善权方便晓了众生，应时宣法在报应力，志欲爱慕开化剖判，各使坦然，勤进大道圣慧，为论深远无逮之义。其存侧慧，广为敷演至真之道，渐为班宣示斯道因；解别章句，以一句法畅若干慧，乐寂然者因为分别。普观一切，好于观者，以观解脱三昧定意，讲说禁戒不可究竟。复为宣讲地狱、饿鬼、畜生，以闻其法，为解无常无救护事，使求道护。若有定意，为论慧度，慕在闲居，因行化之，静身口心。知限足者，显发智根圣贤之业，在于自大愚冥之思，当为宣布勤学博闻。好贪欲者，示其不净无益之患。喜于瞋恚，劝发慈心，不怀厄害。若存愚惑，显化其心，十二缘起生死之法。其存等分，为演无常、苦、空、非身。勤志色欲，各化不净。仁慈至无，解愚冥者，为诲瑕秽缘起事。或作诸见，因其决了空无之慧；其

怀希望，演无想行；志存要誓，训以无愿。训慕诸盖，剖析诸阴，想如幻化，虚伪不真。贪著诸种，为了四大、十八诸种，犹如形影行照而现。其倚衰入，讲说诸入，内外十二皆非我有，犹梦所睹觉不知处。其依欲界，为人分别畅说一切万物皆归无常。若恃色界，敷演一切众行悉苦恼根。设怙无色界，宣布道教，一切诸法而无吾我。难化之人，常令勤习贤圣之法。易安化者，当为开示无极之辞。志存天人，欲往心懔，咨嗟戒品清净无垢。乐声闻乘，指示四谛苦习尽道。若慕缘觉乘，则为开示十二缘起以痴为本。觉大乘业，因其流布六度无极、四等四恩而训导之。初发心者，观其志性而训喻之，备悉众行不厌生死，示以无难令立不转。为不退转者，因分别说佛土清净。一生补处菩萨大人，显示至真佛树道场。如是，寂意，若有菩萨逮得自在，从其缘化所宣道法无有罪衅，以善言辞可悦众生。”

说是语时，有一万人发无上正真道意，五百菩萨皆悉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时，彼众会有诸菩萨各心念言：“密迹金刚力士，久如当逮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得佛道时，所号为何？其佛国土，严净功勋，为何等类？诸菩萨众成就云何？”

尔时，世尊知众菩萨心念本末，寻时即笑。无央数亿百千光明从佛口出，照于十方无限世界，蔽日月光，盖魔宫殿；光还绕佛无央数匝，从顶上入。

时，寂意菩萨即从坐起，偏出右臂，叉手礼佛，以偈叹佛，而问笑意：

“巍巍犹紫金， 妙光舍众垢，
意寂然坚住， 如日在虚空。
其光大盛明， 悉消诸幽冥，
今所以显现， 人中尊宣之。
憺怕如莲华， 生立淤泥中，
其茎根在水， 稍长无垢秽。
功勋甚馨香， 意念转广远，
唯安住说之， 何故而欣然？
其意慧永安， 寂然以柔和，
慈愍日增益， 消除众垢秽。
以智慧光明， 蠲去诸闇冥，
安住如莲华， 弃舍众狐疑。
加哀修道场， 奉行得自在，
口面演光明， 干竭众爱欲。
开化于众生， 令其眼清净，
安住消逆贼， 除去众瑕疵。
晓了生死无， 众生之性行，

以训觉所有， 诸天世间人。
一切普众会， 观大圣颜貌，
今所笑现义， 唯为分别说。”

佛告寂意菩萨：“见密迹金刚力士乎？”

白曰：“已见，世尊。”

佛言：“是密迹金刚力士，已当供养贤劫诸如来众，将护正经，受而持之，道利开益无量众生。从是没已，生阿閦佛土，在妙乐世以生彼土。其阿閦佛，为诸菩萨宣千八百印，皆当逮是，归于道义，往返周回。然后来世，见不可计无数如来，稽首自归，净修梵行。然后来世，过此劫数积累德本，逮致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以得至佛，号金刚步，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普净，劫曰严净。

“又彼寂意，普净世界神妙丰炽安隐，五谷卒贱，自然无价；众民滋盛，天人甚多；合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砗磲、玛瑙、珊瑚、真珠，以成佛土城；有八交道平等若掌；其地柔软如天綩綖；如兜率天被服、食饮、宫殿、屋宅、园观、浴池、校露、楼阁，其佛国土巍巍如是。诸天人民自然显发，如天妓乐，悬诸彩幡，竖好幢盖，烧众名香，雨宝众华遍散其土；上虚空中罗列众盖，和雅妓乐。其佛国土无有恶趣三苦之毒，亦无八难不闲之处；所有诸业如兜率天，被服、饮食、宫殿、园观、校露、楼阁等无有异，天人不别。诸天人民皆慕微妙，唯志佛道。又其佛土无有二乘，无有声闻、缘觉之名，纯诸菩萨，其如来尊宣不退转菩萨大法。其金刚步世尊，诸菩萨众不可称计，无能限量，亿百千载。其佛国土无有恶姓疽嫉之行，无有毁戒堕邪见者。此国土人皆至究竟，好慕佛法，无有盲聋、喑哑、瘿瘇，性行和雅，悉二十八相庄严其身。

“又其如来现在世时，寿八小劫。其诸天人临欲寿终，如来至真常为讲法，演身光明，皆照三千大千世界。时诸天人蒙斯光明，悉决众疑，叹法随佛，各心念言：‘当往诣佛咨受经典。’或以己身神足之力往诣佛所，或有学人承佛圣旨往诣佛所。佛住虚空去地百千仞，在其世界于四衢路周一大座，告于十方可悦一切诸来众会以如来辞，为诸菩萨敷演经道，唯宣大乘无极大道。其佛国土无有一人违逆世尊教，亦无诽谤、骂詈、毁辱者。一切众生诸根明利，其慧通达。土无君王，唯佛世尊以为法王。其土人民无有吾我，无受业处，悉无我所，不主田宅。诸天人民，皆悉如是。

“其金刚步如来至真，所欲受食，以愍伤故，先宿晡时现佛身像，著衣持钵住其门前。其家则知，便心念言：‘佛愍念我，欲就我食。’即夜庄严施设床座，清净布具，甘美供膳若干种味。明旦早往，日时以到，佛与圣众往入其舍，饮食毕讫，行澡水竟，佛为施家随时

说经。其人逮得不退转法，当成无上正真道。已乃为说讫，佛从坐起还归精舍。若佛宴坐在于静室，时诸菩萨，各从本行所逮三昧，而自修已。如是，寂意，其佛世界功勋快善，无量巍巍殊特如是。土地严净，普平博好，快不可量。”

佛说是经法，授密迹金刚力士决时，应时会中二万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诸来会者各各心念：“愿生其土！”佛即记说：“金刚步成佛道时，诸愿见者皆生彼土。其佛授决，亦皆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

尔时，密迹金刚力士，从佛闻斯所授决已，欢喜踊跃，以持金刚投之虚空。适投空中，应时三千大千佛土六返震动，光照十方，天雨众华纷纷如雪，箜篌乐器不鼓自鸣。一切众会各在右手，自然有华香若干种品，幢盖众饰各执持行。

于时，密迹金刚力士，以宝华香、幢盖、缯幡，周匝绕佛，以偈叹曰：

“广法普自在， 法藏不可尽，
晓了分别法， 导利益众生。
以付授我义， 常乐以法施，
极奉行正法， 住道愿自归。
智慧能清净， 明了所行业，
其名闻三世， 功勋度无极。
其智通三处， 能仁无所著，
以度众挂碍， 班宣快济厄。
清净犹月净， 颜貌甚鲜明，
斯曜极远照， 喻于日火光。
其音殊妙好， 和声喻梵天，
宣布于愍哀， 稽首众生宝。
自显现其身， 示有形寿命，
唯愿班宣法， 演布文字音。
虽讲说经法， 亦无有法想；
度脱于众生， 亦无有人想。
世尊所开化， 谁能报佛恩？
设一切众生， 积行无量劫，
唯启受佛教， 志不在余业，
己身能奉行， 复化他人众。”

于时，密迹金刚力士，绕佛众会竟七匝已，手执众华及与宝盖，供上散佛。适供散佛，应时四天下一切方域，自然化生若干品华，庄严校饰八重交道、八味池水，承佛威神靡不周遍，巍巍难限。

尔时，寂意菩萨问密迹金刚力士：“如来以授仁者道决。”

答曰："族姓子，以见授决，所受道决自然如梦。"
又问："仁者受决，为何所逮？"
答曰："族姓子，所受决者为无所逮。"
又问："何所不逮？"
答曰："不逮吾我，不得人、寿命，不得五阴、六衰、四大，不见现世度世之业，不逮诸罪及与不罪、无漏不漏、尘劳瞋恨、有为无为、生死无为。悉不逮是，此族姓子，乃曰受决。"
寂意又问："设无所逮，谁为受决？"
答曰："无所逮者，乃曰为逮。"
又问："若无吾我，谁为受决？谁授决者？"
答曰："其有受决及授决者，适俱平等，本际无二。"
又问密迹："若无本际，彼谁受决？"
答曰："本际无生，亦无所灭，无有二际，以是本际今日受决。"
又问："住何本际而受决也？"
"住于自然，无二本际，无我本际，无人、寿命。住于自然，乃曰受决。"
又问："吾我本际，住在何所？"
答曰："如来所住。"
又问："无所识知，为何所知？"
答曰："其所识知，为无所知。"又曰："若无所告语，为无所语。"
又问："设无所语，为何所教？"
答曰："教无所教。"
又问："何谓教无所教？"
答曰："一切诸法悉无所教。"
又问："说无所教，云何知之？"
答曰："设无所教，所知若斯。"
又问："云何教所知？"
答曰："不问所知。"
又问："云何不问所知？"
答曰："识无放逸。"
又问："何谓识无放逸？"
答曰："自归要谊。"
又问："何谓自归要谊？"
答曰："不见无谊。"
又问："何谓不见无谊？"
答曰："不以于谊，亦非无谊，乃曰为谊。"
又问："何谓不以于谊，亦非无谊，乃曰谊乎？"
答曰："其不以谊，亦非无谊，彼则进谊。"
又问："若以无谊，不成法义乎？"

答曰："其法义者，云何义乎？所以者何？其趣义者则为非法，不成为法。"

又问："何谓为法？"

答曰："法无音响，乃曰为法。"

又问："法无音响，何谓为法？"

答曰："其于彼法无有文字，乃曰为法。其无所得，彼法无音，无有言词。"

又问密迹："何谓所逮？"

答曰："族姓子，如所可逮，是乃名曰一切无逮，离于所得。"

又问密迹："是曰我所逮得如来，其习诸法乃能逮得。"又问："岂能寂然吾我之心！一切所宣智慧之明，因其文字宣如来业，不以无逮，不以当逮。"又问："其所逮者，何所不可？"

答曰："口之所说，为不可也。"

又问："口之所说，心倚文字，则为不可。"又问："何谓为可？"

答曰："其无所逮，彼无所教；其无所教知则不自知，不知他人；其不自知，不知他人，乃曰为可。"

又问："不可谁为是本？可谁为是本？"

答曰："所受是本。"

又问："所受谁是其本？"

答曰："所倚为本。"

又问："所倚谁是其本？"

答曰："虚伪妄想即是其本。"

又问："虚伪妄想谁是其本？"

答曰："虚伪妄想，尘劳是本。"

又问："虚伪妄想尘劳何所是本？"

答曰："慕著是本。"

又问："慕著何所是本？"

答曰："色、声、香、味、细滑所著是本。"

又问："何所著本？"

答曰："恩爱结集是曰著本。于是诸著而无所慕，乃曰无著。是为，寂意，诸恩爱结求于所著，永无所著，诸佛世尊为班宣法。"

重说是法，授密迹金刚力士决时，五百比丘众漏尽意解，二百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

大宝积经卷第十三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六

于是密迹金刚力士，所愿已备，得受佛决，所望已毕，欣然大

悦，叉手白佛言："唯佛大圣，就我旷野之界，鬼王国土，在密迹宫舍，七日受请。诸菩萨等及大声闻，唯见垂愍，顾意不忽。当于佛所在，于旷野鬼王土地，在于鄙舍，垂意小食，化鬼神、众妖魅、反足之物、揵沓和、摩休勒，及余所居众生，见如来尊，听闻斯经法，长夜安隐，无有众患，一定无难，便当弃捐瞋恚毒害，无怀逆心。其四天王一切眷属，游在旷野鬼神王界，若见如来，闻所说法，常获安和，不遭危难。"时佛默然，受密迹请七日供养，用愍念故，并欲开化无数众生使植德本。

尔时，密迹见佛默然以受其请，欢喜踊跃，稽首佛足，右绕三匝，礼退而去，忽然不现，还旷野国，因归其宫。时，密迹力士心自念言："当为大圣庄严宫殿，欲行天人、色行天人，得未曾有！十方世界诸菩萨等，皆当欢喜！"心自念言："吾忆识念，往故一时，夜怀志愿，所尊道法不可思议，今亦当然。"即时三昧正受，宣不可限。彼时高座无央数亿百千兆载师子众座自然普现，以宝作脚及奇珍栏楯，以百千天衣而布其上。清净妙华、真珠、璎珞在八交道，以宝莲华覆盖其上。适三昧正受，东方去是恒河沙佛国，有世界名无量宝德净，佛号净王，当致彼净王如来所，庄严净师子之座，欲授万菩萨决。其佛国土所见严净，越无央数诸天人民所有严净。"我今宁可往彼佛土庄严高座。"

尔时，密迹力士以净宝王三昧正受，适三昧已，自然庄严现好高座，高广好净，如无量宝德净佛土师子高座等无有异，忽然以至在于旷野鬼神界土。所施高座巍巍如是，甚高广长东西二千四百八十里，南北千二百八十里。绀琉璃、水精、砗磲为地，吉祥藏宝、无量名香杂香熏之，竖立无数众宝香炉烧殊妙香，散诸天华若干品物，极好巍巍光色暐晔，可悦人心安和其身。从心应时，行菩萨法不失其节；功勋无际，所叹妙德而无崖底。又其高座所化自然，有亿百千垓不可计数诸师子座，以宝为脚，宝为栏楯，无数天衣而布其上。诸宝莲华净珠校露立八交道，以用众宝而布其上，建在地上一切普具。

于时，密迹力士如是比像不可思议，设诸高座高广严净，殊特无量师子之座，安然庠序从三昧起。即于宿夜，设若干种甘膳饮食，尊奉菩萨。和调性行，兴发如来报应之果。众供已办，夜未向明，告四天王："诸人当知，世尊今日诣我宫食，请竟七日。诸菩萨众及诸声闻，皆当来集。仁等恭恪设无放逸，大圣难遇，亿世时有！咸皆一心，舍俗慕道，恭恪奉事，除去生死，弘慈至道。时亦难遭，法不可闻；三界无怙，唯道可恃！普如虚空无所复碍，勿怀乱心为放逸行，眷属徒使妻子仆从，供养七日勿倚身心。唯道为本，莫顺他业损违道教，专精一心供养如来，常当下意加敬无二。"令其旷野鬼神之处，王者土地、鬼神妖魅、反足诸鬼、揵沓和等，皆归命佛，密议道法。其四天王及余众生，皆不失时普蒙济度。"诸仁当了，已请天尊，稽首归命供养佛已，勤听经典宣布八方，使一切蒙，乃报佛恩。"

尔时，密迹力士有一太子，名曰密兵，而告之曰：“汝往遍令地神及虚空神，告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无憍慢天、他化自在天，上至魔天。各令使知世尊，今日在于旷野鬼王土界，受密迹金刚力士请于宫舍，当就饮食。菩萨、声闻亦复同然，若欲见佛听闻道教，咸皆往至。”太子金刚兵受教宣命，须臾令遍。

其第二子名曰善分，而告之曰：“子，汝今自往，己力神足，告诸梵天、梵迦夷天、梵满天、梵度著天、大梵天、有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清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净难逮天、净离秽天、顺行天、少顺行天、无量行天、行果实天、亦然天、于是天、善愿天、善现天、至一善天，悉遍令之。今日世尊，游于旷野鬼王国土密迹金刚力士宫舍就请。诸人欲见，悉共往会善分，受教宣令。”如是须臾之顷，欲行天、色行天人，皆共集会在于虚空，广纵四万里，上下俱然亦四万里，周遍诸天，各次第坐。

于是密迹金刚力士，庄严场地，供膳办已，叉手向佛所在，遥启白言：“今时已到，愿佛大圣垂光回意。”而说颂曰：

“丈夫尊雄屈， 人中上愿顾，
莲华正士发， 大圣人时到。
两足尊在神， 天人圣祠祀，
人中尊屈意， 圣明时以至。
戒如莲华盛， 精进转增长，
覆护上惭愧， 最胜唯顾意。
建立于圣谛， 慈哀加弘恩，
无我无所施， 最胜师子愿。
戒行博闻业， 茂盛觉意华，
解脱具足实， 殊胜树愿来。
功勋海唯在， 其意深且广，
清水定为意， 炽盛精进业。
奉哀道场业， 智慧璎珞严，
明本慧开觉， 圣达降怨顾。
第一明无动， 以药树疗病，
学不学盛明， 最胜唯屈神。”

于是世尊，见密迹金刚力士白时已到，告诸比丘：“皆早严服，著衣持钵，并敕护寺，密迹金刚力士来启时到，各自建行七日就请。”其诸声闻、众菩萨等，若得神足，以己神力往追侍佛。其无神足，入如来光，承其威明，佛愍念之皆得往就。于时世尊，适发进路，诸菩萨皆于前而导，诸声闻众在后侍从。诸天龙神，华香妓乐在虚空侍。诸天玉女而嗟叹佛，因说颂曰：

“欢喜发光明，妓乐自然鸣，
震动佛刹土，天雨于众华。
佛之大威德，神足度无极，
圣变化无限，娱乐佛无底。
佛吉祥无际，佛神圣无量，
佛威仪无底，佛功勋无限。
游灵鹫之山，在于八山中，
于上虚空中，无碍如鹰王。”

于时，欲行天人、色行天人，见佛世尊从虚空来，犹如日光现于水中，如月盛满众星独明，犹若天帝诸天中尊，若如梵王照乎众会，见是变化大悦欣然，雨天青红黄白若干诸杂莲华，供养散佛。意华、大意华、柔软华、大柔软华、昼夜树华，有果大实，及诸转轮王离垢之华，百叶、千叶又百千叶，乐欢喜生，味兴起光照一切香华，善妙香、常熏香、乌虚延香，常有华乐、华自乐。如是众华兴云致雨，雨众杂香，鼓天妙乐，诸天玉女眷属百千。

尔时，须臾至于旷野鬼王国土，毗沙门天王界，在其宫殿，一切声闻、诸菩萨众眷属围绕。佛适下住，地大震动，光照十方，安和柔软，不娆众生。时，四天王见佛世尊到大旷野鬼王之国，速疾速疾与其宫人及诸眷属，华香、杂香、泽香、缯彩、幢盖、妓乐，行列吹贝，各持此供，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却住一面。以持所赍供养佛上，见佛大悦心中欣然。供散佛已，却住一面，叉手自归。尔时，世尊因四天王，应病随时班宣经法，万三千鬼神妖魅厌鬼之属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一万玉女亦复发是无上大意。

时，密迹力士与宫人、婇女、诸子眷属，华香、杂香、捣香、幢盖、妓乐，从其宫中，诣毗沙门天王宫舍。至世尊所，稽首佛足，右绕七匝，各从所执皆供散佛上，毗沙门天王宫中次第而坐，鼓众妓乐，自入清净心无所著，所将侍从各自就座。如来高座独显巍巍，清净妙极。密迹诸子，举所庄严校露之帐师子高座，从虚空下，安著于地，寂然不动。诸菩萨众及诸声闻，故坐本位。

时，欲行天人、色行天人，睹其设座高广严好，得未曾有，怪之难及，心自念言：“密迹力士何所得睹？斯宝高广师子之座，玄妙无极，殊特难喻！”

于时，承佛威神，于虚空中自然闻音：“仁欲知者，东方去是界分，过江河沙诸佛国土，有世界名为限净，佛号净王如来、至真、等正觉。密迹金刚力士，曾见其土微妙严净，今以法故，遣此殊妙巍巍高座。”

时，佛适入上处师子高广之座，应时旷野鬼王、国土鬼神妖魅、反足之鬼、揵沓和、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叉手归佛。

尔时，密迹金刚力士，语四天王及诸来会诸贤："屈意咸共和心，饮食已办，各手斟酌，勤供养佛菩萨圣众。所以者何？如佛所说，若能欢悦佐助兴功，供养蒙祐得福无量，于本施主其福不减。诸仁者等，以是劝助佐其所施，得受功祚不可限量。"

于是密迹金刚力士，与其宫人、婇女、一切诸子及诸眷属，手自斟酌百种肴膳不可计味，心佐开士求如来福，供养大圣加谦恪心。佛及菩萨、诸声闻众，皆悉充满饮食毕讫，行澡水竟。密迹金刚力士更取小床，于佛前坐，白世尊曰："唯加弘慈应时演法，宣入法门，使众生类了于道心，行所从生。其未发心，兴斯道心；已发道心，至不退转。令此鬼神妖魅、揵沓和等，长夜永安，使无众患，多所安和，多所愍伤。诸天及人三界众生，得殊特愿，与世超殊。"

尔时，世尊告密迹金刚力士及诸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若族姓子、族姓女，行入法门，坚住于斯，至殊特愿，无所分别，不至损耗。"密迹力士与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告密迹力士："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当奉笃信善从道法，多诸顺宜，欲见贤圣乐听于法；心不悭嫉，不缩财业，舒手布施舍俗所习，好所施福不望其报；心不怀害，其志清净，专精一心而不暴乱；信报应果，好善真业，不以狐疑未曾犹豫；睹清白理，知不亡果，宁失身命不犯非义；仁慈不杀，不与不取，不为邪淫，不犯妄言、两舌、恶口、绮语、嫉妒、恚痴，不犯十恶，身行十善亦劝人行；常奉等信，见诸沙门奉戒具法，勤精修行，志存思道；常应义节，寂然调和，心存惓怕，受无所著不受邪语；志性仁慈，弃捐恶法，行不卒暴，明如炬火，不愚如兽，言无所毁，心性平和，绝却睡眠，弃唐突心，捐其重檐，数数惠施；见诸善友一切诸佛及佛弟子，常行恭恪。如是比像，常追侍从沙门、梵志，谦下作礼，习与相随不失其意，常奉斯等诸善知识，以爱乐故。加用法施救济危厄，以班宣法而劝化人，演所报应：施致大富，持戒生天，博闻大智。修行合道各为说报：布施大财，悭贪饿鬼；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稍入道元；犯戒地狱，瞋恚丑陋，懈怠废道，乱意堕罪，愚痴投冥。是为由身、由言、由意恶行之报，是身、口、意善恶之果。犯是三事长夜不安，投于地狱、饿鬼、畜生；护斯三业，生天人间、十方佛前，长夜永安，无有众患。各为开示罪福之报、善恶所趣：若见应器，为演深法，空无相愿行、无所行，至无所至，无我、无人、无寿、无命。分别幽奥十二缘起，若倚是事便有生矣，若不倚是则无有生；从是致是，不从不致。从无明致行，从行致识，从识致名色，从名色致六入，从六入致更，从更致痛，从痛致爱，从爱致取，从取致有，从有致生，从生致老死，从老死合大苦阴，成四大身；痴灭无行，行灭无识，识灭无名色，名色灭无六入，六入灭无更，更灭无痛，痛灭无爱，爱灭无取，取灭无有，有灭无生，生灭无老病死大苦阴合，不受四大，则常永安，长无众患。以灭尽者则无所有。所以者何？起是生

是，无是则无。犹如种树，始生芽根、茎节、枝叶、华实；拔树无芽，何从有是茎节、枝叶、华实？解无无明，心无所著，则无牵连。十二缘起，皆从缘对；无缘无对，一切三界皆悉本无。悉从无生，从有而死，不达无故，谓有致生。不知有空，倚是我故便致死矣！解无不生，了有不死，为罪所追，尘劳所逮，颠倒苦恼痴冥不实，为宣真谛应其仪节。所观如法，而于诸法无所造作，不得所造则不有退，亦不无退，不有往来周旋之难。假使意法意无所著，信受本空，一切诸本悉净憺怕，置是人者，若菩萨大士，常得见佛，未曾远离，不失闻法，不违圣众，在在所生常见诸佛。虽有所生，不生无佛之土，生以见佛行无放逸，慕求真正精进之法。勤修此已不用家业，善奉净行，不用妻子男女、奴婢仆使守护宅舍，速疾持法，无以戏逸自恣爱欲。诸佛世尊所施言教，以笃信故，舍家为道；信舍家已，为善亲友真正伴侣，以受真业性行微妙；闻玄妙法，以行为要，不归严饰；觉意第一而不厌足，求于博闻；如所闻法广为人说，无冀养心，不以己言有所依仰；讲说经典从所闻慧，因其行住而为人说，使听法者兴隆大慈，而于众生发无尽哀，以致博闻无所爱吝；不贪身命，少欲少求而知止足；以善重业至快供养，好乐闲居，专精守节；从所闻法观其义趣，自归正义思惟奉行，不归严饰；其所导御天上世间，不但为己而有所行，为众生故求上大乘，至慕佛道自在之乘，成无放逸。何谓无放逸？以达境界，眼不见色，不受妄想，不著文饰；了色之难，虽以慕乐，便舍之逝，晓之本无。若耳闻声、鼻香、众想、舌嗜美味、身更心法亦复如是。所言无逸，己心无生，护他人心，弃爱欲乐，入于法乐，不行欲想，无瞋恚想及危害想，无贪、瞋恚、愚痴之业，无是恶本，身不行恶，口不说非，心不行秽，不为反念，不犯一切诸不善法，是曰无放逸。以无放逸常应节行，晓了有无，知无无有。彼何谓有？何谓无？行平等者有贤圣脱，修邪行者无贤圣脱。又次亦有罪福之报，或有无罪福之报；或有眼，或无眼；或耳鼻舌身，或有意，或无意。又能了色无常、苦、空、别离之法，是谓名有。志学于道，计色有常，长存永立，无别离法；以无平等住，有是念故，有痛想行识。有了无常、苦、空、别离之法，又从无明缘，便生不善；若无无明，则无有行。从生缘故，有老病死；若无生缘，便无老病死。施致大福，贫无放舍；穷有贪嫉，悭无大财。奉法至道，不顺义则不至道业。精进菩萨得至大慧，懈怠菩萨不得至道。不自大者真得异决，其贡高者不至灭度。若普入寂，至于空无；计吾我人，贪身寿命，不至道慧。是为人者，应顺时仪。”

佛言：“若族姓子、族姓女，修普明智，或致所知。若在于世，若无于世，普智计斯，不有所知。彼有天食而无所著，若无天食亦无所著。一切如来皆以敷演，入于顺义一切诸法，如来明证下四法故。何谓为四？一曰、一切万物皆归无常；二曰、一切诸有悉为苦毒；三曰、一切诸法皆无有我；四曰、一切有形悉至于空无，为泥洹寂。所

以言曰，一切万物皆归无常，众生愚惑自想有常，如来说法断诸计常；一切所有悉为苦毒，众生闇塞计想有乐，故为说法断除诸乐；一切诸法皆无有我，而众生心计有吾我，故为说法断诸我想；一切有形悉归于空，众生沉冥反想悉有，故为说法断有著想，寂然泥洹。一切众生怀自大者，如来说法，使自大者不复贡高，捐去倚著。以闻无常，解音悉空，尔乃晓了无常之义。其义何谓？都不生、不增、不起、不灭，是乃名曰入永无常。以闻苦音，入际所愿五阴空无所起，是名曰苦义。以闻诸法皆无我音，奉空脱门，于我、不我无是二相，是非我义。以闻泥洹寂志，造无想不然；不灭为都灭，定无终始，是乃名曰解了空义，不以无想而为取证。如是贤者，若有菩萨能行是者，未曾违失一切诸行道品之法，以无想行，普周备悉诸佛道法三十七品。”

于时，世尊在密迹金刚力士宫殿，应病演法。寻时彼会，二万天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不可计人悉受五戒。

尔时，四天王前白佛言：“唯哀愍说，我等云何护于世间？”

佛告四天王：“仁等宜以当行十法，护世众生。何谓为十？一曰、不害一切命类；二曰、不窃取他财宝；三曰、不犯他人妻室；四曰、不两舌斗乱于人；五曰、不妄言欺诈于人；六曰、不恶口以辞伤人；七曰、一切所说未曾绮饰；八曰、不怀嫉妒生彼此心；九曰、在于善恶业不发瞋恚；十曰、常修正见，不随邪疑。是为十。诸仁者等，以是十事护于世间，乃应法教。”

佛复告四天王：“又诸仁者，复有八法，护于天下。何谓为八？一曰、言行相应，未曾相违；二曰、奉敬尊长，不怀轻慢；三曰、言辞柔软，不宣粗犷；四曰、谦下恭顺，常执逊意；五曰、常行质朴，不为谀谄；六曰、常修仁和而无佞饰；七曰、一切诸恶悉无所犯；八曰、以诸德本将顺世间。是为八。”

佛告四天王：“复有六事，护于天下。何谓为六？一曰、身常行慈，不害众生；二曰、口宣仁慈，不演恶言；三曰、意念慈心，不抱增损；四曰、以得利养等御于业；五曰、等护禁戒而无所犯；六曰、等以正见开导曲戾。是为六。”

佛告四天王：“复有四事，常为法首护于世间。何谓为四？一曰、有所立行，未曾贪嫉；二曰、不怀瞋恚加害于人；三曰、不用愚冥蔽加不逮；四曰、所行至处不怀恐惧。是为四事。”

佛告四天王：“复有二事，以用护法世间人民。何谓为二？一曰、惭耻从无数劫不应道法；二曰、怀愧自责，不深入法救护一切。是为二。”

佛言：“诸仁，当行是法以护天下。以能建立如是法行，乃能护世间。”

尔时，密迹金刚力士，以宝交露用贡覆佛，复白佛言：“菩萨云何无瞋恚法，至于无上正真之道？”

佛言："族姓子，菩萨有十事，行无瞋恚法，至无上正真之道。何谓为十？一曰、常行慈心，不犯伤害；二曰、不厌众难，常修大哀；三曰、所作事业常勤精进而有殊特；四曰、常奉空行，逮致三昧；五曰、从因缘发入于智慧；六曰、以权方便普入一切；七曰、解达三世，净过去来今；八曰、以真谛见，无所挂碍；九曰、遵奉道业，入一切法；十曰、一切诸法皆悉归空。是为十。"

密迹金刚力士复白佛言："菩萨有几法，闻佛不可思议法，不以恐惧？"

佛言："族姓子，菩萨有八法，闻佛不可思议，心无恐惧。何谓为八？一曰、所造功德常能究竟；二曰、一心禅思畅达不乱；三曰、以为善友而见将顺；四曰、心常笃信乐微妙法；五曰、以解诸法悉如幻化；六曰、晓一切法不可思议；七曰、而了诸法不可成就，犹入虚空；八曰、畅一切法狂惑放逸虚伪之相。是为八。"

密迹金刚力士复白佛言："何谓菩萨而得自在，于一切业开士之法？"

佛言："菩萨有四事法而得自在。何谓为四？一曰、遵行如幻三昧，畅一切法，入五神通而特超越；二曰、以三脱门过于四禅；三曰、以智度无极修四梵行；四曰、行权方便，具六度无极。是为四。"

密迹金刚力士复白佛言："菩萨有几法入于法门？"

佛言："族姓子，菩萨有四事法，入于法门。何谓为四？一曰、入禅思门，具足晓了一切众生根本；二曰、入智慧门，分别一切章句义理，为众敷演；三曰、入总持门，一切所执常念不忘；四曰、入辩才门，因能可悦诸众生心。是为四。"

密迹金刚力士复白佛言："菩萨为有几力致开士行？又斯道力，无能当者降伏众魔。"

佛言："族姓子，菩萨有八力，莫能当者降伏众魔。何谓为八？一曰、道心之力性行清净；二曰、精进行力而不退转；三曰、博闻行力奉无极慧；四曰、忍辱行力护众生故；五曰、无所生力不怀瞋恚；六曰、不虚妄力具足解脱；七曰、修道行力备悉智慧；八曰、以大哀力开化众生。是为八。"

佛说是法时，密迹金刚力士及五百子，悉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以得法忍，前白佛言："唯愿大圣，以是八法经典之要，使流天下。用愍我等，是密迹宫使自然广，以是德本光明普照；如来灭已，令遍流布而不没尽。"

于时，世尊睹密迹诸子等心中所念劝助启佛，佛告密迹金刚力士："密迹堪任斯诸章句。我诣佛树下，汝于彼时与诸菩萨，魔将兵来，卿以威势，至拥护我故降魔兵，即时想念讽诵通利。今复当护将来末世，令法流布，遍阎浮利周于十方，令所施教使法久存，持制一切诸外异学。"

于时，密迹金刚力士，观佛世尊以见劝告，即从座起，长跪叉手，应时于是言辞章句，用宣咒曰：

“醯黎　休留休留　其强飆聚　各罗眼动摇归救　忍力力尽　寂怕作角鵶伊犁佉丘　佉犁　佉犁　护无择

“住胜生往还无曲，以慈受之，调和成施持已，诸天龙告鬼神、揵沓和、妖魅、若人非人，常吉安隐，动于山王，亦震天地，亦扰水王。用说此咒故，摄伏外道，法君所救，晃曜法炎，笃信是句。”

闻此咒已，诸天众各各举声而叹曰：

“正法住甚久， 动三千佛土，
一切众会同， 自投人王前。
归命使无罪， 施此无恐难，
其持是言教， 令正法永存。”

尔时，世尊从旷野鬼王土密迹金刚力士宫，受供七日，开化无数众生。七日之中，忽没旷野宫，踊在虚空，与诸菩萨及声闻众。一切诸天于上普共供养佛及圣众，诸玉女众咸共咨嗟演大光明，诸天人伎百种自鸣，空中雨华。佛土大动，显佛大变。佛没密迹力士宫殿，犹凤凰王，还住灵鹫山。佛在灵鹫山，与比丘众俱，及诸菩萨眷属周旋，各思道教。

尔时，王阿阇世出罗阅祇大城，与笃信慕乐长者梵志俱。一国人民闻佛还国，各集晡时亦出其城，往诣灵鹫山到佛所，稽首佛足，右绕七匝，却住一面。

王前白佛：“我曾立坐有所参议，时诸比丘到太子所，口自宣言：‘今日世尊往到旷野鬼王土界，诣密迹金刚力士舍食。’唯然！世尊，我得闻是，怪之难及至未曾有。诸佛世尊不可思议，乃能大哀垂愍众生。如来行慈普济众生，犹如虚空言无偏独，用一切故，往到旷野鬼王土界，就密迹金刚力士舍食。佛大弘志，至不可喻，无辞可尽。若有得蒙如来讲法，宣传道训，决疑之律，靡不得安。又复世尊，其密迹力士，为有几事在于平等，而逮正觉最为至重，植众德本，乃能有是妙大辩才？”

佛言：“大王，是事究竟而不可逮，其至德本无能过上。”

王白佛言：“实为至真，种其德本故获此果。若有信者，其功德云何？”

佛言：“大王，假使十方各如江河沙数，一一沙尚可知限；密迹金刚力士所见诸佛不可计数，尽其崖际供养奉事，缘是行故合积大辩。当作是观，皆有本末。”

佛告王曰：“乃往过去无央数劫不可限量，尔时有佛，号曰息意

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选主，劫名不移。其息意佛纯化一切诸菩萨众，皆令精进，言作菩萨，法无懈怠，心无厌倦，弃身寿命不以为吝，唯志道法。

“时有菩萨，名曰勇力，即从座起，往诣息意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如大圣宣，我承解议。若有菩萨心自念言：“我等疾逮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念是菩萨，名曰懈怠。所以者何？若菩萨不用精进，厌患生死，不与此心成佛大道。若有菩萨，见生死难则见缚结，不至灭度唯化众生，乃成正觉。所以者何？唯然！世尊，菩萨之法普行勤修，在在生死常所在处，开导利益无量众生，悉令灭度，亦无所教。是故，世尊，菩萨作行，宜重生死，不敬灭度。菩萨造行重生死已，奉无限佛，导利开化无量众生，闻无数法，入众生念；所行志性敬泥洹行，重于众观，便自堕落没在小节。若有菩萨畏于生死而怀恐难，乐泥洹行，当作是观，如是菩萨则为堕落，以无行堕失如来行，于诸众生则有衅咎。何谓菩萨而不顺行？乐于声闻、缘觉地者，自观其行欲化众生，是故名曰无开士行。其行声闻，无菩萨行。所以者何？诸声闻行畏生死苦；菩萨游于无量生死，不以为拘。’时息意如来赞勇力菩萨曰：‘善哉！善哉！正士，仁快说此，教言淳淑！菩萨行道，舍身之安不舍他人，常省己身不求他漏。’又问：‘何谓菩萨所行？’佛言：‘族姓子，自正己行而为众生，宣成败事生死之难，受于无量生死之患，而无恐畏。不乐声闻、缘觉之地，习菩萨行。不近禅思在于三界，晓了禅定，分别恶趣，习乎方便尽了禅智，功德圣慧而不可尽。发无生慧为人班宣，一切本无，慧无所生，知其所受，了诸众生而无吾我，以慧开化一切众生。晓诸法寂，解护诸法，畅诸佛土了于一切，自然虚空佛国清净。其慧鲜明，以慧圣达一切法无，增益相好入于庄严，慧无所行因其奉遵，一切德本未曾忘舍。少恼鲜事，有为众生所可造作，常行拔难身心憺怕，积功累法无所秽厌，兴发法思晓了长寂，正定一心方便觉达深妙之禅。若以宣布若干品教，分别诸观护于德果，开化声闻、缘觉之律。爱乐如来所解脱业，降菩萨行，示现如来所行之本。是为，族姓子，如来所行之业。’王当知之。

“尔时，勇力菩萨于彼如来所，闻说是法所行清净，复白彼佛：‘甚难！世尊，至未曾有！于今如来至真之言，宣斯菩萨之所应行。又复世尊，如佛所说，我察解议善权方便，是诸菩萨一切诸法由己所行。犹如，世尊，察于虚空含受一切，十方万物为一切色，显现己体不可称计，现苞一切有形之类，虚空行业已无所碍。如是，世尊，善权方便，是诸菩萨在一切法而得自在，诸学之法及未学法、凡夫之法、最正觉法，皆悉由之。犹如，世尊，若火所遇，草木百谷靡不被烧；菩萨如是，于一切法自在所行，以智慧焰烧诸愚冥，三界无烟。犹如，世尊，大怒丈夫瞋恚炽盛，逆害他人无所顾难；菩萨如

是，以权方便自在由己，智度无极，断除一切众生尘劳。犹如，世尊，清水宝珠著浊水中寻时清彻；菩萨如是，以权方便消一切尘三垢秽浊。犹如，世尊，有大威药名曰消除，若著毒中，消一切毒永无有余；菩萨如是，以权方便游于一切三界之难，执权智业，灭去众生尘劳爱欲。以是之故，世尊当作斯观，善权方便，是诸菩萨一切诸法自在己行。’如是，大王，勇力菩萨说是语时，不可计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王欲知之，尔时勇力菩萨，岂异人乎？莫造斯观！所以者何？则今密迹金刚力士身是也。此正士身，坚强精进，被弘誓德无极大铠，巍巍如是，供养诸佛不可称限，光光若斯，无以为喻。’”

尔时，阿阇世王心自念言：“是密迹金刚力士，所执金刚为重几所，以承大力谓应执持乎？”

时，密迹金刚力士知王阿阇世心之所念，以持金刚下著地上。适置地上，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动。密迹金刚力士谓王阿阇世：“王试举此！”

时，阿阇世王以大力士力，尽势举之，而不能摇离地如毛发。时，王怪之得未曾有，前白佛言：“我身，世尊，有大力士，被极异铠，牵捉大象，举鼻投身在所无碍。今日举此小金刚杵，不能动移大如毛发。”时王阿阇世益用怀疑：“何故世尊，乃如是乎？”

佛言：“大王，是金刚者，入在重德，不可用被铠力及象力而举移此也。”

尔时，密迹谓天帝释：“仁者名号执持金刚拘翼。今日仁者，且从地举此金刚杵。”时天帝释以无限神力，极阐神足欲举其金刚，了不能举。

尔时，天帝释前白佛言：“吾等之身及诸天俱，与阿须轮斗，以一手指，举维质阿须轮所在，投之如一圆丸，皆令犇驰不知所凑。又是金刚其形小小，而不能动乎？”

佛言：“拘翼，是金刚者，入在重德，不可以比阿须轮三百三十六万里身在所可投。于拘翼心所知云何？须弥山王为重不乎？”

白言：“甚重！世尊，不可计喻。”

佛言：“拘翼，假有勇士大神无极，取是金刚右手执持，以是金刚著须弥山边，藏之在中，才现形取，俱举二形。须弥山王尚复微轻，不如金刚重。若天帝释，密迹金刚力士以是金刚，击铁围山、大铁围山及金刚山，令碎如尘。虽尔正士，未尽现力，不可喻极。”

大宝积经卷第十四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七

尔时，密迹金刚力士，谓贤者大目揵连："耆年目连，世尊所叹神足第一，仁且从地举是金刚。"

时，大目连前举金刚，以无极力，以四大海水上沃日，其势又牵曾到野马世界，无所不至道力显变，奋其神足而欲移之。此三千大千世界震动上下，而不能摇金刚大如毛发。时，大目连怪未曾有，投佛足下，白世尊曰："唯愿大圣，叹我于声闻中神足第一。自试神足，动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挑小钵举掷他方佛土。我身开化降伏难头和难龙王，能食大[木＋圂]如须弥山，不能动是小金刚乎？发意之顷，捉牵日月使止不行，以手摩之；不能动是小金刚杵大如毛发，有何意也？将无我身失神足力也？"

佛言："目连，不失神足。又目揵连，菩萨神足威力所感，一切声闻及与缘觉所不能逮也。假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须弥山，合成一须弥，尚可震动，不可动是金刚杵也！菩萨威神所建立行，不可思议巍巍如是。"

尔时，贤者大目揵连，得未曾有，口自宣言："难及！大圣，菩萨大士威力所致。是密迹金刚力士，承于金刚杵乎？又此密迹今所有力，父母遗体之力也，为神足力乎？"

佛言："父母遗体之力也。假使菩萨行神足力普能示现，悉达天上世间。"

佛告密迹金刚力士言："卿自举是金刚。"

于时，密迹动三千大千世界，以己右手举取金刚投于虚空，在于虚空七返回旋，还立密迹力士右手而住。

彼时，诸来一切众会得未曾有，咸悉叉手自归礼之，异口同音各自说言："难及！难及！密迹金刚力士，其力甚妙，乃如是乎！使诸众生得斯大力无穷之势也！"

于是王阿阇世前白佛言："菩萨有几法行，逮如是力无极之势。"

佛言："菩萨有十大法，逮如是象无极大力。何谓为十？一曰、宁弃身命，勤受正法；二曰、未曾自大，谦恪下意，礼敬众生；三曰、见于刚强难化众生，立之忍辱；四曰、见饥馑人，以好美膳而充施之；五曰、睹诸恐惧，劝慰安之；六曰、若有众生得于重疾，疗以良药；七曰、若有羸劣人所轻慢，敬念恋之，令无忽易者；八曰、以净泥水，涂如来庙，补其亏缺；九曰、见孤苦人贫匮困厄，常负重檐，使去其难极重之殃；十曰、若有无护、无所归依，常将济之，所语如言而不变失。是为十事法。"

王复问佛言："菩萨仁和为有几法，往返周旋，常存和雅，不兴粗心？"

佛言："菩萨仁和，有八事法。何谓为八？一曰、志性质直而无谀谄；二曰、性行和雅，常无佞伪；三曰、心存淳熟，永无虚妄；四曰、心行坚要，亦无羸劣；五曰、无迷惑志，存于仁和；六曰、为世众祐，受异德行；七曰、心行了达而无所著；八曰、思惟罪福，心无

所念。是为八事。”
佛言：“复有四事法，志性淳熟往来周旋。何谓为四？一曰、在于人间为转轮圣王，逮见诸佛兴不舍道心；二曰、在于天上作天帝释诸天中天，常见诸佛不违经道；三曰、若在梵天王而得自在，植于道业，不坏道心；四曰、而常生在清净佛土，面见诸佛世尊说法。是为四事。”
王阿阇世复问佛言：“何谓信坐？”
佛言：“大王，善友所坐。”
又复问佛：“施何所坐？”
佛言：“大王，布施处在，大富饶财多宝。其持戒者，得生天上。坐其忍辱者，面色净悦，常得端正。其精进者，勤修通达，与众超异。其禅思者，常得寂定，诸根不乱。其智慧者，断诸尘劳众垢之患。其博闻者，得生大智；若每事问，决众狐疑，令无余结。其勤学者，合集入道无上正真。其察无常、无我、寂然，所存坐处消除颠倒，是为信坐。”
又问：“顺时之念，为何所坐？”
佛言：“大王，观无常苦寂，坐在正见；不随邪业，身心清净，坐在禅思，兴发神通。”
又问：“道在何所？”
答曰：“存坐无脱，成于道果，无三界难。”
又问：“无脱坐在何所？”
答曰：“其无脱者，坐在解脱生死众患。”
又问：“佛兴何坐？”
答曰：“坐在所习三十七道品之法，无所破坏，转于法轮，而不断绝三宝之教。”
又问：“谁兴佛乎？”
答曰：“大王，能兴笃信了本无者也。”
又问：“谁兴笃信乎？”
答曰：“若有能发菩萨心者也。”
又问：“谁发菩萨心乎？”
答曰：“其有志性定不乱者也。”
又问：“谁有志性定不乱乎？”
答曰：“其行大哀，未曾绝者也。”
又问：“谁不绝大哀乎？”
答曰：“其不弃舍一切众生者也。”
又问：“谁不舍众生乎？”
答曰：“其安己身，并安一切者也。”
又问：“谁安己身，并及一切众生乎？”
答曰：“其兴隆道，不断三宝者也。”
又问：“谁不断三宝乎？”

答曰："弃于尘劳，乃不断三宝也。"

王阿阇世前白佛言："至未曾有！世尊，如来班宣入于法律，如来布教所可宣法至于柔顺，弃乎断灭有常之业，而不忘失报应之果；入于所造立行无所乱，无善不恶，净不净业，勤修果实无所违失。唯然！世尊，谁入是愿，决众狐疑，顺于如来正真法教？谁闻是法而发犹豫？唯有宿世不植德本者也，随于恶友，不信诽谤。我等，世尊，前世宿命曾植德本，非无功福。吾今蒙听所闻正法，欲报恩养至意不能。诸佛世尊、文殊师利慈德，乃为我等决众狐疑，显大光明。世尊善言具悉梵行，至善亲友，得大人慈，上友党故。"

于是，寂意菩萨前问密迹金刚力士曰："仁以为建立是经法，于将来世流布一切？"

答曰："建立是经典要，最于末世如来灭度之后，普布天下阎浮利地，令诸法师正士之等靡不蒙耀。"

密迹复曰："今族姓子，佛以建立是经典要，诸佛皆护。所以者何？其能护者，则善学法，不生文字，言辞不尽，无能中断。又族姓子，如来至真不废诸法。所以者何？彼无所生，其无所生则无所坏。以是之故，如来言曰：'如来兴出为无所生，如来所住立于法界，法住如法，有佛无佛，佛法常住如故。以如是住，十二缘起为不错勃，不乱缘起，不乱正法。'又察其法常无言说，故曰正法以无言说。"

寂意问曰："密迹，其护正法被弘誓铠，以是被铠。"

又问寂意："被弘誓铠将护正法，不乱诸法，不以是法。所以者何？是正法者，一切诸法悉无所乱，彼护正法。"

又问："何谓乱于正法？"

答曰："依倚恐畏为成迷乱。又族姓子，究竟无乱谓义乱，尔乃名曰将护正法。"

又问密迹金刚力士："宁有方便，一切世乱因护正法乎？"

曰："族姓子，因乱将护。所以者何？其以因世，倚于邪疑六十二见故；菩萨所行以空为本，是故与世一切为乱。又族姓子，其世俗者，以诸计有常，立倚吾我以为净安；菩萨常了无常、苦、空、非身之法，是故名曰与世共诤。随世没流，菩萨方便逆流尽源，反生死流。现在重世，菩萨敬重积功累德，以是之故与世诤乱。世人依倚阴、衰、诸入十八诸种，行菩萨业心无所著，是故与世而诤乱矣。所以者何？不同尘故。以故，寂意，菩萨将护一切正法，便与世诤。"

又问："密迹，行者云何护于正法乎？"

答曰："族姓子，以受正法而护己身，亦护众生人寿命形，护一切法为无所护。"

又问："云何受之？"

答曰："寂然吾我，众生憺怕；众生已寂，三世便默；三世已默，佛法便默；佛法已默，佛土便寂；佛土已寂，诸法便寂。其于诸

法无所归趣，是则名曰将护正法。”

尔时，世尊叹密迹金刚力士曰：“善哉！善哉！是则名曰将护正法。其护诸法，为无所护，无所忘失。又护正法者，斯受一切，于一切想而无妄想。已无有想，于诸妄想无行放逸，是则名曰于诸一切法而无放逸，乃名道法。”

尔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曰贤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诸佛言辞甚为寂然，其见者何所是也？”

佛言：“言辞正教寂然之义，一切所乐行寂然耳！彼以加忍，已能加忍故能然炽，已能然炽故曰晃曜，已能晃曜故曰寂然，成为憺怕，则是如来将护正法，是乃名曰诸如来众总持。佛道所持如是，若不持法，又不舍法。”

宣如是行，说如是证，答贤王天子时，具足千比丘漏尽意解，千天子远尘离垢，诸法眼生。

于时，寂意菩萨谓贤王天子言：“从何所得此辩才也？”

天子答曰：“若能断除一切挂碍，悉无所得，得第一义者，因无所倚，是曰辩才；自了解之，神识不转，不经他识，亦无所立，乃曰辩才。其意不逸游在所著，若能奉行无所著法，乃逮此辩。若以思惟一切诸法，往返示现皆当知之，神识信休，乃逮辩才。是族姓子，如是行者逮致辩才。其无所住，无有应行，度于流波四渎之难。其无所生、无所起者，亦无所灭，无能灭者，乃曰为度逮辩才耳！”

尔时，寂意菩萨前白佛言：“是贤王菩萨，从何所来至于此土乎？乃有斯辩！”

佛言：“从阿閦佛土而来，没彼生此妙乐世界，举欲得见闻如来秘要所演经典。寂意当知，是贤王天子，逮入法室总持其心，若一劫若复过一劫宣其功德，而不可尽辩才之际。”

又问佛言：“何谓法室总持乎？是天子令所逮致遵法也。”

佛言：“族姓子，所云得至逮法室总持者，入于聪慧文字无尽，一切诸法皆入此室，于一切法悉无所作，解了法室，奉行法室，于诸文字、宣以音响、口之所说，作屋舍事、不舍事亦不知之，宣布一切音响之事，是则名曰入于法室总持之业。又寂意，法所可入者，又复诸法而不可得，所可曰入。所出智慧其文字者，无所从来，入于内室。又其文字不现内室，亦不现出，又无所向，亦无方面。又其文字展转所凑，亦不想念，字不顺法亦无非法无斯想念。其文字者悉无有说，亦无非说，亦无增损。又文字者，不见有起，无所灭者，无作文字，亦无所失。又复寂意，若如文字、文字之数，心数亦然。一切如是诸法之数，有所归趣若诸法数，彼则无数。所以者何？不归法数，无有数者，乃曰法数。以随法数，如是乃曰入于法室。不入过去，入于不生、无所起法，其无所生以无所起，何所入乎？以无所入，若有

入是诸所数者，如是，如是，乃能逮于法门；自睹本无，便得安住，入于法室总持之业。入众生心，以入众生心随众生心，应当度者而为说法，若受总持乃曰，寂意！

“寂意，菩萨心以离垢，其心清净严和甚明，其性超越所住安详，智慧无失所愿坚固，所当度者魔不能坏，诸外异业无不摧伏，降消尘劳除诸怨贼，其身力盛心无怯弱，辩才无尽所说无量，所归无限慧无挂碍，入乎觉意其明甚远，班宣深妙真正之辞。其所博闻，犹如江海；斯三昧定，如须弥山处在大海；在于大众，若如师子；不倚俗法，犹若莲华不著尘水；无所憎爱心，若如地，百谷草木因其得生，万民得安；洗净众尘，若如清水；开化众生，烧众毒难，譬如火炽燃诸草木；普诲众生，犹如大风靡所不吹；行平等心，若月盛满照于星宿；消淫怒痴，譬如日光照于众冥；伏心意识，譬如勇将摧折严敌；调和其心，犹如龙王；淳熟随时，譬如淳阴雷震乃雨。菩萨如是调和其心，敷演法雨润泽三界，宣甘露水净除心秽，若如天雨洗诸风尘，疗治众疾淫怒痴病，若如良医治众人病，志存无为奉行正法，则是法王君训十方，亦如国王治于万民，护化一切生老病死，犹如四天王君四天下，犹天帝释处忉利宫主诱教天人。菩萨如是，在于欲界化众生类，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净如明珠；能伏心意而得自在，若如梵王主于天民；其心清净无所倚著，譬如飞鸟飞行虚空，无所触碍；御安其行，犹如鹿王从众群属；敬承法教，爱于真行，如母恋子令得安隐；晓诸技术，犹如严父化导子孙；闻趣诸法，如息意王德自庄严；以三十二福相交饰，用八十好若干品媚，一切世间所共戴仰；不为邪见而被系缚，具足七财无贫匮业，为十方佛所见拥护。诸明智者所见咨嗟，总达众党所共叹誉，及上诸天所见守养，诸善亲友所念摄救，于众讲法最为上选，具六神通而得自在。又普遍入众生性行，而遍周入一切诸根，班宣经典未曾懈厌，永不志慕于诸利养，乐布法训不以吝惜。其志清净无所犯负，忍辱解明无所越失，所作事业能令究竟，清净精进心性安和，一心清净蠲除诸垢。觉意坦然，智慧清净，修四梵行而无放逸，以成度世禅定三昧至于正受，逮于无上菩萨道、佛道。普能成就，所当行业不中懈止，至阿惟颜。是为，寂意，菩萨大士入于法空逮得总持，功勋无量巍巍如是。寂意当知，假使菩萨住在世间，不修余事，于百千岁，咨嗟难宣其总持行诸菩萨众，不能穷尽总持行诸菩萨德。”

尔时，寂意菩萨谓贤王天子曰：“仁者，大利无极善庆！今者如来相叹誉德，光光如是。”

天子答曰：“又族姓子，于此诸法无真究竟可得处所也，咨嗟功勋。又族姓子，其无色、无有像、无形貌，如是行者咨嗟功勋，无能畅尽。”

于是贤王天子前白佛言：“一切诸法不可受取，亦无吾我而无所

属，以是之故不可授人，亦不可夺。唯然！大圣，若使有人修行乐是，当行平等；若勤奉行修平等训，斯逮法门。

“犹如，世尊，现此大地土在水上，水在风上。假使地种斯土处所周布天下，设使有人穿凿其地，出去尘土，极其功力乃致水耳！不置远去，以水给渴。如来圣慧普入一切众生性行，如来脱者，随向法门而修精进，从是方便致大慧光。其精进者不见侵欺，犹如去土穿地大深因得其水。若复有人于如来世奉行精进，是兴大慧光明。是故，世尊，若族姓子及族姓女，欲求佛道常行精进。以何精进？当以用是，于诸法门而诣法门。

“犹如，世尊，从生而盲，又其男子初不见色。假使有人不行精进，则名愚闇盲冥之侣，不见诸法所生本末。犹如，世尊，有目之士蒙光有见，不有光出冥夜无睹；外仙天眼亦复如是，离于善友无所开化，不晓诸观见所受法。犹如天眼，若有男子有自然慧，不用光明以成就眼，以有大智德其行如是。

“犹如，世尊，旷野飞鸟游广泽地，不见空野有所增损；一切菩萨精进所行如是，不见佛道有所增损，一切菩萨入道品法。

“犹如，世尊，其彼雪山雨雪生长树木，不为诸风所见灾害；菩萨如是随时应行，生慧光明照于一切，不于众生有所计数，所游居处无所忘失也。

“犹如，世尊，转轮圣王生种姓家，七宝则现。何谓为七？一曰、紫金轮有千辐；二曰、白象有六牙；三曰、绀色神马，乌头朱髦；四曰、明月化珠八角；五曰、玉女后口优钵香，身栴檀香；六曰、主藏圣臣；七曰、主兵大将军御四域兵。如是，大圣，菩萨大士以七宝现于世时，自然道宝现于世间。何谓为七？一曰施度无极宝，戒、忍、精进、一心、智慧、善权方便度无极宝，出现于世度济一切。犹如转轮圣王游四方域，不可计人民有若干念；菩萨如是，以四恩法救摄众生，不想众生有若干品，解之本无。犹如转轮圣王所举事业，坐于正座无斗诤者，无理曲直，众民自然而顺其命；菩萨如是处佛法座，无斗诤者何所从来，魔诸官属虽抱恶意自然为降。

“犹如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前，第一立铁围、大铁围山、须弥山王；如是，大圣，学者菩萨如是，先建大乘，次立大哀，志性仁和最住无极。譬如日初出时，其大光明先照铁围、大铁围山、须弥山王，乃照其余；菩萨如是，演慧日明普曜三界，以仁和心先照众生，大乘光明去三毒之冥皆得神通。

“犹如，世尊，一切诸树郡国县邑乐依于地，一切所生百谷草木皆悉仰地，所生万物而得自在；菩萨如是，一切德本悉因道心，长育圣慧而成正觉也。”

尔时，世尊赞贤王菩萨曰：“善哉！善哉！仁族姓子，解引其譬，说功勋业，快乃如是！又族姓子，如众生界及与法界，逮得总持菩萨圣慧亦复如是，一切万物皆归无常，引喻说相皆能堪任；取要言

之，未曾患厌亦复如是，悉能敷演其所说者。所以者何？皆无口辞，亦无所说。若有菩萨未得总持，无有言教所造因缘。又其菩萨无有挂碍，不兴辩才。其余声闻无此辩才，不思观本乃为说法。所以者何？此菩萨众得无碍辩，言不可尽，无有阴蔽，无闲无休，分别辩才，诸佛尊前说经法，不怯无弱。菩萨如是，佛所建立逮总持门故有所说，不怀怯劣菩萨如是得三无碍。何谓为三？一曰、总持无所挂碍，二曰、辩才无所挂碍，三曰、道法无所挂碍。是为三。复有三事，得入清净业。何谓为三？一曰、自然清净，二曰、本无清净，三曰、本际清净。是为三。复有三事，得入无尽矣。何谓为三？一曰、经法不可穷尽，二曰、文字之义而不可尽，三曰、所宣训诲而不可尽。是为三。又复得入三无住处。何谓为三？一曰、圣慧而无住处，二曰、言辞文饰亦无住处，三曰、所修建立亦无住处。是为三。又复逮得三卒决对。何谓为三？一曰、应讥宣慧，二曰、寻发辩才，三曰、应时智慧。是为三。复有三疾得归慧。何谓为三？一曰、决疑令无余结，二曰、断犹豫使无沉吟，三曰、可悦一切众生心意。是为三。”

说是语时，八千菩萨逮得总持。

于是密迹金刚力士前白佛言：“愿佛世尊建立法典，然后如来灭度之时，最后末世遍布天下阎浮利地，使得久存令不灭尽。”

尔时，世尊周观四方，观察已竟，时说颂曰：

“降根自然胜， 寂根无所害，
无本断其无， 伏魔兵众党。
解脱解清净， 无恐解所畏，
舍弃于重檐， 医神咒上师。
降制外异学， 以法而救摄，
护于行法者， 神咒佛所说。
无我以除我， 其义宜以度，
斯于四天王， 说无泽之句。
勇持章句勋， 净复净正等，
梵天释天帝， 作是如此乘。
慈氏彼通忍， 以观哀所察，
爱敬睹梵天， 此者无所犯。
旷野离空旷， 无根法曰净，
降伏魔官属， 故说此神咒。
人中尊建立， 是经善义辞，
尔时普流布， 随器能受者。
以说此咒术， 其地则大动，
诸魔皆悉来， 各口宣是言。
用言护头首， 是曰为法师，

若手得斯经， 归逮佛所说。”

尔时，佛告密迹金刚力士：“以建立竟是经典要，今建立是无能乱者。所以者何？佛忆识念过去世时，有佛名宝月，兴出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无悦。其佛世时，有二比丘而为法师：一名、智寂，二名、持至诚。威神变化高德无极，大尊巍巍，受彼如来是章句咒而奉持之。如来灭度之后半劫持法，其彼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亿魔，皆见开化，承无上正真之道。密迹，欲知尔时二比丘为法师者，岂异人乎？莫造斯观！所以者何？其法寂者，则我身是也；持至诚法师比丘者，则密迹金刚力士是也。此诸章句令是经法，多所饶益成护正法。”

彼时，世尊观于四面一切众会，而口宣言：“汝等正士，为能堪任，于斯如来，从无数劫亿百千垓，积功累德总持无上正真之道，以持拥护无所挂碍！从是以来至今蒙济，去来今佛之所由生。”

于是菩萨众会之中，三万二千菩萨即从坐起叉手而住，稽首礼佛，说是偈言：

“弃其身寿命， 思惟好寂然，
受持是经法， 世护之所叹。
其是经如药， 疗治一切病，
受持所言教， 发生世尊意。”

尔时，贤王天子之等五百天子，说是偈言：

“用一切众生， 以故想积德，
受持是经典， 最胜特深妙。”

于是密迹金刚力士，时说颂曰：

“是议无文字， 而反宣文字，
人中尊所作， 班宣我当持。”

尔时，世尊告释氏梵天：“如来有三不可限量无上供养，德无有极。何谓为三？一曰、至心仁和发其道心，二曰、以发道心护于正法，三曰、如所闻法为人解说。身行如是，是为至不可计德。梵天当知，如来以是三事，积累功勋，假使其寿住世一劫，广分别说不能究畅。是故，梵天，当以随顺恭敬奉事如来至真，是为三事。梵天，供养如来，受四句颂，是去来今佛世尊之所说法，受而拥护。所以者何？诸佛世尊皆从是法生，故当供法。供法不用衣食，以法供养，诸养中尊，为上、为长、为无俦匹、为无等伦。是故，梵天，当以正法

而相供养，是养真谛无以衣食。”

佛自忆念：“梵天王，过去曾生为王太子，名曰意行，生于王家，以是见教，谛乐道法。时卧梦中，闻是四句颂，本行放逸无脱路，以众生故志于道心，在山空闲随顺念，无所贪受本悉安。”

佛语梵天：“彼时闻是颂教，从梦中觉，思惟了了，惟是忻然大悦，心中解畅，即时以偈而叹颂曰：

“‘快哉安上乐， 得法藏无尽，
当充满众生， 诸贫天人民。’”

佛告善安大梵天：“时王大子得安谛藏，晓文字无，心自念言：‘以是偈义，充满众生贫匮之人。’往语父母：‘宁有金、银、琉璃、水精、砗磲、玛瑙、明珠藏乎？欲济穷乏，以是欢喜。’父母报言：‘一切财业非是真宝，五家——水火盗贼、怨家、债主、县官、恶子分耳！博闻之慧，无衣食求，甚为难得！’父母言善，如子所志，便取广施与诸乏者。了三界空，令得难致无尽之慧。以故，梵天，闻是一四句偈，化八千人劝入道意，无数众生当生天上。以故，梵天，其有受是深妙之法，持讽诵读为人广说，闻之欢喜若奉行，是德不可量，逮无极藏。

“假使，梵天，行大乘业有三事法，多益菩萨。何谓为三？一曰、闻行得立，受之无厌；二曰、以闻建立，以行为要，守口第一，不以害心加于众生；三曰、不舍大哀。是为三。以故，梵天，益于众生，当加劝助是经典要。复有二事，所造行愿无所忘失。何谓为二？一曰、佛初成道，劝助如来使转法轮；二曰、梵天，当劝助是贤劫中，当来具千如来至真等正觉，使转法轮，令化出家众人作菩萨行。如佛世尊为自在法王，善教训诲少有能及，难逮如是。以故，梵天，如是比像，多所亲立一切众人，除老病死至无为业。于色无著，以解了是，能忍众苦，忍无所求。主诸天人造立三忍，执持正法，受讽诵读，是乃甚难。受是经者，当作是观！受我身亿百千垓劫，修清净行严净佛土，拥护正法，疾成正觉。”

佛告贤者阿难：“受是经典持讽诵读，为他人说。”

阿难曰：“诺！当受持之，令其坚固。”

佛言：“阿难，勿持是法授非法器，莫得授与诸恶知友；当施善友慕乐学者，授是经法，常当奉护。阿难，是经不归非法，当归应器，能奉行法，常慈心众。又是经者，无有妄想，瑞应现前，精进所致。行是经典，有是福报。”

阿难白曰：“当受是经，承佛威神，常令普流。若受是法，承佛威神，其光远照，是等不随无器之业。又是经者，所号为何？云何奉行？”

佛言：“是经名曰《佛所训诲》。阿难，又有号曰《密迹金刚力

士所宣布义》，当持奉行。又名《如来功勋报应》，当奉持之。又复名曰《如来秘要经法之品》，为他分别无冀养心，归于无量功德而顺法律，当奉持之。所以者何？若有奉持是经法者，令以佛眼普见佛土及十方国，从地以上高至三十三天思想天，满中七宝百种众膳，贡施如来。若有受是经学持奉行，以无冀养为他人说，是德最多。又以衣食供养是经典要，宣如来德，得福无量不可为喻。”

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发大道心，不可计菩萨逮得法忍，复无央数菩萨逮一生补处。佛说如是，贤者阿难、密迹金刚力士、寂意菩萨，及大声闻一切众会，及诸天人，诸阿须轮、揵沓和，及世间人，闻佛所说，莫不欢喜，稽首而去。

大宝积经卷第十五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净居天子会第四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菩萨比丘众六万人俱，皆悉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诸声闻，众所知识。

尔时，世尊于中食后，入于三昧；此三昧威神力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时，诸释、梵天、护世四王等，来诣佛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合掌向佛。以此三昧威神力故，尔时净居天、欢喜天子、善欢喜天子、大欢喜天子、贤欢喜天子、善受天子、兜率陀天、自在天、大自在天，一切诸天、大众净居天等，各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于一面一心而住。

尔时，净居天众白世尊言：“大德世尊，菩萨所行相貌，摄受诸法，过去诸佛之所说者，唯愿演说分别显示。为利益安乐多众生故，怜愍世间，利安天人，为未来诸菩萨，于如来般涅槃后，闻此法者生欲乐心，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实自知，不生疑悔，究竟安住不放逸行，值遇于苦不生退转。”时，净居天众及兜率陀天，向于世尊，说是语已，默然而住。

时，有天子名金刚摧，为诸天众请于世尊，而说偈言：

“百福德满故问此， 人天敬爱故问此，
住不放逸故问此， 多众医王故问此。
无过法句愿显说， 诸音最胜世明慧，
能断百千诸疑悔， 能放众明故问此。
犹日能破诸黑闇， 如月净明除郁蒸，
于怨于亲生平等， 难忍能忍犹如地。
亦如净水洗尘垢， 如火能烧烦恼网，
三有意净故问此， 无碍智辩望宣说。

如医疗治众生病，如毗沙门多财宝，
赈给穷下贫苦者，如云能灭三种热。
是句最胜唯愿说，若破烦恼众苦箭，
烦恼众垢奸谄诈，善能调伏施安乐。
念众生故故问此，惭愧明慧念坚固，
大尊无奸离谄曲，无相德聚故问此。
瞋恚怨嫌永寂灭，于诸众生安乐忍，
和颜悦色视众生，常以欢喜先意语。
于诸众生亲友想，度诸众生至彼岸，
合指十爪一心请，十力善逝众生宝。
唯愿时说断众疑，天人闻此道行已，
见于第一诸相貌，使彼得知大丈夫。”

尔时，世尊告金刚摧菩萨摩诃萨言：“金刚摧，汝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所有相貌，使菩萨摩诃萨得知如是。”

大德金刚摧菩萨言：“我听受是因缘。”

世尊作如是言：“有百八相，金刚摧，菩萨乘人应当知。何等为百八？梦中所见已，有梦见如来身共语见妙身。复次，梦见如来默然。复次，梦见如来覆头坐。复次，梦见如来背坐。复次，梦见如来身红色。复次，梦见如来彩色画身。复次，梦见如来去。复次，梦见如来为他说法。复次，梦见如来神通虚空中行。复次，梦见如来般涅槃。复次，梦见阇维如来身。复次，梦得如来舍利。复次，梦得如来发。复次，梦见如来未曾见塔。复次，梦见如来宝庄严塔。复次，梦见如来神通塔。复次，梦见如来光。复次，梦闻如来声不见身。复次，梦见如来身。复次，自梦见华鬘香涂覆如来上。复次，自梦见如来著垢腻衣。复次，自梦闻未曾闻法。复次，自梦为人说未曾闻法，寤已无所显示，乃至不念，又见未曾见法师。复次，自梦坐法座为他说法。复次，自梦得无畏。复次，自梦见道场。复次，梦见如来经行。复次，梦见如来转法轮。复次，梦见如来般涅槃塔。复次，梦得如来衣。复次，梦得如来钵。复次，梦独见一如来。复次，梦见如来多人围绕。复次，梦见如来盖。复次，梦见如来革屣。复次，梦见如来坐。复次，自梦与如来食。复次，自梦与如来衣。复次，自梦与如来华。复次，自梦入山。复次，自梦裸形。复次，自梦四维行。复次，自梦见未曾方。复次，自梦浊水中行。复次，自梦见云雨。复次，梦见地旋。复次，自梦在豺狼野干中行。复次，自梦病。复次，自梦堕山无所依仗。复次，自梦被缚将杀。复次，自梦刀剑中行。复次，自梦虚空中行。复次，自梦手捉炬火。复次，梦见菩萨踰宫出城。复次，自梦得经。复次，自梦闻陀罗尼声。复次，自梦闻三昧声。复次，自梦闻方广经声。复次，梦某甲法师声。复次，自梦梦中得偈。复次，自梦梦中得经说。复次，自梦闻法藏声。复次，自梦闻

他方世界如来名。复次，自梦闻他方世界某甲菩萨名。复次，自梦入海去。复次，自梦集宝。复次，自梦在须弥山顶。复次，自梦上山。复次，自梦上到山顶。复次，自梦上树。复次，自梦见龙象。复次，自梦乘龙象。复次，自梦乘马。复次，自梦发真实誓愿。复次，自梦见果树。复次，自梦见华树。复次，自梦见未曾见城。复次，自梦见阿耨大池。复次，自梦见天子。复次，自梦见龙。复次，自梦见余阎浮提去。复次，自梦见著白衣。复次，自梦宝鬘在头。复次，自梦见华鬘在头。复次，自梦取散华。复次，自梦打鼓余人作乐。复次，自梦见日蚀月蚀。复次，自梦以不净自涂。复次，自梦作王。复次，自梦作王辅相在大众中行。复次，自梦乘乘往园林中去。复次，自梦见未曾见方土、聚落、僧坊、房舍、人众。复次，自梦得盖。复次，自梦为多人说法。复次，自梦入聚落。复次，自梦施系桥梁。复次，自梦集船。复次，自梦见云雷电。复次，自梦得力著铠仗。复次，自梦得器物。复次，自梦示众生道。复次，自梦入园林中。复次，自梦见众谷聚。复次，自梦治众生病。复次，自梦受记声。复次，自梦觉道。复次，自梦得满瓶。如是，金刚摧，是名百八相。

“若见如来覆头坐者，是人见善知识修善说法因缘，为作留难。应以无碍心修集说法所须，此是说初相。

“复次，金刚摧，梦中见如来背坐者，前为出家人作留难，为听法人作留难。此人令常当敷施法座，劝多众生，听法如是，得除业障。是七地初相，亦是从初地至七地处处地相。

“复次，金刚摧，若梦见如来泥像，是菩萨初地相。是人曾毁呰说法师故，此人应于经像前、若如来塔前，以无碍心，顶戴灯供养，如是用净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画像者，此菩萨是见五地中处处相。是人应以华香供养佛像，此是菩萨六地处处地见相。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如来行者，此人应勤修精进，当勤修受学读诵，此是菩萨三地见相。此人常应法施，又应扫如来塔，破除憍慢，以此净业障。见余菩萨诣如来所是何相？见如来向食之处，此是初地相；见如来向经行处，是第二地相；见如来向说法处，是第三地相；见如来默然坐，是第四地相；见如来静处坐，此是五地相；见如来行呗者，是六地相；见如来疾走，是七地相；若见如来作神通，是八地相；见如来变化，变化去者，是九地相；见如来行去回顾，共语说空，是十地相。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自知为众生说法，不知所说，是第二地相。是人于如来般涅槃后，毁呰说法师，不自知过。此人当求善知识，供养听闻善法，不求其过，如是净除业障。闻佛说施，是初地相；闻说戒，是二地相；闻说忍，是三地相；闻说精进，是四地相；闻说禅，是五地相；闻说般若慧，是六地相；闻说大悲，是七地相；闻说无碍，是八地相；闻说三昧，是九地相；闻说成就力，是十地

相。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虚空中神通行者，此是七地相。闻受道记，此人常应修尊重默然，修习成就甚深忍，如是疾成正觉。见如来在虚空中，是初地相；见如来食，是第二地；见光，是第三地；见说法，是第四地；见现神通，是第五住地；见入三昧，是第六住地；见放光，见如来虚空中行去，是第七住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见如来般涅槃者，此人前谤法，出家谄曲求利。应勤供养三宝，奉施说法之人，一心三时精进，如是以净除业障。见前五地处处相。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见阇维如来，是人口恶知识，见毁法随喜。此菩萨初地，此人发菩提心不久，是人应于七日七夜中持灯，若说法人前、若如来塔前，一心忏悔，于日中昼三时，劝众人听法，以此净除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得如来舍利，此说菩萨三地。梦中亲近如来，闻受记得度，梦住余地。得如来舍利，如是相得如来发，是初地；梦得如来爪，是第二地；梦得舍利，是第三地；梦得齿，第四地；梦得牙，第五地；梦得白毫，第六地；梦得手，第七地；梦得冠，第八地；梦见阇维如来全身不散，第九地；见如来全身，第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见得如来发不散，此是菩萨第九住地。梦佛前授菩提记，除生死业障。梦得在家时发，是初地；梦得出家时发，第二地；梦市中得发，说第三住；于城中得发，第四住；于城门中得，说第五住；于外得，第六地；于园观中得，第七地；于乘上得，第八地；于虚空中得，第九地；于三昧中得，第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塔，此菩萨少业障，少许魔业。若亲近善友，善解法忍，得陀罗尼，此是一切十地相。见如来泥塔，此说是菩萨初地；见石塔，第二地；见石泥像说，是第三住地；见栏楯塔，第四住地；见石柱围绕，是说第五住地；见金覆塔，是说第六住地；见宝塔，是第七地；见铃网覆塔，是第八地；见若七地初见，是觉魔业，若九地、十地见是不颠倒见。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庄严塔，不久觉菩提道，为诸天忆念，此是菩萨第八住。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神通塔，此生当净业障，此是菩萨第八住地。若菩萨忆念此，应离恶知识，应初住修信，二住修智，三住地多修信解，四住地久修行，五住地修净信解，六住地修平等心，七住地第一义解，第八住地修庄严佛土，第九住地授持，十住地住不颠倒。若住余初住，当知是魔业。若七住人，不可欺诳无巧方便。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闻如来声不见形，是菩萨四地。以住自在地，破见佛地众生出家谄曲说法。此人应昼三时夜三时修净心，

如是净除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供养如来，说是菩萨初地乃至九地。如是菩萨能成就陀罗尼，是菩萨诸佛所念。此菩萨应修平等心，如是疾成无上道。若梦住供养如来，此说菩萨初地相；若坐与者，是说二住地；若庄严与，此说是三住地；共自眷属与者，是说四住地；与多人共与，是说五住地；若与自眷属及与多人共与，是说六住地；一切庄严成就与，是说七住地；若称赞与，是说八住地；若作神通与，是说第九住地，觉一切魔事。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见以华鬘、香末、栴檀供养如来塔，此是菩萨见初地、五地处处地。是前少行檀波罗蜜，觉已忆念此相，生长施心，此说是初地相；生长戒心，说是二地；生长忍，说是三地；生长精进，是见四地；生长禅，是见五地；生长无碍心，疾遍一切不退转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著垢腻衣，此菩萨多法障，是初地处处。见一向憎疾回向缘，是见初地；离憎爱回向，是见二地；若身见，第三地；若心见，是第四地；若梦中见，是第五地；若成就菩萨，梦中少梦见受报。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闻未曾闻法，此菩萨曾供养多佛，多世中作说法师，此说见初地处处乃至七地。此如说修行，此疾觉菩提。若闻种种说，是见初地；若有疑心，犹欲更听，是见第二地；若闻已断疑，是见第三地；若闻说陀罗尼，是见第四地；若闻说佛相者，是见第五地；若闻第一义谛，是见第六地；若闻说一切法，是见第七地。如是地地知。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未曾学法，学已不忘不失不见。若忘失，此菩萨前身，为利养心、不清净心法施；今应以清净供给，摄取学人，以无谄曲心求一切物，供给说法学问人，以此净除业障。若初地、二地闻法不失，是见初地；若觉失是见二地，此觉魔业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未曾见法师，此菩萨为诸菩萨所忆念，少业障；觉已，得见明此菩萨说，是六地初地。若说偈、不说经，是说初地；若说经，是说二地；若说经、说偈，是说三地；若说种种，是说四地；若说甚深，是说五地；若说无碍，是说六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梦在法座说法，此菩萨前身为佛敷法座，此菩萨是甚深法忍器，是见第八地初相。若梦乐说，是说初地；若非乐说，是说第二地；若忍乐说，是说第三地；若无辩说，是说第四地；若说凡夫界，是说第五地；若说声闻界，是说第六地；若说菩萨界，是说第七地；若说佛界，是说第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知得无畏，此菩萨过一切业障，过八地见九地处处。若梦得无所畏，所说众人乐闻，此菩萨是见初地；若梦得无畏说法得财，此菩萨见第二地；若得法利无畏，此菩萨

见第三地；若见善知识无畏，此菩萨见第四地；若思善心无畏，此菩萨见第五地；若得身安乐无畏，此菩萨见第六地；若心乐无畏，此菩萨见第七地；若得通无畏，此菩萨是见第八地；若得记无畏，此菩萨见第九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道场，此菩萨纯善，心向道不退转，是十地处处见。若见道场、不见树，是说初地；若见树、不见菩萨，是说第二地；若见多树围绕，是说第三地；若见叶具足成就，此菩萨是说第四地；若见华叶具足，此菩萨见第五地；若见果成就，此菩萨见第六地；若见敷坐，此菩萨是见第七地；若见人围绕，此菩萨是见第八地；若见龙围绕，此菩萨见第九地；若见天围绕散华，闻欢喜声，此菩萨见第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如来经行，此菩萨应勤修精进，勤修法施，安慰眷属不求其过，若菩萨是七地处处见。若见如来不净地经行，此菩萨是初地；若见净地经行，此菩萨见第二地；若见敷座经行，此菩萨是见第三地；若坐者，此菩萨见第四地；若见树围绕，此菩萨见第五地；若见散华，此菩萨见第六地；若见高座覆上者，此菩萨见第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见如来转法轮，此菩萨是不退转，是七地初地，见处处地，净无业障。若见座，是菩萨是见初地；若见敷座，是菩萨是见二地；若见敷杂色座，是菩萨见三地；若见散华于座，此菩萨是见四地；若见种种宝覆盖高座，此菩萨是见五地；若闻空中歌颂称叹声，此菩萨是见六地；若见白盖以宝网覆上，此菩萨见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见如来般涅槃塔，此菩萨是初地八地处处见，近无上道，少于业障。若见尘土坌塔，此菩萨是见初地；若见净无尘者，是菩萨见二地；若上生草，此菩萨是见三地；若见青草覆上，此菩萨是见四地；若见种种杂华树围绕，此菩萨是见五地；若见华果树围绕覆上，此菩萨是见第六地；若见种种杂姓众生围绕，此菩萨是见七地；若见幢盖聚集，此菩萨是见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得如来衣，此菩萨是见初地八地处处地相。此菩萨应勤修成就念佛智，此菩萨少于业障。若得如来垢腻衣，此菩萨是见初地相；若得如来净衣，是见二地；若得如来染衣，此菩萨是见三地相；若得如来打衣，此菩萨是见四地相；若得如来放光衣，此菩萨是见五地相；若得如来一衣，此菩萨是见六地相；若得如来三衣，此菩萨是七地相。精进相、不精进相除魔业，是菩萨有疑。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得如来钵，此菩萨佛所忆念，是见八地。此菩萨是闻明法器，修无业障忍，如是趣无上道。若得污不净钵，此菩萨是初地；若得空净钵，此菩萨是二地；若得满钵味，此菩萨是三地；若得满钵华，此菩萨是四地；若得满钵果，此菩萨是五

地；若得满钵食，此菩萨是六地；若得满钵香，此菩萨是七地；若得满钵华鬘香，此菩萨是八地；若得如来衣钵，此菩萨是九地；若虚空中得如来钵，此菩萨是十地。此菩萨应觉魔业，除初业不勤修。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一如来，应静处勤修空三昧。此菩萨是八地杂业障，应勤修净心。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于梦中见如来，多人众中见如来身，此应忍乐摄取多人。此菩萨一切地处处见，相应勤进修道。若见居士杂姓人围绕如来，此菩萨是初地；若见王者众围绕如来，此菩萨是二地；若见婆罗门围绕如来，此菩萨是三地；若见王围绕如来，此菩萨是四地；若见龙围绕如来，此菩萨是五地；若见四大天王围绕如来，此菩萨是六地；若见帝释围绕如来，此菩萨是七地；若见梵天围绕如来，此菩萨是八地；若见净居天围绕如来，此菩萨是九地；若见菩萨围绕如来，此菩萨是十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得如来盖者，此菩萨最后地处处见地，解魔业、杂业求利养，疾趣向。若见草叶盖，此菩萨是初地；若见竹盖，此菩萨是二地；若见桦皮盖者，此菩萨是三地；若见大盖者，此菩萨是四地；若见铁叠盖者，此菩萨是五地；若见铜盖者，此菩萨是六地；若见金盖者，此菩萨是七地；若见七宝盖者，此菩萨是八地；若见铃网盖垂下者，此菩萨是九地。应觉六地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革屣，见一切十地。此菩萨应勤修精进趣向，此菩萨受记系在受记界。若向村间见革屣者，此菩萨是初地；若僧坊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二地；若园观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三地；若经行处见革屣者，此菩萨是四地；若房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五地；若坐禅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六地；若河水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七地；若山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八地；若空中见革屣者，此菩萨是九地；若神通见革屣者，此菩萨是十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如来坐，此菩萨是初地六地。此菩萨应乐修寂静，少于业障，未成就业。无敷座，此菩萨是初地；敷座，此菩萨是二地；显现敷座，此菩萨是三地；若敷种种座坐，此菩萨是四地；毕竟敷座，此菩萨是五地；若善敷好座，此菩萨是六地，应觉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与如来食，此菩萨是七地见初地相应。勤修精进趣向道，此菩萨少于业障。若见如来入家中立施食者，此菩萨是初地；若在家中坐施食者，此菩萨是二地；若门外立施食者，此菩萨是三地；若市中施食者，此菩萨是四地；若城门中施食者，此菩萨是五地；若僧房中施食者，此菩萨是六地；若房中施食者，此菩萨是七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于梦中，自知施如来衣者，此菩萨是六地初地。此菩萨应勤修无相三昧趣向菩提。若恭敬心施如来衣者，此菩萨是初地；若施如来白衣者，此菩萨是二地；若施染衣者，此菩萨

是三地；若施如来杂色衣者，此菩萨是四地；若施如来金色衣者，此菩萨是五地；若施如来杂宝衣者，此菩萨是六地；若施如来色衣者，此菩萨是七地；若施如来天衣者，此菩萨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自知施如来华，此菩萨是六地处处相。此人多业障，善根难生。若梦中施如来曼陀罗华，此菩萨是初地；若散华施者，此菩萨是二地；若种种杂色华施者，此菩萨是三地；若以华著如来上，此菩萨是四地；若自手以华著如来手中，此菩萨是五地；若以天华施如来，此菩萨是六地，除魔业。除二种人，初业、多疑悔者。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梦入山，生疑心生谤，当知多有业障，多有病痛，少于智慧。此人应于一切众生生无碍心，以此心趣向菩提。此菩萨，是五地初地见。此菩萨应七年中昼夜六时起清净心，初地明慧相；当勤具安乐具供给，二地、第三地；供养三宝，第四地；应勤修甚深法忍，第五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见裸形，当知自无业障，当知见初地；若城中自见裸形，是见第二地；若阿练若处见裸身，是见第三地；若山中见裸形，此见第四地，当知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见自趣四维去，此菩萨舍善知识，是见初地。少于智慧，懈怠多忧多恼，为多人所笑，多于病痛，心多狂癫，为善根故求于出家，复还入俗，贫苦无有财物多病，为利养故谤毁法师，谤法不信不解；当还生正直心，亲近法师，勤修一切施无碍心趣向菩提。此菩萨乃至解于六地，此菩萨以软中上心，除害过罪。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趣向未曾见方，此有魔业业障，此菩萨三地处处见地。应勤修净根，供养三宝，净初地；若勤修空，见第二地；修法忍，见第三地，乃至住六地。自知此菩萨见初地，出入多于善根，亦多不善根。此舍命不生愁恼，舍恶知识，亲近信解知法人无奸伪，如是净于业障。彼以奸诈心盗法，当亲近善知识。此菩萨自梦见在浊水中去，是见初地；若自见在浊水沫中行，此是见二地；若见涌没水中行，此是见第三地；若涸水中行，见第四地；若梦在清水中行，是见第五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云雨，此菩萨多魔业，此菩萨是初地七地见。此以自在力娆说法师：前出家为利养故，呵责法师；若法师如法教悔，常违反师语。应勤修忍辱，生信解心，离于利养，一向为利他，以此净业障。若见尘土云雨，此菩萨是初地；若见黑云，此菩萨是二地；若见乱云，此菩萨是三地；若见雷云，此菩萨是四地；若见电云惊怖，此菩萨是五地；若见雨雹，此菩萨是六地。魔业地地应知。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地摇，此菩萨是初地，久行初业多。初业多初业障，多恐怖众生，应修无畏施众生，守护三业，以此

净除业障。彼若常见地摇，是初业初地；破城池烧人众，此菩萨二地；若地久动，是三地；发真实誓，是四地；魔业，是五地、六地；勤修总持，是七地；大威德诸天悉来集会，是八地；诸龙来增益气力，是九地；是梵天来，是十地。闻如来秘密语，地摇动地地应觉知。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自见在斗讼中，是菩萨是四地初地。若见上地，是魔业乃至七地。不勤修习摄取伏非法人，先时为利养故，违说法人，奸诈说法自活；当学方便，当善心修六波罗蜜，以此净除业障。若被呵瞋生惊畏心，是初地；梦被刀斫，是二地；若被土块杖，是三地；若被恶骂，是四地。魔不解，不勤修。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自病，此菩萨是二地处处地见相。世间、出世间多作艰难，欲多法施，复还断绝；欲多财施，复还断绝。应当供给修行法人，修无碍心，修不放逸慢，修不自在慢，以此净除业障。若见在余处地病，此觉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堕山，无所依止。先时于善心一向诈奸，多不信解，多于业障，魔业增盛，身心羸劣；受法疾得，寻复忘失，生欲乐心中间放舍，若见财封舍离，若见佛法舍离，舍离忍辱，亲近恶行，不近善法，于深信解入边不生信解。此菩萨是见二地初地。若自见刀山中行，是见初地；若自知石山中堕，是见二地。住余地，无业障，无魔业。应生信心，于三月中，昼三时夜三时忏悔，应观世间因缘法，应修供养，如是以除业障。

大宝积经卷第十六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净居天子会第四之二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自见被缚将杀，此菩萨魔业增盛，非业障。彼应修无碍定，修于慈心，以此净除业障。此菩萨是见六地初地。若梦被系在死尸中，是见五地；若被缚至亲里围绕，是六地。是魔业，不勤修初地羸劣；为无上道，应修增上进。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知在刀中，此菩萨是初地五地。多恶知识，多艰难；应静无忿怒、无障碍心，一向勤利他人，以此净除业障。前曾在上位恼乱持戒人。见人持种种刀，自见在中，此菩萨初地见；若见人持一刀在中，是第二地；见捉杖在中，是见三地；若见捉石在中，此见四地；见在空手众中住，是五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自见在空中，此菩萨在信地，得无生法忍。此菩萨诸天所念，应修好威仪，应常修精进劝发众生求无上道，不应常住一处。如是清净，此菩萨是初地七地，见处处地。若见虚空中行施，此是初地；若空中见仙人，此见第二地；若见沙门，此见第

三地；若见龙，第四地；若见天，第五地；若见梵天，是第六地；若见菩萨、如来，是第七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自见捉炬，应勤修明慧。此菩萨是初地五地。此菩萨应不顾身命，不观饮食，应行禅不生疑悔，如是趣向。住初地乐修对治，住二地乐修禅，住三地乐修慈，住四地乐修悲，住五地乐修舍；住初地应修念佛为明见，住二地应修放解，住三地应修闻，住四地应修持，住五地应修空。如是应得明。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菩萨踰宫出，此菩萨初地六地处处见，增加精进得不退转，在菩提记界疾近无上道。若见步出，是见初地；见乘牛车出，是见二地；见乘马车出，是见三地；见乘象车出，是见四地；若见乘人车出，是见五地；若见乘空中车出，是见六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经，此菩萨是初地三地处处地见。此人多诸因缘，多诸谤毁，数数多诸艰难，应一心修悔过，常修精进。若梦得世俗典籍声闻经法，此是初地；梦得檀相应经，是见二地；梦得甚深相应，是见三地；不勤修乃至七地，若诸天与，若菩萨与、如来与法藏。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闻得法功德声，此菩萨是初地六地，见处处地，见前得佛总持。此菩萨少于业障，魔业增盛，应施于辩才，不求人过，如是清净。闻出香陀罗尼声，此菩萨是初地；闻文字陀罗尼，是第二地。闻书写陀罗尼，是八地初地，见处处地。此不应爱著三界，勤修独处。彼少于业障，少于魔业，烦恼增盛，应听种种法，应修多观，如是相应。有觉观三昧，是初住地；无觉少观，是三住地；无觉无观，是四住地；梵处、空处三昧，是五住地；现一身三昧，是六住地；大通三昧，是七住地；出生佛庄严三昧，是第八住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闻方广经声，此菩萨是六地初地，应修信解法决定忍。此菩萨少于障，缓趣无上道，勤问持戒之相，应尊重师长，如是趣向菩提。闻檀波罗蜜经声，是初地；闻戒经声，是二地；闻忍经声，是三地；闻精进经声，是四地；闻禅经声，是五地；闻般若波罗蜜声，是六地。除不勤修人，佛所持善心成就者。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闻说法比丘字声，此菩萨是四地初地，此应依止善知识。此菩萨多诸艰难，多诸疑悔，少于智慧，应修无碍心，应方便劝一切众生修无疑悔心，如是清净。若见前所闻法师，名此初地；若闻不见法师名，见第二地；若闻他异世界法师名，是第三地；若闻一生补处菩萨，若闻乐上地声，是第四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信辩，此菩萨是初地三地。此菩萨是辩器，若远离三法，疾得明。何等三？见他得利，心生嫉妒；为利养故，奸诈亲近。如是三法当远离，然后趣向。说少偈颂是初地，能说种种偈是二地，说甚深偈是三地，多说上地偈。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得经辩，是初地八地见。此有多功德因缘，当勤依修戒，当修胜供养供养净行人，不应修智慢。如是梦中当受业障，少受苦报，彼出初地；四辩说方等经，是说二地；说种种经，是三地；说前因缘，是四地；说三世，是五地；说波罗蜜，是六地；说甚深经，是七地；说一切决定，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闻陀罗尼声，彼是七地。此菩萨受诸烦恼少业障，应问智者修静默处趣解脱，如是趣向。梦在村中，是初地；在房中，是二地；在僧房中，是三地；在阿练若处坐，是四地；若梦坐，是五地；若园观中，是六地；梦在山顶，是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闻他方世界未曾闻如来名，此菩萨是受记初地八地。憍慢自在故，不趣向道，多魔业；为供养故，修不净威仪，然后趣向。修舍，是初地；梦戒慢，是二地；闻慢，是三地；方便慢，是四地；疑慢，是五地；智慢，是六地；所说慢，是七地；受持慢，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闻某世界某菩萨声，此菩萨是五地初地。此菩萨为菩萨所忆念，少烦恼，应离憍慢，劝多人修智。如是相应得陀罗尼，是闻初地；梦出家，是闻二地；梦苦行，是三地；梦道场降魔，是四地；梦觉道，是五地。闻见上多闻见，不定羸劣善心，是见初地；住于疑心，是二地；退心放逸，是三地；增上放逸，是四地；多定，是五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在海中，此菩萨精进是八地，见处处地。应修多闻，精进慧解。若梦中无所依止，是初地；若在海际，是二地；若在船乘，是三地；梦往去，是四地；梦上船，是五地；梦水中坐，是六地；在船中坐，是七地；梦船中满宝，在上坐，欲出海，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集宝，此菩萨是初地三地，见处处地。此菩萨多逢苦恼，应乐修净业，不求人短，于说法者知恩，如是趣向。梦掘地中得宝，初地；杂土得宝，是见二地；杂草得宝，是见三地。是不勤进相是魔业，若六地、若四地，不勤方便，魔业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在须弥山顶，此人不退转，是见初地五地。彼有少功德，亲近恶友，因缘奸诈，无信亲近善知识，今应修不奸诈，多修信解，如是趣向。若梦在须弥山，当知上六住；梦住须弥山，是七地；梦四顾望，是八地；梦坐者，是九地；梦山动，是十地。此初地乃至见五地，勤进修善心在善知识乎，是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自见上山，此菩萨是初地五地。害一切烦恼业障，于说法人不生恭敬，应修不谄曲，净除业障，如是趣向菩提。初地增长三时勤进，二地勤修念佛，三地修空，四地修大悲，五地修慧。梦自上山，是初地；在山中，是二地；在山上，是三地；梦观看，是四地；坐者，是五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上山，此菩萨见是七地初地。此菩萨

少于业障，魔业增盛，应舍一切所爱物供养智慧者，于智慧人边，应自伏憍慢。若梦度七大山乃至须弥山，是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梦上树，此菩萨是初地四地处处地见。应觉业障、魔业，应亲近依止善知识，得于慧明，时时当决断法义觉知，如是趣向。见树枝叶具足阴凉，是初地；见香树，是二地；见华树，是三地；见果树，是四地。是勤进相，若不勤进是魔业。若见高处树枝叶华果具足，除业报。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龙象，此菩萨是初地六地处处地见。此菩萨行施不行慧，困乏善根，应当修信，当修善念，如是相应。彼初地，见不清净龙象；二地，见白龙象；三地，见六牙白龙象；四地，见庄严象；五地，见捉幡盖龙象；六地，见欢戏龙象。

“复次，金刚摧，菩萨自梦上龙象，此菩萨是见初地七地，一生当得如来应供，有入法智。多希望应修恭敬劝发，菩萨离于幻伪奸诈，应处处知足修适意施，如是清净。梦上象，是初地；梦自著白衣上象，是二地；若梦染衣，是三地；若梦种种色衣，是四地；若梦香染衣具足庄严，是五地；若梦著冠，是六地；若梦捉庄严盖，是七地。除魔业，不勤进上地相，见一切具足。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上马，此菩萨是初地四地。此应修依止戒波罗蜜度；彼魔业增盛，少于业障，当多修空慧，勤修生信，如是清净。自梦上住马，是初地；梦上行马，是二地；梦上走马，是三地；上庄严马，第四地。除上地魔业、此菩萨增上慢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作成实誓，此菩萨一切地十地处处地见。彼于业障多增盛魔业，多诸方术行，善修出生三昧，应正修威仪不多积聚，如是净业障。作成实施誓，此是初地；为解系缚，是二地；为解病，是三地；为城池，是四地；为王，是五地；为阎浮提，是六地；为四天下，是七地；为千世界，是八地；为三千世界，是九地；日出时地游雨天华，是十地。除魔业，初地六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见药树，是菩萨是见初地七地，满足成就受记法。应修不望报施，正直不求人过，如是清净。梦见少果树，是初地；若见多果树，是二地；若见苦果树，是四地；见药树，是五地；若见天树，是六地；若见甘果树，是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见华树，此菩萨是七地初地。应作种种善根，不亲近四众，如是趣向。见多华树无香，是初地；见香华树，是二地；梦见多香华树，是三地；见杂华果树，是四地；见无叶华树，是五地；见天华树，是六地；若见菩提树，是七地。除在恶知识手、慢缓不勤精进魔业，上地一切成就见。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未曾有城，此是六地初地。此菩萨有业障，此无生法忍，先修坚固三昧空三昧，无碍心极苦行，如是清净。梦见初起城，是初地；见作竟城，是二地；见城中街市成就，是三地；见游戏处成就，是四地；见池水成就，是六地。除在恶知识

手、慢缓不精进魔业，上地具足见。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中见阿耨龙王池，此是八地初地，少众烦恼，彼疾出生明。若无奸诈，勤修进行不顾身命，一切所须满适他意，如是清净。若见阿耨龙池岸际，此是初地；若见池中，是二地；若一切见，是三地；若手触水，是四地；若洗，是五地；若岸际坐，是六地；若见阿耨龙王，是七地；若入龙宫增与气力，是八地；除魔业，九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梦见天子，此菩萨上地五地见处处地。彼少业障、少魔业犹如微滴，应三月勤修寂静，除业障，得明净。如是人应念十方佛，应修不愁恼。彼若见四大天王众，是见六地；见三十三天，是七地；见兜率天，是八地；见梵天众，是九地；见净居天，是十地。初地相应，一切见魔业；成就善心，见一切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见龙，此是见八地处处见。当成就慎忍，虽勤精进，数数废稽；勤修方便，数复放舍。彼所有财封，当以供给法师，乃至所爱之物悉以舍与，然后趣向。若山上见龙，是初地；若旷野见，是二地；若池岸上见，是三地；若林中见，是四地；若人众中见，是五地；若王城中见，是六地；若多人众围绕见，是七地；若空中见，是八地。除魔业，业障初地六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自见向余方阎浮提，是初地六地。若得忍彼，少于障；若不勤修，不得于明；若懈怠，奸诈亲近；彼若生信，如是清净。若不乐见阎浮提，是初地；若乐见，是二地；若见村落城邑可爱，是三地；若见园观杂华，是四地；若见大众喜乐，是第五地；若相娱乐，是六地，除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著白衣，此菩萨是见八地初地。此业障清净，魔业增盛。彼生乐法心，数复退减功德，多诸艰难，一切物不应悭惜，如是清净。若自见一切所须、一切敷具人所喜者，不惜身命，多闻修善根，若著久故好衣，是初地；若见长领新衣，是二地；若见长领衣，是三地；若见打治衣，是四地；若见打治摩衣，是五地；若见染衣，是六地；若见象色衣，是七地；若见天衣，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得宝鬘，此是初地九地。彼无业障，无魔业。当自责己过，不责于他，求修闻法，不作斗讼，如是清净。若一种宝鬘，是初地；如是二种乃至七种宝鬘，是七地；若得转轮王摩尼宝鬘，是八地；若见天宝鬘，是九地。除魔业，是见初地起业相；若戏笑懈怠，亲近戏笑懈怠不省录人，应当觉知。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见头著华鬘，是八地初地。此实有业障。若初中后生定善心，舍一切物不生愁恼，如是清净。若得一色鬘，是初地；若得恶色鬘，是二地；若得种种色鬘，是三地；若得一切华鬘，是四地；若得龙华鬘，是五地；若得天华鬘，是六地；若得天种种华鬘，是七地；若得杂天人华鬘，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取得乱华，此菩萨是见六地初地。此菩萨应劝化菩萨，若有自在力势，不侵枉余人。若取有色无香华，是初地；若取有色香华，是二地；若取金色华，是三地；若种种色华，是四地；若取水陆华，是五地；若水陆种种杂华，是见六地。如是相勤修精进，若魔业、若上地、若四地，一切适意龙所持来。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打鼓作伎，彼是九地。见处处业障、魔业增盛。此应勤修多闻精进，于一切众生生平等心，如是清净。若梦空中打鼓，是初地；若平地见，是二地；若村中见，是三地；若大城中见，是四地；若大众中见，是五地；若屋上见，是六地；若山中见，是七地；若须弥山顶见，是八地；若虚空中见，是九地。除勤修智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日月蚀，是菩萨初地六地。毁灭善法，多诸烦恼，成就恶业。应以一切物施，不望业报，如是清净。见日月初出，是见初地，二地见云，三地见聚云，四地见散云，五地见无尘雾，六地见日月中时。除魔业、业障。

“复次，金刚摧，菩萨梦中见不净涂身，是菩萨见初地三地。于前身毁骂贤圣，修恶行菩萨。此菩萨应三年中，昼夜三时勤修忏悔，自后更不于余人生轻慢心，应多修信解，如是清净。以青淤泥自涂身者，是初地；若涂半身，是二地；若处处被涂，是三地乃至六地。应觉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梦见作王，此菩萨一切十地见处处地，有厚善根，亦有厚艰难。不应于他希望，供养于他不起奸诈，修质直施；所有持戒与他共，不自赞不毁于他，如是以觉道。若在村中恐怖者，是初地；若在僧房中，是二地；若在园观中，是三地；若天祀中，是四地；若在大城中，是五地；若在山中，是六地；若作阎浮提王，是七地；若作转轮王，是八地；若在海中，是九地；若在须弥山顶，是十地。除魔业、不勤精进，应念诸佛、菩萨也。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王前，若辅相前，若大众中，是菩萨是八地，见此杂烦恼。彼应教化众生，应修供养，自修清净，如是清净。彼初地施杂众烦恼，二地戒，三地闻，四地定，五地持，六地通，七地说法，八地眷属成就。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骑乘在园林中，此菩萨是九地初地。见此菩萨不知是世间利养饮食，为魔所牵缚，少于业障。应供给法师供养所须，应习寂默，如是趣向彼。初地无智行，二地无慧，三地无决定智，四地无禅智，五地无无碍智，七地无出生智，八地无庄严智，九地无愿智。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见所未见有村落僧坊人众，此菩萨是初地六地。彼多艰难，应修念佛，如是清净。修信心施，修一切信解，见如是行相者，是初地；若卒有所作，是二地；若庄严，是三地；若见庄严竟，是四地；若见四众聚会，是五地；若见天众，是六

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盖，是初地七地。见佛所持，多艰难，不为所屈。彼于说法人不应起恶意，如是清净。若见华盖，是初地；若见琉璃盖，是二地；若见华及盖，是三地；若见物盖，是四地；若见画茎盖，是五地；若铃网盖，是六地；若见宝网盖，宝网垂覆，是七地。除魔业、不勤精进。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菩萨自梦与多人说法，此菩萨一切十地。见彼地地，应觉知魔业、业障。欲得决定辩，当出推求，于一切物不应爱著，于求法人生清净信心，修六和敬戒，如是清净。若梦说云何修行施，此是初地；云何十善法，是二地；云何闻，是三地；云何头陀德，是四地；云何说空，是五地；云何说诃责习，是六地；云何说无染著，是七地；云何说庄严定，是八地；云何说庄严佛，是九地；云何说妙时，是十地。初地施财，二地戒财，三地方便财，四地具七财，五地奉给财是，六地决断财，七地决定财，八地通无碍财，九地行财，十地得财。彼初地善根增上，二地戒增上，三地方便增上，四地所作增上，五地十二因缘增上，六地甚深忍增上，七地坏智增上，八地坏教化众生增上，九地调伏增上，十地坏净国土增上。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梦见初立城郭，此菩萨是八地，受不退转记。应亲近供养，甚深信解。人多决定疑悔法障，彼应供养法师，得除疑悔，如是清净。彼中住，初地；疑道为得佛，为不得佛，是二地；教化众生智疑，是三地；出生定疑，是四地；应作智疑，是五地；道果疑，是六地；出生疑，是七地；游戏疑，是八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缚筏浊水中过，彼是七地初地。业障、魔业增盛。应生增上欲心，坚固不坏，和合相应，无生明净。若智方便艰难，是初地；若欲修勤善，身懈怠，是二地；若心非时，是三地；或时明，是四地；若少无畏，是五地；若教化艰难，是六地；若佛法艰难，是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梦集船，此菩萨是六地。若平等行六波罗蜜有艰难。当行无依六波罗蜜，如是清净。若梦作船未竟，是初地；作船竟，是二地；若梦二船并，是三地；若并缚二船，是四地；见大众上船，是五地；见入船去，是六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梦见云雷放电，是菩萨五地初地。彼魔业增上，少于业障。当多思善念舍所爱物，集陀罗尼，如是清净。若见云雨电惊怖，是初地；若不惊怖，是二地；若忆念法，是三地；若住山顶忆念，是四地；若空中念，是五地；除魔业。若上地龙来集，会奉事所作，不生惊怖。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庄严得刀，此菩萨是初地三地。此魔业、业障增盛。彼应亲近忍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如是清净。若是垢腻刀，是初地；得无垢刀，是二地；得利刀，是三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器物，此菩萨是七地。如是相应当修行，彼不定有魔业、业障。应勤行四摄法，如是清净。应净除六地退法，得增上七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梦示众生道，此是一切十地相。此如是初相，应觉业障、烦恼障，应供养亲近法师，舍一切物勤修精进，如是趣向。若见乘在道转动，是初地；示趣园观道，是二地；示趣城道，是三地；示阿练若道，是四地；示山道，是五地；示趣海道，是六地；示天道，是七地；示声闻道，是八地；示菩萨道，是九地；示佛道，是十地。说示道竟，示地初地，觉魔业，觉烦恼业，此前六地无过也。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入园林中，此菩萨八地初地。彼梦中受魔业、烦恼业，梦惊怖，悟已生愁苦。此应当修空听甚深法，应当默然离于睡眠，应亲近决定说道法者，如是清净。若自梦退失王位，心生惊怖，是初地；梦破戒惊怖，是二地；梦法没尽惊怖，是三地；梦法师无常惊怖，是四地；若梦为火所烧惊怖，是五地；梦被惊怖，是六地；梦堕山惊怖，是七地；梦见世尊入涅槃惊怖，是八地。不勤进，六地觉魔业。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五谷聚，此菩萨是八地上地住。初地、第二地如是见，不勤进，见魔业不要谈说。前身曾供养诸佛，多诸艰难。不依一切世间，不观于舍，守护三业，如是清净。梦见聚谷，是七地；梦聚三千大千世界谷，是八地；若梦五谷聚熟，是九地；若梦刈谷，是十地。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见治众生病，此菩萨是八地。少于业障，魔业增盛。应修大悲，勤劝化，不生疑悔，如是相应。梦治小儿，是初地；若梦治女人，是二地；若梦治大人，是三地；若梦治热病，是四地；若梦治白癞病，是五地；若梦治自残病，是六地；若梦治干消病，是七地；若梦治鬼病，是八地。除魔业，应修集忍行，成就菩萨大悲善心。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自闻授菩提记，此菩萨是见十地。此受记，魔业、业障应觉知。受十地记，初地受道记，二地受菩萨行记，三地受忍记，四地受愿记，五地受三昧记，六地受慧记，七地受方便记，八地受出过声闻、辟支佛地一切知记，九地受一生补处记，十地受佛灌顶记。彼修大悲般若波罗蜜善权方便，亲近如是趣向。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觉道，此菩萨是初地。应觉大悲，应勤修精进，应信善心，如是趣向。觉知，是八地；动三千大千世界，是九地；梦放光，诸天大声歌颂喜啸，是十地。初地七地，不勤进魔业，如是相。

“复次，金刚摧菩萨，若梦中得满瓶，此菩萨见一切十地。当如是知：若村中得，是初地，若门中得，是二地；若道中，得是三地；若树下得，是四地；若住得，是五地；若坐得，是六地；若山顶头

得，是七地；若空中得，是八地；若食时得，是九地；若庄严乘骑，若园观，是十地。此地地魔业、业障，应觉如是清净趣向。”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是相所得， 决定无有疑；
大士应如是， 莫见他少短。
人德难可量， 大海可炽火，
火中可生水， 此一一有相；
若退于菩提， 终无有是处。
若以于两肩， 顶戴于须弥，
游至于十方， 恒河沙世界，
如是之相貌， 此事犹可作；
如此菩提心， 终无有退转。
大地可反覆， 菩提心退转，
终无有是处。
此中少功德， 若有善心人，
以向无上道， 有四法无量。
世间无智者， 虚空界难知；
如是众生界， 佛知菩提心。
愚者应当知， 诸菩萨所行，
不应生轻毁。
可以一小草， 测量于大海；
众生之所行， 不可得思议。
假使大海水， 尽融为洋铜，
为己身命故， 犹尚可饮尽；
于诸菩萨行， 终不可轻毁。
如饮洋铜苦， 其苦不可数，
或有业障碍， 或为魔所乱，
彼人受生处， 终无有忧悔。
若人为乐故， 于恶色愚痴，
破戒可厌恶， 不可恭敬者，
如是等人所， 不应生轻慢。
众生之所行， 甚难可得知；
犹如舍利弗， 寂默入禅定，
能于一心中， 唯知五十心；
犹如诸世尊， 一念知无量。
不应于诸佛， 而生于疑心！
犹如阿罗汉， 不知自境界，
况复当能知， 众生之境界？
是故一切人， 不应作是言：

我能知众生，心中之所念。
我见染服人，须臾著白衣，
如是念念间，念念有变异，
况谁能复知，真实者愚患？
譬如阿阇世，杀害于己父；
又于如来所，而生恶逆心；
还于一念中，深悔过罪心，
即能除罪报，脱于恶道苦。
况有能自生，清净善心者！
此心或时缚，此心或时解，
此身是无记，亦无有所知。
云何令此身，而有于过恶？
是身亦不应，亲近于身色；
亦复所不应，杀害他人身。
譬如真净金，堕于不净中，
本性常清净，不净不能损。
彼人虽贪乐，行于世间法，
彼人实功德，善心无损减。
王子长者子，众中作戏笑，
一切诸大王，见者悉喜乐。
此众生中行，或在天人中，
或食毒不死，或捉火不烧。
况于知觉者！
世间愚痴人，不能夺痴行！
缘觉及声闻，不如施菩萨。
清净心福田，平等犹如佛，
菩萨等如佛，见善心甚深。
譬如恒河沙，诸佛世界中，
满中七宝施；若书持此经，
欲比其功德，倍数无比喻！
善得于命利，菩提心不失。
若人为财故，入于大海中，
必当获大利；若持一切经，
能为多人说。
不闻于此经，不知众生行；
以是因缘故，应当知胜如，
不自赞己德，不应谤毁他，
善心行清行！
若欲速觉悟，第一菩提道，
乐阿练若处，常护诸情根，

勤修于精进，远离于亲里，
修第一义慈。
如是当速疾，得于菩提道！”

尔时，世尊说此经时，六万天人得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八那由他天人未发心者，令发菩提之心，闻此经故，除舍八十劫生死之罪。是故若欲不舍菩提者，当受持此经，读诵通利，善思念之，勤于方便，忍受欢喜奉行。

尔时，众中十千菩萨欲退菩提心，生于疑悔，欲还归家，不知障及魔业过。闻说此经，舍除罪过，于世尊前生少信心。于此世界，当与弥勒菩萨一时成佛，净除二十劫魔业，不起此坐住一生补处。当生他方世界，弥勒成佛时，当一时成佛，彼除二十劫魔业及烦恼故。菩萨但闻此经，尚能多作利益，况受持读诵显说！

佛说此经已，天、人、阿修罗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十七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量寿如来会第五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皆是诸大声闻，众所知识，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陈如、马胜、大名有贤、无垢、须跋陀罗、善称圆满、憍梵钵提、优楼频蠡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摩诃迦叶、舍利弗、大目揵连、摩诃迦旃延、摩诃劫宾那、摩诃注那、满慈子、阿尼楼驮、离波多、上首王、住彼岸摩俱罗、难陀、有光善来、罗睺罗、阿难陀等，而为上首。

复有菩萨摩诃萨众，所谓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诸菩萨摩诃萨众，前后围绕。又与贤护等十六丈夫众俱，所谓善思惟义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善化神通菩萨、光幢菩萨、智上菩萨、寂根菩萨、慧愿菩萨、香象菩萨、宝幢菩萨等，而为上首。咸共遵修普贤之道，满足菩萨一切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到诸佛法究竟彼岸。愿于一切世界之中成等正觉；又愿生彼兜率陀天，于彼寿终降生右胁，见行七步，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而自唱言：“我于一切世间最为尊贵。”释梵诸天咸来亲奉。又见习学书计、历数、声明、伎巧、医方、养生、符印，及余博戏擅美过人；身处王宫厌诸欲境，见老病死悟世非常，捐舍国位，踰城学道；解诸缨络及迦尸迦，被服袈裟六年苦行，能于五浊刹中作斯示见；顺世间故，浴尼连河，行趣道场，龙王迎赞，诸菩萨众右绕称扬。菩萨尔时，受草自敷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又见魔众合围将加危害，菩萨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成无上觉；梵王劝请转于法轮，勇猛无畏，佛音震

吼，击法鼓，吹法螺，建大法幢，燃正法炬，摄受正法及诸禅定，雨大法雨泽润含生，震大法雷开悟一切，诸佛刹土普照大光，世界之中地皆震动，魔宫摧毁惊怖波旬，破烦恼城堕诸见网，远离黑法，生诸白法，于佛施食能受能消；为调众生宣扬妙理，或见微笑放百千光，升灌顶阶受菩提记，或成佛道，见入涅槃，使无量有情皆得漏尽，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如是诸佛刹中皆能示见。譬如幻师善知幻术，而能示见男女等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如是如是诸菩萨等，善学无边幻术功德故，能示见变化相应，能善了知变化之道故，示诸佛土见大慈悲，一切群生普皆饶益菩萨愿行；成就无疆无量义门，通达平等一切善法具足修成；诸佛刹中平等趣入，常为诸佛劝进加威；一切如来识知印可，为教菩萨作阿阇梨；常习相应无边诸行，通达一切法界所行；能善了知有情及土，亦常发趣供诸如来；见种种身犹如影像，善学因陀罗网能破魔网，坏诸见网入有情网；能超烦恼眷属及魔侣魔人，远出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而能安住方便善巧，初不乐入二乘涅槃，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罗尼门；广大诸根辩才决定，于菩萨藏法善能了知；佛华三昧随时悟入，具一切种甚深禅定；一切诸佛皆悉见前，于一念中遍游佛土，周旋往返不异其时；于难非难边能了诸边，敷演实际，差别善知；得佛辩才，住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超过世间一切之法，善知一切出世间法；得资具自在波罗蜜多，荷担有情为不请友；能持一切如来法藏，安住不断一切佛种；哀愍有情能开法眼，闭诸恶趣，开善趣门；普观有情能作父母兄弟之想，又观众生如己身想；证得一切，赞叹功德波罗蜜多，能善了知赞叹如来一切功德，及余称赞诸功德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无量无边，皆来集会。

尔时，尊者阿难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大德世尊，身色诸根悉皆清净，威光赫奕如融金聚，又如明镜凝照光晖，从昔已来初未曾见，喜得瞻仰，生希有心。世尊今者，入大寂定行如来行皆悉圆满，善能建立大丈夫行。思惟去来现在诸佛，世尊何故住斯念耶？"

尔时，佛告阿难："汝今云何能知此义？为有诸天来告汝耶？为以见我及自知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见如来光瑞希有故发斯念，非因天等。"

佛告阿难："善哉！善哉！汝今快问，善能观察微妙辩才，能问如来如是之义。汝为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安住大悲利益群生，如优昙华希有大士，出见世间，故问斯义。又为哀愍利乐诸众生故，能问如来如是之义。阿难，如来应正等觉，善能开示无量知见。何以故？如来知见无有障碍。阿难，如来应正等觉欲乐住世，能于食顷住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若复增过如上数量，而如来身及以诸根无有增减。何以故？如来得三昧自在到于彼岸，于一切法最胜自在。是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阿难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佛告阿难："往昔过阿僧祇无数大劫，有佛出现，号曰燃灯；于彼佛前极过数量，有苦行佛出兴于世；苦行佛前，复有如来号为月面；月面佛前过于数量，有旃檀香佛；于彼佛前有苏迷卢积佛；卢积佛前复有妙高劫佛；如是展转，有离垢面佛、不染污佛、龙天佛、山声王佛、苏迷卢积佛、金藏佛、照曜光佛、光帝佛、大地种姓佛、光明炽盛琉璃金光佛、月像佛、开敷华庄严光佛、妙海胜觉游戏神通佛、金刚光佛、大阿伽陀香光佛、舍离烦恼心佛、宝增长佛、勇猛积佛、胜积佛、持大功德法施神通佛、映蔽日月光佛、照曜琉璃佛、心觉华佛、月光佛、日光佛、华璎珞色王开敷神通佛、水月光佛、破无明暗佛、真珠珊瑚盖佛、底沙佛、胜华佛、法慧吼佛，有师子吼鹅雁声佛、梵音龙吼佛，如是等佛出现于世，相去劫数皆过数量。彼龙吼佛未出世前无央数劫，有世主佛；世主佛前无边劫数有佛出世，号世间自在王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世尊。

"阿难，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法处，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福智殊胜，人相端严。阿难，彼法处比丘，往诣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偏袒右肩，顶礼佛足，向佛合掌，以颂赞曰：

"'如来无量无边光， 举世无光可能喻；
一切日月摩尼宝， 佛之光威皆映蔽。
世尊能演一音声， 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 普使众生随类见。
戒定慧进及多闻， 一切有情无与等；
心流觉慧如大海， 善能了知甚深法。
惑尽过亡应受供， 如是圣德惟世尊！
佛有殊胜大威光， 普照十方无量刹。
我今称赞诸功德， 冀希福慧等如来，
能救一切诸世间， 生老病死众苦恼。
愿当安住三摩地， 演说施戒诸法门，
忍辱精勤及定慧， 庶当成佛济群生。
为求无上大菩提， 供养十方诸妙觉，
百千俱胝那由他， 极彼恒沙之数量。
又愿当获大神光， 倍照恒沙亿佛刹，
及以无边胜进力， 感得殊胜广净居。
如是无等佛刹中， 安处群生当利益，
十方最胜之大士， 彼皆当往生喜心。
唯佛圣智能证知， 我今希求坚固力，
纵沉无间诸地狱， 如是愿心终不退。
一切世间无碍智， 应当了知如是心。'

“复次，阿难，法处比丘赞佛德已，白言：‘世尊，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惟愿如来为我演说如是等法，令于世间得无等等成大菩提，具摄清净庄严佛土。’佛告比丘：‘汝应自摄清净佛国。’法处白佛言：‘世尊，我无威力堪能摄受。唯愿如来说余佛土清净庄严，我等闻已，誓当圆满。’尔时，世尊为其广说二十一亿清净佛土具足庄严，说是法时经于亿岁。阿难，法处比丘，于彼二十一亿诸佛土中，所有严净之事悉皆摄受；既摄受已，满足五劫思惟修习。”

阿难白佛言：“世尊，彼世间自在王如来寿量几何？”

世尊告曰：“彼佛寿量满四十劫。阿难，彼二十一俱胝佛刹，法处比丘所摄佛国超过于彼。既摄受已，往诣世间自在王如来所，顶礼双足，右绕七匝，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已摄受具足功德严净佛土。’佛言：‘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皆当摄受圆满佛土。’

“法处白言：‘唯愿世尊，大慈留听！我今将说殊胜之愿：

“‘若我证得无上菩提，国中有地狱、饿鬼、畜生趣者，我终不取无上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众生有堕三恶趣者，我终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不皆同真金色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得宿念，下至不知亿那由他百千劫事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无天眼，乃至不见亿那由他百千佛国土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获天耳，乃至不闻亿那由他百千踰缮那外佛说法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无他心智，乃至不知亿那由他百千佛国土中有情心行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获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起于少分我我所想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光明有限，下至不照亿那由他百千及算数佛刹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寿量有限，乃至俱胝那由他百千及算数劫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声闻无有知其数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有情及诸缘觉，于百千岁尽其智算亦不能知。若有知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寿量有限齐者，不取菩提，唯除愿力而受生者，

“‘若我成佛，国中众生若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彼无量刹中无数诸佛，不共咨嗟称叹我国者，不取正觉。
“‘若我证得无上觉时，余佛刹中诸有情类，闻我名已，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菩提。唯除造无间恶业、诽谤正法及诸圣人。
“‘若我成佛，于他刹土，有诸众生发菩提心，及于我所起清净念，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极乐。彼人临命终时，我与诸比丘众，现其人前。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无量国中所有众生，闻说我名，以己善根回向极乐。若不生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菩萨皆不成就三十二相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于彼国中，所有菩萨于大菩提，咸悉位阶一生补处。唯除大愿诸菩萨等，为诸众生被精进甲，勤行利益，修大涅槃，遍诸佛国行菩萨行，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安立洹沙众生住无上觉，所修诸行复胜于前，行普贤道而得出离。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菩萨每于晨朝，供养他方乃至无量亿那由他百千诸佛，以佛威力，即以食前还到本国。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于彼刹中诸菩萨众，所须种种供具，于诸佛所植诸善根，如是色类不圆满者，不取菩提。
“‘若我当成佛时，国中菩萨说诸法要，不善顺入一切智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彼国所生诸菩萨等，若无那罗延坚固力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周遍国中诸庄严具，无有众生能总演说；乃至有天眼者，不能了知所有杂类形色光相。若有能知及总宣说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具有无量色树，高百千由旬，诸菩萨中有善根劣者，若不能了知，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众生读诵经典，教授敷演，若不获得胜辩才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菩萨有不成就无边辩才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土光净遍无与等，彻照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如明镜中现其面像。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界之内地及虚空有无量种香，复有百千亿那由他数众宝香炉，香气普熏遍虚空界。其香殊胜超过人天，珍奉如来及菩萨众。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周遍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界众生之辈，蒙佛威光所照触者，身心安乐超过人天。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无量、不可思议、无等界诸佛刹中菩萨之辈，闻我

名已，若不证得离生获陀罗尼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周遍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量，诸佛国中所有女人，闻我名已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若于来世不舍女人身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佛刹菩萨之众，闻我名已得离生法，若不修行殊胜梵行乃至到于大菩提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周遍十方无有等量诸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已五体投地，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若诸天人不礼敬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众生所须衣服随念即至，如佛命善来比丘法服自然在体。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诸众生类才生我国中，若不皆获资具，心净安乐，如得漏尽诸比丘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国中群生，随心欲见诸佛净国殊胜庄严，于宝树间悉皆出现，犹如明镜见其面像。若不尔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余佛刹中所有众生闻我名已，乃至菩提诸根有阙德用非广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余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已，若不皆善分别胜三摩地名字语言，菩萨住彼三摩地中，于一刹那言说之顷，不能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诸佛，又不现证六三摩地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余佛土中有诸菩萨，闻我名已，寿终之后，若不得生豪贵家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余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已，若不应时修菩萨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具诸善根，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他方菩萨闻我名已，皆得平等三摩地门，住是定中常供无量无等诸佛，乃至菩提终不退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若我证得无上菩提，余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退转者，不取正觉。

“‘若我成佛，余佛国中所有菩萨，若闻我名，应时不获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菩提。’”

尔时，佛告阿难：“彼法处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前，发此愿已，承佛威神，而说颂曰：

“‘今对如来发弘誓， 当证无上菩提日！
若不满足诸上愿， 不取十力无等尊。
心或不堪常行施， 广济贫穷免诸苦，
利益世间使安乐， 不成救世之法王。
我证菩提坐道场， 名闻不遍十方界，
无量无边异佛刹， 不取十力世中尊。

方趣无上大菩提，出家为求于欲境，
于彼念慧行无有，不作调御天人师。
愿获如来无量光，普照十方诸佛土，
能灭一切贪恚痴，亦断世间诸恶趣。
愿得光开净慧眼，于诸有中破冥暗，
除灭诸难使无余，安处天人大威者。
修习本行已清净，获得无量胜威光，
日月诸天摩尼火，所有光晖皆映蔽。
最胜丈夫修行已，于彼贫穷为伏藏，
圆满善法无等伦，于大众中师子吼。
往昔供养自然智，多劫勤修诸苦行，
为求最胜诸慧蕴，满足本愿天人尊。
如来知见无所碍，一切有为皆能了，
愿我当成无与等，最胜智者真导师。
我若当证大菩提，如斯弘誓实圆满，
愿动三千大千界，天众空中皆雨华。
是时大地咸震动，天华鼓乐满虚空，
并雨栴檀细末香，唱言未来当作佛！'”

佛告阿难：“彼法处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及诸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前，广发如是大弘誓愿，皆已成就世间希有。发是愿已，如实安住种种功德，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修习如是菩萨行时，经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亿那由他百千劫内，初未曾起贪、瞋及痴、欲害恚想，不起色、声、香、味、触想。于诸众生常乐爱敬犹如亲属，其性温和易可同处，有来求者不逆其意，善言劝谕无不从心，资养所须趣支身命，少欲知足常乐虚闲，禀识聪明而无矫妄。其性调顺无有暴恶，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心不诈谄亦无懈怠，善言策进求诸白法，普为群生勇猛无退，利益世间大愿圆满。奉事师长敬佛法僧，于菩萨行常被甲胄，志乐寂静离诸染著，为令众生常修白法，于善法中而为上首，住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起不灭，无有憍慢。而彼正士行菩萨道时，常护语言，不以语言害他及己，常以语业利己及人。若入王城及诸村落，虽见诸色心无所染，以清净心不爱不恚。菩萨尔时，于檀波罗蜜起自行已，又能令他行于惠施；于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起前二行皆悉圆满。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有无量亿那由他百千伏藏自然涌出；复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无边诸众生类，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无边诸菩萨众起诸妙行，供养奉事于诸世尊乃至成佛，皆不可以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或作轮王、帝释、苏焰摩天、兜率陀天、善化天、他化自在天、大梵天王，皆能奉事供养诸佛，及能请佛转于法轮。若作阎浮提王及诸长者、宰官、婆罗门、刹帝利等，诸种姓中皆

能尊重供养诸佛，又能演说无量法门，从此永弃世间成无上觉。然彼菩萨能以上妙衣服、卧具、饮食、医药，尽形供养一切如来得安乐住。如是种种圆满善根，非以语言能尽边际。口中常出栴檀妙香，其香普熏无量无数乃至亿那由他百千世界。复从一切毛孔，出过人天优钵罗华上妙香气，随所生处，相好端严殊胜圆满。又得诸资具自在波罗蜜多，一切服用周遍无乏，所谓诸宝、香华、幢幡、缯盖，上妙衣服、饮食、汤药，及诸伏藏珍玩所须，皆从菩萨掌中自然流出。身诸毛孔流出一切人天音乐，由是因缘，能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众生等，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我今已说法处菩萨本所修行。”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彼法处菩萨成菩提者，为过去耶？为未来耶？为今现在他方世界耶？”

佛告阿难：“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极乐，法处比丘在彼成佛，号无量寿，今现在说法，无量菩萨及声闻众恭敬围绕。阿难，彼佛光明普照佛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我今略说，光照东方如恒河沙等国土；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唯除诸佛本愿威神所加，悉皆照烛。是诸佛光，或有加一寻者，或有加一由旬乃至亿那由他百千由旬光者，或普照佛刹者。阿难，以是义故，无量寿佛复有异名，谓无量光、无边光、无著光、无碍光、光照王端严光、爱光、喜光、可观光、不思议光、无等光、不可称量光、映蔽日光、映蔽月光、掩夺日月光。彼之光明清净广大，普令众生身心悦乐；复令一切余佛刹中，天、龙、夜叉、阿修罗等皆得欢悦。阿难，我今开示彼佛光明，满足一劫说不能尽。

“复次，阿难，彼无量寿如来，诸声闻众不可称量知其边际。假使比丘满亿那由他百千数量，皆如大目揵连神通自在，于晨朝时周历大千世界，须臾之顷还至本处；彼经亿那由他百千岁数，欲共计算无量寿佛初会之中诸声闻众，尽其神力乃至灭度，于百分中不知其一，于千分、百千分乃至鄔波尼杀昙分中，亦不知其一。阿难，譬如大海深八万四千由旬，以目极观不知边际；若有丈夫，析一毛端为五十分，以其一分于大海中沾取一滴。阿难，彼之水滴比于大海，何者为多？”

阿难白言：“假使取千由旬水，犹以为少，况以毛端一分而可方之！”

佛告阿难：“假使比丘满亿那由他百千数量，皆如大目揵连，经百千亿那由他岁，皆共算数彼无量寿如来初会声闻，所知数量如彼毛端一滴之水；余不测者，犹如大海。诸菩萨摩诃萨众亦复如是，非以算计之所能知。阿难，彼佛寿命无量无边，不可知其劫数多少；声闻、菩萨及诸天人寿量亦尔。”

阿难白佛言：“世尊，彼佛出世于今几时，能得如是无量寿命？”

佛告阿难：“彼佛受生经今十劫。复次，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

德具足庄严，国土丰稔，天人炽盛，志意和适常得安隐，无有地狱、畜生及琰魔王界，有种种香周遍芬馥，种种妙华亦皆充满。有七宝幢周布行列，其宝幢上悬诸幡盖及众宝铃，具足百千诸妙杂色。阿难，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黄金、白银、琉璃、玻瓈、赤珠、玛瑙、玉树，唯一宝成不杂余宝，或以二宝乃至七宝庄严。阿难，彼金为树者，以金为根茎，白银为叶及以华果。白银之树，银为根茎，黄金为叶及以华果。玛瑙之树，玛瑙根茎，美玉为叶及以华果。美玉树者，玉为根茎，七宝为叶及诸华果。或有金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茎，琉璃为枝，玻瓈为条，赤珠为叶，玛瑙为华，美玉为果。或有银树，以银为根，黄金为茎，余枝果等饰同金树。琉璃树者，琉璃为根，黄金为茎，白银为枝，玻瓈为条，珠为叶，玛瑙为华，美玉为果；玻瓈、真珠、玛瑙等树，诸宝转饰皆若琉璃。复有玉树，玉为其根，黄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玻瓈为叶，赤珠为华，玛瑙为果。复有无量摩尼珠等宝庄严树周遍其国。是诸宝树光辉赫奕，世无能比，以七宝罗网而覆其上，其网柔软如兜罗绵。

“复次，阿难，无量寿佛有菩提树，高十六亿由旬，枝叶垂布八亿由旬。树本隆起高五千由旬，周圆亦尔。其条叶华果，常有无量百千种种妙色，及诸珍宝殊胜庄严，谓月光摩尼宝、释迦毗楞伽宝、心王摩尼宝、海乘流注摩尼宝，光辉遍照超过人天。于其树上，有诸金锁垂宝璎珞周遍庄严，谓卢遮迦宝、末瑳宝，及赤白青色真珠等宝，以为璎珞。有师子云聚宝等，以为其锁，饰诸宝柱。又以纯金真珠杂宝铃铎以为其网，庄严宝锁弥覆其上。以玻瓈万字半月宝等互相映饰，微风吹动出种种声，令千世界诸众生等随乐差别，于甚深法证无生忍。阿难，彼千世界诸有情等，闻此音已，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及无量无数有情得无生法忍。

“复次，阿难，若有众生见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树功德，由此因缘乃至涅槃，五根无患，心无散乱，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复由见彼菩提树故，获三种忍。何等为三？一者、随声忍，二者、随顺忍，三者、无生法忍。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威神见所加及，往修静虑，无比喻故，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受故，善成就故。

大宝积经卷第十八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量寿会第五之二

“复次，阿难，彼极乐界，无诸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妙高山等。”

阿难白佛言：“世尊，其四天王天、三十三天，既无诸山，依何

而住？”

佛告阿难：“于汝意云何？妙高已上有夜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及色界诸天等，依何而住？”

阿难白佛言：“世尊，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汝可知耶？”

答言：“不也。”

佛告阿难：“诸佛及众生善根业力，汝可知耶？”

答言：“不也，世尊。我今于此法中实无所惑，为破未来疑网故发斯问。”

佛告阿难：“彼极乐界，其地无海而有诸河。河之狭者满十由旬，水之浅者十二由旬。如是诸河深广之量，或二十、三十乃至百数，或有极深广者至千由旬。其水清冷具八功德，浚流恒激出微妙音，譬若诸天百千伎乐，安乐世界其声普闻。有诸名华沿流而下，和风微动出种种香。居两岸边多栴檀树，修条密叶交覆于河，结实开华芳辉可玩，群生游乐随意往来，或有涉河濯流嬉戏，感诸天水善顺物宜，深浅寒温曲从人好。阿难，大河之下，地布金砂。有诸天香，世无能喻，随风散馥。杂水流馚，天曼陀罗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芬陀利华，弥覆其上。

“复次，阿难，彼国人众，或时游览同萃河滨。有不愿闻激流之响，虽获天耳终竟不闻。或有愿闻，即时领悟百千万种喜爱之声，所谓佛法僧声、止息之声、无性声、波罗蜜声、十力四无所畏声、神通声、无作声、无生无灭声、寂静声、边寂静声、极寂静声、大慈大悲声、无生法忍声、灌顶受位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获得广大爱乐欢悦，而与观察相应、厌离相应、灭坏相应、寂静相应、边寂静相应、极寂静相应、义味相应、佛法僧相应、力无畏相应、神通相应、止息相应、菩提相应、声闻相应、涅槃相应。

“复次，阿难，彼极乐世界，不闻诸恶趣名，边无障碍、烦恼、覆蔽名，无有地狱、琰摩、畜生名，边无八难名，亦无苦受、不苦不乐受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是故彼国名为极乐。阿难，我今略说极乐因缘，若广说者，穷劫不尽。

“复次，阿难，彼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正，神通自在，福力具足，受用种种宫殿、园林、衣服、饮食、香华、璎珞，随意所须悉皆如念，譬如他化自在诸天。

“复次，阿难，彼佛国中有微细食，诸有情类尝无啖者，如第六天随所思念，如是饮食即同食已，色力增长而无便秽。复有无量如意妙香、涂香、末香，其香普熏彼佛国界，及散华幢幡亦皆遍满。其有欲闻香者随愿即闻，或不乐者终无所受。复有无量上妙衣服、宝冠、环钏、耳珰、璎珞、华鬘、带锁诸宝庄严。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复有金、银、真珠、妙宝之网，悬诸宝铃周遍严饰。

若诸有情所须宫殿楼阁等，随所乐欲高下长短、广狭方圆，及诸床座妙衣敷上，以种种宝而严饰之，于众生前自然出现，人皆自谓各处其宫。

“复次，阿难，极乐国土，所有众生无差别相，顺余方俗有天人名。阿难，譬如下贱半挓迦人，对于轮王则无可谕，威光德望悉皆无有。又如帝释方第六天，威光等类皆所不及，园苑、宫殿、衣服、杂饰，尊贵自在，阶位神通，及以变化不可为比，唯受法乐则无差别。阿难应知，彼国有情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阿难，彼极乐界，于晨朝时周遍四方，和风微动不逆不乱，吹诸杂华种种香气，其香普熏周遍国界。一切有情为风触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其风吹动七宝树林，华飘成聚高七人量，种种色光照曜佛土。譬如有人以华布地，手按令平，随杂色华间错分布，彼诸华聚亦复如是。其华微妙，广大柔软如兜罗绵；若诸有情足蹈彼华，没深四指，随其举足，还复如初。过晨朝已，其华自然没入于地。旧华既没，大地清净，更雨新华还复周遍。如是中时、晡时，初中后夜飘华成聚亦复如是。

“阿难，一切广大珍奇之宝，无有不生极乐界者。阿难，彼佛国中有七宝莲华，一一莲华有无量百千亿叶。其叶有无量百千珍奇异色，以百千摩尼妙宝庄严，覆以宝网转相映饰。阿难，彼莲华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者。是一一华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诸佛，身如金色，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好殊胜庄严，放百千光普照世界。是诸佛等，现往东方为众说法，皆为安立无量有情于佛法中；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复次，阿难，极乐世界无有昏闇，亦无火光，涌泉陂湖彼皆非有，亦无住著家室林苑之名及表示之像幼童色类，亦无日月昼夜之像，于一切处标式既无亦无名号，唯除如来所加威者。

“阿难，彼国众生若当生者，皆悉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阿难，东方如恒沙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彼诸佛等各各称叹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他方佛国所有众生，闻无量寿如来名号，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欢喜爱乐，所有善根回向愿生无量寿国者，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除五无间、诽毁正法及谤圣者。

“阿难，若有众生，于他佛刹发菩提心，专念无量寿佛，及恒种植众多善根，发心回向愿生彼国；是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比丘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即随如来往生彼国得不退转，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愿生极乐世界，欲见无量寿佛者，应发无上菩提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集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阿难，若他国众生发菩提心，虽不专念无量寿佛，亦非恒种众多善根，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回向彼佛愿欲往生；此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即遣化身，与比丘众前后围绕，其所化佛光明相好与真无异，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阿难，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如来，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心无疑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无量寿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无量寿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阿难，以此义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

佛告阿难：“东方如恒河沙界，一一界中有如恒沙菩萨，为欲瞻礼供养无量寿佛及诸圣众来诣佛所；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东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
如是佛土中，恒沙菩萨众，
皆现神通来，礼无量寿佛；
三方诸圣众，礼觐亦同归。
彼于沙界中，道光诸辩论，
住深禅定乐，四无所畏心；
各赍众妙华，名香皆可悦，
并奏诸天乐，百千和雅音，
以献天人师，名闻十方者。
究竟威神力，善学诸法门，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功德智慧景，能破诸幽冥，
咸以尊重心，奉诸珍妙供。
彼观殊胜刹，菩萨众无边，
愿速成菩提，净界如安乐。
世尊知欲乐，广大不思议，
微笑现金容，告成如所愿。
了诸法如幻，佛国犹梦响，
恒发誓庄严，当成微妙土。
菩萨以愿力，修胜菩提行，
知土如影像，发诸弘誓心。
若求遍清净，殊胜无边刹，
闻佛圣德名，愿生安乐国。
若有诸菩萨，志求清净土，
了知法无我，愿生安乐国。

“复次，阿难，极乐世界所有菩萨，于无上菩提皆悉安住，一生补处；唯除大愿，能师子吼，擐大甲胄摩诃萨众，为度群生修大涅槃者。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诸声闻众，皆有身光能照一寻，菩萨光照极百千寻。除二菩萨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

阿难白佛言：“世尊，彼二菩萨名为何等？”

佛告阿难：“汝今谛听！彼二菩萨，一名观自在，二名大势至。阿难，此二菩萨，从娑婆世界舍寿量已，往生彼国。

“阿难，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皆具三十二相，肤体柔软，诸根聪利，智慧善巧，于差别法无不了知，禅定神通善能游戏，皆非薄德钝根之流。彼菩萨中，有得初忍或第二忍者无量无边，或有证得无生法忍。阿难，彼国菩萨乃至菩提不堕恶趣，生生之处能了宿命，唯除五浊刹中出现于世。阿难，彼国菩萨皆于晨朝，供养他方无量百千诸佛，随所希求种种华鬘、涂香、末香、幢幡、缯盖及诸音乐，以佛神力皆现手中，供养诸佛。如是供具广大甚多，无数无边，不可思议。若复乐求种种名华，华有无量百千光色，皆现手中，奉散诸佛。阿难，其所散华，即于空中变成华盖，盖之小者满十由旬；若不更以新华重散，前所散华终不堕落。阿难，或有华盖满二十由旬，如是三十、四十乃至千由旬，或等四洲，或遍小千、中千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此诸菩萨生希有心得大喜爱，于晨朝时，奉事供养尊重赞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及种诸善根已，即于晨朝还到本国。此皆由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及曾供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

“复次，阿难，彼极乐界诸菩萨众，所说语言与一切智相应，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无自想，无烦恼想，无我想，无斗诤相违怨瞋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有柔软无障碍心、不浊心、无忿恨心，有平等调伏寂静之心、忍心、忍调伏心，有等引澄净无散乱心、无覆蔽心、净心、极净心、照曜心、无尘心、大威德心、善心、广大心、无比心、甚深心、爱法心、喜法心、善意心、舍离一切执著心、断一切众生烦恼心、闭一切恶趣心故。行智慧行已成就无量功德，于禅定觉分善能演说，而常游戏无上菩提勤修敷演；肉眼发生能有简择，天眼出现鉴诸佛土，法眼清净能离诸著，慧眼通达到于彼岸，佛眼成就觉悟开示；生无碍慧为他广说，于三界中平等勤修，既自调伏，亦能调伏一切有情，能令获得胜奢摩他；于一切法证无所得，善能说法言辞巧妙；勤修供养一切诸佛，摧伏有情一切烦恼，为诸如来之所悦可而能如是如是思惟。作是思惟时，能集能见一切诸法皆无所得，以方便智修行灭法；善知取舍理非理趣，于理趣、非理趣中皆得善巧；于世语言心不爱乐，出世经典诚信勤修；善巧寻求一切诸法，求一切法增长了知；知法本无实不可得，于所行处亦无取舍；解脱老病住诸功

德，从本已来安住神通勤修深法；于甚深法而无退转，于难解法悉能通达；得一乘道无有疑惑，于佛教法不由他悟。其智宏深譬之巨海，菩提高广喻若须弥，自身威光超于日月，凡所思择与慧相应，犹如雪山其心洁白，光明普照无边功德烧烦恼薪，方之于火不为善恶之所动摇，心静常安犹如大地，洗涤烦惑如清净水，心无所主犹如火，不著世间犹如风，养诸有情犹如地，观诸世界如虚空，荷载众生犹如良乘，不染世法譬之莲华，远畅法音犹如雷震，雨一切法方之大雨，光蔽贤圣犹彼大仙，善能调伏如大龙象，勇猛无畏如师子王，覆护众生如尼拘陀树，他论不动如铁围山，修慈无量如彼恒河，诸善法王能为前导如大梵天，无所聚积犹如飞鸟，摧伏他论如金翅王，难遇希有如优昙华。最胜丈夫其心正直，无有懈怠能善修行，于诸见中善巧决定，柔和忍辱无嫉妒心，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常勤演说利益众生，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善闻诸法而为胜宝，其所说言令众悦伏。以智慧力建大法幢，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常乐勤修建诸法表，由智慧光心无迷惑，远众过失亦无损害，以淳净心离诸秽染，常行惠施永舍悭贪，禀性温和常怀惭耻。其心寂定智慧明察，作世间灯破众生闇，堪受利养殊胜福田，为大导师周济群物，远离憎爱心净无忧，勇进无怖为大法将，了知地狱调伏自他，利益有情拔诸毒箭，为世间解，为世间师，引导群生舍诸爱著，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力、缘力、愿力、发起力、世俗力、出生力、善根力、三摩地力、闻力、舍力、戒力、忍力、精进力、定力、慧力、奢摩他力、毗钵舍那力、神通力、念力、觉力，摧伏一切大魔军力，并他论法力，能破一切烦恼怨力，及殊胜大力。威福具足，相好端严，智慧辩才善根圆满，目净修广人所爱乐，其身清洁远离贡高，以尊重心奉事诸佛，于诸佛所植众善本，拔除憍慢，离贪瞋痴，殊胜吉祥应供中最，住胜智境赫奕慧光，心生欢喜雄猛无畏，福智具足无有滞限，但说所闻开示群物，随所闻法皆能解了，于菩提分法勇猛勤修，空无相愿而常安住，及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二乘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摩诃萨众真实功德悉皆如是。阿难，假令我身住寿百千亿那由他劫，以无碍辩欲具称扬彼诸菩萨摩诃萨等真实功德，不可穷尽。阿难，彼诸菩萨摩诃萨等，尽其寿量亦不能知。”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此是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汝应从坐而起，合掌恭敬，五体投地，为佛作礼。彼佛名称遍满十方，彼一一方恒沙诸佛，皆共称赞无碍无断。”

是时，阿难即从坐起，偏袒右肩，西面合掌，五体投地，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见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并供养奉事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及菩萨众，种诸善根。”

时，无量寿佛即于掌中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俱胝那由他刹。彼诸佛刹所有大小诸山、黑山、宝山、须弥卢山、迷卢山、大迷卢山、目真邻陀山、摩诃目真邻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丛薄园林及诸宫

殿、天人等物，以佛光明皆悉照见。譬如有人，以净天眼观一寻地，见诸所有。又如日光出现，万物斯睹。彼诸国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如须弥山王。照诸佛刹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以无量寿如来殊胜光明极清净故，见彼高座及诸声闻、菩萨等众。譬如大地洪水盈满，树林山河皆没不现，唯有大水。

"如是，阿难，彼佛刹中无有他论及异形类，唯除一切大声闻众一寻光明，及彼菩萨摩诃萨踰缮那等百千寻光。彼无量寿如来应正等觉光明，映蔽一切声闻及诸菩萨，令诸有情悉皆得见。"

彼极乐界菩萨、声闻、人天众等，一切皆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

尔时，佛告弥勒菩萨言："汝颇见具足清净威德庄严佛刹，及见空中树林、园苑、涌泉、池沼不耶？汝见大地乃至色究竟天，于虚空中散华树林以为庄严；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犹如佛声普闻世界。是诸众鸟皆是化作，非实畜生，汝见是耶？"

弥勒白佛言："唯然！已见。"

佛复告弥勒菩萨言："汝见此诸众生，入踰缮那百千宫殿已，游行虚空无著无碍，遍诸刹土供养诸佛；及见彼有情，于昼夜分念佛，相续不耶？"

弥勒白言："唯然！尽见。"

佛复告言："汝见他化自在天与极乐诸人受用资具有差别不？"

弥勒白言："我不见彼有少差别。"

佛告弥勒："汝见极乐世界人住胎不？"

弥勒白言："世尊，譬如三十三天、夜摩天等，入百由旬、若五百由旬宫殿之内游戏欢乐。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华内，结跏趺坐，自然化生。"

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彼国众生有胎生者、化生者？"

佛告弥勒："若有众生堕于疑悔，积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不思议智、无等智、威德智、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以此因缘，于五百岁住宫殿中，不见佛，不闻法，不见菩萨及声闻众。若有众生断除疑悔，积集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广大智，信已善根；此人于莲华内，结跏趺坐，忽然化生，瞬息而出。譬如他国有人来至，而此菩萨亦复如是，余国发心来生极乐，见无量寿佛奉事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阿逸多，汝观殊胜智者，彼因广慧力故受彼化生，于莲华中结跏趺坐。汝观下劣之辈，于五百岁中不见佛，不闻法，不见菩萨及声闻众，不知菩萨威仪法则，不能修习诸功德故，无因奉事无量寿佛，是诸人等皆为昔缘疑悔所致。譬如刹帝利王，其子犯法，幽之内宫，处以华观，层楼绮殿，妙饰奇珍，宝帐金床，重敷茵褥，名华布地，

烧大宝香，服御所资悉皆丰备，而以阎浮金锁系其两足。”

佛告弥勒：“于意云何？彼王子心宁乐此不？”

答言：“不也，世尊。彼幽絷时常思解脱，求诸亲识居士、宰官、长者、近臣。王之太子虽希出离，终不从心；乃至刹帝利王，心生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如是，如是，若有堕于疑悔，种诸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华中不得出现。彼等众生处华胎中，犹如园苑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一切无有不可乐者。然彼众生于五百岁，不见佛，不闻法，不见菩萨及声闻众，不得供养奉事诸佛，不得问于菩萨法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彼等于中不生欣乐，不能出现修习善法，往昔世中过失尽已然后乃出。彼于出时，心迷上下四方之所，若五百岁无疑惑者，即当供养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并种无量无边善根。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国界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

佛告弥勒：“此佛土中有七十二亿菩萨，彼于无量亿那由他百千佛所，种诸善根成不退转，当生彼国。况余菩萨，由少善根生彼国者，不可称计！阿逸多，从难忍如来佛国，有十八亿不退菩萨，当生极乐世界。东北方宝藏佛国中，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无量声如来国中，有二十二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光明如来国中，有三十二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龙天如来国中，有十四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胜天力如来国中，有十二千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师子如来国中，有五百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离尘如来国中，有八十一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世天如来国中，有六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胜积如来国中，有六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人王如来国中，有十俱胝不退菩萨，当生彼土。从胜华如来国中，有五百菩萨，具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能令众生离百千亿那由他劫生死流转，彼等亦当生极乐界。从发起精进如来国中，有六十九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土；到彼国已，供养礼拜无量寿如来及菩萨众。阿逸多，我若具说诸方菩萨生极乐界，若已到、今到、当到，为供养礼拜瞻仰无量寿佛等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

“阿逸多，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闻彼佛名，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贡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阿逸多，是故告汝及天人世间、阿修罗等，今此法门付嘱于汝，应当爱乐修习，乃至经一昼夜，受持读诵生希望心，于大众中为他开示，当令书写执持经卷，于此经中生导师想。阿逸多，是故菩萨摩诃萨，欲令无量诸众生等，速疾安住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应当起精进力听此法门。假使经过大千世界满中猛火，为求法故不生退屈谄伪之心，读

诵受持书写经卷，乃至于须臾顷为他开示，劝令听闻不生忧恼，设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

“阿逸多，彼诸众生获大善利！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植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一切如来称赞悦可。若于彼法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随意所乐种诸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彼法中广大胜解之者，当能听闻获大欢喜，受持读诵，广为他说，常乐修行。阿逸多，无量亿数诸菩萨等，求请此法不曾厌背。是故汝等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于今来世能于是法若已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

“阿逸多，如来所应作者皆已作之，汝等应当安住无疑，种诸善本，应常修学使无疑滞，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广大佛法异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逸多，佛出世难；离八难身亦为难得；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十力、无畏无碍无著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能说法人亦难开示。阿逸多，善说法人非易可遇，坚固深信时亦难遭！是故我今如理宣说，汝等修习应如教住。

“汝阿逸多，我以此法门及诸佛法嘱累于汝，汝当修行无令灭没。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勿违佛教而弃舍之，当令汝等获不善利，沦没长夜备众危苦。是故我今为大嘱累，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应勤修行，随顺我教。”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于福德初未修，终不闻斯微妙法；
勇猛能成诸善利，当闻如是甚深经。
彼人曾见诸世尊，能作大光拯浊世，
多闻总持如巨海，彼获圣贤喜爱心。
懈怠邪见下劣人，不信如来斯正法；
若曾于佛植众善，救世之行彼能修。
譬如盲人恒处闇，不能开导于他路；
声闻于佛智亦然，况余有情而悟解？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
天龙夜叉所不及，二乘自绝于名言；
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敷演一佛之功德，时逾多劫不思议，
于是中间身灭度，佛之胜慧莫能量！
是故具足于信闻，及诸善友之摄受，
得闻如是深妙法，当获爱重诸圣尊。
如来胜智遍虚空，所说义言唯佛悟，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

人趣之身得甚难， 如来出世遇亦难，
信慧多时方乃获， 是故修者应精进。
如是妙法已听闻， 常念诸佛而生喜，
彼人往昔真吾友， 善能乐欲佛菩提。”

尔时，世尊说是经已，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亿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被大甲胄当成正觉。有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有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异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有八万亿那由他众生，得授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无量寿佛昔行菩萨道时成熟有情，悉皆当生极乐世界，忆念俦昔所发思愿皆得成满。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希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世界。无量亿那由他百千天人，同时音乐不鼓自鸣，雨天曼陀罗华没至于膝乃至阿迦腻吒天，皆作种种殊妙供养。佛说经已，弥勒菩萨等及尊者阿难，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十九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不动如来会第六之一授记庄严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众所知识，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慧解脱，自在无碍犹如大龙，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教通达到于彼岸，唯有阿难住于学地。

尔时，尊者舍利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往昔诸菩萨摩诃萨，发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行遍清净行，被精进甲功德庄严？是诸菩萨由被甲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世尊，如是行愿及以发心，惟尊大慈开示演说。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为利益安乐天人世间，精勤修习，遍清净行，被精进甲，由是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及为现在、未来菩萨，当作佛法光明，赞扬功德证获善根故，使诸菩萨闻此法已，于真如法性精勤修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能问过去、未来菩萨摩诃萨，净行光明广大甲胄阐扬功德，为摄受未来菩萨摩诃萨故。谛听！谛听！如理思惟，当为汝说。”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舍利弗：“从是东方过千世界，彼有佛刹名曰妙喜，昔广目

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彼，与诸菩萨摩诃萨说微妙法，从六波罗蜜为首。

“舍利弗，彼时有一比丘，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法教志愿修行。’佛言：‘善男子，汝今当知，菩萨教法难可修习。何以故？菩萨于诸众生不生瞋害心故。’时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无谄无诳实语、不异语，求一切智智，乃至未得无上菩提，若于众生起瞋害心者，则为违背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中现在说法诸佛如来。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如是回向，于其中间，若发声闻、独觉心者，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如是回向，乃至未得无上菩提，若于众生起爱欲瞋痴之心，或与惛沉贡高恶作相应，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安住回向，乃至未得无上菩提，若生疑惑心，如是或起杀害、不与取心，或起邪见及非梵行，妄语、两舌、粗语相应，或与损害相应，则为欺诳一切诸佛。’舍利弗，时有异比丘作如是念：‘此菩萨摩诃萨，由初发心被精进甲，于一切众生不为瞋等之所摇动。’舍利弗，时彼菩萨因此念故，妙喜国中号为不动。时，广目如来应正等觉，见彼菩萨得不动名，随喜赞善。四大天王、释梵世主，闻彼名已亦皆随喜。

“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摩诃萨，于彼佛前作如是言：‘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如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未证无上正觉，所修行业或违此言者，则为欺诳无量无数世界诸佛如来安住说法者。世尊，我今发此大心如是回向，乃至未证菩提，若于一一语言，不与念佛及一切智相应，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如是发心回向，乃至未证无上菩提，生生在家不出家者，则为违背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乃至未得无上菩提，生生出家，若不乞食，不一坐食，不节减食，再食不食，不持三衣，不著粪扫衣，不随所而坐，不常坐，不住阿兰若，不安止树下，不露坐，不住冢间，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发此大菩提心如是回向，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若不成就无碍辩才说诸妙法，则为欺诳无数诸佛。世尊，我今如是发心，乃至未得无上菩提，若不住三威仪，或立或坐，或复经行，则为欺诳无量诸佛。世尊，我今发如上心，乃至未得一切智智，或于众生犯根本罪，或作妄语及余世俗愦闹之言，或起摧伏他论相应之心，则为欺诳无数诸佛。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安住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与妇人说法，若不起无常、苦、空、无我之相，而取彼相及露齿而笑，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若我发此一切智心，安住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说法时顾指轻躁，或见余菩萨不生大师之想，则为欺诳无数诸佛。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坐听法，及礼外道、沙门、婆罗门，唯除诸佛沙门弟子，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今发此大心，至无上觉，若行财法施时，情有彼此，应供养所生简异心，则为欺诳一切诸佛。世尊，我

今发一切智心，乃至无上菩提，若见诸罪人将被刑罚，不舍身命而救护彼，则为欺诳一切诸佛。’

“舍利弗，时彼菩萨修此大行，乃至未证无上菩提，无一众生将被刑罚不救护者。舍利弗，尔时有一比丘作如是念：‘如来于此行者当为作证，彼天、人、阿修罗等亦为证见。’舍利弗，时广目如来应正等觉，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言：‘如是，如是，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证见，彼诸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亦为证见。比丘，若复有菩萨摩诃萨，被如是等大精进甲，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皆当成无上正觉。’

“舍利弗，时不动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乃至未证无上菩提，于其中间，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诸罪衅若说其所犯，则为违背诸佛如来。世尊，我修是行，愿成无上正等菩提，使我刹中广大清净，诸声闻众悉无过失。世尊，若我发此一切智心，若未证得无上菩提，乃至梦中若生欲想而有所泄，则为违背诸佛如来。世尊，我修是行证无上觉，使彼国中出家菩萨，彼于梦间亦无漏泄。世尊，若我发此一切智心，乃至证得无上菩提，我佛刹中若诸女人，有女过失如余土者，终不取正觉。若取正觉，则为欺诳一切诸佛。’舍利弗，若菩萨以此大愿种子成就者，念随出生如是诸法，能为众生说种种教。

“舍利弗，时有比丘，白不动菩萨言：‘大士，若此诚心不退至言无妄者，愿以足指摇动大地。’时不动菩萨，以佛威神及本愿善根力故，令彼大地六种摇动，所谓动、大动、遍动、摇、大摇、遍摇。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摩诃萨，如昔所愿今已成办。是故菩萨摩诃萨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学不动菩萨摩诃萨。若有菩萨善修其行，当获如彼佛刹，及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动菩萨初发心时，几何天子而来集会？”

佛告舍利弗：“彼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天王及与帝释、魔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等，皆欢喜合掌，作如是言：‘今此所闻被功德甲，我等昔未曾闻。世尊，彼不动菩萨当成佛时，于彼刹中所有众生，不以下劣善根而得成就。’”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不动菩萨被甲功德，诸余菩萨所未曾有。”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诸余菩萨被大甲胄，发趣无上菩提，无有如不动菩萨摩诃萨者。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成就功德，于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悉无有。舍利弗，尔时广目如来，授不动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言：‘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曰不动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世尊。’如燃灯佛与我授记，舍利弗，不动菩萨得授记时，有大光明普照世界。是时大地六种震动，如我往昔证一切智时，此大千

界六动震动。

“复次，舍利弗，彼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卉木丛林，皆向菩萨倾靡；亦如我昔证菩提时，一切草木倾向于我。复次，舍利弗，不动菩萨蒙佛记时，彼大千界所有天、龙、夜叉、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皆悉合掌顶礼菩萨；如我于此证大菩提，娑婆世界所有天龙等，皆悉合掌顶礼于我。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摩诃萨得授记时，彼世界中所有女人怀孕，皆得安和分释无诸苦难，盲者得视，聋者能闻；如我成佛时等无有异。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摩诃萨发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广目如来应正等觉授菩提记，于彼二时，一切众生无横死者；亦如我证一切智时，无有异也。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得授记时，有悦意香普熏世界；亦如我昔证大菩提，妙香遍闻适意无异。”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动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广大功德。”

佛告舍利弗言：“彼不动菩萨蒙佛授记，非唯有此功德，又能到无边功德彼岸。

“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由广目如来与授佛记，彼时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心皆悦庆柔顺调善；亦如我证无上菩提，诸天人等皆同欢喜。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获授记时，有大夜叉手持金刚侍卫菩萨，如我无异。复次，舍利弗，不动菩萨蒙佛记时，诸天及人散诸名华、涂香、末香于菩萨上，亦如我证大菩提时散诸香华。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得授记时，有诸天人各二十亿，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得广目如来授佛菩提记。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蒙佛记时，优钵罗华、波头摩华、纷陀利华，遍满大地，亦如我道场诸华遍覆。复次，舍利弗，彼不动菩萨得授记时，有无量诸天在虚空中，散诸天衣覆菩萨上，咸作是言：‘愿此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亦如我昔得一切智，诸天散衣，无有异也。复次，舍利弗，彼世间天、人、阿修罗等，见不动菩萨得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皆大欢喜，甚于世间父母生子；犹如我证一切智时，诸天人等皆大欢悦。复次，舍利弗，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人，以佛神力，皆闻不动菩萨授菩提记，各施种种上服名衣、珍奇美膳；譬如比丘加提月满，一切诸人悉皆供养。舍利弗，彼不动菩萨得授记时，欲界众生持诸上味，并奏天乐而以供养。舍利弗，彼不动菩萨摩诃萨得授记已，有如是等功德成就。”

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甚为希有，善说诸佛境界不可思议，如是禅定境界及诸龙境界不可思议，诸业果报不可思议。世尊，彼不动菩萨住初发心，摄受如是殊胜功德得如来记，又成此等不可思议诸大功德。”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尊者阿难白舍利弗言：“大德，彼初发心菩萨被精进甲

胄，世尊略说少分功德，犹故未尽！”

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来略说。何以故？彼菩萨住初发心被精进甲，成就不可思议无量功德。”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今已略赞不动菩萨被甲精进殊胜功德。唯愿世尊，为摄受现在、未来诸菩萨故，广为宣说。”

佛告舍利弗：“不动菩萨住初发心被精进甲，如是功德不可思议。吾今为汝说其少分，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彼不动菩萨发如是愿：‘假使虚空而有变异，我之弘誓终无退转。’由此愿故，不动菩萨所有功德皆速成就。舍利弗，我不见有于贤劫中诸菩萨辈被精进甲如不动菩萨者。舍利弗，宝幢菩萨所修之行，比于不动菩萨，于少分中乃至歌罗分亦不及一。舍利弗，不动菩萨所被精进甲胄，无量千菩萨悉无与等。舍利弗，不动菩萨摩诃萨，以此坚固誓愿，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现住于妙喜世界，号为不动如来应正等觉。

“复次，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行时，诸有乞求头目髓脑、手足支节，不逆其意悉皆施与。舍利弗，彼不动如来从初发心，乃至未证无上菩提，由此因缘，无风黄痰及头痛等和合诸病。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道时，得如是等未曾有法。

“舍利弗，彼由往昔于生生处供养奉事诸佛如来，于彼佛所常修梵行，由是因缘生生之处，还复本名号为不动，从一佛刹至一佛刹，生有佛世，常见如来。舍利弗，譬如刹利灌顶大王，于世间中得胜自在，从一宫殿至一宫殿，足不履地受五欲乐。彼不动菩萨往昔行菩萨行时，生生之处常修梵行，供养诸佛；随所说法示教利喜，皆与波罗蜜相应，少与声闻地相应，能令诸菩萨趣入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此发心于无上菩提故，获此广大功德利益。又以法施善根回向菩提，发如是愿：‘愿我成佛于彼刹中，一切菩萨以佛威力，闻我说法，受持读诵，及能历事诸佛如来，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乃至未证无上菩提，常不远离诸佛世尊。譬如于我，唯除至兜率天宫补处之位。’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法尔如是，若从兜率天众降神母胎，右胁生时，大地震动。舍利弗，最后身菩萨摩诃萨，有如是瑞相。舍利弗，譬如比丘具诸神足，入宫殿内犹处虚空，住诸威仪皆无障碍。彼后身菩萨亦复如是，虽在母胎而住虚空，一切胎垢不净不能污染，臭秽之气彼亦不闻。

“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道发如是愿：‘若我当证无上菩提，于彼佛刹，行菩萨乘及声闻乘者，皆断诸魔业。诸众生类，于一切种，于一切时，令诸魔众不得其便；亦犹于我行菩萨行时断一切魔业。而彼诸菩萨乃至未成诸大功德，常勤摄受修菩提行。’

“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往昔行菩萨行，演说诸法及听闻时，身之与心不生疲倦。何以故？彼初发心修菩萨行时，得法身威

力故。
“舍利弗，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往昔行菩萨行时，作如是愿：‘我佛刹中所有菩萨摩诃萨，皆得法身圆满，如我无异。’

佛刹功德庄严品第二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已说不动如来修菩萨行时所有功德。复愿世尊，开示广说不动如来见今刹土功德严胜。何以故？使诸补特伽罗行菩萨乘者，闻彼功德生爱乐心，欲见彼佛礼拜供养；住声闻地补特伽罗证无学者，闻彼刹土功德庄严，亦希瞻礼供养奉事。”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今乃能问如是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分别解说。”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证一切智时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时大地六种震动。彼世界中所有众生，知不动如来证无上觉，经七昼夜，无有食想，无饥渴想，亦无疲倦、宴处、睡眠之想，唯有安乐欢喜爱乐善心。而于彼时，世界之中所有众生，及欲界天无有淫欲。何以故？由彼如来本愿力故，彼诸众生现世摄受此诸功德。舍利弗，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证一切智时，彼世界中所有众生，皆至诚合掌向不动如来，由渴仰如来故，能于现世摄受如是无量功德。
“复次，舍利弗，彼佛世界功德庄严，无量佛国悉无与等。舍利弗，由彼如来修菩萨行时发斯弘誓愿，此佛刹殊胜庄严，如我于今本愿成就。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证无上菩提时，于其刹那或须臾顷，三千世界所有众生，若有天眼、若无天眼，彼皆得见不动如来。舍利弗，此亦如来本愿成就，令诸有情获此功德。
“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坐菩提道场证无上觉时，天魔波旬不生障碍之想。复有无数百千诸天，以诸香华及天伎乐供养如来，各持细末栴檀而散佛上。是诸香末及彼华鬘，于虚空中合而成盖。舍利弗，此皆不动如来本愿之力今得成满。
“复次，舍利弗，彼佛得菩提时，大光普遍三千世界，日月诸天光悉不现。此亦不动如来，昔愿圆满今获斯瑞。”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动如来昔行菩萨道，诚有广大精进甲胄，能发如是弘誓之心。由彼往修菩萨行愿，能令无数百千众生植诸善本于无上菩提，又以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清净佛刹。如是，如是，回向愿力悉皆圆满。”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有菩提树，成以七宝，高一由旬。树身周围半拘卢舍，条叶垂荫周一由旬。下有基陛周四由旬，佛坐其上

证菩提道。道树四边，有多罗树及苏漫那树周遍行列，微风吹动出和雅音，世间音乐所不能及。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无三恶趣。何等为三？所谓地狱、畜生、阎魔王界。一切众生成就十善。地平如掌而作金色，无有沟坑、荆棘、瓦砾。其地柔软如兜罗绵，足所履时其地即下，随举其足还复如初。

“舍利弗，彼佛刹中无三种病。云何为三？谓风、黄、痰所起之病。

“舍利弗，彼佛土中一切有情无虚妄语，亦无丑陋，身无臭秽，于贪瞋痴皆悉微薄，亦无牢狱囚系众生。

“舍利弗，彼佛刹中无有外道异学之众。所生诸树常有华果；复有奇树时号劫波，上出名衣皆备五色，光华鲜洁，异气芬芳，于一切时常无变易。譬如天华种种芬馥，彼衣香气亦复如是，诸服用者身所出香与衣无异。譬如此界富乐之人，名衣自丰，服用如意。

“舍利弗，彼土众生所须饮食，如三十三天应念而至，无有便利秽恶不净。

“舍利弗，彼国所居宫殿楼阁，皆以七宝而严饰之。于其四边多诸池沼，八功德水受用随心。园观又多悉皆清净，诸众生辈多以法乐而居。

“舍利弗，彼刹人伦无有嫉妒，一切女人超诸女宝，获天功德，此无能比；假令况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算数譬喻，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

“舍利弗，彼刹诸人随其业报感诸床座，皆七宝成严丽具足；其所偃息以兜罗绵枕。此皆由不动如来往昔愿力，成就如是种种严好。

“舍利弗，彼刹诸人所资饮食，色香味等不异诸天。譬如郁单越人无别王者；彼妙喜国亦复如是，唯有不动如来以为法主。又如三十三天奉事帝释，彼诸人等咸事如来。

“舍利弗，汝应知彼不动佛刹功德庄严。舍利弗，彼土众生心无放逸。何以故？亦由不动如来本愿力故。”

时一比丘，闻佛赞扬不动如来佛刹功德，心生贪著而白佛言：“世尊，我今愿生不动佛刹！”

佛告比丘：“汝之愚迷，岂得生彼？何以故？不以爱著之心而得往生，唯有植诸善本，修诸梵行，得生彼故。

“复次，舍利弗，彼土众生随其所乐，有清净池应念而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饮漱洗沐皆适人意；有不乐者即便不见。

“舍利弗，彼佛刹中，香风和畅悦可众心，而彼香风为诸天人作诸香事，曲从人心有至不至。舍利弗，此皆不动如来本愿力故功德庄严。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女人衣服及庄严具，从树而生随意受用。彼国女人无女过失，不如此界诸女等心多嫉妒、两舌、恶口。又

彼怀孕之时至于诞育，母子安适亦无秽污。何以故？此皆不动如来本愿力故。舍利弗，彼佛刹中有如是等安隐快乐。

“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佛刹土中，无有市易商贾，亦无田业农作，常得快乐。

“舍利弗，彼佛刹中歌咏游戏，无有淫欲相应，彼诸人等唯受法乐。

“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苏漫那树及多罗树，而为行列。微风吹动，出和雅音，假使天人音乐不如彼树。

“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欲摄佛土者，应当摄受如是功德，及净修佛国如不动如来行菩萨行，摄受佛刹功德庄严。

“舍利弗，彼佛土中无诸黑闇，虽有日月不现晖光。何以故？不动如来常有光明普照佛刹故。舍利弗，譬如高大楼阁密闭户牖，以摩尼宝置于室中，其内有情虽经昼夜常睹光耀；彼佛刹中诸众生类，见如来光亦复如是。舍利弗，大楼阁者，彼方妙喜世界；摩尼宝者，此喻不动如来；摩尼宝光者，喻佛光明；阁中有情，譬妙国土诸群生等。

“舍利弗，不动如来随所行住，有千叶莲华自然承足，是华金色世无可喻。舍利弗，此亦不动如来应正等觉殊胜力之所成就。”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彼不动如来若入室中，金色莲华为承足不？”

佛告舍利弗言：“斯事微浅，何勤致问？彼佛世尊，若入村坊舍宅，其千叶华，即随而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念：‘若如来降尊入此室者，足下莲华应聚一处。’随其所念华则为聚。若复有人愿华住空，即如彼念在空中住。由彼如来威神力故。舍利弗，彼承足莲华，与诸人等为塔供养。舍利弗，彼佛世尊为演法故，遍游三千大千世界，随所行处其华即现。又复如来随所化现，他方刹土其金色华亦现于彼。以佛威力故，三千大千世界，皆以金色千叶莲华庄严其土。

声闻众品第三

“复次，舍利弗，彼不动如来于说法时，能善调伏无量众生，皆令现证阿罗汉果，安住静虑八解脱者其数甚多。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有无量无数诸声闻众，我不见若算师、算师弟子，有能算数彼声闻众尔许。频婆罗、殑伽罗、波头摩、阿罗吒、若干阿频婆、阿部多，舍利弗，如此算数无有能知彼声闻众定其数量若干名者。

“舍利弗，如我此刹诸善男子，获预流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则无其数，于彼刹中证阿罗汉亦复如是。舍利弗，譬如懈怠预流果入七返受生，为其说法方获胜果，我说名为七返生人。舍利弗，若有于不动如来初说法时获预流果，第二说法证斯陀含，第三说法证阿那

含，第四说法证阿罗汉者，此诸人等，非一坐定得尽诸漏，名懒惰人。舍利弗，彼佛刹中得预流者，于此现身而得漏尽，非如此界经七返生。斯陀含者，即于现生能尽苦际，非如此界经一往来名斯陀含。阿那含者，彼于现身成阿罗汉，非如此界往上地生，不还来此名阿那含。舍利弗，不动如来，于彼刹中说诸声闻行位差别，乃至安立如是圣果。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了此法，不住诸识及于学地，而身殁亡住无学地方取灭度。舍利弗，无学地者，是阿罗汉地假名建立。言无学者，是阿罗汉假名建立。舍利弗，彼不动如来，诸声闻众清净具足安住坚固。舍利子，此是不动如来，诸声闻众假名建立。所谓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弃舍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教解脱。是诸罗汉多住静虑八解脱中。舍利弗，彼不动如来，有如是等诸声闻众，具足功德之所庄严。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以金、银、琉璃三宝为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舍利弗，三十三天，若欲乐见不动如来礼拜供养，彼诸天众从宝阶下至于佛所。时，彼诸天见阎浮提人富盛具足，便生爱乐，作如是言：‘我等诸天有天福报，彼阎浮提人有人福报。我今所见殊胜之福与我无异！’然阎浮提，复有胜福过于天者，谓不动如来演说正法，是故天众常乐人间。舍利弗，阎浮提人，若升天者了无爱乐。何以故？‘不动如来在于人间，常演正法饶益我等。然我之福报不异诸天，是故三十三天所不能及。’舍利弗，彼界人天，以佛神力互得相见。譬如此界阎浮提人见诸星月，舍利弗，彼诸人众，仰观上界诸天宫殿亦复如是。舍利弗，此亦是不动如来本修菩萨行时愿力成就。

“舍利弗，彼佛说法之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听法四众间无空缺。舍利弗，彼声闻众，唯希法食，无余食想。于听法时，一心寂静，若坐若立身心无倦。舍利弗，不动如来住虚空中为众说法，彼声闻众若得神通及不得者，以佛威力皆住虚空，以三威仪而听法要。何等为三？谓行、住、坐。是声闻辈若欲涅槃，结跏趺坐而便灭度，尔时大地为之震动；既灭度已，一切天人皆来供养。或有阿罗汉将欲灭度，身中出火而自阇维；或有自然化灭，无遗舍利；或有于灭度时，游行空中如五色云，须臾消散灭无遗迹；或住虚空，如降时雨至地消尽。舍利弗，此亦不动如来应正等觉，本修菩萨行时作如是愿：‘若我得证无上菩提，诸声闻众以三威仪而取灭度。’

“复次，舍利弗，彼佛国中诸声闻众，多获四无所畏，得四神足者复多于此。舍利弗，彼刹土中诸声闻众，成就如是具足功德。”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诸声闻众功德炽盛，广大成就。”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不动如来会第六之二菩萨众品第四

尔时，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今者已说声闻功德，复愿说诸菩萨具足功德。何以故？一切功德从此出生。”

尔时，世尊知其所念，告舍利弗：“彼佛刹中有无量百千亿诸菩萨众皆来集会。所有出家菩萨，以佛神力随所听闻，皆能领悟受持读诵。舍利弗，我于此界，说法至少；比不动如来所说法藏，百分、千分、百千分、亿百千分、算分、数分、迦罗分、邬波尼杀昙分，亦所不及。舍利弗，此皆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修菩萨行时发如是愿：‘愿我成佛，彼刹土中所有菩萨，以我威力随所听闻，皆能领悟受持读诵。’舍利弗，是诸菩萨由彼如来本愿神力，于佛所闻，悉能领受讽诵通利。

“复次，舍利弗，若彼菩萨自心欲乐往异佛土，举心便至；形服言音善同方俗，于彼如来礼拜供养，听闻正法，善为问难，能事已周还归佛所。舍利弗，此贤劫中有九百九十六佛，当出于世。若有菩萨乐见此如来者，应愿生彼不动佛刹。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从此佛刹及余佛刹，于命终后，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不动如来佛刹中者，必不信住诸声闻地。何以故？彼行佛道常遇如来，天魔波旬不得其便，于二乘地永断相续，必定当得无上菩提，常在如来诸大集会。舍利弗，汝应当知，若住不动如来清净佛刹者，彼诸众生终不退堕，不可引摄，亦不退还，住无上菩提，有大势力不可摇动，永无退转。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世界或他世界，若命终后生于彼土，即于生时得如是念：‘我已入如来室住无畏城。’舍利弗，彼诸菩萨所有言议，皆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互相遵敬起导师想。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诸菩萨众，在家者少，出家者多，皆以佛神力随所听闻，即能领悟受持讽诵。舍利弗，若在家菩萨摩诃萨虽不系念，于法会中随在方所若坐若立，以佛神力，皆能听闻领悟受持读诵通利。彼出家菩萨亦复如是，诸在异方乃至讽诵无别。是诸菩萨舍身受身，于所闻经终不忘失，于诸佛土随愿受生。舍利弗，彼亦是不动如来，本愿功德之所庄严。

“舍利弗，若菩萨于一生中，欲见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者，应当愿生不动如来之所。若菩萨于彼生已，即见无量诸佛种诸善根；复能为无数百千众生演说法要，令诸众生增长善根。舍利弗，此贤劫中诸佛世尊当出于世，若诸菩萨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资具供养如来，便即出家；既出家已，于诸佛所净修梵行。以此善根，方余菩萨于不动如来之所，于一生中与波罗蜜相应，所有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算分、迦罗分、数分、喻分、邬波尼杀昙分，亦不能及。舍利弗，此亦不动如来清净佛刹，功德庄严。

“舍利弗，若有菩萨从此世界，或余世界于寿终后，若已生、现生、当生不动如来佛刹者，一切皆得不退转位。何以故？彼佛刹中天

魔波旬不为障碍，亦无魔业之所娆乱。舍利弗，譬如毒蛇，神咒所伏不能为害，一切诸虫见彼毒蛇亦无忧惧；然此毒蛇虽无毒害，由本业故受此蛇身，故名毒蛇。舍利弗，彼魔波旬亦复如是，由不动如来往修菩萨行时，本愿善根如是回向：‘愿我当证无上菩提，调伏诸魔不为障恼。彼诸菩萨、声闻、凡夫，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不为障恼。’然由先业所感受此魔身，生彼天中而自悔责，无始故业获此身名，虽得自在常生厌患。于彼如来说法之时，诸魔眷属常预听闻，闻已心净，于声闻众而生爱乐：‘云何当得住于寂静、少欲、知足？’彼诸魔众常起出家之心，而无障碍之想故。彼国中声闻、菩萨及凡夫众，皆由彼佛往昔精勤弘誓威力得安乐住。舍利弗，此亦不动佛刹殊胜庄严。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愿生彼国。由兹行愿，此善男子、善女人，终不退堕声闻、辟支佛地，从一佛刹至一佛刹，历事供养诸佛如来，于诸佛所听闻正法。虽未证得无上菩提，而能见彼无量百千乃至亿那由他百千诸佛，于诸佛所种诸善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由此方便，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兹善舍往生彼国。”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彼善生善往，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满彼刹中。舍利弗，譬如金矿精加铸炼，除去砂砾唯有真金，造诸饰好严身之具。舍利弗，彼佛刹中菩萨摩诃萨，住于真实亦复如是。然彼菩萨摩诃萨清净集会，汝今应知。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菩萨，若已生、若现生、若当生，如是菩萨皆行一行，所谓住如来行。舍利弗，云何如来行？所谓超过声闻、辟支佛地。言行一行者，是彼假名。是故，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乐行一行者，应当愿生彼佛刹土。

“舍利弗，我所授记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此辈应生不动佛所。舍利弗，是诸菩萨生彼佛刹者，我不舍离。譬如刹利灌顶大王，有敌国来欲侵财位，王既闻已，作是思惟：‘我之妃后、爱子不堪御敌，及诸财宝收入宫城，不为怨敌之所侵害。’王之国祚安静无虞，威震强敌不忧灾难。舍利弗，我不舍离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如彼王之宝物、爱子、妃后。修菩萨行者应如是知，彼佛刹中无有畏惧犹如宫城。彼敌王者即魔波旬，于菩萨行人勤为障碍。如彼灌顶大王不被怨敌之所侵扰，如来亦复如是，不为天魔之所扰恼。

“舍利弗，譬如有人畏于债主，远适边国，不为债主及于他人之所陵夺。何以故？由路远险绝，债主家人不能达彼。彼诸菩萨生妙喜国者，波旬路绝亦复如是。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天魔波旬，常为菩萨、声闻作诸障碍。妙喜刹中诸天魔众不为魔业，彼诸菩萨若已生、现生、当生，常无恐怖。何以故？由彼如来本行菩萨道时，所有善根如是回向：‘我证无上正等觉时，彼天魔众不为障恼及作魔事。’舍利弗，譬如丈夫善服毒药能使消化，方为食事，无有诸毒；彼刹天魔亦复如是，常加利益不为损害。舍利弗，彼佛刹土成就如是无

量功德。”

尔时，舍利弗作是思惟：“我今欲见彼佛世界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及声闻众。”

尔时，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则以神力，不起于座皆令得见，告舍利弗言：“汝今见不？”

答言：“已见。”

佛告舍利弗：“汝见彼诸天人微有胜劣殊异相不？”

答言：“不见。何以故？我见妙喜国人衣服、饮食及诸珍玩，皆是诸天乐具。彼不动如来处众说法，犹若金山光明赫奕，诸声闻众无量无边。譬如有人游于大海，中流四望，涯际莫知；观彼声闻亦复如是。是诸声闻随所听法，身心不动如入禅定，非如此界入定之人时或摇动。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兹善舍，彼诸菩萨善得往生妙喜世界。何以故？彼亦如是得不退转。世尊，譬如王使远适他国，执持符印经途来往，关防主司莫能为碍。何以故？以王印力，人无遮止。彼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或从此界、若他世界寿命终后，于彼佛刹，若已生、若现生、若当生，皆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一佛刹至一佛刹，常不远离诸佛世尊，皆当速证无上菩提。”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彼界所生菩萨摩诃萨，与此世界预流果人无有差别。何以故？如预流果人不堕恶趣，彼界菩萨若已生、现生、当生，亦皆断诸恶趣及声闻、辟支佛地；乃至未证无上菩提，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不离诸佛及声闻众。”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是诸菩萨摩诃萨受生彼国，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及至未证无上菩提，从一佛土至一佛土，常得现前供养诸佛，及当证得佛菩提果。舍利弗，譬如预流果人，决定当得声闻菩提，终不堕恶趣；是诸菩萨亦复如是，或从此世及以他世，命终之后受生彼刹，彼皆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于诸佛所，常不远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所有一来向及一来果，乃至住阿罗汉向及罗汉果，与彼佛刹所生菩萨摩诃萨，等无有异。”

佛告舍利弗：“汝勿作此言！何以故？于此佛刹，菩萨摩诃萨佛授记者，与彼所生菩萨，等无有异。复次，舍利弗，于此世界坐道场菩萨，与彼所生菩萨，等无有异。何以故？彼诸菩萨行如来行，不为天魔之所得便，于二乘地永断相续，从一佛刹至一佛刹，常能供养一切如来，乃至证得无上正觉。”

尔时，阿难作如是念：“我今应察长老须菩提辩才之力。”作是念已，白须菩提言：“我等应观不动如来及声闻众兼彼佛土。”

时，须菩提告阿难言：“汝欲见彼如来者，今应且观上方。”

尔时，阿难观上方已，白须菩提言：“我极观上方皆空寂静。”

须菩提言：“彼不动如来，诸声闻众及彼佛土，亦复如是，如见上方。”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此世获记菩萨，与彼所生菩萨，等无有异。世尊，我今不知以何为等？”

佛告舍利弗：“以法界等故，得无有异。”

涅槃功德品第五

尔时，尊者舍利弗，复作是念：“世尊已说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修菩萨道，功德无边。又说彼土及声闻、菩萨，殊胜德业，广大庄严。复愿世尊，于兹开示彼佛灭度化迹如何。”

尔时，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告言：“舍利弗，不动如来般涅槃日，化身分布一切世界，于地狱中说诸妙法，以法调伏无量有情，皆当证得阿罗汉果，然此时获果方灭度，前证无学人转增其数。即于此日，授香象菩萨摩诃萨记云：‘汝于我灭度后当得作佛，号曰金莲如来应正等觉。’复次，舍利弗，彼金莲如来佛刹功德声闻众数，与不动如来等无有异。

“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入般涅槃，是时大地普皆震动，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震吼发声。其声上彻乃至阿迦尼吒天，诸天闻已，即知彼佛入于涅槃。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丛林及诸药草，皆悉倾向不动如来涅槃之处。是时，天人悉以华鬘、杂香及诸衣服而散佛上，所散香华周匝围绕高一由旬。复次，舍利弗，彼涅槃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皆向不动如来合掌作礼。他方诸天以佛神力，悉皆得见入般涅槃。是诸天人经七昼夜心怀悲恼，不受人天嬉戏娱乐，亦无欲想，互相谓言：‘不动如来，为世光明作众生眼，今取灭度，一何速哉！’

“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从此世界或余世界，于命终后生彼佛刹，若现生彼，皆得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非可以百数而数，彼以千数及百千数。舍利弗，是百千菩萨摩诃萨数者，应知入如来数，皆入佛数；皆入佛数，入一切智性数。若有菩萨摩诃萨，当生彼刹者，亦皆得入如来等数。舍利弗，除彼不退菩萨摩诃萨，所余菩萨于此世界，若不闻称赞不动如来功德法门者，皆为恶魔之所摄受。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般涅槃后，乃至正法住世，彼佛刹中所生菩萨摩诃萨，亦当入其数。所以者何？由彼如来本愿力故。是诸菩萨，若于后时受生彼者，应当读诵百八法门，读诵兹已，方能受持彼一切法。不动如来之所安立，一百八法门本性。我灭度后，若有菩萨摩诃萨当生彼刹者，亦当读诵一百八法门，及能受持一切法门。舍利弗，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善能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佛虽灭度，其说法声及庄严功德，与佛在世等无有异。

“复次，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从身出火而自阇维，舍利遗形皆作金色。譬如低弥罗树，随分断处皆之文，如来舍利亦复如是。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所有舍利分分周圆，表里皆有吉祥之相(相表之文其状如下)。舍利弗，譬如补罗迦树，随解之处中表皆有吉祥之文，彼佛舍利亦复如是。舍利弗，彼国众生，为供舍利起七宝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又以金色千叶莲华而为供养。其大千世界，即以塔华而为严饰。

“复次，舍利弗，若诸菩萨于不动佛国将灭度者，临寿终时曾不失念，而见如是种种瑞相。或有菩萨见当生土，无有如来自方作佛；或见彼有佛，当即奉事；或见菩萨入于母胎；或见菩萨被大甲胄；或见舍家趣于非家；或见坐于道场降伏魔军；或见菩萨证一切智智；或见菩萨于某世界，成等正觉，转于法轮。或有菩萨住虚空中，自身渐灭不遗少分；譬然湿草烟气上腾，渐以消散至于灭尽。舍利弗，是诸菩萨既灭度已，一切天人备修供养。

“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以大涅槃，般涅槃已，正法住世经百千劫。”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动如来正法所住，是何等劫？”

佛告舍利弗：“二十小劫以为一劫，彼住如是百千劫数。舍利弗，正法灭已，有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皆震动，发大音声。然彼非天魔之所能坏，亦非如来及声闻众而自沉隐，但由彼时人少有听闻，多无欲乐，能说法者皆悉远之；既于正法寡闻，转增不信；不信增长，则无精勤，知法比丘自当退静，观无乐欲不复弘宣，彼佛微言渐当隐没。”

往生因缘品第六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以何因缘善根之力，于彼佛刹而得受生？”

佛告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欲生妙喜世界者，应学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行，发弘誓心愿生其国，如是行愿，能作因缘生彼佛刹。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以此相应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愿与不动如来共相会遇。舍利弗，以此因缘当生彼界。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

“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佛之刹土，愿于来世当见此光证无上觉，因见光已成大菩提，复以身光遍满世界。舍利弗，菩萨以是因缘当生彼土。

“复次，舍利弗，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诸声闻众无量无边，愿我当见，见已起如是行，证佛菩提。证菩提时，亦有如是无量无数诸声闻众。舍利弗，以是因缘故，菩萨摩诃萨于彼佛刹而得受生。

“复次，舍利弗，彼佛刹中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我当欲见此诸菩萨，行禅定行，愿当随学，与诸菩萨处处结集，同学同乘同俱究竟，愿当会遇欲求圆满大慈悲者，欲求菩提及沙门者，舍离二乘心者，安住真实空性者，于佛如来一切智性及法僧名号念住相续者。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色类菩萨名者，于彼佛刹当得受生，何况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善根，回向不动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弗，以是因缘，是人于彼佛土决定当生。

“复次，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愿生彼佛刹者，于东方无量世界，诸佛如来说微妙法，及声闻众，应以其像随念在前，愿我当证菩提说微妙法，及声闻众皆如彼佛。舍利弗，是诸菩萨应修三种随念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平等共习，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弗，如是菩萨回向善根无有限量。假使一切众生，各持一器量等虚空，作如是言：‘丈夫，彼之善根分与于我。’舍利弗，此诸善根若有色相，给与众生皆满其器各各持去，而彼善根亦无穷尽。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不可移转故。舍利弗，彼三随念所成回向一切种智，以此善根三宝随转。舍利弗，若有菩萨成此善根，应知不堕一切恶趣，而能摧伏波旬及诸魔众，于彼彼佛刹随乐受生；乃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皆得随愿受生。是故，菩萨摩诃萨，于此随念善根应当积集，彼积集已应回向不动如来故，于彼刹当得受生。

“复次，舍利弗，不动如来佛刹功德广大庄严，于无量佛刹中彼皆无有。是故，菩萨摩诃萨，应当发如是心：‘我以此善根愿当见彼土，彼土庄严愿当摄受，亦愿当见彼诸菩萨。’舍利弗，以此因缘菩萨当生彼国。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愿生彼佛刹者，应发增上乐欲之心。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发增上心我皆与记，于彼佛刹而得受生。舍利弗，譬如有城，无有楼阁、园林、池沼，亦无象马游行之处；彼城之王虽有力安处，而城无楼阁诸功德故，则非庄严。舍利弗，我此佛刹亦复如是，无彼功德故，则非严饰。舍利弗，我此刹中若有如是功德庄严，则如不动如来佛刹严胜。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愿当摄受清净佛刹者，应如不动如来往修菩萨行，植众德本严净佛刹已，及当如是摄取功德。

“复次，舍利弗，如我今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调伏无量众生，于二乘道皆获果证，及我声闻所调伏者悉皆积聚；方彼如来诸声闻众，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千分、亿百千分、数分、算分、喻分、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何以故？由数无量故。若言解脱，则无有异。且止斯事！舍利弗，彼弥勒如来当出于世，诸声闻众及彼调伏所余声闻，以方不动如来声闻之数，不及之分如上。应知，舍利弗，由彼如来于一说法，善能调伏无量有情。然彼世尊之所摄受，无有能知其数量者。舍利弗，我之声闻及弥勒如来诸声闻众，乃至贤劫诸佛世尊所有声闻，及彼声闻当所调伏余声闻众，彼皆积聚，比不动

如来诸声闻众，百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其数多故，解脱无异故。”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知彼阿罗汉刹，非愚夫刹。何以故？彼佛刹中阿罗汉多故。”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佛刹中多漏尽阿罗汉故。

“复次，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数量，不如彼佛声闻众多。由彼如来于一说法，无量有情得阿罗汉。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犹有数量，彼一一会无量有情得阿罗汉故，诸会声闻无有数量。

“复次，舍利弗，彼刹天人植众善本，余界人天纵以天眼亦不能见。舍利弗，假令余界诸天及人，往彼刹中善男子、善女人所，尽其天眼亦不得见。若人闻此功德称扬法门，闻已受持，读诵通利；彼善男子等，皆于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行时，皆已见闻，是故闻此法门即得信心清净。

“舍利弗，东方一切世界诸刹土中，若菩萨乘人，或声闻乘人，于此法门，读诵通利者，其数甚多。彼诸菩萨及声闻人，由愿力故于不动刹中，若已生、现生、当生。唯除不退菩萨，由彼菩萨于诸刹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不动如来，于妙喜世界及他方刹土，在菩萨等乘中而为上首。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不动如来功德法门，善能受持，读诵通利，愿生彼刹者乃至命终，不动如来常为护念，不使诸魔及魔眷属退转其心。舍利弗应知，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无上菩提，无有退转之怖，亦无水火刀杖、恶兽毒虫之所损害，亦不为人非人等之所怖畏。何以故？由不动如来常加护念，于彼佛刹当受生故。

“舍利弗，譬如日轮虽复遥远，与阎浮提众生而作光明；不动如来亦复如是，虽在遥远，能与他界诸菩萨众而作光明。舍利弗，譬如比丘有天眼者，能见远方诸善恶色；不动如来虽在彼刹，余世界中诸菩萨众所有形类等色皆悉能见。舍利弗，又如比丘得心自在，获彼神通波罗蜜者，虽在遥远，了知一切有情之心；不动如来亦复如是，能知余界诸菩萨心。舍利弗，譬如比丘证得天耳，身虽在远能闻诸声；不动如来亦复如是，余世界中所住众生作如是言，我于彼刹愿当生者，彼佛皆闻。舍利弗，如是色类善男子、善女人所有姓名，不动如来皆悉了知。若有受持，读诵通利此功德法门者，此诸人等，皆为不动如来之所知见及已护念。”

时，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彼佛世尊，护念彼诸菩萨摩诃萨。”

如是白已，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彼菩萨摩诃萨，如来之所护念。何以故？由护念菩萨故，一切众生皆得护念。舍

利弗，譬如刹利灌顶大王，多有仓廪盈储谷豆，严诫主司善令监守。何以故？于饥馑世当济群生。舍利弗，是诸菩萨，于彼如来灭度之后，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于正法饥馑之时作大丰稔。如来亦复如是，善能覆护此诸菩萨。

“舍利弗，于此世界有诸菩萨，当闻不动如来功德法门，能善受持，读诵通利，于彼佛刹愿欲受生，应知此人得不退转。舍利弗，若余菩萨于此法门，善能受持，读诵通利，为无量无数百千众生开示演说，亦令诸有情如是植众善本，使当亲近无上菩提。舍利弗，若菩萨愿速证无上菩提者，应当受持读诵通利如是法门，为诸众生开示演说。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演说此功德门大智慧业，当如是如是发起积集。彼诸人等由发起积集故，于其现身诸漏当尽。舍利子，是故声闻乘者，若闻彼法门，应当受持，读诵通利，广为众生开示演说。何以故？此善男子、善女人，由受持如是正法，于其现身当证无学。舍利弗，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此功德称赞法门，应当为他时时演说，彼诸人等不越两生，当于现身得尽诸漏。

“复次，舍利弗，此不动如来所有功德称赞法门，非愚浅者之所能受，其有智慧深广方能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当见诸佛，于此功德称赞法门必当身得。舍利弗，譬若无价宝珠从海持来。于意云何？此无价宝，何人先得？”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诸国王、王子、大臣，此人先得。”

佛告舍利弗：“彼佛功德法门，亦复如是，菩萨先得。是诸菩萨当不退转，若闻此法，必能受持读诵通利，为无上菩提，于真如性当勤修学。”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欲住不退地者，闻此称赞法门，应当受持读诵通利。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住此法门，于法性中当不退转。”

佛告舍利弗：“假使有人终以金宝满阎浮提，持用布施，冀闻此法终亦不闻。何以故？此功德法，非薄福众生当执持故。

“复次，舍利弗，若声闻乘人闻此功德法门受持读诵，为无上菩提及真如相应故精勤修习。彼于后身当得成就，或于二生补处，或复三生终不超过，当成正觉。彼若闻此称赞法门读诵通利，复为无量百千众生开示演说。舍利弗，如转轮王，以先业感七宝见前；不动如来亦复如是，以本愿力，我今说此功德法门。舍利弗，若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称赞法门，若已闻、若当闻者，彼皆由不动如来往昔行菩萨行时慈悲愿力，或当于贤劫中诸佛世尊之所，预闻开示此之法门，如我于今演说开示，不增不减名数若干。舍利弗，是故菩萨摩诃萨欲速证无上菩提者，于此功德称赞法门，应当受持读诵通利，为他广说。

“复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求此法门故，于彼村落城邑，听闻受持，读诵通利；虽出家菩萨居白衣家，我说无过亦随听住。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于命终后，欲令此法当不隐没。舍

利弗，若彼村邑在于遥远，是诸菩萨亦当应往，及住彼中，受持读诵，开示演说。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于已流布称赞法门，或于他人有是经卷，应可诣彼而书写之。彼人若有愿求：‘汝当断食！’或使经行若坐若立等，应曲随教命，书写是经。若于彼村求不能得，应诣邻境书写受持，读诵通利，复为他人开示演说。若往余方勤求不获，彼人应发如是誓心：‘我于无上菩提，不应生于退转之相。由我已闻不动如来法门名号，是人于我欲为利益令我听闻。’舍利弗，如是称赞法门，有能演说及预闻者，皆由如来威神之力。”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由谁威力而当得闻？”

“舍利弗，我灭度后，由不动如来威神之力，当复得闻。或由四大天王、释提桓因等当勤加护，令诸法师宣扬此法。及彼菩萨本业成熟，四天王等威加策进，令诸菩萨而得听闻。”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此法门能成就广大功德。”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若于国中雨雹为灾，非时霹雳，及余种种可怖之事。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专念不动如来及称名号，是诸灾害皆得消除。由彼如来往昔弘济百千诸龙解脱众苦，又由慈悲本愿诚谛不虚，回向善根要期圆满故，称彼名号忧患自消，唯除有情宿业成熟。”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现身欲证无上菩提者，应如不动如来往修愿行。”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少有菩萨摩诃萨，已能如是具修净刹及当净修，如不动如来者。舍利弗，彼诸菩萨皆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于佛性及一切智，摄受佛国悉皆同等。菩萨、声闻非无优劣，而于解脱则无有异。”

尔时，欲界诸天及梵众天等，皆向彼如来合掌顶礼，而三唱言：“南无不动如来应正等觉！甚为希有！又归命此界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善能说彼称赞法门。”尔时，欲界诸天以曼陀罗华及诸天香以散佛上，所散香华于虚空中合而成盖；复以诸天华香，遥散彼佛以为供养。

时，天帝释作如是念：“我此四众及欲界诸天，皆欲见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

尔时，世尊知彼释天心之所念，结跏趺坐，安处虚空。是诸大众，以佛神力亦住空中，皆遥见彼妙喜世界不动如来及声闻众。众皆见已，右膝著地，向不动如来应正等觉。

尔时，此界众人皆作是念：“岂非三十三天为见彼佛而来集会，礼拜供养？”

是时，帝释作如是念：“彼界诸天以人相而住，我见彼诸人等服玩资具，与彼诸天无少优劣。”

尔时，世尊摄神通已，告天帝言：“彼诸人民皆受天乐，汝应爱

乐。是诸人等见彼如来，及爱乐彼受天资具者，彼诸众生从余世界命终以后，皆得往生不动佛刹。”

尔时，舍利弗告帝释言：“汝见释迦牟尼佛，及不动如来。由此缘故，汝于此身得大善利，况汝已得过人之法！”

时，天帝释作如是念：“彼诸众生闻此法门亦得善利，何况得生不动佛刹！”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彼菩萨乘人，当生彼佛刹者，亦得善利。何以故？彼诸菩萨皆应得住不退转故。若余菩萨于其现身，愿生彼佛国者，应知皆是住不退转。”

佛说此法门时，五百比丘于无漏法心得解脱；五千菩萨、六千比丘尼、八千优婆塞、十千优婆夷，及欲界中无量天子，于彼佛刹皆愿受生。如来是时皆与授记：‘于彼佛刹当获往生！”若余有情当愿生者，如来亦当与记生彼佛刹。

是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遍动、等遍动、摇遍摇、等遍摇、震遍震、等遍震，由此法门所加持故。佛说此经已，舍利弗等，及诸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三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被甲庄严会第七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与大比丘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悉从种种佛刹来集。尔时，世尊无量百千众所围绕，供养恭敬。

　　时彼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无边慧，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稽首作礼，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有少疑请问如来。愿垂听许，为我宣说。”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而说偈言：

　　“大雄大丈夫， 世间无与等，
　　　我为众生故， 少疑当请问。
　　　不起师子座， 现身遍十方，
　　　一切异论中， 无能倾动者。
　　　智藏无边际， 诸力无有量，
　　　世尊一一力， 普能度世间。
　　　善住一切智， 善住于十力，
　　　无畏大师子， 最胜无上尊。
　　　十八不共法， 如来之所有，
　　　照明于世间， 摧伏诸外道。
　　　了知一切法， 是故无过上，
　　　无失大导师， 我疑当请问。
　　　无边离垢智， 大海不动智，
　　　境界无碍智， 我疑当请问。
　　　世尊善修集， 于道无疑惑，
　　　安隐大导师， 我疑当请问。
　　　已度诸暴流， 已断诸结缚，
　　　能拔众毒箭， 我疑当请问。
　　　已破无明[穀-禾＋卵]， 已息烦恼热，
　　　清凉善安住， 我疑当请问。
　　　无畏无上智， 无著无碍智，
　　　法海一切智， 如来已证得。
　　　佛无量功德， 智证悉圆满，
　　　尽一切有漏， 破诸烦恼见。

世尊多积集，无量大功德，
不思议法王，我疑当请问。
世尊殊胜智，普能照世间，
演畅法光明，无边功德海。
导师法光故，遍照于世间，
是故世间中，佛法光明现。
法海一切智，辩才无有上，
精进不思议，清净离诸见。
佛眼无边故，智境亦无边，
世间无等尊，我疑当请问。
法王大牟尼，能断众生惑，
导师我当问，愿随其意乐。
我观一切处，天上及人间，
无有等如来，普遍照明者。
善住诸功德，庄严大丈夫，
不思议法王，仙中照曜者。
譬如大雪山，众宝端严处；
世尊安法座，端严亦如是。
妙音大精进，能宣悦意声，
众生若得闻，善根悉清净。
世尊人中胜，时演法光明，
以是诸众生，随意便开觉。
知时知众会，知人大导师，
敷演法光明，以时智慧者。
梵音大精进，愿赐清净言，
如天雨大地，法润遍沾洽。
世尊处众会，普宣法雨已，
于此法希望，众生皆满足。
最上胜安住，如王处妙高，
惠施诸众生，能令众欢喜。
大雄两足尊，不思议境界，
一切诸众生，无有能知者。
无量大丈夫，众会已和合，
依怙大牟尼，志求佛境界。
我于佛境界，发趣故来集，
导师无碍智，如何疾开觉？
我随其意乐，瞻颜欲请问，
世尊愿开示，为断诸疑惑。
若闻无上法，便得心欢喜，
踊跃充遍身，能断众疑网。

法王无上尊， 一切智无畏，
一切知见者， 我疑当请问。
佛于一切法， 无有少疑惑，
精进大导师， 我疑当请问。
无上断疑者， 于法不疑惑，
无边功德海， 我疑当请问。
无边大光明， 无边大功德，
无边清净智， 我疑当请问。
无边精进智， 无边境界智，
无边饶益智， 我疑当请问。
世尊无边智， 离边及无边，
能断一切疑， 我疑当请问。
不思议法王， 垂哀听我问，
见许我当问， 牟尼为宣说。
请问一切智， 释迦名称尊，
若垂听许我， 愿决我疑网。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汝今于我渴仰志求，欲于如来几何所问？若有问者，我当解说。”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告无边慧， 汝欲何问， 悉应问之， 我当解说，
如彼所问， 一一发明， 随其乐欲， 速为开示。
我为汝说， 一切无疑， 如汝志求， 称汝所问。
汝今时问， 如时如义， 以时问故， 我决定说。
如汝意乐， 问所应问， 我皆随顺， 为汝说之。
汝今时问， 我亦时说， 断汝疑网， 当得无疑。
我为法王， 了义究竟， 于一切法， 得无疑惑。
我于诸法， 正觉难思， 如众生意， 所问为说。
我于诸法， 悉无有疑， 时而问者， 速当为说。
我时为说， 无有疑惑， 如其意乐， 释彼所疑。
我常了知， 时及众会， 诸众生等， 意趣所同。
亦常观察， 一切众生， 有欲无欲， 彼皆明见。
若有智者， 能善修行， 我皆以时， 正法开悟。
若无智者， 愚痴迷乱， 彼无慧明， 不尊重法。
若无尊重， 于法不求， 虽闻此法， 无大明智。
法善巧者， 于法希求， 若闻此法， 得大明智。
乐大乘者， 求人中尊， 闻斯法已， 得大明智。
佛无上智， 不思议智， 而发趣者， 闻皆满足。
乐无碍智， 求最上尊， 彼闻此法， 得大饶益。

若有智性，求不思议，彼闻此法，得无上智。
若有众生，求佛道场，转无上轮，得法欢喜，
爱乐精进，于法尊崇，闻离垢法，欣然踊跃。
若有众生，乐善修习，以法光明，说无上法，
荷诸重担，无边策修，彼闻法已，欢喜充满。
若有希愿，善法思惟，于彼慈哀，为之开释。
哀愍汝等，随汝所问，我能决定，当断汝疑。
我多千岁，修行善巧，疑惑已除，知汝意乐。
若有疑者，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断诸疑惑。
若有疑者，恣汝所问，如其乐欲，我当说之。
若有疑者，恣汝所问，我住于法，得无动摇。”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遍知，我于菩萨乘中少有所疑，今当请问：何等善丈夫远离于怖畏，一心正念，为诸众生被大甲胄，于大甲胄而庄严之，起大爱乐而尊重之，以不放逸乘此大乘，以大清净平正之道，无诸堆阜、瓦石、荆棘、众恶杂秽、诸见稠林，亦无毒刺苦恼坑陷，无系执怖惧艰难，正直无曲，如理平道，无障碍道，剪诸稠林，裂一切网，远离黑闇，蠲除爱著，舍和合故，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如来应正遍知，我于此义故致斯问，何等善丈夫？何等大甲胄？被此甲胄，乘于大乘，以斯大道而当发趣？

“世尊，应说诸菩萨摩诃萨甲胄庄严，安住于道，安住诸法理趣善巧；于法理趣住善巧故，而能起于诸法理趣善巧光明；法光明故，不舍甲胄，乘于大乘，以不退转精进之力，无忘念根，相续慧力，速能成就法界理趣分明善巧，往诣道场转于法轮；为诸众生演说法故，一切众生如其所愿，如其发趣解脱生死。世尊，如来应正遍知，此之大乘，我欲利益安乐众生故问斯义。

“世尊，如来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以何等法成就诸菩萨摩诃萨一切诸法海印三昧？以三昧故，令诸菩萨摩诃萨乃至未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犹不退转。世尊，如来知见成就未曾有法，善诸众生智慧之药，故我问耳！”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而说偈言：

“为诸菩萨故，我问两足尊，
一切知见者，甚深佛法义。
大乘所修行，何定能发趣？
我今皆请问，饶益诸众生。
云何善丈夫，能被无边甲？
如是被甲已，云何当发趣？
云何起乐欲？云何爱于彼？

云何大精进？ 云何不放逸？
云何诸菩萨， 乘于此大乘？
乘已复云何？ 此事应当说。
云何乘大乘， 发趣菩萨道？
唯愿世尊师， 速为我宣说。
云何平正道， 平等而发趣，
于诸见稠林， 剪伐恒无倦？
于诸境界中， 云何得超越？
云何以平等， 裂于贪爱网？
云何除黑闇， 得大智光明？
彼诸菩萨等， 云何当发趣？
云何能观察， 远离众结缚？
云何诸菩萨， 离缚善安住？
云何诸菩萨， 超过大怖畏，
善巧诸法义， 发趣于无上？
菩萨被何等， 无边大甲胄，
被斯甲胄已， 乘于此大乘？
云何诸菩萨， 发趣平正道？
我今所问者， 世尊应演说。
菩萨云何得， 庄严大甲胄，
庄严无上乘？ 世尊应演说。
安住于斯道， 及彼道庄严，
诸法之善巧， 世尊应演说。
云何能了知， 法界之理趣，
法善巧光明？ 世尊应演说。
云何诸菩萨， 得此法光明，
究竟一切法？ 世尊应演说。
云何诸菩萨， 得法光明已，
不舍大甲胄， 由是而发趣？
云何诸菩萨， 乘于此大乘，
精进不退转， 由是而发趣？
云何诸菩萨， 志念常坚固，
能以智慧力， 而得善调伏？
云何得法界， 理趣之善巧？
法王不思议， 世尊愿宣说。
云何能速往， 至于菩提场，
转于大梵轮， 世无能转者？
云何无所动， 演说于诸法？
为一切众生， 如其昔所愿，
演说诸法故， 解脱于生死。

云何令众生， 究竟获安乐？
饶益众生故， 我问世导师。
一切知见者， 愿为我宣说，
当以何等法， 成就诸菩萨，
一切法大海， 所作印三昧？
乐求佛法者， 渴仰大菩提，
若闻此法者， 举身悉充悦。 ”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无边慧，汝于往昔供养承事无量诸佛，种诸善根，集诸功德不可称量，于此深法欣求渴仰，以大志乐成就众生，而兴大悲问于如来。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说诸菩萨摩诃萨以功德成就，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被甲胄者，为欲摄取诸众生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布施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持戒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忍辱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精进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禅定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智慧清净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获安乐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起饶益事相应心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贪瞋痴病作对治故被大甲胄，为大功德作善巧故被大甲胄，为无上智善圆满故被大甲胄，为诸众生生死怖畏作救护故被大甲胄，为欲显现无等等智善圆满故被大甲胄。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魔、若魔眷属，若魔使者、住魔业者，及行诸见稠林险迳，一切外道诸遮罗迦出家，吠陀乌摩利迦，路伽耶陀，及此外道相应之辈，与交战故被大甲胄。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被于大甲胄已，不舍甲胄起大精进，能入一切众生界中，以忍安住远离怖畏，不惊不惧，不动不乱，而复被于无边甲胄，所谓救护一切众生甲胄，剪一切见稠林甲胄，破诸魔军甲胄，能授智慧甲胄，无边津梁甲胄，度诸重担甲胄，增长净信甲胄，安住尸罗甲胄，净治业藏甲胄，一切清净力藏甲胄，方便善巧力藏甲胄，能断一切执著甲胄，不退不悔智慧甲胄。诸菩萨摩诃萨，被于如是大甲胄已，亦不舍离，乃至尽边际，坚固精进力曾不动摇，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被甲胄， 为摄诸众生，
众生无边故， 被甲亦无边。
布施清净故， 一切令充悦，
为利诸众生， 乃被斯甲胄。
持戒清净故， 饶益于世间，

为利诸众生，乃被斯甲胄。
忍辱清净故，勇猛善安住，
为利诸众生，乃被斯甲胄。
精进清净故，成就不退转，
为利诸众生，乃被斯甲胄。
禅净定清故，所行境亦然，
为利诸众生，乃被斯甲胄。
智慧清净故，无漏无过上，
为利诸众生，乃被斯甲胄。
一切诸众生，乐具悉当与，
善知此义故，乃被斯甲胄。
菩萨于众生，能为饶益事，
以清净四摄，普遍诸有中。
若病贪瞋痴，而为对治者，
授诸众生药，所患令消除。
由是诸菩萨，善能被甲胄，
于功德资粮，获无边善巧。
众生生死苦，逼迫不安隐，
我当为救护，被甲胄无边。
无边生死苦，我能令解脱，
爱见网所缚，一切皆当断。
于此烦恼网，一切能断者，
坚固精进力，勇猛而被甲。
一切诸众生，令住安乐道，
以是趣涅槃，安隐而无上。
以大精进力，乃被斯甲胄，
当共一切魔，敌战尝无倦。
若住于诸见，稠林而行者，
路伽耶陀等，被甲利于彼。
及余无量众，行诸非道者，
于彼咸利益，故被甲无边。
如是被甲已，不舍于甲胄，
起大精进力，被甲胜坚固。
入于生死界，以忍得安住，
成就坚固忍，被甲无过上。
远离于怖畏，亦无有惊惧，
被无边甲胄，一切勤修习。
善住于甲胄，常能正了知，
寂然不动摇，不乱不退转。
被如是甲已，智者复当被，

救护众生甲，破坏众魔甲。
无边津梁甲，一切悉当被，
勇猛胜智人，被已得安住。
为大重担故，被甲无有上，
度一切众生，苦担悉令脱。
增长清净信，善住于六根，
戒得共相应，被甲无过上。
成就勇猛智，菩萨能安住，
威仪戒相应，被甲无所动。
于昔胜尊众，清净修诸业，
是故被甲胄，而常不怯弱。
以爱众生慧，饶益诸世间，
通达于方便，被甲善安住。
于巧方便智，菩萨能通达，
如是被甲已，断除众结缚。
远离一切执，正信不违背，
被甲之智人，发趣于无上。
菩萨能决定，自利及利他，
以善精进力，坚固无退转。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荷诸重担，被大甲胄。如是甲胄，若魔、若魔眷属、或魔使者，及行邪见稠林恶碛诸众生等，所不能见。何以故？无有形色，不可示现，无对无相，舍相离相，无名字故。

“无边慧，假使飞箭量如须弥，攒锋激射无能中者。设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一为魔，各有若干魔军眷属，竞共俱时发诸利箭亦如须弥，彼终不能坏。诸菩萨摩诃萨，如是甲胄乃至不能损一毛端，于诸菩萨摩诃萨意，尚犹不能令有异念，何况身也！诸菩萨摩诃萨，若以一心摧伏彼者，能令众魔退散消灭，善能安住；如是甲胄而不动摇，一切众生无能坏者。何以故？以无相故；非诸众生见所行故；一切众生不能见知，诸菩萨摩诃萨而能了知一切法故；如实知见被大甲胄，为欲救护诸众生故；于一切法无所执著，为欲饶益诸众生故；于一切法亦无所得，是故众生不能见知。如是甲胄无有形相、无有示现、无言说故，不与色相应，不与受、想、行、识相应，不与内相应，不与外相应，不与亦内亦外相应，不与非内非外相应，不与界相应，不与处相应，不与地界相应，不与水界相应，不与火、风、空界相应，不与欲界相应，不与色、无色界相应，不与有作相应，不与无作相应，不与亦有作亦无作相应，不与非有作非无作相应，不与声闻地相应，不与独觉地相应，不与佛地相应，不与语言道相应，亦不与色因相应，不与色相相应，不与受、想、行、识因相应，不与受、

想、行、识相相应，亦不与相非相相应，亦不与一切法相应，非不相应，无有系缚，无有解脱，亦非算数譬喻可知，以一切法过诸数故。如是甲胄，一切法见皆不可得，色见不可得，受、想、行、识见不可得，乃至无少法见可得。如是甲胄，不与一切法相应非不相应，不与色相应非不相应，不与受、想、行、识相应非不相应，于一切法若相应不相应，彼皆远离。如是甲胄，亦无有作，作者无故；亦无有相，相非有故；无处所相，无和合相，无有分别，无有动摇，无有攀缘，无性可见。被甲胄者亦不可得，如是被甲亦不可见。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被甲胄时，而不见有谁为被甲、何处被甲、从何被甲，亦不见有我能被甲、我所被甲，亦不见有此处被甲、他处被甲，亦不见有如是被甲所为。众生于一切法无所行故，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被如是甲胄，则被如来所被甲胄，身不可得，心不可得，意不可得，不可得故远离分别。诸菩萨摩诃萨，若住少法，若得少法，现被甲胄，当被甲胄，不应说名被大甲胄。若心超过，乃可说名被不思议大甲胄也。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少众生故被大甲胄，亦不为一劫众生故被大甲胄，亦不为百千劫、百千俱胝劫、百千那由他俱胝劫诸众生故被大甲胄，为于无量无数劫中诸众生故被大甲胄，是故说名被于无量大甲胄也。诸菩萨摩诃萨被甲胄时，被于不住众生想甲胄，不起我想甲胄，离众生想甲胄，灭我想甲胄，知众生性甲胄，知我性甲胄，过想受甲胄，知一切法无作相甲胄，空相甲胄，无想相甲胄，无愿相甲胄，知一切法无生相甲胄，无灭相甲胄，知一切法差别性相甲胄，无差别性相甲胄，知一切法事相甲胄，无事相甲胄。无边慧，若住于事而被甲胄，终不说名被大甲胄；以诸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事求大智慧，是故说为被大甲胄。”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无量千劫中， 被大无边甲，
为欲令众生， 解脱诸苦恼。
如是大甲胄， 若魔若魔使，
作诸魔业者， 眼所不能见。
及余众生等， 行见稠林者，
甲胄不思议， 亦非彼所见。
无色无形像， 无对无相待，
甲胄不思议， 故非眼所见。
无名亦无相， 远离一切相，
甲胄无有边， 故无相见者。
假如须弥箭， 攒钻来中射，
甲胄不思议， 令箭自摧折。
世界所有魔， 亦以须弥箭，
于斯大甲胄， 竞共来激射。

然于大甲胄，不损如毛端，
甲胄不思议，无能摧坏者。
由是诸菩萨，身心无变异，
甲胄不思议，谁能倾动者？
若以一念心，摧伏诸魔众，
菩萨不思议，魔军咸退散。
如是大甲胄，未尝有动摇，
一切诸众生，而无能见者。
一切诸众生，不知甲胄相，
是故诸众生，眼所不能见。
菩萨为依怙，能知一切法，
犹若胜金刚，斯为善被者。
不受一切法，救护诸众生，
顺诸佛法故，斯为善被者。
甲胄无所取，随顺一切法，
甲胄不思议，斯为善被者。
甲胄无示现，净治一切法，
诸法离言说，无能示现者。
不与色相应，不与受相应，
不与想行识，相应及和合。
不与内相应，不与外相应，
不与内外俱，相应及和合。
不与界相应，不与处相应，
若界若处中，亦无有和合。
不与地相应，不与水相应，
不与火风空，相应及和合。
不与欲相应，不与色相应，
不与无色界，相应及和合。
一切无所得，不与诸有作，
不与诸无作，相应及和合。
甲胄不思议，无住无和合，
无缚无解脱，亦无不相应。
甲胄无边际，不共声闻地，
不共独觉地，相应及和合。
乃至诸佛地，及与一切法，
一切不相应，一切不和合。
种种语言道，而无能及者！
甲胄无有边，无体难思故。
不与一切法，相应不相应，
甲胄不思议，超过一切数。

甲胄无有上， 无缚无非缚，
亦无有色相， 受想行识相，
不与彼诸相， 相应及和合；
不与诸法相， 相应不相应；
亦不与无相， 相应及和合。
甲胄无有上， 无缚无解脱，
一切诸法中， 不堕一法数。
一切诸法中， 甲胄不可得，
是故无有上， 说名不思议。
甲胄无有色， 无受亦无想，
无行亦无识， 非诸蕴所摄。
如是勇猛者， 被斯大甲胄，
身心无所得， 不见微少法。
过诸思择故， 清净心安住，
而常无怯弱， 说名不思议。
坚固被甲胄， 其心无所动，
不计诸劫量， 说名不思议。
甲胄无有量， 不取法非法，
以无时量故， 说名不可量。
不起众生想， 亦无有我想，
能知此想故， 一切想不生。
亦知一切法， 此法皆无相，
如是被甲胄， 说名不思议。

“复次，无边慧，此大甲胄，名曰妙法严具庄严，亦名最上，不可坏故；亦名一切法无差别，不于少法作差别故。诸菩萨摩诃萨被此甲胄，持大慧力，乘于大乘、最上之乘、无等等乘、大摄受乘、无边摄受乘。一切众生乘此乘者，于此乘中无不容受，然于此乘不增不减，能令众生安乐而住，亦令众生安乐而出。若有众生乘此决定安乐乘者，无有身心疲倦劳苦。

“无边慧，此乘映蔽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声闻、缘觉及余诸乘，而当出离。此乘无来、无去、无住、无见、无知，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三世平等犹如虚空，不离尘染，无有相待，无有障碍，亦无执著，以此乘故而当出离。此乘无量、不可量故，本无碍相、不住相故，最上第一。乘此乘者无怯弱心，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此乘如灯，如日月轮，为诸众生作大光明；此之大乘亦复如是，光照三千大千世界，无能映蔽，无能障碍，能以无边大功德海，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此乘离闇，能除一切世间之病，超过一切世间之法，

摄大众生，非诸下劣所能乘也；唯除能被大甲胄者，如我所说，于无量劫救护众生，供养诸佛种种善根，资粮清净之所能乘。声闻、缘觉及余下劣，系缚世间，世间相应，或增上慢，慢所调伏一切外道无信之辈，尚不欲闻此乘之名，何况而能乘此乘也？若有众生游戏不可思议境界，乘此乘已如其胜愿，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此乘无际，初中后际不可了知。此乘际断，际不可得；无边际，是乘际；无量际，是乘际。无边慧，乘无边际，亦无中际，无有少际而可断者。言际断者，以无少际说为际断，不分别际说为际断，如是名为此乘际断。际无所有说为中际，际无所有说为边际，际无所有以际说之，于彼际中际不可得，不可得故边际、中际无际无断入于际门，入际门故此乘超过，于彼超过亦无所得。无边慧，何者为际？谓断常际。入语言故际则非际，彼断常际无有边际；以彼际相相无边故，所言际者无有分别，分别断故超过于际，远离断常。

“无边慧，有身见者，则于际门有所依止。若无身见，则于际门无所执著；无执著故，于断常际乃能超过。无边慧，断常际者而无有实，但诳语言，于三有中分别二际！于彼二际，若不摄取、若不相应，乃能超过，断身见故，于二际门而无所执。无边慧，若诸菩萨摩诃萨，未离身见，则不名为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于彼际门则为执著；设欲断际起断际想，于前后际而有分别。若诸菩萨摩诃萨，已离身见，是则名为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于彼际门则无所执，过二际已，以安乐乘，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以大慧力，能于一切住际之法不断不破，善巧方便摄取止观，修习无相得无相证，则为诸佛授法光明；法光明故一切际断，于彼际断亦无所执，无有少际。于彼际门，若相应、若不相应，若忆念、若不忆念，于一切法善巧方便安住止观，便获无边大法光明；法光明故远离黑闇怖畏毛竖，建大法幢，出大梵音，大师子吼告众生言：‘汝等速来，于此大乘、大安乐乘、大调御乘、大发趣乘，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演法光明，法光明故，能令众生被大甲胄乘此大乘。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大乘、此大甲胄勿生悭吝，当愿众生发菩提心，被此甲胄乘此大乘。于此大乘、此大甲胄亦勿悭吝，而能展转劝诸众生，复愿众生被此甲胄乘此大乘而当出离。诸菩萨摩诃萨，住是行时，摄取佛国，清净佛国，摄取声闻及诸菩萨圆满功德，以此无边大功德海，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此之大乘等于法界，此岸、彼岸无可得者，然能运载一切众生，从此至于法界之中，无处相应，法界相应，甲胄相应。若于此乘等于法界，勤修习者，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边慧，譬如法界无有尘染，无能坏者，无能染者。此之大乘亦复如是，无坏无染；无坏染故，而当趣于一切智智，是故此乘说为大乘。此乘无碍，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退转，以无著故而当趣于一切智

智，是故此乘说为大乘。言大乘者，谓大庄严，一切庄严无不入此大乘中者。”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乘中，岂有有为诸庄严耶？”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如是，如是，无边慧，我随世俗，于此乘中亦说一切有为庄严。无边慧，若转轮王、帝释、梵王，无不皆从此大乘出，若已出者、若当出者。虽住转轮、释、梵尊位，不为生死烦恼过失之所染著，能于诸欲一一称量，既称量已则便厌舍，于出离道而能了知。无边慧，若诸菩萨摩诃萨，乘此乘者虽受生死，于一切处不为染污，能见过患，能知出离。若我于此未说诸法及诸庄严，以此乘相，于彼诸法及诸庄严亦能了知，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大乘无上乘， 此乘不思议；
若有乘此乘， 彼皆当出离。
是大依止处， 此乘不思议，
无量无边际， 故名为大乘。
一切诸众生， 乘于此乘者，
此乘无有减， 亦复无有增。
一切诸众生， 乘于此乘者，
安乐而发趣， 于中无苦恼。
若诸菩萨等， 于此乘发趣，
直进无他行， 身心不疲倦。
照明于世间， 天人阿修罗，
当于此大乘， 无上而发趣。
映蔽诸缘觉， 及以声闻乘，
亦于此大乘， 无上而发趣。
无来亦无去， 无住无前际，
后际及中际， 无得无所见。
三世悉平等， 犹若净虚空，
此乘亦如是， 远离诸烦恼。
此乘无相待， 无障无挂碍，
一切悉能救， 所向无执著。
此乘无有量， 亦无一切相，
自性不可得， 无畏不思议。
若有乘此乘， 得无所畏者，
乃于佛法中， 无障无挂碍。
以此乘发趣， 普明于世间，
如日百千光， 无时而不照。

此乘不可坏，无能映蔽者，
无量德资粮，无上而发趣。
此乘超世间，出过于三界，
远离诸黑闇，能趣于无漏。
此乘唯摄取，一切诸菩萨，
其余众生类，于中不容受。
若有智慧者，无量千劫中，
方便勤修习，乃乘于此乘。
非诸声闻众，及以诸缘觉，
一切外道辈，而能乘此乘。
若有诸众生，趣于非道者，
斯人鲜福德，不堪闻此乘。
若有诸众生，于不思议法，
善巧而游戏，安住于此乘。
随其所建立，殊胜之誓愿，
住斯正道中，无上而发趣。
此乘无边际，亦无有中际，
边际及中际，一切不可得。
以际不可得，此乘无有际，
一切际断故，安乐而发趣。
此乘无边际，无边是乘际，
此乘无量际，无量是乘际。
此乘无际断，无际为际断，
于际不分别，断亦不可得。
乘际无边际，亦无有中际，
亦无无际际，际性无所有。
于际无际相，非际为际相，
于彼诸际中，际相无所有。
非际说际门，此乘已超过，
于彼所过量，相应不可得。
我说断常际，有边无边际，
如是一切际，彼际悉非际。
一切际无边，际相无所有，
一切际自性，于中不分别。
如是诸际中，以断于分别，
边际无边际，一切悉能断。
若有有身见，则说诸际门，
执著此诸际，为无依怙者。
若无有身见，不著诸际门，
不执一切际，为能照明者。

一切际非际， 诸际非真实，
一切际性相， 彼皆无所有；
不受一切际， 于际悉超过，
不著诸际门， 能断有身见。
若于有身见， 不断不远离，
不被大甲胄， 不乘于大乘；
以受于诸际， 分别诸际相，
前际及后际， 一切皆分别。
若于有身见， 一切已能断，
乃被无边甲， 乘于无上乘。
不著诸际门， 为世智慧者，
能于种种际， 一切悉超过，
由是佛法中， 安乐而发趣。
菩萨善观察， 能以大慧力，
不得少有法， 可断可除灭。
常以善方便， 善摄于止观，
一相了知故， 诸相皆了知。
安住于正法， 得大法光明，
以是法光明， 决了彼诸际。
不见少有际， 若际及非际，
于彼可相应， 一切无所著。
若见苦众生， 慰谕而告言：
汝来于此乘， 安乐而出离，
一切受生处， 能作法光明。
被甲乘大乘， 亦以此开示，
此乘此甲胄， 于彼勿悭吝；
亦令诸众生， 被甲乘大乘，
乘此安乐乘， 无上而发趣。
如是诸菩萨， 安住此修行，
能于佛法中， 以速而发趣；
清净佛国土， 摄受诸声闻，
及诸菩萨等， 功德庄严事。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被甲庄严会第七之二

“复次，无边慧，我念往昔修菩萨行时，被如是甲胄，乘如是大乘，超过诸际，能灭黑闇，能除怖畏，以大精进，乃于无量百千俱胝

那由他佛所，闻此菩萨摩诃萨甲胄庄严、大乘庄严，踊跃欢喜。观此法时，于佛世尊恭敬尊重，不作是念：‘我被如是甲胄，我有如是甲胄，我得如是法，我有如是法，我有如是种类之法。’我于尔时无有我想，远离身见，远离我慢，心无高下亦无分别，为欲摄受一切众生，护持诸佛如来法藏，成熟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众生，曾无一念劳倦之心。我于尔时，不舍甲胄乘无边乘，世世生中能破魔军，魔诸眷属退败消灭，魔之使者怖畏驰散；一切异道诸遮罗迦、路伽耶陀、波利婆罗遮伽，及此外道相应之辈，我皆降伏为作安隐。一切异论悉已摧殄，一切外道悉已降伏，邪趣众生令于此乘住众善轭，为诸众生开示甲胄甲胄庄严，亦为众生演说如是种类之法。安乐大乘，住此乘者，便获一切安乐资具，所谓有为安乐资具、转轮圣王安乐资具、帝释梵王安乐资具，及得无为安乐资具。为诸众生说此法时，令诸众生入此法中生圣种性，建大法幢，作师子吼，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应被如是大甲胄已，如理观察而选择之，当于何法而发趣之，于一切法尽能知见无有分别。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正道如理知故，正道发趣如理见故，如理清净则不分别、非不分别，而于分别、不分别中平等知见。若见有法可求可觅，则不平等、不住如理清净知见；以无分别、无不分别，于彼分别、不分别中而无执取；以无执取远离分别及不分别，于此道中无有怜愍，无有施为，亦无增益，亦无取舍，住平正道；亦不分别过现未来，遍能了知一切分别所有随眠，于一切法得住平等无颠倒义，乃得名为住斯道者。

“无边慧，何等为道及道清净？所谓说名八支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能断萨迦耶见，超过一切见所行境，一切诸见于一切处悉得清净，而能了知一切分别，若胜分别、若遍分别，则无分别，无胜分别，无遍分别；不住邪思，断邪思惟；能见正命，见正命想，见命清净，住清净命，如理能见清净身业、清净语业、清净意业；住于正业、正见语业，于语语者悉能见知；住于正语，能净对治；正精进见，善摄精进，住正精进；正见忆念而无有念，亦无作意，无所执取，以清净念住于正念；正见三昧，于三昧中无所依止而能清净，三昧之见住于正定。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见时，得一切处清净正见，住清净道。此清净道，为善丈夫之所修行，智者尊重，众圣悦可，如来称赞；非一切魔、魔民、魔使、魔天大众之所行处，亦非一切爱著外道，依止诤论行见稠林，趣诸非道，路伽耶等之所行处，亦非一切爱涅槃者之所行处。何以故？住无为者则于涅槃有所分别，涅槃分别则诸行分别。何以故？涅槃界中超过一切动念分别，尚无无为，况有有为？此道能净一切分别，乃无少有无为分别，宁有一切有为分别？若于圣道有分别者，则不名为住于圣道。若断一切动念分别，是则名为

住于圣道，住无畏道，住安隐道，住安乐道。此道能至无老病死忧苦之处，此道能至无有自性超过性处，此道能至远离一切性非性处，此道能至无示现相非色相处，此道如空遍一切处，能至无上大宫殿中。如是去者，不复退还，便获若干安隐快乐。彼大宫殿不可示现，无诸事相，无少有为，无少无为，已灭有为，已舍无为，不与众生有为安乐、无为安乐。

“无边慧，诸有欣乐有为涅槃，彼尚不求有为安乐，况有能于大宫殿者？大宫殿中无有施设，清凉寂静故名涅槃。灭贪瞋痴，断诸随眠，裂爱见网，竭无明流，拔众毒箭，尽不善法，故名涅槃。远离一切憍慢病疾众苦逼恼，故名涅槃。非心意识、心所所行，故名涅槃。息诸诤论一切结使乃至法想，故名涅槃。绝诸意乐、意乐所求，亦无分别所分别相，故名涅槃。无边慧，是为大般涅槃体性。涅槃无边不可宣说。若有所趣则非是道，道亦无言不可宣说。诸菩萨摩诃萨，若以此道趣于涅槃大宫殿时，亦令无量百千众生住于斯道。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道中而发趣时，无有劳倦，亦无忧恼，随欲所求，随欲庄严，随庄严处一一庄严，随摄众生而为说法，令诸众生皆得欢喜。何以故？此道无等，能净对治，所作究竟；诸佛世尊、声闻、缘觉，皆于此道而发趣之不相违背，未到彼地，未如其愿，终不相离。何者为地？谓涅槃地、大宫殿地。譬如虚空不可为喻，唯除虚空以喻虚空，广大空寂名曰虚空；涅槃宫殿亦复如是，为大空寂，无有主宰，亦无我所。一切众生设入其中，无能摄取一毛端量，广大空寂，广大无量，名大涅槃，名大宫殿。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此殊胜道，非诸声闻、缘觉所有。住此道者，成就一切功德资粮，得不退转，为诸众生作大饶益，以殊胜行为大庄严，以是道故而发趣之。如彼庄严，亦非声闻、缘觉所有。诸菩萨摩诃萨住此道时，若作轮王无所顾吝，有大威德神通变现，而能了知世出世间。若作帝释、大梵天王，无所耽著，远离憍慢，乐见诸佛，乐闻正法，成熟无量百千诸天，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殊胜道，　世间无有上，
众圣及二乘，　皆趣于斯道。
一切诸菩萨，　发趣大菩提，
为得道庄严，　以斯道开示。
若于斯道中，　已趣今趣者，
彼皆以正见，　安住于斯道。
一切诸菩萨，　若住平等见，
行于斯道中，　安乐而发趣。
斯道最殊胜，　斯道为无上，
如实能诱进，　于中无所执。

若住于斯道，　行于斯道中，
一切诸智人，　其意不倾动。
不说于斯道，　少有倾动者，
由是无所动，　于动常远离。
我说于斯道，　无动无施为，
亦无有增益，　斯道故无上。
一切诸菩萨，　善住于斯道，
斯道无有爱，　亦复无有憎。
斯道非过去，　斯道非未来，
彼际不分别，　如是而修习。
斯道无烦恼，　斯道无分别，
于义不乖违，　如是而安住。
住于最胜道，　无住为安住，
住于斯道者，　能获清净性。
我说八支道，　众圣之所行，
住于斯道者，　菩提不难得。
菩萨依怙者，　如是住斯道，
能得道清净，　一一而进趣。
斯之最上道，　善士所修行，
如来所称赞，　此智为无上。
魔及魔军众，　魔之所摄者，
外道余众生，　非其所行处。
分别涅槃者，　不住斯胜道，
愚为分别害，　不能趣涅槃。
超过分别者，　无想无分别，
于斯大道中，　以是而发趣。
众圣之胜道，　愚夫皆远离，
若行此法者，　斯道为无上。
斯之最胜道，　能至无上处，
其中无衰恼，　无畏无灾难。
斯之无上道，　无色无形相，
不可以色相，　而能示现者。
斯之安隐道，　正直无所畏，
以斯道发趣，　究竟大涅槃。
斯之最净道，　犹若太虚空，
一切无挂碍，　常趣于涅槃。
若至涅槃者，　一往无复退，
斯之大涅槃，　最上胜安乐。
涅槃大宫殿，　空寂不可量，
故名大涅槃，　亦名大宫殿。

斯大涅槃中，三毒烦恼灭，
若至其中者，无退无受生。
涅槃大空寂，犹若太虚空，
广大空寂故，于中无挂碍。
涅槃大宫殿，永离苦忧恼，
无边境界处，说名为涅槃。
涅槃无数量，数量不可得，
寂灭清凉性，说名为涅槃。
涅槃无施设，趣道亦无上，
无量无分别，分别不可得。
我为诸菩萨，开示于斯道，
若住斯道者，彼近于涅槃。
若住于斯道，世间胜安乐，
一切皆当得，说名无畏者。
善住于斯道，其心无所染，
由是道清净，说名无畏者。
以见平正道，一切能随觉，
一切资具中，一切不贪著。
菩萨依怙者，殊胜真实道，
饶益诸众生，勇猛而发趣。
若得无上道，最上道庄严，
令世悉欢喜，斯道而发趣。
斯道最殊胜，能令意清净，
随其所乐求，一切当发趣。
若得圣王位，转轮大军旅，
能舍大王位，出家行学道。
若得天帝释，大梵天王位，
于彼无耽著，斯为善顺道。
世间诸学处，一切能明了，
住于斯道中，乃为实语者。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道中而发趣时，为欲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一法，所谓不作诸不善法。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二法：一者、于内随何善法如理思惟，二者、于外随何善法如理请问。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二法：一者、如事了知诸法，二者、了知无事无住无所分别。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二法：一者、于内随顺觉知，二者、于外无所执著。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二法：一者、自信无所分别；二者、众生若未有信，我令安住于此道中。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二法：一者、能于所作之业如实知见，二者、能于所作之业而无执著。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三法：一者、于诸苦取蕴中一一了知，

二者、于诸无苦取蕴勤求至乐，三者、于诸和合法中专修远离。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三法：一者、宣说最上之法，语不乖违，随说法义心无诤论；二者、不著一切文字；三者、摄取一切诸法。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四法：一者、于义正方便事，二者、随义而作相应正方便事，三者、顺法而作观察正方便事，四者、不起一切执著正方便事。又为摄取八正道故修行四法：一者、能以坚誓自守如说而行，二者、能以六根善巧于道发趣，三者、能令意乐清净，四者、能住不放逸行。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以此法行摄取道故，乃可名为随顺道者。观一切法性空故，无名故，无相故，无愿故，无生故，无作故，厌故，离故，灭故，出故。得法光明，观生尽时，不于无生而起生想，便于尔时超升离生，出过非法，得道清净，获无生忍。道清净故，过一切想，不住非想，灭于道想，离于法想，出无明网，以明修习所应得法悉能得之。明所修习得何等法？谓明修习得想受灭，得一切法决定善巧，得随秘密顺于法性。诸菩萨摩诃萨行此道时，不住于处，不为相覆，知一切法同于虚空，生如空生，性如空性，无有少相而为挂碍。此道清净，不畏灾患，被大甲胄，不为执缚，乘于大乘无所迷惑，离诸障难犹如虚空，于此道中而发趣之，为诸众生作大光明。无边慧，是为诸菩萨摩诃萨殊胜之道，非诸声闻、缘觉所行。”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为摄八正道， 演说诸法行，
若住此道中， 斯为大精进。
善法修行者， 能于一切时，
不作不善法， 斯行摄于道。
菩萨修习者， 于内如理思，
于外求请问， 斯行摄于道。
菩萨观察者， 如事正了知，
如理如法住， 斯行摄于道。
菩萨依怙者， 于内随觉知，
于外无所执， 斯行摄于道。
菩萨无畏者， 自信无分别，
令他住净信， 斯行摄于道。
菩萨思惟者， 净诸所作业，
于业无所执， 斯行摄于道。
菩萨无系者， 常知苦取蕴，
求无苦取蕴， 斯行摄于道。
菩萨善智者， 修离和合行，
能离于和合， 斯行摄于道。
菩萨思义者， 随义能了知，

演说无违诤，斯行摄于道。
菩萨具慧者，不著于文字，
摄持一切法，斯行摄于道。
菩萨行法者，能与法相应，
亦随义相应，斯行摄于道。
菩萨顺道者，正住于坚誓，
如说而修行，斯行摄于道。
菩萨道清净，善净于意乐，
住法不放逸，斯行摄于道。
菩萨一切时，勤修此诸行，
身心获安乐，斯行摄于道。
菩萨正念者，住于清净道，
了知一切法，皆空无有相。
菩萨观察者，能令愿清净，
亦不住无愿，远离于诸相。
菩萨如理观，理趣悉平等，
于诸法不生，无有少疑惑。
菩萨妙智者，能观一切法，
厌离寂灭故，明见而发趣。
菩萨观法者，如理见法生，
不于生见生，不于尽见尽。
菩萨精进者，如是观察时，
出离于非法，超升正位中。
菩萨妙智者，斯道为清净，
速至大安隐，成就无上忍。
菩萨妙智者，随顺观诸法，
超过一切想，常住于无想。
菩萨妙智者，斯道能净治，
远离于道想，亦不住法想。
菩萨妙智者，斯道净治故，
出于无明网，获大法光明。
菩萨妙智者，能以明修习，
教授诸众生，由是而发趣。
菩萨明修习，为得一切法，
决定甚深义，善巧大方便。
菩萨明修习，方便离诸想，
随顺秘密法，能知决定义。
菩萨妙智者，以大法光明，
能灭于想受，由是而发趣。
菩萨妙智者，不住于斯道，

不住斯道故，于道而发趣。
菩萨无畏者，能知一切法，
犹若净虚空，诸相无所覆。
菩萨知诸法，其性同虚空，
诸法如空故，清净而无垢。
菩萨如是住，不为相所碍，
速为诸众生，演说而教授。
菩萨妙智者，一切道清净，
于道无灾患，无碍而发趣。
如是清净道，速往大菩提，
能于无为证，平等而发趣。
菩萨大甲胄，大乘及大道，
如空无挂碍，清净而发趣。
趣斯乘及道，如趣太虚空，
远离于众相，无相而发趣。
大乘平等乘，广大如虚空，
于斯清净道，此乘当发趣。
一切诸菩萨，尊重于斯法，
为诸众生故，勇猛而发趣。
若诣大菩提，住斯殊胜道，
非诸二乘等，于此能发趣。
菩萨正忆念，能令道清净，
以斯清净道，最上而发趣。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发趣之时，能以善巧而正了知无量念处、正断、根、力、觉分、解脱，等持、等至、神足、止观，无量功德殊胜庄严，为欲降伏诸世间故被大甲胄，出三界故乘于大乘，摄受天、人、阿修罗故安住斯道，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住斯道时，不以慈悲喜舍遍照众生，于诸众生不爱如己；如是甲胄大乘大道，而于大地所不堪受，一切众生不任亲近。若以哀愍利益众生，被大甲胄、乘于大乘、安住斯道；如是甲胄、大乘、大道，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不能行，一切愚夫耽著世间住世间者亦不能见。又诸菩萨摩诃萨，哀愍一切诸众生故被大甲胄，能以甲胄加持地界、水火风界，令此地界而不倾覆，一切众生不生恐怖；能令水界、火界、风界，随彼所应作所应作。又诸菩萨摩诃萨，始自初心发趣甲胄，乃至今被斯大甲胄，乘此大乘，以清净道而发趣于一生补处，诣菩提树坐道场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之中，金刚所成坚固场地，若不加持，踊没倾覆。虽以坚固金刚所成，无堪荷负斯大甲胄、大乘、大道。又诸菩萨摩诃萨

往昔誓愿，于诸众生趣慈悲故，十方诸佛、诸大菩萨共称赞故。设复金刚大轮围山、须弥卢山，一切宝山及余山王，若不加持，亦无堪荷斯大甲胄、大乘、大道。又诸菩萨摩诃萨本愿力故，诸佛如来本愿力故，于诸众生不为恼故，不为害故，不为损故，不为怨故，不为仇故，不凌恃故，不逼迫故，为令众生获安乐故，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住斯道中，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甲胄时，被慧甲胄，持慧刀仗，大慧回向，乘回向乘，起慧光明，住光明道，以慧明眼观察诸法，而发起于一切智智。为欲摄取一切智智，为诸众生修行般若波罗蜜、檀那波罗蜜、尸罗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一切皆以慧为先导，慧为修习，慧为摄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希有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若干智慧，遍一切处悉能摄持，成就无量诸佛之法。”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若干智慧，遍一切处，摄一切法，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住斯大道，一一皆以慧为先导而发趣之。无边慧，设有智慧无慧先导，于此道中不能发趣。若有智慧以慧先导，遍一切处随转随行，以慧摄持，以慧防御，尔时乃名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住斯大道，以安隐法饶益世间，能开慧眼以眼观察，慧身朗照放大光明，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是为诸菩萨摩诃萨所被甲胄，甲胄庄严所乘大乘，大乘庄严所行大道，大道庄严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边慧，诸善丈夫，甲胄庄严、大乘庄严、大道庄严、一切功德种种庄严，我若具说，于无量劫不可穷尽。为令汝等而了知故，亦为未来诸善丈夫，甲胄庄严、大乘庄严、大道庄严、无边功德资粮庄严，我今于此略说少分。彼善丈夫若闻我法，亦当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住斯大道，功德庄严而发趣之。”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说一切断， 亦说四念住，
一切善方便， 斯由不放逸。
具足正忆念， 法善巧相应，
勇进而出离， 斯由不放逸。
根力菩提分， 被甲乘大乘，
以此为侍卫， 菩萨当发趣。
禅定胜解脱， 等持及等至，
以此为侍卫， 菩萨当发趣。
大慈悲喜舍， 被甲乘大乘，
以此为侍卫， 菩萨当发趣。
成就于止观， 神足及神变，

以此为侍卫，菩萨当发趣。
无量诸功德，被甲乘大乘，
于道无疲倦，菩萨当发趣。
精进不放逸，被甲乘大乘，
了知彼念处，菩萨当发趣。
光明大甲胄，降伏诸世间，
被斯甲胄已，乃名为智者。
正趣一切智，出过三界中，
乘斯大乘已，乃名为智者。
大道清净道，映蔽诸世间，
天人阿修罗，乃名遍闻者。
如是诸菩萨，普为诸众生，
能于一切时，精进被甲胄。
菩萨不修习，大慈及大悲，
大喜大舍等，大地不堪受。
菩萨不修习，于彼诸众生，
知时饶益事，大地不堪受。
菩萨不修习，于彼诸众生，
爱之如己者，大地不堪受。
菩萨不修习，以慈乘大乘，
诸山及大海，大地不堪受。
菩萨不修习，慈念诸众生，
乘于此大乘，众生不亲近。
若被斯甲胄，慈光不照明，
于彼大甲胄，众生不亲近。
若被斯甲胄，功德海无边，
加持四大界，彼乃堪荷负。
摄取众生故，普照以慈光，
加持四大界，彼乃堪荷负。
摄取众生故，成就大菩提，
加持四大界，彼乃堪荷负。
不讥恼众生，被斯大甲胄，
大乘而出离，斯名为智者。
善巧大方便，一切悉加持，
无上而出离，斯名为智者。
由是此大地，不没亦不倾，
水火风界等，能作所应作。
然诸大菩萨，被甲乃无边，
乘于此大乘，以道而发趣。
成就一生处，至于最后身，

往诣树王下，坐于坚固地。
于此道场处，安住如金刚，
身心不疲倦，现证一切智。
菩萨无畏者，若不以加持，
彼地当倾覆，坏已无复成。
一切大地界，若不以加持，
假使金刚成，无不倾覆者。
菩萨于往昔，大誓愿庄严，
于诸众生所，已起大慈念。
现在十方界，诸佛刹土中，
遍知两足尊，一切皆护念。
设复余石山，须弥卢宝山，
金刚轮围山，坚固嶷然住。
菩萨智慧者，若不以加持，
于斯大甲胄，不堪为荷负。
诸佛诸菩萨，神力所加持，
众生及大地，堪近堪荷负。
被斯大甲胄，不为恼众生，
甲胄无有上，以乘当发趣。
被斯大甲胄，不为害众生，
甲胄不思议，以乘当发趣。
被斯大甲胄，不为仇众生，
为除众生病，以乘当发趣。
具足殊胜道，无上最净治，
不恼不仇怨，不害正安住。
被慧大甲胄，乘慧回向乘，
甲胄不可坏，回向无过上。
菩萨依怙者，住道慧光明，
以慧观诸法，无上而发趣。
菩萨殊胜道，甲胄及大乘，
斯由慧光起，是故心清净。
乘诸波罗蜜，趣佛大菩提，
慧摄慧清净，以慧为先导。
一切波罗蜜，以此慧为先，
慧摄慧清净，能授无上智。
菩萨不思议，能起慧光明，
能燃大慧灯，安乐而发趣。
起慧光明故，慧眼由是开，
于佛无上智，明见而发趣。
菩萨勇猛者，甲胄乃无边，

无边庄严故，名为大甲胄。
菩萨大智者，大乘大庄严，
于佛一切智，无染而发趣。
菩萨大智者，大道大庄严，
殊胜不思议，清净而发趣。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三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被甲庄严会第七之三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乃于无边甲胄境界，无边大乘境界，无边大道境界而发趣之。何以故？于一切处能随入故。诸菩萨摩诃萨，为欲随入一切法故被大甲胄，为欲随入一切法故乘于大乘，为欲随入一切法故住斯大道，于一切法得平等故而发趣之。然此甲胄，不得少法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远若近、过现未来、有为无为、住不住者。若此甲胄，于一切法不能选择，不能决了，不能遍知，不能随入，不能作证，不能超过，不可名为被大甲胄。于一切法若能选择，若能决了，若能遍知，若能随入，若能作证，若能超过，乃可名为被大甲胄。又此大乘亦无少法若内若外，乃至回向一切智智，遍知随入作证超过，是故此乘名为大乘、法善巧乘、至涅槃乘、无上上乘、无等等乘。又此大道亦无少法若内若外，乃至能于一切诸法，平正大道而发趣之；此平正道无有少法不遍知者，是故此道名无上道、无数量道、无等等道。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大甲胄，遍能随入一切众生心心所行，遍能清净一切众生杂染烦恼，乘于大乘增长众生一切善根，住斯大道，劝化众生一切善法。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为一一众生，一一心行，尽生死际，长时流转求智慧乐，不舍甲胄而能坚固，被大甲胄、无量甲胄、难思甲胄、清净甲胄、无边甲胄、无取甲胄、知众生想甲胄、知无众生甲胄、知无我甲胄、知众生自性甲胄、随觉众生自性甲胄、知我自性甲胄、随觉我自性甲胄、知内自性甲胄、随觉内自性甲胄、知外自性甲胄、随觉外自性甲胄、知内外自性甲胄、随觉内外自性甲胄、知一切法自性甲胄、随觉诸法自性甲胄、知一切法无所得甲胄、知一切法自性无所得甲胄、了知一切诸法甲胄、无边甲胄、无中甲胄、无中边甲胄、非过去甲胄、非未来甲胄、非现在甲胄、无作甲胄、无作者甲胄。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甲胄，亦无所被，亦不随觉，亦不决了，亦不出离，亦不现证；无甲胄故而被甲胄，不随觉故而能随觉，不决了故而能决了，不出离故而能出离，不现证故而能现证。无所乘故而乘大乘，不于大乘而有施设，无所施设而为施设。然于大乘无少施设，若有施设则非施设，于彼施设不可得故、不

可见故。亦无有乘以乘安住，以无所得而住大乘。远离趣向，不至究竟，不到涅槃，不可得故非道为道，于道发趣以平正故。此平正道无所施设，谁为施设？何处施设？从何施设？亦无有作亦无作者，亦非和合非不和合，一切厌离，一切不求。何以故？此平正道，与一切法不异不同，不相应故。不起法想，离一切法，无垢无净，法性亦尔无垢无净，是故此道名无染道，以不可趣而为进趣，以不可摄而为摄取。此道甚深，无生、无起、无出、无作、无得、无行、无处、无住、无障、无事，于一切事而能显了，于一切事而无差别，不随事转，以无事故，至无上处。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甲胄、此乘、此道，应如是知。然此甲胄、此乘、此道，无所可见，无所可知，不可得故。谁为被甲？谁乘此乘？谁行此道？亦不可见，亦不可知，亦不可得。

“无边慧，若诸菩萨摩诃萨闻斯法已，不惊不怖，读诵宣说，于法理趣无所乖违，随顺修行而生爱乐入于胜解，为斯法故应勤精进。若于斯法决定理趣，善巧方便有堪能者，被此甲胄，乘于此乘，行于此道。于此深法无所得故，而发趣之，尽生死岸，为正觉者，能以无边功德庄严，出现世间。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法中应生爱乐，起大精进而无放逸。若有众生，于此深法才生爱乐，我说彼人得大饶益，况能精勤不为放逸，戒行清净而发趣者！

“无边慧，汝观斯法若干广大、若干殊胜、若干清净。我于此法殷勤称赞，欲令众生而生爱乐，当得长夜利益安乐，为厌离故、寂灭故、遍知故。无边慧，汝当复观斯法，能授世间、出世间具足安乐。诸有若干匮乏众生，于此深法而退失故，远离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具足丰饶安乐。无边慧，汝当复观如来现前此深法宝，若干丰饶、若干易得。汝今于此甚深之法应勤修习。诸有愚夫，于我演说此法宝时尚不欲闻，况能受持如来现前法宝丰饶？不乐听闻，不欲咨问。若于末世后五百岁正法灭时，佛及法宝及持法者三不现前，何能欲闻、爱乐咨问？

“无边慧，然于后时，若为如来善加持者，此深法宝亦令可得。无边慧，彼怖畏时，此深法宝实无损减，亦无灭尽；但于此法无听闻者，无受持者。唯除我前渴仰听闻被甲胄者，当于彼时乃能爱乐听受斯法。彼时众生闻此法已能生净信，我说彼人当得成就斯广大法。况于今时于此法中，能生净信勤修行者！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无上甲胄、无量甲胄、大甲胄时，应作是念：‘我为一切匮乏众生，所谓乏于戒者、乏于闻者、乏于慧者、乏解脱者、乏于解脱知见者，以此大法而丰足之。由是大法丰足之故，一切匮乏皆令舍离，戒财、闻财、慧财、解脱财、解脱知见财皆令富饶，贪瞋痴火皆令息灭，一切众病皆令除愈，无上良药皆令服之，服斯药故众病消除，获大安乐永离有余，证清凉性无上涅槃，无复有余思惟观察，不求一切有为无为。何以故？以此涅槃最上安乐，

一切所求更无余故，所求永息已灭尽故。’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于如是大甲胄已，又为哀愍摄取一切诸众生故，乘此大乘。此大乘者，过去诸佛已乘出离，未来诸佛当乘出离，现在诸佛今乘出离，无有去者，亦无有乘，亦无出离。何以故？以空、无相、无愿、无生、无作者故。非已出离，非今出离，非当出离，乘此乘者如是出离，为善出离而无执著，于一切法，非有和合，非无和合，无来无去。此乘、此道而出离时，亦非和合，无来无去。此乘、此道于大甲胄而出离时，亦非和合，非不和合，无来无去，不可得故。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以此甲胄、此乘、此道而发趣之。又此甲胄、此乘、此道而发趣时，不作是念：‘若凡夫法、若声闻法、若缘觉法、若诸佛法，彼法于我若远若近。’亦不作念：‘若空、无相、无愿、无生、无作，彼法于我若远若近。’亦不作念：‘若厌、若离、若灭，乃至大般涅槃，彼法于我若远若近。’无边慧，此大甲胄、此乘、此道，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缘觉、一切众生，所不能动，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佛世尊于此甲胄、此乘、此道，得不动已而般涅槃。何以故？一切诸法不可动故；一切法性、法性之相，相远离故，相清净故，遍清净故，不可以相而为观察，为胜观察，为遍观察；一切法相、法相之性，不可以性而为观察，为胜观察，为遍观察。一切诸法无性无相，不可显示，不可言说，是为诸法真实性相。

“无边慧，如此甲胄、此乘、此道，真实之相不可显示，不可言说亦复如是。为令众生当了知故，增长一切法光明故，于此甲胄、此乘、此道，假以施设而略说之。汝今若欲于此甲胄、此乘、此道随义行者，勿以施设，勿以显示，勿以言说，应随义行。随义行者，无少应行，无少随行。若于非义，不应随行；若于是义，则应随行。随义行时，不随声行，不随字行，不随语行，不随行者，不随彼转。何者为义？谓秘密说。于秘密说应随觉了，应以信行。以信行者，于是义中无所分别，于无分别乃应随行。应随行者，乃为不行，亦不随行。何以故？于是义中无少有行，无少随行，无少遍行。远离行故，不应随行，不随菩提相应而行，不随流转相应而行。于彼相应及不相应，皆非作意，皆非正念；念清净故，故不应行。

“无边慧，于是义中，汝应随行，勿异有行。若异随行则为妄失，随逐音声，随逐文字，随逐语言，于彼语言不能舍离。遍知音声，超过文字，随觉语言，则不随行，则不流转；于是义中，如是随行。如是随入则无少行，行止息故。无边慧，于义行时，勿复以行而行于义；若不以行而行于义，则为不来不复退还；若得不来不复退还，于此甲胄、此乘、此道，随顺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作大饶益。

“无边慧，若于此法如是说者，随义行者，能随入者，心不颠

倒，无有疑惑成就胜解。于此甲胄、此乘、此道若未摄取，能摄取之，速当发趣。若有未被斯甲胄者，则能速被。若有未乘于此乘者，则能速乘。若有未住于此道者，则能速住。

“无边慧，彼诸众生当摄广大福德资粮，为佛世尊之所护念，于法无违，与僧同行。

“无边慧，汝已摄取无量善根，于后末世当以此法摄诸众生，为诸众生荷负重担，所获福德其量难说。”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无畏者， 如是被甲时，
为利诸众生， 乃被无边甲。
众生若贫乏， 弊苦无法财，
无戒无多闻， 无慧无解脱；
被此无边甲， 令法致丰饶，
以法丰饶故， 一切获安乐。
为舍诸贫苦， 演说无上法，
闻者皆离尘， 住斯安乐道。
戒蕴备充足， 多闻如大海，
便得最上慧， 由斯能断缚。
解脱遍照明， 解脱正知见，
若能现证者， 一切获安乐。
贪瞋痴大火， 恒烧遍炽然，
众生由是苦， 彼火我令灭。
授诸众生药， 一切病皆除，
若病消除已， 得至涅槃界。
永舍一切余， 趣于安乐处，
从彼安乐中， 无有退还者。
一切有为乐， 于彼不复求，
无上大安乐， 于彼皆当证。
以无戏论法， 成熟诸众生，
究竟大安乐， 一切皆当得。
如是发趣者， 一往不复还，
出过于发趣， 常得胜安乐。
于大安乐中， 乐欲不乐欲，
发趣无发趣， 一切皆当断。
如是被甲已， 当乘于此乘，
为愍诸众生， 一切皆摄取。
过去正遍知， 此乘已出离；
未来正遍知， 此乘当出离；
现在佛世尊， 此乘今出离；

故于此大乘，无不皆乘者。
一切诸最胜，世间大依怙，
以此乘出离，不起于乘想。
非乘以为乘，非道以为道，
非出以为出，出离故无上。
此乘出离时，曾无少出离，
以空无有相，无愿无作故。
非乘非出离，乃名为大乘，
一切悉平等，由是而发趣。
此乘无和合，亦无不和合，
发趣无上道，现证大安乐。
此乘无相应，亦无不相应，
无处无所依，由是而发趣。
此道无有来，此道亦无去，
行斯正道者，寂静而发趣。
我说于此道，此乘此甲胄，
于法无所依，寂静最无上。
一切凡夫法，一切声闻法，
一切缘觉法，一切不可得。
于佛一切法，离垢无上法，
不远亦不近，一切不可得。
于空无相法，无愿无作法，
不远亦不近，一切不可得。
于厌离灭法，涅槃寂静法，
不远亦不近，一切不可得。
此乘此甲胄，此道无所取，
无上不可动，毕竟不可得。
一切法自性，真实希有相，
不可以施设，诸法性空故。
此乘此甲胄，此道无显示，
如诸法自性，彼性亦如是。
一切诸法中，相性不可得，
于无相性法，我略为开示。
一切诸法中，一切自性相，
于我如是说，毕竟无所有。
此乘及此道，甲胄自性相，
于彼求言说，毕竟亦非有。
言说非有故，是为希有相，
于彼言说中，语相亦非有。
诸法不可量，无胜无边量，

一切不可测， 是故法无上。
此乘此甲胄， 此道亦如是，
于彼无相中， 如是应随入。
为令诸众生， 遍知勤修习，
速逮法光明， 故我如是说。
诸法无语言， 一切不可说，
于彼诸法中， 一切应随入。
以法无言故， 于彼应随行，
行无少有行， 一切法无行。
无求而乐求， 无行而随行，
如是随行者， 于义不观察。
汝今于实义， 一切应随行，
音声及语言， 于彼勿随转。
音声语言中， 若得不随转，
于义乃随行， 是为求义者。
何者名为义？ 应知秘密说，
以信无分别， 是义乃随行。
明了如是义， 能于秘密说，
无执无所著， 不行不随转。
若有随行者， 彼则随执著；
若无随行者， 一切不随转。
由是正忆念， 远离于随转，
菩提及生死， 二俱不相应。
于彼亦无念， 无念为正念，
于念清净故， 说为清净者。
若异此修行， 远离无上法，
汝应于是义， 如说而修习。
若随语言者， 是则随音声，
于彼不超过， 同于世间法。
音声及文字， 不应随彼转，
应知真实义， 无行以随行。
实义无音声， 亦无有文字，
超过语言故， 乃名为实义。
是义应随行， 随行无所有，
以行止息故， 乃名为实义。
于真实义中， 不行以为行，
斯则不退转， 不舍于甲胄。
随顺大甲胄， 大乘及大道，
趣于安乐处， 利益诸众生。
此诸安隐法， 我今为汝说，

汝当随义行， 能断汝疑惑。
若乘此乘者， 乘已当发趣，
速诣大菩提， 现证无上觉。
于此最上乘， 不乘为速乘，
于道于甲胄， 其义亦如是。
于此无上法， 精勤修习者，
彼诸众生等， 为佛之护念。
于后怖畏时， 汝当开此法，
广为诸众生， 而作利益者。
于后怖畏时， 若能开此法，
所生无上福， 其数不可量。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所被甲胄名曰大胜，亦名无边胜，亦名大庄严；所乘之乘名曰大商，亦名无边光，亦名妙庄严；所行之道名曰无量庄严资粮，亦名无量方便资粮。以是道故，诸善丈夫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无边慧，乃往古昔过无量劫，复倍是数，有佛出世，号栴檀香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电光，国名光明。时，彼刹土地平如掌，无诸杂秽、瓦砾、荆棘，黄金白银而为沙聚，行列国界，睹者欣悦。时，四天下其洲皆广二亿由旬，一一洲中复有四万八千大城。其城一一广十由旬，长二十由旬，垣墙周回，严丽峻极。一一城有八俱胝人止住其中，十千聚落、一千园苑围绕庄严。而此国界，复有种种华树、果树、香树、衣树、上味之树及金刚树间错庄饰。池沼泉流，涯岸端直，八功德水盈满其中，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芬陀利华，杂色辉映靡不周遍。彼栴檀香光明如来，寿六十八俱胝那由他岁，复有六十俱胝那由他诸声闻众以为眷属。彼时人民颜貌端正，安隐快乐，薄贪瞋痴，易可开示，以少劝化而能遍知诸法性相。

“无边慧，复于彼时有转轮王，名一切义成，七宝具足，四天归化。彼阎浮洲有一大城，其城纵广四十由旬，人民炽盛安隐丰乐。宫城之内广五由旬，间以七宝而为庄饰，妙多罗树垂诸铃铎，真金罗网弥覆其上。王之正殿纯绀琉璃，广一由旬，四面千柱。其殿之上复有千楼，高峻严丽，众宝装饰。于其殿前，有大香池周环澄澈。其傍复有十六香光小池，七宝所成，布列围绕。一一池间流渠激注，出妙音声如奏众乐。一一小池有八阶道，香光大池三十二道，一一阶道纯金所成。宝树行列，宝网弥覆，上妙香气遍满城中，故号彼池名曰香光。无边慧，彼转轮王有四夫人，一名无边音，二名贤善音，三名众妙音，四名鹅王音。一一夫人各有二子，一名不空胜，二名贤胜，三名龙胜，四名胜音，五名妙音，六名梵音，七名胜云，八名云音。婇

女六亿，诸子十千。

“尔时，彼王于内宫中，与其眷属娱乐嬉戏，忽于空中见一如来妙色之身。时，彼如来即告王言：‘大王，应被无上甲胄，乘无上乘，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授诸众生智慧之药。勿得贪著人天五欲！此大甲胄而能摄受无上安乐，此无上乘而能诱入无上园苑，入此中者不复退还。一切人天种种诸欲，皆是无常变坏之法，势不久住，须臾磨灭。’无边慧，尔时一切义成大王，闻此说已，于彼如来而白言曰：‘其谁能示斯大甲胄，如彼甲胄而严被之？其谁能示斯之大乘，如彼大乘而乘御之？其谁能示斯之大道，如彼大道而发趣之？’时彼如来告一切义成大王言：‘大王当知，有栴檀香光明如来，王应诣彼。当为大王演说斯法，被大甲胄，乘于大乘，趣于大道。’时彼如来如是说已，欻然不现。

“无边慧，尔时一切义成大王，睹斯事已，悚栗毛竖，发希有心便生怖畏，不乐人天种种欲乐，厌舍一切诸行有为，求大甲胄、大乘、大道。即与八子及四夫人并余诸子、婇女侍从俱，往诣彼栴檀香光明如来所。既到彼已，与其眷属恭敬作礼，稽首佛足。即以一百檀卢那七宝杂华，散于如来应正遍知；复以无量支婆罗，奉献如来及声闻众；复以一切安乐资具，满十千岁而供养之。从是以后，弃舍王位，与其眷属，于栴檀香光明如来法中出家。无边慧，时彼栴檀香光明如来，知一切义成比丘及其眷属至乐之心，便为开示甲胄庄严、大乘庄严。彼既闻已发坚固心，为深法故尽其躯命，端坐思惟，精勤无退，常近如来，而于世间一切诸欲得无动念。

“无边慧，时彼如来，问一切义成比丘言：‘善男子，汝于今时，被大甲胄，乘于大乘，发趣道耶？以是道故而能成就一切智智、无等等智，汝当如理精勤修习。’彼一切义成比丘白栴檀香光明如来言：‘世尊，我于今时乃不见有名甲胄法，亦不见有能被甲胄者，亦不见有被甲所从，亦不见有被甲之处。世尊，我不见有名乘之法，亦不见有乘大乘者，亦不见有乘之所从，亦不见有乘大乘处。世尊，我不见有名道之法，亦复不见由此道故已发趣者、今发趣者，亦不见有道之所从，亦不见有道之处所。世尊，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远若近、若去来今，无得无见。如我今者作是观时，实无少法而可亲近而可证者。若我无证，世尊，宁当而问我言：被大甲胄，乘于大乘，发趣道耶？世尊，一切知者、一切见者，如我等比于法修行，唯有如来乃能了知，非诸声闻、缘觉境界。’无边慧，彼一切义成比丘于如来前作是说时，与其眷属便得菩萨无生法忍，得法忍故皆不退转。尔时，栴檀香光明如来悉为授记：‘过五百阿僧祇劫，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闻授记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七多罗，即以偈颂赞如来曰：

“‘无量大名称， 挺特如山王，

世尊一切智，能演诸功德。
佛眼悉明见，犹如日照临，
尊严大会中，我礼如来足。
无量德资粮，佛智已圆满，
我等亦当得，世尊无上智。
无上大光明，普照于人天，
开示诸法藏，无边功德海。
智慧常无失，正觉离烦恼，
慧光大精进，我礼深功德。
大龙大庄严，众相以严身，
安住如须弥，御众无伦匹。
能为世导师，映蔽人天众，
演说无所畏，我礼胜丈夫。
世尊大牟尼，无边功德海，
能开我法眼，令我被甲胄。
然我一切时，为乘大乘者，
常于此胜道，发趣更无余。
牟尼勇猛尊，觉知一切法，
世无有过者，我等咸归命。’

“无边慧，彼栴檀香光明如来应正遍知说此法时，成熟无量无数众生。一切义成比丘从是已后，与其眷属供养承事无量无数诸佛世尊，过五百阿僧祇劫，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超无边境界王如来。彼佛刹土，所有功德广长之相，亦如栴檀香光明如来应正遍知光明世界无有异也。诸声闻众其数无量。王之夫人诸子眷属，亦过五百阿僧祇劫，皆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被大甲胄，乘于大乘，于此道中，持大法炬，作大法明，放大法光，建大法幢，击大法鼓，乘大法船，以摄大法而发趣之。善丈夫戏而游戏之，霔以法雨润于众生，皆令欢喜，精勤勇进，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住此道时得法光明，以光明故能见一切诸法缘起，自性本空，自性无相，自性无起。不于色中而见于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于识中而见于识，异识缘起，了知识相自性本空，自性无相，自性无起，但属众缘见缘和合，众缘亦空无相无起。作是见时，不于眼中而见于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不于意中而见于意，异意缘起，了知意相自性本空，自性无相，自性无起。乃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欲界、色界及无色界，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不于少法见有少法，异缘而起属众因缘，自性无相，自性无起，缘性亦空无相无起。无边慧，是为诸菩萨摩诃萨，住此道观察缘起；作是观已，能以智慧，于缘起中证真实际。以斯一

切法光明故，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乃至一切诸佛之法，速得圆满。”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无畏者， 如是能安住，
作大法光明， 妙智而发趣。
建于大法幢， 此幢无有上，
一切佛法中， 正念而发趣。
智慧善游戏， 法施诸众生，
霔于大法雨， 无畏而发趣。
以法润众生， 皆令得欢喜，
以是诸菩萨， 妙善而发趣。
如是诸菩萨， 得大法光明，
能于正法中， 勇猛善安住。
由是法光明， 了知一切法，
以众缘故起， 一切无坚实。
诸法自性空， 自性无有相，
自性无有生， 自性无有体。
诸法以众缘， 和合而共起，
众缘和合故， 自性无所有。
菩萨能观察， 了众缘亦空，
众缘自性空， 自性无有相，
亦无有生起， 亦非有所作，
如是观察者， 于法勤修习。
诸起无体故， 众缘亦非缘，
如是如理观， 能知一切法。
观诸色受想， 行识亦如是，
皆以众因缘， 由斯诸蕴起。
诸蕴无有实， 自性本来空，
性空故无相， 一切无所起。
诸蕴远离相， 离相则无生，
无生则无灭， 诸蕴如是相。
无相妄有相， 彼相从何有？
诸法无体故， 斯蕴亦无性。
界处亦如是， 一切从缘起，
自性本来空， 无相无有体。
一切诸法中， 法体不可得，
了知一切法， 名义思惟者。
欲色无色界， 一切从缘起，
自性本来空， 无相亦无体。

观此能观智， 何能知彼境？
此智及彼境， 自性常远离。
所起及众缘， 此二俱无作，
能作如是知， 斯为真实相。
无相以相说， 菩萨由斯入，
而亦不分别， 若相及无相。
如斯善智者， 能见真实相，
于诸法界中， 不作少法相。
若法及法界， 此二俱无相，
诸法远离相， 说名为法界。
说名法界者， 无界无非界，
虽名为法界， 然实不可得。
思惟此义时， 不念不可得，
离诸分别故， 获大法光明。
诸法无性故， 光明亦无性，
由斯观察故， 复得法光明。
不见能观智， 斯见亦不见，
见法虚妄故， 说此名为观。
光明不思议， 无边无有量，
见诸法皆空， 说名不分别。
若法有诸相， 常无证入者，
闻斯净法音， 应生大欢喜。
若法无有生， 常无分别者，
闻斯净法音， 寂然获安乐。
若后末世时， 闻斯无上法，
应说彼众生， 久集诸功德。
若后末世时， 闻斯无上法，
当于此法中， 以速而发趣。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四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被甲庄严会第七之四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一切法时，便于诸法得法光明。不于空中而见于空，亦不离空而见于空，不见少法与空相应、若不相应，不以空空，不见于空，不见不空，亦不以见观一切法。作是见时，不于无相而见无相，不异无相而见无相，亦无少法而与无相若相应、若不相应，不于无相以无相见，不于有相以有相见，非有相见，非无相见，无生无作亦复如是。不于尽中而见于尽，亦不

异尽而见于尽，不见少法与尽相应、若不相应，亦不于尽而以尽见，亦不于尽以无尽见，亦非尽见、非无尽见。诸菩萨摩诃萨作是见时，无有少法若可得见、不可得见，若可显了、不可显了，若可趣入、不可趣入，若可觉知、不可觉知。无边慧，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斯道大法光明，法光明故见一切法悉无有边，于边、于中亦无所执，无所执故于佛法中而发趣之。”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于空见空，不异空见空，
能作如是见，说名为见空。
不住于少法，亦不见少法，
于彼空相应，及以不相应。
空以自性空，于空无所取，
以无所取故，能知一切法。
于见无所取，于观无所执，
能知见与观，此二俱不受。
于见悉清净，于观不可得，
如是观诸法，毕竟无所执。
不以无相见，不以无相观，
亦不于无相，而作无相观。
无相无所显，无愿不可得，
无有少法体，而可修习者。
不念于无相，亦不念无愿，
如是无分别，显了相无相。
不趣于无相，亦不入无相，
无趣无所入，显了平等住。
智人不见相，亦不见无相，
不见不思惟，一切无显了。
若人常思惟，无思无显了，
于思及显了，平等平等住。
如是于无相，无作亦复然，
虽显无所显，思惟了知故。
无生亦如是，曾无少法生，
自性无所有，显了而无体。
若生若无生，有作及无作，
亦无少所执，智者不分别。
念慧无所动，显了无思择，
有体及无体，平等离诸性。
不于尽见尽，亦不见无尽，
显了无所见，尽智无过上。

若尽若无尽， 二俱不分别，
以无分别故， 无念平等住。
于尽无尽见， 亦无无尽见，
如是见尽时， 不执尽无尽。
若于尽无尽， 一切无所执，
以无所执故， 尽智当显了。
尽智之境界， 无畏之所得，
显了斯法故， 菩萨善安住。”

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曰胜慧，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欲摄取诸法智故，起于修行，乃能得此大法光明。于法光明无少可见，法光明故了一切法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若顺若逆、若有戏论若无戏论。世尊，此法光明，岂诸菩萨摩诃萨无修行而当得耶？”

尔时，世尊告胜慧菩萨摩诃萨言：“胜慧，诸菩萨摩诃萨无少修行，无胜修行，不随修行，不遍修行，能得无边大法光明。诸菩萨摩诃萨，尚不可得，不可见耳！况菩萨行，而当可得，当可见乎？如何乃见？若干劫行，能得无边大法光明。诸菩萨摩诃萨，一切行息，所行清净，得法光明。法光明行，非数量行，非随相行，从何施设一切诸行？然所修行，非施设行而亦不离。胜慧，诸菩萨摩诃萨住此行时，舍一切行，无所执取。具斯行者，非数量行，非随相行，无相无行，乃能得此大法光明。”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无所行， 而亦无有行，
得无有行者， 无畏而发趣。
未曾有胜行， 亦无有遍行，
无行无胜行， 平等而发趣。
此行无示现， 示无有诸相，
无相无行者， 斯为行之相。
菩萨无相行， 不住于诸事，
无行无所住， 智者乃成就。
无行则无动， 斯行为无上，
能行不动行， 勇进而发趣。
菩萨不可得， 行亦不可见，
亦不见色身， 斯为善顺者。
无色无形相， 故无一切行，
于见无所取， 斯为无比行。
菩萨无上行， 不堕于施设，
亦无有迁变， 于中无所执。

行无施设故， 乃为无上行，
若得如是行， 获大法光明。
菩萨所修行， 无言无劫量，
能以无量劫， 显说于诸行。
菩萨行清净， 清净妙安住，
悉舍一切行， 曾无摄取者。
菩萨恒住舍， 守护于诸行，
已舍一切行， 于舍妙安住。
菩萨无边行， 离边及无边，
彼行无所动， 名为无上行。
菩萨无相行， 斯行为无上，
修行此行时， 超越诸魔界。
菩萨无相行， 明了于无相，
若相及无相， 一切无所依。
菩萨住此智， 此行善成就，
无有少所行， 说名不行者。
菩萨常清净， 于行无所畏，
正念而发趣， 斯为善安住。”

尔时，胜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希有世尊！诸善丈夫若干修行，乃为甚深！非诸愚夫有相有为所修行者，少能行之。世尊，无有少法入此行中，是故此行为善丈夫平等之行。世尊，善丈夫行，非诸数量边际能测。”

尔时，胜慧菩萨摩诃萨，即以偈颂赞如来曰：

“大雄正等觉， 无上两足尊，
演说甚深行， 饶益诸菩萨。
世尊妙辩才， 其量颇难测，
无边辩才者， 最胜大丈夫。
法王息讥论， 斯由正遍知，
乃为诸菩萨， 说此无上行。
世尊能演说， 灭行之方便，
于行悉超过， 智人当发趣。
大龙不思议， 无边智境界，
遍知两足尊， 善开斯妙行。
世尊所开示， 牟尼不动行，
此行无能动， 故名无比行。
大雄大牟尼， 往昔所修行，
设以多劫行， 无人能到者。
菩萨闻斯法， 虽住于世间，

而于诸种智， 不久亦当证。
我等愍众生， 当于末世中，
于此无上法， 能为护持者。
我等闻斯法， 当于末世中，
为诸众生故， 能行亦能说。
我等以光明， 当于末世中，
为诸求法者， 而兴大利益。
我等发誓愿， 当于末世中，
为诸众生故， 护持而建立。
我等常思念， 当于末世中，
供养佛法海， 愿持无上法。
我等于法藏， 当为胜丈夫，
愿持此法门， 守护令久住。
我等于法水， 誓愿悉能饮，
而于此法门， 当为守护者。
我等闻法已， 当于末世中，
愿为大丈夫， 受持佛正法。
我等宁失命， 不舍无上法，
愿于此法中， 而为持法者。
我等持此法， 未曾生喜足，
渴闻斯甚深， 决定契经故。
我等于末世， 为求诸法者，
当演斯正法， 能令悉欢喜。
法王叵思议， 能作大依怙，
愿垂加护我， 念我持法者。”

尔时，世尊告胜慧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胜慧，汝能于后末世之中，为欲护持此诸法故，被大甲胄。亦如往昔诸菩萨摩诃萨，于最胜所供养承事，种诸善根，久修梵行，被大甲胄，护持诸佛世尊法者而无异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于后怖畏时， 汝当持此法，
为利诸众生， 以此法开示。
于后末世时， 汝持最胜法，
若闻斯法者， 悉当生爱乐。
于后末世时， 汝为持法者，
我说甚深法， 汝当悉受持。
秘密修多罗， 汝闻当忆念，
于斯理趣中， 勿复有疑惑。

决定甚深义，汝闻当忆念，
饶益诸众生，为持法藏者。
以法施一切，普润诸众生，
闻已令充悦，身心遍欢喜。
为诸菩萨道，所行之理趣，
及彼修多罗，究竟受持故。
汝当能广度，无量诸众生，
一切世间中，所不能度者。
汝持此法故，饶益诸世间，
获胜众福聚，以是而发趣。
我今说此法，汝当悉受持，
于后末世中，为诸聪慧说。
现在未来世，能持斯法者，
则为能受持，千佛之正法。
为诸众生故，护持斯法门，
于后末世中，而兴大饶益。
若能于末世，护持斯法者，
彼不于一佛，亲近而承事。
若能于末世，护持斯法者，
彼已多承事，善说斯法者。
能于此法中，无有少疑惑，
末世护持法，斯为聪慧者。
被大无边甲，敌战为殊胜，
而于末世中，乃能持此法。
彼于佛正法，疑网悉已除，
闻法无所畏，乃能持此法。

“是故，胜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勤求最胜大功德者，于末世中为深法故，应被甲胄，受持读诵，解说其义。

“复次，胜慧，我念往昔过无量劫，复倍是数，有佛出世，号曰遍照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超胜，国名离垢。其地平正，广博严净，七宝所成。时彼大洲，广长延袤七万由旬。于中复有六万大城，一一大城纵广正等十六由旬，垣墙周匝，楼雉严饰，门刹殊胜，睹者欢悦，妙多罗树行列围绕，百千园苑而共庄严。诸园苑中，台座床敷处处严设，池沼渠流一一盈满，涯岸阶砌饰以众宝，周回平正出入安隐。于其岸边，沉水、栴檀、多摩罗等杂香之树扶疏布列。彼一一城，各有十千俱胝人民止住其中。彼诸众生悉已成就十善业故，一切皆受如是安乐。时彼如来，始从初劫超二百劫于中出现，是故彼劫名曰超胜。于彼劫中，有五百如来次第出现。一一刹土皆七宝成。其佛

灭后，正法住世各十千岁。如是五百如来现化于世，多有声闻、菩萨法会。一一法会各有俱胝那由他数无量菩萨，趣一乘道获无生忍。

“时彼劫中有转轮王，名勇猛军，七宝成就，王四天下。于阎浮提有一大城，其城周回六十由旬。复有八万俱胝人民止住其中，安隐快乐，丰饶炽盛。七重隍堑，七重行树，七重街道，七重表刹，七重铃网。一千园苑所共围绕庄严大城，一一园苑纵广正等二十由旬。其中各有七重垣墙，七重罗网，种种庄严，一一微妙众宝珍玩犹如诸天。各各复有一百池沼，毗琉璃宝以为堤岸，玛瑙杂玉以为阶砌，众华敷荣，宝树行列。于大城中，王之正殿量七由旬，黄金、青宝间错所成，周以宝竿饰以琉璃，摩尼珠网弥覆其上，诸多罗树晖映庄严。二十渊池围绕萦带，底布真金，覆以金网，杂琉璃宝以为津桥，纯妙黄金而为阶道。于其池中，优钵罗华、拘勿头华、芬陀利华敷荣遍满。

“彼转轮王，二千婇女，六万诸子，与其眷属于彼园中五欲娱乐，窃作是念：‘诸欲无常，不久变坏。我当决定志求佛法，若闻法已如教修行，令我长夜利益安乐。’适思惟已，忽然有天现虚空中，告彼王言：‘善哉丈夫！今有遍照如来出现于世，演说正法初中后善。王应速诣于彼佛所，当闻正法，令王长夜利益安乐，成就佛法，圆满佛法。’王闻天言踊跃欢喜，与其眷属侍从围绕，即往遍照如来之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以何等法，能摄诸法善巧方便，能令梵行速得圆满？我当修行！’如是问已，时彼如来广为开示。王闻法已，与其眷属，悉舍安乐资生之具，恭敬供养遍照如来及诸大众满二万岁，于遍照如来法中出家修行正法。以闻法故，于时获得受法善根、持法善根、说法善根，有所闻法思惟不忘，无量功德精勤修习，乃发誓愿：‘愿持如来三时正法，为诸众生种种宣说。’作是愿已，于胜超劫诸如来所，一一亲近供养承事。彼诸如来现前正法、中时正法、后时正法悉能受持，教化成熟四万八千俱胝那由他众生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便调伏无量众生住于声闻、辟支佛乘。

“彼劫之中最后如来，号曰电光，勇猛军比丘，闻电光如来说法之时，获无生忍。电光如来即为授记：‘汝勇猛军，于未来世供养无量千佛世尊，受持如来三时正法，利益无量无数众生，安立百千俱胝那由他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众生住声闻乘。如是乃过阿僧祇劫，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无边精进光明功德超胜王如来。其佛刹土，积集无量清净功德，安隐丰乐人民充满，多有声闻及菩萨众。其佛寿命至五小劫，灭后正法住一小劫，法教流布天人受持，舍利塔庙遍诸刹土。’

“是故，胜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清净甚深之法，应当尊重受持修习，以法严具庄严其身；法庄严故，证得如来金刚所成大那罗延坚固之身。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尽其躯力，而欲破坏坚固之身，乃无有能摧伏之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众中，演法光明，

亦无有能敌论之者。若有众生，于此深法受持读诵，精勤修习，随其意乐生于清净大族姓家，乃至坐于菩提树下，名称具足！世界殊妙，不杂异道，尚无梵志遮罗迦名，况有恶见邪求之辈？诸不善法亦尝未闻，宁有习行不善根者？能以足指放大光明，遍照无边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遇斯光者，皆得安乐，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胜慧，若诸菩萨摩诃萨，于我法中勤修行者，当获如是殊胜功德。我若具说，不可穷尽。”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若有住斯菩萨道者，勤修如是清净深法，与空相应、寂静相应，得法光明。以法光明见一切法自性无异，性无异故所见清净，见清净故则无法见，亦无有法，离自性见，法见清净，亦无清净、无清净者、无清净时，能得清净智之境界，见诸法界非界非非界，界见清净，远离诸界种种性想。离性想故，于界理趣秘密言辞而能觉了，亦能遍知诸法非界。以见法界无差别故，不可坏故，不变异故，便获一切法界理趣善巧方便。以善方便遍能了知法界理趣，以等持力于诸法界差别理趣随顺能入。住此行时，以一切法善巧方便，于一切法无住无著；无所著故能于一切法界理趣，随其所应种种开示；等持力故复能出生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游戏神通，变一为多、变多为一，山石墙壁、飞行自在而无挂碍；善巧能知四界和合不住于界，知一切界与空界合，于虚空界无著无系；以界和合善巧智故，于一切界方便修习；以修习故决了水界，能于水界或令起烟，或令发焰，或复于中烟焰俱炽，乃至无量种种变现，为诸众生作大饶益。以能安住法界理趣善巧方便而无所动，随其意乐，随何佛刹，能于诸有转胎藏形受化生身，常见十方一切世界诸佛如来，彼诸如来如是名号、如是族姓、如是众会、如是说法，悉分别知。”

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无边胜，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法，如佛所说，能得如是最胜功德？”

尔时，世尊告无边胜菩萨摩诃萨言：“无边胜，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住者，如我所说，能得如是最胜功德。无边胜，诸菩萨摩诃萨，若住于色、受、想、行、识，若住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若住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于此经，则不说有斯诸功德。然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而无所住，不入不出，故我说彼当得无边大功德海。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无有少法可得可住，亦无少法若入若出，善能安住诸法理趣而无所动。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无住无动，以无动故无高无下；无高下故，远离于高，不住于下；以不住故名善处住；善处住者于无处住；无处住者不住于处。诸菩萨摩诃萨，不于少法若有安立、若有积集，无处无住，无起无作。何以故？处不可得。以无处故则无分别，无分别故不动处住如法界住，无有处

住则无有住，于处无处无所执著，名为善住。无边胜，诸菩萨摩诃萨，于法理趣而安住者，如是安立住于无住。无住处住，见一切法无有分别；住于如是无分别行，以如是行，见一切法而无所动，则与如理而住相应，则与如理不动相应，则与如理不取相应。”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正忆念， 于义善思惟，
不住诸法中， 说名为智者。
未曾有少法， 可为安立者，
以无安立故， 无畏而发趣。
不立于诸色， 亦不立诸受，
诸想及诸行， 识等亦如是。
不住于诸蕴， 诸界及诸处，
若处若非处， 亦常无所住。
不住于地界， 亦不住水界，
火界及风界， 亦常无所住。
不住于欲界， 色界无色界，
得无安立故， 不住于三界。
及以虚空界， 于彼无所住，
以无有所住， 平等而发趣。
故无有少法， 于中而可住，
若得无所住， 斯为妙智者。
妙智无所住， 无住为菩萨，
能得如是住， 则住法界中。
无住相应故， 彼常能善住，
无住无依止， 于法得安住。
若得不依止， 则常无所动，
不入亦不出， 平等善安住，
于法如是住， 斯为勇猛者。
一切法无高， 一切法无下，
如是无所动， 法界善安住。
安住不动故， 便得无上住，
不住住相应， 斯为勇猛者。
不住于住处， 于处无所动，
成就无住处， 而得善安住。
若处若非处， 一切无所动，
住于不动处， 乃名为不动。
若住不动处， 一切无所住，
不念处非处， 常住无分别。
不住于处故， 则无有所动，

于处无所动，一切得无住。
若得不住处，处非处不动，
若于处不动，乃善住于处。
善住处安住，则住无所住，
能见一切法，住法相应住。
如是见诸法，种种无所住，
无住无安住，善巧于法住。
常住于诸法，而无有分别，
离诸分别故，斯为不动者。
若能住不动，于行无分别，
远离处非处，斯为观察者。
若能观不动，一切无所动，
诸法常平等，如是而发趣。
如理住相应，如理而不动，
得无动处者，常住于无处。”

尔时，无边胜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安立诸菩萨摩诃萨，于法理趣，无有系缚，无有解脱。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于法理趣善巧安立，不与少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和合若不和合、若摄取若不摄取、若有所归若无所归、若贪离贪、若瞋离瞋。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理趣之中善巧安立。设有众生供养恭敬，不生贪爱；毁辱逼恼，不生瞋恚。无种种想，离一切法，不见少法能与少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超过相应不相应故，远离相应不相应想，了知相应不相应想，超过了知，不于少法若进若退、若有所趣若无所趣而作相应。于一切法理趣之中，而无妄念，亦无所取，以善方便不坏法性。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如是住时，能以善巧宣说一切法界理趣，一切佛法速得圆满。”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佛法中，无所安立，无所住时，则见佛法；无有安立，无有所住，亦无胜住，亦无遍住，见佛法住。不倾动故，不流转故，不变异故，一切法界相应而住，乃名一切法界理趣善巧安立。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佛法中，无住无不住，无胜住无遍住，无处住无非处住，亦无所动，亦无分别，无胜分别，无遍分别，乃名一切法界理趣善巧安立。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能与少法而为安立，亦不见有一切法处为胜安立，亦无分别，无胜分别，无遍分别，乃名一切法界理趣善巧安立。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若住若去，亦无分别，无胜分别，无遍分别；见一切法如净虚空，光明显照远离烦恼；于一切法光明照故，乃名一切法界理趣，得善方便不以安立而观法界。何以

故？不于法界少安立故。譬如虚空及以风界，无有处所，亦无可见，无安立处，无依止处，无可示现；法界亦尔，无可入处，无可见处，无安立处，无依止处，亦无了知，亦无示现。诸菩萨摩诃萨无示现故，与如如界相应而住。

“无边慧，一切法界，无生无命，无老无死，无升无沉，无示现界，是为法界。无变异界，是为法界。而法界者，遍一切处。无边慧，法界无去亦无去处，无去处故乃名法界相应而住。如如法界，于中无处亦无非处。何以故？如如法界，如如自性无所有故。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闻我此说，则于一切法界理趣，便获无边大法光明，以法光明得无生忍，速能圆满如来十力、十八不共一切佛法，为欲成熟一切众生广大善根胜资粮故，如来种性无断绝故，速诣道场转于法轮，蔽诸魔宫，摧伏异论，作善丈夫，大师子吼，为诸众生演说妙法，随其乐欲，随其志愿，随其发趣正解脱故，皆令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菩萨，不住诸法，于佛法中，无所安立。
一切菩萨，无安立故，于佛法中，无畏发趣。
一切菩萨，见诸佛法，无住无处，妙善安立。
一切菩萨，不住于处，能见诸法，无住无退。
一切菩萨，见法无住，不动佛法，不求佛法。
一切菩萨，见法不异，不动佛法，亦不推寻。
一切菩萨，见法如是，于法善巧，方便而住。
一切菩萨，见常平等，不住佛法，亦非不住；
常无住处，亦非无处；常不分别，非不分别；
种种分别，常无所有。
一切菩萨，无住相应，于诸时处，而无所动。
一切菩萨，于法理趣，平等住时，名为善住。
一切菩萨，于法理趣，不见少法，可平等住。
一切菩萨，能见诸法，无有处所，亦不离处，
得无所动，亦无亲近。
一切菩萨，于一切法，理趣善巧，方便安住，
住无所住，名为菩萨。
一切菩萨，不于少法，若去若来，分别而住，
尔时乃住，诸法理趣。
一切菩萨，于法理趣，种种安住，能起无边，
大法光明；以法光明，住平等见，见一切法，
及法理趣，如净虚空，如影如像，平等无垢。
一切菩萨，于见了知，亦无了知，远离自性。
一切菩萨，如是观察，于一切法，理趣而住；

能于法界，坚固勤修，说名法界，理趣方便。
一切菩萨，不住法界，观诸法界，毕竟非有。
一切菩萨，决了法界，见一切法，如虚空风，
无有安立，遍一切处；法界亦尔，遍一切处。
法界难思，无可示现，于诸智者，不作亲近。
无示现界，乃为法界。无有住处，名为住者。
法界无生，无命无老，无死无沉，亦无出离。
法界难思，无来无去。法界非蕴，非界非处，
亦不离处，而无所动。法界如如，自性非有。
一切菩萨，如是了知，法界难思，得法光明。
由是发趣，往诣道场，而于佛法，无有疑惑。
不为所动，以法光明，令诸众生，获大安乐。”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之法，勤修行者，乃得如是大法光明；以此智慧，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被甲庄严会第七之五

“复次，无边慧，我念往昔过二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出现世间，号曰月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甘露，国名清净。彼佛世界，玻璨所成，常有光明遍照其土。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净妙端严，是故世界名为清净，无别城邑聚落之名。交道殊妙，金绳界饰。诸交道间，一一等量半俱卢舍。一一道间，光明宝柱杂多罗树，各八十四辉映行列。复有四池堤塘围绕，七宝台观人民止住。覆以铃网悬诸缯带，华饰珍玩犹如诸天。彼界众生寂静安乐，十善业道悉已成就，颜貌端严，寿命长远，薄贪瞋痴易可开悟，以少方便广知诸法。彼佛寿命千俱胝岁；灭度之后，正法住世一俱胝岁。十会说法，诸声闻众住学地者，一一法会各有二十俱胝那由他；诸菩萨众趣一乘者，其数无量。
“无边慧，彼月灯王如来宝菩提树，周五十由旬，高一百由旬，珊瑚为根，琉璃为干，黄金为枝，玛瑙为叶。道场纵广一百由旬，基陛周匝，栏楯围绕，妙多罗树布植行列，金铃宝网弥覆庄严。大菩提座高三由旬，细软敷具张施其上，妙衣百千间饰垂下，幢幡二十树列其傍。月灯王佛于此座上，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国界无三恶趣及恶趣名，亦无诸难及诸难名。月灯王佛常于一切诸世界中，化现其身转于法轮。
“无边慧，彼月灯王如来有二菩萨，一名云音，二名无边音。是

二菩萨，于彼如来白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理趣之中，而得善巧方便安立？’时彼如来，欲令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理趣之中，而得善巧方便安立，为二菩萨广说斯法。时诸菩萨摩诃萨闻斯法已，于一切法理趣之中，便获善巧方便安立。是二菩萨从是已后，于二万岁，无有睡眠，无欲恚恼，不起食想，不生卧想，亦无病缘汤药等想，不乐世间游观谈戏。于彼如来说法之时，即于法座得无生忍。时，彼如来而问之曰：‘善男子，于一切法理趣之中，如是善巧方便安立，汝今求耶？’是二菩萨即白佛言：‘世尊，我尚不见有一切法理趣善巧安立之名，亦复不见有一切法理趣善巧安立之法，况一切法理趣善巧方便安立？世尊，我亦不得一切诸法，我亦不得诸法安立，于一切法无住无不住。世尊，我如是见，宁复说言于一切法理趣之中，如是善巧方便安立，为求耶？为不求耶？世尊，我亦不见于一切法理趣之中，如是善巧方便安立而作求者，亦不见有若内若外若二中间、若一切法、若法理趣善巧方便而安立者，亦不见法若内若外若二中间、若一切法、若法理趣善巧方便而可安立。世尊，我亦不见乃至少法内外中间理趣善巧方便安立而可趣向，而可亲近。世尊，既无少法而可趣向，而可亲近，我于其中当何安立？世尊，我亦不见过现未来为安立处。若安立处无所有者，我于何处而可安立？世尊，无安立故，非住相应，非不住相应，无尽相应，无生相应。世尊，我亦不见从谁、由谁、何处、何时，我心意识，若生若灭？当何说言，以心意识，于一切法理趣善巧方便安立？’

“无边慧，是二菩萨，于如来前如是说时，一千菩萨得无生忍，千俱胝菩萨发菩提心。尔时，月灯王如来复告之曰：‘善男子，汝以无住而住无处，而住于一切法理趣善巧方便安立。善男子，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来随顺世俗道故，现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于如来不随世俗，现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如是。善男子，诸法无处亦非无处，若处无处皆随世俗。若随世俗，则于其中无有少法而可生者，而可了者。是故，善男子，应加精勤，速于诸法逮得解脱。’是二菩萨，于如来前闻斯法已，飞腾虚空，即以偈颂赞如来曰：

“‘法王不思议， 得未曾有法；
遍知两足尊， 佛法无过上。
以法无上故， 如来世无等；
一切法无生， 我今获此忍。
我常不分别， 若生若无生，
如是亦不念， 一切无分别。
法王大牟尼， 功德离言念，
愿说清净法， 令众皆欢喜。
于佛胜功德， 欲知其边际，
设经无量劫， 而亦不可得。

功德无边故，最胜无过上，
一切法无生，我亦不分别。
我于佛法中，未曾有毁坏，
不谓众善根，云何当可得？
诸法无示现，无生亦无相，
如是无相忍，于此亦皆证。
我今所得忍，毕竟无退转，
故于一切智，以此生欢喜。
我于如来法，决定不犹豫，
亦于一切法，远离众疑惑。
无上佛法中，我今得此忍，
我亦不分别，亦无不分别。’

“无边慧，是二菩萨说此偈已，于月灯王如来右绕三匝，以天妙华、栴檀、末香而散佛上。时，彼如来即为授记，而告之曰：‘汝云音等，过二万劫，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二菩萨，闻如来记，踊跃欢喜，谛观如来，入于诸禅游戏神通，出没自在，烟焰晖发，复为众生说法开示，令二十四俱胝人天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二菩萨，乃至尽命勤修梵行，于彼如来中时正法、后时正法悉能护持。复于尔时，教化成熟四俱胝众生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二菩萨，次第供养亲近承事多百千佛，及诸如来三昧正法一一受持。过二万劫，复值宝幢如来，随转法轮，教化成熟无量众生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宝幢如来刹土清净，无诸声闻，唯有一生补处菩萨。宝幢如来将灭度时乃为授记：‘我灭度后，云音菩萨次当现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日灯王如来。其佛刹土成就庄严，积集无量无边功德，菩萨、声闻大众圆满。日灯王如来灭度之后，无边音菩萨，次当现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以此法门无所得故，无言说故，不可示现，无生无灭。诸菩萨摩诃萨，当应如理精勤修习。若有菩萨，住一切法理趣善巧方便安立，以无所得获无生忍，圆满佛法无量功德以为庄严，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边慧，我曾不说诸菩萨摩诃萨离此法外，别有少法速能成就一切智智。若有于此无生无灭甚深空法勤修行者，速得菩萨法界理趣善巧方便及陀罗尼，具足辩才，无上摄化，诸佛世尊之所称赞，以法严具而庄严之，能圆满施，住清净戒，得清净忍、无上精进、无缘禅定；以大智慧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诸胜中最为殊胜，速得名为一切智者坐于道场，四大天王持盖来诣请转法轮，为诸人天作大光明，皆令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无边慧，若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海印三昧勤修行者，见一切法同于法界；如是见时，不于法界见一切法，不于诸法见于法界。精进修习，以一切法诸界和合善巧方便，于一切法诸界和

合，无所执著，亦无所动；于一切法诸界和合善巧方便，亦无执著，亦无分别。能于一法和合之中，而见一切诸法和合；能于一切诸法和合，而复见于一法和合；不于一切诸法和合而亲近于一法和合，不于一法和合之中亲近一切诸法和合。以能了知此一法故，亦能了知一切诸法；以能了知一切法故，于此一法应了知处亦能了知，不以诸法亲近一法。于诸取蕴和合之中，悉能了知；不于取蕴种种性相若有和合、若无和合而生执著。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若有诸法以众因缘和合而生，若有诸法以众因缘和合而成，于彼诸法悉能了知。若有诸法因缘和合，以种种性相应而起，于彼诸法亦能了知亦无执著。随顺了知一切诸法施设之相，亦能了知若相无相，亦能了知诸界差别、诸界种种性相差别，亦能了知以谁为因，不以烦恼亲近趣向诸缘起法，亦于世间、出世间法不相违背，随顺了知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世间相印皆遍了知。以一法门而能了知一切法门，以诸法门复能了知一法之门；不以一切诸法之门而亲近于一法之门，亦复不以一法之门而亲近于诸法之门。如是法门悉能净治。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法中勤修习者，以一理趣言教之门，而能了知一切诸法性同一味，于一切法得胜无诤，如理寂静不相违背，能于大会赞说斯法，精勤修习得一切法海印三昧。如是修习，若有诤论、若无诤论，皆令寂静如理而住，随顺断除憍慢放逸，于决定说善能受持，差别名言亦能觉了，法界理趣方便勤修，于诸法门善寂思念，当以何法何法相应若不相应，能以方便于决定义住清净念。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法门如是住者，以少加行得一切法海印三昧。以此无量法海三昧，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汝观一切法， 流入法界中，
诸法同法界， 理趣悉平等。
复观于法界， 流入诸法中，
法界同诸法， 理趣亦平等。
不于法界中， 观察一切法，
亦不离法界， 而见于诸法。
不于诸法中， 观察于法界，
亦不离诸法， 而见于法界。
了知种种界， 法界种种性，
一切法和合， 善巧无所住。
一切时及处， 种种性和合，
无住无所依， 亦无有所取。
和合差别性， 分别不分别，
于彼二俱无， 智者平等见。
知一和合故， 则知诸和合；

知诸和合故，则知一和合。
和合不和合，一性差别性，
不近不分别，无执无所著。
了知一切法，彼法无和合，
亦不念和合，无执无所著。
了知一切种，彼法施设相，
亦不念亲近，无执无所著。
业及业果报，一切悉能知，
于彼不相违，斯为精进者。
业及业作者，此二和合相，
知彼相无相，斯为精进者。
于诸界和合，诸界差别性，
知彼常平等，斯为精进者。
因果相系属，一切悉能知，
于彼诸缘法，被甲如理住。
能知出世法，于诸世间法，
无有少相违，如是平等住。
亦知世间法，于诸出世法，
亦无少相违，如是平等住。
世间所应作，一切诸相印，
随顺能观察，遍知平等住。
能以一法门，了知诸法门；
亦以诸法门，了知一法门。
不以一法门，亲近诸法门；
不以诸法门，亲近一法门。
一切法门中，平等遍清净，
于法无异相，斯为观察者。
于诸法言教，而能平等说，
常住平等性，斯为观察者。
于诸法言教，如理能知见，
便得善相应，斯为方便者。
不起于诤论，不作诤因缘，
一切不相违，斯为相应者。
常起于无诤，无诤得相应，
平等不相违，斯为智慧者。
于法理趣中，永息诸诤论，
被甲如理修，斯为勇猛者。
如是遍观察，纯一无违诤，
能于法会中，赞说无上法。
如是诸菩萨，成就一切法，

大海印三昧，斯为正念者。
如是勤修习，纯一无违诤，
息诤论相应，成就此三昧。
如理而安住，能知秘密说，
知我及我慢，断慢绝矜高；
决定言教中，成就善方便，
亦知差别名，斯为有智者。
诸法理趣中，如理勤修习，
能见诸法门，斯为见法者。
如是勤修习，能知一切法，
何法共相应，何法不相应。
一切诸法中，念业清净者，
能于决定义，而得善方便。
一切诸法中，精进思惟者，
了知一切法，乃获此三昧。

“复次，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法中勤修习者，复有能摄三昧之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解说。”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有诸菩萨摩诃萨法光明门，而能出生诸法理趣善巧方便，亦能出生一切法印，能入一切法印之门，于一切法所应作者能了能入，于法光明能得能说，以法光明随顺趣入诸法句门。何者名为法光明门而能出生善巧光明？谓能了知异名教门、秘密教门、异名事门、摄取事门、诸差别门。云何于彼而得了知？乃能出生三昧之门，一切法界理趣之门，入于一义，能随解了诸法光明。

“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甚深诸法理趣善巧方便，若现修行、若当修行，若现求者、若当求者，闻此法门，以少加行，得大光明入诸法门；从此法门复起光明，以是光明随何法门、随何所行，应入应行，如其理趣，以三昧力观诸法门，于三昧门出生智慧，而能了知如实理趣三昧力故，观法门故，生智慧故，以三昧门了知法界，住善方便，能起一切法门光明，得一切法海印三昧。

“无边慧，云何法门？谓阿字印，印一切法，无明所作，行得圆满。阿字为首，无明止息，无所作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相印门，以[榱-多＋可]字印印一切法，业异熟果，业所应作，业果和合，了知业果和合缘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业无果无有和合无缘印门，以诸行印印一切法，于种种业，业所应作，起一切法智光明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一切诸行善巧印门，以[打-丁＋豙]字印印一切法，以么字助，施设名言与种种法而作相应，了知[打-丁＋豙]么而相助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合无助无名印门，以无边印印一切法，

一切分别而不可得，离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分别印门，以无际印印一切法，际不和合，尽于际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寻无伺无言说印门，以无种种自性之印印一切法，以一自性起作之相，断除种种自性想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种种自性印门，以欲相应和合之印印一切法，现起有为诸行圆满，离欲寂静，无和合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入尽欲智见无和合印门。无边慧，是为菩萨摩诃萨印门印一切法，以此印门而应入于一切法中。

“无边慧，复有无障碍门、无和合门，诸菩萨摩诃萨应随悟入。云何无障碍门、无和合门？谓虚空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著印门，以空闲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二印门，以寂静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止息印门，以无门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不动印门，以无处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染印门，以性空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无得印门，以无相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善巧修习方便印门，以无愿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善寂静愿光明印门，以无贪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遍知分别如实印门，以无生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生正智见无生印门，以寂灭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离蕴印门，以尽相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生尽印门，以法界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显现法界善巧印门，以无念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实无分别平等印门，以离性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遍知一切自性印门，以涅槃印印一切法。诸菩萨摩诃萨，应入如实寂静顺灭印门。无边慧，是为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障碍门、不和合门，超过一切断常见门、无边际门、前后际门，以厌离故，寂灭故，止息故，清凉故。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一切法印之门随学随入。以善修行此诸法门，得一切法海印三昧。此三昧者，如实相应，能摄诸法善方便智。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印门，应善修习住一切法海印三昧，观一切法，而能出生无量无边大法光明。

“无边慧，譬如大海水，乃无量而无有能测其量者；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终无有能测其量者。又如大海，一切众流悉入其中；一切诸法入法印中，亦复如是，故名海印，印一切法，悉入诸法海印之中。于此印中，见一切法同于法印。又如大龙及诸龙众诸大身众，能有大海，能入大海，于彼大海以为住处；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而于无量百千劫中，善修诸业，乃能入此三昧印门，于彼印门以为住处，为欲证得诸佛法故，善巧圆满一切智故，成就如是诸法印门。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此法门时，则能修学一切法门；见诸法门在此门故，而能发起诸法光明，入于一切法海之中。是故此法，名一切法海印三昧。又如大海，是大珍宝积集之处；此三昧者亦复如是，是一切法及法善巧积集之处。

“无边慧，若有众生，为得无上佛之知见，于此三昧，若已求

者、若当求者、若现求者，彼则能求一切法海圆满智慧。以是义故，我此法印付嘱于汝，汝于末世后五十岁正法灭时，以此法印印诸众生。为此法印而印之者，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成就佛法，速诣道场，转无上轮，绍隆佛种，随顺住于一切智地，能于无上大般涅槃而般涅槃，令诸天人受持正法。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若欲摄取如是无量殊胜功德，于此深法，精勤爱乐而无放逸。

“复次，无边慧，我念往昔过大无量阿僧祇劫，复倍是数，尔时有佛出现世间，号曰超过须弥光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善住，国名悦意。时彼劫中，众生寿命不可限量，安隐丰饶，住众善法，是故彼劫名为善住。彼佛国界广博严饰，多诸美妙，见者和乐，悦意名香周流普遍，是故彼国名为悦意。时四洲中，三洲等量八万由旬。一一洲中有二万城，一一城量各十由旬。唯有阎浮一洲，广量俱胝由旬，有八万城。一一城量二十由旬，重楼表刹，垣墙周匝，种种衣树、种种味树、诸杂华树、宝多罗树而庄严之。国界安乐，人民充满。其中复有最大都城周百由旬，二万园苑而围绕之。诸园苑中，澄潭溯流处处盈注，华蕊甘实一一荣茂，名香普熏闻者欣悦，鸟兽和鸣其声雅亮。尔时，彼佛住一园中为众说法。

“无边慧，超过须弥光王如来寿十小劫；灭度之后，正法住世满一小劫。时，彼如来四会说法。一一法会，诸声闻众住学地者，各有五百俱胝那由他；诸阿罗汉及菩萨众，各有五十俱胝那由他。时，彼如来有二菩萨，一名勇猛军，二名勇猛力。是二菩萨，具足神通得无生忍，前白佛言：‘世尊，以何等法，成就菩萨摩诃萨一切诸法海印三昧？’时彼如来，以此句门广为宣说。说此法时，十千菩萨得无生忍。是二菩萨证一切法海印三昧，及证菩萨一切三昧。以证诸法海印三昧，及证菩萨诸三昧故，能于一切佛刹土中，现大神变，放大光明，出妙梵音，为诸众生演说正法，而能成熟八俱胝人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如来即为授记：‘过一百劫，皆当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百劫之中于一一劫，供养承事五百如来。于彼如来中时正法、后时正法悉能受持，为诸众生作大饶益。一一劫中一心不乱，一一生处皆受化生，一一生中不退三昧，神变说法度诸众生。过百劫已，复值无边功德如来，供养亲近，善能游戏无量三昧神变解脱。是二菩萨于彼佛所，一名离忧，二名善住，能随如来转于法轮，教化无量无数众生令住三乘。时，彼如来复为授记：“我灭度后，离忧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无边辩才如来。灭度之后，善住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最胜光明如来。共寿一劫，刹土积集无量功德。”’是二菩萨，于如来前受斯决已，次第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边慧，若诸菩萨摩诃萨，为一切法海印三昧，应生爱乐，起大精进不惜身命，以不放逸而修行之。”

时彼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曰慧义，即从坐起，前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得一切法智善巧故，及得如来一切智故，说一切法海印三昧。世尊，若得诸法海印三昧，决定当得诸法理趣善巧方便速诣道场，以此无边功德大海，而发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见诸佛，勤修正法，与僧同行，能消如来最上之供，超过声闻、缘觉之地。”

尔时，世尊告慧义菩萨摩诃萨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慧义，诸菩萨摩诃萨，得一切法海印三昧，则得无量殊胜功德。若住诸法海印三昧，能以诸法海印三昧善巧方便，决定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慧义，譬如须弥山王众宝所成，出于大海，量高八万四千由旬，嶷然安住，最极光明；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此三昧善发趣故，出于一切法藏大海，映蔽一切世间天人，无上安住，最极光明。又如满月，众星围绕；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能于一切世间天人大众之中，作大光明。

“慧义，汝观斯法，其谁于此不生爱乐，不起精进而为放逸？唯除下劣薄福众生。若诸众生有大智慧，而能成就此广大法。广大法者，具足功德，诸善丈夫之所摄取，如我所说。若能摄此广大法财，为诸天人之所侍卫，十方诸佛、诸大菩萨之所护念。”

尔时，世尊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若于此法勤修学者，能为众生作大饶益，除一切疑，解一切结，舍诸习气，断诸随眠，超诸喜爱，渡诸有海，永灭黑闇，永离惊怖，速以善巧能知一切众生之心。”

尔时，世尊说是语已，放大光明。其光遍照无数世界，映夺一切日月光明。放斯光已，复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勤修海印三昧，亦当如是现大神变，放大光明，大师子吼演说斯法，超过三界作大照明，如我今日而无异也。”

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加持此法。于后末世，若有众生闻斯法名，当获无量无边功德！”

尔时，世尊为欲加持此法门故，又放光明。复以一指，遍动三千大千世界，令诸众生得大安乐。于时会中，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如是众等，散天妙华及天妙衣，天诸妓乐俱时而作。无量诸天手执天衣，摇裔翩翻满虚空中，同声唱言：“奇哉！奇哉！诸佛境界不可思议。若有受持此深法者，当知堪受一切众生恭敬作礼。”

尔时，世尊复告无边慧菩萨摩诃萨言：“无边慧，后末世时薄福众生，不得闻此甲胄庄严三昧庄严。若诸众生有善方便，摄大资粮，于后末世乃闻斯法。若于斯法勤修行者，则为三世诸佛世尊之所摄受。无边慧，于后末世大怖畏时，我此法门付嘱汝等。我于无数俱胝

那由他劫，积集无上诸法宝藏，具足功德无边安乐，汝今皆得。一切苦蕴，汝今皆舍。汝以无边功德大海，而速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无边慧菩萨摩诃萨，与五百菩萨摩诃萨及诸居士，贤护商主等而为上首，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我随力能当持如来大菩提法，于后末世，为诸众生作大饶益。”

尔时，诸菩萨摩诃萨，各从坐起，以诸杂华散于如来，脱身妙衣持以供养，作如是言：“世尊，以此善根，我皆回向一切众生，愿诸众生悉得圆满菩提分法，成就如来一切法智。于后末世一切众生所有善根，愿皆成就。”

尔时，世尊为令一切菩萨摩诃萨生欢喜故，而说偈言：

“为诸众生故， 当兴大饶益，
持我菩提法， 法王师子吼。
于后末世中， 若诸求法者，
闻斯广大法， 一切获安乐。
如我之所说， 若有见此乘，
闻斯契经法， 得随其所乐。
若有智慧者， 修习善方便，
闻斯最上法， 身心大欢喜。
若在于此会， 现前见我说，
得闻斯法已， 善能爱乐者，
于后末世中， 生汝大福聚，
无数无有量， 广大无边际。
于后末世中， 若能受持此，
法王所说法， 为佛之摄受。
于后末世中， 持我菩提法，
则为无量佛， 最后持法者。”

尔时，世尊说此法已，无量菩萨得无生忍，无量众生成熟善根。无边慧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六

梁三藏法师曼陀罗奉诏译
法界体性无分别会第八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二千人，从无量佛土而来集会。复有三万二千天

子，悉向大乘。

时，大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童子及宝上天子，尔时，宝上天子作是思惟："若今世尊告文殊师利演说于法，若告已说，令诸魔宫皆悉闇蔽无复威德，使魔波旬忧恼不悦，令诸魔众悉善调伏，诸增上慢者破增上慢，自记所得善修行者获沙门果，已得果者转更增上，使佛法僧种相续不断，令多众人发菩提心，此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集菩提令得久住。若如来在世及灭度后，常闻说此法，随所向乘，疾得灭度。"

尔时，世尊于宝上天子所念，即告文殊师利童子："于此众中可少说法，今此大众欲从汝闻。"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即白佛言："世尊，当说何法？"

佛言："说于法界体性因缘。"

文殊师利言："世尊，一切诸法界法界体性。世尊，出法界外，无有所闻。世尊，云何言因法界演说于法？"

佛言："文殊师利，憍慢众生若闻此法生于惊怪。"

文殊师利言："世尊，法界体性无有惊怪。世尊，是惊怪者即法界体性。"

尔时，大德舍利弗，问于文殊师利童子："文殊师利，若一切法皆法界体性，众生何处有污染净？法界体性无污净故。"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是诸众生身见颠倒，安住我胜、我所胜。是凡夫人发起我想，是众生等执著我想，及著他想，起心心数法。是心心数法，造作诸业若善不善，是诸众生行业因故获得果报。大德舍利弗，若已有生即有染污，是污染者法界体性。大德舍利弗，若知污染是法界体性，是名白净。然第一义，无有污净，若污染法、若白净法。"

文殊师利说是法时，五百比丘悉断诸漏，得无漏心。

尔时，大德舍利弗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所说法界无有错谬。"

说是法已，过百比丘悉断诸漏，得无漏心。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此法界者，本是系缚，今得解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是法界者，非本系缚，今得解耶？"

"大德舍利弗，是诸比丘今于何处心得解脱？"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如来甚多调伏声闻，皆断诸漏，心得解脱。"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是世尊声闻不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是世尊声闻人也。"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断诸漏，得于无漏解脱心耶？"

舍利弗言："我得无漏解脱之心。"

文殊师利言："大德，以何等心得于解脱？为过去心，为未来

心、现在心耶？大德，过去世心已灭之想，未来世心未至之想，现在世心不住之想，云何大德心得解脱？”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非过去心得于解脱，非未来、现在心得于解脱。”

文殊师利言：“大德，汝云何言心得解脱？”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住世谛说心得解脱；第一义中，都无有心系缚解脱。”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欲令法界体性，有于世谛、第一义谛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法界体性无有世谛、第一义谛。”

文殊师利言：“大德，汝云何说住于世谛，心得解脱？”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宁无有心得解脱耶？”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心有内、有外、中者，是得解脱。大德，而是心者无内外中，无系缚、解脱。”

尔时，众中有二百比丘，闻于文殊师利所说，即从坐起，说如是言：“若无解脱，无解脱心，我等何故出家修道？若无出世，何故修道？”是诸比丘说粗语已，背众而去。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欲调伏是诸比丘故，知诸比丘所去道，前化一比丘。是诸比丘到化比丘所在，化比丘前，如是问言：“大德，从何处来？”

是化比丘答诸比丘：“大德，我于文殊师利所说，不解不知，不信不向，以是缘故从彼众来。”

是诸比丘即复语此化比丘言：“大德，我等亦尔，不解不知，不信不向，以是缘故从彼众来。”

化比丘言：“大德，于文殊师利所说法中，云何不适？违逆汝意从众出来。”

诸比丘言：“大德，以文殊师利说无向果，无有证果，又无解脱。我等闻已作如是念：‘若无向果，无有证果，无解脱者，我等何义修行梵行？若无出者，何故修道？’思是义故出彼众来。”

是化比丘作如是言：“大德，汝不解故，为诽谤故，为骂詈故，出彼众来。”

诸比丘言：“我等亦不诽谤骂詈，但以不见于解脱故出彼众来。”

是化比丘即便称叹诸比丘言：“善哉！善哉！大德，我等今当善共思议。若非骂詈，则非诤讼；非诤讼者，是第一义沙门法也。汝等心者，何等相耶？为青、黄、赤、白、紫、玻瓈色？实耶？不实耶？常耶？无常耶？色耶？非色耶？”

诸比丘言：“大德，心者非色，而不可见，无有形照，亦无触对，无处无教。”

化比丘言：“大德，而是心者，实非是色，而不可见，无有形

照，亦无触对，无处无教。而是心者，内住、外住、内外住耶？”
是诸比丘答言：“不耶。”
化比丘言：“大德，汝心非色，而不可见，无有形照，无有触对，无处无教，非内外中，是正成就不？”
是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汝心非色，而不可见，无有形照，无有触对，无处无教，非内外中，是正成就不？”
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若心不实，无成就者，云何解脱？”
是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以是义故，文殊师利说法界体性无污染净。大德，汝凡夫颠倒故，执我我所而起于心，行诸境界起攀缘心。是尽能灭一切攀缘生灭，不住变易之法，若心缘出家受具足戒，修道得果。是心体性，空无有实，从妄想起。若不实妄想，则是不生、不住、不灭。若其非是生、住、灭者，无有系缚，亦无解脱，无向无得。大德，以是义故，文殊师利说法界体性无污染净，亦无向得，无解脱者。”
是化比丘如是说时，诸比丘等无漏解脱。得解脱已，即便还向文殊师利所，到已各脱郁多罗僧，以用供养文殊师利，说如是言：“文殊师利，汝今善能守护我等。我等不信向是甚深调伏法故，远离舍去。”

尔时，大德须菩提如是问言：“诸大德等，为何所得？为何所觉？各各脱于郁多罗僧，以为供养文殊师利？”
诸比丘言：“大德须菩提，我等今者无得无觉，是故我等供养文殊师利童子。大德须菩提，我等以有所得想故，于此众中从坐起去。我等已能舍离得想，是故还此。”
须菩提言：“何故汝等说如是语？”
诸比丘言：“大德须菩提，著名为动摇爱著。若有动摇、有爱著者，无向无得。大德须菩提，若无向、得，即于此处能断一切动摇爱著。”
须菩提言：“谁调伏汝？”
诸比丘言：“大德须菩提，无有所得，无所觉者，是调伏我。是人不生亦不灭度，亦非禅定又非乱心。”
须菩提言：“谁调伏汝？”
诸比丘言：“可问文殊师利童子！”

尔时，大德阿难问文殊师利言：“此诸比丘谁所调伏？”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无阴、界、入者，亦非凡夫，非缘觉，非声闻，非菩萨，非如来，非身相应，非言相应，非心相应。”

阿难言："文殊师利，尔说谁耶？"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若如来化化，而是化者有相应乎？"
阿难言："文殊师利，化无有法可与相应、不相应者。"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一切诸法体性是化。
阿难言："文殊师利，如汝所说，一切诸法体性是化。"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是化调伏此诸比丘。大德阿难，如化调伏者，一切声闻亦复如是。大德阿难，如是调伏者正是调伏。若不解如是调伏者，当知名为增上慢者。"
尔时，大德阿难问于文殊师利童子："文殊师利，是增上慢比丘可识知也？"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戒聚清净即是动摇，当知此即是增上慢；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知见聚清净即是动摇，当知此即是增上慢；我得我证，如是思惟动摇妄想，当知此即是增上慢；惊畏身见，亦空如空，入一道亦空，此说是正说，当知此即是增上慢。复次，大德阿难，若比丘云：'身见是空，乃至入一道空，如是之空是平等空。'当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大德阿难，身见异空，异故身见即是空，空与异道不异，道者即是空。复次，大德阿难，若有惊畏无明，有爱喜明解脱，当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若有二相，非是解脱。
"复次，大德阿难，若有比丘，畏贪瞋痴，喜三解脱；惊畏四倒，喜于四相；惊畏五盖，喜于五根；惊畏六入，喜于六通；惊畏七识住，喜七助道法；惊畏八邪，喜八圣道；惊畏九众生居，喜九次第定；惊畏十不善，喜十无漏善；惊畏有为界，喜无为法。当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大德阿难，而是一切皆是动摇，皆是戏论。大德阿难，若有动摇，若有戏论，心即自高。自在摄取，依止妄想，堪忍成就，如是等法，名为自在；自在故生于憍慢。大德阿难，如是比丘，当知名有增上慢也。所以者何？大德阿难，云何有为界空？是空入空。当知此比丘有增上慢。"
大德阿难，问文殊师利："云何比丘无增上慢？"
文殊师利言："大德阿难，若有比丘，寂静于内则外寂静，一切境界，若平等非平等、若有若无、若有为无为，无有动摇，亦无妄想无不妄想，无二无一，无庄严无不庄严，非有戏论不执著，始见于一切诸法平等，亦无平等无不平等，无有一法能作平等非平等者。如是不动不摇，无有妄想无不妄想，又不执著亦不见妄想，何况向解、得果、智证？有动摇者，无有是处。
"大德阿难，如是比丘，无增上慢侣，亦无戏论，远自他伴，舍诸爱著，一切爱著非爱著故。离诸攀缘，觉观思惟；思惟解脱、解脱向，无有取者，悉皆寂静；因寂静缘，是我身、我所身度到彼岸，不见有法解向断证。若有比丘如是修行，无增上慢，空平等故；解知一切诸法平等，无有上下、若善不善、可作不可作、有漏无漏、若世出

世、有为无为，如是等上下动摇，无不妄想亦不见知；如是诸法悉见平等，喻如虚空。大德阿难，若有比丘如是解者，名善解脱，如是比丘无增上慢。以是义故，如来说言：‘若有比丘解诸法平等，喻如虚空，如动于虚空，无所触著；沙门法者，亦复如是。’”

说是语时，二百比丘悉断诸漏，得于无漏解脱之法。

尔时，宝上天子问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无增上慢？愿如实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一切智心、无等等心、三界最胜心，过诸声闻及缘觉外诸境界，以安住心。然亦修行一切善根，为增上故，化众生故，摄正法故，为余众生、为他人说一切智心。是心如实解本始平等，如随所闻其心体性，解知一切众生体性；解知一切诸法体性故，解知一切善根体性；解知一切善根体性故，解知演说菩萨体性。天子，是菩提萨埵如实说授记。

“复次，天子，若菩萨布施、随所施与、随所愿施及诸余施，一切无碍。施无所依不著，无觉无有解，无有解故即是空也。若能如是解施体性，解施体性故，解如实始体性；解如实始体性故，解诸法体性；解诸法体性故，解诸一切众生体性；解诸一切众生体性故，说菩萨体性。天子，是名菩萨施清净故说授记也。

“复次，天子，若有菩萨，解知身者即解知戒，解知口者即解知戒，解知心者即解知戒，解身口者解觉寂静；解觉寂静故，解众生寂静；解众生寂静故，解一切法寂静；解一切法寂静故，解如实始寂静；解如实始寂静故，得寂静法，因寂静、缘寂静，随有所闻一切诸法能说寂静。天子，是名菩萨戒清净故如实说授记。

“复次，天子，若有菩萨，知于法性毕竟是空，知于法性毕竟自在，于诸众生能忍众恶，心不起忍，不思外事，不背众生，能灭一切众恶。如诸众生性，忍体性亦尔；如忍体性，菩提性亦尔；如菩提性，一切诸法体性亦尔；如知一切诸法体性，如实如法亦尔。如如所闻同尽法性，法性界毕竟空，法性毕竟空说行顺忍。天子，是名菩萨真实净忍说授记也。

“复次，天子，菩萨知慎一切法行离诸思惟，无诸庄严成舍进行，如有所为亦无所作。其知坚固一切能离，内性寂静，外化众生。知精进寂故，知菩提寂；知菩提寂故，亦知一切诸法寂静；知诸法寂故，知如实始、如所闻法，精进性寂故一切能说。天子，是名菩萨清净精进如实知授记。

“复次，天子，若菩萨入诸法平等无增减禅，以禅力故，其心安住；心安住故，识无所住；识无所住故，七觉心平等；七觉心平等故，得禅定平等；得禅定平等故，知菩提平等；知菩提平等故，知一切众生平等；知识一切众生平等故，知诸法平等。若如是知诸法平等，随所闻法，能说诸法体性平等。天子，是名菩萨清净禅定如实说授记。

“复次，天子，若有菩萨慧眼清净，如实知见于一切法，随所见法皆无所见、无有动摇，得无动智无行无因无缘行，亦不行诸威仪法则亦非不行，不行因缘，知诸法平等不救不行。何以故？若不行者即无分别，断诸妄想希望贪著。是菩提萨埵离诸所有，亦行一切众生行处，为欲教化诸众生故，聚集一切助菩提法故，摄取正法故，不断三宝种故。如来所行者，于一切法清净体性无所分别，以此般若体性净故，知菩提体性净；知菩提体性净故，知众生体性净；知众生体性净故，知一切法体性净；知一切法体性净故，于诸法体性得如实智；得如实智故，随所闻事是法界性说无分别。天子，是名菩萨慧眼清净如实说授记。

“复次，天子，菩萨观身行身念处，知过去身无有边际；知未来身无趣向者；现在身者，犹如草木瓦石墙壁，身亦如是。若能如是观身身行，是身体性痴行寂静，思惟并行亦无发起，不思惟不起自在是名离我，识无所住修身念处行，亦无有法可修行者亦非不修，知一切法无有体性非不有性。如是观身修于身行，观心如幻化，知心如响应，如实知心，受乐不爱，受苦不苦，受不苦乐不失正念，不执无明，离受于受不为所牵，是名如实知见受念处。若能如是观受行者，于诸受法，心无所行，心不安住，是一切心亦不放舍，菩提之心亦不失念，亦不远离，是名观心行心念处。善知法，知见法行法，无念无思惟，入于法性无身受心，非观法相，发起见行入于法性，是名观法行法念处。是一切法体性和合，聚集无物犹如虚空，如所闻事无念无思惟，自然说法念处。天子，是名知于净法念处说授记也。

“复次，天子，又是菩萨一切智心，而得自在如所教悔，正住不施不乱不失，念于初发一切善根无垢心行，随所行处一切能舍，诃犯戒心不依止戒，忍无诤讼，身口心意于诸众生不生瞋心，不起声闻、缘觉精进乘进，不念思惟一切善法，不依诸禅定次第定，心无所行不见行诸见，不行诸法入一切法，如诸圣人，于诸境界而无所行。虽近非圣身口意业，未曾被诃，不以信故；求于善法独行无侣，欲自过世行精进行，永断贪欲瞋痴结故；心无烦恼，不破戒故；亦不亲近行恶行者，无有谀谄内行净故；无散乱语者，口业净故；无所求者，自财知足故；非驱使者，非邪命活故；无积聚者，随有所得皆知足故；无希望者，离三界欲故；是知足者，离恶求故；是寂静者，解一切法皆寂静故；现瞋痴者，舍世行故；无戏论者，断诸戏论故；是不还者，断欲瞋痴故；贪嗜法者，调伏憍慢故；是易解者，善调心故；善守护者，护戒聚故；心善解脱者，慧聚净故；是不舍者，行圣种故；无退转者，发菩提心毕究竟故；无所用者，一切世行故；无诤讼者，等一切众生故；善自护者，护他人故；调自心者，不求他过故；离诸希望者，护净戒故；广说法者，无吝惜故；是爱护者，护于一切众生心故；初发心者，集一切善法故；无异行者，于一切法得一味故；不动摇者，断诸动故；不观种性者，教化众生故；等众生者，摄取一切诸

众生故；初观空者，一切法故；调诸见者，善教化故；无想行者，调伏行想诸众生故；知无愿者，所愿满足善调伏故；一切知者，观无作故；是行善者，不知足故；无物观物者，示现非物而是物故；不思惟观者，我寂静故；无自我者，观化众生以无我故；无非道行者，化诸众生离结使故；方便之心得毕竟者，修行般若故；定住无去者，终不证触一切声闻、缘觉乘故；离道非道者，第一义故；离行非行者，一切凡夫证正行故；无庄严无不庄严者，无不希望诸法故；不自赞者，不戏论他故；无等等智者，具佛法故；无生法忍者，一切诸法无生无灭忍故。天子，是名菩萨得于自在。

“天子，菩萨者随所生处，非不知故生，以知故生；而是菩萨摄取生死得自在故，亦得具足成就佛法；而是菩萨非生死流转，以愿力故，在在处生得自在智，是名菩萨得自在智。菩萨非以得边际故，名自在智；若不断绝一切善根，是名菩萨得自在智。菩萨非得诸善根故，名自在智；于诸善根无厌足故，名自在智。菩萨非不生三界得名自在，为化众生故生三界名为自在。菩萨非以离自结故得名自在，为诸众生断结使故勤修精进，是名菩萨得自在智。菩萨不以为己身故得名自在，为于寂静一切众生诸苦恼故名为自在。菩萨非以舍故自在，摄取教化众生故名为自在。菩萨非断自贪瞋痴得名自在，断诸众生贪欲瞋痴诸结使故名为自在。菩萨非自证灭法故得名自在，为诸众生证灭法故得名自在。菩萨非自断漏故得名自在，菩萨为诸善根增长不断漏法名得自在。菩萨非证三解脱故名得自在，菩萨解了三解脱故名为自在。菩萨非自在寂灭五阴名得自在，为舍一切众生重担名为自在。菩萨非以灭六根故名得自在，知诸众生上下根故名为自在。菩萨非以生分尽故名得自在，菩萨不以断绝生故名为自在。菩萨非得过于声闻、缘觉解脱名得自在，菩萨道场得解脱果，受用一切诸众生故名为自在。”

演说如是自在品时，于是众中三万二千诸天子等皆发无上正真道心。

尔时，世尊赞于文殊师利童子：“善哉！善哉！善说一切菩萨受记。文殊师利，若有菩萨闻说如是菩萨受记，一向信解，不生惊畏，诸佛世尊为说真实无上道记。”

尔时，宝上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汝今演说于受记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说受记，我有是法，有觉了者，我说受记。天子，我今不得乃至一法亦无觉了，云何说受记？”

天子言：“文殊师利，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岂无解向而得果耶？”

文殊师利言：“天子，诸佛世尊无解向得果。天子，诸佛世尊不为解向得果说法。”

天子言：“文殊师利，诸佛世尊云何说法？”

文殊师利言：“天子，诸佛世尊亦不分别体性而说法也。无生无灭，无因无缘，无去无来，无有众生非无众生，无污染无白净，无生

死无涅槃。天子，诸佛世尊如是说法。”
　　天子问文殊师利言：“诸佛世尊不为涅槃而说法者，何以故名为佛出世耶？”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七

梁三藏法师曼陀罗奉诏译
法界体性无分别会第八之二

　　文殊师利言：“天子，觉了身见之体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现无明有爱体性，名佛出世；觉了贪瞋痴体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现颠倒体性平等，名佛出世。天子，觉了诸见之体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阴、界、入法界体性，名佛出世。天子，佛出世者，诸法无生，是名演说无生法也。是无生法，都无生死，亦无涅槃。”
　　天子言：“文殊师利，当为众生说庄严无上正真道法。何以故？文殊师利，诸佛出世无所增长。”
　　文殊师利言：“天子，知恩报恩者。”
　　天子言：“有所作者，当知报恩。”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欲使如来有所作也。”
　　天子言：“文殊师利，如来者无有所作，诸佛如来到于无为，无为之道无有所作。”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许无为者，无报恩非不报恩。”
　　天子言：“文殊师利，如此法者，不应为初发意者说。何以故？若闻是法生于惊畏，便当退转。”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初发无上菩提之心，惊畏退转，是人则住于退转也。”
　　天子言：“文殊师利，何故说是？”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初发道心，惊畏声闻、缘觉地，则便退转。若悭惜、破戒、瞋忿、乱痴，住于不退。”
　　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住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初发道心，安住法界平等中故是名善住，初发心菩萨名之为住。”
　　天子言：“文殊师利，菩萨齐几名初发心？”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初发心者，修行于空无相无作，解一切法无生无灭，是名菩萨初发心也。”
　　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名为久行？”
　　文殊师利言：“天子，一切凡夫名为久行，于生死中不知始故。”
　　天子复问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名久行者？”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行于爱染，为化爱染诸众生故，而亦不共是爱染住，名菩萨久行。行于瞋恚，为化瞋恚诸众生故，不

共瞋住；亦行愚痴，为化愚痴诸众生故，不共痴住；亦行等分，为化等分诸众生故，而亦不共一切结住。天子，若有菩萨，化众生故观一切相，亦不分别法界体相，名菩萨久行者。”

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名为不退转？”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观一切法无灾无不灾，观法界体性无灾无不灾，是名菩萨不退转也。复次，天子，若有菩萨亦退不退，是名菩萨不退转也。所以者何？退者，欲界退诸善故。复次，天子，菩萨不知不解故退；以知解故无有诤讼，是名不退。何以故？解一切性法性。我以能解了一切法性更不复退，是名不退。于佛法无疑，不信他语，离是不是，初心清净，无有嫉妒亦无动摇，智慧明照，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解了佛法，是名菩萨不退转也。”

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名为一生？”

文殊师利言：“天子，菩萨若知一切诸生而亦不生，亦知一切众生生死，于诸生中善能说法，教化众生生处无取，亦取诸生离生死取，不去不来，不上不下，一切诸法悉平等故；亦知因缘和合增长，一切众生身口心意悉皆平等，一切众生无有境界，住佛境界，入于法界，法界平等故；平等解了众生之心，善解知时至于道场，是名一生。天子，是则名为菩萨一生。”

尔时，宝上天子问于文殊师利童子：“云何名菩萨不生，亦于一切而得自在？”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菩萨知于行业，非憍慢故。是菩萨不生，亦于一切而得自在。复次，天子，菩萨能舍一切所有菩提之心，毕竟不退，是名不生；若不共诸嫉妒结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若有菩萨威仪法则，诸功德戒具成就行，是名不生；不共犯戒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心不舍背一切众生，是名不生；不共一切无明瞋恚诸结使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于诸善根坚住不动，是名不生；于善根中发勤进勇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入诸禅定及次第定，是名不生；不味禅乐，是名一切而得自在。若勤精进求般若慧学问无厌，是名不生；不共痴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不瞋恼诤，是名不生；不共瞋恼诸诤讼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若如实语，是名不生；若如实住，名得自在。若内寂静，是名不生；若不污染外诸境界，名得自在。若能究竟一切智心，是名不生；不求下乘，名得自在。觉诸业果，是名不生；降伏魔业，名得自在。得世光明，是名不生；世法不污，名得自在。不逆所住，是名不生；不堕所作，名得自在。若离诸慢放逸势力，是名不生；若智慧识成就圣乐，名得自在。不退所誓，是名不生；所誓出世，名得自在。顺行缘生，是名不生；不执缘生法，名得自在。若以尽智观一切空，是名不生；具诸善根，名得自在。若方便智发起所作，生大悲心修勤进行，是名不生；若能安住诸解脱法，名得自在。若不污染于一切法，名为不生；若断诸见而为说法，名得自在。若善思惟不见诸法，是名不生；得力不证一切诸法，名得自在。

若观一切诸法性空，是名不生；若不放舍一切众生，名得自在。若不住三界，是名不生；为众生故不入涅槃，名得自在。

“复次，天子，若有言语，是动摇语，是妄想语，是执著语，是有发起。天子，于一切法无有言语，不行不动，无诸戏论语，不舍众生亦不灭度，无所言说。天子，若无言说，亦无文字，则无所说。若有用者，则有发起言说文字。天子，以是义故，菩萨之行，不可说用，不可行念，是名慈心，是名不杀，于诸圣中得名自在。”

说是法已，世尊赞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善为诸菩萨说不生自在。文殊师利，若菩萨行如是法自在无碍，是菩萨疾得诸佛授无上道。”

闻此法时，于是众中，有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尔时，世尊即与无上正真道记，各各佛土、各各名字、某甲如来。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如是思念：“是宝上天子，当于几时成无上道？佛名何等？佛土云何？”

以佛力故，尔时，大德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宝上菩萨，当于几时得成无上正真之道？佛土云何？得成道已，其佛何名？”

佛告阿难：“是宝上天子，于百千劫，当成无上正真之道，号宝庄严如来，于此东方，其佛国土名宝庄严，劫名宝来。阿难，是宝庄严佛土丰乐，甚可欣乐，饶诸财宝，多诸人民，无有诸难，亦无恶道。阿难，是佛土中，无诸瓦石、沙土、荆棘、山谷、堆阜，地平如掌，三宝所成，阎浮檀金、琉璃、玻璨，互相间错甚可爱乐，以金网覆上。阿难，如化乐天宫殿，园池衣服丰饶，行来往返；是宝庄严佛土人民亦复如是。土无声闻、缘觉乘名，唯有菩萨，受种种法乐，入种种禅定庄严，作于种种神通，以自娱乐无有余乐，唯除法喜悦预之乐，是故世界名宝庄严。彼佛寿命六十六亿岁，出家菩萨僧六十六亿，在家菩萨无量无边。是庄严如来，为诸菩萨演说法时，上升虚空高八十亿多罗之树，结跏趺坐满千国土，出千光明照彼佛土，雨于天华、天香、末香，天乐各各有百千种，说法音声普闻佛土，说无尽主陀罗尼法。

“何谓无尽主陀罗尼法？一切诸法寂静主故，显示身心寂静之想。一切诸法观照主故，显示分别于一切法。一切诸法善思惟主故，显示一切诸法寂静。一切诸法善行主故，显示一切可作之法光明照曜。一切诸法智光明照平等主故，显示诸法无有增减。一切诸法决定主故，显示一切诸法增长。一切诸法智慧主故，显示一切法无诤讼。一切诸法善观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瞋。一切诸法正念主故，显示一切法不失念。一切诸法导引主故，显示一切诸法相义。一切诸法慧分别主故，显示一切法清净意。一切诸法空寂主故，显示诸法断诸见道。一切诸法无相主故，显示一切诸法寂静。一切诸法无愿主故，显示诸法断于诸道。一切诸法无作主故，显示诸法离于作者。一切诸法无出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出。一切诸法无生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

尽。一切诸法离欲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错。一切诸法无二主故，显示一切法现在智。一切诸法无二主故，显示一切诸法离二。一切诸法无依主故，显示一切诸法不动。一切诸法无众生主故，显示诸法众生平等。一切诸法寂静主故，显示一切诸法不变。一切诸法不得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行。一切诸法无居主故，显示一切诸法离处。一切诸法无定主故，显示一切无法自在。一切诸法因缘生故，显示一切诸法出过。一切诸法勇猛主故，显示一切诸法不出。一切诸法无过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起。一切诸法如主故，显示一切法无不如。一切诸法如始宝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坏。一切诸法法性主故，显示一切诸法一味。一切诸法如实主故，显示诸法三世平等。一切诸法不可说主故，显示不执一切诸法言语谈论。一切诸法禅定主故，显示一切诸法寂静。一切诸法法性主故，显示一切诸法无人。一切诸法菩提主故，显示一切诸法平等，一切诸法愿主故。阿难，宝庄严如来坐空未起，此无尽主陀罗尼、陀罗尼主，为诸菩萨广演说之，彼土无量阿僧祇菩萨摩诃萨皆得法忍。”

尔时，大德阿难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若诸如来自然无作，过去、未来、现在法中得无碍智。”

佛言阿难：“我今为汝说诸如来自然无作，过去、未来、现在法中得无碍智。”

尔时，大德阿难语宝上天子言：“天子，汝得大利，如来说汝无上道记。”

天子言：“大德阿难，都无有法不说受记。何以故？色非菩萨，非说色记；受、想、行、识非菩萨，非说识记。地界非菩萨，非说地界记；水、火、风界亦非菩萨，非说风界记。眼非菩萨，非说眼记；耳、鼻、舌、身、意非菩萨，非说意记。名色非菩萨，非说名色记；过去、未来、现在非菩萨，非说三世平等之记。因见非菩萨，非说因见记。生灭非菩萨，非说生灭记。大德阿难，菩萨名者即是假名，是寂静句；若法究竟是寂静者，无有受记。

“大德阿难，夫受记者，摄取一切言所说法。大德阿难，亦无有法菩萨可执，若内若外、若善若不善、若有为无为，然后受记。大德阿难，菩萨记者，一切诸法无有所属，名为受记；一切法不取，是名受记；一切法无处，是名受记；一切法无居，是名受记；一切法无出，是名受记；一切诸法无有妄想，是名受记。大德阿难，夫菩萨者，如是受记。”

尔时，世尊赞宝上天子言：“善哉！善哉！天子，菩萨通达是诸法故，则能如是说于受记，如诸佛世尊说于无上菩提道记。”

说是法时，魔王波旬与诸眷属，各有所乘来至佛所，到已却住一面，说如是言：“世尊，何因缘故说菩萨记，不说声闻？”

波旬问已，佛即答言：“波旬，是菩萨者，三千大千世界国土，所有人天悉善知之，以是因缘故说菩萨记。声闻者，非人天所识，是

故不记说。菩萨记，多诸众生发菩提心，以是缘故说菩萨记。说声闻记者，菩萨退转，是故不说。”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语波旬言：“汝今何故来至此众？”

波旬答言：“文殊师利，以佛世尊为宝上天子说无上道记：‘汝当作佛，号宝庄严如来应供正遍知。’不说记声闻。我宫殿、楼观、栏楯、宝树、园林娱乐处，互相枨触出如是音云：‘释迦如来应供正遍知，为宝上天子说无上道记。’又闻是音：‘波旬，汝今往至众所，勿令更受记菩萨来生汝宫。’”

文殊师利语波旬言：“说菩萨记，汝今不喜也。”

魔言：“文殊师利，我实不喜！为阎浮提一切众生，说罗汉记，我无愁恼。说一菩萨无上道记，我之愁恼不可言也！何以故？文殊师利，若说菩萨无上道记，我诸魔宫闇蔽不明。而是菩萨以三乘法，拔济无量阿僧祇诸众生等出于三界。文殊师利，我以是事受诸忧恼。”

文殊师利言：“波旬，汝还所止，汝无力势能留难遮，毕竟向于菩提之道，成就方便具足般若波罗蜜行者。何以故？是诸菩萨离诸魔缚，成毕竟行，善知方便，行般若波罗蜜。”

时，佛神力令魔波旬问：“文殊师利，云何菩萨修毕竟行，善知方便，行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答言：“波旬，若有菩萨离于一切诸少分行，是名菩萨成毕竟行。若见一切结使魔业，悉能利益于无上道，是名菩萨善知方便。不共一切诸结使行，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波旬，若菩萨心毕竟拔济诸众生故，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是名菩萨毕竟心行。若以四摄摄诸众生，是名菩萨善知方便。若毕竟观一切众生体性寂灭，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波旬，若有菩萨舍于内外一切能施，菩提之心毕竟究竟，是名菩萨毕竟心行。菩萨若为一切众生起受者心，是名菩萨善知方便。若有菩萨乞者受者，知如实始行平等行，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波旬，若有菩萨于诸善法，从初发心终不退转，是名菩萨毕竟行于菩提之心。若有菩萨不为他逼能舍自利，是名菩萨善知方便。菩萨念义，不念文字，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波旬，若见乞者不背舍之，是名菩萨毕竟心行。若有菩萨集诸善根愿求一切智，是名菩萨善知方便。菩萨善知诸法体性，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尔时，宝上天子语文殊师利言：“是魔波旬、眷属及乘，可以神力内之腹中，或能令诸善男子、善女人向大乘者，为作留难。”

文殊师利言：“天子，不如汝言，内魔波旬置菩萨腹。复次，天子，汝所受持佛相庄严第一受乐，令魔波旬坐师子座，以佛力故，佛辩说法。”尔时，波旬闻是语已，欲隐身出众而不能隐，文殊师利之所持故。

尔时，文殊师利作是念已，魔王波旬作佛身相，坐师子座。是时，一切大众见知是魔波旬。

文殊师利复言：“波旬，汝今得诸如来道耶？”

成佛色身坐师子座，以文殊师利力所持故，魔波旬言：“文殊师利，世尊尚不得于菩提，况我得也？所以者何？菩提者是报恩相，非离欲得，非解向得。又菩提者得无为相，彼得无为相故，觉知空相，是名菩提，非空觉知空故。觉知无相相，是名菩提，非以无相觉知无相相故。觉知无愿相，是名菩提，非无愿相觉知无愿相故。觉知法界之体性者，是名菩提，非以体性觉知体性故。觉知于如无分别相，是名菩提，非如觉知如故。觉知住于如实始故，是名菩提，非住如实始觉知住于如实始故。觉无我、无有众生、无命、无人丈夫体性，是名菩提，无觉知者故。文殊师利，若有菩萨闻说如是菩提之相，闻已能于诸法体性无所分别，即名为佛。”

魔以佛辩说是法时，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大德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未曾有也！汝力持故，令魔波旬作如来身，身相具足坐师子座，说是深法。”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一切草木树林无心，可作如来身相具足，悉能说法。我亦能令大德舍利弗作如来身，身相具足，以佛辩说法。”

尔时，大德舍利弗即作是念：“我今可于此众中没。文殊师利或能使我作如来身身相具足，戏弄于我，令声闻人作世尊相。”文殊师利神力持故而不能隐。

时，文殊师利知大德舍利弗心所念，变大德舍利弗为如来身，身相具足坐师子座，一切众会亦悉见知。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语大德舍利弗：“汝可与魔波旬共说，犹如如来共如来说。”

尔时，大德舍利弗，如是问言：“波旬，夫菩提者，何等体性？”

波旬答言：“觉知一切诸法平等，是菩提体性。觉知二法，是菩提体性。一切智观，是菩提体性。非不体性，非行非不行，永断一切诸行非行，非道非不道，是名诸佛世尊菩提。”

波旬问言：“大德舍利弗，诸佛如来住于何处？”

舍利弗言：“住生死中平等，住涅槃不动，住一切诸见如实之性，住于一切众生结使，亦住一切诸法根本，住于有为、无为二法，诸住不住无有住故。波旬，诸佛如来如是住也。”

时，舍利弗问波旬言：“菩提者，当何处求？”

波旬答言：“大德舍利弗，从身见根本求于菩提，无明有爱求于菩提，颠倒起结求于菩提，障碍覆盖求于菩提。”

舍利弗言：“波旬，何因缘故如是说也？”

波旬答言：“大德舍利弗，如实觉知如是诸法，是名菩提。”

说是法时，八百比丘悉断诸漏，得无漏心。诸天子等信舍利弗、

魔波旬故，三万二千诸天子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欲调伏诸天子故，文殊师利童子令魔波旬及大德舍利弗，作如来身身相具足。文殊师利还摄神力，大德舍利弗及魔波旬，身复本相。

尔时，四方出千菩萨，从诸佛土乘空而来，至于佛所，顶礼佛足，右绕如来，住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等闻说法界体性无分别经，闻已来此守护正法。世尊，我等受持守护此经，读诵通利，为他广说，摄取正法。"

尔时，大德阿难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从何处来？"

佛告阿难："是诸菩萨各各集在诸佛国土。此等菩萨，皆是文殊师利童子本所教化，常为说此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以开化之。是诸菩萨知报经恩故来至此，及见如来礼敬围绕，亦欲供养礼拜文殊师利童子，又愿护此经是故来此。阿难，我涅槃后，是诸菩萨于此阎浮提，当广流布护此正法。阿难，是诸菩萨于百千佛所，志意勇猛护持正法。"

是时，众中有释、梵、护世诸天王等，白言："世尊，我等若此若彼有护持法者，是善丈夫、善男子女人等，我当守护供给，使令得无苦恼。"

尔时，世尊赞释、梵、护世诸天王言："善哉！善哉！汝能勇猛守护是诸爱护正法善丈夫等，即是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并爱护正法。"

尔时，佛即告于文殊师利童子："汝受持此经，后末世时，于阎浮提当广流布。"

文殊师利言："世尊，火灾起时而此虚空，都无受持，亦不被烧。世尊，如虚空体性，是一切法亦复如是。而是诸法不生不灭，若法无生无有灭者，亦无受持，诸法体性无受持故。如法体性，受持诸法亦复如是。"

文殊师利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持此经，为善男子、善女人等种善根故。若供养法者，贪乐此经。世尊，如是如是受持此经，调伏憍慢诸怨憎故，无能留难，于当来世此阎浮提广行流布。"

尔时，世尊身放光明。是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皆作金色。尔时，佛告文殊师利童子："如来光明一切普照，而此经者亦复如是。心行无碍者，于佛法究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手执此经。"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阿难，受持此经，读诵通利，为他广说。阿难，汝则供养去来现在诸佛世尊。"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此经何名？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汝受持此经，名《说法界体性无分别》，亦名《宝上天子所问》，亦名《文殊师利童子所说》，善受持之。"

佛说是经已，大德阿难、文殊师利童子、宝上天子，及诸佛土诸来菩萨，天、人、阿须罗及世间人，皆大欢喜，顶戴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八

元魏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译
大乘十法会第九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大阿罗汉俱，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净无垢宝月王光，即从坐起，整服右肩，右膝胡跪莲华台上，至如来所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行大乘、住大乘比丘，云何行大乘？云何住大乘？世尊，以何义故，此大乘名为大乘？复以何义，名为住大乘？”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净无垢宝月王光，善男子，汝善能问此甚深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今为汝分别解说。”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闻佛听许，即白佛言：“唯然！世尊，顶受圣教。”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是行大乘，是住大乘。何等为十？一者、信成就，二者、行成就，三者、性成就，四者、乐菩提心，五者、乐法，六者、观正法行，七者、行法慎法，八者、舍慢大慢，九者、善解如来秘密之教，十者、心不希求声闻、缘觉乘。”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信成就？”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不谄行，得柔软行。彼菩萨信诸如来正真正觉无上菩提；信诸如来于一念中说三世事；信如来藏不老不死、无量无边、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信诸佛实际法界，一切智一切智人所知力、无所畏、不共佛法；信诸如来无见顶相；信诸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身有圆光；信声闻所说、缘觉所说、菩萨所说；及信所有善言说者；信此世过世；信正行者、住正行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信善业果甚可爱乐，微妙最胜，所谓若天、天主，若人、人主；信不善果不可爱乐，苦恼无量，或在地狱，或在饿鬼，或在畜生。彼菩萨如是信已，得离三法：一疑，二惑，三不决定。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信，名为信成就。”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信为增上乘， 信者是佛子，
是故有智者， 应常亲近信。
信是世间最， 信者无穷乏，
是故有智者， 应常亲近信。
若不信之人， 不生诸白法，

犹如烧种子， 不生根芽等。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成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成就故，剃除须发，被正法服，舍家出家。既出家已，修学菩萨戒行等事，修学声闻戒行等事，修学缘觉戒行等事。修菩萨如是学已，身口意等恶业悉灭。何者名为身不善业？所谓杀生、偷盗、邪淫，瓦石刀杖欺掷他人，伤手足等，若来若去行欺凌事。善男子，如是等名身不善业。善男子，何者名为口不善业？所谓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不善言说，诽谤正法甚深经典，说诸和尚、阿阇梨等住正法者所有过短，如是等名口不善业。善男子，何者名为意不善业？所谓姤吝邪见、增上妒吝，乐利、乐称、乐亲爱等，家慢、色慢、恃少壮慢、恃无病慢、恃寿命慢、恃多闻慢、恃修行慢，欲觉、害觉、瞋恼觉等，及国土觉、衣服等觉，著处、著乘、著敷具等，著饮、著食及著儿女，犁牛耕种诸所作等，忧奴、忧婢、忧诸作者，谷帛库藏诸财物等。彼菩萨如是著已，于向所说种种事中若失一事，其心则生忧悲苦恼。彼菩萨以爱润心，是故生于后有芽心。善男子，略说意业犹如轮转，如是名为意不善业。彼菩萨离身等业，于和尚所起于尊想，于阿阇梨起和尚想，于余若老若少起止恭敬。彼菩萨在于独处作是思惟：‘我不应尔！我已起度一切众生、救一切众生心，令一切众生住正定行中。’彼菩萨作是思惟：‘我今自身不调诸根，不勤修行，不覆诸根，不调诸根。’彼菩萨作是思惟：‘今我已作如是修行。是诸众生既见我已，心即调伏随顺我教，诸佛欢喜，及诸天、龙、乾闼婆等悉皆欢喜。’善男子，如是等行名菩萨惭。彼菩萨作是思惟：‘勿令若道若俗，于我若身、若口、若意等业诸威仪中，诃责我者，所谓毁坏戒行，或作见行，或作行行，或行邪命。’彼行菩萨如是惭已，日夜系心观察戒行；观戒行已，无诸忧悔，离诸障碍。菩萨如是正修行已，于诸如来正法之中而修诸行。善男子，如是等行名菩萨愧。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行，名为行成就。”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行为增上乘， 诸佛缘觉等，
是故智者修， 彼等微妙事。
菩萨大名称， 无畏行成就，
是故证菩提， 诸佛本所说。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性成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性自少欲、少瞋、少痴，不吝、不涩、不粗犷、不我慢、不卒暴，调和柔软，善言软语，易共同止。彼菩萨于一切上胜供养，如心行施，所有诸事、衣服、饮食分舍与他；如是施已，即生欢喜遍满身心，如是乃至舍上身分。善男子，彼菩萨行如是行，若见如来、若见声闻，见已

即生欢喜之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法，名为性成就。”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相烟即知火，见鸳鸯知水，
异相知菩萨，菩萨大智慧。
不涩不恼众，舍诸谄曲行，
善信众生故，是名菩萨性。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乐菩提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有菩提相故发菩提心；未发菩提心时，或诸如来、或诸声闻，劝发菩提心。善男子，此是菩萨初发菩提心相。善男子，彼菩萨闻有菩提，闻菩提心有大功德，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是菩萨第二发菩提心相。善男子，彼菩萨见诸众生，无主无亲，无救无护，无能度之令至彼岸。菩萨即为彼诸众生，起慈悲心而作是言：‘我当于彼无主无亲、无救无护诸众生等而作救护。为彼因缘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是菩萨第三发菩提心相。善男子，彼菩萨以见如来相具足身，生欢喜心，生勇悦心，心生欢喜，以是因缘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是菩萨第四发菩提心相。

“善男子，彼菩萨为彼众生令得利益安隐乐故，修行布施、持戒、忍辱，修行精进、禅定、般若。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布施？善男子，菩萨作是思惟：‘我当云何行于布施？’即生念言：‘须食施食，须饮施饮，须床敷者施与床敷，须衣服者施与衣服，指环、臂钏、若宝冠等，所须之物皆施与之。’善男子，菩萨乃至割自身肉施于众生，如是行施愿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取著受者财物，不住事等，是名菩萨修行布施。善男子，菩萨云何修持于戒？善男子，彼菩萨先自调顺身业、调顺口业、调顺意业，菩萨所有自身恶业一切舍离，所有口恶业一切舍离，所有意恶业一切舍离，持戒不缺不漏不杂。菩萨如是持禁戒已，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心终不取著于戒，是名菩萨修持于戒。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忍辱？善男子，菩萨为闻若道若俗，乃至毁骂，闻说其恶，若打系闭，若截手足，皆能忍受，为彼前人起忍辱心。菩萨如是修行忍已，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彼忍而起慢心，是名菩萨修行忍辱。善男子，菩萨云何修行精进？善男子，菩萨作是思惟：‘如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界亦无量无边。唯我一人独无等侣，令入无余涅槃界中。’如是菩萨为彼因缘发精进行，初持自身，持身行已观受心法；如是正观受心法已，行持心行。菩萨既行持心行已，次复修行见法等行。菩萨如是持心意已，为令未生恶不善法断不生故起欲勤精进，为令未生善法生故起欲勤精进。菩萨如是次复修行初如意足，如是修行第二、第三乃至第四如意足分，修如是行不起慢心。是名菩萨修行精进。善男子，菩萨云何修行禅定？善男子，菩萨不著欲故，不著灭故，不著离欲故，不著自身故，不著他身

故，不著色、受、想、行、识，不著欲界，不著色界，不著空，不著无相、无愿，不著此世界，不著未来世界，而行布施，不依止施，不依止戒，不依止忍，不依止精进，不依止禅。如是修行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分别。是名菩萨修行禅定。善男子，菩萨云何修行般若？善男子，菩萨常作如是思惟而化众生，化众生已复作是念：'我化无量无边众生界，令入无余涅槃界中，而无一众生入涅槃界者。何以故？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无我、无众生、无命、无养育、无富伽罗。'如是修慧，而以彼慧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如是愿而于智慧不生分别，是名菩萨修行般若。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发菩提心，名为菩萨乐菩提心。"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犹如真宝珠， 光明不舍离，
又如矿中金， 治已转增明。
如是菩提性， 转明菩提心，
二边清净已， 魔所不得便。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乐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性自乐法、喜法、润法，若见沙门、若婆罗门如法人已，随所有物而以奉上，若饮食等一切施与，乃至合掌生恭敬心；生恭敬已，从彼闻于未曾闻法。菩萨如是求正法已，如实修行。菩萨于彼持法法器，生于尊想，生和尚想、阿阇梨想，起如是意：'我从昔来久失导师！'今忽遇之，生导师想。又作是念：'我常缚在世间牢狱，无解、无救、无推访者。'今忽遇之，生推觅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睡于世间，愚痴盲目。忽于今者令我目开！'即起觉想，起开示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没深泥中，无拔济者。'今忽遇之，生拔济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失于导师引导众生。'今忽遇之，起导师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闭在世间贫苦难处，无救接者。'今忽遇之，是故即生救接者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遇难愈病，无有良医能疗治者。'今忽遇之，起良医想。又作是念：'我久远来为贪欲火之所烧燃，未蒙云雨。'今忽遇之，是故即起大云雨想。菩萨如是为彼因缘，忍寒热等诸苦恼事，及诸众生能恼人者，若蚊虻等皆能忍之，亦能忍受饥渴等事，见乐众生不生著心。彼菩萨作如是念：'我虽得受世间快乐。若我得闻一句法已，能成闻慧。'生闻慧想。菩萨以是乐法因缘故，行布施不生忧愁，乃至无有忧苦等事。菩萨如是远离一切忧苦等事，起如是心：'我为得闻如来所说一句法故，乃至入于阿鼻地狱，寿命一劫，若百千劫无疲倦；无疲倦已，然修行一切种智，若有未得佛正法者，能令得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乐法，名为菩萨乐法。"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大智求法者， 所谓诸菩萨，
　求法无厌足， 以恭敬心故。
　当求于正法， 是名菩萨相，
　闻已常忆持， 复如法修行。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正法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一切法如幻，诳凡夫故；愚痴覆心，无正慧故；一切法虚妄如梦，以唯念故；一切法如水中月，非有事故；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众生故；一切法如响，空声生故；一切法生灭，因缘成故；一切法不生，真如性故；一切法不灭，以无生故；一切法无作，以无作者故；一切法如虚空，以无染故；一切法寂静，体性无染故；一切法离垢，离一切垢故；一切法永灭，以本灭烦恼故；一切法无色，不可见故；一切法离心意意识，以无身故；一切法无住灭，一切阿梨耶故；一切法无求，离此彼亲爱故；一切法无著，离一切烦恼境界故；一切法如蛇，以无方便咒术力故；一切法如芭蕉，以不实故；一切法如水沫，性无力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正法行，名为菩萨观正法行。”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一切法如幻， 覆众生心故，
　虚妄犹如梦， 应如是受持。
　诸法如水月， 以影像起故，
　诸法如镜像， 智何不觉知？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法顺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色无常，而不以灭色故证于法界。以如实智于法界中所有诸法，如实觉知诸法相已，善记善修彼法界中所有诸相，有所说者、修者、记者，自然如是入法界行。如是乃至受、想、行、识，以如实观，正观察已，而不灭识，不厌离识，证入法界，所有法界一切诸法，以实智慧如实证知。彼诸法中有诸名字，善说、善知、善修、善记；以善知故，以善修故，以善记故，自然如是入法界行。如知无常，如是知苦、无我、不净亦复如是。观色无常如实善知，于彼色中，不复生于恐怖之想。何以故？如实知色虚妄生故。如是菩萨如实善知受、想、行、识，悉皆无常，皆苦、无我及不净等，于彼识中不复生于恐怖之想。何以故？如实知识是虚妄故。菩萨如是如实善知。善男子，譬如善巧幻师、幻师弟子，幻作种种四兵等事，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智者见已，不生恐怖。何以故？善知虚妄幻所作，诳惑众生而示现之。善男子，菩萨如是观色无常，观无常已，于中不生恐怖之想。何以故？如实知色虚妄生故，菩萨如是如实善知。受、想、行、识悉皆无常，观无常已，则于识中不生恐怖。何以故？如实知识虚妄

生故，菩萨如是如实善知。善男子，菩萨如是观法顺法。”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观色无常，而不离色说于法界，证于法界，习学法界，一切诸法以智慧力如实证知？”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为汝问故，我今说喻。善男子，譬如世间有智之人持诸毒药；持毒药已，或煎或熬，或合余药；合余药已，为财利故而炫卖之，而不自食。何以故？彼人思惟：‘勿令我身由此因缘，而致断命。’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心顺向涅槃，心润向涅槃，心润流涅槃，心正取涅槃，菩萨摩诃萨而不证涅槃。何以故？菩萨思惟：‘勿令我身由此因缘退转菩提。’

“复次，善男子，我更说喻。善男子，譬如有人奉事于火，彼事火已，尊重敬顺，善将护之，而不生于如是之心：‘我供养火，尊重赞叹，善将护故，二手捉之。’何以故？彼人作念：‘勿令我身由此因缘身苦心恼。’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心顺向涅槃，心润向涅槃，心润向涅槃流，心正取向涅槃，顺向涅槃岸，而彼菩萨不证涅槃。何以故？菩萨思惟：‘勿令我身以此因缘退菩提智。’”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法义，菩萨应当常住世间。”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萨常应住于世间。”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住于世间，而不为世间法之所染？”

佛言：“善男子，我今为汝以譬喻说。善男子，譬如有人，善解方便，捉诸禽兽；以咒力故，共毒蛇戏，捉诸毒蛇若含若磨种种弄之，而终不以弄蛇因缘被害命终。何以故？以有善巧咒术力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世间行世间法，以有善巧大智方便咒术力故，共诸烦恼恶毒药戏，弄烦恼蛇，而不为彼烦恼因缘退于菩提。何以故？菩萨成就善巧方便智慧力故。”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甚奇世尊！奇哉善逝！最难有世尊！最难有善逝！世尊，是诸菩萨摩诃萨，虽心向涅槃而不证涅槃，虽在世间而不为世法之所染污。世尊，我今归依诸菩萨。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如此菩萨行已，生欢喜心者，彼人过去种诸善根。何以故？若闻此法门，乃至一弹指顷生希有心。世尊，彼诸善男子、善女人，已为如来之所记也。何以故？闻此法门至心谛听故。”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

说此法门时，五百比丘得无漏心；得无漏心已，从座而起，整服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世尊，诸菩萨可以正恭敬！善逝，可以礼敬诸菩萨！”

佛言：“诸比丘，如是，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法顺法，名为菩萨观法顺法。”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应敬大智慧， 应敬大无畏，
应敬正服者， 应敬佛所生。
以方便力故， 智慧善巧故，
超过声闻地， 菩萨大智慧。
善知诸阴虚， 生灭不定故，
见世间火燃， 是故不证灭。

“善男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观法顺法。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离慢大慢？善男子，所言慢者生如是心：‘我今所有若家、若姓、若色，及以种种金银珍宝、诸宝藏等，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不劣他人。’若人如是起憍慢心，是名为慢，以其不生恭敬心故。善男子，何者大慢？善男子，若有菩萨作如是念：‘唯我若家、若姓、若色、若金银宝藏，象兵、马兵、车兵、步兵，胜于他人。’是故不生恭敬之心，是名大慢。善男子，如是憍慢及以大慢，菩萨摩诃萨悉已舍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离慢，离于大慢。”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离慢离大慢， 常行慈悲心，
以彼润心故， 于世不放逸。
虽行乞食事， 诸菩萨大事，
说义利益事， 若诸天及人。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善解如来秘密之教？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诸经中所有隐覆甚深密义，于彼说中如实善知。善男子，何等是为如来密教？善男子，我记声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此不应尔。如言：‘阿难，我患背痛。’此不应尔。语诸比丘：‘我今老弊，汝可为我推觅侍者。’此不应尔。语目连言：‘汝可往问耆婆医王，我所有患当服何药？’此不应尔。善男子，如来处处逐诸外道论义捔胜，此不应尔。善男子，佉陀罗刺刺如来足，此不应尔。善男子，如来又说提婆达多是我宿怨，常相随逐求觅我便，此不应尔。善男子，如来昔日入舍卫城，于奢犁耶婆罗门村，周遍乞食空钵而出，此不应尔。善男子，旃遮摩那毗孙陀梨，木器合腹以谤如来，亦不应尔。善男子，如来昔在毗兰多国，受毗兰若婆罗门请，三月安居而食麦者，此不应尔。”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此向所说，当云何取？世尊，何故记诸声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男子，我记声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以见声闻有佛性故。”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此诸声闻断诸有漏，离于三有，生分已断而有性故，为如来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此事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今为汝说于譬喻。善男子，譬如灌顶转轮圣王具足千子，随最大者授其王位。然彼轮王以子根钝，应初教者而中教之，应中教者而后教之，一切工巧咒术等事。然是王子以根钝故，应初学者而中学之，应中学者而后学之。善男子，于意云何？彼轮王子如是学已，岂可非是王正子耶？"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不也，世尊。不尔，善逝。是真王子。"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根钝故，应初学者而中学之，应中学者而后学之。如是依观众生五阴，灭诸烦恼；烦恼灭已，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于意云何？彼诸声闻以此因缘得成正觉，岂可得言声闻不得成正觉耶？"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如是，世尊。我曾不见若人、若天、若魔、若梵，是等众中，而有能说声闻不得成正觉者。若有能说，无有是处，除一阐提。"

尔时，如来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今为汝更说譬喻。善男子，利根菩萨住第十地，除二无我坐道场者，为除故坐，不除坐耶？"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已除故坐，世尊。已除故坐，善逝。"

佛言："善男子，彼利根者以此因缘，岂可不得成正觉耶？"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得成，世尊。得成，善逝。"

尔时。如来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此处亦如是。"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如来何故昔告阿难我患背痛？"

佛言："善男子，我观后世，怜愍众生作如是说，言我背痛，令诸病者作如是知：'佛金刚身，尚有背痛，何况我等及其余者！'以是事故我说此言。而诸愚人如实取之，谓佛有病、有背痛等，则便自坏亦令他坏。"

如来复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于昔日告比丘言'我今老弊，汝可为我推觅侍者。'善男子，我说此言，亦为怜愍念后世故，作如是说。为令后世声闻弟子，年老朽弊应须给侍，故说此言：'我今老弊，须觅侍者。'令未来世如是知已不生退转，以是义故我说此言：'我今老弊，汝可为我推觅侍者。'而诸愚人如实取之，如来老弊故须侍者。

"善男子，云何当知佛告目连，令到耆婆大医王所，问服药法？

善男子，此亦是我怜愍后世故作是说。有诸声闻假药持身，彼当忆我：‘佛金刚身犹尚服药，何况我等及其余者！’以是事故我说此言：‘汝到耆婆大医王所，问服药法。’而诸愚人如实取之，谓如来身是病患身。善男子，如来昔告目连比丘，令彼目连问耆婆药。耆婆无容故不正答，唯作是言：‘但当服酥，但当服酥。’然是如来示业果报，令诸弟子闻当忆知而不退还。

“善男子，如来处处逐诸外道尼乾子等，摘胜论义。此事云何？善男子，我观后世愍念众生故作是事。令彼众生作如是知：‘诸佛如来正真正觉尚有怨家，何况我等及其余者！’而诸愚人如实取之，谓佛如来实有怨家。善男子，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无怨家，何故如来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善男子，佉陀罗刺刺如来足。是事云何？善男子，如来示现业果报故。令未来世作如是知：‘如来成就无量功德而有业报，何况我等及其余者！’以是因缘令彼息恶。复为因缘我作是说，有是业报。而诸愚人如实取之，佉陀罗刺刺如来足。”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提婆达多是佛宿怨，觅如来便。”

佛言：“善男子，若无提婆善知识者，终不得知如来具有无量功德。善男子，提婆达多是善知识，共我诤胜现作怨家，得显如来无量功德。善男子，提婆达多善友知识，在于宫内语阿阇世王，令害如来。时，王故放护财象王，令灭如来。善男子，如来见象即调伏之。尔时无量无边众生，见象调伏生奇特心，即生正信归依三宝，所谓佛宝、法宝、僧宝，显三宝故。善男子，如此之事应如是知，提婆达多是善知识，久来随逐示现怨家。而诸愚人如实取之，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是害佛者，是怨家者。’善男子，乃至过去五百世中所生之处，提婆达多是善知识，示怨家事，悉是示现显诸菩萨及显如来无量功德。而诸愚人如实取之：‘提婆达多是害佛者，是怨家者。’以是不善取义因缘，堕三塗中，所谓地狱、饿鬼、畜生诸苦恼处。何以故？善男子，提婆达多善知识者，善修无量诸胜功德，善修善根，亲近诸佛宿植德本，心向大乘，顺向大乘，向大乘彼岸，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彼坏心故于未来世，生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道中。”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如来昔日入舍卫城，于奢犁耶婆罗门村，周遍乞食，空钵而出。此事云何？”

“善男子，我此所作，亦为愍念后世众生故示是事。令未来世作如是知：‘如来具足无量功德，尚空钵出，何况我等及其余者！’善男子，复有说言：‘是魔波旬劝于婆罗门、长者、居士，令其不肯供养如来。’此亦不尔。何以故？善男子，魔王无力能劝长者，令不供养如来食故。善男子，此事不应如是取之。何以故？魔王无力而能遮障如来供养。乃是如来劝持魔王，令语长者、婆罗门等而不供养。善男子，

如来已灭一切障碍，成就无量诸胜功德。而有能障如来供养，无有是处。如来无有实业果报，为彼众生令得道故，如来示现如是方便善巧诸事。善男子，如来若断一食食已，令诸声闻及魔波旬、天龙八部及诸天子，作如是念：‘无令眷属生忧苦心，为彼诸事。’是故如来日夜示现如是等事，令发一念不善之心，乃是如来断于诸有，如前示现，后亦如是。令未来世作如是知：‘如来断有，尚有此事，何况我等及其余者！’现此事时，七万天众于如来所起清净心。如来尔时知其心已，种种说法，彼闻法已得法眼净。善男子，我观后世故示是事，如来无有如是业报。”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旃遮摩那毗孙陀梨，木器合腹以谤世尊。此事云何？”

佛言：“善男子，此亦不尔。如来成就无量功德，无业报患。善男子，乃是如来威神之力，能令旃遮摩那毗孙陀梨等，置过无量恒河等世界之外。而被谤者，乃是如来以方便力示业果报。我诸弟子以薄福故，既得出家在我法中，以被谤故则退我法，以不思量如来言教，作如是说：‘我等今者已被谤故，不应得在佛正法中。’令彼诸人闻教忆念：‘诸佛如来具足成就一切白法，灭诸恶法，尚有如是恶对被谤，何况我等及其余者！’如是知已，不复退还，修净梵行。善男子，旃遮摩那毗孙陀梨等，起于恶心，以佛力故令梦开悟：‘我实谤佛！我若舍身，必堕三恶！’善男子，如来若知可防护者必防护之，是故示现如此之事。善男子，无一众生如来舍者，故现此事。”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如来昔在毗兰多国，受毗兰若婆罗门请，而食麦者。此事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亦愍念后世众生故现是事。如来实知诸婆罗门、居士等请而不供养，而受其请，彼处安居。何以故？善男子，彼安居处有五百马，所有食麦施与众僧，令至三月。善男子，彼马悉是大菩萨也！宿植德本而值恶友，造诸恶业生畜生中。善男子，彼五百马有调马者，是日藏菩萨，以愿力故生在彼处。善男子，是日藏菩萨，劝五百马发菩提心，为令得脱故生彼处。善男子，以彼善调马主力故，彼五百马皆忆宿命，得菩提心还得本心。善男子，如来愍念彼五百马故，受彼请，彼处安居。调马人麦与如来食，五百马麦诸弟子食。善男子，彼调马者以马音声调五百马，皆令忏悔，劝其发心；复令彼马于佛法中，于三宝所起敬重心。善男子，过三月已，彼五百马舍身生于三十三天。彼在畜生尚得是利！如来尔时为彼说法，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善男子，彼处所有调五百马，防护马者，如来记彼，当得成就自调伏心缘觉之道。

“善男子，世间无有是可食物，如来食之而有不作微妙味者！善男子，假使如来食于土块瓦石等物，而无不退微妙味食。善男子，如来所食皆作上味，无有世间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食之物而可比者。何以故？以如来得味中上味，得食上味，得大丈夫诸相好等。善男子，

汝今应当如是正取如来所食，悉微妙味，无有可比。善男子，阿难比丘怜愍我故而作是言：‘云何如来生转轮圣王家，舍王位出家而能食麦？’如来善知阿难心已，故与一麦告言：‘阿难，汝当知之此是何味？’阿难食已生奇特心，即语我言：‘世尊，我生在王家，长养王家，而未曾得如是上味。’善男子，阿难比丘以彼食味身心得安，七日不食。善男子，以是事故当知，如来无有业报。然彼居士、婆罗门，请诸有德清净比丘不供养者，诸比丘等受请往彼，而不供养示现业报。善男子，汝应当观如来神力，彼婆罗门请佛及僧而不供养，如来记彼不堕恶道。善男子，共佛受请彼处安居五百比丘，于中乃有四十比丘，多有贪心不能观察，不净行故，若得称意微妙食者，悉皆退转；食马麦故，不生欲心，过七日已，得阿罗汉果。善男子，如来善巧知众生心故，受彼请，为度彼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善巧成就如是甚深秘密法教示现之事。若如是知，名为善解如来密教。”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善知渐法门， 及以顿所说，
内心善巧知， 诸菩萨示现。
善巧知秘密， 远离诸疑惑，
善知诸佛说， 所有秘密教。”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求声闻、缘觉乘？”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在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道中，虽在彼处受极重苦不可具说，而心不求声闻、缘觉乘，亦无心求自得解脱，不念少欲，不念少作，不行少欲，不行少作事。善男子，菩萨于彼善业众生而与同事，然是菩萨于彼众生善劝化之，令其修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法故，不求声闻、缘觉菩提。”

尔时，世尊为显此义，偈重说言：

“常化诸众生， 心不生疲惓，
于无上菩提， 坚固不退转。
其心不可动， 犹如妙山王，
修行慈悲心， 不求二乘道。”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说菩萨成就如是等法，是故名为行大乘、住大乘。而如来不说，以何义故此大乘名为大乘？”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我今问汝，随汝意说。善男子，于意云何？转轮圣王所行之道，具四兵众所行处道，以何而说？”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是名王道，是名大道，是无畏道，是无碍道，是胜一切诸国王道。”

佛语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乘名为大乘，名为上乘，名为妙乘，名为胜乘，名无上乘，名无上上乘，名无等乘，名不恶乘，名为无等等乘。善男子，以是义故，名为大乘。”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善哉！世尊。善哉！善逝。善哉！世尊，快说如是大乘名义。”

如来说是十法法门时，魔波旬作是念言：“今日沙门瞿昙过我境界。若我具备四种兵众，恼彼瞿昙，令其不得说此法门。”时魔波旬作是念已，即具四兵，至王舍城耆阇崛山。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遥见波旬具四兵众，为恼如来，令不得说此法门故欲来至此。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即现神通；现神通已，令魔波旬至王舍城四衢道头，唱如是言：“汝王舍城诸人民等，当知今日沙门瞿昙，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为诸四众具说正法，初中后善，文义俱深，淳备具足清净梵行。汝等诸人，可往诣彼沙门瞿昙，听其说法，令汝长夜成大安乐诸利益事。”

尔时，王舍大城之中，诸婆罗门、刹利、长者及居士等，被魔劝已，手执香华、涂香、末香、烧香、宝幢、宝盖，出王舍城至耆阇崛山，到如来所，顶礼佛足，尊重赞叹，却坐一面。时，魔波旬亦具四兵，从王舍城出至耆阇崛山，到如来所，化作曼陀罗华散如来已，与四兵众却坐一面。

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知魔波旬坐一面已，即语魔言：“汝魔波旬，以何因缘将四兵众，恼乱如来，并障如来说此法门？汝今应当于如来所，生惭愧心，起忏悔心。无令汝于长夜得无利益，成大苦报。”

时，魔波旬闻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语已，即合十指，爪掌拄地，礼如来足，于如来所生惭愧心，起忏悔心，而作是言：“我于今者甚畏如来！甚奇善逝！唯愿大慈，受我忏悔。我甚愚痴，无有智慧，无善巧智，不自惜身，而于如来起于恶心，复欲令此法门绝灭。善哉！世尊，重受我忏。”

佛言：“波卑椽，善哉！善哉！长养善根。若我法中有善男子、若善女人，起心忏悔以求清净。善哉！波卑椽。”

时，魔波旬至佛所立，白言：“世尊，如来诸经，皆断恶语、不善语耶？”

如来答言：“如是，如是。”

魔波旬言：“云何如来法王、法主，得法自在而语，称我言波卑椽，如是唤我？”

佛言：“波卑椽，我今为汝说于譬喻。善男子，譬如长者居士财富无穷，唯有一子甚爱念之，不用离目以命系子。然彼一子，诸根不

调甚恶谄曲，长者居士爱念心故以杖打之，或瓦或石，欲令此子息彼事故。善男子，于汝意云何？是长者居士挝打其子，有恶心不？”

魔波旬言：“不也，世尊。欲令成就爱念子故，作如是事。”

佛言：“波旬当知，如来正真正觉善知众生心性根欲，是故观察，应以恶言而得度者，即说恶言；应以默然无所言说而得度者，即为默然；应以驱遣而得度者，即驱遣之；应以说法而得度者，即为说之；应以摄受而得度者，即摄受之；应见色身而得度者，即现色身令彼见之；应闻声香若得味触而得度者，即为现声而为说法，至香味触现令得度。”

时，魔波旬欢喜踊跃，复合十指爪掌，顶礼佛足，白言：“世尊，随所有处，若村、若城、若在王都，说此法门。我为听受此法门故，当往其所护此法门，亦为护彼持法法器。世尊，我至彼时必有众相，诸众寂定离睡眠盖，复令诸方上胜法器而来问法。若读、若诵、若受持者，身心俱安，不起慢心随说此法。若广说者，若略说者，于如来所生欢喜心。又复如来，于诸众生起欢喜心；彼诸众生心欢喜已，善根增长，恶法消灭。”

时，大众中有诸外道尼乾子等，闻魔波旬如是忏悔，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得无生忍。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说此法时，此诸外道得无生忍？”

佛言：“阿难，乃往过去过无量劫，此王舍城耆阇崛山，尔时有佛，名上力足正真正觉，在此说法。佛说法已，有诸外道来向佛所，欲恼如来，复欲障说此法门故来至佛所。既闻法已，心生欢喜，即言：‘世尊，快说此法！’于如来所生奇特心，以是因缘六十劫中，不堕地狱、饿鬼、畜生；唯生人天，所生之处忆念彼佛，虽忆念佛而无善友。阿难，于意云何？彼诸外道尼乾子等，岂异人乎？今此众中诸外道是。何以故？此诸善男子，当尔之时具足恶见故，欲恼如来并障此法。彼既闻法生大欢喜，以是因缘今蒙佛记，是诸外道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况于今得无生忍！”

说此法门时，万二千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二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若善女人，于此法门起一念信功德无量，况复读诵受持，拥护广为人说！”

佛言：“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劝无余众生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法门起一念信，若读若诵，广为他说，此人得福过前说者。何以故？阿难，以此法门是一切智智道处。阿难，若有男子、女人，闻此法门及见持此法门法师，若起恶心得罪过前。”

尔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若有男子、女人，谤此

经者，如来已说得罪过前。”

佛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若男子、女人，一时挑却一切众生所有眼目。若复有男子、女人，于此法门及持法者，起一恶心得罪过彼。何以故？阿难，以此法门名为光明，能施一切众生慧目。”

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此法门不应于不信男子、女人前说。何以故？须护众生故。世尊，我见如是谤法业缘，生于地狱、饿鬼、畜生恶道中故。”

佛言：“阿难，应说此法门，不应不说。何以故？以此名为彼者因故，令修行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以何名名此法门？云何奉持？”

佛言：“阿难，阿难当知，以说十法，是故名为《十法法门》，如是受持；亦名《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所问》，如是受持。”

佛说此法门时，尊者阿难，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并众会中诸大菩萨，及声闻众、天龙八部，闻佛所说，皆大欢喜，顶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文殊师利普门会第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百人俱，菩萨摩诃萨四万二千。时有菩萨名无垢藏，与九万二千诸菩萨众，恭敬围绕从空而来。

尔时，世尊即告大众：“彼诸菩萨，为遍清净行世界，普华如来，劝发来此娑婆世界，令于我所听受普入不思议法门。其诸菩萨亦当集会。”说是语已，无量无边他方此界诸菩萨众，悉来集会耆阇崛山，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无垢藏菩萨，手持七宝千叶莲华，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遍清净行世界，普华如来，以是宝华奉上世尊，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作是语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念过去久远世时，曾于普灯佛所，闻说普入不思议法门。我于尔时，即便获得八千四百亿那由他三昧，又能了知七十七万亿那由他三昧。善哉！世尊，愿垂哀愍，为诸菩萨说此法门。”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文殊师利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若诸菩萨欲学此法，应当修习诸三昧门，所谓色相三昧、声相三昧、香相三昧、味相三昧、触相三昧、意界三昧、女相三昧、男相三昧、童男相三昧、童女相三昧、天相三昧、龙相三昧、夜叉相三昧、乾闼婆相三昧、阿修罗相三昧、迦楼罗相三昧、紧那罗相三昧、摩睺罗伽相三昧、地狱相三昧、畜生相三昧、阎魔罗界三昧、贪相三昧、瞋相三昧、痴相三昧、不善法三昧、善法三昧、有为三昧、无为三昧。文殊师利，若诸菩萨于如是等一切三昧，善通达者，是则已为修学此法。

“文殊师利，云何名为色相三昧？”即说颂曰：

“观色如聚沫， 中无有坚实，
不可执持故， 是名色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声相三昧？”即说颂曰：

“观声如谷响， 其性不可得，
诸法亦如是， 无相无差别，
了知皆寂静， 是名声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香相三昧？”即说颂曰：

“假令百千劫， 常嗅种种香，
如海纳众流， 而无有厌足。
其香若是实， 则应可满足，
但有假名字， 其实不可取。
以不可取故， 鼻亦无所有，
了知性空寂， 是名香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味相三昧？”即说颂曰：

“舌根之所受， 硷醋等诸味，
皆从众缘生， 其性无所有。
若能如是知， 因缘和合起，
了此不思议， 是名味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触相三昧？”即说颂曰：

“触但有名字， 其性不可得，
细滑等诸法， 皆是从缘生。
若能知触性， 因缘和合起，

毕竟无所有， 是名触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意界三昧？”即说颂曰：

“设集三千界， 无量诸众生，
一心共思求， 意界不可得。
不在于内外， 亦不可聚集，
但以于假名， 说有种种相。
犹如于幻化， 无住无处所，
了知彼性空， 是名意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女相三昧？”即说颂曰：

“四大假为女， 其中无所有，
凡夫迷惑心， 执取以为实。
女人如幻化， 愚者不能了，
妄见女相故， 生于染著心。
譬如幻化女， 而非实女人，
无智者迷惑， 便生于欲想。
如是了知已， 一切女无相，
此相皆寂静， 是名女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男相三昧？”即说颂曰：

“自谓是男子， 见彼为女人，
由斯分别心， 而生于欲想。
欲心本无有， 心相不可得，
由妄分别故， 于身起男想。
是中实无男， 我说如阳焰，
知男相寂静， 是名男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童男相三昧？”即说颂曰：

“如树无根枝， 华则不可得，
以华无有故， 其果亦不生。
由无彼女人， 童男亦非有，
随于分别者， 假说如是名。
了知彼女人， 及童男非有，
能如是观察， 是童男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童女相三昧？”即说颂曰：

“如断多罗树， 毕竟不复生，
何有智慧人， 于中求果实？
若有能了知， 诸法无生者，
不应起分别， 童女为能生。
又如焦谷种， 其芽本不生，
女人亦复然， 是童女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天相三昧？”即说颂曰：

“因清净信心， 及以众善业，
受诸天胜报， 端正殊妙身。
珍宝诸宫殿， 非由造作成，
曼陀罗妙华， 亦无种植者。
如是不思议， 皆因业力起，
能现种种相， 犹若净琉璃。
如是殊妙身， 及诸宫殿等，
皆从虚妄生， 是名天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龙相三昧？”即说颂曰：

“受此诸龙身， 由不修于忍，
兴澍大云雨， 遍满阎浮提。
不从前后际， 亦不在中间，
而能生此水， 复归于大海。
如是诸龙等， 积习性差别，
起于种种业， 业亦无有生。
一切非真实， 愚者谓为有，
能如是了知， 是名龙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夜叉相三昧？”即说颂曰：

“是大夜叉身， 从于自心起，
是中无有实， 妄生于恐怖。
亦无有怖心， 而生于怖畏，
观法非实故， 无相无所得。
空无寂静处， 现此夜叉相，
如是知虚妄， 是夜叉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乾闼婆相三昧？”即说颂曰：

“彼实无所趣， 名言假施设，

了知趣非趣， 乾闼婆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阿修罗相三昧？”即说颂曰：

“修罗相所印， 其相本无生，
无生故无灭， 阿修罗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迦楼罗相三昧？”即说颂曰：

“无身以为身， 名字假施设，
名相无所有， 迦楼罗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紧那罗相三昧？”即说颂曰：

“法无作而作， 说为紧那罗，
了知此不生， 紧那罗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摩睺罗伽相三昧？”即说颂曰：

“彼由于名字， 随世而安立，
是中无有法， 而妄起分别。
了知此分别， 自性无所有，
彼相寂静故， 摩睺罗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地狱相三昧？”即说颂曰：

“地狱空无相， 其性极清净，
是中无作者， 从自分别生。
我坐道场时， 了此无生相，
无相无生故， 其性如虚空。
此相皆寂静， 是地狱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畜生相三昧？”即说颂曰：

“如云现众色， 是中无有实，
能令无智人， 于此生迷惑。
于彼畜生趣， 而受种种身，
犹如虚空云， 现于诸色像。
了知业如幻， 不生迷惑心，
彼相本寂静， 是畜生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阎魔罗界三昧？”即说颂曰：

“造作纯黑业， 及以杂业者，
　流转阎罗界， 受于种种苦。
　实无阎罗界， 亦无流转者，
　自性本无生， 诸苦犹如梦。
　若能如是观， 阎罗界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贪相三昧？”即说颂曰：

“贪从分别生， 分别亦非有，
　无生亦无相， 住处不可得。
　贪性如虚空， 亦无有建立，
　凡夫妄分别， 由斯贪染生。
　法性本无染， 清净如虚空，
　十方遍推求， 其性不可得。
　不了性空故， 见贪生怖畏，
　无畏生畏想， 于何得安乐？
　譬如愚痴人， 怖畏于虚空，
　惊惧而驰走， 避空不欲见。
　虚空遍一切， 于何而得离？
　愚夫迷惑故， 颠倒分别生。
　贪本无自性， 妄生厌离心，
　如人欲避空， 终无能脱者。
　诸法性自离， 犹如于涅槃，
　三世一切佛， 了知贪性空。
　住此境界中， 未曾有舍离，
　于贪怖畏者， 思惟求解脱。
　如是贪自性， 究竟常清净，
　我证菩提时， 了达皆平等。
　若执贪为有， 于彼当舍离，
　由妄分别故， 而言舍离贪。
　此唯分别心， 实无有舍离，
　其性不可得， 亦无有灭坏。
　平等实际中， 无解脱分别，
　若于贪解脱， 于空亦解脱。
　虚空及与贪， 无尽无差别，
　若见差别者， 我说令舍离。
　贪实无有生， 妄起生分别，
　彼贪本性空， 但有假名字。
　不应以此名， 而生于执著，
　了贪无染故， 是则毕竟空。

不由灭坏贪，而得于解脱，
贪法与佛法，平等即涅槃。
智者应当知，了贪寂静已，
入于寂静界，是名贪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瞋相三昧？”即说颂曰：

“以虚妄因缘，而起于瞋恚，
无我执为我，及由粗恶声。
起猛利瞋心，犹如于恶毒，
音声及瞋恚，究竟无所有。
如钻木出火，要假众缘力，
若缘不和合，火终不得生。
是不悦意声，毕竟无所有，
知声性空故，瞋亦不复生。
瞋不在于声，亦不身中住，
因缘和合起，离缘终不生。
如因乳等缘，和合生酥酪，
瞋自性无起，因于粗恶声。
愚者不能了，热恼自烧燃，
应当如是知，究竟无所有。
瞋性本寂静，但有于假名，
瞋恚即实际，以依真如起。
了知如法界，是名瞋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痴相三昧？”即说颂曰：

“无明体性空，本自无生起，
是中无少法，而可说为痴。
凡夫于无痴，而妄生痴想，
于无著生著，犹若结虚空。
奇哉愚痴人，不应作而作，
诸法皆非有，杂染分别生。
如欲取虚空，安置于一处，
设经千万劫，终无有积聚。
愚夫从本来，经不思议劫，
所起于痴结，而无少分增。
如彼取虚空，终无有增减，
多劫集于痴，增减亦如是。
又如于橐籥，受风无际限，
愚痴著欲乐，无有厌足时。

是痴无所有， 无根无住处，
以根非有故， 亦无痴可尽。
以痴无尽故， 边际不可得，
是故诸众生， 我不能令尽。
设我一日中， 能度三千界，
所有诸众生， 皆令入涅槃。
复经不思议， 无量千万劫，
日日如是化， 众生界不尽。
痴界众生界， 是二俱无相，
彼皆如幻化， 故不能令尽。
痴性与佛性， 平等无差别，
若分别于佛， 彼则住愚痴。
痴及一切智， 性皆不可得，
然彼诸众生， 皆与痴平等。
众生不思议， 痴亦不思议，
以不思议故， 不应取分别。
如是思惟心， 思量不可得，
痴亦不可量， 以无边际故。
既无有边际， 从何而得生？
自性无生故， 相亦不可得。
了痴无有相， 观佛亦复然，
应当如是知， 一切法无二。
痴性本寂静， 但有于假名，
我证菩提时， 亦了痴平等。
能作如是观， 是名痴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不善三昧？”即说颂曰：

“知彼贪瞋痴， 种种诸烦恼，
所有诸行相， 虚妄无真实。
能如是观察， 是不善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为善法三昧？”即说颂曰：

“汝等应当知， 诸善意乐者，
心行各差别， 皆同于一行。
以一出离相， 了知于一切，
皆悉寂静故， 是名善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有为三昧？”即说颂曰：

“汝等应当知， 一切有为法，
　非是所造作， 亦无可称量。
　我了知诸行， 性无有积集，
　一切皆寂静， 名有为三昧。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名无为三昧？”即说颂曰：

“无为性寂静， 于中无所著，
　亦复无出离， 但有假名字。
　为执著众生， 而说彼名字，
　能如是了知， 名无为三昧。”

尔时，世尊说如是等不可思议微妙偈时，九万二千菩萨得无生法忍，三万六千比丘而于诸漏心得解脱，七十二万亿那由他诸天，及六千比丘尼，一百八十万优婆塞，二千二百优婆夷等，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诸菩萨演说种种三昧名字，令其闻者诸根通利，而于诸法得智慧明，不为一切邪见众生之所摧伏；亦令证得四无碍辩，于一文字而能了知种种文字，于诸文字了一文字；复以无边辩才，为诸众生善说法要，亦令证得甚深法忍，于一刹那了一切行；是一切行，各各复有无边行相，皆能了知。”

佛言：“文殊师利，有三昧名无边离垢，若菩萨得此三昧，能现一切诸清净色。复有三昧名可畏面，得此三昧，有大威光映蔽日月。复有三昧名出焰光，得此三昧，能蔽一切释梵威光。复有三昧名为出离，得此三昧，令诸众生出离一切贪恚愚痴。复有三昧名无碍光，得此三昧，则能照曜一切佛刹。复有三昧名无忘失，得此三昧，能持诸佛所说教法，亦能为他敷演斯义。复有三昧名曰雷音，得此三昧，善能显示一切言音上至梵世。复有三昧名为喜乐，得此三昧，令诸众生喜乐满足。复有三昧名喜无厌，得此三昧，其见闻者无有厌足。复有三昧名专一境难思功德，得此三昧，而能示现一切神变。复有三昧名解一切众生语言，得此三昧，善能宣说一切语言，于一字中说一切字，了一切字同于一字。复有三昧名超一切陀罗尼王，得此三昧，能善了知诸陀罗尼。复有三昧名为一切辩才庄严，得此三昧，善能分别一切文字种种言音。复有三昧名为积集一切善法，得此三昧，能令众生悉闻佛声、法声、僧声、声闻声、缘觉声、菩萨声、波罗蜜声；如是菩萨住三昧时，令诸众生闻声不绝。”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唯愿世尊，加威护念，令我获得无碍辩才，说此法门殊胜功德。”

佛言：“善哉！随汝所愿。”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若有菩萨于此法门，受持读诵无疑惑者，当知是人于现身中，决定获得四种辩才，所谓捷疾辩才、广大辩才、甚深辩才、无尽辩才；于诸众生心常护念，随所修行欲毁坏者，皆能觉悟令无毁坏。”

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汝于斯义能善分别。如布施者获大财富，持禁戒者决定生天；若能受持此经典者，现得辩才必无虚妄。如日光出能除诸瞑，亦如菩萨坐菩提座，成等正觉决定无疑；受持读诵是经典者，现得辩才亦复如是。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于现身中欲求辩才，当于此经心生信乐，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勿生疑惑。”

尔时，无垢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佛涅槃后，于此法门心无疑惑，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我当摄受加其辩才。”

尔时，天魔波旬愁忧苦恼，悲涕流泪，来诣佛所，而白佛言：“如来昔证无上菩提，我于尔时已怀忧恼。复于今者说此法门，倍生大苦如中毒箭。若诸众生闻是经典，决定当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退转入般涅槃，令我境界皆悉空虚。如来应正等觉能令一切诸苦众生，咸得安乐。愿垂哀愍与大慈悲，不于此经加威护念，令我安隐忧苦皆除。”

尔时，世尊告波旬言：“勿怀忧恼！我于此法不作加护，诸众生等亦不涅槃。”

天魔波旬闻是语已，欢喜踊跃，忧恼悉除，即于佛前忽然不现。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前白佛言：“如来今者有何密意，告波旬言，我于此法不作加护？”

佛言：“文殊师利，以无加护加护此法，是故为彼说如是言。以一切法平等实际，皆归真如同于法界，离诸言说不二相故，无有加护。以我如是诚实之言无有虚妄，能令此经于阎浮提广行流布。”

尔时，世尊说是语已，告阿难言：“此经名为《普入不思议法门》。若能受持如是经典，则为受持八万四千法门等无差别。何以故？我于此经善通达已，方能为彼诸众生等，演说八万四千法门。是故，阿难，汝于此法当善护持，读诵流通，无令忘失。”

佛说是经已，文殊师利菩萨、无垢藏菩萨、尊者阿难，及诸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出现光明会第一十一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一切皆悉得大自在。复有八十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皆是一生补处，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复有四十那由他诸大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

尔时，会中有一童子，名为月光，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来往昔修何等业？能得如是决定光明、摄取光明、发起光明、显现光明、种种色光明、无杂色光明、狭小光明、广大光明、清净光明、遍清净光明、无垢光明、极无垢光明、离垢光明、渐增长光明、鲜净光明、极鲜净光明、无边光明、极无边光明、无量光明、极无量光明、无数量光明、极无数量光明、速疾光明、极速疾光明、无住光明、无处光明、炽盛光明、照曜光明、爱乐光明、到彼岸光明、无能障光明、不动光明、正直光明、住无边处光明、色相光明、种种色相光明、无量色相光明、青黄赤白色相光明、红色相光明、玻璨色相光明、虚空色相光明，如是等种种光明，一一皆与五色光明和合显现；乃至青黄赤白等事，一一亦与无量无边种种色光和合显现。

尔时，世尊即为月光而说偈言：

"我以不思议， 善业因缘故，
远离诸迷惑， 成就种种光。
复以种种行， 安住于佛道，
以空无作慧， 而现和合光。
譬如外法中， 种种相差别，
于中空无我， 无作无心意。
又如内身中， 空无我无作，
于中能示现， 种种诸音声。
由如是无作， 现无边色光，
随其所意乐， 皆令得满足。
或于一光中， 出生二种色，
各有上中下， 差别而显现。
或于一光中， 出生三种色，
各有上中下， 差别而显现。
或于一光中， 出生四种色，
各有上中下， 差别而显现。
或于一光中， 出生五种色，
各有上中下， 从于净业生。
或于一光中， 出生六种色，
各有上中下， 从于方便生。
或于一光中， 出生七种色，
各有上中下， 从于善业生。

或于一光中，出生八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胜善生。
或于一光中，出生九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资粮生。
或于一光中，出生十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布施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二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持戒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三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忍辱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四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精进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五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禅定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六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智慧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七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慈心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八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悲心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九十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喜心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百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舍心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千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千功德生。
或于一事中，出生万种色，
各有上中下，从福资粮生。
或于一事中，现一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净信生。
或于一事中，现二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随喜生。
或于一事中，现三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于轻安生。
或于一事中，现四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尊重佛生。
或于一事中，现五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尊重法生。
或于一事中，现六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尊重僧生。

或于一事中，现七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尊重戒生。
或于一事中，现八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尊重定生。
或于一事中，现九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普怜愍生。
或于一事中，现十俱胝色，
各有上中下，从无放逸生。
又从一毛孔，所现诸光明，
彼光种种名，今当为汝说。
我有一光明，名为云净照，
其光由积集，无量善根生；
以于往昔时，见有众生类，
种种多病恼，皆生怜愍心，
给施诸医药，令彼悉除愈，
以此因缘故，得如是光明。
我复有光明，名为眼清净，
以灯明施佛，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耳清净，
以音声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鼻清净，
以香水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舌清净，
以上味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身清净，
以衣服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心清净，
于佛常信乐，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色清净，
彩画于佛像，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声清净，
于法常称赞，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香清净，
于僧常恭敬，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味清净，
随意皆施与，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触清净，
以涂香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法清净，
以摄受诸法，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地清净，
涂扫佛僧地，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水清净，
以井泉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火清净，
持火而奉施，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风清净，
持扇而奉施，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蕴清净，
以身供养佛，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界清净，
常修于慈心，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谛清净，
常离于妄语，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刹清净，
常行于布施，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声清净，
以称叹诸佛，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念清净，
以称叹三昧，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辩清净，
以称叹总持，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日和合，
以和合乖诤，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显现义，
以通达空性，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青色相，
以青莲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黄色相，
以薝葡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赤色相，
以真珠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白色相，
以金华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胜功德，
以众彩严饰，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龙威力，
以龙幡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 名为象威力，
以象幡供养， 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师子王，
师子幡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牛王，
牛王幡供养，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月清净，
洒扫于佛塔，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龙调伏，
以缯带奉施，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夜叉调伏，
以能谛观察，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觉悟女，
以离于女相，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觉悟男，
以离于男相，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金刚威力，
以业智清净，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显现空，
以开示世报，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觉悟真实，
以离于颠倒，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显示佛语，
以赞于法界，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离诸过，
以赞于胜解，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庄严普照，
以赞施灯燎，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离恩爱，
以赞于定慧，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离诸习，
以赞前际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离诸著，
以赞无生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离诸趣，
以赞漏尽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舍离处，
以赞于苦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佛神变，
以赞神通力，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超戏论，
以赞一切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现众色，
以赞于神足，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乐善友，
以赞于觉性，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眼前际，
以赞眼前际，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眼尽际，
以赞于无尽，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有际，
以赞于无有，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不可坏，
以赞于灭性，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无边际，
以赞于无际，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有相，
以赞于无为，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为无变异，
以赞无差别，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不入，
以赞于无著，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不出，
以赞于无起，由是故得生。
我复有光明，名之为无起，
以赞不出现，由是故得生。

“我有光名无表示，而能成熟诸群生。
我有光名法本性，其光能动俱胝刹。
我有光名调伏魔，其光威德令魔怖。
我有光名福德幢，持其名者离危厄。
我有光名有力幢，持其名者离怨对。
我有光名寂静幢，持其名者离贪欲。
我有光名禅定幢，持其名者离邪行。
我有光名名闻幢，持其名者得称赞。
我有光名悦意幢，持其名者无忧恼。
我有光名净戒幢，持其名者离毁禁。
我有光名妙香幢，持其名者无臭秽。
我有光名法甚深，持其名者无疑惑。
我有光名无所住，持其名者离诸有。
我有光名离分别，持其名者无执取。
我有光名妙高山，持其名者无能动。

我有光名秘密行，持其名者无所著。
我有光名解脱行，持其名者无系缚。
我有光名善调伏，持其名者得柔软。
我有光名无动摇，持其名者离贪染。
我有光名善调顺，持其名者戒圆满。
我有光名众善行，持其名者无所染。
我有光名多利益，闻其名者离诸过。
我有光名胜知见，闻其名者无迷惑。
我有光名求利益，闻其名者无瞋恚。
我有光名心适悦，闻其名者得安乐。
我有光名无热恼，持其名者了空性。
我有光名空无性，持其名者超戏论。
我有光名无依止，持其名者不动摇。
我有光名离迷惑，持其名者不犹豫。
我有光名无住处，持其名者离愚闇。
我有光名厌肉身，持其名者当不受。
我有光名无所取，持其名者离文字。
我有光名无有痴，持其名者离言说。
我有光名无去处，持其名者知未来。
我有光名普边际，持其名者知过去。
我有光名无与等，持其名者了无漏。
我有光名证圣者，持其名者知最上。
我有光名无垢染，持其名者离诸著。
我有光名离尘坌，持其名者无闇蔽。
我有光名无爱恋，持其名者离所依。
我有光名最胜上，持其名者摧他论。
我有光名少壮年，持其名者成六行。
我有光名最胜尊，持其名者智无碍。
我有光明名速疾，持其名者成胜僧。
我有光明名有相，持其名者了深法。
我有光明名无相，持其名者离于慢。
我有光明名无生，持其名者获无得。
我有光明名念佛，为诸如来之所赞，
于多佛所修诸行，尔乃得成如是光。
佛身所现诸光明，千俱胝刹微尘数，
如是无量俱胝刹，其数又如大海沙，
一一微尘诸光明，各有若干多眷属。
其光遍往无佛刹，化作如来清净身，
演说甚深微妙法，安住众生忍辱中。
我有光明名为佛，令诸众生住佛道。

我有光明名为法，清净照曜无瑕垢。
我有光明名为僧，诸佛如来所称叹。
我有光明名清净，其光殊胜甚难得。
我有光明名为华，利益众生得成熟。
我有光明名为梵，或名帝释或名天，
名月名龙名夜叉，名阿修罗迦楼罗，
或有名王名妇女，或名童女或童男。
如是种种诸光明，各以善法化同类，
能令无量俱胝众，皆得成就于菩提。
我有光明名智慧，或有名戒或名慈，
或名悲喜或名灯，或号涂香或音乐，
如是等类诸光明，各随本行为其称，
皆摄无量群生类，由是成就此光明。
我有光明名尊重，诸佛如来之所赞，
于佛教法常恭敬，由是成就此光明。
佛眼所见众生数，一毛孔现若干光，
而彼一一诸光明，各有眷属共围绕，
随诸众生心所念，蒙佛光明皆成熟。
若有闻说此光明，能生欢喜深爱乐，
是人往昔诸佛所，已曾得闻如是经。
我有光明名最胜，眷属八十俱胝数，
昔曾一偈赞于佛，是故成就此光明。
我有光明名无忧，眷属八十那由众，
持一如来所说法，是故成就此光明。
我有光明名胜净，眷属八十俱胝数，
若能受持一三昧，是故成就此光明。

“过去有佛，名为最胜。彼佛住世，寿命无量。
最初成道，法会之中，时有八十，那由他众。
尔时于此，阎浮提中，有一国王，名为乐声。
其王复有，五百王子，颜貌端正，见者欢喜。
是时父王，威德自在，于三宝所，深生信乐。
其王所有，胜妙园苑，悉皆奉施，彼佛世尊。
是园苑中，经行之处，复有无量，蘑葡迦树，
拘律陀树，甄叔迦树，优昙钵罗，波罗波吒，
及尸利沙，无忧树等，其数各有，八十俱胝。
如是诸树，冬夏敷荣，华果枝叶，光色鲜茂，
出微妙香，薰如来身。有诸比丘，身真金色，
各各皆坐，是林树下，勇猛精进，得陀罗尼。
尔时彼佛，愍其父王，及诸王子，并余大众，

演说如是，决定光经。
其王闻已，心生欢喜，以无量偈，称赞如来。
其王复以，八十俱胝，微妙宝盖，奉献于佛。
一一宝盖，以摩尼珠，于其网间，周匝严饰。
是摩尼宝，一一价值，八十俱胝，阎浮檀金。
是一一盖，八十俱胝，摩尼宝珠，以为璎珞。
是摩尼宝，色泽鲜净，无有昼夜，常放光明。
一一光明，照百由旬，其光显曜，蔽于日月。
其盖复以，八十俱胝，师子宝带，八十俱胝，
金缕宝鬘，四面严饰。复以种种，妙色珍奇，
间错庄严，真珠宝网。以如是盖，周覆园苑。
其上复有，苏摩那华，阿提目多，目真邻陀，
优昙钵罗，青莲华等；如是种种，无量华盖，
一一皆悉，称其宝网。复以金缕，俱吒摩衣，
以为缯盖，而覆其上。复有金足，栴檀宝床，
其数亦有，八十俱胝。其床复以，八十俱胝，
缯彩茵褥，而严饰之。
是时一切，诸众生类，乃至有顶，皆来集会，
于如来所，听是经典。
天龙夜叉，乾闼婆王，摩睺罗伽，阿修罗等，
闻是经已，生欢喜心，以百千偈，称赞如来。
一切皆发，大菩提愿。
诸天龙神，及阿修罗，以殷净心，雨曼陀华，
真珠等宝，而为供养。
尔时复有，八十俱胝，大威力天，闻是经已，
心生欢喜，发菩提愿，于未来世，得斯光明。
是时如来，知彼意乐，即授其记，当得作佛。
尔时复有，八十俱胝，释提桓因，并诸梵众，
闻说如是，现光经典，亦生欢喜，发菩提心。
皆得授记，当来作佛。
尔时复有，八十俱胝，那由他龙，闻是经已，
发菩提心，皆蒙授记。
尔时复有，八十俱胝，金翅鸟王，闻是经已，
坚持五戒，亦授其记。
尔时复有，八十俱胝，乾闼婆王，闻是经已，
奏千种乐，出微妙声，供养于佛，而得授记。
复有八十，那由他数，夜叉鬼王，闻是经已，
于佛智慧，深生净信，一切皆得，受菩提记。
月光当知，时乐声王，种种供养，彼如来者，
岂异人乎？即汝身是！

汝因往昔，闻是经典，是故今者，还复咨问。
若人于我，般涅槃后，法轮将欲，灭坏之时，
于是教中，生净信者，则能广说，如是经典。

“若于未来说是经，则为护持于我法，
犹如众商善导师，亦名护持于宝藏。
若于末世闻此经，如弹指顷生欣乐，
当知皆是佛威神，亦由文殊所加护，
是人则为见诸佛，授其秘法令聪慧。
若人质直心柔软，常勤供养于诸佛，
修行无我生慈忍，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常怀不善心，贪求利养无厌足，
于诸寂静无欣慕，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供养诸如来，善能了知深妙法，
于佛正智生净信，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散乱无净心，常行魁脍难调伏，
于诸欲境为僮仆，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常乐阿兰若，独处空闲心寂静，
不著利养及亲属，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随顺恶知友，损坏自他诸善法，
彼于戒定多退失，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意乐极清净，常以智慧观诸法，
为善知识之所护，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系著亲友家，与之华果令欢喜，
心无正直怀谄曲，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常念诸佛恩，于胜善根生爱乐，
回向菩提无谄曲，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恋著于妇女，种种上服而严饰，
常愿与彼同游戏，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深心无所依，于诸欲境曾无染，
不以饮食生谀谄，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教导诸群生，而言淫欲无诸过，
则为诽谤三世佛，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信乐常坚固，发起精进求诸法，
不生疲倦及轻慢，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系著诸妇女，常于欲境怀思念，
不修智慧广饶益，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宴坐山林中，修习智慧皆清净，
不贪一切资生具，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前后际，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愚痴为魔罥，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前后际，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解脱诸魔罥，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有无边，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愚痴为魔罥，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有无边，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解脱诸魔罥，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成坏相，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愚痴为魔罥，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成坏相，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解脱诸魔罥，是人爱乐于此经。
乃至耳鼻舌身心，色声香味并触法，
地水火风与体性，事物众生及以苦；
蕴界世生声名谛，贪瞋痴慢爱覆憍，
悭嫉谄诳并忿等，当知一一皆如是。
若人于彼眼尽边，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彼眼尽边，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离诸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彼眼灭坏，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彼眼灭坏，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离诸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彼眼寂灭，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彼眼寂灭，而常通达无迷惑，
彼则离诸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无去来，而常迷惑不能了，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于眼无去来，而常通达不迷惑，
彼则离诸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无我，于眼尽性常迷惑，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无我，于眼尽性常通达，
彼则离于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无我，于忍行处常迷惑，
彼则堕诸凡夫行，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无我，于忍行处常通达，
彼则离诸凡夫行，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尽性，彼不成就无依戒，

以不成就无依戒，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尽性，彼则成就无依戒，
以能成就无依戒，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尽性，彼不成就无漏戒，
以不成就无漏戒，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尽性，彼则成就无漏戒，
以能成就无漏戒，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尽性，彼不成就无漏慧，
以不成就无漏慧，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尽性，彼则成就无漏慧，
以能成就无漏慧，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了眼尽性，于眼空性常迷惑，
彼不能生总持智，是人不乐于此经。
若人能了眼尽性，于眼空性常通达，
彼则能生总持智，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了知眼尽性，彼则成就总持智，
乃至无上无著智，是人爱乐于此经。
若人不乐于此经，于眼尽性常迷惑，
彼则退失诸禅定，证无上智实为难。
若人爱乐于此经，于眼尽性能通达，
彼则成就诸禅定，证无上智不为难。
若人了知眼尽性，于无我相能通达，
彼则常闻如是法，深生信解得无疑。
若人思惟眼尽性，昼夜精勤无懈倦，
彼则成就总持辩，常能演说于此经。
若人思惟于此经，成就出现光明智，
彼则显发诸如来，于眼空性能通达。
假使建立百千塔，供养一切诸世尊，
若人思惟于此经，所获功德复过彼。
假使百千诸伎乐，供养如来之舍利，
若人得闻于此经，所获功德复过彼。
佛眼所见诸众生，皆同如来而供养，
过于无量俱胝劫，不如受持于此经。
若人于此契经中，受持演说四句偈，
当于是人生恭敬，犹如最胜大悲尊。
我于往昔百千劫，流转三有生死中，
曾于无量诸佛所，为是经故而供养。
或燃无量百千灯，其炷各等由旬量，
为于此经得自在，是故供养大导师。
或以薝蔔婆利华，苏摩那华无忧华，

以此华鬘及幢盖， 种种供养如来塔。
我于往昔生死中， 有来求者咸能施，
或施华果诸林苑， 或施桥梁及井泉，
或施白象及麒麟， 或施宝马并彩女，
或施金床珍宝帐， 或施璎珞杂华鬘，
如是一一满百千， 为此经故心无倦。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出现光明会第十一之二

“我昔为是经，　护持清净戒，
常修于定慧，　及施诸众生。
我昔为是经，　恶人来毁骂，
我时生怜愍，　于彼不加害。
我昔为是经，　求者皆施与，
各随其所乐，　悉令得欢喜。
我昔为是经，　奉施诸宫殿，
庄严众宝网，　供养于诸佛。
我昔为是经，　舍种种珍玩，
及以摩尼宝，　供养于诸佛。
我昔为是经，　有恩常忆念，
乃至闻一偈，　于彼恒尊重。
我昔为是经，　尊重持戒者，
乃至经行处，　于彼常恭敬。
我昔为是经，　或处于生死，
乃至有少恩，　于彼常怀报。
我昔为是经，　不求利谤法，
哀愍于亲友，　乃至诸众生。
我昔为是经，　具多闻善说，
于法无所著，　不悭亲友家。
我昔为是经，　若心生不善，
速忏令除灭，　终不使增长。
我昔为是经，　身为王太子，
所得诸珍宝，　涂香及末香，
我时生净心，　回施于诸佛。
我昔为是经，　愍诸囚徒类，
种种加楚毒，　以身而代受。
我昔为是经，　舍诸五欲乐，
常于月六斋，　受持诸禁戒。
我昔为是经，　常修行忍辱，
乃至于妻室，　亦不生贪吝。

我昔为是经，　令诸贫乏者，
皆悉得安乐，　丰足诸财宝。
我昔为是经，　摄受于一切，
沙门婆罗门，　种种群生类。
我昔为是经，　利益于一切。
常为大施主，　求者心无吝，
或莳于华果，　不令人剪伐，
普施诸众生，　随意皆充足。
我昔布施时，　其心常平等，
持戒具功德，　破戒无惭愧，
或证大神通，　下至凡愚类，
皆生希有心，　恭敬而周给。
我昔布施时，　其心无高下，
不求生善趣，　志乐于此经，
或令国界中，　一切无怨敌，
调伏诸龙众，　应时霔甘雨。
月光汝当知，　我于无量劫，
为求是经故，　修习诸苦行，
设于百千劫，　宣说不能尽。
汝已住净信，　当来末世时，
应生正念心，　演说是经典。
我以佛眼观，　明见未来世，
随其种种行，　一切皆了知。
若有诸比丘，　为求无上智，
能以净信心，　演说此经典，
是人及方所，　一切皆了知。
若于末世时，　闻是经爱乐，
志愿及方便，　一切皆了知。
若诸下劣人，　不闻是经典，
诽谤宣说者，　一切皆了知。
若有诸比丘，　及诸比丘尼，
得闻于是经，　悲感而涕泣，
我皆与受记，　得见最胜尊。
月光汝当知，　诸佛神通力，
若人意清净，　或有不清净，
乃至于信解，　一切皆了知。
若有诸众生，　志乐常寂静，
安住诸禅定，　不著生死中，
乃至于习气，　究竟皆永断，
如是等功德，　一切皆了知。

或有诸众生，　耽著虚妄法；
或有诸众生，　于佛生欣乐；
如是未来事，　一切皆了知。
若有诸众生，　染著世间乐，
于佛菩提种，　不能善开发，
以是因缘故，　退失诸方便。
若有能了知，　诸佛菩提种，
是人当获得，　清净无边光。
月光汝当观，　如是光明等，
一一诸因缘，　各各有差别，
汝以智慧力，　一切应了知。
若舍恶知识，　亲近于善友，
护持清净戒，　成就佛光明。
汝当护诸根，　舍离无惭愧，
修行于善法，　随护诸众生。
汝当舍违诤，　了达于性空，
不贪著利养，　具多闻善说。
汝当观利养，　犹如于粪秽，
无以利养垢，　染污清净心，
常求于明脱，　常得无上利。
汝当修佛道，　观佛同法性，
常燃大法炬，　普照于世间。
汝当如山王，　其心安不动，
毁骂及捶打，　一切皆能忍。
汝当为众生，　作真实善友，
应舍下劣心，　常修于净业。
汝以坚固心，　演说无上法，
如是微妙经，　当授慈心者。
欲求无上智，　勿怖于生死，
由此舍诸恶，　当得于胜利。
譬如明智人，　善能用于火，
成熟种种味，　不为火所烧。
若诸愚痴人，　无有善方便，
将火置于掌，　便为火所烧。
亦如人中毒，　迷闷心狂乱，
以火而炙疗，　因此得除愈。
月光汝当知，　智者亦如是，
依意了意空，　故处于生死。
依眼了眼空，　于眼无执著，
若能如是知，　住眼亦无恼。

若了眼性空，　成就真实智，
以真实智故，　当得出现光。
若了眼性空，　永灭于贪欲，
以无贪欲故，　当得出现光。
如是瞋与痴，　我执并覆恼，
悭嫉无惭愧，　不忍将贡高，
憍慢及增上，　谄诳兼放逸，
乃至憍诈等，　一一如贪说。
若得真实智，　了知眼寂灭，
以知寂灭故，　当得出现光。
若得真实智，　住佛理趣中，
以住理趣故，　当得出现光。
若得真实智，　住佛方便中，
以住方便故，　当得出现光。
若不修实智，　永离于障恼，
成就出现光，　我昔未闻见。
若勤修实智，　永离于障恼，
能顺于是行，　当得出现光。
若求最胜行，　当学于此经，
供养诸如来，　得实智方便。
若修真实智，　当供养诸佛，
成就出现光，　犹如掌中果。
若迷眼无我，　退失沙门法，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了眼无我，　成就沙门法，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若了眼尽际，　亦了耳生边，
由了耳生边，　是大沙门法。
若不遍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不能遍知，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能遍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能遍了知，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若不善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不能善知，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能善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能善了知，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若不现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不能现知，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能现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能现了知，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若不善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不能遍知，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能善了知，　眼性之边际，
于眼生边际，　亦能现了知，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若不善了知，　眼性之清净，
于耳性清净，　亦不能善知，
彼人不能得，　如是出现光。
若能善了知，　眼性之清净，
于耳性清净，　亦能善了知，
彼人当证得，　如是出现光。
乃至耳鼻舌，　身意与色声，
香味并触法，　地水若火风，
性事世间苦，　蕴界世将生，
及以声名等，　一切皆如是。

尔时，世尊告月光童子言："善男子，若有众生发趣大乘，为欲圆满成就如是出现光者，有八十种善根资粮。云何八十？所谓护念众生，心无损害，于清净戒奉持无缺，其心平等，无有谄曲，亦无悭、嫉、贪诳之心，深信大乘微妙经典，亦不耽爱富贵憍逸，忍力具足，志愿无退，意乐清净，住阿兰若，不依眷属、利养、名闻，安住诸禅现光三昧，于有戒者无谄承事，于同梵行起胜意乐，以敬法故常于和尚、阿阇梨所深生尊重，了达契经，善巧宣说，所言诚谛，住正思惟，勤种善根，常行慧施，觉知魔业，密护诸根，言词安审，善解真谛，亦能了知诸地自相，求无尽色，不惜身命教于四众，绝世思惟，离诸邪见无后世法，不于未学矫现其相，常于已学任力开示，曾不赞美歌咏音声，亦不称誉庄严资具，证入诸谛，具足多闻，舍离睡眠，勤求正法，于佛尊重，发菩提心，舍于世业，修诸学处，为爱法故依于胜友，求诸善根心无厌足，爱乐出家，护持佛法，不起恶业，于教无疑，善说譬喻，开示秘密，于大菩提志求无倦，所受经典未尝忘失，不舍自学，摧伏他论，求出离道，修无量行，于彼法智其心决定，明见因果相续轮回，不著三有，离增上慢，为于信者建立对治，了达未来果报差别，善知前际不假他缘，于远离行精勤修习，于佛相

好具足庄严，是为八十。复次，月光，此八十法入于五法。云何为五？所谓知生死，知涅槃，知烦恼尽，知增上，知福果。复次，月光，如是五法入于二法。云何为二？所谓心清净庄严，色清净庄严。复次，月光，如是二法入于一法。云何为一？所谓能成诸佛如来无碍解脱。

“复次，月光，复有八十种法，善能成就诸佛如来无碍解脱。云何八十？所谓布施资粮，广大智慧，修清净戒，离烦恼热，摧伏憍慢，柔软言词，于种种事无不知时，亦知善友，发趣大乘，被精进甲，威仪利物，堕烦恼者令断疑惑，毁诸不善，修行白法，不与恶人而为伴侣，种诸善根无有厌足，发菩提心，勇猛精进，觉知魔事，证于诸谛，真实供养，决了无疑，心念众生常怀济度，不著诸有，起于大心，不善众生示其过恶，舍贪、瞋、痴，不求欲利成熟众生，修治佛塔，于诸圣者尊重恭敬，住大乘者亲近承事，终不赞叹下劣乘人，远离声闻，摧伏怨敌，于世尊所广大供养，以殊胜心种种奉施，得无碍智，具足辩才，以诸譬喻开示正法，而于性空不相违背，求法无懈，显发深义，具大总持，说法无染，能广流布，化导无厌，圆满诸行，有大威德，辩才无滞，成就多闻，不赞恶人，修于善业，解了诸蕴，舍离诸见，通达因性，超过所行，远离非境，生清净信，住于正道，爱乐大乘，平等摄受，不著无我，不厌生死乐求涅槃，以少欲故住阿兰若，常行乞食无有懈惓，随有所得心生喜足，离无惭愧，亲近于佛，善友同止，舍于非类，愍诸凡夫，同众生行，于佛净信，离于非器，有相违者不与言说，不来求者不为开晓，若有来求如应为说，于食平等，常施，等施，开门大施。如是，童子，此八十法，能得诸佛无碍解脱。”

尔时，月光童子得闻是法，生大欢喜，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如来了知眼尽边，　故能出现清净智，
以能出现清净智，　具足如来清净光。
如来了知眼无我，　故能出现清净音，
以能出现清净音，　具足如来梵音相。
佛于往昔利众生，　故能成就语清净，
以能成就语清净，　饶益无量诸世间。
如来了知眼性空，　故能成就总持智，
以能成就总持智，　出现如来无量光。
如来了知眼差别，　眼名差别亦无边，
以知名字无边故，　出现如来无量光。
佛知文字差别门，　即知眼空离文字，
以知眼空离文字，　出现如来无量光。
若人思惟眼无我，　即了佛语为真实，
以能知佛语真实，　出现如来决定光。

如来成就胜神通，　即了无边眼灭坏，
以能了知眼灭坏，　利益一切诸世间。
大悲最胜两足尊，　了达无边眼生起，
如佛能知眼生起，　愿我不久亦当然。
如是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并触法，
乃至世生声名等，　当知一切皆应作。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布施波罗蜜，
如佛布施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净戒波罗蜜，
如佛净戒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忍辱波罗蜜，
如佛忍辱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精进波罗蜜，
如佛精进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禅定波罗蜜，
如佛禅定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智慧波罗蜜，
如佛智慧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法身波罗蜜，
如佛法身波罗蜜，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清净色，
如佛已具清净色，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清净意，
如佛已具清净意，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胜功德，
如佛已具胜功德，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诸色相，
如佛已具诸色相，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声清净，
如佛已具声清净，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具无边大神变，
如佛已具大神变，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为化众生处三有，
如佛化彼众生类，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边生死行，
如佛已度生死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边贪欲行，
如佛度于贪欲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边瞋恚行，
如佛度于瞋恚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量愚痴行，
如佛度于愚痴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量贪瞋行，
如佛度于贪瞋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量瞋痴行，
如佛度于瞋痴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量贪痴行，
如佛度于贪痴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大悲最胜两足尊，　已度无边等分行，
如佛度于等分行，　愿我不久亦当然。
导师已度于贪欲，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已度于瞋恚，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度于愚痴行，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已度贪瞋行，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已度瞋痴行，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已度贪痴行，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导师已度等分行，　普能饶益诸世间，
如佛饶益诸世间，　愿我亦成如是智。
如来具足殊胜智，　调伏一切诸天众，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调御天人师。
如来具足殊胜智，　调伏一切诸龙众，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调御天人师。
如来具足殊胜智，　调伏一切夜叉众，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调御天人师。
如来具足殊胜智，　调伏一切乾闼婆，
乃至无量鸠槃茶，　所有若干诸眷属，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调御天人师。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知诸法真实义，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真实得无疑。
如来若了苦尽边，　利益一切群生类，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苦尽得无疑。
如来善了因尽边，　利益一切群生类，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因尽得无疑。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世间之所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世间行得无疑。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世间处非处，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世间诸业果，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世间种种性，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一切诸趣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无量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世间诸胜解，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一切诸根性，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静虑之所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解脱之所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等分之所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等至之所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了于生死，　流转皆因烦恼生，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一切皆了知，　利益世间无与等，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住于等持，　发起殊胜方便智，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无边宿住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生死无有边，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达一切烦恼尽，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成就无上正等觉，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离诸烦恼并习气，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知欲染障菩提，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了知出离生死法，

愿我亦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了于法义，　觉悟无量诸众生，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了于法性，　如幻如梦如阳焰，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了于世间，　一切文字并言说，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具足胜辩才，　开示甚深微妙法，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调身语意，　一切皆随智慧行，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了于三世，　无取无著无挂碍，
我亦愿成如是智，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来善修戒定慧，　于彼一切无退转，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三界大悲尊。
如来善修于解脱，　解脱知见无退转，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三界大悲尊。
如来善修于正观，　天人世间无等伦，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三界大悲尊。
如来具足殊胜智，　于诸世法无所染，
我亦愿成如是智，　得为三界大悲尊。
如来善了于世间，　种种诸趣皆明见，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诸趣得无碍。
如来善了尽生边，　是故于彼无迷惑，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尽生性得无疑。
如来善了寂静边，　是故于彼无迷惑，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寂静得无疑。
如来善了流转边，　是故于彼无迷惑，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流转得无疑。
如来善了前后际，　是故具足无师智，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前后际得无疑。
如来善了转生边，　是故具足无师智，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彼生转得无疑。
如来善了前后际，　于眼断常无所执，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前后际得无疑。
如来善了尽生边，　于眼断常无所执，
我亦愿成如是智，　于尽生性得无疑。
若人不了前后际，　彼则于贪生取著，
如来于彼能证知，　是故于贪无所染。
若人不了有无边，　彼则于贪生取著，

如来于彼能证知，　是故于贪无所染。
若人不了尽无边，　彼则于贪生取著，
如来于彼能证知，　是故于贪无所染。
若人不了转无转，　彼则于贪生取著，
如来于彼能证知，　是故于贪无所染。
瞋痴忿覆并嫉诳，　谄曲贡高与惰慢，
布施持戒将忍辱，　禅定智慧皆如是。”

尔时，世尊知月光童子深心所念，熙怡微笑，放金色光。其光普照无量无边诸佛国土，于彼国界作利益已，绕佛三匝，还从如来顶上而入。

是时，弥勒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诸偈赞而问佛言：

“云雷师子吼，　迦陵频伽声，
出大法鼓音，　何缘现微笑？
殊胜百千日，　清净妙音声，
功德甚希有，　何缘现此光？
施戒忍精进，　定慧等庄严，
一切皆圆满，　何缘现此光？
如来柔软音，　常远离粗语，
善疗众生病，　何缘现此光？
大悲两足尊，　知眼常空寂，
以清净梵音，　为众生演说。
耳鼻舌身心，　乃至声名等，
并诸集灭道，　智忍亦如是。
大悲两足尊，　知眼尽生际，
寂静及流转，　一切皆空寂。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声名等，　一切皆如是。
又说因缘法，　远离于断常，
非自非他作，　众缘之所生。
或以种种门，　开示于苦本；
或以种种义，　称赞佛光明。
以无量言词，　演说寂灭法，
无人无寿者，　无我无众生。
过去无量佛，　亦以不思议，
百千诸偈颂，　演说如是法。
如来所演说，　真实功德法，
无说无说者，　所说法亦无。

佛说最胜法， 觉悟于群生，
诸天及夜叉， 闻者皆能了。
一切阿修罗， 意乐已清净；
无量诸人众， 疑网悉皆除。
了知贪自性， 灭坏瞋与痴，
爱慢及无明， 谄嫉并戏论，
乃至苦蕴等， 一切皆舍离；
如是诸句义， 究竟悉清净。
如来于一法， 通达种种名，
其数百千万， 乃至不思议。
于无量佛所， 善学如是法，
而于一法中， 演说无穷尽。
如来善了达， 种种诸法门，
亦能分别知， 名句上中下。
修学于一切， 种种异言词，
善巧而宣说， 微妙第一义。
如是清净音， 因缘和合起，
亦不依喉舌， 乃至于身心。
其地六种动， 十方众咸集，
合掌瞻仰佛， 愿为除众疑。
如来善了知， 眼尽生边际，
自性常空寂， 无去亦无来。
无住无处所， 深入于实际，
佛眼无障碍， 是故我今问。
如来善了知， 眼性前后际，
尽无尽流转， 自性常空寂。
开示诸法义， 令世间欢喜，
牟尼美妙音， 何缘现微笑？
佛知前后际， 眼性常空寂，
离分别言词， 何缘现微笑？
佛知眼无量， 种种言宣说，
本性常空寂， 何缘现微笑？
佛知尽生边， 眼性常空寂，
舍离诸烦恼， 证佛菩提智，
具足胜名闻， 何缘现微笑？
如来久修学， 演说不思议，
了达眼性空， 离垢常清净，
无量诸心行， 一念皆了知，
光明照世间， 为是何瑞相？
大仙等正觉， 最胜两足尊，

烦恼悉已除，　其心常寂静，
如来殊胜智，　深达眼尽边，
复以何因缘，　而今现微笑？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声名等，　一切皆如是。
佛知眼无我，　亦达耳无常，
及了鼻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舌无我，　亦达身无常，
及了心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色无我，　亦达声无常，
及了香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味无我，　亦达触无常，
及了法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地无我，　亦达水无常，
及了火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风无我，　亦达性无常，
及了事性空，　何缘现微笑？
知世间无我，　亦达苦无常，
及了蕴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界无我，　亦达世无常，
及了生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声无我，　亦达名无常，
及了道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智无我，　了寂静无常，
及众生性空，　何缘现微笑？
佛知性无性，　亦知我非我，
及了意乐空，　何缘现微笑？
观生死无我，　亦达常无常，
及了涅槃空，　何缘现微笑？
如来心解脱，　名闻满三界，
帝释与人王，　龙神咸供养。
如来善了知，　眼尽生边际，
乃至于寂静，　何缘现微笑？
无量诸佛子，　俱集于众会，
从佛口所生，　从法变化生，
皆来佛前住，　合掌而尊重，
为于彼众故，　问此光因缘。
如来善了知，　眼性空无我，
超过于一切，　在家修学者。
佛以平等智，　了法无差别，

如来意乐知，　非是神通见。
佛知眼无我，　性空无去来，
清净智无边，　何缘现微笑？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出现光明会第十一之三

“如来已尽于生际，　大悲普覆诸世间，
法王最胜人中尊，　愿说何缘现微笑？
无量无边大菩萨，　并余威德诸天众，
悉于空中持妙盖，　而此大地皆振动。
谁于往昔如来所，　长夜修行诸善法？
平等悦意大悲尊，　愿说何缘现微笑？
谁于往昔供诸佛，　得闻此法生欢喜？
导师最胜人中尊，　愿说何缘现微笑？
世尊音声悦众意，　犹如雁王声美妙，
自然无量音和雅，　愿说何故放斯光？
无量俱胝讽颂言，　劝赞悦可相应语，
拘枳罗声殊胜类，　愿说何故放斯光？
雷鼓深远说法声，　普闻无边千亿界，
慈心粗言或软语，　何故现斯金色光？
了生无生尽无尽，　知眼性离无来去，
为世照明甘露灭，　何故现斯金色光？
知眼起作常空寂，　无去无来无住处，
犹如阳焰水泡沫，　示现微笑何因缘？
如是耳鼻舌身意，　色声香味并触法，
乃至音声及名等，　当知一切亦复然。
金刚常身不坏身，　具足百千殊胜相，
体无机关而运动，　愿说微笑何因缘？
髀腨佣满足跟长，　腹相不现如师子，
脐深妙好腰圆满，　愿说微笑何因缘？
金色净身离尘垢，　一一众毛绀青色，
右旋上靡香芬馥，　愿说微笑何因缘？
妙身圆满常安住，　犹如尼拘陀树王，
一切功德以庄严，　音声悦众令欣乐。
修臂佣圆肩妙好，　项约圆满螺文现，
游步无边百千刹，　示诸众生邪正道。
齿白无垢如珂雪，　舌相广长周覆面，

师子颊辅鼻修直， 皆从方便净心生。
优钵罗香从口出， 栴檀香气遍于身，
已于往昔广修慈， 清净意乐常相续。
如来足下善安平， 随所履地无窊曲，
犹如师子象王步， 超过一切诸世间。
千辐轮相妙端严， 殊胜光文常炳著，
所行善利诸群品， 见者皆生净信心。
一指能出百千光， 普照无边诸佛刹，
往昔勤修众善行， 获此种种相庄严。
成就色身无等伦， 面相端严最殊胜，
神变利益诸世间， 愿说何缘现微笑？
腨佣平正如鹿王， 身不低屈犹师子，
出与为世作灯明， 愿说何缘现微笑？
马王隐相无尘染， 掌中平满手过膝，
希有最胜人师子， 愿说微笑何因缘？
从身出现无边光， 妙色寂静而恒照，
其心清净常相续， 演说无边诸契经。
非彼安住断常人， 所能净修如是法，
若能舍离诸边见， 速成如来清净身。
天鼓云雷声远震， 迦兰陀鸿响清彻，
天乐音声千万种， 愿说何故现斯光？
导师一音演说法， 令诸毁戒断相续，
如来所说妙言音， 皆是甚深希有法！
牛王眉间白毫相， 遍至百千诸佛刹，
妙眼犹如绀青色， 顶相空天无能见。
齿白齐密具四十， 犹如清净颇胝宝，
皆从无量善业生， 愿说何缘现微笑？
如来圆满功德身， 成就无边微妙色，
出现希有净光明， 愿说何缘现微笑？
大悲最胜两足尊， 了达众生心志乐，
已得无碍妙辩才， 愿说何缘现微笑？
如来已到于彼岸， 具足三明及六通，
示现无边清净光， 愿说何缘现微笑？
佛于往昔无量劫， 供养百千诸世尊，
如是因果不败亡， 愿说何缘现微笑？
佛于往昔无量劫， 安住微妙诸等持，
知眼生边及尽边， 愿说何缘现微笑？
过去未来现在世， 导师于彼悉能了，
净智无碍不思议， 愿说何缘现微笑？”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以金色手摩月光顶，而说偈言：

“童子谛听，　吾今付汝：　此菩提法，　出现光经，
于后恶世，　法欲灭时，　当为众生，　开示演说。
我以佛眼，　见未来世，　于是微妙，　甚深经典，
若乐不乐，　皆悉了知。　若有众生，　志求佛道，
常念诸佛，　当授此经。
若坏净信，　乐于愦闹，　长夜惛睡，　不乐斯经；
于我法中，　虽得出家，　于涅槃法，　不生欣乐。
如是痴人，　虚食信施，　闻有为法，　多诸过患，
犹著世间，　不生惊怖。　如是痴人，　智者呵责，
虽服法衣，　而无智慧；　牟尼诸说，　真实之言，
无智若闻，　不能信受。　如是愚人，　勿与同止。
若有得闻，　此殊胜法，　不生欢喜，　爱乐之心；
如是等人，　我所呵责，　虽得人身，　则为空过。
若有得闻，　此甚深法，　能生欢喜，　爱乐之心；
是人已曾，　值遇诸佛，　决定当得，　无上菩提。
若人愚痴，　恶见所害，　断于慧命，　远离菩提；
是故应当，　舍恶知识，　亲近恭敬，　明慧之人。
一切世间，　无量过患，　众生常没，　三恶趣中；
皆从痴恶，　因缘所起，　随惑流转，　不得自在。
弃舍正法，　行于非法，　是故当离，　愚小之人。
犹如御者，　自折其轴；　既作恶业，　生地狱中。
口出恶言，　恒自伤害；　如持利斧，　自伐其身。
不知诸法，　因缘所造，　随业受报，　无能救者。
亲近世仙，　以为善友，　而便自谓，　修习于空，
已证无为，　生断灭见；　如身器破，　心亦随灭。
多所乐说，　绮饰言辞，　于此味著，　终无义利。
虽为毒蛇，　之所螫害，　终不令人，　堕于恶趣；
愚者说法，　坏人善根，　令无量众，　堕于地狱。
汝等大众，　应当观察，　如是童子，　今在我前，
往昔已曾，　供养无量，　恒河沙数，　诸佛世尊。
坚固修行，　求无上智；　心不依止，　一切诸有；
知眼生边，　毕竟清净；　离诸戏论，　无所染著；
为欲利益，　无量众生，　演说无上，　现光经典。
愚人不能，　修学是法，　于修行者，　见其过失；
是故应舍，　愚痴之人，　不应亲近，　修学是法。
愚痴之人，　乐于诤论，　不能勤修，　无诤论行；
彼诸人等，　无如理心，　是故不应，　恭敬称赞。
愚痴之人，　懈怠懒惰；　常行不善，　身语意业；

无有净戒，　智慧多闻；　常思欲境，　乐于愦闹。
汝等应观，　如是愚人，　种族及身，　皆悉鄙恶；
瞋恚佷戾，　形貌丑陋；　设生善处，　身常下劣；
执著我相，　迷于真理；　无有智慧，　分别语言；
闻性空法，　不生爱乐。
如来世尊，　久已远离，　一切世间，　语言戏论。
凡夫于此，　深生染著，　尽其寿命，　不能了知。
虽赞持戒，　不修梵行；　口说于法，　身行非法；
自说是律，　常行非律。
佛教弟子，　著坏色衣。　破戒之人，　而披此服，
增长憍慢，　放逸之心；　所食信施，　如吞猛火。
既舍居家，　无五欲乐；　又于佛法，　无胜妙乐。
乐于杂行，　不离二边；　所有意乐，　皆不清净。
如是愚人，　处在大众；　犹如野干，　入师子群。
虽说如是，　寂静之法；　不能了知，　真实空义。
为众称赞，　生贡高心；　不念大师，　惭愧谦下。
受不净物，　如得摩尼，　欢喜执持，　心无暂舍。
是辈下劣，　虽复出家，　守护威仪，　执持衣钵，
但有形像，　无实智慧。　虽复剃发，　不舍恶心；
堕于倒见，　非沙门法。　退失寂静，　涅槃之道；
亦无沙门，　所证之果。　无明烦恼，　不灭微尘；
游行聚落，　自称寂静。　愚人无智，　不知正趣；
心所乐欲，　皆为不善。　因利养故，　住阿兰若；
不为修习，　涅槃之因。　惛沉喜睡，　但念安身；
常乐修行，　如是等事。　虽住兰若，　经历多年，
以倒见故，　失涅槃道；　终不能得，　沙门道果。
毁破正见，　违犯禁戒；　爱好衣服，　庄严其身；
于诸欲乐，　常生爱染。　若入城邑，　现憍慢相，
放纵身业，　不住威仪。　或入城邑，　游行自说：
‘彼阿兰若，　山窟之中，　汝等当知，　是我所住。’
徐行低视，　进止安庠，　发言诡异，　现罗汉相，
令白衣众，　咸相谓言：‘兰若比丘，　是真圣者。’
或复在彼，　阿兰若处，　见有人来，　即便指示：
‘我于是处，　昼夜经行。’或施软草，　宴坐之所。
或入聚落，　诣白衣家，　诈现殷勤，　问讯安隐，
说于世俗，　王贼之事。　或以染心，　于女人前，
种种方便，　自赞其德：‘我能为世，　作大福田；
我舍王位，　出家修道，　宫人婇女，　皆悉生天。’
彼人闻已，　益加恭敬，　衣服饮食，　种种供养：
‘大德哀愍，　数来我所！’贪著美味，　不知过患；

为魔得便，　如龟堕网。　于兰若众，　矜高利养；
轻毁诽谤，　精进比丘。　心迷名利，　转生贪著，
为活命故，　常行欺诳，　增长身语，　不善之业。
若有施主，　净心供养，　由懈怠故，　损减其福。
如是愚人，　常生恶欲，　于此空法，　无顺忍心。

“若于我法中，　能离如是过，
勤修不放逸，　得此法非难。
于利与非利，　称讥苦乐等，
世法不能动，　得此法非难。
观身不净想，　诸蕴疮疣想，
受食涂疮想，　得此法非难。
虽受好衣服，　亦不生憍慢，
为遮惭耻故，　得此法非难。
不矜持色力，　于食无贪著，
为存寿命故，　得此法非难。
了知诸有空，　于欲无取舍，
常修空寂行，　得此法非难。
去一由旬山，　独坐修禅定，
观有为无我，　得此法非难。
观眼尽生边，　及眼流转相，
勤修眼净道，　得此法非难。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如是未来世，　无量诸比丘，
精勤懈怠者，　一切皆应了。
彼遇善恶友，　修习不修习，
生信及不信，　一切皆应了。
彼遇善恶友，　于诸根尽道，
修习不修习，　一切皆应了。
若爱乐菩提，　或一二三月，
后时还退失，　一切皆应了。
若人闻此法，　能生爱乐心，
设令时退失，　还得于净信。
若人闻此法，　不能离放逸，
便生是念言，　此经非佛说。
若人闻此法，　为魔所摄持，
初虽起信心，　后则还弃舍。
于法无欣乐，　虚空求名利，
游行于聚落，　赞说陀罗尼。

三昧总持光，　彼实不能了，
缠缚于五欲，　贪求诸世业。
以分别言说，　诽谤修空者，
无有念慧心，　尽寿为空过。
愚人舍空法，　是则为破戒，
当堕阿鼻狱，　终不得生天。
若于一刹那，　造立于千塔，
不如闻是经，　受持四句偈。
以百千华鬘，　供养于佛塔，
不如闻是经，　思惟四句偈。
若人造宝塔，　其数如恒沙，
不如刹那顷，　思惟于此经。
于百亿佛刹，　散华以供养，
不如刹那顷，　思惟于此经。
袈裟百万亿，　奉施于诸佛，
不如刹那顷，　思惟于此经。
佛眼胜清净，　无所不知见，
若爱乐此经，　当得如来眼。
过去无数劫，　有佛名燃灯，
我为摩纳仙，　持华来供养。
便记我成佛，　号释迦牟尼，
当坐于道场，　演说此经典。
汝时为童子，　闻我得受记，
欢喜生净心，　合掌而发愿：
‘若摩纳成佛，　我当助宣化，
乃至灭度后，　护持于法藏。’
如彼燃灯佛，　所说现光经，
摩纳与童子，　尔时俱听受。
我曾于往昔，　以优钵罗华，
供养于彼佛，　汝时在此会。
即发如是愿，　于我末法中，
受持此经典，　广宣说流布。
若有闻是法，　心不生瞋恚，
能受持读诵，　是名善丈夫。
汝当于后世，　持此难闻法，
广为诸众生，　分别其义趣。
我亦于过去，　正法欲灭时，
持此现光经，　广为众生说。
愚人不勤修，　于此生诽谤，
我虽闻此言，　亦不生瞋恚。

我常修忍力，　饶益诸世间，
由忍力成就，　相好庄严身。
童子汝当观，　佛身妙圆满，
金色最清净，　皆从忍力生。
我足指按地，　震动无边刹，
众生不颠坠，　皆从忍力生。
我从一毛孔，　出百千光明，
清净照一切，　皆由胜忍力。
罗刹甚可畏，　吸人精气者，
常慈心敬我，　皆由胜忍力。
我所有眷属，　善能调伏心，
尊重于如来，　皆由胜忍力。
百千诸音乐，　遍于大众中，
称赞佛功德，　皆由胜忍力。
百千诸龙王，　瞋毒甚可畏，
见佛生欢喜，　皆由胜忍力。
罗叉夜叉等，　持百千华鬘，
悉来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无量百千刹，　现在诸如来，
称赞我功德，　皆由胜忍力。
八千鸠槃荼，　及阿吒嚩迦，
散华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六十百俱胝，　诸夜叉王等，
悉来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复有千龙王，　摩那娑伽等，
赤真珠奉我，　皆由胜忍力。
百千兜牟卢，　及与尸弃毗，
音乐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百千鸠槃茶，　毗卢释迦等，
香华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持大地龙王，　示现于半身，
合掌恭敬我，　皆由胜忍力。
有百千俱胝，　无身罗怙等，
净心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童子汝当观，　如来光所照，
离苦得安乐，　皆由胜忍力。
百千三暮多，　风天遍虚空，
雨香供养我，　皆由胜忍力。
百千诸天众，　散天华供养，
悉舍诸爱著，　亲近于如来。

汝观佛神通，　所说施戒声，
周闻于一切，　皆由胜忍力。
演说蕴界声，　及四谛音声，
周闻于一切，　皆由胜忍力。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尽边寂静，　生边亦复然。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从因缘生，　无来亦无去。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观察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尽边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边际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生边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流转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无生寂静，　诸佛由是生。
由我神通力，　闻空中演说，
眼寂灭寂静，　诸佛由是生。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贪瞋痴忿覆，　嫉妒及谄诳，
贡高憍慢等，　广说亦复然。”

尔时，月光童子闻说如是最胜之法，欢喜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于明日欲请如来并诸大众，唯愿哀愍而受我食。”

尔时，世尊知彼童子意乐清净，亦知饶益无量众生，起大慈心，默然受请。是时，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欢喜还家。与其眷属及诸天、龙、夜叉、罗刹、鸠槃荼等，皆共严饰王舍大城，于四衢道张施彩幔。其幔高广普覆一切，金绳交络，珠缨垂布，师子幡带，金药钩鬘，百千万种而校饰之。复有宝华其色殊特，丛厕错糅以为华鬘，薝葡迦华鬘、目真邻陀华鬘，如是种种无量无数。于宝帐间周匝垂下，普遍大会一切庄严。又于其下敷诸床座，烧众宝香、毕力迦香、都摩遮香、栴檀郁金清净悦意，如是种种和合妙香而为供养。复以香水遍洒街道，杂华覆地处处充满。

尔时，诸天童女、阿修罗女、摩睺罗女，其数无量心生欢喜，为欲成就菩提因故，俱来严饰最胜大城。月光童子知是城中普遍严净，

食时已到，前白佛言："愿为利益诸众生故，入是城。"

尔时，如来与其大众前入城门。当下足时，城中大地普皆震动，周遍十方百千亿刹悉亦震动。于是时中，盲者能视，苦者得乐，聋者能听，色下劣者得妙好色，无财物者而得财物，无子得子，无衣得衣，无金宝者得诸金宝，无亲属者得诸亲属。若乏一切严身具者，普皆令得严身之具。复有诸鸟，拘抧罗鸟、鹦鹉、孔雀、舍利迦罗，是诸众鸟见如来已，生欢喜心出胜妙音，闻是音者能令意悦。如来复以神通之力，化作无量薝葡迦树，百千众生持彼净华并余妙香，散佛供养。复有百千阿修罗女、摩醯首罗，持赤真珠及栴檀末，于如来上欢喜奉散。阿修罗众及余诸天，执持宝盖，皆是黄金白银之所校饰，于虚空中覆如来上。世尊复以神变之力，化作无量栴檀香树、百千金刚树，宝器、衣服，如是等树无量无边，珍宝庄严，华叶繁茂，一切众生福德之果而共成熟。微风吹动最胜妙香，流溢普遍无量佛土，百千众生俱持散佛。如是无量情与非情，皆是如来神通道力之所变化。若有希求以神变故，随彼意乐悉令充足。佛入城时，一切大众于虚空中闻殊妙声，其声演畅不可思议，亦复不知彼从何出，以百千颂宣说诸法：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尽边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生边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边际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寂静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流转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无有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无生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了贪寂灭常空寂，　证其实性得菩提。
瞋痴忿覆并嫉诳，　谄曲贡高憍慢忧，
苦集灭道及有情，　童男童女并妇女，
丈夫养育兼六根，　六尘四大性事物，
世间苦蕴界世生，　音声名等亦如是。
法王演说微妙音，　一切众生悉欢喜，
诸天世人共闻已，　乐欲住于如来乘。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施力深爱乐，　由施力故证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净戒深爱乐，　由净戒力证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忍辱深爱乐，　由忍辱力证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精进深爱乐，　由精进力证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禅定深爱乐，　由禅定力证菩提。
尔时世尊方入城，　空中有声如是说，
佛于智慧深爱乐，　由智慧力证菩提。
神通福德智住力，　方便色力名称力，
业因缘友净信闻，　施相应力寂静力，
调伏实际谛善力，　所畏欢喜利爱乐，
慈悲喜舍忍无恼，　空无相等亦如是。
十力圣主天中尊，　功德名闻无等量，
当入胜城初下足，　广为饶益诸众生。
昔于三有修净业，　增长诸天众善行，
一切世间普宗仰，　闻我此说咸欢喜。
如来入城当下足，　城邑大地皆震动，
咸睹世尊清净光，　靡不渴仰生欣跃。
世尊入城广饶益，　人天大众心欢喜，
地及空行三有中，　皆叹如来善安乐。
世尊足轮初按地，　净光普照未曾有，
善马城中出妙声，　众鸟于空亦欢喜。
复有清净女人众，　手足环钏及璎鬘，
如是种种宝庄严，　不击自生微妙响。
各各互来相庆美，　同声共叹胜吉祥，
聋盲残缺得诸根，　皆是如来殊胜果。
世尊入城咸庆悦，　天人散华以供养，
普遍空中出妙声，　无量诸天大欢喜。
复有失念诸众生，　狂乱已除相庆慰，
女人怀妊生忧惧，　蒙光离苦得安乐。
或有惭愧诸男女，　为说离于垢染法，
皆生欢喜清净心，　顶礼最胜牟尼足。
或求如来无上道，　或求菩萨声闻乘，
犹入最胜栴檀城，　瞻仰尊容自欣庆。
佛慧善了于他行，　随顺世间作饶益，
殊胜法财与菩萨，　上妙珍宝施众生。

“世尊当入城，　空中如是说，
若爱眼尽边，　于佛能尊重。
世尊当入城，　空中如是说，
若爱眼尽边，　于佛生净信。
若爱眼尽边，　得佛不坏信，
于净信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得法不坏信，
于净信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得僧不坏信，
于净信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得戒无取著，
于净戒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离恶趣贪欲，
舍离贪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离恶趣瞋恚，
舍离瞋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离恶趣愚痴，
舍离痴相续，　由观眼尽边。
若爱眼尽边，　则住菩提智，
菩提智相续，　由观眼尽边。
乃至眼生边，　边际及流转，
寂静并无有，　无生将寂灭，
如是等诸门，　皆同眼尽说。
若爱眼尽边，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生边，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边际，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流转，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寂静，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无生，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无有，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若爱眼寂灭，　彼常无疑惑，
以无疑惑故，　即得佛神通。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知眼生无边，　发起无边智，
以智无边故，　说此法亦然。
知眼尽无边，　于眼无障碍，
以无障碍故，　得佛无碍智。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世尊入城时，　百千众生类，
闻空声说法，　于佛德无疑。
或虽起贪欲，　于佛智不坏，
或有起贪欲，　退失佛功德。
或虽起贪欲，　而求无上智，
勤修不共法，　不乐声闻乘。
愚人修习禅，　乐于禅定乐，
便起增上慢，　谓得沙门果。
愚人修习禅，　无眼尽边智，
设于百千劫，　彼终无解脱。
一切受生者，　于中皆染著，
若了生性空，　所见常清净。
若复修四禅，　无眼尽边智，
设经百千劫，　于禅不清净。
若证于等引，　无证尽边智，
不知证尽故，　常行于证漏。
若执著于想，　无想尽边智，
不知想尽故，　常行于想漏。
若乐著世间，　无世尽边智，
不知世尽故，　常行于世漏。
若住有漏心，　无心尽边智，
不知心尽故，　常行于心漏。
若住有漏法，　无法尽边智，
不知法尽故，　常行于法漏。
若具头陀法，　无眼尽边智，
不知眼尽故，　非实头陀者。
虽著坏色衣，　无眼尽边智，
不知眼尽故，　非实应法服。
虽生贵族家，　无眼尽边智，
不知眼尽故，　彼非家清净。
虽多畜眷属，　无眼尽边智，
速堕恶趣中，　眷属无能救。
虽善声明论，　无眼尽边智，

不知眼尽边， 非达声明者。
虽善诸工巧， 无眼尽边智，
不知眼尽故， 彼非工巧者。
虽于多问难， 一字广分别，
无眼尽边智， 彼非随义说。
虽学智者说， 不知密非密，
无眼尽边智， 于法无所得。
虽了种种言， 世论及诸法，
无眼尽边智， 如坠险攀藤。
虽善于声明， 推步吉凶相，
及文字音韵， 读诵皆穷了，
不知眼尽边， 彼等终无智。
虽明女人相， 邪语令迷惑，
按摩蠲劳法， 秘密之幻术，
不知眼尽边， 彼等终无智。
虽演说百宗， 一字无遗失，
不知眼尽边， 所说终无义。
如是眼生边， 边际与流转，
乃至于寂灭， 当知亦复然。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虽读诵声论， 而悉了其义，
不知眼尽边， 彼终为下劣。
虽诵四围陀， 及咒皆通利，
不知眼尽边， 彼终为下劣。
如是眼生边， 边际与流转，
乃至于寂静， 当知亦复然。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出现光明会第十一之四

“世尊入城时， 无量诸众生，
闻空中所说， 得眼尽边智。
世尊入城时， 无量诸众生，
闻空中所说， 了知眼自性，
毕竟空无我， 皆获眼清净。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贪瞋痴忿慢，　悭嫉诳贡高，
乃至于放逸，　当知亦复然。
世尊入城时，　无量众生类，
于上虚空中，　闻佛种种名：
或闻灭坏贪，　无有等比名；
或闻灭坏瞋，　利益世间名；
或闻了愚痴，　摧伏憍慢名；
或闻示世间，　寂静导师名；
或闻现智慧，　利益世间名；
或闻现方便，　饶益众生名；
或闻降伏魔，　无有怼恨名；
或闻以教法，　示现解脱名；
或闻广度脱，　诸苦众生名；
或闻人中尊，　运济世间名；
闻是诸名已，　皆得眼清净。
虚空及海水，　乃至于须弥，
一切皆可量，　佛智无穷尽。

“若于眼尽得决定，　成就法身不为难，
若能成就胜法身，　当获无边总持智。
若获无边总持智，　彼悟无量诸契经，
若悟无量诸契经，　于佛神通不难得。
若于眼生得决定，　成就法身不为难，
若能成就胜法身，　当获无边总持智。
若获无边总持智，　彼悟无量诸契经，
若悟无量诸契经，　于佛神通不难得。
如是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并触法，
乃至音声及名等，　当知一切亦复然。
尔时大地皆震动，　大海诸山亦如是，
阿修罗众及诸天，　一切皆悉生欢喜。
魔及魔军摧谄曲，　咸求成就佛庄严，
诸天各处妙宫殿，　净心欢喜相庆言：
导师今已出世间，　为利一切人天众！
地居天众在本宫，　亦以净心相庆慰：
善哉导师今出现，　普为世间安乐因！
空行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悦意声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四王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殊胜音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忉利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殊胜音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夜摩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殊胜音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我等当发菩提心，　志求如来无上智，
依止天人最胜尊，　度脱一切众生类。
兜率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殊胜音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如来往昔俱胝劫，　修习无边殊胜行，
示苦众生安隐道，　令超生死证涅槃。
化乐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殊胜音称叹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他化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微妙声称赞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如来已度于生死，　降伏众魔并外道，
成就无上佛菩提，　拯济群生登彼岸。
诸梵天众闻是言，　咸皆欢喜生净信，
以微妙声称赞佛：　导师出现利世间！
如是展转声递闻，　诸梵眷属皆欣庆：
导师出现利世间！魔军怖畏怀忧戚。
上至有顶诸天众，　闻佛出现利世间，
如是展转声遍闻，　修罗损减天增长。
恶魔宫殿悉空虚，　诸天眷属皆充满，
以无畏力降邪众，　速成最胜大菩提。
如是刹那天遍知，　世尊出现利群品，
善哉世间开导者，　以清净眼施众生。

“世尊入城时，　贪欲逼恼者，
闻说不净观，　贪欲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瞋恚逼恼者，
闻说慈悲法，　瞋恚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愚痴逼恼者，
闻说智慧法，　愚痴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憍慢逼恼者，
闻说离慢法，　憍慢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嫉妒逼恼者，
闻说离嫉法，　嫉妒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忿怒逼恼者，
闻说离忿法，　忿怒灭无余。

世尊入城时，　悭吝逼恼者，
闻说离悭法，　悭吝灭无余。
若修调伏行，　闻此无边法，
便入多闻海，　成就总持门。
又闻空中说，　以华供养佛，
成就胜功德，　大悲神变说。
又闻空中说，　赞叹如来身，
生处及种族，　言音悉殊胜。
如彼众生趣，　神通随类说，
眼耳鼻舌身，　若色若声等，
屈伸或俯仰，　所现皆殊胜。
如来超世间，　而作世灯炬，
示现诸色像，　皆佛神通力。
凡夫乐著色，　为现种种身，
随彼众生类，　说色无坚固。
若人多执著，　如来现神力，
随彼器非器，　为说相违法。
众生无量世，　未曾供养佛，
刚强难调伏，　为说于地狱。
若人迷业道，　依见乐戏论，
世尊令彼闻，　息见戏论声。
又闻空中说，　眼性决定空，
无来亦无去，　无相无所有。
又百千众生，　闻空中演说，
肉眼及慧眼，　乃至于法眼。
世尊神变力，　闻说戒定声，
智慧及解脱，　解脱知见声。
众生若干种，　如应现神变，
以随类言音，　演说真实法。
若有诸众生，　乐修施戒忍，
神通随类说，　施戒忍辱声。
世尊神变力，　随众生根性，
皆为广分别，　令受持演说。
世尊神变力，　闻说蕴界处，
缚解若远近，　地位差别相。
又闻说诸地，　无量智光明，
亦闻烦恼习，　有离有非离。
世尊神变力，　闻说人天性，
由业果不同，　受生有差别。
或于女人众，　化女庄严身，

空声说厌离，　闻者除贪欲。
若于舍利子，　深心有净信，
大悲随应现，　为说无上法。
拘律陀迦葉，　劫宾那难陀，
摩诃迦葉波，　及憍陈如等，
随彼所爱乐，　闻说声闻法。
天及阿修罗，　及诸夜叉众，
毗娄迦眷属，　无量鸠槃荼，
以佛神力闻，　陀罗弭拏咒：

“一致徙(一)　毕致徙(二)　鋻啰(上)苏(上)鋻啰(三)　污(上)囊徙(四)　曼(去)囊(上)徙(五)　污企(上六)　阿努企(上七)　阿乞差罗忙囊夷(八)　陀啰尼你瑟咤你名(上九)　多迦你(十)　伊(上)名满多啰(十一)　你呵(上引)啰(十二)　阿不喇步底(十三)　你啰阿去察啰(十四)　微耶乞里夜帝(十五)　阿去察啰缚啰耳帝(十六)　迦(上)啰嚩啯(去)宁(十七)　萨攘微蛇呢底攘曩(十八)　钵啰舍萨帝舍萨多(十九)　钵啰舍萨多(二十)　多啰孽多部名(上二十一)　暗嚩啰暗嚩啰(二十二)　丽罗嚩曩室者(二十三)　质多微嚩耳多(二十四)　质多阿难(上)多(二十五)　乌闭啰呵嚩耳多部名(上二十六)　囊南(上二十七)　迦(上)尼(上)阿迦(上)尼(上)微嚩耳多(二十八)　室丽瑟咤(二十九)　阿么罗宁么罗(三十)　弗(奔没切)理底曩啰始者(三十一)　呵呵里(三十二)　摩摩(上)里(三十三)　吠啰娓(三十四)　底瑟咤(三十五)　斫芻怩呵啰(三十六)　乌地哩多嚩枳(三十七)　安吒哩(三十八)　句吒哩(三十九)　计都(四十)　苏计都(四十一)　素颇啰妳(四十二)　迦啰妳(四十三)　句素磨(上)你曳(四十四)　迦迦[口＋犂](四十五)　郚佉[口＋犂](四十六)　呜般罗暮[口＋犂](四十七)　底瑟咤啯(四十八)　陀罗尼(四十九)　那伽昵呵啰(五十)　般啰罗也底(五十一)　阿底般啰罗也底(五十二)　頞哆啰般提(五十三)　安多啰多嚩地失遮(五十四)　呵啯哩(五十五)　摩佉里(五十六)　鋻娓三婆(去)[口＋犂](五十七)　底瑟咤啯(五十八)　陀罗娓(五十九)　鴆(多霖切)蒲卢若提(六十)

“又以毗沙门，　提头赖吒等，
无数殊妙声，　说真实咒法。
如是无量声，　善逝神通说，
神通无有量，　所说亦无边。
或于无佛刹，　游戏神通力，
佛身众围绕，　亦如今所见。
于不思议刹，　现无量变化，
初生行七步，　舍王位出家。
道场成正觉，　思惟所得法，

为众转法轮，　示现入涅槃。
及以神变力，　演说种种法，
令无量众生，　成就殊胜智。
尔时大悲现，　诸梵众围绕，
为说修慈法，　增广于慈心。
尔时大悲现，　诸天众围绕，
为说四摄法，　增广四摄行。
尔时大悲现，　诸龙众围绕，
为说瞋恚过，　令舍瞋恚心。
尔时大悲现，　夜叉众围绕，
为说损害过，　令舍损害心。
尔时大悲现，　修罗众围绕，
为说斗诤过，　称赞修忍心。
尔时大悲现，　迦楼罗围绕，
为说乖违过，　称赞和合心。
尔时大悲现，　乾闼婆围绕，
以无边爱语，　称赞于如来。
尔时大悲现，　摩睺众围绕，
呵毁外道法，　称赞如来教。
尔时大悲现，　鬼神众围绕，
广称赞如来，　希有诸功德。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尽边，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生边，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边际，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流转，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寂静，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无有，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无生，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寂灭，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无我，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说眼无人，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眼无众生，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眼无命者，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令百千众生，
闻眼无养育，　究竟能通达。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于世智，　不令起爱著。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于世利，　赞无为功德。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有漏智，　赞诸无漏慧。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世间禅，　称扬出世定。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有漏戒，　赞无漏学处。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呵责小心过，　称扬大心德。
大悲现神变，　称赞修身戒，
乃至于心慧，　无漏无所依。
大悲现神变，　称赞灭苦道，
乐著戏论人，　诸佛所呵责。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分别眼断过，　开示寂灭相。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盛年少壮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生处憍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种姓憍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受用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自在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于色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女人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衣服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于酒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为王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于戒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大悲现神变，　广为诸众生，
智慧放逸者，　示以无边过。
如是觉神通，　禅巧增上慢，
财说明眷属，　音乐及歌咏，
是名称赞叹，　供养并利养。
美妙谜谄憍，　无惭及无愧，
贡高具足慢，　放逸贪亦然。
大悲现神变，　开示诸众生，
心意下劣者，　为说殊胜想。
大悲现神变，　开示诸众生，
自轻退屈者，　为说精进力。
大悲现神变，　开示诸众生，
贪著财物者，　为说知足法。
又化香宫殿，　及以华宫殿，
皆挟妙楼阁，　化佛于中坐。
又化诸天女，　住薝葡华宫，
皆现于半身，　持华鬘供养。
又化诸天女，　住婆师华宫，
皆现于半身，　持金鬘供养。
又化修罗女，　住摩利华宫，
皆现于半身，　持华鬘供养。
又化诸天女，　住青莲华宫，
皆现于半身，　称赞佛功德。
又化诸梵天，　坐真金宫殿，
而现于全身，　慈声称叹佛。
又化诸天女，　种种庄严身，
环佩牙橖触，　出微妙音声。
说诸有为法，　迁变无坚固，
愚人妄分别，　不能如实知。
如是严具声，　不从身心出，
无去亦无来，　亦无有方所。

乃至于色心，　一切皆如是，
愚者不能思，　于此生疑惑。
如是庄严具，　所出妙音声，
闻于百千刹，　解脱无量众。
汝等当观察，　导师自然智，
无边功德身，　超过爱戏论。
寂静无诸过，　离见治心翳，
相好以庄严，　身意皆清净。
汝观佛入城，　犹如师子步，
鹅王象王行，　满足众生愿。
成就殊胜福，　真实相庄严，
普令诸众生，　瞻仰无厌足。
汝观两足尊，　具大慈心者，
虽以少物施，　获无量功德。
能令诸众生，　于多百千劫，
乃至证涅槃，　果报无穷尽。
汝观两足尊，　成就无漏戒，
令诸众生等，　恭敬而顶礼。
无量诸天众，　各舍其宫殿，
不耽乐游戏，　亲近于导师。
汝观魔及民，　于佛生信乐，
咸持金柄扇，　侍奉于左右。
五百诸魔子，　以天悦意华，
共散于如来，　希求无上慧。
曾于过去佛，　称赞而供养；
今者遇世尊，　各各怀欣庆，
亦以无量辩，　赞叹于如来。
尔时有魔子，　名为舍爱者，
最初称赞佛，　能知眼尽边；
亦了眼生边，　乃至寂灭相；
又知眼尽等，　无边名义句。
以善巧言词，　为众生演说，
而于名义中，　无著无疑惑。
了知无去来，　无取亦无舍，
自性常空寂，　远离于文字；
亦无能受持，　读诵修行者，
往昔诸如来，　已曾广开示。
得以假名字，　而实无所说，
如是自性空，　超过蕴界处，
无妄无真实，　亦无处非处，

乃至言语断，　心行处亦灭。
愚夫著相故，　见佛有入城，
世尊离诸相，　愚人妄分别。
世尊入城时，　若人生欢喜，
是则相分别，　当必怀忧戚。
若离相分别，　则不见入城，
乃至行动相，　得无分别慧。
若以相见佛，　则见有入城，
于生转法轮，　一切皆分别。
若以相见佛，　乃至生欢喜，
彼人住魔行，　魔境常现前。
若以相见佛，　当见于变异，
是人懒忧戚，　智者应怜愍。
于法若见得，　便有失法忧，
于佛若见生，　则有涅槃苦。
若多劫修行，　了知一切相，
不分别入城，　亦无涅槃想。
若了心相空，　则住佛行处，
不分别入城，　亦无涅槃想。
若人如是知，　则见于诸佛，
亦能了性空，　毕竟无生灭。
世尊无量劫，　修习诸苦行，
为证于性空，　愚人不能了。
世尊入城时，　百千众围绕，
人及非人等，　净心而供养。
若于刹那顷，　思惟眼尽边，
了达诸相空，　其福复过彼，
乃至算数分，　皆所不能及。
如是眼生边，　边际与流转，
乃至于寂灭，　当知亦复然。
耳鼻舌身心，　色声香味触，
乃至音声名，　一切皆如是。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以足按地，　普皆震动；
诸山倾靡，　悉向于佛；　人天为法，　咸来恭敬。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天主人王，　阿修罗众，
并诸夜叉，　各舍本城，　来诣佛所，　欢喜供养。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复有无量，　异类诸鸟，
鹦鹉孔雀，　迦陵频伽，　睹佛如来，　殊胜功德，
于虚空中，　欢喜游戏，　皆出种种，　微妙音声。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以佛功德，　威神力故，
能令无量，　百千众生，　盲者能视，　聋者能听；
不完具者，　令得完具；　不安乐者，　令得安乐。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于虚空中，　闻如是说：
若以诸相，　分别如来；　是人不名，　供养于佛；
亦不了知，　眼尽边性。
若离诸相，　植众德本，　则能了知，　眼尽边性；
以能了知，　眼尽边故，　则能了知，　诸佛功德。
于眼尽边，　无有执藏；　于眼生边，　无有依止；
于眼寂静，　无有动念；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于眼生边，　无有分别；　于眼边际，　无有意谓；
于眼灭坏，　无有表示；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于眼无有，　无有染著；　于眼无生，　无有摄受；
于眼寂灭，　无有所执；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知眼尽故，　于根修习；　知眼边故，　于根决定；
知眼生故，　于根自在；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知眼无有，　于色了达；　知眼灭坏，　于法观察；
知眼无生，　于道修习；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如实了知，　眼尽边故，　于业差别，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业差别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如实了知，　眼生边故，　于苦差别，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苦差别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如实了知，　眼灭坏故，　于苦灭坏，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苦灭坏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如实了知，　眼无有故，　于离诸相，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离诸相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如实了知，　眼无生故，　于离习气，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离习气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又如实知，　眼无常性，　于离障碍，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离障碍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又如实知，　眼无文字，　于佛智力，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佛智力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又如实知，　眼不来性，　于离诸欲，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离诸欲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又如实知，　修习禅定，　于离烦恼，　亦能了知；
以能了知，　离烦恼故，　是人则为，　见于如来。
彼人亦能，　成就如是，　眼前际智，　眼无住智，
眼无生智，　佛神通智，　眼下劣智，　眼殊胜智，
智下劣智，　智清净智，　戒清净智，　身律仪智，
声清净智，　语律仪智，　心清净智，　处差别智，

诸心法智，　心过失智，　业清净智，　心律仪智，
智过失智，　声清净智，　蕴差别智，　蕴因缘智，
眼遍知智，　苦出生智，　无漏戒智，　戒因缘智，
苦因缘智，　苦因尽智，　诸有为智，　尽无尽智。
又如实知，　十二因缘，　有所行智，　无所行智，
有相无相，　有为无为，　建立摄受，　自他心智。
又如实知，　眼尽生边，　边际寂静，　乃至流转，
无有无生，　寂灭之性。　令诸众生，　得清净智，
诸势力智，　精进之智。
又如实知，　一异门智，　一切众生，　意乐之智。
又如实知，　一切众生，　殊胜意乐，　心清净智，
业异熟智，　诸根界智，　心变异智，　慧解脱智，
遍解脱智，　胜辩才智。
又如实知，　诸恶众生，　不乐法者，　令渴仰智。
又如实知，　于诸理趣，　知时修习，　无懈怠智。
又如实知，　神通之力，　分析诸法，　无障碍智。
又如实知，　于广大义，　及以言教，　随解了智。
又如实知，　善友同处，　衣服饮食，　节量之智。
又如实知，　于诸无作，　陀罗尼法，　勤修习智。
又如实知，　身心无过，　远离增减，　求无上智。
又如实知，　神通威力，　于虚空中，　现变化身，
成就无量，　百千众生，　皆令欢喜，　发净信智；
于诸如来，　乐尊重智；　于离欲法，　乐修习智；
于诸圣众，　乐供养智；　于大菩提，　乐回向智；
于陀罗尼，　乐演说智；　于诸意乐，　善观察智；
于圣者定，　善了知智；　于诸护念，　能决定智；
于无边心，　善趣入智；　于无边颂，　能演说智；
于诸欲结，　能觉悟智；　于下劣趣，　不堕落智，
于恶知识，　应舍离智；　于善知识，　能亲近智；
于诸问答，　能决择智；　于处非处，　能解了智；
于地非地，　能了知智；　于上中下，　能分别智。
有为之智，　无为之智，　事物之智，　非事物智，
摄受之智，　非摄受智，　修习之智，　非修习智，
眼非眼智，　眼共相智，　眼差别智，　眼自性智；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若人思惟，　眼因缘性，　真实空寂，　毕竟无我；
是人则能，　成就如是，　真实决定，　心三摩地。
若人思惟，　眼因缘起，　决定了知，　眼无常相；
是人则能，　如实了知，　眼及因缘，　毕竟无有。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以足按地，　现希有事；
我今略说，　少分功德，　普令众生，　闻者欢喜。
天人导师，　从一毛孔，　出现无量，　百千光明；
一一光明，　遍无量刹，　为诸众生，　而作佛事。
若人往昔，　供养诸佛，　长夜修行，　布施持戒；
彼人得闻，　如是所说，　神变之事，　欢喜爱乐。
若能了知，　诸佛神变，　非诸声闻，　所行境界；
彼人得闻，　如是神变，　当生信解，　发希有心。
天人导师，　不思议力，　现如是等，　种种神变；
能令无量，　百千众生，　于诸如来，　亲近供养。
天人导师，　不思议力，　演说无量，　百千契经；
令诸众生，　闻其所说，　皆能信受，　心生欢喜。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以神通力，　于虚空中，
作如是说：　知眼尽边，　乃至寂灭，　眼性所因，
无去无来，　毕竟空寂；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于虚空中，　出微妙声，
称赞如来，　种种名号，　令诸大众，　生信解心。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伏，　魔军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降伏，　一切邪众。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贪欲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贪欲。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瞋恚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瞋恚。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愚痴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愚痴。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憍慢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摧灭，　一切憍慢。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忿恚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忿恚。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嫉妒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嫉妒。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虚诳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虚诳。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诸见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诸见。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摧灭，　戏论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舍离，　一切戏论。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正法， 清净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解了， 清净之法。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通达， 诸业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解了， 一切诸业。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具足， 神通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威德神通。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具足， 诸度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六波罗蜜。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了达， 诸行法王；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了达， 一切诸行。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生清净， 光明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殊胜受生。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色清净， 光明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殊胜妙色。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身清净， 光明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殊胜色身。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性清净， 光明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殊胜种族。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名称， 光明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广大名称。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布施，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智慧总持； 若有得闻， 如是名者，
则能成就， 布施持戒， 乃至智慧， 陀罗尼门。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成就， 空性法王；
若有能持， 如是名者， 则能演说， 诸法空义。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为成就， 无我法王；
若有能持， 如是名者， 则能演说， 无生灭义。
今现在世， 人中师子， 名眼清净， 总持法王；
若有能持， 如是名者， 则能演说， 眼尽边义。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并华鬘香，
灯伞衣服， 悉皆如是。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出现光明会第十一之五

“尔时世尊， 当入城时， 以不思议， 神通之力，
于虚空中， 出微妙声， 演说种种， 陀罗尼行。
令诸大众， 闻如是言： 是陀罗尼， 于眼尽边，

生边边际，　寂静流转；　乃至寂灭，　如是诸法，
皆能通达，　究竟安住。　以布施力，　究竟摄取；
以持戒力，　究竟成就；　以忍辱力，　究竟庄严；
以精进力，　究竟发起；　以智慧力，　究竟宣说。
离诸文字，　语言音声，　乃至色心，　究竟清净；
有漏无漏，　若义若利，　皆悉空寂，　究竟清净。
亦不依止，　一切诸有；　究竟安住，　总持三昧；
无去无来，　非善不善，　乃至无记，　自利利他。
如是诸相，　究竟清净。　亦不安住，　自在威德，
声闻凡夫，　诸佛之法；　亦不安住，　于眼尽边，
生边边际，　乃至寂灭；　如是诸行，　究竟寂静。
若生不生，　是苦是乐，　称赞毁谤，　皆悉舍离。
究竟清净，　究竟照明，　空陀罗尼，　之所解了。
此即住佛，　所行之处；　此即住佛，　游戏之处；
此即安住，　诸佛神通；　此即安住，　诸佛智慧。
安住如是，　眼尽边力；　安住如是，　眼生边力；
安住如是，　眼边际力；　乃至安住，　寂灭之力。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是陀罗尼，　成就如来，　殊胜之力；　是陀罗尼，
成就如是，　威德之力；　入诸如来，　一切行处；
住诸如来，　一切境界。
令诸世间，　于修罗众，　离坚固心，　住梵天行；
能令无量，　百千夜叉，　及鸠槃荼，　皆生欢喜；
亦令无量，　乾闼婆众，　并诸罗刹，　爱乐调伏。
假使梵众，　以妙音声，　于其句义，　不能宣说；
非诸心法，　之所计度；　亦非心法，　之所受持。
是陀罗尼，　非眼所得；　是陀罗尼，　亦不至身；
是陀罗尼，　非眼所得；　亦不至于，　眼所行处。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又说于眼，　尽边生边，　边际流转，　乃至寂灭；
无我无人，　众生寿者，　乃至无有，　补特伽罗；
无相无为，　不来不去，　如是等相，　皆悉了知。
又说了知，　法性之眼；　又说了知，　法成就眼，
智眼慧眼，　梵眼天眼，　梵生得眼，　天生得眼，
梵异熟眼，　天异熟眼，　梵因生眼，　天因生眼，
天神变眼，　天精进眼，　下劣生眼，　珠胜生眼，
舍离阎罗，　世间之眼，　龙夜叉眼，　鸠槃荼眼，
热恼之眼，　非热恼眼，　清净之眼，　非清净眼，
广狭之眼，　声闻乘眼，　禅定之眼，　三摩地眼，
境界之眼，　想出生眼，　贪出生眼，　贪舍离眼，

从因生眼，　非因生眼，　相应之眼，　不相应眼，
依门生眼，　非门生眼，　因缘生眼，　因门生眼，
非肉成眼，　智清净眼，　无所有眼，　不可得眼。
耳鼻舌身，　乃至名等，　二十五法，　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　于虚空中，　复出无量，　微妙音声；
演说殊胜，　陀罗尼法，　皆是如来，　之所变化。
陀罗尼曰：

“咽丽(一)　么丽么丽(二)　赐(上)第(三)　伊(去)泥(四)　弭(上)泥(五)　句路尔庾(二合六)　句路尔庾(二合七)　句丽(八)　么丽(九)　句拏(上)帝(十)　阿啰(二合)艺(十一)　阿咽丽(十二)　弭弭丽帝(十三)　素弭丽(十四)　弭丽弭丽(十五)　弃比丽(十六)　阿比丽(十七)　素帝替(十八)　驮妳(十九)　么妳(二十)　伽(上)妳(二十一)　伽(上)唎帝(二十二)　素伽(上)[口＋犂](二十三)　钵唎(二合)野然曩泥(二十四)　阿努卢弭计(上二十五)　微路迷(去二十六)　素婆涅里(二合)世(二十七)　阿施唎丽(二十八)　萨么钵啰(二合)本帝(二十九)　钵啰尾醯(三十)　陀罗尼(三十一)　底瑟耻呵(三十二)　素底(引)阿替(三十三)　步攘伽(上)伽曩(三十四)　躬(去)盘拏(三十五)　阿嚩娑(引)嚩曩(三十六)　播唎姤(引)里野(二合)宁(三十七)　钵唎伽(上)拏宁(三十八)　么曩娑(三十九)　素路指多(四十)　钵那(四十一)　恶察啰(四十二)　阿毗罗(引)比野(二合四十三)　钵啰(二合)底瑟咤诃(四十四)　陀罗尼(四十五)　阿(引)耳多(四十六)　虞泥(去)毗(四十七)

“如是陀罗尼，　诸佛之所得。
具足大威神，　智慧无边量，
远离于执著，　念处悉清净；
无色无去来，　非方及方所，
无相离言说，　超过诸戏论；
菩萨勤修习，　究竟得清凉。
假使以百千，　那由他偈颂，
演说于一句，　不能得其边。
众圣之所赞，　清净无染著，
一切诸众会，　皆悉生尊重。
如是陀罗尼，　善法威神力，
能摧灭烦恼，　令得于胜利。
功德及智慧，　广大犹如海，
成就忍辱力，　其心安不动。
菩萨常修习，　智者所称叹，

舍离于贫穷，　当获大财宝。
如是陀罗尼，　增长诸功德，
常以空性等，　真实句庄严。
以舍于文字，　名之为空性；
以舍于心识，　名之为法性。
如是陀罗尼，　离垢常清净，
安住于实智，　现种种饶益。
令诸众生等，　欢喜发净心；
无量夜叉众，　及于鸠槃荼，
如是众鬼王，　亦生大欢喜。
如是陀罗尼，　寂静无戏论，
爱乐于众生，　普皆与安乐。
于多百千劫，　常在于诸趣，
作无量利益，　清净无所染。
或以百千偈，　演说甘露法，
令无量众生，　皆生大欢喜。
往昔无量佛，　以清净意乐，
于是陀罗尼，　常思惟法性。
释梵诸天众，　龙王阿修罗，
闻此陀罗尼，　心生大欢喜。
如是陀罗尼，　所经诸国土，
常无有灾难，　病苦及忧恼；
一切诸众生，　各各皆欣乐，
愿此陀罗尼，　常住于我心。
如是陀罗尼，　随所在身心，
喉齶及唇舌，　生无量功德。
若能常受持，　获无量功德，
利益多众生，　皆令得欢喜。
如是陀罗尼，　舍离诸过恶，
演说微妙法，　得无尽辩才；
令百千众生，　皆断除疑惑，
摧破诸憍慢，　获无量功德。
如是陀罗尼，　甚深微密法，
智者常思惟，　勇猛勤修习；
被于智慧甲，　摧灭诸烦恼，
增长功德已，　爱乐无厌足。
如是陀罗尼，　具广大名称，
能了尽无尽，　生边无生边；
以如是智慧，　种种自庄严，
百千诸如来，　尊重而供养。

如是陀罗尼，　明行为两足，
依止于胜定，　趣向菩提道；
随顺于止观，　通达无漏慧；
以净信根力，　成就于二手；
以精进忍辱，　成就于两乳；
智慧波罗蜜，　而为其顶相；
修多罗为线，　贯穿四辩鬘；
往昔所修行，　种种诸功德，
及无量譬喻，　一切悉庄严。
如是陀罗尼，　具无量功德，
于眼前后际，　尽边无尽边，
若生若无生，　边际非边际，
寂静不寂静，　流转非流转，
无有及无起，　寂灭并无我，
无人无寿者，　乃至无众生，
如是无量门，　一切皆解了。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如上所称叹，　微妙陀罗尼，
寂静胜功德，　诸佛之境界。
陀罗尼实义，　非文字诠表，
随顺于世间，　但以假名说。”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到童子家，敷座而坐。是时，月光童子知佛坐已，躬自赍持微妙供具，奉献如来及诸大众。其供纯以禅定福德、殊胜善根、不思议力之所成熟。如是施时，亦不为己，普令一切无量众生，发趣菩提，获大善利。其供周遍，皆悉充足。

尔时，世尊饭食已讫，于众会中，告月光童子言：“童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住大乘者行施资粮，有八十种殊胜功德。云何八十？所谓成熟众生善言摄受，妙相圆满，诸根无缺，舍离生死，证于涅槃，尽诸结使，得胜自在，具足功德，庄严佛土，眷属清净，有大威德，具足智慧，成就最上殊胜之行，圆满无上无等等行，除灭习气，增长如来一切智行，身及舍利为诸世间声闻、缘觉之所供养，摧破恶人，能令人王、天龙夜叉阿修罗王、迦楼罗王及梵天王皆生清信，有大威德，宣说契经、应颂、受记、自说、讽诵、譬喻、因缘、本事、本生、方广、希法乃至论义，受持演说心无懈惓，于法无吝，安住佛道，世界最胜，名色清净，证于法身，得无所畏，成就福德，蔽诸外道，具善人法，舍恶人行，信福智因，和合佛法，降伏众魔，于佛所说安乐之法无有疑惑，摧破恶欲，具大威德，修菩萨行，得胜神通，舍离生死，成就众生，赞无边行，摄受功德，慰喻众生，受用

法乐，修行惠施，入大智门，住于暖法，种性决定，修行法忍，安住佛道。童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施资粮，具足成就是八十种殊胜功德。”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大智诸菩萨，　具足施资粮，
胜利有八十，　我今已略说。
复有诸功德，　无量难思议，
皆从布施生，　今当少宣说。
汝以平等施，　普遍于大会，
如是施资粮，　智者应修习。
此施能积集，　福聚不思议，
相好庄严身，　一切皆圆满。
生处及种族，　国土若居家，
名称与色心，　一切皆清净。
诸天神变事，　及宫殿婇女，
清净无碍辩，　皆从布施生。
布施胜资粮，　诸佛咸称叹，
此即是菩提，　最初安住本。
精进诸菩萨，　于施无疑惑，
安住决定心，　勤修于布施。
如是布施心，　成就殊胜福，
菩萨勤修习，　当证佛菩提。
由布施威力，　成就胜神通，
振动俱胝刹，　不损诸众生。
由布施能引，　净戒及多闻，
正信与精进，　三昧无漏慧。
由布施能引，　根力菩提分，
正断及神足，　远离诸习气。
由布施能引，　清净妙音声，
于百俱胝刹，　开示无边法。
由净信行施，　速得诸神通，
为成就神通，　应勤修布施。
无量诸天众，　百千阿修罗，
龙神及夜叉，　眷属共围绕，
咸乘妙楼阁，　自在而游戏。
如是等诸王，　见勤行施者，
皆当起远迎，　敷座而供养。
如是行施人，　具足大威德，
自在神通力，　摄受诸天王。

鸠槃荼夜叉，　皆悉来归伏，
及乾闼婆众，　亦献诸音乐。
贼害起慈心，　恶人当远离，
珍财无损减，　库藏悉充盈。
以修布施故，　成就胜资粮，
乃至于佛智，　不行外道法。
是人无病恼，　守护陀罗尼，
得诸殊胜力，　皆由布施生。
如是行施人，　修习菩提道，
不遇恶知识，　得同类善友。
复有诸菩萨，　积集施资粮，
成就不思议，　陀罗尼智慧。
以无量偈颂，　演说于总持，
一切无挂碍，　不失于本义。
广大菩提心，　志愿常坚固，
具足于净戒，　舍离诸魔业。
不著五欲乐，　专精求正念，
心常无迷惑，　亦不生贪爱。
瞋恚诸烦恼，　如实皆了知，
于一切境界，　不著不迷惑。
是人善了知，　如是诸烦恼，
以因缘和合，　能生诸过失。
乃至于佛法，　若因若因因，
如是因作用，　一切皆能了。
是人能了知，　眼尽边因性，
远离诸迷惑，　于眼无所染。
是人能了知，　眼生边边际，
寂静与流转，　无有及无生。
乃至于寂灭，　如是等因性，
远离诸迷惑，　于眼无所染。
是人能了知，　眼前际言说，
随世假安立，　于中无有实。
是人能了知，　眼后际言说，
随世假安立，　于中无有实。
是人能了知，　眼生边边际，
寂静与流转，　无有及无生。
乃至于寂灭，　如是等言说，
随世假安立，　于中无有实。
是人能了知，　眼前际言说，
但因缘和合，　于中无所著。

是人能了知，　眼后际言说，
但因缘和合，　于中无所著。
是人能了知，　眼生边边际，
寂静与流转，　无有及无生。
乃至于寂灭，　如是等言说，
但因缘和合，　于中无所著。
是人能了知，　眼前际言说，
自性无表示，　于中无所染。
是人能了知，　眼后际言说，
自性无表示，　于中无所染。
是人能了知，　眼生边边际，
寂静与流转，　无有及无生。
乃至于寂灭，　如是等言说，
自性无表示，　于中无所染。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是人能了知，　贪欲即佛道，
自性无差别，　于贪无所染。
一切诸佛道，　当于烦恼求，
知性无差别，　是入总持门。
说贪是总持，　总持即是贪，
知性无差别，　是学总持门。
如是供养贪，　即为供养佛，
以供养佛故，　成就总持门。
是人能了知，　瞋恚即佛道，
自性无差别，　于瞋无所染。
瞋即是总持，　总持即是瞋，
知性无差别，　是学总持门。
如是供养瞋，　亦为供养佛，
以供养佛故，　成就总持门。
是人能了知，　愚痴即佛道，
自性无差别，　于痴无所染。
若如实了知，　痴性之边际，
是则修佛道，　成就总持门。
痴即是总持，　总持即是痴，
知性无差别，　是学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为供养佛，
以供养佛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为供养法，
以供养法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为供养僧，
以供养僧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为供养戒，
以供养戒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精进，
供养精进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赞叹，
供养赞叹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佛法，
供养佛法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法性，
供养法性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真如，
供养真如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生，
供养无生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灭，
供养无灭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尽，
供养无尽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有，
供养无有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边，
供养无边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三有，
供养三有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寂静，
供养寂静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流转，
以供养转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转，
供养无转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有，
供养无有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起，
供养无起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寂灭，
供养寂灭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不来，
供养不来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无行，
供养无行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有为，
供养有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苦等，
以供养苦等，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苦智，
供养苦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集智，
供养集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灭智，
供养灭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道智，
供养道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法智，
供养法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类智，
供养类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供养无生智，
供养无生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供养痴，　即供养尽智，
供养尽智故，　成就总持门。
如是于正断，　念住并神足，
五根及五力，　七觉八道支，
兼彼奢摩他，　毗般舍那等，
于斯九种法，　一切皆如是。”

尔时，世尊告月光童子言：“善男子，若有众生住于大乘，为欲成就如上所说陀罗尼者，应当远离八十种人。云何八十？所谓杀父，害母，杀阿罗汉，以屠害心出佛身血，破和合僧，贼住出家，无根二根，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不知处，不知时，不知法，不知道，不知量，不知自他，于佛法僧并诸学处不能尊重，于不放逸及殊胜境亦不宗仰，不知法，不知律，不知学处，不知其罪若重若轻，不知其戒是毁是缺，又不知行若细若粗，亦不知业未来现在，于下劣事亦不了知，赞声闻乘、毁如来法，劝导开示辟支佛乘、远离厌舍无上正道，破戒，破见，破诸威仪，行于非道，说有我人，说有众生，说有命者，说有补特伽罗，志意下劣，起贪瞋痴，断见，常见，空无因见，不见有，不见无，不见业，不见精进，不知业，不知业因，不知异熟，不知异熟因，不知诸根，不知诸根因，不知界，不知界因，不知解脱，不知解脱因，不知道，不知道

因，不知烦恼，不知烦恼因，不知施，不知施因，不知前际及于后际，不知前际及后际因，不知生死，不知生死因，不知有漏，不知有漏因，不知尽非尽，不知有非有，不知边际非边际，不知寂静非寂静，不知转非转，不知性非性，不知生非生，不知灭非灭。童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欲成就如上所说陀罗尼者，应当舍离是八十种非法之人。”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不了于眼，　生尽之边际，
是人迷总持，　智者应远离。
若能了于眼，　无我无众生，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生尽离文字，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寂静无所住，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自性无所住，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无转无色相，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无生性寂灭，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自性离名相，
诸佛无能说，　称叹及表示，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若能了于眼，　自性离名相，
无有能思惟，　受持及演说，
是人住总持，　智者应亲近。
如是总持性，　非文字诠辩，
无有诸方所，　亦非心所到。
是法无欢喜，　亦不住瞋恚，
不动如山王，　虽说无所得。
总持实无有，　乃至我亦无，
若我自性空，　总持亦无有。
总持自性空，　愚者计为有，
由是妄分别，　不闻生忧恼。
若分别贪性，　及以总持空，
如是二分别，　毕竟不可得。
若了空性空，　总持亦非有，
乃至菩提分，　三摩地亦空。

若有能了知，　总持及空性，
乃至三摩地，　于眼亦了知。
若于眼尽边，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生边，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边际，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寂静，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流转，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无有，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无生，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寂灭，　如实善了知，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尽边，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生边，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边际，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寂静，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流转，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无有，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无生，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若于眼变异，　如实知寂灭，
则于总持门，　究竟能成就。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若于眼前际，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尽边，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生边，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边际，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寂静，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流转，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无有，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无生，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于眼寂灭，　无变无异相，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贪瞋痴忿慢，　嫉诳悭忧恼，
过失垢毒箭，　暴流黑白业，
不生亦不灭，　不去亦不来，
不动亦不异，　非作亦非行，
非明亦非闇，　非流舍暴流，
无尽及无住，　非行非不行，
非字非攀缘，　非出亦非入，
分别妄想等，　六十二诸门，
各随其义理，　一切皆如是。
若知眼前际，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尽边，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生边，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边际，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寂静，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流转，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无有，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无生，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若知眼寂灭，　乃至于上下，
无取无分别，　是住总持门。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于地不变异，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无生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无灭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证入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出离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无愿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于地无住相，　不来亦不去，
无边与无尽，　相应不相应；
离名字计度，　观察与流转，
无有及修治，　无言说表示；
寂静无所依，　念住并正断，
神足及根力，　觉支无畏道；
如是诸地法，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入，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出，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相，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愿，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住，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生，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无灭，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于我文字，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若我离文字，　无取无分别，
如是了知者，　成就总持门。
知眼前后际，　远离于断常，
因缘自性空，　导师方便说。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眼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真说法。
若思惟法时，　分别于眼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思惟法。
若修习法时，　分别于眼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修习法。
若了眼空性，　即不趣菩提，
诸佛于是人，　常现前说法。
若不了知眼，　亦不了知色；
若能了知眼，　于色亦了知。
若能了于眼，　于色亦了知；
若于色了知，　于眼亦能了。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因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寂静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道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空相，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积集，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于事物，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若演说法时，　分别眼摄取，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于眼不了知，　是则生贪欲，
若能了知眼，　贪欲则不生。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若演说法时，　分别种种果，
是人妄分别，　不名为说法。
不退于志愿，　了达于性空，

得诸三昧门，　彼能善说法。
不退于志愿，　于眼离分别，
以无分别故，　彼能善说法。
不了眼性空，　亦迷眼自性，
以不了知故，　是不应说法。
若了眼性空，　即知眼自性，
以能了知故，　是人应说法。
不了眼性空，　亦迷句自性，
以不了知故，　是不应说法。
若了眼性空，　即知句自性，
以能了知故，　是人应说法。
不了眼性空，　亦迷文自性，
以不了知故，　是不应说法。
若了眼性空，　即知文自性，
以能了知故，　是人应说法。
不了眼性空，　亦迷名自性，
以不了知故，　是不应说法。
若了眼性空，　即知名自性，
以能了知故，　是人应说法。
不了眼性空，　亦迷色自性，
以不了知故，　是不应说法。
若了眼性空，　即知色自性，
以能了知故，　是人应说法。
不了眼性空，　依世相分别，
不能善随顺，　调伏诸众生。
若了眼性空，　不依相分别，
即能善随顺，　调伏诸众生。
不了眼有无，　处众而说法，
是人贪利养，　一切无信受。
若了眼有无，　处众而说法，
是人不贪著，　一切皆信受。
不了眼性空，　而处于法座，
虽说多譬喻，　一切无信受。
若了眼性空，　而处于法座，
所说诸譬喻，　一切皆信受。
耳鼻舌身心，　六尘并四大，
乃至世生名，　一切皆如是。”

尔时，世尊说是经已，月光童子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五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一开化长者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于室罗筏国雨安居，过三月恣举已，作衣服竟，与大苾芻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游化诸国。是薄伽梵，成就广大微妙名称，出现世间，为诸天人之所赞颂，所谓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深住自证具足神通，威德映蔽诸天世间魔王、梵王、阿素洛等。常为众生说微妙法，开示初善、中善、后善，文义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梵行。时四部众，国王、大臣，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及诸长者，天、龙、药叉、人非人等，以无量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供具，奉献如来。

尔时，世尊大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渐次游行至摩揭陀国，诣王舍大城，住鹫峰山。时，王舍城中有大长者，名曰贤守，已曾亲觐过去诸佛，宿植善根，福感通被，大族大富，资产财宝无不具足。时，彼长者闻大沙门出释氏宫，证于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大众来游此国，彼佛世尊，有如是等广大名称出现世间，十号具足，成就通慧，说微妙法，乃至圆满清白梵行。时，彼长者作是思惟：“我今当往鹫峰山王，为欲奉见彼如来故。若我见者，必获善利。”作是念已，与五百长者出王舍城，将往佛所。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服僧伽胝，执持衣钵，诸苾芻僧侍从围绕，在大众前威仪严整，进止安庠，正智而行，顾视屈伸端严殊异，为化众生现乞食法，方欲入城处于中路。时，贤守等五百长者，遥见如来，威严超挺，众所乐观，成就金色之身大丈夫相三十有二，诸根寂定，神虑憺怕，逮得上胜调顺寂止，摄护诸根如大龙象，清净无挠如澄泉池，足蹈七宝所成百千亿叶红莲华上，为诸无数天、人、药叉之所供养，雨大天华散如来上，其华若流弥满于地。诸长者等既睹世尊，以无量百千功德庄严从远而来，叹未曾有，以清净心往如来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贤守等五百长者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来神力，映夺天仙吉祥魔梵。如来威德具大名称，圆光妙色蔽诸大众。世尊体相如大金山，容貌端严无等等者。世尊成就一切世间甚希奇法。我惟世尊，威德如是，观何等相，弃舍家法，悟大菩提？”

尔时，贤守长者即于佛前，而说颂曰：

“我昔曾闻最胜尊，　吉祥妙色大名称，
今睹威光胜所闻，　如真金像备众德。
如来色像喻金山，　高广严净观无厌，

威德庄严苾蒭众，　犹如满月处众星。
世尊顶相无能见，　高显映发踰山王，
顶髻周圆渐次敛，　其相平偃犹天盖。
绀发软腻而右旋，　如安缮色帝青宝，
鲜净光踰孔雀项，　我今瞻仰无厌足。
面貌端严额平正，　眉相皎净若天弓，
白毫映彻无瑕秽，　光洁照曜如星王。
发喜净眼甚微妙，　众睹皆生欣乐心，
我今奉观无暂舍，　顶礼净眼世间依。
鼻相高平修且直，　渐广圆成如铸金，
唇相丹晖极清净，　喻频婆果末尼等。
妙齿鲜白含光润，　等鹤牛乳莲华根，
坚密齐平极明净，　调顺奢摩他所感。
齿及随齿根深固，　断际上下皆齐整，
佛牙光白最超胜，　如彼雁行王处中。
善逝广长之舌相，　覆面薄净如莲华，
赤铜赤色末尼宝，　含晖皎镜如初日。
世尊耳相极端严，　梵世天人不闻见，
乔答摩种狻猊颔，　无畏犹如师子王。
我观善逝咽喉相，　能引世间甘露味，
清净映彻无瑕秽，　具大神力不思议。
颈前横约修且直，　处中都无孅杂文，
现人中胜天中天，　恒食味中第一味。
肩膊充圆悉成满，　胸臆雄猛威容盛，
人中尊相世未闻，　如山顶日光流照。
手足两肩及项后，　七处光净恒平满。
修臂佣圆象王鼻，　双掌垂下摩于膝，
上身广厚如兽王，　瞿陀树相周圆满。
那罗延力合成身，　具足大力及忍力，
无垢身毛皆上靡，　随现一孔一毛生。
烟尘不污如莲华，　右旋相成而细软，
我昔传闻隐密相，　阴藏深如天马王。
髀腨周圆渐次敛，　其相犹如天鹿王，
足厚隆起跟圆长，　手相网鞔如雁王。
平满孅长二十指，　赤铜甲色如莲华，
双跖千辐金轮相，　光净微妙具庄严。
如来游步于世间，　瞿拉坡相不相触，
去地四指蹈空行，　众宝红莲随足现。
顾视安行象王步，　进趣端肃如天主，
大圣威严无所畏，　处众踰于师子王。

妙色映蔽毗沙门，　威光超胜百千日，
梵世天人尚无等，　何况出过如来者！
行住说法度众生，　天仙龙神咸恭敬，
或散天华奏天乐，　纷然繁会满虚空。
今睹世尊大神变，　故我窃怀疑惑心，
本观何等胜功德，　出家趣于无上道？”

尔时，世尊告贤守长者曰：“长者当知，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为十苦事之所逼迫。何谓为十？一者、生苦逼迫，二者、老苦逼迫，三者、病苦逼迫，四者、死苦逼迫，五者、愁苦逼迫，六者、怨恨逼迫，七者、苦受逼迫，八者、忧受逼迫，九者、痛恼逼迫，十者、生死流转大苦之所逼迫。长者，我见如是十种苦事逼迫众生；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离如是逼迫事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我观诸凡夫，　闭流转牢狱；
常为生老病，　众苦所逼迫；
愁忧及怨恨，　死苦等所牵；
为除牢狱怖，　令欣出离法。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为十恼害互相憎嫉。何谓为十？一者、曾于我身作不饶益，心生恼害；二者、今于我身作不饶益，心生恼害；三者、当于我身作不饶益，心生恼害；四者、曾于我之所爱作不饶益，心生恼害；五者、今于我之所爱作不饶益，心生恼害；六者、当于我之所爱作不饶益，心生恼害；七者、曾于我所不爱而作饶益，心生恼害；八者、今于我所不爱而作饶益，心生恼害；九者、当于我所不爱而作饶益，心生恼害；十者、于诸过失作不饶益，心生恼害。长者，我见如是十种恼害，恼害世间一切众生；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离如是恼害事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众生互憎嫉，　皆由十恼生，
于我及我亲，　三世俱恼害。
或于我非亲，　起诸饶益相，
怨憎由此生，　三世俱恼害。
第十诸过失，　生长怨憎苦，
我观如是过，　厌患故出家。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入于十种恶见稠林，由异见

故不能自出。何谓为十？一者、我见恶见稠林，二者、有情见恶见稠林，三者、寿命见恶见稠林，四者、数取趣见恶见稠林，五者、断见恶见稠林，六者、常见恶见稠林，七者、无作见恶见稠林，八者、无因见恶见稠林，九者、不平等因见恶见稠林，十者、邪见恶见稠林。长者，我见众生，入于十种恶见稠林不能得出；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断如是诸恶见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一切愚凡夫，　入恶见稠林，
我见有情见，　及以寿命见，
断见与常见，　依无作见等；
为安立正见，　是故我出家。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于无数劫具造百千那庾多拘胝过失，常为十种大毒箭所中。何谓为十？一者、爱毒箭，二者、无明毒箭，三者、欲毒箭，四者、贪毒箭，五者、过失毒箭，六者、愚痴毒箭，七者、慢毒箭，八者、见毒箭，九者、有毒箭，十者、无有毒箭。长者，我见众生，为于十种毒箭所中；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断如是诸毒箭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爱箭毒众生，　过拘胝大劫，
无明之所盲，　从闇入于闇。
欲箭中诸蕴，　吸染名贪箭，
闷乱过失箭，　被服愚痴箭，
陵高发慢箭，　违诤起见箭，
因有无有箭，　堕有及无有。
诸愚痴凡夫，　锋刃由其口，
更相起诤论，　此实此非实。
为拔毒箭故，　如来兴世间，
救诸中箭者，　出家成圣道。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由十种爱建立根本。何者为十？所谓缘爱故求，缘求故得，缘于得故便起我所，缘我所故起诸定执，缘诸定执故起欲贪，缘欲贪故起深耽著，缘深耽著故起悭吝，缘悭吝故起于聚敛，缘聚敛故起诸守护，缘守护故执持刀仗，诤讼讥谤起种种苦。又因此故兴别离语，长养诸恶不善之法。长者，我见众生，由此十种爱根本法之所建立；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得无根无所依法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爱所吞众生，　寻逐于诸欲，
　得利兴我所，　从此生定执。
　我当作所作，　欲贪缚增长，
　耽著悭吝等，　相续次第生。
　悭过染世间，　能起坚积聚，
　聚敛故守护，　遍生无有间。
　守护在愚夫，　刀仗相加害，
　种诸不善业，　因此生众苦。
　观爱因缘已，　众苦则不生，
　无根无住觉，　诸觉中最上。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皆由十种恶邪性故建立邪定。何等为十？一者、邪见，二者、邪思惟，三者、邪语，四者、邪业，五者、邪命，六者、邪精进，七者、邪念，八者、邪定，九者、邪解脱，十者、邪解脱智见。长者，我观众生，由如是等十邪性故建立邪定；为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离如是诸邪性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怀邪见众生，　邪思惟境界，
　宣说于邪语，　及行诸邪业，
　邪命邪精进，　邪念与邪定，
　成就邪解脱，　及趣邪智见。
　邪性决定聚，　愚夫之所依，
　为令住正性，　故趣无上道。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由于十种不善业道，而能建立安处邪道，多堕恶趣。何等为十？一者、夺命，二者、不与取，三者、邪淫，四者、妄语，五者、离间语，六者、粗语，七者、绮语，八者、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见。长者，我见众生由是十种不善业故，乘于邪道，多趣多向多堕恶道；为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超出一切诸邪道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害命众生，　劫盗他财物，
　行诸邪欲行，　速堕于地狱。
　粗言离间语，　妄语乖寂静，
　绮语等凡夫，　愚痴之所缚。
　贪著他资财，　数起于瞋恚，
　兴种种邪见，　是人趣恶道。
　三种由身起，　四种语业生，

意能成三恶，　故名恶行者。
行诸恶业已，　牵趣恶道中，
吾今现世间，　拔济令出离。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由于十种染污法故，处在烦恼，堕烦恼垢中。何谓为十？一者、悭垢染污，二者、恶戒垢染污，三者、瞋垢染污，四者、懈怠垢染污，五者、散乱垢染污，六者、恶慧垢染污，七者、不遵尊教垢染污，八者、邪疑垢染污，九者、不信解垢染污，十者、不恭敬垢染污。长者，我见众生，以如是等十染污法之所染污；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于无染无上法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世多分众生，　十染所逼迫，
乐有为烦恼，　曾不生厌离。
悭垢所染污，　一切愚凡夫，
犯戒非寂静，　不习三摩地。
瞋垢背忍辱，　懈怠退正勤，
其心不专住，　恶慧愚钝者。
于父母师长，　不遵奉言教，
疑见网众生，　不求照世觉。
诽谤于甚深，　佛所说妙法，
被服无明蕴，　圣蕴怀轻贱。
观是染污已，　谁乐处有为，
当勤证寂灭，　无为无染污。

“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为十种缠缚之所缠缚。何谓为十？一者、由悭嫉网之所缠缚，二者、由无明膜之所覆翳，三者、烦恼迷醉堕愚痴坎，四者、爱欲驶流之所漂没，五者、末摩死节邪箭所中，六者、忿恨密烟之所熏[火＋孛]，七者、贪欲盛火之所烧燃，八者、过失毒药之所闷乱，九者、诸盖毒刺之所遮碍，十者、常处生死流转饥馑旷野正勤疲怠。长者，我观众生，为如是等十种缠缚所缠缚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证无缠无缚法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老吞少盛年，　老坏净妙色，
老损念定慧，　终为死所吞。
病能摧势力，　劫夺勇猛心，
坏诸根聚落，　羸劣无依怙。
死如罗刹女，　猛健甚可畏，

常随逐世间，　饮竭众生命。
我已厌世间，　老病死逼迫，
为求无老死，　清安法出家。
世为三火烧，　我观无救者，
雨甘露法雨，　灭除三毒焰。
观诸失道者，　生盲痴瞽等，
为与世间眼，　示导故出家。
众生疑乳养，　蕴盖所蔽障，
为彼除悔恼，　说法故出家。
愚夫互违反，　伺隙兴加害，
为和怨憎故，　利世故出家。
于父母师长，　力慢无恭敬，
为摧憍慢幢，　是故我出家。
观贪障世间，　由财相损害，
为得七圣财，　断诸法贫者。
或致相刑残，　利已终非益，
我观定舍身，　求离三有狱。
三有昔未知，　真实利益事，
为开真实益，　是故我出家。
观趣地狱者，　恶业因炽然，
受无边重苦，　为脱故出家。
观诸畜生趣，　互相加杀害，
无依为作依，　悲心故出家。
观焰魔鬼趣，　饥渴大苦逼，
为证妙菩提，　施不死甘露。
人道追求苦，　诸天舍命苦，
观苦遍三有，　为济故出家。
我观耽欲者，　远离诸惭愧，
凌逼于尊亲，　荒淫甚猪狗。
又观诸愚夫，　女媚所吞食，
放逸造非义，　为舍故出家。
观劫浊众生，　恶法娆魔使，
我为摧伏故，　趣成无上觉。
在家众过本，　出家趣菩提，
故舍大地等，　为穷生死际。”

尔时，五百长者闻佛所说，得未曾有，方知如来是真觉者。即于佛前，异口同声，而说颂曰：

“我等怖畏老死逼，　愿宣妙法尽其际。

世尊诸有趣清净，　离有性净超诸有，
愿拔诸有令不有，　及在禁闭有家者。
世雄离染最解脱，　远离尘垢心清净，
调御法中大调御，　愿开微妙甘露门。
备上妙色胜丈夫，　天人世间无等者，
世无等等最胜尊，　愿说妙法济群生。
三垢永灭吐诸过，　慧眼清净翳障消，
净尘离闇开痴网，　愿无等尊宣妙法。
众生苦聚无依怙，　溺大有池无救者，
愿起慈悲广济心，　速拔高升安隐岸。
有河憍慢痴回澓，　斗讼病苦波涛盛，
众生漂没无依救，　愿发慈心济有流。
朗日千亿曜金山，　佛身光盛踰于彼，
愿以胜妙梵音声，　宣布端严最上法。
诸法自性本清净，　体相洞彻等明珠，
无有作者无受者，　不从他闻遍照觉。
自然具足力无畏，　行妙净行称无边，
无边智解如游空，　愿大法王宣妙法。”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是五百长者，善根已熟，堪任法化。我今当为如应说法，令诸长者即于此处，除舍俗相，以信出家，断诸烦恼，得漏尽慧。”作是念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诸长者等既睹神变，叹未曾有，于如来所倍生敬重信仰之心。

尔时，世尊告诸长者：“汝等善听，世有十种逼迫苦事，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苦、怨苦、苦受、忧受、痛恼、生死，如是十种逼迫苦事逼迫众生。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恼害事，所谓曾于我身作不饶益，今于我身作不饶益，当于我身作不饶益，于我曾爱作不饶益，于我今爱作不饶益，于我当爱作不饶益，我曾不爱而作饶益，我今不爱而作饶益，我当不爱而作饶益，又于一切不饶益过心生恼害，如是十种恼害之事。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异见恶见稠林，所谓我见、众生见、寿命见、数取见、断见、常见、无作用见、无因见、不平等见、邪见，如是十种恶见稠林。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长者，世为十种大毒箭所中，所谓爱毒、无明毒、欲毒、贪毒、过失毒、愚痴毒、慢毒、见毒、有毒、无有毒，如是十种大毒之箭。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爱根本法，所谓缘爱故求，缘求故得，缘于得故便起我所，缘我所故起诸定执，缘诸定执故起欲贪，缘欲贪故起深耽著，缘深耽著便起悭吝，缘悭吝故起于聚敛，缘聚敛故

便起守护，缘守护故执持刀仗，讥谤诤讼起别种语，种种诸苦恶不善法并因斯起，如是十种爱根本法。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邪性，所谓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勤、邪念、邪定、邪解脱、邪解脱智见，如是十种邪性。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不善业道，所谓害命、不与取、行邪淫、妄语、离间语、粗恶语、绮语、贪恚邪见，如是十种不善业道。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染污垢法，所谓悭垢、恶戒垢、瞋垢、懈怠垢、散乱垢、恶慧垢、不遵尊教垢、疑垢、不信解垢、不恭敬垢，如是十种染污垢法。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复次，诸长者，世有十种生死流转大怖畏事，所谓缠缚悭嫉之网，覆翳无明之膜，堕坠愚痴深坑，漂没爱欲駃流，末摩邪箭所中，薰[火＋孛]忿恨密烟，焚烧贪欲盛火，迷闷过失毒药，遮障诸盖毒刺，饥馑流转旷野，如是十种生死流转大怖畏事。汝等今者，欲解脱不？”

尔时，五百长者一心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愿欲解脱所说十种逼迫苦事，所谓生、老、病、死、愁、怨、忧、苦、恼害、生死；如是广说乃至流转饥馑旷野诸逼迫事，我等皆当愿得解脱。”

尔时，世尊告是五百诸长者曰：“汝等善听，吾今当说正法之要。诸长者，眼不求解脱。何以故？眼无作无用故。眼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眼非是我，应如是持。如是耳鼻舌身意、意不求解脱。何以故？意无作无用故。意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意亦非我，应如是持。

“复次，诸长者，色不求解脱。何以故？色无作无用故。色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色亦非我应如是持。如是声香味触法、法不求解脱。何以故？法无作无用故。法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法亦非我，应如是持。

“复次，诸长者，色蕴不求解脱。何以故？色蕴无作无用故。色蕴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色蕴非我，应如是持。如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识蕴不求解脱。何以故？识蕴无作无用故。识蕴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识蕴非我，应如是持。

“复次，诸长者，地界不求解脱。何以故？地界无作无用故。地界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地界非我，应如是持。如是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识界不求解脱。何以故？识界无作无用故。识界不能思、不能了别，是故，诸长者，识界非我，应如是持。

“复次，诸长者，诸法不实分别所起依于众缘，无能无力从众缘转。若有众缘假设诸法，若无众缘则无假法。诸长者，一切诸法唯假施设，此中都无生者、老者、死者、尽者、起者，唯有永断诸趣，清净寂灭可以归依，是故汝等应如是知。是故，诸长者，一切诸法不实

分别之所生起，依于众缘羸劣无力从众缘转。若有众缘假立诸法，若无众缘则无假法。诸长者，一切诸法唯是假立，此中都无生者、老者、死者、尽者、起者，唯有永断诸趣，清净寂静可以归依。如是，诸长者，若有不实分别，则有假立不正作意；若无不实分别，则无假立不正作意。若有不正作意，则有假立无明；若无不正作意，则无假立无明。若有无明，则有假立诸行；若无无明，则无假立诸行。若有诸行，则有假立于识；若无诸行，则无假立于识。若有假识，则有假立名色；若无有识，则无假立名色。若有名色，则有假立六处；若无名色，则无假立六处。若有六处，则有假立于触；若无六处，则无假立于触。若有于触，则有假立于受；若无于触，则无假立于受。若有于受，则有假立于爱；若无于受，则无假立于爱。若有于爱，则有假立于取；若无于爱，则无假立于取。若有于取，则有假立于有；若无于取，则无假立于有。若有于有，则有假立于生；若无于有，则无假立于生。若有于生，则有假立老死；若无有生，则无假立老死。

“如是，诸长者，云何为老？所谓情识惛耄，头白发落，皮缓面皱，寿命损减，诸根衰熟，诸行朽故，是名为老。云何为死？所谓丧灭转世，休废堕落，诸蕴散坏，委弃于地，舍众同分，是名为死。若老若死，合名老死。诸长者，生若是有，有假老死；生若是无，无假老死。云何为生？所谓是生等生趣起诸蕴出现，及得诸处会众同分，是名为生。诸长者，有若是有，则有假生；有若是无，则无假生。云何为有？所谓欲有、色有，及无色有。福及非福不动业等，是名为有。诸长者，取若是有，则有假有；取若是无，则无假有。云何为取？所谓欲取、见取、戒禁取、我取，故名为取。诸长者，爱若是有，则有假取；爱若是无，则无假取。云何为爱？所谓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是名为爱。诸长者，受若是有，则有假爱；受若是无，则无假爱。云何为受？所谓眼触所生受，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所生受，是名为受。诸长者，触若是有，则有假受；触若是无，则无假受。云何为触？所谓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是名为触。诸长者，六处若有，则有假触；六处若无，则无假触。云何为六处？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是为六处。诸长者，名色若有，有假六处；名色若无，无假六处。云何为名色？所谓受想思触作意，四大界及四大界之所造色，是名名色。诸长者，识若是有，有假名色；识若是无，无假名色。云何为识？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名为识。诸长者，行若是有，则有假识；行若是无，则无假识。云何为行？所谓色思、声思、香思、味思、所触思、法思，是名为行。诸长者，无明若有，则有假行；无明若无，则无假行。云何为无明？所谓前际无知、后际无知、前后际无知，内无知、外无知、内外无知，苦无知、集无知、灭无知、道无知，缘无知、缘起无知。于缘生法，若黑若白，有缘无缘，有光影无光影，有罪无罪，可亲近不可亲近，无知无见，无

对观无达解，如是等相，是名无明。

“诸长者，不正作意若有，则有假立无明；若无不正作意，则无假立无明。云何名为不正作意？所谓我于过去，是何等性，是何等处，是何等类；我往未来，是何等性，是何等处，是何等类；复于内身多起疑惑，云何名我，我为是谁，为有为无，为虚为实，是何等性，是何等处，是何等类，我昔何处住于彼处，起如是等不正作意。从六见中随生一见，执有我见，执无我见，或依我故而观我见，或不依我而观我见，又复虚妄起如是见，我即世间或当缘起，为常为恒不转不变，永正住止，如是诸见，是名不正作意。诸长者，不实分别若有，则有假立不正作意；不实分别若无，则无假立不正作意。云何名为不实分别？谓我、有情、命者、丈夫、数取、生者、意生、摩纳婆、作者、受者，是名不实。而诸无闻凡夫，妄起如是我分别、有情分别、命者分别、丈夫分别、数取分别、生者分别、意生分别、摩纳婆分别、作者分别、受者分别等分别故，是为不实分别。诸长者，如是不实分别若有，则有假立不正作意；不实分别若无，则无假立不正作意。

“诸长者，不正作意若有，则有假立无明；不正作意若无，则无假立无明。无明若有，则有假立诸行；无明若无，则无假立诸行。如是乃至生若是有，则有假立老死；生若是无，则无假立老死。”

尔时，佛告诸长者：“汝今当知，一切诸法不实分别所起，依于众缘，羸劣无力，从众缘转。众缘若有，则有假法；众缘若无，则无假法。诸长者，一切诸法唯是假立，此中都无生者、老者、死者、尽者及以起者，唯有永断诸趣，清净寂灭可以归依。诸长者，于意云何？譬如大池所生诸鱼水族之属，依何力住？”

长者白言：“世尊，此诸鱼等依水力住？”

佛言：“如是，如是，诸长者，此水颇有思念为有力不？”

长者白言：“世尊，此水无力无能，何所思念？”

佛言：“如是，如是，诸长者，不实分别所起诸法亦复如是，但假施设，无力无能，从众缘转。众缘若有，则有假法；众缘若无，则无假法。诸长者，一切诸法唯是假立，此中都无生者、老者、死者、尽者、起者，唯有永断诸趣，清净寂灭可以归依。是故，诸长者，汝等应正观察如是众缘，非安隐处，难可保持，深生怖惧逃走远避。复应观察此是何法，因怖何法而来至此？汝等如是正观察时，无法可得，无怖无舍。何以故？一切诸法皆不可得，一切种求不可得故；诸法无我，离尘垢故；诸法无众生，远离我故；诸法无命，出过生、老、病、死愁忧苦恼逼迫等故；诸法无数，取三世断故；诸法无字，一切言音不可说故；诸法无著，无所缘故；诸法寂静，寂灭相故；诸法普遍，虚空性故；诸法性空，无定属故；诸法无动，无所依故；诸法依实际住，善住无动相应故；诸法不可开阐，离相波浪故；诸法不可显示，无相无形，无有光影，离诸行故；诸法非我所有，离我所

故；诸法不可分别，离心意识故；诸法无有爱藏，超过眼、耳、鼻、舌、身、意道故；诸法不可举移，离生住坏故；诸法无作无用，离心意识故；诸法属缘，性羸劣故。

“诸长者，我说是眼，四大所造，无常无住，无恒不坚之法，羸弱速朽，难可保信，众苦所集，多病多害。汝诸长者，眼为如是，不应依止；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不应依止，当如是观。复次，诸长者，眼如聚沫，不可撮摩；眼如浮泡，不得久住；眼如阳焰，业惑爱生；眼如芭蕉，性不坚固；眼如幻术，从颠倒起；是眼如梦，唯虚妄见；是眼如响，系属众缘；眼如光影，业光影现；眼如浮云，聚乱散相；眼如流电，刹那便灭；是眼无主犹如地；是眼无我犹如水；眼非有情犹如火；眼非寿命犹如风；眼非数取犹如空；眼为不实依藏诸大；是眼为空，离我我所；是眼无知，如草木土石；是眼无作，机关风转；是眼虚假，朽秽所聚；是眼浮伪，摧散破坏灭尽之法；眼如丘井，常为老逼；眼无住际，终归磨灭。诸长者，眼为多过，应如是观；乃至于意，一切诸法亦复如是。

“复次，诸长者，一切诸法唯有妄欲。异生愚夫不知妄欲故，妄谓是眼，妄谓是耳，乃至妄谓是意。诸长者，但有妄欲！异生愚夫不知妄欲故，谓此是色，谓此是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诸长者，但有妄欲！异生愚夫不知妄欲故，谓此色蕴，谓此受蕴，想、行、识蕴亦复如是。诸长者，但有妄欲！异生愚夫不知妄欲故，谓此地界，谓此水界，火、风、空、识亦复如是。诸长者，一切诸法唯有妄欲。异生愚夫不知妄欲故，谓此有为，谓此无为，乃至一切诸法亦复如是。诸长者，汝等今者，应舍妄欲，趣于无欲，于诸妻子、家宅、财物，深知虚妄，不应执著；不执著故，以净信心，舍离家法，趣于非家，当得无欲。诸长者，何等名为出家无欲？谓住尸罗别解脱戒，具足摄持威仪行处，见于小犯生大怖畏，受学律仪成就戒蕴。诸长者，汝等若能奉持戒已，于是六根、六境、五蕴、六界，深知虚假皆不执著；以不著故，是名出家无欲之法。诸长者，若不著眼乃至识界，以不著故则不保护。何者不保护？眼不保护，耳、鼻、舌、身、意不保护；色不保护，声、香、味、触、法不保护；色蕴不保护，受、想、行、识蕴不保护；地界不保护，水、火、风、空、识界不保护。以不保护，则无烦恼；若无烦恼，则名为轻。云何为轻？谓无所见。若无所见，则不依物起瞋害心；由无瞋害，则不自害，不思害他，不思俱害；以无害故，则于无余大涅槃界而便入证。诸长者，汝等应知，谁于寂灭而便入证？诸长者，眼不入寂灭，耳、鼻、舌、身、意不入寂灭。然因于眼起诸妄执，或计为我，或计我所；若远离者，即是寂灭。远离何等而为寂灭？若远离贪，即是寂灭；若远离瞋，即是寂灭；若远离痴，即是寂灭；若离无智，即是寂灭。

“复次，诸长者，过去无智不可远离，未来无智不可远离，现在无智不可远离；然要因于远离无智而正智起。诸长者，何等为智？所

谓尽智。何等尽智？过去非尽智，未来非尽智，现在非尽智。然诸长者，因离无智而此智生。此智不远离智，因离眼无智而此智生。又诸长者，眼非我所，若非我所，则不取著；若不取著，即是最上；若是最上，即是解脱。何处解脱？于我执所而得解脱；有情执所、寿命执所、数取执所、断常执所，一切执所，乃至分别执所而得解脱。行者若能于执解脱，则不分别；若不分别，则非分别非不分别。何等不分别？所谓不分别我及以我所。行者尔时，于一切法离散不积，舍而不取，舍故寂灭，解脱除遣，最胜解脱，离诸系缚。于何等处名为除遣？一切苦处而得除遣。汝诸长者，若求出离，勿于一法而生取著。何以故？若有取著，则有怖畏；若无取著，则无怖畏。

“复次，诸长者，眼非寂灭，耳、鼻、舌、身、意亦非寂灭；色非寂灭，乃至识界亦非寂灭。然诸长者，因于识界起不实执，或计为我及以我所；若离于此，即是寂灭。远离何等而得寂灭？谓远离贪而得寂灭，离瞋、离痴及以无智而得寂灭。复次，诸长者，过去无智不可远离，未来无智不可远离，现在无智不可远离，然离无智而得智生。诸长者，何等为智？所谓尽智。何等尽智？过去非尽智，未来非尽智，现在非尽智。然诸长者，因离无智而智得生。此智不远离智，因离识无智故而智得生。而此识界非是我所，若非我所，则不取著；若不取著，即是最上；若是最上，是即解脱。何处解脱？于我执所而得解脱；有情、寿命乃至于一切分别执所而得解脱。行者若能于执解脱，则不分别；若不分别，则非分别非不分别。何等不分别？谓不分别我及我所。行者尔时，离散不积，舍而不取，舍故寂灭，解脱除遣，最胜解脱，离诸系缚。于何除遣？一切苦处而得除遣。汝诸长者，若求出离，勿于一法而生取著。何以故？若有取著，则有怖畏；若无著者，则无怖畏。”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取著生怖畏，　由斯趣恶道，
观此有怖处，　智者不应取。
汝修诸圣道，　应当善观察，
如是观便得，　异此则不可。
一切处皆空，　虚动非坚实，
爱诳惑世间，　勿于此生乱。
我已知空法，　了诸法不坚，
湛然获安泰，　证无动妙乐。
若如是了知，　诸法唯空者，
彼解脱众苦，　及灭于诤论。
欲摄受一切，　生诸灾横者，
摄受故取著，　著故生诸有。
从有生于生，　由生远寂灭，

生者老病死，　如是大苦逼。
无欲故无取，　无取故无有，
无有故无生，　老病死亦尔。
聚集资生具，　一时皆弃舍，
并舍爱妻子，　趣苾芻威仪。
勿贪亲与财，　咄哉念知足，
勿如旃荼罗，　下贱心来往。
勿自恃持戒，　轻毁犯戒者，
恃戒凌于人，　是名真破戒。
譬如鹿被弶，　若缚若致死，
处魔罥慢者，　缚害亦如是。
慢能坏善心，　又损自他善，
故勿轻毁戒，　况持戒梵行！
当学大仙子，　常住空闲处，
勿顾于身命，　趣寂静解脱。
应离无义本，　顺世尼乾论，
爱敬演甚深，　空相应妙法。
内外十二处，　我说心为本，
彼复因业生，　业由思久住。
眼色俱为缘，　而生起于识，
缘阙则不生，　譬无薪之火。
如是生诸法，　和合互相生，
无作无受者，　现作用如幻。
一切内外法，　我已知空幻，
愚夫颠倒执，　分别我我所。
眼中无有情，　外诸处亦尔，
非我作寿者，　诸法类应知。
眼不思解脱，　耳鼻舌亦然，
身意等无作，　诸法观如是。
譬如巨海中，　鼓涛成沫聚，
明眼者察知，　审其非坚实。
如是五蕴体，　达者知非固，
当解脱生老，　愁忧灾横等。
我法中出家，　知诸法如幻，
不虚彼信施，　即名供诸佛。”

尔时，五百长者闻是法已，即于此处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如无黑净衣，置染器中速受染色；如是诸长者法眼清净，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复为长者宣说妙法，示教赞善：“诸长者，我说此眼

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之所炽然，生老病死、愁叹忧苦、不安等法之所炽然。如是，诸长者，我说此耳、鼻、舌、身、意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生老病死、愁叹忧苦、不安等法之所炽然。诸长者，我说此色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之所炽然，乃至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诸长者，我说色蕴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之所炽然，乃至受、想、行、识蕴亦复如是。诸长者，我说地界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之所炽然。如是乃至水、火、风、空、识界自性是苦而复炽然。何等炽然？所谓贪火、瞋火、痴火，生老病死、愁叹忧苦、不安等法之所炽然。

“是故，诸长者，我今不执眼耳、鼻、舌、身、意，汝等亦应如是随学。我今不执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不执色等诸蕴、地等诸界、此世他世，汝等亦应如是随学。诸长者，汝等若于眼耳、鼻、舌、身、意不执著者，则不依眼住，不依耳、鼻、舌、身、意住。汝等不依色、声、香、味、触、法时，汝等则不依于一切法住。汝等不依色蕴，乃至不依识蕴住者，则不依色蕴乃至识蕴住。汝等不依地、水、火、风、空、识界时，则不依地界乃至识界住。汝等不依此世他世及以一切世间住者，如是汝等不取一切法时，则不依于一切法住。若能不依一切法住者，是则名为非当有、非不当有。汝等若悟非当有、非不当有者，我说汝等解脱生老病死诸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生死所炽盛，　烧燃诸世间，
受苦无能救，　丧失于圣道。
照世诸如来，　时乃一兴现，
无刹那远离，　当起坚精进。
修习于正行，　慧观应察知，
如慧观当得，　异此非所获。
若于此修习，　应知一切空，
了达空法已，　非心空菩提。
贪瞋及与痴，　是三毒大火，
烧诸世愚者，　长眠而不觉。
生老病及死，　愁叹诸苦等，
知世逼迫已，　勿依诸法住。”

尔时，五百长者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欲于佛所出家，受具足戒，修清净行，未审世尊垂愍听不？”

佛言：“善来苾刍！”即名出家，具足戒已，成苾刍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袈裟执受已，　其发自然断，
一切皆持钵，　即座成罗汉。
知得罗汉已，　于苾芻众前，
及对诸天等，　大师已问说。
昔于世依怙，　广行诸布施，
随其所生处，　常感多安乐。
彼今得见我，　复生清净心，
由彼心清净，　故为说妙法。
闻说得罗汉，　永离于我见，
证空法现前，　解脱诸生死。”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六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二金毗罗天受记品第二

尔时，世尊于彼中道不移其处，令诸长者建立圣果，以如来威势入王舍城，四众围绕，容仪庠序。时，有护王舍城诸天药叉大善神王，名金毗罗，作如是念：“今者如来形相殊异，于世间中最胜难遇，堪受人天之所供养。我等今当应以种种上妙供具奉献如来。”作是念已，便以最胜饮食，具足香味，成就妙色，奉上于佛。

尔时，世尊愍其所献，故为纳受。时，金毗罗王所领大药叉众六万八千，在虚空中咸生随喜，以清远音唱言：“善哉！善哉！”时，金毗罗即以此义，告其众曰：“我已奉佛上妙供具。汝等亦应以诸供养施苾芻僧，当令汝等于长夜中利益安乐。”诸药叉众受王教已，即以上供施苾芻僧。时诸僧众，哀受其供。

尔时，世尊为乞食故入王舍城，既得食已将还所止。时，有无量千众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牟呼洛伽，及无量千人与非人，又有无量拘胝那庾多百千众生，随从佛后。尔时，如来往彼最胜宽广之地，敷如常座而坐其上。时，金毗罗与其部从，即持种种天曼陀罗华、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复持种种天旃檀末诸供养具而散于佛，所谓胜散、大胜散、妙散、大妙散；作如是等殷勤散已，合掌佛前，礼敬而住。

尔时，如来知金毗罗及其大众心之所念，即便微笑。诸佛常法，现微笑时，从其面门出种种无量色光，所谓青、黄、赤、白、红色，银色及水精色。其光遍照无量无边一切世界，日月威光掩蔽不现，下照地狱令彼悦乐，乃至上踊至于梵世。所应作已而复还来，右绕七匝，或于世尊顶上而没，或从两肩、或从两膝而灭没者。诸佛常法，若授地狱众生记时，尔时光明两足下没，若授畜生光从背没，若授鬼趣从身前没，若授人道从左胁没，若授天趣从右胁没，若授声闻从两

膝没，若授独觉从两肩没，若佛世尊授诸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时，尔时光明从顶上没。

时，长老阿难陀，既睹世尊微笑光明，以七条衣覆左肩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礼足，以颂问曰：

“照世依怙者，　何故放光明？
利益世间尊，　何缘现微笑？
谁今下圣种，　为佛菩提因？
今为谁授记？ 谁应住解脱？
大雄猛导师，　非无因而笑，
愿牟尼当说，　现光之所为。”

尔时，世尊即便以颂报阿难曰：

“金毗罗净心，　奉献诸供具，
救世依怙者，　故现斯微笑。
舍神王报已，　往三十三天；
受彼天福尽，　上生焰摩天；
又生睹史多，　受诸天欲乐；
福尽生人中，　兴为智慧王；
王四洲人主，　自在转轮帝，
舍后人王已，　便生梵世天。
天上及人中，　数往来不息，
二十拘胝劫，　常感诸妙乐。
最后舍王位，　出家求佛道，
众缘具足已，　成究竟菩提。
三万诸药叉，　由奉养于佛，
便舍药叉报，　生三十三天；
后见慈氏尊，　复获阿罗汉，
既蒙授道化，　即各供诸佛。
满千药叉众，　为住大菩提，
由是善根故，　不生诸恶趣。
或有千药叉，　当供佛导师，
求无上菩提，　利益众生故。
或有二三千，　持香华鬘等，
当供养诸佛，　为得佛菩提。
或有千拘胝，　当供诸佛已，
修自体清净，　后证入菩提。
金毗子世罗，　具大神通力，
亦发大愿心：　我当成等觉。

曾供养诸佛，　遍起于弘誓，
今复供养我，　心趣无上道。
由此善根力，　舍诸弊恶趣，
当见慈氏尊，　又献拘胝盖。
献拘胝盖已，　复献拘胝衣，
献拘胝衣已，　尔时便出家。
具满五百岁，　专修行梵行，
求最上菩提，　利益众生故。
当成彼愿故，　修行施戒等，
如殑伽沙劫，　精勤常不断。
如是汝当知，　为示现故说，
彼修行胜行，　倍增过上数。
如前说譬喻，　殑伽沙劫数，
得见彼诸佛，　当修大供养。
奇哉胜妙智，　奇哉无上心，
诸众大导师，　名所不能显。
后当成正觉，　一切众生尊，
号名曰医王，　普闻十方界。
七十拘胝岁，　说法度众生，
其两足世尊，　久当入寂灭。
二十大集会，　调伏众生心，
最后一大会，　经二百亿岁。
如所说大会，　度无量声闻，
如声闻数量，　菩萨众亦尔。
利益众生已，　如来方涅槃，
正法住世间，　经于百千岁。
满五百劫中，　是苾芻成佛，
于彼一一劫，　千如来出现。
诸有智慧者，　当思法水灌，
应生勇猛心，　行多闻正理。
远于非正理，　常修正理法，
应修习多闻，　由此慧增长。
四根本法义，　济度诸菩萨，
施戒闻舍法，　贤善菩提道。
为众说是法，　最胜无上乘，
演布声闻道，　善断诸疑网。
诸有请问者，　我今悉开许，
能说深妙法，　照世者难遇。”

尔时，金毗罗子世罗，即于佛前闻佛授记，欢喜踊跃，得未曾

有，作如是念："今者世尊将往鹫峰山王，我当复应于如来所植少善根。"作是念已，告其众曰："卿等当知，如来当发王舍大城升鹫峰山。卿等宜可发勇猛心，随其力能办诸供养。"

时，彼世罗即与官属，从王舍城至鹫峰山中间道路，屏除草秽、甎瓦、砾石、株杌、毒刺，极令遍净如明镜面。又以香水沾洒其地，敷胜妙衣遍于中路，散布名华量与人等，烧妙坚香顺路普熏，列树幢旛悬诸宝盖，于虚空中张施缯彩，条别间设罗布其上。又作种种天诸音乐，前后充满。其路极广尽一箭道，皆遍覆以水生诸华，所谓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又以鸳鸯胜鸟间错其华，行列道侧。于彼道上，又以金缕缯彩而用敷之，上施七宝所成殊妙等网，遍覆于道。

时，彼世罗于佛由路，作如是等大庄严已，自化其身极令姝大，与诸官属欢喜踊悦，倍生欣庆，发诸胜心，所谓畅适心、调善心、柔软心、清净心、离盖心、充美心、归依佛心、归依法心、归依众心、不动菩提心、不退转心、无等心、无等等心、超过一切三界心、于一切众生起大慈心、起大悲心、起大喜心、起大舍心、起一切佛法器心、坚心、固心、不可坏心、不朽败心、舍离声闻独觉地心、成立一切菩萨地心。彼住如是诸胜心已，往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向佛，而说颂曰：

"我已为世依，　办无上供养，
佛为世间尊，　演最上法者。
十力皆成就，　安住诸无畏，
利益众生事，　如导师所作。
具相三十二，　八十随形好，
世怙犹如日，　流光遍于世。
转于妙法轮，　最胜十二行，
宣布深妙法，　利益群生故。
显示诸神变，　如佛之仪式，
为多拘胝众，　作诸利益事。
未来诸大雄，　祐世间如日，
宣扬彼圣法，　悟成无上智。
为舍为救拔，　为道为归趣，
为诸生盲众，　导之施慧眼。
五趣众生类，　我当作依怙，
解脱诸苦聚，　如先佛所离。
我为两足尊，　天中天日月，
天帝那伽众，　阿素洛奉敬。
所设诸供具，　世无有等者，
我作上妙业，　无有相似者。

如法主世尊，　具足三十二，
上微妙福相，　世无与等者。”

尔时，世尊为金毗罗子世罗，而说颂曰：

“诸供大师者，　为最上法因，
彼有情中胜，　菩提不难得。
供养照世间，　光性世依怙，
诸天龙及人，　所应供养者。
悟上妙菩提，　坐最胜道树，
摧伏诸恶魔，　为众生说法。”

尔时，世尊与无量百千天、龙、药叉、罗刹、健达缚、紧捺洛、牟呼洛伽、人与非人，复有无量百千那庾多拘胝诸众生等，前后围绕。佛于其中最居众首，以如来大威德故，大神通故，大宗势故，种种自在大变化故，放大光明，震动大地，雨大莲华满虚空中，鼓于百千那庾多拘胝天诸伎乐。时，诸大众叹未曾有，既睹神变，倍加恭敬。

尔时，如来足步莲华大如车轮，随庄严道往鹫峰山王。既到彼已，告长老阿难陀曰：“汝为如来敷置胜座，所谓最上之座、法座、微妙座、胜过一切三界座、尊胜座、佛座、如来之座。我当于此坐，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说大乘菩萨行所依经，名《微妙吉祥大菩萨藏》。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疑山崩堕，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疑网断绝，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疑根不生。此大乘经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哀愍大众及诸天人，是故如来方为开阐。”

尔时，长老阿难陀，如佛所教，敷施法座。时，彼众中有六十八拘胝天子，各舍上衣，为如来故敷法座上。佛于其上如常敷座，顾诸天子，而说颂曰：

“诸天敷衣服，　最胜上微妙，
救世大导师，　安处此法座。
到诸法彼岸，　如来升座已，
大地六种动，　令众皆欢喜。
放光照佛土，　并耀诸山王，
世尊现神通，　济度乐法者。
诸天龙及人，　鸠槃荼饿鬼，
布怛那等众，　互相见无障。
百千那庾多，　拘胝诸天等，
睹佛放光明，　此时甚难遇。
频毗婆罗王，　诸大臣围绕，
来诣世依怙，　最胜如来所。

佛知天龙人，　大众皆坐已，
为利诸众生，　顾视于四方。
告诸有疑者，　当问两足尊，
我将导世间，　善断诸疑网。”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为听法者，皆来集会。既闻如来说是法已，为闻法故，静息外缘，心住一境，摄念而住。

尔时，世尊告长老大目揵连：“汝今当知有谁苾刍，住在远处，未来会坐？当召令集！”

时，长老大迦葉，在大雪山南面而住。大目揵连忆念知已，以神通力往彼白言：“如来今者在鹫峰山，于大众前，为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阿素洛等，当说妙法。正待仁者，可共往彼，勿令我等于法障碍。”

时，大迦葉语大目揵连言：“汝且前往，吾寻后至。”作是语已，时大迦葉不起于座，化神通力入王舍城，将从四部导众而行，往鹫峰山顶礼佛足，于大众中对于佛前，不远而坐。

时，大目揵连睹斯化已，以神通力来至佛所，乃见迦葉先已处座，白迦葉言：“尊者，成就速疾大神通分，乃能不起本座现斯神化。”

大迦葉言：“世尊说汝神通第一，吾今微现，未可涉言。”

试验菩萨品第三

尔时，长老舍利子即从座起，以郁多罗僧覆左肩上，偏袒右肩，以右膝轮而置于地，向佛合掌，恭敬而住，白佛言：“世尊，我今欲有少问。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哀愍听许，为我解说。”

佛告长老舍利子言：“恣汝所问！如来今者，当为解说，令汝心喜。”

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身业无失，语业无失，意业无失？成就几法，身业清净，语业清净，意业清净？成就几法，身业不动，语业不动，意业不动，不为天魔及魔军众之所娆转，从初发一切智心修行正行，地地增胜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作胜导师，为普导师、为大照炬、为大梯蹬、为桥、为船、为济度者、为彼岸者、为舍、为救、为归、为趣，而能不舍一切智心？”

尔时，舍利子欲重宣此义，以颂问曰：

“菩萨何等义，　能住大菩提？
何名德及法，　由此悟无上？
又行何等行，　利益诸众生？

修习何法已，　成佛人中胜？
云何伏恶魔，　住最胜菩提，
震动拘胝土，　悟无上正觉？
菩萨者何义？ 如是句云何？
云何为菩提，　及无上佛法？
云何行世间，　利益群生类，
不染如莲华，　解脱拘胝众？
云何为天龙，　非人等供养？
我诸所请问，　慈悲愿为说。”

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子：“善哉！善哉！吾今当为分别解说。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一法，则能摄受汝所问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何者一法？谓菩提心及备信欲。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一法，则能摄受无边佛法。”

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信欲具足？复以何义名菩提心？”

佛告舍利子：“信欲具足者，是谓坚实不可坏故，是谓牢固不可动故，言不动者无蹶失故，无蹶失者能善住故，能善住者不退转故，不退转者观众生故，观众生者大悲根本故，大悲根本者不疲倦故，不疲惓者成熟众生故，成熟众生者善知自乐故，善知自乐者无希望故，无希望者不染资具故，不染资具者为众生依故，为众生依者观待下劣众生故，观待下劣众生者为救济故，为救济者为归趣故，为归趣者不卒暴故，不卒暴者善观察故，善观察者无怨嫌故，无怨嫌者善调信欲故，善调信欲者无所存故，无所存者善清净故，善清净者妙鲜白故，妙鲜白者内离垢故，内离垢者外善清净故。舍利子，如是坚实难坏，乃至内离于垢、外善清净者，是名信欲具足也。”

佛复告舍利子：“菩提心者，何相何貌？舍利子，菩提心者无有过失，不为一切烦恼之所染故。菩提心者相续不绝，不为余乘中所证故。菩提心者坚固难动，不为异论所牵夺故。菩提心者不可破坏，一切天魔不倾败故。菩提心者常恒不变，善根资粮所积集故。菩提心者不可摇动，必能独证诸佛法故。菩提心者妙善安住，于菩萨地善安住故。菩提心者无有间断，不为余法所对治故。菩提心者譬如金刚，善能穿彻佛深法故。菩提心者胜善平等，于诸众生种种欲解无不等故。菩提心者最胜清净，性不染故。菩提心者无有尘垢，发明慧故。菩提心者宽博无碍，含受一切众生性故。菩提心者广大无边，如虚空故。菩提心者无有障碍，令无碍智遍行一切无缘大悲不断绝故。菩提心者应可亲近，为诸智者所称赞故。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为能建立，建立一切喜乐事故。菩提心者发生诸愿，由戒净故。菩提心者难可摧灭，由住忍故。菩提心者不可制伏，由正勤故。菩提心者最极寂静，由依一切大静虑故。菩提心者无所匮乏，由

慧资粮善圆满故。

“复次，舍利子，菩提心者，即是如来尸罗蕴、三摩地蕴、般罗若蕴、解脱蕴、解脱智见蕴之根本也。又菩提心者，即是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佛法之根本也。”

舍利子言：“菩提心者，谓以此心用菩提为生体故，名菩提心。”

“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信欲、菩提心故，是名菩提萨埵，是名广大萨埵，是名极妙萨埵，是名胜出一切三界萨埵，是名身业无失、语业无失、意业无失，是名身业清净、语业清净、意业清净，是名身业无动、语业无动、意业无动。菩萨摩诃萨以具如是诸业净故，不为天魔及魔军众之所娆转，从初发一切智心修行正行，地地增胜善巧方便，不为一切世法所动，能为众生作大导师，作胜导师，作普导师，为大照炬、为大梯蹬、为桥、为船、为济度者、为彼岸者、为舍、为救、为归、为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发一切智心故，魔及魔军不能倾动。”

尔时，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具如是净信欲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心多净信，乐睹贤圣，乐闻正法，乐不悭吝，开舒心手而行大施，欣乐大舍，乐均普施。于诸众生心无挂碍，心无秽浊，心无愦乱，心不间杂。于业业报深心奉敬，无疑无虑，知黑白法果报不坏，乃至命难不起诸恶，永离杀生、不与取、邪淫行、妄语、乖离语、粗恶语、绮语、贪染、瞋恚、愚痴、邪见；为断如是不善业道，受持奉行十善业道。由具信故，于诸沙门、若婆罗门，正至正行具德具戒，其心纯净成调顺法，具足多闻，勤行咨问，修正作意，调善寂静，亲近寂灭，不起诤讼，非不爱语，善知信欲非不善知，善法相应远诸恶法，不掉不高，性离躁动，性离粗言，语无浮杂，守念正住，心安妙定，善断有本，不中毒箭，舍离重担，超度疑虑；及以后有诸佛世尊、菩萨摩诃萨、声闻、独觉，于如是等善知友所，如实觉已，亲觐敬仰，奉事将遇。行者如是于善知友身行奉事，复以法施而摄受之，宣说妙法示教赞喜，所谓若行柁那得大财富，若行尸罗得生天乐，若好多闻获得大慧，若修诸定便离系缚。复为开显种种微妙清净胜法，此是布施、此布施报，此是悭吝、此悭吝报，此是尸罗、此尸罗报，此是犯戒、此犯戒报，此是忍辱、此忍辱报，此是瞋恚、此瞋恚报，此是正勤、此正勤报，此是懈怠、此懈怠报，此是静虑、此静虑报，此是乱心、此乱心报，此是智慧、此智慧报，此是恶慧、此恶慧报，此身妙行、此身妙行报，此身恶行、此身恶行报，此语妙行、此语妙行报，此语恶行、此语恶行报，此意妙行、此意妙行报，此意恶行、此意恶行报，此善、此不善，此应作、此不应作，此若作已感得长夜义利安乐，此若作已感得长夜非义非利非安乐果。

“舍利子，行者如是为诸善友，宣说是法示教赞喜。已觉知堪任大法器者，即为开示甚深微妙空相应法，所谓空法、无相法、无愿

法、无行法、无生法、无起法、无我法、无数取法、无寿命法、无众生法。复为开示甚深缘起，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忧苦身心焦恼，如是种种生起纯大苦聚；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灭。

“舍利子，又应为说，此中无有一法是有可得而可灭者。何以故？由彼诸法从因缘生，无有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从因缘转，又无一法流转旋还，亦无随转。由痴妄故，假立三界，从烦恼苦之所流转，但假施设。行者如是如实观察痴妄之时，无有一法能作余法。若于是中无有作者，作者不可得故，乃至无有一法流转旋还，流转旋还不可得故。舍利子，行者若闻如是甚深法已，无疑无虑，善入诸法无挂碍性。是人不著于色，不著受、想、行、识，不著眼色及以眼识，不著耳、鼻、舌、身、意法及以意识，皆不可得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信受如是性空法已，不退见佛，不退闻法，不退奉僧；在在所生不离见佛，不离闻法，不离奉僧，面生佛前，猛励正勤，志求善法。是人住正勤已，不恋居家、男女眷属、奴婢仆使及诸资具。是人不为淫欲所娆，速于今生舍盛年乐，以净信心于佛法中出家入道。既出家已，得善知识、善伴、善友，善住思惟，善住信欲。由善住信欲故，善听闻法，坚奉修行，不但言说以为宗极，觉慧成就，乐求多闻无有厌足；如所闻法以无染心为他广演，于诸利养、恭敬、名誉情无希望，不舍正义妄为他说，如其所闻、如其所住而为说法，于听法众起大慈心，于诸众生起大悲心。

“舍利子，行者如是有多闻故，不顾身命，少欲知足，寂静欣乐，易满易养，乐处空闲，如所闻法观察其义，依于实义不依于文。为诸天、人、阿素洛界之所依止，不专为己，为诸众生，求于大乘，所谓佛智、无等智、无等等智、胜出一切三界之智。舍利子，我说是人获得第一不放逸法。舍利子，云何名为不放逸法？所谓诸根寂静。何等诸根寂静？所谓眼见于色不取相貌，如实觉知色味色患及色出离；如是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意所识法不取相貌，如实觉知法味法患及法出离。舍利子，如是名为心不放逸。复次，不放逸者，调伏自心，善护他心，除乐烦恼，趣乐正法，不行欲觉、恚觉、害觉，不行贪不善根、瞋不善根、痴不善根，不行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不行不如理作意，不行一切恶不善法，此则名为不放逸也。

“如是，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既不放逸，能勤修习如理作意，若法是有如实知有，若法是无如实知无。观察此中何者是有、何者是无，即以慧力如实能知。正修习者，圣解脱有；邪修习者，圣解脱无。无业报者，此则是有；有业报者，此则是无。复次，眼为是有，有眼者无；耳、鼻、舌、身、意，意为是有，有意者无。复次，

色为无常苦变异法，此则是有；色为常住不变不坏，此则是无；受、想、行、识无常苦变异法，此则是有；受、想、行、识常住不变不坏，此则是无。复次，无明为缘，诸行则有；若无无明，诸行则无。乃至以生为缘，老死则有；若无生者，老死亦无。复次，施感大财，此则是有；施感贫穷，此则是无。持戒生天，此则是有；犯戒生天，此则是无。闻生大慧，此则是有；诸恶慧者能生大慧，此则是无。修定离缚，此则是有；修定系缚，此则是无。复次，若如理作意而有系缚，不如理作意离系缚者，此二俱无。若诸菩萨发起正勤，菩提则有；若起懒惰，菩提则无。若无憍慢出家授记，是名为有；若憍慢者寂灭则无。复次，遍一切处，空性是有；遍一切处，有我、数取、众生、寿命、丈夫等类，此则为无。如是，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行不放逸，能善修习如理作意，世间智者同知是有，施设为有；世间智者同知是无，施设为无。舍利子，若定说有，非正了知；若定说无，是亦名为非正了知。何以故？诸佛世尊所说实义，能随觉了故。

“舍利子，诸佛世尊具大智力总摄诸法，安处四种邬柁南中。何等为四？所谓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舍利子，所演一切行无常者，如来为诸常想众生断常想故。所演一切行苦法者，如来为诸乐想众生断乐想故。所演一切无我法者，如来为诸我想众生断我想故。所演寂灭涅槃法者，如来为诸住有所得颠倒众生，断有所得颠倒心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若闻如来说一切行为无常者，即能善入毕竟无常。若有闻说一切行苦，则能兴厌起离愿心。若有闻说诸法无我，则能修习于三摩地妙解脱门。若有闻说寂灭涅槃，则能修习无相三摩地，而不非时趣入真际。如是，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能善修习如是法者，终不退失一切善法，速能圆满一切佛法。”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七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三如来不思议性品第四之一

尔时，佛告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善住如是清净信已，复能信受如来应正遍知十种不可思议法，谛奉清净，无惑无疑，不异分别，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舍利子，何等名为如来十种不思议法？舍利子，一者、信受如来不思议身，二者、信受如来不思议音声，三者、信受如来不思议智，四者、信受如来不思议光，五者、信受如来不思议尸罗及以等观，六者、信受如来不思议神通，七者、信受如来不思议力，八者、信受如来不思议无畏，九者、信受如来不思议大悲，十者、信受如来不思议不共佛法。舍利子，是名十种不思议法。若有菩萨摩诃萨，为求法故兴起正勤，不怯不退，不生舍离，

发如是心：‘我今未得不思议法，宁使风所转身皮肉筋骨受大苦恼，或复血肉干枯竭尽，要必勤行精进，中无暂废。’如是，舍利子，已得信解诸菩萨摩诃萨，若闻如是如来十种不思议法，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佛身难思议，　为真法身显，
无相不可观，　唯佛子能信。
诸趣杂种类，　音声不可思，
随音为说法，　信诸佛境界。
一切种群生，　三世诸根异，
佛皆能觉了，　信是不思议。
诸佛无边光，　光网不思议，
遍满十方界，　无边佛土海。
佛戒超世间，　不依止世法，
神足不思议，　菩萨能信受。
众生不能知，　如来之境界，
如来常在定，　解脱不思议。
法界不相杂，　唯佛力能知，
大仙诸智力，　犹若空无际。
为利一众生，　住无边劫海，
令其得调伏，　大悲心如是。
一切诸群生，　种种问难海，
一音令悦解，　无畏不思议。
成一切种智，　随觉于诸法，
及不共佛法，　遍智皆能见。
一切难思议，　诸佛法如是，
有能奉信者，　是为善住信。”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身，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所谓如来身者，永断一切恶不善法。何以故？由能成就一切微妙诸善法故。如来身者，远离一切不净洟唾、痰瘾、脓血、大小便利。何以故？如来久已解脱一切骨肉筋脉故。如来身者，自性清彻。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如来身者，出过世间。何以故？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如来身者，无量功德，久已积集福智资粮，一切众生慧命依止。如来身者，无量净戒之所熏修，无量等观及无量慧、解脱、解脱智见之所熏修。如来身者，诸功德华之所严饰。如来身者，如净镜中微妙之像，如净水中明满之月，又如光影之所照耀。如来身者，不可思议，等虚空界，极法界性。如来身者，

清净无染，远离一切诸染秽浊。如来身者，即是无为，远离一切诸有为相。如来身者，是虚空身，是无等身、无等等身、一切三界无与等身。如来身者，无譬喻身，无相似身。如来身者，清净无垢，离诸烦恼，自性清彻。

“又舍利子，如来身者，不可以前际求，不可以后际求，不可以现在求，不可以生处种姓求。如来身者，不可以色求，不可以相求，不可以好求。如来身者，不可以心求，不可以意求，不可以识求。如来身者，不可以见求，不可以闻求，不可以念求，不可以了别求。如来身者，不可以蕴求，不可以界求，不可以处求。如来身者，不可以生求，不可以住求，不可以坏灭求。如来身者，不可以取求，不可以舍求，不可以出离求，不可以行求。如来身者，不可以显色求，不可以相貌求，不可以形色求，不可以来求，不可以去求。如来身者，不可以净戒作意求，不可以等观作意求，不可以正慧作意求，不可以解脱作意求，不可以解脱智见作意求。如来身者，不可以有相求，不可以无相求，不可以诸法相求。如来身者，不可以力增益求，不可以无畏增益求，不可以无碍辩增益求，不可以神通增益求，不可以大悲增益求，不可以不共佛法增益求。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求如来身者，当应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自性求如来身。舍利子，如来身者，即是空、无相、无愿解脱之身，无变异身，无动坏身，无分别身，无依止身，无思虑身。如来身者，即是安住善住得不动身。如来身者，即是无色色自性身，即是无受受自性身，即是无想想自性身，即是无行行自性身，即是无识识自性身。舍利子，如来身者，无有无生，无四大身。如来身者，即是希有希有法身。如来身者，非眼所起，不在色中，亦不在外；不依于耳，不在声内，亦不在外；非鼻所知，不在香中，亦不在外；非舌所显，不在味中，亦不在外；不与身合，不在触中，亦不在外。如来身者，不依心转，不依意转，不依识转，安住不动，非是旋还，亦不随转。舍利子，如来身者，等量虚空。如来身者，极于法界。如来身者，尽虚空界。舍利子，是名第一如来不思议身。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不思议身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拘胝那庾劫，　行无量大行，
善净身三业，　获无等佛身。
慈心遍十方，　起大悲行施，
常离邪淫行，　得胜虚空身。
于世尊福田，　佛子广行施，
舍净珍服等，　如无量殑沙。
奉持于净戒，　如牦牛护尾，

假使碎身苦，　于怨大忍生。
正勤波罗蜜，　修行极疲苦，
发弘大誓愿，　求常住佛身。
乐观诸定境，　乐广慧方便，
乐观于法界，　愿等法界身。
于佛行善已，　成无等妙觉，
获大虚空身，　清白离尘染。
无我人性空，　无相不可说，
证是牟尼身，　过诸眼境界。
意净离色声，　本空无起作，
见真如身者，　则见十方佛。
如种种幻化，　象马狂夫等，
诳惑愚倒者，　如是观十方。
三世无量佛，　同处法性身，
无等等虚空，　极清净法界。

“如是，舍利子，是名如来不可思议身。菩萨摩诃萨，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音声，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

“舍利子，如来出世，愍诸含识，敷演法化，所发音声齐于众会，由所调伏众生力故；如来音声普遍十方无量世界，令诸众生心欢喜故。舍利子，然诸如来所出音声，虽遍世界，不作是念：‘我为苾刍众说法。我为苾刍尼众说法。我为邬波索迦众、邬波斯迦众、婆罗门众、刹帝利众、长者众、天众梵众，如是等众，而为说法。’亦不作是念：‘我今演说契经、应颂、记莂、伽他、自说、缘起、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譬喻、解释，如是等趣十二分教。’初未生念为之敷演。舍利子，如来随诸众集，所谓苾刍乃至梵众，如其所闻种种正勤而为说法。是诸众生乐闻法故，各自谓闻如来法声面门而发。然是法声于其所说，种类言词不相障碍，各别悟解自所了法，是则名为不可思议。

“舍利子，诸佛如来先福所感，果报音声其相无量，所谓慈润声、可意声、意乐声、清净声、离垢声、美妙声、喜闻声、辩了声、不鞕声、不涩声、令身适悦声、心生踊跃声、心欢悦豫声、发起喜乐声、易解声、易识声、正直声、可爱声、可喜声、庆悦声、意悦声、师子王吼声、大雷震声、大海震声、紧捺洛歌声、羯罗频伽声、梵天声、天鼓声、吉祥声、柔软声、显畅声、大雷深远声、一切含识诸根喜声、称可一切众会声、成就一切微妙相声。舍利子，如是等如来音声，具足如是殊胜功德，及余无量无边功德之所庄严。舍利子，是名第二如来不思议音声。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不思议音声，具足无

量殊胜功德，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导师演妙音，　所谓梵音声，
由是法具足，　令诸梵欢喜。
牟尼演妙音，　从大悲流涌，
谓与慈相应，　喜舍亦如是。
如是具足音，　灭众生贪火，
息除瞋恚毒，　坏裂诸痴暗。
假使赡部洲，　无量种人声，
纵获遍闻已，　终不悟解脱。
天地虚空声，　不悟亦如是，
若闻圣主声，　必能证寂灭。
二足及四足，　多足及无足，
悉同彼音声，　悟之善恶法。
三千世界内，　下中上音声，
随彼种类音，　化令证解脱。
演无分别声，　无缚无摄受，
处定开真谛，　闻者息烦恼。
无边众生闻，　佛法僧音声，
及施戒闻忍，　如来声如是。
彼声非有量，　声智但无边，
信佛声无疑，　唯聪慧菩萨。”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大智，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如来无碍智见不可思议，于一切法中依之而起，诸菩萨摩诃萨则能信受谛奉，乃至发希奇想。舍利子，如来为生信故，依如来智波罗蜜多，广说譬喻，诸有智者便得开解。舍利子，假使有人以殑伽沙等世界中所有草木、茎干、枝叶，下至量齐四指积为大聚，以火焚之乃变成墨，掷置他方殑伽沙等世界海中，于百千岁就以磨之尽为墨汁。舍利子，如来成就如是无碍智见，以是智故，从彼如是大海之中取一墨滴，以智力故，分析了知是某世界如是树成，某根、某茎、某枝、某条、华果叶等，类别所作皆悉了知。何以故？舍利子，由如来善通达法界故，而能如是了知此墨，从某世界某树而来，如是次第乃至广说。舍利子，是名如来应正遍知，具足如是大神通力，具足如是大威德力，具足如是大宗势力。是故，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大智清净信受，又于佛所起爱敬心者；彼善男子、善女人所有善根，叵知其边，速尽苦际。何以故？舍利子，如来善通达

法界故；由通达故，若有众生于如来所起微善者，尽于苦际，毕竟不坏。

“舍利子，我今为汝复说譬喻，令有智者因此喻故，于义解了。舍利子，如有男子寿命百年，此人持一毛端，散分以为百五十分，取毛一分沾水一滴，来至我所，而作是言：‘敢以滴水持用相寄，后若须者，当还赐我。’尔时，如来取其滴水置殑伽河中，而为彼河流浪洄澓之所旋转，和合引注至于大海。是人满百年已，来至我所，而白我言：‘先寄滴水，今请还我。’舍利子，如来成就不思议智，由是智故，如来应正等觉，知彼水滴在于大海，便以一分毛端就大海内，沾本水滴用还是人。舍利子，此譬喻者，义何谓耶？所谓众生曾以一滴微善之水，寄置如来福田手中，久而不失。如是，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不思议智，清净信受，起爱敬心，缘念如来，兴诸供养，又以名华散空奉献；是人所有善根，叵知其边，速尽苦际。何以故？舍利子，如来善通达法界故。若人于如来所起一念善心者，尽于苦际，毕竟不坏。”

尔时，长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来不思议大智离识而转不？”

佛言：“不也。”

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云何为智？云何为识？”

佛言：“舍利子，有四识住识。依此住故，名识住。何者为四？所谓色识住者，识缘于色，识住色中，由如此故，生喜住著，转加增长坚固广大；受识住者，识缘于受，识住受中，由如此故，生喜住著，转加增长坚固广大；想识住者，识缘于想，识住想中，由如此故，生喜住著，转加增长坚固广大；行识住者，识缘于行，识住行中，由如此故，生喜住著，转加增长坚固广大。舍利子，如是等相，名之为识。复以何等名之为智？所谓不住五受蕴中，了达识蕴，是名为智。

“又舍利子，所言识者，谓能了别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名为识；所言智者，若有不住四大界中，能善通达识之法界不相离者，是名为智。

“又舍利子，所言识者，谓能了别眼所知色、耳所知声、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触、意所知法，是名为识；所言智者，于内寂静，不行于外，唯依于智，不于一法而生分别及种种分别，是名为智。

“又舍利子，从境界生，是名为识；从作意生，是名为识。从分别生，是名为识；无取无执，无有所缘，无所了别，无有分别，是名为智。

“又舍利子，所言识者，住有为法。何以故？无为法中，识不能行。若能了达无为之法，是名为智。

“又舍利子，住、生、灭者，名之为识；不生不灭，无有所住，

是名为智。

“舍利子，如是诸相，若识、若智，是名如来第三不思议大智。若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不思议大智无障无碍，一切法中依之而起，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无量殑伽沙，　十方界草木，
尽焚成墨灰，　亿载磨于海。
十力智深妙，　取滴示含生，
如实分别知，　此某界树等。
如是十方界，　尘水示如来，
佛智等虚空，　遍晓无疑滞。
十方众生心，　发贪瞋痴行，
如实悉能知，　无增减解脱。
十力世尊智，　照明于法界，
无分别离思，　佛子能信受。”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大光，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诸佛如来善通达法界故，不可思议；由通达故，一切如来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而无障碍。舍利子，譬如空中无诸云雾，日轮炎盛，放大光明遍照于世。如是，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放大光明遍照一切，亦复如是。又舍利子，如世间中灯油之光，于萤火光为广为大，显照明净超过最胜；烛炬之耀超胜灯光；庭燎火聚又胜烛炬；药草发光踰于火聚；星宿之光倍过药草；满月流光又过星耀；炎盛日光踰超于月；四天王天身所发光、宫殿光、墙壁光、庄严具光，倍胜于前不可为喻；如是展转，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宫殿、墙壁、身庄严具，皆发光明又倍于上；梵身天光、梵辅天光、梵众天光、大梵天光，如是少光、无量光、光净、少净乃至遍净、广果、有想、无想、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天，所有身光、宫殿光、墙壁光、庄严具光，比前诸光为最第一。如是色究竟天所有光明，比于如来正遍知光，而如来光超过于彼，微妙显照最胜明净，广大第一，不可为喻。何以故？舍利子，如来光者，不可思议，从无量戒聚生，从等持聚生，慧聚、解脱聚、解脱智见聚生，从如是等无量功德之所由生。又舍利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光，比如来光，百倍不及其一，乃至优波尼商倍不及其一，如是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复次，舍利子，如赡部捺陀金置凡金中，令彼凡金，犹如墨聚，失于明照。如是，舍利子，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光明，若于如来光前不能明照亦复如是。又一切世间所有诸光，于如来光前不可说言，有光、有净、有胜、有上、有无上也。

“复次，舍利子，汝今当知，如来不为怜愍众生摄持此光令周一寻者，但以一分业所生光，则能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令日月光悉不复现。若如是者，不可分别有昼有夜，不可分别有月半月，及以时节岁数分齐；但为怜愍诸众生故，现周一寻。舍利子，若如来应正遍知，发意欲以光明遍满，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则能遍照。何以故？舍利子，如来以得第一般若波罗蜜多故。

“舍利子，我今为汝，更说譬喻，重明此义，诸有智者倍增显了。舍利子，假使有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置衣襟中往至东方，过尔所微尘数世界乃下一尘，如是展转尽此微尘，而此东方所有世界未尽其边；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舍利子，于汝意云何？颇有人能得是世界诸边际不？”

舍利子言：“不也，薄伽梵。不也，苏揭多。”

“舍利子，是诸世界所有诸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而如来光最为第一，彼一切光于如来光百倍不及其一，乃至优波尼商分不及其一，如是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舍利子，如来发意，欲以光明遍照一切世界，则能遍照。何以故？由如来得第一般若波罗蜜多故。舍利子，如来光者，无有障碍；所有墙壁，若树、若木，若轮围山、大轮围山、乾陀摩达那山、目脂邻陀山、大目脂邻陀山、伊沙陀罗山、雪山、黑山及苏迷卢山王，如是等皆不能障。佛之光明悉能洞彻，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舍利子，少智众生不能信解如来光者，或有众生，见如来光唯照一寻；次有智者，见如来光照于二寻；次有智者，见如来光照拘卢舍；次大智者，乃至能见如来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舍利子，乃至百千世界主梵天王，能见如来光明遍照百千世界；如是展转，乃至已登上地诸大菩萨摩诃萨，能见如来光明遍照无量无边世界。舍利子，如来为欲怜愍诸众生故，又放光明遍照如虚空等诸众生界。舍利子，是名第四如来不思议光。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说是大光不可思议如虚空已，无惑无疑，清净信受，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日月等光明，　及诸释梵等，
乃至色究竟，　无光等佛者。
色究竟天光，　遍照三千界，
比佛一毛光，　十六不及一。
如来所放光，　遍满虚空界，
诸大慧众生，　方能见如是。
佛光无有边，　量等虚空性，
随所化众生，　见光有差别。
如有生盲者，　不见日光明，
彼不见光照，　谓日光无有。

下劣诸众生，　不见佛光明，
彼不见光照，　谓佛光无有。
或见光一寻，　或见拘卢舍，
或及一由旬，　或满三千界，
已住于大地，　大慧光菩萨，
或住八九地，　至于十地者。
如来超彼地，　光轮无有边，
不思议佛土，　施作诸佛事。
诸佛不思议，　佛光不思议，
信者及获福，　亦尔难思议。”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可思议净尸罗众及三摩地众，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汝等应知如是正说。若诸含识在于世间，奉持尸罗，清净无染；由清净故，当知是人成就清净身业，成就清净语业，成就清净意业。是人虽复常处世间，而不为彼世法所染。当知是人为婆罗门，为离诸恶，为沙门者，为寂静者，是名第一修静虑者，得第一三摩地波罗蜜多者。舍利子，如是含识则是如来，如是说者是名正说。何以故？舍利子，我初不见诸天世间，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及余天、人、阿素洛等，具有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清净尸罗三摩地众等如来者。何以故？舍利子，如来以得第一尸罗三摩地波罗蜜多故。舍利子，汝今欲闻佛说如来尸罗波罗蜜多譬喻不？”

舍利子言：“今正是时，薄伽梵！今正是时，苏揭多！世尊，若诸苾刍闻佛所说如来尸罗波罗蜜多譬喻者，如所闻已，当共受持。”

佛告舍利子：“善哉！善哉！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舍利子，于汝意云何？诸众生界与大地界，何者最多？”

舍利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众生界多，非地界也。”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子，众生界多，非如地界。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所有众生。彼一切众生于一刹那顷，或一牟呼罗多顷，或一罗婆顷，假使同时皆得人身。舍利子，彼一切众生得人身已，于一刹那乃至一罗婆顷，假使同时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一如来复化作尔所如来，是一一所化如来各有千头，是一一头各有千口，是一一口各有千舌。时，彼一切诸化如来，皆悉成就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又成就佛无障无碍无尽辩才。舍利子，是诸如来以尔所舌，布演无碍无尽辩才，依一如来尸罗波罗蜜多众无量称赞，虽经拘胝那庾多百千大劫，如是称赞而如来戒众犹不能尽。舍利子，如来戒众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不可思议。是诸如来无上智慧，无碍无障，无尽辩才，亦无穷尽，不可思

议；乃至诸化如来未至，同时入大涅槃，赞说如来戒众亦不能尽。何以故？如来戒众及诸世尊，无上智慧，无碍辩才，此二俱是不可思议故，无量无数与虚空界平等平等。舍利子，且置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假使东方殑伽沙等世界中所有众生，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殑伽沙等世界中所有众生。彼一切众生于一刹那顷，乃至罗婆顷，同时皆得人身，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广说，乃至如来戒众，及诸如来无上智慧无碍辩才，俱是不可思议无量无数，与虚空界平等平等。何以故？舍利子，由如来证得第一尸罗波罗蜜多故。”

尔时，佛告舍利子：“汝今欲闻佛说如来三摩地波罗蜜多譬喻不？”

舍利子言：“今正是时！若诸苾芻闻佛所说，如来三摩地波罗蜜多譬喻者，如所闻已，当共奉持。”

佛告舍利子：“假使有时于此世间，劫将欲烧，由第七日彼日出故，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烧燃，如是极燃、遍极燃、大洞燃。舍利子，当知如来于此大洞燃等世界之内，随于一处，假使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若坐、若卧，当知此处成就十种甚希奇法，不可思议。舍利子，何等名为十希奇法？所谓如来游止之处，不加功力坦然平正犹如掌中。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一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高踊显敞，无杂瓦石。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二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平博严净，而为如来之所受用。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三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生诸香草，光色青翠卷软右旋，具细滑触如迦遮邻地。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四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八功德水出现于地，所谓一轻、二冷、三软、四澄静、五无秽、六清净、七乐饮、八多饮无患。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五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凉风和畅，轻靡相发，此是如来先业所感。舍利子，譬如极炎热时，于日后分，有一丈夫，热所逼故，奔趣殑河，投于水中沐浴身体，热乏既息清凉悦乐，往返游戏渡至余岸。经行往来遥见不远，有大树林，枝叶翠盛，阴影厚密，便往林中。复见施妙床座，敷胜氍毹，上加绵蓐，覆以迦遮邻地之帔，轻妙鲜支重覆其上，排软倚枕置床两头。彼大丈夫，升于此床若坐若卧，于床四面清风微动，轻扇相续。如是，舍利子，如来于此大洞燃等世界之

中，行住坐卧，自然凉风，微扇相续，亦复如是。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六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江河池沼，有水生华种种出现，所谓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其华芬馥，光彩映发，见者悦乐。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七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于中行住坐卧，其处自然原陆陵阜，皆生妙华种种出现，所谓阿底目多迦华、瞻博迦华、苏末那华、婆使迦华、阿输迦华、波吒罗华、迦腻罗华、怛罗尼华、瞿怛罗尼华。如是等华，开敷鲜荣，色香具足，众生见者得未曾有。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八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燃等，如来于中行住坐卧，其处自然金刚为体，坚固难坏。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九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上三千大千世界劫欲尽时，乃至烧极、烧遍极、烧燃、极燃、遍极燃、大洞燃等。是诸世界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当知其处是佛灵庙，诸天世间，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天及人民、阿素洛等，恭敬供养尊重之处。舍利子，是名此处成就第十甚希奇法。

“复次，舍利子，汝今当知，如是十种甚希奇法，皆是如来先世业力之所成就。何以故？舍利子，如来善通达法界故；由通达故，如来应正遍知，入是三摩地，依此定心受乐不退。虽经殑伽沙等诸大劫住，然如来未曾退起三摩地心。舍利子，如来应正遍知，依此定心经一食顷，或住一劫、百劫、千劫，或住百千劫，或住一拘胝劫、百拘胝劫、千拘胝劫、百千拘胝劫，或复乃至过于上数。何以故？如来应正遍知，成就第一三摩地波罗蜜多故。由成就故，如来具足如是大神通力，具足如是大威德力，具足如是大宗势力。舍利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处，诸天子生识缘一境，经八万四千劫住，乃至三摩地寿命未尽已来，此识不为余境界识之所移转。舍利子，彼诸天子尚以世定之力经尔所时，何况如来三摩地波罗蜜多而无久住？

“复次，舍利子，如来应正遍知，初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夜乃至入无余大般涅槃界夜，于其中间，如来之心于三摩地未曾有起，故名此定无回转心、无所行心、无观察心、无动虑心、无流荡心、无摄众聚心、无散乱心、无高举心、无沉下心、无防护心、无覆藏心、无欣勇心、无违逆心、无萎悴心、无动摇心、无惊喜心、无惛沉心、无分别心、无异分别心、无遍分别心。又此定者，不随识心、不依眼心、不依耳鼻舌身意心、不依色心、不依声香味触法心、不趣诸法心、不起智心、不观过去心、不观未来心、不观现在心。舍利子，如来应正遍知住三摩地，如是离心无有一法而可得者，于一切法中无碍智见生，以无功用故。又舍利子，如来不起于三摩地，离心意识而能

作诸佛事，以无功用故。如是，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不思议尸罗及三摩地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无量无等百千劫，　昔有趣中行觉行，
戒闻定忍不放逸，　导师能修妙觉因。
最胜业果净如是，　妙广净戒超诸有，
十力尊戒如空净，　难说无垢譬虚空。
从佛初得菩提夜，　至后入于寂灭夜，
佛心无行无异行，　大静虑定未曾起。
十力戒聚无退分，　解脱神力亦如是，
一心住经无量劫，　大圣无思无异思。
佛智如空非思境，　明达无缘照三世，
无心意思无改变，　唯有佛子能信受。”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神力，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如来应正遍知所获神通，不可思议，不可宣说，今当为汝方便开显。舍利子，如来常说，我声闻众中得神通者，所谓长老大目揵连最为第一。舍利子，如是所得神通，若以称量观察声闻神通，不见有与菩萨神通等者；若以称量观察声闻、菩萨所得神通，不见有与诸佛如来神通等者。舍利子，是名如来不可思议神通。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证得如来神通者，倍应发起上品正勤，则能获证。舍利子，汝等今者，欲于如来所，闻说不思议神通譬喻不？”

舍利子言：“今正是时！若诸苾芻闻佛所说神通譬喻者，如所闻已，当共受持。”

佛告舍利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舍利子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舍利子：“于汝意云何？尊者大目揵连有大神通不？”

舍利子言：“我昔从佛受持是语，尊者大目揵连，于声闻僧中神通第一。”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子，今当为汝广说譬喻。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声闻，皆得神通如大目揵连，譬如甘蔗、竹苇、稻麻、丛林。是诸声闻以诸正勤，迅速势力神通变化显现之时，欲比如来神通变化，百分、千分、百千万分不及其一，拘胝分、百拘胝分、千拘胝分、百千拘胝分不及其一，如是僧佉分、迦罗分、伽拏那分、沤波摩分、优波尼商分不及其一。何以故？如来应正遍知，以得第一神通变化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假使如来以一芥子投之于地，彼声闻众以诸正

勤，迅速势力神通变化大显现时，终不能动所投芥子如毛端许。何以故？如来应正遍知，以得第一神通变化故。又舍利子，且置三千大千世界。假使东方乃至如殑伽沙等世界中所有众生，如是十方殑伽沙等世界众生，若卵生、若胎生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一切众生俱是声闻，成就第一神通变化，皆如尊者大目揵连。如是声闻以诸正勤，迅速势力神通变化大显现时，终不能动所投芥子如毛端许。何以故？如来以得第一波罗蜜神通波罗蜜多故。舍利子，是名如来具足如是大神通力，具足如是大威德力，具足如是大宗势力。”

尔时，薄伽梵复告长老舍利子言：“舍利子，汝颇曾闻风劫起时，世有大风，名僧伽多。彼风所吹，举此三千大千世界，苏迷卢山王、轮围山、大轮围山，及四大洲、八万少洲、大山大海，举离本处，高踰缮那，碎为末不？”

舍利子言：“我昔面于佛前，亲闻受持如是之事。”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又风灾起，更有大风，名僧伽多。彼风所吹，举此三千大千世界，并苏迷卢山、轮围山等，及诸大海，举高百踰缮那已，碎末为尘；或复举高二百踰缮那，或高四百、五百乃至举高千踰缮那，或高三千、四千踰缮那已，碎末为尘；乃至或高无量百千踰缮那已，碎末为尘。而此诸尘，随风散灭，了不可得，何况山石当有存者？此风又上，击散坏灭焰摩天宫，乃至诸尘散灭，何况宫殿当有存者？如是展转次第而上，击散坏灭睹史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魔罗众天、婆摩天、净光天、遍净天所有宫殿，乃至彼诸微尘，亦皆散灭，不可而得，何况宫殿墙壁而可存者？舍利子，假使如上大风卒起摧坏世界，即以此风吹如来衣，一毛端际尚不能动，何况衣角及全衣者？何以故？如来应正等觉，成就不可思议神通，不可思议威仪，不可思议妙行，不可思议大悲故。

“复次，舍利子，假使十方如殑伽河沙等世界，有如是等大风轮起，将欲吹坏此诸世界。尔时，如来以一指端，持此世界往至余处，或令风轮无力能吹，飒然还返。然于如来神通变化，及一切力无有退减。舍利子，如来神通，不可思议，难闻难信。唯有诸大菩萨摩诃萨，乃能信受谛奉，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假使三界诸含灵，　一切变成声闻众，
尽得神通波罗蜜，　譬如尊者目揵连。
获大神通力如来，　以一芥子投于地，
一切声闻现神通，　未能摇转毛端量。
假使十方世界中，　所有殑伽河沙等，
吠岚僧伽大猛风，　吹碎如斯诸世界。
如是诸风大猛盛，　将吹一切智衣服，

尽其势力不能动，　乃至如一毛端量。
大牟尼尊以一毛，　能障彼风令不起，
佛具如斯大神力，　等彼虚空无边际。

“如是，舍利子，是名如来不可思议大神通力。菩萨摩诃萨，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八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四如来不思议性品第四之二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力，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诸佛如来俱足成就如是十力；由成就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等，不能如法而转。’舍利子，何等名为如来十力？所谓处非处智力、业报智力、种种界智力、种种解智力、种种根智力、一切遍行行智力、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杂染清净智力、随念前世宿住作证智力、死生作证智力、漏尽作证智力。舍利子，如来成就如是十力故，乃至于大众中能转梵轮，一切世间所不能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是处非处智力？舍利子，如来无上智力处非处者，所谓于是处如实知是处，于非处如实知非处。舍利子，何等为是处？何等为非处？”

“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谓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能感可喜、可乐、可爱、可意报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能感不可喜、不可乐、不可爱、不可意报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谓身妙行、语妙行、意妙行，能感不可喜、不可乐、不可爱、不可意报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身妙行、语妙行、意妙行，能感可喜、可乐、可爱、可意报者，斯有是处。

“复次，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谓由悭故能感大富，由犯戒故得生人天，由瞋恚故感得端正，由懈怠故能得对观，谓心乱者入正决定，由恶慧故永断一切相续习气，如是说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由悭故能感贫穷，由毁犯戒便感地狱、畜生、鬼趣，由瞋恚故感丑陋报，由懈怠故不得对观，由心乱故不入正定，由恶慧故不断一切相续习气，如是说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谓由布施能感贫穷，由持戒故堕于地狱、畜生、鬼趣，由含忍故感得丑陋，由正勤故不得对观，由心一缘不入正定，由

圣慧故不断一切相续习气，如是说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由布施能感大富，由持戒故得生人天，由怀忍故感得端正，由正勤故能得对观，由心一缘入正决定，由圣慧故永断一切相续习气，如是说者，斯有是处。

“复次，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谓因杀生而感长寿，不与取者能得大富，行邪欲者感贞良妻，如是说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杀生者能感短寿，不与取者能感贫穷，行邪欲者妻不贞良，如是说者，斯有是处。又非处者，无所摄受，谓离杀者能感短寿，离不与取能感贫穷，离于邪欲妻不贞良，如是说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谓离杀者能感长寿，离不与取能感大富，离邪欲者感贞良妻，如是说者，斯有是处。

“复次，舍利子，如是一切善不善业道、是处非处，今当略说，显示其要。谓妄语者，不感诽谤，无有是处；若能感者，斯有是处。离妄语者，能感诽谤，无有是处；不感诽谤，斯有是处。离间语者，若能感得不坏眷属，无有是处；不能感者，斯有是处。远离间语，感坏眷属，无有是处；感不坏眷属，斯有是处。粗恶语者，若得常闻可意之声，无有是处；闻不可意声，斯有是处。离粗恶语，闻不可意声，无有是处；若不闻者，斯有是处。若怀绮语，感说言教令他信受，无有是处；若不信受，斯有是处。若离绮语，所说言教令他不受，无有是处；若信受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贪著者，感财不散，无有是处；若感散失，斯有是处。若离贪著，感财散失，无有是处；若不能感，斯有是处。若心瞋恚，不趣地狱，无有是处；若有趣者，斯有是处。若离瞋恚，不生善趣，无有是处；若往生者，斯有是处。若兴邪见受邪见因，能得道者，无有是处；不能得道，斯有是处。谓正见者受正见因，不得圣道，无有是处；能得圣道，斯有是处。

“复次，舍利子，造无间者，心得安住，无有是处；若不安住，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戒净者，心不安住，无有是处；若得安住，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住有所得见，能得顺忍，无有是处；若不得者，斯有是处。若信解空，不得顺忍，无有是处；若有得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住恶作，得心安息，无有是处；若不能得，斯有是处。若系心者，不得心安，无有是处；若能得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有女人为转轮王，为释天主，为梵自在，无有是处；若丈夫作，斯有是处。若有女人出世作佛，无有是处；转女身已，出世作佛，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第八人未证于果而出受者，无有是处；证果已出，斯有是处。若至圣流受第八有，无有是处；即此诸蕴而般涅槃，斯有是处。若一来人受第三有，无有是处；即此诸蕴而般涅槃，斯有是处。若不还人复还于此，无有是处；即于彼处而般涅槃，斯有是处。若阿罗汉更续生有，无有是处；若不更续，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诸圣人，更求邪师受邪标帜，无有是处；不求邪师及邪标

帜，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得无生法忍菩萨，有退转者，无有是处；定得菩提无有退转，斯有是处。

“复次，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若诸菩萨安坐道场，不证菩提中而起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若诸菩萨坐于道场，证佛道已而便起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言非处者，若谓如来习气相续，无有是处；言是处者，一切如来习气永断，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谓如来智有碍者，无有是处；佛智无碍，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有能观如来顶者，无有是处；无有能观，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有能知如来心住，无有是处；若不能知，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言如来有不定心而可得者，无有是处；诸佛世尊心恒在定，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若诸如来行不实语，无有是处；若诸如来是真语者，是实语者，是谛语者、不异语者，斯有是处。又舍利子，诸佛如来误失可得，无有是处；由无误失故名为佛及薄伽梵，斯有是处。舍利子，如是四无所畏、十八不共佛法，亦应如是广分别说。

“复次，舍利子，言非处者，无所摄受，乃至如来于现在世，有障有碍智见转者，无有是处；言是处者，有所摄受，佛薄伽梵于现在世，无障无碍智见转者，斯有是处。舍利子，是名如来处非处智力，不可思议无量无边。譬如虚空无边无际，如是如来处非处智力，无边无际亦复如是。若有欲求如来应正等觉，处非处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虚空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不可思议是处非处智力，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十方虚空无边量，　处非处智亦无边，
如实知处非处已，　为众广宣微妙法。
解脱道器成就人，　佛知其行方为说；
若非解脱道器者，　知非处已便舍离。
假使虚空可移动，　十方大地同时裂，
世出世间大圣尊，　处非处智皆如实。

“舍利子，此谓如来第一处非处智力。由成就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于诸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若天魔梵等，一切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业报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如实能知去来今业及于业受，若因、若处、若诸异报皆能了知。舍利子，云何如来如实知耶？所谓如来应正等觉，如实能知过去业受，得于善因远离不善，于未来世当与善根为因；若于过去业受，得不善因远离于善，在未来世当与不善根为因。如是等相，如来于此如实知之。若诸业受于未来世当顺劣分，若诸业受于未来世当顺

胜分。如是等相，如来于此如实知之。又舍利子，若诸业受于现在世顺下劣分，于未来世当顺胜分；若诸业受于现在世随顺胜分，于未来世顺下劣分；若诸业受于现在世顺下劣分，于未来世亦顺劣分；若诸业受于现在世随顺胜分，于未来世亦顺胜分。如是等相，如来于此如实知之。又舍利子，若诸业受于过去世狭劣方便，于未来世广大方便；若诸业受少有所作获大胜进，若诸业受广有所作得少胜进。如是等相，如实知之。又舍利子，若诸业受当得声闻性因，当得独觉性因，当得佛性因者。如是等相，如来于此如实知之。又舍利子，若诸业受现在世苦，能于未来感乐异报；若诸业受现在世乐，能于未来感苦异报；若诸业受现在世苦，能于未来感苦异报；若诸业受现在世乐，能于未来感乐异报。如是等相，如来于此如实知之。

“复次，舍利子，如来如实能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有情若业、若因、若诸异报。若即、若离、若有随顺不异分者，如是等相如来知已，为诸有情如实宣说。舍利子，如来应正遍知去来今业，及业受因处所异报智，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譬如虚空无边无际，如是如来业异报智力，无边无际亦复如是。若有欲求如来应正等觉，业异报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虚空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业异报智力，如虚空不可思议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如来善知因异报，　明眼如实了诸业，
最胜三世无有碍，　有情诸行如实知。
一切含灵于五趣，　当得成诸苦乐因，
若能转因所转苦，　明照善逝如实知。
黑白异报一切业，　随其所应因异报，
犹若掌中如意宝，　善逝了观如实知。
诸异报业因虽少，　当来获果无有量，
或无量因感少果，　善逝遍能如实知。
若因当证声闻果，　及当证于独觉果，
能感无上妙智力，　善逝无余如实知。
若业成熟因时苦，　此业当获于乐果，
若业成熟因时乐，　当获苦果如实知。
若业因果皆住苦，　若业因果皆住乐，
若业自体因自体，　善逝相应如实知。
苦果循环于三世，　有情流转五趣中，
最胜圆满菩提智，　皆能不异如实知。

“舍利子，是名第二如来业异报智力。由成就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于诸世间

所有沙门、婆罗门，若天魔梵等，一切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种种解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能如实知彼有情类，彼数取趣，非一欲解种种欲解，如来于此能并了知。舍利子，吾更为汝广分别说。彼数取者，或住贪欲起瞋恚解，或住瞋恚起贪欲解，乃至住于愚痴起贪瞋解。如是等相，如来如实皆能了知。又舍利子，若数取者，住于不善起不善解，或住善法而起善解，是亦如来如实了知。若数取者，住于下劣方便起广大解，或住广大方便起下劣解，或由此解下劣方便当住胜进，或由此解胜进方便当住下劣，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由此解当植邪定种，若由此解当植正定种，若由此解当植正定解脱种者，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由此解当趣欲界，或趣色界，或无色界，若由此解遍趣三界，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由此解顺下劣分当获胜进，或得胜进当住下劣，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由此解当于来世受种种生，受种种类种种受用，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由此解当退堕顶，或由此解植解脱种，是亦如来如实了知。既了知已，如其所应，广为有情如法演说。如是，舍利子，如来非一解种种解智力，不可思议，无边无际，与虚空等。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种种解智力，如虚空不可思议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世间种种解，　过现无有量，
彼种种解心，　导师皆能了。
若有贪解者，　复当住瞋恚，
或现住瞋恚，　痴解如实知。
住痴起贪解，　心注不思议，
间杂流转起，　导师悉能知。
诸下劣方便，　而起广大解，
或增上方便，　导师悉能知。
随入于邪性，　复入所不趣，
解脱三界解，　如来悉能知。
种种生及类，　诸受用差别，
若退堕于顶，　两足尊能知。
知种种解已，　导师如法说，
是第三佛力，　最胜子能信。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三种种解智力。由成就故，如来应正遍知，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能转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及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种种界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

以无上智力，如实了知一切世间种种诸界。由此界故，世间含生，集起福行，集非福行，集不动行，或由此界植出离种。如是等界，如来于此如实了知。又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眼界、色界及眼识界。如是等界，云何知耶？谓如实知，由内空、外空、内外空故。乃至如实了知意界、法界及意识界。如是等界，云何知耶？谓如实知，由内空、外空、内外空故。又如实知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如是等界，云何知耶？谓如实知，如空界故。如是欲界、色界及无色界如实了知，遍分别所起故。又如实知有为界造作相故，无为界无造作相故，杂染界烦恼所引相故，清净界自体光净相故。又如实知诸行界不顺理无明相故，涅槃界顺理明相故。如是诸界，皆能明了。是故，舍利子，若界能安立世间，此界世间之所依住，如是若界能发牵引，若界能兴建立，若界能起方便，若界能生意欲，若界能起炽然，若界能为依止。舍利子，如是等界无量无边，是亦如来如实明了。既明了已，如其所应，广为有情如法演说。舍利子，如来非一界种种界智力，不可思议，无有边际，与虚空等。若有欲求如来种种界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如是，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种种界智力，如虚空不可思议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世间诸含生，　依止种种界，
随其所流转，　最胜悉能知。
福非福不动，　及顺于出离，
住如是界已，　证寂静涅槃。
若眼界色界，　及以眼识界，
耳鼻舌身意，　诸界悉能知。
又知于法界，　及以意识界，
内外界悉空，　佛能如实知。
地界及水界，　火界与风界，
四界同空相，　如是悉能知。
若欲界色界，　及以无色界，
遍分别所起，　佛能如实知。
如虚空无边，　界无边亦尔，
佛皆能照了，　不谓我能知。
诸界本无生，　亦无有灭者，
是谓涅槃界，　胜丈夫能知。
如空量无边，　诸佛智如是，
由智能了知，　变异于诸界。
已知种种界，　调伏诸含生，
是佛第四力，　最胜子能信。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四非一界种种界智力。由成就此力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能转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及天魔梵，所不能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非一根种种根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故如实能知，若他有情、若数取者，种种诸根差别之相，如来皆能分别了知。舍利子，如是等相，云何知耶？所谓了知钝根、中根、利根、胜根、劣根。由随遍分别根故，能知众生起极重贪，起极重瞋，起极重痴。如是诸根，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由随遍分别根故，如来能知，或起假立贪瞋痴，或起微薄贪瞋痴，或起颠倒贪瞋痴，或起摧伏贪瞋痴。如是等相，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若不善因所生诸根，若由善因所生诸根，若不勤因所生诸根，若出离因所生诸根，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女根、男根、命根、乐根、苦根、忧根、喜根、舍根、信根、正勤根、念根、慧根、三摩地根、未知当知根、知根、知已根。如是诸根差别之相，是亦如来如实了知。又舍利子，如来如实知彼诸根，因于眼根当住耳根，而不住彼鼻舌身根；或因耳根当住鼻根，或因鼻根当住舌根，或因舌根当住身根，或因身根当住眼根。如是等根，如来于此如实知之。

“复次，舍利子，若诸有情住布施根修戒方便，尔时如来，以胜劣根智为说布施；若住戒根修施方便，为说于戒；若住忍根修勤方便，为说忍法；住正勤根修忍方便，为说正勤；住静虑根修慧方便，为说静虑；若住慧根修定方便，为说正慧。如是一切菩提分法，诸根差别如实了知，皆应广说。又舍利子，若诸有情住声闻根而返修于独觉方便，如来以诸根智为说下乘；住独觉根而修声闻智方便者，以诸根智为说中乘；住大乘根而修二乘智方便者，以诸根智为说大乘；住下劣根修大乘行，以诸根智为说二乘。若诸有情无堪任根、无堪任相，如来如实知无堪任非法器已而便舍置。若诸有情有堪任根、有堪任相，如来如实知有堪任是法器者，即便殷勤郑重说法，令其悟入。如是，舍利子，如来了知一切有情诸根纯熟及不纯熟，诸根出离及不出离。舍利子，诸有情根，如来如实一切了知，住如是相，如是方便，如是信解，如是本因，如是所缘，如是等流，如是究竟。舍利子，如来种种根智，不可思议，无边无际，与虚空等。若有欲求如来诸根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虚空际。诸菩萨摩诃萨闻是根力，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到根彼岸含灵尊，　善达有情意性行，
随诸众生根所堪，　人中师子为说法。
下中上根所堪任，　善逝胜智根中起，
观彼解脱器心已，　知行慧者为说法。

若人诸根能发起，　至极相续微烦恼，
善达彼人所有根，　知行随顺为说法。
若诸丈夫有善根，　随勤信欲广开示，
又随根行相差别，　说诸胜义定慧等。
若人发起于信欲，　慧者随根说净道，
知彼所行众行已，　为说胜法超诸苦。
有定住佛菩提根，　迷倒误转声闻智，
为说大乘成正觉，　此佛难伏第五力。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五种种根智力。由成就此力故，如来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能转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及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遍趣诸行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故，如实了知遍行诸行。舍利子，如是等相，云何了知？谓能了知有情性等，正定之性、不正定性及邪定性。舍利子，云何名为正定之性？谓由因力先世方便，开智利根之所生故。若诸如来为彼说法，若不说法，如来如实知彼有情前世因果堪任法器，随应说法令速解脱。舍利子，云何名为不定之性？由外缘力而成熟相。若得如法教授教诫，可得解脱；不得如法教授教诫，不得解脱。如来为说随顺缘因相应之法，彼诸有情闻正法已，如理修行证解脱果。为如是等得义利故，诸佛世尊出兴于世。舍利子，云何名为邪定之性？谓有情性，烦恼所蔽不修净业，识性薄弱，愚痴深厚，住邪见网，非正法器。若使如来为彼说法，若不说法，终不堪任证于解脱。如来如实知彼有情非法器已而便舍置。是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愍此有情作利益故，被弘誓铠，入邪见军教化摧伏。又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三种贪行，或净美相起于贪行，或爱恋相起于贪行，或先世因起于贪行。又能了知三种瞋行，或损害相起于瞋行，委练观察起于瞋行，先世随眠起于瞋行。又观了知三种痴行，或有痴行因无明生，或有痴行因妄有身见生，或有痴行因疑而生。如是一切，如来如实皆能了知。

“复次，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诸行。苦乐二行俱能速通，诸根利故；苦乐二行俱是迟通，诸根钝故。又如实知，迟行迟通舍所缘故，迟行速通道不息故，速行迟通勇决进故，速行速通非彼性故。又如实知，或有诸行简择力满，非修习力；或有诸行修习力满，非简择力；或有诸行简择、修习二力俱满；或有诸行简择、修习力俱不满。如是诸相，如来如实皆能了知。又如实知，或有诸行信欲具足，非方便具足；或有诸行方便具足，信欲不具足；或有诸行信欲、方便俱不具足；或有诸行信欲、方便二俱具足。如是一切皆能了知。又如实知，或有诸行身业清净，非由语心；或有诸行语业清净，非由身心；或有诸行心业清净，非由身语；或有诸行非身语心；或有诸行由身语心，而得清净。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有情所有诸行，或因流转，或

因不流转，或因流转及不流转，如来以无碍智见故，于如是等一切处转。如是，舍利子，如来遍教行智力，不可思议，无边无际，与虚空等。诸菩萨摩诃萨闻是智力，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善逝如实了诸行，　能知定因有情性，
又知不定成熟相，　及诸根因相应法。
诸行三种贪相应，　及与三种瞋痴合，
无边广惑相应行，　缘因大师如实知。
诸有苦行而根利，　及有此行而钝根，
诸有乐行根利钝，　世大依怙如实知。
诸有钝行及钝修，　或复行钝而修利，
或复行速而修迟，　或有俱速非彼性。
或有诸行简择生，　不由修习道力起，
或修习生非简择，　俱生别异共相应。
或有诸行信欲转，　清净而非方便净，
或有返此俱不俱，　佛遍智者皆明了。
复有净修于身业，　非语非心业清净，
或复语净及身净，　而彼心体非清净。
或有内心常清净，　身语二业非清净，
或复语净及心净，　而彼身业未尝净。
或身语心净不净，　诸行流转及寂灭，
遍智见者如实知，　是为如来第六力。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六遍趣行智力。由此力故，如来自称处仙尊位，转大梵轮，乃至无有如法转者。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发起杂染清净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故，如实了知若自若他，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及三摩钵底，发起杂染清净之法。舍利子，如是等相，云何知耶？谓如实知，由因由缘，一切有情能令杂染；又如实知，由因缘故，一切有情能令清净。舍利子，何因何缘能令杂染？舍利子，由不称理作意为因，无明为缘，令诸有情发起杂染。如是无明为因，诸行为缘；诸行为因，识为其缘；以识为因，名色为缘；名色为因，六处为缘；六处为因，诸触为缘；诸触为因，受为其缘；以受为因，爱为其缘；以爱为因，取为其缘；以取为因，有为其缘；以有为因，生为其缘；以生为因，老死为缘；烦恼为因，诸业为缘；诸见为因，爱为其缘；随眠为因，诸缠为缘。舍利子，由如此等诸因缘故，令诸有情发起杂染。如是等相，是亦如来如实了知。舍利子，何因何缘能令清净？舍利子，有二因、二缘，能令

一切有情清净，所谓由他顺音，及由内自如理作意；又奢摩他缘于一境，及毗钵舍那善巧方便。复有二因、二缘能令清净，谓不来智及不去智。复有二因、二缘能令清净，谓无生观及证正定。复有二因、二缘能令清净，谓行具足及明无明解脱作证。复有二因、二缘能令清净，谓修解脱门及性解脱智。复有二因、二缘能令清净，谓随觉谛及随得谛。舍利子，如是诸因诸缘，能令一切有情清净，是亦如来如实了知。

“复次，舍利子，如来如实知诸有情杂染境界，知诸有情清净境界。或有杂染境界入于清净境界，或有清净境界入于杂染境界，如是皆由如实观故；或有杂染境界入于杂染境界，或有清净境界入于清净境界，如是皆由增上慢执故。如来于中，如实智转。又舍利子，如来以如实知，于诸静虑超越间杂差别中转，所谓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具足安止最初静虑。如来安住初静虑已从灭定出，如是乃至入灭定已从初静虑出。又舍利子，如来以如实知，于八解脱或顺次入，或复逆入，或顺逆入，或间杂入。舍利子，如是解脱，何等为八？谓有色观诸色，是初解脱；内无色想，外观诸色，是第二解脱；于净解脱或于净性起于净解，是第三解脱；虚空想处定，是第四解脱；识想处定，是第五解脱；无所有处定，是第六解脱；非有想非无想处定，是第七解脱；若想受灭，是第八解脱。又舍利子，如来以如实智，或安住一三摩地中，而复示现余三摩地及三摩钵底，又复示现种种观解，而诸如来于诸等持未曾混乱。又舍利子，诸佛如来不缘三摩地故，入于三摩地；或依一三摩地故，成就一切余三摩地；或不起一三摩地，而能遍入诸三摩地。又诸如来心常住定无展转缘，又诸如来无不定心而可得者。诸佛如来住定深妙，无有能观如来所得三摩地者。舍利子，声闻所得三摩地，为独觉三摩地之所映夺；独觉所得三摩地，为诸菩萨三摩地之所映夺；菩萨所得三摩地，为诸佛三摩地之所映夺。如来所得三摩地，无映夺者。何以故？以诸如来无映夺智常现转故。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如是教授，如是教诫，而能发起声闻、独觉诸三摩地；又以如是教授教诫，而能发起诸菩萨等妙三摩地。诸佛如来如实知已，便作如是教授教诫。舍利子，如来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杂染清净发起智力，不可思议，无边无际，与虚空等。若有欲求如来定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空边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是诸定智力，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由此有情兴杂染，　由此有情得清净，
大雄如是了知已，　广为宣扬微妙法。
由彼违理作意因，　无明为缘生杂染，
复因无明诸行缘，　乃至展转生诸苦。

违理作意及无明，　为彼有支生根本，
诸佛如实了知已，　随其所应宣妙法。
一切杂染之根本，　所谓业行及无明，
复从此缘生诸识，　如是展转兴诸苦。
由彼所说随顺音，　及由内怀如理观，
如斯二因二缘故，　一切含灵证清净。
由奢摩他如理因，　及由毗钵舍那缘，
如是含灵证解脱，　大师如实皆能了。
行者安住净尸罗，　观察诸法皆空寂，
已善修习解脱门，　远离诸有迫迮苦。
此皆诸佛如实知，　一切有情清净行，
空无相愿解脱门，　善逝随根而显示。
独觉最胜及声闻，　顺逆履游诸静虑，
如来宣示彼所证，　如有毒刺及怨仇。
诸佛所证定解脱，　究竟无怨无毒刺，
当知第七如来力，　不为异证所摧伏。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七诸定智力。由得此力故，如来自称处仙尊位，转大梵轮，乃至无有如法转者。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宿住随念作证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故，随所忆念如实了知。舍利子，如来如是如实了知，若自若他一切有情无量宿住，或念一生、十生、百生、千生，乃至无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生，悉皆随念而能知之。又随念知劫坏劫成，或劫成坏，或无量劫坏，无量劫成，无量劫成坏。或复随念百拘胝劫，乃至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劫，皆能了知。又能随念我于先世曾彼彼处，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种类，如是饮食，如是色，如是相，如是形貌，如是寿量，如是久住，如是苦乐；我于彼彼处终，生彼彼处，复于彼彼处终，来生此处。如是若自若他并诸形相，处所流类，无量宿住，悉能随念而并知之。又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一切有情随其往因，以此因故，如是有情来生于此；知此因已，随应说法。又能了知一切有情，于过去世诸心相续，此心无间缘如是境如是心生，由是所缘不具足故如是心灭。如是一切，如来如实随念了知。又舍利子，若一有情心生展转，从如是心无间次第如是相续，于如殑伽沙劫种种言说不能令尽。如一有情心相如是，一切有情其心亦尔，如来随彼所有一切心相，随念悉能如实了知。又舍利子，如来依诸有情诸心，展转尽于后际，拘胝劫数说不能尽，而如来智亦无有尽。

“复次，舍利子，如来宿住随念作证智力，不可思议，无有等者，无等等者，无量无数，不可宣说，又不可说有边尽际。舍利子，如来以佛神力，加诸有情令念宿住，而告之曰：‘汝今应念于过去世，已种如是诸善法根。或于佛所、或声闻所、或独觉所、或于正法种诸

善根，如是善根，悉当忆念。’彼诸有情以如来力随念皆知。舍利子，如是如来以佛神力加彼有情，令知宿住无量善根所缘境已，如其所应而为说法。舍利子，若诸有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随其欲解而求出离，或依声闻乘，或依独觉乘，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如是如来随念智力如实了知。如是，舍利子，如来宿住随念作证智力，不可思议，无量无数，无有边际，与虚空等。诸有欲求如来宿住随念边际者，不异有人求空边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是宿住智力，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无惑无疑，乃至踊跃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不思那庾拘胝劫，　照世明灯悉随念，
亦念过往自他生，　如观掌内五庵果。
随念名姓色分别，　住寿命尽诸生趣，
含灵具足如是因，　知时如应为说法。
诸过去世无边际，　众生所有心心法，
是心无间是心生，　最胜大智皆能了。
善逝了知一有情，　过往无间心相续，
如殑伽沙拘胝劫，　不能说尽其边际。
乃至后际拘胝劫，　演诸含灵往所行，
而不与等智无尽，　是名诸佛智海量。
一切有情善信欲，　已曾供养诸世尊，
佛威神力所加被，　令缘过去修净行。
大师随念彼所受，　过去曾修诸福行，
念彼所住三乘智，　不退解脱所依处。
善逝称往无边智，　诸有情界难思议，
无边名称第八力，　最胜长子能信受。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八宿住智力。由得是力故，如来自称处仙尊位，转大梵轮，乃至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天眼通作证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清净天眼超过于人，观诸有情死此生彼、若劣若胜、好色恶色，如其习业或往善趣、或往恶趣。如是等相，如来明见如实了知。又能如实知，诸含灵所造业行：如是有情成就身恶行，成就语恶行，成就意恶行，诽谤贤圣，起诸邪见；彼乘如是邪见业受因故，身坏命终堕诸恶趣，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鬼趣。如来又知如是有情，成就身妙行，成就语妙行，成就意妙行，不谤贤圣，修行正见；彼乘如是正见业受因故，身坏命终往诸善趣，若生天上乐世界中。又复如来以净天眼观于十方，不可宣说过殑伽沙数，尽虚空际穷法界量，诸佛世界种种相状。或复现见诸佛刹土有洞燃者，或见刹土

有正坏者，或见刹土有正成者。又复现见一切含识死时生时。或复现见诸大菩萨从睹史多天降神母胎，或复现见出母胎者，或观诸方各行七步，或复现见入处内宫，或见出家现修苦行，或见诸佛悟大菩提，或复现见转大法轮，或复现见舍诸寿行入大涅槃。或复现见诸声闻众一切毕竟入般涅槃，或复现见一切独觉示诸神通报净施福而涅槃者。又诸有情非可现见，而为如来天眼所见，亦非彼外五通仙眼之所能见，亦非声闻、独觉、菩萨等眼之所能见，彼一切如来天眼悉能现见。如是非所现见微细众生如车轮量，如来以天眼观之，多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天。如是一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如来悉能如实明见。舍利子，如来以净天眼观察一切无量佛土诸含灵性，何等众生是如来化，何等众生见如来已方调伏者，如来尔时随应利见，即于前住令彼悟解，非余众生之所能知。如是，舍利子，如来天眼随念作证智力，不可思议，无有边际，与虚空等。诸有欲求如来天眼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空边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力，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乃至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善逝天眼净无垢，　净业修治无量劫，
最胜由是观十方，　无垢难思诸佛土。
或坏或成或成坏，　乃至起住火洞燃，
或有佛住或无佛，　自然尊眼悉能见。
有情性广难思议，　乃至有色及无色，
若堕恶趣善趣生，　自然尊眼悉能见。
或多拘胝佛现在，　或现如来入涅槃，
并及缘觉若声闻，　自然尊眼悉能见。
或为利生诸菩萨，　或行近妙菩提行，
住诸如来无障处，　自然导师皆能见。
善逝如是眼无垢，　能见极细诸众生，
第九眼力不思议，　最胜聪慧了能信。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九天眼智力。由此力故，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乃至一切世间不能如法而转。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流尽作证智力？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智力如实了知，为尽诸流无流，心解脱、慧解脱、自然通慧，作证具足而住，如实了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舍利子，如来流尽智力，清净无垢光洁圆照，永断一切相续习气。诸声闻乘虽复流尽，唯能断除少分习气；诸独觉乘虽复流尽，亦能断除少分习气，而远离大悲及诸才辩；唯有如来诸流永尽，具一切种微妙佛法，断除一切相续习气，大悲所摄，无畏才辩之所观察，一切世间诸有含识不能映夺，一刹那心而常具足相应无异。何以故？

由如来无业、无烦恼、无忘失威仪诸习气故。舍利子，譬如清净虚空，不与一切烟尘云雾而共住止；如是如来流尽智力，不与一切烦恼习气而共住也。舍利子，诸佛如来住如是等流尽智已，复能为彼有流有取一切众生说流尽法，及说永断一切取法。一切众生诸流诸取，皆从虚妄遍分别起；如来如实观察是已，欲令一切不复起故，如其所应，以诸譬喻而为说法，令如实知诸流虚妄。由知是已，不取诸法；由不取故，则能毕竟入般涅槃。又舍利子，如来如实了知一切有情诸流起灭、诸流趣行，如是知已，为诸有情如应说法。如是，舍利子，如来流尽作证智力，不可思议，无有边际，与虚空等。若有欲求如来流尽智力边际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流尽作证智力，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心虑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导师流尽智无垢，　无量广大净无障，
由成如是第十力，　故说寂静妙菩提。
诸声闻乘流尽智，　有量习气随系缚，
人中最胜大导师，　无量结习同灰烬。
有证缘觉菩提者，　远离大悲才与辩，
唯薄伽梵诸流尽，　大悲才辩无有量。
诸佛安住流尽智，　了知众生流取相，
皆从虚妄诸法生，　彼未解斯真理趣。
如来起悲为敷演，　无常不净无我法，
彼观诸法空无性，　当证如来寂静地。
无我无寿无数取，　无人摩纳作受者，
虚妄遍入诸法中，　起大悲心说令脱。
善逝慈悲无厌倦，　真智常流无忘失，
由是最胜恒方便，　为利众生开妙法。
能伏他论第十力，　无有边际等虚空，
世尊常住十力故，　无等法轮恒转世。

“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流尽智力。由成就此力故，如来应正等觉，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

“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闻如来功德不可思议故，于如来十力信受谛奉，心虑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九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五如来不思议性品第四之三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无畏，信受谛奉，心志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有四种不思议无畏。由成就是四无畏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自称：'我处大仙尊位，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舍利子，何等名为四无所畏？

"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成就无上智力故，于大众中自称：'我是正等觉者。'此中诸天世间，不见有能于如来前立如是论：'汝于此法非正等觉。'舍利子，云何如来名正等觉？舍利子，如来能于一切诸法，平等正觉无非平等。若凡夫法、若诸圣法、若诸佛法、若诸学法、若无学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平等平等；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有罪无罪，有流无流，有为无为，如是等一切诸法，如来悉能平等正觉，是故名为正等觉者。舍利子，云何名为平等之性？舍利子，诸见自体与彼空性其性平等，诸相自体与彼无相其性平等，三界自体与彼无愿其性平等，生法自体与彼无生其性平等，诸行自体与彼无行其性平等，起法自体与彼不起其性平等，贪性自体与彼无贪其性平等，三世自体与彼真如其性平等，无明有爱自体与明解脱其性平等，生死流转自体与彼寂静涅槃其性平等。如是，舍利子，如来能于一切诸法平等正觉，是故如来名正等觉。

"复次，舍利子，此如来无畏不可思议，又以大悲而为方便。真如平等，真性如性、非不如性、不变异性、无覆藏性、无怖畏性、无退屈性、无违诤性，由如是故光显大众，能令悦豫，遍身怡适，心生净信，踊跃欢喜。舍利子，世间众生无有能于如来无畏起违诤者。何以故？由如来无畏不可为诤故。如性平等处法界性，流布遍满诸世界中无能违害。舍利子，如如来无畏，于一切甚深微细杂可知法，能正等觉。如是如来安住大悲，种种言音，种种法门，为彼有情开示妙法。若能依此修远离行，速尽苦际。若诸含识，实非大师自称大师，非正等觉称正等觉，以如来不思议无畏故悉皆映夺，令彼众生傲慢摧碎逃迸远避。舍利子，如来无畏，不可思议，无边无际，譬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无畏边际者，不异有人求空边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说是不思议无畏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欢喜踊跃，发希奇想。舍利子，是名第一正等觉无畏。由如来成就此无畏故，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乃至一切世间所不能转。

"复次，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成就无上智力故，于大众中自称：'我今诸流已尽。'此中诸天世间，无能于如来前如法立论：'汝有如是诸流未尽。'舍利子，云何如来流尽之性？舍利子，如来于欲流中心善解脱，永断一切贪行习气故；如来于有流中心善解脱，永断一切

瞋行习气故；如来于无明流中心善解脱，永断一切痴行习气故；如来于见流中心善解脱，永断一切烦恼行习气故。以是因缘故说，如来诸流已尽。舍利子，如是说法，依世俗故，非为胜义。于胜义中，无有一法住圣智前，可遍知、可永断、可修习、可作证者。何以故？舍利子，所言尽者，未尝不尽，性究竟尽，不由对治说名为尽。如实性尽，如实性尽故无法可尽，无法可尽故即是无为，以无为故无生无灭，亦无有住。是故说言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常住法性，常住法界。即于其中圣智慧转，虽如是转，无转无还。舍利子，由是法门故无有诸流，亦无流尽而可得者。如是如来住大悲已，为诸有情说流尽法。

“复次，舍利子，如来无畏不可思议，复以大悲而为方便。真如平等，真性如性、非不如性、不变异性、无覆藏性、无怖畏性、无退屈性、无违诤性，由如是故光显大众，能令悦豫，遍身怡适，心生净信，欢喜踊跃。舍利子，世间众生无有能于如来无畏起违诤者。何以故？由如来无畏不可为诤故。真如平等处法界性，流布遍满诸世界中无能违害，如是不可思议、无量无数、无有边际妙法成就。由如来大悲熏心，为诸众生说流尽法，欲令永断彼诸流故。舍利子，如来无畏，不可思议，无边无际，譬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无畏边际者，不异有人求空边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说是不思议无畏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舍利子，是名第二流尽无畏。由成就此无畏故，如来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乃至一切世间所不能转。

“复次，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成就无上智力故，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说障法决定能障。’此中诸天世间，无能于如来前如法立论：‘汝说如是障法不能为障。’舍利子，云何名为能障碍法？舍利子，谓有一法能为障碍。何等一法？谓心不清净。复有二法能为障碍，谓无惭、无愧。复有三法能为障碍，谓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复有四法能为障碍，由贪欲故行所不行，由瞋恚故行所不行，由愚痴故行所不行，由怖畏故行所不行。复有五法能为障碍，谓杀生、不与取、欲邪行、妄语、饮酒。复有六法能为障碍，谓不恭敬佛菩提，不恭敬法，不恭敬僧，不恭敬律仪，不恭敬三摩地，不恭敬建立施设。复有七法能为障碍，谓慢、胜慢、胜上慢、增上慢、邪慢、下慢、我慢。复有八法能为障碍。何等为八？谓邪见、邪思、邪语、邪业、邪命、邪勤、邪念、邪三摩地。复有九法能为障碍。何等为九？谓于我身去来今世作不饶益生恼害事，于我所爱去来今世作不饶益生恼害事，我所不爱于去来今而作饶益生恼害事。复有十法能为障碍，谓十不善道。是故略说，是十种法能为障碍。为欲止息寂静，永断如是障碍法故，如来为诸有情敷演正法。舍利子，乃至一切违罪作意相应诸结，若由诸法住爱味观，颠倒相应违背出离，爱见执著于有味著，有所依事身语意业。彼一切相，如来了知皆是障碍；既了知已，

如实说为能障碍法。

“复次，舍利子，此如来无畏不可思议，以大悲为方便。真如平等，真性如性、非不如性、无变异性、无覆藏性、无怖畏性、无退屈性、无违诤性，由如是故光显大众，能令悦豫，遍身怡适，心生净信，踊跃欢喜。舍利子，世间众生无有能于如来无畏起违诤者。何以故？由如来无畏不可为诤故。如性平等处法界性，流布遍满诸世界中无能违害，如是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与等者、不可宣说妙法成就。而如来大悲熏心，为诸有情说障碍法，欲令止息寂静，永断彼障法故。舍利子，如来无畏，不可思议，无边无际，譬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无畏边际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说是不思议无畏，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舍利子，是名第三说障法无畏。由如来成就此无畏故，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乃至一切世间所不能转。

“复次，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成就无上智力故，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说圣出离所修，能正尽苦道。若诸有情修习此道，必定出离。’此中诸天世间，无能于如来前如法立论：‘汝所说道不能出离。’舍利子，云何名为圣出离道？舍利子，所谓一正趣道，能令众生毕竟清净。复有二法，能令众生毕竟出离，谓奢摩他及毗钵舍那。复有三法能令出离，谓空、无相、无愿解脱之门。复有四法能令出离，谓缘身生念、缘受生念、缘心生念、缘法生念。复有五法能令出离，谓信根、勤根、念根、三摩地根、慧根。复有六法能令出离，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复有七法能令出离，所谓念等觉支、择法等觉支、勤等觉支、喜等觉支、安息等觉支、三摩地等觉支、舍等觉支。复有八法能令出离，所谓圣八支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三摩地。复有九种悦根本法能令出离，所谓悦喜安息乐三摩地如实智见厌及离欲解脱。复有十法能令出离，谓十善业道。如是如来为诸有情如实开示离圣出行。舍利子，乃至一切所有正善菩提分法，或戒聚相应，或三摩地聚、慧聚、解脱聚、解脱智见聚相应，或圣谛相应，如是名为能出离行。又舍利子，能出离者，所谓正行。言正行者，于此法中无有一法，若增若减，若来若去，若取若舍。何以故？非行正行者行一种觉。若能如实知见诸法皆不二性，是则名为圣出离行。

“舍利子，此如来无畏不可思议，以大悲为方便。真如平等，真性如性、非不知性、无变异性、无覆藏性、无怖畏性、无退屈性、无违诤性。由如是故光显大众，能令悦豫，遍身怡适，心生净信，踊跃欢喜。舍利子，世间众生无有能于如来无畏起违诤者。何以故？由如来无畏不可为诤故。如性平等处法界性，流布遍满诸世界中无能违害，如是圣出离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与等者、不可宣说妙法成就。而如来大悲熏心，为诸众生开示演说圣出离行。若有众生如实解了修行正道，必能出离，速尽诸苦。舍利子，如来无畏，无边无

际，譬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无畏边际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闻是如来不思议无畏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舍利子，是名第四说圣出离道无畏。由如来成就此无畏故，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

“舍利子，如来如是四种无畏，无边无际，譬如虚空，一切众生不能得尽其边际者。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如是不思议无畏，如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自然正觉悟，　诸法平等性，
故遍见如来，　说名正等觉。
若诸凡夫法，　及学无学法，
最胜独觉法，　佛法悉平等。
一切世间法，　及诸出世法，
善不善不动，　涅槃路平等。
若空若无相，　若离诸愿乐，
无生无有为，　悉见平等性。
觉平等性已，　如所应宣说，
解脱诸有情，　大牟尼无畏。
已解脱三有，　复开示解脱，
诸人天圣尊，　显第二无畏。
最胜觉障法，　习不证解脱，
非清净下劣，　不具诸羞愧。
未尝有身护，　及以语意护，
贪瞋痴怖畏，　害命损他财。
行邪欲妄语，　饮酒不恭敬，
七慢八邪支，　悉非解脱处。
九恼害多过，　十不善业道，
不如理思惟，　愚痴无解脱。
颠倒修诸行，　执虚妄放逸，
佛知说障法，　是第三无畏。
清净门无量，　修习证菩提，
佛自然通达，　说趣甘露法。
乃至诸所有，　众多妙善法，
助清净菩提，　最胜所称赞。
若善修习已，　不证诸解脱，
必无有是处，　十力者诚言。
若如理思惟，　息广大烦恼，
观诸法平等，　善修习圣行。

不执著诸相，　是法及非法，
解脱诸忧怖，　大净者所说。
善知种种法，　虚廓如净空，
又如幻如梦，　解脱诸有海。
若放逸造业，　轮回诸有趣，
大悲愍众生，　欲令证解脱。
十力牟尼尊，　处生死化法，
是第四无畏，　清净等虚空。

“如是，舍利子，是名如来不思议无畏。菩萨摩诃萨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大悲，信受谛奉，乃至发希奇想？

“舍利子，诸佛如来大悲常转。何以故？诸佛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于一切时为成熟一切众生故，当知大悲常起不息。舍利子，此如来大悲，如是无量，如是不可思议，如是无等等，如是无边，如是不可说，如是猛利，如是久远。随诸众生乃至如来一切语业，于是大悲亦难宣说。何以故？犹如如来证得菩提，不可思议；如是如来于诸众生大悲发起，亦复如是不可思议。舍利子，云何如来证得菩提？舍利子，犹如来入如是无根无住故证得菩提。舍利子，何等为根？何等为住？有身为根，虚妄分别为住。如来于此二法平等解了，是故说言，犹如如来入无根无住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众生不能解了如是二法，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解了，如是无根无住法故。’

“复次，舍利子，夫菩提者，其性寂静。何等名为寂静二法？舍利子，于内为寂，于外为静。何以故？眼性是空，离我我所；如是耳鼻舌身意、意性是空，离我我所。若如是知，名之为寂。如实了知眼性空已，不趣于色；乃至如实了知意性空已，不趣于法。若如是知，名之为静。一切众生于此寂静二法不能解了，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解了，如是寂静二法故。’

“复次，舍利子，我证菩提，自性清净。云何名为自性清净？舍利子，菩提之性体无染污，菩提之性与虚空等，菩提之性是虚空性，菩提之性同于虚空，菩提、虚空平等平等究竟性净。愚痴凡夫不觉如是自性清净，而为客尘烦恼之所染污。一切众生于是自性清净不能解了，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解了，如是自性清净故。’

“复次，舍利子，我证菩提，无入无出。何等名为入出二法？舍利子，所言入者，名执诸法；所言出者，名不执诸法。如来明见无入无出平等法性，犹如如来明见无远及无彼岸。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离远及彼岸故，能证是法故名如来。一切众生于此无入无出法性不能觉

了，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了，如是无入无出法故。’

“复次，舍利子，我证菩提，无相无境。何等名为无相无境？舍利子，不得眼识名为无相，不观于色名为无境；乃至不得意识名为无相，不观于法名为无境。舍利子，无相无境，众圣所行。何等所行？谓在三界愚痴凡夫，于众圣所行不能行故，于无相无境不能觉了，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了，如是无相无境法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非去来今，三世平等，三相轮断。何等名为三相轮断？舍利子，于过去世心无顾转，于未来世识无趣向，于现在世意无起作。是心意识无有安住，不分别过去，不执著未来，不戏论现在。一切众生不能觉悟，三世等性，三轮清净，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三世三轮平等清净故。’

“复次，舍利子，我证菩提，无为无性。何故名曰无为无性？舍利子，是菩提性非眼识所识，乃至非意识所识。言无为者，无生无灭，亦无有住，三相永离，故名无为。舍利子，知无为性，当觉有为。何以故？诸法自性即是无性，夫无性者即体无二。一切众生不能觉悟此无性无为故，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无性无为故。’

“复次，舍利子，我证菩提，无差别迹。何故名为无差别迹？舍利子，真如、法性，二俱名迹；性无别异，性无安住，名无差别。诸法实际，名之为迹；性无动摇，名无差别。诸法空性，名之为迹；性不可得，名无差别。诸法无相，名之为迹；性不可寻，名无差别。诸法无愿，名之为迹；性无发起，名无差别。无众生性，名之为迹；即体性无，名无差别。是虚空相，名之为迹；性不可得，名无差别。其性无生，是名为迹；其性无灭，名无差别。其性无为，是名为迹；性无行住，名无差别。为菩提相，是名为迹；其性寂静，名无差别。为涅槃相，是名为迹；其性无生，名无差别。舍利子，一切众生不能觉悟无差别迹，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无差别迹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不可以身证，不可以心证。何以故？身性无知，无有作用，譬如草木、墙壁、瑑石之光；心性亦尔，譬如幻事、阳焰、水月。若能如是觉悟身心，是名菩提。舍利子，但以世俗言说，假名菩提。菩提实性，不可言说，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不可以法得，不可以非法得，不可以真实得，不可以非真实得，不可以谛得，不可以妄得。何以故？由菩提性离言说故，亦离一切诸法相故。又以菩提，无有形相用通言说；譬如虚空，无有形处故不可说。舍利子，如实寻求一切诸法皆无言说。何以故？由诸法中无有言说，于言说中亦无诸法。一切众生不能觉悟如是诸法理趣，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诸法理趣令其觉悟，如是谛实义旨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无取无藏。何等名为无取无藏？舍利子，了知眼故，名无所取；不观色故，名曰无藏。舍利子，如来证是菩提无取无藏故，不取于眼，不藏于色，不住于识；乃至不取于意，不藏于法，不住于识。虽不住识，而能了知一切众生心之所住。云何了知？谓诸众生心住四法。何等为四？一切众生心住于识，心住于受，心住于想，心住于行。如来如是如实了知住与不住。一切众生不能觉悟无住实际，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无住实际法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空之异名。由空空故，菩提亦空；菩提空故，诸法亦空。是故如来如其空性觉一切法，不由空故觉法空性，由一理趣智故觉法性空。空与菩提，性无有二；由无二故，不可说言，此是菩提，此是空性。若有二者，则可言说，此为菩提，此为空性。以法无二，无有二相，无名、无相、无行，毕竟不行亦不现行。所言空者，远离取执。胜义谛中无法可得，由性空故说名为空。如说太虚，名为虚空，而太虚性不可言说；如是空法，说名为空，而彼空性不可言说。如是悟入诸法，实无有名，假立名说，然诸法名无方无处。如名诠诸法，此法无方无处亦复如是。如来了知，一切诸法从本已来无生无起，如是知已而证解脱，然其实性无缚无脱。诸痴凡夫不能觉悟此菩提性，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菩提之实性故。’

“复次，舍利子，菩提之性，与太虚等。然太虚性无等不等，菩提亦尔，无等不等。犹如诸法，性无真实，不可说等及不平等。如是，舍利子，如来觉悟一切诸法，其性平等无不平等；如实觉悟，无有少法，可为平等及不平等。如是如来如实智量穷诸法量。何者名为如实智耶？谓知诸法本无而生，生已离散，无主而生，无主而散，若生若散随众缘转，此中无有一法若转若还及随转者，故说如来为断诸径说微妙法。一切众生不能觉悟断诸径法，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断诸径法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即是如句。何等名为如句之相？舍利子，如菩提相，诸色亦尔，同彼真如，无有退还而不遍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彼真如无不遍至。舍利子，如菩提相同彼真如，四大之性亦复如是，如彼真如无有退还而不遍至。如菩提性同彼真如，眼界、色界及眼识界，乃至意界、法界及意识界亦复如是。如菩提相但假施设，一切诸法蕴、界、处等但假施设，亦复如是。知如是相，名为如句。又舍利子，如来一切如实觉悟，不颠倒觉，犹如前际，中后亦尔。何以故？前际无生，后际无趣，中际远离，如是一切名为如句。如是一句，一切亦尔；如是一切，一句亦尔，非如性中一性多性而是可得。一切众生不能觉悟此之如句，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真如法句故。’

“复次，舍利子，言菩提者，名入于行及入无行。何等名为行及

无行？舍利子，发起善法，名之为行；一切诸法即不可得，名为无行。住不住心，名之为行；无相三摩地解脱门，名为无行。舍利子，所言行者，称量算数观察于心；言无行者，过称量等。云何名为过称量等？以一切处无有诸识作用业故。舍利子，所言行者，谓于是处观察有为；言无行者，谓于是处证于无为。愚痴凡夫不能觉悟入行非行，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入行非行法故。'

"复次，舍利子，夫菩提者，无流无取。云何名为无流无取？舍利子，离四流性，故曰无流。何谓为四？离欲流性，离有流性，离无明流性，离见流性。舍利子，离四取性，故名无取。何等为四？离欲取性，离有取性，离见取性，离戒取性。舍利子，如是四取皆由无明，而为盲闇爱水隍池之所拥闭，由执我故受蕴、界、处。如来于中如实了知，我取根本自证清净，亦令众生证得清净。舍利子，如来既证是清净故，于诸法中无所分别。何以故？舍利子，由此分别起不如理思惟。此但如理相应故，不起无明；不起无明故，不能发起十二有支；若不发起十二有支，此即无生；若无生者，此即决定；若决定者，此即了义；若了义者，此即胜义；若胜义者，即无人义；无人义者，即不可说义；不可说义者，即缘起义；诸缘起义者，即是法义；诸法义者，即如来义。舍利子，若能如是观缘起者，即是观法；若观法者，即观如来。如是观者，离真如外无有所观。此中云何有所有耶？谓相及缘。如是二法，若能观察无相无缘，即真实观如来，觉悟如是诸法平等故平等。愚痴凡夫不能觉悟此无流无取性，如来于彼发起大悲：'我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无流无取性故。'

"复次，舍利子，夫菩提者，其性清净，无垢无执。云何名为清净，无垢及以无执？舍利子，空故清净，无相故无垢，无愿故无执。又舍利子，无生故清净，无作故无垢，无取故无执。又舍利子，自性故清净，遍净故无垢，光洁故无执。又舍利子，无戏论故清净，离戏论故无垢，戏论寂静故无执。又舍利子，真如故清净，法界故无垢，实际故无执。又舍利子，虚静故清净，无碍故无垢，空寂故无执。又舍利子，内遍知故清净，外不行故无垢，内外不可得故无执。又舍利子，蕴遍知故清净，界自体故无垢，处损减故无执。又舍利子，过去尽智故清净，未来无生智故无垢，现在法界住智故无执。舍利子，如是清净、无垢、无执之性同趣一句，言一句者谓寂静句，诸寂静者即极寂静，极寂静者即遍寂静，遍寂静者名大牟尼。舍利子，犹如太虚，菩提亦尔；如菩提性，诸法亦尔；如诸法性，真实亦尔；如真实性，国土亦尔；如国土性，涅槃亦尔。故说涅槃诸法平等，亦名究竟，无边际相故，无有对治；离对治相故，如是诸法本来清净，无垢无执。舍利子，如来于是色无色等一切诸法，如实觉悟观有情性，游戏清净，无垢无执，发起大悲：'我今定当开示令其觉悟，如是清净、无垢、无执法故。'

"复次，舍利子，如是如来不可思议大悲，不由功用任运常转，

流布遍满十方世界无有障碍。舍利子，如来大悲不可思议，无边无际犹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大悲边际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不思议大悲，同虚空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佛证菩提，　无根无所住，
如佛所证已，　为诸众生说。
诸佛证菩提，　寂静极寂静，
观眼等内空，　色等外空性。
有情不觉悟，　寂静极寂静，
如来知句义，　于彼起大悲。
菩提性光洁，　清净等虚空，
是众生不了，　于彼起大悲。
诸佛证菩提，　无去来取舍，
是众生不了，　于彼起大悲。
诸佛证菩提，　无相无境界，
众圣之所行，　非愚夫所履。
诸凡夫不知，　虽知不明达，
如来于彼类，　兴起于大悲。
无为之自性，　无生亦无灭，
于彼亦无住，　三轮长解脱。
愚夫不能觉，　诸有为自性，
于彼起大悲，　开如是理趣。
菩提非身证，　亦不由心证，
身自性无知，　心如幻事等。
愚夫不能觉，　身心自体性，
于彼起大悲，　开如是妙理。
诸佛自然证，　广大胜菩提，
安坐树王下，　观察含灵性。
登上生死轮，　循环种种趣，
如来见彼已，　兴猛厉大悲。
憍慢之所坏，　见网恒缠裹，
于苦生乐想，　无常起常想。
计诤我众生，　命者见所坏，
如来观彼已，　兴猛厉大悲。
一切众生性，　覆障于痴膜，
无有慧光明，　如重云掩日。
如来见彼已，　兴猛厉大悲，
以无垢智光，　当为彼明照。

既入诸恶趣，　常迷失正道，
或堕地狱趣，　畜生鬼趣中。
过去佛已知，　导开前正路，
今佛见彼已，　兴猛厉大悲。
佛知一切法，　真如及实性，
清净等虚空，　证成真解脱。
诸众生不知，　如是净妙法，
如来见彼已，　兴猛厉大悲。

“如是，舍利子，是名如来不思议大悲。诸菩萨摩诃萨闻是不可思议大悲已，信受谛奉，清净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六如来不思议性品第四之四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来不思议不共佛法，信受谛奉，清净无疑，乃至发希奇想？

“舍利子，如来成就十八不共佛法；由成就故，如来应正等觉，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舍利子，何等名为十八不共佛法？

“舍利子，所谓如来处世无诸误失，以无失故名为如来。何等名为无有误失？舍利子，如来身业无有误失；以无失故，一切世间若愚若智，不能立如法论，谓如来身有误失者。何以故？佛薄伽梵身业毕竟无误失故。舍利子，诸佛如来游步世间，直视于前，转身回顾，若屈若伸，服僧伽胝，摄持衣钵，进止往来，行住坐卧，如来于中无失威仪，端严庠序。舍利子，如来若往城邑，若旋返时，双足蹈空，而千幅轮现于地际，悦意妙香钵特摩华，自然踊出承如来足。若畜生趣一切有情为如来足之所触者，极满七夜受诸快乐，命终之后往生善趣乐世界中。舍利子，如来被服不著其身，如四指量吠岚婆风不能披动。舍利子，如来身光极照无间，触彼众生令兴乐受。舍利子，如是一切身无过相，故说如来身无误失。如自所证身无误失，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永断身业误失。舍利子，如来语业无有误失；以无失故，一切世间若愚若智，不能如法伺求如来语业误失。何以故？舍利子，如来为迦罗时语者，如来为实语者，为谛语者，为三摩耶时语者，为如语而作者，为善训释词语者，为令众生欢悦语者，为无重述语者，为文义庄严语者，为随发一音皆令信解欢悦语者。舍利子，如

是一切语无过相，故说如来语业无失。如自所证语无误失，亦为众生说如是法，令其永断语业误失。舍利子，如来之心无有误失；以无失故，一切世间若愚若智，不能如法伺候如来心业误失。何以故？舍利子，如来不舍甚深定法，而能发起作诸佛事不役神虑，于一切法无碍智见任运而转，故说如来心无误失。如自所证心无失故，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永断心业误失。舍利子，如是身、语、心业无有失故，是名如来第一诸业无有误失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所发言音无有卒暴？舍利子，如来以无卒暴发言音故，一切世间若魔、若魔眷属，及余天子、诸外道等，不能伺候如来便者。何以故？舍利子，如来言音本无卒暴，无随卒暴。何以故？久已永离诸爱恚故。一切众生虽加尊敬而心不高，虽加轻侮而心不戚。又舍利子，如来无有所作过时及不究竟，非由此事而起追悔，及随前事起卒暴音。又舍利子，如来无有与世诤讼，是故如来无卒暴音。如来常止无诤深定，无我所执，亦无有取，远离诸缚，是故如来无卒暴音。舍利子，如是无量音无卒暴，如来于中悉皆证入。如佛所证音无卒暴，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永断诸卒暴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二言无卒暴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念无忘失？舍利子，如来正念无忘失故，不于一法而生愚乱。何以故？如来住于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中，不痴忘故；观诸有情心行动转，无挂碍故；如其所应宣说妙法，无忘失故；于诸义法训词辩才无碍解中，无忘失故；于去来今无碍智见，如是无量无忘失故。如自所证去来现在无碍智见无有忘失，亦为有情说如斯法，令其证得无忘失念。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三念无忘失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无不定心而可得者？舍利子，如来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食若饮、若语若默，常处深定中无出离。何以故？由如来证得甚深三摩地最胜波罗蜜多，成就无障无碍深静虑故。舍利子，无有众生处有情类，若定不定能观如来心及心所；唯除如来威力加被而能得知。如自所证常处定心，亦为有情依三摩地说如斯法，令其永断散乱之心。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四无不定心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无诸异想？何以故？舍利子，由异想故，可有安住不平等心。如来心常安住平等故，于一切无诸异想。舍利子，如来于诸佛土无诸异想，以彼佛土如虚空故。如来于诸有情无种种想，由彼有情性无我故。如来于诸佛所无种种想，由彼法性无有差别，平等智故。如来于一切法无种种想，由离欲法性平等故。如来于持戒者其心无爱，于犯戒者其心无恚，于有恩所无不酬报，于有怨所情无加害，于所调伏无不平等，于住邪定心不轻慢，于诸法中平等安住，故名如来无种种想。如自所证无异想故，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永断种种异想。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五无诸异想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无简择舍？何以故？舍利子，如来已

修圣道而证此舍，非未修道而有证故。如来已修于心、已修于戒、已修于慧而证此舍，非所未修而有证故。舍利子，如来舍者，随智慧行，不随痴行。如来舍者，是出世间，不堕世间。如来舍者，是圣，是出离，非为不圣，非不出离。如来舍者，能转梵轮，悲愍众生常不舍离。如来舍者，任运成就，不随对治故。舍利子，如来舍者，无高不高，亦无下劣，得住不动，远离二边，超过一切思量简择，观待于时亦不过时，无动无思，无有分别，无异分别，无修无损，无有惰逸，无有示现，真性如性，不虚妄性，非不如性，如是无量。舍利子，如来如是大舍成就，为诸众生舍圆满故说如斯法。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六无简择舍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志欲无有退减？舍利子，何等志欲而无退减？所谓如来善法志欲。复有何义名为志欲？舍利子，如来大慈志欲无减，如来大悲志欲无减，如来说法志欲无减，调伏众生志欲无减，成熟众生志欲无减，兴于远离志欲无减，教导菩萨志欲无减，绍三宝种令不断绝志欲无减，一切如来不随欲行，如来志欲智为前导。如自所证志欲无减，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彼证得圆满无上一切智智之志欲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七志欲无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正勤无有退减？舍利子，何等正勤而不退减？所谓不舍所化众生正勤，于听法众不怀摈遣正勤，以如是等无有退没故，说如来正勤无减。舍利子，假使如来值遇如是，乐闻法众堪任法器，若能听法经劫无倦，如来亦随经劫不起于座，不缘食饮，相续说法中无暂废。又舍利子，如来为众生故，假使过于殑伽沙等诸佛世界，唯一众生是佛化限；尔时如来躬往其所，为说法要令其悟入，正勤无厌。舍利子，如来身无疲倦，及以语、心亦无疲倦。何以故？如来身、语及心常安息故。舍利子，如来长劫发起精进，赞叹精进，为诸众生说如是法，令彼勤修是精进故证圣解脱。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八正勤无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于一切一法及一切种一切念，无有退减？何以故？由诸如来念无退故。舍利子，如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间观察一切众生，去来诸心相续知已，如来于中毕竟了知无有忘念。又如实知众生行已，如来于中无复役智，而如来念曾无退减。又舍利子，如来安立三聚众生，诸根悟入意解趣行，审观察已更不忆念，无重思惟不复观察，常为众生宣说妙法无有断绝。何以故？由如来念无退减故。如自所证无退减念，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永断诸念退减。舍利子，是名如来第九念无退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佛三摩地无有退减？舍利子，佛三摩地与一切法，其性平等无非平等。何以故？由一切一法及一切种法无有不平等性故。舍利子，何因缘故佛三摩地复无退减？舍利子，以真如平等故，即三摩地平等；以三摩地平等故，即如来平等。以能证入如是平等性故，三摩地者名为等定。又舍利子，若贪际平等即离贪际平

等，若瞋际平等即离瞋际平等，若痴际平等即离痴际平等，若有为际平等即无为际平等，若生死际平等即涅槃际平等。以如来证入如是平等性故，于三摩地而无退减。何以故？平等之性无退减故。舍利子，此佛三摩地非眼相应，亦非耳、鼻、舌、身、意相应。何以故？然彼如来诸根无缺故。又如来三摩地，不依地界，不依水、火、风界，不依欲界、色无色界，不依此世及他世间。何以故？由无依故无退无减。是故如来如自所证，诸三摩地无有退减，亦为众生说如是法，令彼证得诸三摩地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三摩地无有退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智慧无有退减？舍利子，何等名为如来智慧？所谓了知诸法不缘他知，为他有情及以他人演妙法智，无尽善巧无碍解智，分别一切句智，悟入一句百千大劫说无尽智，如其所闻断疑网智，于一切处无障碍智，宣说安立圣三乘智，能遍了达八万四千有情心行智，如应开示八万四千诸法藏智。舍利子，此如来智慧，无边无际，无有穷尽。由此智慧不可尽故，随慧而说亦无有尽，故说如来智慧无有退减。如自所证智慧无减，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其证得无尽智慧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一智慧无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解脱无有退减？舍利子，何等名为如来解脱？舍利子，诸声闻乘随悟音声故得解脱，诸独觉乘随悟众缘故得解脱，佛薄伽梵远离一切执著二边故得解脱，是故说为如来解脱。何以故？舍利子，如是解脱前际无缚，后际无转，不住现在故。又舍利子，眼之与色二执解脱，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二执解脱，摄受无执依止解脱故。又舍利子，心之与智自性光洁，体无瑕秽，是故诸佛由刹那心相应慧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如来随所证觉，亦为众生说如斯法，令彼证觉如是法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二解脱无减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一切身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何以故？舍利子，由能成就是身业故。一切有情若见如来即便调伏，或闻说法亦皆调伏，是故如来或现默然调伏众生，或现饮食调伏众生，或现诸威仪调伏众生，或现诸胜相调伏众生，或现随形好调伏众生，或现无观顶调伏众生，或现观视相调伏众生，或现神光触照调伏众生，或现游步举足下足调伏众生，或现往还城邑聚落调伏众生。舍利子，以要言之，佛薄伽梵无有威仪而不调伏诸众生者。故说如来一切身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亦为众生说如是法，令其证入如是智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三身业智导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一切语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何以故？舍利子，佛薄伽梵不虚说法故以智前导，所有记莂无不圆备，凡所宣说言词显妙。舍利子，如来语言随现而转，不可思议，今当略说。舍利子，如来语者，易解了语，易明识语，不高大语，不卑下语，非不胜语，不邪曲语，不謇吃语，不繁乱语，不涩钝语，不粗犷

语，不隐没语，柔和声语，可欣乐语，不虚羸语，不轻掉语，不调疾语，不繁重语，不迅急语，善断约语，善调释语，极妙和美语，胜妙音语，善唱导语，大清亮语，大雷震语，无遗逸语，饮甘露语，有义旨语，可亲附语，广大之语，可爱重语，无尘染语，离尘黩语，无栽秽语，无垢浊语，无鲁钝语，威严盛语，无障碍语，能教导语，明洁之语，有正直语，无怯惮语，无缺减语，非轻急语，能生喜乐语，令身怡适语，令心踊跃语，寂静贪语，寂静瞋语，坏灭痴语，吞啖魔语，调伏恶语，摧异论语，有表示语，天鼓音语，智者悦语，羯罗频迦音语，上帝音语，梵天音语，海潮音语，云雷音语，地山震吼音语，鸿鹤王音语，孔雀王音语，黄鹂音语，命命音语，鹅雁王音语，鹿王音语，箜篌音语，伐洛迦音语，钵拏缚音语，大螺吼音语，长笛音语，易开解语，易了别语，畅明晓语，适悦意语，可听闻语，深远音语，无喑哑语，悦可耳语，生善根语，文句无缺语，善说文句语，义句相应语，法句相应语，时相应语，时捷对语，不过时语，知根胜劣语，庄严施语，净尸罗语，教授忍语，练正勤语，令乐静虑语，悟入正慧语，慈善集语，悲无倦语，清净喜语证入舍语，安立三乘语，令三宝种不断绝语，安立三聚语，净三解脱语，遍修谛语，遍修智语，达者不毁语，圣者称赞语，随虚空量语，一切种妙成就语。舍利子，如是无量无边微妙清净如来之语故，说如来一切语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如自所证如是语业，亦随诸有情而为说法，令其证入如是语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四语业智导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一切意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舍利子，夫如来者，心意与识皆不可说故。舍利子，夫如来者，应以智求，智增上故说名如来。此如来智，随至一切众生之心，随入一切众生之意，不离一切众生之识，焚荡诸法诸三摩地，不从他缘，超过一切所缘境界，远离缘生，灭三有趣，超诸慢种，解脱魔业，离诸谄诳，舍我我所，除灭无明痴暗之膜，善修道支，与虚空等无有分别，与诸法界而无差别。舍利子，如来证入如是意业，为如是相，智为前导，随众生心而为说法，令彼证入如来意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五意业智导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于过去世，无著无碍智见转？舍利子，何以此智名之为转？舍利子，如来以无碍智，能知如是无量无边过去世中，所有诸佛国土若成若坏。彼一切事无量无数，如来方便悉能数知。如是乃至诸佛国中，所有卉木、丛林、众药所摄彼一切事，如来于此悉能了知。如是乃至诸佛国中，诸众生身众生假立，彼一切相悉能了知。又能了知彼中所有若干众生种种性、种种色，乃至广说，如来于此悉能了知。舍利子，如是彼中所有诸佛出现于世，彼一一如来所宣正法，如来于此悉能如实分别了知。如是乃至尔所众生，于声闻乘已调伏者，或独觉乘已调伏者，或于大乘已调伏者，是亦如来悉能了知。又诸佛土差别之相，苾刍僧众、寿量、法住，入息出息

受用饮食，如是等类差别之相，如来于此悉能了知。舍利子，一切有情过去世相，若死、若生、若界、若趣，如来于此悉能分别如实了知。又诸有情种种根性、种种行性、种种意解性，如是无量悉能了知。又能了知诸心相续，所谓如是如是心无间，如是如是心生起。彼诸心相若干非一，如来方便悉能数知。舍利子，如来或以现智，或种类智，证得如是过去谢往诸心相续。自既证是，智无不备，随众生心而为说法，欲令证入如是智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六过去无碍智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于未来世，无著无碍智见转？舍利子，何以此智名之为转？所谓未来世中所有如来，或当出现，或当灭度，或复当有，或复当无，彼一切相，如来于此悉能了知。如是乃至当来火劫烧，当来水劫坏，当来风劫坏，乃至一切诸佛国土，当住久近若干等异，如来于此悉能了知。如是乃至当来诸佛国土，所有地界若干微尘，所有卉木、丛林、众药等事，乃至当来星宿色相若干非一，如来于此悉能了知。如是乃至遍满一一诸佛土中，当来诸佛、独觉、声闻，及以菩萨出现于世，所有受用若饮若食，入息出息，行住威仪，无量等相，如来如实悉能了知。如是乃至一一如来化行差别，观有情性当证解脱，或乘声闻乘、或乘独觉乘、或乘大乘当证解脱，如来一切悉能了知。如是遍满未来之世一一佛土，尔所众生生处差别，诸有情心心所有法，如来一切悉能了知。舍利子，如来如是如实了知，非有来世远心相续，然由如来观于来世如实了知。自既证已，亦与众生演说斯法，欲令证入如是智故。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七未来无碍智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如来于现在世，无著无碍智见转？舍利子，何以此智名之为转？舍利子，如来于现在世十方一切诸佛土中，所有三种方便数知如是了知。现在诸佛、诸菩萨众、诸声闻众、诸独觉众，若干差别悉能了知。又能了知现在世中，星宿、色相、卉木、诸药丛林等事，乃至现在十方一切地界微尘分量，如来如实方便数知。舍利子，十方国土一切水界不可思议，如来以一毛端举滴令尽，如是无量悉能明了方便数知。又十方国土一切火界焰起差别，如来于此方便数知。又十方国土一切风界依色处起，如来亦能方便了知。又十方国土诸大虚界，毛端际量若干非一，如来如实方便数知。舍利子，如来如是了知现在三种众生界，乃至了知现在地狱众生界，彼能生因及彼出因。又知现在畜生众生界，生因出因俱能了知；焰魔界众亦复如是。又能了知现在人间诸众生界，生彼之因及终殁因俱能了知。又能了知现在天趣诸众生界，生彼之因及终殁因俱能了知。又能了知现在众生诸心相续，有烦恼性，离烦恼性，及以现在所化众生，诸根差别及非所化。一切众生诸根差别，如是无量，如来如实悉能了知。舍利子，如来如是了知现在一切诸法，非如来智随二识行，为诸众生悟入无二而说斯法，令其觉悟如是之智。舍利子，是名如来第十

八现在无碍智不共佛法。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成就如是十八不共佛法故，圆满无余遍十方界，光明流照一切大众；复由是法希有奇特威光名称功德法故，映夺一切天魔众会。舍利子，如来不共佛法不可思议，无边无际犹如虚空。若有欲求如来一切不共佛法边量者，不异有人求于空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来不共佛法不可思议如虚空已，信受谛奉，志怀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导师身语及意业，　无有误失亦无动，
即以此法导众生，　是为如来不共法。
其心不高亦不下，　究竟远离于瞋爱，
常住无诤诤永灭，　是为如来不共法。
导师于法及与智，　解脱所行无忘念，
诸无碍解亦无失，　是为如来不共法。
若住若食若经行，　若坐若卧心常定，
无乱亦无众生想，　是为如来不共法。
善逝于诸佛国土，　有情及佛无异想，
住平等性大意解，　是为如来不共法。
最胜无诸简择舍，　胜决定道善修故，
无有分别异分别，　是为如来不共法。
大师善欲无退减，　常与慈悲方便俱，
调伏众生广无量，　是为如来不共法。
善逝精进曾无减，　观所化众量无边，
三业调伏诸众生，　是为如来不共法。
诸佛大念曾无减，　处菩提座成正觉，
已觉诸法无重觉，　是为如来不共法。
无有分别异分别，　自然住等三摩地，
静虑诸法无所依，　是为如来不共法。
导师智慧最吉祥，　了达一切众生行，
演说妙法随意解，　是为如来不共法。
随声而闻缘独觉，　及与诸佛胜解脱，
无碍离垢譬虚空，　善逝大舍难思虑；
诸佛本来无有心，　自性解脱心相续，
如解脱法为众说，　是为如来不共法。
众生眼见佛威仪，　若住若行入城邑，
相好光明诸所现，　莫不调伏而修善；
真实萨埵放光明，　多拘胝众受安乐，
光现无不度众生，　是为最胜不共法。
自然圣者演法音，　皆得听闻随意解，

所闻法声如响应，　是名最胜不共法。
善逝导师无心业，　诸行业转皆由智，
智入一切众生心，　是名最胜不共法。
诸三摩地及静虑，　善修成满离戏论，
住平等性类虚空，　是名最胜不共法。
于过去世一切法，　种种诸趣解脱智，
善逝妙智无碍转，　是名最胜不共法。
诸佛于彼未来世，　世界当有及当无，
众生国土及最胜，　无有遗余正明了；
善逝观于未来世，　心静曾无散乱时，
众生及法如实知，　是名最胜不共法。
诸有流行现在世，　最胜无障悉能知，
导师境界等虚空，　是名如来不共法。
已说如来不共法，　最胜十八不思议，
真如实性等虚空，　聪慧菩萨能信受。

“舍利子，是名如来成就如是十八不共佛法。由成就故，如来应正遍知，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自称：‘我处大仙尊位，能转梵轮；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不能如法而转。’舍利子，如是安住净信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十不思议，及十种不可思议法，信受谛奉，志怀清净，无惑无疑，倍复踊跃，深生欢喜，发希奇想。”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四十一卷～第五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七四无量品第五

尔时，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清净信已，佛薄伽梵知是菩萨摩诃萨，为菩萨藏法门之器；知是诸佛正法器已，躬往其所，开发显示菩萨之道。舍利子，汝今当知，如是法门差别之相，所谓菩萨摩诃萨安住净信，佛薄伽梵知是菩萨为菩萨藏法门之器；知是诸佛正法器已，躬往其所，开菩萨道。

"舍利子，如彼往昔超越无数广大无量不可思议阿僧企耶劫，尔时有佛出现于世，名为大蕴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住自作证，具足神通，为诸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阿素洛等无量大众，宣说妙法开示演畅，初中后善，文义巧妙，纯满清白，随顺梵行。舍利子，尔时大蕴如来应正等觉，有七十二那庾多声闻弟子，共会说法，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乃至心得自在，到于第一究竟彼岸。

"舍利子，是时有王，名最胜寿；如法治世，号持政王；所治大城，名最胜幢，广博严丽，安隐丰乐，甚可爱乐，人物充满，喧哗炽盛。舍利子，时胜寿王有子，名精进行，年居童幼，形貌端严，成就第一圆满净色，为诸众生之所乐见，已曾供养承事拘胝那庾多百千诸佛，亲觐奉敬，植诸善本。

"舍利子，尔时精进行童子，与诸内宫出游园观。时，大蕴如来应正等觉，知是童子为菩萨藏法门之器，又是诸佛正法之器，便往彼园精进行所。既到彼已，上住空中，为是童子开菩萨道，又复赞说三世诸佛：'童子当知，云何名为菩萨道耶？所谓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精勤修习四无量心。何等为四？所谓大慈波罗蜜、大悲波罗蜜、大喜波罗蜜、大舍波罗蜜。又勤精进，于诸摄法随顺修学。童子，若有菩萨如是修行，是名开菩萨道。

"'复次，童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精勤修学，大慈无量波罗蜜？所谓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尽众生界慈心遍满。以何等量为众生界？所谓尽虚空界是众生量。童子当知，如虚空界无所不遍；如是菩萨摩诃萨大慈无量，亦复如是，无有众生含识种类而不充遍。童子当知，如众生界无有限量；如是菩萨摩诃萨所修之慈亦无限量，空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慈亦无边。

童子当知，众生界多，非大地界，又非水界、火界、风界。吾今为汝广说譬喻，令汝了知诸众生界无限量义。童子当知，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河沙等世界数量，一切同时合成大海，满其中水；复有如上殑伽河沙等众生，同共集会，析一毛端为百五十分，共以一分沾取海中第一滴水；复有余殑伽河沙等众生，如前同会，取一分毛沾取海中第二滴水；复有余殑伽河沙等众生，如前同会，取一分毛沾取海中第三滴水。童子当知，假使以是毛滴方便，尚可沾尽此大海水，而众生性边量无尽！是故当知众生之性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而菩萨慈悉皆遍满。童子，于汝意云何？如是无量无边修慈善根，颇有能得其边际不？'精进行童子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言：'如是，如是。童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慈善根遍众生界为无限量。复次，童子，我今更说大慈之相。童子当知，此慈无量能护自身；此慈如是发起他利；于无诤论慈最第一；慈能除断忿恚根栽；慈能永灭一切过失；慈能远离诸有爱缠；此慈如是，但见众生清净胜德，而不见彼有诸愆犯；慈能超越热恼所侵；慈能生长身语心乐；慈力如是，不为一切他所恼害；慈性安隐离诸怖畏；慈善根力随顺圣道；慈能令彼多瞋暴恶不忍众生发清净信；慈能济拔诸众生聚；以慈力故，于彼刀杖性无执持；慈能将导一切众生趣于解脱；是慈能灭诸恶瞋恚；是慈远离诈现威仪、谀谄矫饰、逼切求索，而能增长利养、恭敬、名誉等事；以慈力故，梵释天王之所礼敬；以慈严身所有威德，行慈之人为聪慧者所共称赞；慈能防护一切愚夫；是慈力故，超过欲界，顺梵天道，开解脱路；慈为大乘，最居前导；慈能摄御一切诸乘；慈能积集无染福聚；慈善之力一切有依，诸福业事所不能及；慈能庄严三十二相，及随显相；慈能离彼鄙贱下劣不具诸根；慈为坦路善道、涅槃归趣之所；是慈能远一切恶道及诸八难；是慈力故喜乐法乐，不贪一切富贵王位受用乐具；是慈力故，于诸众生等心行施；是慈能离种种妄想；慈为门路，一切尸罗学之所由；慈能救济诸犯禁者；是慈能现忍辱之力；慈能远离一切憍慢矜伐自大；慈能发起无动精进；慈能令修正方便行速疾究竟；慈能为诸静虑、解脱及三摩地、三摩钵底之所根本；慈能令心出离烦恼诸有炽然；慈为一切智慧生因；由慈无量能闻持故，自他诸品皆悉决定；慈能除遣顺魔烦恼；是慈力故同住安乐；慈能令人起住坐卧密护威仪；慈能损减诸掉性欲；是慈犹如妙香涂身；是慈能涂惭愧衣服；是慈能遣一切诸难烦恼恶趣；慈能济拔一切众生；大慈无量捐舍自乐，能与一切众生安隐快乐。如是无量不可思议大慈之相，吾今略说。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慈无量波罗蜜。菩萨摩诃萨，由成就是大慈无量故，观诸众生常怀慈善，勤求正法无有疲倦。童子当知，诸声闻慈，唯能自救；诸菩萨慈，毕竟度脱一切众生。童子当知，众生缘慈，初发大心菩萨所得；法缘之慈，趣向圣行菩萨所得；无缘之慈，证无生忍菩萨所得。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慈无量波罗蜜。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大慈波

罗蜜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遍满。

“‘复次，精进行童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大悲无量波罗蜜？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为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应以大悲而为导首。如人命根，出息入息而为上首；如是，童子，证得大乘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必以大悲而为导首。童子，如转轮王所有众宝，要以金轮而为前导；如是，童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所有一切诸佛正法，皆以大悲而为导首。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度诸众生行于大悲，毕竟不舍一切众生。童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众生所发起大悲？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虚伪身见之所缠缚，为诸恶见之所藏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永断虚伪身见、种种缠缚诸恶见等。”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安住不实虚伪颠倒，于无常中妄起常想，于诸苦中妄起乐想，于无我中妄起我想，于不净中妄起净想。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永断虚妄不实诸颠倒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愚痴颠倒，耽嗜爱欲，于母姊妹尚生陵逼，况复于彼余众生等！菩萨摩诃萨观是事已，作如是念：“苦哉世间！乃能容止非圣之聚，恶业无愧充满其中。”复作是念：“咄哉！苦哉！如是众生曾处母胎，卧息停止，生由产门，如何无耻共行斯事！如是众生深为大失，极可怜愍，种种过患极可诃责。何以故？为贪瞋痴之所害故，又为无智所加害故。舍离正法，安住非法，修行恶法，堕在地狱、畜生、焰魔鬼趣。如是众生恶业引故，所往之处行于非道。”童子，譬如野干于彼冢间，为诸群狗之所搏逐，逃迸走避临大峻崖，穷途所逼夜中嗥叫；如是，童子，彼诸众生亦复如是同于野干。复次，童子，譬如生盲，群狗逼逐临大坑涧；如是，童子，彼诸众生亦复如是同于生盲。复次，童子，譬如圂猪，行处粪秽兼又食啖，初无厌恶；如是，童子，彼诸众生亦复如是同于圂猪。如是众生极可怜愍，淫恼所逼，于亲非亲，为诸烦恼之所加害，行魔徒党魔罥所缚，缠裹惑网，陷没欲泥。童子，菩萨摩诃萨观是事已，于彼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宣说妙法，令其永断诸欲烦恼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五盖所覆，欲箭所中，贪著六处，眼见色已，执著像貌不能舍离；如是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执著形相皆不能舍。是诸众生多于瞋恚互相怨仇，若得义利称我善友，得非义利便相加害。是诸众生多于惛沉及以眠睡，羸劣愚钝，为无智膜之所覆障。是诸众生不善掉悔之所缠缚，常为种种诸恶烦恼染污其心。是诸众生疑网缠裹，于甚深法不能决定。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永断诸荫盖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为慢所害、过慢所害、我慢所害、增上慢所害、邪慢所害，于诸下劣计我为胜，于彼等者计我最胜。或有众生计色为我，或复乃至计识为我。于所未证计我已证，由恃此故，应可问讯而不问讯，应可礼拜而不礼拜，于诸长宿心无敬顺，于尊重师不加祗仰，于聪睿者而不请问：“何等为善？何等不善？何等应修？何等不修？何等应作？何等不作？何等有罪？何等无罪？何等为道？何等为三摩地？何等为解脱？”如是等法曾未明了，但自计我为胜为尊。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永断一切憍慢种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爱缚所缚，为爱僮仆、妻妾、男女所共缠裹，为无义利之所围绕，为诸衰祸之所系缚，生死关键之所遮碍，不能出离地狱、傍生、焰魔鬼道，为彼有缚之所拘检，而不能得纵任自在。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获得纵任自在随欲而行趣涅槃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远离善友，为恶知识之所缠执。由彼昵近诸恶友故，耽著一切不善之业，所谓杀生、偷盗、邪行、妄语、离间、粗犷、绮语、贪恚邪见，诸如是等无量恶业炽然建立。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为诸善友所摄，舍弃十种不善业道，令具受持十善业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为诸愚痴之所覆蔽，无明暗瞙之所翳障，颠倒执著，于其自体有情命者、生者、人者，少年丈夫及数取者、作者、受者，我及我所，如是诸见无边无量坚执不舍。童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圣慧眼得清净故，又令永断一切见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众生乐著生死流转不息，五蕴魁脍常恒寻逐，三界囹圄曾无远离，桎梏枷锁不思开释。菩萨摩诃萨观见是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彼解脱五蕴魁脍。又令越度生死旷野，及以出离三界牢狱诸系缚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诸含识从不善生，如鞠如轮转圆不定。由此业故，从此世间至彼世间，又从彼世间至此世间，迅速流转驰向五趣，背涅槃道。童子，菩萨摩诃萨观是事已，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我应为彼说微妙法，当为开辟涅槃宫门，令其趣入。”如是，童子，菩萨摩诃萨行大悲时，观众生性发起十种大悲无量。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十种大悲转相，所谓如是大悲，由于不谄而得生起，譬如虚空永出离故；如是大悲，由于不诳而得生起，从增上意而出离故；如是大悲，非由诈妄而得发起，从如实道质直其心而出离故；如是大悲，由于不曲而得生起，极善安住无曲

之心而出离故；如是大悲，由彼无有憍高怯下而得生起，一切有情高慢退屈善出离故；如是大悲，由护彼故而得生起，从自心净而出离故；如是大悲，由坚固慧而得生起，永离一切动不动心，妙住其心善出离故；如是大悲，由舍自乐而得生起，授与他乐善出离故；如是大悲，为欲荷负诸众生故而得生起，坚固精进善出离故。

“‘复次，童子，菩萨摩诃萨大悲无量，复有如是十种转相，所谓一切大乘出离，皆因大悲而得出离，以是因故说名大悲；如是大悲，建立一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由是因故说名大悲；如是大悲，建立念处、正断、神足；如是大悲，建立根、力、觉支、随念共法觉支及与道支，欢喜本业，诸定次第，十善业道，乃至诸相皆如是说，以是因故说名大悲；如是大悲，建立如来自然智慧，以是因故名为大悲。童子当知，如是大悲，作自所作，善作所作，不变异作，为诸众生作所应作。如是大悲，一切众生如意圆满。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悲无量波罗蜜。由成就是大悲波罗蜜故，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处如是位，复于彼所重兴悲愍。

“‘复次，精进行童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大喜无量波罗蜜？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修行大喜，如是喜者有无量相。童子当知，菩萨喜者名诸善法，忆念欢悦，清净妙喜。何以故？于诸善法无下戚性、无退屈性、无疲倦性故。是喜名为远离一切乐世间性。何以故？安住一切乐法乐性故。是喜能令内以欢悦身力勇锐。何以故？慧觉怡畅心意踊跃故。是喜乐于如来之身。何以故？乐求相好好庄严故。是喜闻法无有厌倦。何以故？欣乐依法能正行故。由斯喜故于法欣勇，于诸众生心无损害；喜乐菩提，于广大法悉能信解，发起远离少分乘心。是喜名为制伏悭喜。何以故？于诸求者行必施故。由斯喜故，于诸犯戒爱心摄受，于诸持戒心常清净，又复能令自尸罗净。是喜名为超过一切恶道怖畏安隐之喜，是喜名为忍受他人诸恶言词鄙语路喜，是喜名为无返报喜。何以故？若遇挑眼、截手、刖足、斩支节时，心堪忍受。是喜名为敬尊重喜。何以故？于诸长宿具修威仪，曲躬恭敬，跪拜尊严故。是喜名为恒舒颜喜。何以故？心志和泰，远离嚬蹙，先言问讯故。是喜名为远离一切诈现威仪、谀谄矫诳、逼求之喜。何以故？是喜趣向坚实正法之道路故。由此喜故，于诸菩萨起深爱乐犹如大师，于正法所起爱乐心如自己身，于如来所起爱乐心如自己命，于尊重师起爱乐心犹如父母，于诸众生起爱乐心视如一子，于阿遮利耶受教师所起爱乐心敬如眼目，于诸正行起爱乐心犹如身首，于波罗蜜起爱乐心犹如手足，于说法师起爱乐心如众重宝，所求正法起爱乐心犹如良药，于能举罪及忆念者起爱乐心犹如良医。如是，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喜无量波罗蜜。诸菩萨摩诃萨，住是大喜波罗蜜故，行菩萨行，常怀欢喜，勤求正法无有厌倦。

“‘复次，精进行童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大舍无量波罗蜜？童

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当行大舍。当知是舍，有于三种。何等为三？谓舍烦恼舍，护自他舍，时非时舍。

“‘何等名为舍烦恼舍？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于敬事所其心不高，于不敬事心无卑下；若受利养心不憍高，不得利养心无纡郁；于彼持戒及犯戒所起平等觉；得胜名誉心不希乐，被诸毁谤情无忧戚；若致讥诃志无贬退，于称赞所善住法性；于诸苦事有择慧力，于诸乐事有无常苦观解之力；弃舍爱欲，断诸瞋恚，于怨亲所其心平等；于善作、恶作其心无二；于有爱、不爱情无所观；于善闻、恶闻不生执著；于善说、恶说心无爱恚；于诸欲味及过患所平等称量；于我自身及他众生，起于平等信欲之意；于身命所情无顾恋；于下中上诸众生所起平等照；于隐显法起平等性，于谛非谛自体清净。如是，童子，菩萨摩诃萨，若能自然起胜对治，是名菩萨摩诃萨舍烦恼舍。

“‘复次，童子，何等名为护自他舍？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若被他人节节支解割皮肉时，常自观心住于大舍。虽复支解割其身肉，然其内心唯住于舍，无所希望；及以追求纵于身语起诸变异俱能堪忍，是则名为护自他舍。尔时，菩萨又观二种心无损害。何等为二？所谓不由眼相及以色相，乃至不由意相及以法相，心生损害而住于舍。何以故？无损无害，是乃名为护自他舍。复次，何等名为护自他舍？被他所损不加报故，于自于他俱能忍受，是名为舍；于诸有恩及无恩所平等方便，是名为舍。是舍名为无诤极舍，灭自心舍，观自体舍，不害他舍。于诸定事，菩萨能舍。然佛世尊非所听许，诸菩萨等唯修于舍。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尚应修习诸行作用，日夜常念发起精进求诸善法，于时非时乃应修舍。

“‘复次，童子，何等名为时非时舍？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具大智慧，善能修习时与非时，谓非法器诸众生所，应起于舍；不恭敬所，应起于舍；于无利益讥毁苦恼，应起于舍；于声闻乘趣正决定，应起于舍；于修施时应舍修戒，于修戒时应舍修施，于修忍时应舍牵引施、戒、精进，修精进时应舍修戒，修静虑时应舍施度，修习慧时应舍缘发五波罗蜜多。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时非时舍。何以故？由所不应作法无造作性故，是故菩萨深知非益而行于舍。若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大舍波罗蜜行菩萨行，则于一切恶不善法能兴大舍。

“‘童子，如是等相，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四无量波罗蜜者，当知是则为菩萨藏法门之器，又是诸佛正法之器。’

“如是，舍利子，此薄伽梵大蕴如来，为精进行童子，广开示此四无量已，复为开解六波罗蜜多及诸摄法，令是童子随顺修学。舍利子，是精进行童子，精勤修习如所闻法，广如后说。”

陀那波罗蜜多品第六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精勤修习诸波罗蜜多行菩萨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菩萨行者，即于如是六波罗蜜多精勤修学，是则名为行菩萨行。舍利子，何等名为六波罗蜜多？舍利子，所谓柁那波罗蜜多、尸罗波罗蜜多、羼底波罗蜜多、毗利耶波罗蜜多、静虑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如是名为六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依如是六波罗蜜多故行菩萨道。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依柁那波罗蜜多行菩萨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度众生故，行柁那波罗蜜多时，为诸众生而作施主。若沙门、婆罗门等，有来求者悉皆施与，须食与食，须饮与饮，珍异肴膳无不尽施。如是或求车乘、衣服、华鬘、涂香、末香，或求坐卧依倚、床席敷具、病药、灯明、音乐、奴婢，或求金、银、末尼、真珠、琉璃、螺贝、璧玉、珊瑚等宝，或求象马车辂、园林池苑、男女妻妾、财谷库藏，或求四大有洲自在之王一切乐具及诸嬉戏娱乐之物，或有来求手足耳鼻、头目肉血、骨髓身分。菩萨摩诃萨见来求者，悉能一切欢喜施与。舍利子，以要言之，一切世间所须之物，菩萨摩诃萨行大施故，但见来求，无不施与。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故，复有十种清净施法。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无有不正求财而行布施；二者、菩萨摩诃萨，不逼迫众生而行布施；三者、菩萨摩诃萨，不以恐怖而行布施；四者、菩萨摩诃萨，不弃舍邀请而行布施；五者、菩萨摩诃萨，不观颜面而行布施；六者、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情无异想而行布施；七者、菩萨摩诃萨，无贪爱心而行布施；八者、菩萨摩诃萨，无起瞋恚而行布施；九者、菩萨摩诃萨，不求刹土而行布施；十者、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起福田想，不以轻蔑而行布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十种清净之施，为满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清净行施。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不毁业报而行布施；二者、菩萨摩诃萨，不以邪意而行布施；三者、菩萨摩诃萨，无不信解而行布施；四者、菩萨摩诃萨，无有厌倦而行布施；五者、菩萨摩诃萨，无有现相而行布施；六者、菩萨摩诃萨，勇励炽然而行布施；七者、菩萨摩诃萨，无有变悔而行布施；八者、菩萨摩诃萨，于持戒者不以偏敬而行布施；九者、菩萨摩诃萨，于犯戒所不以轻鄙而行布施；十者、菩萨摩诃萨，不希果报而行布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十种清净之施，为欲满足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行清净施。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不以毁呰而行布施；二者、菩萨摩诃萨，不以背面而行布施；三者、菩萨摩诃萨，无不清净而行

布施；四者、菩萨摩诃萨，不现忿相而行布施；五者、菩萨摩诃萨，不现嫉相而行布施；六者、菩萨摩诃萨，不现恚相而行布施；七者、菩萨摩诃萨，无不殷重而行布施；八者、菩萨摩诃萨，无不自手而行布施；九者、菩萨摩诃萨，不以许多后便与少而行布施；十者、菩萨摩诃萨，不求来生而行布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十种清净之施，为欲满足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行清净施。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无不常施；二者、菩萨摩诃萨，无系属施；三者、菩萨摩诃萨，无差别施；四者、菩萨摩诃萨，无他缘施；五者、菩萨摩诃萨，无微劣施；六者、菩萨摩诃萨，不希财色及以自在而行布施；七者、菩萨摩诃萨，无求生于释、梵、护世诸大天故而行布施；八者、菩萨摩诃萨，无有回向声闻、独觉地故而行布施；九者、菩萨摩诃萨，无为聪慧所讥诃故而行布施；十者、菩萨摩诃萨，无不回向萨伐若故而行布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十种清净之施，皆为满足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行清净施。何等为十？谓如前说十种法中，出离有为，证得无为。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施，能得十种称赞利益上妙功德。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由施食故，获得长寿、才辩、安乐妙色、雄力勇健，无不具足；二者、菩萨摩诃萨，由施饮故，获得永离一切烦恼渴爱，无不具足；三者、菩萨摩诃萨，由施诸乘故，获得一切利益安乐众事，无不具足；四者、菩萨摩诃萨，由施衣服故，获得成就惭愧，皮肤清净犹如金色，无不具足；五者、菩萨摩诃萨，由施香鬘故，获得净戒、多闻、诸三摩地，涂香圣行，无不具足；六者、菩萨摩诃萨，由以末香、涂香施故，当得遍体香洁，妙香圣行，无不具足；七者、菩萨摩诃萨，由施上味故，获得甘露上味，大丈夫相，无不具足；八者、菩萨摩诃萨，由以舍宅房宇施故，当得与诸众生，为舍、为宅、为救、为洲、为归、为趣，无不具足；九者、菩萨摩诃萨，由愍病者施医药故，当得无老病死，圆满甘露不死妙药，无不具足；十者、菩萨摩诃萨，由以种种资生众具施故，感得一切圆满众具，菩提分法，无不具足。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为得菩提，修行是施，获得如是十种称赞利益上妙功德，皆为满于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修行布施，又复获得十种称赞利益上妙功德。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施灯明故，获得如来清净五眼，无不具足；二者、菩萨摩诃萨，施音乐故，获得如来清净天耳，无不具足；三者、菩萨摩诃萨，以诸金、银、末尼、真珠、琉璃、螺贝、璧玉、珊瑚，一切珍宝施故，感得圆满三十有二大丈夫相，无不具足；四者、菩萨摩诃萨，以种种杂宝及众名华施故，获得圆满八十随显之相，无不具足；五者、菩萨摩诃萨，以象马车乘施故，获得广大徒众眷属繁多，无不具足；六者、菩

萨摩诃萨，以园林台观施故，获得成就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无不具足；七者、菩萨摩诃萨，以财谷库藏施故，获得圆成诸法宝藏，无不具足；八者、菩萨摩诃萨，以奴婢仆使施故，获得圆满自在身心闲豫，无不具足；九者、菩萨摩诃萨，以男女妻妾施故，获得圆满可爱、可乐、可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不具足；十者、菩萨摩诃萨，以四洲自在一切王位施故，获得一切种微妙圆满一切智智，无不具足。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施，名为摄受十种称赞利益上妙功德，皆为满足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行柁那波罗蜜多时，所修布施，又得十种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诃萨，以上妙五欲施故，获得清净戒、定、慧聚，及以解脱、解脱智见聚，无不具足；二者、菩萨摩诃萨，以上妙戏乐器施故，获得清净游戏法乐，无不具足；三者、菩萨摩诃萨，以足施故，感得圆满法义之足，趣菩提座，无不具足；四者、菩萨摩诃萨，以手施故，感得圆满清净法手，拯济众生，无不具足；五者、菩萨摩诃萨，以耳鼻施故，获得诸根圆满成就，无不具足；六者、菩萨摩诃萨，以支节施故，获得清净无染威严佛身，无不具足；七者、菩萨摩诃萨，以目施故，获得观视一切众生清净法眼，无有障碍，无不具足；八者、菩萨摩诃萨，以血肉施故，获得坚固身命，摄持长养一切众生贞实善权，无不具足；九者、菩萨摩诃萨，以髓脑施故，获得圆满不可破坏等金刚身，无不具足；十者、菩萨摩诃萨，以头施故，证得圆满超过三界，无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无不具足。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得菩提行如是施，摄受如是相貌，圆满佛法称赞利益上妙功德，皆为满足柁那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其性聪睿智慧甚深，无量方便行于布施，以世间财求于无上正等菩提众圣王财，以生死财而求甘露不死仙财，以虚伪财而求坚实贤圣之财，由如是故广行布施。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菩提及涅槃故，以世间财物修行施时，一切世间财物乐具无不尽舍。何以故？皆依无上正等觉故。舍利子，如世农夫依彼犁牛，耕治地已便下种子，如是农夫依彼犁具无量功力，展转获得金、银、末尼一切宝物，及得种种上妙衣服。何以故？一切世间无有财物与谷等故。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时有分依世间财，证觉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如是。

“复次，舍利子，譬如乳牛或啖干草，或啖湿草，或饮冷水，或饮暖水，而能出于乳酪、生酥、熟酥及以醍醐。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于无上正等菩提，行世财施随所乐欲，有能获得转轮王报及获帝释、梵王胜报；由成就是三种报故，菩萨十地速得圆满。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因是施故速得圆满，乃至具足千业所起十八不共佛法，又具千业所起六十种圆满妙音，又具百业所起一一大丈夫相，又具二百业所起无见顶髻相，又过此百倍圆满成就如来大法螺相，又过

拘胝百千倍成就如来皓齿齐列、不缺不疏平等之相。如是等相，无量功业之所合成，皆由如来业果报相施行所起，速得圆满。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于乞者所起大慈心而行布施。此心续起殑伽沙等方得成满，中无间绝佛三摩地。舍利子，如来应正等觉，住此三摩地已，能于一一毛孔而出百三摩地，犹如殑伽大河流化不绝而得自在。是故当知，如来所有一切神通变化，多由施行而得成就。舍利子，如是如来所有佛法，皆由昔日行菩萨行，世间财施之所摄受。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财施时，为求甘露，为求坚实，为求菩提，为求涅槃。应知如是法门差别，所谓菩萨摩诃萨，依世财施，而与柁那波罗蜜多相应，证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其相无量，吾今当说。往昔过去无数广大、无量不可思议、阿僧企耶劫，于彼时分有佛出世，号旁耆罗私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彼佛住世寿十千岁，与百千苾刍大声闻众同共集会，皆阿罗汉，离诸烦恼，具大势力，乃至一切心得自在，逮胜究竟。舍利子，时彼世中有纺绩者，名织纺线，形貌端正众所乐观。彼作业处去佛不远，每日将晚欲还家时，往诣佛所，常以一缕微线奉施如来，因白佛言：‘愿薄伽梵哀愍我故，受此缕线为摄受处，以此善根于未来世，得成如来应正等觉能摄一切。’时彼世尊便为纳受。如是日施一缕，满千五百为善摄受。由此福故，乃经十五拘胝劫中，不堕恶趣；又经千拘胝反为转轮王；又经千拘胝反为天帝释。以此善根柔和微妙欣爱等业，便得奉覲千拘胝佛，于诸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以诸华、涂香、末香，及以香鬘、缯盖、幢旛，衣服、饮食、坐卧之具，病缘、医药一切众物，奉献如来。从是已后，又经一阿僧企耶劫出现于世，证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善摄受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住寿世间经二十拘胝岁。有二十拘胝那庾多大声闻众，一切皆是大阿罗汉。彼佛世尊成立安住五拘胝等菩萨摩诃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演说妙法。利益安乐无量无数诸有情已，现入涅槃。彼薄伽梵灭度之后，正法住世满一千年，广布舍利流遍供养，亦如我今涅槃之后。

“舍利子，汝今当观，由施微缕发大心故，次第展转成满佛法。舍利子，当知此施，由心广大，不由于缕。何以故？若施广大不由心者，如向施主以微缕施，不应得心清净究竟。如是，舍利子，当观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依世财施便得一切圆满功德。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柁那波罗蜜多时，其性聪睿智慧甚深，因于少施多有所作，由智力故增上所作，由慧力故广大所作，回向力故无边所作。”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行施不求妙色财，亦不愿感天人趣，
为求无上胜菩提，施微便感无量福。
行施不求名称声，未曾为乐及徒众，
亦不求诸生死报，施微而获于大果。
布施饮食及衣服，不求诸有及诸趣，
为求开解甘露门，施如毛端福无量。
既无掉动及高慢，亦离谄诳悭嫉心，
懈怠诸缘皆悉舍，唯勤行施利于世。
财谷王位及身命，欢喜舍已心无变，
如斯善舍获广大，菩提解脱未为难。
爱乐诸来乞求者，如父如母如妻子，
所获财物常行施，见彼感财无妒心。
行施之时众繁杂，土块杖木来加害，
虽见曾无忿恚心，爱语如旧情欣悦。
若施彼怨犹若亲，于惊怖者施无畏，
凡所有物皆能舍，而心未尝生鄙吝。
恒乐正求无上法，于世王位绝希求，
出离世间严饰处，常勤奉行于法施。
除彼乐求秽欲者，谁有能求天世王？
是故智者不贪乐，诸欲王位生天乐。
大名称者所行施，恒求无上佛菩提，
舍捐身命及余事，速疾能感多安乐。
聪慧菩萨行诸施，未曾远离上菩提，
不求妙色世间财，又不愿乐生天乐。
虽求涅槃无所依，远离一切诸希愿，
若能如是善修习，则名知道开道者。

“舍利子，聪慧菩萨摩诃萨，于是布施具足成就，善能修行菩萨妙行，无有疑惑。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柁那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精进修行是菩萨行，一切众魔、魔民、天子，于此菩萨不能娆乱，又不为彼异道他论所能摧屈。”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二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八尸波罗蜜品第七之一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尸罗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依此勤修行菩萨行。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有三种妙行。何等

为三？一者、身妙行，二者、语妙行，三者、意妙行。舍利子，何等名为身妙行、语妙行、意妙行耶？舍利子，所谓菩萨摩诃萨，远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是名身妙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远离妄语，远离离间语，远离粗恶语，远离绮语，是名语妙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诸贪著瞋恚邪见，皆无所有，是名意妙行。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三妙行故，是名尸罗波罗蜜多。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如是思惟：‘云何身妙行、语妙行、意妙行耶？’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身不造杀生、不与取、欲邪行业者，是名身妙行。’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语不造妄语、离间、粗恶、绮语业者，是名语妙行。’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意不造贪著、瞋恚、邪见业者，是名意妙行。’由具如是正思惟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

“复次，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若业不由身语意造，此业为可建立不？’菩萨摩诃萨如是如理观察：‘若业不由身语意造，此业不可建立。’若青、若黄、若赤、若白、若红、若颇胝色，此业又非眼所识，非耳所识，非鼻、舌、身、意所识。何以故？舍利子，由于此业非能生、非所生、非已生，不可执受，都无有能了别此业。菩萨摩诃萨如是了知，此尸罗性不可为作；若不可为作，则不可建立；若不可建立，我等于中不应执著。如是菩萨摩诃萨，由观解力故，不见妙行及以尸罗，亦不见有具尸罗者，不见尸罗所回向处。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毕竟不起妄有身见。何以故？舍利子，有身见故可有观察，此是持戒、此是犯戒；如是观已，于彼守护及以仪则，若行若境皆悉具足，正知而行；正知行故，名持戒者。菩萨摩诃萨，不取著自、不取著他，而行于行；不毁尸罗、不取尸罗，而行于行。若取著我即取尸罗，若不著我不取尸罗。若知尸罗是不可得，即不毁犯所有律仪；若于律仪无毁犯者，即不名为毁犯尸罗，又亦不名执取尸罗。舍利子，以何因缘，于是尸罗而不执取？谓一切法知他相故。若由他相则无有我，若我是无，何所执取？”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若有身语意清净， 行时恒修一切净，
常住清净诸禁戒， 是名菩萨具尸罗。
贤圣聪慧诸菩萨， 能善护持十业道，
不由身语及意作， 如是智者说尸罗。
若非造作非所生， 非执无形亦无显，
由无有形有显故， 未曾可得而建立。
尸罗无为亦无作， 非眼能见非耳闻，
非鼻非舌亦非身， 又非心意所能识。
若非六根之所识， 则无有能施设者，

如是观察尸罗净， 曾未依执住尸罗。
不恃持戒生憍慢， 不计我想护尸罗，
善护尸罗无戒想， 具足尸罗行觉行。
妄有身见已除遣， 见与见者曾无有，
无有能见无彼处， 不观持戒犯戒者。
善入无护法理趣， 威仪具足不思议，
妙善正知能守护， 除斯更无具戒者。
无我想者无尸罗， 无所依我能依戒，
我说究竟常无畏， 不执身我与尸罗。
说无我者不取戒， 说无我者戒无依，
说无我者不希戒， 说无我者戒无心。
不毁尸罗不执戒， 亦不计我起尸罗，
无所依我及戒想， 甚深慧行菩提行。
如是尸罗无所畏， 此人常不犯尸罗，
若能不执有诸法， 如是尸罗圣所赞。
若住我见诸愚夫， 计我具戒能持戒，
彼受护戒果终已， 于三恶趣常缠缚。
若有断尽诸我见， 彼无有我及我所，
是真持戒无见故， 无复怖畏堕诸恶。
若能如是知戒行， 无有能见犯尸罗，
尚不观我及三有， 况见持戒及犯戒？

“复次，舍利子，如是行尸罗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行菩萨行清净戒时，具有十种极重深心。何等为十？一者、发起深心信奉诸行，二者、发起深心勤加精进，三者、猛励乐欲诸佛正法，四者、广具崇重一切诸业，五者、深怀信奉一切果报，六者、于诸贤圣深发敬心，七者、于诸尊重邬波柁耶、阿遮利耶清净侍奉，八者、于贤圣所兴起供养，九者、于诸正法励意求请，十者、求菩提时不顾身命。舍利子，如是行尸罗菩萨摩诃萨，有如是等十深心法，菩萨摩诃萨安住深心修诸善法。何等名为诸善法耶？所谓三种妙行，身妙行、语妙行、意妙行。若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三种妙行，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何以故？以诸菩萨摩诃萨依此法门，能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由身而发起， 佛所赞善业，
为得闻法故， 供养诸贤圣。
于法及圣人， 猛励起恭敬，
为利诸众生， 慈心不嫉妒。
当演智人言， 无谈不爱语，

所说欣乐相， 发语无粗鄙。
意业常居善， 曾无乐诸恶，
恒观察法性， 恭敬住慈心。
于如来圣教， 敬心而听法，
于法恭敬已， 速悟大菩提。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是十最胜法，勤求菩萨藏法门故，于诸贤圣一切师长，勤加恭敬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应具如是十种发心。何等为十？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观是病身，诸界毒蛇恒相违害，多诸苦恼多诸过患，癫狂痈疖、疽癖恶疠、风热痰饮、众病所聚。又是身者如病、如疮、如被箭刺、如暴水流、如魁脍者，摇动不息速起速灭。又观是身，虚伪羸弱，老朽疾坏，暂时停住难可爱乐，状若冢间。尔时，菩萨复作是念：‘我此病身虽经此苦，曾不值遇如是福田。我今得值，又复善感如此之身。我当依诸福田长养慧命，舍不坚身获于坚身；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彼贤圣邬波柁耶、阿遮利耶诸尊师所，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界暴毒蛇， 展转相依附，
随一兴增动， 生则致大患。
所谓眼耳鼻， 舌齿内腹藏，
如是诸患恼， 皆悉依身生。
痈疖与癫狂， 疽癖大疾疠，
诸余种种病， 无不依身生。
是身犹如病， 如痈如中箭，
如是毒害身， 速坏暂时住。
如趣彼冢间， 悉是无常相，
摇鼓烂坏身， 众病速生灭。
我当修佛身， 所因贤善业！
以彼朽烂坏， 衰老无常身，
转成于佛身， 及难思法身。
以如是朽坏， 遍常流秽身，
当证得如是， 无流无秽身。
若人怖寒热， 遮障坚防护，
毕为老病死， 诸苦同煎害。
若人于寒热， 身遍能堪忍，
庄严丈夫业， 速成无上身。

我当勤供养， 世所同尊重，
以不坚实身， 当贸彼坚实。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等第一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复奉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念：‘身是不坚，性非牢固，当假覆蔽洗濯按摩，而复终归破坏离散摩灭之法。’舍利子，譬如陶师埏埴瓦器，若大若小终归破坏；如是，舍利子，身为不坚，终归破坏如彼瓦器。又舍利子，譬如树枝所依华叶果实，终归堕落；如是，舍利子，身为不坚，必堕落法，势非久住如熟果等。又舍利子，譬如草端霜露凝滴，日光照灼必不停住；如是，舍利子，身为不坚，如霜露滴亦不久住。又舍利子，譬如大海及以众流，有泡沫聚一切不坚，其性虚弱不可[(堂-土＋牙)＋支]触；如是，舍利子，是身不坚犹如沫聚，本性虚弱亦复如是。又舍利子，如天大雨，流泡乱浮徐起徐灭；如是，舍利子，身为不坚如水上泡，其性轻薄亦复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深自观身，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我于长夜感得如是不坚固身，曾未值遇如是福田。我今得值，又复善感如此之身。我当依诸福田长养慧命，以不坚身贸易坚身；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如世诸陶师， 埏埴坏成器，
皆当归破坏， 众生命如是。
譬如依树枝， 所有叶华果，
皆归堕落法， 人命亦如是。
如草端垂露， 日光之所照，
须臾不暂停， 人命亦如是。
如河海聚沫， 其性本虚弱，
如是不坚身， 虚浮亦如是。
譬如天大雨， 生起水浮泡，
刹那速消灭， 不坚身亦尔。
不坚起坚想， 于坚想不坚，
邪分别所行， 不能证坚实。
于坚起坚智， 不坚知不坚，
正分别所行， 能证于坚实。
为修坚实想， 微施于水器，
故以不坚身， 贸易彼坚实。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第二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复奉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于长夜远离善友，诸恶知识之所拘执。其性懈怠不修精进，下劣愚钝，多邪恶见，妄起如是痴不善心，无施无爱亦无福祀，无有善作及以恶作无作，增长诸业果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为贪欲之所惑乱，长夜流转，造作种种恶不善业。由此不善恶业力故，感得秽恶自体报果，生鬼国中乏资生具，无有一切最胜福田。又我曾生饿鬼趣中，恒食炭火经无量岁；又于众多百千岁中，不闻水名，况复身触？’又作是念：‘而我今者值遇如是最胜福田，又感善身果报，成就多资生具。我当依诸福田广修善业，不顾身命承事师长邬波柁耶、阿遮利耶；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如是善知识， 常亲近敬奉，
便成如是性， 故应数亲近。
为恶友拘执， 远离贤善友，
懈怠鄙精进， 悭嫉多谄曲，
无施等邪见， 非拨于一切。
我曾生鬼趣， 受弊恶形质，
于生死长夜， 可畏大闇中，
饥渴遍煎恼， 多受于众苦。
于多百千岁， 曾不闻水名，
不见净福田， 不得无是难。
我今感于此， 难得之世间，
又奉值贤明， 获无难具足。
复离恶知识， 得逢贤善友，
誓不顾身命， 当为证菩提。
以清净善心， 恭侍尊师长，
亦当供诸佛， 为证菩提故。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第三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复奉敬，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于长夜远离善友，恶友拘执，懈怠懒惰，下劣精进，无智愚痴。由如是见，由如是忍，谓有众生受诸苦恼，如是悲泣号哭之时，复以身手妄加捶打种种恼害。以此因缘，便生如是无量恶见，谓无恶

业、无恶业报；复由瞋恚覆蔽心故，造作种种恶不善业。以是业报得秽恶身，生畜生中乏资生具，无有一切最胜福田。’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于彼趣，或作馲驼及牛驴等，食啖刍草，加诸杖捶诃喝恐怖，情所不乐强令驮负。’复作是念：‘我于往昔虽经此苦，曾不值遇如是福田。我今得值，又复善感如此之身。我当依诸福田不顾身命，以不坚身贸易坚身，供事师长；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我于彼长夜，未知登圣道，
堕在驼牛驴，多受诸勤苦。
我今得人身，当修贤善业，
由此证菩提，是为聪慧相。
我当起恭敬，建立诸佛法，
奉覲说法师，为得菩提故。
过去难思劫，循环生死轮，
往来非义利，无福田养命。
远离善知识，常亲近恶友，
随彼教诲转，数堕诸恶处。
我曾于傍生，闭缚驱打骂，
由斯恶业故，受不爱苦果。
遂堕于恶处，作馲驼牛驴，
负重犹加杖，不亲善友故。
我今得难得，人身及善友，
既蒙生善处，又得值无难，
如龟久处海，欣遇浮木孔。
身语善防护，精进心强盛，
无谄事善友，长养慧命身。
若有尊重师，发我慧心者，
能宣说胜妙，菩提道大师，
供养两足尊，诸涂香末香，
种种衣华鬘，我当承敬奉。
现在十方佛，胜义常开示，
无边金色日，当修行供养。
遍游诸佛土，广供调御师，
为净菩提道，当升大觉座。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等第四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增奉事，勤加供养，

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昔长夜远离善友，恶友拘执，懈怠懒惰，下劣精进，无智愚痴。由兴恶见，如是信忍，如是欲乐，妄作是念：若以一切有情一切众生，或取身肉同煮一镬，或取其身同剉为脍，虽作如是不名非福。又兴恶见，不由此故而招于恶，不由此故而生于恶。由妄见故，又于大海此岸所有众生，一切布施悉令充足，虽作如是不名非罪；妄生异计，不因此故而招于福，不因此故而生于福。以妄见故，又于大海彼岸所有众生，一切斩害，亦不因此而招于恶，又不因此而生于恶。’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于往昔如是作已，不能了知是罪非罪、是福非福，习近恶见，愚痴所蔽，多造不善诸重恶业。由此业报，感得下弊秽恶地狱之身，于地狱中或啖铁丸，或以锯解，受于种种坚硬苦味，纯苦无间相续不已；乃至经彼多百千岁，尚不闻乐声，何况身触？’尔时，菩萨复作是念：‘我于往昔虽经此苦，曾不值遇如是福田。我今得值，又复善感如是之身。我当依诸福田长养慧命，以不坚身贸易坚身，不顾身命奉事师长；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我曾亲恶友， 为恶心欺诳，
依止众恶见， 徒兴造恶业。
尽大海此岸， 所住诸众生，
施饮食充满， 谓不招生福。
尽大海彼岸， 所住诸众生，
我悉加杀害， 谓非招恶业。
如是诸恶见， 数习恒亲近，
堕极苦地狱， 厌榨于身首。
昔于三恶趣， 徒尽百千身，
未曾见诸佛， 世间之导首。
世善友名称， 其声尚难闻，
我幸人中利， 当修贤善业。
得人身甚难， 既得长命难，
正法闻难会， 诸佛出世难。
我已得人身， 感兹危脆命，
逢值佛兴世， 预如来正教。
我不复当行， 身语心恶业，
勿令我未来， 受不爱苦果。
我以清净心， 当修清净业，
由身语及意， 行世所难行。
我终不违师， 众人所许教，

又当兴供养，为佛菩提故。
以我不谄诳，及无幻伪心，
当开修直路，为佛菩提道。
无畏大菩萨，已发如是心，
奉施贮水器，慧方便具足。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第五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增奉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于长夜远离善友，恶友拘执，懈怠懒惰，下劣精进，无智愚痴。由是恶见，如是信忍，如是欲乐，妄生是念，拨无迎逆、曲躬跪拜、合掌问讯。诸善业报为慢所蔽，多造恶业。由恶业报，在人趣中感鄙秽形，于诸福田，未曾长养清净慧命。’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忆往昔，受于孤露贫穷下贱，系属于他奴婢等类。又受耽嗜色欲有情众生，贪著一切诸色欲相。住不平等恶行之数，起于种种诸恶邪见，毁坏尸罗，毁坏正见，安住三种不善根中，安住四种不应行处，为五种盖之所覆荫，于六尊重不怀恭敬，于七种法未能随转，八邪性中邪决定行，九恼害事之所恼害，十恶业道常登游践。地狱因道常面现前，于天因道背而不面；远离一切诸善知识，为诸恶友之所执持；随逐魔怨自在而行，远诸善法现行一切不善之法。又为如是，横加鞭杖，诃喝恐怖，情所不忍，强抑驱役供给于他。’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我昔未值如是福田，故受诸恶。我今得值，又复善感如来之身。我当依诸福田，以不坚身易于坚身；又当自养慧命，不顾身命奉事师长；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奉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六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亲近恶友增憍慢，经于无量多劫海，
人趣受生奴婢身，于诸有流长夜转。
我今已得于难得，第一勇猛善人身，
又得生于妙国土，值佛清净无诸难。
诸有贤善最胜友，能宣菩萨行道者，
心宝增长诸菩萨，多拘胝劫今乃值。
无常无恒虚薄身，譬如水泡并聚沫，
又似幻事及戏变，如梦所见寱言等。
命如云电不久住，于世念念将消灭，
是命将逝刹那间，故以不坚易坚命。
我忆往昔多时中，堕在慢山深险处，
曾于过去被欺诳，经不思议百劫海。

我今尽舍身贪爱， 又无顾恋寿命心，
当速舍离憍高慢， 于尊重师深敬奉。
又世所共同尊长， 所谓父母诸兄等，
当速舍离憍高慢， 第一崇遵极恭仰。
近妙菩提诸菩萨， 与我同奉菩提行，
应生坚固爱敬心， 当乐供养专承事。
昔具重慢慢增长， 不知调御断慢法，
当以无上智金刚， 令憍慢山永摧碎。
菩提妙行圆成已， 安止最胜菩提座，
摧伏斗诤魔军众， 当度四流群生等。
十方所有诸患人， 卧自粪中为众厌，
于彼兴发慈悲意， 为作拔济所归趣。
安住大施波罗蜜， 于佛威德能防护，
具足修成于忍行， 发起正勤令现前。
得具净虑波罗蜜， 此时调伏心令住，
安住大慧善方便， 当为一切尊福田。
增长盛福力如是， 不可思议善智慧，
若得第一自在智， 乃至应时奉水器。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第六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复承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于长夜远离善友，恶友拘执，懈怠懒惰，下劣精进，无智愚痴。由是恶见，如是信忍，如是欲乐，妄生是念，谓无黑业、无黑业报，无有白业、无白业报，无黑白业、无黑白报，无非黑白业、无非黑白报。又不请问沙门、婆罗门，何者为善？何者不善？何者有罪？何者无罪？何者应修？何者不修？何者应作？何者不应作？又不请问，修何等行，于长夜中能感无义无利，及诸苦恼？又作何行，于长夜中能感有义有利，及诸安乐？’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于往昔，由于此慢及以胜慢所障蔽故，而能多造不善恶业。以此业报感得人身，诸根缺减，于胜福田未养慧命。虽处人中等作覆器，童蒙嬉戏，愚戆聋盲，于善恶义无力无能了达宣畅。’又作是念：‘我昔未遇是胜福田，故造诸恶。我今值遇，又复善感具诸根身。我当依诸福田增长慧命，又应不顾身命求诸力，能了达善说、恶说之义。又当请问于说法师，何者为善？何者不善？何者有罪？何者无罪？何者应修？何者不应修？何者应作？何者不应作？作何等行，令彼声闻及独觉法，而现在前？作何等行，令诸佛法及菩萨法，而现在前？’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勤求菩萨藏故，依尸罗波罗蜜多，行菩萨行，以不坚身易于坚身，于说法师承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

摩诃萨第七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于昔过去多百劫，远离益我亲善友，
未曾请问善不善，有罪无罪诸业果。
由增上慢自在力，堕于地狱鬼趣中，
习近恶念为同侣，经多百劫坠恶道。
或习人趣多千劫，轮回受身根不具，
不知何善何不善，有罪无罪作业果。
我获人道猛健身，具足诸根处清净，
远离诸难得无难，如龟引颈遇浮孔。
值世作明灯照者，闻说离欲诸圣教，
时我请问世间尊，善与不善等业果。
云何具悭堕诸趣？云何无悭为施主？
云何贪谄污尸罗？云何戒财全守护？
云何忿恚愤乱人？云何无忿忍辱力？
云何懈怠散乱心？云何精勤乐静虑？
云何恶慧哑愚痴？云何有慧乐真实？
云何专意行菩提，具足寻求贤圣行？
云何流慈遍世间？云何拔济诸恶趣？
云何乐法无厌心，能求菩提诸行藏？
云何往诣十方刹，现住诸佛世尊前？
云何致敬修功业？云何请问普贤行？
我今正应勤请问，法师尊重等尊重，
云何于师乐敬养？云何令师意欢悦？
佛子已生如是心，能集广大妙福力，
及胜自在智慧力，欢喜奉施至水器。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第七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复奉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我于长夜远离善友，恶友拘执，懈怠懒惰，下劣精进，痴钝无识犹如哑羊。舍离一切正义相应文句、正法相应文句、寂静相应文句、灭止相应文句、正觉相应文句、诸沙门婆罗门般涅槃等相应文句；舍离如是诸文句已，反更受持读诵思寻，究达一切非义相应文句、非法相应文句乃至非涅槃等相应文句。由如是故，妄兴是见，谓无有力、无有精进、无丈夫果、无势、无勇、无行、无威。或俱生念，无有行威。又生是念，无因无缘，可令有情而生染污；不由因缘，有情杂染。又生是念，无因无缘，可令有情而得清净；不由因缘，有情清

净。’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我于长夜，由依如是不平等因，无因见故，多造种种恶不善业。由此业报，我于往昔在人趣身，诸相不具，于诸福田未长慧命。虽处人中等于覆器，童蒙嬉戏，愚蠢聋盲，无力无能受持读诵、思惟究达正义相应文句，乃至涅槃相应文句。’又作是念：‘我昔未遇是胜福田，故生妄见。我今值遇，乃至不顾身命，为求力能，当于正义相应文句、正法相应文句、寂静相应文句，乃至涅槃相应文句。如是等正法文句，皆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之所摄者。我今受持读诵思惟究竟，必当发起最上正勤，尽命承事于说法师。我今依尸罗波罗蜜多行菩萨行，为欲于此菩萨藏法，能受能持，能读能诵，修行供养故。’又作是念：‘我当以不坚身易于坚身，当善造集若福、若智二种资粮。由是二力，常恒亲近菩萨藏法。’菩萨摩诃萨如是思已，于说法师承事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若法真实义相应， 随顺修习道支道，
为于寂灭而作证， 而能流通涅槃路。
我昔远离如是法， 反更流习于诸恶，
非法非义非寂静， 乃至涅槃不相应。
无有精进亦无力， 无丈夫果无威势，
拨无诸行无勇猛， 一切尽空无所得。
无有诸佛亦无法， 及无世间之父母，
无有黑法与白法， 若果若报悉皆无。
于如是等诸恶见， 无始世来恒习行，
由斯堕于地狱中， 纯受极苦久难出。
如是转受傍生趣， 及堕焰魔恶世间，
或时得生人趣中， 愚騃无智而瘖哑。
童蒙嬉戏与盲聋， 闇钝顽嚚无智识，
从是复堕于地狱， 受诸重苦增愚暗。
我从久远无量劫， 未曾得是清净身，
已遇诸根皆具足， 是时宜速加精进。
诸法真实义相应， 能为寂静之助伴，
趣菩提道与菩提， 我宜及时求是法。
诸大菩萨秘奥藏， 甚深真实义相应，
经彼百千俱胝劫， 若得闻者为希有。
如是及余诸佛法， 无量无数不思议，
我当精勤受已持， 为证诸佛菩提故。
又当正勤起恭敬， 承事供养说法师，
所谓诸佛诸菩萨， 当于彼闻无上法。
诸无所畏大菩萨， 发起如是勇猛心，

智慧方便善成就， 乃至施及贮水器。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起如是第八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于说法师倍增承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一切众生为无义行之所拘执，顾恋身命著无义行，不能励意专修义利。’

“舍利子，云何名为著无义行？谓于身命有所顾恋，于觉分法情无希望，计我我所以为前导，恒于其身防卫覆障，沐浴调治庄饰宝护，是则名为著无义行。舍利子，复有著无义行？谓于身命有所顾恋，于觉分法情无希望，计我我所以为前导，而于妻妾、男女、兄弟、朋友、眷属、亲戚防卫覆障，乃至一切诸受用具宝玩执著，是则名为著无义行。舍利子，复有著无义行，谓于身命有所顾恋，于觉分法情无希望，计我我所以为前导，而于奴婢僮仆、防卫驱役桎梏守护，是则名为著无义行。

“舍利子，云何名为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专修胜善身业、意业及以语业，是则名为专修义利。舍利子，复有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专修引发柁那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则名为专修义利。舍利子，复有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而专修行布施、爱语、利益、同事，摄化一切诸众生故，是则名为专修义利。舍利子，复有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专修念处、正断、神足、根、力、觉分如是道支，是则名为专修义利。舍利子，复有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而于父母及诸师长，专修供养恭敬礼拜，曲躬合掌，谦下问讯，迎逆给事，并和顺业，是则名为专修义利。舍利子，复有专修义利，谓于身命无所顾恋，于觉分法有所希望，妙菩提心以为前导，于三宝所随顺法教，专修敬事。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一切众生专著无义，为无义行之所拘执，顾恋身命放逸懈怠。而我今者专修义利，为有义利之所守护。我当勤加精进，以身供事诸说法师，以不坚身易于坚身，当修福智二力资粮；以修福智力资粮故，当近无上微妙菩提。’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尸罗波罗蜜多，行菩萨行，为求如是菩萨藏故，承事供养诸说法师，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九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愚痴凡夫， 常顾于身命，

不愿求菩提，起杂染三业。
常为利自身，及妻子眷属，
宝玩于无义，是名痴凡夫。
驱役奴仆等，多畜养四足，
宝著于无义，是名无智者。
贮积多财谷，不施不食用，
宝著于无义，名守藏愚夫。
诸愚痴凡夫，专宝著无义；
具妙慧菩萨，精求诸义利。
不顾于身命，欣乐助菩提，
起种种善业，是名专义利。
方便善修习，施戒忍正勤，
静虑与妙慧，是名专义利。
供养于父母，给侍诸师长，
深敬奉三宝，是名专义利。
于摄一切法，诸菩萨妙藏，
诵持及开阐，是名专义利。
如是专义利，诸佛之所赞，
精进善相应，是胜无畏子。
发如是念已，以清净信心，
敬养尊重师，乃至奉水器。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起如是第九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故，于说法师倍复承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如是心：‘世间众生邪僻自在，反执师教无所克获。不获何等？所谓圣财。云何圣财？谓信、戒、闻、惭、愧、舍、慧，如是等法是谓圣财。彼诸众生不获此故，名极贫穷。’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我今应修妙善自在，于师教诲随顺敬受。所以者何？菩萨摩诃萨由妙自在，于师教诲随顺敬受，有所证得。何所证得？所谓圣财。何等名为菩萨圣财？谓菩萨藏法门差别。了知菩萨妙善自在，即说法师妙善自在，于菩萨藏法门差别，广为众生宣畅敷演，辩了建立，开阐分别，显示流布。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菩萨藏已，获圣法财，永断贫穷，速疾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尸罗波罗蜜多，行菩萨行，发是心已妙善自在，于师教诲随顺敬受，复作是念：‘我当以不坚身贸易坚身，为欲勤求菩萨藏故，承事供养于说法师，乃至施及贮水之器。’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十发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世间下劣诸众生，谀谄幻惑多奸伪，
颠倒僻执不如理，专恶自在违师教。
深知是已顺师诲，便能分别广敷演，
由斯获得仙圣财，信戒舍闻惭愧慧，
如是七财无尽藏，知非器者勿开显。
世间多有善众生，堪为诸佛净法器，
无谄美言来请问，妙善自在而闲雅。
常发勇猛勤精进，恭敬正法乐常闻，
为证诸佛妙菩提，不顾所爱之身命。
知彼堪任正法器，复能受持深妙理，
导师发起大慈悲，为说无杂真法界。
诸大菩萨妙法藏，依彼建立胜菩提，
又于其中广开示，诸佛坚固圣财宝。
一切诸法为空相，亦无相相无我相，
无有寿命无变异，无诸戏论无受藏。
一切诸法之自性，不从缘生亦无相，
曾无初起无终灭，无相真如之所显。
若善自在柔和者，于师教诲无倒执，
自然最胜为开示，本境所学解脱门。
净信尸罗与惭愧，正闻舍施般罗若，
为彼分别广敷显，无尽七财之法藏。
佛子和柔妙自在，随顺善友所诲言，
我当承事语法师，为证无上菩提故。
菩萨适发是心已，于渴乏者生悲爱，
乃至经营净瓦器，盛满清水随时施。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发起如是第十心已，为欲勤求大菩萨藏故，于说法师倍增承事，勤加供养，乃至施及贮水之器。”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三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九尸波罗蜜品第七之二

尔时，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善根力故，获得四种广胜处法。何等为四？一者、于诸善法速能趣入，二者、为说法师之所赞美，三者、修行成满无有毁犯，四者、于佛正法坚持不坏。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获得四种广胜处法。
“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是力故处在人中，复获四种广胜处

法。何等为四？一者、为多众生随逐修学，于诸白法究竟安住；二者、于夷坦路营建逆旅极当坚密，速令众生获得欢喜；三者、于长夜中得法利故，欢泰之心无有退减；四者、临终舍命无惑缠心，往生善趣安乐世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处在人中，获得四种广胜处法。

“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是力故处在天中，复获四种广胜处法。何等为四？一者、以福感故能摄天众；二者、诸天集会瞻仰面门：‘菩萨今者将何所演？我等闻已当有开悟。’三者、为天帝释及余天子之所参觐，请法断疑，而是菩萨不往其所；四者、现大宫殿，为于菩萨之所受用。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处在天中，获得四种广胜处法。

“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若在天上、若生人中，复得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妙法门，皆为满足尸罗波罗蜜多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菩萨处高座， 诸天所礼敬，
瞻仰彼尊颜， 将宣何等法。
一切皆恭敬， 具慧除悭吝，
处欢喜宫殿， 释天来请疑。
天中命尽已， 来生于人间，
为转轮圣王， 大力无悭吝。
若人中命终， 还复生天上，
曾未更众苦， 奉养法师故。
恒获如是等， 四种广胜处，
为无下劣心， 恭敬说法者。
若以敬爱心， 奉施于水器，
则天龙及人， 所应亲供养。

“复次，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故，复于天中得四种法。何等为四？一者、了知先世所经造业；二者、了知因此善故来生天上，及能了知退失善法；三者、了知从此命终当生某处；四者、为诸天众宣说妙法示教赞喜，既利益已便舍天身。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生在天中得四种法，皆由尸罗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故，复得四种圆成胜法。舍利子，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舍天宫已，还来人趣与戒俱生。二者、菩萨摩诃萨处在人中，获得五种成胜生法。云何为五？所谓得生胜家，得胜妙色，得胜净戒，得胜眷属，于诸众生得修胜慈，如是名为获得五种成胜生法。三者、菩萨

摩诃萨处在人中，复得五种成不坏法。云何为五？所谓得善知识不可破坏，所受之身终无中夭，所得财位中无退失，得菩提心无能坏者，于匮法时得自丰足，如是名为获得五种成不坏法。四者、菩萨摩诃萨处在人中，又复获得五种希有圆满之法。云何为五？菩萨摩诃萨，于舍宅中安设空器，随菩萨手所及之处，一切众宝即皆盈满，是名第一获得希有圆满之法。菩萨摩诃萨若遇渴时，即于其前具八德池自然涌现，是名第二获得希有圆满之法。菩萨摩诃萨福德持身，不为外物之所侵害，所谓若毒、若刀、若火、若水，吸精气者，或复药叉及诸恶鬼，不能损害，是名第三获得希有圆满之法。菩萨摩诃萨，于赡部洲诸灾劫起，所谓若刀兵劫、若饥馑劫、若疾病劫、若火劫、若水劫、若风劫、若渴劫、若热光劫、若药叉劫。舍利子，如是别劫兴起之时，尔时菩萨不生其中，便处天上受极快乐、受多极乐，是名第四获得希有圆满之法。菩萨摩诃萨，即以如是善根力故，永不复生诸难之处，不生恶趣，若悔缠心，即能见知速疾远离，是名第五获得希有圆满之法。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又复获得四种希有圆成胜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善根力故，常不远离四种妙法。云何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但见有苦诸众生时，即便获得大悲之心；二者、菩萨摩诃萨，所有男女皆于菩萨，恭敬随顺；三者、菩萨摩诃萨，能制衰老不为所侵；四者、菩萨摩诃萨，资生作业百倍获利，或复过此二倍、三倍。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四种妙法，恒无远离。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故，不为三法之所劫夺。何等为三？一者、不为贪欲之所劫夺，二者、不为瞋恚之所劫夺，三者、不为愚痴之所劫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远离三种劫夺之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故，获得四种无病之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不为长病之所缠逼；二者、菩萨摩诃萨，支体鲜泽，未曾羸瘁；三者、菩萨摩诃萨，资生众具无有损减；四者、菩萨摩诃萨，不为国王、盗贼、恶人及余众生，所加恼害。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获得四种成无病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故，获得四种尊位之相。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为转轮王威加四域，以法御世名为法王，七宝来应皆悉成就。何等为七？所谓轮宝、象宝、马宝、女宝、末尼珠宝、主家藏宝、主兵臣宝。千子满足，形貌端严，威势雄猛，降伏怨敌。是转轮王为四大洲之所朝宗，钦仰归化。又为宰相、群臣守卫，众会国界人民，及诸小王共所遵敬。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获得第一尊位之相。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妙五欲不染乐著，所谓眼所识色、耳所识声、鼻所识

香、舌所识味、身所识触。菩萨摩诃萨，于是五欲不染著故，以净信心舍家入道，速获五通，人及非人之所恭敬。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获得第二尊位之相。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在所生处，自然常得最上觉、最上慧、最上辩，为诸大王之所尊敬。如过去世大乌末荼，为王敬重；而是菩萨亦复如是，为王敬重，请升御座。又为宰相、群臣守卫，众会国界人民，所共尊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获得第三尊位之相。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既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威德殊胜圆满第一，为诸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有情同所归敬。何以故？由是菩萨成就最胜戒、定、慧品，解脱、解脱智见品，于此法中证得清净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获得第四尊位之相。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四种尊位之相，皆为成满尸罗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具清净心以贮水器，奉施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二尊师故，获得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妙法。所谓菩萨摩诃萨为求法故，去来进止随顺于师，如其所言终不违逆，成就如是善根力故，复获四种最胜资财。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所生之处，获得大王所用资财，非余众生下劣资具；二者、菩萨摩诃萨，所生之处，受离欲法，获得仙财，以净信心舍家入道，名圣法财；三者、菩萨摩诃萨，所生之处得宿命念，名获念财，由此念故，生生之处，终不忘失菩提之心；四者、菩萨摩诃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名菩提财，常为四众、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前后围绕。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证得四种最胜资财。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于说法师，乃至受持四句颂等，去来进止随顺教命，所谓是善是不善、是有罪是无罪、是应修是不应修。又如是教，乃至作此事已，于长夜中，能感无义无利，诸苦恼法；若作此已，于长夜中，能感有义有利，诸安乐法。如是等教，随师所命，不作不善，修习善法，无违无逆。由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善根力故，复获四种成高胜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得具尸罗成高胜法；二者、菩萨摩诃萨，所感形体一切身分悉皆圆满；三者、菩萨摩诃萨，获得大慧、涌慧、高慧、广慧、捷慧、利慧、速慧、深慧、决择之慧；四者、菩萨摩诃萨，身坏命终，生于善趣诸天世界。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四种成高胜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善根力故，又获四种无能观法。何等为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善根力故，所在生处感得隐密阴藏之相，是名第一无能观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善根力故，从初生已，若母、若父、若

余眷属，若天、若龙、药叉、罗刹、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所有众生若清净心、若杂染心，皆不能见菩萨之顶，是名第二无能观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善根力故，从初生已，若母、若父，乃至人非人等，所有众生若清净心、若杂染心，于菩萨面无能修饰。瞻睹之者若有起心：‘我当瞻饰菩萨面者。’便于两足而现面像。何以故？舍利子，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希奇法故，名善丈夫。又复成就最胜丈夫第一词辩，是名第三无能观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善根力故，初生之时无人扶侍，自立于地，遍观四方，即便获得明利之智。何以故？由是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世以无谄心求闻法故。而是菩萨摩诃萨，又复获得无邪谄眼；由成就是无谄眼故，以净天眼超胜于人，乃至能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又此菩萨摩诃萨，获得速疾广大之智；由成就是广大智故，而能了知一切众生，于三时中所积集心。何以故？由是菩萨摩诃萨，于彼往昔求法之时，作意摄心，勤加恭敬，于正法所起良药想、起珍宝想、起难遭想、起妙善想，如其所念求闻正法，闻已受持。菩萨摩诃萨又因是故，复获捷疾简择之智；由成就是简择智故，善能称量诸众生戒，乃至善能称量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又菩萨摩诃萨，善能称量一切众生尸罗同性，乃至善能称量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同性。又菩萨摩诃萨，善能称量一切众生戒之等流，乃至善能称量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等流。又菩萨摩诃萨，善能称量一切众生，尸罗等流超胜之相，乃至善能称量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等流超胜之相。又菩萨摩诃萨，善能称量一切众生进止威仪，修行正行勇猛之相。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展转称量思惟，一切众生诸功德已，而作是念：‘是诸众生所有戒、闻，乃至解脱、解脱智见。是诸众生所有尸罗同性，乃至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同性。是诸众生所有尸罗等流，乃至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等流。是诸众生所有尸罗等流超胜之相，乃至正闻，定、慧、解脱、解脱智见等流超胜之相。是诸众生所有进止威仪，修行正行勇猛之相，如是等相，皆是众生所有功德。我今于中称量观察，不见与己有平等者。’尔时，菩萨又更思惟：‘一切众生根本坚住，与己校量，不见一切与我等者。’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初生之时，于刹那顷，能速发起业报妙智；由此智故，一弹指顷善能了知，一切众生千种心相。是时菩萨摩诃萨，以智寻思此一切心，不见与己有平等者。菩萨摩诃萨如是正知：‘我今独处最上尊位，如师子王安住无畏，如大龙王有大威德。’足不践地各行七步，念菩提座微妙业报，住在现前，唱如是言：‘我于世间最为尊大！我于世间最为殊胜！我今当证生老死边！我当度脱一切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当为诸众生宣说广大微妙最胜无上正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发是语时，中无有间，其声遍告，满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其中众生闻是声已，惊怖毛竖，天鼓战掉，数发大声，而此世界皆悉震动。唯有菩萨所住之地，

如车轮许嶷然安静。即此地轮下依水聚，亦不为彼大风摇动。是菩萨摩诃萨自观己身，见无量光遍身而住，即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为诸众生所共瞻仰，是名第四无能观法。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获得四种无能观法。何以故？皆是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世，行尸罗波罗蜜多时，随顺法师去来进止，遵承教命无违逆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诸善根已，复获四种迅速之法。何等为四？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时，具足如是诸佛如来所说之法，无有缺减；又所说法言无虚设，是名第一迅速之法。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时，具足如是。诸佛如来若有所命，作如是言：‘进来，苾芻。’尔时众生便进佛所，发自断落，被服袈裟，持钵多罗，是名第二迅速之法。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时，具足如是。诸佛如来善知众生三时之心，是名第三迅速之法。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时，具足如是。诸佛如来善知众生应病药智，是名第四迅速之法。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获得四种迅速之法。何以故？由于往昔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以清净心奉施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说法师之水器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尸罗波罗蜜多，具足如是善根力故，成佛之时，复得四种他不害法。何等为四？舍利子，如来身者无依无受。何以故？如来之身，若为火、刀、毒药、他物能损害者，无有是处。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时，具尸罗故，获得四种无损害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尸罗波罗蜜多，由具如是善根力故，成佛之时，复得四种他无过法。何等为四？一者、诸佛如来无依无受。所以者何？无有众生于如来前能发是言‘我为如来说未闻法’乃至一句。若能说者，无有是处。二者、诸佛如来无依无受。所以者何？无有众生于如来前如法立论乃至一句。若立论者，无有是处。三者、诸佛如来无依无受。所以者何？无众生能得如来乃至微分一不定心。若能得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诸佛如来心恒在定，谓住慈悲喜舍等故。四者、诸佛如来无依无受。所以者何？无有众生能取如来身色诸相。若取相者，无有是处。舍利子，诸佛如来具尸罗故，获得四种他无过法。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成就如是善根力故，获得具足五无量法。何等为五？一者、诸佛如来尸罗无量，二者、诸佛如来正闻无量，三者、诸佛如来正定无量，四者、诸佛如来正慧无量，五者、诸佛如来解脱解脱智见无量。舍利子，如是如来五无量法，皆由往昔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于邬波柁耶、阿遮利耶诸尊重所，随顺师教，去来进止无违逆故。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具足尸罗波罗蜜多已，成就如是善根力故，获得四种无障碍智。何等为四？所谓诸佛世尊，于过去世，无障无碍智见转；诸佛世尊，于未来世，无障无碍智见转；诸佛世尊，于现在世，无障无碍智见转；诸佛世尊，善能发起平等之心，由起如

是平等心故，能知三世平等之性。舍利子，是为如来具尸罗故，获得四种无障碍智。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又复善能成就正智；由正智故不依属他，而能悉知一切诸法。诸佛如来，又能成就不思议智；由成就此不思议智故，而能了知诸风雨相。舍利子，如来善知世有大风，名乌卢博迦；乃至众生诸有觉受，皆由此风所摇动故；此风轮量高，三拘卢舍。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曰云风；此风轮量高，五拘卢舍。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瞻薄迦；此风轮量高，十踰缮那。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吠索缚迦；此风轮量高，三十踰缮那。又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曰去来；此风轮量高，四十踰缮那。如是，舍利子，次第转上，六万八千拘胝风轮之相，如来应正等觉，依止大慧悉能了知。舍利子，最上风轮，名为周遍，上界水轮之所依止。其水高量，六十八百千踰缮那，为彼大地之所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踰缮那。

“舍利子，是地量表，有一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有佛，号曰弘蕴如来应正等觉，今现在彼住世施化。其佛寿量，三十拘胝岁。声闻弟子，有三十拘胝那庾多，一切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乃至证得诸心自在，最上波罗蜜。尔时，彼佛与如是等大声闻众，同共集会。复有百拘胝等菩萨摩诃萨，皆悉证得菩萨藏法，于诸义理妙善决定，为多闻海，为大法师，住空无相及以无愿。舍利子，我涅槃后具满千岁，彼佛方乃入般涅槃，正法住世满于千岁；流布舍利遍益世间，亦如我今般涅槃后，舍利流布遍益之相。

“舍利子，如来无障碍智，又能了知过于彼佛世界之上，无量无边风轮圆相，并诸佛土具足圆相。舍利子，又过此上有别世界，现无如来，而有百千独觉所住。其中众生，皆于独觉而种善根。舍利子，如来依彼智故，复能了知此世界上，有殑伽沙等诸佛如来出兴于世，今现在彼度诸众生。如是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诸佛如来应正等觉出兴于世，今现在彼度诸众生，如来妙智悉能了知。舍利子，如来又能了知如上所说，诸佛世界现烧燃等成坏之相无量无边，如来妙智皆悉明了。”

尔时，世尊说是语已，长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成就何等诸善根故，而能获得如是无量不可思议无障碍智？”

佛告舍利子：“如来由住尸罗波罗蜜多故，妙善自在，于正法所，发起恭敬尊重之想，起良药想，起珍宝想，起难遭想，起善根想，如所应想，生深敬想，又能安住摄正法想。舍利子，如来由住尸罗波罗蜜多，敬重法故，获得如是明利大智；如是大智又能了知，无量无数过于前量。舍利子，诸佛世尊无断之智，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不可宣说往来之相。舍利子，诸佛如来具尸罗故，复得如是自在之力。是故如来如弹指顷，往殑伽沙等诸佛世界，而复旋返还本住处。舍利子，诸佛如来，于是正法尸罗波罗蜜多，所以净信

解听闻受持，由此获得速疾解脱，由此解脱我善解脱。于何法中而得解脱？谓于诸苦善得解脱。

“复次，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此四种恭敬住处，闻斯法已得清净信，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发如是心：‘我如是住，我于此住。由我如是常安住故，我常不离诸佛正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受持是经法门章句，彼由如是善根力故，复获四种慧所成法。何等为四？一者、由具慧故，能发大慧；二者、由具慧故，逢值诸佛亲觐承事；三者、由具慧故，以净信心舍家入道；四者、由具慧故，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四种慧所作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由成就是善根力故，又获四种多所作法。何等为四？一者、受得人身，名多所作；二者、值佛出世，名多所作；三者、以净信心舍家入道，名多所作；四者、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多所作。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四种多所作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由成就是善根力故，复获四种支分之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获转轮支，谓处人中作转轮王。二者、菩萨摩诃萨，处于梵世为大梵王。三者、菩萨摩诃萨，处诸天众而为天帝。四者、菩萨摩诃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一切法具足圆满，号为法王，处世垂化；又复获得吉祥诸力净众生智神通境界，如是诸相皆能了知，为诸世间天人之眼。”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救世之明眼， 诸群生最上，
善解诸医法， 由斯证寂灭。
往返随师教， 感报为如是，
未曾受众苦， 及不善自在。
速往生天上， 速还返人中，
速奉见诸佛， 速得离诸难。
巨富丰大财， 目观诸伏藏，
随手之所及， 众宝皆盈满。
化现妙池沼， 八德水常盈，
未曾受忧恼， 为善自在果。
手足不缭戾， 又无丑短相，
支体不干枯， 亦复不减少。
不伛不缺目， 指相无增减，
首异于象顶， 为善自在果。
仪貌皆圆满， 质重如金聚，
端严众乐观， 容相皆鲜妙。

诸天龙鬼神， 及以世人等，
供养而尊敬， 为妙自在德。
远离诸恶道， 往人天善趣，
速悟大菩提， 为善自在果。
若人悉能了， 一切众生心，
各行七步已， 妙音告世界。
斯人智最上， 斯人慧最上，
解脱亦最上， 众生中最上。
慧令慧清净， 慧依智安立，
慧智与解脱， 皆依诸佛证。
由慧自性生， 所知由智了，
若有具智慧， 所求无不遂。
如是甚深义， 我为汝略说，
无慧少欲人， 宁当受此义？
彼由痴所痴， 众恶所逼迫，
发起于忿恚， 不恭敬正法。
若少欲众生， 于如是正法，
不复兴恭敬， 更起诸余事。
不敬法众生， 忿恚所迷执，
常怀染污心， 不应为宣说。
诸老熟所及， 衰迈摩诃罗，
彼临命终时， 虚言住后有。
诸老熟所及， 衰迈摩诃罗，
妄吞罗汉供， 速堕于地狱。
具戒尚难得， 况阿罗汉果？
信者营灵庙， 复由沉恶趣。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如是精勤修行戒行，为求菩萨藏故，以身承事正行诸师，获得如上所说功德；又复获得倍过前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利益。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菩萨藏故，行善自在妙清净戒诸菩萨行。舍利子，云何名为妙戒清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获得十种清净尸罗，汝应知之。何等为十？一者、于诸众生曾无损害；二者、于他财物不行劫盗；三者、于他妻妾远诸染习；四者、于诸众生不兴欺诳；五者、和合眷属无有乖离；六者、于诸众生不起粗言，由能堪忍彼恶言故；七者、远离绮语，凡有所言谛审说故；八者、远离贪著，于他受用无我所故；九者、远离瞋恚，善能忍受粗言辱故；十者、远离邪见，由不敬事诸余天仙及神鬼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十种清净尸罗，当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清

净尸罗，汝今当知。何等为十？一者、不缺尸罗，不由无智之所证故；二者、不穿尸罗，不平等生所远离故；三者、不班尸罗，一切烦恼所不杂故；四者、不染尸罗，唯为白法所增长故；五者、应供尸罗，随其所欲自在行故；六者、称赞尸罗，诸聪慧者不诃毁故；七者、不呰尸罗，一切过恶不容受故；八者、善护尸罗，善能守护诸根门故；九者、善守尸罗，自然正智恒现前故；十者、善趣尸罗，大菩提愿为助伴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获得十种清净尸罗，当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复有十种清净尸罗，汝今当知。云何为十？一者、少欲尸罗，如法清净善知量故；二者、知足尸罗，永断一切诸贪著故；三者、正行尸罗，能令身心皆远离故；四者、住静尸罗，于诸愦闹皆舍远故；五者、杜多功德蠲除嗜欲尸罗，自在善根之所成故；六者、圣种知足尸罗，不顾他颜无希望故；七者、如说而行尸罗，幽明奉摄不欺人天故；八者、自省己过尸罗，常以法镜照了自心故；九者、不讥他阙尸罗，将护彼意故；十者、成熟众生尸罗，不舍诸摄法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获得十种清净尸罗，当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清净尸罗，汝今当知。云何为十？一者、于佛净信尸罗，离心栽枿故；二者、于法净信尸罗，守护正法故；三者、于僧净信尸罗，恭敬圣众故；四者、俯屈从事尸罗，不离思惟佛菩提故；五者、亲近善友尸罗，觉分资粮善积集故；六者、远离恶友尸罗，弃舍一切不善法故；七者、大慈波罗蜜多尸罗，成熟一切诸众生故；八者、大悲波罗蜜多尸罗，困厄众生令解脱故；九者、大喜波罗蜜多尸罗，于彼正法生喜乐故；十者、大舍波罗蜜多尸罗，于诸爱恚两俱舍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获得十种清净尸罗，当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复有十种清净尸罗，汝今当知。何等为十？一者、柁那波罗蜜多尸罗，为善成熟诸众生故；二者、羼底波罗蜜多尸罗，善护一切众生心故；三者、毗利耶波罗蜜多尸罗，于诸正行不退转故；四者、静虑波罗蜜多尸罗，静虑资粮善满足故；五者、般若波罗蜜多尸罗，听闻根本无厌足故；六者、乐求闻法尸罗，常乐请求菩萨藏故；七者、不顾惜身尸罗，以无常想恒观察故；八者、不宝重命尸罗，以如幻心常现观故；九者、诸意满足尸罗，从初发心善清净故；十者、佛戒和合尸罗，回向如来一切戒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获得清净尸罗，当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具足如是清净戒故，无有人天诸妙快乐是诸菩萨而不受者，无有世间工巧等处是诸菩萨所不知者，无有世间诸众生等所受用具是诸菩萨不获感者，无有凡夫不互为怨而是菩萨于彼众生曾无瞋恚，无有世间虚诳妄

语菩萨于彼不生信受，无有世间诸众生等菩萨于彼不起母想，无有世间诸众生等菩萨于彼不生父想，无有世间诸众生等菩萨于彼不生保任亲附之想，无有一切有为之法菩萨于彼不起无常生灭之想。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了知诸行皆无常已，不顾身命修清净戒，行诸菩萨所行正行，皆为成满尸罗波罗蜜多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妙色妙音声， 能济乐法者，
菩萨未为难， 住净尸罗故。
面目皆圆净， 不生盲跛伛，
诸身分端正， 皆由净戒生。
具大力大势， 赫奕大威光，
复由精进慧， 令恶魔惊怖。
诸王咸供养， 天龙所尊敬，
善断诸疑网， 深心行大慈。
安住于戒聚， 法行大名称，
苦逼不生畏， 终不堕恶道。
众生皆惛睡， 菩萨能觉之，
常无有暂眠， 遍四方求法。
安住于戒聚， 为求菩提道，
舍最上名珍， 妻子身肉等。
求最胜法教， 及无上佛法，
于世间所依， 应修诸供养。
若诃责骂詈， 恼害兴恶行，
加哀及赞美， 斯由住忍故。
如所说修行， 言常不虚诳，
安坐道场已， 震动于大地。
于佛法无疑， 舍离邪天众，
恒事天所尊， 谓佛薄伽梵。
世间诸众生， 刀杖等相加，
能令彼和合， 是为聪敏相。
众生受重苦， 多百拘胝劫，
虽不来见求， 若睹常无舍。
善友交谈论， 义利由斯获，
而众生不求， 反更相加害。
我以赡部洲， 及诸佛国土，
满中珍宝聚， 用资求善友。
假使以利刀， 割断我支节，
于彼众生类， 常行平等心。
舍愚夫作业， 为佛法因缘，

常守净尸罗， 安住微妙法。
修习法随法， 行菩萨妙行，
为求佛菩提， 三明慧甘露。
安住于戒聚， 修学诸佛法，
是为聪慧者， 天世应修供。
一切法无疑， 善达诸工巧，
深晓众生意， 弘扬美妙法。
戒聚已清净， 安坐菩提树，
降伏恶魔军， 悟无上正觉。
扬晖满世界， 犹如日月光，
菩萨有情尊， 能开圣慧眼。
授手引群生， 问道皆开示，
常欢笑先言， 曾无怀嫉恚。
舍无量自身， 及施多财宝，
未尝有远离， 最上佛菩提。
信戒已圆具， 善住谛实言，
曾无有幻伪， 安住尸罗聚。
诸来菩萨所， 或设虚妄言，
有闻皆信受， 而恒依谛语。
若有许菩萨， 假言衣食施，
终无有惠及， 菩萨无恚心。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尸罗波罗蜜品第七之三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具足如是清净尸罗，于诸行中常恒发起不可乐想，于诸众生起父母想，于彼有情起难保想，于妙五欲起非妙想，于受了别起无识想。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已，不起平等、不平等心。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若当发起心平等者，应超出心入于寂灭；若当发起心不平等，应令染心转不平等。如是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染心起灭由随眼故，彼心体生于所缘境妄心计净。若能了知彼不如理而体不净，如是知已便得解脱。若彼解脱即尽于彼。彼何所尽？所谓贪尽、瞋尽、痴尽。如是尽者，即非贪尽、瞋尽、痴尽。何以故？若刹那贪有灭尽者，即应贪异尽异。若如是者，贪应是实，尽亦是实。若贪是实，不应灭尽。然舍利子，一切有情皆由不正思惟如理作意故，生于贪欲。夫贪欲者，分别所起；若无分别，计执斯断；若断计执，即无有实；由无实故，中无所贪；由无贪故，即是真实。若是真实，于中无苦；

由无苦故，则无烧恼；无烧恼故，即是真实。若是真实，于中无热；由无热故，是即清凉，是即涅槃，于涅槃中无有贪爱。何以故？舍利子，夫涅槃者，无有思虑‘我当除灭如是贪爱’，贪爱尽故，名得涅槃。若如是者，即能贪异，所贪亦异，涅槃复异。此若异者，则于彼为彼。若于彼为彼，智者应当寻思彼实；如是求已，不得坚实。若无坚实，即为是虚；若是虚者，即为寂静；若寂静者，即为是空。空无何法？谓我我所。若常、若恒、若住、若变异法，则无有情，则无命者。由如是故，于贪瞋痴则无所起。舍利子，以何等故，有我我所？计此为我，此我所有，起我我所。颠倒计我，故执我所；执我所故，便有所作；于所作中起四种行。云何为四？谓身所作，语心所作，由意思惟发粗恶语，从此便生运身加害。舍利子，一切愚痴凡夫，由起自他别异想故，为想所执，为想所缚。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于如是事知颠倒已，不与诸行而相习近。何以故？由习近故则生怖畏。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今为求无怖畏故度诸众生，不宜于彼而生怖畏。我当与之共为亲爱。’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尸罗波罗蜜多故，于一切众生起父母想？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作是思惟：‘无有众生于彼过去久远世来非父非母易可得者。何以故？一切众生，定曾为我若父若母。然由于彼生贪心故，舍于母想；生瞋心故，舍于父想，流转生死不能断绝。’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斯事故，深思惟已，于诸众生起眷属想。

“舍利子，如彼过去超阿僧企耶广大无量不可思议劫，尔时有佛名最胜众，出现于世，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彼佛住寿九拘胝岁，与九拘胝那庾多大声闻众同共集会。尔时，有一菩萨名为得念，生在王宫，形貌端严，众所乐见，成就第一圆净色相。然此菩萨初生之时，父母各以八万四千童少婇女而以赐之，亲友眷属复以八万四千诸妙彩女而用上之，父母知友复以彩女八万四千奉于菩萨，为欲生长常随翼从。舍利子，时菩萨父，为是菩萨起三时殿，热时、雨时及以寒时，令彼菩萨居重殿上，随时而住。又令无量百千伎乐，围绕菩萨而娱乐之。尔时，菩萨闻诸乐音，将举其声，起生灭想而现在前；乐音暂止，便思此声依何而起？何处而生？依何而息？何处而灭？尔时菩萨作是观时，不起昼夜差别之想，唯恒发起无常之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舍利子，尔时得念菩萨，四万岁中未曾于乐而生耽著，又四万岁于诸欲中未曾贪染。是时菩萨住深宫中，入四静虑，发五神通，即从内宫以神足力身升虚空，往最胜众如来应正等觉薄伽梵所。既到彼已，请问彼佛，得少善法旋还本宫。

“舍利子，是得念菩萨，于彼如来入涅槃日，复往如来所住之处，问诸苾芻：‘最胜众佛，今为何在？我今欲见亲觐供养。’时诸苾

芻告得念曰：‘善男子，汝不知耶？如来今者已般涅槃。’尔时，菩萨既知如来般涅槃已，即于是处举身投地，涕泣闷绝，良久乃苏，便说颂曰：

“‘如是照世间， 到诸法彼岸，
我住放逸地， 如何自欺诳？
百千劫拘胝， 如来乃一现，
而我不奉事， 谁当作依救？
如我自惟忖， 我母非亲善，
何不赞如来， 令我初生见？
父亦非亲善， 陷我于诸欲，
既被所拘执， 乖事世间依。
不闻佛所说， 六十妙音声，
生为失大利， 谓不事佛故。
到诸法彼岸， 利世大悲者，
我惰逸所执， 不事两足尊。
千亿那庾劫， 见诸佛甚难，
我不修供养， 灭后方来至。
今我重思忖， 父母俱非善，
当我初生时， 何不为赞佛？
令见最胜尊， 常住如来所，
广修诸供养， 及听闻正法。
如来所宣畅， 六十妙音声，
而我未曾闻， 灭后方来至。
我今失大利， 涅槃后方来，
无为演妙法， 如先佛所说。’

“舍利子，尔时得念菩萨，即于是处悲啼而起，往最胜众如来般涅槃床。既到彼已，哀恸悲噎，右绕如来满百千匝，却住一面，而说颂曰：

“‘佛为群生真实尊， 显扬无上微妙法，
我今发起至诚心， 为获最胜菩提故。
我今敬礼如来足， 世界真言大慧者，
愿我当获如斯智， 等最胜尊之所得。
我昔羸劣无智慧， 堕在魔罗品类中，
安处居家多迫迮， 不得奉事人中上。
我已曾修胜妙福， 由此暂得覲如来，
然佛不垂开正法， 故我于今受极苦。
我今天龙等众前， 兴发至诚真谛语，

若我本期如实者，当依所言无不遂。
愿我当于未来世，诸佛出现人中尊，
见甚深义广大用，宣说无上真实法。
尔时诸难我不生，既生诸欲不亲近，
女色自在无随转，摧坏魔罗之囹圄。
生生常得见诸佛，无上正法现前闻，
由睹诸佛净信生，生净信已修诸行。
若我所发至诚言，必当谛实非虚者，
由此如来还起坐，如从重睡欻然觉。’

“菩萨适发诚言已，如来应时便起坐，
百千拘胝诸天众，以上妙衣而奉散。
菩萨是时心喜悦，举身上踊住虚空，
既在虚空安住已，以妙伽他赞最胜：

‘慈心利世大明照，第一说者大神通，
觉悟愍念世间依，演宣无上正法者。’

“舍利子，尔时得念菩萨，宣说如是诸赞颂已，欲令大众倍欢悦故，复于佛前而说颂曰：

“‘我于未来当作佛，示现授记人中尊，
汝等大众应随学，于如来所兴供养。
世间依怙不思议，谁有于斯不生信？
哀愍我等及众生，已入涅槃还重起。’

“舍利子，是得念菩萨，于最胜众如来法中，大设供养植诸善本。即以如是善根力故，于此命终，生彼善趣诸天世界，经二十大劫拘胝不堕恶趣，又经二十大劫拘胝不受欲乐。舍利子，是得念菩萨，于如是时亲觐奉事七千诸佛，于诸佛所广设供养，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常修梵行。于最后劫来世之时，得胜上身自善根力之所发起，成等正觉，号娑罗王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出现于世。舍利子，是娑罗王佛，寿二十拘胝岁。与诸弟子再会说法，第一大会声闻弟子有二十拘胝，第二大会有四十千，一切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获大势力，乃至得到诸心自在第一彼岸。舍利子，彼佛世尊般涅槃后，流布舍利广起灵庙，正法住世满十千岁。”

尔时，薄伽梵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舍利子当知，是得念菩萨，
二十劫拘胝，未曾堕恶道；

又经如是劫，不习诸贪欲。
于是中间时，七千佛灭度，
爱乐诸佛法，常修清净行。
最后悟菩提，号娑罗王佛，
三十拘胝千，住无上正觉。
悟上菩提已，利益诸众生，
二十拘胝岁，广宣微妙法。
二十拘胝众，及余四十千，
一切尽诸漏，皆佛之仙众。
彼佛涅槃后，舍利广流布，
灵庙具足满，六十千拘胝。
灭后法住世，经于十千岁，
闻佛说正教，皆生清净信，
如来所说法，智者不生疑，
终不堕恶道，速证于寂灭。

“复次，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清净戒众，于诸众生起父母想。何以故？我于往昔生贪心故，舍于母想；生瞋心故，舍于父想。我今行尸罗波罗蜜多，安住净戒，于彼诸欲恒兴起厌违背之心。是菩萨摩诃萨为除贪故，以正作意，于诸欲中，起于真实违厌之想。

“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起如是正思惟故，能自了知诸欲之相，又能了知诸欲违厌。舍利子，云何名为了知诸欲，及能了知诸欲违厌？舍利子，所言诸欲名为贪爱，谓贪眼识所识诸色，是名为欲；贪爱耳识所识诸声，是名为欲；如是贪爱鼻识所识诸香、舌识所识诸味、身识所识诸触，是名为欲。舍利子，若有贪爱则有执著。夫执著者名之为结，结名发起，发起名缚，又亦名为不实戏论。如是，舍利子，一切众生，皆为不实戏论诸缚所缚、缠缚、遍缚、增上遍缚，不得解脱。

“舍利子，一切众生为谁缚故，名之为缚？所谓色缚所缚故，名之为缚；乃至声香味触缚所缚故，名之为缚。又何等故名为色缚？谓于自身所得诸色，妄起我想、命者之想、数取趣想、常想恒想、不变异想、实想、全想、一合之想，如是等想名为色缚。舍利子，何等名为色缚所缚？谓于所起我自体相，深亲宝重，广兴我爱，于诸妻妾一切女色恋著不已，如是名为色缚所缚。舍利子，是诸众生，既得受用诸欲法已，造不善业，不如实知诸欲过失。云何名为诸欲过失？舍利子，一切诸欲无非过失；是故智者于诸过失，不应生欲。然趣恶道是欲重过，吾当为汝开示其相。

“舍利子，云何名为能趣恶道诸欲重过？舍利子，我说一切习近欲时，无有少恶而不造者。彼若报熟，无有少苦而不摄受。是故，舍

利子，我观一切千世界中，众生大怨，无过妻妾女色诸欲。何以故？舍利子，夫有智者即是如来，言无智者谓群生也。若诸智者之所诃毁，是名真实；若诸无智之所摄受，则非真实。舍利子，诸无智者何所摄受？所谓摄受诸有为法，摄受妻妾女色诸欲及男女等。彼无智者，又为妻子诸女色等之所摄受，如是展转更相摄受，则不摄受于彼圣道。舍利子，彼无智者，为于男女妻妾诸女色等所缠缚故，于诸善法多生障碍。何所障碍？所谓障碍出家、障碍尸罗、障碍静虑、障碍天道、障碍涅槃，又能障碍诸妙善法。

“又舍利子，彼无智者，若有摄受男女妻妾诸女色等，略说则是摄受怨仇，即为摄受地狱、傍生、焰魔鬼趣等。舍利子，如是摄受，取要言之，即是摄受一切恶不善法，障碍一切诸贤圣法。又若摄受男女妻妾诸女色等，乃至则于一切美食，亦能障碍，况余胜事！舍利子，如是障碍略而言之，所谓障碍见佛、障碍闻法、障碍奉僧、障碍见佛所得净信、障碍闻法所得净信、障碍奉僧所得净信。又略而言，障碍获得具足无难，障碍信财、戒财、闻财、舍财、慧财、惭财、愧财。舍利子，若有摄受男女妻妾诸色欲等，即为摄受不信恶戒、邪闻、悭吝、恶邪之慧、无惭、无愧，又复摄受病痈、毒箭、火聚、毒蛇。舍利子，若有乐处居家耽嗜不舍，当知即是乐处冢间。是故我说乐处居家，如住冢间及旷野处无所投告，即为丧失诸白净法。

“又舍利子，若有众生味著男女妻妾诸女色欲，当知即是味著砾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热铁丸，即是味著坐热铁床，即是味著热铁机蹬。舍利子，若有味著华鬘香涂，即是味著热铁华鬘，亦是味著屎尿涂身。舍利子，若有摄受居处舍宅，当知摄受大热铁瓮；若有摄受奴婢作使，当知摄受地狱恶卒；若有摄受象、马、驼、驴、牛、羊、鸡、豕，当知摄受地狱之中黑驳诸狗，又是摄受百踰缮那禁卫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摄受妻妾男女诸女色欲，当知即是摄受一切众苦忧愁悲恼之聚。舍利子，宁当依附千踰缮量大热铁床，是床极热遍热猛焰洞燃；于彼父母所给妻妾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爱之心远观其相，何况亲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当知妇人是众苦本，是障碍本，是杀害本，是系缚本，是忧愁本，是怨对本，是生盲本。当知妇人，灭圣慧眼；当知妇人，如热铁华散布于地，足蹈其上；当知妇人，于诸邪性流布增长。舍利子，何因缘故名为妇人？所言妇者，名加重担。何以故？能使众生负重担故，能使众生弊重担故，能使众生受重担故，能使众生持于重担有所行故，能使众生荷于重担遍周行故，能令众生于此重担心疲苦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煎迫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伤害故。舍利子，复以何缘名之为妇？所言妇者，是诸众生所输委处，是贪爱奴所流没处，是顺妇者所输税处，是妇媚者所迷惑处，是妇胜者所归投处，是屈妇者所凭仗处，妇自在者所放逸处，为妇奴者所疲苦处，随妇转者所欣仰处。舍利子，以如是等诸因缘故，名是诸处以之为妇。

“又舍利子，世间众生，由妇因缘不舍重担。不舍何等之重担耶？所谓五蕴。何等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舍利子，世间妇人，能令众生不舍如是五蕴重担，故名五蕴以之为妇。舍利子，复何因缘世人名妇为故第二？舍利子，如是女人，是犯尸罗第二伴故，是犯威仪第二伴故，是犯正见第二伴故，是饮食时第二伴故，是往地狱、傍生、鬼趣第二伴故，能障圣慧、碍涅槃乐、摄一切苦第二伴故，是以名为故第二也。舍利子，复以何故，世人名妇以为母众？舍利子，一切女人生多过失，无边幻诳，故名母众。若有随逐母众自在，当知即堕魔罗手中自在为恶。如是，舍利子，当知世界一切女人生多过失，无边幻诳，心多轻躁，心多掉动，其心流荡，倾覆不住，心似山狖，心似猿猴，善能示现幻诳之术，如是诸相，故名女人以为母众。又舍利子，言母众者即母幻村，又亦名为幻之城邑、幻王所都、幻客之亭、幻人之馆、幻国、幻村、幻处、幻方，是幻世间，是幻世界，是无边幻，是广大幻，是无量幻，是不可思议幻。舍利子，由如是等诸欲重过能趣恶道，故号女人名母幻村。舍利子，譬如幻师善学幻术，于大众中示现种种幻诳之事。舍利子，母村亦尔，善学女人幻诳之术，能令丈夫若见、若闻、若摩、若触皆被系缚。又诸女人巧知惑媚，由知媚故势力自在，凡有所作，歌舞戏笑，啼泣往来，若住坐卧，于一切时能令丈夫不得自在，随彼女人系缚驱使。舍利子，譬如世间成熟稻田，被大雹雨伤残滋甚。如是，舍利子，是母幻村，犹如大雹堕丈夫田，摧坏一切白法苗稼，消灭都尽。舍利子，诸如是等能趣恶道，贪欲重过，一切世间愚痴凡夫，为之幻惑不能觉了，而复摄受所爱妻妾诸女色欲，为之迷醉。

“复次，舍利子，聪慧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于是诸欲深知过已，便依正法起二种想，所谓于诸愚夫起恶人想，于佛菩萨起善人想。菩萨摩诃萨作是观已，便自思惟：‘我今应往善丈夫趣，不宜往彼恶丈夫趣。我不应往地狱、傍生、焰魔鬼趣，我不应往毁尸罗趣，我不应往犯戒住处。我今应往最胜无上离前诸法无障碍趣，我今应往诸佛如来大智慧趣。’又作是念：‘我当逆流而行，非顺流者。我当作师子吼，非野干鸣。我当示现金翅鸟王之大势力，不应示现微细昆虫之所有力。我今应作贤良之人，不作险恶愦杂之人。我今应啖贤良胜士清净之食，不应啖彼无良下士不净之食。我应修行微妙静虑、最胜静虑、殊特静虑，第一三摩地所得。彼类静虑不应修行，非彼类静虑，非下少静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我应游戏诸佛静虑，不应游戏声闻、独觉、一切愚夫异生静虑。我当修行无依静虑，不应修行依色静虑，又亦不依受、想、行、识静虑，不应修行依地界静虑，又亦不依水界、火界、风界静虑，亦不修行依欲界静虑，又亦不依色界、无色界静虑，亦不修行依此世、他世静虑，又亦不依已见、已闻、已念、已识、已得、已触、已证如是静虑。’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言：‘我当修习无依静虑。由修习故，当不自

损，又不损他，亦不俱损。我当追求圆成佛智，岂复应求世间诸欲？’

“复次，舍利子，如是聪慧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作如是等诸正观已，复应当发四种厌离。云何为四？所谓能于诸欲而生厌离，于诸有中能生厌离，于不知恩诸众生所而生厌离，于一切行诸苦恼所而生厌离。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发起四种厌离之想，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观诸有情处于恶道，见妙女色起贪心者，应起四种厌离之想。云何为四？所谓退失想、颠坠想、行厕想、脓溃粪秽不净之想。如是，舍利子，处诸恶道有情识者，见妙女色，尚应发起如是四想，何况于人！舍利子，安住大乘诸族姓子，厌离一切有为行者，见妙女色，起于退失、颠坠、行厕、脓溃粪秽如是四想。若起此想犹生贪心，又应更起三种亲想，所谓于母等类起于母想，姊妹等类起姊妹想，于女等类而起女想。”

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闻我所说能善解者，应当随顺如是经典尸罗波罗蜜多。何以故？无有众生是易可得久远世来非我父母。所以者何？是诸众生，皆曾为我而作父母。若有习近妻妾女人，则为习近过去之母。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闻我说已，为清净故，应当如是励勤修学。

“复次，舍利子，一切世间愚痴凡夫，于彼正法违逆不信；菩萨不尔，随顺正法无有违逆。若有修行如是诸观，犹为贪心所随逐者，菩萨复应如理观察，所生贪心见何而生？若当于眼起贪心者，菩萨重应如理观之：‘我为于眼起染爱者，谁能见眼？为眼见眼耶？则彼自体见自体耶？何以故？彼亦是眼，此亦是眼，皆为四大之所造故，又为大种之所生故。非由自体于此自体而起染爱，又非于我自体而起染爱。何以故？彼则是此故。若有于彼起染爱者，应是于此而起染爱，以无差别故。一切世间愚痴凡夫，无差别住，我今应求差别之法。何以故？以诸欲觉都无有得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展转同一义， 都无差别性，
由乖理邪执， 起是贪爱心。
云何四大生， 还能染大造？
诸法犹如幻， 无由起贪爱。
我等邪分别， 妄起贪爱心，
不肖者生贪， 贤善人无爱。
遍于十方界， 无实贪可求，
但虚妄分别， 故起斯贪爱。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作是观已，犹被贪心而随逐者，若有闻佛所说诸法善根力故，复应随顺如是经

典，所谓眼如聚沫不可撮摩。何以故？彼聚沫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有命者，无数取趣，无摩纳婆，无丈夫，无意生，无作者，无受者，于如是等无作无受，一切法中谁能染爱？又于何所而生染爱？舍利子，眼如浮泡，性非坚实。何以故？彼浮泡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有命者，无数取趣，无摩纳婆，无丈夫，无意生，无作者，无受者，于如是等无作无用诸法之中，谁能染爱？又于何所而生染爱？舍利子，眼如阳焰，业惑爱生。何以故？彼阳焰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芭蕉，体非贞固。何以故？彼芭蕉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是眼如梦，非如实见。何以故？彼虚梦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传响，系属众缘。何以故？彼传响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光影，依业影现。何以故？彼光影等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浮云，飘乱散相。何以故？彼云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流电，念坏相应。何以故？彼电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是眼如空，离我我所。何以故？彼空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为无知，如草木土石。何以故？无知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无作用，随风机转。何以故？无作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为虚诳，不净朽烂之所积聚。何以故？虚诳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为虚伪，摧破坏散灭尽之法。何以故？虚伪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如丘井，常为老逼。何以故？丘井等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乃至谁能染爱？于何染爱？舍利子，眼不久停，终于死际。何以故？彼非久停，一切诸法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有命者，无数取趣，无摩纳婆，无丈夫，无意生，无作者，无受者，于如是等无作无用缘会所生诸法之中，谁能染爱？又于何所而行染爱？如是广说一切内外诸根尘法，亦复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正观察时，为诸贪爱所牵引者，无有是处。若有菩萨摩诃萨，作是观者，当知是则于诸法中永离贪爱。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时，毕竟清净，灭诸贪爱。”

尔时，佛告舍利子：“如是清净行尸罗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行一切害众生业，乃至命难，于诸众生终不加害；不行一切不与取业，乃至命难，于他资具终不劫盗；不习一切淫荒邪行，乃至命难，于诸女色终不染趣；不说一切欺诳妄语，乃至命难，于诸众生不行虚诳；不说一切粗犷之言，乃至命难，于诸众生终不毁骂；不说一切离间之言，乃至命难，于诸众生不行破语；于自眷属生知足故，不传一

切浮绮谈说，言必如量，乃至命难，终不绮绘异词、矫饰文句；于他财物不起贪著，乃至命难，诸所受用终无爱染；于诸恼辱具忍成就，闻粗恶言善能堪耐，乃至命难，不生忿恚；于诸法中不生邪见，乃至命难，终不信事诸余天神，唯于佛所净心归趣。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尸罗清净。”

佛告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具足成就无量无边诸佛正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行尸罗波罗蜜多故，具足成就不缺尸罗，不与无智相亲近故；具足成就不穿尸罗，不平等生能远离故；具足成就不斑尸罗，不近恶人诸烦恼故；具足成就不杂尸罗，唯为白法所增长故；具足成就应供尸罗，如其所欲自在行故；具足成就称赞尸罗，不为智者所诃毁故；具足成就善守尸罗，圆备正念及正知故；具足成就不呰尸罗，于诸过失所不生故；具足成就善护尸罗，于诸根门善防卫故；具足成就高广尸罗，为一切佛所忆念故；具足成就少欲尸罗，知净量故；具足成就知足尸罗，欣乐断故；具足成就正行尸罗，身心远离故；具足成就处静尸罗，厌烦闹故；具足成就圣种善喜尸罗，不顾他颜无希望故；具足成就杜多功德少事尸罗，自在生长诸善根故；具足成就如说而行尸罗，不诳世间诸天人故；具足成就大慈尸罗，不害一切诸有命故；具足成就大慈尸罗，堪忍一切诸苦恼故；具足成就大喜尸罗，于彼法乐无退减故；具足成就大舍尸罗，一切爱恚毕竟断故；具足成就常省己过尸罗，恒于内心善察照故；具足成就不讥彼阙尸罗，于众生心善随护故；具足成就成熟众生尸罗，究竟能到施彼岸故；具足成就善守护尸罗，究竟能到戒彼岸故；具足成就无憎害心尸罗，究竟能到忍彼岸故；具足成就不退转尸罗，究竟能到正勤彼岸故；具足成就定分圆满尸罗，究竟能到静虑彼岸故；具足成就正闻无厌尸罗，究竟能到大慧彼岸故；具足成就亲近善友尸罗，觉分资粮善修集故；具足成就远离恶友尸罗，弃舍不平等道故；具足成就不顾恋身尸罗，以无常想恒观察故；具足成就不顾恋命尸罗，以其所重不常保故；具足成就不起悔尸罗，心善清净故；具足成就不诈现尸罗，方便善清净故；具足成就不恼热尸罗，于增上意善清净故；具足成就不轻掉尸罗，永离诸贪爱故；具足成就不高慢尸罗，和柔质直故；具足成就不强戾尸罗，性贤善故；具足成就善调伏尸罗，无愤恚故；具足成就寂静尸罗，性安摄故；具足成就善语尸罗，如其所说无违逆故；具足成就成熟有情尸罗，常不舍离诸摄法故；具足成就守护正法尸罗，于圣法财自不坏故。舍利子，聪慧菩萨摩诃萨，如是清净戒聚，具足成就尸罗波罗蜜多，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善能修行菩萨妙行。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尸罗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行是菩萨行，一切众魔、魔民、天子，于此菩萨不能娆乱，又不为彼异道他论所能摧屈。”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五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一羼底波罗蜜多品第八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羼底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于如是法精勤修学，行菩萨行。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住如是羼底波罗蜜多故，具足忍力，立性坚正，于诸寒热饥渴、蛇蝎蚊虻、风日等触，志能堪忍。又能忍粗恶言说、鄙陋词句，及以依身所起猛迅苦受，坚鞭辛楚，夺命至死，诸如是等所有苦受，并能堪忍。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能具是者，是则名为羼底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我昔长夜未成佛时，行菩萨行常修忍辱。"

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菩萨时，修集忍辱，行菩萨行？"

佛告舍利子："我忆过去行菩萨行，多有众生数来毁骂，非法诃责，面于我前出诸非法弊恶言说。舍利子，我于尔时，行羼底波罗蜜多故，制伏其心，不生忿恚悭吝恼热，但作是念：'于诸行中，无有少法是易可得过于毁骂及诃责者，是故我今应当修舍。又我于彼应起慈悲。何以故？世间众生，多分安住毁骂诃责；由斯业故，还复感得如是之相诃毁果报，在在所生常得丑陋可恶之身。我今不乐丑陋之事，岂应乐行毁骂诃责？何以故？如是诃毁诸恶业者，是则名为不相应业、不称理业、愚夫之业，是下劣业、非善人业、非贤圣业。由此业故，堕于地狱、傍生、焰魔世界；又由此业，与诸恶趣而为眷属；由此业故，感得贫穷药叉之身；又由此业，感贫药叉根本果报；由此业故，感得贫穷饿鬼之身；又由此业，感贫饿鬼根本果报；由此业故，感得贫穷人趣之身；又由此业，感贫人趣根本果报；又由如此诃毁业故，感得下趣及以下趣根本果报。我今不应求下劣趣。所以者何？若我求作如是事者，与诸众生有何差别？然彼众生不顺于理，我既顺理，不应同彼。'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者，应当随我修学是法。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为他毁骂诃责之时，便能依是正法作意思惟忍受。是菩萨摩诃萨由得如是忍辱力故，复获无量诸妙善根。假使以诸珍宝，满佛世界四大洲中持用布施，比前功德皆不能及。所以者何？是忍辱行，极善丈夫方能修习。何以故？一切众生，多为毁骂诃责之所拘执；由如是故，生死流转不能断绝。

"复次，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者，应自勉励审谛观察，作如是念：'我若被他诃毁之时，为能思惟于佛、菩提及法、僧不？若能思惟，是则为善；若不能思，不名为善。'复更以余无量方便，思惟于佛，思惟菩提及以法、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思已，应当观察：'我今与一切众生，有何差别殊异之相？何以故？彼诸众生，现于我身起瞋害者，于佛、菩提及以法、僧，曾不思惟。我若同彼不思惟者，与诸众生有何差别？有何殊异希奇之相？'舍利子，

是菩萨摩诃萨又复思惟：‘若被他人现瞋恚时，心便生舍；于佛、菩提及法、僧等，曾无思念。此非我宜！’又作是念：‘若我于彼起瞋恚者，则为无智、无忍辱力，亦于本愿而便弃舍。所以者何？若起瞋恚则无是心：“我当摄受一切众生，我当不舍一切众生。”我若起瞋于一有情，不名菩萨摄化之法。谁请于我行菩萨道？而况往昔发如是愿：“我当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广为众生宣说正法。”适发如是弘誓之时，诸佛世尊同共证我便作是念：“此族姓子，发心安住如是无上正等觉已，当为众生广宣正法。”又于今者，诸佛世尊无障碍智、无障碍见现证知我，是故不应为他毁骂诃责之时，若起瞋恚；于佛、菩提、法、僧之所，若生舍者，不应忆念。何以故？现在东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彼世界中，有殑伽沙等如来应正等觉现在住持，彼佛世尊亦证知我心生正愿；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当我发是正愿之时，诸佛同声赞我忍力故，我不应作师子吼已，复作野干声。师子吼者，谓我当证大忍辱力；野干声者，谓于众生而行瞋恚诃毁等相。’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世间众生，若得彼利方乃利他。我亦如是，得众生利方利彼者，我与世间有何差别？有何殊异希奇之相？’又作是念：‘世间众生，若彼于此作无义利，此复于彼作无义利。我亦如是，众生于我作无义利，我复于彼作无义利，若如此者，我与众生有何希奇差别殊异？’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法中应当修学，又作是念：‘世间众生，互为怨对；若得彼利谓为善友，若不得利更相杀害。我见如是深过失故，应当不观一切众生，于我之身作诸利乐，及于我身作无义利。但作是念：“我于今者，必当饶益一切众生，为欲满足羼底波罗蜜多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设彼于我为无利， 经于多百拘胝劫，
见彼有情受众苦， 终无安住于舍心。
设有互得世财利， 更相称赞为善友，
若互不得世财利， 彼此怨对相残害。
假使以此赡部洲， 或复三千佛世界，
盛满珍宝来相惠， 常求我为贤善友。
假使执持利刀剑， 来解我身诸支节，
我当于彼诸众生， 平等利益心无二。
于诸毁骂我当忍， 亦忍一切诸难苦，
当为众生赞忍力， 亦自安住大忍中。
世间暴恶诸有情， 以刀毒等相加害，
能和合彼为善友， 此则圣贤聪睿相。
我当不学世愚夫， 又应与彼而为异，
凡夫圣者之所行， 流转寂灭差别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时，应作如是修学正法。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假使经于百千那庾多拘胝大劫，被诸众生常以刀杖、瓦石、土块种种加害，但使须臾得存微命，犹应欣庆作如是念：“奇哉！如是有情圣者，能于我命不见全断。”’是菩萨摩诃萨，从是已后，转增修学，又作是念：‘假使众生行七步顷，斩截我首等殑伽沙，然我于彼终不发起若忿若恚。所以者何？夫忿恚者，速能损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我善根为瞋害已，复当经于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圣道。若如是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极难可得。是故我当被忍辱铠，以坚固力摧忿恚军。’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住大乘者，起忿恚心，魔得其便；既得便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为障碍。舍利子，忿恚心者，于菩提道能为扰乱；扰乱心者，能发恶魔所有魔业。此中云何名为魔业？若有菩萨，心住衣钵不能舍离，当知魔业；心住乞食，诸施主家不能舍离，当知魔业；心住名闻，恭敬利养不能舍离，当知魔业；于出家法常生厌患，当知魔业；于白净法多生轻贱，当知魔业；于空寂处无志求心，当知魔业；不乐无上正等菩提，当知魔业；于余智慧恒欣求习，当知魔业；乃至于邬波柁耶、阿遮利耶二胜师所，不修敬仰恭顺之心，当知魔业。舍利子，诸如是等忿恚之心，能于菩提而为扰乱。舍利子，是则名为住扰乱心。菩萨摩诃萨，为诸恶魔之所使故，作诸魔业。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于长夜中，诸众生等为诸恶魔伺求便者，所谓瞋恚。’舍利子，我今为汝广说其事：我念过去，为大仙人，名修行处。时，有恶魔化作五百健骂丈夫，恒寻逐我兴诸恶骂，昼夜去来、行住坐卧、僧坊静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闲处，随我坐立，是诸化魔以粗恶言毁骂诃责，满五百年未曾休废。舍利子，我自忆昔，五百岁中为诸魔罗之所诃毁，未曾于彼起微恨心，恒兴慈救而用观察。舍利子，我于尔时复作是念：‘若有诸善男子，守护尸罗具众善法，于贪瞋痴性轻少者，不唯于彼作诸利益，说我以为行难行者；又亦不唯于彼作诸利益，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若有众生刚强难伏，毁犯尸罗具诸恶法，为性浊重贪瞋痴者，若我于彼作诸利益，是则说我为难行者。由我于彼作诸利益，速成无上正等菩提，先当令彼证寂灭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若忿恚心现在前时，应生如是诸大正念；若生是念，诸利益事速得圆满。舍利子，如来于过去世，由行如是羼底波罗蜜多菩萨行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萨摩诃萨欲求无上正等觉者，于诸忍力常具成就，堪受一切寒热饥渴、风日蚊虻、蛇蝎等触，又能堪忍粗恶言说、鄙陋诃句，依身所生猛利诸苦，坚鞕楚辛，夺命至死，如是苦受并能堪忍。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安住是忍，速能成就羼底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羼底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依之修行，具足成满忍法之相。舍利子，菩萨忍者无有瞋恚，是菩萨

忍；无有忿怼，是菩萨忍；无诸怒害，是菩萨忍；不起怨诤，是菩萨忍；无诸烦恼，是菩萨忍；善能自护，是菩萨忍；善能护他，是菩萨忍；当善护身，是菩萨忍；当善护语，是菩萨忍；当善护心，是菩萨忍；如理观察，是菩萨忍；厌离诸欲，是菩萨忍；依净业报，是菩萨忍；身善清净，是菩萨忍；语善清净，是菩萨忍；心善清净，是菩萨忍；受诸天人圆满净乐，是菩萨忍；如来相好圆满庄严，是菩萨忍；如来言说梵音微妙，是菩萨忍；行菩萨行摄诸善本，令不坏失，是菩萨忍；出离众生逼迫苦恼，是菩萨忍；除灭一切诸恶怨对，是菩萨忍。舍利子，略而言之，当知一切如来力、无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量圆满诸佛妙法，皆是菩萨摩诃萨羼底波罗蜜多之所成就。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时，应当具足诸忍正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被骂詈终无返报，善达言语如响声故；若被捶打终无返报，善达身形如影像故；若被忿怒终无返报，善观其心如幻幻故；若被赞毁终无爱恚，善知自身德圆满故；于得失利不生欣戚，调伏其心住寂静故；不希美称，不犯恶名，善能观察广大慧故；毁而不下，赞而不高，德善安住不倾动故；于诸苦事曾无厌恶，苦众生所深怀恋故；于诸乐相曾无欣爱，知有为乐性无常故；世间八法所不能染，不依一切有趣生故；于诸自苦善能堪忍，终不令他受苦恼故；于胜菩提心无退屈，觉分资粮善圆满故；节节支解乃至斩首，善能堪忍，希求如来金刚身故；屠割身肉善能堪忍，为求如来妙相好故；诸变恶事善能堪忍，为植一切善业力故。舍利子，如是等相，名为菩萨摩诃萨，成就羼底波罗蜜多，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羼底波罗蜜多时诸忍之相，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忍者，是则名为毕竟堪忍。何以故？若谓我能堪忍毁骂而起忍者，是则名为俱生之忍；如是忍者，非毕竟忍。若谓谁能起骂，复何所骂而起忍者，是则名为校计法忍；若谓是眼能骂眼耶而起忍者，是则名为观诸处忍；若谓此中无能所骂而起忍者，是则名为悟入一切无众生忍。舍利子，如是诸忍，皆非菩萨毕竟之忍。又舍利子，若谓骂声但有诸字，是则名为响声之忍；如是忍者，非毕竟忍。若谓彼我俱无常者，是则名为悟无常忍；若谓彼有颠倒、我无颠倒，是则名为高下之忍；若谓彼非正理，我是正理，是名相应不相应忍；若谓彼住邪道，我住正道，是则名为二道别忍；如是忍者，非毕竟忍。若谓我忍于空、不忍见趣，我忍无相、不忍诸觉，我忍无愿、不忍志求，我忍无作、不忍诸行，我忍惑尽、不忍烦恼，我忍诸善、不忍不善，我忍无罪、不忍有罪，我忍无漏、不忍有漏，我忍出世、不忍世间，我忍清净、不忍杂染，我忍涅槃、不忍生死。舍利子，如是诸忍，但得名为治断之忍，皆非菩萨毕竟忍也。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行于羼底波罗蜜多时，修行菩萨毕竟之忍？舍利子，若随顺空不减诸见，于彼空性亦无增益；如是

忍者，是名菩萨毕竟之忍。若随顺空不减求愿，于无愿性亦无增益；若随顺空不减诸行，于无作性亦无增益；若随顺空不减烦恼，于惑尽性亦无增益；若随顺空不减不善，于彼善性亦无增益；若随顺空不减有罪，于无罪性亦无增益；如是乃至若随顺空不减生死，于涅槃性亦无增益。舍利子，如是等相而生忍者，则名菩萨摩诃萨毕竟之忍。舍利子，一切诸法，非能生、非所生，非已生、非现生，无有一法是可生起，无生起故则无有尽；若有能知此无尽者，则名菩萨摩诃萨毕竟之忍。舍利子，一切诸法，非是有为，亦非无为，无有增益，无损无增，亦无长养，无盛无衰，无有作者，无有起者，由无起故，亦无有尽；如是忍者，则名菩萨摩诃萨无生之忍。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行菩萨行。若有具足成就如是忍者，是名菩萨摩诃萨羼底波罗蜜多圆满成就。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羼底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行菩萨行者，不为诸魔、魔众、天子之所扰乱，又亦不为异道邪论所能摧伏。”

毗利耶波罗蜜多品第九之一

尔时，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依毗利耶波罗蜜多，行菩萨行？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正勤波罗蜜多，精进修学行菩萨行。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正勤，而能不顾所重身命，发大精进求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究竟研寻，通达义趣，广为他人敷演开示，或复书持如理修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菩萨行。舍利子，云何名为不顾身命？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正勤波罗蜜多时，设为于他所加恐怖，作如是言：‘若汝于此菩萨藏经，受持读诵，乃至广为他人开示书持，如理修学者；我当以百具箭槊，贯举汝身，除断汝命。’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当于尔时，虽闻此言曾不入心，无恐无怖，无惊无畏，发四坚固勇猛威势，于菩萨藏微妙法门转加精进，不弃不舍，不远不离，具足成就猛利信解、坚固信解、坚固堪忍、坚固正勤。

“舍利子，我当为汝说坚固忍、坚固正勤方便譬喻，为令菩萨得坚固忍、坚固正勤，行菩萨道不顾身命。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有情所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若可见、若不可见，彼诸众生，乃至于刹那顷皆得人身，于菩萨所，同结百千极重怨仇。彼诸怨等语菩萨言：‘汝若于是菩萨藏经差别文句，受持读诵乃至广为他人开示书持，如理修学者，我等诸人同时执缚，当断汝命。’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当于尔时，虽闻此语，都无发起一念怖心，但具摄持四种正法，专务寻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舍

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正勤波罗蜜多故，又复成就无边势力勇猛精进、正勤勇健、心意勇健、净戒勇健、大忍勇健、等持勇健、大慧勇健，正行胜智皆悉勇健。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正勤波罗蜜多时，具足如是大忍力故，假使十方无量众生，各竞执持百千刀剑，于菩萨所兴加逆害；菩萨尔时，于诸有情终不微发一念瞋心。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住忍力故，如大梵王，如天帝释，如苏迷卢四宝山王，不可倾动，常住慈悲，恒起意解，救疗众生，于诸所行终无退转。而是菩萨，心如大地，心如大水，心如大火，心如大风，及以虚空，又能善修对治贪瞋痴等栽枿根本。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殑伽沙等无量世界盛满一切无价珍宝，持用奉施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又有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者，听闻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闻是经已往空闲处，系念思惟如是之法精进修学，令未修学诸菩萨等爱乐习行。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正勤故，摄持无量诸妙善根，非彼行施之所能及。何以故？舍利子，如是善根，系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菩萨藏微妙法门，应当听闻，受持读诵，若复书写，广为他说，发起正勤勇猛修习。

“复次，舍利子，发起正勤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当应修行不行行处。舍利子，云何名为不行行处？舍利子，不行行处，所谓涅槃。言不行者，诸恶天魔所不行故；所言行者，正勤善人之所行故。言善人者，所谓诸佛、独觉及佛弟子。所以者何？诸登圣道所有善人及佛世尊，皆为趣向般涅槃故。舍利子，一切众生多行三处。何等三处？所谓随顺恶道、趣向恶道、将堕恶道。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杂染法终不随顺，唯求出离、戒、忍、多闻白等诸法。舍利子，世间众生多住无业，而恒自计住于有业；世间众生多诸懈怠，而恒自谓发起正勤。是故，舍利子，聪慧菩萨摩诃萨，终不与彼无业懈怠共相习近，又亦不堕于其数中，唯与同行发起正勤诸大菩萨而相习近。何以故？舍利子，无有众生于彼最胜无染净相大般涅槃，生净信解如菩萨者。舍利子，发起正勤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唯自为证涅槃故发勤精进；然为摄受一切有情，令诸众生得利乐故，修行正行发勤精进，开示教导安处众生于圣道路故，说菩萨名善丈夫。”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正勤无缓缦， 常具大精进，
于菩萨藏法， 聪睿恒受持。
善思惟法义， 于佛不思议，
但勤求净法， 故名为菩萨。
正勤大慧者， 坐妙菩提树，
摧怖恶魔军， 由般若精进。
现守护禁戒， 任持诸世间，
为利益众生， 常精进无限。

“复次，舍利子，如是大乘大菩萨藏微妙经典流布于世，能令众生发大欢喜，又能引生福德、智慧，感大财富令其增长，能感诸天殊胜快乐，能感一切圆满具足，能生一切诸佛如来力、无所畏、无碍智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共佛法。略而言之，能引一切诸佛之法，摧怖魔怨令心清净，能发猛慧穷生涯本，尽苦边际能近涅槃。舍利子，于当来世，我与汝等般涅槃后，后五百岁，尔时多有薄福众生，当于是经不生信重，毁灭舍弃；复有无量福德众生，钦奉是经，如理修学，勤加精进，为求无上正等菩提故，为求尸罗故，为求多闻，为求定、慧、解脱、解脱智见故，为求一切佛法利乐一切众生故，为舍邪见修行正见故，为舍生死流转修于圣道故，为欲演说正法降伏天魔故，为欲舍离贪爱、调伏瞋心、摧破愚痴、除灭无明、发慧明故。

“复次，舍利子，当来之世，若有众生闻是法已，为求一切诸善法故，当发增上勇猛正勤；以闻如是微妙法故，于诸佛法无有障碍决定无疑。舍利子，尔时复有无量众生，福果所资住增上意，为求无上正等觉故，听是经典，闻已当获广大欢喜，于菩萨藏微妙法门，极善研习，如说修行。又舍利子，尔时当有于如来教乐闻法者，彼诸众生随以何等差别因缘，遇得听闻如是经典，闻已当获广大欢喜，生欢喜已发坚精进，能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宝取少宝分。舍利子，譬如大海水上漂流无量种种熟果，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有一丈夫发起勇猛大精进力，便入海中运动手足，接取彼果若二若三。然是丈夫执持此果，从海而出往至一处，取而尝之，乃知其味淳美希有，即作是念：‘如是妙果具色香味，我从生来未曾得食！当更发勤精进，重入海中，运其手足敛收余果。’作是念已，来至海滨通遍观之，了不复见，深起追悔，生大忧恼：‘我先何为不多收取？乃令失是无量妙果。’如是，舍利子，于我灭后后五百岁，无上正法将灭之时，当有无量诸众生等，少信、少施、少戒、少慧、少修精进，随以何等差别因缘，遇得听闻如是经宝；既闻法已，于此经中但得少分微浅之义，乃至受持一四句颂。复为恶魔娆乱障蔽，不为众人之所敬问及以供养称赞信奉。是持经者知彼众人不敬重故，便于此经安住舍心，持先所闻经中句义微细少分，往一静处思惟观察，心生欢喜而复悔恨，作如是言：‘呜呼奇哉！我于今者大失善利。诸佛如来无上正教，如何不多听闻领受？’又于如来起深重心，倍于先来发正念者。舍利子，当尔之时，有诸苾芻，恶魔持故，闻是经已，于众人前当起诽谤言：‘是经典诸文，华者之所造作，实非佛说。’由如是故，有诸苾芻，于是经典全不听受。”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闻是法已， 当无障碍， 于诸佛法， 最上无疑。
诸少福者， 不得听闻； 诸多福者， 闻是经典。
少福之人， 虽闻不信； 多福闻已， 顶戴如鬘。

诸少福者，言非圣教，当坠恶趣，如盲堕坑。
多福之人，闻生欢喜，当往善趣，如酥滴水。
诸薄福者，闻生忧恼，受苦长夜，不脱黑暗。
虽得少闻，复为魔娆，谤佛菩提，速入地狱。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具足成就清净妙智，乃至能知四众之心。若一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于当来世正法灭时，或有听闻如是经典随顺领受，或有闻已轻毁诽谤，或有众生全不听闻，如是一切如来净智悉能了知。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及余一切诸有众生，闻已领受如是经典，精进修习，当得成就四种无障清净之法。何等为四？一者、成就尸罗无障清净，二者、成就具足无难清净，三者、成就逢值诸佛亲事供养无障清净，四者、成就见慈氏佛初得见已无障清净。舍利子，彼诸众生闻是经已，如上所说诸妙善根，随其方便必当获得。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正勤波罗蜜多故，成就四种无上清净之法。

“复次，舍利子，于当来世正法灭时，有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修行正勤波罗蜜多者，于是经典勤加修学，发大精进听闻受持，书写读诵穷寻旨趣，广为他说敷扬开显；尔时当有十障碍法出现世间，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但当发起勇猛精进受持是经。舍利子，何等名为十种障碍，智者觉知，不应随转？

“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求闻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口噤不语，便于是经不得建立，是名第一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求闻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患其眼目，便于是经不得建立，是名第二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求闻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身诸支节一时皆病，便于是经不得建立，是名第三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求闻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于其住处，心不喜乐寻欲舍弃，便于是经不得建立，是名第四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求闻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互生忿恚、为忿坏心相加残害，便于此经不得建立，是名第五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欲求诵习，尔时恶魔，令持经者起言诤事，起斗讼事，起讥刺事，起乖离事，起瞋骂事；由是事故，彼此口中互生矛槊、互相言讼，互相残害，互相乖竞；由起如是诤竞事故，便生障碍，于是经典不得流转，起意造作诸余事业，是名第六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有诸苾刍发勤精进，于是经典欲求诵习，尔时恶魔，将坏灭故作诸形相，或俗人形、或出家形，来至其所娆乱其意，令于是经不能受持反加谤毁，复更起心乐余事业，是名第七障碍之法。诸有智者深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正法欲灭，尔时有诸年少苾刍，于是经典起清净信，心生爱乐在我法律中，为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发勤精进，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深心安住，又于是经恭敬听闻，既得闻已生大欢喜。时，诸年少苾刍，当为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二本学师之所障碍，令于自法不生乐欲。是时二师而语之言：‘汝所持经，此非佛语，非佛菩提，非是正法，非毗奈耶，非大师教。’时彼苾刍，闻师教诲信受领解，于佛菩提即便弃舍。是时二师重语苾刍：‘汝等应当精进修学，如我所说若法若律。’时诸苾刍信受领已，先所修习增上善根，为师所坏皆悉断灭。舍利子，彼诸苾刍断善根已，复为恶魔之所诳惑；由诳惑故，于佛正教造障法业，临命终时，恶境现前惛痴迷乱，乃至夭死都皆集现，而复重兴感地狱业。舍利子，如是当来诸不善事，如来于此悉能了知。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有诸年少苾刍，于是经典起诸恶见，诽谤不信，凡所游履经行往来，以种种言常兴谤毁，如来于此悉能了知。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发勤精进住大乘者，当于尔时应起四想。何等为四？一者、应当发起自调伏想；二者、应观自身所作事业，不应观他所有诸事；三者、于彼有情起悲愍想；四者、住空闲处，于自他心起随护想。舍利子，如是四想，住大乘者若被诽谤，应当发起。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无量众生受诸邪见，于彼演说正法苾刍，信受者少，不怀敬重请问经义，又不供养亲近往来，亦不承事返生凌蔑；于说非法苾刍，信受者多，得大势力，为诸众生所共敬重，请问经义，供养称赞是非法者，因此缘故复于是经毁谤讥笑。舍利子，当尔之时，诸众生等，于是经典不欣乐者，闻斯毁谤倍不欣乐；诸欣乐者，被谤毁故，便于此经舍离乐欲、教离乐欲。诸苾刍等转更炽盛，致令转读是经典者，于众会前不得开示，是名第八障碍之法。诸有智者应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有诸苾刍，贪爱所蔽，多行劫盗，欣乐世间三种弊法。何等为三？一者、欣乐追求世间衣钵，二者、欣乐追求世间饮食，三者、欣乐追求世间戏论绮饰文颂。如是三法，是名第九障碍之法。诸有智者应当觉知，不应随转。

“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正法灭时，有诸菩萨安住大乘，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于是经典，发勤勇猛增上精进，书写受持研寻读诵，广为他人开示演说。彼诸人等，当为诸魔之所执持，烦恼业障之所覆蔽，喜世间业，乐世间业，方便勤求世间事业；于世谈论喜乐转增，方便勤求世间谈论；喜乐睡眠，方便勤求；喜于众乱，乐于众乱，方便勤求乐著众乱；于是经典不能受持，又不转读研寻其义，亦不为他广敷开示。舍利子，于佛教中无有所余能为内损，无有所余能速毁

灭，唯除懒惰诸恶苾刍，是名第十障碍之法。诸有智者应当觉知，不应随转。”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正法灭时多障碍， 当兴种种恶魔业，
于白净法不修习， 亦不乐求胜涅槃。
薄少智慧具恶觉， 不求安住于正法，
备行种种非法行， 游诸恶趣定无疑。
彼诸众生临命终， 无有能为救护者，
又彼亲教及传授， 命终当堕三恶趣。
百千拘胝那庾劫， 为求世利涉诸苦，
常为三火所烧燃， 云何令彼速解脱？
我已证成无等觉， 转于微妙梵法轮，
诸天世间不能转， 今故为转度众生。
如是彼时诸群生， 舍我世间难得法，
习近恶魔诸品类， 当受无边极重苦。
障彼习行施戒等， 菩提圣道之因缘，
若有精勤于佛教， 当迷惑彼正道路。
诸有听闻如是法， 宣说无我诸空理，
安住此法正行时， 恶魔当为彼障碍。
谓此最胜此真实， 于非胜实胜实想，
反加谤毁佛正教， 当知速堕于地狱。
若有众生于佛所， 深起坚牢爱恭敬，
听闻如是正法已， 欢喜随顺而称赞。
恶魔知彼既生喜， 与诸眷属同愁怖，
便与种种惊畏相， 于彼人所生留难。
或当变作苾刍形， 诈现相亲窃言议，
谓此非正菩提道， 何故在此而奔趣？
有诸众生于是经， 将发坚固住正勤，
又被诱附而轻弄， 用斯废舍不修学。
既被魔罗所惑乱， 随魔意转而拘执，
乃告此经非正法， 便于寂灭永弃舍。
彼又弃舍大导师， 复不勤求无上法，
又复发生我爱已， 速疾趣彼地狱中。
尔时当有少众生， 乐欲勤求此空法，
不得和合同修习， 乃各流散他方土。
如是无上最胜法， 诸当闻者皆轻毁，
持法者怖远逃避， 是相当兴未来世。
此国全无持法者， 远方虽有未为多，
纵有受持此经者， 悉皆捐舍无咨问。

世间依怙圣教中， 如是甚深无上法，
无量障碍在未来， 了然犹如现在住。
时有持法贤善者， 不顾身命住空闲，
修习演宣如是法， 速疾往升于善趣。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六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二毗利耶波罗蜜多品第九之二

“复次，舍利子，当来之世，法欲灭时，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行毗利耶波罗蜜多者，见如是等诸恶众生，诽谤毁灭是正法已，倍增振发勇猛正勤大精进力，于是经典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勤听受，书持读诵，广为他人开示演说。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尔时应起四想。何等为四？

“舍利子，所谓我父宝藏不久当灭，由为此故，佛薄伽梵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于百千那庾多拘胝无数大劫，精勤修习难行苦行，方乃获是正法宝藏。是故我当发勤精进，奉持此藏，遍持此藏，极当遍持广通此藏，欲令法宝久不灭故。

“舍利子，譬如有人，唯有一子怜念爱重，具大福相观无厌足。是人后时欲有所趣，而携此子将涉危难，恐颠坠故以手执持，又等遍持、极等遍持，勿令我子堕险难处。如是，舍利子，彼善男子亦复如是，深怀奉信敬重于我，不舍如是无上法宝，志恒希求清净寂灭，虽经恶世而能摄受最胜正法。舍利子，我今以此菩提因缘无上正法，付嘱是人。

“又舍利子，譬如世间大军战时，少有众生，为护众故处于前阵；唯有果敢雄猛丈夫，合率骁勇抗拒勍敌，为护己众处大军前，振威而住。如是，舍利子，于当来世正法灭时，怀正法者当现前时，有诸众生发起深心欣乐寂灭，而能于是无上法宝，乃至受持少分要义；当知是人亦复如是，被于正勤坚固甲胄，奋发勇猛大精进力，摧碎诸魔所有军阵。何以故？舍利子，若有众生于是经典，乃至受持一四句颂，不生诽谤，随喜赞叹，言此经典真是佛说，于多人前广宣显示者，当知是人即为随喜赞说去来现在诸佛所说经法。舍利子，如来不说是人但得少分功德果报，我说是人乃能成就如虚空量大功德聚。何以故？舍利子，我说是等名为善人！如是善人甚为难得，谓知恩者及报恩者。舍利子，如是知恩及报恩者，当知是为人中珍宝。

“又舍利子，于当来世正法灭时，诸恶魔等威势现时，若有众生于如来所信重不舍，受持是经无有远离，我说是人第一丈夫、为善丈夫、为胜丈夫、为健丈夫、为大丈夫，当知是人则为如来胜法朋侣，非为诈现朋恶党者，当知是人行实行者。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

萨，应当修习坚固正行，乃至命终中无暂废；于诸佛所当勤卫护，乃至命终中无暂废；于正法所当勤摄受，乃至命终中无暂废；甚深空法当勤信解，乃至命终中无暂废。

“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所起四法。若有成就如是四法，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法欲尽时、谤正法时、灭正法时、犯戒徒党大强盛时、炽然追求顺世外道恶咒术时、劫浊乱时、有情浊时、寿命浊时、烦恼浊时、诸见浊时，菩萨摩诃萨，当于尔时应住三处而为依止。何等为三？所谓应住阿兰若处，应住诤息灭处，应住佛菩提处。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当来恶世住于三处，应如是持，是则具足毗利耶波罗蜜多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于最胜法不远离，为尽生老病死苦，
常勤精进无妄念，当速成就自他利。
若有于是善说法，闻已安住正思惟，
当知我为彼大师，彼则是我真弟子。
若不听闻如是法，设闻不住正思惟，
是人当趣诸恶道，犹彼众流归大海。
百千拘胝那庾劫，诸佛出现甚为难，
虽复暂遇不亲奉，当随恶魔自在转。

“复次，舍利子，乃往过去九十一劫当于尔时，有佛出世，名曰胜观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善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

“舍利子，彼佛法中有六苾刍，行诸恶行恒相随逐：一名善见，二名善乐，三名欢喜，四名调善，五名苏逾遮，六名火天授。舍利子，是六苾刍恒说非法：‘有我、有人、有常、有断。’结固周旋更相信任，趣深隐所同共谋议：‘我等应当各各诱化人别百家用为徒党。又令百家传告眷属，如是展转亲姻传告，或当至于五十百等。’作是议已便往教化，若村若城郊野店肆，或至王都及余邦国，一一诸家悉皆往趣；既到彼已，不说正法，于佛世尊先行毁谤。舍利子，彼恶苾刍云何毁谤？舍利子，诸恶苾刍告众人言：‘世间决定有我、有众生、有寿命者、有数取者。若诸世间定无有我及诸法者，谁去？谁来？谁坐？谁卧？谁语？谁默？谁能行施？谁是所受？谁能受用？谁受苦乐？谁有能受不苦不乐？若有人来语汝等言：“世间决定无我、无众生、无寿命者，无数取者。当知是人为汝等怨，非汝善友。”’舍利子，尔时诸恶苾刍重更诱化妇人、丈夫及以男女，作如是言：‘若有人说无我等法，当知其人为不善者，为暴恶者。是汝恶友，非汝善友。’复更化言：‘汝等诸人是聪慧者，深能领解我所说义。自今已往，若诸恶友非善友来，当为汝说：“世间决定无我等法。”汝等不应辄相亲昵、交顾

往还、承事供养。'舍利子，诸恶苾芻行如是化，于半月间人各诱得，满五百家归从其见。

“舍利子，尔时有诸苾芻，是阿罗汉，永离一切烦恼垢秽，而是胜观如来应正等觉真实弟子。为乞食等诸因缘故，诣彼诸恶苾芻所化之家；暂至其门，便为妇人、丈夫及诸男女，所共毁骂，非理诃责，以粗恶言面陈挫辱。为诸苾芻，而说颂曰：

“'汝等不能知正法， 汝等迷失于圣道，
汝等退舍于净教， 汝等皆当堕地狱。'

“舍利子，彼诸人等说是语已，于阿罗汉倍更诃骂；既诃骂已，复以种种言词而骂于佛。即于佛前，说伽陀曰：

“'如来所说非虚妄， 所谓诸行悉无常，
又说诸法皆无我， 及以无恒无不变。
诸行都无有坚实， 皆为虚伪妄失法，
所说空华无所有， 但能诳惑彼愚夫。'

“舍利子，彼诸人等说如是语，轻毁佛已，倍增愤恚。又于佛前，说伽他曰：

“'如来所说一切法， 决定无我无众生，
无有寿命无数取， 亦无作者及受者。
而今现见诸世间， 有能行施及所受，
并余种种受用人， 及觉广大诸受等。
当知宣说定无我， 一切皆应堕恶道。'

“舍利子，当尔之时，诸不善人同声说是非法语者，大小男女有六十八拘胝千众生，皆恶苾芻所化导故行是恶业。彼命终已，同生无间大地狱中，受身粗大，鱼形人首。其舌长广弥布于地，周遍下钉如植姜田；又于舌上众多铁犁，常以耕之。彼一一身，又为一百极恶商佉之所啖食。又于空中大热铁丸，猛焰赫然，光色炽盛，从空而堕常雨其身。是诸罪人以恶业故，受如是等种种楚毒。”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铁丸猛焰如飞电， 可畏无量百千种，
常于其身而堕坠， 炽然恒受种种苦。
又于身内遍流转， 炎炽猛盛难逢近，
腾焰高踊百由旬， 流火遍出身毛孔。
又彼众生一一舌， 尽为无量铁犁耕，
一切舌分皆分裂， 如是苦受恒缠绕。

斯由亲近恶友已， 能感如斯大苦聚，
又由远离具戒者， 致令速堕于恶道。

“舍利子，时彼非法六恶苾刍，由恶教故，命终之后，皆生阿毗大地狱中。一一受身纵广等量，三十踰缮那。彼一一身皆生千口，一一口中各生二舌。是一一舌广长量等四踰缮那，一一舌上有五百铁犁，铁牛挽之以耕其舌。是诸罪人虽受苦痛，大苦逼故不遑号叫。又于头上各有万亿狱卒，手执害具刀锯矛槊，斫刺破裂坏其身首。在此狱中寿万亿岁。如是展转复往诸余大地狱中，具受辛酸种种苦楚。何以故？由彼瞋毁佛圣教故。

“舍利子，当于尔时，有大长者名曰安隐，财富无量，资产具足，多诸珍宝、金、银、琉璃、珊瑚、末尼、真珠、贝玉，无不备有；又多仆使奴婢，财谷库藏皆悉盈满。是时长者，为恶苾刍之所教化，既受其语生于断见。长者有妻，名为焰慧，容色盛美为人所重。彼生一男，形貌端严众睹无厌，成就第一圆满净色；曾于过去无量百千那庾多拘胝佛所，植诸善本。当初生时三返微笑，又发是言：‘奇哉！奇哉！云何今者生断见家？’其母闻已，惊恐惶惧，身毛为竖，与诸女人弃之逃避。

“舍利子，时诸女人欲审悉故，还来近住，观察是儿为何等类：天耶？龙耶？为药叉耶？为健达缚，为阿素洛，为揭路荼，为紧捺洛，为牟呼洛伽，为究槃荼，为毕舍遮，人非人耶？舍利子，时此婴儿再发是言，告诸女曰：‘汝虽怖走，我甚安乐。’时此婴儿为诸女人，而说颂曰：

“‘汝当乐义利， 于义利勿怖，
我当度汝等， 令脱于邪道。
汝安隐勿怖， 应怖前恶友，
我当度汝等， 令脱于邪见。’

“舍利子，时彼父母及余大众，闻是婴儿说伽他已，便往儿所。是时，婴儿为其父母，而说颂曰：

“‘家中凡所有， 广大诸财谷，
速持来见与， 供佛及声闻。
彼大声闻众， 照世胜观尊，
三界围轮中， 都无与等者。
彼大声闻众， 照世胜观尊，
广阐扬妙法， 利益诸群品。
彼大声闻众， 照世胜观尊，
身具三十二， 大丈夫威相。
彼佛声闻众， 犹如乌昙华，

名称甚难闻，过亿拘胝劫。’

“舍利子，时儿父母闻是法已，即取家中二十拘胝上妙财宝，将至儿所，而语之言：‘此诸财宝，是汝父母所有之物。汝当取之，随汝志意生信之所，任持奉施。’尔时，父母即为是儿，而说颂曰：

“‘此是汝父母，所致诸财宝，
随心所敬信，汝当持布施。
若金若珍宝，家中甚丰积，
随心所敬信，汝当持速施。
衣服坐卧具，华鬘及涂香，
随心所敬信，汝持欢喜施。
于佛及法僧，无上福田所，
为利诸群生，当应行布施。’

“舍利子，尔时婴儿，闻其父母所说颂已，复为父母而说颂曰：

“‘我今往胜观，世间依怙所，
当广设供养，为利群生故。
诸有欲希求，天上人中乐，
应随我所诣，胜观如来所。’

“舍利子，尔时婴儿，以念正知观视四方，白父母曰：‘父母当知，我今应往薄伽梵胜观如来应正等觉所。’于是众人闻是语已，皆大惊愕：‘云何婴儿当初生日，便能与人往返言议，又能徙步有所造诣？’时有八万四千众生，闻是奇异皆来云集，而作是言：‘我等当观此婴儿者，是何等类？为天，为龙，为药叉耶？乃至为毕舍遮，人非人耶？’

“舍利子，尔时婴儿，与诸大众八万四千前后围绕，往诣胜观如来所止之处。当此婴儿往佛所时，以福德力恐为风日所损弊故，于上空中十千宝盖，自然而现用覆其身。又于婴儿所由之路，虚空之中罗布金网，雨上妙华及细末香，超胜诸天常所散者。扇清凉风与天香合，周流飘散相续不断。虚空诸天又于行路，以诸香水而用洒之，覆以金罗种种珍服。又彼诸天雨华布道，光彩相曜积齐于膝。于其道侧，无量百千清净池沼自然出现，八功德水具足盈满，生诸妙华，所谓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含发鲜荣弥满池内，又有凫、雁、鸳鸯异类众鸟游戏水上。

“舍利子，时彼婴儿所由之路，七宝栏楯以界道侧，诸天伎乐具无量千深远妙音自然而发，左右宝树行列庄严。于大道中复施华路，现于身前为供养故，以待婴儿游履其上。于其华路承步诸华，举足之时自然隐没，及将下足华便踊现。尔时，婴儿游此华道，经须臾顷，

即便回顾观诸大众，说伽他曰：

“‘汝等无理不应行， 异我此路余非理，
而我常游此正理， 故往有理最胜处。
超过无量那庾劫， 时复一福遇人身，
时有一佛出世间， 时勤修得净信慧。’

“舍利子，尔时婴儿，为诸大众说伽他已；于虚空中，有八万四千诸大天子，同声赞言：‘善哉！善哉！’便说伽他，赞婴儿曰：

“‘善哉善哉大智慧， 汝所宣说会正理，
仁者后顾为无理， 有正理者当前趣。’

“舍利子，尔时婴儿又以伽他，报诸天曰：

“‘汝诸天等所宣说， 有理无理之正言，
我今问汝汝当答， 有理无理之实义。’

“舍利子，尔时诸天复以伽他，报婴儿曰：

“‘若乐欲住诸财宝， 不乐出离所行处，
如是无理诸凡愚， 安住地狱之前道。
若乐舍家趣非家， 当应舍欲弃财宝，
是人于世有正理， 不久便开解脱门。’

“舍利子，尔时婴儿复以伽他，报诸天曰：

“‘如汝所说理无理， 观汝全未能明晓，
如是有理无理义， 我深于此正开悟。’

“舍利子，尔时婴儿说是语已，即便前进趣薄伽梵毗钵尸如来应正等觉大会之所。既到彼已，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于薄伽梵胜观如来，深生敬仰，即以伽他，而赞颂曰：

“‘常行利益诸世间， 胜观三明施甘露，
如大龙象大师子， 由是我今常敬礼。
世间明照甚难得， 犹如乌昙跋罗华，
为世依怙作光明， 形色微妙甚圆具。
世间众苦所逼迫， 不能了知真圣道，
踰越正路而逃迸， 譬等生盲处于世。
愿我此世当成佛， 如今胜观人中尊，
当拔众生无量苦， 及救三火烧燃者。

如是无边百千众， 皆随我来至于此，
唯愿演宣微妙法， 悉令安住上菩提。’

“舍利子，尔时婴儿说是颂已，白胜观如来应正等觉言：‘世尊，愿我来世于此世间，当成如来应正等觉，为诸众生显扬正法；亦如今者胜观如来，为诸大众广说妙法。’尔时，会中有八万四千众生，复白胜观如来言：‘世尊，我等亦愿于当来世，得成如来应正等觉，为众生故显扬正法；亦如今者胜观如来，等无有异。’尔时，胜观如来应正等觉，了知如是八万四千人增上意已，即便微笑。

“舍利子，诸佛法尔，于微笑时有种种光，青、黄、赤、白、红、颇胝色，从佛面门自然而发，遍照无量无边佛之世界，上至梵世，映蔽一切日月光明。其光遍照所应作已，而复还来右绕胜观如来，百千匝已，从薄伽梵顶髻而入。舍利子，尔时胜观如来有一侍者，睹佛神变现微笑已，从坐而起，偏覆左肩，以右膝轮安处于地，向佛合掌，曲躬礼敬，即于佛前，以颂问曰：

“‘我今问佛胜观尊， 端严希有生众喜，
何等因缘大善逝， 现发微笑世间依？
两足世尊现微笑， 其相非无有因缘，
愿演微笑因缘本， 利益世间悲愍故。
今有百千拘胝众， 现住牟尼世尊前，
摄耳专注乐听闻， 愿世间依愍众说。
佛为一切众生眼， 为舍为救为归趣，
能断众生诸有疑， 怜愍世间利益者。
如来善知诸过去， 又能通达彼未来，
于一切法不生疑， 及以现在诸佛土。
通智法王论自在， 出过三世妙如来，
我今请问世间依， 何等因缘现微笑？
佛能永断他疑网， 于一切法自无疑，
八音畅宣微妙法， 善拔众生忧毒箭。
我心喜踊难陈说， 合十指掌怀恭敬，
敢问法主大圣尊， 何等因缘现微笑？’

“舍利子，尔时胜观如来应正等觉，告侍者曰：‘苾刍，汝今见是婴儿在我前不？’对曰：‘唯然！我今已见。’胜观佛言：‘此婴儿者，往昔过去，曾于六十四拘胝那庾多百千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诸衣服、饮食、卧具、病缘医药及余资物，持用奉施彼诸佛已，为欲趣向三菩提故，又于过去十那庾多佛所，修行梵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苾刍当知，今是婴儿所将大众八万四千，于过去世，并是婴儿本生父母。何以故？此婴儿者，曾于过去发如是愿：“愿我经生

在在处处所有父母，皆令安住于佛菩提。又令诸母，更无第二再受女身。”由是愿故，彼诸众生至于今日，随逐婴儿来至我所，又随修学发于无上正等觉心。’尔时，胜观如来欲重宣此义，为侍者苾刍而说是颂：

“‘苾刍当观此婴儿， 及现前住多千众，
其心踊跃发诚言， 愿我当来如法主。
当知曾于过去生， 如上数量诸佛所，
恭敬供养大导师， 利益天人世间者。
于十那庾诸佛所， 依佛舍家持正法，
常行最胜之所行， 为求无上菩提故。
汝观八万四千众， 今现皆住如来前，
曾于久远过去世， 悉是婴儿之父母。
又此婴儿曾发愿， 诸有生生父母者，
普令安住上正觉， 更不重受女人身。
彼皆随学婴儿行， 发菩提心于我所，
今我皆当授彼记， 方将为世两足尊。
由此因缘现微笑， 彼昔胜行我能知，
及以未来诸所作， 当证人中大圣主。
诸天龙神及人等， 无量百千那庾多，
闻佛为彼授记已， 于胜观尊生大喜。’

“舍利子，尔时婴儿闻佛授记，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悦意泰然，得未曾有；速疾往诣其父母所，说伽他曰：

“‘如是多千众， 我前生父母，
皆已住菩提， 父母心何趣？’

“舍利子，尔时父母复以伽他，报其子曰：

“‘如子志所趣， 我心亦如是，
当成一切智， 此决定无疑。
子已生我家， 愿后勿相舍，
常当忆念我， 令速证菩提。’

“舍利子，尔时婴儿复以伽他，报父母曰：

“‘我诸行化导， 皆愿先成佛，
最后我当成， 照世人调御。’

“舍利子，汝今当观彼过去世胜观如来法中婴儿者，岂异人乎？

勿作余疑，今大自在天子是也！从是已后，又经拘胝那庾多劫更不退堕。过是劫后，生转轮王圣种族中。彼当来父，号曰名称，如我今父净饭大王。彼当来母，号曰离暗，如我今母摩诃摩耶。彼当来子，号曰无忧，如我今子罗睺罗。

“舍利子，彼既出家悟菩提已，得成为佛，名曰大悲如来应正等觉，十号具足。其佛寿量满百千拘胝岁，佛身常光遍照所及十踰缮那，佛说法处大会充满百踰缮那。大悲如来处世教化，为度声闻三会说法：第一大会度诸弟子有百拘胝，第二大会度诸弟子有那庾多拘胝，第三大会度诸弟子有百千那庾多拘胝。舍利子，其弟子中满一拘胝，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自在慧，具八解脱，成就静虑及六神通。舍利子，大悲如来所度声闻阿罗汉众，如上所说三会数量；彼菩萨众其数亦等，皆是往世所生父母。彼佛世尊宣说妙法，利益无数诸众生已，然后涅槃。佛灭度后，正法住世满拘胝岁，分布舍利饶益众生；亦如我今般涅槃后，流布供养等无有异。

“舍利子，安住正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时，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能于是经修行正行，倍增振发勇猛正勤大精进力，度脱无量诸众生等。我说是人为善丈夫，思觉观察不倦不退，勇猛精进明系在心。

“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不倦精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求菩提时，不应限以数量而有所求。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于尔所劫我当流转，于尔所劫我不流转。’以如是故，菩萨尔时被难思铠，处于生死，作是念言：‘假使如我前际所经生死，如是更受勤苦，经于生死倍过前际，为求菩提中无懈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坚固弘誓，则名成就不倦精进。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勇猛精进？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炽火，发起勇猛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欲往觐彼如来故，以精进力于是炽火，从中而过不怯不退。又舍利子，勇猛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求听闻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故，以精进力虽逢是火，从中直过而无怯退。又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炽火，勇猛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欲宣说大菩萨藏深妙法故，以精进力于是炽火，从中直过而无怯退。又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炽火，勇猛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欲生起善根因缘，以精进力于是炽火，从中直过而无怯退。又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炽火，勇猛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以精进力能于中过，如是为欲令他得寂静故、得调伏故，虽逢是火，皆由中过而无怯退。又舍利子，发起勇猛不倦正勤菩萨摩诃萨，为欲令他般涅槃故，以精进力虽逢是火，能于中过而无怯退。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勇猛之相。

“复次，舍利子，发起勇猛不倦正勤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时，由不懈倦坚固不退善根，所发无上大悲之所熏故，恒发勇猛

大精进力，于诸众生常行化导。又舍利子，如是发起勇猛不倦正勤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时举足下足，常不舍离大菩提心，于佛法僧恒生珍敬，系念在前；于诸众生恒遍观察，为利益故，不欲令被烦恼势力之所逼夺。又舍利子，发起勇猛不倦正勤菩萨摩诃萨，所有已生诸妙善根，一切回向无上菩提，令此善根毕竟无尽。譬如少水投于大海，乃至劫烧中无有尽。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诸善根回向菩提亦无有尽，是名菩萨摩诃萨勇猛不倦大精进力。又舍利子，勇猛不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以平等行积集善根，于诸众生起平等行积集善根，为欲引生一切智智积集善根，为欲利益诸众生故积集善根。舍利子，如是无量诸大善根，皆是菩萨摩诃萨勇猛无倦大精进力之所集起。

“复次，舍利子，如是勇猛不倦正勤菩萨摩诃萨，常应精进修学是法，所得福聚无量无边，今当广说福聚之相。舍利子，我观世间一切众生所有福聚无量无边；如是乃至一切有学无学所有福聚，一切独觉所有福聚，转复无量不可思议。如上所有诸福聚等，假使皆悉内置众生一毛孔中；如是众生一一毛孔，皆有如上福德之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如是假使一切众生一切毛孔所有福聚，合集置一无关键会大法祠中。舍利子，如是法祠功德福聚，倍增于百，感得如来大丈夫身色相之一。如是一一大丈夫相，皆以如是功德所成。如是一切如来身中大丈夫相，所有福聚皆合成一眉间毫相。如是入一眉间毫相福聚，又过于此满百千倍大功德聚，合成如来顶上无能观见乌瑟腻沙大丈夫相。如是入一肉髻大功德聚，又过于此满于拘胝百千倍大功德聚，合成如来大法商佉之相。舍利子，由此如来大法螺相，为无量种功德集成。以如是故，如来随所意欲出大音声，遍告无量无边一切世界，为诸有情广说妙法，如其根性随闻信解悉令欢喜。何以故？皆由精进所修学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如是无上正等菩提，虽极难得，我当不舍精进铠甲，发大勇猛，必定速悟无上菩提，不足为难！既成佛已随我意欲，于法螺相出大音声，遍告无量无边一切世界，为诸众生说微妙法，随根信解皆令欢喜。’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勇猛无倦正勤之相。

“复次，舍利子，勇猛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依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常应如是精进修学；由修学故，具足成就一切智慧。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成就随信行智；即用此智，欲以比一成就随法行智，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僧佉分不及一，迦罗分不及一，伽拏那分不及一，乌波摩分不及一，乌波尼沙陀分不及一。复次，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成就随法行智，欲以比一第八人智，百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陀分不及一。复次，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成就第八人智，欲以比一预流果智，百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陀分不及一。复次，舍利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成就预流果智，欲以比一乃至一来向智；如是一来果智乃至欲比不还果智；如是乃至欲比

阿罗汉智，若独觉智，若过百劫菩萨智，若成就不退转菩萨智；如是乃至欲比系属一生菩萨智，皆应广说，无量无边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是，舍利子，假使十方无量无边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皆悉成就系属一生菩萨之智，欲比如来十力之一处非处智，百分、千分、百千万分不及一，僧佉分不及一，迦罗分不及一，伽拏那分不及一，乌波摩分不及一，乌波尼沙陀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闻如来如是甚深智解之时，其心不惊无有怖畏，于是智人生乐欲心，发起正勤中无废舍，作如是念：‘我今修行勇猛精进。假使我身皮肉骨血、筋脉髓脑，皆悉枯燥烂坏无遗，未得如来如是处非处智力已来，于其中间，发大勇猛坚固精进，终无懈废。’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勇猛无倦正勤波罗蜜多坚固之相，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发大勇猛无倦正勤，常应如是精进修学；由修学故，能灭众生诸烦恼火。舍利子，假使一切众生，于过去世所有诸心，皆入众生一心中转。如是众生一一诸心，乃至一切众生一一各有尔所诸心，无量繁杂难可了知。如是一切众生一一心中，各具无量贪瞋痴等诸惑繁杂；以此一切众生所有烦恼，皆入一众生一心中转。舍利子，假使展转一切众生，皆具如是无量烦恼，难可了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当策励勇猛，发勤精进，寻求如是智慧资粮。随我所发正勤之力，于诸众生贪瞋痴火及余热恼，我要当令息灭无遗，斩除毒害，摧破散坏同于灰烬，速令众生住涅槃道。’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勇猛无倦正勤波罗蜜多，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安住勇猛无倦精进，常应如是正勤修学；以修学故，诸善身业无有休废，诸善语业无有休废，诸善心业无有休废，乃至所有一切正勤，皆为方便策进菩萨身、语、心业。舍利子，然诸世间但说菩萨身、语二业精进，第一不说菩萨心精进相。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心精进相无量无边，吾今略说。何等名为心精进相？谓菩萨心修行正勤若进若止，如是为相。舍利子，云何名为正勤进止？舍利子，菩萨修行大精进者，为菩提故勤行精进。所言进者于诸众生发起大悲，所言止者谓无我忍；所言进者摄诸众生，所言止者于法不取；所言进者生死无倦，所言止者不得三界；所言进者一切尽舍，所言止者不厌布施；所言进者摄取净戒，所言止者不厌尸罗；所言进者堪忍众苦，所言止者心无毁坏；所言进者起诸善法，所言止者心常远离；所言进者摄受静虑，所言止者心常寂灭；所言进者闻法无厌，所言止者如理善巧；所言进者听说无倦，所言止者无戏论法；所言进者求慧资粮，所言止者断诸戏论；所言进者增长梵信，所言止者真知行舍；所言进者具五神通，所言止者遍知漏尽；所言进者修诸念处，所言止者念无功用；所言进者正断方便，所言止者善恶俱舍；所言进者引发神足，所言止者任运作用；所

言进者诸根善权，所言止者观非根性；所言进者摄受诸力，所言止者智无制伏；所言进者生菩提分，所言止者智简择法；所言进者求道资粮，所言止者无来往性；所言进者求奢摩他，所言止者心住寂止；所言进者资助胜观，所言止者伺察法性；所言进者随觉诸因，所言止者诸因遍智；所言进者从他闻音，所言止者如法修行；所言进者谓身庄严，所言止者谓法性身；所言进者谓语庄严，所言止者圣默然性；所言进者信解脱门，所言止者无有发起；所言进者远离四魔，所言止者舍烦恼习；所言进者方便善巧，所言止者观察深慧；所言进者观察缘境，所言止者无功用观；所言进者观察假名，所言止者了达实义。舍利子，诸如是等进止之相，是名菩萨摩诃萨唯心精进。若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等心精进相，应当发起勇猛无倦具足正勤。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正勤波罗蜜多，无有厌倦勇猛精进修习之相。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七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三毗梨耶波罗蜜多品第九之三

“复次，舍利子，如是勇猛无倦正勤菩萨摩诃萨，成就五种增进之法，便能速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子，何等名为成就五种增进之法？所谓值佛出世为增进法，得近善友为增进法，得具无难为增进法，随所修集一切善法永不失坏为增进法，于彼安住律仪菩萨摩诃萨所随从修学为增进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成就五法，增进不退，速悟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长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于是五法而损减不？”

佛言：“有。”

曰：“何谓也？大德薄伽梵。何者是也？大德苏揭多。”

佛告舍利子：“有五种法，菩萨成就便能损减。何等为五？谓于佛世而不值遇，于彼善友不怀亲近，具无难法而不获得，修习善法多有失坏，于诸安住律仪菩萨心无随学。由具如是损减法故，亦不速悟无上菩提。

“舍利子，何等五法菩萨成就？舍利子，在家菩萨为王师傅，以威势力恐怖众生，致有缘务祈请威福。若为成办如是事者，重相酬谢。而是菩萨睹世利故，心无正直便为作之，凡所出言无非为利。舍利子，由如是法损减善道，由如是法损减无难。如是在家菩萨，为养身故行诸恶行，不值佛世，乃至不疾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成就第一损减之法。

“复次，舍利子，在家菩萨住毁城法。何等名为住毁城法？舍利子，若诸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为诸天人魔梵说法，开示宣畅初

中后善，文义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梵行。尔时，当有四众出现，所谓苾芻、苾芻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时苾芻尼，依附村城、郊野、馆舍、国邑、王都，为护戒故在中居止。彼诸在家菩萨，来是住处污其戒众，以毁戒故名住毁城。犯是事已，不值佛世，乃至不能疾悟无上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成就第二损减之法。

“复次，舍利子，在家菩萨见诸有依，善说法律演正法时，便于父母、兄弟、姊妹、妻妾、男女眷属及诸众生而为法障。舍利子，在家菩萨障碍法已，于长夜中自于法律常多障碍，不值佛世，乃至不能疾悟无上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成就第三损减之法。

“复次，舍利子，在家菩萨闻佛经中，如来赞说少欲知足、出要相应独静山林离苦之法，心生不信，轻毁诽谤，亦教他人起如是见。是诸在家不善菩萨，毁呰如来清净教已，还复沉溺可毁呰趣。何等名为可毁呰趣？谓堕地狱、畜生、焰魔世界，或生边地及蔑戾车恶邪见中。在家菩萨行是事故，不值佛世，乃至不悟无上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成就第四损减之法。

“复次，舍利子，在家菩萨依止国王及诸大臣乃至富贵有自在者，行弊恶行，恃为势力，讥诃毁骂轻蔑戏弄无量众生。舍利子，在家菩萨以成就此语恶行故，速能招集诸恶趣报，不值佛世，不遇善友，不得无难，失坏善根，不随安住律仪菩萨修学正法，不能速悟无上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萨成就第五损减之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菩萨成就五种法， 如是智慧无增长，
既不速疾见如来， 亦不逢事人中上。
或为王者大师傅， 欺诈诳惑诸众生，
由具如斯不善业， 不遇世间依怙者。
令多有情生怖畏， 若纳赃财若损害，
兴造如斯恶业已， 终不奉值人中尊。
或令诸尼净戒聚， 破坏摧灭生悲苦，
当离无量亿如来， 亘得成就诸无难。
于其父母妻子等， 障碍不令修法行，
又障听闻于正法， 速感愚痴覆蔽果。
若人厌世乐出家， 便致拘执缘留碍，
当离无量最胜尊， 亘得成就诸无难。
若有听闻如是法， 所谓赞说住空闲，
便生不忍忿恚心， 谤毁谓为非法说。
谤毁如是正法已， 常住生盲大剧苦，
一切重障罪业中， 方斯十六不及一。
彼难奉见诸如来， 设见不能怀信敬，
受女黄门生盲身， 又受驼驴猪狗等。

若有于佛及菩萨，深生殷重爱敬心，
远离一切障碍已，相续修行贤圣道。
父母妻子眷属等，恒乐安勤正法中，
众生厌世求出家，赞美劝助令其果。
若处眷属正法中，当速往登贤善趣，
有能赞劝出家者，速悟无上佛菩提。

“复次，舍利子，出家菩萨复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亲善友，不具无难，失坏善根，不随安住律仪菩萨修学正法，亦不速悟无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为出家菩萨成就五法？一者、毁犯尸罗，二者、诽谤正法，三者、贪著名利，四者、坚执我见，五者、能于他家多生悭嫉。舍利子，如是名为出家菩萨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获无上正等菩提。

“舍利子，譬如饿狗慞惶缘路，遇值琐骨，久无肉腻，但见赤涂，言是厚味，便就衔之，至多人处四衢道中，以贪味故，涎流骨上妄谓甜美，或齩、或舐、或啮、或吮，欢爱缠附初无舍离。时，有刹帝利、婆罗门及诸长者，皆大富贵来游此路。时，此饿狗遥见彼来，心生热恼作如是念：‘彼来人者将无夺我所重美味？’便于是人发大瞋恚，出深毒声，恶眼邪视，露现齿牙便行啮害。舍利子，于意云何？彼来人者应为余事，岂复求此无肉赤涂之骨琐耶？”

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悭饿狗以何等故，出深毒声现牙而吠？”

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来人贪著美膳，必能夺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现牙吠耳。”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当来末世有诸苾刍，于他施主勤习家悭，耽著屎尿妄加缠裹，虽值如是具足无难，而便委弃不修。正检此之苾刍，我说其行如前痴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怜愍众生，欲止息故专思此事，为如是等诸恶苾刍，说此譬喻。

“复次，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故，求于佛智，行毗利耶波罗蜜多。彼诸菩萨摩诃萨，于己身肉尚行惠施，况复规求妄想恶肉，而于他家起诸悭嫉？舍利子，彼诸苾刍悭他家故，我说是人为痴丈夫，为活命者，为守财谷奴仆隶者，为重世财宝玩缚者，唯于衣食所钦尚者，为求妄想贪嗜恶肉起悭嫉者。

“舍利子，我今更说如是正法，彼诸苾刍先至他家，不应见余苾刍而生嫉妒。若有苾刍违我法教，见余苾刍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为我识。汝从何来，乃在此耶？我于此家极为亲密，调谑交顾。汝从何来，辄相侵夺？’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悭苾刍，于后来者偏生嫉妒？舍利子，由诸施家许其衣钵、饮食、卧具、病缘医药及供身等资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将先许物施后来者。’由如是故，即此

苾芻，于施主家起三重过：一者、起住处过，见余苾芻或起恨言：‘我于今者当离此处。’二者、凡所习近当言未知应与不应。三者、于不定家，妄起诸过。舍利子，彼慳苾芻，于后来人发三恶言：一者、说住处过，以诸恶事增益其家，令后苾芻心不乐住；二者、于后苾芻所有实言，反为虚说；三者、诈现善相谄附是人，伺有微隙对众治举。舍利子，如是苾芻，于他施家生慳嫉者，速灭一切所有白法，永尽无遗。

“复次，舍利子，若有苾芻住家慳者，我说是人为不善者，则为弃舍菩提资粮，又为不能随逐安住律仪菩萨修正法者。又舍利子，如是种相，我更当说。乃往昔时，过于无数广大无量不可思议阿僧企耶劫，有佛出世，名胜现王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彼佛住寿九十拘胝岁。声闻众会，九十拘胝那庾多，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乃至一切得心自在第一究竟。舍利子，当于尔时，有大长者名为善择，其家巨富多饶财宝，资产僮仆无不充遍。有二子，一名律仪，二名住律仪，年在幼稚，容貌端正，净色圆满，众人喜见。舍利子，时胜现王如来应正等觉，于晨朝时服衣持钵，大苾芻僧左右翼从。彼佛世尊居僧上首，为福利故现乞食法，入彼长者所住大城，威仪庠序，诸根寂定，心意恬怕，逮得调顺奢摩他，及获第一调顺奢摩他，修摄诸根如大龙象，澄静无浊如深泉池，盛德巍巍如金楼观，色相超挺如紫金山，又如大海众宝充盈，如帝释主诸天围绕，如大梵王心虑寂静。舍利子，彼薄伽梵，有如是等威相庄严。长者二子，当于尔时，在重阁上，遥睹胜现王佛从远而来，容貌威严色像第一，发欢喜心叹未曾有。舍利子，彼住律仪童子，以先睹佛喜踊内心，白其兄曰：‘从生已来，兄颇曾见如是端严含灵王不？’兄报弟曰：‘我从生来，实未曾见如是端严含灵中王。’弟白兄言：‘如我惟忖，于未来世定当作是含灵中王。’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即为其兄，而说颂曰：

“‘如律仪兄今所见， 我于当来定如是，
大苾芻众所围绕， 当复倍胜于今日。
求菩提道因缘故， 当誓不啖诸饮食，
兄既乐居牢狱中， 我意决定当超胜。
如是一切众生尊， 譬等众星之满月，
谁有见斯不生信， 而乐居家不出离？’

“舍利子，尔时律仪童子，即以伽他，报其弟曰：

“‘弟当且止勿高声， 非但语言便遂事，
我岂当发世语言， 试谁在先成正觉！’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复以伽他，白其兄曰：

“‘如是无上菩提道， 非但弊鄙慳心证，
我当发大贤善声， 决定成佛人中上。
夫怀慳者相如是， 资产不欲令他知，
今我岂复守沉默， 尚舍身命况财宝！
我以家资咸布施， 为求菩提道因缘，
及以兄分家财宝， 尽施佛田深敬故。
谁见如是最胜尊， 具三十二妙相者，
而不发愿趣菩提， 唯除具诸下劣见。
所有家宅及财宝， 父母并诸眷属等，
我当一切皆舍离， 速往善逝如来所。
为世依怙作光明， 照世慈尊极难遇，
百千拘胝那庾劫， 如是胜相甚难闻。
我见世尊入王都， 大苾刍僧所围绕，
如盛满月在清天， 流光洞照诸依地。
我见世尊游四衢， 周遍庄严于一切，
犹彼具足千光日， 独满虚空常遍照。
我见世尊居众首， 庄严显发苾刍僧，
如彼苏迷卢山王， 映诸宝山悉严丽。
如来威光极炽盛， 通照此土诸群生，
圆成妙相两足尊， 荣光蓥饰诸大众。
如来住大神通力， 善御天龙非人等，
复兴无量种变现， 为众生故入王都。
谁见如斯正法主， 三十二相大庄严，
而复希趣下劣乘？ 唯除不肖愚闇者。
我今欣睹人中尊， 发生难得清净信，
为利含识趣菩提， 要当往觐如来所。’

“舍利子，尔时律仪童子，又以伽他，报其弟曰：

“‘我于途路非懈怠， 而不速往如来所！
待我下斯重阁已， 当出外宇谛思惟：
宜应捐舍于我想， 又不顾惜吾身命，
及求最上丈夫智， 尔乃往诣如来所。
父母家宅及财宝， 于如是等生重爱，
我今一时皆弃舍， 尔乃往诣如来所。
若有欲愿当成佛， 又深爱乐如来者，
宜速捐诸珍宝聚， 舍离家法趣非家。’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闻是语已，即于阁上下其阶道，将

往胜现王如来应正等觉所。未至之顷，其兄律仪，又从重阁速疾而下，驰诣佛所修敬已讫，时住律仪后乃方至。尔时律仪兄童子，即以十亿无价宝衣，奉献如来。又于佛前，而说颂曰：

"'我今不求于妙相， 奉施如来无价衣，
唯愿当来所获报， 如今世尊等无异。
一切含灵中最胜， 一切妙法善安住，
唯愿当来所获报， 如今世尊等无异。
具足无上智慧藏， 诸力正勤善安住，
三十二相身所持， 愿速当成人中上。
成就诸佛十种力， 四无所畏善安住，
唯愿当来所获报， 如今世尊等无异。
如佛所知真净法， 唯佛善住皆明照，
愿赐演通如是法， 令我速悟上菩提。
我今不求妙色相， 奉佛无价胜上衣，
唯希寂静妙菩提， 为利诸天世间故。
如来所住微妙法， 一切异论无倾动，
我今为求如是法， 敢施无价胜上衣。
诸法无生无老病， 亦无忧愁悲叹等，
愿为开斯寂静法， 导利诸天世间故。
若法无有贪瞋痴， 亦无诸慢及渴爱，
愿说菩提与佛性， 无为清凉甘露法。
若法如来所安住， 为天龙等深敬礼，
或有思虑或无思， 愿为开斯寂静法。
佛住是处能通照， 无量四方诸佛土，
如发大焰深暗中， 愿证如斯等甘露。
若诸一切爱无爱， 性常不依于欲界，
色无色界亦无依， 愿说如斯胜妙法。'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闻兄律仪说是颂已，便以一具新妙宝屣，奉施胜现王如来。即于佛前，说伽他曰：

"'愿我当为诸群生， 为救为趣为依舍，
更不履践于邪径， 恒导群迷说正路。
愿常不习诸贪欲， 此乃愚夫之所行，
永离一切有为法， 恒值如来出兴世。
既逢明照世间者， 便应供养两足尊，
勤求无上佛菩提， 为利一切群生故。
当以无量香华鬘， 高妙幢幡诸宝盖，
奉献龙中之大龙， 为利一切群生故。

复以种种上衣服， 卧具饮食诸医药，
俱持奉献佛世尊， 为利一切群生故。
击大小鼓吹螺贝， 及奏箫管清歌等，
俱持奉献照世尊， 为利一切群生故。
厚味种种极淳浓， 世间微妙所珍尚，
俱持奉献救世尊， 为利一切群生故。
广行如是供养已， 利益无量诸群生，
我于尔时便出家， 精励勤修于梵行。
当安住斯八妙道， 复安无量亿众生，
愿我为诸有识依， 常不履于邪曲径。
众圣诃毁极下劣， 所谓淫欲我能捐，
又当弃捐诸放逸， 于不放逸恒修学。
愿我永不生众难， 常得生诸净信家，
生生常见人中尊， 见已于佛生深信。
既生信已修恭敬， 以妙华鬘及涂香，
种种音乐供养已， 为求诸佛深智慧。
如是广修诸供养， 乃经无量拘胝劫，
永断欲法舍居家， 精勤奉修清净行。’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说是颂已，即于所赞胜现王如来之处，为彼如来，以赤栴檀建立道场，高华绮饰四踰缮那，纵广庄严备诸雕丽。尔时，童子既立道场庄严成就，即以奉施彼佛世尊。又于佛前，而说颂曰：

“‘佛所安住四种住， 往昔最胜所称誉，
我今欣求如是住， 唯愿善逝慈哀许。
若有安住是所住， 心常了知无量众，
及知过去未来生， 我今欣求如是住。
若住是住至究竟， 四种正胜四神足，
及四最胜无碍辩， 我今欣求如是住。’

“舍利子，尔时薄伽梵胜现王如来，哀此童子，受其所献上胜道场，与苾蒭僧入中居止。时，彼童子既睹如来及苾蒭僧受其施故，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又以种种上妙供具而为供养，倍加恭敬，尊重赞叹，于半月间中无断绝。过是已后，便于佛前除去须发，被袈裟衣，以净信心舍弃家法，趣于非家，专志精勤求诸善法。

“舍利子，时二童子求善法已，心正了知，于佛菩提俱发弘誓。其兄律仪作是誓言：‘愿我最先成等正觉，其佛名曰世间依怙放大光明。’其弟住律仪者，又发誓言：‘愿我最先成等正觉，其佛名曰大导商主天人中尊。’舍利子，尔时律仪童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愿已，即于

胜现王如来前，合掌而立大誓庄严，说伽他曰：

“‘我当不复更安坐， 亦无放倚身眠卧，
专精勤求菩提道， 为利一切群生故。
我当不观身与命， 常舍懒惰勤精进，
志求上妙菩提道， 为利一切群生故。
假使血肉都干竭， 皮骨筋脉皆枯燥，
要舍懈怠及身命， 精勤为趣上菩提。’

“舍利子，尔时住律仪童子菩萨摩诃萨，闻兄律仪童子菩萨摩诃萨发是愿已，欢喜踊跃，即于其前，说伽他曰：

“‘今当共契同和好， 修行无上菩提行，
与发最胜勤精进， 为利一切群生故。
我今薄济于身命， 随彼血肉皆枯燥，
发千精进随兄学， 为求无上菩提故。
我当独处住空闲， 山野林中勤精进，
常求微妙最胜智， 随住庄严大法王。’”

尔时，佛告舍利子：“彼过去世，胜现王如来法中，律仪童子菩萨摩诃萨，与住律仪童子菩萨摩诃萨，于彼佛所发大弘誓，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精勤不懈，修行正道。舍利子，彼二菩萨行精进时，于千岁中，乃至未曾如弹指顷，被于睡眠之所逼夺。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欲卧息心。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欲乐坐心。于千岁中，未曾一返屈身蹲踞，唯除便利若食饮时，便就住立。于千岁中未曾再食，日止一食，食止一搏，饮水一器。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欣乐食心，如谓‘我今极为饥渴，愿当疾得’如是等念初无有生。于千岁中，未曾一返过量饮啖。于千岁中，未曾起念称量饮食，此碱此淡、此甘此苦、辛酢美恶，初无兴虑。于千岁中，每乞食时一心正念，未曾观彼授食人面，不生是念：‘谁与我食？为丈夫耶？为妇人耶？’乃至童男童女皆不瞻视。于千岁中居止树下，未曾仰面观于树相。于千岁中，所著衣服未曾再易。于千岁中，未曾一念起于欲觉、恚觉、害觉。于千岁中，未曾起念缘亲里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及余眷属皆不缘念。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于所居家发思觉心。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仰观虚空、日月星宿、云霞等色。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以身依倚若壁若树。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以诸酥油用涂支体。于千岁中未曾起念，身心惊怖。于千岁中未曾起念，身心疲倦。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懈怠懒惰放逸之心，唯兴是念：‘我今修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时当证？何时当得？’于千岁中未曾一返身心痛恼。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我欲剃发。’唯除四天大王，时来头上，以其神力手摩持去，于彼天宫起窣堵波，众宝庄严而为供养。于千岁中，虽有天王若来若去而心都无去来

之想。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从阴影处至光景处，从炎热处至清凉处。于千岁中于严寒时，未曾起念覆厚暖衣而取温适。于千岁中未曾起念，论说世间无益之语。

“舍利子，是二菩萨，于千岁中行如是等坚固精进时，有恶魔名愚痴念，如我今者出现世间，有恶魔罗愚痴念者。舍利子，彼时恶魔兴坏乱故，于律仪菩萨所经行道，仰布利刀遍其行处。尔时，律仪菩萨于彼刀道，微失本心生利刃想，适生想已便即追悔，发大音声再返唱言：‘咄哉奇事！我今如何住于放逸？’舍利子，时彼菩萨所发音声，遍告三千大千世界。于上空中，有百千拘胝天魔徒党，闻是菩萨忆念音声，即共同时语菩萨言：‘如汝今者普告之声，深为善说！深为善说！’舍利子，如是天声，唯律仪闻；彼住律仪，于诸天声及此菩萨普告大声，初不闻之。尔时，律仪菩萨，闻天语已，奋发坚固大精进，欲复前经行，再转其心不缘刀刃。舍利子，时彼菩萨摩诃萨，降魔怨已，住如是威仪，行如是妙行，修如是道迹，起如是大悲，兴发如是勇猛精进，未曾休废。

“复次，舍利子，彼二大士，于彼法中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俱成就是威仪行迹大悲勇猛。又于千岁住空闲林，修佛随念。过是已后，胜现王如来方入涅槃。尔时，诸天便来告曰：‘善男子，岂不知耶？如来今者已般涅槃。’时二大士，既闻天告，即便往诣胜现王如来涅槃林所。既到彼已，合掌而立，瞻仰如来目未曾舍，极怀恋慕，深生敬重，作是念言：‘如来出世大慈悲者，覆护众生同于舍宅，如何一旦速般涅槃，令我等类无依无怙！’舍利子，是二大士，立如来前深怀恋仰，七日七夜足不移处，不胜哀感遂立命终，往生梵世。既受梵身，得宿智力，以大神通从上来下，至涅槃会，为胜现王如来应正等觉，所有舍利起窣堵波，珍宝妙物极世庄严，四十千岁方得成就，以诸轮盖安施其上。舍利子，时二菩萨，为彼如来起窣堵波已，心大欢喜，合掌而立，观其福相倍加欣庆。如是又经七十千岁，方始致礼。因尔命终，俱生赡部洲中大转轮王家，处太后胎。

“舍利子，彼初生已，便忆过去所经诸事，作如是言：‘我于今者，应当安住最上第一不放逸法。’复以伽他，而自诫曰：

“‘我今生处轮王家， 广大财食皆如意，
于极放逸当捐舍， 勤求无上佛菩提。
财宝色欲及王位， 无常迅速须臾顷，
智者于斯不欣乐， 勤求上妙佛菩提。
若于财宝不生乐， 为利含识证菩提，
应疾舍欲求出家， 修行胜妙诸梵行。
我昔过去无量劫， 耽滞五欲为功德，
若生天上及人中， 未曾于彼生知厌。
故应舍欲及王位， 父母眷属诸财宝，

及舍国城大军众， 出家勤求证菩提。’

“舍利子，时彼菩萨，身相端正如十六少童，不乐俗网常思过患，即剃须发，服袈裟衣，以清净信弃舍家法，趣于非家，二十千岁勤修梵行；后命终已复生梵世，于彼寿尽还生赡部。

“舍利子，当于尔时，于赡部洲有佛出世，名曰妙香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善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时，彼菩萨既遇佛已，即于法中剃除须发，服袈裟衣，以清净信弃舍家法，趣于非家，满拘胝岁修行梵行。如是次第，十千如来出现于世，律仪菩萨皆得值遇，于诸佛所植众德本，常勤精进修行梵行。彼住律仪菩萨，常与其兄同生一处，修诸圣道，唯于一佛不修梵行。以是因故，律仪菩萨先得成佛，出现于世，名曰炽然精进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住世教化，经九十拘胝岁；声闻大众有九十那庾多，共会说法。

“舍利子，炽然精进如来兴世之时，彼住律仪菩萨，为转轮王，威加四域，福德所被，于炽然精进如来极起深信，以种种上妙衣服、肴膳、饮食、病缘医药、什物众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三月中，奉献彼佛及苾刍僧。舍利子，尔时炽然精进如来应正等觉，虽受供养，为欲觉悟彼轮王故，令其忆念，说伽他曰：

“‘若为证得诸佛法， 勇猛精进最为上，
贪著五欲诸含生， 凡有所求难果遂。
若求义利于五欲， 智者当知无义利，
汝今处在无义中， 求胜义利不可得。
我昔与汝为兄弟， 俱发弘誓趣菩提，
尔时竞列至诚言， 谁速在初成正觉？
今汝见我证菩提， 转胜梵轮于大众，
汝犹沉溺五欲家， 淫荒女色恒守护。
过去诸佛常宣说， 智者不应保弊欲，
是故我恒勤远离， 曾未追求行放逸。
汝摄恶慧行无义， 汝常安住无义业，
欲法引苦汝长迷， 离欲清净圣所赞。’

“舍利子，时彼轮王闻炽然精进如来说伽他已，生大觉悟，深见欲过，希求出家，竟不辞诸妻子眷属、长者、僚宰、大小诸王，亦不顾恋国邑、人民、财宝府藏，即从座起，往如来前，一心合掌，说伽他曰：

“‘我当悉舍于家国， 要往空闲至命终，
宁使肌肉并干枯， 为佛菩提因缘故。

复当勇猛大精进，利益无量诸群生，
弃舍家法趣非家，当住虚静无为处。
不欣缘附于五欲，弊恶诳惑彼愚夫，
由我陷没欲泥中，故使掩面而随后。
诸欲财宝及王位，一切一时皆弃舍，
即于如来圣教中，专务精修无上道。
谁有智者当亲附，谁行学藏有为行，
令我修行精进已，不速成佛耽诸欲？
是故我舍诸欲乐，王位财宝皆除断，
要归佛教趣非家，为佛菩提因缘故。’

“舍利子，尔时轮王说伽他已，即于炽然精进佛所，剃除须发，服袈裟衣，以净信心弃舍家法，趣非家道，住空静处勤修梵行。于时复有六十拘胝百千众生，闻彼轮王出家学道，亦怀净信除舍俗相，随王出家修诸梵行。

“舍利子，时炽然精进如来，处世垂化，久乃涅槃。轮王苾刍见佛灭度，悲感充塞，奉接如来遗身舍利，起窣堵波严饰供养。其后不久便致命终，生睹史多天；受天报尽，还生赡部洲中，即于是劫，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曰妙行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其佛住世，满拘胝岁。声闻弟子，有拘胝那庾多而共集会，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乃至一切心得自在，已到究竟第一彼岸。妙行如来，安住百千菩萨摩诃萨，令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又为无量无数诸众生等，宣扬妙法所应作已，入般涅槃。正法住世经余一劫，流布舍利饶益众生，亦如我今般涅槃后，舍利广流等无有异。”

尔时，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安住正勤行菩萨道，应当依随律仪菩萨摩诃萨，修学勇猛无倦精进波罗蜜多，不应依附彼枯骨琐住悭众生而为修学。舍利子，若有菩萨乐求菩提，不应他家而生悭吝。若复失念起悭吝时，应乐观察三种怖畏。何等为三？谓于他家数致来往，或因乞食，或复谈话，缠绵不已遂成亲好。见彼第二贤善苾刍，以贪著故便生悭嫉，或时微起一念恚心不相随顺，由是缘故当知摄受地狱诸苦业道，当知下生盲种于其心田，当知生边地业具足摄受。舍利子，我今为汝更说其相。谓彼菩萨，见诸贤善清净苾刍来至其所，辄生嫉妒瞋恚之心，内虽忿结而外现清白，与交言论，心乃悭吝，而身恒将遇随事供拟，或私处隐屏怒眼视之，或以不实事用加诬谤。舍利子，以是因缘，如是菩萨，当知摄受地狱业道，生盲种子植其中心；虽生人道，复在边地，遭诸苦楚，受生盲报；多被诽谤，为他役使，昼夜辛勤初无停息。舍利子，若诸菩萨设于他家起悭嫉时，应思惟此三种怖畏。”

尔时，如来说是语已，长老舍利子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

有也。是诸菩萨摩诃萨，极为希有，乃能善遇如来说是家悭出要之法。善哉！世尊，愿为我等诸声闻众，说正法要，离家悭相。所以者何？我等于佛法中，非为不愿脱于地狱、生盲边地、诽谤果报，常愿生于中国人趣。我等声闻，深欲乐闻离家悭法。唯愿世尊，舍无缘怨，不舍我等，必为宣说！”

尔时，佛告舍利子：“善哉！善哉！舍利子，甚为希有！汝等乃能住无浮谄，请问如来如是之义。谛听！谛听！当为汝说。舍利子，若有众生，欲随如来修学佛法，我当为彼如应显说。何以故？以诸众生能随佛学，如来不违彼意，必现其前而为说故。又舍利子，若有众生，不乐随佛修学正法，若为彼说，是人闻已，则当成立斗诤根本。舍利子，如是成就净信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于诸佛法广生净信，长久大夜常乐观察，为欲救济沉溺众生故，往如来所，殷勤郑重咨疑问义，凡所敷演，乐欲听闻；既闻法已，复获广大清净深信，欢喜踊跃，倍加精进，受持正法如说修行。

“又舍利子，当来之世，我诸弟子少有苾刍，深心希乐趣般涅槃寂静之法，多依三事以为常业。何等为三？一者、常喜追求世间名利；二者、贪乐朋党，追求食家，往还不绝；三者、喜乐追求华饰房宇，贮积财富什物资具，是名依止追求三事。舍利子，是诸苾刍，以依如是三种事故，终不解脱三种恶趣。舍利子，如是苾刍，不乐解脱地狱、傍生、焰魔鬼趣，而返喜乐勤修灭尽趣天道法；又常勤修相言斗讼、讥刺离间、诤论之事；复乐摄受心不净信诸恶友等，舍空静林依泊村落，白衣俗人而为朋翼。舍利子，诸在家者作如是言：‘如是长老，数来我家，与我同好！我当供给，施其衣服、饮食、卧具、病缘医药诸余资具。彼住空闲诸长老等，既于俗人素无周接，我等如何与之言问？’以此事故，是诸苾刍，与在家者转相亲狎，更互谈说，但叙世事繁杂戏论。舍利子，是恶苾刍，乐共无良之人，同止游涉，久著住处，曾无移转；多觅朋党及多食家，数数瞻视躬行庆吊，由此事故密怀亲爱。设有客苾刍来都无供给，先行毁呰非法之言。而客苾刍实是贤圣，是恶苾刍亦不称说：‘汝为多闻，具戒清净。汝是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如是等言全不称说。舍利子，是恶苾刍，在我法中，不修我法，更无余事，唯乐毁呰诃骂不息。舍利子，彼诸俗人为朋党者，又作是言：‘诸客苾刍，未曾与我共住久处，周旋还往。旧住苾刍，与我久住，情事相委，通致使命，经理缘务。以是义故，我当与诸旧住苾刍，共相护吝假为威势。’舍利子，以是等故，诸恶苾刍，于是经典若解不解，一切时中皆悉诽谤，毁呰不信。

“又舍利子，若复有人听闻如来所说经典，如是文句差别法门常乐听闻，闻便信解无疑惑者，必能舍离如是众生，及舍应往恶趣之业。如是，舍利子，修行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听闻如是悭嫉等相往恶趣业；既闻是已，便不自行家悭等事，况复为他开示此法？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精勤无倦，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应如是

学。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八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毗利耶波罗蜜多品第九之四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精勤无倦，修习毗利耶波罗蜜多时，于诸众生起病者想。何以故？一切众生常是病者，恒为三种热恼所烧恼故。舍利子，何等名为三种热恼？所谓贪欲热恼、瞋恚热恼、愚痴热恼。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应以如是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涂傅如是热恼众生。何以故？由是无上正法清凉微妙膏药用涂傅故，一切众生贪瞋痴等诸热恼病皆悉除灭。’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以是正法良药，涂傅众生令三毒灭故。是菩萨摩诃萨无倦正勤，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其相无量，我今当说。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所谓一切众生皆是病者。何以故？由为三毒常热恼故。若有众生生地狱者，亦为如是贪瞋痴等之所烧恼；如是生傍生者，焰魔世界、人中、天上，所有众生无不为是三毒烧恼；若有众生成疑见等诸烦恼者，亦常为于贪瞋痴等之所烧恼。舍利子，是诸众生具烦恼病，非余良医及胜妙药若涂若傅能令贪瞋痴等热恼静息，唯除如来无上胜妙大法医王，及证法身菩萨摩诃萨，以大愿力自严持身为良药已，乃能除灭一切众生贪瞋痴等诸热恼病。

“复次，舍利子，汝应解了如是法门，所谓一切众生贪瞋痴病，非余医药而能差愈，唯有如来无上医王、法身菩萨，以大愿力而得除灭。舍利子，于汝意云何？众生界多？地等界多？”

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妙义，众生界多，非大地界，亦非水界、火界、风界所能比类。”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众生界多，非大地界；乃至众生界多，非彼风界。舍利子，我今更说如是之相。舍利子，有诸众生身形微细，难可睹见，非佛法外诸神仙眼之所能及，亦非声闻、独觉天眼境界，唯是如来清净天眼所能照了。舍利子，如来以净天眼，明见如车轮量，所有微细含识众生，其数无量，多于三千大千世界于人天趣诸受生者。舍利子，如是无量无边诸有情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若可见、若不可见，如是乃至所有假名建立诸有情界；设使于一刹那，或一罗婆，或一牟呼多顷，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彼诸人等并成良医，寿命一劫，明练方术，通闲医道，为大医师善疗众病，皆如今者时缚迦医王。舍利子，彼诸医王同

共集议，作如是言：‘有一众生怀贪瞋痴热恼之病，我为医王勤加功用，当为除灭。’如是，舍利子，设使彼等一一诸医，皆持清凉妙药，其量高广如苏迷卢山王，并又勤加功用，将欲灭一众生贪瞋痴恼。又彼诸医于是清凉药分山王，摩以为末，尽其劫寿涂一众生。一切医王尽其功术，并悉疲倦，乃至药分山王用末涂尽，皆亦不能灭一众生贪瞋痴等诸恼热病。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出兴于世，见诸众生具烦恼病，如来但说一不净观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用以涂傅，无量众生贪欲热恼无不除灭。如是涂傅无量百众生、无量千众生、无量百千众生、无量拘胝众生，无量百拘胝、无量千拘胝、无量百千拘胝众生，无量拘胝那庾多众生，无量百拘胝那庾多、无量千拘胝那庾多、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众生，如是无量姜羯罗众生，无量频跋罗众生，乃至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众生，以闻一不净观故，贪欲热恼同时静息。舍利子，如来但说一慈悲观无上正法清凉妙药用以涂傅，无量众生瞋恚热恼皆得除灭；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生，瞋恚除灭亦复如是。舍利子，如来但说一因缘观无上正法清凉妙药用以涂傅，无量众生愚痴热恼皆得止息；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生，愚痴止息亦复如是。又舍利子，证得法身菩萨摩诃萨，亦以大愿自严持身为法良药，善能息灭无量众生三毒热恼，乃至息灭不可说不可说无量众生贪瞋痴等诸恼热病。

“复次，舍利子，如我先说证得成就法身菩萨摩诃萨，愿力持身而为良药，用灭无量不可说众生烦恼热病。如是等相，吾今更说，汝当谛听。舍利子，我念往昔过无数劫，有佛兴世，名曰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尔时燃灯如来应正等觉，为我授记，作如是言：‘汝摩纳婆，于当来世，过阿僧企耶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乃至佛、薄伽梵。’舍利子，彼燃灯佛授我记已，尔时便证法身成就。佛灭度后，我为帝释，名微妙眼，于三十三天得大自在，具大神通，有大威德，宗族炽盛。

“舍利子，是时赡部洲中，有八万四千大城，有无量千村邑、聚落、市肆居止，复有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一切众生住如是处，人物繁拥极为兴盛。舍利子，当于尔时，有大疫病，中劫出现。多有众生遭遇重病，身体溃烂，痈肿痤疖，疥癣恶疮，风热痰癃，互相违返。以要言之，一切病苦无不毕集。于时复有无量百千诸医药师，为欲救疗如是病苦，勤加功用，极致疲倦，而众生病无有愈者。舍利子，彼诸无量病苦众生不遇良医，为病所弊，无有救护，无有归趣，皆共呼嗟，失声号哭，涕泣横流，作如是言：‘我今受此无量重病，何处当有天、龙、药叉、健达缚及诸罗刹、人非人等，以大慈悲而能见为除我病者？若有能除我病苦者，我当不吝一切财宝，厚报其恩，随其教诲。’

“舍利子，我于尔时，以净天眼超过于人，见诸众生种种疫病逼

恼其身，烦冤缠绕无有救济；又以天耳清净过人，彻听众生号诉之声，极为悲怨，酸楚难闻。舍利子，我于彼时，见闻是已，于是众生深起大悲，即作是念：‘一何苦哉！如是无量无边众生，遭是重病，无舍无宅、无救无护、无归依趣、无能疗者。我今决定为诸众生，为舍为宅、为救为护、为归依处、为医疗者，必令病恼普皆平复。’舍利子，我于尔时，便隐帝释高广之形，于赡部洲俱卢大城不远，受化生大众生身，名曰苏摩；既受生已，住虚空中，以伽他颂，遍告赡部洲内所有众生，说其颂曰：

“‘俱卢大城为不远， 有大身者名苏摩，
若有众生啖其肉， 一切病恼皆除愈。
彼无瞋恚诸忿害， 为作良药生赡部，
汝当欣踊勿惊疑， 随意割肉除众恼。’

“舍利子，尔时赡部洲内所有诸城，八万四千村落市肆，又无量千一切含识为病恼者，闻是声已，一时皆往俱卢大城，苏摩菩萨大身之所，竞以利刀或割或截彼之身肉。舍利子，苏摩菩萨行精进行，当被割时，于其身内，出大音声，说伽他曰：

“‘若此能实证菩提， 智藏当成无尽者，
随我所发谛诚言， 亦愿身肉常无尽。’

“舍利子，尔时赡部洲内，一切众生为病逼故，段段割截菩萨之身，或担持去，或就食者，虽被加害，以愿力故，随割随生无有缺减。舍利子，是诸众生啖食苏摩菩萨肉已，一切病患悉皆除灭；病既除差，复令众生心得安乐，形无变易。是诸众生身心安乐，展转声告遍赡部洲：‘来食肉已，病皆除愈，无有变易，身心安乐。’舍利子，尔时一切赡部洲中人民之类，若男若女、童男童女，食菩萨肉病除愈者，于是菩萨深怀恩慧，竞自思惟：‘是苏摩者极有重恩，除我病苦，施我安乐，令无变易。我当云何施设供养酬斯厚泽？’作是念已，咸共集会，诣俱卢大城苏摩菩萨大身之所。既到彼已，皆共围绕，感戴其恩，不能自胜，说伽他曰：

“‘仁为舍宅为救护， 仁为良医妙药者，
唯愿哀怜垂教敕， 我等如何修供养？’

“舍利子，我于尔时为是大身，拔济众生如是病苦，知是无量诸众生等，衔我重恩，归依我已，便灭所现苏摩大身，复帝释形住众生前，威光显盛而告之曰：‘卿等当知，若为病苦，由我身肉而得除差，卿等怀恩将思报者。卿等当知，我本不为村城、馆邑、王都、国土、田宅、舍屋住处等事，愍卿病苦行身肉施；我亦不为金、银、末尼、

琉璃、真珠、珂贝、璧玉、珊瑚等宝行身肉施；我亦不为象马牛羊、放牧畜产行身肉施；我亦不为妇人丈夫、童男童女、奴婢仆使行身肉施；我亦不为肴膳饮食、衣服、卧具、病缘医药及余资蓄行身肉施；我亦不为园林池苑、宫殿楼观，愍卿病苦行身肉施。卿等当知，我本所以愍卿病苦行身肉施，为令众生离不善业。卿等但能为我永断永离杀生之业，永断永离不与取业，永断永离欲邪行业，如是永断永离虚诳语业、离间语业、粗恶语业、绮饰语业、贪欲瞋恚诸邪见业。卿等于此永断离者，是为利益，是为报恩。'舍利子，尔时帝释，复为大众，说伽他曰：

"'我非为求珍宝聚， 其量高广等迷卢，
亦不为求天玉女， 及诸衣食床敷事。
欲奉苏摩大身者， 但当尊重同和合，
展转慈心相敬视， 专修净妙十业道。
卿等当于十业道， 但常和合坚防守，
是名大兴法供养， 菩萨非求世财故。
我不用诸世财宝， 芳羞饮食妙衣服，
象马车乘牛羊等， 床敷婇女资生具。
卿等但共同和合， 善持清净十业道，
展转发起大慈心， 彼此熏修利义意。'

"舍利子，尔时赡部洲内，无量众人闻我说是劝发之言，感恩德故顶礼我足，皆悉受持十种清净妙善业道。舍利子，我于尔时，为彼大众广宣正法，示教赞喜，便隐天身不现于世。如是，舍利子，我正忆念，往昔世时赡部洲中所有人民，食啖苏摩菩萨肉者，从是已来，乃至无有一人堕于恶趣。彼命终已，皆生三十三天，宿业力故与戒俱生。舍利子，我于尔时，复为彼天随其所应敷演法化，示教赞喜，皆令安住声闻乘中，或独觉乘，或有安住阿耨多罗一切智乘。如是等众闻我法故，或有已般涅槃、正般涅槃、当涅槃者。舍利子，汝观如是安住法身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成就如是大神通力，成就如是大威德力，成就如是大势之力，乃能但舍一身之慧，而大成熟无边众生，皆住三乘得不退转。"

尔时，长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时，精勤修获法身之相？唯然！世尊，愿为解说。"

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法身之相，无生无死，坚固难坏犹如金刚，不可思议。而诸法身菩萨摩诃萨，为欲化度身坏众生故现坏身，又欲化诸身不坏者现不坏身，然此法身圆成具足，非火所烧，非刀能割，如彼金刚坚固难坏。舍利子，安住法身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无倦精进，非有功用，但以其身，则能成熟无量众生，不假其心思量分别。即此菩萨身，自能知了诸身相，随入自身真

如法性，自身真如随入诸法真如，诸法真如随入自身真如，自身真如随入诸佛真如，诸佛真如随入自身真如，自身真如随入去来现在真如，去来现在真如随入自身真如。又过去真如不违未来真如，亦非未来真如违过去真如；又过去真如不违现在真如，亦非现在真如违过去真如；又未来真如不违过去真如，亦非过去真如违未来真如；又未来真如不违现在真如，亦非现在真如违未来真如；又现在真如不违过去真如，亦非过去真如违现在真如；又现在真如不违未来真如，亦非未来真如违现在真如；又去来现在真如即蕴、界、处真如；又蕴、界、处真如即染污清净真如；又染污清净真如即流转寂灭真如；又流转寂灭真如即加行真如；又加行真如即一切行真如。而一切行即是真如，而此真如即一切行。

“复次，舍利子，夫真如者，即是实性，即是如性，是非不如性，是不远离性，是无发动性，是无娆乱性，是不相违性，是无违诤性。又舍利子，夫真如者，无所违诤，以无违诤名曰真如，然诸如来说名违诤。舍利子，真如说名随顺摄受。何因缘故，如来乃说以为违诤？舍利子，如来违于一切诤故，以是因缘，菩萨常现一切违诤。又诸如来本无违诤，亦未曾起。何以故？无违无诤说名如来，而常现诸色像违诤，非唯如来而有动乱。诸菩萨摩诃萨，以如实智观如来身，于如来身平等法性，即观自身平等法性；又于自身平等法性，观察如来平等法性；又于自身平等法性，观察诸身及以非身；于一切身及以非身，观察于彼不思议身。菩萨摩诃萨，于缘生法了一切身，既了知已引摄法身。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当于引摄此法身时，我说是等便证法身；既得证已，又能示现蕴、界、处身，当知是身法身所显。是故，舍利子，一切众生，若有值遇如是法身，若见若闻，即皆调伏；触彼身时，能令众生作诸义利。

“复次，舍利子，如时缚迦大医王者，聚集众药和为形相，变成女像，妍质华美，净色悦人；由是医王善能作故，妙善成就善加严饰。舍利子，是药女像，虽无思虑又无分别，而能示现往来住止、若坐若卧。诸有豪贵大王、王子、大臣、长者及诸小王有病恼者，至时缚迦大医王所。尔时医王观其所治，即以药女赐为仇匹。彼诸人等既蒙所惠，便执药女暂身交触，一切患苦自然消除，无病安乐无有变异。舍利子，此时缚迦大医之王，疗治世间诸病妙智，余有世医无与等者。如是，舍利子，法身所显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乃至一切众生，若男若女、童男童女，有贪恚痴热恼病者，至菩萨所暂触其身，一切病苦皆得消灭，又觉其身离诸热恼。何以故？由诸菩萨摩诃萨本发大愿善清净故。

“复次，舍利子，法身菩萨摩诃萨，不由食抟食故，身得安住。虽复了知一切饮食本无所有，愍众生故而现受食。虽现食之，情无耽著，于其自身未曾顾恋。何以故？法身之力无退无减，不以饮食安住其身。又舍利子，法身菩萨摩诃萨，于诸生死虽可了知，而示现身有

生有死。何以故？为欲成熟诸众生故，示现终尽。然此菩萨摩诃萨，了知诸法无有终尽；示现有生，了知诸法无有起作；虽现生起，了知诸法毕竟无生。又此法身以法为食，法力所持，依止于法本愿力故，无有功用成熟众生。舍利子，法身菩萨摩诃萨，如是等相，皆由无倦精进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而便证入。”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身如金刚不可损， 知时设化故现身，
毒恶刀火非烧害， 见烧害者所化众。
有病则见为良药， 饥渴众生见饮食，
以诸法性无分别， 法身无身一理证。
了知一法从缘生， 无摩纳婆意生等，
众缘有故苦纶运， 众缘无故苦纶断。
了色不坚如聚沫， 思惟诸受等浮泡，
想如热时阳焰动， 芭蕉诸行应观察。
如世善幻舞戏者， 刹那便现诸色像，
了知识用亦如是， 智者于彼皆无愿。
知世财如箭离弦， 复似电飞山水瀑，
暂聚还散类空云， 智者于彼皆无愿。
诸有都无有众生， 未曾不受天诸乐，
复堕地狱更贫苦， 佛子观已不求天。
彼心无依似游空， 非有非无离依止，
虽生诸有无生死， 证无老死大我故。

“复次，舍利子，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时，当应如是正心修学。舍利子，世间虽有诸医充满世界，不能了知三种大患。何以故？彼皆不善又无智故，而不能识贪瞋痴等三种大患。舍利子，彼无智医，非唯不识三种大患，又不了知三大良药对治三患。何等为三？所谓不能了知贪欲大患，不净良药而为对治；瞋恚大患，慈心良药而为对治；愚痴大患，缘起良药而为对治。舍利子，如是诸医惟能疗治一二别病，不能普治一切众病；惟能暂治少时降损，非为尽病毕竟除差。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今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修菩萨道，岂当随学如是诸医？我当依随诸佛世尊，善达诸法无上大医之王，毕竟疗治一切病者。是大医王，我今随从依凭修学；既修学已，我应普治一切病苦，岂当疗治别别诸病？我应毕竟除众病本，岂当暂差不除病本？’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应积集如是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当使一切众生闻药声已，贪瞋痴等极重大患自然消灭。’是故，舍利子，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积集如是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涂傅一切有病众生，不与声闻、独觉法共，唯除如来无上大医之王善达一切法者。以无上正法阿

竭陀膏药，遍涂所吹大法之螺；如是涂已便就吹之，其声遍告三千大千世界，于中所有非一众生闻是声已，但使一切贪瞋痴等诸大重病皆悉除灭。如是除灭，非一百众生，非一千众生，非一百千众生；如是除灭，非一拘胝众生，非一百拘胝、千拘胝、百千拘胝众生；如是除灭，非一拘胝那庾多众生，非一百拘胝那庾多、千拘胝那庾多、百千拘胝那庾多众生，非一姜羯罗众生；如是除灭，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生所有三毒大患皆得除灭。

“复次，舍利子，如大雪山中，有大药王，名为毗伽摩。若闻其声，一切世间猛烈毒热，皆悉消灭。若药所住百踰缮那，其威盛故，令诸恶毒皆无势力。若以药王涂大螺鼓，若击若吹，其声所及；诸有众生，或饮毒药，或被毒螫、毒涂、毒刺众毒恼者，但闻如是螺鼓之声暂至于耳，一切诸毒皆得除灭。舍利子，如是毗伽摩大妙药王，一切世医皆不能识，唯除时缚迦大医王者，方知色性。如是，舍利子，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积集如是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不与声闻、独觉法共，唯除如来无上正法大医之王，能灭众生诸有病者。以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用涂大法之螺；涂已吹之，声告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等，闻是声已，贪瞋痴等诸重大患，悉得寂灭无有遗余。

“复次，舍利子，如是无上正法阿竭陀膏药，从于何所而来集此？舍利子，当知如是膏药，从大菩提法器中来。又舍利子，彼菩提器从何而来？当知从菩萨法财宝箧中来。又舍利子，如是菩萨宝箧从何而来？当知不异大菩萨藏法门中来。是故，舍利子，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应极至诚寻求如是大菩萨藏法门经典，听闻受持，若读若诵，研究义理，广为众生宣说开示。舍利子，汝又应知如是之相，吾今当说，重显其义。若诸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闻我说已，于是经典应极至诚，寻究义理，为他开示。

“舍利子，乃往古世，过阿僧企耶劫，广大无量、不可思议、难可度量乃至过是等数，又复过是等量。当于尔时，于此世界有佛出现，名赤莲华胜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彼佛声闻弟子一大集会，其数具满八十拘胝，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乃至获得诸心自在最胜波罗蜜。舍利子，彼佛寿量满八十岁，便般涅槃。正法住世经五百岁，像法住世亦五百岁。舍利流布如我今者，般涅槃后供养舍利当流布相。

“舍利子，彼佛去世入涅槃后，将满百年，有一菩萨他方界终，生此世界大王之家，适初生已，便唱是言：‘奇哉今者，生非法处！’又作是言：‘奇哉今者，生非法处！’如是唱已，复作是言：‘我于今者当行法行！我于今者当行法行！’尔时，众人皆生疑怪，以其所述同共号之，名为法行。舍利子，时法行王子，渐渐长大，诸根成满状

年二十，净信舍家，趣无上道；既出家已，独止幽闲空寂林中，宴处静室。时，虚空中有大天神，来告之曰：‘苾刍当知，汝今若求如来佛果，声称高远尊上法者，但当勤学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若未获者，勿舍精进，专志寻求，无令不果。’舍利子，时法行苾刍，从彼天神闻斯语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身意悦豫；即行寻访菩萨藏法，躬诣村城、王都、国邑乃至亭馆，展转寻求了无所得。尔时，法行苾刍，复更经历往诸僧坊，或见苾刍或苾刍尼，便至其所，作如是言：‘善哉！仁者，何处当有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菩萨摩诃萨依之修学，出生无量诸佛妙法。’彼便答言：‘苾刍，当知我初不闻何等名为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我于今者因汝说故，方闻大菩萨藏法门名字，来入我耳。’舍利子，尔时法行苾刍，重自思念：‘如是法门诸佛妙法，不应天神妄有所说。我于今者，要当不舍勇猛精进，乃至未闻大菩萨藏法门已来，中无懈废。’便更请问彼苾刍等：‘赤莲华胜如来般涅槃时，焚身之地为在何所？汝当示我此地方面，我当往彼行精进业。’彼苾刍等即告之言：‘苾刍，当知如是方面，是薄伽梵赤莲华胜如来焚身之地。’尔时，法行苾刍即往其所，到已顶礼，右绕无数，却退一面结跏趺坐，一心摄念想对彼佛，作是誓言：‘我于此处结跏趺坐。我若不从赤莲华胜如来，现前听闻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者，要当不解此坐，不起此处。’舍利子，时法行王仙苾刍，精进坚固发如是誓，结跏趺坐过七日已，东方世界有薄伽梵，名曰宝藏如来应正等觉，为法行王仙苾刍故，从彼而来现其身前，为说开示八门句法，因又告曰：‘王仙苾刍，汝今当随八门句法大菩萨藏微妙法门精勤修行，则诸佛法不难得遂。’时王仙苾刍闻佛教已，精勤修习八门句法，于后不久便得成就不可思议无上多闻。即从地起离本坐处，为欲广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勇猛正勤，往诸村城、王都、国邑乃至亭馆，从一一处至一一处，展转宣说显通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满六十岁。于如是时教化众生，天人等众满拘胝数，皆得安住于三乘中。

“舍利子，彼王仙苾刍化众生已，临命终时，发如是言：‘愿我还生此佛世界人趣之中，当修法行。’作是愿已，便就命终。以愿力故，于此世界赡部洲中，生居士家。彼初生日，便唱是言：‘我于今者当修法行！’又作是言：‘我于今者当修法行！’尔时，众人因其所述，为立本号，还名法行。舍利子，是法行童子，形如八岁，净信舍家趣无上道。出家不久，以宿习故，法菩萨藏微妙法门，无上深义自然现前。法行苾刍，安住如是大菩萨藏，六十岁中广行法化，躬至村城、王都、国邑乃至亭馆，处处施化，为诸众生开示是法。于六十岁教化天人，满拘胝众，于三乘中皆已成熟，或住声闻乘，或住独觉乘，或住无上大乘之者。

“舍利子，彼时法行苾刍化众生已，临命终时，复发是言：‘愿我未来当得为人出家闻法。’既命终后，以愿力故，于此世界赡部洲中，生于王家。彼初生日，于上空中，天神唱言：‘此众生界，法胜菩萨出

现于世。’又唱是言：‘此众生界，法胜菩萨出现于世。’尔时，众人闻天告已，便号王子以为法胜。舍利子，法胜王子，如是渐渐诸根成熟，壮年二十，净信舍家趣于非家。既出家已，众人便号法胜苾芻。舍利子，法胜苾芻，大念慧力之所持故，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自然现前，精勤修习，能善永断众生疑惑。六十年中躬事巡化，游历村城、王都、国邑乃至亭馆，为诸众生开示是法。于六十岁，成熟拘胝诸天人众，悉令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舍利子，法胜苾芻将欲命终，复发是言：‘愿我来世生人道中，正信出家。’适发愿已，便就命终，还生此界赡部洲中大富长者家。彼初生时，复有天神大声唱令：‘于此世界，得念菩萨今日出现。’如是再返。尔时，众人闻天告已，皆共号之，名为得念。舍利子，是得念菩萨诸根成满，壮如二十盛年之者，净信舍家趣于非家。才出家已，宿习力故，便得成就不可思议最胜无上不忘总持多闻具足。六十年中身行化导，巡历村城、王都、国邑乃至亭馆，处处流化宣说正法，断众生疑，开示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过六十岁，安置天人满一拘胝，或住声闻，或住独觉，或复安住无上佛智。

“舍利子，是得念菩萨化众生已，临命终时，复发是言：‘愿我未来生于人中，正信出家。’彼命终已，还生此界大王之家。初生之时，复有天神大声唱告：‘此有情界，依法菩萨出现于世。’如是再返。尔时，众人闻天告已，便名王子，以为依法。舍利子，依法菩萨，如是渐渐诸根成满，壮二十岁，以信舍家趣于非家。才出家已，宿习力故，便得成就无间断念念力持故，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自然现前。舍利子，依法菩萨而作苾芻，五十年中游行教化，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一村墟至一村墟，从城至城，从馆至馆，从国至国，从一王都至一王都，为诸众生开示如是菩萨藏法，断除疑惑。于五十岁，令四拘胝诸天人众，住声闻乘，住独觉乘，或住无上诸佛大乘。

“舍利子，是依法菩萨摩诃萨，从是命终，生于东方宝藏如来佛之世界。初生之时，即得成就不可思议无上多闻，教化示导六十八拘胝诸天人众，皆得成满安住三乘。舍利子，是依法菩萨摩诃萨，于彼宝藏如来法中化众生已，命终还来于此世界赤莲华胜佛土赡部洲中，生大王家。当初生时，彼所教化，六十八拘胝天人大众皆成熟者，于彼命终，亦随菩萨生此佛土，与是菩萨而为眷属。舍利子，当于尔时，此方世界有佛出世，名最高行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其佛寿命，满足八十拘胝岁。尔时人寿量与佛等。舍利子，最高行如来应正等觉，处世说法，一一岁中有一大会，一一大会皆有八十拘胝诸声闻众。其佛凡有八十拘胝声闻大会，纯是大阿罗汉。尔时菩萨为王子时，名曰勇施，成就多闻，聪睿胜观；与其眷属六十八拘胝，如是大众前后围绕，往诣薄伽梵最高行如来应正等觉所住之处；既到彼已，顶礼佛足，绕无数匝，却坐一面。

“舍利子，尔时最高行如来，了达勇施王子增上信乐，即便开示本行相应微妙胜法。时，勇施王子闻佛开示如是法已，豁然意解，得清净信；心清净故，即与六十八拘胝眷属，以信舍家趣于非家；既出家已，尽其寿量净修梵行。舍利子，时勇施王子，彼佛法中精进经行，于菩萨道，其心将证无上菩提。时，最高行如来便为授记，告诸大众：‘今此苾刍，勇施菩萨摩诃萨者，次我灭后，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现世间，名大精进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是最高行如来，授彼记已便般涅槃。勇施菩萨见佛灭度，恋慕增感，恭敬供养如来舍利，广起灵庙利益众生，住持正法开化无量。其后不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大精进。舍利子，是大精进如来，寿量半劫，其佛说法无量大会。一一集会，有十二那庾多声闻弟子，纯阿罗汉。

“舍利子，如是无倦精进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毗利耶波罗蜜多故，郑重殷勤，寻求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听闻受持，若读若诵，思惟研究，开析义理，广为含生宣示演说；惟功不已遂至成佛，名大精进如来应正等觉，出兴于世，广宣法化饶益众生，如上所说。是故，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安住大乘微妙正行，欲疾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奋发勇猛精进，郑重殷勤，寻求如是菩萨藏法；即得奉遇，恭敬听受，乃至广为含生宣说开阐。何以故？舍利子，勇猛精进菩萨摩诃萨，必因寻求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方得成满毗利耶波罗蜜多故。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勇猛精进，勤修毗利耶波罗蜜多，为众生故行菩萨行。若诸菩萨摩诃萨精进修行是菩萨行，一切众魔、魔民、天子，于此菩萨不能娆乱，又不为彼异道他论所能摧屈。

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九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五静虑波罗蜜多品第十之一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静虑波罗蜜多，为众生故行菩萨行？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具足勤修四种静虑。何谓为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离欲离恶不善法故，有寻有伺，离生喜乐，是名菩萨安住第一具足静虑。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灭寻伺故，内正等净，心一趣体，无寻无伺，定生喜乐，是名菩萨安住第二具足静虑。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离喜故，便住于舍，正念正知，身正受乐，众圣所说，有舍有念，乐住离喜，是名菩萨安住第三具足静虑。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断乐故，断苦为先，及忧喜没，不苦

不乐，舍念清净，是名菩萨安住第四具足静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静虑，定心清白，无有秽浊，离随烦恼，不舍深定，而能发起一切静虑种种作业，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勤修如是四种静虑。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静虑作业？所谓菩萨成就神通智业圆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神通？复以何等而为智业？舍利子，言通智者菩萨摩诃萨，成就通智具足五种。何等为五？所谓天眼作证智通、天耳作证智通、他心智作证智通、宿住忆念作证智通、如意足差别作证智通。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五种神通，菩萨于中具足成就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天眼性作证智通？云何神通智业圆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得是天眼智业圆满，如是定心清净明白，又无浊秽离随烦恼故，于含识死生作证智神通，其心善趣入。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天眼清净，明亮显照，超过于人，观诸含识，若死若生、好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劣若胜，随诸众生业所积集，悉能了知。如是以净天眼，见诸众生，成就身恶行，成就语恶行，成就意恶行，诽谤贤圣，发起邪见；彼由邪见业受因故，身坏终后，堕于恶趣生地狱中。如是众生，成就身妙行，成就语妙行，成就意妙行，不谤贤圣，发起正见；彼以正见业受因故，身坏命终，往生善趣天世界中。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天眼清净，超过于人，随诸众生业所积集悉能明见。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所获天眼明彻最胜，过诸含生所得天眼。舍利子，由是菩萨所获天眼极善明朗，彻视显现所有色相，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如是诸境皆对目前悉能明见。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由是眼故，一切有障诸色像等，经菩萨眼彻视明朗皆无障碍。是故，舍利子，此菩萨摩诃萨所获天眼，于诸天中为最为胜。如是一切那伽，一切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有学无学及阿罗汉、诸独觉等所得之眼；菩萨于彼所得天眼，作证智通，为最为上、为尊、为胜、为妙、为明清彻第一。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所获天眼，诸出离道之所发生，以是天眼极善明了彻视显现故。所有十方无量无边诸世界中，粗细胜劣、若近若远，一切诸色如实明见。又以是眼于彼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所有含识生一切趣，除无色界，彼一切类皆能如实了知明见。又以是眼善知众生所有业因及业果报，又善了知彼诸众生所有诸根及诸根因诸根差别，悉能分别如实了知。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又以是眼能观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功德庄严，皆对目前悉能现见；既现见已，清净修治，所行戒聚，即以回向所成佛土，清净功德之所庄严。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具足天眼，安住尸罗圆满回向。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天眼清朗超过于人，如实明见一切诸佛及菩萨僧；既现

见已，彼诸正士所有轨则、景行根念、正智威仪、圣法解脱智、住证得总持胜智、巧妙智慧、方便善权，趣入如是一切胜妙法行，菩萨悉能如实明见，便志勤修速令圆满。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所得天眼清净超人，无量功德之所成就。何以故？是眼无障，于一切色悉能见故；是眼无著，于一切色无执著故；是眼解脱，解脱一切随眠见故；是眼清净，性清彻故；是眼无依，以诸境界无所依故；是眼无受，烦恼随眠不执受故；是眼无医，无疑惑故；是眼无缚，离障法故；是眼明了，证法明故；是眼依智，行非识故；是眼无染无恚无痴，远离一切烦恼浊故；是眼随顺胜决择分，以为圣行之所根故；是眼无碍相，于一切众生等放神光故；是眼清朗，离聚乱故；是眼无垢，性皎净故。又舍利子，是菩萨眼，能引佛眼，性如虚空，无所退舍；是菩萨眼，无著无缚，于诸爱恚皆悉远离；是菩萨眼，行义境界等行正法，清净智道于诸众生，善能安住高广大悲；是菩萨眼，于来求者无所恚碍；是菩萨眼，于犯戒者曾无讥毁；是菩萨眼，于诸愆失能随守护；是菩萨眼，于彼懒惰能施策进；是菩萨眼，于心乱者示静虑分；是菩萨眼，于恶慧者施正慧眼；是菩萨眼，行邪道者开示正路；是菩萨眼，于彼下劣信乐众生示现如来广大佛法；是菩萨眼，毕竟能趣一切智智，高广神通妙觉现前，乃至道场无有退转。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天眼神通作证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天耳性作证智神通？复以何等神通智业具足圆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依静虑波罗蜜多故，勤修获得是天耳性，彻听清净超过于人；有二种声，人非人等若远若近，皆闻显现。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天耳性，能闻十方无量无边诸世界中一切声响，所谓天声、龙声、药叉声、健达缚声、阿素洛声、揭路荼声、紧捺洛声、牟呼洛伽声、人非人声，及闻贤圣说法之声，如来声、独觉声、菩萨声、声闻声。如是等一切声响，菩萨摩诃萨，以天耳性彻听之力，悉现闻知。又能了知，诸弊恶趣所有音声，地狱声、畜生声、焰魔界声。如是等无量无边一切声响，菩萨摩诃萨，以天耳性彻听之力，悉能现闻。又诸小虫蚊虻蝇蚁，乃至微细有命之类，随所发声，菩萨摩诃萨，以天耳性悉能现闻。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天耳清净，若诸众生于心所缘，起善不善发生语业，以天耳性，悉能了知。又能了知，或有诸业善因摄受，或有诸业不善因摄受，如是一切悉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或有语业贪随眠故，瞋恚发起；或有语业瞋随眠故，贪欲发起。又能了知，或有语业贪瞋随眠故，愚痴发起；或有语业痴随眠故，贪瞋发起。又能了知，或有语业贪随眠故，贪欲发起；或有语业瞋随眠故，瞋恚发起；或有语业痴随眠故，愚痴发起。如是一切随有言说，音声所显，悉能了知。又能了知，或有语业意解清净方便染碍，或有语业方便清净意解染碍。如是一切所有音声，菩萨摩诃萨，以无碍天

耳大神通智，随诸远近皆如实知。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天耳通智清净明达。十方世界圣及非圣，所有音声皆悉听闻，复能分别无有错谬。虽闻听已，于圣音声不起欣爱，于非圣声不生嫌嫉。又于圣声听闻知故，获得大慈；于非圣声听闻知故，获得大悲。又十方诸声一时无量，菩萨摩诃萨，以前后际分齐智力，天耳无乱皆如实知。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净天耳周广听闻，尽于十方一切世界，如来游化刹土之处，佛薄伽梵说法言音，悉皆听闻；既得闻已，念器不忘，一切能持不令流散，如处器中坚住不溢。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闻如来声亦复如是，悉能了知坚不坚法。又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听法故，非于一佛所说法音而偏领受，于第二佛所说法音缠缚障碍。何以故？菩萨摩诃萨，闻法无厌故。虽复前后一切如来所说法音，皆能任持无有错谬。又菩萨摩诃萨，以净天耳，悉能听闻十方世界善不善声；此诸声中，有所显说时非时语，如是无量皆如实知。舍利子，何等名为时非时语？舍利子，诸佛菩萨善知时宜，或时为众广说法要，或时为众略说法要。菩萨摩诃萨，如是诸声皆悉闻已，以一音声随其所应广略开演。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能善了知，或有实可记法，若为说者，恐恼他故，而不记别；或实非可记法，谓能引无义。菩萨摩诃萨，妙能随顺利他方便无量善巧，自净其心而便授记。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天耳清净彻听之力，知诸声相。或时具有如是相声，应须随喜而听闻者，菩萨摩诃萨，即便听闻如是相声；或时具有如是相声，不应随喜而听闻者，菩萨摩诃萨，便不听闻如是相声。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处大众说法之时，众生耳识不能清净，便以神力加被于彼，令其解了说法音声。若诸众生于一切法皆欲领解，便令得闻如是法声；若诸众生不欣诸法，既无欲解，便令不闻如是法声。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得如是天耳通智，所闻音响无量无边。又舍利子，天耳性者，能令诸法皆明净故；天耳性者，能令智慧性清彻故；天耳性者，能令菩萨自清净故；天耳性者，能令众生性清净故；天耳性者，极善审察如其文字，所说音词而能听闻明了通畅。又能悟入于五趣生所有含识种种言词、音声差别，菩萨悉能同其类音而为说法。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天耳性通，唯能趣向如来天耳，必定不趣诸余乘行。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天耳性彻听神通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他心作证智神通？何等复名他心神通智业圆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是清净他心智通，明了所及尽于十方诸世界中所有含识无量心相，菩萨悉能如实了知。若诸众生，前际心相、后际心相、现在心相，菩萨于中皆能晓了。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他心通智故，以

过去心智，悉能解入一切含识因及随因差别之心。何以故？由能了知如是众生是广大因所生心因。如是众生，是中品因所生心因；如是众生，是下劣因所生心因，如是一切皆如实知。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有施欲解相应根，如是众生有戒欲解相应根，如是众生有忍欲解相应根，如是众生有精进欲解相应根，如是众生有静虑欲解相应根，如是众生有智慧欲解相应根。如是一切诸根相应，菩萨悉能如实明了。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有慈行根，如是众生有悲行根，如是众生有喜行根，如是众生有舍行根，悉能了知如实分别。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有佛乘行根，如是众生有独觉乘行根，如是众生有声闻乘行根，如是一切皆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如实知，如是众生有强因力趣向大乘善因成就，如是众生有强缘力趣向大乘缘因成就，皆能如实分别了知。菩萨摩诃萨又如实知，如是众生有强因力，成就趣向大乘善因，然此众生，由方便因生下贱家；如是众生有强方便力，虽不成就广大善因，然此众生，更植因力生广大家，如是一切皆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欲解清净，非方便净；如是众生，方便清净，非欲解净；如是众生，欲解清净，方便清净；如是众生，非欲解净，非方便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是通力故，如是一切皆能了知。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时，获是他心通智故，所有一切众生，前际因根心行智，及随诸行说法智，如是皆名菩萨摩诃萨他心通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是智故，以彼后际心入智通悉能了知，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戒因，于现在世而有施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施因，于现在世而有戒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精进因，于现在世而有忍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忍因，于现在世有精进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慧因，于现在世有静虑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静虑因，于现在世而有慧因。如是一切无量因行，悉如实知明了通达。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出世行因，于现在世而有世间行因；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世间行因，于现在世而有出世行因，如是一切悉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大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有独觉乘因所生根；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独觉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而有大乘因所生根；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大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有声闻乘因所生根；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声闻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而有大乘因所生根；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独觉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有声闻乘因所生根；如是众生，于未来世当有声闻乘因所生根，于现在世有独觉乘因所生根。如是，舍利子，如前所说，诸有因行及以有缘，于未来世一切众生当有是根。菩萨摩诃萨，以他心智通力故，若因若行若缘，皆能如实分别了知。舍利子，当知是诸菩萨摩诃萨，于未成熟诸众生所，发起正勤方便化导不生厌倦，随彼众生心能悟入为说正法。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善知如是正

法器已，即便为说如是正法，说法之业常无差失，是故皆号之为不虚说法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他心智业通证，于现在世一切众生心及心法次第生起，如是无量悉皆了知。舍利子，云何名为心及心法次第转起，而能知耶？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诸含识，有贪心如实知有贪心，离贪心如实知离贪心；有瞋心如实知有瞋心，离瞋心如实知离瞋心；有痴心如实知有痴心，离痴心如实知离痴心。又复能知，由彼如是如是诸烦恼惑，覆障如是如是诸众生心。菩萨摩诃萨，皆于是等如实了知；既了知已，随彼如是诸烦恼等，出离正法而为宣说。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既具如是他心通智，将欲说法往大众中，先应观察一切大众诸根行等差别之相；既了知已，如彼众生所应行行而为说法。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了知众生根心胜劣之智，能悉了知众生根心胜劣之性。舍利子，当知如是菩萨不妄轻毁于自心相及他心相。何以故？由此菩萨摩诃萨以智简集心相续故，如是以念简集、以悟简集、以趣简集、以慧简集、以觉简集心相续故，离烦恼习相续断绝，清净无垢明彻，无染无浊无躁，择照诸法，随入众生一切心行，如是简集心相续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能悟入如是一切心法智者，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他心神通智业圆满成就之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时，获得宿住随念作证智神通智业圆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具如是宿住随念之智力故，尽于十方遍周世界所有众生非一种种诸宿住事悉能随念，如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若百千生，非一百生、非一千生、非一百千生，如是次第皆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能了知，坏劫、成劫、若成坏劫，非一坏劫、非一成劫、非一成坏劫，如是无量皆能了知。菩萨摩诃萨又知如是众生，曾于彼处，有如是名，有如是性，如是种类，如是色相，如是状貌，如是形像，如是饮食，如是久住，受如是等苦乐之事。菩萨摩诃萨，以宿住智皆能随念，又能了知如是众生，此处命终，彼处受生，彼处命终，此处受生，如是此彼命终、此彼受生。若自若他，如是一切所有行相，所有处所非一种种诸宿住事，菩萨摩诃萨，悉能随念分别了知。

“复次，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依静虑波罗蜜多故，宿住念力善能随念，前际所有自宿住事，悉能了知又能随念；前际所有他诸有情，他数取趣所受非一，无量种种诸宿住事，皆能随念而得知之。菩萨摩诃萨又能随念，前际因生自善根因；又能随念，一切含识前际因生他善根因，如是一切随念了知。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宿住智力无量方便，以自善根回向菩提，能令众生各自忆识所有善根；又令众生于菩提心勤行摄受，如是一切随念能知；又能随念先世所有诸苦乐因，善知此因，皆趣无常、苦、无我等。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

既知是已，于菩萨行，无色憍逸，无财憍逸，无眷属憍逸，无自在憍逸，无有希求转轮圣王憍逸，无有希求帝释天主憍逸，无有希求梵世天王憍逸，无有希求护世天王憍逸，无有希求诸处受生乐著憍逸，无有希求诸欲之王富乐憍逸，唯除为欲成熟众生便以愿力故受诸有。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了知一切皆趣无常、苦、无我故，于过去世烦恼诸行，善能诃责轻毁厌恶；于现在世，更不容纳如是烦恼，乃至命难重苦因缘，终不造作不善之法及诸恶业。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先所集一切善根，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其增广现在所集诸善根等，为欲摄受一切众生，远离一切不平等回向故。是菩萨摩诃萨，具如是等诸善根已，绍三宝种令不断绝，皆为回向一切智智。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念定之力，乃能如是成就无量微妙善法。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宿住妙缘随念，极善安住住法界故；如是随念坚固不动，方便善巧简择集故；如是随念无有掉乱，已善修治静虑业故；如是随念无有躁扰，妙奢摩他善住持故；如是随念无诸迷谬，毗钵舍那善摄受故；如是随念性无鲁朴，善证清净现妙智故；如是随念能善忆持，久远诸念无忘失故；如是随念大宝伏藏，福德资粮善积集故；如是随念不随于他，智慧资粮善积集故；如是随念已到彼岸，诸度资粮善积集故。如是，舍利子，当知无量无边诸妙善法，皆由念力所任持故，于过去世及现在世，发起忆念无忘失法。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宿住神通成就具足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如意足作证智神通？何等复名如意足通智业圆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欲三摩地断行成就修如意足，如是勤心观三摩地断行成就修如意足。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依如是等欲勤心观助发之法，极善修治，极善成立，自在转故，能善修习四如意足。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四种如意足已，随其愿欲；如意神通证得现前，能示非一种种神变。菩萨摩诃萨，虽现无量神通变化，皆为度脱诸众生故而修习之。舍利子，是诸众生，应见如是神通变化受调伏者；菩萨摩诃萨，随彼所应，即便显示如是神通无量变化，或现色相，或现威力，或冥加被众生，因是而从度脱。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如意足通现诸色相调伏众生？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由如是等诸色像现，若见若闻，方从调伏。菩萨即便随其所念，现斯色像，或现如来色像，或现独觉色像，或现声闻色像，或现天帝色像，或现梵王色像，或现护世天王色像，或现转轮圣王色像。如是等诸余色像，菩萨摩诃萨，随所化度皆能示现；乃至由现畜生色像，及余一切而调伏者，即便示现如是色像，为诸众生宣说正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如意足通现诸威力？舍利子，

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恃增上慢，忿恚惰逸极怀深重，由如是力得调伏者。菩萨摩诃萨，随其所应，便为示现如是神力，或现摩诃诺伽那力，或现那罗延力四分之一，或现那罗延力全分之半，或现那罗延力具足全分，如是乃至渐致兼倍，令彼众生调伏化度。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静虑波罗蜜多如意足神通力故，能以二指举苏迷卢最大山王，轻转自在，犹如取一阿末罗果，复以山王掷置他方无边世界。舍利子，如此山王，举高一十六万八千踰缮那，量广八万四千踰缮那量，四宝所成高广第一，由是菩萨住如意足，虽掷异方，于菩萨力无损无减。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住如意足故，又能以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纵广尽其际量，从水轮聚上至有顶，擎置掌中住经一劫，现诸威仪无有妨碍。舍利子，如是无量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悉能随应示现神变。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化现成就如是大力，为令力增上慢忿恚惰逸极重众生，见闻菩萨显现神变，所有恃力怀慢忿恚惰逸悉皆摧灭。菩萨了知既调伏已，随其所应为说法要。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证得如意足通加被之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即以如是加被智力，随所加念即便成就。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欲加念深广大海使如牛迹，即如其念令是大海量如牛迹；又欲加念微浅牛迹犹如大海，即如其念令是牛迹量同大海。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欲加念劫烧大火令成水聚，即如其念便成水聚；加念水灾令成火灾，即如其念火灾便起。舍利子，以要言之，一切加念神足之门，菩萨摩诃萨，随念加之皆得成就。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有加念下中上法互相转易，即随其念皆得成就。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凡所加念神通被物，贞固难坏不可转变，一切世间无有能令摇动隐没。若沙门、若婆罗门，诸天帝释、魔王、梵王，及余世间，皆无有能如法摇动及隐没者，唯除法主诸佛世尊，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加念持力，但为尊重，种种广大奇特变现，诸众生等，为宣正法故现威神。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得如是如意神足无退自在，超过诸魔烦恼境界，趣入一切诸佛境界。是诸众生不恼方便，一切善根资粮积集，一切魔王及魔军众、诸威德天不能遮断。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如意足作证神通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得是神通？此神通者何等义理？复以何等而名为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观色像，名曰神通；若能了知色像尽法而不证尽，是名为智。又舍利子，若能听闻一切声响，是名神通；若能了知声响前际本不可说，是名为智。又舍利子，若能了达众生心行，是名神通；若能了知心性寂灭，不证彼灭，是名为智。又舍利子，若能随念过去边际，是名神通；若能了知三世无碍，是名为智。又舍利子，于诸佛土若往若来，是名神通；若知国土等虚空相，是名为智。又舍利子，了法兴起故，

名为神通；观法平等，是名为智。又舍利子，明达诸世间，故名神通；不杂诸世间，是名为智。又舍利子，威势映夺一切释梵护世诸天，故名神通；了知一切声闻、缘觉其证下劣，是名为智。舍利子，诸如是等若通、若智，其德无量不可思议，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精勤获得如是神通智业圆满。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证得无边深妙静定。何以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乃至尔所无数烦恼积集心舍，菩萨于彼亦有尔所无数静虑资粮功德安住其心。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乃至尔所一切众生，以烦恼心生诸散乱，菩萨于彼亦应积集尔所静虑资粮功德。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所证静虑无量无边，皆由静虑波罗蜜多之所发起。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所证之定极善深妙。菩萨应时安住于中平等引摄，是处说名三摩呬多。舍利子，云何名为平等引摄？舍利子，三摩呬多者，引摄有情平等之性，故名此定三摩呬多。舍利子，三摩呬多者，引摄其心平等性故；又三摩呬多者，引摄欲解平等性故；又三摩呬多者，引摄方便平等性故；又三摩呬多者，引摄增上欲解平等性故；又三摩呬多者，引摄柁那平等性故，又能引摄尸罗、羼底、毗利耶、静虑、般罗若平等性故；又三摩呬多者，引摄一切诸法平等性故。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三摩呬多，深妙静虑引摄平等诸法性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所获静虑微密深妙，唯智能入，亦得名为三摩半那。舍利子，何等名为三摩半那？舍利子，如是妙定等诸法性。所以者何？若菩提平等，即是一切有情平等；若一切有情平等，即是诸法平等；若能平等证入是平等性，是则名为三摩半那。又舍利子，若空性平等，即诸法平等；若能证入是平等性，是则名为三摩半那。如是无相、无愿及以无行性皆平等，即诸法平等；若能证入是平等性，是则名为三摩半那。又舍利子，若心性平等，即诸法平等；若能证入是平等性，是则名为三摩半那。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获是静虑三摩半那平等之性，皆因静虑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平等微妙静虑，于诸含识有恩无恩，皆生平等，心无简约。是故菩萨，等心于地，等心于水，等心于火，等心于风，等心虚空，无有高下亦无萎屈，安住善住证无动摇，于诸威仪心恒在定，又不分别所住威仪，心性纯熟乐处深定，不掉不举无有飘转，远诸愚钝言无杂乱，知义知法善识诸时，所谓迦罗吠罗及三摩耶，巧能随顺一切世间，而与世间性不相杂，超越世间利等八法，诸烦恼惑不能染污，杂愦闹处远于所行，唯常安止平等法性，不舍深定而现世间一切作业。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证入如是无量功德，当知皆是妙慧方便之所发起。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证是妙慧及以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大悲力系心于境为度众生，是名方便；证入寂静最极寂静，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能证入佛智无碍，是名方便；无有一法而可虑知，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能证入诸法摄观，是名方便；若于法性无杂思惟，是名为慧。又舍利子，平等证入佛身庄严而现在前，是名方便；观察法身性无处所，是名为慧。又舍利子，平等证入忆念诸佛所演言词梵言声等，是名方便；观察法性不可言说，是名为慧。又舍利子，平等证入其心安住金刚喻定，是名方便；念无散乱观察法性，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如是定安住本愿成熟众生，是为方便；观察众生皆无我性，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定缘彼增上境界，发起一切增上善根，是名方便；若能观察无根无住，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定修治佛土现前，是名方便；观察国土与虚空等，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定发起庄严道场，是名方便；若住寂静虑知诸法，是名为慧。又舍利子，若定发起转正法轮，是名方便；若观所转法轮无起，是名为慧。又舍利子，如是无量觉分资粮平等证入观察现前，是名方便；如是无量诸惑寂灭息除热恼，如来所有静虑妙乐，不与诸法而共相应，无有诸相诸相遍知，远离一切所缘境界，如是皆入菩萨正定所有静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观察具足，是名为慧。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尽静虑，与静虑波罗蜜多相应故，一切恶魔不能得便，即名安住诸佛法器。舍利子，如是方便，如是妙慧，是名菩萨摩诃萨静虑波罗蜜多具足成就，皆是妙慧方便之所发起。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具足成就不退神通，善能建立智所作业，非彼慢力之所发起，游戏神通示现世间，一切作用安住神通，发起世间一切大事。又舍利子，此神通者为大智相，具足世出世间微妙作用故；此神通者为大慧相，现见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此神通者为无尽相，随遍一切如虚空故；此神通者等见诸色，色无色中平等见故；此神通者善能随入音声法门，前际音声平等性故；此神通者能观众生一切心行，现见彼性故；此神通者善能随念一切诸劫，分别了知前后际故；此神通者善能示现无量神变，恒现在前无加行相故；此神通者了知漏尽，观待迦罗及三摩耶不过时故；此神通者是圣出世，于一切法决择分故。又舍利子，如是神通微妙甚深，声闻、独觉所不能测；如是神通有大威德，善能调伏一切有情；如是神通有大功业，证得灌顶一切诸法自在转故。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获是无退诸胜神通，善能建立智所作业，非彼慢力之所发起。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六静虑波罗蜜品第十之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故，获得如是无退神通，善能建立智所作业。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得是通智，由清净心、鲜白心、明洁心、无浊心、离随烦恼心、善调顺心、善寂静心、善修治心，如是心相之所由生，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之所发起。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处于世界，故作意生，非系缚生，不由系缚命终受生。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解脱一切虚妄分别故，解脱一切非真实烦恼缚故，解脱一切颠倒妄执所依止故。是故此菩萨摩诃萨，随现世界，解脱而生；解脱命终，解脱受生。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现受生已成办大乘，圆满一切诸佛正教，遍游十方广求佛法。虽志有所求，而无取无得。随入诸佛法，即为一切法；随入一切法，即为诸佛法。如是菩萨，随入佛法及一切法，然不随彼法非法行。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能如实求诸法时，安住无取及无得者，是则无有一法而可入于算数。何以故？一切诸法超过算数道故。若能了达法平等性，是则不执法与非法。何以故？一切诸法性无执故。若计于中而有义者，是则获得广大无义。若有善能不计于义，是则义与非义不现前故。不见义者，于一切处觉慧无碍。是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了觉无碍，则为获得无障碍觉；若有无障碍觉，则于一切而无所著；若无所著，则无所住；若无所住，则无所乏；若无所乏，则无痴无求；若无痴无求，则无迷无惑；若无迷无惑，则无我所；若无我所，则无摄受；若无摄受，则无所执；若无所执，则无诤论；若无诤论，是则无诤沙门之法；若有无诤沙门法者，是则一切无碍无障等虚空求；若能等彼虚空求者，则不系属欲界、色界及无色界；若于诸处无系属者，则无色相及以形量；若其无是色相形量，则能如是随觉；若能如是随觉，则能如是通达。舍利子，云何说名随觉通达？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能随觉通达，是处无有少法可得，此则说名随觉通达。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由平等证入如是随觉通达故，说是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成就希奇未曾有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成就希奇未曾有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故，虽行大慈而恒观无我，虽行大悲而知无众生，虽行大喜而知无命者，虽行大舍而知无数取，虽广行大施而心恒调顺，虽缘境净戒而心常寂静，虽随辱行忍而心无穷际，虽勤加精进而心能简集，虽入诸静虑而正心观察，虽遍行智慧而心无所行，虽行四念住而心无缘念亦无作意，虽行四正断而心无生灭，虽行如意足而心无戏论，虽行净信而心无系著，虽行正勤而心恒远离，虽行于念而心恒自在，虽住三摩地而心证平等，虽行般罗若而心本无根，虽行诸力而心无摧伏，虽行觉分而解析菩提，虽修道分而心无所修，虽行奢摩他而心恒寂灭，虽行毗钵舍那而心无定观，虽修行圣谛

而毕竟遍知，虽成熟众生而心本清净，虽摄受正法而不坏法性，虽净佛国土而心等虚空，虽证无生法而心无所得，虽行不退转地而心性无退，虽获诸妙相而知性无相，虽庄严道场而心游三界常处周轮，虽降伏魔军而于诸含识无所摧伏，虽知诸法即菩提性而心随觉了，虽转法轮而心住法性无还无转，虽复示现大般涅槃而于生死性心常平等。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平等证入随觉通达，如是希奇未曾有法，当知修行静虑波罗蜜多之所成就。

“复次，舍利子，何等名为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修学菩萨静虑之相？舍利子，菩萨静虑不住自性，为满如是三摩地故；菩萨静虑无有爱味，不为贪著自安乐故；菩萨静虑缘于大悲，为断一切众烦恼故；菩萨静虑定无退转，缘于欲性增上性故；菩萨静虑鋆发神通，了达众生诸心行故；菩萨静虑心欣爱悦，善能显发心自在故；菩萨静虑了知一切三摩钵底，映蔽一切色无色界故；菩萨静虑是为寂静，最胜寂静，近于寂静，映蔽声闻、独觉定故；菩萨静虑无有分别，极为究满妙清净故；菩萨静虑行品最胜，习气相续永除灭故；菩萨静虑以慧超度，超度一切诸世间故；菩萨静虑为诸含生欲解导首，善能度脱诸含生故；菩萨静虑绍三宝种令不断绝，以佛静虑无穷尽故；菩萨静虑最为高显，三摩呬多常现前故；菩萨静虑自在而转，诸有所作善圆满故；菩萨静虑是为大我，以妙智慧为大我故。舍利子，如是无量菩萨静虑，皆是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之所集起。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静虑波罗蜜多，何等之法而为前导？舍利子，静虑波罗蜜多者，心静观智以为前导，心住一缘以为前导，心无散动以为前导，其心安住以为前导，心奢摩他以为前导，心三摩地以为前导，三摩地根以为前导，三摩地力以为前导，三摩地觉分以为前导，正三摩地以为前导，静虑解脱以为前导，九次第定以为前导，九灭除法以为前导，一切善法以为前导，伏烦恼怨以为前导，三摩地蕴具足圆满以为前导，菩萨摩诃萨诸三摩地以为前导，佛薄伽梵诸三摩地以为前导。舍利子，如是等无量静虑，皆为静虑波罗蜜多前导之法。舍利子，复有无量无边证寂静法，并是静虑波罗蜜多之所前导。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静虑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当于是中发勤精进，具足修学，行菩萨行。”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静虑解脱到彼岸， 勤行此行多劫海，
其心清净无浊秽， 不染世法喻莲华。
有大静定名遍照， 此定依修到彼岸，
又名月光净庄严， 复名电光所严饰，
或名高行或心勇， 或定名为无垢光，
或戒德办或无忧， 或名诸法自在转，
或名法炬或法勇， 或名山威法自在，

或正法智自然超，或持正法妙清净，
或名观察他心定，或名正法宝光明，
复名灭惑严胜幢，有定名为摧魔力，
或名断疑及无著，或定名为寂静灯，
或力高胜或十力，或名敬手大名称，
或名持山善安住，或苏迷卢大明灯，
或名无胜胜彼胜，或名智炬及慧行，
或无边智或自在，或名发慧寂静定，
或名月净日音声，或那罗延摧高慢，
或善调龙师子吼，或名远离种种想，
或名旋转或返还，或无瞋眼力清净，
或定名为念诸佛，或名念法或念僧，
或名智转或入空，或名无相或无愿，
或金刚喻或静地，或金刚地或高胜，
或名山王或不瞋，或无边转或净音，
或离烦恼或观察，或虚空妙或如空，
或发广大诸功德，或趣觉慧或念慧，
或辩无尽或相续，或无边说词无尽，
或无坏善作所作，或名观察或众悦，
或名慈现或悲广，或入欢喜或欣庆，
或舍或脱二种碍，或名法光或法义，
或金刚幢或智海，或解脱坚或众喜，
或名智炬无动定，或定名曰胜莲华，
或简集法或无动，或名慧上及寂静，
或无边光或佛海，或名解脱或智授，
或名如来妙庄严，或名无边胜光焰，
或名欢喜庄严土，或名悦豫众生意，
有定名为一切时，顺菩提道三摩地，
或定名为到彼岸，觉分华严施宝髻，
或施甘露坚解脱，或风无动盛光明，
或名海潮沟宝藏，诸那罗延山峰力，
或名神通广大义，妙善摄受三摩地，
或定名为大通照，诸佛如来之境界。
证得如斯寂静定，及余拘胝无有边，
修行静虑到彼岸，菩萨功德广无量。
行住恒游静虑境，其心无扰常澹泊，
若坐若卧止定中，无有威仪不在定。
处定能发大音声，以诸法性恒寂静，
无异分别无自在，无我无命无分别。
如是及余无涯际，无有数量功德海，

聪睿菩萨愍含灵，修行静虑到彼岸。

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一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依此勤修行菩萨行。

“舍利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菩萨藏微妙法门，殷勤郑重，听闻受持，若读若诵，思择义理；既能通达，复为他人广宣敷演，开示其要。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闻我说已如法奉行，于菩萨藏微妙法门，殷勤郑重，听闻受持，读诵研寻，通达其义，为他宣说广开示已，当知是人证得如是无尽慧相。舍利子，如是慧者，为何等相？云何入证？舍利子，所言慧者，以闻为相，菩萨之人如理证入，是故说为无尽慧相。又舍利子，如是之相，我当广说。谓此相者，菩萨摩诃萨为求正法，欲乐为相，欲解为相，方便为相，善友为相，无慢为相，于多闻所恭敬为相，尊重为相，旋绕为相，谦敬为相，亲觐为相，谛闻为相，承事为相，思惟为相，不乱为相，珍宝想为相，良药想为相，息诸病想为相，念器为相，趣觉为相，乐大慧为相，证入觉为相，闻无厌足为相，舍增益为相，调顺离薪为相，亲近多闻者为相，于诸作事喜爱为相，身调适为相，心勇锐为相。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听法众无倦听闻为相，听闻正义为相，听闻正法为相，听闻正行为相，听闻证智为相，听闻波罗蜜多为相，听闻菩萨藏法为相，听闻诸摄法为相，听闻方便善巧为相，听闻梵住为相，听闻神通为相，听闻正念正智为相，听闻念住为相，听闻正胜为相，听闻神足为相，听闻缘起为相，听闻无常为相，听闻苦法为相，听闻无我为相，听闻寂静为相，听闻空为相，听闻无相为相，听闻无愿为相，听闻无加行为相，听闻善根加行为相。又舍利子，如是自在为相，闻法为相，对治杂染为相，制伏一切烦恼想为相，赞美智者为相，亲觐圣者为相，远离非圣为相，听闻圣者为相，听闻诸根为相，听闻修习随念为相，听闻觉分为相，听闻圣八支道为相，听闻如来力、无所畏、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碍辩才、十八不共佛法为相。

“如是，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若于此听闻，即于此解了；若于此解了，即于此正行。何以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菩萨藏微妙法门，闻相趣入，方便无量，吾今略说四十一种。舍利子，何等为相？一者、若有菩萨，于此法门生欲乐者，当知此菩萨摩诃萨，即为听闻闻便解了，既解了已便行正行；二者、若有菩萨，于此法门生于欲解，当知此人，即是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者、若有菩萨，于此法门方便趣入，当知此人即是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四者、若有菩萨，亲近善友，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五者、若有菩萨，于多闻所心无有慢，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六者、若有菩

萨，恭敬多闻，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七者、若有菩萨，于多闻者生尊重心，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八者、若有菩萨，于多闻所旋绕奉敬，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九者、若有菩萨，于多闻所行谦下心，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者、若有菩萨，亲近多闻，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一、若有菩萨，于多闻所摄耳谛听，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二、若有菩萨，于多闻所承事迎逆，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三、若有菩萨，于多闻所思惟义趣，心定不乱，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四、若有菩萨，于多闻所起珍宝想，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五、若有菩萨，于多闻所起良药想，此人即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六、若有菩萨，于多闻所能起息灭贪瞋痴想，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七、若有菩萨，于多闻所闻已能持，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八、若有菩萨，趣觉于法，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十九、若有菩萨，于多闻所乐其智慧，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若有菩萨于多闻所闻已觉悟，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一、若有菩萨，闻无厌足，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二、若有菩萨，闻说柁那便增长舍，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三、若有菩萨，闻说尸罗便守护戒，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四、若有菩萨，闻说羼底便能修忍，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五、若有菩萨，闻说毗利耶便起正勤无倦精进，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六、若有菩萨，闻说静虑便入静虑其心不散，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七、若有菩萨，闻说般罗若其心决定，便修智慧为尽诸漏，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八、若有菩萨，于多闻所生大欢喜，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二十九、若有菩萨，听闻法已身调适者，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若有菩萨，听闻法已其心勇锐，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一、若有菩萨，闻大乘经心生信欲，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二、若有菩萨，闻摄法已其心趣入，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三、若有菩萨，闻说念住便即趣于身受心法，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四、若有菩萨，闻说正胜，便于恶法已生未生，若背若舍，若彼善法已生未生，不舍觉转，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五、若有菩萨，闻说神足即能奉行生身轻性，生心轻性，生欲轻性，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六、若有菩萨，闻说静虑便静思惟其心趣入，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七、若有菩萨闻诸法中不轻蔑行，便于众生起大慈心，于入苦者起大悲心，于正法所起大喜心，于不善所起大舍心，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八、若有菩萨，闻说根已，其心趣入于彼诸根，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慧根、三摩地根，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三十九、若有菩萨闻说觉分，其心趣入觉悟法性，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四十、若有菩

萨，闻说道支，其心趣入涅槃正路，此人则为听闻解了，行于正行；四十一、若有菩萨，闻说如来力、无所畏、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碍辩才、十八不共佛法及余无量诸佛正法，皆听闻已，其心趣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人如是如法听闻，既听闻已便能解了，既解了已行于正行。舍利子，我已说是四十一法趣入闻相，诸菩萨摩诃萨当于中学。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闻慧本相。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行菩萨行者，应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郑重听闻，受持读诵，思惟其义，通微妙法，复为他人广分别说，是行资粮。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而起正行？舍利子，菩萨于法起正行者，所谓如说修行，建立而住，是名于法而起正行；若复有能一切不取，是名于法而起正行。何以故？舍利子，若取于法，即名邪行。无处无位执取法人，由如是法能得出离，必无是处。何以故？无取行人，于法无行，尚应生疑，无作用故，况取法行而非邪行？是故应当不取诸法而行正行。又舍利子，若于诸法无有障碍，是名正行；若于诸法不轻蔑者，是名正行；若于诸法不取不舍、不生不灭，是名正行；乃至若于诸法无合无散，是名正行。又舍利子，如我所说若有是处，无有少法而可见闻，亦无可说，如是一切诸法非可得见、非可执取。何以故？一切诸法皆是一相，所谓无相。

“又舍利子，一切诸法性本无相。若有菩萨说于无相，是则无相还应可说。何以故？无相、有相皆无相故，不可说言，此为有相，此为无相。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能悟如是一切法相即是无相，不可得见，不可执取，如法了知，是名正行。菩萨摩诃萨，勤修如是正法行已，当于诸法证入无障照明之慧。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正行之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安住正行聪睿者， 于菩萨藏善决定，
此人于法不起执， 无执取行相如是。
证得诸法不为空， 非于诸法空平等，
又非空法有所执， 无执正行相如是。
于法无取亦无舍， 亦非取法以为法，
无取是名诸法相， 无取正行相如是。
若于诸法智无碍， 此智无有不焚烧，
于焚烧智无所执， 诸法正行相如是。
智者安住远离德， 于法应起勤精进，
若能依止轨则行， 尔时当入清净门。
是清净门通诸法， 亦了有情诸欲解，
智者虽知无所观， 而能演宣如是法。
于甚深法了胜义， 常于深义胜决择，

踊现无边功德行， 明智多闻如大海。
于彼所说诸文义， 究竟无能证得者，
以彼文义俱无边， 真实正行恒无动。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乃至为他如法说已，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获得光明，能破一切无明黑闇及诸翳膜。舍利子，如是光明即为智慧。何以故？善不善法皆能明了，如实知故。是菩萨摩诃萨，修如是法获明慧已，乃至命难众苦因缘，决定不造诸不善法。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欲永灭不善法故，随所闻法极善通达；既通达已，是则说为牟尼寂静。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正行之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如人入闇室， 覆蔽绝光明，
虽有众色像， 非明眼所见。
如是虽有人， 内具诸明解，
不闻于正法， 善恶何能晓？
多闻解了法， 多闻不造恶，
多闻舍无义， 多闻得涅槃。
善听增长闻， 闻能增长慧，
慧能修净义， 得义能招乐。
聪慧得义已， 证现法涅槃，
净觉法相应， 证得第一乐。
闻菩萨藏已， 正法善安住，
为世大光明， 行菩提妙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能受持菩萨藏经正行人所，深起敬心善知识想；既生想已，又于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倍复寻求，令此法门转增明净。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求菩萨藏故，发生信欲，策励正勤，检摄其心，令定安住。是菩萨摩诃萨，于四正断方便修成，一切法中得无障碍。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正行之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所谓说法者， 即为善知识，
恭敬听闻法， 安住于正行。
欲解常无退， 精进常高勇，
净慧常修治， 于智常安住。
自然达诸法， 不随于信行，
以智观于法， 是为诸佛说。

智者分别句，趣义善加学，
于白黑品等，常修常远离。
心曾无厌倦，于法无退没，
身欲并轻安，速得心精进。
由闻法增智，智增无退念，
智恒依念住，了知净秽法。
学于无上法，趣胜念慧力，
了众生欲解，自学于长夜。
学法已升进，极进智清净，
了众生欲解，如解便开示。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菩萨藏微妙法门，如是寻求通达觉慧，依是清净善法明门，菩萨常应如是修学。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法修学，应作是念：‘二因二缘能发正见。何等为二？所谓从他闻音，及以内自如理作意。’彼复思惟：‘从他闻音，如理作意，为何等相？’寻重思惟：‘若有乐定，修相应行诸菩萨等，未曾听闻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又不听闻圣法律教，但于三摩地中生知足想，当知是人以慢力故起增上慢。我说是人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忧苦诸热恼等，既不脱诸热恼等苦，岂得脱彼五门生死为之沉溺流转不息？是诸众生实非解脱，而便自谓我已解脱；实未离苦，而便自谓出离众苦。是故如来依是人故如实说法。若能从他随顺听闻，是则解脱诸老死等。’复作是言：‘如我先闻薄伽梵说：

“‘多闻解了法，多闻不造恶，
多闻舍无义，多闻得涅槃。
善听增长闻，闻能增长慧，
慧能修净义，得义能招乐。
聪慧得义已，证现法涅槃，
闻法净黠慧，证得第一乐。’

“是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思已，当于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及以圣法毗奈耶教，殷重听闻，受持读诵，广为他人敷演开示。

“复次，舍利子，若诸含识于菩萨藏微妙法门，虽复听闻而不如理方便作意，当知是人于彼圣道不能正行。是故如来依是人故说正法要，作如是言：‘若欲解脱生老病死，当具内自如理思惟，诸菩萨等应如是学。’舍利子，云何名为如理方便？何等菩萨如理作意而能修学？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理方便者，无有一法若合若离。何以故？如理方便非方便故。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有安住如理方便及作意者，当知此相但是音声；而此音声性无所起，亦不转起，及由彼故而发音声。何以故？彼一切皆不可得故。又复菩萨观是音声前际后际，

从何而生？灭往何所？如是观察了不可得。又更推求如此声者，为在已说，为在今说，为在当说？又重推求如是声者，若已所说，若今所说，若当所说？如是声者，若为断故已说，若为断故今说，若为断故当说？如是声者，若为证故已说，若为证故今说，若为证故当说？是菩萨如是一切寻求声已都无得者。又更观察，若过去相、若未来相、若现在相，如是观已皆不可得。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正观察时，是名如理方便作意。是故如理方便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观应具修学。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如理观耶？诸菩萨等云何应学？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性息灭；若如是观，名如理观。若观诸法自性寂静，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毕竟空寂，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入平等性，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毕竟无生，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毕竟不生，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毕竟不起，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若观诸法毕竟寂灭，是则名为如理正观。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亦不见有能观之者；应如是观，所谓非观非不观故。若有菩萨作是观者，名如理观；若他观者，名非理观。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学如是如理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理方便者，非于少法有愚迷故；如理方便者，非于少法而生障碍；如理方便者，无有少法非解脱门；如理方便者，无有为断少分法故发勤精进；如理方便者，不为证少法故勇励正勤。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如理正见，如其所见正观诸法。舍利子，云何名为如其所见正观诸法？舍利子，谓无所见名观诸法。何等是为无所见耶？舍利子，无所见者，名为无生；言无生者，是为无起；言无起者，名无所照。是故如来依是正法，说如是言：‘若有菩萨，观一切行见无生时，即是趣入正性决定。夫正见者，谓能趣入正性决定。’舍利子，彼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何因缘故，当得趣入正性决定？’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若观我见为平等者，即是一切诸法平等；若作是观，当知趣入正性决定。是故诸菩萨摩诃萨，若欲趣入正性决定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研究义趣，复应为他如法广说，便当于是法门如理方便作意修学。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行菩萨行。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五十一卷～第六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七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求如是深极妙善清白觉慧故，由是妙善净法明门，精勤方便，如理证入，观如理句。舍利子，云何名为如理证入？复以何等为如理句？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理证入者，谓依奢摩他证入，毗钵舍那证入，正行证入，如理证入，身远离证入，心调顺证入，非断证入，非常证入，因缘证入，缘起证入，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者证入，未来已来若有若无证入，无有转移因果不坏证入。虽修集空无相无愿证入，而不取空无相无愿证故；虽于三摩地三摩钵底证入，而不以如是等力受生证故；虽取神通智证入，而不尽诸漏证故；虽观察无生证入，而不正趣决定证故；虽观众生无我证入，而不舍大悲证故；虽观一切有生可怖证入，而故取诸有证故；虽于寂灭离欲证入，然于离欲法不作证故；虽舍乐妙欲证入，而不舍乐法证故；虽舍一切戏论思觉证入，而不舍善巧方便证故。舍利子，如是名为如理证入。菩萨摩诃萨，欲得如是如理证入，应当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学是正法如理之句？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当如是知，如理句者，即出生句，即趣理句，即法门句，即面门句，即是因句，即积集句，即不相违句，即无诤论句，即是舍句，即无执取句，即无弃舍句，即无戏论句，即无舍句，即无诽谤句，即无轻蔑句，即随足句，即无诤句，即无退转句，即无对治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实性之句，如性之句，非不如性句，真如之句，如理之句，三世平等句，离分别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色识无依住句，受想行识识无依住句，眼色眼识性无依住句，耳声耳识性无依住句，鼻香鼻识性无依住句，舌味舌识性无依住句，身触身识性无依住句，意法意识性无依住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即名依义句，即名依法句，即名依智句，即名依了义句。舍利子，如是等无量法门，是则名为如理之句。是故如理证入正勤方便，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时，亦不见有能观之者、应如理观，所谓非观非不观故。若有菩萨作是观者，名如理观；若他观者，名非理观。舍利子，如理方便菩萨，非于少法而有愚迷，非于少法而生障碍，无有少法非解脱门，非为断少法故发勤精进，不为证小法故勇励正勤，应具如是如理正见，如其所见正观诸法。何等正观？谓无所

见。无所见者，即是无生；言无生者，即是无起；言无起者，名无所照。舍利子，如是次第转法广如前说，乃至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应学如理正观？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应作如是正观诸法，所谓我如理故，则观诸法一切如理；我无我故，则观诸法亦复无我；众生无我故，则观诸法亦复无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是观者，名如理观。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如理方便？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观如理生死性与彼如理涅槃性共相交杂；作如是观，是则名为如理方便。又是菩萨观烦恼性与涅槃性同一合相无有差异，亦不分别相应违背；作如是观，是则名为如理方便，亦得名为如理正观。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所有一切如理方便，皆于无量众生处起。若众生处不弃舍，于诸法不破坏，是名菩萨如理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是相，如是闻，如是如理证入，如是如理观察，如是如理正见等流，是名菩萨如理正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当如是修行正行，皆为成满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般若自性清净不与一切有为行法而共同止。舍利子，何等诸法不与同止？舍利子，所谓如是般若不与无明而共同止，不与诸行而共同止，如是广说，乃至不与老死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般若不与身见而共同止，乃至不与身见为本六十二见趣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高慢而共同止，不与下劣而共同止，不与世间八法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般若不与蕴、界、处法而共同止，乃至不与一切所缘作意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慢同止，不与下慢、邪慢同止，乃至不与随烦恼等二十一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微细下劣中上品贪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烦恼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愚暗翳膜障盖诸缠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随顺退分诸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欲诤秽浊烦恼魔同止，不与蕴魔、死魔、天魔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魔业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执我同止，不与有情、命者、数取、养育、意生、摩纳婆等同止，乃至不与住我见等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业障同止，不与烦恼障、法障、见障、报障、智障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随俗习气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思惟分别同止，不与相貌所缘见闻念识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结缚增益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悭舍同止，不与持犯、忍恚、勤怠、静乱、愚慧同止，乃至不与一切波罗蜜多能治所治诸法智性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远离同止，不与住不远离邪性正性、善及不善、有罪无罪、生死涅槃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相对治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种种差别性同止，不与国土差别性、诸佛差别性、有情差别性、诸法差别性同止，乃至不与一切差别性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无智同止，不与智识世俗胜义乃至不与一切有情相貌作意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慧不现行同止，不与无身无形、无相无为同止，乃至不

与一切思惟心意识安住等法而共同止。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般若微妙清净，不与如是无量无边有为行法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名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般若之相，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大菩萨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获得般若分别善巧；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即以此法于诸法中，明了通达获得善巧。舍利子，云何名为如是般若分别善巧？舍利子，如是善巧无量无边，吾今略说十种善巧。何等为十？所谓蕴法善巧、界法善巧、处法善巧、谛法善巧、无碍解善巧、依趣善巧、资粮善巧、道法善巧、缘起善巧、一切法善巧。舍利子，如是十种微妙善巧所有分别，若通达者，是则名为般若分别。菩萨摩诃萨于是善巧，应当修学。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蕴法善巧？舍利子，蕴法善巧者，所谓依诸蕴法起于言说。何等言说？舍利子，如是言说，犹如幻化、阳焰、梦中、传响、光影，是故如来以无碍辩，为诸众生说如是法。舍利子，我说此色喻如聚沫。何以故？舍利子，即此聚沫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聚沫性即色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受喻如水泡。何以故？舍利子，即此水泡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水泡性即受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想喻如阳焰。何以故？舍利子，即此阳焰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阳焰性即想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行喻如芭蕉。何以故？舍利子，即此芭蕉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养育、无数取、无意生、无摩纳婆、无作者、无受者，以芭蕉性即行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识喻如幻事。何以故？舍利子，即此幻事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养育、无数取、无意生、无摩纳婆、无作者、无受者，以幻事性即识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舍利子，所言蕴者说名世间，世间之法即败坏相，是故当知诸世间性即蕴自性。舍利子，何等名为世间性耶？谓无常性、苦性、无我性，如是等性名为蕴性，如是蕴性即世间性。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善巧知者，是则名为蕴法善巧。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蕴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界法善巧？舍利子，界法善巧者，所谓法界即为地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坚鞕相故。又法界者即为水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湿润

相故。又法界者即为火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成熟相故。又法界者即为风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摇动相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如实了知，是则名为界法善巧。又舍利子，言法界者即眼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照明相故。又法界者即耳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闻声相故。又法界者即鼻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嗅香相故。又法界者即舌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尝味相故。又法界者即身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觉触相故。又法界者即意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分别相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如实了知，是则名为界法善巧。又舍利子，如是我界与法界平等，有情界与法界平等，欲界、色界及无色界与法界平等，生死界、涅槃界与法界平等；如是乃至虚空界、法界，及一切法界皆悉平等。舍利子，以何义故而得平等？谓由空平等故，一切法平等；无变异平等故，一切法平等。又舍利子，若有宣说有为界证入、无为界证入，如是则有无量无边。若诸菩萨摩诃萨，作是简择证入法界，是则名为界法善巧。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勤修习界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处法善巧？舍利子，处法善巧者，眼为是空，无我我所，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眼性；乃至意为是空，无我我所，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意性。菩萨摩诃萨，虽于诸处不积集不善，而积集于善，然于善不善中不起二相；如是了知，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又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眼处、色处而能通达善巧了知？舍利子，谓于眼色观见离欲，然于离欲而不作证；如是了知，是名菩萨处法善巧。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即此意法观见离欲，然于离欲而不作证；如是了知，是名菩萨处法善巧。又舍利子，诸佛如来说微妙法，或说圣处，或非圣处。言圣处者，堪受道法；非圣处者，远离道法。菩萨摩诃萨安住于道，于离道住诸众生所，获得大悲不舍道处。若有菩萨，如是了知善通达者，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勤修学处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谛法善巧？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有四种行入谛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苦智、集智、灭智、道智。舍利子，云何名为苦智乃至道智？谓于诸蕴本无生智，如是之智名为苦智；于诸染爱永断灭智，如是之智名为集智；谓于一切无生无坏，如是之智名为灭智；于一切时诸所缘法无有损益，如是之智名为道智。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是四谛，以如是等智慧了知，虽复明达而不作证。何以故？为欲成熟诸众生故，如是具足名谛善巧。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谛善巧者，复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世俗谛，二者、胜义谛，三者、相谛。舍利子，世俗谛者，当知乃至世间所有语言、文字、音声假说，如是等相

名世俗谛。胜义谛者，所谓若于是处尚非心行，况复文字而能陈说？如是等法名胜义谛。相谛者，所谓诸相即是一相，如是一相即是无相，如是说者名为相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世俗谛为众生故说无厌倦；胜义谛者，于中作证而无退堕；于彼相谛，深达本性，了知无相。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学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谛善巧者，如实当知，复有一谛，无有第二。何等一谛？所谓灭谛。舍利子，诸佛如来于此一谛，明了通达，无有增益；既通达已，为处增益诸含生等，宣说如是一谛之法，令彼修学悟无增益故。舍利子，若有菩萨作如是知，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应修学谛法善巧。舍利子，谛善巧者，谓善通达诸圣谛故。何等名为通达圣谛？舍利子，苦圣谛者，谓五受蕴其性实苦，是名苦谛。菩萨摩诃萨，于是谛中通达五蕴皆为苦相，夫苦相者即为空相，如是则名为苦圣谛。舍利子，集圣谛者，五受蕴因随眠爱见，是名集谛。菩萨摩诃萨于此因法，若爱若见无有增益，无取无迷明了通达，如是则名为集圣谛。舍利子，灭圣谛者，若五受蕴究竟灭尽，是名灭谛。菩萨摩诃萨，观是谛法，不失前际，不往后际，不住现在，明了通达，如是则名为灭圣谛。舍利子，道圣谛者，若依彼道，证得苦智、集智、灭智，无第二智，是名道谛。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谛明了通达，无有分别，是则名为趣苦灭行圣谛。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此谛以智观察，亦令众生观察解了，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谛法，又应观知如是四谛。云何苦谛？于诸一切能受所受皆是苦谛。于如是中善当简择，即此智性善简择觉，明了通达，是名菩萨苦圣谛。云何集谛？若从是因诸蕴集起皆是集谛。于如此因如实了知，是名菩萨苦集圣谛。云何灭谛？诸受永息无所觉受，是名灭谛。虽观受灭而不作证，如是通达，是名菩萨苦灭圣谛。云何道谛？若善修习离受圣道，是名道谛。譬如船筏，不求于受，亦不求道，是名菩萨趣苦灭行圣谛。如是，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如是现观依寂静定发四种见，而此四见非毕竟净；若能通达如此法者，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谛法善巧通达，若证于灭则苦不生，观无生智是名苦智。舍利子，有为生缘观察此有非有非无，如是之智名为集智。舍利子，一切生者即是无生，了知此故都无所灭，此无灭智名尽灭智。舍利子，若如是道，无所称量、无所追寻、无所观察，名广大智，如是之智名为道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此谛法善能建立，而于谛智无所住著，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是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

无碍解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具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四种无障碍解。何等为四？所谓义无碍解、法无碍解、词无碍解、辩无碍解。舍利子，何等名为义无碍解？舍利子，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义无碍解，谓一切法胜义处智，观是智者即义无碍解。如是诸觉智、因智、缘智、和合智、遍随行智、广大缘生智、法性无杂智、如来随入智、安住实际智、于空法中随觉观智、于无相法如所观智、于无愿法起愿行智、于无加行起加行智、于一理趣观入证智、于无有情观入证智、于无我法观入证智、于无命者一向入智、于无数取观胜义智、于过去世观无碍智、于未来世观无边智、于现在世观一切处智、于诸蕴法观如幻化智、于诸界法观等毒蛇智、于诸处中观如空烬智、于诸内法观寂静智、于诸外法观无所行智、于诸境界观无所有智、于诸念住观安住智、于彼诸趣观随行智、于诸缘起观现见智、于诸谛法观通达智、于一切苦观无生智、于一切集观无加行智、于一切灭观离相智、于一切道观拔济智、于诸法中观句分析智、于诸根法观证入智、于诸力法观无屈伏智、于奢摩他观所依处智、于毗钵舍那观明照智、于诸幻事观虚集智、于诸阳焰观迷乱智、于所梦事观虚见智、于彼传响观缘合智、于彼光影观无动智、于差别相观一相智、于诸系缚观离缚智、于诸相续观无相续智、于声闻智观随声入智、于独觉智观广大缘生入一境智、于佛大乘观知一切善根资粮能积集智。舍利子，诸如是等一切观智，是名菩萨摩诃萨义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义无碍解，所谓依趣之义，以诸法性之所依趣。何以故？以一切法遍皆是空，空性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无相，无相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无愿，无愿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远离，远离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无数取义说名为义。菩萨摩诃萨，若能随入如是相义，是则名为义无碍解。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说是义者，当知是为说无住法，说无尽法，即说一切之所显说，即说一切智者诸无碍解所简择义；当知是人即为诸佛世尊印可随喜；当知此智是为真慧，是为实慧，是为无异慧，是为诸处简择无碍之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了知，是则名为义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法无碍解者，谓诸法中随证入智。何等名为随证入智？舍利子，谓诸法中有所证入。何等诸法？谓善不善、有罪无罪、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染污清净。若有随顺生死及以涅槃，于如是等一切法中随能证入，法性平等、菩提平等，如是智性是则名为法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法无碍解者，菩萨摩诃萨，以如是解心智，证入如是贪行，如是入证假立贪行，或复证入方便贪行，或复证入坚固贪行，或复证入微薄贪行，或复证入非处贪行，或复证入营求贪行，或复证入宿世贪行，或复证入无边异相贪行，或复证入现在众缘贪

行。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了诸有情如是贪相，所谓或有众生内贪非外贪，或有众生外贪非内贪，或有众生内外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声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声香贪，或有众生声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贪，或有众生声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香味贪，或有众生香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香贪，或有众生色声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贪，或有众生色声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味贪，或有众生声香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味贪，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触俱贪。舍利子，如是等无量众生，具各起是无量贪相，入于贪行。由菩萨摩诃萨证入是门故，入诸众生二万一千贪行门、二万一千瞋行门、二万一千痴行门、二万一千等分行门。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证入如是八万四千烦恼行门者，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心广大智，及随行说智、不增不减说智、不过时说智、根器有差别智、立言不虚说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诸胜智故，是名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如是词无碍解，所谓于诸言词证入之智。获是智已，而能了知诸天言词、诸龙言词、药叉言词、健达缚言词、阿素洛言词、揭路茶言词、紧奈洛言词、牟呼洛伽言词、人言词、非人言词；乃至五道众生一切含识，所有言词音声筹议，菩萨悉能以智证入，又能以是言音，为彼众生宣说正法。舍利子，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又舍利子，复有词无碍解，谓诸菩萨善能了知，如是言词，唯应显了如是之法；如是言词，唯应随辩如是之法；

如是言词，应以是字隐藏是法。菩萨摩诃萨，又以是解，当应了知是一名言，是二名言，是多名言。又能了知是女名言，是男名言，是非男非女名言。又能了知是略名言，是广名言；是好名言，是恶名言。又能了知过去名言、未来名言、现在名言。又能了知，如是等相一字增益，如是等相多字增益。若诸菩萨能善了知，是则名为词无碍解。又舍利子，复有词无碍解者，菩萨摩诃萨所发言词，无量功德所共集成。何等是耶？舍利子，诸菩萨等所发言词无有微弱，即此言词善巧施设，无有繁重，无有急速，词极明了，文义圆备，顺悦大众，种种美妙显示深奥，世俗胜义之所庄严，自心智见通达无碍，诸佛印可悦豫众生。舍利子，如是具足，是名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舍利子，菩萨辩者，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言词无碍辩、无滞记别辩、宣畅无断辩、速辩、迅辩、捷疾辩、不可动辩、不讷钝辩、随问对辩、无退怯辩、不相违辩、无诤论辩、可乐法辩、住忍力辩、妙甚深辩、种种差别辩、种种微妙辩、世俗胜义辩，建立一切布施、持戒、怀忍、正勤、静虑、般罗若辩，建立一切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支、道分、奢摩他、毗钵舍那辩，建立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谛广大智辩、一切圣人所乘辩、一切众生心行辩、无謇吃言辩、无梗涩言辩、无轻掉言辩、无粗犷言辩、爱润音言辩、清净言辩、横逸言辩、无著言辩、教诏言辩、三摩呬多言辩、妙相应言辩、无关钥言辩、美妙音言辩、柔滑音言辩、无致讥诃言辩、众圣所赞言辩。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所有言辩，遍告无边诸佛刹土，所发言音超过一切梵音言词，如是言音明了清净，为诸如来之所印可。是诸菩萨具足才辩，以是言音，愍诸有情及数取者，广为宣说微妙正法，能令是等出离生死正尽众苦。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舍利子，如是名为无碍解善巧。由此无碍解善巧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无碍解善巧。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二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八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三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趣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四依趣善能具足。何等为四？所谓依趣于义，不依趣文；依趣于智，不依趣识；依趣于了义经，不依趣不了义经；依趣于法，不依趣数取趣者。舍利子，云何名为依趣于义，不依趣文？复以何等为文、为义？舍利子，所言文者，谓诸世间诸法作用传习文词；所言义者，谓所通达出世间法。所言文者，宣示可乐布施调顺寂静言词；所言义者，谓所布施调顺寂静决定了知无朽坏智。

所言文者，诃毁生死分别言词；所言义者，生死不染彻见法性。所言文者，称扬赞叹涅槃功德；所言义者，谓诸法性涅槃无分别性。所言文者，随顺诸乘建立言说；所言义者，一理趣法善通达智。所言文者，宣说舍离诸所有法；所言义者，谓是三轮究竟清净。所言文者，宣说律仪、身语意业受持学处、杜多功德；所言义者，身语意业皆不可得，不由加行尸罗清净。所言文者，宣说忍受瞋恚、裁忿、憍慢、傲逸，能行是忍，名善丈夫；所言义者，谓善证得无生法忍。所言文者，演诸善根发起精进；所言义者，无取无舍，无住精进。所言文者，宣说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所言义者，灭尽定智。所言文者，一切闻持诸慧根本；所言义者，不可说义。所言文者，谓能开示三十七觉分圣道正法；所言义者，证得菩提分法正行之果。所言文者，谓能开示苦集道谛；所言义者，于灭作证。所言文者，开示无明为初，乃至老死；所言义者，谓无明灭故，乃至老死亦灭。所言文者，宣说止观资粮正法；所言义者，明解脱智。所言文者，宣说贪瞋及痴等分行法；所言义者，谓无分别心解脱智。所言文者，开示一切障碍之法；所言义者，谓无障碍解脱之智。所言文者，开示三宝称赞功德；所言义者，离欲法性、无为无著功德正行。所言文者，宣说菩萨从初发心乃至道场修学功德发起正行；所言义者，谓刹那心相应，证觉一切智智。舍利子，举要言之，如来所演八万四千法藏声教，皆名为文；诸离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说，是名为义。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于义，不依趣文。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趣于智，不依趣识？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善巧了知诸有言教数取趣义，是名为识，此不应依；诸有言教如法性义，即是于智，此应依趣。又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二法善巧，便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等为二？谓识及智。舍利子，何等为识？何等为智？舍利子，所言识者，谓四识住。何等为四？一者、色趣识所依止，二者、受趣识所依止，三者、想趣识所依止，四者、行趣识所依止。如是识住，是名为识，不应依趣。所言智者，于五取蕴，识不安住；诸蕴遍智，是名为智，此应依趣。所言识者，谓能了知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如是了知，则名为识，不应依趣。若有说言，四种识住，识不安住，此则名为识之法性；若于法性不杂乱智，是名为智，则可依趣。又复识者，所谓了别眼所识色、耳所识声、鼻所识香、舌所识味、身所识触、意所识法，如是了别，是名为识。所言智者，若于内处心虑寂静，若于外处寻伺不行，依趣于智，不于一法而生分别，如是等相名之为智。又复识者，从所缘境而生于识，从诸作意而生于识，从遍分别而生于识，如是等相名之为识。所言智者，无取无执，无缘无了别，无所分别，是名为智。又复识者，于诸一切有为行法，识所依趣，是名为识。所言智者，于无为法无识，能行此无为智，是名为智。又复识者，有生有灭有住之识，故名为识，不应依趣。无生无

灭，亦无所住，是名为智，此应依趣。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于智，不依趣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不依趣不了义经，依趣了义经？舍利子，诸菩萨等善能通达，即如先说所有广文，是则名为不了义经，如是广文不应依趣；即如先说所有广义，是则名为了义经际，如是广义则可依趣。又舍利子，何等经中以为了义？何等经中名不了义？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善能分别！若诸经中宣说于道，如是言教，名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于果，如是言教，名为了义。若诸经中，说世俗谛，名不了义；说胜义谛，名为了义。若诸经中，宣说作业烦恼惑染，名不了义；若有宣说烦恼业尽，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诃责染污之法，名不了义；若有宣说修治清净如是法者，是名了义。若诸经中，有所宣说厌背生死，欣乐涅槃，名不了义；若有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种种文句差别，名不了义；若说甚深难见难觉，是名了义。若诸经中，文句广博，能令众生心意踊跃，名不了义；若有宣说文句及心皆同灰烬，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有我、有情、命者、养者、数取趣者、意生、摩纳婆、作者、受者，又说立有种种受蕴无有主宰，如是言教，名不了义，不应依趣；若诸经中，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起亦无出现，无有我、无有情、无命者、无养者、无数取趣者，及三解脱门，如斯言教，是名了义，则可依趣。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了义，不趣不了之义。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依趣于法，不依趣数取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诸经教善能分别诸有宣说。不了义经，即为补特伽罗义，如是言教不应依趣；诸有了义，即如性法义，如是言教此应依趣。又舍利子，复以何等名为依法？云何名为数取趣者？舍利子，若有依止数取之见诸所缘法，如是之相名数取者。此数取见所缘法住性之法性，如是相者是名为法。言数取者，所谓凡夫数取、善凡夫数取、随信行数取、随法行数取、第八数取、预流数取、一来数取、不还数取、阿罗汉数取、独觉数取、菩萨数取。舍利子，复有一数取者出现于世，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悲愍世间，为诸天人义利安乐；如是数取，所谓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子，如是一切数取名言，如来依世俗谛为众生说。若有众生，于此言教起于执著，如是等类不应依趣。何以故？如来欲令于彼正依趣故。佛薄伽梵说如是法：‘汝等依趣诸法实性，无宜依趣彼数取者。’舍利子，何等是为诸法实性？舍利子，所谓无有变异、无有增益、无作无不作、不住无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又复于一切处通照平等，诸平等中善住平等，不平等中善住平等，于诸平等、不平等中妙善平等，如是等相是名法性。又法性者无有分别，无有所缘，于一切法证得决定究竟体相，如是名为诸法实性。舍利子，若有依趣法性之者，则诸法性无不依趣。菩萨摩诃萨，由证入如是门故，于一切法依趣一

切法性故。

“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依趣。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此法中能通达者，是则说名依趣善巧。舍利子，如是名为依趣善巧。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依趣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资粮善巧？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善能通达二种资粮。何者是耶？谓福及智。舍利子，云何名为福德资粮？所谓布施体性福所作事、尸罗体性福所作事、诸修体性福所作事，及大慈定大悲方便。菩萨摩诃萨住福所作诸事业故，于诸善根，若自若他励志奉修，悉能兴起三世积集所有诸恶悉皆发露；又于一切众生所有功德，一切学无学所有功德，一切独觉所有功德，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广修诸行，得不退转系属一生，如是等无量无边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菩萨普皆心生随喜；又于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薄伽梵所，一切善根菩萨亦皆心生随喜。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又复善能随喜俱生福所作事，复能劝请一切诸佛转妙法轮，及诸贤圣令演胜法，劝请俱生福所作事；复能以诸善根回向菩提，回向俱生福所作事。是菩萨摩诃萨，见有未发大菩提心诸菩萨等，方便教令发菩提心；若有已发菩提心者，说法示导教令成熟；诸贫穷者摄以财物；若疾病者施以医药，殷勤瞻视，恭敬承事；于暴恶者心生忍受，所犯戒品无有覆藏，发露诸过，善能除罪；已般涅槃诸佛世尊，于一切时常修供养；于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敬如大师；于正法所，发勤精进，追寻请问；于说法师，敬爱尊奉犹如事佛；有说法会，虽去已远多百踰缮那，要往其所，听闻正法无有厌足；或有众生来请疑滞，以无染心宣说净法；于父母所承修供养，知恩了恩无有变悔，积集一切诸清净福，修行建立情无厌倦；以诸律检，防护于身身无诡诈，防护于语发言和雅，防护于心心无谄诳。欲摄梵福故，为诸如来营构制多；令丈夫相具圆满故，积集无遮大祠法会；为随显相令圆满故，积集种种善根资粮；为庄严身故，舍离憍慢；为庄严语故，远诸语过；为庄严心故，远离一切憎嫉觉慧；为大庄严佛刹土故，化现神通转变自在；为欲庄严诸法相故，无上妙智善胜清净；为欲庄严大法众故，远离一切离间粗恶破坏语言；为不取著一切法故，离妄分别；令说法者无忧戚故，欢喜授与善哉言词；令说法者无唐捐故，远离诸盖，恭敬听法；为欲庄严菩提树故，奉施诸佛清静园林；为欲庄严佛道场故，备修善根无有退转；为欲净除生死法故，不染一切诸业烦恼；为欲获得珍宝手故，修行布施一切珍宝；为欲获得无尽之财及无尽藏故，所爱重物先用行施；为欲令诸众生暂见便起清净信故，舒颜先问，远诸嚬蹙；为欲获得平掌相故，于诸众生起平等照；为放无边诸光网故，于不学识诸众生所，情不轻蔑，又无舍置；为令受生得清净故，常存积集清净戒福；为令胎藏得清净故，于诸毁犯善能清净；为欲生于天人中故，修治清净十善业道；远离无知往还进止故，于诸教诫无妄分别；为得法财富逸自在故，于深奥法性无藏吝；

为诸世间所瞻仰故，修治清净增上欲解；为得广大法胜解故，于微少行而不修证；为欲摄取一切福故，心恒思惟一切智者；为七圣财得圆满故，于佛正法信为前导；为欲摄受诸净法故，于己身命曾无顾录；为诸世间所委任故，于先所许必令果遂；为令一切诸佛妙法得圆满故，圆满修习一切佛法。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如是相者，是名菩萨摩诃萨福德资粮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由住如是如是因缘法故，摄取于智，是故名曰智德资粮。舍利子，如是摄智，以何等法，为因、为缘？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欲无厌倦，精进寻求智随行性；亲近善友，趣诸佛智，不趣声闻及独觉智；于彼善友情无憍慢，恭敬爱重如爱大师。而是菩萨知彼善友，具诸欲解，无有少分顺智言说而不咨受；彼善友者，又知菩萨是法器已，即为宣说中无暂断。是诸菩萨，闻说如是正法资粮相应之行，精进寻思，方便修习。舍利子，诸如是相，此则名为智德资粮相应正行。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法资粮相应正行？舍利子，正法资粮者，所谓菩萨摩诃萨具修正行故，嗜欲饕餮善能节俭，事绪缘务善能减约，言说谈话善能远离，于诸音声善能弃舍，初夜后夜无有睡眠，精勤修习相应正行。是菩萨摩诃萨，称量理义，郑重寻思故；心无浊秽，制伏诸盖故；于所毁犯善知出离，无有谄诈现除悔故；无所追求，坚修正行故；随顺正法，趣向正法，俯临正法，于法勇猛，常如救彼头衣炽燃故；勤求妙智无暂休息，不处愚暗故；无有慢缓，不弃善扼故；远离愦闹，常乐独处故；宴默思惟，圣种知足故；不舍杜多所有功德，爱乐法乐故；常乐寻求出世间法，不思宝玩、随顺世间文章咒术故；成就正念，无忘失故；备甚深义，善随行故；具足妙慧，道随顺故；坚固勇猛，防卫外缘故；内怀羞耻，惭愧庄严故；随行佛趣，离非智故；舍愚痴膜，慧眼清净善觉悟故；觉慧宽广，于如是觉无狭劣故；妙觉明显，证现智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不随于他，于自功德无增上慢，于他功德不嫉不毁，善修行业不轻业报；由如是故，具足成满业清净智。舍利子，如是等相具足圆满，是名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施法，便得成就智德资粮。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若见书写如是经典，给施叶纸笔墨众事；二者、菩萨摩诃萨请说法者演深妙义；三者、菩萨摩诃萨以诸利养、恭敬、名闻，赞颂称扬奉说法者；四者、菩萨摩诃萨于说法师摄受正法，无有谄曲赞悦彼意，应施是言：‘善哉！善哉！’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行是四种清净布施，当知善能积集智德资粮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积集无尽智德资粮。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巧能守护说法者身，二者、巧能守护所有

众善，三者、巧能守护其所止处，四者、巧能守护彼说法者所有徒众。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积集智德资粮。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任持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于说法者以法任持、以智任持、以财任持、以菩提功德而用任持。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任持智德资粮。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五种胜力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五？所谓菩萨摩诃萨具足信力，为欲成就信解心故；具足进力，求善知识成多闻故；具足念力，令菩提心无忘失故；具足定力，审谛观察平等觉故；具足慧力，由久修习多闻力故。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五力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具四种清净尸罗，能善积集智德资粮。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乐法尸罗、求法尸罗、观法尸罗、回向菩提尸罗。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具如是四种清净尸罗，能善积集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忍法，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忍受一切粗恶非法言说；二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堪忍一切风日寒热饥渴；三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于阿遮利耶、邬波陀耶二胜师所，随有训诲顶戴领受；四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信解于空无相无愿之法。舍利子，如是四种含受忍法，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精进，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坚固精进听闻正法，坚固精进任持正法，坚固精进演说正法，坚固精进修行正行。舍利子，如是四种坚固精进，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静虑，于法修习，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一者、菩萨常乐行远离法，二者、乐独专一守静山林，三者、常乐寻求神通静虑，四者、常勤修行广大佛智。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静虑，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正法智慧光明，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智慧光明，不住于断，不说于常，不违缘起，信解无我。舍利子，如是四种诸慧光明，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成就四种正法无上方便，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随顺世间，随顺经典，随顺妙法，随顺净智。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方便，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进趣四

种法道，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修行，到彼岸道、七觉分道、八圣支道、趣向一切智者智道。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之道，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具四种无厌足法，则能善集智德资粮。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奉持正法无量听闻无有厌足，为众说法无有厌足，观察理义无有厌足，智慧方便无有厌足。舍利子，如是四种无厌足法，能集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智德资粮善巧，随遍入于一切行处。何以故？舍利子，当知布施由智资粮而成就故，如是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正慧亦是智德资粮成就，乃至慈悲喜舍一切善法亦因智德资粮成就。何以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所有发起坚固正行，皆依正智。彼一切行，智为前导。由是菩萨具大智故，为诸无智之所归趣，一切恶魔不得其便，诸佛如来所共加护，将得趣入一切智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若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福智二种资粮善巧，当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资粮善巧之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念住善巧？舍利子，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修习四种念住，则能成就方便善巧。舍利子，何等为四？一者、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二者、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三者、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四者、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云何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菩萨于身住随身念，观察是身前际过咎。是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如是身者，颠倒业起因缘所生，本无主宰，无所摄受；如彼卉木、丛林、诸药草等，从因缘生，本无主宰，无所摄受。此身又如馆舍所起，皆由草木墙堑众缘所共合成；此身亦尔，但为蕴、界、处等之所摄持，而其本性空，无有我无有我所，无常无恒，无有坚住，非不变法。我今不应于是身分妄有所计，是故我今当以如是不坚之身用贸坚身。何等身者名为坚实？谓如来身是坚实身。我观是身极为虚伪，要当成办如来之身。何以故？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坚固之身、超于三界最胜之身。’又作是念：‘我此身者，无量过咎之所杂染。我当求证离诸过染如来之身。’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诸觉慧简择力故，观察是身四大种摄，为诸随眠所依窟宅，‘是故我今当以此身为诸众生驱役给使。何以故？譬如世间外四大种，所谓地界、水火风界，以种种门无量差别众具资财，饶益养育一切众生；我今亦尔用此四大所合成身，以种种门无量差别境界资财，当为众生之所受用。’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依般若波罗蜜多观察是身，有如是等大义用故，虽观此身体性是苦，而不厌患如是苦身；虽观是身究竟尽性，而不厌患流转受生；虽观是身其性无我，而无厌倦成熟众生；虽观是身我寂灭性，而不堕彼永舍寂灭；虽观身空

无相远离，而不堕于远离边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身法住随身观，观察是身无实无坚；又于内身住随身观，随内而行，于诸烦恼无复容受；又于外身住随身观，随外而行，于诸烦恼不与共住。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身念住已，其身清净无有染污，具足一切清净身业，得清净相庄严之身；既具如是庄严身故，为诸天人之所归仰。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此身法随身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诸所有受，一切皆苦。我于今者具觉慧力，于如是受当善决择，以智决择，以慧决择，方便决择。’是菩萨摩诃萨，既具如是胜决择力，虽受于乐，当乐触时，即于一切善道众生，起大慈心，不为贪欲随眠所恼；虽受于苦，当苦触时，即于一切恶道众生，起大悲心，不为瞋恚随眠所恼；虽复受诸不苦不乐，当触受时，不为无明随眠所恼。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依般若波罗蜜多，具足如是观解力故，随受而行修习念住，所受诸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善能观察诸受出离，又能令彼一切众生证受遍智寂灭之法。又作是念：‘此诸众生具烦恼故，无有智慧，不能了知诸受出离。何以故？若受乐时便生贪爱，若受苦时便生瞋恚，若受不苦不乐便起愚痴。而况我辈，诸菩萨等随智慧行，一切所受诸过失法皆已息灭，岂当于受更起烦恼？我于今者应具发起方便善巧及与大悲，摄诸众生，令于诸受皆得息灭。’舍利子，如是菩萨，何因缘故说于诸受而能不随？舍利子，谓于诸受智慧简择，能引于乐，不引于苦。舍利子，复以何等智慧简择？谓是菩萨观察此中，无能受者，若我、若有情、若命者、若数取等。于是观察竟无能受，唯有受者。有何等受？所谓执受、摄受、取受、有得受、颠倒受、分别受、见随眠受，眼想所生受乃至意想所生受，色想所生受乃至法想所生受，及彼种种眼触所生受，如是广说，若内若外所有诸法乃至诸触缘所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如是等相是名为受。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分别诸受，无量诸门差别之相。舍利子，如来或时说为一受，所谓一心了别诸境；或说二受，谓内及外；或说三受，所谓过去了别、未来了别、现在了别；或说四受，所谓地、水、火、风界别；或说五受，所谓思惟如是五蕴；或说六受，所谓分别如是六处；或说七受，谓七识住；或说八受，所谓八邪方便之相；或说九受，所谓九位众生所居；或说十受，所谓十善业道等。舍利子，如是广说，乃至无量一切诸受，随所缘境，随所作意，限量分齐有尔所受，然诸如来说受无量。何以故？众生无量故，随有众生，各具如是无量诸受。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于受住随受观？舍利子，谓诸菩萨以清净智，方便善摄一切众生，所有诸受生灭住异，及善了知一切众生，善不善等所有受智。若诸菩萨如是随观，是名于受具足观察。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故，于一切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无有忘念，密护防守，离诸散乱；观察于心，生灭散坏，念念不住，于内于外不住不转，是名菩萨正观于心。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忆最初曾所发心，如是诸心生已即灭，离散变坏，不可了知诣何方所。又我所有无量诸心积集善根，生已即灭，离散变坏，无有方所。又我所有无量心相回向菩提，而心体相不能自了。云何此心能作是念，我当证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何以故？以此心体不能了心，不能观心，不能通达于自心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若菩提心由善根心无有失者，则善根心由回向心无有迷失。若回向心由菩提故无有失者，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有失。’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已，于无迷失不恐不怖，复作是念：‘此缘起法，因果不坏。虽复是心法性，无有自性，无有作用，无有主宰，然此诸法依止因缘而得生起。我当随其所欲积集善根，既积集已修相应行，终不舍离是心法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云何此中积集之相？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积集之相：‘是心本性犹如幻化，无有一法而可施者。是心法性而能布施一切众生，回向积集庄严佛土，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如梦所见，其相寂静；是心法性而能积集守护尸罗，皆为回向神通作用，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犹如阳焰，究竟尽灭；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可乐忍辱之力，回向积集庄严菩提，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如水中月，究竟远离积集之相；是心法性而能发起一切正勤，回向成熟无量佛法，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不可取得，不可睹见；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回向诸佛胜三摩地，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观此心性本非色相，无见无对，不可了知；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慧句差别说智，回向圆满诸佛智慧，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无所缘，无生无起；是心法性而能建立无量善法摄受色相，如是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无所因，亦无所生；是心法性而能摄受觉分法因，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性远离六种境界，亦不生起；是心法性而能引发菩提境界因所生心，是则名为善根积集。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心住随心观，为求证得胜神通故，系缚其心修学通智；得神通已，但以一心，而能善知一切心相；既了知已，依心自体宣说诸法。舍利子，如是住随心观菩萨摩诃萨，以大悲力制御其心，成熟众生而无厌倦。由是菩萨住随心观故，不为心尽，不为心灭，安住于心，但为令心远离生死相续结缚而安住心。又复以诸心念智力，安住诸法，无生无起，正决定性，而不退堕二乘地中。又以是力持心相续，乃至成满

一切佛法，一刹那心相应妙慧，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圣慧眼观见诸法，乃至坐于道场，于其中间无有迷失。是菩萨于一切法住随法观，不见少法远离于空、远离无相、远离无愿、远离无生、远离无起及以远离无加行者，又重观察不见少法远离缘起。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随法观故，不观于法及以非法。此中何者以定为法？谓无我义，是名法义；无有情义、无命者义、无数取趣义，如是等义是名为法。复以何等为非法义？所谓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数取趣见、断见、常见、有见、无有见，如是等见是名非法。又舍利子，举要而言，一切诸法或名为法，或名非法。何以故？若能了知如是诸法皆空、无相及以无愿，即一切法并名为法；若有计著我及我所诸见随眠，即一切法并名非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住随法观已，不见一法而非佛法，而非是佛，而非是道，而非解脱，而非出离者。是菩萨摩诃萨，了知诸法皆出离已，又复获得无障大悲，观诸众生所有烦恼，皆从虚假妄想而生，知诸烦恼体性自离。何以故？是诸烦恼等趣了义，无少烦恼可积可集，如是随觉即是菩提，烦恼之性即菩提性。菩萨如是，虽安住念而无所住，非忆非忘，而能了知念所安住。何以故？所安住念即名法界，若住法界即住有情界，若住有情界即住虚空界；由如是故，说此诸法与虚空等。舍利子，如是住随法观菩萨摩诃萨，依趣佛法故，信解诸法即是佛法，虽复发起如是尽智，而于无为尽灭之法能不作证；虽复发起无生之智，愍诸含识而现受生，又不舍离无生实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安住念故，遍能摄受二乘诸法，虽于一切假立诸法安住于念，而此正念无散无失；乃至后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能以无量言说所说不平等境，平等趣入一切佛法，能令一切众生心喜，能摧一切坚固魔军，因是证得自然大智。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是则名为四种念住善巧之法。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当修习念住善巧。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三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九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四正胜道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修般若波罗蜜多故，道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

安住；二者、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三者、未生善法为生起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四者、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圆满，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四种，又亦名为四种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所言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者，是谓如理作意故；发勤精进者，是谓不舍如理作意故；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者，是则名为如理观察。何以故？由如理方便故，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何等名为恶不善法？复以何义，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恶不善法，所谓尸罗戒所对治、定所对治、慧所对治。云何名为戒所对治？舍利子，言对治者，所谓犯戒，及余一切发起毁犯尸罗之法，诸妙戒聚之所对治，如是名为戒所对治。舍利子，何等名为定所对治？所谓违犯轨则，及余一切引心乱法，诸妙定聚所对治法，如是名为定所对治。舍利子，何等名为慧所对治？所谓毁犯于见，及余一切能引诸见缠障盖法，诸妙慧聚之所对治，如是名为慧所对治。舍利子，诸如是等，并得名为恶不善法。若诸所有如理作意，不令如是恶不善法得生起者，是则名为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若诸恶不善法积集于心，无方无处及诸恶不善法现行觉心，依止于因缘所缘境而得生起。何等名为缘境生起？所谓因净妙相而起贪心，损坏相故而起瞋心，无明相故而起痴心。尔时，菩萨便住如是如理思惟，不净相故贪欲寂静，慈愍相故瞋恚寂静，缘起相故愚痴寂静。是诸烦恼虽由作意，永息灭故，假立言说名为寂静；而实寂静无别可得，但为断灭平等性故，现观诸法，即以此法而名正胜。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未生善法为欲生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义者文句无量。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无量善法皆应积集，由是文句而有无量。舍利子，当知菩萨一切善根，乐欲为本，由精进故，便能积集一切善根。何以故？由如是法摄持安住故，一切善根皆得究竟。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圆满，便生欲乐，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义者，当知即是回向菩提。何以故？由回向菩提，所有善根无复失坏故。所以者何？以彼菩萨不依三界而发心故。舍利子，若诸菩萨不依三界修习善根，又复回向一切智者，当知所有一切善法，则为究竟，无能有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正胜。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如是四种道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舍利子，何等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为五。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信根？舍利子，如是信者，信四种法。何等为四？一者、信受如是处生死中世间正见；由此信故，菩萨摩诃萨依趣业报，乃至失命因缘，终不兴意造诸恶业。二者、信受如是诸菩萨行；由此信故，修行正行，终不起意乐证余乘。三者、信受如是胜义、了义、甚深缘起，一切诸法无我、无有情，但是言说之所假立，唯空无相无愿之相；由此信故，有情见趣及诸随眠不复增长。四者、信受如是力、无畏等一切佛法，既信受已，离疑离惑，修集一切所有佛法。舍利子，如是等相，是名菩萨摩诃萨信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进根？所谓信所信法，由精进根而得生起，即以此法名精进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念根？所谓诸法由于精进之所积集，以念根力而不失坏，即以此法而为念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定根？所谓诸法由念根力所不失坏，即彼诸法以定根故，摄住一缘故名定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慧根？所谓诸法由定根故，摄住一缘，即彼诸法以慧根力，观达明了故名慧根。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具如是五增上根，无间相续修行正行，能速圆满一切佛法，亦速趣入授记别地。舍利子，譬如外道具五通仙，若诸胎藏男女二形犹未生起，终不为彼妄有授记；如来亦尔，若诸菩萨未具成就如是五根无间相续，终不为彼而授记也。舍利子，如是等相，是名菩萨五分道法。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便能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道善巧者复有五分。何等为五？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是名为五。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舍利子，是诸菩萨清净胜解忍受决定，坚固难坏，不可制伏。设有恶魔化为佛像，到菩萨所为作障碍，令是菩萨于正法智及胜解脱，欲使远离，情不欣乐，又作是言：‘如是法者，非佛正教。’舍利子，假使四大之性互相转变，终不能使成就信力胜解菩萨，为魔惑故，信力倾动。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精进力？舍利子，所谓菩萨发勤精进方便，修习一切善法，于彼诸处获得坚固住持之力。由是力故，乃至彼处所为之事未终究竟，于其中间，无有一切天及世间，于是菩萨住持之力，能令移动不住本处。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念力？舍利子，诸菩萨等，于

彼彼法由安住念，令心安住，无有能令移动散乱。是菩萨摩诃萨由念持力，善能摧灭一切烦恼，而无有能制伏此念。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念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舍利子，诸菩萨等安住远离诸静虑支，虽复观察一切音声，诸语业道及音声刺，而不能障最初静虑。是诸菩萨虽以如是一切善法，寻伺推求无量诸法，而不能障第二静虑。是诸菩萨虽复安住所生欢喜，而不能障第三静虑。是诸菩萨虽为成熟一切众生，摄受正法不住于舍，而不能障第四静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四种静虑，一切静虑所对治法不能制伏。又是菩萨虽于三摩地安住不舍，而不随彼定力受生。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慧力？舍利子，是智慧力坚固难伏，所谓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所不制伏。如是智力，又是菩萨生生之处。乃至世间已行正行，工巧业处难作难解，而诸菩萨于彼一切，不由师教现前了知。舍利子，是诸菩萨又于一切出世间法，谓能救度诸世间者，菩萨摩诃萨以智慧力悉能摄受，不为一切世间天人之所制伏。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慧力。

“如此等相，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觉分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七种觉分。何等为七？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安觉分、等持觉分、舍觉分，是名菩萨摩诃萨七种觉分。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念觉分？所谓诸菩萨由依如是正念力故，随觉诸法，观察诸法，寻思诸法，了达诸法，简择诸法，鉴照诸法。是菩萨摩诃萨，由念力故，随觉一切诸法体相。舍利子，何等名为了达诸法自体相智？谓由念力觉一切法自体相空。若诸菩萨通达此者，是则名为念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择法觉分？谓诸菩萨，具足简择八万四千诸法藏智，随彼诸法应当简择。如是简择所谓了义，如是了义由不了义，不了义者由世俗义，世俗义者由胜义义，胜义义者由假施设，假施设者由胜决择，此胜决择是名简择。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择法觉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觉分？所谓菩萨即于如是念择法喜安定舍智，摄受欣乐，勇猛势力欲无退减，正勤策励不舍善扼，为道现观所发正勤。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精进觉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喜觉分？谓由菩萨于法生喜，便喜悦法；由喜悦法故，心不沉没；不沉没故，生清净喜；由喜清净故，身心安隐，离诸烦恼。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

为喜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安觉分？所谓菩萨由身安故，获得心安；由心安故，息诸烦恼，远离一切所有盖障，于所缘境其心安住，如是便入于三摩地。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安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觉分？所谓菩萨以是定心觉知于法，非不定心。何以故？若心得定，觉了诸法，终不发起诸爱见等缠障邪觉；唯除于法平等实性，心定趣入，觉一切法平等之性。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三摩地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舍觉分法？所谓菩萨于能顺忧喜分法，心无执著，于诸世法心不摄受，不高不下，安住不动，无欣无厌，无爱无恚，唯能随顺修习圣道。若诸菩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舍觉分法。

“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于是等七觉分法通达善巧故，便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觉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道分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八圣道分。何等为八？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三摩地，如是名为诸菩萨等八圣道分。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见？舍利子，谓众贤圣出世间见，如是见者，非我见起，非有情见起，非命者见起，非数取者见起，非断见起，非常见起，非有见起，非无有见起，非善见起，非不善见起，乃至非涅槃见起。舍利子，若诸菩萨远离此见，是则名为菩萨正见。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正思惟？舍利子，若诸菩萨由此思惟，则能发起贪瞋痴等一切烦恼，如是思惟终不发起。若诸菩萨由此思惟，便能生长戒聚、定聚、慧聚、解脱、解脱智见聚等诸功德者，如是思惟诸菩萨等恒常发起。舍利子，若有菩萨成就此法，是则名为正思惟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语？舍利子，谓诸菩萨如是语言，不自损恼，不损恼他，不与众生共相交诤。由是菩萨成就是语，能入圣道故，说名为菩萨正语。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业？舍利子，谓诸菩萨终不造作黑黑报业；若业能感白净果报，若业能尽一切诸业，如是业者方便发起。舍利子，是诸菩萨即以此业而为白业，业为依趣，精勤方便修平等业，如是名为菩萨正业。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命？舍利子，谓诸菩萨所有圣种杜多功德，不谄不诳，不怀浮诈，于诸乞求性离逼切，易满易养；于彼轨则奉而修行，不生慢缓；于他利养不兴嫉妒；于自利养而生知足；于圣所开不深染著，而常清净自守命行。舍利子，若诸菩

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菩萨正命。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正精进？舍利子，是诸菩萨，若于圣者所不开许，贪瞋痴等烦恼随眠及诸邪行，于是法中发勤精进者，菩萨不乐行于精进。若诸正勤为圣谛摄，趣入圣道，能至涅槃，引发正行，如是精进，为诸菩萨所乐修学，即以此法名正精进。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念？舍利子，谓有诸念极善安住，性非下劣，心善正直无有邪曲，能观生死所有过患，与大涅槃为归趣路。若诸菩萨于如是念恒正忆持，为令圣道不忘失故，即以此法名为正念。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三摩地？舍利子，三摩地者，若于正性平等，则于一切法平等。诸菩萨等安住如是三摩地已，为欲解脱一切众生故，趣入正性。如是正定是无尽道，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为诸菩萨证现观故，宣说开示，是则名为菩萨正定。

“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八圣道分。若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勤修是八圣道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道善巧。道善巧者，复有二种。何等为二？谓奢摩他，及毗钵舍那，是名为二。

“舍利子，何等名为奢摩他道？舍利子，谓诸菩萨其心寂静、深极寂静、最胜寂静，无有散乱，诸根憺怕，不掉不举，离诸躁扰及以惛沉，安静密护离诸谄曲，调顺堪能乐常独处，离彼喧闹，乐远离行，身无尘染，心无惑乱，于寂静门思惟作意，离诸恶欲无所希望，远诸大欲欢悦知足，正命清净，正行圆满，密护威仪知时知分，易养易满善知其量，常乐思择无高无下，弊鄙粗言性能堪忍，于相应门发心安住，乐处闲室于静虑分，作意缘念，生起大慈，引发大悲，安住大喜，修习大舍，从初静虑乃至八定次第证入。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奢摩他道。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无量诸奢摩他资粮正行，诸菩萨等于此资粮方便趣入，如是又名奢摩他道。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毗钵舍那道？谓诸菩萨于妙慧分修习圣道，于诸法中发起如是无作观智，又复发起无我、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观智，于诸蕴中起法观智，于诸界中起法界观智，于诸处中起空聚落观智，于诸眼中起照了观智，于缘起中起不相违观智，于诸见趣起远离观智，于诸因果起业报观智，于所应得果起作证观智，于所入正性起趣入观智。舍利子，毗钵舍那者，所谓于诸法中起如理见，于诸法中起真实见，于诸法中起不变异见，于诸法中而起空见，于诸法中起无相见，于诸法中起无愿见。又舍利子，毗钵舍那者，非以有因故观，非以无因故观，非以生灭住因故观，非以有所得因故观。何以故？菩萨于此都无所观而复观察，不见而见，见而不见。舍利子，若诸菩萨作是观者，名如实观，名真实见，亦名证得毗钵舍那善巧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此观中，虽复发起如是观解，而不

堕彼无所为作，亦不远离善根加行。若诸菩萨成就是者，是名菩萨摩诃萨毗钵舍那。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奢摩他、毗钵舍那道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道相如是，我若略说菩萨道者，则唯有一趣道善巧。舍利子，何等是耶？所谓菩萨独一众表，无有与等，不假伴助，为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由自摄受，精进势力，清净欲解，被坚固铠。何以故？由是菩萨不由他悟，不缘于他，自所建立，自力所起，严备如是坚固甲铠。舍利子，是诸菩萨兴发是念：‘如是甲铠，一切众生所不能擐，我今独擐如是甲铠！一切圣贤诸新发意未住正位诸菩萨等，所未曾擐，我今独擐！’尔时菩萨又作是念：‘我于今者严备如是，岂令布施自在度我？我当自在度彼布施。如是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及般若等，岂令自在而度于我？我当自在先度于彼。’又作是念：‘我于今者，岂令波罗蜜多发起于我？我当发起波罗蜜多。如是广说一切善根，皆当因我而便发起，不令善根发起于我。’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不假伴助，自能建立，谓我独一无有等者，当坐坚固胜金刚座，自以势力摧伏魔军，用一刹那相应妙慧，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若诸菩萨起如是等欲解方便决定观察，是名菩萨摩诃萨趣一道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趣一道善巧。舍利子，诸如是等道善巧相，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道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缘起善巧？舍利子，谓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修缘起者处密静室，作是思惟：‘如是世间纯大苦聚，从于何所而得集起？’既思惟已，便自了知：‘如是苦聚，由不如理作意集故，无明集起；无明集故，诸行集起；诸行集故，诸识集起；诸识集故，名色集起；名色集故，六处集起；六处集故，诸触集起；诸触集故，诸受集起；诸受集故，诸爱集起；诸爱集故，诸取集起；诸取集故，诸有集起；诸有集故，而生集起；生集起故，老死愁叹忧苦逼恼皆悉集起。’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如彼诸法虽复集起，无作无用，无有主宰。如是诸法，诸善为因，不动为因，涅槃为因。彼一切法从缘生起，无有主宰，亦复如是。若诸众生下根为因，中根为因，上根为因，诸业为因，因果流转亦复如是。’舍利子，如是一切有所取法，因缘和合而得集起，菩萨一切悉能了知，如是名为缘起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由何灭故，彼诸法灭？’既思惟已，便自了知：‘由不如理作意灭故，而无明灭；无明灭故，诸行便灭；诸行灭故，乃至纯大苦聚灭。’舍利子，若能了知如是法智，是则名为缘起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又作是念：‘因依正法，依止诸缘，依止和合，得修诸善。是法若由诸因和合，依止诸缘，则此法等不依止我，不依有情，不依命者，不依数取，是则此法不可称

量。’舍利子，诸菩萨等，若能如是如理观察，是则名为缘起善巧。又复观察一切佛法，皆菩提相、缘所起相，观诸缘起皆尽灭相，以能观待诸众生故，而不趣入毕竟寂灭，是则又名缘起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缘起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法遍摄一切有为、无为。菩萨摩诃萨，于如是等有为、无为一切诸法，应修善巧。

“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所谓妙善身行、妙善语行、妙善意行，是则名为有为善巧。云何名为无为善巧？即以如是妙善身语及以意行，回向毕竟无为菩提，回向无为菩提妙观，又复回向于萨伐若，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即是积集五到彼岸。何等为五？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波罗蜜多，是名有为。若由般若波罗蜜多无为智故，则五到彼岸不可厌毁，如此妙智又能积集诸到彼岸资粮善法，信解无漏无上菩提，及以回向一切智智，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所谓以无碍光照诸众生，以四摄法摄诸众生，是名有为。若观诸法无我，无有情，无取无执，于四摄法方便善巧，爱乐信受无为等觉，及以回向一切智智，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所谓不断能令生死相续，结缚而复永断能令生死相续，烦恼任持菩提结缚相续一分结缚不复现行，是名有为善巧。若复修习空无相愿，诸法正智现观善巧无上菩提，不由他缘，于无为法而复作证，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谓诸菩萨虽行三界，而不为彼三界烦恼之所染污，如是名为有为善巧。虽具通达一切三界出离之法，而不坠堕出离界中。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者，是则名为一切智智。若诸菩萨圆满证入一切智智，即一切时智慧善巧，即此名为诸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一切法善巧。如是，舍利子，若有依菩萨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慧分别善巧通达，修习如是十种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妙慧？云何名为到彼岸义？舍利子，所言慧者，谓能解了一切善法；是现见慧，随顺通达一切法故；是真量慧，如实通达一切法故；是通达慧，一切见趣诸缠缚法不为障故；是离愿慧，永离一切欲求愿故；是安悦慧，永息一切诸热恼故；是欢喜慧，缘法喜乐无断绝故；是依趣慧，于诸义智皆现见故；是建立慧，建立一切觉品法故；是证相慧，随其所乘证得果故；是了相慧，善能照了是智性故；是济度慧，救度一切诸瀑流故；是趣入慧，能趣正性无生法故；是策励慧，振发一切诸善法故；是清净

慧，离先随眠烦恼浊故；是最胜慧，升陟一切诸法顶故；是微妙慧，以自然智随觉法故；是离行慧，更无杂染三界法故；是摄受慧，一切贤圣所摄受故；是断愿慧，除遣一切相分别故；是舍逸慧，远离一切愚黑闇故；是方便慧，安住一切瑜伽师地者所成就故；是发趣慧，当住一切圣智道故；是照明慧，除灭一切无明瀑流翳暗膜故；是施明慧，开导一切犹如眼故；是无漏慧，慧眼超过邪僻路故；是胜义慧，照了如是大圣谛故；是无别慧，善调顺故；是光明慧，诸智门故；是无尽慧，遍于一切随行照故；是无灭慧，常广见故；是解脱道慧，永断一切取执缚故；是不离处慧，不与一切烦恼障法而同止故。舍利子，如是慧相，我今略说，当知菩萨摩诃萨更有无量无边诸慧。何以故？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心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业智行；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欲解，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观察智；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诸烦恼门，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广大慧门；如是乃至一切声闻独觉，及正等觉所有遍智，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所行处。舍利子，如是等一切慧处，诸菩萨摩诃萨皆于其中精勤修学，是则名为菩萨妙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到彼岸义？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所知诸妙善法能到彼岸者，当知皆是到彼岸义。又舍利子，如上广说一切慧句，应知皆是到彼岸义；又诸菩萨修行差别圆满之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如是一切智智圆满之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于诸一切为无为法，无执著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能善觉悟无量生死大过失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一切诸法有能开悟不觉者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有能开示无穷尽法宝藏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无障解脱圆满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觉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慧平等义，当知是为到彼岸义；最胜决择善巧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遍行一切众生界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无生法忍圆满之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不退转地究竟满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清净修治诸佛土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成熟一切众生义者，是则名为到彼岸义；往诣道场升菩提座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毕竟摧伏诸魔军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一切佛法皆圆满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于菩萨藏差别法门正安住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舍利子，若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正修学已，我说是等则于一切波罗蜜多皆得究竟。

“复次，舍利子，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皆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勤请求，受持读诵，通达义理，广为他说分别显示。何以故？舍利子，若有于是菩萨藏经，殷重听闻，受持读诵，乃至为他分别解说者，当知是人必定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在在所生，一切微妙功巧业处究竟通达；二者、在所生处，常居高族，荣望当世；三者、所生之处，有大威严，势力自在；四者、凡所言令，一切皆从，无不信伏；五者、所生之处具大豪富；

六者、在所生处，恒为天人所加爱敬；七者、生处人中，常为轮王，得大自在；八者、所生常得为天帝释；九者、若生色界，为大梵王；十者、在所生处，常不远离大菩提心。舍利子，受持经者，则为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说开示，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不与尼伽兰陀邪论相杂；二者、不起我见；三者、无有情见；四者、无命者见；五者、无数取见；六者、不起断见；七者、不起常见；八者、一切世务情无顾及；九者、恒发胜心乐欲出家；十者、若闻经典，速能受持悟解深义。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成就正念；二者、成就正觉；三者、成就正趣；四者、成就志勇；五者、成就正慧；六者、得具无难；七者、忆本生事；八者、性薄贪欲，无猛利贪，不为重贪之所烧恼；九者、性薄瞋恚，无猛利瞋，不为重瞋之所烧恼；十者、性薄愚痴，无猛利痴，不为重痴之所烧恼。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成就机速慧；二者、成就捷辩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广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达慧；八者、成就无著慧；九者、常现前见一切如来，既得见已，以清美颂而为赞叹；十者、善能如理请问如来，又能如理开释疑难。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获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常乐远离诸不善友；二者、常乐亲近诸善知识；三者、能缓诸魔所有系缚；四者、摧殄诸魔所有军阵；五者、善能诃厌一切烦恼；六者、于一切行，心恒捐舍；七者、违背一切向恶趣道；八者、归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说一切越度生死清净之地；十者、巧能随学一切菩萨所行轨则，又能奉行诸佛教敕。如是名为十种功德称赞利益。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研寻义趣，明了通达，复能为他广说开示，当知是人则为获得如上功德称赞利益。”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聪睿者慧无边， 妙能通达法及义，
尊胜文词善圆具， 由持如是大经王。
常获丰饶法宝藏， 恒欣悦意行法施，

发生最上胜欢喜， 由持如是大经王。
多众生闻说法者， 证斯广大胜功德，
我当云何说是法， 如持经者之所获？
证获如斯最胜慧， 于正法所终无坏，
由念发生微妙智， 能说无上智依处。
勤求善说正法句， 最胜众圣所称赞，
常闻发起超胜行， 由持如是大经王。
慧者闻已持深义， 于诸文句无妄执，
常随理趣而观照， 增长妙智量无边。
无边妙智无边义， 第一义解谅难思，
遍游十方广称赞， 闻经胜利无穷尽。
极善微薄贪瞋痴， 获得第一心清净，
由闻如是大经王， 功德胜利无边际。
虽获胜财无放逸， 称量财义谁坚固，
深达世财非有实， 于财无恋趣非家。
出诣闲静住中林， 于彼惛沉常远离，
听闻净法曾无厌， 静虑正教无悭吝。
请问疑难世导师， 闻已为他广开释，
由斯增长微妙智， 于白净法终无退。

“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是经典精勤修学，行菩萨行，是名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修学正法之要。”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二十大自在天授记品第十二

尔时，佛告舍利子：“往昔过去大蕴如来应正等觉，为精进行童子，广说如是四无量法，及说六波罗蜜多已。尔时，彼佛复告精进行童子：‘云何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来四摄之法；由是法故，菩萨摩诃萨恒处长夜摄诸众生。何等为四？所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如是名为四种摄法。童子，云何名为如是摄法？童子，所言施者，具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为布施；言爱语者，谓于一切诸来求乞，或乐闻法，菩萨悉能爱语慰喻；言利行者，谓能满足若自若他所有意乐；言同事者，随己所有智及功德为他演说，摄受建立一切众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心意清净；言爱语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善言安慰；言利行者，随诸众生所有义利，皆令成熟；言同事

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行平等心成其义利。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诸菩萨发意行舍；言爱语者，方便无断；言利行者，深心无悔；言同事者，回向大乘。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随慈心而行于舍；言爱语者，常不舍离欢喜之心；言利行者，成就大悲心，恒欣乐利众生事；言同事者，修舍平等无有高下，心恒回向一切智智。复次，童子，言布施者，如法求财，常思行舍，拯济贫乏；言爱语者，既施财已，重复安处，令住法义；言利行者，自利利他，平等摄受；言同事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究竟发起一切智心。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一切所有内外诸法悉皆舍离；言爱语者，于一切法功德智慧无所秘惜；言利行者，弃舍自利，专务利他；言同事者，总摄财物如置掌中，随缘惠施，情无忧戚。复次，童子，言法施者，如所闻法广为他说；言爱语者，以无染心分别开示；言利行者，谓为于他授诵经典，乃至说法无有厌倦；言同事者，以不舍离一切智心，安置含生于正法所。复次，童子，所言法施，若为往返求听法者，如佛正教不乱宣说；言爱语者，以微妙音开示正法；言利行者，谓以衣服、饮食、床敷、医药及余随用什物众具，于求法者及说法者，但有匮乏即便给施；言同事者，常起深心，无间说法。复次，童子，言法施者，由是菩萨了知法施诸施中上，常行法施；言爱语者，谓所演说利益之事；言利行者，演畅其义，不依于文；言同事者，欲令圆满一切佛法，常为众生如应敷化。复次，童子，言布施者，所谓柁那波罗蜜多；言爱语者，所谓尸罗波罗蜜多，及以羼底波罗蜜多；言利行者，所谓毗利耶波罗蜜多；言同事者，所谓静虑波罗蜜多，及般若波罗蜜多。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初发心一切菩萨；言爱语者，谓已发行一切菩萨；言利行者，谓不退转一切菩萨；言同事者，所谓系属一生诸大菩萨。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为欲坚固菩提根本；言爱语者，为欲成就菩提萌芽；言利行者，为欲开发菩提妙华；言同事者，为欲成熟菩提胜果。如是，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四种摄法。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大菩提故，以如是等四摄之法，处于长夜摄受众生，是名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童子，如是摄法无量无边，皆说名为菩提之道。'

“舍利子，尔时薄伽梵大蕴如来应正等觉，为是精进行童子，开示如是大菩提道。时，彼童子具于佛所闻是法已，又闻赞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得大欢喜，即以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床敷、医药、什物众具，持以奉献大蕴如来及声闻众。如是乃经九十六拘胝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复兴菩提大愿；虽作如是无量功德，而大蕴如来未与童子授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舍利子，汝谓彼时精进行童子，岂异人乎？勿作余疑，即我身是也。我于彼佛所，以诸供养奉佛及僧，经尔所岁，又复起发大菩提愿；然彼如来不授我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

“舍利子，从大蕴如来灭度之后，经阿僧企耶劫，尔时有佛出兴于世，名曰宝性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

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宝性如来有八十那庾多声闻弟子共会说法，一切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乃至其心自在，证得第一波罗蜜。时，彼世中有转轮圣王，名曰善见，七宝来应，所谓成就金轮乃至主将兵宝。是善见王，以其轮宝威四天下；正法治世，名为法王，仁德育物，众所欣重。国界人民居住宽博，所治大城名曰圆满，东西长十二踰缮那，南北广七踰缮那，安隐丰乐，人民炽盛，甚可爱乐，多诸财宝，资具充溢。尔时，城中有大长者，名曰善慧，其家巨富，财宝充积，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植众德本。

“舍利子，时薄伽梵宝性如来，观是长者深心欲解，作是思惟：‘此大长者善根已熟，堪为如是大菩萨藏法门之器，又是诸佛正法之器。’既了知已，便往其所，现大神变，上住虚空，结跏趺坐，为彼长者开菩提道，又复赞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舍利子，尔时，善慧闻佛开示大菩萨道，又闻赞说三世佛已，获得广大欢喜净信，即以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及余资具，以用奉献宝性如来及弟子众，经于千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复兴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微妙大愿；虽作如是广发众行，然彼如来未为授记。舍利子，汝谓尔时善慧长者，岂异人乎？勿余异疑，即我身是也。我于尔时，虽以种种供养奉佛及僧，并起广大菩提胜愿；然彼如来不授我记，云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

“舍利子，自宝性如来灭度之后，经阿僧企耶劫，有佛出世，名曰放光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以何义故，佛名放光？舍利子，当于尔时有王出世，名曰胜怨，所都大城名盛莲华，安隐丰乐，人民炽盛，财宝众具充积流溢。王有大臣，婆罗门种，名曰光主，其家巨富，财产仓库具足盈满。而是大臣为胜怨王偏所爱重，欣慕其德，常所见遇，情无厌逆。舍利子，时胜怨王，割所王国四分之一，赐此大臣封以为王。时，光主王治于小国，以法御世，不行邪枉。舍利子，是光主王，于后异时诞生太子，形貌端正，众所乐观，成就第一圆满净色，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具足庄严。又于王子一切身分，皆放光明，犹如日轮之所照耀，因为立号，名曰放光。

“舍利子，时光主王，召集国中诸婆罗门善占相者，皆悉集已，便示王子令其相之。诸婆罗门既睹相已，便作是言：‘今此王子定当作佛。’时光主王，即以王子付诸养母。其后不久，身相长大，聪睿明达。时，净居天处色究竟天宫，以通智力知是王子将登正觉，便于彼没，来至放光王子菩萨所止处已，右绕菩萨，即于其前，说是颂曰：

“‘非谓安处大王宫， 能生清净胜功德，
要假仙幢袈裟相， 果证无上妙菩提。
盛壮须臾若流逝， 迅速过于大猛风，

不可喜乐弊衰老，　摧坏世间之所爱。
衰老能令薄势力，　难得欣乐趣非家，
大仙今者极盛年，　宜当及时发精进。
善哉善哉大慧者，　善哉善哉大超悟，
善哉善哉速出家，　定成坚固正等觉！’

“舍利子，时放光菩萨摩诃萨，为净居天所开悟已，以清净信趣于非家；当出家夜，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世尊便以如是广大名称出现世间，号曰放光如来，十号具足，为诸天人之所赞颂。时，胜怨王闻光主王子出家修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名曰放光。即便往告光主王言：‘我闻卿子出家成佛。不审世尊大慈悲故能来降不？若不垂愍至于此者，我当严备四种力军，往如来所躬事奉敬。’舍利子，时光主王，即集大臣、守卫军众，具宣是事。诸大臣言：‘王于今者，应自往诣放光如来，咨问是事：大悲世尊愍众生故，为欲往彼胜怨王所，为不往耶？’时光主王即便严驾，与诸大臣侍卫导从，往如来所；既到彼已，顶礼佛足，即以上事具白世尊。时，放光如来告父王曰：‘大王当知，我今往诣胜怨王所，愍众生故。’

“舍利子，时放光如来随所乐欲别住一处胜怨王都，即与二十拘胝大阿罗汉出诣彼国。尔时，父王亦备四种强力军众随从佛后，办具种种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床敷、医药及余资具，供佛及僧；乃至随逐如来到已王领国界之际，便礼佛足，绕无数匝，涕泣哽噎，辞退而还。时，胜怨王闻放光如来与诸大众，将来诣此盛莲华城，即便严饰所都大城，除去一切沙砾瓦石，清净夷坦街巷道路，扫洒修治极令华丽；又以香水重增沾洒，散布名华量齐人膝，以妙香瓶列薰于道，敷置种种微妙宝衣，于上虚空张施幡盖，作倡伎乐腾郁充满。

“舍利子，时胜怨王作如是等庄严，绮饰盛莲华城大王都已；又下严敕击鼓宣令，于此王都城之内外，所有华鬘及涂香等，无令有人辄自受用并将出卖，一切皆当奉献供养放光如来，若违此令当加重罚。舍利子，时胜怨王赍持种种华鬘、涂香、末香、珍妙衣服、幢幡宝盖，鼓击种种诸妙音乐，又设羽仪现大严备，以王威势出所都城。为欲瞻仰彼如来故，并申礼拜陈诸供养，与四种军及王城内所有婆罗门、长者、居士、豪族类等，往诣佛所。既到彼已，时胜怨王最先顶礼彼如来足，复以种种华鬘、涂香、末香、上妙衣服、幢幡宝盖，供养如来；自供养已，复令王子、大臣及诸侍卫、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亦如大王广修供养。舍利子，时胜怨王既供养已，具欢喜心，具妙善心，具离盖心，具适悦心，与诸群臣而随佛后。

“舍利子，尔时有婆罗门，名曰珍宝，住大雪山王侧，五百儒童以为弟子，众人所宗，名德远被，善持艺术，于三毗陀经达到彼岸，又于尼揵荼书及计罗婆论、分别字论、伊底诃婆论、五分记论、随顺世论、祠祀咒论、丈夫相论，于是等论皆善通达，及以自宗师傅三明

大教，晓其理趣，妙识开遮。舍利子，是婆罗门，有一儒童近住弟子，名曰迷伽，受学珍宝，备通幽旨，艺术经论并皆明达，智与师齐，堪为导首。时，彼迷伽白其师曰：‘大师当知，所学经论皆已通达，我今当返自所生地。云何奉酬大师恩德？’时师告曰：‘伐瑳迷伽，夫为弟子欲报师恩，当以财宝方陈厚意。所谓何等？若办五百羯利沙钵那者，足表深心。’

“舍利子，尔时迷伽儒童，奉师教已，致敬右绕，辞退而行，遍游村城、亭馆、国邑、王都，处处追觅谢师财宝；既具集已，将陈酬报，渐渐往诣盛莲华城。遥见王都种种严饰明发华丽甚可爱乐，即问傍人：‘今此王都，有何盛事，荣饰周布庄严乃尔？’傍人答曰：‘卿不知耶？今日放光如来应正等觉，与八十拘胝大阿罗汉，八万四千诸大菩萨，将入此城。其中人民当行大施，当兴大福。由斯事故，致此庄严。’时迷伽儒童，忽闻如是佛名之声，获得广大欢喜净信，窃自惟忖：‘诸佛如来出世甚难，极难得值过乌昙华！又似盲龟难遇浮孔，百千大劫时或一遇！我今奉见甚为希有，定应以此五百羯利沙钵那，贸华散奉放光如来。当更求财，用酬师德。’

“舍利子，当于尔时有一女人，赍持七茎殟钵罗华，从市而来。迷伽告曰：‘何处得此水生华来？’女曰：‘我于某处卖华鬘所，以五百羯利沙钵那买得此华。’迷伽告曰：‘今酬本价，能与华不？’女曰：‘不然。’又曰：‘若不许者，今有五百羯利沙钵那，汝当独取。此七茎华，二人当共，为可尔不？’女曰：‘卿用此华，为作何等？’告曰：‘将用奉散放光如来。’女曰：‘如卿所言，从今已往，于诸有趣常能降及为我夫者，当以此华持用相委。’尔时，迷伽便报女曰：‘止！止！女人勿作是说。何以故？汝女人性，掉动轻转，多诸放逸。汝之所言，不足收采！又我当于阿僧企耶劫，修集佛法，广行布施，或以金、银、珍宝、珊瑚、末尼、真珠、琉璃、螺贝、璧玉、象马驼驴、牛羊群畜，乃至或舍大国王位、车辂服饰、内宫妃后、男女眷属，或舍手足耳鼻、皮肉骨髓、髻中明珠、眼目头首。大略而言，无有一切内外之物于我施门而不舍者。或复有时当舍于汝，入佛法中以信出家，趣于非家。汝性掉动，轻转放逸，或当尔时于我大舍而为障碍。’其女报曰：‘审如所言，我为大利！纵使卿今卖我此身，乃至充一羯利沙钵那者，终无异心于施留碍。或复割截我身段段舍施，定无留碍修集佛法。’迷伽告曰：‘若能如是，此则为可，宜速与华！’尔时，女人持华授与。迷伽取华，便即往诣放光佛所。遥见如来为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众生，前后围绕，威仪庠序，导众而前，乃至以无量百千功德庄严从彼而来。于世尊所心生净信，以无量种清净欢喜深爱重心，前诣佛所，恭敬礼拜，不胜欣庆。又见多人以诸大价微妙衣服，为供佛故敷施行道，便作是念：‘我今虽无上妙衣服，唯有所著弊鹿皮衣，当敷道中藉如来足。’作是念已，脱衣布地。尔时，诸人竞取皮衣，远弃他所，咸生蚩责：‘云何为是含灵中宝，敷设如此弊鹿皮衣？’时彼迷伽

即便驰往四衢道边泥湿之处，取鹿皮衣敷置其上，作如是念：‘放光如来大慈悲者，加哀怜我，以遍照眼及遍照智，赐观所为，希愿以足蹈我衣上。’尔时如来愍其所念，便以足趾蹈鹿皮衣。迷伽见已，心生庆悦，踊跃欢喜，即以所持殟钵罗华，用散佛上。于时复有无量天子，住虚空中，以天曼陀罗华、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及天栴檀、末香俱散佛上，作天音乐咏天清歌，遍满虚空大兴供养。时，彼迷伽所散之华列住空中，乃复变成无量千数殟钵罗华，叶皆垂下，合成华盖，随佛而行。迷伽见已，倍复踊跃，心生净信；于如来前，解十二年金色发髻以布于地，便发无上菩提大愿：‘若我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审不虚者，唯愿今者放光如来授手安慰。’又发坚固势力弘誓，作如是言：‘若使如来不以足趾蹈金色发、授手安慰，及不授我菩提记者，我终不起，即于此地干枯命终。’

“舍利子，尔时放光如来应正等觉，具遍照眼及遍照智，于三世中无事不达，知彼迷伽意欲解已，便举足趾蹑其发上，即便右顾如龙象回，告诸声闻一切大众：‘汝等苾刍，勿蹈其发。所以者何？此儒童者，却后过阿僧企耶劫，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号释迦牟尼。’舍利子，是时迷伽闻佛授记，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证得百千那庾多拘胝无动诸定。又以神通智力，观见东方过殑伽沙等无量诸佛皆为授记，作如是言：‘儒童当知，汝于来世，经阿僧企耶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无量如来，皆如东方诸佛授记。舍利子，迷伽儒童，既蒙诸佛授记安慰已，从虚空下，来诣佛所，以信舍家趣于非家，修习坚固清净梵行。舍利子，汝今于此无生疑惑，谓彼往世迷伽儒童是余人乎？勿作是观，即我为彼儒童菩萨。我于尔时，以是五茎青色莲华，奉散彼佛，复解金发敷置道上，兴如是行，便蒙授记。

“是故，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得速受如来记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明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复应修行无相正行。何以故？我忆往昔未得值遇放光佛前，无有一切白净行法不修行者；虽作如是无量勤苦，然不蒙佛为我授记。所以者何？由修诸行皆有相故。从是已后，我方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随所闻已，安住正行。如是行者，谓无相行、无功用行、无所得行。行如是等无相行已，放光如来乃为授记。

“舍利子，我忆往昔最初得见放光佛时，便得超过一切有相有功用行，又初见佛便能随觉一切法性，又得通达一切诸法自性无生；从是已后，放光如来乃为授记，作如是言：‘迷伽儒童，汝于来世，过阿僧企耶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子，当授记时，我便证得无生法忍。舍利子，证得何等无生法忍？所谓证得一切色法无所得忍，证得受、想、行、识法无所得忍，证得蕴、界、处法无所得忍。舍利子，言得忍者，是则名为忍受诸法都无所得。何以故？非于证得如是忍时，世间之法而复现行；非异生法，非诸学法，

非无学法，非独觉法，非菩萨法，非诸佛法而复现行。所以者何？由一切法不现行故，说名得忍。由一切法毕竟无得，亦无所得，故名得忍。又是忍者，于一刹那尽一切相及诸所缘，故得名忍。又是忍者，不忍于眼，不坏于眼及诸所缘，故名得忍；不忍于耳、鼻、舌、身、意，不坏于意。如是忍者，无尽境界；如是忍者，非趣境界，故名得忍。是故，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得速为如来授记证是忍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达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安住正行，谓无相行、无功用行、无所得行，如是等法名为正行。”

尔时，大众中有长者子，名那罗达多，从薄伽梵闻说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又闻赞叹诸佛菩萨胜功德已，即从坐起，披一肩衣，以右膝轮安置于地，向佛合掌，顶礼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先为诸长者等，广说诸法相续不绝，如是开示，如是教导，皆令证得阿罗汉果，即于此生尽老死际，而未闻说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赞叹诸佛菩萨功德。我幸大利，今具得闻，窃生是念：如是大乘，为尊、为胜、为上、为妙、为无有上、更无过上，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现前亲闻佛说，受持领悟，开显诸法。如是法者，分别诸法无所依执、无我我所、无有摄受。世尊，我作是念：如是妙法为尊、为胜、为上、为妙、为无有上、更无过上。如是法者，我当修集。世尊，我今思惟一切乘中为无上者，所谓佛乘。诸佛如来亦说此乘，置为第一，最为无上。我从今日发起无上正等觉心，为欲利安多众生故，为欲悲愍诸世间故，利益安乐无量天人，如佛建立诸大菩萨所有学处，我今皆当悉依随学。”说是语已，尔时，世尊告长者子：“善哉！善哉！善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难证信，甚难修习！汝今乃能深发是意。”

时，长者子白佛言：“世尊，无上菩提虽复甚难证信修集，然我今者发起如是勇猛精进，必当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为难。又我于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奉修牢强，定无退转。世尊，我于今者发大弘誓：假使发菩提心，如殑伽沙数，方证无上正等觉者，我于是事弥增精进，乃至如上一一发心，经如殑伽沙等劫。乃至随是发菩提心，一一所发要由斩截殑伽沙等身分头首，方能起者，是菩提心虽复经履如是勤苦，我于是中倍加精进，终不放舍无上菩提。何以故？纵逢如是诸苦难事，犹应修集。藉斯缘故，必证菩提。何况为证无上菩提，受诸安乐而不修学？所以者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性高广，具足周大无上佛法，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有涯际，不可宣说。虽复诸佛无障碍智，经历百千拘胝那庾多劫，以诸言音说此菩提，非易可尽！”

尔时，长者子那罗达多，即于佛前，而说颂曰：

“百千拘胝劫， 乃发菩提心，

虽众苦所逼， 不舍含生界。
随发菩提心， 要断诸身首，
聚量高迷楼， 我亦能堪忍。
我安住菩提， 利乐含生故，
愿我于来世， 如今日世尊。
远彼声闻乘， 兼济下乘者，
愿我于来世， 如今日世尊。
此乘为大乘， 最上佛称赞，
我观无与等， 故欣乐菩提。
为拔济危厄， 为脱三恶趣，
为求是如来， 出世现成佛。”

尔时，长者子那罗达多说是颂已，便自思惟：“我今明达广大佛法，如何不以教化妻子诸眷属等？此非我宜！”作是念已，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速疾还家，严办种种诸供养具，与其七妻、男女奴婢各有七人，赍持千双上妙衣服，及诸华香供养之具，又与五百乐人相随，疾出王舍大城，为欲奉见薄伽梵故。

时，王舍城有多人众，见长者子与其眷属速疾驰出，因而问曰：“汝等今者，有何匆遽？与诸眷属将往何所？”长者子言：“诸善男子，岂不知乎？今者如来应正等觉止鹫峰山，无量百千天人大众前后围绕，无数方便为诸众生，分别开示广大佛法。故我今者率领眷属将往佛所，为求如是广大佛法，为欲成办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诸佛智慧，为欲种植无上正等菩提善根。汝等若欲成就广大诸佛法者，可共同诣彼如来所，当共种是广大佛法无上善根。”

尔时，王舍城中人民之类，闻长者子说是语已，有十千人皆乐随从往至佛所。时，长者子那罗达多，与其眷属及以随从满十千人，同时见佛，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长者子与诸俱来所有大众，赍持华鬘、涂香、末香、衣盖、幢幡，作倡伎乐歌咏赞叹供养如来，复以千双净妙珍服以覆佛上。

时，长者子作是奉已，欢喜无量，即于佛前说伽他赞，其颂曰：

“第一有情微妙者， 成清净行上菩提，
能发无边胜智见， 如是我今修供养。
昔无量劫多修行， 为利众生求大觉，
证法自在现成佛， 如是我今修供养。
我与妻子眷属众， 为利含识求菩提，
并及多千人民等， 同共归依大觉者。”

尔时，长者子说是伽陀赞叹佛已，便白佛言：“世尊，我今与此诸有情等至如来所，皆已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愿世尊哀愍此

等，复为说法，当令一切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又我今者，欲于佛所种诸善根，唯愿世尊现为我证。当使如是善根力故，令诸众生平等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获无量广大佛法，亦如今者现在世尊。”

时，长者子与诸眷属、五百乐工、十千人众，一心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于如来前，同共至诚归依于佛，归依于法，归依于僧。唯愿世尊忆持我等，是邬波索迦始从今日乃至寿终，宁弃身命，不舍归趣清净信心。又复世尊忆持我等，始从今日乃至菩提，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发起增上勇猛之心。又复世尊忆持我等，唯愿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宣说正法，亦如今者如来无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唯愿来世成佛之时，大众围绕如今无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唯愿来世度脱无量苦逼众生，如今无异。”时长者子及诸来众，并五百乐工，作是誓已，复以种种微妙音乐，供养如来，右绕三匝。

尔时，世尊愍此等故，上升虚空，结跏趺坐。时，五百乐工既睹如来现此神变，于世尊所倍生净信；以佛威力，诸音乐器不假摄持，自然上踊，住在空中，无所凭据，作众伎乐，繁会充溢，右绕如来。时，长者子俱来大众，咸睹神变，叹未曾有，心生庆悦，踊跃欢喜，皆共合掌致敬如来。尔时，空中周匝正等一踰缮那，复有无量百千音乐，亦无执持自然而现，犹如蜂房悬处虚空，作倡伎乐发微妙音。尔时，长者子与其眷属，及五百乐工、十千城人，及以先来听法众内六十千人，诸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佛威力故，皆踊空中。又佛神力，于上空中，五百乐台自然出现，是诸台中皆说妙法。又有四大乐台现于佛前，庄严雕饰，穷世瑰异。又有无量百千拘胝诸天子众列住空中，以天曼陀罗华而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之华，于虚空中变成八万高妙华台。时，诸大众睹上台中，有如是等广大庄严，于如来所倍生净信爱敬之心，叹未曾有。

尔时，世尊知诸大众其心清净，又复了知那罗达多及俱来众增上意已，便现微笑如前广说，乃至其光还从从顶没。时，长老阿难既睹微笑，披一肩衣，向佛合掌，恭敬作礼，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缘现此微笑？我惟如来所现神相，非无因缘。”

佛告阿难：“汝今当知，此长者子那罗达多，七妇男女并奴婢等三十六人，由供养我善根力故，当来之世经千拘胝劫，不堕恶趣，人天往返受诸快乐。过是劫已，值佛出世，名曰商主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于是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修梵行，从是已后，复经二十拘胝劫不堕恶道。阿难当知，是长者子七妇、七女及以七婢，自此命终，便舍女身得成男子；恒与那罗达多，不相舍离行菩萨道，于当来世同处一劫，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当知，长者子那罗达多菩萨摩诃萨当成佛时，号平等心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世，十号具

足。是大菩萨所有眷属当成佛时，皆同一号，阿若末若如来应正等觉，具足十号。是五百乐工，以供养我善根力故，当来又经阿僧企耶劫不堕恶趣，又经于彼满千拘胝，转轮圣王而为翼从。阿难当知，是五百乐工大略而言，于是劫中得值十千诸佛，皆得亲承供养无空过者；从是已后，同一劫中，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号美音。是十千人以供养我善根力故，中四百人，当得值遇慈氏如来，于彼佛所净修梵行，得尽诸漏便般涅槃；所余人等，当来又经殑伽沙等如是大劫不堕恶道，渐次得值千拘胝佛，于彼佛所广修诸行，尔后一切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同一号，名甚希有。阿难当知，是六万众中，具满千人，于我灭后正法已尽，又过于彼刀兵中劫，慈氏如来未出现前，众生寿命渐增长时，尔时赡部当有八万独觉出现于世，是一千人皆得值遇供养修善，于后复值慈氏如来还得供养；从是已后，经二十五拘胝那庾多劫不堕恶趣，最后人身诸善根力所觉晓故，净信舍家趣于非家，便得证悟缘觉菩提。阿难当知，于此众中有十千人，具生圣见；余千人等，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有六十那庾多诸天子等，远尘离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如是，阿难，谁有见斯殊特胜利，而于佛所不生净信，爱乐恭敬，发希有心？唯除愚痴不肖之士。何以故？彼诸人等，于如来所，但修如是微细善根，乃能获得如来大我，或复证入无上涅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于佛所修诸供养， 获得如斯胜功德，
若有希求高大果， 当于导师修供养。
若佛现在修供养， 或复于佛涅槃后，
供养驮都如芥子， 常得奉侍诸如来。
若复欲修诸供养， 如来住世或涅槃，
供养驮都如芥子， 行平等心果平等。
若有具修平等心， 供养平等人中上，
当成平等之胜报， 及证平等妙菩提。
若有欲摄诸善趣， 遮障绝除众恶道，
及欲趣向涅槃路， 如是获得不为难。
佛具最胜净尸罗， 佛具最胜三摩地，
若生最胜净信已， 当获最胜如来果。
若修最胜诸供养， 速登最胜之善道，
及证最胜尊正见， 能宣最胜微妙法。
若乐人中聪睿者， 亲持诸佛清净法，
当修猛利正欲乐， 多闻如理正思惟。
有得转轮之圣主， 或为帝释梵天王，
广修无量胜功德， 定趣无余大寂灭。”

尔时，世尊说是颂已，告长老舍利子：“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欲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发生猛利清净欲乐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达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何以故？若于是经受持读诵，乃至为他分别说者，能令三宝永不断绝，常不远离四无量行，常勤修习六到彼岸，恒正方便以四摄法摄化众生。舍利子，如是大乘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当知即是诸菩萨道。所以者何？是经典者，善能摄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利子，是经乃是诸菩萨等圣珍宝藏。我依是经正修学已，毕竟证得生死永断，又证一切波罗蜜多；由证是故，即号无上正等觉者。舍利子，如来于一切波罗蜜多，皆已毕竟；如来于一切所作，皆已静息；如来于无量诸地，皆已证得，又复更证无边之地。何以故？由佛证是诸波罗蜜多故，而能究竟安住一切到彼岸法。是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精进修行，如我所证。”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于业应知业， 于报应知报，
无业亦无报， 是安隐涅槃。
诸有为皆苦， 于中无有智，
是故智生已， 有为皆解脱。”

尔时，世尊说是颂已，长老舍利子，及大苾刍，并诸天、人、健达缚、阿素洛等一切众生，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阿难，于日晡时从禅定起，与五百比丘俱诣佛所，合掌恭敬，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即告阿难及诸比丘：“我有法要，初中后善，其义微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所谓入母胎藏修多罗法。应当谛听，善思念之！我今为汝，分别解说。”

阿难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若有众生欲入胎时，因缘具足，便得受身；若不具足，则不受身。云何名为缘不具足？所谓父母起爱染心，中阴现前求受生处。然此父母赤白和合，或前或后而不俱时，复于身中各有诸患。若如是者，则不入胎。其母胎藏，或患风黄血气闭塞，或胎闭塞，或肉增结，或有碱病，或麦腹病，或蚁腰病，或如驼口，

或车辕曲木，或如车轴，或车毂口，或如树叶，或曲绕旋转状如藤笋，或胎藏内犹如麦芒，或精血多泄不暂停住，或滞下流水，或胎藏路涩，或上尖下尖，或曲或浅，或复穿漏，或高或下，或复短小，及诸杂病。若如是者，不得入胎。若父母尊贵，有大福德，中阴卑贱；或中阴尊贵，有大福德，父母卑贱；或俱福德，无相感业。若如是者，亦不受胎。如是中阴欲受胎时，先起二种颠倒之心。云何为二？所谓父母和合之时，若是男者，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流胤时谓是己有；若是女者，于父生爱，于母生瞋，母流胤时亦谓己有。若不起此瞋爱心者，则不受胎。

“复次，阿难，云何得入母胎？所谓父母起爱染心，月期调顺，中阴现前，无有如上众多过患，业缘具足便得入胎。如是中阴欲入胎时，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无有福德，二者、有大福德。其无福者，觉观心起，所见境界便作是念：‘我今值遇风寒阴雨。’大众愦闹，众威来逼，便生恐怖：‘我今应当入于草室及以叶室。’或隐墙根，或入山泽、丛林、窟穴。复更生于种种诸想，随其所见便入母胎。大福德者，亦生是念：‘我今值遇风寒阴雨。’大众愦闹，众威来逼，亦生恐怖，即上高楼，或登大阁，或入殿堂及以床座，亦生诸余种种之想，随其所见便入母胎。”

佛告阿难：“如是中阴初受胎时，名歌罗逻，皆依父母不净及过去业而得受身。如是之业及以父母诸缘之中各不自生，和合力故而便受身。譬如以器盛酪及人、绳等，即便出酥，诸缘之中皆不可得，和合力故，酥乃得生；歌罗逻身亦复如是，因缘力故便得受胎。

“复次，阿难，譬如依止青草、牛粪及以枣酪而各生虫，一一之中虫不可得，因缘力故虫乃得生。此虫生时青黄赤白，各随所依而作其色。是故当知，父母不净而生此身；诸缘中求，皆不可得，亦不离缘，和合力故，而便受胎。此身生时，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亦无差别，所谓地为坚性，水为湿性，火为热性，风为动性。歌罗逻身，若唯地界，无水界者；譬如有人握干麨灰，终不和合。若唯水界，无地界者；譬如油水，其性润湿，无有坚实即便流散。若唯地、水，无火界者；譬如夏月阴处肉团，无日光照则便烂坏。唯地、水、火，无风界者则不增长；譬如有人及其弟子，能善吹糖，诸有所作而令其内悉使空虚，若无风力终不成就。如是四大互相依持而得建立。是故当知歌罗逻身，因于父母四大业风，而得生者亦复如是，众缘之中皆不可得，和合力故而便受身。

“复次，阿难，譬如新净种子，善能藏积，不为虫食，无有烂坏、干焦、穿穴。或复有人选择良田润沃之处，下此种子，令一日中，芽茎枝叶、扶疏荫映、华果滋茂皆具足不？”

“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歌罗逻身亦复如是，皆从因缘次第生长，不得一时诸根具足。是故当知，虽从父母而有此身，诸缘中求皆不可得，和合

力故而便受生。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亦不相离，因缘力故火便出生。从于父母所生之身亦复如是，歌罗逻身名之为名，受、想、行、识说之为名，名色五阴刹那受身已经诸苦，我不赞叹，况复长时轮回诸有！譬如少粪，犹尚臭秽，何况于多！如是五阴歌罗逻身，谁当爱乐？
“复次，阿难，如是之身，处在母胎，凡经三十八七日已，方乃出生。
“第一七日处母胎时，名歌罗逻，身相初现犹如生酪，七日之中，内热煎煮四大渐成。
“第二七日处母胎时，所感业风名为遍满。其风微细，吹母左胁及以右胁，令歌罗逻身相渐现，状如稠酪，或似凝酥，内热煎煮便即转为安浮陀身，如是四大渐渐成就。
“第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藏口，由此风力，令渐凝结，其安浮陀转为闭手，状如药杵而复短小，于其胎中内热煎煮，如是四大渐渐增长。
“第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摄取，由此风力，能令闭手转为伽那，状如温石，内热煎煮四大渐增。
“第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摄持，由此风力，能令伽那转为般罗奢佉，诸疱开剖，两髀、两肩及其身首而便出现。如春阳月，天降时雨，树木枝条而便出生；因业风力，诸疱现时，亦复如是。
“第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之为饭，由此风力，四相出现。云何为四？所谓两膝、两肘，名为四相。
“第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旋转，由此风力，四相出现，所谓手、足、掌、缦之相，其相柔软犹如聚沫。
“第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翻转，由此风力，二十相现，所谓手足二十指相而便出生。如天降雨，树木枝条渐得增长；业风力故，诸相现前，亦复如是。
“第九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分散，由此风力，现九种相。云何为九？所谓眼、耳、鼻、口、大小便处，名为九相。
“第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坚鞕，由此风力，即便坚实；复有一风名为普门，吹其胎身，悉令胀满犹如浮囊。
“十一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金刚，由此风力，在于胎中，或上或下，令其身孔皆得通彻。又以风力，使怀胎者或复悲喜，行住坐卧，其性改常，运动手足，令胎身孔渐渐增长，于其口中而出黑血，复于鼻中出秽恶水。此风回转于诸根已，而便息灭。
“十二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曲口，由此风力，左右胁间生大小肠，犹如藕丝及紧纺线置在于地，十八周转依身而住。复有一

风名为穿发，由此风故，三百二十支节，及百一穴生在身中。

“十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作饥渴，由此风力，胎身虚羸生饥渴想。其母饮食所有滋味，于身穴中及以脐轮资持润益。”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其子处母胎， 已经十三七，
身即觉虚羸， 便生饥渴想。
母所有饮食， 滋益于胎中，
由此身命存， 渐渐而增长。

“十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线口，由此风力，生九百筋，于身前后及以左右而交络之。

“十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莲华，由此风力，生二十脉，饮食滋味流入此脉，润益其身。何者二十？于身前后及以左右各有五脉，此一一脉皆有四十枝派小脉，如是等脉各各复有一百枝派。身前二万名曰商佉，身后二万名之为力，身左二万名为安定，身右二万名为具势，如是八万大小支脉生于此身。其脉复有种种之色，所谓青、黄、赤、白、酥酪油色。是八万脉一脉一根，于其根上生于一孔，或复二孔乃至七孔，一一皆与毛孔相连，犹如藕根生诸孔穴。

“十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甘露，由此风力，令此眼、耳、鼻、口、胸臆、心藏四边九孔之处悉令开发，出入气息上下通彻无有障碍。若有饮食滋润其身，有停积处复能销化从下流出。譬如窑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安布轮绳下上回转，所造器物而得成就；此亦如是，皆由风力及善恶业，令眼耳等渐渐具足。

“十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髦牛面，由此风力，令其两眼而得光洁，耳鼻诸根渐渐成就。譬如有镜尘翳所覆，或取塼末及以油灰磨拭令净；是故当知，以业风力吹其眼等使得明净亦复如是。

“十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大坚强，由此风力，令其诸根渐渐成就而复明净。犹如日月，云雾覆蔽，猛风卒起吹令四散，而此日月忽然大明；以是业风吹其诸根，转更明净亦复如是。

“十九七日处母胎时，由前风力，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初入胎时已具三根：一者、身根，二者、命根，三者、意根。如是诸根，悉已具足。

“二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坚固，由此风力，能于身中生种种骨。于左脚中生二十骨，复于右脚亦生二十，足跟四骨，腨有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腰胯三骨，脊十八骨，肋二十四，胸十三骨，左右二手各二十骨，臂有四骨，肩有二骨，颔有二骨，髑髅四骨，及齿根等有三十二。譬如塑师及其弟子，先以坚木，后以绳缠，造诸形状，虽未有泥，如是之时名为骨相；以业风力生诸骨时亦复如是。是故当知于七日中，除其小骨大骨生者数有二百。

“二十一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生起，由此风力，能令其子生于身肉。譬如泥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泥诸墙壁；此由业风，能生身肉亦复如是。

“二十二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浮流，由此风力，能生身血。

“二十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净持，由此风力，能生身皮。

“二十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持云，由此风力，令其皮肤皆得调匀光色润泽。

“二十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持城，由此风力，令其子身血肉增长渐渐滋润。

“二十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生成，由此风力，便即能生发毛爪甲，一一皆与诸脉相连。

“二十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曲药，由此风力，令其身相渐得成就。或于先世造诸恶业，于诸资具悭贪吝惜不肯惠施，或复不受父母师长教诲，由是业故而得种种不如意身。若以长大肥白柔软之身为端正者，而便受得短小瘦黑坚鞕之身。若以短小瘦黑坚鞕之身为端正者，而便受得长大肥白柔软之身。若于其身支分之中，高下多少疏密为端正者，而便受得无有高下疏密不具足身。或复受得聋盲喑哑、手足挛躄、诸根不具，所有音声人不喜闻，其身丑陋犹如饿鬼。以恶业故而受种种不如意身，父母亲属尚不喜见，况复余人！若于前世造十善业，好行惠施，无有悭贪谄诳之心，父母师长所有言教即皆信受，以是因缘若得为人，则不受于如上诸恶业身，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颜容端正，诸相具足，所有言音而为众人之所爱乐。是故当知由善业故，便得如是胜妙果报。阿难，如是之身，若是男者，蹲居母腹右胁而坐，两手掩面，向脊而住。若是女者，蹲居左胁，两手掩面，背脊而住。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内热煎煮，五处系缚如在革囊。其母多食，或复少食、甘食、涩食、干食、腻食，辛碱苦醋冷热之食，或复淫欲，急行跳踯，久卧久坐，皆受苦恼。是故当知处母胎时，有如是等众苦逼迫。我今略说，人中尚尔，何况地狱难可为喻！谁有智者，于生死海当乐此身？

“二十八七日处母胎时，生于八种颠倒之想。何等为八？一、乘骑想，二、楼阁想，三、床榻想，四、泉流想，五、池沼想，六者、河想，七者、园想，八者、苑想，是故名为八种之想。

“二十九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华条，由此风力，令此胎身光色润泽，诸相分明。皆由过去所造诸业差别不同，随其形类有种种色，或作白色，或复黑色，或不白不黑色，或作青色，或干枯色，或润泽色，如是色相而得成就。

“三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铁口，由此风力，发毛爪甲皆得增长，亦复能现白黑诸光，从业缘起而生此相。

“三十一七日乃至三十五七日处母胎时，身相长大，渐渐增广，人相具足。

“三十六七日处母胎时，生厌离心，不以为乐。

“三十七七日处母胎时，便起五种不颠倒想。何者为五？一、不净想，二、臭秽想，三、囹圄想，四、黑闇想，五、厌恶想。其子处胎，生如是等厌离之心。

“三十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拘缘，由此风力即便回转。复有一风名为趣下，能令其身头向于下，长伸两臂渐欲出生。然其此子或于前世，曾经积集堕落之业，令其此身手脚纵横不能转侧，恶业缘故于母腹中而便舍命。母于此时受大苦恼，或复命终。若于前世修诸善业，作长寿因，临欲生时，母子安隐，无有如上恶业诸苦。

“过于三十八七日已，欲出胎时受种种苦，方乃得生。是故当知，受此身者，实为大苦。初出胎时，若男若女，适生堕地，或以手捧，或衣承接，或在床席，或在屋中，或复地上，或迥露处，或在日中，或冬夏时冷热风触此身，初生受大苦恼。如生剥牛触于墙壁，或复露地随在之处为虫所食，亦如有人而为蚊虻诸虫啖食，复加杖捶而鞭挞之。初出胎时，以暖水洗触其身时，所受之苦亦复如是。儿既生已，渐渐增长，母身所出杂血之乳而养育之，我于诸余经中，先已广说。是故当知，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谁有智者于生死中，而当爱乐如是之身？

“复次，阿难，初出胎时经于七日，八万户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有二户虫，名为舐发，依发食发。有二户虫，依眼食眼。有四户虫，一名鞍乘，二名有齶，三名发病，四名圆满，依头食头。有一户虫，名黑稻叶，依耳食耳。有一户虫，名为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虫，一名遥掷，二名遍掷，依唇啖唇。有一户虫，名曰针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虫，名为利口，依于舌根而食舌根。有一户虫，名为手圆，依齶食齶。有二户虫，一名手网，二名半屈，依止手掌食于手掌。有二户虫，一名远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虫，一者名铁，二名近铁，依止咽喉食于咽喉。有二户虫，一名金刚，二名大金刚，依心食心。有二户虫，一者名羸，二名羸口，依肉食肉。有二户虫，一名具色，二名具称，依血啖血。有二户虫，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虫，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止脊骨食于脊骨。有一户虫，名曰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虫，名曰黄色，依胆食胆。有一户虫，名曰真珠，依肺食肺。有一户虫，名之为荻，依脾食脾。有五百户虫，一百户虫名之为月，一百户虫名为月口，一百户虫名为辉耀，一百户虫名为辉面，一百户虫名为广大，依止左边而食左边。复有五百户虫亦如是名，依止右边而食右边。有四户虫，一名少穿，二名大穿，三名骨穿，四名骨面，依骨食骨。有四户虫，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吸力，四名虎道，依脉食脉。有四户虫，一名意乐，二名师子力，三名兔腹，四名耽欲，依止生藏而食生藏。有二户

虫，一名勇猛，二名勇猛主，依止熟藏食于熟藏。有四户虫，一名盐口，二名网口，三名蕴口，四名鸟口，依小便处食小便处。有四户虫，一名应作，二名大作，三名碎末，四名臆皱，依大便处食大便处。有二户虫，一名黑面，二名可畏面，依髀食髀。有二户虫，一名疾癞，二名小癞，依膝食膝。有一户虫，名为愚根，依腨食腨。有一户虫，名为黑头，依脚食脚。阿难，我今为汝略说八万户虫，依止此身昼夜食啖，亦复能令气力虚羸颜容憔悴，种种病苦皆集此身，复令其心忧悲热恼，虽有良医亦生迷惑，不知何药能治此病？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如是之身？

“复次，阿难，从初生时乃至长大，衣食资养成立此身。然其寿命或经百年，或复短促。于百年中有三百时，谓春、夏、冬，春为热际，夏为雨际，冬为寒际。此三时中各有四月，一年之中有十二月。于百年中千二百月，黑月、白月二千四百，凡经昼夜三万六千一日。再食七万二千，或有不食亦在其数，所谓或病，或醉，或时断食，或复瞋恨、睡眠、调戏、诸余事务及饮母乳，以此因缘名为不食。如是之身，虽寿百年，必归磨灭。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

“复次，阿难，受于此身有二种苦。云何为二？一者、众病集身，名为内苦；二者、人与非人之所逼恼，名为外苦。何者名为众病集身？所谓眼、耳、鼻、舌、咽喉、牙齿、胸腹、手足，有诸病生；或复风痫、涕唾、癫狂、干消、上气肺逆、小便淋沥、疥癞、痈疽、痃癖、痔瘘、恶疮、脓血、煎寒壮热种种诸病，皆集此身；复有百一心黄之病、百一风病、百一痰病，风黄痰等和合共起复有百一。如是四百四病逼切其身，名为内苦。复有外苦加害此身，所谓或在牢狱、挝打楚挞、杻械枷锁、系缚诸苦，或劓耳鼻及刖手足、斫截其头；不为诸天之所守护，即令非人、诸恶鬼神、夜叉、罗刹而得其便；复为蚊虻蜂等毒虫之所唼食，寒热饥渴风雨并至，种种苦恼逼切其身。人中尚尔，况恶道苦，难可具说！是故当知，皆由过去诸不善业受如是报。若为刀杖之所加害而造城壁及诸墙堑防卫其身，为恶风雨蚊虻蜂螫而求屋舍，为四百四病，内苦、外苦，而求饮食、卧具、医药、田园室宅、金银七宝、奴婢、车乘、资生之具供给所须，不称其心，便生苦恼；设获珍财，悭贪吝惜，常加守护，或时散失，复生大苦。阿难，此五阴身，一一威仪行住坐卧，无不皆苦。若长时行，不暂休息，是名为苦；住及坐、卧各各长时，亦复皆苦。若长时行而得暂住，便生乐想，其实非乐；若长时住而得暂坐，若长时坐而得暂卧，妄生乐想，实无有乐。是故当知，此五阴身皆名为苦。若复有人，或为自利，或为利他，若自他俱利，应当厌患如是诸苦，出家修学，则于涅槃解脱之法为不唐捐。若复有人，或以衣服、卧具、医药、资生之具供养彼者，获大果报威德名闻。”

佛告阿难：“于意云何？色是常耶？是无常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色是无常。”

佛言："若无常者，为是苦耶？为非苦耶？"

阿难答言："色即是苦。"

佛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执于此身如是之色，即是于我及我所不？"

"不也，世尊。色中无我，亦无我所。"

"复次，阿难，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为是常耶？是无常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皆是无常。"

佛言："若无常者，为是苦耶？为非苦耶？"

阿难答言："如是四阴，即名为苦。"

佛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执于此身如是四阴，即是于我及我所不？"

"不也，世尊。此四阴者，实无有我及以我所。"

"复次，阿难，如是我者，不在过去、现在、未来；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近若远，彼一切法，悉亦非我及以我所。阿难当知，以如实智而观察之，诸法无我。若有名闻诸圣弟子，作是观已，便生厌离，而得解脱究竟涅槃。如是修学证此法时，生分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佛说是经已，尊者阿难远尘离垢，得此法眼净；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时，诸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六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

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与大苾刍众无量人俱。尔时，世尊有弟，名曰难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孙陀罗，仪容端正，世间罕有，光华超绝，人所乐见。难陀于彼缠绵恋著，无暂舍离，染爱情重，毕命为期。世尊观知受化时至，即于晨朝著衣持钵，将具寿阿难陀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难陀门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难陀宅中皆如金色。

于时，难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来。"令使出看，乃见佛至，即便速返，白难陀曰："世尊在门。"闻此语已，即欲速出迎礼世尊。时，孙陀罗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与其出家。"遂捉衣牵不令出去。难陀曰："今可暂放，礼世尊已，我即却回。"孙陀罗曰："共作要期，方随意去。"以粧湿额，而告之曰："此点未干，即宜却至。若迟违者，罚金钱五百。"难陀曰："可尔。"即至门首，顶礼佛足，取如来钵却入宅中，盛满美食持至门首。世尊遂去，即与阿难陀。世尊现相不令取钵，如来大师威严尊重不敢唤住。复更授与阿难

陀，阿难陀问曰："汝向谁边取得此钵？"答曰："于佛边取。"阿难陀曰："宜授与佛。"答曰："我今不敢轻触，大师默然随去。"

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难陀持钵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难陀，汝食我残不？"答言："我食。"佛即授与，难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萨道时，于父母、师长及余尊者所有教令曾无违逆，故得今时言无违者。即告阿难陀曰："汝与难陀剃除须发。"答曰："如世尊教。"即觅剃发人，为其落发。难陀见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当不久作转轮王。汝若辄尔剃我发者，当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辞出。时，阿难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诣难陀处问言："难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时，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顶上，净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旦为出家，暮当归舍。"既至日晚，寻路有行。

尔时，世尊于其行路化作大坑。见已，便念孙陀罗："斯成远矣！无缘得去，我今相忆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晓方行，忆孙陀罗愁苦通夜。尔时，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难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难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报："世尊令尔作知事人。"问曰："云何名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于寺中检校众事。"问曰："如何应作？"答言："具寿，凡知事者，若诸苾刍出乞食时，应可洒扫寺中田地，取新牛粪次第净涂，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当为白僧。若有香华，应行与众。夜闭门户，至晓当开。大小行处常须洗拭。若于寺中有损坏处，即应修补。"闻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当作。"

时诸苾刍，于小食时执持衣钵，入劫比罗城为行乞食。于时难陀见寺无人，便作是念："我扫地了，即可还家。"遂便扫地。世尊观知，以神通力，令扫净处粪秽还满。复作是念："我除粪秽，方可言归。"放帚收持粪秽无尽，复作是念："闭户而去。"世尊即令闭一房，竟更闭余户，彼户便开。遂生忧恼，复作是念："纵贼损寺，此亦何伤？我当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过于是。我宜归舍！若行大路，恐见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径。佛知其念，从小道来。既遥见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树枝荫低垂，即于其下隐身而住。佛令其树举枝高上，其身露现。佛问难陀："汝何处来？可随我去。"情生羞耻，从佛而行。佛作是念："此于其妇深生恋著，宜令舍离。"为引接故，出劫比罗城，诣室罗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园。

佛念难陀愚痴染惑，尚忆其妻爱情不舍，应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见香醉山不？"答言："未见。""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时世尊犹如鹅王，上升虚空至香醉山，将引难陀左右顾盼。于果树下见雌猕猴，又无一目，即便举面直视世尊。佛告难陀曰："汝见此瞎猕猴不？"白佛言见。佛言："于汝意云何？此瞎猕猴比孙陀罗，谁为殊胜？"答言："彼孙陀罗是释迦种，犹如天女，仪

容第一，举世无双。猕猴比之，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佛言：“汝见天宫不？”答言：“未见。”“可更捉衣角。”即便执衣，还若鹅王上虚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难陀曰：“汝可观望天宫胜处。”难陀即往欢喜园、婇身园、粗身园、交合园、圆生树、善法堂，如是等处诸天苑园，华果浴池游戏之处，殊胜欢娱悉皆遍察。次入善见城中，复见种种鼓乐丝竹微妙音声，廊宇疏通，床帷映设，处处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娱乐。难陀遍观，见一处所，唯有天女而无天子，便问天女曰：“何因余处男女杂居，受诸快乐；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见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难陀，投佛出家，专修梵行，命终之后当生此间，我等于此相待。”难陀闻已，踊跃欢欣，速还佛所。世尊问言：“汝见诸天胜妙事不？”答言：“已见。”佛言：“汝见何事？”彼如所见，具白世尊。佛告难陀：“见天女不？”答言：“已见。”“此诸天女比孙陀罗，谁为殊妙？”白言：“世尊，以孙陀罗比此天女，还如香醉山内以瞎猕猴比孙陀罗，百千万倍不及其一。”佛告难陀：“修净行者有斯胜利，汝今宜可坚修梵行，当得生天受斯快乐。”闻已欢喜，默然而住。

尔时，世尊便与难陀，即于天没，至逝多林。是时，难陀思慕天宫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难陀曰：“汝今可去告诸苾刍，不得一人与难陀同座而坐，不得同处经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处安钵及著水瓶，不得同处读诵经典。”阿难陀传佛言教告诸苾刍，苾刍奉行皆如圣旨。是时，难陀既见诸人不共同聚，极生羞愧。后于一时，阿难陀与诸苾刍，在供侍堂中，缝补衣服。难陀见已，便作是念：“此诸苾刍，咸弃于我，不同一处。此阿难陀既是我弟，岂可相嫌？”即去同坐，时阿难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难陀，诸余苾刍事容见弃。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难陀曰：“诚有斯理。然仁行别道，我遵异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谓我道？云何尔路？”答曰：“仁乐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圆寂而除欲染。”闻是语已，倍加忧戚。

尔时，世尊知其心念，告难陀曰：“汝颇曾见捺洛迦不？”答言：“未见。”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执，佛便将去往地狱中。尔时，世尊在一边立，告难陀曰：“汝今可去观诸地狱。”难陀即去，先见灰河，次至剑树、粪屎、火河。入彼观察，遂见众生受种种苦，或见以钳拔舌、捩齿、抉目，或时以锯[皮＋刂]解其身，或复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矛＋(替-曰＋貝)]鑱身，或以捧打槊刺，或以铁锤粉碎，或以镕铜灌口，或上刀山、剑树、碓捣、石磨、铜柱、铁床受诸极苦，或见铁镬、猛火沸腾、热焰洪流煮有情类。见如是等受苦之事，复于一铁镬空煮炎热，中无有情，睹此忧惶，问狱卒曰：“何因缘故，自余铁镬皆煮有情，唯此镬中空燃沸涌？”彼便报曰：“佛弟难陀，唯愿生天专修梵行，得生天上暂受快乐。彼命终后入此镬中，是故我今燃镬相待。”难陀闻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竖，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难陀者，生叉镬中。”即便急走，诣世尊处。

佛言："汝见地狱不？"难陀悲泣雨泪，哽咽而言，出微细声白言："已见。"佛言："汝见何物？"即如所见，具白世尊。佛告难陀："或愿人间，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过。是故汝今，当求涅槃以修梵行，勿乐生天而致勤苦。"难陀闻已，情怀愧耻，默无所对。尔时，世尊知其意已，从地狱出，至逝多林。即告难陀及诸苾刍曰："内有三垢，谓是淫欲、瞋恚、愚痴，是可弃舍，是应远离，法当修学。"

尔时，世尊住逝多林未经多日，为欲随缘化众生故，与诸徒众往占波国，住揭伽池边。时，彼难陀与五百苾刍，亦随佛至，往世尊所，皆礼佛足，在一面坐。

时佛世尊见众坐定，告难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后善，文义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梵行，所谓入母胎经。汝当谛听，至极作意，善思念之，我今为说。"

难陀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难陀："虽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为淫爱，其母腹净，月期时至，中蕴现前，当知尔时名入母胎。此中蕴形，有其二种：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丑陋。地狱中有，容貌丑陋，如烧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饿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鲜白；无色界天，元无中有，以无色故。中蕴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复无足，随其先业应托生处，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头便向上；人、傍生、鬼，横行而去；地狱中有，头直向下。凡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犹如天眼远观生处，言月期至者，谓纳胎时。

"难陀，有诸女人，或经三日，或经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缘经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无威势，多受辛苦，形容丑陋，无好饮食，月期虽来速当止息，犹如干地洒水之时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势，常受安乐，仪容端正，得好饮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犹如润地水洒之时即便难燥。云何不入？父精出时，母精不出；母精出时，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受胎。若母不净、父净，若父不净、母净，若俱不净，亦不受胎。若母阴处为风病所持，或有黄病痰癊，或有血气胎结，或为肉增，或为服药，或麦腹病、蚁腰病，或产门如驼口，或中如多根树，或如犁头，或如车辕，或如藤条，或如树叶，或如麦芒，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复水流，或如鸦口常开不合，或上下四边阔狭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内有虫食烂坏不净。若母有此过者，并不受胎。或父母尊贵，中有卑贱；或中有尊贵，父母卑贱。如此等类，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贵，若业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于前境处，无男女二爱，亦不受生。

"难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净，中有现前，见为欲事，无如上说众多过患，父母及子有相感业，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

时，心即颠倒，若是男者，于母生爱，于父生憎；若是女者，于父生爱，于母生憎。于过去生所造诸业，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风、大雨及云雾想，或闻大众闹声；作此想已，堕业优劣，复起十种虚妄之相。云何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楼，我升台殿，我升床座，我入草庵，我入叶舍，我入草丛，我入林内，我入墙孔，我入篱间。难陀，其时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应知受生，名羯罗蓝。父精母血非是余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缘，为识所缘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钻、人功，动转不已，得有酥出，异此不生；当知父母不净精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

“复次，难陀，有四譬喻，汝当善听。如依青草，虫乃得生，草非是虫，虫非离草；然依于草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青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牛粪生虫，粪非是虫，虫非离粪；然依于粪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黄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枣生虫，枣非是虫，虫非离枣；然依于枣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赤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酪生虫，身作白色，广说乃至因缘和合大种根生。

“复次，难陀，依父母不净羯罗蓝故，地界现前，坚鞕为性；水界现前，湿润为性；火界现前，温暖为性；风界现前，轻动为性。难陀，若父母不净羯罗蓝身，但有地界，无水界者，便即干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干麨灰等。若但水界，无地界者，即便离散；如油渧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难陀，羯罗蓝身，有地、水界，无火界者，而便烂坏；譬如夏月阴处肉团。难陀，羯罗蓝身，但有地、水、火界，无风界者，即便不能增长广大。此等皆由先业为因，更互为缘，共相招感，识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摄，火界能熟，风界能长。难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调沙糖，即以气吹令其增广，于内虚空犹如藕根；内身大种，地、水、火、风业力增长亦复如是。难陀，非父母不净有羯罗蓝体，亦非母腹，亦非是业，非因非缘；但由此等众缘和会，方始有胎。如新种子，不被风日之所损坏，坚实无穴，藏举合宜，下于良田，并有润泽，因缘和合方有芽茎，枝叶华果次第增长。难陀，此之种子，非离缘合，芽等得生。如是应知，非唯父母，非但有业及以余缘，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缘和合，方有胎耳！难陀，如明眼人为求火故，将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应知，依父母精血因缘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净成羯罗蓝，号之为色；受、想、行、识即是其名，说为名色。此之蕴聚可恶名色托生诸有，乃至少分刹那，我不赞叹。何以故？生诸有中，是为大苦！譬如粪秽，少亦是臭；如是应知生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蕴，色、受、想、行、识，皆有生、住、增长及以衰坏。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长衰坏即是老死。是故，难陀，谁于有海而生爱味，卧母胎中受斯剧苦？

“复次，难陀，如是应知凡入胎者，大数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时胎居母腹，如[木＋屑]如痈卧在粪秽，如处锅中，身根及识同居一处，壮热煎熬，极受辛苦，名羯罗蓝。状如粥汁，或如酪浆，于七日中内热煎煮，地界坚性，水界湿性，火界暖性，风界动性，方始现前。

“难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粪秽如处锅中，身根及识同居一处，壮热煎熬，极受辛苦。于母腹中，有风自起，名为遍触，从先业生。触彼胎时名頞部陀，状如稠酪，或如凝酥，于七日中内热煎煮，四界现前。

“难陀，第三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刀鞘口，从先业生。触彼胎时名曰闭尸，状如铁箸，或如蚯蚓，于七日中四界现前。

“难陀，第四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为内门，从先业生。吹击胎箭名为健南，状如鞋楥，或如温石，于七日中四界现前。

“难陀，第五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摄持。此风触胎，有五相现，所谓两臂、两[月＋坒]及头。譬如春时，天降甘雨，树林郁茂，增长枝条；此亦如是，五相显现。

“难陀，第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广大。此风触胎，有四相现，谓两肘、两膝。如春降雨，荑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显现。

“难陀，第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为旋转。此风触胎，有四相现，谓两手、两脚，犹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难陀。第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翻转。此风触胎，有二十相现，谓手足十指，从此初出；犹如新雨，树根始生。

“难陀，第九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分散。此风触胎，有九种相现，谓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难陀，第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坚鞕，令胎坚实。即此七日，于母胎中，有风名曰普门，此风吹胀胎藏，犹如浮囊以气吹满。

“难陀，第十一七日，于母胎中，有风名曰疏通，此风触胎，令胎通彻，有九孔现。若母行立坐卧作事业时，彼风旋转虚通，渐令孔大。若风向上，上孔便开；若向下时，即通下穴。譬如锻师及彼弟子，以橐扇时，上下通气。风作事已，即便隐灭。

“难陀，第十二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曲口，此风吹胎，于左右边作大小肠，犹如藕丝，如是依身交络而住。即此七日，复有风名曰穿发，于彼胎内作一百三十节无有增减。复由风力作百一禁处。

“难陀，第十三七日，于母腹中，以前风力知有饥渴，母饮食时所有滋味，从脐而入藉以资身。

“难陀，第十四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线口。其风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后有二百五十，右边二百五十，左边二百五十。

“难陀，第十五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莲华，能与胎子作二

十种脉，吸诸滋味，身前有五，身后有五，右边有五，左边有五。其脉有种种名及种种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势；色有青、黄、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杂。难陀，其二十脉，别各有四十脉，以为眷属。合有八百吸气之脉，于身前后左右各有二百。难陀，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属相连，合有八万，前有二万，后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二万。难陀，此八万脉，复有众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与毛孔相连，犹如藕根有多孔隙。

“难陀，第十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甘露行。此风能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处所，如是两耳、两鼻、口咽、胸臆，令食入得停贮之处，能令通过出入气息。譬如陶师及彼弟子，取好泥团安在轮上，随其器物形势安布令无差舛；此由业风能作如是，于眼等处随势安布，乃至能令通过出入气息亦无爽失。

“难陀，第十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毛拂口。此风能于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胸臆、食入之处，令其滑泽，通出入气息，安置处所。譬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尘翳镜以油及灰，或以细土揩拭令净；此由业风能作如是，安布处所无有障碍。

“难陀，第十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无垢，能令胎子六处清净。如日月轮，大云覆蔽，猛风忽起吹云四散，光轮清净。难陀，此业风力，令其胎子六根清净亦复如是。

“难陀，第十九七日，于母腹内，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时，先得三根，谓身、命、意。

“难陀，第二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坚固。此风依胎，左脚生指节二十骨，右脚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髆有二骨，膝有二骨，[月＋坒]有二骨，腰髁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胁有二十四骨，复依左手生指节二十骨，复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胸有七骨，肩有七骨，项有四骨，颔有二骨，齿有三十二骨，髑髅四骨。难陀，譬如塑师或彼弟子，先用鞕木作其相状，次以绳缠，后安诸泥，以成形像；此业风力安布诸骨亦复如是。此中大骨数有二百，除余小骨。

“难陀，第二十一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师，先好调泥泥于墙壁；此风生肉亦复如是。

“难陀，第二十二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浮流，此风能令胎子生血。

“难陀，第二十三七日，于母腹内，有风名曰净持，此风能令胎子生皮。

“难陀，第二十四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滋漫，此风能令胎子皮肤光悦。

“难陀，第二十五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持城，此风能令胎子血肉滋润。

“难陀，第二十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

生发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脉相连。

“难陀，第二十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曲药，此风能令胎子发毛爪甲悉皆成就。

“难陀，由其胎子先造恶业，悭涩吝惜，于诸财物坚固执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师长言教，以身语意造不善业日夜增长，当受斯报。若生人间，所得果报皆不称意。若诸世人以长为好，彼即短；若以短为好，彼即长；以粗为好，彼即细；若以细为好，彼即粗；若支节相近为好，彼即相离；若相离为好，彼即相近；若多为好，彼即少；若少为好，彼即多；爱肥便瘦，爱瘦便肥，爱怯便勇，爱勇便怯，爱白便黑，爱黑便白。难陀，又由恶业感得恶报，聋盲喑哑，愚钝丑陋，所出音响人不乐闻，手足挛躄形如饿鬼，亲属皆憎不欲相见，况复余人！所有三业向人说时，他不信受，不将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诸恶业，获如是报。

“难陀，由其胎子先修福业，好施不悭，怜愍贫乏，于诸财物无吝著心，所造善业日夜增长，当受胜报。若生人间，所受果报悉皆称意。若诸世人以长为好则长，若以短为好则短，粗细合度，支节应宜，多少、肥瘦、勇怯、颜色无不爱者；六根具足，端正超伦；词辩分明，音声和雅；人相皆具，见者欢喜；所有三业向人说时，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诸善业，获如是报。

“难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胁蹲居而坐，两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胁蹲居而坐，两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藏下，熟藏之上，生物下镇，熟物上刺，如缚五处插在尖摽。若母多食或时少食，皆受苦恼。如是若食极腻，或食干燥、极冷、极热、咸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时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时危坐，久坐久卧，跳踯之时，悉皆受苦。难陀当知，处母胎中，有如是等种种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说。于人趣中受如此苦，何况恶趣地狱之中，苦难比喻！是故，难陀，谁有智者，乐居生死无边苦海，受斯厄难？

“难陀，第二十八七日，于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种颠倒之想。云何为八？所谓屋想、乘想、园想、楼阁想、树林想、床座想、河想、池想。实无此境，妄生分别。

“难陀，第二十九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华条。此风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鲜白净洁，或由业力令色黧黑，或复青色，更有种种杂类颜色，或令干燥无有滋润，白光、黑光随色而出。

“难陀，第三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铁口。此风能吹胎子，发毛爪甲令得生长，白黑诸光皆随业现，如上所说。

“难陀，第三十一七日，于母腹中胎子渐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来，增长广大。

“难陀，第三十五七日，子于母腹支体具足。

“难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乐住母腹中。

“难陀，第三十七七日，于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种不颠倒想，所

谓不净想、臭秽想、黑暗想，依一分说。

“难陀，第三十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蓝华。此风能令胎子转身向下，长舒两臂，趣向产门。次复有风名曰趣下，由业力故，风吹胎子，令头向下，双脚向上，将出产门。难陀，若彼胎子，于前身中造众恶业，并堕人胎；由此因缘将欲出时，手脚横乱，不能转侧，便于母腹以取命终。时，有智慧女人，或善医者，以暖酥油，或榆皮汁及余滑物，涂其手上；即以中指夹薄刀子，利若锋芒，内如粪厕黑闇臭秽可恶坑中，有无量千虫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烂，深可厌患，薄皮覆盖，恶业身疮；于斯秽处，推手令入，以利刀子脔割儿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称意极痛辛苦，因此命终；设复得存，与死无异。难陀，若彼胎子善业所感，假令颠倒不损其母，安隐生出，不受辛苦。

“难陀，若是寻常无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将欲产时，母受大苦，性命几死，方得出胎。

“难陀，汝可审观，当求出离。”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七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

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二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汝今既知胎苦、生苦，应识凡受胎生者是极苦恼。初生之时，或男或女，堕人手内，或在衣等，安在日中，或在阴处，或置摇车，或居床席怀抱之内，由是因缘，皆受酸辛楚毒极苦。难陀，如牛剥皮，近墙而住，被墙虫所食；若近树草，树草虫食；若居空处，诸虫唼食，皆受苦恼。初生亦尔，以暖水洗，受大苦恼；如癞病人皮肤溃烂，脓血横流，加之杖捶极受楚切。生身之后，饮母血垢而得长大。言血垢者，于圣法律中即乳汁是。难陀，既有如是种种极苦，无一可乐，谁有智者，于斯苦海而生爱恋，常为流转无有休息？

“生七日已，身内即有八万户虫，纵横啖食。难陀，有一尸虫，名曰食发，依发根住，常食其发。有二户虫，一名伏藏，二名粗头，依头而住，常食其头。有一户虫，名曰绕眼，依眼而住，常食于眼。有四户虫，一名驱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圆满，依脑而住，常食于脑。有一户虫，名曰稻叶，依耳食耳。有一户虫，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虫，一名遥掷，二名遍掷，依唇食唇。有一户虫，名曰蜜叶，依齿食齿。有一户虫，名曰木口，依齿根食齿根。有一户虫，名曰针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虫，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户虫，名曰手圆，依齶食齶。复有二户虫，一名手网，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户虫，一名短悬，二名长悬，依腕食腕。有二户

虫，一名远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虫，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户虫，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胸食胸。有二户虫，一名螺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户虫，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户虫，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虫，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户虫，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虫，名曰黄色，依黄食黄。有一户虫，名曰真珠，依肾食肾。有一户虫，名曰大真珠，依腰食腰。有一户虫，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户虫，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针口，四名刀口，依肠食肠。有五户虫，一名月满，二名月面，三名晖曜，四名晖面，五名别住，依右胁食右胁。复有五虫，名同于上，依左胁食左胁。复有四虫，一名穿前，二名穿后，三名穿坚，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户虫，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云，四名臭气，依脉食脉。有四户虫，一名师子，二名备力，三名急箭，四名莲华，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户虫，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户虫，一名盐口，二名蕴口，三名网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户虫，一名应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粪而住。有二户虫，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户虫，一名癞，二名小癞，依膝食膝。有一户虫，名曰愚根，依胫食胫。有一户虫，名曰黑项，依脚食脚。难陀，如此之身，甚可厌患！如斯色类，常有八万户虫，日夜啖食。由此令身热恼羸瘦，疲困饥渴，又复心有种种苦恼，忧愁闷绝，众病现前，无有良医能为除疗。难陀，于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于此而生爱乐？复为诸神病之所执持，所谓天神、龙神八部所持，及诸鬼神，乃至羯吒布单那，及余禽兽诸魅所持，或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诸病患，逼恼身心，难可具说。”

佛告难陀：“谁于生死乐入母胎？受极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长，饮母乳血及诸饮食，妄生美想渐至长成。假令身得安乐无病，衣食恣情，寿满百岁，于此生中睡眠减半。初为婴儿，次为童子，渐至成长，忧悲患难，众病所逼，无量百苦触恼其身，难可说尽！身内诸苦难忍受时，不愿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乐少，虽复暂住，必当谢灭！难陀，生者皆死，无有常存。假使药食资养寿命得延年岁，终归不免死王所杀送往空田。是故当知，生无可乐，来世资粮应勤积集，勿作放逸！精修梵行，莫为懒惰！于诸利行、法行、功德行、纯善行，常乐修习。恒观自身善恶二业，系在于心，勿令后时生大追悔，一切所有爱乐之事皆悉别离，随善恶业趣于后世。

“难陀，寿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谓婴儿位，卧于襁褓；二谓童子，乐为儿戏；三谓少年，受诸欲乐；四谓少壮，勇健多力；五谓盛年，有智谈论；六谓成就，能善思量，巧为计策；七谓渐衰，善知法式；八谓朽迈，众事衰弱；九谓极老，无所能为；十谓百年，是当死位。难陀，梗概大位，略说如是。计准四月以为一时，百年之中有三

百时，于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总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为数，总有二千四百半月，于三时中各有八百半月。总有三万六千昼夜，一日再食总有七万二千度食；虽有缘不食，亦在其数。不食缘者，所谓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斋、掉戏不食，事务不食，食与不食而共合集，数有尔许，并饮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说年、月、昼夜及饮食数，汝应生厌。

“难陀，如是生成长大，身有众病，所谓头、目、耳、鼻、舌、齿、咽喉、胸、腹、手足、疥癞、癫狂、水肿、欬嗽、风黄热痰、众多疟病、支节痛苦。难陀，人身有如是病苦。复有百一风病，百一黄病，百一痰癊病，百一总集病，总有四百四病，从内而生。难陀，身如痈箭，众病所成，无暂时停，念念不住。体是无常、苦、空、无我，恒近于死，败坏之法，不可保爱。难陀，凡诸众生复有如是生受苦痛，谓截手、足、眼、耳、鼻、舌、头及支分，复受狱囚、枷锁杻械、鞭打拷楚、饥渴困苦、寒热雨雪、蚊虻蚁子、风尘猛兽及诸恶触，种种诸恼无量无边，难可具说。有情之类常在如是坚鞕苦中，爱乐沉没。诸有所欲，苦为根本，不知弃舍更复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恼，内起烧燃无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四威仪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时不立坐卧，即受苦无乐；若常立时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极苦而无安乐。难陀，此等皆是舍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灭，诸行因缘相续而起。如来了知故，说有情生死之法，诸行无常，非真究竟，是变坏法，不可保守，当求知足，深生厌患，勤求解脱。难陀，于善趣中，有情之类，生处不净苦剧如是，种种虚诳说不可尽，何况具说于三恶趣饿鬼、傍生、地狱有情所受楚毒难忍之苦！

“复次，难陀，有其四种入于母胎。云何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

“谁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爱持戒，数习善品，乐为胜事，作诸福行，极善防护，恒思质直不为放逸，有大智慧临终无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预流，或是家家，或是一来，或是一间。此人由先修善行故，临命过时，虽苦来逼受诸痛恼，心不散乱，正念而终。复还正念入母胎内，了知诸法由业而生，皆从因缘而得生起，常与诸魔作居止处。难陀应知，此身恒是一切不净窟宅，体非常住，是愚痴物诱诳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机关，筋脉相连，通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缠缚，以皮覆上不见其过，于热窟中不净充满，发毛爪齿分位差别；执我我所故，恒被拘牵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秽污流污、黄水痰癊、烂坏脂腻、肾胆肝肺、大肠小肠、屎尿可恶，及诸虫类周遍充满，上下诸孔常流臭秽，生熟二藏盖以薄皮，是谓行厕。汝应观察，凡食啖时牙齿咀嚼，湿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脑相和流津腹

内，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脐间，呕逆覆上还复却咽。难陀，此身元从羯罗蓝、頞部陀、闭尸、健南、钵罗奢佉不净秽物而得生长，婴儿流转乃至老死轮回系缚，如黑闇坑，如臭坏井，常以咸淡苦辛酸等食味而为资养。又母腹火，烧煮身根不净粪锅，常婴热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时如被五缚，亦如火炙难可堪忍，无能为喻。难陀，彼胎虽在如是粪秽坑中，众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乱。复有一类薄福有情，在母腹内或横或倒。由其先业因缘力故，或由母食冷热碱酸甘辛苦味不善调故，或饮浆水过量，或多行淫欲，或饶疾病，或怀愁恼，或时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缘，母身壮热；由身热故，胎亦烧燃；由烧燃故，受诸苦恼；由有苦故，便即动转；由动转故，或身横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涂手，内母腹中，缓缓触胎令安本处；手触著时，胎子即便受大苦恼。难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于上，由斯便有大苦恼生；胎子楚毒亦复如是。虽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难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产时辛苦而出，由彼业风令手交合，支节拳缩受大剧苦。欲出母胎身体青瘀，犹如初肿难可触著，饥渴逼迫，心悬热恼，由业因缘被风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风触如割涂炭，手衣触时皆受极苦。虽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乱，于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难陀，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于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难陀，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乐持戒，修习善品，常为胜事作诸福行，其心质直不为放逸，少有智慧临终无悔，或是七生预流，或是家家，或是一来，或是一间。此人先修善行，临命终时，虽苦来逼受诸痛恼，心不散乱，复还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诸法由业而生，皆从因缘而得生起，广说如上。乃至出胎，虽受如是诸极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广说如上。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难陀，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乐持戒，修习善品，常为胜事作诸福行，广说如上。乃至临终无悔，或是七生预流等。临命终时，众苦来逼，虽受痛恼心不散乱，复还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时知，住、出不知，广说如上。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类凡夫有情，乐毁净戒，不修善品，常为恶事作诸恶行，心不质直多行放逸，无有智慧贪财悭吝，手常拳缩不能舒展，济惠于人恒有希望，心不调顺，见行颠倒，临终悔恨，诸不善业皆悉现前。当死之时，猛利楚毒，痛恼逼切，其心散乱。由诸苦恼，不自忆识我是何人？从何而来？今何处去？难陀，是谓三时皆无正念，广说如上。难陀，此诸有情生在人中，虽有如是无量苦恼，然是胜处；于无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难得。若生天上常畏坠堕，有爱别离苦，命欲终时，余天告言：‘愿汝当生世间善趣。’云何世间善趣？谓是人天。人趣难得，远离难处更复是

难。云何恶趣？谓三恶道。地狱趣者，常受苦切极不如意，猛利楚毒难可譬喻。饿鬼趣者，性多瞋恚，无柔软心，谄诳杀害以血涂手，无有慈悲，形容丑陋，见者恐怖；设近于人受饥渴苦，恒被障碍。傍生趣者，无量无边，作无义行、无福行、无法行、无善行、无淳质行，互相食啖，强者凌弱。有诸傍生，若生若长若死，皆在暗中不净粪尿垢秽之处；或时暂明，所谓蜂、蝶、蚊、蚁、蚤、虱、蛆虫之类；自余复有无量无边，生长常暗。由彼先世是愚痴人，不听经法，恣身语意，贪著五欲，造众恶事，生此类中受愚迷苦。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生长及死皆在水中，所谓鱼、鳖、鼋、鼍、蝉、蛭、蚌、蛤、虾、蟆之类，由先世业身语意恶，如上广说。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闻屎尿香，速往其处以为食饮，所谓猪、羊、鸡、犬、狐、貉、雕、鹫、乌蝇、蜣螂、禽兽之类，皆由先世恶业所招，受如是报。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之类，常以草木及诸不净充其饮食，所谓象、马、驼、牛、驴、骡之属，乃至命终由先恶业，受如是报。

“复次，难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烧燃，极大炎热，无一众生不被烧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炽盛猛火，贪求前境色、声、香、味、触、法。难陀。云何名为炽盛猛火？谓是贪瞋痴火、生老病死火、忧悲苦恼毒害之火，常自烧燃，无一得免。难陀，懈怠之人多受众苦，烦恼婴缠作不善法，轮回不息生死无终；勤策之人多受安乐，发勇猛心，断除烦恼，修习善法，不舍善轭，无休息时。是故汝今应观此身，皮肉筋骨、血脉及髓不久散坏，常当一心勿为懈怠，未证得者勤求证悟，如是应学。难陀，我不共世间作诸诤论，然而世间于我强为诤论。所以者何？诸知法者不与他诤，离我我所，共谁为论？由无见解起妄执故，我证正觉作如是语：‘我于诸法无不了知。’难陀，我所言说，有差异不？”

难陀言：“不也，世尊。如来说者无有差异。”

佛言：“善哉！善哉！难陀，如来所说必无差异。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诳语者，欲令世间长夜安乐获大胜利，是知道者、是识道者、是说道者、是开道者、是大导师，如来、应、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间之人无知无信，常与诸根而为奴仆，唯见掌中，不观大利，易事不修，难者恒作。难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之，知所见者皆是虚妄，即名解脱。难陀，汝莫信我，莫随我欲，莫依我语，莫观我相，莫随沙门所有见解，莫于沙门而生恭敬，莫作是语：‘沙门乔答摩是我大师。’然而但可于我自证所得之法，独在静处思量观察，常多修习，随于用心所观之法，即于彼法观想成就，正念而住，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

“难陀，云何苾刍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如是，难陀，若有苾刍，于自内身随观而住，

勤勇系念得正解了，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是谓随观内身是苦，若观外身及内外身，亦复如是。难陀，次于集法，观身而住，观灭而住。复于集灭二法，观身而住，即于此身能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见，或但有念无依而住，于此世间知无可取。如是，难陀，是谓苾刍于自内身随观而住，外身、内外身为观亦尔。次观内受、外受及内外受而住，观内心、外心及内外心而住，观内法、外法及内外法而住。勤勇系念得正解了，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观集法住，观灭法住，复于集灭二法观法而住，即于此身能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见，或但有念，于此世间知无可取。如是，难陀，是谓苾刍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

“难陀，若有丈夫禀性质直，远离谄诳，于晨朝时来至我所，我以善法随机教示；彼至暮时自陈所得，暮以法教旦陈所得。难陀，我之善法现得证悟，能除热恼，善应时机，易为方便，是自觉法，善为覆护；亲对我前闻所说法，顺于寂静，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见有自利，见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应常修学。于出家法谨慎行之，勿令空过，当获胜果无为安乐。受他供给衣食、卧具、病药等物，令其施主获大福利，得胜果报，尊贵广大。如是，难陀，应当修学。

“复次，难陀，未有一色是可爱乐，能于后时不变坏者，无有是处；不起忧悲，不生烦恼者，亦无是处。难陀。于汝意云何？此色是常，为是无常？”

“大德，体是无常。”

“难陀，体既无常，为是苦不？”

“大德，是苦若无常，苦即变坏法。”

“我诸多闻圣弟子众，计色是我，我有诸色，色属于我，我在色中不？”

白言：“不也，世尊。”

“于汝意云何？受、想、行、识，是常、无常？”

“大德，皆是无常。”

“难陀，体既无常，为是苦不？”

“大德，是苦若无常，苦即变坏法。”

“我诸多闻圣弟子众，计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属我，我在受等中不？”

“不也，世尊。”

“是故应知凡是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所有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属我，我不在色中，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若我多闻圣弟子众，如是观察，于色厌患，复于受、

想、行、识亦生厌患。若厌患已，即不染著；既无染著，即得解脱；既解脱已，自知解脱，作如是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说此法已，时具寿难陀，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苾刍，于诸有漏，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重说伽他，告难陀曰：

“若人无定心，即无清净智，
不能断诸漏，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观，知诸蕴生灭，
清净若圆满，诸天悉欣庆。
亲友共交欢，往来相爱念，
贪名著利养，难陀汝应舍。
勿亲近在家，及于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穷尽苦边际。
初从羯罗蓝，次生于肉疱，
肉疱生闭尸，闭尸生健南。
健南暂转变，生头及四支，
众骨聚成身，皆从业因有。
顶骨合九片，颔车两骨连，
齿有三十二，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颈骨，齶骨并鼻梁，
胸臆与咽喉，总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肩偶亦两双，
两臂及指头，总有五十骨。
项后有八骨，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其数亦四分。
右胁边肋骨，相连有十三，
左胁相连生，亦有十三骨。
此等诸骨锁，三三相续连，
二二相钩牵，其余不相续。
左右两腿足，合有五十骨，
总三百十六，支柱于身肉。
骨节相钩缀，合成众生体，
实语者记说，正觉之所知。
从足至于顶，杂秽不坚牢，
由此共成身，脆危如苇舍。
无梢唯骨立，血肉遍涂治，
同机关木人，亦如幻化像。
应观于此身，筋脉更缠绕，

湿皮相裹覆， 九处有疮门。
周遍常流溢， 屎尿诸不净，
譬如仓与箒， 盛诸谷麦等。
此身亦如是， 杂秽满其中，
运动骨机关， 危脆非坚实。
愚夫常爱乐， 智者无染著，
洟唾污常流， 脓血恒充满。
黄脂杂乳汁， 脑满髑髅中，
胸鬲痰瘾流， 内有生熟藏。
肪膏与皮膜， 五藏诸腹胃，
如是臭烂等， 诸不净同居。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无识耽欲人， 愚痴常保护。
如是臭秽身， 犹如朽城郭，
日夜烦恼逼， 迁流无暂停。
身城骨墙壁， 血肉作涂泥，
画彩贪瞋痴， 随处而庄饰。
可恶骨身城， 血肉相连合，
常被恶知识， 内外苦相煎。
难陀汝当知， 如我之所说，
昼夜常系念， 勿思于欲境。
若欲远离者， 常作如是观，
勤求解脱处， 速超生死海。”

尔时，世尊说是入胎经已，具寿难陀，及五百苾刍，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难陀苾刍，越生死海险难之处，能至安隐究竟涅槃，获阿罗汉果，说自庆颂曰：

“敬心奉澡浴， 净水及涂香，
并修诸福田， 获斯殊胜报。”

时诸大众，闻是说已，咸皆有疑。为断疑故，请大师曰：“大德，难陀苾刍先作何业，由彼报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自严饰，望世尊身但少四指；于淫欲境极生爱著，大师哀愍，于生死海强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惟愿为说。”

佛告诸大众：“难陀苾刍，先所作业，果报成熟，皆悉现前，广说如余。”即说颂曰：

“假使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谛听，过去世时九十一劫，人寿八万岁，有毗钵尸佛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与六万二千苾刍游行人间，至亲慧城王所都处，往亲慧林即于此住。时，彼世尊有异母弟，于淫欲境极生爱著，其毗钵尸如来应正等觉，于生死海劝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时，彼国王名曰有亲，以法化世，人民炽盛，丰乐安隐，无诸诈伪、贼盗、疾疫，牛羊稻蔗在处充满。王异母弟极耽淫染，王闻佛众住亲慧林，将诸王子、亲侍、大臣及内宫女、人民翊从，往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为彼王众宣扬妙法，示教利喜，得殊胜解。其弟耽欲不肯出门，时大臣子及余知友抚尘之类，诣而告曰：‘善友知不？王及王子，并诸内宫、大臣、人众，往毗钵尸佛所，躬行礼敬，听受妙法，获殊胜解。人身难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时耽著淫欲，不肯出门？’彼闻责已，心生愧耻，俯仰相随，同行而去。时佛弟苾刍，见诸徒侣共行而去，问曰：‘何故君等将此一人共伴而去？’时彼同伴具以事白，苾刍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时，于诸欲境极生耽著。幸蒙大师强牵令出，安隐将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愚痴之辈，与我相似！仁等慈悲强共将去，诚为大善。今可往诣无上大师，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时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观彼类称根欲性而为说法。既得闻已，深起信心，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愿大师及诸圣众，明至我家入温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礼佛双足，奉辞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诣佛所，闻法生信，于淫欲境起厌离心，奉请佛僧明至我家入温室浴。如来大师慈悲为受，佛是人天所应供养，王今宜可洒扫街衢，严饰城郭。’王作是念：‘佛来入城，我当严饰。然我之弟耽欲难谏，佛今调伏，实诚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营办澡浴所须之物，我当随力严饰城隍。’弟生大喜，辞王而去。王告诸臣曰：‘当可唱令，普告诸人：明日世尊，将入城内。诸旧住者及远方来，汝等诸人，咸当随力严饰城郭，洒扫街衢，持诸香华，迎大师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敕。时诸人众，于彼城中，除去瓦砾，遍洒香水，烧诸妙香，悬众幡盖，散华供养，如天帝释欢喜之园。时彼王弟，办诸香汤及香油等，庄严浴室，敷置床座。毗钵尸佛渐欲至城，王及诸臣、太子、后妃、宫人、婇女，及诸人众，咸出奉迎，遥礼佛足，随从入城。时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温室内，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见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周遍庄严；见已欢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顶礼世尊双足，发是愿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养。愿此善因，于未来世身得金色，与佛无异。如世尊弟，于欲境中深生耽著，强拔令出，得趣安隐究竟涅槃。愿我当来得为佛弟，获金色身亦复如是。我于欲境生耽著时，强牵令出爱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隐之处。’汝等苾刍勿生异念，彼亲慧王耽欲之弟，即难陀苾刍是。由于昔时请毗钵尸佛，入浴室中香汤澡浴，净心发愿，彼之善因，今为佛

弟，身作金色；我于耽著淫欲之境，强拔令出，舍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隐处。”

时诸大众更复有疑，请世尊曰：“大德难陀苾芻曾作何业，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

佛告诸大众：“彼所作业，广说如前。乃往过去于聚落中有一长者，大富多财，资生无乏。有一苑园，华果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栖隐之处。时有独觉出现于世，哀愍众生处于闲静。世间无佛，唯此福田。于时有一独觉尊者，游行人间至斯聚落，周旋观察届彼园中。其守园人既见尊者，告言：‘善来！’为解劳倦，尊者住此，即于中夜入火光定。园人见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胜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于今者生庆喜心。于苑园中有一大德，来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园内。’长者闻已，疾往园中，礼双足已，作如是言：‘圣者，仁为求食，我为福因。幸住此园，我常施食。’彼见殷勤，即便为受，住此园内入胜妙定解脱之乐。复作是念：‘我此臭身轮回生死，所应作者并已获得，宜入圆寂永证无生。’作是念已，即升虚空，入火光定，现诸神变，放大光明，上烛红辉，下流清水，舍此身已，神识不生，永证无余妙涅槃界。时，彼长者取其尸骸焚以香木，复持乳汁而灭其火，收余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悬诸幡盖，深生敬信，洒三十种众妙香水，并发大愿，求诸相好。汝等谛听，勿生异念，往时长者，即难陀是。由以胜妙供养敬信业故，今受果报，感得三十殊妙胜相。”

时诸大众更有疑念，重请世尊：“大德，难陀苾芻曾作何业，若不出家弃尘俗者，必当绍继力轮王位？”

佛告诸苾芻：“难陀先世所造之业，果报熟时必当自受，广如上说。过去世时此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有迦葉波佛出现世间，十号具足，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时，彼城中王名讫栗枳，以法化世，为大法王，广如上说。王有三子，谓大、中、小。彼迦葉波佛，施化事毕，犹如火尽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遗身，以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头、天木香等，焚烧既讫，灭以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宝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宝，纵广正等一踰缮那，高半踰缮那安相轮。时，王之中子亲上中盖。汝等苾芻勿生异念，时王中子者，即难陀是。由于昔时敬心供养，安置中盖斯之善业，于二千五百生中，常为力轮王，化一洲内。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还作力轮王，得大自在。”

时诸大众更复有疑，请问世尊：“大德难陀苾芻曾作何业，于佛弟子善护根门最为第一？”

佛言：“此由愿力！难陀苾芻，于迦葉波佛时，舍俗出家。其亲教师，彼佛法中善护根门称为第一。尽其形寿梵行自持，然于现身竟无证悟，于命终时，便发誓愿：‘我于佛所，尽斯形寿梵行自持，然于现身竟无所证。愿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记未来世，有摩纳婆当

成正觉，号释迦牟尼，我于彼佛教法之中，出家离俗，断诸烦恼，获阿罗汉。如亲教师，于斯佛所善护根门最为第一；我亦如是，于彼教中守护根门最为第一。'由彼愿力，今于我所诸弟子中，善护根门最为第一。如是苾芻，若纯黑业得纯黑报，若纯白业得纯白报，若杂业者当受杂报。是故汝等离纯黑杂业，修纯白业，如是应修。”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八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菩萨八万四千，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而为上首。复与七十二亿诸天众俱，悉皆趣向菩萨之道。复与四天大王、释提桓因、梵天王等及其眷属，各有五万二千众俱，亦皆趣于菩萨之道。有四阿修罗王，各与眷属无量众俱。复与七万二千大龙王俱，其名曰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婆留那龙王、娑竭罗龙王、持大地龙王、无热恼龙王、高胜龙王、伏魔龙王、最胜龙王、月上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复与无量夜叉王俱，其名曰金毗罗夜叉王、阿吒薄拘夜叉王、苏支路摩夜叉王、妙意夜叉王、妙慧夜叉王、妙相夜叉王、普色夜叉王、不动夜叉王、有力夜叉王、大力夜叉王，如是等而为上首。时，王舍城国王大臣，及诸四众，天、龙、夜叉、人非人等，各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资具，于如来所恭敬尊重而为供养。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著衣持钵，与诸比丘及于天人百千之众前后围绕，向王舍城阿阇世宫。佛威神力，放百千种妙色光明，百千音乐同时俱奏，雨众妙华，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勿头华、芬陀利华，缤纷而下。是时如来以神通力，随所行处，涌出宝莲，大如车轮，白银为茎，真金为叶，毗琉璃宝以为其须。于华台中，有化菩萨，结跏趺坐。是诸菩萨，与宝莲具绕王舍城，右旋七匝，而说颂曰：

“释种应供大商主， 利乐含识令安隐，
具大威德寂静心， 为世依怙当入城。
若欲远离老死苦， 或乐游戏于天宫，
或有欲破诸魔军， 应近妙辩人中主。
难得闻名今出现， 经百千劫修众行，
以大悲心游世间， 如是之尊当入城。
曾行无量无边舍， 男女妻室及王位，
头目耳鼻并手足， 衣服饮食亦复然，
已修无量施功德， 证于无上一切智。

以施调心固其行， 戒净无缺大丈夫，
成就无量忍功德， 心恒恬怕当入城。
俱胝劫行胜精进， 念众生苦忘疲倦，
具足无量无比禅， 彼梵音者当入城。
智慧无量无伦匹， 犹若虚空无边际，
最胜人尊戒亦然， 备修众行智清净。
摧坏魔军能济拔， 得住无忧不动位，
无等法王转法轮， 彼释师子当入城。
若欲成佛出兴世， 三十二相以庄严，
应发无等菩提心， 于如来所兴供养。
若欲永舍贪恚痴， 及以远离诸烦恼，
速当亲近释师子， 施作种种诸供养。
若欲速成释梵王， 各千眷属常随从，
恒受天宫诸快乐， 彼应亲近释师子。
欲为四洲胜轮王， 所愿七宝皆成就，
最胜千子咸勇健， 应当供养彼胜尊。
欲为长者邑中主， 资财增广无有量，
眷属色相悉超伦， 彼应供养释师子。
已得解脱及当得， 皆由闻佛寂静法，
难可值遇彼胜尊， 应听甘露无忧句。”

尔时，王舍城中，男女长幼无量众生，闻此颂已即皆开悟，各齐香华、宝盖、幢幡、无量音乐，诣如来所一心瞻仰，踊跃欢喜，恭敬供养。于是世尊将欲入城，足蹈门阃，城中之地六种震动，雨众妙华及诸音乐，城中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闻，狂者得心，裸者得服，饥者得食，贫者得财。时，彼众生亦复不为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之所逼恼，慈心相向犹如父子。彼乐音中而说颂曰：

“十力大丈夫， 最胜人师子，
利物入都城， 群生获安乐。
盲瞽得见色， 聋聩得闻声，
颠狂复本心， 裸露蒙衣服，
饥渴遇珍膳， 贫窭得资财。
又于虚空中， 诸天百千亿，
同为供养佛， 竞奏诸乐音。
具德十力尊， 今入此城内，
城中六种动， 所谓遍动等，
众生无怖想， 皆获大欢喜。
而今此城中， 一切诸众生，
不为贪恚痴， 悭嫉之所恼。

欣悦充遍身， 慈念而相向，
愿佛速入城， 安乐诸群品。
世尊入城时， 普放大光明，
人天咸奏乐， 悦畅于心意。
如是诸奇特， 种种无有量，
天人阿修罗， 莫不皆瞻奉。”

时王舍城，有菩萨长者之子，名摧过咎，于里巷中遥睹世尊，相好奇特，端严澄睟，诸根湛寂，观者无厌，住奢摩他最上调伏，防护诸根如善调象，正念不乱如净渊池，三十二相庄严其体。彼菩萨既见是已，生极尊重净信之心，便往佛所，稽首双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复有无量百千众生，同诣佛所，无数诸天住虚空中，合掌恭敬，尊重顶礼。

是时，摧过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成就几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严净佛刹？”

于是世尊，为欲调伏诸众生故，为欲哀愍摧过咎故，往诣廛肆，于大众中而告之言：“善男子，菩萨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严净佛刹。善男子，何谓一法？此菩萨于一切众生行大悲故，以胜志乐发菩提心。云何名为以胜志乐发菩提心？应作是说，若有已发菩提心者，乃至微恶终更不作。何所不作？谓贪瞋痴，及以在家威仪调戏悉皆远离。若出家已，不复希望、名利、恭敬，安住出家所修行法。云何出家所修行法？谓如实悟入一切诸法。云何所悟一切诸法？谓蕴、界、处有为无为。云何悟入？谓观察五蕴寂灭如幻，空无所有，如是悟时不见悟入，无觉无思，一切分别悉皆寂灭。若于诸蕴如是悟入，即为悟入一切诸法，是名出家所修行法。菩萨如是修此行时，亦不舍离一切众生。何以故？是菩萨如自所观为众生说，而亦不著法及众生。善男子，是为菩萨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令佛刹具足圆满。”

说此法时，摧过咎菩萨得无生忍，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于彼众中，二千众生发菩提心；一万四千诸天及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于是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照无量世界；照已还来，绕佛三匝，而从顶入。

是时，阿难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于世尊前，而说颂曰：

“自在力导师， 到诸法彼岸，
一切智人尊， 何缘现微笑？
善逝十力尊， 能为诸利益，
三世悉明达， 何缘现微笑？
了众生心行， 上中下差别，

知诸想无碍，愿佛为宣说。
亿那由诸天，咸来顶礼佛，
愿发微妙音，充济诸渴仰。
胜定到彼岸，智慧亦复然，
远离于错谬，何缘现微笑？
百千诸天众，为法故来集，
无量诸比丘，合掌皆愿闻。
奏种种音乐，供养于如来，
善哉佛世尊，愿决众疑惑。”

佛告阿难：“汝今见此摧过咎菩萨升虚空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言：“善男子，此摧过咎，却后过于六万二千阿僧祇劫，于此世界当得成佛，号寂静调伏音声，劫名离热恼。彼佛刹土功德庄严，及以声闻、菩萨之众，亦如不动如来妙喜世界，等无差别。”

是时，世尊与诸比丘，到阿阇世王宫已，各随次第，敷座而坐。时，王即以种种饮食，手自斟酌，供养世尊及比丘僧，悉令充足；复以上妙衣服，奉献如来。即于佛前，踞卑床座，而白佛言：“世尊，忿恨瞋恼从何而生？愚痴无智由何而灭？”

佛告大王：“忿恨瞋恼，我我所生。若不能知功德、过失及我我所，名为无智。若如实知彼我我所，此即非智非非智也。大王当知，一切诸行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若无来去，则无生灭；若无生灭，彼智无智亦复皆无。何以故？无有少法而能了知生与非生。若离能知，是为知也。”

时，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希有如来应正等觉如是善说。我今宁可闻法中夭，不愿徒生寿命相续。”

尔时，世尊为阿阇世劝发开晓令欢喜已，从座而去，诣耆阇崛山，洗足已，敷座而坐，入于三昧。是时如来为法施故，于晡时间，从三昧起。诸大菩萨及声闻众皆从定出。于是文殊师利与四万二千趣菩萨乘诸天子俱，弥勒菩萨与五千菩萨众俱，勇猛雷音菩萨与五百菩萨众俱，如是一切菩萨及诸声闻并阿阇世王，各将眷属前后围绕，诣如来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时王舍城，复有无量百千众生，皆共往诣耆阇崛山，到如来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

于是舍利弗，承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前已于王舍城廛肆之内，为摧过咎，略说菩萨摩诃萨功德庄严清净佛刹。善哉！世尊，唯愿广说，如诸菩萨行不退转菩提之行，息诸烦恼，严净佛刹，圆满大愿，具足修行诸波罗蜜，远离声闻、辟支佛地，履践如来所行之迹，降伏众魔，制诸外

道，具一切智转妙法轮。如是菩萨，乃至未得一切种智，而能决定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世尊，今此会中为求菩提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法已，欢喜修行。”

于时，世尊作是思惟：“今我所说，非但为此现前会众，是故宜应示现神变。”作是念已，放百千亿妙色光明。一一光明普照十方百千亿土，彼诸佛土所有日月、天龙摩尼、电火光明映蔽不现；而彼一切大小围山、须弥山王，及余诸山、丛林树木，为佛光明之所鉴彻，无能现影。是时如来复现威德謦欬之声，其声遍闻十方世界。

尔时，东方去此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有世界名普光明，彼现有佛，号集吉祥王。而彼佛刹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是菩萨充满其土。一一菩萨，各有百亿不退菩萨，而为眷属。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曰法上。以何义故，名为法上？谓彼菩萨于众会前闻说法已，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自隐其身，说菩萨藏法门，名陀罗尼金刚句。时，彼会众咸作念言：“一切诸法但有其声。何以故？即如法上菩萨，不见身相，但闻其声。此声无体，如彼身相。既离见闻，则为法性。”说此法时，会中无量得忍菩萨，遥见彼土法上菩萨；又见此刹佛放光明，及闻其声暨乎彼界。彼诸菩萨即时共诣集吉祥王如来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法上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现此瑞？未曾有也。”佛言：“善男子，西方去此过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有世界名娑婆，彼现有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十方世界诸菩萨故，一切毛孔放此光明及謦欬声。”法上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尔时，法上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即入一切庄严身三昧；由是三昧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妙华积至于膝，百千音乐同时俱作，宝幢幡盖种种庄严，复以妙香普熏此界，犹如他化自在天宫。是时法上菩萨，现神变已，即与六十三亿大菩萨众，前后围绕，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头面礼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离尘，彼现有佛，号师子勇猛奋迅，而为无量大菩萨众，恭敬围绕。于彼众中，有一菩萨，名曰宝掌。以何义故，名为宝掌？谓彼菩萨，于诸佛土化众生时，欲以右手遍扪若干诸佛世界，即随所欲而能成办；从其手出佛、法、僧声，施、戒、忍、进、禅、慧、慈悲喜舍之声，出如是等百千亿那由他法宝之声。尔时，宝掌菩萨见大光明，闻謦欬声，诣彼佛所，白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演说佛刹功德庄严法门，集诸菩萨，令闻此法摄受功德故现斯瑞。”宝掌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善男子，宁用去为？何以故？彼娑婆世界，

具足三毒苦恼众生之所聚集。”宝掌菩萨白佛言：“世尊，彼释迦如来应正等觉，见何义利，舍严净刹，现秽土中？”佛言：“善男子，彼佛如来昔于长夜，作如是言：‘愿我速得成就大悲，常于弊恶众生之中，成等正觉，转妙法轮。’”宝掌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彼释迦如来，乃能往昔发是大悲难发之愿，现于如此恶世界中。如是慈尊，甚为难遇，我今当往礼觐供养。”佛言：“可尔！今正是时。然善男子，汝诣彼土，应当谨察，无自毁伤。所以者何？生彼世界诸菩萨等，虽为难遇；其余众生心行险诐，难可调伏。”宝掌白言：“彼土虽有忿恨怨仇，无伤于我。假使一切众生尽未来际，瞋恨骂辱，乃至刀杖瓦石打掷，悉能受之，终不加报。”尔时，师子勇猛奋迅如来，谓彼一切众菩萨言：“诸善男子，汝等若能如宝掌者，可与俱行。”说是语时，于彼会中，有七万二千菩萨，同声白言：“我等共往娑婆世界。”宝掌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复能安乐无量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右手，覆此三千大千世界，雨诸饮食、衣服、车乘、金、银、琉璃、真珠、珂贝、珊瑚、璧玉，随诸众生心所希望悉能充满，乐闻法者即令得闻，复使无量闻法众生证得真实，亦令无数病苦众生受胜妙乐。是时宝掌菩萨现神变已，与诸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西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摩尼藏，彼现有佛，号摩尼积王。其佛刹土，清净琉璃之所成就；无有声闻及辟支佛，唯是清净大菩萨众。去来坐立于琉璃地，咸见如来分明显现。如明镜中睹其面像；是诸菩萨，于彼地中见佛世尊，亦复如是。见已请法，佛便为说往昔大愿，彼诸菩萨闻法得忍。尔时，如来于眉间毫相摩尼宝中，放大光明遍照彼刹，其中所有日月光明映蔽不现，以华开合而为昼夜。于彼刹中，有一菩萨，名胜智愿，遇斯光已，便诣佛所，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东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斯瑞。”时胜智愿，闻是语已，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时胜智愿，作是念言：“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即入三昧，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三恶道苦悉皆消灭，得无上乐，譬如比丘得诸禅定。是时一切诸天、世人及以非人，不为贪恚愚痴诸见、我慢、忿恨、怒害、悭嫉、憍谄、覆藏之所逼恼，皆发慈心。尔时，胜智愿菩萨现神变已，与四万二千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头面礼足，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北方去此过六万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常庄严，彼现有佛号娑罗起王。其佛刹土，初未曾闻女人之称，一切皆是莲华化生，袈裟随体。时，佛为彼诸菩萨众，说佛种性印法门。何等名为佛种性印？

所谓最初发菩提心，从此即为具菩萨戒，入菩萨藏，得陀罗尼心无散乱，不离于舍证入空性，正修无相无所愿求，性离贪染于蕴、界、处而能证入，所作随觉乐求佛慧，于无生性真实了知，证于诸法而无分别，具足正见，断于妄念，是故名为佛种性印。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相庄严星宿聚王，本愿殊胜；若有众生见其身者，必定当得三十二相。时，彼菩萨遇佛光明及闻其声，便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于此南方过六万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此瑞。"彼菩萨言："何故名为娑婆世界？"佛言："彼界堪忍贪恚愚痴及诸苦恼，是故名为娑婆世界。"彼菩萨言："娑婆世界诸众生等，皆能忍受恶骂捶打，诸恼乱耶？"佛言："善男子，彼界众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而多随顺贪恚愚痴、怨恨缠缚。"彼菩萨言："若如是者，彼界不应名娑婆也。"佛言："相庄严星宿聚王，彼佛刹土，亦有行菩萨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成就忍辱，将护众生，善自调伏。若有众生以诸苦恼而来加害，悉能含忍，终不放逸，贪恚愚痴。善男子，由有如此诸善丈夫，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又彼界中，亦有众生，具足众恶，少能悔过，其心粗猛而无愧耻，不敬佛，不重法，不爱僧，当堕地狱、畜生、饿鬼。彼释迦如来，于此下劣众生之中，悉能忍受骂辱嫌恨、诽谤恼乱、恶言恐胁，心如大地不可动摇无所违逆，若得供养及以不得，心无高下亦无憎爱，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得大善利，不生于彼弊恶下劣众生之中。"佛言："善男子，莫作是说。何以故？东北方有世界，名妙庄严忍，彼现有佛，号大自在王。其土众生，皆悉具足一向安乐。譬如比丘入于灭定，彼之安乐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亿百千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顷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承事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通之力，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于虚空中化成宝盖，覆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万亿珠缨宝幡周匝垂布；于其盖中雨种种华，百千音乐自然而奏；复令此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各自见身具三十二相现宝盖中。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现神变已，与十亿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如是乃至遍于十方，各有无量阿僧祇佛刹中，无量阿僧祇百千亿菩萨，见大光明，闻謦欬声，问彼世尊而来此土，顶礼佛足，各坐一面，亦复如是。又此界中，释梵护世，大威德天，诸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皆见光明，咸来佛所，

顶礼双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现神变已，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刹，所有菩萨来集会者，皆见此土功德庄严，并佛身量，菩萨、声闻及受用具，与自本刹悉皆同等，然知彼此刹无杂乱。尔时，弥勒菩萨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说颂曰：

“名振十方智无量， 放大光明照世间，
一切众生共度量， 莫测人尊胜智慧。
十方无量亿菩萨， 为求法故咸来集，
而皆信乐诸法门， 愿佛演说令欢喜。
如来戒定及智慧， 名称普闻十方国，
演法无畏犹师子， 光遍虚空如日照。
一切天龙与罗刹， 及诸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众优婆夷， 合掌乐闻如来说。
过去未来及现在， 世尊于彼悉了知，
以胜解力拔群迷， 愿决疑惑令开晓。
云何菩萨智慧行， 严净佛刹令光洁？
云何诸愿速成满？ 今请如来为宣说。
云何无悭戒无缺， 能忍骂辱诸难事，
精进修行无懈倦， 解脱无量苦众生，
专心乐入三昧门， 游止清净禅宫殿，
处世利益而无染， 譬如莲华不著水？
云何智慧出世间， 开阐甚深微妙法，
降伏一切诸魔众， 速能具足奢摩他？”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九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二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今为佛严办法座，我当升已，说往昔志乐所修诸行善巧出生诸佛刹土功德庄严趣向真实法门。”

尔时，弥勒菩萨即作是念：“今者世尊，以何义故令我严座，不使阿难、大目连等？如何弃舍彼诸声闻，将非唯为诸菩萨说？或彼声闻及辟支佛，于此法门而非器故，以是世尊令我敷座。”

尔时，弥勒菩萨即为如来，以神通力，化作众宝师子之座，高四万由旬，周匝严丽柔软天衣以敷其上。从其座出种种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尔时，如来升其座已，令此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世尊告长老舍利弗：“菩萨成就四法，能令所愿皆得满

足。何等为四？一者、发胜志乐，二者、于诸众生起悲愍心，三者、发起精进，四者、承事善知识。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一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谓一法？是菩萨应当乐学不动如来为菩萨时，本所修行立弘誓愿：‘我当所在生处，初生之时，若不出家，则为欺诳十方诸佛。’如是，舍利弗，是诸菩萨应随顺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生处皆悉决定舍家出家。何以故？而诸菩萨最胜利益，所谓出家。舍利弗，乐出家者，则能摄取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不著诸欲，二者、乐阿兰若，三者、行佛所行，四者、离凡夫行，五者、不著妻子及以财产，六者、离恶道因，七者、修善趣法，八者、宿世善根皆不损减，九者、恒为诸天之所叹羡，十者、一切鬼神恭敬守护。若菩萨常乐出家，获得如是十种功德。是故，舍利弗，菩萨志求菩提，欲度众生，常当出家。是名菩萨成就一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二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二？所谓菩萨不乐声闻地，不求声闻乘，不爱乐说声闻乘处，不亲近声闻乘者，不学声闻戒，不乐宣说共声闻乘相应之法，亦不劝他行声闻乘，于缘觉乘亦复如是；唯为佛法，劝发众生成就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为二。舍利弗，若有劝他趣入佛乘，此菩萨则能摄取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得清净刹，无有声闻及辟支佛；二者、得纯一清净诸菩萨众；三者、诸佛世尊之所护念；四者、常为诸佛称名赞叹而为说法；五者、所发之心皆悉广大；六者、若生天上，当作帝释或梵天王；七者、若生人中，作转轮王；八者、常见诸佛；九者、为诸天人之所爱乐；十者、摄取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何以故？舍利弗，若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皆得阿罗汉果，或复置于缘觉之地；若复有能置一众生于佛菩提，此之功德甚多于彼。何以故？舍利弗，不由声闻、缘觉出现，佛种不断。世若无佛，则无声闻及辟支佛。舍利弗，以佛出现，令佛种不断，亦复出生声闻、缘觉。是故，舍利弗，菩萨令他住佛乘中，得如是等十种功德，得清净刹。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三法，令愿不退，摄受佛刹功德庄严。何等为三？一者、尊重爱乐住阿兰若，二者、无所染著而行法施，三者、坚固安住净戒律仪。舍利弗，菩萨坚住戒律，得十无畏。何等为十？一者、入聚落无畏，二者、众中说法无畏，三者、饮食无畏，四者、出聚落无畏，五者、入寺无畏，六者、大众中食无畏，七者、教授无畏，八者、亲近和尚阿阇梨无畏，九者、于自眷属慈心教诲无畏，十者、受用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无畏。住戒律者，所有言说，令他信受。舍利弗，是为菩萨十种无畏。舍利弗，菩萨说法心无所著，则能摄受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不生恶欲，二者、不求他人识知，三者、不起名闻心，四者、于檀越家心不系著，五者、不占护他家，六者、于极下劣四事供养而生喜足，七者、说法令他信

受，八者、善神守护，九者、不生邪觉，十者、起念佛心。是名为十。舍利弗，菩萨尊敬爱乐住阿兰若，成就十种功德利益。何等为十？一者、远离世俗言论，二者、专习闲静，三者、心缘定境，四者、舍诸营务，五者、爱乐诸佛，六者、恒受禅定喜乐，七者、修梵行时无有障碍，八者、少用功力而得三昧，九者、所受教法未尝忘失，十者、所闻法义皆悉了知。是名为十。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四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四？一者、如说能行，如行能说；二者、常自谦下；三者、远离悭嫉；四者、见他得利，心生欢喜。是名为四。舍利弗，是菩萨如行能说，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口中常出青莲华香，二者、语业清净言无错谬，三者、一切世间所共信受，四者、摄受诸佛圆满音声。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谦下，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远离恶趣畜生等身，二者、受妙快乐，三者、潜谋暴贼俱不能害，四者、堪受人天恭敬礼拜。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远离悭嫉，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不忘施心；二者、于饥馑时作大施主；三者、见持戒者来承迎引纳；四者、若受他施及施于他，无有一人而生嫉妒。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见他得利生欢喜心，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常生是心，我摄众生应与利乐，彼既自得故生欢喜；二者、所有财物，王难、水火劫贼、怨亲无能侵夺；三者、随所生处，财宝诸子皆悉具足，王不嫉忌，何况余人？四者、蓄用资财俱无穷尽。是名为四。舍利弗，是菩萨成就四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五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五？一者、彼菩萨诣说法者而问之言：‘修何等行，能得佛刹清净庄严？’若得闻已，如说修行。二者、菩萨清净持戒及愿力故生佛国中，生彼国已，观察彼土种种庄严众宝资具，及诸声闻、菩萨大众诸相微妙，于如来所恭敬尊重，白言：‘世尊，菩萨修何等行，得广大佛刹清净庄严？’而彼如来知此菩萨志乐殊胜，即为宣说如是功德成就佛刹，彼得闻已如法修行。三者、菩萨有智有行，应净其智，应进其行。云何净智？谓于能缘及所缘法，远离声闻、缘觉智故。云何进行？谓如所闻必定修行，离不行故。四者、菩萨善知有因及知出离，言：‘有因者，谓不正思惟，是四颠倒之所依止，为生死因故。言出离者，谓正修行，于一切法不起分别，为出离故。’五者、菩萨了知诸佛体性及刹土性，俱但有名，名亦寂灭，如是了知，不起知想。是名为五。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六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能摄取一切世界最上佛刹。何等为六？一者、此菩萨为大施主，所有珍玩可爱乐物，欢喜布施，无所吝著。又作是念：‘我行大施，圆满大乘，所谓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悉舍，心无所著，具足成就菩提资粮。舍自身命尚不生悔，何况财产及妻子等？’舍利弗，何故如来名一切智？谓行菩萨行时，于自所有一切皆舍，以是义故，得菩提已，名一切智。二者、若菩萨在家、出家，宁舍身命终不破戒；以此

持戒，共诸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持戒自觉欢喜，乐修梵行昼夜安乐，益加求法住正修行，厌怖三界希求出离，虽见出要顾念众生：‘如我所苦，彼亦皆然。我当荷兹重担摄取众生，置于涅槃安乐之处。’如是持戒，自觉喜时获大悲心，乃至未得一切种智，不舍精进如救头燃。三者、菩萨被忍辱铠，离于高慢，得大忍力。若遇骂辱及捶打时，忍心成就，不生瞋恨。假使有棒如须弥山，有人执持，于亿劫中常见打骂，而亦不生怨恨之心。何以故？‘彼诸众生未随佛学，而我方将随佛修学。’是故于彼所得打骂，便能增长尔所大悲：‘我当为诸众生被弘誓铠，摄取众生令得解脱入于涅槃，是故我今不应瞋恨。’菩萨正住如是忍时，则得成就十种具足。何等为十？一者、种姓，二者、财产，三者、眷属，四者、色相，五者、善舍，六者、善友，七者、得闻正法，八者、如说修行，九者、临命终时得见诸佛，十者、既见佛已生净信心。是为十种功德具足。四者、菩萨为欲成就善法，坚固自课发起精进；又为一一众生，尽未来际于生死中，次第修行诸精进行而不疲倦。以自课业及此大悲，为一切众生，于尔所时，流转生死不舍众生。舍利弗，若有菩萨，十方各如恒沙世界满中七宝，于念念中奉上如来，如是相续尽未来际；若有菩萨，发大悲心，被精进铠，而此功德复多于彼。舍利弗，菩萨具此精进，得十种胜志乐法。何等为十？一者、离凡愚行，二者、摄受佛行，三者、见生死过，四者、住大悲心，五者、不退本愿，六者、少诸疾病，七者、顺诸佛教，八者、薄淫怒痴，九者、随文了义，十者、修行成就。是名为十。五者、菩萨作是思惟：‘诸佛如来心常在定，未曾失念。我应随佛所行；若心散乱，终不能证佛所行处。是故应当舍离一切心所取著，亦舍一切利养、恭敬、聚落城邑、饮食资生及诸亲友。’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不舍众生，乐阿兰若住寂静处，独行无侣如犀一角，住静处已起大慈心，初遍一方渐至十方普遍众生，慈心遍已得入禅定。舍利弗，若有在家菩萨，以一切乐具，于恒沙劫，供养一切恒沙诸佛及比丘众；若有出家菩萨，行于七步，向阿兰若寂静之处，而此福德甚多于彼，以能速得大菩提故。舍利弗，菩萨乐住寂静入禅定者，获十种功德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得念，二者、得慧，三者、修行，四者、迅辩，五者、得陀罗尼，六者、善知法生，七者、善知法灭，八者、戒聚无犯，九者、诸天供养，十者、不贪他好。是名为十。六者、菩萨善知智慧等流，谓作是念：‘智慧以戒为首，白法增长以慧为首，是故菩萨应学智慧。世间所有难作难成，一切工巧，一切医药，皆悉遍学，而此智慧不能证入离欲寂灭，亦复不能趣向菩提，非向沙门，非婆罗门，非向涅槃。是故我今应更遍求法药工巧，以如是智，令我得彼究竟寂灭。’彼菩萨求诸法本，不见少法能起于法，以不见故住于寂灭，住寂灭故则无热恼，无热恼故了知生死，为众生故而受彼生，令诸众生除灭苦故。是名为六。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七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

七？一者、自舍一切而施不可得故，二者、戒不缺犯不计著戒故，三者、忍辱柔和而众生不可得故，四者、发起精进身心不可得故，五者、成就禅定不住禅故，六者、智慧圆满无分别故，七者、随念诸佛远离相故。是名为七。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八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八？一者、不乐涅槃，二者、施庄严具，三者、其心广大，四者、尊敬法师，五者、不行邪名，六者、平等惠施，七者、不自矜高，八者、不凌蔑他。是名为八。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九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九：一者、具身律仪，二者、具语律仪，三者、具意律仪，四者、灭诸贪欲，五者、灭诸瞋恚，六者、灭诸愚痴，七者、不行欺诳，八者、为坚固友，九者、不轻慢善知识。是名为九。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十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十？一者、闻地狱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二者、闻畜生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三者、闻饿鬼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四者、闻诸天衰恼，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五者、闻人中饥馑、贼盗怨敌杀害，但起大悲，不生怖畏。六者、菩萨作如是念：‘我于此时当起精进，乃至未得清净佛刹，终不懈慢。’七者、令我刹中饮食、衣服随念即得。八者、我佛刹中，诸众生等寿命无量。九者、我佛刹中，诸众生等无彼我心。十者、我佛刹中，所有众生决定趣向无上菩提。是名为十。

“复次，舍利弗，若菩萨执持妙华诣如来所，或佛塔所，兴供养时，作是愿言：‘如此妙华色香殊胜，见者欣悦。我成佛时，令我刹中如是种种妙华遍布，及众宝树周匝庄严，乃至末香、涂香、衣服、饮食、宝盖、幢幡、金、银、琉璃、真珠等宝，用供养时，亦应如是。’回向佛刹功德庄严，以彼菩萨住戒律故，随心所愿皆得成就。

“复次，舍利弗，菩萨不求自乐，喜他得乐。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悉皆具足一向快乐。

“复次，舍利弗，菩萨常应普皆摄取十善业道，悉以回向一切种智。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初生即具十善业道，及出离智。

“复次，舍利弗，菩萨随所至方劝诸众生，悉皆令趣无上菩提，唯赞佛乘，不说二乘及所共法。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决定当得无上菩提，永离声闻及辟支佛，无量菩萨充满其国。

“复次，舍利弗，菩萨于他利养终不遮断，见他得利常生欢喜。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受用资具恒无断绝，具足获得大法光明。

“复次，舍利弗，菩萨若见比丘、比丘尼有过犯者，终不发扬，但自安住正法之中。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一切无有过失之名。何以故？以彼大众皆得清净无过失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乐法求法不生热恼，如所闻法正住修行。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众生生者，求法乐法皆无热恼，如所闻法随顺修行。

“复次，舍利弗，菩萨弦歌鼓吹种种音乐，供养佛塔，以此善根，回向佛刹功德庄严。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百千音乐不鼓自鸣。

“复次，舍利弗，菩萨若见失念众生，令得正念。是故菩萨得菩提时，令诸弟子得禅悦食。

“舍利弗，如是佛刹功德，具足如来辩才，或一劫或过一劫说不能尽。舍利弗，然我今者随诸菩萨之所乐欲，如是略说。胜志乐者，闻已趣向，当得圆满佛刹功德。舍利弗，菩萨成就三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求佛刹皆得成就。何等为三？一者、大愿殊胜，二者、住不放逸，三者、如所闻法起正修行。是名为三。”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来希有，善说此法！世尊住不放逸故，得菩提分法；住修行故，得大菩提；住胜愿故，成就佛刹功德庄严。”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我往昔以大愿力成就佛刹，不放逸故得成菩提。舍利弗，若但言说，住于放逸而不修行，彼尚不能至声闻地，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萨若欲自知是真菩萨，如菩萨所学，应如是学。”

尔时，会中四万菩萨从座而起，合掌向佛，同声白言：“如佛所说，菩萨学处，我当随学。住不放逸，修行成就，满足大愿，严净佛刹。”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现此微笑？”

佛告舍利弗：“汝见此诸善男子师子吼不？”

舍利弗言：“唯然！已见。”

佛言：“舍利弗，此诸善男子，过百千劫，各于异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号愿庄严。亦如当来师子佛等，其土清净如无量寿国，唯除寿量。”

舍利弗言：“彼诸如来寿量几何？”

佛言：“彼一一佛皆寿十劫。”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是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诸佛世尊常所称叹，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当复云何？”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师子勇猛问文殊师利言：“仁者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答言："善男子，何不问我趣菩提不？而乃问我成菩提耶？何以故？我于菩提尚不趣向，何况当得？"

问言："文殊师利，仁者岂不为利众生故，趣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众生不可得故。若众生是有，可为利益趣向菩提；而众生寿命及福伽罗皆无所有，是故我今不趣菩提，亦不退转。"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仁者趣向诸佛法不？"

答言："不也。善男子，一切诸法皆趣向佛法。何以故？诸法无漏、无系、无形、无相，为趣向佛，如趣向佛，诸法亦然。善男子，而汝所问趣向佛法，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为色求菩提耶？为色本性求，为色如求，为色自体求，为色空求，为色离求，为色法性求菩提耶？善男子，于意云何？为色得菩提耶？乃至为色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师利。色不求菩提，乃至色法性不求菩提；色不得菩提，乃至色法性亦不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于意云何？受、想、行、识求菩提，乃至识法性求菩提耶？识得菩提，乃至识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师利。受、想、行、识不求菩提，乃至识法性不求菩提；识不得菩提，乃至识法性不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于意云何？离于五蕴，有我我所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更以何法而求菩提及得菩提？"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仁者所言众皆诚信，而今乃说不求菩提、不得菩提。新发意菩萨闻此所说，必生惊怖。"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一切诸法无有惊怖，于实际中亦无惊怖。如来为于无惊怖者而演说法；若惊怖者，彼即生厌；若生厌者，彼则离欲；若离欲者，彼则解脱；若解脱者，则无菩提；若无菩提，是则无住；彼若无住，是即无去；若无有去，是则无来，则无愿求；若无愿求，则不退转；若不退转，则为退转。退转何法？所谓执我、众生、命者及福伽罗，若断若常取相分别，悉皆退转；彼若退转，则不退转。不退何法？谓空、无相、无愿、实际，及诸佛法皆不退转。何谓佛法？谓不离不著及无所缘，无入无出，无有所行，亦无表示，但有其名，同空无有生，无去无来，无染无净，无尘离尘，无我无分别，无和合无执取，平等无违，是为佛法。善男子，此诸佛法，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佛法无生处故。故彼新发意菩萨闻此说已，若生惊怖，速得菩提。若起分别，作如是念：'而今我等所成菩提，随有发心，住于现证，乃得菩提。若不发心，终不能得。'如是分别皆不生故，菩提及心俱不可得；不可得故，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现证。何以故？现证所因不可得故。善男子，于意云何？虚空可得菩提

耶？”
答言：“不也。”
又言：“善男子，如来岂不证一切法同虚空耶？”
答言：“如是，如是。”
又言：“善男子，如虚空，菩提亦尔；如菩提，虚空亦然。虚空、菩提无二无别。若菩萨知此平等，则无有知，亦无不知，亦无不见。”
说此法时，一万四千比丘，尽诸有漏，心得解脱。十二那由他比丘，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九万六千众生，发菩提心。五万二千菩萨，得无生忍。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发菩提心来，为几时耶？”
文殊师利言：“止！善男子，莫生妄念。若有于无生法中，说如是言，我发菩提心，我行菩提行，为大邪见。善男子，我都不见有心发向菩提，以不见心及菩提故，是故无发。”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都不见心，是何句义？”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是都不见，说名平等。”
又问：“云何说为平等？”
答言：“善男子，如是平等，以种种性皆无所有，彼彼诸法一味故说。一味说者，所谓离故，无染无净，不断不常，不生不灭，无我无受，不取不舍。如是说法，不念我说，亦无分别。善男子，于此平等法中，了知修行，是名平等。复次，善男子，若菩萨入此平等，都不见有种种界若一若多，于平等中不见平等，于相违中不见相违，以彼本来性清净故。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不肯自说发心久近，此诸大众皆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是甚深忍者。于甚深忍中，菩提及心皆不可得；以不可得，是故不说。然善男子，我今当说文殊师利发心久近。善男子，过去久远过七十万阿僧祇恒河沙劫，有佛名雷音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世。在于东方，去此过七十二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无生，彼雷音如来于中说法。诸声闻众，有八十四亿那由他，诸菩萨众二倍过前。
“善男子，彼时有王，名曰普覆，七宝具足，王四天下，正法理化，为法轮王。而于八万四千岁中，以衣服、饮食、宫殿台观、僮仆给侍一一殊妙，恭敬供养雷音如来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其王亲族、中宫、婇女、王子、大臣，唯务供养余无所作，虽经多岁初无疲倦。过是已后，其王独在静处思惟：‘我今已集广大善根，而犹未定所回向处，为求帝释、大梵天王、转轮王耶？为求声闻、辟支佛耶？’作是念已，空中诸天告言：‘大王，勿起如是狭劣之心。何以故？王之所集福

德甚多，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时普覆王，闻是语已，欢喜念言：‘我今于此决定不退。何以故？天知我心而来告我。’善男子，尔时彼王，与诸大众八十亿那由他百千众生，往诣雷音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七匝，曲躬恭敬，合掌向佛，而说颂曰：

“‘我今问最胜， 愿当为我说：
云何得成就， 最上人中尊？
世间所依止， 我已广供养，
以不决定心， 未知回向处。
已修广大福， 当何所回向，
为求梵天位， 帝释转轮王？
为求于声闻， 及以辟支佛？
我发此念时， 空中天告我：
大王汝勿起， 狭劣回向心；
为一切众生， 当兴广大愿，
利益世间故， 应发菩提心。
我今请世尊， 于法自在者，
愿说菩提心， 发起之方便。
发菩提心已， 当得如牟尼，
唯愿两足尊， 为我具宣说。’

“尔时，雷音如来为普覆王，而说颂曰：

“‘大王汝谛听， 我当次第说：
一切因缘法， 随根欲所行，
如其所有愿， 得如是果报。
我亦于往昔， 发起菩提心，
为诸众生故， 愿当作利益。
如我所作愿， 如昔所发心，
得不退菩提， 意愿速圆满。
大王应坚固， 修习于诸行，
汝当得广大， 无上佛菩提。’

“时，普覆王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得未曾有；于众会前，大师子吼，而说颂曰：

“‘今对一切众， 发大菩提心：
为一一众生， 誓尽未来际，
受无量生死， 而作大饶益，
备修菩萨行， 救诸众生苦。
从今若违誓， 起于贪欲心，

及悭嫉怨恨，则诳十方佛。
又我从今日，乃至成菩提，
常当学诸佛，修行于梵行，
随顺净戒律，远离诸过咎。
又我于菩提，亦不愿速证，
当尽未来际，广利诸群生，
严净诸佛刹，无量不思议。
当令我名号，普闻十方界，
我今自授记，决定当成佛。
志乐胜清净，于此固无疑，
我当净三业，不令起诸恶。
我以此真实，成佛人中尊，
若此心真实，地当六种动。
若我语诚谛，无有虚妄者，
当使虚空中，音乐自然奏。
若我无谄曲，及以怨恨心，
由此真实故，当雨曼陀华。’

“时，普覆王说此颂已，心诚实故，十方亿刹六种震动，于虚空中奏诸音乐，雨曼陀罗华。时，二十亿众生随从王者，皆大欢喜，而自庆言：‘我等当得最上菩提。’即学彼王发菩提心。”

佛告大众：“尔时普覆王者，岂异人乎？今文殊师利菩萨是也。彼于往昔过七十万阿僧祇恒河沙劫，初发菩提之心；次过六十四恒河沙劫，得无生法忍，能具足菩萨十地、如来十力，佛地诸法悉皆圆满，而未曾起一念之心‘我当得佛’。善男子，尔时二十亿众生随逐彼王，于雷音佛所发菩提心者，皆由文殊师利劝发，令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大法轮，作佛事已，而般涅槃。文殊师利，皆悉供养彼诸如来，亦皆护持彼诸佛法。唯有一佛，号地持山，在此下方过四十恒河沙刹土，其佛世界名曰地持，亦有无数诸声闻众，佛寿无量于今现在。”

说此文殊师利宿缘之时，众中七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三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已满足十地及如来十力，一切佛法悉皆圆满，何故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无有圆满诸佛法已更证菩提。何以故？已圆满故，不应更证。”

师子勇猛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耶？”

答言：“佛法圆满如真如圆满，真如圆满如虚空圆满，如是佛法、真如、虚空亦无有二。善男子，如汝所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者，如色圆满乃至识圆满，佛法圆满亦复如是。”

师子勇猛言：“何者是色等圆满？”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于意云何？汝所见色是常耶？是无常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非常非无常，彼有增减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减，是名圆满。云何圆满？若于诸法不能了知，则生分别；若能了知，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增减；若无增减，此则平等。是故，善男子，若见色平等，即是色圆满；受、想、行、识及一切法圆满，亦复如是。”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得法忍来，无一念心愿成正觉，而今何故乃劝余人令向菩提？”

文殊师利言：“我实不曾劝一众生令趣菩提。何以故？众生无所有故，众生性自离故。若众生可得，则令向菩提；既不可得，故无所劝。何以故？平等无分别故，非以平等而求平等，亦无所起。是故常说，应观诸行，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是名平等，则是性空，于性空中而无所求。善男子，如汝问我得忍已来，无一念心当得菩提者。善男子，汝见彼心耶？而以此心得菩提耶？”

师子勇猛言：“不也，文殊师利。何以故？以心非色，不可见故；菩提亦尔，但是名想。若心名，若菩提名，皆无所有。”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不生一念得菩提者，是密意说。何以故？以心本来无有生故，是故无生；既无有生，何得何证？”

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为平等、证入？”

答言：“于诸法中无系著者，名平等证。言证入者，彼微细智亦不生灭，与真如无异，无可分别，是名证入。若正见修行者，于平等中无一法可得，离种种性亦不著一，是名证入。若以身证诸法无相，明了彼相所谓无相，而于身心亦不执著，是则名为圆满证入。”

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得？”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以世间言说，名之为得。诸圣所得，非言能说。何以故？法无依止，离言说故。复次，善男子，以无得为得，亦非得非不得，说名为得。”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愿说文殊师利所得佛刹。"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彼菩萨白文殊言："仁者当得何等佛刹功德庄严？"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我求菩提，汝可问其所得佛刹。"

师子勇猛言："仁者岂不求菩提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何以故？若有所求，则有染著；若有所染，则有贪爱；若有所爱，彼则有生；彼若有生，是则有爱；若有所爱，终不于中而有出离。善男子，我为是故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不可得故，以不可得，是故不求。善男子，然汝问我，何等佛刹仁当得者，我不能说。何以故？对于如来一切智者，说自佛刹功德庄严，即为菩萨自赞己德。"

佛告文殊师利："汝可自说，以何等愿庄严佛刹？令诸菩萨闻已，决定成满此愿。"

时，文殊师利受如来教，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神力，当为宣说。诸有欲求大菩提者，皆应谛听。若闻此愿，当如实学，令得圆满。"文殊师利当以右膝著地之时，十方各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六种震动。

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我从往昔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已来，起如是愿：我以无碍天眼，所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若非是我劝发决定菩提之心，教授教诫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于菩提终不应证。而我要当满此所愿，然后乃证无上菩提。"

时，彼众中诸菩萨等，咸作是念："文殊师利无碍天眼见几如来？"

是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即告师子勇猛雷音菩萨言："善男子，譬如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此诸微尘，可以算计知其数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无碍天眼，见于东方无量诸佛复过是数；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有是愿：以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为一佛刹，无量妙宝间错庄严。若不尔者，我终不证无上菩提。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令我刹中有菩提树，其量正等十大千界，彼树光明遍此佛刹。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我坐菩提树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涅槃，于其中间不起此座，但以变化遍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土，为诸众生而演说法。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令我刹中无女人名，纯菩萨众，离烦恼垢，具净梵行；初生之时，袈裟随体，结跏趺坐，忽然而现。如是

菩萨遍满其刹，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除如来之所变化，往诣十方，为诸众生说三乘法。”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当来成佛名为何等？”

佛言：“善男子，此文殊师利成佛之时，名为普见。以何义故而名普见？以彼如来，于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刹中，普皆令见。若诸众生见彼佛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见如来虽未成佛，若我现在及灭度后有闻其名，亦皆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除已入离生之位及狭劣心者。”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世尊，我复有愿：如阿弥陀佛刹以法喜为食，而我刹中菩萨初生起食念时，即便百味盈满于钵在右手中。寻作是念：‘若未供养十方诸佛，及施贫穷苦恼众生、饿鬼等类，令其饱足，而我决定不应自食。’作此念时，得五神通乘空无碍，往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中，以食供养诸佛如来及声闻众；又于贫苦诸众生类亦皆周给，复为说法令离渴爱，于一念顷还至本处。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于我刹中诸菩萨等，初生之时所须衣服，于其手中，随意皆出种种衣宝，鲜洁称体应沙门服。便作是念：‘若未供养十方诸佛，不应自用。’于一念中，往诣十方无量佛刹，以此衣宝献诸佛已，还至本处方自受用。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我佛刹中诸菩萨众，所得财宝及诸资具，要先分施诸佛、声闻，遍供养已然后受用。又我刹中，远离八难及不善法，既无过咎，亦无禁戒，无有苦恼诸不悦意。”

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而彼佛刹，名为何等？”

佛言：“彼刹名随愿积集清净圆满。”

师子勇猛言：“世尊，彼佛世界在何方所？”

佛言：“在于南方。此娑婆世界，亦当在彼佛刹之中。”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我复有愿：我佛刹中，积集无量妙宝所成。复以无量摩尼妙宝，间错庄严。其摩尼宝，于十方界所未曾有，甚为难得。如是宝名，俱胝岁中说不能尽。随诸菩萨乐见彼刹金为体者，即见为金；乐见银体，即见为银，然于见金未曾损减；乐见玻瓈、琉璃、玛瑙、赤、真珠等无量诸宝，各随所见皆不相碍。如是栴檀香体，阿伽罗香乃至赤栴檀等，各随乐见亦复如是。又彼刹中，不以日月、摩尼、星火等光之所照见。彼诸菩萨皆以自身光明，照于千亿那由他刹。又彼刹中，以华开为昼，华合为夜，随诸菩萨所乐时节即皆应之，然无寒暑及老病死。若诸菩萨随其所乐，欲证菩提即往余刹，于兜率天寿尽降生而证菩提。此佛刹中无有涅槃，百千种乐于虚空中，虽不现相，而闻其音。此乐不出顺贪爱声，但出诸波罗蜜、佛、法、僧声，及菩萨藏法门之声，随诸菩萨所解妙法，皆悉得闻。又诸菩萨，若欲见佛，随所诣处经行坐立，应念即睹普见如来坐菩提树。若诸菩萨于法有疑，但见彼佛，不待解释，疑网皆断，解了法

义。”

尔时，会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菩萨众，同声说言：“若有得闻普见佛名，彼人便得最上善利，何况生于彼佛土者！若有得闻此文殊师利授记法门，及闻文殊师利名者，是则名为面见诸佛。”

是时，佛告诸菩萨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若有受持百千亿诸佛名号，若复有称文殊师利菩萨名者，福多于彼，何况称于普见佛名！何以故？彼百千亿那由他佛利益众生，不及文殊师利于一劫中所作饶益。”

尔时，众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同声唱言：“南无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南无普见如来应正等觉！”说此语已，八万四千亿那由他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善根成熟，于三乘中得不退转。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我复有愿：如我所见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尊，而彼诸佛所有佛刹功德庄严，如是一切皆令置我一佛刹中，唯除二乘及五浊等。世尊，若我自说佛刹功德种种庄严，过恒沙劫亦不能尽。如我所愿，唯佛能知。”

佛言：“如是，文殊师利，如来知见于三世中无有限碍。”

尔时，众中有诸菩萨，作如是念：“文殊师利所得佛刹功德庄严，与阿弥陀佛刹，为等不耶？”

尔时，世尊知彼菩萨心之所念，即告师子勇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析一毛为百分，以一分毛于大海中取一滴水，此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庄严；彼大海水喻普见如来佛刹庄严，复过于此。何以故？普见如来佛刹庄严不思议故。”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类佛刹庄严，于三世佛刹颇更有不？”

佛言：“有。善男子，东方去此，过百亿恒河沙世界，有佛刹名住最上愿，彼中有佛，名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彼佛寿命无量无边，常为菩萨而演说法。善男子，彼佛刹土功德庄严，与普见佛刹等无有异。善男子，有四菩萨，被不思议弘誓之铠，而于此愿决定成满，亦当得此佛刹庄严如普见如来。”

时，师子勇猛言：“愿佛说彼菩萨名号及其住处，复愿示彼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令此大众多所利益。何以故？此诸菩萨若见闻已，于此所愿当得成满。”

佛言：“善男子，汝等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彼一菩萨名光明幢，在于东方无忧德佛刹；次名智上，在于南方智王如来佛刹；次名诸根寂静，在于西方慧积如来佛刹；次名愿慧，在于北方那罗延如来佛刹。”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现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令此大会

见彼如来及菩萨众，并其佛刹功德庄严，昔所未见，亦未曾闻。而彼一切皆不思议，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宝间错庄严，于一劫中说彼功德亦不能尽，众皆明见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彼菩萨身长四万二千由旬，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光明洞照如阎浮檀金山，成就广大功德庄严，坐大菩提树下，诸菩萨众恭敬围绕，现百千亿诸变化事，往诣十方诸世界中，为诸众生而演说法。”

是时，佛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汝等见彼如来、佛刹庄严、菩萨众耶？”

时诸大众同声白言：“唯然！已见，我等当学此菩萨行。如文殊师利之所修行，我等亦当成就如此庄严佛刹。”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照于无量无边世界；照已还来，绕佛三匝，从其顶入。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现此微笑？”

佛告弥勒：“此大众中八万四千菩萨，见彼佛刹庄严之事，虽皆发心当欲成就如是佛刹。然于其中，有十六善大丈夫，具胜志乐而发大心，彼能成满，如文殊师利所起大愿。余诸菩萨亦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功德庄严，如阿弥陀佛刹。弥勒当知，诸菩萨等，志乐既胜，所成亦大。志乐胜者，言我成就如文殊师利庄严佛土。其余劣者，虽以信心亦作是语；以此语业，犹能弃舍六十亿百千那由他劫生死流转，亦得圆满五波罗蜜。”

尔时，弥勒菩萨，见于四方光明幢等四大菩萨，各坐琉璃光明楼阁，有百千亿诸天围绕，雨华奏乐，现大神变，震动大地而来于此。时，弥勒菩萨即白世尊，请问其事。佛言：“善男子，此四菩萨为见我故，四方如来各令至此。”时彼菩萨既到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彼四菩萨光明遍照此之大会。

尔时，世尊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此四善大丈夫志愿所趣，皆不思议，应当尊重请其法要。而彼所愿，于诸菩萨最为殊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见之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弃舍二十亿劫生死流转，具足圆满五波罗蜜。若有女人闻此菩萨名者，速得舍离女人之身。”于是世尊即摄神力，而彼佛刹忽然不现。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皆悉如幻。何以故？譬如幻师幻为隐现，诸法生灭亦复如是。而此生灭即无生灭，以无生灭是则平等。菩萨修此平等，便能证得无上菩提。”

智上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于此菩提云何证得？”

文殊师利言：“此菩提者非是可得，亦非可坏，非可住著。”

智上白言：“而此菩提非以住得，非不住得。何以故？以彼法性本来无生，非曾有，非当有，亦非可坏，是故无得。”

文殊师利谓智上等诸菩萨曰：“云何名为说一相法门？”

弥勒菩萨曰：“若有不见蕴、界、处，亦非不见，无所分别，亦

不见集散，是名说一相法门。”

师子勇猛雷音菩萨曰：“若不作种种分别，此是凡夫法，此是二乘法，此则不违法性，入于一相，所谓无相，是名说一相法门。”

乐见菩萨曰：“若有修真如行，而亦不作真如之想，于此甚深无所分别，是名说一相法门。”

无碍辩菩萨曰：“若能究竟尽于诸法，亦以此法为他演说，是名说一相法门。”

善思菩萨曰：“若以思议入不思议，此不思议亦不可得，是名说一相法门。”

妙离尘菩萨曰：“若有不染一切相，亦非染非不染，无违无顺，亦无迷惑，非一非二亦非种种，不取不舍，是名说一相法门。”

娑竭罗菩萨曰：“若有能入如海难入甚深之法，而于此法亦不分别，虽为他说而无说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月上菩萨曰：“若于一切众生，心行平等，犹如满月，无众生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离忧闇菩萨曰：“云何拔众生忧箭？谓我我所，是彼忧根。若能住我我所平等，是名说一相法门。”

无所缘菩萨曰：“若不攀缘欲界、色界、无色界、声闻法、缘觉法及诸佛法，是名说一相法门。”

普见菩萨曰：“若说法时应说平等法，谓空法平等，亦无空想及平等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净三轮菩萨曰：“若说法时应净三轮，谓所为、众生、我不可得，亦不分别自为法师，于所说法而无住著，如是说法，是名说一相法门。”

成就行菩萨曰：“若有能说于一切法修平等行，所知如实，非文字说，以一切法离言说故，是名说一相法门。”

深行菩萨曰：“若有能说了达一切甚深之法，亦不见彼能说、所说及与所为，是名说一相法门。”

如是无量诸菩萨等，各以辩才演说一相法门。说此法门时，三十七亿菩萨，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那由他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七千比丘，不受诸法，尽诸有漏，心得解脱；九十六那由他诸天及人，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佛寿命及菩萨众，其数几何？”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师子勇猛白文殊师利言：“仁者，久如当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虚空界为色身时，我乃当得无上菩提。若幻人得菩提，我乃当得。若漏尽阿罗汉即是菩提，我乃当得。若梦、响、光影及以化人得菩提时，我乃当得。若月照为昼，日照为

夜，我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之所问，应当问彼求菩提者。”

师子勇猛言：“仁者，岂不求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文殊师利即是菩提，菩提即是文殊师利，所以者何？文殊师利但有名，菩提亦但有名；此名亦离无作故空，而彼空性即是菩提。”

尔时，佛告师子勇猛言：“汝颇见闻阿弥陀如来，声闻、菩萨诸众会耶？”

“唯然闻见。”

佛言：“其数几何？”

答言：“非算数思议之所能及。”

佛言：“善男子，如摩竭国量一斛油麻，举取一粒，喻阿弥陀佛国声闻、菩萨；余不举者，喻文殊师利得菩提时菩萨众会，复过是数。善男子，如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劫，比普见如来寿量劫数，百分、千分、百千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应知彼普见如来寿命，无有算数，亦无限量。如有一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第二、第三人亦碎大千世界以为微尘；复有一人取彼微尘，从此东行过尔所微尘数世界乃下一尘，又过尔所微尘数世界复下一尘，如是次第尽诸微尘；复有第二人，亦持尔所微尘，从此南行如前下尘，次第展转乃至尘尽；西方、北方、四维、上、下，各有一人，所下尘数亦复如是。善男子，是诸世界可知数不？”

答言：“不也。”

佛言：“善男子，如是诸人，于彼十方所经世界，若著微尘及不著者，尽末为尘。于意云何？是诸微尘，可以算计知其数不？”

答言：“不也，世尊。若有计量，心则迷乱，不能了知。”

佛言：“善男子，诸佛如来悉能了知彼微尘数。设过于此，如来亦知。”

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等为求如是大智慧故，于大地狱无量亿劫受诸极苦，终不应舍如是大智。”

佛言：“弥勒，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有于此大智慧中不生欲乐？唯除下劣及懈怠者。”

说此智时，一万众生发菩提心。

是时，佛告师子勇猛言：“善男子，于意云何？如彼十人经十方界尽为微尘，文殊师利当于尔所微尘数劫，行菩萨道。何以故？文殊师利大愿不可思议，趣向亦不可思议，得菩提已寿量亦不可思议，菩萨众会亦不可思议。”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发趣甚大，所修之行亦复广大，乃于尔所微尘数劫，不生疲倦。”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说。于意云何？虚空界有如是念，度于昼夜、时节、岁月、劫数等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善男子，若有觉一切法等于虚空，彼微细智无有分别，亦无是念，度于昼夜、时节、岁月、诸劫数等。何以故？彼于诸法无想念故。善男子，如虚空界无有疲倦及热恼想。何以故？设过恒河沙劫，而虚空界亦无生起，亦无烧灭，非可破坏。何以故？以虚空界无所有故。如是，善男子，若菩萨了一切法无所有已，亦无热恼及疲倦等。善男子，彼虚空名亦无烧灭、热恼、疲倦，亦不动摇，不生不老，不来不去。文殊师利名号亦尔，无有热恼及疲倦等。何以故？名字性离故。”

说此法时，四大天王、释提桓因、梵天王等，及余大威德诸天子等，同声唱言：“是诸众生，闻此法门，获大善利，何况受持读诵！当知彼等所成善根极为广大。世尊，我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广宣流布，为欲护持此深法故。”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若有得闻如此法门，受持读诵思惟，及发如此功德庄严佛刹之心，得几所福？”

佛言：“善男子，如来以无碍佛眼，所见诸佛及彼刹土，若有菩萨以妙七宝满彼诸刹，奉施供养一一如来，各尽未来际，令此菩萨安住净戒，于一切众生得平等心。若有菩萨，于此庄严功德佛刹法门，受持读诵复能发心，随文殊师利所学，行于七步。此二功德，比前七宝布施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等云何奉持？”

佛言：“此法门名为《诸佛游戏》，亦名《诸愿究竟》，亦名《文殊师利功德庄严佛土》，亦名《令发菩提心菩萨欢喜》，亦名《文殊师利授记》，如是受持。”

尔时，十方诸来菩萨，为欲供养此法门故，而雨众华，赞言：“希有世尊！希有世尊！我等乃得闻是不思议文殊师利师子吼庄严法门。”时诸菩萨说是语已，各还本土。说此法时，恒河沙等菩萨得不退转，无量众生善根成熟。

尔时，文殊师利即入菩萨出生光明普照如幻三昧；入三昧已，令此众会普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一一佛前皆有文殊师利说自佛刹功德庄严。众会见已，于文殊师利殊胜大愿，生希有心。

佛说是经已，彼一切菩萨，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六十一卷～第七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一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国尼居陀林，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其名曰：优楼毗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摩诃迦葉、舍利弗、大目揵连。一切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其心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大龙象，所作已办，皆弃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于正教中心得善解，于一切法心无所碍，到于彼岸；自得解脱、解脱眷属，自得调伏、调伏眷属，自得寂定、寂定眷属，自得度脱、度脱眷属，已到彼岸、彼岸眷属，已到陆地、陆地眷属，自得安隐、安隐眷属，自得寂灭、寂灭眷属，自破烦恼、破烦恼眷属，自得沙门、沙门眷属，自得息恶、息恶眷属，自婆罗门、婆罗门眷属，自除恶法、除恶法眷属，自了知诸法、了知诸法眷属，自能得度、能度眷属，自具诸德、具诸德眷属，自无烦恼、无烦恼眷属，自离五支、离五支眷属，自得离障、离障眷属，自得静意、静意眷属，自具六通、具六通眷属，自离憎爱解脱、离憎爱解脱眷属，自守护一心、守护一心眷属，自念门具足、念门具足眷属，自依四依、四依眷属，自离种种诸见、离种种诸见眷属，自弃诸希望、弃诸希望眷属，自得尽行、尽行眷属，自得事讫、事讫眷属，自修、自修眷属，自无浊念、无浊念眷属，自断有觉、断有觉眷属，自倚身行、倚身行眷属，自得乐不动、乐不动眷属，自心善解脱、心善解脱眷属，自慧善解脱、慧善解脱眷属，自得贤圣、贤圣眷属，如是等比，得离枝叶除去皮肤，唯有心实坚固而住。

尔时，世尊于其后夜露地而坐，时比丘众四面围绕。尔时，世尊默然而住，观比丘众，告诸比丘：“汝等诸人，访觅一人堪能往化净饭王者。”

尔时，慧命阿若憍陈如，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便作礼，白佛言：“世尊，我当往化净饭王耶？”

佛言：“汝止！憍陈如，汝今具足大师之德，不应往彼。”

时，有慧命婆涩摸及大名耶输陀、优楼毗螺迦葉、摩诃迦葉、舍利弗、大目连等，各白佛言：“世尊，我等堪能往化净饭王也。”

佛告摩诃目连：“汝等且止！汝等皆悉具足大师尊重之法，不应往化。”

尔时，大德摩诃目连，即作是念：“世尊，今者欲令谁往化净饭

王耶？”

尔时，目连即入如实三昧；以三昧力庄严其心，即得见佛意之所念，在于慧命迦卢陀夷，欲令往化净饭王耳！譬如重阁楼窗之中，日从东入，光照西壁；如是目连见世尊心，专在迦卢陀夷，欲令化王，亦复如是。

尔时，慧命目连即从定起，往迦卢陀夷所，到已白言：“世尊心念，知汝堪能往化净饭王。迦卢陀夷，汝今应当发大勇猛速往化王。”

目连作是语已，时慧命迦卢陀夷，白目连言：“凡庶难化，何况国王！何以故？刹利种姓灌顶大王，有自在力，难可化故。大目连，譬如聚积众柴，若二、若三乃至千载，如此柴聚经多年岁甚大干燥。于时有人，放火烧之，成大火聚。于意云何？此之火聚，宁为大不？”

目连言：“甚大！”

“若复有人更以无量酥油溉灌，此火增盛不？”

大目连言：“转炽倍盛！”

“于意云何？此火可近不？”

目连言：“难可得近。”

“如是，大目连，刹利种姓灌顶大王，难可教化，不可得近，亦复如是。大目连，譬如狂象之牙可触以不？”

目连言：“不可触也。”

“如是，大目连，灌顶刹利难可教化，亦复如是。”

时，慧命目连复白优陀夷言：“世尊心念，知汝堪能往化净饭王也。”

优陀夷复白目连言：“世尊实垂顾念，谓我堪能往化净饭王耶？”

目连答言：“世尊实诚念汝，谓汝堪能教化父王。”

尔时，世尊自告优陀夷言：“优陀夷，汝可入城教化父王。何以故？唯我与汝堪能教化净饭王耳！优陀夷，我诸声闻弟子之中，汝能教化诸邑聚落最为第一。”

尔时，世尊即以偈颂，告优陀夷言：

“谛听优陀夷， 汝能善教导，
必令释种喜， 往化最胜王。
王今受悟时， 兼利诸天人，
必得到彼岸， 汝当速往化。
释种净饭王， 今怀恨乱浊，
住念慧不行， 犹如坠高崖。
恋惜子高位， 慧心尽迷没，
如商失重宝， 追念生大苦。
如天坠宫殿， 追恋五欲乐，

未知佛正法， 悲哀大恼乱。
自念失七宝， 及与人四道，
忆此圣王位， 口出非法言。
王时悲乱言， 不觉己及他，
如夺精魂鬼， 执持于人身。
犹在鸡罗山， 一切无所见，
如是恼恨障， 应见不复睹。
亦如睡眠死， 己心不自了，
忧恨迷惑障， 王不识自喜。
如妇夫婿亡， 悲泪生忧悔，
王今痴恼乱， 哀恋生大苦。
汝具巧方便， 往化净饭王，
摧倒邪慢憧， 当建正法灯。
更无有能化， 净饭大王者，
唯汝优陀夷， 过去曾同行。
优陀夷当知， 曾有大国王，
名曰增长实， 声名震十方。
如法作国主， 一切皆归化，
能以正法治， 王领四天下。
城邑悉满中， 华果香园苑，
多诸贤圣众， 无有杂恶人。
芳林甚稠密， 地净无棘刺，
多饶净妙等， 华池庄严好。
人民广殷盛， 弃恶常善住，
闭诸恶趣门， 必升妙天道。
彼王昔有子， 曾广供养佛，
备修诸善根， 具足诸功德。
名曰妙坚惠， 亿众所供养，
常见色欲过， 弃家乐闲静。
父王敕子言： 汝可受五欲，
婇女自娱乐， 游观宝宫池。
我今为汝办， 玩弄无乏少，
云何不爱乐？ 汝当说其意。
知诸趣善妙， 汝爱宝宅中，
女宝常围绕， 妙境甚可乐。
诸仙处闲林， 犹舍退还家，
受诸色欲乐， 况汝无乏少！
婇女众围绕， 王臣皆随从，
台馆若天宫， 应受五欲乐。
诸女甚端正， 美丽若天人，

善奏歌舞乐， 可以自娱意。
目如优波叶， 唇赤若含丹，
面满广黛眉， 平额姝咽颈。
膺平缺骨满， 臂如象王鼻，
掌如莲华色， 指圆[月＋庸]纤好。
舌薄广红赤， 美言若甘露，
齿素利齐密， 珠璎宝衣服。
脐深腹不现， 脊如金刚杵，
髀股佣圆直， 伊尼鹿王[跳-兆＋專]。
行步如鹅王， 皆各瞻视汝，
盛年甚可爱， 堪能存后嗣。
汝及众丽人， 犹如春华开，
盛年色未退， 应当速受乐。
坚慧白父王： 王言非正理，
若有如法语， 所敕不敢违。
王听我今说， 乐善真实语，
乃至于梦中， 不起淫欲想。
父王今此言， 智者所不许，
愚者乐此事， 明人常所厌。
何故明目人， 而羡盲瞽导？
岂有岸上人， 反乐沉溺者？
何有解脱人， 而复乐牢狱？
岂有安乐人， 钦羡众苦者？
我意观父王， 如盲溺狱者，
如梦受五欲， 复为欲所溺。
父王如盲冥， 我目见殊胜；
王为欲所漂， 我今甚厌贱。
欲如毒药器， 亦如毒蛇头，
如利刀剑槊， 亦如大猛火。
王臣劝化时， 坚慧悉不许，
捐亲及国土， 弃欲而出家。
如蛇脱故皮， 亦如弃涕唾，
远离于过恶， 绝望永出家。
坚慧舍俗时， 臣子随出家，
其人名月施， 弃欲随坚慧。
童子出家已， 并及大臣子，
成就四梵住， 具足五神通。
深见五尘过， 超绝于欲界，
转正妙法轮， 直生梵天上。
童子出家已， 父王起嫌恨，

月施诣王所， 善化令王喜。
优陀夷当知， 昔时坚慧者，
远离于五欲， 今即我身是。
优陀夷当知， 彼时增实王，
岂为异人乎？ 净饭王是也。
优陀夷当知， 随我出家者，
月施汝身是， 亦曾化增实。
是故优陀夷， 今应化父王，
必有大利益， 昔曾教化故。”

尔时，慧命优陀夷受佛教已，默然许可。时，优陀夷过夜晓已至于食时，著衣持钵入迦毗城。时，有释种一千余人，集在王门皆有所须。时，净饭王闻佛如来到迦毗城在尼居林，起嫌恨意：“此儿出家，退我种族富贵大乐。如其在家，应绍金轮王四天下，如法统领，民无逆命，七宝具足。其七者何？一曰、轮宝，二曰、象宝，三曰、马宝，四曰、摩尼宝，五称、女宝，六曰、主藏臣宝，七称、导师宝。具足千子，勇健难当，颜容美妙，能摧强敌，护四天下，不以刀杖料理国土，如法治正自然泰平。我得轮王自在快乐，彼应尊重供养于我；以儿出家故，所应得者悉皆坠落。”作是念已，敕诸释种：“一切不得至我儿所敬信听法。若有犯者，当斩其首。”

时，有释种名曰喜面，不在众中，不闻王教，见优陀夷即往其所，稽首白言：“善来尊者，得平安耶？世尊安乐，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在路不疲，供馔不乏也？”

时，优陀夷报喜面言：“如来安乐，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在路不疲，饮食无乏。”

时，有释种名曰善觉，见喜面共优陀夷在屏处语，亦诣其所，白言：“大德，自远而来，比康吉耶？世尊起居安乐，少病少恼，在路不疲，供馔无乏耶？”

优陀夷答言：“如来圣御安乐，在路不疲，无所乏少。”

尔时，复有二释种，一名无忧，二名离忧，见喜面、善觉共优陀夷在于屏处，亦复弃众往诣其所，白优陀夷言：“善来至此，气力好耶？世尊起居安乐耶？远涉途路得无疲耶？”

优陀夷报言：“如来圣御安乐，涉路不疲。”

时，二释种重白言：“如来途路，何故无乏也？”

优陀夷报言：“以四天王及天帝释、诸梵天王常来供养，故无所乏。”

时，诸释种俱白优陀夷言：“我等今欲诣佛至世尊所供养听法，恐不获遂。何以故？净饭大王向有敕旨敕诸释种：悉皆不听至佛所供养听法，如有犯者，当斩其首。虑王宪故，不得礼拜供养听受正法。”

时，优陀夷闻此语已，知其父王有大怨恨："我今作何方便至王所也？"作是念已："我当举高七多罗树，于虚空中结跏趺坐至于王所。"

尔时，慧命优陀夷，即入如实三昧，以其三昧庄严其心；复以神力，举高七多罗树，于虚空中跏趺而坐，飞空往诣净饭王所。

时，王遥见优陀夷，以神通力于虚空中跏趺而来，从座而起，合掌恭敬，向优陀夷而说偈言：

"染服大师从何来？ 成就威仪难见者，
若有所须愿速说， 我今诚心必奉给。"

尔时，慧命优陀夷，以偈答曰：

"我是大王子之子， 大王即是我祖父，
我为如来行乞食， 得食奉送大善逝。
大王今日获善利， 王儿人天最尊上，
威德光明照十方， 犹如秋月日中时。
如日处空离云雾， 光明晃曜普皆照，
如是最胜王圣子， 威德光显闻十方。
犹如秋日初出时， 蔽诸萤火光普照，
如是最胜王圣子， 伏诸外道独显曜。
犹如日中盛隆炽， 凌于星辰故不现，
如是最胜王圣子， 降伏外道自光显。
犹如日中凌月明， 令月失光明不现，
是王圣子伏外道， 如日盛明月隐照。
如禽兽闻师子吼， 水陆空行散还穴，
惊奔逃走迷诸方， 以师子声难忍故。
大圣如来震吼时， 邪外道闻无我声，
假使无知至有顶， 闻此无我皆悉怖。
盲冥愚痴人天中， 有目如来示明炬，
为作明灯除愚闇， 兴举无上智光轮。
显示邪正等不等， 教导世间道非道，
为失路者示其路， 拔欲淤泥置岸上。
如兴云荫覆枯池， 注雨充足原隰满，
如是大王仙圣子， 兴建法雨润人天。
如水沾地及山川， 并诸百卉丛林树，
药草条茎及枝蔓， 诸华蓊蔚遍山好。
如是十力四无畏， 具足十八不共树，
一切智果华庄严， 王仙圣子微妙身。
如须弥山处大海， 严好不动天乐居，

如斯善逝大王子，沙门海中最第一。
忉利天主舍脂夫，于天众中奇特妙，
如斯世尊大王子，沙门众中最殊妙。
吼说秘奥甚深法，以悲鬘电遍一切，
如来龙王降法雨，念处池水细注下。
持戒威德如日轮，以三昧力除恼闇，
智慧光灭烦恼爱，大牟尼日照世间。
具足念处摩尼宝，戒定船筏渡彼岸，
觉支宝矿禅浩满，复求毕叉入佛海。
清净戒根坚难动，三昧树叶念处枝，
七觉华空坚树身，无我坚固成佛树。
戒林中行大力者，三昧调伏德山依，
三解脱门为境界，佛十力牙是王子。
正见无著牟尼尊，能降强敌胜牛王，
恐怖种种诸外道，是大王子无畏吼。
尸罗德藏妙庄严，禅定寂灭无量衣，
具智牟尼解脱境，能施财物如长者。
远离诸恶集诸善，灭诸烦恼善慧根，
慧施天人修罗等，光明晃曜王圣子。
戒云空慧以为电，八支细雨能润泽，
牟尼能与胜苗子，王子犹如大龙雨。”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胜士得来安乐耶？至于饮食无乏少，
身无疲劳床卧具，如华在岸不蔫萎？”

尔时，优陀夷以偈答曰：

“禅定境界具神力，身心安乐遍充满，
牟尼神虑依寂止，犹如金莲不枯燥。”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昔以旌鼓自惊悟，美音筝笛及箫瑟，
妙好伎女以自娱，今独林中不苦耶？”

尔时，优陀夷以偈对曰：

“禅定寂定为境界，巧能修学三昧乐，
行住坐卧依诸善，心常喜乐无苦恼。”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无价宝床常安卧， 眠时美女众在侧，
　周围广设明灯树， 如何闇卧不怛戚？”

尔时，优陀夷以偈答曰：

“牟尼眠时卧圣床， 慈为毡褥悲乐枕，
　佛住喜心常怡悦， 舍三有趣不怛戚。”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诸健释种常围绕， 博达多闻以为伴，
　殿舍天宫中长养， 如何今日乐林间？”

尔时，优陀夷以偈对曰：

“如法生子恒现前， 同修寂止在其侧，
　心好闲林修诸定， 离畏导师乐山林？”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童子昔日在宫时， 以天浴池而澡沐，
　亦用香泽涂其身， 今在林中谁为洗？”

尔时，优陀夷以偈对曰：

“诸法池水戒善岸， 牟尼自浴并浴他，
　己及诸子浮不湿， 自度以讫及群生。”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昔种种香常熏体， 金线真珠以严身，
　常著天子妙衣服， 今在林间用何饰？”

尔时，优陀夷以偈对曰：

“功德鬘严戒香熏， 禅定璎珞惭愧衣，
　通明解脱自庄严， 光明威德曜林中。”

尔时，净饭王以偈问曰：

“昔以刀剑弓箭矛， 健士执持常防卫，

亦用宝盖恒覆荫， 今独林中谁守护？”

尔时，优陀夷以偈对曰：

“慈悲忍辱自防卫， 声闻弟子眷属力，
以功德法定无怖， 十力雄猛四无畏。”

尔时，净饭大王以偈赞曰：

“善哉善说我子德， 久修善法不退转，
汝进食讫将饭去， 我亦往诣牟尼王。”

尔时，优陀夷复白王言：“大王，婆伽婆是大众师，善御群生；是大仙人，能善安住沙门众中；沙门中王，光明普照。譬如十五日夜，净月圆满，众星围绕，光明甚盛照耀一切；世尊亦尔，在沙门众中光明照耀，亦复如是。譬如秋日，在于空中无诸云翳；彼婆伽婆亦复如是，在大众中光明照耀，亦复如是。譬如帝释，天中之王坐善法堂，诸天之中光明显赫；彼婆伽婆在于众中，光明晃曜，亦复如是。譬如须夜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在天众中光明显耀，威德独尊；彼婆伽婆于沙门众中，威德显赫亦复如是。犹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与百亿梵众之所围绕，光明晃耀，威德独尊；彼婆伽婆在沙门众中，光明显赫，威德尊胜，亦复如是。”

尔时，净饭王闻说婆伽婆道德已，心作是念：“此乃世尊声闻弟子，犹有如是大神通、大威力、大功德，何况如来！”复念太子本生之时，大地六种十八相动，动、遍动、等遍动，踊、遍踊、等遍踊，吼、遍吼、等遍吼，震、遍震、等遍震，起、遍起、等遍起，觉、遍觉、等遍觉；放大光明，无人扶持行于七步；空中二道流水注下洗浴其身；自然而有真金圣座，于虚空中化成天盖，诸天礼拜；乃至未出家时，不为五欲之所迷惑；凡有所作，决定不退，随说能作；一切时中坚固大力，不作妄语，不违信行，本作是言：“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度己讫，复当度王。”

时，王念佛为菩萨时本誓愿故，说是偈言：

“若有初生已， 明智言不虚，
所说事不异， 智者谁不信？
若有初生时， 世亲说无等，
必作天人尊， 智者谁不信？
若有不能惜， 宝聚如雪山，
离于贪吝者， 智者谁不信？
若能于梦中， 不作虚妄语，
如说如修行， 智者谁不信？

如刀剑之语，不能恼令瞋，
离于忿怒事，智者谁不信？
无有能欺者，贪瞋亦不染，
具足智慧王，智者谁不信？
一切妙五欲，及以种种报，
无有能系缚，智者谁不信？
种种希有事，及以众妙物，
无有能怖畏，智者谁不信？
以诸美妙言，明人善巧说，
无有能惑缚，智者谁不信？
以诸顺义语，诸欲决定句，
于此不能缚，智者谁不信？
以诸军驾力，及以种种护，
能出于妙城，智者谁不信？
弃舍妙欲乐，为求甘露行，
希望于菩提，智者谁不信？
六年修苦行，勇猛无能当，
求于胜菩提，智者谁不信？
六年粗少食，求于胜菩提，
利安诸世间，智者谁不信？
六年为魔扰，相续求短缺，
不能得其便，智者谁不信？
远离五欲过，不求于他物，
常利益世间，智者谁不信？
不从他闻法，自然成菩提，
寂定难可觉，智者谁不信？
梵天自劝请，勤求佛世尊，
如请而演说，智者谁不信？
哀怜愍我故，来到尼俱园，
为度诸释种，智者谁不信？
如来自度已，度我于有海，
忆念本誓愿，智者谁不信？
今正得利时，知佛一切智，
为怜愍我故，智者谁不信？
我今当往诣，见人导师身，
作是思念时，自省是人王。”

尔时，净饭王久思量已，白慧命优陀夷言：“比丘，汝今至此，更何所须？”时，优陀夷以偈答言：

“本为利益大王故， 我今乘通来至此。
若于十力起一信， 男女皆得趣善道，
十力功德无边际， 大仙为诸释种来。
欣欣之事今方至， 人主应当发信心，
大王名称必增长， 遍满三千大千界。
汝子既是人王藏， 具足十力慈悲心，
游行十方心无碍， 如华在水不染著。
自度四流诸有已， 亦度人天四瀑河，
安置无畏洲岸上， 大王应当信导师。
拔去四流三毒箭， 亦降群生胜医师，
于众医中最尊上， 大王应当深敬信。
亦能降伏诸军众， 魔王眷属恶亲党，
证于寂灭妙菩提， 大王应当深敬信。
诸人天王咸劝请， 为度众生说妙法，
敷演无上甘露药， 人中牛王应当信。
隐蔽一切外道众， 转过称量妙法轮，
化度无量亿众生， 大雄人王应当信。
无明厚覆黑暗中， 自眼清净复净他，
说法能除诸盲翳， 大雄人王应当信。
老病死畏逼迫者， 说除老病不死法，
令世间众升善趣， 大雄人王应当信。
三火所烧世间众， 如地洞燃以水灭，
说于八正圣为人， 大雄牛王应当信。
除断三秽吐诸恶， 能离世间三垢浊，
游行十方甚奇妙， 勇猛牛王应当信。
如父爱子愍世间， 十力大慈心普润，
起大悲愍度众生， 勇猛牛王应当信。
难调能调婆伽婆， 所应度者今悉度，
能灭炽然诸烦恼， 勇猛大王应当信。
众生堕于三有海， 犹如船舫能济渡，
十力大悲救世间， 勇猛牛王应当信。
无量功德端正身， 大悲游行化世间，
令久浊心得清净， 勇猛大王应当信。
如摩尼宝澄清水， 游行世间净众生，
除断群迷竞乱浊， 勇猛大王应当信。
如摩尼珠性清净， 能令智者心欢欣，
世尊离恶心皎洁， 令诸明人欣慕乐。
于世间最起信心， 能使天人离苦担，
舍诸有趣得寂灭， 勇猛大王应当信。
功德聚中说少分， 如在虚空鸟一迹，

佛功德岸我不知，大王应当深敬信。”

尔时，净饭王闻慧命优陀夷善说世尊为菩萨时所修功德，即自念知如来本誓：“我得度已，必当度王。”如是念已，深生敬信，复白慧命优陀夷言：“比丘，汝今即是我子之子。汝可食竟，速还佛所，将食奉佛。我今亦当往见世尊。”

尔时，慧命优陀夷，知净饭王得于敬信，饭食已讫，即持肴馔，奉上如来。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优陀夷教化净饭王得于正信。诸比丘，今日诸天世人大得利益。”

尔时，世尊赞叹优陀夷言：“善哉！善哉！汝于今日得大福德，以净饭王得敬信故。”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迦卢陀夷化净饭王，所得功德若是色者，十方世界恒沙佛刹所不容受，以功德聚广大无量故。”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二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二净饭王诣佛品第二

尔时，世尊饭食澡手，洗钵器已，现其瑞相。即时，毗沙门天王，以无量那由他百千亿众夜叉围绕，譬如壮士屈申臂顷，一念之中从天宫没，佛前而现，头面礼足，住立北方，于虚空中夜叉大众前后围绕，合掌恭敬佛及众僧。提头赖吒天王，以无量百千那由他乾闼婆众前后围绕，亦如壮士屈申臂顷，从天宫没，于如来前，头面礼足，住在东方，于虚空中恭敬世尊及比丘众。尔时，毗楼勒叉天王，以无量百千那由他鸠槃茶众之所围绕，亦如壮士屈伸臂顷，从天宫没，在于佛前，头面礼足，住于南方，在虚空中合掌恭敬如来及比丘众。尔时，西方毗楼博叉天王，以无量百千那由他诸龙前后围绕，亦如壮士屈伸臂顷，从天宫没，于如来前，头面礼足，住在西方，于虚空中合掌恭敬如来及比丘众。释提桓因天王亦复如是，无量那由他百千围绕，从三十三天没，住于佛前，头面礼足，于虚空中恭敬如来及比丘众。夜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光音天王、遍净天王、广果天王、净居天王，各以无量百千那由他天众之所围绕，于彼天没，住于佛前，头面礼足，在虚空中恭敬如来及比丘众，亦复如是。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六十那由他眷属前后围绕，犹如壮士屈伸臂顷，于自宫没，住于佛前，头面礼足，现恭敬相，却住一面。金翅鸟王亦与八万六千迦楼罗众眷属围绕，于自宫没，住于佛前头面礼足。及诸外道其有八亿，从诸方来，而说偈言：

“于净虚空中， 十五夜满月，
超过诸星众， 光明独显耀。
佛如净月轮， 灭闇除三垢，
能超诸外道， 犹如空中月。
秋日千光明， 能除诸暗冥，
超出明月光， 开布莲华池。
佛光过于日， 普照大千界，
如来能开现， 声闻莲华林。
天主憍尸迦， 住在善法堂，
出过诸大众， 金刚杵光耀。
十力功德山， 两足尊胜王，
超过诸外道， 犹如释天王。
须夜摩天王， 天众所供养，
住在天众中， 光赫坐宝座。
十力无边威， 超过恶道趣，
无畏光明德， 显说八正道。
如兜率天王， 在宫众围绕，
超过诸天众， 宿善而光耀。
调御天人师， 八部所供养，
超过诸世间， 无畏显说法。
如化乐天王， 在于天宫中，
超过诸天众， 功德独光显。
佛超诸世间， 离浊出三界，
能调未调王， 具十力光照。
如自在天王， 住居天宫中，
超过诸天众， 宿善而晃耀。
如是佛光明， 具足十力行，
超过天人众， 本善功德故。
如大梵天王， 超过诸梵众，
光耀说甜美， 显于八正路。
如来胜梵天， 沙门众中王，
光明照三界， 转于四谛法。
知见众集已， 天人龙听法，
人中最胜王， 吐宣八正语。
虚空可度量， 海可瓶量尽，
须弥山可称， 佛德难可知。”

尔时，净饭王白释种言：“诸人者，如日欲出先现瑞相，所谓明星出时，当知日出不久；迦卢陀夷亦复如是，于佛如来一切种智先现瑞相。比丘所说如来功德，即是一切智相。诸仁者，速办好乘，我当

往诣至如来所。”

时，释种臣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时。所须之具，今悉已办。”

尔时，大王敕诸臣言：“从迦毗罗城乃至尼俱陀林，于其中间精治道路，以好软沙遍布其地，散种种华，悬诸缯彩，作唱伎乐种种歌舞。”

尔时，大王乘好车乘，出迦毗罗城，诣尼俱园。于彼乘后，有八万白象，以种种宝间错庄严。于其象上，各立七宝殿堂，甚奇微妙。于其象后，各严八万宝马。于其马上，各有金幢。其马及幢，各以七宝庄严，微妙第一。是时，城中有无量人严饰车乘，诸所服饰青马、青车、青盖严饰，执持青刀，衣服皆青，鞍韂鞦辔悉亦青色，各持青幢；一一车后，百青衣人之所围绕。复有释种等，各各严饰种种好车，青黄白赤杂色庄严，杂色车马杂色严饰；一一车马皆有百人，杂色庄严，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遥见王来，告诸比丘：“汝若欲见三十三天游戏众者，当观释种出迦毗罗城。何以故？释种游行与天无异故。”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其迦毗罗妙城中， 净饭大王及眷属，
最胜人王今方至， 谛听谛听我当说。
象马车乘过百千， 种种庄严甚殊妙，
从迦毗罗而引出， 人王宝藏及诸乘。
青马青车青庄严， 将从衣服悉青色，
靴帽刀拂咸亦青， 青鞭青辔青铃网，
青衣人持青幢盖， 人马皆青甚殊妙。
黄马黄车黄庄饰， 将从衣服悉黄色，
靴帽刀拂皆亦黄， 黄鞭黄辔黄铃网，
黄衣人持黄幢盖， 人马皆黄甚殊妙。
赤马赤车赤庄饰， 将从衣服悉赤色，
靴帽刀拂皆亦赤， 赤鞭赤辔赤铃网，
赤衣人持赤幢盖， 人马皆赤甚殊妙。
白马白车白庄严， 将从衣服悉白色，
靴帽刀拂皆亦白， 白鞭白辔白铃网，
白衣人持白幢盖， 人马皆白甚微妙。
杂色车马杂庄严， 将从衣服悉杂色，
靴帽刀拂皆亦杂， 杂色鞭辔杂铃网，
杂色衣人持幢盖， 人马皆杂甚微妙。
彼诸车后庄严象， 其数足满八十千，
金鞍金韂金庄饰， 象背皆有七宝殿。
种种庄饰妙龙马， 其数亦满八十千，

七宝庄严甚奇丽， 众妙服饰从车后。
以诸妙华散御路， 用五种香熏其地，
悬诸瓶香并缯彩， 壮士戏人歌舞辈，
种种庄严遍其路， 作诸音乐从王后。”

尔时，净饭王及诸侍从，至尼俱树园，下车而入，步众导从前后围绕。

尔时，世尊知父王心深生怨恨，为度王故，过于人上，在虚空中自在游行。如来行时，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在如来右，释提桓因在如来左，须夜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各各执持种种天盖，供养如来。尔时，毗沙门王、提头赖吒天王，在佛东面，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现恭敬相；毗楼勒叉王、毗楼博叉王，在佛西面，亦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现恭敬相。尔时，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诸天子等，在虚空中，雨天优钵罗华、栴檀末香、曼陀罗华，作天伎乐及以歌舞；复于虚空中雨诸香水，从昔以来未曾见闻，优钵罗华、旃檀香末，供养如来。尔时，世尊示现神通，以通力故，令人见天差别之相。

时，净饭王见诸天子供养如来，生希有心。复见严饰七宝重阁满虚空中，见已作是说言：“如来本昔作童子时，不以四天下转轮圣王生于顾恋。何以故？今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为大法王，统领天人，富贵自在。今此世尊为正法王，我今于此为人围绕，世尊乃有天人侍卫。”

尔时，净饭王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头面礼足，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初生之时，无人扶持而行七步，观察十方而作是言：‘我于世间最尊最胜，当得度脱老病死边。’我于尔时头面礼世尊足。复于后时，至于田村阎浮树下坐于清凉，日虽西移，影初不动；复有六天童子，合掌作礼在如来前，我于尔时头面作礼大牟尼足。我今第三复亦头面礼世尊足。”

尔时，净饭王而说偈言：

“两足世尊初生时， 无人扶持行七步，
自说我于世最胜， 尔时我礼明智者。
牟尼踰城至田村， 阎浮树影荫不移，
六天童子修供养， 我时复礼世应供。
今是第三稽首礼， 恭敬怜愍世间尊，
堪受人天微妙供， 世无如佛何有胜？
世尊本号悉达多， 字为父母所喜乐，
始知如来名称实， 得愿满足获甘露。”

尔时，欲界诸天与世尊敷师子座，以天妙衣敷在座上及尼俱园，复以天劫波树衣弥覆虚空。尔时，世尊从空而下，在师子座跏趺而坐。时，净饭王及诸眷属，头面礼足，退坐一面。欲、色二界诸天子等，亦头面礼足，于虚空中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净饭大王及眷属， 来诣世尊设供养，
从迦毗罗妙城出， 趣尼俱陀可乐园。
佛与无量众围绕， 阿修罗王及龙王，
鸠槃荼王金翅王， 乾闼婆王并眷属，
夜叉大王鬼神众， 紧那罗王悉皆集。
欲界天王并天子， 一切皆生欣喜心，
六欲诸天既如是， 梵辅梵身梵天众，
遍净诸天并眷属， 乃至广果净居天，
沙门大众婆罗门， 僧佉卫世尼乾子，
及余一切诸外道， 修行种种异术士，
斯等诸方皆来集。 如来示现自神力，
令净饭王及释种， 获得信心欣喜成。
如来普为一切众， 以微妙语善义句，
世尊意在净饭王， 现化种种胜神力。
王本不许佛出家， 相师本昔相童子，
在家必作转轮王， 无量亿众所供养。
满足圣王七种宝， 亦复具有四神通，
如法正治护国土， 王四天下刹利王。
尔时菩萨发是言： 我昔无量那由劫，
于一切时常实语， 大王谛听我今说。
大王昔来于我所， 实自初无信敬心，
欲以轮王令我作， 以四天下生恋惜。
譬如本昔有通龟， 随海水潮在陆地，
其海潮水回还去， 龟便坠堕深井中。
井中旧鳖问海龟： 汝本何处今至此？
广智海龟答井鳖： 我遇海潮坠此井，
其海潮水还源时， 我行迟迟遂不及，
以斯我今失时节， 堕此小井共汝住。
井鳖复问海龟言： 其海多少井中水，
岂复宽广于此耶？ 为大为小愿速说！
广智海龟答井鳖： 无智住人穿凿处，
我于大海水中居， 在彼经历多年载，
犹尚不知海处中， 况复了达其彼岸？
如是大王都不知， 我之神通威德力，

欲以轮王四天下， 世间势贵恋惜我。
我今现作法轮王， 统领三千大千界，
如法正治离刀仗， 得于八部最胜供。
我今称颂昔日言， 故来应现此大众，
以神通力修其心， 用慈悲念召集众，
一切诸有皆云会， 莫不为王得净信。”

阿修罗王授记品第三

尔时，世尊现其瑞相。以是相故，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作是念言：“我今最初供养世尊。”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其徒众六十那由他，婇女眷属亦六十那由他，以其海中无价宝珠及余海中所无悉采供养。尔时，阿修罗王化作六十那由他七宝车，一一宝车复化六十那由他调顺之马，一一调马复化七宝铃网庄饰马上，复化真金铃钏以饰马脚，一一马亦复化作七宝缠髻騣尾，一一调马复以真金鞦辔。彼诸调马皆以七宝为角。彼诸调马车上七宝庄严轩盖，皆用七宝在虚空中，随车行住。一一轩盖皆悬七宝旒苏铃带，一一轩盖皆化宝网弥覆其上。彼诸车马轩盖铃网，为风所吹出微妙音夺人视听，犹如善击百伎音乐出种种声，令人喜乐夺人心意。一一宝车在虚空中，去地六十由旬。一一车后作诸音乐。一一车上皆有阿修罗女，种种严饰在其车上。是诸女等，或有立舞，或有坐舞，或有唱歌，或身动转，或散栴檀末香，或散优钵罗末，或雨沉水末，或雨多摩罗拔，或雨天诸末香，或散阿修罗香末，或雨金末，或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波卢沙迦华、摩诃波卢沙迦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波吒梨华、摩诃波吒梨华、质多罗波吒梨华、摩诃质多罗波吒梨华，悉皆化作用供养佛，或散金华、银华、毗琉璃华、玻瓈华、赤真珠华、玛瑙华、砗磲华，或持七宝以散世尊。有散衣服，或以手环、臂脚钾钏、宝冠、宝鬘庄严之具，金锁、银锁、真珠、绳贯，或长或短，或有七宝项巾及诸璎珞金银耳珰，或以七宝盛发之袋以散于佛。或以顶鬘在臂铃钏动摇发声，或以七宝填鬘以金庄严，或以金填七宝庄严，有执金网，有捉金旒苏，有持摩尼旒苏，有持真珠旒苏，或持金盖、银盖，或持毗琉璃盖，有持七宝盖者，或持种种宝幢，或持种种色幡，或雨香水者，皆为供养佛故。或有合掌说偈赞叹曰：

“归命丈夫调御师！ 归命丈夫最胜士！
归命丈夫两足尊！ 归命丈夫无等伦！
归命明照世间者！ 归命最上大智海！
归命具足功德林！ 归命最胜微妙山！

归命具足功德聚！ 归命灭除诸烦恼！
归命修诸净行师！ 归命净行无断绝！
归命无依不怯弱！ 归命无懈无悼动！
归命决定发精进！ 归命决定满足者！”

尔时，阿修罗王亦复化作六十那由他七宝帐幕，甚奇微妙杂色庄严。一一帐幕净游之下亦复化作六十那由他七宝大地。彼诸地上亦复化作六十那由他楼橹却敌，七宝合成微妙第一。一一却敌亦复化作六十那由他重阁殿堂，七宝庄严。一一堂殿复有六十那由他门户窗牖，七宝庄饰。一一门户金门银扇杂宝雕饰，其诸门阃一一皆用毗琉璃宝，一一门枢皆用砗磲，复以砗磲为柱，一一柱上以赤真珠以为栌栱，玛瑙为地。其银门者悉用金扇，毗琉璃为阃，砗磲雕镂玛瑙为枢，赤珠为柱，白玉为栱，玻瓈为地。毗琉璃门户，玻瓈为扇，金为门阃，银为户枢，白玉为柱，玛瑙为栱，赤真珠为地。玻瓈门户，毗琉璃为扇，玛瑙为阃，赤珠为枢，以金为柱，银为基栱，白玉为地。玛瑙门户，白玉庄饰，赤真珠宝以为阃扇，银为户枢，琉璃为柱，金为基栱，玻瓈为地。赤真珠户，玛瑙庄饰，白玉阃扇，银为户枢，毗琉璃柱，玻瓈基栱，黄金为地。白玉门户，玛瑙庄饰，金为阃扇，毗琉璃枢，白银为柱，玻瓈为地，赤真珠宝以为基栱。彼诸门户一一户中，化作六十那由他师子之座，七宝合成，以诸天、人、阿修罗衣弥覆其上，或敷迦旃陵伽衣，或敷憍奢耶衣。其座两头置朱色枕。彼诸座前有七宝几，一一几上有于六亿阿修罗王种种衣服，所谓诸天树衣、刍摩罗衣、憍奢耶衣、迦尸迦衣。一一师子座上，各各皆有二修罗女众宝庄严。一一女人皆持七宝多罗树叶，以为其扇。一一座中皆有化修罗子，在于座上两女侠侍，持七宝扇。彼诸门户亦复化作六十那由他七宝幢盖。于金门户化作青幢黄柄，玻瓈间错。于银门户化作黄幢赤真珠柄，白银间错。于毗琉璃门化作赤真珠幢，黄金为柄，玻瓈交错。玻瓈门户化作杂色宝幢，黄金为柄，白银交错。青幢黄头、黄幢青头、赤幢白头、白幢赤头、杂色幢者七宝为头。彼诸宝幕及诸殿堂于虚空中，绕佛三匝。犹如三十三天伊罗婆那龙象在空游行，俱持毗陀罗婆树、梨耶多罗树供养诸天；彼诸帐幕于虚空中右绕三匝，亦复如是。彼诸宝幕却敌之中，及以地上重阁殿堂，有诸门户、师子之座、庄严宝盖、宝幢、幡华，雨天真檀末香、天优波罗末香、沉水末香，复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波吒梨华、摩诃波吒梨华、质多罗波吒梨华、摩诃质多罗波吒梨华、金华、银华、毗琉璃华、玻瓈华一切众宝华，雨金、雨银、雨天树衣。彼诸修罗王子手中悉持如是宝珠，以珠力故，随意所须皆能降雨。

尔时，迦毗罗城四门之外，各各纵广六十由旬，以阿修罗王威神之力，放光遍照六十由旬，上照六万由旬周围遍满供养之具，彼诸浮

游帐幕绕佛而住。时迦毗罗城中积曼陀罗华，举高七丈。天上香水成泥，以佛神力，令其香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住大乘者，彼诸众生闻其香气，乃至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得不退转，况复久修！

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乘七宝车绕佛三匝，以妙天真檀末以散佛上，而说赞曰：

“我今归依婆伽婆， 能施天人无畏者！
归依最胜不可动， 希望无上妙菩提！
我今归依婆伽婆， 心喜不堕三恶趣！
是故我今归依佛， 希求无譬妙菩提！
我今归依婆伽婆， 能除生死大苦海，
能断旷野离恼净， 堪能引导众生师！
我今归依婆伽婆， 以此归依不求生，
老死所逼大苦恼， 世尊为诸天人归！”

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以偈叹佛，右绕三匝。时彼诸马璎珞庄严，彼诸车庄严，彼诸阿修罗、阿修罗女庄严。彼诸幡幢宝盖铃网等，为风所吹，出深妙声，称心夺听，譬如具足百伎音乐，善巧奏击出深妙音、称意音声，甚可听采，夺人耳目。如是诸马庄严璎珞乃至铃网，为风所吹，出微妙音，如巧奏击百种音声甚可爱乐。

尔时，毗摩阿修罗王，绕佛三匝，雨天真檀末香、优钵罗末、沉水末香、多摩罗末、种种阿修罗香末从空而下，雨天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波卢沙迦华、摩诃波卢沙迦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波吒梨华、摩诃波吒梨华、质多罗波吒梨华、摩诃质多罗波吒梨华，复有种种化华，雨金华、银华、毗琉璃华乃至七宝众华从空而下，雨天香水、阿修罗香水从空而下。以香水故，迦毗罗城内外纵广六十由旬，悉成香泥，以其泥香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菩萨闻其香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

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绕佛三匝，以佛神力于虚空中，作天伎乐及阿修罗音声。彼诸音乐以佛神力，其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闻知。所有住大乘者闻其声已，悉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无量百千阿修罗女，或歌或舞，或奏音乐，或身动转，又散天真檀末、优钵罗末、沉水末、多摩罗拔香、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波卢沙华、摩诃波卢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波吒梨华、摩诃波吒梨华、质多罗树华、摩诃质多罗树华、金华、银华、毗琉璃华、众宝杂华，又雨化华以散佛上，又散诸天衣服、臂脚铃钏以散佛上，腰璎珞、手臂璎珞、指环、项巾、七宝之鬘、金锁、银锁、真珠之贯、摩尼璎珞、半月珠璎于两肩上，七宝衣璎、种种宝璎，两耳珰磲、盛发宝袋、庄严顶冠、种种旒苏、

种种香旒苏、种种真珠旒苏、种种摩尼旒苏，或雨天种种宝盖金末香水。又阿修罗女手把赤真珠以散佛上，又捉宝散者，又捉种种珠散者，皆为供养佛故。

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其眷属皆悉相顺，而说偈言：

“我常如是心， 值遇佛世尊，
归依如来故， 未来常供养。”

尔时，波罗陀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等无有异；乘七宝车，右绕三匝，以偈赞佛：

“我礼得实十力士， 亦礼离怖无畏者！
决定得于不共法， 归命导引诸世间！
我礼断除结缚者， 亦礼出离生死道！
我礼到岸住陆地， 将导贫乏众生师！
我礼深智不思议， 与众和合不掉动，
于诸趣中心解脱， 犹如莲华不著水！
牟尼本修诸空法， 离诸简择得无相，
于一切处无所愿， 我礼如空无所依！”

尔时，善臂阿修罗王所设供养广大无量，如毗摩阿修罗王，等无有异；乘众宝辇，右绕三匝，散诸金粟，以偈赞曰：

“大牟尼尊无等伦， 天上天下亦无比！
佛知众生如阳焰， 非真实有唯想转，
于此无作无受者， 亦无士夫空无我，
离诸所作无体性， 说于一切寂定法。
于善逝法得信解， 观一切法悉平等，
彼当得作导师子， 顺佛言教如父说。
我今赞叹所得福， 唯佛智解能照知，
我以福德悉无余， 回施众生皆作佛。”

尔时，复有跋墀毗卢遮那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等无有异；乘七宝车，绕佛三匝，散以银华，说偈叹曰：

“我今礼佛妙好相， 渡生死海到彼岸，
自身得度复度他， 安置彼岸无畏处。
唯佛大慧知群生， 倒见丛林无智者，
迷惑焰水计为实， 无等悲心皆已知。
世尊妙人见众生， 如幻阳焰如光影，
牟尼如法生善子， 三有中行不染污。

大自在人知非实， 知诸法性彼此空，
愚痴如梦受欲乐， 佛子知已修诸行。”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所设供养；乘七宝车，绕佛三匝，以质多罗波吒梨华以散佛上，说偈赞曰：

“大仙如来神妙身， 超过一切诸天人，
既如须弥比芥子， 复似大海譬牛迹。
如来颜容甚端正， 众相庄严第一最，
超过一切色中上， 如日出现萤息照。
世尊无量威德聚， 超过一切威德者，
令诸威德不能现， 如日出时萤光隐。
大圣世尊智慧海， 超过遍覆三有界，
蔽诸外道令不现， 如日盛明月光没。”

尔时，睒婆利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修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用摩诃波吒梨华以散于佛，说偈赞曰：

“乐奢摩他智慧者， 能除三毒贪瞋痴，
引导众生出世间， 犹如甘雨灭尘焰。
世尊炽然正法眼， 亦如酥投大盛火，
能断烦恼疑网尽， 亦如火烧大圹野。
颜容端正甚微妙， 众相庄严最第一，
超过一切诸妙色， 如日出时萤光隐。
如来秉持诸善根， 无量亿万那由劫，
能除烦恼及恶业， 如食甘露去身毒。
吹除一切无明冥， 如夜明炬照黑闇，
如来示现正法眼， 犹如珠师显宝价。”

尔时，乐战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设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散众宝华，以偈赞曰：

“难调恶心佛能调， 如勇健士降胜敌，
善得柔软心自在， 我礼心调无畏者。
能调诸根离怨对， 离畏无畏得安隐，
世尊烦恼不更发， 消伏毒害悉无余。
那罗延力善修慈， 于爱憎中心平等，
如来知诸众生相， 不为六道之所摄。
离诸想心竭有爱， 放智慧光破诸闇，
于诸法中心不著， 牟尼超过无等伦。”

尔时，善目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修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奉众宝藏以献于佛，说偈叹曰：

“大雄久已知， 诸法真实相，
所谓法名者， 各各和合假。
一切诸法体， 种种求不得，
所言此法者， 说唯是假名。
离名名体性， 诸相亦如是，
无相亦无名， 已离三种法。
所言解说者， 实无可显说，
说者说亦无， 解者亦复然。
如是知于法， 无上牟尼子，
于诸法不著， 修行大名称。”

尔时，伏三界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修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用真珠璎珞以奉如来，说偈叹曰：

“我今叹佛离怨敌， 颜容端正戒智力，
一切世间无如佛， 以无比身伏仇对。
色力光明照三有， 修诸善业得端正，
以布施力得其相， 八十种好悉严净。
净持戒力无能动， 明人思量所不得，
佛持戒心清净故， 人中师子所作成。
如来智力更无比， 以无怖畏胜三界，
如师子王众中吼， 超过一切诸外道。”

尔时，毗卢遮那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设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手执众宝以散如来，复以偈颂而赞叹曰：

“诸众皆集牟尼所， 净心瞻仰如来面，
一切现前睹世尊， 斯则如来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说法， 种种随心各皆解，
世尊说应众生机， 斯则如来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称意所欲知其义， 斯则如来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说法， 或有修进或调伏，
或有获得无学果， 斯则如来不共法。”

尔时，目真邻陀阿修罗王所设供养，亦如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修供养已，乘七宝车，绕佛三匝，手执赤真珠以散佛上，说偈赞曰：

“欣喜净心敬信佛， 离于傲慢无邪见，
顺佛阿含不放逸， 是为修行无比子。
诸法自性不可得， 如梦行欲悉皆虚，
但随想起非实有， 世尊知法亦如是。
如秋时云水中月， 迷惑无智愚众生，
不能惑著明智人， 深乐佛法精进者。
妙人最妙不错悟， 于佛法中不放逸，
分别诸法悉如梦， 得见如实妙三昧。”

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等，有六十那由他阿修罗，设供养已，皆各合掌作礼而住，欣欣踊跃，情意充满，喜乐称心，菩提之心流注不绝。

尔时，世尊知彼诸阿修罗信心供养已，如诸佛法示现微笑相，从其面门放无量色光，青黄赤白红紫玻璨，亦如金银及以杂色；从口出已，绕佛三匝，还从顶入。

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为佛作礼，以偈问曰：

“雄猛牟尼现瑞相， 愍世间者非无因，
人中最胜愿为说， 大仙所现之因缘。
怜愍世间现瑞应， 见诸修罗胜供养，
欲授修罗决定记， 令我等辈得欣欣。
朝有胜心无有疑， 此众中有发心者，
世尊知其信根已， 人中师子现此瑞。
朝日谁发清净心？ 谁于人中生胜信？
世尊知其信根已， 现此最妙之瑞相？
今此大众皆有疑， 皆见如来现微笑，
谁复朝日降魔怨， 现此瑞相为此人？
善哉降怨大仙尊， 愿断大众心犹豫，
愿尊速说勿踟蹰， 断此大众之疑网！”

尔时，世尊以偈答马胜比丘曰：

“善哉比丘所问义， 我所现瑞利世间，
我说果报无有余， 汝今一心善谛听。
诸阿修罗供养佛， 为求无上胜菩提，
修罗心意无所依， 如手在空不障碍。
此等供养世尊已， 阿修罗众心清净，
大智皆舍修罗道， 于人天中久受乐。
此等于其未来世， 值遇恒沙人师子，
于善名劫得成佛， 如来皆号为善名。

数满六十那由他， 名振十方照世间，
演说无依无著法， 广能度胜天人众。
彼诸佛土甚严净， 佛知世间离五浊，
净佛国土三千界， 满足六十那由他。
彼国无诸三恶趣， 以欣喜心土田净，
彼佛雄猛除诸难， 演说无上大乘法。
彼等诸佛得寿命， 住世六十那由劫，
演说无所依止法， 一一导师皆亦然。
彼诸如来灭度后， 世间智者尽皆灭，
满足六十那由劫， 彼佛正法住在世。
是诸如来各各度， 如恒河沙众生聚，
彼诸如来等无量， 土寿法住亦如是。
彼诸善逝能成熟， 六十那由众生数，
皆令安住大乘中， 各各绍继三宝种。
今此授记为修罗， 利世间者大仙说，
天人闻斯授记已， 身心踊跃得净信。”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三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三本事品第四

尔时，慧命摩诃迦葉，见诸阿修罗王供养佛已，生希有心，作是思惟：“世尊本修菩萨行时，作何善根得是果报？”时，迦葉即入如实三昧，以其三昧严心力故，忆念过去阿僧祇阿僧祇劫，如来所修一切功德；于彼彼道、彼彼生中所修善根，皆为满足无上菩提；以此善根得住不退转地，彼诸善根皆得念知。

尔时，迦葉忆念如来大善根时，作如是心：“如佛所习善根广大，如来一一发心善根，如十方世界恒沙刹土，其中众生皆得人身；得人身已，众生如恒沙劫，供养善逝亦如修罗；一一众生如恒沙劫供养如来已，不能报如来一发心善根。”

尔时，慧命摩诃迦葉，从三昧起，以偈赞曰：

“一一如来牟尼尊， 发心广大向菩提，
此修罗等所供养， 佛迦罗分不及一。
世尊应供人中上， 如须弥山真檀聚，
人天中胜所供养， 由度功德彼岸故。
人中师子应受供， 过诸恒河沙数等，
譬如大海满中水， 香水和合而供养。
具足功德应受供， 多于恒河沙数等，

积满华聚而供养， 犹如斫迦婆罗山。
自然大士应受供， 如须弥山灯明炷，
大海以为香油器， 以灯供养诸胜者。
应受供养大威势， 多于恒河沙数等，
造立塔庙而供养， 由度功德彼岸故。
人中坚固应受供， 以诸广大胜宝盖，
其盖遍覆三千界， 经于那由他劫数。
怜愍世间人中尊， 无边功德应受供，
以诸宝幢所供养， 遍满十方诸世界。
于不思议亿劫数， 以广大幡而供养，
满恒河沙诸世界， 经于无量亿劫数。
供养如来人师子， 起于分别作譬喻，
大论师中师子子， 谛听谛听诸天人。
我及诸来在此众， 若如恒河沙数等，
诸有十方世界众， 一切皆当得作佛。
具足十力人师子， 彼佛头数如恒沙，
一一皆有恒沙头， 于一一头如恒沙。
各各皆有恒沙口， 彼于一一无量口，
有于无量沙数舌， 以舌赞叹于如来。
彼诸如来说不尽， 功德彼岸不可到，
一切智智不可量， 由度功德彼岸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善哉！善哉！诸比丘，我诸声闻端直而住，有智有法亦如梵天，乃能入我功德海中。何以故？如来具足无量功德，具足不思议功德。诸比丘，如来功德聚不可思议。诸比丘，如来功德聚若是色者，一一发心所得功德，如恒河沙等世界中所不容受。何以故？诸比丘，如来一一发心功德，一切智所攀缘处，如洹沙等诸佛，如恒沙等劫，不能思量，说不可尽。何以故？如来本修菩萨行时，无一发心不为利益一切众生、众生所摄者，无一发心不为一切众生。众生界无边际，其中众生亦无边际，所有众生界无边际，如来一一发心功德亦无边际。何以故？如众生界无边际，如众生界不可量，如来一一发心功德聚不可穷尽，皆为怜愍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故，是故发心。假使一切众生供养时，不能报如来一发心功德。何以故？彼诸众生供养如来，皆为希望杂食世报故。菩萨本发心，离于杂食求世报心，为利益安乐众生故，欲令众生背于生死趣向涅槃。如来本修菩萨行时，为利益安乐众生，离于杂食不求世报。”

佛告诸比丘：“于过去世无量无边流转生死，阿僧祇不可思议无始世界，不可说劫中，有佛号曰因陀幢王，出现于世，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婆伽婆。彼佛如来，以一一发心，如恒沙等世界中，曾为众生作利益安

乐思量发心。比丘，彼因陀幢如来作佛时，恒河沙世界同一佛刹。其因陀幢如来应供正遍知国土严净，离于恶趣及以八难。是因陀幢如来应供正遍知，其国土中所有众生住正定聚，其邪定众生、增上慢众生一向皆无，不净身业、不净口业、不净意业一切皆无，亦无恶趣烦恼作恶趣业。何以故？因陀幢如来教是众生，令其发心止一切恶，以其善法授令修学。是因陀幢如来国土中，曾得五种乐，所谓一得欲乐，二得出家乐，三得禅乐，四得三摩跋提乐，五得无上菩提乐。彼诸众生虽受其乐而不贪著。譬如蜜蜂但取其味不取华色，彼诸众生亦复如是，虽受其乐而不取著。譬如飞鸟空中而行不著其空，如是众生虽受其乐而不取著，亦复如是。是因陀幢如来应供正遍知，其佛土中所有众生，无有忧苦，唯有喜乐，亦无不苦不乐受；愚痴无故，唯有称心之乐。何以故？彼诸众生本修善故。由彼因陀幢如来本修菩萨行时，现诸相好，令彼众生不作一切恶，安置众生修习善法。彼等次第离诸恶道，安于善处。彼等于一切种不善业，一向悉无。其所作业得果报时，心不欣乐。生苦受者，无有是处，不作恶业不受苦果故。愚痴无故，不苦不乐受亦无。彼因陀幢如来佛土中，一切时恒无恶风暴雨，亦无毒热。彼诸众生时节变易苦，一切皆无。彼因陀幢如来本修菩萨行时，彼佛土中，其诸众生，一切身业智、上首智，顺转演说开示正显；如是一切口业智、上首智，顺转演说开示正显；如是一切意业智、上首智，顺转演说开示正显。如是彼诸众生从彼菩萨闻已，彼诸众生一切身业、一切口业、一切意业智上首智顺转回向。以善业故，愚痴报不生。以其愚痴故，受不苦不乐受。彼诸众生于彼佛土中，苦受、不苦不乐受一向皆无，以离愚痴故。彼诸众生生彼国土时，其因陀幢如来教化已，于法敬重；若游行时，思量于法，爱欲于法，染著于法。彼等心生爱欲染著，于法游行时无有苦受，行住坐卧睡寤，乃至无有威仪之苦。彼诸众生在国土中，无恶可顺；以无恶故，无苦可生，于善无著。以是因缘，彼诸众生善顺无故，变易苦无；于诸法中不生贪著，是故坏苦不生。亦无怨憎会苦。何以故？由彼众生于一切众生中得住平等心现前，是故无有怨憎会苦。亦无爱别离苦。何以故？由彼众生于一切法不著故；其爱别离苦从爱而生，是故无有爱别离苦。苦苦亦无。何以故？于乐受不生著故。唯有行苦，所谓无常苦。何以故？彼佛唯说第一义故。彼佛住世经恒沙劫，于彼佛刹，无一众生与佛竞论者来生其国。何以故？由彼如来本行菩萨时成熟众生故。”

佛告诸比丘：“于意云何？能以下善根、少善根、不善习善根、不善相应善根、非大精进善根、非善趣善根、非善发善根、非善回向善根，可能利益如是等众生，能与乐除苦耶？可能净如是广大国土，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言：“于意云何？可以下心、怯弱不善根相应心、

非精进心、非善集根心、非善趣心、非善发善根心、非善回向心，可能利益如是等众生，思惟与乐能除苦耶？可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言：“于意云何？可以下信、少信、羸信、怯弱信、不善相应信、非精进信、非善集善根信、非善趣信、非善发善根信、非善回向信，能利益如是等众生，除苦与乐耶？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于意云何？可以下戒、少戒、羸戒、非精进戒、非善集善根戒、非善趣戒、非善发善根戒、非善回向戒，能利益如是等众生，除苦与乐耶？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言：“于意云何？颇以下精进、少精进、羸精进、怯弱精进、非相应精进、非精进精进、非善集善根精进、非善趣精进、非善发善根精进、非善回向精进，能利益如是等众生，除苦与乐耶？及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婆伽婆。”

佛复告诸比丘：“于汝意云何？颇以下念、少念、羸念、怯弱念、非相应善根念、非精进念、非善集善根念、非善趣念、非善发善根念、非善回向念，能利益众生，及思惟与乐耶？及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成熟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言：“于汝意云何？颇以下定、少定、羸定、怯弱定、非相应善根定、非精进定、非善集善根定、非善趣定、非善发善根定、非善回向定，能利益众生，思惟与乐耶？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及能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复告诸比丘言：“于汝意云何？颇以下慧、少慧、羸慧、怯弱慧、非相应善根慧、非精进慧、非善集善根慧、非善趣慧、非善发善根慧、非善回向慧，能利益众生，思惟与乐耶？能严净如是广大佛刹，及能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实如是，不以少善根、少戒、少信、少精进、少念、少定、少慧，能利益众生，及思惟与乐离苦耶！能严净广大佛刹，成熟如是多众生耶！”

佛告诸比丘：“于意云何？彼时因陀幢如来，汝知谁也？”如来问已，诸比丘默然不答。

当于尔时，东方过如恒沙等诸佛世界，有世界名曰月光庄严。彼

土有佛，号高威德王如来应供正遍知，今现住世。文殊师利在彼众中，即知释迦牟尼心念已，即白高威德王佛言：“今释迦如来，在娑婆世界说法。世尊，我今往彼见释迦如来，礼拜听法，供养恭敬。”作是请已，时高威德王如来，告文殊师利：“任意而去，今正是时。”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头面礼高威德王如来，右绕三匝。譬如壮士屈伸臂顷，时文殊师利，在彼月光庄严世界中没，释迦牟尼佛前出，头面接足敬礼如来，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昔时因陀幢如来者，今即世尊是也。何以故？由是世尊具足不可思议诸善方便，能成熟众生净佛国土，恒不疲倦亦无厌足故。世尊，安置众生住菩萨乘亦无厌足。若有实语人作正语者，胜中之胜，胜中之妙，胜中上首，最胜中最胜，言佛如是者，当知释迦牟尼佛真实无异。”

时，文殊师利而说偈言：

“雄猛巧方便， 怜愍诸世间，
现大威神力， 成熟众生故。
已于过去世， 曾作八亿佛，
犹自有神力， 无心取正觉。
六十一三千， 清净佛国土，
浅识不知佛， 牟尼巧方便。
不舍初发心， 彼彼处处现，
更于未来世， 示现无量佛。”

伽楼罗王授记品第五

尔时，复有八亿六千万金翅鸟王，见诸阿修罗供养世尊及得授记已，于如来所生无等敬信，踊跃欣喜。为供养故，化作八亿六千万殿堂，纯以诸天七宝庄饰，甚奇微妙。一一殿堂七重钩栏，四宝所成，微妙第一，所谓金、银、琉璃、玻瓈。金钩栏者，金为寻梁及作众柱，银为曲鞚。银钩栏者，银为寻梁及作众柱，金为曲椓。毗琉璃钩栏，以毗琉璃而为梁柱，玻瓈为椓。玻瓈钩栏，玻瓈梁柱，毗琉璃椓。彼诸殿堂，周匝四面，垂七宝铃，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砗磲、玛瑙。其宝精奇，微妙第一。是诸殿堂，复以七宝罗网覆上，所谓金网、银网、毗琉璃网、玻瓈宝网、赤真珠网、砗磲之网、玛瑙网等微妙第一。复更化作八亿六千万七宝之盖，微妙奇特，所谓金银乃至玛瑙。复更化作八亿六千万七宝妙幢，所谓金银乃至玛瑙，青幢黄头，黄幢青头，赤幢白头，白幢赤头，杂色之幢纯色为头，纯色之幢杂色为头。复更化作八亿六千万七宝妙幡，有种种色严净第

一。复更化作八亿六千万七宝之帐，所谓金银乃至玛瑙，宝线织成微妙第一。

尔时，诸金翅鸟王，持是八亿六千万七宝殿堂、八亿六千万七宝之盖、八亿六千万七宝之幢、八亿六千万七宝之幡、八亿六千万七宝之帐，悉以奉献如来世尊；既奉献已，彼诸鸟王及供养具，于虚空中绕佛三匝。譬如咽罗婆那象王于三十三天，顶戴诸天乘空而游，诣波利质多罗树；彼诸鸟王，持是殿堂、盖、幢、幡、帐，飞腾虚空，绕佛三匝，亦复如是。

尔时，彼诸鸟王敬绕佛已，却住一面，曲躬合掌，众共一音，以偈赞曰：

“归命出离生死者！ 归命救度生死人！
归命无等坚固士！ 归命无上无等圣！
愿我当得坚固身， 三十二相自严饰，
复有八十随形好， 唯愿我等如导师！
愿我圆光具威德， 形颜功德皆成就！
愿得第一佛威仪， 令他心净证寂灭！
愿具持戒三摩提， 亦得诸佛上智慧！
愿悉作佛度群有， 如佛今作世导师！
世尊我愿具十力， 亦到十八不共岸，
成佛智慧过世间， 如今如来上中上！
亦知众生无体性， 如幻如梦无所依，
宣说如响如虚空， 如佛今日为众说。”

尔时，世尊知诸鸟王得敬信已，现微笑相。是时，慧命马胜比丘，见佛微笑，以偈问曰：

“人中无上胜导师， 非是无事现微笑，
愍世间者为我说， 现此微笑何因缘？
彼诸鸟王已供佛， 宝殿幢幡空中现，
令此天人生希奇， 愿两足尊说是义。
一切大众合掌住， 深心清净皆欣喜，
愿闻金翅未来果， 愿两足尊说此义。
人中最胜若说已， 一切大众皆无疑，
大众离疑得无畏， 如来智能令欣喜。
大众欣喜得无畏， 离诸过恶心清净，
彼众乐闻如来说， 犹如弟子受师言。
愿断大众心所疑， 愿佛摄受令欣跃，
大众欣喜皆来集， 愿说金翅当来果。”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十力真实超一切， 八枝梵声悉具足，
降伏诸根为马胜， 说于金翅未来果。
善哉马胜问是义， 我现微笑愍世间，
谛听彼报以悦意， 心当欣喜除疑网。
鸟王于我设妙供， 为求无上菩提果，
十种智力四无畏， 得彼法故成导师。
复求十八不共法， 此等金翅供善逝，
亦求坚固不坏身， 三十二相八十好。
求佛净戒三摩提， 诸佛境界大智慧，
成就净土度世间， 金翅求此供养我。
彼等信心供我已， 智者能离畜生趣，
当必得生于天上， 此是恶道最后身。
彼等后如恒沙劫， 常生人中及天上，
供养无量诸佛已， 当得作佛伏诸根。
彼佛国土无恶趣， 具足身相离八难，
彼佛同名普端正， 其劫名曰须弥幢。
八亿四千万岁中， 怜愍世间故住世，
彼时一切诸善逝， 住寿佛事皆悉同。
彼佛离热度烦恼， 一一诸佛八十会，
一一会中八亿人， 离于憍慢得自在。
以彼本有金色身， 大力常怀憍慢故，
后成佛时为众生， 除断憍慢转法轮。
彼等过去已曾为， 修极苦行仙人众，
其数八亿六千万， 凡所修行为神通。
彼诸仙人得通时， 叹己苦行为希有，
不犯禁戒具功德， 居住林中生憍慢。
以慢故生金翅中， 以通心故具神力，
戒清净故得见佛， 以慢故忘菩提心。”

如是佛授菩提记， 及说金翅本所生，
大众闻已皆欣喜， 喜已皆成菩提器。

龙女授记品第六

尔时，九亿六千万龙女，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供养世尊及授记已，心生欣喜。彼得欣喜踊悦称心，于世尊所起心供养，化作九亿六千万盖，皆七宝成，毗琉璃网以覆其上，赤真珠宝以为网缘，金为盖茎，毗琉璃宝以为盖子数有百千，杂宝旒苏垂下四面。化作九亿六千万马，青马青色青形青光，诸庄严具一切皆青，毗琉璃宝以为缰鞚。

于上虚空中，化作大威德摩尼宝车。于其车上复有宝殿，纵广正等六十由旬，其殿遍覆诸来大众。其殿四面化作九亿六千万众宝旒苏，周遍垂下甚奇微妙，其诸光彩夺人心目。化作宝网弥覆殿上，复有宝铃悬殿四厢。化作七宝鸲鹆白鸽，以次飞行绕殿四面。又复化作九亿六千万种诸龙音乐。时诸龙女乘彼青马，各掷宝盖，于虚空中自然游行。是诸龙女各取乐器，奏诸音声绕佛三匝，以天旃檀末、天沉水末、多摩罗叶末、天真金末及诸龙华，并复化作种种之华而散佛上。复以优波罗华旒苏，种种杂色众华旒苏，种种无量杂香旒苏，种种无量杂色之衣，种种无量杂色璎珞，以用散佛广设供养，亦如彼诸阿修罗王。

尔时，九亿六千万龙女，作音乐时，以佛神力，其声遍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其中众生闻是声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于大威德众宝殿中，及宝旒苏、众鸟行间，诸宝铃网微风吹击出妙音声，其声和雅甚可爱乐。譬如百伎音乐善巧学人之所击作，所出音声和雅可爱；于彼大威德殿，乃至铃网所出之声亦复如是。此声亦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其中众生若闻声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退转。

尔时，彼诸龙女，复更雨于种种天华、种种天香，与水俱下。其香华气顺风逆风，不顺不逆皆悉能去。以香水故，于迦毗罗城，纵广正等六十由旬，皆成香泥。其香泥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其中众生闻是香气，亦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

尔时，彼诸龙女供养佛已，及九亿六千万盖、九亿六千万马、九亿六千万音乐，一切众宝庄严供具。于虚空中，头面礼佛，右绕三匝，却住一面，曲躬合掌，以偈赞曰：

“诸龙妇等有智慧， 心意踊悦生欣喜，
供养释迦牟尼佛， 愿求安隐大菩提。
化作九亿六千万， 宝盖及与妙庄严，
供养善逝善调心， 出离一切诸障碍。
复化九亿六千万， 妙马及与庄饰具，
马与庄严皆青色， 亦复更有青色幢。
彼马一切空中行， 诣于佛所作供养，
龙妇咸有信敬心， 头面顶礼如来足。
于龙宫中化音乐， 为供养故而持来，
来已奉上释迦文， 应受供养大导师。
善逝令彼音乐声， 遍满三千大千界，
无量众生得闻已， 皆悉不退菩提心。
彼诸龙女于空中， 化作一大众宝殿，
纵广由旬有六十， 遍覆十方一切众。
宝名威德炽然光， 普照十方大千界，

彼诸龙女大众前， 净心欣喜供养佛。
生于踊悦无等心， 为求安隐菩提果，
愿令我等当作佛， 利益一切众生故。
我等愿于无量众， 说法度诸烦恼缠，
亦如十力大导师， 现救苦恼众生等。
一切诸法如幻焰， 亦如水沫不坚实，
又如注雨所起泡， 当知诸法无有主。
众生如像亦如影， 如是观察世间已，
唯愿我等为众说， 法性真如及实际。
如佛无过善见法， 虚伪妄相诳愚者，
如幻庄严无有实， 唯能惑乱诸凡夫。
众生于法迷无智， 不知诸法如实性，
导师已见彼彼法， 复能令他众生解。
虚空兴云遍覆地， 见彼空云犹如影，
彼无体实无所依， 亦复如影无有实。
如是众生无体性， 唯能诳惑诸根门，
佛智如是见有趣， 但能诳惑无智者。
世间尊重以此业， 于智慧人作利益，
如来示现无体性， 一切众生真实故。
唯以实法悦预子， 生死泥中作桥梁，
愚痴实法非境界， 由于著声不求义。
以佛无边我归依， 具足示现真实者，
能与愚夫作亲救， 归趣舍宅善知识。
如是为求大菩提， 我等供养尊导师，
愿得作佛觉悟他， 我益世间犹如佛。”

尔时，世尊知诸龙女得深信已，现微笑相。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于世智中胜智者， 最胜导师现微笑，
尊重坚固德如山， 今现微笑非无因。
人中最上胜尊主， 愿为说此笑因缘，
天人龙鬼若得闻， 于佛皆生大欣喜。
世间导师于世闻， 常知一切因缘法，
无有一法佛不解， 因缘种类佛悉知。
唯愿善逝见为说， 如佛所知笑因缘，
一切大众若得闻， 皆生欣喜除疑网。
如来妙法有大利， 此等大众必当获，
大众若得寂定心， 由味妙法利益故。
佛力令断分别已， 唯乐菩提听佛说，

若得闻于笑因缘， 当必成就于佛道。
若人于法情有疑， 其心掉动生苦恼，
现今此会大众是， 不知微笑因缘故。
大众堪能断疑网， 唯愿导师令除灭，
速为众说度我等， 以何因缘现微笑？
谁于今日心清净？ 谁于今日降魔怨？
谁于佛所生敬信？ 谁于今日供养佛？
唯愿导师大众前， 演说谁有如是力，
我等闻已生喜心， 生喜心已得安乐。
此诸大众咸敬礼， 一切皆有疑网心，
愿说笑因生喜故， 唯愿世尊断众疑。
此诸天人得闻已， 大众当得无疑网，
若得闻于如来说， 一切当得欣喜心。”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善哉善哉慧马胜， 能问如来笑因缘，
见诸龙女供养已， 我愍世间故微笑。
我今为汝说彼果， 离诸过恶至心听，
我今所为现微笑， 汝马胜等听我语。
此诸龙女心无著， 求大菩提修进行，
以智慧修世间空， 决定安住菩提道。
于此无作无受者， 亦无生者养育者，
但有诸法无余事， 其法亦妄如焰像。
以知恩故供养我， 能以智慧知真实，
善哉佛解诸世间， 所谓能见空无主。
彼乐此空善修习， 虽设供养犹如幻，
于胜菩提所发愿， 观彼菩提亦无著。
此以无等供养佛， 亦观众生空寂已，
永离龙道恶趣身， 与彼帝释天中住。
在忉利天极受乐， 尽彼天子寿命已，
无能毁訾彼名称， 复得生彼夜摩天。
居止夜摩天宫时， 具受彼天胜妙乐，
诸佛子等住彼中， 乃至尽彼天寿量。
此诸佛子具受乐， 尽彼夜摩天寿已，
复得往生兜率天， 与彼处天同其类。
为诸天女常围绕， 具受彼天胜妙乐，
心无所著住善道， 譬如莲华水不污。
彼天能以大智慧， 观察一切世间空，
犹如画石字不灭， 彼念不失亦如是。

彼诸天子居彼天，具受彼中胜妙乐，
于彼善道尽寿已，当更往生化乐天。
彼得善名无能毁，为诸天女胜供养，
虽住天宫心无著，乃至尽彼天寿限。
于彼化乐天宫中，具受彼天胜乐报，
彼智慧者命尽已，于一切法得究竟。
往生他化自在天，作大商主信清净，
住彼天中心无染，如是住时爱乐法。
彼等居彼天宫殿，受彼极妙五欲乐，
无愚痴者住善道，乃至尽彼限寿量。
虽受天欲见其过，乐求寂定及涅槃，
修习获得禅定已，命终即生梵天中。
于梵宫中善知禅，受彼禅果寂灭乐，
智慧无等住一劫，愿求无上大菩提。
住彼梵宫一劫时，善住威仪求智慧，
方便以利益世间，广作无边无有量。
智住梵宫乐在禅，于禅不著而寂灭，
知著禅乐亦是过，诸根寂定求菩提。
于一切处心信解，皆得安住菩萨行，
知诸禅定虚诳相，唯求寂灭大涅槃。
彼诸佛子于彼中，求于安隐菩提果，
在彼梵宫心清净，思利世间善调心。
诸梵天等自然教，彼说梵教非出世，
唯有诸佛菩提道，究竟能得出世间。
梵天当时生信已，发心安住于佛法，
知本梵天自然教，非是究竟出世道。
于善逝法彼相应，为于世间说是法，
如彼法眼所说果，令彼闻者速能知。
彼等住彼梵宫时，作诸利益世间已，
能令无量那由他，亿众安住菩提道。
彼于无量那由劫，当得供养一切佛，
后于未来星宿劫，诸根寂静当作佛。”

诸天人龙阿修罗，金翅夜叉乾闼婆，
鸠槃茶鬼紧那罗，一切大众皆欣喜。
彼等一切佛教化，于佛法中得力已，
皆悉欣喜合指掌，稽首顶礼于佛足。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四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四龙王授记品第七

尔时，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等九亿诸龙，见诸龙女设妙供养，及闻龙女得授记已，生希有心、未曾有心，作是思惟："乃至如来世尊应正遍知希有未有，以是如来知诸众生机根。深信如来，无有少分不见不闻不证如来正法。是其善说，能令大众闻已现知；无有时节随机授法必令得果，令诸智者现得证知。乃至女人动转轻躁，智慧浅短，犹得解佛所说深法，况余智者，善能安住如来法中诸弟子众！如诸女人欲心增上、瞋心增上、痴心增上，犹能得知如来所说。"是故难陀优波、难陀龙王及诸龙等，于如来所生希有心，生未有心，为供养故，遍阎浮提诸山大海，兴云遍覆一切世间，普雨香水以成香泥。彼香泥气，充满三千大千佛刹。其中众生闻香气者，皆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迦毗罗城纵广正等六十由旬，雨赤真珠，遍覆其地。复以无价种种众宝，周匝遍覆尼拘陀园。复以龙华化成妙堂，纵广正等六十由旬，椽柱梁壁皆用七宝。复更化作无量乐器，为供养故击出妙音。于彼龙华微妙堂中，化作九亿种种杂色众华旒苏，悬于堂上。以毗琉璃网覆诸宝柱，以无价宝遍布堂下。其宝柔软，譬如三十三天般筹绒婆罗石。其石之色如毗琉璃，石触柔软如迦遮邻提迦衣，微妙可乐系人眼目，令诸天人爱恋系念，彼诸宝等亦复如是。彼诸种种摩尼宝中，或有出于凉冷光焰，有出青水，有出赤水，有出白水，有出黄水，或复有出杂色之水，或复有出凉乐之风，或有宝珠随诸众生所须之事皆悉出之，或复有宝出于腴泽。或有摩尼堪为明镜，一切大众皆现其中，于迦毗罗大城之中，所出人民随其多少皆现宝中，一切大众皆悉睹见佛及声闻，作此种种神通变化。以彼摩尼宝神力故，于其地中，出于种种杂色宝盖，及以种种杂色宝幢，亦有种种杂色宝幡；复出种种杂华旒苏，亦有种种杂香旒苏；复有种种杂宝旒苏；复出种种真珠旒苏；复出种种杂色龙幡；复出种种众宝铃网；复出种种杂色良马。诸所出者皆是龙力。

尔时，难陀优波、难陀龙王，及九亿龙，驱彼良马随而步行，右绕三匝，以妙迦遮邻提迦柔软之宝而散世尊。于彼堂下地中所出，种种众宝上升虚空，雨于如来及声闻上。复以诸龙无量乐器，于虚空中自然出好微妙音声，供养于佛。

尔时，九亿诸龙绕佛三匝已，在于佛前合掌默然，念佛功德，瞻仰如来目不暂舍；乐佛功德，深心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彼等少时合掌默然，念佛功德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五体投地，为佛作礼，众共一音，以偈赞曰：

"久修威仪百福相， 悲心离垢行具足，
弃舍无尽众宝地， 世尊出于迦毗城。

于六年中修苦行， 如来不得甘露道，
善逝意犹不退闷， 以其久修智慧故。
如来真是天人师， 为世间故修苦行，
世人闻已尚不堪， 况复能以目亲睹？
牟尼过去舍头目， 如圣所集菩提心，
我等闻是不生乐， 由闻如来苦行故。
如佛本作忍辱仙， 为迦利王截手足，
及劓耳鼻不生恚， 我等闻是不能忍。
如佛以身上秤盘， 为鸟归投不舍弃，
我等闻已亦不乐， 如来过去甚勤苦。
何故我等心不乐？ 以世尊行极苦故，
于如来所作恶者， 堕恶道时佛复悲。
具足圣慧大导师， 云何能行不害心？
修习道行无疮疣， 唯愿佛说安乐行。
今此龙众已发心， 求于善逝菩提行，
如佛所说悉能行， 唯愿速说菩提道。
此诸龙众甚渴仰， 唯求不死不生处，
愿说如来安隐行， 令此众生易受化。”

尔时，世尊见诸龙众设其供养，及闻发愿知深信已，佛于尔时现微笑相。诸佛法尔，若现微笑，即于面门，放种种色无量光明。其光遍照上至梵天，照已还来从佛顶入。

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善哉沙门大牟尼， 非是无因现微笑，
慈悲导师唯愿说， 无等善慧笑因缘。
大众瞻仰求欲闻， 世尊无量功德行，
于笑生疑心不乐， 唯愿法王断众疑。
谁于释迦佛法中， 今生敬信心欣喜？
谁令今日魔波旬， 心意迷乱不欣乐？
谁于今日能恭事， 功德法父大导师？
谁作第一胜供养？ 愿释师子上上说。
此诸大众合指掌， 皆悉对佛瞻仰住，
唯愿导师除疑网， 为众演说笑因缘。
大众闻已生欣喜， 能知世尊正法教，
大智世尊令众喜， 随顺正教善安住。”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深广智慧大众师， 说时梵音具八种，
清净其心离秽浊， 谛听我说笑因缘。

此诸龙王敬信心， 于我设供超一切，
是等为求佛菩提， 利益一切世间故。
悲心增上观众生， 无有导师云何乐？
我云何得大菩提， 成熟众生不疲劳？
深乐寂定具智慧， 乘安乐乘心清净，
于空无相及无愿， 无量劫来久已修。
其心平等观世间， 如佛所得智慧相，
慈悲喜心皆平等， 为令世间安隐故。
第一悲心怜愍者， 当得作佛称其意，
彼等观察世间已， 当成导师号无怨。
彼等当得甘露时， 无有魔怨亦无余，
恒常演说无我法， 一向无有世俗说。
彼诸如来具大悲， 令诸众生入佛智，
是诸善逝说法时， 一切众生皆信解。
彼等世世修道时， 成熟众生不为难，
彼所成熟闻法已， 当得解脱证甘露。
诸闻法者悉解脱， 是诸众生皆端严，
一切众生皆能知， 彼诸如来所说法。
一切鬼神及畜生， 无有不解彼佛语，
一切皆得念法已， 能解如来甘露法。
无有众生闻佛说， 当时不生爱乐心，
爱乐彼佛所说者， 一切皆悉得甘露。
彼时所有受化者， 当得解脱生老病，
及解脱死忧悲苦， 闻佛说已心无垢。”

如是释迦牟尼佛， 说诸龙意答佛子，
如彼坚智心中转， 为得无等菩提故。
如来授彼诸龙记， 大众闻已皆欣喜，
大众喜已归依佛， 一切皆悉心寂静。

鸠槃茶授记品第八

尔时，复有诸鸠槃茶一亿八千万，见诸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称其心意，踊跃欣喜，生希有心，得未曾有。如来世尊功德智慧微妙殊胜，得如是等希有供养不怪不喜，以佛智慧于诸智慧最尊胜故，譬如大海不增不减。何以故？以深广故。如是世尊，得胜供养心无增减，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一切法无所疑故。

尔时，一亿八千万鸠槃茶等为供养故，化作一亿八千万盖，皆是

七宝之所成就，金线宝盖，银线宝盖，毗琉璃线众宝之盖，玻瓈珠线众宝之盖，赤真珠线众宝之盖，玛瑙珠线众宝之盖，砗磲珠线众宝之盖。彼诸鸠槃荼于众宝盖悬宝旒苏，有种种色，金线宝盖银线旒苏，银线宝盖金线旒苏，毗琉璃盖玻瓈旒苏，玻瓈宝盖毗琉璃线以为旒苏，赤真珠盖砗磲旒苏，砗磲宝盖赤真珠线以为旒苏，玛瑙宝盖玻瓈旒苏。又复化作一亿八千万众宝之车，亦种种色甚奇微妙，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砗磲、玛瑙。于其车上，复更化作一亿八千万众宝之盖，与车相连。一一宝盖皆有百子，其诸盖茎皆用金、银及以玻瓈、毗琉璃等。于彼宝盖，复化种种宝华旒苏，严饰其盖，所谓金华旒苏、银华旒苏、毗琉璃华以为旒苏、玻瓈旒苏、赤宝旒苏、龙珠旒苏、赤真珠华以为旒苏，复以赤真珠网弥覆其上。又复化作鸠槃荼乐，出种种声而用乐佛。复更化作一亿八千万众宝色马，调伏骏疾以驾其车。

尔时，鸠槃荼等各乘宝车，绕佛三匝，以七宝华而散佛上。尔时，彼诸鸠槃荼等，从车而下来至佛前，头面礼已，复绕三匝，曲躬合掌，住立一面，以偈赞曰：

“不增不减大牟尼， 譬如须弥诸山王，
受此无上供养者， 如来以得无畏故。
观诸众生但有名， 及但有用不取著，
导师以修寂灭定， 是故智者无贡高。
牟尼知世犹如幻， 亦如梦中受欲乐，
复似水月春时焰， 如是观察悉无余。
譬如干城无有实， 于十方求不可得，
其城无实但有名， 佛见世法悉如是。
一切人天所供养， 宝车宝盖及音乐，
幢华旒苏合掌等， 世尊观知如影响。
我等设是供养已， 愿我当来得作佛，
亦愿我知世如梦， 知已说法如世尊。
我等见诸苦恼者， 生老病死之所逼，
愿知无死佛菩提， 说令闻者得解脱。
于诸无智众生所， 愿得菩提为说法，
演说无有垢浊法， 无道众中为作导。”

尔时，世尊知诸鸠槃荼等深生信已，现微笑相。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佛非无因现微笑， 不怪一切为希有，
如来不怪而现笑， 我今愿闻此因缘。
一切天人皆有疑， 见佛口中现微笑，

唯愿断除诸疑网， 演说世尊微笑事。
谁于正法得深信？ 谁能如法见慈父？
谁佛所赞行供养？ 人中胜者我愿闻。
今日谁于有为行， 见其过患能弃舍？
今日谁能住实际？ 清净心者我愿闻。
谁能降魔及眷属？ 谁能令佛心欣喜？
谁能得深有为底？ 我愿得闻断疑心。
一切大众合掌住， 为闻如来笑因缘，
愿断一切众生疑， 两足尊者说彼记。”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善哉马胜问是义， 汝于世间大利益，
以汝问笑因缘故， 谛听马胜我今说。
鸠槃荼众供养我， 于寂灭法心得住，
彼等见我不惊怪， 心生希有起愿求。
彼等今日供养我， 其心简择寂灭法，
以深心信起大悲， 于失道者能作道。
愍众生故供养我， 为失道者起慈心，
此等贤智作是已， 得舍鬼身生忉利。
天主恒以慈悲心， 在天数数教导彼，
彼于诸法得无疑， 得为帝释亲眷属。
彼于无量恒沙劫， 一一国土行佛行，
被大弘誓坚固铠， 供养具大正法者。
彼于无量诸国土， 心无疲倦令清净，
利益大众作导师， 当得作佛号不怪。
彼于诸国行行时， 是国人必知成佛，
以此方便未来世， 虽度众生无怪心。
为求无上安隐道， 净诸国土都不怪，
于所作事心无著， 于大菩提亦如是。
所问笑因我已答， 众生疑心皆得断，
大众离疑得欣喜， 以定得知彼供养。”

乾闼婆授记品第九

尔时，复有三亿六千万乾闼婆众，见诸阿修罗、迦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茶等，供养世尊闻受记已，称其心意，欣喜踊悦，生希有心，得未曾有，叹言希有未曾有事，乃至如来所说法界无有变异，而示有作善根增长，虽无作者而示作业。彼乾闼婆等于此法中如是知

已，于如来所心生尊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彼欣喜已为供佛故，化作三亿六千万头咽罗婆那大龙象王皆有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池，一一池中化七莲华，一一莲华化作千叶，一一叶上化七玉女，一一叶间化七侍女，以天诸宝为庄严具而用庄饰，复执天香而用供养。复于一一咽罗婆那象王头上，化作三亿六千万盖，七宝旒苏悬盖四边，七宝罗网以覆盖上。复于一一咽罗婆那象王头上，化作三亿六千万帐，皆是诸天妙香所成，缯彩旒苏悬帐四边。化作三亿六千万头咽罗婆那大象王已，彼乾闼婆等各乘其象鼓天音乐，于虚空中旋绕如来三十六匝，以天旃檀末、天沉水末、天多摩罗叶末、天真金末、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波楼沙华、摩诃波楼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又复化作七宝之华而散佛上。彼乾闼婆等散香华时，是香华气逆风顺风纵横皆去。复雨种种天妙香水，雨香水时，于迦毗罗城纵广正等六十由旬，皆成香泥。其香泥气，充满三千大千世界；其中众生闻香气者，皆悉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奏音乐时，其诸音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其中众生闻此声者，亦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一一诸乾闼婆，各于三亿六千万象王头上设其供养，令诸玉女有作乐者、有作歌者、有作舞者。彼诸玉女作歌舞时，令诸大众一心观望。复有玉女动身手者、散旃檀末者、散沉水末者，广作供养如阿修罗所设之事等无异也。

尔时，乾闼婆等各乘咽罗婆那大象王头，于虚空中绕佛三十六匝已，各从象下复绕三匝，头面礼佛，曲躬合掌，在一面住，以偈赞曰：

“世尊胜慧出有顶， 自既出已复度他，
一切世间无如佛， 相好光颜极端正。
人中最妙无边称， 示现世间不思议，
不见一法性相异， 而令众生住于善。
无有变异真如法， 但有言说无余义，
无有用事及用者， 虽然佛化诸群生。
不来不去亦不生， 佛能演说如是法，
虽说诸法体性空， 世雄而令修习道。
无有一法能自作， 世间明者说有作，
诸法各各不觉知， 世尊示现一切作。
如车多集众分支， 彼支不知自能作，
其车功用现可见， 佛说诸法亦如是。
诸法各各不相教， 亦不迭互相觉悟，
一切亦复不相依， 法本不生亦不死。
佛为世谛如是说， 世谛诸法不全无，
如世谛法体性住， 如是知已为众说。
世尊如是说诸法， 大悲所作甚奇特，

诸法体性不可见， 如来方便说其性。
我等愿作无边称， 具百福相大导师，
大悲利益诸世间， 愿作世亲如今佛。
我等愿于闇障者， 随顺贪駃欲流者，
渴爱所缠百苦者， 救济度脱如世尊。
我等愿于众苦者， 不见彼岸魔缚者，
走如猿猴轻躁者， 救济度脱如世尊。
我等愿于盲冥者， 六趣往来疲劳者，
于己自坏业果者， 救济度脱如世尊。”

尔时，世尊知彼三亿六千万乾闼婆众深生信已，现微笑相。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无边威德现微笑， 导师如是非无因，
愿佛速说此因缘， 断除众生诸疑网。
今见世尊微笑已， 大众皆悉为疑网，
一切愿闻微笑义， 唯愿大悲断众疑。
谁于佛法生敬信， 能得离于诸疑网？
佛知众生深信已， 人天胜者故现笑。
谁有智慧能随顺， 如来所说真如法？
知其念慧解行已， 在大众中现微笑。
一切大众无异心， 唯欲乐闻雄猛说，
合十指掌在首顶， 一心瞻仰如来面。
离诸秽浊无忧虑， 世眼现在故欣喜，
为除一切心疑惑， 愿大悲说笑因缘。”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我所现笑为世故， 善哉汝问正是时，
大众善根当增长， 为我微笑授记事。
马胜谛听我所说， 导师所现此微笑，
我今当正说彼义， 汝应欣喜听我说。
乾闼婆王敬信佛， 其心清净生欣喜，
依于实法入法已， 于佛正法生希奇。
诸法寂灭安不动， 此等大众趣实际，
如乾闼城如是入， 供养于我无有等。
如是诸法无有生， 一切亦复不尽灭，
大众思惟如幻住， 未能解了生疑惑。
不可说法方便说， 我以真实故如是，
彼等入我正法已， 乘大龙象供养佛。
观察菩提无生灭， 乾闼婆王供养我，

悲愍愚迷众生等， 是故求大一切智。
彼等发愿当作佛， 令诸愚迷失智者，
入真实法安住已， 使得不死寂灭句。
此等作是供养已， 舍离鬼身心喜悦。
定得往生天宫中， 恒与帝释相亲近。
得值多亿那由他， 供养无垢诸善逝，
从一佛刹至一刹， 于诸佛所得闻法。
彼等修净佛行已， 所得佛土亦清净，
化无量众发道心， 令其增长佛种子。
知诸世间性空已， 亦以此法教导他，
令众安住一切智， 住世无量那由劫。
彼佛同号无边慧， 一一诸佛住于世，
皆悉无量那由劫， 演说佛道令他闻。”

如是释迦牟尼佛， 说乾闼婆供养报，
与其授记令得闻， 马胜所问笑因缘。
大众闻已皆欣喜， 知彼佛记甚可乐，
闻是无等佛记已， 皆悉归依释迦文。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五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五夜叉授记品第十

尔时，复有八亿夜叉，见诸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荼、乾闼婆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悦，皆得称心，生希有心，得未曾有，知佛世尊智慧无尽、最尊最胜、无所挂碍、不可思议；复更得闻法门次第，于佛世尊作导师想，复于佛所作无尽慧想。彼诸夜叉知佛智慧无有尽已，于佛正法生爱乐心。彼于佛法甚爱乐已，为供养故，发勤精进，亦以偈赞曰：

“我等今赞利世者， 以佛智力具足故，
无尽无量如大海， 故人师子身无等。
须弥可得知轻重， 虚空可得知广狭，
如来所有智慧力， 一切不能得测量。
知诸众生敬信心， 是故应受皆已度，
于其度者知所趣， 故佛无比亦无等。
随彼所修善恶界， 一切生处受其身，
知彼根信所应受， 故佛无比亦无等。
贪欲恶行瞋恚行， 及以痴行佛悉知，

憍慢嫉妒亦如是， 故佛无比亦无等。
众生于此多所失， 如来善知彼业道，
世尊知彼甚捷利， 故佛无比亦无等。
善逝善见诸世间， 随其方面所失者，
及以语言所丧失， 世尊见彼悉无余。
于六道中几时住， 随彼多少所受苦，
及其所受种种身， 世尊一切悉知见。
随其烦恼力所起， 造作方便及与业，
随业所受种种苦， 导师一切悉了知。
随其所求解脱道， 于佛法中已出家，
精勤修学圣道已， 尽诸烦恼佛悉知。
于佛法中有凡夫， 虽得出家不知义，
诽谤明人微妙法， 世尊亦复善见彼。
彼诸诽谤正法人， 业行所得众苦恼，
随其地狱久近住， 如来亦能具足知。
于佛深得敬信已， 出家受持正法藏，
观察诸法皆悉空， 断除一切诸有道。
不愿一切诸趣身， 观察此身犹如幻，
知诸音声亦如响， 坚住道者佛亦知。
赞叹无等大导师， 我今所得福德聚，
以此福德愿成佛， 亦愿众生成自然。”

尔时，世尊知夜叉众深心信已，现微笑相。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人中师子所现笑， 唯愿说其笑因缘，
一切诸佛非无因， 而现微笑人中月。
今此大众皆怀疑， 以见导师微笑故，
唯愿世尊除其疑， 皆令此众得欣喜。
今于佛所得信者， 及知微妙正法者，
其心坚固不动者， 愿佛宣说令彼闻。
此诸大众皆怀疑， 一切瞻仰如来面，
今日当有何等事？ 唯愿世尊断彼疑。
今日谁现大神力？ 今日谁发大精进？
今日佛共谁亲友？ 于此大众愿显现。
善哉牟尼愍世间， 唯愿断除诸疑惑，
天人大众若得闻， 今日必当大欣喜。”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善哉马胜汝所问， 今当大利诸世间，

由汝能问笑因缘， 故叹汝善解我意。
我今尽当答彼义， 汝当一心专谛听，
知诸夜叉心意已， 我为世间现微笑。
夜叉诸众心敬信， 以知菩提寂灭故，
叹佛真实功德已， 发心趣向大菩提。
为知诸法空寂故， 除遣一切所有相，
于诸趣中愿舍已， 发心趣向大菩提。
以禅定力知诸阴， 但是世谛不取著，
不著诸有如莲华， 发心趣向大菩提。
于诸有中障碍事， 彼见空故不为缚，
知佛菩提无上已， 彼等能修菩提行。
诸生老死皆悉空， 此即无上菩提道，
知法自性空寂已， 能得安隐大菩提。
知阴自性空寂已， 寂静菩提性亦难，
所修菩提行亦空， 此智能知非凡了。
能观智慧性自空， 所观境界皆寂灭，
知者亦空知是已， 是人能修菩提道。
当知空亦性自空， 相愿亦复无体性，
若有人能如是知， 是人能修真实行。
天人大众闻是已， 心生欣喜获利益，
一切于佛敬信已， 心住菩提寂静句。
今此殊胜供养已， 夜叉之众心清净，
此诸智者舍鬼道， 于善趣中久受乐。
彼于未来多亿佛， 以神通力一念中，
于多佛土修供养， 即于佛所获得忍。
于诸世界不起相， 智者能以神力往，
观此世间犹如化， 智者游行无所著。
此等勇猛供诸佛， 当得无上大菩提，
亦得无上净佛土， 其中当度无量众。
彼等当成世间解， 一切同号无边智，
名闻十方寿千劫， 寂灭智慧寿命等。
彼等所有声闻众， 犹如静夜诸星宿，
彼悉易得大菩提， 一切无有苦难事。
天人大众闻是已， 为于菩提心踊悦，
其心坚固发精勤， 以精进力持诸行。”

紧那罗授记品第十一

尔时，复有八亿紧那罗众，大树紧那罗王以为上首，见诸阿修

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荼、乾闼婆、夜叉等，供养如来及闻授记已，甚生希有未曾有心，作是思量：“此实希有未曾有事，以其众生不可得故，无命者故，无生者故，无有人故，无摩那婆故，无养育故，无寿者故，无有我故，亦无我所故。以诸阴故名为众生，一切诸阴亦不可得。以其界故名为众生，一切诸界亦不可得。以有入故名为众生，一切诸入亦不可得。以有业故得有果报，而彼行业亦不可得。无上菩提亦不可得，一切菩萨亦不可得，一切诸佛亦不可得，世尊虽尔，而复与诸菩萨授记。以何义故，如来与诸菩萨授记示其名号，显现业报说其当来菩萨大众，复显诸佛神通之力？又复说于正法之力，亦复显现庄严佛土，宣说众生有业有报？又复说于清净佛刹，示显菩萨游诸佛国从一佛土至一佛土？复演菩萨往彼供养，亦说供养殊胜神变，又列供具微妙希有？又复说于经若干劫当得作佛，其佛住世经若干劫，其佛当有若干声闻，彼佛灭后正法住世经若干劫？何故如来舍诸众生入般涅槃？”

尔时，大树紧那罗王生此疑已，与八亿紧那罗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问曰：

“我等闻佛所记已，　甚生疑惑大智慧，
既说授记复言空，　我于二说不能解。
既说空寂离自性，　法界平等无变动，
而复如来受供养，　此事云何众中月？
佛既说于无有生，　而复说发菩提心，
于无量智二种说，　此言秘密我不解。
云何言灭不可得，　而人师子说有死？
唯愿如实为记说，　除断我疑令无余。
云何佛说犹如幻，　又复显示生天中？
于释师子如是说，　此秘密教我不解。
佛说诸法无所依，　而复说依善知识？
此是世尊秘密语，　我实不解人中雄。
云何说于无所堪，　复教众生修诸业？
降伏怨敌天中尊，　秘密之说我不解。
云何佛说性自空，　复言观空得解脱？
我今于此不能解，　愿无边智断我疑。
云何佛说事尽灭，　复说诸法性寂灭？
我今唯愿无等等，　开显此等秘密说。
云何端正修伽陀，　显示诸法如虚空？
而愚痴人毁谤法，　死必堕于大地狱。
大雄恒说诸天道，　又复说于诸余趣，
既言此等由作业，　复道无有作业者。
不可胜者所宣说，　种种差别不可知，

我今于此生疑惑， 唯愿世尊见除断。
既言善业无可集， 复说修行得菩提，
沙门法王如是说， 此亦我等不能解。
云何说法不可尽， 而言谤者罪可毕？
无量智慧愿开示， 我于是中大有疑。
如来既说真际法， 复言颠倒及施等，
无翳净眼灭罪者， 此义唯愿为我说。
余无有能为我等， 宣释如是所疑事，
唯有如来能断除， 是故我敬一切智。”

尔时，世尊闻大树紧那罗王等问诸疑已，以偈答曰：

“汝言说空复授记， 于此二事不能解，
诸法若是不空者， 佛不为其说授记。
以何因缘如是说， 诸法若有体性者，
一切常住不可转， 彼应不减亦不增。
诸法体性本自空， 犹如平正清净镜，
能现一切诸色像， 如是当知一切法。
法界无有变异相， 汝于一切供养物，
一一诸分当观察， 何等分中而有相？
法界常住无变异， 智者应当如是观，
诸凡夫人悉迷惑， 无智慧故不能解。
汝言佛说无有生， 复说发心为难解，
汝等今当一心听， 十力所说秘密义。
凡夫没溺生死河， 亦复系心著彼处，
心常怀于想颠倒， 故受生死诸苦恼。
从本已来未闻法， 我若为彼定说者，
凡夫愚人于此法， 转复增长诸疑惑。
彼闻菩提胜利益， 其心专注于彼果，
其心又复生味著， 自然胜智无能过。
汝言无灭复有死， 此二我今不能知，
于此一心应谛听， 我当为汝真实说。
为彼计常诸众生， 是故如来说于灭，
恒见诸有皆衰坏， 无有一法是常者。
汝言诸法犹如幻， 复言生天怀疑者，
学人凡夫善趣等， 是法不定故如幻。
如汝所言无有依， 复言依止善知识，
欲求弃舍依止故， 善友为说无所依。
汝言毕竟无堪能， 复言有作我不解，
当观车为众分成， 亦观车有所作事。

若复有人著于我，亦复取于我所为，
我为是等说无堪，虽复如是非无作。
汝言一切性自空，复疑观空得解脱，
颠倒愚痴无智者，不能了知体性空。
从于妄想分别生，虚妄攀缘故被缚，
为化如是众生故，善逝说于性非有。
如汝所说事尽灭，一切诸法性亦灭，
迷惑无智诸众生，妄分别故生渴爱。
譬如渴者见阳焰，以忆想故增长渴，
愚人复为虚妄害，于无所有起分别。
渴者妄生见水想，阳焰之处水本无，
妄想所害诸众生，于诸不净起净想。
愚痴凡夫爱所缚，彼秽恶中性无净，
譬如阳焰似水相，彼中体性实无水。
如是身中无净色，身色亦复性非净，
愚痴凡夫颠倒见，妄作净想而被缚。
虽说诸法如虚空，亦说谤者堕地狱，
愚人闻之生怖畏，智者虽闻心安隐。
世间体性自空寂，愚痴无智起我想，
彼等若闻性空教，怖畏不得更受生。
彼等毁谤妙空法，皆由计著我见故，
如人系缚于虚空，是无智人堕地狱。
我本所说诸善趣，及为世间说余道，
说有作业而不失，亦夺其执有作者。
一切诸趣犹如梦，我为汝说如是知，
梦中无有去来相，颠倒见者著去来。
我既演说有作业，十方推求无作者，
譬如猛风吹诸树，其树相触则火出，
其风及树不作念，言谓我等能出火，
虽复如是而火生，当知有业无作者。
汝言福德无积聚，复云善得菩提果，
我今真实为汝说，汝当专谛至心听。
譬如世人得长寿，其命至于百余岁，
然彼岁数无聚积，一切缘集亦如是。
汝言诸法无有尽，复言我说业可毕，
观空法者无有穷，随世法故业有尽。
我虽说有实际法，颠倒亦非实际外，
颠倒愚痴众生辈，不能了知真实际。
紧那罗王当谛听，为具智慧勤进者，
一切诸相皆一相，所谓无相应当知。

若能解入于一字， 我为智者说菩提，
一切诸法皆无作， 此说阿字总持门。
一切菩萨之所行， 无边之相我已说，
此亦能入一切法， 所谓阿字总持门。
一切诸法皆寂灭， 示阿字门令得入，
树紧那罗应当知， 此亦阿字总持门。
一切诸法无分别， 入此法门已宣说，
紧那罗王应当知， 此亦阿字总持门。
一切诸法无自性， 示阿字门令得入，
树紧那罗应当知， 此亦阿字总持门。
一切诸法无有边， 以阿字门说诸法，
紧那罗王应当知， 此亦阿字总持门。
尽无尽法我已说， 应说一切法无尽，
一切十方诸如来， 已说无尽总持门。
一切诸法无有门， 物无有故现非有，
此亦即是总持门， 由是能入阿字门。
于诸不可思议法， 诸佛依实能显示，
树紧那罗应当知， 此亦阿字陀罗尼。
一切诸法无所趣， 我为智者说菩提，
此亦即是总持门， 是阿字门应当入。
一切诸法无有来， 若不修者则不得，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阿字门应当入。
诸法假名皆当有， 推其自性不可得，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阿字门应当入。
一切诸法无自性， 推其自性不可得，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陀罗尼佛所说。
一切诸法不可得， 以法自性无故然，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阿字门应当入。
树紧那罗应当听， 一切诸法离思念，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陀罗尼善逝说。
诸佛世尊已显示， 法无实故无障碍，
此亦是其总持门， 当入阿字陀罗尼。
一切诸法无障碍， 无有能障诸法者，
此亦是其总持门， 入阿字门我已说。
一切诸法无有生， 智者当知唯一相，
彼一切法无生者， 当知是法无有名。
一切诸法无有生， 其生本来不可得，
此亦是其总持门， 是阿字门应当入。
若法无实无生者， 不可睹见不可示，
诸法自性不可得， 是故无有能见者。

一切诸法无有比， 是故一相无有相，
譬如虚空无有等， 一切诸法亦复然。
一切诸法无增减， 非一非二非焦恼，
亦非是冷复非热， 以非有故不可见。
无有曲相及直相， 亦复无有明闇相，
亦无见闻诸相等， 是无所有陀罗尼。
非是谄曲非正直， 无有卷舒诸相等，
亦无瞋恚及欣喜， 复无起作与寂灭。
无有入相及出相， 无进无退无来往，
亦复无眠及无寤， 离觉知相应当知。
非是其眼复非盲， 无有能见及暗障，
亦无开相及闭相， 非是调伏非不调。
非是掉动及止息， 亦非世间非涅槃，
非是真实非虚妄， 如是当知佛境界。
为欲调伏世间故， 断除汝疑我无疑，
第一义中无人能， 除断一切他疑网。”

尔时，大树紧那罗王，闻佛说于总持之门，心大欣喜；既欣喜已，发勇猛心，即时化作八亿重阁。此诸重阁或在树上，或莲华上，或在山上，皆是七宝之所庄严。彼诸重阁，皆以种种众宝之盖、种种宝幢而用庄严，复以种种宝华旒苏、种种杂色缯彩旒苏而为庄饰。尔时，大树紧那罗王，并及八亿紧那罗众，持香山中所有水陆一切诸华，以散佛上；既散佛已，一一各升七宝重阁，绕佛三匝，复以水陆所有诸华，重散如来，复绕三匝。

尔时，大树紧那罗王，及与八亿紧那罗众，从重阁下复绕三匝，顶礼佛足，一心合掌，瞻仰世尊目不暂舍，却住一面，思念如来过去现在无量功德。

尔时，世尊知大树紧那罗王及八亿众深心乐欲，现微笑相。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善逝非是无缘笑， 天人所供如实说，
众睹佛笑悉怀疑， 众见最胜如初月。
妙色世尊谁今日， 于无二法起胜慧？
我于今日怀疑惑， 唯愿人尊除我疑。
谁于佛法得净心， 如来由彼现微笑？
唯愿如来为记说， 言说中胜断我疑。
是时一切诸大众， 若闻佛说皆欣喜，
愿除彼等诸疑惑， 如佛所教皆能行。
是故最胜两足尊， 除断疑惑为记说，
愿为紧那罗王等， 及为一切诸众生。”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答马胜言：

“善哉马胜知时问， 我今为汝分别说，
由汝问故我显示， 众人当得佛功德。
汝当清净专一心， 听希有事勿乱意，
所谓善逝最胜智， 无有障碍大知见。
紧那罗王设疑问， 为利一切诸众生，
我今说彼当来果， 谛听我当断汝疑。
树紧那罗八亿等， 王及臣民诸眷属，
是等于我供养已， 从此命终生天上。
从此已后九亿劫， 流转在于人天中，
具足修习五神通， 得智自在心自在。
彼于那由他佛刹， 是人师子遭化生，
身处天宫而不动， 恒受禅悦安隐乐。
彼于九十千万劫， 在于人天流转已，
各各自于佛刹中， 皆得成于无上道。
其劫号曰常照曜， 于彼劫中成佛道，
此皆一生补处人， 彼智慧者当得佛。
彼佛国土无一人， 非是修行成熟者，
皆是一生补处人， 无求声闻二乘者。
一切皆是大菩萨， 为世明者悉生彼，
悉是一生补处人， 后当皆得成佛道。
彼土诸大菩萨众， 安住弘誓大愿中，
我于无量诸佛刹， 皆悉修治令清净。
彼菩萨愿甚广大， 于长夜中善思量，
以其清净信乐心， 各自修治已佛刹。
彼诸佛土妙庄严， 远离一切诸烦恼，
其地遍有诸宫林， 解脱一切诸恶道。
所有诸过及八难， 彼佛国土悉皆无，
既修清净佛刹已， 众生便即易调伏。”

如是世尊天中天， 为紧那罗说授记，
彼时一切诸大众， 闻已心皆大欣喜。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六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六虚空行天授记品第十二

尔时，复有八万虚空行天，见阿修罗、伽楼罗及龙女、龙王、鸠

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陀罗等，供养如来并闻授记，皆大欣喜，踊跃无量，于佛法中深心爱乐，为供养佛故，起勇猛心。彼虚空行天，于迦毗罗城外，周遍八方六十由旬，雨曼陀罗华遍布其地，至于人膝；雨曼陀罗华遍布地已，持供养佛，绕佛三匝，即以偈颂，而赞佛言：

“诸根寂静微笑面， 救护一切诸众生，
善逝具足大慈悲， 故为世尊人师子。
如来大众皆安住， 于佛法中及涅槃，
导师世尊胜妙足， 我今头面而顶礼。
如十五日月盛满， 世人皆礼星中月，
如是一切诸天众， 睹佛笑面咸敬礼。
积集无量大福聚， 亦复成就智慧身，
具足无量大威德， 故我顶礼世间亲。
具足十力功德山， 于谛无畏离三垢，
成就十八不共法， 明见无疑说中胜。
具足三十二种相， 八十种好而自严，
其心胜上如帝幢， 故我顶礼无等等。
已能究竟持戒力， 禅力决定不倾动，
执持最上智慧剑， 最胜勇健降天魔。
于智慧力到彼岸， 调御声闻心无吝，
其心寂静游诸方， 度脱一切诸天人。
世尊人中胜师子， 得于最上寂灭法，
惟然十力愿我等， 亦当得此胜妙法。
愿我亦当天人中， 为诸世间所信乐！
愿如世尊等无异， 了知众生心乐欲！
愿我得利诸世间， 以怜愍心大悲心！
堕生死海苦众生， 愿我皆能得度脱！
愿我于诸天人中， 得作无上大导师，
我当解脱诸有趣， 为百苦逼诸众生。”

尔时，世尊知虚空行天深心信乐已，即便微笑。时，马胜比丘即以偈颂，而问佛言：

“佛牟尼王非无缘， 三界照明现微笑，
唯愿十力为我说， 为何众生现喜相？
见佛如来最胜面， 现微笑相令众喜，
一切大众皆怀疑， 愿闻佛说笑因缘。
愿大导师速为说， 微笑因缘利益事，
愿为除断众疑网， 沙门中王为宣说。

孰能令佛现喜笑， 谁于佛所上供养？
令谁能达生死底？ 愿人师子除我疑。
谁于今日动魔宫， 令魔狂乱心不安？
谁于今日令天众， 悉皆欣喜大踊跃？
唯愿为我速宣说， 除断一切世疑网，
大众若得闻佛说， 一切皆悉大欣喜。”

尔时，世尊即以偈颂答马胜言：

“马胜汝今请问我， 虚空行天受记事，
汝今问我大利益， 无量世间诸人天。
十力师子若无问， 不得为说佛子记，
汝于今日问如来， 广利一切世间故。
是空行天于我所， 以欣喜心供养我，
过于阿僧祇劫数， 灭除烦恼得成佛。
从于此间终没已， 便即生于天胜处，
于无量亿诸佛所， 悉知香华修供养。
于彼佛所发道心， 亦复增进菩提意，
以诸无量胜妙偈， 赞人师子自然智。
此等当于未来世， 无量无边诸佛所，
以胜香华而供养， 亦以妙偈而赞佛。
那罗延身菩萨等， 供养赞叹诸佛已，
于当来世欣喜劫， 得成最胜无上智。
其佛号曰华幢尊， 名称普闻无讥毁，
彼等八万天神众， 皆同一劫得作佛。
彼佛刹中无地狱， 亦无饿鬼及畜生，
彼土亦无修罗趣， 无有一切八难等。
此空行天成佛时， 彼土一切诸人民，
彼诸众生寿无量， 果报犹如忉利天。
其国不闻恶道名， 何况而有作恶者？
彼时众生皆如法， 一切悉是调伏众。
彼佛度人无量亿， 其数过于恒河沙，
为说无依无著法， 十力度脱彼众生。
彼佛入般涅槃已， 广布舍利起佛塔，
彼佛一一诸舍利， 于中皆现佛身相。
名称无毁诸身分， 为彼众生示神变，
无量亿数诸众生， 皆发无上菩提心。”

导师如是智方便， 为彼空行天授记，
一切大众闻记已， 皆悉欣喜大踊跃。

四天王授记品第十三

尔时，九万四天王天，见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陀罗等供养如来，并闻授空行天记，皆大欣喜，踊跃无量，于佛法中深心信乐。譬如有人乘于瓦船入于河中，心作是念："如此瓦船，不久当坏。未没以来，可速度岸，以免水难。"如是九万四天王天亦复如是，睹佛威神，为得佛法故，起深信乐，发勇猛心，供养如来。

尔时，四天王天并四天王，变化九万七宝妙帐，杂色种种，端妙希奇，广大严丽，其中多有赤真珠帐、火珠宝帐、琉璃宝帐、天金色帐、金刚珠帐，化作如是九万七宝帐已，于虚空中绕佛三匝。又复化作九万天乐，于虚空中亦复旋转绕佛三匝。又复化作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持此化华，而散佛上。复绕三匝，即以偈颂而赞佛言：

"诸天有九亿， 悉于导师所，
皆一心合掌， 愿乐佛功德。
无掉亦无没， 无贪亦无悔，
无举亦无下， 故礼两足尊。
断除诸有种， 亦灭无明闇，
拔除烦恼刺， 能摧我慢山。
佛善拔毒箭， 能灭诸疮疣，
善修不逸行， 身圆满无减。
灭除诸烦恼， 解脱一切缚，
断除诸结使， 出离诸愦闹。
空及无相法， 是佛之所行，
一切诸有中， 其心无愿乐。
除断渴爱根， 弃舍无明闇，
于诸四颠倒， 悉皆能远离。
佛能知实际， 世间无知者，
凡夫闻生惧， 如鹿怖猎师。
堕身见众生， 于空不能知，
无明所覆蔽， 著世间系缚。
如实见真如， 观世犹空拳，
为世显实智， 由彼获净眼。
显示诸阴空， 名色亦复然，
界法体非有， 诸入亦如是。
此法及余法， 以名字而说，
此名字诸法， 佛说悉皆空。
譬如大幻师， 化作种种像，

无众生施设， 无命亦无人。
如是诸阴界， 诸根十二入，
皆从幻化生， 如来作是说。
譬如善画师， 画作白象身，
枝节皆相似， 高下亦复然。
实无高下相， 但惑愚者眼，
是法界平等， 愚者自迷惑。
佛皆为显示， 如掌庵罗果，
智者不迷惑， 善学诸佛教。
如来大智慧， 为世间智炬，
转于妙法轮， 教化诸群生。
当愿开觉我， 无上寂菩提，
转于妙法轮， 如佛今所转。
我等于世间， 迷失道路者，
当为说妙法， 如今佛所说。”

尔时，世尊知彼四天王天深心所念，即便微笑。其佛口中，出于种种五色光明。尔时，马胜即以偈颂，问如来言：

“佛非无因缘， 而现微笑相，
大雄佛世尊， 愿为说笑缘。
睹佛现微笑， 一切诸会众，
悉怀大疑惑， 人尊应当知。
谁今坏魔众？ 谁今得除疑？
谁于法决定？ 唯愿人尊说。
谁今得供佛？ 谁奉佛教行？
此众皆怀疑， 愿导师为说。
两足尊说记， 众生若闻已，
悉皆除疑网， 唯愿导师说。
复令诸众生， 依于种智道，
速逮得菩提， 是故应说记。”

尔时，世尊复以偈答马胜言：

“善哉汝马胜， 为众故请佛，
其微笑因缘， 谛听为汝说。
为愍诸世间， 当一心专听，
诸天满九万， 悉皆住我前。
以清净信心， 已曾供养佛，
复以偈赞叹， 了知诸空法。
于法得决定， 安住我法中，

此等诸天众，曾供八亿佛。
复于当来世，无量亿佛所，
供养彼诸佛，求于无上道。
于无量亿佛，若不供养者，
彼于菩提树，终不坐取证。
彼等当来世，得成于佛道，
号名曰大持，于世间最上。
彼诸世间灯，各有声闻众，
八十众会集，知见无障碍。
彼等成佛已，彼土诸众生，
一切皆寿命，具足八亿岁。
彼佛无量智，无数亿比丘，
皆远尘离垢，悉住最后身。
彼佛灭度后，为彼功德者，
庄严彼佛刹，遣作无量塔。
彼无量千众，及百那由他，
供养彼塔庙，利益世间人，
或发菩提心，或有证涅槃。
彼佛灭度已，正法久住世，
经于八亿岁，无量那由他，
彼诸法王子，受持护法故。”

四天王天众，彼佛授记已，
为利益世间，成熟众生故。
大众得闻已，心皆大欣喜，
踊跃无有量，奉顺如来教。

三十三天授记品第十四

尔时，复有八亿忉利诸天，其天帝释最为上首，见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荼、乾闼婆、夜叉、紧那罗、虚空行天乃至四天王天，供养如来及闻授记，皆大欣喜，踊跃无量，于佛法中深心信乐。深信乐已，尔时帝释及忉利天，起勇猛心，供养如来，即便化作八亿七宝重阁，种种杂色端严殊特精妙希奇，皆悉垂布赤珠、璎珞、琉璃、璎珞、杂璎珞、火珠宝璎珞。一一重阁皆有百级庄严幢门，一一级中皆悉复有四小重阁，庄饰窗牖及师子座、幢幡、帐盖、宝铃、罗网。有天童女端严第一，侍重阁所及师子座，击诸天乐。又复化作八亿善调马车，天庄严具而严饰之，所谓宝幢幡盖及诸音乐。于一切迦毗罗大城，周遍纵广六十由旬，散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

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婆华、波卢使迦华、摩诃波卢使迦华，遍布其地，至于人膝。尔时，帝释又复化作八亿伊罗龙象，一一龙象有八亿头，一一象头各有六牙，一一牙上有七华池，一一池中有七莲华，一一莲华皆有千叶，一一叶中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女，种种庄严。于重阁间，安置龙象、宝车随后供养如来。天重阁上，雨天栴檀末、天沉水末、天真金末，雨天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波卢沙华、摩诃波卢沙华、迦迦罗婆华、摩诃迦迦罗华、金华、银华、毗琉璃华、种种杂色波吒梨华，如是化作一切种种胜妙宝华而散佛上。彼天童女或作音乐，或歌或舞，或动其身，如阿修罗中广说。又复化作八亿善调马王，种种庄严而乘其上。复以种种天诸供具，而散佛上。复有八亿诸天音乐，在虚空中自然而作。复于八亿宝车之上，一一各有一化天女。彼八亿天女或歌或舞，或作音乐，或动其身，如修罗中广说。彼伊罗龙王头中，所化天女悉作音乐，如阿修罗供养中广说。尔时，八亿天女悉供养佛。

尔时，彼八亿天作如是念："是化天女供养如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佛所说。"彼知一切法如幻化已，于诸法中无有疑网。彼诸法中得无疑已，绕佛三匝，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彼于诸法知如幻已，亦知自身同于幻化，知彼供养及以如来亦同于幻，佛所说法亦复如是。于诸幻法得无疑已，即以偈颂而赞佛言：

"此诸化人设供养，　一切诸人亦复然，
帝释天等及诸法，　一切悉皆如幻化。
如来导师亦如幻，　声闻众从法化生，
于佛所说悉无疑，　能解如来所说记。
如来世尊所说法，　愚痴凡夫不能了，
如来所说诸法等，　一切悉皆犹如幻。
若诸学人及无学，　佛弟子众调伏者，
此等亦复如幻化，　我于此法得无疑。
世尊若人乐寂默，　独一无恼如骐驎，
此等一切悉同幻，　我于此法亦无疑。
若行佛行菩萨行，　利益众生不放逸，
彼是菩萨如来子，　一切悉皆如幻化。
善逝导师自然智，　十力大悲智无量，
智慧自在世间最，　彼佛如是亦如幻。
如佛世尊所说法，　清凉寂静无所依，
得涅槃法及涅槃，　彼等亦复犹如幻。
善逝如法无所有，　一切犹如幻化性，
于此佛法及智慧，　我等于中悉无疑。
我等常愿得如佛，　见一切法亦如幻，

我等行此佛境界， 愿得成佛无有疑。”

尔时，世尊知八亿三十三天深心信乐已，即便微笑。尔时，慧命马胜即以偈颂，请问佛言：

“名称无比具诸德， 如来现笑非无因，
如来今日为何笑？ 唯愿为说除我疑。
众见如来现微笑， 见已众皆怀犹豫，
唯愿除彼众疑惑， 令众勿怀诸疑网。
彼诸天众皆欣喜， 赞叹如来及供养，
如来现笑今为谁？ 愿佛为说令众喜。
诸德清净犹如月， 应供养者愿为说，
如来所说彼若闻， 此等欣喜得成佛。
如此诸天大众等， 知一切法犹如幻，
诸天修学无障碍， 唯愿十力说此事。
一切大众若除疑， 以欣喜心修菩提，
起增上欲不下劣， 众闻即发勇猛心。”

尔时，世尊以偈颂答马胜言：

“马胜汝今问如来， 善合时机大利益，
佛知天众欣喜已， 我现笑缘今当说。
汝为天众问笑因， 今大利益诸众生，
我今为汝说笑因， 以清净心善谛听。
如是诸天大众等， 知一切法犹如幻，
无量无碍智见慧， 当来离闇得作佛。
过去流转生死中， 曾供诸佛如恒沙，
于彼佛所数修习， 一切诸法犹如幻。
今复于我设胜供， 亦知诸法同幻化，
此于佛法深信乐， 当来之世必成佛。
于此佛法所作福， 无有失坏及障碍，
天众于我供养已， 复知诸法犹如幻。
当来世近住劫中， 得成最胜说中胜，
彼胜福者皆同号， 名因陀罗幢王佛。
彼佛宣说如幻法， 度脱无量亿众生，
是故汝等舍放逸， 修一切法应如幻。
是不逸者我所化， 为满菩提分法故，
精进由如救头燃， 速求寂灭胜菩提。”

夜摩天授记品第十五

尔时，复有四亿夜摩天众，见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那罗、虚空行天、四天王天、忉利天等，供养如来并闻授记，皆大欣喜，踊跃无量。尔时，夜摩天众，知佛如来以无碍智授彼记已，即于佛法起信乐心；起信乐已，即作是念：“如是佛法甚奇微妙！若证佛法者，无有不知，无有不见，无不简择，无有不证，于已生、未生、现生，或已灭、当灭、现灭，若业及报，皆如实知。甚奇！如来能知世谛及第一义，善知此二更无有余。彼佛世尊于其空法善能知见，善知简择善证相应，故名萨婆若。何谓世谛？一切世俗生死所行，于此诸法悉能晓知。第一义者，无有言说，无有知者，非心所行；以无知故，无能说者，无显示者，无开说者，无有闻者；以无说故，亦无知者，无生无示，无有见者，无有施设，无有取著，无有觉知，无有能到亦无所到，无能亲近，无能测量，无有建立，无有弃舍，无有所作亦无能作，无誉无毁无利无衰，无称无讥无苦无乐，非色非非色，非数非非数，非明非非明，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世间非涅槃，非觉非观，非进非退，无动无作，无有戏论，过诸戏论；所说色相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相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诸相亦复如是；色相不可得，声、香、味、触、法相不可得；眼识相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亦不可得；眼触相不可得，耳、鼻、舌、身及意触相亦复如是；眼触生受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亦复如是；色思觉相亦不可得，乃至法思觉相亦复如是；意相不可得，空相不可得，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识界亦不可得；欲界相不可得，色界相不可得，无色界相不可得；有为相不可得，无为相不可得。如是等若彼彼法言说无能说者，如是如是法名不可说法也。佛法最胜无闻，愚痴凡夫众生不能知故，闻已惊怖。彼于佛法心生怖畏，于一切智智便即退失。诸天世人应当怜愍，如此众生常处生死，恒为苦切。”

尔时，夜摩天观诸世间烦恼众生已，为得佛法故，为供养如来故，起勇猛心，所设供具过忉利天而供养佛；供养佛已，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

尔时，夜摩天即以偈颂，而叹佛言：

“佛见诸阴皆空寂， 于其界入亦复然，
诸根聚积皆离相， 如来如实悉了知。
世间智者于实法， 不从他闻自然解，
所谓世谛及真谛， 离此更无第三法。
如来悲愍于一切， 为利世间说俗谛，
如来宣说于世间， 为诸众生显六趣。
地狱畜生及饿鬼， 人天之道及修罗，
下劣之家及胜家， 所有贫家及富家，
奴仆之属及婢使， 男女等类及二根，

所有世间诸六道，佛无比身悉已说。
观于世谛诸法已，佛为利世故宣说，
众生乐著于生死，不能离于世八法。
所谓利衰及毁誉，所有称讥及苦乐，
得利便即生欣喜，失利心即生瞋恼。
余如所说应当知，世间皆随此八法，
于俗谛中说真者，彼颠倒慧应当知。
不净乐中说乐净，于无我中说为我，
无常法中说为常，住此相中而取著，
闻于如来所说教，恐怖诽谤不信受。
诽谤如来实教已，坠堕极苦地狱中，
凡愚贪求世乐故，转受无边百种苦。
若有于其佛法中，如实观察不颠倒，
弃舍诸有入涅槃，犹如蛇脱其故皮。
一切诸法体性无，空无有相第一义，
若闻此法生爱乐，必得无上胜菩提。
如来如实说此法，除断天众诸疑惑，
悉发无上菩提心，为度一切众生故。
如此天众发心已，皆悉欣喜心清净，
得闻最胜佛法已，此诸天众皆成佛。”

尔时，世尊知彼四亿夜摩天众深心信乐，即便微笑。尔时，马胜即以偈颂，问如来曰：

“佛为世间故现笑，一切时众皆生疑，
唯愿世尊说笑因，令此众会皆欣喜。
闻于诸天授记已，一切皆悉大踊跃，
有智慧者发勇猛，于佛法中如说行。
此佛如来诸胜众，具足有佛功德器，
善哉宣说美妙言，为摄如是大众故。
闻佛功德心喜乐，此诸大众必当得，
闻于如来授记已，如法当勤修精进。
善哉人尊说中胜，于疑惑众二心者，
唯愿世尊速为说，时众一心乐欲闻。
彼夜摩天授胜记，愿人师子速为说，
此诸大众皆欣喜，一切悉发菩提心。”

尔时，世尊即以偈颂答马胜曰：

“为利世间故现笑，马胜合时善咨问，
利益无量诸大众，闻佛如来功德故。

乐著贪瞋诸众生，于佛功德无乐慧，
其心愚痴所惑乱，当没生死大海中。
若于佛法深信乐，曾于先佛已请问，
与大悲心相应者，是人能得佛功德。
若人见彼衰恼逼，胜人于彼起悲心，
彼诸众生闻佛德，顶受佛教如华鬘。
我诸众会大清净，于先佛所曾修福，
彼于如来功德所，顶受犹如婆师鬘。
夜摩天众先佛所，曾修持戒除贪著，
厌离烦恼心清净，于移众生起悲心。
于无量佛曾亲近，其数犹如恒河沙，
彼曾修习无量善，为求无上菩提故。
知众生没烦恼已，于苦众生起悲心，
于人师子利世者，问诸法门无有量。
我今导师为彼说，闻者悉得成佛道，
知彼众生烦恼钩，为说最上胜妙法。
彼胜丈夫大导师，为彼众生说空法，
彼闻诸佛所说已，悉皆了知诸法空。
所谓空无诸法相，说无自性无相法，
如是了知诸佛法，悉皆安住佛功德。
此等胜妙供养我，如法各自受记莂，
当于来世星宿劫，悉皆得成无上道。
如是如来无增减，其数满足四十亿，
其佛同号净智尊，开悟无量诸众生。”

大仙降伏诸怨者，答于马胜所咨问，
满夜摩天所愿求，大众天人皆欣喜。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七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七兜率陀天授记品第十六

尔时，八亿兜率陀天，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乃至夜摩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作如是念：“于何等法，世尊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为色受记，受、想、行、识得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耶？”彼等诸天复作是念：“非与色记，亦复非与受、想、行、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何以故？色既不生，菩提亦不生，云何无生色能悟无生菩提？如是乃至识亦不生，云何无生识能悟无生菩提？色既不灭，菩提亦不灭，云何不灭色能悟不灭菩提？如是乃至识亦不

灭，云何不灭识能悟不灭菩提？色无分别，菩提亦无分别，云何无分别色能悟无分别菩提？如是乃至识亦无分别，云何无分别识能悟无分别菩提？色既无二，菩提亦无二，云何无二色能悟无二菩提？如是乃至识亦无二，云何无二识能悟无二菩提？色既无作，菩提亦无作，云何无作色能觉无作菩提？如是乃至识亦无作，云何无作识能觉无作菩提？色既不可得，菩提亦不可得，云何不可得色能觉不可得菩提？如是乃至识阴不可得，菩提亦不可得，云何不可得识能觉不可得菩提？如是于彼不可得诸法中，何者是佛？何者是菩提？何者是菩萨？何者是授记？色阴空，受、想、行、识亦复皆空。何以故？性自空故。如是佛空、菩提空、菩萨空、授记空。何以故？自体空故。如是性空一切法中所言佛者，但名，但用，但是世谛，但是言说，但是施设；所言色阴，受、想、行、识亦但名用，世俗言说及以施设，智者于此不应取著。譬如有人于其梦中受五欲乐，彼人寤已不见彼乐，忆念不得五欲乐故便生苦恼；如是住于菩萨乘者，若有取著不会菩提，不证菩提故不得其味，以不得味故心生苦恼。何以故？如是诸法如梦不实。彼法义别愚痴凡夫，取解各异。一切诸法当如是知。何法是佛？何法是菩萨？何法是菩提？彼诸佛法皆不可得，凡夫不可得，凡夫法亦不可得，声闻不可得，声闻法亦不可得，辟支佛不可得，辟支佛法亦不可得，菩萨不可得，菩萨法亦不可得，佛不可得，佛法亦不可得，菩提不可得，涅槃亦不可得。我等于此诸法之中，解了无疑。”

尔时，兜率陀天，于斯法中既无疑虑，于世尊所乐修供养，所作供养胜夜摩天，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即以偈颂赞世尊曰：

“所有住佛功德者， 如来为其说行法，
彼得三种解脱门， 无等境界中修行。
无色亦无受想行， 无其受者亦无心，
斯则无碍智境界， 乐离欲阴人师子。
彼诸智慧妙丈夫， 不取发于菩提想，
离阴已获胜善根， 于佛功德无疑虑。
志愿无上大菩提， 然于菩提离取著，
是故内心无忧喜， 名为佛子修圣行。
同佛见法悉平等， 是故于法无所畏，
智者于此世间处， 求佛功德起修行。
简择色相无所著， 弃舍一切有相心，
于彼三有不起愿， 观察诸有悉皆空。
能知五阴各不生， 如来授记及菩提，
菩提心等亦无生， 作是说者非愚惑。
如来功德及生死， 此诸佛法悉无生，
如是知者人中胜， 是为真实如来子。

若能知是阴不灭， 界入及以如来法，
佛与菩提及授记， 斯等诸法皆不灭。
若为菩提修行者， 当知彼亦是不灭，
知诸世间不灭故， 彼求菩提不为难。
五阴界入与菩提， 佛及菩萨皆无作，
如是了知为佛子， 彼人能持佛正法。
阴界诸入皆无觉， 菩提与佛并菩萨，
及以授记悉无觉， 如是知者为佛子。
五阴界入性空寂， 佛与菩提及授记，
如来真子修行者， 斯等亦皆自性空。
阴界诸入悉虚妄， 两足世尊及菩提，
行者授记亦虚妄， 如是了知为佛子。
非是依止非不依， 亦非有法非无法，
非是有为非无为， 如是了知为佛子。
世尊如是见世间， 我等如是知佛心，
即为胜妙供养佛， 及以一切贤圣众。
我等赞佛所得福， 唯佛世尊能了知，
以斯功德施群生， 愿皆成佛具众相。”

尔时，世尊闻彼兜率诸天赞已，及知深信，即为天众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曰：

“得大势力无上士， 以其因力现笑光，
愿佛说是微笑因， 令众得闻皆欣喜。
以见如来微笑故， 此诸大众悉怀疑，
众会殷勤普瞻仰， 咸皆一心欲听闻。
犹如世间有病人， 唯思医师及良药，
如是大众于佛所， 愿乐欲闻说授记。
斯等皆有深智慧， 志求菩提无所著，
一切恭敬悉瞻仰， 唯希如来为记莂。
世尊于此起大悲， 以佛智力断疑网，
是故大众得欣喜， 咸皆愿求佛功德。
世尊今正授记时， 唯愿除灭诸疑惑，
如来久已离怨敌， 愿断众邪外道论。”

尔时，世尊即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汝今启请如来义， 问其微笑正是时，
为利世间故致问， 必当饶益诸众生。
知诸天众心乐欲， 故我现是微笑光，
以知佛法胜妙故， 于我便作上供养。

彼皆如实见世间， 随顺圣教得证法，
已到三种解脱门， 非诸世间所能知。
过去已供无量佛， 亦曾问是深义趣，
于彼佛所久修空， 今故于斯显空义。
是故今者于此处， 便得值遇佛世尊，
以空赞叹无上士， 利益一切诸世间。
如斯世间悉无生， 诸佛菩提及授记，
所有修行菩提者， 彼等一切亦无生。
众生悉同有此法， 如是知已得菩提，
过去曾学菩提心， 彼于此义能解了。
如是世间亦不灭， 斯诸天众善通达，
明智照了悉无疑， 是故彼天皆作佛。
决定必得无依处， 于法不取离分别，
一切世间皆无作， 彼于斯义能了知。
一切法体离自性， 天众心净无疑惑，
菩提及与菩提心， 一切皆空无自性。
兜率诸天坚固慧， 皆悉安住无所依，
故得菩提不为难， 必当速成无上智。
于其未来星宿劫， 当得度脱无边众，
彼天一切皆成佛， 同号名曰择法王。”

如来于此诸天众， 知其心乐为记说，
一切天人闻说已， 咸皆踊跃称心意。

化乐天授记品第十七

尔时，化乐天王为首，与其眷属七亿化乐诸天众等，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乃至见诸兜率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咸皆称心，得住实际，于真如中无有疑惑；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头面作礼，向佛合掌，异口同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一切诸法是真实际、无边际、无碍际、无住际、无尽际、不二际、非际、实际。世尊，所言实际者，不颠倒故；无边际者，无限量故；无碍际者，离对治故；无住际者，离自性故；无尽际者，无有生故；不二际者，谓一味故；言非际者，是非有故。世尊，彼实际者遍一切处，无有一法而非实际。世尊，谓菩提者亦是实际。世尊，何者是菩提？一切法是菩提，离自性故。乃至五无间业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无自性，五无间业亦无自性，是故无间业亦是菩提。世尊，言菩提者，如无余涅槃性亦如无间业性。何以故？一切法即是无余涅槃性，亦是无间业性。是故无余涅槃界即是菩提。世尊，

若有众生住生死者可求涅槃，于实际中无住生死求涅槃者。何以故？实际无二故。世尊，我等于此解了无疑。若于此法无疑虑者，当知是人已曾过去于诸佛所，得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尔时，世尊闻化乐天王及诸七亿化乐天等说授记已，欲令大众心喜悦故，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曰：

“怜愍世者现微笑， 而不说其笑因缘，
天人导师非无因， 现此奇特微笑相。
既见世尊笑光已， 今诸大众悉怀疑，
唯愿说其微笑因， 断除一切诸疑网。
斯等若蒙如来说， 闻已咸生希有心，
为彼众会净真路， 趣向菩提作因缘。
若有众生疑虑者， 是人难得妙菩提，
唯愿大智断疑惑， 精勤速证无上道。
世尊此诸大众等， 志求菩提离诸恶，
得闻诸天授记已， 决定当成大法王。
是故世尊愿怜愍， 除断一切疑惑心，
授此诸天菩提记， 令诸大众皆欣喜。”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哀愍世间故现笑， 马胜汝今问我义，
我悉与彼天授记， 汝等咸各净心听。
此诸化乐天众等， 自说授记得菩提，
众中既作师子吼， 能坏外道诸邪见。
譬如空中雨众石， 必堕大地无有疑，
如是佛子离疑惑， 自知定当成佛道。
犹如日没至夜时， 当知日出必不久，
如是佛子备众行， 定知必当具十力。
又如日在正中时， 观诸色像皆明了，
如是佛子具众行， 自知必得萨婆若。
喻若日光至没时， 众人咸知日不见，
如是佛子皆自知， 决定当得最胜智。
譬如众流趣其下， 智者当知归大海，
如是佛子具明慧， 定知必得上菩提。
如人以石掷虚空， 决定堕地无疑虑，
如是佛子悉自知， 不久当得世间解。
智者法尔有此见， 以知法故不致疑，
自知分有佛功德， 必定近于自然智。
假使诸魔那由众， 现佛言汝不作佛，

不能沮坏其心意， 已自善解真法故。
决定于彼佛功德， 咸各自说得授记，
于斯诸天授记事， 如来悉生随喜心。
此天所修菩萨行， 悉自了知不由他，
彼等自说成善逝， 世尊于此皆随喜。
是故马胜若有人， 欲得无上菩提者，
可于此法应勤求， 必获最胜安隐处。
自成正觉悟斯理， 随义如实能了知，
亲近供养善知识， 彼证菩提不为难。
若有千劫修苦行， 皮膏血肉无恋惜，
若能解了斯义趣， 此福广大胜于彼。
过去所有一切佛， 未来怜愍众生者，
及以现在诸世尊， 悉依此法成佛道。
化天于我供养已， 咸皆善知第一义，
曾供过去诸如来， 悟斯义理当成佛。
诸佛所有胜三昧， 及以现在所住定，
彼天深得佛境界， 由本先世久修习。
马胜化乐天子等， 于彼三昧无有疑，
清净佛法既善学， 今于佛道现修行。
是故于理生信解， 当正勤求离苦边，
常应亲近多闻者， 必得无上大菩提。
闻佛所说妙法已， 化乐诸天众会等，
皆悉欣喜除疑网， 流注趣向大涅槃。”

他化自在天授记品第十八

尔时，他化自在天王为首，与其眷属八十那由他诸天众等，见诸阿修罗、伽楼罗、龙女、龙王、鸠槃荼、乾闼婆、夜叉、紧那罗、诃罗伽阇天、四天王、忉利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悦，皆得称心，异口同声，而白佛言：“世尊，化乐诸天所说实际者，我等尚不见实，况复见际？何以故？世尊，若见实者可言见际。何以故？是人行于二处住如是乘者，若善男子、善女人，应为彼说此二种法：‘此二法者，非真境界。’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不二法不信不入，虽复如是此人发心望得菩提，当知是人行于非径。何以故？此于菩提非道行故。世尊，若有众生求菩提者，是人不见一法可觉。何以故？无有少法可得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世尊，彼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有为非无为，非有非无，非可识非可知，非可舍非可修非可证。谓菩提者，彼法非与余法作对治，余法亦不与彼法作对治。何以故？彼法非杂烦恼非离烦恼，

法体不可得性自离故，此法不与彼法作对治，彼法亦不与此法作对治。何以故？一切诸法离诸相故。是故彼法非可知非可识，非可舍非可修非可证。世尊，色生者离生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世尊，色灭者离色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世尊，过去者离过去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未来者离未来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现在者离现在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世尊，有为者离有为相故，彼亦非可知乃至非可证；无为者离无为相故，彼亦非可知非可识，非可舍非可修非可证。世尊，如是等乃至为阴所摄，或过去所摄、现在所摄、未来所摄，或有为所摄、无为所摄，此等诸法皆不可得。以不得故，是故彼法非可知非可识，非可舍非可修非可证。世尊，若有如是为求菩提发心修行善男子、善女人，彼皆名为住菩萨乘。”

尔时，他化自在诸天，咸各说已所知法已，以偈赞曰：

“世尊善说尽有边， 永不暂受六趣身，
世间无智畏生死， 发心欲度生死岸。
彼诸阴体不可得， 以阴性相本自空，
一切法空皆无相， 是故诸法离对治。
自体即空无有物， 无有可知及修舍，
亦复非是可证法， 如来说有即非有。
相求菩提不可得， 助道诸法亦如是，
取心求佛不可得， 菩萨相求亦不得。
坚著诸相愚痴辈， 彼等望得悟菩提，
颠倒境界取相行， 无智非行菩提道。
入佛境界离众相， 名为智者如法行，
远离诸相及无相， 亦离于空及不空。
彼能悟解无上道， 于诸外道非境界，
亦非声闻所能知， 又非缘觉之所趣。
心得解脱净无垢， 罗汉于法相应者，
及诸一切辟支佛， 非彼智慧之境界。
彼句非为相心知， 及修少空亦不解，
若有解空说空者， 亦说诸法无自性。
彼受佛教无毁訾， 是名善修空寂静，
能悟难悟菩提道， 世尊于彼真导师。
赞佛二足最尊已， 所获无量诸功德，
回施一切诸群生， 成佛觉悟未觉者。”

尔时，世尊知彼八十那由他他化自在天，及以天王等得深信已，欲令大众增益善根，故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曰：

“二足世尊现微笑，以知他化深信故，
未曾演说笑因缘，唯愿如来为解释。
大圣今者非无因，现是希有微笑相，
愿佛开显因缘义，灭除大众诸疑惑。
由见世尊微笑故，今此众会悉怀疑，
怜愍一切世间者，唯愿敷演分别说。
此众咸皆背生死，合掌恭敬求涅槃，
斯等靡不怀犹豫，无碍说者愿断除。
悉皆正信善逝法，心得开解离取著，
咸有净信尊重心，善哉牟尼愿解说。
勇猛精进于佛法，远离疑网登圣路，
一切诸佛游此道，是故愿除大众疑。”

尔时，世尊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汝为怜愍大众故，以偈问我正是时，
具足辩才有巧便，乃能问此微笑义。
以问如来现笑故，必当利益无量众，
是故一切众会等，皆得住于胜菩提。
知彼他化深信已，故我现是微笑光，
一切随顺如来教，为求菩提修妙行。
观察世法离诸相，如见阳焰非真实，
愚者见焰谓是水，欲求菩提勿同彼。
取相贪乐凡夫境，无智常怖于无相，
愚痴执相舍正路，离相能获妙菩提。
妄想思量虚伪法，随所分别即被缚，
智者观相悉皆空，得上寂灭陀罗尼。
执相凡愚住恶心，彼皆无智归六趣，
轮回逼迫受众苦，都由愚痴住相故。
著相众生见诸阴，佛与菩提及菩萨，
智者离相见空已，能得无上大菩提。
住相之类增烦恼，能观无相得除结，
所谓结者即是相，观结无相即断除。
若有分别求道者，分别于道为障碍，
智者虽复行于欲，彼欲即为无相行。
诸法无体不可得，分别诸法说言空，
若离分别得无相，彼即菩提更无余。
闻于善逝说是语，大众除疑得无畏，
顶受牟尼所说法，如智顶戴瞻蔔华。
斯诸天众获无畏，于我设供最无上，

亦知诸法佛境界， 当作世间大导师。”

诸梵天等授记品第十九

尔时，六千万诸梵众天，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乃至他化自在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皆得称心。彼于世谛禅，以喜悦为食，亦于佛法中，得智慧明宿植善根故，已曾亲承供养诸佛故，及深信清净故，于甚深法获得法忍。彼诸天等，知诸法无作非无作、非生非不生、非有非不有、非起非不起、非灭非不灭、非依非不依、非清非浊、非憎非爱、非贤非愚、非知非不知、非见非不见、非受非不受、非恻非不恻、非无非非无、非物非非物、非可得非不可得、非去非来、非趣非不趣、非空非不空、非相非不相、非愿非不愿。彼诸梵天，于一切法心无所著，亦无所住，于非用中不作非用想，于非不用中亦不作非不用想，于语言中无语言想，于非语言亦无非语言想，于有作中无其作想，于无作中亦无无作想，于凡夫不作凡夫想，于非凡夫亦不作非凡夫想，于凡夫法不作凡夫法想，于非凡夫法亦不作非凡夫法想，于声闻不作声闻想，于非声闻亦不作非声闻想，于声闻法不作声闻法想，于非声闻法亦不作非声闻法想，于缘觉不作缘觉想，于非缘觉亦不作非缘觉想，于缘觉法不作缘觉法想，于非缘觉法亦不作非缘觉法想，于菩萨不作菩萨想，于非菩萨亦不作非菩萨想，于菩萨法不作菩萨法想，于非菩萨法亦不作非菩萨法想，于佛不作佛想，于非佛亦不作非佛想，于佛法不作佛法想，于非佛法亦不作非佛法想，于涅槃不作涅槃想，于非涅槃亦不作非涅槃想，于生死不作生死想，于非生死亦不作非生死想。如是彼天一切皆悉离诸分别，定心清净。彼等既得清净心故，以寂灭法，说偈赞佛：

“大圣甚深寂灭智， 修行寂灭到彼岸，
演说寂灭度众生， 亦自常行寂灭法。
菩提寂灭善清净， 斯法牟尼之境界，
速得寂灭胜甘露， 以是今得尽诸有。
恒说寂灭微妙道， 是彼智者所行处，
八正之路灭恼浊， 拔济一切诸群生。
善修寂灭证菩提， 乃是先佛之所行，
修彼能到安隐城， 过去诸佛所证知。
是诸如来修学法， 导师如是化世间，
若人能行有学法， 获得无学胜菩提。
一心趣向寂灭道， 诸根寂静久修习，
当得为佛世间解， 那罗延力度群生。
若知寂灭甘露者， 能尽一切诸有相，

是为真实如来子， 寂灭能除世间畏。
彼等所设供养佛， 胜上希有最殊特，
所说寂灭尽烦恼， 于诸无相最第一。
世间寂灭离诸相， 所谓寂灭即涅槃，
众生轮转受诸苦， 远离寂灭取相故。
牟尼诸法不思议， 即是菩提一切智，
已度淤泥到彼岸， 故佛于此无疑虑。
若有离阴得解脱， 于佛大乘不愿乐，
欲求菩提思灭度， 于其五阴生怖畏，
离欲净心求涅槃， 彼等如是简择智，
于法取相凡夫境， 是谓如来之所说，
若取寂灭即是缚， 以是不得一切智。
若有于其五阴相， 不生存执取著心，
彼能利益释迦法， 是名喜乐无相行。
能获无名安隐处， 逮得菩提佛境界，
降魔诤论灭烦恼， 速得成就一切智。
我等赞叹无上士， 所获寂灭诸功德，
唯佛大智能了知， 回施众生愿成佛。”

尔时，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知诸梵天赞叹佛已，对佛正立，以实功德而赞颂言：

“法王已知一切法， 不实虚诳如空拳，
亦如秋云及电光， 是故大圣离取心。
犹如梦中饥饿人， 餐食百味甘美膳，
梦人饥食皆不实， 如来见法亦如是。
又如梦中焦渴人， 得饮清净凉冷水，
梦渴饮水皆虚妄， 佛见诸法亦如是。
无作无受无众生， 无其作业及得报，
亦无得受果报者， 世尊于此无疑虑。
譬如美言得人爱， 然彼语言无可最，
亦无言说及听者， 大圣了知皆不实。
如闻箜篌美妙音， 其声亦无真实性，
世尊如是见诸阴， 知阴无体不可得。
犹如摩尼性自净， 系之衣上随色变，
诸法自体本清净， 虚妄分别增倒染。
譬如无垢鲜白衣， 随受染色种种变，
诸法如是性自净， 随所分别而染污。
犹如有人闻贝声， 寻其贝声从何来，
其声非自非他性， 大仙见法亦如是。

如人思美肴膳食， 其食众缘所合成，
观食各各无自性， 如来见法皆如是。
譬如众缘号为城， 推其城体无自性，
如是众缘皆悉空， 法王见法亦如斯。
喻若有人击鼓声， 虽能令人心欣喜，
声及众缘皆悉空， 大圣见法亦如是。
譬如有人打鼓时， 其声不从十方来，
声灭亦不向诸方， 世尊见法皆如是。
如是彼人击鼓已， 其鼓不生憎爱心，
亦不分别众缘性， 佛见诸法皆若斯。
又如彼人打妙鼓， 声不作心生他喜，
及以众缘皆亦然， 导师见法皆如是。
如人击彼妙鼓时， 鼓亦不生苦乐想，
亦不观察众缘性， 如来见法皆如是。
犹如有人击妙鼓， 声不即缘亦不离，
及彼伎缘亦复然， 牟尼见法皆如是。”

尔时，世尊知诸梵天大梵王等深心敬信，及以寂灭赞颂佛已，又见大众欲生善根，即便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曰：

“既见如来口中出， 离垢清净微笑光，
世间天人大众等， 一切咸生希有心。
以见世尊微笑故， 诸来大众普怀疑，
皆悉瞻仰如来面， 殷勤愿乐欲听闻。
愿佛开示笑因缘， 荡除大众疑惑心，
最胜牟尼非无因， 而现希有微笑相。
诸佛所现微笑光， 必为利益诸世间，
今者为谁现此笑？ 唯愿敷演分别说。
大众得闻必欣喜， 由知微笑因缘故，
斯诸大众皆合掌， 一心瞻仰乐欲闻。
是故愿佛为解释， 必当断灭诸疑惑，
导师为彼诸来众， 愿垂演说微笑因。
众会若闻必喜悦， 以得洗除疑网故，
众心坚固皆清净， 专念希仰如来德。
大众瞻仰世尊颜， 犹如睹见初生月，
具八妙声如梵天， 一心渴仰愿速闻。
天人众等闻佛说， 必得除疑住正法，
梵音演说义相应， 得闻甚深出世法。
佛智善巧能悦豫， 故令大众增踊跃，
此众心净离疑结， 能乐如来一切智。

精进勇猛有力人， 乃能志求无上道，
是故导师愍世间， 唯愿解说令众喜。
善哉世尊平等心， 怜愍一切诸众生，
令诸大众增善根， 安心不动求佛智。”

尔时，世尊即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怜愍一切诸世间， 故我现是微笑光，
汝当谛听说彼因， 其义甚深微妙句。
此诸众会若得闻， 发勤精进修善业，
当得利益诸众生， 于佛妙法起胜行。
斯诸梵众皆欣喜， 如来法中悉无疑，
那由他劫久修行， 犹如恒河沙劫数。
于诸境界悉不著， 心如虚空无障碍，
虽乐常修菩萨行， 而不速取菩提证。
此等复于未来世， 无量亿劫恒沙数，
天众清净无垢秽， 得大势力住世间。
然后当成一切智， 为大法王有威力，
具足功德尽诸有， 观诸世间悉空寂。
彼佛如本久修行， 寿命限量亦如是，
斯诸善逝住世时， 能于苦恼度众生。
彼佛国土无伦匹， 世界严净甚滋茂，
无量那由劫数中， 如来演说不可尽。
彼佛刹土严净事， 无量佛说亦不尽，
彼佛同号大智力， 国土皆悉名最胜，
为众演说不动法， 不可思议无所依。
彼佛世界众生等， 咸皆修治诸善根，
无一众生受后有， 生死之中重生者。
彼等当时有一苦， 于其世间便显现，
唯畏诸行皆无常， 令诸众生起厌离。
尔时彼国众生辈， 离老病死诸苦相，
一切依于一教法， 同厌无常修胜行。
彼诸众生当尔时， 耳更不闻余音声，
唯闻不净无常苦， 无我寂灭空无相。
甘露涅槃及菩提， 安隐清凉无上乐，
斯等如是胜妙音， 恒常数数而得闻。
尔时更无余声响， 若树若壁及露地，
或复空中及寺庙， 但闻如是微妙句。
闻已一切皆得道， 便于生死得解脱，
皆是如来神力故， 具八功德妙音声。

尔时无有杂毒心， 所谓离欲及瞋恚，
亦无愚痴出恶声， 粗言逼恼来经耳。
一切厌背于生死， 趣向涅槃大正路，
彼土一切悉当空， 佛及众生皆灭度。
斯是彼佛大神力， 发弘志愿不思议，
曾于过去那由劫， 为求菩提修道行。
彼国所有诸众生， 一切悉皆当作佛，
此诸梵天发广愿， 皆由观察寂灭句。
悉得证知甚深义， 解了如来吉祥路，
其所修学皆通达， 于诸世间为导师。
彼能观察众生空， 不生疲倦懈怠心，
是故巧入诸法性， 修集菩萨胜妙行。”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八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八光音天得授记品第二十

尔时，五十八千万光音诸天，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乃至梵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皆得称心，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恭敬作礼，白佛言：“世尊，有三昧名照耀一切法，若菩萨摩诃萨学是三昧，一切法中悉得光明，得入菩萨法门。菩萨摩诃萨解了知已，得无边辩、无碍辩、相续辩、种种辩、美妙辩、真善辩、相应辩、解脱辩、微细辩、不共辩、甚深辩，乃至得于如来之辩。世尊，何者名为照耀一切法三昧？菩萨入此诸法门故，念诸觉观，知一切法无觉离觉。是无觉法遍一切处，无有一法能觉察者。何以故？性自离故。若法无性，云何能觉知一切法？无其觉已。入阿字门得上辩才，彼菩萨入阿字门已，得无边辩。阿字无边，阿字非普遍，阿字无作，阿字非有为，阿字非成就，阿字非事，阿字无所依，阿字无动转，阿字非略，阿字非广，阿字非分别，阿字非众事成，阿字不可穿，阿字非色，阿字不可示，阿字不可观，阿字无有能见者，阿字非可思，阿字不定住，阿字非可知，阿字非能知，阿字非可测，阿字不能自示现，阿字亦不能示他，阿字非思议，阿字不去，阿字不来，阿字非近，阿字非远，阿字非言说，阿字亦非可说法，阿字非名，阿字非用，阿字非现前，阿字非覆障，阿字非移转，阿字非可改，阿字非差别，阿字无二，阿字非生，阿字非虚妄，阿字非真实，阿字不可说，阿字非生灭，阿字非清净，阿字亦非可净法，阿字非执持，阿字非摄他，阿字非弃舍，阿字不为他法作，阿字亦不作他法，阿字不生，阿字不灭，阿字不能生他法，亦复不能灭诸法，阿字非生非不生，阿字不与生法作生因，亦复不作不生缘，阿字非依非不依，阿字

非假非不假，阿字非却非不却，阿字非许非不许，阿字非可得亦非不可得，阿字非空非不空，阿字非分别非不分别，阿字非相非不相，阿字非愿非不愿。世尊，一切诸法皆如是相，所谓无相；一切诸法皆同一实，所谓无实；皆同一趣，所谓无趣；皆同一入，所谓无入；皆同一假，所谓无假；皆同一用，所谓无用；一切诸法皆同一说，所谓无说。世尊，诸法无起不可得故，诸法非有以无有故，诸法无生以不生故，诸法无灭以不灭故，无为法者无有作故。世尊，一切法皆同一如，当如是知。世尊，是诸不生法，彼法事用云何得知？世尊，譬如有人梦中所作，当知诸法亦复如是。何以故？梦所作事，不生不起亦非有故。梦虽不实，非无假名说有梦作，一切诸法皆亦如是。世尊，譬如响声唯有假名，诸法但假亦复如是。世尊，喻若幻人但是假名，当知诸法亦复如是。世尊，譬如阳焰但假名字，诸法假名亦复如是。世尊，如镜中像但有名用，当知诸法亦复如是。世尊，为悦豫凡愚说有梦事，梦中所作皆非真实；响、幻、焰、影亦复如是，但有假名皆无实作。世尊，我等如是解知如来所说法义。”

尔时，光音诸天以偈赞佛：

“世尊善知此法义， 及余种种无边法。
如来所有诸佛子， 得父资财常游戏，
世间少智莫能入， 由常计著我心故。
十方求我不可得， 我体本来性自空，
如空阳焰非实水， 愚痴见彼作水想。
都由无智生迷惑， 虚妄颠倒计我人，
彼痴愚惑如来教， 是故不解深义趣。
凡夫心识如焰水， 不能了知诸阴义，
心乐生死著苦箭， 诸根駃流所漂溺。
斯等毕竟无自性， 为痴覆蔽妄受苦，
彼皆失智心迷乱， 于诸苦中生乐想。
心常颠倒顺三毒， 是诸烦恼甚可怖，
贪欲瞋恚及愚痴， 斯诸结使常随逐。
深乐受故生渴爱， 愚痴不识故受苦，
无智随顺诸烦恼， 如人痴负怨家行。
闻佛所说空教门， 于空反畏失解脱，
譬如怯人执持刀， 应得安隐反生畏。
大智世尊所说法， 谓是微妙阿字门，
能生真实胜智慧， 犹如平地生大树。
降诸魔怨那由众， 能悟安隐妙菩提，
以彼八正大船筏， 于诸有海度群生。
世尊所有诸佛子， 了知如来胜教法，
速灭烦恼诸怨敌， 疾证无上大菩提。

既自解脱离毒心，见余毒者施智药，
得到究竟彼岸果，获大安乐无为处。
一切诸法皆悉空，诸余外论妄分别，
明人弃恶就正路，皆由本来久修学。
心无所著即解脱，诸法体性自如是，
彼能如是了知者，成佛大力那罗延。
无有系缚及缚者，诸法性空皆亦无，
真如寂灭及非如，非是垢秽亦非净，
烦恼无相亦无断，以其本来性自空。
如是能知真实法，彼人当得一切智，
自证解脱复度他，此等不生亦不灭。
世间天人皆迷惑，如春禽兽见焰水，
虚妄分别起渴心，想见男女受苦恼。
以业种种生诸趣，由心作故有差别，
造业有报及以受，彼业无有能作者。
我等如是解佛法，是诸如来妙境界，
是故如来心调伏，诸根寂静能忍辱。
世尊如法得供养，清净无垢尽诸秽，
具足众德离闇冥，唯佛能施三界眼。
我今赞佛所获福，唯有出世大导师，
二足世尊功德聚，能知我等所得报。
以此微妙胜善根，回施一切诸群生，
愿彼当于未来世，悉得成就一切智。”

尔时，世尊知光音天深信心已，及知修行辩才具足，欲令大众功德善根当复渐渐胜进增长故，是时如来即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即以偈颂，问世尊曰：

“大悲善逝非无因，而现希有微笑相，
能利世间无上士，正觉智慧超群生。
两足世尊功德聚，怜愍众生愿演说，
为谁而现此微笑，殊胜光显于世间？
一切众生若得闻，心意决定大喜悦，
修行善业证佛果，得离生死到涅槃。
斯诸世间天人众，生死苦恼之所逼，
愿度群生于有海，演说八正大船路。
如是得闻大仙说，具八功德最胜道，
世间于是生欣喜，乐修诸善愿成佛。
勇猛精进有大力，内心清净离诸疑，
当传如来所说法，是佛真子顺圣教。

此诸众会无余念， 一心瞻仰大瞿昙，
唯愿敷演授记事， 令其决断疑惑心。
合掌恭敬正意住， 咸皆愿乐欲听闻，
善哉愿说甘露味， 诸有渴法当得饮。
是等一切诸会众， 心净爱乐胜功德，
瞻仰如来最胜颜， 犹如婴儿观母面。
大慧愿授此天记， 开现微笑因缘事，
得闻如来授记已， 世间当获大利益。
谁于牟尼增善根， 及以发愿得满足，
克获微妙功德藏？ 我今乐闻彼受记。
大众必生欣喜心， 闻佛所说授记故，
决定当具念慧力， 及得修行三昧定。”

尔时，世尊即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善哉马胜所问事， 辩才应机正是时，
斯即如来神通力， 以是汝今生智慧。
为利世间故增辩， 是故汝今能致问，
我今为彼说授记， 寂静诸根一心听。
此诸胜慧光音天， 过去已供无量佛，
见是世间孤无救， 发心安住欲作佛。
修治真实微妙行， 必定当成一切智，
为求佛道诸众生， 如迷失径教正路。
如是得闻世尊教， 其声最胜无等等，
乐佛功德智慧人， 必得究竟到彼岸。
彼有智力知善恶， 决定当获佛菩提，
欣喜已发菩提愿， 如妇生男称其心。
此天为求菩提者， 示其出世真正路，
于不可说那由劫， 修习菩萨胜妙行。
所化众生过众星， 安置于佛菩提已，
当来具足世间解， 自然成就一切智。
彼等妙土不可说， 世界宽广有百亿，
是诸妙刹甚清净， 无量种种胜庄严。
彼佛国土诸众生， 无三恶趣及八难，
一切皆发菩提心， 咸各得住不退转。
彼诸如来国土中， 亦复无有小乘法，
众生悉皆求佛道， 便得进趣不退地。
是诸刹土众生类， 一切寿命悉齐等，
经于十亿恒沙劫， 皆由值遇诸佛故。
若教那由刹众生， 悉得入于小涅槃，

若复有人化一人，或男或女入大乘。
初福比此功德聚，算数譬喻不能及，
是故若住大乘者，应当转化于余人。
马胜以是因缘故，如来出世甚为难，
犹如优昙极难值，无边大智如是说。
以巧深智善知识，善解方便示正路，
安隐无上胜菩提，若人求者应亲近。
从佛口闻如是语，具足微妙甚深义，
一切大众皆欣喜，踊跃充满称心意。
那由诸天住空中，皆散天衣旋转下，
欣喜赞声满虚空，敬礼无比大神力。
清净妙智度世间，能灭众生烦恼热，
佛说甘露灭三毒，如阿伽陀消众毒。
得闻智慧断诸结，世间迷惑多苦恼，
于其有趣当得脱，从佛得闻胜法故。”

遍净天授记品第二十一

尔时，十二那由他遍净诸天等，见诸阿修罗、伽楼罗乃至光音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皆得称心，自现威力，而白佛言：“世尊，有三昧名超过一切法。菩萨摩诃萨得是三昧已，于诸攀缘及一切事，皆生乐受，不生苦受。假使于其地狱事中，受诸苦恼皆生乐想；或复于其畜生道中，受畜生报亦生乐想；或复饿鬼道中，受饥饿苦亦生乐想；或复于彼阿修罗道中亦生乐想；或复人中所受诸苦，亦起乐想不生苦想。假使截手及以截足、割耳、劓鼻，或复鞭打杖刺入身，或复牢狱系闭，或复倒悬，或复裁割犹如衣帛，或复裹系及以束缚，或复切脍，或复锤捣犹如甘蔗，或复蹉蹋破如芦苇，或复火烧如稣油炷，或复燃身喻若明炬，或与师子虎狼为食，或复酽醋及以辛汁浇灌口鼻，或复蒸煮及以火炙，或与狂象践踏其身，或复挑目，或以鉾槊穿刺高举，假使瞋怒来截其首，如是一切悉生乐想。何以故？由彼菩萨于其长夜修菩萨行时，发如是愿：‘若有众生施我食者，愿彼一切得涅槃乐。若有与我洗浴身体，礼拜奉迎，尊重供养，若有众生骂辱于我，复有人人赞叹于我，若有众生鞭打斫刺夺我身命，愿彼一切得涅槃乐，乃至觉悟无上菩提。’彼菩萨成就如是心，具足如是业，亦复具足如是愿，于一切众生皆起乐想，常能修集无间不断，以是业报故，得一切法乐善取三昧。彼菩萨得此三昧时，不为众魔之所动坏，亦不为魔事之所系缚。当知是菩萨得五种自在。何等为五？一者、寿命自在，二者、生自在，三者、业自在，四者、觉观自在，五者、众具果报自在。彼菩萨摩诃萨，若欲过一生证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者，以彼三昧力故即便能得；若不乐速证无上菩提，能住无量阿僧祇劫度脱众生。何以故？当知彼菩萨住于大乘，与诸菩萨常为导师，摄受一切诸余菩萨。是大菩萨厌离诸趣为众生故，亦复生于一切趣中，究竟一切菩萨所学，为般若波罗蜜之所摄受，具足一切巧方便力，知诸魔业得法究竟。彼诸菩萨承佛威神，于一切法皆得尽知。”

尔时，遍净诸天即以偈颂，赞世尊曰：

“我等一切遍净天， 于诸佛法皆尽知，
头面归敬天人师， 诸根寂静知寂灭。
解了诸义智所供， 已度生死牟尼尊，
我今赞叹大导师， 能善导他非他导。
诸法性相非究竟， 亦复无有依住处，
如来善知妄想事， 犹如幻师知幻术。
智人解了语言音， 喻若深谷诸响声，
世尊如是善知见， 一切世间天人等。
无有众生及以命， 亦复无人无寿者，
大智观察一切想， 了达众想悉归空。
二足世尊慈无等， 恒常行慈不暂舍，
一切世间诸天人， 不能测知如来智。
导师演说缘众生， 所谓慈心是善修，
了知一切诸众生， 无有众生及命者。
我等于此无垢浊， 其心清净离疑惑，
是故于佛胜智慧， 应受供者令供养。
于其十方世界中， 求苦毕竟不可得，
如来无上天中天， 说于众生起慈心。
斯即是其世尊教， 我今得解亦如佛，
是故我于世间解， 今得供养应供者。
既无众生亦无苦， 是故无有可救度，
已得遣除心忧闷， 便获欣喜大踊悦。
如是佛教不思议， 我等已得如实知，
是故我今供养佛， 愿得如来无上智。
佛于诸趣不见苦， 涅槃亦复不可得，
增上弃舍于生死， 以此饶益诸世间。
无苦无趣无众生， 亦无涅槃而可依，
如是得知佛法已， 是故我等今供养。
佛具慈悲及喜舍， 转为世间常演说，
而复不见有众生， 得住于四无量心。
不见有其放逸者， 亦复不见不放逸，
如是知佛教法已， 我今供养大导师。

于身离身无上士， 观身毕竟不可得，
虽然亦非不有说， 而说有念失念者。
善逝常说修学念， 所谓观身正念处，
我等如是知佛法， 今得供养救度者。
世尊观受不可得， 以受无有体性故，
亦复观察于受者， 毕竟无其真实性。
又复观彼修念者， 究竟亦复不可得，
我等如是知佛性， 今得供养天人师。
观心及以心数法， 毕竟无体不可得，
亦复不见有修念， 及以正住念处者。
佛说念与心和合， 乐求解脱应修学，
我等如是知佛教， 今得供养正遍知。
如来不见有诸法， 亦复不见修法者，
大圣所说修习念， 彼念亦复性自空。
复说念与法和合， 欲求解脱应当修，
我等如是知佛法， 今得供养一切智。
念处一尚不可得， 何况而复有三四？
所谓于彼念住处， 彼诸念处皆悉无。
是故真求不可得， 毕竟无受苦乐者，
我等如是知圣教， 今得供养佛世尊。
牟尼所说四正勤， 若有比丘专修习，
斯即能为解脱路， 当得出于生死海。
而无解脱无缚者， 无佛无教及菩提，
然复不坏假名用， 是故我今供大圣。
佛说四种如意足， 胜妙安隐解脱道，
寂静诸根众生辈， 修行此道得涅槃。
如意及足修行者， 真实观察不可得，
而非断绝示有作， 智慧境界不可见。
如是世尊教法中， 我等于此皆悉知，
其心清净无垢秽， 皆得远离诸疑惑。
以斯即为上供养， 供养堪受胜供者，
是故妙智无伦匹， 我今悉得修供养。
世间解者说五根， 出世能趣解脱道，
慎莫放逸常勤修， 是为趣向涅槃路。
无根及以修根者， 亦无解脱及脱者，
我等于此悉无疑， 是故今得供养佛。
导师所说五种力， 非邪能趣涅槃城，
此能尽灭烦恼缚， 令诸缚者得解脱。
彼诸力体性自空， 烦恼及佛皆亦无，
我等于此无疑虑， 是故今得供如来。

大仙所说七种善， 菩提分法最胜道，
能解一切众生缚， 趣向涅槃大正路。
无有系缚及解脱， 亦无受缚得脱者，
我等于斯无疑惑， 是故今得供养佛。
世尊说此八正路， 显示一切诸群生，
是诸烦恼苦之本， 修学圣道能断除。
斯等二法离对治， 所谓圣路及烦恼，
诸天于此悉无疑， 故今供养应供者。
修奢摩他及舍那， 斯道能尽诸苦边，
令受诸苦习气垢， 世尊旷劫已荡除。
奢摩他及舍那果， 是等一切皆悉空，
天众于此离疑网， 是故我等今供养。
佛说不净治贪欲， 慈心对治于瞋恚，
毗婆舍那痴对治， 如来显示诸众生。
斯皆无作无暂停， 是故无垢亦无净，
我等于是悉无疑， 常乐供养大导师。
如来所说十不善， 斯等名之为业道，
杀生偷盗及邪淫， 妄语两舌与恶口，
绮语贪欲及瞋恚， 最后第十名邪见，
佛说此等为不善， 是诸众生恶业道。
既无众生亦无害， 自余九业亦如是，
无有对治诸善恶， 以彼自性空寂故。
然复非无十力教， 以其不坏法体性，
我于佛慧亦不疑， 是故今供无上智。
若有修此如来法， 是人即为真佛子，
彼人处处皆受乐， 恒常远离诸苦恼。
如是善逝胜智慧， 安隐引导诸群生，
我等于此离疑心， 今悉供养应供者。”

尔时，遍净诸天偈赞佛已，咸皆默然，却住一面。尔时，世尊见彼天众默然而住，及知彼天深信心已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曰：

“今佛世尊最胜智， 为利世间现微笑，
十力世雄超一切， 而能化伏诸大众。
善解诸法大导师， 所现微笑非无因，
心无所乏世间解， 唯愿解说微笑义。
此诸大众皆一心， 无其乱想住正念，
喜心瞻仰功德山， 唯乐听闻恭敬住。
于佛自在大论师， 若得闻说必欣喜，

善解诸法决定智， 当得作佛导群生。
若人于佛生净信， 必成大智世间最，
测知微妙甘露句， 是人能观于十方。
谁于未来世劫中， 当得作佛愍世间，
微妙言辞大导师？ 唯愿说彼令众喜。
若于圣雄沙门所， 生其敬信尊重心，
亦住正法生信慧， 一切诸魔不能动。
若能生信得决定， 即是佛子从心生，
唯愿世尊演说彼， 以是大众得除疑。
若有于其众生所， 慈心普覆遍世间，
智慧坚固当成佛， 便得安住一切智。
百福庄严无上士， 唯愿开演除疑网，
谁欲受持世尊法， 如来为其现微笑？
愿得闻佛善巧说， 具八功德微妙音，
先自得趣于善道， 后能引导诸群生。
如是善逝微妙法， 佛子得住于彼中，
世尊佛种不断绝， 必得久住于世间。”

尔时，世尊即以偈答慧命马胜言：

“马胜汝今问笑光， 我为利益诸世间，
汝获福德称其心， 斯福无量不可尽。
妙士乃能应时问， 以是大利诸众生，
汝及一切大众等， 欣喜一心听我说。
斯等遍净诸天众， 于我法中悉无疑，
一切欣喜净信心， 以偈赞颂我功德。
此天曾于过去世， 供养千亿那由佛，
亦于彼佛问斯义， 一切法中得无疑。
由彼往昔因缘故， 今以偈颂赞叹我，
亦复净心当赞叹， 贤劫一切诸如来。
当于优波罗劫中， 成佛大力那罗延，
教化不思那由众， 引导入于涅槃城。
彼诸大仙成佛时， 所得名称甚微妙，
我今为汝说彼佛， 一心寂静善谛听。
同其劫中悉作佛， 号曰法幢等正觉，
咸皆救度不思议， 那由他众入涅槃。
彼诸如来灭度已， 焚身广布诸舍利，
以此舍利皆起塔， 遍满佛刹如散华。
尔时一切佛舍利， 各各皆悉广流布，
彼佛一一涅槃后， 咸皆饶益于世间。

不思那由众生辈， 供养彼佛舍利已，
当得甘露妙涅槃， 三世诸佛之所赞。
若有称彼诸佛名， 所获微妙胜善根，
当得成就有学道， 值佛转获殊胜果。
犹如无量难思众， 皆于我所种善根，
欣喜信乐清净心， 当得值遇弥勒佛。
如是彼佛声闻众， 从佛复至诸佛所，
常得值佛入众会， 皆由供养彼舍利。”

得闻如斯佛语已， 一切大众生希有，
胜妙功德有威神， 遍净诸天清信士。
及诸大众普欣喜， 悉皆流注向菩提，
得知如来大势力， 咸各顶礼世尊足。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九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九广果天授记品第二十二

尔时，八亿广果诸天，见诸阿修罗、伽楼罗、龙及龙女、鸠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那罗、摩睺罗伽、诃罗伽阇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摩天、光音天、遍净天等，供养如来，闻授记已，欣喜踊跃，皆得称心；入一一法门，从一一法门见无量法门，于一切法门得无量辩、不断辩、相应辩、解脱辩、无著辩、无碍辩、微细辩、甚深辩、种种辩、美妙辩、相续辩；于诸辩才皆悉知已，于如来所敬信尊重，而作是言：“世尊，有陀罗尼名无量门，若有菩萨修集是陀罗尼者，当知得彼不断辩等，于一切境界中心不迷惑，是诸境界无有一法非陀罗尼。是菩萨摩诃萨得是陀罗尼时，于诸法中悉得陀罗尼解辩才无碍。若菩萨住是无量法门陀罗尼时，于五阴入、十二入，入十八界，入于诸根，入四谛，入十二因缘，入于众生入及非众生，入于有入非有，入于取相入非取相，入于依入非依，入于空入于我，入于相入非相，入于愿入非愿，入于有为入无为，入如是一切处，得不坏辩才。是菩萨于阴入中得陀罗尼，所谓色阴者即非成就。何以故？无有少色法得成就者。何以故？地地界性非成就。如是水、火、风界性亦非成就。何以故？地性离故。若法无体性，是名非成就；如是水、火、风性自离故，以法无体性，是故非成就。如是色非成就，以非成就故，不可说名过去、现在及以未来。何以故？色非有法故，是故不可得。若色不生者即是不灭，以不生灭故，即不可说。复有如是说，所有过去色、现在未来色，此等和合名为色阴，其色体性亦不可得，何有过去、现在、未

来？是故色阴非是可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阴入即是陀罗尼入，以陀罗尼入故，阴不可得；以阴不可得故，陀罗尼亦不可得；以陀罗尼入不可得，唯是但名，但用，但假，但是世俗，但是言说，但是施设，非阴、非色，亦非色入，亦非陀罗尼体性可得。何以故？所谓阴等非是作法，以非作法故，无有积聚；以积聚故，得名为阴。譬如世间多物积聚，假名城屋、舍宅、殿堂、重阁、楼阙、窗牖、栏楯、城壁、女墙、却敌、寮孔，周回具足名之为城。彼色性即不可得，无有积聚；以无积聚故，即便无色，亦无色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性不可得，无有积聚；以无积聚故，即便无识亦无识阴，彼诸阴入应如是知。彼眼入者是谁入？谓苦入。何者是眼？谓清净四大所造色名为眼。何等是四大？谓清净地界、水火风界。彼净地界性自离故，以法体不可得，彼即非成就。如是清净水、火、风界体性自离，以法体不可得，彼即非成就。如是眼入非成就，是故不可说言过去、现在、未来。何以故？眼入非物，以非物故不生不灭，若不生灭者即是不可说。如是眼不生灭，入亦不生灭；以不生灭故，即是不可说，应当如是知，唯是但名，但用，但假，但是世俗，但是言说，彼名名体亦离自性。何以故？无有一法得名为眼，名为入，名为苦；以名不可得，是故眼入亦不可得；以眼不可得即是陀罗尼入，是陀罗尼入亦不可得。何以故？性自离故，但名，但用，但假施设、世俗言说，如是以眼入入得陀罗尼，得陀罗尼已便得辩才。当知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亦皆如是。于彼界入得陀罗尼眼，眼体不可得，界体不可得。何以故？眼离眼性故，界离界性故，以法体不可得，彼即非物，以非物故即非成就，非成就者不生不灭；以不生灭故，彼即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但名，但用，但假，但世俗，但言说，但施设。彼名离名自性，乃至施设亦离施设自性。若法无自性不可得者，即是非物，以非物故即非成就，非成就者即非生灭；以不生灭故，彼即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若于三世所不摄者，彼名即非相，亦非想，非用非假，非有为非可说，非来非去，非可为他说非可显示，非可知非可识，非黑非白，非窟宅离窟宅故，非至非可至故，非得非可得故，非证非可证故，非凡夫亦非凡夫地，非声闻亦非声闻地，非缘觉亦非缘觉地，非菩萨亦非菩萨地，非佛亦非佛地，非地亦非非地，此即是真如不异如非非如，寂灭无相但用但假。谓如来者，但世俗故说名如来，非第一义有如来也。何以故？彼法不可得故无如来。于彼界入，应当入如是眼耳鼻舌身意界、法界、意识界。如是一切余界亦应知，应当如是广入法界。

“世尊，彼法界说言阴时，而不坏彼法界本性；说言入时说言界时，说言四谛时，说言十二因缘时，亦不坏本法界体性。彼法界随所说处，一切诸法建立名字，皆不坏彼法界体性。世尊，譬如地界随其所在作异名字，而不坏彼本地界性。世尊，如是法界随其所在作异名字，亦复不坏法界本性。如是水、火、风界亦复如是。世尊，譬如虚

空随其所在差别异用，而不坏彼虚空体性。世尊，如是法界随其所在差别名用，而不坏彼法界体性。世尊，入诸根时即是入法界。言诸根者，所谓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男根、女根、命根、乐根、苦根、喜根、忧根、舍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欲知根、知根、知己根。彼眼眼体不可得根，根体不可得。何以故？是眼离眼自性故。以法无体性，彼即非物，以非物故即非成就，非成就者彼即不生，若不生者即是不灭；以不生灭故，不可说言彼是过去、现在、未来；若于三世中不生灭者，彼即非眼亦非眼根，云何有用？应如是知。世尊，譬如空拳虚诳无物，但有名字乃至言说，于第一义中空拳亦无如是眼及眼根。犹如空拳虚妄非实而现虚相诳惑凡夫，但有名字乃至言说，于第一义眼及眼根俱不可得。如是世尊得一切智已，为度众生故说名为根；彼等诸根于第一义，性自离故根体皆空。其法体空者用亦虚妄，非有非实诳惑凡愚。离自性故不生不灭，不生灭者不得说言彼是过去、现在、未来。若于三世中无者彼即无名无相，非可说非可为他说，非生非可生，非已知非当知，非已闻非当闻，非识非可识，非已证非当证，非已得非当得，非已见非当见，非已到非当到。何以故？彼非有故。世尊，譬如有人于其梦中受乐喜笑呓语游戏，是人尔时从寐寤已，忆念梦中受乐游戏，念已求之不见不得。何以故？彼人梦中受乐喜笑呓语游戏，尚自无实，何况寤时？若见若得，无有是处。世尊，如是诸根，犹如梦中受乐游戏，实不可得；如是一切诸法体性亦不可得，以不可得故，不可说言彼是过去、现在、未来；若于三世中不可得者，彼即不可说。一切诸根当如是知。世尊，若入法界即入一切法，入一切法即是入法界。

“世尊，入四谛法即是入法界。何等为四？谓苦、集、灭、道。世尊亦说一切诸法皆悉是空，非众生、非命、非补特伽罗、非想、非相，我等于此法中无有疑虑。世尊，以无众生故亦复无苦。何以故？众生无处苦谛亦无。以无苦故集谛亦无。何以故？无如是因而无果者。世尊，以无集故灭谛亦无。何以故？无集谛故亦无断集。以无灭故道谛亦无。何以故？无有是道不断集者。世尊，道果者谓是灭谛，彼烦恼不可得断，烦恼灭亦不可得，以灭不可得故道亦不可得，无有如是道而无其果。此四圣谛但是分别虚妄非有，以非有故，不可说言过去、现在及以未来；若于三世中不可得者，彼即非生非灭，非相非想，非设非可设，非示非可示，非显非可显，非语言非可语言，非言辞非可言词，非说非可说，非见非可见，非知非可知，非识非可识，非测非可测，非达非可达，非到非可到，非得非可得，非闻非可闻，非见非可见，非对非可对，非证非可证，非白非黑，非明非暗，非去非来，非浅非深，非清非浊，非畏非安，非缚非解，非憎非爱，非烦恼非清净，非智非非智，非路非非路，非坏非非坏，非摄受非非摄受，非生死非非生死，非可得非不可得，非众生非非众生，非命非非命，非寿者非非寿者，非我非非我，非物非非物，非空非不空，非相

非非相，非愿非不愿，非依非不依，非有为非无为，非断非常，非邪非正，非实非妄，非妄想非非妄想，非处非非处，非宅非非宅，非知非不知，非舍非修，非生死非涅槃，非觉非不觉，非凡夫境界，非声闻境界，非缘觉境界，非菩萨境界，非佛境界，非境界非非境界，非作非不作。如是入谛即是入法界，入法界已即得陀罗尼，得陀罗尼已即得辩才。

“入十二因缘即是入法界，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渴爱，渴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是众苦大聚。如是无明灭则行灭，乃至忧悲苦恼灭众苦大聚灭。世尊，彼无明无明体不可得。何以故？性自离故。若法无体性彼即非物，以非物故即非成就，非成就者非生非灭，非生灭者即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若于三世中不可得者，无名无形，无相无想，亦非差别，是但名，但假，但用，但世俗，但言说。为教化一切凡夫众生故，彼无明于第一义实不可得，不可得者即非差别用，亦不可说。世尊，若是但名乃至但施设，彼即非实，唯是虚妄、言说分别、觉观非定，但是戏论。彼无明若无自性者，云何能生行？无明无故行亦不生，以不生故，彼即不老不病不死不流转即不生。何以故？若不生者云何有老？以无老故乃至不生。若不生不死者，即是一切过现未来诸佛菩提，但世俗名字，非第一义。所言无明即是菩提，当知诸有支亦复如是。如是入十二因缘，当知即是入于法界。

“世尊，如来不生，一切诸法亦不生，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如来不灭，一切诸法亦不灭，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世尊，如来无相，一切诸法亦无相，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略而言之，如是无相不可得，非垢非净，非爱非憎，法界不可识，亦复不可知。世尊，真如者即是如来，一切诸法即是真如，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世尊，实际者即是如来，一切诸法即是实际，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世尊，随所法中即有如来，于其法中即有一切法，是故一切法即是如来。世尊，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彼诸众生是计著见。何以故？如来不二，菩提亦不二；不二者，不能觉悟于不二。世尊，若复有人作如是言：‘如来转于无上法轮。’彼诸众生是执著见。何以故？如来非进退。世尊，若复有人作如是言：‘如来灭度无量众生。’彼等一切皆是执见。何以故？一切诸法实无众生，是故无有得灭度者。世尊，若复有人作如是言：‘如来利益无量众生。’彼等一切是取著见。何以故？如来不为利益众生，亦复不为不利众生出现于世。世尊，若复有人于未来世作如是言：‘如来舍寿。’彼诸众生皆是执见。何以故？法界无摄受亦无舍故。世尊，若复有人作如是言：‘如来入于无余涅槃界。’彼诸众生是计著见。何以故？法界非生死，亦非涅槃。世尊，若复有人于我所说法，能决定知者，彼诸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不退转。世尊，假使法界有其变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能如

是信者，必定当觉无上菩提无有变退。”

尔时，八亿广果诸天，于世尊所演说自己所证法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而立，异口同声，以偈赞佛：

“敬礼善逝知法者， 那罗延力大导师，
怜愍一切胜牟尼， 方便示现于真实。
既自了知一切法， 如实显示诸世间，
稽首无量功德身， 智慧最胜无上士。
如是真实微妙法， 圣说相应无有异，
世尊无等大医王， 能令众生法眼净。
敷演八种真圣路， 为得无上大菩提，
归敬无量功德身， 智慧最胜无上士。
显示菩提正直道， 毕定趣向大涅槃，
获得无等胜菩提， 寂灭安隐最坚固。
度脱多亿那由他， 轮回生死苦众生，
顶礼无量功德身， 智慧最胜无上士。
观察五阴悉空无， 阴体毕竟不可得，
彼阴即体离诸观， 唯诳愚惑痴众生。
凡夫于此悉被缚， 犹如猕猴胶所粘，
智者于斯得解脱， 游行无碍如空风。
诸界即体性自空， 一切智人如是说，
彼空亦空无自性， 究竟求之不可得。
凡夫于此皆被缚， 都由不知真实性，
智者观察得解脱， 于其三界无所著。
诸入无体自空寂， 一切智人如是说，
犹如空拳虚非实， 诳惑愚痴众生辈。
凡夫妄起取著心， 皆由于法生疑惑，
坠落生死皆丧坏， 犹如商人没巨海。
彼等诸根性自空， 毕竟推求不可得，
譬如镜中现面像， 其像无实毕竟空。
凡愚无智于此著， 正由不知真实法，
犹如众鸟入罗网， 亦如渊中所钓鱼。
众生无体离生相， 依真求之不可得，
譬如壁上彩画像， 究竟无实众生性。
凡夫无智而取著， 皆由不知真实义，
智者观彼得解脱， 犹如卵生出于[鷇-禾＋卵]。
因缘生法悉无常， 皆悉空寂离攀缘，
譬如梦中所受乐， 非实诳惑痴凡夫。
愚无智慧为彼缚， 由不思量妄分别，
智人观察得解脱， 犹如飞鸟出笼网。

如佛功德不思议，一切诸法亦如是，
诸法无相如牟尼，法体寂灭如涅槃。
诸法无依如如来，于其三界不取著，
是故所有成佛者，皆由得知此义故。
诸法无怖如世尊，不起自身及他想，
诸法难思如导师，唯佛能知导群生。
法无分别如善逝，非是凡夫心所行，
是诸如来妙境界，唯佛大圣能了知。
若有无智作是言，佛证无等大菩提；
若复有人作是言，世尊已转妙法轮；
若复有人作是言，善逝已度那由众；
彼悉为见之所缚，皆由不知真实性。
若人谓佛如是说，杀害行阴及与命；
若言十力入涅槃，利益无量众生已；
彼人一切皆执见，入于魔罗之所缚，
不能解知真如法，以不知故不知佛。
若有善知是非者，彼皆能知大导师，
当获无上功德聚，成佛怜愍于世间。
斯即真如无变易，一切诸法离疑惑，
人中无上最胜尊，我等已知如是义。
如是广果诸天众，咸皆于法得尽知，
对佛导师自演说，现已内心净信解。
一切欣喜无疑虑，各自见已当成佛，
此是如来微妙法，彼即自受导师记。”

尔时，世尊知广果诸天深信具足，于佛法中决定无疑，欲令大众种善根故，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以偈问世尊言：

“智慧导师功德山，非是无因而现笑，
我从善逝亲自闻，世尊现笑必有因。
如来示此微笑相，令众皆受清凉乐，
天人修罗大导师，唯愿演说笑因缘。
今见如来从面门，所现微笑甚清凉，
此诸众会悉怀疑，一心瞻仰如来面。
大悲最胜人中上，愿说希有微笑因，
世间若得从佛闻，决定必除疑惑心。
世尊彼等诸天众，咸皆演说自授记，
以何功德获何果？愿说成佛神通事。
开演微妙梵音声，唯愿普断诸有疑，
一切大众闻佛说，皆悉踊悦甚欣喜。

斯等合掌皆一心， 净信瞻仰恭敬住，
佛子天众各思惟， 希求无上大菩提。
是诸众会有疑惑， 唯愿如来为除断，
必当得力知是非， 具足成就一切智。
得闻如来八种音， 天众靡不皆喜悦，
当得护持如来教， 随顺正法如说行。
观察知彼天心已， 无上大智愿解说，
以是大众生欣喜， 于佛法中得信解。
今于导师愿得闻， 天众过去所修行，
若蒙如来解说已， 所愿皆悉得满足。
广果诸天如法行， 必得成就一切智，
当度世间诸群生， 显示真如法体性。”

尔时，世尊即以偈答慧命马胜曰：

“善哉马胜汝知时， 今者问我正是宜，
我为广果诸天辈， 于此大众现微笑。
今当为汝分别说， 咸皆一心共谛听，
所现微笑因缘义， 汝及大众悉得闻。
如来具足一切智， 观察因缘有三种，
二足德聚正观已， 而现微笑示世间。
有乐住于涅槃者， 少智微浅愿声闻；
复有乐住默然者， 志求辟支佛菩提；
复有乐求世导师， 成佛大力那罗延；
我观彼等深信已， 随所乐欲而度脱。
为求声闻示现者， 当知是其最下笑；
应当知我中品笑， 为求辟支而示现；
马胜当知此上笑， 为诸天众授佛记；
我说此三解笑因， 所谓最下及中上。
善解世间胜导师， 而作微笑现瑞相，
佛知众生欲三乘， 愿乐求证于圣果。
为求声闻现笑者， 微笑光明从足没；
为求辟支所示现， 当知笑光入脐轮；
为受无上十力者， 其光从佛顶上入；
马胜汝今应当知， 微笑因缘有三种。
我向所现微笑光， 彼光于我顶上没，
当知先所现微笑， 悉为无上菩提记。
我今当更为汝说， 微笑复有三种因，
善哉马胜及大众， 一心静意俱谛听。
前现微笑为佛者， 其光即从顶上入；

有光少时住身腰，须臾没者为辟支；
我现微笑放光明，暂时在于足前住，
斯光随乘而变现，当知此为声闻人。
今复更说微笑因，马胜谛听有三种，
导师所放诸光明，出已围绕于十力。
其光既出皆疏散，还复速聚绕身腰，
渐渐转复更增广，亦还右绕于如来。
有光初停后广大，渐渐右绕于我身，
彼光悉遍世尊形，与身俱等无有异。
其光庄严佛身相，晖赫犹如真金聚，
牟尼所放微笑光，当知此光记刹土。
有光出已犹如盖，于上遍覆世尊身，
有光如华空中住，其光照曜于导师。
彼光一切皆右旋，三匝围绕如来身，
当知此光记寿命，出世大智现斯瑞。
斯等三种微笑光，善逝随根差别现，
马胜汝今应当知，此是三种微笑因。
世间导师所现相，善知众生深信乐，
今于如来教法中，汝等闻此得除疑。
是诸广果天众等，其数满足有八亿，
广说微妙正法门，各于异刹得成佛。
寿命具足无有量，经由多劫住于世，
是故如来现斯瑞，广大光明五种色。
此诸天众于过去，三十有六僧祇劫，
常得值遇诸世尊，亲承供养习诸善。
又复经于三十六，阿僧祇劫广修行，
斯等大士住世间，供养如来未曾倦。
思惟救度众生故，数数勤修供养佛，
供养世尊应其宜，希求无上大菩提。
彼诸天众未来世，当得作佛那罗延，
成妙牟尼功德山，其劫号曰胜金幢。
是诸如来各自住，清净庄严国土中，
彼佛同号日光轮，具足无量功德聚。
一一如来各住世，经于无量那由劫，
此诸善逝所集众，无量无边不可数。
一一导师成佛时，所有声闻弟子辈，
十力住经那由劫，算数彼众不可尽，
若有算师悉共聚，亦算彼众不能尽。
当时所有诸菩萨，倍多于彼声闻众，
皆悉发心住佛乘，愿得当成一切智。

于其清净国土中， 悉当成佛具十力，
是诸菩萨所修行， 皆如本师无有异。
彼诸如来灭度后， 正法兴显久住世，
经于十二那由劫， 为诸佛子所护持。
此诸佛法炽盛时， 有发无上菩提心，
其数过于恒河沙， 皆悉勤修菩萨行。
彼诸善逝灭度已， 所有一切声闻众，
斯众皆悉得涅槃， 过于大海诸沙数。
如是彼诸佛正法， 具足兴显于世间，
饶益无量诸众生， 彼教如法大兴盛。
如是闻佛所说已， 一切大众皆信解，
必当得成佛世尊， 广能利益诸群生。
是时众会悉欣喜， 头面礼拜如来足，
无等恭敬于善逝， 如法供养天人师。
是故踊跃发精进， 犹如有人救头燃，
常应亲近善知识， 勤修般若波罗蜜。
此是见实胜进行， 汝等比丘应修习，
当成无上二足尊， 功德如山利世间。”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净居天子赞偈品第二十三之一

尔时，净居诸天子，知无量众生得住菩提，于佛法中无有疑虑已，称意踊悦，各以妙偈赞佛功德：

尔时，信施天子以偈赞曰：

“所爱妻子施， 并舍所重身，
乃至王位财， 我礼檀度者。”

尔时，乐持戒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本持戒， 一切无所著，
获果到彼岸， 我礼戒度者。”

尔时，乐忍天子以偈赞曰：

“佛昔修忍辱， 堪受解支节，
初无悔恼心， 我礼忍度者。”

尔时，乐精进天子以偈赞曰：

“不退勇健首， 精进有大力，
已得上菩提， 我礼进度者。”

尔时，乐禅天子以偈赞曰：

“佛本修禅定， 世间所不知，
三际得平等， 我礼禅度者。”

尔时，威德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于般若， 相续而修行，
获得无尽慧， 我礼智度者。”

尔时，界慧天子以偈赞曰：

“布施及爱语， 利益与同事，
以此度众生， 我礼大导师。”

尔时，净慧天子以偈赞曰：

“于大慈悲喜， 长夜常修习，
以是济群生， 归命大船师。”

尔时，净心天子以偈赞曰：

“以度无诤行， 调心大牟尼，
能调未调者， 我礼调御师。”

尔时，无垢慧天子以偈赞曰：

“广心柔软心， 心调及诸根，
知诸众生心， 我礼悉知者。”

尔时，净意天子以偈赞曰：

“具足正念者， 安住坚慧中，
明达悉了知， 礼觉觉他者。”

尔时，庄严心天子以偈赞曰：

“佛久心清净， 亦净佛国土，

及净群生慧， 我礼净法王。”

尔时，无胜天子以偈赞曰：

“所愿无能坏， 降伏魔怨力，
满足诸大愿， 悦喻诸天众。”

尔时，速营事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速知法， 亦疾净众生，
已见难见法， 我礼速事者。”

尔时，坚精进天子以偈赞曰：

“处处悉解脱， 离痴无诸漏，
已度彼岸住， 我礼坚固力。”

尔时，乐威仪天子以偈赞曰：

“离欲无诸过， 除闇得漏尽，
为世胜福田， 我礼应供者。”

尔时，善住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住正法， 三界所供养，
一道安隐行， 是故我敬礼。”

尔时，无动天子以偈赞曰：

“佛如坚固山， 不为风所动，
毁誉常平等， 是故今敬礼。”

尔时，得平等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色殊胜， 具三十二相，
有大深智慧， 我礼端正智。”

尔时，深慧天子以偈赞曰：

“非身大身者， 安住真如法，
显说于实际， 世间无与等。”

尔时，无等碍慧天子以偈赞曰：

“究竟同不二， 勇健能伏魔，
  不疑于深义， 照法到彼岸。”

尔时，喜意天子以偈赞曰：

“喜意本勇健， 所学皆通利，
  弃舍此三界， 如蛇脱故皮。”

尔时，定意天子以偈赞曰：

“譬如闇室灯， 油尽故明灭，
  智者如是灭， 由闻佛法故。”

尔时，住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普观察， 为欲所结缚，
  佛能断彼罥， 由执智剑故。”

尔时，多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定心及定行， 定威仪境界，
  佛能灭烦恼， 我礼伏怨者。”

尔时，无畏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学佛舍摩他， 菩萨得名称，
  正定导引故， 成就定心佛。”

尔时，定食天子以偈赞曰：

“寂灭一切法， 大雄所演说，
  解彼大智者， 疾成于如来。”

尔时，常观天子以偈赞曰：

“常观诸众生， 悉随如来学，
  获得胜菩提， 满足大智慧。”

尔时，持德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智彼岸， 菩萨修学故，
  成世大威德， 能见无量法。”

尔时，造光天子以偈赞曰：

“彼得不思光， 当获无垢乐，
　照世如来所， 得闻智境界。”

尔时，无垢光天子以偈赞曰：

“诸法无分别， 以善方便故，
　修习如是智， 故成妙丈夫。”

尔时，无所住天子以偈赞曰：

“无住无触娆， 诸法无所觉，
　不觉于自他， 佛依真实见。”

尔时，宅慧天子以偈赞曰：

“诸法无窟宅， 导师如是见，
　为众生说故， 随顺取法相。”

尔时，无依慧天子以偈赞曰：

“诸法无所依， 远离于彼此，
　如来显真实， 如掌庵罗果。”

尔时，虚空行天子以偈赞曰：

“知法如虚空， 不生亦不灭，
　佛见法如是， 故能离世间。”

尔时，无积聚天子以偈赞曰：

“无求亦无慢， 无觉无不觉，
　依真无自性， 是佛见世间。”

尔时，修慧天子以偈赞曰：

“犹如巧幻师， 幻作种种事，
　非实而见实， 故佛无与等。”

尔时，喜悟天子以偈赞曰：

“譬如镜中像， 虽见非真实，

佛如是见法， 不迷于世间。”

尔时，除疑天子以偈赞曰：

“佛如呼声响， 诸法亦复然，
说闻俱非实， 是佛见世间。”

尔时，无碍辩天子以偈赞曰：

“安住正法者， 辩才深妙说，
世尊久证法， 故能具足辩。”

尔时，无障智天子以偈赞曰：

“依真无自性， 一切法如是，
如来如实知， 故能除闇冥。”

尔时，无忧天子以偈赞曰：

“无忧亦无恼， 无静无娆浊，
诸法无垢染， 佛见真实性。”

尔时，行具足天子以偈赞曰：

“无来亦无去， 诸法无所有，
如来真实见， 如是为世说。”

尔时，胜慧天子以偈赞曰：

“无染亦无净， 非愚亦非智，
诸法无能所， 佛依如实见。”

尔时，得无碍天子以偈赞曰：

“非明亦非闇， 非色非非色，
非缚非解脱， 佛慧如实见。”

尔时，勇目天子以偈赞曰：

“非局亦非遍， 非有亦非无，
如梦受五欲， 佛见法如实。”

尔时，不瞬天子以偈赞曰：

“不生亦不灭， 亦不住中间，
迷彼无智者， 唯佛见真实。”

尔时，住空天子以偈赞曰：

“非人非众生， 非用非世财，
随说故有用， 佛能真实见。”

尔时，住无相天子以偈赞曰：

“所用一切法， 彼皆悉无相，
诸法性相离， 导师如是见。”

尔时，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因法空无相， 以是不起愿，
假设有愿求， 唯佛如实知。”

尔时，三昧流注天子以偈赞曰：

“已得解脱门， 无有解脱者，
烦恼本亦无， 佛见真实性。”

尔时，无毁天子以偈赞曰：

“舍弃一切恶， 集诸功德聚，
故佛无毁訾， 亦无毁訾事。”

尔时，电云天子以偈赞曰：

“犹如雷电云， 降雨充大地，
佛注正法雨， 充足诸群生。”

尔时，不唐愿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辞无上， 能转正法轮，
明达深法理， 具足一切智。”

尔时，具智慧天子以偈赞曰：

“无生亦无灭， 诸法自性尔，
如来善知故， 亦复转教他。”

尔时，师子吼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师子吼， 演说空法时，
外道皆怖畏， 如兽畏师子。”

尔时，业无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现前无放逸， 佛修成菩提，
导师于正法， 无逸到彼岸。”

尔时，住无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安住不放逸， 增益佛正法，
十力及余行， 佛法不思议。”

尔时，无放逸生天子以偈赞曰：

“会于无放逸， 助道得生长，
以此济群生， 佛亦自解脱。”

尔时，成无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无逸得成就， 诸有依解脱，
声闻及菩萨， 皆从如是学。”

尔时，不逸行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诸佛子， 常不放逸行，
能取一切智， 善观世间故。”

尔时，无逸护天子以偈赞曰：

“佛修菩提时， 守护不放逸，
逮得胜菩提， 大悲庄严故。”

尔时，住不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若住不放逸， 拣择一相法，
佛子大勇健， 当得父遗财。”

尔时，乐不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勇健乐不逸， 能破烦恼山，

是等以佛智， 疾灭高慢聚。”

尔时，坚持不放逸天子以偈赞曰：

“守护无放逸， 昔求一切智，
阿僧祇亿劫， 佛心无疲倦。”

尔时，舍摩他现前天子以偈赞曰：

“法寂自性尔， 是诸佛境界，
智者依彼住， 能趣胜菩提。”

尔时，依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诸佛依舍摩， 依而不取著，
众生烦恼灭， 如雨淹诸尘。”

尔时，住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诸佛住舍摩， 不动如大山，
天魔不能坏， 心寂故归命。”

尔时，舍摩他调伏天子以偈赞曰：

“舍摩所调伏， 佛子无讥毁，
亿魔不能动， 离欲如罗汉。”

尔时，修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昔修习， 舍摩他定时，
无有知佛心， 依何得禅定。”

尔时，舍摩他上首天子以偈赞曰：

“佛转正法轮， 奋得舍摩他，
余法悉依彼， 以是获菩提。”

尔时，留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佛说舍摩他， 是为心笼网，
众生堕迷狱， 佛教降伏心。”

尔时，舍摩他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诸佛妙境界， 是为舍摩他，
修此得无碍， 成就大导师。”

尔时，满足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以禅充满心， 复更修集慧，
故佛得菩提， 复能安众生。”

尔时，重舍摩他天子以偈赞曰：

“不见有余道， 唯在佛法中，
获得大智慧， 成就无上士。”

尔时，欣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佛依毗舍那， 能视一切法，
菩萨随顺学， 成就自然智。”

尔时，生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到智彼岸故， 成就大医王，
显示四真谛， 皆由毗舍那。”

尔时，住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住毗婆舍那， 如实知诸法，
勇健证菩提， 能成大导师。”

尔时，修尽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大士以智慧， 修习胜菩提，
不生识境界， 成就大导师。”

尔时，乐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智者依真实， 观察如此法，
能获无等果， 成佛号导师。”

尔时，勤习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勤修智慧故， 能立诸苦行，
彼成难降伏， 不为邪道坏。”

尔时，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诸佛子， 观察法相故，
彼知法相已， 成就调御师。”

尔时，修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于长夜， 修习胜智慧，
能成一切智， 度脱无量众。”

尔时，殊胜行天子以偈赞曰：

“佛修一切智， 成就大导师，
以法济世间， 越渡駃流水。”

尔时，住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住毗婆舍那， 观察一切法，
出生诸佛法， 地生尼拘树。”

尔时，持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诸佛子， 摄受胜智慧，
得上菩提已， 能度诸众生。”

尔时，游戏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游戏于诸法， 得佛无所畏，
无怯亦无怖， 胜智大牟尼。”

尔时，随顺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于诸法， 皆会毗舍那，
观察无自性， 是即佛菩提。”

尔时，毗婆舍那坚固天子以偈赞曰：

“诸佛智坚固， 于法无所畏，
观见群生苦， 能起大悲心。”

尔时，毗婆舍那天子以偈赞曰：

“以智趣菩提， 有智能善学，

彼得胜菩提， 度脱诸众生。”

尔时，修空天子以偈赞曰：

“修习于空法， 智者悟菩提，
能坏诸牢狱， 亦度结缚者。”

尔时，解空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解空故， 不见于身命，
无缘无自性， 依是为世说。”

尔时，空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一切佛境界， 诸法性自空，
大雄于中学， 愍济众生故。”

尔时，信空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离臭秽， 怖畏亦久度，
不著于诸法， 如风无所依。”

尔时，乐空天子以偈赞曰：

“修习空法者， 能乐佛境界，
彼即供养佛， 亦成无上供。”

尔时，空建立天子以偈赞曰：

“修习空法故， 导师得建立，
通达空法已， 成就世间亲。”

尔时，向空天子以偈赞曰：

“佛知无一法， 不是涅槃者，
诸法趣涅槃， 此是佛菩提。”

尔时，空成就天子以偈赞曰：

“已得空寂定， 佛子得成就，
彼等供养佛， 是修空法者。”

尔时，趣空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归空者， 有智非愚痴，
　无著断烦恼， 离垢得菩提。”

尔时，满足空天子以偈赞曰：

“佛法得满足， 成就难降伏，
　所有修空者， 能利益世间。”

尔时，住空天子以偈赞曰：

“安住佛法中， 能修空智者，
　无量诸魔众， 不能动彼等。”

尔时，乐无相天子以偈赞曰：

“喜乐于无相， 不著有相中，
　拣择诸法已， 佛能超世间。”

尔时，无相行天子以偈赞曰：

“习行无相时， 清净寂灭行，
　离相众生等， 魔不知彼趣。”

尔时，无相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无相佛境界， 如来于中修，
　无相难证解， 我礼定行者。”

尔时，渴乐无相天子以偈赞曰：

“此等一切众， 渴乐无相法，
　希求父资财， 供养天人师。”

尔时，修无相行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于无相， 昼夜常修行，
　天人及鬼神， 不知佛所趣。”

尔时，无相解脱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住无相， 思量一切法，
　导师所修学， 是故我敬礼。”

尔时，无相游戏天子以偈赞曰：

“大慈现游戏， 常依无相法，
　成熟众生故， 住于佛智中。”

尔时，无相成就天子以偈赞曰：

“善修离相者， 能得佛菩提，
　亦能供养佛， 如子恭敬父。”

尔时，久乐无相天子以偈赞曰：

“彼爱佛正法， 即是众生塔，
　所有弃相者， 得住于师处。”

尔时，无相道天子以偈赞曰：

“众生诸所归， 依道得济度，
　无著寂灭行， 如来最无上。”

尔时，信无相天子以偈赞曰：

“信解无相者， 寂灭离诸怨，
　我礼一切佛， 自度度他者。”

尔时，趣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所有愿， 求之不可得，
　彼等离所作， 是佛出世间。”

尔时，修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于有不起愿， 修行寂灭心，
　断除渴爱缚， 是佛离世间。”

尔时，无愿生天子以偈赞曰：

“彼得大精进， 于有离爱染，
　是等如来子， 悉礼自己父。”

尔时，从无愿生天子以偈赞曰：

“彼等不起愿， 于有而坏有，

所能断爱者， 佛子离讥毁。”

尔时，无愿解脱天子以偈赞曰：

“无愿得解脱， 不求离诸缚，
放舍不起愿， 佛子持威德。”

尔时，出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出离忧旷野， 拔断爱染根，
彼等礼如来， 得除饥渴者。”

尔时，必定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善知有苦者， 亦知世乐妄，
佛是彼等父， 彼为导师子。”

尔时，向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于有见苦者， 彼人得调伏，
我礼善调伏， 破有调御师。”

尔时，超无愿天子以偈赞曰：

“超度有旷野， 得住安隐处，
普礼大导师， 已伏烦恼怨。”

尔时，被无愿铠天子以偈赞曰：

“战胜破怨敌， 最强难伏者，
降诸魔众已， 勇健不求有。”

尔时，无愿力天子以偈赞曰：

“大力于解脱， 能断诸魔缚，
是诸佛子等， 观魔如网草。”

尔时，观身天子以偈赞曰：

“诸有观此身， 彼能乐佛法，
无身无作者， 是等随顺法。”

尔时，念身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念此身， 秽恶不清净，
　已知身如实， 敬礼大导师。”

尔时，厌患身天子以偈赞曰：

“系念于内身， 观见不净相，
　彼得离身苦， 调伏故敬礼。”

尔时，舍身天子以偈赞曰：

“舍此脓血身， 如蛇脱故皮，
　敬礼于非身， 是大如来身。”

尔时，厌恶身天子以偈赞曰：

“厌恶脓血身， 不净甚臭秽，
　舍此不净身， 归敬天人师。”

尔时，患身疲劳天子以偈赞曰：

“所患烂坏身， 佛子求清净，
　彼得悉礼佛， 所修正法身。”

尔时，怖身天子以偈赞曰：

“观知此四大， 犹如恶毒蛇，
　彼等超度身， 敬礼大导师。”

尔时，见身过天子以偈赞曰：

“现前见身过， 是得智慧眼，
　悉照此三有， 智者依佛慧。”

尔时，不乐身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不乐身， 不依法相住，
　无著于诸结， 彼等礼调御。”

尔时，于有起怨想天子以偈赞曰：

“于有如怨想， 修观坏诸有，
　佛子如是学， 智生悟菩提。”

尔时，坏有天子以偈赞曰：

“于有见过已， 能知灭无畏，
　佛子勤求道， 获得父遗财。”

尔时，弃有天子以偈赞曰：

“所修弃诸有， 乐住大涅槃，
　心净离众结， 我礼大导师。”

尔时，断有天子以偈赞曰：

“断除有根本， 照达三千界，
　世尊诸子等， 所学悉通利。”

尔时，度有天子以偈赞曰：

“已度于有海， 济拔孤独者，
　于此三界中， 彼等不在数。”

尔时，破有天子以偈赞曰：

“佛子修道者， 能破于三有，
　彼是供养佛， 以化众生故。”

尔时，于有解脱天子以偈赞曰：

“有流得解脱， 究竟住后际，
　大雄出世间， 敬礼断有者。”

尔时，灭有天子以偈赞曰：

“灭除有根本， 度有到彼岸，
　已断于后际， 世间无如佛。”

尔时，住后际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后际住， 寂灭到彼岸，
　度有一切智， 觉了未悟者。”

尔时，于有住后际天子以偈赞曰：

“佛于后际住， 说彼三有因，

不见有诸结， 后能不生有。”

尔时，得灭有天子以偈赞曰：

“知有空寂已， 能解三有因，
精进不怯弱， 我礼平等者。”

尔时，度有到彼岸天子以偈赞曰：

“度有到彼岸， 拔除有根源，
救度诸群生， 导师愍一切。”

尔时，于受无恼天子以偈赞曰：

“于受无贡高， 无思亦无虑，
禅事悉知解， 观受如水泡。”

尔时，解受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知诸受， 本来无自性，
凡夫所著处， 如梦受欲乐。”

尔时，观受天子以偈赞曰：

“有智观诸受， 能取于善道，
不生未来受， 如是见导师。”

尔时，离受天子以偈赞曰：

“受及所受者， 佛见无自性，
能即为众说， 难知甚深句。”

尔时，决定知受天子以偈赞曰：

“诸受但世谛， 第一义中无，
如来说真实， 除断世间疑。”

尔时，善解受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善知受， 犹如空中云，
谁迷无智者， 独佛能实解。”

尔时，通达受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达诸受， 解受到彼岸，
知受无我所， 说法最为上。”

尔时，度受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已久度， 最难三受海，
舍离恶污泥， 佛智号无上。”

尔时，断受天子以偈赞曰：

“导师于诸受， 了知出世间，
超离污染泥， 不著于诸有。”

尔时，思受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念诸受， 由受苦世间，
众生烦恼缚， 佛知真实性。”

尔时，解心天子以偈赞曰：

“佛心伏烦恼， 亦降诸魔怨，
依真无所破， 故佛号牟尼。”

尔时，识心天子以偈赞曰：

“佛久识心相， 犹如巧幻师，
幻作种种像， 故佛号应供。”

尔时，心行天子以偈赞曰：

“大雄已修行， 能断心所缘，
亿劫阿僧祇， 心性不可得。”

尔时，摄心天子以偈赞曰：

“躁动难调伏， 无体而住窟，
佛断速疾心， 故能受胜供。”

尔时，拣择心天子以偈赞曰：

“佛已拣择心， 众生为心缚，
佛能真实知， 如幻师教子。”

尔时，修心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所行心境界， 导师决定见，
　如梦受五欲， 迷彼愚痴者。”

尔时，心自在天子以偈赞曰：

“调伏作业已， 心无分别事，
　如来见心相， 世间所不知。”

尔时，心勇天子以偈赞曰：

“所言心勇者， 能破魔军众，
　以心见心者， 观心不疲倦。”

尔时，建立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观众生， 于法建立者，
　以心能知心， 彼则真佛子。”

尔时，定心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伏心者， 彼能行寂灭，
　是等离诸缚， 不为魔所恼。”

尔时，柔软心天子以偈赞曰：

“勇健柔软心， 调伏众生辈，
　所乐佛法者， 不著于诸欲。”

尔时，净心天子以偈赞曰：

“善心乐清净， 审思而作业，
　闻佛正法已， 无疑于深义。”

尔时，住法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向法心， 深乐不退没，
　彼是真佛子， 已到调伏地。”

尔时，思惟法天子以偈赞曰：

“思惟于法界， 境界无非一，

一切法界净， 诸佛所学处。”

尔时，法界建立天子以偈赞曰：

“法界所建立， 是大慈悲心，
能住一相中， 彼是真佛子。”

尔时，法界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说法界， 是为诸佛土，
大士所行处， 此智不思议。”

尔时，法界生天子以偈赞曰：

“法界所出生， 是智难思议，
不疑深佛法， 亦知诸根性。”

尔时，入法界天子以偈赞曰：

“入深法界者， 解法无与等，
是力不思议， 亦得诸妙愿。”

尔时，法界无畏天子以偈赞曰：

“已得无畏法， 是住安隐处，
所有辩才力， 无能与等者。”

尔时，善解法界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解法界， 亦达一切智，
示现法界相， 如掌庵罗果。”

尔时，住法界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住法界， 见法真实性，
不依亦不离， 不取复不舍。”

尔时，法界行天子以偈赞曰：

“如来行法界， 寂静如虚空，
境界大牟尼， 敬礼慈悲父。”

尔时，归法界天子以偈赞曰：

“随其种种门， 世尊说法界，
彼彼法门中， 无心亦无色。”

尔时，法界精进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说精进， 能知于法界，
因修精进故， 觉智到彼岸。”

尔时，法界充满天子以偈赞曰：

“大慈以正法， 充饱诸世间，
能知法界者， 彼得住菩提。”

尔时，彻法界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彻深法， 故能观世间，
法界悉知已， 我礼天人师。”

尔时，住智处天子以偈赞曰：

“是处人中上， 如来智所得，
法界及十方， 导师所行处。”

尔时，住处天子以偈赞曰：

“法界是住处， 众智所行道，
诸有一切法， 悉作一相解。”

尔时，知处天子以偈赞曰：

“世尊知法界， 已作一相修，
众生诸欲性， 佛亦悉了知。”

尔时，出处天子以偈赞曰：

“能取一切智， 是谓诸佛子，
于此法界处， 惟智所能知。”

尔时，学处天子以偈赞曰：

“所习法界者， 安住菩提中，
得达自然处， 疾成于如来。”

尔时，非处学天子以偈赞曰：

“所见非处者， 能乐如来教，
千亿众魔军， 不能迷惑彼。”

尔时，知非处天子以偈赞曰：

“所有知非处， 智者得欣喜，
我等修菩提， 亿魔不能动。”

尔时，深密处天子以偈赞曰：

“善学深智处， 安住正法中，
能乘魔波旬， 如车驾调马。”

尔时，善非处天子以偈赞曰：

“非处善法界， 习学于一相，
若魔能恼者， 佛说无是处。”

尔时，住处天子以偈赞曰：

“是处及非处， 示现愚痴者，
如来自觉已， 复为众生说。”

尔时，善取天子以偈赞曰：

“彼因所取事， 及昔所作业，
彼因修业处， 世尊皆悉知。”

尔时，巧业天子以偈赞曰：

“贪欲及恚痴， 佛亦知因业，
为因为业者， 如来悉知彼。”

尔时，知当来天子以偈赞曰：

“知彼当来世， 众生所作业，
彼因所作事， 是处佛悉知。”

尔时，思现在天子以偈赞曰：

“普及十方界， 众生业与因，

处及因业事， 导师悉了知。”

尔时，力境界天子以偈赞曰：

“若业若与因， 处所及出生，
如来无不知， 故称天人师。”

尔时，乐力天子以偈赞曰：

“因业及处所， 三世果报中，
彼有所作事， 如来皆悉知。”

尔时，力主天子以偈赞曰：

“因业所作事， 报因及因缘，
处所性自离， 是佛无有等。”

尔时，力吉祥天子以偈赞曰：

“因业所作事， 处因缘世谛，
所受用果报， 佛知彼悉空。”

尔时，力悦天子以偈赞曰：

“因业所作事， 俗谛因缘处，
佛自悉知已， 说彼无自性。”

尔时，力游戏天子以偈赞曰：

“因缘所作事， 处因缘世谛，
不由自他生， 佛知从缘起。”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七十一卷～第八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一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净居天子赞偈品第二十三之二

尔时，力生天子说偈赞曰：

“若诸因缘业， 及所得果报，
此体性悉空， 佛说如师子。”

尔时，随顺力天子说偈赞曰：

“若以业因缘， 增长于诸果，
两足尊能知， 是故佛无等。”

尔时，顺行力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 造作如是业，
当还获是报， 佛眼悉能知。”

尔时，力起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 成就如是性，
佛知诸众生， 如观手五指。”

尔时，力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 还值如是友，
如是相亲近， 胜丈夫悉知。”

尔时，力加天子说偈赞曰：

“加持于彼界， 导师能了知，
亲近于诸友， 人尊悉照见。”

尔时，决定界天子说偈赞曰：

“彼界彼要期， 彼友彼相应，
佛悉决定知， 故能除疑惑。”

尔时，正定界天子说偈赞曰：

“彼界彼相续， 随所住世间，
　所行及诸趣， 胜人皆悉知。”

尔时，学界天子说偈赞曰：

“于彼诸界中， 导师智能知，
　彼智体性空， 胜智如是说。”

尔时，乘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 随机时住世，
　佛悉如实知， 故号无比身。”

尔时，随顺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 随所得功德，
　依因及果报， 佛知悉无余。”

尔时，共界住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修习界， 随其所向道，
　佛悉知无余， 故为智所敬。”

尔时，智行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修习界， 随其所向道，
　佛知众生行， 故号学智者。”

尔时，行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正定及邪定， 及不定众生，
　于此三聚中， 佛能决定知。”

尔时，乘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正定众生， 堪趣涅槃者，
　佛为世间日， 于中智无碍。”

尔时，解脱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诸众生， 住于不定聚，

堕于诸恶道， 亦为说涅槃。”

尔时，力期会天子说偈赞曰：

“佛者但假名， 力智亦如是，
及四无畏等， 但随言说有。”

尔时，见实天子说偈赞曰：

“无佛及佛法， 亦无余智聚，
显示第一义， 如来如实知。”

尔时，力住天子说偈赞曰：

“住于佛法力， 因是得无畏，
自在随所欲， 悉是诸佛子。”

尔时，法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世谛及真谛， 显示此二种，
彼于真谛中， 言说不可得。”

尔时，智尊天子说偈赞曰：

“法言说各异， 法相亦复异，
是言说无相， 佛智是法相。”

尔时，行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非处不定众， 或向于异趣，
邪定一切处， 大牟尼悉知。”

尔时，信力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 如起信乐心，
见贪以为净， 牟尼悉了知。”

尔时，不净乘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忘分别， 增长贪欲界，
信则行彼道， 牟尼如实知。”

尔时，慈乘行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妄分别， 增长瞋恚界，
　信则乘彼道， 牟尼悉了知。”

尔时，乘因缘道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妄分别， 增长愚痴界，
　信则乘彼道， 牟尼悉了知。”

尔时，乘舍天子说偈赞曰：

“有不活畏者， 增长于嫉妒，
　信彼则习行， 牟尼悉了知。”

尔时，习近善知识天子说偈赞曰：

“近于善恶友， 还增彼恶界，
　还成于彼信， 瞿昙悉了知。”

尔时，识坚固天子说偈赞曰：

“流转于世间， 随所修习界，
　随顺信于彼， 佛知悉无余。”

尔时，行坚固天子说偈赞曰：

“流转于生死， 修习如是行，
　随顺信于彼， 佛知悉无余。”

尔时，信根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诸众生， 随所修习界，
　佛悉能了知， 故号无碍智。”

尔时，根行天子说偈赞曰：

“佛了知诸根， 随其方便起，
　攀缘及境界， 随所入如生。”

尔时，乘根天子说偈赞曰：

“身苦所逼迫， 由贪著渴爱，
　断灭诸渴爱， 唯佛智为胜。”

尔时，根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教下根众生， 远离于色爱，
　教利者观察， 两足尊所说。”

尔时，根胜天子说偈赞曰：

“下根住空闲， 能灭于贪欲，
　正观于渴爱， 两足尊能知。”

尔时，根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于先起爱欲， 佛观无所得，
　知无知寂灭， 故名为胜根。”

尔时，不离根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不忿怒， 是离瞋对治，
　是下根所行， 佛知众生欲。”

尔时，信根天子说偈赞曰：

“行慈除瞋恚， 能起众生智，
　彼能灭恚界， 人尊悉能知。”

尔时，求根天子说偈赞曰：

“不瞋无过恶， 慈行性寂灭，
　净秽不可得， 故号人中尊。”

尔时，根顺行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邪分别， 为他说邪行，
　惑重无方便， 佛见倒解脱。”

尔时，智起天子说偈赞曰：

“贪瞋恚痴等， 取著于前事，
　违彼得智明， 大名称悉知。”

尔时，离智爱天子说偈赞曰：

“贪瞋及愚痴， 及明闇事中，

其性不可得， 两足尊悉知。”

尔时，持威德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所得智， 随得智多少，
随所成智器， 如来悉能知。”

尔时，求根天子说偈赞曰：

“以智知于智， 远离诸烦恼，
天人师悉知， 故我稽首礼。”

尔时，一向乐根天子说偈赞曰：

“国土及时节， 观察法方便，
烦恼秽及净， 如来悉知空。”

尔时，智幢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根欲信， 上中下差别，
缚解及智慧， 悉见无觉知。”

尔时，根幢天子说偈赞曰：

“诸根上中下， 烦恼智及受，
调伏不调伏， 佛说悉无相。”

尔时，修根天子说偈赞曰：

“禅解脱烦恼， 正受三摩提，
起清净众生， 如来悉能知。”

尔时，力速疾天子说偈赞曰：

“得禅寂灭故， 于诸法自性，
悉皆能了知， 故号一切智。”

尔时，力铠天子说偈赞曰：

“若法及自性， 能说于此法，
能如实正受， 故不著三世。”

尔时，乐力天子说偈赞曰：

“烦恼邪分别， 起生于四种，
　能知业所生， 故号无比人。”

尔时，知力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清净法， 对治于烦恼，
　能宣说于业， 故号佛无比。”

尔时，力士天子说偈赞曰：

“于禅解脱起， 三摩提正受，
　烦恼及清净， 佛悉说虚假。”

尔时，力生天子说偈赞曰：

“禅解脱清净， 三昧及正受，
　彼从不逸生， 佛于此悉知。”

尔时，力增长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于此中， 能于禅等转，
　知入舍无碍， 如风行于空。”

尔时，知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劫， 住于诸有中，
　不为有过染， 故号胜丈夫。”

尔时，住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佛， 已曾修供养，
　为求无上道， 是故我归依。”

尔时，见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曾于过去世， 种种奉施佛，
　于其种种辩， 人尊悉获得。”

尔时，前际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昔流转世间， 如法学如行，
　曾见无量佛， 故能深解法。”

尔时，学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诸佛法王所， 大雄昔修行，
　于佛边学已， 故礼知众行。”

尔时，本方便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量亿劫， 无边诸佛行，
　修行胜精进， 为求佛智故。”

尔时，本方便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法决定， 多亿劫观察，
　一切法无入， 但说缘和合。”

尔时，思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量亿劫， 导师曾修行，
　知于处非处， 故名解世间。”

尔时，简择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住于处非处， 观察于业因，
　界根禅解脱， 佛悉能知彼。”

尔时，观察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过去曾观察， 增长智慧力，
　十力大雄猛， 以智观世间。”

尔时，前际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本修行， 知一切众生，
　净行不净行， 故能治众生。”

尔时，观察前际行天子说偈赞曰：

“先观于众生， 过去之所行，
　信乐及与界， 然后治众生。”

尔时，信力天子说偈赞曰：

“我今信如来， 不可思议劫，

观察本所行，心悉无所著。”

尔时，智信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劫，思佛昔所行，
善男子无能，测尽如来德。”

尔时，观后际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如来以佛眼，观十方众生，
初生及与死，种种业相应。”

尔时，学后际天子说偈赞曰：

“若因及以业，随趣向佛道，
牟尼悉知彼，故号一切智。”

尔时，识生死天子说偈赞曰：

“若众生以界，熏习造诸业，
众生及业习，佛了知无觉。”

尔时，知生死天子说偈赞曰：

“近如是朋友，造作如是业，
趣向如是道，牟尼悉了知。”

尔时，所须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于所须，随其如作业，
如是作业已，如来悉了知。”

尔时，事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依于如是事，造作如是业，
佛悉能知彼，皆是佛境界。”

尔时，知事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执著事，能有所造作，
佛了诸根故，悉能知彼业。”

尔时，智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若智及与事， 佛知彼妄想，
　随彼如执著， 佛亦知无余。”

尔时，修作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随执著造业， 由于烦恼故，
　佛悉能知彼， 故为世间归。”

尔时，趣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随趣如造业， 随业得彼果，
　随所缘作业， 佛眼悉了知。”

尔时，攀缘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于所缘， 随缘业成熟，
　于诸趣受报， 佛悉知无失。”

尔时，习气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知恶业习气， 善业亦复然，
　知过去所行， 众生趣趣中。”

尔时，业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三种业， 现未及过去，
　众生于趣中， 凡于中迷惑。”

尔时，报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少作得多报， 多作得少报，
　及知多少等， 外道于中惑。”

尔时，学业天子说偈赞曰：

“知于现报业， 亦知生报业，
　及以后报业， 佛眼悉能了。”

尔时，知现法业天子说偈赞曰：

“若现世作业， 现在则受报，
　佛悉能了知， 凡夫不能解。”

尔时，知生报天子说偈赞曰：

“若作如是业， 于异生得报，
彼大智悉知， 众生不能了。”

尔时，知后报天子说偈赞曰：

“若业多亿劫， 然后得受报，
或复过于彼， 如来悉了知。”

尔时，知业不熟天子说偈赞曰：

“若所造作业， 其业缘未熟，
未得于果报， 如来悉了知。”

尔时，观业未熟天子说偈赞曰：

“如来善观业， 若业相应时，
生于诸众生， 悉皆能善说。”

尔时，善知业熟天子说偈赞曰：

“彼业若成熟， 能与当来报，
佛能如实知， 亦知彼智空。”

尔时，业熟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智了达， 轻业及以重，
能知众生欲， 故得为我尊。”

尔时，知业轻重天子说偈赞曰：

“趣恶道众生， 随其业如见，
彼业若轻重， 智者悉了知。”

尔时，知众生行天子说偈赞曰：

“见众生所行， 及轻重诸业，
雄猛随顺知， 外道不能了。”

尔时，观众生行天子说偈赞曰：

“观于众生行， 宣说于业报，

如器恒河水，投盐于一两。”

尔时，学业天子说偈赞曰：

“若受于思业，佛说业究竟，
亦学无学报，胜仙已宣说。”

尔时，乐佛智天子说偈赞曰：

“佛胜眼所见，三界中愚智，
随业受于报，见微细顶礼。”

尔时，说业尽天子说偈赞曰：

“生死众生所，世尊大导师，
悉了知无余，故礼智无畏。”

尔时，无所得天子说偈赞曰：

“若业生及死，众生各趣趣，
彼报由如梦，两足尊悉知。”

尔时，求烦恼天子说偈赞曰：

“贪欲瞋恚痴，两足尊悉尽，
犹如梦渴人，饮于清冷水。”

尔时，离分别天子说偈赞曰：

“从于分别生，贪欲瞋恚痴，
犹如梦中戏，归命胜说者。”

尔时，灭分别天子说偈赞曰：

“若灭于分别，则名尽烦恼，
如梦见云散，人尊显现此。”

尔时，观察漏尽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天雨，起漏亦如是，
大雄能显示，起漏之因缘。”

尔时，观察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大雨， 起漏亦如是，
大雄能显示， 凡迷惑生漏。”

尔时，观如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天雨， 随顺起诸漏，
大雄能显示， 凡迷生诸漏。”

尔时，如自性知天子说偈赞曰：

“如女梦生子， 生已还复死，
生喜亦生悲， 佛观世亦然。”

尔时，思量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斩首， 尽漏亦如是，
自解亦教他， 故礼悉解者。”

尔时，修习慧天子说偈赞曰：

“见法能解了， 如梦遇爱事，
远离彼非实， 如是悦世间。”

尔时，智心天子说偈赞曰：

“闻于如来法， 以空法自悦，
如梦中说梦， 如是晓世间。”

尔时，欣喜意天子说偈赞曰：

“禅定者能令， 世间天人喜，
观察于诸趣， 犹如镜中像。”

尔时，决定慧天子说偈赞曰：

“闻于如来法， 由如箜篌音，
渡人天疑海， 故礼人中王。”

尔时，幻喜天子说偈赞曰：

“如人作幻化， 迷惑于愚人，
智者终不迷， 知幻不实故。”

尔时，除相天子说偈赞曰：

“观于一切世，犹如梦作幻，
　我于中无疑，以闻佛法故。”

尔时，学幻天子说偈赞曰：

“如幻师作幻，自于幻不迷，
　以知幻虚故，佛观世亦然。”

尔时，观妄想天子说偈赞曰：

“妄想生世间，大导师悉知，
　如精进念佛，梦中即见佛。”

尔时，灭妄想天子说偈赞曰：

“非事能生欲，皆由妄想起，
　不实妄起欲，人尊如实知。”

尔时，识解天子说偈赞曰：

“犹如深谷声，其响无有实，
　是故不著世，如是观世间。”

尔时，说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彼声无有实，而于中听闻，
　人尊宣说此，救拔诸凡愚。”

尔时，如说行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于法别义中，众生异妄取，
　能行者知法，于中除疑惑。”

尔时，顺义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义及法实，无有能了者，
　无说亦无证，牟尼作是说。”

尔时，法假名行天子说偈赞曰：

“烦恼垢漏习，皆想妄分别，

秽污及清净， 但假名言说。”

尔时，分别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但名字， 谓烦恼漏等，
秽污及清净， 大智之所说。”

尔时，无依慧天子说偈赞曰：

“于三界不著， 其心如虚空，
离恶真福田， 顶礼心寂灭。”

尔时，不下劣天子说偈赞曰：

“非色非非色， 非欲非涅槃，
佛心无所依， 其犹如虚空。”

尔时，无欲天子说偈赞曰：

“离于欲界爱， 色无色亦然，
解脱于贪碍， 顶礼爱尽者。”

尔时，远离爱天子说偈赞曰：

“于有无有中， 佛永断远离，
于三界无著， 顶礼牟尼王。”

尔时，障爱天子说偈赞曰：

“障蔽于三界， 行于丈夫行，
能解脱众生， 归命救济者。”

尔时，解脱渴爱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于结使， 于后尽生灭，
身心皆清净， 顶礼无热亲。”

尔时，知自性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解自在， 知法中无事，
无缚亦无解， 顶礼见实者。”

尔时，出瘀泥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爱欲泥， 亦离于诸有，
　无取亦无舍， 顶礼尽后有。”

尔时，吐弃资缘天子说偈赞曰：

“弃垢及资缘， 舍罪亦远爱，
　亦离于诸盖， 归命大导师。”

尔时，弃欲天子说偈赞曰：

“弃舍利不利， 无著行决定，
　出离于魔网， 顶礼无著者。”

尔时，乐利益天子说偈赞曰：

“若自及他道， 远离恼热者，
　大雄见彼道， 顶礼无碍见。”

尔时，得名称天子说偈赞曰：

“与佛智相应， 如说如观者，
　彼能除烦恼， 顶礼解世间。”

尔时，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于诸法决定， 无能当对者，
　师子吼无畏， 智海吼亦然。”

尔时，一切处无所畏天子说偈赞曰：

“善度一切处， 远离诸毒箭，
　无畏不怯弱， 我礼最胜者。”

尔时，无所希天子说偈赞曰：

“非天乾闼婆， 非魔及与梵，
　能有难问者， 故佛如师子。”

尔时，师子游步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法无畏， 晓了诸法故，
　无碍故无著， 无能难问者。”

尔时，无怖天子说偈赞曰：

“如山林师子， 无怖亦无畏，
　摧伏诸禽兽， 林中而大吼，
　世尊如是吼， 惊怖诸外道，
　天龙乾闼婆， 不见敌对者。”

尔时，一切处超胜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三界中， 悉皆都无有，
　力敌于佛者， 故为我归依。”

尔时，师子慧天子说偈赞曰：

“大智见一切， 于诸法无畏，
　世间无与等， 我礼无所畏。”

尔时，称顺生天子说偈赞曰：

“自知是正觉， 如法无能难，
　若有能难者， 世间悉无有。”

尔时，持藏天子说偈赞曰：

“佛作师子吼， 开显诸法藏，
　亿梵闻说已， 悉发菩提心。”

尔时，顺威仪天子说偈赞曰：

“彼众得大利， 顺佛威仪者，
　发菩提心已， 必作胜导师。”

尔时，顺乐法天子说偈赞曰：

“彼世大众生， 得闻佛法已，
　能发菩提心， 必成妙丈夫。”

尔时，净心天子说偈赞曰：

“得闻佛说已， 世间无与比，
　千亿众生等， 发胜菩提心。”

尔时，清净流天子说偈赞曰：

“人王于长夜， 佛学善修习，
故佛身清净， 严相三十二。”

尔时，无漏心天子说偈赞曰：

“佛得尽漏故， 而作师子吼，
得上智慧山， 无能难问者。”

尔时，顺众生天子说偈赞曰：

“三界中悉无， 天人及修罗，
言佛漏不尽， 故佛具十力。”

尔时，巧尽漏天子说偈赞曰：

“大胜沙门漏， 皆悉尽无余，
于是无能难， 故佛是我父。”

尔时，常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于人王能难， 言有余烦恼，
世间不可得， 故佛自在父。”

尔时，寂灭行天子说偈赞曰：

“佛已断贪瞋， 愚痴及习气，
亦灭恶业行， 我礼寂灭者。”

尔时，方便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以方便观， 断尽诸烦恼，
彼佛满足智， 是故我顶礼。”

尔时，方便解天子说偈赞曰：

“无量巧方便， 导师于中修，
断彼诸烦恼， 皆悉尽无余。”

尔时，方便慧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照世间， 巧慧无有尽，
故断诸烦恼， 及以习气等。”

尔时，修寂灭天子说偈赞曰：

“断诸烦恼故， 习气悉无余，
　于是佛大智， 不动无所畏。”

尔时，观道理天子说偈赞曰：

“佛断烦恼尽， 及灭诸习气，
　照明如佛者， 世间更无比。”

尔时，断使天子说偈赞曰：

“佛断诸习气， 无有腥臭事，
　故佛一切智， 天中最胜慧。”

尔时，住边天子说偈赞曰：

“佛今最后身， 已断生因缘，
　由尽诸漏故， 世亲得无畏。”

尔时，无量智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断种子， 焚烧苦恼牙，
　枯涸忧枝蔓， 我礼离恼者。”

尔时，出坑涧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一切智， 已离无明坑，
　佛行已得净， 故佛得无畏。”

尔时，度有天子说偈赞曰：

“已度于有海， 导师所作办，
　亦舍于彼岸， 自利得无畏。”

尔时，入涅槃天子说偈赞曰：

“佛已得寂灭， 悉破诸烦恼，
　乃至少习气， 世亲皆悉无。”

尔时，法幢天子说偈赞曰：

“佛建正法幢， 摧折憍慢幢，

大雄已显示， 无量诸法行。”

尔时，法性天子说偈赞曰：

“性与诸子本， 牟尼达诸法，
善友于群生， 我礼最胜海。”

尔时，法充天子说偈赞曰：

“渴乐于佛法， 故得无所畏，
无著诸佛子， 而作师子吼。”

尔时，求法天子说偈赞曰：

“为求诸法故， 佛子得发心，
及见佛无畏， 有知求菩提。”

尔时，渴法天子说偈赞曰：

“渴乐佛法故， 多亿众生辈，
闻佛无畏已， 深发大精进。”

尔时，法起天子说偈赞曰：

“见佛说法胜， 建立于正法，
无畏布施已， 佛子求菩提。”

尔时，持法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所说法， 甚深难可见，
佛子得闻已， 求无上菩提。”

尔时，无吝天子说偈赞曰：

“身命及余财， 佛子无吝惜，
闻佛师子吼， 悉求妙菩提。”

尔时，无异慧天子说偈赞曰：

“闻佛说法已， 心思无有异，
于佛无畏所， 求法持律仪。”

尔时，无异行天子说偈赞曰：

“闻法王吼已， 不趣于异路，
远离于二乘， 求无上菩提。”

尔时，近住天子说偈赞曰：

“见佛师子吼， 诸子得闻已，
定得胜菩提， 当成如来身。”

尔时，近辩天子说偈赞曰：

“于佛世尊所， 得闻辩才已，
如来妙法中， 深生喜乐心。”

尔时，得辩才天子说偈赞曰：

“佛吼无畏时， 所说不可毁，
信乐心决定， 终无退转意。”

尔时，常喜天子说偈赞曰：

“十力吼无畏， 所有诸佛子，
一切时欣喜， 心调求菩提。”

尔时，无怯弱心天子说偈赞曰：

“常喜不怯弱， 世尊诸佛子，
乐求胜菩提， 以闻佛语故。”

尔时，无碍心天子说偈赞曰：

“彼等求佛心， 终不有退转，
欣喜微妙心， 闻佛善说故。”

尔时，巧知无边法天子说偈赞曰：

“以修正法故， 白法党不减，
导师知非处， 不生厌足心。”

尔时，巧说法天子说偈赞曰：

“修行黑法党， 若不退减者，
世尊知非处， 故佛无所畏。”

尔时，法性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黑法体性尔， 必当秽净法，
彼不污心者， 佛知彼非处。”

尔时，巧相应天子说偈赞曰：

“黑法及白法， 二异不相合，
佛说于彼义， 故佛是我师。”

尔时，巧知善不善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皆悉知， 诸法不杂聚，
妄想分别故， 于善法中退。”

尔时，如说行满足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烦恼者， 终不生白法，
不生白法故， 当知必退减。”

尔时，乐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若乐解脱者， 修行于黑法，
佛说彼有障， 故佛一切智。”

尔时，净心天子说偈赞曰：

“心乐解脱者， 须知烦恼事，
大雄说此法， 故佛应受供。”

尔时，见烦恼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烦恼中， 不识烦恼者，
彼不知正法， 善逝如是说。
若言行诸恶， 不退善法者，
于解脱非器， 两足尊所说。”

尔时，调伏天子说偈赞曰：

“离欲及愦闹， 亦离瞋痴等，
如佛所说法， 应当如是修。
烦恼及白法， 愚痴不知者，

佛于彼非师， 大仙如是说。”

尔时，勤修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对治法， 为除烦恼故，
行彼不尽惑， 无能击难者。”

尔时，向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如是法， 为断烦恼故，
若修不灭惑， 无能击难者。”

尔时，方便相应天子说偈赞曰：

“佛是说法者， 为诸声闻等，
若修不证者， 无能击难佛。”

尔时，趣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如是法， 为欲断烦恼，
若不灭惑者， 无能击难佛。”

尔时，无畏功德天子说偈赞曰：

“为灭烦恼故， 佛说不净观，
若不尽灭者， 无能击难佛。”

尔时，善发心必修天子说偈赞曰：

“慈能断瞋恚， 修慈若不断，
无能击难佛， 世尊得无畏。”

尔时，净目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能修彼， 智慧除愚痴，
若彼不断者， 无能击难佛。”

尔时，灭觉观天子说偈赞曰：

“为觉对治故， 说于安般念，
修彼不灭者， 无能击难佛。”

尔时，尊重无相天子说偈赞曰：

“为断吾我故， 佛说空寂灭，
以彼不灭者， 于是无能难。”

尔时，断我慢天子说偈赞曰：

“为断憍慢故， 佛说无相法，
若修不灭者， 不见能难佛。”

尔时，净身天子说偈赞曰：

“深心信清净， 一切烦恼尽，
修彼不断者， 无能击难者。”

尔时，深解想天子说偈赞曰：

“对治及朋党， 求于烦恼道，
无畏难佛者， 如来初不见。”

尔时，解用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但名用， 此彼尽不尽，
无畏问难者， 彼亦但假名。”

尔时，调伏身业天子说偈赞曰：

“以智善解已， 身业得流行，
世尊悉遍知， 故号一切智。”

尔时，知身天子说偈赞曰：

“身业甚清净， 大雄悉无余，
怜愍群生者， 我礼世间亲。”

尔时，身业简择天子说偈赞曰：

“善简择身业， 怜愍众生等，
照世而造作， 故号胜丈夫。”

尔时，善见身业天子说偈赞曰：

“身业得清净， 导师悉观见，
怜愍诸群生， 故等一切智。”

尔时，善观身天子说偈赞曰：

“善观得清净， 身业得相应，
怜愍群生故， 胜丈夫游行。”

尔时，成就语言天子说偈赞曰：

“具甘美功德， 离于绮涩语，
智慧相围绕， 世亲而演说。”

尔时，时语天子说偈赞曰：

“依时义相应， 远离无益事，
佛言无不忠， 众生悉受行。”

尔时，成就智慧天子说偈赞曰：

“不恼愍众生， 成相应不浊，
不坏于因果， 佛本如是说。”

尔时，不相违天子说偈赞曰：

“乃至为身命， 未曾有妄语，
是故佛功德， 于世无有碍。”

尔时，实语天子说偈赞曰：

“佛行实语因， 以是世瞻仰，
至心乐听闻， 为得佛法故。”

尔时，从实生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以实语， 渐备成菩提，
诸法真实性， 世尊皆悉知。”

尔时，实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于诸有为法， 如性真实见，
世尊皆悉知， 诸法真实相。”

尔时，简择业天子说偈赞曰：

“于己及与他， 知身口意业，

以其智清净，故号佛无等。”

尔时，观察意业天子说偈赞曰：

“人王心意业，所有思量事，
悲念于众生，故礼愍世者。”

尔时，巧觉观意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心缘处，是心皆调柔，
悲念于众生，故礼愍世者。”

尔时，巧方便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心所缘，意业所起作，
种种智慧生，世尊悉知彼。”

尔时，解慧天子说偈赞曰：

“意业是佛地，愍观众生故，
方便智清净，佛智无体性。”

尔时，巧知过去天子说偈赞曰：

“佛知过去世，若人所行业，
戒忍精进智，佛皆悉知彼。”

尔时，观察过去天子说偈赞曰：

“观察过去行，能知多亿佛，
过去所行处，求胜菩提故。”

尔时，本行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忆念本行事，亿劫阿僧祇，
佛心无所著，佛本所行处。”

尔时，观察本行天子说偈赞曰：

“阿僧祇亿佛，导师悉曾问，
出生三昧方，种种成佛法。”

尔时，本行生天子说偈赞曰：

“无量阿僧祇， 导师三昧门，
　过去诸佛所， 曾问亦修行。”

尔时，观察本住天子说偈赞曰：

“生死中多过， 应供非应供，
　观已化众生， 度脱于盲冥。”

尔时，厌过去世天子说偈赞曰：

“彼此相食啖， 亦曾相戏乐，
　迭互相杀害， 世尊皆悉知。”

尔时，知未来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未来时， 智慧无有碍，
　众生信业报， 诸趣佛能知。”

尔时，从本行来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于过去， 智慧无障碍，
　善业三摩提， 离趣知诸趣。”

尔时，巧知未来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未来时， 智慧无障碍，
　终死及生处， 于业报亦尔。”

尔时，离有法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王三界， 三世中说胜，
　佛智常无碍， 善知有境界。”

尔时，用行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业行趣， 及受果报事，
　此等但假名， 世尊如是说。”

尔时，观察现在天子说偈赞曰：

“王尊王现在， 智慧终不碍，
　于无数佛土， 牟尼皆悉知。”

尔时，现在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正观察， 三世悉平等，
　究竟无所有， 迷惑凡夫智。”

尔时，智无所住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如是见， 三世无所住，
　以依于法性， 诸法无事故。”

尔时，教三世天子说偈赞曰：

“过去及未来， 阴生必败坏，
　无事无自性， 导师所显说。”

尔时，意无著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说三世， 皆悉无坚牢，
　如幻亦如焰， 说言犹如响。”

尔时，三世自在富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于三世， 常勤增智慧，
　知诸行如幻， 诸根无所著。”

尔时，欲到彼岸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于其夜， 得证上菩提，
　世尊勤进欲， 至今不退减。”

尔时，欲作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世灯所有欲， 常不有退减，
　世尊诸子等， 甚乐精进欲。”

尔时，建立欲作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从欲起， 犹如水中莲，
　不为世所染， 如莲处于水。”

尔时，欲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欲及世间亲， 此二名法界，

不二无二体， 世尊皆悉见。”

尔时，精进生天子说偈赞曰：

“以精进威德， 克证大菩提，
于其是非法， 终不舍精进。”

尔时，念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一切处， 发心皆随顺，
于其善恶法， 佛念不损减。”

尔时，摄心天子说偈赞曰：

“世亲常摄心， 知诸众生行，
随其所修行， 而为其说法。”

尔时，敬重般若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智慧海， 边际不可得，
经亿僧祇劫， 佛说不可尽。”

尔时，学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无等佛世尊， 解脱不损减，
解脱及脱者， 佛求不能得。”

尔时，会解脱智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解脱者， 等解脱知见，
解真实不减， 以知无自性。”

尔时，观察身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燃灯始， 常修真实行，
三业无过失， 故叹号为佛。”

尔时，深行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无过失， 不如余众生，
知诸法自性， 佛自性不惑。”

尔时，大慧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一切种， 心念不迷惑，
其念常现前， 譬如油满钵。”

尔时，心不散乱天子说偈赞曰：

“乃至少许时， 心念终不乱，
佛得不共法， 众生悉不知。”

尔时，善解智慧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思量舍， 善逝无此事，
世尊不共法， 其法不思议。”

尔时，超一切天子说偈赞曰：

“于是三界中， 知其一切法，
一切无如佛， 故号难降伏。”

尔时，坚持天子说偈赞曰：

“无上坚固士， 于法无所畏，
等同一切佛， 能觉未觉者。”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二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品第二十四

尔时，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八千人，见诸阿修罗、迦楼罗、龙女及诸龙、鸠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那罗、摩睺罗伽、空行诸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遍净天、广果天、净居天等，供养世尊，及闻赞叹，生希有心。闻此法门便生疑虑，闻未曾法，彼外道等白佛言：“瞿昙，我等闻此昔未闻法，闻已不乐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亦不乐在家。我于此法复生疑虑，不生敬信，都由昔来未闻此法，是故我于瞿昙沙门所亦有因缘。何以故？以沙门瞿昙作如是神通变化，作如是神通变化已，以其变化故，我等见此诸天等得微妙身，及见大众归伏瞿昙者至多，以知瞿昙善说法故，是故于瞿昙所复生微信。瞿昙复为广果天说如是法，言一切法是如来者，我等于此甚生疑虑。云何一切法名为如来？我等于瞿昙所如是生信，唯有瞿昙知我等意。如是，如是，为我等说，令使我等解此所说义，得离疑网。”从

坐而起，作是请已。

世尊如是答于彼等：“是以我今还问汝等，随汝意答。”

外道白佛：“善哉！瞿昙，瞿昙问我，我今当说。”

佛即问彼：“汝等知不？云何胎入母腹？”

如是问已，外道答佛：“瞿昙，我诸论中，闻说三种因缘和合胎入母腹，父母相近生于贪染，思量欲事，思故行欲，是故胎入，如是成胎。”

佛言：“汝等外道，于意云何？父母思时，彼贪为从母心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可从于母思量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彼贪可从父心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为从于父思量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父贪欲可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父心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父分别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从天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地狱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畜生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饿鬼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阿修罗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可非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是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受、想、行、识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作是答已，佛告外道作如是言：“外道，此法甚深，寂灭善说，微妙难测，非思量境界，难可显示，非汝所知。是诸外道，异见、异忍、异种乐欲，于非正处精进修行，于异见中决定趣向。”

佛言：“外道，若善男子、善女人，遇如是善知识，于甚深法中得生眼目。外道，譬如有人患其眼根，得遇良医治差眼目，以其净眼现身，能睹昔未见色。如是，外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不具信等五根，遇善知识慧眼得净，以净慧眼得见深法。是故汝等诸外道辈，本昔长夜邪论诳惑而作异见，于其非法取善法相，于非解脱取解脱相，于非出处生其出相，汝师自坏亦坏汝等。外道，如人自盲复语余盲：‘我将汝去。’智者当知，此等二人于其非路，必有坠落遭其辛苦。外道如是，若沙门、若婆罗门，实非导师，自称导师；实非正觉，言我正觉；实不能知出世之道，言我能知；实不能见出世之道，言我能见；实不能知浅度之处，言我能知；实非教师，言我是师。彼所教者是为邪教，自非正觉，所教悟者亦是邪觉；实不解出，言我能解，彼所教出者是为邪出；实不知道，言我知道，其所示者皆是邪道；实不知浅处，言我知处，其所度者反令困厄。外道，譬如牧牛人不知浅处，驱牛入水，于深处而渡。彼牛舍此未到彼岸，于其中流而受困厄，无有救护。何以故？由牧牛人不知浅处。外道如是，汝等实非导师作导师想，其所化者反受困厄。外道，我是导师实堪化导，其所化者正化彼等；我是正觉所言不虚，我所悟者令其正悟；我是能出所言不虚，所教出者令其正出；我见出道复能示他，其所导者示其正路；我知浅处所言不虚，是以我所度者令其正度；我知教化法，是以能化他；我知佛法能觉悟他；我知出法令他得出；由我正见故，复能正示他；我知可度处故，能度于他，所将度者令得好道。汝等外道乐解脱者，我是导师今在现前，汝等应来。我能正悟具解出法，善见出道能作浅度处。汝等一心谛听善思，悉生乐愿，正念现前，心当流注发勤精进，为未证法令得证故，未逮得法令获得故，昔未行道令进路故，昔未到处令得到故，为未伏魔令降伏故，昔未求伴者令求伴侣故，为未得法方便令得方便故。

“外道，如我所说，三法和合而得受胎。我今当说，汝等外道一心谛听，当为汝等说受胎法门。外道，我言母者，是其过去作业之缘；我言父者，是其过去作业之因；我言乾闼婆者，谓是业招识。外道，我言迦罗罗者，谓是业安置。外道，我言母腹者，业安识依处所，识住腹已生得增长，渐渐广阔。外道，譬如药草丛林，依于大地而得增长渐渐广阔；外道如是，彼识入母腹已增长广阔，亦复如是。彼母腹中婴孩成长，方得产生，生已渐增，既得长大行宿时性，随终来处彼过所行；此现习起，彼是智知，非愚能了；共住交友，常恒观察，方知其性。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地狱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声嘶破，骡声、匆急声、怖畏声、高声、浅声，小心常怖，数数战悚，其毛数竖，梦中多见大火炽然，或见山走，或见火聚，或见釜镬沸涌，或见有人执杖而走，或见己身为鉾槊所刺，或见罗刹女，或见群狗，或见群象来逐己身，或见己身驰走四方而无归处，其心少

信无有亲友。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地狱终来生人间。此智所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畜生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闇钝少智，懈怠多食，乐食泥土，其性怯弱，言语不辩，乐与痴人而为知友，喜黑闇处，爱乐浊水，喜啮草木，喜以脚指剜掘于地，喜乐动头驱遣蝇虻，常喜昂头、欠呿、空嚼，常喜拳脚随宜卧地不避秽污，常喜空嗅喜乐裸形，常喜虚诈异言异作，多喜绮语，梦泥涂身，或梦见己身于田野食草，或梦见己身为众蛇缠绕，或梦见己身入于山谷丛林之中。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畜生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饿鬼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头发黄，怒目直视，常喜饥渴、悭贪、嫉妒，喜饶饮食，喜背说人，身体饶毛，眼精光赤，多思众食，贪乐积集不欲割舍，不乐见善人，所见财物其心欲盗，乃至得其少许财物即便欣喜，常求财利乐不净食，见他资产便生妒嫉，复于他财生己有想，见他受用便生吝惜，闻说好食心生不乐，乃至巷路见遗落果及以五谷，便生贪心采取收敛。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饿鬼中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若从阿修罗终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高心我慢，常喜忿怒，好乐斗诤，挟怨不忘，起增上慢。其身洪壮，眼白如犬，齿长多露，勇健大力，常乐战阵，亦喜两舌破坏他人，疏齿高心轻蔑他人，所造书论他人虽知语巧微密，亦有智力及烦恼力乐自养身。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阿修罗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所测。

“外道谛听，若从人终还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人贤直，亲近善人，毁呰恶人，好惜门望，笃厚守信，乐好名闻及以称誉，爱乐工巧，敬重智慧，具惭羞耻，心性柔软，识知恩养，于善友所心顺无违，好喜舍施，知人高下，善观前人有益无益，善能答对领其言义，善能和合亦能乖离，善能作使宣传言语，于种种语能善通达忆持不忘，亦复能知是处非处。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人中终还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若从天中终生人间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为人端正，乐好清净，喜著华鬘及以香熏，乐香涂身，常喜洗浴，所乐五欲简择好者不喜于恶，喜乐音声及以歌舞，纯与上人而为交友，不与下人而为朋党，好喜楼阁、高堂、寝室，乐慈为道，含笑不瞋，吐言柔美，言语善巧令人喜悦，喜乐璎珞及好衣服严身之具，常乐出入行来畅步，所作精勤终不懈怠。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天中终生于人间，此智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若善男子、若善女人，欲超此相，应近善知识顺彼人意，彼所作者即随作之，彼善知识令彼超度为其说法。

“外道，从地狱终生人间者，地狱已前作人身时，造诸过恶，起瞋恚故便作杀害，以其彼业牵堕地狱。彼在地狱受种种苦，后生人间犹有习气。是人既知如是相已，必须自知：‘我从地狱来生人间’。是人为舍地狱因缘，应求善知识；遇知识已，彼善知识，为除瞋业故说慈悲，亦说慈悲相应助道；以此等行，能除彼人余残习气地狱因缘。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慈悲相应尸波罗蜜，断除彼人瞋恚过恶。是人修慈悲时，六波罗蜜当得满足，增长福德。

“外道，从畜生终来生人间者，畜生已前作人身时，修行积习愚痴之法，以习痴故便行恶业，由作彼业生畜生中。彼人本受畜生身时，与诸畜生久居住故，行畜生仪式。彼从畜生终已，由有习气畜生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畜生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畜生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是人愚痴业故，说十二因缘，以是法故愚痴得除。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般若波罗蜜；既闻般若波罗蜜故，彼人愚痴体性自离，作是观时便生智慧。

“外道，从饿鬼终生人间者，饿鬼已前作人身时，修行积习悭贪之法。是人修行悭贪法故，坚持不舍，彼业力故生饿鬼中。与诸饿鬼久居住故，行饿鬼业；彼从饿鬼终已，由有习气饿鬼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饿鬼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饿鬼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彼人悭贪业故，为说布施，以是法故悭贪得除。彼善知识，或为彼说与施相应助菩提法，令其悭贪悉得断除。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檀波罗蜜；是人修行檀波罗蜜故，六度得满。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一切法皆悉平等；是人以修法平等故，般若波罗蜜得满；以修般若波罗蜜故，流注趣向一切智处。

“外道，于阿修罗中终生人间者，阿修罗已前作人身时，多作善根行于憍慢。彼以慢故而作诸业，修行积习憍慢业已，彼业力故生阿修罗中。与诸修罗久居住故，行阿修罗业；从修罗终已，由有习气修罗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当须自知：‘我本必从修罗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修罗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彼人憍慢业故，为说圣住处，以是法故，令彼得除憍慢之业。或为彼人说空法门，以是空法，令其彼人慢业得除，亦除吾我得无我解。或为彼说因缘和合故有诸法，以和合故而有所作，若无和合亦无所作，作是观已，慢使及业悉得除断。或为彼人说诸法一相，修行彼故般若波罗蜜得满，修般若波罗蜜满已，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于人中终生人间者，彼人昔作人身之时，修行积习十善业道，作彼业已数数修行，以彼业力还生人中。昔作人时与人久居，行人仪式；今归得人，由有习气。是人得闻如是法已，应当自知：‘我本必从人中终已，还生人中。’是人为超彼习气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其彼人说无常想，以无常想令除习气。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生

死过、涅槃至乐；闻此法已，是人能得厌生死过，欣涅槃乐。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六波罗蜜；既得闻已，能发无上菩提之心。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善方便；是人以此善方便故，即能坚持六波罗蜜，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天中终生人间者，天身已前作人身时，所修梵行、布施、持戒，皆希来报。是人如是修行积习作业久讫，以是业力生于天上。得生天已，与天久居，行天仪式；从天终已，由有习气诸天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天中终，来生人间。’彼人为超天中习气，应求知识。彼善知识，教其彼人修持梵行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修净梵行无所依著，得福无量；教行布施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行于布施无所依著，得福无量；教行持戒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受持禁戒无所依著，功德无量。彼善知识，或为彼说善巧方便；是人以此善方便故，能行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已，六波罗蜜渐得满足，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地狱终得人身者，彼应依善知识；依知识已，应听三世佛平等法；闻平等法已，应发勤精进，依城邑聚落与大众共居具四部处，更互相于论量佛法学问难答，三世法平等得现在前，解一切法无有自性，修此解故烦恼渐除。

“外道，从畜生中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亲近多闻，以近多闻断除愚痴。是人虽复求多闻人及诸经论，作非有想。是人观察非有想已，自然解证无自性法。是人以此三世法平等自然现前，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饿鬼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修行布施，除其悭贪作诸功德，以修舍故心不积聚。是人以此三世法平等自然现前，作一相解，所言一相即是无相。是人修此无相解故，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阿修罗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与烦恼魔战。何者是烦恼魔？所谓憍慢。是时彼人应当观察：‘何者是慢？是其谁慢？谁受是慢？谁以此慢起烦恼使？谁舍此慢？’是人如是推求之时，无慢可得，亦不见有人摄受慢者。彼人如是观察义故，无慢可得，无起慢者，与慢相应境界亦不可得，亦不见有人能舍慢者。如是观已，无一法可得。复作是观，以恶摄受自诳己身，他亦如是。作是观时，能见诸法悉无自性；以见诸法无自性故，见法非有；以非有故，知不成就；不成就故，知即不生；若不生者，知彼不灭；若不生不灭者，彼非可说；若解不可说者，则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三世不可得；若法三世不可得者，当知未曾有得有失。外道当知，此是一切法平等。以此一切法平等，当知一切法是真如不变不异，如来亦真如不变不异。以一切法即是真如，是故观慢得知。是人从人中终得生人间，以有憍慢习气力故；乃至从彼地狱中终得生人间，以慢习故得知此

相。若无慢习，不可得说此从人来，乃至此从地狱中来。外道，此名离慢智慧，彼相要以具巧方便乃能得知；又为般若波罗蜜加持此人，方乃得知。”

尔时，八千诸外道等，闻说此法得无生法忍。彼等得住无生忍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彼诸外道却住一面已，异口同音说偈赞曰：

“导师智力所建立， 知诸道趣不由他，
知诸众生游诸趣， 如见掌中庵罗果。
由诸见趣浊世间， 譬如云雾障虚空，
以是群愚常流转， 譬如众盲失正路。
世间为常为无常， 复言有常亦无常，
又言非常非不常， 譬如盲象入城行。
言世有边复无边， 复言亦有亦无边，
又言非边非无边， 以是流转如笼鸟。
又言即身是神我， 又言离身有神我，
妄想分别所缠缚， 如鸟被网心生苦。
又言自在天所化， 有言非因之所生，
一切众生见取覆， 譬如云雾障于月。
由如笼中卵生鸟， 于诸孔中常欲出，
见取众生如是痴， 于不解脱如笼鸟。
又礼梵王及世主， 及礼童子并围纽，
又礼方海毗沙门， 如贼被捉求诸神。
犹如贫人遇债主， 求与债主立保证，
如是世间著见取， 愚痴求天希欲乐。
佛见众生依真实， 譬如见手掌五指，
于诸趣中受百苦， 譬如群贼入牢狱。
世尊于彼生慈悲， 修诸道行知诸趣，
世尊已说出狱法， 如王生子放大赦。
愍世不思僧祇劫， 修诸苦行得菩提，
见取所坏愚痴辈， 佛令彼等得解脱。
以是善逝人师子， 于诸法中得自在，
我等见取失正路， 佛于见取拔我等。
以是世尊具大力， 具足无畏无怨对，
众中大吼如师子， 我等亦愿得彼法。
以彼能动于三界， 亦以彼法普遍照，
以彼授记诸众生， 亦愿我等值遇彼。”

世尊知彼诸外道等得其深信，如作微笑，现瑞光明。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佛：

“佛愍世间现微笑， 以见此等外道众，
唯愿如来说彼因， 所现微笑有何义？
善解因者非无因， 而现微笑瑞光明，
善哉能现微笑光， 大众悉皆瞻仰佛。
世尊大众悉怀疑， 以见善逝现笑光，
悉皆犹如观满月， 瞻佛愿说微笑因。
谁于今日设胜供？ 谁于今日悦慈父？
谁今得住佛功德？ 善哉大智愿演说。
大众闻之必欣喜， 皆由外道得授记，
唯愿导师普为说， 于何乘中如得道？
善哉牟尼除心惑， 于其疑者断疑网，
以是大众得欣喜， 一向趣佛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答马胜曰：

“善哉马胜巧知时， 能问如来降怨者，
怜愍世间作是说， 能问导师自然士。
我当说彼现笑事， 一心谛听所作因，
汝宜欣喜听我说， 今说笑义所为者。
此诸外道皆调伏， 舍诸恶见住善见，
睹是世间见取恼， 悉起悲心求菩提。
一切见取悉得舍， 以知不浊正见故，
从我得闻无碍记， 悉皆乐求一切智。
过去佛所得记已， 供养大慈两足尊，
具足二亿诸佛所， 以求无上菩提故。
佛所行檀亦不少， 亦净持戒修禅定，
净修智慧发精进， 于诸群生修忍辱。
常修习六波罗蜜， 简择智慧求菩提，
马胜请问降怨者， 发心乐求佛菩提。
彼诸苦恼由恶党， 依止有恶见取中，
彼等今见胜导师， 舍诸恶见悉无余。
以得真解如来教， 随顺佛法起深信，
彼于当来多亿佛， 皆悉供养求菩提。
于其未来星宿劫， 皆得作佛同一号，
号曰普闻高名称， 彼等大智度世间。
彼佛国土甚清净， 种种庄严无与等；
彼离恶见众生辈， 纯求菩提贤圣处；
彼国众生离恶趣， 是时亦无一切难；
彼等诸佛得寿命， 皆悉同寿八万岁。
众生闻彼佛名者， 皆悉不退上菩提，

若有众女闻佛名， 彼女皆悉得男身。”

如是世尊降怨者， 与诸外道所授记，
一切天人闻记彼， 无不欣喜生敬信。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三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三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一

尔时，净饭王及诸眷属，见阿修罗、迦楼罗、龙及龙女、鸠槃茶、乾闼婆、夜叉、紧那罗、摩睺罗伽、呵罗竭阇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摩天、光音天、遍净天乃至广果天，见彼供养及闻授记，又闻净居诸天说偈赞佛，复闻外道亦得授记。净饭王作是思惟：“是事希有不可思议！世尊如是善说，一切世间闻已咸皆欣喜。”是时净饭王，以爱恋子故，情意殷勤。

尔时，世尊告父王言：“我所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邃，其味亦善，淳净无杂，清白无染，显说梵行法。何者梵行？所谓分别六界法门。王今谛听，善思念之，当为王说。”

王言：“善哉！我今谛听，唯愿说之。”

佛言：“大王，何者为分别六界法门？

“大王，所言六界者即是丈夫，六触入亦是丈夫，十八意识境界亦是丈夫。大王，我所言六界即是丈夫者，我何故如是说？大王，何者是六界？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大王，此名六界。所言六界是丈夫者，所谓此也。我言六触入名为丈夫，何故如是说？大王，所言触入何者？谓眼触入见诸色故，如是耳、鼻、舌、身亦如是，意触入为知法故。我言六触入是丈夫者，谓此也。我言十八意识境界是丈夫者，何故如是说？大王，此十八意识境界何者是？谓眼见可意色，以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见不可意色已，亦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见舍处色已，亦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耳、鼻、舌、身亦如是。意知法，可意处法知已，思想分别；不可意处法知已，亦思想分别；舍处法知已，亦思想分别。大王，我言十八意识境界是丈夫者，谓此也。

“大王，地界有二种，有内、有外。大王，何者为内地界？谓自身内所有，彼彼身内所有，得有取坚者强者，所谓发、毛、爪、齿、尘垢、皮、肉、筋骨、髓、脾肾、肝、肚、大肠、小肠、大便、脬膜、脑胲。大王，是等名为身内地界。大王，何者是身外地界？谓身外所有，不得不取坚者强者。大王，是名身外地界。大王，身内地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有时女人自分别‘我是女

人’；自分别‘我是女人’已，见外丈夫复生分别‘彼是丈夫’。是女人分别彼是丈夫已，即生欲想；生欲想已，乐欲和合，于彼男子而生染爱。彼男子亦作是分别‘我是男子’；自分别‘我是男子’已，见外女人复生分别‘彼是女人’。此男子作是分别已，于彼女人而生染爱。是男子、女人俱生染爱已，而便和合；以和合故而有歌罗罗。大王，彼丈夫分别及所分别事，二俱不可得。女人、女人性亦不可得，男子、男子性亦不可得；以是不相续而生分别，彼分别亦自性不可得；如分别自性不可得，如是和合、和合性亦不可得；如和合、和合性不可得，如是歌罗罗、歌罗罗性不可得。若自性不可得者，彼云何能生坚强？大王，当知因分别故而生有坚者强者。彼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大王，有时此身终为冢间死尸。彼死尸坚强想变坏时，不向东方，亦不向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如是当知为内身地界。大王，有时世间居处悉皆空虚，复生梵天七宝宫殿。彼宫殿坚强相生时，无所从来。如是他化自在诸天，七宝宫殿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如是化乐天、兜率陀天、夜摩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所有七宝宫殿坚相生时，无所从来。铁围山、大铁围山，坚固牢实同一金刚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如是须弥山、尼民达山、育干达山、伊沙达山、佉提罗迦山、鞞达略山、毗那多迦山、阿叶波竭那山、铁围山、大铁围山、苏达舍那山、摩诃苏达舍那山、优常伽罗山、雪山香山、诸余黑山，及三千大千世界若成时，彼一切坚强生时，无所从来。此大地厚一百六十万由旬，生已而住。大王，彼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此世界坏，是世界欲坏时，此大地或为火所烧，或为水所漂，或为风所吹，悉皆散灭。彼地为火烧时，乃至烟灰都无所见。大王，譬如酥油，为火所烧无有遗余。大王，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烧已灰烬不现，后为水所漂时，亦无遗余可见。大王，譬如以盐投水，消灭无余。大王，如是，如是，三千大千世界，为水漂已亦无遗余。大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风吹坏时无有遗余。大王，譬如毗岚猛风吹诸飞鸟，彼鸟散灭无有遗余。大王，如是，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为毗岚猛风之所吹坏，一切散灭无有遗余。大王，彼地界成时，无所从来；坏时，无所去。大王，如是，如是，内身地界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地界生时亦空，住时亦空，生、住二时体性俱空。

“大王，彼水界亦有二种，有内、有外。大王，是内身水界，谓自身内所有，及余彼彼身内所得所摄，若水、若水性、若水体，若润、若润性、若润体，所谓此身中泪、污、洟、唾、脓血、疮污、肪膏、髓、乳、痰、小便。大王，如是等物，名身内水界。大王，何者是身外水界？身所不得不摄者，水及水性、水体，润及润性、润体。大王，此名身外水界。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谓如见所爱人眼中流泪，苦恼所逼亦复流泪，闻法敬信亦复流泪，若遇风寒亦复流泪，眼赤痛时亦复流泪。大王，彼泪出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又时身内水界增长，增长已益

彼水界，能灭身内火界；彼火界灭时，去无所至。大王，彼身内外界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外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其水界性自是空。大王，有时彼内火界增盛，增盛已能竭身内水界；彼水界烧竭之时，去无所至。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体性自空。大王，又时此世界坏。大王，此世界欲坏时，于虚空中，兴三十二重云而住；遍兴三十二重云住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已，经五中劫，天降大雨流注不绝，如象王尿；其后复经五中劫，降粗大雨，当于尔时，其水积满上至梵天。大王，彼大水界初生之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此世界居处坏时，此世界中第二日出；二日出时，小河泉源悉皆枯尽。大王，又时此世界第三日出；第三日出时，大池江河悉皆枯竭。大王，又时此世界第四日出；第四日出时，四大河本源亦悉枯尽。大王，世界又时第五日出；第五日出已，大海中水一由旬、二由旬、三由旬，四五乃至十由旬悉皆枯尽；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由旬海水枯尽；一百由旬、二百由旬、三百乃至千由旬亦皆枯尽；二千、三千、四千乃至一万由旬悉亦枯尽；二万、三万乃至四万四千由旬，大海水尽皆枯涸。大王，又时大海之中余残之水，四万由旬余残水在；三万、二万、一万由旬余残水在，后复渐尽；九千、八千乃至一千由旬，九百、八百乃至一百由旬，余残水在；九十由旬、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乃至十由旬、九由旬、八由旬，乃至一由旬，余残水在；五里下至十多罗树，九多罗乃至一多罗，十人乃至一人，余残水在；于一人身齐咽，至腋、至脐、至腰、至跨、至[跳-兆＋専]、至踝，余残水在，乃至牛迹水在。大王，当尔之时，大海之中唯有少湿相，如粗雨时乍湿乍干。大王，譬如粗雨渧渧，如有湿未周匝，大海之水亦复如是。大王，又时大海之中所有湿处，唯润一指面。大王，彼水界渐灭之时，去无所至，亦不诣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大王，彼水界生时亦空，住时亦空，灭时亦空。如是，大王，彼水界性不可得，唯有但用，然彼但用非男非女。

“大王，火界亦二种，一内、二外。大王，何者是内火界？大王，身内所有，及他身内所有所取，火、火体、火相，热体、热相，所谓能消饮食者，身中所有温暖蒸热入于热数者。大王，此名身内火界。大王，何者为身外火界？身外所有不取不受者，所谓火、火体、火相，温暖蒸热。大王，此名身外火界。大王，又时迦罗罗胞胎中，身内火界增盛，水界渐微，是故迦罗罗渐稠渐坚。大王，譬如铁器煎煮饧餔，以火力故渐渐稠强。大王，如是，如是，以火力故，迦罗罗渐稠渐坚；迦罗罗渐稠渐坚故，名遏浮陀；遏浮陀以火力成故，名为卑尸迦；卑尸迦以火力成故，名为坚固；坚固为火成故，生于五支。如是，如是，大王，彼水界为火界成熟。如是，如是，彼水界渐稠渐坚故，成于肉团。大王，彼火界生时，无所从来，而能烧灭于彼水

界。大王，又时当有病人，身内火界悉皆灭尽；彼病人身内火界既灭尽已，所食之物不复消化；其彼病人不能消故，于后不复更能进食；不能食故，身内火界悉皆灭尽；以彼人不能进食，身内火灭故，必当命终。大王，火界灭时，不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彼火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而彼火界从本已来，体性自空。大王，有时世界坏。世界坏时，身外火界增盛洞一，洞一已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大王，彼身外火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彼大火聚，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已，还复灭尽。大王，彼火灭时，不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彼身外火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彼大火界体性自空，非有不可得，唯是但用，然彼但用非男非女。

“大王，风界亦二种，一内、二外。大王，何者是身内风界？自己身内及他身内所有风界，所受所取，风、风体、风名，速疾、不速疾体、速疾名，所谓住身四支者是风，住胃者是风，行五体者是风，行诸子支者亦皆是风，遍行大小支者亦是风，出入息者亦是风；略而言之，遍身行悉皆是风。大王，此名身内风界。大王，又时身内风界增盛集合。彼增盛集合时，能枯燥水界，亦能损减火界。于时枯燥水界，损减火界已，令人身无润泽，亦无温暖，心腹鼓胀，四支掘强，诸脉洪满，筋节拘急，彼人尔时受大苦恼，或复命终。大王，彼身内风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彼病人遇值良医，医观彼病人已，应病处药，随病与药故，风病除愈。大王，彼风界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风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身内风界体性自空。大王，何者是身外风界？身外所有，身所不取不受者，风、风体、风名，速疾、速疾体、速疾名。大王，此是外风界。大王，又时彼外风界增盛，增盛故风界集合，集合时落叶折枝条，折树拔根，崩摧山峰，倒坏大山，破析分段，渐次散坏乃至微尘；而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周回旋转。大王，譬如陶师以杖转轮，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转，亦复如是。如少麦麨为风所吹，碎末为尘，难可得见。如是，大王，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破析作末已，成于微尘，成微尘已亦不可见。大王，譬如大猛风轮起，以一把土随风散之，乃至微尘亦不可见。如是，大王，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分析作末，分析作末已，乃至无一余残微尘可见。大王，彼外风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夏初，彼外风界皆悉隐灭，隐灭故暑热无风，于草木上无露；以无露故，一切草木无有湿润。大王，彼外风界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风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彼风界体性自空。大王，彼内风界及外风界，二俱皆空，体性自离，相亦自离，性亦不可得，灭相亦离。何以故？彼风界非作无作者故。

“大王，何者是虚空界？虚空界亦二种，有内、有外。大王，何者是内虚空界？若自身内、若他身内，所受所取，所谓虚空、虚空体、虚空名。此身内所生，入于阴数，亦入入数，亦入界数，所有空孔窍。大王，此名身内虚空界。大王，何者外虚空界？外所有非色

者，乃至无有如毛等虚空处，名为虚空。大王，此名外虚空界。大王，又时由业因缘故生诸入，彼入等生已围绕空界，是时得名入内虚空界数。大王，如是一一法中推求，无一眼入可得，唯有但用。大王，何以故空？地界清净故，如地界清净空故，如是水、火、风界清净故空，彼无所从来。大王，又时一切诸色悉皆坏灭以为虚空。何以故？虚空界无尽故。大王，唯内虚空界安住不动。大王，譬如无为涅槃界安住不动，当知如是虚空界遍一切处。大王，譬如有人，于空泽旷野掘作泉池陂井。大王，于意云何？彼诸虚空，从何而来？”

王言：“世尊，无所从来。”

佛言：“大王，若使彼人还以土填。大王，于意云何？彼虚空界去何所至？”

王言：“无所去也。何以故？世尊，彼虚空界无来无去。何以故？彼虚空界非男女故。”

佛言：“大王，外虚空界亦复不动，性无变易，虚空界空非是有法。何以故？虚空界非男非女故。

“大王，何者是识界？如眼为主攀缘于色，对色知故眼识生，或能知青黄赤白杂色，亦知长短粗细，如是一切所有色等物眼识所能睹者，名为眼识界。如是若知声、若知香、若知味、若知触、若知法，或知六根所缘所知，是名意识界。大王，又此识界不依诸根，亦不依界。何以故？大王，非地净色为眼入，非水火风净为眼入。何以故？非地界清净，及诸余法，以为眼入及具眼入者；如是乃至非水火风界清净色及诸余法，以为眼入具眼入者。何以故？诸法无知故，无了别故，无堪能故，非初、非中、非后故，非内、非外、亦非中间。大王，如此识界了前事已，即便谢灭不复更生，彼识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

“大王，何谓为眼入？谓四大所成清净色。若使诸法体性自空，何者是清？何者是浊？于诸法中无有净秽，云何于中而见净秽？如是，大王，是故当知，眼入之体性毕竟空寂，前际、后际皆不可得。何以故？未来未至故不可得，过去已灭故不可得，未来未来事不可得。彼眼处亦不可得自性离故。若体性不可得者，亦无男女性可得；既无男女性，何有我我所？大王，若有我我所者，是魔境界；无我我所者，是名诸佛如来境界。何以故？一切诸法离我我所故。大王，如实了知眼入空、眼入自性空。何以故？此眼入相不可得，是故此眼入体性空寂，此空离于眼入相，是名无相；于相无求，故名无愿。大王，是名于眼入中三空解脱门现在前。

“大王，何者是耳入界乃至身入？大王，此一切法对三解脱门现前决定，趣法界究竟遍虚空不可名、不可说、不可用、不可示，无有诤论，无有语言，不可测量。大王，以眼对色者名为颠倒，如是略说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故诸法说名意境界。大王，眼入对色者往瞩取著，此眼三种碍：照瞩顺境生于爱想，若睹违境生于恚

想，瞩中容境生于舍想。如是诸余耳、鼻、舌、身皆亦如是，其意瞩法亦复如是：若缘顺境生于爱心，缘于违境则生瞋恚，于中容境生愚惑心。如是境界是意所行意遍行，故名意境界。大王，彼意行于顺色生于贪欲，行于违色则起恚怒，行中容色起于无明。如是声、香、味、触、意所缘法，亦行三事起贪瞋痴，谓：意缘顺境，意法生于贪欲；意缘违境，意法生于瞋恚，意缘中容境，意法生于无明，起于愚痴。

“大王，应当如是知，于诸根犹如幻化，知彼境界其犹如梦。大王，如人梦中与诸婇女及众人等共相娱乐，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众人婇女。大王，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众人婇女毕竟是无，亦不可得，何况共相娱乐？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可意色，眼见色已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爱重，起爱重已生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于相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梦中与冤共斗，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而共冤斗。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冤，何况斗战？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眼见不爱之色，心不喜乐，于不喜乐而生执著，生执著已便生瞋恚，生瞋恚已，其心浊乱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恐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诸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有人于其梦中，为鬼所娆心生恐怖，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梦之鬼。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毕竟无鬼，何况怖也？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眼睹色已，于舍处色妄生执著，生执著已作执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命根欲尽，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

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四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四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二

“大王，如人梦中见于国中，第一端正最胜女人，于彼女边，得闻微妙可爱音乐。彼人闻已，以彼乐音而自娱乐，受五欲乐。是人觉已，忆念梦中可爱音乐。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最胜女人，可爱音乐毕竟是无，况五欲乐？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最胜女人及以音乐，称可其意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爱乐，既爱乐已生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

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是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耳闻恶声生于恶心。大王，如人梦中亲爱别离，生大苦恼悲号啼哭，或离父母、妻子、所爱眷属。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亲爱别离悲哭等事。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亲爱别离毕竟是无，何况悲泣？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闻恶声而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不爱心，以不爱故生于瞋心，生瞋心故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忧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耳闻舍声起于舍相。大王，如人梦中闻不了句义声。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闻之声。于意云何？梦中闻声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音声可得，何况当有了义及不了义句？是人空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闻于舍声而生执著，生执著已而生迷惑，生迷惑已造作痴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作业已便即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是人见已心生执著，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彼梦中不了句义之声。大王，如是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诸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以栴檀香，或多摩罗叶香，及诸种种余香用涂己身。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栴檀之香，及多摩罗叶香，并余香等。于意云何？如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诸香，况涂其身？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触闻妙香便生爱著，生爱著已复更深乐，生深乐已起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

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如似梦觉忆念梦中所闻诸香。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诸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死蛇、死狗、死人等尸系著于颈。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见死蛇、死狗、死人之尸，心生怖畏。大王，于意云何？如是梦中，或以一尸系著于颈，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是人执于梦中所见之尸，宁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死蛇、死狗、死人之尸，况将系颈？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无闻愚痴凡夫，既见臭恶而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不爱心，以不爱故生于瞋心，生瞋心故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便即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厌恶，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

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鼻根坏。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坏鼻根。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鼻根，况复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鼻根坏便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恐惧，既恐惧已生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识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自身饥渴，得百味馔恣意而食。是人觉已，忆念梦中百味饮食。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食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饮食，况复食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百种食已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贪乐心，既贪乐已心生染著，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贪乐，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为饥所逼，遇得苦瓠并拘奢得子，及纴婆子等而便食之。是人觉已，念于梦中所食苦瓠子等。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食苦瓠以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便生瞋恚，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苦瓠及拘奢得子等，况复食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梦为饥所逼心生执著，生执著已作执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妄想，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

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舌根坏。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舌根毁败。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坏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实坏，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舌根，况复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舌根坏心生执著，生执著已生不爱心，生不爱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异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

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梦中，自睹国中最胜之女共相抱持。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得细触。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此女，况受细触？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可意色，眼见色已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爱欲，起爱欲已生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喜，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五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五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三

“大王，如人梦中，自持热铜鍱缠被其身。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被铜叶。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铜叶，况以衣身？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恐惧事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怖畏，起怖畏已作怖畏业，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或生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见身根坏不觉诸触。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败坏之相。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身根，况败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自见身根败坏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恐怖心，起恐怖心已作恐怖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或生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

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幻师幻作五欲，自见己身与彼围绕共相娱乐。是人觉已不见五欲，便忆梦中五欲之乐。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幻师，况复幻作五欲递相娱乐？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是幻师幻作五欲，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于爱重，起爱重已生染著心，生染著已作染著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著，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悉不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

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大水漂荡，己身、妻子、眷属既见漂已，心生无量种种忧恼。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为水所漂忧苦之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大水，况复漂荡生大忧恼？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水漂荡心生执著，生执著已其心不喜，心不喜故作不喜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自见己身饮酒惛醉无所觉知，不识罪福、善恶、尊卑、优劣。是人觉已，忆念梦中饮酒迷乱。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竟无有酒，况饮惛乱，不识尊卑、善恶、优劣？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梦见饮酒惛醉心生执著，生执著已起染爱心，起染爱心已作染爱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著，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槃涅槃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槃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槃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四转轮王品第二十六之一

尔时，佛告净饭王言："大王，如上所说之法，系心精勤，当自观察修行，勿随于他。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菩提，能超一切世间自在，能除一切渴爱，降伏我慢，灭除罪过，一切诸法而得平等。彼非凡夫地，一切声闻所不能到，一切辟支佛非其境界，一切菩萨之所修行，一切诸佛之所证得。大王，于此法中应当安意，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天人中得为眼目，得为灯明，得为大炬，得为船筏善知水路，得为导师，得为商主，得为导首？我当云何得自度已复能度他，自既解脱令他解脱，自得安隐令他安隐，自证涅槃令他涅槃？'大王当知，不应观过去世际所经豪富自在。大王，诸根如幻无满足时，亦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于色声香味触无有厌足。

"大王，过去之世有转轮王，名无边称大王。彼无边称王，具足无量众宝辇舆、军众象马，无碍轮宝七宝具足，所有军乘无能坏者；于先佛所植诸善根，意力成就随念即办。大王，彼无量称王，有所忆念无不随意。何以故？具足成就善根力故。大王，尔时无量称王作如

是念：‘我今自试福德之力。’时无量称王即作是念：‘以我威力，令此四天下所有树木，常有华果用之无尽。’大王，彼无量称王作是念已，于四天下所有树林，华果繁茂用无穷尽。大王，无量称王复作是念：‘令四天下所有人民，诸所欲愿随意无违。’大王，彼无量称王作是念已，四天下中一切人民，一切所愿悉得充满。大王，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当更试善根之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降注香水。’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降香雨。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大王，时无量称王即作是念：‘若我福力，令四天下普雨妙华。’作是念时，于四天下寻雨妙华。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妙衣。’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雨天上劫贝树衣。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自试福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银雨。’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降银雨。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复作是念：‘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金雨。’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雨金雨。何以故？无量称王所愿从意，皆由过去于一切众生修共业善。

“大王，尔时此阎浮提地，纵广正等一万八千由旬；当尔之时，此阎浮提有六十千万诸大城郭。大王，尔时于此阎浮提中，置立隍城名宝庄严。其城纵广十二由旬，四面平正妙巧所成，街巷庄严界分分明。于其城外有多罗树七重行列，其多罗树四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瓈，庄饰端严甚可爱乐。其金树者，根茎枝条悉皆是金，其叶华果悉是白银。其银树者，根茎枝条悉皆是银，其叶华果皆是黄金。毗琉璃树，根茎枝条悉是琉璃，其叶华果皆是玻瓈。其玻瓈树，根茎枝条悉是玻瓈，其叶华果皆毗琉璃。大王，尔时彼宝庄严城周匝七重悬宝铃网，种种庄严微妙第一，复以种种众宝罗网弥覆其上。于其城外有七重宝堑，彼一一堑深半由旬，广一由旬。其七重堑底岸平正，八功德水清净盈满，众鸟易饮。复有诸华，所谓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弥满其中，底布金沙。其堑四边周匝阶道四宝庄严，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种种微妙甚可爱乐。彼诸阶道四宝合成，黄金为阶，白银为蹬，白银为阶，黄金为蹬，琉璃、玻瓈间错上下，交互庄饰周匝栏楯，七宝所成端严无比。一一阶道有七重宝门，种种庄严微妙最上。一一阶道于其两边金芭蕉树，其堑四边周匝阶道，于其两头一一皆有七宝妙座。彼诸所有种种庄严，皆悉是彼无量称王福德所致。其宝庄严城外周匝而有八万园林，无量称王作此园林不起爱著我所之心，悉施众生共同受乐。是一一园有八大池，一一大池纵广半由旬。于其池中有种种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如是众华弥覆其上。一一池边有八阶道，一一阶道四宝所成端严殊妙。其阶道头建七宝幢门，所谓金、银、琉璃及玛瑙等。其阶两边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庄饰严丽。八功德水弥满池中，众鸟堪饮。其池四边植诸妙华，所谓阿提目多伽华、薝葡华、阿输伽华、拘罗婆华、波吒梨华、迦腻迦罗华、婆拘罗华、婆利师迦华、末

利迦华、苏摩那华、摩楼多华、池[少/免]师迦华，如是等陆地生华。无量称王为令诸人受适乐故，种植如是种种妙华，是诸人民游戏其中欢娱受乐。大王，彼宝庄严城所有宝铃罗网宝多罗树，微风吹动出和雅音；譬如有人善作五种微妙音乐，其声和雅甚可爱乐。彼无量称王，所有宫城铃网宝树园林乐具，所出妙音甚可爱乐，亦复如是。大王，尔时宝庄严王城中所有人民，以彼妙音娱乐受乐。时彼宝庄严城丰乐安隐，人民充满豪富自在，处处皆有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

“大王，彼无量称王，又于异时复作是念：‘我今当往西瞿陀尼。’作是念已，王及四兵俱升虚空，往瞿陀尼。王既至彼，彼诸小王皆来奉迎，各以国土奉献。大王，时无量称王于彼止住，百千万岁于彼王领。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往东弗婆提。’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往弗婆提。王既至彼，彼土小王亦皆奉迎，复以国土奉上。大王，无量称王于彼止住，百千万岁于彼王领。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于异时作是思惟：‘我当往彼北郁单越。’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上升虚空，诣郁单越。王既至彼，彼诸人民欢喜归化。王于彼住多百千岁，王领受乐教已眷属。

“大王，彼无量称王，于彼久时复作是念：‘我曾闻有三十三天住须弥顶，我今宜往忉利天上。’作是念已即乘龙象，复与四兵飞升虚空，上须弥山。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即问御臣：‘汝见须弥及以大海并四天下，其事云何？’御臣答王：‘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悉皆旋转。犹如陶师以杖转轮；我见须弥及四天下，悉皆旋转亦复如是。’王告御臣：‘此龙象王大行未止。’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更前进，问御臣言：‘汝见须弥大海及四天下，复更云何？’御臣答言：‘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悉皆振动。’王答臣言：‘今将欲到须弥山顶，此龙象王小行犹未止。’大王，彼无量称王，复更前行，问御臣言：‘汝见须弥及大海水并四天下相复云何？’御臣答王：‘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不动不转。’王告臣言：‘此龙象王，今已到彼须弥山顶。’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及与四兵，寻即到彼须弥山顶。大王，尔时帝释遥见无量称王，欢喜来迎而作是言：‘善来！大王。’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坐。在彼天上经无量岁，与彼天主分半而治。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今宁可退彼天主，即住其中独为天王。’作是念已，无量称王及以四兵，从彼三十三天即便退落，还阎浮提宝庄严城，堕七宝园中。

“尔时，宝庄严城中人民，出于城外至宝篋园中，见无量称王及诸四兵，从天而堕在彼园中。众人见已速疾入城，告城中人，作如是言：‘今有天子并及四兵，从天而来在宝篋园中。’尔时，宝庄严城中，复有一王名曰作爱，秉执国事。彼作爱王，闻有天子并及四兵，从天而堕在宝篋园，闻已速疾严敕四兵驾御善乘，与诸城人从宝庄严城出诣宝篋园。王及城人见无量称王，怪未曾有。尔时，作爱王寻敕

速办种种香华、末香、涂香，疾至无量称王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长跪，向无量称王而作是言：‘汝为是谁？’王即答言：‘汝于昔来，颇曾闻本无量称王以不？’时作爱王及诸臣民皆云：‘我昔曾从先旧人闻：本有大王名无量称，王四天下，与其四兵升忉利天。’无量称王即答之言：‘如汝所闻，无量称王即我身是。’尔时，无量称王初从天下，闻彼人间饮食精气，心不爱乐，不能堪忍，身体沉惛。犹如醍醐投热沙中，寻即沉没不得暂停；无量称王于阎浮提饮食诸味不生爱乐，身心沉没亦复如是。尔时，作爱王见无量称王不堪人中香气饮食，身心顿弊不能止住，便作是语：‘无量称王有何善言？我于来世何所传说？’大王，时无量称王告作爱王言：‘汝今当知，无量称王从昔已来，王四天下威德自在，有所须念无不随意，树林华果及随意果，能除一切众生苦恼，随诸众生所须之具皆令如意。我复又能降天香，雨天衣天华，雨银雨金，王四天下豪富自在，升忉利天，帝释分坐共治天事；贪无厌故于天退没，下阎浮提遂便终没。’时无量称王告作爱王言：‘如上众事，汝于未来当如是说：无量称王豪富自在，贪求无厌自取命终。’作是语已即便命终。”

佛言：“大王当知，勿作异观，莫生犹豫疑惑之心。尔时，无量称王，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大王，是故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大王，如是应当系心正观，勿信于他。”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常乐法自在， 数数策其心，
　贪欲自在中， 智心应远离。
　离欲自在已， 住法自在中，
　若能降伏心， 则能伏烦恼。
　若能降烦恼， 即得离业道，
　若离业道已， 即为世间塔。
　不为欲秽染， 显示烦恼过，
　念饶益众生， 故号为支提。
　闻贪欲过已， 便能离贪欲，
　一切智净心， 故号为支提。
　最胜大丈夫， 念灭众生恶，
　解脱彼瞋恚， 故号为支提。
　最胜大丈夫， 念灭众生痴，
　脱彼愚痴心， 故号为支提。
　调御天人师， 念灭众生慢，
　净彼众生心， 故号为支提。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六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
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六四转轮王品第二十六之二

“大王，过去有王名曰地天，如法为王，名为法王；七宝具足，所谓轮宝、象宝、马宝、明珠宝、玉女宝、长者宝、主兵宝，是名七宝。大王，彼地天王，父名曰地生。彼地生王临命终时，其地天最为长子。其地生命终之后，辅相大臣，灌地天顶以为大王，即为刹利灌顶大王。时地天王，既为刹利灌顶王已，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日，沐浴洗头，剪除须鬓及以爪甲已，著新净衣，以诸华鬘、种种璎珞、天冠臂印、环钏耳磲庄严其身，在高楼上婇女围绕。即于东方有金轮宝，千辐不减，毂辋具足，光明照耀，纵广七肘纯是真金。大王，时地天王见是事已，即作是念：‘我昔曾闻先旧人说：若刹利灌顶王，于十五日月圆满时受斋之日，沐浴洗头，剪除须鬓及除爪甲，著不污衣，以诸华鬘、种种璎珞、天冠臂印、环钏铒磲庄严其身，在高楼上婇女围绕。若于东方有金轮宝，毂辋具足，千辐不减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定当得作转轮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岂可作轮王耶？我今当试。’

“大王，尔时地天王即从坐起，偏袒右肩，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对轮合掌，向彼天轮作如是言：‘宝轮可下在地而住。’作是语已，彼天宝轮从空下地，住在王前。时地天王，即以妙香用涂其手，胜妙好衣以拭轮宝，以其右手接取轮宝置左手中，复以右手摩拭其轮，作如是言：‘汝今应当降伏东方。’作是语已，时金轮宝飞升虚空左右旋转，即往东方至彼往昔转轮王道。其道平正，布散诸华甚可爱乐，轮所经处皆悉平正无有高下。以王福力，河池井泉枯竭之处，八功德水悉皆盈满，一切所有树林华果枯悴之者悉皆敷荣，已敷荣者更增郁茂。大王，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即与四兵随轮而去。轮宝若住，王亦随住。王所至处所有国土，大小诸王与其臣民，各以金盘盛满银粟，或以银盘盛满金粟，奉迎大王各作是言：‘善哉！大王。善来！大王。此诸国土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唯愿大王，受此国土摄化人民。我等皆当奉给左右，唯愿止住。’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告彼诸国王及臣民等，作如是言：‘我今不须国土宝物，汝自受用。汝今若欲随顺我者，应离杀生，亦莫偷盗，亦莫邪淫，亦莫妄语，亦莫两舌，亦勿恶口，亦莫绮语，亦莫贪欲，亦莫瞋恚，亦莫邪见。汝等应当自住十善，亦教他人令住十善，我则知汝归从于我，受我教敕，我观汝等犹如我子。汝等常应供养父母、师长及诸沙门、婆罗门等，莫作非法不善恶行，亦劝他人令行善法。若能如是，我知汝等一切国土所有人民，悉皆归从降伏于我。’又复告言：‘汝等常应孝养父母，恭敬师长及诸沙门、诸婆罗门，莫作非法不善恶行，亦劝他人令行善法。若能如是，我知汝等一切国土所有人民，悉皆归从降属于我。’尔时，圣王及诸四兵，如是渐渐渡于大海，降弗婆提过尽人境轮宝乃住。如是乃

至南西北方，及郁单越悉降伏已，渡彼北海尽人境已，王及轮宝还阎浮提，本宫门上在虚空中停住不动。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如是降伏四天下已，还阎浮提即便止住。地天大王及与轮宝还来至此阎浮提，时彼四天下变成七宝，端严姝特。何谓七宝？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砗磲、赤珠、玛瑙。尔时，轮宝于四天下，周回旋转已，一切地狱、畜生、饿鬼八难消灭，于四天下所有一切不善恶声悉皆除灭，况有造作诸恶业者？何以故？皆是地天圣王本愿力故。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不假种植，处处皆生自然粳米，净无糠穭。又复轮宝天下中自然而生天树宝衣。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一切病患，悉皆除愈；唯除三患。何等为三？一者、求欲，二者、段食，三者、衰老。又复轮宝旋转之时，四天下中所有人民寿千万岁。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一切人民，所有苦恼自然消灭。如是等无量无边，希有不可思议之事，出现于世。

“尔时，地天大王，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今于此受诸快乐，五欲众具颇更有处胜此以不？’复自思念：‘我昔曾闻须弥顶上，有三十三天五欲资具，其事云何？’尔时，地天大王未除爱欲，厌恶人间所有五欲资财之具，欣彼天中上妙之乐：‘我今宁可往彼天上。’尔时，地天大王作是念已，王及四兵，忽然之顷至忉利天。尔时，帝释遥见地天大王，作如是言：‘善来！大王。善哉！大王。’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坐。尔时，地天在彼天上，经无量百千岁分位而治。尔时，地天大王，复于久时生大贪心，作如是念：‘我今应当退彼天主，独为天王。’作是念已，即从帝释半座而堕，并及四兵，至阎浮提安隐城中。尔时，地天大王，久在天上受胜妙乐，心生耽乐；忽至人间，不能堪受人中资具，身心沉没。犹如醍醐置热沙中，寻即消化莫知所在；地天大王身心沉没，不能堪忍人中所有饮食精气，亦复如是。尔时，地天大王身心疲顿，而说偈言：

“‘诸王大自在， 不能除渴爱，
如干草遇火， 是故应舍欲。
常行于淫欲， 未曾满足时，
如渴饮碱水， 终不能除渴。
如众流归海， 终无有满足，
爱欲亦如是， 曾无满足时。
如火焚草木， 无有厌足时，
爱欲亦如是， 终无有满足。
犹如深谷响， 随声无休息，
闻声亦如是， 亦无休息时。
亦如盛香箧， 受香无简择，
嗅香亦如是， 亦无有厌足。
如杓挠美食， 终无知止足，

舌贪嗜美味， 亦无于止足。
如镜现面像， 亦无有厌足，
如是行欲人， 于欲无厌足。
如虚空受风， 未曾有厌足，
身常受诸触， 终无厌足时。
如梦中饮水， 终不能除渴，
意所受诸法， 亦无有厌足。
贪求爱欲人， 复增长爱欲，
观于诸境界， 爱无厌足时。
见欲增苦恼， 犹如火焚薪，
灭除诸爱欲， 亦如水灭火。’”

佛言：“大王，汝知尔时地天大王，岂异人乎？大王当知，勿作异观，地天王者即我身是。大王当知，彼地天大王，往昔之时豪富自在，贪求无厌，遂便命终。何以故？诸根无厌，境无能满；诸根如镜，境如光影；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大王，应当安心此法，深自观察，勿随他教。大王，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上菩提。大王，应当远离一切豪贵，应当消竭一切渴海，倒憍慢山，远离一切衰祸，于一切法平等；非一切凡夫地，亦非声闻之所能行，又非一切缘觉境界，乃是一切菩萨所行，一切诸佛正觉所证。王当安心勿令散乱，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未来世，一切世间天人之中，得为灯明、为炬、为光、为船、为导、为师，得为商主、为首、为无上，自度度彼，自脱脱彼，自安安彼，自得涅槃令他涅槃？’大王，莫观先际所更豪富自在。大王当知，诸根如幻，无有厌足，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不能令满。”

佛言：“大王，过去有王名曰顶生，有大威德，有大神足，有大威势，从父乌哺沙王顶上而生；久积善根，曾见无量无数诸佛，修诸善根，于诸世尊恭敬供养，积集善本，于四天下豪贵自在。大王，时顶生王，灌顶受位七日已，得七宝具足，为转轮王。何者为七？一者、金轮宝，千辐不减，毂辋具足，自然而有，纵广七肘而来应之。二者、白象宝，六牙具足，七肢拄地，白如雪山自然而至。三者、马宝，其色绀艳而来应之。此上象、马从旦至食，于四天下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四者、珠宝，大如人髀，纯青琉璃，其光照曜，周匝八方各一由旬。五者、长者宝，丰饶财宝，巨富无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自然而应。六者、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气净洁如青莲华；其舌广大出能覆面，形色细薄如赤铜鍱；身体柔软犹如无骨，冬温夏凉；其心慈悲，常出软语；以手触王，即知王心所念之处。七者、主兵宝，自然而出，勇猛策谋武略第一，预知王心七日所念，善知四兵斗战之法，未集者令集，已集者令散。千子具足，勇健端正，能降怨敌。大王，尔

时顶生转轮圣王，七宝具足，王四天下如法化世，令四天下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城邑聚落次第相近，鸡飞相及。尔时大地，一切无有沙砾荆棘，多饶众宝，具足无量园林泉池，端严姝妙甚可爱乐。何以故？皆是顶生圣王安住法力。当尔之时，若天若人，受欲乐中最为第一。

“大王，尔时顶生大王所住之城，名阿蹄阇。其城东西十二由旬，南北长七由旬。其城七宝众宝罗网弥覆其上，悬众宝铃。其城内外种种庄严悉皆如上，无量称王宝庄严城等无有异，亦如忉利得胜之堂。大王，顶生大王造三种殿：一名月出殿，于盛夏热时王居其中；其第二殿名毗琉璃藏，于春月时王居其中；其第三殿名日威德起，于冬寒时王居其中。尔时，顶生与玉女宝并诸婇女，前后围绕入月出殿，时身体清凉，犹如牛头栴檀涂其身体。王与眷属前后围绕，若入彼毗琉璃殿时，身心调适，犹如多摩罗叶香用涂其身。大王，其顶生大王，复与眷属婇女围绕，入彼日威德殿时，身体和暖，犹如沉水香用涂其身，入彼殿时身体和暖亦复如是。大王，是顶生王随欲自在，令诸殿等随其时节而生乐触，随意出风，随意出雨，种种音乐随意而至，资生所须亦随意现。大王，尔时顶生于其宫内，七日之中天雨金银，过七日已作如是念：‘甚奇希有不可思议！如此清净之业，所获果报随意而现充满我意，福德所致无差违也。谁有得见如是果报，于修福德而生知足？’

“大王，顶生圣王于阎浮提，经百千岁已，作如是念：‘我今于此阎浮大洲，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悉皆归属，于我宫内七日雨宝。我今当往西瞿陀尼。’作是念已，顶生大王即与四兵上升虚空，从阎浮提渐次至彼西瞿陀尼。王既至彼，于无量百千岁，在彼王领。顶生大王依报过人，未得天报。大王，顶生圣王于瞿陀尼，随意雨宝满其宫内，如阎浮提等无有异。大王，尔时顶生复于后时，作如是念：‘我王阎浮提，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此瞿陀尼，亦皆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我今亦知东有大洲，名弗婆提，我今当往。’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从瞿陀尼渐次而往东弗婆提。王既至彼，于弗婆提止住王领，无量千岁受五欲乐，依报过人，未得天报。大王，顶生圣王，于弗婆提随意雨宝满其宫内，如阎浮提等无有异。大王，尔时顶生复于后时，作如是念：‘我阎浮提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及瞿陀尼，亦皆安隐丰乐，人民炽盛，亦于宫内随意雨宝。此弗婆提，皆悉安隐丰乐，人民炽盛，亦于宫内随意雨宝。我今亦知北有大洲名郁单越，其中人民无我我所，虽复如此，我当往彼自试眷属。’顶生大王作是念已，与其四兵俱升虚空，从弗婆提渐次而往北郁单越。王既至彼，于郁单越，无量千岁教诫眷属，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阎浮提丰乐安隐，已雨七宝；及瞿陀尼人民炽盛，安隐雨宝；东弗婆提亦皆如是，随意雨宝；此郁单越悉亦安隐。我曾闻有三十三天住须弥顶，我今当往躬自观之。’尔

时顶生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住须弥山顶。当尔之时，释提桓因与三十三天，集善法堂论人天事。尔时，帝释遥见顶生从远而来，即出迎之，作如是言：‘善来！大王，善来至此！’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座。时顶生王坐半座时，即有十种胜事映蔽诸天。何等为十？一者、寿命胜天，二者、容色胜天，三者、名称胜天，四者、受乐胜天，五者、王领自在胜天，六者、形貌胜天，七者、音声胜天，八者、香气胜天，九者、食味胜天，十者、细触胜天。大王，尔时顶生与彼帝释，形容相貌、行动威仪等无差别，饮食衣服资生之具悉无有异，唯有视瞬为别异耳！而诸天等分别识知天王、人王二种之别。”

佛言：“大王，甚奇希有！帝释、顶生人天既别，形容相貌等无有异。大王当知，福德之力其事如是，谁于福德而生足也？大王，尔时顶生在忉利天，无量千岁为增上自在。大王，尔时顶生于四天下豪富自在，复于忉利天上豪富自在，帝释分治犹不厌足，复作是念：‘我今宁可独为天主，何用帝释？宜应退之。’大王，尔时顶生作是念已，从天退下还阎浮提，于阿踰阇城最上园中。王当下时，威光照曜遍阎浮提，一切诸方映蔽日光；亦如日出月无光明，日光在空无复光明，王光映蔽亦复如是；如日轮出映蔽月轮，顶生威光映彼日轮亦复如是。大王，尔时阿踰城人出城游观，见彼顶生并及四兵，从天而退堕其园中。彼人见已怪未曾有，即入城中遍告城人言：‘今有天子并及四兵，从空而下，堕彼王最上园中。’大王，尔时城中王及臣民，办具种种歌舞伎乐、涂香、末香、宝幢、幡盖、华鬘、璎珞，身体衣服悉皆清净，速疾出城诣彼园中。大王，尔时顶生从天堕时，一切大地六种震动。当尔之时，一切人中所有庄严，最胜妙香用涂其身，悉至园中顶生王所。尔时，顶生耽著天中上妙资产，不能堪忍人中资具所有香气，沉惛在地。喻如生酥醍醐投极热沙中，不得停住；尔时，顶生沉惛不住亦复如是。尔时，城中王及臣民内外人众，见顶生王在彼园中沉惛在地，即便问言：‘天为是谁？’尔时，顶生即告彼王及诸人民言：‘汝昔曾闻有顶生大王不？’尔时，国王及诸人民咸皆答言：‘我昔曾从耆旧人所，闻有大王名曰顶生，不舍人身，将诸眷属并及四兵而升天上。’尔时，顶生告诸人言：‘昔顶生者，我身是也。我及四兵从天而堕。’尔时，国王及城内外所有人众，即以偈颂，问顶生曰：

“‘我从旧人所， 闻有威德王，
号名曰顶生， 极有大名称，
已身及四兵， 从此升天上，
并及诸眷属， 法王如法治。’

“人天胜王言：‘无常力所害， 退天乐受苦， 顶生者我是。’
“诸人皆合掌， 顶礼大王足：‘有何希有事， 未来当传说？’

“从天而退者，受苦王说言：

“‘汝听希有事，欣乐莫放逸：
顶生大王者，统领四天下，
受乐过天人，欲无厌致死。
于其后宫内，七日雨珍宝，
如法治天下，欲无厌而死。
与彼天帝释，分半座而坐，
恶觉所恼乱，多欲故退堕。
于其生死海，无智故沉没，
乐著五欲者，天欲无厌死。
如渴梦饮水，不能除其渴，
受五欲亦尔，终无有厌足。
智慧诸众生，断除愚痴闇，
彼智者知足，正观诸有趣。
智观察有趣，慧见老病死，
断除诸渴爱，舍有趣无著。
观触如火烧，便舍于渴爱，
观受亦如是，知受是非善。
如击众音乐，根境界亦然，
圣教中调伏，能舍根自性。
一切五种入，从于名色生，
识于中分别，则生于思觉。
圣者作是观，于趣有不著，
智者慧满足，证灭如薪尽。’

“顶生向彼王，臣民说是已，
示诸有无常，即便取终没。”

佛告大王：“汝知尔时顶生王者，岂异人乎？勿作异观，莫生疑惑，我身是也。我昔曾为顶生王时，统领人天豪贵自在，贪欲无厌而取终没。是故，大王，应舍豪富、憍漫自在、住不放逸。若能住于不放逸行，是人即能修诸善根。大王，若不放逸者，复能入于法界平等。大王，若人能离放逸者，成就利益。大王，有为无为界，非男非女，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大王，当于此法安住自心，勿随他教。大王，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上菩提。大王，应当远离一切豪贵，消竭一切渴海，倒憍慢山，远离一切衰祸，于一切平等；非一切凡夫地，亦非声闻之所能行，又非一切缘觉境界，乃是一切菩萨所行，一切诸佛正觉所证。王当安心，勿令散乱，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未来世一切世间天人之中，得为灯明、为炬、为光、

为船、为导、为师，得为商主、为首、为无上，自度度彼，自脱脱彼，自安安彼，自得涅槃令他涅槃？’大王，观先际所经豪富自在。大王当知，诸根如幻，无有厌足，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不能令满。

“大王，过去有王，名曰尼弥，了达诸法，如法为王，重不放逸，若所作事离诸放逸。大王，是尼弥王，常观三世平等。又观一切诸法，犹如三世平等。观过去一切诸法，远离自性；观未来一切诸法，远离自性；观现在法亦复如是，远离自性。大王，彼尼弥王，观一切三世法平等已，于诸法不生取著。彼尼弥王，观一切世间，为四颠倒之所颠倒：于不净法中而起净想，于苦法中而生乐想，于无常法中而起常想，于无我法中而生我想。见世如是，便作是念：‘世间则坏！甚大败坏！如此众生，一切诸法自性空寂而不觉知。’大王，尔时尼弥王，复作如是念：‘我当以四摄法摄诸众生。若我四法摄众生者，是诸众生随顺于我，受我言教。’尔时，尼弥大王先作是方便已，即以四摄摄诸众生；摄诸众生已，尼弥大王即教人民，一切诸法平等，作如是言：‘汝诸众生，一切诸法离于自性。若一切法离自性者，彼法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何以故？彼法自性无实故。若法离自性者，彼法亦不可说是过去、未来、现在。’大王，尔时彼尼弥王，于彼众生所，教是三世平等法已。彼诸众生，八十千万那由他无量百千众生，得无生法忍。

“大王，尔时三十三天在善法堂，聚集而坐作是议言：‘善哉！善哉！鞞提呵国人大获善利。是尼弥王，解了诸法，如法为王，具足方便；于颠倒众生所，以善方便示不颠倒法也。’尔时，释提桓因在于余处，去善法堂远，即以天耳闻彼天说；闻已，寻来诣善法堂就座而坐；既就座已，问彼天言：‘汝诸天等在善法堂，何所论说？’作是问已，时诸天等报帝释言：‘唯然！天主，听我所说：我等向来集善法堂所论之事，说彼鞞提呵国人善得利益。是尼弥王，解了诸法，如法为王，具足方便；于颠倒众生所，以善方便示不颠倒法也，所谓显示诸法自性。’彼诸天等作是语已，尔时，帝释报诸天子作如是言：‘是尼弥王，具足成就不可思议善巧方便。汝等在此忉利天上，欲得见彼尼弥王不？’尔时，诸天咸皆同声作如是言：‘唯然！天主，我等在此欲得见彼尼弥大王。’尔时，帝释天主即告御臣名摩多梨言：‘汝当前来，可疾严备诸天千马宝车，往阎浮提鞞提呵国尼弥王所，说如是言：“此是诸天千调马车，遣来迎王。唯愿大王，升此宝车勿生怖畏！三十三天悉皆愿乐欲见。”大王若上车已，作如是言：“大王，我今将王从何道去，诣彼天上？为从住颠倒地众生道而去，为从住不颠倒地众生道而去也？”’尔时，摩多梨答帝释言：‘唯然受教。’闻此语已，即便严备千调马车，自升其上，从彼忉利下阎浮提，至鞞提呵国尼弥王所，语尼弥王，作如是言：‘忉利诸天今送千调马车，王可升车，勿生怖畏！忉利诸天愿乐见王。’尔时，尼弥大王以无畏心便即登之；既升车已，摩多梨作如是言：‘我今将王从何道去？为从住颠倒地

众生道去，为从住不颠倒地众生道去？’王即报言：‘汝可将我从彼二道中间而去。’尔时，摩多梨即将尼弥王，从颠倒地众生所、不颠倒地众生所二处而去。

“大王，尔时，尼弥王语摩多梨言：‘汝可少时停车而住，我当观彼颠倒众生所住之处。’时摩多梨即受王教，暂止马车。尔时，尼弥王于少时间，令八十千万众生安住见实三昧中。何以故是王于少时间，令如是众住见实三昧中？此王善习不放逸行故。令此众生住三昧者，于后悉得无生法忍。是时，摩多梨都不觉知王所为作。尔时，摩多梨又复将王到须弥顶。尔时，尼弥王遥见青茂丛林，告摩多梨言：‘彼林定是不颠倒众生所居之处。’摩多梨言：‘大王，此是忉利诸天善法之堂。彼忉利天众集在堂上欲得见王。惟愿大王，勿生怖畏，当升此堂。’尔时，尼弥王心不恐惧，便升堂上。尔时，帝释遥见尼弥王来，即作是言：‘善来！大王。’便分半座命王令座，时尼弥王即就帝释半座而坐。尔时，帝释即以美言共相慰问言：‘大王，快获善利，能令佛法炽然增长。’尔时，帝释向忉利天众，作如是言：‘此尼弥王，成就具足不可思议善巧方便。是王于少时间，能令八十千万众生住佛法中，然摩多梨都不觉知。’尔时，尼弥王即为忉利诸天，广说种种胜妙之法，利益天众已，白帝释言：‘我今欲得还阎浮提。何以故？于阎浮提为欲护持佛正法故。’帝释报言：‘今正是时。’复敕御臣摩多梨言：‘汝可还驾千调马车送尼弥王还归阎浮。’其尼弥王到阎浮提已，成就大悲善巧方便，令无量众生安住佛法。大王，莫作异疑，勿生异观，昔尼弥王者，我身是也。大王，当观不放逸力难可思议，尼弥大王升帝释座，尚无贪著！是故，大王，于佛法中，当勤精进修不放逸。大王，何谓佛法？大王，一切诸法皆是佛法。”

尔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即白佛言：“若一切法是佛法者，一切众生亦应是佛。”

佛言：“若不颠倒见众生者，即是其佛。大王，所言佛者，如实见众生也。如实见众生者，即是见实际，实际者即是法界。大王，法界者不可显示，但名但俗，但是俗数，但有言说，但假施设，应如是观。大王，一切法无生，此是陀罗尼门。何以故？此名陀罗尼门，于此一切法无动无摇，无取无舍，是名陀罗尼门。大王，一切诸法不灭，是陀罗尼门。何以故？不灭是陀罗尼门，于中一切法无动无摇，无取无舍。彼陀罗尼门，无有相貌，无有自性，无可施设，无作无造，无来无去，无众生、无命、无人、无养育，非对治，无形无状，无缠无离，无秽无净，无爱无憎，无缚无解，无命者，无出无退，无得无住，无定无乱，无知非无知，非见非不见，非戒非犯，非悔非不悔，非喜非不喜，非犹非不犹，非苦非乐，非定非不定，非实非倒，非涅槃非不涅槃，非爱非离爱，非见非不见，非解脱非不解脱，非智非不智，非视非不视，非业非不业，非道非不道。大王，应当以此六十七法门，入一切法。

“大王，是色自体，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镜中像，非有非无。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响声，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阳焰，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聚沫无有坚实，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梦中，梦见国中最胜女人，是梦所见，亦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石女梦见生子，是梦所见，亦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

“大王，色无所依，乃至识亦无所依。大王，譬如虚空无所依。如是，大王，色无所依，乃至识亦无所依。大王，色无有生，乃至识亦无有生。大王，色无有灭，乃至识亦无有灭。大王，如涅槃界，无有生亦无有灭。大王，如是色亦无生无灭，乃至识亦无生无灭。大王，譬如法界亦无生无灭。大王，如是色亦无生无灭，乃至识亦无生无灭。如是，大王，一切法是如来境界，不可思议亦是如来境界，不共法亦是如来境界。不共一切凡夫境界故，是故一切声闻、缘觉，不毁不赞，不得不失，非觉非不觉，非知非不知，非识非不识，非舍非不舍，非修非不修，非说非不说，非证非不证，非显示非不显示，非可闻非不可闻。何以故？大王，彼法无有如是法，可得扶举，可得摧倒。何以故？一切诸法离自性故。大王，今可于此法中而安其心，深观此法，勿信于他。”

尔时，净饭王作是念：“于诸法中无法可得，无有如是法得证是法号为佛者。诸法实不可得，佛为众生但假言说。”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净饭王等七万释种，得无生法忍。

尔时，世尊知诸释种得深信已，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大雄尊导师， 为世现微笑，
惟愿世明炬， 演说微笑事。
十力一切智， 何因现微笑？
愿说彼笑因， 断世诸疑网。
佛为释众故， 而现微笑瑞，
为诸人天众， 速除诸疑网。

得闻大雄说， 世间离诸疑，
其心皆欣喜， 安住佛法中。
世尊诸子等， 得知微笑事，
坚固住誓愿， 智慧必通达。
唯愿尊导师， 断除大众疑，
众等除疑已， 必得广大乐。”

尔时，世尊以偈答马胜曰：

“我现寂灭笑， 马胜当谛听，
我今如实说， 释种决定智。
诸法不可得， 释种皆得知，
是故于佛法， 决定心安住。
名称大释种， 依于无所得，
当得上菩提， 晓知一切法。
人中命终已， 此释种决定，
得生安乐国， 面奉无量寿。
住安乐国已， 无畏成菩提，
能趣十方界， 供养无量佛。
安住一佛土， 能供十方佛，
愍诸众生故， 而求无上道。
游历诸佛国， 供养彼佛等，
皆已神力到， 随佛所出处。
无量僧祇劫， 供养诸导师，
以种种妙供， 后当成佛道。
一一成佛已， 能度无量众，
令得成佛道， 复化诸众生。
彼国众生辈， 皆当成佛道，
彼诸世尊等， 不度声闻众。
一一诸佛等， 俱寿一劫岁，
彼佛正法住， 无量阿僧祇。
彼佛灭度后， 大智菩萨众，
持法化于世， 亿岁阿僧祇。
彼诸佛子等， 教化无量众，
置于无上道， 说法悉空寂。
令住不放逸， 修集空寂法，
能得一切智， 乐不放逸事。
闻是释种趣， 世尊所说者，
天人咸欣喜， 志求于佛道。”

尔时，世尊告慧命舍利弗：“舍利弗，此是菩萨见真实三昧，汝当为阿毗跋智诸菩萨说之。何以故？舍利弗，此三昧不可得说，而如来于彼三昧中不得一法；若不得者，彼不可觉；若不可觉者，彼则不可说；若不可说者，彼则不可知；彼不可知者，即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法。舍利弗，我今付嘱于汝，此是菩萨见实三昧，应当受持读诵、广为显说。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住大乘者，经历十劫修行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若复有人得闻是菩萨见实三昧者，所得福德复过于彼。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暂得闻菩萨见真实三昧；若复有人得闻是菩萨见真实三昧已，为一人说者，此人得福复胜于彼。若复善男子、善女人，经历十劫闻已为他解说；若复有人，乃至一刹那间，修此菩萨见真实三昧者，所得福德复过于彼。是故，舍利弗，汝应以此菩萨见真实三昧经，为诸菩萨说教示修行。舍利弗，若修此菩萨见实三昧者，当获无生法忍。舍利弗，于此会中，我所授记无上道中诸菩萨者，悉得安住此菩萨见真实三昧中。”

是时，一切诸菩萨，声闻、天、人一切大众，阿修罗、乾闼婆、人非人等，闻佛所说，欣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七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一菩萨行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及大菩萨摩诃萨，其数无量。尔时，慧命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欲少有所问，唯愿如来垂愍听许。”

佛告富楼那：“随意所问，吾当解说，令汝欢喜。”

富楼那言：“我今为诸行上功德，名闻高远，常为众生求安乐者，诸菩萨摩诃萨故，有所咨请。”

尔时，富楼那以偈颂曰：

“行最上功德， 名称极高远，
净戒乐法者， 我问其所行。
云何修治心？ 云何广行施？
云何度众生， 喜心常行道？”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是诸大士故，问如是事：菩萨云何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云何能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而说偈言：

“菩萨云何求， 多闻如大海，
于法得定义， 能善知佛道？
云何于一言， 而解无量义，
能以智慧力， 通达一切法？
多闻无穷尽， 问难心不动，
慈愍故说法， 以断众生疑。”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今随地智力请问如来：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而说偈言：

“云何离众难， 得值遇诸佛？
得值诸佛已， 速得清净信？
得无上信已， 难舍而能舍？
弃舍一切已， 力行无碍道？
云何乐出家， 闲静修空智？
云何不逆法？ 愿具答是事。”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等悉知，佛已具足一切智慧，已度一切神通彼岸，于三界中第一高尊，得无有比微妙大智，于诸法中行无障碍，是故我今请问是事。”以偈赞曰：

“佛住上功德， 已度神通岸，
得无障碍智， 我为勇猛问。
善学一切法， 功德最高胜，
破闇生慧明， 令众悉欢喜。
怨亲无憎爱， 无忧无欺诳，
大战胜死王， 摧破魔军众。
不执于刀杖， 降伏诸怨敌，
常有慈悲心， 坚住清净戒。
世尊无谄曲， 无慢无戏调，
得证明解脱， 功德中最胜。
如本所行道， 所得胜智慧，
愿今为我说， 云何行得佛？”

尔时，佛告富楼那言：“善哉！善哉！汝能咨问如来是事。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诸菩萨发心所行，修集一切无量佛法。”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我今说菩萨， 初发菩提心，
常以勇猛力， 乐行菩萨道。

诸菩萨所行， 种种深心行，
于佛得受记， 是事当略说。
深心乐法心， 无量无有边，
种种现诸行， 不以一事成。
喜心内充满， 而行于布施，
施已心无悔， 其意益欢悦。
菩萨作是念： 众生常贫穷，
无有多闻财， 我当为求之。
众生常贫穷， 皆由于懈怠，
我当勤精进， 从是得菩提。
我当为众生， 加心行忍辱，
恶言骂捶打， 默受而不报。
当念谁骂我， 骂者不可得，
骂詈瞋恨者， 皆悉是空事。
如是思惟已， 心无有瞋恨，
常修行忍辱， 从是成佛道。
众生无善心， 当为作世灯，
令其得归趣， 无财足以财。
众生可愍伤， 皆共行邪道，
我当度脱之， 令住于涅槃。
众生皆贫穷， 无有智慧财，
我得一切智， 令其得充足。
如是诸菩萨， 为度众生故，
发心求菩提， 行如是等愿。”

佛告富楼那：“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示现其心，不住一法。所以者何？诸菩萨学一切法，然后得道。菩萨有四大希有事，不见余法胜此事者。何等四？菩萨能于懈怠众生勤行精进，是名希有；能于强梁瞋恚众中修行忍辱，是名希有；见诸众生行于邪道，自勤正道，是名希有；为度众生转生死故，而以深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希有。富楼那，此四希有，是名菩萨最大希有。”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见懈怠众生， 勤心发精进，
我不应效彼， 行诸非法事。
不应效瞋恚， 瞋恚非佛道，
常修慈悲心， 菩提从是生。
众生乐邪径， 依止于邪径，
菩萨求正道， 令众住正道。
见生死过患， 一心求佛智，

我得无上财， 当度诸众生。
如是希有事， 余更无胜者，
以是故当知， 得离障碍法。
设使烧身衣， 头燃犹不救，
懈怠心若生， 即应速除灭。”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能生喜心。何等四？见诸众生安处生死不能精进，自见其身在于佛道修行精进，便生喜心；见诸众生心常懈怠，自见其身在于佛法勤行精进，便生喜心；见诸众生瞋恨嫉妒，自见其身无有恚嫉常怀慈悲，便生喜心；不见余人勤行佛法与我等者，便生喜心。”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见众生懈怠， 已身行精进，
是故此菩萨， 自得欢喜心。
见生死过患， 而生厌离心，
怖畏三界狱， 勤心求舍离。
众生乐瞋恨， 自住慈悲心，
是故此菩萨， 生欢喜悦乐。
众生所可作， 皆所不应作，
是故我当求， 无有上佛道。
是名真实智， 诸佛所称叹，
我当学是智， 众生得归趣。
是故此菩萨， 常得欢喜心，
从有无空伪， 当生真实法。”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得离诸难，值无难处值已不失，能修佛法。何等四？一者、菩萨谦逊，其心柔软，凡见众生常言善来，和颜悦色先意问讯，与之共语，言常含笑；二者、一心求法常乐咨问，勤求善利无有厌足；三者、当乐空闲，远离独处；四者、自身安住佛菩提道，亦化众生令住佛道。菩萨有是四法得离诸难，值无难处，值已不失，能修佛法。”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具足柔软心， 常乐行慈悲，
若与众生语， 谦下心和悦。
常求佛所叹， 甚深微妙法，
常持清净戒， 乐行头陀事。
虽行头陀法， 亦行深妙智，
是故此菩萨， 离难值无难。
常于诸佛所， 咨问诸深法，

是故智增长，不生诸难处。
常乐在空闲，清净行头陀，
是故此菩萨，离难值无难。
诸有智慧者，亲近此四法，
能离一切难，得值遇诸佛。
得值诸佛已，具足不坏信，
能发上精进，以求于佛智。
是故求智者，应当学正法，
若能学正法，得佛道不难。”

多闻品第二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何等四？菩萨求法，所谓十二部经、修多罗、衹夜、受记经、伽陀、忧陀那、尼陀那、如是诸经、本生经、方广经、未曾有经、阿波陀那、论议经，求已诵读，诵读已正忆念，正忆念已如所说行。富楼那，菩萨有此初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于一切法中无所依止，虽入禅定而无所依；无所依故，于诸法中得不住智；得不住智已，于诸法中得无碍知见。何以故？富楼那，无法可贪作障碍者。菩萨有此三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以法因缘，念佛及念佛法。是人以法因缘，念佛、念佛法时，不见有法可贪受者；是人不贪受故，于一切法心无所著；是人于一切法无所著故，于诸问难，随所问答而无有碍。菩萨有此三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成就无所得慈，于行无碍，无所得慈者不受诸事。何以故？富楼那，住此相者，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住彼相者，亦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住事相、物相，阴相、入相、界相，法相、非法相者，亦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是故，富楼那，所有受相皆名邪见。菩萨悉灭一切诸相，修集慈心。众生败坏故，相亦败坏；相败坏故，事亦败坏；事败坏故，见亦败坏。菩萨尔时坏一切法修集于慈，如是慈者名为无所得慈，如是无所得慈名为法慈，如是法慈名为佛慈。富楼那，何名佛慈？无作无坏，是名佛慈。复次。富楼那，如实通达一切诸法。是名佛慈。”

“世尊，云何名为如实通达一切诸法？”

佛告富楼那：“所通达者，不言是法，不言非法。何以故？富楼那，若言有法即是非法。若有无法无有非法，则于其中无有戏论；若无戏论是名涅槃。汝具观之极远极近？”

富楼那言：“不远不近。何以故？世尊，如是义者，无方无处，无内无外。”

佛言：“如是，富楼那，于法作数。”

“世尊，于何等法为之作数？”

“富楼那，如诸凡夫所著之法，如来不得、不修、不证、不通达；如是法者，为之作数。富楼那，是诸法数，不为分别法故。富楼那，今为汝说，如是第一寂灭法者，能摄佛道。富楼那，当来有人欣赴世利，若闻此经不乐听受。富楼那，我此菩提，汝等但以音声章句，少知之耳！其中义趣，汝所不知，此义玄远不可言宣，唯有智者可以内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能知义者， 闻佛法忧苦，
若能知义者， 如来为作师。
若人佛为师， 是则求涅槃，
无有诤讼心， 能正思量法。
此中无法生， 亦无有法灭，
无生无有灭， 是诸法实相。
若法无有生， 即无有作起，
是非与一异， 此法中皆无。
是名为涅槃， 中无有灭者，
若言极远近， 是二俱为空。
若能知空者， 即名知涅槃，
若知涅槃者， 是名我弟子。

“富楼那，菩萨有此四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而不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常欲求多闻， 诸佛所称叹，
能得定实义， 是故如大海。
能于一字中， 及与一句义，
于千万亿劫， 说之而不尽。
故当求正法， 求已正思量，
勿贪取法相， 不贪佛所赞。
忆念诸如来， 及念于正法，
不以贪竞心， 而求于导师。

常于诸众生， 修行慈愍心，
而不著众生， 散灭一切法。
大名称菩萨， 修习如是法，
疾得陀罗尼， 多闻从是生。
犹如虚空性， 无增无有减，
法性亦如是， 无增无有减。
我以智慧力， 无量劫说法，
所说无央数， 犹亦不名说。
尽诸众生性， 皆使得人身，
普共行出家， 多闻如阿难。
陀罗尼菩萨， 为是一切人，
千亿劫说法， 智慧犹不尽。
佛智慧无等， 同虚空无量，
虚空无生起， 智慧亦如是。
如龙不取水， 而能雨大水，
是水无住处， 所雨无穷尽。
菩萨亦如是， 得此陀罗尼，
诸法无住处， 是缘说不尽。
故应求多闻， 求已正思惟，
以法缘念佛， 多闻从是生。
慈普覆众生， 散灭众生相，
亦灭诸法相， 多闻从是生。”

不退品第三

佛告富楼那：“菩萨成就四法，能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何等四？菩萨闻未闻法，思量义理，不即言非。菩萨成就此初法者，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闻所未闻法， 其心逮不逆，
思量其义理， 不即言非法。
若闻于空法， 常求其义理，
是故智增长， 佛道从是生。
闻所未闻法， 应求其义理，
不退于菩提， 智慧得增长。
闻所未闻法， 不随恶慢心，
不生于谄曲， 生则非菩提。
闻所未闻法， 应求解其义，

先虽未曾闻，一心应思念。
是人求法时，能得闻正法，
常值遇诸佛，不退失菩提。
得见诸佛已，则能正问难，
声闻人得闻，咸以为欢喜。
是人甚希有，能作如是问，
我等尚无心，况能闻是事？
声闻称希有，天神皆欢喜，
诸佛称其名，此是多闻果。
若有所问时，佛答其所问，
无量诸大众，皆得大饶益。
得闻是多闻，菩萨所问答，
无量众皆得，无上之法眼。”

佛告富楼那：“以是因缘，当知菩萨闻未闻法，信受不逆，正心思量，不即言非，则能饶益无量众生。富楼那，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富楼那，是一切功德光明王佛，寿八十亿岁。其佛一会声闻弟子，不受诸法漏尽解脱，恒河沙数此不可计，是诸阿罗汉皆得共解脱；菩萨众数亦复如是。富楼那，其佛灭后，法住六万岁。欲涅槃时，百亿菩萨皆与神力，为护法故，悉遍百亿阎浮提内，一一阎浮提各有一菩萨。富楼那，一切功德光明王佛灭度之后，诸弟子众渐皆懈怠，不复诵持如是深经，诸法空经、净戒头陀经渐皆灭尽，以其不能读诵说故。其法广大有八百四万法藏，一一法藏有六十八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一一修多罗中有三万六千忧陀那，一一忧陀那中有七百六万亿偈。富楼那，最后末世法欲灭时，于此尔所佛法藏中，余但有一修多罗忧陀那。时有比丘法师名那罗延，于此阎浮提中，佛与神力，为护法故。是那罗延法师，多闻广博，善能说法，严饰文辞，义理明了，每常乐说所未闻法。当说法时，多有人众违逆毁破。那罗延法师便作此念：‘是诸人众，所未闻法闻不能信，不乐听受。若听不解，心不随顺，闻已违逆，破坏出过，而作是言：“此非佛语，非大师教。所以者何？我等未曾从师和尚闻如是经。又诸长老比丘，亦复不言从师和尚展转所闻。”今诸比丘，唯有一余修多罗忧陀那，我今何不独处闲静？’

“富楼那，那罗延法师作是念已，独入深山。尔时，阎浮提中从劫初来，有六万八千大城。城长十二由旬，广七由旬，庄校严饰，街巷相当，人民充满，丰乐安隐。其后续造八十四亿小城，有广七由旬或六五四三二由旬；其最小者，广一由旬。富楼那，尔时阎浮提中有一大城名为安乐，中有长者名为阇匿，有一子名摩诃耐摩陀。是长者

子在空闲处，有一天来，为说偈言：

“‘汝当勤求法， 求已正思惟，
功德王如来， 已记汝作佛。’

“富楼那，天说偈已，忽然不现。时长者子，即诣父所，头面礼足，作如是言：‘我欲出家，于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法中，修习梵行。’尔时，阇匿长者，以偈答曰：

“‘我家多财宝， 金银无有量，
阎浮提所无， 我家悉具有。
我所求财宝， 为子受欲乐，
云何行出家， 为世所轻贱？’

“尔时，长者子偈答父言：

“‘我乐常求法， 求已正思惟，
不乐受富乐， 当为世作佛。
不须家业宝， 我欲求少欲，
所出之法财， 今当行出家。
诸佛出世难， 佛说法亦难，
我今值佛法， 云何当舍离？’

“富楼那，时长者子，头面礼父足，绕已而出，说此偈言：

“‘设有一亿父， 及有百亿母，
犹尚不能遮， 今我出家心。
我舍身寿命， 父母亲族财，
唯不舍佛法， 当行出家求。’

“富楼那，时长者子说此偈已，出家为道，即诣那罗延法师，求欲听法。时那罗延法师，即为演说所未闻经。时摩诃耐摩陀比丘，闻所未闻经已，问那罗延法师言：‘我于此经先所未闻。如是诸经，谁读？谁诵？谁受持者？从何处闻？’那罗延言：‘我以宿命善根因缘故，亦以一切功德光明王佛威神力故，如是深经自然在心。’

“富楼那，是摩陀比丘闻说此已，加心思念智力即生，以大智慧方便力故，难问那罗延法师，那罗延随义答已，而作是言：‘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时，有一比丘问佛是事，如汝今问，佛如是答，时是比丘闻已欢喜。’富楼那，是摩阿耐摩陀比丘，复问那罗延法师，那罗延言：‘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时，有一比丘问如是事，如汝今问，佛如是答，时是比丘闻已欢喜。’富楼那，时摩陀比丘，语那罗延法师

言：‘正士，昔日从佛，闻如是几问答事？’那罗延言：‘置此勿问！是事难信，余人身未证增上法，亦复难信。’第二、第三亦如是问，摩诃耐摩陀问言：‘正士，昔日从佛，闻是几问答事？’那罗延言：‘置此勿问！不得已者，今当为汝譬喻解说，诸有智者譬喻得解。比丘，我于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所，得闻众生之性多于地种。比丘，假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皆尽其数，令得人身有智慧力，一一众生于弹指顷，能起恒河沙等问，然其所问各各不同。比丘，如是展转，乃至十方无余世界一切众生，若一劫若过一劫，起此诸问。复有一人，能弹指顷，起尔所人一切诸问，差别各异。如是一人，复尽一切无余众生，若一劫若减一劫，起种种问。于汝意云何？是所起问，宁为多不？’答言：‘甚多！非是譬喻所能得及。’那罗延语摩陀比丘言：‘我今明了告汝，勿生疑悔。如彼一切无余众生，若于一劫若减一劫，所起疑问我从佛闻，一法门中所答多彼。如是二门、三四五门，十二十三四五十乃至百千万亿门。比丘，我当略说一切所有算数名字，无量无尽，不可思议，过是诸数我尽诵持。比丘，此诸答者，悉皆总在一法门中，我悉知之，所谓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说是道句、门句、印句、本事句、金刚句、重句、不可动句、难得底句。比丘，于一门中摄一切法，谓无作门。一切诸法一切诸句，是门为本，皆入是门，一切修多罗、忧陀那皆入门句，分别一字能入多字。比丘，如是能入七万八千诸陀罗尼，是中有九万二千诸根差别。是众生行门中，有八万亿形色，于诸道差别，是诸形色我知其名。一一色中我知百名，如是二百名字、三百名字，乃至知千名字，皆在阎浮提中。又复过是十方佛国，其中所有各各缘、各各名字我皆得知。举要言之，佛所有力，于诸法中各各差别，问答差别，我皆知之，皆是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威神之力。’

“富楼那，时摩陀比丘，语那罗延法师言：‘唯愿正士，还诣聚落城邑，随转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法轮。愿受我请，我当卫护为受法者。’那罗延言：‘且置勿说！今世比丘悉皆懈怠，集善法中无有深欲。’摩陀复言：‘我从今日，当于善法深生欲心，为求是法不敢懈怠。’富楼那，摩陀比丘即请那罗延，还入聚落令说正法，当随卫护咨听未闻。富楼那，尔时摩陀比丘，多为人众供养恭敬，时人皆谓持戒、智慧、多闻最上功德无量。时摩陀比丘，入城邑聚落，称赞那罗延法师，为令众生入于正法，又使佛法普得流布。富楼那，时摩陀比丘，多导人众使供养法，恭敬守护那罗延法师，为听法故。富楼那，其后那罗延法师，为摩陀比丘所守护已，后入城邑聚落，种种广说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阿僧祇劫所修菩提，令普流布。如是，富楼那，摩陀比丘于百岁中，常随那罗延法师；所问诸法，常是新异，未曾重说。富楼那，那罗延法师，得是摩陀比丘所护助故，使无量众生住圣法中，无量众生住佛菩提。

“富楼那，汝谓尔时那罗延法师，守护法者，善说法者，岂异人

乎？即弥勒菩萨是。富楼那，摩陀比丘，守护法师佐助劝请，以是福德力，命终之后，即生下方第十世界上众佛所，于彼佛前，问断一切众生疑经。佛时称赞百千善哉，即为演说断一切众生疑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入必定。富楼那，摩陀比丘命终之后，复值须弥山佛，于彼佛前，问摄出一切法经。时佛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摄出一切法门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复值山王佛，于彼佛前，问诸法门经。时佛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一切法门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复值梵音声佛，于彼佛前，问请摄一切法经。佛时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摄一切法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富楼那，摩陀比丘如是展转，所值诸佛，值已问经，所度众生，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若以劫若以过劫，说诸佛名，众生所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不可得尽。富楼那，是摩陀比丘，凡所护持诸佛正法恒沙可数。是诸佛者，若现在世，若已灭度，不可称计。是故，富楼那，当知菩萨摩诃萨，闻未闻法，思惟义理，得如是等大功德利。

“富楼那，汝谓尔时摩诃耐摩陀比丘，于那罗延法师所，闻未闻法，随其义趣者，岂异人乎？即桥越兜菩萨是。时摩诃耐摩陀比丘，守护正法，闻所未闻，随其义趣，不著言辞，以是因缘值无量佛，值已闻诸深妙经。以是往昔善根因缘，今于我所，亦问摄一切法大海法门经。我为说时，无量众生得大饶益。”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闻未闻， 应思其义理，
不应作是言， 我昔未曾闻。
闻所未闻法， 正念思其义，
是故慧增长， 如海受众流。
多闻转增上， 智慧亦复尔，
能问诸佛事， 广利诸众生。
集多闻如海， 智慧不可尽，
善能知章句， 差别中第一。
是故应当闻， 所未曾闻法，
求所未闻法， 得如是果报。”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于求多闻深生欲心，于空闲处深生乐心，一心勤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求已为断瞋恚，修集慈观；为断贪欲，修不净观；为断愚痴，修因缘观。富楼那，何等是菩萨精进？菩萨云何修集精进？富楼那，若有菩萨，若于一劫若减一劫，若行若坐常发精进。富楼那，如是不名真实精进。有菩萨若于一劫若减一劫，修行净戒，苦行难行具足头陀，随所缘事深生欲心，而离诸法

实相，如是不名真实精进。”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何者是菩萨真实精进，诸佛所赞，世俗智者所不讥嫌？”

佛告富楼那：“菩萨于所未闻，应深空法，无有微相，合第一义，如是深经不违不逆，明了其义，勤发精进，心不退没，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是名菩萨真实精进。谓闻深经，通达其义不违不逆，如是精进诸佛所赞，世间智者所不能诃。是故，富楼那，菩萨应发如是庄严：‘世间众生不能得底，我于此中当尽其底。世间众生所可没处，我于此中不应沉没。世间众生所可畏处，我于此中不应怖畏。所以者何？我发庄严不与世合，为离世法故而发庄严；不以行世法故而发庄严，为不行世法故而发庄严；不为随世法故而发庄严，为转世法故而发庄严。’富楼那，是名菩萨摩诃萨真实精进。菩萨成就此第二法，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求深法， 常勤发精进，
思量其义理， 不随于音声。
菩萨不随言， 知皆是虚诳，
知诸法空故， 但求于善语。
若于千万亿， 无量诸劫数，
昼夜常行坐， 加心行苦行，
于所未闻经， 不信非精进；
能得深义底， 不名为懈怠。
如是精进者， 诸佛所称叹，
世间不得底， 菩萨得其底。
世间所畏没， 菩萨不畏没，
勤心常欲求， 空寂真妙法。
空法中无畏， 亦无有退没，
住我相法相， 故生怖畏没。
散坏一切法， 名为菩提道，
勤心发精进， 疾成多闻海。”

“复次，富楼那，菩萨善知五阴，善知十二入，善知十八界，善知十二因缘；善知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故，则能成就无依止智；得无依止智故，则于一切法不念不分别；以不念不分别为众生说法，破一切见令拔身见。菩萨成就此第三法，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菩萨知五阴， 十二入皆空，

分别十八界，通达十二缘。
不随于五阴，知身是虚诳，
于诸内外入，悉知其性空。
如是知诸法，知已为人说，
是故此菩萨，智慧转高大。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如所结戒，如所说戒，善能随学无所缺犯。何等是菩萨学戒？学一切法是菩萨学戒。何以故？富楼那，菩萨学一切法得一切法智，以是法智得无分别慧，以是无分别慧能知一切事。云何知一切事？菩萨悉知一切内事、一切外事、一切内外事。富楼那，何故名内？内名凡所有受可贪著处，谓是内身从十二因缘生，是中但有世俗假名，所谓此眼、此耳、此鼻、此舌、此身、此意。富楼那，是名为内。是法凡夫所贪著故，名之为内，作是言：‘我当得如是眼，不作如是眼；得如是耳、鼻、舌、身、意，不作如是耳、鼻、舌、身、意。’是中但以所起业缘，有果报生，是故名内。其中差别凡夫贪著，谓是眼是耳身鼻舌意，皆名为内。复次，富楼那，内名为二。此事虚诳，诸凡夫人贪著受取而生诤讼。富楼那，如来于此从本已来，如实知之而不贪著。云何如来如实知之而不贪著？如来于此法中不作归。谁不作归？谓是爱结。此眼不作归，离眼不作归；耳、鼻、舌、身、意不作归，离意不作归。何以故？富楼那，如来于法不得内、不得外。是故如来于此法中不作归，如来是实语者，作是言：‘比丘，眼非汝等，亦非他人。何以故？本体不可得故。何法是眼？是眼属谁？何法是耳、鼻、舌、身、意？是意属谁？何以故？本体不可得故。’富楼那，眼者今当推检；耳、鼻、舌、身、意，今当推检，于法无所贪受。何以故？若有受法则生苦恼，苦恼生故则无有乐。是故，富楼那，于法有受皆受苦恼，若受苦恼则不离苦。富楼那，是名推检眼，推检耳、鼻、舌、身、意，无有入处。何以故？富楼那，若有入处则有出处。是故如来于经中说：‘眼是空，无我无我所，本性自尔；耳、鼻、舌、身、意是空，无我无我所，本性自尔。是性无性，如是无性无作无坏。’富楼那，如是法性，若诸佛生，若佛不生，是性常住。如来于诸法生知是不生，是故如来是实语者，作是言：‘若有佛生，若佛不生，是性常住。’富楼那，云何名无生？云何名无生智？富楼那，诸法平等名为无生，道名无生智，苦尽名无生，道名无生智。是名如来说有二谛，谓世谛、第一义谛。富楼那，如来所说苦相，即是说无相。云何名苦相？谓是无为相，无为即是无相，智者知无为是无相。富楼那，智者云何知无为是无相？谓知无为法空，知是寂灭，知是归处，知第一利，知无热恼智者如是知无为，于是智中亦不生相。富楼那，智者离诸相得第一义利，无作无坏。富楼那，若人有作即是坏，若无作则无坏，无坏相是空，无坏相是无相，无坏相是无愿。富楼那，空法无有人作，无有人坏；无相、

无愿无有人作，无有人坏。富楼那，是名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坏相。何等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谓诸如来所不得是。”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何等法是诸如来所不得？”

佛言：“富楼那，一切法是诸如来所不得。”

“世尊，以是故，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耶？”

佛言：“如是，富楼那，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而是菩提不名一切法，言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者，但是世俗假名言而说，不精进者难解难知。所以者何？不精进者，不能修习诸法平等，若不平等则与佛诤。富楼那，何人不能修行平等？富楼那，一切世间行不平等。诸佛菩提是中，无等亦无不等。富楼那，我以是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经中说：一切诸法于正位中皆入必定，是名必定入菩提门。是故，富楼那，一切法皆是菩提。”

尔时，富楼那白佛言：“希有世尊！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定亦不定，亦入文字亦不入文字，亦入语言亦不入语言。何以故？世尊，我今从佛闻说是经，于诸法中普得决定光明。世尊，我今如是于诸法中得决定光明，于一事中知一切事，知一切事中知一事。”

尔时，佛赞富楼那言：“善哉！善哉！富楼那，汝能如是疾入诸佛一切法利，当知汝已曾于过去世，供养诸佛，种诸善根，亲近咨问。富楼那，我念过去，于此土地虚空分中，汝已曾于六万八千诸佛所，得闻是经。以是善根功德因缘，汝于诸法普得决定光明。”

“世尊，若我已于若千佛所得闻是经，我何故乃不以一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富楼那：“我念过去世，汝曾一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杂余心而还退失。以是福德因缘，我今说汝于诸法师为最第一。”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本作何罪障，于一劫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还退失？”

佛言：“富楼那，随逐依止恶知识故，又不能广流布法故，汝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还退失。富楼那，有四法，退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声闻乘。何等四？菩萨亲近恶知识故，能于善根增恶远离，作是言：‘何用如是发菩提心？生死长远，苦恼无量往来五道，值无难难，值诸佛难，净信复难，虽得值佛出家复难。汝今得值无难，勿复还失。汝于诸佛，未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善根未定，不得涅槃，轮转五道。’是人闻说是已，心则退没，于菩提道懈怠不乐。富楼那，菩萨有是初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不闻应菩萨经，谓菩萨藏经、发菩萨心经、摄菩萨事经、应六波罗蜜经；以不闻故，不如说行，不如说学。是人不知菩萨何法应亲近，何法应远离，何法应受，何法不应受，何法是菩萨法，何法是声闻法。如是不知不分别故，应亲近法而不亲

近，不应亲近法而反亲近。是人应亲近法而不亲近，不应亲近法而亲近故，则便退失诸佛菩提，心弱懈厌，废舍本愿。富楼那，菩萨有此二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计得诸法，贪著吾我，行于邪见，堕在边见，没在恶邪，难可拔出；得闻深经，应第一义，无有微相，违逆不信，不能通达，起破法罪。以是因缘，生在难处不得值佛，不得闻法，不值诸佛所教化法，不得善知识。是人不见佛故不闻法，不闻法故，不值诸佛所教导法；不值诸佛所教导法故，不得善知识；不得善知识故，失无难处，生在难处；在难处故，离善知识，遇恶知识；与恶知识共从事故，忘失本念。是人失本念故舍菩萨心，舍菩萨乘而便退转，永失菩提念，但行生死法，不能修习大乘行法。富楼那，菩萨有此第三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得闻如是等经，不能深心教化他人，其心退没，但乐独行，悭吝惜法，心不欲说，不能以法广摄人众。以是不善根因缘故失智慧念，失智慧念已，不共他人读诵经法，不能以法与他共同。是人转身，失菩萨心，忘菩萨念。富楼那，菩萨有此第四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亲近恶知识， 懈怠于菩提，
以是因缘故， 失上菩提心。
深生恶我见， 堕在边邪见，
而起破法罪， 生在于难处。
生于难处已， 则断菩提心，
忘失本忆念， 是故失菩提。
是人不得闻， 生菩提心法，
是心若增长， 能成于菩提。
得广大妙法， 悭吝不欲说，
以是因缘故， 退失于菩提。
求大乘菩萨， 应知是四法，
若知此四法， 菩提得以生。
是故应远离， 如此四恶法，
勤修行空法， 得近善知识。
得如是经已， 不应悭吝惜，
勤心为人说， 从是生菩提。”

佛告富楼那：“菩萨成就四法，随回向菩提心不退失，随回向诸善根亦不退失。何等四？菩萨持戒清净忆念，成就有念安慧，勤心精进而不懈退，成就多闻生慧。富楼那，菩萨有此四法，随回向菩提心不退失，随回向诸善根亦不退失。”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具持戒， 所忆念深远，
勤心当精进， 多闻庄严慧。
菩萨常亲近， 如是之四法，
随心所起事， 皆能得成就。
是故应常持， 净戒勤精进，
不断忆念法， 常勤求多闻。
持戒净生处， 忆念能净智，
精进净佛法， 多闻生大慧。
是故诸菩萨， 当学是上法，
学是上法已， 当转无上轮。

“复次，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则能利益菩提：持戒则是利菩提法，忍辱则是利菩提法，精进则是利菩提法，多闻则是利菩提法。富楼那，是名四法利益菩提。”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净持戒， 利益于菩提，
精进及忍辱， 多闻亦如是。
清净持戒者， 所愿皆得成，
戒净多利益， 菩提不为难。
菩萨行忍辱， 身相智慧成，
是故当行忍， 求佛相智慧。
精进亦复能， 多利益菩提，
常行精进者， 菩提则不难。
多闻亦能利， 闻已得近法，
远离于非法， 菩提则不难。
四法是种子， 从是生菩提，
是故诸菩萨， 应近是利法。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则得身色具足、财物具足、眷属具足，终常不生诸恶难处，常值诸佛诸佛所赞。何等四？菩萨行慈，不瞋不恼一切众生。富楼那，何谓菩萨行慈，不瞋不恼一切众生？菩萨行慈，于诸众生起我救慈，见诸众生身苦心苦，当作是念：‘我当勤行精进，度是众生于生死苦。是诸众生，我应与乐，我应拔济离生死苦。’于诸众生应发是心，发是心已勤行精进，修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富楼那，菩萨因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六波罗蜜。何等为菩萨般若波罗蜜？菩萨云何因般若波罗蜜勤发精进？富楼那，菩萨作是思量：‘何法名我？何法名我所？’如是思量时，不见法是我，不见法是

我所，作是念。作是念已，于此法中无我法、无我所法，菩萨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众生空。何以故？诸法中我我所尚空，何况众生！菩萨如是离我我所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色阴空，色阴空故受想行识阴空。菩萨如是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诸阴空，诸阴空故知种亦空，谓地水火风虚空识种地种地种相空，水火风虚空识种识种相空。是种无作者，无使作者；若无作者，是法即空。富楼那，菩萨于此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诸阴空，知诸阴空故知诸种空，诸种空故知诸入空，诸入空故诸入相空。诸入无作者，无使作者；若法无作者，无使作者，是法即空。富楼那，菩萨以是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时，不见诸法本体可生瞋处。富楼那，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慈、知身空慈、众生空慈、阴入种空慈。菩萨若能行如是慈，是名行一切法空慈。富楼那，是名菩萨行于大慈。如是菩萨离我我所，心深生欲心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生大悲心于诸众生。若有众生，不知如是诸法实相，为令知故发大庄严，是名菩萨行于大悲，我救故名慈，我作故名悲。菩萨成就如是大慈，能为众生作救、作归、作舍、作洲，能作究竟。是故菩萨应如是修行大慈，不贪著众生，亦不生瞋恨，是名菩萨众生空慈无有瞋恚。富楼那，若菩萨因慈因离因空，能入一切诸法不生不灭，是名菩萨常行大慈。菩萨如是通达诸法，诸魔、魔民及魔所使皆不能坏。菩萨成就是初法者，能断一切功德中缚，断功德缚故得平等波罗蜜。”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常如是， 修慈而观空，
知阴入界离， 是中无有我。
我我所二法， 决定不可得，
为不得诸法， 而修行慈心。
不依止诸法， 亦非不依止，
是名诸佛道， 诸不依止法。
能得无上忍， 忍诸法实相，
诸法无生灭， 能善通其理。
诸有大智者， 亲近于是法，
常得妙身色， 亦得乐说辩。
常得值诸佛， 知诸法义利，
是故此菩萨， 得无为上道。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精勤供养诸佛塔寺，敬心以好华香、璎珞、涂香、末香、幡盖、妓乐种种供具而以供养。菩萨成就此第二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以上妙， 供养上智塔，
华香及幡盖， 以求上智慧。
以此功德缘， 受身常端正，
饶财多宝珍， 眷属具成就。
必定于菩提， 常安住于法，
在在所生处， 功德转高增。
诸王所恭敬， 天龙神常念，
一切诸众生， 亦皆共恭敬。
若人供养佛， 现在若灭后，
所生得供养， 常在无难处。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常当勤心供养于法。云何名为法？云何名供养法？名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八圣道、止观明解脱、三解脱门、尽智、无生智，是名为法。云何供养？于是法中如所说行随顺不逆，生欲精进具足修习，是名供养法。复次，富楼那，供养法法名，如是等经信解思惟，分别随顺心不违逆，是名供养法。菩萨成就此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常勤供养法， 如所说中住，
闻深空妙法， 其心不违逆。
故身常端正， 亦得乐说辩，
如我所赞法， 以此转高增。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勤心供养如来圣众，若华、若香，若以璎珞、若以末香、若以涂香，若以幡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资生之物，若起僧坊，若立园林，若经行处，若以浴池，若以井泉，若以人使如是等余供养具，种种供养如是圣众。菩萨成就此第四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无上供养具， 供养如来众，
以此功德缘， 所生多财宝。
身色常端正， 亦得乐说辩，
具足诸功德， 智慧转高增。
供养正直心， 无我我所者，
以此智因缘， 生处得供养。
诸佛所称赞， 四法常亲近，
所生常尊贵， 功德转高增。”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八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二具善根品第四

尔时，佛告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发于大乘，常当修习亲近四法，则能具摄一切善法，亦能具足一切善根。何等四法？富楼那，善男子、善女人发大乘心，修习亲近行忍辱法；如是修行忍辱法时，如心平等故，则得平等波罗蜜，亦得一切众生平等波罗蜜。是菩萨成就心平等波罗蜜、智平等波罗蜜，若行若立，若坐若卧，若觉若睡，时有人来，若持屎瓶，若持毒瓶，若持沸汤瓶，若诸粪扫，若持火炭，若持屎尿，若持热灰，捶其头上，若捶其身。菩萨于此不应瞋恨，令心散乱而生忿恚，不应自言我有何罪，又不应以恶心视彼，但应一心求自利法，于所修事专心不舍，应当如是调伏其心。'是人为以何因缘故，持此屎瓶、毒瓶、灰火来加我身？我身不以此物因缘而得痛恼。'菩萨是时应如是观众因缘法，谁与此物？此物异谁？以何物与？是人如是如实思惟不见有法，谁是与者？谁是受者？何者是法？如是正念思惟观时，此彼不可得故，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皆不可见，是菩萨不得不见一切法故不生瞋恨。

"富楼那，若菩萨如是思惟，犹有瞋恨心起，复应如是正念思惟：'何触因缘使我身痛？是诸触者为触何处？为在于身，为在于心？若在身者，身如草木瓦石影像，无觉无知，非我非彼。若在心者，心无形色，念念生灭须臾不住，非我非彼。但以虚妄忆想分别，说言是苦、是乐、不苦不乐，我今不应生此虚妄忆想分别。我今应观平等实相，我当修习贤圣所作，不应随逐凡夫所作。何等为是贤圣所作？谓于诸法远离解脱。我为远离故学，不为和合故学。如是虚妄忆想分别，是皆和合。为谁和合？为是贪欲和合，为是瞋恚、愚痴和合。云何名为贪欲、瞋恚、愚痴和合？以身痴故，身见痴故，贪身见故，身受苦时瞋恚他人，是名瞋恚和合。有以身见痴故，贪身见故，不随意故瞋恚他人，是名愚痴和合。若人如是三毒所缚，或起如是罪业因缘，诸佛不救，何况余人？我应善观诸因缘法，观于空法。'菩萨如是随顺，正观诸因缘法，不见有法，谁与谁受，以何物与。尔时，菩萨当作是念：'一切诸法从众缘生，自性本空，定不可得。我当云何于无所得虚妄法中，得法作业而生瞋恚起行因缘？我今应生无瞋恨心，修行无作无起无生之法，当观空法不随我心。我今应观不作不起无生之法，不应依止起作之法。我应如实思惟诸法，我今不应于此虚妄无所有中，而强作法，虚妄强作谓是瞋恨。所以者何？依止法体则有瞋恨。诸法实相毕竟空中，无法本体可依止者。'菩萨如是思惟诸法，其心寂然瞋恨不起。

"又是菩萨若行若立，若坐若卧，若觉若睡，时有人来，以好美

香、末香、涂香，以好名华散其身上；若以上妙香华、璎珞，胆卜华、鬘婆梨师华、鬘众华璎珞，以覆其身；若以上妙细软衣服，谓加尸衣、若拘摄衣、若拘珍婆衣、若憍施耶衣、若刍摩衣、若劫贝衣、若细钦婆罗、若细缯衣，以如是等柔软细衣以覆其身；若以上妙缯盖、幢幡张施其上；若以诸天名华、香妙衣、珍宝、璎珞以覆其身；若以天上甘美饮食而以进上。菩萨于此种种供养，不应生爱令心贪著，不以此缘亲附其人随顺其意往来问讯，不应偏心而起爱著。菩萨于此应以等心，通达一切诸法平等，应作是念：‘我于众生不应瞋恨，不应爱念。所以者何？憎、爱二事俱是烦恼，我今于此不应生爱，应善通了诸法如实。所以者何？诸烦恼中爱缘所合此最为重，如是烦恼深彻骨髓，谓于能生结使法中爱心染著。所以者何？所贪著事若不随意则生瞋恨，人皆自欲贪爱其身，有侵恼者则生瞋恨。是故当知，瞋恚则是染爱果报，贪著则是愚痴果报。我今当离染爱恶心，于诸法中无所贪著。我等不为贪欲故学，不为瞋恚故学，不为愚痴故学。我当广学诸法真实，于诸法相如实观之，随所说中当如实行，但应依止业报因缘。于诸供养苦恼事中，当知皆是宿业行缘，是故于诸随顺法中不生喜爱，违逆法中不生瞋恨，但应清净其心无所忿恚，不令随爱、随瞋、随痴恶法得生于心。’

“富楼那，菩萨成就此初法者，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我常赞智慧，亦赞持戒者，
称扬行忍辱，亦常赞多闻。
我赞行善法，慈心爱语者，
为饶益众生，随宜赞众德。
我常诃五欲，瞋恨愚痴人，
嫉妒慢谄曲，浊乱娆众生。
懈怠懒惰心，傰戾难与语，
背恩无反复，小事发大恚。
贪求于利养，我当得利养，
不欲令人得，是等我不赞。
小智于利养，自欲嫉彼得，
于他家生苦，是等我不赞。
为求得利养，转易威仪行，
此命非清净，离我法甚远。
不修行道者，有此诸过咎，
是等恶道缘，无一事可赞。
不断恶我见，贪爱心则多，
贪爱心多故，勤求于利养。
菩萨作是念，行忍益众生，

摧伏刚强心，疾得成佛道。
我当行慈心，忍辱愍众生，
而知诸法空，从缘无所属。
何缘有诸法？是法兴于心，
妄想生瞋恚，不念则皆空。
妄想生三界，相续身不绝，
不分别妄想，则无如是过。
常思量诸法，知皆从缘生，
常观诸法空，而能度一切。
离戒苦众生，憍慢所伤害，
为说灭苦法，多有所饶益。
若人从东来，南西北四维，
执持屎毒瓶，以捶其头上。
我不生瞋心，谁与谁受者？
何法名为我？观以勤精进。
不恶色视彼，何罪而见加，
但发坚强思，慈心覆于彼。
知是宿业缘，今受此果报，
偿已更不作，安住佛道中。
余人无有此，轻毁苦恼事，
此必是业缘，虽久而不失。
众生在世间，常起善恶业，
我今受此苦，当知是业缘。
若还以恶报，后复受苦果，
宁可以恶事，而加于彼人？
当求无上法，求已为人说，
度脱众生类，一切诸苦恼。
若人以香华，璎珞供养我，
不应生爱心，当习平等观。
憎爱则非道，常应行舍心，
当正观诸法，谁与谁受者？
空与空受耶？内空外亦空，
空无与无受，一切皆无我。
空无有贪离，空无有烦恼，
亦无有清净，离垢净是空。
空中无分别，空中无诸性，
空常空无相，是比清净道。
若使有人来，段段解我身，
于中不生恚，知从业缘有。
众生起善恶，随业自受果，

我必先世恶，今受此苦报。
今受此恶报，观身如影像，
水沫幻化焰，无空毕竟空。
若人支解身，有人将养我，
当念报恩者，不以为欢喜。
利养不以喜，恶骂不瞋恨，
二皆是障碍，非佛正真道。
当离诸一切，贪爱瞋恚心，
常当修空寂，悉断诸障碍。
忍辱十力本，诸佛神通原，
无碍智大悲，皆以忍为本。
四谛念正勤，根力觉道分，
皆以忍为本，何智不修忍？
我于波罗奈，转无上法轮，
亦以忍为本，诸佛常赞忍。
汝等亦应修，空忍无生灭，
诸法相常尔，乃得佛功德。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能离五欲，常乐出家，心顺出家，趣向出家，不贪五欲；得出家已，离诸愦闹，远处山林，不失善法。菩萨成就此第二法，则能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心常乐出家，而能常出家，
常乐在山林，增益功德处。
亲近在空闲，即离五欲著，
此中无众闹，失诸善法缘。
无有诸语言，往来问讯事，
空闲寂然快，诸佛所称赞。
是故诸菩萨，所应常亲近，
勿贪乐聚落，近生利养心。
若得利养喜，失则生忧恼，
此人供养佛，不名为供养。
欲除如是过，当离诸利养，
远离在空闲，修习于空法。

“复次，富楼那，菩萨常学求法，求已读诵，谓求净戒头陀细法，不求多欲无厌足法；求灭贪欲，不益贪欲；求破瞋恚，不增瞋恚；求断愚痴，不益愚痴；求破憍慢，不求起慢；求破我慢，不求长慢；求断我我所法，不求增我我所法；求无我法，不求依止我、人、

众生、寿命法；常求能得大智慧法，不求退失大智慧法；常求为得无等慧法，不为求得小慧法；求得具足一切诸法，不求不具足诸功德法。求如是法，求已读诵，思惟正观，如所说行，为人演说，不求世利，乃至不求称赞善哉，教多众生令住是法。富楼那，菩萨成就此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菩萨乐出家， 持戒行头陀，
以是增智慧， 智雨益终流。
得是深净法， 正念思其义，
于如所说中， 能如所闻行。
常以清净心， 为人广解说，
饶益诸众生， 心无所希望。
得诸功德味， 自住是法中，
亦令余人住， 是故增佛法。
若于无量劫， 所集诸功德，
令皆现在前， 摄入菩萨道。
故应求深法， 佛所称赞者，
常为众生说， 功德从是生。

“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安住持戒头陀法中，能具一切善根福德。富楼那，过去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弥楼揵驮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寿六十岁。一会说法，八十亿比丘得阿罗汉道。富楼那，弥楼揵驮佛灭后，法住五百岁。般涅槃后七日之中，诸大弟子皆亦随佛入于涅槃。富楼那，是佛出于五浊恶世，如我今也。诸大弟子灭度之后，多有众生皆作是念：‘沙门法中安隐快乐，我等何不各共出家？’作是念已，咸剃须发，法服出家。出家之后唯行三事：一常周旋往来白衣舍，二唯贪著利养自活，三长肌肥无有福慧。行是三事，不修余业，百岁之后诸大弟子皆悉灭尽；是等比丘多与白衣和合，佛诸深经，持戒、头陀细行妙法，多皆废舍不复读诵。

“富楼那，当尔之时诸比丘众，乐行五欲，贪嗜饮食。尔时，国王唯有一子，名陀摩尸利，王甚爱重，时于静处而作是念：‘弥楼揵驮佛为得何法？今诸弟子皆共放逸，与诸白衣所行无异。’作是思惟疑时，有天神来至其所，隐身不现而作是言：‘王子，弥楼揵驮佛所得深法清净决定。’尔时，王子闻天所说，即作是言：‘弥楼揵驮佛所得深法清净决定，其事云何？’答言：‘王子，是法无色，无受、想、行、识，无阴、界、入，无有五欲，亦无欲心。弥楼揵驮佛，得是深法清净决定，为众生说。’尔时，王子复问天言：‘我等可得闻是法不？可得解知如说行不？’天言：‘王子，汝能一心勤行精进，得之不难。’富

楼那，尔时王子即作是念：‘今是天神开悟我意，我当出家求是深法。’即诣父母，头面作礼，白父母言：‘我今欲于弥楼揵驮佛法中出家为道。’父母报言：‘汝今何用舍我出家？今诸道人于佛法中白衣无异。’

尔时，父母以偈答言：

“‘今诸比丘众， 放逸受五欲，
耕种行贩卖， 白衣无有异。
贫穷多苦恼， 不能自活者，
如是诸人等， 求活故出家。
汝今生王家， 富乐受五欲，
多诸珍宝物， 何用出家为？’

“陀摩尸利王子以偈答父母言：

“‘我不求荣位， 若得当舍离，
我今唯欲求， 佛法深净戒。
有天开悟我， 劝进我出家，
佛所说深法， 我冀当得知。
我闻天所说， 心中大欢喜，
佛法今欲灭， 我当助护持。’

“父母以偈答陀摩尸利言：

“‘深经已灭尽， 无有持诵者，
汝今当何从， 得闻佛深法？
若于四众中， 有诵深义者，
汝先从彼受， 然后可出家。’

“陀摩尸利以偈答父母言：

“‘我今勤精进， 净戒行头陀，
远处山林中， 求佛深净法。’

“富楼那，陀摩尸利说此偈已，头面作礼，辞行出家，父母默然不能制止。即诣比丘，剃除须发，著袈裟受戒，以恭敬心问诸比丘：‘弥楼揵驮佛，云何说法教诸弟子？我得闻已当如说修行。’富楼那，诸比丘语陀摩尸利比丘言：‘我等不闻佛所说法，但随和尚诸师所行，汝今亦应行如是法。’尔时，陀摩尸利比丘，答诸比丘言：‘汝等必从贫贱出家，是故今者但贵衣食，所行如是白衣无异。汝等今应与我共求佛深净法。’时，诸比丘以偈答陀摩尸利比丘言：

"'我等所为者，是事皆已得，
衣食极丰足，免离王使役。
安隐甚快乐，无敢轻慢者，
白衣时苦恼，今皆无复有。
是即名涅槃，第一快安乐，
过是事以外，我皆不复用。
我等多衣钵，汤药物甚多，
白衣常给施，檀越家亦多。'

"富楼那，尔时，陀摩尸利比丘，闻诸比丘说此偈已，心则悲恼，涕零啼泣；诣余精舍，复以是事问诸比丘：'弥楼揵驮佛，云何说法教诸弟子？我得闻已当如说行。'诸比丘众亦如是答。尔时，陀摩尸利比丘，即便舍离此诸比丘，独入山林幽远之处，精诚一心欲求深法。先时，弥楼揵驮佛诸弟子中，有大弟子名为坚牢，修空闲行独住深山，少欲知足，心乐远离，所作已办，六通三明，大阿罗汉，亦如我今摩诃迦葉。是坚牢比丘，所住深山石窟壁上，书此偈言：

"'生死不断绝，贪欲嗜味故，
养怨入丘冢，唐受诸辛苦。
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净，
如厕虫乐粪，愚贪身无异。
忆想妄分别，则是五欲本，
智者不分别，五欲则断灭。
邪念生贪著，贪著生烦恼，
正念无贪著，余烦恼亦尽。'

"富楼那，坚牢比丘石窟壁上书此四偈。陀摩尸利比丘经历深山，见此石窟壁上四偈，见已读诵思惟其义，未久之间得五神通。至弥楼揵驮佛本所烧处，到已作礼围绕三匝，结跏趺坐，发誓愿言：'我不见佛、不闻余法，不起于此。'富楼那，弥楼揵驮佛所说经名八百千门，释提桓因诵持是经。释提桓因知陀摩尸利比丘深心爱法，从忉利天上来下至其所，为说八百千门经，又与四多闻本句、七种重句、十四门句。陀摩尸利比丘闻已诵持，于诸法中得智慧明，弥楼揵驮佛所说清净应空应离诸深妙经，自然在心。又弥楼揵驮佛为现其身，及比丘众并所住处、精舍床榻，大会四众，天、龙、夜叉、揵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众会悉令得见。陀摩尸利比丘，于诸法中得智慧眼，从坐处起渐渐游行，还至本国到父母所，为说清净应空应离诸深妙经，称扬赞佛法众功德。

"富楼那，尔时陀摩尸利比丘，父母、宫人、大臣、官属，闻是法已信心恭敬，语陀摩尸利比丘言：'唯愿大德济度我等，得于弥楼揵

驮佛法中出家。'富楼那，尔时八万四千人俱，随逐国王及王夫人一时出家；出家之后，皆号陀摩尸利语诸比丘众。富楼那，是陀摩尸利比丘，还令弥楼揵驮佛法续复炽盛，使多众生得住其中，是其宿命大慈悲心愿护法故。于是陀摩尸利比丘，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游行称赞弥楼揵驮佛及弟子功德；又以清净应空应离诸深经法，为诸众生广演解说。尔时，陀摩尸利比丘，多为众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名闻流布。富楼那，陀摩尸利比丘，如是广益诸众生已后则命终。其诸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共和合，以一切香木为积供养烧身，共起塔庙纵广十里，以众华香、末香、涂香、璎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陀摩尸利比丘临命终时，愿还生此阎浮提内，即得随愿生在王家，名为得念，于弥楼揵驮佛后第三百岁法中出家。以其本愿宿命智故，诸门句、陀罗尼句自然还得；以得陀罗尼力故，先未闻经能为众生敷演广说，不说前身曾所说者。富楼那，时诸陀摩尸利比丘众中，深智明利厚善根者，闻得念所说诸经，心皆随喜信受恭敬，供养守护得念比丘。其中比丘无有威德钝根者，顽钝闇塞薄善根者，闻得念比丘所说新法，不信不受，违逆说过，作是言：‘如是等经，我等不从和尚诸师所闻，本亦不从陀摩尸利大师所闻。’富楼那，其中深智依止义者不随语言，以依义故心不违逆；不违逆故则护弥楼揵驮佛法，恭敬守护得念比丘。富楼那，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八十那由他人，随顺得念比丘所说经法。富楼那，时陀摩尸利诸弟子众，别为二部：一名陀摩尸利诸比丘众，二名得念诸比丘众。得念比丘不说我是陀摩尸利。所以者何？陀摩尸利比丘，人皆谓得阿罗汉道，非是菩萨；若自说者，人则疑惑。得念比丘，人皆知是菩萨，非阿罗汉。富楼那，得念比丘如是广利诸众生已后复命终。诸弟子众，以一切香木为积供养烧身，四众普集，为欲供养大师菩萨，共起塔庙纵广五里，以众香华、末香、涂香、璎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得念比丘临命终时，还复愿生此阎浮提，随愿得生大长者家，名为耶舍。以本愿故得识宿命，于弥楼揵驮佛第四百岁，始年七岁出家为道，得诸陀罗尼；陀罗尼力故，能为人说所未闻经。于是得念诸比丘众，陀摩尸利诸比丘众，其中厚善根者，得闻耶舍所说诸法，心大欢喜皆得法乐。富楼那，是诸比丘依止于义不随语言，是故闻耶舍比丘闻所未闻应空深经，合第一义，信受不逆，能受持诵，如所说行。富楼那，中有比丘顽钝闇塞薄善根者，从耶舍比丘闻所未闻，所未合第一义应空深经，不信不受，违逆毁坏，而作是言：‘如是法者，我等不从和尚诸师所闻，亦复不从得念菩萨大师所闻。’富楼那，诸从耶舍比丘，闻法欢喜心信受者，皆为陀摩尸利比丘、得念比丘等，憎嫉轻慢，不听住止，不共读诵讲说经法，反更谤言：‘此非佛法，非大师教。’富楼那，尔时耶舍比丘，广宣流布弥楼揵驮佛法，从

一聚落至一聚落，为众生说多所饶益，教化八十亿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耶舍比丘所饶益如是后复命终，其诸随逐耶舍比丘有七万人，为耶舍比丘起七万塔，以众香华、涂香、末香、瓔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耶舍比丘临命终时，还复愿生此阎浮提，命终之后，即得随愿复生王家。生时诸天发大声言：‘今王所生，多益众生。’即随此声，字为导师。至年十四，于弥楼揵驮佛法第五百岁出家学道。是导师比丘广诵经书，多闻深入，文词清辩，善巧说法。富楼那，是导师比丘，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流布弥楼揵驮佛法多所饶益。尔时，陀摩尸利、得念、耶舍诸比丘众，皆来合集造诣导师，欲共毁破。尔时，导师比丘知诸比丘来，作是言：‘汝诸比丘问难何事？以何事问？云何而问？’诸比丘等闻是语已，忧愁不乐，默不能答，不能障碍导师比丘。富楼那，随此菩萨寿命在世，佛法炽盛；随其终后，佛法则灭。是导师比丘末后恶世法欲灭时，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为多众生敷说清净应空深经，化八百万人，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人命终皆生天上。富楼那，是导师比丘所益如是，今夜命终，明日夜法灭。富楼那，弥楼揵驮佛法灭故，诸深清净应空经法皆悉灭尽。富楼那，如是菩萨摩诃萨，以是深经守护佛法，能自具足善根福德。

“富楼那，是导师菩萨命终之后，即生彼土上方第十世界，时彼佛号善眼多陀阿伽陀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即复出家，宿世善根福德因缘，深慧明利，辩才无尽，捷利无碍。是导师比丘，于善眼佛法中，八万四千岁修诸善法。命终更生值第二佛，号日增肩，于是佛所出家修集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还生此土。复值后佛，号不空行多陀阿伽陀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于佛法中复行出家，七万岁中勤修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名首罗不空行，佛授其记言：‘我灭之后，是首罗比丘当得作佛，号无碍眼多陀阿伽陀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富楼那，菩萨成就是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闻甚深，清净决定法，
身自能安住，亦复教余人。
世间不得底，菩萨而不没，
住于净戒中，广利诸众生。
本事及譬喻，示众以佛道，
诸佛之所说，此是决定法。
菩萨能行利，亦能利众生，
守护诸佛法，教众以菩提。
众生如法事，菩萨皆为作，

教众以佛道，是则近菩提。
护持诸佛道，亦广利众生，
诸天龙鬼神，大人所敬养。
是故闻清净，诸空深妙法，
一心应思求，是则智增长。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具足诸行，诸行具故则能具足善根福德。何等为行？富楼那，菩萨亲近善知识，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何等为菩萨善知识？菩萨所从，闻如是经及教化方便，诸佛、阿罗汉，及有深心求佛道菩萨，皆名菩萨善知识。菩萨成就此第四法，则能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我说诸菩萨，所当应行法，
施已心欢喜，无有诸悔恨。
云何为欢喜？谓乐悉遍身，
常以此喜心，而行菩萨道。
菩萨所布施，回向于菩提，
饶益诸众生，自利无有量。
若见有乞者，心生于佛想，
念是人今来，施遗我佛道。
我因于是人，得净佛国土，
是人示我佛，教化我佛道。
我今值此人，快得大吉利，
欢乐遍满身，更不乐余事。
若有人来诣，遥见而问讯，
仁者须何物？我当尽相与。
若言无所须，菩萨亦欢喜，
为欲教化我，故言无所须。
此贤以所乐，少欲知足法，
今来开悟我，使得菩提缘。
我今因此人，复得教以法，
汝言无所须，是语为善哉。
若言须此物，以是可与我，
菩萨若有者，欢喜言汝取。
若行布施已，于后无所悔，
以念佛道故，心常得欢喜。
布施已回向，众生皆有分，
普令无所乏，尽使得知足。
若行菩萨道，众生闻我名，

自然知止足，不生悭贪心。
今我国众生，顺道皆知足，
舍诸五欲著，皆乐行出家。
如是无量行，以施而回向，
愿常行布施，众生亦效我。
菩萨行布施，以慈覆众生，
一切诸世间，无有如是乐。
如大富长者，多财饶珍宝，
唯正有一子，积年久远行。
长者闻子还，欢乐遍满身，
久别而今归，便若如更生。
菩萨见乞人，其心大欢喜，
长者欢喜分，十六不及一。
若得施行已，心则大欢喜，
慈心所生乐，此乐无有比。
如王治罪人，敕使支节解，
杀者将杀处，举刀垂当下。
王恕赐荣位，是人大欢喜，
犹不及菩萨，施贫得欢乐。
菩萨行道时，不求于福田，
有乞则便与，故得大欢乐。
菩萨若值佛，罗汉辟支佛，
敬心知难遇，故往供养施。
菩萨有威德，明利心调顺，
乐功德求道，供养佛及众。
不以深恭敬，奉事诸天神，
唯除于诸佛，及诸佛弟子。
若有辟支佛，自然得涅槃，
亦行而供养，有是诸功德。
菩萨亦能知，福田善不善，
世间诸智者，不敬恶外道。
安住持戒品，慈心覆众生，
精进无有比，忍智多闻广。
行是诸功德，于世为高尊，
能证佛菩提，转无上法轮。
菩萨能修行，如是上四法，
一切诸善根，悉皆现在前。
无量亿数劫，所修诸功德，
悉皆摄入此，所行菩萨道。
是故诸菩萨，应常修慈心，

出家处山林， 乐在空闲处。
常求诸清净， 甚深决定法，
具足菩萨行， 以此自增长。”

神力品第五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从身一一毛孔俱放百千万亿光明，又从一一毛孔出如须弥山等大猛火焰，又从一一毛孔出恒河沙等诸佛说法。时会大众普见如是大神通力。

尔时，世尊现神力已还复如故，语富楼那言：“汝见如来从诸毛孔出是神力不？”

“已见，世尊。”

“富楼那，如来常有如是神力，无有休废。今诸弟子但知如来在此说法，而我实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常作佛事无有休息，亦于十方世界如是说法。富楼那，若人实语：何者是无等等、无比人，两足福田极深难测，无边行者举足一步，一切众生不能得知、不能思量，何心、何行举足下足？当说我是。富楼那，一切众生不能思量，如来为以何思、何心、何行举足下足。”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以何思， 何行举下足？
动不动众生， 常不知此事。
神通力无量， 行处亦无量，
功德无量故， 第一极高尊，
大神慧无量， 无能尽知者。
假令一切人， 智慧神通力，
皆如舍利弗， 及与目揵连，
亦不能知我， 举足下足事。
正使一切人， 皆作辟支佛，
不知我一步， 况余深佛法？
假无量日月， 合为一日轮，
不能及如来， 一毛孔光明。
假使七万亿， 那由他世界，
日轮纵广等， 遍照无量土。
如是诸大日， 如十方恒沙，
合以为一日， 一光如须弥。
如是诸大日， 常照十方界，
比于佛光明， 不现如焦树。
是诸大日光， 不能彻树叶，

诸山河石壁，皆悉能障碍。
如来光所照，一切须弥山，
铁围金刚山，彻过无有障。
光明神通力，威德无有量，
谁见不发心？唯除于不信。
众生见如是，光明大神力，
多发无上心，我等亦当得。
时佛则微笑，阿难即问讯：
世尊何故笑？无碍智愿答。
时佛答阿难：众生今见我，
所现大神力，发心愿作佛。
众中三万人，愿护持是法，
我等于佛后，赞诵如是经。
是人我灭后，得闻是经法，
中时及后时，闻已如说行。
发道心者难！深乐佛法难！
后世能持诵，是等经复难！
千万亿数劫，诸佛出甚难！
于后末世中，说是经复难！”

尔时，佛告阿难：“我以如是等经倍嘱累汝。所以者何？阎浮提内，随有如是菩萨藏经则有佛法。阿难，如是等深经灭故，如说行法亦灭；如说行法灭故，佛法则灭。阿难，汝今当以第一供养具供养于我。云何为弟子以第一供养具供养于我？汝心勿谓名华、好香、末香、涂香，幡盖、璎珞、衣服、妓乐，赞叹如来，为上供养。阿难，如是不名第一供养。若人得闻如是等深经，受持读诵，如所说行，是名以第一供养，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佛。何以故？诸佛皆共供养恭敬尊重于法，不贵世间诸供养具。是故，阿难，今以此经，郑重殷勤嘱累于汝。何以故？阿难，我学如是等经，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过去诸佛本行菩萨道时，亦学如是等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未来诸佛亦学如是等经，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现在十方世界诸佛，本行菩萨道时，亦学如是等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转法轮。是故，阿难，是菩萨藏经，名为转法轮经，当奉持之。

“我于波罗奈国梨师山鹿园中，与声闻弟子转于法轮。阿难，我今于此竹园中，转此菩萨藏经不退转轮，断一切众生疑。阿难，过去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是菩萨藏经；未来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此菩萨藏经；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于此虚空地，分说此菩萨藏经。是故当知，此地是佛大塔，天人世间所供养处。阿难，此地独有不共功德，所谓过去诸佛于此说诸深经。阿难，所有贪

欲、瞋恚、愚痴众生，入此竹园不发贪欲、瞋恚、愚痴。阿难，如来虽住诸余精舍，而皆无有如是功德。何以故？阿难，今此迦兰陀竹林，畜生入者不发淫欲，众鸟入者非时不鸣。摩竭洴沙浇顶大王昔初登位，与诸婇女入此园中共相娱乐，入以自觉，心无淫欲娱乐戏事；诸淫女众亦皆自觉，心无有欲，不乐戏乐。时王欢喜，每作是念：'愿世有佛出于我国！我当得见，见已心信，信已供养，当以是园奉上于佛。佛于中住，我当闻法。何以故？可供养者应住此园，非五欲人所应得住。'阿难，洴沙王入此竹园生是善心，皆以过去诸佛住此园中说此菩萨藏经，是故此园所有功德不与余共，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礼敬。阿难，是园无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无复毒心，亦是竹园不共功德。我若百岁称说此园所有功德，犹不能尽。何以故？阿难，今此竹园精舍成就无量功德，余处不尔。"

阿难白佛言："我本不知竹园乃有如是功德。世尊，我本不欲为佛侍者，我今忏谢如是过罪。"

佛告阿难："汝初于法得法眼净，尔时已为除灭是罪也。"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九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三大悲品第六

尔时，大目揵连作是念："希有世尊！世尊成就如是大悲，善能解说诸菩萨事。所以者何？菩萨具足修集佛法，为无生灭示悟众生。"

尔时，佛知目连所念，而告之曰："如是，如是，目连，诸佛成就大悲之心。若我弟子闻说此悲具足义者，心则迷闷，无所复乐。目连，且置如来大悲，若我具说为菩萨时所有大悲，汝亦迷闷，无所复乐。"

尔时，目连白佛言："善哉！世尊，愿说本行菩萨道时大悲少分。"

佛告目连："汝今谛听！善念持之。当为汝说本行菩萨道时大悲少分，当以譬喻解说其义。本行菩萨道时，所行大悲说不可尽，而是大悲依于四事。何等为四？是菩萨大悲，菩萨随所住悲能修佛法，名为大悲。目连，我本于众生有如是大悲，有如是大愿：'所有众生于阿鼻大地狱受诸苦恼，黑绳大地狱、僧伽陀地狱、活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炙地狱、大炙地狱，我常代此众生，受诸大地狱中苦，乃至罪毕，受诸苦时心无忧悔。'目连，若可有是因缘得度众生，我能尽代，令诸众生出大地狱。我代受苦一入地狱，尽诸众生所作罪业，我于尔时心无忧悔。目连，我发如是大愿，精进咨问有智，所谓佛及弟子：'可有如是道理因缘代受苦恼，令诸众生出地狱不？'目连，智

者闻已，但为我赞说多闻、深发道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赞说亲近善知识。目连，我闻是已大发精进，为求法故深生欲心，求得成就诸佛大法，勤行精进具诸波罗蜜，深行忍辱。

“目连，我本云何深行忍辱？本为菩萨时发如是心：‘十方所有众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假使是诸众生，尽得人身来诣我所，作是言：“仁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多所乏短五欲乐具资生之物，汝若不能悉与我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是众生时皆恶口，苦切骂詈，妄说过恶，不称意故，以刀杖瓦石加害我身，我于尔时不应生恚，不应悔退。我应如是调伏其心：“是诸众生愚痴不知起愚痴业，若我于此愚痴众生起瞋恨者，与此何异？此不入道，我入善道，我今于此众生忍受诸苦，不起瞋业，心当如地等受好丑。”’目连，我本深行如是忍辱。

“复次，目连，我常长夜于一切众生如视一子。如大长者饶财巨富，多诸珍宝、奴婢、人使，行百种戒，求得一子，深心爱念，情无厌足。目连，是长者于子常求好事，常与好事，常与利益不与衰恼。如是，目连，我常长夜于诸众生视如一子，我常长夜为诸众生求诸好事，而以饶益不与衰恼。目连，我于长夜失道众生邪道众生，示以正道令住正道。目连，以是因缘，当知如来长夜，于诸众生深心爱念视如一子。

“目连，于过去世有贾客众，夜行失道入于邪径，夜黑闇故不知所趣，皆作是言：‘我等失道，无救无归，无所依止。谁诸众生，若天、若龙、若夜叉神、若人非人，示导我等令得正道？谁能怜愍饶益我等，于此夜闇邪隘道中，与我光明？’目连，尔时空林泽中，有外道仙人草庵中住，于夜闇中闻诸贾客悲唤音声，而作是言：‘今诸贾客夜闇于此空林中失道，若我不救则为非理，是诸贾客或为虎、狼、师子、大象、野牛诸恶兽等恼害夺命。’目连，仙人即时，以大音声告诸贾客：‘汝等勿畏，我今相救，当作光明示汝正道。’尔时，仙人安慰，告诸贾客已，即以叠衣缠裹两臂，以油遍灌，以火燃之，与诸贾客光明示道。目连，时诸贾客皆作是念：‘今此仙人甚为希有！为我等故不惜身命。’目连，时是仙人，以臂光明照示贾客道已，于诸众生悲心转增，作是念：‘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邪道众生为作法明，示以正道。’目连，我于尔时，虽燃两臂，身心不异。何以故？目连，深心菩萨于求他利不贪身命，以净心布施因缘，臂还平复无有疮瘢。诸贾客等即得正道，至天明旦见仙人两臂无有疮瘢，生希有心：‘今是仙人有大神力，能于竟夜燃其两臂，为照我等使得正道，然其手臂都不烧燃，必成大行，必有大德。’目连，时诸贾客语仙人言：‘善哉！仙人，能为第一难行苦行。今以是行，欲愿何事？’仙人答言：‘诸贾客，我以此事，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当度汝等。于生死苦邪道众生，为说正道。’时诸贾客心大欢喜，皆作是言：‘我等当以何事报此仙人？’仙人言：‘汝等当共专行善法，慎勿放逸。’诸贾客言：‘敬

从所诲。’诸贾客等恭敬欢喜，于是别去。目连，汝谓尔时外道仙人，为诸贾客然臂照道，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诸贾客者，今千二百五十比丘是。目连，如来长夜怖畏众生施以无畏，邪道众生示以正道，无眼众生令得净眼，病重众生能治令差。以是因缘，当知如来长夜，于诸众生深有大悲。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于此阎浮提中，大病劫至，众生普为大病所恼。尔时，阎浮提王，名摩醯斯那，有八万四千大城，王于此中威势自在。时王最大夫人怀妊，若以身手触诸众生，病皆除差；月满产男，生已即言：‘我能治诸病人。’又亦生时，阎浮提内诸天鬼神皆共唱言：‘今王所生便是人药。’以是音声普流闻故，字为人药。时人皆将病人示此王子，诸病人至王子手触，若以身触，即皆得差，安隐快乐。如是展转阎浮提内，皆将病人以示王子，王子手触，病皆除差，安隐快乐。目连，人药王子于千岁中，如是治病，后则命终。命终之后诸病人来，闻其已死，忧愁涕泣：‘谁复度我病痛苦恼？’诸病人言：‘人药王子于何烧身？’问知所在，趣其烧处，出骨捣末以涂其身，即皆得差。作是唱言：‘人药王子于今犹能治诸病人。’目连，如是因缘治诸病人骨渐消尽，骨尽之后至燃身处，取地灰炭各涂其身，病皆得差。目连，如是人药王子，于大病劫，以是方便治诸病人。目连，汝谓尔时人药王子，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我于多病苦恼众生无救无依，疗治其病。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智慧药治诸众生，毕竟尽苦。目连，我为众生受身，随可饶益即便饶益。目连，以是因缘，当知故为众生受身而作饶益。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我曾独行。时有恶兽来夺我命，欲啖我肉。我临死时，心发是愿：‘我今死后，当生于此空林泽中作大畜身。若诸恶兽夺我命者，悉皆令得充足饱满。所以者何？是诸恶兽常害小虫以啖其肉，多起杀罪而不饱足。’我时发愿，当生于此作大畜身，令诸啖肉饮血众生皆得饱足；即时死已于中化生作大畜身，令诸恶兽饮血啖肉皆得充足，如是展转百千万亿那由他世，故为受身饶益众生乃至一劫。目连，若我自说本行道时，饥渴众生以身血肉施令饱满，若以一劫若减一劫，说不可尽。目连，我本如是于诸苦恼众生深生悲心。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我念本身，见诸苦恼众生，即作是念：‘我今不应舍而不救。’即至其所而问之言：‘汝有何苦？何所须欲？’答言：‘仁者，我等今者甚大饥渴。’我闻是已即语之言：‘汝等今须何等饮食？’答言：‘我等唯欲饮血啖肉。若能以身血肉与我，我则快乐无复病痛。’我即许之，便自割肉出血与诸众生。目连，我于尔时心无悔惜，不愁不没，但作是念：‘我今割肉亦灭尔所生死苦分。’我常长夜乐如是施，如是施已深得欢乐。以是因缘当知如来，于诸众生深有大悲。

“目连，我念过去时世有王，名为大力，有大德力，厚种善根。

时大力王而作是念：‘我今何不设大施会充满众生？’作是念已，设大施会恣所求欲，须食与食，须饮与饮，有须衣服、卧具、金银宝物、车乘、钱财，有须砗磲、玛瑙、玻瓈、琉璃、珊瑚、琥珀等宝，悉能与之；华香、璎珞、涂香、末香、缯彩幢盖、男女大小、奴婢人使、象马牛羊、田地产业，皆悉与之。目连，是大力王如是大施。尔时，帝释而作是念：‘我今何不与此国王作障碍事，令其不果？’时即自化作婆罗门，往诣王所而问王言：‘今大会中何所布施？’答言：‘婆罗门，我所有物悉以布施，无所爱惜。’婆罗门言：‘汝所志愿，我今所乞能见与不？’大力王言：‘我既发言，所有尽与。’婆罗门言：‘王如是者，我今须王身分。’王便念言：‘是婆罗门不须财物，今来直欲破我大施。我若不以身分与者，我则自破大会施事。’作是念已，语婆罗门言：‘与汝身分，截取持去。’婆罗门言：‘大王，今者作如是语，将无悔耶？’大力王言：‘我心不悔。但以今者多有乞人四方来集，我皆应使悉得满足。’婆罗门言：‘我今一人尚不充足，何论余人？’目连，时大力王即以利刀，自割其臂与婆罗门：‘汝可取是一臂。’目连，其大力王自割臂时，心无变异无有悔恨；如是一心布施故，能舍一切故，臂还平复。时大力王，以刀割身分，与婆罗门，与已还生。目连，尔时帝释以是因缘，天福则尽，心热苦恼大唤，现身即堕阿鼻大地狱中。目连，汝谓尔时大力国王以身施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尔时帝释欲障碍我大施会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调达是。

“目连，是时调达痴人生嫉恚心，欲障我施而不能坏，堕大地狱。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设大法施；调达痴人犹生恚嫉，贪利养故谋合人众欲共杀我。我时经行在于耆阇崛山下，自上山上机关发石，自破善根于我生恶，自失利养豪尊势力，身堕阿鼻大地狱中。目连，我于调达痴人无有身口意恶，而于长夜以我为怨，世世障我修集善法，而亦不能障我行善；我常长夜慈悲覆润，而不能使以我为亲。目连，调达世世不识我恩。我今举手，如调达等，亦复不识天人世间阿修罗恩，如是等人入邪定位。目连，调达于后临入阿鼻大地狱时，于我乃生深实好心，此亦是如来威神之力。调达第一不知恩义，临入阿鼻大地狱时，闻大声言：‘痴人调达！瞋恚于佛，不可杀人，而欲横起杀害因缘，以是罪故，今堕阿鼻大地狱中。’闻是大怖，心即摧伏，而作是言：‘我今唯以肉骨一心归命于佛。’心即得乐，于佛生信。作大音声，即入阿鼻大地狱中。以是因缘，后出地狱得生人中，出家学道得辟支佛，号曰骨髓。目连，我今授调达记，作辟支佛，则为已度于生死苦。目连，我度调达如我本愿。所以者何？我于先世要度调达，我当度汝余无度者。目连，调达但于我所种涅槃因缘，不于余种。调达从是已后，亦复不于余种善根，但于我所信心清净，言归命佛，以是善根因缘，后得辟支佛道。

“目连，我常长夜于诸众生如父母想，愍其孤穷无有财物，往来

生死险难恶道，愚痴无智常盲无目，谁能示导？谁能救护？唯我一人应示应救。目连，我念是已，若有众生恶口骂我，我不还报；若切责我，我亦不报；若瞋若打，我终不报。所以者何？我应常与一切众生毕定安乐，应除一切苦恼衰患，今我不应与诸苦恼。是诸众生谁能忍者？唯我能忍。我今当学众生忍法、善寂灭法、柔和顺法，当如调伏大象，不如不调伏象。目连，譬如调伏大象入战阵时心不退缩，能忍鼓声、螺声、角声、大叫唤声，闻如是等可畏音声不惊不畏；能忍寒热、蚊虻毒虫、风雨饥渴；能忍种种锋剑所伤，弓弩、箭、槊、刀、鉾、戟、剑、铁轮、鞭打，皆能忍受不惊不畏，直冲战阵不退不缩。目连，调伏大象不作是念：‘我于贼阵不能冲入。’但作是念：‘我当胜此贼阵。’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发大心愿亦复如是，于诸众生调伏其心。若诸众生恶口骂我，我不加报；于我有诤，我亦不报；若以刀杖瓦石加我，及夺我命，我于尔时，心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分别是则可受、是不可受，是应亲近、是不应近。于是事中，无忧无悔，无有恚恨，于菩萨道心无厌离，不作是念：‘我今不能入大贼阵。’但作是念：‘我能破是大恶贼阵，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脱三界无量众生。’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所行忍辱，于诸众生所有慈悲，若以言说不可得尽。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有外道仙人，名为忍力，受如是法：‘我于众生不生瞋恨。’尔时，有魔名为恶意，而作是念：‘我今何不往诣仙人，坏其忍法，令发起瞋恨退舍忍心。’即遣巧骂千人前后围绕，恶口骂詈，妄说其过，秽言鄙词苦切备至。行时亦骂，到聚落亦骂，入聚落亦骂，食时亦骂，食已亦骂，从座起亦骂，从聚落出亦骂，还至住处林树亦骂，立亦骂，坐亦骂，卧亦骂，经行时亦骂，乃至息入息出亦骂。常随逐骂，种种不净丑恶骂詈，无有休息。目连，尔时千人为魔所使，于八万四千岁，恶口骂詈忍力仙人。尔时，恶意魔于忍力仙人入聚落时，自以屎灌其头上，著钵中，涂衣钵身，以粪扫洒其头上。时忍力仙人，八万四千岁，健骂千人恶口骂詈轻贱，心终不瞋恨，乃至不生退没之心，亦不自言我有何罪，终不生怨恨。八万四千岁，亦不以恶眼视恶意魔，亦不自言我有何罪。目连，是健骂千人骂于忍力仙人，过八万四千岁已知不可坏，生净信心忏悔除罪，作是言：‘汝以是事欲求何法？我亦愿得是法。’目连，是健骂千人，于仙人所得清净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仙人既受供养，而亦不生贪爱之心。目连，汝谓尔时忍力仙人，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则我身是。我时受是忍辱法，恶意魔所遣千人，恶口骂詈不休不息常轻于我，亦不能令我心异。目连，健骂千人，于忍力仙人生清净心已，忏悔骂罪，随学忍力仙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时教化令住佛法。是千人具足是六波罗蜜，次第成佛，皆已入于无余涅槃。目连，汝谓尔时恶意魔，常遣千人骂詈我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调达是。

“复次，目连，我念过世，自以其身施与众生，为世间人而作奴

仆。尔时，众人种种使我，有人使我分除屎尿，有人使我作除粪人，有人使我除土，有人使我取草，有人使我取谷米、乳酪、酥油、蜜，有人使我取薪炭火水，如是等种种事务皆使我取。目连，我不忆尔时生如是心，有人使我分除屎尿不随去者，有人使我取华香、璎珞、涂香、末香、饮食、果芥而便随去。目连，我不忆尔时所好作务随去，不好作务而不随去。目连，我不念尔时随刹利，不随婆罗门；随婆罗门，不随刹利；随逐毗舍，不随首陀罗；随逐首陀罗，不随毗舍；随逐刹利、婆罗门，不随毗舍、首陀罗；随逐毗舍、首陀罗，不随刹利、婆罗门。亦不念有如是差别，是人大，是人小；随逐是人，不随是人。目连，但随先唤我者，欢喜随去。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不念有人以如法事使我令作，终无有力而不为作。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有为事而不究竟，无有作善而善不终讫。举要言之，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未曾贪身，何况财物？我行菩萨道时，于财物中不生我物想。我但以先业果报有财，于是财物生如是念：‘此物当与众生共用。于此物中我有分者，众生亦有。’目连，随我行菩萨道得近佛法，不作是念，于我物中言我有分，众生有分；但念所有物是众生物，我无有分。目连，随我得近佛法，则于其中乐不贪著，不摄不取，乐远离诸法，不乐受诸法；乐一切空法，不乐一切法有；乐一切法寂，不乐诸法事相；乐本性无所有，不乐本性有所有。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于夜闇中自燃其身，失道众生照示道处。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啖肉众生割肉施与。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饮血众生刺血施与，令得饱满快乐。目连，举要言之，于世间中若诸财物资生所用，于诸众生终不贪惜，皆为不恼不害众生。智者所许，贤圣所赞，我常如是，长夜于诸众生深行悲心。

“复次，目连，我念过去，作贾客主名为吉利，入于大海取大珍宝，安隐而出还达本国。是人入城到家门前，是时城中多有乞儿，围绕在前作如是言：‘善来！安隐！吉利大檀越！我等欲有所乞，若见许者我等当乞。’目连，尔时吉利语诸乞人：‘汝等可乞我所有物，能以相与，无所贪惜。’时诸乞人语吉利言：‘汝从大海所得宝物尽以与我，我等若尔皆得吉利。’如是，目连，吉利即时以诸珍宝尽与乞儿，凡有八十亿摩尼珠，一一皆值百亿两金。目连，是吉利以是多物施已，心无有异不生疑悔。尔时，吉利以多宝物，与乞人已不入其家，复还至海采取珍宝，入海之后倍得宝物。过八十岁还到本国，欲入城时，见犯罪人杀者执缚，打恶声鼓街巷唱令，将至杀处加以刑戮。时应死者遥见吉利，作是言：‘贾客主施我无畏，救我死罪，与我寿命。汝是大檀越贤善好人。’吉利闻已语应死者：‘咄人！我今施汝无畏，救汝死罪。’即至杀者所，人人皆与一摩尼珠价值一亿两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边还。’尔时，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宝买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买。若必欲

买，汝所有物尽以与我，并自伏死乃可得脱。’目连，尔时吉利闻已欢喜：‘我得大利，得满所愿，能救此人得称我意。’即时，吉利得救此人免于死罪，即以居家所有财物，及于大海所得珍宝，无量千亿金银宝物，皆送与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尽现在此。’王受物已语杀者言：‘将吉利杀。’答言：‘尔诺。’受王命已即缚吉利，将至杀处，右手举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惊怪恐怖，即将吉利白王此事。目连，王闻此语，即自执刀欲杀吉利，举刀欲斫，其王即时两臂落地，得大衰恼发声而死。目连，汝谓尔时吉利贾客主，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尔时王者，即调达痴人是。目连，尔时调达欲夺我命不能得夺；至于今世，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欲夺我命而亦不能。何以故？如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中无能害者，何况调达痴人！调达于今谋集恶人来欲杀我，亦自方便欲得杀我，而失利养名闻势力，生身直入阿鼻地狱。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不见利益众生如调达者，而调达不知恩义。我本修菩萨道时，于众生中犹如父母。以是因缘当知如来，于诸众生悲心深厚。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雪山王边有五百群象，于中有一大象王为主，体貌可爱，大力有智。时是象群宿出在山崄隘难之处，唯有一道。尔时，猎师见此象群，即夜于崄道中大作坑陷，作是念：‘此诸群象当堕此中，得属于我，随我所取。’夜作坑已，驱逐群象向崄道坑。群象欲出，见有大坑不能得过。目连，时象群主以身横在坑上为桥，使五百群象于脊上过，群象过已作势踊跳。尔时，山神说是偈言：

“‘恶人作深坑， 中有智象王，
　　度彼亦自度， 唐劳作深坑。’

“目连，汝谓尔时象王利根大力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时五百群象，今五百比丘为调达所坏者是。尔时猎者，调达等五百比丘是，所谓蹇陀达多、迦楼罗提舍、三闻陀达多、拘迦梨提婆达多。目连，我常长夜，见怖畏众生施以无怖畏，见苦恼众生施与安乐，贫穷众生施以财物，堕邪道众生示以正道，病痛众生除其病苦，饥饿众生施以饮食，食肉饮血众生以身肉血施与。目连，我随所愿皆作不虚，我许众生不生懈怠。目连，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其中间所有诚言终不有异！所作精进懈废休息，我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目连，我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答难品第七

尔时，会中有一比丘，名曰象手，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从如来闻此难事，身毛为竖，涕泪流

下。我今欲问一事：世尊自言，我为菩萨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世尊从初愿度一切众生，若作是愿，于今所度众生未尽，当入涅槃。如来灭后，或有人来难诸比丘：‘汝等大师本愿，当度一切众生，众生未尽而自灭度。’若有是难，当云何答？”

佛告象手比丘：“若有如是难者，应还问彼：‘汝以何法为众生？’彼人若言：‘阴入界是众生。’应还问彼：‘为阴入界和合是众生？为离散是众生？’彼人若言：‘阴入界和合是众生。’应还语彼：‘汝自答已。所以者何？和合是众生，阴入界非众生。佛所说法为离散故，不为和合。世尊乐离散行，不乐和合，和合中无众生。’彼人若言：‘但阴入界是众生。’应还问言：‘若尔者，一切草木瓦石皆是众生。所以者何？汝说阴入界是众生，是中亦有阴入界。’彼人答言‘是中无心、无心数法，故非众生’者，应还问彼：‘若尔者，一切众生应是一众生。何以故？如来不说阴入界有异。’彼人若言：‘如来经中说有众生，是故有众生。’应还语彼：‘汝自答已。何以故？如来经说离有离无。’彼人若言：‘若尔者，无有道果。’应还问彼：‘汝以何为果？’彼人若言：‘我说决定第一义为果。’应还问彼：‘决定第一义中无音声语言。无音声语言中，不得言决定有无。汝说决定第一义为果，是决定第一义中，无众生、无众生名字。是故汝说有众生，此语自破。’

“复次，象手，如来经说，于诸法中无有灭者，但灭苦恼。我如是通达诸法实相，随所得法为众生说，为无贪取，为远离，为无戏论，为无作起。象手，若人如是知我法义，是人即能不为有无而起行业；若人不为有无而起行业，是人云何见有众生？见无众生？象手，是名常住诸法实相。是中无有忆想分别，无垢无净，无来无去，无道无道果，无长无短，无方无圆，无形无色。是故说诸法一门，谓是定门。象手，是名见法门。入是见法门，名为能见佛。象手，于意云何？随以何法见佛，是法已灭、今灭、当灭灭相耶？”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随以何法见佛，是法已生、今生、当生生相耶？”

“不也，世尊。”

“象手，若尔者，如来不名为灭。”

“如是，世尊。”

“象手，彼人若言所有身相，我为是故言如来灭入涅槃已，不复转还但见身相，不转还故名如来灭。应还问彼：‘汝说身相成就为如来耶？’彼人若言：‘我说身相成就，名为如来。’应还答彼：‘如佛经中，不说身相名为如来。若说身相是如来者，一切瓦石、山河、草木皆是如来。’彼人若言‘一切瓦石山河草木，无有三十二大人相名如来’者，应答彼言：‘汝说有三十二相名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何以故？转轮圣王身有三十二相。’彼人若言：‘相入相法知相婆罗门说当作佛，是事为实。’应答彼言：‘若有三十二相即应是佛，而汝自说相师见有三十二相记当得作佛，汝今说佛相。’彼人若言：‘我说佛十力、

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无漏根、力、觉、道、禅定、解脱三昧等是为佛相。’应答彼言：‘汝说十力等是佛相者，今应说佛体性。’彼人若言：‘佛与是相异耶？’应答彼言：‘汝自言是佛相，佛相非佛。’彼人若言：‘更有无形无色法是佛十力等为相。’应答彼言：‘无形无色法，云何以有形有色为相？又汝若说无形无色法名为佛者，余无形无色法皆可是佛。若是等法亦是佛者，是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根、力、觉、道、禅定、解脱三昧等，亦应与是为相应。’象手，我诸弟子，应当如是降伏痴人。

“复次，象手，我本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脱一切众生。我坐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不得众生，不得众生名字。我坐道场，但通达十二因缘法，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无故是事无。何事有故有何事？何事无故无何事？所谓无明因缘故有诸行，诸行因缘故有识，识因缘故有名色，名色因缘故有六入，六入因缘故有触，触因缘故有受，受因缘故有爱，爱因缘故有取，取因缘故有有，有因缘故有生，生因缘故有老死，老死因缘故有忧悲苦恼，如是展转但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诸行灭，诸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老死灭故忧悲苦恼灭，是中但是大苦聚灭。我于是中生眼智明觉，通达如是无中无后无坏解脱。如来通达是解脱故不得余法，但得众因缘生法。象手，如来是通达诸法，随以如是为众生说。象手，若诸佛生，若诸佛不生，诸法性相常住不异，谓名色不失，不相违背，不生不起。象手，我常如是说法，汝等亦应随我意知。我为汝等说如是法，汝等但当勤修行之。象手，大师所应为弟子事事，我尽作已，汝等如所说行，于诸法中当得智明。”

尔时，象手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言：‘如来所说正法灭故，谁当示导？无说导故名正法灭，正法灭故名如来灭，如是亦名不度一切众生。’”

佛告象手：“若人如是难问，应如是答：‘佛是一切智人，皆知皆见，常待众生可度时节，虽入涅槃犹能有益。又佛今与未来世佛授记作佛，是则佛种相续不绝。’一切佛法是一佛法，是故说名如来法，如来法者即是佛法。是故当知如来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象手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能通达推求一切诸法；善能通达一切法故，身口意业智慧为首，皆随智慧。世尊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佛告象手：“如是，如是。象手，如汝所说，我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象手，若人实说，谁不错谬？出于世间，饶益众生，安乐天人，一切大师说正道者，正智解脱无有戏论，到于彼岸度未度者，如来世尊当说我是，是为实语者。象手，若人实语，谁是

不诳者？知恩报恩者，当说我是，是我为实语。若有众生小事于我，是事不失。象手，我从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来，于其中间心无退转，亦不忆念贪乐声闻、辟支佛乘我当得是法，但一发心欲教弟子求辟支佛。

“象手，过去久远我时作外道仙人，智慧明利，多闻辩才，得深法忍。时有五百年少婆罗门，见在居家五欲过患，见出家利出家学道，皆来诣我即为说法，得辟支佛道具六神通，心得自在具如意足，常以神力，飞入城邑聚落乞食，供养于我。我作是念：‘如是成就大净智人，我则不应受其供养。是诸仙人我教化故得如是法，而我不得为得是法，未证当证故勤行精进。’象手，我勤精进为证是法。时净居天来现其身，而告我言：‘莫贪是智！汝应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度无量无边众生。’象手，我时闻已不复修道，心得第一欢喜快乐，半月静坐乐悉遍身。

“象手，菩萨成就四法，诸天开悟得欢喜心，自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四？一者、菩萨自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亦教他人令深发心。二者、见发大乘人心不生嫉，不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我当得，余不应得。’三者、众生所行随时而诲，好意共语，将护其善。四者、常自勤心广求诸法，为他人说无所悭吝。象手，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四法，诸天开悟，知当作佛。”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以坚心，住于无上乘，
亦能化众生，令住于此乘。
本行菩萨时，常无嫉恚心，
勤行发精进，喜心转增益。
见诸众生恶，知时而化喻，
常以慈悲心，而无有瞋恚。
常勤行求法，流布与众生，
以法充一切，如雨普流润。
行是四法者，诸天所开悟，
汝当得作佛，勿生疑惑心。
菩萨闻是已，勇猛发精进，
是事必应实，我定当作佛。
如是诸菩萨，以精进及愿，
忆念智与慧，而自转高大。
若有诸如来，出现于世间，
是菩萨则有，如是诸功德。
大人所恭敬，诸王及臣民，
皆生欢喜心，知是有道者。
经书章句义，文颂算数事，

皆悉善通达， 众生中最上。
聪达有智慧， 造事不以力，
但以其策谋， 而能有所成。
摧伏诸战阵， 不以身手力，
但以智慧力， 自然而降伏。
诸王及臣民， 皆叹未曾有，
怜愍众生故， 生在于世间。
诸人佥皆知， 谓与天共语，
何故知如此， 以知我心故。
是菩萨常得， 值遇见诸佛，
往诣咨请问， 能大益众生。
诸佛答问已， 断了所疑惑，
能利诸众生， 皆使得欢喜。
佛示神通力， 受记当作佛，
是故此菩萨， 心得大欢喜。
所爱贵重物， 内外无贪惜，
是故大欢喜， 自知当作佛。
普慈覆一切， 常无瞋恨心，
是故大欢喜， 自知当作佛。
诸佛所称赞， 已得深妙忍，
是故大欢喜， 自知当作佛。
不依止诸法， 知法不可依，
得如是智慧， 身能飞虚空。
其心不在内， 亦复不在外，
出过一切想， 故得无上忍。
长夜以慈悲， 普念诸众生，
以是福德故， 得见无量佛。
一切身皆是， 佛身无差别，
能得如是忍， 以法自增长。
发心菩提者， 谁不随而学？
坚住于正法， 得如是功德。
是故求道者， 常应勤求法，
以法求自利， 增益于菩提。”

富楼那品第八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过去世行菩萨道时，善能坚住种种善法。”

佛言：“如是，如是，富楼那，我长夜行菩萨道时，坚住善法。”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求法能得法， 是为佛道本，
常勤修习法， 远离于非法。
常行于正道， 远离诸邪道，
常修习诸佛， 所可亲近道。
是则离诸难， 能得无难处，
得无难处已， 精进必不虚。
在二最尊贵， 诸形色中上，
眷属具成就， 于诸一切胜。
坚心常安住， 戒品忍辱品，
亦住精进品， 增长于禅智。
于诸众生中， 常能为上首，
功德中亦胜， 了义无所畏。”

尔时，富楼那白佛言：“世尊，如是妙法谁当不学？但念我等本昔懈怠，不望佛智，不自信得如是佛慧，以声闻乘而自出度。世尊，我从今日示教利喜诸菩萨众令住佛法。何以故？诸佛世尊行难行者。世尊本行菩萨道时，为众生故常行如是甚难大事。如是事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尚无，况余众生？世尊，如是甚难大事，唯诸菩萨摩诃萨等，怜愍饶益一切众生故，行菩萨道时，有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甚难大事！世尊，诸菩萨行如是甚难大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能转法轮度脱苦恼众生。”

佛言：“如是，如是。富楼那，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一切众生求利安乐，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为一切众生故，行菩萨道时，有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甚深极难大愿大事！”

佛说经已，慧命富楼那，时会四众，天、人、龙、神、乾闼婆、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佛语。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护国菩萨会第一十八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摩诃萨五千人，一切皆得无碍辩才，大忍成就降伏魔怨，近于佛智一生补处，皆得陀罗尼无边辩才，力无所畏，自在神通，乃至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普贤菩萨、普眼菩萨、普明菩萨、普光菩萨、圆光菩萨、上意菩萨、无边意菩萨、广意菩萨、无尽

意菩萨、持地菩萨、持世菩萨、益意菩萨、咒手菩萨、文殊师利等六十不思议菩萨，贤护等十六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五千人俱。

复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释提桓因、护世四王、功德天子、正意天子，一切天王、一切龙王、一切紧那罗王、一切乾闼婆王、一切夜叉王、一切阿修罗王、一切迦楼罗王，如是等王，各各皆与百千眷属俱悉来集会。

尔时，世尊坐功德藏师子宝座，于大众中色象显现如须弥山，普照世间如日天子，显现世界如月天子，其德寂静如梵天王，威德难瞻如天帝释，七菩提分皆悉具足如转轮王，宣说无相空无愿法，心无所畏如师子王，身光照耀如大火聚，又放光明犹如诸天最胜无上摩尼宝珠，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以大梵音，令诸众生悉得欢喜，于一切法解其深义，于大众中而为说法，初中后善，其义微妙，具足无杂清净梵行。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喜王，在众中坐，睹见如来坐师子座放大光明，如百千日普照一切，令天人光隐蔽不现；见是事已，踊跃欢喜，遍满身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合掌向佛，以偈赞曰：

“世尊覆蔽此大众， 天龙修罗乾闼婆，
菩萨声闻无威德， 普照一切如金山。
犹如须弥诸天俱， 处于大海佛亦然，
世尊住于慈悲海， 放大光明百千种。
住于梵行犹梵王， 光明威德过诸天，
安住禅定解脱中， 照耀世间胜众生。
犹如帝释在天众， 色象光明最为胜，
佛过世间亦复然， 诸相庄严功德具。
犹如轮王典四域， 照耀世间说法时，
令诸众生入圣道， 世尊显现慈悲意。
光明障蔽火摩尼， 犹如秋日行虚空，
佛比千日最为胜， 佛日普照于世间。
如夜闇时秋满月， 佛光清净亦复然，
面部圆满犹如月， 覆翳一切天人光。
犹如山顶夜火聚， 清净显现无边界，
能灭一切无明闇， 世尊智慧光普照。
佛音遍满山谷中， 能伏外道犹师子，
宣说无我空无愿， 令诸外道皆恐怖。
威光犹如摩尼王， 映夺一切摩尼光，
如来躯体真金色， 普照世间胜诸光。
如来世间无与等， 况复有胜世尊者？
福智精进方便等， 一切功德无能过。

救护世间大丈夫， 我今睹见功德海，
令我欢喜生尊重， 是故顶礼世尊足。
我已赞叹胜调御， 功德圆满世间灯，
我今所有诸功德， 令诸众生证菩提。”

尔时，喜王菩萨摩诃萨，偈赞佛已，合十指掌，谛观佛身，目不暂舍，观察法界甚深、难解难行难入、不可思惟、难知寂静微细之法，不可思量诸佛境界，内心观察周遍法界，观如来智世尊境界无有等等。作是观已，入如来智不思议境方便行中，诸佛世尊同一法性而无有异，思惟观察诸佛世尊，无所染著犹如虚空。作是观时，入于实证真如体性，一切诸法性皆如是。生如是信，爱乐诸佛如来无碍解脱之门，知常乐我净，知佛之身。作是思惟：“如来之身遍一切刹，现众生前。诸佛功德于无量劫说不可尽。”喜王菩萨作是念已，默然而住观于法界。

尔时，有一慧命菩萨比丘，名曰护国，在舍婆提城，受夏安居三月过已，执持衣钵，共诸年少初学比丘，游行诸国，至王舍城耆阇崛山。尔时，慧命护国菩萨，到世尊前，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向佛，以偈赞曰：

“敬礼最胜放光者！ 敬礼意如虚空者！
敬礼能决他疑网！ 敬礼超过三界尊！
十方无数刹土中， 闻赞如来功德事，
彼国所有诸菩萨， 欢喜皆来供养佛。
菩萨如法供养已， 一心听佛所说法，
闻法欢喜还本土， 赞叹如来诸功德。
如来积行为众生， 经于无量无边劫，
为他求于菩提时， 其心初无有疲惓。
世尊行檀持戒坚， 羼提精进游诸禅，
智慧方便皆具足， 是故稽首大圣尊。
如来具足四如意， 诸根诸力诸解脱，
又知众生心意识， 是故顶礼大智海。
知诸众生心所念， 身口所作善恶业，
亦知解脱方便等， 世尊知已为说法。
贪欲恚痴迷众生， 能令入于三恶道，
如来知已教断除， 令彼众生生善趣。
过去一切诸世尊， 天人魔梵所恭敬，
未来功德具足者， 世尊皆悉了了知。
诸佛净土所生处， 菩萨声闻及缘觉，
天人眷属与种姓， 寿命长短皆悉知。
灭度已后正法住， 供养舍利起庙塔，

受法藏人若干种， 调御丈夫皆悉知。
十力智慧无障碍， 悉能了达三世事，
入于一切法智中， 故我稽首大智海。
佛无等等况有过， 诸相庄严如来身，
譬如星宿在虚空， 是故我礼胜丈夫。
如来妙色无与等， 映蔽大会天人光，
释梵威德在佛边， 一切隐没皆不现。
身如金山无垢秽， 绀发柔软而右旋，
佛顶显现如须弥， 无量功德光明聚。
眉间毫相放大光， 无量无边无有数，
佛眼修广如青莲， 以大慈悲视众生。
如秋满月行虚空， 如来面部亦复尔，
众生观者无厌足， 是故我礼面中王。
犹如师子鹅孔雀， 安行徐步如象王，
游止震动于大地， 敬礼十力大苦行。
手指佣纤无不爱， 网缦珊瑚赤铜色，
臂肘修长立过膝， 敬礼如来金色身。
足下轮相罗网具， 行时足迹犹采画，
若有顶礼世尊者， 佛光照耀得生天。
法王具足七财宝， 常以法施调伏心，
教照众生以法行， 我今顶礼于法王。
慈悲为铠念为刀， 持戒为弓智慧箭，
以此能破烦恼怨， 生死有爱增长种。
自度度他亿众生， 解脱一切诸系缚，
能示无畏安隐路， 令其得至常乐道。
行此乘者断生死， 无有恩爱别离苦，
得至微妙无为处， 慈心说法为众生。
赞叹最胜世尊已， 一切法中自在者，
以此赞叹胜善根， 令诸众生证菩提。”

尔时，护国菩萨偈赞佛已，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我心有疑，欲问如来，唯愿听许。”

尔时，佛告护国菩萨比丘：“恣汝所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断汝所疑，令汝欢喜。”

尔时，护国既蒙听许，即白佛言：“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于一切法增长功德，到究竟处而得自在，证捷疾智，得决定智；于法明了入一切智，教化众生能决疑网，解一切智以巧方便济度众生；如言而行常宣真实，得念佛三昧，善能咨问一切深义，闻已能持，速疾证得一切种智？”

尔时，护国菩萨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行行常决定， 真实决定从何生？
智慧大海分别处， 愿胜丈夫为我说。
佛身微妙犹真金， 人天中胜大福聚，
慈愍我等大归依， 清净之行为我说。
云何而得无尽利， 觉道总持甘露生？
云何清净智慧海， 而断众生诸疑惑？
无量亿劫在生死， 而无疲倦悔厌心，
观诸众生逼切苦， 常为众生作利益。
清净刹土佛眷属， 最胜国土及寿命，
一切众事微妙处， 愿说清净菩提行。
降伏众魔破邪见， 枯竭爱海得解脱，
法行相续无绝断， 无上最胜为我说。
色力财宝及四辩， 哀愍软言令众喜，
慈悲云雨润一切， 愿为我说佛境界。
愿出迦陵频伽声， 大梵雷音破邪见，
众会渴仰为法来， 愿施解脱甘露浆。
我今欲成微妙道， 若不乐法则不请，
闻法时至恭敬待， 唯愿为说大法宝。
世尊我愿成菩提， 如来深知我志乐，
非为恼乱故问佛， 善哉愿说最胜行。”

尔时，世尊告护国菩萨言：“善哉！护国，汝今乃能问如是义，利益多人，安乐天人，亦大饶益于未来世，摄诸菩萨。谛听！谛受！当为汝说。”

护国白言：“善哉！世尊，愿为我说。”

佛言：“护国，菩萨有四法，能成如上清净之事。何等为四？一者、真实心无谄曲，二者、于诸众生行于平等，三者、心念行空，四者、如言而行。护国当知，如此四种能得菩萨清净之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曰：

“若有菩萨心无谄， 而常不退菩提道，
亦无佷戾贡高意， 彼则名为无边智。
见诸众生无救护， 生老病死所逼切，
发心欲度于有海， 能为一切作法船。
调伏平等于众生， 观诸众生如一子，
皆当救度令解脱， 最胜丈夫发此心。
行住坐卧念空门， 寿者我想皆悉无，
一切世间都如幻， 众生愚痴所迷惑。
大智菩萨所言说， 依之行行无违失，
调伏寂静离诸过， 能求菩提名佛子。”

佛说偈已，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无畏之法。何等为四？一者、所谓得陀罗尼，二者、值善知识，三者、得深法忍，四者、戒行清净。是名菩萨四无畏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大名称， 由得总持故，
受持最妙法， 如来所宣说。
恒常无忘失， 增长于智慧，
彼等智无碍， 超过一切法。
常遇善知识， 增于助道法，
常说于菩提， 诸佛所行处。
恶知识如火， 畏烧故远离，
若闻空相法， 勇猛坚其心。
菩萨离我人， 一切诸见等，
持戒无缺漏， 其心调寂静。
教化诸众生， 安住于佛戒。”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诸菩萨众行圆满到究竟处，有四功德令心欢喜。何等为四？一者、菩萨见佛而生欢喜，二者、闻正法而生欢喜，三者、舍一切而生欢喜，四者、顺法忍而生欢喜。是为四法生于欢喜。”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所生处， 常见最胜人，
威光遍一切， 照曜于世间。
见已心恭敬， 如天奉帝释，
为度众生故， 求于菩提时。
从佛闻正法， 不怖而欢喜，
一心信敬已， 随顺于佛教。
闻于随顺法， 得忍心无疑，
诸法无众生， 我想亦复尔。
常观如是已， 舍相生欢喜，
既不取我相， 见乞心踊跃。
城邑与大地， 妻子及寿命，
一切布施时， 其心初无悔。”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作如是言，有四种法应当弃舍。何等为四？一者、菩萨弃舍居家，二者、既出家已不贪利养，三者、离诸檀越，四者、不惜身命。是为四法应当弃舍。”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见家过， 舍之而出家，
游止于山林， 无人寂静处。
远离男与女， 眷属及大众，
单己无等侣， 譬如犀一角。
专意求净道， 得失心无忧，
少欲及知足， 离谄除憍慢。
精进为众生， 布施调伏心，
苦行修禅定， 一心求佛智。
不惜身与命， 远离爱眷属，
坚心求菩提， 其志犹金刚。
若人来割截， 无有恚恨想，
勇猛心增长， 求于一切智。”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无悔之法。何等为四？一者、不破禁戒无悔之法，二者、住阿兰若处无悔之法，三者、行四圣种无悔之法，四者、多闻无悔之法。是为四种无悔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持戒净无垢， 犹如摩尼珠，
不生贡高心， 言我能持戒。
复以此戒善， 转教于多人，
常怀如是望， 成就于佛戒。
彼等住空闲， 清净兰若处，
亦不生我想， 及以寿者想。
观察男女色， 犹如于草木，
不生男女想， 及以吾我想。
彼住四圣种， 无懈怠谄曲，
至心恒修行， 远离于放逸。
求多闻功德， 精勤常修习，
愿成一切智， 最上功德处。
众生处牢狱， 无有救护者，
轮转于生死， 求财以自给。
我当求法船， 济度彼生死，
烦恼海众生， 令其至彼岸。
众生无归依， 亦无救护者，
众生在有为， 无能令其出。
我当作导师， 救之令解脱，
是故我发心， 求于菩提道。”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调伏之行，应当行之。何等

为四？一者、愿生善处常值诸佛，二者、供养师长而不求报，三者、常乐空闲弃舍利养，四者、得无碍辩头陀忍法。是为四种调伏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勇猛乐山林， 常不从人求利养，
恒得深智无碍辩， 善能通达诸法相。
常当供养诸师长， 随顺师教无违背，
随所生处值诸佛， 供养恭敬求菩提。
常生胜处名高远， 若生天上天中尊，
又得成就菩提道， 教诸众生行十善。
念佛功德常欢喜， 我亦不久成佛道，
既成正觉功德满， 度脱众生生死苦。”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法净菩萨行。何等为四？一者、行菩提时心无瞋恨；二者、弃舍眷属、宫殿、财宝，乐处山林，亦不称说己之功德；三者、虽行布施，不求果报；四者、精勤乐法，不见师过。是为四法净菩提行。”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其心清净无怨恨， 亦不求人之过罪，
自不谄曲无染著， 行于大道求菩提。
深观居家是苦本， 亲近恶友无正念，
是故弃舍行出家， 处于山林求解脱。
游行空闲寂静乐， 永断眷属恩爱念，
不惜于身及寿命， 独步无畏犹师子。
乞食支身常知足， 犹如飞禽无储积，
不乐生天及人中， 唯求无上菩提道。
独行无侣唯一己， 恒不恐怖如师子，
畏诸烦恼如野兽， 若得利养心不喜。
观诸众生恒放逸， 慈悲誓愿为破之，
我为救护诸众生， 常当炽然勤精进。
凡所出言恒哀愍， 于憎爱人常含笑，
不著一切亦如风， 唯当求于丈夫行。
常乐行于空无相， 观有为法如幻化，
调伏诸根意广大， 行住常乐甘露法。
常依佛教行大道， 恒当清净于内心，
求陀罗尼及辩才， 荷负诸苦求菩提。
菩萨常观如是行， 见前利益生欢喜，
若不爱乐于菩提， 是人无恶而不造。”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堕落之法。何等为四？一者、不恭敬他，二者、背恩谄曲，三者、多求利养名闻，四者、诈善扬德。是为四种堕落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彼于父母及师长， 常怀憍慢不恭敬，
违背恩养心谄曲， 诸根散乱多愚痴。
常念利养不休息， 谄曲诈现精进相，
自谓持戒及苦行， 一切无有如己者。
恶口粗言喜斗诤， 常求人过不休息，
彼恒违离沙门行， 营理田作及贩卖。
未来世中诸比丘， 弃舍功德及戒行，
以怀嫉妒斗诤故， 覆灭损坏我正法。
彼去菩提甚悬远， 亦复远离七圣财，
违背解脱八正路， 流转五道生死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障道之法。何等为四？一者、懈怠，二者、不信，三者、我慢，四者、瞋恚。是为四种障道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懈怠不信闇钝心， 常为我慢及瞋恚，
见有忍辱诸比丘， 驱逐傧出于塔寺。
若得利养心欢喜， 各言我是常住者，
恒作方便求人短， 何人有过我治罚。
如是等人去法远， 憎嫉功德坠三涂，
厌恶诸佛微妙法， 是人当入猛火中。
彼人造恶不休息， 必当具受苦中苦，
是故汝等求菩提， 无令后悔堕恶道。
无量亿劫佛乃出， 为诸众生作利益，
汝等既得善趣身， 应舍放逸求解脱。"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须舍四种福伽罗，不得亲近。何等为四？一者、不得亲近恶知识，二者、不得亲近执见之人，三者、不得亲近谤法之人，四者、不得亲近贪利养人。是谓四种之人不得亲近。"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能舍恶知识， 亲近善知识，
菩提道增长， 犹月渐圆满。
远离执见人， 及舍我寿等，

为求佛道故， 弃之如毒器。
诽谤于佛法， 寂静甘露味，
若欲求菩提， 应避如粪秽。
远离贪利养， 亦舍恶行人，
是等不应近， 犹如避火坑。
若欲降众魔， 转无上法轮，
欲求第一利， 速远恶知识。
舍爱及憎恶， 利誉亦嫉妒，
若求无上道， 常修于佛智。”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法受未来苦。何等为四？一者、轻慢有智之人，二者、常怀嫉妒之心，三者、于一切法无有信心，四者、于净智法常疑无忍而求利养。是谓四法受未来苦。”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侍佛之人有智者， 一切天人应供养，
而反贡高怀憍慢， 是故彼受无边苦。
于净法中心无忍， 所求利养皆非法，
常怀憍慢而贡高， 见有智者不恭敬。
于佛法中无信解， 于贤圣众亦复然，
此人常游三恶道， 若在人中多愚痴。
彼舍人间寿命已， 在大地狱受剧苦，
若此劫尽生余方， 畜生饿鬼亦复然。
若欲求作世间灯， 能尽诸苦胜丈夫，
常当远离三塗业， 修诸功德成菩提。”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系缚。何等为四？一者、轻慢于他，是菩萨系缚；二者、于世俗定其心乐著，不求究竟，是菩萨系缚；三者、不守自心，智慧未成而行放逸，是菩萨系缚；四者、为求利养而入他家，是菩萨系缚。护国，当知是谓菩萨四种系缚。”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恒常轻慢他， 乐住世间善，
贪著诸见缠， 如象没深泥。
乐入白衣家， 常怀于放逸，
暗钝无智慧， 此行名系缚。
欲断诸有苦， 远离老病死，
当舍于憍慢， 常行菩萨道。
受于无边苦， 弃舍诸乐事，

亦离于憎爱，成佛无染著。

“汝等常应行六度，诸地诸智诸力等，
一切功德若成就，常得解脱死罗网。
我于往昔无量劫，为诸众生求菩提，
常行布施以调伏，舍离恩爱住正道。
恒不舍离阿兰若，苦行羸瘦求菩提，
炽然精进无懈怠，求于最胜丈夫智。
见诸众生在有狱，轮转生死五道中，
慈念一切起大悲，是故求于菩提道。
舍于爱子及妻妾，亦舍资财七宝等，
寿命国土及大地，为求菩提佛智故。
我昔处于胜山林，时作仙人名忍辱，
为王歌利截鼻耳，血变为乳无恚恨。
往昔亦曾作睒子，慈孝供养于二亲，
时被迦夷箭所中，尔时亦无瞋恚想。
不惜身命投高岩，为求诸佛善言故，
尔时亦无身命想，为成菩提大事故。
往昔慈愍于饥兽，身肉充济于八虎，
尔时空中诸天众，赞言善哉大丈夫。
往昔乐行大布施，曾作净行婆罗门，
怜愍众生贫苦故，入海求于如意珠。
还为海神所盗窃，我时勇猛抒大海，
寻时得珠还阎浮，用济贫苦诸群生。
亦曾作王名苏摩，乃至失命不妄语，
诸王因我皆解脱，名闻广流于十方。
我昔曾见贫穷人，时我为王以身施，
令彼巨富多财宝，是故号我一切施。
我昔曾为尸毗王，有鸽恐怖来投我，
我以身肉代彼命，令彼得离于恐怖。
我昔作王名师子，身遇重病医授药，
时有病人乞此药，我不爱命先施与。
我昔修行为众生，曾作王子苏达拏，
时有人来乞妻子，我不爱惜尽施与。
曾作菩萨名严炽，为化才德国王故，
经于八万四千年，勤行精进始受化。
亦作王子名净威，于佛塔前自燃身，
恭敬供养于十方，无上最胜两足尊。
曾作国王名月光，时有梵志名可畏，
从我求索于身首，我无爱惜以头施。

又作国王名福德，于诸聚落街巷中，
积满医药及饮食，拟施一切诸众生。
曾作大王名日净，端正伎女有千人，
七宝璎珞庄严体，心不爱惜用布施。
又作国王名宝髻，七宝天冠庄严首，
最妙华香而严饰，亦用布施一切人。
又作国王名知足，手脚柔软如兜罗，
色妙清净如莲华，亦以布施众生等。
又作商主名师子，有罗刹女欲害人，
能以方便驱遣彼，安置商人于洲渚。
又作商主名善眼，将众五百采七宝，
有诸罗刹像美女，亦令商人脱彼难。
曾作王子名福焰，妻妾妓女有数亿，
端正殊妙犹天女，舍之出家无爱恋。
又作商主名金色，时有如来号无垢，
于彼佛前燃十指，供养最胜两足尊。
又作国王号华眼，一切瞻仰心无厌，
如是妙眼用布施，怜愍一切众生故。
又作菩萨名多发，见有妇人丧其夫，
昼夜思念不能舍，缠绵裸形心发狂。
菩萨尔时生慈悲，化作死女言丧妻，
渐渐教化彼狂妇，还令醒悟得本心。
又作菩萨名普瞻，见有一人病羸困，
我于尔时生慈悲，以己血肉用施彼。
又作国王名华敷，见有一人病困笃，
我于彼人起慈心，破于骨髓疗彼病。
又作国王名成利，见有一人甚贫穷，
施以一切诸财宝，及舍爱命心无恋。
又作国王名信幢，两手柔软具轮相，
时有人来乞我手，为求菩提用施彼。
又作国王名普现，有四天下多财宝，
丰乐安隐男女盛，为求菩提用布施。
又作王女名智意，其身白净甚柔软，
慈悲欢喜割股肉，及以血施心无悔。
又作女人名银色，金色城中有妇女，
新产饥渴欲食子，我割两乳用施之。
又作国王名闻德，多饶最胜诸璎珞，
金银七宝诸车乘，世间难舍皆能施。
又作王子名知恩，有人堕海名无恩，
无恩为宝坏我眼，我于尔时心不恨。

又念过去作战夫，在大阵中心无杀，
宁自丧身不害人，乃至蚊子无杀想。
又念过去曾作雉，恭敬供养于尊者，
同类老小皆给恤，尔时亦无傲慢心。
又念过去作猿猴，在山逢值于猎师，
诸猕猴众皆归我，我怀慈心救彼命。
又念过去作象王，时被国王所执缚，
我念父母盲无目，分舍身命饥不餐。
又念过去受罴身，有人失道我救养，
彼将猎师反害我，我于尔时亦无恨。
又念过去作象王，时被猎者箭所著，
我求菩提功德故，以牙奉施于彼人。
又念过去作雉身，在于旷野缺林里，
彼林为火所焚燎，时我救林天雨华。
我昔曾作九色鹿，饮水食草恒河边，
其水深广漂流急，有人堕河我救之；
其人贪财受王募，多将兵众来害我，
我求菩提行慈悲，于彼人所亦无恨。
又念过去曾作龟，济度商人令过海，
五百商人食我肉，我时亦无瞋恨想。
我念过去行菩提，曾作鱼身游水里，
怜愍一切舍身命，百千众生来食我。
我见百千众生病，化身为药犹如山，
欲令众生除病苦，变作虫身名为月。
又念曾作师子王，巨身大力仍有慈，
时被毒箭所中射，于彼人所起慈愍。
又念过去作马王，身色白净犹珂雪，
常在大海高山顶，度诸商人罗刹难。
又念过去求菩提，曾作国王名居邪，
见于五欲多诸患，不随淫女谄诳言。
又念过去曾作兔，常化诸兔以善事，
时与仙人同居处，舍身投火救仙饥。
又念过去作鹦鹉，常处多饶华果林，
报枯树恩不舍离，释变枯树生华果。
又念曾作猕猴王，见诸猕猴被龙害，
遂教猕猴竹筒饮，猕猴悉免诸龙难。
又复重念作鹦鹉，取人稻谷养二亲，
稻主执我生瞋恚：云何盗我熟苗稼？
我即报言汝种时，云施一切众生等，
我今取以养父母，是故不名为偷盗。

稻主即时生欢喜：我是禽兽汝为人，
善哉鹦鹉有智慧，能怀孝养供父母。
我从今去以稻施，任汝供养于二亲。
如是过去无量事，无有苦行而不作，
未曾有怀疲倦意，以求无上清净道。
若内若外所有物，无有一种而不起，
持戒忍辱精进禅，无量方便及智慧，
皮肉骨髓及以血，以施一切诸众生。
往昔住于山林中，勇猛精进身枯竭，
为求佛说大小乘，教示众生令入道，
常乐在于头陀所，曾所修行无弃舍。
如是一切难苦行，我于往昔无不行，
我说未来众生等，闻我此等生轻笑，
不信受行一句偈，反更毁谤如是法。
斯由贪著衣食等，心常觉观多睡眠，
谄曲毁法无惭愧，破坏正教无功德，
闻此微妙寂静法，各共相诤非佛语：
我师多闻犹如海，能讲能说最第一，
彼亦不行如此法，决定非是佛所说。
次前亦有耆老等，从昔已来诸名德，
亦未受行如是法，汝等勿求虚妄事。
于中无我无寿命，亦不说有富伽罗，
唐自疲劳无福祐，徒修精勤苦行等。
既言有法名大乘，云何复言空无我？
以无众生无作者，是故于中不须求。
此等文句假设作，亦如外道邪意说，
如来不说如是事，呵骂毁辱诸比丘。
此等不善无羞耻，姧伪欺诳无不作，
来世于我教法中，而作形相诸比丘。
内怀嫉妒慢覆心，手足扰动失威仪，
袈裟恒常垂两角，身被法服常在村。
游于俗间恒酒醉，身著法衣亲俗人，
弃舍正教功德聚，乐为俗人通信使。
畜养牛马诸畜等，奴婢作人不净物，
种莳田园恒乱心，心乐诸恶无善行。
亦不亲近善知识，口恒不择于语言，
身中恶行无不作，贪取佛塔众僧物，
何况己物而肯施？见他持戒诸比丘，
谤毁言非真梵行，不护禁戒无威德。
乐处俗家侵他妻，白衣畜妇犹怀愧，

彼恶比丘贪转甚， 畜养妻子求不厌，
与诸俗人无有别。 若有檀越请供养，
施与衣食汤药等， 受他信施无善念，
唯增贪欲侵彼妻， 心常系念女色边，
随顺烦恼无圣行， 方便诱诳诸妇女。
教化俗人令断欲， 谓贪欲者堕恶道，
地狱及以畜生等， 然于自身不依教。
云何传欲教化他， 此人三业不如法，
所有眷属亦复尔， 昼夜聚语无休息。
唯论五欲诸世事， 受畜门徒唯驱使，
终无教诲以善道， 多受弟子自围绕。
显己德大招名利， 外现异相诈慈悲，
摄诸徒众不求利， 门徒眷属多疾患。
干枯病癞癣疮等， 唯是杂类下人辈，
终不教示圣种等， 戒闻定慧悉弃舍。
不行比丘所作事， 非道非俗无所名，
犹如烂坏腐朽木， 于诸律仪生轻贱。
布萨毗尼亦复然， 自在游行背师教，
唐突如象醉无钩， 或时诈现在山林。
心常念于聚落事， 三毒烦恼恒炽然，
暂时不能寂静住， 忘失诸佛教诫事。
及以头陀功德等， 我慢贡高满身中，
堕于可畏阿鼻狱， 昼夜恒论国土事。
亦复论说于贼盗， 身心专营亲缘事，
舍离禅定及智慧， 设有所作乐粗事。
心存自安故营造， 假使营理僧伽蓝，
贪著房舍眉恒蹙， 自身口意不调柔。
徒众相学亦复尔， 彼恶比丘设造寺，
专为己身及眷属， 若有比丘顺从彼，
即便安置摄受住； 若有持戒诸大德，
方便善能说法利， 自能调伏亦调他，
如是比丘终不受。 此房现今我受用，
余房是我弟子住， 自外己属诸同学，
汝去此中无处停。 现今所有床铺者，
各以付他有所属， 更无剩长可相容，
亦无衣食汝须去。 暂时所须尚不与，
况借房舍及诸物， 如是不行僧次法。
彼恶比丘如俗人， 多畜钱财眷属等，
我诸弟子如法者， 处处驱遣不听住。
彼时忆念我所说， 各怀悲伤入山林：

呜呼我师微妙法，不久悉灭不复现，
现有比丘求多利，身无法行疾有德。
设有具戒功德者，为彼恶贱无利养，
皆自伤叹去城邑，常住空静山林中。
痴慢贡高诸恶行，常行斗诤两舌者，
欺诳世人得利养，自谓与圣等无异。
我此法教功德藏，具足一切妙功德，
来世破坏不复现，以无持戒我慢故。
又如宝藏为他坏，又如华池枯干竭，
犹如宝舆自摧折，我法未来亦复然。
彼恶比丘难调伏，灭我法行无有余，
未来如是恶世中，破坏我法甚可畏。
如是乐喜诸恶者，远离天人及善行，
从于此身舍命已，堕于地狱畜生中。
于彼无量亿千岁，具受一切诸苦恼，
于后假使得人身，多苦秽恶恒不净。
若盲若聋若眼瞎，恒常身体怀疾病，
颜色丑恶见不喜，常怀畏惧承事他。
难得心意无亲爱，所说语言无信受，
若有如是恶行者，在所呵责驱出众。
彼人多饶诸病苦，常被杖石打驱逐，
常为饥渴恼其身，他人见者常轻贱。
若闻如是众多苦，应舍诸恶心调伏，
于诸众生行善行，勿令于后生悔心。
若有爱敬佛世尊，圣众持戒头陀法，
汝应勤求如是行，应舍眷属及名利。
此皆颠倒如幻化，应观有为如泡梦，
恩爱合会必别离，一切有为不久住。
莫舍正勤诸力等，勤求诸地波罗蜜，
乃至未觉妙菩提，常应修集一切行。”

尔时，佛复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于未来世，行大乘菩萨富伽罗等，有如是等过患应自远离，自不勤求而与此人共相习近。不勤正行，自行谄曲，亲近行谄曲者，自无智慧随顺无智慧者，贪求世利恒无厌足，悭惜他家嫉妒胜己，谄曲诈伪无羞无惭，诈现圣相自尊自重，徒众眷属各相誉赞以求名利，求利养故常入聚落；既不怜愍一切众生，亦不为教化诸众生故，常自说言我有平等，恒作是念：‘云何他知我是众生真善知识，知我多闻？’实于佛法无恭敬心，无求法心，犹如破器无所复用。如懈怠人无有成办，相求过失行于方便，无智懈怠唯恶觉观，各各论说破法等事，固执恶心至死不悔，多集悭贪。所畜

眷属亦学是师，以自围绕在我法中。如是行者凡所作事，不问明哲，不求佛法，以无精进行故生贫穷家，从贫穷家而得出家，于我教中得少利养，心生欢喜而无惭愧。彼等尚无忏悔之心，何能自觉胜智？彼等弃舍诸佛功德，而取现在名利，以得现在利故，自言我是沙门也。护国，我于如是富伽罗，如是人等，我不说其有随顺俗忍，何况能有诸佛大智？彼等远于人天道，况成佛道？

“护国，如是等人，我说有八种法障碍于菩提。何等为八？一者、当生三恶道，二者、当生边地下贱，三者、当生贫穷，四者、颜色不正，五者、愚痴无智，六者、常与恶知识相会，七者、多诸病患，八者、得大恶病以取命终。护国，此等八法是障碍菩提。所以者何？护国，我亦不说但以有言说而得菩提，我亦不说诈现圣者有清净行也，我亦不说有谄曲者有菩提行也，我亦不说多贪利养者有供养佛行也，我亦不说有我慢者有清净般若行也，我亦不说无智慧者能决他疑行也，我亦不说有妒嫉者有净心行也，我亦不说不精进者能得诸陀罗尼行也，我亦不说不乐功德者而得善道行也，我亦不说悭惜他家者有身心清净行也，我亦不说诈现威仪者能值遇佛会也，我亦不说乐在俗家者有清净口业行也，我亦不说不恭敬者有心清净行也，我亦不说有不知足者有乐法行也，我亦不说惜身命者有求法行也。护国，我虽呵骂毁呰六师，然彼诸外道在我法外，入我法中作诸恶业，我若毁辱过患倍彼六师。何以故？彼等但为自口言‘我是比丘’，而以无行欺诳一切天人世间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威仪浊乱无恭敬， 唯增我慢贪名誉，
烦恼覆蔽心迷醉， 此等远离妙菩提。
耽著名利及懈怠， 懈怠增长失正念，
若无正念失持戒， 若无持戒失善道。
彼人生在贫穷家， 得出家已著利养，
如人弃舍于真金， 担负草秽以为宝。
为求名利住山林， 至彼更求诸等侣，
弃舍神通辩才智， 求现名利及眷属。
若彼命终堕恶道， 或生贫穷下贱中，
懈怠恶色无威德， 斯等皆由我慢受。
彼既远离诸善行， 亦由放逸失正念，
在于长远大恶道， 亿千劫中未能脱。
若求名利得菩提， 提婆达多应是佛，
毗岚猛风吹坏物， 懈怠无戒亦复然。
自无善行贪女色， 戒行不净失功德，
于我法中无所用， 无智犹如朽烂木。
若为菩提求佛法， 何得不依解脱行？

犹如黐胶缚猕猴， 我慢求道亦复然。
我昔为求一句法， 弃舍身命为菩提，
彼人懈怠舍我教， 如是无利于我法。
我昔为求善教故， 投身高崖及火聚，
我得闻已如法行， 弃舍一切爱憎等。
彼人闻我功德法， 曾不爱乐于一句，
无法云何得菩提？ 犹如盲前说道路。”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一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护国菩萨会第十八之二

尔时，佛复告护国言：“护国，我念往昔过无量阿僧祇劫，复过阿僧祇不可称量、不可思惟、无有譬喻、不可计算、不可得说，是时有佛出世，名曰成利慧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有王名曰焰意。护国，彼焰意王治化之时，此阎浮提纵广一万六千由旬。护国，彼时此阎浮提内有二万诸城，彼一一城有千俱致家。护国，时彼焰意王自所住城名曰宝光明，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七宝所成，宝墙七重以为围绕，一一墙间相去八步牢固难坏。护国，彼国众生寿命十俱致那由他岁。

“护国，尔时彼焰意王，初生一子名曰福焰，端正殊特，身色具足，世间无双，瞻者无厌。护国，时彼王子初生之日，于其生处有七宝藏自然出现；其王宫内亦有七宝藏，自然出现上高七人。护国，彼王子生时，阎浮提内一切众生，皆大欢喜，踊跃无量。若有众生被系闭牢狱，枷锁著身者，自然解脱。护国，彼福焰王子世间所有工巧术艺，于七日内皆悉学成。

“护国，彼福焰王子于日初分，时有净居诸天，来告彼王子言：‘童子，汝莫放逸，应善观无常！童子，命不久停，至于后世如是速疾，恒须观察生大怖畏！造业必受，如影随形。’时净居诸天，复为童子说此偈言：

“‘童子谨慎莫放逸， 亦莫随顺放逸者，
弃舍放逸佛所赞， 若受放逸诸佛诃。
常自调顺不放逸， 一切能施无妒嫉，
慈悲念于诸众生， 彼人不久当作佛。

过去无量佛， 现在及未来，
一切从善起， 住不放逸道。
饮食及衣服， 金银璎珞等，
俱致劫布施， 为求无上道。
手足耳鼻等， 求者欢喜施，
真心求功德， 不久得成佛。
王位威势力， 妻子及眷属，

有为如幻化，速舍莫恋著。
寿命不久停，如坏器易坏，
假借世不久，此亦无常定。
父母及眷属，恶道无能救，
众生造善恶，如影恒逐形。
多求于欲海，相害不为利，
而无济拔者，虚受疲劳苦。
今欲作他利，求寂无上道，
干枯皮肉髓，汝莫以为苦。
诸佛出世难，寂灭法难闻，
勤事善知识，能破诸魔众。
舍离恶知识，能住于正道，
遮蔽恶邪径，善哉精进住。
汝莫惜身命，持心如金刚，
正问诸师道，莫舍正信意。
一切过去佛，常乐阿兰若，
汝应顺彼学，应乐在空闲。
弃舍于恩爱，妻子眷属等，
己身及寿命，以求广大智。’”

尔时，世尊复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其福焰王子从彼诸天闻此偈已，于十年内未曾睡眠，未曾戏笑，未曾歌舞，未曾喜乐，未曾踊跃，未曾放逸，不入园苑，不乐眷属，不贪王位，于资财城郭不生乐心。如是一切内外诸物皆悉弃舍，唯入禅定住于静室而自思惟：‘一切法无常，无强无力，无有坚牢，暂现而灭。王位无味，无有自在，恩爱别离，怨憎相会，无可贪著。妄生爱乐皆由愚痴，虚妄诳惑无一实也。唯有解脱寂灭为乐，而诸凡夫愚痴所醉，常乐处之，横生优劣之相。我今在此凡愚众中，应住默然，思不放逸。’

“护国，尔时彼焰意大王，为此童子更别立城名胜喜乐，有七重宝墙以为围绕。其城南北有七百街巷。其街墙壁七宝所成，金铃罗网以覆其上，更以真珠众宝罗网重覆其上。一一巷首皆有八万四千宝柱，于诸宝柱上系六万宝绳共相钩连。诸宝绳间悬十四俱致宝多罗树，微风吹动出妙音声，犹如百千音乐不鼓自鸣。一一诸街巷首，安置五百童女，盛壮少年善解歌舞，为一切众生爱乐之故。其焰意王，复更告令一切：‘汝等诸人从今已去，昼夜莫作余事，唯作歌舞嬉戏，令诸众生欢喜受乐，四方来者悉令欢喜，乃至不听出一粗言。’欲令王子心生爱乐，复于巷首安置种种布施之具，所谓衣服、饮食、璎珞、床敷、毡褥、车乘、辇舆、象马牛羊、五行之具，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涂香、末香、烧香、薰香、种种华鬘等。若须衣者与衣，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随其所须

而施与之。更于处处安诸珍宝等聚，拟诸众人之所受用。又于城中造作宫殿，拟为王子游戏之处，其地皆以众宝间错。于其城上起大高楼众宝庄严。于城中央造一大殿，殿内安置千万床敷。于殿四边造诸园苑，其园苑内有诸树木，一切华果诸喜乐树具足充满。

“护国，彼园苑中造七宝池，其池四面有四宝阶道。何等为四？所谓金、银、琉璃、玻瓈。于一方面有二师子百宝所成，彼二师子各吐香水入彼池内。其池四边复各有二宝师子，各各引水而出其池。常有优钵罗华、波头摩华、俱物头华、奔陀利华。其池四岸宝树围绕，复有树木诸华果等周匝遍满。复有八百宝树，是诸宝树以诸宝绳共相连系，一一宝树各悬缯幡。其池四面，复有亿数宝多罗树。于其树间系以宝绳悬诸金铃，微风吹动出微妙音，如百千乐不鼓自鸣。恐诸埃尘，以大宝网弥覆地上。于彼殿内安置千万七宝床敷，诸宝床上各敷五百种褥。于殿中间敷一高座，其座七宝所成高于七人，复于座上敷八万俱致微妙衣服。其高座前置宝香炉，烧沉水香，夜三昼三散诸名华。以金罗网弥覆殿上，其罗网边悬金莲华，复以真珠罗网覆金网上。复有八万明净珍宝以为光明。于其园内又置九百万宝聚，一一宝聚高一由旬，出大光明照彼世界。

“护国，于彼园内复有诸鸟，所谓鹦鹉、鸲鹆、鸿鹤、俱系罗鸟、孔雀、鹅、雁，及以鸳鸯、俱那罗鸟、迦陵频迦鸟、命命鸟。彼等诸鸟若欲鸣时，皆作人声微妙和雅，犹如诸天欢喜园内诸鸟之音，凡所出声皆欲令王子生欢喜故。又复别为王子建立厨膳，日别办具五百种味以供王子。尔时，大王又敕国内诸城邑一切童子，普告令集童子之数，凡有八十俱致。其诸童子，或年始二十，或有过者，悉能善解一切工巧伎艺严饰鲜洁，皆令入于胜喜乐城。而彼童子等各有父母，复将千万俱致婇女，拟诸童子驱驰使役；童子眷属亦皆奉献千万童女以为给使；乃至国内大富长者及以人民，亦各送千万俱致婇女。是诸婇女年始十六，不长不短，不白不黑，不粗不细，皆悉端正世间无比，善解音乐及以歌舞，善於戏笑，言语调柔，颜色和悦，若老若少皆能慰喻，一切伎能悉善通达身相具足，其口香气如优钵罗华，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微妙清洁犹如天女。福焰王子处此宫内，婇女众等常作音乐种种供养。尔时，王子闻此音乐已，作如是念：‘今者此等为我作大怨仇，夺我善法，我应弃舍。’王子尔时见诸乐事不喜不乐。譬如丈夫临被刑戮，虽见色欲不生欢喜；如是，如是，福焰王子，在彼女众之时心无欢喜，在彼城内与诸眷属同会聚集亦不欢喜。从是已来经于十年，不取色相，不取声香味触等相，唯作是念：‘我今何时脱此怨仇？我于何时行不放逸，当得解脱？’尔时，诸女白焰意王言：‘大天，当知今此王子共我等聚，不相喜乐，亦不受乐。’”

佛言：“护国，尔时焰意王，与八万小王前后围绕，诣向福焰王子所；到已，流泪满面遍身，战掉不能自胜，忧愁苦恼迷闷躄地，须臾复起，起向福焰王子，而说偈言：

“‘汝有最妙大果报，有谁为汝作不善，
而不受于最胜乐？
汝不受乐我忧苦，愿汝受乐施我喜，
若有触扰向我说，我能与彼极重罪。
汝观此城妙莲华，是我思惟为汝作，
世间所少速当说，我能示现如帝释。
汝今面目如青莲，云何颦眉不畅适？
今此婇女甚殊特，微妙清净等诸天，
各各善解诸伎术，歌舞音乐悉能通。
汝应与此相娱乐，云何忧愁如毒箭？
汝今应当快受乐，非是忧愁苦恼时。
园林池苑甚茂盛，华果枝叶郁扶疏，
宽博如天妙果林，汝今正是上年时，
颜色憔悴如枯华，但应受乐莫忧苦。
流泉浴池犹如天，微妙香水洗浴身，
诸华开敷群蜂绕，汝今云何不爱乐？
鹅雁鹦鹉及鸿鹤，命命俱那微妙声，
香山雪山无有异，谁有见闻不爱乐？
众宝胜殿真珠网，琉璃严净如天宫，
宝座庄严妙衣覆，金铃罗网出妙音。
种种音声甚殊特，街衢道路及巷首，
千数婇女作音乐，犹如喜园天玉女，
何故迷乱不受乐？童子婇女如天身，
为汝受乐故聚集，父母为汝泣堕泪，
我如丧失所爱子，愁忧怅快何可住？’

“尔时，福焰王子以偈报父王言：

“‘如彼具足功德者，观诸有为生死苦，
厌离烦恼欲求脱，弃舍一切世间欲。
见诸众生没死网，常求解脱远欲乐，
思惟菩提最为胜，唯愿父王听我说。
无人为我作恶事，我自不乐诸欲乐，
一切恩爱如怨仇，增长烦恼向恶趣。
此诸婇女愚人乐，增长魔业系缚缠，
远离功德增不善，又令未来堕恶趣。
诸圣呵责此五欲，我今云何乐苦本？
如此婇女假外色，唯有皮囊盛筋骨，
肉血屎尿内不净，此真死尸云何乐？
歌舞音乐伎术等，如幻如梦诳愚痴，

愚痴分别失正道，我岂随顺作爱业？
园林华果至冬时，枯瘁萎黄皆堕落，
无常散坏不久留，寿命无定痴放逸。
心如大海不知足，恩爱增长求无厌，
常为诸欲相残害，我如须弥风不动。
父母兄弟姊妹等，妻子朋友诸眷属，
王位百官及势力，若堕恶道无能救。
我等今者如草露，亦如电光不暂停，
心意散乱无定所，思惟见是不放逸。
咄哉少年不久住！咄哉寿命如浚流！
咄哉有为如浮云！咄哉三界求王位！
智者来教莫放逸，无有菩萨贪世间，
若欲作佛救拔他，父王放逸不作佛。
若随诸欲为爱奴，彼失功德无善路，
若于今身贪杀生，如鸟在网欲求活。
境界犹如恶毒蛇，诸阴犹如怨害贼，
其心著有无利益，犹如空村无依怙。
父王园林如毒树，无常瀑水悉漂没，
我今云何而可乐？我见世间无正行，
犹如劫尽盛火燃，众生于中受大苦，
我为是等解脱故，当速成办如法船。
众生久睡无自觉，病来长久我欲治，
为拔毒箭令安乐，除彼邪径住正道。
系缚三界无能出，我为说法令脱免，
众生贫穷无法财，我施善教令其富，
恶趣道中迷没者，我当教示以善导。
我欲摧拔诸爱树，行诸慈悲燃智灯，
令见三界大火聚；又兴慈悲起大云，
如波罗蜜普遍覆，利益众生如电光，
道品总持以为雨，清凉能灭热恼焰。
我为是故生王家，在于有为不乐欲，
我为利益众生故，随世受生求菩提。
一向不乐诸有乐，父王我在怨仇中，
智者云何乐此路？有眼不堕于高岸。
若求菩提舍放逸，一切世间顺诸趣，
唯我当欲逆彼行，大王我言终不虚。
唯愿父王还本宫，愿舍世间王位等，
随彼须者所受用。若受放逸贪王位，
亿数王位我不欲；若处宫内无得道，
唯当寂静无畏处；若乐五欲无能办，

我向山林处寂静， 至于彼所求菩提。
三世如来在兰若， 正觉菩提不在欲。’”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尔时彼福焰王子为父王说偈已，在于宫殿与诸婇女，相随经行而心不安，唯住三种威仪而住。何谓为三？所谓若行、若住、若坐而不眠卧，处在高楼第八重上，夜半时间于上空中，见净居诸天在空而行，赞佛功德乃至法僧功德。护国，时彼福焰王子，闻彼诸天赞叹佛已，身毛皆竖，遍体战栗，合十指掌，以偈告彼诸天言：

“‘善哉诸天辈， 怜愍我等苦，
莫生疲倦心， 我欲有所问，
汝行于虚空， 赞叹谁功德？
我闻此赞声， 心生大欢喜。’”

佛告护国：“尔时，彼天以偈报福焰王子言：

“‘童子汝不闻， 如来出兴世，
佛名吉利意， 无归为作归。
能知人心行， 福智具足满，
圣众具禅定， 百千那由他。’

“尔时，福焰王子复以偈告彼诸天言：

“‘我未睹彼色， 汝为我说相，
我若得见闻， 问彼菩提道。
云何化众生？ 云何当来世，
于众生中尊？ 为我解说之。’

“尔时，净居诸天以偈报福焰王子言：

“‘世尊发润泽， 右旋而青色，
顶高如雪山， 白毫等净日。
清净如琉璃， 妙色而右旋，
耳目甚修广， 色如青莲华。
方颊如师子， 唇如频婆果，
口齿甚齐密， 清净如珂雪。
具足满四十， 四牙甚锋利，
舌长能覆面， 威德大自在。
为诸众生等， 放亿数光明，
遍满三千界， 干竭诸恶道。

无上最胜尊，妙声覆真实，
能令闻者喜，满诸众生愿。
胜彼如意珠，不缺减功德，
随顺于道分，庄严于法鬘。
音声百千种，演畅无虚说，
胜于一切天，过诸梵天音。
他闻发欢喜，胜诸紧陀罗，
迦陵俱翅罗，鸳鸯及鸿鹤。
俱那罗梵声，和合种种声，
音词不杂乱，能令义显现，
妙净如琉璃，能令智者乐，
教令发道心，心净生踊跃，
随顺他心智，能决疑者问。
彼尊法王者，自在大世尊，
有是胜法音，项直肩圆满，
肘臂佣过膝，指掌缦网长。
七处皆平满，慈悲举胜手，
安慰诸众生，身色如真金。
一一毛右旋，脐轮深且密，
阴藏如马王，髀如象王鼻，
鹿王纤长腨，足下莲华文，
千辐网具足，回顾如象王，
游步如师子，举身皆相称。
犹如释天杖，空中雨天华，
于上变成盖，去住恒随逐。
法王希有事，若得利无利。
若得乐及苦，若得名不名，
若赞若毁呰，一切无染著。
犹如华在水，亦如师子王，
众生中无比。’”

尔时，世尊告护国菩萨言：“护国，尔时福焰王子，从彼诸天闻说叹佛功德乃至法僧功德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护国，尔时福焰王子，复作是念：‘如是诸佛世尊，有如是大众，成就如是觉证最胜妙法。如是圣众弟子成就我不得见，我今值遇生死诸恶苦恼，如是生死无有义利。诸凡夫辈执著我见，在家多诸过患贪欲无厌，智者呵毁，放逸无明黑暗之所覆蔽；如是诸行难可穿彻，如是识心甚难降伏，如是名色甚深难觉，如是六入而不自在，如是恶触果报受持，如是愚痴多诸过患，如是渴爱坚缚不舍，如是诸取甚难舍离，如是诸有无有圣道，如是生者甚难解脱，如是老者能坏少年，如是病者损减壮色，如

是死者无有润泽，如是生者多诸衰恼，如是往来无有利益，如是微妙如来正教甚可爱乐。何可以爱好故，为诸烦恼迷惑其心，为诸恶觉浊乱不净，心常放逸，常与愚痴等辈而为朋友，不善思惟心常染著，烦恼生死乐恶知识。常与如是诸恶俱者，尚不能办世间净善，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我今者，即于此楼东面投身而去；若从门出，恐诸眷属为作障碍。’”

佛告护国：“尔时，福焰王子欲向吉利意如来边，即向彼如来方面绝身，复作是言：‘若彼如来是一切知见者，亦应念我。’护国，尔时吉利意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即伸右手放大光明，照福焰王子；即于光中出一莲华，大如车轮有百千叶，然彼莲华放百千光明，其光明盛照福焰王子身。尔时，福焰王子即自见身处彼莲华，既住华中合十指掌，曲躬向吉利意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口三唱言：‘南无佛陀耶！南无佛陀耶！’护国，尔时吉利意如来还摄光明，福焰王子即乘佛光至如来前，举身投地如大树倒，礼彼如来一千拜已。护国，尔时福焰王子，以偈白世尊言：

“‘我久得重病， 今值大医王，
于苦厄难中， 世尊济拔我。
愿尊为我说， 云何住法中，
当得大福利？ 唯愿尊显说。
世尊我于先， 夜半诸天来，
教我莫放逸； 闻此天教已，
恐怖来此处， 今问大世尊，
云何不放逸？
我今失正道， 愿为作商主！
我今如生盲， 愿为我作眼！
我今临险岸， 愿尊救济度！
唯愿大慈悲， 令我生正信！
如病困笃者， 愿尊速疗治！
我今如贫人， 愿尊见摄受！
我今被系缚， 愿尊能为解！
我心大疑惑， 愿决我痴网！
示我修行处， 云何得菩提！
我今没大水， 愿示度济我！
我处大闇中， 愿燃大法炬！
我身有大疮， 愿治速令差！
我身有毒箭， 愿尊能为拔！
常堕诸恶道， 愿慈救济我！
诸有执著者， 回邪住正道，
我没忧戚河， 愿度至彼岸，

得住八圣道！
我寿命短促， 求善多障碍，
愿从今去后， 得住真如命！
我今身闲静， 已离于诸难，
作福必获报， 愿为我决疑！
世尊为我说， 菩萨不放逸，
而向无上道， 未来证菩提，
能解诸有缚。’”

尔时，佛告护国菩萨言：“护国，尔时吉利意如来，知福焰王子心已，为其广说诸菩萨行。其福焰王子，闻此法已即得陀罗尼，名曰解脱；亦得五神通，即时上升虚空化作众华，以散佛上如是重散。护国，尔时福焰王子，从空下已，即以偈赞彼吉利意如来言：

“‘敬礼金色尊， 面净如满月，
敬礼智无比， 离垢三界尊。
发净光润泽， 顶高如须弥，
观者无厌足， 眉间白毫相。
清净妙光明。 目如青莲华，
微妙甚殊特， 慈悲心哀愍，
观示诸世间。 如来广长舌，
软薄如赤铜， 出能遍覆面，
说法教道众， 敬礼微妙声。
齿白如珂雪， 坚实如金刚，
齐密具四十； 熙怡微笑时，
教化无量众， 敬礼美实言。
尊色世无比， 放光照诸刹，
梵天及护世， 彼光悉不现。
鹿王纤佣腨， 行步如象王，
亦复如师子， 安祥游步时，
地动诸山震。 世尊具身相，
皮肤软妙泽， 身如紫金色，
威光无与比， 观者无厌足。
苦行无数劫， 乐施无疲倦。
慈心向众生， 故礼大悲父。
尊常乐施戒， 坚住忍精进，
禅定及般若， 总持智无比，
是故我敬礼。 世尊说法时，
降伏诸外道， 处众如师子，
医王除三垢， 闻者皆欢喜，

是故我今礼。 身口意清净，
三界无染著， 如莲华处水，
尊声如梵天， 如迦陵伽音，
度过三界岸， 是故我敬礼。
尊观诸世间， 如幻亦如梦，
复如伎儿戏， 说诸法无我，
众生及命者， 亦如水中月，
空寂无生处。 如是知世已，
为彼作方便， 百千诸法门，
慈悲摄教众。 众生多诸患，
诸毒常炽然， 观察热恼已，
犹如大医王， 常行于世间，
拔济无数众， 生老病死苦，
爱离怨憎会， 忧悲苦恼等。
观世苦恼已， 慈悲能度脱，
常行于世间， 世界如车轮，
天人或畜生， 地狱饿鬼中，
迷惑无导师， 世尊为彼等，
示现最胜导。 过去有诸佛，
法王离世间， 亦说此圣道。
如今世尊说， 清净无秽浊，
胜于大梵天， 亦胜揵闼婆，
及与诸天女。 如是等诸音，
如来声最胜， 为世间解说，
真实润益忍， 种种方便说，
具足诸功德， 百千那由数，
诸众生闻已， 证三乘寂灭。
若有供养彼， 得胜上妙乐，
无量天人等， 当得正真道，
或得于人王， 大富长者等，
或领一天下， 二三四天下。
转轮圣帝王， 十善化众生，
七宝具足乐， 皆由供养佛。
或作释梵王， 四天大王处，
兜率化乐天， 他化须夜摩，
斯由供养佛， 来世作正觉。
如是供养佛， 或见或闻声，
无有空过者， 除多众生苦，
得证甘露处， 最妙无老病。
世尊知正道， 善说正道处，

能断诸恶道， 令住无畏路，
无垢大圣道， 能为众生依。
若人求福德， 须于佛边种，
以是因缘故， 当得无尽藏，
多数俱致劫， 彼福不可尽，
乃至未成佛， 当得清净刹，
微妙如他化， 得已大欢喜。
彼妙刹土中， 所有众生辈，
身口意清净， 如是等功德，
斯由供养佛。 若彼众生辈，
求天及涅槃， 及以人中乐，
福报等无量， 斯皆不可尽。
大名胜供养， 复于百刹中，
无量百千众， 当说大名称，
斯由叹佛德。 如来除热恼，
能令众解脱， 慈悲见欢喜。
诸根寂清净， 人中最胜王，
无量功德聚， 是故我顶礼。
我已得五通， 虚空能飞上，
听尊妙音声， 未来若作佛，
为众宣微妙， 度脱无量众。
我赞功德聚， 无垢清净福，
天人诸龙等， 夜叉乾闼婆，
杂类众生辈， 来世愿成佛。’”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言：“护国，尔时焰意大王，过彼夜已，闻彼童子宫内哭声；闻已驰向胜喜乐城，到已问诸彩女辈言：‘汝等今者为何哭耶？’时彼诸女，白大王言：‘大王当知，福焰王子于今夜中忽然不见。’护国，尔时焰意王闻此语已，迷闷躄地如大树倒，须臾乃起，大声悲泣啼哭懊恼，巡绕彼城经百千匝。

“护国，尔时彼处护城天神，告焰意王言：‘大王当知，东方去此，有佛世尊名曰成利慧。大王，王子今在彼处，顶礼承事，供养彼佛世尊。’尔时，焰意王闻天告已，即时与童子宫内诸彩女等，及王部从八万四千俱致百千那由他众，向于东方，往诣成利慧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到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以偈叹佛：

“‘敬礼功德智慧海， 人中丈夫无等等，
三界最胜无有比， 天王修罗皆供养。
众中殊特最极尊， 观佛色相无厌足，
三十二相庄严身， 犹如须弥宝清净。

佛身微妙紫金色，见者无厌我顶礼，
无量百千亿数劫，如来苦行无厌倦。
无量劫数供养佛，百千俱致不可数，
往昔布施难思议，是故身光甚严净。
布施持戒禅定慧，忍辱精进善方便，
世尊身色甚清净，胜于日月摩尼光。
释梵光明隐不现，佛现妙色为世间，
或现在于兜率天，或复示现欲下生，
或现清净白象身，梦中右胁入母胎。
佛身现处如虚空，如影水月梦幻化，
佛身应现亦如是，又复示现初生时，
或行七步示丈夫，唱言天人我最上，
我能救脱诸苦众，于诸法中无疑惑。
为众示现始学书，成就禅定寂静处，
示现在于婇女中，舍于父母及妻子，
眷属宗亲恋慕啼，舍家处林恒独步，
俱致数天恒围绕，恒常赞叹不生厌。
久已降伏四种魔，此刹示现始降伏，
久已转于无始轮，今以慈悲示初转。
观于世间著常想，在众唱言我涅槃，
见诸世间乐生死，世尊为说寂灭处。
福智方便无比喻，身放光明照多刹，
诸方菩萨寻光来，顶礼世尊不思议。
法王为说微妙法，心生欢喜证清净，
为众现身同世间，佛身无来亦无去。
如来住法如幻化，是故顶礼大丈夫，
善哉世尊说妙道，为众显于菩提路。
为我显示胜法门，是故我今证此法，
如来为我所示现，我证皆为众生说。
佛智无恼三界尊，我今叹佛证功德，
愿共世间诸众生，速证寂灭无上道。’”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言：“护国，尔时彼成利慧如来，知焰意王深信心已，如应说法，令住不退转地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护国，尔时彼福焰王子，白成利慧如来言：‘世尊，我今欲请如来及比丘僧入我城内，唯愿世尊慈愍听许。’尔时，成利慧如来，怜愍王子故默然受请。护国，尔时福焰王子，知佛许已，白其父母：‘告诸眷属并婇女等言：尊等当知，我今以胜喜乐城并庄严具，悉以奉施彼如来及比丘僧，终无悔也。唯愿父母及诸眷属生随喜心。’尔时，父母眷属一时同声唱言：‘善哉！善哉！我皆随喜。’

“护国，尔时福焰王子，即时更好庄严胜喜乐城奉施如来。尔时，王子为佛及僧，日别办具五百种味上妙饮食，供佛及僧；复为比丘造僧伽蓝，皆以七宝庄严其房，舍内敷置杂色种种缯褥数百千重；又为比丘僧日别造新净衣，布施众僧随意所乐；复更为造经行之处，皆以众宝庄严其地，上覆宝网经行两边，种诸树木华果种种诸华，谓忧钵华、波头摩华、分陀利等，一切众华无不具足。时，彼王子如是供养佛及众僧，经三亿俱致岁，于其中间未曾睡眠不爱身命，唯念供养佛及众僧。其间无贪欲心，无瞋害心，于王位处不生乐心，于一切处弃舍身命，况复余物？复于如来有所说法，皆悉受持终无忘失，乃至一句未曾重问。如来于其时间亦不洗浴，亦不以酥油涂摩其身，亦不洗足，亦不坐卧，唯除食时及大小便利，乃至终无疲倦之想。而彼如来涅槃时，自取赤真檀为积聚阇毗如来身。于阇毗如来身处，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舍利。又于阎浮提内处处，以诸华鬘、名香、种种音乐，乃至幡盖、宝幢供养舍利。如是供养已，为其舍利，复更别造九十九俱致宝塔。彼诸塔等七宝所成，复以杂宝真珠罗网以覆塔上。又为诸塔造七宝盖，彼一一塔奉施五百宝盖。又于一一塔所，奉施音乐数百千种。于阎浮提内处处，悉令种诸妙华树。于一一塔所前燃百千灯，一一灯器盛千斛油。又复更以一切诸香，涂香、末香、烧香，及诸华鬘等供养彼塔。尔时，福焰王子如是供养经俱致岁已，于后出家；既出家已，唯畜三衣，常行乞食，乐于头陀，恒坐不卧，于余时间未曾睡眠，亦不从人有所求索，施与一切心不望报，常为他人解说正法。如是经四俱致岁，乃至若有以一善言赞叹者心尚不受，何况受人利养之物？若听法时无疲倦想，常有诸天承事供养。尔时，彼国土内王与大臣、夫人、婇女，一切人民并诸眷属，悉皆随从学彼王子出家修道。

“护国，尔时净居诸天子等，见是事已作如是念：‘今此国内一切人民，并学王子出家。今此国内尽是三宝，我等今者应作檀越供养彼等，即是供养三宝利益世间。’彼如来涅槃后，正法住世经六万四俱致岁，皆是福焰比丘之所住持。其福焰比丘，从此已来常如是供养；如是次第供养九十四俱致诸佛，彼一一佛悉皆如上供养之行。护国，于汝意云何？其焰意王，岂异人乎？莫作异见！则今无量寿如来是也。护国，于汝意云何？彼福焰王子，岂异人乎？莫作异见！则我身是也。尔时，其守护城天神者，岂异人乎？则阿閦佛是也。”

尔时，世尊复告护国菩萨言：“护国，是故若诸菩萨摩诃萨，若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学彼福焰王子，深心至诚所修诸行，能舍一切憎爱心。是故我常勤修如是苦行故，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未来世有诸比丘，爱重名利，贪著眷属，于诸善法自然损减，常为我慢怨贼之所损害，甚可怜愍！以贪利故远离正法，虚然出家污沙门行，但有口言我是菩萨，然其内心纯行谄曲，身心昏浊没烦恼泥，才有形相违于本道，舍已誓愿，贪著衣服、饮食、房舍、卧

具、汤药等事，心无惭愧，不避耻辱，无有威仪，离佛境界，心恒贪著。护国，若有得闻如是法者，应当觉知彼恶知识。恶知识者，求名贪利，不应亲近。”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以偈颂曰：

“多行于放逸， 远离十力处，
心常贪利养， 及诸眷属等，
弃舍佛菩提， 千种诸功德，
诈圣求名利， 恶性无惭耻，
奸谄无羞愧。 彼专为利事，
入于佛法中， 随顺诸烦恼，
速疾堕恶趣， 口言我大德，
胜在阿兰若， 心恒念聚落。
彼等为贪故， 心多诸觉观，
彼人远解脱， 犹如天与地，
行者应远离， 如畏恶毒蛇。
彼不乐佛法， 并诸功德僧，
弃舍离善道， 常行于邪径，
失于无量善， 为诸有覆蔽。
闻我往昔行， 真实诚心信，
应当学我行， 多俱致劫数。
如是法难得， 应发大忍心，
我有所说处， 勤劬当奉行。
若当欲成佛， 妙胜大乘中，
应念彼王行， 诸功德无量。
思惟真实已， 应住彼教中，
如是菩提道， 当见如佛说。
深思诸功德， 圣人种性处，
当应如教行。 若舍如是教，
则失功德味， 当生恶趣中，
愚痴无有别， 生彼已当悔。
劝住山林者， 慎莫自赞誉，
亦勿毁他行， 宁常自呵责：
昔背亿数佛， 斯由我慢心，
莫惜已身命， 恩爱处悉舍。
如我说此经， 法中行敬心，
若能如说行， 菩提不为难，
此乘大仙说， 闻已莫生疑。
是故佛法中， 应住如圣教，
精勤舍身命， 如我教莫违，

若不信此教， 于后悔无益。”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言：“护国，若有菩萨常行五波罗蜜无有休息；若有菩萨于此经中，能如法行，能如教住，复自唱言：‘我如教住，我如教行。’于前行五波罗蜜功德者，欲比此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致分不及一，算数过算数分不及一，哥罗分不及一，譬喻分不及一，忧波尼沙陀分不及一。”

佛说此经时，三十那由他天及人、阿修罗等，未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皆悉发心，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七千比丘，尽诸有漏，心得解脱。

尔时，长老护国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法本有何名？我等云何奉持？”

作是请已，尔时佛告护国菩萨：“善男子，言此法本名《不空誓清净行》，如是受持；亦名《善丈夫游戏菩萨行决定毗尼》，如是受持；亦名《真实义具足》，如是受持；亦名《福焰菩萨大士往昔本行》，如是受持。”

佛说是法已，长老护国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二

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
郁伽长者会第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穷精舍，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五千人，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断正道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如是等而为上首。尔时，世尊与于无量百千大众，恭敬围绕而演说法。

尔时，郁伽长者与五百眷属，出舍卫大城，诣祇陀林给孤穷精舍；到已礼佛足，绕三匝已，却坐一面。尔时，复有爱敬长者、名称长者、善与长者、耶奢达多长者、善财长者、爱行长者、给孤穷长者、龙德长者、实喜长者，是等各与五百长者，俱出舍卫大城，诣祇陀林给孤穷精舍；到已礼佛足，绕三匝已，却坐一面。是等一切及与眷属，皆向大乘厚种善根，决定至于无上正道。

尔时，郁伽长者知诸长者皆悉集已，承佛神力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问，愿垂听许。”

说是语已，世尊告曰：“长者，如来常听恣汝所问，随汝所疑，我随汝问，而当演说悦可汝心。”

时，郁伽长者闻是语已，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解向大乘，信于大乘，欲集大乘，欲乘大

乘，知于大乘护诸众生，安慰抚喻一切众生，为欲安乐一切众生坚固庄严：‘我要当度于未度者，脱未脱者，无安慰者当安慰之，未涅槃者当令涅槃，荷担一切作大桥船。’闻无量佛智，欲修佛智发大庄严：‘知生死中无量苦患，于无量阿僧祇劫心无忧恼，于无量劫流转生死而心无倦。’世尊，是中若有住菩萨乘善男子、善女人，或有出家修集法行，或有在家修集法行。善哉！世尊，哀愍人、天、阿修罗。世尊，守护大乘，不断三宝，为一切智久住世故。世尊，唯愿演说在家菩萨戒德行处。云何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如来所敕随顺修行，而不损坏助菩提法，于现法中无缠覆业得增胜行？世尊，云何出家菩萨，舍所珍爱而行出家？当教是等，云何行法？云何修善？出家菩萨，云何可住？云何不住？”

　　如是请已，尔时，世尊告郁伽长者：“善哉！善哉！长者，如汝所问，是汝等所宜。长者，谛听！善思念之，今为汝说在家、出家菩萨所住学得胜行。”

　　郁伽白言：“如是，世尊。”受教而听。

　　佛言：“长者，在家菩萨，应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以此三宝功德，回向无上正真之道。长者，云何在家菩萨归依于佛？我要得成于佛身，三十二相以自庄严，持此善根集三十二丈夫相，为集此故勤行精进。长者，是名在家菩萨归依于佛。长者，云何在家菩萨归依于法？长者，而是菩萨恭敬于法及说法者，为法欲法，乐法极乐，助法住法，持法护法，坚住于法，赞叹于法，住于法行，增法求法，以法为力，施法器仗，唯法为务。‘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当以正法等施一切人、天、阿修罗。’长者，是名在家菩萨归依于法。长者，云何在家菩萨归依于僧？长者，若是菩萨，见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及与凡夫，若见声闻乘，皆悉敬顺速起承迎，好语善音右绕彼人，应当如是思念：‘我等得无上正真道时，为成声闻功德利故而演说法。’虽生恭敬心不住中。长者，是名在家菩萨归依于僧。

　　“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佛。何等四？不舍菩提心，不废劝发菩提之心，不舍大悲，于余乘中终不生心。长者，是名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佛。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法。何等四？于法师人亲近依附，听闻法已善思念之，如所闻法为人演说，以此说法功德回向无上正真之道。长者，是名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法。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僧：若有未定入声闻乘，劝令发于一切智心；若以财摄；若以法摄；依于不退菩萨之僧，不依声闻僧求声闻德，心不住中。长者，是名在家菩萨成就四法归依于僧。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见如来已修于念佛，是名归依佛；闻于法已修于念法，是名归依法；见于如来声闻僧已，而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归依僧。

　　“复次，长者，若菩萨愿常与佛俱而行于施，是名归依佛；守护正法而行于施，是名归依法；以此布施回向无上道，是名归依僧。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作善丈夫业，不作不善丈夫之业。长者，云何名为善丈夫业，非是不善丈夫之业？长者，是在家菩萨，如法集聚钱财封邑，非不如法；平直正求，非粗恶求，不逼切他；如法得封起无常想，不生悭想，喜舍无吝；给事父母、妻子、奴婢、诸作使者，以如法财而给施之，所谓亲友、眷属、知识，然后施法。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荷负重担发大精进，所谓一切诸众生等五阴重担，舍于声闻、缘觉之担，教化众生而无疲倦；自舍己乐为众生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而不倾动，超过世法；财富无量而无憍逸，失利名称无有忧戚，善观业行守护正行，见毁禁者而不生瞋，诸有所趣善住所觉，除去轻躁满足智慧，助成他务舍己所作，无所希望有所为作而不中舍，知恩念恩；善为所作，施贫封禄，有势力者折大憍慢，于无势力而慰喻之，除他忧箭忍下劣者，除舍憍慢及增上慢；恭敬尊重亲近多闻，咨问明慧，所见正直，所行无为，无有幻惑；于诸众生无有作爱，修善无足多闻无厌，所作坚固与贤圣同，于非圣者生大悲心，亲友坚固怨亲同等，等心众生；于一切法无有吝惜，如闻开示思所闻义；于诸欲乐生无常想，不贪爱身观命如露，观于财物如幻云想；于男女所如闭狱想，于眷属所生于苦想，于在田宅生死尸想，于所求财毁善根想，于其家中生系闭想，于亲族所生狱卒想，于夜于昼生无异想；于不坚身生坚施想，于不坚命生坚命想，于不坚财生坚施想。彼云何名于不坚身生坚施想？他有所作悉皆为之作务使命，名不坚身生坚施想；不失本善增现善根，是不坚命生坚施想；降伏悭吝而行布施，是不坚财生坚施想。长者，是名在家菩萨，如是修集善丈夫行，于诸如来无一切过，名相应语，名为法语，无有异想向无上道。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应受善戒，所谓五戒。彼乐不杀，放舍刀杖，羞愧坚誓，不杀一切诸众生等，不恼一切，等心众生常行慈心。彼应不盗，自财知足，于他财物不生希望，除舍于贪不起愚痴，于他封禄不生贪著，乃至草叶不与不取。离彼邪淫，自足妻色，不希他妻，不以染心视他女色，其心厌患一向苦恼心常背舍。若于自妻生欲觉想，应生不净惊怖之想：‘是结使力，是故为欲，非我所为。’常生无常想、苦无我想、不净之想。彼人应作如是思念：‘我当乃至不生欲念，况二和合体相摩触？’应离妄语，谛语实语，如说如作不诳于他，善心成就先思而行，随所见闻如实而说，守护于法，宁舍身命终不妄语。彼应离酒不醉不乱，不妄所说，不自轻躁，亦不嘲哗，不相牵掣，应住正念然后知之。若心欲舍一切财贿，须食与食，须饮施饮。若施他时应生是念：‘今是檀波罗蜜时，随彼所欲，我当给施。又我当使求者满足。若施彼酒当摄是人，得于正念令无狂惑。何以故？悉满他欲是檀波罗蜜。’长者，是故菩萨以酒施人于佛无过。长者，若在家菩萨，以此受持五戒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护五戒。又复应当离于两舌，若有诤讼应当和合，离于恶言出爱软语，先

语问讯不毁辱他，利益他语、法语、时语、实语、舍语、调伏语、不戏笑语，如说如作不生贪痴，常安一切心不毁坏，常修忍力以自庄严，常应正见离诸邪见，不礼余天，今当供佛。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若在村落、城邑、郡县人众中住，随所住处为众说法，不信众生劝导令信；不孝众生，不识父母、沙门、婆罗门，不识长幼，不顺教诲，无所畏避，劝令孝顺。若少闻者劝令多闻，悭者劝施，毁禁劝戒，瞋者劝忍，懈怠劝进，乱念劝定，无慧劝慧，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彼人应随如是诸处念行是法，不令一人堕于恶道。长者，如是菩萨一一劝导，乃至第七，欲令众生住于德行。随如是处不能令住，而是菩萨于此众生应生大悲，坚发一切智慧庄严，作如是言：‘我若不调是恶众生，我终不成无上正真道。何以故？我为是故发誓庄严，不为以调、无谄无伪、具戒德行发大庄严。我当勤发如是精进，令所作不空，众生见我即得信敬。’长者，若菩萨在如是城邑村落中住，不教众生令堕恶道，而是菩萨诸佛所诃。长者，是故菩萨应当如是庄严大庄严：‘我今应当修行是行，住诸城邑、村落、郡县，不令一人堕于恶道。’长者，犹如城邑有善明医，令一众生病毒而死，多众诃责；如是，长者，若是菩萨随所住处，不教众生令堕恶道，而是菩萨则为诸佛之所诃责。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善修学行，所谓家者，名杀善根，名不舍过害助善业，是故名家。云何名在？一切结使在中住故，故名为在。又复住于不善觉故，住不调伏、住无惭愧愚小凡夫，住不善行诸恶过咎，是故名家。又复在家，一切苦恼悉在中现，害先善根，故名在家。又复家者，在是中住无恶不造，在是中住，则于父母、沙门、婆罗门不好敬顺，是名为家。又复家者，长爱枝条、忧悲苦恼悉在中生，招集杀缚、呵打、瞋骂、恶言出生，是故名家。未作善根掉动不造，已作善根悉令散灭，智者所呵，谓诸佛、声闻；若住是中堕于恶道，若住是中堕贪瞋痴，是故名家。若住是中，妨废戒聚、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知见聚，是故名家。若住是中，父母、妻息、姊妹、亲友、眷属、知识，贪爱所摄，常思念财，贪欲无满，如海吞流终不满足。若在家住如火焚薪，思处无定如风不住，在家消身犹如服毒，一切众苦皆悉来归，是故应舍如离怨家。若住在家，圣法作障，多起诤缘常相违逆。住在家中，善恶缘杂多诸事务；在家无常，不得久住，是不停法。在家极苦求守护故，多诸忧虑，谓怨亲所；在家无我，倒计我所；在家诳惑，无有实事现似如实；在家离别多人住处；在家如幻，多容集聚无实众生；在家如梦，兴衰代故；在家如露，速破落故；家如蜜滴，须臾味故；家如刺网，贪著色声香味触故；家如针口虫，不善觉食故；家如毒蛇，互相侵故；家多希望，心踯躅故；在家多怖，王贼水火所劫夺故；家多论议，多过患故。如是，长者，在家菩萨名善知家。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中，善调伏施分别柔软，应作是观：‘若施彼已则是我有，余家中者非是我有。已施者坚，余者不坚。已施后乐，余者现乐。已施不护，余者守护。若已施者非爱所缚，余者增爱。若已施者非我所心，余者我有。已施无怖，余者怖畏。若已施者是道基柱，余是魔柱。已施无尽，余者有尽。已施者乐，余守护苦。已施离结，余者增结。已施大封，余者非封。若已施者是丈夫业，其余在者非丈夫业。若已施者诸佛所赞，其余在者凡夫所赞。’如是，长者，在家菩萨应坚住施。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若见乞者应起三想。何等为三？善知识想、他世富想、菩提基想。复有三想：顺如来教想、欲果报想、降伏魔想。复有三想：于求者所起亲眷属想，于四摄法起摄取想，于无边生起出离想。应当如是生是三想。复有三想。何等为三？除贪欲想、除瞋恚想、除愚痴想，生是三想。何以故？长者，是人贪欲、瞋恚、愚痴俱得微薄。长者，云何三事俱得微薄？若施财时心无贪著，是名贪薄；于乞者所生于慈心，是名瞋薄；若布施已回向无上正真之道，是名痴薄。长者，是名施者贪瞋痴薄。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见乞者已，修趣满足六波罗蜜想。何等为六？若是菩萨随所有物无不施心，是名修趣满檀波罗蜜；依菩提心施，是名修趣满尸波罗蜜；于求者所不生瞋诃，是名修趣满忍波罗蜜；若布施时不生自己乏少之想，是名修趣满进波罗蜜；若布施已，心不忧悔倍生欢喜，是名修趣满禅波罗蜜；若布施已，不得诸法，不望果报，是明慧者不住诸法，随无所住向无上道，是名修趣满般若波罗蜜。是名菩萨见乞求者，修趣满于六波罗蜜。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于世八法应生放舍。彼人于家财贿妻子不生忧喜，假使忘失不生忧愁，应如是观：‘有为如幻是妄想相！父母、妻子、奴婢使人、亲友眷属，悉非我有，我不为是造不善业，此非我宜；是现伴侣，非他世侣；是乐伴侣，非苦伴侣；我非护彼，我之所护，施调人慧；进不放逸，助菩提法诸善根等，此是我有，随我所至彼亦随去。何以故？父母、妻子、男女亲属、知识、作使，不能救我，非我归依，非我舍宅，非我洲渚，非我荫覆，非我我所。是阴、界、入，非我我所，况父母、妻子当是我所？父母、妻子是业所为，我善恶业亦随受报，彼亦随业受善恶报。’长者，而是菩萨去来坐起常观是事，不为父母、妻子、眷属、奴婢作使，造身口意恶不善业犹如毛分。是故，长者，在家菩萨于已妻所应起三想。何等三？无常想、变易想、坏败想。长者，是名在家菩萨于已妻所生于三想。在家菩萨于已妻所复生三想。何等三？是娱乐伴，非他世伴；是饮食伴，非业报伴；是乐时伴，非苦时伴。长者，是名在家菩萨于已妻所生于三想。复生三想。何等三？不好想、臭秽想、可恶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怨家想、魁脍想、诈亲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罗刹想、毗舍遮想、鬼魅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非我

所想、非摄受想、乞求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持身恶行想、持口恶行想、持意恶行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欲觉想、瞋觉想、害觉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黑闇想、污戒想、系缚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障戒想、障定想、障慧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谄曲想、罥网想、猫伺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灾患想、热恼想、病乱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妖媚想、作衰想、霜雹想，是名三。复生三想。何等三？病想、老想、死想，是名三。复生三想：魔想、魔女想、可畏想，是名三。复生三想：忧想、哭想、苦恼想。复生三想：大雌狼想、摩竭鱼想、大雌猫想。复生三想：黑蛇想、尸守鱼想、夺精气想。复生三想：无救想、无归想、无护想。复生三想：母想、姊想、妹想。复生三想：贼想、杀想、狱卒想。复生三想：瀑水想、波浪想、洄澓想。复生三想：淤泥想、溺泥想、混浊想。复生三想：盲想、杻想、械想。复生三想：火坑想、刀坑想、草炬想。复生三想：无利想、刺想、毒想。复生三想：系狱想、謫罚想、刀剑想。复生三想：斗诤想、言讼想、闭系想。复生三想：怨憎会想、爱别离想、病想。略说乃至一切斗诤想、一切滓浊想、一切不善根想。长者，在家菩萨于己妻所，应生如是相貌观念。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于自子所不应极爱。长者，若于子所生于极爱，非他人所则为自毁，应以三法而自呵责。何等三？菩提道是平等之心非不平等心，菩提道是正行所得非是邪行，菩提道是无异行得非杂行得。复应呵己心，于自子所生怨家想、恶知识想、非善知识想，违逆佛智平等之慈，害我善根。彼应随处自调于心，如爱其子，一切亦然；如爱自身，一切亦然。应修是观：‘我异处来，子异处来。何以故？一切众生曾为我子，我亦是彼诸众生子。’终不生念：‘我子彼非。何以故？去至六趣而复为怨，或复为子，我其当作等亲非亲。我以何故，于其所亲倍生爱与，于非亲所一切不与？我若生于爱不爱心，不于非亲所一切不与；我若生于爱不爱心，不能趣法。何以故？不等之行至不等处，行平等行至于等处。我不应行是不等行，我学等心一切众生，疾至一切智。’长者，在家菩萨于诸财物，不生我所想、摄护想，不系于彼，不想不爱，不生结使。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若有乞者来至其所，有所求索，随所施财应至心念：‘我所施财及不施财，俱当散灭。不满所愿，必当归死，我不舍财，财当舍我。我今当舍，令作坚财然后乃死；舍此财已，死时无恨，欢喜无悔。’若不能施，应以四事白于乞者：‘今我力劣，善根未熟！于大乘中我是初行，其心未堪自在行施。我是著相，住我我所。善大丈夫，今向汝悔，勿生嫌恨。我当如是勤行精进，满足一切众生所愿。’长者，在家菩萨应当如是白于乞者。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闻过去佛语：‘若不值佛及与圣僧，彼应敬礼十方诸佛。’诸佛本行，乃至成佛，悉生随喜。如是昼夜各三时，

净身口意业，净于慈善，具足惭愧清净之服，所集善根以菩提心而生随喜；柔软善作，恭敬断慢，修行三分诵三分法，专心悔过诸不善业，更不造新；一切福业悉生随喜，集满相好，劝请诸佛转于法轮，于说悉受持一切法；愿佛久寿增长善根，令我国土亦复如是。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受持八戒，修沙门行，应当亲近净戒德行沙门、婆罗门，依止给使，不见其过。若见沙门越于戒行，不应不敬。又佛如来是应供正遍觉，戒行所勋，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所勋，袈裟无有滓浊，一切结染皆悉舍离，仙圣之幢倍生恭敬。于彼比丘生大悲心，彼不应为如此恶行。诸佛世尊名寂调伏，一切悉知；圣幢相服不寂不调，不伏不知，作此非法。如世尊说不轻未学，非是彼过，是结使咎，以结使故现造是恶。此佛法中有于出法，是人能出则有是处。若解是结，修行正观得至初果，定趣无上正真之道。何以故？智能害结。世尊又说，人则不应妄轻，量人则为自伤。如来所知，非我所知，是故不应瞋嫌害彼。

“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若入僧坊在门而住，五体敬礼然后乃入。当如是观：‘此处即是空行之处、无相行处、无作行处、慈悲喜舍四梵行处，是正行正住所安之处。我当何时舍于家垢？我当何时住如是行？’应生如是欲出家心，无有在家；修集无上正觉之道，皆悉出家趣空闲林，修集得成无上正道。在家多尘污，出家妙好。在家具缚，出家无碍。在家多垢，出家舍离。在家恶摄，出家善摄。在家没于爱欲淤泥，出家远离爱欲淤泥。在家凡俱，出家智俱。在家邪命，出家净命。在家多垢，出家无垢。在家衰减，出家无减。在家处忧，出家欢喜。在家则是众恶梯蹬，出家离蹬。在家系缚，出家解脱。在家畏惧，出家无畏。在家谪罚，出家无罚。在家多患，出家无患。在家烦热，出家无热。在家多求苦，出家无求乐。在家掉动，出家无动。在家贫苦，出家无苦。在家怯弱，出家无怯。在家下贱，出家尊贵。在家炽然，出家寂静。在家利他，出家自利。在家之人无润精气，出家之人有大滋润。在家结乐，出家灭乐。在家增刺，出家无刺。在家成小法，出家成大法。在家不调，出家调伏。在家离戒，出家护戒。在家增长泪乳血海，出家干竭泪乳血海。在家之人诸佛、声闻、缘觉所呵，出家之人诸佛、声闻、缘觉所赞。在家无足，出家知足。在家魔喜，出家魔忧。在家不降伏，出家降伏。在家奴仆，出家为主。在家生死际，出家涅槃际。在家堕落，出家拔堕。在家闇冥，出家明昭。在家之人根不自在，出家之人诸根自在。在家狂逸，出家不逸。在家不相应，出家相应。在家下观，出家上观。在家多营，出家少营。在家少力，出家大力。在家谄曲，出家正直。在家多忧，出家无忧。在家箭俱，出家除箭。在家病患，出家无病。在家老法，出家壮法。在家放逸命，出家修慧命。在家诳诈，出家无诈。在家多作，出家无作。在家毒器，出家甘露器。在家灾患，出家无灾害。在家不舍，出家放舍。在家之人取于毒果，出家之人取无毒果。在家之人不爱相

应，出家不与不爱相应。在家痴重，出家智轻。在家失方便，出家净方便。在家失正意，出家净正意。在家失至意，出家净至意。在家之人不能作救，出家作救。在家造穷劣，出家不造穷。在家非舍，出家作舍。在家非归，出家作归。在家多怒，出家多慈。在家负担，出家舍担。在家不尽一切诤讼，出家尽诤。在家有过，出家无过。在家匆务，出家闲务。在家热恼，出家离热。在家多仇，出家无仇。在家贮聚，出家无聚。在家财坚，出家德坚。在家忧俱，出家寂忧。在家损耗，出家增益。在家易得，出家之人亿劫难得。在家易作，出家难作。在家顺流，出家逆流。在家处流，出家船筏。在家结河，出家越度。在家此岸，出家彼岸。在家缠缚，出家离缠。在家嫌恨，出家寂恨。在家王法，出家佛法。在家爱染污，出家离染。在家生苦，出家生乐。在家浅近，出家深远。在家易伴，出家难伴。在家妻伴，出家心伴。在家匆务，出家离务。在家逼他苦，出家乐他。在家财施，出家法施。在家持魔幢，出家持佛幢。在家巢窟，出家离巢。在家非道，出家离非道。在家稠林，出家离林。

“如是，长者，在家菩萨渐次思念：‘我恒河沙等设于大祀，为诸众生一日悉施；善调法中生出家心，是则坚实，施已毕足。我今应当坚修戒闻。’彼入僧坊，礼如来塔生于三想：‘我亦当得如是供养，我亦当得愍一切众生留于舍利。我如是学，如是行，如是精进，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设作一切佛诸事已，如佛如来入于涅槃，是入僧坊观于一切诸比丘德，谁是多闻？谁是说法？谁是持律？谁持阿含？何等比丘持菩萨藏？谁阿练儿？何等比丘少欲乞食，著粪扫衣，独处离欲？谁是修行？谁是坐禅？谁是营事？谁是寺主？悉观彼行，随谁人欲，不生讥呵。若在寺庙及往聚落，有所言说善护口业。若有比丘乏于衣钵病药所须，随应给与不令起瞋。何以故？诸天及人有妒嫉结应倍护彼。凡夫人心非阿罗汉，凡夫起过非阿罗汉。彼近多闻为修闻故，亲说法者修行决定，近持律者调伏结使不堕犯中，亲近持于菩萨藏人，于学修行六波罗蜜及修方便，近阿练儿修学独处，亲近修行修学端坐。若有比丘未定位者，须衣施衣，须钵施钵，劝彼比丘发无上心。何以故？此非胜处，财法摄彼。如是，长者，在家菩萨如是善知沙门之行。若有沙门斗讼诤竞而和合之，舍于身命守护正法。长者，在家菩萨见病比丘，舍自肉血令彼病愈。长者，在家菩萨未开施心，不先请他施已心悔。一切善本以菩提心而为上首，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如佛教行，不忘不失助菩提法，现法无染得增胜法。”

尔时，郁伽长者及诸长者，一切同声欢喜赞叹：“希有世尊！善说在家过患，而犹未知出家戒行、出家功德。世尊，我等亦观在家多过，出家德大。唯愿世尊，哀愍我等愿得出家。”

说是语已，佛告长者：“出家甚难一向净行！”

时，诸长者白言：“世尊，实如圣教。唯愿世尊，听我出家，当如教行。”

尔时，世尊即听出家，告弥勒菩萨：“一切净菩萨，汝善丈夫令是等出家。”时，弥勒等令九千长者悉皆出家，是长者等受出家戒。是时，复有千长者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郁伽长者白言：“世尊，已说在家过患功德。善哉！世尊，愿说出家菩萨戒闻功德之行。云何菩萨善妙法中调伏出家，礼拜起住去来进止？”

佛告长者：“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出家菩萨应如是学，如是住行。”

“唯然！世尊，受教而听。”

佛言：“长者，出家菩萨应如是学：‘我以何缘舍业出家？为修慧故，勤加精进如救头燃。’应作是念：‘我今应住于四圣种乐行头陀。’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修四圣种？是出家菩萨随所有衣应生知足，叹美知足，不为衣故而行妄语。若不得衣，不想不念，不生忧恼；设令得衣，心不生著。虽服著衣而无系著，不贪不住，知其过咎，知于出离；随是知足，不自称誉，不毁他人。长者，出家之人随所乞食，随所敷具，亦当知足而生叹美，不为敷具而起妄语。不得不念，不生忧恼；得不染著，无染心畜，不吝不系。知其过咎，知出离行；随是知足，终不自称、毁于他人。乐断乐离，乐于修习，于此乐断、乐离、乐修不自称誉。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四圣种。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以十功德持著身衣。何等十？为惭耻故；为覆形故；为蚊虻故；为风暴故；不为软触不为好故；为于沙门表戒相故；此染色衣，令诸人、天、阿修罗等生塔想故而受持之；解脱而染，非欲染衣，寂静所宜，非结所宜；著此染衣，不起诸恶，修诸善业；不为好故著染服衣，知圣道已我如是作，于一念顷不持染结。长者，是名出家菩萨十事功德持著身衣。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见十事故，尽其形寿不舍乞食。何等十？我今自活，不由他活；若有众生施我食者，要令安住于三归处然后受食；若不施食，于是众生生大悲心，为彼众生勤行精进，令是众生所作办已后食其食；又我不违佛所教敕，为植满足根本因故，依降伏慢积集无见顶因缘故，不为女人、丈夫、男女共和合故平等乞食；于诸众生生平等心，集一切智庄严具故。长者，出家菩萨见此十利，尽寿不舍于乞食法。若有至心敬信来请，尔时应去；若有请者不至心请，观有自利利彼因缘，即便应去。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见十利故，终不舍于阿练儿处。何等十？自在除去故，无我持故，舍卧具爱故，寂无爱故，处无可利故，阿练儿处舍身命故，舍众闹故，如来法中所作作故，寂定适意故，专念无留难故。长者，是名出家菩萨见十德利，尽寿不舍阿练儿处。长者，若阿练儿欲听法故，有和尚阿阇梨因缘事故，为问病故至村聚中，当作是念：‘今夜还去，若为读诵在房舍住。’应作是念：‘我今故在阿练若处，住阿练儿处与法相应，于一切物无有诤想，于一切法无

障碍想，集法无厌。’长者，出家菩萨在阿练儿处，作如是观：‘我以何缘住阿练儿处？非但空处名为沙门。是中多有不调不寂、不坚不相应，亦住是中，所谓獐鹿、猕猴、鸟、兽、师子、虎、狼、贼旃陀罗，是等无有沙门功德。是故我应具阿练儿行沙门义利，谓系念不乱，得陀罗尼，修大慈大悲，五通自在，满六波罗蜜，不舍一切智心，修行方便，常以法施摄取众生教化众生。不舍摄法，修行六念，勤进修闻，系念修集正相应行，不证果智，守护正法，信于业报，是名正见；断于一切妄想分别，是正思惟；随所解法而为演说，是名正语；除尽业满，是名正业；断除结习，是名正命；勤趣于定，是名正进；不忘诸法，是名正念；得一切智知，是名正定。解空不惊，无相不怖，无愿不怯，心不执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沙门法。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不应亲近多人众中：‘我应舍彼我之善根，终不舍于一切众生故修于善根。’长者，出家菩萨有四亲近，如来所许。何等为四？长者，出家菩萨亲近听法，是佛所许；亲近成熟一切众生，是佛所许；供养如来，是佛所许；亲近不舍一切智心，是佛所许。长者，是名出家菩萨四种亲近，如来所许。长者，亲近是四，勿亲近余。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应如是念：‘我以何故来在此处？我来至此为怖何事？畏谁故来？畏众闹故，畏亲近故，畏贪瞋痴故，畏狂慢故，畏恼热故，畏悭贪故，畏于色声香味触故，畏于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故。无常常畏、无我我畏、苦中乐畏、不净净畏、心意识畏、现在捶打畏、我见畏、我我所畏、恶知识畏、利养畏、非时语畏、不见言见畏、不闻言闻畏、一念言念畏、不识言识畏、沙门垢畏、欲界色界无色界畏、一切诸道生死处畏、地狱畏、畜生畏、饿鬼畏，我今怖惧如是等畏，来至于此阿练儿处，不住在家愦闹众中。若不修行、不修念处则不相应，脱是畏故来至此处。过去无量菩萨摩诃萨，一切皆住阿练儿处，解脱诸畏，得于无畏，得无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菩萨亦复如是，住阿练儿处脱一切畏，得于无畏无上正道；现在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住阿练儿处修行无畏，得于无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脱一切畏。是故我今欲得无畏脱一切畏，住阿练儿处。’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无怖无畏应如是学：‘若有畏者皆由著我，皆由执我我为初首，皆由爱我起我见、我想、我持、我妄想，于我守护于我。若住阿练儿处不舍执我，是为失利。’长者，若住阿练儿处，无有我想，是住阿练儿处；无有见著，是住阿练儿处；不住我我所，是住阿练儿处。长者当知，无涅槃想，是住阿练儿处，况烦恼想？长者，谓阿练儿处者，不依著于一切诸法，不住诸法，于诸法无碍，不依色声香味触住，住一切法平等无垢，住善调心，弃一切畏住于无畏，住脱一切结流大河，住于圣种，住于少欲，

住于知足易满易养，住充满智，住如闻修行；住于解脱，观空无相无作门故；住解脱知见，断系缚故；住于边际，顺因缘故；住所住已办，究竟净故。长者，犹如空处药木丛林不怖不畏；如是，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应自生心犹如草木墙壁等想，犹如幻想，是中谁畏谁怖？是以应以无畏观身：‘此身非我、非我所，无众生，无寿命，无人，无丈夫，无少年。所言畏者，空名无实。我今不应以无实生畏。’如彼空处药木丛林无主无护，应如是知一切法已，如是善住阿练儿处。何以故？断忧诤故名阿练儿，无生无护名阿练儿。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应如是学：渐顺戒聚，次修定聚；住阿练儿处，集于慧聚；住阿练儿处，习解脱聚；住阿练儿处，生解脱知见聚；住阿练儿处，敷助菩提法；住阿练儿处，集于十二头陀功德；住阿练儿处，谛方便故；住阿练儿处，善知阴故；住阿练儿处，等法界故；住阿练儿处，削除诸入故；住阿练儿处，不忘菩提心故；住阿练儿处，观空无畏故；住阿练儿处，不失一切诸善根故；住阿练儿处，佛所赞叹；住阿练儿处，菩萨所赞；住阿练儿处，诸圣所誉；住阿练儿处，欲解脱者之所依故；住阿练儿处，欲一切智者应住是处。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以少许事满六波罗蜜。何以故？住阿练儿处，不惜身命，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檀波罗蜜。长者，出家菩萨住头陀戒、身口意戒，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尸波罗蜜。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住阿练儿，修习满于忍波罗蜜？于诸众生无瞋恚心忍一切智。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忍波罗蜜。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进波罗蜜？而是菩萨应如是学：‘我不离是处，要当得于无生法忍。’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进波罗蜜。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禅波罗蜜？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舍于禅定，教化众生修诸善根。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禅波罗蜜。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习满于般若波罗蜜？长者，是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应如是学：‘如我此身，空处亦尔。如我此身，菩提亦尔。如如无妄想，如空无妄想。’长者，是名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修满般若波罗蜜。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如是修满六波罗蜜。

“长者，出家菩萨成就四法，知阿练儿处。何等四？净戒、多闻、思惟相应、如法修行。是名出家菩萨知住阿练儿处。复次，长者，出家菩萨若结增上，不应亲彼；住阿练儿处，应摧伏结。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住阿练儿处，应修五通，为化天、龙、夜叉、乾闼婆故。复次，长者，出家菩萨应如佛教住阿练儿处，是中我应满于一切清净之善；善法所勋，后至城邑聚落说法。长者，是名出家菩萨如是四法住阿练儿处。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从阿练儿处起，受法读诵，诣于和尚阿

阇梨所，上中下坐是我福田，不应懈怠是我自业，不嫉于彼应为彼使。应如是观：‘如来应供正遍觉，一切天世魔梵、沙门、婆罗门供养福田。佛是一切众生之父，佛不生心求于给使。我今欲学，我亦当为一切众生作于给使，我不求他为我给使。’何以故？长者，若有比丘重于给使，失法功德。若以财摄彼当云何？欲使我作故以财摄我，非为法故。自失己信，若财摄给使无大报利。若向和尚阿阇梨所，知其心意应如所作，莫令和尚阿阇梨不信于我，不敬爱我。彼舍身命为赞诵法故，称满其意为功德利，舍于利养赞叹于法。长者，若是菩萨，于他人所受持读诵一四句偈，施、戒、忍、进、定、慧相应集菩提道，于是师所为法恭敬，如上诸师受持文字章句偈颂，于无量劫应为彼使，不生谄伪一切供养。长者当知，不报其恩，况不敬法？长者，若信起善念，念佛、法、僧，念于无漏，念寂调伏，于无量劫给侍，使令供养和尚，犹不报满和尚之恩！长者应如是知。长者当知，若闻法已，有无量报，得无量智，我应无量供养和尚。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如出家法住。长者，云何名为如出家法住？是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应如是学修四净戒。何等为四？谓住圣种乐于头陀，不亲近于在家、出家，不谄曲住阿练儿处。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复应如是学四净戒。何等四？谓身净戒亦不得身，谓口净戒亦不得口，离于诸见，发一切智心。长者，是名四净戒。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应如是学于四净戒。何等四？离于我想，弃于我所，远断常见，解因缘法。长者，是名四净戒。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应如是学于四净戒。何等四？谓阴无所有，界如法界，入如空聚，不住假名。长者，是名四净戒。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应如是学于四净戒。何等四？知我不得我，闻觉于他令心清净，心不乐住一切法等，无有动摇。长者，是名四净戒。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戒已，应如是学于四净戒。何等四？所谓解空，不畏无相，一切众生起于大悲，入于无我。长者，是名出家菩萨四种净戒。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三昧已，应如是学。何等净三昧？谓一切法无所有，无有二心、正业心、一处心、无动摇心、无戏论心、无乱闹心、无依止心，于心自在无有驰散，不住心界见心如幻，观一切法等如法界，无行无住。又亦无起，不得内外，三昧同等住，如是法说名三昧。如是，长者，是名出家菩萨观净定聚。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净慧聚，闻已应观。何等名为清净慧聚？是菩萨应如是修学，知于缘法分别智、辩智、疾智、众生智、摄外众生智。如是，长者，出家菩萨观净慧聚。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应如是学，所谓慧者名无系缚，以无身故无所执持，无动无住，无形无相，无生无行，如虚空故。长者，若如是观，名为菩萨住于出家。”

说是法时，八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诸长者得无生法忍，三万二千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郁伽长者欢喜踊跃，以价值百千衣奉上供佛，白言：“世尊，以此善根普施一切诸众生等，令诸在家菩萨摩诃萨，成就如佛所教戒法；诸出家菩萨愿令满足，一切诸法亦令满足如佛所教。世尊，云何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学出家戒？”

如是问已，佛告长者：“在家菩萨具足五法，住在家地，学出家戒。何等为五？长者，菩萨住在家地中，不吝一切所有财物，与于一切智心相应，不望果报。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具净梵行，不习欲想，况二和合？复次，长者，在家菩萨至于空处，修习四禅，以方便力不入正位。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应极精进学于智慧，一切众生以慈相应。复次，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守护于法，亦劝他人。长者，是名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具足五法，学出家戒。”

尔时，郁伽长者白言：“世尊，我在家中如世尊教，当如是住增广佛道，诸出家戒我亦当学。”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诸佛常法，若微笑时，种种色光，青黄赤白，从面门出，遍照无量无边世界，上过梵世，蔽日月光，还绕身三匝入如来顶。

尔时，阿难见佛微笑，从坐而起，整于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以何缘笑？诸佛世尊非无缘笑。”

佛告阿难：“汝今见是郁伽长者供如来不？欲修行法作师子吼。”

阿难白言：“已见，世尊。已见，善逝。”

“阿难，是郁伽长者，住在家地。是贤劫中，如来应供正遍觉出现于世，常在家供养恭敬是诸如来，护持正法；常在家中住出家戒，广闻如来无上菩提。”

尔时，大德阿难语郁伽长者：“汝见何利，乐在家中，有圣智不？”

答言：“大德，不成大悲，不应自谓我是安乐。大德阿难，菩萨摩诃萨，忍一切苦不舍众生。”

说是语已，佛告阿难：“是郁伽长者，住在家地，是贤劫中多化众生，非出家菩萨百劫、百千劫。何以故？阿难，百千出家菩萨所有功德，不如是郁伽长者所有功德。”

大德阿难白佛言：“世尊，此经何名？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是经名《郁伽长者所问》，亦名《在家出家菩萨戒》，亦名《殷重给事师长品》。阿难，若有菩萨得闻是经，是大精

进，非下精进，住于梵行，百千万倍所不能及也。是故，阿难，欲自住进，欲劝他进，欲自住于一切功德，欲劝他住，应听此经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说修行。阿难，我以是法付嘱于汝，受持读诵。何以故？阿难，此法具足一切功德。阿难，若有菩萨与是法相应，则不离与如来相应。阿难，若有菩萨离于是法，则为离佛；若有菩萨离于是法，离受持读诵、如说修行，是离见于一切诸佛。何以故？阿难，佛出世事皆于此经而显示之。

“阿难，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应从中过为正觉故，往听此经，受持读诵，如说修行。阿难，若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恭敬奉施，为闻此法，受持读诵，如说修行。阿难，若为过去一切诸佛起七宝塔，以一切供而供养之。阿难，若现在佛及声闻僧，以诸乐具尽寿供养。阿难，未来诸佛及诸菩萨，悉为奴仆及为弟子而供养之。不闻是经，不受不持，不读不诵，不转不住，离是等法，不名供养诸佛如来。阿难，若有菩萨闻于是经，受持读诵，为他广说，如说修行，而是菩萨已为供养三世佛已。何以故？阿难，如说修行，则是如来调伏之法。”

说是语已，大德阿难、郁伽长者、乾闼婆、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三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尽伏藏会第二十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皆悉成就殊胜功德，能师子吼。菩萨摩诃萨五百人，一切皆得陀罗尼门，辩才无碍，证无生忍，住不退转，具诸三昧游戏神通，善知众生心行所趣。其名曰：日幢菩萨、月幢菩萨、普光菩萨、月王菩萨、照高峰菩萨、毗卢遮那菩萨、师子慧菩萨、功德宝光菩萨、一切义成菩萨、成就宿缘菩萨、成就愿行菩萨、空慧菩萨、等心菩萨、喜爱菩萨、乐众菩萨、战胜菩萨、慧行菩萨、电得菩萨、胜辩菩萨、师子吼菩萨、妙言音菩萨、能警觉菩萨、巧转行菩萨、寂灭行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复有释提桓因、四大天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大威德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如是等无量诸大众俱。

尔时，电得菩萨，见诸大众寂然清净，诸大龙象皆悉已集，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咨问，唯愿如来见垂听许。”

尔时，世尊告电得菩萨言：“如来应正等觉，恣汝所问，当为汝说。”

电得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就何法，能满众生一切所欲，不为诸过之所染著，随其根性方便引导，令彼众生身坏命终不堕恶趣，决定当得证于平等，处世无染犹如莲华，不动法界游诸佛刹，常不离佛不见色身，住三解脱不入正位，随众生欲严净佛土，于刹那顷速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电得菩萨摩诃萨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无上人中尊， 无边知见者，
安住于共法， 利益诸世间；
等心视众生， 为世所依怙；
示诸邪正道， 令毕竟安乐；
积集胜功德， 犹如众宝聚。
世间智慧日， 三界应供尊，
愿说最上乘， 成就菩萨道！
面相如满月， 具足奢摩他，
开示寂静法， 能灭诸烦恼。
愿说菩萨行， 饶益诸众生，
佛刹并寿命， 色身与眷属，
三业及诸法， 一切皆清净。
唯愿如来说， 清净菩萨行，
云何降伏魔？ 云何而说法？
云何不忘失？ 唯愿为宣说。
云何勇进者， 遍入于生死，
安住一相中， 于法常无动？
云何诸佛所， 亲近而供养，
常观佛色身， 毕竟离诸相？
虽证三解脱， 如鸟飞空界，
未具诸功德， 终不入涅槃。
知诸根性欲， 随顺无所畏，
亦不生染著， 成熟彼众生。
先施世间乐， 后令发净心，
具足殊胜智， 证无上菩提。
如是深妙义， 唯愿如来说。”

尔时，世尊告电得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问佛如是之义，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摄受现在世间天人及未来世诸菩萨等。是故，电得，应当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电得菩萨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电得：“菩萨摩诃萨，有五种伏藏、大伏藏、无尽伏藏、遍无尽伏藏、无边伏藏。菩萨具足如是伏藏，永离贫穷，即能成就如上

所说殊胜功德，以少功力速疾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五？所谓贪行伏藏、瞋行伏藏、痴行伏藏、等分行伏藏、诸法伏藏。

“电得，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贪行伏藏？谓诸众生贪行相应，颠倒系缚，随行诸相种种分别，于色、声、香、味、触、法等诸境界中，执著坚固耽乐昏迷。菩萨于彼诸众生等种种心行应如实知：彼诸众生何所乐欲？于何境界染习增强？具足成就何等信解？往昔曾种何等善根？于何乘中当得发趣？所有善根久如成熟？菩萨为断诸众生等一切欲故，令彼善心常相续故，审谛观察而为疗治。

“电得当知，众生根行差别难识，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何况凡夫及诸外道？是故，电得，或有众生虽著诸欲，亦能成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有众生才触欲境，或以染心发于语言，便得成熟无上明脱；或有众生，睹诸妙色心生欲染，彼色变坏即便觉知，欲恼便息，深念无常，则能成熟无上明脱；或有众生虽见女人不生贪著，于后思念方起染心，想彼形容而生爱恋；或有众生于其梦中见可意色，心生贪著系念追求；或有众生闻女人声便生贪爱，有时暂见离贪染心，便得成熟无上明脱。是故，电得，菩萨于是种种贪病及以贪药善巧了知，而于法界无有二相，于此迷惑法界众生起大悲心。

“电得，若贪瞋痴、若法界智，无有少法而可得者。菩萨作是念言：‘如我所见是诸众生，于此无相自性空寂，假名安立和合法中，起于贪欲、瞋恚、愚痴。我当于此如实观察，为彼迷惑贪欲众生，住于大悲成满昔愿，不动法界以无功用智而成熟之。’若有丈夫于彼女人，妄生净想起重贪染，菩萨即便示现女身，端正殊妙，色相具足，珍宝璎珞种种庄严犹如天女昔所未见，随彼众生令其爱著，极贪恋已量彼堪任，方便拔其贪欲毒箭，以自在力还变女身，现其人前而为说法，令彼众生通达法界，便没不现。若有女人于彼丈夫心生爱染，菩萨便为现丈夫身，乃至拔其贪欲毒箭，而为说法令入法界，便没不现。电得，是诸贪行二万一千，及彼诸行八万四千，菩萨无功用智，出生无量亿千法门，开晓众生悉令解脱，而亦不念我为众生如是说法，亦无众生得解脱者。

“电得，譬如无热龙王，以业力故于其宫内出四大河，为诸众生水陆住者，夏时热恼而作清凉，润泽华果，滋实五谷，令诸众生安隐快乐。而彼龙王不作是念：‘我今令此河水流出，已出、当出。’然于四河常自泛满为众生用。菩萨亦复如是，成就昔愿以无功用智说四圣谛，灭除一切生死热恼，普施人天圣解脱乐，而是菩萨亦不念言：‘我今说法，已说、当说。’任运住于大悲之心，观察众生随应说法。复次，电得，譬如帝释有十二那由他诸天女等，以彼帝释自在力故现其多身，令诸天女于彼欲乐皆得满足，各自念言：‘我今独与帝释欢娱。’而是帝释实无所染。菩萨亦复如是，于诸众生应可度者，随其意乐而成熟之，然是菩萨亦无染著。复次，电得，譬如日轮出山峰时，光明普遍照阎浮提，所照之处青黄赤白，种种形色皆悉显现，而彼日

轮一色一光无差别相。菩萨亦复如是，智慧日轮照于法界，出彼众生执著山峰，所缘一相随其意乐而为说法，然于法界无有二相。

“电得，是名菩萨摩诃萨贪行伏藏。菩萨证得此伏藏已，或于一劫或过一劫，随诸众生种种意乐现无量身，以种种言词而为说法，然于法界亦无二相。复次，电得，譬如真金由工巧力，随意所作种种璎珞庄严之具，其相各异，而彼金性无有差别。菩萨亦复如是，善观法界随诸众生，种种意乐现无量身，以种种言词而为说法，然于法界亦无二相，是为常入法界一相。菩萨获得如是伏藏，能为众生种种说法，彼闻法已具足富有无尽圣财，生死贫穷悉皆永断。

“复次，电得，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瞋行伏藏？谓诸众生憍慢相应，计我我所住自他相，从久远来不修慈忍，瞋恚热恼自坏其心，于佛法僧不生忆念，瞋毒所覆迷惑于法。菩萨于彼多瞋众生，终不起于损害伤恼，唯作是念：‘奇哉！众生愚痴迷惑，乃于诸法本性寂静，无垢浊、无和合、无违诤、远离法中，颠倒相应妄生瞋恨。’如是念已，住大悲心常自恳恻。设有支解其身分者，为欲调伏瞋行众生，安住忍辱。若彼无量瞋行众生，互相违背，心怀恚恨，是业成已，当堕毒蛇恶趣之中；住忍菩萨以慈念力化此众生，能令不受恶趣之报，决定当得证于平等。是名菩萨善巧方便，灭除众生瞋恚之行。复次，电得，菩萨若见瞋恼众生，作是念言：‘一切诸法本性清净。此诸众生随相而行妄生分别，于此平等无违法中而起瞋心。彼诸众生于法界性不能了知。若此众生见法性者，终不于他而生忿害。以不了知法界本性，是故生瞋。’菩萨于彼多瞋众生，倍增慈愍住于大悲，成满昔愿以无功用智，为坏众生瞋恚行故，开示演说种种法门，而亦不念‘我为众生除瞋说法’。何以故？菩萨善观法界相故，是为菩萨安住法界，无差别相灭烦恼行。电得，譬如不除黑闇得现光明，亦非无能除黑闇者；如是黑闇及光明性，皆如虚空无有差别。菩萨亦复如是，依此法界无差别智，善巧说法摧灭种种瞋行众生，不于法界而作差别。电得，譬如日轮所出光明，随所照处皆日轮摄。菩萨亦复如是，为欲调伏灭除瞋行，所有言说皆是法轮，不于法界而作差别。如是瞋行二万一千，及彼诸行八万四千菩萨，成就无功用智，随彼众生种种瞋行，而为说法不作是念：‘我为众生今现说法，已说、当说。’是名菩萨摩诃萨瞋行伏藏。菩萨证得此伏藏已，若于一劫若过一劫，随诸众生种种意乐，以种种文字语言方便演说，不能得其瞋行边际，而是菩萨智慧辩才亦不可尽。是名菩萨善说法界无差别相，获得如是瞋行伏藏。

“复次，电得，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痴行伏藏？电得，诸菩萨等如是之行甚为难事，谓诸众生随惑行者、恼害他者、无明胎[鷇-禾＋卵]所缠裹者、如蚕处茧自系缚者、于法界中无方便者、不善观察所应行者、著我见者、行邪道者、住钝行者、难出离者。为如是等迷惑众生，从初发心起大加行，不生疲苦亦无懈怠，如是思惟：‘应以何缘、何等胜解、云何说法，令此众生入菩萨行而得解脱？’菩萨往昔善

观法界，以无功用智住于大悲，知彼众生迷法界已，随力所堪而为说法，悉令调伏，亦不念言：‘我今说法，已说、当说。’以彼往昔誓愿力故，善观缘起，自然演出百千法门，断除众生无明业行，令得解脱。电得，譬如良医善疗众病，先善综习医方诸论，才见病相皆悉了知，咒药所施无不除愈。菩萨亦复如是，善观法界以无功用智，为彼积集痴行众生，随其根性开示演说，百千法门悉令明了。电得，是名菩萨摩诃萨痴行伏藏。菩萨证得此伏藏已，善观缘起，为如是等痴行众生，若于一劫若过一劫，随其性欲以种种文字语言善巧演说，不能得其痴行边际，而是菩萨智慧辩才亦不可尽。是名菩萨于一切法无差别相善巧宣说，获得如是痴行伏藏。如是痴行二万一千，及彼诸行八万四千，菩萨为断如是行故，开示演说百千法门，是名菩萨痴行伏藏。

“复次，电得，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等分行伏藏？譬如四面镜轮，清彻明净，无诸垢翳，悬于四衢，所对色像皆于中现无有增减，而此明镜亦不念言：‘我能现此种种色像。’然善磨莹此镜轮已，一切诸相自然而现。菩萨亦复如是，法界镜轮善磨莹已，住无功用三昧，随诸众生心行差别，开示演说百千法门，悉令了知皆得解脱，不起法相及众生相。何以故？菩萨善观法界相故，于此四行相应众生如实了知，随其根性而为说法。而于法界及众生界，如实观察无有二相，尔所法界及众生界，明见无二无差别故。电得，譬如虚空无有种种差别之相，亦无建立。菩萨亦复如是，善观法界了一切法入于一相，亦由往昔誓愿力故，随众生行种种说法，而于法界无有差别。电得，此等分行二万一千，及彼诸行八万四千，菩萨观察悉皆明了，譬如良医知病授药，以无功用智种种说法。是名菩萨摩诃萨等分行伏藏。菩萨证得此伏藏已，为诸众生若一劫若过一劫，随其志乐，以种种言词善巧宣说，不能得其诸行边际，菩萨智慧辩才亦不可尽。是名菩萨善说法界无差别相，获得如是等分行伏藏。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四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尽伏藏会第二十之二

“复次，电得，菩萨成就如是智已，于诸众生根行意乐，善巧了知。若见多贪众生，为欲调伏疗其病故，示同凡夫现受诸欲，具有妻子、家业、资生，犹如莲华而不染著。有诸众生痴无智慧，不知菩萨善巧方便而作是念：‘何有智者贪受诸欲不异凡夫？’便谓菩萨远离菩提。如是众生心不净故，起大瞋忿不生敬信，由此业故，身坏命终堕大地狱；复以菩萨密化因缘罪报毕已，决定当得入于平等。电得，譬如猛火随投草木，一切炽然悉成于火。菩萨亦复如是，智火炽然，所

有众生若贪瞋痴、若善不善，菩萨于彼与之同行，一切炽然皆成智慧，是名菩萨不共之法。又如须弥山王不共之相，所谓四面四宝所成，随诸众生青黄赤白种种色相，彼若往诣琉璃面者，皆同一色如彼琉璃，诣金色面皆如金色，银、玻瓈色悉皆同等。菩萨亦复如是，得不共法，随诸众生若贪瞋痴、若善不善，至菩萨所与之同行，一切皆令入菩萨智。彼心不净自恶业故，或堕地狱、饿鬼、畜生、阎摩罗界，以是菩萨不共功德，及愿力故罪报毕已，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电得，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五浊世时，有佛出现，号曰宝聚功德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世寿命百二十岁，如我今日。彼诸众生极重贪欲、瞋恚、愚痴，烦恼覆蔽，违逆父母、兄弟、朋友，不顺和尚及阿阇梨，不知恩德，常怀毒害奸诈贼心，互相破坏，非理而行，于佛法僧不生敬信，悭吝鄙弊行饿鬼法。彼佛刹中，有如是等诸恶众生难可调伏。时彼世尊，亦以往昔誓愿力故，于此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佛复有二万二千大声闻众。彼时有王，名曰广授，自在王化统阎浮提，于佛法中信心清净，请彼如来及比丘众，于夏安居广设供养。尔时，有一法师比丘，名为无垢，具足辩才，善巧说法众所乐闻，开示众生常不疲倦，凡所说法无有希求，容相熙怡先言问讯，色力具足颜貌端严，为诸众生之所乐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有新学年少比丘，常随无垢出入王宫无有障碍，种种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时彼众中多有比丘，不知修习身戒心慧，不敬佛法及以众僧，常见断见及我见等，谤于佛法，轻躁难调，不摄诸根住于非法，无沙门行自称沙门，身口意业悉皆邪僻。时彼世尊，过安居已便入涅槃。其王广授，以赤栴檀阁维供养，造立八十俱胝宝塔，以赤栴檀而为栏楯，四面皆有金色莲华。无垢比丘，佛所记别，多闻第一，于佛灭后弘宣正法，随所游行城邑聚落，教化无量百千众生，皆令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多有诸恶比丘，不知修行，常怀嫉妒，为魔所惑，诣彼王所而作是言：‘王所师敬无垢比丘，出入王宫无有禁制。而彼比丘未离贪欲，非时而食，香鬘严身，实非梵行，不应供养。我为此事来告于王，莫于过后佛正法中而生不信。’时有一魔名为极恶，即自变身作比丘像，复诣王所如前重说。时广授王数闻此语，即作是念：‘无垢比丘精勤有智，我所尊重。若有此事，终无是处。’作是念已，尔时，魔众于虚空中便现半身，向彼王所而说偈言：

“‘王应学伎艺， 善识于机宜；
广授不能知， 非是人王相。
佛罗汉弟子， 已具于大智，
如是语不依， 云何随断见？
比丘为利益， 告汝以诚言，

断见恶趣人， 实非修梵行。
彼人于宫内， 共婇女娱乐，
王应与侍从， 亲睹离疑心。’

“王闻如是事， 心生大惊怖，
即便将侍从， 速疾诣宫中。
无垢时在宫， 演说第一义，
诸法自性空， 无我无寿者。
王与诸兵众， 俱为魔所惑，
见宫中婇女， 围绕于比丘，
瞋猛如醉象， 便敕旃陀罗：
‘比丘污我宫， 当治以苦法。’
臣佐及眷属， 皆为魔所持，
于无罪比丘， 随忿而生害。
魁脍持刀进， 无垢便悲泣：
‘王语汝非法， 何故而复悲？’
无垢白王言：‘是事难自表，
且待须臾间， 我当有明证。’
王闻比丘言， 即止于魁脍：
‘当试作何事， 汝应速宣说。’
成就胜意乐， 行慈利世者，
合十指爪掌， 而发于誓言：
‘大王汝当知， 若实无此事，
愿地六种动， 空中雨妙华。’
当发如是言， 大地六种动，
空界雨天华。 魔众怀忧恼；
王时生净信， 礼足求欢喜：
‘我当堕地狱， 无依愿覆护！
咄哉遇此恶！ 如何起毒心？
无覆无所依， 所从唯恶友，
十方我无护， 唯有于大师。
我当舍王位， 尽寿归依住。’
比丘知彼王， 及眷属志乐，
为说第一义。 王闻得正信，
与百亿眷属， 舍王位出家，
修习头陀行， 不受他人请。
时王后宫内， 婇女八万人，
闻说第一义， 皆住不退转。
王依于佛教， 二十四年中，
日夜常忏悔， 罪业犹不尽。

百俱胝眷属，恶心向法师，
由此命终后，堕于无间狱，
多亿年受苦，罪毕遇如来。
以昔恐怖因，余报常羸劣，
次第转修习，供养千亿佛，
各于余国中，悉皆成正觉，
俱同一名字，号功德名称。
时彼广授王，慈忍比丘所，
由起毒害意，于多亿岁中，
受昔恶业对，堕大叫地狱；
毕此业报已，还得于人身，
值普眼如来，亲近常供养；
由此转奉事，八十俱胝佛，
然后成正觉，今则我身是。
彼比丘欲害，无罪法师者，
当来得作佛，弥勒菩萨是。
时彼王宫内，八万诸婇女，
净信植众德，承事无量佛，
于今复发行，大愿利众生，
当奉千亿佛，各成等正觉。
我今告汝等，一切勿生害，
修慈佛所赞，速得大菩提。’

“是故，电得，于诸众生根性志乐不能善知，应一切时勿生害心。电得，譬如诸山，须弥为最；如来智慧亦复如是，于诸智中最尊无上。譬如一切诸水之中，海为最胜；如来智慧亦复如是，于诸智中最为深大。又如诸国王中，转轮圣王最为尊上；如来智慧亦复如是，于诸智中为无上上。电得，如来成就如是智故，一切众生贪瞋痴行心心转变，如来悉知，一弹指顷皆能摄受。电得，如来成就一切种智。如明眼人自观掌中五庵罗果，不用功力明了无疑；如来亦尔，了知一切众生心行，于大众中种种说法。无量无边佛世界中贪行相应诸众生等，为贪热恼昼夜寻思虚过于时，我悉知见；为贪热恼起于身口种种之业，我悉知见；瞋行众生瞋忿覆心互相憎嫉，以毒害故堕无间处，我悉知见；痴行相应诸众生等，无明闇迷惑执著乐随邪见，我悉了知；有堪任者、不堪任者，有增进者、有退失者，于如来乘种善根者、于缘觉乘种善根者、于声闻乘种善根者，我悉了知。如来成就如是智慧，处大众中能了众生心行差别，知非时故默然舍住，但作是念：‘此诸众生于法迷惑不能解了。’如来具足殊胜根力，善知时故，堪调伏者、胜志乐者、能堪忍者、受善言者，我悉了知，如是知已于彼众生摄受利益。

“是故，电得，初业菩萨未入正位，于诸众生胜志乐行不能善知，若在家、若出家，皆不应起嫌害之心，勿于长夜自致衰恼。是故菩萨从初发心，当于一切住大乘者生于佛想；于余众生虽复见彼作诸恶业，而亦不起损害之心。何以故？如来常说：‘若诸众生于白净法有少缺减，终不能得入于涅槃。’菩萨若见贪行众生，应作是念：‘彼为贪欲热恼所烧，是我过咎。’见彼瞋恚及以愚痴热恼烧者，皆悉念言‘是我之罪。何以故？我见一切众生病苦，应为求药方便疗治。我先誓愿除众生病，而今舍置，是我过咎。’菩萨成就如是意乐，自省其过，于诸众生深起慈心。若遇杀害割截身分，于彼怨所生反报心，无有是处。电得，菩萨如是正修行时，过去所有不善之业永尽无余，未来不善终不更起。

“电得，乃往古昔无量阿僧祇劫燃灯佛前，有佛名胜生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世界名光明，在安隐王城林中而住。尔时，有旃陀罗名为可畏，凶险好杀，安忍无慈，手涂于血，见者皆惧。时旃陀罗，系牛其舍方入欲杀，牛见惊怖掣绳奔走，往于胜生如来林所。时旃陀罗持刀随逐，彼牛惶怖坠于深坑，其命将终楚痛号吼。时旃陀罗见是牛已更增忿怒，便入坑中持刀欲杀。未下之顷，尔时胜生如来于彼林中，无量百千大众围绕，广为分别缘起法门，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因缘一切皆是纯大苦集。电得，于此缘中，无明于行无思无觉，行于无明亦无思无觉，乃至生于老死无思无觉，老死于生亦无思无觉。如是诸法性不可得，无行无念，无我我所，本性清净各不相知。凡夫不闻如是法故，执色是我，我有诸色，色属于我，乃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由此执著我我所故，无常计常，苦计为乐，不净计净，无我计我，生四颠倒；颠倒见故，无明迷惑，不正思惟，随心染著不能破坏，有爱系缚生死轮回相续不断。智者善观法界相故，不见有少我、人、众生，乃至寿命、生老病死、系缚杀害而可得者。

“电得，尔时可畏旃陀罗，于是时中遥闻如来说法之声，即便觉悟，寻止杀心，弃所持刀，从坑而出，往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今愿欲于佛法中出家为道。’佛言：‘可尔，善来比丘！’即成沙门得具足戒。尔时，胜生如来知彼意乐渐已成熟，广为演说诸菩萨行。可畏闻已证无生忍，于佛法中永不退转。彼牛得闻如来所说缘起法句，其声微妙心生喜悦，命终之后生兜率天，得见弥勒成就正信。如是，电得，诸众生行甚深微密，难识难知。是故，电得，菩萨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善知众生根行，于一切众生中住平等心无碍之心；于一切法常无染著，舍诸所有，修持净戒，安住忍辱，发起精进，入诸禅定，如实观察一切法性。电得，菩萨圆满如是六法，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圆满？所谓依止一

切智智而修行故。

“电得，何者是诸菩萨法伏藏？所谓菩萨见一切色如实了知，本来不生，自性清净。菩萨于色得善巧故，则能成就四无碍辩。何等为四？所谓义无碍、法无碍、词无碍、乐说无碍。义无碍者，于诸色义无挂碍故。云何色义？谓第一义。云何第一义？谓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义智，名义无碍。法无碍者，于诸色法如实观察，如实了知，名法无碍。词无碍者，谓于诸色以无碍智，善巧言词种种分别，名词无碍。乐说无碍者，谓于诸色随众生机开示演说，无染无著，名乐说无碍。菩萨成就如是智已，普于一切迷惑执著色法众生，随其性欲以无功用智如应说法，而于法界不作二相，广说乃至香味触法亦复如是。电得，是名诸菩萨摩诃萨法伏藏。菩萨证得此伏藏已，为欲调伏于如是等诸境界中迷惑众生，随其意乐于一一处，若一劫若过一劫，以种种言词善巧宣说，亦不能得诸处边际；菩萨智慧亦无损减，不离法界随顺无二无差别故。是名菩萨善巧演说一切诸法无差别相。获得如是法伏藏已，能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具足无尽法财，生死贫穷悉令永断。

“电得，是名菩萨摩诃萨五种伏藏、大伏藏、无尽伏藏、遍无尽伏藏、无边伏藏。菩萨成就如是伏藏，圆满殊胜诸功德故少用功力，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说此伏藏法门时，电得菩萨得陀罗尼，五百菩萨得电光明三昧，三万六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月幢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无功用智，是义云何？”

佛告月幢：“若有菩萨于善法中，身心相应攀缘造作，是名功用。若有菩萨身心调柔，无念无依，离修行相，以彼成就往昔愿智，亿千佛刹所可施为种种示现，而于法界亦无所动；常演说法无少法相，以四摄法成熟众生，亦无众生而可度者；严净一切诸佛刹土，而亦不见不净佛刹；常念诸佛不观色相，游诸佛刹不离法界，是名菩萨无功用智。菩萨成就如是智故，满足众生一切希望，而于所作亦无染著。”

尔时，世尊说此无功用智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释提桓因与忉利天，于上空中雨曼陀罗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栴檀末香而散佛上；天鼓自鸣，大光遍照，昔未曾见，众生遇者身得清凉。

尔时，世尊告电得菩萨言：“过去如来应正等觉，皆于此处开示演说如是法门；未来诸佛当出于世，亦于此处开示演说如是法门；现在无量阿僧祇世界中诸佛如来，为此法门不断绝故，放大光明。”

尔时，长老阿难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当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无尽伏藏》，亦名《说一切法无差别

相》，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佛说此经已，电得菩萨、长老阿难，及诸四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授幻师跋陀罗记会第二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罗汉众所知识。菩萨摩诃萨五十人，得大神通变现自在，证无生忍及陀罗尼。其名曰：师子菩萨、师子慧菩萨、妙栴檀菩萨、调御菩萨、大调御菩萨、光胜菩萨、光现菩萨、光威菩萨、光严菩萨、明觉菩萨、众上菩萨、调御众生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弥勒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复有四大天王、释提桓因、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并诸无量天、龙、夜叉、阿修罗、乾闼婆、紧那罗、摩睺罗伽等众所围绕。如来世尊大名称故普闻世间，所谓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一切知者，一切见者，成就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五眼具足；记说神变、教诲神变、神通神变，皆悉圆满，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城邑、草木丛林、须弥山等、大海江河、诸天宫殿，置一毛端令住虚空，或经一劫或过一劫，随念所期而不倾动。

时，王舍城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一切人民皆于如来深生尊重，以诸上妙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恭敬供养。于彼城中，有一幻师名跋陀罗，善闲异论、工巧、咒术，于诸幻师最为上首。摩竭提国，唯除见谛之人及于正信优婆塞、优婆夷等，诸余愚人皆被幻惑，无不归信。时彼幻师，闻于如来功德名称，便生是念：“今此城中一切众生，悉皆于我生尊重心，唯有瞿昙沙门犹未信伏。我今应当往彼较试。彼若归我，摩竭提人必皆于我倍加恭敬。”

时彼幻师，宿植善缘成熟时至，及由世尊威德力故，从王舍城往耆阇崛山，睹佛光明踰百千日，面轮严好犹如满月，身相圆满如尼拘陀树，毫相清净如摩尼光，其目绀色如青莲华，乃至梵天无能见顶，以六十种清净音声为众说法。而此幻师，虽睹如来威德特尊犹怀邪慢，复更念言：“我今应当试验于彼。若是一切知见之者，应知我意。”作是念已，前礼佛足，而作是言：“愿于明日受我微供。”

尔时，世尊观彼幻师及王舍城诸众生等根熟时至，为成熟故默然受请。时彼幻师，既见世尊受其请已，复作是念：“今此瞿昙不识我意，定知非是一切智人。”即便辞退作礼而去。

尊者目连时在会中，既睹斯事，前白佛言：“此跋陀罗，欲于如

来及比丘众有所欺诳。唯愿世尊，勿受其请。”

佛告目连：“莫作是念！然贪瞋痴能为诳惑，我于是事久已断灭，证得诸法本无生故。我于长劫安住正行，何有人能欺诳我者？汝今当知，彼之所作非真幻化，如来所作是真幻化。所以者何？现证诸法皆如幻故。假使一切诸众生类，皆成幻术如跋陀罗，比于如来百分、千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复告目连：“于意云何？彼之幻师，颇能变现三千大千所有世界令严饰不？”

答言：“不也。”

“目连当知，我今能于一毛端中，变现庄严恒沙世界，犹未尽于如来神力。目连当知，有大风轮名为碎坏，彼能破坏三千世界；复有风轮名毗岚婆，能坏世界，复能成立；复有风轮名为鼓动，彼风常能旋转世界；复有风轮名为安住，彼风能行有顶之处；复有风轮名为飘散，彼能飘散须弥山王及黑山等；复有风轮名为猛焰，劫火烧时能飘猛焰上至梵天；复有风轮名为止息，劫火烧时彼能止息劫火所烧；复有风轮名为清凉，能使一云普覆三千大千世界；复有风轮名为遍霔，劫火烧时普于世界降霔大雨；复有风轮名为干竭，劫水漂时能令彼水悉皆枯涸。如是风轮，我若具说，穷劫不尽。目连当知，于意云何？此之幻师，能于如是诸风轮中暂安住不？”

答言：“不也。”

佛言目连：“如来能于如是风轮，行住坐卧得无摇动。又复能以如是风轮内芥子中，现诸风轮所作之事，然于芥子无增无损，而诸风轮不相妨碍。目连当知，如来成就幻术之法无有限极。”

尔时，尊者大目乾连及诸大众，闻于如来作是说时，生希有心，顶礼佛足，同声唱言：“我等今者遇大威德神通导师，获大饶益。若有得闻如来世尊如是神力深生信解，此人必当获大善利，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时，彼幻师即于其夜，诣王舍城于最下劣秽恶之处，化作道场宽广平正，缯彩幡盖种种庄严，散诸华香，覆以宝帐。复现八千诸宝行树，其宝树下一一皆有师子之座，无量敷具悉皆严好，为欲供养诸比丘故。而复化为百味饮食，并现五百给侍之人，服以白衣，饰以严具。作是化已，时四天王来至会中，告幻师言：“汝于明日为供如来，化作如是无量严具，由是因缘获大功德。我今为欲助于汝故，供养如来，于此化为第二道场颇能听不？”时彼幻师闻是语已，生奇特心，即便听许。于是四王，即便变现无量殊妙庄严之具，倍于幻师幻化之事。

时，天帝释复与三万诸天子等，来诣道场语幻师言：“我今亦欲因汝供养庄严道场。”幻师惊悚，又便听许。于是天帝为如来故化作堂宇，犹如三十三天殊胜之殿，又复化作波利质多、俱鞞陀罗、天妙树等，次第行列。幻师尔时见斯事已，嗟叹惊悔，欲摄所化；尽其咒

术，幻化之事宛然如故，便自思念："此为甚奇！我从昔来于所变化隐现从心，而于今时不能隐没，必由为彼如来故然。"时，天帝释知彼心念，告幻师言："汝于今者为如来故，庄严道场无能隐没。以是当知，若复有人于如来所，乃至发于一念之心，由斯善本，毕竟能作般涅槃因。"彼闻天帝作如是说，心甚欢喜，过夜分已，往如来所，白言："世尊，我于今时营办已讫，愿垂哀愍。"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著衣持钵，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入王舍城赴彼幻师道场之所。摩竭提国外道梵志、婆罗门等，咸愿如来为于幻师之所幻惑，为欲见故皆来集会。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乐欲见闻如来神变及师子吼，亦皆集会。尔时，如来以佛神力，令彼幻师、帝释、四王，各见世尊在于已所庄严之处。

彼时，幻师既见是已，舍于憍慢，前礼佛足，白言："世尊，今于如来悔过发露！我先于佛妄生欺诳，幻化种种庄严之事，后虽渐悔，无能隐没。"

尔时，世尊告幻师言："一切众生及诸资具皆是幻化，谓由于业之所幻故。诸比丘众亦是幻化，谓由于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众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无非是幻，因缘和合之所幻故。汝今应以幻化饮食随次而行。"时彼幻师，与四天王、释提桓因，并来眷属，及所幻化给侍人等，即持饮食施佛及僧，同会众人悉皆充足。

尔时，摩诃迦葉而说偈曰：

"知食是幻化， 受者亦复然，
了此平等时， 乃名为净施。"

大目乾连曰：

"知座是幻化， 坐者亦复然，
了此平等时， 乃名为净施。"

舍利弗曰：

"如化给侍人， 受者心亦然，
施者能如是， 乃名为净施。"

须菩提曰：

"勿以施为施， 勿以受为受，
施者能如是， 乃名为净施。"

阿难陀曰：

“所施如虚空， 受者不可得，
　远离于身心， 其施最清净。”

光幢菩萨曰：

“譬如彼幻师， 幻化庄严事，
　诸法皆如是， 愚人不觉知。”

光严菩萨曰：

“如座及诸树， 皆幻心所为，
　幻心与虚空， 何有少差别。”

师子菩萨曰：

“野干未曾闻， 师子所哮吼，
　其心无所惧， 嗥叫林树间，
　适闻师子声， 藏窜而无所；
　幻师亦如是， 不对如来前，
　常于外道中， 自赞超过佛，
　幻师虽造作， 幻术有其边。
　如来所成就， 幻术无穷尽，
　一切诸天魔， 莫能知边际。”

师子慧菩萨曰：

“了知给侍人， 饮食并食者，
　一切皆幻化， 善施无过上。”

弥勒菩萨曰：

“如火得酥油， 展转而增盛，
　世尊对幻师， 幻化亦如是。”

文殊师利菩萨曰：

“此会众善事， 如本未曾为，
　一切法皆然， 常等于前际。”

尔时，世尊为欲成熟彼幻师故，化一长者入于会中，谓幻师曰：“汝今于此欲何所作？”

幻师答言：“我为供养沙门瞿昙设诸饮食。”

长者告言：“莫作是说！如来今者与诸比丘，在阇王宫受供而食。”佛神力故，令彼幻师见于如来与诸比丘在彼而食。

又复化作第二长者，谓幻师言：“汝何所作？”

幻师答言：“我为供养沙门瞿昙。”

长者复言：“莫作是说！如来今者与诸比丘，在于梵志里巷之中巡行乞食。”佛神力故，令彼幻师还见如来与诸圣众在里巷中巡行乞食。

又复化作第三长者，告幻师言：“如来今者在彼医王耆婆园中，为诸四众宣说妙法。”佛神力故，令彼幻师皆见如是。

次复化作释提桓因，来诣幻师而复告言：“如来今在三十三天为众说法。”彼时幻师复见如来，在天众中演诸法要。

尔时，幻师复于林树华叶之间，及诸一切师子座上，并王舍城里巷垣墙、室宅堂殿及诸胜处，皆见如来具诸相好；亦于一切诸如来所，自见己身悔过发露。彼时幻师，唯见佛身，余无所见，欢喜踊跃，而便获于念佛三昧；从三昧起，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我昔于阎浮， 幻化无过上，
今比佛神通， 无能及少分。
由是方了知， 诸佛难思力，
随心能变现， 化佛如恒沙。
所见诸如来， 皆具于相好，
愿尊为显示， 何者是真佛？
于此诸如来， 我欲修供养。
愿尊为我说， 何者为胜果？
若人于佛所， 不生尊重心，
如是诸凡夫， 退失于安乐。
今于世尊前， 发露先所犯，
妄试如来罪， 永愿灭无余。
梵释并大众， 愿皆证知我，
为度诸群生， 今发菩提心。
以智慧光明， 觉悟于世间，
施与甘露法， 悉皆令充满。
若人于佛所， 见如是神变，
及闻悦意言， 胜行无碍智，
何有明慧者， 不发菩提心？
愿示菩提道， 及遍清净行，
何等为修行， 二乘不能入？
云何所行处， 尊重而供养？
云何具威仪， 及离诸疑悔？
云何于多闻， 无厌修坚实？

云何为人说，令乐于正法，
无希利养心，及善知恩报？
云何于众生，常为不坏友？
云何近善友，舍离恶知识？
云何值诸佛，供养心无倦？
云何为学处，尊重及清净？
云何定种姓，成就如理心，
及舍不如理，具足正思惟？
云何无怯弱，不为魔所摄，
思惟于义理，不舍诸众生？
云何不应舍，不取而摄取，
得入于正行，具足善方便？
云何修慈悲，成就诸神通，
证于无碍辩，及得陀罗尼？
云何获法忍，清净之辩才，
当舍应舍法，得入甚深义？
云何于誓愿，一切皆圆满，
于诸波罗蜜，而得不退转？
我于如是法，当愿勤修行，
唯愿大悲尊，为我广宣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了一切法，皆同于幻化，
是人则能现，百亿诸佛身，
往于俱胝刹，度脱诸众生。
譬如跋陀罗，无色现众色，
不生亦不灭，无住无去来。
世尊变化身，及与比丘众，
亦无有生灭，乃至于涅槃，
此皆是如来，不思议神变。
亦如幻化者，现象马军阵，
迷惑诸众生，妄见为真实，
如是象马军，无性亦无生。
诸佛无色相，无去亦无来，
住于我见人，妄生于佛想。
不应以色相，种族及生处，
乃至梵音声，而欲观如来，
亦难以心识，分别于诸佛。
诸佛法性身，超过于三世，

自性离诸相，不堕于法数。
所现诸如来，自性无生起，
亦无蕴界处，住于无所依，
如是佛法身，非五眼能见。
若谓我见佛，是则不能见，
以无见为见，如空中鸟迹。
如汝所见佛，及余未见者，
平等如虚空，一相无差别。
戒定慧解脱，及解脱知见，
一切诸如来，功德无差别，
皆住于空性，于法无所著。
一切皆幻化，无性亦无生，
供养一如来，则供于多佛，
诸佛之法身，平等无差别。
如是一切佛，咸能生福利，
普施诸如来，皆获于大果，
同证于平等，清净之法性。
是故诸如来，无种种差别，
如汝先所问，何者为真佛？
当舍散乱心，谛听我宣说，
应住正念慧，观察于诸法。
一切皆无生，妄见为真实，
色相若有生，则应亦有灭。
是故诸如来，毕竟无有生，
彼亦非已生，亦无有散灭。
由是观如来，以无见为见，
如汝所见佛，不依止方所。
一切诸凡夫，皆依于五蕴，
应当于彼蕴，如佛而观察。
诸佛及诸法，乃至于众生，
以无相为相，无有依止者，
若作是观察，速证于菩提。
诸法皆非有，由妄分别生，
因缘体性空，离作者性故。
如是能了达，因缘作者空，
彼则能了知，离染清净法，
以清净法眼，得见诸如来。”

时，彼幻师闻是说已得顺法忍，五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二百菩萨证无生忍。尔时，世尊饭食已讫，欲满幻师所施愿故，

复说偈言：

“能于所施物，施者及受人，
等无分别心，是则施圆满。”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我等愿于如来以佛神力加持幻师，今所施设庄严之事，于七日中令不隐没。”是时如来为众请故，令彼幻师幻化道场，满足七日严饰如故。尔时，如来与诸比丘及大菩萨，天、龙、夜叉、乾闼婆等恭敬围绕，还耆阇崛山为众说法。

尔时，幻师复往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愿为演说诸菩萨道。勤修行者，速当得至菩提道场。”

佛言：“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幻师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有四种法是菩萨道，若能修行，速当得至菩提道场。云何为四？一者、于菩提心永不退失，二者、于诸众生常无弃舍，三者、一切善根求无厌足，四者、护持正法起大精进。

“善男子，菩萨复有四法遍清净行。云何为四？一者、律仪清净，二者、意乐清净，三者、智慧清净，四者、受生清净。

“复有四法，唯菩萨行，非彼二乘之所能入。云何为四？一者、修习禅定而不随生，二者、于甚深义心能简择，三者、于诸众生起大悲心，四者、种种辩才演法无碍。

“复有四法，所行之处。云何为四？一者、乐住闲寂，二者、厌于愦闹，三者、于诸众生起大慈心，四者、能了诸行无有去来。

“复有四法，尊重供养。云何为四？一者、不惜身命，二者、心常欢悦，三者、舍离憍慢，四者、如说修行。

“复有四法，威仪具足：一者、知时，二者、知处，三者、寂静，四者、真实。

“复有四法，能离疑悔。云何为四？一者、于恶作事应预防护，二者、于诸智人当乐亲近，三者、于所闻义常善思惟，四者、不以慈心不举他过。

“复有四法，多闻无厌。云何为四？一者、增长自他正智慧故，二者、于他疑惑能断除故，三者、于佛正法能摄受故，四者、于诸如来赞无尽故。

“复有四法，多闻坚实。云何为四？一者、闻正法已能善解了，二者、闻正法已不作诸恶，三者、闻正法已为他开示，四者、闻正法已回向菩提。

“复有四法，说法利益。云何为四？一者、常受他人香味饮食，二者、恒受衣服种种供养，三者、令魔眷属势力羸弱，四者、诸天护持魔不得便。

“复有四法，令他信乐所说之法。云何为四？一者、心少欲故，

二者、常知足故，三者、语柔软故，四者、身顺法故。
“复有四法，能演正法无有希望。云何为四？一者、于生死中恒怀怖畏，二者、不求世间利养亲友，三者、于诸众生常生拥护，四者、于诸圣种而能修习。
“复有四法，知恩报恩。云何为四？一者、劝诸众生趣菩提故，二者、知所作业不失坏故，三者、慈爱众生如己身故，四者、善能修行菩萨事故。
“复有四法，于诸众生为不坏友。云何为四？一者、能被忍辱大甲胄故，二者、福利众生不求报故，三者、于大悲心常不退故，四者、虽多恼害亦不舍故。
“复有四法，于诸善友应当亲近。云何为四？一者、成就善巧方便，二者、成就殊胜意乐，三者、成就菩萨正行，四者、成就劝赞菩提。
“复有四法，于诸恶友应当舍离。云何为四？一者、赞说二乘，二者、令退菩提，三者、增长恶法，四者、损坏诸善。
“复有四法，得值诸佛。云何为四？一者、恒以一心专念佛故，二者、称赞如来诸功德故，三者、所受律仪遍清净故，四者、以胜意乐发弘愿故。
“复有四法，供养诸佛心无懈惓。云何为四？一者、应自庆快我今供养最上福田，二者、由我供养一切众生亦当供养，三者、因供养已于菩提心当得坚固，四者、睹于如来三十二相善根增长。
“复有四法，于诸学处生尊重心。云何为四？一者、超过恶道，二者、得生善趣，三者、尊重如来，四者、圆满诸愿。
“复有四法，所应学处。云何为四？一者、于菩提心常不舍离，二者、于诸众生心行平等，三者、于波罗蜜精进修行，四者、闻无量法不生恐怖。
“复有四法，学处清净。云何为四？一者、不造诸恶，二者、深解空性，三者、不谤诸佛，四者、灭坏诸见。
“复有四法，三昧种姓。云何为四？一者、离愦闹故，二者、乐寂静故，三者、心无乱故，四者、善根增故。
“复有四法，如理之心应当成就。云何为四？一者、所修善法回趣菩提，二者、心常宴寂无有执著，三者、于解脱门常勤修习，四者、曾不求证二乘涅槃。
“复有四法，不如理心应当舍离。云何为四？一者、于诸生死有所怖畏，二者、于所修行不生信受，三者、于秘密教不求胜解，四者、于诸善根而不修习。
“复有四法，正思惟心应善修学。云何为四？一者、菩萨乃至为一众生，于无量劫受生死苦；二者、应先了知一切众生根性差别，而为说法令舍烦恼；三者、应当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降伏魔军，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者、当为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众生，以一梵音

演诸法要。

“复有四法，无怯弱心，魔不能摧。云何为四？一者、观一切法犹如幻化，二者、常与如理正智相应，三者、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四者、于一切相无所执著。

“复有四法，思惟于义。云何为四？一者、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二者、知无少法名为起者，三者、知缘生法彼即无起，四者、知法无生亦无灭坏。

“复有四法，不舍众生。云何为四？一者、不舍弘愿，二者、忍于疲苦，三者、不惜身命，四者、恒修四摄。

“复有四法，不应舍离。云何为四？一者、于诸布施而不舍离，二者、成熟众生而不舍离，三者、常自觉察而不舍离，四者、增长他善而不舍离。

“复有四法，常应摄受。云何为四？一者、微少善根亦当修习，二者、增长他善心无懈怠，三者、闻说施戒则能信受，四者、不求一切利养名誉。

“复有四法，入于正行。云何为四？一者、成就通智，二者、住大三昧，三者、修习空性，四者、无所执著。

“复有四法，善巧方便。云何为四？一者、菩萨于诸发心，以菩提心而为上首，乃至烦恼犹令顺趣无上菩提，何况发起诸善心等！二者、观诸众生乃至住于邪见之者皆为法器，三者、了知诸法无有自性，四者、修习解脱于三昧门无执著想。

“复有四法，修大慈心。云何为四？一者、修大慈心救护众生，二者、修大慈心度脱众生，三者、修大慈心觉悟众生，四者、修大慈心为令众生入涅槃故。

“复有四法，修大悲心。云何为四？一者、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诸恶道住善趣故，二者、修大悲心为令众生舍诸恶行习善法故，三者、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小乘入大乘故，四者、修大悲心为令众生离于生死得涅槃故。

“复有四法，成就神通。云何为四？一者、不惜身命无爱恋故，二者、了一切法如幻化故，三者、于诸众生起尊重故，四者、修奢摩他无散乱故。

“复有四法，得无碍辩。云何为四？一者、随顺于义不随于文，二者、随顺于法不随于人，三者、了达诸法离于文字，四者、依了文字演说无尽。

“复有四法，得陀罗尼。云何为四？一者、于诸多闻无有厌足，二者、于多闻者恭敬供养，三者、以种种名说真实义，四者、随秘密教能正趣入。

“复有四法，能得法忍。云何为四？一者、多修胜解，二者、无有退转，三者、资粮圆满，四者、精勤无倦。

“复有四法，得净辩才。云何为四？一者、于说法人无所违逆，

二者、尊重法师恭敬听受，三者、不以多闻而自憍慢，四者、于少闻者不生轻贱。

“复有四法，应当舍离。云何为四？一者、于贪瞋痴应当舍离，二者、于声闻乘应当舍离，三者、于缘觉乘应当舍离，四者、于善法相应当舍离。

“复有四法，入甚深义。云何为四？一者、于有为法深达缘起，二者、于秘密义能正了知，三者、于诸法性深生正解，四者、于一切法了达空义。

“复有四法，令愿圆满。云何为四？一者、尸罗清净，二者、净除恶业，三者、无有谄诳，四者、增长善根。

“复有四法，于诸波罗蜜而得不退转。云何为四？一者、以善巧方便，能于一波罗蜜遍通诸波罗蜜；二者、以善巧方便，随了一众生，遍了一切众生；三者、以善巧方便，证于一法清净，遍证一切诸法清净；四者、以善巧方便了知一佛，遍能了知一切诸佛。何以故？由于法性无差别故。”

佛说如是菩萨四法门时，幻师跋陀罗证无生忍，心怀踊悦，即升虚空，其身去地七多罗量。尔时，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无量光，其光普照诸佛世界，还于如来顶上而没。

尔时，尊者阿难作是念言：“如来应正等觉，现此微笑非无因缘。”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问曰：

“普闻三界遍知尊， 威德智处难思者，
已达菩提功德岸， 今现微笑有何缘？
十方五趣诸众生， 心行种性上中下，
如来于彼悉能了， 今现微笑有何缘？
人天八部诸大众， 所出种种妙音声，
比于如来清净音， 乃至不及歌罗分。
世尊光明遍十方， 普照无量诸佛刹，
日月摩尼梵天光， 无有能比如来者。
已了性空甚深法， 无我无人及众生，
有无二边皆舍离， 善知三际如水月。
今谁趣于最上乘， 绍继如来法种性，
生于广大三宝中？ 微笑因缘愿宣说。
如来所现微笑光， 为彼诸乘有差别，
于膝于肩而没者， 如斯为彼二乘人。
今者所放无量光， 此光入于如来顶，
天中胜者为何人， 于此佛乘当授记？”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见是跋陀罗不？”

白言：“已见。”

佛告阿难："此善男子，过于九万二千劫，于大庄严土善化劫中，当得成佛，号曰神变王如来应正等觉。彼佛国土，人民炽盛，安隐丰乐，地平柔软如兜罗绵，华果诸树次第行列，幢幡宝盖以为庄严，众乐自鸣妙香充遍，所须饮食应念而至，诸所受用资生之具，如忉利天而无有异。彼国常现种种庄严，是故号为大庄严土。于彼国内一切人民，皆住大乘深信坚固。彼神变王如来，寿十千岁，正法住世满百亿年。临涅槃时，授名称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告言：'汝于来世，次当作佛，号一切最胜如来应正等觉。'"

时，跋陀罗闻于如来如是记已，从空而下，顶礼佛足，而作是言："我今归命如来应正等觉及法比丘。"如是殷勤无量俱胝数百千遍，复作是言："如佛世尊，以于真如无有异故，说一切法不异真如，乃至无有差别、无有缺减、无有分别、无生无作。我今归依亦复如是。"

尔时，尊者阿难谓跋陀罗言："汝若如佛所说真如而归依者，汝今岂于佛法性中有所得耶？"

幻师答言："我身即是如来法性。所以者何？我及如来无二无别，一切诸法皆真如故。言真如者，则一切法无差别性，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尊者当知，言无二者，无所分别，是为无二。何以故？遍知诸法但有名字是佛智故。"

尊者阿难前白佛言："奇哉！世尊，此跋陀罗，乃有如是智慧辩才。昔以幻化惑乱世间，今时复以智慧惑乱。"

佛告跋陀罗言："善男子，汝实尔耶？"

跋陀罗言："如佛所作惑乱之事，我亦如是惑乱世间。所以者何？谓佛世尊于无我中说有众生及寿命者，此于世间是大惑乱。如于如来证菩提已不见少法是生死往来而说生死往来，如我意者，唯有如来是大惑乱。"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诸佛如来于无我中乃至无有生死往来，而随世俗说众生等；亦无少法名为涅槃，然为证得涅槃法故说于涅槃。"

时，跋陀罗闻是说已，前白佛言："我愿出家作于比丘。"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当与是善男子剃除须发，授具足戒。"弥勒菩萨承佛教旨，即与出家。

受于具戒既出家已，复白佛言："世尊，此出家者，唯形相耳！非真出家。若诸菩萨真出家者，谓离诸相处于三界成熟众生，方可名为真出家也。"说是语时，五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于诸漏心得解脱。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授幻师跋陀罗记法门》，亦名《渐证菩提法门》。若有众生于未来世欲见如来及为众生作佛事者，当于此经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以者何？是人则为已见如来，亦已为他施作

佛事。是故，阿难，若于此经受持读诵流通之者，则为哀愍利乐众生。若欲发趣无上菩提，亦于此经当勤修习。此经能出无上菩提，此经能生无上菩提，是故此经亦复名为《出生菩提》。若有受持此经典者，当知诸佛止住其身，何况于中如理修行！”

时跋陀罗复白佛言：“世尊，此经亦名《发觉善根》。何以故？今于佛所得闻是经，一切善根皆现前故。”

佛说是经已，尊者阿难及跋陀罗，天人大众、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六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大神变会第二十二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摩诃萨八千人。文殊师利，与商主天子，俱在会中。

尔时，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如来常以几种神变调伏众生？”

佛告天子：“我以三种神变调伏众生：一者、说法，二者、教诫，三者、神通。

“云何名为说法神变？所谓如来无碍大智，见未来世一切众生心行差别，于三宝所有信不信，及业果报皆悉了知。如佛所说，若现在世所行恶因当堕恶趣，随业受报决定无差。若彼众生善业因缘誓愿力故，从恶趣出生人天中，或以声闻、辟支佛乘及以大乘，而得解脱。经尔所劫受苦受乐，当得涅槃，当得值遇若干诸佛，如是等业决定无差。若彼众生善业因缘誓愿力故，当生欲界、色界、无色界，经尔所劫，以如是乘而得解脱，以如是行当得见佛承事供养。如是一切上中下品善不善业，乃至一念，如来悉知而为说法，是名说法神变。

“云何名为教诫神变？若如是教诸持戒者，是应作、是不应作，是应信、是不应信，是应亲近、是不应亲近，是法杂染、是法清净，乃至摄受一切功德善道资粮，行如是道得声闻乘、辟支佛乘，行如是道成就大乘，非法应离，如法应住，如佛所教决定无差。是地狱业、是傍生业、是饿鬼业、是人天业，不善应舍，善法应修，此是圣道应如是学，此等众生人天往返渐入涅槃。如是示教终不空过，是名教诫神变。

“云何名为神通神变？若为调伏憍慢众生，或现一身而作多身，或现多身而作一身，山崖墙壁出入无碍，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入地如水、履水如地，日月威德以手扪摩，或现大身至于梵世，乃至广大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所应现调伏众生，是名神通神变。”

尔时，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神变能过此耶？”

佛告天子：“如来复有殊胜神变。”即语文殊师利：“汝可演说，令诸菩萨得深法忍摧伏众魔，亦令如来菩提之法久住于世。”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来若以三千世界四大海水置于掌中，水性众生无所娆动，如是神变未为殊胜。若如来于一切法不可言说、无名无相、无色无声、无行无作、无文字、无戏论、无表示，离心意识，一切语言道断寂静照明，而以文字语言分别显示，一切世间所不能解，沙门、婆罗门闻者惊怖，是名诸佛最大神变。

“复次，如来若以三千大千世界，内于口中，于四天下无所障碍，日月光明亦不隐蔽，如本而住；其中众生，亦不觉知往来方所。世尊，如是神变未为殊胜。若如来于一切法不可说、无文字、无名相，乃至离心意识，一切语言道断寂静照明，而以文字语言宣说显示，是名诸佛最大神变。

“复次，如来不共之身神通力故，随诸众生种种示现，悉令欢喜，如是神变未为殊胜。所谓如来大神变者，无我说我，无众生说众生，无人说人，无养育说养育，无名说名，无色说色，无受、想、行、识说受、想、行、识，无处说处，无界说界；虽说眼空眼不言空，虽说色空色不言空，说眼识空识不言空，乃至意空及以法空，意识空等亦复如是。说如是等，无名无相、无动无知、无言之法，摧灭一切生灭之相，是则如来最大神变。如是神变，不与眼相应，不与色相应，不与眼识相应，不与耳声耳识、鼻香鼻识、舌味舌识、身触身识、意法意识相应。如是神变，不与身合，不与心合，无行无作，离诸境界，一切世间所不能信。何以故？言世间者，名为五蕴。凡夫于此妄生执著，或说蕴常，或说无常。以是义故，一切世间妄见蕴常，闻说无常不能生信；妄见蕴乐，闻说蕴苦不能生信；妄见蕴我，闻说无我不能生信；妄见蕴净，闻说不净不能生信；计蕴我所，说无我所不能生信；计五蕴实，闻说不实不能生信。以是义故，如来神变出过心相，闻者不欣，一切世间所不能信。

“复次，超眼境界非色法故，是名神变；超耳境界非声法故，乃至超意境界非意法故，不可显示非智所知，是名神变。复次，空无相愿不可言说，而说于空无相无愿，是名神变。无起无作，无性无相，无生无灭，本来涅槃不可言说，而说涅槃，是名神变。

“复次，布施清净净三轮故，是名神变。何等为三？谓离我相及众生相，不念菩提。持戒清净，是名神变，所谓身口意业无所作故；忍辱清净，是名神变，刹那坏灭无所著故；精进清净，是名神变，无去无来身心不动故；禅定清净，是名神变，心无所依内外寂静故；智慧清净，是名神变，照明诸法灭一切见故。

“复次，法无出相说出离法，是名神变。法无差别文字分别，是名神变。法无所行说有修行，是名神变。法无来去说有来去，是名神变。于一道证建立诸果，是名神变。于一味法分别三乘，是名神变。一切诸佛唯是一佛，说无量佛是名神变。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说无量

土是名神变。无量众生即一众生，说无量众生是名神变。一切佛法唯一佛法，说无量法是名神变。法不可示显示诸法，是名神变。法无所得修习作证，是名神变。”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解仁所说义，于一切法所有言说，悉名神变。”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一切言说实无所说，名大神变。”

说是法时，一万二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长老舍利弗，语商主天子言：“汝闻此神变不惊怖耶？”

天子答言：“我即神变，云何惊怖？”

舍利弗言：“天子以何密意而作是言？”

天曰：“一切诸法，若善不善，无动而动，名大神变。是故，舍利弗，作善业者，生于天上有大威德，如是善业不可思议。一切众生往来生死，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者名大神变。如佛所说，四种境界不可思议：一者、业境界不可思议，二者、龙境界不可思议，三者、禅境界不可思议，四者、佛境界不可思议。以是义故，说一切法名大神变，不应惊怖。复次，舍利弗，若如来说此神变，虚空界宁有怖耶？”

答言：“不也。”

天曰：“若虚空不怖，云何问言，汝不惊怖？”

舍利弗言：“汝岂同虚空耶？”

天曰：“如佛所说，若内空外空是虚空不？”

答言：“如是。”

天曰：“是故一切众生是虚空性。”

舍利弗言：“天子，如汝所说，不久亦当现此神变。何以故？超过一切境界，是大神变故。”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商主天子，往昔供养诸佛世尊及文殊师利，乃能成就如是辩才。”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文殊师利之所成熟。

“舍利弗，乃往古世过无量劫，有佛名等须弥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国名安乐，劫名欢喜。舍利弗，彼佛世界，一切众生具足安乐，乃至无有少苦恼声。彼佛国土四宝所成，金、银、琉璃及以玻瓈。地平如掌，清净柔软如天妙衣，无诸难处。天人充满，安隐炽盛，快乐无量，是故名为安乐世界。彼佛法中纯是菩萨，精进勇猛，智慧光明，得修多罗王陀罗尼，辩才无尽，善巧方便分别说法，神通智慧摧破恶魔，解脱无碍成就定忍，善知根性应病与药，具大福德智慧资粮，为诸众生不请之友，以神通力遍游佛刹入智行海，安住施、戒、智慧、多闻，无边善根方便回向，住于十力、四无所畏，一切佛

法游戏三昧诸禅解脱。彼佛世尊，以如是等诸大菩萨而为眷属。于彼世界，有转轮王名净庄严，正法化世，王四天下，七宝具足。王有千子，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净庄严王及其后宫，亦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彼等须弥如来寿七十俱胝岁。尔时，净庄严王于百千岁中，承事供养彼佛如来及菩萨众，衣服饮食一切乐具。王与千子及其后宫，得清净信，爱法欢喜更无异心，常于佛前手自供养，亲近听法。过百千岁已，时王千子及以内宫，获得四念。何者为四？一者、念佛菩萨，二者、念施，三者、念戒，四者、不忘菩提之心。得此念故，若昼若夜常得见佛及诸菩萨。后于一时，净庄严王及其眷属，为听法故往至佛所。时彼如来，为欲教化诸菩萨故，于大众中现种种神变。尔时，净庄严王前白佛言：‘世尊，颇有神变能过此耶？’佛告大王：‘如来复有殊胜神变，所谓了知过去已灭、现在不住、未来未生，无心心所而说三世心心所法，于一味中说三解脱，于一灭证说四圣谛，开示诸法空无相愿，成熟颠倒苦恼众生，说无相无为成就菩提，于不取不舍说檀波罗蜜，于无住无作说尸波罗蜜，于无我法说羼提波罗蜜，身心寂静说毗离耶波罗蜜，不乱不摄说禅波罗蜜，离彼此岸说般若波罗蜜，无所动念而行方便，离依怙相修习于慈，以无作法修习于悲，以离欣悦而修于喜，以不住法而修于舍，以无所见起于天眼，无所闻故起于天耳，无所攀缘起他心智，离于前际起宿命智，身心不动起于神足，不住于法修于念处，以无生灭修四正勤，非根说根，非力说力，诸法寂静说菩提分法，无差别修八圣道，不住寂静修奢摩他，远离法相修毗钵舍那，本来寂灭而说涅槃。’彼佛世尊，为净庄严王千子眷属，说此神变法时，八万四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净庄严王及以千子证于法忍，以佛神力，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如须弥山， 映于大海， 如来威光， 蔽诸大众。
如日初出， 破一切闇， 世尊毫相， 遍照佛刹。
如月圆满， 光明炽盛， 佛德圆满， 慧光普照。
譬如莲华， 不著于水， 佛处于世， 无所染著。
如师子王， 吼于林野， 人中师子， 吼于性空。
说一切法， 非有非无， 令离边见， 名师子吼。
于一切相， 若生若灭， 说无生灭， 名师子吼。
分别此岸， 或示彼岸， 不住诸法， 名师子吼。
分别二相， 是染是净， 诸法性净， 名师子吼。
贪瞋痴行， 从分别生， 不起分别， 名师子吼。
说生死法， 无常无我， 从颠倒起， 名师子吼。
生死涅槃， 本来寂静， 是大菩提， 名师子吼。
诸见所缚， 流转世间， 开示性空， 名师子吼。
如来导师， 所现神变， 悉能开示， 名师子吼。

“‘于一切违顺，其心不倾动，
常住于平等，名随顺法忍。
随顺佛所说，甚深寂静法，
亦不于中证，名随顺法忍。
远离诸过恶，增长于善法，
于中无所著，名随顺法忍。
说诸法空声，及一切见声，
二俱无所著，名随顺法忍。
无边佛法声，种种烦恼声，
不起声分别，名随顺法忍。
于施戒多闻，精进及定慧，
如法而修行，名随顺法忍。
不舍菩提心，平等观一切，
清净菩提道，名随顺法忍。
如来自意语，开示诸佛法，
于此无疑惑，名随顺法忍。
若我证菩提，当大师子吼，
演说此神变，如今佛所说。
我于不思议，无上大福田，
已植于种子，终无有退转。
假令大地坏，大海悉枯竭，
我所种善根，永无有退失。
了知众生心，其性如虚空，
深植菩提种，得无边福德。
如我今志乐，唯佛能证知，
天人乾闼婆，无有能知者。
我今终不求，诸天胜妙报，
我当得智慧，如佛人中尊。
我于百千岁，亲近供养佛，
发趣菩提故，修此无边业。
我今与千子，及后宫眷属，
愿常供养佛，为成熟菩提。
我今得善利，善见于诸佛，
善得闻此法，爱乐于菩提。
若爱乐菩提，则为爱乐法，
怜愍众生故，不舍于佛乘。’

“尔时，众中有菩萨名法速疾，语净庄严王言：‘大王，汝不随顺如来神变，亦非发趣无上菩提。何以故？大王，菩提者，住于法界，不来不去、无知无行、非色非相、不取不舍，如画虚空无所触碍，本

性清净。大王，菩提者，入一切处，诸法平等故；菩提无分别，离诸相故；菩提寂静，止息相故；菩提性净，离计著故；菩提不动，无杂乱故。大王，菩提者，名心平等，无所起故；菩提者，名众生平等，本无生故；菩提者，名不生生，因缘无性故；菩提者，不可显示，离心意识故。大王，菩提无所行，过诸境界故；菩提无戏论，离寻思相故；菩提为空，性相空故；菩提无相，离一切相故；菩提无愿，无所住故；菩提无作，无业报故；菩提无为，离三相故。大王，菩提者性相如是。若于此法有所愿求，徒自疲劳。何以故？如菩提性菩萨应行，能如是行，名为正行。'

"尔时，净庄严王白法速疾菩萨言：'愿为我说菩萨正行。'法速疾言：'大王，舍诸所有是菩萨行，众生平等无分别故；头陀学戒是菩萨行，戒性平等无所行故；离瞋热恼是菩萨行，忍性平等无心相故；坚固勇猛是菩萨行，精进平等离心行故；三昧解脱是菩萨行，禅定平等无所缘故；闻慧资粮是菩萨行，慧性平等无所念故；生于梵住是菩萨行，染净平等二俱离故；起诸神通是菩萨行，神通平等不生念故；具足辩才是菩萨行，法义平等离心相故；成就胜解是菩萨行，法界平等无所动故；修七觉分是菩萨行，观照平等不懈怠故；起四摄法是菩萨行，诸法平等同其事故；等心众生是菩萨行，心性平等无分别故；庄严佛土是菩萨行，清净平等如虚空故；三十二相是菩萨行，观法无相入平等故；净身口意是菩萨行，离于三业性平等故；随喜众生是菩萨行，一切众生等无我故；不厌生死是菩萨行，了知如梦性平等故；常修善业是菩萨行，知业平等无业报故；坚固修行是菩萨行，观一切法如幻化故；安忍众苦是菩萨行，了知平等苦不生故；亲近善友是菩萨行，于友非友心平等故；勤修深心是菩萨行，果报平等无所求故；多闻无厌是菩萨行，说法听法俱平等故；不悭吝法是菩萨行，平等说法不希求故；摄受正法是菩萨行，平等成熟诸佛法故；常求实智是菩萨行，第一义谛性平等故；谦下其心是菩萨行，等心谦下诸众生故；普摄一切诸善功德是菩萨行，功德平等无所念故。'

"尔时，净庄严王闻说如是诸菩萨行，欢喜踊跃，生爱乐心，即脱衣服严身之具，与法速疾菩萨。时王千子亦各脱身庄严之具，用上菩萨，作如是言：'愿令一切众生成菩萨行，得是辩才。我等今者快得善利，得见如是真善知识，恭敬供养。'

"尔时，速疾菩萨告净庄严王：'汝所供养甚为下劣，当知复有殊胜供养。'时法速疾菩萨，以偈颂曰：

"'大千界众生， 皆发趣菩提，
假令尽一劫， 男女以奉施。
若人发道意， 以信而出家，
随佛而修学， 其福胜于彼。
过去未来世， 一切诸如来，

无有不舍家， 得成无上道。
三世一切佛， 称赞出家法，
若乐供养佛， 当依佛出家。
设满恒沙界， 珍宝供养佛，
不如一日中， 出家修寂静。
彼则近菩提， 摧破魔军众，
出家不放逸， 白法恒增长。
不坏众善根， 远离诸烦恼，
舍于家业累， 顺道圣所赞。
舍家离恼缚， 除恼离魔缚，
心解行无染， 不久证菩提。’

“尔时，净庄严王闻此偈已，于自在王位一切爱欲皆悉舍离，即白佛言：“世尊，我愿于佛善法律中，出家受戒时。’等须弥如来告言：‘大王，出家无患，我常劝赞！乐著居家，非我所许！汝于王位犹有爱者，我当教汝如法而住。’

“尔时，净庄严王告千子言：‘汝等谁能绍继王业？’诸子咸言：‘我等亦乐出家，愿垂听许。’父王告言：‘汝等若悉出家，此四天下国土人民谁当养育？若汝等大悲坚固，应为作王，普令众生安住善法。’时千子中有一王子，名念大悲，即以偈颂，答父王言：

“‘父王于佛法， 所得诸功德，
我悲受王位， 亦当如是学。
我常修梵行， 尽形持八戒，
我当不饮酒， 不涂饰香华，
身去庄严具， 不卧金床座，
足不蹑金屣， 首不饰宝冠，
不著天妙衣， 不观诸妓乐，
不玩奇鸟兽， 不从宫女人。
周巡四天下， 宣行十善道，
呵责家过患， 赞叹出家法。
舍自在憍慢， 亲近佛法僧，
不退菩提心， 常厌于三界。
以施爱利益， 同事摄众生，
普令于大乘， 悉当得成熟。
昼夜六时分， 当往于佛所，
为听闻法故， 供养彼如来。’

“尔时，等须弥如来，赞念大悲王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见平等法故，住于大悲出家正信，于在家菩萨最为殊胜，与出家功

德等无有异。’尔时，净庄严王即立念大悲绍于王位，与九百九十九王子从佛出家。既出家已，等须弥如来，为说如是神变之法，于后不久获五神通，得念总持多闻智慧。时，念大悲于十五日受灌顶位，亦以是法，为四天下一切众生宣示教化。九十二俱胝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悉于等须弥如来法中出家修道，住于大乘得不退转。

“舍利弗，汝观是法无量功德，成熟一切善根众生。舍利弗，彼净庄严王者，岂异人乎？今商主天子是也。法速疾菩萨者，今文殊师利是也。彼千子者，此贤劫中千佛是也。念大悲王子者，我身是也。舍利弗，是诸菩萨深心正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说此往昔修行法时，三万二千天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仁与商主天子，久修梵行，多供养佛，种诸善根。”

文殊师利言：“大德，夫梵行者，名八圣道，是有为法；我即无为，是故我不久修梵行。夫梵行者，名有所行；我无所行，是故我不久修梵行。又梵行者，名为二相；我无二相，是故我不久修梵行。又梵行者，名灭烦恼；我无烦恼亦无所灭，是故我不久修梵行。驰骋五欲，说于梵行；我于五欲本无所行，是故我不久修梵行。超过魔道，名为梵行；我常安住诸魔道中，是故我不久修梵行。成就善法，名为梵行；我于善恶都无所得，是故我不久修梵行。声闻、缘觉所住正位，名为梵行；我无所证，是故我不久修梵行。修涅槃道，名为梵行；我于涅槃无所愿求，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复次，舍利子，汝所说我多供养佛。汝谓如来可供养耶？所以者何？如来非色亦不可见，云何而得供养如来？如来非受息一切受，如来非想离一切结，如来非行毕竟无作，如来非识出过心意，云何可得供养如来？复次，如来行于性空非眼色界，住无相际非耳声界，离于二相非鼻香界，无可知相非舌味界，无障碍相非身触界，入于平等非意法界，云何可得供养如来？又如来者名为法界，名曰如如入于实际，住于大空，不动本性，断诸戏论，无所攀缘，不住于识，不依三界，亦不住于今世后世，常寂极寂，离身口意，无形无相，无毁无誉，无漏无失，犹如虚空遍一切处，云何可得供养如来？

“复次，舍利弗，如汝所说种诸善根。此善根者，非身见根，非贪瞋根，非颠倒根，非五蕴、六入、七识住根，非八邪、九恼、十不善根。彼善根者，非戒学根，非心学根，非慧学根，非正趣道根，非明解脱根，非四谛、六通根，非九次第定、十无学根，非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根。又善根者，非结使根，非障碍根，非恶作根，非生灭见根，非断常见根，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根，非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根。彼善根者，非妄念根，非无明根，非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恼根。彼善根者，非欲界、色界、无色界根，非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根，非慈悲喜舍根，非声闻、缘觉所证之根。菩萨善根者，

所谓心无所住一切智根，无自作他作根，忍辱调伏根，庄严身口意根，大慈大悲根，成熟一切众生根，摄受一切法根，成就一切佛法根，不断三宝种根，舍一切所有不求果报根，积集众善不求释梵根，发大精进不乐小乘根，修习禅定不味著根，以无所舍行智慧根，遍入诸行修方便根，具足十力、四无畏根，得陀罗尼无碍辩根，获神通力净佛土根，趣菩提树转法轮根。”

时，文殊师利说此三种决定义已，一切大众咸称善哉，以种种华散于世尊及文殊师利上，作如是言：“若佛刹中无文殊师利，佛不出世。非文殊师利，不能成熟一切众生广大善根。若有得闻文殊师利所说法门，不惊不怪，远离一切魔业障碍，于此大乘得清净光明。”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七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大神变会第二十二之二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赞商主天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天子，汝闻文殊师利所说神变，而能了知于余神变，更无惊怖。何以故？一切世间大惊怖者，所谓于常想中说无常想，于乐想中说于苦想，于我想中说无我想，于净想中说不净想，于有想中说于无想，于诸见中而说空想，寂静想中说于无想，于三界中说无愿想，于我我所说无著想。若于是中不惊不怖，是则名为住正调伏。何以故？若生惊怖，则于是法不能受持，所谓执著于我及以我所。若无执著则无所住，无所住则无所动，无所动则无来去，无来去则无所受，无所受则无所取，无所取则无颠倒，无颠倒则无邪见，无邪见则无正信，无正信则无正见，无正见则无正定，无正定则无乱心，无乱心则无住处，无住处则无建立，无建立则无识相，无识相则无思惟，无思惟则无所得，无所得则无攀缘，无攀缘则无分别，无分别则不见自他，不见自他故则无相续，无相续故则无热恼，无热恼故则无烦恼因，无烦恼因故得见光明，见光明故则得智慧，得智慧故得广大心，得广大心故魔不得便，摧伏魔故则无障碍，无障碍故则为现前得一切佛法。如是，天子，于一切法无生无作，开示演说，是则名为说大神变。”

尔时，舍利弗白文殊师利言：“如我所问，仁者皆以秘密说耶？”

文殊师利言：“舍利弗，一切诸法，文字合集假名安立。文字无尽，随乐而说诸法无性，如应得解。舍利弗，一切法自性离，无积集，无所见，但随乐欲如应演说。而此法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不在方，不离方，无集无散。若以文字说一切佛法、一切众生法，不从身出，不从心出，从因缘生。如彼文字无有积集，心心所法亦无积集；如心心所无有积集，一切烦恼障碍亦无积集；如烦恼障碍无有积集，智慧亦无所积集。是故烦恼、智慧二俱舍离，烦恼、智慧无所住

故，是则名为说大神变。”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何等是菩萨智？”

文殊师利言：“苦智不厌诸蕴故，集智积集善根故，灭智示有生故，道智离恶道故，因智所作不坏故，缘智断生死故，佛智令入证故，缘生智无所著故，蕴智除蕴魔故，界智法界平等故，处智善观空聚故，施智无非时故，戒智摄诸破戒故，忍智守护众生故，精进智作善业故，禅定智不离定心故，智慧智了知诸法故，方便智成熟众生故，慈智拔诸有故，悲智无疲倦故，喜智爱乐法故，舍智成就佛法故，观察智住念处故，正勤智顺平等故，神足智无作用故，信根力智离一切著故，精进根力智摧破一切烦恼故，念根力智不失念故，定根力智一切法平等故，慧根力智知诸根性故，菩提分智自然觉故，道智拔诸恶趣故，尽智善根无尽故，无生智得无生忍故，念佛智成就佛身故，念法智转法轮故，念僧智入平等众故，念舍智不舍一切众生故，念戒智圆满一切愿故，念天智离一切恶故，众生根智了知无量故，圆满智于戒无缺故，众生药智如实相应故，处非处智不见处故，十力智摄诸声闻、缘觉故，无畏智了知障非障故，过去世无碍智无所著故，未来世无碍智一切法无所趣故，现在世无碍智无所住故，一切众生受无量身智从语言生故，一切众生言音差别智从心生故，一切众生心所动智能觉了故，无过失智了知一切众生过失故，无卒暴智能息一切诸斗诤故，不失念智安住乱心众生故，摄众生智摄诸懈怠故，佛不共智知应化故，大方便智依般若故。天子，是名诸菩萨智。以是智故，当得如来无碍大智。”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希有！希有！是菩萨智，于三界中最为殊胜，不可以少庄严而能成就。若能发生是智慧者，为大神变。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于此法具足庄严？”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闻一切众生本来寂灭，不生惊怖，是名菩萨具足庄严。”

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

答言：“若行菩提而无所住，是名菩萨。”

又问：“云何名摩诃萨？”

答曰：“已度诸行圆满大智，为摩诃萨。”

又问：“云何说为殊胜众生？”

答曰：“以智慧故不著于法，以方便力摄受一切，是故说为殊胜众生。”

又问：“云何名为清净众生？”

答曰：“不与一切烦恼住故，为除众生烦恼病故，发大精进，是名清净众生。”

又问：“云何名为极清净众生？”

答言：“若为度脱一切众生，净修道品，是名极清净众生。”

又问：“云何菩萨为世导师？”

答曰：“若能安住所行之道，成熟无量无边众生，是名导师。”
又问：“云何菩萨住于调伏？”
答曰：“若于所应调伏众生，能令安住究竟调伏，是名调伏。”
又问：“云何菩萨而得勇猛？”
答曰：“若能成熟一切众生，摧破魔怨令出生死，是名勇猛。”
又问：“云何菩萨难可沮坏？”
答曰：“若能成满往昔誓愿，不求声闻、缘觉道证，是名菩萨难可沮坏。”
又问：“云何菩萨胜出一切？”
答曰：“以智方便护持正法，成熟众生，一切天人靡不瞻仰，是名胜出。”
又问：“云何说法？”
答曰：“依佛所说，摧灭一切众邪异论，是名说法。”
又问：“云何说律？”
答曰：“自住于戒，能断众生烦恼恶业，是名说律。”
又问：“云何具足利益众生？”
答曰：“所集善根回向一切，是名具足利益众生。”
又问：“云何直心？”
答曰：“于贪恚痴谄曲众生，不生恚碍。”
又问：“云何不谄？”
答曰：“所言诚实。”
又问：“云何离诳？”
答曰：“谛思后言。”
又问：“云何离慢？”
答曰：“于一切众生不起贡高。”
又问：“云何大施？”
答曰：“所集难得无上菩提，犹施众生，何况世间所有之物！”
又问：“云何具戒？”
答曰：“乃至失命终不舍于菩提之心。”
又问：“云何为忍？”
答曰：“能忍逼迫，不逼恼他。”
又问：“云何精进？”
答曰：“简择诸法无少可得。”
又问：“云何禅定？”
答曰：“不见欲界。”
又问：“云何智慧？”
答曰：“无所分别。”
又问：“云何住慈？”
答曰：“观众生界空无所有。”
“云何住悲？”

答曰：“知诸法空而不舍精进。”
“云何住喜？”
答曰：“住大寂乐，求法无厌。”
“云何住舍？”
答曰：“不染世法能救世间。”
“云何身清净？”
答曰：“随意生身，于一切众生平等示现。”
“云何语清净？”
答曰：“凡所说法终不空过，悉能满足一切众生。”
“云何意清净？”
答曰：“一切众生所有心念，于一心中悉能了知。”
“云何天眼？”
答曰：“能见一切色相光明，而无所著。”
“云何天耳？”
答曰：“闻一切声离诸声相。”
“云何他心？”
答曰：“了知诸心生灭流注。”
“云何宿命？”
答曰：“不动实际了知前际。”
“云何神通？”
答曰：“不动魔业摧破诸魔。”
“云何调伏？”
答曰：“能调一切难调伏者。”
“云何为护？”
答曰：“不为诸根之所扰乱。”
“云何调顺？”
答曰：“一切诸法所不能动。”
“云何寂静？”
答曰：“处烦恼火而不为烧，度烦恼者而演说法。”
“云何净信？”
答曰：“若说佛身是色相法，终不信受不为所坏。”
“云何菩萨善巧方便？”
答曰：“若见众生烦恼过失，等于菩提，是名菩萨善巧方便。”
说此法时，万二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世尊赞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善能演说诸菩萨行，则为已摄一切菩萨无量功德。”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仁于往昔，恭敬供养几佛世尊得是辩才？”

文殊师利言：“譬如幻人心数已灭。”

天曰：“众生心相尚不可得，何况幻人而有心灭？”

答曰：“诸佛如来性相如是，我依是法供养如来。”

天曰：“仁者，行檀波罗蜜为久近耶？”

答曰：“如佛所化人，若有问言久近行檀波罗蜜，当云何答？”

天曰：“无可答也。”

文殊师利言：“我亦如是，云何乃问久近行耶？”

天曰：“汝住悭耶？”

答言：“如是。”

又问：“汝意云何？”

答曰：“我不舍佛法及一切众生，是故为悭。”

天曰：“如文殊师利所说义者，亦破戒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破戒者，则堕恶趣。我为度脱苦众生故，入恶趣中，故名破戒。”

又问：“汝起害心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害心者，名为不爱。我于烦恼及以二乘，都无所爱，故名害心。”

又问：“汝懈怠耶？”

答言：“如是。”

又问：“汝意云何？”

答曰：“我不起身口意业，无所进求，不取不舍故名懈怠。”

又问：“汝散乱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散乱者，非谓不住解脱心耶？”

天曰：“如是。”

答曰：“我为成熟一切众生，不住解脱，故名乱心。”

又问：“汝无智耶？”

答曰：“如是。”

又问：“汝意云何？”

答曰：“夫无智者，同诸愚惑，不怖生死，岂不尔耶？”

天曰：“如是。”

答曰：“我于生死不惊不怖，为欲成熟愚惑众生，同其事业，故名无智。”

天曰：“汝为世间堪供养者？”

答曰：“我于一切生杀害心。”

又问："汝意云何？"

答曰："我杀害彼贪欲瞋痴故，为世间堪供养者。"

天曰："如汝所说，令诸世间悉当惊怖。"

答言："天子，若实际惊怖，则世间惊怖。何以故？一切世间即实际故。"

又问："若复有人谤毁此说，当何所至？"

答曰："当至涅槃。"

又问："以何意耶？"

答曰："圣解脱中无有文字，是故毁于言说，得至涅槃。以是义故，一切诸法本来解脱，不复解脱。"

又问："是义云何？"

答曰："已解脱者，宁更解脱？"

又问："谤正法者，岂不入地狱耶？"

答曰："若已解脱则离诸垢，云何趣地狱耶？"

天曰："文殊师利，如汝所说无赞助者？"

答曰："空无相愿中，何所赞助？"

又问："修空行者，当何所住？"

答曰："当住于慈。所以者何？众生如幻自性空故。"

天曰："文殊师利，云何了知诸众生界？"

答曰："见一切众生，从因缘起，不断不常，是故遍知众生界也。"

又问："众生界者，为何义耶？"

答曰："众生界者即是法界。"

又问："云何法界？"

答曰："自性空界名为法界。"

又问："何谓空界？"

答曰："超过一切境界是虚空界。"

又问："何等是超过界？"

答曰："是佛境界。"

又问："何谓佛境界？"

答曰："眼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眼、眼色、眼识境界故；耳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耳、耳声、耳识境界故；乃至意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意、意法、意识境界故。色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色境界故；受、想、行、识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受、想、行、识境界故。无明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无明界故；乃至老病死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老病死境界故。欲界是佛境界，无贪相故；色界是佛境界，非对除贪故；无色界是佛境界，非无明见故。无为界是佛境界，无二相故；有为界是佛境界，非三相故。天子，是名佛境界。如是境界入一切界，若边无边皆悉摄受。菩萨善入是境界故，常行世间一切境界，超过魔界，佛界、魔界如实了知，寂静平等，是则名为最

大神变。

“复次，菩萨不住平等，以平等法成熟众生。云何平等及非平等？一切诸法自性空寂，如是了知名住平等；不能入于诸法性空，名非平等。菩萨成熟如是众生，而亦不住空平等故。一切诸法，无愿平等，无作平等，无生平等，无灭平等，离染平等，寂静平等，无性平等，灭平等，涅槃平等。彼不了知是平等法，菩萨成熟如是众生，而亦不住于平等故。是故菩萨不住平等，不离平等，是菩萨行。”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愿为我说诸菩萨行。”

文殊师利言：“天子，菩萨行者，不可思议。”

天子言：“云何菩萨行不可思议？”

文殊师利言：“贪行是菩萨行，贪不可思议故；瞋行是菩萨行，瞋不可思议故；痴行是菩萨行，痴不可思议故；悭吝是菩萨行，无施想故；不毁戒是菩萨行，不取戒相故；不恚害是菩萨行，无忍想故；不懈怠是菩萨行，离精进念故；不散乱是菩萨行，不住定故；离愚痴是菩萨行，不作智想故；无烦恼是菩萨行，无所断故；无贪爱是菩萨行，离身相故；悲愍心是菩萨行，舍女人慈故；无染污是菩萨行，呵责五欲故；离非法是菩萨行，积集善根故；无吝惜是菩萨行，舍身命故；灭诸恶是菩萨行，无热恼故；无所著是菩萨行，离爱非爱故；无所坏是菩萨行，正观烦恼故；不怖畏是菩萨行，入无边生死故；大精进是菩萨行，荷负一切众生故；不退转是菩萨行，成满昔愿故；众宝行是菩萨行，摄三宝故；一切行是菩萨行，勤修助道法故；无障碍是菩萨行，离二边故；无过失是菩萨行，智者所赞故；安住心是菩萨行，念一切众生故；无分别是菩萨行，等观一切故；善丈夫是菩萨行，荷担无倦故；勇猛是菩萨行，摧破一切烦恼故；坚固是菩萨行，所作不中废故；胜出是菩萨行，精进不退故；随顺是菩萨行，于诸同侣无违逆故；欢喜是菩萨行，于行恶者令欢喜故；信乐是菩萨行，见佛闻法事师欣悦故；金刚甲胄是菩萨行，不毁律仪故；庄严佛土是菩萨行，净其心故；超过一切是菩萨行，入最上乘故；知恩报恩是菩萨行，不断佛种故；智慧方便是菩萨行，摄受无断故。”

说此菩萨行时，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商主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快哉！善说此菩萨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为已受如来记别。”

佛告天子：“如是，如是，汝如所言。我昔得此行时，燃灯世尊与我授记，我时获得无生法忍，是名如来最大神变。若久成就清净业者，乃能修习此菩萨行。”

尔时，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名无生？云何当得此无生忍？”

佛言：“无生者，非先有生后说无生，本自不生故名无生；非先有起后说无起，本来不起故名无起；非先有相后说无相，本来无相故名无相；非先有作后说无作，本自无作故名无作；非先有众生后说于

空，众生性空故说为空。如是了知，无生无灭，本无所染，是名无生。

“云何为忍？如是忍可，一切众生、一切刹土本来不生，是名为忍。如是忍可，一切声闻、辟支佛本来不生，是名为忍。如是忍可，一切菩萨、一切诸佛本来不生，是名为忍。如是忍可，一切诸法本来不生，是名为忍。天子，以诸法不生故，刹那刹那空；以刹那空故，名为无相；刹那无相故，色刹那空；色刹那空故，受、想、行、识刹那空；识刹那空故，界刹那空；界刹那空故，处刹那空。若刹那空则无所有，无所有故则无所染，无所染故则自性离，自性离故，是名一切法本来寂静。能如是忍入于平等，是则名为得无生忍，受菩提记。得此忍者为无所得。云何名为有所得者？见我、我所二相可得，名有所得；见众生、寿者、养育、我、人二相可得，名有所得。何谓无所得？见我自性及我所性，了知无二，名无所得，是则名为成就于忍。天子，菩萨于无数劫修行此忍，是名如来最大神变。”

说此忍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大光遍照一切世界，百千音乐不鼓自鸣，于虚空中雨众妙华，四万二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九万菩萨得随顺法忍。以佛神力，令此娑婆世界，如燃灯佛入莲华城时，等无有异。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无量百千种种色光从佛口出，遍照无量无边世界乃至梵世，日月光明悉不复现，绕佛三匝还从顶入。

尔时，慧命阿难，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我问光庄严，光明无与等，
破诸烦恼闇，微笑何因缘？
摧破众魔怨，降伏诸外道，
我问十力者，何缘现微笑？
如来殊妙色，具三十二相，
十方所尊敬，微笑何因缘？
智海智慧树，开导诸群生，
功德无有边，何缘现微笑？
名称遍三世，离垢具三明，
已度三解脱，何缘现微笑？
破生死医王，足下辋轮具，
金刚身不坏，微笑何因缘？
谁能具此忍？谁修此净行？
志求佛功德，由是尊微笑？
导师所示现，是必有因缘，
善哉演梵音，令众咸欢喜。”

佛告阿难："我说此法门时，七万二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万二千菩萨获无生忍。阿难，汝见是商主天子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言："阿难，此商主天子，已曾供养无数诸佛，劝发无量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此商主天子，过三百阿僧祇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功德王光明如来、应、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国名清净，劫名无垢。其土皆以七宝所成，地平如掌，有八阶道，宝网弥覆，种种庄严。彼佛刹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及余外道勒迦波利罗婆若迦等，无诸魔事坏正法者，亦无八难及诸非法苦恼之声，随心所念饮食自然。彼土众生衣服珍玩，犹如他化自在诸天，身皆金色三十二相，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清净世界。彼功德王光明如来，寿四十小劫。彼佛法中有六十二俱胝菩萨，以愿力故随佛涅槃。阿难，若有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得如是忍，一切当生清净世界，为功德王光明如来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尔时，会中有天子名曰观察，以天曼陀罗华散如来上，作如是言："若功德王光明如来成无上道时，我当生彼清净世界，为转轮王，承事供养彼佛世尊、诸菩萨众，次补佛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难："此观察天子，当于彼功德王光明如来法中，作转轮王，名曰善见。以无量供具恭敬供养彼佛如来，具足圆满助菩提法，当于彼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普光明如来应正等觉。阿难，彼善见王，立其长子绍王位已，于彼佛所出家修道。彼佛世尊临涅槃时，便与授记：'此善见菩萨，于我灭后，次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授记已便入涅槃。"

尔时，舍利子告商主天子言："如来已授汝菩提记。"

天子言："大德，如佛所化人而与授记，我亦如是。如真如性不增不减，如来授记，亦无增减。"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是法门，汝当受持广为人说，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摄受未来诸菩萨故。"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已顶受，当何名之？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说大神变》，亦名《文殊师利所说密语》，亦名《商主天子所问》，如是受持。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信受读诵，为他广说，则为已摄一切功德。"

佛说此经已，慧命阿难并余比丘，商主天子及无量无边阿僧祇那由他诸天子等，文殊师利及无量阿僧祇十方世界诸来集会菩萨摩诃萨众，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八

元魏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
摩诃迦葉会第二十三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舍婆提城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五千人俱，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俱。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德藏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尔时，世尊与百千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摩诃迦葉在大众中，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欲少问如来应正遍知。若佛听许，乃敢咨问。"

佛告迦葉："恣汝所问，如来悉能为汝分别，断汝疑心，令得欢喜。"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涅槃于正法中出家，当云何学？云何行？云何修观？"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今善能问于如来如是之义。如汝所问，为利一切诸天世人令得安乐。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

佛告迦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涅槃于正法中出家，应学净戒，具律仪戒，具正法教，于清净戒微细不犯，应如是学。随顺正法离谄曲心，远离贪欲具足惭愧，常畏生死乐求远离，厌离生死常念涅槃，若在树下，若山岩间，若在静室，若在窟中，初修正意，念于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婆伽婆，生具足种姓，具足善根，具足无量净戒、无量三昧、无量智慧、无量解脱、无量解脱知见，具足一切无边佛法不可思议，具足无等无边功德实语真语，所言无二不诳众生，为大医王能拔毒箭，为不请友具大慈悲，为大导师说甚深法令入甚深，说寂灭法令得寂灭，空无众生，无相断相，无愿离愿，无有戏论离诸戏论，甚深难见难觉，其性远离，离于有无，无行断行，无说离说，无相平等，离垢清净，无取无舍，能灭诸苦，能断渴爱令至涅槃。

"迦葉，比丘如是一日若过一日，在于静室心念如来，作是思念：'我得人身，得出家道，得比丘法，亲近如来，不应懈怠。所以者何？于此修戒当得道果。以是因缘于未来世，若佛出世当得见佛，佛出世难如优昙华。'迦葉，比丘修行，应学慧命须菩提之所修行。迦葉，如来应正遍知，难得见闻；于正法中而得出家，具比丘戒，甚为希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正法中出家者，为二事故。何等为二？一者、为现得道果故，二者、为见未来佛故。

"迦葉，有诸痴人，受著袈裟违背如来，自谓我得道果圣人。是人若在静室，若在窟中，贪心思念：'一切施主施我衣钵。'作如是念：'如来不知我，不觉我，不见我。'迦葉，比丘若在静室，若在窟

中，若行若坐若卧，若念贪欲，若念瞋恚，及余种种诸恶觉观。随所住处，其中诸神知彼比丘，心生愁忧，作如是念：‘此诸比丘非法非宜！于正法中得出家已，思惟如是不善之法。’迦葉，彼诸神等知彼比丘，各作方便令不安隐。迦葉，彼诸天神以少善根得少智慧，尚知他心，况复如来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具行智慧！

“迦葉，如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觉，无所不证。迦葉，如来具足无碍智慧，于三世法皆悉了知。是故，迦葉，善男子、善女人，于正法中得出家者，应作是念：‘诸佛如来悉知我心，十方世界现在诸佛亦知我心，莫于佛法作沙门贼。’迦葉，云何名沙门贼？沙门贼有四种。何等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门之贼；二者、于日暮后，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门之贼；三者、未得圣果，自知凡夫，为利养故，自称我得阿罗汉果，是名第三沙门之贼；四者、自赞毁他，是名第四沙门之贼。迦葉，是名四种沙门之贼。

“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势力，于阎浮提一切众生，所有珍宝、金、银、琉璃、真珠、珊瑚、琥珀等宝，刀杖加害皆悉夺取。迦葉，于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宁为多不？”

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

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圣果，自知凡夫，为利养故，自称我得须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于彼。”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说此律仪之法。谁闻此法，未得圣果自说得道，受一盏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欲离生死者，应如是行，如救头燃。迦葉，若复有人身具大力，于四天下众生资身之具，加以刀杖悉皆夺取。迦葉，于意云何？彼人以此劫夺因缘，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凡夫人未得圣果，为利养故，自称我得斯陀含果，受一食施，罪多于彼。迦葉，若复有人于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资具，金、银、琉璃、真珠、珂贝、琥珀、珊瑚种种诸宝，无价宝衣、骑乘宫殿、饮食之具，刀杖加害悉皆劫夺。迦葉，于意云何？彼人以是劫害因缘，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有众生未得圣果，自知凡夫，为利养故，自称我得阿那含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罪多于彼。迦葉，若复有人身具大力，于中千世界一切众生，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乐具，刀杖加害悉皆劫夺。迦葉，于意云何？彼人以是加害因缘，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有众生未得圣果，自知凡夫，为利养故，自称我

得阿罗汉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罪多于彼。迦葉，宁夺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一切乐具，不应自称我得圣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迦葉，我观沙门法中，更无有罪重于妄称得圣果者。

“迦葉，声闻之人有四恶欲。何等为四？一者、求见未来世佛，二者、求作转轮圣王，三者、愿生刹利大姓，四者、愿生婆罗门大姓，是名四种恶欲。若有所求乃至涅槃，亦名恶欲，是名如来秘密之说。

“迦葉，声闻之人有四种性，于一切时一切事，所不应作。何等为四？一者、著我，二者、著人，三者、犯戒，四者、求未来佛法。此四种性，声闻之人，于一切时一切事，所不应作。

“迦葉，若有沙门、婆罗门持净戒者，我为彼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为彼恶欲人说。为持戒人心不谄曲，求涅槃者令其安隐，是故为说。迦葉，我今更说，令诸行者闻已欢喜。迦葉，若复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四天下一切众生，若一劫若减一劫。迦葉，若复有人，以一器水施于持戒正命之人。彼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胜前布施，无量无边。迦葉，是恶欲人，若受人施伤害于人，过于一切恶友怨敌。

“迦葉，出家之人微细烦恼，复有四种具彼烦恼，如负重担入于地狱。何等为四？一者、见他得利心生嫉妒，二者、闻经禁戒而反毁犯，三者、违反佛语覆藏不悔，四者、自知犯戒受他信施。迦葉，是名四种微细烦恼，出家之人具此烦恼，如负重担入于地狱。迦葉，有四种相似沙门。何等为四？一者、恶戒，二者、我见，三者、诽谤正法，四者、断见。是名四种相似沙门。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于地狱。何等为四？一者、多闻放逸自恃，多闻而生放逸；二者、利养放逸，得利养故而生放逸；三者、亲友放逸，依恃亲友而生放逸；四者、头陀放逸，自恃头陀自高毁人，是则名曰四种放逸。迦葉，出家之人具四放逸堕于地狱。”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相似沙门，身被袈裟，毁灭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汝莫以此问于如来。何以故？迦葉，彼愚痴人实有过恶，如来不说；以恶欲故，其心妄执邪行谄曲，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彼愚痴人实有过恶，如来不说。”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久住世间为我说法。”

佛告迦葉：“如来不久当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住世一劫若减一劫，守护正法。”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彼诸痴人，假使千佛出兴于世，种种神通说法教化；彼愚痴人，于彼恶欲不可令息。迦葉，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众生，具足善根，其心清净，能报佛恩守护我法。”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宁顶戴四大天下一切众生，山河石壁城邑聚落，满于一劫若减一劫，不能闻彼愚痴众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宁坐于一胡麻上，满于一劫若减一劫，不能闻彼不信痴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宁在于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亿岁不能闻彼不信痴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宁受于一切众生瞋恚、骂辱、挝打、加害，不能闻彼不信痴人偷法大贼毁禁之声。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浅，如是重担我不能堪。

"世尊，唯有菩萨，堪能荷负如斯重担。世尊，我于此中欲说譬喻。世尊，譬如有人，年耆极老，年百二十，身瘦长病，卧在床席不能起止。时有一人巨富饶财，赍持珍宝至病人所，而语之言：'我有缘事当至他方，以宝相寄，为我守护。或十年还，若二十年，待我还时，汝当归我。'彼老病人卧在床席，无有子息唯独一身。彼人去已未久之间，时彼病人困至命终，所寄财物悉皆散失。彼人行还，求索无所。世尊，声闻之人亦复如是，智慧微浅修行甚少，又无伴侣，不能久住在于世间，若付正法不久散灭。"

尔时，世尊赞迦葉言："善哉！善哉！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痴人得闻此已，生于悔心。"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欲说第二喻。世尊，譬如有人身力盛壮，无诸患苦离一切病，寿命无量百千万岁，生大种姓具足财宝，善持净戒，有大慈悲，内怀欢喜，能舍一切众生烦恼，其心勇猛利益多人令得安乐，利益天人。时有一人，赍持宝物来至其所，而语之言：'我有缘事当至他方，以宝相寄，当好守护。若十年还，若二十年，待我来时，当见相还。'其人得宝藏积守护，彼人行还即便归之。世尊，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以法宝付诸菩萨，无量千亿那由他劫，终无失坏，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不断佛种，不断法轮，僧宝具足。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萨乃能堪受。

"世尊，此弥勒菩萨摩诃萨，俱在此会，如来付之。于当来世后五百岁法欲灭时，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悉能守护流演广说。何以故？世尊，此弥勒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当证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譬如国王第一太子灌顶受位，当为王事如法治世，王诸群臣悉皆朝宗。世尊，弥勒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治法王位守护正法。"

尔时，世尊赞摩诃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说。"

尔时，世尊即伸右手，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阿僧祇劫善根所集，其指掌色犹如莲华，以摩弥勒菩萨摩诃萨顶，作如是言："弥勒，我付嘱汝。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正法灭时，汝当守护佛法僧宝，莫令断绝。"尔时，如来伸金色手，摩弥勒菩萨顶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光明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尔时，地天及虚空天，上至阿迦腻吒天，悉皆合掌，白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如来以法付嘱圣者！唯愿圣者，为利一切诸天人故，受

此正法。”

尔时，弥勒菩萨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为利益一一众生，尚受无量亿劫之苦，况复如来付我正法，而当不受？世尊，我今受持，于当来世，演说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弥勒菩萨说此语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不应于余众生而起诤论及增上慢。何以故？世尊，正事业者，谓护正法。世尊，若声闻、辟支佛，不能荷负菩萨重担。”

尔时，世尊赞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今日至于我前作师子吼，受持守护如来正法。如是恒河沙等，过去诸佛前诸大菩萨，亦复如是，作师子吼守护正法。”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说当来世愚痴人辈，自称菩萨，自称沙门，为名利故，恼乱施主知识亲属。唯愿世尊说其过恶。何以故？若世尊说其过恶，我得闻已，自摄心行。彼愚痴人闻如来说，或得信解，如来知我，如来觉我。”

尔时，世尊告弥勒言：“善哉！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彼痴人过。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众生，自称说言我是菩萨，彼诸恶欲我今说之。弥勒，具四法者自称菩萨。何等为四？一者、求利养，二者、求名闻，三者、谄曲，四者、邪命。弥勒，具此四法，是故自称我是菩萨。”

佛告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自称菩萨而行狗法。弥勒，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见后狗来，心生瞋嫉啀喍吠之，内心起想谓是我家。”

佛告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亦复如是，自称菩萨行于狗法，至他施主家中生己家想，既起此想便生贪著，前至他家见后比丘，瞋目视之心生嫉恚，而起斗诤互相诽谤言：‘某甲比丘有如是过，某甲比丘有如是过。汝莫亲近某甲比丘，汝若亲近某甲比丘。’则为众人之所轻贱，增长罪垢。如是之人心生嫉妒，行饿鬼因、贫贱之因，为自活故，妄称己身以为菩萨；为衣食故，赞叹如来智慧功德，令余众生生于信仰；内自犯戒，恶欲恶行。”

佛告弥勒：“汝观来世，有如是等大怖畏事。师子之兽，应师子吼作师子业，非野干鸣，作野干业，赞叹能舍一切财物，而自悭吝不能离贪；赞叹慈愍，自行瞋恚；赞叹忍辱，自行不忍；赞叹四摄自不能行，布施、爱语、利益、同事，但有言语，而不能学乐精进菩萨之行。

“弥勒，往昔过去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曰智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婆伽婆。弥勒，彼佛出于五浊恶世时，佛法中有一菩萨比丘，名乐精进，具足念慧，少欲知足，顺如来教游诸

村邑，为人说法，国王、大臣、一切人民之所知识尊重恭敬。时，彼比丘欲入城邑先自观察，若得尊重爱语赞叹，然后入城。复游邪见不信之处，于彼不得善语供养，唯得瞋恚、骂詈、挝打，而彼比丘被忍辱铠，安住大悲不舍众生，亦不瞋恚不生悔心。弥勒，乐精进菩萨所化众生，悉为比丘而作施主，奉施衣食、卧具、汤药。”

佛告弥勒：“于意云何？时彼比丘不至余家，有嫉妒不？”

弥勒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弥勒：“汝观乐精进菩萨利益之心，少欲知足，大悲观察，城邑聚落不得食处则止不入；化邪见人，为余比丘而作檀越，更不重入；化诸邪见不信之处，令其正信，瞋恚打骂心不瞋恨。如是，弥勒，过去之世，诸大菩萨入于村邑，为化众生不为自活。弥勒，莫作异观，尔时乐精进菩萨，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弥勒，是故菩萨，若入村邑欲化众生，当学乐精进菩萨摩诃萨，复应学余大菩萨行，莫学狗法。”

佛告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比丘自言菩萨，为衣食故入于聚落，不为教化众生入于聚落，唯为财物，递相诽谤。自得便喜，见他得利愁忧瞋恚；自求不得便生愁忧，见他不得便生欢喜。弥勒，汝观彼人如是颠倒。为菩萨法，所有乐具，应悉舍与一切众生。何以故？以大悲心故，发广大愿令诸众生悉得乐故。弥勒，譬如长者居士，唯有一子颜貌端正，敬顺父命，爱之甚重，以少因缘系在牢狱，父时闻之亲自入狱。弥勒，于汝意云何？如是长者，入于牢狱为何事故？”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为见子故，入于狱中求出解脱。”

佛告弥勒：“言牢狱者，即是生死；长者居士，喻诸菩萨；言一子者，如诸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如一子想。弥勒，如彼长者居士入于牢狱，为见其子愍而救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入于聚落，不为饮食、衣服、卧具，为化众生令得解脱。”

佛告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彼诸比丘入于聚落，持诸香华与人作信，以求衣服、卧具、饮食。”

佛告弥勒：“比丘之法，不应如是作不贱业入于村邑。若入村邑，应为求法求善知识，莫怀谄曲，莫起憍慢，应作法语，莫说世事，莫说田宅苦乐得失、王事、贼事、城邑聚落军众之事，莫说男女婚会之事，唯应说法赞佛功德，叹说正法，叹说圣僧，说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法。”

佛告弥勒：“若满三千大千世界珍宝乐具，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珍宝乐具，施诸众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他人说一四句偈，令其得闻。彼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胜前功德，无量无边阿僧祇数。”

佛告弥勒：“观此比丘，入于村邑有大利益。弥勒，若入城邑，

勿得远离赞叹三宝论说世事。何以故？弥勒，若金、银、琉璃、真珠、玛瑙、珊瑚诸宝及诸乐具，不能令人离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弥勒，唯有正法能大利益，离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如来微密之法。”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三千大千界， 珍宝满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说一偈法， 功德为甚多！
三界诸乐具， 尽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为最胜！
此功德胜彼， 能离诸苦恼！”

佛告弥勒：“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满无边世界珍宝，施诸佛如来。若有菩萨，以大悲心为一众生说四句偈，功德胜彼。”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恒沙世界， 珍宝满其中，
以施诸如来， 不如一法施！
施宝福虽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胜， 况多难思议！”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弥勒，如来有光，名曰一切功德庄严，在右掌中。我以此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所须一切乐具，悉皆充足，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乘与乘，须宝与宝，如是等事我悉能与。弥勒，一切众生虽得此乐，于生死中不能解脱。弥勒，是故如来，不施众生世间乐具，但与出世无上法宝，众生闻已毕竟离苦。是故，弥勒，汝等悉应学于如来无上法施，莫重世间资生施也。

“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正法灭时，有诸比丘自称菩萨，身作不善，口作不善，意作不善，身犯禁戒，口犯禁戒，意犯禁戒，造不善业，无沙门果。弥勒，我为发菩提心善男子、善女人，说菩萨善根，不堕地狱、畜生、饿鬼及余难处。善男子、善女人，应勤精进，具足惭愧，常畏生死，诸有生处常怀怖畏：‘我当云何令诸三界六道众生，速得解脱？’何以故？弥勒，菩萨摩诃萨，发愿许度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令得解脱，不安隐者令得安隐，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弥勒，我观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门、婆罗门中，不见一人有能荷负如是重担如菩萨者。

“弥勒，譬如有人顶戴三千大千世界山河石壁，有人告言：‘善男子，汝今以此三千大千世界顶戴一劫若减一劫，若百千劫，顶戴不息。’弥勒，于汝意云何？如是之人为大力不？”

弥勒白佛言：“世尊，甚大！世尊。甚大！善逝。”

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精进之力，复胜于彼。菩萨发愿许度一切众生，皆令得住涅槃之乐。弥勒，譬如有人于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所有作业，彼人一时悉能成就。弥勒，于汝意云何？此人所作事业，宁为大不？”

弥勒白佛：“甚大！世尊。”

佛告弥勒：“菩萨所作事业，复过于此。菩萨发言：‘三界众生受苦恼者，我令解脱。’弥勒，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容颜端正，年在幼稚，孝顺父母。长者及子、妻妾眷属、奴婢、财物，悉入王狱。尔时，大王语长者言：‘去此一百由旬，有城名某。汝去七日令至彼城，复行七日还至我所，汝能如是，舍汝妻子、眷属、财物，悉皆还汝，及赐官物。若过七日，从于彼城不至此者，当断汝命及汝一子，亲属财物悉入于官。’”

佛告弥勒：“于意云何？如是长者勉力勤进，为爱自身，为爱一子，为惜妻妾、奴婢、财物，而从彼城勤苦至此？”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彼人不念饮食、睡眠，唯念速行。何以故？世尊，如是之人自惜命故，是故速行。”

佛告弥勒：“若一切众生勤行精进，悉如彼人。一切众生如是精进，欲比菩萨精进，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百千亿那由他乃至不可数分不及一。何以故？弥勒，一切众生顺生死流，菩萨逆生死流，令其住于不动涅槃。弥勒，譬如有人，勇猛大力转胜于前，取四大海及诸河水，悉还置于阿耨大池。弥勒，于意云何？是人所作为希有不？”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事甚为希有！”

佛告弥勒：“菩萨精进，难作希有复过于此。菩萨以大悲心，化一切众生，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事为难！若能信有佛、法及僧，此事为难！若有能信善恶业果，此事为难！贪瞋痴起能令灭者，是事为难！能舍亲属发少欲心，而求出家行至七步，此事为难！身披袈裟于正法中，正信出家离于欲火，此事为难！不犯禁戒，此事为难！能离愦闹修远离行，此事为难！信诸法空，此事为难！于深法中得柔顺忍，此事为难！证三解脱门，此事为难！证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此事亦难！何以故？弥勒，所谓难者，于正法中以信出家得沙门果。

“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众生发菩萨心，于正法中出家学道，空无所得，舍菩萨业作凡愚行。弥勒，何等是菩萨业？弥勒，菩萨业者有二十法，若有菩萨不成就此二十法者，则不能得坐于道场。何等二十？一者、离悭心，二者、修布施，三者、离热恼，四者、修净戒，五者、离瞋恚，六者、修忍辱，七者、离懈怠，八者、大精进，九者、离乱心，十者、念慧修无依定，十一者、修甚深忍，十二者、具足般若波罗蜜，十三者、行无相行，十四者、行空行，十

五者、行无愿行，十六者、成无愿境界，十七者、不舍一切众生，十八者、修行大悲，十九者、不念声闻、缘觉之乘，二十者、心乐成就如来智慧。是名菩萨摩诃萨二十种业，菩萨成就此二十业能坐道场。

“弥勒，菩萨摩诃萨有四种毕定誓。何等为四？一者、毕定成佛转于法轮；二者、生死众生令得解脱；三者、令无量众生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者、舍自身乐，令诸众生得无漏乐。是名四种毕定之誓。”

佛告弥勒：“譬如二人，善解医方，善解咒术，善别毒药，善识甘露。尔时，一人于大众中即取毒药，而自食之现希有相，食已受苦，身不安隐，复求甘露咒术望除毒气，尔时彼人求不能得，毒气炽盛遂便命终。时第二人作如是言：‘我今不能食于毒药，不食毒药，不须甘露，不欲处众作希有想，令身苦恼。’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在家、出家菩萨亦复如是，作如是言：‘如我说法能除诸罪。’如是语已转集恶业，复作是言‘我还忏悔’。我说彼人，于正法中名为死人。何故名死？谓于正法堕落退没，是名为死。弥勒，复有菩萨其心清净，作如是言：‘我不作罪，不须忏悔。我当忏悔过去、未来一切诸罪，现在不作。’亦如彼人不食毒药，不须甘露。弥勒，所言毒者，于正法中犯于戒律，是名为毒。弥勒，汝等莫作食毒之人。”

佛告弥勒：“复有四法，能令菩萨离萨婆若，离声闻果，况萨婆若！何等为四？一者、不知恩，二者、谄曲，三者、妄语，四者、犯戒。弥勒，此四种法，能令菩萨离萨婆若，亦离声闻，况萨婆若！弥勒，复有四法，菩萨应急走舍离过百由旬。何等为四？一者、利养；二者、恶友；三者、恶众；四者、同在一处，或作戏笑，或瞋或斗。当速舍离过百由旬。菩萨于余菩萨不应恶心。弥勒，若有菩萨，打骂割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弥勒，于汝意云何？菩萨以是打骂割截一切众生，得罪多不？”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打一众生得罪尚多，何况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何以故？世尊，一切菩萨于众生不应起于瞋恚之心。”

尔时，世尊告弥勒言：“若有菩萨，打骂割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得罪尚少。若有菩萨，于余菩萨起瞋恚心，退于菩提复尔所劫。弥勒，譬如木柱，若以草土不能斩截，必以利斧乃能斩之；菩萨善根亦复如是，余不能尽，若于菩萨起瞋恚心，能灭诸善。弥勒，是故菩萨应学恭敬，于初发心诸菩萨等，心生尊重如世尊想。”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当修行尊重恭敬一切众生，何况菩萨！何以故？世尊，应舍瞋恚，行于忍辱；离于谄曲，行清净心；远离有为，行于无我无取之行；不贵财宝，当重法行；不求衣食，当求法财；舍离嫉妒，见人巨富心助欢喜；非唯求名以为沙门，当学沙门一切功德；我非口说，当修实行；舍于利养，少欲知足，求佛功德；不为财利入于聚落，念萨婆若入于聚落；不为衣食入于村邑行谄曲行，当行正行赞四圣种；不学凡夫下劣之心，当学佛行

不观他过，但自调伏，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离三业恶，常修三业清净之行；离于破戒，当学波罗提木叉；不依佛法僧而自活命，赞叹如来真实功德；不为求施，为求法故，常赞正法修如法行；赞叹圣僧依不退僧，不依世间有为之僧；不求一切世间资身之具，唯求正法不求世事；求出世法离于谄曲，行真实行不乐一处；当如野鹿无所依止，离世间乐求佛功德；当离睡眠，初夜、后夜读诵经典；舍于愦闹，当行远离；于诸功德不生厌想，求诸功德心不暂息；当离狗法，当行师子所吼之法；为究竟友，不应暂友；舍无反复，当行报恩；不以财利而作亲友，当以净心而作亲友；舍虚诳心，行真实行；舍下劣法，当求成就无上佛身；于如来所，当行恭敬，不起憍慢；舍于两舌心口相违，当行诚实无二之言；不作菩萨而行谄曲，当以净心行奢摩他、毗婆舍那；舍于我慢，当行恭敬；离不净食，当净持戒；食人之施，当舍邪念念诸佛法；离于人见，行于空行；离于妄觉，行无相行；离身谄曲，当行三业清净之行；不求财利而演说法，以大悲心而说正法；不以财物而作亲友，以法亲友；不为自利，为利他人令不损害；行阿兰若离于谄曲，不作谄曲而行乞食，不行谄曲著粪扫衣。所以者何？具十二头陀者，不求一切世间利养。”

尔时，世尊赞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求佛功德心无厌足，作师子吼，已于过去佛所，种诸善根，能说此法，说此功德。”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说此法时，众中五百比丘从坐起去。

尔时，摩诃迦葉问诸比丘：“今听说法，汝等比丘欲诣何所？”

诸比丘言：“大德迦葉，如弥勒菩萨摩诃萨所说之法，甚深难得。我等作如是念：‘我等不能修得此法，欲还归俗。’何以故？信施之食难可消故。”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赞诸比丘：“善哉！善哉！善男子，是汝所应。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宁可一日百数归俗，不应破戒受人信施。”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等之人应受信施？”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善男子，若有修禅解脱者，我听彼人受信施食。”

尔时，文殊师利告五百比丘：“汝等今者应速修行，佛世难值，当住佛法。”

尔时，五百比丘问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我等云何修行？”

文殊师利告诸比丘言：“汝等应如是观：无一法合，无一法散；无一法生，无一法灭；不受一法，不舍一法；不增一法，不减一法。若如是行，于法无得，无得则无去，无去故无来，无来则无去。比丘，是名无来无去，无住无不住。”

尔时，文殊师利说是法时，五百比丘于诸漏中，心得解脱。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九

元魏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
摩诃迦葉会第二十三之二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当来末世后五百岁，何等菩萨行于谄曲？”

尔时，世尊告迦葉言：“迦葉，多有众人行于谄曲，亲近恶友，少读诵经，为求衣食。”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利益多人，说彼谄曲不勤修行菩萨之过，令彼菩萨闻此过已，自摄心行，令得清净。”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言：“迦葉，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菩萨，亲近恶友，少读诵经，唯作供养舍利之业，以香华、璎珞、幡盖、灯明，供养如来舍利塔庙。迦葉，我为在家无智众生，令种善根，说供养舍利；彼诸痴人不解我意，但作此业。迦葉，我于一切天人之中，常说此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以自调伏；世间当有信乐婆罗门、居士供养舍利。迦葉，彼诸痴人舍于读诵、修禅、智慧，供养舍利因之活命。

“迦葉，若有菩萨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上至梵天香华灯明，一一灯炷如须弥山，以如是等供养如来；若有菩萨净心持戒，于师尊所受持读诵一四句偈，净心修行乃至七步，功德胜彼无量无边。迦葉，若有菩萨以满三千大千世界华香末香，于百千岁，昼夜六时供养如来；若有菩萨舍于愦闹，深畏三界，为利众生发心趣向阿兰若处，举足七步，胜前功德无量无边。迦葉，于意云何？如来化众生故作是说耶？迦葉，莫作此见，如来实说。所以者何？如来现见明了知故。”

佛告迦葉：“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数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妙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婆伽婆，其劫亦名妙华。迦葉，妙华如来有九十六亿百千声闻大众。尔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尼弥，如法治世，主四天下。迦葉，时尼弥大王千子具足，勇健威猛。迦葉，尔时大王具千子已，复有二子，结跏趺坐忽然化生，一名达摩，二名善法。迦葉，尔时大王请妙华如来及比丘僧，满八万四千岁，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舍诸家事唯修供养。七日之后，一切比丘各施新衣、种种饮食随心所乐，广造精舍随心乐住，一一比丘给使七人，施百味食。迦葉，尔时大王造立精舍方八十由旬，彩画微妙出过世间，妙华如来及比丘僧坐彼精舍，从于地下出众妙华，令彼精舍华至于膝。迦葉，尔时大王于不思议功德精舍，供养妙华如来，满八万四千岁，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迦葉，尔时大王供养如来，满八万四千岁已，最后一日，妙华

如来饭食之后，达摩、善法二子眷属，及诸四众，至妙华如来正遍知所，头面作礼，白佛言：‘世尊，颇有布施功德善根，胜此尼弥大王功德善根者不？’迦葉，时二王子礼如来时，大千世界悉皆震动。迦葉，尔时妙华如来侍者弟子，名通达法，从坐而起，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大地震动？以何因缘，此二王子礼佛而住？’尔时，妙华如来告通达法：‘善男子，何用此问？若佛如来，说此王子净心深忍大悲之心礼如来足，一切天人皆当迷没。’

“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告一声闻神足弟子那罗延言：‘善男子，汝示神力起二童子。’迦葉，尔时那罗延比丘从坐而起，即以右手捉一童子，复以左手捉一童子，欲扶令起而不能动。时那罗延尽大神通，扶二童子欲令其起，不能动彼，如分一毛为千万分不动一分。迦葉，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动，山河石壁悉亦大动，而不能动彼二童子。迦葉，尔时那罗延以妙华如来威神力故，令于下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悉皆震动，而亦不动彼二童子毛之一分。迦葉，尔时那罗延比丘礼妙华佛白言：‘世尊，我将不失神通力耶？何以故？世尊，此二童子生来未久，在于佛前头面著地，我尽神力不能令起。’尔时，妙华如来告那罗延比丘言：‘善男子，汝不失通。善男子，菩萨境界不可思议，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不能思量。善男子，若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具大神力，如汝不异，至于亿劫，不能动此二童子起。’迦葉，尔时妙华如来说此语时，众中四百二十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彼诸众生作如是念：‘菩萨神力甚为希有！未得一切智神力，乃尔大声闻神力不能令动，况成佛道！是故我等应行菩萨道，愿证如来无上智慧。’迦葉，尔时四百二十万众生，作是念已，于无上菩提心得坚住。

“迦葉，尔时彼众有一菩萨，名曰善慧，在大众中从坐而起，偏袒右肩，顶礼佛足，白妙华如来言：‘世尊，唯愿世尊起二童子。如彼所问，愿佛解说。’”

佛告迦葉：“尔时，妙华如来从虚空中出大音声，其声遍满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声至之处世界地皆六种震动，放大光明遍照十方。迦葉，时二童子闻此声已，从地而起。迦葉，童子起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伎乐不鼓自鸣，于虚空中雨众妙华。迦葉，时二童子从地起已至如来所，右绕三匝，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瞻仰如来。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告善慧菩萨言：‘善男子，此二童子礼我足已作如是问：“世尊，颇有布施福德善根，胜此尼弥大王功德善根者？”此二童子礼我足已发问而住。’

“迦葉，尔时善慧菩萨，白妙华如来言：‘世尊，愿佛解说二童子问，令诸天人得安乐故。’尔时，妙华如来告善慧菩萨：‘善男子，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尼弥国王所作功德，若有菩萨住阿兰若行远离行，少知诸法得无生忍，功德胜彼无量无边。善男子，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一一众生所作功德如尼弥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众生所有福德，不如菩萨修行远离住于净心，正念相应解诸法空，无来无去如是少忍功德，胜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亿分不及一，千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不及其一。善男子，如恒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一一众生悉作福德如尼弥王，彼诸众生所作福德，至恒河沙劫常修福德。善男子，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得福多不？’迦葉，尔时善慧菩萨白妙华如来言：‘希有世尊！如来说喻不可思议，如此善根不可思议。’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告善慧菩萨：‘善男子，我今告汝有智慧人成就深忍，能信此语。彼一切众生所集善根，不如此二童子，以净心故礼如来足，胜前一切众生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亿分不及一，千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百千亿那由他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大众之中，八万四千比丘同声发言：‘世尊，我等随喜彼人功德，成就深法忍，信诸法空，心乐远离，趣阿兰若，举足七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就智慧，我等随喜。’迦葉，尔时妙华如来，赞诸比丘：‘善哉！善哉！诸善男子，汝等以此随喜之业不思议善根，当作恒河沙等转轮圣王，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摩诃迦葉及诸大众，一时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随喜彼人发心，成就深忍，信诸法空，远离寂灭，自性清净。”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言：“迦葉，尔时达摩、善法二童子，白妙华如来言：‘世尊，菩萨具何等法，施不望报，不生嫉妒，心不悭吝，不生贪著，见人行施心不希望，成就如来无上之行，得深法忍成无上智？’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告善法二童子言：‘善男子，菩萨具足四法施，不望报，不嫉妒，不悭吝，不生贪，见人施不希望，成就如来无上之行，得甚深忍见无上智。何等为四？一者、信诸法空，二者、远离，三者、深忍，四者、正念。善男子，菩萨具此四法，施不望报，心不嫉妒，不悭吝，不生贪，见人施不希望，成就如来无上之行，成就深忍具无上智。善男子，复有四法，若菩萨具此四法，施不望报，心不嫉妒，不悭吝，不生贪，见人施不希望，成就如来无上之行，成就深忍满无上智。何等为四？善男子，菩萨求多闻；得多闻已游于城邑聚落，说法无所希望，乃至不受一言善赞，心无所贪；诸佛所说一切施中法施第一，住第一施其心欢喜；不求世间财物布施。何以故？善男子，十方无数阿僧祇诸佛世界，诸佛如来及比丘僧，不求世间资生之具。若有菩萨住清净戒，修于正法，具大悲心，不求利养，一切诸佛之所忆念；若有能说一四句偈，说偈文字皆自性空，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皆自性空，此善男子善根功德，胜前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亿分不及一，千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亿分不及一，乃至阿僧祇分亦不及一。’

“迦葉，尔时妙华如来告二童子：‘善男子菩萨具足四法，得成如来无上之行。何等为四？一者、行无上处，二者、说无上法，三者、施无上物，四者、信无上法。善男子，是名四法。菩萨成就此四法者，得成如来无上之行。’

“迦葉，时妙华如来为二童子说是法时，彼二童子闻此法已，踊在空中高七多罗树，同声赞佛：

“‘如来知诸行， 教众生行施，
而不著于施。
此施无上施， 能成无上忍，
此中无有我， 众生命及人。
希有大精进， 演说如是法，
成就甚深忍， 及得无上行。
得无上菩提， 永灭诸欲恼，
大智慧清净， 更不受后有。
说于远离行， 令住阿兰若，
修于空解脱， 亦不生分别，
常勤行布施， 不生于分别，
此是无垢际。
远离诸名字， 说清净尸罗，
令行寂灭处， 此是第一戒。
觉知寂灭处， 常修行于忍，
不分别众生， 此是清净忍。
离一切分别， 修坚固精进，
离一切有为， 佛说此精进。
能成远离法， 焚烧一切事，
断于诸有无， 此无分别禅。
不起诸烦恼， 非此亦非彼，
中间亦不住， 此第一智慧。
远离于三世， 修习寂灭想，
复观于此想， 此想何处生？
是故知无想， 赞叹佛功德。
演说第一法， 其心不异念，
听受于正法， 说名字无尽，
自性体不成， 观境界无实，
其心则解脱。
若起如是想， 我为说法者，
彼则被魔缚， 不知于法相。
若欲得菩提， 及求声闻者，
求缘觉菩提， 当修学此法。

说于一解脱，智慧无边量，
勿作下劣愿，当愿上菩提。
若求如是身，相好自庄严，
如佛金色身，当求上菩提。
作生一切法，作者不可得，
诸法从缘生，无自性自性。'

"迦葉，时二童子，在虚空中说此偈时，尼弥大王从城而出，及诸地神、虚空诸神皆悉来集。尔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僧祇众生种于善根。迦葉，尔时达摩、善法二童子等，从空中下，诣妙华如来所白言：'世尊，我等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比丘形行菩萨道。世尊，真发心者，信一切法无生。世尊，真发心者，不著诸法。何以故？世尊，若有著则法不生，是故，世尊说离著心得彼无生。世尊，此无生亦不应说是无生。何以故？有言说者则有生灭。若具净智则无生灭，无生灭处是毕竟尽。是故，世尊，以平等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念于法，亦无法得，亦无不得，如是得平等，无得平等。何以故？一切诸法本性净故。'迦葉，尔时妙华如来为二童子说此法时，众中十千众生得无生法忍，尼弥大王并及千子五千大臣，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佛告迦葉："尔时，妙华如来饭食既讫，澡洗钵已，于大众中告大王言：'尼弥大王，我今说法。'王及大众闻佛说法，踊跃欢喜。迦葉，尔时达摩、善法二童子，闻佛说法，以净信心离于欲火，欲求出家，从城而出来至佛所；至佛所已，而说颂曰：

"'一切诸如来，赞叹出家法！
在家多垢秽，坏灭白净法，
增长不善法，毁灭于善法。
在家多过失，出家离染污。
设使百亿劫，受欲无厌足，
受欲无厌足，在家而死灭。
如海受众流，而无有厌足，
凡夫亦如是，受欲无厌足。
如火烧干草，而无厌足时，
凡夫亦如是，受欲无厌足。
贪欲网所缚，灭坏于世间，
是故应离缚，为发出家故。
在家具众过，不得无上道，
出家修远离，尔乃得菩提。
过去诸如来，已入于涅槃，

住阿兰若法， 获得大菩提。
是故学诸佛， 趣向阿兰若，
舍爱离居家， 然后得安隐。
一切三千界， 珍宝满其中，
以此珍宝聚， 在家施诸佛。
若以无恼心， 知于在家过，
学诸佛如来， 出家求智慧。
既求出家已， 远离诸欲火，
举足行七步， 胜以三千施，
三千之功德， 不如此一分。
是故出家者， 如来之所赞，
成就大智慧， 远离诸系缚，
离一切诸著， 乃证无上道。
速住寂静处， 断除诸欲爱，
一切毒炽心， 悉灭无有余。
学诸佛如来， 如实知诸法，
速远离在家， 住阿兰若法。
若欲求佛道， 修于远离行，
应学阿兰若， 不应乐在家。
此是诸佛境， 圣人所住处，
能住此道者， 则能得菩提。
欲等恼众生， 若求远离者，
应离在家法， 修习阿兰若。
欲证甘露法， 转无上法轮，
摧伏诸魔怨， 当习阿兰若。’

“迦葉，尔时达摩、善法二童子，说此颂已从城而出，往诣妙华如来所住之处，到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白言：‘世尊，我等今者，于如来所欲求出家。唯愿世尊，哀愍听许令得出家。’迦葉，尔时妙华如来知二童子信心清净求出家法，是时如来即听出家住比丘法。迦葉，尔时大王闻二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绍王位。王与九百九十九子、八万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诸人民，以净信心离于欲火，舍家出家；一切俱往诣妙华佛，到已顶礼佛足，白妙华佛言：‘世尊，我等欲求出家，愿佛听许令得出家。’迦葉，时妙华佛知诸大众信心清净，悉听出家住比丘法。

“迦葉，尔时大王第一太子，登位七日内自思惟：‘我终不舍萨婆若心，何用如是王位宝财，为欲所缚？我终不舍无上菩提。’作是念已发心出家，于十五日游四天下，说此偈言：

“‘我父及亲属， 皆悉已出家，

无量亿众生，为法亦出家。
我今乐出家，不乐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欲诣导师所。
若发心出家，离诸欲火者，
应速随我法，离难甚难得。
不发出家心，不远离欲火，
安心在居家，安住于实法。’

“迦葉，时彼童子说此偈时，四天下中，无一众生乐在家者，皆悉发心愿求出家。迦葉，时妙华如来知诸众生心信清净求出家已，妙华如来于四天下一切城邑村落，悉作化佛及比丘僧。迦葉，时四天下一切众生，无有一人住在家者，以净信心离于欲火，悉得出家。彼诸众生既出家已，不须种植，其地自然生诸粳米，诸树自然生诸衣服，一切诸天供侍给使。迦葉，尔时达摩、善法二比丘，勇猛精进，于其六十三亿岁中，不坐不卧，但勤精进求萨婆若、念萨婆若；于六十三亿岁，勤精进已，得遍至三昧所坐之地，名金刚处。其地皆是金刚所成，十方一切诸佛说法，悉闻受持，闻已复能为他解说。

“迦葉，时四天下一切众生，若有修学声闻乘者，无一众生凡身命终极懈怠者，得阿那含，从此命终生净居天；共彼同行求缘觉者，从此命终，当生他方无佛之处，生大种姓，诸根具足，以过去世善根力故，离于欲火而行出家，七日之后成缘觉道，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入般涅槃；菩萨乘者，成就五通，具四无量、无碍辩才，得陀罗尼。

“迦葉，莫作异念，尔时尼弥大王岂异人乎？则我身是。时太子者，今弥勒菩萨是。迦葉，莫作异见。何以故？达摩童子，今文殊师利是。善法童子者，虚空藏菩萨是。迦葉，汝观彼佛国土清净，如是善根众生之所住处。”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妙华如来，寿命几时？”

佛告迦葉：“妙华如来，寿命八劫。迦葉，妙华如来般涅槃后，正法住世满足一劫。一切诸天供养舍利，无在家人。迦葉，时二比丘少欲知足，不供舍利，不礼佛塔。迦葉，尔时诸天新学比丘百千大众，各相谓言：‘此二比丘邪见，不信于佛舍利，不兴供养，不礼佛塔。’迦葉，尔时诸天及诸比丘百千大众说此语时，达摩、善法二比丘问众人言：‘于汝意云何？云何供养是真供养如来？以何事故，如来舍利而得供养？’诸比丘言：‘修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故，舍利得供养。’二比丘言：‘修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真供养，非供舍利。’诸比丘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云何戒相、禅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复何等相？’达摩、善法二比丘言：‘无作相是戒相，乃至解脱知见无作相是知见相。’迦葉，时二比丘语众人言：‘于意云何？无作能供养无作不？’诸比丘言：‘不也。’达摩、善法二比丘言：‘真供养者，无佛想，无见佛，何况供养？若供养佛，当供

养自身。’诸比丘言：‘云何供养自身？’二比丘言：‘应如如来应正遍知，供养自身。一切众生之所供养，如佛所学，应如是学：护持禁戒，集诸善法，思惟诸法，莫取法相。若能如是自供养者，当得天人之所供养。若欲供养佛舍利者，当自供养。如佛如来具诸功德，舍利得供养，若能成就如是功德，名供养佛。不起想相，名供养佛。若多若少不生分别，名供养佛。非后世去，非今世来，非彼岸，非常非断，非取非舍，是则名曰供养如来。非增非减，非生非灭，非尽非不尽，是则名曰供养如来。非心非心数法，非忆想，非我非取非受，非诤论非不诤论，非毁非赞，非二非入，是则名曰供养如来。亦非有为，亦非无为，是则名曰供养如来。身无所作，口无所作，意无所作，于身口意求不可得，是则名曰供养如来。无过去想，未来、现在想不可得，无依无著，无所求想，亦不分别，是则名曰供养如来。无佛想，无法想，无僧想，无人、无自、无他想，是则名曰供养如来。真如来身，无生无相，不可以生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作相，不以作相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二相，不应二相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漏相，不以有漏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曰空相，不以身见、命见、断见、常见、我见、我所见、有见、无见供养如来。真如来身，名无相相，不可以相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愿相，不可以愿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有相，不可以有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不动相，不可动相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无行相，不可以行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离贪相，不可以贪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离瞋相，不可以瞋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名离痴相，不可以痴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具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不可以破戒乱心愚痴而修供养。真如来身，慈悲喜舍，不可以瞋心、恼心、妒心、散心而修供养。真如来身，具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可以悭、破戒、瞋恚、懈怠、乱痴而修供养。’

“迦葉，达摩、善法，于大众中说此法时，四百二十万众生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众生得清净智阿那含果，二百三十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迦葉，汝观达摩、善法二比丘等如是净心。迦葉，汝应学彼正士甚深之忍及巧方便。迦葉，彼二比丘于大众中说此法时，诸比丘闻此法已，皆住深忍，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不供养舍利及佛塔庙。何以故？彼诸比丘悉乐深法。迦葉，彼七日后，一切佛塔悉皆隐没，及诸舍利所在器中亦悉隐没。迦葉，汝应如是学彼正士甚深之忍。”

佛告迦葉：“当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菩萨及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为活命故，供养佛塔及佛舍利；不为涅槃，不为离欲，而修供养；自犯禁戒，愚痴无智，如来舍利具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所熏修，为活命故供养尊重，具贪瞋痴，于佛如来应正遍知离贪瞋痴所有舍利，为活命故而兴供养；自身具足悭贪、嫉妒、瞋恚、懈怠、乱心、愚痴，若大施主正住一心，为活命

故化令供养如来舍利。迦葉，我为教化初始发心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神通力留此舍利，令供养者受人天乐，为未来因乃至涅槃。彼愚痴人于我法中，虽得出家，不解我法，舍出家行，而但供养塔庙舍利；为自活故，为得衣钵，为利养故，为名闻故，为此事故，供养舍利。

“何等名为比丘之业？迦葉，如上所说沙门之业，则有二种：一者、修禅，二者、习诵。如是说者，为入道故非究竟说。迦葉，若有作业能尽业者，名沙门业；无作、无诵、无禅，无作无无作，无念无不念，无尽无生，证三脱门不住三界，无来无去，是沙门业。彼众生等，离斯正业，更习余业。彼福业者为化在家人，如是在家顺如来教，当得阿那含果。彼愚人辈，于我法中而行出家，尚不修行随顺之法，况复能得？若有得者，无有是处。

“迦葉，于当来世后五百岁，有相似沙门，衣服形貌似像沙门，戒不相似，定不相似，慧不相似。迦葉，譬如有人善知医方及诸咒术，即以咒术咒一袈裟，与人令著；彼见生贪即便著之，若至七日，若至八日，其身炽然犹如火聚。如彼咒已取之与人，彼人见已便生贪著；比丘亦尔，见好衣服受取而著，若至七日，若至八日，若在舍内，若在巷中，若在林中，彼所著衣炽然如火，烧人善根。迦葉，于汝意云何？彼著袈裟，有利益不？”

迦葉白佛言：“世尊，无所益也。”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袈裟者，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无量阿僧祇善根所集。迦葉，于当来世有愚痴人，著圣人衣似像沙门，入于村邑中，有信心婆罗门、长者、居士，见被法服谓为沙门，皆共尊重供养赞叹。彼愚痴人因袈裟故，而得供养便生欢喜，身坏命终堕于地狱；生地狱已，大热铁鍱以为衣服，吞啖铁丸，饮洋沸铁，坐热铁床。迦葉，汝观袈裟威德如是。彼愚痴人著于袈裟，受乐放逸自作恶业，身坏命终堕于地狱。迦葉，我常说言：‘宁以烧热铁鍱为衣，不以破戒之身而著袈裟！宁吞热铁，不以破戒之身食人信施！’迦葉，汝观破戒之人食他信施，有如是过。是故汝等，应当修学清净戒法。迦葉，于汝意云何？若天、若龙、若夜叉、若乾闼婆、若阿修罗、若迦楼罗、若紧那罗、若摩睺罗伽、若人、若非人，能作如来色身像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如来色像不可思议，无色像故，是故此等皆不能作。”

佛告迦葉：“于当来世后五百岁，有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若于叠上墙壁之下，造如来像因之自活，以此业故自高慢人。”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波斯匿王造如来像，得福多不？”

佛言：“迦葉，得福甚多！波斯匿王造如来像，施无价衣，不求

衣服、饭食之报。迦葉，彼愚痴人为活命故，造立形像。迦葉，若卖畜生，犹尚不善，况彼痴人作如来像，于白衣前而炫卖之，以自活命！迦葉，譬如有人幼小无知，舍弃甘露而饮毒药。迦葉，彼愚痴人亦复如是，造如来像，为资生故而便卖之，是名为毒。迦葉，所言毒者，于正法中，贪是其毒。迦葉，彼愚痴人以贪心故而记瞋恚，递相斗诤，互相诽谤，各言我行供养，因彼诤论堕于地狱。迦葉，譬如有人无巧方便入敌战时，所持刀剑而反自伤。迦葉，愚痴之人亦复如是，无方便故，因于法故而堕地狱。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造如来塔，庄严成就，一一宝塔高广严好如须弥山，遍满恒沙诸佛世界，譬如甘蔗、竹苇。迦葉，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迦葉白佛言：“世尊，造如来像，如四指者得福无量，况复造像如须弥山，所得功德不可思议！”

佛告迦葉：“若有菩萨内观佛身，得深法忍，功德胜彼，无量无边。迦葉，若复有人住于净戒，以四句偈为他人说，解其义趣，所得福德无量无边。迦葉，云何观于如来之身？迦葉，若菩萨欲观如来者，当学大精进菩萨。

“迦葉，乃往古昔无数阿僧祇劫，有佛世尊，号曰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可化丈夫、调御师、天人师、佛婆伽婆。迦葉，光明如来般涅槃后，有一菩萨名大精进，婆罗门种，端正无比。迦葉，光明如来正法之中，有诸比丘，少欲知足，住如法行。迦葉，彼诸比丘皆悉造立如来形像。尔时，有一比丘，于白叠上画如来像，众彩庄严悉皆具足，持至大精进菩萨所。尔时，大精进菩萨见此画像，心大欢喜，作如是言：‘如来形像妙好乃尔，况复如来正遍知身！愿我来世得成如是妙色之身。’尔时，大精进菩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住在居家。若在家者，不能成就如是之身。’迦葉，尔时大精进菩萨年始十六，诸根具足，至父母所头面敬礼，白父母言：‘我今欲于如来正法出家学道，愿为随喜。’父母答言：‘莫作是说。何以故？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当死。’大精进言：‘我当方便令父母存，我得出家。’父母问言：‘欲作何业？’子白父母：‘我从今日，不食诸味，不升床坐，不食酥油，不饮浆水，若善若恶口不言说，乃至得出家。’

“迦葉，大精进菩萨，如是誓已，默然而住。如是默然一日不食，尔时父母诵诸咒术，持百味食而授与之，亦不肯食，亦不言说。迦葉，大精进菩萨，如是默然过第二日，尔时父母与母知识五百人等，持百味食来至其所，诵诸咒术望其餐设，尚不顾视，况复食之？迦葉，时大精进于第三日，父亲五百，持种种食劝之令食，亦复如是默然不语，不饮不食，亦不顾视。于第四日，五百同友，持百味食诵诸咒术，令从己志，时大精进默然而住。于第五日，尔时父母悉出宝藏，金、银、琉璃种种宝物，及诸婇女八万四千上妙严饰，将至其

所。父亲、母亲及其同友，各五百人，劝大精进作如是言：‘汝当在家，以此财宝布施自恣作福，与诸婇女共相娱乐。’时大精进于大众中，默然而住，曾不瞻眄。于第六日，断诸忆想不起食念，恒念如来应正遍知。迦葉，尔时父母及其知识、八万四千诸妙婇女，同时悲泣，礼大精进，时大精进亦不顾视。

“迦葉，尔时大精进菩萨，所住之处有一宅神，于虚空中现大神力，而说颂曰：

“‘精进心坚固， 难动如须弥，
不舍出家心， 为得菩提故。
大地可倾动， 火可在水居，
如是等可转， 菩萨不可动。
汝等莫勤苦， 而作不善业，
众生无慧眼， 久远处生死。
为利诸群生， 是故求菩提，
其心乐出离， 必成无上道。
不为世间报， 而行菩萨道，
愿成大觉智， 救济苦众生。
三千大千界， 珍宝满其中，
及诸上妙土， 其心不贪著。
汝等愚痴心， 所作不善业，
汝当自悔过， 菩萨不处俗。’

“迦葉，时大精进菩萨父母、眷属、知识及诸婇女，闻天神语，悉皆悔过，告菩萨言：‘随意出家！汝当饮食，勿令殒绝。’迦葉，时大精进不食七日，光明晖悦，颜色不变，唯心忆念正遍知身，一切诸天散华供养。时大精进过七日已，舍诸家业如弃涕唾。尔时，父母、同友、知识，及诸婇女八万四千，皆悉悲泣随而送之。尔时，大精进菩萨持画叠像入于深山，寂静无人禽兽之间，开现画像，取草为坐，在画像前结跏趺坐，正身正念观于如来。谛观察已，作如是念：‘如来如是希有微妙！画像尚尔端严微妙，况复如来正遍知身！’复作是念：‘云何观佛？’尔时，林神知彼菩萨心之所念，白菩萨言：‘善男子，汝如是念，云何观佛？若欲观佛，当观画像；观此画像不异如来，是名观佛；如是观者，名为善观。’时大精进作如是念：‘我今云何观此画像与如来等？’复作是念：‘如来像者，非觉非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非觉非知。如是像者，但有名字；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无所有；如来之身其相如是。如此画像，非证非得非果，非证者，非得者，非得果者，非住者，非去非来，非生非灭，非垢非净，非色非非色，非贪尽、非瞋尽、非痴尽，非阴、界、入，非初非中非后；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来身相亦复如

是。如此画像，非觉非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来身相亦复如是。如此画像，非见非闻，非嗅非尝，非触非知，非出息非入息；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知者。如此画像，非欲界摄，非色、无色界摄；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此画像，非初非中非后，非此非彼，非行非非行，非取非舍，非作非诵，非实非虚，非生死非涅槃；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来身相亦复如是。'菩萨如是观如来身，结跏趺坐经于日夜，成就五通，具足无量，得无碍辩，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成就天眼过于人眼，以此天眼，见于东方阿僧祇佛；得净天耳，诸佛世尊所说之法悉能听受，天耳净故，一一诸佛所说之法，听闻受持不相障碍。

“迦葉，时大精进勤行精进满足七日，以智为食，不食世供，一切诸天散华供养。迦葉，时大精进不被袈裟，亦不见佛，不受禁戒，心但忆念学萨婆若。迦葉，菩萨应如是观如来身，非观非非观。迦葉，菩萨应如是观如来画像，如大精进菩萨摩诃萨观如来像；如是观已成大智慧，以此智慧，悉见十方阿僧祇佛，闻佛说法。

“迦葉，尔时大精进菩萨，从山而出来至村落，为人说法。一会说法，二万众生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阿僧祇众生住于声闻、缘觉功德，父母亲属皆住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葉，莫作异念！尔时大精进菩萨摩诃萨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迦葉，是故菩萨摩诃萨，应学大精进菩萨摩诃萨，亦应学余诸大菩萨。

“迦葉，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求菩萨诸善男子，无方便心，多诸贪著，于墙壁下，画如来像而求利养。彼作是说：'我独供养，人无供养。'以修少善自高慢人，因此供养以自活命。迦葉，彼时众生不修三昧，不诵正典，但作此业；因此业故于施主边，获得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以自活命。迦葉，汝观彼破戒菩萨，住不净戒，自称多闻。迦葉，彼破戒人不诵经典，供养形像因而自活。”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世尊，广说愚痴凡夫谄曲之失。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何有不住清净之戒？世尊，愿于未来此法久住，令彼善男子、善女人闻已惭愧：'如来知我，如来觉我。'所作邪法，永令休息。”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如来所说为善男子，闻我此法修行离恶，我为此人说如是法。”

尔时，世尊说此经已，摩诃迦葉、弥帝隶菩萨、文殊师利童子，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优波离会第二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

五十人俱，菩萨摩诃萨五十万人。

尔时，世尊如龙象王顾视观察，告诸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汝等谁能于后末世护持正法，摄受如来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安住秘密种种方便成熟众生？”

尔时，弥勒菩萨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世尊，我能堪任于后世时，护持如来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

师子慧菩萨曰：“我能堪任，安住秘密种种方便成熟众生。”

无尽意菩萨曰：“我能堪任，以广大愿度脱无尽诸众生界。”

跋陀罗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得闻我名，皆悉成熟无空过者。”

妙德菩萨曰：“我能堪任，于诸众生随所愿求悉令满足。”

无畏菩萨曰：“我能堪任，摄受无边世界众生而作饶益。”

金刚菩萨曰：“我能堪任，于恶趣中度诸众生令得解脱。”

除障菩萨曰：“我能堪任，解脱众生烦恼系缚。”

智幢菩萨曰：“我能堪任，灭除众生无明闇蔽。”

法幢菩萨曰：“我能堪任，常行法施度脱众生。”

日幢菩萨曰：“我能堪任，恒以安乐成熟众生。”

月幢菩萨曰：“我能堪任，以诸功德成熟众生。”

善眼菩萨曰：“我能堪任，与诸众生自性安乐。”

观自在菩萨曰：“我能堪任，于诸恶趣拔济众生。”

得大势菩萨曰：“我能堪任，度诸恶趣未度众生。”

普贤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忆念过去经历受苦便得解脱。”

善数菩萨曰：“我能堪任，调伏一切难调众生。”

妙意菩萨曰：“我能堪任，乐小法者度令成熟。”

善顺菩萨曰：“我能堪任，成熟下劣少智众生。”

光积菩萨曰：“我能堪任，拔济堕于畜生趣者令得解脱。”

不思议菩萨曰：“我能堪任，愍念成熟饿鬼众生令得解脱。”

大威力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闭恶趣门。”

无诤论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示解脱道。”

贤吉祥菩萨曰：“我能堪任，究竟断除众生苦恼。”

月光菩萨曰：“我能堪任，与诸众生毕竟安乐。”

日光菩萨曰：“我能堪任，于诸众生未纯熟者令得成熟。”

无垢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所有志乐皆得圆满。”

断疑菩萨曰：“我能堪任，度脱一切下劣众生。”

无畏菩萨曰：“我能堪任，摄受众生称赞利益。”

慧胜菩萨曰：“我能堪任，随顺种种胜解众生皆得成熟。”

光明菩萨曰：“我能堪任，恒以正勤拔济众生。”

无量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于一切法示无为道。”

无畏菩萨曰：“我能堪任，随诸众生种种志乐皆能示现。”
宝胜菩萨曰：“我能堪任，示诸众生妙珍宝聚。”
妙慧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见者欢喜皆得成熟。”
宝藏菩萨曰：“我能堪任，度脱众生离诸障碍。”
宝贤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自识宿命皆得成就。”
宝手菩萨曰：“我能堪任，以诸珍宝惠施众生令得安乐。”
胜意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永离贫穷。”
喜见菩萨曰：“我能堪任，施诸众生一切乐具。”
金刚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开示正道。”
福相菩萨曰：“我能堪任，悦可众生令得度脱。”
法超菩萨曰：“我能堪任，净除众垢而演说法。”
无垢菩萨曰：“我能堪任，爱护众生悉令成熟。”
法现菩萨曰：“我能堪任，常以正法度脱众生。”
空寂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灭烦恼毒。”
月胜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示法方所。”
师子意菩萨曰：“我能堪任，常以法施利益众生。”
童子光菩萨曰：“我能堪任，从卑下处拔出众生。”
觉吉祥菩萨曰：“我能堪任，开示正道闭恶趣门。”
金光菩萨曰：“我能堪任，示现身相成熟众生。”
吉祥菩萨曰：“我能堪任，与诸众生常作利益。”
持世菩萨曰：“我能堪任，为诸众生闭地狱门。”
甘露菩萨曰：“我能堪任，令诸众生超度生死。”
网明童子曰：“我能堪任于后末世，为诸众生示现光明，灭除烦恼。”

尔时，舍利弗闻诸菩萨作如是等勇猛弘誓，成熟众生，叹未曾有，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诸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具足大悲方便善巧，勇猛精进而自庄严，一切众生无能测量，不可沮坏，所有光明无能障蔽。世尊，我当称赞是诸菩萨未曾有事，所谓堪任，有来求索头、目、耳、鼻、身体、手、足，一切诸物无所吝惜。世尊，我常思惟：‘若有人能逼迫如是诸菩萨等，从其求索若内若外一切财物，心无怯弱，当知皆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

佛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诸菩萨智慧方便三昧境界，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所不能知。舍利弗，此诸菩萨摩诃萨，能现诸佛神通变化，满足众生诸所欲乐，而于诸法心无所动。若有众生乐为居士憍慢放逸，菩萨尔时为成熟故，现大居士威德之身而为说法。若有众生恃大势力而自憍慢，菩萨尔时为调伏故，现那罗延大力之身而为说法。若有众生志求涅槃，菩萨尔时为度脱故，现声闻身而为说法。若有众生乐观缘起，菩萨尔时为度脱故，现缘觉身而为说法。若有众生志求菩提，菩萨尔时为度脱故，即现佛身令入佛智。如是，舍利弗，是诸菩萨种种方便成就众生，悉令安住于佛法中。所以者何？

唯有如来智慧解脱究竟涅槃，更无余乘而得度脱，以是义故名为如来；如来如实觉了如故，名为如来；知诸众生种种欲乐，悉能示现，故名如来；成就一切善法根本，断于一切不善根本，故名如来；能示众生解脱之道，故名如来；能令众生远离邪道，住于正道，故名如来；演说诸法真实空义，故名如来。舍利弗，菩萨如是知诸众生种种志乐，随应说法令得解脱，为诸愚夫开示实智；不动法界能现种种幻化庄严，令诸众生次第当得趣涅槃岸。

“复次，舍利弗，在家菩萨住于慈愍不恼害心，应修二施。何者为二？一者、法施，二者、财施。出家菩萨应修四施。何等为四？一者、笔施，二者、墨施，三者、经本施，四者、说法施。无生法忍菩萨，应住三施。何等为三？所谓王位布施、妻子布施、头目支分悉皆布施。如是施者名为大施，名极妙施。”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于贪瞋痴不怖畏耶？”

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萨有二犯戒。何等为二？一者、瞋相应犯，二者、痴相应犯。如是二犯名大破戒。舍利弗，因贪犯者，为过微细难可舍离；因瞋犯者，为过粗重易可舍离；因痴犯者，为过深重复难舍离。所以者何？贪结能为诸有种子，生死蔓莚连持不绝，以是义故微细难断；因瞋犯者，堕于恶趣可速除断；因痴犯者，当堕八种大地狱中难可解脱。

“复次，舍利弗，若有菩萨犯波罗夷者，应对清净十比丘前，以质直心殷重忏悔；犯僧残者，对五净僧殷重忏悔；若为女人染心所触，及因相顾而生爱著，应对一二清净僧前殷重忏悔。舍利弗，若诸菩萨成就五无间罪，犯波罗夷，或犯僧残戒，犯塔，犯僧，及犯余罪，菩萨应当于三十五佛前，昼夜独处殷重忏悔，应自称云：‘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

“‘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不坏佛！南无宝光佛！南无龙尊王佛！南无精进军佛！南无精进喜佛！南无宝火佛！南无宝月光佛！南无现无愚佛！南无宝月佛！南无无垢佛！南无离垢佛！南无勇施佛！南无清净佛！南无清净施佛！南无娑留那佛！南无水天佛！南无坚德佛！南无栴檀功德佛！南无无量掬光佛！南无光德佛！南无无忧德佛！南无那罗延佛！南无功德华佛！南无莲华光游戏神通佛！南无财功德佛！南无德念佛！南无善名称功德佛！南无红炎帝幢王佛！南无善游步功德佛！南无斗战胜佛！南无善游步佛！南无周匝庄严功德佛！南无宝华游步佛！南无宝莲华善住娑罗树王佛！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世尊常住在世，是诸世尊当慈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已来所作众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他取，见取随喜；五无间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十不善道，若自作、若教

他作，见作随喜；所作罪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应堕地狱、饿鬼、畜生，诸余恶趣边地下贱及蔑戾车，如是等处，所作罪障今皆忏悔！

“‘今诸佛世尊，当证知我，当忆念我。我复于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若于余生，曾行布施，或守净戒，乃至施与畜生一抟之食，或修净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及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合集，校计筹量，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

“‘众罪皆忏悔， 诸福尽随喜，
及请佛功德， 愿成无上智。
去来现在佛， 于众生最胜，
无量功德海， 我今归命礼！’

“如是，舍利弗，菩萨应当一心观此三十五佛而为上首，复应顶礼一切如来，应作如是清净忏悔。菩萨若能灭除此罪，尔时诸佛即现其身，为度一切诸众生故，示现如是种种之相，而于法界亦无所动，随诸众生种种乐欲，悉令圆满皆得解脱。

“复次，舍利弗，菩萨若入大悲三昧，则能示现地狱、畜生、阎魔罗界成熟众生。菩萨若入大庄严三昧，则能示现长者之身成熟众生。若入殊胜三昧，则能示现转轮王身成熟众生。若入炽然威光三昧，则能示现帝释梵王殊妙色身成熟众生。菩萨若入一向三昧，则能示现声闻之身成熟众生。菩萨若入清净三昧，则能示现辟支佛身成熟众生。菩萨若入寂静三昧，则能示现诸佛色身成熟众生。菩萨如是入一切法自在三昧，随其志乐现种种身成熟众生，或现帝释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圣王身，皆为成熟诸众生故，而于法界亦无所动。何以故？菩萨虽复随顺众生种种示现，不见身相及生相，无所得故。舍利弗，于意云何？如师子王大哮吼时，诸小野干能堪任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

“又舍利弗，如大香象其所负重，驴堪任不？”

“不也，世尊。”

“又如帝释及梵天王威德自在，贫贱之人能堪任不？”

“不也，世尊。”

“又如大力金翅鸟王翱翔运动，诸余小鸟能堪任不？”

“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是诸菩萨所有善根勇猛之力，依出离智，净诸罪垢，远离忧悔，得见诸佛及得三昧，亦复如是。如斯罪障，非诸凡夫、声闻、缘觉所能除灭。菩萨若能称彼佛名，昼夜常行是三种法，能灭诸罪，远离忧悔，得诸三昧。”

尔时，优波离从禅定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

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独坐思惟，作如是念：'世尊所说波罗提木叉清净戒学，为声闻、缘觉、菩萨乘者，作是说言：宁舍身命，终不舍戒。'世尊，若佛在世，若灭度后，云何名为声闻、缘觉波罗提木叉？云何名为菩萨乘者波罗提木叉？世尊说我于持律中最为第一，我当云何能了毗尼善巧之义？若我从佛亲闻受持，逮无所畏，然后乃能为他广说。今此大众诸来菩萨，及比丘僧，悉皆集会。善哉！世尊，唯愿广说，决定毗尼，断除疑悔。"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汝今当知，声闻、菩萨学清净戒，所发心、所修行异。优波离，有声闻乘持清净戒，于菩萨乘名大破戒；有菩萨乘持清净戒，于声闻乘名大破戒。云何名为声闻乘人虽持净戒，于菩萨乘名大破戒？优波离，声闻乘人，乃至不应起于一念更受后身，是名声闻持清净戒，然于菩萨名大破戒。云何菩萨持清净戒，于声闻乘名大破戒？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能于无量阿僧祇劫，堪忍受身不生厌患，是名菩萨持清净戒，于声闻乘名大破戒。以是义故，为菩萨乘说不尽护戒，为声闻乘说尽护戒；为诸菩萨说开遮戒，为诸声闻说唯遮戒；为菩萨乘说深心戒，为声闻乘说次第戒。

"云何菩萨持不尽护戒，声闻乘者持尽护戒？菩萨乘人虽持净戒，于诸众生应当随顺，声闻乘人不应随顺，是故菩萨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尽护戒。

"云何名为菩萨持开遮戒，声闻乘人持唯遮戒？若诸菩萨于大乘中发趣修行，日初分时有所犯戒，于日中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若日中分有所犯戒，于日后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若日后分有所犯戒，于夜初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若夜初分有所犯戒，于夜中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若夜中分有所犯戒，于夜后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若夜后分有所犯戒，于日初分不离一切智心，如是菩萨戒身不坏。以是义故，菩萨乘人持开遮戒，设有所犯，不应失念妄生忧悔自恼其心；于声闻乘有所犯者，便为破坏声闻净戒。何以故？声闻持戒，断除烦恼如救头燃，所有志乐但求涅槃，以是义故，名声闻乘持唯遮戒。

"复次，优波离，云何菩萨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菩萨乘人，于恒沙劫受五欲乐游戏自在，未曾舍离菩提之心，如是菩萨不名失戒。所以者何？菩萨善能守护安住菩提之心，乃至梦中一切结使不为其患；而是菩萨所有烦恼渐渐当尽，不应一生便尽诸结。声闻乘者，成熟善根如救头燃，乃至一念不喜受生。以是义故，大乘之人持深入戒，说有开遮，名不尽护；声闻乘人持次第戒，名曰唯遮，名为尽护。何以故？优波离，求大乘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为难得，具大庄严乃能成就。是故菩萨虽于无量阿僧祇劫往来生死，终不生于厌离之心。以是义故，如来观察为大乘人不应一向说厌离法，不应一向说于速证涅槃之法，应当为说慈喜相应甚深微妙无染之法，远

离忧悔无系著法，无障无碍性空之法。菩萨闻已，于生死中而无厌倦，决定圆满无上菩提。”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贪心相应而犯于戒，或有菩萨瞋心相应而犯于戒，或有菩萨痴心相应而犯于戒。世尊，如是菩萨于三犯中何者为重？”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言：“若诸菩萨修行大乘如恒沙劫，贪心相应而犯戒者，其罪尚轻；若一瞋心而犯于戒，其罪甚重！何以故？因贪犯戒摄受众生，因瞋犯戒弃舍众生。优波离，所有诸结能摄众生，菩萨于此不应生畏；所有诸结能舍众生，菩萨于此应生怖畏。优波离，如佛所说，贪欲难舍为过微细，瞋恚易舍为过粗重，痴难舍离过复粗重。优波离，于烦恼中，若难舍离小犯之罪，是诸菩萨应当堪忍；若易舍离大犯之罪，如是烦恼，乃至梦中不应忍受。以是义故，大乘之人因贪犯戒，我说是人不名为犯；因瞋犯戒为大犯戒，名大过患，名大堕落，于佛法中是大留难。优波离，若诸菩萨于毗尼中无善方便，贪相应犯便生怖畏，瞋相应犯不生怖畏；若诸菩萨于毗尼中有善方便，贪相应犯不生怖畏，瞋相应犯生大怖畏。”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毕竟毗尼，何所调伏？”

佛告文殊师利：“若诸凡夫了知诸法究竟毗尼，如来终不说于调伏。以不知故，如来为令觉了诸法毕竟毗尼，渐次为说诸毗尼法。”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如来说此决定毗尼，文殊师利于是法中未有所说。善哉！世尊，愿令文殊师利为少解说。”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当说究竟毗尼善巧之义，是优波离愿乐欲闻。”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语优波离言：“一切诸法毕竟寂灭，心寂灭故，名究竟毗尼。一切诸法我不可得，无染著故，名不悔毗尼。一切诸法本性清净，无颠倒故，名最胜毗尼。一切诸法如如实际，离诸见故，名清净毗尼。一切诸法不来不去，无分别故，名不思议毗尼。一切诸法无住无著，念念灭故，名净诸趣毗尼。一切诸法住虚空际，离诸相故，名自性远离毗尼。一切诸法无去来今，不可得故，名三世平等毗尼。一切诸法不可安立，心平等故，名永断疑惑毗尼。优波离，是为法界究竟毗尼，诸佛世尊依此成道。若善男子，于是法中不善观察，则为远离如来净戒。”

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所说诸法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言：“文殊师利所说之法，依不可思议无碍解脱。以是义故，凡所说法离诸心相，谓心解脱，增上慢人令得离于增上慢故。”

优波离白佛言：“世尊，云何声闻及菩萨乘增上慢者？”

佛告优波离：“若有比丘，作是思惟：我断贪欲，名增上慢；我断瞋恚及以愚痴，名增上慢；贪欲法异，诸佛法异，名增上慢；瞋恚

法异，诸佛法异，名增上慢；愚痴法异，诸佛法异，名增上慢；谓有所得，名增上慢；谓有所证，名增上慢；谓有解脱，名增上慢；见诸法空，名增上慢；见于无相，名增上慢；见于无愿，名增上慢；见于无生，名增上慢；见无所作，名增上慢；见有诸法，名增上慢；见法无常，名增上慢；谓诸法空何用修习，名增上慢。优波离，是名声闻乘人增上慢者。

“云何名为菩萨乘人增上慢者？若诸菩萨作是思惟：我当发心求一切智，名增上慢；我当修行六波罗蜜，名增上慢；唯依般若波罗蜜而得解脱，更无余法而得出离，名增上慢；此法甚深，此非甚深，名增上慢；此法是净，此法非净，名增上慢；此诸佛法，此缘觉法，此声闻法，名增上慢；此法应作，此不应作，名增上慢；此是深法，此非深法，名增上慢；此是近法，此非近法，名增上慢；此是正道，此是邪道，名增上慢；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疾得耶？不疾得耶？名增上慢；一切诸法不可思议无能知者，我能了知，名增上慢；乃至于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起思惟为大执著，是名菩萨增上慢者。”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离增上慢？”

佛告优波离：“若于一切不思议法无所执著，是名究竟无增上慢。”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戏论从心起， 不应分别法非法，
如是见法不思议， 彼人处世常安乐。
凡夫迷惑随心转， 多劫轮回诸有中，
若知法性皆无性， 是名真实不思议。
若有比丘念诸佛， 非善思惟非正念，
于佛妄生分别想， 而此分别无真实。
若有思惟于空法， 如是凡夫住邪道，
但以文字说于空， 文字与空何可得？
若有思惟寂静法， 是心非有本无生，
心行觉观皆戏论， 无念名为见诸法。
一切诸法无思念， 有心有念尽皆空，
若人爱乐观察空， 于此无念勿生念。
法同草木无知觉， 若离于心不可得，
众生自性无所有， 一切诸法皆如是。
如因日光眼能见， 夜则缘离无所睹，
若眼自能见色者， 何故待缘方能了？
眼常因彼诸光明， 能见种种青黄色，
当知见性依众缘， 是故知眼不能见。
设有闻诸悦意声， 闻已即灭而无住，

推其去处不可得， 以分别故生声想。
一切诸法但言声， 文字于中假安立，
是声无有法非法， 凡愚不知妄生著。
我为世间叹布施， 而施根本不可得，
无所说中而演说， 是故佛法不思议。
我常叹说持净戒， 亦无众生破戒者，
破戒之性犹虚空， 清净持戒亦如是。
我说忍辱为最胜， 无见无生为忍性，
实无少法可瞋者， 由是说名殊胜忍。
我说昼夜常精进， 寤寐恒觉为无上，
虽经多劫勤修行， 然于所作无增减。
禅定解脱及三昧， 开示世间如实门，
法性本来无所动， 随顺假说诸禅定。
观察觉了名智慧， 了知诸法名智人，
诸法自性无所有， 亦无观察了知者。
我常叹说修苦行， 爱乐头陀寂静法，
能知诸法不可得， 是名清净知足人。
我说地狱诸苦事， 死入大怖恶道中，
无量众生起厌心， 实无恶趣可来往。
刀杖鉾槊众苦具， 亦无有能造作者，
由分别故而见有， 无量楚毒迫其身。
园林种种妙华敷， 宫殿众宝相辉映，
亦无有人能作者， 皆从分别妄心生。
虚伪之法诳世间， 凡夫系著生颠倒，
犹如分别诸幻焰， 于此取舍悉皆空。
我说发趣菩提心， 利益世间最殊胜，
而实菩提不可得， 亦无发趣菩提者。
心性清净常光明， 真实无伪无爱染，
凡夫分别生贪著， 而彼烦恼本来空。
诸法自性常寂静， 何有贪欲及瞋痴？
不见生贪离欲处， 尔乃名为得涅槃，
其心未曾生染著， 由是成就大菩提。
于无数劫修众行， 度脱无量诸众生，
众生自性不可得， 实无众生可度者。
譬如世间大幻师， 化作无边千亿众，
还复害此诸化人， 于此幻化无增损。
一切众生如幻化， 求其边际不可得，
若知如是无边性， 斯人处世无疲厌。
了知诸法如实相， 常行生死即涅槃，
于诸欲中实无染， 调伏众生言离欲。

大悲利益诸众生， 而实无人无寿者，
不见众生而利益， 当知此事甚为难。
如以空拳诱小儿， 示言有物令欢喜，
开手拳空无所见， 小儿于此复号啼。
如是诸佛难思议， 善巧调伏众生类，
了知法性无所有， 假名安立示世间。
以大慈悲劝说言， 于我法中最安乐，
汝应出家舍恩爱， 当得沙门殊胜果。
既已出家勤修习， 如所修行得涅槃，
复观诸法如实相， 实无诸果而可得。
果无所有而得证， 于此方生希有心，
快哉大悲人师子， 善说相应如实法。
一切诸法如虚空， 安立百千名句义，
或说名为禅解脱， 或名根力或菩提。
而此根力本无生， 禅定菩提亦非有，
无色无形不可取， 但以方便示众生。
我说修行有所证， 当知远离一切相，
若谓于中有所得， 是则非证沙门果。
诸法自性无所有， 当于何处言得证？
所说得证为无得， 如是了知乃名得。
众生得果名殊胜， 我说众生本不生，
尚无众生而可得， 云何当有得果者？
譬如良田无种子， 于中终不有芽生，
如是众生不可得， 当于何所而言证？
一切众生性寂灭， 无有得其根本者，
若能了知如是法， 斯人灭度永无余。
过去无数百千佛， 无有能度众生者，
若此众生真实有， 毕竟无能得涅槃。
一切诸法皆寂灭， 未曾有法可生者，
若能如是见诸法， 彼人已出于三界。
是则无碍佛菩提， 于中究竟无所有，
若能了知如是法， 我说名为离欲人。”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二百比丘增上慢者，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六万菩萨得无生忍。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优波离：“此经名为《决定毗尼》，亦名《摧灭心识》，汝应受持。”

佛说此经已，尊者优波离，诸比丘众，文殊师利并诸菩萨摩诃萨，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

行。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九十一卷～第一百卷）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发胜志乐会第二十五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城仙人住处施鹿苑中，与大比丘众满足千人，复有五百诸菩萨众。是时，众中多有菩萨，业障深重，诸根闇钝，善法微少，好于愦闹，谈说世事，耽乐睡眠，多诸戏论，广营众务，种种贪著为所不应，忘失正念修习邪慧，下劣精勤行迷惑行。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在于会中，见诸菩萨具足如是不善诸行，作是念言："此诸菩萨于无上菩提圆满道分，皆已退转。我今当令是诸菩萨，觉悟开晓，生欢喜心。"作是念已，即于晡时从禅定起，往到其所共相慰问，复以种种柔软言词，为说法要令其欢喜，因告之曰："诸仁者，云何汝等于无上菩提圆满道分而得增长不退转耶？"

是诸菩萨同声白言："尊者，我等今于无上菩提圆满道分，无复增长，唯有退转。何以故？我心常为疑惑所覆，于无上菩提不能解了。云何我等当作佛耶？不作佛耶？于堕落法亦不能了，云何我等当堕落耶？不堕落耶？以是因缘善法欲生，常为疑惑之所缠覆。"

尔时，弥勒菩萨而告之曰："诸仁者，可共往诣如来应供正遍知所。而彼如来，一切知者、一切见者，具足成就无障碍智解脱知见，以方便力善知一切众生所行，当为汝等随其根性种种说法。"是时，五百众中有六十菩萨，与弥勒菩萨往诣佛所，五体投地，顶礼佛足，悲感流泪不能自起。弥勒菩萨修敬已毕，退坐一面。

尔时，佛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应起，勿复悲号生大热恼。汝于往昔造作恶业，于诸众生以畅悦心，瞋骂毁辱，障恼损害，随自分别，不能了知业报差别。是故汝等，今为业障之所缠覆，于诸善法不能修行。"

时，诸菩萨闻是语已，从地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为我等说此业障，我等知罪当自调伏，我从今日更不敢作。"

尔时，佛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汝曾往昔，于俱留孙如来法中出家为道，自恃多闻修持净戒，常怀憍慢傲逸之心；又行头陀少欲知足，于是功德复生执著。尔时，有二说法比丘，多诸亲友名闻利养，汝于是人以悭嫉心，妄言诽谤行淫欲事。是时法师亲友眷属，由汝离间说其重过，皆令疑惑不生信受。彼诸众生于是法师，无随顺心断诸

善根。是故汝等由斯恶业，已于六十百千岁中生阿鼻地狱；余业未尽，复于四十百千岁中，生等活地狱；余业未尽，复于二十百千岁中，生黑绳地狱；余业未尽，复于六十百千岁中，生烧热地狱。从彼殁已还得为人，五百世中生盲无目，以残业故，在在所生，常多蒙钝忘失正念，障覆善根福德微少，形容丑缺人不喜见，诽谤轻贱戏弄欺嫌，常生边地贫穷下劣，丧失财宝资生艰难，不为众人尊重敬爱。从此殁已，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还于边地下劣家生，匮乏饥冻为人诽谤，忘失正念不修善法，设欲修行多诸留难，虽暂发起智慧光明，以业障故寻复还没。汝等从彼五百岁后，是诸业障尔乃消灭，于后得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时彼佛当为汝等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尔时，诸菩萨等闻佛所说，举身毛竖，深生忧悔，便自抆泪，前白佛言：“世尊，我今发露悔其过咎。我等常于菩萨乘人，轻慢嫉恚及余业障，今于佛前如罪忏悔。我等今日于世尊前发弘誓愿：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菩萨乘人，见有违犯举露其过，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菩萨乘人，戏弄讥嫌恐惧轻贱，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见在家、出家菩萨乘人，以五欲乐游戏欢娱，见受用时，终不于彼伺求其过，常生信敬起教师想。若不尔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菩萨乘人，悭亲友家及诸利养，恼彼身心令其逼迫，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菩萨乘人，以一粗言令其不悦，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菩萨乘人，昼夜六时不勤礼事，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为欲护持此弘誓故不惜身命。若不尔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声闻及辟支佛，以轻慢心，谓于彼等不胜于我，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不善能摧伏其身，生下劣想，如旃陀罗及于狗犬，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自赞叹于他毁呰，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不怖畏斗诤之处，去百由旬如疾风吹，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若于持戒多闻头陀，少欲知足一切功德，身自炫曜，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从今日至未来际，所修善本不自矜伐，所行罪业惭愧

发露。若不尔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尔时，世尊赞诸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说如是觉悟之法，善发如是广大誓愿！能以如是决定之心，安住其中，一切业障皆悉消灭，无量善根亦当增长。”

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若有菩萨为欲清净诸业障者，当发如是广大誓愿。”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颇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护持此愿，当得圆满不退转耶？”

佛告弥勒菩萨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行菩萨道护持此愿，宁舍身命，终不缺减令其退转。”

尔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成就几法，安隐无恼而得解脱？”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若有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当成就四法，安隐无恼而得解脱。何等为四？所谓于诸众生不求其过；见诸菩萨有所违犯，终不举露；于诸亲友及施主家，不生执著；永断一切粗犷之言。弥勒，是为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成就四法，安隐无恼而得解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求他过失， 亦不举人罪，
离粗语悭吝， 是人当解脱。

“弥勒，复有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当成就四法，安隐无恼而得解脱。何等为四？所谓不应亲近懈怠之人，舍离一切愦闹之众，独处闲静常勤精进，以善方便调伏其身。弥勒，是为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法欲灭时，成就四法，安隐无恼而得解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当舍于懈怠， 远离诸愦闹，
寂静常知足， 是人当解脱。”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是故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欲自无恼而解脱者，除灭一切诸业障者，应当舍离愦闹之处，住阿兰若寂静林中，于不应修而修行者，及诸懒堕懈怠之属，皆当远离；但自观身，不求他过，乐于恬默，勤行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行。若欲于彼诸众生等，深生怜愍多所饶益，应以无希望心清净说法。

“复次，弥勒，若菩萨以无希望心行法施时，不著名闻利养果报，以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广宣正法，当得成就二十种利。云何名为二十种利？所谓正念成就，智慧具足，有坚持力，住清净行，生觉悟心，得出世智，不为众魔之所得便，少于贪欲，无有瞋恚，亦

不愚痴，诸佛世尊之所忆念，非人守护，无量诸天加其威德，眷属亲友无能沮坏，有所言说人必信受，不为冤家伺求其便，得无所畏，多诸快乐，为诸智人之所称叹，善能说法众人敬仰。弥勒，是为菩萨当得成就二十种利，不著名闻利养果报，行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以无希望心清净说法。

“复次，弥勒，若菩萨以无希望心行法施时，不著名闻利养果报，以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广宣正法，又能成就二十种利。云何名为二十种利？所谓未生辩才而能得生，已生辩才终不忘失，常勤修习得陀罗尼；以少功用善能利益无量众生，以少功用令诸众生起增上心恭敬尊重；得身、口、意清净律仪，超过一切恶道怖畏，于命终时心得欢喜；显扬正法，摧伏异论，一切豪贵威德尊严，犹自不能有所窥望，何况下劣少福众生？诸根成就无能映蔽，具足摄受殊胜意乐；得奢摩他、毗婆舍那，难行之行皆得圆满；发起精进，普护正法，速疾能超不退转地，一切行中随顺而住。弥勒，是为菩萨当得成就二十种利，不著名闻利养果报，行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以无希望心清净说法。”

佛告弥勒：“汝观未来后五百岁，有诸菩萨甚为无智，行法施时，若有利养生欢喜心，若无利养不生欢喜。彼诸菩萨为人说法，作如是心：‘云何常令亲友檀越归属于我？’复更念言：‘云何当令在家、出家诸菩萨等，而于我所生净信心，恭敬供养衣服、饭食、卧具、汤药。’如是菩萨，以财利故为人说法，若无利养心生疲厌。

“弥勒，譬如有人志乐清净，或为死蛇、死狗、死人等尸，脓血烂坏系著其颈，是人忧恼深生厌患，以违逆故迷闷不安。弥勒，当知于后末世五百岁中，说法之人亦复如是，于诸一切无利养处，不顺其心无有滋味，便生厌倦弃舍而去。彼诸法师作如是念：‘我于此中说法无益。何以故？是诸人等，于我所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不生忧念。何缘于此徒自疲劳？’弥勒，是诸法师，自求供养给侍尊重，摄受同住及于近住，不为于法及利益事而摄受之。是诸法师自求饮食、衣服、卧具，诈现异相，入于王城国邑聚落，而实不为利益成熟于诸众生。

“弥勒，我不说言，有希求者为法施清净。何以故？若心有希求则法无平等。我不说言，贪污心者能成熟众生。何以故？自未成熟能成熟他，无有是处。弥勒，我不说言，尊重供养安乐其身，贪著摄受不净物者，为利益事。何以故？为求自身安隐丰乐，摄受众会，不能令其安住正信。弥勒，我不说言，矫诈之人住阿兰若，薄福德者而为少欲，贪胜味者名易满足，多求美膳以为乞食。弥勒，我不说言，乞求种种上妙衣服，谓如是等持粪扫衣。弥勒，我不说言，在家、出家无识知者，为离愦闹。弥勒，我不说言，谄曲之人值佛兴世求他短者，为如理修行；多损害者，名戒蕴清净；增上慢者，为多闻第一。弥勒，我不说言，好朋党者，名住律仪；心贡高者，名尊敬法师；绮

语轻弄，为善说法；与俗交杂，能于僧众离诸过失。弥勒，我不说言，简胜福田，为施不望报；求恩报者，为善摄诸事；求恭敬利养，为志乐清净；多妄计者，以为出家。弥勒，我不说言，分别彼我，名乐持戒；不尊敬者，名为听法；乐著世典咒诅言论，以为受法。弥勒，我不说言，于诸空性无胜解者，能出离生死；多执著者，为离诸行。弥勒，我不说言，于菩提分住有所得，名为证智。弥勒，我不说言，无势力者，忍辱成就；无娆触者，被忍辱甲；少烦恼者，名律仪清净；邪方便者，为如说修行。弥勒，我不说言，爱言说者，为一心住；好营世务，于法无损；志乐清净，堕诸恶趣；修习智慧，为愦闹行。弥勒，我不说言，方便相应，名为谄曲；不求利养，而为妄语；无执著者，诽谤正法；护正法者，而惜身命；所行下劣，为无胜慢。如是，弥勒，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当有菩萨，钝根小智，谄曲虚诳，住于贼行，汝应护之。”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最后末世五百岁中，唯此六十诸菩萨等，业障所缠，为复更有余菩萨耶？”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有诸菩萨，多为业障之所缠覆；是诸业障，或有消灭，或复增长。弥勒，于此五百诸菩萨中，有二十菩萨业障微少，后五百岁还来生此，城邑聚落廛闬山野，种姓尊豪有大威德，聪明智慧善巧方便，心意调柔常怀慈愍，多所饶益，颜貌端严，辩才清妙，数术工巧皆能善知；自隐其德，安住头陀功德之行，在在所生舍家为道，已于无量阿僧衹俱胝劫中，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护持正法不惜身命，住阿兰若空闲林中，常勤精进不求利养；善入一切众生心行，咒术言论悉能了知，于诸义理少闻多解，辩才智慧皆悉具足。彼诸菩萨于是法中，精勤修习得陀罗尼、无碍辩才，于四众中宣说正法。以佛威德加被力故，于佛所说修多罗、衹夜、受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越多伽、阇多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皆得辩才无碍自在。

“弥勒，彼诸二十善巧菩萨，从于和尚阿阇梨所，得闻无量百千契经，皆能受持，当说是言：‘我此法门，从某和尚阿阇梨所，亲自听受，无有疑惑。’弥勒，于彼时中，当有在家、出家诸菩萨等，无有智慧善巧方便，于此受持正法菩萨所说之法，却生讥笑轻毁谤言：‘如是之法，皆由汝等善巧言词，随意制造，实非如来之所宣说。我等于中，不能信乐发希有心。’弥勒，当尔之时，无量众生于是法师皆生诽谤，舍之而去，互相谓言：‘是诸比丘无有轨范，多诸邪说，不依契经，不依戒律，犹如倡伎戏弄之法。汝等于中，莫生信乐发希有心，非正法也。’弥勒，彼诸愚人为魔所持，于是法中不能解了，谓非如来之所演说，于是持法诸比丘所，生于诽谤作坏法业，以是因缘，当堕恶道。是故，弥勒，若诸智慧善巧菩萨，欲护正法，当隐其德，于多分别诸众生所，应须护念，莫令于汝生不善心。”

尔时，弥勒菩萨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有

诸菩萨甚为无智，于大众中诽谤正法及持法者，复于其中，当于辩才及陀罗尼，而于是法不能信受。

“世尊，譬如有人渴乏须水，往诣泉池而欲饮之。是人先来，投诸粪秽于此水中；后不觉知，欲饮其水，便取嗅之，既闻臭已不饮其水。彼之自污，更说其过，乃至叹言：‘奇哉！此水甚大臭秽。’是人过失都不觉知，而于是水反生怨咎。世尊，如泉池者，当知即是持法比丘，由佛神力，于此法眼善能解说。又复如彼愚痴之人，若于泉池自投粪秽，后不觉知欲饮水者。世尊，最后末世五百岁中，有诸无智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于彼正法及持法者，生诽谤已，复于是人听受法味，彼人自失都不觉知，以疑惑过污染意根。彼持法者当被戏弄，或受讥笑，乃至叹言：‘奇哉此法，为诸过失之所染污！’彼无智人，于此正法及是法师，不能听受，伺求其短，谤言污辱，生厌离心舍之而去。”

尔时，世尊赞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弥勒，善能演说如是譬喻，无能伺求说其短者。弥勒，以是因缘，汝应当知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宣说；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遮止。云何名为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宣说？所谓利益相应，非不利益相应；与法相应，非不与法相应；烦恼灭尽相应，非与烦恼增长相应；涅槃功德相应，非与生死过漏相应。弥勒，是为一切诸佛之所宣说四种辩才。

“弥勒，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说法者，应当安住如是辩才。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有信顺心，当于是人而生佛想，作教师想，亦于是人听受其法。何以故？是人所说，当知皆是一切如来之所宣说，一切诸佛诚实之语。弥勒，若有诽谤此四辩才，言非佛说，不生尊重恭敬之心；是人以怨憎故，于彼一切诸佛如来所说辩才，皆生诽谤，诽谤法已作坏法业，作坏法已当堕恶道。是故，弥勒，若有净信诸善男子，为欲解脱诽谤正法业因缘者，不以憎嫉人故而憎嫉于法，不以人过失故而于法生过，不以于人怨故而于法亦怨。

“弥勒，云何名为四种辩才，一切诸佛之所遮止？所谓非利益相应，不与利益相应；非法相应，不与法相应；烦恼相应，不与烦恼灭尽相应；生死相应，不与涅槃功德相应。弥勒，是为一切诸佛之所遮止四种辩才。”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若有辩才增长生死，非诸如来之所宣说。云何世尊说诸烦恼，能为菩萨利益之事？又复称赞摄取生死，而能圆满菩提分法？如是等辩，岂非如来之所说耶？”

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我今问汝，随汝意答。若有说言：‘菩萨为欲圆满成就菩提分故，摄取生死。’又复说言：‘以诸烦恼为利益事。’如是说者，为与利益相应，非利益相应？为与法相应，非法相应？”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正说者，则与义利相应，与法相

应，能令菩萨菩提分法得圆满故。”

佛言：“弥勒，若说菩萨为欲圆满菩提分故摄取生死，说诸烦恼能为菩萨利益之事，如是辩才，诸佛如来之所宣说。何以故？弥勒，此诸菩萨得法自在，所起烦恼无有过失，是为菩萨善巧方便，非诸声闻、缘觉境界。弥勒，若有烦恼，不能为他作利益事，亦不能满菩提分法，而发起者，不与义利相应，不与法相应，但为下劣善根因者。菩萨于中宁舍身命，亦不随彼烦恼而行。何以故？弥勒，有异菩萨得智力故，于诸烦恼现有攀缘；有异菩萨无智力故，于诸烦恼增上执著。”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若诸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乐欲离诸业障缠缚，自无损害而得解脱；是人当于菩萨行中深生信解，于他过失不生分别，志求如来真实功德。”

佛言：“如是，如是。弥勒，是故当于诸菩萨等方便行中，深生信解。何以故？慧行菩萨方便之行，难信解故。弥勒，譬如须陀洹人示凡夫行，如是凡夫与须陀洹位各差别。凡夫愚人以贪瞋痴之所缠故，堕诸恶道；而须陀洹于贪瞋痴善能了达，终不堕落三恶道耳！弥勒，慧行菩萨亦复如是，于贪瞋痴习气未断，彼亦别余初业菩萨。何以故？其心不为烦恼所覆，不同初业诸菩萨等。钝行菩萨无有善巧，同诸凡夫不能出离。弥勒，慧行菩萨一切重罪，以智慧力悉能摧灭，亦不因彼堕于恶道。弥勒，譬如有人，于大火聚投以薪木数数添之，如是添已，其焰转炽，弥更增明，无有尽灭。弥勒，慧行菩萨亦复如是，以智慧火烧烦恼薪，数数添于烦恼薪木，如是添已，智慧之火转更增明，无有尽灭。弥勒，如是，如是，慧行菩萨智慧之力，善巧方便难可了知。”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发胜志乐会第二十五之二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初业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欲得者，当舍何法，当修何法，未生慧力能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初业菩萨既出家已，欲令慧力而得增长，当于利养知其过失，应须舍离。若好愦闹世俗言话，耽著睡眠，广营众务，乐诸戏论，如是过失皆应远离。是故应舍利养，修于少欲，舍诸愦闹乐于寂静，舍诸世话观于实义，初夜后夜远离睡眠，观察思惟随行修习，舍于众务及诸戏论，修出世道慈念众生。弥勒，初业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欲得者，是法应舍，是法应修。何以故？弥勒，彼诸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欲得者，不舍利养，不修

少欲，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无有是处；不舍愦闹，不住寂静，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亦无是处；不舍世话，不观实义，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无有是处；初夜后夜耽著睡眠，曾不觉悟系念思惟，不舍众务，好诸戏论，于出世道不能修行，于诸众生不生慈念，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亦无是处。弥勒，是故菩萨，未得慧力而欲得者，应舍诸法，当须舍离，应修诸法，当须修习。何以故？菩萨智慧从因缘生，若无因缘终不能生，因缘和合尔乃得生。”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利养中过？若观察时，能令菩萨乐于少欲，不生热恼？”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当观利养，生贪欲故；当观利养，坏失正念生瞋恚故；当观利养，念其得失生愚痴故；当观利养，能生高下嫉妒心故；当观利养，于亲友家慳吝耽著生诳惑故；当观利养，成就爱味生谄曲故；当观利养，舍四圣种无惭愧故；当观利养，一切诸佛所不许可，数习憍逸生高慢故；当观利养，于胜福田起于轻慢为魔党故；当观利养，众恶根本，诸善坏故；当观利养，多所贪著犹霜雹故；当观利养，于亲友家瞻候颜色生忧恼故；当观利养，爱物损坏忧心乱故；当观利养，于四念处多所忘失白法羸故；当观利养，于四正勤多有退失，能令一切他论胜故；当观利养，自言已得神通智慧违背生故；当观利养，先得后失怨憎生故；当观利养，互相瞋嫌说其过恶多觉观故；当观利养，为于活命营诸世业，计度思惟安乐减故；当观利养，乃至禅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心如淫女能退失故；当观利养，舍离智断，堕于地狱、饿鬼、畜生、阎摩罗界诸恶道故；当观利养，与提婆达多、乌陀洛迦，同于法住堕恶道故。弥勒，初业菩萨，如是观察利养过失，乐于少欲，不生热恼。何以故？弥勒，少欲菩萨，于一切过皆悉不生，堪为诸佛清净法器，而不系属在家、出家，住于真实最胜意乐，不为卑下亦不惊怖，离诸恶道堕落畏故，无能映蔽舍耽味故，众魔境界得解脱故；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诸天及人亦当爱羡，于诸禅定而不染著，住边际故；其心质直无有谄曲，于五欲中亦不放逸，见其过故；如说修行，能住圣种，同梵行者亦当爱乐。弥勒，若有菩萨智慧聪敏，于此功德能如是知，以胜意乐当舍利养，以胜意乐住于少欲，为断贪爱而发起故。”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愦闹中过？若观察时，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热恼？”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愦闹过失有二十种。若观察时，能令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热恼。弥勒，云何名为乐于愦闹二十种过？一者、不护身业，二者、不护语业，三者、不护意业，四者、多饶贪欲，五者、增长愚痴，六者、耽著世话，七者、离出世语，八者、于非法中尊重修习，九者、舍离正法，十者、天魔波旬而得其便，十一者、于不放逸未曾修习，十二者、于放逸行常怀染著，十三

者、多诸觉观，十四者、损减多闻，十五者、不得禅定，十六者、无有智慧，十七者、速疾而得非诸梵行，十八者、不爱于佛，十九者、不爱于法，二十者、不爱于僧。弥勒，是为菩萨观于愦闹二十种过。”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舍离诸贪瞋， 不住于愦闹，
若有专住彼， 是过不应作。
憍慢及觉观， 皆由愦闹生，
坏行无戒人， 称叹于愦闹。
愚人乐世论， 退失第一义，
放逸多觉观， 是过不应作。
比丘舍多闻， 言论不如理，
损减诸禅定， 常思惟世间，
耽著思惟者， 何得于寂静？
其心常散逸， 永离于正观，
速得非梵行， 諠杂无仪检；
亦不曾爱佛， 及爱于圣众，
弃舍离欲法， 耽著非法言。
我常舍千身， 支分及头目，
为求无上道， 闻法无厌足。
是诸非法人， 少闻便厌舍！
我昔作国王， 为求四句偈，
妻子及财宝， 悉皆能施与。
何有于智者， 而不勤听法？
我尝舍一切， 非法之戏论，
为于百千劫， 难得解脱故。
汝等应欣乐， 志求微妙法！
若乐于解脱， 最胜功德者，
世间诸事业， 皆所不应问，
衣食无胜利， 亦不证涅槃；
当称叹最胜， 善来诸比丘，
应敷座令坐， 互说诸法要。
人身甚难得， 随分行白法，
读诵及禅定， 汝应如是问。
如来入涅槃， 遗法当灭坏，
比丘多放逸， 乐众弃闲静，
为饮食利养， 昼夜谈世话。
愚人于梦中， 惊怖而漂溺，
自知多毁犯， 当堕三恶道。

应生欢喜心， 独处于闲寂，
若在阿兰若， 志求无上道。
不应见人过， 自谓最尊胜，
憍恣放逸本， 莫轻下劣人，
彼于遗法中， 渐次而解脱。
比丘虽破戒， 深信于三宝，
是则解脱因， 不应见其过。
摧伏贪瞋难， 勿惊于放逸，
余习法应尔， 是故不须说。
若清净比丘， 伺他人过失，
是最非真实， 不名修正法。
如理修行者， 当须自观察，
求道诸比丘， 舍离恶言论，
常以欢喜心， 独处于闲静。”

尔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希有世尊！耽著愦闹，乃有如是无量过恶，退失功德无有利益，增长烦恼堕诸恶趣，远离白法。何有菩萨求善法者，闻是过失而不乐于独处闲静？”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世话中过？若观察时，菩萨应住决定之义，由观是义不生热恼？”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世话过失有二十种。若观察时，能令菩萨住决定义，由观是义不生热恼。弥勒，云何名为乐于世话二十种过？一者、心生憍恣，不敬多闻；二者、于诸诤论多起执著；三者、失于正念如理作意；四者、为所不应身多躁动；五者、速疾高下，坏于法忍；六者、心常刚强，禅定、智慧曾不熏修；七者、非时而语，言论所缠；八者、不能坚固证于圣智；九者、不为天龙之所恭敬；十者、为辩才者常怀轻贱；十一者、为身证者之所呵责；十二者、不住正信，常怀悔恨；十三者、心多疑惑摇动不安；十四者、犹如倡伎随逐音声；十五者、染著诸欲，随境流转；十六者、不观真实，诽谤正法；十七者、有所希求常不称遂；十八者、其心不调，为人弃舍；十九者、不知法界，随顺恶友；二十者、不了诸根，系属烦恼。弥勒，是为菩萨乐于世话二十种过。”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憍傲于多闻， 执著诸诤论，
失念不正知， 是名世话过。
远离正思惟， 身心不寂静，
退失于法忍， 是名世话过。
其心不调顺， 远离奢摩他，
及毗钵舍那， 是名世话过。

不尊敬师长， 爱乐于世论，
智慧不坚固， 是名世话过。
诸天不恭敬， 龙神亦复然，
退失于辩才， 是名世话过。
圣者常呵责， 如是耽著人，
唐捐于寿命， 是名世话过。
诸行皆缺减， 远离大菩提，
命终生忧苦， 是名世话过。
疑惑心动摇， 犹如风吹草，
智慧不坚固， 是名世话过。
譬如倡妓人， 赞说他勇健，
彼人亦复然， 是名世话过。
随逐世语言， 染著诸欲境，
常行于邪道， 是名世话过。
希求心不遂， 谄曲多诤论，
远离于圣行， 是名世话过。
愚人得少利， 其心常摇动，
如猿猴躁扰， 是名世话过。
智慧多退失， 无有觉悟心，
愚者所摄持， 是名世话过。
迷惑于眼耳， 乃至意亦然，
常与烦恼俱， 是名世话过。
愚人乐世话， 尽寿常空过，
不如思一义， 获利无有边。
譬如甘蔗味， 虽不离皮节，
亦不从皮节， 而得于胜味。
皮节如世话， 义理犹胜味，
是故舍虚言， 思惟于实义。
智慧诸菩萨， 能知世话过，
常爱乐思惟， 第一义功德。
法味及义味， 解脱第一味，
谁有智慧者， 心生不欣乐？
是故应弃舍， 无利诸言话，
常乐勤思惟， 殊胜第一义。
如是第一法， 诸佛所赞叹，
是故明智人， 当乐勤修习。”

尔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善说世话过失，思惟胜义利益功德。世尊，何有菩萨求于如来真实智慧，而复乐于虚诳世话？”

尔时，弥勒菩萨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睡眠中过？若观察时，菩萨应当发起精进，不生热恼？”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睡眠过失有二十种。若观察时，能令菩萨发起精进，意乐无倦。弥勒，云何名为乐于睡眠二十种过？一者、懈怠懒惰，二者、身体沉重，三者、颜色憔悴，四者、增诸疾病，五者、火界羸弱，六者、食不消化，七者、体生疮疱，八者、不勤修习，九者、增长愚痴，十者、智慧羸劣，十一者、皮肤闇浊，十二者、非人不敬，十三者、为行愚钝，十四者、烦恼缠缚，十五者、随眠覆心，十六者、不乐善法，十七者、白法减损，十八者、行下劣行，十九者、憎嫌精进，二十者、为人轻贱。弥勒，是为菩萨乐于睡眠二十种过。”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身重无仪检， 懈怠少堪任，
颜色无光泽， 是乐睡眠过。
彼人常病恼， 风黄多积集，
四大互违反， 是乐睡眠过。
饮食不消化， 身体无光润，
声嘶不清彻， 是乐睡眠过。
其身生疮疱， 昼夜常昏睡，
诸虫生机关， 是乐睡眠过。
退失于精进， 乏少诸财宝，
多梦无觉悟， 是乐睡眠过。
痴网常增长， 乐著于诸见，
炽盛难疗治， 是乐睡眠过。
损减诸智慧， 增长于愚痴，
志意常下劣， 是乐睡眠过。
彼住阿兰若， 常怀懈怠心，
非人得其便， 是乐睡眠过。
蒙愦失正念， 讽诵不通利，
说法多废忘， 是乐睡眠过。
由痴起迷惑， 住于烦恼中，
其心不安乐， 是乐睡眠过。
功德皆损减， 常生忧悔心，
增长诸烦恼， 是乐睡眠过。
远离诸善友， 亦不求正法，
常行非法中， 是乐睡眠过。
不欣求法乐， 损减诸功德，
远离于白法， 是乐睡眠过。
彼人心怯弱， 恒少于欢喜，

支分多羸瘦， 是乐睡眠过。
自知身懈怠， 嫉妒精进者，
乐说其过恶， 是乐睡眠过。
智者了其过， 常离于睡眠，
愚人增见网， 无利损功德。
智者常精进， 勤修清净道，
离苦得安乐， 诸佛所称叹。
世间诸伎艺， 及出世工巧，
皆由精进力， 智者应修习。
若人趣菩提， 了知睡眠过，
安住精进力， 觉悟生惭愧。
是故诸智者， 常生精进心，
舍离于睡眠， 守护菩提种。”

尔时，弥勒菩萨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乐著睡眠，乃有如是无量过失。若有闻者，不生忧悔厌离之心，发起精进，当知是人甚大愚痴！若有菩萨，为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闻说如是真实句义、功德利益，于诸善法而生懈怠，不起精进住菩提分，无有是处。”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众务中过？若观察时，令诸菩萨不营众务，勤修佛道？”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乐营众务二十种过。若观察时，能令菩萨不营众务，勤修佛道。弥勒，云何名为二十种过？一者、耽著世间下劣之业，二者、为诸读诵修行比丘之所轻贱，三者、亦为勤修禅定比丘之所呵责，四者、心常发起无始生死流转之业，五者、虚食居士及婆罗门净心信施，六者、于诸财物心怀取著，七者、常乐广营世间事务，八者、念其家业常怀忧叹，九者、其性佷戾发言粗犷，十者、心常忆念勤修家业，十一者、爱著诸味增长贪欲，十二者、无利养处不生欢喜，十三者、多生恼害障碍之业，十四者、常乐亲近诸优婆塞及优婆夷，十五者、但念衣食而度昼夜，十六者、数问世间所作事业，十七者、常乐发起非法语言，十八者、恃营众务而起憍慢，十九者、但求人过不自观察，二十者、于说法者心怀轻贱。弥勒，是为菩萨乐营众务二十种过。”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安住下劣业， 远离殊胜行，
退失大利益， 是名众务过。
乐读诵比丘， 及修禅定者，
一切皆呵责， 是名众务过。
常行生死业， 舍离解脱因，

虚受于信施， 是名众务过。
乐受诸财宝， 不得生忧恼，
住于下劣行， 是名众务过。
是人多爱染， 往来淫女家，
如鸟入樊笼， 是名众务过。
常忧叹家业， 恒怀热恼心，
出言人不信， 是名众务过。
不受尊者教， 违拒而轻贱，
毁犯清净戒， 是名众务过。
其心多忆想， 勤营于世业，
不能修智断， 是名众务过。
贪心恒炽盛， 乐著于诸味，
曾无知足心， 是名众务过。
得利生欢喜， 无利便忧恼，
贪吝无仁心， 是名众务过。
恼害无慈愍， 增长诸恶业，
爱蔓相缠缚， 是名众务过。
远离于师长， 亲近恶知识，
摈斥持戒人， 是名众务过。
昼夜无余想， 唯念求衣食，
不乐诸功德， 是名众务过。
常问世间智， 不乐出世言，
耽爱于邪说， 是名众务过。
自恃知众务， 轻慢诸比丘，
犹如狂醉人， 是名众务过。
常伺求他短， 不自见其过，
轻毁有德人， 是名众务过。
如是愚痴者， 无有善方便，
轻慢说法者， 是名众务过。
如是下劣业， 具足诸过失，
何有智慧人， 爱乐而修习？
清净殊胜业， 具足诸功德，
是故有智人， 爱乐常修习。
若乐下劣业， 智者当呵责，
如人舍多财， 贪求于少分。
是故明智人， 当舍下劣业，
应求胜上法， 诸佛常称叹。”

尔时，弥勒菩萨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彼诸菩萨舍离殊胜精进之业，而乃发起下劣之事，当知是人，甚为少智觉慧微浅。”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实言告汝：若有菩萨不修诸行，不断烦恼，不习禅诵，不求多闻，我说是人非出家者。弥勒，若有勤修智断行者，智出生者，智成就者，不作世业营众务者，我说是人，住如来教。若有菩萨，乐作世业营于众务，为所不应，我说是人住于生死，是故菩萨不应亲近。弥勒，若有菩萨多营众务，造七宝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菩萨，不能令我而生欢喜，亦非供养恭敬于我。弥勒，若有菩萨，于波罗蜜相应之法，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读诵修行，为人演说，是人乃为供养于我。何以故？诸佛菩提从多闻生，不从众务而得生也。

"弥勒，若有菩萨勤营众务，令彼读诵修行演说诸菩萨等营于众务，当知是人，增长业障，无诸福利。何以故？如是所说三种福业，一切皆从智慧而生。是故，弥勒，营事菩萨，于彼读诵修行演说诸菩萨所，不应障碍为作留难；读诵修行演说菩萨，于修禅定诸菩萨所，不应障碍为作留难。弥勒，若一阎浮提营事菩萨，于一读诵修行演说菩萨之所，应当亲近供养承事；若一阎浮提读诵修行演说诸菩萨等，于一勤修禅定菩萨，亦当亲近供养承事。如是善业，如来随喜，如来悦可。若于勤修智慧菩萨，承事供养，当获无量福德之聚。何以故？智慧之业无上最胜，超过一切三界所行。是故，弥勒，若有菩萨发起精进，于智慧中当勤修习。"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善说初业菩萨，乐于愦闹、世话、睡眠、众务过失。世尊，云何名为戏论中过？若观察时，菩萨当得住于寂静，无诸诤论？"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戏论过失无量无边，我今略说有二十种。云何名为二十种过？一者、于现在生多诸苦恼；二者、增长瞋恚，退失忍辱；三者、为诸怨对之所恼害；四者、魔及魔民皆生欢喜；五者、未生善根皆悉不生；六者、已生善根能令退失；七者、增诸斗诤怨竞之心；八者、造作地狱恶趣之业；九者、当得丑陋不善之果；十者、舌不柔软，言词謇涩；十一者、所受教法不能忆持；十二者、于未闻经闻之不悟；十三者、诸善知识皆悉舍离；十四者、诸恶知识速当值遇；十五者、修行于道难得出离；十六者、不悦意语数数常闻；十七者、在在所生多诸疑惑；十八者、常生难处，不闻正法；十九者、修行白法多有障碍；二十者、于所受用多诸怨嫉。弥勒，是为菩萨耽著戏论二十种过。"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现生常苦恼， 离忍多瞋恚，
怨仇生害心， 是名戏论过。
魔及魔眷属， 皆生欢喜心，
丧失诸善法， 是名戏论过。
未生善不生， 常住于斗诤，

造于恶趣业， 是名戏论过。
身体多丑陋， 生于下劣家，
发言常謇涩， 是名戏论过。
闻法不能持， 或闻不入耳，
常离诸善友， 是名戏论过。
值遇恶知识， 于道难出离，
常闻不顺语， 是名戏论过。
随彼所生处， 常怀疑惑心，
于法不能了， 是名戏论过。
常生八难中， 远离无难处，
具足无利益， 是名戏论过。
于善多障碍， 退失正思惟，
所受多怨嫉， 是名戏论过。
如是诸过失， 皆因戏论生，
是故有智人， 速疾当远离。
如是戏论者， 难证大菩提，
是故有智人， 亦应不亲近。
戏论诤论处， 多起诸烦恼，
智者应远离， 当去百由旬。
亦不近于彼， 造立诸舍宅，
是故出家人， 不应住诤论。
汝等无田宅， 妻子及僮仆，
乃至荣位等， 何缘兴诤论？
出家住寂静， 身被于法服，
诸仙咸敬事， 当修忍辱心。
如是戏论者， 增长毒害心，
当堕于恶趣， 是故应修忍。
囚禁及系缚， 刑害而捶楚，
如是等诸苦， 皆由诤论生。
如是戏论者， 常遇恶知识，
名称不增长， 曾无欢喜心。
若舍于诤论， 无能伺其便，
眷属不乖离， 当遇于善友。
于乘得清净， 业障尽无余，
摧伏于魔军， 勤修忍辱行。
诤论多诸过， 无诤具功德，
若有修行者， 当住于忍辱。”

尔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善说如是过失，令诸菩萨生觉悟心。世尊，于后末世五百岁中，颇有菩萨闻说如是诤论

过失，能生忧悔，离烦恼不？”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少有菩萨能生忧悔，舍离烦恼；多有菩萨，其心刚强不相尊敬，怀增上慢互相是非，闻说如是甚深义趣、殊胜功德，虽复受持读诵演说，由是菩萨业障深重，不能得生殊胜功德，便于是经疑惑不信，不复受持为人演说。时魔波旬见是事已，为诳惑故作比丘像，来到其所，说如是言：‘此诸经典，皆是世俗善文词者之所制造，非是如来之所宣说。何以故？此经所说功德利益，汝皆不得。’由魔波旬如是诳惑，于此空性义利相应甚深契经，心生疑惑起诸诤论，不复受持读诵演说。弥勒，彼诸愚人不能了知，由自业故，不能护彼殊胜功德；自业消已，决定当得如是功德。”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一一心，专念向于阿弥陀佛；是人命终，当得往生彼佛世界。世尊，何等名为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如是十心，非诸凡愚不善丈夫具烦恼者之所能发。何等为十？一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二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悲无逼恼心；三者、于佛正法不惜身命乐守护心；四者、于一切法发生胜忍无执著心；五者、不贪利养恭敬尊重，净意乐心；六者、求佛种智，于一切时无忘失心，七者、于诸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八者、不著世论，于菩提分生决定心；九者、种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十者、于诸如来舍离诸相起随念心。弥勒，是名菩萨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弥勒，若人于此十种心中随成一心，乐欲往生彼佛世界，若不得生，无有是处。”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开示演说如来真实功德，发起菩萨殊胜志乐。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言：“此经名为《发起菩萨殊胜志乐》，亦名《弥勒菩萨所问》，以是名字汝当受持。”

佛说此经已，弥勒菩萨及诸声闻，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三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善臂菩萨会第二十六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有菩萨摩诃萨善男子，名曰善臂，来至佛所，头面礼佛足，礼已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善臂菩萨言：“善男子，是六波罗蜜，菩萨常当具足。何等六？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善男子，是六波罗蜜，菩萨常当具足。

“善臂，云何菩萨具足行檀波罗蜜？善臂，菩萨于诸聚落正命求财，非邪命求，随顺不逆，不困逼众生以求财物而行布施；非为恭敬、供养、名称等故而行布施；非羞畏故，非果报故，非生天故，非谀谄故，于持戒、毁戒不起毁誉，或是所识，或非所识，而于其中以平等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于持戒、毁戒，若亲不亲、所识不识，若怨非怨，恒以深重敬爱信乐。是菩萨随其所有，常应惠施，有少施少，有多施多，有粗施粗，有细施细，有妙施妙，有不妙施不妙。若以上馔甘馔饮食价值十万，持用施人；或分一钱为十六分，持一分用施，其心欢喜等无差别。善男子，是菩萨于诸乞食者，须食施食，为具足一切智力故；须饮施饮，为断众生渴爱力故；须衣施衣，为得无上惭愧衣故；须乘施乘，为得菩萨乘佛乘故；须香施香，为得正觉持戒香故；须华施华，为得如来七觉华故；须末香者施以末香，为得除灭一切众生不善香故；须涂香者施以涂香，为得无缺戒香身故；须盖施盖，为断众生烦恼火故；须革屣者施以革屣，为受无量智慧乐故；须床施床，为令众生得释梵圣床快乐力故；须坐处者施以坐处，为坐菩提树下，诸魔结使不能坏乱其坐处故；须舍施舍，为令众生得覆护处，无所怖畏得无我力故；以好园观奉施佛僧，为得无上寂静禅定力故；持妙供具种种庄严，施诸佛塔庙，为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大丈夫力故；若于佛塔及闇道中，燃灯施明，为得无量佛眼明故；以种种伎乐供养三宝，为得无量天耳故；以衣钵施，为得无上端严持戒故；以扇澡盥持用施人，为令众生得凉清净故；以纸笔墨及高座施，为得无上大智慧故；施病者药，为除众生结使病故；以地施他，为令众生得三乘分甘露界故；造塔形像，为令众生听正法故；所有之物速以施人，为得神通捷疾力故；布施清净，为于无上道中不留难故；常施不绝，为得无断辩才力故；随意布施，为令众生得大悲故；不逼人求财持用布施，为令诸魔外道不能坏乱，自然得成无上道故。菩萨布施，应如上所说而行惠施。若菩萨欲作如上施者，或自无财当生心施，欲得开示无量无边一切众生：‘有力无力，如上布施，是我善行，我是妙胜，是我宝物，能令一切世间众生，所有快乐悉得成就，所谓得和合乐，能舍一切无有狐疑，诸所有愿悉皆成就，得安乐行。若诸世间所有众生，希望欲得所须之物，我当满足与之，珍宝、金、银、衣服、钱财犹如山积，饮食之具如大巨海无量无边。’是菩萨于昼夜各三时中，以己所作财施、法施所得果报，愿与一切众生共之，令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有行众生，生妙国界及出世乐。是人虽作如是布施，终不希望求其果报，开示如是方便，为化众生入于善法。是菩萨布施时，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若布施布施已，亦愿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

一切佛法故。如此布施，若无有力，不能学之，不能舍财，是菩萨应如是思惟：‘我今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断除悭贪吝惜之垢。我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学舍财施与，常令我施心增长广大，乃至生有终不懈怠，心常欢喜。’如是菩萨发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心，希望菩提，愿求菩提，是名菩萨无量阿僧祇大施、大舍、大出。何以故？如是布施，于诸施中最胜第一，令我未来之世于一切世间所有众生中，雨法雨，雨甘露雨，施法雨，施甘露雨，出法雨，出甘露雨。

“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施，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檀波罗蜜。善男子，菩萨不能自以身体支节施于乞者，若自割，若教他割。何以故？若成是业，令彼乞者于大地狱受无量罪故。菩萨摩诃萨，不应自惜身体支节。所以者何？欲令乞者远离广大不善业故。若有乞士，来从菩萨乞索所须，是时菩萨若自无财，不应强逼父母、妻子、眷属、亲戚、奴婢取其财物，令其贫匮持以施人。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众生中，行平等慈心故。若菩萨摩诃萨，不逼父母、妻子、眷属、亲戚、奴婢财物持用惠施；菩萨尔时，于众生中得慈悲心。善男子，菩萨不应于他众生有悭吝心，以逼他众生取财惠施，诸佛世尊所不赞叹，何况自割支节施于他人！是名菩萨具足檀波罗蜜。

“善臂，云何菩萨摩诃萨具足尸波罗蜜？善臂，是菩萨于一切众生，乃至尽形，自不杀生，教他不杀，愿不杀生；自不偷盗，教人不偷盗，愿不偷盗；自不邪淫，教人不邪淫，愿不邪淫；自不妄语，教人不妄语，愿不妄语；乃至尽形，自不饮酒，教人不饮酒，愿不饮酒。是菩萨于此五戒中，常坚持专念，不缓不缺，勤加精进。如是恐怖他人、系缚囚执、鞭杖刑戮，于此事中永断远离；及两舌、恶口、妄语、绮语，亦复如是。是菩萨如是思惟：‘我应于一切众生生爱念心，犹如父母爱念一子。若我父母，以种种苦事弓箭刀杖加害于我，我于是中终不生报。我于一切众生，应如父母爱念一子。’譬如父母妻子别离既久，一旦相见，其心欢喜踊跃无量；如是菩萨见一切众生，其心欢喜亦复如是。是菩萨持不杀戒，欲令众生得住无学不杀戒故。是菩萨持不盗戒，欲令众生得住无学不盗戒故。是菩萨持不邪淫戒，欲令众生得住无学不淫戒故。是菩萨持不妄语戒，欲令众生得住无学实语戒故。是菩萨持不饮酒戒，欲令众生得住无学不饮酒戒故。是菩萨持不恐怖戒，为得成就金刚定故。是菩萨持不系缚戒，欲令一切众生断结使缚故。是菩萨持不囚执戒，欲令众生出五道故。是菩萨持不鞭杖戒，为欲远离诸魔结使留难得法定故。是菩萨持不刑戮戒，为令身口意得不护业故。是菩萨持不两舌戒，为得不坏和合众故。是菩萨持不恶口戒，为得五种梵音声故。是菩萨持不绮语戒，为得发言说法无障碍故。是菩萨持求畏死众生戒，欲令一切众生脱生老病死、忧愁悲恼恐怖断故。是菩萨爱护他物不令漏失戒，为得无上菩提觉定故。有他众生妇女妻子，或被拘录，尔时菩萨于中救脱，为得不缺法定故。是菩萨若劝他令放，为得心自在故。是菩萨若自放，或劝他令

放，为坐菩提树下破坏一切魔结使故。是菩萨若见系狱众生，若自放，若劝他令放，为得心自在无障碍故。是菩萨若见众生当得鞭杖，若自放，若劝他令放，为得四无所畏故。是菩萨若见众生当被刑戮，若自放，若劝他令放，为得四种法身故。是菩萨持不诳戒，为坐菩提树下师子座处，一切魔结使不能留难，得法定故。是菩萨善和斗诤专生欢喜，为得不坏大圣众故。是菩萨持爱语戒，欲令一切众生耳闻好语，心得欢喜乐故。是菩萨随爱语说，欲令言不虚故。是菩萨持读佛文词戒，为得圣人威德成就大众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五体归命一切世间在在处处过去未来现在无量无边诸佛法僧菩萨戒，为得菩提树下师子座处不可破坏，专住信、精进、念、定、慧，得法定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扫洒绕塔戒，为得具足一切佛法故。是菩萨持赞法戒，为得转于无上法轮故。是菩萨持赞僧戒，为得大众围绕故。是菩萨持三时归，依三宝戒，欲令一切众生得无上归依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愿使一切世间常有佛法僧菩萨不空者戒，为得无上菩提乐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劝请一切诸佛一切说法戒，为得十住雨法雨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忏悔诸罪舍出诸恶秽污戒，为得断灭一切爱习气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和合一切善根戒，为令一切波罗蜜满足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念一切世间在在处处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声闻缘觉圣众菩萨下至六趣众生所有善根愿戒，为得无上菩提资用故。是菩萨受持于三时中愿求菩提戒，为得无上菩提正决定故。是菩萨于三时中受持一切善根无上道戒，为得毕定如来力无所畏故。是菩萨受持供给父母师长戒，为得无胜法定故。是菩萨若见恐畏贫穷之人，受持不恐怖供施戒，为得无破坏难论方便故。是菩萨受持救护县官盗贼水火戒，为得诸力波罗蜜故。是菩萨若见佛缘觉声闻菩萨神足变化随而持戒，为得无上神足力故。是菩萨受持护他心身口意业戒，为得如来无量知他心力故。是菩萨若见放逸失念者，所谓失现在未来三乘义者，愿起念持不失故。是菩萨持听法集法说法戒，为得具足四无碍辩故。是菩萨持一切身口意业善根摄受奉行，欲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如是善根，愿为一切众生受行，为令众生得解脱，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如是持戒不缺不破不荒。若无力势能修学者，是菩萨应如是思惟：‘今我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远离杀害诸不善法；我复倍加精进，时时渐渐，善学持戒令增长满足，乃至生有终不懈怠，不生忧愁。’

“善臂，如是菩萨摩诃萨，发起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道，希望菩提，愿求菩提，是名无量无边持戒善根。何以故？如此持戒，一切善戒中最胜第一；受持是戒，欲令一切世间所有众生发起无漏戒，发起无学戒，生无漏戒，生无学戒。善臂，如是菩萨摩诃萨于此持戒，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尸波罗蜜。

“善臂，云何菩萨摩诃萨具足羼提波罗蜜？是菩萨，若自眷属、若他众生来夺菩萨命者；菩萨尔时于此事中，终不生于瞋报之心。或

有他人，来夺菩萨财物乃至妻子，若说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若有恐怖系缚囚执、鞭杖刑戮，以种种苦加于菩萨；菩萨尔时，亦复不生还报之心。若夺命根及一切物乃至妻子，若说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恐怖系缚囚执、鞭杖刑戮，是菩萨思惟如是诸事：‘是我恶行不善业报自作自受，或过去世，或现在世，若先作已今受果报。我今云何于自果报而瞋于他？’复次，善臂，菩萨如是思惟：‘若有他人夺我命根及诸财物乃至妻子，若说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若有恐怖系缚囚执、鞭杖刑戮，我于此中，不应瞋害加他，系缚冤家。何以故？我今现世受少苦恼，尚不爱喜不可适意，云何生瞋加害于他？于当来世，受诸罪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苦恼，甚多不喜不爱、不可适意诸果报也！’复次，善臂，菩萨如是思惟：‘有命根故断截命根，有财物故克夺财物，有妻子故夺其妻子，有耳根故闻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有此身故有恐怖系缚囚执、鞭杖刑戮。今我自受命根、耳根、身受苦入，云何以瞋加害于他？’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眼根即是地大，即是自物，即是法界，即是自性；湿性水，热性火，动性风，即是己物，即是法界，即是自性。如是一切命，即是坏法、灭法、尽法；如是一切诸根，是苦法，是苦触法，是受苦法；一切身即是苦法，是苦触法，是受苦法；即是己物，即是法界，即是己性。我今此命，即是坏法、灭法、尽法、苦法；此六根即是苦触法，即是恶触触。我今云何自于此命坏法、灭法、尽法，而生瞋恚侵害于他，系缚冤家？何以故？即是己物，即是法界，即是自性。’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内眼、耳、鼻、舌、身、意，非我、非我所；外眼、耳、鼻、舌、身、意，亦非我、非我所。云何明智之人，于此六根非我、非我所中，庄严爱著，生于瞋恚加害他人？’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人中苦少，饿鬼苦多，畜生中苦转复增多，地狱苦恼无量无边不可计倍。人中少苦尚不欲受，何况于未来世中，受三恶道无量苦恼？是故我今不应生瞋加害于他。’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我今若能利益一人，尚不应瞋、加害于他、系缚冤家，何况我当以甚深法义，利益一切世间无量众生发大庄严，大庄严已，得受记别趣于大乘，而得具足无上佛法？是佛法中，不应不忍侵害于他憎嫉斗讼，此中应行忍辱利益于他，善和斗讼，不怀嫉妒。’善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阿鼻地狱受诸苦痛，于冤家许，尚不应生瞋加害侵毁，何况人中受少苦恼，当生瞋害于他？是善男子、善女人，为他所瞋、骂詈诃责、诽谤轻毁、称扬恶名，如是诸恶悉应忍之，起慈悲心纯净无垢，欲得如来心故。是菩萨受诸鞭杖恐怖、系缚囚执，于此事中，悉应忍之起慈悲心，为于一念中间破一切无明闇障[穀-禾＋卵]故。是菩萨受行忍辱慈悲心，欲令一切众生断爱恚故；若割耳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欲令一切众生闻法信故；若割鼻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为受端严无上持戒香故；若截足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为得如来四神足故；若截手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

为欲摄取一切众生得寂静故；若分解支节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为令具足六波罗蜜故；若挑眼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为得慧眼故；若斩首时，亦行忍辱起慈悲心，为得如来一切智首故。是菩萨如是忍辱趣向思惟，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如是忍辱，我今趣向思惟已，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佛法故；如是忍辱，不破不缺不荒。'若无力势不能学者，是时，菩萨应如是思惟：'我今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远离断灭不忍之法；今我勤加精进，时时渐渐勤学忍辱，令此忍辱增广具足，乃至生有，终不懈怠不生忧愁。'

"如是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心，希望菩提，愿求菩提。是菩萨发起正行，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善忍，欲令一切世间所有众生，发起无漏忍辱，发起无学忍辱，生无漏忍辱，生无学忍辱。善臂，如是菩萨摩诃萨行于忍辱，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羼提波罗蜜。

"善臂，云何菩萨摩诃萨具足毗梨耶波罗蜜？善臂，是菩萨应如是思惟：'今此十方一一方面有无量世界，一一世界有无量无边众生集聚，无有边际。我今当发庄严，令此众生得大利益，亦令得乐。复次，观知无量众生利益快乐所缘之法故，发起善根法故，我于无量昼夜，若心放逸、或生余念、若睡眠时，常念念中增长福德，于一一念中，发起无量无边善根菩提资用。我今当知一一念中，发起增益无量善根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不为难。今我以此缘故，我见菩萨甚为易得。是故欲得无上道者，乃至尽形不应懈怠。'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菩萨于无量无边世界众生中，能令一世界众生得离一切诸苦者。我尚于一一念中，发起增益无量善根，何况乃令无量无边世界众生，远离断除生老病死、恩爱别离、冤憎集会、三恶道苦！'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念中，欲令无量无边世界所有众生，远离断除一切诸苦者。此菩萨亦于一念之中，得发起增益无量善根，况当欲令未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量无边世界众生，远离断除生老病死、恩爱别离、冤憎集会、三恶道苦！'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思惟：'若有人欲得声闻、缘觉法，是人尚得于一一念中，发起增益无量无边善根，何况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成就具足佛法无量无边威德力势者！善男子、善女人，四因四缘四境界，于昼夜中，若心放逸、或生余念、若睡眠时，于一一念中，修集四无量无边善根，发起增益菩提资用。我今当知一一念中，发起增益四无量善根，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不为难。以是缘故，我见菩提甚为易得。是故欲得菩提道者，乃至尽形不应懈怠。譬如四大海，若南、若北、若上、若下易得边际；如是四无量善根大海菩提资用，难得其边。我今何故，不于一一念中发起增益四无量善根大海菩提资用？是故欲成无上道者，乃至尽形不应懈怠。'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若有师子、狐、狼、鹫、鹊、乌

鸟、蛟、虻、蝇、蚤，如是等类尚得无上道已，况我今者生于人中而应懈怠？是故欲成无上道者，乃至尽形不应懈怠。’复次，善臂，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乃至百人、千人，犹尚得成无上道已，而我今者独不得成？况复十方如恒河沙等现在、未来诸佛世尊，已成、当成，是故我今乃至尽形不应懈怠。’是菩萨复应如是思惟：‘若有法是佛所说、若声闻说、若菩萨说，乃至狂愚人为佛故说，所谓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菩萨为具足佛法欲成无上道，欲得一切智，于此法中，勤加精进如救头燃，学持通利，思惟分别为他解说，智慧精进一心思惟。是菩萨若一切众生有说法之处，乃至刀杖之难，要至其所听其所说。或有众生修乐报业，若现世乐、若后世乐，菩萨尔时即以善法妙义，如法佐助于此善法亦复勤加精进。是菩萨自以己身施于众生，令得自在。譬如四大，一切众生于中自在随所须用；菩萨摩诃萨以身施人，令他自在亦复如是。智慧精进乃至刀杖之难，常于佛法僧中，及诸师长、羸老病苦、贫穷无护，增益供养恭敬，使令勤加精进如救头燃。随众生心，布施、爱语、利益、同事，随所摄之：欲得声闻乘者，调伏安置于声闻乘；欲得缘觉乘者，调伏安置于缘觉乘；欲得菩萨乘者，调伏安置于菩萨乘，智慧精进如救头燃。是菩萨为善法故，六波罗蜜因缘故，不计寒热饥渴、蚊虻毒螫、风飘日曝、恶触诽谤骂詈、种种苦恼疲极睡眠，于此事中，乃至尽形终不忆念，智慧精进如救头燃，乃至刀杖之难亦不懈怠。是菩萨为无上道因缘故，能受种种苦，所谓阿修罗人三恶道苦不以为难，智慧精进如救头燃。是菩萨牢强精进意勇坚固，欲出于世成佛无上精进之力。是菩萨欲得毗梨耶波罗蜜，趣向毗梨耶波罗蜜，愿令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我今趣向毗梨耶波罗蜜已，愿令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知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如是精进不破不缺不荒。’若无力势不能具足学者，是菩萨如是思惟：‘我今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断除懈怠懒惰；复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善学精进，令此精进增广具足，乃至生有，终不懈怠不生忧愁。’

“如是菩萨，发起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心，希望菩提，是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善精进波罗蜜。何以故？如是精进，于余善法精进中最胜第一，欲令一切世间在在处处所有众生，发起无漏精进，发起无学精进，生无漏精进，生无学精进。善臂，如是菩萨摩诃萨行于精进，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毗梨耶波罗蜜。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四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善臂菩萨会二十六之二

“善臂，云何菩萨摩诃萨具足行禅波罗蜜？菩萨若眼见色不取其相，或时眼根为外缘所牵，应正行守护不令随缘，不留心于无明贪著世间，护持是戒，尔时具足得眼根戒；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亦如是。是菩萨若行住坐卧，若说法，若默然，终不远离寂定之心；善护手足无有散乱，常怀惭愧善护口业，安详直视，心常寂静不喜戏笑，善御身口意业令其寂静；若屏猥处及现露处，无有异心；于所须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心常知足，易养易满易可使令；善行寂静，远离愦闹，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心无有异，不高不下；命及非命亦无异心，无瞋无爱；等视冤家犹如赤子，于忍不忍心常平等，圣声凡声、寂声乱声亦复如是；憎爱色中心不高下，离染瞋恚爱不爱者，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是菩萨观欲如骨璅，邪忆想故发起此心；观欲如肉团，多怨憎故；观欲如炬火，染著苦法远离乐故；观欲如树上果，多人爱著故；观欲如假借，不得自在故；观欲如梦，念念灭故；观欲如痈，于苦倒中生乐想故；观欲如钩，行诸恶法堕恶道故；观欲如灰河，增益欲染不知足故。是故菩萨如是观已，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成初禅行；离觉观，内净信心在一处，无觉无观，定生喜乐，成二禅行；离喜行舍念，正智一心身行乐，诸圣人能行能舍，成三禅行；舍苦乐意，先灭忧喜，行舍念净，成四禅行。于一切众生思惟乐想，成就无量无边慈心；于众生中思惟苦想，成就无量无边悲心；于众生中思惟喜想，成就无量无边喜心；于众生中舍苦乐想，成就无量无边舍心。是菩萨不思惟色想，成就空处寂静行；不思惟空想，成就识处寂静行；不思惟识想，成就无所有处寂静行；不思惟无所有处想，成就非有想非无想处寂静行。是菩萨于入息出息，若随若住，长时知长，短时知短，成就入息出息寂静行。是菩萨思惟观身不净想，成就不净寂静行。是菩萨思惟无常想生老病过，成就无常想寂静行；思惟食中起无量过患想，成就食不净想寂净行；于诸世界城邑聚落种种严饰中，思惟分别必归坏败想，成就世间不可乐寂静行。是菩萨内有色想，外观色少，若好若丑取其相貌，成就初胜处行。是菩萨内有色想，外观色多，若好若丑取其相貌，成就二胜处行。是菩萨若死若烧风吹日曝，成为灰土，为水所漂，若碎灭磨灭，若断三有，是名内无色想观外色少，若好若丑取其相貌，成就第三胜处行。是菩萨内无色想外观色多，若好若丑取其相貌，成就第四胜处行。是菩萨内无色相，外观色青无量无边，爱乐取相，成就第五胜处行。是菩萨内无色想，外观色赤无量无边，爱乐取相，成就第六胜处行。是菩萨内无色相，外观色黄无量无边，爱乐取相，成就第七胜处行。是菩萨内无色相，外观色白无量无边，爱乐取相，成就第八胜处行。是菩萨入是无量无边地一切处，不念异相，成就初一切处行。是菩萨入无量无边水、火、风、青、黄、赤、白、虚空、识一切处，不念异相，成就十一切入处行。是菩萨入苦法时，心缘一切善根，所谓大慈大悲，摄持正法，不断三宝，庄严佛身，清净

梵音，本昔誓愿教化众生，净佛世界，坐菩提树，转妙法轮，除断一切众生结使，其心所缘境界如是。是菩萨入禅定时，离四识住处，不依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识大，亦不依止今世后世，入如是定都无所依。是菩萨入禅其心爱乐，为欲入于无上解脱定故。是菩萨修行禅定，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若思惟若思惟已，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于此禅定若无力能学，是菩萨应如是思惟：‘我今应时时渐渐，勤加精进远离乱心；时时渐渐，勤加精进学一心，令此一心增广具足，乃至生有，终不懈怠不生愁忧。’

“是菩萨发起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心，希望菩提，愿求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善根禅定，欲令一切世间在在处处所有众生，发起无漏禅定，发起无学禅定，生无漏禅定，生无学禅定。菩萨摩诃萨行是禅定，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禅波罗蜜。

“善臂，云何菩萨摩诃萨具足般若波罗蜜？善臂，若有聪明智慧之人，学已能持，闻已诵习，善学诸法甚深相义，亦能分别，如所闻法，闻已思义，有如是等者；菩萨尔时则应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乃至刀杖不应远离。是菩萨因学问故，因了义故，因思义故，供养恭敬师和尚故，乃至近死，终不避难诸苦恼事，所谓饥渴寒热、蚊虻毒螫、风吹日曝、诸恶触等、骂詈诽谤。是菩萨于正法中起宝聚想，于说法者起宝藏想，于听法者起难遭想，于问义者起慧命想，于多学者断除无明起智慧想，于分别诸法起百千生生慧眼想。是菩萨闻是诸法，受持修学广分别已，知阴界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世、三乘，得如是知。

“云何知界？知二界，有为界、无为界，是名二界。云何有为界？若法生、住、灭者，是名有为界。云何无为界？若法无生、住、灭，是名无为界。是名知有为、无为界。复次，知三界，善界、不善界、无记界。云何善界？若不贪共不贪，若不恚共不恚，若不痴共不痴，是名善界。云何不善界？若贪共贪，若瞋共瞋，若痴共痴，是名不善界。云何无记界？除善不善，若有余法，是名无记界。复次，知三界，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云何欲界？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人、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若于此中欲染贪著，瞋恚、愚痴希望，欲得心所作业，是名知欲界。云何色界？梵天、梵辅天、梵众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果实天、少果天、广果天、无量果天、无想天、无热天、无恼天、善见天、好善见天、阿迦腻吒天，若于此中，色染愚痴希望，欲得心所作业，是名色界。云何无色界？空处天、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若于此中，无色染污愚痴希望，欲得心所作业，是名无色界。是名三界。复次，知四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无为界，是名知四界。复次，知六界，所谓欲界、恚界、害界、出界、不恚界、

不害界，是名知六界。复次，知六界，所谓地、水、火、风、空、识界，是名六界。观地大，无常变坏无坚无牢相，若无常即是苦，若是苦即无我；水、火、风、空、识大，无常变坏无坚牢相，若无常即苦，若苦即无我，是名知六界。

“是菩萨闻如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五阴，所谓色阴、受想行识阴。色如水沫，即是生灭不得久住；受如水泡，即是生灭不得久住；想如野马，即是生灭不得久住；行如芭蕉，即是生灭不得久住；识如幻化，即是生灭不得久住。是名知五阴。

“是菩萨闻如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内入，所谓眼入、耳鼻舌身意入，是名内六入。眼入即是苦法、老法、死法，空、无我、无我所，炽然三毒，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亦能炽然诸苦恼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炽然三毒乃至诸苦，是名知内六入。复次，知外六入，眼所见色，是名外六入；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意所知法，是名外六入。眼所见色是外入，不坚牢性，无所依止，亦无势力，一切无常，如实非不如实如幻如化；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意所知法亦如是，是名知外六入。

“是菩萨闻如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四圣谛，所谓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是名四圣谛。云何苦圣谛？若五阴、六界、内六入、外六入，是名苦。此苦无常喻如怨贼，如痈如箭，如狱闭系，如器坏败，是不自在即是无我，得如是知已，是名知苦圣谛。云何集圣谛？所谓贪恚、痴慢、我慢专取于我，决定计我常住不坏，我即是色，我异于色；我即是想，我异于想，我是想非想，我异想非想；我即是阴，我异于阴，我中有阴，阴中有我；我即是界入，我异界入，我中有界入，界入中有我；我即是受，我异于受；我即是知，我异于知；我是无受，我异无受；我是色少，我异色少；我是色多，我异色多；我是常，我是无常，我是常无常，我是非常非无常；我是有边，我是无边，我是有边无边，我是非有边非无边；死后如去，死后不如去，死后亦如去亦不如去，死后非如去非不如去；命即是身，身即是命；此众生从何处来，去至何处；此诸众生，即是断灭非有相续；自作自受，他作他受。计有我者即有我所，有我所者即是有我，如是摄取我见、身见，若结若使，若我我所、我受贪恚痴本，若总身口意业，若福业若罪业，若欲界业、若色无色界业，是名集圣谛。云何灭圣谛？若贪恚痴尽，我我所尽，受取有尽，是名灭圣谛。云何道圣谛？若见苦集尽，思惟一切有为过患，见涅槃寂静，所作已办，住如是法时，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名道圣谛。如是知四圣谛。是菩萨分别思惟四圣谛时，见有为法是苦、是无常、是空、是无我，见无为法能为覆护，是舍是依，虽作是观不证涅槃，如是知四圣谛。

“是菩萨闻如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十二因缘，所谓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是名十二因缘。若不知不见四圣谛、十二因缘，是名无明。若有身口意业，若福业、若罪业，若欲界系、色无色界系，是名行。若有心意识，是名识。若有受想思触思惟，是名名；若有四大，四大所造色，从歌罗罗乃至化生，若作色非作色，是名色；名色合故名名色。若眼、耳、鼻、舌、身、意，是名六入。若眼缘色生眼识，三法和合故生触，是名触。若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名受。若有爱染，是名爱。若有爱见戒取，是名取。若有色、受、想、行、识，是名有。若此有发起，是名生。若此有衰变，是名老。若此有灭坏，是名死。菩萨如是分别思惟十二因缘，见闻觉知，地非是我，不生爱著，我非地不生爱著，亦非希望，水、火、风、空、识亦如是；见闻觉知，涅槃非我，不生爱著，我非涅槃不生爱著，亦非希望。是菩萨见诸法从因缘起，知三解脱门，广修学见诸法空、无相、无作。是菩萨见诸法从因缘起，知寂灭乐，精勤修学广分别已则无明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如是菩萨，虽观十二因缘起灭，而不证于灭。菩萨如是知十二因缘。

“是菩萨闻是法已，一心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三世，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云何过去世？若法生已灭，是名过去世。云何未来世？若法未生未起，是名未来世。云何现在世？若法生已未灭，是名现在世。是菩萨念过去世诸不善根，轻毁可恶背舍离之；未来不善根，当受不善果报，不喜不爱不可适意；现在不善根，当令不起。是菩萨能摄护身口意业，及六情根，常起善业无有中间。于过去善根，是菩萨菩提心，专念菩提，希望菩提，欲得菩提，以深重爱乐愿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未来世、现在世亦如是，常不离是心，终不懈怠失念放逸。若过去世阴、界、入等，即是灭尽，不实不在，无我、无我所；若未来世阴、界、入等，是未生未起，无我、无我所；若现在阴、界、入，是念念不住。何以故？世法无有一念住者。若有一念，是一念中亦有生、住、灭，是生、住、灭亦复不住。如生、住、灭中有内外阴、界、入，是内外阴、界、入亦有生、住、灭。若如是不住者，即是非我、非我所。若过去世灭尽，不实不在，非我、非我所；若未来世未生未起，非我、非我所；若现在念念不住，是非我、非我所。若见三世非我、非我所，是名实智慧者。不见我、我所、是我我所，是即于诸有行，无我无我所行，离欲想、行断想、行灭想，虽作是行不证涅槃。是名知三世。

“是菩萨闻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三乘，所谓天乘、梵乘、圣乘。云何天乘？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名天乘。云何梵乘？慈悲喜舍是名梵乘。云何圣乘？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名圣乘。是菩萨时时修集天乘、梵乘、

圣乘，教化众生令住三乘，是时自身不证解脱，是名知三乘。复次，知三乘，所谓声闻乘、缘觉乘、大乘。云何声闻乘？软根解脱，于一念中离三有窟宅，乐欲出世，欲得涅槃见寂灭处，勤加精进如救头燃。若其未解四圣谛者，欲以智箭射四谛的，欲证欲解以深欲精进，是名声闻乘。云何辟支佛乘？中根解脱，欲得寂静独在一处，而自利益入寂静定，方便分别十二因缘，欲得缘觉道，欲证缘觉，是名缘觉乘。云何大乘？上根解脱，欲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六波罗蜜，欲利益一切世界，欲断一切众生苦恼；于一切世界五欲乐中，心尚轻贱，何况世间无量诸苦！欲令众生持无上戒，欲得闻见大乘经典，受持修学思惟分别，读诵令利，勤加精进。若有菩萨，修四摄法应往亲近，欲令众生摄真智慧，安住四摄，常欲得闻诸深法要受持分别，欲令一切入于禅定，自舍己乐利益众生，欲以自力随他所乐，令住三乘。虽作是化，常自安住无上道中，不坏不动，心如金刚，常愿欲得无上菩提，愿求菩提，是名大乘。是名知三乘。

“是菩萨闻是法已，受持修学广分别已，即知方便，于佛法僧五体投地，以此为业，于其所作愿无上道，如是归依发菩提心。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饮食洗浴，于此事中更无余心，但愿无上菩提，常作如是广博修学。是菩萨若始入定，若入定已，常愿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欲于世界中尊，欲调伏一切众生，欲于一切众生中无能胜者，欲得最胜，欲教诫一切众生，欲令一切众生得寂灭，欲于一切法得成正觉具学。是菩萨若一切所作善根，愿一切众生无有恐怖，出三恶道，灭无量苦，断诸烦恼；令现在、未来欲得缘觉乘者，愿令具足；现在、未来欲得大乘者，愿令具足；愿请一切世间所有现在、未来诸佛世尊，住世一劫说法，令圣人众随佛在世而得和合。是菩萨如是思惟：‘若在在处处，所有众生所修善根，若欲生人中天上，若住声闻乘，若住辟支佛乘，若爱语、布施、利益、同事，愿令具足。’是菩萨以是法故于三时中，读诵通利思惟此法，所谓：‘我今归依一切世间在在处处，所有诸佛、佛法僧、菩萨，头面礼敬。诸佛威德无能胜者，其相甚妙！’菩萨常应作如是念：‘诸佛法僧，愿令世间在在处处无有空处，所在方面常有诸佛，令我劝请留住一劫，说微妙法，呵责诸恶。若已作，若今作，我今已得离一切恶，乃至一念中间，当愿以一切善根，令诸众生寿命无量，住于一切诸善法中，如诸菩萨速转法轮，令诸圣人得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愿令佛法常住于世利益众生，生五道者悉得善根，乃至敬礼诸佛。’常住是愿，是诸菩萨所有善愿，令他众生及其己身，得妙威德、善妙威德；若未来、现在一切世间佛法僧宝，令住一劫无诸留难；及诸菩萨宝，速令具足六波罗蜜，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留难；欲令一切众生断除苦恼怖畏，行于喜乐，断一切不善根，成就一切善根，随如所愿成就三乘，速疾成就诸波罗蜜，寿命无量而得解脱成无上道，乃至敬礼诸佛。常作是愿，是菩萨欲令一切众生断

诸苦恼，若一切世间在在处处，所有诸佛乃至法身，‘愿我以身奉施彼佛，欲令一切众生得度成无上道，在所生处信敬三宝，以天香华奉养恒河沙等诸佛世尊，亦供养法僧及诸菩萨，令所奉宝如须弥山；一切世间在在处处所有众生，若有所须，七宝、房舍、衣服、饮食、医药、卧具，悉当给与令无所乏；若有乐于忍辱、精进、持戒者，我当随其所乐而为解说使成就胜法，令三宝具足，修六波罗蜜，疾成佛道，离诸恶法，善行实义，身口意业不退菩提乐于菩提，在在处处见佛菩萨常学善根，安止众生于善法中。’是菩萨自知及他所有善根，趣向智慧，思惟智慧，愿欲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是菩萨趣向思惟已，愿令一切众生得度得解脱故，为得一切智具足一切佛法故。是菩萨如是智慧，若无力能学，应如是思惟：‘我今当勤加精进，时时渐渐断于无明；我今复当倍加精进，时时渐渐学此智慧，令此智慧增广具足，乃至生有，终不懈怠生于忧愁。’

“如是菩萨，发菩提心，念菩提心，修菩提心，希望菩提心，是菩萨无量无边善智慧。何以故？此慧于余善慧中，最胜第一，令一切世间众生，发起无量智慧，发起无学智慧，生无漏智慧，生无学智慧。善臂，如是菩萨行此智慧，不以为难，以为喜乐，速疾具足般若波罗蜜。”

佛说是经已，善臂菩萨欢喜赞言：“善哉！善哉！”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善顺菩萨会第二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诸大众五百声闻、十千菩萨，恭敬围绕。

时，舍卫城有一菩萨，名曰善顺，已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承事供养，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住于大慈心不瞋恚，住于大悲弘济无倦，住于大喜善安法界，住于大舍苦乐平等，节量时食少欲知足，常为众生之所乐见，恒以五戒及八斋法，于某城中怜愍教化，然后复劝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清净梵行。尔时，善顺菩萨为令众生见佛闻法，与诸人众前后围绕，将诣佛所。

时，天帝释以净天眼见此菩萨，住上精进行头陀行，具净尸罗弘济坚固，便自念言：“今此善顺，于诸梵行曾不懈息，将不为求帝释处耶？或贪王位及欲乐耶？”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四丈夫身，至菩萨前，种种恶言毁骂菩萨，复以刀杖及于瓦石打掷加害。尔时，菩萨住慈忍力，皆忍受之，曾无瞋恨。时，天帝释复更化作四大丈夫，来语菩萨：“咄哉！善顺，彼诸恶人以不善言骂辱于汝，及以瓦石刀杖之

属横相打害，何不令我为汝仇报？我当为汝断彼命根。”

尔时，菩萨告彼人言：“善男子等，莫作是语！若杀害者成就恶业。假使有人于我此身，节节支解犹如枣叶，我终不生杀害之心。何以故？杀害之人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乃至虽得人身，所生父母犹不爱念，恒为众人之所憎恶。善男子，一切诸法凡有二种：一者、善法，二者、不善法。由不善法堕于恶趣，若依善法获于福利。”

尔时，善顺菩萨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善恶犹种植， 皆随业所生，
何有苦子因， 成熟甘果者？
现见法如是， 智者应思惟，
苦报酬恶缘， 为善常安乐。”

尔时，天帝所化之人，闻是言已，自念不能令彼菩萨为杀害业，忽然不现。

尔时，天帝复更化作金银宝聚，令诸丈夫至菩萨所，作如是言：“汝可方便取此珍宝，随意所用。”

尔时，菩萨告彼人言：“诸善男子，莫作是说！所以者何？夫盗业者，能令众生贫穷下劣，无依无怙。假使我贫，命不存济，终不行于不与取法。诸君当知，凡夫愚冥贪求覆蔽，何有智人行不与取？”

尔时，善顺菩萨而说偈言：

“积财虽千亿， 贪著心不舍，
智者说此人， 在世恒贫苦。
彼虽无一物， 安住舍离心，
智者说斯人， 世间最富贵。
智者离诸恶， 一切皆端严，
愚夫由作罪， 举身皆丑陋。
智者劝修善， 愚夫恒为恶，
宁受智毁骂， 不用愚称赞！”

时，彼天帝所化之人，闻是言已，怅然而去。

尔时，天帝复自亲试持俱胝金，至菩萨所作如是言：“我先于此舍卫大城波斯匿王，与余丈夫有所诤论，须得一人为我曲证。汝能为我作证人者，当用此金而以相奉。”

尔时，菩萨告帝释言：“仁者当知，夫妄语者为不善业，既诳自身，亦诳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由于妄语，能为一切恶之根本，趣不善道，毁清净戒，能坏色身，口气常臭，所出言词为人恶贱。”

尔时，菩萨重说偈言：

“妄语之人， 口气常臭， 入苦恶道， 无能救者。
夫妄语者， 诳于自身， 亦诳天龙， 摩睺罗等。
当知妄语， 为诸恶本， 毁清净戒， 死入三塗。
汝设与我， 满阎浮金， 我终不能， 作于妄语。”

时，天帝释闻说是已，忽然不现。

尔时，天帝复令舍支夫人、日光夫人及于五髻诸夫人等往菩萨所，重加试炼坏其禁戒。时，舍支等即与五百盛年女人，以香涂身华妆藻饰，于后夜分至菩萨前而作是言：“我等女人年色姝盛，愿亲枕席相与为欢。”

尔时，菩萨以无染眼观彼诸女，告之言曰：“地狱、畜生、阎罗王界，诸狂乱者，不正心者，耽昏臭秽、脓血不净，爱恶罗刹是汝亲友，非诸天人清净眷属。”

尔时，菩萨重说偈言：

“愚人昏迷念不净， 耽染臭秽脓血身，
诸欲迅灭归无常， 永沉地狱阎罗界。
假令变化如汝等， 色身殊胜满世间，
我无一念贪染心， 常生如梦如怨想。”

时，舍支等虽尽变态，而彼菩萨曾无贪染。各还天宫，白帝释言：“我观善顺志愿坚固，当成正觉无有疑也。所以者何？彼于我等无少贪爱，俱生厌离。”

尔时，帝释虽闻此言，犹怀忧恼如箭中身，恒作是念：“彼人必当毁夺于我无有疑惑。我今应往重加试之，于诸愿中的何所愿？”作是思已，至菩萨前，舍去憍慢，头顶礼足，以偈问曰：

“仁今勤修净梵行， 于诸欲愿何所求？
为求日月释梵天， 为求三有诸王位？”

尔时，善顺菩萨以偈答曰：

“我观日月释梵天， 世间王位三有报，
一切无常不坚固， 何有智者为兹愿？”

尔时，天帝闻此颂已，复白菩萨：“若如所言，为求何愿？”

于是菩萨，以偈答曰：

“我本不贪世间乐， 但求不生不灭身，
勤修方便济群生， 愿同登彼菩提路。”

尔时，天帝闻是颂已，心生安乐，必知菩萨不求释位，欢喜踊跃，以偈叹曰：

“汝言弘济为群生， 此心广大无与等，
愿破魔军证甘露， 由斯恒转胜法轮。”

尔时，天帝说是偈已，恭敬旋绕礼菩萨足，忽然不现。

尔时，善顺菩萨于其晨朝，入舍卫城游化往来，得劫初时阎浮金铃，其铃价值过阎浮提。

尔时，菩萨持此金铃，于四衢中高声唱言：“此舍卫城谁最贫穷？当以此铃而施与之。”

时，有最胜耆旧长者，闻是语已奔走而来，白菩萨言：“我于此城最为贫穷，可持此铃而施于我。”

尔时，菩萨语长者言：“汝非贫者。所以者何？于此城中，有善男子贫中最贫，应以此铃而施与之。”

长者问言：“谁为此人？”

菩萨答言：“波斯匿王于此城中最为贫者。”

时，彼长者谓菩萨言：“莫作是说！何以故？波斯匿王富贵多财，库藏盈溢，珍奇贿货用无穷尽，云何乃言贫中最贫？”

尔时，菩萨于大众中，以偈答言：

“设有伏藏千亿余， 以贪爱心无厌足，
犹如大海吞众流， 如斯愚人最为贫。
由此复令贪增长， 展转滋蔓相续生，
于现在世及未来， 彼无智者常贫匮。”

尔时，善顺菩萨说此偈已，与诸大众，即便往诣波斯匿王。于时，彼王方与长者五百余人，算数校计库藏财宝。菩萨尔时前白王言：“我于此城往来游化，得劫初时阎浮金铃，其铃价值过阎浮提。我于彼时窃作是念：‘于此城中有最贫者？当持此铃而施与之。’复更思惟：‘城中最贫莫过王者。’今赍此铃愿以相奉。王既贫穷，为我受之。”

尔时，菩萨作是言已，重说偈言：

“若人多贪求， 积财无厌足，
如是狂乱人， 名为最贫者。
王恒多赋税， 横罚无过人，
爱著于国城， 不观来世业。
于世得自在， 不能荫群生，
见诸贫苦人， 曾无怜愍念。
耽染于女人， 不惧于恶道，

邪乱未常觉， 岂非贫穷者？
若人知净信， 归依佛法僧，
于身及命财， 常念不坚固；
知不坚固已， 于彼不迷惑，
能于身命财， 永得常坚固。
若能勤念住， 乐于不放逸，
彼人名富贵， 善财常安乐。
如火焚烧时， 不厌于林树，
王今亦如是， 贪爱无厌足。
水不厌于云， 海不厌于水，
王今亦如是， 何有厌足时？
日月常巡历， 不厌于四方，
王今亦如是， 终命无休息。
如火焚烧时， 不厌于草木，
智人亦如是， 未尝不行善。
如水不厌云， 如海不厌水，
智人亦如是， 不厌善增长。
王位虽自在， 毕竟归无常，
一切皆不净， 智者应舍离。”

尔时，波斯匿王闻斯语已，内怀惭愧，谓菩萨曰：“善哉！仁者，汝虽善劝，我犹未信。今汝斯言，为汝自说，为有证乎？”

菩萨答言：“汝不闻耶？如来应正等觉，具一切智，今者现与无量天、人、乾闼婆、阿修罗等，在于舍卫大城祇树给孤独园，当证大王是贫穷人。”

王言：“仁者，若如汝说，我愿相与往见如来，听闻教诲，归依供养。”

菩萨答言：“大王当知，如来境界，非诸凡愚之所能测，破烦恼慢，哀愍众生，已于圣智能知此世及于来世。若有善根胜意乐者，虽在极远，佛常加护。若知我心，欲令大王于我生信，必当来此为我作证。”

尔时，菩萨即于王前，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即以偈颂，请如来曰：

“如来真实智， 悲愍诸群生，
愿知我深心， 垂哀为作证。”

尔时，菩萨说偈请已，于彼大地忽然震裂，五百声闻、十千菩萨，梵释诸天及于龙鬼，无量众生围绕如来，从地踊出。善顺菩萨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我先于此舍卫城中游化往来，得劫初时

阎浮金铃，其铃价值过阎浮提。我于尔时便作是念：‘若有众生于舍卫城最贫穷者，当以此铃而施与之。’复自思惟：‘波斯匿王于此城中最为贫者。何以故？恃于王位，于诸众生未尝怜愍，残剥欺夺，横加侵损，贪爱覆蔽不知厌足。’我以此王为最贫者，欲将金铃而施与之。王问我言：‘谓我贫穷，谁为证者？’我又答云：‘如来大师应正等觉，舍离烦恼，瞋垢无余，于诸众生悉皆平等，当为作证。’唯愿世尊，示教利喜。”

尔时，世尊为欲调伏波斯匿王，而告之曰：“大王当知，或有于法，善顺贫穷，王为富贵；或有于法，王为贫穷，善顺富贵。所以者何？身登王位于世自在，金、银、摩尼、砗磲、珊瑚，库藏盈满，当于此时善顺贫穷，王为富贵；勤修梵行，乐净尸罗，舍家多闻，离诸放逸，八斋五戒，弘济无疲，有一于此，王实贫穷，善顺富贵。王今应知，憍萨罗国一切众生财物库藏，比于善顺五戒、八斋坚固清净，百分、千分不及其一，至俱胝分亦不及一。”

尔时，波斯匿王亲闻如来真实教诲，舍所憍慢，合掌殷勤，瞻仰善顺，而说偈言：

“善哉摧伏我憍慢， 当得如来最胜身，
以此王位舍于汝， 愿恒为汝菩提众。
我实贫穷汝为富， 今知此说非妄言，
王位徒为众苦因， 背于白法生恶趣。”

尔时，波斯匿王说是偈已，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发于无上大菩提心，愿于众生安乐解脱生死系缚。我今愿以财物库藏金银之属，分为三分：一分奉施如来世尊及比丘众，一分施与舍卫城中贫穷苦恼无依怙者，一分财物留资国用。凡我所有园池华果，悉愿奉施最胜如来并比丘众。唯愿世尊，垂哀纳受。”

尔时，憍萨罗国五百长者，睹斯事已，皆发无上大菩提心。

尔时，善顺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诸大众说于法要，令诸众生遇如来者，为不空过。”

尔时，世尊告众人言：“善男子等，有三无量功德资粮，于诸如来虽有称说，犹不能尽，况于声闻诸三乘等！何者为三？一者、护持正法，二者、发菩提心，三者、劝诸众生起无上愿。复有三十二法，若善男子、若善女人能勤修者，则为见于如来不空过也：一者、于诸如来生不坏信，二者、护持正法令得久住，三者、于尊重僧而不轻慢，四者、于应供人恭敬亲近，五者、于爱于憎心常平等，六者、恒于正法乐闻恭敬，七者、安住寂静离于喧闹，八者、于如来乘演说无倦，九者、若说法时不为名利，十者、志求真实如理勤修，十一、舍施，十二、持戒，十三、忍辱，十四、精进，十五、禅定，十六、正慧，十七、于诸众生随乐护念，十八、成熟众生不忘失法，十九、恒

于己身善自调伏，二十、以善法要调伏于他，二十一、不染烦恼，二十二、常乐出家，二十三、住阿兰若，二十四、圣种喜足，二十五、勤行头陀，二十六、舍不善法，二十七、弘誓坚固，二十八、兰若无懈，二十九、植众善本，三十、常不放逸，三十一、远二乘见，三十二、赞叹大乘。”

于是五百比丘，闻斯法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及万二千众生，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世尊以法教化，令诸众生获善利已，与诸比丘并余来众，忽然不现。

尔时，波斯匿王既睹斯事，踊跃欢喜，便以二衣价值百千两金，而以施于善顺菩萨，作是言曰：“善哉！仁者，愿垂哀纳。”

善顺菩萨告于王言：“大王当知，我于此衣不应受之。所以者何？然我自有百衲之衣，恒挂树枝以为箱箧，一切众生无欺夺想。我既自身无悭吝心，亦令他人不生爱著，其有施者名清净施。”

时，波斯匿王复作是言：“汝若不受愿，当为我以足踏之，令我长夜安乐利益。”

菩萨尔时为于王故，即以双足踏此二衣。时波斯匿王，谓菩萨言：“今此之衣，便于汝身为我受讫，我何所用？”

善顺菩萨告于王言：“汝持此衣，施于城中贫穷苦恼无依怙者。”

尔时，波斯匿王如菩萨教，持此二衣，会诸贫人而施与之。时诸贫人触斯衣者，狂者得心，聋者得闻，盲者得见，根不具者悉得具足，由于菩萨威神力故。彼时众人俱发声言：“我今以何报菩萨恩？”

尔时，空中有声告曰：“诸人当知，善顺菩萨不可以于华香饮食为报恩者，唯当速发菩提心耳！”

是时，五百贫人闻于空中有如是声，咸说偈言：

“我等今者， 发菩提心， 当成正觉， 说诸胜法。
于诸众生， 施以安乐， 我乐菩提， 得佛法故。”

尔时，波斯匿王白菩萨言：“善哉！仁者，汝若诣彼将见如来，愿时报我，我当随从。”

善顺菩萨言：“大王当知，诸佛难值，正法难闻，岂独大王而自往耶？当为众生作于善友，王应于此舍卫城中敕诸人民悉令随从，违王教者王法治之。所以者何？凡诸菩萨，犹有眷属围绕庄严，况于王乎！”

时，波斯匿王白菩萨言：“谁者是于菩萨眷属？”

菩萨答言：“劝菩提心是菩萨眷属，令觉悟故；劝见如来是菩萨眷属，不虚妄故；劝闻正法是菩萨眷属，获多闻故；劝见圣众是菩萨眷属，得善友故；四摄是菩萨眷属，摄众生故；六波罗蜜是菩萨眷属，增长菩提故；三十七品是菩萨眷属，趣向道场故。菩萨有斯眷

属，庄严侍卫，能摧魔军，至师子吼，登最胜处。”

尔时，波斯匿王及诸大众，欢喜踊跃；九千众生离烦恼垢，得清净眼。

佛说是经已，善顺菩萨，波斯匿王，及诸天、人、乾闼婆、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六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勤授长者会第二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上调伏，犹如大龙，所作已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解脱，心得自在，最上应供，众所知识；唯有阿难，犹在学地。其名曰：阿若憍陈如、摩诃迦葉、摩诃迦旃延、摩诃阿湿波、舍利弗、大目乾连、摩诃劫宾那、摩诃拘絺罗、摩诃梵颇、罗睺罗、难陀，如是等而为上首。复有菩萨摩诃萨五百人俱，皆得三昧及陀罗尼。

尔时，舍卫大城有一长者，名勇猛授，富有财宝，仓库盈溢，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摩尼、真珠，象马牛羊、奴婢仆使、商估等类一切众多。时，勇猛授与五百长者，游宴聚会作是议言：“诸仁者，佛出世难，人身难得，时亦难遇，于佛法中以信出家是事亦难，成比丘性亦复甚难，如法修行是亦为难，知恩报恩少恩不忘是人难得，能于佛法生信乐心是人难得，信乐成就是事复难，庄严佛法是事亦难，解脱生死倍复为难！我等为于声闻、辟支佛乘而求灭度，为当发趣最上佛乘？”咸复唱言：“我等宁于无上佛道而趣涅槃！”作是议已，前后围绕，出舍卫城向祇陀林，诣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告长者言：“汝等何缘今来我所？”时，勇猛授与五百长者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等诸人，同时集会作是议言：‘佛世难遇，人身难得，乃至解脱生死倍复为难。我等为于声闻、辟支佛乘而求灭度，为当发趣最上佛乘？’咸作是言：‘我等宁于无上佛道而趣涅槃！’由此议故，今诣如来应正等觉。世尊，菩萨摩诃萨，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云何学？应云何住？云何修行？”

佛言：“善哉！善哉！汝等发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诣我所，应当谛听，善思念之。如诸菩萨，应学、应住、应所修行，当为汝说。”时诸长者受教而听。

佛告长者：“菩萨摩诃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胜志乐者，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心，应广修行，应勤熏习。是故，菩萨于身命财，

及以妻子、仓库、舍宅、饮食、衣服、车乘、卧具、华鬘、涂香一切乐具，应无所著。何以故？以诸众生执著于身而生恶业，由恶业故，堕地狱中。若于众生起大悲心，于身命财则不执著，便生善趣。是故菩萨摩诃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胜志乐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已，应修大舍而不求报。不求报者，应住戒律三戒清净，应具忍辱能忍诸恶，应起精进不惜身命，应修一心安住禅定，应修智慧善巧方便，应于我、人、众生、寿命皆悉舍离。为众生故，应行布施，护持净戒；为众生故，应修忍辱，发起精进；为众生故，应入禅定，修习智慧善巧方便。”

时，诸长者复白佛言：“世尊，我等于身及彼妻子一切财宝资生之具，心常爱惜。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观察，于身命财能无贪吝？”

尔时，世尊告长者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胜志乐者，应观此身无量过患，微尘积集生住异灭，念念迁流九漏疮门，犹如毒蛇所住窟穴，其中无主如空聚落，毕竟破坏如坏瓦瓶，恶露盈溢犹如秽器，受诸不净犹如圊厕，不可触动犹如恶疮，贪美为患如杂毒食，不识恩德如未生怨，欺误于人如恶知识，痴爱为害如友猕猴，断智慧命犹如杀者，夺诸善法犹如劫贼，常求人便犹如怨仇，无有慈心犹如魁脍，难可承事如暴恶人，如箭著身触之则痛，如朽腐舍常务修治，如老弱乘难可驱策，如毒蛇箧不可附近，如逆旅馆疲苦所集，如孤独舍无所摄属，如狱卒伺害，如王者忧国，如边城警畏，如恶国多灾，如破器难持，如祠火无厌，如阳焰虚诳，如幻化惑人，如析芭蕉中无坚实，如水聚沫不可执持，如水上泡速起速灭，如河岸树临危动摇，如驶河流终归死海。”

复告长者：“次观此身前后因缘，初从欲爱和合而生；为长养故咽于抟食，至于生藏痰阴消之；次至黄藏将欲熟时，则变为酢；次至风藏风分汁滓，各别流行成大小便，汁变为血，血变为肉，肉处生脂，脂处为骨，骨中生髓，如是身缘前后不净。若诸菩萨作是观时，复应思惟：‘如此身者，三百六十骨聚所成，如朽坏舍，诸节支持；以四细脉周匝弥布，五百分肉犹若泥涂，六脉相系，五百筋缠，七百细脉，以为编络；十六粗脉钩带相连，有二肉绳，长三寻半，于内缠结；十六肠胃绕生熟藏，二十五气脉犹如窗隙，一百七关穴如破碎器，八万毛孔如乱草覆，五根七窍不净盈满，七重皮裹六味长养，犹如祠火吞受无厌。如是之身，一切臭秽自性溃烂，谁当于此爱重憍慢？’唯应观察，如借他器，犹车运载，但为养育至菩提故。”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是身众秽器， 犹如贮粪瓶，

凡夫无智慧， 恃色生憍慢。

鼻中洟恒流， 口气常臭秽，

眼眵虫遍身，谁当生净想？
如人执持炭，磨莹欲令白，
假使至尽时，体色终无变。
设欲净其身，倾河以自洗，
身尽莫能净，其事亦如是。”

于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五百诸长者言：“若诸菩萨发胜志乐，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观此身四十四种。何等名为四十四种？一者、此身可厌，性无和合故；二者、此身臭秽，脓血常流故；三者、是身不坚，毕竟败坏故；四者、是身羸弱，支节相持故；五者、是身不净，秽恶流溢故；六者、是身如幻，诳惑凡愚故；七者、是身疮门，九处常流故；八者、是身火燃，欲火盛故；九者、是身为火，瞋火猛故；十者、是身遍燃，痴火遍故；十一者、是身盲冥，贪瞋痴故；十二者、是身堕网，爱网覆故；十三者、是身疮聚，疮遍满故；十四者、是身不安，四百四病故；十五者、诸虫住处，八万户虫故；十六者、是身无常，毕竟归死故；十七者、是身顽痴，于法无知故；十八者、犹如瓦器，生住坏故；十九者、是身逼迫，多忧恼故；二十者、无有救护，必坏灭故；二十一者、是身险恶，谄诳难知故；二十二者、如无底坑，诸欲难满故；二十三者、如火受薪，贪色无厌故；二十四者、身无厌足，贪受五欲故；二十五者、如被捶打，随损害故；二十六者、是身不定，盛衰增减故；二十七者、身随心转，不正思惟故；二十八者、身不知恩，必弃冢间故；二十九者、身为他食，狐狼所啖故；三十者、身如机关，筋骨相持故；三十一者、身不可观，脓血粪秽故；三十二者、身不自由，依饮食生故；三十三者、身妄缠裹，终败坏故；三十四者、身为恶友，多逆害故；三十五者、身为杀者，自残害故；三十六者、身为苦器，苦所逼故；三十七者、身为苦聚，五蕴生故；三十八者、身为无主，众缘生故；三十九者、是身无命，离男女相故；四十者、是身为空，应观蕴、界、处故；四十一者、是身虚妄，如梦中故；四十二者、是身不实，如幻化故；四十三者、身为幻惑，如阳焰故；四十四者、身为欺诳，如影像故。是为四十四种。菩萨作是观时，所有身命爱欲执著，妻子、舍宅、饮食、衣服、车乘、香鬘一切乐具，皆悉厌离无所顾恋，速能成就六波罗蜜，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善得人身甚为难，莫为此身造众恶，
毕竟冢间餧狐狼，勿为恶见生贪爱。
凡愚迷惑痴狂故，由爱此身造诸业，
此身亦复不知恩，昼夜唯增众苦缘。
机关动转常疲困，洟唾便利恒充满，

饥渴寒热相煎迫， 何有智者爱此身？
此身无厌如大坑， 徒能长养众怨害，
由此身故常作恶， 于无量劫受诸苦。
应念定死修胜福， 正信生于佛法中！
饮食衣服及涂香， 长养此身来已久，
谁能执持令不坏？ 应知无益勿耽迷。
牟尼世尊难可遇， 无量劫中时出现，
当于佛法生净信， 恶道可畏勿随行。
设令寿命千亿岁， 犹惧无常生厌离，
何况须臾不可保， 为彼沉沦恶趣中？
或有恶友来相劝， 人身难得今已得，
多求财宝受娱乐， 及此盛年恣嬉游。
何有求财而乐者？ 设得守护犹勤苦，
如此愚人徒妄言， 是故智者应观察。
财物如幻亦如梦， 愚痴众生被诳惑，
刹那时得刹那失， 何有智者生爱心？
譬如幻师幻化事， 乾闼婆城种种色，
财宝如是诳凡愚， 于虚妄中何有实？
种种苦恼求财利， 水火王贼常侵夺，
由此能为众苦因， 何有智者生爱乐？
有诸常怀贪爱者， 驰逐财利无厌时，
能于父母无慈心， 乃至亲属生怨害；
言语善顺心乖违， 造作种种欺诳缘，
或学邪论邪咒等， 夸炫伎艺如淫女；
或复谄诳现柔和， 或复刚强示威猛，
如是无量众恶业， 莫不皆由财利生。
珊瑚金玉摩尼珠， 是物本来如泡沫，
不能了知如幻化， 为此虚诳坠三途。
弥勒世尊出现时， 一生次当补我处，
国界黄金而布地， 是等为从何所来？
劫尽世间悉烧坏， 须弥河海尽燋枯，
毕竟磨灭归虚空， 而此宝物何从去？
种种恶业求财物， 养育妻子谓欢娱，
临命终时苦逼身， 妻子无能相救者。
于彼三途怖畏中， 不见妻子及亲识，
车马财宝属他人， 受苦谁能共分者？
父母兄弟及妻子， 朋友僮仆并珍财，
死去无一来相亲， 唯有黑业常随逐。
智人终不为亲爱， 作诸恶业入阿鼻，
唯除业尽方得出， 亲属无有能代者。

阎罗使者唯考业， 不问亲缘及友朋，
汝得人身不舍恶， 极苦今应甘忍受。
阎罗常告彼罪人， 无有少罪我能加，
汝自作罪今自来， 业报自招无代者。
父母妻子无能救， 唯当勤修出离因，
是故应舍枷锁业， 善知远离求安乐。
于家妻子应生怖， 恒依佛教正修行，
在家炽然为苦本， 犹如焰炉甚可畏。
身心燋热镇烧燃， 谁有智者生贪著？
爱乐修行诸佛教， 无所营求为快乐，
愚闇凡夫不觉知， 家为苦本横贪爱。
于彼皮筋骨肉中， 迷惑妄生夫妇想，
不能了知如幻化， 凡夫于此生贪著。
智者能知此过患， 世间欲乐皆捐弃，
乐法当如求药想， 应速舍离居家缚。”

尔时，五百长者闻此法已，得无生忍，欢喜踊跃，而说偈言：

“庆哉获大利， 诸利中最上！
我等于佛法， 皆生欣乐心。
发趣于菩提， 利乐众生类，
以善而养命， 觉慧自安心。
怜愍诸众生， 愿当成佛道，
我等皆已发， 无上菩提心。
金色相庄严， 照明于世界，
乐菩提心者， 当得如来身。
大心菩提心， 诸心中最上，
解脱一切缚， 具足诸功德。
少福诸众生， 于此无欣乐，
不观生死过， 不乐菩提心。
菩提心功德， 若有色方分，
周遍虚空界， 无能容受者。
恒河沙数等， 诸佛刹土中，
假使布珍宝， 供养于诸佛，
有能一合掌， 回向菩提心，
其福过于彼， 边际不可得。
非唯供养福， 余福亦复然，
如是菩提心， 最胜仙所说。
菩提心最胜， 如阿伽陀药，
能除一切病， 与一切安乐。

我见诸众生， 三火所热恼，
智者无量劫， 勤苦常修习，
如医王勇猛， 具足菩提行，
救拔众生苦， 永离诸忧恼。
于一切生处， 终不舍是心，
勤修诸行愿， 勇猛求佛法。
我等得善利， 我等心欣乐，
今遇释师子， 当得如来身。”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颇黎，照于无量无边世界，乃至梵世日月威光皆悉隐蔽，还绕三匝从佛顶入。尔时，尊者阿难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有何因缘现此微笑？如佛所现，非无因缘。”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诸佛最上之导师， 不以无因现微笑，
哀愍世间利益者， 愿说所为之因缘。
贫乏众生无法财， 应说最上大乘施，
能作世间盲冥眼， 愿说微笑之因缘。”

于时，世尊告阿难曰：“汝见此五百长者今于我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告阿难：“此五百长者，已于往昔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承事供养，种诸善根，今闻是法得无生忍。此诸长者，从是已后不生恶趣，于人天中常受快乐；复于来世弥勒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及贤劫中一切诸佛，悉皆承事恭敬供养，于诸佛所听闻正法，受持读诵，为他广说；过二十五劫，各于诸佛刹中成无上菩提，皆同一字，号胜莲华藏如来应正等觉。”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当何名此广大法门？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是法门名《菩萨瑜伽师地》，亦名《勇猛授长者所问》，如是名号汝当受持。”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五百长者，诸菩萨众，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七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优陀延王会第二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优陀延王第一夫人，名曰舍摩，常于如来及诸圣众，深信恭敬，亲近供养，及常称赞如来功德。时王复有第二夫人，名为帝女，常怀谄妒，往彼王所，妄说如来并诸弟子于大夫人有所非法；王闻是语极生瞋怒，即以箭射舍摩夫人。尔时，夫人哀愍王故入慈三昧，时所放箭遂即却还，至王顶上空中而住，其箭焰赫犹如火聚甚可怖畏，乃至三发箭皆如是。

尔时，优陀延王既睹斯事，举身毛竖，惊忙悔恨，谓夫人曰：“汝为天女，为龙女耶？为复夜叉、乾闼婆女，毗舍遮女、罗刹女耶？”

夫人答言：“我非天女，乃至亦非罗刹之女。大王，当知我于佛所听闻正法，受持五戒作优婆夷，哀愍大王入慈三昧。王虽于我生不善心，由我慈愿得无伤损，因叹王言：‘善哉！大王，当于如来应正遍知，归命顶礼，必获安隐。’”

优陀延王便作是念：“彼于佛所听闻正法作优婆夷，尚有如此威神之力，何况如来应正等觉！”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白言：“世尊，我由欲染因缘，为彼女人虚妄言说之所诳惑，遂于如来及诸圣众生毒害意。”具陈上已，复白佛言：“唯愿如来及诸圣众，施我欢喜，听我忏悔，如斯罪[億-音＋(夫＋夫)]令速消灭。”

尔时，世尊告彼王言：“如汝所说，谓于如来及诸圣众，如凡愚人有诸过患，遂于福田妄起瞋毒。汝今若能依圣法律，自悔其罪无覆藏心，尽未来世不复更犯，我当摄受，令汝当来善法增长。”

优陀延王复白佛言：“世尊，我为女人之所迷倒，狂乱无知，因此发生粗猛瞋毒，由斯罪业当堕地狱。唯愿世尊，利益安乐诸众生故，慈悲开示女人谄曲虚诳过患，勿令我等亲近女人，当于长夜得免诸苦。”

佛言：“且置斯事！何要问此，不问余耶？”

王言：“世尊，我无异问，女人令我造地狱业。我于今者，唯为了知女人过患，女人谄曲虚诳邪媚，愿为开示！”乃至三请亦如是说。

佛言：“王应先知丈夫过患，然后观察女人过失。”

优陀延王：“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一切丈夫，皆由四种不善愆过，为诸女人之所迷乱。何者为四？一者、于诸欲染耽著无厌，乐观女人而自纵逸；不知亲近沙门及婆罗门，具清净戒修福业者，以不亲近如是等人，则于净信及净尸罗、多闻、施、慧悉皆退失。彼由无有信、戒、多闻、施、慧等法，非善丈夫，行饿鬼法，无有智慧，耽欲放逸，欲之所执，欲所系缚，欲所活命，亲近愚夫，远诸智者，恶友为伴，行非所宜，贪著女

人不净境界，便为女人之所调伏犹如奴仆，系属堕落诸女人所，无惭无愧，亲近游止诸疮漏门，脓血秽污洟唾常流，犹如家间不净境界，至于父母违背恩养，舍离沙门及婆罗门，不生殷重恭敬供养，习行畜生所行之法，于佛法僧不生净信，于涅槃界永当退失。如是等人，当入众合乃至阿鼻诸大地狱，亦复当堕鬼界畜生，无有救护。虽闻我教，犹数思念邪恶女人歌舞戏笑，不生厌离。当知彼习愚人之法，不乐修行善丈夫事。大王，当知丈夫亲近女人之时，即是亲近恶道之法。此是丈夫第一过患。”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诸欲皆苦， 下劣秽恶， 脓血不净， 深可厌畏，
众多过患， 之所集处， 何有智人， 于此忻乐？
犹如厕中， 不净盈溢， 亦如死狗， 若死野干，
及尸陀林， 秽污充遍； 欲染之患， 可厌亦然！
诸愚痴辈， 爱恋女人， 如犬生子， 未尝舍离；
亦如蝇见， 所吐饮食； 又若群猪， 贪求粪秽。
女人能坏， 清净禁戒； 亦复退失， 功德名闻；
为地狱因， 障生天道； 何有智人， 于此忻乐？
又如有人， 服食毒药， 身心痛恼， 不能运动；
由是欲因， 能为苦本， 如身有毒， 愚不了知。
亦如不了， 幻化之法， 妄有寻求， 但自疲苦；
愚夫亦尔， 常于欲染， 疲苦贪求， 堕诸地狱。
或设饮食， 歌舞伎乐， 婚娶他女， 将为已妻，
积集众多， 无利苦法； 愚夫造此， 无利之业，
增长诸罪， 退失善根。 于无利中， 不惜身命，
由斯坠堕， 恶道深坑， 便招地狱， 猛焰铁丸，
锋刃刀山， 毒箭诸苦。 女人能集， 众多苦事，
假以华香， 而为严好； 愚人于此， 妄起贪求，
亲近称誉， 下劣之法， 退失智慧， 堕落三途。
此由愚痴， 之所迷惑， 如海疲鸟， 迷于彼岸。
又如愚夫， 取于热铁， 置之颈项， 如牛被軛。
欲如诸酒， 狂乱于人， 如何愚夫， 不知苦本？
或于父母， 不识恩慈， 皆由欲染， 生此过患。
常于如是， 邪欲之法， 称赞习行， 无有惭愧。
彼由愚痴， 所迷乱故， 作是罪已， 当趣三途。
耽重于欲， 惛醉之人， 父母之恩， 亦能弃舍！
若有贪染， 亲近欲者， 则为违背， 福德上田。
无量俱胝， 妄想烦扰， 展转逼恼， 从此而生。
或复希求， 世间财位， 以是非法， 展转相劝；
由此现招， 捶打苦事， 死必当堕， 阿鼻地狱。

现见众苦， 皆来集身， 善友乖离， 天宫永失；
何有智人， 于此忻乐？
宁投铁狱， 驰走刀山， 眠卧焰炉， 不亲女色。
若常贪染， 邪欲之者， 退失众多， 诸利乐事。
女人能作， 众苦之因， 欲能灭坏， 一切安乐。
恶法积集， 善友乖离， 皆以耽求， 女人为本。
若有得闻， 我之所说， 能于女人， 深生厌离；
则为庄严， 清净天道， 亦当速证， 无上菩提。

“复次，大王，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恶皆能忍之。又欲令子色力之身速增长故，令见阎浮胜妙之事，乳餔养育无疲厌心。或为令子获诸妙乐，艰辛经求所得财物，供给营办资生所须，及往他家结求婚娶。既婚娶已，于他女人爱恋耽著，由耽著故惛醉缠心，或见父母渐将衰老，违逆轻欺，所有资财无惭费用，或令父母不住于家，如是皆由欲所迷倒。大王，当知以此因缘，于己父母弃背恩养，于他女人尊重承事，种种供给无疲厌心，即是成就地狱之本。此是丈夫第二过患。”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汝等当知， 尊重供养， 于父母者， 是人常有，
释梵护世， 之所扶持， 能令居家， 安隐快乐；
或因贸易， 大海远方， 安隐往来， 获诸财利。
此即说为， 无价大宝， 现能与果， 名最上田。
如是现世， 果报珍宝， 皆因供养， 父母而得。
复于来世， 当得远离， 驼驴等身， 负重驱役；
亦复不受， 尸粪灰河， 刀山锋刃， 镕铜等苦。
又于来世， 生在人中， 富有财宝， 丰饶谷帛；
妻子眷属， 悉皆和穆。 或复当来， 得生天上，
宫殿园苑， 音乐自然， 纵意欢娱， 受诸妙乐。
何有智者， 闻是法音， 于父母田， 不勤供养？

“复次，大王，若诸丈夫由于邪见，不知自身速当坏灭，造作诸恶而自欺诳。彼愚痴人虚度长夜，犹如木石雕刻所成，虽形似人而无所识。习诸欲者，即是成就往恶趣业。此是丈夫第三过患。”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丈夫为欲， 之所迷乱， 由斯造作， 种种诸罪。
倒见闇障， 隐蔽其心， 乘此当生， 恶趣牢狱。
邪行之者， 当复远离， 一切贤圣， 亦不恭敬。
诸沙门等， 由颠倒见， 乃至归命， 山河邪魅，
为于贪欲， 或复杀害， 一切禽兽， 祭祀神祇；

倒见为因， 非法求福， 由斯永离， 一切安乐。
若于是中， 造恶之者， 不知净信， 凶险无惭。
如是之人， 永离贤圣， 彼必当堕， 嗥叫地狱；
或为于欲， 逼恼于他， 当堕烧燃， 极烧燃狱；
复由倒见， 于佛法僧， 不能亲近， 恭敬供养，
正教法宝， 而不听闻， 远离贤圣， 堕诸恶趣。
是故智者， 既得人身， 勿复作斯， 颠倒妄见；
勤修布施， 及净尸罗， 当得生天， 证菩提道。

“复次，大王，或有丈夫为于身命，极自劳苦积集珍财，后为女人所缠摄故，如彼僮仆敬事供承；由是因缘悭惜财宝，不施沙门及婆罗门，亦复堪忍王法治罚，轻毁凌辱悉能受之。或被女人捶打呵叱，或至怖惧屈意瞻奉，见其忧戚即自念言：‘我今云何令彼欢悦？’当观此人是欲僮仆，于斯不净下劣之境，而生净想起于爱染。亲近如是女人之时，即是圆满恶趣之业。此是丈夫第四过患。”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耽欲惛醉人， 彼实无安乐，
亲近恶法故， 不名善丈夫。
若人自纵逸， 无有禁戒者，
随心之所为， 失坏于福利。
彼无智慧人， 行于畜生法，
驰趣于女色， 犹猪乐粪秽。
愚者不能观， 欲染之过患，
妄生殷重想， 犹若盲冥人。
为色所系缚， 增长于欲爱，
犹如于野干， 不离尸冢间。
于声香味触， 而生爱著心，
轮转生死中， 如猕猴系柱。
无明缠覆故， 为女所迷乱，
如市求利人， 矫诈来亲附。
愚人亲近欲， 是入魔境界，
犹若翳荼迦， 耽嗜于粪秽。
亦如霆雹雨， 能损于稼穑，
窑师常近火， 多为所焚烧。
诸未见谛者， 为欲失白法，
如风吹微糠， 其义亦如是。
假如善丈夫， 为杀者所执，
宁受斯逼害， 不应亲女人。
若乐观女色， 贪求转复多，

取相之凡夫， 增长于欲爱。
如于炎夏时， 游行旷野中，
渴逼饮碱水， 饮已渴弥增。
未见真实者， 愚痴徒自活，
亲近于女人， 贪欲爱坚固。
若人触毒虫， 便为毒所害，
如是诸凡夫， 犯欲亦如是。
譬如彩画瓶， 内盛以恶毒，
是中实可畏， 外相现端严。
严饰于女人， 谓彼为姝妙，
是中甚秽恶， 如气满皮囊。
又如以缯彩， 缠里于利刀，
庄严彼女人， 其义亦如是。
如火满深坑， 无烟能烧害，
女人亦如是， 暴恶无哀愍。
如死狗死蛇， 秽恶而坏烂，
亦如烧粪秽， 人皆厌恶之。
死蛇粪狗等， 虽甚可厌恶，
如是诸女人， 可厌复过彼。
譬如劫坏时， 大地皆火起，
丛林诸草木， 一切悉燋燃。
大身者所居， 海水尽干竭，
须弥等宝山， 世界遍烧坏。
如是劫烧时， 焚燎于山海，
无有诸众生， 能为救护者。
因兹女欲故， 烧害诸愚夫，
犹如劫火燃， 一切皆烧尽。
不净常流注， 涎洟脓血身，
奈何彼愚夫， 于此而耽著！
骸骨相搘柱， 皮肉以覆之，
臭秽甚可恶， 如弃残宿食，
亦如仓廪门， 糠麮恒狼籍。
此身诸秽恶， 充满亦复然，
胃脾肾肝胆， 及肠肺粪秽，
并髓脑脓血， 八万户诸虫，
在中常唼食； 盲冥诸愚夫，
痴网自缠覆， 于是不能了。
杂食所余秽， 九孔常流注，
如是过患身， 由先不净业。
愚夫于女人， 系恋彼声色，

由斯生染著，曾不如实知。
如蝇见于吐，而生爱著心，
愚夫贪女人，境界亦如是。
颠仆于女色，恒自秽其身，
如何彼愚夫，于此乐游止？
如鸟为求食，不知避网罗，
贪爱于女人，被害亦如是。
譬如水中鱼，游泳网者前，
便为他所执，岂非自损伤？
女若捕鱼人，谄诳犹如网，
男子同于鱼，被网亦如是。
杀者之利刀，虽复甚可畏，
女人刀可畏，伤害复过彼。
如蛾投灯炬，及火烧屋时，
虫等被焚烧，无依无救者。
迷醉于女人，贪火所烧害，
由斯堕恶趣，无依怙亦然。
邪行诸愚夫，爱恋他妻室，
妄生欣悦想，犹如于家鸡。
亦如旷野雉，妄游杀害所，
损伤因自生，而无救济者。
舍离于佛法，亲近彼女人，
由是业因缘，坠堕于恶道。
又如诸猕猴，跳踯岩树间，
必致自损伤，岂不由愚惑？
如是耽欲者，于彼诸女人，
为痴网所罗，数受生死苦。
如世之罪人，处以尖摽苦，
耽醉淫欲者，当悬剑树林。
譬如以猛火，烧燃彼镬汤，
投之以麻麦，随沸而漂没；
如是耽欲人，不识于善路，
死当堕恶道，煎煮镬汤中。
镬汤之大数，六十四俱胝，
诸造恶之人，以彼为居处。
如是一一镬，量各一由旬，
猛火遍烧燃，底及四周际。
或有满百年，或二三四百，
受煎煮之苦，皆由自业为。
狱卒以利钩，时复举令出，

皮肉皆烂堕，其骨白如珂。
于是诸狱卒，复将置铁槽，
以杵而捣之，无能救护者。
尔时诸骨髓，尽碎末为尘，
由业风所吹，死已复还活。
若有侵逼他，妻妾童女等，
当缘铁刺树，并受斧杵殃。
有三股铁叉，或四五岐者，
侵扰他妻室，当受此刑治。
复有铁嘴乌，深啄于髓脑，
野干等诸兽，竞来食啖之。
如是邪欲人，当堕尸粪狱，
及走于锋刃，亦复上刀山。
如是邪欲人，颠坠炎热狱，
既被烧害已，复趣于寒冰。
如是邪欲人，亦堕极炎热，
嗥叫及大叫，并往黑绳中。
如是邪欲人，当没碱热河，
复经历糖煨，未至底便死。
地狱有蒺藜，五角极铦利，
彼为狗所逼，忙怖走其中。
爱恋于女人，堕于大怖处，
或吞于铁丸，或饮洋铜汁。
有二热铁山，彼此来相合，
昔时耽欲者，于中受苦殃。
受斯苦楚时，都无救护者，
得如是罪报，皆由自业缘。
昔同欢爱者，今于何所在，
我独受其殃，而不来相救？
由于先世中，自作如是业，
假令父母等，无能相救者。
由于先世中，自作如是业，
假令男女等，无能相救者。
由于先世中，自作如是业，
假令兄弟等，无能相救者。
由于先世中，自作如是业，
假令姊妹等，无能相救者。
由于先世中，自作如是业，
假令朋友等，无能相救者。
愚夫为邪欲，贪求于女人，

无间地狱中，受如是诸苦。
说此不清净，秽恶之女人，
愚夫所游行，智者皆远离。
亲近彼女人，最为极下劣，
是恶中之恶，何足为欣乐？
耽著诸凡夫，常抱于粪囊，
由此业因缘，当受无量苦。
愚夫为女人，受种种刑罚，
囚系及捶打，而无厌离心。
愚夫为女人，被种种烧害，
能忍受斯苦，而无厌离心。
或置在尖标，或杀或沉水，
或掷于大坑，备受诸苦毒。
虽见如是苦，犹于淫欲中，
称赞于女人，曾不生厌离。
或有少智人，知为众苦本，
见已还亲近，如胡胶见火。
闻佛之所说，虽复生信受，
仍多畜女人，其众如群羊。
或闻诸佛教，才兴厌悔心，
须臾贪复生，如恶毒还发。
犹如被怖猪，暂止须臾顷，
若见于粪秽，贪爱还复生。
愚夫闻法已，暂尔心惊怖，
后见诸欲色，贪爱还复生。
犹如有丈夫，从其自身首，
弃掷金华鬘，翻戴于热铁。
愚夫耽欲故，弃舍诸佛教，
贪求下劣法，造作诸罪业。
迷醉诸欲者，堕阎罗界中，
常吞热铁丸，复饮洋铜汁。
迷醉于欲者，背善而行非，
舍离于清净，永趣阎罗界。
若有智慧人，闻我说是法，
应舍一切欲，速求于出离。”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优陀延王即白佛言：“今此所闻希有！希有！如来应正等觉，善能说是诸欲过患。我今归依佛法僧宝，从今已往乃至尽形，归佛法僧作优婆塞。唯愿世尊，摄受于我。”

佛说此经已，优陀延王及诸大众，天人世间，阿修罗、乾闼婆

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八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妙慧童女会第三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俱。
　　时，王舍城有长者女，名为妙慧，年始八岁，面貌端正，容色姝好，诸相具足，见者欢喜，曾于过去无量诸佛亲近供养，种诸善根。时彼女人诣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而说偈言：

　　“无上等正觉，　为世大明灯，
　　　菩萨之所行，　唯愿听我问！”

　　佛告妙慧：“今恣汝问，当为解说，令断疑网。”
　　尔时，妙慧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云何得端正，　大富尊贵身？
　　　复以何因缘，　眷属难沮坏？
　　　云何见己身，　而受于化生，
　　　千叶莲华上，　面奉诸世尊？
　　　云何能证得，　自在胜神通，
　　　遍往无量刹，　礼敬于诸佛？
　　　云何得无怨，　所言人信受，
　　　净除于法障，　永离诸魔业？
　　　云何命终时，　得见于诸佛，
　　　闻说清净法，　不受于苦恼？
　　　大悲无上尊，　唯愿为我说！”

　　尔时，佛告妙慧童女言：“善哉！善哉！善能问此深妙之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妙慧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受端正身。何等为四？一者、于恶友所不起瞋心，二者、住于大慈，三者、深乐正法，四者、造佛形像。”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瞋坏善根勿增长，　慈心乐法造佛形，

当获具相庄严身，一切众生常乐见。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得富贵身。何等为四？一者、应时行施，二者、无轻慢心，三者、欢喜而与，四者、不希果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应时行施无轻慢，欢喜授与不希求，
能于此业常勤修，所生当获大财位。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得眷属不坏。何等为四？一者、善能弃舍离间之语，二者、邪见众生令住正见，三者、正法将灭护令久住，四者、教诸有情趣佛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舍离间言及邪见，正法将灭能护持，
安住众生大菩提，当成不坏诸眷属。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当于佛前得受化生，处莲华座。何等为四？一者、捧诸华果及细末香，散于如来及诸塔庙；二者、终不于他妄加损害；三者、造如来像安处莲华；四者、于佛菩提深生净信。”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华香散佛及支提，不害于他并造像，
于大菩提深信解，得处莲华生佛前。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何等为四？一者、见他修善不为障恼，二者、他说法时未尝留碍，三者、燃灯供养如来之塔，四者、于诸禅定常勤修习。”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见人修善说正法，不生谤毁加留难，
如来塔庙施灯明，修习诸禅游佛刹。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处世无怨。云何为四？一者、以无谄心亲近善友，二者、于他胜法无嫉妒心，三者、他获名誉心常欢喜，四者、于菩萨行无轻毁心。”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以谀谄亲善友，于人胜法无妒心，
他获名誉常欢喜，不谤菩萨得无怨。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所言人信。何等为四？一者、发言修行常使相应，二者、于善友所不覆诸恶，三者、于所闻法不求过失，四者、于说法者不生恶心。”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发言修行常相应， 己罪不藏于善友，
闻经不求人法过， 所言一切皆信受。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能离法障，速得清净。何等为四？一者、以深意乐摄三律仪，二者、闻甚深经不生诽谤，三者、见新发意菩萨生一切智心，四者、于诸有情大慈平等。”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以深意乐摄律仪， 闻甚深经能信解，
敬初发心如佛想， 慈心普洽障消除。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能离诸魔。云何为四？一者、了知法性平等，二者、发起精进，三者、常勤念佛，四者、一切善根皆悉回向。”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能知诸法平等性， 常起精进念如来，
回向一切诸善根， 众魔不能得其便。

“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临命终时诸佛现前。何等为四？一者、他有所求施令满足，二者、于诸善法深生信解，三者、于诸菩萨施庄严具，四者、于三宝所勤修供养。”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他有所求令满足， 信解深法舍严具，
三宝福田勤供养， 临命终时佛现前。”

尔时，妙慧童女闻佛说已，白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诸行，我当奉行。世尊，若我于是四十行中，阙于一行而不修者，则违佛教，欺诳如来。”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告妙慧言：“菩萨之行甚难可行，汝今发斯殊胜大愿，岂于是愿得自在耶？”

尔时，妙慧白言：“尊者，若我弘愿真实不虚，能令诸行得圆满者，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雨妙华，天鼓自鸣。”说是语时，于虚空中华散如雨，天鼓自鸣，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是时，妙慧重白目连：“以我如是真实言故，于未来世当得成

佛，亦如今日释迦如来。于我国中无有魔事，及以恶趣、女人之名，若我此言非虚妄者，令斯大众身皆金色。”说是语已，众皆金色。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我今先礼初发心菩萨及诸菩萨摩诃萨众。”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告妙慧言：“汝住何法，发斯诚愿？”

妙慧答言：“文殊师利，非所问也。何以故？于法界中无所住故。”

又问：“云何名为菩提？”

答曰：“无分别法是名菩提。”

又问：“云何名为菩萨？”

答曰：“一切诸法等虚空相，是名菩萨。”

又问：“云何名为菩提之行？”

答曰：“犹如阳焰谷响之行，是菩提行。”

又问：“依何密意作如是说？”

答曰：“我于此中不见少法密非密者。”

又问：“若如是者，一切凡夫应即菩提。”

答曰：“汝谓菩提异凡夫耶？莫作是见。何以故？此等皆同一法界相，非取非舍，无成坏故。”

又问：“于此义中能解了者，其数几何？”

答曰：“如若干幻化心心所量，若干幻化众生能了斯义。”

文殊师利言：“幻化本无，何有如是心心所法？”

答曰：“法界亦尔，非有非无，乃至如来亦复如是。”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妙慧，甚为希有，乃能成就如是法忍。”

佛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言。然此童女，已于过去发菩提心；经三十劫，我乃发趣无上菩提；彼亦令汝住无生忍。”

尔时，文殊师利即从座起，为其作礼，白妙慧言：“我于往昔无量劫前，已曾供养，不谓今者还得亲近！”

妙慧告言：“文殊师利，汝今莫起如是分别。何以故？以无分别得无生忍故。”

又问：“妙慧，汝今犹不转女身耶？”

妙慧答言：“女人之相了不可得，今何所转？文殊师利，我当为汝除断疑惑，由我如是真实语故，于当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于我法中诸比丘辈，闻命善来出家入道；我国土中，所有众生身皆金色，服用资具如第六天，饮食丰饶随念而至；无有魔事及诸恶趣，亦复无有女人之名；有七宝林上罗宝网，七宝莲华覆以宝帐，如文殊师利所成净刹，装校严饰等无有异。若我此言非虚妄者，令此大众身皆金色，我之女身变成男子，如三十岁知法比丘。”说此语时，此诸大众皆作金色，妙慧菩萨转女成男，如三十岁知法比丘。

是时，地居天众展转赞言：“大哉！大哉！妙慧菩萨摩诃萨，能

于来世得菩提时，严净佛刹功德如是。”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此妙慧菩萨，于当来世成等正觉，号殊胜功德宝藏如来，出现于世。”

佛说此经时，三十俱胝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转，八十俱胝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千众生皆获智证。五千比丘行菩萨乘心欲退转，因见妙慧菩萨意乐善根威德殊胜故，各各脱身所著上服以施如来，如是施已，发弘誓言：“我等以此善根，决定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诸善男子等，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故，超九十劫生死之苦，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即记之曰：“汝等于当来世过千劫，后于无垢光明劫中，阳焰世界难忍佛刹，于一劫中相次成佛，皆同一字，号辩才庄严如来，出现于世。文殊师利，如是法门有大威德，能令菩萨摩诃萨及声闻乘者，获大利益。文殊师利，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为求菩提无方便善巧，行六波罗蜜足满千劫；若复有人经于半月，时一书写读诵此经，所获福聚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俱胝，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是故，文殊师利，如是微妙法门，即诸菩萨契经之本，我今付嘱于汝。汝当来世，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譬如转轮圣王出现于世，所有七宝皆悉在前，王灭之后宝随隐没；如是微妙法门流行于世，即诸如来七菩提分等法眼不灭，若不流行，正法当灭。是故，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求菩提，应当发起精进，书写此经，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此是我教，勿于后世生悔恨心。”

佛说此经已，妙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及诸大众，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恒河上优婆夷会第三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有优婆夷，名恒河上，从其住处来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问恒河上：“汝从何来？”

彼优婆夷即白佛言：“世尊，若问化人：‘汝从何来？’如是问者，当云何答？”

世尊告言：“夫化人者，无有往来，亦无生灭，云何当说有所从来？”

又问：“诸法岂不皆如化耶？”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恒河上言：“若一切法皆如化者，云何问言汝从何来？”

世尊告曰：“是幻化人不往恶趣，不生天上，不证涅槃。恒河上，汝亦尔耶？”

白言：“我若见身异于幻化，乃可说言，往善恶趣，证于涅槃。

我不见身异于幻化，云何说言，往诸恶趣，乃至涅槃？复次，世尊，如涅槃性，毕竟不复生善恶趣及般涅槃，我观己身亦复如是。”

佛言：“汝岂不趣涅槃界耶？”

恒河上言：“如以此问问无生者，应云何答？”

佛言：“无生者即涅槃也。”

恒河上言：“诸法岂不皆同涅槃？”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若一切法同涅槃者，云何问言，汝岂不趣涅槃界耶？复次，世尊，譬如化人谓化人曰：‘汝岂不趣涅槃界耶？’彼于是问，当云何答？”

世尊告言：“此所问者无有攀缘。”

恒河上言：“如来岂以有所攀缘而致斯问？”

世尊告言：“然我所问亦无攀缘，但为此会，有善男子及善女人，应可成熟故发斯问。何以故？如来于彼诸法，名字犹不可得，何有诸法及彼能趣般涅槃者？”

恒河上言：“若如是者，云何为菩提故积集善根？若诸菩萨及彼善根皆不可得，积集之时即无心故，非积集时亦复如是。”恒河上言：“所说无心，欲明何义？”

世尊告曰：“此法非思惟之所能知，亦非思惟之所能得。何以故？此中心尚不可得，何况心所生法？以心不可得，是即说名不思议处。此不思议处，无得无证，非染非净。何以故？如来常说一切诸法，犹如虚空无挂碍故。”

恒河上言：“若一切法如虚空者，云何世尊，说有诸色、受、想、行、识，及于界、处、十二因缘，有漏无漏，是染是净，生死涅槃？”

佛告恒河上：“譬如说我，虽有言说，而实无有我相可得；我说诸色，实亦无有色相可得，乃至涅槃亦复如是。又如阳焰无水可得，我说诸色乃至涅槃亦复如是。恒河上，于我法中修梵行者，见一切法皆无所得，乃可说名真修梵行；增上慢者说有所得，是则不名住真梵行。我说如是，增上慢人闻此深法生大惊疑，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恒河上，若我灭后，有能宣说如是甚深断流转法，有愚痴辈由恶见故，于是法师生瞋害心，以是因缘堕诸地狱。”

恒河上言：“如佛所说断流转法，以何义故，名为断流转？”

世尊告言：“断流转者，所谓实际不思议界，此法不可穿凿沮坏，是故说名断流转法。”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玻瓈色，其光普照无量国界，上至梵世，还从如来顶上而入。

尔时，尊者阿难见是事已，心自念言：“如来应正等觉，非无因缘而现微笑。”作是念已，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以何因缘现此微笑？”

佛言："我念往昔，有千如来，亦于此处说如是法。彼诸众会，各各亦有恒河上优婆夷而为上首。彼优婆夷及诸大众，闻是法已皆悉出家，于无余涅槃而得灭度。"

阿难白佛言："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经名为《离垢清净》，以是名字汝当受持。"

说此经时，七百比丘众、四百比丘尼众，诸漏永尽，心得解脱。

尔时，欲界诸天子，化作种种天诸妙华而散佛上，作如是言："此优婆夷甚为希有！能与如来共相酬对，得无所畏。是人已曾无量佛所，亲近供养，种诸善根。"

佛说是经已，恒河上优婆夷，及诸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九

元魏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译
无畏德菩萨会第三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阇崛山中，与五百比丘众俱，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复有八千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皆得三昧及陀罗尼，善入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善巧诸通得无生法忍，所谓：弥楼菩萨、大弥楼菩萨、常入定菩萨、常精进菩萨、宝手菩萨、常喜根菩萨、跋陀波罗菩萨、宝相菩萨、罗睺菩萨、释天菩萨、水天菩萨、上意菩萨、胜意菩萨、增上意菩萨摩诃萨，八千人等而为上首。尔时，婆伽婆依王舍城住，若王、王子，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尊重赞叹而供养佛。尔时，世尊具有无量百千万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须菩提、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尊者离波多、尊者阿湿卑、尊者优波离、尊者罗睺罗、尊者阿难，如是等无量声闻，于其晨朝整衣持钵，入王舍城从家至家，如法乞食更无余缘。时诸声闻如是乞食，渐渐遂到阿阇世王所住宫殿，至王所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不言乞食及不乞食。

尔时，阿阇世王有女，名无畏德，端正无比，无匹无双，无并无类，成就最胜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在其父王堂阁之上，著金宝屐彼处而坐。时，无畏德见诸声闻，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问答，不迎不礼，不让床座。阿阇世王见无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岂不知，此等皆是释迦如来上足弟子成就大法也，世间福田耶？以为愍念诸众生故而作乞食。汝今既见，何故不起不迎不礼，不共相问，复不让坐？汝今者睹见何事故，而不起迎？"

尔时，无畏德白父王言："不审大王，颇见颇闻，转轮圣王见诸小王，而起迎不？"

王言："不也。"

复言："大王，颇见颇闻，师子兽王见野干时，为起迎不？"

王言："不也。"

复言："大王，颇见颇闻，帝释天王，迎余天不？大梵天王，有曾礼敬余天众不？"

王言："不也。"

复言："大王，颇见颇闻，大海之神，礼敬江河池等神不？"

王言："不也。"

复言："大王，颇见颇闻，须弥山王，礼敬诸余小山王不？"

王言："不也。"

复言："大王，颇见颇闻，日月光神，有曾礼敬萤火虫不？"

王言："不也。"

女言："大王，如是菩萨，发心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轮圣王，以大慈悲初发心已，云何礼敬离大慈悲小乘声闻？大王，颇见已求无上正真正觉之道师子兽王，而礼小乘野干人耶？大王，颇有已求大梵道处而发进者，而当亲近微少善根声闻人耶？大王，颇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迹声闻人耶？以彼从他闻音声故。大王，颇有欲至佛须弥山，为求如来无边色身，而欲更求小芥子中空三昧力诸声闻人而礼敬耶？大王，颇有得闻诸佛如来，功德智慧如日月光，如是闻已方乃礼敬诸声闻人萤火虫耶？以诸声闻唯能自润自照，从他闻声而得解故。

"大王，佛入涅槃，尚不礼敬诸声闻人，何况今者世尊在世？何以故？大王，若有亲近声闻人者，是人即发声闻之心；若人亲近缘觉人者，是人即发缘觉之心；若有亲近正真正觉，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无畏德女如是说已，以偈报父阿阇世言：

"譬如人至海， 而取一文钱，
我见诸声闻， 所行亦如是。
至大法海已， 舍大乘宝聚，
而起狭劣心， 修行小乘道。
如人亲近王， 出入无障碍，
从王乞一钱， 彼人徒亲王。
敬心近轮王， 从乞百千财，
润无量贫穷， 是名善亲王。
如人求一钱， 声闻亦如是，
不求真解脱， 而取小涅槃。
若起狭劣心， 自度不度他，
犹如小医师， 唯自治己身。
譬如大医王， 疗治众多人，

善起慈悲心， 得恭敬名称。
彼医得世利， 以达医方故，
自度不度他， 智者不恭敬。
如善巧医王， 通达众方已，
救无量千亿， 病苦诸众生。
彼医得世间， 恭敬及名称，
发菩提心者， 普治烦恼病。
大王蓖麻林， 华香影不妙，
声闻如蓖麻， 不救世发心。
如至树王所， 多众得利益，
诸菩萨亦尔， 能益一切众。
不以秋阳焰， 能竭诸小水，
至于大海已， 能润无量众。
声闻道狭劣， 犹如牛蹄迹，
不能灭众生， 所有诸烦恼。
非上诸小山， 而现金色身，
唯升须弥山， 悉见金色身。
大王诸菩萨， 亦如须弥山，
以彼住世故， 世间得解脱，
皆是一色身， 一切智具足。
声闻智不尔， 其犹如朝露，
不能润于世， 以不证法故。
如地多增长， 润益无量众，
声闻如华露， 菩萨如大雨，
亲近得大法， 如海之润势。
犹如踯躅华， 无彼微妙香，
男女所不乐， 唯喜薝蔔华。
如求青莲华， 华香甚奇妙，
踯躅如声闻， 彼智不润众。
犹如薝蔔华， 诸菩萨亦尔，
愍念众生故， 能化众生众。
大王颇曾知， 何者大奇特？
一人在旷野， 如利多人是。
若欲善安隐， 度无量众生，
应发菩提心， 勿取二乘道。
世间旷野中， 能济失道众，
如彼善导师， 诸菩萨亦尔。
大王颇曾见， 小筏度大海？
唯乘彼大舶， 能度无量众。
大王声闻筏， 菩萨如大舶，

修道法薰已，令渡饥渴海。
大王颇曾见，乘驴堪入阵？
唯见乘象马，斗战便得胜。
声闻如驴乘，菩萨如龙象，
降魔坐道树，度无量众生。
犹如夜虚空，见诸星不现，
满月显现故，能照阎浮提。
声闻如星宿，菩萨如满月，
愍念众生故，示现涅槃道。
不以萤火光，能令有所作，
日光照阎浮，令作种种事。
声闻如萤火，不能多利益，
佛具解脱光，愍念一切众。
不以野干声，能令兽王恐，
唯有狮子王，一吼飞鸟落。
大王诸声闻，不发菩提心，
不为益众生，除一切烦恼。
大王见此故，不发声闻心，
既发大心已，云何得发小？
大王善得身，能发无上心，
救拔一切众，弃舍小乘道。
善得世间身，复得世间利，
善来在世间，而发无上心。
希求无上道，救拔诸众生，
若能自他利，彼人善可叹。
亦得世名称，及得究竟道，
以是故我今，不礼敬声闻。”

尔时，阿阇世王语无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而见诸大声闻而不奉迎？”

女言：“大王，勿作此语！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内诸贫穷者？”

王语女言：“彼非我类，我云何迎？”

女言：“大王，初心菩萨亦复如是，一切声闻、缘觉非类。”

王语女言：“汝岂不见诸菩萨等，皆悉礼敬一切众生？”

女言：“大王，菩萨为度憍慢瞋恼诸众生等，令彼得起回向之心，是故礼敬一切众生；为长众生诸善根本，是故菩萨礼敬众生。而诸声闻无瞋恨心，又复不能增长善根。大王，假使百千诸佛如来为说妙法，而彼所得戒定三昧，无有增益。大王，声闻如琉璃，菩萨如宝器。大王，譬如瓶满，天降雨时而不受一滴。如是，大王，诸声闻

等，假使百千诸佛如来，为说妙法而无受润，不能增益戒定慧等，亦不能令众生发心至一切智。大王，譬如大海，能受诸河及云雨等。何以故？以大海是无量器故。大王，诸大菩萨摩诃萨等演说法时，随所闻者得大福利，增长一切诸善根本。何以故？以诸菩萨皆是无边言说器故。”

尔时，阿阇世王闻女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此无畏德女，得大辩才而能如是无尽言说。我于今者前至其所，少少问之。我且问之，汝得忍不？”作是念已，前问女言：“汝今为住声闻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为住缘觉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为住大乘心耶？”

答言：“不也。”

舍利弗言：“若如是者，为住何乘，而能如是师子吼耶？”

女答尊者舍利弗言：“若使我今有所住者，则不能作师子吼也；我无所住，是故我能作师子吼！而舍利弗作如是言，为住何乘？如舍利弗所证得法，彼法岂有乘分别耶？此是声闻、缘觉之乘，至大乘耶？”

舍利弗言：“汝听我说，我所证法，无乘非乘差别之相，以一相故，所谓无相。”

无畏女言：“尊者舍利弗，若法无相，云何可求？”

舍利弗言：“无畏德女，诸佛之法与凡夫法，有何胜负差别之相？”

女语尊者舍利弗言：“空与寂静，有何差别？”

舍利弗言：“无差别也。”

无畏德言：“舍利弗，如空、寂静无有差别胜负之相，诸佛之法与凡夫法，无有胜负差别之相。又舍利弗，亦如虚空能受诸色而无差别，诸佛之法与凡夫法，无有差别，亦无异相。”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语无畏德女言：“汝见佛法与声闻法有何差别，而见如是诸大声闻，不起奉迎，不与酬对，不让床坐？”

无畏德女答目连言：“假使星宿遍满三千，不能照了；声闻亦尔，以入定智而能照知，若不入定则不觉知。”

大目连言：“若不入定，则不能知众生之心。”

女言：“目连，佛不入定，而于恒河沙等世界，如应说法度诸众生，善知心故，何况微少星宿光明诸声闻耶！此是诸佛如来胜事。又大目连，一切声闻颇有能知几世界成、几世界坏？”

大目连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声闻颇知几数诸佛已入涅槃，几数诸佛未来当入，几数诸佛现在今入？”

目连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声闻颇知几数众生多贪欲者，几数众生多瞋恚者，几数众生多愚痴者，几数众生等分行者？”

目连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声闻颇知几数众生受声闻乘，几数众生受缘觉乘，几数众生受于佛乘？”

目连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声闻颇知几数众生声闻度之，几数众生缘觉度之，几数众生佛能度之？”

目连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声闻颇知几数众生，在于定聚是正见者，几数众生住邪定聚？”

目连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连，唯有如来正真正觉，如实善知诸众生界而为说法。如是之事，非诸声闻、缘觉境界，况余众生？目连，当知此是如来殊胜之事，如来具得一切智故，一切声闻、缘觉所无。”

时，无畏女复语尊者大目连言：“世尊常记大目揵连，于神通中最为第一。目连神通，能知能至香象世界，知彼世界一切诸树，皆出上妙栴檀香不？”

目连答言：“今始得闻彼世界名，云何能往至彼世界？”

目连问女：“彼佛何名，而在彼处世界说法？”

女即答言：“彼佛号曰放香光明如来应正遍知，在彼说法。”

目连语女：“今者云何得见彼佛？”

时，无畏女不起于座，不动威仪而作誓愿：“若使菩萨初发心时，能过一切声闻、缘觉，以此誓愿，愿彼放香光明如来现身于此，令诸声闻、缘觉见彼香象世界，及嗅上妙栴檀香树。”时无畏女发此誓已，于是放香光明如来从身放光，以放光故，时诸声闻皆得见彼香象世界，及佛菩萨诸众围绕，罗网隐身为众说法，彼所说法此处悉闻；佛神力故，复得嗅彼诸树微妙栴檀之香。彼世界佛作如是言：“如是，如是，如无畏女之所说也。菩萨如是初发心时，已过声闻、缘觉境界。”

说此法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彼妙树香何因缘来？”

佛言：“弥勒，是无畏女共诸声闻，如法论议及发誓愿。彼佛知已，故以神力，现如是香及彼世界，而彼上妙栴檀之香遍此三千大千世界。”

时，无畏女语目连曰：“若见如是不可思议诸胜功德，而能发起狭劣小乘声闻之心，唯自度者，当知善根甚为微少！谁见成就无量功德菩萨之事，而不发于菩提之心？目连，颇知彼佛世界去此几何？”

答言：“不知。”

女言："目连，乘诸神通，经百千劫能知能见彼佛世界，无有是处。譬如一切竹苇丛林不可算数，过如是等诸佛世界，方乃有彼香象世界。"

尔时，彼佛卷摄光明，既摄光已，香象世界及彼如来忽然不现。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谓无畏言："汝曾见彼香象世界及彼如来应正遍知耶？"

女即答言："大迦葉，如来可见不？如佛所说：若以色见我，及以声求我，彼尽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以诸如来体即是法身，佛法非可见闻，云何可知见？随何方便众生乐者，佛则示现无障碍身，住方便故。然大迦葉谓我言曰：见彼世界及见彼佛等正觉不？我见彼佛，非肉眼见，以非肉眼所睹色故；非天眼见，以无受故；非慧眼见，以离想故；非法眼见，离诸行故；非佛眼见，离识睹故。大迦葉，我见如来，亦如尊者迦葉所见，以灭无明爱见心故。大迦葉，我见彼佛，亦如尊者迦葉所见，又复亦见我我所等。"

迦葉言女："若法永无，云何而起无明及爱及我我相？所有众生不可见故。"

女言："大迦葉，如是一切诸法永无，彼云何见？"

大迦葉言："若一切佛法毕竟是无，云何可见？"

女言："大迦葉，见诸佛法增长义不？"

大迦葉言："我尚不知诸凡夫法，何况佛法？"

无畏女言："是故，尊者大迦葉，彼法不成就，云何有断续而不证者见？大迦葉，诸法永无，不可示现。是故，大迦葉，一切法皆无。若法本无，云何可见彼清净法界？大迦葉，若欲见净如来，彼善男子、善女人，应净自心。"

时，大迦葉语无畏言："云何善净自心？"

女言："大迦葉，如自身真如及一切法真如，若信彼者不作不失，如是见自心清净故。"

迦葉问言："自心以何为体？"

女言："空为体。若证彼空信自身故，即信真如空，以一切法性寂静故。"

尔时，尊者大迦葉语无畏女言："汝从何佛闻如是法而得正见？如佛所说发正见者，有二因缘：从他闻法，及内思惟。"

女言："大迦葉，藉彼外声，闻外声故后内思惟。大迦葉，菩萨大士，不假他说，不假音声，云何而言住于寂灭？"

迦葉言女："随所闻法而观察故，名为观行。"

时，大迦葉复问女言："菩萨云何内自思惟？"

女言："大迦葉，若共诸菩萨说法同事，而不起众生相。菩萨如是内观，是故名为成就内观。大迦葉，一切诸法，具足本际及中后际，以一切法真如体故，一切法现在真如体故。若是观者是菩萨，名为成就内观应知。"

迦葉言女：“云何安此诸法？”

女言：“大迦葉，如是应作，如彼真如见，无缚无解。”

大迦葉言：“云何而见名曰正见？”

女言：“大迦葉，若离二边见故，不作非不作，如是见而不见，是名正见。大迦葉，法者唯有名字，而离名字故，以永不证故。”

时，大迦葉复问女言：“云何得自见？”

无畏女言：“如尊者大迦葉所见。”

大迦葉言：“我不见自身及见我所。”

女语尊者大迦葉言：“应当如是见一切法，以无我我所故。”

说此法时，尊者须菩提心大欢喜，语无畏女言：“善得大利，而能成就如是辩才。”

时，无畏女即语尊者须菩提言：“须菩提，法有可得、有不可得而可求耶？而语我言善得辩才。我有此辩，若我说无有所觉知，若内若外则有辩才。”

时，须菩提即语女言：“汝何所证，何所得法，而有如是快妙辩才？”

女即答言：“不自知故，不从他知，所得善法及不善法差别之相。如是知法，不见染净、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及凡夫法，以不见故，以彼法体是佛佛法，而得佛法而不见佛。须菩提，若如是者，无所觉见有此辩才。”

须菩提言：“云何辩才？”

女言：“须菩提，如仁所得如是除灭。”女语尊者舍利弗言：“如彼法体，无闻无得，而有所说。”女语尊者须菩提言：“法体可住不？复可增减不？而能有此辩才？”

时，须菩提即语女言：“若证无漏，及法无有差别，及无辩说，以彼法体不可说故。”

女语尊者须菩提言：“于一切法，云何而生如是念言：善得其利，得如是辩？”

须菩提言女：“以得辩故说，为不得故说？”

女语尊者须菩提言：“信如佛说，一切诸法如响不耶？”

须菩提言：“我信此事。”

女言：“影响为有辩才、无辩才耶？”

须菩提言：“以内声故，而有外响。”

女言：“须菩提，以缘有声而有彼响，彼响为有何性相耶？然彼响声无有性相。何以故？若以缘生，彼无生义。”

须菩提言：“一切法缘生。”

无畏女言：“一切诸法体性不生。”

须菩提言：“若一切法体性如是毕竟无者，云何如来作如是说，恒河沙等诸佛当成正觉？”

女言：“法界为可生不？”

须菩提言：“不可生也。”

无畏女言：“诸佛如来，一切皆是法界性相。”

须菩提言：“不见一切诸法界也。”

无畏女言：“诸有所说言语无漏，而说恒河沙等诸佛当得正觉，此言何趣？何以故？法界不生不灭故；一切说非说，以毕竟净故；以彼非事不可言说，离于实际。”

须菩提言：“汝甚奇哉！既是在家，而能如是善巧说法，复有如是无尽辩才。”

无畏女言：“须菩提，菩萨无有取以不取、闻以不闻、若在家若出家而有辩才。何以故？以心净故而令智显，以智显故而显辩才。”

女语尊者须菩提言：“今可善说菩萨之行。”

须菩提言：“汝说我听。”

无畏女言：“须菩提，菩萨成就八种法行故，不得言在家、出家。何等八法？须菩提，一者、菩萨得身清净，定信菩提；二者、成就大慈大悲而不舍众生；三者、成就大慈悲故，善巧世间一切诸事；四者、能舍身命分，及成就方便善巧；五者、善巧无量发愿；六者、成就般若波罗蜜行，离一切见故；七者、大勇猛精进，以修诸善业而无厌足故；八者、得无障智，以得无生法忍故。须菩提，菩萨成就如是八法故，不得言在家、出家，随何威仪住菩提中无有障碍。”

尔时，尊者罗睺罗语无畏女言：“此言乃是不净言说！汝蹈宝屐，复坐高床，而能如是，共诸声闻往复论义。汝岂不闻，为不病者不得说法，及不得为高床座人而说法耶？”

时，无畏女即语尊者罗睺罗言：“颇如实知净不净耶？尊者罗睺罗，是世间净不？”

罗睺罗言：“无净不净。”

无畏女言：“如来制戒随而受行，而犯彼戒为净不净？若复有人不犯彼戒，非净不净？”

无畏女言：“且止！且止！勿作是说。若如说法，若如制戒而修行者，彼说不净。罗睺罗，以彼证得无漏法故，彼则无有犯，以不犯彼亦无有净与不净。何以故？以诸声闻，过诸说法，过诸制戒。如来为诸声闻学者，来于三界为彼故说；而彼声闻已过三界，以是义故说过不过。诸界如是，以彼不能觉知戒故，说净不净。而虚空者唯有言说，唯智力见，是故得说净不净也。”

罗睺罗言：“净与不净有何差别？”

无畏女言：“譬如真金远离诸垢，作庄严具及不作者，色何差别？”

罗睺罗言：“无有差别。”

无畏女言：“净与不净，唯有名字以为差别，无余差别。何以故？一切法性离一切垢，无染无著。”

女语尊者罗睺罗言：“坐高广床不应说法。一切菩萨坐于草敷胜

坐高床，胜于声闻在于梵天。”

罗睺罗言：“以何义故？”

女言：“罗云，颇见菩萨，坐于何座而得菩提？”

罗睺罗言：“坐于草座。”

女言：“菩萨坐于草座，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释梵护世四天王等，及余天子，乃至阿迦尼吒天等，悉来礼拜，合十指爪掌，至菩萨所，礼菩萨足。”

罗睺罗言：“如是，如是。”

时，无畏女问罗云言：“成就如是法，菩萨而坐草座，胜于坐彼高广大床，及胜声闻在于梵天。”

尔时，阿阇世王语无畏女言：“汝可不知此是释迦如来之子，于学戒中最为第一耶？”

时，无畏女语父王言：“且止！大王，勿作是说，言罗睺罗是如来子。大王，颇见颇闻以不？师子之王生野干不？”

王言：“不见。”

女言：“大王，颇见颇闻，转轮圣王礼敬诸余小王以不？”

答言：“不见。”

女言：“大王，如是如来师子之王，转大法轮，声闻围绕。大王，若依王法而说，何者是为如来真子？则应答言诸菩萨是。是故，大王，不得说言，如来有子，如来无子。若说如来有真子者，应言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是如来子。”

说此法门时，阿阇世王宫内二万诸女，发菩提心。二万天子满足彼法，闻此女师子吼已，发菩提心。王复语言：“此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子！离诸烦恼，学声闻戒，云何真子？”

尔时，彼诸天子，以华散佛遍王舍城，以为供养无畏女故。时无畏女下彼床已，然后礼敬诸大声闻，而施种种微妙饮食，若舐、若嗅、若啖，如法供养彼诸声闻，供养已讫，作如是言：“不审尊者诸大声闻，何故晨朝离如来所而来至此？应听法已然后乞食。尊者且去，我正尔间须臾到彼。”无畏德女于晨朝时，共阿阇世王并女之母，及王舍城无量人众，导从围绕，至如来所，礼如来足，却坐一面。彼诸声闻，亦至佛所礼佛足已。却坐一面。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无畏德女如是奇哉！得大福利。”

佛语尊者舍利弗言：“此无畏女，已于过去九十亿佛发菩提心，于彼佛所种诸善根，为求无上佛菩提故。”

舍利弗言：“世尊，此女能转女身不耶？”

佛言：“舍利弗，汝见彼女，岂是女耶？汝今不应作如是见。何以故？以是菩萨发愿力故，示现女身为度众生。”

于是，无畏德女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令我今者现丈夫身，令一切大众悉皆睹见。”说此语已，即灭女身，现丈夫身，升

于虚空高七多罗树，住而不下。

尔时，世尊即语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见彼无畏德菩萨不？在于虚空，住而不下。"

舍利弗言："已见，世尊。"

佛言："舍利弗，此无畏德菩萨，复过七千阿僧祇劫，得成正觉，号曰离垢如来应正遍知。彼佛世界名曰光明，佛寿百劫，正法十劫，纯菩萨僧，三万不退转菩萨。彼佛世界净琉璃地，八道庄严，莲华所覆，无有一切诸恶道名，天人充满。舍利弗，如兜率天受微妙乐及胜法味，彼诸天子受如是乐。"

尔时，无畏德菩萨母，号日月光，与阿阇世王俱，合十指爪掌，往至佛所，白言："世尊，我得大利，我于九月怀娠此子。然此善男子，今作如是大师子吼。我今回此善根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此已后，于彼离垢光世界，而成无上正真正觉。"

于是，佛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见不？"

答言："已见。"

佛言："舍利弗，此月光女舍是身已，生忉利天，号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弥勒菩萨得菩提时，是彼见王上足之子，于彼供养弥勒佛已，便即出家。彼见王子，于弥勒佛所说之法，初中后说尽能忆持；次第皆见贤劫诸佛，悉得供养。如是渐次供养佛已，然后于彼离垢如来得菩提时，得作大王，具足七宝，号曰持地。彼见王子，供养如是诸如来已，亦乃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遍光如来应正遍知，具足成就佛之世界，如上所说。"

尔时，月光夫人欢喜踊跃，即脱价值百千两金妙宝璎珞而供养佛，语大王已，受五百正戒，具修梵行。

尔时，无畏德菩萨在如来前，作如是言："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令我未来得菩提时，诸菩萨亦皆被法服，一切化生。以此誓愿因缘故，愿令如来犹如年少八腊比丘。"无畏德菩萨如是现身，说此语已，被正法服，即成比丘具足威仪。

尔时，无畏德菩萨语自父王阿阇世言："大王，一切诸法皆如是。"即时忽化生相，离诸分别所起之相，无诸颠倒。"大王，还即此时复现女身，王见不也？"

王言："已见。而我非以色身相见，我今现见比丘身已，复见女身。"

佛问王言："何者是实？大王，应当作如是学，住一切法中，正见一切亦生烦恼所烧故，以不达法力故，以不达故，于非疑处而生疑悔。当应数数亲近如来及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以彼菩萨威德力故，而令大王得受悔过。"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受持此无畏德菩萨受记法门，读诵勿忘。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具足七宝，施满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如来；若复有人，能受持此无畏德菩萨受记法门一句一偈，闻已受

持，得福过彼。何况具足若读若诵，广为人说，如法修行！”

如来说此无畏德菩萨受记法门时，月光夫人无畏德母，并诸天、龙、阿修罗等，闻佛说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

无垢施菩萨应辩会
第三十三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于诸法中皆得自在，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得正智解脱，心得善解脱，慧得善解脱，其心调伏如大象王，心得自在到于彼岸，入八解脱；唯除阿难一人。复有诸菩萨摩诃萨，皆大庄严，众所知识，逮不退转，尽一生补处。其名曰：宝手菩萨、德藏菩萨、慧严菩萨、称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悦音法王子、不思议解脱行法王子、思惟诸法无障碍法王子、弥勒菩萨、施无忧菩萨、无痴见菩萨、离恶趣菩萨、无碍行菩萨、断幽冥菩萨、除诸盖菩萨、辩严菩萨、宝德智威菩萨、金华光明德菩萨、思无碍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万二千人俱。

尔时，大德舍利弗、大德目揵连、大德摩诃迦葉、大德须菩提、大德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大德离越、大德阿那律、大德阿难，及文殊师利法王子、无痴见菩萨、宝相菩萨、离恶趣菩萨、除诸盖菩萨、观世音菩萨、辩严菩萨、无痴行菩萨，如是等八大菩萨及八大声闻，晨朝执持衣钵，欲入舍卫城乞食。时于道中，各作是念，共论斯事。

尔时，大德舍利弗言：“我当入如是定已，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众生闻四圣谛。”

大德目揵连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众生无有魔事。”

摩诃迦葉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众生其施我者，令获无尽之报乃至泥洹。”

大德须菩提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城中众生其见我者，以此因缘，令彼众生天上、人中受诸快乐，得尽苦际。”

大德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外道梵志尼揵子等悉得正见。”

大德离越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众生得无诤乐。”

大德阿那律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众生识宿业报。”

大德阿难言：“我当入如是定，诣舍卫城乞食，愿令城中一切众

生，先所闻法皆悉现前。”

文殊师利法王子，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一切门户、窗牖、墙壁、器物、树木、枝、叶、华、果、衣服、璎珞，皆令出空无相无愿、无所有、无我、无戏论、无性之声。”

无痴见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若有众生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其所见物皆是如来像；又令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宝相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一切族姓室宅之中，宝藏涌出，具诸七宝。”

离恶趣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若有众生应堕恶趣者，尽使现世轻受，速脱苦恼。”

除诸盖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众生尽除五盖。”

观世音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众生，牢狱系闭速得解脱，临当死者即得济命，恐怖之者即得无畏。”

辩严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众生，其见我者皆得辞辩，以诸妙偈互相问答。”

无痴行菩萨，作是念言：“我当令舍卫城中，若有众生其见我者得无痴见，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是等八大菩萨及八大声闻，共论上事，遂至舍卫城门。

尔时，城内波斯匿王女，名曰无垢施，始年八岁，颜貌端严，世所希有。其女于二月八日沸星现日，与五百婆罗门俱，持满瓶水，出至城外浴洗天像。尔时，五百婆罗门见诸比丘在门外立，见已皆为不吉。时婆罗门众中，最长宿者年百二十，名曰梵天，谓无垢施女言：“今诸比丘在门外立，此事不吉。我等宜还入城，不须见此。若见此已，于祀祠宜利吉祥等事，皆为不吉。”

尔时，无垢施女以偈答婆罗门言：

“此等皆无受， 第一所应赞，
能为多众生， 洗除一切恶。
此等皆清净， 尽见四圣谛，
外道非清净， 为痴冥所覆。
两足尊福田， 施此报无量，
种于此中者， 于三有无尽。
戒行净具足， 出淤泥无著，
行世如良医， 治救病众生。
佛为世中胜， 是诸法之王，
此等是佛子， 成办阿罗汉。
如是行菩萨， 慧人云何离？
行此妙行者， 世人所应赞。
此等是慧人， 久远常行施，

梵志敬此者，众事吉无疑。
赞此具相者，心净良福田，
梵志若信者，得喜无忧乐。”

尔时，梵志复以偈答无垢施女言：

“勿随愚小心，祠莫见沙门，
剃发被袈裟，求乐者莫近。
汝父母不喜，我等怀惭愧，
汝若欲行施，其事亦不吉。
善哉勿恭敬，此等诸比丘。”

尔时，无垢施女以偈报梵志言：

“我若堕恶道，父母诸眷属，
财宝及勇健，尽所不能救。
除彼威德众，谁能救我者？
敬佛法众故，舍身及寿命，
除尊三宝已，更无可依道。”

尔时，梵志问无垢施女言：“汝未曾见佛及僧，亦未曾闻法，何由有此信？”

无垢施女报梵志言：“我初生七日时，处高殿上在金足床，见五百天子飞行虚空，以无量功德赞叹佛法僧，我时得闻。复有一天子，未曾见佛闻法及睹众僧，问诸天子言：‘佛者何似也？’彼诸天子知我至心，并答一天子所问，为生喜悦故，而说偈言：

“‘其发如绀青，清净而右旋，
佛面如满月，百叶莲华色。
毫相如珂雪，右旋人乐观，
黑蜂绕青莲，眉目亦如是。
颊车如师子，眼眴如牛王，
唇如频婆果，齿白密齐平，
其发如鹅行，舌广而覆面。
畅音甚清净，闻者皆欢喜；
孔雀鹅雁声，音如琉璃琴，
紧那众铃声，迦陵频伽音，
拘那罗鸟音，命命拘吉罗，
及种种音乐，佛声亦如是；
其吼如师子，能破诸竞论，
除去诸垢恼，实语断诸见。

处在于大众，能尽诸问疑，
不谬而和柔，悦可于众心。
去离于二边，正说于中道，
恒说适意音，闻音皆欢喜。
口行无谄曲，随语各得解，
佛语慧庄严，如杂妙华鬘。
项圆臂修直，掌平轮相净，
手指纤长妙，爪如赤铜色。
佛身坚平满，细腰师子体，
深齐而圆好，阴藏如马王。
其身如金山，一孔一毛生，
右旋而上向，其喻如龙象。
佣髀鹿[跳-兆＋専]肠，踝平钩锁骨，
足平轮相现，千辐具分明。'

"梵志，尔时诸天子在虚空中，以如此事赞叹如来。复次，如来应供度一切有，至于彼岸得大慈悲，如大医王护诸众生，憎爱不染如莲华在水。于世尊功德，我叹少分耳！梵志，我生适七日，闻世尊如是实功德，自尔已来恒无睡眠，亦无欲觉、瞋恚觉、恼觉。自是已来，我于父母、兄弟、姊妹亲属、财宝、璎珞、衣服、城邑园观及己身寿命，尽无恋爱之心；唯除念佛。如来在在处处，有所说法，系心往听悉皆受持，若文若义不失一句。梵志，我于日夜未尝不见诸佛世尊。梵志，我观佛无厌，听法无足，供众无倦。"

尔时，无垢施女如是种种赞佛法众。时，梵天婆罗门等五百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无垢施女即下车步，进诣诸菩萨、声闻所，到已尽顶礼其足，以恭敬尊重心诣大德舍利弗所，到已前立，谓舍利弗言："我是女人，智慧微浅，多诸烦恼，又多放逸乐卑下事，为不顺思惟所牵。善哉！大德舍利弗，为怜愍我故，说微妙法；我得闻已，长夜利益增长安乐。"

始论此事，王波斯匿来至其所，闻其所说，王命无垢施女言："汝诸快乐，悉无所少，何为忧色而不睡眠，不乐世乐？"

时，王波斯匿即为其女，而说偈言：

"端严如天女，澡浴涂香服，
璎珞等具足，何忧不睡眠？
国富多财宝，父母得自由，
有何不可乐，而不睡眠耶？
汝悦众亲意，诸人悉敬望，
我种种庄严，汝何为不乐？
汝见闻何事，而怀此忧戚？

善哉何所愿？ 汝语我此事。”

尔时，无垢施女以偈答父王言：

“王不觉家中， 阴界入诸羸，
居世如幻妓， 人命无暂停。
饮毒谁能眠？ 处死谁有欢？
坠岩何望活？ 世相皆如是。
如人处蛇间， 何有睡与欲？
四大如毒蛇， 何有欢乐心？
为诸怨所绕， 如饥何有乐？
为诸怨国者， 父王何有乐？
自从见世尊， 发心愿成佛，
王我未见闻， 菩萨暂放逸。”

声闻品第二

尔时，无垢施女谓舍利弗言：“大德，我欲少有所问，愿为解脱，以怜愍故。世尊记仁者，智慧中最为第一。此慧是有为耶？是无为耶？若是有为，虚诳非实法。若是无为，无为法者则无有生，无生之法则无有起；以无起故，大德智慧则无所有。”舍利弗即便默然。

大德目揵连谓舍利弗言：“大德，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舍利弗答目揵连言：“此女不问有为之法，乃问第一义谛。第一义中则无言说，是故不可以言而答。”

时，无垢施女谓目揵连言：“世尊记大德，于神足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乘神足时为众生想耶？为作法想耶？若住众生想者，众生无实，彼神足亦无实。若住法想者，法无变异，若无变异则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分别。”大德目揵连即便默然。

摩诃迦葉谓目揵连言：“大德，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目揵连言：“此女不问分别神足，诸如来菩提无作无分别，此则不可言说。”

时，无垢施女谓摩诃迦葉言：“世尊记大德，头陀人中最为第一。又复大德，怜愍众生故，入八解脱已而受施，乃至一念而受他施，以身报耶？以心报耶？若以身报，身性无记，喻如草木、墙壁、瓦砾等无异，是故不能必报施恩。若以心报，心念念不停，亦不能报。若除身心则无为法，若无为法谁能报者？”摩诃迦葉即便默然。

大德须菩提谓摩诃迦葉言：“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摩诃迦葉答须菩提言：“此女所问，问法真际，此理不可以言宣答。”

时无垢施女谓须菩提言：“世尊记大德，于无诤人中最为第一。

此无诤行，入有性耶？入如性耶？若入如性，如非生相、如非灭相；若不生相、若非灭相，则是平等；若是平等则是如尔，若是如尔则是无作，若是无作则无言说，若无言说则不可思议，若不可思议则不可宣表。若在有性，有性虚诳，若见虚诳，非圣所行。”大德须菩提即便默然。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谓须菩提言：“何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须菩提答富楼那言：“我于理不应有答，唯有默然是我乐处。此女所问问无戏论法，若有言说则生过患，法性无说是无诤行。”

时，无垢施女谓富楼那言：“世尊记大德，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若说法时，说有境界法耶？无境界法耶？若说有境界法，则与凡夫等。所以者何？以凡夫说有境界法故，是以大德不离凡夫法。若无境界则无所有，若无所有，何名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富楼那即便默然。

大德离越谓富楼那言：“大德，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富楼那答离越言：“此女不问有为，问第一义。第一义中则无言说，是故无理可答。”

时，无垢施女谓离越言：“世尊记大德，于行禅人中最为第一。大德禅时，依有心禅耶？无心禅耶？若依心入禅，心如幻化不实，此定亦复不实。若无心入禅，诸外法草木枝叶华果等亦应得禅。所以者何？以彼同无心故。”大德离越即便默然。

大德阿那律谓离越言：“何不答无垢施女所问也？”

离越答阿那律言：“此女所问诸佛行处，是非声闻所答。”

时，无垢施女言：“诸佛法、声闻法有异耶？若是有异，无为有二耶？诸贤圣皆行无为，无为之法则无有生，若无有生则是无二，若是无二则是如尔，如尔无二。是故大德离越，何为作是说耶？”

时，无垢施女谓阿那律言：“世尊记大德，于诸天眼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以天眼所见，为有物耶？为无物耶？若见有物则为见常，若见无物则为见断，若离二边则为无见。”大德阿那律即便默然。

大德阿难谓阿那律言：“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阿那律答阿难言：“此女所问为坏假名，是故不可以假名而答。”

时，无垢施女谓阿难言：“世尊记大德，于多闻人中最为第一。此多闻法，为是实义耶？为是文字耶？若是实义，义不可说；若不可说法，则非耳识所知；若非耳识所知，复不可说。若以文字，世尊说言依于了义，不依文字。是故大德阿难，亦非多闻，亦非了义。”大德阿难即便默然。

文殊师利法王子谓大德阿难言：“何为不答无垢施女所问也？”

阿难言：“此女所问多闻离于文字，此则不可以音声而答。问于平等，平等非心，离心相故。此非学地人法，我何能答耶？此是诸如来法王至彼岸处。”

菩萨品第三

尔时，无垢施女谓文殊师利法王子言："世尊记汝，于深解菩萨中最为第一。汝为以十二因缘深为深耶？为以真深为深耶？若以十二因缘深为深，无有众生成十二因缘深者。所以者何？以十二因缘无来无去故，非眼识所知，非耳、鼻、舌、身、意识所知，此中十二因缘非是行法。若以真深为深，真深则非深，亦无得真深者。"

文殊师利答无垢施女言："以始际深故深。"

无垢施女问文殊师利言："始际则非际，是故汝知亦非知。"

文殊师利答无垢施女言："以无知得无得故，言始际耳！"

无垢施女问文殊师利言："无得之中无有言分，过言语道无有所说。"

文殊师利答无垢施女言："说假文字说耳！"

无垢施女语文殊师利言："诸佛菩提过字句言说，是故菩提则不可说。"

尔时，无垢施女谓无痴见菩萨言："汝善男子作是言，我作是念：'诣舍卫城，愿令城中众生必定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其所见物尽是如来像；又令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见如来时，为色身观耶？为用法身观耶？若以色身观者，则不见佛。如世尊说：'若见我色身，闻我音声者，彼人边见，非为见我。'若以法身，法身不可见。所以者何？法身离见闻不可取故，是以不可见闻。"时无痴见菩萨即便默然。

宝相菩萨谓无痴见菩萨言："善男子，何故不答无垢施女所问？"

无痴见菩萨言："无垢施女所问无性法，此无性法不可说，是故不答。"

无垢施女言："善男子，我不问无性法，无性法不可问，学已而答则无有碍。"

尔时，无垢施女谓宝相菩萨言："善男子，汝言我当作是念：'诣舍卫城，愿令城中一切种族居家，宝藏涌出，具足七宝。'汝施宝之心，为有染著耶？无染著耶？若有染著，则与凡愚同。所以者何？以凡夫有爱著故。若无爱著，无爱著中无有施宝。"时宝相菩萨即便默然。

时，无垢施女谓离恶趣菩萨："善男子，汝言我作是念：'诣舍卫城，愿令城中若有众生应堕恶趣者，尽使现世轻受，速脱苦恼。'如来说业不可思议，此不可思议业可速断耶？若可断者，则违如来所说；若不知云何而能轻受速断？若能断者，于无主法中汝则是主，若能断者亦当能不断。"

离恶趣菩萨答无垢施女言："我以愿力故能令轻受速断。"

无垢施女问离恶趣菩萨言："善男子，诸法如性，不可以愿力而受。"时离恶趣菩萨即便默然。

尔时，无垢施女谓除诸盖菩萨："善男子，汝言我当作是念：'愿令舍卫城中众生尽除五盖。'汝作是念，入是定已，能令众生不为五盖所覆，于此定中己自在耶？他自在耶？若己自在，无由及彼；一切诸法无至彼者，云何汝入禅定去他五盖？若他自在，则不能利益于他。"

除诸盖菩萨答无垢施女言："此行以慈为首。"

无垢施女问除诸盖菩萨言："诸佛皆行慈行。善男子，叵有佛因众生不以五盖为患者也？"除诸盖菩萨即便默然。

时，无垢施女谓观世音菩萨："善男子，汝言我当作是念：'愿令舍卫城中众生牢狱系闭速得解脱，临当死者即得济命，恐怖之者即得无畏。'夫言畏者，是有取耶？无取耶？若是有取者，凡愚之人亦复有取，是故不然。若是无取则无所施，无施法中何得有除？"观世音菩萨即便默然。

辩严菩萨谓观世音菩萨："善男子，何为不答无垢施女之所问耶？"

观世音菩萨言："此女不问生灭法，是故不可答。"

无垢施女问观世音菩萨言："叵有是无生无灭问耶？"

观世音答无垢施女曰："无生无灭中乃无文字言说。"

无垢施女问观世音言："诸智慧者，于无文字假说文字，然不著文字，法性无碍，是故慧者不碍文字。"

时，无垢施女谓辩严菩萨："善男子，汝言我当作是念：'愿令舍卫城中众生其见我者皆得辞辩，以诸妙偈互相问答。'善男子，汝此所施辞辩者，以觉起耶？若以觉起者，一切有为皆由觉观而起，是故非寂静。若以爱起者，所施则虚。"

辩严菩萨答无垢施女言："此是我初发菩提心时，愿其见我者皆得辞辩，以诸妙偈互相问答。"

时，无垢施女问辩严菩萨言："善男子，汝今即有发菩提心愿耶？若即有者则是常见，若今无者不可以施彼，是故所愿则虚。"时辩严即便默然。

尔时，无垢施女谓无痴行菩萨："善男子，汝言我作是念：'愿令舍卫城中若有众生其见我者，得无痴见，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菩提为是有耶？为是无耶？若是有者，是有为菩提执于边见。若是无者，则是虚妄亦堕边见。"

时，无痴见菩萨答无垢施女言："此菩提者名之为智。"

无垢施女问无痴见菩萨言："此智名为生耶？为无生耶？若名为生，则非是善顺思惟所生，是有为智凡愚所知。若名无生，无生中无所有，若无所有则无分别。菩萨、声闻、辟支佛、诸如来菩提，无有分别。凡愚之人分别菩提，智慧之人则无分别。"时无痴见菩萨即便默然。

尔时，大德须菩提谓诸大德声闻、并诸大菩萨言："诸大德，我

等宜还，不须入舍卫城乞食。所以者何？无垢施女所说即是智者法食。我等今日乐于法食，不须搏食。”

无垢施女问须菩提言：“如说诸法无上无下，于此法中，当有何求而行乞耶？大德不戏论法是比丘所行，不可乐於戏论。此是无依之法，非依止者所行，贤圣所行无有退转。”

尔时，八大声闻、八大菩萨，梵天等五百婆罗门，无垢施女、波斯匿王及诸大众，俱诣佛所；到已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坐一面。无垢施女，别绕七匝，顶礼佛足，合掌而立，以偈问佛：

“我问无等尊， 应供无量称，
施众甘露喜， 菩萨云何行？
云何在道树， 破魔降劳怨？
云何动天地， 山王及林薮？
云何放光明， 显发无量称？
愿大悲世尊， 说应菩提行。
云何得总持， 如来妙音声？
云何能修持， 清净妙胜定？
云何诸行人， 能得神足力？
今劝请世尊， 说诸人实行。
云何得专念， 及与坚固心？
云何得应辩， 微妙成具足？
云何得顺理， 含众义圆足，
美说微妙法， 慧者无所碍？
云何乐施慧， 净戒及忍辱，
善精进禅定， 智慧照世间？
云何忆宿命， 天眼明了见，
天耳他心智， 神足过诸刹？
云何不处胎， 化生莲华中，
恒于诸佛前， 说空无我法？
云何等怨亲， 断爱及荒秽，
志行无高下， 其犹如风地？
利衰及毁誉， 称讥与苦乐，
云何舍八法， 行世犹如日？
云何不谄诤， 除我舍憍慢，
寂静处禅定， 智者乐实义？
云何不爱乐， 妻子及财宝？
云何诸行人， 乐于闲静处？
云何如飞鸟， 亦如麟一角？
云何乐正法， 及乐喜悦心？
云何诸智人， 观地水火风，

无倾动分别，处禅如虚空？
不行非法行，不乐观他行，
宁舍于身命，终不舍离法？
云何于菩提，生想如世尊，
生世尊想已，能发菩提愿？
云何得净土，及与清净僧，
智者得长寿，称名获安乐，
方便至彼岸，见谛不取证，
能度无量众，劝乐行善根？
云何得端正，及得于化生，
智慧多财宝，能知众生心？
云何忆宿命，常与诸佛会，
于千万亿劫，恒不生难处？
云何得种好，及三十二相？
云何善辞辩，及得于应辩？
云何修净土，成就比丘众，
随所愿乐处，能得生于彼？
导者作何行，能得色名称？
得力精进等，云何得不坏？
云何不犹豫，能行菩萨道，
去离诸悼悔，为众生说法？
于佛法众中，云何得最胜，
宁舍己身命，而不诽谤法？
世尊无不知，今世及未来，
愿大智世尊，次说菩萨行。”

菩萨行品第四

尔时，世尊赞无垢施女言：“善哉！善哉！汝为多安乐利益诸众生故，怜愍世间诸天人故，问于如来诸菩萨摩诃萨如斯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时，无垢施女及诸大众皆称：“善哉！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即便为说：“菩萨成就四法，能破诸魔。何等为四？于他利养不生憎嫉，去离两舌，劝多众生令种善根，于一切众生生慈愍心。无垢施女，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破诸魔。”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生憎嫉心，及以两舌语，
能教多众生，种善法根栽，
能修广慈心，普及于十方，

善行此行者， 能摧诸魔怨。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者，能放光明过无量佛土。何谓为四？能施灯明；法欲灭时护持正法；能为放逸及堕难处众生故，往其所而为说法；能以宝饰、璎络施佛塔庙。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放光明过十方刹。”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若能施灯明， 法末中护法，
开导难放逸， 宝饰施佛庙。
是故诸菩萨， 能放净光明，
过无量佛土， 所照无边涯，
蒙光皆安乐， 即发无上心。

“无垢施女，若菩萨能成就四法者，能振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何谓为四？如所说行，得深法忍，坚持善法，化无量众生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震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义，而说偈言：

“如所说修行， 善解深法忍，
欲得白净法， 坚持诸妙行，
能教无量众， 发于菩提心，
行此四法者， 能动无量刹。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者，得陀罗尼。何谓为四？能施净妙种种所须；庄严诸婇女，须者便施与；常以种种法，赞叹诸如来；亲近多修习般若波罗蜜。是谓菩萨成就四法，得诸陀罗尼。”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义。而说偈言：

“若行种种施， 能得陀罗尼，
庄严好婇女， 随意之所须，
悉皆能充足， 常赞叹如来，
修诸实智慧， 世尊之所许。
以此四事者， 即得陀罗尼，
于百千亿劫， 所闻终不忘，
十方佛所说， 尽能受忆念。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者，能得三昧。何谓为四？多厌患生死，常乐闲静处，常勤精进，善能成就诸所作业。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得三昧。”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舍离诸有生， 独行如骐驎，
　善男子勤行， 成就所作业。
　慧者能成就， 此四胜妙法，
　亲近于菩提， 求诸最胜法。
　有寂静意者， 能得诸三昧，
　觉了胜菩提， 诸佛之行处。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能得神足。何谓为四？身轻故，心轻故，于一切法中无依止故，受四界为空界故。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得神足。”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义，而说偈言：

“身心轻亦尔， 智者不著法，
　受此诸四界， 与空界同等。
　具此四法者， 能得乘神足，
　一念过亿刹， 供养尔所佛。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殊妙端正。何谓为四？去诸荒秽不行瞋恚；乐净佛塔庙妙饰以供养；住威仪持戒；常先意问讯，不讥说法者，恒生世尊想。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殊妙端正。”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瞋恼他人， 去离荒秽行；
　扫洒世尊庙， 恭敬献饰宝；
　常持于净戒， 发意先问讯；
　于法师无碍， 敬心如世尊。
　行此四善事， 是谓勇健者，
　殊妙最第一， 见者莫不欢。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能得化生。何谓为四？雕刻莲华，坐佛形像；以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末头华、分陀利华，及余种种杂妙诸华，满掬以散如来及诸塔庙；志愿利益无量众生，恒行和敬，不讥彼短；所种善根，为利益安乐多众生，脱生死苦恼，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得化生。”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刻华坐尊像， 种种华供养，
　利益不恼众， 化生诸佛刹，
　恒发弘誓愿， 度十方众生，
　以此四妙行， 恒生诸佛刹。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大财富。何谓为四？乞者不逆，于所施物不生爱惜，恒愿众生获多财宝，舍离诸见顺于正信。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大财富。”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义，而说偈言：

“施心无所逆， 于财无吝惜，
信解诸佛法， 生生获财富。
信解无谄嫉， 不讼彼过患，
专心一向信， 是故得财宝。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大智慧。何谓为四？于他法中不生憎嫉，说除过法令无疑悔，勤精进者劝不令废，己身常乐多修空法。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大智慧。”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嫉于正法， 教他除疑悔，
常将导众生， 修佛诸空行。
智者乐此法， 得智慧名称，
善解诸佛语， 速成两足尊。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忆识宿命。何谓为四？学问诵习有所忘失者，为作忆念忘者为说；恒出适意好声令人乐闻；常行法施不令有废，为脱生死趣向泥洹故；愿如善财入禅方便。是为菩萨成就四法，能忆宿命。”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废忘令忆念， 恒出适意音，
说法不疲倦， 常修诸定相。
以此四法者， 咸得识宿命，
能忆无量劫， 速悟佛行处。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常遇诸佛。何谓为四？宁舍身命不诽谤法，宁舍身命不谤菩萨，宁舍身命不亲近恶知识，忆念诸佛无有厌足。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常遇诸佛。”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谤于菩提， 亦不毁菩萨，
乐离恶知识， 念诸佛无厌。
大德行此行， 得值遇诸佛，
未成正觉顷， 恒与诸佛会。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三十二相身。何谓为四？采诸珍宝散佛塔庙，以种种香油涂塔基座；以杂华鬘严饰塔庙；以种种伎乐而以供养；常给侍贤圣初不违离。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三十二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采宝散塔庙， 又以香油涂，
杂华众伎乐， 给侍适贤圣。
具相庄严身， 端妙殊特好，
以此得众相， 以严人中尊。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八十随形好。何谓为四？脱众妙衣以敷法座，给侍一切终无疲厌；诣说法处无胜论心；恭敬大众但生世尊想；劝多众生发菩提心。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八十随形好。”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敷座众妙衣， 供养无疲厌，
不与持法竞， 劝众发道心。
能行此法者， 速得成众好，
菩萨亲近行， 具好八十种。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善应辩。何谓为四？受持亲近菩萨法藏；昼夜六时诵三阴经；诸佛菩提无生无灭，世所难信，然能受持读诵，广为他说令得喜悦，不爱身命。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善应辩。”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护持菩萨藏， 勇猛诵三阴，
无生世相追， 方便说令喜。
不爱于身命， 持十力正法，
无疑虑而行， 最上胜菩提。
修此甚深法， 便能得应辩，
譬如杂华鬘， 天人所乐见。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清净土。何谓为四？不嫉妒故，等心故，护菩提行故，不亲近四部众故。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清净土。”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嫉于他人， 见彼得利喜，

等心行大慈， 化众无染著。
行此四无量， 智者善守护，
得净土无难， 速成无上道。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得清净众。何谓为四？不希望他徒众故，不和合者摄令和解，学问诵习者给其所须，舍离两舌。是为菩萨成就四法，得清净众。”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终不望他众， 离者能令合，
给学人所乏， 不离别众生。
能行此四事， 便得清净众，
为清众故行， 极苦亦不舍。

“无垢施女，若菩萨成就四法，所愿佛土随愿得生。何谓为四？于他名誉利养法中，不生憎嫉；专心修习六波罗蜜；于一切菩萨生世尊想；从初发心乃至道场常等心观，终不为利养、名誉、谄曲、虚赞故。是为菩萨成就四法，随所愿土即得往生。”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憎他名利， 求清净六度，
等尊观菩萨， 终不谄求名。
菩萨行此善， 能见十方界，
随心之所愿， 即得生其中。”

尔时，无垢施女白佛言：“世尊，如所说菩萨行，我当奉行之。如世尊所说诸菩萨行，于此法中不行一法，则为欺诳十方现在说法诸佛。”

尔时，大德目连谓无垢施女言：“汝敢于佛前大师子吼，菩萨难行岂不知耶？终不以女身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无垢施女答大德目连言：“我今佛前作诚实愿，若于来世，必得成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天人师；以此诚实之愿，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变震动，于诸众生令无恼乱。如世尊所说，诸菩萨行，我尽形行者，以此实愿，于虚空中雨众天华，百千伎乐不鼓而鸣，使我变此女身成十六童子。”无垢施女发此诚实愿已，即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变震动，于虚空中雨众天华，百千天乐不鼓自鸣，无垢施女即变女身成十六童子。

时，大德目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面礼诸佛菩萨，从初发意乃至道场。世尊，此女人乃有如是大威德神足力，能发大愿，既发愿已随愿皆成。”

佛告目连：“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菩萨从初发意乃至道场，

天人所礼如佛塔庙，是诸声闻、辟支佛无上福田。”

于时，世尊熙怡微笑。诸佛常法若微笑时，口中即出青黄赤白紫颇黎等种种色光，照于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天魔宫日月精光皆不复明，还摄光明从顶上入。

尔时，大德阿难即从坐起，更正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问曰：

“天龙梵音师子吼， 迦陵频伽雷震声，
除贪瞋痴生喜悦， 愿十力海说笑缘。
六变震动无所娆， 雨天妙华悦众情，
世尊摧伏诸外道， 犹如师子伏野干。
唯愿世尊为我说， 所以微笑之因缘！
万亿日月珠电光， 天龙梵王诸光明，
释迦口出净光明， 遏诸光明佛光胜。
眉间毫相如珂月， 圆满柔软喻天衣，
白毫放光照无量， 愿说何故放斯光？
世尊齿净无垢秽， 方平齐密白如雪，
佛口应出杂色光， 青黄赤白紫颇黎。
假使界坏日月落， 地满虚空无居处，
水性可使变为火， 火性亦可变为水，
大海尽可令枯竭， 如来实语终不二。
生十方趣诸众生， 假令一时成缘觉，
一一缘觉集诸问， 百千万种经亿劫，
尽共集会如来前， 各以异音同时问，
如来即以一音报， 能断彼众无量疑。
成就智慧至彼岸， 一切智慧所庄严，
具三十二最胜尊， 大威德者愿解说。
世尊何缘而微笑？ 授何众生菩提记？
诸天世人咸欲闻， 愿如来演微笑音。”

尔时，佛告阿难：“汝见是无垢施菩萨，以诚实之愿动此三千大千世界不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

佛言：“此无垢施菩萨，发心已来八万阿僧祇劫，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此无垢施菩萨修菩萨行经六十劫，然后文殊师利法王子乃发菩萨心。阿难，如文殊师利等八万六千诸大菩萨所有功德庄严佛土，与尔所菩萨等无有异。”

尔时，大德目连谓无垢施菩萨言：“善男子，汝已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不转女人身也？”

无垢施菩萨答目连言：“世尊记大德，于神足人中最为第一，何

为不转男子身也？”大德目连即便默然。

无垢施菩萨谓大德目连言：“亦不以女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以男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菩提无生，是以不可得。”

授记品第五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此无垢施菩萨，乃能善解甚深之法，以誓愿力成就诸愿。”

佛告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此无垢施菩萨，曾于六十亿佛所修空三昧，于八十亿佛所修无生法忍，于三十亿佛所问甚深法，曾以衣服、饮食供养八十亿诸佛，及问此分别辩印三昧。又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菩提故，如恒河沙等诸佛刹土，满中珍宝持用布施；不如受持此经，读诵通利，广为人说，乃至但书持功德最上最胜，况如说修行！所以者何？以能受持诸菩萨菩提行法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之？”

佛告文殊师利：“当名为《分别说应辩》，亦名《说三昧门》，当如是奉持之。”

佛说是经时，八万亿众生诸天及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必定不退转。

尔时，辩严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无垢施菩萨，何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辩严：“善男子，此无垢施菩萨，过于数劫，供养过数佛已，当得成佛，号无垢光相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号曰无量德庄严，无声闻、辟支佛，微妙严饰胜诸天处。”

无垢施菩萨亲从如来闻受记名，心净踊跃，踊在虚空高八十亿多罗树，放大光明，照百千亿诸佛刹土；当世尊顶上，化作八万四千种种天宝庄严殊妙宝盖；即于空中以无量神足力，供养礼拜无量十方诸佛已，还至佛所，在一面立。

尔时，婆罗门梵天，及五百婆罗门，闻授无垢施菩萨记，及见神足变现，踊跃欢喜，一时同声以偈赞佛：

“能恭敬佛者， 得世第一利，
发心求菩提， 为佛第一智。
我等昔造恶， 今生邪见家，
得见佛及僧， 发口出恶言。
我今诚心悔， 恶口所犯罪，
见诸贤佛子， 谓为是不吉。

若不见如来， 两足中最尊，
唐受此人身， 唐食人所食！
我及无垢施， 出为祀祠故，
施女见佛子， 敬重而赞叹，
我等见赞叹， 即呵其可叹。
我等即问之： 汝曾见佛耶？
于时答我言： 我生适七日，
闻天叹佛名。 女赞叹如来，
真实无差异， 我等闻叹已，
即发最胜心， 求无上善根。
我闻佛名故， 于宿业得悟，
即来礼救世， 为求胜法故。
见佛礼敬心， 闻最无上法，
见人中尊仙， 永离诸苦际。
佛之所说法， 真实能度世，
我等于中学， 为无上法故。
闻菩萨所行， 为得佛法故，
我等亦应习， 为得佛道故。
说出要道门， 菩萨所应行，
我亦趣此门， 为世所敬礼。”

佛知彼诚心， 熙怡而微笑，
阿难即白佛： 愿说笑因缘？

尔时，佛以偈告阿难曰：

“此诸婆罗门， 及梵志梵天，
同共一劫中， 次第成正觉。
曾于过去世， 具供五百佛，
从今以妙行， 当见亿数佛。
于八十亿劫， 终不堕难处，
于一一劫中， 当觐亿数佛。
然后乃当成， 最胜两足尊，
皆当同一号， 号曰梵光明。
寿命亦同等， 寿八十亿岁，
刹土皆同等， 各八十亿僧。
化度无量众， 利益众生已，
当入于泥洹， 证寂静灭度。”

佛说经已，无垢施菩萨摩诃萨，及诸大众、梵天、梵志等，五百菩萨大士，波斯匿王，诸大声闻弟子，诸天八部，人及非人，闻佛所

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功德宝华敷菩萨会第三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复有无量诸菩萨众。
　　尔时，会中有菩萨，名开敷功德宝华，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于如来欲有咨问，唯愿哀愍，见垂听许。”
　　佛告功德华菩萨言：“善男子，恣汝所问，当为汝说。”
　　尔时，功德华菩萨白佛言：“世尊，十方世界，颇有现在诸佛如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名号，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佛言：“善哉！善哉！功德华，汝今为欲利益安乐天人世间，及未来世诸菩萨等，问于如来如是之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功德华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佛告功德华菩萨言：“善男子，东方有世界，名一切法功德庄严，劫名普集一切利益。彼现有佛，号无量功德宝庄严威德王如来，寿命无数。其佛众会无量无边，皆是清净诸大菩萨。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即能灭除六十千劫生死之罪，转身得陀罗尼，名为乐说无碍；凡所说法，常为十俱胝刹诸佛世尊，授以辩才令得无畏。”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当获如是诸功德，
　　　亦能成就余胜法，　速证无上佛菩提。

　　“复次，功德华，南方有世界名功德宝庄严，劫名广大功德。彼现有佛，号功德宝胜庄严威德王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转身当得日轮光明遍照三昧，于诸佛刹随愿往生；亦当摄受无量功德庄严佛土，生彼刹已，具三十二相，获无断辩才，转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转身当得难思定，

三十二相以庄严， 一生当证菩提果。

“复次，功德华，西方有世界名离一切忧闇，劫名能胜王。彼现有佛，号一切法殊胜辩才庄严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毒不能害，刀不能伤，火不能烧，水不能溺，舍此身已当受化生，获陀罗尼名为百旋。”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水火刀毒无能害，
转身当受化生报， 成就百旋陀罗尼。

“复次，功德华，北方有世界名离尘闇，劫名持大名称。彼现有佛，号积集无量辩才智慧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则为奉事六十俱胝那由他佛，得遍一切处陀罗尼、无尽藏陀罗尼，乃至未成无上菩提，终不更入三恶趣中，常得往生诸佛刹土，修菩萨行，度脱无量恶趣众生，当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所获功德无有边，
决定当得陀罗尼， 成就无上菩提果。

“复次，功德华，东南方有世界名胜妙庄严，劫名出生功德。彼现有佛，号千云雷吼声王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转身得佛四无所畏、四种神足、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所得国土功德庄严，亦如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异也。若有女人能受持者，皆悉转为丈夫之身。”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获不思议胜功德，
彼常见于无量佛， 女人当得丈夫身。

“复次，功德华，西南方有世界名无量庄严，劫名能生妙法。彼现有佛，号最上妙色殊胜光明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则为奉事九十俱胝诸佛如来，得度脱一切众生三昧。何故名为度脱一切众生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此三昧演说法时，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恶趣众生悉皆解脱，得生人天普获安乐，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犹如悦意如来刹中，所有众生常受安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所生常具大威德，

诸根色力皆殊胜， 智慧无边无所著。

“复次，功德华，西北方有世界名为离垢，劫名广族。彼现有佛，号种种胜光明威德王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转身得无量辩才庄严陀罗尼，悉能受持八十俱胝如来所说之法，所得国土功德庄严，亦如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异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国土犹如无量寿，
成就甚深诸法智， 一生当证佛菩提。

“复次，功德华，东北方有世界名曰无忧，劫名辩才庄严。彼现有佛，号无数劫积集菩提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即为供养八十俱胝诸佛世尊，转身具足六十种言音辩才。”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智慧无边到彼岸，
如供八十俱胝佛， 转生当证妙辩才。

“复次，功德华，上方有世界，名无量功德庄严威德，劫名无量吼声。彼现有佛，号虚空吼声净妙庄严光明照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所生之处，种族尊豪，识性聪慧，善能通达世俗文词，凡所发言人皆信受，于诸地中具足清净戒、定、智慧及于解脱知见，获宿命智，得五神通，亦当得佛十八不共，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所生未曾离诸佛，
具足八种梵音声， 速证无上菩提果。

“复次，功德华，下方有世界名种种音声，劫名积集智慧。彼现有佛，号一切法门神变威德光明照耀如来。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者，转身得陀罗尼，名成就正觉，当能受持九十俱胝诸佛如来所说之法，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受持彼佛名， 得成正觉陀罗尼，
受持无量诸佛法， 一生当证大菩提。”

尔时，开敷功德宝华菩萨，及一切功德辩才音菩萨，得陀罗尼门；八万俱胝菩萨，皆悉趣向无上菩提，得不退转；三那由他诸天及

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佛说此经已，功德华菩萨，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善德天子会第三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菩萨摩诃萨十千人，并欲、色界诸天子等。是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与善德天子俱在会中。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当为此诸天大众及诸菩萨，演说诸佛甚深境界。"

文殊师利白佛言："唯然！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佛境界者，当知非眼、耳、鼻、舌、身、意境界，非色、声、香、味、触、法境界。世尊，非境界是佛境界。以是义故，如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何境界耶？"

佛言："空境界，诸见平等故；无相境界，一切相平等故；无愿境界，三界平等故；无作境界，有作平等故；无为境界，有为平等故。"

文殊师利言："世尊，何等是无为境界？"

佛言："无念是无为境界。"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无为等是佛境界，为无念者，依何而说？无所依故，则无所说；无所说故，则不可说。世尊，诸佛境界不可说也。"

佛言："文殊师利，佛境界当于何求？"

曰："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何以故？众生烦恼性不可得，非声闻、缘觉之所能知，是则名为诸佛境界。"

佛言："文殊师利，佛境界有增减耶？"

曰："无增减也。"

佛言："云何了知一切众生烦恼本性？"

曰："如佛境界无有增减，烦恼本性亦无增减。"

佛言："云何名为烦恼本性？"

曰："烦恼本性是佛界本性。世尊，若烦恼性异佛境界，则不说佛住一切法平等性中；以烦恼性即佛界性故，说如来住平等性。"

又问："汝见如来住何平等？"

曰："如我所解，众生现行贪瞋痴者，所住平等为如来住。"

佛言："众生现行三毒烦恼，住何平等？"

答曰："住空、无相、无愿平等性中。"

佛言文殊："彼性空中，云何复有贪瞋痴耶？"

文殊师利言："于彼有中，有性空处，有贪瞋痴。"

佛言：“于何有中说有性空？”

曰：“于文字语言中，说有性空；有性空故，有贪瞋痴。如佛所说：‘诸比丘，有无生无为、无作无起。若无生无为、无作无起不有者，亦不可说有生有为、有作有起。是故，比丘，以有无生及无所起，由此得说有生有起。’如是，世尊，若无性空无相无愿，则不可说贪瞋痴等一切诸见。”

佛言：“文殊师利，以是义故，如汝所说，住烦恼者，是住性空。”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观行者，离于烦恼而求性空，则不相应。云何别有性空异于烦恼？若观烦恼即是性空，为正修行。”

佛言：“文殊师利，汝住烦恼离烦恼耶？”

文殊师利言：“所有烦恼悉皆平等，如是平等，我正修行入此平等，则不离烦恼、不住烦恼。若沙门、婆罗门，自谓离欲见他烦恼，彼随二见。云何二见？谓有烦恼名为常见，谓无烦恼名为断见。世尊，正修行者，不见自他有无之相。何以故？明了一切法故。”

佛言：“文殊师利，依何正修行？”

曰：“正修行者为无所依。”

佛言：“不依于道而修行耶？”

曰：“若有所依而修行者，则是有为；若行有为，则非平等。所以者何？不离生住坏故。”

佛言：“文殊师利，无为中颇有数耶？”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无为有数即是有为，非谓无为。”

佛言：“若圣者得证无为，则有此法，宁无数耶？”

曰：“法无数故，圣远离数，为无数也。”

佛言：“文殊，汝证圣法为不证耶？”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问化人‘汝证圣法为不证’者，彼云何答？”

佛言：“文殊，夫化人者，则不可说有证非证。”

文殊师利言：“佛岂不说一切诸法皆如化耶？”

佛言：“如是，如是。”

曰：“若一切法皆如化者，云何问言：汝证圣法为不证也？”

佛言：“文殊，汝于三乘证何平等？”

曰：“佛界平等，我如是证。”

佛言：“汝得佛境界耶？”

曰：“若世尊得者，我亦当得。”

尔时，尊者须菩提语文殊师利言：“如来不得佛境界耶？”

文殊师利言：“汝于声闻境界有所得耶？”

须菩提言：“圣者解脱，非得、非不得。”

曰：“如是，如是，如来解脱亦非有境界，非无境界。”

须菩提言：“文殊师利，汝不将护新发意菩萨而演说法？”

文殊师利言："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医人将护病者，不与辛酸苦涩等药，而彼医人于彼病者，为与其差，为与死耶？"

须菩提言："是与死苦，非施安乐。"

文殊师利言："其说法者亦复如是，若将护于他，恐生惊怖，隐覆如是甚深之义，但以杂句绮饰文辞，而为演说，则授众生老病死苦，不与无病安乐涅槃。"

说此法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八千天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七百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我等于未来世，当如文殊师利得是辩才。"

尔时，长老须菩提语文殊师利言："汝岂不以声闻乘法为声闻说耶？"

曰："一切乘法是我所乘。"

须菩提言："汝为是声闻，为辟支佛，为应正等觉耶？"

曰："我为声闻，不因他声而生解故；我为辟支佛，不舍大悲无所畏故；我为应正等觉，不舍本愿故。"

须菩提言："汝云何作声闻？"

曰："彼诸众生未曾闻法，令得闻故我为声闻。"

又问："汝云何为辟支佛？"

曰："众生法界令信令觉，是故说我为辟支佛。"

又问："汝云何为应正等觉？"

曰："一切诸法法界平等如是了知，是故我为应正等觉。"

须菩提言："文殊师利，汝决定为住何地？"

曰："住一切地。"

须菩提言："汝岂亦住凡夫地耶？"

文殊师利言："我亦决定住凡夫地。"

须菩提言："汝何密意作是说乎？"

曰："一切诸法自性平等，故说如是。"

须菩提言："若一切法皆悉平等，当于何所建立诸法，此声闻地、辟支佛地、菩萨、佛地耶？"

文殊师利言："譬如十方虚空界中，说言此是东方虚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如是说。如是言说种种差别，非于虚空而有异也。是故，仁者，依一切法毕竟空中，建立种种诸地之相，亦非空性而有差别。"

须菩提言："文殊师利，汝已证入正性离生耶？"

曰："我已证入，而亦复出。"

须菩提言："云何证入而复还出？"

文殊师利言："仁者当知，此是菩萨智慧方便，于正性离生，如实证入，方便而出。须菩提，譬如有人善于射术，有一怨敌念欲害之。射师有子怜爱甚重，时彼爱子在旷野中，其父谬谓是所怨仇，放箭射之。子便大唤言：'我无咎，何为见害？'时彼射师有速疾力，急

往子所，却取其箭。菩萨亦复如是，为调伏声闻、辟支佛，故入正位，还于彼出，不堕声闻、辟支佛地，以是义故名为佛地。”

须菩提言：“云何菩萨而得此地？”

文殊师利言：“若诸菩萨住一切地而无所住，为得此地。若一切地悉能演说，而不住于下劣之地，为得此地。若有修行，为尽一切众生烦恼，而法界无尽，虽住无为而行有为，于生死中如园观想，不求涅槃，为得此地。所有志愿悉令圆满，得无我忍成熟众生，为得此地。得佛智慧，而不于彼无智人所生瞋恨心，为得此地。为求法者转于法轮，而于法界亦无差别，如是修行，为得此地。复次，若诸菩萨，摧伏魔怨而现作四魔，为得此地。”

须菩提言：“文殊师利，此菩萨行一切世间，甚为难信！”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菩萨行于世间，超过世法。”

须菩提言：“文殊师利，当为说此超过世间！”

文殊师利言：“夫世间者，名为五蕴。于此蕴中，色聚沫性，受水泡性，想阳焰性，行芭蕉性，识幻性。如是当知世间本性，聚沫、阳焰、泡、幻、芭蕉。是中无蕴、无蕴名字，无众生、无众生名字，无世间、超过世间。若于五蕴如是正知，名为胜解；若正胜解，则本来解脱；若本来解脱，则不著世法；若不著世法，则超过世间。复次，须菩提，五蕴本性空；若本性空，则无我我所；若无我我所，是则无二；若本无二，则无取舍；无取舍故，则无所著；无所著故，则超过世间。复次，须菩提，是五蕴者属于因缘；若属因缘，则不属我，不属众生；若不属我，不属众生，是则无主；无主则无取；无取则无诤；无诤论者是沙门法。如手画空无有触碍，修行如是空平等性，超过世间。复次，须菩提，五蕴法界同入法界，是则无界；若是无界，则无地界、水火风界，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无欲界及色、无色界，无有为无为、生死涅槃界。入是界已，则与世间俱而无所住；若无所住，则超过世间。”

说此超过世间法时，二百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各各脱郁多罗僧衣，以覆文殊师利，作如是言：“若不于此法门生信解者，彼无所得，亦无所证。”

尔时，须菩提告彼诸比丘言：“长老，汝等少有所得、有所证耶？”

诸比丘言：“若增上慢者，则可说言有得、有证。无增上慢沙门法者，无得、无证。彼于何处生此动念，而自谓言：‘我如是得，我如是证’？若于其中有动念者，则是魔业。”

须菩提言：“长老，如汝所解，何得何证作是说乎？”

诸比丘言：“唯佛世尊，及文殊师利，知我所得，知我所证。大德，如我所解，若不了知苦相，作是说言‘苦我应知’，为增上慢；如是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为增上慢。彼不了知苦、集、灭、道相

故，作是说言。乃至‘道我已修’，为增上慢。云何苦相？谓无生相。如是集、灭、道相，若无生相，即是无相、无所得，于其中无有少苦可知、集可断、灭可证、道可修。若于此说圣谛义中，不惊不怖不畏者，非增上慢；若生惊怖，为增上慢。”

尔时，世尊赞彼诸比丘言：“善哉！善哉！”告须菩提：“此等比丘于迦葉佛法中，曾闻文殊师利演说如是甚深之法。此等比丘往昔修行是深法故，今闻随顺，速能了知。如是次第于我法中，闻是深法生信解者，一切当于弥勒法中得入众数。”

尔时，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仁者于此阎浮提中数数说法，我等愿请仁者往兜率陀天！彼诸天子亦有久植广大善根，彼若闻法则应解了。以著乐故，不能来至佛所听法，而自损减。”

尔时，文殊师利即现神变，令善德天子及一切众会，皆悉自谓入兜率陀天宫，见彼园林、宫殿楼观、栏楯窗牖间错庄严，其诸宝台层级高广至二十重，众宝网幔天华遍布，异类众鸟翔集和鸣，于虚空中有诸天女散曼陀罗华，歌咏赞叹游戏快乐。善德天子见是事已，白文殊师利言：“希有文殊！云何我等如是速疾已到兜率陀天宫，见此园林及诸天众？文殊师利愿为说法。”

尔时，长老须菩提告善德言：“天子，汝不离会中而往余处。是文殊师利神通变化，令汝自见入兜率天宫。”

尔时，善德天子白佛言：“希有世尊！文殊师利游戏三昧神通变化，于一刹那中示现此会悉入兜率天宫。”

佛言：“天子，汝于文殊师利神通变化，岂是见耶？如我所知，文殊师利若欲以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功德庄严集一佛国，悉皆能现；或以指端举恒河沙诸佛刹土，过于上方如恒河沙诸佛土已置于虚空；又诸佛刹所有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水性众生亦不迫迮，而皆自见不离海中；所有世界诸须弥山王，皆悉置于芥子之内，依须弥住诸天子等，而皆自谓在其本宫；又诸佛刹所有五道众生悉皆安置于其掌中，众妙资具犹如一切乐庄严国，咸令得见；又诸世界所有火聚，悉皆安置一兜罗中；复次诸佛世界所有日月，于一毛孔悉能覆蔽，随应所作咸皆作之。”

尔时，恶魔化作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见文殊师利现前作此神通变化，何用如此虚诞之言？一切世间所不能信！”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言：“汝当于此众会示现神变。”

尔时，文殊师利不起于座，入心自在一切法庄严三昧。于时，如佛所说神通变化皆悉示现，魔与众会及善德天子一切皆见。

尔时，大众见此神变叹未曾有，作如是言：“善哉！善哉！由佛出现有此正士，于世间中开是法门现诸神变。”

尔时，恶魔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作如是言：“希有世尊！文殊师利有此神通，今此众会亦为希有，于文殊师利神通变化而得信解。世尊，设有如恒河沙等诸魔，不能于此信解善男子、善女人而作留

难。我亦恶魔波旬，恒求佛便恼乱众生，我从今往自立誓愿：若于此法门流行之处，有生信解爱乐受持读诵演说，于四面百由旬外，不于中过。世尊，然我眷属，有欲断灭如来法故，令修行者其心散乱，我为降伏说陀罗尼。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法门书写读诵，为人演说，诸天魔众当得善利，令说法者身心悦豫，精勤修习，与无碍辩才及陀罗尼，承事供给，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令无所乏。”即说咒曰：

“怛侄他(一)　阿末丽(二)　毗末丽(三)　替哆低(四)　阿羯棹(五)　是多设堵噜(六)　誓曳杜野筏低(七)　部多筏低伽米丽(八)　[口＋扇]低(九)　苏普低(十)　普普细(十一)　地唎苏溪(十二)　[怡-台＋胃]提(十三)　可诣(十四)　米洗礼(十五)　央矩丽跋丽(十六)　呼卢忽黎(十七)　索醯(十八)　输戍米提地唎(十九)　阿那筏低底底使咤泥(二十)　吃唎多唎低(二十一)　吃唎多费低(二十二)　[月＋已]卢遮都费低漫怛啰悖驰那驰路迦(二十三)　阿(去声)跋罗目多[目＋壹]嚩苏唎耶(二十四)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专精受持此陀罗尼心不散乱，常为诸天、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之所守护，一切恶鬼无能得便。”彼魔波旬说此咒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世尊告魔波旬：“善哉！善哉！汝之辩才，当知是文殊师利神通境界。”于是文殊师利现神通力，及魔波旬说咒之时，三万二千天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文殊师利还摄神力，令此众会皆悉自见如本而住。

尔时，文殊师利告善德天子言：“善男子，汝往兜率陀天遍告天众，我当来彼。”

时，善德天子闻是语已，礼世尊足，并诸菩萨、大德声闻，与其眷属恭敬围绕，于众会前忽然不现，须臾已至兜率陀天。尔时，善德遍告诸天子言：“汝等应知，文殊师利怜愍汝故，欲来至此。汝等应当舍诸欲乐，远离憍慢，恭敬尊重随顺听法。”

尔时，善德天子如所应办庄严道场，即便合掌作如是言：“文殊师利，今正是时。”于是，文殊师利与一万菩萨、五百声闻及天、龙、夜叉、乾闼婆等，前后围绕，礼佛足已，于会中没，现兜率陀天，与诸菩萨、声闻大众，于彼道场随敷而坐。

时，诸大众悉闻四天王宫、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及以化乐、他化自在诸天子等，魔众、梵众乃至有顶，互相唱言：“文殊师利今在兜率陀天方欲说法。”诸天闻已，无数百千皆来集会，尽此欲界天宫所不容受。时，文殊师利即以神力，令彼诸天自见宽广，不相妨碍。

尔时，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大众已集，愿为说法。”

文殊师利告善德天子言："有四种法，菩萨住于不放逸者，则能摄取一切佛法。何等为四？一者、住于戒律而具多闻，二者、住于禅定而行智慧，三者、住于神通而起大智，四者、住于寂静而常观察。

"天子，有八种法入于戒律。何等为八？一者、身清净，二者、语清净，三者、意清净，四者、见清净，五者、头陀功德清净，六者、命清净，七者、舍离一切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清净，八者、不舍一切智心清净。是名八法入于戒律。

"天子，复有八法入于多闻。何等为八？一者、尊重，二者、下心，三者、发起精进，四者、不失正念，五者、随闻受持，六者、心善观察，七者、如闻转教，八者、不自赞毁他。是名八法入于多闻。

"天子，复有八法入于禅定。何等为八？一者、寂静住阿兰若，二者、舍离愦闹，三者、不染境界，四者、身心轻安，五者、心缘定境，六者、绝诸声相，七者、减食支身，八者、不取圣乐。是名八法入于禅定。

"天子，复有八法入于智慧。何等为八？一者、蕴善巧，二者、界善巧，三者、处善巧，四者、缘起善巧，五者、谛善巧，六者、三世善巧，七者、一切乘善巧，八者、一切佛法善巧。是名八法入于智慧。

"天子，复有八法入于神通。何等为八？一者、天眼通，见无障碍故；二者、天耳通，闻无障碍故；三者、他心通，观一切众生心故；四者、宿命通，忆念前际故；五者、神足通，示现一切神变故；六者、漏尽通，尽一切众生漏故；七者、不住烦恼，不取解脱，方便力故；八者、不依声闻解脱而入涅槃。是名八法入于神通。

"复有八法能入于智。何等为八？一者、苦智，二者、集智，三者、灭智，四者、道智，五者、因智，六者、缘智，七者、三世智，八者、一切智。是名八种。

"复有八法入于寂静。何等为八？一者、内寂静，二者、外寂静，三者、爱寂静，四者、取寂静，五者、有寂静，六者、生寂静，七者、一切烦恼寂静，八者、三界寂静。是名八法。

"复有八法入于观察。何等为八？一者、戒，二者、闻，三者、禅定，四者、智慧，五者、神通，六者、智，七者、寂灭，八者、不放逸。天子，是名八法。菩萨安住不放逸故，诸佛菩提及菩提分法一切当得。是故，天子，应当依是不放逸住。

"汝等天子，依不放逸，则三种乐常不损减。何等为三？一者、天乐，二者、禅乐，三者、涅槃乐。复次，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得离三苦。何等为三？所谓行苦、苦苦、坏苦。又不放逸者超三种畏。何等为三？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又不放逸者得超三有。何等为三？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复次，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得离三垢。何等为三？所谓贪垢、瞋垢、痴垢。又不放逸于三学处当得圆满。何等为三？所谓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不放逸者常得亲近供

养三宝。何等为三？所谓佛宝、法宝、僧宝。

“复次，依不放逸住者，得离三种波罗蜜障。何等为三？一者、自悭，二者、于行施人心生憎嫉，三者、随顺悭人。自破戒憎嫉持戒者，随顺破戒人；自瞋憎嫉忍辱者，随顺瞋恚人；自懈怠憎嫉精进者，随顺懈怠人；自散乱憎嫉禅定者，随顺散乱人；自无智慧憎嫉智慧者，随顺无智人。汝等诸天子，是名依不放逸住者，当得远离三波罗蜜障。

“复次，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当得三种波罗蜜伴助。何等为三？所谓施增长，不求果报回向菩提；戒增长，不求生天回向菩提；忍辱增长，于一切众生不生害心回向菩提；精进增长，种种善根无有厌足回向菩提；禅定增长，心不散乱回向菩提；智慧增长，常修善业回向菩提。是名依不放逸住，得此波罗蜜三伴助。是故，诸天子，住不放逸增长一切善法，佛所印可。

“复次，一切法如虚空，是四正勤应当观察。何等为四？所谓诸法无作，未生不善法，为不生故发起精进；法性清净，已生不善法，为除灭故发起精进；诸法寂静，未生善法，令得生故发起精进；一切法无处无行，已生善法，住不失故发起精进。天子，是诸菩萨四正勤，佛所印可。复次，诸天子，法性平等无生无灭，依此法性无所得故，不作诸恶，顺法性故，勤修众善，如是修者为无所修。复次，于一切法不取不舍，是名正勤。复次，诸天子，应观四念处，所谓无身住处、无受住处、无心住处、无法住处，无住处无建立处，是名念处。复次，应观四如意足：一者、身心不懈乐修善法故；二者、为成就一切众生，发起精进断贪欲故；三者、一切法不可得而证诸佛法故；四者、心如幻化，法无所依，超过一切取著故。复次，应观五根：一者、信根，决定安住于诸法中为上首故；二者、精进根，遍修诸行成就佛身故；三者、念根，具足诸法，心善调柔，无忘失故；四者、定根，远离攀缘，不随昏睡故；五者、慧根，决断诸法，正观现前不随他故。何谓诸力？所谓安住如是诸法性中，一切烦恼无能沮坏，是名为力。住是力故便得胜法，如实了知非异非如，说名觉分。若于诸法随顺觉了，由是道故，次第修行通达秘密，于法不动，说名圣道。是故，诸天子，应如是修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出过诸行无复障碍，智慧炽然究竟寂静。云何名为究竟寂静？谓诸法无起亦无所尽，无所尽故则无所作，无所作故亦非无作、无受、无受者、无施设，是名究竟寂静。”

说此法时，一万二千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菩萨云何修习于道？”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诸菩萨不舍生死，而令众生入于涅槃；不舍爱取，而拔出众生令立圣道，是名菩萨修习于道。复次，天子，修习道者，善巧安住清净性空。何以故？菩萨以寂静心，见一切法自性清净；为诸众生乐著诸见，安住随眠无方便者，演说诸法自性空

义。所以者何？是诸众生，于自性空中而生见故。是菩萨以无相、无愿、无所作，一切法自性不生，为诸凡夫久习烦恼生灭见者，于此无生令得信乐，而于生灭亦无所动。天子，是名菩萨修习于道。复次，天子，应见菩萨去来之道。”

诸天子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去来之道？”

文殊师利言：“天子，菩萨证菩提而去，如应说法而来；得诸禅解脱而去，现生欲界中来；入于圣道故去，大悲成熟众生故来；得无生法忍而去，忍受众生故来；于一切法出离故去，拔出众生故来；誓愿坚固而去，誓愿无自性而来；三解脱门而去，故受生而来；菩提道场故去，为安立众生于菩提故来。天子，是名诸菩萨去来之道。”

说此菩萨道时，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我等曾闻有世界名一切功德光明，为在何处？何等如来于中说法？”

文殊师利言：“天子，彼一切功德光明世界，在于上方，过十二恒河沙佛刹，普贤如来于中说法。”

诸天子言：“我等愿欲见彼世界及彼如来。”

尔时，文殊师利即入光明庄严三昧，以三昧力放大光明，过十二恒河沙佛刹，遍照一切功德光明世界。

时，彼菩萨问：“此光明从何所来？”

彼佛告言：“善男子，下方过十二恒河沙佛刹，有世界名娑婆，彼土有佛，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在世说法。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入光明庄严三昧，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佛刹，是其光明来照此会。”

彼诸菩萨即白普贤如来：“我等愿见释迦牟尼世尊，及文殊师利菩萨。”

时，普贤如来放大光明，照十二恒河沙佛刹，至娑婆世界，令彼菩萨分明见此菩萨众会。

时，彼世尊告诸菩萨：“谁能往彼娑婆世界？”

尔时，持法炬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往彼娑婆世界。”

佛言：“今正是时。”

尔时，持法炬菩萨与十亿诸菩萨俱，于彼国没，现兜率陀天，放大光明遍照世界。

时，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释、梵、护世、诸天子等，及诸声闻、菩萨大众，得未曾有，作如是言：“此诸菩萨游戏神通甚为希有！”

尔时，众会因此光明，见一切功德光明世界，及见普贤如来国界庄严，于一劫中说不能尽。当此文殊师利现神变时，七那由他诸天子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持法炬菩萨白文殊师利言：“可共礼觐释迦如来！”时文殊师利，于彼天子应可度者皆悉度已，与持法炬诸菩萨众，及大声闻、

天、龙、夜叉、乾闼婆等，往诣佛所，到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持法炬菩萨白佛言：“世尊，普贤如来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

尔时，世尊告彼诸菩萨言：“善男子，此文殊师利，及持法炬正士，神通变化智慧光明，成熟众生奉事诸佛，一切菩萨不能知其智慧方便深入边际。汝善男子，应当学此文殊师利，及持法炬正士并诸菩萨，所有神通、辩才、智慧，奉事诸佛成熟众生。此诸正士无数劫来，从一佛刹至一佛刹，常作佛事。若诸众生入此正士境界，当来不复堕于魔界。”

尔时，世尊告长老阿难：“汝善持此法门，不断三宝种故。”

尔时，持法炬菩萨摩诃萨从此会起，与其眷属还本佛刹。

佛说此经已，善德天子，长老阿难，一切世间天、龙、乾闼婆、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二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会缘起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内，与大比丘众六万二千人俱，皆是大德，具足神通，诸大声闻而为上首。

尔时，复有四万二千菩萨摩诃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师子幢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辩聚王菩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善丈夫菩萨、须弥顶菩萨、须弥幢菩萨、不可动菩萨、善思义菩萨、善思义意菩萨、善思惟菩萨、思心菩萨、勇意菩萨、善思菩萨、宝髻菩萨、山相击王菩萨、宝手菩萨、宝意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常下手菩萨、常精进菩萨、度众生菩萨、上精进菩萨、如言行菩萨、上愿菩萨、灯手菩萨、心平等菩萨、除恶道菩萨、除诸忧暗菩萨、不舍重担菩萨、日藏菩萨、月藏菩萨、金刚步菩萨、无边步菩萨、无量步菩萨、不动行步菩萨、虚空藏菩萨、胜意菩萨、益意菩萨、增上意菩萨、成行菩萨、持地菩萨、月光菩萨、月幢菩萨、光德菩萨、明照菩萨、勇步菩萨、师子奋迅吼音菩萨、无碍辩菩萨、相应辩菩萨、捷疾辩菩萨、最胜菩萨、翳日月光菩萨、无攀缘菩萨、无著意菩萨、常笑菩萨、喜根菩萨、除诸障盖菩萨、转女身菩萨、摩尼珠菩萨、灯明菩萨、毗卢遮那菩萨、火焰菩萨、众胜王菩萨、深说者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

尔时，复有四天大王，忉利天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与六万诸天众俱。复有善住意天子、善德天子、大自在天子，如是等而为上首，与三万诸天众俱，于菩萨道皆已久住。复有二万阿修罗王，罗睺阿修罗王、须弥阿修罗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亦皆

已住于菩萨道。复有六万诸大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胜月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亦皆已住于菩萨道。并余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亿百千众，乃至一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量大众皆来集会。

尔时，世尊以如是等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于说法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即于己室入彼无诤除心三昧寂然不动。于是文殊师利一心安详从三昧起，应时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六种振动。时文殊师利起三昧已，作如是念："彼无量无边诸世界中，乃有一佛如来应供正遍觉出兴于世，如优昙华希复现耳！如是诸如来应供正遍觉，世间希有，出现甚难，所可说法尽诸有生寂灭涅槃不可思量，无有分别甚深无譬，难解难知！然以诸佛不出世故，不可得闻；以不闻故，诸众生苦难可穷尽。我今应当诣于如来正遍觉所咨问是义，问斯义故，令诸众生成就善根，亦令一切行菩萨者于彼甚深不可思议诸佛法中无复疑惑，皆得成满佛菩提事。然此娑婆世界诸众生等，多有贪欲，具足瞋恚，成就愚痴，断除白法，顽钝谀诈，无有惭愧，我慢贡高，远离诸佛，违背法僧。令彼众生得闻如是甚深妙法，获净智眼！"

尔时，文殊师利复作是念："我今应当大集十方诸菩萨众，令皆得闻如来所说是妙法门，证深法忍。"

尔时，文殊师利如是念已，即入普光无垢庄严三昧；入此三昧已，放大光明照于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普皆柔和润泽清净，明朗无垢微妙难称；而此光明遍照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世界，其间所有一切暗冥幽隐之处，山崖树林，大小诸山、目真邻陀山、摩诃目真邻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及余黑山、须弥山、大须弥山，如是一切光明朗彻无有障碍。

尔时，十方恒河沙世界所有诸佛现说法者，彼诸弟子各请其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乃有如是大瑞光明现于世间？世尊，我从昔来，初未闻见如是光明，如是清净，如是微妙。世尊，此何光明，而令我等大喜遍身心得清净？亦令众生无复贪欲、瞋恚、愚痴，烦恼众恶一切不行？世尊，今此光明，谁之所作，谁所加持而来现此？"彼诸侍者如是请已，彼诸世尊默然无报。

当尔之时，十方世界一切所有诸种音声，所谓若天声、若龙声、若夜叉声、若乾闼婆声、若阿修罗声、若迦楼罗声、若紧那罗声、若摩睺罗伽声、若人声、若非人声、若象马声、若诸兽声，如是等声咸皆止息。若风声、若火声、若水声、若大海波声、若音乐声、若歌赞声，当尔之时，如是诸声以佛力故，亦皆止息，一切寂然。

时，彼十方诸佛侍者复请彼佛言："世尊，惟愿大慈，怜愍一切诸天人故，安乐一切诸天人故，利益一切诸天人故，为我宣说如是光明所从来处，而能普照诸佛国土。"

尔时，十方诸佛即以十方恒河沙数世界，所有一切诸如来声，悉同梵音，如一如来口业所说，其所说事亦无差殊，用是妙声各皆报告

己之侍者。当彼诸佛出声告时，一切佛刹悉皆振动，百千乐音一时皆作，乃至一切天、人、阿修罗所有音乐不鼓自鸣。又彼乐音众声之中出诸法音，所谓无常声、苦声、无我声、空声、无相声、无愿声、离欲声、解脱声、法界声、如如声、实际声、檀波罗蜜声、尸波罗蜜声、羼提波罗蜜声、毗梨耶波罗蜜声、禅波罗蜜声、般若波罗蜜声、大慈声、大悲声、大喜声、大舍声、和合声、利益声、出离声，出如是等种种百千诸法之声。又彼种种诸声出时，无量阿僧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皆得住于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成就辟支佛者，成声闻者，乃至得成大梵天王、天帝释、转轮王等。

尔时，十方诸佛世尊，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诸善男子，汝今不应请问是事。何以故？此光明因缘，一切声闻、辟支佛等，非其境界。我若说者，乃至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即迷没。是故不应请问斯事。诸佛如来若说如是光明因缘，乃是能生成就不可思议诸胜善根，亦缘如是不思议诸胜善根而得出生，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度等行。如是诸行即是光明之所出生，亦为光明之所成就。是故我等诸佛如来，若于一劫若减一劫，赞说如是光明功德，终不能尽。又以如是慈悲喜舍诸善根力共相熏修，令此光明能生欢喜。"

时，彼十方诸佛侍者，各自殷勤，再三启请白言："惟愿世尊，怜愍一切诸天人故，安乐一切诸天人故，利益一切诸天人故，成熟菩萨诸善根故，为我等说光明因缘。"

彼诸菩萨如是请已，于是十方诸佛世尊，复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诸善男子，汝宜谛听！吾为汝说。"

诸侍者言："唯然，世尊，愿乐听闻。"

尔时，彼佛各各告其侍者言："善男子，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五浊世。彼土众生多有贪欲、瞋恚、愚痴众恼所迫，彼诸众生无有恭敬，不识惭耻都无羞愧，所为行业多诸不善。能于如是浊恶世中，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今现在处众说法。

"善男子，彼世界中释迦如来，有一大弟子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有大功德，具足智慧，精进勇猛，有大威神，能令菩萨咸得欢喜故，能令菩萨具足修行故，令诸菩萨增长威力故，令诸菩萨发勤勇猛故，能善分别一切法句故，能达无碍智慧彼岸故，能具足得无碍辩才故，又于诸陀罗尼得自在故，已具成满一切菩萨不思议功德故，令彼菩萨将欲请问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甚深法门，为诸菩萨善根成就故，为行菩萨乘人得满足彼不思议诸佛法故。善男子，又彼文殊师利放斯光明，欲令十方世界无量阿僧祇诸菩萨众大集故，令彼诸菩萨得胜法故。以是因缘，彼文殊师利放大光明照诸佛土。"

尔时，十方世界诸佛侍者，复各请问彼诸佛言："世尊，彼文殊

师利，住何三昧放此光明？”
尔时，十方诸佛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诸善男子，彼文殊师利，入普明无垢庄严三昧故，放斯光明。”
侍者菩萨复白诸佛言：“世尊，我初未见如是光明，如是清净，如是能令身心欢喜。”
诸佛复告诸菩萨曰：“彼将不欲教诸菩萨起修行耶？彼将不欲大集诸菩萨众耶？彼将不欲集诸菩萨宣说如斯妙经典耶？”
尔时，十方无量不可思议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一一世界中有无量阿僧祇诸菩萨众，各自诣彼诸世尊所，顶礼佛足，礼已即复请白彼诸佛言：“世尊，谁有是光？谁有斯德？我等昔来未曾见闻，忽现是光照诸世界。”
时，彼诸佛复告彼诸菩萨众曰：“诸善男子，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今现说法。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具大威德，其为大集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故，放斯光明。”
时，彼诸菩萨复白彼诸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愿诣娑婆世界，意欲奉见释迦如来，礼拜恭敬故，供养承事故，请问义理故，并欲见彼文殊师利，及余菩萨摩诃萨故。”
彼诸世尊即便告彼诸菩萨言：“诸善男子，欲往随意，汝应知时。”
尔时，十方无量阿僧祇、不思议、不可计、不可称、不可量、亿那由他百千频婆罗菩萨摩诃萨，各礼佛足已，犹如壮士屈伸臂顷，各于彼世界没，而来现此娑婆国土。是时，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众，皆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其间或有能雨众香，所谓涂香、末香及以香鬘，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或有菩萨雨诸妙华，所谓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瞻波迦华、波吒利华、陀奴迦利华、阿他目多迦华、苏摩那华、婆利师迦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波卢沙华、摩诃波卢沙华、旃陀罗华、摩诃旃陀罗华、微妙旃陀罗华、斫迦罗华、摩诃斫迦罗华、最妙斫迦罗华，雨如是等种种华鬘，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或有菩萨摩诃萨，能出百千上妙诸音，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复有菩萨摩诃萨，能以一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歌赞佛德，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以如是等种种庄严，咸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
时，彼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众，大集于此娑婆世界。而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地狱、畜生、饿鬼、若阎魔界，悉皆寂然，身心安乐，无有贪欲、瞋恚、愚痴，远离众毒嫉妒、谄诳、我慢热恼，一切众生皆起慈心，具足欢喜。何以故？以彼十方诸大菩萨威神力故，其事若是。
尔时，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大菩萨摩诃萨等，咸集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到佛所已，头面礼敬，右绕三匝，住于虚空，即

入菩萨隐身三昧；入三昧已，随意所生，无量百千种种妙色大莲华座，结跏而坐，悉皆隐身令不复现。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见彼殊特希有瑞相大神通事，复见彼众大雨华香，亦见彼作无量乐音，又复见彼放大光明，又亦见此三千世界诸四天下皆雨妙华积至于膝，又复见彼一切大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及非人，乃至所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一切皆悉具足成就金色相身。于是，尊者摩诃迦葉，从座而起，正持威仪，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赞曰：

“欢喜常与一切乐， 圆满无垢清净颜，
十力雄猛诸大人， 具足金刚百福相。
游于三界人天间， 一切无能如佛者，
不可思议难测度， 惟愿除断我疑心。
过那由他百千劫， 常行布施摄世间，
远离执著无所依， 净持禁戒无伦比。
具足修忍超世间， 一切力中十力最，
功德备满无过者， 唯愿永绝我疑心。
过百千劫修众行， 以见众生受诸苦，
勇猛精进终无疲， 常生欢喜无有量。
头目髓脑持与人， 弃舍男女及妻妾，
厌离国城及众具， 唯愿除解我疑网。
世尊往昔行施时， 象马辇舆不可数，
过那由他上衣服， 常以欢喜惠世间。
世尊常以先心施， 如是杂物及众珍，
饮食汤药并田宅， 是故今日我咨问。
往昔割身及耳鼻， 内心无垢不生瞋，
若他诘问如法言， 犹能巧说忍辱力。
以能通达深空法， 心意微妙难称量，
能施他乐功德人， 是故今我问无垢。
诸漏久尽患悉除， 深见众生没诸苦，
黑暗所覆愚痴者， 生于垢浊及我人。
怜愍诸有起慈心， 过百千劫勤修行，
开发正觉菩提岸， 唯愿除断我今疑。
善能出入神通门， 隐显自在巧行住，
证得无我破我相， 毁坏诸法亦非空。
佛于世中无染著， 真实正行及正思，
微妙寂灭离诸垢， 唯愿为我决此疑。
世尊昔日修行时， 施戒忍进无暂废，
禅定智慧亦常修， 利益群生无有比。

诸功德聚难思量，深大如海无穷尽，
善能往来亦善住，唯愿为我作归依。
往昔无垢修大慈，怖鸽归投救不舍，
剜身割股血滂流，称肉与鹰而代之。
全身上秤谓敌彼，而鸽尚重身犹轻，
大明善巧以行慈，唯愿为我决疑惑。
须弥动摇众星落，诸天宫殿尽破亡，
四大海水一朝枯，阿修罗宫处天上。
假使日轮坠于地，明月处空忽瞑冥，
诸佛正觉两足尊，所言真诚无有二。”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说偈赞已，复白佛言："大德世尊，何因缘故，世间有是微妙光明？复何因缘，忽现如是未曾有瑞，众相明了？”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言："迦葉，汝今不应咨问是事。何以故？如是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若我说是光明义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入迷没处，是故汝今不应问也。”

时，大迦葉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大慈，怜愍一切诸天人故，利益一切诸天人故，安乐一切诸天人故，说此光明甚深因缘，令我开解。”

尔时，世尊告迦葉言："汝宜谛听，善思念之，吾为汝说。”

大迦葉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唯垂敷演。”

时，佛复告大迦葉言："迦葉，今我文殊师利，入彼普明无垢庄严三昧，三昧力故放斯光明，遍照十方过恒沙等诸佛国土，为大集彼无量无边、不可数、不可量、阿僧祇诸大菩萨摩诃萨等，而来至此娑婆世界。彼等皆已顶礼我足，右绕三匝，处在虚空高一多罗树，皆各于彼大莲华座，结跏而坐。”

尔时，尊者大迦葉复白佛言："世尊，今有何等菩萨摩诃萨威神德力，而雨如是微妙华香，复出如是百千音乐，不鼓自鸣？”

佛告大迦葉言："迦葉，是为十方诸菩萨等威神力故，而雨如是胜妙华香，乃至于上虚空之中，无量乐音皆自鸣也。”

迦葉复言："世尊，我于是中，乃至不见彼一菩萨。云何世尊，更言十方诸菩萨等？”

"迦葉，一切声闻、辟支佛等，终不能见彼诸菩萨摩诃萨众。何以故？迦葉，是中声闻、辟支佛等，于大慈悲，非其所住故。若能住是慈悲地中，斯则能为利益他事，则亦能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波罗蜜等。若已受正位，终不能行此诸菩萨所行之处。迦葉，斯诸菩萨摩诃萨等，一切皆入隐身三昧，是故一切声闻、辟支佛不能见彼诸菩萨等，唯除诸佛及大菩萨，住斯地者乃能见耳！迦葉，初住大乘诸菩萨等，尚不能见，何况一切声闻、辟支佛而能得

见？若得见者，无有是处。”

尔时，大迦葉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具足几法修何善根，获何功德，而能入是隐身三昧？”

佛言：“迦葉，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即能获是隐身三昧。何等为十？一者、志性和柔，深住正信；二者、恒不舍离一切众生；三者、毕竟成满大慈悲心；四者、觉了一切，不著众相；五者、虽复思求一切佛法，终不妄取；六者、亦不思想一切声闻、辟支佛智；七者、世间所有尽皆能舍，乃至身命尚无吝惜，岂况余物而不施者？八者、虽行无量生死烦恼，而不染著诸有为行；九者、常修无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而不分别诸波罗蜜；十者、常生是心：‘我当安立一切众生于菩提已，然后方当坐佛树下，不取菩提及众生相。’迦葉，是为菩萨摩诃萨具足十法，便能获得隐身三昧。”

尔时，尊者大迦葉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快说斯事。世尊，乃能作如是说。世尊，一切声闻、辟支佛，尚皆未曾一发是心‘我当安置一切众生于阿罗汉地’，况佛法乎？”

佛言：“迦葉，如是，如是。是故一切声闻、辟支佛，悉无能入菩萨所行隐身三昧。此三昧名，尚自不知，云何能入？若能入者，无有是处。”

尔时，尊者大迦葉复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深愿见彼诸大菩萨摩诃萨等。所以者何？斯诸大士难可会遇！”

佛言：“迦葉，汝宜且住！当须待我文殊来者，彼诸菩萨当从定出，汝等然后乃见之耳！虽然，迦葉，汝亦得是无量百千诸三昧门，今当摄心求彼菩萨摩诃萨等，为在何处？住何威仪？作何事业？”

时，大迦葉蒙圣教已，承佛威神及己通力，即入二万诸三昧门，如是思求彼诸菩萨：“今在何所？住何威仪？为行步耶？而竟不见为住立耶？而亦不见为倚卧耶？而亦不见为端坐耶？”而亦不见，乃至不知，以何语言作何事业，来何所从，去何所至，于是起定，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甚奇世尊！我已经历二万定门，求诸菩萨竟无所见。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等，尚未证知萨婆若处，已得如是微妙三昧，何况当证无上菩提！世尊，诸善男子、善女人，其有见闻如斯神变，而不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无有是处。世尊，能得如是隐身三昧菩萨摩诃萨，为欲度彼一切众生，被精进铠，然终不得离是妙定。”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中一切声闻、辟支佛，尚非境界，况余众生？”

尔时，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称我声闻人中智慧第一，我今宁可求诸菩萨，今在何所，住何威仪，作何事业。若得睹见，不亦善乎？”

时，舍利弗如是念已，承佛威神及自力故，即入三万诸三昧门，周旋观察彼诸菩萨，今为何所，住何威仪，乃至不知如毫厘相。

尔时，尊者须菩提作如是念：“我今亦当求诸菩萨，为何所在，住何威仪，造作何事。若睹见者，不亦善乎？”

时，须菩提作是念已，承佛威神及自力故，即入四万诸三昧门，周遍推求彼诸菩萨，为何所在，住何威仪，乃至不见行住坐卧，从何所来，去何所至。然后出定，前至佛所，头面礼足，白言：“世尊，世尊记我声闻人中无诤三昧最为第一，是三昧门我亦已得。如是，世尊，我若入定，正使有人具大神力，能以百亿四天下为一大鼓，取须弥山为一大槌；于我定时，令一大人住在我前，执彼大槌挝击大鼓，无暂休废，乃至经劫。如是鼓声尚不入耳，何况乱心能令我出？若彼鼓声能为定患，牵我起者，永无是处。世尊，我今所得无诤三昧，弘普若是。我向经历四万三昧，周遍推求彼诸菩萨，终不能见，乃至不睹一人暂时往来之相。如是，世尊，有诸菩萨摩诃萨辈，念求如是不思议智，为一一众生，于恒河沙劫，生地狱中备受众苦。世尊，彼求菩萨道故，虽经众苦，而不舍离如是甚深不思议智。如是，世尊，若我今日漏心未尽，未得解脱，于诸佛法有所未知者，令我当来常在生死，更不舍离彼不思议大妙乘也。”

于是，世尊赞须菩提言：“善哉！善哉！诚如汝言。汝以信故作如斯说，令汝此身不取涅槃者，以斯善根，于当来世过恒沙劫，汝当得作转轮圣王，正法治世，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须菩提，今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数类，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甚多！世尊。”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诸世界所有众生，成就智慧如舍利弗，解空第一如须菩提，苦行超伦如大迦葉，即令如是诸大声闻，共尽知见求彼菩萨，若于一劫、若于百劫、若于千劫，乃至无量恒河沙劫，亦不能见。若能见者，无有是处。何以故？须菩提，彼诸菩萨凡所为作，非是一切声闻、辟支佛所行境界，是故二乘终不能见。”

说此法时，是众会中八万四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千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文殊师利于己住室如是思惟：“今此十万亿百千数诸大菩萨皆已集会，吾当复召诸天大众咸令云集，如是可乎？”

时，文殊师利既思惟已，即以神力，如意化成八万四千亿那由他妙宝莲华，大如车轮，纯金为茎，白银为叶，胜藏罗网毗琉璃宝。是诸华中，皆有化佛及诸菩萨，结跏趺坐莲华台上，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威德巍巍，光明普照。时，彼莲华上升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及诸梵天乃至有顶，如是略说遍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百亿须弥，百亿四天下，欲界天宫，色界天宫，彼化莲华无不遍至。是诸化处及菩萨众，出大音声遍告三千大千世界，而说偈言：

“世尊明慧日，希有出世间，
譬如优昙华，难遇复过是。
释师子人雄，今者现于世，
班宣深妙法，永拔众苦源。
诸天虽快乐，谁能保长久？
任业还三途，复受众苦毒。
所习诸欲事，贪爱独增长，
三界本无乐，而愚耽著之。
已获最上难，所谓诸佛出，
愚痴放逸人，焉觉苦不断？
汝等当速求，见佛闻正法，
若圣涅槃已，虽悔难可追。
魔网深可怖，汝等为放逸，
既被羁罗已，宁有解脱期？
独有求佛法，汝为众生资，
汝等但速求，三十二妙相。
佛能救世间，余无可依者，
世雄甚希有，大慈难思量。
无量亿数劫，所行不可量，
集功德智慧，成就释师子。
阐扬微妙法，甚深难觉知，
何处有众生，及我人寿命？
如是破常见，断已自无余，
放舍一切相，为众生说此。
宣明真实际，世间绝心行，
唯彼空无相，无愿亦无作。
虚空本无形，不起亦不灭，
无来亦无去，智者之所说。
无尽无所生，本净无所有，
无相貌可见，无思想能说。
众生本无生，云何得言死？
寂灭无众生，众生在何处？
言音为说法，法不住言音，
亦不可文字，世尊如斯说。
诸处遍推求，不见风水火，
地亦无分别，慧眼之所宣。
色受及与想，行识同虚空，
假言彼五阴，其实无积聚。
眼耳鼻舌身，心意等诸根，
虽说本性空，空亦不可得。

色声香味触，及以种种法，
斯由分别生，分别体空寂。
欲界与色界，及彼无色天，
皆说如幻化，虚伪不真实。
如是诸世尊，为众生说法，
欲求出众苦，速归大导师。”

彼诸化佛说此偈时，于是三千大千世界，咸得闻之。有九十六亿欲色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二万天子，厌离众欲；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万行菩萨乘诸天子，得无生法忍。

尔时，彼化如来所可劝召，无量无边阿僧祇亿那由他百千诸天大众，于须臾间悉皆云集，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稽首足下，右绕三匝，退住一面。以天华香，所谓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及诸华鬘、末香、涂香。奉散世尊，及余供养，复以种种天妙乐音，歌咏称赞满彼虚空。时，大集众其数甚多，难可称计，周遍充满此四天下，无有空地如一杖头而不遍者。是诸天人具大威德，所散诸华满四天下，积至于膝。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三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
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二开实义品第二

尔时，大集众中有上首天，所谓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惭愧天子，与如是等九十六亿诸天子俱，一切皆行菩萨之道，咸共往诣文殊师利所，至其门外右绕七匝；绕七匝已，然后雨天曼陀罗华，其所雨华遍覆虚空，高十由旬成华网台，形如宝塔。时，文殊师利持此华台，供养世尊；供养已，即以神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国土虚空之中华网遍覆。是华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皆大明盛，复雨天曼陀罗华。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闲雅安详从精舍出，更以神力，令所居地，自然而有七宝妙座。其座巍巍具足庄严，文殊师利敛容整服，升此宝座。时，善住意天子，见文殊师利升宝座已，即以顶礼文殊师利足，退住一面。一切诸天，亦皆顶礼文殊师利足。

尔时，文殊师利如是思惟：“谁于今日，堪任与我在世尊前对扬深法？谁为法器，能受如是不思议句、甚难证句、无处所句、无所著句、无戏论句、不可得句、不可说句、甚深句、真实句、无碍句、不可坏句、空句、无相句、无愿句、如如句、实际句、法界句、无形貌句、不取句、不舍句、佛句、法句、僧句、智慧满足句、三界平等句、一切法无所得句、一切法无生句、师子句、勇猛句、无句句？如

斯说已，谁听者乎？”于是，文殊师利复更思惟：“今此唯有善住意天子，已于过去供养多佛，入深法忍，具足辩才，当能与我处世尊前共谈实义。”

尔时，文殊师利如是念已，即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已得甚深法忍，又能具足无碍辩才。今当与我诣世尊所，对论如是深妙义乎？”

时，善住意天子报文殊师利言：“大士，我如是说，彼若于我无有语言，不为演说，不存咨问，亦无报答，无佛法众，断灭三乘，无生死，无涅槃，不合不散，不启不发，不出声音，除诸文字，如是说者我当共谈。”

文殊师利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如是说，彼能于我，无听无闻，无读无诵，无受不持，不思不念，不取不舍，不觉不知，不闻我言，不为他说。所以者何？诸佛菩提本无文字，无心离心，无有觉悟，虽假名说其名亦空。”

善住又言：“大士，今者且为诸天子说。斯诸天子，于大士说乐欲听闻。”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终不为乐听者说，又亦不为闻受者说。所以者何？凡有听受则为取著。云何取著？所谓我著、人著、众生著、寿命著、士夫著。以取著故便有听受，如是听受，当知彼住三种缚中。何谓三缚？一见我缚，二见众生缚，三见法缚。天子，若无如是三种见缚而听法者，当知彼住三种净中。何谓三净？一不见自身，不分别，不思念，不证知；二不见说者，不分别，不思念，不证知；三不见所说，不分别，不思念，不证知。天子，是则名为三种净也。天子，若有能作如是听者，是平等听，非不平等。”

尔时，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快作斯说。大士，若有能作如是说者，当知即是不退转说。”

文殊师利言：“且止！天子，汝今不应妄想分别菩萨退转。何以故？若使菩萨有退转者，彼终不能成等正觉。所以者何？是菩提中无退法故。”

善住复言：“大士，若如是者，当于何处有斯退转？”

文殊师利言：“天子，当知从贪欲故有退转，从瞋恚故有退转，从愚痴故有退转，从有爱故有退转，从无明故有退转，乃至从十二有分生死所生故有退转；从因故有退转，从见故有退转，从名故有退转，从色故有退转，从欲界故有退转，从色界故有退转，从无色界故有退转，从声闻行故有退转，从辟支佛行故有退转，从分别故有退转，从执著故有退转，从相故有退转，从取相故有退转，从断见故有退转，从常见故有退转，从取故有退转，从舍故有退转，从我想故有退转，从众生想故有退转，从寿命想故有退转，从士夫想故有退转，从福伽罗想故有退转，从思想故有退转，从系缚故有退转，从颠倒故有退转，从我见故有退转，从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故有退转，从诸盖

故有退转，从诸阴故有退转，从诸入故有退转，从诸界故有退转，从佛想故有退转，从法想故有退转，从僧想故有退转，如是乃至‘我当成佛’、‘我当说法’、‘我度众生’、‘我当破魔’、‘我得智慧’，从是诸想故有退转。如是，天子，若能不分别如来十力，不分别四无所畏，不分别十八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根、力、觉、道，不分别诸相好，不分别庄严佛国，不分别声闻，不分别菩萨，乃至不分别一切分别退转者，是名不退转。”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若如是者，当于何处得不退转？”

文殊师利言：“天子当知，从通达佛慧故得不退转，从空故不退转，从无相故不退转，从无愿故不退转，从如如故不退转，从法性故不退转，从实际故不退转，从平等故不退转。”

善住意言：“大士，若如是说，一切诸分别无分别，二俱不异。所以者何？皆从思惟分别生故，是故得言彼有退转。”

又问：“如是退转为有法耶？为无法乎？”

文殊师利言：“非有非无如是退转。”

善住意言：“大士若尔，何处退转？”

文殊师利言：“若有若无，是虚妄取，是颠倒取，是不如取，彼则不取亦非不取。以是义故，得言退转；而彼退法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何以故？若有无中有退转者，彼即为过。所以者何？若有法退转则堕常边，无法退转则堕断边。然世尊说不住常中，不住断中，非断非常。世尊所说，天子，若彼于先不真实想，而彼证知，则名非断非常。天子，是为菩萨退转法门。”

说是法时，十千天子得无生法忍。

文殊神变品第三

尔时，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今可俱行诣如来所，奉见顶礼，咨受未闻，亦因此时如法问难。”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分别取著如来！”

善住意言：“大士，如来何在而言莫著？”

文殊师利言：“即在现前。”

善住意言：“若如是者，我何不见？”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今若能一切不见，是则名为真见如来。”

善住意言：“若现前者，云何诫我莫取如来？”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谓今者现前何有？”

善住意言：“有虚空界。”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言如来者即虚空界。何以故？诸法平等如虚空故。是故虚空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虚空，虚空、如来无二

无别。天子，以是义故，若人欲求见如来者，当作斯观，如实真际觉了，是中无有一物可分别者。”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复以神力，化作三十二所重阁宝堂，辇轩具足，四面正方，四角有柱，周匝栏楯，宝网交络，殊特妙好，高显巍巍，具足庄严甚可爱乐。诸堂阁内咸有胜床，众宝所成，天衣覆上。其床各有化菩萨坐，具三十二大人之相。

尔时，文殊师利普现如是庄严事已，遂更与彼莲华化佛，并化菩萨，及此宝辇、重阁、殿堂、诸菩萨众，俱往佛所，绕佛七匝，并亦围绕比丘众已，踊在虚空，光明普照众会道场，四面而住。

尔时，文殊师利后善住发，忽然在前，先至佛所。善住意天子反更后到，白言：“大士，吾发在前，更在后至。仁从何路乃至于斯？”

文殊师利言：“天子，假使供养满恒河沙诸如来等，稽首为礼，终不见吾往来进止。”

尔时，华台诸化菩萨，及宝堂中诸菩萨众，同声说偈，赞叹如来：

“已曾供养过恒河， 不可思议诸世尊，
炽然修行求菩提， 是故超出天人上。
光明妙色三界雄， 牟尼众相实奇特，
为众宣说甚深法， 无有寿命及人我。
世尊行施持净戒， 忍辱精进具修禅，
智慧清净三界表， 我礼彼岸最胜尊。
其有发意求菩提， 则受天人妙供养，
若于深空无疑惑， 当绍出世大法王。
过去诸佛等正觉， 现在一切两足尊，
常说如是诸法空， 本来无相亦无作。
众生体性不可得， 何有生者及死灭？
本既无来亦无去， 一切诸法如虚空。
如彼化人观众事， 虽复示现而无真，
世尊说法亦如是， 斯皆虚诳同幻梦。
恒沙世界满中宝， 持以布施一切人，
若能修忍善说空， 如是行施超于彼。
复于恒沙诸劫中， 供养诸佛天人上，
奉献香华及众具， 为求菩提离世间。
得闻如是甚深法， 无有众生及命人，
当知彼得明净忍， 是为供养十方佛。
于无数劫行布施， 衣食象马及众珍，
当知彼非解脱因， 以有我人众生想。
归命灭度人中尊， 救济众生无量数，
诸法皆空本清净， 如是解脱智庄严。

诸佛出世甚难值， 得闻正法生信难，
人身难得今已获， 善哉佛法汝顺行。
已得蠲除斯八难， 永绝迫窄处空闲，
于诸正法得信行， 应当勇猛发精进。
若闻法已应正思， 不可闻声即取著，
汝等常行阿兰若， 必当速疾成人雄。
近善知识及法师， 应速远离诸恶友，
汝于众生平等想， 慎勿妄起我人心。
常乐多闻持禁戒， 捐弃舍宅坐林间，
腐药治病莫诈善， 亦恒乞食受粪衣。
一切有为即无为， 等同一相如阳焰，
若了实际见真如， 疾成无上菩提道。
当观五阴犹如幻， 内外诸入如空舍，
世尊常说如斯法， 法等于彼莫生著。
贪欲瞋恚性自空， 愚痴我慢分别起，
彼法已灭今亦无， 如是知者得成佛。”

如是诸化菩萨说是偈时，彼会众中二万二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百比丘漏尽意解，心得解脱；三百比丘尼，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七千优婆塞、优婆夷，二万五千诸天子，亦离尘垢，法眼清净；三百菩萨得无生法忍。于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所谓动、遍动、等遍动，震、遍震、等遍震，涌、遍涌、等遍涌，乃至吼起觉等，亦复如是。

破魔品第四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此瑞相谁之所为，能令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又是宝辇、殿堂、莲华座上诸菩萨等，放大光明照斯众会，演说如是微妙深法；复令如是无量亿数诸天子众皆来集会，复有亿数诸菩萨等亦来集也？”

尔时，佛告舍利弗：“斯乃文殊师利威神之力，故现如是妙庄严事，亦令菩萨诸天云集！所以者何？舍利弗，是文殊师利与善住意天子，将诸大众欲来我所，请问如是破散诸魔三昧法门，具足成就不思议甚深佛法故。”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何因缘故我观此众，竟不见彼文殊师利？”

佛告舍利弗：“汝宜且待！今文殊师利，已与一切魔王、一切魔众、一切魔宫，作大衰耗；所为神变极妙庄严，将至我所，汝当自见。”

于是，文殊师利即入破散诸魔三昧。三昧力故，即时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魔宫，朽故暗冥若将毁坏，其变已现无复威光，令一切魔不乐其所，各自见身，惛耄羸瘠，柱杖而行，诸天女辈变成老母。一切众魔见是事故，心大忧愁，身毛皆竖，惶怖思念：“是何变怪，令吾内外不祥若斯？将无死没时至，果报离散耶？为是世间将坏劫灾事乎？”

彼诸魔众如是念时，文殊师利复以神力，即现百亿天子住在魔前，告魔众曰：“汝勿忧惧！此非汝灾，亦非劫尽。所以者何？今此适有住不退转菩萨大士，名文殊师利，有大威神，道德超世，即时正入破散诸魔三昧法门。以彼大士三昧威神，其事若此，非有他也。”诸化天子说是语时，一切魔王及诸魔众，闻诸化天说文殊师利大士名号，更增惶恐，战悼不安，一切魔宫皆大震动。

时，诸魔王答化天曰：“唯愿仁慈救我危厄！”

诸化天子复语魔言：“勿怖！勿怖！汝等今宜速疾往诣释迦牟尼佛世尊所。所以者何？彼佛如来有大慈悲，若诸众生忧恐煎迫，但往归依，皆蒙安乐，除诸忧苦。”时，诸化天如是语已，即于其处忽然不现。

尔时，一切魔王及诸魔众，闻化天教，莫不欢欣，皆共同心，于须臾顷羸弊柱杖，皆来住于释迦牟尼佛前，同声白言：“大德世尊，愿见救护，愿见救护，免兹变怪困苦大厄！世尊，我等宁受百千万亿诸佛名号，不愿闻彼文殊师利一菩萨名。何以故？我即闻是文殊师利菩萨名时，便大惊恐，若丧自身。”

尔时，世尊告诸魔言：“波旬，汝今何忽发如是言？所以者何？是文殊大士，凡所开导利益众生，亿百千佛昔所未作，今亦不作，当亦不作。唯此文殊师利去来现在，常为众生建斯大事，众生熟已置解脱中。是故汝等虽复闻彼百千佛名，不生苦恼，亦无惊怖。云何而言，我今忽闻一文殊师利名，皆大惊恐？”

时，彼魔众白言：“世尊，我诚惭耻，此弊老身加以惶惧，发斯言耳！世尊，我等从今归依正觉，唯愿哀愍，复我本形。”

佛告之曰：“且待须臾！文殊师利亦既来已，自除汝耻。”

于是，文殊师利从三昧起，遂与无量百千天众，复与无量百千诸大菩萨摩诃萨等，及无量百千诸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前后围绕。复作无量百千微妙乐音，复雨如是无量妙华，所谓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具大庄严，有大神通，威德无极，俱来佛所，头面礼敬，右绕三匝，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汝入如是破散诸魔三昧耶？”

文殊师利白言：“世尊，唯然，已入。”

佛言：“文殊师利，汝从何佛闻是三昧？修经几时而得成满？”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本未发菩提心时，从佛得闻如是三昧。”

又问：“文殊师利，彼佛世尊名号何等，说是三昧令汝得闻？”

文殊师利白言：“世尊，我忆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曼陀罗华香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世时，宣说如是破散诸魔三昧，我于彼时初得听闻。”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三昧云何修得？”

文殊师利白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二十种法，则能得是破魔三昧。何等二十？所谓：一者、诃毁贪欲破坏贪心，二者、诃毁瞋怒破坏瞋心，三者、诃毁愚痴破坏痴心，四者、诃毁嫉妒破坏妒心，五者、诃毁憍慢破坏慢心，六者、诃毁诸盖破坏盖心，七者、诃毁热恼破坏恼心，八者、诃毁想念破坏想心，九者、诃毁诸见破坏见心，十者、呵毁分别破分别心，十一、呵毁取事破坏取心，十二、诃毁执著破坏执心，十三、诃毁诸相破坏相心，十四、诃毁有法破坏有心，十五、呵毁常法破坏常心，十六、诃毁断法破坏断心，十七、诃毁诸阴破坏阴心，十八、诃毁诸入破坏入心，十九、诃毁诸界破坏界心，二十、诃毁三界坏三界心。世尊，是为菩萨摩诃萨具二十法，毕竟成就如是三昧。

“世尊，菩萨摩诃萨复有四法，具足修行得是三昧。何等为四？一者、建立心行清净调柔，二者、心性淳直无诸谄曲，三者、心无攀缘入深法忍，四者、外内所有一切能施。是为菩萨摩诃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世尊，菩萨摩诃萨复有四法，能得三昧。何等为四？一者、毕竟深心，二者、成就实语，三者、常乐空闲，四者、不取诸相。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复有四法，菩萨成就得是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常知止足，三者、独坐思惟，四者、不乐諠猥。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复有四法，菩萨成就得是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不破坏戒，二者、不缺犯戒，三者、无所依戒，四者、不望报戒。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复有四法，菩萨成就得是三昧。何等为四？一者、舍声闻心，二者、离缘觉心，三者、住菩萨忍，四者、不舍众生。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复有四法，菩萨成就得是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修空舍我，二者、无相离相，三者、无愿除愿，四者、舍诸所有。是为菩萨具足四法能得三昧。

“世尊，时彼曼陀罗华香如来应供正遍觉，说此破散诸魔法门，我从彼佛闻已初修。次复有佛，号一切宝电蔽日月光如来应供正遍觉，我时于彼具足成就。彼佛世尊说此法门时，彼众会中十千菩萨，皆得成就此三昧门。”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今此文殊师利，乃能久远成就如是降魔三昧。三昧力故，能令波旬及诸魔众，发白老耄，形志俱衰，一至斯也。”

佛告舍利弗：“于意云何？汝今言此文殊师利，独是三千大千世界，变此众魔如斯老耄耶？舍利弗，汝今不应作如是见。所以者何？舍利弗，今者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所有诸魔，一切皆悉如是变坏，尽是文殊师利威力所为。”

于是，世尊告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汝今当且摄汝神力，令彼众魔得复本形。”

尔时，文殊师利受佛教已，告诸魔曰：“众仁者，实为厌患此身仪耶？”

诸魔报曰：“唯然，大士。”

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者，汝今亦当厌患贪欲，勿著三界。”

诸魔报曰：“善哉！大士，敬闻嘉诲，岂敢有违？唯愿少假威神除此惭苦！”文殊师利遂摄神力，令一切魔复彼天形，庄严如故。

尔时，文殊师利告诸魔言：“波旬，汝所有眼，何者为眼？何者眼想？如是何处是眼？著是眼相，是眼攀缘，是眼障碍，是眼思，是眼我，是眼依止，是眼喜乐，是眼戏论，是眼我所，是眼护，是眼念，是眼取，是眼舍，是眼分别，是眼思量，是眼成就，是眼生，是眼灭，乃至是眼来去。如是等法，为汝境界魔业障碍。如眼，乃至身、意亦如是。又如色，乃至触、法，为汝境界魔业障碍，亦复如是。汝等皆应如实了知。

“复次，波旬，汝所有眼，即为非眼，亦为无眼，为无眼想，无眼著，无眼相，无眼攀缘，无眼障碍，无眼思，无眼我，无眼依止，无眼爱，无眼戏论，无眼我所，无眼护，无眼念，无眼取，无眼舍，无眼分别，无眼思量，无眼决定，无眼生，无眼灭，无眼去，无眼来。如是等法，非汝境界，汝于是中不能为主，无法无力，不得自在，亦无取著。如眼，乃至身、意亦如是。又如色，乃至触、法亦如是。汝等皆应如实了知。”

文殊师利说是法时，众中一万魔王波旬，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八万四千诸魔眷属，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菩萨身行品第五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等愿请文殊师利，令我睹见彼诸菩萨摩诃萨等。所以者何？世尊，斯诸大士难可值遇。”

尔时，世尊即告文殊师利言：“汝应当知，今此大众咸皆渴仰，思愿睹见十方所有诸来菩萨摩诃萨身。今正是时，汝应显现。”

于是，文殊师利蒙圣教已，即便告彼法轮菩萨、月光菩萨、除魔菩萨、妙音菩萨、离垢菩萨、寂灭菩萨、选择菩萨、法王吼菩萨，如是等无量菩萨摩诃萨言：“诸大士，汝等今宜各于宫殿自显其身，分明现汝本国形状也。”

文殊师利发斯语已，于是诸菩萨众从三昧起，各现本身，令诸大众一切咸见：或有菩萨，其身高大若须弥山王；或有菩萨，身大八万四千由旬；或有身大百千由旬，或九十千，乃至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千者；或有身大十千由旬，乃至或有五千、四千、三千、二千者；或有身大一千由旬，乃至或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者；或有身大一百由旬，乃至或有五十、四十、三十、二十者；或有身大十由旬者，乃至或有五、四、三、二、一由旬者；如是乃至或有菩萨，身量大小长短宽狭，如此娑婆世界人身无异。当尔之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大众充满，无有空处如杖头许。其中所有诸大菩萨摩诃萨众，一切多是功德巍巍，智慧深远，具足威力，成就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百千诸佛世界。乃至一切大威德天，及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大小诸王皆悉充满。

尔时，文殊师利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于今者，欲少咨问如来应供正遍觉所有心疑。未审世尊，见垂听不？"

佛告文殊师利："如来应供正遍觉，恣汝所问，当为汝释，决汝所疑，令汝心喜。"

文殊师利言："唯然！世尊，愿为宣说，我当听受。"

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言菩萨者，义何谓也？"

佛告文殊师利："汝问云何为菩萨，菩萨有何义者，以能觉了一切法故，名为菩萨摩诃萨也。文殊师利，彼一切法菩萨觉者，所谓言说。文殊师利，菩萨云何觉一切法？所谓觉眼、觉耳、觉鼻、觉舌、觉身、觉意。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觉眼、觉耳乃至觉意？文殊师利，所谓菩萨觉彼眼法本性空故，如是觉已，终不生念我能觉知；如是觉耳乃至觉意皆本性空，如是觉已，亦不生念我能觉知。菩萨如是觉眼等已，复觉彼色本性自空，如是觉已，亦不分别我能觉知；如是觉声乃至觉法皆本性空，亦不分别我能觉知。是为菩萨觉一切法也。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觉彼五阴？所谓菩萨观见阴体本性自空，如斯觉故观无相，如斯觉故观无愿，如斯觉故观无欲，如斯觉故观寂静，如斯觉故观远离，如斯觉故观无所有，如斯觉故观无实，如斯觉故观无动，如斯觉故观无生，如斯觉故观无来，如斯觉故观无去，如斯觉故观无真，如斯觉故观无主，如斯觉故观无证，如斯觉故观无知，如斯觉故观无见，如斯觉故观无人，如斯觉故观无想，如斯觉故观不可说，如斯觉故觉但有名，如斯觉故观无我，如斯觉故观分别起，如斯觉故观从缘生，如斯觉故观如幻，如斯觉故观如化，如斯觉故观如梦，如斯觉故观如镜像，如斯觉故观如声响，如斯觉故观如芭蕉，如斯觉故观不久住，如斯觉故观不牢固，如斯觉故观虚妄，如斯觉故观无物。如斯觉故，是为菩萨觉一切法。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摩诃萨觉贪恚痴？所谓觉彼贪欲因分别起故，觉彼瞋恚因分别起故，觉彼愚痴因分别起故，而亦觉彼分别，空无所有，无物、无戏论，不可说、不可证故。是为菩萨觉一切法。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于三界？所谓觉彼欲界无我人故，觉彼色界无所作故，觉无色界空无有故，觉彼三界皆远离故，是为菩萨觉一切法。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众生行？所谓觉是众生贪欲行故，觉是众生瞋恚行故，觉是众生愚痴行故，觉是众生等分行故。如是觉已，如是证知，如是为说，如是教化众生，如是令得解脱，是为菩萨觉一切法。

“复次，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一切众生？所谓觉一切众生但有其名，离彼名已无别众生，是故一切众生即一众生，彼一众生即一切众生，如是众生即非众生。若能如是无分别者，是为菩萨摩诃萨觉一切法。又复云何觉一切法？能如是觉菩萨道故，是为菩萨摩诃萨觉一切法。”

尔时，世尊重明此义，以偈颂曰：

“觉眼及与耳， 自体常空寂，
不言我能觉， 是名为菩萨。
观鼻及与舌， 本性无所有，
不分别我觉， 是名为菩萨。
智慧观察身， 亦觉意自然，
觉已为他说， 是名为菩萨。
色声香味触， 意所乐诸尘，
觉知本性空， 是名为菩萨。
觉色及受想， 诸行与识心，
一切斯同幻， 是名为菩萨。
五阴聚如梦， 觉彼无一相，
不分别我知， 是名为菩萨。
不生亦不出， 无作复无言，
如是说唯名， 彼名亦非物。
觉贪欲瞋恚， 斯由分别起，
彼分别无体， 毕竟终自空。
痴亦分别生， 分别因缘生，
缘此生诸见， 诸见不可得。
觉察三界空， 一切无真实，
于彼不可动， 故名为菩萨。
欲界不成就， 皆缘分别起，
色有无色有， 一切不牢固。

众生之所行，智者悉明了，
贪欲与瞋恚，及彼愚痴等。
一切诸众生，即彼一众生，
智者无所觉，不念彼众生。
诸法之所起，悉因颠倒生，
觉彼颠倒者，知颠倒真相。
智慧甚微妙，不取诸音声，
觉已无所著，故名为菩萨。
能舍己肉身，终亦无依止，
如是觉真实，乃名为菩萨。
至持戒彼岸，亦不念彼岸，
觉戒行法如，无生亦无尽。
慈心遍众生，不得众生相，
觉彼众生际，但以假言宣。
勇猛大精进，深心厌有为，
见三界空虚，证无上等觉。
常入微妙禅，无著无所依，
无住无攀缘，智者定如是。
能以利智刀，断除诸见缚，
观察法界性，无割亦无伤。
若人真觉了，一切法如实，
应时利众生，乃名为菩萨。”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四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
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萨相品第六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摩诃萨初发心者，以何义故名初发心？”

佛告文殊师利：“若有菩萨，等观三界一切想生，如是得言最初发心。文殊师利，是名菩萨初发心也。”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世尊，如我所解佛说义者，若有菩萨，贪欲心生是初发心，瞋恚心生是初发心，愚痴心生是初发心。世尊，所说将无谓是为初发心。”

尔时，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言：“大士，若诸菩萨，起贪恚痴名初发心者，所有一切具缚凡夫，皆即名为发心菩萨。所以者何？彼诸凡夫从昔至今，常发如是贪恚痴等三毒心故。”

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天子，汝言一切凡夫从昔已来常能发是三毒心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一切凡夫心力羸劣，不能发起是贪恚

痴；唯有诸佛世尊，一切阿罗汉、辟支佛、不退转地诸菩萨等，乃能发是贪恚痴耳！是故凡夫不能得发。”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作如斯说？令此会众不识不知，陷诸疑网，深可怖畏。”

尔时，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天子，于意云何？如彼飞鸟往来空中，彼鸟足迹在虚空中，有发行乎，无发行也？”

善住意言：“非无发行。”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天子，以是义故，我作此说：若有能发贪欲恚痴，唯彼诸佛、声闻、缘觉、不退菩萨，乃能发耳！天子当知，无有依处是名为发，无有取著是名为发；既无依处，又无取著，是即无句斯谓为发，是无分别句斯谓为发，是不可生句斯谓为发，是不实句斯谓为发，是非物句斯谓为发，是不来句斯谓为发，是不去句斯谓为发，是无生句斯谓为发，是无攀缘句斯谓为发，是无证句斯谓为发，是不诤句斯谓为发，是不思句斯谓为发，是不坏句斯谓为发，是无言句斯谓为发，是不破句斯谓为发，是无字句斯谓为发，是无执句斯谓为发，是无住句斯谓为发，是不取句斯谓为发，是不舍句斯谓为发，是不拔句斯谓为发。天子当知，是为菩萨初发心也。天子，发心菩萨，若于如是一切诸法，不爱著，不思想，不见不知，不闻不识，不取不舍，不生不灭，是则名为真发心也。天子，是菩萨摩诃萨，若能依止如是法界，如是平等，如是实际，如是方便，则彼贪欲、瞋恚、愚痴等发。又若决能如是依止，则彼眼、耳及意等发，则彼色取乃至识取等发，如是则一切诸见发，无明有爱发，乃至十二因缘有分发，五欲众事发，爱著三界发，我见发，我所见发，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发，佛想发，法想发，僧想发，自想发，他想发，地想发，水想发，火想发，风想发，空想发，识想发，四颠倒发，四识住发，五盖发，八邪发，九恼发，十恶业道发。天子当知，我今举要言之，一切分别、一切分别处、一切语言、一切诸相、一切进趣、一切希求、一切取著、一切思想、一切意念、一切障碍，菩萨皆当发，汝应如实知。天子，以是义故，汝今若能于此诸法，不爱著、不思想者，是则名为真实发也。”

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今乃能为诸菩萨，具宣如是初发心义。文殊师利，汝于往昔，已曾供养无量无边过恒沙数诸佛世尊，能说斯耳！”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此文殊师利，所说菩萨最初发心，及获无生法忍，先后二事平等无差耶？”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弗，昔燃灯世尊，授我记言：‘摩那婆，汝于未来过阿僧祇劫，当得成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舍利弗，我于彼时，亦不离此心得无生忍。如是，舍利弗，汝当知彼一切菩萨初发心义，如文殊师利所言，无有异也。”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皆是初

发。何以故？如世尊说，一切初发皆是不发。其不发者，即是菩萨最初发心。”

说是法时，二万三千菩萨，证无生忍；五千比丘，于诸法中漏尽解脱；六十亿诸天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尊者大迦葉白佛言：“世尊，今此文殊师利，乃更为斯能作难作，宣说如是甚深法门，令诸众生多所利益。”

文殊师利谓迦葉言：“大德迦葉，我实不为难作之事。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所作，亦复无有已作、今作、当作。唯大迦葉，我于诸法，非作不作，其义亦尔。又大迦葉，我于众生，无有度脱，亦无系缚。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所有故。迦葉，云何于世尊前，发如是言能作难作？又大迦葉，我无所作，慎勿言我能作难作。又大迦葉，我实不作；非独我不作，如来亦不作，辟支佛亦不作，阿罗汉亦不作。又大迦葉，有何等人，能作难作？若欲正言能作难作，但彼一切婴儿凡夫。如斯说者，是名善说。所以者何？如诸如来，皆悉无有已得、今得、当得；乃至一切声闻、辟支佛，亦无所得；唯彼凡夫一切皆得。”

时，大迦葉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一切诸佛不得何等？”

文殊师利言：“一切诸佛不得我，不得福伽罗，不得众生，不得寿命，不得士夫，不得断，不得常，不得诸阴，不得诸入，不得诸界，不得诸名色，不得欲界，不得色界，不得无色界，不得分别，不得思惟，不得念处，不得因生，不得颠倒，不得贪恚痴，不得此世，不得彼世，不得我，不得我所，乃至不得一切诸法。大德迦葉，如是一切诸法次第不得，亦复不失，不缚不解，不取不舍，不近不远。是故，迦葉，应当觉了如是法门。若诸佛世尊皆不得者，则彼等非法无闻。凡夫一切斯得，是故凡夫能作难作，非诸佛作，非辟支佛作，非阿罗汉作，是乃名为凡夫作也。”

迦葉复问：“作何等也？”

文殊师利言：“作断、作常、作染著、作依止、作忆念、作取舍，乃至作彼一切戏论，分别随顺高下等事。是故，大德迦葉，如是诸法，诸佛世尊皆无所作，无有已作、今作、当作，唯彼凡夫能作难作。”

尔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无生忍者，云何名为无生忍也？世尊，复以何义，而更名为法无生忍？菩萨云何得斯忍法？”

佛告文殊师利言：“实无有人于生法中得无生忍。所言得者，但有语言名字。何以故？以无生法不可得故，离攀缘故。不得法忍，得无所得无得无失，是故言得无生法忍。复次，文殊师利，彼无生法忍者，所谓一切法无生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来如是忍故，一切法无去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我如是忍故，一切法无主如是忍故，一切法无取如是忍故，一切法无舍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所有如是忍故，一切法无实

如是忍故，一切法无等如是忍故，一切法无等等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比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染如虚空如是忍故，一切法无破坏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断如是忍故，一切法无垢如是忍故，一切法无净如是忍故，一切法空如是忍故，一切法无相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愿如是忍故，一切法离贪恚痴如是忍故，一切法如如如是忍故，一切法法性如是忍故，一切法实际如是忍故；如是一切法，无分别、无相应、无忆念、无戏论、无思惟、无作无力、羸劣虚诳，如幻、如梦、如响、如影、如镜像、如芭蕉、如聚沫、如水泡，如是忍故。所可忍者，亦无可忍，非法非非法，但以名字说斯法耳！然彼名字亦不可得，本性自离如是言忍，信解乐入，无惑无疑，无惊无怖，无动无没，遍满身已，正受而行，不得其身，亦无住处。文殊师利，是为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得无生忍，乃至不行一切想故。”

尔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世尊，所谓忍者，云何为忍？乃至不为境界所坏，故名为忍。”

时，彼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言：“大士，何等不为境界所坏？”

文殊师利言：“天子，所谓眼何法坏眼？谓彼善色、恶色是能坏眼。如色坏眼，彼声坏耳，乃至法坏意亦如是。天子，若菩萨眼见色，不取相、不耽好、不分别、不思惟、不爱不厌，知本性空，无有念想，不为众色之所伤败；乃至意法亦如是。天子，若其六情，无著无缚，无坏无伤，如是菩萨住于法忍；住法忍故，于一切法无所分别，无生不生，无漏不漏，无善不善，无为不为，不念世法及出世法，不分别、不思惟，是则名为无生法忍。”

说此法时，有六万三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万二千菩萨，得无生法忍。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云何菩萨摩诃萨发起胜行，超越转增入诸地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谁于其间能发胜行，而言诸地有超转者？”

善住意言：“大士，仁岂不知诸菩萨等所行殊胜，彼彼转增，乃至超越能满十地乎？”

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不然！天子，我闻佛说，一切诸法犹如幻化，汝不信耶？”

善住意言：“大士，世尊诚言，谁敢不信？”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彼幻人及幻，岂有胜行超越转入，乃至具足十地耶？”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若使幻人及幻能有超行转入者，则吾等亦当如是超越转入。何以故？如世尊说，一切诸法皆如幻化，故无转入。天子，是故若说诸地有转入者，即非转入。我亦不言地有转入。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转入故。是故法于法中不得转入，所谓色于受中不得转入，受于色中不得转入，想于行中不得转入，行于想中

不得转入，识于色中不得转入，色于识中不得转入。天子，如是乃至于一切法，皆应如是作四句说。又眼不于耳中转入，耳不于眼中转入，鼻不于舌中转入，舌不于鼻中转入，身不于意中转入，意不于身中转入。所以者何？一切诸法，其性各异，行自境界，顽痴无知，无有觉识，亦如草木、墙壁、瓦石，如镜中像，如幻如化，不可证触，一相无相。以是义故，一切诸法无有超转，不出不入，无去无来。

“天子当知，若诸菩萨，如是解知彼一切法无超转者，不复更有诸地分别，亦无入道，无有舍地，亦无退转，于彼菩提超转之中，无有失灭。何以故？若人见彼阴、界、诸入是真实者，彼无超转。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本净故。天子，是名菩萨超越道地。天子，譬如幻师化作十重辇舆宫阁，即令化人居处其内。天子，于意云何？彼人宫阁有定所不？”

善住意言：“无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天子，见菩萨地有超转者，其事若此。”

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一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师利言：“大士，或时有人至大士所求出家者，大士尔时当云何答？云何为说出家度法？云何授戒及教持戒？”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其有人，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当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不应发出家心。汝若不发出家心者，我当教汝真出家法。’所以者何？天子，若求出家，则求欲界，亦求色界，求无色界，复求世间五欲之乐，及求未来果报诸事。若善男子有所求者，彼不证法；不证法故，彼则见心。是故，天子，若无所取，彼为证法；以证法故则不见心，不见心故则不出家，不出家故则无出家心，无出家心故彼则不发，以不发故则无有生，以无生故彼则尽苦，以尽苦故则毕竟尽，毕竟尽故彼则无尽，以无尽故则不可尽，不可尽者则是虚空。天子，我时于彼善男子所作如是教。复次，天子，若复有人，来诣我所求出家者，我复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莫发出家之心。所以者何？彼心无生不可得发，汝莫为异而保此心。’复次，天子，若更有人，来诣我所求出家者，我复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若不断除须发，如是汝则真实出家。’”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世尊说法无所断除。”

善住意复问言：“何等不断，亦复不除？”

文殊师利言：“天子，色法不断亦不除，受、想、行、识不断亦

不除。天子，若复有人作如是念：‘我除须发乃为出家。’当知彼人则住我相，住我相故则不见平等；又见我故则见众生，见众生故则见须发，见须发故生剃除想。天子，彼若不见有我相者，则不见他相；无他相故则无我慢，无我慢故则无吾我，无吾我故则无分别，无分别故则无动摇，无动摇故则无戏论，无戏论故则无取舍，无取舍故无作不作、无断不断、无离无合、无减无增、无集无散、无思无念、无说无言，如是则名安住真实。”

善住意言：“大士，实义云何？”

文殊师利言：“天子，所言实者，即是虚空。如是虚空得名为实，无起无尽，无减无增。以是故言虚空为实，性空为实，如如为实，法界为实，实际为实。如是实者，则亦不实。何以故？以彼实中不可得故，名为不实。”

尔时，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天子，若复有人，来诣我所求出家者，我当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取著彼袈裟衣者，吾则以汝为真出家。’”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诸佛世尊无有取法，凡所宣说不为取著。”

善住意言：“不取何等？”

文殊师利言：“天子，谓不取色若常无常，乃至不取识若常无常；不取眼若常无常，乃至不取意若常无常；不取色乃至不取法，不取贪欲，不取瞋恚，不取愚痴，不取颠倒。天子，如是乃至一切诸法，皆悉不取而亦不舍，不合不离。天子，若取袈裟，当知彼即大有见相。天子，是故我说不以取著袈裟，而得清净及得解脱。所以者何？天子，诸佛世尊大菩提处无有袈裟。”

善住意言：“大士，何法是袈裟？”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问何法为袈裟者，贪欲是袈裟，瞋恚是袈裟，愚痴是袈裟，因是袈裟，诸见是袈裟，名色是袈裟，妄想是袈裟，执著是袈裟，取相是袈裟，语言是袈裟；如是乃至戏论一切诸法，皆是袈裟。若知诸法无善不善，无思无念，是名无袈裟；若无袈裟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无垢浊，若无垢浊则无障碍，无障碍故亦无有作，是谓思量。”

善住意言：“大士，所言思量、思量者，以何义故名曰思量？”

文殊师利言：“天子，彼思量者，于法平等，无有增减，无作不作故言思量。天子，若能于法不作增减，如世尊说，不应复起想念分别，故言思量。”

善住意言：“何等名为不作增减？”

文殊师利言：“天子，过于平等，过平等已，法不可得，所谓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彼法非如，无增减作，无吾我作，无有人作，无众生作，无寿命作，无有断作，无有常作，无有分别阴、入、界作，无有分别佛、法、僧作，亦无有念是持戒作、是破

戒作、是烦恼作、是清净作、是得果作、是须陀洹作、是斯陀含作、是阿那含作、是阿罗汉作、是辟支佛作，乃至此是空作、是无相作、是无愿作、是明解脱作、是离欲作。如是，天子，此皆为彼无闻凡夫，思量分别说斯法耳！汝应当知，此是最下痴人，求欲得法妄想取著。是故如来为断彼著，而演说是思量分别作不作事。”

于是，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大士，快说如是甚深法门。”

尔时，世尊亦复赞可，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今乃能作如是说。”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言：“天子，若复有人来诣我所求出家者，我当教彼作如是言：‘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受具戒，如是则名真出家也。’”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是语？”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世尊说，唯有二种受具戒法。何等为二？一、受正平等戒，二、受邪不等戒。是中何者邪不等戒？谓堕我见、堕人见、堕众生见、堕寿命见、堕士夫见，堕断见、堕常见，堕邪见、堕憍慢，堕贪欲、堕瞋恚、堕愚痴，堕欲界、堕色界、堕无色界，堕取著分别。天子，是为略说，堕于一切不善法中，堕逐恶知识，妄取一切法，堕不知出要解脱之处。天子当知，是名受邪不等戒也。天子，是处何者是受正平等戒？谓空是平等，无相是平等，无愿是平等。天子，若能如是入三解脱门，如实觉知，不分别、不思念，于一切法无有退转。天子，是名受正平等戒也。复次，天子，若贪欲发，若瞋恚发，若愚痴发，若爱无明发，我见发，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发，三邪行发，四颠倒发，乃至八邪、九恼、十不善业道等发，故名受正戒也。天子，譬如一切种子、草木、树林，皆依大地而得生长，其地平等无心念作；如是，天子，若佛法中正受戒故，具足成就。天子，譬如一切草木种子，依大地住而得增长；天子，当应如是具受正戒。所以者何？住于戒故，道法增长。如彼种子，戒亦复然。又如种子增长得名成就；如是住于戒故，所有一切助菩提分法，出生增长得名成就。天子，是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一切声闻受正戒也，所谓入彼三解脱门，一切戏论语言灭处。天子当知，若能如是受具戒者，是名受正，非不正也。”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今更于如是出家，如是受具，如是教曰：‘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持禁戒，如是则为真实持也。’”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一切诸法悉无所取，故无可持，云何此戒而独有持？天子，戒若可持，则持三界。天子，于汝意者，以何为戒？”

善住意言：“大士，若能具足波罗提木叉者，是名为戒。”

文殊师利言："天子，云何名为波罗提木叉？"

善住意言："大士，所谓持身及以口、意三业具足，是则名为波罗提木叉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今是现前，何处有是身业可作？如是过去、未来亦无有作，彼皆无作，无有像貌，可得言有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及玻璨色耶？"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天子，彼名何等？云何而说？"

善住意言："彼名无为，实不可说，如是乃至意作亦然。"

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彼无为者，可作有为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天子，以是义故，我如斯说，彼若不持名真持戒。天子，若言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者，为学实际，当如是知：无所持故言增上戒学，无所知故言增上心学，无所见故言增上慧学。如是心不分别故，不忆念故，不生殊异故，名最上心学；如心学，戒、慧亦尔。天子，若不得心，则不念戒；若不念戒，则不思慧；若不思慧，则无复起一切疑惑；既无疑惑，则不持戒；若不持戒，是则名为真持戒也。天子当知，彼持戒者，则无所欲；无所欲故，则无退还；无退还故，彼则清净；彼清净故，则得解脱；彼解脱故，则得精进；彼精进故，则无有漏；彼无漏故，则住正行；住正行故，则无像貌；无像貌故，即是虚空。何以故？以彼虚空无形相故。是故，天子，若有人能如是学者，则为不学；彼无学故，则为真学。于何处学？谓无处学。云何无处？谓空平等。天子，若能正住空平等者，是则名为真住戒学。"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人能作如是出家，如是受具，我复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若能受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供养众具，而能于中不起分别，不念报恩，是乃名为清净持戒。'"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所谓若人取彼施者、受者、财物三事故，是为报恩；又若见彼是为报恩，若思惟彼是为报恩，若分别彼是为报恩。天子，若不见彼、不取彼、不思惟彼、不分别彼者，有何可报？何以故？以从本来毕竟清净，如是报故。天子彼若取、若见、若思惟、若分别及念报者，是谓凡夫，非阿罗汉。所以者何？是诸凡夫，于一切时常行取著，思量分别此受彼与、彼垢此净，以是分别故有报恩。云何报恩？谓诸凡夫，于生死有取后生身，是故于彼欲行报恩。天子，诸阿罗汉不受后有，毕竟不见，不思量、不分别，无有此彼，更不受身，当于何处而报恩也？天子，若受彼施，当行三净，然后乃受。何谓三净？一、不见己身即无施者，二、不见他人即无受者，三、不见财物即无施事。天子，如是三净则毕竟净，如斯净已复何用

报？天子，以是义故，我如是说，若受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一切众具，不分别、不念报者，是名世间真胜福田，是真出家，是净持戒。”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与彼人如是出家，如是戒已，当复教言：‘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行阿兰拏，不在聚落，不处近、不住远，不独坐、不众居，不多言、不杜默，不乞食、不受请，不事粪扫衣、不受他衣钵，不多贪、不少欲，不多求、不知足，不树下、不露地，不服腐烂药、不受肉与酥。善男子，汝若能于一切头陀不起分别，如是行者，则名具足行头陀也。’何以故？若以忆念分别行者，即是我慢心见诸相。天子，若如是行，则如是念：‘我受粪扫衣，我行乞食，我住树下，我坐露地，我行阿兰拏，我服腐烂药，我少欲，我知足，我行头陀。’天子，若正行者，不生如是念。所以者何？为彼无有一切分别故。彼于尔时尚不见我，况当计有头陀功德？若见有者，无有是处。天子，是故若有如是行头陀，不忆念、不分别，我则说为真头陀也。何以故？天子，若斯人者，拂去贪欲，拂去瞋恚，拂去愚痴，拂去三界，拂去五阴，拂去十二入，拂去十八界，如是我说为真头陀。何以故？以彼头陀，不取不舍，不思不念，不修不行，非法非非法，是故我说真头陀也。”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与彼人如是出家，如是行已，当复教言：‘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观四圣谛，不修四念处，不修四正勤，不修四如意足，不修五根，不修五力，不修七觉分，不修八圣道，不修三十七助菩提法，莫证三解脱门。’何以故？天子，彼圣谛者入无生相，不可念知，不可修证。所以者何？彼无生中，云何言证？天子，是故我言，夫念处者，非念非思一切诸法故言念处。天子，若比丘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无色界，故言比丘，不住四念处，思修四念处。云何思修如彼？不思不修故言思修。如是次第，乃至三十七种助菩提法，应如是知。天子，若彼禅行比丘，于一切法悉无所得，无所得故不思念，不分别，不修不证。何以故？天子，彼诸法但有名。如三十七助菩提法，彼虽有名而不可得，唯以分别因缘故生，一相无相，以如是名故如是说，其说亦无；故彼虽复名字证知，终不可得，是则名为如实觉知三十七种助菩提法。”

时，彼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所言禅行比丘，何等名为禅行比丘耶？”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彼比丘于一切法，但取一行极随顺者，所谓无生，是为禅行。又复无有少法可取，是为禅行。又不取何法？所谓不取此世、彼世，不取三界，乃至不取一切诸法，如是平等，是为禅行。天子，如禅行者，乃至无有一法相应，无合无散，是为禅行。”

尔时，彼会大众多有无量百千众生，咸有疑心：“今此文殊师利，所说如是，云何得与圣说相应？所以者何？世尊恒说：‘若人能入

三解脱门，名为涅槃。’又如佛说：‘若有修行三十七种助菩提法，便证涅槃。’然而今者，文殊师利更如是说不应修，是助菩提行，亦莫入彼三解脱门，将非文殊师利虚妄说耶？”

于是，文殊师利知诸比丘及以众会咸皆有疑，即语尊者舍利弗言：“大德，汝于今者，最可证信，世尊记汝智慧第一。大德，汝于何时证离欲法？且当证法时，岂不见四谛耶？”

舍利弗言：“不也。”

“岂不修三十七助菩提分法耶？”

曰：“不也。”

“岂不入三解脱门耶？”

曰：“不也。大士，我于尔时乃至无有一法可见、可除、可修、可证、可选择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为、无生、无言，是空。若是空者，有何可证？”

说此法时，众中有三万比丘，于法漏尽，心得解脱。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五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

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四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二

尔时，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大士，仁今真是聪辩利智，快说如斯甚深空忍！”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非如是聪辩利智。夫利智者，则是一切婴儿凡夫。何以故？天子，一切凡夫是名利智。何等利智？所谓地狱利智、畜生利智、饿鬼利智、阎摩利智，乃至三界一切利智，如是取著相应得言利智。所以者何？不知生死烦恼先际故。天子，是故彼诸凡夫，著贪欲利，著瞋恚利，著愚痴利，乃至与彼诸见名色取著相应故言利智，非谓诸佛世尊及声闻、缘觉得忍菩萨有斯利智，是乃名为一切凡夫取相利智也。”

于是，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师利言：“大士，仁今所说欲显智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

善住意言：“欲随行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

善住意言：“欲随句耶？”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天子，我由字句。”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如斯说耶？”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诸菩萨，于一字一句初不移动；然彼字句义门处所，近远浅深皆如实知，谓知空处、知无相处、知无愿处、知远离处、知无所有处、知无生处、知如如处，而于其间无受无作、

无解无知，是故得言唯字句耳！”

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今已得陀罗尼故，乃能如是分别说也。”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实不得彼陀罗尼。何以故？世尊，若有得是陀罗尼者，斯则名为愚痴凡夫，非佛世尊及诸菩萨得陀罗尼。所以者何？世尊，彼诸凡夫痴众生等，有取著故得陀罗尼。取著何等？所谓取著我故得陀罗尼，取著人故得陀罗尼，取著寿命故得陀罗尼，取著丈夫故得陀罗尼，取著断灭故得陀罗尼，取著常恒故得陀罗尼，取著贪欲故得陀罗尼，取著瞋恚故得陀罗尼，取著愚痴故得陀罗尼，取著无明故得陀罗尼，取著有爱故得陀罗尼，取著身见故得陀罗尼，取著五阴故得陀罗尼，取著十二入故得陀罗尼，取著十八界故得陀罗尼，取著忆念故得陀罗尼，取著分别故得陀罗尼，取著六十二见故得陀罗尼，如是乃至取著一切诸行故得陀罗尼，是故凡夫得陀罗尼。所以者何？若法为彼愚痴取著，是则凡夫所得，非谓佛得，非声闻得，非辟支佛得，非菩萨得。以是义故，唯彼凡夫得陀罗尼。何以故？彼诸凡夫，以愚痴故言有取得，非佛世尊及菩萨等。”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仁若不得陀罗尼者，将无堕彼顽钝位乎？”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我真顽钝。何以故？夫顽钝者，谓无所知，我所行处不可知故。是故一切诸佛世尊及诸声闻、缘觉、菩萨，皆堕顽钝，非诸凡夫。所以者何？一切凡夫在于数中，诸余智人尽入顽钝。如须陀洹障碍行故，贪欲心行尚堕数中，何况愚痴诸凡夫等而非数也？天子，是故得言我为顽钝，我实不得彼陀罗尼。何以故？乃至一法我无所得故。”

说是法时，彼大众中有五百比丘，闻此法门不能信受，生大恐怖，起诽谤心，发恶心已弃舍而去，即自见身堕大地狱。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仁今且住，勿说如此甚深经典！所以者何？今此会中五百比丘闻此法门，不能信受，生大怖畏，起诽谤心，即自见身已处地狱。”

文殊师利语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不当妄起分别。何以故？乃至无有一法堕地狱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所生故。汝今云何忽发斯言，令我休止勿宣是法？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止我见、依止人见、依众生见、依寿者见，依诸见已，虽复供养恒沙如来应供正遍觉及比丘僧，一切众具随须奉给，如是供养尽其形寿无有休废。若复有人闻我所说甚深法门，一切世间所不能信，谓空、无相、无愿、无作，宽大寂静，无生无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无常、苦、无我，如是诸法，闻已诽谤堕于地狱。然舍利弗，即此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如是甚深法已，虽堕地狱，从地狱出速得涅槃。若善男子、善女人，虽复供养恒沙数如来应供正遍觉，以取著我，不闻如是甚深经法，终不解脱速证涅槃。”

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诚如汝言。若有得闻如是甚深微妙经典，与值佛出世，等无有异。何以故？若有欲证须陀洹果，要由此经；欲证斯陀含，欲证阿那含及阿罗汉，要闻此经。所以者何？以不著我乃能证法，证此法时无有所见，无所得故。”

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汝当知，此五百比丘虽堕地狱，后从狱出速证涅槃。非彼愚痴凡夫之人，没于见得堕坠疑心，供养如来能得解脱。舍利弗，是诸比丘还复因此，乃至解脱速得涅槃，非是余人能速解脱。所以者何？以不闻此深法门故。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如是甚深法门，一经于耳，虽不信受堕于地狱，然速解脱。其有堕见入地狱者，未能解脱。”

破凡夫相品第八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仁今许我修梵行乎？”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汝今若能不念作求，不思进趣，如是吾将许汝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如斯说耶？”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有为作，可名梵行；若无为作，何名梵行？又复天子，若有见得，可名梵行；若无见得，何名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宁当无梵行耶？”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天子，我无梵行。所以者何？夫梵行者则非梵行，非梵行故我名梵行。”

时，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大士，仁以具足乐说辩才，能作如是无障碍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吾具足无碍辩者，即成障碍。何以故？凡是取著我及我所皆由分别，一切分别无非障碍故。”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断除一切众生命根，然不执刀、不持杖、不把棓、不捉块而行事者，吾当同汝修于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复以何义如斯说耶？”

文殊师利言：“天子，言众生者，于意云何？”

善住意言：“大士，我言众生，众生者乃至一切但有名字，皆想取故。”

文殊师利言：“天子，是故我言，汝今当须杀害我想，杀害人想，杀众生想，杀寿命想，乃至灭除名字等想，如斯杀也。”

善住意言：“大士，当以何杀具而行杀乎？”

文殊师利言：“天子，吾常用彼利智慧刀而行杀害。当行杀时，

彼利智刀应如是执，当如是害，然亦无有执持之想及以害想。天子，以是义故，汝当善知杀害我想及众生想，是名真杀一切众生，如是吾当许汝梵行。”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复语汝，汝若修行十恶业道，复能成就黑浊垢法，放损一切十善业道，破坏离散清白法者，我当共汝修于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所有一切染浊、清白皆悉平等，彼平等者，我得如此同汝梵行。天子，于意云何？汝以何法为染浊平等？”

善住意言：“以不贪、不作、不退、不堕，是谓染浊平等。”

文殊师利言：“天子，复以何法为白净平等？”

善住意言：“以如、法性及与实际三解脱门，是谓白净平等。”

文殊师利言：“天子，吾即令汝真法界中具足修行周旋往返，其事可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天子，以是义故，我作斯说，染浊、清白一切等者，然后方可共修梵行。”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取应死人，手执利刀斩其头者，吾当许汝如是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复作此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可杀者谁？何者是头？谁能行杀？天子，汝今当知，须杀贪欲，须杀瞋恚，须杀愚痴，如是乃至我慢嫉妒、欺诳谄曲、执著取相及受想等。天子，是为可杀。天子，若人一心专精自守，贪欲心发，即应觉知，方便散除还令寂静。云何散除？应作是念：‘此是空，此不净。’求此欲心生处、灭处，从何所来？去至何所？是中谁染？谁受染者？谁为染法？如是观时，不见能染，不见所染，不见染事；以不见故，则无有取；以不取故，则无有舍；以不舍故，则无有受；不舍不受，则名离欲寂灭涅槃，如是乃至一切受心亦如是说。天子当知，如是杀法，即杀即生，是故得言彼行杀时先斩其头，是为真杀。以是义故，我如此说。”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违背诸佛，毁谤法、僧，吾将同汝如是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复如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为佛？”

善住意言：“大士，如如法界，我言是佛。”

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天子，以是义故，我如是说，汝今若能毁谤诸佛，吾将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为法？”

善住意言："大士，离欲寂静，我名为法。"

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彼寂静法可染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以此义故，我如是说，汝今若能诽谤正法，吾将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为僧？"

善住意言："大士，无为法者是名圣僧。如世尊说，一切圣人以无为得名，故无为法名声闻僧。"

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是无为法可执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以此义故，我如是说，汝今若能破坏圣僧，吾将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人见佛，彼则著佛；若人见法，彼则著法；若人见僧，彼为著僧。何以故？以佛、法、僧非可得故。天子，若人不见佛、不闻法、不识僧者，彼为不背佛、不谤法、不破僧。何以故？以其不得佛、法、僧故。天子，若人爱佛、爱法、爱僧，彼为染著佛、法及僧。天子当知，若人不著佛、法、僧者，是则名为离欲寂灭。天子，以此义故，我如是说，汝今若能于佛、法、僧不染著者，我则同汝如是梵行。"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说如是甚深义处。我于大士以何报恩？"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

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报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报恩者，即为报也。"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宁可无报恩乎？"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报恩，亦非不报。"

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义更作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种种法，起种种见，行种种行，以作如是种种见、行，是故念言我当报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无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终不言'我念报恩'。又复天子，不报恩者，如佛世尊宣说平等，谓一切法悉无所作，无有作处，皆入平等，无有转还，亦无超越，非自非他，无作不作，是故我为无报恩也。"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仁住何处作如是说？住忍说乎？住法说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所住者，非忍、非法。"

善住意言："大士，实住何处故如是说？"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无所住。如化人身，我如是住。"

善住意言："大士，彼化人者，复依何住？"

文殊师利言：“天子，如如如住，化如是住。天子，若如是者，汝云何言住在何处，为忍为法，如斯问也？天子，是故我所言忍，但有其名，名无住处。法亦如是，无有住处，无有动转，亦无分别。天子当知，一切诸法悉无住处；而言住者，是谓如来为诸众生作如是说。所以者何？如佛所说：‘如来住彼如如法中，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住于如如初不移动。如众生如即如来如，如来如即众生如，众生、如来无二无别。’”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所言沙门那，沙门那者，义何谓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若非沙门、非婆罗门，是则名为真沙门也。所以者何？以彼不著欲界，不著色界，不著无色界，是故我言真沙门也。天子，若眼不漏、耳不漏、鼻不漏、舌不漏、身不漏、意不漏者，我复说为真沙门也。天子，若不依止说、不依止证、不依止处者，我复说为真沙门也。天子，若无去处、无来处、无伤无疮者，我复说为真沙门也。天子，是以彼句非沙门、非婆罗门，我乃说为真沙门也。”

尔时，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大士，实未曾有。仁者志若金刚，其所宣说无有章句，亦无处所，心咸了达，无所遗余。”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心不刚。所以者何？吾自放意，心安柔忍，是故不刚。”

善住意言：“大士，是义云何？”

文殊师利言：“天子，吾以恣心入声闻地，处缘觉境，是谓放心。吾又恣心入诸尘劳生死之内，而亦不恶贪恚痴等烦恼过患，是谓放心。”

时，善住意天子复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希有大士，仁由过去久供诸佛植众德本，故能宣说妙若斯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吾无供佛，不植善根。所以者何？吾初不见宿昔所更，又亦不知当来所作。虽有所作，亦无有作，于诸佛法未曾建立，云何能有植众德本？”

神通证说品第九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我昔曾闻如幻三昧，唯愿垂慈，显此正受。”

文殊师利言：“天子，汝欲见闻如幻三昧甚深境界乎？”

善住意言：“大士，我诚愿见。”

时，文殊师利如言即入如幻三昧，应时十方如恒沙等诸佛国土，一切境界自然现前。于是，善住意天子悉见东方恒沙佛土，其中所有

种种众事：或见比丘称扬宣说如是经典，或见比丘尼像，或见优婆塞、优婆夷像，或见大梵天王、天帝释、四天大王，或见人间转轮圣王，或见一切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乃至或见一切鸟兽，种类若干，形貌好丑，皆为说法。如此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切十方，咸有如是恒河沙等诸佛国土所有事业，亦皆如是等无有异，尽是文殊师利威神力也。

时，善住意天子既见如是十方佛土一切境界，欢喜踊跃不能自持。于是，文殊师利从三昧起，善住意天子一心敬仰，白文殊师利言："大士，向见十方诸佛国土无量境界，佛事亦殊，而各宣说如斯经典。"

尔时，文殊师利问善住意天子言："天子，于意云何？汝向所见东方所有一切境界，可谓实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师利言："如此东方及余九方，如是十方所有境界，复为实乎？"

善住意言："大士，一切皆虚，无有实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本无有生，其犹幻化欺诳世间。一切诸法转变推移无常存者，皆是虚妄显现所为，穷其体实了不可得，不作不生，不起不灭。"

于是，文殊师利赞善住意言："善哉！善哉！天子，诚如汝言。"

尔时，会中有五百菩萨，已得四禅，成就五通。然是菩萨依禅坐起，虽未得法忍，亦不诽谤。时诸菩萨宿命通故，自见往昔所行恶业，或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或毁佛寺、破塔坏僧。彼等明见如是余业，深生忧悔常不离心，于甚深法不能证入；我心分别彼罪未忘，是故不能获深法忍。

尔时，世尊为欲除彼五百菩萨分别心故，即以威神觉悟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承佛神力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髆，手执利剑直趣世尊，欲行逆害。时，佛遽告文殊师利言："汝住！汝住！不应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师利从本已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但是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彼已害我，即名为害。"

时，诸菩萨闻佛说已，咸作是念："一切诸法悉如幻化，是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无丈夫、无摩奴阇、无摩那婆、无父、无母、无阿罗汉、无佛、无法、无僧，无有是逆，无作逆者，岂有堕逆？所以者何？今此文殊师利，聪明圣达，智慧超伦，诸佛世尊称赞，此等已得无碍甚深法忍，已曾供养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尊，于诸佛法巧分别知，能说如是真实之法，于诸如来等念恭敬；而忽提剑欲逼如来，世尊遽告：'且住！且住！文殊师利汝无害我，若必害者，应当善害。'所以者何？是中若有一法和合集聚，决定成就，得名为佛、名法、名僧、名父、名母、名阿罗汉，定可取者，则不应尽。然而今此一切诸法，无体无实，非有非真，虚妄颠倒，空如幻化，是

故于中无人得罪，无罪可得，谁为杀者而得受殃？”彼诸菩萨如是观察明了知已，即时获得无生法忍，欢喜踊跃，身升虚空高七多罗树，以偈叹曰：

“诸法如幻化， 斯由分别起，
是中无所有， 一切法皆空。
颠倒虚妄想， 愚痴取我心，
计念我昔愆， 所作业中甚。
过去为大逆， 杀父母良田，
杀罗汉比丘， 是为极重恶。
以彼恶业故， 我当受大苦，
没疑网众生， 闻法悔或除。
大名拔我毒， 破散我疑心，
我已觉法界， 众恶无所有。
诸佛巧方便， 善知我等意，
方便度众生， 为解诸疑缚。
何处有诸佛， 法僧亦复然？
父母本自无， 阿罗汉空寂。
是处无有杀， 云何有业果？
如幻无所生， 诸法性如是。
文殊大智人， 深达法源底，
自手握利剑， 驰逼如来身。
如剑佛亦尔， 一相无有二，
无相无所生， 是中云何杀？”

说此执剑妙法门时，十方如恒沙等诸佛世界，六种振动。时，彼十方诸佛世界，一切诸佛现前说法。彼佛侍者，各于本国大众会中，从座而起，咸请其佛言：“世尊，今此神变是谁威德，而令世间大地振动？”

时，十方诸佛各各告其弟子曰：“诸善男子，今有世界，名曰娑婆，彼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现在说法。然彼世界有一上首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久已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破坏新学菩萨执著心故，躬秉利剑，驰走趣彼释迦如来，显发深法。以是因缘故，令大地如是振动。彼佛世尊因智剑故说甚深法，复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法眼清净，心得解脱，证深法忍，安住菩提。”

尔时，世尊建立如是大神变时，以方便力，令彼众中一切诸来新学菩萨，善根微少，未离分别取相众生，皆悉不睹彼执剑事，亦不得闻其所说法。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仁今已造极猛恶业，

欲害如是天人大师，是业若熟当于何受？”

时，文殊师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说，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极重恶业，而实不知于何处受。然舍利弗，如吾见者，当若化人幻业熟时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无心分别，无有念想，一切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如汝意者，实见剑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恶业可得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受果报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剑既无，复无业报，谁造斯业？谁受报者？而反问我受报处乎？”

舍利弗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是说？”

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见，实无有法业报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业无报，无业报熟故。”

尔时，十方世界诸来菩萨摩诃萨等，同请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以威德力加是文殊师利，令至十方诸佛世界说如斯法，令彼众生咸得听闻，如我无异。”

于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语彼十方诸菩萨言：“诸善男子，汝今宜各一心观察自佛世界也。”

时，彼十方诸菩萨众，从文殊师利闻是语已，即各观本自佛世界，皆睹文殊师利处其佛前，为诸大众说如斯法；复各见彼皆有善住意天子问是法门；又各见彼十方佛国诸菩萨等悉皆大集；又皆见彼诸天子众，其数多少与此不殊；又各见彼佛界清净庄严微妙与此无异。彼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见已生殊特心，得未曾有，同声赞言：“甚奇！甚特！今此文殊师利道德巍巍，处斯世界安住不动，而能普现十方佛前。”

尔时，文殊师利告彼十方菩萨众言：“诸善男子，汝今当听：譬如幻师既善学已，不离本座而能幻作种种色像；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既能善学般若波罗蜜如幻法已，即于一切如幻法中，随其十方诸佛国土，欲现形像作诸佛事，如意即能。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如幻化，以是义故所作随心。譬如日月宫轮住虚空处，初不曾下入诸器中，其光普照靡不周遍；菩萨如是安住不动，随心普现十方佛前，或现声闻、缘觉等身，或现梵王、帝释等像，或现四天、转轮王事，或现国主、大臣政化，如是乃至示现一切恶趣众生形类，随意即能，而亦初无兴作之想。”

称赞付法品第十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若有得闻此修多罗甚深法门，与值佛兴世，等无有异。文殊师利，若闻此经，与证须陀洹无异，与证斯陀含无异，与证阿那含无异，与证阿罗汉无异。何以故？以彼如如无异故。文殊师利，又若闻此经心生信解，与彼后身菩萨菩提树下坐于道场必成正觉，一等无异。何以故？如斯法门，即是三世诸佛世尊之要道故。”

于是，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如空无异，如无相无异，如无愿无异，如如如无异，如法界无异，如实际无异，如平等无异，如解脱无异，如离欲无异。”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护持如是甚深法门！于后末世五百岁时，当使此经于阎浮提遍行流布，令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咸得闻之。”文殊师利作是请时，即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音乐不鼓自鸣，一切诸树自然郁茂，一切众华咸悉开敷；又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振动，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夺日月光令不复现。

百千亿天欢喜踊跃，得未曾有，住于虚空雨天华香，种种诸华及诸华鬘，涂香、末香如雨而下，香气氛馥充满十方，作天乐音其声和雅。一切咸共叉手合掌，同声称赞：“希有！希有！奇特法门！今此文殊师利大士所说，令我等闻，我为福会，从生至今，再遇阎浮转大法轮。有诸众生具足善根，然后乃得闻此深法。若诸众生闻已信行，当知是人已曾供养一切诸佛，亦为已得甚深法忍。若有众生闻此经典，不惊不怖，不退不没，深心爱乐，当知是人不经二乘善根中来。”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奇瑞，将无为是法门，于未来世阎浮提中，遍行流布住持不灭耶？”

佛言：“如是，如是，向所现瑞，唯为是经于阎浮提遍行流布住持不灭故。”

文殊师利言：“世尊，唯愿世尊更建诚实，令此经典后世流行，炽然不灭。”

佛言：“文殊师利，若三解脱门，能证涅槃是诚实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炽然不灭为诚实语。文殊师利，若苦无常，若空无我，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炽然不灭为诚实语。”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世尊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无丈夫、无摩奴阇、无摩那婆、无烦恼、无清净，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炽然不灭是诚实语。如世尊说，无生死、无涅槃，无贪欲、无瞋恚、无愚痴，无名、无色，无因、无果，无有、无知，无身、无身证，无心、无心果，无念、无念处，无发、无发处，无色、无受、无想、无行、无识，无眼、无色，无耳、无声，无鼻、无香，无舌、无味，无身、无触，无意、无法，无欲界、无色界、无无色界，无断、无常，如是等法是实言者，于后

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炽然不灭是诚实语。如世尊说，无须陀洹、无须陀洹果，无斯陀含、无斯陀含果，无阿那含、无阿那含果，无阿罗汉、无阿罗汉诸法，无辟支佛、无辟支佛诸法，无如来、无如来诸法，无证平等，无力无畏，无智果，无圣证，无空、无无相、无无愿，无离欲处，无得本性，无有平等，无有余处，无暗无明，无缚无解，无彼岸、无此岸、无中间，无念无觉，如此等法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诚实语。如世尊说，于此法门，无有众生信解脱得果，相应不相应，不合不散，如是等法为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如世尊说，过去诸如来应供正遍觉，作如斯说，无有一法能令众生于生死中灭除烦恼解脱涅槃，亦无众生有法生灭，乃至无有过失，无出无动，如过去佛所说，如是未来、现在所说亦然；若此等法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遍行流布是真实语。又如世尊说此法时，无有菩萨得是三昧诸陀罗尼门，亦复无彼诸佛所说语言句义，乃至不说一文字句，无人听闻，无人得解，无人成佛，如此等法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如世尊说，无有戒身，无有三昧，无有智慧，无有解脱，无有解脱知见，如此等法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普宣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如世尊说，诸菩萨等不行布施，不持禁戒，不修忍辱，不发精进，不入禅定，不得般若，不求菩提，不转诸地，不得佛道，不得诸力，不得无畏，不得诸相，不获诸辩，不转法轮，不度众生令取正觉，如此等法是实言者，于后末世五百岁时，此经法门弘阎浮提，普宣流布炽然不灭为真实语。”文殊师利宣此诚实誓时，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缘，今此世界如是大动？”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汝今不应问如是事。所以者何？来世众生，钝根少信，闻不能解，堕于疑慢，长夜不安。”

于是，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世尊若说，能多利益一切世间天人大众故。”

佛告弥勒：“如是经典，往昔已有七十四亿百千那由他诸佛世尊，于此方所称扬赞说，皆因文殊师利及善住意天子等问答咨论也。”

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师利及善住意天子，闻此法门其久近耶？”

佛告弥勒：“乃往过七阿僧祇劫，有佛世尊，号普华最上师子游步胜功德聚如来应供正遍觉所。是善男子等，从彼佛所初闻此经也。”

说是经时，众中有若干恒河沙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复倍前数众生，得住不退转忍；复倍前数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说此经已，于是文殊师利与善住意天子，及彼十方诸菩萨众，及彼一切诸天子众，及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迦葉，诸比丘众乃至所有天、人、阿修罗、诸龙鬼神一切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六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阿阇世王子会第三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阿阇世王所爱之子名为师子，与其同友五百人俱，皆已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持种种幢幡宝盖，从王舍城往耆阇崛山，到如来所礼拜供养。于是，王子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愿如来，为我宣说诸菩萨行。”

尔时，王子即说颂言：

“云何得端正， 莲华中化生？
云何知宿命？ 愿佛为宣说。”

尔时，如来了达诸行，究竟彼岸，随问而答，即说颂曰：

“忍辱得端正， 施莲华化生，
法施知宿命， 汝当如是解。”

王子又问：

“云何得成就， 三昧陀罗尼，
凡有所发言， 皆令人信受？”

世尊答曰：

“修心得三昧， 忍获陀罗尼，
敬重于众生， 发言人信受。”

王子又问：

“云何得正念， 具足智慧生，

如法而修行，坚固不可坏？”

世尊答曰：

“不谄得正念，巧观智慧生，
尊重所修行，护法心坚固。”

王子又问：

“云何成妙相，具足三十二，
八十随形好，观者乐无厌？”

世尊答曰：

“由施得诸相，行慈获随好，
等心于众生，观者无厌足。”

王子又问：

“云何得梵音，迦陵频伽声？
云何令世间，见者皆欢喜？”

世尊答曰：

“诚言获梵音，迦陵由软语，
离绮言两舌，见者皆欢喜。”

王子又问：

“由何等业行，得生诸佛前，
能请微妙义？唯愿如来说。”

世尊答曰：

“于诸法施中，不曾为障碍，
因此故恒得，值遇诸如来。”

王子又问：

“云何离诸难，而生于善趣？
云何世世中，性常无放逸？”

世尊答曰：

“净信离诸难，持戒生善趣，
由修习于空，所生无放逸。”

王子又问：

“云何获神通，及证宿命智，
能永尽诸漏？愿佛为开演。”

世尊答曰：

“施乘得神通，教授成宿命，
舍离于二边，由是尽诸漏。”

王子又问：

“云何净业成，魔网不能罥，
而于世世中，为众之所爱？”

世尊答曰：

“胜解成净业，精进摧伏魔，
如说而修行，所生令众爱。”

王子又问：

“云何得长寿，获少病之身，
感难坏眷属？愿牟尼宣说。”

世尊答曰：

“不害得长寿，除他忧少病，
诤讼使和安，得难坏眷属。”

王子又问：

“云何得财富，资具无损减，
于世世所生，成就大威德？”

世尊答曰：

“不嫉获财富，无悭资具增，
谦下成尊贵，有威德自在。”

王子又问：

“云何获大力， 众魔不能害，
　威势常超胜？ 唯愿人尊说。”

世尊答曰：

“恒施上味食， 恐怖令安隐，
　由斯得大力， 威势常超胜。”

王子又问：

“云何得成就， 天眼及天耳？
　云何能了知， 种种众生心？”

世尊答曰：

“施灯感天眼， 奉乐成天耳，
　远离于二边， 故获他心智。”

王子又问：

“云何得净土， 及以众圆满，
　获随体圆光？ 功德海当说。”

世尊答曰：

“由愿得净土， 忍力众成就，
　施众妙宝帐， 得周遍圆光。”

王子又问：

“云何所生处， 菩提心不坏，
　乃至于梦中， 亦无有忘失？”

世尊答曰：

“凡所游行处， 城邑聚落中，
　化众趣菩提， 菩提心不坏。”

王子又问：

“云何大牟尼， 为众之所爱，

摄取一切法？ 唯愿人尊说。”

世尊答曰：

“胜志乐具足， 不退菩提心，
由此摄诸法， 为众之所爱。”

尔时，王子与诸大众，闻是偈已，咸作是言：“如佛所说此诸妙行，我等从今尽当修学。”是时如来即现微笑，放大光明遍照无量无边世界。

于是，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现此微笑？愿为宣说，断除疑惑。”

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此王子等五百同友，皆于往昔为求无上正等菩提，恭敬供养十那由他八十亿诸佛。而我往在燃灯佛时，作婆罗门子成熟于彼。然彼诸人于未来世弥勒佛等诸世尊前，恒受化生，亲承供养。如是奉事十亿如来满三百劫，其最后佛，号无边智，善学诸法。时无边智佛，知彼诸人心之欲乐，各随所应，为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同于安乐光严劫中成等正觉，皆号智慧幢相；此诸佛刹所有庄严，亦如西方无量寿国等无差别。善男子，若有众生闻此所说而生信解，发愿当成大菩提者，应知是人所获功德，于三世中无有伦匹。善男子，若有人能六百劫中，恒以众宝遍于诸刹奉施如来；若复有人闻是经典，所生善根比前功德，算数校计所不能及。”

说是法时，众中八十亿众生，一时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震动，天雨妙华。尔时，王子与五百同友，闻授记已，欢喜踊跃，咸作念言：“我等定当成无上觉。”于是王子及诸同侣，既兴供养，获五神通，即于佛前种种变现，出家为道。

尔时，诸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所有趣向大菩提者，见彼王子与诸同友，随众所乐示现神变，皆大欢喜，咸作是言：“师子王子所问疑惑，如来法王悉为除断。如是世尊不可思议，如来正法及能信受，乃至果报不可思议。如来功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靡不明达，为世导师度未度者，普能遍于十方世界，悉已了知三世诸法。谁有智者，得闻如是生安乐处功德之聚，而不发起猛利信乐趣求菩提？”

佛说是经已，师子王子等五百同友，欢喜奉行。

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一

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精舍，与大比丘八千

人俱，皆学无学大声闻众；菩萨摩诃萨万二千人，皆得神通，众所知识，得陀罗尼无碍辩才，得诸法忍，无量功德皆悉成就。尔时，如来从三昧起，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恭敬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曰智胜，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欲问一事，唯愿听许。若佛听者，乃敢咨请。"

佛告智胜菩萨："善男子，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断汝所疑。"

尔时，智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方便，何等为菩萨方便？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如是问已，佛赞智胜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为诸菩萨摩诃萨故问方便义，多所利益，多所安乐，愍念世间，利益安乐唯天世人，为摄未来诸菩萨智慧，及去来现在诸佛法故。善男子，当为汝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智胜菩萨受教而听："善男子，行方便菩萨，以一抟食给施一切众生。何以故？行方便菩萨，以一抟食施与，下至畜生，愿求一切智。以是菩萨与一切众生共之，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二因缘摄取一切众生，所谓求一切智心及愿方便。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见行施之人生随喜心，以此随喜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方便菩萨，亦愿施者、受者不离一切智心。假令受者是二乘人，亦愿不离一切智心。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见十方世界中，无主华树及种种香，合集愿以供养诸佛。若见十方世界中，有主华香若香若叶，风所吹者一切合集，愿以供养十方诸佛。以是善根若自为、若为一切众生具一切智心，以是善根因缘故，得无量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见十方世界众生受诸乐报，见已作如是念：'愿一切众生得一切智乐。'若见十方世界众生受诸苦报，为诸众生忏悔诸罪作是大庄严：'如是众生所受苦恼，我悉代受，令彼得乐。'以是善根愿成一切智，除一切众生苦恼。以是因缘故，毕竟不受一切诸苦，纯受诸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礼一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作是念：'一切如来，同一法界、一法身，一戒、一定、一慧、一解脱、一解脱知见。'作是念已，当知若礼一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即是礼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诸佛。若供养一佛，即是供养十方诸佛。如是供养十方佛已，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钝根者不应自轻，乃至若能通利一四句偈，作是念：'若解一四句偈义，即知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皆摄在此一偈义中。'如是通达已心不懈怠，若至诸国城邑聚

落，以慈悲心广为人说，不求利养名闻，赞叹作如是愿：‘此四句偈，愿令他闻。’以是善根因缘方便，愿已令一切众生多闻皆如阿难，及得如来辩。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生贫穷家，是菩萨乃至乞食，若得一抟食用施僧，若施一人不以为愧，应作是念：‘如佛所说，心增广大胜以财施。我财施虽少，以一切智心，愿是善根成一切智，令诸众生悉得宝手犹如如来。’以是缘故，具足施、戒、禅定福处。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见声闻、缘觉多得利养，尊重赞叹。是菩萨自以二缘慰喻其心。何等为二？所谓因菩萨故有诸如来，因如来故有声闻、缘觉。如是思惟：‘二乘之人虽得利养，我犹胜彼。彼所食者是我父物，云何于中而生希望？’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行施之时具六波罗蜜。何等为六？善男子，菩萨行方便时，若见乞儿除悭惜心，具足大施，是名檀波罗蜜。自持禁戒，施持戒者，见破戒人劝令持戒，劝持戒已然后给施，是名尸波罗蜜。自除瞋恚行于慈愍，心无秽浊利益众生等心而施，是名羼提波罗蜜。若施饮食汤药，即时具足身心精进，去来进止，屈伸俯仰，是名毗梨耶波罗蜜。若行施已其心得定，欢喜悦预，专念不乱，是名禅波罗蜜。如是施已分别诸法，施者是谁？谁为受者？谁受报者？如是观已，无有一法名为施者、若受施人及受报者，是名般若波罗蜜。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具六波罗蜜。”

尔时，智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即于施时以此施故，摄一切佛法及诸众生。”

佛告智胜菩萨：“善男子，如汝所说，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以方便力故虽行少施，所得福德无量无边阿僧祇。”

佛复告智胜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至不退转地，亦以方便而行于施，是名菩萨行于方便。善男子，有时恶知识教菩萨言：‘汝何用久处生死？可于此身早入涅槃。’菩萨知已即应离之：‘我如是大庄严，教化一切众生，是人为我作诸留难。若我不在生死中者，何能教化无量众生？’”

智胜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以妄想故犯四重罪。”

佛告智胜菩萨：“善男子，若出家菩萨以妄想故犯四重罪，行方便菩萨能尽除灭，我今亦说无有犯罪及受报者。”

智胜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犯罪？”

佛告智胜菩萨：“善男子，菩萨虽行解脱戒，于百千劫中啖果食草，能忍众生善恶之语。若与声闻、缘觉共思惟法，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犯于重罪。善男子，如声闻人犯于重禁，非即此身得入涅槃。善男子，菩萨如是，不除声闻、缘觉共思惟法，不舍不悔者，终

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得佛法，无有是处。”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卫城次第乞食，见众尊王菩萨，与一女人同一床坐。”

阿难说是语已，即时大地六种震动。众尊王菩萨于大众中，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语阿难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阿难，可以此事问于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罪？”

尔时，阿难忧愁向佛，右膝著地，手执佛足：“世尊，我今悔过。如是大龙，我说犯罪。如是菩萨，我求其过。世尊，我今悔过，唯愿听许！”

佛告阿难：“汝不应于大乘大士求觅其罪。阿难，汝声闻人，于障处行寂灭定，无有留难断一切结。阿难，行方便菩萨，如是成就一切智心，虽在中宫婇女共相娱乐，不起魔事及诸留难，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阿难，行方便菩萨，无有受如是众生不以三宝劝化，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若学大乘善男子、善女人，不离一切智心，若见可意五欲，即便在中共相娱乐。阿难，汝应作是念：‘如此菩萨即是能成如来根本。’”

佛告阿难：“汝今谛听！谛听！以何缘故，众尊王菩萨摩诃萨，与此女人同一床坐？阿难，彼女人者曾于过去五百世中，为众尊王菩萨作妇。彼女人本习气故，见众尊王菩萨心生爱著，系缚不舍，此众尊王菩萨威德端正、持戒力故，见已欢喜踊跃，在一独处，生如是心：‘若众尊王菩萨能与我共一床坐者，我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尔时众尊王菩萨，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如是知已，即于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次第乞食，至彼女家即入其舍，寻时思惟如是法门，若内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以地大心执女人手共一床坐。众尊王菩萨即于座上而说偈言：

“‘如来不赞叹， 凡夫所行欲，
离欲及贪爱， 乃成天人师。’”

佛告阿难：“时彼女人闻此偈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即从坐起，向众尊王菩萨，接足敬礼，说是偈言：

“‘我不贪爱欲， 贪欲佛所呵！
离欲及贪爱， 乃成天人师。’

“说是偈已，作如是言：‘我先所生恶欲之心，今当悔过，即生善欲，发菩提心，愿欲利益一切众生。’”

佛告阿难：“尔时，众尊王菩萨劝彼女人，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即从座去。阿难，汝观是女人专心福报，我今以正遍知记彼女人，于此命终得转女身，当成男子。于将来世九十九劫，供养百千无量阿僧祇诸佛，具足一切佛法，得成为佛，号无垢烦恼如来应供

正遍知。彼佛成道已，当是世时无有一人起不善心。阿难当知，行方便菩萨所摄眷属，终不堕三恶道。”

尔时，众尊王菩萨从空中下，顶礼佛足，礼已白佛言：“世尊，菩萨行于方便，若为一人起大悲心合集善法，若似犯罪，若实犯罪，于百千劫堕大地狱。世尊，此菩萨堪受诸恶及地狱苦，以此善根愿不舍一人。”

尔时，世尊赞众尊王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萨成就如是悲心，虽受五欲不犯重罪，离于诸罪及远一切堕恶道业。善男子，我念过去阿僧祇劫复过是数，时有梵志名曰树提，于四十二亿岁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时梵志过是岁已，从林中出入极乐城，入彼城已见有一女。彼时女人见此梵志仪容端严，即起欲心，寻趣梵志，以手执足即时躄地。善男子，尔时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曰：‘我求梵志。’梵志言：‘姊，我不行欲。’女曰：‘若不从我，我今当死。’善男子，尔时树提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时。我于四十二亿岁修净梵行，云何于今而当毁坏？’彼时梵志强自顿挫得离七步，离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虽犯戒堕于恶道，我能堪忍地狱之苦。我今不忍见是女人受此苦恼，不令是人以我致死。’善男子，尔时梵志又如是思惟已，还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善男子，尔时梵志于十二年中共为家室，过十二年已寻复出家，即时还具四无量心，具已命终生梵天中。善男子，汝勿有疑，尔时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彼女欲暂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善男子，汝如是观若余众生，由爱欲故堕于地狱；行方便菩萨由生梵天，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佛复告智胜菩萨：“善男子，若舍利弗、大目揵连等行方便者，不令瞿伽离堕于地狱。何以故？善男子，我念过去世鸠留孙佛时，有一比丘名曰无垢，在空林野止住窟中，去窟不远有五仙人。当尔之时，卒起大云而降大雨。时有贫女，道遇暴雨，寒裸恐怖，即入无垢所住窟中。时雨既止，无垢比丘共此女人从窟而出。时，五仙人见此事已，心生荒秽，各相谓言：‘无垢比丘，心怀奸谄作不净行。’时，无垢比丘知彼仙人心之所念，即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时，五仙人见无垢比丘上升虚空，见已复相谓言：‘我等所见书记经论：若人作不净行，不能如是飞升虚空；若修净行则能如是。’彼时仙人即向无垢，五体投地，合掌悔过，不敢覆藏。”

佛告智胜菩萨：“善男子，尔时无垢比丘，若不作如是方便飞升虚空者，此五仙人即此生身入于地狱。善男子，尔时比丘岂异人乎？即弥勒菩萨是。善男子，汝今当知，舍利弗、目揵连若作如是方便，飞升虚空者，瞿伽离比丘不堕地狱。善男子，汝今当知，如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方便，声闻、缘觉之所无有。

“善男子，譬如淫女善知六十四态，为财宝故，媚言诱他，诈许

舍身，所重之物无所匮惜；后得彼物，得彼物已，驱逐令去不生悔心。善男子，行方便菩萨，能知随宜行于方便，如是教化一切众生，随其所欲而为现身，于所须物心无吝惜，乃至舍身，为众生故，爱乐善根不求果报；知诸众生作善根已，心无退转，即于尔时心生舍离，所现五欲永无恋著。

“善男子，譬如黑蜂在畜生中，于一切华虽经香味，而于其中无依止想，无所爱著，于华叶茎香不持而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亦得如是，为化众生处于五欲见法无常，不以常想而起于爱，又不自害亦不害他。

“善男子，如小种子虽生于芽，然其本色无所亏损，不生异物。善男子，如是空、无相、无作、无我智慧种子，菩萨虽有烦恼，于五欲娱乐，不生三恶道芽，不损善根之色，亦不退转。

“善男子，譬如鱼师，以食涂网投之深渊，既满所求即寻牵出。善男子，行方便菩萨亦复如是，以空、无相、无作、无我智慧，熏修其心结以为网，一切智心以为涂食，虽投五欲污泥之中，如其所愿牵出欲界，命终之后生于梵世。

“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咒术，为官所执被五系缚；此人自以咒术力故，即断五缚随愿而去。善男子，如是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虽处五欲共相娱乐，为化众生如其所求；以一切智咒，断五欲缚生于梵世。

“善男子，譬如士夫善知战法，藏一利刀卫送行人，而彼众中无有一人能知此人密怀奇谋，而反轻之，更生怜愍无敬重心，各相谓言：‘彼人既无器仗，亦无伴党。此非健士，复无势力，自身不救，何能济人？此若坏贼，无有是处。彼人必当受诸困厄。’时彼士夫遂至空泽，群贼俱发。尔时士夫牢自庄严，寻时即出所藏之刀，始一掷刀群贼丧命，诸贼既坏复还藏刀。善男子，行方便菩萨善藏智刀，而以方便处于五欲共相娱乐，为化众生。声闻见此方便菩萨处于五欲共相娱乐，不知方便故生浊心，或复怜愍谓为放逸：‘如是之人尚不自度，况能救度一切众生？若能坏魔，无有是处。’尔时，菩萨善用方便智慧之刀，如其所求，断诸烦恼尽令摧灭，以智慧刀至净佛土，无诸女人乃至无有一念欲想。”

尔时，有菩萨名曰爱作，入舍卫城次第乞食，渐渐遂至一长者家。长者有女，名曰德增，住高楼上。彼时女人闻菩萨声，寻持食出向爱作菩萨。女见菩萨，取其形容相好音声，欲心即起，为欲所烧，即时命终骨节解散。爱作菩萨见德增女，亦起恶觉淫欲之心。于时，爱作菩萨即自思惟：“云何彼法？法者为著。云何彼眼？何者此眼？眼性非知，但是肉团，不爱不知，不思不觉，无所分别，其性本空；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薄皮厚皮，血肉脂肪，发毛爪齿，骨髓筋脉，从足至顶。”如是观已，若内若外，无有一法而可爱著，若瞋若痴；于一切法如实观，即离欲心，得无生忍；得无生忍已，其

心欢喜踊跃无量，即升虚空高一多罗树，绕舍卫城七匝。

尔时，世尊见爱作菩萨飞腾虚空，犹如鹅王无所挂碍。佛见是已，告阿难言："阿难，汝见爱作菩萨飞腾虚空，犹如鹅王无所碍不？"

阿难言："唯然，已见。"

佛告阿难："是爱作菩萨，因起欲心推求诸法，即坏魔众当转法轮。"

时，德增女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转于女身得成男子，自然处于七宝宫殿，纵广正等十二由旬，有万四千诸天婇女以为侍卫。是德增天子，得识宿命推先业行："以何业缘而来生此？"如是思惟已，见舍卫城中作长者女，因见爱作菩萨生淫欲心，欲心炽盛即身命终，便转女身得成男子："我以是事得无量神力。"

尔时，德增天子如是思惟："因起淫欲得如是报。今我于爱作菩萨，心甚清净，礼敬供养。我今若住先受五欲，此非我宜。"如是思惟已，当诣如来，并欲见于爱作菩萨礼敬供养。

时，德增天子与其眷属，持天华香、涂香、末香，即于初夜来至佛所，自以光明普照祇洹，入觐世尊及见爱作。即以天华、末香、涂香，供养于佛，顶礼佛足，及爱作菩萨，一切大众右绕三匝，合掌向佛，即说偈言：

"天人之尊， 不可思议！ 菩萨所行， 亦不可议！
如来之法， 不可思议！ 大名称者， 亦不可议！
我昔舍卫， 曾为童女， 在长者家， 名曰德增；
其年幼少， 颜貌端正， 父母爱念， 为作遮护。
如来世尊， 无有轻戏， 有子爱作， 有大威德，
入舍卫城， 而行乞食， 渐到我父， 所止之舍。
我时闻其， 好妙音声， 心大欢喜， 即持食出；
寻时向于， 行大心者， 如来之子， 爱作菩萨。
见菩萨时， 已在我心， 观其净妙， 心生染欲；
我若不得， 内心所愿， 便当即时， 身命殒没。
我于尔时， 口不能言， 手所持食， 不能与之；
内心怀热， 而发淫欲， 是时身热， 寻便命终。
我时命终， 经一念顷， 寻得上生， 三十三天；
离于最下， 女人之身， 得成男子， 为人所赞。
胜妙宫殿， 自然而出； 种种妙宝， 人之所珍；
具足一万， 四千婇女， 如是眷属， 是我所有。
我以此缘， 寻观宿命， 而自思惟， 即知往因，
因发欲心， 得如是报。
我以染心， 视于爱作， 由见菩萨， 得喜光明。
我身所出， 光明之焰， 因彼业缘， 得如是报。

我终不愿，求于二乘，所愿之处，唯佛知之。
淫欲之心，得报尚尔，何况能作，善心供养！
如我于今，向于世尊，发如是愿，求一切智。
假使所行，劫如恒沙，终不退转，于佛智慧。
遇善知识，爱作菩萨，今我当以，真法供养。
若余供养，非为供养，唯发菩提，是真供养。
行于菩提，最胜最尊，更不以欲，视诸女人。
我愿如是，离于女身，向诸佛说，四无所畏。
我之父母，寻晓见我，身坏碎烂，悲号啼哭。
父母谓之，比丘所为，称怨啼哭，呵骂比丘。
佛之神力，令彼天子，至父母所，呵责谏喻：
于此比丘，勿生瞋恚，莫于长夜，受诸苦恼。
德增女人，先命终已，即得上生，三十三天。
离于女身，得成男子，为天人身，光明远照。
父母今当，诣世尊所，先不善心，今应悔过。
若除如来，诸佛世尊，更无有人，可归依者。
以无畏心，劝喻父母，即时父母，得闻佛名；
寻共和合，至于释迦，牟尼佛所。至佛所已，
头顶敬礼，二足之尊：今者悔过，本瞋恚心；
恭敬尊重，人中之尊；今者应问，如来自知，
云可供养，佛法及僧？云何修习，行于善行？
如是所问，愿为说之。若得闻已，专心修行。
佛知父母，其心决定，天人之师，说如是言：
若欲供养，一切诸佛，专心坚固，发菩提心。
德增父母，及诸眷属，其数具足，满五百人，
闻天人师，如是之言，发菩提心，而作大愿。”

尔时佛告，贤者阿难：汝今善听，我之所说。
菩萨所行，不可思议，无上智慧，及以方便。
爱作菩萨，数数发愿：女人见我，若发欲心，
寻时得离，于女人身，得成男子，为人所尊。
阿难汝观，德力如是，若犯非法，应堕恶道；
健士行之，得坏魔众，令彼生天，得为天人。
今此天子，供养于我，其心恭敬，正向菩提。
彼当供养，无量世尊，来世成佛，号曰善见。
此五百人，向菩提者，亦当作佛，为天人师。
佛有是德，谁不供养？是处深信，得无量乐。
非一女人，非二非三，无量百千，那由他亿，
见于爱作，发淫欲心，寻即命终，得为男子。
大医药王，有大名称，如是菩萨，谁不尊敬？

虽生欲心，更得快乐，况于菩萨，生恭敬心！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七

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
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二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譬如须弥山，若诸杂色至其边者，同一金色。世尊，若有众生至菩萨边者，若瞋心、若净心、若欲染心，如是一切悉皆同一萨婆若色。世尊，我从今日于诸菩萨，生尊重心如须弥山。世尊，如有药王名曰悉见，若有瞋心及清净心，服此药者皆得除愈，彼药能除一切诸毒。世尊，菩萨亦如是，若有瞋心、净心至菩萨所者，菩萨悉能为除一切贪恚痴病。"

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菩萨摩诃萨最尊第一。若菩萨摩诃萨修诸禅定，修禅定已，还入欲界教化众生；虽行空、无相、无作用化众生，令成声闻、缘觉，以大慈悲，自终不离萨婆若心。世尊，菩萨摩诃萨所行方便不可思议，如是虽受色、声、香、味、触缚，而于其中无所爱著。世尊，我今以乐说辩才，说诸菩萨少分功德。"

佛告迦葉："恣汝所说。"

"世尊，譬如大饿空泽，有大高墙至无色界。彼大饿空泽唯有一门，而此泽中多有众生。去泽不远有一大城，丰乐炽盛，端严净妙。若有众生入彼城中，无老病死。向城之道唯广一尺，其路端直。彼泽众中有一智人，聪利睿智，欻然起心，以大慈悲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此人即于空泽之中高声唱言：'诸人当知，去此不远有一大城，丰乐炽盛，端严净妙，多有天人所居止处。若有众生入彼城中，无老病死，亦能说离老病死法。仁等可来，当共诣彼，我与诸人作大导师。'彼空泽中有下劣众生，生希望心欲得求解，作如是言：'若能令我住此泽中，我当受教。若欲令我出此泽者，则不能受。'有上众生作如是言：'我当共汝至所去处。'此空泽中薄福众生，闻如是唱，闻已不信，不随智人。世尊，尔时智人从空泽出，四向顾望见有一道，唯广一尺迫迮狭小，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其智慧人于道左右以板棹之，其人于此匍匐而进不视左右，怨贼在后随而怖之。其人尔时亦不顾后，其心勇锐不生怖畏，渐得过已遂见彼城；既见城已心无怖畏，入城之后无老病死，亦大利益无量众生，为说离老病死之法。

"世尊，大饿空泽者，是生死饿也。有大高墙至无色界者，是无明有爱也。而此泽中多有众生者，是一切生死凡夫人也。向城之道唯广一尺者，一支道也。彼泽众中有智人者，是菩萨摩诃萨也。下劣众生希望欲解，于泽不动者，是声闻、缘觉也。有上众生作如是言'我当

共汝至所去处’者，是余菩萨也。薄福众生闻不信者，是一切邪见外道及其弟子也。大空泽中出者，是勤修一切智心者也。一尺迮道者，是法性门也。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者，是声闻、缘觉乘也。于道左右以板椑之者，智慧方便也。匍匐而进者，是菩萨以四摄法摄一切众生也。怨贼在后而随怖者，是魔及魔民，深起六十二见众生，并轻谤菩萨者也。不顾后者，是忍辱波罗蜜专心具足也。不视左右者，是不赞声闻、缘觉乘也。大城者，是一切智心也。渐得过已遂见彼城，既见城已心无怖畏者，是菩萨见佛及佛所行，一心敬佛智慧威德，善学般若波罗蜜，方便渐渐随宜附近一切众生，无有疑难也。入城无老病死者，是菩萨利益无量众生，离老病死也。说法者，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也。世尊，我今敬礼一切菩萨。”

说是语已，十千人天，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世尊赞摩诃迦葉言：“善哉！善哉！汝能劝发诸菩萨摩诃萨，汝能成就无量功德。菩萨摩诃萨，若业能自害及以害他，终不为之。若有言说，能自害害他亦所不为。”

尔时，德增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业若言，能自害害他，一切菩萨所不为者。世尊，何故昔于迦葉佛时，行菩萨道余一生在，作大梵志名曰树提，作如是言：‘菩提之道甚为难得，何有秃人能办此事？我不欲见。’世尊尔时作如是言，有何等义？”

佛告德增菩萨：“善男子，汝于如来、菩萨莫生疑也。何以故？佛及菩萨成就不可思议方便，佛及菩萨住种种方便而教化众生。善男子，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有经名方便波罗蜜，今当为汝说之。尔时菩萨从燃灯佛来渐学方便，今亦当为汝少开示分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见燃灯佛时，即得无生法忍，从是已来无有错谬，戏笑失念无不定心，智慧不减。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其本愿得无生忍，七日之后，便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欲百劫，亦能得成。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受一切有，随所在处以智力故，随其所求得毕所愿，而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方便力，无量亿劫住于世界，亦无忧愁为不厌离，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有禅定，若声闻入者，身心不动，心便自谓入涅槃已。若菩萨入者，身心精进无有懈怠，以四摄法摄取众生，大慈悲故，以六波罗蜜教化众生。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如其本愿处兜术天宫，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法轮，非为不能。菩萨于兜术天上，如是思惟：‘阎浮提人不能至此兜术天上听受法教，兜术天人能下阎浮提听法。’是故菩萨舍兜术天，于阎浮提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善男子，菩萨如其本愿，从兜术天来不入母胎，亦能即

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不入者，诸众生或当生疑，作如是言：‘是菩萨从何处来？若天、若龙、若鬼神、若乾闼婆、若变化作？’如是疑已不能听法，不能修行断诸烦恼，是故菩萨摩诃萨非不入母胎，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善男子，勿谓菩萨实处母胎，生如是见。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实不入母胎。所以者何？菩萨入无垢定，不起此定，从兜术天下，乃至坐于菩提树下，兜术天人作如是念：‘菩萨命终已，更不还此。’菩萨是时在兜术天实自不动，而现入胎受于五欲。若生出家及以苦行，一切众生以之为实，而于菩萨皆是变化。菩萨变化入胎，受欲现自娱乐，出家苦行，悉是菩萨变化所为。何以故？菩萨尔时所行清净，更不入胎，久以厌离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身似白象示入母胎？善男子，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最尊，成就白净法故，现似白象入于母胎，更无天、人、鬼、神能作如是入母胎者。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处胎足满十月，然后乃出？善男子，有余众生，或生是心：‘若不满十月，此童子身或不具足。’是故菩萨现处胎中满足十月。从初入胎至满十月，于其中间常有诸天，来在母边礼敬围绕。是时诸天见菩萨身，所处高楼纯以七宝庄严，非天所有。见是瑞已，有二万四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从右胁入胎？善男子，或有众生作如是疑，谓菩萨从父母精和合而生。为断彼疑，欲现化生故从胁入，既入胁已无有入处。而摩耶夫人，昔来未曾得也，如是身心快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空闲处生，非于家中及以城内？善男子，菩萨先来常乐空闲处，赞叹空处，赞叹山林闲静之处，行于寂灭。菩萨若处家中生者，天、龙、鬼、神、乾闼婆等，不持华香、末香、涂香，诸天百千无量伎乐而来供养。时迦毗罗城所有人民，其心荒迷，放逸自高，不能供养菩萨。是故菩萨在空闲处生，不于城内及以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母仰攀绛赖叉树枝而生菩萨？善男子，有情生疑，摩耶夫人生菩萨时，受诸苦恼如余女人；示彼众生受快乐故，仰攀树枝而生菩萨。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以正念从右胁出，非余身分？善男子，菩萨净行，于三千大千世界最尊最胜，不因女根住，不因女根出。是一生菩萨示现如是，非余梵行人。是故菩萨从右胁出，既出生已亦无出处；如前，后亦如是。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初生时，释提桓因以宝衣承取，非余天人？善男子，释提桓因昔发此愿：‘菩萨若生，我当以宝衣承取。’以菩萨善根妙故，增益余天信敬供养。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生时即行七步，非六非八？善男子，必定菩萨有大神力勤精进大丈夫相，欲示现众生，余人不能如是示现。若以七步益余众生者，菩萨行于六步；若以八步益余众生者，则行七步。是故菩萨无人扶持，令行七步，非六非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于世界中最尊最胜，离老病死。’善男子，尔时众中释梵诸天，及诸天子心怀憍慢，自言是世界中尊。彼诸天子傲慢自高，心无恭敬。尔时，菩萨作如是念：‘彼诸天子有是慢心，以慢心故长夜堕在三恶道中。’是故菩萨说如是言：‘我于世界最尊最胜，离老病死。’菩萨尔时唱如是言，其音遍闻三千大千世界，或有诸天，菩萨生时未来集者，闻此声已皆悉来集。尔时，欲、色界天，合掌恭敬向菩萨礼，各相谓言：‘未曾有也。’是故菩萨行七步已，作真实言：‘我于世中最尊最胜，离老病死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行七步已而便大笑？善男子，菩萨不为欲故笑，不为慢故笑，不为轻故笑。尔时，菩萨如是思惟：‘是诸众生，如本有欲恚痴及诸烦恼，今亦如是。我本已劝，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已成，而彼众生懈怠懒惰故，在生死苦恼海中未断烦恼。如此众生与我同时发菩提心，我今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彼众生懈怠懒惰故，在生死苦恼海中。是下劣众生为利养故，不勤精进求一切智。是诸众生今犹礼敬供养于我，我于尔时生大悲心，我今已满所愿。’以是因缘菩萨大笑。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生时身体清净，先无垢秽，释提桓因及梵天王洗浴菩萨？善男子，菩萨欲令释梵诸天兴供养故，亦以世法如初生婴儿应洗浴故，是故菩萨虽身无垢，而令释梵洗浴。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在空闲处，时不即至道场而还入宫？善男子，欲令诸根具足故，示处宫殿五欲自娱，然后舍四天下而行出家；复为欲化余人令舍五欲，剃除须发，法服出家，故作是示现。是故菩萨复还入家，不于空闲之处即诣道场。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适生七日，摩耶夫人寻便命终？善男子，此是摩耶夫人命根尽故，非菩萨咎也。菩萨先在兜术天时，以天眼观摩耶夫人命根，满十月已余有七日在。尔时，菩萨便从兜术天来。菩萨以方便知摩耶夫人命根欲尽，故来下生，非菩萨咎。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善学书论、博弈、射御、军策、计谋种种伎艺？善男子，学世法故。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中，无有一事而不知者。若偈、若辞辩、若应辩、若咒术、若戏笑、若歌舞作乐、若工巧，菩萨生时，已一切善知。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纳妃婇女眷属？善男子，菩萨不以欲故。何以故？菩萨是离欲丈夫。尔时，菩萨若不示现妻妇男女者，众生当谓菩

萨非是男子。众生若作是疑得无量罪，欲断彼疑故，娶释种女，示现有罗睺罗。若人谓罗睺罗是父母和合生者，莫造斯观！而罗睺罗天上命终，来下入胎，非是父母和合故生。又罗睺罗有本愿故：‘若有一生补处菩萨，我当为作子。’瞿夷本于燃灯佛时，作如是言：‘从今已后愿为此梵志，乃至一生补处，常为我夫，我为其妻。’尔时，菩萨即受七枝优钵罗华已，作如是言：‘我虽不受，今当满此善女人愿。’作是愿已，不离七华善根，是故菩萨纳以为妃。复次，一生菩萨成就示现处于宫殿婇女之中，尔时菩萨成就妙色，诸天供养，成就出家。释种女悉见如是众事具足，其心专一作如是愿发菩提心：‘愿我具足如是众事。’是故菩萨为令瞿夷发此心故，纳以为妻。复次，有大心众生处在居家，五欲、财宝、僮仆、眷属，种种受已。菩萨为彼众生，令舍居家五欲、财宝、僮仆、眷属而行出家，故示是事。是故菩萨示处居家，五欲、财宝、僮仆、眷属，舍而出家。众生见已如是思惟：‘菩萨所受五欲最妙无上，尚能舍之出家，何况我等而不出家？’复次，菩萨所有妻妇男女，皆是本行菩萨道时，以诸善法所可化者。此诸众生亦作是愿：‘若以此菩萨乃至一生，常当为作妻子眷属。’亦欲增益如是诸人白净法故，是故菩萨处妻子眷属。复次，菩萨处宫殿者，为欲教化四万二千婇女，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亦令余人不堕恶道，是故菩萨处在宫殿、妻子、眷属。复次，一切女人尽为欲火所烧，若见菩萨即离淫欲。复次，菩萨变作诸身，颜貌修短与本无异，彼诸女人与化菩萨共相娱乐，各各自谓与实菩萨共相娱乐。彼时菩萨常在禅定修安乐行，如化菩萨受于五欲无有欲想；真实菩萨亦复如是，从燃灯佛来，乃至一生已离淫欲。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车匿、揵陟本愿亦复如是。

“以何缘故，菩萨在阎浮提树下思惟？善男子，为欲教化七亿诸天故。复次，菩萨欲令父母知菩萨必定剃除须发，法服出家。复次，菩萨欲示现增益智慧，阎浮树随荫菩萨，欲令众生增益善根故，是故菩萨在阎浮树下坐禅思惟。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不以五欲自乐而出城游观？善男子，欲示现见老病死人故，令诸眷属知菩萨畏老病死故出家学道，非为贡高损减眷属故出家，欲利益眷属故出家，菩萨见在家过患，是故出家。而此菩萨为示一切众生老病死苦，是故菩萨不乐五欲出城游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夜半出家？善男子，欲示现利益众生善根，菩萨随所住处增益众生善根。善男子，亦为白净法故舍离五欲，不告眷属而便出家，离诸欢乐终不离于白净之法，是故菩萨夜半出家。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以睡眠覆盖宫人伎女，然后出家？善男子，欲令出家之过悉在诸天故，有眷属诸亲或见菩萨出家，便生瞋愤之心。若菩萨如是思惟：‘是人有恶心于我，便当长夜受苦堕三恶道。’彼眷

属诸亲作如是知，此是诸天以睡眠覆故，开门引道升空而去，非菩萨过也。尔时，诸人增益信心，于诸天所生不信心。是故菩萨见如是过，以睡眠覆盖宫人伎女，然后出家。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遣车匿、白马，及宝衣、璎珞而送还家？善男子，欲令眷属知菩萨不贪在家名衣上服及诸宝璎。复次，菩萨如是观：‘我今作如是学，亦令诸人学我，舍诸所有，于佛法出家。’诸人如是学已，远离一切所爱之物，持四圣种行；唯不听父母不放而得出家。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以刀自下其发？善男子，于三千大千世界中，无有天、龙、鬼、神、乾闼婆、人非人能当近菩萨威德者，何况能与剃发？复次，菩萨示现欲令众生深信菩萨欲出家故，自持刀下发。复次，菩萨为净饭王故。尔时，净饭王生于恶心，自恃豪族傲慢而言：‘谁剃我子发，我当诛戮！’尔时，净饭王闻菩萨自持刀下发，王闻是已恶心即灭。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善男子，汝今善听，以何缘故，菩萨苦行六年？善男子，非是菩萨宿业余报受此苦也，欲令众生于一切恶业报中能生患心归向菩萨。复次，善男子，昔迦葉佛时，菩萨尔时作如是言：‘我不欲见此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如此之辈亦是菩萨示行方便，此所说者当知其义。

“以何缘故，菩萨作是粗恶之言？善男子，尔时迦葉佛出于世时，有婆罗门子名曰树提，有亲友五人皆是大婆罗门子，先学大乘。彼时五人久来亲近恶知识故，失菩提心。善男子，彼时五人于迦葉佛时，奉事外道，不信佛法；解外道语，不解佛语；解外道法，不解佛法。彼时五人事外道师，彼师自言：‘我是佛世尊，是一切智，我亦有菩提道。’尔时，树提梵志行于方便，欲诱引五人还成宝器故，欲转彼五人外道邪心，以方便故至瓦师所，作如是言：‘我今欲见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善男子，说是语已复经少时，树提梵志与彼五人在一屏处。尔时，瓦师便至其所；至其所已，即向树提梵志，赞迦葉佛如来应正遍知，复向树提作如是言：‘汝可与我共至佛所。’善男子，尔时树提梵志如是思惟：‘此五人者善根未熟。若我当赞迦葉佛，非外道师者，而此五人心当生疑，若至佛所，无有是处。’尔时，树提自护本愿故，般若波罗蜜报行方便故，作如是言：‘我不欲见此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云何般若波罗蜜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有菩提想，无有佛想，尔时不见佛，不见菩提，亦不于内见菩提，亦不于外见菩提，亦不于内外见菩提，如是悉知菩提空无有法。尔时，树提知一切法无所有故行于方便，作如是言：‘我不欲见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

“善男子，复于异时，树提梵志与彼五人至河水边。尔时，瓦师承佛神力，为化五人故复至其所，向树提梵志作如是言：‘汝可共我至

于佛所，礼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出世甚难！'彼树提梵志，闻瓦师叹故不肯去。彼时，瓦师寻前以手捉梵志发，强牵将去向于佛所。彼时五人倾心随逐，树提梵志遂至佛所。时国常法，若捉他发，设其告官，捉者应死。尔时五人生邪见，见树提梵志，他捉其发，心倾随逐：'彼如来法有何功德，乃令瓦师不计死罪，捉树提发将至佛所，礼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尔时，五人其心倾向至迦葉佛所，既得见佛，本愿还发，生信敬心；生信敬心已，即于佛前呵责树提：'如是，世尊，有如是威德，如本闻已，何得心不信敬？'善男子，尔时五人见迦葉佛威德，又闻辩才，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尔时，迦葉佛见五人已得专心，为说菩萨藏不退转轮陀罗尼金刚句，无生法忍次第而说。尔时，五人即得无生法忍。

"善男子，我今已得具足佛智。彼时树提梵志，若当赞叹迦葉佛，不赞外道师，若彼五人到佛所者，无有是处，况生信敬心耶？善男子，树提梵志为化五人学菩萨乘，故以般若波罗蜜果报行于方便，作如是言：'我不欲见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善男子，不退菩萨于佛无疑，于菩提无疑，于佛法无疑。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复次，菩萨为教化五人及自示业报，以业障故六年苦行。非如余众生不知不见持戒沙门、婆罗门故，说如是恶言，若知若不知，若解若不解，彼诸众生长夜受诸苦恼，不得利益，堕三恶道。为彼众生自现作业亦现受报，是故如来现受是报。菩萨无有一切障碍业报，以有众生诽谤持戒沙门、婆罗门，忧恼覆心不得解脱，不得道果；为除众生忧恼心故，现受如是业报。彼诸众生作如是念：'一生菩萨诽谤迦葉佛，而彼菩萨尚得解脱，况我不知而作恶言！是故我今当自悔过，一切恶业更不得作。'复次，善男子，为调伏诸外道故六年苦行，非实业障碍。何以故？世间沙门、婆罗门，日食一麻一米，谓得清净解脱。菩萨为调伏彼故，示现日食一麻一米。菩萨若食粗涩，尚不能得圣道，何况清净解脱？是故菩萨作如是言：'我不欲见秃头道人！何有秃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难得。'是故菩萨以此缘故现六年苦行，为调伏五十二百千粗行诸天，及外道神仙、粗行菩萨。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八

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
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三

"以何缘故，菩萨食已得气力充足至菩提树，不以羸瘦至菩提树？善男子，菩萨能不饮食身体羸异，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况食麻米耶？尔时，菩萨为愍当来众生故，食此上妙食。何以故？众生善

根未熟，不啖饮食而欲求道，彼诸众生饥渴苦故，不能得智慧。若安乐行，能得智慧，照明诸法，非苦行也。是故菩萨示众生行安乐行而得智慧，亦愍当来众生故，欲令众生效我食此妙食，是故食修舍佉尼食已，成三十七助菩提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施食女人亦成就助菩提法。复次，菩萨在一禅中生欢喜心，于百千劫不食能住。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从吉安天子求草敷座？善男子，过去诸佛敷解脱坐，不以綩綖妙物，亦欲成就吉安天子助菩提法。尔时，吉安与菩萨草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今我当与受记。’彼吉安天子，于未来世当得成佛，号曰无垢如来应正遍知。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菩萨坐菩提树下，使恶魔波旬至菩提树下，不欲令菩萨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魔本不能至菩提树下，若我不召而能来此者，无有是处。善男子，尔时菩萨坐菩提树下如是思惟：‘于四天下谁为最尊第一？此四天下今为属谁？’菩萨即知恶魔波旬欲界最尊，‘今我与魔共斗，魔若不如，一切欲界所有众生悉皆不如。尔时，当有诸天大众和合而来到菩提树下，到已必生信心。魔众、天众、诸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如是一切众来绕菩提树。彼诸众等见菩萨师子游戏，见已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发菩萨心，或生信心，彼人乃至见菩萨因缘故尽得解脱。’善男子，菩萨如是思惟已，放眉间白毫相光，能令波旬宫殿黑闇。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光明照故普令大明，此光明中出如是声：‘彼释种子出家学道，今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魔境界，胜出魔众，减损当来一切魔众。今彼菩萨与魔共战。’善男子，尔时波旬闻是声已，心大忧愁如箭入心。时，魔波旬严四种兵，满三十六由旬，一切皆来围菩提树，欲为菩萨作大留难。尔时，菩萨住大慈悲及大智慧，以智慧执金色之手而以拍地，拍已一切魔众寻时散坏；魔众坏已，八万四千亿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拘槃荼等，如是大众见菩萨威德身体微妙，容颜端严，威力勇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于七日七夜，不舍结跏趺坐，仰观菩提树，目不暂眴？善男子，尔时有色界天行寂灭行，彼诸天等，见如来结跏趺坐，心生欢喜；生欢喜已，如是思惟：‘今我当求沙门瞿昙，心何所依？’彼诸天人于七日七夜作是求已，不得如来一念依处。彼时诸天倍增喜悦，有三万二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愿：‘我等于未来世，当得如是寂灭之行，仰观菩提树。’是故如来得成道已，于七日七夜结跏趺坐，仰观菩提树，目不暂眴。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本行菩萨道时，修无量阿僧祇行，愿诸一切众生与解脱乐，何以方待梵王请，然后说法？善男子，如来有如是知，

多有天人归依梵王，尊重梵王，彼诸众生作如是知：‘梵天王化生我等，世界最尊。若除梵王，更无有能造世界者。’善男子，尔时如来如是知已：‘今我等待梵王劝请。若彼梵王一倾首者，诸可归依梵王众生悉皆归依，当相谓言：梵王劝请如来说法，非为不请。’善男子，如来有大威德故，梵王来至我所，劝请说法转于法轮。善男子，若我不以神力令梵王请者，然彼梵王先无有心能来请佛。善男子，由诸众生依梵王故，欲令众生离于梵王，待其劝请，以梵王为证故。善男子，尔时梵王劝请如来转于法轮，彼时六十八百千梵天，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言：‘此真是佛，于众生中最尊最胜。’作如是愿言：‘我来世得成就如是智慧威德。’是名如来方便。

“善男子，我先于说示现众生十业因缘，或是菩萨，或是如来，于此十中示现方便，唯有智者能知是义。善男子，不应生念，谓菩萨当有微细之罪。若菩萨成就如是微细不善之法坐于道场，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善男子，如来成就一切善法，断一切不善法，无有生死业报习气。若有遗余不断灭者，无有是处，何况有障碍业报？善男子，若有众生谓无业报，不信业报，为是众生示现业报因缘，如来实无业报，我是法王尚受业报，况余众生而不受耶？为彼众生作如是示现，是故如来自现业缘。善男子，如来无有一切业障。譬如书师，善学书论教诸幼童，随诸幼童赞诸书章，非是书师于诸书章有障碍也。书师作如是念：‘彼诸幼童当随我学。’善男子，彼书师非为不达故，作如是唱。善男子，如来亦复如是，于一切法善学已，如是说，如是示，为余众生令行业清净故。善男子，譬如大药师，善能疗治一切诸病，自无有病，见诸病人，而于其前自服苦药；诸病人见是药师服苦药已，然后效服，各得除病。善男子，如来亦复如是，自除一切烦恼病已，于一切法无有障碍，能示现一切法，以是不善业故，得如是报，现如是缘，欲令众生除一切身口意业障，行于净行。善男子，譬如长者子、若居士子，父母爱念，与其乳母。时此乳母无有病痛，为婴儿故自服苦药，欲令乳得清净。善男子，如来亦复如是，是一切世界之父，为教化不知业报众生故，如来无病而为众生示现作病，以是业故得如是报，以此业故得如是报；众生闻已心生惊畏，除诸恶业，不作恶缘。”

佛复告智胜菩萨：“善男子，乃往过去世遇燃灯佛，时有五百贾人，为求珍宝入于大海。善男子，时贾人中有一恶人，多怀奸伪，常行恶业，初无悔心，善知兵法，恒为寇贼，夺他财物以为产业。状如贾人共诸贾人同载一船，时彼恶人如是思惟：‘此诸贾人大得珍宝，我今当杀此诸贾人，取其珍宝还阎浮提。’如是思惟已欲杀诸人。善男子，尔时有人名曰大悲，于彼众中作大导师。时彼导师于夜梦中，见海鬼神来作是言：‘汝此众中有一恶人，如是相貌，恒为寇贼劫他财物。彼人今生如是恶心：“我当杀此五百人已，取其财物还阎浮提。”若此恶人得遂本心杀五百人者，作大恶逆业。何以故？此五百

人，皆是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菩萨。若此恶人杀诸菩萨，以此业缘障碍罪故，一一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恶人于其中间常在地狱。汝为导师可作方便，令彼恶人不堕地狱，彼五百菩萨亦复可得全其身命。’善男子，尔时大悲导师如是思惟：‘作何方便，令彼恶人不堕地狱，五百菩萨全其身命？’作如是思惟已，乃不向一人说是事也。尔时待风余有七日，当还阎浮提；七日过已，如是思惟：‘更无方便，唯有除此一恶人者，尔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复作是念：‘若我向余人说，此五百人当生恶心；生恶心已杀此恶人，彼诸人等当堕恶道。’善男子，大悲导师如是思惟：‘我今当自杀之！我以杀此人故，虽百千劫堕恶道中受地狱苦，我能忍之。不令恶人害五百菩萨，作此恶缘受地狱苦。’善男子，尔时大悲导师生哀愍心作是方便：‘吾护五百人故害此恶人。’是时导师，即以[矛＋赞]矛刺杀恶人，令诸贾人安隐得还至阎浮提。善男子，汝勿有疑，尔时导师，则我身是也；五百贾人，此贤劫中五百菩萨是也，当于此劫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于尔时行方便大悲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时彼恶人命终之后，生善道天上。善男子，汝今当知，勿谓菩萨有如是障碍业报，而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即时是菩萨方便力也。

“善男子，如来为一切众生故，而作是方便，示现佉违罗刺。善男子，尔时佉违罗刺刺如来足。善男子，佛神力故令刺入足。何以故？如来金刚之身无能坏者。善男子，昔舍卫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后边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当为作亲友，而至其舍夺其命根。’不向人说。善男子，彼时二十最后身者，及二十怨家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善男子，如来尔时为调伏是四十人故，于大众中，告大目揵连言：‘今此地中出佉违罗刺，欲刺吾右足。’未至足之间，此佉违罗刺即从地出长一肘。当出之时，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今当取此刺掷著他方世界。’佛告目连：‘非汝所能！此佉违罗刺今在此地，汝不能拔。’尔时，目连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时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一切世界随刺而举，不能动刺乃至一毛。善男子，尔时如来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彼佉违罗刺亦随佛去。尔时，如来复至三十三天、夜摩天、兜术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刺亦随去，乃至梵天亦复如是。尔时，如来从梵天还至阎浮提舍卫城中本所坐处，刺亦逐还至此地中竖向如来。尔时，如来即以右手捉佉违罗刺，左手安地右脚踏之。尔时，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时，尊者阿难即从坐起，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业得如是报？’佛告阿难：‘我过去世入大海中，持[矛＋赞]刺人断其命根。阿难，以此业缘得如是报。’善男子，我说是业缘已，彼时二十怨贼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来法王尚得如是恶业之报，况我等辈不受此报？’是二十人即从座起，头面礼佛，作如是言：‘我等今日向佛悔过，不敢覆藏。世尊，我先恶心欲害彼人，今重悔过，不敢覆

藏。’尔时，世尊为彼人故，说作业缘及尽业缘。时二十人闻是法已即得正解，及四万人亦得正解。是故如来示佉违罗刺刺足，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先无诸病，而从耆域药王，索优钵罗华嗅之令下？善男子，尔时如来制解脱戒未久，时有五百比丘，是最后身，常在余诸林中修道。彼诸比丘得如是病，陈故之药所不能治。彼诸比丘敬慎佛戒，不求余药，不服余药。善男子，尔时如来如是思惟：‘作何方便听服余药？若我听者，彼诸比丘当求余药，当服余药。何以故？若如来不听者，后诸人辈当犯圣法。’是以如来行方便故，从耆域药师，求优钵罗华嗅之令下。时净居天即至彼比丘众中，作如是言：‘大德，可求余药，莫守病而死。’比丘答言：‘我等不敢违世尊教！我等不得自在！我等宁死不违佛教！我等不求盈长好药！’如是说已，净居天子语诸比丘言：‘大德，如来法王求余好药，舍陈故药。诸大德可求余药。’诸比丘闻语已，除去疑心更求余药，更服余药然后除病，除病已不过七日证阿罗汉果。善男子，若如来不求余药，彼诸比丘亦不求余药；若不求余药，能除诸病及断诸结，证于阿罗汉果者，无有是处。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入城乞食，空钵而出？善男子，如来无有业障。尔时，如来矜愍护念当来比丘，或有比丘入于城邑聚落乞食，自无福德，乞食不得。彼比丘当作是念：‘如来世尊功德成就，入城乞食，空钵而出，何况我等善根微薄！我等不应以乞食不得而生忧恼热。’是故如来示现入城乞食，空钵而出。善男子，汝若谓恶魔波旬能覆蔽城中长者婆罗门心故，乃至不与一抟食者。善男子，莫作斯观！何以故？恶魔波旬不能断绝如来食也。尔时，佛神力故，令恶魔波旬覆蔽彼城中人，非是恶魔力之所能。我于尔时都无业障，为化彼众生故，示现空钵而出。尔时，我及比丘僧不得食已，一切魔天及诸余天，作如是念：‘佛及众僧不得食已，颇有忧耶？’即于其夜见佛及僧，乃至无有一念忧恼，心亦不高亦复不下；如前，后亦如是。善男子，尔时有七千天子，倾向如来生信敬心，我于是时即为说法，于一切法得法眼净。善男子，彼时婆罗门长者，其后不久，又闻世尊有大威德，生渴仰心即至佛所，头面作礼，向佛悔过。彼时如来即为其说四圣谛法，一说法时有二万人，于一切法中得法眼净。是故如来，入城乞食，空钵而出。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旃遮婆罗门女，以木杅系腹诽谤如来，而作是言：‘由沙门瞿昙令我妊身，应当与我衣被饮食’？善男子，如来于此事中都无业障。若有业障，我能掷此旃遮婆罗门女，置恒河沙世界之外。如来以方便故现此业障，为化不知解众生故。何以故？当来之世有诸比丘，于我法中出家学道，尔时或为他人所谤，以是缘故心生惭愧，或不乐佛法舍戒还俗。彼诸比丘，若被谤已，当念如来：‘如来成就一切善法，具大威德，尚被诽谤，而况我等不被诽谤？’思念是已则

除惭愧，除惭愧已，当得修习净妙梵行。善男子，旃遮婆罗门女，常为恶业所覆故性多不信，今此女身于佛法中不得调伏，常为恶业之所覆蔽，乃至梦中亦生诽谤，觉已心喜，此女人中命终当堕地狱。善男子，我能以余方便，除此女人诸不善业，令度生死能为作救。善男子，或时如来不救余人。何以故？如来于一切众生无有偏心。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诸婆罗门杀婆罗门女孙陀利，埋祇洹园堑中？善男子，如来是时知有是事，舍而不说。如来成就一切智心无有障碍，能以神力，可令此刀不入女身。我于尔时知孙陀利女命根将尽，必为他杀，以此方便令诸外道，不善彰露堕不如处。如此诸事唯佛知之，安住是事，令多众生生清净心，增益善根。尔时，如来七日不入舍卫大城，不入城已，尔时调伏六十亿天；过七日已，诸天世人集会共来至于我所，尔时如来为四众说法；闻说法已，有八万四千人，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及僧，在于婆罗门毗兰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马麦耶？善男子，我于昔时知此婆罗门，必舍初始请佛僧心，不给饮食，而故往受请。何以故？为彼五百马故。此五百马于先世中，已学菩萨乘，已曾供养过去诸佛，近恶知识作恶业缘，恶业缘故堕畜生中。五百马中有一大马，名曰日藏，是大菩萨。是日藏菩萨，于过去世在人道中，已曾劝是五百小马发菩提心，为欲度此五百马故现生马中。由大马威德故，令五百马自识宿命，本所失心而令还得。善男子，我愍彼五百菩萨堕马中者，欲令得脱离于畜生，是故如来知故受请。善男子，是时五百马减所食麦，半持施僧，大马半分奉施如来。尔时大马为五百马，以马音声而为说法，亦教悔过：‘今当礼佛及比丘僧。’说此事已，复作是言：‘汝等当以所食半分供养于僧。’尔时五百马悔过已，于佛及僧生净信心。过三月已，其后不久，是五百马命终生于兜术天上。彼五百天子，即从天来至于佛所供养如来。尔时如来即为说法，闻说法已，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时五百马子，善调伏其心，于将来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马，于当来世供养无量诸佛，得成助菩提法，然后作佛，号曰善调如来应供正遍知。善男子，无有世中上妙美味而如来不得。善男子，如来虽食草木、土块、瓦砾，三千大千世界中，无如是味似如来所食草木、土块、瓦砾味者。何以故？善男子，如来大人得味中上味相，若如来以最粗食著口中已，其所得味胜天妙食。善男子，以是故知如来所食最是胜妙。善男子，尔时阿难心生忧恼：‘转轮圣王种出家学道，如下贱人食此马麦。’我于尔时见阿难心，见阿难心已，即与阿难一粒麦，语阿难言：‘汝尝此麦味为何如？’阿难尝已生希有心，白佛言：‘世尊，我生王家，长大王家，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难食此麦已，七日七夜更不饮食，无饥渴想。善男子，是故当知，是如来方便，非是业障。善男子，有沙门、婆罗门持戒如我，受他请已，而知请主荒迷不能供给，

或不肯住。以是缘故，如来已所许处现必就请，及欲示现业报缘故。善男子，当知如来常法，虽受他请不得供给，不令请主堕于恶道。善男子，若彼五百比丘共如来夏安居食马麦者，有四百比丘多见净故生贪欲心。彼诸比丘若食细食增益欲心，若食粗食心则不为贪欲所覆。彼诸比丘过三月已，离淫欲心证阿罗汉果。善男子，为调伏五百比丘，度五百菩萨故，如来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马麦，非是业报。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如来十五日说戒时，告长老迦葉：‘我今背痛，汝今说七觉支法’？善男子，尔时有八千天子，以声闻法而自调伏，在彼众中和合共坐。善男子，彼诸天子于过去世，是大迦葉所教化者，于佛法僧而不放逸。彼诸天子，数闻迦葉比丘说七觉法。善男子，此诸天子，除迦葉比丘，若百千诸佛为其说法，不能令解。尔时，迦葉为诸天子广说七觉法；诸天子从迦葉比丘，闻七觉法已得法眼净。善男子，若有众生病苦缠身，不能得至于说法之处听法恭敬。彼诸人等当作是念：‘佛是法王，尚听七觉法而得除病，何况我等不往听法，不恭敬法？’善男子，为调伏诸天除人苦患故，又示现敬重于法，是故如来作如是言：‘迦葉，我今背痛，汝当说七觉法。何以故？尊重法故。’如来无有粗重四大之身，何况有病？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释种破时，如来自言我头痛耶？善男子，或有众生作如是言：‘世尊不能利益亲族，亦不矜愍，不欲安隐而出家已，种族意断不欲救护。’是诸众生以不知故作如是言。善男子，如来于诸苦本已到其边，如来知是众生心所念故，坐舍耶树下自言头痛。善男子，吾于尔时寻向阿难说我头痛，时有断见三千天子，复有无量好杀生者，皆共集会。为彼断见天子及好杀者，示现业障故作是言：‘吾以眼见他杀生心随喜故，今得头痛。’说是法已，七千人天皆得调伏。是名如来方便。

“以何缘故，颇罗堕婆罗门以五百种骂詈佛，如来闻已能忍？善男子，如来能以神力，掷此婆罗门置余世界；亦能以神力，令婆罗门乃至不能出于一言骂詈之声。善男子，时彼众中多有人天，见如来能忍，恶骂不说不答，生于舍身等心、利益心、堪忍心，前如后，后如前。尔时，有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来见如是义。又颇罗堕婆罗门以五百种恶骂已，见佛世尊生于舍心。善男子，是婆罗门，见如是已生信敬心，归依佛法僧，种解脱根。是名如来方便。

“善男子，提婆达多与菩萨，世世共生一处，此辈亦是菩萨方便。何以故？我因提婆达多故，具满六波罗蜜，亦多利益无量众生。云何知尔？善男子，尔时众生快乐，不知行施，不知受者，菩萨尔时欲教行布施。是时，提婆达多起嫉妒心，至菩萨所，求国城、妻子及头目手足。尔时，菩萨欢喜施与。时有无量众生见菩萨施，心生欢喜信解布施，作如是言：‘如菩萨施，我亦如是，行于布施愿成菩萨。’善男子，提婆达多或见菩萨持戒清净知已，欲破菩萨所持之戒，

尔时菩萨不毁净戒。时有无量众生，见菩萨持戒，亦效持戒。菩萨持戒，或为他人轻毁恶骂不生恶心，尔时具足羼提波罗蜜。有无量众生，见菩萨以忍调心，亦效菩萨行于忍辱。善男子，当知提婆达多，大利益菩萨。善男子，如今提婆达多，放大醉象欲害如来，亦于耆阇崛山推下大石，俱是如来方便示现，非业报罪。何以故？由此方便利益无量众生。

“善男子，如来总说十业因缘，皆是如来方便示现，非是业报。何以故？众生不知业因所得果报，为众生故，如来示现如是业报：此业作已得如是报，彼业作已得如是报，作如是业得如是报。众生闻已，作如是业，离如是业，离不善业，修习善业。善男子，今说方便已，示现方便已，此诸方便坚持秘藏，不应为下劣之人、薄善根者说。何以故？此经非声闻、辟支佛之所行处，况下劣凡夫能信解耶？何以故？此人不能学诸方便。所以者何？此方便经非其所用故，非余瓦器所能受持。唯有菩萨，于此方便法能说能学。善男子，譬如夜闇燃大明灯，得见室中一切所有。善男子，菩萨闻如是诸方便已，即见一切菩萨所行之道，于此法中我所应学。于一切如来行及菩萨行，已到彼岸、善行菩萨道者不以为难。善男子，我今当说，欲得菩提道诸善法者，所谓善男子、善女人，闻过百千由旬，有说此方便经处，当往彼听。何以故？若菩萨闻此方便经已得光明行，一切法中除疑悔心。”

尔时，四众及诸人天成宝器者，说此经时悉闻悉知。非宝器者，虽在此会不闻不知，于此经中耳尚不闻，况能口说？非宝器故，是以如来说是法时不闻不知，不蒙佛神力故。说此经已，七万二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是经名为《方便波罗蜜》，亦名《转方便品》，亦名说《方便调伏》，如是奉持。”

佛说是已，智胜菩萨心生欢喜，及学声闻、辟支佛乘，学菩萨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并诸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闻说是已，赞言：“善哉！善哉！”今说大乘方便经竟。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九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贤护长者会第三十九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大城，住迦兰陀长者竹园，与诸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长老舍利弗为众之首。时，诸比丘围绕世尊欲听受法，身心调顺，无有睡眠。当于尔时，如

来世尊面貌容色，犹如初日开敷莲华，端严显耀，微笑熙怡。尔时，彼诸比丘等作如是念："今婆伽婆，欲宣说何等法门，面相乃然如是光显？"

当于彼时，有一最大巨富商主长者之子，名跋陀罗波梨，与其一千眷属围绕，威力欲以震动大地，安详徐步向世尊前。尔时，贤护长者之子，宿福因缘受天果报，身体柔软，犹如初出新嫩华枝，诣于佛所；到佛所已，观见如来最胜最妙容色，寂静澄定功德藏身，犹如金树光耀显赫遍满竹林。是时，贤护即于佛所生净信心，合十指掌，作如是念："于世间中得大名闻，此不虚说！谓言萨婆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者，斯真实也。"尔时，贤护即便低头，顶礼佛足，两膝著地，一心举头，谛视世尊，目未曾瞬。如是瞻仰如来之时，其身俨然不倾不动。

尔时，世尊见跋陀罗波梨长者，内心如是生渴仰已，如来即更身放妙光。而彼光明出照之时，其跋陀罗波梨长者，即得无畏，从地而起，绕佛三匝，复更顶礼佛世尊足，礼已长跪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愍于我，唯愿世尊教示于我。大圣世尊，我于佛边信心未久。是故，世尊，但当为我随逐现事说一法门。我今渴仰欲闻诸法，以生死中烦恼所逼，多有疑惑，心恒分别。以是义故，唯愿世尊慈悲怜愍，为我说法，令我决疑。大圣世尊，我无正知故有迷惑，不知出离生老病死烦恼海津。唯大圣尊是一切智，世间希有犹如意珠，能与一切众生诸乐令成就故。又复世尊犹如父母，为令一切诸众生等得善果报，即是根本。"

尔时，世尊告跋陀罗波梨长者，作如是言："跋陀罗波梨，若有疑者，今恣汝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跋陀罗波梨长者，蒙佛印可，内怀欢喜，欲问心疑，即便起立，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其身威光圆满具足。尔时，长老阿难比丘，既见彼已，即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长者子跋陀罗波梨，身光德力胜诸王威，殊妙绝群，端正可爱，于世间内独无有双。"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今欲闻此跋陀罗波梨长者家中所有众乐事乎？乃至具足说其受于快乐果报，虽复忉利帝释天王犹不能及，况复人间？此阎浮提能得及者，无有是处。唯除一人长者童子，名苏摩浮帝。"

尔时，阿难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此跋陀罗婆梨长者家宅之中有何殊胜，世尊乃尔称誉？"

尔时，佛告长老阿难："汝当至心，谛听！谛受！是长者子所有资财善根广大，我今为汝次第宣说。阿难，是长者子，凡有六万最大商主恒随其后。彼诸商主，各有无量奇异财宝种种富饶。其跋陀罗波梨家内，恒常铺设六万上妙六合床榻，杂色被褥以覆其上。复以真绯杂色缯彩用为倚枕，持来两边杂色妙衣憍奢耶等，一一之处皆有四具。又火浣布及以粗纻，诸是四方土地所出种种衣服众杂异物，皆悉

具足庄严其家。彼之衣裳悉皆柔软，犹如手掌清洁光润。其宅处处周遍皆悬真珠璎珞，以为校饰。复有六万婇女，端正殊绝，身体柔软细滑；闲於戏笑，善巧语言，姿态艳美承接人意，瞋恚见之自然欢喜，忧戚遇者便生欣慰；调谑音词，开心悦目，并皆孝顺；瞻仰己夫，妇礼具足，于余男子远离欲心；或复有时，自知惭愧羞耻，合掌低眉，曲躬恭敬，专向其夫无复余顾；或复有时，各各为其夫婿别怜爱故，心生妒嫉争斗相嫌，皱眉蹙頞犹如深钩，假此为戏实无妒心；手爪纤长，指节圆佣，踝腕细密以欲醉身；妖冶顾眄，行步庠序，进止逶迤；发彩绀青细润柔软，巧为结梳能惊惑人。在于如是等诸婇女之中或侍或凭，彼诸婇女皆专奉夫，清净名闻处处流布。然此婇女种姓最大，处其家中亦好名闻，并堪匹偶大家为嫡妇，有如是种种等庄严。长者贤护家中不可称量，宅甚宽旷。又其长者欲食之时，则有六万杂种羹臛饭食微妙香美，犹若天厨无有异也。其饭悉是糠粮，色味充盈具八功德，随意进啖入口便销，食已随顺无所妨碍，果报感致称心自然，又复食已身体光鲜无诸臭秽。又其长者家内，复有六万辇舆，各以种种珍奇庄严，真珠间错上下正等，悉有妙衣以覆其上。又以香华各各布散，水洒于地，无有尘埃，清净润泽。又其家内，复有种种最上音声，手打指弹及以气吹，其响微妙鸣亮入神，歌曲正得犹白鸽声心所乐闻，如此微妙庄严其家。又其家内，园林树木扶疏茂盛，华卉交加红紫鲜洁。其树林间复有诸鸟，各各出好音声，其音和雅犹如天宫，约须弥山众宝合成，龙窟无异。又燃种种灯明，其灯光明无风动摇处处洞彻，朗夜赫奕与昼不殊。又复其家所住国界有六万城，其城各有街巷相当，楼橹却敌悉皆具足。彼城处处诸国商人往来聚集，种种形状，种种语言，种种珍奇众杂宝货，共相贸易填咽城市，百千万众不可胜计。又彼诸城周匝四边，园圃杂树数百千种，华果繁茂枝叶扶疏，蜂众竞来采其香味。又彼诸城多有象马及诸车乘。

“阿难，彼诸城内所有大富长者、居士、商主及以商人，恒常一心，皆共称叹跋陀罗波梨所有功德，合十指掌顶礼赞咏，况彼名闻心皆愿乐欲得睹见！又其国主波斯匿王，见跋陀罗波梨长者，资财富饶形势福德，自身卑悉犹如贫人羡其财宝。

“阿难，其彼真月长者童子，每一食时即有千种珍味，晨昏左右所须自然。又有五千婇女，围绕承奉以为娱乐。阿难，是真月长者童子所受快乐，比天帝释已胜千倍，匹于跋陀罗波梨，形貌颜色，库藏资财，受乐果报，百倍不及其一。

“复次，阿难，是跋陀罗波梨长者，有一妙车名为夺意，奇巧精丽，人间所无，而此车中有天宝座。其车纯以天诸杂宝雕饰间错，彼诸天宝玛瑙、金刚、真珠、珍贝，光明显曜如虚空星庄严，如是其车行时迅疾如风。阿难，跋陀罗波梨，意欲至于海内采珍宝时，坐彼车中如意即至；受快乐已，若欲还家，应念便至。”

尔时，阿难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跋陀

罗波梨长者，往昔造何等善根，今世乃尔受斯果报？”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欲知者应当谛听！此之因缘皆由过去于诸佛边种植善根，今得如是胜上果报。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名曰乐光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阿难，尔时此跋陀罗波梨长者，于彼佛边作声闻僧，名为法髻，持戒不完，多有毁缺，而善宣说诸佛教法开示未闻。是大法师，一闻总持修多罗藏，亦持律藏，为诸众生常说法要，博识辩聪，义味甚深，音声朗彻令人乐闻，得听法者心生欢喜，永即不复堕诸恶道。阿难，彼以如是法施因缘，九十一劫恒生天人端正富贵。阿难，是长者子，所得妙车因缘报者，我更为汝次第解说。阿难，是跋陀罗波梨长者，于彼乐光佛世作法师时，见诸梵行持戒比丘，羸瘦顿乏，力弱无堪，凡有所须悉皆布施，复造鞋袜、靴履等物欢喜施与，藉此功德今感妙车如意果报。

“复次，阿难，往昔有佛，号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尔时，彼佛告长者言：‘于未来世有佛，名曰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彼佛世尊当授汝记。’阿难，此跋陀罗波梨长者，我须教之，令其生解。”

尔时，阿难重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长者子如是富饶，多蓄财产，而性柔和不生贡高，在于五欲不染其心。”

佛告阿难：“汝今当知，凡是智者，不以资财及诸五欲心生憍傲。阿难，此长者子以妙法因，多受种种无尽福报。”

尔时，跋陀罗波梨长者，蒙佛许可，欲问所疑，即便一心在于佛前，长跪合掌而白佛言：“大慈世尊，摄受一切众生，哀愍众生。我今心中有疑欲问，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使得断疑。”

尔时，佛告跋陀罗波梨长者子言：“跋陀罗波梨，汝心有疑欲断除者，今正是时，恣汝所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跋陀罗波梨长者即白佛言：“世尊，诸众生等知有神识，而是神识犹如宝箧未开之时，不知其中是何等宝。世尊，此之神识相貌云何？复何因缘名为神识？世尊，云何人死无手脚眼？命终之时，诸根欲灭，诸大欲分，而此神识云何从此身中而得移出？世尊，而此神识复云何色？复云何体？从于身中云何得离此识？云何舍于此身，成就别身？云何舍此诸大、诸入，向于后世？云何成就各各别身？世尊，人今既死，未来诸入云何随顺？云何此世作诸善根，于未来世受于果报？既是此世诸入阴等造作善根，其人云何更复于后别诸阴中受其果报？云何此识彼处得身？云何诸入体随彼处？”

尔时，世尊赞长者言：“善哉！善哉！跋陀罗波梨，如是，如是，如汝所问。汝今至心谛听！谛受！我当为汝说神识去来移灭。跋陀罗波梨，犹如风大，虽无形色不可睹见，然由因缘而现形色。现形色者，其义云何？譬如风吹动诸树木，发起山壁水崖触已作声，以冷热因缘所生是故能受；然彼风体不可得见，手足目等亦复如是不可得

见，于诸色上增益胜处或黑或白。跋陀罗波梨，如是，如是，此神识界亦复如是，不可以色得见，亦不至色体，但以所入行作体而现色，此识界亦复然。当须知云何于彼处此识界，得名受触法界耶？复云何此识界，舍此身已后受爱触等？譬如风界能移香气，故知此华香从风吹来；而其风界实不持华香而来，亦非无风而华香能来。彼香无色，彼风亦无色，其彼闻香根亦无色。跋陀罗波梨，如是，如是，彼死人识欲移持触受等及诸界已，有于彼世以父母和合故，然后可知有识；其识有故，即知有受有触和合而成。犹如胜人识强胜故有香根，香根胜故有胜香。复有二身胜故，有二事胜可见。二事胜者，所谓色、触。其风多故，华香亦多。如是，如是，以识大故受亦大，受大故识亦大，识大故诸界亦大，然知此善此恶也。譬如画师既善成就板，随欲出向作即能为，善意解故随色能作，然彼画师若无色不可现色。如是，如是，此识成就六色身，所谓因眼见色，所有识智因眼见色者实无有色，因耳闻声者亦无色，因鼻闻香者亦无色，因舌知味者亦无色，因身觉触者彼触亦无色，因意有诸大者彼亦无色，所有知者亦无色。当知彼境界内亦无有色，如是次第，此识当知皆亦无色，当应如是观。而汝问'此识云何舍此身至于彼世'者，跋陀罗波梨，夫命终时此识以业持故，此业及命尽时，譬如入寂灭三昧人有识身体，此识身体灭已，然后入寂灭内住。如是，如是，此识于死人边，舍身及以诸大，舍已唯有念力，如是知我是彼某甲。凡人舍身之时，有二种触正念。何等为二？一者、正念，二者、触。而彼人命终之时，于身有触二受：一、身受，二、念受。死后念有触。

“复次，汝问识者何义？然有子能生芽，从智生识即名为念，是故智及子故名为识，然后还受于触。苦乐智知故名为识，后复受善恶，亦能知善恶境界故名为识；犹如从子生芽，其身成就故名为识。

“复次，跋陀罗波梨，汝又问言'此识云何舍身已移向彼'者，譬如镜中照现身形；又如泥团模内铸出身形；又复如日出时能灭诸暗，其日没已还复生暗，然而彼暗无有常定、非无常定之处，然彼暗无色无受不可见。如是此识生身已，如暗离明，身生亦然，其人不见此识，然识受此身。譬如妇人受胎，然不知此我怀胎为男为女、或黑或白、或诸根具以不具、或手足正等，以不然，彼在胎之者，或以热食触故觉已即动。如是，如是，此识来去伸缩共眼开闭，昔所造诸业故，所有境界即笑语言等，诸有所生得色身内住识，然诸众生不知我身内所住识有何体。跋陀罗波梨，此识善成就故，流至于一切诸有，然诸有不染著。跋陀罗波梨，诸有及识六根境界，是六界处，有四大处，有五阴处。跋陀罗波梨，如是识等境界汝当知。跋陀罗波梨，譬如木人以一机关作一切诸事，走跳现种种诸伎。跋陀罗波梨，于汝意云何？彼木人有何因缘作如是事？”

跋陀罗波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问，非我境界，我无智能答。”

佛复言：“跋陀罗波梨，彼者由巧智慧力作种种事，而彼巧业无有色，以智所生。如是，如是，此身人由识巧故生，而此种种身由识所作，此识造身故生，而此识无有可尽，犹法界修熏故，往昔诸身忆念意成就。犹如日光，此识应须当见，譬如日光照于秽浊臭恶诸尸，亦不为其所染，而其臭秽不离日光所生。如是，如是，此识欲初生在粪秽所食诸不净，又在猪狗等腹内受胎，然彼识不为臭秽所染。

“复次，跋陀罗波梨，此识舍身已，随善恶所行，此义何也？此识舍此身体，即受彼罪福。譬如风界，从山首出至于瞻婆林，因触故受微妙香；至臭秽之处，或至诸尸臭处。跋陀罗波梨，彼风随至多处，而取多气至彼即多。犹如彼风界将彼香气过，而彼风界无有色，及彼香亦无色。如是，如是，此识舍身已将善恶而移，如是次第而去。彼识欲移，犹如睡梦人知一切诸物，有身不移本处。如是，如是，有福亦生，欲移识时，犹如梦见诸事，然此识不从咽喉出，亦不从诸孔出，其识出时亦复不求诸孔。”

尔时，跋陀罗波梨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云何或鸡卵、鹅卵在[鷇-禾＋卵]内，其[鷇-禾＋卵]无孔，云何知识别而[鷇-禾＋卵]不破？其识云何移徙？”

佛告跋陀罗波梨：“譬如以瞻婆等诸华熏乌麻，善熟然后压取油，而言此是瞻婆等华油。如彼香不破坏乌麻而香气移徙，彼香不著乌麻，因麻及华共和合故香气相著，然后香气不从麻子边求孔然后入，因彼二故其香移徙。如是，如是，此识不破坏卵[鷇-禾＋卵]，妙香移徙，此识转移亦复如是，汝当如是知。

“复次，此识不移徙，犹如日、火、摩尼宝等光明，应如是见。复次，此识移徙，犹如种子所至地方种子，而彼种子掷置地内，生芽茎叶华果子，或白、或赤、或黑，各有自味力成熟；而彼地界是一，水、火、风大亦然。如是，如是，此识有一法界，一切诸有中成就身然后生，或黑、或白、或赤等色，或本性刚强，或本性调柔。

“复次，跋陀罗波梨，命终之时，此神识舍身已，成后身种子因，欲作手足等体，而当时未有身分，而彼舍地分取法界分，而彼诸界共念和合。然彼念以信敬力故，法界念和合，取识不离识，而法界可见，亦不离法界识有因。然彼识风为助，自余法界皆为微妙，所谓念界、受界、法界、色界。”

尔时，跋陀罗白佛言：“世尊，彼识云何有色？”

佛告跋陀罗波梨：“凡有二种色：一者、内，二者、外。言内色者何？所谓眼也。外者是色。若有眼识，彼名内色，耳内声外，鼻内香外，舌内味外，身内触外，意内法外。跋陀罗波梨，譬如生盲之人夜睡眠中，梦见种种天妙诸色最胜最上，而彼人见已生最胜喜乐；睡眠觉已便即不见，及至天晓而向他说：‘诸人辈听我昨夜眠中梦也。我见最妙最上端正妇女之形，复见丈夫百千数众，复见园林。此中彼处我皆梦见，或有人身体柔软，手足端严，臂膊佣长，身体纤细，腰跨

正等。’而彼生盲梦中所见诸人，身体形容及庄严璎珞皆悉具说。尔时，彼生盲人如是所说，形体生识不见。于汝意云何？彼生盲之人，睡眠所梦，云何得见？”

跋陀罗波梨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为我解说，此事云何得见？”

佛告跋陀罗波梨：“跋陀罗波梨汝当知，以内眼因智力，彼生盲人在梦中见，非实眼见。跋陀罗波梨，如梦中人见色少时正念其死，人见内色亦复如是。复次，跋陀罗波梨，更为汝解。其死人神识如种子移，譬如种子散于地上受取四大，如是此识受正念已，受受已受善及不善，已舍身已然后移。”

跋陀罗波梨复问：“世尊，云何此识受善及不善，识然后移？”

佛告跋陀罗波梨：“譬如莲华色摩尼宝随色影变，若置黑影形即变黑，若置白中即变为白，随其影形所在之处，彼摩尼宝即同其色，所安置处随其地分色即随变。如是此识受善及恶，而即移去亦复如是。”

尔时，跋陀罗波梨复问佛言：“世尊，此神识何体而现？”

佛告跋陀罗波梨：“此神识无形、无聚处、无积贮处，毕竟不可得、不可得言，此神识有生、有灭、有恼亦不可言。跋陀罗波梨，譬如从子生芽，亦不可得烂子生芽，亦非坏子生芽，而彼好子乃生芽成就。跋陀罗波梨。于汝意云何？彼子芽住何处？或在茎，或在叶，或在根，为彼子在树枝。如是，如是，此识于身体无处倚住，不在眼，不在耳，不在鼻，乃至亦不在意。犹如从子生芽，所生子芽者，以取、受为本；彼处取故，即便受胎；受胎已，即有触。如生芽已，依时即有枝叶华，有枝叶华即有子。如是，如是，此识先成就身体，身体成就已，其神识无处可住，亦不离神识有身。如彼种子从树熟已然后有子，非生果有子。如是，如是，此身命终之时，从身体中此神识显现，以受和合，以爱相缚，以念相执，善攀缘和合，或非善攀缘和合，以风界相持，智熏逐业缘，父母和合，然后此识显现。跋陀罗波梨，譬如善成就好明镜见面形，非无其面得见面形，亦非无明镜可有面形。如明镜及面两缘和合得有面形，而其面形无有色，亦无受，亦无有识，但随身转动，其镜内形亦转动如身，言语移徙、转动申缩、俯仰随所作者，其镜内面形，亦作如是事相显现。跋陀罗波梨。于汝意云何？其面形因何事故，而现形镜中？”

跋陀罗波梨白佛言：“世尊，因人身体故现彼镜中，如是形随其身色，面亦有如是色。彼形亦如是色，或诸根具足，或不具足，彼面形于明镜中，亦复如是现其形相。”

“跋陀罗波梨，如彼明镜成就面形，以有身故，彼明镜中现形。如是此身，因识有受、有取、有识、有诸行，思念成就身体。言彼明镜者，彼缘父母和合。当知如身灭已，无有识形。如彼明镜现面形已，又清水中更见面形，如此识舍此身形已，至于彼复受余诸阴。譬

如尼拘陀树子，或优昙婆罗等诸树子，虽复细小，而能生极大树枝；生大树枝已，舍彼形复更余处生。而彼子界舍树形已，随时干枯无复本味；其本味灭已，彼树便即干枯萎悴。如是此识，微细无定色形，生诸身已更复舍，更成就前别体。犹如大麦、小麦、乌麻小粒大粒等子，随所地方散处，于彼地方即便著根。如是，如是，此识所有众生身内，移于彼处，即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从此世移至彼世。犹如蜜蜂见其味，于华内取其味香，而舍其华更移别华，或舍恶华移至好华，坐华上已，乐著彼华取彼香味。如是，如是，此神识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恶果故，或复受地狱、畜生、饿鬼等身；受已复受别身。而此神识云何须观？譬如郁金香子、或红蓝华子、或分陀利华子，其体本随分色不定，而彼子内不可见芽亦无定色，而彼子入地得水润泽即便生芽，有芽已然后生华；而彼色不可以子得见，亦不离子有芽及色。如是，如是，此识舍此身已欲成彼身，彼肉团内未有诸根，何况诸入？既无诸根及入，岂可有天眼、天耳及香味触？体得有知，理岂可知：'我于彼时作如是诸业，我过去如是身体'？但因识而受，譬如蚕虫以自身口出于丝缕作茧，缠绕其身于中即死。如是，如是，此识自生身已还自造业，犹如蚕虫出丝缠绕，即自灭身移向于彼。譬如莲华生于水中，即有妙色香味，而彼华内无水正体而可得见。彼华灭已，所有地方置子于中，则有色香所住。如是，如是，此识所移之处，诸根境界无共移者，受亦无移，其所移者唯有法界。譬如如意珠随所至之处，有须之物即随念得。犹如日天光明自随逐日而行，日所至处，光亦至彼。如是，如是，此神识所移至处，受想法界等相随不离。

"复次，此识舍身已取一切诸有，聚集取已，无肉无骨来就后身。彼取色身有及诸触等事，以天眼观见善恶受取。譬如小枣、千年枣、庵摩罗果、迦毗陀等果成就时，各有一味，或苦、或酢、或甘、或碱等诸六味。而彼诸果熟已，在所地方其味在内，子移彼处各自有味。如是，如是，此识子所移之处，彼自有触随福及无福，以有及念自随而移。

"复次，此识舍身时作如是念：'如我今舍此身故，名此念识。为识知善业、不善业，知此业随我而行，知我随此业而行。'如是等知，故名为识。

"复次，此身知造一切诸业，故名为识。犹如风界，或时冷，或时热，或时随臭有气，或时因香有气，故知为风。如是此识体无有色，以取因色故，或欲取因故，或见取因故，或持戒求报取因故，乃至有受受因故，受身体色成就故，言为识。"

尔时，彼众中有一长者童子，名曰苏摩浮坻(音多尼反隋言真月)，从座而起，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其色云何须观取？云何须观欲取？云何须观见取？云何须观戒取？云何须观？"

佛告真月："凡有智者，欲知汝所问，当如是知。真月，若有善

色，若有非善色，从肉团时，须观筋、血、脉及气脉、髑髅缝脑、大肠、小肠、肺、心、肝、肾、脾、胆诸藏，脂[月＋冊]髓血、痰阴涕唾，不净臭秽非常可畏。毛发、髭鬓、皮肤裹覆聚集，聚已所有诸色皆为四大。所成四大者，取色以成身故名取色。苏摩坻，彼身以父母和合成牢鞕者，彼即是地大；所有稀软者，彼名为水大；所有暖成熟者，彼名为火大；所有摇动屈伸者，彼名为风大；所有知者，彼名声、香、味、触等界；所念知者，故名为识。”

尔时，苏摩浮坻复白佛言：“世尊，云何死时舍彼色界？云何彼识从彼身出？云何彼身舍已，作如是知‘此是我身’？”

佛报真月言：“真月，受此身正住之时，身业既尽，舍于诸大。譬如以乳和水，以火煎煮，以得热气，乳水各别；而彼乳所有脂腻味，彼无有色。真月，如是，如是，死人身别，诸大亦有别，神识亦有别；然彼识取诸大，及取法界，已以法界熏念，取善及恶至于来世。譬如摩诃迦良那药苏，取种种药味力煎，其内或有辛、或有苦、或有醋、或有碱、或有淡、或有甜，取诸味已入体成熟，色香等味取已，彼苏体舍移而成药味。此识亦复如是，舍身已取善及恶，及取法界，此识移去。言彼苏味体者，即以喻身；言彼诸药和合聚集者，喻彼诸根；言诸药色香味触者，喻识移去故言识；诸味将去者，即是识移。应当如是观，言人色别异者，或善色，或恶色，或入体大真药苏熟消，即是喻善业。当如是观，若言因彼大真苏食已出痿黄色，即是喻不善业。当如是观，如大摩诃迦良那药苏宝者，如是此识，应当观如摩诃迦良那药苏，取诸药色味，取已成大真药苏，而彼苏无有手足及诸根，但取彼味。如是，如是，此诚舍身已及舍诸界，唯取法界，取受已，取善及恶而去。

“真月，彼人舍身已，于来世得正念，得天念，或见六欲诸天，或见十六大地狱，或见身体诸根具足。彼于尔时作如是知：‘此是我身也。’彼人命终之时，彼念见种种相，或见微妙辇舆；或见微妙园林，其园林内有种种树木，新生蓊郁可爱；或有妙池，或见种种成就诸事。彼见如是等诸相，心生欢喜；生欢喜已，安隐如法取命终；而彼人神识，犹如乘马。应当如是观，言乘马者，譬如有人在战场内，身著好牢铠甲，善持马控辔、速疾骗骑；如是此识，著攀缘铠甲善果报，速疾乘出入息，舍诸界、诸入等，舍已取后生诸梵天，乃至阿迦腻吒等天微妙之处。”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贤护长者会第三十九之二

尔时，众中有一王子菩萨摩诃萨，名为大药，从座而起，整理衣

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彼神识从此身移当有何色？"

佛赞彼大药菩萨言："善哉！善哉！大药，如是，如是，汝之所问此义，其义甚深，唯诸如来乃能知耳！然此识除于如来，更无有人而能知者。"

尔时，跋陀罗波梨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大药王子，能问甚深之事，最微最细，甚深甚密！"

佛报跋陀罗波梨言："如是，跋陀罗波梨，此大药王子，于往昔已曾供养毗婆尸世尊，种善根故。跋陀罗波梨，此大药王子，昔五百世曾作外道，当于尔时尝问此识义。然此大药王子，当于尔时，于此识中，亦不能了知此识何来何去。此义不了，我今应当为其决了此义。"

尔时，跋陀罗波梨长者子，赞大药王子言："大药，善哉！善哉！仁者智慧广大无有边际，乃能问世尊甚深之义！我今劝请大药，愿问世尊，此义入一切难，智者巧解深意，勿令此苏摩浮坻娱乐少事，而先问佛。所以者何？其故数数恼乱不善问于世尊，但佛世尊出世甚难。世间如此法会聚集复难。是故汝今应当劝请世尊，解释甚深义处。"

尔时，大药王子菩萨摩诃萨，瞻仰世尊而见世尊喜悦微笑，清净犹如初秋莲华始开，见已欢喜。

尔时，大药王子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渴仰故乐闻正法，虑恐世尊不具与我显说法要，不决我疑；又恐世尊不久当取涅槃；又恐诸众生不能了知善恶业报，恒受生死烦恼不能舍离。"

佛告大药言："大药，我于往昔故为此偈，从大山崖投身布施，复行无量无边难行苦行百千亿等种种诸事。大药，汝所有疑，但当问我，莫以为难。我随汝意，当分别说。"

尔时，大药复白佛言："世尊，此识何色？"

佛告大药言："大药，此识如幻师火，如人水内影，如风轮无定无有定色，如众生眼见虚空，如似爱。"

大药复问："其爱云何？"

佛言："犹如人射，以有眼根见箭去时；如人执明净镜，于其镜内见己面形，若除镜已，形便不见；此识亦尔，从人身移，其识界唯见罪福。譬如生盲人，不见日天出时、中时、后时，夜亦不见月天，出时、闇时并皆不见；此神识亦复如是，于其身内不可得见。大药，此身内爱著及取及想智者但有识，所有此身和合集聚诸界、诸入、诸阴等所有色者，眼、耳、鼻、舌及色等诸受，或苦、或乐意等所有诸色者，是名为识。大药，如人以舌知味或苦或辛，而彼人舌有色，彼味无色；此身内所有骨髓肉血是有色，所受者是无色，是名为识受罪福者。"

尔时，跋陀罗波梨，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受罪福者是谁？"

佛告跋陀罗波梨："汝谛听！谛受！我为汝说。有见实者，彼见此识，而此识不可得如庵婆罗果掌中可见。此识不住眼道，亦非以眼能得见。彼如恒河沙数，如来见此识，我亦然无色可见。唯愚痴辈不知不见故，我为说但有识名，不可以见。跋陀罗波梨，此识如受罪福，我为汝说，汝当谛听！譬如有人著阴鬼，或羊颠鬼，或乾闼婆鬼，或天神。跋陀罗波梨，于汝意云何？彼人身内有彼诸鬼，或阴鬼等，可见以不？"

跋陀罗波梨言："世尊，彼鬼在人身中，或内或外，实不可见，但彼诸鬼在人身内亦无有色。"

"跋陀罗波梨，如彼天神最胜，在人身中，取最妙香华、涂香、末香，并诸华鬘及以饮食，皆取最上殊胜；如是此身取最胜业时，以识故受，或取王位治化自在，或取富饶大长者家，或受天果报，如是此识受福。如此最胜天神灵，在人身内受最胜祭祀，或受王位，或受富饶，润彼人身令使欢喜；如是此识受福果报亦复如是。跋陀罗波梨，如彼不净毗舍阇鬼神，倚在人身中，受不净诸物臭秽，或在圊屏内受诸祭祀，得祭祀已即生欢喜，而彼人被不净鬼神力故，常乐臭秽不净之处，心既爱乐，得臭秽物便生欢喜；如是此识得恶果报生不净意，或生贫贱家，或生下劣家，或生饿鬼，恒食粪秽之物心生欢喜，然此识如是受恶果报。如彼胜天神灵，虽无色形，但受最胜最上祭祀；如是此识虽无有色，但受最胜最妙果报，随业受身。如彼无色富多那鬼，倚著人身恒乐食诸粪秽；如是此识在不净业中，恒乐下贱之处。跋陀罗波梨，汝当知此不净识如是。跋陀罗波梨，如彼鬼形在人身中而无有色，此识受善不善果报。如彼鬼神，汝应当如是知见。"

尔时，大药王子白佛言："世尊，凡受欲云何？"

佛答大药言："当见有人各各和合故生欲想。譬如以木钻火，因人身力然后出火；欲受于欲，因于男子意感于触，后生欲事。譬如因华成子，然彼华内初无有子，有华故然后结子可见；如是此身生已，然后识可见，而此身内亦无识可见，以识故身内有骨髓肉血等不净之物。如彼种子种已生华，因华而受色香味等，既成果已还灭；如是此识成身已亦复还灭，但取善恶受心想意识至于彼世趣。彼男女和合生欢喜心，因彼交会相持出于不净，出不净已还各相离，而彼二人受欲乐时心生欢喜，既受欲已，无复欲想，还各相离，或生厌离；欲想如是，如是此识因身攀缘，生欢喜心增长受想。犹如人身因见女色，即生欲想各各著身，受欲讫已还复厌离而去；此识亦然，既受身已，还复舍去生厌离想。复次，因父母欲事来，中阴受身，攀缘业，此识有从中入，欲因成就身，而彼业无色，其男子、女人因亦无色，但因受攀缘故生欲想而即有色，是故言受欲想也。色受欲想故名为受欲。

"复次，大药，因持戒攀缘故受后果报。此事云何？我为汝说。言持戒者，身断杀生，不盗他物，不行邪淫，不妄言，不饮酒，斗乱谨慎不放逸，是为攀缘。欲受后世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即受后有或

天身、或人身，而彼有善业，或有漏、或无漏，成就诸阴等，润彼处识，受持或善、或不善诸业，成就识等，受诸欲事已，还自厌离。是故名此因持戒故受后果报也。”

尔时，大药王子白佛言：“世尊，此识云何受天身？复云何受地狱身？”

佛告大药王子菩萨言：“大药，汝今谛听，我当为汝解说此事。大药，此识以法界持故生作天心见，而彼天见不在肉眼，彼见体所见即是受因，故名见受因也。而此人所见天见者，即是福攀缘善成就即见天宫，于欲天中受种种五欲乐事，如是见已便生欲心，因即如是起念智：‘我今应须至彼处耳！’彼生如是欲心已，而发染著念，心取有相，复见其故身，弃在尸陀林内。彼如是见已，便作是念：‘是我天识也。此造善根已，我当欲向天上。’”

尔时，大药王子复白佛言：“世尊，彼识既如是著故尸，云何不即入故尸？”

佛告大药王子言：“大药，譬如有人剃除须发，既见须发落地，作如是念：‘我此须发好黑香洁，愿我此发还著头上如旧。’大药，于汝意云何？彼之头发还能更著头以不？”

大药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药，如是，如是，彼人神识舍其身已，还欲入中更依住者，无有是处。”

尔时，大药王子复白佛言：“世尊，此识既是微细，无有正色，广大无边，云何能来就大白象身，复能破金刚之身？既无千象力，云何人生即能持千象力？”

佛告大药：“譬如风界，无色不可见，住山谷间，而彼风从彼山谷出已，能摧折崩倒如须弥等高大之山使其破裂。大药，于汝意云何？彼风界有何色？彼山复何色也？”

大药白佛言：“世尊，彼风柔弱，复无色身，当如是见。”

佛复告大药言：“大药，如彼风界，软弱无色体；彼识亦复然，软弱复无色身，然其无妨能成就大身，能成就微细小身；而彼识，蚊子及象一种不异。大药，譬如小灯烛光，或在壁，或在室，能灭大黑闇分；此识亦复如是，虽复微小，能成大小形色，而皆因业受故。”

尔时，大药复白佛言：“世尊，彼业有何色？有何体？几种因应当可观？”

佛报大药言：“诸业境界者，是微妙受快乐，受得天饮食。譬如有二人同共游行至于旷野，然彼二人，一人忽值凉冷清水而得饮之，一人饥渴命终，而彼水不能自入彼人之口，亦无于此一人不与饮者，但以因缘故，一人值水凉冷饮之，一人不值；如是，如是，此善不善诸法亦复如是。如黑月、白月，善、不善应须当见。譬如生果熟已变成别色，然彼色以火力多故令其成熟；如是，如是，此身以福力故，生于大富长者家，多饶财宝现受快乐，在于天宫显现受天快乐，然后

失天自在势，即显现无福之势。犹如种子于地上种生树，以后其种子于树上不现，亦不从枝移枝，亦不在树内显现，亦无有人手执彼子置于树上，亦不从根移，彼种子可现；如是，如是，此诸业若善、若恶，倚住身内而不显现。如从种子然后有华，从华然后有子，其华不在于种子内，其子亦不在于华内，子、华无有二别体；如是，如是，此身内诸业，有从业有身，其身不在业内可见，业不在身内可见。如华成熟，然后成子；如是身成熟已，诸业可现。如种子何地方，有彼地方即有华，有华然后有子；如是，如是，此身所有生处，于彼之处，见善及恶便即有现，然彼诸业根无有色。如人因身有影，而彼影无定无色，还随人而行，而彼影不倚住，于人亦不离身有影可现；如是此身内现善恶相随而不相离，身行之处随逐而行，其业处处随逐，其业不离身有，亦不离身业可有现。如诸药若辛、若甜、若苦等，人饮服已能除诸病，既除其身诸恶，成其柔软现好颜色，众人见者形相可知，此人身值甘药；然彼诸药等味及力无有色，其味力色不可得现，唯在人身形色端正可现耳！如是，如是，此善业无色而至人身，以美饮食故，身著好服故，其人诸根具足故，身受快乐，复以金银珍宝庄严此身，有富贵形势，此皆是善业境界。其失势无有福业，贫穷困苦远离资财，恒常乏少规求他物，饮食粗涩，行住坐卧悉皆下劣，无好福报养育身体，所生丑陋，此皆是不善业境界。犹如明镜，以其明故，面形妍丑分明显现，而彼镜内影无有色；如是，如是，由善恶力故，此识显现于人中，若地狱、饿鬼、畜生中。大药，此诸业随于此识。大药，应须如是知、如是见。”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此识云何成就诸根受大身？云何舍诸根？”

佛告大药：“譬如猎师，入深山林手执强弓，即取毒药涂其箭镞以射大象；而彼毒滴虽少，入皮至血，毒气移行遍满身中，至一切诸根境界，令根闭塞屈折诸节，令血变色遍诸身分遂即舍身，其毒还至本所入处自然出外。大药，其毒药一滴极甚微小，其象身极大，于汝意云何？”

大药报佛言：“世尊，计毒药极微小，其象身如须弥山，毒药移行所以遍体。”

佛告大药：“如是此神识舍身之时，舍诸根，舍诸界，次第亦复如是如是。”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受如是广大身不曾畏难？”

佛告大药：“譬如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而彼山有二龙王，一名难陀，二名优波难陀，绕之三匝住持彼山；而彼龙王喘息之气，海水不堪饮。彼龙王出入息时，彼须弥山即动。如彼龙王身广大多力，彼婆修吉、德叉迦龙王亦复然。大药。于汝意云何？彼龙王等识，欲与蚊子识，一等以不？汝勿别见！”

大药王子白佛言：“世尊，如我意所见，彼之龙王及蚊子识，一

等无异。”

佛复告大药：“如有一毒名婆蹉那婆，复有毒药名诃罗诃罗，将如芥子，与难陀、波难陀等食，即速疾命终。大药，于汝意云何？龙毒、药毒，何毒力大？为龙毒大？为药毒大？”

大药报言：“世尊，如我意见，其难陀、波难陀毒多，其婆蹉那婆毒少。”

佛告大药：“如是，如是，虽有大身，敌九千象力无妨。其识虽小，无定色不可见，但此识因业缘成就大身。大药，譬如尼拘陀子，其形虽小，无妨能成就大树，枝条长广覆盖数百千地。大药，于汝意云何？其子形及树身二种，何者是大？”

大药报佛言：“世尊，如以小孔比于虚空。”

佛复告大药：“而彼树不可在子内见，亦不离子而生于树。大药，如彼微细子有广大树；如是，如是，无色识成就大色身，因识故现色身，不离识色身可见。”

尔时，大药复白佛言：“世尊，其识牢固犹如金刚，云何成就羸弱之身？”

佛告大药：“譬如有人贫穷不能自济，忽然值遇如意宝珠。彼人得珠，执已所造如意，即得称成楼观、池台、城门、坑堑、周匝高门，园林华果枝叶蓊郁弥覆其上，及余资财诸物，皆悉如心自然化作。大药，彼等诸事悉皆羸弱，速疾破坏离散之法。然后彼人手执如意珠忽然失落，彼等乐事即灭不现。大药，如彼如意珠，千金刚破终不可坏，有此功能随意所念皆悉克果；如是，如是，此识牢固犹如金刚，而受身者此不坚牢也。”

尔时，大药复问世尊：“彼识既是软弱，云何破坏坚牢之身而移至彼世？”

佛告大药：“譬如水流注下，在于山内还穿山而出。大药，于汝意云何？彼水有何坚牢？”

大药报佛言：“世尊，其山体是坚鞕牢如金刚，而彼水滴本性柔软。”

“犹如梦为触者安药；如是，如是，彼识本体柔软，能破大身即得出去。”

尔时，大药复问佛言：“世尊，凡有众生从众生界，舍身命终之后，云何受诸天之身？云何复受诸趣之身？”

佛告大药言：“大药，汝谛听！我当为汝解说此事。大药，凡有众生舍众生体，命终之后，以行福业之事，以受身还舍彼身。其识舍人身见，得天身见。彼既得天眼已，即见六欲诸天，又见六欲天宫。而见彼人身破时，复见天上园林欢喜林、坏乱林等，彼处有高座，天衣覆上，处处台殿微妙树林，处处有端正玉女聚。而彼识见常有华，庄严诸事心喜见者，种种璎珞、耳珰、臂钏。而彼见座上有天童子，其玉女及天子二人欢喜共见。而彼天童子生已，复更见生天之童女；

彼天童子见童女已，即生欲心；生欲心已，即得欢喜；得欢喜已，即得遍体心意欢喜；心意欢喜已，彼于尔时即变身色，而色犹如莲华。其人命终之时即得不颠倒，见鼻不喎綟，口气不臭。彼人耳目似青莲华色，身分支节更不离解。彼亦不流血，亦不生粪尿，身诸毛孔亦不揩折，诸甲无复青色，手无黄色，手脚不动亦不申缩而取命终。

“大药，彼人命终之时预有天相，所谓现前见辇舆；彼辇舆有千数柱，庄严悬诸铃网，其铃出好微妙音声，有种种微妙香华而散其上，又出好妙香气，复有种种璎珞庄严其上，复有无量诸天童子。彼见如是已，生大欢喜心；彼生欢喜心已，于身生相二齿白净犹君陀华显现，其两目不甚大开、不甚大闭，其声微妙哀美，二足下犹如莲华色。而彼死尸命终之后，身心不冷不热，彼亡人有眷属不甚悲恋。而彼人欲依法取命终之时，其时正日初出，诸方无有黑闇，了了睹见众色诸方，复有善妙香气遍满而来。其人临欲终时两目不闭，其所见诸方无有迷惑。若见如来像，即得信心发清净意。复见心所喜爱诸眷属以欢喜心抱其身，犹如人死已还活，亦如远行人归慰喻诸眷属，作如是言：‘诸眷属等，莫忧莫愁！一切诸有生者，皆有如是别离法也。’

“大药，彼众生若福业强，若内发布施心，其辩才数数自赞叹歌咏布施功德，或种种功德因缘。而彼人作如是语已，意乐欲睡眠，身心得安乐遍满其体，安隐舍身命。舍身命时，上见诸天共同榻坐；见同坐已，其玉女将手置其身上。其玉女两手掬满香华，既掬华已白彼天言：‘大善！大善！愿有吉利事，欲生天童子时至。’而彼玉女作是语已，手即索华，索已复索；索华之时，而彼众生即取命终。彼舍诸根共识，舍诸根境界，舍诸大时，四阴无定体无色；如人欲骑马，或如日天，或如明珠，或如火焰，或如水月，或如幻化，身攀缘善业，速疾如筒出气移去。而彼神识欲生彼处，因彼华见父母坐天榻上，见彼天和合其神识，于华内有形出。彼时有微妙风，甘露味和合而吹。而彼起已，彼识于七日内，头戴天冠，生天童子。”

尔时，大药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彼神识既无有色，云何为因缘而成就色？云何为因缘而现见？”

佛言：“大药，譬如二木和合，各各相揩而出于火，而彼火不在木内可见，不离木而可得火，亦非一因而能生火，亦非无因而得出火，非是木上即得见色，以因故出出乃见色，亦非离木而别有色可得；如是，如是，大药，彼识以父母和合故成就受身，其识亦不在身内可见，亦不离身而有彼识。大药，譬如火出已然后见色，亦非热故可见有色，亦非赤故可言见色；如是，大药，彼神识以成就身故言有识，亦不由受故可见，亦不由诸行故可见。大药，譬如日天圆满，光明照曜，大有威光显赫可见，而诸凡夫辈不见正色，或言黑色，或言白色，或言黄白色，或言绿色。大药，不可以身，不见神识或黑或白等。犹如日喻，不可以暖可见光明；其可见者，但出没行时，如是须观。大药，此神识凡欲观时，但取其诸性。”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其识有何诸性也？"

佛言："大药，彼性受性、取性、诸行性、忧愁性、思惟性、恼性、喜性、不喜性等，是识诸性应当如是观。复次，神识有本性可观。何等为本？所谓善心、不善心等为本。"

尔时，大药复白佛言："世尊，彼神识从此身出已，云何速疾而受彼生处？云何从此身出已，未至彼身，受生之时，于何处住？此之神识，当云何观？"

佛答大药言："譬如有人其臂纤长，手足上下一切正等，乘微妙速疾骏马驰走入阵，入阵已被刀槊弓箭所伤，其心恼乱在彼阵内，其心迷闷堕马倒地；而彼人善解戎仗，倒地已速疾而起，手执其马即便骗上。譬如彼人倒地之时，速疾得马，得马已即乘彼马，如彼马速疾得速疾乘；彼神识亦如是，应当知。如彼人被贼趁，心生恐怖，乘彼马速疾而走；此神识初舍身欲至彼亦复然，欲生天即攀缘天念，见天父母在一座上，见已攀缘速疾即得受生。

"复次，大药，汝问凡人初移识时，其识未至，彼时在何处住，其性当云何观者。大药，譬如人影在于水中，虽复现色，非人正形色，当如是观。大药，彼人影上下手足正等，成就色时在于水中，亦不作如是念言：'我有热恼，我有寒冻，我身疲乏。'彼无如是心言：'我是真体如前在胎肉块。'而彼影无有扰乱处，而彼人身影在水中之时，无有声出，或苦声、或乐声。大药，此神识从此身舍已未至彼身，有如是形，有如是性。大药，凡有福神识，初欲取天身时作如是受。"

尔时，大药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此神识欲取地狱生云何受？"

佛告大药："汝今谛听！如无福众生欲取地狱生者，我为汝说。大药，凡有众生若造不善业，以彼业攀缘所摄，而彼众生此处欲舍其身，舍身之时生如是念：'我即是彼人从此地狱舍身，此是我父母。'而彼人舍身之时，一等成就色身如本性有，成就彼人如本身体即见身分。而彼人初舍身被忧愁所流，即见种种地狱。彼神识初舍身已在彼地狱，即成就有业即见彼地狱。或有他方见如血洒，而彼即心生染著相，生染著相已即成地狱身。而彼神识，犹如下湿臭烂地因故生虫身，譬如屏臭秽烂故生虫，譬如酪内臭坏有诸虫生。大药，众生欲生地狱亦复如是。"

尔时，跋陀罗波梨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诸众生辈在地狱，其身有何色？云何而受身体？"

佛告跋陀罗波梨言："若有众生染著血处，彼等身体生血色。若有众生染著毗罗尼河，彼等身体即生不白不黑云色。若有众生染著灰河，彼等身体生斑驳色。而彼等诸众生于彼处身体柔软，犹如王子安乐养育其身。跋陀罗波梨，于彼处诸众生受身广大，长八肘半，其髭鬓头发甚长，其足可畏反向于后。若有阎浮提人，欲往地狱观者，见彼地狱人即便怖死。复次，跋陀罗波梨，地狱众生虽复有食，无暂时

乐。”

尔时，大药复白佛言：“世尊，彼诸众生食时有何等食？”

佛报大药菩萨言：“大药，彼众生辈在地狱游历时，遥见赤色或镕铜、或镕鍮石，见已各相唱言：‘呜呼！仁者谁欲得食？近来相共食此。’闻是声已聚一处，向镕铜所会堂而住已，求食故张口欲食，而彼镕铜及以鍮石，炽盛放光作如是声：‘多吒！多吒！’入其口燃其全身。大药，彼诸众生以为食故受如是苦事。

“复次，大药，彼地狱中众生于彼时，其神识唯在骸骨内，而彼等神识不离骸骨，神识不离骸骨故不取命终。虽然而彼等众生犹尚饥恼，彼处亦无食事。于彼处有微妙园林，彼等眼见种种华果，种种树木蓊郁青色，亦见微妙广大地方，柔软青草所覆。彼等见如是园林地方微妙，各各欢喜微笑，各各起念，各各相唤：‘汝等人辈，如是园林微妙可受快乐，又有凉冷微风！’彼等闻见此事已速来聚集，即共入彼园林之内；入已少时受乐，于彼树上所有华果及诸叶等悉皆成铁，彼众生等即被彼铁枝叶华果擘裂其身。彼地狱众生被枝叶华果，犹如竹根擘裂身时，口大叫唤处处驰走。如是之时，其后有诸阎罗王人，手执利呋或执大铁杖，其目可畏，牙齿极利，头发火燃，其焰高大全身烧燃，手执种种器杖，罪人随业所生。彼人顺后趁逐，口唱是言：‘人等住住，莫走！汝等自业所作此园林，何故苦走，不在此受斯业也？’大药，彼诸众生在于地狱受如是苦恼，当如是观。

“复次，大药，其地狱人过七日后，具足受地狱苦，犹如蜂采华造蜜。所以者何？种种诸有因故成神识，始受取地狱诸苦。而彼神识初舍身不自由，被诸苦所逼心中不乐。初见大黑闇至彼处，犹如有人被贼所逼牵挽。心作如是念：‘呜呼！我今何故舍微妙阎浮提，弃所爱诸亲侣，向地狱速疾而行？今不见天上之路。’其于彼时，犹如蚕虫被丝所缠，速疾求受生处；彼不自由，被业所缠缚不能得住。大药，其地狱众生，有如是因缘，有受如是等诸苦恼之事。”

尔时，大药王子及跋陀罗波梨长者子，闻此事已，身毛皆竖，合十指掌，向佛归依。其大药王子等，发心作如是愿：“藉此闻法因缘，在流转生死烦恼内，愿莫生恶道，愿莫受地狱苦也！”

尔时，跋陀罗波梨复白佛言：“世尊，我更欲问佛前所心疑。”

佛告言：“跋陀罗波梨，随汝所疑，恣汝意问。”

跋陀罗波梨白佛言：“世尊，何者名聚？何者名积？何者名阴？何者名移？”

佛言：“跋陀罗波梨，凡有四种法界成就此身。何者为四？诸界和合，智慧见意，无明，诸境界识。此是总义，我已说言。聚者，即是六界、诸入境。于六界内，粗者三，一者入，复有二种取。其内有发髭须、众毛、皮、肉、脓血、涕唾、脂、五藏、手、足、头、面、身分支节，和合故名为聚。譬如诸谷积聚，或乌麻、或大小麦、或豆豌豆，以聚集故名积聚。如是，如是，此身有身分，有支节，聚集故

名为积聚。

“言六界，何等为六？一、地界，二、水界，三、火界，四、风界，五、空界，六、识界。

“言六入者，何等为六？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

“言六入境界者，何等为六？一、色，二、声，三、香，四、味，五、触，六、法，此名为六入境界。

“言诸粗界本体三，何者为三？一者、欲，二者、恚，三者、痴。彼等发起有三，何等为三？一者、风，二者、黄白痰，三者、涕唾。

“言诸入取者有二，何等为二？一者、持戒，二者、信。复有六，何等为六？一者、施，二者、财，三者、精进，四者、禅定，五者、善，六者、非善。

“言阴者，云何名阴？一者、受，二者、想，三者、诸行，四者、识。此四阴是无色，言受者即是受用，言想者即是知别乐苦，言诸行者见闻触受，此名为识，为身作主，能得自在，一切诸物中自在故。

“言移者，善成就清净戒，身业、口业、意业，受根取命终时，于彼时彼识舍诸阴，更不受有生，更不回故一向受乐，故名为移，是名为移。离此者不名为有移，如是次第别者不名为移。”

作如是语已，跋陀罗波梨及大药菩萨，顶礼佛足而作是言：“善哉！世尊，善能为我，说如是义真实一切智。世尊，于未来世，此法门为诸迷惑愚痴众生当作润益。”

佛报彼二人言：“跋陀罗波梨，此诸如来智者无有虚妄，非一切智亦不能知此真实体。我于过去行无量苦行，熏修此智光明，如今日所说无有异也。此是智光明法自处处流布，功德名闻一切智海藏，为诸众生教化故说。所在之处，所说之处，于彼之处非人护持，及诸天、修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来彼护持处，顶礼于彼之处，无诸恐怖，县官不能作恶，劫贼当不能害。”

佛告诸比丘：“汝等诸比丘，若知从今去此法门，不得无信人边说，亦不得觅过失人边说，亦不得外道尼乾等边说，亦不得尼乾陀声闻边说，在阿兰若空闲者边亦不得说，亦不得不至心请人边说。所以者何？恐其求过失。如来实无过失。若有出家比丘，或在家俗人，信受随顺此事者，彼人应须当顺彼人边，应须起慈悲心，一如如来一种，须发如是心：‘此人持诸佛库藏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发心出家故，　应当行佛法，
　降伏魔军众，　如象坏竹舍。
　若能行此法，　谨慎放逸事，

灭生死烦恼， 当尽一切苦。”

佛说此经已，其跋陀罗长者子，大药王子菩萨，及大比丘众，天、龙、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经已，无垢施菩萨摩诃萨，及诸大众，梵天、梵志等，五百菩萨大士，波斯匿王，诸大声闻弟子，诸天八部，人及非人，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净信童女会第四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一切皆是众所知识，得陀罗尼，辩才无碍，具足诸忍，降伏魔怨，逮诸如来所得之法，其名曰：持世菩萨、持道菩萨、持地菩萨、持大地菩萨、乐慧菩萨、令信乐菩萨、妙色庄严菩萨、宝焰菩萨、宝幢菩萨、宝思菩萨、宝处菩萨、宝慧菩萨、宝德菩萨、宝光菩萨；复有贤劫诸菩萨等，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复有六十无等喻心诸菩萨等，文殊师利而为上首；复有十六大士，贤护菩萨而为上首；复有二万兜率天子俱在会中。
　　是时，世尊处大庄严藏师子之座，无量百千大众围绕，光明照曜犹如日月，威德殊胜如释梵王，高出众表如须弥山，光焰猛盛犹大火炬，顾视安详如大象王，说法无畏如师子吼，盖诸大众如罗睺罗王，相好庄严威光炽盛，出梵音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为欲觉悟一切众生，普令安住决定胜义，于大众中而演说法。
　　时，波斯匿王所生爱女，名曰净信，年在幼稚，颜貌端严，为诸众生之所乐见，宿植善本，修习大乘；与五百童女前后围绕，各持金鬘，出舍卫城，诣祇陀林，至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久积福善清净业，　满足无边功德海，
　　令众信乐皆欢喜，　故我顶礼牟尼尊。
　　显现威光相奇特，　开示法门众宝处，
　　身光一寻常照曜，　我礼大慧清凉池。
　　功德大树福无尽，　人中最尊世所赞，
　　本愿戒行已圆满，　故我顶礼应供尊。
　　安住妙法常寂然，　等心世间如一子，
　　智慧善巧知诸行，　示平坦路如导师。
　　若有坚固勇进者，　慈悲利益众生类，
　　如是菩萨正修行，　唯愿如来为宣说。
　　云何当得坚固力，　安住生死降魔众？
　　云何当得平等法？　云何成熟诸众生？
　　云何如地如虚空，　如风如水亦如火？
　　云何得信住于法，　如彼须弥师子王？

云何远离憎爱心，　净意质直无谀谄？
云何出生施戒忍，　精进禅定及解脱，
智慧破诸烦恼闇，　而常安住大方便，
三昧总持无碍辩，　住四无量五神通？
云何得在诸佛前，　常受化生知宿命，
头陀无诤住兰若，　调伏其心灭烦恼，
持戒修习菩提道，　证甘露灭降魔怨，
施众安乐转法轮？　如是正道愿宣说。”

尔时，世尊告净信童女言：“菩萨若能成就八力，于生死中坚固勇猛而无疲倦。何等为八？一、志乐力，无谄诳故；二、胜解力，离诸恶故；三、加行力，常修善故；四、净信力，深信业报故；五、菩提心力，不求小乘故；六、大慈力，不害众生故；七、大悲力，堪忍诸恶故；八、善友力，时时警觉故。童女，是名八力。菩萨成就如是力故，坚固勇猛，于生死中无所染著。”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志乐勇猛，　离诸谄诳，　常行质直，　正趣菩提。
以胜解力，　远离众恶，　纯修善行，　住于正勤。
加行具足，　恒善观察，　精进坚固，　安乐众生。
净信力故，　了知业报，　信于佛智，　摄受世间。
菩提心力，　远离小乘，　不断佛种，　安住法性。
大慈力故，　等观众生，　无爱无憎，　不生恚害。
大悲力故，　堪忍众恶，　不染生死，　亦无疲厌。
以善友力，　常相警悟，　心不退没，　安住菩提。
彼勇进者，　得是八力，　当坐道场，　破诸魔众。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住于平等。何等为八？一者、一切众生平等，本无我故；二者、一切法平等，诸法寂静故；三者、一切刹平等，入空界故；四者、一切智平等，平等说法故；五者、一切行平等，因缘无性故；六者、一切乘平等，等无为故；七者、心平等，心如幻故；八者、诸魔平等，烦恼为先不可得故。是为八法住于平等。”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众生本无我，　念念不可得，
住于平等者，　应当如是观。
一切法平等，　本性常空寂，
文字有分别，　诸法本无差。
十方诸刹土，　边际不可得，
其性如虚空，　佛国常平等。

三世诸如来，　住法界平等，
无边智解脱，　佛佛皆如是。
众生本缘起，　一切皆平等，
善知其所行，　如应为开悟。
众生若干种，　了知如幻化，
内外无所取，　自性常清净。
诸乘种种说，　无为性平等，
导师善方便，　分别说三乘。
现住烦恼魔，　烦恼无所有，
天魔及蕴死，　境界悉皆空。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离诸憎爱。何者为八？一、慈，二、悲，三者、常行利益，四者、不染世法，五者、不著自身，六者、常修定心，七者、舍离身命，八者、观察烦恼。修此八法能离憎爱。”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坚被慈心铠，　哀悲于一切，
安住平等心，　则不生憎爱。
智人行利益，　常施他安乐，
得利不自高，　轻毁不生恨。
不为八风动，　则不生憎爱，
于己若于他，　不生憎爱想。
诸想悉舍离，　境界无所著，
常自观其身，　不惜于躯命。
智者于苦乐，　不动如虚空，
善观察烦恼，　我我所俱离，
持行恒如地，　则不生憎爱。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于生死中无有疲倦。何等为八？一者、善根广大故，二者、观察众生故，三者、常得见佛修供养故，四者、得见无量诸佛刹故，五者、常求佛智故，六者、了知生死犹如梦故，七者、于殊胜法无怯弱故，八者、观察前际及以后际如实际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若诸行道者，　修善无瑕垢，
如空月清净，　度脱苦众生，
摄诸功德故，　生死无疲倦。
观察众生性，　坚固行精进，
于无量佛刹，　恭敬供养佛，

是故十力者，　生死无疲倦。
无量无边世，　说不思议法，
不断三宝种，　当成于法王，
坚持禁戒者，　生死无疲倦。
了知生死性，　如梦如云电，
于法得解脱，　生死无疲倦。
安住于菩提，　喜心常悦豫，
度于方便岸，　生死无疲倦。
常修殊胜法，　如空月增长，
爱乐佛功德，　生死无疲倦。
生死无边际，　常住于实际，
一念慧相应，　生死无疲倦。

“复次，童女，成就八法心界平等。何者为八？一者、心如地故，二者、心如水故，三者、心如火故，四者、心如风故，五者、心如虚空故，六者、心等法界故，七者、心等解脱故，八者、心等涅槃故。是名八种心界平等。”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等心如地，　荷负一切，　于善于恶，　无所增减。
等心如水，　洗诸垢秽，　养育世间，　除烦恼渴。
等心如火，　烧灭烦恼，　大炬光明，　无所不燎。
等心如风，　无处无依，　飂戒闻香，　流遍三世。
等心如空，　离见清净，　遍入一切，　而不随魔。
等心法界，　善得安住，　不增不减，　常入平等。
声闻缘觉，　所得解脱，　无有缚者，　亦无解者。
生死涅槃，　无来无去，　安住寂静，　遍游三世。

“复次，童女，有八种法，菩萨成就出生菩提。何等为八？一者、施出生，舍诸有故；二者、戒出生，无所犯故；三者、忍出生，无瞋恚故；四者、精进出生，不懈退故；五者、禅出生，行方便故；六者、慧出生，持戒多闻故；七者、梵住出生，解脱寂静故；八者、神通出生，常在定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常修行施者，　离诸贪热恼，
不希求果报，　回向佛菩提。
持戒为大乘，　割截无瞋恨，
志求大安乐，　除习证真灭。
菩萨行精进，　多劫为众生，
忍苦游世间，　精进力增长。

修行禅定者，　远离诸戏论，
到诸禅彼岸，　而不随禅生。
大慧无等伦，　永离诸边见，
了知世空寂，　痴闇灭无余。
寂静修梵住，　净除诸恶道，
常为释梵王，　勤修诸义利。
神通游佛刹，　侍佛听闻法，
善知诸性欲，　说法度众生。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得陀罗尼，辩才无碍。何等为八？一者、尊重法故，二者、承事和尚阿阇梨故，三者、求法无厌故，四者、如闻演说故，五者、不悭吝法故，六者、不扬他恶故，七者、爱敬法师如和尚故，八者、不见他过劝离过故。是名八法，菩萨成就，具足总持，辩才无碍。”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志乐常求法，　事师亲善友，
远离恶知识，　得无尽藏持。
多闻无厌足，　勇猛勤求法，
如闻而演说，　不希求利养。
得清净辩才，　能令众欢喜，
欣乐行法施，　远离于悭嫉。
行法无所著，　获得陀罗尼，
护戒自观身，　不求他过失。
慈悲为依止，　发语不非时，
当得无碍辩，　度言说彼岸。
于善说法者，　爱敬如师想，
隐过劝离恶，　获无尽海持。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于诸佛前莲华化生。何者为八？一者、乃至失命不说他过，二者、劝化众生令归三宝，三者、安置一切于菩提心，四者、梵行无染，五者、造立佛像置莲华座，六者、忧恼众生令除忧恼，七者、于贡高人常自谦下，八者、不恼他人。”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假令苦逼身，　终不说他过，
常称叹三宝，　化生诸佛前。
劝发菩提心，　令求一切智，
常修于梵行，　化生诸佛前。
黄金严佛像，　坐宝莲华座，

除众生忧恼，　化生诸佛前。
于彼憍慢人，　谦卑如弟子，
不令他生恼，　化生诸佛前。

“复次，童女，有八种法，菩萨成就头陀功德，常乐住于阿兰若处。何等为八？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满足善法，四者、以善自养，五者、常持圣种，六者、见生死患心常厌离，七者、恒观无常、苦、空、无我，八者、深信坚固不随他教。”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少欲知足不放逸，　法喜众善为资养，
爱乐常修于圣种，　见生死患生怖心，
由是常乐行头陀，　如犀一角独无侣。
有为之法苦无我，　慧心深信住正勤，
自见于法不随他，　常处空闲佛所赞。
头陀远离无恼患，　无诸诤论众过失，
远离眷属绝称誉，　由是乐住阿兰若。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摧伏魔怨。何等为八？一者、入于性空，二者、信于无相，三者、信于无愿，四者、了知无作，五者、内无疑惑，六者、忍于无生，七者、决了无性，八者、于一切法方便观察不坏于如。”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于空无相及无愿，　得三解脱降魔怨，
有为无为无二相，　证于无生得解脱。
诸法无生如是忍，　彼等降伏诸魔怨，
于此无生无灭中，　蕴界无我犹如幻。
决定了知法无性，　不坏于如巧方便，
分别诸法为魔业，　舍离分别则降魔。
智慧方便二俱行，　若有若空无所住，
修习如是殊胜法，　得善方便妙色身。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不离菩提。何者为八？一者、正见，成熟邪见众生故；二者、正念，悲愍邪念众生故；三者、正语，愍诸邪语故；四者、正业，摄诸邪业故；五者、正精进，度邪勤者故；六者、正命，不舍邪命众生故；七者、正思惟，令离邪思惟故；八者、正定，发起增进邪定者故。”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成就正见者，　化彼诸邪见，

常修行正念，　哀悲邪念者。
清净正言说，　愍诸邪语者。
安住于正业，　摄诸邪业者。
常修于正勤，　不舍邪勤者。
相应正净命，　摄诸邪命者。
智者正思惟，　哀愍邪思者。
常住于正定，　摄诸邪定者。
无上八正道，　安隐度暴流，
复渡漂流者，　是大菩提道。
声闻及缘觉，　草筏唯自渡；
菩萨广运济，　如彼大船师。

“复次，童女，菩萨成就八种法故，证甘露道。何等为八？一者、住于无诤之法，二者、善守无障碍心，三者、常观如实之义，四者、住菩提心修习六念，五者、精勤修习诸波罗蜜，六者、积集善根成熟众生，七者、住于大悲摄受正法，八者、得无生忍住不退转。”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常修无诤行，　住大沙门法，
远离瞋恚过，　积集诸善根。
善观如实义，　得诸无尽辩，
安住菩提心，　常念于无念。
一切波罗蜜，　勤修无退转，
得诸方便力，　由是度众生。
能以法王财，　悲心施一切，
速证无生忍，　不退转菩提。
若能如是行，　佛法不难得，
不久降魔众，　证最上菩提。”

尔时，净信童女闻是法已，欢喜踊跃，白佛言：“世尊，成熟几法能转女身？”

佛告童女：“成就八法当转女身。何等为八？一者、不嫉，二者、不悭，三者、不谄，四者、不瞋，五者、实语，六者、不恶口，七者、舍离贪欲，八者、离诸邪见。童女，修此八法速转女身。”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不嫉妒他人，　离悭常乐法，
不行于谄诳，　厌患女人身。
慈心舍离瞋，　常修于实语，
除贪离恶口，　安住正见中。
若厌女人身，　应修如是法，

便当速得转，　受善丈夫身。

“复次，童女，成就八法能转女身。何者为八？一者、尊重于佛，深乐于法；二者、恭敬供养戒忍多闻沙门、婆罗门；三者、于夫、男女及以居家不生爱著；四者、受持禁戒，无所缺犯；五者、于一切人不生邪念；六者、增上意乐厌离女身；七者、住菩提心大丈夫法；八者、观世家业如幻如梦。”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敬佛深乐法，　尊重戒多闻，
不生贪爱心，　女身速当转。
持戒具惭愧，　不妄念他人，
安住菩提心，　不乐余乘法，
由是速能转，　不净女人身。
胜志得厌心，　一切皆如幻，
诸法本无动，　因缘性空寂，
勤修如实法，　速得丈夫身。”

尔时，净信童女以所持金鬘散于佛上，于虚空中变成真金宫殿楼阁，于宫殿中有化如来坐于金座。时，五百童女各各解身庄严之具散彼佛上，亦于空中变金楼阁、宝帐、宝盖种种庄严。尔时，五百童女见大神变，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世尊人中最殊胜，　哀愍利益诸众生，
我今已发菩提心，　志乐相应住调伏。
为世导师施安乐，　我当供养人中尊，
闻法已离于尘垢，　我等无复诸疑惑。
方离女身众染污，　永破烦恼降魔怨，
十方无量俱胝佛，　我当欢喜常供养。
安住施戒勤精进，　忍辱禅定善调心，
智慧方便摄众生，　当证最上菩提道。
利益无量人天众，　悉令发起大乘心，
我等当能师子吼，　我等当作人天师。”

尔时，世尊便现微笑，诸佛常法种种色光，青黄赤白红紫玻瓈从佛口出，遍照无量无边世界乃至梵世，绕佛三匝还从顶入。

尔时，长老阿难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

佛告阿难：“汝见净信童女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言：“阿难，是净信等五百童女人中寿尽，当舍女身，生兜率

陀天，承事供养弥勒世尊，及贤劫中一切如来。是净信童女，过八万四千俱胝那由他劫，于电光世界，当得作佛，号光明庄严王如来，劫名常光。其佛寿命，如兜率陀天十二千岁。其国纯以无量无边大菩萨众而为眷属。是五百童女，于此众中最为上首；犹如我今六十菩萨，文殊师利而为上首。阿难，若有女人得闻此经，受持读诵，尽此女身后不复受，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净信等五百童女，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一

元魏三藏菩提留支译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诸菩萨摩诃萨十千人等。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欲以少法问于如来应正遍知，不审世尊听许以不？”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随汝心念问于如来应正遍知，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令汝心喜。”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几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今乃能问于如来如是深义。”

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今应当一心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如是深义。”

即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

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为八？弥勒，所谓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成就行心，成就舍心，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成就大慈心，成就大悲心，成就善知方便，成就般若波罗蜜。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闻赞叹佛及毁呰佛，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闻赞叹法及毁呰法，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闻赞叹

僧及毁呰僧，其心毕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深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行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淫，远离妄语，远离两舌，远离恶口，远离绮语。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行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舍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是能舍主，是施主，施诸沙门及婆罗门，贫穷乞丐下贱人等，衣食、卧具、随病汤药所须之物。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舍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善根，谓身口意业，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慈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身业，毕竟成就大慈口业，毕竟成就大慈意业。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悲心？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不可讥呵身业，毕竟成就不可讥呵口业，毕竟成就不可讥呵意业。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悲心。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方便？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善知世谛，善知第一义谛，善知二谛。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方便。

“弥勒，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般若波罗蜜？弥勒，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觉知，依此法有此法，依此法生此法，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唯有大苦聚集。弥勒，此法无故此法无，此法灭故此法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灭。弥勒，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般若波罗蜜。

“弥勒，是名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于诸世间心不疲倦，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弥勒菩萨摩诃萨及余诸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第四十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施鹿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一切皆为众所知识，其名曰：阿若憍陈如、摩诃迦葉、优楼频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大目揵连、阿难、罗睺罗等而为上首。复有菩萨摩诃萨一万人俱，其名曰：善意菩萨、增上意菩萨、坚固意菩萨、师子意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辩积菩萨、美音菩萨、胜幢菩萨、信慧菩萨、水天菩萨、帝胜菩萨、帝天菩萨、无攀缘菩萨、具辩才菩萨、神通妙华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

尔时，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供养恭敬而为说法。是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在众会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顶礼而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咨问，唯愿如来见垂听许。"

佛告弥勒菩萨言："若有所疑，今恣汝问，当为解说令得欢喜。"

尔时，弥勒菩萨闻佛许已，欢喜踊跃而白佛言："世尊，菩萨成就几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而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今为欲哀愍一切，利益安乐天人世间，能问如来如是深义。汝应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弥勒菩萨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弥勒言："菩萨成就一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一？所谓发胜意乐菩提之心，是名为一。

"弥勒，复有二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二？一者、于奢摩他常勤修习，二者、于毗钵舍那而得善巧，是名为二。

"弥勒，复有三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三？一者、成就大悲，二者、修习空法，三者、于一切法不生分别，是名为三。

"弥勒，复有四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四？一者、安住净戒，二者、离诸疑网，三者、乐阿兰若，四者、起正见心，是名为四。

"弥勒，复有五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五？一者、住于空法，二者、不求他过，三者、常自观察，四者、爱乐正法，五者、摄护于他，是名为五。

"弥勒，复有六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六？一者、无有贪欲，二者、不生瞋恚，三者、不起愚痴，四者、常离粗语，五者、住于空性，六者、心如虚空，是名为六。

"弥勒，复有七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七？一者、住于正念，二者、成就择法，三者、发起

精进，四者、常生欢喜，五者、身得轻安，六者、住诸禅定，七者、具足行舍，是名为七。

“弥勒，复有八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八？一者、正见，二者、正思惟，三者、正语，四者、正业，五者、正命，六者、正勤，七者、正念，八者、正定，是名为八。

“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九？一者、速离诸欲恶不善法，安住初禅寻伺喜乐心一境性；二者、远离寻伺，安住二禅内净喜乐心一境性；三者、远离于喜，安住三禅舍念慧乐心一境性；四者、远离忧苦及以喜乐，安住四禅舍念清净无苦无乐心一境性；五者、超过色想无异攀缘，安住无边虚空处定；六者、超过无边空处定已，而能安住无边识定；七者、超过无边识处定已，而能安住无所有定；八者、超过无所有处定已，安住非想非非想定；九者、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已，而能安住灭受想定，是名为九。

“弥勒，复有十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十？一者、善能成就金刚三昧，二者、成就处非处相应三昧，三者、成就方便行三昧，四者、成就遍照明三昧，五者、成就普光明三昧，六者、成就普遍照明三昧，七者、成就宝月三昧，八者、成就月灯三昧，九者、成就出离三昧，十者、成就胜幢臂印三昧，是名为十。弥勒，菩萨成就如是法已，离诸恶道及恶知识，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弥勒菩萨得闻是法，心大欢喜，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佛于过去劫，　舍所爱妻子，
头目及骨髓，　到于施彼岸。
佛常护禁戒，　如牦牛爱尾，
最胜无伦匹，　到于戒彼岸。
佛以忍辱力，　舍离于违诤，
不求人过恶，　到于忍彼岸。
佛以精进力，　得无上寂静，
究竟常安乐，　到于勤彼岸。
佛以禅定力，　能灭诸罪垢，
为天人导师，　到于定彼岸。
佛以智慧力，　善了知诸法，
自性无所有，　到于慧彼岸。
佛于菩提树，　降伏诸魔军，
具足最胜智，　成就无上道。
导师无畏力，　于波罗奈国，

转清净法轮，　摧破诸外道。
无上大智慧，　出过于世间，
能放净光明，　善说诸法要。
如来清净色，　智慧及功德，
超过诸世间，　能到于彼岸。”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弥勒菩萨甚为希有，而能成就无量辩才，随众生念平等说法，而于文字无所系著。”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阿难，弥勒菩萨，岂唯今日能于我前以偈赞佛！乃往过去十无数劫，尔时有佛，号焰光游戏妙音自在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名曰贤寿，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彼如来端正殊妙，诸根寂静得奢摩他，如清净池无诸垢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如娑罗树其华开敷，如须弥山出过一切，面貌熙怡如月盛满，威光赫奕如日显曜，形量周圆如尼俱陀树。是时，贤寿睹佛如来殊胜之相，心生净信作是思惟：‘希有世尊！乃能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庄严。我亦愿于当来之世，成就如是功德之身。’发是愿已，投身于地，复自念言：‘若当来世得佛身者，唯愿如来足蹈我上。’尔时，彼佛知贤寿意，即以其足蹈贤寿身，当下足时得无生法忍。世尊回顾告诸比丘：‘汝等勿以足蹈贤寿。何以故？此是菩萨摩诃萨，今已证得无生法忍。复能成就天眼、天耳、他心、宿住、神境智通。’尔时，贤寿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佛于十方界，　最尊无有上，
超过诸世间，　我今稽首礼！
如来大光明，　掩蔽于日月，
超过诸世间，　我今稽首礼！
譬如师子吼，　诸兽咸怖畏，
世尊大威德，　摧伏诸外道。
眉间白毫相，　犹如玻瓈光，
普照于世间，　超过于一切。
世尊无与等，　足蹈千辐轮，
清净化世间，　能动于大地。
成就出离道，　超过烦恼海，
以诸功德财，　随意皆施与。
如来清净戒，　犹如于大地，
出生诸功德，　无有爱憎想。
以智慧力故，　了知诸法空，
众生及寿者，　分别不可得。
善了众生性，　心行及所趣，

为世作明灯，　饶益于一切。
世间苦逼迫，　漂溺于暴流，
常为诸众生，　起大精进力。
世尊离烦恼，　生老及病死，
处世如虚空，　一切无所染。
智慧大威光，　能破一切闇，
永离贪瞋痴，　我今稽首礼！”

佛告阿难：“贤寿菩萨所获神通，从是已来不复退失。于意云何？尔时贤寿岂异人乎？今此会中弥勒菩萨摩诃萨是。”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弥勒菩萨久已证得无生法忍，何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告阿难：“菩萨有二种庄严、二种摄取，所谓摄取众生、庄严众生，摄取佛国、庄严佛国。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佛国、庄严佛国。我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然彼弥勒修菩萨行经四十劫，我时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由我勇猛精进力故，便超九劫，于贤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我以十法得证菩提。云何为十？一者、能施所爱之物，二者、能施所爱之妻，三者、能施所爱之子，四者、能施所爱之头，五者、能施所爱之眼，六者、能施所爱王位，七者、能施所爱珍宝，八者、能施所爱血肉，九者、能施所爱骨髓，十者、能施所爱支分，是名为十。我行此法，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复有十法能证菩提。云何为十？一者、获戒功德，二者、成就忍力，三者、发起精进，四者、得诸禅定，五者、有大智慧，六者、于诸众生常不舍离，七者、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八者、于诸空法而常修习，九者、善能成就真实空性，十者、善能成就无相无愿，是名为十。我行此法，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舍施手足头目，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集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时，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而能积集无上菩提？”

佛告阿难：“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昼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顶礼，于诸佛前，说是偈言：

“‘我今归命礼，　十方一切佛，
菩萨声闻众，　大仙天眼者。
亦礼菩提心，　远离诸恶道，
能得生天上，　乃至证涅槃。
若我作少罪，　随心之所生，
今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我今身口意， 所集诸功德，
愿作菩提因， 当成无上道。
十方国土中， 供养如来者，
及佛无上智， 我今尽随喜。
有罪悉忏悔， 是福皆随喜，
我今礼诸佛， 愿成无上智。
十方大菩萨， 证于十地者，
我今稽首礼， 愿速证菩提。
得证菩提已， 摧伏于魔军，
转清净法轮， 饶益众生类。
常愿住世间， 无量俱胝劫，
击于大法鼓， 度脱苦众生。
我没于欲泥， 贪绳之所系，
种种多缠缚， 愿佛垂观察。
众生虽垢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所行菩萨道， 我今愿修学。
具足波罗蜜， 成就六神通，
度脱诸众生， 证于无上道。
了知诸法空， 无相无自性，
无住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又如大仙尊， 善了于无我，
无补特伽罗， 乃至无寿者。
于诸布施事， 不执我我所，
为安乐众生， 施与无悭吝。
愿我所施物， 不假功用生，
观察了知空， 具施波罗蜜。
持戒无缺减， 得佛净尸罗，
以无所住故， 具戒波罗蜜。
忍辱如四大， 不生分别心，
以无瞋恚故， 具忍波罗蜜。
愿以身心力， 发起大精进，
坚固无懈怠， 具勤波罗蜜。
以如幻如化， 及勇猛精进，
金刚等三昧， 具禅波罗蜜。
愿证三明智， 入于三脱门，
了三世平等， 具慧波罗蜜。
诸佛妙色身， 光明大威德，
菩萨精进行， 愿我皆圆满。’

“弥勒名称者，　勤修如是行，
具六波罗蜜，　安住于十地。”

佛告阿难：“弥勒菩萨安住如是善巧方便，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我昔求道受苦无量，乃能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乃往古昔时有太子，名见一切义，端正殊妙，诸相具足，见者欢喜；出游园苑，见一病人受诸重苦，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尔时，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

“‘我病药难求，　世间不可得，
国王亦无有，　何况病恼者？
通达于诸论，　善说医方者，
虽欲为疗治，　其药难可得！’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金银摩尼珠，　乃至于象马，
所求皆当说，　为汝除忧恼。’

“尔时，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

“‘若饮太子血，　我必得安乐，
愿生欢喜心，　施我无忧恼！’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我为诸众生，　坠堕无间狱，
多劫犹能忍，　何况于身血！’

“尔时，太子即取利刀，刺身出血，令彼病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太子见一切义者，岂异人乎？今我身是。四大海水犹可测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已身血不可称计。”

佛告阿难：“乃往古昔时有太子，名曰妙华，端正殊胜，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一病人身体羸瘦，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尔时，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

“‘世虽有良医，　无药疗我病，
唯愿生慈愍，　为我除忧恼。’

“尔时，太子即以偈颂告病人言：

“‘我为利世间，　一切咸施与，

身分及珍宝，　须者皆当说。’

“尔时，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

“‘譬如大药王，　随意疗众病，
亦如日月光，　普照诸世间。
若能出身髓，　遍涂于我身，
是病乃消除，　长夜得安乐。’

“尔时，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

“‘若有诸众生，　碎我身出髓，
为利于世间，　心不生忧恼。’

“尔时，太子即自碎身，取其骨髓，与彼病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妙华太子岂异人乎？今我身是。四大海水犹可测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身骨髓不可称计。”

佛告阿难：“乃往古昔时有国王，名为月光，端正殊妙，诸相具足，见者欢喜；从园苑出，见一盲人贫穷乞丐，生悲愍心便问之言：‘汝何所须？我当施汝，或饮食、衣服、庄严资具、金、银、摩尼及诸珍宝，随汝所欲皆当与之。’尔时，盲人即以偈颂而白王言：

“‘大王犹日月，　光明照世间，
具足胜功德，　不久生天上。
一切净妙色，　我今悉不见，
愿王起慈悲，　施我所爱眼。’

“尔时，大王即以偈颂告盲人言：

“‘汝速来取眼，　令汝得安乐，
愿我当来世，　得佛清净眼。
我行菩萨道，　一切皆当舍，
若我不施汝，　是则违本愿。

“尔时，月光王即取利刀，自挑其眼，与彼盲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阿难当知，尔时月光王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须弥山王犹可度量，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所爱眼不可称计。

“阿难，弥勒菩萨往修行菩萨道时，作是愿言：‘若有众生薄淫怒痴，成就十善；我于尔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于当来世有诸众生，薄淫怒痴，成就十善；弥勒菩萨当尔之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菩萨本愿力故。”

佛告阿难："我于往昔行菩萨道，作如是言：'愿我当于五浊恶世，贪瞋垢重诸恶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乃至眷属不相和睦；我于尔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以是愿故，我今所入城邑聚落，多有众生毁骂于我，以断常法招集众会；若行乞食，坌以尘土，和诸杂毒与我令食；或以女人诽谤于我。阿难，我于今者以本愿力，为如是等诸恶众生，起大悲心而为说法。"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能作难作，能忍难忍，不调伏者悉令调伏，荷担如是罪垢众生而为说法。"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如来大悲之所摄故。"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坚固誓愿，身毛皆竖。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是经名为《弥勒所问》，亦名《往昔本愿因缘》，以是名字汝当受持。"

佛说是经已，弥勒菩萨，尊者阿难，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二

失译师名附秦录勘同录编入
普明菩萨会第四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皆是阿惟越致，从诸佛土而来集会，悉皆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菩萨有四法，退失智慧。何谓为四？不尊重法，不敬法师；所受深法秘不说尽；有乐法者为作留难，说诸因缘沮坏其心；憍慢自高，卑下他人。迦葉，是为菩萨四法，退失智慧。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何谓为四？常尊重法，恭敬法师；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救头燃；闻经诵持，乐如说行，不随言说。迦葉，是为菩萨四法，得大智慧。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失菩提心。何谓为四？欺诳师长，已受经法而不恭敬；无疑悔处令他疑悔；求大乘者，诃骂诽谤广其恶名；以谄曲心与人从事。迦葉，是为菩萨四法，失菩提心。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世世不失菩提之心，乃至道场自然现前。何谓为四？失命因缘不以妄语，何况戏笑；常以直心与人从事，离诸谄曲；于诸菩萨生世尊想，能于四方称扬其名；自不爱乐诸小乘法，所化众生皆悉令住无上菩提。迦葉，是为菩萨四法，世世不

失菩提之心，乃至道场自然现前。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灭不增长。何谓为四？以憍慢心读诵修学路伽耶经；贪利养心诣诸檀越；增毁菩萨；所未闻经违逆不信。迦葉，是为菩萨四法，所生善法灭不增长。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失。何谓为四？舍离邪法，求正经典六波罗蜜菩萨法藏。心无憍慢，于诸众生谦卑下下，如法得施，知量知足。离诸邪命安住圣种，不出他人罪过虚实，不求人短。若于诸法心不通达，作如是念：‘佛法无量，随众所乐而为演说。唯佛所知，非我所解。’以佛为证，不生违逆。迦葉，是为菩萨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失。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曲心，所应远离。何谓为四？于佛法中心生疑悔，于诸众生憍慢瞋恨，于他利养起嫉妒心，诃骂菩萨广其恶名。迦葉，是为菩萨四曲心，所应远离。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直心之相。何谓为四？所犯众罪终不覆藏，向他发露心无盖缠；若失国界、身命、财利，如是急事终不妄语，亦不余言；一切恶事，骂詈、毁谤、挝打、系缚种种伤害，受是苦时但自咎责，自依业报，不瞋恨他；安住信力，若闻甚深难信佛法，自心清净能悉受持。迦葉，是为菩萨有四直心之相。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败坏之相。何谓为四？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不能奉顺恭敬师，令心欢悦损他供养；自违本誓而受信施；见善菩萨轻慢不敬。迦葉，是为菩萨有四败坏之相。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四？所未闻经闻便信受，如所说行；依止于法，不依言说；随顺师教能知意旨，易与言语所作皆善，不失师意，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见善菩萨恭敬爱乐，随顺善人禀受德行。迦葉，是为菩萨有四善顺之相。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错谬。何谓为四？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非器众生说其深法，是菩萨谬；乐大乘者为赞小乘，是菩萨谬；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恶人，是菩萨谬。迦葉，是为菩萨四谬。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正道。何谓为四？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普化众生等以佛慧，于诸众生平等说法，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迦葉，是为菩萨有四正道。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非善知识，非善等侣。何谓为四？求声闻者但欲自利；求缘觉者喜乐少事；读外经典路伽耶毗，文辞严饰所亲近者；但增世利，不益法利。迦葉，是为菩萨有四非善知识，非善等侣。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善知识、四善等侣。何谓为四？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能说法者是善知识，生智慧故；能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增长善法故；诸佛世尊是善知识，增长一切诸佛法故。迦葉，是为菩萨四善知识、四善等侣。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非菩萨而似菩萨。何谓为四？贪求利养而不求法；贪求名称，不求福德；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法乐聚徒众，不乐远离。迦葉，是为四非菩萨而似菩萨。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真实菩萨。何谓为四？能信解空，亦信业报；知一切法无有吾我，而于众生起大悲心；深乐涅槃而游生死；所作行施皆为众生，不求果报。迦葉，是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大藏。何谓为四？若有菩萨值遇诸佛，能闻六波罗蜜及其义解，以无碍心视说法者，乐远离行心无懈怠。迦葉，是为菩萨有四大藏。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能过魔事。何谓为四？常不舍离菩提之心，于诸众生心无恚碍，觉诸知见，心不轻贱一切众生。迦葉，是为菩萨四法能过魔事。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摄诸善根。何谓为四？在空闲处离谄曲心，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为求法故不惜身命，修诸善根心无厌足。迦葉，是为菩萨四法摄诸善根。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何谓为四？以清净心而行法施，于破戒人生大悲心，于诸众生中称扬赞叹菩提之心，于诸下劣修习忍辱。迦葉，是为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

“复次，迦葉，名菩萨者，不但名字为菩萨也，能行善法、行平等心名为菩萨，略说成就三十二法名为菩萨。何谓三十二法？常为众生深求安乐，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心不憎恶他人智慧；破坏憍慢；深乐佛道；爱敬无虚；亲厚究竟，于怨亲中其心同等至于涅槃；言常含笑，先意问讯；所为事业终不中息；普为众生等行大悲，心无疲倦；多闻无厌；自求己过；不说他短；以菩提心行诸威仪；所行惠施不求其报；不依生处而行持戒；诸众生中行无碍忍；为修一切诸善根故勤行精进；离生无色而起禅定；行方便慧；应四摄法；善恶众生慈心无畏；一心听法心住远离；心不乐著世间众事；不贪小乘，于大乘中常见大利；离恶知识，亲近善友；成四梵行；游戏五通；常依真智；于诸众生邪行、正行俱不舍弃；言常决定；贵真实法；一切所作菩提为首。如是，迦葉，若人有此三十二法，名为菩萨。

“复次，迦葉，菩萨福德无量无边，当以譬喻因缘故知。迦葉，譬如一切大地，众生所用无分别心，不求其报；菩萨亦尔，从初发心至坐道场，一切众生皆蒙利益，心无分别，不求其报。迦葉，譬如一切水种，百谷药木皆得增长；菩萨亦尔，自心净故，慈悲普覆一切众生，皆令增长一切善法。迦葉，譬如一切火种，皆能成熟百谷果实；菩萨智慧亦复如是，皆能成熟一切善法。迦葉，譬如一切风种，皆能成立一切世界；菩萨方便亦复如是，皆能成立一切佛法。迦葉，譬如月初生时，光明形色日日增长；菩萨净心亦复如是，一切善法日日增长。迦葉，譬如日之初出一时放光，普为一切众生照明；菩萨亦尔放智慧光，一时普照一切众生。迦葉，譬如师子兽王，随所至处不惊不

畏；菩萨亦尔，清净持戒真实智慧，随所住处不惊不畏。迦葉，譬如善调象王，能办大事身不疲极；菩萨亦尔，善调心故，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迦葉，譬如有诸莲华生于水中，水不能著；菩萨亦尔，生于世间，而世间法所不能污。迦葉，譬如有人伐树，根在还生；菩萨亦尔，方便力故，虽断结使，有善根爱还生三界。迦葉，譬如诸方流水，入大海已皆为一味；菩萨亦尔，以种种门集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味。迦葉，譬如须弥山王，忉利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为萨婆若所依止住。迦葉，譬如有大国王，以臣力故能办国事；菩萨智慧亦复如是，方便力故，皆能成办一切佛事。迦葉，譬如天晴明时，净无云翳，必无雨相；寡闻菩萨无法雨相亦复如是。迦葉，譬如天阴云时，必能降雨充足众生；菩萨亦尔，从大悲云起大法雨利益众生。迦葉，譬如随转轮王，所出之处则有七宝；如是，迦葉，菩萨出时，三十七品现于世间。迦葉，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银珍宝；菩萨亦尔，随所出处，则有无量百千声闻、辟支佛宝。迦葉，譬如忉利诸天入同等园，所用之物皆悉同等；菩萨亦尔，真净心故，于众生中平等教化。迦葉，譬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菩萨结毒亦复如是，智慧力故不堕恶道。迦葉，譬如诸大城中所弃粪秽，若置甘蔗、蒲桃田中则有利益；菩萨结使亦复如是，所有遗余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

“如是，迦葉，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应修习正观诸法。云何为正观？所谓真实思惟诸法，真实正观者，不观我、人、众生、寿命，是名中道真实正观。

“复次，迦葉，真实观者，观色非常亦非无常，观受、想、行、识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

“复次，迦葉，真实观者，观地种非常亦非无常，观水、火、风种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所以者何？以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葉，若心有实是为一边，若心非实是为一边，若无心识亦无心数法，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如是善法不善法、世法出世法、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乃至有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离于二边，而不可受，亦不可说，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葉，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有无中间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葉，我所说法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因缘，但为集成是大苦聚。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

灭，生灭故如是老死忧悲众恼大苦皆灭。明与无明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如是行及非行，识及所识，名色可见及不可见，诸六入处及六神通，触及所触，受与受灭，爱与爱灭，取与取灭，有与有灭，生与生灭，老死与老死灭，是皆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复次，迦葉，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不以无愿令法无愿，但法自无愿；不以无起、无生、无我、无取、无性故，令法无起、无取、无性，但法自无起、无取、无性。如是观者，是名实观。

“复次，迦葉，非无人故名曰为空，但空自空，前际空、后际空、中际亦空。当依于空，莫依于人！若以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如是，迦葉，宁起我见积若须弥，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迦葉，譬如医师授药令病扰动，是药在内而不出者。于意云何？如是病人宁得差不？”

“不也，世尊。”

“是药不出，其病转增。如是，迦葉，一切诸见唯空能灭，若起空见则不可除。譬如有人怖畏虚空，悲嗥椎胸，作如是言：‘我舍虚空。’于意云何？是虚空者可舍离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葉，若畏空法，我说是人狂乱失心。所以者何？常行空中而畏于空。譬如画师自手画作夜叉鬼像，见已怖畏迷闷躄地；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自造色声香味触故，往来生死受诸苦恼而不自觉。譬如幻师作幻人已，还自残食；行道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空、皆寂无有坚固，是观亦空。迦葉，譬如两木相磨，便有火生，还烧是木；如是，迦葉，真实观故生圣智慧，圣智生已还烧实观。譬如燃灯，一切黑闇皆自无有，无所从来，去无所至，非东方来，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不从彼来，去亦不至，而此灯明无有是念‘我能灭闇’，但因灯明法自无闇，明闇俱空，无作无取；如是，迦葉，实智慧生，无智便灭，智与无智二相俱空，无作无取。迦葉，譬如千岁冥室未曾见明，若燃灯时。于意云何？闇宁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

“不也，世尊。”

“若燃灯时是闇无力，而不欲去必当磨灭；如是，迦葉，百千万劫久习结业，以一实观即皆消灭。其灯明者，圣智慧是；其黑闇者，诸结业是。迦葉，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从本已来无有是处；菩萨取证亦复如是，增长佛法终无是处。迦葉，譬如种在良田则能生长；如是，迦葉，菩萨亦尔，有诸结使离世间法能长佛法。迦葉，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菩萨亦复如是，于无为中不生佛法。迦葉，譬如卑湿淤泥中乃生莲华；菩萨亦尔，生死淤泥邪定众生能生佛法。迦葉，譬如有四大海满中生酥；菩萨有为善根甚多无量亦复如是。迦葉，譬

如若破一毛以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一渧；一切声闻有为善根亦复如是。迦葉，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虚空；一切声闻有为智慧亦复如是。迦葉，譬如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菩萨有为智慧甚多为力无量亦复如是。迦葉，譬如刹利大王有大夫人，与贫贱通怀妊生子。于意云何？是王子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葉，我声闻众亦复如是，虽为同证以法性生，不名如来真实佛子。迦葉，譬如刹利大王与使人通怀妊生子，虽出下姓，得名王子；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福德智慧，往来生死随其力势利益众生，是名如来真实佛子。迦葉，譬如转轮圣王而有千子，未有一人有圣王相，圣王于中不生子想；如来亦尔，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围绕而无菩萨，如来于中不生子想。迦葉，譬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怀妊七日，是子具有转轮王相，诸天尊重过余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绍尊位，继圣王种。如是，迦葉，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诸菩萨根，如胎王子诸天神王深心尊重，过于八解大阿罗汉。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绍尊位，不断佛种。迦葉，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精如须弥山；菩萨亦尔，从初发心便胜声闻、辟支佛众。迦葉，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臣皆来拜谒；菩萨亦尔，初发心时，诸天世人皆当礼敬。迦葉，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亦尔，所集智药无所分别，普为众生平等救护。迦葉，譬如月初生时，众人爱敬踰于满月；如是，迦葉，信我语者，爱敬菩萨过于如来。所以者何？由诸菩萨生如来故。迦葉，譬如愚人舍月礼事星宿；智者不尔，终不舍离菩萨行者礼敬声闻。迦葉，譬如诸天及人，一切世间善治伪珠，不能令成琉璃宝珠；求声闻人亦复如是，一切持戒成就禅定，终不能得坐于道场成无上道。迦葉，譬如治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

尔时，世尊复告大迦葉：“菩萨常应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等心施与一切众生，所得智药遍到十方，疗治众生皆令毕竟。云何名为毕竟智药？谓不净观治于贪淫，以慈心观治于瞋恚，以因缘观治于愚痴，以行空观治诸妄见，以无相观治诸忆想分别缘念，以无愿观治于一切出三界愿，以四颠倒治一切倒，以诸有为皆悉无常，治无常中计常颠倒，以有为苦治诸苦中计乐颠倒，以无我法治无我中计我颠倒，以涅槃寂治不净中计净颠倒。以四念处治诸依倚身受心法——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顺受相观不堕我见，顺心相观不堕我见，顺法相观不堕我见。是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以四正勤能断已生诸不善法，及不起未生诸不善法，未生善法悉能令生，已生善法能令增长；取要言之，能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一切诸善之法。以四如意足治身心重，坏身一相令得如意自在神通；以五根治无信懈怠失念乱心无慧众生；以五力障诸烦恼力；以七

觉分治诸法中疑悔错谬；以八正道治堕邪道一切众生。迦葉，是为菩萨毕竟智药，菩萨常应勤修习行。

“又大迦葉，阎浮提内诸医师中，耆域医王最为第一。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耆域，若有人问心中结使、烦恼、邪见、疑悔病药尚不能答，何况能治？菩萨于中应作是念：‘我终不以世药为足，我当求习出世智药，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萨得智药已遍到十方，毕竟疗治一切众生。何谓菩萨出世智药？谓知诸法从缘合生，信一切法无我、无人，亦无众生、寿命、知见，无作无受，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菩萨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贪欲耶？若瞋恚耶？若愚痴耶？若过去、未来、现在耶？若心过去即是尽灭，若心未来未生未至，若心现在则无有住。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是心无色，无形无对，无识无知，无住无处。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已见、不今见、不当见。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所不见，云何当有？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是心如幻，以忆想分别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

“又大迦葉，心去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心如灯焰，众缘有故；是心如电，念念灭故；心如虚空，客尘污故；心如猕猴，贪六欲故；心如画师，能起种种业因缘故；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心如大王，一切诸法增上主故；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二心能一时故；心如怨家，能与一切诸苦恼故；心如狂象，蹈诸土舍能坏一切诸善根故；心如吞钩，苦中生乐想故；是心如梦，于无我中生我想故；心如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心如恶贼，能与种种考掠苦故；心如恶鬼，求人便故；心常高下，贪恚所坏故；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心常贪色，如蛾投火；心常贪声，如军久行乐胜鼓音；心常贪香，如猪喜乐不净中卧；心常贪味，如小女人乐著美食；心常贪触，如蝇著油。如是，迦葉，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是无性；若无性者，即是无生；若无生者，即是无灭；若无灭者，则无所离；若无所离者，则无来无去无退无生；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行业；若无行业，则是无为。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是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若无持戒无破戒者，是则无行亦无非行；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则无心无心数法；若无有心、心数法者，则无有业亦无业报；若无有业、无业报者，则无苦乐。若无苦乐即是圣性，是中无业无起业者，无有身业，亦无口业，亦无意业。是中无有上中下差别，圣性平等如虚空故；是性无别，一切诸法等一味故；是性远离，离身心相故；是性离一切法，随顺涅槃故；是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垢故；是性无我，离我我所故；是性无高下，从平等生故；是性真谛，第一义谛故；是性无尽，毕竟不生故；是性常住，诸法常如故；是性安乐，涅槃为第一故；是性清净，离一切相故；是性无我，求我不可

得故；是性真净，从本已来毕竟净故。

“又大迦葉，汝等当自观内，莫外驰骋。如是，大迦葉，当来比丘如犬逐块。云何比丘如犬逐块？譬如有人以块掷犬，犬即舍人而往逐之。如是，迦葉，有沙门、婆罗门，怖畏好色、声、香、味、触故，住空闲处独无等侣，离众愦闹，身离五欲而心不舍。是人有时或念好色、声、香、味、触，贪心乐著而不观内，不知云何当得离色、声、香、味、触；以不知故，有时来入城邑聚落在人众中，还为好色、声、香、味、触五欲所缚。以空闲处持俗戒故死得生天，又为天上五欲所缚；从天上没，亦不得脱于四恶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道，是名比丘如犬逐块。

“又大迦葉，云何比丘不如犬逐块？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打害瞋毁亦不报毁，但自内观求伏其心，作如是念：‘骂者为谁？受者为谁？打者、害者、毁者、瞋者，亦复为谁？’是名比丘不如犬逐块。迦葉，譬如善调马师，随马[怡-台＋龍]悷即时能伏；行者亦尔，随心所向即时能摄不令放逸。迦葉，譬如咽塞病即能断命；如是，迦葉，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即时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缚处而求解脱；如是，迦葉，随心所著应当求解。

“又大迦葉，出家之人有二不净心。何谓为二？一者、读诵路伽耶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畜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二坚缚。何谓为二？一者、见缚，二者、利养缚。又出家人有二障法。何谓为二？一者、亲近白衣，二者、憎恶善人。又出家人有二种垢。何谓为二？一者、忍受烦恼，二者、贪诸檀越。又出家人有二雨雹坏诸善根。何谓为二？一者、败逆正法，二者、破戒受人信施。又出家人有二痈疮。何谓为二？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覆其罪。又出家人有二烧法。何谓为二？一者、垢心受著法衣，二者、受他持戒善人供养。又出家人有二种病。何谓为二？一者、怀增上慢而不伏心，二者、坏他发大乘心。

“又大迦葉，谓沙门者，有四种沙门。何谓为四？一者、形服沙门，二者、威仪欺诳沙门，三者、贪求名闻沙门，四者、实行沙门。何谓形服沙门？有一沙门形服具足，被僧伽梨，剃除须发，执持应器，而便成就不净身业、不净口业、不净意业，不善护身，悭嫉懈怠破戒为恶，是名形服沙门。何谓威仪欺诳沙门？有一沙门具足沙门身四威仪，行立坐卧一心安详，断诸美味，修四圣种，远离众会、出家愦闹之众，言语柔软；行如是法，皆为欺诳不为善净，而于空法有所见得，于无得法生恐畏心如临深想，于空论比丘生怨贼想，是名威仪欺诳沙门。何谓名闻沙门？有一沙门以现因缘而行持戒，欲令人知；自力读诵，欲令他人知为多闻；自力独处在于闲静，欲令人知为阿练若；少欲知足，行远离行，但为人知；不以厌离，不为善寂，不为得道，不为沙门、婆罗门果，不为涅槃，是为名闻沙门。

“复次，迦葉，何谓实行沙门？有一沙门，不贪身命，何况利

养？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不为涅槃而修梵行，何况三界？尚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人见？离依止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而自依止亦不依他，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著音声言说？以无为法尚不见僧，何况当见有和合众？而于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不生生死，不著涅槃，知一切法本来寂灭，不见有缚，不求解脱，是名实行沙门。如是，迦葉，汝等当习实行沙门法，莫为名字所坏。迦葉，譬如贫穷贱人假富贵名。于意云何？称此名不？”

“不也，世尊。”

“如是，迦葉，但名沙门、婆罗门，而无沙门、婆罗门实功德行，亦如贫人为名所坏。譬如有人漂没大水，渴乏而死；如是，迦葉，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恚痴渴，法水漂没，烦恼渴死堕诸恶道。譬如药师持药囊行，而自身病不能疗治；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止烦恼不能自利。譬如有人服王贵药，不能将适，为药所害；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得好法药，不能修善自害慧根。迦葉，譬如摩尼宝珠，堕不净中不可复著；如是多闻贪著利养，便不复能利益天人。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闻破戒比丘，被服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如长者子剪除爪甲，净自洗浴，涂赤栴檀，著新白衣，头著华鬘中外相称；如是，迦葉，多闻持戒被服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

“又大迦葉，四种破戒比丘似善持戒。何谓为四？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大小罪中心常怖畏，所闻戒法皆能履行，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正命清净，而是比丘说有我论，是初破戒似善持戒。复次，迦葉，有一比丘诵持戒律，随所说行，身见不灭，是名第二破戒比丘似善持戒。复次，迦葉，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取众生相而行慈心，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惊怖，是名第三破戒比丘似善持戒。复次，迦葉，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头陀见有所得，是名第四破戒比丘似善持戒。

“复次，迦葉，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无作无非作，无有所作亦无作者，无行无非行，无色无名，无相无非相，无灭无非灭，无取无舍，无可取无可弃，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心无心名，无世间无非世间，无依止无非依止，不以戒自高不下他戒，亦不忆想分别此戒，是名诸圣所持戒行，无漏不系不受三界，远离一切诸依止法。”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清净持戒者，　无垢无所有，
持戒无憍慢，　亦无所依止，
持戒无愚痴，　亦无有诸缚，
持戒无尘污，　亦无有违失，

持戒心善软，　毕竟常寂灭。
远离于一切，　忆想之分别，
解脱诸动念，　是净持佛戒。
不贪惜身命，　不用诸有生，
修习于正行，　安住正道中，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持戒不染世，　亦不依世法，
逮得智慧明，　无闇无所有，
无我无彼想，　已知见诸相，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无此无彼岸，　亦无有中间，
于无此彼中，　亦无有所著，
无缚无诸漏，　亦无有欺诳，
是名为佛法，　真实净持戒。
心不著名色，　不生我我所，
是名为安住，　真实净持戒。
虽行持诸戒，　其心不自高，
亦不以为上，　遇戒求圣道，
是名为真实，　清净持戒相。
不以戒为最，　亦不贵三昧，
过此二事已，　修习于智慧。
空寂无所有，　诸圣贤之性，
是清净持戒，　诸佛所称赞。
心解脱身见，　除灭我我所，
信解于诸佛，　所行空寂法。
如是持圣戒，　则为无有比，
依戒得三昧，　三昧能修慧。
依因所修慧，　逮得于净智，
已得净智者，　具足清净戒。”

说是语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比丘闻是深法，心不信解，不能通达，从座起去。

尔时，大迦葉白佛言：“世尊，是五百比丘皆得禅定，不能信解入深法故，从座起去。”

佛语迦葉：“是诸比丘皆增上慢，闻是清净无漏戒相，不能信解，不能通达。佛所说偈其义甚深。所以者何？诸佛菩提极甚深故。若不厚种善根，恶知识所守，信解力少，难得信受。又大迦葉，是五百比丘，过去迦葉佛时，为外道弟子，到迦葉佛所欲求长短，闻佛说法得少信心，而自念言：‘是佛希有！快善妙语。’以是善心，命终之

后生忉利天，忉利天终生阎浮提，于我法中而得出家。是诸比丘深著诸见，闻说深法不能信解随顺通达。是诸比丘虽不通达，以闻深法因缘力故，得大利益不生恶道，当于现身得入涅槃。”

尔时，佛语须菩提言：“汝往将是诸比丘来。”

须菩提言：“世尊，是人尚不能信佛语，况须菩提耶？”

佛即化作二比丘，随五百比丘所向道中。诸比丘见已。问化比丘：“汝欲那去？”

答言：“我等欲去独处修禅定乐。所以者何？佛所说法不能信解。”

诸比丘言：“长老，我等闻佛说法亦不信解，欲至独处修禅定行。”

时，化比丘语诸比丘言：“我等当离自高逆诤心，应求信解佛所说义。所以者何？无高无诤是沙门法。所说涅槃名为灭者，为何所灭？是身之中有我灭耶？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灭耶？”

诸比丘言：“是身之中，无我、无人、无作、无受、无命而可灭者，但以贪欲瞋痴灭故，名为涅槃。”

化比丘言：“汝等贪欲瞋痴，为是定相可灭尽耶？”

诸比丘言：“贪欲瞋痴，不在于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离诸忆想是则不生。”

化比丘言：“是故汝等莫作忆想。若使汝等不起忆想分别法者，即于诸法无染无离；无染无离者，是名寂灭。所有戒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定品、慧品、解脱品、解脱知见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以是法故，说为涅槃。是法皆空远离亦不可取。汝等舍离是涅槃想，莫随于想，莫随非想，莫以想舍想，莫以想观想；若以想舍想者，则为想所缚。汝等不应分别一切受想灭定，一切诸法无分别故。若有比丘灭诸受想得灭定者，则为满足，更无有上。”

化比丘说是语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须菩提问诸比丘言：“汝等去至何所？今何从来？”

诸比丘言：“佛所说法，无所从来，去无所至。”

又问：“谁为汝师？”

答言：“我师先来不生，亦无有灭。”

又问：“汝等从何闻法？”

答言：“无有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从是闻法。”

又问：“云何闻法？”

答言：“不为缚故，不为解脱故。”

又问：“汝等习行何法？”

答言：“不为得故，不为断故。”

又问：“谁调伏汝？”

答言：“身无定相，心无所行，是调伏我。”

又问："何行心得解脱？"
答言："不断无明，不生明故。"
又问："汝等为谁弟子？"
答言："无得无知者是彼弟子。"
又问："汝等已得几何当入涅槃？"
答言："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我等当入。"
又问："汝等已得己利耶？"
答言："自利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所作已办耶？"
答言："所作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修梵行耶？"
答言："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梵行。"
又问："汝等烦恼尽耶？"
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
又问："汝等破魔耶？"
答言："阴魔不可得故。"
又问："汝等奉如来耶？"
答言："不以身心故。"
又问："汝等住福田耶？"
答言："无有住故。"
又问："汝等断于生死往来耶？"
答言："无常无断故。"
又问："汝等随法行耶？"
答言："无碍解脱故。"
又问："汝等究竟当生何所？"
答言："随于如来化人所至。"
须菩提问诸比丘时，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会中有普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当云何住？当云何学？"
佛言："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著，随是行者有大利益。普明，譬如有乘坏船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
答言："世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坏故。"
佛告普明："菩萨亦尔，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倍复过是。所以者何？是身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利恐中坏故。我在大流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当习法船，乘此法船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船？谓平等心一切众生为船因缘；习无量福以为牢厚清净戒板；行施及果以为庄严，净心佛道为诸材木；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缚忍辱柔软忆念为钉；诸菩提分坚

强精进，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善寂调心以为师匠；毕竟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致远；以智慧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力种种合集，四大梵行以为端严；四正念处为金楼观；四正勤行、四如意足以为疾风；五根善察离诸曲恶；五力强浮，七觉觉悟能破魔贼；入八真正道随意到岸，离外道济；止为调御，观为利益，不著二边，有因缘法以为安隐；大乘广博无尽辩才，广布名闻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自唱言：‘来上法船！’从安隐道至于涅槃，度身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船。以是法船，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没长流众生。”

又告普明：“复有法行能令菩萨疾得成佛，谓诸所行真实不虚，厚习善法深心清净，不舍精进乐欲近明，修习一切诸善根故，常正忆念乐善法故，多闻无厌具足慧故，破坏憍慢增益智故，除灭戏论具福德故，乐住独处身心离故，不处愦闹离恶人故，深求于法依第一义故，求于智慧通达实相故，求于真谛得不坏法故，求于空法所行正故，求于远离得寂灭故。如是，普明，是为菩萨疾成佛道。”

说是经时，普明菩萨，大迦葉等诸天、阿修罗及世间人，皆大欢喜，顶戴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三

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
宝梁聚会第四十四沙门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皆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是一生补处，悉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所言沙门，云何为沙门？”

佛告迦葉：“所谓沙门者，寂灭故；调伏故；受教故；戒身净故；入禅定故；得智慧故；解如实义得解脱故；于三脱门无所疑故；安住圣人所行法故；善修四念处故；离一切不善法故；安住四正勤故；善修四如意足故；成就信根故；信佛法僧故；成就坚信于佛法僧故；不信余道法故；勤行离一切烦恼故；善修七菩提分离一切不善；如实修一切善法故；善知正念正智方便故；专念一切诸善法故；善知定慧方便故；成就五力故；不为一切烦恼之所乱故；善修七菩提分故；善知一切法中因缘方便故；善知圣道方便故；善知正见正定方便故；得四辩力不信外道故；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故；离四魔故；善知五阴故；断一切烦恼故；得最后身故；离生死道故；离一切爱故；勤行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故；善见四圣谛故；于佛法中不信余道故；所作已办故；断一切漏

故；修八背舍故；释梵天王之所赞故；从本已来专心行道故；乐阿兰若处故；安住圣法中故；乐佛法仪式故；心不倾动故；不亲近出家在家众故；心乐独行如犀角故；畏于人众多恼乱故；乐住独处故；常怖畏三界故；得实沙门果故；离一切希望故；离世八法故，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坚心不动如地故；护彼我意无所犯故；不浊故；正行故；心行成就如虚空故；于诸形相心无染著，如虚空中动手无所碍故。迦葉，若能成就如是行法，是名沙门。”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来善说沙门德行。世尊，若未来世有诸沙门，非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人自言我有梵行；如是之人，即已侵损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迦葉：“如是侵损如来菩提之罪，说不可尽。迦葉，我灭度后，汝及余大弟子等亦皆灭度，又此世界诸大菩萨皆至他方诸佛世界，尔时，于我法中当有比丘，于诸所行心多谄曲。迦葉，我今当说沙门之垢、沙门过罪。

“迦葉，后末法中，当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痴如小儿向于闇冥而无所知，心不调伏成沙门垢。迦葉，云何沙门垢？迦葉，沙门垢有三十二，出家之人所应远离。何等三十二？欲觉是沙门垢，瞋觉是沙门垢，恼觉是沙门垢，自赞是沙门垢，毁他是沙门垢，邪求利养是沙门垢，因利求利是沙门垢，损他施福是沙门垢，覆藏罪过是沙门垢，亲近在家人是沙门垢，亲近出家人是沙门垢，乐于众闹是沙门垢，未得利养作方便求是沙门垢，于他利养心生希望是沙门垢，自于利养心不知足是沙门垢，于他利养中心生嫉妒是沙门垢，常求他过是沙门垢，不见己过是沙门垢，于解脱戒而不坚持是沙门垢，不知惭愧是沙门垢，无恭恪意心慢掉动无有羞耻是沙门垢，起诸结使是沙门垢，逆十二因缘是沙门垢，摄取边见是沙门垢，不寂灭不离欲是沙门垢，乐于生死不乐涅槃是沙门垢，好乐外典是沙门垢，五盖覆心起诸烦恼是沙门垢，不信业报是沙门垢，畏三脱门是沙门垢，谤深妙法不寂灭行是沙门垢，于三宝中心不尊敬是沙门垢。迦葉，是名沙门三十二垢。若能离此诸垢，是名沙门。

“迦葉，又有八法覆沙门行。何等八？一者、不敬顺师长；二、不尊敬法；三、不善思惟；四、所未闻法闻已诽谤；五、闻无众生、无我、无命、无人法已，心生惊畏；六、闻一切行本来无生已，而解有为法，不解无为法；七、闻说次第法已堕大深处；八、闻一切法无生无性无出已而心迷没。迦葉，是名八法覆于沙门行。如是八法，出家沙门应当远离。

“迦葉，我不说剃头、法服名为沙门，所谓有功德仪式具足者，乃名为沙门。迦葉，沙门身服袈裟，心应远离贪恚痴行。何以故？心无贪恚痴行，我乃听著袈裟。迦葉，若心有贪恚痴法，而身著袈裟，除专心持戒，余不持戒人，则为烧灭袈裟。何以故？圣人表式，随顺

寂灭行慈悲心，离欲灭者之所应服。迦葉，汝今听我说，圣人表式有十二事。何等十二？迦葉，持戒是圣人表式，禅定是圣人表式，智慧是圣人表式，解脱是圣人表式，解脱知见是圣人表式，入四圣谛是圣人表式，能解十二因缘是圣人表式，行四无量心是圣人表式，行于四禅是圣人表式，行四无色定是圣人表式，入四向正定是圣人表式，断一切漏是圣人表式。迦葉，是名圣人十二表式。迦葉，若有比丘不具足圣人十二表式身服袈裟者，我说此比丘是邪法行，非寂灭行，离佛法行；不近涅槃，顺生死行为魔所钩；不度生死，于正法退而行邪法。迦葉，是故出家比丘身服袈裟时，若未得沙门果者，应以八法敬重袈裟。何等八？于身袈裟应起塔想、世尊想、寂灭想、慈想、敬如佛想、惭想、愧想、令我来世离贪恚痴具沙门法想。迦葉，是名八法敬重袈裟。

“迦葉，若有于四圣种不行知足离沙门法，亦不以此八法敬重袈裟者，而彼别有似沙门数堕小地狱。迦葉，彼地狱中似沙门者于中受罪，衣钵支体皆悉炽然，坐卧之处凡有所用物，亦皆炽然如大火聚，似沙门者受如是罪。何以故？成就不净身口意业故堕是罪处。迦葉，若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者自言我有梵行，若有持戒功德具足人所右绕恭敬尊重者，若破戒比丘受其礼敬供养而不自知恶，彼恶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何等八？一、作愚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矬陋；四、颜貌丑恶，其面侧戾见者蚩笑；五、转受女人身作贫穷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损寿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恶名；八、不值佛世。迦葉，是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礼敬供养，得如是八种法。迦葉，破戒比丘闻如是法已，应当不受持戒比丘礼敬供养。迦葉，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于此大地乃至无有涕唾分处，况举足下足去来屈伸？何以故？过去大王持此大地，施与持戒有行德者，令于中行道。迦葉，是破戒比丘举足下足处，一切信施不及此人，况僧坊及招提僧舍经行之处？若有房舍、床敷、园林，所有衣钵、卧具、医药，一切信施所不应受。迦葉，我今当说，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不能必报信施如一毛端。何以故？圣众福田犹如大海最妙最胜，于中若有施主净心信故，以施种子种福田中，如此施主起无量施想。迦葉，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为百分，若恶比丘受信施如一毛分，随所受毛分即损失施主尔所大海福报之分不能毕报。迦葉，是故应净其心受他信施。迦葉，应如是学。”

尔时，众中有净行少欲离扼比丘二百人，闻说是已扪泪而白：“世尊，我今当死，不欲以不得沙门果，受他信施乃至一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如是惭愧畏于后世，喻如金刚，即是现世瓔珞。善男子，我今当说，世有二人应受信施。何等二？一者、勤行精进，二者、得解脱者。”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得解脱者，行善法者，如我所说坚持戒

者，观一切行无常、苦、一切法无我者，观涅槃寂灭愿求欲得。如是，比丘，受他信施抟如须弥，必能报是信施之福。若有比丘受信施主施，令此施主得大利益得大果报。何以故？常生福德，有三种福？一、常施食，二、僧坊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胜。”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从施主受施，若衣钵、卧具、饮食、汤药受已，若入无量定，令彼施主得无量福得无量报。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海尚可竭尽，而此施主所得福报不可得尽。迦葉当知，破戒比丘损于施主尔所福德，若受施主施已，行于恶法，损他信施。迦葉，如是说沙门垢、沙门过罪、沙门谄曲、沙门中贼。迦葉，持戒比丘应当专念，远离如是一切恶法。迦葉，所谓沙门者，眼不流色中，耳、鼻、舌、身、意不流法中，是故谓之沙门。选择六入，了达六通，专念六念，安住六敬法，行六重法，是谓沙门。”

比丘品第二

尔时，佛告迦葉：“所言比丘，比丘者，能破烦恼，故名比丘；破我想、众生想、人想、男想、女想，是谓比丘，复次，迦葉，有修戒修慧，是名比丘，复次，迦葉，离恐畏故，度三有四流故，见有及流诸过患故，离一切有及流故，安处无畏道故，是名比丘，迦葉，若有比丘，自知不成就如是之法及余善法，又离是法行于余道。迦葉，彼比丘，非我弟子，我非彼师。迦葉，多有恶比丘坏我佛法。迦葉，非九十五种外道能坏我法，亦非诸余外道能坏我法，除我法中所有痴人，此痴人辈能坏我法。迦葉，譬如师子兽中之王，若其死已，虎狼鸟兽无有能得食其肉者。迦葉，师子身中自生诸虫还食其肉。迦葉，于我法中出如是等诸恶比丘，贪惜利养为贪利所覆，不灭恶法，不修善法，不离妄语。迦葉，如是比丘能坏我法。

“迦葉，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贪、恚、痴及我慢者，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傲慢自大、无惭、无愧、不慎口过，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掉动、轻他、贪求利养、多行非法，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多有奸伪、幻惑于人、多行邪命、多说恶言，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现受他恩不知报之，小恩于他责望大报，先受他恩而不忆念，侵损亲友，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受人信施失他福报，不善护戒，轻所受戒，不坚持律，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有我论，有众生论，有命论，有人论，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若僧和合而心不悦，不乐独处，乐于众中，常论世

俗所有言说，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求于利养，求大名称，求多知识，不住圣种，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系属于魔，为魔所害，多于睡眠，作善不喜，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于佛法中朽败，心怀谀谄，为烦恼所害，离沙门果，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为淫欲所烧，瞋恚所烧，愚痴所烧，亦为一切烦恼所烧，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多游淫里不知过恶，不知知足，虽多学问不知知足，于所须物常怀嫉心不能施他，是名恶比丘。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从闇入闇，从痴入痴，不见圣谛多生疑惑，常为生死之所系缚，闭涅槃门，是名恶比丘。

“复有四法成就，当知是恶比丘。何等四？身多奸行，口多奸行，意多奸行，仪式多奸行。云何身多奸行？安详而行是身奸行，不左右视是身奸行，若左右视不过一寻是身奸行，邪命著衣是身奸行。谀谄行于空闲之处，不求空闲所行之法；谀谄乞食，不观乞食相；谀谄著粪扫衣，不知为惭愧故；谀谄行于山窟树下，不知分别十二缘行；谀谄服于陈故弃药，不求甘露法药。迦葉，是名身多奸行。迦葉，云何口多奸行？他识我，他请我，如所求我已得；我不求利养，而他送与我细妙供养我皆得，多利养我亦得；我常行善法应受供养；我善问答；我能顺法相，我能逆法相，我于一切法解义非义；他若如是问我，我能如是答，答已伏彼令其默然；我说是已能令大众一切喜悦，亦令一切叹言善哉，令彼众人请我供养，得供养已复令施主请言数来。迦葉，若有不调伏口而有所说，一切所言皆非正言，是口多奸行。迦葉，是名口多奸行。迦葉，云何意多奸行？心所牵连贪求利养，衣钵、卧具、饮食、医药，而口说言：‘一切利养我所不须。’心实多求而诈言知足，是名意多奸行。”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心求利养，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无快乐；
其心多奸，　欺诳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净。
诸天龙神，　有天眼者，　诸佛世尊，　咸共知见。

“迦葉，如是恶比丘，离善法仪式，作邪命行，堕三恶道。”

旃陀罗品第三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罗沙门？迦葉，譬如旃陀罗，常于冢间行求死尸，无慈悲心视于众生，得见死尸心大喜悦。迦葉，如是沙门旃陀罗常无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贵重心；从施主家受

利养已，不教施主佛法毗尼，为利养故亲近在家，不为法故，亦无慈心，常求利养。迦葉，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葉，如旃陀罗为一切人之所舍离，所谓大臣、长者及诸小王、刹利、婆罗门并余庶民，乃至下贱之所远离，不欲共作知识。迦葉，如是沙门旃陀罗，亦为一切之所远离，所谓持戒有德人所敬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鬼、神及乾闼婆，知其破戒行恶法故。迦葉，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葉，如旃陀罗所有衣服饮食诸所用物，尽非好人之所爱乐，亦不受用。迦葉，如是沙门旃陀罗，若有衣钵所用之物，皆是破戒非法，身口意业谀谄所得；持戒沙门、婆罗门，舍不爱乐，亦不受用，于此人所生哀愍心。迦葉，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葉，如旃陀罗以愧耻心持所用器从他乞食。迦葉，如是沙门旃陀罗，以愧耻心入于房舍，及至他家，或到众中，亦以愧心至于佛所，亦以愧心礼如来塔，亦以愧心去来屈伸，亦以愧心行住坐卧，一切所行皆有愧心，覆藏恶法故。迦葉，我今当说，旃陀罗人所至之处不到善处。何以故？自行恶法故。迦葉，如是沙门旃陀罗所至之处，亦不到善道，多作恶业，无遮恶道法故。迦葉，是名沙门旃陀罗。

“迦葉，云何沙门败坏？迦葉，譬如好酒香味具者是酒之醍醐，接取已尽下有糟滓，人所恶贱无所施用。迦葉，如是败坏沙门，离于法味取烦恼滓，人所恶贱无所施用，离持戒香，嗅诸烦恼；若有至处，不能自利，亦不益他。迦葉，是名败坏沙门。迦葉，败坏者，如有所食变为粪秽，臭恶不净，人所厌离。迦葉，如是败坏沙门犹如粪秽，以身口意业不清净故。迦葉，是名败坏沙门。迦葉，譬如败种种大地中，终不生芽实。迦葉，如是败坏沙门，虽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门果。迦葉，是名败坏沙门。

“迦葉，云何沙门箧？迦葉，譬如画箧巧工所成，中盛嗅秽种种不净。迦葉，如是沙门箧，外现成就似沙门行，内有种种垢秽行诸恶业。迦葉，是名沙门箧。

“迦葉，云何沙门构栏荼？迦葉，譬如构栏荼华色貌鲜好，其体坚鞕犹如木石，其气嗅秽犹如粪涂。有智之人若见此华，不近不触，远避而去；愚人若见，不知过患，近而嗅之。迦葉，如是沙门构栏荼，现似沙门行而有粗犷，傲慢自高，臭秽不净，又作破戒无仪式行，破于正见。迦葉，如是沙门构栏荼，智者不亲近，不礼敬右绕，以恶人故而远离之。迦葉，若有痴如小儿，彼诸痴人之所亲近，礼敬右绕信受其语，如构栏荼华为痴人所捉。迦葉，是名沙门构栏荼。

“迦葉，云何沙门求利？迦葉，譬如谀谄之人，心常悭惜，为贪所覆，若见他财物希望欲得；畜利刀杖，无惭愧心、无哀愍心，常有害心；若行空泽、山林、聚落发如是心，于他财物希求欲得，常自藏身不令他见。迦葉，如是沙门求利，心常悭惜，为贪所覆，于所得利心无知足，于他财物希望欲得；有所至处聚落城邑，常为利养，不为

善法；覆藏诸恶，谓‘善比丘知我破戒，知已若说戒时，或驱我出’，于善比丘但生恐畏；心常谀谄现行仪式，一切天龙鬼神有天眼者，知此比丘，来时贼来，去时贼去，行时贼行，坐时贼坐，卧时贼卧，取衣时贼取衣，著衣时贼著衣，入聚落时贼入聚落，出聚落时贼出聚落，食时贼食，饮时贼饮，剃发时贼剃发。迦葉，如是痴人去来仪式，皆为天龙鬼神之所知见，见已诃骂：‘如此恶人，即为坏灭释迦牟尼佛法。’作是诃责诸恶比丘。又彼诸天龙鬼神，见持戒梵行沙门、婆罗门，增益信心，礼敬尊重：‘此人于佛法中应受利养者。’迦葉，此沙门求利，于佛法中出家，不能生一念寂灭离欲之心，况得沙门果？若有得者，无有是处。迦葉，是名沙门求利。

“迦葉，云何稗沙门？迦葉，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穟生尔乃知非，不得名言一切是麦。迦葉，如是稗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言是沙门，非梵行人自言梵行，先来败坏离于持戒，亦不入众数，于佛法中无智慧命当堕恶道，犹如稗麦在好麦中。尔时，天龙鬼神有天眼者，见彼痴人堕于地狱，见已各相谓言：‘此是痴人，先似沙门行不善法，今当堕于大地狱中。从今已后，终不能得沙门德行及沙门果，犹如稗麦在好麦中。’迦葉，是名稗沙门。

“迦葉，云何逋生沙门？迦葉，譬如逋生稻苗，以不熟故名为逋生，以无实故风所吹去，无坚重力似稻非稻。迦葉，如是逋生沙门，形似沙门，无人教呵，无有德力，为魔风所吹，亦无血气持戒之力，离于多闻，损失定力，亦远于智，不能破坏诸烦恼贼；名如是人轻劣无力，系属于魔，为魔所钩，没在一切烦恼之中，为魔风所吹如逋生稻。迦葉，逋生之稻，不中为种，亦不生芽。迦葉，如是逋生沙门，于佛法中无道种子，于贤圣法中不得解脱。迦葉，逋生沙门者，所谓破戒行恶，是名逋生沙门。

“迦葉，云何似沙门？迦葉，譬如巧工以金涂铜，其色似金，价不同金；若揩磨时，乃知非金。迦葉，如是似沙门者，好自严饰，常澡浴身，齐整著衣，沙门仪式一切具足，去来屈伸常正仪式；而彼常为贪恚痴所害，亦为利养礼敬赞叹所害，亦为我慢、增上慢一切烦恼所害。虽为人所贵，无贵重法；常勤严身希望饮食，不求圣法，不畏后世；现见尊重，非将来尊重；但长肌肥依于利养，非依于法；种种系缚勤作家业，顺在家心，亦随受，苦时受苦，乐时受乐，为爱憎所害；于沙门法无心欲行离诸仪式，必当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彼人无沙门实，无沙门称，不与沙门等。迦葉，是名似沙门。

“迦葉，云何失沙门血气？迦葉，譬如男子、若女人，若童男、若童女，非人饮其血气，彼人羸瘦无有色力，由失血气故。迦葉，如是之人失血气故，诸药咒术及诸刀杖，所不能治，必至于死。迦葉，如是沙门无有持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血气，及慈悲喜舍血

气，亦无行施、调伏护身口意业血气，亦无安住四圣种血气，无有仪式血气，亦无净身口意血气。迦葉，是名沙门失于血气。迦葉，如失血气沙门，虽受如来法药不以自度。法药者，所谓若起淫欲，应观不净；若起瞋恚，应行慈心；若起愚痴，应观十二因缘。于诸烦恼应正思惟，离于乐众舍我所有，出家三事应当爱护。三事者，所谓持戒清净，其心调伏，入定不乱。迦葉，如是法药，我之所说，我所听服，虽受此药不以自度。迦葉，又有出世法，所谓空观、无相无作观，阴、界、入知，四圣谛及十二因缘。迦葉，如是法药，彼人亦复不以自度。迦葉，如是沙门臭秽不净，以破戒故，薄福德故，生极下处以憍慢故，于此命终不生余处，必当堕在大地狱中。如人失于血气必定至死，如是沙门于此命终必堕地狱。迦葉，是名失血气沙门。”

如是说已，五百比丘舍戒还俗。尔时，有诸比丘呵彼比丘言：“若大德于佛法中退还家者，如是非善，如是非法。”

佛告诸比丘：“莫作是语！何以故？若如是者，名为顺法。若比丘不欲受人信施退还家者，是名顺法。彼诸比丘信解心多，故生悔心。”

说此语时，彼得闻已作如是念：“我等或能行不净行受他信施，应生悔心退而还家。”

“迦葉，我今说此诸比丘等，于此命终生兜率天弥勒菩萨所。弥勒如来出于世时，彼诸比丘在初会数中。”

营事比丘品第四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能营众事？”

佛告迦葉：“我听二种比丘得营众事。何等二？一者、能净持戒，二者、畏于后世喻如金刚。复有二种。何等二？一者、识知业报，二者、有诸惭愧及以悔心。复有二种。何等二？一者、阿罗汉，二者、能修八背舍者。迦葉，如是二种比丘，我听营事自无疮疣。何以故？迦葉，护他人意，此事难故。迦葉，于佛法中种种出家、种种性、种种心、种种解脱、种种断结，或有阿兰若，或有乞食，或有乐住山林，或有乐近聚落清净持戒，或有能离四扼，或有勤修多闻，或有辩说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仪式，或有游诸城邑聚落为人说法，有如是等诸比丘僧，营事比丘善取如是诸人心相。

“迦葉，若阿兰若比丘乐空闲处，营事比丘一切役使不应令作。有时阿兰若比丘，在比丘僧次役使，而营事比丘应当代作。若自不作，应倩（应为请）他人令代为之，不应役使阿兰若比丘；若非行道时可少令作。

“迦葉，若有乞食比丘，彼营事比丘于乞食比丘应与好食。若有比丘能离四扼，营事比丘随所须物应当供给，所谓衣服、饮食、卧

具、医药。

“若离扼比丘所住之处，营事比丘于其住处，不应高声大唤，亦不令他高声大唤，欲防护离扼比丘故。营事比丘于离扼比丘，应生尊敬如世尊想，生如是念：‘如是比丘于佛法中能作法柱，当随所须而供给之。’

“迦葉，若有勤修多闻比丘，营事比丘应当劝喻，作如是言：‘大德勤修多闻，读诵令利，我当为诸大德供给使令。若诸大德勤修多闻，于比丘僧中是好璎珞，能升高座广说正法，亦自生智慧。’营事比丘不应非时役使，应当拥护令修多闻。

“迦葉，若有说法比丘，营事比丘应事事供给，应将说法比丘至城邑聚落，劝喻诸人令就听法；说法之处亦应供给，为说法人敷好高座。若有比丘强自以力欲坏说法者，营事比丘应往和解，亦应数往说法人所称言善哉。

“迦葉，若有比丘善持戒律善持毗尼义，营事比丘应往其所数数问义：‘我云何营事令不得罪，自无所损，不害于他？’持毗尼义比丘，应观营事者心，随所营事而为说法，所谓是应作、是不应作。营事比丘于持律人所，一心生信礼敬供养。若比丘僧所有分物，应当随时供给于僧，不应藏举；随僧所须，应当分与应与、时与、不恶心与、不以非法与、非欲心与、非瞋心与、非痴心与、非畏心与；随僧法行，非随在家行；随僧制行，非自随制行；不于僧物生自在想，乃至小事与僧共断，非自在断。若所用物，所谓常住僧物，及与佛物，若招提僧物，彼营事比丘应当分别，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应与常住僧，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物共杂，招提僧物不与常住僧物共杂，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与佛物共杂，佛物不与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共杂。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须者，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若僧和合，应以常住僧物分与招提僧。

“迦葉，若如来塔或有所须，若欲败坏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坏，今有所须。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和合，营事比丘应以僧物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营事比丘应余劝化在家人辈，求索财物修治佛塔。迦葉，若佛物多者，营事比丘不得以佛物分与常住僧及招提僧。何以故？于此物中应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线，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诸天世人，于此物中生佛塔想，而况宝物！若于佛塔先以衣施，此衣于佛塔中，宁令风吹雨烂破尽，不应以此衣贸易宝物。何以故？如来塔物无人能与作价者，又佛无所须故。迦葉，有如是善净营事人者，三宝之物不应令杂，又于自利养心常知足，三宝物中不生我所有想。迦葉，营事比丘若生瞋心，而于持戒大德人所右绕礼敬之者，以自在故驱令役使；是故营事比丘，以瞋心缘故堕大地狱，若得为人作他奴仆，常为其主苦驱役使人所鞭

打。

“复次，迦葉，若营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过僧常限，讁罚比丘非时令作；是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堕于多钉小地狱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钉钉挓其身，其身炽然出大火焰如大火聚。若于持戒有大德者，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语故；彼营事比丘生地狱中，其所得舌长五百由旬，以百千钉而钉其舌，一一钉中出大火焰。迦葉，若营事比丘数得僧物，悭惜藏举，或非时与僧，或复难与，或困苦与，或少与，或不与，或有与者、或不与者；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堕秽恶饿鬼，常食粪丸。此人命终当生是中，尔时更有饿鬼，以食示之而复不与；此鬼尔时希望欲得，谛视此食目不曾眴，受饥渴苦，于百千岁中常不得食，或时得食变为粪屎，或作脓血。何以故？有持戒人人所敬礼，僧所有物以自在故而难与之。

“迦葉，若营事比丘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及以佛物，辄自杂用得大苦报，若受一劫若过一劫。何以故？以侵三宝物故。迦葉，若营事比丘闻如是罪，知如是罪，而故生瞋心于持戒者，我今说此，诸佛世尊所不能治。迦葉，是故营事比丘，闻如是非法罪已，应当善护身口意业，自护亦护他。迦葉，营事比丘宁自啖身肉，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来自以慈心说如是法，为无惭愧者说无惭愧法，有惭愧者说惭愧法。”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四

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

宝梁聚会第四十四阿兰若比丘品第五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自言阿兰若比丘。世尊，齐几所名阿兰若比丘？齐几所名乞食比丘？齐几所名畜粪扫衣比丘？齐几所名树下比丘？齐几所名冢间比丘？齐几所名露处比丘。”

佛告迦葉：“阿兰若比丘，必乐阿兰若处，住阿兰若处。迦葉，若阿兰若处，所谓无大声，无众闹声，离獐鹿、虎、狼及诸飞鸟，远诸贼盗及牧牛羊者，顺沙门行处，如是阿兰若处，应于中修行。彼比丘若欲至阿兰若处，应当思惟八法。何等八？一者、我当舍身，二者、应当舍命，三者、当舍利养，四者、离于一切所爱乐处，五者、于山间死当如鹿死，六者、阿兰若处当受阿兰若行，七者、当以法自活，八者、非以烦恼自活。迦葉，是名八法，阿兰若比丘所应思惟，思惟已当至阿兰若处。

“迦葉，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行阿兰若法，以八行行慈，于一切众生生慈心。何等八？一者、以慈利益，二者、以慈乐，三者、无恚慈，四者、正慈，五者、无异慈，六者、顺慈，七者、观一

切法慈，八者、净如虚空慈。迦叶，以如是八行于诸众生生慈心。迦叶，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应如是思惟：‘我虽至远处独无伴侣，若我行善、若行不善，无人教呵。’复作是念：‘此有诸天、龙、鬼、神、诸佛世尊，知我专心，彼为我证：我今在此行阿兰若法，我不善心不得自在。若我至此极远之处，独无伴侣，无亲近者，无我所有。我今当觉欲觉、恚觉、恼觉，余不善法亦应当觉。我今不应不异于乐众者，亦不应不异近聚落人，若如是不异，我即为诳诸天、龙、鬼、神已，诸佛见我亦不欢悦。我今若如阿兰若法，则诸天、龙、鬼、神不见呵责，诸佛见我即亦欢悦。’

“迦叶，阿兰若比丘，住阿兰若处行阿兰若法，一心坚持解脱禁戒，善护戒众，净身口意，无谀谄行，净于正命，心向诸定，如所闻法应忆念之勤正思惟，趣向离欲寂灭涅槃；畏于生死，观五阴如怨家，观四大如毒蛇，观六入如空聚，善知方便，观十二因缘离断常见，观无众生、无我、无人、无命，解法空相行于无相，渐损所作而行无作，心常惊畏于三界行，常勤修行如救头燃，常行精进终不退转，观身实相，应生如是心，观如是法；当知苦本，断一切集，证于灭尽，勤修于道，行于慈心，安住四念处，离不善法，入善法门，安住四正勤，入四如意足，护五善根，于五力中而得自在，觉七菩提分，勤行八圣善道分，受持禅定，以慧分别诸法之相。迦叶，说如是法以严饰，阿兰若比丘作是严饰已住于山林，初夜、后夜勤修诸行不应睡眠，常念欲得出世之法。

“迦叶，阿兰若比丘，凡所住处常修行道，不自严身及诸衣服，拾干枯草以用敷坐自用坐具，离常住僧及招提僧物；于阿兰若处，衣服知足趣得覆身，为行圣道故。迦叶，阿兰若比丘，若为乞食至城邑聚落，应作是念：‘我从阿兰若处至是城邑聚落，若得食、若不得，心无忧喜。若不得食者，应生喜心念宿业报，我今当勤修习福业，又念如来乞食亦不得。’彼阿兰若比丘，入于城邑聚落乞食，应以法庄严，法庄严已然后乞食。云何法庄严？若见适意色不应染著，见不适意色亦不生瞋，若闻适意声不适意声，若嗅适意香不适意香，适意味不适意味，适意触不适意触，适意法不适意法，心无染著亦不生瞋，摄护根门，谛视一寻，调伏其心，本所思法不令离心；不以食污心而行乞食，应次第乞食，若得食处不应生著，不得食处不应生瞋。若至十家，若过十家，不得食者不应生忧，应作是心：‘此诸长者及婆罗门，多有诸缘不与我食。又此长者、诸婆罗门，乃至未曾生心念我，况与我食？’迦叶，阿兰若比丘若能如是，于乞食中不生惊畏。

“迦叶，阿兰若比丘乞食时，若见众生若男、若女、若童男童女乃至畜生，应于是中生慈悲心：‘我行如是精进，作如是愿：若众生见我及与我食者，皆生天上。’迦叶，阿兰若比丘，若得粗食、若得细食，受是食已应观四方，此村邑中谁贫穷者，当减此食以施与之。若见贫人所可乞食，即分半与；若不见贫者，应生是心：‘我眼所不见众

生，我所得食于中好者愿施与之，我为施主，彼为受者。’

“迦葉，阿兰若比丘乞食，得受食已持至阿兰若处，净洗手足，净沙门仪式，具一切净法，如法取草已结跏趺坐，坐已而食，心无爱著亦无贡高，无有瞋心，无浊乱心，临欲食时如是思惟：‘今此身中有八万户虫，虫得此食皆悉安乐。我今以食摄此诸虫，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以法摄取。’迦葉，又时阿兰若比丘，食或不足，应作是念：‘我今身轻，能修忍辱，断除诸恶，少大小便；得身轻已亦得心轻，又得少睡，亦不起欲想。’应作如是思惟。迦葉，阿兰若比丘，若乞食得多应生知足想，应于食中减取一抟置净石上，如是思惟：‘有诸鸟兽能啖食者，我以施之，彼为受者。’迦葉，阿兰若比丘，食已洗钵，漱口洗手，净涤应器手拭令干，举僧伽梨，依阿兰若处行，不离本所思惟法相。

“迦葉，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行时，若是凡夫未得沙门果，或时虎狼来至其所，若见不应生畏，作如是念：‘我本来至阿兰若处时，已舍身命。我不应惊畏，应修慈心，离一切恶亦离怖畏。若诸虎狼断我命根，啖我身肉，当生是念：我得大利，以不坚身当得坚身。此诸虎狼我不与食，今啖我肉已身得安乐。’迦葉，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应如是舍身命。

“迦葉，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若有非人，或作好色、或作恶色来至其所，于此非人不生爱心，不生瞋心。迦葉，或有曾见佛诸天来，至阿兰若所作诸问难；问难已，阿兰若比丘随力所能，随所学法为诸天说。或时诸天有深问难，阿兰若比丘若不能答，不应生于憍慢之心，应作是言：‘我不多闻，汝莫轻我。我今当勤修学佛法，或时我得通佛法已能一切答。’又应劝请诸天：‘汝等今当为我说法，我当听受。’又应如是报谢言：‘愿勿嫌也！’

“复次，迦葉，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善修阿兰若想：‘犹如草木瓦石，无主无我亦无所属；此身亦尔，无我、无命、无人、无众生、无诤讼，此法皆从缘合而生。于此法中若善思惟，我当得断一切诸见，常应思惟空、无相、无作法。’迦葉，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时，若草、药草及诸树林，云何和合？云何散灭？如此外物无主无我，无有我所，亦无诤讼，自生自灭，无生灭者。迦葉，如草木瓦石，无我无主亦无所属；此身亦尔，无我、无命、无人、无众生、无诤讼，从众缘生，缘离则灭，此如实中无有一法若生若灭。迦葉，如是法，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所应修行。迦葉，阿兰若比丘行如是法，若学声闻乘，疾得沙门果；若有障法现世不得沙门果者，不过见一佛、二佛、三佛，必定得断一切诸漏。若学菩萨乘，现世得无生法忍，得无障法，必见未来诸佛，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说此阿兰若品时，有五百比丘断一切漏，心得解脱。

乞食比丘品第六

佛告迦葉："云何比丘乞食？迦葉，若有比丘先安住本誓：'我依乞食出家，我今住先誓。'彼比丘专念无有谀谄，离一切请食，离一切僧中供养，坚自庄严。乞食比丘于一切味中不应生好味想，又于上妙食中自劝其心生如是想：'我如旃陀罗，应净身心，不应净饮食。何以故？食好食已一切为粪，臭秽不净故，我不应求好食。'如是调伏心已，若入城邑聚落次第乞食，不应生如是想：'男子与我食非女人，女人与我食非男子，童男与我食非童女，童女与我食非童男，应得细食非粗食，应得美食非不美食，时应故与食非不故，应易得食非不易，应速得食非不速，若入人村应得恭敬非不恭敬，应得新食非宿食，应得富家食非贫家食，男子女人众应来迎我。'迦葉，乞食比丘如是不善法不应思惟。

"迦葉，乞食比丘应如是自庄严：此是乞食常所行法，若乞食时得与不得无有忧喜，不应生于粗细食想。何以故？多有众生贪著美味，由著味故作诸恶业，恶业因缘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知足者不贪美味，应舍细食受取粗食，除舌著味，其心知足，得极粗食亦当知足；彼若命终生于天上，或生人中，生天上已食天美食。迦葉，如是乞食比丘，离于味爱以调伏心，若七日啖豆亦不生忧。何以故？趣活身故，我今食已足以修道，以是故食。

"迦葉，乞食比丘，得此食分堕钵中者，如法所得，如法利养，应与梵行比丘共食此食。迦葉，乞食比丘或时有病，无有使人不能乞食，此应如是调伏其心：'我独无侣，一身出家，法是我伴，我应念法。今我病苦，如世尊说，诸比丘应念于法。我所闻法应善思惟，云何善思惟如实观身？如实观身已，有智慧者，若独一心能得初禅，则有是处。'得初禅乐，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以禅为食，其心欢悦。迦葉，乞食比丘行如是法若不得禅，应如是勤行安住善法中，有多人所知，诸天龙神送食与之，此是离扼报故。

"迦葉，或乞食比丘，值天大雨、或大风尘不能乞食，尔时以慈为食而自庄严，于所行法安住思惟。若二夜、三夜不得食者，应生是念：'有多众生堕饿鬼中，作恶业故苦恼所切，乃至百岁不得一唾。我今安住诸法门中，应生是念：身心羸劣今我堪忍饥渴，勤修圣道不应退转。'

"迦葉，乞食比丘不应亲近在家之人，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迦葉，若乞食比丘令在家人，择去食中诸不净物，于坐处坐应为说法，乃至食净还受食已从坐起去。

"迦葉，乞食比丘不应自现谀谄。云何自现谀谄？若为他人说如是言：'我今乞得粗恶之食，又复不足与多众共食。我食少，我今饥渴身力羸劣。'迦葉，是名自现谀谄。迦葉，乞食比丘如是之事应当远离。

“迦葉，乞食比丘于一切事应生舍心。若食堕钵中，若粗若细，若少若多，若净若不净，一切应受心无忧喜，常应净心观诸法相，趣得活身为行圣道是故受食。迦葉，乞食比丘或时入于城邑聚落次第乞食，若不得食空钵而出，应念：‘如来有大威德，舍转轮王位而行出家，断一切恶法成一切善法，入村乞食尚空钵出，况我薄福不种善根，不空钵还也？是故不应生忧。何以故？不种善根能得粗食、细食，无有是处。我不得食，或自有魔或魔所使，或魔覆蔽诸婆罗门、居士，令我乞食不得。我当勤修离于四魔，断一切烦恼。若我勤修如是道已，非魔波旬、非魔所使能作留难。’迦葉，乞食比丘应如是受持圣种。”

粪扫衣比丘品第七

佛告迦葉：“畜粪扫衣比丘，拾粪扫物作如是想，为惭愧故，非以衣自严饰故，为障风吹日曝、蚊虻螟子诸恶触故，安住佛教故，非求净好故。于粪扫中拾取弃物，取时应生二种想。何等二？一者、知足想，二者、易养想。复生二想：一者、无慢想，二者、持圣种想。复生二想：一者、不以严身，二者、令心净故。

“迦葉，畜粪扫衣比丘，于粪扫中拾取弃物时，若于是处见诸亲族知识，见已即止不取，而作是念：‘此诸人辈或呵责我言：汝是不净人。’迦葉，我说是比丘不得净行。何以故？畜粪扫衣比丘，心坚如石外物不入，亦不能动故。

“迦葉，畜粪扫衣比丘，拾粪扫中物，应净浣濯令无垢腻，浣已好染，染已作僧伽梨，善合善缀善缝善受，受已应著莫令绽坏。

“迦葉，畜粪扫衣比丘，安住不净观中著粪扫衣，为离欲故；慈心著粪扫衣，为离瞋恚故；观十二因缘著粪扫衣，为离痴故；正思惟著粪扫衣，为断一切烦恼故；摄护诸根著粪扫衣，为知六入故；不谀谄著粪扫衣，为令诸天龙神喜悦故。

“迦葉，何故名粪扫衣？迦葉，譬如死灰，人所不贪，不生我所心，法应除弃。迦葉，如是粪扫衣，非我、非我所，是易得，非邪命，不求他，不观他颜色，舍弃之物粪扫无异亦无所属，是故名粪扫衣。迦葉，粪扫衣是法幢，以大仙人故；是姓，以圣人故；是安住，以圣种故；是专念，以善法仪式故；是善护，以戒众故；是向门，以定众故；是安住，以慧众故；是身，以解脱众故；是顺法，以解脱知见众故。迦葉，如是畜粪扫衣得大福德，无所希求，无所贪著，能离慢心，能舍重担。

“迦葉，若有比丘畜粪扫衣，以知足故，诸天龙鬼神贪乐欲见。迦葉，畜粪扫衣比丘若入禅定，释、梵、四天王长跪合掌，头面作礼，况余小天！迦葉，若有恶比丘，勤求衣服以严饰身，外现净行而

内具足贪欲恚痴，虽作如是好严饰身，而诸天龙神不至其所礼敬供养。何以故？知此比丘勤求衣服以严饰身，不除心心数法垢，诸天知故则远舍去。

“迦葉，汝见周那沙弥，拾不净臭秽粪扫中物，乞食已至阿耨大池欲浣濯之。尔时池边有常住诸天，皆远奉迎，头面作礼。彼诸天等皆乐净洁，而取周那沙弥所捉不净粪扫衣，而为浣之令无垢秽，又取浣汁自以洗身。诸天知周那能持净戒，入诸禅定，有大威德，是故奉迎恭敬作礼。迦葉，汝见须跋陀梵志，著净洁衣乞食已，欲至阿耨大池时。常住诸天于池四面面各五里，遥遮梵志不令近池，恐以不净食及以残食污此大池。迦葉，汝今现见此事，以圣人正行威德故得是果。周那沙弥所有不净粪扫中物，而诸天取之为浣，亦以浣汁自洗其身。须跋陀梵志，去池五里不令近之。迦葉，谁闻是已，于圣法中不勤修学？彼诸圣人、诸天世人，皆来头面礼敬供养。迦葉，欲求如是圣德故，畜粪扫衣。

“迦葉，畜粪扫衣比丘，安住圣种不应生忧，于粪扫衣应生塔想，应生世尊想，应生出世想，应生无我无我所想，如是观已著粪扫衣；应如是调伏其心，由心净故得身净，非身净故得心净。迦葉，是故当净其心，莫严饰身。何以故？由心净故，于佛法中得名梵行。迦葉，如是畜粪扫衣比丘，能如是学，则为学我，亦学于汝。

“迦葉，若汝能畜如是粗衣，则便知足行于圣种。迦葉，汝僧伽梨若著床上、若在坐处，著忧多罗僧经行，则有千万诸天礼汝僧伽梨。此僧伽梨是戒定慧所薰者，覆身之衣。迦葉，当知汝衣尚得如是尊重礼敬，况汝身耶！迦葉，我舍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先所著好上妙缯衣、头罗衣、好细叠衣，诸上妙衣一切著已，我今知足行于圣种，为余人故，身舍好服畜冢间衣。若当来比丘，闻我此法即得学我。

“迦葉，汝本有金缕上衣，我从汝索，汝持与我。迦葉，我愍汝故即为汝受，非以贪故，非以严身故。迦葉，有恶比丘不能学我，亦不学汝，为贪所覆，多畜衣钵，积聚饮食，藏举不舍，亦畜金、银、琉璃、谷、米、牛、羊、鸡、猪、驴、马、车乘、犁具，家业所须皆求畜之。迦葉，有智之人虽在于家能增善法，非痴人出家得是善分。云何智人在家能增长善法？迦葉，若有出家以袈裟绕项，无沙门行多有缘事，种种系缚求好衣食，著袈裟已，在家人见，礼敬给施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来去迎送。迦葉，在家之人得如是善法，彼出家人无有是事。何以故？彼出家人多求所须，不能施他故。

“迦葉，当来有比丘多畜衣钵，多有诸物，时彼比丘多为诸在家人，所见礼敬尊重赞叹。何以故？谓是比丘，多受他施或持与我，我有所须能时时与。迦葉，或有比丘持戒，见世过患，勤修善法，离一切漏如救头燃，其心知足少诸缘事，勤修自利，离于一切习恶缘者；而彼比丘无人往至其所，无亲近者，无礼敬尊重赞叹者。何以故？彼在家人轻躁浅薄，见现世利，不见后世利。彼在家人生如是心：‘此比

丘边不得利益，用亲近为？用礼敬尊重赞叹？'为除贫穷人少善根者，宿缘应敬者。迦葉，如是人等亲近礼敬尊重赞叹，持戒比丘以为善知识。迦葉，如是说已，称可二种人意。何等二？一者、若见四圣谛，二者、若见生死过患。复有二：一者、勤行欲离四扼，二者、欲得沙门果。复有二：一者、专念业报，二者、欲知诸法相义。

“迦葉，我今闭塞一切懈怠者门，所谓不知业、不知业报者，离善仪式者，不见后世过恶喻如金刚，见现世利、不见后世利，不生一念向解脱门者。迦葉，我今说彼恶比丘不应希望。若说如是法，若遇如是法，闻如是法已自知所行，不解深法而诽谤之，谓非佛说，是论师作，或魔所说，用教余人。彼恶比丘，如是自害亦复害他，自染垢污亦垢污他。是恶比丘，不能自利亦不利他。”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如诸佛大悲故，说专行比丘于诸法中得自在者，如来于此经中已广说竟。世尊，若有众生闻此经已，信解读诵，向如实法，当知是诸众生，已为诸佛之所摄取。”

尔时，佛告阿难：“若有受持是经者，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故，今欲得此经读诵通利，欲得解脱。所谓善男子、善女人，若出家学、若在家学，此法门能断诸漏，亦得涅槃。”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欲受持此经，当何名此经？云何受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选择一切法宝》，亦名《安住圣种仪式》，亦名《摄取持戒者》，亦名《节解破戒者》，亦名《宝梁》，亦名《宝取》，亦名《宝藏》，亦名《诸宝法门》。”

摩诃迦葉问大乘宝梁经竟，诸比丘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尽慧菩萨会第四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复有一万菩萨摩诃萨俱，所谓慧幢菩萨、法幢菩萨、月幢菩萨、日幢菩萨、无边幢菩萨。复有十六在家菩萨，跋陀婆罗而为上首。复有六十无比喻心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而为上首。复有贤劫中一切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复有六万菩萨摩诃萨，无尽慧菩萨而为上首。

尔时，无尽慧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头面礼敬，以众宝华奉散于佛，而白佛言：“世尊，所言菩提心者，以何义故说菩提心？菩萨复以几法成就菩提心？云何是菩提心？菩提中，心不可得；心中，菩提亦不可得；离菩提，心不可得；离心，菩提亦不可得。菩提者，无色无相，不可言说；心亦无色无相，不可显示；众生亦尔，皆不可得。世尊诸法如是，当依何义而得修行？”

佛言："善男子，汝今谛听我说：菩提者，本无名字言说。何以故？于菩提中，名字言说不可得故，心及众生亦复如是。若如是知，名菩提心。菩提者，非过去、未来、现在心；及众生，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知此义，是名菩萨。然于其中亦不可得，于一切法都无所得，是名得菩提心。如阿罗汉得阿罗汉果，而于此中都无所得，唯除随俗说言得果，于一切法皆无所得；得菩提心亦复如是，为欲引摄初业菩萨故说菩提心，然于其中无心无心名，无菩提无菩提名，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声闻无声闻名，无独觉无独觉名，无菩萨无菩萨名，无如来无如来名，无有为无有为名，无无为无无为名，无现得无当得。

"善男子，我今依言说如是敷演：若有诸众生，善根广大超诸众生，如须弥山出过一切，是初发心为施波罗蜜因；犹如大地善能安住一切事业，是第二发心为戒波罗蜜因；志意勇猛安受烦恼，如师子王威伏众兽身无怖畏，是第三发心为忍波罗蜜因；势力雄迅能伏烦恼，如那罗延摧伏异众，是第四发心为精进波罗蜜因；功德善根种种开发，如波利质多、俱鞞陀罗树其华开敷，是第五发心为禅波罗蜜因；除去痴暗，犹如日轮光明无边，是第六发心为般若波罗蜜因；功德意乐一切庄严皆得圆满，如大商主丰足财物，能以巧便拔众险难，是第七发心为方便波罗蜜因；障碍除灭，意乐具足如净满月，是第八发心为力波罗蜜因；佛土众生皆悉严净，善法备足所作成办，譬如贫人得无尽藏所愿圆满，是第九发心为愿波罗蜜因；福智无边犹如虚空，于法自在如转轮王已受灌顶，是第十发心为智波罗蜜因。善男子，若此十种发心修习成就，名为菩萨，名为最胜众生，无障碍众生，非下劣众生。然以实义不可得故，故于其中无众生、无心、无菩提。

"复次，善男子，菩萨行施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信根，二者、信力，三者、意乐，四者、增上意乐，五者、饶益众生，六者、大慈，七者、大悲，八者、行四摄法，九者、爱乐佛法，十者、求一切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戒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身业清净，二者、语业清净，三者、意业清净，四者、无怨害心，五者、净除恶趣，六者、远离八难，七者、超诸声闻、辟支佛地，八者、安住佛功德，九者、满诸希望，十者、成就大愿。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忍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舍离瞋恚，二者、不计其身，三者、不计其命，四者、信解，五者、成熟众生，六者、慈力，七者、随顺法忍，八者、甚深法忍，九者、广大胜忍，十者、破无明暗。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精进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随诸众生所作而作，二者、身口意业常生随喜，三者、无懈怠，四者、务进趣，五者、修正勤，六者、修念处，七者、破烦恼怨，八者、观察诸法，九者、成熟一切众生，十者、求一切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禅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安住善法，二者、心缘一境，三者、缘境等至，四者、正定，五者、禅解脱，六者、定根，七者、定力，八者、坏烦恼怨，九者、定聚圆满，十者、护法三昧。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善观察诸阴，二者、善观察界处，三者、正见，四者、正念，五者、了知圣谛，六者、舍离诸见，七者、慧根，八者、无生法忍，九者、慧力，十者、无障碍智。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方便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入诸众生心行欲乐，二者、以力加诸众生，三者、大慈大悲，四者、成熟众生而无厌倦，五者、舍离声闻、辟支佛地，六者、殊胜智见，七者、修习诸波罗蜜，八者、如实观诸法，九者、摄不思议力，十者、不退转地。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力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知一切众生心行稠林，二者、知一切众生烦恼行稠林，三者、知一切众生意乐胜解行稠林，四者、知一切众生根行稠林，五者、知一切众生种种界行稠林，六者、知一切众生随烦恼行稠林，七者、知一切众生死生行稠林，八者、知一切众生三世业报行稠林，九者、知一切众生习气烦恼行稠林，十者、以无疲倦心成熟众生诸根行稠林。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愿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知一切法无生，二者、知一切法无相，三者、知一切法无灭，四者、知一切法无所有，五者、于一切法无执著，六者、知一切法无来，七者、知一切法无去，八者、知一切法无自性，九者、知一切法无初中后平等，十者、于一切法初中后无分别。是为十。

“善男子，菩萨行智波罗蜜，以十法为首：一者、于一切法善能了知决择，二者、善能圆满白法，三者、积习菩萨无量资粮，四者、成就广大福智资粮，五者、大悲圆满，六者、入种种差别世界，七者、入一切众生诸烦恼行，八者、作意入如来境界，九者、趣入十力无畏不共佛法殊胜境界，十者、受灌顶位成就一切智最胜之相。是为十。善男子，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十波罗蜜皆以十法为首。

“复次，善男子，云何为波罗蜜义？所谓明示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行故，广大圆满如来智故，于有为无为不执著故，如实了知生死过故，诸未觉者悉令觉故，得如来无尽法藏故，得无碍解脱故，以布施度脱诸众生故，以持戒圆满本誓愿故，以忍辱具足端严相故，以精进究竟诸佛法故，以禅定出生四无量故，以般若灭除诸烦恼故，以方便积集诸佛法故，以愿能令佛法圆满故，以力能令众生净信故，以智具足如来一切智故，得无生法忍故，得不退转地故，净治佛刹故，成熟众生故，于菩提道场圆满一切如来智故，降伏众魔故，游四神足故，于生死、涅槃俱无住故，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功德故，摧伏一切诸异论故，成就十力、四无所畏、不共佛法故，证得无上正等

觉故，转十二种法轮故，如是一切是波罗蜜义。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将住初欢喜地先有是相，见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百千亿那由他众宝伏藏。菩萨将住第二离垢地先有是相，见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宝莲华清净严饰。菩萨将住第三明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被甲持杖，勇猛坚固摧伏怨敌。菩萨将住第四焰地先有是相，见四方风吹种种名华布散于地。菩萨将住第五难胜地先有是相，见于女人首戴阿提目多华鬘、婆利师迦华鬘、瞻葡迦华鬘，身佩种种众庄严具。菩萨将住第六现前地先有是相，见于华池八功德水，澄净盈满，底布金沙，宝阶四道，又于池中有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勿头华，复见分陀利华而为庄严，复见自身于中游戏。菩萨将住第七远行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左右两边皆有地狱，从彼超过无所伤害。菩萨将住第八不动地先有是相，见自身两肩被师子王相，一切诸兽悉皆怖畏。菩萨将住第九善慧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为转轮王以正法教化，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王之所围绕，种种宝严鲜白之盖盖菩萨上。菩萨将住第十法云地先有是相，见于自身为真金色，具足如来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圆光一寻，安处高广师子之座，无量百千亿那由他梵天前后围绕，恭敬供养而听说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三昧力，显现如是十地先相。

“复次，善男子，初地菩萨圆满施波罗蜜，二地菩萨圆满戒波罗蜜，三地菩萨圆满忍波罗蜜，四地菩萨圆满精进波罗蜜，五地菩萨圆满禅波罗蜜，六地菩萨圆满般若波罗蜜，七地菩萨圆满方便波罗蜜，八地菩萨圆满力波罗蜜，九地菩萨圆满愿波罗蜜，十地菩萨圆满智波罗蜜。

“复次，善男子，菩萨初发心得现宝三昧，第二发心得善住三昧，第三发心得不动三昧，第四发心得不退转三昧，第五发心得宝华三昧，第六发心得日轮光明三昧，第七发心得成就一切义三昧，第八发心得智炬三昧，第九发心得现证佛法三昧，第十发心得首楞严三昧。

“复次，善男子，菩萨于初地中得殊胜加持陀罗尼，第二地中得无能胜陀罗尼，第三地中得善住陀罗尼，第四地中得不可坏陀罗尼，第五地中得无垢陀罗尼，第六地中得智轮灯陀罗尼，第七地中得殊胜行陀罗尼，第八地中得清净分别陀罗尼，第九地中得示现无边法门陀罗尼，第十地中得无尽法藏陀罗尼。”

尔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无碍光明师子幢，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如是法门甚深广大，而能含摄一切佛法。”

于是，佛告无碍光明师子幢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若有菩萨于此法门暂能听受，必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曾种诸善根故，成熟诸善根故，得闻如是经典，为是经典之所印故。善男子，若有男子女人闻此经典，所种善

根悉皆清净，当得不舍离见佛闻法、供养众僧、成熟众生，得不舍离海印陀罗尼，得不舍离出现无尽陀罗尼，得不舍离入众生欲乐心行陀罗尼，得不舍离清净日光幢陀罗尼，得不舍离无垢月光幢陀罗尼，得不舍离息一切结陀罗尼，得不舍离摧灭无边坚如金刚山烦恼陀罗尼，得不舍离入平等法性言说陀罗尼，得不舍离入真实语言音声陀罗尼，得不舍离如虚空显现无边清净印所印陀罗尼，得不舍离成就显现无边佛身陀罗尼。善男子，若菩萨成就如是诸陀罗尼，能于十方一切刹土，变现佛身教化众生；然于法性而无来去，亦复无有教化众生，于所说法不著文字平等无动，虽现身生死而无起灭，亦无少法有去来者，了知诸行本来寂静安住佛法。何以故？彼一切诸法无分别故。”

说是法时，众中三万菩萨得无生法忍，无量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获不退转，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无量比丘得法眼净。佛说此经已，无尽慧菩萨，及诸比丘，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文殊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一

梁三藏曼陀罗仙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俱——以大庄严而自庄严，皆悉已住不退转地，其名曰：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无碍辩菩萨、不舍担菩萨，与如是等大菩萨俱。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明相现时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

尔时，尊者舍利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大目揵连、摩诃迦葉、摩诃迦栴延、摩诃拘絺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俱诣佛所在外而立。佛知众会皆悉集已。

尔时，如来从住处出，敷座而坐，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先已至此住门外立，我实于后晚来到耳！”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汝实先来到此住处，欲见如来耶？”

文殊师利即白佛言：“如是，世尊，我实来此欲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我观如来如如相、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无生相、无灭相，不有相、不无相，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净相，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

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

尔时，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汝所说见如来者，

甚为希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化一切众生向于涅槃，而亦不取向于涅槃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

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语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心恒不见有众生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复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昼夜说法心不暂息，各各度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一一诸佛说法教化，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于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何以故？众生定相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

舍利弗复语文殊师利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以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说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为说法。何以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无众生，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

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

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

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

又问：“众生界量有处所不？”

答曰：“众生界量不可思议。”

又问：“众生界相为有住不？”

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修般若波罗蜜时，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言：“以不住法为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问文殊师利：“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言：“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告文殊师利：“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是诸善根，云何增长？云何损减？”

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罗蜜，于诸善根无增无减，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是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无减。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贤圣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何况乐著？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无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生有灭，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增有减，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心无希取，不见法相有可取者，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好丑，不生高下，不作取舍。何以故？法无好丑，离

诸相故；法无高下，等法性故；法无取舍，住实际故，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是诸佛法得不胜乎？”

文殊师利言：“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知。”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汝所说是真法乎？”谓文殊师利言：“阿耨多罗是名佛法。”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阿耨多罗是名佛法。何以故？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

文殊师利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名法器，非化凡夫法，亦非佛法，非增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有法可分别思惟。”

佛告文殊师利：“汝于佛法不思惟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如我思惟不见佛法，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如是名为无上佛法。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相，不见佛法相，不见诸法有决定相，是为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欲界，不见色界，不见无色界，不见寂灭界。何以故？不见有法是尽灭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作恩者，不见报恩者，思惟二相心无分别，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是佛法可取，不见是凡夫法可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法可灭，亦不见佛法而心证知，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相，是诸菩萨摩诃萨所学法印；乃至声闻、缘觉学无学人，亦当不离是印而修道果。”

佛告文殊师利：“若人得闻是法不惊不畏者，不从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至百千万亿佛所久植德本，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般若波罗蜜义。”

佛言：“便说。”

“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法是应住、是不应住，亦不见境界可取舍相。何以故？如诸如来不见一切法境界相故，乃至不见诸佛境界，况取声闻、缘觉、凡夫境界？不取思议相，亦不取不思议相，不见诸法有若干相，自证空法不可思议，如是菩萨摩诃萨，皆已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种诸善根，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复次，修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缚、不见解，而于凡夫乃至三乘不见差别相，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汝已供养几所诸佛？"
文殊师利言："我及诸佛如幻化相，不见供养及与受者。"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可不住佛乘耶？"
文殊师利言："如我思惟不见一法，云何当得住于佛乘？"
佛言："文殊师利，汝不得佛乘乎？"
文殊师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
佛言："文殊师利，汝得无碍智乎？"
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
佛言："汝坐道场乎？"
文殊师利言："一切如来不坐道场，我今云何独坐道场？何以故？现见诸法住实际故。"
佛言："云何名实际？"
文殊师利言："身见等是实际。"
佛言："云何身见是实际？"
文殊师利言："身见如相，非实非不实，不来不去，亦身非身，是名实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于斯义谛了决定，是名菩萨摩诃萨，何以故？能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相，心不惊不怖、不没不悔。"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具足法相，是即近于佛坐。何以故？如来现觉此法相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此人即是见佛。"
尔时，复有无相优婆夷白佛言："世尊，凡夫法、声闻法、辟支佛法、佛法，是诸法皆无相，是故于所从闻般若波罗蜜，皆不惊不怖、不没不悔。何以故？一切诸法本无相故。"
佛告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得决定，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是人即住不退转地。若人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信乐听受，欢欣不厌，是即具足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观何义，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我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住佛乘，云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我所说即菩提相。"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能于是甚深法中，巧说斯义。汝于先佛久种善根，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文殊师利言："若见有相则言无相，我今不见有相，亦不见无相，云何而言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见声闻戒耶？"

答曰："见。"
佛言："汝云何见？"
文殊师利言："我不作凡夫见、不作圣人见，不作学见、不作无学见，不作大见、不作小见，不作调伏见、不作不调伏见，非见、非不见。"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汝今如是观声闻乘，若观佛乘，当复云何？"
文殊师利言："不见菩萨法，不见修行菩提及证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云何名佛？云何观佛？"
文殊师利言："云何为我？"
舍利弗言："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不以名字而求菩提，菩提之相无言无说。何以故？言说、菩提二俱空故。复次，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六

梁三藏曼陀罗仙译
文殊师利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二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
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及诸二乘所作已办者，亦未能了知，如是说法无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实无有法而可知故，无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无说无听。如是菩提性相空寂，无证无知，无形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佛于法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诤论。舍利弗，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无众生相故，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无二无分别故。舍利弗，无分别中则无知者，若无知者，即无言无说；无言说相，即非有非无，非知非不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以故？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如逆罪相不可思议。何以故？诸法实相不可坏故，如是逆罪亦无本性，不生天上，不堕地狱，亦不入涅槃。何以故？一切业缘皆住实际，不来不去，非因果非不因果。何以故？法界无边无前无后故。是故，舍利弗，若见犯重比丘不堕地狱，清净行者不入涅槃；如是，比丘，非应供、非不应供，非尽漏、非不尽漏。何以故？于诸法中住平等故。"

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

文殊师利言："不见少法有生灭相，名不退法忍。"

舍利弗言："云何复名不调比丘？"

文殊师利言："漏尽阿罗汉是名不调。何以故？诸结已尽，更无所调，故名不调。若过心行，名为凡夫。何以故？凡夫众生不顺法界，是故名过。"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义。"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我即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断求声闻欲及辟支佛欲，以是因缘故，名漏尽得阿罗汉。"

佛告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坐道场时，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文殊师利言："菩萨坐于道场，无有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无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相菩提，谁能坐者？亦无起者！以是因缘，不见菩萨坐于道场，亦不觉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无二相故。无觉无觉者，无见无见者，无知无知者，无分别无分别者，如是之相名为菩提；见五逆相亦复如是。若言见有菩提而取证者，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言我是如来，亦谓我为如来乎？"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不谓如来为如来耶！无有如相可名为如，亦无如来智能知于如。何以故？如来及智无二相故。空为如来，但有名字，我当云何谓是如来？"

佛告文殊师利："汝疑如来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观如来无决定性，无生无灭故无所疑。"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不谓如来出现于世耶？"

文殊师利言："若有如来出现世者，一切法界亦应出现。"

佛告文殊师利："汝谓恒沙诸佛入涅槃耶？"

文殊师利言："诸佛一相不可思议。"

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佛是一相不思议相。"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今住世耶？"

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

文殊师利言："若佛住世，恒沙诸佛亦应住世。何以故？一切诸佛皆同一相不思议相，不思议相者无生无灭。若未来诸佛出兴于世，一切诸佛亦皆出世。何以故？不思议中，无过去、未来、现在相，但众生取著谓有出世，谓佛灭度。"

佛语文殊师利："此是如来、阿罗汉、阿鞞跋致菩萨所解。何以故？是三种人闻甚深法，能不诽谤，亦不赞叹。"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思议，谁当诽谤？谁当赞叹？"

佛告文殊师利：“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议耶？”

佛言：“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

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今无数诸佛求于涅槃，徒自疲劳。何以故？不思议法即是涅槃，等无异故。”

文殊师利言：“如是凡夫不思议，诸佛不思议。若善男子、善女人，久习善根，近善知识，乃能了知。”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胜耶？”

文殊师利言：“我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第一，但众生相亦不可得。”

佛言：“汝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耶？”

文殊师利言：“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而于诸法无成就者。”

佛告文殊师利：“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耶？”

文殊师利白佛言：“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而是说及听者皆不可得。何以故？住法界故。法界、众生无差别相。”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为无上福田耶？”

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无有明闇生灭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深植善种，亦无增无减。”

佛告文殊师利：“云何植种不增不减？”

文殊师利言：“福田之相不可思议！若人于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议！如是植种名无增无减，亦是无上最胜福田。”

尔时，大地以佛神力，六种振动现无常相。一万六千人，皆得无生法忍；七百比丘、三千优婆塞、四万亿优婆夷、六千亿那由他六欲诸天，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阿难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如是大地六种振动？”

佛告阿难：“我说福田无差别相，故现斯瑞。往昔诸佛，亦于此处作如是说，福田之相利益众生，一切世界六种振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何以故？所说法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汝之所说实不思议。”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不思议不可说，思议亦不可说，如是思议、不思议性俱不可说。一切声相非思议，亦非不可思议。”

佛言：“汝入不思议三昧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议，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系心一缘，若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与定

俱。”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更有胜妙寂灭定不？”

文殊师利言：“若有不思议定者，汝可问言，更有寂灭定不？如我意解，不可思议定尚不可得，云何问有寂灭定乎？”

舍利弗言：“不思议定不可得耶？”

文殊师利言：“思议定者是可得相，不思议定者不可得相，一切众生实成就不思议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议定。是故一切众生相及不思议三昧相，等无分别。”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于诸佛，久植善根，净修梵行，乃能演说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罗蜜中。”

文殊师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罗蜜中能作是说，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亦是我想，亦名处所；离此二处，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

文殊师利言：“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罗蜜者，则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离，即是般若波罗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著，无知无著是佛所知，不可思议无知无著即佛所知。何以故？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著者，即名无物；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若如是知则无心想，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无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不取生灭及诸起作，亦不断不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议智；如虚空无此无彼，不可比类，无好恶，无等等，无相无貌。”

佛告文殊师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

文殊师利言：“无作智名不退智。犹如金矿，先加锤打方知好恶，若不治打无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著，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尔乃显现。”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言：“如诸如来自说己智，谁当能信？”

文殊师利言：“如是智者，非涅槃法，非生死法；是寂灭行，是无动行；不断贪欲、瞋恚、愚痴，亦非不断。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作是解者，名为正信。”

佛告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深解斯义。”

尔时，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

佛告迦葉：“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经者，如是人等于未来世，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亦能为他人分别演说。譬如长者失摩尼宝，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有信乐心，若不闻法则生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

佛告迦葉：“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质多罗树疱初出时，是中诸天见是树已皆大欢喜：‘此树不久必当开敷。’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般若波罗蜜，能生信解，亦复如是：‘此人不久，亦当开敷一切佛法。’于当来世，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般若波罗蜜，信受读诵，心不悔没，当知是人已从此会听受是经，亦能为人聚落城邑广说流布，当知是人佛所护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中，有能信乐心无疑惑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过去诸佛，久已修学植诸善根。

“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无上真摩尼宝，心大欢喜，当知是人必已曾见。如是，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余法，忽然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生欢喜亦复如是，当知此人已曾闻故。若有众生，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心能信受生大欢喜，如是人等亦曾亲近无数诸佛，从闻般若波罗蜜已修学故。

“譬如有人先所遥见城邑聚落，后若闻人赞叹彼城所有园苑、种种池泉、华果林树，男女人民皆可爱乐；是人闻已即大欢喜，更劝令说是城园苑众好严饰，杂华池泉多诸甘果，种种珍妙一切爱乐；是人得闻重甚欢喜，如是之人皆曾见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闻般若波罗蜜，信心听受能生欢喜，乐闻不厌而更劝说，当知此辈，已从文殊师利曾闻如是深般若波罗蜜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将来世善男子、善女人，得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信乐听受，以是相故，当知此人亦于过去佛所，曾闻修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说诸法无作无相，第一寂灭。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谛了斯义，如闻而说，为诸如来之所赞叹，不违法相，是即佛说，亦是炽然般若波罗蜜相，亦名炽然具足佛法，通达实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我本行菩萨道时修诸善根，欲住阿鞞跋致地，当学般若波罗蜜；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众生心界，皆悉同等当学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欲学一切佛法具足无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学一切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相好威仪，无量法式，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诸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见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无疑惑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

波罗蜜不见诸法若生若灭、若垢若净，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作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法无过去、未来、现在等相，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法界性相无三世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三转十二行法轮，亦自证知而不取著，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齐，亦不作念有众生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于一切众生不起诤论，亦复不取无诤论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是处非处十力无畏，住佛智慧得无碍辩，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证、非不证，不作戏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证涅槃，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知诸法相，是名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诸佛名字，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

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无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行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文殊师利：“如般若波罗蜜中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

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阿难所闻佛法，得念总持，辩才智慧，于声闻中虽为最胜，犹住量数则有限碍。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若比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一。菩萨摩诃萨应作是

念：‘我当云何逮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

佛言：“菩萨摩诃萨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则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作证。除谤正法，不信恶业重罪障者，所不能入。复次，文殊师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示其珠师，珠师答言：‘此是无价真摩尼宝。’即求师言：‘为我治磨，勿失光色。’珠师治已，随其磨时，珠色光明映彻表里。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知诸法相，明达无碍功德增长，亦复如是。文殊师利，譬如日轮，光明遍满无有灭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亦复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轮光。文殊师利，我所说法皆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说亦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满足助道之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佛，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佛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议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不生懈怠，当知是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是故比丘、比丘尼，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惊怖，即是从佛出家。若优婆塞、优婆夷，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不惊怖，即是成就真归依处。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不修佛乘。譬如大地，一切药木皆依地生长；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此阎浮提城邑聚落，当于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言，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从是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当知是人不从余小善根中来，所能堪受闻已欢喜。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从汝听是般若波罗蜜，应作是言：‘此般若波罗蜜中，无声闻、辟支佛法、佛法，亦无凡夫生灭等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言：‘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我当答言：‘一切说法无诤论相，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见有法可与诤论，亦无众生心识能知。’复次，世尊，我当更说究竟实际。何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阿罗汉无别胜法。何以故？阿罗汉法、凡夫法，不一不异故。复次，世尊，如是说法，无有众生已得涅槃、今得、当得。何以

故？无有决定众生相故。”

文殊师利言：“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我当作如是说：‘其有听者，不念不著，无闻无得，当如幻人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是故听者莫作二相，不舍诸见而修佛法，不取佛法，不舍凡夫法。何以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无取舍故。若人问我，当作是说，如是安慰，如是建立。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问，作如是住，心不退没，当知法相随顺般若波罗蜜说。”

尔时，世尊赞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见诸佛，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欲亲近诸佛如法供养，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言如来是我世尊，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言如来非我世尊，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就一切三昧，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无作三昧无异相故，一切法无生无出故。若欲知一切法假名，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众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法皆菩提相故。若欲知一切众生行非行相，非行即菩提，菩提即法界，法界即实际，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如来神通变化，无相无碍，亦无方所，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得不堕恶趣，当学般若波罗蜜。一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他解说随顺实相，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知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住佛国。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不惊不畏，心生信解，当知此辈佛所印可，是佛所行大乘法印。若善男子、善女人学此法印，超过恶趣，不入声闻、辟支佛道，以超过故。”

尔时，帝释三十三天，以天妙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天曼陀罗华等，天栴檀香及余末香，种种金宝，作天伎乐，为供养般若波罗蜜，并诸如来及文殊师利，以散其上；作是供养已：“愿我常闻般若波罗蜜法印。”释提桓因复作是愿：“愿阎浮提善男子、善女人，常使得闻是经，决定佛法，皆令信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切诸天为作拥护。”

尔时，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得决定诸佛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得大利益功德无量。”

尔时，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返震动。佛时微笑，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来印般若波罗蜜相。”

佛言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说般若波罗蜜已皆现此瑞，为印

般若波罗蜜故，使人受持，令无赞毁。何以故？无相法印不可赞毁。我今以是法印，令诸天魔不能得便。”

佛说是经已，尔时诸大菩萨及四部众，闻说般若波罗蜜，欢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七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四万二千，菩萨八万四千俱——各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皆已通达一生补处，得无所著、无所挂碍，从勇猛伏三昧出生，获上莲华三昧、金刚道场三昧、善坚住三昧、淳淑修三昧、幢英王三昧、金刚三昧、净德事三昧，分别权行，皆得亲近诸佛之法，在佛树下多所降伏，度诸魔界而得建立诸佛之土，逮成无尽所说总持，得知众生一切根原，以妙辩才可悦诸心，为师子步猛无所畏，若入众会应顺时宜宣文字句，成就诸行则以威相而自严饰，舍于世财，弃诸外道，功勋显布声彻十方，诸佛咨嗟德不可量，悉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而成，从无数劫百千那术修治道业，睹见一切众生之疾，应病与药皆令疗愈，入于深妙明缘起法，以舍断灭有常之事，其行清净志无瑕秽，心性鲜明开化群生，各各摄护令得其所，晓了教诲意得自在，势力坚强不毁慈心，信、戒、闻、施、惭愧智慧，具足七财欲化众生，以善方便现处闲居，所用修力善誓诸愿，圣德无量心如虚空，其名曰：光观菩萨、常明曜菩萨、光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师子意菩萨、师子步菩萨、师子雷音菩萨、尊意菩萨、金刚意菩萨、金刚步菩萨、金刚幢菩萨、金刚志菩萨、步不动迹菩萨、独步世菩萨、善明菩萨、莲华目菩萨、莲华净菩萨、宝净菩萨、钩锁菩萨、宝幢菩萨、宝事菩萨、宝印手菩萨、德曜王菩萨、净王菩萨、执离意王菩萨、电光严菩萨、虚空藏菩萨、濡音菩萨、雨音菩萨、不离音菩萨、意净菩萨、电音菩萨、解缚菩萨等；十六正士溥首之等，六十圣士众香首等，三十有二清净行士慈氏之等，皆是贤劫诸菩萨也。降魔天子、净复净天子、善妙天子、贤护天子、获胜天子、意胜天子、寂化音天子、善思天子，等类二万皆悉大乘。四天王、天帝释、忍迹梵天、魔子导师、濡美天子，并余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等及人非人，不可称计。

彼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之众眷属围绕而为说经，坐大清净师子之床，勇猛无畏为师子吼，如日普照，若月盛明，如火消冥，其座晖赫威光巍巍超踰释梵，佛身特显犹须弥山现于大海，所说经典上中意语靡不妙善，义美具足，究竟清净，常修梵行，广演恩慈，宣菩萨

行，讲菩萨法，所当遵修名曰净行。

尔时，东方去此佛国九百二十万佛土，世界名善变，其佛号净住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时，佛左右有一菩萨，名罗陀邻那朱(晋曰宝髻)，与八千菩萨俱，于其佛土忽然不现，至此忍界住于梵天，以一宝盖覆斯三千大千忍土，普雨天华其色若干在于梵天，而说颂曰：

“诸天人民获善利，　心愿见佛释师子，
为消恼热诸俗事，　心愿坚固志佛道。
无数菩萨如江沙，　以精进力行超越，
降伏魔众亿百千，　得成佛道离垢忧。
吾从东方而发来，　其世界名曰善变，
在彼净住佛左右，　欲得稽首释师子。
假使有人欲听法，　若睹十方诸菩萨，
设欲归礼彼世尊，　速疾来到灵鹫山。
诸导师众难得遇，　经典之要甚难值，
人身难得及闲暇，　笃信禁戒诚亦难。
假使今时造德本，　则见众生处邪冥，
便能开心令灭度，　速行俱诣于最胜。
若欲解弃三恶道，　获致安隐天人处，
逮得无为消生死，　则当往诣无等伦。
为良医王施甘露，　尊犹导师示正路，
彼为法王执尊宝，　降伏一切众生趣。”

于时，宝髻说斯颂已，以此颂音告于三千大千世界。贤者舍利弗闻说斯颂，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此妙颂义为从何出？”

佛言：“东方去此九百二十万佛界名善变，佛号净住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其佛左右有菩萨名宝髻，与八千菩萨俱，到此忍界欲来见佛，稽首问讯，咨受经典，并欲见十方诸会菩萨，故住梵天说此颂耳！斯颂之音，普闻三千大千世界，令无央数众生之类植众德本，俱来诣佛。”

于是，宝髻与八千菩萨及无央数诸天子众，周匝围绕，鼓百千伎，雨诸妙华，演大光明动三千界，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各绕七匝正住佛前。八千菩萨亦复如是，诸天子众悉皆侍从。宝髻菩萨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净住如来敬问无量，所志康宁，住于轻便势力安乎？蒙天中天鄙身诣此，愿垂恩慈，为诸菩萨大士之众，班宣道教所当应行。菩萨住此，得究竟成，具足清净，而普被服一切德铠，积累众善平等之行净修其身，皆见一切群生所念，观其相行而随开化则以智慧，为淫怒痴而讲说法令致妙行，若有众人住于邪法，便为演示平等之教。为诸如来所见覆盖，众生之类皆得蒙赖，一切诸魔不能得

便，逮睹诸佛无所挂碍，敢可遵修皆成如来清净之行，如此之义何因致乎？”

佛告宝髻：“善哉！善哉！族姓子，乃问如来如此之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解说，诸菩萨等所行清净。”宝髻菩萨与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四事法所行清净。何谓为四？一曰、行度无极，二曰、常当遵修诸佛道品，三曰、具足神通，四曰、开化众生。是为四。行度无极，所可劝助，靡不周普入众德本；道品法者，游于大慈，晓了应时，慧之所入；具神通者，分别人民心念所行善恶之业；化众生者，大哀坚固，明识志性之所归趣。”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施度无极所行清净？谓所可习悭贪之心，皆弃捐之；习布施心，已能放舍坏于贪懿瑕秽之事；兴劝布施，一切所有惠而不吝。彼行施已，而于四事不造若干。何谓为四？一曰、众生之类无有若干，二曰、一切经法不各各异，三曰、所可劝助亦无差别，四曰、志性所施亦无若干。彼何谓于诸众生无有若干？不兴此念：‘吾当施某，不施于甲。施某福多，施甲福少。厚施于某，薄施于甲。好供施某，趣施于甲。常当施某，时一施甲。亲自斟酌授与于某，不自劳身授与于甲。尽用施某，粗施于甲。此人奉戒，斯人毁禁。此人众祐，斯人寡祐。此人能毕众祐之德，斯人不能。此人修正，斯人行邪。此人奉行平等之业，斯人堕落反邪之业。’”

佛言：“如是，族姓子，菩萨布施，皆当弃捐如是辈心，修平等志，不怀若干，常念众生等心应之，而以开化平意识戒，慈悲喜护无所遗忘。所谓等者，犹如虚空都无增减，是谓众生无有若干。”

佛告宝髻：“何谓诸法不各各异？假使说法而宣平等，亦不念言：‘奉修法者，吾当与经；不能顺法则不授也。若使普备一切法者，吾当与之；不能具法，吾不与也。’欲兴道教行法施者，施于凡夫不谓损耗，施于圣贤不谓长益。又计诸法本悉清净等无差特，以是之故所施当等，是于诸法不各各异。彼所施与供养之具，有所劝助亦无若干。若布施时不作此念：‘吾当获福，望于帝释、梵天人位。’不愿国主豪尊长者，亦不慕求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志饶财、珍宝、重货、眷属、侍从，亦不贪羡五趣生死所周旋处，不求声闻、缘觉之乘；敢可所施，则用志求无上正真之道，是谓劝助而不差别。诸可放舍，志性在道无差特心，合会别离初无增减，不望相报，唯欲开度诸不及者越于彼岸。其心质朴而无谀谄，怀抱笃信，内性淳淑，未曾悔变，施所珍爱其心欢喜。若有来求，意能惠与，益用悦豫。是族姓子，志性所施亦不别异，斯谓菩萨施度无极无有若干。”

佛言：“复有八事，弃捐邪径行布施业。何谓为八？不见吾我，不见有人，不见有寿，不见断灭，不睹有常，不住三处，不见无处。若布施者，则当严净于是八事。菩萨布施弃四住业。何谓为四？一曰、舍于非法，则以经典开化凡夫；二曰、舍声闻意，志于大道；三

曰、舍缘觉法，修于平等；四曰、远于止处诸所倚著。是为四。当复离于四事思想。何谓为四？一曰、常想，二曰、安想，三曰、净想，四曰、我想。是为四。复有四事，为清净施。何谓为四？一曰、身净，二曰、言净，三曰、心净，四曰、性净。是为四。复有三事施，越诸挂碍。何谓为三？一曰、舍于希望，二曰、弃捐怀恨，三曰、离于小乘。是为三。复有三事，舍于应施离诸恐惧。何谓为三？一曰、贡高，二曰、轻慢，三曰、魔业。是为三。复有四施以法见印。何谓为四？一曰、内空，二曰、外空，三曰、人空，四曰、道空。是为四。复有四施专惟精进。何谓为四？一曰、饱满众生，二曰、具足诸佛之法，三曰、备悉成就相好严容，四曰、净治佛土。是为四事。复有四施心常不舍。何谓为四？一曰、意常念道，二曰、常欲见佛，三曰、修于大慈，四曰、灭除众生尘劳之秽。是为四。复有三施严净道场。何谓为三？一曰、净我，二曰、净人，三曰、至道场净。是为三。复有四施所与清净。何谓为四？一曰、以慧布施，二曰、则能可悦众生之心，三曰、晓了劝助，四曰、明解观察经典。是为四。”

佛告族姓子：“是为菩萨所可修法，施度无极致清净行。”

佛告族姓子：“菩萨行戒度无极，有一事致于清净。何谓为一？解菩萨心而无等伦，其心超过一切世间，最尊无比，越诸声闻、缘觉之意，心能降伏一切诸魔，入于众生，所至名德为无量宝诸遵习法，普有所护心未曾忘，是为一。复有二事，戒度无极为清净行。何谓为二？一曰、常怀慈愍，无害众生；二曰、心志于道，调柔性行。是为二。复有三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三？一曰、身净，净身三事，戒无阙漏，究竟备悉；二曰、言净，一切所说无有谀谄；三曰、意净，蠲除诸秽贪欲危害。是为三。复有四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四？一曰、其戒清净，二曰、奉禁不毁，三曰、以此戒法教化众生，四曰、见持戒人敬之如佛。是为四。复有五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五？一曰、不叹己身，二曰、不毁他人，三曰、舍声闻志，四曰、离缘觉意，五曰、无所贪著。是为五。复有六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六？一曰、常念于佛，不毁禁戒；二曰、常念经法，顺修其行；三曰、常念圣众，不违佛教；四曰、常念于施，普舍尘欲；五曰、常念禁戒，不复贪慕一切五趣；六曰、常念诸天，宣众德本。是为六。复有七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七？一曰、笃信，乐诸佛法；二曰、常自念惭，为众重任；三曰、念愧，思道品法而不自大；四曰、仁和，不恼彼我；五曰、无害，畏于后世殃罪之患；六曰、不烦扰人，止心忧戚；七曰、见诸众生在苦恼者，而愍哀之。是为七。复有八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八？一曰、无有谀谄；二曰、无希冀心；三曰、不贪利养；四曰、舍于悭懿，无所依倚；五曰、己身所有而知止足；六曰、行贤圣禅，具足澹怕；七曰、处于闲居不惜身命；八曰、乐于独处，远离众会，好于道法，畏惧三界不取无为。是为八。复有九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九？一曰、无所趣律，教化众生而令得度；二曰、稍渐习定，修治其原；三曰、令

心究竟不怀恼热；四曰、求于静漠，止心所念；五曰、习行威仪礼节之正；六曰、超度禁戒不见己身；七曰、未曾欺惑，愍哀群生具足大乘；八曰、究竟成就戒法之业，使不缺漏；九曰、心常怀念劝助德本。是为九。复有十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十？一曰、净身三事；二曰、净口四事；三曰、净意三事；四曰、念弃谀谄，志性质直而不细碎；五曰、心性普入，靡不蒙度；六曰、一切所觉而知节限，愍哀为本悉解诸结；七曰、心无刚鞕，教化众生悉调和业；八曰、常修己身，见诸等类恂恂恭敬；九曰、于诸众祐劝示法事；十曰、奉以衣食，使离世业。是为十。复有二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二？一曰、有毁辱者，宁失身命终不毁戒，不兴想念，不慕财业；二曰、无所周旋亦不贪求，一切诸法戒空无像。复有二事。何谓为二？一曰、内净，除诸衰入；二曰、外净，舍诸境界。是为二。复有二事：一曰、净其道心解自然相故，二曰、戒品清净无诸相故。”

佛告族姓子：“是为菩萨戒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忍度无极所行清净？若骂詈者默而不报，是口清净；若挝捶者受而不校，是身清净；若瞋恚者哀而不愠，是心清净；若毁辱者而不怀恨，是性清净。又若闻人发粗犷辞，以护众生不兴忿恨，设有刀杖加身、瓦石打掷，护于后世而不怀害，节节解身不以忧戚，将顺道故；见人求乞不起瞋恚，济四恩故；发于慈心不恼恚者，亲佛道故；造悲哀心，具足愿故；功勋流布莫不奉命，多所愍故；仁心德称所可布施，为道法行，弃魔天故；又念佛道而行忍辱，成佛身故；若念觉意而行忍辱，具十力故；若念于惠而行忍辱，欲备三达无挂碍故；设念愍伤而行忍辱，成大慈故；念度虚妄而行忍辱，究大哀故；念如师子无恐惧者而行忍辱，无所畏故；念无见顶而行忍辱，处于众生不自大故；念具相好而行忍辱，普欲救济一切世故；具诸佛法而行忍辱，成通慧故。”

佛告族姓子：“有二事法净忍辱力：一曰、精修道业，二曰、合集义力。彼所可言，若能忍辱身心无倚，是集义力；于一切法而无所著，行忍辱者，是修道义。有净忍者能忍众生，了知无人堪任诸法，悉为澹怕，是为净忍。所以者何？于彼亦无可忍及与非忍，于一切法无所逮得，乃名曰忍；计于忍者亦不可获，于一切法无所著者，乃名曰忍；其无所倚，忍无处所，不受诸法，是曰为忍。不以所取为忍辱也，其有不计我、人、寿命之法，是曰忍辱；不著身命，察如墙壁瓦石之数，乃曰为忍也。”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二忍：一曰、晓了身分散事；二曰、明识诸法皆悉本无，乃成忍辱。是为菩萨忍，度无极行清净也。”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进度无极为清净行？不舍道心，所可兴业未曾怯弱，常遵勤修而不睡寐，不离德本积累功德，不以退还于度无极。若造行者方便求法，堪任为人讲说经典，护于正法多所度脱，不厌大慧开化众生，严净佛土度于小乘，具足本愿究竟圣慧，未曾违

失施戒博闻，亲近权慧已至福家。当以何意勉济群生令无憍慢？是谓精进。彼何谓净？若晓了身犹如影响，所言柔软识不以倦，其慧究竟而心净寂，明于所行永不可尽，分别诸灭以慧消化，而成一心慧无所起。彼以三事离于精进：一曰、倚著因缘，二曰、行颠倒事，三曰、望想之灭。若于三界无所倚著，是为精进。复有三事。何谓为三？眼无所著，不倚于色，不贪于识；耳声识、鼻香识、舌味识、身暖识、意法识，亦复如是悉无所著。彼无所受，亦无所习，故曰精进。无施不悭，无戒不犯，无忍不诤，无进不殆，无禅不乱，无智不愚，不造德本亦无不善，不求佛道，不得声闻、缘觉之地，其无所行亦无不行，则便逮成二精进净。何谓二？一曰、内无所住兴诸因缘，二曰、舍于外见众想诸识。是为二精进。复有二净。何谓二净？一曰、于内寂定，二曰、不游于外亦无放逸。是为二净。其根精进，于诸所行而无所行，亦不轻戏，是为菩萨进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殷勤合集一心之事，观所应察而以正受。彼若一心禅不著色，弃捐痛痒、思想、生死识。彼若禅者，不著眼、耳、鼻、舌、身、意识。彼若禅者，不贪色、声、香、味、细软法。彼若禅者，不著地、水、火、风、空，不著帝释、日、月、梵天尊豪之位，不著欲、色、无色之界，不倚今世及与后世，不住于身亦无所处，不倚言辞，心不疲懈，悉无所住，无卒无暴，不住边际，得无所念。彼若禅者，不计有身，不兴诸见，不贪我、人、寿命，不见微妙可不可事，不见断灭，不睹无常，不见生灭有处无处。彼若禅者，亦不永尽众漏之源，不著诸佛，不入寂灭果证之迹，亦不长处于无所行。若行禅者，一心解空，不以空为证；求于无相、无愿，不以无相、无愿为证；被大德铠行无极慈，住于大哀，一切具足奉行空事。何谓具足行空？不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不想善权诸所开化，不想慈悲喜护，亦不希望入于圣慧，不想道心有所观察，不想志性意有所应，不想四恩慧施、仁爱、利人、等利一切救济，不想其意安详而有所存，不想意止、意断、神足、根、力、觉意及八由行，不想寂默而观察法，不想调定柔濡之行，不想惭愧有所羞耻；常住佛道未曾断绝，随法眼教执于炬曜，从圣众戒常修鲜洁，立观众生成就佛身，以德庄严而从世雄，闻具足音奉佛三昧，获于正觉神足之辩，受十种力，住无所畏，逮于微妙十八不共诸佛之法，不与声闻、缘觉合同，拔去止处诸欲尘秽，不离神通开导众生，四分别辩精进明了，现世度世之法教化众生，与众超异质直出家，度于驶水而过泛流，断诸所有所可住处，自然静寞法教澹怕，观于身法无所贪爱，志于佛法了自然想，越诸住行默口言辞，有所说者常宣佛语，以此至诚消灭常然，开化众生，是曰具足行空。”

佛告族姓子：“譬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悉为画师，各有所习巧能不同、所善不等，或工画屋宅，不工画体；或便摸者，不能博

彩；或工于手足、巧于耳目，或头首不端、身形姝好，或有不能；所习各异，或能可人，或不可人，所知殊别容貌不同。王尽召画师，应时皆至。王令画作三界诸形而告之曰：‘各自画像以持示吾。’皆合众师聚于一处，各各画形，一师最上悉得其体。族姓子，所忆云何？为能普备诸所能不？”

答曰：“唯能。”

佛言：“借引为喻，当解斯义。如一画师悉图诸形，各各得体不失其旨；其学此法亦复如是，殷勤精进，净修梵行，逮成佛法，以一正行悉具众事，由此之故，具足空行靡所不达，便得成就一切佛道，皆除尘欲、颠倒众想、贡高自大，不乐放逸，虽处众秽不与合同，是谓菩萨具足空行。”说是语时，八千菩萨普备空行，逮得法忍。“是为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智度无极清净之行？有十二事为清净行。何等十二？见于过去慧无挂碍，见于当来慧无挂碍，见于现在慧无挂碍。有为、无为皆能晓了，一切世间所有术艺，当可造业明解度世，分别说于真谛之义。知其所习宣其本末，一切众生诸根所趣，柔劣明达中容之人，去来之慧无所挂碍。其圣巍巍超逾世智，悉见众生志性所行，形色变异；难解难逮深奥之义消化诸见，离于众邪诸所住处挂碍之事入于圣慧，普周众生入于法慧；明解圣藏义之所归，了真所入，其明所照无所错乱，亦无所碍；观察时节所乐无量，所见诸事咸皆了了无所违失，觉识诚谛实不灭尽。彼所观察一切无拒，以用一行而无所行，皆见众生之所奉行威仪礼节，世间人民心志所趣，菩萨悉见；不离于世而皆超度诸世境界，尚未成就佛之土地，皆越一切所作因缘，开化众生过于诸行，而普究竟众德之行，广度一切因缘心行，皆见众生心之所念；护世间法莫不周遍，不舍世俗所行信入众生之念，计其智慧无有卒暴，不犯巇崄，诸根寂定，未曾疲懈，不以为乱，永观圣慧常与德合；诣于佛树而坐道场，降伏众魔舍于外道；行有所，受圣曜普彻，亦无所取；大圣所逮，得诸佛住可悦众生，悉见定慧普入众义，一切诸法皆为同味，执权方便智度无极，越于彼岸不可限量，此乃名曰智度无极。皆能晓了一切因缘，所兴众想，瑞应怪变，心行所念，令得过度，是则名曰度于彼岸。又计此慧有二清净：一曰、无碍慧想清净之行；二曰、严净，莫能有人当其慧相。复有二净：一曰、净除颠倒，二曰、净去诸见。又彼菩萨所行智慧靡不普入，圣明备悉，晓了众生达识经典。其菩萨者，以此智慧解无所有，皆入劳尘亲化爱欲，在诸所生处于诸界，建立智慧，游诸境土皆了境界；诚谛智慧，不度彼此，不处中间，其慧普入，见于十方无所挂碍，用无荫蔽致无边际；见诚谛慧，明晓一切诸法本末部党时节，已能识别真谛智慧义之所归，无应不应，无合无别，无懈无进，不双不只，计于诸法亦无应合。又族姓子，菩萨若行智慧事者，以慧为舍则成福堂，笃信名德道法之室，住于总持，分别智辩，一切备悉具足慧

事。是族姓子，菩萨奉修智度无极清净之行。”

说此语已，彼时会中二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八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五千比丘漏尽意解，一万天子远尘离垢诸法眼净。

时，诸天子举声叹曰：“若有众生，逮得闻是诸度无极清净之行道法门者，则为诸佛所见授记，何况有闻能奉受，持讽读诵，行如上教乎！”

佛告宝髻：“何谓菩萨佛道品法清净之行？自观其身知本无身，是为意止，则以二事而立其志。何谓为二？一曰、察于荒秽，二曰、观清净行。何谓荒秽？此身无常积满不净，是身薄力劣而无势，是身化立如倾危屋。何谓观净？吾当以此不净之身精勤解空，得如来身法身，法身巍巍德身无限，为诸众生示现色像悦可一切。是族姓子，观身二事以立其意。又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无身已，得净二法。何谓为二？一见无常，二察有常。是身无常不得久立，老病俱合会当归死，已达此义，不用身故而造邪业。以不会身则修坚要，行三坚法：一曰、身要，二曰、命要，三曰、财要。此身无常，一切众生以为贵重，何所益乎？当行愍伤。何谓身要？身不犯恶，谦卑恭顺，稽首博智。何谓命要？归命三宝，奉修十德、六度、四等。何谓财要？捐已布施，给诸贫乏。身非我有，口之所言皆多有失，从致谀谄粗辞不正，用是之故，悉弃此行不复为非。已见无身不保寿命，假使被害不犯恶事，晓身非常为分离法，不犯非宜。一切所有施无所贪，已解无身，所获善德功勋显著，不可称限。何谓有常？设使观身了无身者，以时摄取心所了慧，劝一切智不违佛教，不失法言，不坏圣众，劝化群黎执御人民，是谓有常。所以言常，不可尽故；所言无尽，谓无为也。与道合同，无终无始，玄妙永存，此谓无为。其无为者，乃为常耳！菩萨在彼以诸德本，观诸通慧至于无为，是谓有常。所以言常，以空、无相、无愿之故。修菩萨道常奉空行，观于无相，不著无愿，普具一切精进之行，是谓有常。所言常者，谓如虚空。菩萨等心，如空无异，无有思想，如是行者乃为菩萨，是谓有常无上正真。”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本无身，则曰意止。一切人身皆悉本空，以解身空，意无所著。观众生身立在佛身，当作是观：‘若如来身无有诸漏，吾身亦然。’察于诸法，奉行道义，不失佛教，得无漏身而观众生，分别诸相。以无漏身，无漏清净，本际亦净，如其德本，兴立诸行劝助德本亦无诸漏。以能逮成无漏法者，能住诸漏。何谓诸漏？一曰、欲漏，二曰、有漏，三曰、见漏。彼断欲漏，设生欲界开化众生；若断有漏，游在生死，于诸所受教授人民；又见漏者，则是无明痴冥之漏。菩萨于彼精进不懈，究竟精进拔其根原。彼若观身奉修意止，超度往古诸不应行，离于众秽而遵澹怕，乃为观身便无所度，亦无所生则无所为，乃为观身。假使观已不见有身，亦无所察，舍于贪身不计吾我，已无吾我则无所贪，已无所贪则无所诤，已无所诤则无殃衅，已无殃衅逮得法忍，已得法忍则无所归，已无所归则无

卒暴，已无卒暴不住自大，则住于法；已住法者不行非法，顺法行者常与法俱，修道法者则逮法慈，已受法慈则闻法音，已行法音不闻界音，已寂界音便逮三昧，而已正受则观审谛，已观审谛则无所想，已无所想则无所作，已无所作则无非作，已于诸作无作非作，致正真法便等诸法，已等诸法便逮通慧一切之智。是族姓子，菩萨观身了本无身，意止行净。”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痛痒意止？谓观痛痒本无痛痒，乃为意止。睹诸苦痛，皆见众生诸在患难，为之雨泪逮成大哀，作是惟念：‘众人在恼，若得安者乃无痛痒！’则为断除一切危害，乃致观痛知本无痛，意止所行已灭痛痒。为诸群生被大德铠，先自消身非法之行，亦不想念灭已痛痒。若有遭痛，普为一切执御大哀，为示永安长消众患：为贪欲人兴发大哀，先除己贪不为欲缚，设身遇苦不以为难；为瞋恚人兴发大哀，断己恚结，彼则观见不苦不乐之痛痒也；为愚行人兴发大哀，灭已痴缚，彼观痛乐则无所著，消坏诸结而自由安。若得苦痛不以忧戚，舍诸有为，则能遵修令无苦乐以坏愚痴。若遇乐痛无所积聚，若遭众患了身非常，观苦痛痒，察痛无我。彼观乐痛修行安隐，其观苦痛则为疮病，以是之故，名曰不乐不苦。设使观见诸所有安皆归无常，其有众苦，计于苦者不苦不乐，则亦无我。菩萨若见诸安乐事，明识一切本则无安，是观痛痒，知痛无本，适起寻灭，晓了诸法不得久存，察于万物焰生忽没，视一切法所生如影，从何所来而寻散灭；观诸法本如瞻手掌，从何所来，去至何所，即便了之，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以观诸法不以为患，普见一切笃信休息，因此成道；以成于道，亦无所得，不复退还。所以者何？以能逮见一切众人，根本所兴则求灭尽，不为己身而求灭也。是族姓子，菩萨大士，善权方便执御大哀，观于痛痒，了本无痛意止之行，消诸所见，明识于此，不以遇于三界诸痛灭取证际也。彼于众痛观佛叹本，晓了诸痛寂默恬澹，本无所有，亦无遭患，永无遭患，诸法皆空离于吾我，徒见合会依于因缘，悉无有主亦无吾我，舍诸所见无所长育。彼观如是，则真谛见。因缘所合皆不可得，已不可得，便作是察如因缘空，从是兴立诸法亦空，已达空义，乃为观痛本无痛痒，为意止也，所谓寂寞身澹怕故，选择诸义道圣慧。是族姓子，菩萨观身痛痒了本无痛，意止净行。”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心了本无心，为意止行，立于道心以得立心，以己意慧求其心本，不见内心，不见外心，不住内外，察其心本不见五阴，无诸种，无诸入。其心寂定，求其持处从何所起，则更思惟心从缘起，寻复思惟：‘其心为异？因缘异乎？’即复自了，设因缘异、其心异者，则有二心。设使因缘是心，心是因缘，以是之故心不见心，计于心者非不见心。犹如虚伪无实诸尘住于虚空，利刀伤指本时为疮，指疮已差无所患苦。如是，族姓子，心亦如是，由是之故心不见心，心所见者则无所见。应观如是，心所住处亦不起罪，不见断

灭，不念常存，亦无有身身如墙壁，因缘不乱，不离愍伤，亦不有是，亦不有异，是为心也。持心如是，心动为法，心无所住亦无所行，心不可见心相自然，作是晓了，所见若兹不离所见。其心寂然，明识无本，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又族姓子，设心不起而不可见，则无有想无应不应，亦无轻慢则不放逸，是为观心，知本无心为意止也。又如心无色，其因缘合及与辩才，亦复如是。德本无色，如心无为。德亦无色，所劝道心亦复无色。设使道心及与劝助无有形色，道亦如是悉无所有。是故言曰：如其心者，行亦如之，计若劝助道心亦如。如其道心，人心本净，亦复如是。道心本净，一切诸法亦复如斯。如此心者晓了普入，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众患所恼未曾停住，犹如猕猴及河驶水，亦若油灯光曜所出忽然远游，无有身形而易退转，贪吝诸界六情之患以为屋宅，须臾变异各随所应，心无有处而独游行，无有坚要亦无不要，寂然独观，是谓观心无心意止清净。心所入慧，心之法界，慧心所住其明本净，鲜洁无秽，知心真谛，心了现在目之所见，心法平等；慧亦如心，心等三世；已能平等便知真正，心、慧自然无能护持观不可见，是谓观心无心为意止也。计其本净则为自然，心亦本净了众生心，以心净故开化人民为其说法，以能解知己心自然，一切众生亦复自然。若能分别心如是者，见其心相而为说法；如心相自然，众生心相自然如此，若能达斯相者，为其说法。己心则空，众生之心亦复为空，已解此空为其说法。等御己心，若能等御而为说法。己身则等，已等己心则等众生，已等众生则等诸法，已等诸法则等诸佛，晓此真谛，不令其心离于贪欲、不处于欲，心已止者，则入法界趣于自然，心无所住，于法无动，是谓菩萨观心无心意止清净。”

佛告族姓子：“菩萨观法知本无法，为意止行，即自念言：‘法起则起，法灭则灭。计于本末，亦无我身、人、寿、有命、人与非人、生老病死、终没所趣。于此诸法诸法合会，因其合会而为习俗，设无缘合则无有此。从其习乐因成缘会，则兴善本及与恶本，以归无常无有缘会，不从无习而起诸法。’彼观如是晓了诸法，见所归趣亦无所有，空、无相、无愿，所作功德及无功德。彼诸所行如幻无常，当奉精进，设兴因缘，有十尊行极上无盖，除去因缘，志于大法。何谓为十？身净无秽，诸相种好，无能见顶，超度一切诸所侵枉，志性清净，具足十事；其心清净具足正行，六十亿音口之所说，可悦众生；其心净者常怀慈仁，愍念一切无所加害；其意常定未曾有乱；辩才清净，有所讲说应于法义，辩不可尽；大慈清净，劝化众生，一切令乐泥洹之界；大哀清净，无央数劫不厌生死；净十种力，晓了众生根原所念各各不同，清净无畏分别执御；无央数法众生积聚，欲具诸佛不共之法，去来今慧三世无碍；诸佛法净，用能自在，归圣慧故。是为十。彼已逮此尊妙极上无盖大法十事之行，称量思惟不以厌倦，积累功勋，而不毁堕无德之行，殷勤精进。何谓诸法根原所来令无处所？

度于所住诸宿尘劳，已晓万物一切无常，便能兴成无常三昧。得是定者无坚要想，不乱三昧，从其本愿示所向生，来有所入而复出生，则以班宣功德之行，开化众生。

“是族姓子，菩萨大士善权方便，普说经典观于诸法，达本无法为意止也。其有致道遵修经典，若能晓了道品之法，不作众善，不见有常，亦无所著，不除恶法，道心所见所在无断，亦不计常，不堕断灭。若有菩萨弃捐见常断灭之事，执心平等而无所住，处于中间。何谓中间？不应念行无明众冥，悉除去此，是谓中间。无有教令，无可诲授，无言无说，是谓中间。取要言之，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痛、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戚之患恼，无可会皆已除尽，是谓中间。其所教者无有智慧，亦无处所，是谓中间。其中间者，无有驿使，亦无遣者；如是宿处，计彼所有，无有教令无训诲者，计是本末不可决了，未有所处不可捉持则无所著，寂寞澹怕忽然已灭，是谓中间。譬族姓子，呼响所出无有处所，其趣亲近，音生于对，若见谛者堕于真伪；是为中间，无言无说，彼则无见亦无所处。如是，族姓子，所因兴发识色之事，及所教令，所因合成从二缘对；其中间者，无教无说，是谓中间。因缘合成不用义理，其义理者则不可得，其不可得则不重来，其不重来是谓中间。又计我者，则了无我灭寂于此，于我不我自然清净，是处中间。计人、寿命于人、寿命而无所见，清净自然，是谓中间。于想无想而无想乐，是谓中间。所兴颠倒所得之事而无所有，是为中间。虚妄愚痴至诚之教，悉不可得，是谓中间。此岸彼际消化己身，令无所著，有为无为不行诸习，是谓中间。蠲除生死而去泥洹，悉无言教，是处中间。”

佛告族姓子：“其观于法了法本无，为意止者，不坏法界，其意自然，而得意止。彼导法界晓了诸法，计其法界及与人界，于彼法界亦无所坏，不毁人界。人界、法界此二事者，等如空界。彼以一界普见诸法，以慧眼见，则用法界观佛所行。假使有人不选择法，彼则无见。以是之故，诸法若干见无本法，不观若干。若以观法见本无者，不肉眼见，不天眼见，不慧眼见。所以者何？计使眼者，不受于想，不肉眼见，彼眼不堕生死之行。若以天眼无所见者，不用彼眼行于放逸。若以慧眼无所见者，彼为观法了法本无，普见诸法无有处所。法无所住，已见诸法无所住者，则行法意，便不违失往古所誓，是为菩萨，随诸佛教而自立意，敢可观察深妙之法，不舍道心诸通慧矣！是为，族姓子，菩萨大士观本无法意止净行。”

佛告族姓子：“是四意止行四精进。何谓为四？观身无身，弃捐计实不净为净颠倒之想；观痛无痛，弃苦为乐颠倒之想；观心无心，蠲除无常计有常想；观法无法，舍远无我为我想者。于四颠倒而修平等，则无所著。菩萨若能行平等者，则能清净一切诸行。菩萨奉此平等清净微妙行者，便逮法忍，名四意断，亦得法忍。何谓意断清净？行者讲说道法，以此因缘，善本法行自然随顺，不从恶本，不发瑕

秽：诸不善本萌芽未生不令兴起，为奉精进；诸恶适起非法之事，寻便灭之，为修精进；诸善法事未兴起者，劝令发生；已兴善法益加精进，令其具足不使忘失，为行精进。又复菩萨，本行净业能自制护，不失善法得自在住，渐稍长育显扬善法，善法已兴不复忘失。彼族姓子如是行净，此四意断其菩萨行，心得自在不乱精进，其净、垢浊不与俱合，清净无垢，不违佛慧则从道教，行于大哀心心相见，睹其所念不失精进，已行平等曰得意断。所以者何？从等安祥不用反邪，以因安祥不从反邪，便逮意断平等三昧，已得三昧，名曰平等四意断也。”

佛告族姓子：“若能修行此四意断，则能奉行具四神足。断除贪欲，奉行精进，则令道心静然无秽，所思薄鲜，已去非法则逮轻便，致成大哀精进轻举，获权方便已诫轻举，因是之故，成四神足升于道堂，得四自在。何谓为四？

“于寿自在，已得长命。由已无限在短命中，具无量寿劝化众生，在长命中听省说法；或有厌倦现于短命，使渴仰法，殷勤求义，在在诸生天上人间，各得自在于其寿命。是为第一逮得自在。

“又族姓子，身口自在。其人身口，逮致由己，心不倚身，逮意现形，随其容貌而示色像。因其众生威仪礼节，体之好丑长短善恶，思惟正定，以何律仪而可开化，菩萨即从变其形貌，坐起进止发意之顷化一切人。蚑行喘息人物之士，身形颜色皆为一类，而为说法。是为第二而得自在。

“又复于法而得自在。在于三界执御度世之正典，不行俗法则随习俗普现变化，亦不舍远度世之慧，亦无所失至无碍慧深奥之道、十二缘起因缘之法而见迷惑。若生天上及与世间，随其语言，令无数人皆随律教，从其所好上中下愿，各得其所，所得自在巍巍如斯。是为第三而得自在。

“又有菩萨建立其心，使得由已其自在者，摄三千大千世界诸有大海，合入一海而建立之，亦无往来而现变化；三千世界诸须弥山立为一山，使四天王及忉利天，不知合散去来所趣；因而现变三千世界，而为建立诸有民人，计皆知数树木华实，令虚空中满其水火，或化众宝，从其所变而建立之，已能建立，发意之顷靡不蒙度，忽然如故。是为第四而得自在。

“又族姓子，菩萨以是四神足行而自修立，与十方佛共俱言谈，坐起经行不离左右；与诸释、梵及四天王、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一切众生，俱共相随谈言说事，坐起行步。所以者何？菩萨神足微妙巍巍卓然有异，往古修行善法之义，无有缺漏因获致此。何谓神足往古修行善法之义？轻便其身恭敬尊长，奉事众祐趋走给使不以为难，谦卑下意不怀自大，口说善言悦可众人莫不敬爱，自归稽首礼节备悉，言行相应其心轻便，不怀慢恣无危害意。彼修谦恭自伏其意，听受尊言顺教跪拜，

执心柔软而制其志，精进修行未曾舍离。其人具足戒之礼节，身所造行与众殊特，心不懈慢亦不放逸。从其贪欲而起瑕秽、瞋恚、愚痴身，蠲除此已无有贪嫉，饕餮自除，志性不起则病疗愈。度于众事所负重担，由因羸劣而致此患阴盖众事，为去其担。五事所受施以恩惠，依桥道度，以大船度，四渎具度一切众生之类，越于泛流，有所开化超然有异。乱者正之，逸者定之，癖者立之，毁者笑之，不碍回波决诸狐疑，所说殊异安诸动摇，救念诸界觉诸不寤，所可爱重每以惠施后无所悔，将济众生劝助道意。若见他人积累德本，代其欢喜，未曾叹己为身获安，见他人安欢悦善之，易养知足不望他利，爱乐出家劝人出学，修大弘慈常怀道心，等怨亲友乐如虚空，见疲极者设以车乘，则以无畏加于众生，见学问者敬之如佛，其未学者不以轻慢，其贫匮者施以财业，若疾病者救以医药令得济命，见救护者为行恩报而以孝顺，行禁戒者能自修慎，供养事之不失其意，无恭恪者劝救济之，度于世法所经游行不犯诸恶，于诸世事而无所著，奉行诸德。是族姓子，修诸神足微妙巍巍，持行如是不失神足，常与其俱至成佛道，是为菩萨神足净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八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五根净行？不受诸法而修道义，是为信根；愿度彼岸，不须御人，为精进根；不舍道意为一切故，是为意根；执御大哀，欲济危厄，是为定根；若能奉受一切诸法而修寂寞，是智慧根。又族姓子，笃信一切诸佛之法，顺从道迹，是为信根；奉诸佛法未曾懈倦，是精进根；念诸佛法，圣义存心未曾忘舍，是为意根；修习佛定初不懈废，是为定根；能除一切众生疑结，无所念愿，是为慧根。又慕佛道不怀犹豫，是为信根；其性调柔，顺修精进无有退还，是精进根；劝助德本长而无损，是为意根；等演光明照于众生，救脱愦乱，是为定根；分别一切人之原本而为说法，是为慧根。超越一切诸所挂碍而无所著，是为信根；解众生结令无诸缚，是精进根；志所奉行而无所著，独步三界卓然有异，是为意根；知诸挂碍因缘所由，是为定根；了诸著猗智靡不达，是为慧根。又使所遵而无所惑，是为信根；化人不惑，舍于非时常怀悦豫，是精进根；所从法教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不迷众秽，不忘道义日日增修，是为意根；其心清净奉行平等，而以正受圣慧均平而得度矣，是为定根；若于法界了无所碍，去诸非时住解明法，是智慧根。灭除一切诸非善本，修行众德，是为信根；遵诸善本，顺从经典，是精进根；积累众善不违失法，是为意根；定意欢悦不贪乐安，分别众生诸德之本，是为定根；

奉行众善从其方便，等修道法，是为慧根。又信勤修；舍诸懈废；意无所求，无所忘失；将护定意令不迷惑；奉行智慧，开化愚痴。又行信者，弃捐邪法；行精进者，放舍吾我；其心专一，度于贪身；以能行定，裂坏诸网六十二见；其慧智者，蠲除一切猗著恩爱。是族姓子，菩萨所修五根净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行五力净？若计于此能立五根，奉行不舍降弃四魔，不从声闻、缘觉之乘，从于大乘未曾退还，消众爱欲尘劳之秽。其愿坚固，心得自在志存勇猛，其身康宁强而有势，诸根澹泊不坏笃信。是族姓子，名曰信力。所不当作而不为之，制御其性而令均调，是精进力；所当修者而皆行之，其意势强，是为意力；所造道业未曾忘失，以度一切，是为定力；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众念所危，超度一切犹豫众结，意之所住，是为慧力。又信力者，不从他教而有所受；精进力者，所当执持而不忘舍；其意力者，逮得总持不共道意；其定力者，说法平等不从偏党；其慧力者，决诸狐疑，解散众生结网之缚。又信力者，则能具足诚信之势；精进力者，解脱坚强度未度者；其意力者，具足解慧度知见力；其定力者，具足究竟志性之力；其慧力者，具足一切众行之原。又信力者，能制悭贪垢秽之难；精进力者，皆能放舍一切所有；其意力者，所显德本劝助道心；其定力者，等心遵行舍诸所求；其慧力者，诸可修行未曾望报。又信力者，释除一切毁戒之聚；精进力者，殷勤修禁未曾违失；其意力者，具足道心令不阙漏；其定力者，辄得归趣仁和之地；其慧力者，于诸所行皆断生死。又信力者，离于诤讼瞋恚之本；精进力者，正念所行遵修忍辱；其意力者，具足道行亦不毁法；其定力者，先自制心令不放逸，拥护一切众生之类；其慧力者，不计吾我亦无人想。又信力者，弃捐懈怠众秽尘垢；精进力者，皆得超度一切因缘，不为恶事之所见迷；其意力者，修行于道而令具足；其定力者，身得休息能谐降魔；其慧力者，于诸所作无不作。又信力者，消化诸垢众邪之行；精进力者，合会众生而开化之；其意力者，常一其志而劝助之；其定力者，常行静寂未曾愦乱；其慧力者，晓了诸人所行之法。又信力者，弃于诸见所识众垢；精进力者，常勤修行求于博闻；其意力者，严净思念所行如应；其定力者，心无所生乃能逮得；其慧力者，精学堪任令致成就。又信力者，常得至诚七财之货；精进力者，晓了分别致七觉意；其意力者，心常整齐未曾愦乱；其定力者，则致超度七识之住；其慧力者，过于八邪而无著也。无能破坏心常清净，是为信力；奉行清净而不退还，无净不净，无应不应，是精进力；清净其意合集群类道品之法，无意无念，是为意力；其心精进修于寂寞，乃为正受，是为定力；若能清净，不为诸见之所迷惑，奉诸德本，是为慧力。是族姓子，菩萨所行五力清净。”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七觉品净？彼以发显意觉品者，而得自在不共道慧；法觉品者，观察所行，则随应时而无所著；精进觉品，

所勤修行至无挂碍；欢悦觉品者，心成无所乐；信觉品者，身意休息得至究竟；定觉品者，离于志味而得达至；观觉品者，所可造业而悉成办。又求道心，亦无所得，亦无所失，是意觉品；若将护法精进日新，是法觉品；开化众生不以厌倦，是精进觉品；设乐法乐殷勤思议，是悦觉品；若化人民，灭除尘劳建立于道，是信觉品；若住等意心不怀乱，是定觉品；若能察行圣贤之慧建立众人，是观觉品。无忧不念若如师子，过于声闻、缘觉之乘，是意觉品；一切诸法皆悉清净，晓了此者，是法觉品；其行清净，护身口意而无所犯，是精进觉品；净无所著，离于危害，是悦觉品；严修所行，所当为者而悉成办，是信觉品；未曾顺从世之同尘，平等色像，是定觉品；未曾住于二法之行，离于漂流，常见将护救于众生，是观觉品。”

佛告族姓子：“所以名曰觉品者何？了了晓诸法靡所不达，分别称量识知所趣，解其威仪礼节所归，开化众生。彼所住处，己身勤修广行道义，除去结缚诸所拘缀，是意觉品。斯则为是贤圣之行，非是愚夫所修，说其圣行非魔所行，非是贡高自大所行。圣贤行者，此则非是外道异学之所及逮。贤圣所行，不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贤圣行者，则无众想因缘之著。贤圣行者，便无选择处所方面有所忘失。贤圣行者，无心意识念言之行。贤圣行者，离于见闻念知识法。贤圣行者，无有泥洹造念思想。于一切法无所行者，是贤圣行。修于经典，一切无有应与不应、念与不念，亦无他想，是贤圣行。于一切法悉无所住，不慕尊处所，是贤者行。于一切法而不错乱，顺行正义各令得所，是贤圣行。于一切法未曾诤讼，和同止住，是贤圣行。奉行诸法无诸法想，不失道意，是贤圣行。此族姓子，修七觉品圣贤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修八道法清净之行？所谓八道行者，一曰正见。何谓正见？若能奉行一切诸法，于我不我不住空观。所以者何？察身吾我等无差特，亦复不住观身人空。所以者何？身人及空亦复等耳！亦复不住观人、寿命与空别也。所以者何？人、寿命、空观心平等。亦复不观所有生死，离于终始空无之义。所以者何？所有生死及终始患，所见空者悉亦等耳！不住观空断灭、常见有吾有我。所以者何？断灭常见悉亦等矣！亦不计身及所观空，亦不住此。所以者何？身吾我空悉亦等耳！亦复不住见佛法众观空之行。所以者何？见佛法众及所观空悉亦等矣！是族姓子，有彼此见观至灭度，是为正见见佛法众。其邪见者，不离颠倒也。若于诸见无所想念，上妙中间，是谓正见。所以者何？如彼等观则亦无邪。以何为见？其见者当观平等。见凡夫法以为卑贱，所学法者以为尊高，如是观者则为邪观。见凡夫法秽行未消，菩萨法者无有尘劳，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以为是漏，无所学法以为无漏，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有求衣食，缘觉之法不望供养，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有小意有所希望，菩萨之意无所希望，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以为放逸，菩萨之法

以为无欲，如是观者则为邪见。见凡夫法悉有为事，佛之正法是无为道，如是观者则为邪见。”

佛告族姓子：“有能察凡夫法，一切法皆本净，其学法亦本净，观诸法悉自然，乃为正见也。凡夫法所学法亦空，了学法空，乃为正见。凡夫法者等于因缘，晓了如此缘觉之法，因缘亦等，乃为正见。凡夫法者则为静默，菩萨之法亦为澹泊，乃为正见。凡夫之法无所成就，诸佛之法亦无究竟，乃为正见。其正见者，心不入二不见二者，人亦无二不见吾我，则为正见。无若干见，不以若干为异见者，为平等观，则不想念一切诸法有上中下，于一切法无所想见，乃为正见。其正见者，无若干见亦无所见，无所见者乃为正见。所可察者无有形色，以见诸法无形色者，乃为正见。是族姓子，观一切法晓如是者，斯乃名曰班宣法律。”

说是语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

佛告宝髻菩萨：“所谓正念，蠲除诸念与不念俱，合集寂然而观智德至澹泊法，晓了所观见于诸法。所念信者，何谓为法？何谓非法？解知诸法各各别异，不相亲近。以晓了是不念平等，况于信邪？未之有也！于一切念无念不念，无所复思，无应不应，是为正念。”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言，其所说者不自见身，不见他人，不著彼我，不危己身亦不危他，是谓正言。又正言者，等解诸法，知一切法至于灭尽，知一切法归贤圣法及与解脱，是谓正言。奉行慈心，重加愍哀亲仇无别，正言亦空等演诸法，无相不愿悉无所作，不生不起，诸法言等，一切诸法无常、苦、空、非身之教。其正言者，一切诸法无人、寿命，等说诸法从意缘起，如其所种各得其实。菩萨等示众生，宣其经法令行佛道，其正言净，则为一切十方诸佛之所拥护，是为正言。”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业，消化一切诸所造业，未曾复作诸所原基，所修业者灭众苦恼，诸可常业悉令立虚，不兴邪业，离于尘劳无有秽浊，是谓正业。若有菩萨，晓了此业及与诸法，于诸善本而无所造以修德行，是谓无作则为造行，为虚无要空虚之宅，是谓菩萨行上尊道，为正业也。”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命，不计有我，不计有人，是谓正命。其正命者，亦不积聚一切尘劳。菩萨正命，则能净修众生志性，已净志性不自计身，亦无寿命等，为彼我及与法故行清净义，是谓正命。”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便，于此不为非法之事，心不舍德，所作方便安无怯弱，修于正行淳淑近之，是谓正便。其正便者不为邪便，所作方便如其所言，不计诸法等与不等，无作不作，如诸法住，顺其所行而设方便。计如此法，诸佛之法亦复如是。如其寂然因为方便，诸法平等无有差特，所行亦等。为诸众生除其邪便，则以劝助于诸通慧，是为菩萨所行正便。”

佛告族姓子：“所谓正意，谓忆佛道，念施、持戒、忍辱、精

进、一心、智慧、慈悲喜护，是谓正意。念于殷勤，不听一切尘劳之秽，不从魔便。其所念者，在所向生不堕邪见，工御其意制其所念，如监门者知闭开时，除去一切诸不善念所思想，不听邪念，是谓正意。菩萨已处于此正意，不于此中寂灭道性而取果证，是为菩萨正意净行。”

佛告族姓子：“所谓菩萨正定，随贤圣行，知于苦谛，断集谛种，证尽谛种，奉道谛种，是为正定。彼若正受，等于己身亦等诸法，己身清净诸法亦净，己身则空诸法亦空，定意正受能如是者，则入平等不堕灭尽，是为菩萨正定净行。发心之顷所行平等，具足智慧一切圣福觉了诸法，是为菩萨正定净行。”

佛说是正定觉时，千六百天与人弟子行者，好乐小乘已入其法，改发无上正真道意。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护觉意？将养其心令不起生，除淫怒痴去于色著、痛想行识，在于三处而无所著，独步三界过三脱门至三达智，睹去来今无所挂碍，开度众生除诸秽垢，犹如日明无所不曜，善权智慧随时示现，游于三世如水莲华，开化一切使发道意，是为菩萨护觉道意清净之行。”

佛告宝髻：“何谓菩萨成就神通为清净行？又以五事具备彻视。何谓为五？逮得光明，名曰天眼。普照十方消尽窈冥，靡不睹耀见一切佛，所可开化多所度脱，故曰天眼。遥睹众生终始所趣，庄严其志，名曰天眼，皆见十方一切形色像貌种类、好丑长短。其天眼者，无所挂碍，意念寂灭。其相无为，过诸天、龙、神及揵沓和、声闻、缘觉，见其本末靡所不达。是族姓子，如是比类致五神通。逮此天眼为菩萨眼，是为菩萨天眼之净。”

佛告族姓子：“复以五事，成其彻听靡所不闻。何谓为五？闻于人声，亦复彻闻非人之声，亦闻地狱、饿鬼、畜生辛苦之音，一切十方诸佛说法悉亦闻之，一切十方诸有言语音辞不同、各各别异亿万种音皆能听了。是为五事，菩萨神通彻听清净。”

佛告族姓子：“复以五事知人心念。何谓为五？悉能逮知诸天、人民、地狱、饿鬼、畜生之类，本末所因，心念善恶；方当来世若更受身，知去来今心念所趣，决定来处归于邪业，众生心念善恶所行，皆了知之；察其心意，或怀贪淫、瞋恚、愚痴，随其本行如应说法。是为菩萨知诸心念清净之行。”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知过去神通清净？谓以五事了知古世。其有受于淫怒痴者，悉自然受不熟思惟致此事耳！复解己身无央数世，便更专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慈悲喜护，缘其定意而逮得此。亦从已致其受，吾我念心因缘诸相之观，其相因缘，亦从已为而自然受。思惟其心自观其志，其入痴门亦自然受。念识此已，随其色像、眷属、势力名称、豪贵、贫贱、苦乐，亦己身为，皆自然行而受此患。是为菩萨知往心念清净神通。”

佛告族姓子："何谓菩萨具备神足？则以五事而逮神足。何谓为五？示现色身神通自在；神识音响神足悉达；心意所行神足普周；一切众生心所娱乐，神足皆别，亲近所见神足咸至；坐见十方无数国土，周遍一切诸佛境界，随其习俗现其形体，身遍一切十方众生，为其说法，令得开解发大道意。是族姓子，菩萨所行神足清净。"

佛告族姓子："菩萨慧眼具天眼净。其天眼者，住于神识亦无所著，则致天耳本末清净；住无挂碍，寻即知众生心念，靡不通达，悉知过去当来处所，悉能证明；住无所行，皆尽诸漏生死之行，便净神足诸通明彻。所谓神通，则诸漏尽圣慧之门。菩萨于彼，以此五通而自娱乐，其心不住，尽诸漏慧。"

佛告族姓子："譬如去于居邑，百千俞旬玄回之路，有大国城，其路艰险，众难难计，阻邃曲隘，寇贼抄掠，师子、虎、狼还相食啖。若出此路能到彼国，入大城者悉脱众患，安隐无量。时有一人，闻彼国城恩德功勋，快乐远著。其人生年唯有一子，甚爱重念视之无厌，闻彼国名舍子而往；尽力勤行，忍诸艰苦众难之患，昼夜不懈，得值阴凉，六艺备体，执持五兵，便得越度，到其城门住门捆上；稍复进前至第二门，开其城门而独住立，即便忆念：'所生一子独不得来。'以子恩情不入大城，寻更还反将其子来，共至乐国。"

佛告族姓子："菩萨如是被无极铠，以大精进坚固志性，精诚所致显发大道，净治心业淳淑之行，诸漏得尽兴大哀心，开化众生为其说法，慧断生死，得至无漏究竟成就。哀愍众生欲救护故，则复来还现凡夫地。"

佛告族姓子："其城者，喻圣慧巍巍，诸漏已尽。涉难远行百千俞旬玄迴路者，谓游无量生死诸难，救脱众生不以为拘。盗贼、虎、狼者，谓众魔邪见非法之难。相食啖者，谓三界中阴衰之患。值阴凉者，谓平等行。六艺、五兵，谓六度无极、五神通也。其人者，菩萨也。到其城住门捆上，从外门稍复进至中门，住不前者，谓菩萨而从有为至于无为，诸漏已尽其心明彻，不舍本愿欲度十方。如念一子也，不入城还反者，菩萨愍伤一切众生，中心念之如一子父，灭除生死诸漏之难，超住法顶虽出生死，不尽诸漏寻复来还，在于五趣开化众生，是为菩萨善权方便大哀之行。"

尔时，宝髻菩萨前白佛言："至未曾有！天中天，菩萨大士，志怀大哀不乐解脱，欲度众生如观己掌，反还生死而不恶厌。"复问佛言："菩萨遵修何法不厌生死？"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二十事不厌生死。何谓二十事？奉行德本至无极慈，执持大慈以摄大危，怀抱大哀摄不弘愍，开化众生度脱一切，常以精进摄诸怯劣，以和调性摄诸怀结，以权方便摄不知节，则以智慧摄诸愚冥，而以一心摄诸放逸，能以神通摄诸不畅，能以圣明摄诸闇塞，能以随时摄诸无义，其意专惟摄诸烦愦，遵奉道心摄诸不学，而行四恩摄诸无护，以布施摄贫穷，以敬戒摄无礼，以博闻摄少

智，以总持摄喜忘，以辩才摄顽讷，以上德摄少福，由是之故乃成大慧。是族姓子，菩萨所行二十事不厌生死也。”

宝髻菩萨复问佛言：“何谓菩萨宜于生死，为无数人而有加益？”

佛告族姓子：“若使菩萨，以德庄严宜于生死，以福润泽穷乏危厄；博闻庄严宜于生死，则以辩才多所饶益，能执其意而不忽忘；逮得总持宜于生死，令一切人各各闻慧；逮得宝掌以好布施，而自庄严财不耗减，用此财宝多所饶益；又不放逸宜于生死，讲法不倦，多所饶益于一切人；又等集诸相宜于生死，修慧庄严于诸众生；言行相应宜于生死，所为应时不失其节，多所饶益于诸众生；一切所有施而不吝宜于生死，随时开化各得其所，施度无极，多所饶益于诸众生；奉清净戒宜于生死，庄严持戒，多所饶益于诸众生；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宜于生死，六度无极，多所饶益于诸众生。”

佛告族姓子：“乃去往古无央数劫，长远无量，尔时有佛，名普坏世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名曰天观，劫名欣豫。何故其劫名曰欣豫？于彼劫中六万佛兴。时，净居天闻无数音班宣佛德，于是劫中有六万佛。时天世人皆共歌颂，此咨嗟声其有闻之，靡不欢喜善心生焉！以是之故，劫名欣豫。”

佛告族姓子：“其佛世界安隐快乐，其德巍巍，诸天人民观之无厌，以故世界名曰天观。其土微妙至诚庄严，以杂种香而成其地，堪任执本于千世界。又其佛土所出香熏，则能周遍十方无量无数之国，栴檀烟阴。于其土地，自然生起无极莲华，名光明曜。其莲华光，常以大晖照彼世界。人民大小皆有神足，宿德所居香为楼观、讲堂精舍、轩户窗牖，床榻茵蓐微妙綩綖。其佛之土，亦无国邑郡县村落。又彼人民，悉得神通经行虚空，楼阁讲堂亦处于空，坐斯楼堂，专精念道，讽诵讲论。彼无女人亦无胞胎，人皆化生，不闻女名，亦无三塗恶趣之名，又无众恼勤苦之患。一切众人，禅定欢悦以为饮食，笃信微妙志求大乘。彼无异乘声闻、缘觉之名也。其土人民皆著冠帻衣服，颜色犹如天人。假使出学，尘劳爱欲寻皆舍离，无有忧累。又彼如来，亦不敕告诸菩萨等使被法服。所以者何？其人不生秽浊心故。而彼如来形体威颜现如梵天，诸菩萨众威仪礼节靡不备悉，坐起安详讲说经道。设使十方诸佛之土，有无极变神通菩萨，诣天观世界者，通过诸国来覲如来，稽首归命听说经典，见彼佛土无有伦匹，其德超殊巍巍无量，怪未曾有举声嗟叹，尔乃舍去。”

佛告族姓子：“若彼如来，为诸菩萨班宣道化，踊升虚空，去地六十六丈，坐于微妙清净庄严师子之座，为诸菩萨论上法教，粗举其要；不广分别屡练中义，如吾于此多说殷勤。所以者何？斯诸正士悉入圣慧，以一章句辄能解入百千之义。是故如来约宣经教，不以多言。其佛为说四清净行，度无极净、道品法净、神通行净、化众生净，是为四也。”

佛告宝髻："时彼佛土，有一菩萨名曰珍宝，即自启问坏世如来：'何谓菩萨宜在生死，多所饶益于诸众生？'于时如来便为菩萨，广分别说此两句义：'于斯大慧道莫能当！菩萨所行恒在生死，逮得慧曜多所润益。'佛适说是，六万菩萨得柔顺忍。"

佛告宝髻："珍宝菩萨复问：'何谓菩萨严净道场坐于佛树？'坏世如来告珍宝曰：'以无放逸严净道场坐于佛树。"于彼何谓无放逸者？'其佛告曰：'奉行经典。'又问：'何谓奉行经典？'告曰：'言行相应是无放逸。又无放逸不自驰骋，修于无量大德之铠，不与阴合越于五阴。布施无量，不可尽故；持戒无量，为未学故；忍辱无量，堪众苦故；精进无量，正士业故；禅定无量，无退落故；智慧无量，无挂碍故；慈心无量，开化众生不可限故；悲哀无量，愍伤众生济匮乏故；行喜无量，以法欢悦众生之故；行护无量，救济将养群生之故；生死无量，长育一切佛道法故；化无量人，安彼我故；正法无量，将顺随时坚精进故；德慧无量，执权方便等应时故；奉无量佛，具足慧故；求无量闻，智卓然故；心入无量，睹见众生志性行故；节德无量，志存闲静有限之故；闲居无量，将顺心故；寂默无量，所察广普，速疾具成诸通慧故。'

"佛告珍宝：'是无放逸所当遵法！菩萨行此无放逸者，严净道场坐于佛树，则其义也。又族姓子，其无放逸，诸道品法所立之本，致无放逸圣慧之原，逮坚要法。以无放逸积累德本，能不放逸，未曾忘失往古久远所听闻法，普能执怀一切经典，消化尘劳无量阴盖，于诸道义无所挂碍。无放逸者，则能烧尽旷野积聚愚痴之冥，悉能将护一切经法，灭除众相抑制诸根。无放逸者，退舍邪径，奉行众善，力势超殊具足十力，力如虚空而无等双。无放逸者，得无所畏，具足成就一切佛法，归其原顶。无放逸者，便能获致佛诸通慧。'"

佛告族姓子："彼佛说此无放逸时，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于族姓子，所忆云何？时珍宝菩萨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者何？则汝身是。由斯缘故，当作此观：若使菩萨无放逸者，乃为应宜严净道场，坐佛树下，入如来道不可限量。"

佛复告宝髻菩萨："所谓菩萨开化众生，若菩萨行清净者，见众生行心怀善恶，便能开化无量难限不可思议众生之类，各使奉行无极之法。其菩萨者，志性调柔入于审详，自在开化几何人民。彼族姓子，人根不同，所见各异。是故，菩萨，随时示现而诱进之：或能有人坚正禁戒，乃成开化；或从毁戒因得受教；或以衣物往来交接，缘受道化；或以柔软，或以粗犷，或怀毒心，或以恐怖，或以苦恼，或以安隐而受开化；或在言语，或从得胜，或从因生，或从志性，或从逼恼，或从顺意，或从所有，或从无所有，或从兴盛，或从所受，或无所受，或从财业治生，或从静然无所易取，或从贪慕求妙颜容，或从恶色，或从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而致开化；或从瞋骂、臭气恶味粗坚秽法，而得开解；或从共居宿止受化；或从往来数数相见，或从闻

佛法圣众，或从欢喜，或从忧戚，或从无我，或从寂音，或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之音，而受开化；或从众生有为之恼，或从听闻天上世间所遭安隐，而受开化；或听声闻所说乘教，或缘觉乘，或闻大乘而受开化；或从常喜不以忧恼，或从愁戚不因欣豫，或从货利，或从踊跃不见爱敬，或从得利，或因衰耗，或复有人而从四恩因而开化；或从内业，或从外业，或从眼、耳、鼻、口、身体手足，而受开化；或以娱乐歌戏，或以华香，而受开化；或从其身专遭苦患，或从常乐而受开化；或从其心得静方便，或从化作比丘形像，或复变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像，而受开化；或复现作佛像容貌，而开化之；或如释、梵、转轮圣王像貌，而开化之。”

佛告族姓子：“若使不现若干种变，观其性行行其心念，而开化者不能度之。当晓了知众生性行，应病与药，所度乃广。设令菩萨行度无极，则能奉受佛道品法，亦能明了神通之慧，然后寂然开化众生。菩萨有四事法开化众生。何谓为四？一曰、不厌终始之患导示未及；二曰、不贪安己，愿安一切；三曰、常以时宜宣示道教；四曰、分别众类心性所行。是为四。复有四：一曰、所说柔和，言辞可敬；二曰、奉戒清净，犹如日明；三曰、颜色常悦，未曾怀恨；四曰、常怀慈心。复有四：一曰、心不怀害，二曰、志于大哀，三曰、意多愍伤，四曰、常调其心。复有四：一曰、性行清净，二曰、无有谀谄，三曰、精进坚强，四曰、忍于苦乐善恶。是为菩萨四法开化众生，当作此观，乃能堪任救济一切。”

佛告族姓子：“往昔过去无央数劫，长远无量不可思议，尔时有佛，名离垢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曰寂然，劫名爱敬。寂然世界丰乐安隐，五谷平贱，快乐难量，天人孳盛。离垢光佛，其声闻众九十六亿，菩萨八万四千，其佛寿三十三万六千岁。时有梵志为大国王，王有太子名曰业首，端正姝好见者无厌，厥年十六，惑于颜貌，迷于豪贵，荒乱自大，不肯往诣离垢光佛，不修恭敬稽首为礼。佛心念言：‘太子业首，云何忽失无上正真道意，劝助德本？不识宿本而计吾我，荒迷容色、财业、豪贵，及怀自大不数诣佛；既来至此不肯归命，违失礼节。设为殷勤宣其本行者，必识宿命，数诣如来稽首受教。’于时，离垢光如来，皆悉请会八万四千菩萨，使行法筹，谁能堪任诣太子业首所，八万四千岁教化说法者？而不患厌一切苦恼所见逼迫，虽往教彼，不见接待、座席言谈，但得骂詈毁辱诽谤耳！”

佛告族姓子：“时虽行此筹，八万四千诸菩萨中，无一菩萨肯受法筹。时彼会中有一菩萨，名极妙精进，即从坐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前白佛言：‘我能堪任八万四千岁，往来太子业首数数相见，舍一切安，皆忍众苦，虽遭诸厄不以为患。’极妙精进适发此言，三千大千世界应时六返震动。百千天人住于虚空，举声叹曰：‘善哉！善哉！无极精进，被弘誓铠。’于时，极妙精进菩萨，往诣业首太子门前而

住。太子方见，骂詈毁辱，瞋恚诽谤，言语冲口无有其限，撮土坌之，瓦石打之，刀杖加之。于时，菩萨被辱如是，不怀瞋恚，不以为恨，亦不悔还，遂坚其心被精进铠，智力益增，兴发大哀而愍伤之。如是千岁，乃得自前入第一门；从所苦困轻毁之难，不以患厌至千万岁，转复进至王宫第一之庭；又二万岁至第二庭；如是之比，八万四千岁至第七庭，七日七夜。太子业首，时复见之，寻便质问：'比丘何来诣此所求？'菩萨答曰：'故来相诣相称名勋。'于时，太子心自念言：'怪未曾有！今此比丘戒德难量无能逮者，被诸毁辱未曾懈耻。'极妙精进欢悦业首，寻说颂曰：

"'太子吾今无所求，　不用饮食及衣服，
宜当显发无怖心，　吾以法来故至此。
人中尊号离垢光，　大圣现世多所益，
讲说经法除苦患，　若有人闻逮甘露。
诸佛兴出甚难值，　无数千劫难可遇，
执御众人令受法，　则为世间之炬曜。
反以欲得而放逸，　贪于财色自娱乐，
迷荒豪贵及王位，　不肯往诣见法王。
财业无常命难保，　佛说人寿如朝露，
太子自察亦常然，　云何闻佛复放逸？
仁者以曾志佛道，　召请众生欲度脱，
于今何因为欲使，　放逸安可度众生？
吾且欲还诣最胜，　当降伏心灭尘欲，
仁兴精进愍一切，　将无后恨怀忧恼。'

时国王子闻斯颂，　即自下意发恭敬，
礼极精进稽首足：'吾今自悔辱仁罪，
我当弃舍一切土，　不慕豪贵贪国土。
吾当往至安住所，　弃捐瑕秽求见益。'

"即与一亿八万人，　各执众华擎诸香，
俱往诣于最胜所，　见离垢光人中上。
已皆悉到安住所，　前稽首足而供养，
退在一面住佛边，　于时太子说此言：
'极妙精进是我师，　心不患厌和颜劝，
此之恩德无以加，　如是供养不足报。
归悔首过救护世，　违失法王之教命，
我今都悉自归诚，　愿佛纳受所首情。
于是发意悉求佛，　用一切故兴愍伤，
不复造邪为放逸，　今我立德成佛道。'

“尔时太子弃荣位，　与人一亿八万四，
于最胜所作沙门，　发意志求于佛道。
时佛知其所志愿，　为说最上佛道业，
诸闻净法逮柔顺，　诸高士住无我法。”

佛告宝髻菩萨：“欲知尔时极妙精进，我身是。太子业首，弥勒是。族姓子，过去菩萨，开化众生不以懈倦，威德巍巍无量如此，所学日深精进无侣。是故菩萨欲度众生，当念修学，如彼往世极妙精进菩萨之德。”

佛告族姓子：“菩萨有四业而得自在，以此四业摄取诸佛道法。何谓为四？一曰、超越诸魔靡不归伏，二曰、念净佛土令修净教，三曰、严身口意顺开士本，四曰、合集一切诸佛道品。是为四法自在之业。复有四事为菩萨业。何谓为四？一曰、其慧晓了所入志性；二曰、普见众生根原所归；三曰、分别一切诸趣所由，应病与药；四曰、明识一切径路所行，令得寂寞不怀瞋恚。是为四事菩萨所行自在道业。”

于是，宝髻菩萨从无数劫，植于难限百千德本髻中明月珠，其价当此三千佛土，以奉如来，口宣此言：“以顶上宝贡献如来！因是德本，致无能睹其顶相者，逮成诸佛不可思议圣慧之顶。”

佛即时笑，五色光明从其口出，照无央数诸佛国土，寻即来还，绕佛三匝，忽没顶上。

于是，会中有菩萨，名曰捷辩，从坐而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赞叹世尊，以颂问曰：

“最尊无等伦，　超世俗之上，
无垢以离秽，　三界称其德。
其慈无俦匹，　超越须弥山，
今者何欣笑？　愿慧为我说。
真谛戒调定，　执性人敬言，
令我志趣安，　善修快寂然。
天人尊在此，　其志甚坚妙，
为以何感应，　哀愍而今笑？
十方总势强，　光明福曜威，
勇师子坏冥，　游众无所畏。
三界无有侣，　何能有殊者？
法宅为解说，　何故而欣笑？
离垢性游安，　颜色常和悦，
名德通虚空，　驰逸不可限。
消除诸窈冥，　光明靡不照，
安住唯为解，　何故而欣笑？

修德心清净，　愿如金宝山，
常训诲不及，　世人普供养。
则为最良田，　众祐圣超世，
释师子现要，　所演如虚空。
诸天及人民，　无与妙等者，
等心甚坚强，　惭愧祥丰盛。
巍巍德百千，　相如华茂盛，
最胜能仁笑，　愿为发遣之。
其慧无挂碍，　流布于三世，
处若干身意，　其心无所著。
一时悉晓了，　如应当行化，
仁师子属笑，　其义为何义？
诸天住空中，　意内怀悦豫，
地上诸人民，　叉手而自归。
能仁胜唯说，　殊特甘露味，
诸天神人闻，　消灭尘劳冥。”

佛告捷辩菩萨：“汝为岂见宝髻不乎？以此宝髻珠奉上如来，志愿无上正真道意，则为供养佛之原慧。”

对曰：“唯然已见，世尊。”

佛言：“是族姓子，宝髻菩萨于恒河沙劫，供养恒沙如来至真，常修梵行，开化无数众生之类立于三乘，过十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曰宝成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名离垢光，劫曰无垢。其离垢光世界，七宝合成，咸出光明，照于十方无量佛土。其光紫金，假使众生值此光者，一切尘劳悉蒙消灭。其土丰乐，皆诸菩萨悉无所著，无有异学相发起者，普修道宝，以故如来名曰宝成。此诸菩萨皆得神通，咸有辩才。其土诸天人民，悉当淳淑，遵平等觉，无有不及无智之名。其土亦无君主，唯以世尊为无上法王。诸天人民自然化生，无有女人，无爱欲名。其土人民皆植德本，无无福者，诸根悉具，皆以相好庄严其身。

“尔时，如来诸菩萨众不可称数，佛寿十四劫。初无异谈，所说唯宣菩萨之慧诸度无极，辩才大哀淳一品教。是诸菩萨皆曾被训，诸根明达，能以一句普入一切诸佛之道。如来为说总持言教，慈心如地。何谓总持言教？以一绝句普入诸章。何谓一句？谓妙圣句，不可究尽道品之法。何谓无尽句？谓于佛道不可穷尽。何谓无尽？论于无者，谓无尽句。已能入无，普入文字，是为一句，一切文字而不可尽。复有二字，本所未闻，亦未行也，而宣说言出于一字。其一字者，不与二字而同势也，是以一字而宣训诲。设使宣布斯训诲者，无念不念，无应不应，此句无念亦无不念，以无念句而成开化。是为，

族姓子，入总持教。宝成如来，为诸菩萨说总持言句，于彼学入此一句者，便得普入一切佛意。我于一劫若复过劫，分别咨嗟离垢光世界功德之称，不能究尽得其边际。宝成如来讲说经道德称之慧，不可思议亦不可赐。其佛大德，国土清净，巍巍超绝，上不可及。”

宝髻菩萨闻佛授决，欢喜踊跃，以颂赞佛：

“普知悉能见，　度诸法无极，
如来皆超越，　一切诸瑕秽。
大慧未曾有，　皆知我往古，
供养诸佛数，　佛悉具说之。
去来今现在，　本末为如是，
复知鄙末世，　及与一切人。
为佛所授决，　不复怀狐疑，
开化度世间，　诸根之本末。
于是一切地，　日月尚可堕，
佛口所可宣，　终不有改变。
佛出至诚言，　所演无有虚，
授以尊觉道，　成佛人中上。
如我志所愿，　严净于佛土，
所言亦如是，　悉知我心念。
彼闻此教已，　悦颜无犹豫，
所修行为尊，　欲度众生故。
如我之所行，　当复增无量，
严治其本际，　我身奉净行。
兴发行得佛，　度诸法无极，
勤力无怯弱，　由从精进至。
堪任所布施，　皆知我往古，
未曾舍精进，　至大哀如来。
为以诸众生，　本末为如是，
吾当悉开化，　得佛度异学。”

宝髻菩萨说此偈时，七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悉愿生彼离垢光世界，同时发声俱说是言：“宝成如来得佛道时，普令吾等生彼佛土。”佛皆记说当生其国。

尔时，世尊告贤者阿难：“受是经典，持讽诵说，广为众人宣传其旨，殷勤劝助。是经典要，天上世间之所归伏而共供养。所以者何？其闻此经，我悉授决。其不信者本宿德薄，其受是经德本非凡。趣闻此经，世世值佛，何况闻持而奉行说，功勋无限！族姓子、族姓女，若以七宝满此三千大千世界，随时布施，如是比类于百千岁；其闻此经欢喜信持，功德踰彼！”

阿难白佛："此经名何？云何奉持？"

佛言："名曰《菩萨净行宝髻所问》，当奉持之。"

佛说如是，宝髻及十方诸会菩萨，贤者阿难，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世人，闻佛所说，莫不欢喜。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九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胜鬘夫人会第四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憍萨罗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初证法已，共相谓言："我女胜鬘，慈晤聪愍，多闻智慧，若见如来，于甚深法速能解了无诸疑惑。我今应当令善谕者发其诚信。"作是议已，王及夫人即便作书，称扬如来真实功德。时，遣一使名真提罗，奉持王书诣无斗城，授胜鬘夫人。时，胜鬘夫人发书寻绎，顶受忻庆生希有心，向真提罗而说偈言：

"我闻如来声，　世间颇难遇，
斯言若真实，　当赐汝衣服。
若彼佛世尊，　为利世间现，
必应见哀愍，　令我睹真相。"

言念须臾顷，　佛于虚空中，
现不思议身，　普放大光明，
胜鬘及眷属，　皆悉来集会，
合掌瞻仰礼，　称赞大导师：

"如来妙色身，　世间无与等，
无比不思议，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无尽，　智慧亦复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归依。
善调心过恶，　及与身四种，
到不思议地，　故我今敬礼。
知诸尔焰法，　智身无挂碍，
于法无忘失，　故我今敬礼。
稽首过称量，　稽首无伦等，
稽首法自在，　稽首超思惟。
哀愍覆护我，　令法种增长，
逮及最后身，　常在如来前。

我所修福业，　此世及余生，
由斯善根力，　愿佛恒摄受。”

时，胜鬘夫人说此偈已，及诸眷属一切大众，顶礼佛足。尔时，世尊即为胜鬘而说偈言：

“我昔为菩提，　曾已开示汝，
今复值遇我，　及来世亦然。”

说此偈已，即于会中，授胜鬘夫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汝今称叹如来殊胜功德，以此善根，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为自在王，诸所受用皆悉具足，所生之处常得遇我，现前称叹如今无异；复当供养无量无数诸佛世尊，过二万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曰普光如来应正等觉。彼佛国土，无诸恶趣衰老病苦，亦无不善恶业道名。其中众生形色端严，具五妙境纯受快乐，蔽于他化自在诸天。彼诸众生皆趣大乘，诸有如是学大乘者，悉来生彼。”时，胜鬘夫人得授记已，无量天人心怀踊跃，咸愿往生彼佛世界。是时，世尊皆与授记当生彼国。

时，胜鬘夫人闻佛记已，于如来前合掌而立，发十弘誓，作如是言：“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受戒不起犯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师长不起慢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众生不起恚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胜己及诸胜事不起妒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虽有少食不起悭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受畜财物，凡有所受为济贫苦有情之类。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求恩报行四摄事，无贪利心、无厌足心、无限碍心摄受众生。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见诸众生无有依怙，幽系疾恼种种危厄，终不舍离必愿安隐，以善饶益令免众苦。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一切诸恶律仪，毁犯如来清净禁戒，凡我所摄城邑聚落，应调伏者而调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调伏摄受故，则正法久住；正法久住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令如来法轮常转。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摄受正法终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正法则忘大乘，忘大乘者则忘波罗蜜，忘波罗蜜者则舍大乘。若诸菩萨，有于大乘不决定者，摄受正法则不坚固，便不堪任超凡夫境，则为大失。

“世尊，现在、未来摄受正法诸菩萨等，具足无边广大利益，发斯弘誓。圣主世尊虽复证知，而诸有情善根微薄，或起疑网，以十弘誓难成就故。彼或长夜习不善法受诸苦恼，为欲利益如斯众生，今于佛前发诚实誓。世尊，我今发此十弘誓愿，若实不虚，于大众上，当雨天华，出天妙音。”

胜鬘夫人于如来前作斯言已，时虚空中即雨天华，出天妙音，叹

言："善哉！胜鬘夫人，如汝所说，真实无异。"

尔时，众会既睹斯瑞，无诸疑惑，生大欢喜，同声唱言："愿与胜鬘夫人所生之处同其愿行。"时，佛世尊悉记大众如其所愿。

尔时，胜鬘夫人复于佛前发三弘愿，以兹愿力，利益无边诸有情类："第一愿者，以我善根，于一切生得正法智；第二愿者，若我所生得正智已，为诸众生演说无倦；第三愿者，我为摄受护持正法，于所生身不惜躯命。"

尔时，世尊闻斯愿已，告胜鬘言："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萨恒沙诸愿悉入兹愿。此三愿者真实广大！"

尔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今当承佛威神辩才之力，欲说大愿，幸垂听许。"

佛言胜鬘："恣汝所说。"

胜鬘夫人言："菩萨所有恒沙诸愿，一切皆入一大愿中。一大愿者，所谓摄受如来正法。如是摄受正法，真实广大。"

佛言："善哉！胜鬘，汝久修习，智慧方便甚深微妙。有能解了汝所说义，彼于长夜植诸善本。如汝所说摄受正法，皆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今说、当说。我得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常以种种相说摄受正法。如是称扬摄受正法，所有功德无有边际，如来智慧亦无边际。何以故？是摄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

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我当承佛威神之力，更复演说摄受正法广大之义。"

佛言："听汝所说。"

胜鬘夫人言："摄受正法广大义者，为得无量一切佛法，乃至能摄八万行蕴。譬如劫初，兴诸色云，雨众宝雨；如是摄受正法善根之云，能雨无量福报之雨。世尊，又如劫初，大水之中能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亿种种类洲；如是摄受正法，出生大乘无量界藏，并诸菩萨神通之力，种种法门，一切世间及出世间安乐具足，一切天人所未曾有。

"又如大地荷四重担。何等为四？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木，四者、众生。如是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何等为四？谓离善友，无闻非法诸有情类，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声闻者授声闻乘，求独觉者授独觉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是名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世尊，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普为众生作不请友，大悲利益哀愍有情为世法母。

"又如大地，是四种宝所生之处。何等为四？一者、无价，二者、上价，三者、中价，四者、下价。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获四大宝，一切宝中最为殊胜。何等为四？谓诸有情遇斯善友，或有获得人天善根，有证声闻及辟支佛，或无上乘善根功德，是名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有情遇已，

便能获得四种大宝。世尊，出大宝者，名为真实摄受正法。世尊，言摄受正法者，谓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正法即是摄受正法。

“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多。何以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应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乃至舍身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施波罗蜜。应以戒成熟者，守护六根净身语意乃至威仪，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戒波罗蜜。应以忍成熟者，若彼有情骂詈毁辱，诽谤扰乱，以无恚心及利益心最上忍力，乃至颜色亦不变异，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忍波罗蜜。应以精进而成熟者，于彼有情不起懈怠下劣之心，起大乐欲最上精进，于四威仪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精进波罗蜜。应以静虑而成熟者，于彼有情以无散乱成就正念，曾所作事终不忘失，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静虑波罗蜜。应以智慧而成熟者，彼诸有情为利益故，问诸法义以无倦心，而为演说一切诸论、一切明处乃至种种工巧之处，令得究竟随顺彼意而成熟之，令彼有情安住正法，是名智慧波罗蜜。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

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威神辩才之力，复说大义。”

佛言：“云何大义？”

“世尊，摄受正法者，无异摄受正法；无异摄受正法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则是摄受正法。何以故？若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为正法故舍身命财，如是人等以舍身故，证生死后际，远离老病得不坏常，无有变易究竟寂静，不可思议如来法身；以舍命故，证生死后际，永离于死得无边常，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安住一切佛法神变；以舍财故，证生死后际，超过有情，无尽无减果报圆满，具不思议功德庄严，为诸有情尊重供养。世尊，舍身、命、财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等，为诸如来之所授记。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正法欲灭，有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互相朋党起诸诤讼，以不谄曲、不欺诳心，爱乐正法，摄受正法，入善朋中；入善朋者，必为诸佛之所授记。世尊，我见摄受正法有斯大力。如来以此为眼，为法根本，为引导法，为通达法。”

尔时，世尊闻胜鬘夫人所说摄受正法有大威力，叹言：“如是，如是。善哉！胜鬘，如汝所说，摄受正法大威德力。如大力士，微触末摩生大苦痛，更增重病；如是，胜鬘，假令少分摄受正法，令魔波旬痛切愁恼、悲号叹息，亦复如是。胜鬘，我常不见余一善法令魔愁恼，犹如少分摄受正法。胜鬘，譬如牛王形色端正，身量殊特蔽于诸牛；如是，胜鬘，修大乘者，设令少分摄受正法，即能蔽于声闻、独觉一切善法。胜鬘，又如须弥山王，高广严丽蔽于众山；如是，胜鬘，初趣大乘，以饶益心不顾身命摄受正法，便能超过顾其身命，久

住大乘一切善根。是故，胜鬘，当以摄受正法，开示教化一切有情。如是，胜鬘，摄受正法，获大福利及大果报。胜鬘，我于无数阿僧祇劫，称赞如是摄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边际，是故摄受正法，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佛告胜鬘：“汝今复应演我所说摄受正法，一切诸佛共所爱乐。”

胜鬘白言：“善哉！世尊，摄受正法者则名大乘。何以故？大乘者，出生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如阿耨达池出八大河；如是大乘，出生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种子草木丛林，皆依大地而得生长；如是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皆依大乘而得生长。是故，世尊，住于大乘摄受大乘，即住摄受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如佛世尊所说六处，谓正法住、正法灭、别解脱、毗奈耶、正出家、受具足，为大乘故说此六处。所以者何？正法住者为大乘说，大乘住者即正法住，正法灭者为大乘说，大乘灭者即正法灭。别解脱、毗奈耶，此之二法，义一名异，毗奈耶者即大乘学。所以者何？为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大乘戒蕴是毗奈耶，是正出家，是受具足。

“世尊，阿罗汉者，无有出家及受具足。何以故？阿罗汉，不为如来出家受具足故。阿罗汉，有怖畏想归依如来。何以故？阿罗汉，于一切行住怖畏想，如人执剑欲来害己。是故，阿罗汉，不证出离究竟安乐。世尊，依不求依，如诸众生无有归依彼彼恐怖，为安隐故求于归依。世尊，如是阿罗汉，有恐怖故归依如来，是故阿罗汉及辟支佛，生法有余，梵行未立，所作未办，当有所断未究竟故，去涅槃远。何以故？唯有如来应正等觉，证得涅槃，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一切功德，所应断者皆悉已断，究竟清净，为诸有情之所瞻仰，超过二乘、菩萨境界。阿罗汉等则不如是，言得涅槃佛之方便，是故阿罗汉等去涅槃远。

“世尊，说阿罗汉及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息者，皆是如来随他意语、不了义说。何以故？有二种死。何等为二？一者、分段，二者、变易。分段死者，谓相续有情；变易死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自在菩萨，随意生身乃至菩提。二种死中，以分段死说阿罗汉及辟支佛，生于我生已尽之智；由能证得有余果故，生于梵行已立之智；一切愚夫所不能作，七种学人未能成办，相续烦恼究竟断故，生于所作已办之智。世尊，说生不受后有智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不能断于一切烦恼，不了一切受生之智。何以故？是阿罗汉及辟支佛，有余烦恼不断尽故，不能了知一切受生。烦恼有二，谓住地烦恼，及起烦恼。住地有四。何等为四？谓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世尊，此四住地，能生一切遍起烦恼；起烦恼者，刹那刹那与心相应。世尊，无明住地，无始时来心不相应。世尊，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烦恼所依，比无明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世尊，如是无明住地，于有爱住地，其力最大。譬如魔王色力威德及众眷属，

蔽于他化自在诸天；如是无明住地蔽四住地，过恒沙数烦恼所依，亦令四种烦恼久住，声闻、独觉智不能断，唯有如来智所能断。世尊，如是，如是，无明住地其力最大。世尊，如取为缘有漏业因而生三有，如是无明住地为缘无漏业因能生阿罗汉及辟支佛、大力菩萨随意生身。此之三地随意生身及无漏业，皆以无明住地为所依处，彼虽有缘亦能为缘。世尊，是故三种随意生身及无漏业，皆以无明住地为缘，同于有爱。世尊，有爱住地，不与无明住地业同，无明住地异四住地，异四住地唯佛能断。何以故？阿罗汉、辟支佛断四住地，于漏尽力不得自在，不能现证。何以故？世尊，言漏尽之增语。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及最后有诸菩萨等，为无明地所覆蔽故，于彼彼法不知不见；以不知见，于彼彼法应断不断，应尽不尽；于彼彼法不断不尽故，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得有余清净非一切清净，得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世尊，以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乃至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故，知有余苦，断有余集，证有余灭，修有余道。”

尔时，胜鬘夫人复白佛言：“世尊，若复知有余苦，断有余集，证有余灭，修有余道，是名少分灭度，证少分涅槃向涅槃界。若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彼于无常败坏世间，得证常寂清凉涅槃。世尊，彼于无护无依世间，为护为依。何以故？于诸法中见高下者不证涅槃，智平等者、解脱等者、清净等者，乃证涅槃。是故涅槃名等一味。云何一味？谓解脱味。

“世尊，若无明地不断不尽，不得涅槃一味等味。何以故？无明住地不断不尽故，过恒沙等一切过法，应断不断，应尽不尽；过恒沙等一切过法不断不尽故，过恒沙等诸功德法不了不证。是故无明住地，与于一切所应断法诸随烦恼为生处故，从于彼生障心烦恼、障止烦恼、障观烦恼、障静虑烦恼，如是乃至障三摩钵底。加行智果证力无畏，所有过恒沙等一切烦恼，如来菩提、佛金刚智之所能断。诸起烦恼，一切皆依无明住地，无明住地为因缘故。

“世尊，此起烦恼，刹那刹那与心相应。世尊，无明住地从无始来心不相应。世尊，若复过恒河沙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一切皆是无明住地依持建立。譬如一切种子丛林，皆依大地之所生长；若地坏者，彼亦随坏。如是过恒沙等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一切皆依无明住地之所生长；若彼无明住地断者，过恒沙等如来菩提、佛金刚智所应断法，皆亦随断。如是过恒沙等所应断法，一切烦恼及起烦恼，皆已断故，便能证得过恒沙等不可思议诸佛之法，于一切法而能证得无碍神通，得诸智见，离一切过，得诸功德为大法王，于法自在，证一切法自在之地，正师子吼：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故，世尊，以师子吼，依于了义一向记说。

“世尊，不受后有智有二种。何谓为二？一者、谓诸如来以调御力，摧伏四魔超诸世间，一切有情之所瞻仰，证不思议清净法身，于所知地得法自在，最胜无上更无所作，不见更有所证之地，具足十

力，登于最胜无畏之地，于一切法无碍观察，正师子吼，不受后有。二者、谓阿罗汉及辟支佛，得度无量生死怖畏，受解脱乐，作如是念：‘我今已离生死怖畏，不受诸苦。’

“世尊，阿罗汉、辟支佛，如是观察谓不受后有，不证第一苏息涅槃。彼等于未证地不遇法故，能自解了：‘我今证得有余依地，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声闻、独觉皆入大乘，而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证一乘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言涅槃者即是如来清净法身，证法身者即是一乘，无异如来，无异法身，言如来者即是法身，证究竟法身者即究竟一乘，究竟一乘者即离相续。何以故？世尊，如来住时无有限量，等于后际。如来能以无限大悲、无限誓愿，利益世间。作是说者，是名善说。若复说言如来是常、是无尽法、一切世间究竟依者，亦名善说。是故能于无护世间、无依世间，与等后际，作无尽归依、常住归依、究竟归依者，谓如来应正等觉。法者，是一乘道；僧者，是三乘众——此二归依非究竟依，名少分依。何以故？说一乘道证究竟法身，于后更无说一乘道，三乘众者有恐怖故，归依如来求出修学；有所作故，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二依非究竟依，是有限依。若诸有情，如来调伏归依如来，得法津润，由信乐心，归依于法及比丘僧——是二归依，由法津润信入归依。如来者，非法津润信入归依。言如来者是真实依，此二归依以真实义，即名究竟归依如来。何以故？如来不异此二归依，是故如来即三归依。何以故？说一乘道，如来最胜具四无畏，正师子吼。若诸如来，随彼所欲而以方便，说于二乘即是大乘。以第一义无有二乘，二乘者同入一乘，一乘者即胜义乘。

“世尊，声闻、独觉初证圣谛，非以一智断诸住地，亦非一智证四遍知诸功德等，亦非以法能善了知此四法义。世尊，于出世智，无有四智渐至渐缘。世尊，出世间智无渐至法，如金刚喻。世尊，声闻、独觉，以于种种圣谛之智，断诸住地，无有出世第一义智。唯有如来应正遍知，非诸声闻、独觉境界，以不思议空性之智，能破一切诸烦恼[穀-禾＋卵]。世尊，破烦恼[穀-禾＋卵]究竟之智，是名出世第一义智。初圣谛智非究竟智，是于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世尊，真圣义者即非二乘。何以故？声闻、独觉，唯能成就少分功德，名之为圣。

“世尊，言圣谛者，非诸声闻、独觉之谛及彼功德。而此谛者，唯有如来应正等觉初始了知，然后为彼无明[穀-禾＋卵]藏世间众生，开示演说，故名圣谛。世尊，此圣谛者，甚深微妙难见难了，不可分别，非思量境，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能知。何以故？此说甚深如来之藏。如来藏者，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独觉所行。于如来藏说圣谛义，此如来藏甚深微妙，所说圣谛亦复深妙，难见难了，不可分别，非思量境，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唯有如来应正等

觉之所能知。若于无量烦恼所缠如来之藏，不疑惑者，于出一切烦恼之藏，如来法身亦无疑惑。

“世尊，若有于此如来之藏及佛法身，不可思议佛秘密境，心得究竟，于彼所说二圣谛义，能信能了，能生胜解。何等名为二圣谛义？所谓有作及以无作。作圣谛者，是不圆满四圣谛义。何以故？由他护故，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是故不知有为、无为及于涅槃。世尊，无作谛者，是说圆满四圣谛义。何以故？能自护故，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如是所说八圣谛义，如来但以四圣谛说。于此无作四圣谛义，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作事究竟，非阿罗汉及辟支佛力所能及。何以故？非诸胜劣下中上法能证涅槃。云何如来于无作谛得事究竟？谓诸如来应正等觉，遍知诸苦，断诸烦恼，及超烦恼所摄苦集，能证一切意生身蕴所有苦灭，及修一切苦灭之道。世尊，非坏法故，名为苦灭。何以故？言苦灭者，无始无作，无起无尽，常住不动，本性清净，出烦恼[穀-禾＋卵]。

“世尊，如来成就过于恒沙具解脱智不思议法，说名法身。世尊，如是法身不离烦恼，名如来藏。世尊，如来藏者，即是如来空性之智。如来藏者，一切声闻、独觉所未曾见，亦未曾得，唯佛了知及能作证。世尊，此如来藏空性之智，复有二种。何等为二？谓空如来藏，所谓离于不解脱智一切烦恼。世尊，不空如来藏，具过恒沙佛解脱智不思议法。世尊，此二空智诸大声闻由信能入。世尊，如是一切声闻、独觉空性之智，于四倒境攀缘而转，是故一切声闻、独觉所未曾见，亦未曾证。一切苦灭，唯佛现证，坏诸烦恼，修苦灭道。

“世尊，此四谛中，三谛无常，一谛是常。何以故？如是三谛入有为相，有为相者则是无常，言无常者是破坏法，破坏法者非谛、非常、非归依处。是故三谛以第一义，非谛、非常、非归依处。世尊，一苦灭谛离有为相，离有为相则性常住，性常住者非破坏法，非破坏者是谛、是常、是归依处。世尊，是故苦灭圣谛以胜义故，是谛、是常、是归依处。

“世尊，此苦灭谛是不思议，过诸有情心识境界，亦非一切声闻、独觉智所能及。譬如生盲不见众色，七日婴儿不见日轮；苦灭谛者亦复如是，非诸凡夫心识所缘，亦非一切声闻、独觉智之境界。凡夫识者，谓二边见；一切声闻、独觉智者，名为净智。言边见者，于五取蕴执著为我，生异分别。边见有二。何者为二？所谓常见及以断见。世尊，若复有见生死无常、涅槃是常，非断常见，是名正见。何以故？诸计度者见身诸根，受者、思者，现法灭坏，于有相续不能了知，盲无慧目起于断见；于心相续刹那灭坏，愚闇不了意识境界，起于常见。世尊，然彼彼义，过诸分别及下劣见，由诸愚夫妄生异想颠倒执著，谓断、谓常。世尊，颠倒有情于五取蕴，无常常想，苦为乐想，无我我想，不净净想。声闻、独觉所有净智，于如来境及佛法身

所未曾见。或有众生信如来故，于如来所，起于常想、乐想、我想及于净想，非颠倒见，即是正见。何以故？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净波罗蜜。若诸有情作如是见，是名正见。若正见者名真佛子，从佛口生，从正法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

“世尊，言净智者，则是一切声闻、独觉智波罗蜜。此之净智，于苦灭谛尚非境界，况苦灭谛是四入流智之所行？何以故？三乘初业，不愚法者，能于彼义当证当了。世尊，为何义故说四入流？世尊，此四入流是世间法。世尊，能一入流，于诸入流为最为上，以第一义是为入流，是为归依，是苦灭谛。

“世尊，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前际不可了知。世尊，有如来藏故得有生死，是名善说。世尊，生死者，诸受根灭无间相续，未受根起名为生死。世尊，生死二法是如来藏，于世俗法名为生死。世尊，死者，诸受根灭；生者，诸受根起；如来藏者则不生不死，不升不坠，离有为相。世尊，如来藏者常恒不坏。是故，世尊，如来藏者，与不离解脱智藏，是依、是持、是为建立；亦与外离不解脱智诸有为法，依、持、建立。世尊，若无如来藏者，应无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识及以所知如是七法，刹那不住不受众苦，不堪厌离愿求涅槃。如来藏者，无有前际、无生无灭；法受诸苦，彼为厌苦愿求涅槃。

“世尊，如来藏者，非有我、人、众生、寿者。如来藏者，身见有情，颠倒有情，空见有情，非所行境。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是法身藏、出世间藏、性清净藏，此本性净。如来藏者，如我所解，纵为客尘烦恼所染，犹是不可思议如来境界。何以故？世尊，刹那刹那善不善心，客尘烦恼所不能染。何以故？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由有烦恼，有随染心，随烦恼染，难解难了；唯佛世尊为眼、为智、为法根本、为尊、为导、为正法依，如实知见。”

尔时，世尊叹胜鬘夫人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性清净心随烦恼染，难可了知。复次，胜鬘，有二种法难可了知。何等为二？谓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由信能解。胜鬘，若我弟子增上信者，随顺法智，于此法中而得究竟。顺法智者，观根识境，观察业报，观罗汉眠，观心自在爱乐禅乐，观声闻、独觉圣神变通，由成就此五善巧观。现在、未来声闻弟子，因增上信随顺法智，善能解了性清净心，烦恼所染而得究竟。胜鬘，是究竟者为大乘因。汝今当知，信如来者，于甚深法不生诽谤。”

尔时，胜鬘夫人白佛言：“世尊，复有余义能多利益。我当承佛威神之力，演说斯事。”

佛言：“善哉！今恣汝说。”

胜鬘夫人言：“有三种善男子、善女人，于甚深法离自毁伤，生

多功德入大乘道。何等为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自成就甚深法智；或有成就随顺法智；或有于此甚深法中不能解了，仰推如来，唯佛所知，非我境界。除此三种善男子、善女人已，诸余有情于甚深法，随己所取执著妄说，违背正法，习诸外道，腐败种子；设在余方，应往除灭。彼腐败者，一切天人应共摧伏。”胜鬘夫人说是语已，与诸眷属顶礼佛足。

时，佛世尊赞言：“善哉！胜鬘，于甚深法方便守护，降伏怨敌善能通达。汝已亲近百千俱胝诸佛如来，能说此义。”

尔时，世尊放胜光明普照大众，身升虚空高七多罗量，以神通力足步虚空，还舍卫城。

时，胜鬘夫人与诸眷属，瞻仰世尊目不暂舍，过眼境已欢喜踊跃，递共称叹如来功德，一心念佛还无斗城，劝友称王建立大乘。城中女人七岁已上化以大乘，友称大王亦以大乘化诸男子七岁已上，举国人民无不学者。

尔时，世尊入逝多林，告尊者阿难及念天帝。时，天帝释与诸眷属，应念而至住于佛前。

尔时，世尊告帝释言：“憍尸迦，汝当受持此经演说开示，为三十三天得安乐故。”复告阿难：“汝亦受持，为诸四众分别演说。”

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天帝：“此经成就无边功德，一切声闻、独觉力不能及，况余有情？憍尸迦当知，此经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当为汝略说其名，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天帝释及尊者阿难白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言：“此经《赞叹如来真实功德》，应如是持；《说不思议十种弘誓》，应如是持；《以一大愿摄一切愿》，应如是持；《说不思议摄受正法》，应如是持；《说入一乘》，应如是持；《说无边谛》，应如是持；《说如来藏》，应如是持；《说佛法身》，应如是持；《说空性义隐覆真实》，应如是持；《说一谛义》，应如是持；《说常住不动寂静一依》，应如是持；《说颠倒真实》，应如是持；《说自性清净心烦恼隐覆》，应如是持；《说如来真子》，应如是持；《说胜鬘夫人正师子吼》，应如是持。复次，憍尸迦，此经所说断一切疑，决定了义入一乘道。憍尸迦，今以所说胜鬘夫人师子吼经，付嘱于汝，乃至法住，于十方界开示演说。”

天帝释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时，天帝释、尊者阿难，及诸大会天、人、阿修罗、揵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二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广博仙人会第四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无斗战城恒河岸上，时有无量诸比丘众，尊者阿难、摩诃迦葉、舍利弗、薄拘罗、离婆多、阿若憍陈如等，所作已办，离诸尘染，诸漏已尽不复退转，禅诵经行无暂懈息，或如群雁游止寂静，或在林间常处禅定，安住如来光明教门，调伏诸根得无所畏。

时，娑罗鸡林枝叶繁茂，香华布地，拘枳罗鸟、迦陵伽鸟，鹅王、群蜂，栖集和鸣，能令众生离诸昏堕。

尔时，如来告诸比丘："汝等应当勤作所作，以于戒仪而自荫覆。"

是时，西方忽然辉耀如日轮光。尊者阿难未离欲故，白言："世尊，今此光明是何之相？"

佛言阿难："是五通仙最胜上者黑香之子，名曰广博，节食羸瘦，身无光润，与其同行五百人俱，所谓不白仙人、天人仙人、苫波野那仙人、丹荼野那仙人、迦摩野那仙人、迷佉那斯仙人、疑味仙人、度罗仙人等，前后围绕当来诣我。"

尔时，广博仙人遥睹世尊，身意寂静处在林薮，为诸比丘之所侍卫，即自思惟："奇哉！尊贵，一切智处，色相具足，舍去群臣、转轮王位、六万婇女如弃毒食，苦行山林离诸欲乐，名称普闻诚不虚也。"

时，彼众中有一仙人，字那剌陀，遥瞻如来，心生欢喜，即说颂曰：

"瞻彼青华树林下，　犹紫金聚者何人？
弥楼妙宝流焰光，　亦如秋月无氛翳。"

尔时，诸仙皆怀悦豫，合掌恭敬，渐诣佛所。

于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观彼阎浮洲中诸仙人等，蓬发上靡，栖止林莽，涂灰却粒，或月、半月节食羸瘦，鹿皮树皮以充衣服，不剪发爪，蹲处露地，或如烟炭黑蜂之色，咒术、祭火以为吉祥，空地树下随处而居，或坠高岩，或投深水，炎火赫日炙身苦体，恃其种姓离无上智。比丘当知，此诸仙人，见不清净，耽著诸有，轮回生死不能出离。"

时，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同声白言："我等今者，由依如来勤修梵行，于诸有中永当出离。"

尔时，广博仙人与其同类渐至佛所，睹诸罗汉威德尊严，内怀倾悚，曲躬低视，各结散发，身佩白绳，颜容黑暗，两目黄绿，头发枯燥，执三拒木，身形卑陋，或行虚空，或谈俗典，至如来前，白言："世尊，今此众会，愿佛知时。"

佛言："广博，我已了知诸有受生及于自性。"

时，阿难陀白言："世尊，此何仙人众所围绕，词慧通敏，顶发上靡？"

佛言："阿难，此是广博，作围陀典，奉持习行赊羯罗教，造诸种种世俗文字。"

尔时，诸罗汉等共相谓言："而此仙人有何所得苦行如是，于生死中而不解脱？"复自思惟："此仙人众今来佛所，当何所问，为因缘耶？为无我耶？"

尔时，广博仙人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佛出现难，众会亦难。我于今者有少疑问，愿垂哀愍。"

佛言："大仙，恣汝所问，当为解说。"

广博仙言："云何为施？何者施义？云何施主？施主何义？云何施者不名施主？云何施主不名施者？云何行施于受施者而获福报？云何施已，若现在世，若命终后，施福随行为积为聚？世尊，如来灭后供养塔庙，谁为受者获于福报？"

佛言："大仙，汝今所问甚为希有，为欲觉悟新发意者。"

时，舍利弗在于众中，发白面皱，以其右手抬眉顾视，久而言曰："我昔曾闻，广博仙人世所称赞。云何今者，不知言问如小童子？云何不问因缘无我深妙之义，而乃问于施之果报？"

尊者阿难前礼佛足，白言："世尊，彼之仙人于施贪著，我愿为彼解说施义。"

佛言："阿难，若问如来，声闻答者，非如来教。"

时，舍利弗复白佛言："今此仙人有彼彼疑，我愿解说。"

佛言："不尔，汝于声闻最为上首！若于我前有所解说，令诸众生堕于恶趣，谤云如来非决定智，或云如来觉性了已犹有我慢。"

尔时，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生净信心，白言："世尊，广博仙人有所疑问，愿为除断。"

尔时，佛告广博仙言："汝今谛听，施之果报及业差别。若诸受者，能令施主生于果报，是为施义。若有众生发清净心，以己财宝，令执事人随所施者，其财宝主名为施主，其执事人名为施者。若复有人自持己物净心施者，得为施主，亦名施者。

"复次，大仙，三十二种不净之施，汝今谛听！若复有人，倒见施者，不名净施；因报恩者，不名净施；不哀愍者，不名净施；为色欲者，不名净施；若施火中，不名净施；掷水中者，不名净施；恐怖施者，不名净施；施五家者，不名净施；以毒施者，不名净施；施刀杖者，不名净施；杀害施者，不名净施；为摄他故，不名净施；为称誉者，不名净施；为倡伎者，不名净施；因占相者，不名净施；求饰好者，不名净施；结朋友者，不名净施；于庄宅中，鸟兽来吃不欢欣者，不名净施；学工巧者，不名净施；因病施医，不名净施；先因打骂，后施财物，不名净施；若怀疑惑言我今施，为有报耶？为无报

耶？如此施者不名净施；若舍施已，内怀热恼，慳恋悔恨，不名净施；若言受者后当为我作牛畜者，不名净施；若言福报我自受者，不名净施；若人少壮无净信心，后遭病苦，或临死路，楚毒在身肢节分解，阎罗使者调弄于前，亲属平生悲泣相视，如此之时方始施者，不名净施；或有念言，令余城邑知我施者，不名净施；若怀嫉妒增上施者，不名净施；慕他豪族为求婚姻，持诸金、银、缯彩、衣服而施与者，不名净施；若求男女及余杂缘而施与者，不名净施；若有念言：'我于今施来世受报'，不名净施；见贫穷者不生哀愍，翻持钱财施富贵人，不名净施；或贪华果而施与者，不名净施。善男子，此三十二爱染之施，犹如有人携持种子，于荒秽田随所种植，然彼种子依大地界，遇天雨润决定生芽，至于华实少得收获。"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如何施与，持戒、毁戒而不灭坏？"

佛言："大仙，若复有人净信因果发欢喜心，为诸众生无有悔吝，亦不分别持戒、破戒。复次，善男子，有五种施名为大施。何者为五？一者、时施，二者、道行之者，三者、病人及看病者，四者、说正法人，五者、诣他国者。复有五种：一者、法施，二者、食施，三者、居住，四者、灯明，五者、香华。"

广博复言："何等清净？"

佛言："若发信心，为诸众生内怀哀愍，回向菩提遍净解脱，得为清净。复有五种无上之施。何者为五？一者、施于如来，其施无上；二者、施于众僧，其施无上；三者、施说法者，其施无上；四者、施父，其施无上；五者、施母，其施无上。复有施者名为大施，所谓失位国王，名为大施。若为县官之所逼迫无所依怙，及为疾病之所痛恼，施如此人名为大施。若为王者所弃，临刑之时及余命难，舍己之命救于彼命，名为大施。或于疾病之人施与医药，亦名大施。或于具戒众僧以时而施，亦名大施。或施求智慧者，亦名大施。或于傍生之俦虾、蟆、蛭乌及余鸟兽，而施与者，亦名大施。或于乏劣之者施令充足，亦名大施。若复有人劝他净施，及余随喜，亦名大施。

"复次，大仙，汝先所问，于我灭后云何种植获福报者。善男子，诸如来者，皆是法身，非是色身。若复在世，或复灭后，所有供养福无有异。如转轮王于其大地唱如是言：'我之国界，不应有人杀害众生及于妄语。'其国之人，虽未见王兼亲侍卫，但闻教敕即便遵奉，王于是人必生欢喜。是人由王不杀害故，获生天报；其有违者，堕于恶趣。如是，大仙，虽有众生见我色身，不护其戒，何所得耶？如提婆达多，虽遇于我，犹堕地狱。若复有人，于来世中勤修我教，则为希有！如见我身无有异也。

"复次，大仙，如汝所问，福德因缘为积聚者。如萩苇中因烧出焰，而此光焰，不可得言为积为聚；如是，施主，积集资粮犹影随形，而无见者。亦如蒲萄、甘蔗未押之时汁不可见，彼于一节、二节之中求汁积聚了无见者，然于彼汁不从外得；福德果报亦复如是，不

在施主手中、心中及于身中，亦不相离。亦如尼拘陀子未成熟时，芽不可见。譬于商人持少财物，往诣大城有所贸易，广获财利。福报亦尔，如蜂采华不损其色，云涵雨润谁见积聚？于其出生必自成办。”

尔时，广博仙人白言：“世尊，施之差别我已了知，云何此识住于身中有所爱著？”

佛言：“大仙，犹如国王住于城中，惧他军来，预作濠堑，积聚粮贮，教养战士，建诸幡旗，调习醉象，严诫众兵，唱言：‘警备！著于衣甲专情斗战，执利刀仗露刀而住。’王福尽故，他军强盛遂即灭坏。如是识王住于身城，见于六处无常侵害，穿信濠堑，被正念甲，御醉法象，调习意马，告六处云：‘今有无常威力军来，宜应速疾被于施甲，持于智刃，办惭愧弩，安戒堤防。’时彼六处为无常军渐相逼迫，尔时彼识，如福尽王弃城而走，别住城国。”

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云何了知是福德城？非福德城，我当舍之。”

佛言大仙：“犹如有人，乘大舟船欲渡大海，时遇风涛鼓涌飘荡，鼋鼍鲸鲵互为崄害，是人因船遂达彼岸；既得无畏，绕船三匝恭敬祭祀，唱言：‘善哉！我由此船得渡大海。’如是，大仙，有福众生命终之后，作是思惟：‘我今此身善趣天上，所得人身为不空过，乘此身船渡恶趣海。善哉！前生甚可恭敬。’若复有人堕恶趣者，犹如渡海乘朽烂船，于大海中或沉或浮，摇扬倾覆。是人残命虽至岸上，复遇师子虎狼充满，骂言：‘咄哉！此朽故船，倒行大海令我怖畏。’见如此苦，堕恶趣识亦复如是，毁骂其身：‘我徒养育，遭此恶报。我久于世担负秽草，如蚕作茧徒自缠缚，如何令我沉溺若此？’

“尔时，彼识于第二身适住母胎，才七日中能作是念：‘我从彼灭而来生此。’由善业者其心欢喜，能令彼母有三种相，所谓母面熙怡、颜容端妙、无诸皯[黑＋黽]，右脚压地倍重常时，复以其手数摩右胁，被白色衣增加姝丽。造恶业识，亦七日中作是忆念：‘我从某城曾作某罪。’作是念已便生悲恼，能令其母现诸恶相，所谓身体臭秽、羸瘦萎黄、常怀悲愁、数数变吐、祸横盈门、灾难逼迫、饶诸疾病；将产之时，或损母命，或复自死。”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彼识初入胎时得何念慧？”

佛言：“而此之识亦入胎已，见阎浮洲园苑树林，宫殿池沼遍满庄饰，亲族聚会情极慕乐。复以天慧光明，随念忆知无量百千彼彼生处，彼是我母，曾五百世生育于我。作是念已，生厌离心，唱言：‘咄哉！于此世间生死足矣！劬劳诸有永愿休息。’”

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彼识既能如是厌离，岂不出离生死中耶？”

佛言：“不也，大仙。彼识无出离之相，能得解脱，无有是处。而彼识界，于生死中虽尔厌离，能出离者不应受生。若不尔者，或有修福及于造罪，一切皆应趣向涅槃。如汝所言，识思惟者，是识增

上，非智增上。所以者何？识能分别，智能了知，识智和合乃如汝说。”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能防诸怨贼，　积集烦恼者，
了智与无智，　及慧共愚痴。
见慢并无明，　如是等一切，
无有少离智，　由识能了知。
识智不相离，　和合我常说；
一轮不为车，　二轮亦不成，
亦不由于余，　要假人与牛，
并具于辐辖，　二辋相资备，
辕轭兼络绳，　尔乃得名车。
身车亦如是，　诸界和合生，
诸根悉备具，　由识能牵挽，
肢节相缀连，　筋脉恒遍满，
髑髅皮发覆，　肠肺并心脾，
肝胃众和合，　建立假为身。
识王处其中，　非身为调御，
了知诸体性，　是名智识俱。

“复次，大仙，此识微细不可色见，无有诸根亦不相离。若诸丈夫有所怯弱，或生恐怖，或起寻思，皆识增上，非智作用。”

尔时，广博仙人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观察一切众生从地狱趣而来生者，乃至人趣而来生者？何业差别，生于天、人、傍生、饿鬼及于地狱？”

佛言：“大仙，众生本性没此生彼，是佛境界，非五通仙之所能知，亦非天、人、魔、梵、色究竟等，并余声闻之所觉了。大仙，若于我法获离三垢，得初果时所有境界，尚非帝释、那罗延天、汝诸仙等之所能知！”

尔时，如来作是说已，广博仙人便自思惟：“此轮回中圣智境界未曾会遇！”礼佛双足，白言：“世尊，我于今者，衰朽失念不能获果，无任负荷住持菩提，归依佛、法及离垢僧。我从今日与诸弟子及于眷属，归佛法僧！唯愿世尊，示教利喜以圣智日，常住世间除烦恼翳。善哉！世尊，愿为演说一切众生从天坠者。”

佛言：“谛听！今正是时。若有众生坚固成就施香华鬘，此人必当生持鬘天。临终之时，身发妙香及感鲜华，而复自见种种色华来散其上，或有见于楼阁宫殿，悬诸铃铎，杂华严饰，百千天女而处其中。命终之后见持鬘天，父母和合如赡部人，便为爱风飘入胎藏。时彼天母怀妊七日，于右胁下遂诞其子。彼适生已，于其胸前天悦意华

自然为鬘，具七种色，所谓白、黑、黄、赤、天绀、红莲及如火铜光明炫耀，香气因风遍一由旬，故号彼天谓为持鬘。宫中有树，其汁香美犹如甘露。园苑果实有八上味，大如频螺。彼天所食皆是甘果，非余抟食，凡有饥想果自现树。所履之地无诸荆棘，鲜华柔草周布清净。或有宫殿如白华聚，或以黄金为屋鵄吻。彼之天女光容藻饰，眺望轩槛相与娱乐。其所寿命天二百年，将终殁时有二种相：所居之树，其叶凋悴，枝条垂下，其华香气自然隐没；所著华鬘忽然萎黄，清凉之风变为毒热，最胜天城弃舍而去。时，诸天女见此衰相围绕悲号，叹言：‘咄哉！何彼无常，无少慈悲！今于我等爱重之者，制不由己，将舍我等在于须臾。’时，彼天子渐为热病之所逼迫，遍体火现。炎焰虽加而无热恼，心犹快乐，从彼而没，人间受生在于胎中，能令其母爱香华鬘及诸果实，又于梦中常见城邑场肆严饰遍垂华瓔；亦既生已，形容光润，白服华鬘常所眷爱，好游亲属耽著欲乐，情恋女人往来轻躁，名衣上服及诸园林靡不贪乐，见富贵者倍生喜悦。

“复次，大仙，四天王天趣向之者，若有众生以怜愍心，见贫穷者施于衣食，及诸病人随与医药，或造井泉，或施池沼，其人将终形不羸瘦，容色无变，身无垢汗，声不[斯/瓦]破，亦不遗沥大小便利，六尘充足，诸根无损，能见自身在天众中。命既终已，色如红莲，口出妙香，复有清风吹妙华香拂其尸上。于是彼识，见四天界父母欢游，耽醉情欲。时，彼天父以其右手摩天母背，即于母髀而得受胎，经七日已遂即诞生，天饰具足。

“大仙当知，四天王天所居之地，纵广八万四千由旬，黄金、白银、雌黄、雄黄间错庄饰，百千天女充满其中，百千华果如人形像。于彼园苑，天摩尼光常所明照。树林枝茎，垂劫波衣及妙缯彩。其树滑润，见者欣悦。于其龛室常悬乐具，箫笛之俦自然发声。彼天童子抟食为力，香美粳稻色如红莲，味逾甘露。其所食器具于二种：一者、金器，二者、银器。随意所乐色香美味，皆于中现。复有天浆名为华酒，香冷殊特，设有嗅者亦自然醉。彼之天人各有寝殿，名曰初秋，遍垂华条，金银杂宝娑兰鸡树，数有百千合覆其上，复有种种坐卧敷具。六万天女颜容殊妙，被服光鲜，其声寥亮，韵合天乐，为诸欲神之所造化，歌舞倡妓言笑往来，能令见者增其染爱。其宫殿前树以刹柱，金银间错缯彩庄严，悬诸宝幡随风摇扬。有四天王：一曰、持国，二曰、增长，三曰、威目，四曰、多闻。此四天王于彼天界，吟啸歌舞，宴会嬉游，具足安乐。时，彼众中诸天童子，力艺殊胜具天妙身，垂臂往来犹如醉象，身香郁烈遍一由旬。其所寿命天五百年，无中夭者。园苑林树荣色光洁，迦潭婆华而以庄严，咸悉芬馥，无诸臭秽。四面阶道杂宝所成，百千天女常为歌伎，诸宝器中出妙音声。

“善男子，彼等天人寿欲尽时，有三种相：一者、身光隐没；二者、华无香气；三者、不闻天女奏诸伎乐，常所欢游园林宫苑鸟声和

雅，是喜好处皆不爱乐，华鬘萎悴，天女悲号，衣生垢秽，瞻视昔来欣玩之具复增闷绝，身上汗流，眼变枯燥，如取水鱼置夏日中，热恼所逼宛转于地。时，诸女等见彼天男愁苦如此，皆来围绕同声号哭，唱言：'苦哉！苦哉！我所爱者奈何如是，所好喜事翻为愁苦。今之云何，舍我等辈及游宴处？'时，天女等以偈叹曰：

"'种种妙庄严，　仁者所游宴，
最上福德城，　四面具楼阁，
天女恒充满，　园林镇荣茂，
云何舍欢爱，　苦哉此无常？'

"尔时，诸天女等说此偈已，相视哽咽，各以右手取诸杂华遥散其上，复作是言：'仁者，汝具福故当生人间。彼是福地，应以信心植诸善种。'尔时，彼天见诸女等皆已背舍，重增热恼，身心炽然，如以酥滴置炎铁上，欻自销灭，余微灰烬，复为业风之所吹散，如邻虚尘为千亿分更不可见。于是彼识从天降下见受生处，父母和合，心怀喜悦，便入胎藏。才处胎时，母即相现，饮食增多，不啖血肉，乐著绯衣，爱聚会处，于诸亲属倍加眷念；虽怀其子曾无痛恼，口无流涎，身不沉重。亦既生已，人相端严，其眼绀色，如天青宝众所乐见；闻于上界四天王事，自然欣悦；常乐舍施，爱妙香衣，性好数食；常喜歌舞、园林、女色，靡不留恋。

"复次，大仙，若有众生以净信心，远离杀害及于偷盗，持诸饮食、上妙资具、衣服、财宝而行舍施，勤诚散华，礼拜佛塔；寿命尽时，身无疾苦、垢腻、臭秽，念所习业曾不忘失，面如金色，鼻不陷曲，心不惊恼，喉不闭塞亦不喘息，不为风刀之所解截，声不[斯/瓦]破，寝膳安宁。大仙当知，如斯之人，毒不能害，饮食消化折伤夭枉皆所远离。其人命终，以天识故，见三十三天百千楼阁，金摩竭鱼庄饰门柱，蛇胜栴檀香水涂洒；其地柔洁，白逾霜雪，净如颈珠；黄檀香树，天宝灯烛杂错行列；天诸男女游戏园林，耽染狂醉。既睹斯已遂生欢乐，犹如贯珠为人将取，入天母手以为胎藏。时，母手掌因即生华，持示天父共相庆悦，复以两手摩挼其华，子即诞孕。时，彼天母告天父曰：'我于今日诞一童子，增长胜种。'便会亲族以为欢贺，生满七日天相具足，忆念前生，从某处灭今来生此，某是我父，某是我母，曾修某善。作是念时耸然欢欣，便于诸欲而生痴爱，于天界中宫苑园林，自然了见贪喜爱著。

"尔时，童子垂臂佣长犹如象鼻，其胸峻实如师子臆，腰腹圆细无有垂皱，背脊端平无高下骨，两髀圆相如芭蕉茎，肌肉光洁无诸黧皯，无有耏毛及杂臭秽，上妙香气从身流出，华鬘璎珞天衣轻密，不假外求自然被体。时，宫殿中所有天女无天男者，见此童子共来围绕，咸作是言：'善来！仁者，此之宫殿皆是汝有。我等诸女先无依

怙，愿相侍从。’其中或云此辈盛年，乳如金瓶，面犹红莲。此园苑中，如是天树拘毗罗林垂覆荣好，六万天女前后周遍：‘善哉！仁者，可与我等永以娱乐，如云中电不常而有！’或有宫殿，箫鼓琵琶诸杂天乐自然发声，上妙敷具及师子座，严饰珠璎，垂以缯彩，而诸缯彩非是茧蚕之所作者。时，彼童子睹斯珍饰，如灌顶王升座而坐，既升座已，诸所珍玩咸出声言：‘此善业人，从阎浮洲修天福故，而来生此。诸人应当来此承事歌舞娱乐，令此福人欢喜无厌。’出此声已，园林宫殿六万彩女，捧持天华被服光耀，身所发香，如蒲萄酒、蜜酒、华酒，闻其香者令人昏醉，同声唱言：‘汝积天福，愿时充奉！’于是童子与群天女，游欢喜林及杂华林、黄毯石林、极光严林、日宫园苑、泉声园苑、音乐园苑、丛华园苑，游如是等上妙林苑，悦乐清凉无诸恶风，华香芬馥，青摩尼宝以为灯明，诸蜂鸟王出微妙音，其鸟毛羽犹如杂宝，天吠琉璃以为其嘴，飞翔群嬉遍满林树。

“复次，大仙，彼界有池随月增减，具八功德，悦意无垢，清冷澄澈。百叶香华开敷其内，岸树行列，杂华充遍。而彼池中，众多天女游戏娱乐，诸宝器等随意而现。色香妙食名天甘露，如拘摩华白逾珂雪，甘香具足亦易消化，无诸苦涩杂恶等味。

“复次，大仙，有诸天人报不纯者，虽同器食，或感赤色，或感苍色，乃至黄黑诸杂等色，天容无别，唯食有异。大仙当知，彼诸众生先虽舍施，后复悔恨，由斯报故获果如是。复有园苑名曰合槽，枝条华叶杂糅庄饰，百千丛林清净柔软，犹如水精华果常茂。其林树间，诸寂静身离欲牟尼是所栖集，天之男女常所入者，皆不为于贪爱欲乐。

“大仙当知，我之弟子最上声闻，骄梵钵提，是婆罗门清净族子，住于禅定慈悲之心，以彼等持开敷慈眼入三摩地，每经七日，方乃一度现出入息。彼入定时，有随意风应念而至，假使劫火烧于大地成一炎焰，于彼禅身无能损害如芥子分。而彼支体，如弥楼山常所镇压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有大力势鼓气猛烈，弥楼山王为之摇动鼓作呼喻，四大海水变为碱味。骄梵钵提入定之时，彼二龙王尽其威力无能娆乱。我此弟子在合槽林，而诸天女虽耽欲爱，睹斯尊者发清净心，以曼陀华及诸莲华而散其上，合掌恭敬。三十三天诸童子等，亦来围绕，持天甘露资给供养。而此尊者，常为诸天于合槽林，说修多罗及未曾有、无问自说、本事、本生、因缘、方广、讽诵、论议、重颂、授记、譬喻等经。时，诸天人闻斯法要，莫不殷勤恭敬尊重。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有聚会堂，其堂有柱八万四千，皆以金、银、跋阇罗宝、玛瑙、美玉并栴檀心结构所成，悬铃垂铎出微妙声，列诸天衣建诸幡幢，箫、笛、琵琶、箜篌、琴、瑟、鞞铙、螺鼓妙声振发。天之男女互相爱敬，和颜慈悦恒所聚会。于彼堂中以摩尼宝而严饰之，绿润琉璃净滑如镜，涂香、末香、杂华周遍，亦无飊风，及诸炎热毒蛇蚊虻皆所远离。其所居者，无有惛睡懈怠之想，微

风清和遍入林观。其诸楼阁，幰网垂覆，悬妙宝璎，散诸华香，百千天女虽则爱染，而无嫉妒及于斗诤，面貌端正犹如满月，华鬘宝珠严饰身首，妙歌清净往来不辍。

“复次，大仙，彼天会堂周回方整，长廊宽广，高树周密犹如阴云。其堂四面复有园苑，皆百由旬，间错种种金莲杂华，出妙歌声闻者欣悦，拘迦那陀树、波梨野多树、拘毗陀罗树以为丛林。大仙，善法会堂资玩之具，皆是金银诸宝玉等，积聚琉璃以为台榭，珍奇宝物充满库藏，宫殿百千庄饰园苑，邻接远近常闻安乐，无诸疾苦及余祸患。彼之天人，于诸园林游戏既已，还集此堂受于娱乐。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复有别殿名曰善见，皎如白日，净犹明镜，四面周匝，皆以华[糹 +(乃/木)]悬布庄严。有千天女，藻缀杂华、辉耀珠铎、金翠网旒以为冠饰。象马车乘践踏往来，飞扬金尘处处黄色。而于彼殿有六万柱，栌栱重叠，递相辉映，间错奇珍，绘以丹彩，栴檀、沉水及苏合香，氛氲郁烈用涂其地。释提桓因持金刚杵，与百千女前后围绕，来升宝殿娱玩欢乐。

“大仙当知，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罗，其力勇健敌九千象，垂臂纤好如天象鼻，体如净金，筋肉坚密，骨脉不露，臆如师子，肚不凸垂，其腰束细，金线贯璎以为头饰，珠珰晃耀天服修委，天之声明久已通达，撰造书论，饮食甘露，往来常乘伊跋罗象。

“复次，大仙，彼之天帝，然其色身非诸骨肉，纯华所成；喉声清美；身香殊特，假令狂象闻其香气，皆自调善；形貌端严犹如佛身；其所辉艳映诸金聚，夺其精光皆令黑闇。”

广博仙言：“如来今者，赞美天帝甚为希有！”

尔时，世尊告广博曰：“彼天帝者，是无常身、下劣之身，如脆草器，如假剪华，亦如画师图饰彩绘，亦如工人刻木形像，又如结华不久散灭，何足称叹？复次，大仙，我之弟子，有神通者名阿那律，但以父母所生之身，节节支体，一分之力犹过帝释。”

时，阿那律在于座中，闻于如来说如是言，便作是念：“今者世尊觉悟于我。”即入三昧，身光赫奕如天新金，戴殊胜冠，珠光辉映，其面润泽过于醍醐，其眼绀青如吠琉璃，摩尼、玛瑙及日光珠以为臂饰，身光香熏普遍辉耀。

时，广博仙既睹斯相，心大惊愕，即从坐起，合掌瞻仰生希有心，高声唱言：“奇哉！善哉！我得人身为不唐捐，今遇世尊发挥聚会，昔所未睹今乃得见！”

尔时，世尊告广博言：“彼帝释身与阿那律，谁为胜劣？”

广博仙言：“彼帝释身比阿那律，假使百分不及其一，乃至千分亦不及一。”

佛言：“大仙，于如是身不足希有。获福德者，随其所愿身相成就。”

尔时，众会生欢喜心，咸白佛言：“唯愿世尊，更为我等说于天

趣。”

佛言：“三十三天，彼之天帝最大夫人，名曰舍支，住欢喜园，天之婇女百千围绕，容色姝妙犹华开敷，颊如红莲，面如金色，著诸鲜明细软衣服，嬉游园苑，天妙宝华以为首饰，珠瓔环佩动出妙声，额广平正垂金旒锁，其眼纤长如华将开，坚诚倾注在于天帝，曾无瞋恚、斗诤、嫪妒，亦复离诸怀胎之患。大仙当知，彼之夫人，耽爱垢重倍余天女，志意骄倨犹于弥楼及漫陀山幽邃难仰，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体质香洁无诸秽恶，风送妙华结而成盖；而此夫人，常能发挥如来种性。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无杂患累，而恒游戏楼阁宫殿。其所寿命天一千岁，寿将终时有五恶相：一者、清冷池沼，净如颇胝，有所触者令人欣悦，微风轻摇，杂华晖映，如此池中将欲洗沐变成脂腻。时，彼天人见此相已心生怖惧，从水跳出奔走林中。时，诸天女见彼惶遽，亦疾随从，止一树下心生忧恼，喉中哽噎，同声告言：‘仁者，如何速舍我等孤居若此！’时，彼天男声渐哀切，作如是言：‘我从昔来，未曾有此垢腻现身。’作是言已，其两腋下忽然流汗。彼诸天女见此衰相，皆即远离。于是，彼天见诸女去，忧恼喘息，内增热毒，头上华鬘飒便萎悴，所著天衣忽复垢腻，天之床敷杂玩等物皆不爱乐。彼诸天女睹如是相，知必定死，恶闻秽气，但遥相视，发声恋泣，哽噎酸楚，叹言：‘苦哉！此细软身，昔与我等游行宴乐，于天池中犹如鸳鸯，于善法堂犹如鹅王，欢喜园中如迦兰鸟，游漫陀河同于香象，在波耶园及拘罗园犹如蜂王，处杂树林如天华冠。今者云何为五衰相之所加害！舍离我等，将何处去？’时，彼天人闻是悲叹，复增恚恼，生大怖畏，便为热病之所缠摄，举身枯悴，眼目憧惶；犹如商人失其徒侣；犹如涉海舟船破坏；亦如有人失如意珠；又如危峰朽坏之树，为彼猛风摇动吹击；复如龙子为金翅鸟之所衔喙，回惶战惧，合掌告彼诸彩女言：‘汝等进来，愿能以手摩触于我，令少苏息。’虽作是语，而诸女等但遥悲泣，无有进者，各执树枝遥掷心上，作如是言：‘汝天福尽，当速生彼阎浮提中！’

“于是，彼天闻是言已，知被弃舍，发声怨唱：‘奇哉奈何！我于此中种种资具园苑宫殿，与诸女等眷属缠缚。今时命终将行死路，乃何遥立，但谓我言，当于阎浮而受生耶！’尔时，彼天作是语已，复睹常时所游之处，念念思惟怳举哀叹，发大声言：‘呜呼善法堂！呜呼欢喜园！呜呼杂树园！呜呼黄毯石园！呜呼波露沙园！呜呼波梨耶园！呜呼光胜园等！呜呼缦陀大河及诸宫殿堂室楼阁！我于今时制不由己，奄相舍离，从此坠落。’忧叹未终，复见诸女惊惶去来，以手拭泪，歔欷咨嗟，容颜怖惧，复伤怨言：‘呜呼爱者！呜呼亲者！如何见我将行死路，曾不与语？我今临兹生死长路，不垂执别？我与汝曹不复见矣！呜呼！我今福业尽故，见此住居，谓如黑闇飒然空旷。呜呼！天乐为不奏耶？如何我今寂无所闻？呜呼！天中最为悦乐，一切

诸天及乾闼婆所侍卫处，妙色坚固持金刚者，呜呼！我今岂复得见？千眼之相在众中耶？呜呼波利耶华、拘毗罗华，在我头上，何故萎悴？’时，诸天众睹斯天人悲恼如是，悉皆忧叹。

“尔时，妙耳珰者，释提桓因与诸天众百千围绕，并舍支夫人诸余婇女，及乾闼婆等，奏美音乐随从游行，见于彼天为五衰相之所逼害，将趣死路，皆生哀怜，同声叹言：‘呜呼奇哉！彼之无常无少悲愍，暴恶毒害！’释提桓因以梵音声告彼天言：‘止！止！天子，我等皆当同归斯路，勿生恋著堕于恶趣。’时，诸天众亦同告言：‘仁者，应当具作诸善往生人间，一切众生修福业地。’于是，彼天闻如是言，便自思惟：‘我于今时决定坠落。’合掌向彼诸来天言：‘汝等诸人住天中者，与我欢喜，而我于今坠落时至。’作是言已，长叹瞻视，复现二相：一者、眼如赤莲华，二者、身庄严具忽皆隐没。其余诸天见此之相，各持天华而散其上，及奏天乐。时，临死者见余天众，鼓乐幡华以为赠送，并相劝往，即便乐生阎浮提中，涕泪哀感自此而绝。”

乾隆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方广三戒经三卷

大方广三戒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祇阇崛山。而是山王，高峻广博持众杂谷，犹如大地生杂种华。紧那罗、乾闼婆众，常所游止。有种种诸众，天、龙、夜叉、罗刹、毗舍遮止住其中。多种杂类，所谓师子、虎、豹、象、马、骐驎、熊、罴、獐鹿、青牛、水牛、羖羝、猕猴，是等众兽止住其中。有无量众鸟，所谓孔雀、鹦鹉、鹦鸽、命命、鸲鵙、凫雁、鸳鸯、鹅、鸭、黑雁、山鸡、鹖鸡、乌雉、鸠鸽、雕、鹫、雀、遮沙，如是众鸟依止而住。是诸众生以佛力故，不为贪欲嗔痴所恼，不相茹食，共相亲爱如母如子。是时山王中，稠林郁茂，枝条无折，多众杂树，天木树、毕利叉树、马耳树、毕钵罗树、紧柷加树、呵梨勒树、呵摩勒树、毗醯勒树、多罗树、迦尼迦树、庵婆罗树、阎浮树、木瓜蒲萄桃杏梨奈婆隆伽树、胡桃安石留镇头迦树、尼驹罗树、松柏豫樟波奢树，勋陆、栴檀、沉水、苏合，是等诸树无不备有。

是山王中，水陆众华悉皆具足，谓阿提目多华、瞻婆华、波吒罗华、婆师华、须曼华、修乾陀华、由提迦华、迦腻迦华、牛蕀百叶曼殊沙华，是等众华遍布其地光饰山王。又有水华，青黄赤白杂色莲华，皆悉具足。是山王中，常于夜半兴起大云，天龙微云降于八味细微香雨，一[瑴-心＋牛]牛顷，此雨普润祇阇崛山；后夜清明无诸云翳，微风清凉悦适身心。是山王中所住众生，及诸草木充润光泽，犹如华鬘以水洒之，光色鲜净遂倍增胜。祇阇崛山生柔软草，色香味具青缥右旋，众杂妙色如孔雀项，其香犹如婆师罗华，其触犹如迦陵迦衣。其地柔软，下足之时足陷四指，举足还复。是山王中多诸池流，清冷水满，生诸莲华青黄赤白红紫等色，大如车轮。若取华时，香气普熏满一由旬。

是山王顶，出生大妙莲华之座，无降伏宝，青琉璃为茎，阎浮檀金为叶，坚黑栴檀为台，碼碯宝王以为其须，纵广如海，百亿阿修罗王常所执持，百亿杂色宝王网以覆其上，百亿龙王雨妙香雨，百亿金翅鸟王口衔缯彩，百亿紧那罗王欢喜瞻察，百亿摩睺罗王而观视之，百亿乾闼婆王歌咏赞叹，百亿天王雨末香衣服，雨香华鬘幢幡盖雨，百亿梵王在上空中合掌而侍，百亿净居天众合掌礼敬，百亿转轮人王七宝侍从来至其所，百亿海王从大海出而敬礼之，百亿大珠宝王以为照明，百亿净摩尼宝王以间错之，百亿遍悦宝王为华子实，百亿光明德宝王以为照明，百亿杂色摩尼宝王以为照明，阎浮幢宝王为善安持，百亿金刚师子宝王不坏庄严，百亿日藏宝王以杂庄严，百亿杂色不可思议宝王出杂种色，百亿如意宝王出无尽庄严。是大莲华从于如

来出世善根之所出生，菩萨志意之所护持遍现诸方，从如幻法出善法业生，从无诤法眼之所庄严如梦法生，从无行起，从无碍道来，充遍满于十方法界，是佛境界功德所致，若于无量阿僧祇劫，叹其功德不可穷尽。

尔时，世尊于是华上结跏趺坐，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其名曰：阿若憍陈如、大德曷尸波阇、大德婆宾、大德摩诃男、大德优陀耶、大德耶奢、大德富那、大德无垢、大德憍梵钵提、大德善臂、大德优楼频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摩诃迦葉、大德迦栴延、大德舍利弗、大德大目乾连、大德阿那律、须菩提、离波多、富娄那、弥多罗尼子、优波离、罗睺罗、难陀、大德阿难等，如是上首八千人俱。悉皆谛了如实之性观察实际，度于法性，度诸有海，行于如来虚空之行，结缚永断无巢窟碍，行空寂静永断疑网，信佛智海度到彼岸，益利世间作不请友，欲护一切所有众生，慈心不舍一切众生，善能演出一切佛行，守护佛法誓护佛法，善趣佛种向一切智。

复有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俱，普贤菩萨、文殊师利等而为上首。无上智菩萨、无上宝智菩萨、无碍智菩萨、华上智菩萨、日上智菩萨、月上智菩萨、无垢上智菩萨、金刚智菩萨、远尘智菩萨、遍说智菩萨、光幢菩萨、山幢菩萨、宝幢菩萨、无碍幢菩萨、华幢菩萨、净幢菩萨、日幢菩萨、欲乐幢菩萨、离垢幢菩萨、遍悦幢菩萨、地威德菩萨、宝威德菩萨、大威德菩萨、金刚智威德菩萨、无垢威德菩萨、日威德菩萨、月威德菩萨、山威德菩萨、智照威德菩萨、遍威德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莲华藏菩萨、宝藏菩萨、日藏菩萨、净德藏菩萨、法海藏菩萨、遍悦藏菩萨、船藏菩萨、莲华德藏菩萨、日眼菩萨、净眼菩萨、无垢眼菩萨、无碍眼菩萨、遍见眼菩萨、善利智眼菩萨、金刚眼菩萨、宝眼菩萨、虚空眼菩萨、普眼菩萨、天冠菩萨、照法界志冠菩萨、道场珠冠菩萨、悦诸方冠菩萨、一切佛现在藏冠菩萨、超一切世间冠菩萨、遍悦一切冠菩萨、无毁冠菩萨、覆一切如来师子座冠菩萨、照一切法界虚空冠菩萨、龙主髻菩萨、梵主髻菩萨、离一切佛法慢髻菩萨、道场髻菩萨、出一切愿海音珠髻菩萨、放一切如来光场珠髻菩萨、一切虚空无坏语宝髻菩萨、诸佛神通遍照幢宝珠网覆髻菩萨、出一切如来法论声髻菩萨、出一切三世名声髻菩萨、大光菩萨、净光菩萨、宝光菩萨、离垢光菩萨、月光菩萨、法光菩萨、寂光菩萨、日光菩萨、神通光菩萨、天光菩萨、德相菩萨、智相菩萨、法相菩萨、无坏相菩萨、光相菩萨、华相菩萨、珠相菩萨、佛相菩萨、梵相菩萨、遍超相菩萨、梵音菩萨、海音菩萨、地音菩萨、世音菩萨、石山音菩萨、遍法界音菩萨、出一切法海雷音菩萨、摧一切魔场音菩萨、出大悲道雷音菩萨、灭一切世苦恼音菩萨、法勇菩萨、增勇菩萨、智勇菩萨、德山勇菩萨、德增勇菩萨、名称勇菩萨、普照勇菩萨、大慈勇菩萨、智照勇菩萨、如来种性勇菩萨、光德菩萨、胜德菩萨、法勇德菩萨、遍光德菩萨、法德菩萨、月德菩萨、虚空德菩

萨、宝德菩萨、相德菩萨、智德菩萨、婆罗王德菩萨、法主王菩萨、世主王菩萨、梵主王菩萨、石山主王菩萨、众主王菩萨、天主王菩萨、寂主王菩萨、不动主王菩萨、化主王菩萨、菩提胜主王菩萨、寂声菩萨、无碍声菩萨、地声菩萨、大海声菩萨、雷声菩萨、照法声菩萨、虚空声菩萨、一切声菩萨、善眼雷声菩萨、发本愿声菩萨、灭一切魔场觉菩萨、智山觉菩萨、虚空觉菩萨、无碍觉菩萨、寤音觉菩萨、照三世觉菩萨、宝觉菩萨、无畏觉菩萨、遍照觉菩萨、法界眼照觉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千人俱。悉皆具足普贤愿行所行无碍，遍诸佛刹现无量身，悉能往至一切佛所，眼界清净所见无量，悉能现佛一切神通所缘无量，一切如来有成佛处，悉往其所无有疲惓，智光普照一切法海，无量亿劫叹德叵尽，乐说清净量同虚空，智行清净无所依倚，随众所乐而为现形无有障碍，解无众生无我等界，慧如虚空如智光网，普照一切所有法界。其心毕竟寂静无乱，一切陀罗尼智种境界，三昧无畏所往无碍，住于法界百亿眼目，行一切法得无所畏，观无量智海禅波罗蜜到于彼岸，得般若波罗蜜、神通波罗蜜，过诸世间三昧波罗蜜善得自在。

复有五百比丘尼，其名曰：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安隐比丘尼、莲华比丘尼、极苦瞿昙弥比丘尼、罗睺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是等上首五百比丘尼俱。复有五百优婆塞，其名曰：善威德优婆塞、天威德优婆塞、慧光优婆塞、名称威德优婆塞、过名称威德优婆塞、善志优婆塞、月德优婆塞、月欢喜优婆塞、大欢喜优婆塞、罗睺跋陀优婆塞、大贤优婆塞，如是上首五百优婆塞。复有五百优婆斯，大光优婆斯、善光优婆斯、善身优婆斯、可乐身优婆斯、贤优婆斯、贤德优婆斯、月光优婆斯、相光优婆斯、德光优婆斯、善眼优婆斯，是等上首五百优婆斯。及余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恭敬围绕于佛世尊。

尔时，世尊而演说法，名曰三戒，广分别说一切诸佛如来境界菩萨所行，能悉普照一切法界，明照一切诸法界场，入净庄严一切法界，摧灭一切诸外道等降诸魔怨，普悦一切诸众生界，能知一切诸众生等迷惑之心，随众生心而为演说，善能照了转众生根而为显示。

是时，大德摩诃迦葉，从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求于佛法力、无所畏，如是等人当集何法？当以何法护是众生？当以何法令不退转无上正道？”

如是请已，佛告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今所问多所安乐，安隐世间利益天人，乃能问佛如是之事。迦葉，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德迦葉及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告迦葉：“若有众生求佛智慧、佛力无畏，迦葉，是等众生于一切法，应无所得、无所依倚生诸善根。迦葉，若有菩萨求于无上正真道时，若有相著，或于佛法起有为相，或于佛法起无为相，或于佛法而起盲想，自作是相我知佛法，于是相中坚执不舍，当说是人不名

为向于无上道。何以故？希欲佛法则为著我。当作是修，若数执我则不能断，若不能断则有希望，所希望处乃希望法便为所害，若为所害便起驰骋，若起驰骋则有流转，若已流转则有贯穿，若已贯穿则有妄想，若已妄想则有分别，若已分别增益妄想，若增妄想则有思觉，若已思觉则有坚著，若已坚著则有随逐，若有随逐则有迷惑，若已迷惑则便为失。云何为失？谓失安隐。云何安隐？谓无分别。若起分别则便有常，若已有常则有对碍，若有对碍则便有住，若已有住则有相续，若已相续则有相违，若已相违则重相违，若重相违则有虚错，若已虚错则有狂乱，若已狂乱则有虚诳，若已虚诳则有忧恼，若已忧恼则有悔恨，若已悔恨则有所害，善不善法随所爱著。然实无有定法可著，但以想转为想所缚，是名想缚。贪无定处，嗔无定处，痴无定处，起于妄想分别之心不能度得无上正道。

“迦葉，是名爱处。何故名之为爱处？无有定法名之为爱，无可爱法、无可爱处。但坚著爱，唯空坚著，谓坚著我、坚著众生、坚著净不净。迦葉，一切法空，妄想为物。若无物物想，则以菩提为物；若以菩提为物，则是我想；若有我想，是则不名为菩萨也。何故名之为我想也？虽有所想想无所得，想无所得名为我想；是故不真实句名为我想，若众生实则菩提实。云何为菩提？谓见诸法皆悉如幻。云何如幻？谓不说我想、命想、众生想。若有无想在于心者，是人则著想及非想；若著想非想是则狂醉；若已狂醉则为一切众苦所追；若为一切众苦所追，如来说名为住狂谄。何以名谄？住于狂乱有妄思惟，若妄思惟则有我我所，若有我我所则有言说；若有言说，如来说名为无言说；彼为言说言说所持，是故说言一切诸法从思惟有，悉是我实。

“迦葉，犹如空中有云聚起，而是云聚不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而来，如来实说不从十方方所而来，解如是已如实而说，随义演说相应实说，而是云聚则非是聚，说名云聚。何故说名云聚也？起众杂色，种种杂色从虚妄起，是中无定名为云雾。见云雾起，虽见云雾无有定想，是中毕竟无云雾实。迦葉，犹如有人语余人言：‘相与共往至荫处坐。’智慧之人作如是言：‘我今不往。’是人答言：‘不说有我，但说有荫。’智者有言：‘汝若说荫则为非荫。’迦葉，汝观是人，于少言说尚不系著如是。

“迦葉，若解如来法性道者，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迦葉，如来尚欲于不善法行于善法。若世众生有我想者，于如来所是第一义。何以故？如来解如是我想者则为非想，余小凡夫不知如来随宜所说，与如来诤。是故我说世间与我诤，我不与世间诤。云何世间？世间者名曰众生。云何名为众生世间？如来了知世间如如，是故名曰众生世间。诸凡夫等自生是知，是生是灭互相残害，是彼言说欲得出世。何以故？此得大闇住著世故。若住著世则便有贪，若贪则嗔，若嗔则痴，若痴则有诤，若诤则相违。与谁相违？谓与如来及声闻僧。若相违则贪，若其有贪则重相违，若重相违便取于有，若取于有则便求有，若

已求有便不知足，若不知足则便多作，若已多作便有多欲，若有多欲则住欲界、色无色界，若住三界则便执著，若已执著则无逆流，若无逆流则常受死，若常受死不至涅槃；若不至涅槃，至叵至处，至叵至处谓至地狱如是。

“迦葉，修行不吉名为不修，若不正修则有嗔恚，若有嗔恚则无推求，若不推求则不识我想，若不识我想则同一聚同为一物，谓我、我所。云何名我？执著不实作种种妄想，造作诸业；若作种种妄想，造作诸业则著于我。云何我所？无有智故名为我所。又是身者，诸物和合名之为身，名戒聚果，以嗔恚心轻于他人，以嗔恚故生于我慢，如聚生谷摄受守护，是名我所。若有我所则有狂惑，若有狂惑则便有痴，若已有痴便有诽谤，若有诽谤则便有嗔，若已有嗔便有贪取，则为所烧，为所烧者为想所烧，所谓男想、女想、命想，此是我许，是名我所。有我所者彼骂我所，骂我所者谓是凡夫，是凡夫道之所依止，是名我所。

“迦葉，若不闻此法，知于菩提，知菩萨行，此知于行，迦葉，是菩萨行都无有行名菩萨行。又迦葉，菩萨行满决定清净极为清净，无有是处。若有精进斯说大法，此以诸法如虚空聚不取法聚；是人所说，大法相应非不相应，斯有功德不住恶处，是有德行非是德行，是能持法，如是受持不著持法。何以故？如来所说，最为第一应供中最。众生问道，我应当以胜法而答。云何胜法？所谓一切诸法无想。

“迦葉，如是菩萨名净持戒，心不起恶不作障碍，不谤比丘尼，不亲近白衣，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嗔、不邪见，不自恼、不恼他，不亲近欲、不贪欲于欲，不毁呰、不调戏，不自作、不教他作，不至淫舍，不至寡妇，不至童女，不近捕鸟网鱼猎师，不近魁脍旃陀罗人，不近他妻、饮酒之人，乃至不以手执其手而共诤竞。如避恶狗，远此亦尔；舍远此时，乃至不生一念恶心，住于慈心。舍二十事。何等二十？舍离女人，终不共戏与其粗语；不共论议起于斗诤；离不恭敬，供养父母；离不恭敬佛法僧；若女减少，无二十众不为说法，除有男子；若比丘尼聚会说法，不往其所；终不问讯于比丘尼；不与女人书，亦不为作；亲族别请不受其请；终不欲心住女人前，乃至不宜共同道行；若有比丘尼而戏弄之，后不还报；一切时中，终不受著比丘尼衣，除在四众演说法时有施衣者，生心如地，然后受之不面前受；一切时中，若有比丘尼劝道施衣终不受取；一切时中，设令病苦，若尼劝食终不食之，况复无病？一切时中，寡妇请食，若僧数不满终不受之；一切时中，不入于比丘尼寺；一切时中，亦不请唤于比丘尼，请唤拱手仰头弃舍背去；若说法时，有比丘尼来礼其足，至心合掌，目不异视，不动其足，非为身健名大丈夫，若心勇健正念一处名曰丈夫；于一切物不生爱心；于一切时终不生嗔，常当专念于一切智。闻是法已，应当修学而增长之。

“迦葉，向菩萨乘善男子、善女人，闻法已不能修学，是终不得无上正道。何以故？迦葉，由修学故得无上道，非不修学得无上道。迦葉，若不修学得无上道，兔马猫狸亦当得成于无上道。何以故？不正行者无菩提故。迦葉，若以音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如是言‘我当作佛！我当作佛！’而成佛者，无边众生亦当作佛。迦葉，但是众生具是行难，乃至一日一夜尚不能专，况复一劫乃至千劫？是故如来出世甚难。迦葉，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一切众生，若一劫、若十劫、若百劫、若千劫、若百千劫、若万亿劫，皆共同声唱：‘一切众生，汝当作佛！汝当作佛！’是诸人等如是不懈常作是言：‘汝当作佛！汝当作佛！’口业不息，不能令其起菩提心，若得作佛，无有是处。

“迦葉，我灭度后末世之时，及与汝等般涅槃后，诸天不护。尔时虽有闻我所说发菩提心，有诸比丘发菩提心，当住二十法。何等二十？谓当亲近于比丘尼，食不净食、著揣食、受尼劝食。迦葉，犹如今时多闻比丘，空闲静处若在众会勤修集法。如是，迦葉，当于尔时，诸比丘等，若在聚落、若闲静处，与比丘尼而共和集勤问于法，当重生于淫欲心，不生法心；是比丘尼多生欲心，少生法心。迦葉，汝观是人得菩提名，当堕大恶可畏道中。迦葉，汝观尔时诈以为法共相亲近，若相见时欲火所烧出不净言，相亲近时用为弟子，初以师法和南礼敬，自是之后当渐遣使，若遣使时胜达名字，既达名已私窃为妻共道入出。后闻他问：‘是谁所有？云何族亲？’呼为姊妹数数相见，数相见故则堕非处，互生欲心渐现欲相，以言说之遂为不净行，习阎罗王法，失于菩提生天涅槃，舍于如来及舍远法亦无僧利，住于一处生欲觉、嗔觉、恼觉、害觉。菩萨行业四净梵行，是人无有。如余菩萨勤四梵行，是人勤行欲嗔等觉，亦复如是。

“迦葉，当于尔时，是恶人住，有是贼住，有斗诤住。迦葉，尔时禁制悉皆毁坏，闻是等经便生轻毁，本所持戒，本行檀施，生于欢喜发菩提心，后闻是经而毁谤之。迦葉，当于尔时有是印相，闻如是经而生诽谤。若有净戒持法比丘应如是知，如经句来，应当舍离如是之人，以其无有爱法心故。复次，迦葉，当于尔时，是诸人等自唱是言‘我行菩萨道’生于狂逸，以狂逸故，自称‘我是大阿罗汉’、‘我是缘觉’，彼不可治、不可复住、向于恶趣。复次，迦葉，尔时无有作善业者，令多众生毁呰菩提。

“迦葉，当于尔时粗有形相。复次，迦葉，当尔之时，有一人行相似波罗蜜，是为后世粗有形相。复次，迦葉，当于尔时，如是等经说真实者当被谤毁，当见舍弃云邪见说。迦葉，时痴人不知此经禁制破戒。迦葉，当于尔时悉为恶贼，自不见法无恼菩提，愚默靖思谤无菩提。复次，迦葉，当于是时，无和合僧粗有形相。复次，迦葉，当于是时，多不知恩勇健为恶，作何等恶数数言说，称佛名号以致供养。复次，迦葉，当于是时，呵解脱戒不护口业，不护口业故，不护

威仪住不净处，住不净处而演说法，我法是时渐当薄贱。

大方广三戒经卷中

“如是渐渐多有女人，弃舍其夫游诸僧坊；入僧坊已，为一女人而独说法示解脱法。迦葉，我见尔时纯是非法，五百非法门、五百烦恼门，不修行人当于尔时，悉是无戒在家无异。

“迦葉，当于尔时戒法极恶。若希望利益求菩提者，不应亲近于比丘尼，不住是处，离不亲近更勿亲近；舍世利养，依乞食行；舍爱衣服，受粪扫衣；舍离台观、床卧、敷具，依止山林坑涧窟舍；舍离一切甘美病药，依陈弃药；于诸众生生亲爱想修行慈心，当忍一切毁骂挝打；舍离一切知识亲族，修业自活，不应同彼在家之人；说解脱戒，当随顺行。

“迦葉，若违解脱戒，便违如来力、无所畏等，则违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菩萨。如是罪报，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悉堕地狱，是等众生所受苦痛，比是苦痛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分、百千亿，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若欲得离如是等苦，应当舍离是痴恶人百千由旬，若闻其声犹应当离，况复见闻而不离之？应亲近一法。云何一法？一切诸法悉无所有。若忍诸法悉无所有，应当远离如是恶人而不亲近。又复应当亲近二法。何等二法？一切诸法悉无所有，求集诸法不著集心。云何为集？如所集者都不可得，不可得中而不生心。如离邪见舍离三有，亦复如是行菩萨行，离诸相心行菩萨行，行菩萨行时舍离如上所说，舍离是已值弥勒佛。离诸怖畏作如是言：‘快哉安乐！快哉得离于魔伴侣！快哉得离远于恶道！’

“迦葉，若闻是经已不怖不惊，自见己身生能持心，如来悉知是人能持于我法藏。迦葉，犹如长者多财封禄，是长者子，所见诸物起父财想，初始见时此是我物，后持此物随所至处处处藏举。如是，迦葉，尔时比丘闻是等经，作是念言：‘此是如来软妙梵音之所演说。’复有比丘闻是法已而起诽谤。是持法比丘作如是言：‘此是佛说，最为真实。’少于伴侣是人劣弱，居处劣恶，处处藏举。

“迦葉，我后世护法城者甚为极少！我持是等委付弥勒为其伴侣，是等当修行于大舍。若有善男子，闻是法已如教而作，是当在于弥勒初会修行梵行，正见众生当护法城。迦葉，我不见有乃至一人不值于我，后五百岁法欲灭时，闻是法已而不诽谤；能受持读诵，无有是处。若已见我亲近恭敬，于后末世五百岁时闻如是经，能受能持，能读能诵。如是人等不待我读，斯自当有一切智心，念于我已生于欢喜，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释迦牟尼世尊，能授我法，守护于我。’是故迦葉，当学此法；学此法者，随所欲乐必成无难。”

尔时，摩诃迦葉白言：“世尊，如我今者，永无希望失于无上正真之道。世尊，若令我具一切智者，甚用欢喜。若我得无上道者，得

希有色身。”

佛告迦葉：“我不导汝，我因汝故说于是等，令少疑惑速成无上正真之道。复次，迦葉，若有众生渴法成就修集成就，是等渐渐成无上道，普断一切所有盖缠而为说法。迦葉，菩萨应当成就四法。何等四？菩萨应当发大精进。云何精进？精进者，谓不求色受想行识，集无漏法。云何无漏法者？无地大，不说地大；无水火风大，不说水火风大。一切言说皆是不实，是菩萨取言说彼岸。”

迦葉白言：“世尊，设有人问：‘如来亦以言语说法可不实耶？’世尊，如是之人当云何答？我今欲从如来应供正遍觉闻。”

佛告迦葉：“未来当有诸恶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嗔恚勇盛，口业勇健，不受不持不读不诵如是等经。何以故？是生起色受想行识。如是等经言说之法，尔时世间当有比丘，生起于色受想行识。彼时比丘当如是住犹如在家，终不推求于第一义。

“迦葉，如生盲人著金华鬘是不自知；迦葉，将来比丘亦复如是，闻是等经不能持文，况能推求解第一义？迦葉，如有男女为他丈夫之所呵诘，而是男女更于异时，若复闻说是丈夫名惊恐怖畏；如是，迦葉，后末世时诸比丘等，闻是经说如实过恶贪于衣服，知己有过惊恐怖畏。迦葉，犹如猕猴为枷锁系，而是猕猴目不欲见如是枷锁；如是，迦葉，后比丘等亦复如是，闻是等经目不喜见，背而舍去。迦葉，犹如有狗驰逐野干，而是野干走趣冢间孔穴深坑；如是，迦葉，未来比丘闻是经已，如野干走，野干驰走谓犯禁戒，闻是等经而生诽谤。迦葉，如野干走趣于冢间；如是，迦葉，未来比丘闻是法已，驰趣还家、驰趣色欲、驰趣女人、趣于斗诤、趣于医术、趣于断事，住是诸处设犯禁戒，我说是等喻趣冢间。迦葉，如野干趣于孔穴；如是，迦葉，尔时比丘，身坏命终趣于地狱，我说是等名趣孔穴。迦葉，如野干走趣于深坑，未来比丘亦复如是，身坏命终生刺地狱。迦葉，我说是等名趣深坑。迦葉，同如野干，诸比丘等，不能推求如是等经解其义趣，但能如是毁谤扬恶，身坏命终堕在恶道。

“迦葉，若有比丘作如是言：‘汝说之法悉是不实。如来言说，为是真实，为不真实智？’比丘言：‘大德，今者为执何事？为执于空？为执言说？’答言：‘我执言说。’问曰：‘汝即是佛。何以故？汝今亦以言说故。’答言：‘我执于空。’问曰：‘此当分别。何以故？不可分别名之为空，汝之空者即是言说。又汝空者，为是我空，为我所空，为众生空故空？’又复问言：‘比丘，汝意云何？汝喜一切法空不也？’答曰：‘我都不喜一切法空。’又问：‘大德，久失沙门释子之法。何以故？是佛世尊说一切法空，不说有我、众生、寿命，不说有人。’答曰：‘我今喜乐一切法空。’问曰：‘大德尚喜一切法空，况复如来应供正遍觉！大德，于意云何？眼是如来不？耳鼻舌身意是如来不？’答曰：‘眼是如来，耳鼻舌身意是如来。’问曰：‘此当分别，若其尔者，大德便为亦是如来。’答曰：‘眼是言说，非是如来；耳鼻舌身意是言

说，非是如来。’问曰：‘此当分别，若眼非如来，耳鼻舌身意非是如来，大德先说，如来即是言说，今者何故说言非也？’答言：‘眼非如来，非离眼是如来，乃至意非如来，不离意是如来。’问曰：‘如来说十二入是众生，此当分别，大德，眼色是如来不？乃至意法是如来不？’答曰：‘眼色是如来，乃至意法是如来。’问曰：‘如汝言者，一切众生即是如来，一切诸地、一切诸山、树林草木悉是如来。’答曰：‘眼非如来，乃至意非如来。’问曰：‘若其尔者，则说如来是法、非法？’答曰：‘色非如来，乃至法非如来。’问曰：‘大德，法非如来也？’答曰：‘法非如来。’问曰：‘若其尔者，有诸众生，说无父母，无沙门、婆罗门、不净种性，杀、盗、邪淫、妄言、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如汝所言皆是如来。’答曰：‘非是不善名为如来。’问曰：‘若其尔者，如汝所说，法非如来，非法非如来。若非法非非法，则无言说。如大德言，无有言说名为如来。’

“迦葉，应当如是数数折伏是诸恶人。迦葉，我不见世间人天魔梵，能与如是如法说者而共语论；唯除嗔痴不堪忍者，无因缘者，毁呰空法弃舍而去。是故，迦葉，汝等当持如是比经。迦葉，未来世有持是法者，当有三名。何等三？谓说断灭，谓说无物，说无阴聚，无有恭敬。迦葉，当尔之时，如是等经当被诽谤。迦葉汝观，尔时不恭敬佛、不恭敬法、不恭敬僧；若不恭敬佛法僧已，何僧名住？但依言说依于名字，虽唱佛名于众显说，而不能见何者是佛。虽口说法，而不能知如来世尊云何说法。虽作是言，四向四得是佛世尊声闻之僧，俱知于名而不能知依名实德。为于衣服、饮食、卧具、病药缘故，毁谤于法。菩萨是中应勤精进，于是等经生希欲乐，应当受持而读诵之。何以故？是人来世当护法城。何以故？九十一劫不闻演说是空法故。

“迦葉，我今惟念过世千劫，尔时有佛出现于世，号曰寂灭，寿命八万四千岁，守护菩萨利益世间。复有如来号曰离垢，寿命二十一劫，行菩萨道然后乃成于无上道。迦葉，汝观如来作几难行摄诸众生？迦葉，劫浊尽时不应呵是。何以故？迦葉，劫浊尽时若有一人能信此法，甚为希有！当于尔时，持是法者，不被刀杖瓦石所害，甚为希有！何以故？迦葉，此法是大善丈夫法，谓说一切行是非行。若著我见、众生见、命见、人见，有见者等所不能解。及依见者，谓依戒见、佛见、法见、僧见、涅槃见，若有起于涅槃见者，如来悉知是为邪见。何以故？迦葉，如来不有涅槃，不得涅槃。迦葉，若有涅槃、得涅槃者，如来悉说名为邪见；若邪见者说名无智；若为无智之所害者，是愚凡夫；若愚凡夫，生天尚难，况佛菩提！

“迦葉，未来世中当有比丘，年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乃至百岁，老耄无智，庄严衣服，剃发毁形。痴老之人无有威德起于邪业，是临终时，复更造恶作毁戒法，斯以三事作于奸诈。何等三？示现威仪，示现持戒，行善人相。举指现相，以如此

法用显己德，是堕大慢，以痴悔心而取命终，身坏命终堕于地狱。

“是故，迦葉，我今唱令，我为汝等真是知识，我教汝等，欲利汝等，怜愍汝等，不令于后受大热恼。迦葉，我终不听，著见众生而得出家，著我见者、众生见者、命见者、著人见者而得出家。我实不听，强在我法而便出家，食重信施无有真实持戒功德。迦葉，人宁六日断于饮食，非著我见、众生见、命见、人见乃至涅槃见受食信施。菩萨是中，应勤精进不著我见至涅槃见。迦葉，我是等经，付嘱如是诸善丈夫。何以故？是等所行如我行故。如是之人即是我侣，即是我伴。”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诸苦恼众生，　都无有救护，
唯除世导师，　无有戏论者。
诸苦恼众生，　依止下道者，
渐增长诸欲，　由是堕恶道；
无导无利益，　住在险旷处，
趣向不正路，　终无有安隐。
犹如持财宝，　求利行旷野，
彼有群贼起，　一切悉劫夺；
失财已还归，　失利增苦恼，
从他所贷财，　以此倍增苦。
是等亦如是，　造业已未还，
本所造白业，　还来食此财。
依止劫夺者，　凡夫堕见者，
执著于我见，　命见及人见。
说空法比丘，　依我人见者，
于是生谤心，　速疾堕恶道。
生起造嗔恚，　更互相轻毁，
诽谤说不实，　于此惭愧者。
身恶及口恶，　意业极奸谄，
坚执著诸见，　斯趣极恶处。
作于恶业已，　速疾至恶处，
多受众苦恼，　无有救护者。
未来世当有，　嗔恚勇盛人，
苦切逼比丘，　趣向菩提者。
于如是等经，　无慈者当毁，
而不生信敬，　于释师子法。
更互生诤讼，　速起大忿诤，
更互相谤毁，　扬恶遍诸方。
造种种诽谤，　加彼惭愧者，

恶友得势力， 柔软者弱劣。
知正法劣弱， 恶法增势力，
是比丘当去， 我之所爱子，
当去至何方， 得于安隐处？
众恶者除放， 于此无悲心。
我如是等经， 常当思念之，
导师如是说， 以是自娱乐。
我当至此处， 佛所称誉者，
今法毁坏时， 柔和者难得。
或有作是言， 当速离是处，
当至大仙人， 得无上道处。
复有作是言， 善哉说是语，
导师如是说， 当游礼诸塔。
宁当至是处， 可乐菩提树，
非彼嫉妒者， 嗔恚忿诤处。
是比丘便去， 我所说应行，
见是余住处， 谓佛所住处，
经行及坐处， 若石及空处，
集趣是处已， 数相对啼泣。
此是大仙处， 经行受用处，
佛本在是处， 见处不见佛。
此无上仙人， 所说无上法，
我等今不见， 有为悉无常。
人及诸非人， 天龙悉等来，
善说令欢悦， 我等今不见。
至是所住处， 谓菩提树下，
既集至此已， 正念善思惟。
尔时世导师， 得无上菩提，
惊怖魔王众， 犹如小野干。
此本道场地， 如来所坐处，
过去未来佛， 悉在是坐处。
此是勇健者， 亿天所恭敬，
跏趺坐七日， 观视此树王。
是人供养已， 复诣说法处，
是处转法轮， 声闻于梵世。
是比丘往彼， 数数而啼泣，
勇健者来此， 调伏是五人。
五人见佛已， 即生起忧恼，
而共计议恶， 皆悉勿为起。
是大悲世尊， 于众起悲心，

为五比丘说， 转甘露法句。
礼法轮处已， 复数数啼泣，
复至涅槃处， 见佛最后处。
尔时世导师， 利益多众生，
碎末破己身， 佛此入灭度。
咄哉佛世尊， 释师子能仁，
今唯闻其名， 而不睹其形。
是无上仙人， 善贤最在后，
大智知是已， 此是我最后。
或游行命终， 或住处命终，
游行竟命终， 悉往生善处。
于后末世时， 是广大佛法，
斯当得涅槃， 诸住净戒者。
若毁戒比丘， 普亦得供养，
服食重供已， 速往至恶道。
观此诸比丘， 有如是差降，
智者于后终， 速疾得生天。
是等照世灯， 怜愍世间者，
大智慧菩萨， 慈心利众生。
当住营事人， 踊跃欢喜心，
我当得作佛， 亦得值弥勒。
当供彼世尊， 在一切众前，
一切智记我， 如我之所念。
是有大势力， 我说如是义，
虽不见于佛， 当知如面对。
我当安慰此， 亦复当如是，
修行菩提分， 悉礼一切佛。
若有诸女人， 向无上菩提，
我亦安慰是， 及无量如来。
舍是女身已， 速成男子身，
得见于弥勒， 是当供养之。
一切所求索， 悉皆如其意，
随学是智者， 生殷重坚欲。
有于坚欲已， 持戒广多闻，
斯为弥勒佛， 得受于记莂。
是故闻是利， 生起贤善信，
坚信而趣向， 摄一切众生。
谁有求是处， 而有不得者？
有慧及精进， 菩提不难得！
不作谄曲心， 修习行慈心，

常住闲静处，此名菩提行。
舍弃如是处，但说菩提处，
此是大贪贼，一切诸远离。
若为于饮食，及诸利养事，
诈现执正法，更互共演说，
斯不净活命，以痴用自活，
为众恶所害，恶道所侵逼。
是一味法门，但假比丘名，
毁谤如此法，及与解脱戒。
若有持戒者，我说禁戒法，
像比丘当谤，彼不至贤处。
一切天世间，悉皆弃舍离，
一切智世尊，亦倍离是人。
若身无恶业，口业亦无恶，
意业悉清净，速疾至涅槃。

“迦葉，如来灭后后末世时，有诸比丘，于先佛所种善根者悉般涅槃，纯善众生命终去尽。有后五百岁时，当有比丘，贪求无厌，嗔恚别离、粗涩毒恶、嗔面颦蹙，住于三法。何等三？专修医道，住于贩卖，亲近女人。住是三法当失四法。何等四？失于戒聚，失于善道，失得果证，失如实见法。是人有于此四法已，复增炽四法。何等四法？嫉妒炽盛，嗔恚炽盛，贪他家炽盛，贪著利养贮聚炽盛。贪爱衣服造作箱箧，以此为业空无所有，无沙门法。闻是法已当堕四法。何等四？堕在谤法，不知时言，独为女人而演说法，渐毁犯戒。闻是等法已堕在灾祸。

“迦葉，犹如恶狗打触其鼻。迦葉，于意云何？是狗为当倍恶不？”

白言：“如是，当倍增恶。”

佛言：“迦葉，是等恶人如彼恶狗，如毗舍遮。若净意比丘，持是等法说是等法，真实少欲叹说少欲，是等闻已惊怪不信，沉没怯弱生于恼热，复增嗔恚当住何业？是时未至，我今预说，彼闻此经当生诽谤，如被牟刺生大嗔怒，作如是言：‘此非佛说。’毁少欲者作如是言：‘当名是人为多欲者，非是少欲。’迦葉，我常种种叹少欲者，叹知足者、善布萨者、易共住者、行头陀者、阿练儿处者、净活命者，汝等莫共是杂恶行者而共是同。何以故？此是在家法，莫以是法侵欺于人。是在家法，汝等不应起大嗔忿；汝等莫大多集财物，当舍财贿；汝等慎勿显现异相叹誉己德；汝等应当无所系恋，勿多贮积；汝等勿畜驼马牛驴；汝等不应懈怠懒惰，当勤精进，断不善法，修集善法。

“迦葉，我常种种因缘，赞叹阿练儿处，清净寂静离亲近家。后

末世时违我此法，违我法已，欲造众患毁谤正法。迦葉，犹如有人热时服酥，服已患渴，语余人言：‘汝与我水。’是人答言：‘善大丈夫，汝勿求水以服酥故，汝莫因此而便致死。’是人嗔忿毁骂此人，不顺他故饮已命终。如是，迦葉，未来比丘著有见者，住于诸恶持，是比丘作如是言：‘此事应住，此不应住。’反生嗔恚毁谤骂詈，谤是等经如来教法。是故，迦葉，如是等人反与如来而共诤竞。

“迦葉，汝且观是贤护比丘，如来制戒‘诸比丘僧一坐而食’，闻已嗔恚，于三月中不至我所。迦葉，尔时梵行清净完具，尚能如是，况灭度后贪著饮食，贪著衣钵、卧具、病药，为睡眠所覆，嗔恚勇盛！闻是等经，尚不恭敬于佛如来，况余比丘如法行者！迦葉，若是等法已隐灭者，极为不善！甚为不善！

“迦葉，若善男子，欲求善利信我是法，后末世时浊恶灾变，我法末时，末世滓秽嗔恚盛时，善人难得时，若有闻信是等深经，当信是人，作于相应、非不相应，当言信受、非不信受。迦葉，我今亦说，名为相应，非不相应，非是不信。

“迦葉，犹如恶马，与善调马而共同驾，若安静无声尚不调顺，况当吹贝椎钟鸣鼓能堪忍之？无有是处。如是，迦葉，破戒比丘，若能堪忍善丈夫法，无有是处。迦葉，犹如恶马，以鞭一策是马惊畏；如是，迦葉，若闻一说无我空法，著我想者惊畏怖恐而起诤讼，况复广说！

“迦葉，应当发起大精进根，发大庄严，降伏百千万亿诸魔，令其毕竟不起诤讼。云何起精进根？无欲是精进根，头陀功德是精进根，无贪是精进根，无痴无嗔是精进根，无嫉是精进根，离欲是精进根，独无伴侣是精进根，离于睡眠是精进根，于一切时不起一切诸恶之心是精进根，于一切时不起欲心是精进根，不起疑心起大精进离一切疑。离一切疑大庄严已，发菩提心无所依倚，况复当起于我想也？是终不应起于我想、众生之想、命想、人想、男想、女想，不起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之想，不起欲界想、色无色界想，不起戒想、犯戒之想，不起空想，悉不应起一切诸想，至涅槃想亦不应起。云何名为不起诸想？如是诸想是中叵得。

“迦葉，若贪欲不实，知灭欲者亦复不实。迦葉，欲无定处但虚妄说，是故如来如实而说：此欲非我，如是之法是寂灭法。云何寂灭法？若执无著，是则著想如须弥山。若人著想，当知是人败失圣法。彼不能起于沙门法，不住沙门法，是则名为痴人痴者，永不能起沙门法。何以故？是著想者，无量劫中为无间狱之所摄故。

“迦葉，如观拘迦离比丘、提婆达多比丘、碎财比丘、黑丘舍比丘、海与比丘。迦葉，马师比丘、满宿比丘、善星比丘，是我给侍面闻我说，见我经行，见我端坐，见我神通经行虚空，见我降伏百千外道，如是等人尚于我所不生好心，以足下虫与我相违自致恶道。若有实说如来功德，应栴檀末如须弥山，以散其上作大宝盖如三千界，于

是人上虚空中侍。何以故？迦葉，能有信心称佛名号实信者少，况有信已从佛出家，远离欲秽修无著禅，甚为希有！

“迦葉，若众生能持于我所说禁戒，信解如是甘露之法，倍为希有！迦葉，犹如大众聚集祠处作一革箱，形容极妙彩画众色，盛以粪秽。若复有人，以上衣裹持行示人，中有见知其不实者，背而舍之。如是，迦葉，若有比丘，见于如来功德法祠，中有比丘有于我想。迦葉，若有我想则起于欲，若有他相则起于欲。迦葉，无我想者，闻是等经不生嗔恚。何以故？毁呰他者此为不善，以是事故，闻此法已得于好心。若有染著于我相者是为邪见，若邪见者闻于是等真实教诲，则生嗔恚。何以故？迦葉，有我相者则起嗔恚。

“迦葉，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是等法若起嗔恚诽谤之者，是人但有沙门形名，我非彼师，彼非我弟子。何以故？其妄语者非我弟子，我亦非是妄语者师。何以故？迦葉，如来世尊是实语者，如来说言一切法空。迦葉，如来世尊坏一切我，是故是人与如来诤。若有与佛如来诤者，说名为魔，如来不听魔党出家受具足戒。

“迦葉，若说小马从龙象生。迦葉，于意云何？是人语者为可信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迦葉，是语相应不？”

“不也，世尊。”

“迦葉，若有众生著我想、众生想、命想、人想，乃至涅槃想，称我为师倍不相应。迦葉，若有人来作如是言，金翅鸟王从乌而生。迦葉，汝意云何，如是之言为可信不？”

“不也，世尊。”

“迦葉，如是言语为是相应，为不相应？”

迦葉白言：“是不相应。”

“迦葉，若有著我乃至有著于涅槃者，名我为师倍不相应。迦葉，若使有人作如是言，有荧火虫负须弥去。迦葉，汝意云何，如是之语为可信不？”

“不也，世尊。”

“迦葉，是相应不？”

“不也，世尊。”

“迦葉，诸恶人等，著于我见、众生见，至涅槃见，名我为师倍不相应。迦葉，犹如大王有给使人，更有余人人不识者，假依此使虚传王令至大富家：‘王作是令，王语某甲作如是事。’时诸大臣及诸富人，见是异人乘自在处，答是人言：‘我当作是。’时诸富人往至王所为活命故。如是，迦葉，如来福力具足自在，如王安乐无有怨敌，王居大地饮食具足，如来僧众亦复如是无有怨敌，住佛国界法食丰足。有一异人，无有请者来入众中，自说我见至涅槃见，作如是言：‘如来说是，如来说是，此应作，此不应作。’诸如来所有信心者，不违佛

教，闻是说已，自割衣食及妻子，分上妙好者而给与之，信恭敬与信敬而与至未识时。如是之人如彼异人，是食供已乐喜众闹，论说王事、贼事，论说饮食，论说淫女，论说医事，作如是言，月蚀日蚀，诸王来去论说王家。复作是言，是处得食，是处不得，作如是等种种论说。以是尽日，夜还住处，二宿、三宿乃至六宿，随所宿处论说诸事，种种嫉慢，种种戏笑，言语杂合，唾唾流出，乱想睡眠，随所想处卧则梦见，梦见自身往至彼处承迎恭敬，既睡寤已互相说梦：'大德，我夜梦汝，往于是处得如是物。'彼作是言：'此梦吉祥，宜应速往。'是便往诣城邑人间，眼目视瞻摇动眉目，心多所期逼恼生热，心不专一威仪轻躁，诸根不谛心乱调动；至他家已毁犯禁戒，与一女人共独说法，因缘戏笑渐现欲相；以其利养，得利养已爱乐贪染，耽重或著常居止住，若违本意啼泣而去。趣于二处，浓厚之处及赞叹处。若不浓厚，骂是施主，复相聚集互相问言：'谁施于众？众何所得？为得几许？汝食几许？'

"迦葉，有如是等不相应行乃至于死。迦葉，是等复有不相应行，谓谤正法。迦葉当知，应当于是恶比丘所生于悲心。何以故？是等当获大苦报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凡夫王给使， 为欲活命故，
游历于诸家， 王作如是令；
彼闻敕令已， 莫嗔谪罚我，
愚凡以此势， 常用自活命；
何况佛最胜， 于百千亿劫，
布施于手足， 多造众苦行！
此非我法王， 令住是谪罚，
亦无有问者， 为当作不作。
在家施比丘， 上妙美饮食，
衣服中妙者， 一切恭敬与；
自己不服食， 又不与子息，
聚集上妙色， 以施持戒者。
不相应行者， 食已速舍去，
共集于一处， 相问乐食不？
说王及贼事， 又说关逻事，
亦说饮食事， 云何佛聚集？
或说日月蚀， 问王去来事，
彼当得于胜， 亦说当尽灭。
是不相应语， 数数恒演说，
速往于彼家， 是多富有处，
是家极悭吝， 不得上美食，

生如是觉想， 百种思虑已。
恶行不知者， 犹驴负重担，
于是夜梦中， 见本所忆事，
寤已相向说， 种种而解释，
无忧大喜笑， 汝当得安乐，
速往成此事， 勿迟后致悔。
往诣村城邑， 如是不正行，
邪视动眉目， 犹若如猕猴。
是入城邑已， 为女人说法，
弃舍于佛经， 及与解脱戒。
既至是处已， 云何设粗恶，
毁骂是施主， 及所知识者？
复共相聚集， 更互共相问，
汝得何等食， 所得食妙不？
比说如是事， 经于百千岁，
如是所思觉， 以是为自活。
是起于诤讼， 聚酒及香花，
当以此为药， 则便少病痛。
佛当奈是何？ 纵令有百佛，
是舍所修行， 习近在家法。
我见及常见， 起见已爱著，
彼当修是行， 以致至恶道。
斯当受呰苦， 诸谤正法者，
凡夫少觉知， 修集在家行。
诸是释师子， 实行诸声闻，
不以活命故， 而毁犯禁戒。
智者不贪食， 起于动摇想，
于食修不净， 定坐报施恩。
断诸欲漏结， 修集于诸想，
彼修行方便， 从佛法出家。
知于无诤法， 诸所说空法，
数数而修集， 中不得坚实。
勇健智慧人， 知于空道者，
魔及众怖畏， 是报信施恩。
此终无有爱， 亦不毁败空，
是勇健佛子， 二足中福田。
正法不久住， 多有恶人故，
柔软比丘少， 不放逸利者。
智者作是虑： 不久速至死，
我夜当云何？ 昼亦如是尽。

世更无救护， 唯除二足尊，
诸学及无学， 皆悉当灭度。
此不知如是， 随宜所说法，
欺不恭敬佛， 及无上正法。
正法欲毁灭， 应当勤精进，
未久当得闻， 乃至于少许。”

大方广三戒经卷下

尔时，大德迦葉白佛言：“奇哉！世尊，闻是等经乃能不生爱惜之心。”

佛告迦葉：“众生成就四法，闻是等经不生爱惜心。何等四？多诸放逸，不信业报，不信大地狱，不信我当死。迦葉，是名四法不生爱惜心。迦葉，众生复有四法，不生爱惜心：自怙强壮，自怙有力，染著五欲耽荒嗜酒，不起善心，是名四法不生爱惜心。迦葉，比丘成就四法，谤佛菩提。何等四？本造众恶；毁乱正法；现造恶业谤比丘尼；彼有和尚、阿阇梨多人所敬，然谤菩提，是亦随学谤于菩提，少于闻见以嫉妒故谤佛菩提。迦葉，是名四法谤佛菩提。

“迦葉，又有一法，沙门、婆罗门之所应作。何等一法？于一切法心无所住，是为一法，沙门、婆罗门之所应作。迦葉，犹如有人堕高山顶，其心迷闷无所觉知，不识地处，不识树处，悉作空想，出入气息断绝不续。如是，迦葉，彼执一切法，执著眼想，执著眼相，作非沙门法、非婆罗门法，如是执著耳鼻舌身意想，执著耳鼻舌身意相，作非沙门法、非婆罗门法；执著色受想行识想，执著色受想行识相，作非沙门法、非婆罗门法；执著净持戒，执著持戒相，求于菩提；执著多闻，执著多闻相，求于菩提；执著惭愧，执著去来，作非沙门法、非婆罗门法。若有执著则为所害。云何为害？为贪所害，嗔痴所害；执著眼想，是执著眼相，为眼所害；受不受色，如是执著耳鼻舌身意，以执著故为意所害，谓可意法、不可意法。若为所害则为所欺，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及与人、天诸所害者，皆由著故为其所害。是中云何名为想著？谓想著我想、著我所想，著地大、水火风大想，著骨想、坏想、青想、虫想、血涂想、脆想、解脱想，而是解脱当有何想而犹执著？谓执于此当得解脱，执著过去无量生处，执著我当忆念是处，执著未来，及著现在起如是想，我是过去、我是现在，随在在处皆起想著，乃至涅槃亦起想著，作是念言我当得涅槃，起是想著。迦葉，略说乃至随所意想皆名为著，乃至空想皆名想著。如是皆悉非沙门法、非婆罗门法，非沙门行、非婆罗门行。沙门、婆罗门法，如来所说。

“迦葉，犹如虚空及与大地，不作是念‘我是虚空’、‘我是大地’；如是，迦葉，沙门、婆罗门不作是念‘我是沙门’、‘我是婆罗门’所作之

法。以何缘故，名沙门我是婆罗门？迦葉，若无意念，是名沙门、婆罗门所作之法。以何缘故，名沙门、婆罗门所作之法？沙门、婆罗门不作是念‘我当作是’、‘我不作是’，沙门、婆罗门终不作于如是之念。迦葉，犹如有人于夜闇中，以其两手扪摸虚空摇动口鼻，作如是言：‘我弄世间！我弄世间！’迦葉，于意云何，为弄于谁？”

迦葉白佛言：“世尊，是人自弄。何以故？是黑闇中无人见故，无可弄故。”

佛言：“如是，迦葉，若有比丘至阿练儿处，或至树下若至露处空处，作是想念：‘眼是无常，耳鼻舌身意悉是无常。’作是思惟，思惟色是无常，声香味触法悉是无常。作是想念：‘我趣涅槃则为自诳，非沙门行。何以故？先著于眼，后修无常；后行无常作是恶执。先执著耳鼻舌身意，后修无常；后行无常，而是三处俱不可得。执著三处随所想著，当于何处而得一心？迦葉，诸佛菩提极为甚深，难得难到，生死难过。迦葉，云何名一心？推求法时不见一法，不得眼实，不得耳鼻舌身意实；虽言一切诸法不实，亦复不得。何以故？本性如是。本性若尔，终不生心。言一切法不实叵得，不得是心，若过去世、未来、现在，无念无行是名无行。云何名无行？无新无故故名无行，是中无过去心解脱，无未来心解脱，无现在心解脱。若不得心是名一心，是名说一心。

“迦葉，未来当有自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等当作破坏言说。彼有阴想，如来所说五阴如梦，是等尔时说阴是实：‘此梦是有，有梦言说。梦若无者，我等何由于是生想？有此说故我等于中而生梦想。定有此阴，是故说言阴犹如梦。若无有阴，则不应说阴犹如梦。’是诸痴人复于此梦而生实想，闻是等经而生诽谤。有比丘尼往施主家唱如是言：‘某是罗汉，某是罗汉。’是比丘等依止浅智，比丘尼住妨废善事造不善业。是中优婆塞、优婆夷，闻于少戒乃至少偈，闻已便去。

“迦葉，当尔之时，诸比丘等有二十腊至三十腊住阿练儿处，有优婆塞初信一日所解佛经，等无差别。迦葉，当尔时世互唱空名，此空此净此空此净。时有比丘，闻是法已共相聚集，闻已不畏作如是言：‘此经不与出家相应，非在家相应，共舍弃之，非导师说。何以故？此非我同，又不汝同。’若有闻说甚深大法，在家出家悉当诽谤。何以故？迦葉，今者梵行极为纯净信者尚少，况复尔时！如是智者渐已灭度，好者转少，好者转少。

“迦葉，当于是时，千比丘中，求一比丘正入正解犹尚难得。设有一人轻笑不学，乃至三千比丘众，欲索一人正入正解亦当难得。迦葉，当尔之时，在家、出家互相诽谤。迦葉，未来若有诸比丘等勤行精进，为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善法，初夜后夜离于睡眠，是诸恶人当夺其命，轻贱呵毁舍而弃之。迦葉，当尔之时，佛法毁坏，比丘毁坏，是中智者信甚深者、无染著者，应好恭敬，应好爱念，共相聚集

住空闲处。”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我此所说法， 为明第一义，
说阴无坚实， 观之犹如梦。
尔时诸比丘， 更互共斗诤，
彼此无有异， 是得于有相。
比丘作是说， 彼报言如是，
如此之法眼， 当无有差别。
比丘语在家， 汝甚为希有，
能解此菩提， 汝逮得初果。
彼自谓见法， 来亲是比丘，
持最上供养， 数数而奉施。
如此比丘说， 真实无有异，
与我所知同， 见法而语我。
施主及比丘， 不住于正法，
破坏佛菩提， 是出时未久。
勿亲彼近我， 我是说道者，
汝当速疾得， 如我之速得。
此是第一句， 更互说寂静，
和合为一侣， 毁坏于我法。
犹如大恶贼， 杀害诸聚落，
令聚落空荒， 及与诸城邑。
比丘当如是， 无智闇钝者，
无慧毁禁戒， 依著我命人。
我所说应离， 而反依于眼，
自说是罗汉， 实是增上慢。
自和合聚集， 我是最上僧，
有名无有智， 一人尚难得。
若复有比丘， 有恶往如实，
尚说其恶名， 云非佛声闻。
毁谤于菩提， 法王之所有，
诸天极忧苦， 数数而啼泣，
闷绝坠于地； 有信诸天等，
云此释师子， 胜法今毁坏。
奇哉佛世尊， 奇哉离染法，
奇哉福田僧， 佛之所爱子，
我更不复闻， 法王之所说，
当有大痴闇， 能仁法毁坏。
发起大音声， 地天及中间，

唱令告诸天， 法炬今欲灭，
莫后诸天龙， 而致大悔恨，
仁自闻佛法， 今当更不闻。
是佛无数劫， 若自及与他，
堪忍是众生， 何时当成佛？
是佛世导师， 为一切众生，
所演说正法， 今当灭永尽。
今法坏乱起， 极造大暴恶，
魔使极恶魔， 少欲者劣弱，
诈伪无智慧， 幻伪小凡夫，
炽盛生嗔恚， 谤毁善逝法。
闻地天声已， 上天生惊怪，
四大天王等， 闻已生愁闷。
夜叉众来集， 聚在旷野城，
悉皆同愁泪， 发大呼哭声。
大音甚悲切， 诸天悉来集，
更互共相语， 心中所念者。
诸庄严城邑， 众宝之所成，
一切无光色， 犹若如土聚。
是城无威德， 无须臾可乐！
是城无威德， 如本可爱乐！
我本所生处， 诸天众来至，
见已闷躄地， 当作如是报。
诸天下至地， 往至可畏处，
如此真实法， 今者悉毁坏。
下至阎浮提， 见大毁坏事，
佛子见逼恼， 逃窜至异处。
胜城七日中， 无诸威德色，
是诸天七日， 数数而啼泣：
咄哉勇健佛， 我等面睹见，
今者永不见， 佛法复灭尽。
舍卫所住处， 来至恭敬已，
于是住处地， 数数而啼泣：
此是佛所坐， 人尊所坐处，
演说四圣谛， 我等面自闻。
世间还黑闇， 互不相恭敬，
作恶已当往， 堕于恶道中。
多有诸天宫， 皆悉当复空，
众生无救护， 阎浮提如是。
此是经行处， 空荒悉毁坏，

世间不可乐，法王灭度后。
帝释自在主，三十三天中，
忧愁受苦恼，发起大音声。
诸三十三天，举手而号哭，
如所闻诸国，在中而驰走。
当有诸天等，数数论说佛，
导师舍离我，能多说法者。
诸天更不食，无诸歌笑声，
帝释天六月，心中甚忧恼。
阿修罗等闻，佛法无光明，
我等今当往，至三十三天。
阎浮提诸王，当坏佛塔寺，
天阿修罗集，尔时当有是。
有诸比丘等，当堕在恶道，
有诸比丘尼，亦堕于恶道。
在家毁戒者，住家优婆塞，
发大恶声已，当趣于恶道。
有诸恶女人，是亦至恶处，
世界悉动摇，尔时有是事。
有逃至聚落，有走至山林，
众生悉驰骋，少有存活者。
多有诸贼盗，及与诸饥馑，
种五谷不获，蟥虫作灾患。
时谷米勇贵，人有命终者，
死后堕饿鬼，于是受众苦。
诸有塔寺处，四方招提僧，
尔时诸比丘，当共分取之。
如是等众苦，于我灭度后，
宜当速疾作，莫观见是时。
诸凡夫无智，诸凡夫无慧，
造凡夫行已，速疾堕恶道。
应当勤读诵，从慧者来处，
以慧教众生，速至于善道。
以慧光照明，应当学如我，
舍一切烦恼，速疾至涅槃。
正法不久住，应坚勤精进，
我如是戒敕，应当正修行。
于我灭后持，六十小劫中，
有闻佛名号，谁当有爱者？
互共来集会，为饥所逼切，

食母食子肉， 互展转为是。
诸有生小儿， 不令至余家，
儿自在于室， 犹生大恐畏。
有见闻此者， 生死苦如是，
谁生于贪欲， 欲想是女人？
生无知慧根， 欲本是女人，
生起众苦根， 是故应舍苦。
若有痴众生， 亲近欲女人；
若有智慧人， 速至于涅槃。
不正造业苦， 果报来应现，
此果是有漏， 是故堕恶道。
若诸无漏法， 空为无所有，
不坚寂静者， 速应修行道。

“迦葉，是名比丘成就初法。若有欲乐无漏法心，应不住于一切诸法说一切法。复次，迦葉，菩萨应当坚作、坚住，云何坚作？云何坚住？应坚其心，应坚精进。是中云何名曰坚心？名曰坚进？迦葉，坚心者，菩萨应生如是之心：‘供养恒河沙等诸佛，然后乃发于一念心；如是恒河沙等劫中无一佛出，如是复起恒沙等心，得一人身，得于是恒沙等身，闻一句法，增长此慧至无上道。’是菩萨生如是之心，是菩萨念：‘我今应当修行如是难行、苦行，精进勤修于佛智慧。我今应当如是推求！’迦葉，菩萨应当如是坚心。迦葉，我引是喻，诸有智者以喻解耳！迦葉，若如是苦行得于菩提，恒河沙劫不应懈怠，勤学不懈，勤学不息，恒沙等劫学于菩提。菩萨念：‘我今应生坚势、坚欲，我终不舍无上正道。’迦葉，菩萨如是应坚其心。

“迦葉，若有菩萨，如是坚心为取何等？谓不取处、不取非处。云何不取处、不取非处？若处、非处悉无所有，不障碍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速疾得成。迦葉，若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持用布施，若于如来今所演说如是等经，趣向菩提正眼之处，推求索之依附依住，是人福聚倍多胜彼！迦葉，菩萨应当如是坚心，亦复不得于是坚心，然不休息。云何初业？多植初业。云何多植？不谓一心能知多业。何以故？是法不可以言说故，恒于是中多种初业，所谓坚心。”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非心作心相， 常有大怖畏，
我当成不成， 是事当云何？
是常起疑觉， 住在于一切，
修造作方便， 云何得菩提？
彼是懈怠想， 非是菩提想，
斯有一切疑， 若佛及声闻。

希望而不及， 善贤诸佛法，
不以音声故， 能获值安乐。
斯有信欲乐， 能集极胜妙，
非但小思惟， 能获得胜道。
于一切法中， 当住于一法，
觉智增益已， 修行为得道。

“迦葉，说是法时，若有菩萨成就此行不值于佛，而自说言：‘我当作佛如来应供正遍觉。’迦葉，在家菩萨应如是作，云何修行能得菩提？迦葉，在家菩萨有三种业求于菩提。何等三？生极欲心，于一切智不著本作，应持五戒，具是三分趣于六法。何等六？得于圣法，诸根完具，不盲聋哑，不粗恶色，速得信心不畏深法，闻已速解疾得不退，应当具足如是六法。五障法应当善知。何等五？知于两舌，终不妄语，菩萨之人应见，是悭是菩萨障应当不悭，若著于欲是菩萨障终不作欲，如是五法能作障碍。又复应当作于三法。何等三？常恒有于欲出家心；于净持戒沙门、婆罗门所，殷重恭敬从受教诲；诸有著相演说法者应常远离。何以故？是菩萨所不应学故。菩萨不应担不实草。何以故？是非菩提故。若担不实是学障碍，不学集法。复次，迦葉，菩萨当学于三法。何等三？心常专念趣向作佛，应当精勤修习读诵，常于众生修行慈心，应当修集如是三法。又复应当亲近三法。何等三？离搏捶打，不说他人云是卑贱，怖畏众生而为作救，应当亲近如是三法。”而说偈言：

“不亲近下人， 见不正直者，
见已当远离， 犹远恶毒蛇。
不应学于彼， 亦不礼敬是，
应当极远离， 犹如见恶狗。
是人堕恶道， 诸有著相者，
若修是学者， 此亦同彼去。
不疑于空法， 闻于佛法已，
及乐空比丘， 此所生恭敬。
是中增多闻， 亦生利智慧，
得近菩提道， 为一切所礼。
速疾受斋戒， 速受已读诵，
斯增益智慧， 犹水青莲华。
速疾受斋戒， 多听受于法，
斯增益智慧， 以断诸漏结。
大智大精进， 大威德无畏，
作利以益己， 及利益于他。
终不打搏他， 应当乐如是，

进助菩提分，是人法无减。
是人少病患，有最上妙色，
为众生所爱，爱利益已法。
修行于慈心，住在家菩萨，
舍一切恶道，速疾得生天。
是得天名已，五欲自娱乐，
从天命终已，终不生恶道。
生在人道中，种族豪贵家，
形色极殊妙，无有能欺者。
无能所守护，是人修行法，
得见于胜处，一切众生爱。
善得安隐眠，寤已欢喜乐，
终不生怖畏，是亦天所护。
犹如粪秽法，彼有是观相，
居家亦如是，广及余亦尔。
当为诸善人，所称誉赞叹，
怖者施无畏，诸在家菩萨。
更不事余天，亦不见余天，
此道极正直，诸慧者所集。
是以此善根，舍一切恶道，
一切智三明，善学三戒故。
如所作功德，如其所礼事，
斯亦当见礼，诸众生独故。
如所作功德，如其所礼事，
当为众生上，如佛见礼事。
住于在家地，起作菩提心，
此所称赞法，及余法今听。

“迦葉，在家菩萨应成三法。何等三？应当远离希望吉祥，是菩萨应修治舍宅，除诸妨碍勤修多闻。菩萨当具足三法，复起三法。何等三？不应断绝说法师辩，应当勤请于说法者，应当常燃灯烛众明，应当修行如是三法。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应当终竟不造三法作女人行。何等三？不留难母令不听法，不留难母不往比丘所；不遮固妻至比丘所，欲听法者不作障碍；于女人所不舍正道而犯非道。如是三法一切不作，若造此业便堕女人。”而说颂曰：

“应当燃灯明，数数以信心，
得无尘垢眼，及获得佛眼。
导师以此眼，能知于一切，
若知如此智，则知于实智。

知过去世法， 现在亦如是，
不意想未来， 不造作三相。
若有是三相， 三亦应当舍，
悉同为一义， 相即为非相。
佛所说诸根， 然法无有根，
以彼不分别， 菩提最为上。
净修佛眼已， 悉皆现了知，
是句即菩提， 如上之所说。
如是所说法， 亦不毁坏法，
一切法是空， 是故名为说。
诸外道邪见， 为在家说法，
如作于明灯， 有眼者能知。
不断他说法， 于释师子法，
莫速至恶道， 疾作生盲者。
数数而劝请， 演说善逝法，
以此之善根， 转无上法轮。
不应作留难， 若母欲听法；
作极恶女人， 盲偻极丑恶，
不见睹众色， 亦不闻妙声，
在于黑闇处， 犹若如蛇住。
作于障碍已， 贪嫉为妻故，
速疾命终已， 作弊恶女人，
黄头而青眼， 黑恶难可看，
疽恶脚缭戾， 聋騃无所知。
于如是等处， 无慈者速受，
为嫉妒男子， 数数造欲因。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不应作三法。何等三？不请女人，为欲因缘施酥、醍醐及诸恶施；若欲出家不作留难，未出家者劝令出家；造如来塔作营事人劝助示导，不应侵夺取于是物。如是三法，在家菩萨所不应作。”而说颂曰：

“不施他女人， 不造作非法，
无婚过难来， 故一切不施。
有言者往彼， 合掌而作礼，
与已复当与， 以善欢喜心。
若彼僧中少， 为僧给使人，
若有请取是， 应佐少人者。
勿触水令浊， 若有依此者，
于斯无嫌害， 生心起嗔恶。

若有欲出家，自子及亲属，
菩萨于是中，终不作留难。
令诸众生乐，得证于灭度，
此是我本欲，说于无上法。
知是诸过已，自不造诸妒，
莫长夜常忧，为烦恼所染。

“迦葉，在家菩萨复有三法不应修集。何等三？不买男子，不买女人，不施毒药。若有作者亦勿亲近。”而说颂曰：

“离买男子业，亦离买女人，
不施与毒药，若与者远离。
天亦呵是法，众生得苦恼，
随趣诸方面，忧恼箭所害。
此长夜忧恼，多获众苦恼，
亦绝便命终，是故不应作。
是过及余过，我知是所作，
今说其少分，为于菩提故。

“迦葉，在家菩萨不应造三法。何等三？不至淫女家，若男若女不犯非道，若屠牛处不在边住。如是三法，在家菩萨所不应作。”而说颂曰：

“不至淫女家，秽恶为欲者，
速致不恭敬，由近下欲故。
师见去至此，为彼之所轻，
速疾致疾患，以是致命终。
若男女非道，二俱不亲近，
是女所不喜，云何当犯是？
若有屠牛处，一切不往彼，
此非我所宜，菩萨法如是。
如是诸过患，佛悉皆知之，
是故不正行，今为如实说。
佛如是少说，我声闻能知，
斯于佛面前，云何所后处？
众生信圣者，欲疾至涅槃，
为是故我说，不为难教者。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应成就三法。何等三？居住家中犹如客使不起我想；若已施者起集聚想，其未施者远离于我千由旬想；不为子息作于藏举宝藏之想。迦葉，在家菩萨应当成就如是三想。”而说

颂曰：

“当修习死想，我不久命终，
是故诸所藏，此财应修坚。
为别男女事，终不为利是，
速疾求坚法，身命及财物。
殷重欲菩提，所作不轻躁，
为求法利故，一切时摧伏。
犹如小女戏，亦如光渐现，
不乐著于味，欲法者如是。
读诵不休息，善好法庄严，
其难可修集，于种种诸众。
如是相似法，迦葉我已说，
其有聪利者，我悉知是人。
彼知已解了，自怜愍于己，
是人于彼时，数数与我对。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成就三法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三？父母不信化令住信，父母毁戒劝令住戒，父母悭贪劝令住舍，叹无上道在大众中而演说法。是名初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应当善知可供养者及不可供。若知是已，诸可供者而设供食，不可供者而不设供，于是人所应修慈心。迦葉，是名第二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所有财物勤苦集聚，是不应失不令尽失，不施于他，坚藏牢举，施住净戒沙门、婆罗门，平等封邑财封无系一切净行。迦葉，是名第三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而说颂曰：

“若在家菩萨，集无上菩提，
生起三种慧，以学无上道。
若父及与母，恶慧无有信，
劝之令生信，令趣向胜法。
悭犯住戒舍，无慧者信慧，
向无上菩提，劝令至是处。
若去至四方，求善说法者，
应行于法施，以增益智慧。
犯戒教住戒，无信者教信，
无慧者教慧，是人终不退。
若见慧比丘，持戒多闻者，
恭敬信近之，数数而咨问。
所以近比丘，数数为咨问，

速疾受其法， 是故不退转。
彼觉智增益， 闻处及智者，
觉智增益已， 舍己肉供养。
是有信解相， 如我之所说，
不以不信心， 能趣向菩提。
渐渐见增益， 速疾得增长，
于是诸增益， 彼得不为难。
知是增益已， 若自及与他，
心喜而趣向， 是人增益智。
随所有财封， 本所聚集者，
诸有持戒人， 一切以置前。
是无有异语， 终不说异言，
健勇进坚施， 是能成如来。
柔和易共住， 勇健者得慈，
欢喜而坚舍， 如先后亦然。
勇健上施主， 不从他所求，
众施中最健， 一切无不舍。
若金银及钱， 本生亦曾施，
希望于上法， 甚深最上句。
一切天及世， 相应专供养，
若求于法者， 悉应供是人。
勇健者集法， 以法而活命，
有智慧胜法， 当为救世者。

“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有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疾堕声闻而般涅槃。何等三？若暂一发菩提心已，怖畏地狱、饿鬼、畜生，于是菩提道起重担想求诸善根，不专思念，不好善求，是人为于心意所害生起苦想。迦葉，是名初法，在家菩萨退无上道，疾堕声闻而般涅槃。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若暂一发菩提心已，若行施时嗔恚而与，与已生悔，是人不能至于佛智。迦葉，是为二法，在家菩萨退菩提心，疾堕声闻而般涅槃。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若暂一发菩提心已，不勤精进集于多闻，是人以是少许善根速入涅槃。迦葉，是名三法，在家菩萨退菩提心。”而说颂曰：

“发菩提心已， 而不修正行，
毁坏于佛乘， 堕在声闻乘。
菩提非不信， 及懈怠者得，
悭贪无智慧， 是等作障碍。
知恩住净戒， 心常乐行舍，
舍时心欢喜， 菩提不难得。

心造作诸恶， 心亦能行施，
是众生心坚， 当作世间塔。
若不舍是法， 心趣向菩提，
当作佛出世， 为世作福田。

“迦葉，在家菩萨有三法，退菩提心，堕缘觉涅槃而般涅槃。何等三？是在家菩萨，一发心已吝惜秘法。迦葉，是名在家菩萨初法，退菩提心，堕缘觉涅槃而般涅槃。复次，迦葉，在家菩萨一发心已，希望良时求觅吉日。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二法，退菩提心，堕缘觉涅槃而般涅槃。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懈怠懒惰，不勤求助菩提之法。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三法，退菩提心，堕缘觉涅槃而般涅槃。”而说颂曰：

“悭吝惜秘法， 不教诲他人，
当堕缘觉地， 是退失菩提。
是退堕于三， 失利有苦来，
去已而现在， 是疑于菩提。
思惟大乘已， 速希望吉祥，
此非信解相， 佛不亲近是。
若有极专心， 坚求菩提道，
此不礼事余， 唯除世间塔。
若有是信心， 不得其余天，
是成就最上， 名为天中天。
生菩提心已， 是不礼事余，
是有最上色， 在在所生处。

“迦葉，在家菩萨有三法得身极黑。何等三法？断佛塔中所燃灯明；他有斗诤生嗔恚心，不豫己事代他诤讼；见黑色人而形呰之。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三法其身极黑。”而说颂曰：

“塔中燃灯明， 断取是光明，
其身极甚黑， 犹如黑漆盘。
见黑人形呰， 我白汝极黑，
是轻毁他已， 受身黑如炭。
善守护口业， 作业终不失，
随如所作业， 当有如是器。

“迦葉，在家菩萨有三法生工巧家。何等三？迦葉，在家菩萨自受五戒，若有知识从远而来与酒令饮，或请余人饮之以酒。迦葉，是名在家菩萨初法，生工巧家。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自持净行，和合他人令行欲秽，以此业故生工巧家。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二法，生工

巧家。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若见他人营造法事勤读诵者，然是人者欲造天舍，而是菩萨语此人言：‘汝舍读诵，营造所作，作已还读。’以是业故生工巧家。”而说颂曰：

“以酒请他人， 及与己知识，
以酒为上供， 是业堕工巧。
不能作刀针， 及诸工巧事，
唯能坐地已， 手执捉排囊。
自己舍女人， 向他赞淫欲，
以是业报故， 生堕工巧家。
不能作刀针， 不知鼓排囊，
教令执捉椎， 以锻于钉铁。
以此障碍法， 令他舍法故，
堕在工巧家， 此人生是家。
彼不见排囊， 亦不见椎钳，
悉破坏众器， 其业报如是。
迦葉护口业， 亦护慎心业，
一切不善法， 不向他人说。
生死受众苦， 生已增长爱，
是故勤行法， 舍诸不善法。

“迦葉，在家菩萨成就三法，生在王家，颜色姝特，端正可爱，鲜净红白而不懒惰，聪黠明了。何等三？迦葉，在家菩萨，睹未曾见沙门、婆罗门，若其见已生信敬心：‘此是福田，此应供养，此应礼敬。’此是福田生信敬已，请与衣服、饮食、卧具及诸病药。迦葉，是名初法，在家菩萨生在王家。复次，迦葉，在家菩萨坚住本誓，住本誓时如说而住，终不妄语。迦葉，是名二法，在家菩萨生在王家。复次，迦葉，在家菩萨于住净戒沙门、婆罗门所，亲近咨受修于坚法。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三法，生大王家。”而说颂曰：

“慧者见已知， 净戒多闻者，
是起如是心， 往彼请命之。
彼既请命已， 如实而施作，
是不为涅槃， 所施无所害。
是取于坚法， 如所亲近者，
种种智增益， 速疾获难得。
如斯之信心， 趣向菩提者，
得菩提不难， 如智者行处。
最上活命已， 舍最上财封，
集聚上妙法， 证于最上灭。

是人生上族， 是有上妙色，
服上妙衣服， 获最上涅槃。
知于如是法， 有智聪慧人，
修行无怯弱， 如佛之所说。
志趣向胜乘， 是人到胜乘，
灭一切结使， 如彼最上果。
如所造作业， 果报亦如是，
终始不败亡， 经百千亿劫。

“迦葉，在家菩萨，住在家地成就三法，种是善根，终不受于五欲之乐，乃至得于无上正道。迦葉，是在家菩萨受持五戒，不向他人赞五欲乐，不诱引女人，勤修自业起如是心：‘我今不当亲近女人。’此终不欲五欲之乐，乃至得成无上正道。迦葉，是名在家菩萨初法，终不受于五欲之乐，乃至得成无上正道。复次，迦葉，在家菩萨，若闻是等甚深经典净信修习。迦葉，若是深经至于非器彼应劝进。迦葉，若善男子，能令他人舍离疑心，而是菩萨以此善根，得无碍辩，得不系辩，生及命终速得见佛；既命终已得生天上，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三法，乃至得成无上正道，不受五欲。复次，迦葉，在家菩萨所有善根，皆悉回向无上正道，不乐色声香味触法，不乐财封，不乐自在，不乐眷属，无漏之心无漏果报，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受五欲乐。迦葉，是名在家菩萨三法，不贪受于五欲之乐，乃至得成无上正道。”而说颂曰：

“在家持五戒， 护持善守护，
离亲近女人， 轻毁斯下处。
如是相似法， 修集无漏足，
若有疑惑者， 教令速解了。
一切诸善根， 悉回向菩提，
以此诸善根， 速舍五欲乐。
常有于多闻， 为众生说法，
生起大悲心， 求于菩提道。
是故闻是已， 生贤善妙欲，
终不亲近欲， 速疾转法轮。”

尔时，大迦葉白佛言：“世尊，今此经法以何名之，我等当共而奉持之？”

佛告迦葉：“是经名曰《演说三戒》，亦名曰说《菩萨禁戒》，亦名曰《集一切佛法》。”

佛说此经已，大德摩诃迦葉及诸大众，天、人、阿修罗、乾闼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三卷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上

佛在王舍国灵鹫山中，与大弟子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七十二那术，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天子八十万，色天子七十万，遍净天子六十那术，梵天一亿，皆随佛住。神通飞化弟子，名曰知本际贤者、马师贤者、大力贤者、安详贤者、能赞贤者、满愿臂贤者、无尘贤者、氏聚迦葉贤者、牛齝贤者、上时迦葉贤者、治恒迦葉贤者、金杵坦迦葉贤者、舍利弗贤者、大目揵连贤者、大迦葉贤者、大迦旃延贤者、多睡贤者、大贾师贤者、大瘦短贤者、盈辨了贤者、不争有无贤者、知宿命贤者、了深定贤者、善来贤者、离越贤者、痴王贤者、氏戒聚贤者、类亲贤者、氏梵经贤者、多欲贤者、王宫生贤者、告来贤者、氏黑山贤者、经刹利贤者、博闻贤者。其女弟子，名曰大钦姓比丘尼、幻者比丘尼、莲华色比丘尼、生地动比丘尼、生地担比丘尼、生则侍者头痛比丘尼、安丰殖比丘尼、体柔软比丘尼、勇生行比丘尼、自净比丘尼。清信士，名曰给饭孤独长者、安念众长者、快臂长者、火英长者、善容长者、具足宝长者、名远闻长者、香辟疫长者、安吉长者、施宝盈长者、欣赞长者、胎施殷长者、供异道长者、勇降怨长者、宝珥长者、宝结长者。清信女，名曰生偻，名曰黑哲，名曰信法，名曰软善，名曰乐凉，名曰忍苦乐，名曰乐爱优婆夷。如此之人皆一种类，消尽诸垢勇净者也。无数之众悉共大会。

于时，佛坐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光甚大明。贤者阿难即从座起，更正衣服，稽首佛足，长跪叉手，前白佛言："今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尔乎？今佛面目光精数百千色，上下明彻，好乃如是。我侍佛已来，未曾见佛身体光曜巍巍重明乃尔！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有如今日明好不妄，会当念诸过去、当来、若他方佛国今现在佛。"

佛告阿难："有诸天来教汝，诸佛教汝，令问我耶？若自从智出乎？"

阿难白佛言："亦无诸天、无诸佛教。我今问佛者，自从意出来白佛耳！每佛坐起若行出入，有所至到，所当作为，所当教敕，我辄知佛意。今佛独当展转相思，故使面色光明乃如此耳！"

佛言："善哉！阿难，若所问者，甚深快善，多所度脱。若问佛者，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累劫，百千万亿倍矣！"

佛言阿难："今诸天帝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汝皆度脱之。"

佛言："佛威神甚重难当！若所问者大深。汝乃慈心，于佛所

哀，诸天人民，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大善，当尔尔，皆过度之。”

佛语阿难：“如世间有优昙钵树，但有实，无有华；天下有佛，乃有华出耳！世间有佛甚难得值。今我作佛出于天下，若有大德聪明善心，豫知佛意，若不忘在佛边侍佛也。若今所问，善听！谛听！”

佛语阿难：“前已过去劫，大众多不可计，无边幅不可议，及尔时有过去佛，名锭光如来——复次有佛，名曰曜光；复次有佛，名日月香；复次有佛，名安明山；复次有佛，名日月面；复次有佛，名无尘垢；复次有佛，名无沾污；复次有佛，名曰如龙无所不伏；复次有佛，名曰日光；复次有佛，名大音王；复次有佛，名宝洁明；复次有佛，名曰金藏；复次有佛，名焰宝光；复次有佛，名曰有举地；复次有佛，名曰琉璃光；复次有佛，名日月光；复次有佛，名曰日音声；复次有佛，名光明华；复次有佛，名神通游持意如海；复次有佛，名嗟叹光；复次有佛，名具足宝洁；复次有佛，名光开化；复次有佛，名曰大香闻；复次有佛，名曰降弃恚嫉；复次有佛，名妙琉璃紫磨金焰；复次有佛，名心持道华无能过者；复次有佛，名积众华；复次有佛，名水月光；复次有佛，名除众冥；复次有佛，名日光盖；复次有佛，名温和如来；复次有佛，名曰法意；复次有佛，名师子威象王步；复次有佛，名曰世豪；复次有佛，名曰净音；复次有佛，名不可胜；复次有佛，名楼夷亘罗，在中教授四十二劫，皆已过去——乃尔劫时作佛，天上天下人中之雄，经道法中勇猛之将。佛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莫能过者。世饶王闻经道欢喜开解，便弃国位行作比丘，名昙摩迦留，发菩萨意，为人高才，智慧勇猛，无能踰者，与世绝异。到世饶王佛所，稽首为礼，长跪叉手，称赞佛言：

“无量之光曜， 威神无有极，
如是之焰明， 无能与等者，
若以日摩尼， 火月水之形，
其景不可及， 其色亦难比。
颜色难称量， 一切世之最，
如是大音声， 遍诸无数刹，
或以三昧定， 精进及智慧，
威德无有辈， 殊胜亦希有。
深微谛善念， 从是得佛法，
持觉若如海， 其限无有底。
瞋恚及愚痴， 世尊之所无，
嗟叹佛世雄， 终始无厌足。
佛如好花树， 莫不爱乐者，
处处人民见， 一切皆欢喜。
令我作佛时， 愿使如法王，

过度于生死，无不解脱者。
檀施调伏意，戒忍及精进，
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最。
吾誓得佛者，普逮得此事，
一切诸恐惧，我为获大安。
假令有百千，亿万那术佛，
如是佛之数，使如恒水沙，
计以沙等佛，一切皆供养，
不如求正道，坚勇而不怯。
譬如恒水中，流沙之世界，
复倍不可计，无数之刹土，
光焰一切昭，遍此诸数国，
如是精进力，威神难可量。
令我为世雄，国土最第一，
其众殊妙好，道场踰诸刹，
国如泥洹界，而无有等双。
我当常愍哀，度脱一切人，
十方往生者，其心悦清净，
已来到我国，快乐喜安隐。
幸佛见信明，是我第一证，
发愿在于彼，精进力所欲。
十方诸世尊，皆有无碍慧，
常念此尊雄，知我心所行，
令我身止住，于诸苦毒中，
我行精进力，忍之终不悔。

“法宝藏比丘，说此唱赞世饶王如来至真等正觉已，发意欲求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我立是愿，如多陀竭佛所有者，愿悉得之；拔人勤苦生死根本，悉令如佛；唯为说经，所可施行，令疾得决；我作佛时，令无及者。愿佛为我说诸佛国功德，我当奉持，当那中住，取愿作佛国亦如是。’”

佛语阿难：“其世饶王佛，知其高明，所愿快善，即为法宝藏菩萨说经言：‘譬如大海水，一人升量之，一劫不止，尚可枯尽，令海空竭，得其底泥。人至心求道，何而当不可得乎？求索精进不休止者，会得心中所欲愿耳！’法宝藏菩萨，闻世饶王佛说经如是，则大欢喜踊跃。其佛则为选择二百一十亿佛国中诸天人民善恶、国土之好丑，为选心中所愿用与之。世饶王佛说经竟，法宝藏菩萨便一其心，则得天眼彻视，悉自见二百一十亿诸佛国中诸天人民之善恶、国土之好丑，则选心所欲愿，便结得是二十四愿经，则奉行之。精进勇猛，勤苦求索，如是无央数劫所师事供养诸佛，已过去佛亦无央数。其法宝藏菩

萨至其然后，自致得作佛，名无量清净觉最尊，智慧勇猛，光明无比，今现在所居国甚快善。在他方异佛国教授八方上下无央数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莫不得过度解脱忧苦者。无量清净佛为菩萨时，常奉行是二十四愿，珍宝爱重，保持恭顺，精进禅行之，与众超绝卓然有异，皆无有能及者。”

佛言：“何等为二十四愿者？

“一、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地狱、禽兽、饿鬼、蜎飞蠕动之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从是愿，终不作佛。

“二、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有来生我国者，从我国去，不复更地狱、饿鬼、禽兽、蠕动。有生其中者，我不作佛。

“三、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不一色类金色者，我不作佛。

“四、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天人世间人有异者，我不作佛。

“五、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皆自推所从来生本末所从来十亿劫宿命。不悉知念所从来生，我不作佛。

“六、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不悉彻视，我不作佛。

“七、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不悉知他人心中所念者，我不作佛。

“八、我作佛时，我国中人民不悉飞者，我不作佛。

“九、我作佛时，我国中人民不悉彻听者，我不作佛。

“十、我作佛时，我国中人民有爱欲者，我不作佛。

“十一、我作佛时，我国中人民住止尽般泥洹。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二、我作佛时，我国诸弟子，令八方上下各千亿佛国中，诸天人民蠕动之类，作缘一觉大弟子，皆禅一心，共数我国中诸弟子，住至百亿劫无能数者。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三、我作佛时，令我光明胜于日月，诸佛之明百亿万倍，昭无数天下窈冥之处皆常大明，诸天人民蠕动之类见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来生我国。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四、我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天人民蠕动之类，令得缘一觉果证弟子坐禅一心，欲共计知我年寿几千万亿劫，令无能知寿涯底者。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五、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除我国中人民所愿，余人民寿命无有能计者。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六、我作佛时，国中人民皆使莫有恶心。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七、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各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蠕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八、我作佛时，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常念我净洁心，寿终时我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共在前立，即还生我国作阿惟越致。不尔者，我不作佛。

“十九、我作佛时，他方佛国人民，前世为恶，闻我名字及正为道，欲来生我国，寿终皆令不复更三恶道，则生我国在心所愿。不尔者，我不作佛。

“二十、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不一生等，置是余愿功德。不尔者，我不作佛。

“二十一、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不悉三十二相者，我不作佛。

“二十二、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欲共供养八方上下无数诸佛，皆令飞行；欲得万种自然之物，则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悉遍已后，日未中则还我国。不尔者，我不作佛。

“二十三、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欲饭时，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饮食在前，食已钵皆自然去。不尔者，我不作佛。

“二十四、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说经行道不如佛者，我不作佛。”

佛告阿难：“无量清净佛为菩萨时，常奉行是二十四愿，分檀布施不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志愿常勇猛，不毁经法，求索不懈，每独弃国捐王，绝去财色，精明求愿无所适莫，积功累德无央数劫，自致作佛悉皆得之，不忘其功也。”

佛言：“无量清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七丈，中有佛项中光照一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五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四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八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百六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三百二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六百四十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千三百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千六百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五千二百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万四百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万一千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四万二千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八万四千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十七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三十五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七十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百五十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三百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六百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千二百万里，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一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两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四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八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十五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三十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六十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百二十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五百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四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八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万六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三万二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六万四千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十三万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十六万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五十万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

百万佛国，中有佛项中光明照二百万佛国。”

佛言：“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其项中光明所照，皆如是也。无量清净佛项中光明，焰照千万佛国。所以诸佛光明所照有远近者何？本前世宿命，求道为菩萨时所愿功德，各自有大小，至其然后作佛时，悉各自得之，是故令光明转不同等。诸佛威神同等耳，自在意所欲作为不豫计。无量清净佛光明所照最大，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

佛称誉无量清净佛光明：“无量清净佛光明极善，善中明好，甚快无比，绝殊无极也！无量清净佛光明殊好，胜于日月之明百亿万倍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极明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极好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极雄杰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快善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王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最极尊也！无量清净佛光明，诸佛光明中之寿明无极！无量清净佛光明，焰照诸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明。诸有人民蜎飞蠕动之类，莫不见无量清净佛光明，见无量清净佛光明，莫不慈心欢喜者。世间诸有淫泆、瞋怒、愚痴，见无量清净佛光明，莫不作善者。诸泥犁、禽兽、薜荔、考掠勤苦之处，见无量清净佛光明至，皆休止不得复治，死后莫不得解脱忧苦者也！无量清净佛光明，名闻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莫不闻知，闻知者莫不得过度者。”

佛言：“我不独称誉无量清净佛光明也。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辟支佛、菩萨、阿罗汉，所称誉皆如是。”

佛言：“其有人民，善男子、善女人，闻无量清净佛声，称誉光明，如是朝暮，常称誉其光明明好，至心不断绝，在心所欲愿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可得为诸菩萨、阿罗汉所尊敬，智慧勇猛。若其然后作佛者，亦当复为八方上下无央数辟支佛、菩萨、阿罗汉所称誉。光明亦当复如是，则众比丘僧，诸菩萨、阿罗汉，诸天、帝王、人民，闻之皆欢喜踊跃，莫不赞叹者。”

佛言：“我道无量清净佛光明姝好巍巍称誉快善，昼夜一劫尚未竟也，我但为若曹小说之耳！”

佛说无量清净佛，为菩萨求索得是二十四愿时，阿阇世王太子，与五百大长者迦罗越子，各持一金华盖，前上佛已，悉却坐一面听经。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闻无量清净佛二十四愿，皆大欢喜踊跃，心中俱愿言：“令我等后作佛时，皆如无量清净佛。”

佛则知之，告诸比丘僧：“是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却后无央数劫，皆当作佛如无量清净佛。”

佛言：“是阿阇世王太子，五百长者子，作菩萨道已来无央数劫，皆各供养四百亿佛已，今复来供养我。是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人等，皆前世迦葉佛时为我作弟子，今皆复会是共相值也。”则诸比丘僧，闻佛言皆心踊跃，莫不欢喜者。

佛告阿难："无量清净佛作佛已来凡十八劫，所居国名须摩提，正在西方，去是阎浮利地界千亿万须弥山佛国。其国地皆自然七宝，其一宝者名白银，二宝者名黄金，三宝者水精，四宝者琉璃，五宝者珊瑚，六宝者琥珀，七宝者砗磲。是七宝皆以自共为地，旷荡甚大无极，皆自相参转相入中，各自焜煌参光极明，自然软甚姝好无比。如其七宝地，诸八方上下众宝中精，都自然之合会共化生耳！其宝比如第六天上之七宝也。其国中无有须弥山，其日月星辰、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皆在虚空中。其国土无有大海水，亦无小海水，无江河洹水也，亦无山林溪谷，无有幽冥之处。其国七宝地皆平正，无有泥犁、禽兽、饿鬼、蜎飞蠕动之类也。无阿须伦、诸龙鬼神也。终无有大雨时，亦无春夏秋冬也。亦无有大寒，亦不大热，常和调中，适甚快善无比。皆有万种自然之物、百味饮食，意欲有所得则自然在前，意不用者则自然化去；比如第六天上自然之物，恣若自然则皆随意。其国中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寿命极寿，寿亦无央数劫。女人往生者，则化生皆作男子。但有菩萨、阿罗汉无央数，悉皆洞视彻听，悉遥相见，遥相瞻望，遥相闻语声，悉皆求道善者，同一种类无有异人也。其诸菩萨、阿罗汉，面目皆端正，清洁绝好，悉同一色，无有偏丑恶者。诸菩萨、阿罗汉，皆才猛黠慧。其所衣服，皆衣自然之衣。都心中所念，常念道德。其所欲语言，便皆豫相知意。其所念言道，常说五事。其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自共相与语言，辄说经道，终不说他余之恶。其语言音响，如三百钟声，皆相敬爱，无有相憎者。皆自以长幼上下先后言之，都共往会以义而礼，转相敬事如兄如弟。以仁履义，不妄动作，言语而诚，转相教令，不相违戾，转相承受。皆心洁净无所贪慕，终无有淫泆、瞋怒之心、愚痴之态也，无有邪心念妇女意也。悉智慧勇猛，和心欢乐，好喜经道。皆自知其前世所从来生，亿万劫世时宿命善恶存亡，现在却知无极。

"无量清净佛所可教授讲堂精舍，皆复自然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自共转相成也，甚姝明好，绝姝无比，亦无有作者，亦不知所从来，亦无有持来者，亦无所从去。无量清净佛所愿德重，其人作善故，论经语义，说经行道，讲会其中，自然化生耳。其讲堂精舍，皆复有七宝楼观栏楯，复以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为璎珞，复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交络覆盖其上，皆自作五音声音声甚姝无比。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所居舍宅，皆复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化生转共相成也。其舍宅皆悉各有七宝楼观栏楯，复以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为璎珞，复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交络覆盖其上，皆各复自作五音声。无量清净佛讲堂精舍，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七宝舍宅中外内处处，皆复自然流泉水浴池。其浴池者，皆复以自然七宝，七宝俱生，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转共相成也。水底沙皆复以七宝金、银、水

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也。有纯白银池者，其底沙皆黄金也。中有纯黄金池者，其水底沙皆白银也。中有纯水精池者，其水底沙皆琉璃也。中有纯琉璃池者，其水底沙皆水精也。中有纯珊瑚池者，其水底沙皆琥珀也。中有纯琥珀池者，其水底沙皆珊瑚也。中有纯砗磲池者，其水底沙皆玛瑙也。中有纯玛瑙池者，其水底沙者皆砗磲也。中有纯白玉池者，其水底沙者皆紫磨金也。中有纯紫磨金池者，其水底沙者皆白玉也。中复有二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者皆金、银也。中复有三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者皆金、银、水精也。中复有四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琉璃也。中复有五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皆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也。中复有六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皆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也。中复有七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皆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也。其浴池中有长四十里者，中有池长八十里者，中有池长百六十里者，中有池长三百二十里者，中有池长六百四十里者，中有池长千二百八十里者，中有浴池长二千五百六十里者，中有浴池长五千一百二十里者，中有浴池长万二百四十里者，中有浴池长二万四百八十里者，其纵广各适等。是浴池者，皆诸菩萨、阿罗汉常所可浴池。”

佛言：“无量清净佛浴池，长四万八千里，广亦四万八千里，其浴池皆七宝转自共相成。其池水底沙，皆复以七宝、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也。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浴池中水，皆清净香洁，中皆有香华，悉自然生百种华，种种异色异香。华皆千叶，诸华甚香无比，香不可言也。其华香者，亦复非世间之华，复胜天上之华。是华香者，八方上下众华香中精自然生耳。池中水流行，转相灌注，池中水流亦不迟亦不驶，皆复自作五音声。”

佛言：“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诸生无量清净佛国者，都皆于是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便则自然长大。亦无乳养之者，皆食自然之饮食。其身体者，亦非世间人之身体也，亦非天上人之身体也，皆积众善之德，悉受自然虚无之身体，甚姝好无比。”

佛语阿难：“如世间贫穷乞丐人，令在帝王边住者，其人面目形貌，何等类乎？宁类帝王面目形貌颜色不？”

阿难言：“假令使子在帝王边住者，其面目形状甚丑恶不好，不如帝王面目形类姝好百千亿万倍也！所以者何？见乞人贫穷困极，饮食未曾有美食时也。既恶食不能得饱食，食才支命，骨节相撑拄，无所用，自给常乏，无有储积，饥饿寒冻，怔忪愁苦。但坐其前世宿命为人时，愚痴无智，富益悭贪，有财不肯慈哀、仁贤为善、博爱施与，但欲唐得，贪惜饮食，独食嗜美，不信施贷后得偿报也。复不信作善后世得其福，蒙笼顽佷益作众恶，如是寿终财物尽索，素无恩德无所恃怙，入恶道中坐之适苦，然后得出解脱，今生为人，作于下贱

贫家作子，强像人形，状貌甚丑，衣被弊坏，单空独立，不蔽形体，乞丐生活耳！饥寒因苦，面目羸劣，不类人色，坐其前世身之所作，受其殃罚，示众见之，莫谁哀者？弃捐市道，暴露痟瘦，黑丑恶极，不及人耳！所以帝王人中独尊最好者何？皆其前世宿命为人时作善，信爱经道，布施恩德，博爱顺义，慈仁喜与，不贪饮食与众共之，无所遗惜，都无违诤，得其福德寿终德随不更恶道，今生为人，得生王家自然尊贵，独王典主，揽制人民，为人雄杰，面目洁白，和颜好色，身体端正，众共敬事，美食好衣随心恣意，在乐所欲自然在前都无违诤，于人中姝好，无忧快乐，面色光泽，故乃尔耳！”

佛告阿难：“若言是也。如帝王虽于人中好无比，当令在遮迦越王边住者，其面目形貌甚丑恶其状不好，比如乞人在帝王边住耳！帝王面丑，尚复不如遮迦越王面色姝好百千亿万倍也！如遮迦越王，于天下绝好无比，当令在第二忉利天帝释边住者，其面甚丑不好，尚复不如天帝释面貌端正姝好百千亿万倍也！如天帝释，令在第六天王边住者，其面貌甚丑不好，尚复不如第六天王面貌端正姝好百千亿倍也！如第六天王，令在无量清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边住者，其面甚丑，尚复不如无量清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面貌端正姝好百千亿万倍也！”

佛言：“无量清净佛诸菩萨、阿罗汉面貌，悉皆端正，绝好无比，次于泥洹之道也。”

佛告阿难：“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讲堂精舍所居处舍宅，中外浴池上，皆有七宝树。中有纯银树，中有纯金树，中有纯水精树，中有纯琉璃树，中有纯白玉树，中有纯珊瑚树，中有纯琥珀树，中有纯砗磲树，种种各自异行。中复有两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银枝、金叶、银华、金实，金树者——金根、银茎、金枝、银叶、金华、银实。是两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三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银叶、金华、水精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金叶、银华、水精实，水精树者——水精根、银茎、金枝、水精叶、银华、金实。是三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四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银华、金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琉璃叶、金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银枝、金叶、水精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水精茎、金枝、银叶、琉璃华、水精实。是四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五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华、金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枝、银叶、金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珊瑚茎、水精枝、金叶、银华、珊瑚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琉璃茎、水精枝、金叶、银华、琉璃实。是五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六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

华、琥珀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琉璃叶、琥珀华、珊瑚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枝、银叶、琥珀华、金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珊瑚茎、琥珀枝、水精叶、金华、银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琥珀茎、银枝、金叶、水精华、琉璃实，琥珀树者——琥珀根、珊瑚茎、金枝、银叶、琉璃华、水精实。是六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七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节、琉璃枝、珊瑚叶、琥珀华、砗磲实，金树者——金根、水精茎、琉璃节、珊瑚枝、琥珀叶、砗磲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节、琥珀枝、砗磲叶、白玉华、金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珊瑚茎、琥珀节、白玉枝、砗磲叶、水精华、银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琥珀茎、白玉节、银枝、明月珠叶、金华、水精实，琥珀树者——琥珀根、白玉茎、珊瑚节、琉璃枝、砗磲叶、水精华、金实，白玉树者——白玉根、砗磲茎、琉璃节、珊瑚枝、琥珀叶、金华、摩尼珠实。是七宝树转共相成，种种各自异行，行行自相值，茎茎自相准，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向，华华自相望，极自软好，实实自相当。”

佛言：“无量清净佛讲堂精舍中，外内七宝浴池绕边，上诸七宝树，及诸菩萨、阿罗汉七宝舍宅中，外七宝浴池绕，池边七宝树数千百重行，皆各各如是，行行自作五音声甚好无比。”

佛语阿难：“如世间帝王万种伎乐音声，不如遮迦越王诸伎乐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也！如遮迦越王万种伎乐音声，尚复不如第二忉利天上诸伎乐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也！如忉利天上万种伎乐之声，尚复不如第六天上诸伎乐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也！如第六天上万种音乐之声，尚复不如无量清净佛国中七宝树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也！无量清净佛国亦有万种自然之伎乐无极也。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欲浴时，便各自入其七宝池中浴。诸菩萨、阿罗汉意欲令水没足，水则没足；意欲令水至膝，水则至膝；意欲令水至腰，水则至腰；意欲令水至腋，水则至腋；意欲令水至颈，水则至颈；意欲令水自灌身上，水则灌身上；意欲令水转复还如故，水则转还复如故，恣若随意所欲好喜。”

佛言：“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皆浴已，悉自于一莲华上坐，则四方自然乱风起。其乱风者，亦非世间之风也，亦复非天上之风也。是乱风者，都为八方上下众风中之自然都相合会共化生耳！其乱风亦不大寒，亦不大温，常和调中，适其凉好无比。乱风徐起，亦不迟，亦不疾，适得中宜，吹国中七宝树。七宝树皆复自作五音声。乱风吹华，悉覆盖其国中，华皆自散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适堕地，华皆厚四寸，极自软好无比。华小萎，则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则复四方，复自然乱风起吹七宝树，七宝树皆复自作五音声。乱风吹华，悉复自然散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堕地，则自然乱风，复吹萎华悉自然去。则复四方自然乱风起，吹

七宝树华，如是者四反。诸菩萨、阿罗汉中，有但欲闻经者，中有但欲闻音乐声者，中有但欲闻华香者，中有不欲闻经者，中有不欲闻五音者，中有不欲闻华香者。其所欲闻者，辄则独闻之。其所不欲闻者，了独不闻也。则皆自然随意在所欲喜乐，不违其心中所欲愿也。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皆浴讫已各自去。其诸菩萨、阿罗汉各自行道，中有在地讲经者，中有在地诵经者，中有在地说经者，中有在地口受经者，中有在地听经者，中有在地念经者，中有在地思道者，中有在地坐禅一心者，中有在地经行者，中有在虚空中讲经者，中有在虚空中诵经者，中有在虚空中说经者，中有在虚空中口受经者，中有在虚空中听经者，中有在虚空中念经者，中有在虚空中思念道者，中有在虚空中坐禅一心者，中有在虚空中经行者，中有未得须陀洹道者则得须陀洹道，中有未得斯陀含道者则得斯陀含道，中有未得阿那含道者则得阿那含道，中有未得阿罗汉道者则得阿罗汉道，中有未得阿惟越致菩萨者则得阿惟越致菩萨。菩萨、阿罗汉各自说经行道，皆悉得道，莫不欢喜踊跃者。诸菩萨中，有意欲供养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即皆俱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却长跪叉手白佛辞行，欲供养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无量清净佛则然可之，则使其行供养诸菩萨等，皆大欢喜。数千亿万人，无央数不可复计，皆智慧勇猛，各自翻飞，等辈相追，俱共散飞，则行即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皆前为佛作礼便则供养诸佛。其诸菩萨，意欲得万种自然之物在前，则自然百杂色华百种，自然杂缯幡彩百种物，自然劫波育衣，自然七宝，自然灯火，自然万种伎乐，悉皆在前。其华香万种自然之物者，亦非世间之物也，亦复非天上之物也。是万种之物，都为八方上下众物自然共合会化生耳。意欲得者，则自然化生在前。意不用者，便则自化去。诸菩萨便共持供养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边傍前后徊绕周匝，自在意所欲得，则辄皆至。当尔之时，快乐不可言也！

“诸菩萨意，各欲得四十里华，则自然四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甚香好。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八十里华，则自然八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萎华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百六十里华，则自然百六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于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三百二十里华，则自然三百二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六百四十里华，则自然六百四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

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千二百八十里华，则自然千二百八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千五百六十里华，则自然二千五百六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五千一百二十里华，则自然五千一百二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万二百四十里华，则自然万二百四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则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万四百八十里华，则自然二万四百八十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五万里华，则自然五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十万里华，则自然十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十万里华，则自然二十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四十万里华，则自然四十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八十万里华，则自然八十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则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百六十万里华，则自然百六十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三百万里华，则自然三百万里华在前。诸菩萨皆复于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在虚空中下向。华适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四百万里华，则自然四百万里华在前。诸菩萨心意，俱大欢喜踊跃，皆在虚空中，共持华则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都自然合为一华，华正团圆周匝各适等，华转倍前极自软好，转胜于前华好，数百千色，色色异香，甚香不可言。诸菩萨皆大欢喜，俱于虚空中，大共作众音自然伎乐，乐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之时，快乐不可言。诸菩萨皆悉却

坐听经，听经竟则悉皆讽诵通利，重知经道，益明智慧。其诸华香，小萎便自堕地，则自然乱风吹华，悉皆自然去。则诸佛国中，从第一四天王上，至三十六天上，诸菩萨、阿罗汉、天、人，皆复于虚空中，大共作众音伎乐。诸天人前来者，转去避后来者，后来者转复供养如前，更相开避。诸天人欢喜听经，皆大共作音乐。当是之时，快乐无极。诸菩萨供养听经讫竟，便皆起为诸佛作礼而去，则复飞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则复供养听经，皆各如前时悉遍。以后日未中时，诸菩萨则皆飞而去，则还其国，悉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皆却坐一面听经，听经竟，皆大欢喜。”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中

佛言：“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欲食时，则自然七宝机、自然劫波育、自然罽氎以为座。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皆坐已，前悉有自然七宝钵，中皆有自然百味饮食。饮食者，亦不类世间饮食之味也，亦复非天上饮食之味也。此百味饮食者，都为八方上下众，自然之饮食中精味，甚香美无有比，都自然化生耳！其饮食自在所欲得味甜酢，钵自在所欲得。诸菩萨、阿罗汉中有欲得银钵者，中有欲得金钵者，中有欲得水精钵者，中有欲得琉璃钵者，中有欲得珊瑚钵者，中有欲得琥珀钵者，中有欲得白玉钵者，中有欲得车渠钵者，中有欲得玛瑙钵者，中有欲得明月珠钵者，中有欲得摩尼珠钵者，中有欲得紫磨金钵者，皆满其中百味饮食，自恣若随意则至，亦无所从来，亦无有供作者，自然化生耳！诸菩萨、阿罗汉皆食，食亦不多亦不少，悉自然平等。诸菩萨、阿罗汉食亦不言美恶，亦不以美故喜。食已，诸饭具、钵、机、坐皆自然化去，欲食时乃复化生耳！诸菩萨、阿罗汉，皆心清洁，不慕饭食，但用作气力耳！皆自然消散糜尽化去。”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为诸菩萨、阿罗汉说法时，都悉大会讲堂上。其国诸菩萨、阿罗汉，及诸天人民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悉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却坐听经。无量清净佛便则为诸比丘僧，诸菩萨、阿罗汉，诸天人民，广说道智大经，皆悉闻知经道，莫不欢喜踊跃心开解者。即四方自然乱风起，吹国中七宝树，七宝树皆复作五音声。乱风吹七宝华，华覆盖其国，皆在虚空中下向。华甚香极自软好，香遍国中。华皆自散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堕地皆厚四寸。华适小萎，则自然乱风吹，萎华自然去。则四方俱复自然乱风起，吹七宝树，七宝树皆复自作五音声。乱风吹七宝树华，华复如前，皆自然散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堕地复厚四寸。华小萎，则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乱风吹华，如是四反。则第一四天王诸天人、第二忉利天上诸天人、第三天上诸天人、第四天上诸天人、第五天上诸天人、第六天上诸天人、

第七梵天上诸天人，上至第十六天上诸天人，上至三十六天上诸天人，皆持天上万种自然之物，百种杂色华，百种杂香，百种杂缯彩，百种劫波育叠衣，万种伎乐，转倍好相胜，各持来下，为无量清净佛作礼，则供养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诸天人皆复大作伎乐，乐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之时，快乐不可言。诸天人前来者，转去避后来者，后来者转复供养如前，更相开避。则东方无央数佛国，不可复计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诸佛各遣诸菩萨无央数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则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面著佛足，悉却坐一面听经；听经竟，诸菩萨皆大欢喜，悉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则西方无央数诸佛国，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诸佛各复遣诸菩萨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则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面著佛足，悉却坐一面听经；听经竟，诸菩萨皆大欢喜，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则北方无央数诸佛国，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诸佛各复遣诸菩萨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则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面著佛足，悉却坐一面听经；听经竟，诸菩萨皆大欢喜，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南方无央数诸佛国，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诸佛各复遣诸菩萨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则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则复四角无央数诸佛国，各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各如是，诸佛各复遣诸菩萨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前为无量清净佛作礼已，头面著佛足，悉却坐一面听经；听经竟，诸菩萨皆大欢喜，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

佛言：“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更遣诸菩萨，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听经供养，转更相开避。如是则下面诸八方无央数佛国，一方者各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复如是，诸佛各遣诸菩萨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前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面著佛足，悉却坐听经；听经竟，诸菩萨皆大欢喜，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而去。上方诸佛，更遣诸菩萨，飞到无量清净佛所，听经供养相开避，前来者则去避后来者，后来者供养亦复如是，终无休绝极时。

“譬若如恒沙刹， 东方佛国如是，
各各遣诸菩萨， 稽首礼无量觉。
西南北面皆尔， 如是恒沙数土，
是诸佛遣菩萨， 稽首礼无量觉。
此十方菩萨飞， 皆以衣裓诸华，
天拘蚕种种具， 往供养无量觉。
诸菩萨皆大集， 稽首礼无际光，
绕三匝叉手住， 叹国尊无量觉。
皆持华散佛上， 心清净称无量，

于佛前住自说， 愿使我刹如此。
所散华止虚空， 合成盖百由旬，
其柄妙严饰好， 悉遍覆众会上。
诸菩萨都往至， 诸尊刹难得值，
如是人闻佛名， 快安隐得大利！
吾等类得是德， 诸此刹获所好，
计本国若如梦， 无数劫净此土。
见菩萨绕世尊， 威神猛寿无极，
国觉众甚清净， 无数劫难思议。
时无量世尊笑， 三十六亿那术，
此数光从口出， 遍照诸无数刹。
则迴光还绕佛， 三匝已从顶入，
色霍然不复现， 天亦人皆欢喜。
廅楼亘从坐起， 正衣服稽首问，
白佛言何缘笑， 唯世尊说是意。
愿授我本空莂， 慈护成百福相，
闻是诸音声者， 一切人踊跃喜。
梵之音及雷霆， 八种音深重声，
佛授廅楼亘决， 今吾说仁谛听。
众世界诸菩萨， 到须阿提礼佛，
闻欢喜广奉行， 疾得至得净处。
已到此严净国， 便速得神足俱，
眼洞视耳彻听， 亦还得知宿命。
无量觉授其决， 我前世有本愿，
一切人闻说法， 皆疾来生我国。
吾所愿皆具足， 从众国来生者，
皆悉来到此间， 一生得不退转。
若菩萨更兴愿， 欲使国如我刹，
亦念度一切人， 令各愿达十方。
速疾超便可到， 安乐国之世界，
至无量光明土， 供养于无数佛。
其奉事亿万佛， 飞变化遍诸国，
恭敬已欢喜去， 便还于须摩提。
非有是功德人， 不得闻是经名，
唯有清净戒者， 乃逮闻此正法。
曾更见世尊雄， 则得信于是事，
谦恭敬闻奉行， 便踊跃大欢喜。
恶骄慢弊懈怠， 难以信于此法，
宿世时见佛者， 乐听闻世尊教。
譬从生盲冥者， 欲得行开导人，

声闻悉或大乘，何况于俗凡诸！
天中天相知意，声闻不了佛行，
辟支佛亦如是，独正觉乃知此。
使一切悉作佛，其净慧智本空，
复过此亿万劫，计佛智无能及。
讲议说无数劫，尽寿命犹不知，
佛之慧无边幅，如是行清净致。
奉我教乃信是，唯此人能解了，
佛所说皆能受，是则为第一证。
人之命希可得，佛在世甚难值，
有信慧不可致，若闻见精进求。
闻是法而不忘，便见敬得大庆，
则我之善亲厚，以是故发道意。
设令满世界火，过此中得闻法，
会当作世尊将，度一切生老死。”

佛语阿难："无量清净佛为诸菩萨、阿罗汉说经竟，诸天人民中，有未得须陀洹道者则得须陀洹道，中有未得斯陀含道者则得斯陀含道，中有未得阿那含道者则得阿那含道，中有未得阿罗汉道者则得阿罗汉道，中有未得阿惟越致菩萨者则得阿惟越致菩萨。阿弥陀佛辄随其本宿命求道时，心所喜愿大小随意，为说经辄授之，令其疾开解得道，皆悉明慧各自好喜，所愿经道莫不喜乐诵习者。则各自讽诵经道，通利无厌无极也。诸菩萨、阿罗汉中有诵经者，其音如雷声；中有说经者，如疾风暴雨。时诸菩萨、阿罗汉，说经行道皆各如是，尽一劫竟终无懈倦时也。皆悉智慧勇猛，身体皆轻便，终无有痛痒，极时行步坐起。皆悉才健勇猛，如师子中王在深林中，当有所趣向时，无有敢当者。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说经行道皆勇猛，无有疑难之意，则在心所作为不豫计百千亿万倍，是猛师子中王也。如是猛师子中王百千亿万倍，尚复不如我第二弟子摩诃目揵连勇猛百千亿万倍也。无量清净国诸菩萨、阿罗汉，皆胜我第二弟子摩诃目揵连也。"

佛言："如摩诃目揵连勇猛，于诸佛国诸阿罗汉中最为无比。如摩诃目揵连飞行进止，智慧勇猛，洞视彻听，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百千亿万倍都合为一智慧勇猛。当在无量清净佛国诸阿罗汉中者，其德尚复不如无量清净佛国一阿罗汉智慧勇猛者，千亿万倍也。"

是时坐中有一菩萨，字阿逸菩萨。阿逸菩萨则起前，长跪叉手，问佛言："阿弥陀佛国中诸阿罗汉，宁颇有般泥洹去者不？愿欲闻之。"

佛告阿逸菩萨：“若欲知者，如是四天下星，若见之不？”

阿逸菩萨言：“唯然，皆见之。”

佛言：“而我第二弟子摩诃目揵连，飞行四天下，一日一夜遍数星，知有几枚也。如是四天下星甚众多，不可得计，尚为百千亿万倍是四天下星也。”

佛言：“如天下大海水，减去一渧水，宁能令海水为减不？”

阿逸菩萨言：“减大海水百千亿万斗石，水尚复不能令海减少也。”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阿罗汉中，虽有般泥洹去者，如是大海减一小水耳！不能令诸在阿罗汉为减知少也。”

佛言：“减大海水一溪水，宁能减海水不？”

阿逸菩萨言：“减大海百千万亿溪水，尚复不能减海水，令知减少也。”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阿罗汉中，有般泥曰去者，如是大海减一溪水耳。不能减诸在阿罗汉，为减知少也。”

佛言：“而大海减一恒水，宁能减海水不？”

阿逸菩萨言：“减大海水百千万亿恒水，尚复不能减大海水，令减知少也。”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阿罗汉，般泥曰去者无央数，其在者新得阿罗汉者亦无央数，都不为增减也。”

佛言：“令天下诸水都流行入大海中，宁能令海水为增多不？”

阿逸菩萨言：“不能令海水增多也。所以者何？是大海为天下诸水众善中王也，故能尔耳。”

佛言：“无量清净佛国亦如是，悉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无央数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都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其辈甚大众多，不可复计，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众比丘僧，都如常一法不异为增多也。所以者何？无量清净佛国为最快，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国中，众菩萨中王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中之雄国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中之珍宝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中之极长久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之众杰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中之广大也。无量清净佛国，为诸无央数佛国中都自然之无为也。无量清净佛国，为最快明好甚乐之无极也。无量清净佛国独胜者何？本为菩萨求道时，所愿勇猛，精进不懈，累德所致，故乃尔耳。”

阿逸菩萨则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说无量清净佛国诸阿罗汉，般泥洹去者甚众多，无央数国土快善之极，明好最姝无比，乃独尔乎？”

佛言：“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所居七宝舍宅中，有在虚空中居者；中有在地居者；中有意欲令舍宅最高者，舍宅则高；中有意欲令舍宅最大者，舍宅则大；中有意欲令舍宅在虚空中者，舍宅

则在虚空中，皆自然随意在所作为。中有殊不能令其舍宅随意所作为者。所以者何？中有能者，皆是前世宿命求道时，慈心精进，益作诸善，德重所能致也。中有不能致者，皆是前世宿命求道时，不慈心精进，作善少德小，悉各自然得之。所衣被服饮食，俱自然平等耳。是故不同，德有大小别，知勇猛令众见耳。”

佛告阿逸菩萨：“若见是第六天上天王所居处不耶？”

阿逸菩萨言：“唯然，皆见之。”佛言：“无量清净佛国土讲堂舍宅，倍复胜第六天王所居处，百千亿万倍也。无量清净佛国，其诸菩萨、阿罗汉，悉皆洞视彻听，悉复见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复知诸无央数天上天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悉知心意所念善恶，口所欲言；皆知当何岁何劫中，得度脱得人道，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知当作菩萨道，得阿罗汉道，皆豫知之。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其项中光明，皆悉自有光明所照大小。其诸菩萨中，有最尊两菩萨，常在无量清净佛左右座边，坐侍政论。无量清净佛常与是两菩萨共对坐，议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无量清净佛，若欲使令是两菩萨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是两菩萨便飞行，则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随心所欲至到何方佛所，是两菩萨则俱飞行则到，飞行驶疾如佛，勇猛无比。其一菩萨名盧楼亘，其一菩萨名摩诃那，光明智慧最第一。其两菩萨项中光明，各焰照他方，千须弥山佛国常大明。其诸菩萨项中光明，各照千亿万里。诸阿罗汉项中光明，各照七丈。”

佛言：“其世间人民，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一急恐怖遭县官事者，但自归命是盧楼亘菩萨，无所不得解脱者也。”

佛告阿逸菩萨：“无量清净佛项中光明极大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止，亦不复回转运行，亦无有精光，其明皆蔽不复现。无量清净佛光明照国中，及焰照他方佛国常大明，终无有当冥时也。其国中无有一日、二日也，无有十五日一月也，无有五月、十月也，无有五岁、十岁也，无有百岁、千岁也，无有万岁、亿岁、亿万岁、十亿万岁也，无有百千亿万岁也，无有千亿亿万岁也，无有一劫、十劫也，无有百劫、千劫也，无有万劫、十万劫也，无有千万劫也，无有百千亿万劫也。”

佛言：“无量清净佛光明，光明无极。无量清净佛光明，却后无数劫、无数劫，重复无数劫、无数劫、不可复计劫，劫无央数，终无有当冥时也。无量清净国土及诸天，终无有坏败时也。所以者何？无量清净佛寿命极长，国土甚好，故能尔耳！”

佛言：“无量清净佛尊寿，劫后无数劫常未央，无般泥洹时也。无量清净佛于世间教授，意欲适度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欲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洹之道。其诸有作菩萨者，皆欲令悉作佛，作已悉令转复教授八方上下，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复欲令悉得作佛。作佛时复教授无央数诸天人民、蠕动之类，皆令得泥洹道去。诸所可教授弟子者，展转复相教授转相度

脱，至令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转相度脱皆得泥洹之道悉如是。无量清净佛，常未欲般泥曰也。无量清净佛，所脱度展转如是，复住无数劫、无数劫、不可复计劫，终无有般泥洹时也。八方上下，无央数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其生无量清净佛国者，不可复胜数。诸作阿罗汉得泥洹之道者，亦无央数，都不可复计也。无量清净佛恩德，诸所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深大无量，快善不可言也。无量清净佛智慧教授所出经道，布告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上天下甚多不原。其经卷数甚大，众不可复计，都无极也。”

佛告阿逸菩萨：“若欲知无量清净佛寿命无极时不也？”

阿逸菩萨言：“愿皆欲闻知之。”

佛言：“明听！悉令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中，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使得人道，悉令作辟支佛、阿罗汉，共坐禅一心，都合其智慧，为一勇猛，共欲计知无量清净佛寿命，知寿几千亿万劫岁数，皆无有能计知极无量清净佛寿者也。”

佛言：“复令他方面各千须弥山佛国中，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复得人道，悉令作辟支佛、阿罗汉，皆令坐禅一心，共合其智慧，都为一勇猛，共欲数无量清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计千亿万人，皆无有能数者也。”

佛言：“无量清净佛，年寿甚长久浩浩，浩浩照明善甚深无极无底，谁当能信知其者乎？独佛自知耳！”

阿逸菩萨闻佛言，即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说无量清净佛寿命甚长，威神大智慧光明，巍巍快善，乃独如是乎？”

佛言：“无量清净佛至其然后般泥洹者，其盧楼亘菩萨便当作佛，总领道智，典主教授，世间八方上下所过度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得佛泥洹之道。其善福德，当得复如大师无量清净佛。住止无央数劫、无央数劫、不可复计劫、不可复计劫，惟法大师尔乃般泥曰。其次摩诃那钵菩萨，当复作佛，典主智慧，都总教授，所过度福德，当复如大师无量清净佛。止住无央数劫，常复不般泥洹，展转相承，受经道甚明，国土极善，其法如是，终无有断绝，不可极也。”

阿难长跪叉手问佛言：“佛说无量清净佛国中，无有须弥山者。其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何等住止乎？愿欲闻之。”

佛告阿难：“若有疑意于佛所耶？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有边幅，其诸天下大海水，一人升量之，尚可枯尽得其底；佛智亦如是，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有边幅。”

佛言：“我智慧所知见，诸已过去佛，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者，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甫始诸来欲求作佛者，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者，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佛正坐直南向，视见南方今现在

佛，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者，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八方上下，去来现在诸佛，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者，各如十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佛皆悉豫见知之。”

佛言：“往昔过去无央数劫已来，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劫、亿劫、万亿劫、亿万劫，劫中有佛，诸已过去佛，一佛、十佛、百佛、千佛、万佛、亿佛、亿万佛中有佛，佛各各自有名字，名字不相同类，无有如我名字者。甫始当来劫，诸当来佛，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劫、亿劫、万亿劫、亿万劫，劫中有一佛、十佛、百佛、千佛、万佛、万亿佛、亿万佛中有佛，佛各自有名字，名字各异，不同诸佛名字，时乃有一佛，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耳！诸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今现在佛，次他方异佛国，一佛国、十佛国、百佛国、千佛国、万佛国、亿佛国、万亿佛国、亿万佛国，佛国中有佛，各各自有名字，名字各异多多，复不可同，无有如我名字者。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中，时时乃有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耳！八方上下，去来现在，其中间旷绝甚远悠悠，无穷无极。佛智亘然甚明，采古知今，前知无穷，却睹未然，豫知无极，都不可复计甚无央数佛威神尊明，皆悉知之。佛智慧道德合明，都无有能问佛经道穷极者，佛智慧终不可斗量尽也！”

阿难闻佛言，则大恐怖，衣毛皆起。阿难白佛言：”我不敢有疑意于佛所也。所以问佛者？他方佛国皆有须弥山，其第一四王天、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之住止。我恐佛般泥曰后，当有诸天人民，若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无量清净佛国，何以独无须弥山？其第一四王天、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何等住止乎？’我等应答之。今我不问佛者，佛去后，我当持何等语答报之乎？独佛自知之耳！其余人无有能为解之者，以是故问佛耳。”

佛言阿难：“若言是也，第三焰天、第四兜率天，上至第七梵天，皆依因何等住止乎？”

阿难言：“是诸天皆自然在虚空中住止，无所依因也。”

佛言：“无量清净佛国，无有须弥山者亦如是。第一四王天、第二忉利天，皆自然在虚空中住止，无所依因也。”

佛言：“佛威神甚重，自在所欲作为，意欲有所作不豫计也。是诸天皆常自然在虚空中住止，何况佛威神尊重，自在所欲作为乎！”

阿难闻佛言，则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智慧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无穷无极，无有边幅，甚高大妙绝，快善极明，好甚无比，威神尊重，不可当也。”

佛告阿逸菩萨：“其世间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愿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有三辈作功德，有大小转不能相及。”

佛言：“何等为三辈？其最上第一辈者，当去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作沙门，不

当亏失经戒，慈心精进，不当瞋怒，不当与女人交通，斋戒清净，心无所贪慕，至精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当念至心不断绝者。其人便今世求道时，则自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寿命欲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行迎之，则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便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则自然受身长大，则作阿惟越致菩萨；便则与诸菩萨共翻辈飞行，供养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则智慧勇猛，乐听经道，其心欢乐。所居七宝舍宅在虚空中，恣随其意，在所欲作为去无量清净佛近。”

佛言：“诸欲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精进持经戒，奉行如是上法者，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可得为众所尊敬，是为上第一辈。”

佛言：“其中辈者，其人愿欲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虽不能去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者，当持经戒无得亏失，益作分檀布施，常信受佛语深当作至诚忠信，饭食沙门而作佛寺起塔，烧香散华燃灯，悬杂缯彩。如是法者，无所适贪，不当瞋怒，斋戒清净，慈心精进，断欲念，欲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其人于今世，亦复于卧睡梦中，见无量清净佛。其人寿欲尽时，无量清净佛则化令其人，自见无量清净佛及国土。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可得智慧勇猛。”

佛言：“其人奉行施与如是者，若其然后中复悔，心中狐疑，不信分檀布施作诸善后世得其福，不信有无量清净佛国，不信往生其国中。虽尔其人续念不绝，暂信暂不信，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续结其善，愿名本续得往生。其人寿命病欲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化作形像，令其人目自见之，口不能复言，便心中欢喜踊跃，意念言：‘我悔不知益斋作善，今当生无量清净佛国。’其人则心中悔过，悔过者过差少，无所复及。其人寿命终尽，则生无量清净佛国，不能得前至无量清净佛所，便道见无量清净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心中便大欢喜，道止其城中。则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则受身自然长大。在城中于是间五百岁，其城广纵各二千里，城中亦有七宝舍宅，舍宅中自然内外皆有七宝浴池，浴池中亦有自然华绕，浴池上亦有七宝树重行，皆复作五音声。其饮食时，前亦有自然食，具百味食，在所欲得。其人于城中快乐，其城中比如第二忉利天上自然之物。其人于城中不能得出，复不能得见无量清净佛，但见其光明，心中自悔责，踊跃喜耳。亦复不能得闻经，亦复不能得见诸比丘僧，亦复不能得见知无量清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状貌何等类，其人若如是比而小适耳！佛亦不使尔身诸所作自然得之，皆心自趣向道入其城中。其人本宿命求道时，心口各异，言念无诚，狐疑佛经，复不信向之，当自然入恶道中，无量清净佛哀愍威神引之去耳！其人于城中五百岁乃得出，往至无量清净佛所闻经，心不开解；亦复不得在诸菩萨、阿罗汉比丘僧中听经；以去所居处舍宅在地，不能令舍宅随意高大在虚空中；复去无量清净佛甚大远，不能得近附无量清净佛。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

少，心不欢乐，意不开解。其人久久，亦自当智慧开解知经，明健勇猛，心当欢乐，次当复如上第一辈。所以者何？其人但坐其前世宿命求道时，不大持斋戒，亏失经法，心意狐疑不信佛语，不信佛经深，不信分檀布施作善后世当得其福，复坐中悔，不信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作德不至心，用是故为第二中辈。”

佛言：“其三辈者，其人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若无所用分檀布施，亦不能烧香、散华、燃灯、悬缯彩、作佛寺、起塔、饮食沙门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慈心精进，不当瞋怒，斋戒清净。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欲生无量清净佛国，昼夜十日不断绝者，寿终则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可复尊极智慧勇猛。”

佛言：“其人作是已后，若复中作悔心，意用狐疑，不信作善后世当得其福，不信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其人虽尔续得往生，其人寿命病欲终时，无量清净佛则令其人于卧睡梦中，见无量清净佛国土。其人心中欢喜，意自念言：‘我悔不知益作善，今当生无量清净佛国。’其人但心念是，口不能复言，则自悔过。悔过者过差减少，悔者无所复及。其人命终则生无量清净佛国，不能得前至，便道见二千里七宝城，心中独欢喜，便止其中。复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则自然长大。其城亦复如前城法，比第二忉利天上自然之物。其人亦复于城中五百岁，五百岁竟乃得出，生无量清净佛所，心中大欢喜。其人听闻经，心不开解，意不欢喜，智慧不明，知经复少；所居舍宅在地，不能令舍宅随意高大在虚空中；复去无量清净佛，亦复如是。第二辈狐疑者，其人久久，亦当智慧开解，知经勇猛，心当欢乐，次如上第一辈也。所以者何？皆坐前世宿命求道时，中悔狐疑，暂信暂不信，不信作善后得其福德，皆自然得之耳。随其功德有铉不铉，各自然趣向，说经行道，卓德万殊超不相及。”

佛言：“其欲求作菩萨道生无量清净佛国者，其然后皆当得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者，皆当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八十种好，皆当作佛，随心所愿在欲于何方佛国作佛，终不更泥犁、禽兽、薜荔。随其精进求道，早晚之事事同等耳，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欲愿也！”

佛告阿逸菩萨等诸天帝王人民：“我皆语若曹，诸欲生无量清净佛国，虽不能大精进禅、持经戒者，大要当作善：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盗窃，三者、不得淫泆犯爱他人妇女，四者、不得调欺，五者、不得饮酒，六者、不得两舌，七者、不得恶口，八者、不得妄言，九者、不得嫉妒，十者、不得贪欲，不得心有所悭惜，不得瞋怒，不得愚痴，不得随心嗜欲，不得心中中悔，不得狐疑，当作孝顺，当作至诚忠信，当作受佛经语深，当信作善后世得其福。奉持如是其法不亏失者，在心所愿可得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至要当斋戒，一心清净，昼夜常念欲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不断绝，我皆慈愍之，悉令生无量清净佛国。”

佛言："世间人欲以慕及贤明，居家修善为道者，与妻子共居，在恩好爱欲之中忧念。若多家事匆务，不暇大斋戒、一心清净，虽不能得离家，有空闲时自端正心，意念诸善，专精行道。十日十夜殊使不能，尔自思惟熟计欲度脱身者，下当绝念去忧，勿念家事，莫与女人同床，自端正身心断爱欲，一心斋戒清净，至意念生无量清净佛国，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在七宝浴池莲华中化生，可得智慧勇猛，所居七宝舍宅自在其意所欲作为，可次如上第一辈。"

佛语阿逸菩萨言："诸八方上下，无央数诸天人民，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其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众等大会，皆共于七宝浴池中，都共人人，悉自于一大莲华上坐，皆自陈道德善。人人各自说其前世宿命求道时，持经戒所作善法，所从来生本末，其所好喜经道，知经智慧，所施行功德，从上次下转皆遍。以知经有明不明，有深浅大小，德有优劣厚薄，自然之道，别知才能，智慧猛健，众相观照，礼义和顺，皆自欢喜踊跃。智慧有勇猛，各不相属逮。"

佛言："其人殊不豫益作德，为善轻亏，不信之然，徒倚懈怠，为用可尔，至时都集说经行道，自然迫促，应答迟晚。道智卓殊超绝，才妙高猛，独于边羸。临事乃悔，悔者已出，其后当复何益？但心中戾[忄＋亮]，慕及等耳！"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下

佛言："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众等，大道聚会自都集，拘心制意，端身正行，游戏洞达，俱相随飞行，翻辈出入，供养无极，欢心喜乐。乐共观经行道，和好文习，才猛智慧，志若虚空，精进求愿，心终不复中回意、终不复转、终无有懈极时。虽求道外若迟缓，内独驶急疾。容容虚空中，适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检敛端直。身心净洁，无有爱欲有所适贪，无有众恶瑕秽。其志愿皆安定殊好，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倾邪，准望道法，随经约令，不敢违失蹉跌，若于绳墨。游于八方上下，无有边幅，自在所欲，至到无穷无极，咸然为道，恢廓慕及，旷荡念道，无他之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无空立，淡安无欲，作德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愍，精进中表，礼义都合，通洞无违，和顺副称，苞罗表里，过度解脱，敢升入于泥洹，长与道德合明，自然相保守，快意之滋滋真真了，洁白志愿高无上，清净定安，静乐之无有极，善好无有比，巍巍之耀照照，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成五光至九色，五光至九色参回转，数百千更变，最胜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横揽成万物，光精参明俱出好，甚姝无有极。其国土甚姝好若此，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幅，捐志虚空中？何不各精进，努力自求索，可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横截

于五道，恶道自闭塞，升道之无极，易往无有人。其国土不逆违，自然之随牵，何不弃世事，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用世事，饶共忧，无有常？

“世人薄俗，共争不急之事，共于是处剧恶极苦之中，勤身治生，用相给活，无尊无卑，无富无贫，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皆当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思适等，屏营愁苦，累念思虑，为之走使，无有安时。有田忧田，有宅忧宅，有牛忧牛，有马忧马，有六畜忧六畜，有奴婢忧奴婢，衣被钱财金银宝物复共忧之，重思累息，忧念怀愁恐，横为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所漂烧系唐突没溺，忧毒怔忪无有解时，结愤心中愊气毒怒，病在胸腹忧苦心离，心坚意固适无纵舍，或坐摧藏终亡身命，弃捐之去莫谁随者，尊贵豪富有此忧惧，勤苦若此，结众寒热与痛共居。小家贫者穷困乏无，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亦忧欲有牛，无马亦忧欲有马，无六畜亦忧欲有六畜，无奴婢亦忧欲有奴婢，无衣被钱财什物饭食之属亦忧欲有之，适有一少一，有是少是思有齐等，适小具有便复儩尽，如是苦生，当复求索，思想无益不能时得，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念相随勤苦若此。焦心不离，恚恨独怒，亦结众寒热与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亦不肯作善为道，寿命尽死，皆当独远去，有所趣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

“或时世人父子兄弟、夫妇家室、中外亲属，居天地之间，当相敬爱，不当相憎，有无当相给与，不当有贪，言色当和，莫相违戾。或傥心争有所恚怒，今世恨意微相嫉憎，后世转剧至成大怨。所以者何？今世之事，更欲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相破，杀之愁毒结愤精神，自然克识不得相离，皆当对相生，值更相报复。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来独去死生，当行至趣苦乐之处，身自当之，无有代者。善恶变化，殃咎异处，宿豫严待，当独升入远到他处，莫能见者去在何所。善恶自然追逐往生，窈窈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复得相值。何不弃众事，各励强健时，努力力为善，力精进来度世，可得极长寿。殊不肯求于道，复欲何须待？欲何乐乎？

“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不信为道得道，不信死后世复生，不信施与得其福德，都不信之，亦以谓之不然，言无有是。但坐是故且自见之，更相看视，前后转相承受父余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作善，本不为道，身愚神闇，心塞意闭，不见天道，殊无有能见人生死，有所趣向亦莫能知者，适无有见善恶之道，复无有语者，为用作善恶福德、殃咎祸罚，各自竞作为之用，殊无有怪也。至于生死之道转相续，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常得，教语开导，信道者少，皆当生死无有休止。如是曹人，朦冥抵突，不信经语，各欲快意，心不计虑，愚痴于爱欲，不解于道德，迷惑于瞋怒，贪狠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勤苦极，在于恶处生，终不得止休，息痛之甚可伤。或时家室中外、父子兄弟夫妇，至于生死之义，更相哭泪，转

相思慕，忧念愤结，恩爱绕续，心意痛著，对相顾思，昼夜无有解时。教示道德，心不开明，恩爱情欲不离，闭塞蒙蒙交错覆蔽，不得思计心自端正决断世事、专精行道便旋至竟，年寿命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总猥愦譊皆贪爱欲。

“如是之法，不解道者多，得道者少。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豪贵贫富、男女大小各自匆务，勤苦躬身，各怀杀毒，恶气窈冥，莫不惆怅，为妄作事，恶逆天地，不从仁心、道德、非恶，先随与之，恣听所为。其寿未至，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展转愁毒，数千万亿岁，无有出期，痛不可言，甚可怜愍。”

佛告阿逸菩萨等诸天帝王人民：“我皆语若曹，世间之事人用，是故坐不得道。若曹熟思惟之，恶者当纵舍远离之；从其善者，当坚持之，勿妄为非，益作诸善。大小多少爱欲之荣，皆不可常得，犹当别离，无可乐者。曼佛世时，其有信爱佛经诸深，奉行道德，皆是我弟子也。其有甫欲学佛经戒者，皆是我弟子也。其有欲出身去家舍妻子，绝去财色，欲来作沙门，为佛作比丘者，皆是我子孙。我世甚难得值，其有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者，可得智慧勇猛，为众所尊敬，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人后傥有疑意不解经者，复前问佛，佛当为若解之。”

阿逸菩萨长跪叉手言：“佛威神尊重，所说经快善！我曹听佛经语，皆心贯思之。世人实尔，如佛所语无有异。今佛慈哀，我曹开视天道教语生路，耳目聪明长得度脱。若得更生，我曹听佛经语，莫不慈心欢喜踊跃开解者。我曹及诸天、帝王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蒙佛恩，无不得解脱忧苦者。佛诸教戒甚深，无极无底。佛智慧所见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无上无边幅。佛甚难得值，经道甚难得闻，我曹皆慈心于佛所。今我曹得度脱者，皆是佛前世求道时，慊苦学问，精进所致，恩德普覆，所施行福德，相禄巍巍，光明彻照，洞虚无极，开入泥洹，教授经典，制威消化，慇动八方上下，无穷无极。佛为师法尊绝群圣，都无能及佛者。佛为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作师，随其心所欲愿，大小皆令得道。今我曹得与佛相见，得闻无量清净佛声，我曹甚喜，莫不得黠慧开明者。”

佛告阿逸菩萨：“若言是实当尔。若有慈心于佛所者，大喜实当念佛。天下久久乃复有佛耳！今我于苦世作佛，所出经道，教授洞达，截断狐疑，端心正行，拔诸爱欲，绝众恶根本，游步无拘，典总智慧，众道表里，揽持维纲，昭然分明开示五道，决正生死泥洹之道。”

佛言：“若曹从无数劫以来，不可复计劫，若曹作菩萨道，欲过度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以来甚久远。人从若得道度者无央数，至得泥洹之道者亦无央数。若曹及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曹宿命从无数劫以来，展转是五道中，死生呼嗟，更相哭泪，转相贪慕，忧思愁毒，痛苦不可言，至

今世死生不绝，乃至今日与佛相见，共会值是乃闻无量清净佛声。甚快！善哉！助汝曹喜，亦可自厌死生痛痒，生时甚痛甚苦甚极，至年长大亦苦亦极，死时亦痛亦苦亦极，甚恶臭处不净洁了无有可者。佛故悉语，若曹亦可自决断臭处恶露。若曹亦可端心正身，益作诸善，于是常端中外，洁净身体，洗除心垢，自相约检，表里相应，言行忠信，人能自度脱，转相扶接，拔诸爱欲，精明至心，求愿不转，结其善道根本。虽精进苦一世，须臾间耳！今世为善，后世生无量清净佛国，快乐甚无极！长与道合明，然善极相保守，长去离恶道痛痒之忧恼，拔勤苦诸恶根本，断诸爱欲恩好。长生无量清净佛国，亦无有诸痛痒，亦无复有诸恶臭处，亦无复有勤苦，亦无淫泆、瞋怒、愚痴，亦无有忧思愁毒。生于无量清净佛国，欲寿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亿劫，自恣若意，欲住止寿无央数劫、不可复计数劫，恣汝随意皆可得之，欲食不食，恣若其意，都悉自然，皆可得之。次于泥洹之道，皆各自精明求索。心所欲愿，勿得狐疑心中悔，欲往生者，无得坐其过失，在无量清净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中，謫五百岁。”

阿逸菩萨言：“受佛严明重教，皆当精进一心求索，请奉行之，不敢疑怠。”

佛告阿逸菩萨等：“若曹于是世，能自制心正意，身不作恶者，是为大德善，都为八方上下最无有比。所以者何？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中，诸天人民皆自然作善，不大为恶，易教化。今我于是世间为佛，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作佛为最剧，教语人民，令绝五恶，令去五痛，令去五烧，降化其心，令持五善，得其福德、度世长寿泥洹之道。”

佛言：“何等为五恶？何等为五痛？何等为五烧中者？何等为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者？何等为持五善，得其福德、长寿度世泥洹之道？”

佛言：“其一恶者，诸天人民下至禽兽蜎飞蠕动之类，欲为众恶，强者伏弱，转相克贼，自相杀伤，更相食啖，不知为善，恶逆不道，受其殃罚，道之自然，当往趣向，神明记识，犯之不贯，转相承续，故有贪穷、下贱、乞丐、孤独人，有聋、盲、喑哑、愚痴、弊恶，下有尪狂不及逮之属。其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智慧勇猛，皆其前世宿命，为善慈孝，布恩施德故有。官事、王法、牢狱，不肯畏慎作恶入法，受其过謫重罚致剧，求望解脱难得度出，今世有是目前现在；寿终尤剧，入其窈冥，受身更生，譬若王法剧苦极刑，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属，转贸身形，改恶易道，寿命短长，魂神命精，自然入趣，受形寄胎，当独值向，相从共生，转相报偿，当相还复，殃恶謫罚，众事未尽，终不得离，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临时卒暴至，应时恒取自然之道，皆当善恶归之。是为一大恶，为一痛，为一烧，勤苦如是，愁毒呼嗟！比如剧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

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一大善。”

佛言：“其二恶者，世间帝王、长吏人民、父子兄弟、室家夫妇，略无义理，不从政令，转淫奢骄慢，各欲快意，恣心自在，更相欺调，殊不惧死，心口各异，言念无实，佞谄不忠，谀媚巧辞，行不端正，更相嫉憎，转相谗恶陷入恶枉。主上不明，心不察照，任用臣下，臣下存在，践度能行，知其形势，在位不正，为其所调，妄捐忠良，不当天心，甚违道理。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弟欺其兄，妇欺其夫，室家中外，知识相殆，各怀贪淫。心独恚怒、朦胧愚痴、杀盗，无有尊卑上下，无男无女，无大无小。心俱同然，欲自厚己，破家亡身，不顾念前后家室亲属，坐之破族。或时家中内外、知识、朋友、乡党、市里愚民，转共从事，更相利害，争钱财斗，忿怒成仇，转争胜负，悭富焦心，不肯施与，专专守惜，爱宝贪重，坐之思念，心劳身苦。如是至竟，无所恃怙，独来独去，无一随者，善恶祸福，殃咎謫罚，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毒苦，然后乃悔，当复何及？或时世人，愚心少智，见善诽谤恚之，不肯慕及，但欲为恶，妄作非法，但欲盗窃，常怀毒心，欲得他人财物，用自供给，消散靡尽，赐复求索，邪心不正，常独恐怖，畏人有色，临时不计，事至乃悔，今世现在，长吏牢狱。自然趣向，受其殃咎，世间贫穷，乞丐孤独，但坐前世宿命，不信道德，不肯为善，今世为恶，天神别籍，寿终入恶道，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二大恶、二痛、二烧，勤苦如是。比如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众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二大善。”

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寄生相因，共依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岁。至有豪贵者、贤明善人；下有贫贱尪羸愚者，中有不良之人，但怀念毒恶，身心不正，常念淫泆，烦满胸中，爱欲交错，坐起不安，贪意悭惜，但欲唐得，眄睐细色，恶态淫泆，有妇厌憎，私妄出入，持家所有，相结为非，聚会饮食，自共作恶，兴兵作贼，攻城格斗，劫杀截断，强夺不道，取人财物，偷窃趣得，不肯治生，所当求者，不肯为之，恶心在外，不能专作，欲击成事，恐势迫胁，持归给家，共相生活，恣心快意，极身作乐，行乱他人妇女，或于其亲属不避，尊卑长老众共憎恶，家室中外患而苦之，亦复不畏县官法令无所避录。如是之恶，自然牢狱，日月照识，神明记取，诸神摄录，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度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勤苦如是。比若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众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三大善。”

佛言："其四恶者，诸恶人不能作善，自相坏败，转相教令，共作众恶，主为传言，但欲两舌、恶口、骂詈、妄语、相嫉，更相斗乱，憎嫉善人，败坏贤善，于傍快恶。复不孝顺供养父母，轻易师父知识，无信难得诚实，自言尊贵有道，横行威武，加卷力势，侵克易人，不能自知为恶，不自羞惭，自用颇健，令人承事敬畏，复不敬畏天地、神明、日月，亦不可教令作善，不可降化，自用偃蹇，谓常当尔，亦复无忧哀心，亦不知恐惧。恣意憍慢如是，天神记识，赖其前世宿命，颇作福德，小善扶接，营护助之。今世作恶，福德尽僻，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复依，受重殃讁。寿命终，身恶绕归，自然迫促，当往追逐，不得止息，自然众恶，共趣顿乏。其有名籍，在神明所，殃咎引牵，当值相得，当往趣向，受过讁罚，身心摧碎，神形苦极，不得离却，但得前行，入于火镬，当是时悔复何益？当复何及？天道自然，不得蹉跌，故有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四大恶、四痛、四烧，勤苦如是。比如火起烧人身，人能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众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四大善。"

佛言："其五恶者，世人徒倚懈惰，不肯作善，不念治生，妻子饥寒。父母俱然，欲呵教其子，其子恶心，瞋目应怒，言令不和，违戾反逆剧于野人，比若怨家，不如无子。妄遍假贷，众共患厌，尤无返复，无有报偿之心，穷贫困乏，不能复得。辜较谐声，放纵游散，串数唐得，自用赈给，不畏防禁，饮食无极，吃酒嗜美，出入无有期度，鲁扈抵突。不知人情，睢眄强制。见人有喜，憎嫉恚之。无义无礼，自用职当，不可谏晓。亦复不忧念父母妻子有无，又复不念卒报父母之德，亦复不念师父之恩。心常念恶，口常言恶，日不成就，不信道德，不信有贤明先圣，不信作善为道可得度世，不信世间有佛，欲杀罗汉，斗比丘僧。常欲杀人，欲杀父母、兄弟、妻子、宗亲朋友，父母、兄弟、妻子、宗亲朋友憎恶见之，欲使之死。不信佛经语，不信人寿命终尽死，后世复生。不信作善得善，不信作恶得恶。如是曹人，男子女人，心意俱然，违戾反逆，愚痴蒙冥，瞋怒嗜欲，无所识知，自用快善为大智慧，亦不知所从来、生死所趣向，不肯慈孝，恶逆天地，于其中间，求望侥幸，欲得长生，躬得不死，会当归就生死勤苦善恶之道，身所作恶，殃咎众趣，不得度脱。亦不可降化令作善，慈心教语，开导生死善恶所趣有是，复不信之。然苦心与语，欲令度脱，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至，至时皆悔，其后乃悔，当复何及？不豫计善，临穷何益？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窕，浩浩茫茫，转相承受，善恶毒痛，身自当之，无有代者。道之自然，随其所行，追命所生，不得纵舍。善人行善，从善慈孝，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冥入冥，谁能知者？独佛知见耳！教语人民，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

世人，不可悉道，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勤苦如是。比如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言行相副，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众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五大善。”

佛告阿逸菩萨等：“我皆语若曹，是世五恶，勤苦如是，令起五痛，令起五烧，展转相生。世间人民，不肯为善，欲作众恶，敢有犯此诸恶事者，皆悉自然，当更具历入恶道中。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示众见之，寿终趣入至极大苦，愁痛酷毒，自相焦燃，转相烧灭。至其后共作怨家，更相伤杀。从小微起至大困剧，皆从贪淫财色，不肯忍辱施与，各欲自快，无复有曲直；欲得健名，为痴欲所迫；随心思想不能得也，结愤胸中，财色缚束，无有解脱，不知厌足；厚己诤欲，无所省录，都无义理，不随正道。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知施善；威势无几，随恶名焦，身坐劳苦，久后大剧自然随逐，无有解已，王法施张，自然纠举，上下相应，罗网纲纪，茕茕忪忪，当入其中。古今有是，痛哉可伤！”

佛语阿逸菩萨等：“若世有是佛，皆慈愍哀之，威神摧动，众恶诸事皆消化之，令得去恶就善，弃捐所思，奉持经戒，莫不承奉施行经法，不敢违失度世无为泥洹之道，快善极乐！甚明无极！”

佛言：“若曹诸天、帝王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熟思惟之，能自于其中端心正行。其主上为善率化，检御其下，教语人民，转相敕令，转共为善，转相度脱，各自端守，慈仁愍哀，终身不殆，尊圣敬孝，通洞博爱，佛语教令无敢亏负，当忧度世泥洹之道，当忧断截生死痛痒、拔恶根本，当忧断绝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恶苦之道，当励佛世，坚持经道，无敢失也。”

佛言：“若曹当作善者，云何第一急？当自端身，当自端心，当自端目，当自端耳，当自端鼻，当自端口，当自端手，当自端足，能自检敛，莫妄动作，身心净洁，俱善相应，中外约束，勿随嗜欲，不犯诸恶，言色常和，身行当专，行步坐起不动。作事所为，当先熟思虑计之，揆度才能；视瞻圆规，安定徐作为之。作事仓卒，不豫熟计，为之不谛，亡其功夫，败悔在后，唐苦亡身。至诚忠信，得道绝去。”

佛言：“若曹于是，益作诸善，布恩施德，能不绝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展转复相教化，作善为德。如是经法，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者，胜于无量清净佛国，作善百岁。所以者何？无量清净佛国，皆积德众善，无为自然，在所求索，无有诸恶大如毛发。”

佛言：“于是作善十日十夜者，其得福，胜于他方佛国中人民作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皆悉作善，作善者多，为恶者少，皆有

自然之物，不行求作便自得之。是间为恶者多，为善者少，不行求作不能得也。人能自端制作善，至心求道，故能尔耳。是间无有自然，不能自给，当行求索勤苦治生，转相欺怠调作好恶，得其财物归给妻子，饮苦食毒，劳心苦身，如是至竟，心意不专周旋不安。人能自安静为善，精进作德，故能尔耳。”

佛言：“我皆哀若曹及诸天帝王人民，皆教令作诸善，不为众恶，随其所能辄授与道，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则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室家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奉经持戒，各自端守，上下相检，无尊无卑、无男无女，斋戒清净，莫不欢喜，和顺义理，劝乐慈孝，自相约检。其有得佛经语，悉持思之。不当所作，如犯为之则自悔过，去恶就善，弃邪为正，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剧如贫人得宝。佛所行处，所在郡国，辄授与经戒，诸天，日月星辰诸神，国王、傍臣、长吏、人民，诸龙鬼神，泥犁、禽兽，承奉行之，则君改化为善，斋戒精思，净自湔洒，端心正行，居位严慄，教敕率众为善，奉行道禁，令言令止，臣事其君，忠直受令，不敢违负，父子言令孝顺承受，兄弟、夫妇、宗亲朋友，上下相令顺言和理，尊卑大小转相敬事，以礼如义不相违负，莫不改往修来，洒心易行，端正中表，自然作善，所愿辄得，感善降化自然之道，求欲不死则可得长寿，求欲度世则可得泥洹之道。”

佛言：“佛威神尊重，消恶化善，莫不度脱。今我出于天下，在是恶中，于苦世作佛，慈愍哀伤教语开道，诸天帝王、傍臣左右、长吏人民，随其心所欲愿乐皆令得道。佛诸所行处，所更过历郡国、县邑、丘聚、市里莫不丰熟，天下太平，日月运照，倍益明好，风雨时节，人民安宁，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无恶岁疾疫，无病瘦者，兵革不起，国无盗贼、无有怨枉、无有拘闭者，君臣人民莫不欢喜，忠慈至诚各自端守，皆自然守国，雍和孝顺莫不欢乐，有无相与布恩施德，心欢乐与皆相敬爱，推财让义，谦让于先，前后以礼敬事，如父如子，如兄如弟，莫不仁贤，和顺礼节都无违诤，快善无极。”

佛言：“我哀子曹欲度脱之，剧父母念子。今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得佛经戒，奉行佛道，皆得明慧，心悉开解，莫不得度过度脱忧苦者。今我作佛，在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降化五恶，消尽五痛，绝灭五烧，以善攻恶拔去毒苦，令得五善明好，烧恶不起。我般泥洹去后，经道稍稍断绝，人民谀谄，淳为众恶，不复作善，五烧复起，五痛剧苦，复如前法，自然还复，久后转剧不可悉说。我但为若曹，小道之耳！”

佛告阿逸菩萨等：“若曹各思持之，展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敢犯也。”

阿逸菩萨长跪叉手言：“佛所说甚苦痛！世人为恶，甚剧如是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脱之，皆言受佛重教，请展转相承，不敢犯也。”

佛告阿难："我哀若曹，令悉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国土，若欲见之不？"

阿难则大喜，长跪叉手言："愿皆欲见之。"

佛言："若起更被袈裟西向拜，当日没处，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面著地言：'南无无量清净平等觉。'"

阿难言诺受教，则起更被袈裟西向拜，当日所没处，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言："南无无量清净平等觉。"阿难未起，无量清净佛便大放光明威神，则遍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天地，则皆为大震动。诸天无央数天地，须弥山罗宝、摩诃须弥大山罗宝，诸天地大界、小界，其中诸有大泥犁、小泥犁，诸山林溪谷幽冥之处，皆则大明，悉皆大开辟。则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诸天、帝王人民，悉皆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七宝已，心皆大欢喜踊跃，悉起为无量清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皆言："南无无量清净三藐三佛陀。"

无量清净佛放光明威神已，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悉见无量清净佛光明，莫不慈心欢喜作善者。诸有泥犁、禽兽、薜荔，诸有考治勤苦之处，则皆休止不复治，莫不解脱忧苦者。诸有盲者则皆得视，诸跛躄蹇者则皆得走行，诸病者则皆愈起，诸尪者则皆强健，愚痴者则皆更黠慧，诸有淫泆、瞋怒者皆悉慈心作善，诸有被毒者毒皆不行，钟鼓琴瑟箜篌乐器，诸伎不鼓皆自作音声，妇女珠环皆自作声，百鸟畜兽皆自悲鸣。当是之时，莫不欢喜得过度者。则时尔日，诸佛国中，诸天人莫不持天上华香来下，于虚空中悉皆供养，散诸佛及无量清净佛上。诸天各共大作万种自然伎乐，乐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之时，甚快乐不可言。

佛告阿难、阿逸菩萨等："我说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自然七宝，当无有异乎？"

阿难长跪叉手言："佛说无量清净佛国土快善！如佛所说，无有一异。"

佛言："我说无量清净佛功德国土快善！昼夜一劫尚复未竟，我但为若曹小说之耳！"

阿逸菩萨则长跪叉手，问佛言："今佛国从是间当有几阿惟越致菩萨，往生无量清净佛国？愿闻之。"

佛言："若欲知者，明听著心中。"

阿逸菩萨言："受教。"

佛言："从我国当有七百二十亿阿惟越致菩萨，皆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一阿惟越致菩萨者，前后供养无央数诸佛，以次如弥勒皆当作佛。及其余诸小菩萨辈者，无央数不可复计，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佛告阿逸菩萨："不但我国中诸菩萨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复有佛亦复如是。第一佛名光远昭，其国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

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二佛佛名宝积，其国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三佛名儒无垢，有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四佛名无极光明，其国有二百五十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五佛名于世无上，其国有六百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六佛名勇光，其国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七佛名具足交络，其国有十四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八佛名雄慧王，其国有八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九佛名多力无过者，其国有八百一十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佛名吉良，其国有万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一佛名慧辩，其国有万二千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二佛名无上华，其国有诸菩萨无央数不可复计，皆阿惟越致，皆智慧勇猛，各供养无央数诸佛，以一时俱心愿欲往生，皆当生无量清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三佛名乐大妙音，其国有七百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佛言：“是诸菩萨皆阿惟越致。诸比丘僧中，及小菩萨辈无央数，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不独是十四佛国中诸菩萨当往生也，都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菩萨辈，各各如是，皆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其无央数，都共往会无量清净佛国。大众多不可复计，我但说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名字，昼夜一劫尚未竟。我但复说佛国诸比丘僧、众菩萨，当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人数，说之一劫不休止尚未竟。我但为若曹，总揽都小说之耳！”

佛语阿难、阿逸菩萨等：“其世间帝王人民，善男子、善女人，前世宿命行善所致相禄，乃当闻无量清净佛声，慈心欢喜，我代之喜。”

佛言：“其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无量清净佛声，慈心欢喜，一时踊跃，心意清净，衣毛为起泪出者，皆前世宿命作佛道，若他方佛故菩萨，非凡人。其有人民男子女人，闻无量清净佛声，不信有佛者，不信佛经语，不信有比丘僧，心中狐疑都无所信者，皆故从恶道中来生。愚蒙不解，宿命殃恶未尽，未当得度脱故，心中狐疑不信向耳！”

佛言：“我语若曹，若曹所当作善法，皆当奉行信之。无得以我般泥洹去后故，若曹及后世人无得复言：‘我不信有无量清净佛国。’我故令若曹悉见无量清净佛国土，所当为者若自求之。我具为汝曹，道说经戒顺法，若曹当如佛法持之，无得毁失。我持是经以累汝曹，汝曹当坚持之，无得为妄增减是经法。我般泥洹去后，经道留止千岁，千岁后经道断绝，在心所愿皆可得道。”

佛言：“师开导人耳目，智慧明达，度脱人令得善，舍泥洹之道，常当慈孝，于佛如父母，常念师恩，当念不断绝，则得道疾。”

佛言：“天下有佛者，甚难得值；人有信受师法经语深者，亦难得值；若有沙门，若师为人说佛经者，甚难得值。”

佛说是经时，则万二千亿诸天人民，皆得天眼彻视，悉一心皆为菩萨道。则二百二十亿诸天人民，皆得阿那含道。则八百沙门，皆得阿罗汉道。则四十亿菩萨，皆得阿惟越致。

佛说经已，诸菩萨、阿罗汉，诸天、帝王人民，皆大欢喜，前趣为佛作礼，绕佛三匝，以头面著佛足而去。

佛说阿弥陀经二卷

佛说阿弥陀经卷上

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时有摩诃比丘僧万二千人，皆净洁一种类，皆阿罗汉，贤者拘邻、贤者拔智致、贤者摩诃那弥、贤者合尸、贤者须满日、贤者维末坻、贤者不乃、贤者迦为拔坻、贤者忧为迦葉、贤者那履迦葉、贤者那翼迦葉、贤者舍利弗、贤者摩诃目揵连、贤者摩诃迦葉、贤者摩诃迦旃延、贤者摩诃揭质、贤者摩诃拘私、贤者摩诃梵提、贤者邠提文陀弗、贤者阿难律、贤者难提、贤者[(瞟-示＋土)＋瓦]脾坻、贤者须枫、贤者蠡越、贤者摩诃罗倪、贤者摩诃波罗延、贤者波鸠蠡、贤者难持、贤者满枫蠡、贤者蔡揭、贤者厉越。如是诸比丘僧甚众多，数千亿万人，悉诸菩萨、阿罗汉，无央数不可复计，都共大会坐，皆贤者也。

时，佛坐息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光，色甚大明。阿难即起，更被袈裟，前以头面著佛足，即长跪叉手，问佛言：“今日佛面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尔乎？今佛面光精数千百色，上下明好乃如是。我侍佛已来，未曾见佛面有如今日色者，我未曾见三耶三佛光明威神乃尔，独当有意？愿欲闻之。”

佛言：“贤者阿难，有诸天神教汝，若诸佛教汝，今问我者耶？汝自从善意出问佛耶？”

阿难白佛言：“无有诸天神教我，亦无诸佛教我令问佛也，我自从善心知佛意问佛耳！每佛坐起行来出入，所欲至到当所作为，诸所教敕者，我辄如佛意。今佛独当念，诸已过去佛、诸当来佛、若他方佛国、今现在佛，独展转相思念故，佛面色光明乃尔耳！”

佛言：“善哉！善哉！贤者阿难，汝所问者，甚深大快，多所度脱！若问佛者，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累劫百千亿万倍也！”

佛言：“阿难，今诸天世间帝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汝皆度脱之。”

佛言：“佛威神甚重难当也！汝所问者甚深！汝乃慈心于佛所哀诸天、帝王、人民，若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大善当尔，皆过度之。”

佛语阿难：“如世间有优昙树，但有实，无有华也。天下有佛，乃有华出耳！世间有佛，甚难得值也。今我出于天下作佛，若有大德圣明善心豫知佛意，若不妄在佛边侍佛也。”

佛告阿难：“前已过去事，摩诃僧祇已来，其劫无央数不可复计，乃尔时有过去佛，名提和竭罗。次复有佛，名旃陀倚，已过去。

次复有佛，名须摩扶劫波萨多，已过去。次复有佛，名维末楼，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阿难那利，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那竭脾，已过去。次复有佛，名者梨俱遰波罗夜蔡，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弥离俱楼，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鞞陀尼，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朱蹄波，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凡扶坻，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堕楼勒耶，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旃陀扂斯，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须耶惟于沙，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拘还弥钵摩耆，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尸利滑哀，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摩诃那提，已过去。次复有佛，名耆头摩提，已过去。次复有佛，名罗邻只离，已过去。次复有佛，名俞楼俱路蔡，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满呼群尼钵宾[侯＋頁]，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旃陀速臾拔和沙，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旃陀蔡拘岑，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潘波蠡频尼，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鞞波和斯，已过去。次复有佛，名阿术只陀揭蠡，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勿署提，已过去。次复有佛，名质夜蔡，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昙摩和提，已过去。次复有佛，名筛耶维[侯＋頁]质，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楼耶带，已过去。次复有佛，名僧迦罗弥楼迦带，已过去。次复有佛，名昙昧摩提阿维难提，已过去。”

佛告阿难：“次复有佛，名楼夷亘罗，在世间教授，寿四十二劫。乃尔时世有大国王，王闻佛经道，心即欢喜开解，便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字昙摩迦，作菩萨道，为人高才，智慧勇猛，与世人绝异，往到楼夷亘罗佛所，前为佛作礼，却长跪叉手，白佛言：‘我欲求佛为菩萨道，令我后作佛时，于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中，最尊智慧勇猛；头中光明，如佛光明所焰照无极；所居国土，自然七宝，极自软好。令我后作佛时，教授名字，皆闻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莫不闻知我名字者。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诸来生我国者，悉皆令作菩萨，阿罗汉无央数都胜诸佛国。如是者，宁可得不？’”

佛语阿难：“其楼夷亘罗佛，知其高明，所愿快善，即为昙摩迦菩萨说经言：‘譬如天下大海水，一人斗量之，一劫不止，尚可枯尽，令空得其底埿；人至心求道，可如当不可得乎？求索精进不休止，会当得心中所欲愿耳！’昙摩迦菩萨闻楼夷亘罗佛说经如是，即大欢喜踊跃。其佛即选择二百一十亿佛国土中，诸天人民之善恶、国土之好丑，为选择心中所欲愿。夷亘罗佛说经竟，昙摩迦便一其心，即得天眼彻视，悉自见二百一十亿诸佛国中诸天人民之善恶、国土之好丑，即选择心中所愿，便结得是二十四愿经；则奉行之，精进勇猛，勤苦求索，如是无央数劫，所师事供养诸已过去佛，亦无央数。其昙摩迦菩萨至其然后，自致得作佛，名阿弥陀佛，最尊智慧勇猛，光明无比，今现在所居国土甚快善。在他方异佛国，教授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莫不得过度解脱忧苦。”

佛语阿难：“阿弥陀佛为菩萨时，常奉行是二十四愿，珍宝爱重，保持恭慎，精禅从之，与众超绝，卓然有异，皆无有能及者。”

佛言：“何为二十四愿？

“第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诸无央数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来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长大皆作菩萨，阿罗汉都无央数。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土，自然七宝，广纵甚大，旷荡无极，极自软好。所居舍宅，被服饮食，都皆自然，皆如第六天王所居处。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名字，皆闻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皆令诸佛，各于比丘僧大坐中，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闻我名字，莫不慈心欢喜踊跃者，皆令来生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五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若前世作恶，闻我名字，欲来生我国者，即便反政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欲生我国不断绝，寿终皆令不复泥犁、禽兽、薜荔，即生我国，在心所愿。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六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来生我国，用我故益作善，若分檀布施，绕塔烧香，散华燃灯，悬杂缯彩，饭食沙门，起塔作寺，断爱欲，来生我国作菩萨。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七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若作沙门不毁经戒，断爱欲，斋戒清净，一心念欲生我国，昼夜不断绝。若其人寿欲终时，我即与诸菩萨、阿罗汉，共飞行迎之，即来生我国，则作阿惟越致菩萨，智慧勇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八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欲到他方佛国生，皆令不更泥犁、禽兽、薜荔，皆令得佛道。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九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面目皆端正，净洁姝好，悉同一色，都一种类，皆如第六天人。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同一心，所念所欲，言者豫相知意。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无有淫泆之心，终无念妇女意，终无有瞋怒、愚痴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令心相

敬爱，终无相嫉憎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欲共供养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皆令飞行即到；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悉皆遍已后，日未中时，即飞行还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欲饭时，即皆自然七宝钵中，有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自然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五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身皆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令如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六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语者如三百钟声，说经行道皆如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七愿，使某作佛时，令我洞视彻听，飞行十倍，胜于诸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八愿，使某作佛时，令我智慧说经行道，十倍于诸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九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罗汉，皆坐禅一心，共欲计数知我年寿，几千亿万劫岁数，皆令无有能极知寿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愿者，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各千亿佛国中，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作辟支佛、阿罗汉，皆坐禅一心，共欲计数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知有几千亿万人，皆令无有能知数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寿命无央数劫。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亿万劫时，宿命所作善恶却知无极，皆洞视彻，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智慧勇猛，顶中皆有光明。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顶中光明绝好，胜于日月之明百千亿万倍，绝胜诸佛。光明焰照，诸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当大明。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见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来生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佛告阿难：“阿弥陀为菩萨时，常奉行是二十四愿，分檀布施，不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志愿常勇猛，不毁经法，求索不懈，每独弃国捐王，绝去财色，精明求愿无所适莫，积功累德无央数劫，今自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亡其功也。”

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八

方上下无央数诸佛中，有佛顶中光明照七丈，有佛顶中光明照一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二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五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二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四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八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百六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三百二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六百四十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千三百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二千六百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五千二百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万四百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二万一千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四万二千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八万四千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十七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三十五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七十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百五十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三百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六百万里，有佛顶中光明照一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两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四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八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十五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三十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六十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百二十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二百四十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五百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二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四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八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万六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三万二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六万四千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十三万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二十六万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五十万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百万佛国，有佛顶中光明照二百万佛国。”

佛言：“诸八方上下无央数佛顶中光明，所焰照皆如是也。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所焰照千万佛国。所以诸佛光明所照有近远者何？本其前世宿命求道，为菩萨时所愿功德，各自有大小，至其然后作佛时，各自得之，是故令光明转不同等。诸佛威神同等耳，自在意所欲作为不豫计。阿弥陀佛光明所照最大，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

佛称誉阿弥陀佛光明极善：“阿弥陀佛光明极善，善中明好，甚快无比，绝殊无极也。阿弥陀佛光明，清洁无瑕秽，无缺减也。阿弥陀佛光明姝好，胜于日月之明百千亿万倍，诸佛光明中之极明也，光明中之极好也，光明中之极雄杰也，光明中之快善也，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极尊也，光明中之最明无极也。焰照诸无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诸有人民、蜎飞蠕动之类，莫不见阿弥陀佛光明也，见者莫不慈心欢喜者。世间诸有淫泆、瞋怒、愚痴者，见阿弥陀佛光明，莫不作善也。诸在泥犁、禽兽、薜荔、考掠、勤苦之处，见阿弥陀佛光明至，皆休止不复治，死后莫不得解脱忧苦者也。阿弥陀佛光明，名闻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央数诸佛国诸天人民莫不闻知，闻知者莫不度脱也。”

佛言：“不独我称誉阿弥陀佛光明也。八方上下无央数佛、辟支佛、菩萨、阿罗汉，所称誉皆如是。”

佛言：“其有人民，善男子、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称誉光明，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好，至心不断绝，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可得为众菩萨、阿罗汉所尊敬。若其然后作佛者，亦当复为八方

上下诸无央数佛、辟支佛、菩萨、阿罗汉，所称誉光明如是也。即众比丘僧，诸菩萨、阿罗汉，诸天、帝王、人民，闻之皆欢喜踊跃，莫不赞叹者。”

佛言：“我道阿弥陀佛光明，姝好巍巍，称誉快善，昼夜一劫，尚未竟也。我但为若曹小说之耳！”

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索得是二十四愿。时阿闍世王太子，与五百长者迦罗越子，各持一金华盖，俱到佛所，前为作礼佛，以头面著佛足，皆持金华盖，前上佛已，悉却坐一面听经。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闻阿弥陀佛二十四愿，皆大欢喜踊跃，心中俱愿言：“令我等后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僧：“是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却后无数劫，皆当作佛如阿弥陀佛。”

佛言：“是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住菩萨道已来无央数劫，皆各供养四百亿佛已，今复来供养我。阿阇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皆前世迦葉佛时，为我作弟子，今皆复会是共相值也。”则诸比丘僧，闻佛言皆踊跃，莫不代之欢喜者。

佛告阿难：“阿弥陀作佛已来，凡十小劫。所居国土，名须摩题，正在西方，去是阎浮提地界，千亿万须弥山佛国。其国地皆自然七宝——其一宝者白银，二宝者黄金，三宝者水精，四宝者琉璃，五宝者珊瑚，六宝者琥珀，七宝者砗磲——是为七宝，皆以自共为地，旷荡甚大无极，皆自相参，转相入中，各自焜煌参明，极自软好，甚姝无比。其七宝地，诸八方上下，众宝中精味，自然合会其化生耳！其宝皆比第六天上之七宝也。其国中无有须弥山，其日月星辰、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皆在虚空中。其国土无有大海，亦无有小海水，亦无江河恒水也，亦无有山林溪谷，无有幽冥之处。其国七宝地皆平正，无有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无有阿须伦、诸龙鬼神，终无天雨时，亦无有春夏秋冬，亦无大寒，亦无大热，常和调中适，甚快善无比。皆有自然万种之物，百味饭食，意欲有所得即自然在前，所不用者即自然去，比如第六天上自然之物，恣若自然即皆随意。

“其国中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寿命无央数劫。女人往生，即化作男子。但有诸菩萨、阿罗汉无央数，悉皆洞视彻听，悉遥相见，遥相瞻望，遥相闻语声，悉皆求道善者，同一种类，无有异人。其诸菩萨、阿罗汉，面目皆端正，净洁绝好，悉同一色，无有偏丑恶者也。诸菩萨、阿罗汉，皆才猛黠慧，皆衣自然之衣。心中所念道德，其欲语言，皆豫相知意所念。言常说正事，所语辄说经道，不说他余之恶。其语言音响，如三百钟声。皆相敬爱，无相嫉憎者。皆以长幼上下，先后言之，以义如礼，转相敬事如兄如弟，以仁履义，不妄动作言语，如诫转相教，令不相违戾，转相承受。皆心净洁，无

所贪慕，终无瞋怒淫泆之心、愚痴之态，无有邪心念妇女意。悉皆智慧勇猛，和心欢乐好喜经道，自知前世所从来生亿万劫时宿命善恶存亡，现在却知无极。

“阿弥陀佛所可教授讲堂精舍，皆复自然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自共相成甚姝明，好绝无比，亦无作者，不知所从来，亦无持来者，亦无所从去。阿弥陀佛所愿德重，其人作善故，论经语义，说经行道，讲会其中，自然化生耳！其讲堂精舍，皆复有七宝楼观栏楯，复以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为璎珞，复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交露，覆盖其上，皆自作五音声，甚好无比。诸菩萨、阿罗汉所居舍宅，皆复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化生，转共相成其舍宅。悉各有七宝楼观栏楯，复以金、银、水精、琉璃、白玉、琥珀、砗磲为璎珞，复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交露，覆盖其上，皆各复自作五音声。阿弥陀佛讲堂精舍，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舍宅中，内外处处，皆复有自然流泉浴池，皆与自然七宝俱生，金、银、水精、琉璃、琥珀、砗磲转共相成。淳金池者，其水底沙白银也。淳白银池者，其水底沙黄金也。淳水精池者，其水底沙琉璃也。淳琉璃池者，其水底沙水精也。淳珊瑚池者，其水底沙琥珀也。淳琥珀池者，其水底沙珊瑚也。淳砗磲池者，其水底沙玛瑙也。淳玛瑙池者，其水底沙砗磲也。淳白玉池者，其水底沙紫磨金也。淳紫磨金池者，其水底沙白玉也。中复有两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也。中复有三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也。中复有四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琉璃也。中有五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琉璃、珊瑚也。中有六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也。中有七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也。中有浴池长四十里者，有长八十里者，有长百六十里者，有长三百二十里者，有长六百四十里者，有长千二百八十里者，有长二千五百六十里者，有长五千一百二十里者，有长万二百四十里者，有长二万四百八十里者。其池纵广适等，是池者，皆诸菩萨、阿罗汉常所可浴池。”

佛言：“阿弥陀佛浴池长四万八千里，广亦四万八千里。其池皆以七宝转共相成，其水底沙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也。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浴池中，水皆清香洁，池中皆有香华，悉自然生百种华，种种异色，色异香华，枝皆千叶，甚香无比也，香不可言。其华者亦非世间之华，复非天上之华。此华香都八方上下，众华香中精也，自然化生耳！其池中水流行，转相灌注。其水流行，亦不迟不驶，皆复作五音声。”

佛言：“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诸生阿弥陀佛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便自然长大，亦无乳养之者，皆食自然之饮食。其身体亦非世间人之身体，亦非天上人之身

体，皆积众善之德，悉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甚姝好无比。”

佛语阿难：“如世间贫穷乞丐人，令在帝王边住者，其面目形状，宁类帝王面目形类颜色不？”

阿难言：“假使王子在帝王边住者，其面目形状甚丑恶不好，不如帝王百千亿万倍也。所以者何？乞人贫穷困极，饮食常恶，未常有美食时，既恶食不能得饱食，食才支命，骨节相撑拄，无以自给，常乏无有储，饥饿寒冻，怔忪愁苦。但坐前世为人愚痴，无智悭贪，不肯慈哀，为善博爱施与，但欲唐得，贪惜饮食独食嗜美，不信施贷后得报偿，复不信作善后世当得其福，蒙控抵佷益作众恶，如是寿终财物尽索，素无恩德，无所恃怙，入恶道中坐之适苦，然后得出解脱今生为人，作于下贱，为贫家作子，强像人形，状类甚丑，衣被弊坏，单空独立，不蔽形体乞丐生耳！饥寒困苦，面目羸劣不类人色，坐其前世身之所作受其殃罚，示众见之莫谁哀者，弃捐市道曝露瘠瘦，黑丑恶极不及人耳！

“所以帝王人中独尊最好者何？皆其前世为人时，作善信，受经道，布恩施德，博爱顺义，慈仁喜与，不贪饮食与众共之，无所匮惜都无违争，得其善福，寿终德随不更恶道，今生为人得生王家，自然尊贵独王典主，揽制人民为其雄杰，面目洁白和颜好色，身体端正众共敬事，美食好衣随心恣意，若乐所欲自然在前都无违争，于人中姝好，无忧快乐，面目光泽，故乃尔耳！”

佛告阿难：“若言是也。帝王虽于人中好无比者，当令在遮迦越王边住者，其面形类甚丑恶不好，比如乞人在帝王边住耳！其帝王面目，尚复不如遮迦越王面色姝好百千亿万倍。如遮迦越王于天下绝好无比，当令在第二天王边住者，其面甚丑不好，尚复不如帝释面类端正姝好百千亿万倍。如天帝释，令在第六天王边住者，其面类甚丑不好，尚复不如第六天王面类端正姝好百千亿万倍。如第六天王，令在阿弥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边住者，其面甚丑，尚复不如阿弥陀佛国中菩萨、阿罗汉面类端正姝好百千亿万倍。”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面类，悉皆端正，绝好无比，次于泥洹之道。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讲堂精舍所居处舍宅中，内外浴池上，皆有七宝树，中有淳金树、淳银树、淳水精树、淳琉璃树、淳白玉树、淳珊瑚树、淳琥珀树、淳砗磲树，种种各自异行。中有两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银枝、金叶、银华、金实，金树者——金根、银茎、金枝、银叶、金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水精枝、琉璃叶、水精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水精茎、琉璃枝、水精叶、琉璃华、水精实，是二宝共作一树。中复有四宝共作一树者，水精树——水精根、琉璃茎、金枝、银叶、水精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水精茎、金枝、银叶、水精华、琉璃实，是四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五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银华、金

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枝、银叶、金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珊瑚茎、水精枝、金叶、银华、珊瑚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琉璃茎、水精枝、金叶、银华、琉璃实，是五宝共作一树，各自异行。中有六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华、琥珀实，金树者——金根、银茎、水精枝、琉璃叶、琥珀华、珊瑚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枝、琥珀叶、银华、金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珊瑚茎、琥珀枝、水精叶、金华、银实，是六宝树转共相成，各自异行。中复有七宝共作一树者，银树——银根、金茎、水精枝、琉璃叶、珊瑚华、琥珀实，金树者——金根、水精茎、琉璃枝、珊瑚叶、琥珀华、银实，水精树者——水精根、琉璃茎、珊瑚枝、琥珀叶、砗磲华、白玉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琥珀茎、白玉枝、琉璃叶、砗磲华、明月珠实，琥珀树者——琥珀根、白玉茎、珊瑚枝、琉璃叶、水精华、金实，白玉树者——白玉根、砗磲茎、珊瑚枝、琥珀叶、金华、摩尼殊实，是七宝树转共相成，种种各自异，行行相值，茎茎自相准，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向，华华自相望，实实自相当。”

佛言：“阿弥陀佛当讲堂精舍中，内外七宝浴池绕边，上诸七宝树；及诸菩萨、阿罗汉七宝舍宅中，内外七宝浴池绕池边，诸七宝树数千百重行，皆各如是，各自作五音声，音声甚好无比也。”

佛告阿难：“如世间帝王有百种伎乐音声，不如遮迦越王诸伎乐音声好百千亿万倍。如遮迦越王万种伎乐音声，尚复不如第二忉利天上诸伎乐一音声百千亿万倍。如忉利天上万种伎乐之声，尚复不如第六天上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如第六天上万种音乐之声，尚复不如阿弥陀佛国中七宝树一音声好百千亿万倍。阿弥陀佛国中，亦有万种自然伎乐，甚乐无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欲浴时，便各自可入其七宝池中浴。诸菩萨、阿罗汉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意欲令水至膝，水即至膝；意欲令水至腰，水即至腰；意欲令水至腋，水即至腋；意欲令水至颈，水即至颈；意欲令水自灌身上，水即自灌身上；意欲令水还复如故，水即还复如故，恣若随意所欲好喜。”

佛言：“阿弥陀及诸菩萨、阿罗汉皆浴已，悉自于一大莲华上坐，即四方自然乱风起。其乱风者，亦非世间之风，亦非天上之风，都八方上下众风中精，自然合会化生耳！不寒不热，常和调中适，甚清凉好无比也。徐起不迟不驶，适得中宜，吹七宝树，皆作五音声。以七宝树华，悉覆其国中，皆散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随堕地，皆厚四寸，极自软好无比，即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即复四方自然乱风吹七宝树，树皆复作五音声，树华皆自然散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小萎堕地，即自然去。即复四方乱风起吹七宝树，如是四反。诸菩萨、阿罗汉，中有但欲闻经者，中有但欲闻音乐者，中有但欲闻华香者；有不欲闻经者，有不欲闻音乐声者，有不欲闻华香者。

其所欲闻者，辄即独闻之；不欲闻者，则独不闻。随意所欲喜乐，不违其愿也。浴讫各自去，行道中有在地讲经者、诵经者、说经者、口受经者、听经者、念经者、思道者、坐禅者、经行者，中有在虚空中讲经者、诵经者、说经者、口受经者、听经者、念经者、思道者、坐禅一心者、经行者。未得须陀洹道者即得须陀洹道，未得斯陀含道者即得斯陀含道，未得阿那含道者即得阿那含道，未得阿罗汉道者即得阿罗汉道，未得阿惟越致菩萨者即得阿惟越致，各自说经行道，悉皆得道，莫不欢喜踊跃者也。

“诸菩萨中，有意欲供养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即皆俱前为佛作礼，白佛辞行，供养八方上下无央数佛。佛即然可之，即使行诸菩萨皆大欢喜，数千亿万人无央数不可复计，皆当智慧勇猛，各自幡辈飞相追，俱共散飞，则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皆前为诸佛作礼，即便供养。意欲得万种自然之物，在前即自然百种杂色华、百种杂缯彩、百种劫波育衣、七宝灯火、万种伎乐悉皆在前。其华香万种自然之物，亦非世间之物，亦非天上之物也。是万种物，都八方上下众自然合会化生耳！意欲得者，即自然化生；意不用者，即化去。诸菩萨便共持供养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边傍前后回绕周匝，在意所欲即辄皆至。当是之时，快乐不可言也。诸菩萨意，各欲得四十里华，即自然在前，便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华甚香好，小萎堕地，即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八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即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百六十里华，即自然在前，便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皆复于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即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三百二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复于虚空中，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于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即自然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六百四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复以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自然吹萎华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千二百八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自然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千五百六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五千一百二十里华，即自然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万二百四十里华，即皆自然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万四百八十里华，即皆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

各复欲得五万里华，即皆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十万里华，即皆在前，诸菩萨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二十万里华，即皆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四十万里华，即皆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复欲得八十万里华，即皆在前，复于虚空中，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皆在虚空中下向，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欲得百六十万里华，即皆在前，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悉自然去。诸菩萨意，各欲得三百万里华，即皆在前，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小萎堕地，乱风吹萎华自然去。诸菩萨意，各欲得六百万里华，即皆在前，共持散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都自然合为一华，华正端圆周匝各适等，华转倍前，华极自软好，胜于前华数千百倍，色色异，香香不可言。诸菩萨皆大欢喜，俱于虚空中，大共作众音自然伎乐，乐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此之时，快乐不可言。诸菩萨皆悉却坐听经，听经竟即悉讽诵通，重知经道，益明智慧。即诸佛国中，从第一四天上至三十三天上，诸天人皆共持天上万种自然之物来下，供养诸菩萨、阿罗汉。天人皆复于虚空中，大共作众音伎乐。诸天人前来者，转去避后来者，后来者转复供养如前，更相开避。诸天人欢喜听经，大共作音乐，当是时快乐无极。诸菩萨供养听经讫竟，便皆起为佛作礼而去，即复飞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供养听经，皆各如前。悉遍已后，日未中时，各飞还其国，为阿弥陀佛作礼，皆却坐听经竟，大欢喜。”

佛言：“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欲食时，即自然七宝机、劫波育罽叠以为座。佛及菩萨皆坐前，悉有自然七宝，钵中有百味饮食。饮食者亦不类世间，亦非天上。此百味饮食，八方上下，众自然饮食中精味，甚香美无比，自然化生耳！欲得甜酢在所欲得。诸菩萨、阿罗汉中，有欲得金钵者，有欲得银钵者，有欲得水精钵者，有欲得珊瑚钵者，有欲得琥珀钵者，有欲得白玉钵者，有欲得砗磲钵者，有欲得玛瑙钵者，有欲得明月珠钵者，有欲得摩尼珠钵者，有欲得紫磨金钵者，随意即至，亦无所从来，亦无供养者，自然化生耳！诸菩萨、阿罗汉皆食，食亦不多亦不少悉平等，亦不言美恶，亦不以美故喜。食讫，诸饭具、钵、机、座，皆自然化去，欲食时乃复化生耳！诸菩萨、阿罗汉皆心净洁，所饮食但用作气力耳，皆自然消散摩尽化去。”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为诸菩萨、阿罗汉说经时，都悉大会讲堂上，诸菩萨、阿罗汉及诸天人民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阿弥陀

佛所，为佛作礼，却坐听经。其佛广说道智大经，皆悉闻知，莫不欢喜踊跃心开解者。即四方自然乱风起，吹七宝树，皆作五音声。七宝树华，覆盖其国，皆在虚空中下向。其华之香遍一国中，皆散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华堕地皆厚四寸，小萎即乱风吹，萎华自然去。四方乱风，吹七宝树华，如是四反。即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上，至三十二天上，诸天人皆持天上万种自然之物、百种杂色华、百种杂香、百种杂缯彩、百种劫波育叠衣、万种伎乐转倍好相胜，各持来下，为阿弥陀佛作礼，供养佛及诸菩萨、阿罗汉。诸天人皆复大作伎乐，乐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时，快乐不可言。诸天更相开避后来者，转复供养如前。即东方无央数佛国，其数不可复计，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诸佛各遣诸菩萨无央数不可复计，皆飞到阿弥陀佛所，作礼听经，皆大欢喜，悉起为作礼如去。西方、北方、南方、四角诸佛，其数各如恒水边流沙，各遣诸菩萨无央数，飞到阿弥陀佛所，作礼听经亦复如是。即下方、上方诸佛，其数各如恒水边流沙，皆遣诸菩萨都不可复计，飞到阿弥陀佛所，作礼听经，更相开避，如是终无休绝时也。”

佛言：“所以诸佛以恒水边流沙为数者，八方上下无央数佛，甚大众多，都各不可复计，故以恒水边流沙为数耳！”

佛语阿难：“阿弥陀佛为诸菩萨、阿罗汉说经竟，诸天人民中，有未得道者即得道，未得须陀洹者即得须陀洹，未得斯陀含者即得斯陀含，未得阿那含者即得阿那含，未得阿罗汉者即得阿罗汉，未得阿惟越致菩萨者即得阿惟越致菩萨。阿弥陀佛辄随其宿命时，求道心所喜愿，大小随意为说经授与之，即令疾开解得，皆悉明慧，各自好喜，所愿经道莫不喜乐诵习之者，自讽诵通利，无厌无极。诸菩萨、阿罗汉中，有诵经者，其音如三百钟声。中有说经者，如疾风暴雨时，如是尽一劫竟，终无懈倦时。皆悉智慧勇猛，身体轻便，终无痛痒，极时行步坐起，悉皆才健勇猛。如师子中王在深山中，有所趣向，时无有敢当者；无有疑难之意，在心所作，为不可豫计百千亿万倍。是猛师子中王百千亿万倍，尚复不如我第二弟子摩诃目揵连勇猛百千亿万倍。如摩诃目揵连，于诸国菩萨、阿罗汉中，最为无比，飞行进止，智慧勇猛，洞视彻听，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百千亿万倍共合为一智慧，当令在阿弥陀佛国中诸罗汉边，其德尚复不及百千亿万倍！”

阿逸菩萨即起，前长跪叉手，问佛言：“阿弥陀佛国中诸阿罗汉，宁颇有般泥洹去者无？愿欲闻之。”

佛言：“若欲知者，如是四天下星，若见之不？”

阿逸菩萨言：“唯然见之。”

佛言：“如我第二弟子摩诃目揵连，飞上天上一昼一夜，遍数知星有几枚。此四天下星甚众多，不可得计尚复百千亿万倍是星也。如

天下大海水减去一渧，宁能令海水为减，知少不耶？”

对曰：“减去百千亿万斗石，尚不能令减知少也。”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阿罗汉中，虽有般泥洹去者，如大海减一渧水耳，不能令在诸阿罗汉为减知少也。”

佛言：“大海减去一溪水，宁令减少不？”

对曰：“减去百千亿万溪水，尚不能减知少也。”

佛言：“减大海一恒水，宁能令减知少不？”

对曰：“减去百千亿万恒水，不能令减知少也。”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阿罗汉，般泥洹去者无央数，其在者新得道者亦无央数，都不为增减也。”

佛言：“令天下诸水都流入大海水中，宁能令海水增多不？”

对曰：“不能令增多也。所以者何？是大海为天下诸水众善中王，故能尔耳！”

佛言：“阿弥陀佛国亦如是，悉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无央数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都往生，甚大众多不可复计。阿弥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众比丘僧，故如常一法不异为增多。所以者何？阿弥陀佛国为最快，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国中众善之王，诸佛国中之雄，诸佛国中之宝，诸佛国中寿之极长久也，诸佛国中之众杰也，诸佛国中之广大也，诸佛国中之都，自然之无为，最快明好甚乐之无极。所以者何？阿弥陀佛本为菩萨时，所愿勇猛，精进不懈，累德所致，故能尔耳！”

阿逸菩萨即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说阿弥陀佛国土，快善明好，最姝无比，乃独尔乎？”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所居七宝舍宅中，有在虚空中者，有在地者。中有欲令舍宅最高者，舍宅即高中；有欲令舍宅最大者，舍宅即大中；有欲令舍宅在虚空中者，舍宅即在虚空中，皆自然随意在所作为。中有殊不能令舍宅随意者。所以者何？中有能令舍宅随意者，皆是前世宿命求道时，慈心精进，益作诸善，德重所致。中有殊不能者，皆是前世宿命求道时，不慈心精进、益作诸善，德薄所致。其所衣被饭食，俱自然平等。德有大小，别知其勇猛，令众见之耳！”

佛言：“若见第六天王所居处不？”

“唯然，见之。”

佛言：“阿弥陀佛国讲堂舍宅，都复胜第六天王所居处百千亿万倍。诸菩萨、阿罗汉悉皆洞视彻听，见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复无数天上天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心意所念善恶，口所欲言，皆知当何岁何劫得度脱得人道往生阿弥陀佛国，知当作菩萨、阿罗汉，皆豫知之。诸菩萨、阿罗汉顶中，皆悉自有光明，所照有大小。诸菩萨中有最尊两菩萨，常在佛左右坐侍正论。佛常与是两菩萨共对坐，议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若欲使是两菩萨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

即便飞行，随心所欲至到飞行，使疾如佛，勇猛无比。其一菩萨名盖楼亘，其一菩萨名摩诃那钵，光明智慧最第一，顶中光明各焰照他方，千须弥山佛国中常大明。其诸菩萨顶中光明各照千亿万里，诸阿罗汉顶中光明各照七丈。”

佛言：“世间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恐怖县官事者，但自归命是盖楼亘菩萨、摩诃那钵菩萨所，无不得解脱者。”

佛告阿逸菩萨：“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光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止，不可复回转运行，亦无有精光，其明皆蔽不复见。佛光明照国中，及焰照他方佛国常大明，终无有冥时。其国无有一日、二日，亦无五日、十日，亦无十五日、一月，亦无五月、十月、五岁、十岁，亦无百岁、千岁，亦无万岁、亿万岁，无百千亿万岁，无有一劫、十劫、百劫、千劫，无万劫、百万劫，无千万劫、百亿万劫。阿弥陀佛光明，明无有极，却后无数劫、无数劫，重复无数劫、无数劫、无央数，终无有当冥时。国土及诸天，终无坏败时。所以者何？阿弥陀佛寿命极长，国土甚好，故能尔耳！

“其佛尊寿，却后无数劫，重复无数劫，尚未央般泥洹也。于世间教授，意欲过度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欲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洹之道。其作菩萨者，皆欲令悉作佛。作佛已，转复教授八方上下，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复欲令作佛。作佛已，复教授诸无央数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得泥洹道去。诸可教授弟子者，展转复相教授，转相度脱，至令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转相度脱，皆得泥洹之道悉如是。尚未欲般泥洹，阿弥陀佛所度脱展转如是，复住止无数劫、无数劫、不可复计劫，终无般泥洹时。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其生阿弥陀佛国，当作佛者，不可复胜数。诸作阿罗汉得泥洹道者，亦无央数，都不可复计。阿弥陀佛恩德，诸所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深无量，快善不可言。其智慧教授所出经道，布告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上天下，甚不原也。其经卷数甚众多，不可复计，都无有极。”

佛告阿逸菩萨：“若欲知阿弥陀佛寿命无极时不？”

对曰：“愿皆欲闻知之。”

佛言：“明听！悉令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中，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使得入道，悉令作辟支佛、阿罗汉，共坐禅一心，都合其智慧为一勇猛，共欲计知阿弥陀佛寿命几千亿万劫岁数，皆无有能计知者。复令他方面各千须弥山佛国中，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复使得入道，悉令作辟支佛、阿罗汉，皆令坐禅一心，合其智慧为一勇猛，共欲数阿弥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知有几千亿万人，皆无有能知数者。阿弥陀年寿甚长久，浩浩照照，明善甚深，无极无底，谁当能知信其者？独佛自信知耳！”

阿逸菩萨闻佛言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说阿弥陀佛寿命甚

长，威神尊大，智慧光明巍巍快善，乃独如是？”

佛言：“阿弥陀佛至其然后般泥洹者，其盖楼亘菩萨便当作佛，总领道智，典主教授世间及八方上下，所过度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得佛泥洹之道。其善福德，当复如大师阿弥陀佛，住止无央数劫、无央数劫、不可复计劫，准法大师，尔乃般泥洹。其次摩诃那钵菩萨，当复作佛，典主智慧，总领教授，所过度福德，当复如大师阿弥陀佛，止住无央数劫，尚复不般泥洹。展转相承受，经道甚明，国土极善，其法如是，终无有断绝，不可极也。”

阿难长跪叉手，问佛言：“阿弥陀佛国中，无有须弥山，其第一四天、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何等住止？愿欲闻之。”

佛告阿难：“若有疑意于佛所耶？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边无量，诸天下大海水，一人斗量之，尚可枯尽得其底泥，佛智不如是。”

佛言：“我所见知，诸已过去佛，如我名字释迦文佛者，复如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诸当来佛，如我名字，亦如恒水边流沙；甫始欲求作佛者，如我名字，亦如恒水边流沙。佛正坐直南向，视见南方，今现在佛，如我名字者，复如恒水边流沙；八方上下，去来现在诸佛，如我名字者，各如十恒水边流沙。一沙一佛，其数如是，佛皆悉豫见知之。”

佛言：“往昔过去无数劫已来，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劫、亿劫、亿万亿劫中有佛，诸已过去佛，一佛、十佛、百佛、千佛、万佛、亿佛、亿万亿佛，各自有名字不同，无有如我名字者。甫始当来劫，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劫、亿劫、亿万亿劫，劫中有佛，一佛、十佛、百佛、千佛、万佛、亿佛、亿万亿佛，各各自有名字不同，时时乃有一佛如我名字耳！诸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今现在佛，次他方异国，一佛国、十佛国、百佛国、千佛国、万佛国、亿佛国、亿万亿佛国中有佛，各自有名字，多多复不同，无如我名字者。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中，时时乃有如我名字耳！八方上下，去来现在，其中间旷绝甚远，悠悠迢迢，无穷无极，佛智亘然甚明，探古知今，前知无穷，却睹未然，豫知无极，都不可复计甚无央数佛，威神尊明皆悉知之。佛智慧道德合明，都无能问佛经道穷极者，佛智慧终不可称量尽也。”

阿难闻佛言，即大恐怖，衣毛皆起，白佛言：“我不敢有疑意于佛所。所以问佛者？他方佛国皆有须弥山，第一四天、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之住止。我恐佛般泥洹后，傥有诸天人民，若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阿弥陀佛国何以独无有须弥山？其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皆依因何等住止？’我当应答之。今不问佛者，佛去后，当持何等语报答之？独佛自知之耳，余人无有能为我解者，以是故问佛耳！”

佛言：“阿难，是第三焰天、第四兜术天上，至第七梵天，皆依

因何等住止乎？”

阿难言：“是诸天皆自然在虚空中住在，虚空中住止无所依因。”

“佛威神甚重，自然所欲作为，意欲有所作为不豫计。是诸天皆尚在虚空中住止，何况佛威神尊重，欲有所作为耶！”

阿难闻佛言，即大欢喜，长跪叉手言：“佛智慧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无穷无极，无有边幅，甚高大妙绝快善，极明好甚无比，威神尊重不可当！”

佛说阿弥陀经卷下

佛告阿逸菩萨：“其世间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愿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者有三辈，作德有大小，转不相及。”

佛言：“何等为三辈？最上第一辈者，当去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就无为之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作沙门不亏经戒，慈心精进，不当瞋怒，不当与女人交通，斋戒清净，心无所贪慕，至诚愿欲往生阿弥陀佛国，常念至心不断绝者。其人便于今世求道时，即自然于其卧止梦中，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寿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即自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行迎之，则往生阿弥陀佛国，便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即自然受身长大，则作阿惟越致菩萨，便即与诸菩萨共翻辈飞行，供养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即逮智慧勇猛，乐听经道，其心欢乐。所居七宝舍宅，在虚空中，恣随其意，在所欲作为，去阿弥陀佛近。”

佛言：“诸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者，当精进持经戒，奉行如是上法者，则得往生阿弥陀佛国，可得为众所尊敬，是为上第一辈。”

佛言：“其中辈者，其人愿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虽不能去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者，当持经戒无得亏失，益作分檀布施，常信受佛经语，深当作至诚中信，饭食诸沙门，作佛寺起塔，散华、烧香、燃灯、悬杂缯彩，如是法者无所适莫，不当瞋怒，斋戒清净，慈心精进，断爱欲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其人便于今世，亦复于卧止梦中，见阿弥陀佛。其人寿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即化令其人目自见阿弥陀佛及其国土，往至阿弥陀佛国者，可得智慧勇猛。”

佛言：“其人奉行施与如是者，若其人然后复中悔，心中狐疑，不信分檀布施作诸善后世得其福，不信有弥陀佛国，不信有往生其国，虽尔者，其人续念不绝，暂信暂不信，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续其善愿为本故得往生。其人寿命病欲终时，阿弥陀佛即自化作形像，令其人目自见之，口不能复言，但心中欢喜踊跃意念言：‘我悔不知益斋戒作善，今当往生阿弥陀佛国。’其人即心自悔过，悔过者小差少无所复及。其人寿命终尽，即往生阿弥陀佛国，不能得前至阿弥陀佛所，便道见阿弥陀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中，心便大欢喜，便止其城

中。即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则受身自然长大在城中，于是间五百岁。其城广纵各二千里，城中亦有七宝舍宅，中外内皆有七宝浴池，浴池中亦有自然华香绕，浴池上亦有七宝树重行，亦皆复作五音声。其欲饭食时，前有自然食，具百味饮食，在所欲得应意皆至。其人于城中亦快乐，其城中比如第二忉利天上自然之物。虽尔其人城中不能得出，复不能得见阿弥陀佛，但见其光明，心自悔责，踊跃喜耳，亦复不能得闻经，亦复不能得见诸比丘僧，亦复不能得见知阿弥陀佛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状貌何等类。其人愁苦，如是比如小适耳！佛亦不使尔身行所作自然得之，皆心自趣向道，入其城中。其人本宿命求道时，心口各异，言念无诚信，狐疑佛经，复不信向之，当自然入恶道中，阿弥陀佛哀愍，威神引之去耳！其人于城中，五百岁乃得出，往至阿弥陀佛所闻经，心不开解，亦复不得在诸菩萨、阿罗汉、比丘僧中听经。以去所居处舍宅在地，不能令舍宅随意高大在虚空中。复去阿弥陀佛甚大远，不能得近附阿弥陀佛。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少，心不欢喜，意不开解。其人久久，亦自当智慧开解知经，明健勇猛，心当欢喜，次当复如上第一辈。所以者何？其人但坐前世宿命求道时，不大持斋戒，毁失经法，意志狐疑，不信佛语，不信佛经深，不信分檀布施作善后世当得其福，复坐中悔，不信往生阿弥陀佛国，作德不至心，用是故耳！是为第二中辈。”

佛言：“其三辈者，其人愿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无所用分檀布施，亦不能烧香、散华、燃灯、悬杂缯彩、作佛寺起塔、饭食诸沙门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得经疾慈心精进，不当瞋怒，斋戒清净。如是法者，当一心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昼夜十日不断绝者，寿命终即往生阿弥陀佛国，可得尊敬，智慧勇猛。”

佛言：“其人作是以后，若复中悔，心意狐疑，不信作善后世当得其福，不信往生阿弥陀佛国，其人虽尔，续得往生。其人寿命病欲终时，阿弥陀佛即令其人，于卧止梦中见阿弥陀佛土，心中大欢喜，意自念言：‘我悔不知益作诸善，今当往生阿弥陀佛国。’其人但念是，口不能复言，即自悔过。悔过者，差减少悔无所复及。其人命终，即生阿弥陀佛国，不能得前至，便道见二千里七宝城中，心独欢喜，便止其中。亦复于七宝浴池莲华中化生，即自然受身长大。其城亦复如前城法，比如第二忉利天上自然之物。其人亦复于城中，五百岁竟乃得出，至阿弥陀佛所，心中大喜。其人听闻经，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智慧不明，知经复少。所居舍宅在地，不能令舍宅随意高大在虚空中。复去阿弥陀佛大远，不能得近附阿弥陀佛，亦复如是第二中辈狐疑者也。其人久久，亦当智慧开解，知经勇猛，心当欢乐，次如上第一辈也。所以者何？皆坐前世宿命求道时，中悔狐疑，暂信暂不信，不信作善得其福德，皆自然得之耳！随其功德有所铉不铉，各自然趣向，说经行道，百千亿万超绝不相及。”

佛言：“其欲求作菩萨道生阿弥陀佛国者，其人然后皆当得阿惟

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者，皆当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八十种好；皆当作佛，随所愿在所求欲，于他方佛国作佛；终不复更泥犁、禽兽、薜荔。随其精进求道，早晚之事同等耳！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欲愿也。”

佛告阿逸菩萨等：“诸天、帝王、人民，我皆语汝曹，诸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经戒者，大要当作善：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盗窃；三者、不得淫泆，奸爱他人妇女；四者、不得调欺；五者、不得饮酒；六者、不得两舌；七者、不得恶口；八者、不得妄言；九者、不得嫉妒；十者、不得贪餮，不得心中有所悭惜，不得瞋怒，不得愚痴，不得随心嗜欲，不得心中悔，不得狐疑，当作孝顺，当作至诚忠信，当信受佛经语，深当信作善后世得其福。奉持如是，其法不亏失者，在心所愿，可得往生阿弥陀佛国。至要当斋戒一心清净，昼夜常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十日十夜不断绝，我皆慈哀之，悉令生阿弥陀佛国。”

佛言：“世间人以欲慕及贤明，居家修善为道者，与妻子共居在恩好爱欲之中，忧念苦多家事匆务，不暇大斋一心清净。虽不能得去家弃欲，有空闲时，自端心意，念身作善，专精行道十日十夜者。殊使不能念自思惟熟校计，欲度脱身者，下当绝念去忧，勿念家事，莫与妇人同床，自端正身心，断于爱欲，一心斋戒清净，至意念生阿弥陀佛国，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往生其国，在七宝浴池华莲中化生，可得智慧勇猛，所居七宝舍宅自在意所欲作为，可次如上第一辈。”

佛语阿逸菩萨言：“诸八方上下无央数诸天人民，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往生阿弥陀佛国。众等大会，皆共于七宝浴池水中，都共人人，悉自于一大莲华上坐，皆悉自陈道德行善。人人各自说其前世宿命求道时，持戒所作善法，所从来生本末，其所好喜经道，知经智慧，所施行功德。从上次下转皆遍已，知经有明不明，智有深浅大小，德有优劣厚薄，自然之道别知，才能智慧健猛，众相观照，礼义和顺，皆自欢喜踊跃，智慧有勇猛，各不相属逮。”

佛言：“其人殊不豫作德，为善轻戏，不信使然，徒倚懈怠，为用可尔。至时都集说经道，自然迫促，应答迟晚。道智卓殊超绝，才能高猛，独于边羸，临事乃悔。悔者已出，其后当复何益？但心中悷悢，慕及等耳！”

佛言：“阿弥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众等，大聚会自然都集，拘心制意，端身正行，游戏洞达，俱相随飞行，翻辈出入，供养无极，欢心喜乐，共观经行道，和好久习，才猛智慧，志若虚空，精进求愿，心终不复中徊，意终不复转，终无有懈极时。虽求道，外若迟缓，内独急疾，容容虚空，适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检敛端直，身心清洁，无有爱欲，无所适贪，无有众恶瑕秽。其志愿皆各安定殊好，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倾邪，准望道法，随经约令不敢

违蹉跌。若于八方上下，无有边幅，自在所欲，至到无穷无极，咸然为道，恢廓及旷荡，念道无他之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无空立，恢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愍，精进中表，礼义都合，通洞无违，和顺副称，褒罗表里，过度解脱，能升入泥洹，长与道德合明，自然相保守。快意之滋真滋，真了洁白，志愿无上，清净之安定，静乐之无有极，善好无有比，巍巍之耀照，耀照亘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然之有根本，自然成五光，五光至九色，九色参徊转，数百千更变。郁单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横揽成万物，光精参明俱出好，甚姝无有极，其国土甚若此，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幅，捐志虚空中，何不各精进？努力自求索，可得超绝去，往生阿弥陀佛国，横截于五恶道自然闭塞，升道之无极，易往无有人。其国土不逆违，自然之随牵，何不弃世事？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无有极，何为著世事？

“譊譊共忧思无常，世人薄俗，共诤不急之事，共于是处剧恶极苦之中，勤身治生，用相给活，无尊无卑，无富无贫，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皆当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思适等，屏营愁苦，累念思虑，为心使走，无有安时。有田忧田，有宅忧宅，有牛忧牛，有马忧马，有六畜忧六畜，有奴婢忧奴婢，有衣被、钱财、金、银、宝物复共忧之，重思累息，忧念愁恐，横为非常水、火、盗贼、怨主、债家所漂烧系唐突没溺，忧毒忪忪无有解时，结愤胸中蓄气恚怒，病在胸腹忧苦不离，心坚意固适无纵舍，或坐摧藏终身亡命，弃捐之去莫谁随者。尊卑豪贵贫富有是忧惧，勤苦如此，结众寒热与痛共居。小家贫者穷困苦乏，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亦忧欲有牛，无马亦忧欲有马，无六畜亦忧欲有六畜，无奴婢亦忧欲有奴婢，无衣被、钱财、什物、饮食之属亦忧欲有之，适有一复少一，有是少是思有齐等，适小具有便复赐尽，如是苦生，当复求索，思想无益不能时得，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意相随，勤苦如此，焦心不离恚恨独怒，亦结众寒热与痛同居。

“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亦不肯作善为道，寿命终尽死，皆当独远去，有所趣向，善恶之道莫能知之。或时世人父子兄弟、夫妇家室、中外亲属，居天地之间，当相敬爱，不当相憎，有无当相给与，不当有贪惜，言色当和，莫相违戾。或悦心诤有所恚怒，今世恨意微相嫉憎，后世转剧致成大怨。所以者何？如今之事更欲相害，虽不临时应急相破，然之愁毒结愤精神，自然克识不得相离，皆当对相生，值更相报复。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往独来，独死独生，当行至苦乐之处，身自当之，无有代者。善恶变化，殃咎恶处，宿豫严待，当独升入远到他处，莫能见去在何所。善恶自然追逐行生，窈窈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得复相值。何不弃家事，各曼强健时，努力为善，力精进，求度世，可得极长寿？殊不肯求于道，复欲须待欲何乐乎？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不信为道得道，不信死后世复

生，不信施与得其福德，都不信之。尔以谓不然，终无有是，但坐是故且自见之，更相代闻，前后相续，转相承受，父余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作善，本不为道，身愚神闇，心塞意闭，不见大道，殊无有能见人死生有所趣向，亦莫能知者，适无有见善恶之道，复无语者，为用作善恶福德，殃咎祸罚，各自竞作为之用，殊无有怪也。至于死生之道，转相续立，或子哭父，或父哭子，或弟哭兄，或兄哭弟，或妇哭夫，或夫哭妇，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常得。教语开导，信道者少，皆当死生，无有休止。如是曹人，朦冥抵突，不信经语，各欲快意，心不计虑，愚痴于爱欲，不解于道德，迷惑于瞋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勤苦极在恶处生，终不得止休息痛之甚可伤。或时家室中外、父子兄弟、夫妇，至于死生之义，更相哭泣，转相思慕，忧念愤结，恩爱绕续，心意著痛对相顾恋，昼夜缚碍无有解时。教视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情欲不离，闭塞蒙瞑交错覆蔽，不能思计心自端正决断世事、专精行道便旋至竟，寿终命尽不能得道，无可那何！总猥愦譊皆贪爱欲，如是之法，不解道者多，得道者少。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豪贵贫富、男女大小，各自匆务，勤苦躬身，怀怨杀毒，恶气窈冥，莫不惆怅，为妄作事，恶逆天地，不从人心、道德、非恶，先随与之，恣听所为，其寿未至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展转愁毒，数千万亿岁，无有止期。痛不可言，甚可怜愍！”

佛告阿逸菩萨等诸天、帝王、人民：“我皆语汝，造世间之事人，用是故坐不得道。汝曹熟思惟之，恶者当纵舍远离之去，从其善者，当坚持勿妄为非，益作诸善，大小多少爱欲之荣，皆不可常得，由当别离无可乐者。曼佛世时，其有信受佛经语深，奉行道德，皆是我小弟也。其欲有甫学佛经戒者，皆是我弟子。其有欲出身去家、舍妻子，绝去财色，欲作沙门，为佛作比丘者，皆是我子孙。我世甚难得值，其有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可得智慧勇猛，为众所尊敬，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于人后，傥有疑意不解经者，复前问佛，为汝解之。”

阿逸菩萨长跪叉手言：“佛威神尊重，所说经快善！我曹听经语，皆心贯之。世人实尔，如佛所语无有异。今佛慈哀我曹，开示大道教语生路，耳目聪明长得度脱。今若得更生，我曹听佛经语，莫不慈心欢喜踊跃开解者，及诸天、帝王、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蒙恩，无不解脱忧苦者。佛语教戒甚深善，无极无底。佛智慧所见知，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无上无下，无边无幅。佛甚难得闻。我曹比慈心于佛所，令我曹得度脱者，皆是佛前世求道时，勤苦学问，精明所致，恩德普覆，所施行福德，相禄巍巍，光明彻照，洞虚无极，贯入泥洹，教授揽典，制威消化，改动八方上下，无穷无极。佛为师法，尊绝群圣，都无能及佛者。佛为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作师，随其心所欲愿，大小皆令得道。今我曹得与佛相见，得闻阿弥陀佛

声，我曹甚喜，莫不得黠慧开明者。”

佛告阿逸菩萨：“若言是实当尔，若有慈心于佛所者大喜，实当念佛。天下久久，乃复有佛耳！今我于苦世作佛，所出经道，教授洞达，截断狐疑，端心正行，拔诸爱欲，绝众恶根本，游步无拘，典总智慧，众道表里，揽持维纲，照然分明开视五道，决正生死泥洹之道。”

佛言：“若曹从无数劫以来，不可复计劫，若曹作菩萨道，欲过度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已来甚久远。人从若得道度者无央数，至得泥洹之道者亦无央数。若曹及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曹宿命从无数劫已来，展转是五道中，死生呼嗟，更相哭泪，转相贪慕，忧思愁毒，痛苦不可言，至今世死生不绝！乃今日与佛相见共会值，是乃闻阿弥陀佛声甚快善！我助汝曹喜，亦可自厌死生痛痒，生时甚痛甚苦甚极，至年长大亦苦亦极，死时亦痛亦苦亦极，甚恶臭处，不净洁了，无有可者。佛故悉语若曹，若曹亦可自决断臭处恶露。若曹亦可端心正身，益作诸善，于是常端中外，洁净身体，洗除心垢，自相约检，表里相应，言行忠信，人能自度脱，转相扶接，拔诸爱欲，精明至心，求愿不转，结其善道根本，虽精苦一世，须臾间耳！今世为善，后世生阿弥陀佛国，快乐甚无极，长与道德合明，然善相保守，长去离恶道痛痒之忧恼，拔勤苦诸恶根本，断诸爱欲恩好。长生阿弥陀佛国，亦无有诸痛痒，亦无复有诸恶臭处，亦无复有勤苦，亦无淫泆、瞋怒、愚痴，亦无有忧思愁毒。生于阿弥陀佛国，欲寿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亿劫，自恣意欲住止寿无央数劫，不可复计数劫，恣汝随意皆可得之。欲食不食，恣若其意，都悉自然皆可得之。次于泥洹之道，皆各自精明求索，心所欲愿，勿得狐疑心中悔。欲往生者，无得坐其过失，在阿弥陀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中，讁五百岁。”

阿逸菩萨言：“受佛严明重教，皆当精进一心求索，请奉行之，不敢疑怠。”

佛告阿逸菩萨等：“若曹于是世，能自制心正意，身不作恶者，是为大德善。都有一辈，为八方上下，最无有比。所以者何？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中，诸天人民皆自然作善，不大为恶，易教化。今我于是世间作佛，为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作佛，为最剧教语人民，令纵舍五恶，令去五痛，令去五烧之中，降化其心，令持五善，得其福德度世长寿泥洹之道。”

佛言：“何等为五恶？何等为五痛？何等为五烧中者？何等为消化五恶，令得五善者？何等为持五善，得其福德长寿度世泥洹之道？”

佛言：“其一恶者，诸天人民下至禽兽、蜎飞蠕动之属，欲为众恶，强者服弱，转相克贼，自相杀伤，更相食啖，不知作善，恶逆不道，受其殃罚道之自然，当往趣向神明记识。犯之不贯转相承续，故

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故有聋、盲、喑哑、愚痴、憋恶，下有尫狂不及逮之属。故有尊卑豪贵、高才明达、智慧勇猛，皆其前世宿命，为善慈孝布施恩德。故有官事王法牢狱，不肯畏慎作恶入法，受其过讁重罚致剧，求望解脱难得度出。今世有是目前现在，寿终有处入其窈冥受身更生，比若王法剧苦极刑，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类，转贸身形改恶易道，寿命短长魂神精识，自然入趣受形寄胎。当独值向相从共生，转相报偿当相还复，殃恶祸罚众事未尽，终不得离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临时卒暴应时，但取自然之道，皆当善恶归之。是为一大恶，为一痛，为一烧，勤苦如是，愁毒呼嗟！比若剧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一大善。”

佛言：“其二恶者，世间帝王、长吏、人民、父子、兄弟、家室夫妇，略无义理，不从正令，奢淫憍慢，各欲快意，恣心自在，更相欺调，殊不惧死，心口各异，言念无实，佞谄不忠，谀媚巧辞，行不端绪，更相嫉憎，转相谗恶，陷人冤枉。主上不明，心不察照任用臣下。臣下存在践度能行，知其形势在位不正，为其所调妄损忠良贤善，不当天心，甚违道理。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弟欺其兄，妇欺其夫，家室中外知识相讼，各怀贪淫心毒瞋怒，蒙聋愚痴欲益，无有尊卑上下，无男无女，无大无小。心俱同然欲自厚己，破家亡身，不顾念前后家室亲属坐之破族。或时家中内外、知识朋友、乡党市里、愚民野人，转更从事共相利害，诤财斗讼，怒忿成仇，转诤胜负，悭富焦心不肯施与，祝祝守惜爱保贪重，坐之思念心劳身苦。如是至竟无所恃怙，独来独去无一随者，善恶福德殃祸讁罚，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毒苦，然后乃悔，当复何及？或时世人愚心少智，见善诽谤恚之不肯慕及，但欲为恶妄作不道，但欲盗窃常怀毒心，欲得他人财物用自供给，消散靡尽赐复求索，邪心不正，常独恐怖畏人有色，临时不计，事至乃悔，今世现在长吏牢狱，自然趣向受其殃咎。世间贫穷、乞丐、孤独，但坐前世宿命，不信道德，不肯为善，今世为恶，天神别籍；寿终入恶道，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二大恶，为二痛，为二烧，勤苦如是。比若火起剧于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二大善。”

佛言：“其三恶者，诸世间人民寄生相因，共依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岁，至有豪贵长者、贤明善人，下有贫贱尫羸愚者，中有不良之人。但怀念毒恶身心不正，常念淫泆烦满胸中，爱欲交错坐起不安，贪意悭惜欲横唐得，眄睐细色恶态淫泆，有妇厌憎私妄出入，持家所有相给为非，聚会饮食专共作恶，兴兵作贼攻城格斗，劫

杀截断强夺不道，取人财物偷窃趣得不肯治生，所当求者不肯为之，恶心在外不能专作，欲系成事恐势迫胁，持归给家共相生活，恣心快意极行作乐，行乱他人妇女或于其亲属不避，尊卑长老众共憎恶，家室中外患而恚之，亦复不畏县官法令无所避录，如是之恶自然牢狱，日月照识，神明记取，诸神摄录，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为三痛，为三烧，勤苦如是。比若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三大善。”

佛言：“其四恶者，诸人不能作善，自相坏败，转相教令共作众恶；主为传言，但欲两舌、恶口、骂詈、妄语，相嫉更相斗乱，憎嫉善人，败坏贤善，于旁快之。复不孝顺供养父母，轻易师友知识，无信难得诚实，自大尊贵，有道横行威武加权力势，侵克易人不能自知，为恶不自羞惭，自用顽健，欲令人承事畏敬之。复不畏敬天地神明日月，亦不可教令作善，不可降化，自用偃蹇常当尔；亦复无忧哀心，不知恐惧之意。憍慢如是，天神记之，赖其前世宿命颇作福德，小善扶接营护助之，今世作恶尽儩，诸善日去，见恶追之，身独空立，无所复依，受重殃謪。寿命终身众恶绕归，自然迫促，当往追逐不得止息，自然众恶共趣顿乏，有其名籍在神明所，殃咎引牵当值相得，自然趣向受过謪罚，身心摧碎，神形苦极不得离却，但得前行入其火镬，当是之时，悔复何益，当复何及？天道自然不得蹉跌，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四大恶，为四痛，为四烧，勤苦如是。比若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四大善。”

佛言：“其五恶者，世人徒倚懈惰，不肯作善，不念治生、妻子饥寒。父母俱然，欲呵教其子，其子恶心，瞋目应怒，言令不从，违戾反逆剧于野人，比若怨家，不如无子。妄遍假贷众共患厌，尤无复有报偿之心，穷贫困乏不能复得，辜较谐声放纵游散，串数唐得自用赈给不畏防禁，饮食无极吃酒嗜美，出入无有期度鲁扈抵突，不知人情壮吁强制，见人有喜憎妒恚之。无义无礼，自用识当不可谏晓，亦复不忧念父母妻子有无，又复不念卒报父母之德，亦复不念师之恩好。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日不成就，不信道德，不信有贤明先圣，不信作善为道可得度世，不信世间有佛。欲杀罗汉，斗比丘僧，常欲杀人，欲杀父母、兄弟、妻子、宗亲朋友，父母、兄弟、妻子、宗亲朋友憎恶见之，欲使之死。不信佛经语，不信人寿命终尽死后世复生，不信作善得善，不信作恶得恶。如是曹人男子、女人，心意俱然违戾反逆、愚痴蒙笼、瞋怒嗜欲、无所识知，自用快善大为智慧，亦不知所从来生、死所趣向，不肯慈孝恶逆天地，于其中间望

求侥幸，欲得长生躬得不死，会当归就生死勤苦善恶之道，身所作恶殃咎众趣不得度脱，亦不可降化令作善，慈心教语开导死苦，善恶所趣向有是复不信之。然苦心与语欲令度脱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至至时皆悔，其后乃悔，当复何及？不豫计作善，临穷何益？天地之间，五道各明，恢旷窈窕，浩浩汗汗，转相承受善恶毒痛，身自当之，无有代者。道之自然随其所行，追命所生不得纵舍，善人行善慈孝，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从冥，谁能知者？独佛见知耳！教语人民，信用者少。死生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不可悉道说，故有自然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为五痛，为五烧，为勤苦如是。比若火起烧人身，人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言行相副，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得其福德，可得长寿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五大善。”

佛告阿逸菩萨等：“我皆语若曹，是世五恶勤苦如是，令起五痛，令起五烧，展转相生。世间人民不肯为善欲作众恶，敢欲犯此诸恶事者，皆悉自然当具更历入恶道中。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示众见之；寿终趣入至极大苦愁忧酷毒，自相焦燃转相烧灭；至其然后，共作怨家，更相伤杀。从小微起至大困剧，皆从贪淫财色，不肯忍辱施与各欲自快，无复曲直欲得健名，为痴欲所迫随心思想，不能复得结愤胸中，财色缚束无有解脱不知厌足，厚己诤欲无所省录，富贵荣华当时忍辱不知施善，威势无几随恶名焦，身坐劳苦久后大剧，自然随逐无有解已，王法施张自然纠举，上下相应罗网纲纪，茕茕忪忪当入其中，古今有是痛哉可伤，都无义理，不知正道。”

佛语阿逸菩萨等：“若世有是佛，皆慈愍哀之。威神摧动，众恶诸事皆消化之，令得去恶就善、弃捐所思，奉持经戒莫不承受，施行经法不敢违失，度世无为泥洹之道快善极乐。”

佛言：“若曹诸天、帝王、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熟思惟之，能自于其中端心正行。其主上为善率化，检御其下，教众转相敕令，转共为善，转相度脱，各自端守，慈仁愍哀，终身不怠尊圣敬孝，通洞博爱，佛语教令无敢亏负，当忧度世泥洹之道，当忧断截死生痛痒拔恶根本，当忧断绝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恶苦之道，当遇佛世坚持经道无敢违失。”

佛言：“若曹当信者，云何第一急？当自端身，当自端心，当自端目，当自端耳，当自端鼻，当自端口，当自端手，当自端足。能自检敛，莫妄动作，身心净洁，俱善相应，中外约束，勿随嗜欲，不犯诸恶，言色当和，身行当专，行步坐起所作当安。作事所为，当先熟思虑计之，揆度才能，视瞻圆规，安定徐作为之。作事仓卒，不预计熟，为之不谛，亡其功夫，败悔在后，唐苦亡身。至诚忠信，得道绝去。”

佛言："若曹于是益作诸善，布恩施德，能不犯道禁忌，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展转复相教化作善为德。如是经法，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者，胜于在阿弥陀佛国作善百岁。所以者何？阿弥陀佛国皆积德众善，无为自然在所求索，无有诸恶大如毛发。"

佛言："于是作善十日十夜者，其德胜于他方佛国中人民作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皆悉作善，作善者多，为恶者少，皆有自然之物，不行求作便自得之。是间为恶者多，作善者少，不行求作不能令得；世人能自端制作善，至心求道，故能尔耳！是间无有自然不能自给，当行求索勤苦治生，转相欺殆，调诈好恶，得其财物归给妻子，劳心身苦如是至竟，心意不专，惚惘不安；人能自安静，为善精进作德，故能尔耳！"

佛言："我皆哀若曹及诸天、帝王、人民，皆教令作诸善，不为众恶，随其所能辄授与道，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即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奉经持戒，各自端守，上下相检，无尊无卑，无男无女，斋戒清净，莫不欢喜，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自相约检。其有得佛经语，悉持思之。不当所作而犯为之，即自悔过，去恶就善，弃邪为正，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剧贪得宝。佛所行处所在郡国，辄授与经戒，诸天、日月星辰诸神，国王、傍臣、长吏、人民，诸龙鬼神，泥犁、禽兽、薜荔、蜎飞蠕动之属，莫不慈心开解者，皆悉敬事，从佛稽受经道，承奉行之。即君改化为善，斋戒精思，净自湔洗，端心正行，居位严栗，教敕率众为善，奉行道禁令言令正，臣孝其君，忠直受令不敢违负，父子言令孝顺承受，兄弟、夫妇、宗亲朋友，上下相令顺言和理，尊卑大小转相敬事，以礼如义不相违负。莫不改往修来，洗心易行，端正中表，自然作善所愿辄得，咸善降化自然之道。求欲不死，即可得长寿；求欲度世，即可得泥洹之道。"

佛言："佛威神尊德重，消恶化善，莫不度脱。今我出于天下，在是恶中，于苦世作佛，慈愍哀伤教语开导。诸天、帝王、傍臣、左右、长吏、人民，随其心所愿乐，皆令得道。佛诸所行处，所经过历郡国、县邑、丘聚、市里，莫不丰熟，天下太平，日月运照，倍益明好，风雨时节，人民安宁，强不临弱，各得其所，无恶岁疾疫，无病瘦者，兵革不起，国无盗贼，无有冤枉，无有拘闭者，君臣人民莫不喜踊，忠慈至诚，各自端守皆自守国，雍和孝顺莫不欢喜，有无相与布恩施德，心欢喜乐与得皆敬，受推义让义谦逊前后，以礼敬事如父如子、如兄如弟，莫不仁贤，和顺礼节都无违诤，快善无极。"

佛言："我哀若曹子欲度脱之，剧父母念子。今八方上下，诸天、帝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得佛经戒，奉行佛道，皆得明慧，心悉开解，莫不得过度解脱忧苦者。今我作佛，在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降化五恶，消尽五痛，绝灭五烧，以善攻恶，拔去毒苦，令得五道，令得五善明好，烧恶不起。我般泥洹去后，经道稍断绝，人

民谀谄，稍复为众恶，不复作善，五烧复起，五痛剧苦，复如前法，自然还复，久后转剧不可悉说，我但为若曹小道之耳！”

佛告阿逸菩萨等：“若曹各思持之，展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敢违犯。”

阿逸菩萨长跪叉手言：“佛道记甚苦痛！世人为恶，甚剧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脱之，皆言受佛重教，请展转相教，不敢违犯。”

佛告阿难：“我哀若曹，令悉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国土，若欲见之不？”

阿难即大欢喜，长跪叉手言：“愿皆欲见之。”

佛言：“若起，更被袈裟西向拜，当日所没处，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檀！’”

阿难言：“诺受教。”即起，更被袈裟西向拜，当日所没处，为弥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檀！”

阿难未起，阿弥陀佛便大放光明，威神则遍八方上下诸无央数佛国，诸无央数诸天地即皆为大震动，诸无央数天地，须弥山罗宝、摩诃须弥大山罗宝，诸天地大界、小界，其中诸大泥犁、小泥犁，诸山林溪谷幽冥之处，即皆大明，悉大开辟。即时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诸天、帝王、人民，悉皆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七宝已，心大欢喜踊跃，悉起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皆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檀！”

阿弥陀佛国放光明威神，以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悉见阿弥陀佛光明，莫不慈心欢喜者。诸有泥犁、禽兽、薜荔，诸有考治勤苦之处，即皆休止不复治，莫不解脱忧苦者。诸有盲者即皆得视，诸有聋者即皆得听，诸有喑者即皆能语，诸有偻者即得伸，诸跛癖蹇者即皆走行，诸有病者即皆愈起，诸尪者即皆强健，诸愚痴者即更黠慧，诸有淫者皆是梵行，诸瞋怒者悉皆慈心作善，诸有被毒者毒皆不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不鼓皆自作五音声，妇女珠环皆自作声，百鸟畜狩皆自悲鸣。当是时，莫不欢喜善乐得过度者。即尔时，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莫不持天上华香来下，于虚空中悉皆供养，散诸佛及阿弥陀佛上。诸天各共大作万种自然伎乐，乐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之时，其快乐不可言。

佛告阿难：“阿逸菩萨等，我说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自然七宝，傥无有异乎？”

阿难长跪叉手言：“佛说阿弥陀佛国土快善，如佛所言，无有一异。”

佛言：“我说阿弥陀佛功德国土快善，昼夜尽一劫尚复未竟，我但为若曹小说之耳！”

阿逸菩萨即长跪叉手，问佛言：“今佛国土，从是间当有几何阿惟越致菩萨往生阿弥陀佛国？愿欲闻之。”

佛言："汝欲知者，明听著心中。"

阿逸菩萨言："受教。"

佛言："从我国当有七百二十亿阿惟越致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一阿惟越致菩萨者，前后供养无央数诸佛，以次如弥勒皆当作佛。及其余诸小菩萨辈者无央数，不可复计，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

佛告阿逸菩萨："不但我国中诸菩萨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复有佛，亦复如是。第一佛名头楼和斯，其国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二佛名罗邻那阿竭，其国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三佛名朱蹄彼会，其国有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四佛名阿蜜蔡罗萨，其国有二百五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五佛名楼波黎波蔡[跳-兆＋蔡]，其国有六百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六佛名那惟于蔡，其国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七佛名维黎波罗潘蔡[跳-兆＋蔡]，其国有十五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八佛名和阿蔡，其国有八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九佛名尸利群蔡，其国有八百一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佛名那他蔡，其国有万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一佛名和罗那惟于蔡[跳-兆＋蔡]，其国有万二千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二佛名沸霸图耶蔡，其国有诸菩萨，无央数不可复计，皆阿惟越致，皆智慧勇猛，各供养无央数诸佛，以一时俱心愿欲往，皆当生阿弥陀佛国。他方异国，第十三佛名随呵阅只波多蔡，其国有七百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

佛言："是诸菩萨皆阿惟越致。诸比丘僧中，及小菩萨辈无央数，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不独是十四佛国中诸菩萨当往生也，都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菩萨辈，各各是皆当往生阿弥陀佛国甚无央数。都共往会阿弥陀佛国大众多不可计，我但说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名字，昼夜一劫尚未竟。我但复说诸佛国诸比丘僧、众菩萨，当往生阿弥陀佛国人数，说之一劫不休止尚未竟。我但为若曹，总揽都小说之耳！"

佛语阿难、阿逸菩萨等："其世间帝王、人民，善男子、善女人，前世宿命作善所致相禄巍巍，乃当闻阿弥陀佛声者，甚快善哉代之喜。"

佛言："其有善男子、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慈心欢喜，一时踊跃，心意净洁，衣毛为起，泪即出者，皆前世宿命作佛道，若他方佛故，菩萨非凡人。其有人民男子、女人，闻弥陀佛声，不信有者，不信经佛语，不信有比丘僧，心中狐疑都无所信者，皆故从恶道中来生，愚痴不解宿命，殃恶未尽，尚未当度脱故，心中狐疑不信向耳！"

佛言："我语若曹，若曹所当作善法，皆当奉行信之，无得疑。我般泥洹去后，汝曹及后世人，无得复言：'我不信有阿弥陀佛国。'我故令若曹悉见阿弥陀佛国土，所当为者各求之。我具为若曹道说经戒慎法，若曹当如佛法持之，无得毁失。我持是经以累若曹，若曹当坚持之，无得为妄增减是经法。我般泥洹去后，经道留止千岁；千岁后，经道断绝，我皆慈哀，特留是经法止住百岁；百岁中竟，乃休止断绝。在心所愿，皆可得道。"

佛言："师开道人耳目智慧明达度脱人，令得善合泥洹之道，常当孝慈于佛、父母，常当念师恩，常念不绝即得道疾。"

佛言："天下有佛者，甚难值！若有沙门，若师为人说经者，甚难值！"

佛说是经时，即万二千亿诸天人民，皆得天眼彻视，悉一心皆为菩萨道。即二百亿诸天人民，皆得阿那含道。即八百沙门，皆得阿罗汉道。即四十亿菩萨，皆得阿惟越致。

佛说经已，诸菩萨、阿罗汉，诸天、帝王、人民，皆大欢喜，起为佛作礼，绕三匝，前以头面著佛足而去。

佛说无量寿经二卷

佛说无量寿经卷上

我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仁贤、尊者离垢、尊者名闻、尊者善实、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优楼频螺迦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者摩诃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劫宾那、尊者大住、尊者大净志、尊者摩诃周那、尊者满愿子、尊者离障、尊者流灌、尊者坚伏、尊者面王、尊者异乘、尊者仁性、尊者嘉乐、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阿难，皆如斯等上首者也。

又与大乘众菩萨俱，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又贤护等十六正士，善思议菩萨、信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华菩萨、光英菩萨、慧上菩萨、智幢菩萨、寂根菩萨、愿慧菩萨、香象菩萨、宝英菩萨、中住菩萨、制行菩萨、解脱菩萨。皆遵普贤大士之德，具诸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处兜率天弘宣正法，舍彼天宫降神母胎，从右胁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声自称："吾当于世为无上尊。"释梵奉侍，天人归仰，示现算计、文艺、射御、博综道术、贯练群籍、游于后园、讲武试艺；现处宫中色味之间，见老病死悟世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服、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珍妙衣而著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现五浊刹随顺群生，示有尘垢沐浴金流，天按树枝得攀出池，灵禽翼从往诣道场，吉祥感征表章功祚，哀受施草敷佛树下跏趺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率官属而来逼试，制以智力皆令降伏，得微妙法成最正觉。释梵祈劝请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吼而吼，扣法鼓，吹法螺，执法剑，建法幢，震法雷，曜法电，澍法雨，演法施，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慑怖莫不归伏，掴裂邪网，消灭诸见，散诸尘劳，坏诸欲堑，严护法城开阐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光融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卫获诸丰膳，贮功德，示福田，欲宣法，现欣笑，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显现道意无量功德，授菩萨记成等正觉；示现灭度拯济无极，消除诸漏植众德本，具足功德微妙难量，游诸佛国普现道教，其所修行清净无秽。譬如幻师现众异像，为男为女无所不变，本学明了在意所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综缕练，所住安谛靡不感化，无数佛土皆悉普现，未曾慢恣愍伤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菩萨经典究畅要妙，名称普至道御十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已立，

如来导化各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师，以甚深禅慧开道众生，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晓了幻法，坏裂魔网，解诸缠缚，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善立方便显示三乘，于此化终而现灭度，亦无所作，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具足成就无量总持百千三昧，诸根智慧广普寂定，深入菩萨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住深定门，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顷无不周遍，济诸剧难诸闲不闲，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得诸如来辩才之智，入众言音开化一切，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谛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荷负群生为之重担，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绝。兴大悲，愍众生，演慈辩，授法眼，杜三趣，开善门，以不请之法施诸黎庶，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视若自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之等菩萨大士不可称计，一时来会。

尔时，世尊诸根悦豫，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尊者阿难承佛圣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今日世尊，诸根悦豫，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如明镜净影畅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未尝瞻睹殊妙如今。唯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今日世雄住诸佛所住，今日世眼住导师之行，今日世英住最胜之道，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得无今佛念诸佛耶？何故威神光光乃尔？"

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汝来问佛耶？自以慧见问威颜乎？"

阿难白佛："无有诸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问斯义耳！"

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发深智慧真妙辩才，愍念众生问斯慧义。如来以无尽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兴于世，光阐道教，欲拯济群萌惠以真实之利，无量亿劫难值难见，犹灵瑞华时时乃出。今所问者多所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所导御，慧见无碍无能遏绝，以一餐之力能住寿命亿百千劫无数无量复过于此，诸根悦豫不以毁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所以者何？如来定慧究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谛听！今为汝说。"

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锭光如来兴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次有如来名曰光远，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次名善山王，次名须弥天冠，次名须弥等曜，次名月色，次名正念，次名离垢，次名无著，次名龙天，次名夜光，次名安明顶，次名不动地，次名琉璃妙华，次名琉璃金色，次名金藏，次名炎光，次名炎根，次名地种，次名月像，次名日音，次名解脱华，次名庄严光明，次名海觉神通，次名水光，次名大香，次

名离尘垢，次名舍厌意，次名宝炎，次名妙顶，次名勇立，次名功德持慧，次名蔽日月光，次名日月琉璃光，次名无上琉璃光，次名最上首，次名菩提华，次名月明，次名日光，次名华色王，次名水月光，次名除痴冥，次名度盖行，次名净信，次名善宿，次名威神，次名法慧，次名鸾音，次名师子音，次名龙音，次名处世，如此诸佛皆悉已过。

“尔时，次有佛，名世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豫，寻发无上正真道意，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与世超异，诣世自在王如来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以颂赞曰：

“光颜巍巍， 威神无极，
如是炎明， 无与等者。
日月摩尼， 珠光焰耀，
皆悉隐蔽， 犹如聚墨。
如来容颜， 超世无伦，
正觉大音， 响流十方。
戒闻精进， 三昧智慧，
威德无侣， 殊胜希有。
深谛善念， 诸佛法海，
穷深尽奥， 究其涯底。
无明欲怒， 世尊永无，
人雄师子， 神德无量。
功勋广大， 智慧深妙，
光明威相， 震动大千。
愿我作佛， 齐圣法王，
过度生死， 靡不解脱，
布施调意， 戒忍精进，
如是三昧， 智慧为上。
吾誓得佛， 普行此愿，
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假令有佛， 百千亿万，
无量大圣， 数如恒沙，
供养一切， 斯等诸佛，
不如求道， 坚正不却。
譬如恒沙， 诸佛世界，
复不可计， 无数刹土，
光明悉照， 遍此诸国，
如是精进， 威神难量。

令我作佛，国土第一，
其众奇妙，道场超绝，
国如泥洹，而无等双，
我当愍哀，度脱一切。
十方来生，心悦清净，
已至我国，快乐安隐，
幸佛明信，是我真证，
发愿于彼，力精所欲。
十方世尊，智慧无碍，
常令此尊，知我心行。
假使身止，诸苦毒中，
我行精进，忍终不悔。”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世速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

佛告阿难：“时世自在王佛语法藏比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汝自当知。’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敷演诸佛如来净土之行。我闻此已，当如说修行，成满所愿。’尔时，世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底得其妙宝；人有至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于是世自在王佛，即为广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与之。时彼比丘闻佛所说严净国土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寂静，志无所著，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思惟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

阿难白佛：“彼佛国土寿量几何？”

佛言：“其佛寿命四十二劫。时法藏比丘摄取二百一十亿诸佛妙土清净之行，如是修已，诣彼佛所，稽首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佛言：‘世尊，我已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告比丘：‘汝今可说宜知是时，发起悦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缘致满足无量大愿。’比丘白佛：‘唯垂听察，如我所愿，当具说之。

“‘设我得佛，国有地狱、饿鬼、畜生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识宿命，下至知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事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

说，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至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悉共计校知其数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闻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悉咨嗟称我名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植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悉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被弘誓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承佛神力供养诸佛，一食之顷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身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辩其名数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树无量光色高四百万里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讽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触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深总持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复为女像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稽首作礼，欢喜信乐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缝捣染浣濯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缺陋不具足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逮得清净解脱三昧，住是三昧一发意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行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逮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即得至不退转

者，不取正觉。

“‘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

“‘我建超世愿， 必至无上道，
斯愿不满足， 誓不成等觉。
我于无量劫， 不为大施主，
普济诸贫苦， 誓不成等觉。
我至成佛道， 名声超十方，
究竟靡不闻， 誓不成等觉。
离欲深正念， 净慧修梵行，
志求无上尊， 为诸天人师。
神力演大光， 普照无际土，
消除三垢冥， 明济众厄难。
开彼智慧眼， 灭此昏盲暗，
闭塞诸恶道， 通达善趣门。
功祚成满足， 威曜朗十方，
日月戢重晖， 天光隐不现。
为众开法藏， 广施功德宝，
常于大众中， 说法师子吼。
供养一切佛， 具足众德本，
愿慧悉成满， 得为三界雄。
如佛无碍智， 通达靡不照，
愿我功德力， 等此最胜尊。
斯愿若克果，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雨珍妙华。’”

佛语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雨妙华以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诚谛不虚，超出世间，深乐寂灭。阿难，法藏比丘于其佛所，诸天、魔、梵、龙神八部大众之中，发斯弘誓建此愿已，一向专志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廓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不可思议兆载永劫，积植菩萨无量德行。不生欲觉、瞋觉、害觉，不起欲想、瞋想、害想，不著色声香味触之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恚痴，三昧常寂，智慧无碍，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和颜爱语先意承问，勇猛精进志愿无倦。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大庄严具足众行，令诸众生功德成就。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化。远离粗言、自

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语，自利利人，人我兼利。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无央数劫积功累德。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教化安立无数众生住于无上正真之道。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君、转轮圣帝，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称说。口气香洁如优钵罗华，身诸毛孔出旃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华香，缯盖幢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诸天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

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

阿难又问：“其佛成道已来，为经几时？”

佛言：“成佛已来凡历十劫。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间入，光赫煜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踰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饿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及忉利天依何而住？”

佛语阿难：“第三炎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依何住？”

阿难白佛：“行业果报不可思议。”

佛语阿难：“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诸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之地，故能尔耳！”

阿难白佛：“我不疑此法，但为将来众生，欲除其疑惑，故问斯义。”

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或有佛光照于七尺，或一由旬、二三四五由旬，如是转倍乃至照一佛刹，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有众生遇斯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焉。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寿终之后皆蒙解脱。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曜十方诸佛国土，莫不闻焉。不但我今称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咸共叹誉亦复如是。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为诸菩萨、声闻之众所共叹誉称其功德；至其然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亦如今也。”

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昼夜一劫尚未能尽！"

佛语阿难："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汝宁知乎？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思一心竭其智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算，计其寿命长远之数，不能穷尽知其限极。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亦复如是，非算数譬喻所能知也。又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佛语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如大目揵连，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于阿僧祇那由他劫，乃至灭度，悉共计校，不能究了多少之数。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析其一毛以为百分，以一分毛沾取一渧。于意云何？其所渧者于彼大海，何所为多？"

阿难白佛："彼所渧水比于大海多少之量，非巧历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也。"

佛语阿难："如目连等，于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计彼初会声闻菩萨，所知数者犹如一渧，其所不知如大海水。又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瓈树、珊瑚树、玛瑙树、砗磲之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树，银叶华果。或有银树，金叶华果。或琉璃树，玻瓈为叶，华果亦然。或水精树，琉璃为叶，华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华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华果亦然。或砗磲树，众宝为叶，华果亦然。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茎，琉璃为枝，水精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华，砗磲为实。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茎，水精为枝，珊瑚为条，玛瑙为叶，砗磲为华，紫金为实。或有宝树，琉璃为本，水精为茎，珊瑚为枝，玛瑙为条，砗磲为叶，紫金为华，白银为实。或有宝树，水精为本，珊瑚为茎，玛瑙为枝，砗磲为条，紫金为叶，白银为华，琉璃为实。或有宝树，珊瑚为本，玛瑙为茎，砗磲为枝，紫金为条，白银为叶，琉璃为华，水精为实。或有宝树，玛瑙为本，砗磲为茎，紫金为枝，白银为条，琉璃为叶，水精为华，珊瑚为实。或有宝树，砗磲为本，紫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精为叶，珊瑚为华，玛瑙为实。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

"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匝条间，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炎照曜无极，珍妙宝网罗覆其上，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闻其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彻不遭苦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彻无诸恼患。阿难，若彼国土天人，见此树者得三法忍：一者、音

响忍，二者、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

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伎乐音声，展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伎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其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水精池者底琉璃沙，琉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令至膝，即至于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还复，水辄还复。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十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生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称其所闻欢喜无量，随顺清净离欲寂灭真实之义，随顺三宝、力、无所畏、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无有三涂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是故其国名曰安乐。

“阿难，彼佛国土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所处宫殿、衣服、饮食、众妙华香庄严之具，犹第六天自然之物。若欲食时，七宝钵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诸钵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意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味著，事已化去，时至复现。彼佛国土清净安隐微妙快乐，次于无为泥洹之道。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咸同一类形无异状，但因顺余方故有天人之名。颜貌端正超世希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

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在帝王边，形貌容状宁可类乎？”

阿难白佛：“假令此人在帝王边，羸陋丑恶无以为喻，百千万亿不可计倍。所以然者？贫穷乞人底极斯下，衣不蔽形，食趣支命，饥寒困苦，人理殆尽，皆坐前世不植德本，积财不施，富有益悭，但欲唐得，贪求无厌，不信修善，犯恶山积，如是寿终财宝消散，苦身聚积为之忧恼，于己无益徒为他有，无善可怙，无德可恃，是故死堕恶

趣受此长苦，罪毕得出生为下贱，愚鄙斯极示同人类。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宿世积德所致，慈惠博施，仁爱兼济，履信修善，无所违争，是以寿终福应得升善道，上生天上享兹福乐，积善余庆今得为人，乃生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所敬事，妙衣珍膳随心服御，宿福所追故能致此。”

佛告阿难：“汝言是也。计如帝王，虽人中尊贵形色端正，比之转轮圣王，甚为鄙陋，犹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比之忉利天王，又复丑恶不得相喻万亿倍也。假令天帝比第六天王，百千亿倍不相类也。设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逮，百千万亿不可计倍。”

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华香、璎珞，缯盖、幢幡、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践之而行，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真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校饰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曜尽极严丽，自然德风徐起微动。其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疾，吹诸罗网及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又风吹散华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芬烈，足履其上蹈下四寸，随举足已还复如故。华用已讫，地辄开裂，以次化没清净无遗，随其时节风吹散华，如是六反。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佛说无量寿经卷下

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于正定之聚。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诸邪聚及不定聚。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

佛语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

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深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

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东方诸佛国， 其数如恒沙，
彼土菩萨众， 往觐无量觉。
南西北四维， 上下亦复然，
彼土菩萨众， 往觐无量觉。
一切诸菩萨， 各赍天妙华，
宝香无价衣， 供养无量觉。
咸然奏天乐， 畅发和雅音，
歌叹最胜尊， 供养无量觉。
究达神通慧， 游入深法门，
具足功德藏， 妙智无等伦。
慧日朗世间， 消除生死云，
恭敬绕三匝， 稽首无上尊。
见彼严净土， 微妙难思议，
因发无量心， 愿我国亦然。
应时无量尊， 动容发欣笑，
口出无数光， 遍照十方国，
回光围绕身， 三匝从顶入，
一切天人众， 踊跃皆欢喜。
大士观世音， 整服稽首问，
白佛何缘笑？ 唯然愿说意。
梵声犹雷震， 八音畅妙响，
当授菩萨记， 今说仁谛听。
十方来正士， 吾悉知彼愿，
志求严净土， 受决当作佛。

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
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
知法如电影，究竟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受决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
诸佛告菩萨，令觐安养佛，
闻法乐受行，疾得清净处。
至彼严净国，便速得神通，
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
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
菩萨兴至愿，愿己国无异，
普念度一切，名显满十方。
奉事亿如来，飞化遍诸刹，
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
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经，
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
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
谦敬闻奉行，踊跃大欢喜。
憍慢弊懈怠，难以信此法，
宿世见诸佛，乐听如是教。
声闻或菩萨，莫能究圣心，
譬如从生盲，欲行开导人。
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
二乘非所测，唯佛独明了。
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道，
净慧知本空，亿劫思佛智。
穷力极讲说，尽寿犹不知，
佛慧无边际，如是致清净。
寿命甚难得，佛世亦难值，
人有信慧难，若闻精进求，
闻法能不忘，见敬得大庆，
则我善亲友，是故当发意。
设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
会当成佛道，广度生死流。”

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

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

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化生彼佛国。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究畅要妙，神通无碍，诸根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忍，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又彼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识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世，示现同彼如我国也。”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承佛威神，一食之顷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华香、妓乐、衣盖、幢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生应念即至，珍妙殊特非世所有，辄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华盖，光色昱烁，香气普熏。其华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倍，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其诸菩萨佥然欣悦，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食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

佛语阿难：“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畅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华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赍天上百千华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普散华香，奏诸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避。当斯之时，熙怡快乐，不可胜言。”

佛语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违无失。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著心，去来进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适莫，无彼无我，无竞无讼。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润调伏无忿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胜心、深心、定心、爱法乐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趣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深禅定诸通明慧，游志七觉修心佛法，肉眼清彻靡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志求佛法具诸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善知集灭音声方便，不欣世语乐在正论，修诸善本志崇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生身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靡不覆载，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疑网慧由心出，于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净超踰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秽好恶无异心故；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薪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于一切有无所著故；犹如莲华，于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运载群萌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觉未觉故；犹如大雨，雨甘露法润众生故；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故；如尼拘类

树，普覆一切故；如优昙钵华，希有难遇故；如金翅鸟，威伏外道故；如众游禽，无所藏积故；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犹如象王，善调伏故；如师子王，无所畏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摧灭嫉心不忌胜故。专乐求法心无厌足，常欲广说志无疲倦，击法鼓，建法幢，曜慧日，除痴闇，修六和敬，常行法施，志勇精进，心不退弱，为世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憎爱，唯乐正道无余欣戚，拔诸欲刺以安群生，功慧殊胜莫不尊敬，灭三垢障游诸神通。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施、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诸通明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共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横截五恶道，恶道自然闭，升道无穷极，易往而无人，其国不逆违，自然之所牵。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

“然世人薄俗，共诤不急之事，于此剧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给济，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思适等，屏营愁苦，累念积虑，为心走使无有安时。有田忧田，有宅忧宅，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什物，复共忧之，重思累息，忧念愁怖，横为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忧毒忪忪无有解时，结愤心中不离忧恼，心坚意固适无纵舍，或坐摧碎身亡命终，弃捐之去莫谁随者。尊贵豪富亦有斯患，忧惧万端勤苦若此，结众寒热与痛共居。贫穷下劣困乏常无，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什物亦忧欲有之，适有一复少一，有是少是，思有齐等，适欲具有便复糜散，如是忧苦当复求索，不能时得思想无益，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念相随勤苦若此，亦结众寒热与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不肯为善行道进德，寿终身死当独远去，有所趣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室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或时心诤有所恚怒，今世恨意微相憎嫉，后世转剧至成大怨。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即时应急相破，然含毒畜怒结愤精神，自然克识不得相离，皆当对生更相报复。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善恶变化殃福异处，宿豫严待当

独趣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窈窈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值。何不弃众事，各遇强健时，努力励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须待欲何乐乎？

“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惠施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谓之不然，终无有是。但坐此故且自见之，更相瞻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父余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识道德，身愚神闇，心塞意闭，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语者，吉凶祸福竞各作之，无一怪也。生死常道转相嗣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常保，教语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如此之人，蒙冥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痴惑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没于瞋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趣苦，生死无穷已，哀哉甚可伤！或时室家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哀愍，恩爱思慕，忧念结缚，心意痛著迭相顾恋，穷日卒岁无有解已。教语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闇塞愚惑所覆，不能深思熟计、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便旋至竟，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总猥愦扰皆贪爱欲，惑道者众，悟之者少。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匆务各怀杀毒，恶气窈冥为妄兴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自然非恶先随与之，恣听所为待其罪极，其寿未终尽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展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出期，痛不可言，甚可哀愍！”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语汝世间之事，人用是故坐不得道，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常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至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人后也。傥有疑意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

弥勒菩萨长跪白言：“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听佛经语贯心思之，世人实尔如佛所言。今佛慈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长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蠕动之类，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智慧明见八方上下去来今事莫不究畅。今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谦苦所致，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开入泥洹，教授典揽，威制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今得值佛，复闻无量寿声，靡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若有慈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今我于此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疑网，拔爱欲之本，杜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典揽智慧众道之要，执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决正生死泥洹之道。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从汝得道至于泥洹不可

称数。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已来展转五道，忧畏勤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值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吾助尔喜。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露不净无可乐者，宜自决断端身正行益作诸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拯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长与道德合明，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欲寿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无为自然次于泥洹之道。汝等宜各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中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厄也。”

弥勒白言：“受佛重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世，端心正意，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匹。所以者何？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易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最剧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洹之道。”

佛言：“何等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洹之道？

“其一恶者，诸天人民蠕动之类，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强者伏弱，转相克贼，残害杀戮，迭相吞噬，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后受殃罚自然趣向，神明记识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喑哑、愚痴、弊恶，至有尪狂不逮之属。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有常道王法牢狱不肯畏慎，为恶入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勉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后世尤深尤剧，入其幽冥转生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极刑，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转贸其身，改形易道，所受寿命或长或短，魂神精识自然趣之，当独值向相从共生，更相报复无有止已，殃恶未尽不得相离，展转其中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卒暴应至，善恶之道会当归之。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一大善也。”

佛言：“其二恶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室家、夫妇，都无义理，不顺法度，奢淫憍纵各欲快意，任心自恣更相欺惑，心口各异，言念无实，佞谄不忠，巧言谀媚，嫉贤谤善，陷入怨枉。主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在机伪多端，践度能行知其形势，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妄损忠良不当天心。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知识更相欺诳，各怀贪欲、瞋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俱同然。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坐之灭族。或时室家、知识、乡党、市里、愚民、野人，转共从事，更相利害，忿成怨结。富有悭惜不肯施与，爱保贪重，心劳身苦。如是至竟无所恃怙，独来独

去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然后乃悔，当复何及？世间人民，心愚少智，见善憎谤不思慕及，但欲为恶妄作非法，常怀盗心希望他利，消散磨尽而复求索，邪心不正惧人有色，不豫思计事至乃悔，今世现有王法牢狱，随罪趣向受其殃罚。因其前世不信道德，不修善本，今复为恶，天神克识别其名籍，寿终神逝下入恶道，故有自然三塗无量苦恼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二大恶、二痛、二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二大善也。”

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上有贤明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厮贱、尪劣愚夫，中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念淫泆，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贪意守惜，但欲唐得，眄睐细色，邪态外逸，自妻厌憎私妄出入，费损家财事为非法，交结聚会兴师相伐，攻劫杀戮强夺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趣得欲击成事，恐势迫胁归给妻子，恣心快意极身作乐，或于亲属不避尊卑，家室中外患而苦之，亦复不畏王法禁令。如是之恶著于人鬼，日月照见神明记识，故有自然三塗无量苦恼，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三大善也。”

佛言：“其四恶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转相教令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谗贼斗乱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于傍快喜，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谓己有道，横行威势侵易于人，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自以强健欲人敬难，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难可降化，自用偃蹇谓可常尔，无所忧惧，常怀憍慢。如是众恶天神记识，赖其前世颇作福德，小善扶接营护助之，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复依，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迫促共趣夺之。又其名籍记在神明，殃咎牵引当往趣向，罪报自然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镬，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斯之时，悔复何及？天道冈然不得蹉跌，故有自然三塗无量苦恼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四大恶、四痛、四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制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四大善也。”

佛言：“其五恶者，世间人民，徙倚懈惰，不肯作善治身修业，家室眷属饥寒困苦。父母教诲，瞋目怒应，言令不和，违戾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取与无节，众共患厌，负恩违义，无有报偿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辜较纵夺，放恣游散，串数唐得用自赈给，耽酒嗜美，饮食无度，肆心荡逸，鲁扈抵突，不识人情，强欲抑制。见人

有善，妒嫉恶之，无义无礼，无所顾难，自用识当不可谏晓，六亲眷属所资有无不能忧念，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僧，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以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趣向，不仁不顺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是而不肯信之，苦心与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豫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数之自然应期所行，殃咎追命无得从舍。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冥入冥。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语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具尽，故有自然三塗无量苦恼展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制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副，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佛告弥勒：“吾语汝等，是世五恶勤苦若此，五痛五烧展转相生。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诸恶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示众见之，身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燋燃，至其久后共作怨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皆由贪著财色不能施惠，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结缚无有解已，厚己诤利无所省录，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几随以磨灭，身坐劳苦久后大剧，天道施张自然纠举，纲维罗网上下相应，茕茕忪忪当入其中，古今有是痛哉可伤！”

佛语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就善弃捐所思。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所违失，终得度世泥洹之道。”

佛言：“汝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语教诲无敢亏负，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塗无量忧怖苦痛之道。汝等于是广植德本，布恩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正心正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积众善，无毛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唯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欺殆，心劳形困饮苦食毒，如是恶务未尝宁息。吾哀汝等天人之类，苦心诲喻教令修善，随宜开导授与经法，莫不承用，在意所愿皆令得道。佛所游履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

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

佛言：“我哀愍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我于此世作佛，降化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升无为之安。吾去世后，经道渐灭，人民谄伪复为众恶，五烧五痛还如前法，久后转剧不可悉说，我但为汝略言之耳！”

佛语弥勒：“汝等各善思之，转相教诫如佛经法，无得犯也。”

于是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佛所说甚善！世人实尔。如来普慈哀愍，悉令度脱，受佛重诲，不敢违失。”

佛告阿难：“汝起更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十方国土诸佛如来，常共称扬赞叹彼佛无著无碍。”

于是阿难起整衣服，正身西面，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白言：“世尊，愿见彼佛安乐国土及诸菩萨、声闻大众。”

说是语已，即时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金刚围山、须弥山王、大小诸山、一切所有皆同一色。譬如劫水弥满世界，其中万物沉没不现，滉漾浩汗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皆悉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尔时，阿难即见无量寿佛，威德巍巍如须弥山王，高出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靡不照耀。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彼见此土亦复如是。

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汝见彼国，从地已上至净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为悉见不？”

阿难对曰：“唯然，已见。”

“汝宁复闻无量寿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不？”

阿难对曰：“唯然，已闻。”

“彼国人民，乘百千由旬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汝复见不？”

对曰：“已见。”

“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不？”

对曰：“已见。”

“其胎生者所处宫殿，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各于其中受诸快乐，如忉利天上亦皆自然。”

尔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

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然犹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此诸众生生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土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胜智，作诸功德信心回向。此诸众生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

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复次，慈氏，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圣众。彼菩萨等，命终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皆无智慧，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诸声闻众，无由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式，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

佛告弥勒：“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牢狱，种种庄严，张设床帐，悬诸缯盖。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辄内彼狱中，系以金锁，供养饭食、衣服、床蓐、华香、妓乐，如转轮王无所乏少。于意云何？此诸王子，宁乐彼处不？”

对曰：“不也。但种种方便，求诸大力欲自勉出。”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生彼七宝宫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但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诸善本，以此为苦，虽有余乐犹不乐彼处。若此众生识其本罪，深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余佛所修诸功德。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几所不退菩萨生彼佛国？”

佛告弥勒：“于此世界，六十七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次如弥勒者也。诸小行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其第一佛名曰远照，彼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二佛名曰宝藏，彼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佛名曰无量音，彼有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味，彼有二百五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龙胜，彼有十四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六佛名曰胜力，彼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七佛名曰师子，彼有五百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八佛名曰离垢光，彼有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德首，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一佛名曰人王，彼有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二佛名曰无上华，彼有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佛语弥勒：“不但此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及菩萨比丘生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为汝略说之耳！”

佛告弥勒：“其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

为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功德。是故，弥勒，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乐，受持读诵，如说修行。所以者何？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佛语弥勒：“如来兴世，难值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菩萨胜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故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如法修行。”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无量众生皆发无上正觉之心，万二千那由他人得清净法眼，二十二亿诸天人民得阿那含果，八十万比丘漏尽意解，四十亿菩萨得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于将来世当成正觉。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大光普照十方国土，百千音乐自然而作，无量妙华芬芬而降。

佛说经已，弥勒菩萨及十方来诸菩萨众，长老阿难、诸大声闻，一切大众，闻佛所说，靡不欢喜。

佛说阿閦佛国经三卷

阿閦佛国经卷上

阿閦佛发意受慧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罗汉也，生死已断无复有结，悉坏牢狱，已得自在意，已善解智慧，为度诸天龙王皆为之伏，所作已办，诸当为者已脱重担，便得所有用正慧解，意得自在所度无极，独阿难未也。

尔时，贤者舍利弗起，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善哉！天中天，昔者诸菩萨求无上正真道者，行德号发意，便得至号。是诸菩萨，以仪哀念安隐诸天及世间人，为作安谛，多所安隐。于众人民，以仪故哀念安定，以大身于世间无盖，哀伤诸天及人。今现在及过去诸菩萨摩诃萨，为现光明，乃至法之明为作照明，令至佛光明，而无有名。若有求菩萨道者，当如昔者诸菩萨摩诃萨所愿，及行明照并僧那，令入德号以闻者，当如是学奉行之。学如是者，即为成阿惟越致及无上正真道也。"

佛言："善哉！贤者舍利弗，所问甚善。汝乃问过去诸菩萨摩诃萨所愿及行照明并僧那，令至所号，念诸当来菩萨令受取之。谛听！是舍利弗，善思念之，为汝解说过去诸菩萨摩诃萨所施行。"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舍利弗："有世界名阿比罗提，其佛名大目，于彼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法及六度无极之行。"

尔时，贤者舍利弗心念言："我欲问如来天中天，何所是阿比罗提世界，及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法及六度无极之行者乎？"

时，佛即知贤者舍利弗心所念，告舍利弗言："东方去是千佛刹有世界名阿比罗提，其佛名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诸菩萨说法及六度无极之行者乎。时有比丘，从坐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向大目如来，叉手白大目如来言：'唯天中天，我欲如菩萨结愿学所当学者。'如是，舍利弗，其大目如来，告其比丘言：'如结愿学诸菩萨道者甚亦难！所以者何？菩萨于一切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不得有瞋恚。'如是，舍利弗，其比丘白大目如来言：'天中天，我从今以往，发无上正真道意，以意劝助而不离之，用愿无上正真道也，当令无谀谄、所语至诚、所言无异。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若于一切人民蜎飞蠕动之类，起是瞋恚第一；意若发弟子、缘一觉意第二；唯意念淫欲第三；若发意念睡眠念众想由誉

第四；发意念狐疑第五；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若我发意念杀生者第一；若发意念盗取他人财物第二；若发意念非梵行者第三；若发意念妄言第四；若发意念悔恨第五；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若我发意念骂詈第一；若发意念恶口第二；愚痴第三；若发意念绮语第四；若发意念邪见第五；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

佛语舍利弗："其比丘如是，为以被是大僧那僧涅。菩萨摩诃萨初发是意，乃于一切人民蜎飞蠕动之类，意无瞋怒，亦无恚恨也。舍利弗，尔时其菩萨摩诃萨，用无瞋恚故名之为阿閦，用无瞋恚故住阿閦地。其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欢乐作是名，四天王亦欢乐为是名，天帝释及梵三钵亦欢乐作是名。"

佛语舍利弗："其阿閦菩萨摩诃萨，白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言：'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不离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不奉行如今所语，常不舍得律行迹，不发萨芸若意，而欲念成佛者，世世不常作沙门，世世不常著补纳之衣，世世作沙门以三法衣不具，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世世不常为人说法，世世不常作法师，世世所说事不有无所挂碍高明之行，世世不有无量高明之智，世世作沙门不常行分卫，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世世作沙门已不常在树下坐，世世不常精进行三事。何等三？一者、经行，二者、坐，三者、住。世世若发意念罪本，妄语欺人诽谤谗言，世世为女人说法，及食饮因缘，若起想著笑为说法者，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世世若举手说法，世世见余菩萨不发佛心，世世若发意念，供养外异道人舍诸如来，世世若在坐上听法，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世世若发意念：我当布施与某，不布施与某。世世若发意念：我当于某处立福施，于某处不立福施。世世若发意念：我常持法施与某，不持法施与某。世世见孤穷，用其人故不分身命，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我世世于诸

菩萨所意无有异，至无上正真最正觉也。’”

佛语舍利弗：“尔时其比丘如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作保任。若如来为作保任者，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亦为作保任。尔时大目如来为作保任，时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亦为作保任。佛言：‘若复有比丘菩萨摩诃萨，以是色像僧那，求无上正真道者，皆当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也。’”

佛语舍利弗：“其阿閦菩萨，白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令我成最正觉时，其刹所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有罪恶者及谗罪恶者，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复次，天中天，我当修行乃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令我佛刹诸弟子一切皆无有罪恶者，我当修佛道至令佛刹严净。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我若于梦中失精，乃至成最正觉，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复次，天中天，我当修行乃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令我佛刹中，诸菩萨出家为道者于梦中不失精。唯天中天，我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为无上正真道者，世间母人有诸恶露，我成最正觉时，我佛刹中母人有诸恶露者，我为欺是诸佛世尊，诸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量世界中，诸佛天中天今现在说法者！’是为菩萨法事如意所念行，佛亦为如应说法。”

佛语舍利弗：“尔时有一比丘，谓阿閦菩萨摩诃萨，乃作是结愿：‘若使不退转者，当以右指案地令大震动。’尔时阿閦菩萨，应时承佛威神，自蒙高明力乃令地六反震动。阿閦菩萨摩诃萨所感动，如语无有异也。”

佛语舍利弗：“若有菩萨欲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当学阿閦菩萨摩诃萨行。菩萨摩诃萨以学阿閦菩萨行者，不久亦当即取佛刹土，当复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也。”

尔时，贤者舍利弗问佛言：“天中天，阿閦菩萨摩诃萨初发意时，有几何天在会中？”

佛告舍利弗：“阿閦菩萨初发意学时，三千大千世界中四天王天、帝释及弊魔、梵三钵，一切皆向阿閦菩萨，叉手说是语：‘昔所不闻是僧那。’诸天闻以便说言：‘阿閦菩萨成无上正真道，若有人生其佛刹者，是人福德不小也。’”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未曾闻余菩萨摩诃萨以是色像学僧那，我亦不见亦不闻，如阿閦菩萨摩诃萨，及天中天，为作如是之名。”

佛言：“如是也。舍利弗，少有菩萨摩诃萨以是色像，学僧那及无上正真道，如阿閦菩萨摩诃萨。于是舍利弗，陂陀劫中诸菩萨摩诃萨，其德不及阿閦菩萨摩诃萨之功德也。”

佛语舍利弗：“尔时其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无上正真道决：‘汝为当来佛，号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慧之行，而为

师父，安定世间，无上大人，为法之御，天上天下尊，佛天中天，亦如提洹竭佛授我决。'”

时，佛语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其三千大千世界皆为大明；譬我亦如是，授无上正真道决时，其三千大千世界皆为大明。复次，舍利弗，其阿閦菩萨摩诃萨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得萨芸慧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六反震动。复次，舍利弗，阿閦菩萨摩诃萨授无上正真道决时，是三千大千世界中诸药树木，一切皆自曲低，向阿閦菩萨作礼；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是三千大千世界诸药树木，一切皆自曲低向我作礼。复次，舍利弗，其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其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一切皆向阿閦菩萨，叉手而作礼；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鬼神、揵陀罗、阿须轮、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皆向我叉手作礼。复次，舍利弗，其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遍三千大千世界，诸妊身女人皆安隐产，盲者得视，聋者得听；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是三千大千世界，诸妊身女人皆安隐产，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遍三千大千世界中人非人皆烧香；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遍三千大千世界中人非人皆烧香。"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阿閦菩萨摩诃萨乃有是无极之德。"

佛告舍利弗："阿閦菩萨摩诃萨不但有功德，不独大目如来授其决，如是不可称说无央数功德，得度无极。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诸天、阿须伦、世间人，其意皆安隐悉得其时；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诸天、阿修罗、世间人意，皆得安隐悉得其时。复次，舍利弗，其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和夷罗鬼神常随后护之；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和夷罗鬼神常随我后行。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诸天、阿修罗、世间人，以天华天香供养之；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诸天、阿修罗、世间人，以天华天香来供养。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二十亿人及三十亿诸天，发无上正真道意，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授其决。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其地大动自然生优钵华、莲华、拘文华、分陀利华布其地；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大地自然生优钵华、莲华、拘文华、分陀利华布其地。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授阿閦菩萨摩诃

萨无上正真道决时，若干百天人、若干千天人、若干百千诸天人住于虚空，以天衣用散阿閦菩萨上，即说是言：‘菩萨摩诃萨，当度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也。’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尔时诸天、阿须罗、世间人民相爱剧，父母哀其子；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诸天、阿修罗、世间人民相爱剧，父母哀其子也。复次，舍利弗，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真道决时，其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天及人民，承佛威神，皆闻授阿閦菩萨决；如是，舍利弗，昔授菩萨决时，其此国中人民，一心布施为福德快饮食，若有求索者，已所喜而施与。譬我亦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是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天及人民，皆承佛威神闻授决时；如是，舍利弗，昔此国中人民，一心布施为福德快饮食，若有求索者，已所喜而施与。复次，舍利弗，其大目如来，授阿閦菩萨摩诃萨无上正觉道决时，诸欲界天悉鼓天伎乐供养。舍利弗，是阿閦菩萨摩诃萨授决时之功德行。”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难及！天中天，如来无所著正觉，诚谛说之，不可思议诸佛佛之境界，不可思议诸神神之境界，不可思议诸龙龙之境界，不可思议诸龙之境界乃从阿閦菩萨摩诃萨初发意学受得此功德。天中天，是阿閦菩萨摩诃萨授决时，亦不可思议。”

是时贤者阿难，谓贤者舍利弗：“阿閦菩萨摩诃萨初发意，学僧那及得号如是也。”

舍利弗谓阿难言：“是皆有因缘所致！阿閦菩萨摩诃萨初发意，学僧那及德号，今佛当广解说之。”

时，佛告舍利弗言：“阿閦菩萨初发是意时，可令虚空有异，我所结愿不可使有异，被僧那僧涅乃如是。”

佛语舍利弗：“如阿閦菩萨摩诃萨所被僧那僧涅，宝英菩萨摩诃萨，亦从阿閦菩萨学行。舍利弗，无央数菩萨，不能及知阿閦菩萨所被僧那僧涅，甚坚积累德行乃如是。舍利弗，其阿閦菩萨，以成无上正真道也，最正觉今现在阿比罗提世界，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行菩萨道时，世世人求手足及头目肌肉，终不逆人意也。舍利弗，阿閦如来从初发意，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不中有头痛，亦无风气上隔之病。舍利弗，是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甚难及未曾有之法！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世世见如来，一切常奉梵行世世亦作。是名阿閦菩萨，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所至到处目常见诸天中天生于彼。”

佛言舍利弗：“譬如转轮王得天下，所从一观复至一观，足未曾蹈地，所至常以五乐自娱得自在至尽寿。如是，舍利弗，阿閦如来行菩萨道行，世世常自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修梵行，于彼所说法时，一切皆行度无极，少有行弟子道。彼所行度无极为说法，有立于佛道者，便劝助为现正，令欢喜踊跃，皆令修无上正真道，便发是大尊意。彼说法时，诸所德本以愿持作无上正真道：‘我持是德本愿无上

正真道，成最正觉时说法，令我佛刹中诸菩萨摩诃萨，佛说法时承佛威神皆受讽诵持之；讽诵已是诸菩萨摩诃萨，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意常乐诸佛天中天，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我亦如是，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即住于兜术天得一生补处之法。”

佛复语舍利弗：“如是诸菩萨摩诃萨从兜术天，自以神力下入母腹中，从右胁生。菩萨生堕地时地为大动，以修行有是应。菩萨在母腹中时，都无有臭处，亦无恶露，亦无不可意。”

时，佛语舍利弗：“譬如神通比丘，若入绞露精舍，于虚空中游行周匝虚空中行，于绞露精舍无所触碍。如是，舍利弗，菩萨入母腹中时，如在虚空中游观周匝无所触碍，亦无臭处。其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如是，我亦如是，行无上正真道时，一切皆破坏魔事，我如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阿閦佛刹，求菩萨道及弟子道者，皆破坏诸恶，降伏众魔一切皆尽。其佛刹人民，不复作魔事：‘我当修是佛道至得出家学道。’”

佛语舍利弗：“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听说法时，其身不生疲极，意亦不念疲极。舍利弗，阿閦如来昔求菩萨道听说法时，如是好法，令我佛刹中诸菩萨摩诃萨，好法如是。”

阿閦佛刹善快品第二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是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德号时，以成号阿閦如来。甚善！天中天，愿佛当复广说其佛刹之善快。所以者何？若有求菩萨道者，闻知彼佛刹之善快，及阿閦如来所现行教授，若复有求弟子道未得度者，闻彼佛刹之善快，及阿閦如来所现教授，恭敬清净之行。”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所问甚善，汝问佛义快乃如是，念阿閦佛刹之善快！阿閦如来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其三千大千世界皆为大明，地六反震动。阿閦如来成最正觉时，其三千大千世界中诸人民，七日不食饮，亦不妄食饮，亦不妄谀谄，身亦无疲极之想，如是也！俱想念安隐，好喜相爱敬，欢喜意以得时念。尔时，诸人民、诸欲天，皆弃秽浊思想。所以者何？用阿閦如来昔时愿所致得是德号。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人民，叉手向阿閦如来。其佛刹如是，无央数佛刹，不及是阿閦佛刹之善快。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之所愿而有持。诸菩萨摩诃萨所愿有持者，佛佛刹便善快。”

佛语舍利弗：“我昔行菩萨道时，如所愿今自然得之。阿閦如来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其三千大千世界诸人民得天眼者，未得天眼者，皆见其光明。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如来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往诣佛树时，诸憋魔不能发念，何况当复能往娆萨芸若慧？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复次，舍利弗，阿閦如来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无央数那术亿百千诸天人，于虚空住，以天华、天栴檀、杂香、天捣香、伎乐，供养散阿閦佛上；供养已，其天华、天香、天捣香、天栴檀香、天杂香，悉于虚空中合住，化成圆华盖。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阿閦如来光明皆照明三千大千世界常明，阿閦如来光明悉蔽日月之光明，及一切诸天光明皆令灭，使人民不复见日月之明。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以被是大僧那僧涅，乃作是愿。”

佛言：“昔行菩萨道时，若干百千人不可复计，无央数人积累德本，于无上正真道持是积累德本，愿作佛道及净其佛刹，如所愿欲严其佛刹，即亦具足其愿。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树以七宝作之，高四十里，周匝二十里。其枝叶旁行四十里，其枝下垂。其栏楯绕树，周匝五百六十里，阿閦如来于其树下得萨芸若慧。”

佛语舍利弗：“如世间巧人鼓百种音乐，其声不如阿閦佛刹中梯陛树木之音声，风适起吹梯陛，树木相叩作悲声。”

佛语舍利弗：“听说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刹中之净快，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说之。”

贤者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阿閦如来刹中无有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者、泥犁，二者、禽兽，三者、薜荔。一切人皆行善事。其地平正生树木，无有高下，无有山陵溪谷，亦无有砾石崩山。其地行足蹈其上即陷适，举足便还复如故；譬如綩綖枕头，枕其上即为陷适，举头便还复如故，其地如是。其佛刹无有三病。何等为三？一者、风，二者、寒，三者、气。其佛刹人，一切皆无有恶色者，亦无有丑者，其淫怒痴薄。其佛刹人民，皆悉无有牢狱拘闭之事，一切皆无有众邪异道。其刹中树木常有花实，人民皆从树取五色衣被，众共用著之。其衣被甚姝好，无败色者。”

佛语舍利弗：“人民所著衣香，譬如天华之香。其饭食香美，如天树香无有绝时。诸人民著无央数种种衣被。其佛刹人民，随所念食，即自然在前。譬如，舍利弗，忉利天人随所念食，即自然在前；如是其刹人民，随所念欲得何食，即自然在前，人民无有贪于饮食者。复次，舍利弗，其佛刹人民所卧起处，以七宝为交露精舍，满无有空缺处。其浴池中有八味水，人民众共用之，其水转相灌注，诸人民终不失善法行。譬如，舍利弗，玉女宝过踰凡女人不及，其德如天女；如是，舍利弗，其佛刹女人德，欲比玉女宝者，玉女宝不及其佛刹女人，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巨亿万倍不与等。人民以七宝为

床，上布好綩綖，悉福德致自然为生。舍利弗，是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阿閦佛以福德所致成佛刹如是比。”

佛复语舍利弗言：“其刹中人民饭食胜于天人饭食，其食色香味亦胜天人所食。其刹中无有王，但有法王佛天中天。”

佛言舍利弗：“譬如郁单越天下人民无有王治，如是，舍利弗，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刹无有王，但有阿閦如来天中天法王。譬如忉利天帝释，于坐适发念，诸天便来受其教。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佛刹之善快。其刹人民不从淫欲之事。所以者何？用是阿閦如来真人法御天中天所致。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愿所致，令佛刹善快。”

尔时，有异比丘，闻说彼佛刹之功德，即于中起淫欲意，前白佛言：“天中天，我愿欲往生彼佛刹。”

佛便告其比丘言：“痴人，汝不得生彼佛刹。所以者何？不以立淫欲乱意者，得生彼佛刹；用余善行法清净行，得生彼佛刹。”

佛语舍利弗：“阿閦如来佛刹，有八味水，是诸人民所为，悉共用之。人民意念，欲令自然浴池，有八味水满其中。用人民故，即自然有浴池，有八味水满其中。意念欲令水转流行，便转流行；意欲令灭不现，即灭不现。其佛刹亦不大寒，亦不大热，风徐起甚香快。是风用诸天龙人民故，随所念风便起。若一人念，欲令风起自吹，风即独吹之；意念不欲令风起，风便不起。风起时不动人身，风随人所念起。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佛刹之善快，如昔时所愿。”

佛语舍利弗：“阿閦如来佛刹女人，意欲得珠玑璎珞者，便于树上取著之；欲得衣被者，亦从树上取衣之。舍利弗，其佛刹女人，无有女人之态如我刹中女人之态也。舍利弗，我刹女人态云何？我刹女人，恶色丑恶舌，嫉妒于法，意著邪事。我刹女人有是诸态，彼佛刹女人无有是态。所以者何？用阿閦如来昔时愿所致。”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佛刹女人，妊身产时身不疲极，意不念疲极，但念安隐亦无有苦。其女人一切亦无有诸苦，亦无有臭处恶露。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时愿所致，得是善法，其佛刹无有能及者。舍利弗，阿閦佛刹人民无有治生者，亦无有贩卖往来者，人民但共同快乐安定寂行。其佛刹人不著爱欲淫泆，以因缘自然爱乐。其刹风起吹梯陛树，便作悲音声。舍利弗，极好五音声不及阿閦佛刹风吹梯陛树木之音声也。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佛道时所愿而有持。”

佛语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取严净佛刹者，当如阿閦佛昔行菩萨道时，所愿严净取其刹。”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佛刹无有日月光明所照，亦无有窈冥之处，亦无有挂碍。所以者何？用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光明，皆照三千大千世界常明。譬如绞露精舍坚闭，门风不得入，好细涂以白垩之，持摩尼宝著其中，其珠便以光明照，其中诸人民昼夜承其光明；

如是，舍利弗，其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舍利弗，绞露精舍者，谓是阿比罗提世界也；摩尼宝者，谓是阿閦如来也；摩尼宝光明者，谓是阿閦如来之光明也；精舍中人者，谓是阿閦佛刹中人民安乐者也。”

佛语舍利弗：“阿閦如来行所至处，于足迹下地，自然生千叶金色莲华。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

贤者舍利弗问佛言：“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入殿舍时，自然生千叶金色莲华耶？为在所至处自然生乎？”

佛告贤者舍利弗：“阿閦如来若入郡国县邑所至到处，亦等如入殿舍时也，亦自然生千叶金色莲华。若善男子、善女人，意念欲令入殿舍足下自然生莲华者，皆使莲华合聚一处便合聚；意欲令上在虚空中，承佛威神，其莲华用人民故，便上在虚空中，而罗列成行。”

佛复语舍利弗：“其三千大千世界乃如是！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若遣化人到他方异世界，彼亦自然生。以佛威神所致，其三千大千世界，以七宝金色莲华而庄严之。”

阿閦佛国经卷中

弟子学成品第三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如来说法时，于一一说法之中，不可计无央数人，随律之行至，有作阿罗汉道证者，如是比无央数诸弟子聚会；及复得八惟务禅者，阿閦如来佛刹诸弟子众不可复计。”

佛语舍利弗：“我都不见持计者与校计，讵能计数其众会者也。以脱重担离于牢狱，远于波头犁、阿罗罗犁、阿比舍犁、阿优陀犁。如是，舍利弗，众会不可计数诸善男子，是弟子智慧无央数不可计众，在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也。若懈怠者得须陀洹为七生七死，于是说法时，其人为不得上持为七生七死。阿閦如来说法时，第一说法作须陀洹道证，第二说法作斯陀含道证，第三说法作阿那含道证，第四说法作阿罗汉道证者，其佛刹谓是善男子为懈怠，用不一坐听法作阿罗汉道证故。其刹须陀洹，不复七上下生死，便于人间坐禅，得三昧须陀洹，即于彼自以威神力作阿罗汉道证。其刹斯陀含不复往还世间，以弃众苦便于彼得三昧斯陀含，便于其刹自以威神力作阿罗汉道证。其刹阿那含，不复上生波罗尼蜜和耶越天，便于彼自以威神力作阿罗汉道证。其刹阿罗汉不上下，便于彼至无余泥洹界般泥洹。其刹说沙门四道，如是至令得道住。”

佛言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自在者不复失学住，亦不失学余事，如是于不学地便般泥洹也。无所学地，谓是阿罗汉地。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刹诸弟子学成无有粗立，在上好要处者，谓是阿閦如来刹弟子众阿罗汉也。生死已断，所作而办，所

当为者以脱重担，便得所有尽坏勤苦牢狱之事，以中正解复知八维无禅，阿罗汉行八维无禅。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刹弟子之善行，是为阿罗汉之功德所为福行。其刹以三宝为梯陛，一者、金，二者、银，三者、琉璃，从忉利天下至阎浮利地。其忉利天，欲至阿閦如来所时，从是梯陛下。忉利天人乐供养于天下人民言：'如我天上所有，欲比天下人民者，天上所有，大不如天下及复有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

佛语舍利弗："忉利天人乐供养天下人民，天下人若上至忉利天者，便不乐供养忉利天人。所以者何？我天下佛说经，如我天下所有，于是天上无也，不如我天下所有，我天下乐供养有佛。忉利天见天下人民，天下人遥见忉利天宫殿。譬如此刹天下人，遥见日月星辰殿舍；如是，舍利弗，其佛刹天下人，遥见诸天宫殿如是。及欲行天承佛威神所致，是为阿閦如来佛刹所有善快。"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如来佛刹，三千大千世界皆说法，四辈弟子满三千大千世界无空缺。阿閦佛刹弟子意不念：'今日当于何食？今日谁当与我食？'亦不行家家乞，时到饭食便办满钵自然在前，即取食食已，钵便自然去，其刹饭食如是。诸弟子不复行求衣钵也，亦不裁衣，亦不缝衣，亦不浣衣，亦不染衣，亦不作衣，亦不教人作，以佛威神所致，同共安乐自然生。阿閦如来不为诸弟子说罪事，如我为诸弟子说十四句法，阿閦如来不为诸弟子说如是之法。所以者何？其刹无有行恶者。阿閦佛不复授诸弟子戒。所以者何？其佛刹人无有短命者，亦无蔽恶人，无有秽浊劫，亦无有诸结，无有秽浊见，其刹以除诸恶秽浊。"

佛复语舍利弗："阿閦佛说法时，诸弟子便度于习欲。所以者何？已弃于恶道故。其刹众弟子终无有贡高憍慢，不如此刹诸弟子于精舍行律，其刹弟子无有作是行者也。所以者何？舍利弗，用其人民善本具故，所说法悔过各得其所。其刹不说五逆之事，一切皆断诸逆已。诸弟子不贪饮食，亦不贪衣钵，亦不贪众欲，亦不贪著也，为说善事。所以者何？用少欲知止足故。舍利弗，阿閦佛不复授诸弟子戒，如我于此授诸弟子戒。所以者何？其刹无有恶者。是诸弟子但以苦、空、非常、非身以是为戒，其刹亦无有受戒事，譬如是刹正士，于我法中剃除须发，少欲而受我戒。所以者何？其阿閦佛刹诸弟子，得自在聚会无有怨仇。舍利弗，阿閦佛刹诸弟子，不共作行便独行道，不乐共行但行诸善。其刹无有过精进者，亦不可见懈怠者。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佛刹出家诸弟子之德行。"

佛语舍利弗："阿閦如来为诸弟子说法时，弟子不左右顾视，一心听经。中有住听经者，身不知罢极；中有坐听经者，身亦不知罢极，意亦不念罢极也。阿閦如来于虚空中说法时，诸弟子悉听之，是时得神足比丘、未得神足比丘，承佛威神，皆于虚空中行而听法。是诸弟子于虚空中以三品作行。何等三？一者、住，二者、经，三者、

坐。中有坐般泥洹波蓝坐居而般泥洹者，诸弟子皆般泥洹时地即为大动，般泥洹已诸天人民共供养之。中有阿罗汉，身中自出火还烧身而般泥洹。中有阿罗汉般泥洹时，自以功德行如疾风中有，譬如五色云气于空中行便不复知处。中有弟子自以功德便没去不复知处，般泥洹如是。中有般泥洹时，于虚空身中放水，其水不堕地便灭不现。其刹如是清净，令身灭不现。其刹如是清净，令身灭不现而般泥洹，诸弟子般泥洹如是也。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所愿而有持成无上正真道，诸弟子以是三品般泥洹。复次，舍利弗，阿閦如来佛刹诸弟子，无央数不可计诸弟子，少有不具足四解之事者，多有得四解事具足者；诸弟子少有不得四神足安隐行者，多有得四禅足安隐行者。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佛刹诸弟子所成德行。”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刹，诸弟子所行，皆无极也。”

诸菩萨学成品第四

尔时，贤者舍利弗心念言：“佛已说弟子所学成，愿佛当复说诸菩萨所学成。所以者何？皆当学成是诸菩萨所照光明。”

时，佛即知贤者舍利弗心所念，即告舍利弗：“其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刹，有若干百菩萨、若干千菩萨、若干亿菩萨、若干亿百千菩萨，大会如是。”

佛语舍利弗：“诸菩萨摩诃萨于阿閦佛所下须发，皆承佛威神悉受法语讽诵持之。如我于是所说法由为薄少耳！阿閦佛所说法无央数不可复计，比我所说法，百倍、千倍、万倍、亿万倍不在计中。舍利弗，是为阿閦如来昔行菩萨道时所愿：‘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令我佛刹诸菩萨，我说法时，令诸菩萨皆承佛威神，悉受讽诵持之。’”

佛复语舍利弗：“尔时诸菩萨摩诃萨皆承佛威神，受所说法讽诵持。是诸菩萨摩诃萨自生意念，欲从其刹至他方世界，俱至诸如来所听所说法，为诸佛世尊作礼讽诵之，复重问意解；为诸佛作礼讽诵已，重问意解已，便复还至阿閦如来所。”

佛语舍利弗：“是陂陀劫中当有千佛，甫始四佛过，菩萨摩诃萨欲见是诸佛者，当愿生阿閦佛刹。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往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即当得住弟子、缘一觉地。所以者何？其有因缘见如来者及众僧，为以断弊魔罗网去，得近弟子、缘一觉及佛地，当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其人为以成如来，为以见诸菩萨摩诃萨之事。菩萨生阿閦佛刹者，其行皆住清净，为行诸法，为在诸法士，为以住于法，为佛道不可动转，复当坚住阿惟越致。”

佛语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

往其刹者等辈，得入诸佛住。其菩萨为得觉意入无恐惧，觉意菩萨，合会于智慧度无极在所各同义，见世尊知所住。其佛刹诸菩萨摩诃萨，在家者止高楼上，出家为道者不在舍止。”

佛告舍利弗：“阿閦佛说法时，诸菩萨摩诃萨承佛威神，皆受法语讽诵持之。其不出家菩萨摩诃萨，不面见佛所说时，在所坐处承佛威神皆亦闻法语，闻已即受讽诵持之。其出家菩萨摩诃萨，身自面见佛说法时，及所行至坐处，亦承佛威神皆闻，闻已即受讽诵持。是菩萨摩诃萨，终亡已后俱持法语，所至生诸佛刹续念之。舍利弗，是为阿閦佛之善快。所以者何？如昔所愿自然得之。”

佛语舍利弗：“若有一世菩萨摩诃萨，欲见若干百佛、若干千佛、若干万佛、若干亿那术百千佛，当愿生阿閦佛刹。菩萨已生阿閦佛刹者，便见若干百佛、若干千佛、若干亿万佛、若干亿那术百千佛，当于其刹种诸德本，当为无央数百千人、无央数百千亿人、无央数亿那术百千人说法，亦当令种德本。”

佛言：“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于是陂陀劫中，皆供养诸所佛天中天，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供养，以便出家学道，悉于是诸佛天中天下须发为沙门。若复有菩萨摩诃萨，不如于阿閦佛刹一世合会行度无极得福多。”

佛言：“舍利弗，是福德善本行具足，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与等。舍利弗，是为阿閦佛刹之善快。”

佛语舍利弗：“若一世菩萨于是世界、他方世界终亡，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皆得阿惟越致。所以者何？其佛刹无有憋魔事在前立，憋魔亦不娆人。”

佛言：“舍利弗，譬如人咒力语咒毒咒蛇，除其毒便放舍，其力不可胜，救无央数人恐畏，其蛇亦不恐人亦不娆触人；如是其人，但以前世禅三昧行故，自以功德得灭于蛇毒。如是，舍利弗，阿閦佛昔求菩萨道时，行愿德本如是乃得佛道，消除于憋魔毒不复娆人。阿閦佛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憋魔不能复来娆，亦不能复娆诸菩萨摩诃萨及凡人，一切皆不复娆三千大千世界中人。如是先坐三昧寂定，以自威神，生和耶越致天。于彼以前世因缘行广普，亦于和耶越致天，以因缘三昧，以自威神寂寞，以是比于彼说法。炎天闻之，闻已便得信欢喜，来供养诸弟子。炎天言，乃作是无所著，知止足空闲处作行。其刹诸魔，教人出家学道，不复娆人。舍利弗，是阿閦佛刹德之善快。夜初鼓时，先哀念人民，欲令度脱诸菩萨及学弟子并凡人安隐寂寞行。”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唯天中天，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得生阿閦佛刹者，其人不当惜也，便当布施。所以者何？其人不复堕弟子、缘一觉道。所以者何？其人即为立不退转地，从一佛刹复至一佛刹，目常悉见诸佛，皆悉讽诵佛道行，当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常当见若干百佛、若干千佛、若干亿那术百

千佛，于彼积德本。”

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布施，得生阿閦佛刹者，其人当欢喜与，便安隐至其佛刹。”

佛言：“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为安隐得生阿閦佛刹。譬如出金地，无有砾石亦无草木，中有紫磨金，人便取其金，于火中试消合，以作诸物著之。如是，舍利弗，阿閦佛刹诸菩萨摩诃萨，清净微妙住清净共会，是诸菩萨摩诃萨行也。其有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皆一种类道行悉等，诸菩萨当成如来。其人以过诸弟子、缘一觉地，是谓为一类道，无有众邪异道。菩萨欲得一类者，当愿生阿閦佛刹。舍利弗，是菩萨摩诃萨为成阿惟越致，阿閦佛为受决，以我不欲遣菩萨摩诃萨至阿閦佛所。譬如，舍利弗，转轮王遣使者至诸小王所，使持王宝物来。于是闻王遣使者，令诸小王来，便愁忧涕泣，用王宝物故。夫人、婇女及太子，闻以宝物故皆畏王，便往至大王所居城，垣坚止顿其中得安隐，不复恐见怨家谷贵苦。如是，舍利弗，我不欲遣诸菩萨至阿閦佛所，譬如彼王以宝物故，令诸夫人、婇女及太子同等愁忧视。求菩萨道人，当如大王城所有宝处太子为无有恐难，观诃閦佛刹当如大王。憋魔见求菩萨道者，如是不复娆乱。譬如王边臣难当，如是，舍利弗，魔及魔天官属，不能当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譬如孤寡恐惧之人畏对家，便往至城中即安，对家人无奈之何。所以者何？是人已离于对人，得安隐处故。如是，舍利弗，诸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为以断魔及魔天之道。其三千大千世界憋魔及魔天，不复娆求菩萨道及弟子道人，及阿閦佛刹魔及魔天不复起魔事亦不复娆。复次，舍利弗，若有菩萨往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其人不复为魔天之所娆也。所以者何？阿閦佛昔行菩萨道，便作是愿德本：‘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使我佛刹诸魔及魔天，无有起魔事娆乱者。’譬如人饮毒，复饮除毒药，其饮食便消，其毒不行，以等愿故。如是，舍利弗，阿閦佛昔时作是愿德本，乃至其佛刹诸魔及魔天子，不复起事娆乱，其佛刹所有德等乃如是。”

尔时，贤者舍利弗心念言：“愿欲见其佛刹及阿閦佛并诸弟子等。”于是佛即知舍利弗心所念，即令如其像三昧正受神足行。承佛所致，贤者舍利弗于其座中，见阿閦佛刹及弟子等。

尔时，佛告舍利弗言：“汝宁见阿閦佛及诸弟子并佛刹不？”

对曰：“唯然见之，天中天。”

“云何，舍利弗，汝意所知，宁复有胜阿閦佛刹诸天及人不？”

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我不复知有城郭能胜者也。其刹诸天及人民无有邪道，但有正道耳，极相娱乐！所以者何？我见其佛刹，皆以天物快饮食相娱乐，阿閦佛在中央，遍为诸弟子说法。譬如，天中天，人在大海中央，不见东方山树木之际，亦不见南西北方树木之际；如是，天中天，阿閦佛刹诸弟子，不可得东方涯，亦复不可得南

西北方之涯。如是思惟，闻法身亦不动摇。天中天，于是思惟，定身便不动摇。阿閦佛刹诸弟子，听法身不动摇坐定，如是听法身亦不动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七宝，持施与布施已，得生阿閦佛刹者，当欢喜与，其人便得安隐生阿閦佛刹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其人如是得为阿惟越致。譬如，天中天，有人持王书及粮食，以王印封书往至他国。其人行至他国县邑，中道无有杀者，亦无有能娆者，独自往还无他。”

佛言：“如是也！舍利弗，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甫当生者，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生阿閦佛刹者，皆得阿惟越致，便见无上正真道，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皆讽诵佛道事，常乐于佛天中天，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

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是间须陀洹道、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所以者何？须陀洹以断截恶道住于道迹，如是，天中天，若有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是人皆现断恶道，不复在弟子、缘一觉地，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当乐于佛！天中天，及弟子，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也。”

佛言：“如是，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生阿閦佛刹者，为以现过弟子、缘一觉地，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皆讽诵诸佛道事，皆面见诸如来，至成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譬如，舍利弗，须陀洹度脱异道恶法，得道无有异。如是，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往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其皆不复离无上正真道，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皆讽诵诸佛道事，常乐于佛天中天无上正真道，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是间斯陀含住往来地，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天中天，是间阿那含住不复还地，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天中天，是间阿罗汉住无所著地，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

佛告贤者舍利弗言：“莫得说是语。所以者何？是间菩萨摩诃萨受无上正真道决，菩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复次，舍利弗，是间菩萨摩诃萨坐于佛树下，菩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所以者何？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为现如来，憋魔不复能动摇，过弟子、缘一觉地，从一佛刹复游一佛刹，常皆随诸佛之教令，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

尔时，阿难心念言：“我欲试须菩提，知报我何等言？”贤者阿难问贤者须菩提言：“唯须菩提，为见阿閦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刹不？”

须菩提谓阿难言：“汝上向视。”

阿难答言：“仁者须菩提，我已上向视上皆是虚空。”

须菩提谓阿难言：“如仁者上向见空，观阿閦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刹当如是。”

尔时，贤者舍利弗问言：“如属天中天所说，是间菩萨摩诃萨受

决，菩萨生阿閦佛刹者，是适等耳！天中天，以何故等而等？”

佛告舍利弗言：“用法等故而等。”

阿閦佛国经卷下

阿閦佛般泥洹品第五

尔时，贤者舍利弗心念言：“佛已说阿閦佛昔者行菩萨道时德号，复说佛刹之善快，亦复说诸弟子及诸菩萨所学成愿。佛当复说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有何感应？天中天。”

于是佛即知舍利弗心所念，便告舍利弗言：“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是日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诸郡国，变化作化人而说法。所可说者，如前所说法。时人民复行阿罗汉道不复上下，便令住阿罗汉道。阿閦佛般泥洹时，有菩萨摩诃萨，名众香手，当授是众香手菩萨决，号曰羞洹那洹波头摩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复次，舍利弗，其金色莲华佛之刹所有善快，亦当如阿閦佛刹之善快所有安谛；金色莲华佛所有众弟子，亦当如阿閦佛。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当大动摇皆悉遍三千大千世界，声上闻阿渐货罗天，乃复至闻阿迦尼吒天。阿閦佛般泥洹时当有是瑞应。复次，舍利弗，阿閦佛刹诸好药树木，皆曲向阿閦佛般泥洹所作礼。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诸天及人民持华香、杂香、捣香，供养散其身上；供养已，其诸天人民华香、杂香、捣香及余宝，上至虚空四十里成圆华盖。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其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鬼神、揵陀罗、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皆向。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是人民及诸天以佛威神所致，悉见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诸天及人民昼夜常愁忧言：‘阿閦佛般泥洹大疾！为已亡人民娱乐，不复得乐所欲。’意愁忧言：‘阿閦佛般泥洹大疾！亡失人民安隐。’意愁忧言：‘亡天下眼。’”

佛语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其人皆为以受决，从一方复至一方，共等辈游行，若干百千等辈共游行。菩萨摩诃萨当见若干百千如来，当见无数佛，当见无数萨芸若。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是世界若他方世界，终亡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其人亦与众等俱游行，以佛威神所致萨芸若故，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闻是《阿閦佛德号法经》，皆为离魔罗网。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至法行在者，诸菩萨摩诃萨生阿閦佛刹者，亦当与等辈游行，求索阿閦佛昔时愿，然后当生阿閦佛刹。菩萨摩诃萨便当讽诵八百门，讽诵已，皆当讽诵诸法，便有上微妙阿閦佛刹。诸菩萨摩诃萨，得念行住八百门，我当生阿閦佛刹，亦当讽诵八百门，讽诵已，皆当复讽诵诸法见上妙句。如是谛受之，菩萨摩诃萨，阿閦佛现在及般泥洹时，说法等无异；佛刹等如来

所示现，从阿惟越致，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复次，舍利弗，阿閦佛身中自出火，还烧身已便作金色，即碎若芥子，不复还复，讫已便自然生。譬如，舍利弗，有树名坻弥罗，若发段段断已不复见，自然生。如是，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身破碎不复见，还自然生。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其身骨坐处见自然，譬如有山碎破其山不复见，自然还其处。如是，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其骨自破碎，其身骨不复见，还自然。时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人民，皆供养其身，以七宝作塔。其三千大千世界，当以七宝塔及叶金色莲华而庄严。复次，舍利弗，阿閦佛刹诸菩萨摩诃萨当作礼，有瑞应乃如是，自然诸宝于其处在前住。其有菩萨摩诃萨，往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当见佛意无乱。命过时，一切诸天人当供养其身。诸天及人民，愿发起是供养其身。菩萨摩诃萨自以功德，稍于虚空疾行，都不复知其处。譬如，舍利弗，持草木著火中熏烟而行，其烟上于虚空中，亦于虚空中而行，亦于虚空中都灭，不知所至处，其佛刹诸菩萨摩诃萨法身如是。复次，舍利弗，阿閦佛刹菩萨摩诃萨，寿命尽临寿终时，见余菩萨摩诃萨，他方世界坐佛树下时，是诸菩萨摩诃萨临寿终时瑞应。复见余菩萨入母腹中，时亦复见余菩萨摩诃萨从母右胁生出，时行七步，时见在婇女中相娱乐，时见余菩萨摩诃萨出家学道，时见余菩萨坐佛树下降伏魔得萨芸若慧，时见他方世界诸佛天中天转法轮。”

时，佛言：“舍利弗，阿閦佛刹菩萨临寿终时，以是比有自然瑞应。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摩诃般泥洹时，佛所说法，当住至若干百千劫。”

贤者舍利弗问佛言：“天中天，以何等数佛所说法，住至百千劫？”

佛告舍利弗言：“二十小劫为一劫，是为数佛所说法住百千劫。复次，舍利弗，其法灭尽时，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当大照明，其地当大动。其法不是憋魔及魔天之所灭，亦不是天中天弟子所灭。诸比丘稍乐寂往还是，稍寂共往还已，俱行不复大听闻法；不听闻已，亦不大承用，复不得大精进；法师比丘，于法教亦寂说法少；以是故法稍灭尽，稍稍不见。”

尔时，贤者舍利弗问佛言：“云何，天中天，菩萨摩诃萨用何等德行故，得生阿閦佛刹？”

佛告舍利弗：“是菩萨摩诃萨，当学阿閦佛昔求菩萨道时行，当发如是意愿，令我生阿閦佛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复次，舍利弗，菩萨行布施度无极，积累德本，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菩萨行诫度无极，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菩萨行忍辱度无极，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菩萨行精进度无极，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

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閦佛刹。菩萨行一心度无极，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菩萨行智慧度无极，持愿无上正真道，得在阿閦佛边，菩萨摩诃萨用是故得生彼佛刹。

“复次，舍利弗，阿閦佛光明，皆炎照三千大千世界，我当愿见是，见已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当复自炎照其佛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閦佛刹。我当见阿閦佛刹，无央数不可计诸弟子见已，我亦当作如是行，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使有无央数诸弟子，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閦佛刹。阿閦佛刹有若干百菩萨、若干千菩萨、若干百千菩萨，我当见是诸尊菩萨。寂寞观行，我当学之，当于处处晓了知之。我当与同学等无差特，当与是一等类俱在一处，欲具大慈大悲用佛故，沙门义故。无辟支佛义，无有弟子之行，无有弟子意，无有缘一觉意，谛住于空，无有恶道法，于诸佛名等、诸如来名等、萨芸若名等，于诸法名等，于众僧名等，常念诸名等。如诸菩萨摩诃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得生阿閦佛刹；何况合会诸度无极善本，持愿阿閦佛刹，合会众善本已，便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何况合会诸度无极众善本，便得生阿閦佛刹！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閦佛刹。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生阿閦佛刹者，当念东方不可计诸佛天中天善法品等因缘，诸佛天中天所可说法，念其无有等者，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当复说法如是。如诸佛天中天，念其众弟子因缘等，我何时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亦当有无央数不可计诸弟子众。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当念三事，当晓了念是三大事。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念是三大事合会德本，为一切众生作迹念持愿，作无上正真道，用一切众生故愿三事。善男子、善女人，菩萨摩诃萨愿无上正真道，不可限一切众生。若有人来，以器欲限取虚空，来已谓言：‘善男子，持善本，与我共分之。’”

佛言：“舍利弗，若使善本有色者，一切众生便可以器满限取虚空，不可竟是善本以器取。如是，舍利弗，愿善本于无上正真道，是亦不可以器取，如是谓为萨芸若善本。若有念三事善本，便转得三宝。若有菩萨摩诃萨念是三事善本愿，皆见善法。菩萨行三事善本愿，降伏众魔及官属，所向欲念生何佛刹，即得生其佛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亦如是，四维亦如是。若有菩萨摩诃萨，念是三事善本积累，以持作劝助，劝助已持愿向阿閦佛刹，其人即得生其佛刹。”

佛告舍利弗：“若干百佛刹、若干千佛刹、若干百千佛刹，如是佛刹之善快，诸佛刹之善快空耳！阿閦佛刹亦如是，我当见其佛刹之善快，见是以我亦当取，如是比佛刹之善快。当劝助若干百菩萨、若干千菩萨、若干百千菩萨为现正，令欢喜踊跃上及阿閦世尊等，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閦佛刹。若有菩萨摩诃萨专发是意向阿閦佛，

若使不行者如是为欺，专发是意便得生阿閦佛刹。譬如有城中，无市无有园浴池及万物，亦无有象马，亦无有往来中者。云何，舍利弗，其城宁有疆王在其中止不？”

“是城德为最下。”

“如是为快不？”

“疆王在大城，其城有善德万物，如是城为最上也。”

“如是，舍利弗，于是我三千大千世界佛刹力之善快，如我佛刹为下耳！是不为上好也，是间我佛刹所有之善快。如是，舍利弗，若菩萨欲净其佛刹之善快者，欲取者，当如是清净取之，如阿閦佛昔行菩萨道时，所取清净佛刹之善快。复次，舍利弗，于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令人民在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复教令在辟支佛道，我所教授诸弟子，及余弟子皆共合会，当令在阿閦佛刹诸弟子众边，百倍、千倍、万倍、亿百千倍、巨亿万倍不与等，但说解脱者无有异。我诸弟子，及弥勒佛所有诸弟子，及复余弟子皆复共合会，当令在阿閦佛刹诸弟子众边，是亦百倍、千倍、万倍、亿万倍不与等。所以者何？阿閦佛一一说法时，人民得道者不可复计。”

佛言：“舍利弗，置我诸弟子，复置弥勒佛诸弟子，于陂陀劫中，诸佛天中天所有诸弟子，及余得道弟子，复共合会，当令在阿閦佛刹诸弟子众边，百倍、千倍、万倍、亿万倍、巨亿万倍不与等，但说解脱者无异人。”

尔时，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如天中天所说，如我所知，当观其佛刹为阿罗汉刹，不为凡夫之刹也。所以者何？彼阿罗汉甚众多。”

佛言：“如是，舍利弗，彼刹阿罗汉生死已尽者甚众多。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星宿，不可计亦不可知多少，阿閦佛一一说法时，得阿罗汉者不可计。如是，舍利弗，一一聚会时，不可计无央数人得阿罗汉道，三千大千世界中星宿可知数。阿閦佛刹是诸天人民，以天眼见光明，用积累德本。阿閦佛刹三千大千世界，是诸人民善男子、善女人，昼夜往至阿閦佛所。若有闻是德号法经，闻已即受持讽诵者。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前世为皆已闻见阿閦佛昔求菩萨道时。所以者何？若有闻是德号法经，即有信者。是《阿閦佛德号法经》，十方等世界佛刹求菩萨道，及求弟子道之人，悉受讽诵持说之。他方佛刹诸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住及余菩萨，亦说阿閦佛所结愿。及生阿閦佛刹者，甫当生者，东方亦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等十方亦如是，一切诸佛刹求菩萨道人，皆受是德号法经，讽诵持说之。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住，复有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及余菩萨亦如是说，阿閦佛所结愿，及生其佛刹者，甫当生者。如是，舍利弗，阿閦佛阿比罗提世界住，炎照十方等诸求菩萨道之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讽诵《阿閦佛德号法经》，闻已即持讽诵愿生阿閦佛刹者，临寿终时，阿閦佛即念其人。所以者何？傥弊魔得其便即转所愿如来故念之。其善男子、善女人不复转会，当得所愿及无上正真道。若有

他异因缘，无能娆害者；如是火刀毒水是亦不行，若复有挝捶者是亦不向，亦不畏人非人。其人如是等见护，便生阿閦佛刹。”

佛言：“譬如，舍利弗，日宫殿远住，遥炎照天下人；如是阿閦佛远住，炎照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譬如得天眼比丘远住，遥见色之光；如是，舍利弗，阿閦佛远住，遥见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见其颜色形类。譬如神通比丘，远住知他人意所念；如是，舍利弗，阿閦佛远住，遥知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意。譬如神通比丘远住，遥以天耳闻声；如是，舍利弗，阿閦佛远住，遥闻他方世界诸菩萨摩诃萨语，及生其刹者。是善男子、善女人，阿閦佛知其名字及种姓，若有受是德号法经讽诵持者。舍利弗，是人为见阿閦佛。当知是人临寿终时，阿閦佛即为其人。”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难及！天中天，诸佛世尊谛嘱累诸菩萨摩诃萨。”

佛言：“如是，舍利弗，诸佛天中天谛嘱累诸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菩萨谛受嘱累者，便为谛受一切众生已。譬如转轮王，若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十、第二十不可计诸仓，中有稻米、大麦、小麦及种种谷，谷贵时便出令谷贱。如是，舍利弗，菩萨如来记竟，菩萨摩诃萨未成最正觉时，譬如谷贵；已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便安隐说法如谷贱。是故诸佛天中天，谛嘱累诸菩萨摩诃萨。”

佛言：“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闻是《阿閦佛德号法经》，闻已即受讽诵持，虽不愿生阿閦佛刹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为比阿惟越致。若有菩萨摩诃萨，受是《阿閦佛德号法经》，持已受讽诵，为若干百人、若干亿百千那术人解说之，当令若干亿那术百千人积累德本。是人如所积德本，其菩萨是德本不可计，是菩萨摩诃萨德本众多已便坐无上正真道。”

佛言：“舍利弗，若有菩萨摩诃萨，欲疾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当受是德号法经，当持讽诵。受持讽诵已，为若干百、若干千、若干百千人解说之，便念如所说事，即得大智慧，其罪即毕。以得是大智慧，其罪毕已，其人自以功德，便尽生死之道。”

佛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弟子道者，闻是《阿閦佛德号法经》，便当受持当讽诵。受持讽诵已，为若干百人、若干千人、若干百千人解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是法经，自以功德即自取阿罗汉证。”

佛言：“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专持说是德号法经，是人如是便舍等正觉，自以功德取阿罗汉证。”

佛语舍利弗：“是《阿閦佛德号法经》，终不至痴人手中，当至黠人手中。”

佛言：“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是德号法经至其手中者，为见如来已。譬如，舍利弗，种种诸宝其价甚重，从大海采来者。云

何，舍利弗，从大海采种种宝，当先至谁手中？”

舍利弗言：“天中天，当先至国王、若太子左右手中。”

佛言：“如是，舍利弗，是《阿閦佛德号法经》，当先至菩萨手中及阿惟越致。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闻是《阿閦佛德号法经》，便受持讽诵；讽诵已，即当专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是《阿閦佛德号法经》，薄德之人终不得闻受持讽诵。所以者何？天中天，不能得阿惟越致故。”

佛告贤者舍利弗：“审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持金银满是天下以布施，愿言：‘我持是使闻《阿閦佛德号法经》。’薄德之人终不得闻是经，亦不得受持讽诵。菩萨摩诃萨闻《阿閦佛德号法经》者，为成阿惟越致行，闻已受持讽诵，是故专得无上正真道行。”

佛语舍利弗：“二生补处、三生补处等正觉，求弟子道人所不能及。若有闻《阿閦佛德号法经》受持讽诵，为若干百人、若干千人、若干百千人说之。譬如，舍利弗，转轮王以福德自然生七宝；如是，舍利弗，阿閦佛昔愿所致，我为说是德号法经。若有菩萨摩诃萨说是德号法经，若复有菩萨摩诃萨闻是经，甫当闻者亦福德所致。”

佛语舍利弗：“《阿閦佛德号法经》，于是陂陀劫中所有诸佛天中天皆当说是经，如是令无缺减安谛，亦如我所说。若有菩萨摩诃萨，欲疾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当受是《阿閦佛德号法经》，当持讽诵说之，当令广普。若是德号法经在郡国县邑，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其菩萨摩诃萨有是经，为护郡国县邑。其有受是德号法经，当持讽诵，复出家学道离罪。菩萨摩诃萨，当令居家学道者知之。所以者何？善男子、善女人，傥不能究竟是德号法经。”

佛语舍利弗：“若远郡国县邑有行是经菩萨摩诃萨，当往至彼，当受是经讽诵持说。善男子、善女人虽不讽诵，但有是经卷当说供养之，若不得经卷者便当写之。若使其人不与是经卷持归写者，菩萨便就其家写之。若使善男子、善女人言，自卧写者自卧写之，若言经行写当经行写之，若言住写当住写之，若言坐写当坐写之。”

佛说大乘十法经一卷

佛说大乘十法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五千人俱，无量菩萨众。尔时，彼大菩萨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集彼菩萨大众中。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即从坐起，舍莲华台往至佛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世尊，大乘比丘，住大乘比丘者，何故名住大乘比丘？复以何义故此大乘名曰大乘？”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汝能问如来此甚深妙义。善男子，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尊教。”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名住大乘。何等为十？所谓成就正信，成就行，成就性，乐菩提心，乐法，乐观正法，行于正法及顺法，远离慢、我慢等事，善好通达诸微密语，不乐声闻及缘觉等。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法，名住大乘。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不谄曲柔和行、柔和行，彼能信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无上菩提，善能信一念中三世诸佛智，信如来藏不断常、不老死、不可尽，亦信实际、法界、一切种智、一切种智相、诸力、无畏、不共佛法，复信诸佛如来不可灌顶，亦信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妙好圆光等法，复信声闻所说、或缘觉所说、菩萨及余所说，亦信世间及出世间，复信正行行者、顺行等沙门及婆罗门，亦信诸善根业报最胜上爱果，若天天王、若人人王，复信不善业报最下恶，不可乐闻不爱甚重粗过，或地狱、畜生、饿鬼等处。彼如是信已远离三法。何等为三？所谓疑惑不决等事。善男子，菩萨成就如是诸法名为正信。”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信为最上乘， 以是成正觉，
是故信等事， 智者敬亲近。
信为最世间， 信者无穷乏，
是以信等法， 智者正亲近。
不信善男子， 不生诸白法，
犹如焦种子， 不生于根芽。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成就诸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剃除

须发，以被正服，殷重信心舍家出家；出家已习学菩萨威仪戒等诸行，或复声闻威仪戒等诸行，亦学缘觉威仪等行。彼如是或以所有身口意等同习烦恼，彼一切同灭。是中何者身所有同习烦恼？所谓杀生、偷盗、恶欲邪淫，刀杖瓦石等执悭吝，于他动手足等，往来逃走等事，是名身有同习烦恼。是中何者口家同习烦恼？所谓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恒说恶语毁谤甚深诸典，于诸尊长修梵行中广说恶名，是名口同习烦恼。是中何者意家同习烦恼？所谓悭贪、邪见、嫉妒，乐著名闻利养，亲族姓慢、色慢、幼年慢、无患慢、长寿多闻慢、思惟慢，欲觉、妄想觉、恶觉、亲觉、土觉，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用等觉，著处、著乘、著床，著诸饮食、妻子男女、营作犁耧、奴婢等，钱财、谷麦、仓库贮积等事，乃至著种种资用之具。彼如是吝著已，所说事中若失一事，便生其忧苦恼妄想等事。彼如是远离爱润心已生于思惟。

“善男子，略说意业，犹如世间轮转，故说意业同习气烦恼。彼如是离身口意业同习烦恼已，于和尚所起其尊想，其阿阇梨所起和尚想，于同梵行若老若少起殷重恭敬。彼独在空闲之处，作如是思惟：‘我不应作如是！我为度一切众生，为解一切众生，为令安调伏静定众生故发诸行。然我自不调伏，不隐诸根，未为寂灭，我必修正行，令有见我者必得成受调伏，亦顺诸佛微妙等教，复令欢喜诸天、神、龙、夜叉、乾闼婆等。’善男子，此名为菩萨惭。彼作如是思惟：‘勿有令我若道若俗于诸威仪行中取诸过失，所谓行戒行不正中，或见形、或威仪行、或行资用寿命行等。’彼如是惭愧已，日夜之中六时观于持戒等法。彼善持戒已无复疑悔，令入住如来佛法中，无有休息。善男子，此之名为菩萨愧。善男子，是名菩萨成就如是诸行。”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佛行为本， 及声闻弟子，
是故智者修， 行行常坚固。
诸菩萨大智， 行诸无畏行，
令证离垢道， 诸佛所赞叹。

“善男子，云何菩萨成就性？佛子菩萨性成，少欲、嗔恚、愚痴等，不妒不吝不恼，不说粗言，不欲嗔调戏，不轻动，调和柔已软近亲可性，能成就上妙供具供养诸佛，所谓资用等财，惠施与他，具足成就手足头目等。若见如来，或如来弟子，见已即生恭敬欢喜之心。善男子，菩萨如是名为性成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相烟即知火， 鸳鸯以显水，
复相知诸性， 菩萨大名称。

柔和不谄曲，舍离悭嫉妒，
慜念一切众，名之为菩萨。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喜乐菩提心？若有菩萨摩诃萨，体性微发菩提心时，值佛菩萨或声闻、缘觉等，教化劝发而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喜乐初发菩提相。彼闻菩提及菩提功德已，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第二喜乐菩提相。彼菩萨见诸众生无能救护、无所归依、孤独无能济拔、无覆护、无舍宅、无有洲已，即起悲慜心。彼发心已作如是念：‘我今为诸众生，作救护、归依、济拔、覆护、舍宅、洲等，为彼因缘故发无上菩提心。’是名第三喜乐发菩提心。彼若见如来或菩萨、声闻、缘觉等满足诸行，见已心生欢喜爱敬安心，以是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第四发菩提心。彼菩萨为诸众生利益安乐故行，布施、持戒、修忍、发精进行、思禅定、修正慧。云何菩萨行布施？所谓须饮与饮，须食与食，须乘给乘，须床榻敷具者给床榻敷具等，须衣施衣，须金银宝冠环钏等诸庄严具，乃至已身皮肉润益众生。彼如是行于布施已，然彼布施回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施而不生我慢等心。云何持戒？成就身口意业，彼舍离身口意业等已，善离能防无碍无漏，纯一无杂奉持禁戒。然彼持戒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行持戒，然不起我慢等心。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忍？彼嗔骂说、枷锁系闭、切割挝打，若道若俗能忍能容，不起诸习等烦恼。如是修忍已，然彼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修忍，然不起我慢等心。善男子，云何菩萨发精进心？彼作如是念：‘犹如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界亦无量无边。然此众生界我独无二，令安无余涅槃界中。’是以为彼因缘故发行精进，身不离身念观受，彼观受已观心心行，彼观心心已顺观诸法。彼如是善忆念观已，为未生诸不善恶法令不生故，起欲修勤精进，持心等正行；为未生诸善法令生故，起欲修勤精进，直心等正行；已生诸不善法为令灭故，起欲修勤精进，持心等正行；已生诸善法为令久住故，复令增长思故，起欲修勤精进，持心等正行。彼发精进已，令成初如意足分，如是第二、第三乃至成第四如意足分。彼成就如意分，能令住一劫若减一劫，或具足行令满精进波罗蜜。如是发精进已，然彼精进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发如是精进，然心不生憍慢。善男子，云何菩萨思禅定行？离意欲、离意灭、离欲静，不依内、不依外，不依色、不依受想、不依识，不依欲、色、无色界，不依空、无相、无愿，不依世间、出世间，不依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善男子，乃至略说一切有想系缚等名为禅。如是修诸禅，然彼禅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思修此禅，然不起我慢等心。善男子，云何菩萨修智？彼作如是念：‘无量无边众生界令入涅槃，然无一众生可入涅槃。何以故？如佛所说一切法法无我、无众生、无命、无寿、无富伽罗。’如是修观智，然彼智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观修般若，然不起我慢等

心。善男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乐菩提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犹如摩尼珠， 显于宝藏中，
师以加功用， 倍明于本色。
成就如是性， 求正菩提心，
二边既寂静， 令魔不得便。

“善男子，云何菩萨乐法成就？善男子，若菩萨性乐法、喜法、爱法，彼若见沙门、若婆罗门，所有资用命具饮食等事，彼能奉上。彼世间所有受用等，根茎枝叶华果等，彼收已施诸众生。持诸法者，令往礼拜恭敬合掌迎接已殷重敬纳，心有所疑处问于正义，是以持法者随所闻义善能解释。彼于闻法者起世尊想、善知识想，起同世间诸海想，起和尚想、阿阇梨想，久失导时世间旷野生难中能访觅起访觅想，久远愚者闇闭目开故令起觉悟想，坠没世间烦恼泥中而起济拔之想，久远失正路为作导师故而起导师之想，久伏在世间牢狱能解故而起解者想，久远著患疗治故而起良医之想，以烦恼火焦灭身令住灭故而起大云雨想。彼为法、为法因故，能忍寒热风雨蚊虻等，亦忍饥渴，或见他人受乐报者，不起希求乐心。然作如是念：‘唯我世间独乐，而我能闻正法。’彼为是事故，为彼因彼缘故，不生忧悲苦恼恨等。彼如是离忧悲苦恼等已，发如是心：‘我堪能荷负如来所说一法句故，在阿鼻地狱住一劫若减一劫。’彼如是无疲倦心已，自然不行诸行，而得一切种智，未得诸佛法而令速得。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名为乐著诸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大智乐诸法， 而成诸佛子，
亲近正妙法， 而不生疲倦。
敬心求正法， 诸深心佛子，
及以心忆持， 亦显正妙行。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正观诸法？善男子，若菩萨作如是观：一切诸法犹如幻，迷惑凡夫故；一切诸法如梦，不实故；一切诸法如水中月，非事故；一切诸法如响，非众生故；一切诸法如影，计妄想故；一切诸法如响，声生灭坏故；一切诸法生灭坏，缘假成故；一切诸法本不生不移，同真如体故；一切诸法不灭，本不生故；一切诸法无作，无作者故；一切诸法如虚空，不可染故；一切诸法定寂灭，性不染故；一切诸法无垢，离一切诸垢故；一切诸法性灭，离烦恼故；一切诸法非色，不可见故；一切诸法离心境界，无体性故；一切诸法不住，灭诸毒故；一切诸法不可求，灭爱憎等心故；一切诸法无著，离烦恼境界故；一切诸法如毒蛇，离善巧方便故；一切诸法如

芭蕉，无坚实故；一切诸法如水沫，体性弱故。善男子，菩萨如是观名为正观诸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法如幻， 迷惑愚迷者，
虚危犹如梦， 汝等如是持。
法如水中月， 亦如响等事，
复如影像等， 智者诸不觉。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法顺法等？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观色无常，而不厌离色，欲证于法已，正智助法界同用等法善自观入，善持彼者诸相，善思善记。彼记此相善持、善修、善记已，自然行法界等行。受想行识亦观无常，然不厌离识，等之入法界已，正智助同法界等法善自观达，亦记彼相善持、善修、善记已，自然入法界等行。如无常，苦、空、无我亦尔。彼观色无常已，于色中不生恐怖惊等。何以故？色是妄想颠倒所起，然彼如实知。观受、想、行、识无常，乃至于识中，不恐不怖不惊。何以故？识者妄想颠倒所起故，然彼如实知。善男子，譬如善巧幻师或幻师弟子，化作种种幻事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彼智者见已不生恐怖惊等。何以故？彼如实知是幻师所作不实，未曾有虚诳作。菩萨亦如是，观色无常已，于色中不生恐怖惊等。何以故？色是妄想颠倒所起，然彼如实知。观受、想、行、识无常已，乃至于识中不生恐怖惊等。何以故？识者妄想颠倒所起故，然彼如实知。”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观诸色无常，然不厌离色，而证法界已，正智观入助法界等法？”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言：“善男子，吾当为汝分别说喻。善男子，譬如有智男子，常事诸毒，善持、善覆、善惜，起我相已种种庄严具贸易，然是不食彼毒，勿令我因此事断其正命。菩萨亦如是，向涅槃心，润向涅槃，顺向涅槃，近取涅槃，然不证彼涅槃。何以故？勿令我因于此事退菩提行。善男子，譬如有人事其火神，然彼人日夜香华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亲侍。然彼人不作是念：‘我以事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亲近已我以二手接取之。’何以故？勿令我因此事于身有苦、于心有恼。菩萨如是，向涅槃心，润向涅槃，顺向涅槃，及取涅槃，然彼不证涅槃。何以故？勿令我因此事退菩提行。”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知世尊所说意趣，菩萨者应住世间。”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菩萨应住世间。”

问曰：“世尊，云何菩萨住世间，而不以世间诸患所染？”

佛言：“善男子，为此事故略说一喻。善男子，譬如咒术之人，

以大咒术力故，诸恶毒蜩蛇等弄戏，然彼人不以此事断其命根。何以故？以彼人善通达咒术力故。菩萨亦如是，行世间住世间，住世间已，大智方便咒力故，共诸烦恼毒蛇而居戏暴，亦弄行住坐卧，菩萨不以此事故于菩提而有退还。何以故？彼成就大智方便咒力故。”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言：“世尊，希有！希有！彼诸菩萨而能不证涅槃，复不以世间烦恼毒之所染。世尊，我今归依诸大菩萨。世尊，是诸众生成就诸善根，闻此法已而生一欢喜心。世尊，彼善男子、善女人，诸佛已记，若能闻此法门。”

佛言：“善男子！”

说此法时，五百比丘，未证无漏而得解脱。彼得解脱已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诸菩萨者，可敬可礼拜。”

佛语诸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敬礼诸大智！ 敬礼得无畏！
敬礼净诸目！ 敬礼亲佛子！
方便善巧故， 及以胜妙智，
菩萨大名称， 能过二乘地。
如实知诸阴， 谓生灭识等，
见世间渴仰， 故不证涅槃。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离慢及增上慢等？善男子，慢者，我自亦可，若家、若姓、若色，或复异事，金银等资用，象兵、马兵、步兵、车兵，如是心所有高下者，名曰慢。我慢者，生我身高想，若家、若姓、若色等，或金银财物仓库，象兵、马兵、步兵、车兵，如是心喜高意不下诸他者，名曰增上慢。菩萨舍如是等法，名曰离慢及增上慢。”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离慢增上慢， 常以慈心念，
及常怀悲心， 恒怖世间中，
常以行乞食， 善说人天益。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巧秘密语？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来所说诸甚深经中秘密之教，彼不随说取。何者是秘密之教？如来记诸声闻，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非如所说。”

佛语阿难：“吾患背痛不随说取。退老患朽败，为我访觅侍者，不随说而取。汝目连往至耆婆医王所，取诸妙药，不应如说取。如来共诸外道尼揵子等，诤其诸伎，不应如说取。如来佉陀罗刺刺足者，是事不应如说而取。提婆达多是如来久远害者怨家，不应随说而取。

如来入舍梨耶婆罗门村，空钵而出，不应如说而取。旃遮及孙陀利谤佛者，不应随说而取。须那国毗罗若婆罗门，请佛至已食麦，亦不应如说而取。”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云何记诸声闻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男子，吾记诸声闻得无上正真正道者，以有性故。”

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诸无漏声闻断诸有习烦恼，设有性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男子，吾今说喻。譬如灌顶转轮圣王有子，彼欲学一切技艺等事，然是中根复非利根，彼应后学是先学，应前学彼后学。善男子，于汝意云何？彼以此事故，可说非王子也。”

答曰：“不也，世尊，是善王子。”

“善男子，菩萨亦尔，已成就中根性故修道门，先除诸烦恼障，后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于汝意云何？彼以此事故可说不成正觉？”

答曰：“世尊，我不见有众生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人、天、阿修罗众中说言不成正觉者，除一阐提。”

佛言：“善男子，复听一喻。善男子，十地菩萨为断诸烦恼坐于道场，为不断？”

答曰：“世尊，以断故。”

“善男子，于汝意云何？彼以此岂不成正觉？”

答曰：“世尊，此名为成。”

佛言：“善男子，此亦如是。”

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告阿难比丘，吾患背痛？”

佛言：“善男子，吾愍念后世众生故说此言，金刚身诸佛尚患背痛，况其余者！然彼愚痴众生随教而取，彼既自坏亦坏于他。吾朽败老退患，为我访觅侍者，善男子，我此言亦为后世所说。于我灭后后世无弟子故说沙门、婆罗门朽败老退患者，如是以侍者所加身故。彼以佛听故不生之意，为此密故说如来朽败老退患耳！”

“世尊，云何可取，汝目连，往至耆婆大医王所取药？”

“善男子，我此言亦为后世故说。吾诸声闻必须诸药，知佛听故而无有乏，为此事故如来所说。彼诸愚痴众生如所说取，如来是患身，目连比丘往至耆婆所，而不礼拜及不生恭敬，速疾之意闻已，匆匆说其药。善男子，此亦说诸欲等患，证见法者尚忘，何况凡夫！”

“世尊，云何所取，如来共诸外道尼乾子等，诤其诸伎者？”

“我为后世众生故说此言，如来尚有怨家，况于我等！然彼愚痴众生如实说取，如来有怨家等。转轮圣王微善根故，尚无诸患，况如来也，成就诸功德藏！”

“云何所取，佉陀罗刺刺如来足？”

“如来亦说过去业报，如来尚受过去业报，况余凡夫众生！为是事故，为彼因彼缘故，示于恶业，为此义故而示其业果报事。然彼愚痴众生，如实所取，佉陀罗刺刺如来足。”

“世尊，云何可取，提婆达多是善知识，复是如来久远亲近是怨家者？”

“善男子，若无提婆达多善知识者，不显如来诸佛功德。善男子，是以提婆达多善知识，共如来诤伎等道德，示怨家等事，然是显如来诸大智功德。善男子，若提婆达多承王教已，于大众中放护财大象，此象若往堪害如来，而如来力令降伏善调。尔时无量人众见彼象调伏已，生希有希有心，即归依三宝，所谓佛宝、法宝、僧宝。是名提婆达多善知识之相。然有愚痴之人如说而取，提婆达多者是如来怨家。如是五百世中现菩萨行，是提婆达多所示现者，显如来道德。然愚痴众生随教而取，提婆达多者是如来怨家害者，以是因缘，舍身堕阿鼻地狱、饿鬼、畜生之处。何以故？善男子，提婆达多者善集诸行，善集诸善根，以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种诸善根及大乘行，正学菩提，顺向菩提，不退于大菩提，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生偏起恶故，于命终后堕阿鼻地狱、饿鬼、畜生之中历受诸苦。

“善男子，云何所取，如来入舍梨耶婆罗门村？善男子，我为愍后世故行示此教。何以故？无有业报而对如来，然我护后世故，所有乞食比丘入聚落村邑城郭王都等，以薄福力故不得其食。彼尔时正忆于我：‘是其佛世尊具足一切功德，空钵而出，何况我等微薄善根！我等以是故心不应生退。’为此事故如来入村空钵而出。然复所说言，魔波旬治诸婆罗门令不给如来食，不应随说而取。何以故？魔无如是神力堪障施如来食。尔时诸佛神力故，令魔处处治诸婆罗门及居士等，而如来无有过咎，为显彼众生故，如来示现此方便善巧等事。尔时，如来及诸声闻断食之后，魔及魔民并诸余天观如来心：‘是沙门瞿昙及诸声闻弟子为忧恼不？’彼日观如来及诸弟子无有意恨忧恼心已亦不高不下，如前后亦如是，尔时彼众中七千诸天子，以心欢喜归依于佛。如来为彼善化说妙法，彼闻法已，于如来法中得法眼净。如是如来观后世事佛无业报。”

“世尊，云何可取，旃遮孙陀利等以木器置腹上而谤如来？”

答曰：“善男子，如来无有业患果报。如来成就诸神通力，令旃遮孙陀利，过无量恒河沙等世界，令安彼人；然是如来方便力故，示现业报诸谤等事。于我法中出家者，彼被虚谤，既闻谤已而生忧愁疑悔，彼作如是说：‘是如来成就一切诸白法，对面被谤，何况我等而不被谤？’彼尔时忍其诸谤，行清净梵行而不成退。旃遮孙陀利者，以恶业所牵，乃至梦中谤其如来，谤已舍身堕于恶趣。若如来知是可救者，便应救之。何以故？如来无有众生而是可舍者。”

“世尊，云何可取，如来于修罗婆国毗兰若婆罗门所，请三月安居已，唯食其麦？”

答曰：“如来知诸婆罗门居士等请已而不供养，如来知已故往至彼。何以故？所有五百匹马者，如来并诸比丘众食麦，彼一切尽修菩萨行，亲近过去诸佛，是以值恶知识故造诸恶业，以此事生畜生中。彼五百马能调伏教者，名曰日藏菩萨，以愿力故生于彼处。是诸马者，以日藏菩萨所化发菩提心，为化彼故应生彼处。以彼调伏马师力故，彼一切诸马忆本宿命而彼现其菩提心。善男子，如来愍彼五百马故，往至彼处。调伏马师麦者分半施佛，五百马所有麦亦分半施诸比丘。彼马师以马音声，令彼五百马，令能悔过及礼拜佛僧等。尔时彼三说后，彼诸马舍身已生兜率陀天中。彼复生天中而供养如来，如来为彼善教化说法，闻法已即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五百马所调伏护者，如来亦记彼当成辟支佛，号曰善调伏心。然复善男子，如来无慈不备不常者。

“善男子，设使如来食土木瓦石等，无三千大千世界中，有如是味及如是上味，是诸土木瓦石等。何以故？如来得上妙味中之味，大人之相故。善男子，以此义故应如是知，如来一切诸食皆上妙味。善男子，阿难比丘生怜愍心：‘如来舍转轮王位，今既食麦。’如来知阿难心已，施其一麦，故语阿难言：‘汝知是何味？’彼食已生奇特异相，语我言：‘世尊，我生王家长养，未曾尝如是上味。’以此上味力故，阿难比丘七日受上妙快乐，而不复食。善男子，以此义故，应如是知，如来无有诸业果报。若有众生净持诸戒，若沙门及婆罗门，不随本请奉施者，为彼众生说不虚故，如来示此业果报事。善男子，汝观如来诸身等法，是彼婆罗门请如来而不施设，如来亦说彼令不退转。然善男子所说，彼五百比丘，如来记令不退者。复次，善男子，所有彼五百比丘，共如来夏坐安居中。有四十比丘，多念于欲结，静念彼若得美食者，欲想欲觉便令炽盛。彼以恶食因缘故，欲想欲觉亦微，既微已，彼七日七夜得阿罗汉果。善男子，若能如是解如来所说语者，彼名为正解。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名为善巧解如来秘密说教。”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所说渐义教， 及以顿说者，
大智诸菩萨， 秘密故正解。
善巧诸密语， 舍利报说教，
通达正说法， 诸佛之所说。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不喜乐声闻、辟支佛乘？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或以地狱苦，饿鬼、畜生等受诸重恶，而不喜乐求声闻涅槃，复不念云何得厌离世间心令速得自在，亦不求少欲少作等，复不求少欲少作等行因。彼所见诸众生修诸善业者，菩萨佐助令成，及劝诸众生赞叹正说正示，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萨摩诃

萨成就如是诸功德，不喜乐声闻、辟支佛乘。”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化众无疲倦， 不退于菩提，
持心如山王， 行慈心等法。”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说诸法，菩萨成就诸法已名为住大乘。然如来不说，以何义故名为大乘？”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言：“善男子，吾今问汝，随汝意说。善男子，于汝意云何？转轮圣王并四兵众随所行者，彼道以何说耶？”

答曰：“世尊，名曰王道，亦名大道，名无畏道，名无障碍道，名为寂静道。”

佛言：“善男子，如来亦尔，随所乘乘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乘名为大乘，名为上乘，名为妙乘，名微妙乘，名曰胜乘，名无上乘，名无恶乘，名无比乘，名无等乘，名无等等乘。善男子，以此义故名为大乘。”

答曰：“善哉大乘！世尊，善哉大乘！”

尔时，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此沙门瞿昙过吾境界，亦令余者能过境界。若我集四兵众共往恼乱，及不说此法故，至沙门瞿昙所。”尔时，魔王波旬将领四部兵众，至王舍大城耆阇崛山。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遥见魔王波旬将领四部兵众来，欲为此法令作妨故，见已作如是神力；现神力已，魔王波旬至王舍大城巷衢四道之处，作如是声：“汝等往至王舍大城。诸仁者，若知是如来在耆阇崛山中，为四部众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巧妙，满足白净说行梵行，是故汝等应往如来所，是以汝等于长夜而成饶益快乐。”

尔时，王舍城中诸婆罗门、刹利、长者、居士等，被魔劝已，持诸香华、涂香、末香、烧香、缯幡、宝盖、衣服等，从王舍大城出已，至耆阇崛山，于如来所头面礼佛，尊重赞叹供养恭敬已，却住一面。魔王波旬及四兵众，出王舍大城耆阇崛山中，至如来所已，化作天曼陀罗华而散佛上，散已及四部兵众却坐一面。

尔时，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见魔波旬却坐一面，而告之言：“波旬，汝何故将四兵众至如来所？”

魔言：“吾至此为令灭此法故，及恼乱如来故。”

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语魔波旬言：“波旬，何容烦乱如来，及以此法？汝波旬，于如来前今可悔过，勿于长夜成无利益苦报。”

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所顺说法已，魔即从坐起，偏袒右

肩，叉手合掌礼佛足已，于如来前而起悔过："愿世尊受我悔过！我以愚痴无智慧不善巧不能自知，而如来前起恶心，及欲灭如是等经。善哉！世尊，为我正受悔过等法。"

佛语魔王波旬言："吾法中增长善根，所谓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欲清净法故今能悔过。"

尔时，魔王波旬从坐起已在佛前立，而白佛言："世尊，先制一切诸恼恶口等不善业道。"

佛语波旬："如是，如是。"

波旬问曰："如来法主，何故以波旬名而唤于我？"

佛言："波旬，吾今说喻。譬如长者及居士大富财钱无穷，然彼人唯有一子爱念深重，以彼继命为活。然彼一子不善调伏心谄曲，彼长者及居士若手若杖若卷等治，或恶言及苦语恶治，为令息彼恶故。波旬，于汝意云何？是长者居士嗔恨情治彼一子不？"

答曰："世尊，唯为成彼一子故。"

佛言："如是，波旬，如来亦尔，善知众生心心数法，以苦恼语调伏者为说苦恼语，应以檀治者即以檀治，应以摄取者即说摄取言，应以色身度者即以色身度之，应以声香味触法等度者，即乃至法等度之。"

尔时，魔王波旬从佛闻此法欢喜踊跃，复更礼佛足，礼已白佛言："世尊，若有村邑聚落中说是法者，我为听此法故往至彼处及护此经，亦念益法师故。是中多有如是瑞相，众则寂定，离调戏懈怠等。得上胜听法之者，若读若诵，若受持若解说，身不生疲倦，心不起厌足，随所说此法，若听或为他广说，如是彼转生欢喜踊跃心。"

尔时，彼众中有诸外道尼乾子等，彼见闻此魔王所说语已，于如来所即生欢喜踊跃之心。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故，此诸外道闻说此法而得证忍？"

佛语阿难："过去此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有佛名曰善胜调伏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说法。彼佛说法已，有诸外道为恼故来。彼至已闻此法即唱善哉，而于佛所不生敬重心。彼诸外道以此因缘力故，六万劫不生地狱、饿鬼、畜生之中，唯生人天之处。彼诸外道以不敬如来故，所生之处不值善知识。阿难，于汝意云何？尔时彼诸外道等岂异人乎？阿难，汝不应异意取。何以故？善男子，此诸外道尼乾子等。阿难，今此诸外道于如来所，生欢喜恭敬踊跃心，以此因故如来今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彼诸外道尼乾子等，闻受记已心大踊跃，即得无生法忍。说此法时，万二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二万众生未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发道意。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法读诵受持广为人说，得几福德？"

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一切无余众生界，令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若复善男子、善女人，读诵受持及广为人说此经，是人倍得福德。何以故？阿难，此法能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种智。”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法及法师起恶心。世尊，彼善男子、善女人，得几不饶益？”

佛言：“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挑拔一切众生目，若复有人于此法及法师起恶心，是人因此事得恶，复倍于前。何以故？阿难，此法于一切众生能作光明。”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法不应不信心善男子、善女人前说。何以故？世尊，应护后世诸众生故，勿说此法，谤法业报故堕诸地狱中。”

佛语阿难：“应说此法。何以故？彼诸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以此为因。”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经以何名？云何受持？”

佛语阿难：“此经名为《十法》，如是受持。《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所问》，如是受持。”

如来说此法时，尊者阿难及净无垢妙净宝月王光菩萨，并诸菩萨众比丘众，及诸天、人、龙王、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普门品经一卷

佛说普门品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比丘八百，菩萨四万二千，得诸总持神通已达，圣智弘畅辩才无碍，三昧已定无所不博。时有菩萨名离垢藏，与九万二千菩萨，从普华如来国，其世界名净行，游诣忍界灵鹫山。

世尊遥见，离垢藏菩萨与无数千大士眷属围绕游步虚空，佛心念曰："斯离垢藏，间别由路远步诸国，宣普华如来至真等正觉命来受普门品，今当聚会诸菩萨众。"于时大圣即如其像，显扬言教示现感应，令无央数无限世界诸菩萨众寻时悉来，至斯忍土诣灵鹫山，行到佛所，稽首足下却住一面。灵鹫山中诸菩萨众，闲居宴者悉来集会，礼毕却坐。

离垢藏菩萨，应时化作七宝莲华，其叶有千，持诣能仁如来至真等正觉，稽首奉上，启曰："普华如来至真等正觉，净行世界圣尊，敬问无量：游步康强，力势轻履，起居安隐，多所救济！今见遣来宣承敬诣，启受普门不可思议清净之品，为开士说。"时离垢藏菩萨大士问讯，问讯毕退在虚空结跏趺坐，与诸开士坐宝莲华。

尔时，溥首童真于会中起，更整衣服偏袒右肩，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愿说普门不可思议道品法源，为诸菩萨分别演之。忆念往古过去久远世时，从普门如来至真等正觉，闻斯经典，兴立八十四万百千亿垓三昧，久逮七十七亿百千诸垓总持门行。唯愿世尊，愍诸菩萨重宣扬之。"

佛告溥首童真："谛听！善思念之。"答曰："唯然，世尊，愿乐欲闻。"溥首与诸菩萨受教而听。

佛告溥首："若有菩萨，欲学普门所入之法等意分别，游入于色等意分别，游入音声等意分别，游入臭香等意分别，游入众味等意分别，游入细滑等意分别，游入心性等意分别，游入女人等意分别，游入男子等意分别，游入童女等意分别，游入童子等意分别，游入诸天等意分别，游入诸龙等意分别，游入鬼神等意分别，游揵沓和等意分别，游阿须伦等意分别，游迦楼罗等意分别，游真陀罗等意分别，游摩休勒等意分别，游入地狱等意分别，游入饿鬼等意分别，游入畜生等意分别，游入贪淫等意分别，游入嗔怒等意分别，游入愚痴等意分别，游诸不善等意分别，游诸德本等意分别，游诸有为等意分别，游诸无为等意分别。溥首，诸开士所可周游，一切悉备，游居平等具足至道，是为学入普门定法。"

佛告溥首童真："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于色？晓了解色，如水之沫而不可得，不可护持无有坚固，则为等意观无有色，是谓菩萨等

游于色。”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音声？如人呼声而有响应寻即消灭，则无形像不知所生，一切无有若干之事，而无差特亦无有相。已了无相，人所言者虚无无实。已晓诸音，深山响报，则乃等观，是为等观游入诸音声。”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臭香？周游往返百亿劫数，鼻之所嗅而无有厌，如大海渊无有充满，其香之像而不可获，为虚伪法无有真谛，设求审诚无合会处，斯无所有而不可持。鼻处无实，慌惚若空如幻士化；假使分明，则无等观游入嗅香。”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众味？至于喉咽不知碱味，亦无不味，从因缘别。其舌所甘犹缘会合，晓觉无念则为等观游入众味。”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细滑？其细滑者，志有所存缘求服之，其柔软者而不可得，已睹斯缘细滑[革＋卬][革＋亢]无所适住，计于细滑则无有成，亦无所有所依，因著被服乃有所倚，斯为等观游入细滑。”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心法？假三界人悉令集会立在一处使求执心，莫知所在不见形像，亦无犹豫亦无合散，不知所住现若干色，于内无处处无所住，如幻士化虚而不实，则为等观游入心法。”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女人？察于四大则无女人，识痴惑者迷于爱欲，荒于虚无计女人者，犹如幻士化现女像，因彼所行从其所乐，女人如幻起色欲意。彼无有女，痴者惑之。能别如斯诸女无相，解脱平等而现女色，则为等观游入女人。”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男子？如令男子等自发意吾为雄夫，兴念斯为女人，欲心无色无实可获，不见女像等，惟诸色发起女想。设所思想斯男斯女，等如野马、水月则无男女。了男无形虚伪而立，已能平等则能现女，则为等观游入男子。”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童男？若如树木，设无有芽则无根茎，设无根茎则无华实；设无女人则无童子，缘号童子想于无知，觉女无生不有子性。解一切无，则为等观游入童子。”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童女？如彼拔树根终不生，其明智者不于求果，丑达别谊，晓发一切勇猛无想，枯竭众流斯为童女。了女如此，所现平等，则为等观游入童女。”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诸天？诸天严净，功德自然，其意鲜洁，宫殿绮饰无造立者，心树妙华无下种者，福茶幻化，生无思议净光流离灭度净。了天虚伪成立慌惚，胜说平等现诸天像，是为菩萨游入诸天。”

又告溥首：“何为菩萨等意分别游入诸龙？见无求生，兴云七日，雨所沾润不在内外，遍阎浮提渐归大海所满水所。由来众生如是

学，若干缘现种种罪福，自然众生无所有，愚冥之人以虚为实。睹龙平等，是为菩萨等游诸龙。”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鬼神？心如门开，与色有像。其身高大，心为一类。心不可畏难，因会有恐惧。见法无有实，众想不可议，无实为空，说平等寂而现鬼像，是为菩萨等游鬼神。”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揵沓和？其法无往而音说往，晓无往来等说揵沓和，是为菩萨等观游入揵沓和。”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阿须伦？不以事因，阿须伦心，等无起无灭无生而现平等，是为菩萨等观游入于阿须伦。”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迦留罗？造受无受，立辞名号。设无名色等，观迦留罗，是为菩萨游入迦留罗。”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真陀罗？法无作而作，则立真陀罗。分别无所生，平等真陀罗，是为菩萨等观游入于真陀罗。”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摩休勒？其法所名，立若干人法，无有所相，为虚分别。诸想无想，自然说平等音现摩休勒，是为菩萨等观游入于摩休勒。”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地狱？地狱无主，空无造者，从己想想无兴。所有地狱清净鲜洁无垢，智觉如幻，本无所有无相，无相无所有，别如虚空，平等寂然而现地狱，是为菩萨等游地狱。”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饿鬼？饿鬼无形无名本无处所，因悭致之。悭无所住，不解所有计吾我人。知悉无本了无饿鬼，是为菩萨等游饿鬼。”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畜生？如云雾像现若干色，彼则无貌悉无所有，心思虚无等如阴雾。种种色像，畜生志性，罪福如幻迷惑虚妄，而说畜形等说寂声，是为菩萨等游畜生。”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贪淫？欲从想起，所想无有无实无像无貌无住，处不可得。贪淫如空，愚痴颠倒思想尘劳。法无尘垢，欲虚如空，至于十方求不可见。贪淫无形，愚冥贪惧不得安隐无难怀惧，譬如丈夫无获怀惧怖舍驰走，得无见空一切皆空，彼无解脱，愚痴颠倒反造逆想，闇冥不解法如虚空。去来今佛解诸贪欲，贪欲无脱，爱想悉空，其讥贪淫则求脱欲，斯皆无本本自然净，见佛道场平等无想，睹众如者彼慕离欲，所想虚危乃离诸想，如所发念侥脱贪淫谓当度欲，想无所求不坏本际，贪欲无思本净如斯，则不想脱。假令度欲则谓为净，贪欲空无，计此无二，愚冥相二。行者深观如幻，是则失句发诸想念，贪欲无起假号爱欲，无染著名，诸名无碍知欲无得，睹真究空不怀贪欲，不知见脱。贪欲、佛法等如泥洹，解贪欲阴等离吾我，知贪欲寂等御憺怕，平等欲阴见如幻化，是为菩萨等游贪淫。”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嗔恚？恚从对起，因缘生

对，无我号我立无量事如树木生，结恨急毒。声自然空无想无有，如闲居树相揩火燃，因缘离散火灭不现，虚无起身，粗声亦尔。因欲称量则不兴恚，不从声起，不虚内身，亦不外来，所由因空，从他缘起，因对而立各各分别，则无嗔恚，如风种过。有恨为慢，若知方便，因想立缘，秽声如是，恚因空生，恚还自烧而危其身，别嗔怒想竟无形像。平等察声听嗔怒音，恨本际等无本无持，分别法界则睹平等，是为菩萨等游嗔怒。”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愚痴？愚从无起，察痴无有。设无所有，狂无狂冥，人无蔽，愿无碍。求空方面，造愚为虚，愚痴人所行最行难获，诸法无明因想为尘。譬如丈夫欲度虚空亿劫不得，知空本末；愚亦如是，本际无愚议，蔽冥不生尘，无所成满。如度虚空不知方面，亦无具足无能步度。如百千劫习乐闇蔽，彼无厌足不以饱满。譬如童子吹气满胞，旋解口察无所有；罪福如空胞，而习于愚，求不可得。怀来欲谓愚无底，断根无形无根无住，故不可尽。设愚难尽，斯不可得。犹是众生，如幻不赐。设有造喻，三界生类，日度一切令得泥洹，佛寿住世亿劫难计，济脱黎庶，人不可尽。因愚立种，人界无想，痴冥如幻是不可得。佛与愚等，观斯无二。设能等观则能念道，痴慧一等无诸蔽碍。众生群萌等无愚议，痴不可计，思念意迹。其心无念无有边际，愚冥无限，由是叵得志性无明何从有起，痴已不起闇冥何类。如痴无处佛道亦尔，了无涯底诸法无二，别声平等等察痴响，了空一等愚冥如云，分别平等则晓定意，是为菩萨等游愚痴。”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不善？欲行无形，嗔行无处，不行痴行，知众平等诸尘悉平，得解虚无所有了净，如是是为菩萨等意游入于诸不善。”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游入诸善德本？众生修善心行若干，诸行一行常了平等，已知平等众行如幻，别声一等则了语音，是为菩萨等游众德。”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有为？所有无有，计不可量，无量难计，常晓平等了无央数，无行无像，解脱等寂睹一切安，是为菩萨等游有为。”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入无为？本净法寂，亦无合会无明假声，等察音声无言无教皆了无为，众著言声等观如是，是为菩萨等游无为。”

又告溥首：“何谓菩萨等意分别游于平等？不处有为，不住无为，诸行平等如空无碍，三界无本何求泥洹？不出不入乃至大安。度脱众生，解不若干，法身如空不合不散，是为菩萨等游平等。”

世尊说斯章句之颂，顺如应时不可思议，九万九千菩萨得不起法忍，七十二亿百千天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三百六十万比丘漏尽意解，六千比丘尼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二千二百清信士、千八百清信女

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尔时，溥首童真白世尊曰："唯愿大圣，演三昧号，菩萨由斯而致至德诸根明了。闻是三昧所因名号，则当获得一切法明靡不通达，而悉降伏一切迷惑邪见之众，乐一文字分别晓了一切诸文，以一切文而了一文，辩才之慧不可限量，为诸群生讲说经法，分别晓了缘应法忍，以一切行入于一相，逮无量无限之义，晓了识义四分别辩。"

于是世尊告溥首童真："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仁分别本末。"答曰："甚善！愿乐欲闻。"

佛言："有三昧名离无量垢，假使菩萨逮得斯定，普见一切诸色清净。"

佛告溥首："有三昧名怀若干，假使菩萨逮得斯定，智慧光明，覆蔽一切日月之明。有三昧名成具光明，假使菩萨逮得斯定，威耀覆蔽帝释梵王，三界之冥悉蒙安隐，诸天光耀忽不复现。有三昧名舍界，假使菩萨逮得斯定，处于众会蠲除一切淫怒痴病。有三昧名莫能当，假使菩萨逮得斯定，照明一切八方上下诸佛国土。有三昧名诸法无所生，假使菩萨逮得斯定，总揽诸佛经语训典，为众会分别敷演。有三昧名念雷音，假使菩萨逮斯定者，言语音声畅于梵天。有三昧名晓了一切应心所乐，假使菩萨逮斯定者，悦可众生随其所乐而令解脱。有三昧名无会现悦精进，假使菩萨逮斯定者，现见无为无有限数，终始之惑所闻所见莫不通达。有三昧名无念宝德乐于世界，假使菩萨逮斯定者，放诸神足施化众生。有三昧名诸音缘会，假使菩萨逮斯定者，觉诸言音，以无数字了一文字，以一文字说无数字。有三昧名积众善德，假使菩萨逮斯定者，分别罪福兴显平等，多所悦可一切众生，便闻佛音、法音、众音、声闻音、缘觉音、菩萨音、度无极音，彼有所说亦无音声。有三昧名起诸总持为一切王，假使菩萨逮得斯定，分别一切无量总持。有三昧名净诸辩才，假使菩萨逮斯定者，寂除一切音声言说，皆无言教亦无响应，无言无教亦无所有。"

于是溥首白世尊曰："唯然大圣，鄙身宁应讲斯典之功德乎？"告曰："宜讲。"

溥首白佛："假使菩萨闻斯经典而不狐疑，发心受持而讽诵读，其人现在得妙辩才、聪明辩、欣豫辩、深妙辩、无合会辩，常行慈心加诸众生无毁伤意。所以者何？设使忧念所作所趣，奉行智谛，随身未曾舍离。"

尔时，世尊赞溥首曰："善哉！善哉！快说此言！诚如之意。譬如布施获致大富而不虚假，持戒生天亦不虚假；今斯经典亦复如兹，学致辩才亦不虚设，悉得本志。犹如日光，出照天下众冥悉除；斯经如是，讽诵学者怀来辩才靡不通达。喻如菩萨坐于道场，于佛树下，逮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菩萨如是，学诵斯经，必得辩才除诸狐疑。是故，溥首，假使菩萨现欲兴辩晓练诸法，闻斯经典心不犹

豫，即当受持讲说讽诵，为诸众会广演其谊。”

于是离垢藏菩萨，前白佛言：“佛灭度后，其有受持讽诵讲说斯经法者，广为众会敷演其谊，鄙亲当为寡解所归，使不狐疑疾得辩才。”

于时，弊魔愁毒垂泪，来诣佛所，白世尊曰：“唯无建立于斯经也！如来至真等正觉，常怀大哀，其有苦患施以大安。善哉！大圣，愿除我戚。如昔世尊初坐树下处于道场，今复重加说斯经典，我今忧郁心怀懊恼，甚于如来始得佛道所投济时。我之反侧不能自胜，一切皆当得不退转，逮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其有黎庶耳闻斯经，听音伏名，悉当得道至于灭度，空我境界虚魔宫殿。大圣抚育安住垂安，兴建大悲唯见矜济！”

佛告魔曰：“波旬，莫恐勿怀怖惧！一切众生不悉灭度，如来亦不建立斯经。”魔闻佛告，踊跃欢喜，善心生矣忽然不现。

溥首白佛：“何故为魔而说断教？”

佛告溥首：“斯经典者，住无所住，是故为魔而说斯言‘吾不建立斯经典也’，至诚不虚。一切诸法住无所住，不可逮得，无有言教，离于二事本际平等，审谛无本，法界如称平若虚空，无适无莫真正无异。今经流布斯阎浮提，于此天下当有瑞应。”

世尊适建诚谛之教，自然空中音普广闻：“诚如佛言至诚不虚！”

佛告阿难：“受斯《普门品经》之要，持讽诵读宣示同学。”又言：“阿难，八十万四千法品之藏，计比斯经典，等无差特。所以者何？无量之门法界诸要，如来分别晓了，众生解斯经典而成佛道，然后讲说八万四千诸经品藏。是故，阿难，当受斯经，消息将顺，谛持讽诵为众人说。”

佛说此已，离垢藏菩萨、溥首童真、贤者阿难，诸天世人、揵沓和、阿须伦，闻经欢喜，稽首而退。

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二卷

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卷上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十万众俱。及诸菩萨八万四千，皆不退转无所从生，逮得权慧神通无极，随时而化救济三界，其名曰：文殊师利、光世音、大势至诸菩萨等咸来云集。七十二亿诸天子俱，皆志大乘。四天王、帝释、梵天王，各与四万二千诸释梵俱，悉慕大道。四方阿须伦王，难头和难龙王、和伦龙王、娑竭龙王、摩那私龙王、持地龙王、阿耨达龙王、山积龙王、降魔龙王、上月龙王，如是龙王，各从其民六万二千。金比鬼神、旷野鬼神、妙毛鬼神、普等鬼神、善普鬼神、善财鬼神、普像鬼神、无诤鬼神，是诸鬼王，各与等类百千众俱来诣佛所，皆各稽首以次就位，悉都专精志愿经道饥虚于法，身口意并加敬归佛，静心而听。

尔时，国王太子、大臣百官、长者居士、民众大小、天龙鬼王，咸共供养随其所安。时佛明旦，著衣持钵与大众俱，天龙鬼王侍从左右上虚空中，四种莲华纷纷如雨，百千伎乐不鼓自鸣，皆作释梵雅颂八声，诣阿阇世就王之请。佛显神足光照十方，七宝莲华随迹处生，有化菩萨皆坐其上，光像分明不可称纪，绕城七匝而叹颂曰：

“其导师至神， 所愍哀无量，
　方便护众生， 消病愈诸疮。
　能仁无所著， 心寂善调和，
　彼吼护世明， 今日欲入城。
　其意已解脱， 度生老病死，
　诸天众集会， 各怀欣乐志。
　其心甚坚强， 降魔并官属，
　释师子至圣， 尊导已来到。
　坏世众不消， 至真音难致，
　甚猛能制御， 行道亿千劫。
　意抱大慈愍， 普护于一切，
　今日真正觉， 当入王舍城。
　本所行布施， 难量无涯底，
　衣食众宝乘， 无复有计限。
　惠所爱男女， 妻室及国界，
　今彼释师子， 欲入国王宫。
　宿世施手足， 头目及耳鼻，
　普惠无所逆， 不贪吝重珍。
　总摄众功勋， 施一切所有，

尊人以是故， 得入一切智。
常以勤修学， 布施至戒慧，
护戒无缺漏， 故曰真丈夫。
逮戒照忍辱， 持功勋无量，
彼寂然心定， 今日当入城。
于百千亿劫， 行精进解脱，
哀伤众生故， 心未曾懈倦。
一心不可极， 已度于彼岸，
音声越梵天， 今日欲入城。
其圣明道慧， 无限不可量，
不可得边涯， 假喻如虚空。
人中宝如是， 智德不可尽，
缘从达众行， 严净至尊惠。
因坐佛树下， 降魔及官属，
逮无退道明， 永安无忧戚。
道圣转法轮， 所度不可极，
今日释师子， 欲入王舍城。
若有发道意， 我当得成佛，
处世逮究竟， 诸相三十二。
常兴意无量， 至诚发道心，
辄归于最胜， 供养人中圣。
欲断淫怒痴， 消众尘劳秽，
志降伏一切， 无益瑕疵难，
便宜速行诣， 释师子圣尊，
奉贡众好养， 恪心不可限。
若欲生天上， 天帝释梵王，
百千亿诸天， 所知见宗仰，
常遭值安乐， 在天不失时，
当诣释师子， 所宣辞至真。
其欲慕圣帝， 王于四方城，
自然致七宝， 令我逮尊贵，
千子诸德具， 殊杰甚勇猛，
常勤奉事归， 至真大尊人。
若好尊者位， 长者积财宝，
其生业广大， 常游得自在，
眷属悉豪贵， 端正颜殊好，
当诣释师子， 名好物供尊。
其有已解脱， 方应求度者，
咸当谛听受， 大圣说寂寞，
以闻甘露句， 寂然无忧患，

人中之尊导， 音声甚难值。”

于时，王舍城中无央数众，闻此叹颂劝训之音莫不欣悦，皆发道心，各赍众华诸杂妙香，幢幡宝盖伎乐百千，出城迎佛，稽首足下，退从佛后。世尊入城足蹈门阃，地则寻时六反震动，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妇女珠环相[打-丁＋長]作声，天雨华香其下纷纷，盲视聋听哑言跛行，病愈狂正拘躄得伸，诸被毒螫毒螫不行，裸者得衣，贫者得财，飞鸟走兽相和悲鸣。当尔之时，众生慈心无淫怒痴，灭除贡高猜恚恨疑，和悦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身如子，各各欣喜而叹颂曰：

“人中之上，如月盛满， 为正导师，丈夫师子。
世尊入城，利益众生， 普安一切，盲聋视听。
饥饱寒温，乱者得定， 贫者得富，狂邪得正。
诸天在上，散雨华香， 作众伎乐，以为供养。
众生慈心，无三毒名， 下心悦意，除憍慢情。
如父如母，如弟如兄， 如身如子，心同意并。
世尊法泽，等润十方， 天人群类，解无希望。
功勋如是，所现难量， 十方威德，班宣三藏。”

于时城中，有贵姓子名弃恶，遥睹世尊行步正齐，容仪端正威神光曜，诸根寂定恬淡玄默，和雅其性如水澄渟，中表清净犹猛师子兽中之王，如日初出照于朝阳，譬月盛满众星中明，佛在大众巍巍堂堂，相好昉著汪汪洋洋，心怀欣悦敬进迎佛，稽首足下右绕三匝，叉手自归长跪白佛：“愿闻菩萨为行几法，疾逮正真为最正觉，从心辄成严净佛国？唯垂愍哀分别具说。”

佛言：“善哉！弃恶菩萨，乃问如来严净之德，是诸菩萨众行殊特。谛听！谛受！善思仪则。”弃恶菩萨一切众会，莫不喜踊一心恭肃，皆前礼佛受教而听。

佛言：“菩萨有一法行，疾成正真为最正觉，从心辄成严净佛国。何谓为一？心常哀愍济度众生，兴发至真仁和道心。何谓至真仁和道心？曰以发道心不行诸法。何所不行？曰不行三垢家业诸利，志存出家不猗众养，从心本愿常崇斯法。何谓出家所崇法行？曰修正真行奉一切法。何谓正真一切之法？曰分别晓了阴种诸入。何谓阴种何所晓了？曰有为、无为法皆是五阴，解阴如幻所著，名为知阴本空，是谓晓了幻法本寂，从对而有，剖判本末不见，有二不见，无念亦无望想。此乃专修奉行出家，成菩萨行不舍众生。所以者何？能自调已畅达诸法，尔乃习辩为诸法众生，不得众生亦无诸法。”

佛言：“族姓子，是为菩萨一法之行，疾逮正真为最正觉，从心辄成严净佛国。”弃恶菩萨，闻佛所说欣悦踊跃，即便逮得不起法

忍，身升虚空去地七仞。彼时众中睹斯变化，有二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万四千天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

时佛因笑，无数光色从其口出，照于十方无量世界，还绕佛三匝从顶上入。贤者阿难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叉手，以偈赞佛：

“游于诸法度无极， 最胜至真导以力，
皆了众生化上智， 唯愿宣现是笑义。
十力已达往过世， 愍哀亦畅将来业，
悉明现在十方事， 今用何故显笑意？
解于众生之所行， 今如师子睹诸心，
其智慧明无等侣， 唯宣众人调法御。
诸天亿垓普来集， 咸共叉手礼至圣，
愿演第一妙光音， 无数众会观法器。

其慧度无极， 世俗无畴匹，
皆知一切人， 善恶行所趣。
至仁今所笑， 愿为分别义，
当决众疑网， 普宣最尊法。
今诸会大众， 巨亿百千载，
以法故云集， 诸比丘默然。
如敬修供养， 百千伎乐音，
奉行靖心听， 唯愿决众疑。”

佛告阿难：“汝乃见此弃恶菩萨住空中不？”

对曰：“已见。”

佛言：“阿难，是弃恶菩萨，却后六百二十万劫当成为佛，号曰寂化音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世尊，世界名安隐，劫名离音。其国比如阿閦如来妙乐世界，功勋严净等无有异。”佛叹是已，乃便诣王阿阇世宫。

王及夫人、太子、百官，华香伎乐欢喜迎佛，稽首足下退在佛后。佛入就座，菩萨圣众名以次第坐如常位。王睹坐定寂静无声，与后、太子手自斟酌百种供膳食皆饱讫，行澡水毕，兼施奇宝好衣贡佛，别取小床在佛前坐，专心叉手听受道教，欲化中宫及来会者。

尔时，王阿阇世长跪白佛：“唯然，世尊，嗔恨厌嫉从何所生？其愚无明从何所来？慧何所灭？”

佛告王曰：“从其吾我生嗔恨厌嫉，住于自大则生其愚，不别正谛是曰无明，见正从谛斯则为慧。慧除众恶如明消冥，见正从谛亦复如是。”

王重启曰：“见正从谛愿分别之。”

佛言：“大王，法本空无从意生形，解意无处则无去来，了一切

空是为见正，见正不转则曰从谛，具解如是乃曰为了。”

王闻佛言应心说法，欣然大悦善心生焉，即便叹曰：“善哉！世尊，至未曾有，斯则如来之善言教。假令我身中寿终者，心不疑乱必能奉之。”

佛从座起，与诸大众即皆俱还于灵鹫山，敕诸直使布设众座，请诸会人皆令就坐。

时，舍利弗承佛圣旨，即从坐起，偏袒右臂，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向城中弃恶菩萨，所问微妙严净佛土，世尊即答粗举义要，弃恶寻便受佛记拜，闻者解释各获果证。意不达者咸用瞢然，唯愿世尊，加哀重说具敷演之，令诸菩萨坚固其行，住于正道而不动转，成一切智降魔官属，摄诸异学灭诸尘劳，劝化邪业使入正道，舍小乘地转不退轮，具悉至愿利益众生，蒙严净力致无限明，未度者度未成者成。今现众会族姓子女，虚心乐闻，唯重散说，愿令法泽润及后世，加哀慈念当为众会。”

尔时，世尊心念：“是法微妙殊特，乃是菩萨大士之业，今当班宣不宜小会，宁可现瑞感十方世界。”即如所念，便放其身毛孔之光，普照十方恒沙世界。

十方诸佛各遣菩萨，神智无量微妙明达，各从菩萨百亿之众，皆现神变来入忍界，见能仁佛供侍拜谒，稽首佛足各自陈曰：“睹佛光瑞垂恩见接，凭恃四等听受法说。我本土佛而见难曰：‘汝曹何为诣忍世界？忍土五逆，刚强弊恶，贪嫉淫妒骂詈咒咀，心多嗔毒转相伤害，粗犷[怡-台＋龍]悷佷张难化，勿至忍界自深劳秽！’我等皆复重自启曰：‘力能堪任来至忍界！正使遭值众恼诸害火烧刀割终无恨意。世尊及诸正士，乃能劳谦忍诲群生，愿乐礼侍咨受深经。’我本土佛乃见遣听，重复敕曰：‘往族姓子，从意顺时，牢自持心慎勿懈疑。如我本土百千劫行，不如忍世精进一旦！’是故世尊，历恒沙界不以为远，愿闻世尊说严净经，及诸正士论讲要言。”

于是弥勒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臂，长跪叉手前诣佛所，以偈叹曰：

“无量威德闻十方， 光照上下恒沙界，
一切众生无能称， 人中圣慧不可议。
十方世界恒沙国， 菩萨大众为法会，
用乐道法亦恪住， 唯人中尊宣法训。
世尊名称遍十方， 禁戒三昧智慧然，
仪好无动如师子， 犹若日光曜虚空。
诸天龙王及鬼神， 其比丘众比丘尼，
清信士女叉手住， 愍哀安住唯宣法。
以知过去及当来， 分别晓了今现在，
为众生本所应度， 以律开化决狐疑。

云何菩萨造立行，国土严净光所照？
何因具足众大愿？唯人中上宣此意。
何缘此等无贪嫉？何谓禁戒无所犯？
以何为众修勤行？因群黎故行愍哀。
何从奉行无数劫，用精进故势力上，
智慧不倦脱无为，济度众生勤苦患，
其意清定恒一心，行净脱门住禅思，
修无所著如莲华？云何立行消殄欲？
从何奉行深妙业？何因志行度世法？
何缘伏魔及兵众，以降化之即成佛？”

于时，世尊告弥勒曰：“布法高座，如来今当并为十方诸菩萨众，敷演往古性和佛国功勋严净愿行法典。”

弥勒受教，即心念言：“如来何故使我施座，不令阿难、目连等乎？”

文殊师利即知弥勒心之所念，便答弥勒：“当知如来使仁布座，说是法时，非诸声闻、缘觉之等所能受持，纯为菩萨宣是法耳！”

于时，弥勒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为佛设座高四百万里，以无数宝而校成之，天缯綩綖而布其上，座之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佛起升座，三千世界六反震动。

于时，如来告舍利弗：“菩萨有四事法具足所愿。何谓为四？一曰、志性仁和；二曰、愍哀众生；三曰、精进不懈；四曰、一心常安，习善亲友。是为四法具足所愿。”

佛告舍利弗：“菩萨复有一法不失所愿。何谓为一？于是开士，当学追慕阿閦如来宿命本行菩萨道时，志愿出家乐沙门行，世世所生不违本誓，乃能进至得如来号无所从生。是则菩萨第一之利用，舍家故得致十德：一者、无有贪欲放逸之态，二者、常好闲居不习愦闹，三者、常奉佛行舍远小节，四者、弃捐痴冥无益之法，五者、不慕妻子家居恩爱，六者、释置恶趣非法之患，七者、摄取安乐天上善处，八者、未曾违失宿命本德，九者、诸天爱敬常恋侍卫，十者、诸龙神王常拥护之。是为十德。若有菩萨不舍大乘慕度众生，常当追乐出家之业，是为一法不失所愿，随志所好致何佛土，如意辄成严净佛国，是则菩萨第一善利。”

佛告舍利弗：“菩萨复有二事法不舍所愿。何谓为二？一曰、不乐小乘，不学其行，不与从事愿开度之，不说其法用教化人；二曰、常以无上正真之道，劝进众生令成佛法。是为二法，勤心正真等诲不倦，则便逮受十功德福处。何谓为十？一者、摄取佛土无小乘学；二者、纯诸菩萨圣众来会；三者、诸佛世尊常念护之；四者、十方诸佛所见叹誉，称其功德面为说法；五者、发微妙心常修正真；六者、不愿天帝释、梵王，心常精勤志存正道；七者、若生人间作转轮王，主

四天下以道教导；八者、所生之处不违道业，常见诸佛无上正真；九者、诸天人民所见爱敬；十者、受不可计无量功德。是为十处。所以者何？说能化度一佛国众生之类，皆令致得无著果证，不如菩萨弹指之顷，劝化一人发无上正真，何况十处功德妙深，随意所欲在取何国，如愿辄成严净之德！是为二法不违本愿。”

佛告舍利弗：“菩萨复有三法不失所愿，能具功德严净佛土。何谓为三？一曰、尊乐闲居心习靖寂，二曰、常以殷勤谨护禁戒未曾阙漏，三曰、常惠法施无衣食望。是为三法，坚护禁戒行菩萨禁，因此辄逮十无畏：一者、能护戒行入于城邑，若至聚落心无所难；二者、若在众会说法勇猛；三者、入众中饭食不恐；四者、在家讲颂心无所惧；五者、若入精舍亦无所畏；六者、居在圣众不怀怯弱；七者、言谈说事不以恐惧；八者、往奉师父及诸和尚，恭恪不慢无畏所犯；九者、若有所说，常抱慈心心不畏恶；十者、若受衣食、床卧、医药亦无所难。是为十。又加十事乃具严净。何谓为十？一者、不畏恶业，二者、不贪亲族，三者、不求名称，四者、不慕家种，五者、不姤种姓，六者、常知止足，七者、衣食床卧、病瘦医药而知节限，八者、虽在家居叹说道法，九者、诸天往造稽首礼侍，十者、未曾思念非宜之想，心常念佛，欣然专精无衣食意，是乃具足严净佛土。又复十事受德名称。何谓为十？一曰、弃舍众会不慕因缘，二曰、常习宴处不思城邑，三曰、心存禅思无有邪念，四曰、不志多事愦闹之中，五曰、心常念佛无他之思，六曰、不舍身安而为危害，七曰、净修梵行未曾中碍，八曰、以少事故得三昧定，九曰、闻所说义要妙章句识念不失，十曰、如所听经解义归趣能为人说。是为十法。”

佛告舍利弗：“复有四法不失所愿。何谓为四？一曰、菩萨所作言行相应，二曰、弃捐自大，三曰、舍于贪嫉，四曰、见他人安代之悦豫。是为四。又有四事至诚谛教。何谓为四？一曰、所生之处口常清净气优钵香，二曰、言辞辩慧无所阙漏，三曰、诸天世人皆保信之，四曰、不失好声必获佛音。是为四。复有四法所修训诲。何谓为四？一曰、不生三趣无憎恶者，二曰、所学不慕九十六种所见迷惑，三曰、怨家恶友不得其便，四曰、天上世间咸共归礼。是为四。复有四法流布训诲。何谓为四？一曰、不舍布施之心，谷米踊贵因时惠施；二曰、不慕世荣所有财业；三曰、往奉自归禁戒之士；四曰、若有布施不怀贪嫉。是为四。复有四法，可悦他人心知止足。何谓为四？一曰、是众生等是为我所吾当安之；二曰、斯等贪财依怙身力以为无双，菩萨加哀施以所安，当计财业非是我侣，常畏五分侵夺无期；三曰、若多财宝，妻子炽盛眷属丰饶，不以信乐不恋国土，何况他人望于众生！四曰、志未曾求非业钱财行在诸俗。是为四法，菩萨行是不失所愿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复有五法不失所愿。何谓为五？一曰、常乐经法勤求道义；二曰、知无数世所生往反；三曰、以闻经法，如诸佛行成

就功勋；四曰、所从听经每事问义，造立何行具足疾成；五曰、若闻经法寻能奉行。是为五法，不失所愿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复有六法不失所愿。何谓为六？一曰、好喜布施心无悭嫉，以身施与不惜寿命，不爱妻子异女眷属，心无希冀不怀妄想；二曰、菩萨在家若出行学，宁失身命不犯禁戒，谨慎守护常住梵行，兴发众生以戒劝助；三曰、知身假借诸法如幻，坚住忍力逆对不起，设遭毒害刀杖、加刑恶骂、咒咀愁恼之患，未曾起意而有恨心；四曰、奉行精进心无所著，深念非常如救头燃，行止卧觉未曾懈废，设火烧身心不退却；五曰、专心守静寂无他念，入无生寂伏想不起，心如灰灭形如枯朽；六曰、见正从谛灭除邪伪，晓了三界如响如幻，法无常名如水月形，愍哀一切劝诲众生。是为六法如愿辄成，具足功德严净佛国。”

佛告舍利弗：“复有七法不失所愿。何谓为七？一曰、一切所有而以布施，所可施者亦无所获；二曰、奉戒不亏不想所禁；三曰、劝于众生不起法忍；四曰、以精进行不得身心；五曰、成就禅定一心摄念；六曰、具足智慧不怀希望；七曰、常志念佛舍众希望。是为七法，所行具足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复有八法不失所愿。何谓为八？一曰、所宣不说无益之言，二曰、以布施事用为庄严，三曰、其心柔和而无粗犷，四曰、恭敬法师不怀轻慢，五曰、常行谦恪下意顺众，六曰、性行清白而无沾污，七曰、若不持戒知报应事，八曰、不自伤行不毁他人。是为八法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复有九法不失所愿。何谓为九？一曰、常护身行令不亏失，二曰、口言谨慎而无缺漏，三曰、将护其意使无邪想，四曰、弃去贪欲心无所著，五曰、刈除嗔恚心不起恨，六曰、灭愚冥业不为闇昧，七曰、常行至诚而无欺惑，八曰、行慈坚固心不移易，九曰、依善知友未曾舍远。是为九法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复有十法不失所愿。何谓为十？一曰、闻地狱苦心怀恐惧，奉修哀心；二曰、闻畜生苦亦复怖懅，兴随道哀；三曰、闻饿鬼苦亦复畏难，发起大慈；四曰、闻天上安亦复不喜，常兴大哀；五曰、闻于人间谷米踊贵、弊恶加害而兴慈仁；六曰、心自念言加勤精进悉忍众苦，乃使佛土严净无量；七曰、令无三苦众恼之患；八曰、使其佛土丰饶平贱；九曰、人民安和寿命无限；十曰、皆自然生无所名属，至成无上正真之道。是为十法所愿不失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菩萨执华诣如来时，若诣塔寺，当作是念：‘愿使众生心意软净，颜貌和悦，如华软妙形色香洁，见莫不欢爱之欣悦。愿成佛时令我国中，香树妙华周匝普遍，衣被、饮食、杂彩幡盖、金银珍宝皆自然生；其土人民禁戒清净，心意柔软和雅其性，逮深法忍神通无上。’又舍利弗，菩萨所为先人后己，念安一切如父如母，见人得安欣然代喜：‘愿成佛时生我国者，皆令安和无嫉妒疑，恬然入定心

无念思。’又舍利弗，菩萨护口未曾犯失，不可之言不加人物，语常如法非义不出：‘愿成佛时生我国者，言辞柔和无有不可，语声八种出口和雅。’又舍利弗，菩萨戒净身口意善，复劝他人使行己善，令转相教普及一切：‘愿成佛时生我国者，令身口意完净无漏，神通具足在所至凑。’又舍利弗，菩萨所游兴隆道化，常以正真开度男女，未曾讲论小乘之语：‘愿成佛时生我国者，不闻声闻、缘觉之行，转不退轮逮最正觉，令纯淑行流布无极。’又舍利弗，若有菩萨不嫉彼供，不断他养，见人得供代之悦预：‘愿成佛时生我国者，无贪嫉名皆获法利。’又舍利弗，若有菩萨不自称善，不说人短，不讲众僧比丘尼阙，闻见人论有如己犯：‘愿成佛时生我国者，皆令清净不闻罪名。’又舍利弗，若有菩萨慕求经道如渴欲饮，志存正真不好异法：‘愿成佛时生我国者，皆乐经道慕求正法。’又舍利弗，若有菩萨常作音乐歌颂佛德，供养如来若塔形像，以是德本劝助学者：‘愿成佛时，百千伎乐不鼓自鸣，演八法音闻皆欣悦，开发道心悉获正真。’又舍利弗，若有菩萨见众生心放逸驰骋，开视正要使不愦闹：‘愿成佛时生我国者，使无乱志，摄念入定以禅为食，众想寂灭皆至正觉。’”

佛语舍利弗：“假使如来以劫之寿咨嗟佛土，成就功勋不可究尽，而譬喻之，今粗为汝略举之耳！若有闻是菩萨行德，思齐慕及逮志不疑，亦当成其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菩萨复有三法，疾逮正觉，不失所愿如意即得。何谓为三？一曰、所愿特尊与众不共，二曰、所行安谛而不放逸，三曰、如所闻法奉行不惓。是为三。”

舍利弗言：“善哉！至未曾有，如来善训道品备悉，所愿成就严净佛土。”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尔所云，如来作佛积行所致，不以饰辞巧言成道。放逸行者自误入冥，堕四颠倒，没生死河求出难得。若有菩萨闻是经者，愿乐奉行立不放逸，必当成就如上所教。”

于是会中，八万四千菩萨即从坐起，叉手自归，同发声言：“我等世尊，愿皆奉行如佛训教，具足所愿从行得道，除去饰辞放逸之巧，备悉弘誓戒德之要。愿使一切悉行敏诲，以行自严去众秽操。”

时佛欣笑，口中五色光出照于十方，还绕身三匝从顶上入。贤者舍利弗，前白佛言：“何因缘笑？今佛既笑，必当有意。”

佛告舍利弗：“汝宁见此诸族姓子师子吼不？”白言：“已见，世尊。”

佛言：“是族姓子于后来世，竟百千劫皆当成佛，号曰净愿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世尊，国土严净犹如西方安养之国，功勋严净等无有异，其寿命等亦无差别。”又问云：“何其寿命等亦无差别？”佛言：“各寿十劫。”

尔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白佛言：“文

殊师利童真，诸佛所叹咨嗟功德，今当久如成最正觉？”

佛言：“汝自以是问文殊师利？”

寻如佛教，前问文殊师利：“仁尊，久如当成无上正真之道逮最正觉？”

文殊师利答曰：“当作是问，仁为志学无上正真道乎？所以者何？假使吾身学佛道者，当作斯问。吾不求道，当何因成最正觉？”

又问：“仁不以众生求最正觉乎？”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众生不可得故。假使吾得众生处所，当为众生志求佛道。所以然者？无有吾我、人、寿命故，由是之故，身无志求亦无退转。”

又问：“仁不求佛慕佛法乎？”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悉佛法。若使众法无有众漏无受因缘无想，是志佛道，解了若此逮一切法。又如仁问逮立佛法，随仁意答，谁求志者？色志佛道乎？色志本净志佛道乎？其色本无志佛道乎？色自然、色悉空、色恍忽、色本净、色寂然，以此色法志求佛道成正觉乎？”

答曰：“不也。色不志道本净自然以空寂然，诸色法不志求道不成正觉法亦如是。”

文殊师利又问曰：“痛想行识及与识法，志求佛道乎？”

答曰：“不也。”

文殊师利曰：“五阴识法不成正觉。于意云何？其外五阴我、人、寿命，可言有处乎？”

答曰：“不也。”

文殊师利曰：“如是我当分别，以何等法志求佛道成最正觉？”

又问文殊师利：“其阿夷恬新学菩萨，闻是教训将无恐怖乎？所以者何？仁之名号一切导首，为众重任而今造证，为诸菩萨颁宣诸法，不志求道不成正觉。”

文殊师利答曰：“法界不恐，本际不惧，闻佛说法无所畏难。其恐惧者则怀忧戚，无忧戚者则离尘埃，彼则解脱，其以解脱则无所著，以无所著则无复转，以无复转则不复脱。其不脱者彼无从来，以无从来亦不从去，其无从去则无所愿，其无所愿则无志求，其无志求则无退转，以无退转，若不退转便不退转，空无不转无想不愿。斯本际者佛法不转，佛法无作无有边际，佛法无著则无所倚，佛法无行亦无精进，亦无所行无有教令，其诸佛法假有号耳！又计空法无所从生，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又计佛法不离尘劳贪怒痴垢，佛法无染尘劳之行，无有吾我寂无所念，所行无念无尽不起，平等无邪，则诸佛法亦无非法。所以者何？无处所故，无可行者，是曰佛法。若有新学菩萨闻是说者，若恐怖者疾成正觉，若不恐怖不成正觉。”

又问文殊：“为谁说是？”

文殊曰：“其恐怖者乃有妄想，以有妄想，心自念言：‘我身当得

成最正觉。’缘是之故便起道意志存正觉。于意云何？从来未曾有觉成空不？”

答曰：“无也。”

文殊又曰：“世尊不云一切诸法等如虚空？”

答曰：“有是。”

文殊又曰：“道犹虚空等亦本无，虚空如道，道如虚空，空之与道则无有二不可分别。其解斯等，则无所知亦不无慧。”

文殊师利说是语时，四千比丘漏尽意解，十二垓众得法眼净，九万六千人从古以来未发道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四万二千人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卷下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复问文殊师利：“发意久如应发道心？”

文殊答曰：“止！族姓子，勿怀妄想，一切诸法皆无所生。假使有说‘我发道心’、‘吾当行道’堕大邪见。所以者何？今观察心，都永不见心发道意，亦复不观彼发道心者也。吾亦不见道心所存，吾由是故不发道心。”

又问：“仁者，以无所见，今何以故宣此章句？”

文殊答曰：“无所见者乃为等教，无所见趣，名是章句平等言辞。”

又问：“何故言曰趣平等乎？”

文殊答曰：“如族姓子所言等者，无若干故。其平等者彼无行法，于其平等无有譬喻，不见诸法是乃平等。若宣斯训则宣一业，若寂然业无有尘劳，不为嗔恨而说经法，不有断灭、不计有常，不起不灭，不有吾我亦无所受，不举不下不高不卑；虽有所说，无有妄想亦无思求。若族姓子，有晓此法而奉行者，乃曰平等。又有菩萨广入于法，不见若干，亦复非一乃曰平等。其平等者则无偏党，其无偏党是甚清净。”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文殊师利所说巍巍乃如是乎！发道心以来为几何耶？众会思渴愿乐欲闻。”

佛言：“族姓子，文殊师利在深妙忍，所入深忍不逮得道，亦不得佛复不得心，以无所得故不说之，久如发心为发道意，唯佛今当为汝解说本初发心。乃往过去七千阿僧祇江河沙劫，乃尔世时有佛，号雷音响如来至真等正觉，乃在东方，去此七十二垓佛土世界名曰快成，其佛土在彼颁宣道教，弟子声闻八十四亿百千垓众，诸菩萨等复倍是数。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安拔号为法王，治以文法王四天下，王有七宝。圣王尔时往诣雷音响如来所，供养尽意八万四千岁随其所安。王心念言：‘我已积功德行难量，不用斯心，宁以德本并修劝助。’复更思惟：‘以德劝助当求何劝？天帝、梵王号、转轮圣王、声

闻、缘觉耶？’适发是意，上虚空中演大音声：‘大王，如是莫兴贱意，当发无上正真道心！’王闻是言即时大悦，王弘慈心不转道意。所以者何？用其天人开示意之故，知我心念。时，安拔王与大众俱九十六亿垓人，往诣雷音响如来稽首足下，右绕七匝退住一面，以偈叹曰：

“欲问殊胜法， 以奇雅答我，
　云何人在世， 而致最超异？
　以普俱供养， 自归于世护，
　用无所著心， 永无所劝助。
　世尊察知之， 吾独寂发心：
‘以兴广供养， 云何劝助之？
　志天帝梵王， 为四方之王，
　若求于声闻， 当慕缘觉乘？’
　我适发是念， 空中宣洪音：
‘仁者慎莫得， 劝助下劣心。
　当为一切故， 兴发微妙心，
　开显大道意， 饶益于世间！’
　今欲问于佛， 在诸法自由，
　云何起发心， 不失于道意？
　唯说斯义趣， 何因逮是处？
　如我所像人， 而发菩提心，
　天中尊愿说， 宣上妙章句。”

“大王且听之， 当宣以渐训！
　愍哀于众生， 乐住于法本，
　如所誓志愿， 转得成所趣。
　吾亦往宿世， 因发起道心，
　愍哀于众生， 而兴斯誓愿。
　如本所志愿， 亦若心所念，
　逮无动佛道， 在世寂上圣。
　大王当强志， 造立极上心，
　若修诸正行， 仁亦当成佛。”

　以闻是言教， 王意便欣然，
　在一切普世， 颁宣师子吼：
“假使于本际， 不知生死元，
　为一一人行， 如若干众生。
　今发于道心， 在一切世间，
　普请于众生， 令不堕贫匮。

从今日以往，假使生欲心，
辄当欺诸佛，现在十方圣。
若生嗔恨厌，嫉妒及贪苦，
未曾犯不可，至成人中尊。
常当修梵行，弃欲舍秽恶，
当学于诸佛，戒禁调和性。
不以斯四色，疾成佛正觉，
用心切之故，当行于本际。
常严净佛土，无限不可议，
当宣传名称，通彻于十方。
唯圣见授慧，成佛人中上，
令其心清净，永无众犹豫。
常修治身行，口言亦如是，
亦当净心念，不犯众瑕疵。
假使我成佛，在世人中尊，
以是正真言，地当六反动。
设我言至诚，真正不虚诈，
由是见证明，虚空宣伎乐。
若实不谀谄，无贪嫉不厌，
以是诚信故，雨清净意花。”

适宣斯言已，至诚言无异，
十方亿万国，则六反震动；
于上虚空中，有巨亿音乐；
天雨杂意华，积地四丈九。
其王以学是，二十亿众人，
口宣柔和音，必成佛上道。
二十亿众等，一切建佛道，
见王发大道，亦效学洪业。

佛语师子步雷音菩萨：“欲知尔时安拔王乎？”

答曰：“不及也。”

佛言：“则今文殊师利身是也。发道心已来，如七千阿僧祇江河沙劫佛土满中尘；逮无所从生法忍已，过六十四江河沙劫。于彼世等则具十住，成就十力，普备一切诸佛道地辨诸佛法，从初以来未曾一反生心而有发意也，皆以逮致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我亦不念言当云何成最正觉。其二十亿人，在往古雷音响如来所发道心者，悉已逮致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已转法轮，为诸众生兴立佛事，灭度去已；悉是文殊师利之所劝发，皆悉供养勤修众行，六度无极，普以执持传宣正法，于今现在适有一佛说法未灭度耳！下方界分，去是四十

四江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地底，其佛号持地如来至真等正觉，今现在说法，与无央数诸声闻俱，其寿无限。”佛说是往古喻时，七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于是师子步雷音菩萨，问文殊师利：“仁者在往古佛，具一切法如来十力，已备十地，用何等故不成正觉？”

文殊师利答曰：“不以往古过去诸佛一切诸法成最正觉。所以然者？此言得道则为不得，亦无所逮。”

又问：“云何具足佛法？”

答曰：“具本无故。”

又问：“云何具足本无？”

答曰：“备悉虚空乃具本无，晓了虚空及诸佛法本无之义，等无有二不可分别。”

又问：“云何以具一切诸法？”

答曰：“具足五阴，乃能具三界一切，普备十方诸佛之法。”

又问：“云何具足诸色？”

答曰：“仁等见色，色有常乎？若无常耶？”

答曰：“不也。”

曰：“诸法有常、若无常乎？又彼五阴有增、有减耶？”

答曰：“不也。”

文殊师利曰：“是故族姓子，若于诸法不增不减，故曰具足。”

曰：“何以具足？”

答曰：“备诸法慧不所解，亦如如慧不转，尔乃不知诸妄想处，以无妄想不造具损，其不具损乃曰平等。是故族姓子，等见诸色尔乃等见一切诸法，痛想行识亦复如是等无有异。”

于是师子步雷音菩萨，问文殊师利：“又察仁者逮得法忍以来，久远悬绝迥邈巍巍，如是不一发心‘吾当得道’，仁者云何劝化众生使发道心？”

答曰：“吾不劝众生令发道心？”

又问：“何故？”

答曰：“众生不实，众生寂寞所在颠倒，故劝化之令发道心。假使众生不处颠倒，则无有道，何所发乎？吾以是故，不劝众生使发道心，亦不化之令悉求道。所以然者？无所想者乃曰平等，其平等义无所志求亦不退转，是故名曰无所归趣、无所从来。当观生死，所谓平等斯章句空，空无志求。又族姓子，向者所问逮得法忍以来，久远悬绝迥邈巍巍，如是不一发心‘吾当得佛’？卿宁见心，以何等心得成佛道？”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心者无形，不可睹见。”

“道亦复然，亦无形色复不可见。所以道者？假有号耳！所曰言心及与佛道是悉假托。是故，族姓子，吾宣斯辞，不一发心‘吾当得佛’。其无发心无所生亦无所毁，以无所生无所毁者，乃名曰逮。”

又问："何所是时曰约时，乃曰为时耶？"

答曰："族姓子，所云时者畅平等觉，所可觉者不增不损，永不起想亦无所灭，尔乃名曰随其等时，其不妄想本无本，是则名曰随等时也。若逮正见，等于平等达于诸法，都无所获则不造计，若干种品一无所念，尔乃名曰随等时也。若身证明一切诸法，诸所相者皆为法相，晓了如是故有心著；若无有相则无所倚，尔乃名曰等随时矣！"

又问："何谓为逮？"

文殊师利答曰："无所行也，谓名所迹故曰为逮。而于三界悉无所行，假有斯辞其得尘劳则不能逮。所以然者？意无所存斯法无言，以是之故不可逮得。又族姓子，无所得者乃曰为逮，其无所言则不逮法便无所住，若不得法乃曰为逮。"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唯如来说，文殊师利成佛道时国土何类？"

佛告之曰："汝以是语问于文殊师利？"

即受佛教问文殊师利曰："仁成佛时国土何类？"

文殊师利答曰："族姓子，若仁好乐佛道者，当问成佛国土何类？"

又问文殊师利："仁者，不乐佛国土乎？"

答曰："不也。"

又问："何故？"

答曰："其有所乐则为乐欲，其乐欲者则有恩爱，其恩爱者则有所受，若有所受则有苦患，其苦患者则无有护，是故吾身不成正觉。所以者何？无所得故，若不得道是故无乐。又如向者仁之所言，国土何类说其本末？吾不堪任自亏其身。所以者何？若有菩萨用叹己故，便自亏灭佛及国土功勋严净面见如来无极法藏。"

时佛告曰："文殊师利，宜用时说成己佛土功勋严净，以何志愿如来听之。或有从仁闻说所愿，诸余菩萨缘是发意具足斯业。"

文殊师利答曰："唯然！不敢违教。"即从坐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白佛："唯承圣旨今当宣之！若族姓子及族姓女，求佛道者且共听之，闻已具得行是所愿。"应时十方各如江河沙诸佛国土六反震动。

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之本愿如佛所言，从如七千阿僧祇江河沙劫行菩萨业，不成道场不致正觉，道眼彻视光睹十方悉见诸佛，普劝化一切众生悉成佛道，吾心坚住咸开化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而劝助之，皆是吾身之所劝化。唯然，大圣，今观十方以无挂碍清净明眼所见，诸佛皆以劝助建立无上正真之道，斯等皆办，乃吾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也。虽有是言故尔续立不成正觉，假使所愿若具足者乃成佛耳！"

时，彼众会诸菩萨等各心念言："文殊师利前后所见诸佛世尊为几何？"

于时，佛即知诸菩萨众心之所念，告师子步雷音菩萨曰：“犹如，族姓子，有一丈夫出现于世，取是三千大千佛土满其中尘取破碎之，一一诸尘各各碎之，各如一佛国满中诸尘。族姓子，所趣云何？岂宁有人知是尘数多少者不？”

答曰：“无能知者，天中之天。”

佛言：“假使族姓子，悉能晓了知是尘数佛国多少，不足言也。文殊师利明眼所睹，十方佛土所见，过是尘数之国，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巨亿万倍、兆载劫数不可限，无量无边，所愿如是不成正觉。正使佛国如江河沙，周匝十方满中佛树，一一树下有坐菩萨，须臾一时皆成无上正觉之道，逮最正觉，临灭度时，不须佛树道场起焉普为一切。复过十方不可计量诸佛国土，化于众生说法使度，所愿巍巍致此佛国乃成佛道，使其国中无有声闻、缘觉之名，纯诸菩萨灭除疲厌嗔恨之难，净修梵行周遍佛土，悉复不闻女人之名，使诸菩萨皆得化生，身被法服跏趺而坐，佛国严净纯诸菩萨，炽盛巍巍除小乘法。”

于是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成佛之时所号云何？”

佛言：“名曰普现如来至真等正觉。所以号曰普现者何？其佛功德普现十方无限国土，其有得见普现如来，若睹光明皆当得剃逮成无上正真之道。于今若佛灭度之后，得闻将来普现佛名，亦当得决，然后成无上正真之道，除入灭志得道迹者。”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所誓愿得成佛时生我国者，令无饥渴饮食之想，众味馔具自然满钵在于右掌，适在掌中心则发念：‘不先供养十方诸佛、声闻、缘觉及诸贫匮、危厄乞丐、下劣众生，先自食者则为不宜！先饱一切然后乃食。’寻如所念神通备足，在所至凑无有挂碍，行疾如风，所念即到十方供养诸佛、下遍众生，宝衣法服俱亦复然。先供养诸佛，次及所尊、穷贱下劣皆先使安，无有八难众苦恼患，语则可意不闻恶言，学无禁戒是非之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其生我国皆同一伦。”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尔时彼土无名号字？”

佛言：“如本誓愿所志具足，世界名曰离尘垢心。”

复白佛言：“在于何方？”

佛言：“在于南方，去是忍界极在其边，众妙宝摩尼明珠合成佛土，十方一切未曾见闻，奇珍众宝流布遍现，未曾朽败而有减损。菩萨所作欲令其地化成众宝，如念即成在作何宝。众妙香华所欲备有，亦无日月明、冥昼夜。若菩萨身光所照随意，唯华开合别昼异夜，无有寒暑老病死事，唯行菩萨便成正觉。若生他方亦无异业，天上世间悉行菩萨，临命终没皆成正觉，无有终没，无中灭度。虚空之中不见伎乐悲和之音，自然而作其音，不宣爱欲之辞，恒出佛法六度无极菩萨箧藏经法之音，随意所好闻经法音，如念即解皆发正觉。见佛疑灭，闻经解达。于时会中有无央数诸菩萨众，同时举声謦扬大音，佛

闻是号适得其宜，名曰普现无违道教。若有众生闻普现名，乃获快利无极之庆，况生其国得见普现，值遇神化法则其行！若有闻是所说决者，则为见佛，闻经入心藏之不忘。但逮得闻文殊师利成佛名德，巍巍乃尔，何况目见！”

时，佛告是诸菩萨曰：“若有得闻百千亿佛名号功称，利益众生开化度人，不如文殊师利一一劫中化导众生永安无患，何况得遇普现如来，其庆无喻诚如所云！”

于是众会，闻佛赞是诸菩萨言，应时座中诸天神王，及世间人各万亿垓，俱时稽首礼文殊师利，同发声言：“今自归命普现如来！”自归适讫，便有八万四千垓众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余无量人积众德本立不退转。

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今我愿是诸不可计无量佛土，功勋严净目之所睹，由从所愿瑞应处所，皆使合并成一佛土。不计声闻、缘觉，严净五浊恶世发意之顷。正使我身江河沙劫称叹诸国功勋严净，无有限量不得其底；我所誓愿复过越彼，无能究竟证明我者，独佛缕练明知我耳！”

佛言：“善哉！诚如仁言。如来通慧三达无碍，真尔真尔等无有异。”

尔时，会中诸菩萨众又心念言：“如佛咨嗟文殊师利成佛国时功勋严净，何如西方安养世界无量寿佛严净等不？”

时佛即知诸菩萨心，便告师子步雷音菩萨：“欲知西方安养世界无量寿佛功勋严净，比于文殊师利，难以喻哉！假譬言之，如取一毛破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水一渧，无量寿佛如一分毛水一渧耳！文殊师利成佛汪洋如海，巍巍荡荡不可思议。”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曾颇有余方如来国土严净如是者不？”

佛言：“有！东方去是百亿江河沙界，名曰超立愿，其佛号名普照常明德海王如来至真等正觉，与诸菩萨眷属围绕而说法经，兴演以来江河沙劫。其佛寿命亦无有限，比普现国严净正等。有四菩萨被弘誓铠得不可议。”

又白佛言：“唯愿加哀宣布未闻，具说普照常明德海王如来其土严净。又四菩萨名号何等，在于何方游何佛土，净德普备能具斯处？”

佛言：“第一菩萨名曰光英，游于东方无忧首如来佛土。第二菩萨名曰慧上，在于南方慧王如来佛土。第三菩萨名曰寂根，在于西方智积如来佛土。第四菩萨名曰意愿，在于北方钩锁如来佛土。”

于时，世尊即如其像三昧正受，其三昧名悉现严净，应时见东方普照常明德海王如来佛土，及诸菩萨功勋严净，自昔以来所希见闻。譬如掌中视宝珠耳，如普现佛国土无异。众会睹之莫不欣喜：“诚如世尊所言，无有异也。”

世尊即便告诸菩萨：“当如文殊师利所行为法。”

诸菩萨众同发声曰：“唯然，受教，当学文殊师利本发心行，成就严净不敢懈废。”

于时，世尊寻便欣笑光从口出，五色晃昱，普照十方掩覆日月，绕身三匝还从顶入。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长跪叉手前问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意，是何因缘愿佛说之？”

佛言：“弥勒，向佛说法现三昧力，皆见东方普照佛国，具足备悉严净功德，众会欣悦誓愿志学，今现八万四千菩萨咸共发心成严净国，复有菩萨八万四千十六正士发仁慈心，性弱和雅所愿具足，斯等如是当逮文殊师利。其余菩萨不能若斯，虽尔缘是功德福，疾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国土成就不及文殊师利严净之德。”

佛言：“弥勒，若有菩萨心性至真，口宣誓愿不犯本心，亦当具足如文殊师利身。其心怯弱而有信乐，缘是口勇宣辞誓愿，转得超越六十万亿垓劫终始之难，六度无极则以具足。”

时，四菩萨各从其方化作重阁众宝校络，各从诸天无数百千，雨众天华鼓众音乐，神足威变地为动震，四面俱进来趣世尊，光照众会见莫不欣。

弥勒长跪而白佛言：“今地大动天华纷纷，重阁晃曜四方来臻，鼓乐弦歌天香苾芬，此何瑞应？谁之威神？”

佛言：“弥勒，是四菩萨即来见佛，用自神力感动众会，故现此瑞劝化于法。”

时四菩萨即进诣佛，稽首礼足绕佛三匝，佛命使坐退而就榻。时佛宣告诸会菩萨：“此四正士多所劝发，兴建誓愿不可称计。设族姓子，谦敬渴仰于此正士，因问法义疑网永止，行菩萨业灭除终始，必逮无上正真之道，超二十亿劫周旋之恼，普具诸法六度无极。若有女人闻是正士名号之称，速转女身疾解正觉。”

尔时，世尊敛复威神，一切众会还自如故，彼佛国土忽然不现。

于是文殊师利前白佛言：“唯然，世尊，一切诸法犹若如幻！幻师所作适起寻灭，诸法展转亦复如是。其不起灭乃曰平等，平等学者必逮正觉，逮正觉已度脱一切。”

慧上菩萨问文殊师利曰：“菩萨何行而成正觉？”

文殊师利答曰：“无逮无失是曰正觉。”

慧上又问：“宁可复得不可逮乎？亦复无乎？若不逮有，则无有众不可逮众。”

文殊师利答曰：“亦不可逮，亦复不无。所以不逮？是诸法过悉无所生，初无所有，非方当有不怀无得。”

文殊师利又复问慧上曰：“何所一业敷演经法？”

于是慧上答曰：“其无所生亦无所坏，不造异住，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光英菩萨曰：“其无来无往，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寂根菩萨曰："其无所得亦无所等，亦不造证，亦不寂然，亦无淡怕，无去来今，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意愿菩萨曰："其不妄想佛法圣众，不念菩萨，无国土想，无地狱念，不断章句，不倚有常，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弥勒菩萨曰："不见五阴衰入诸种，不视不盲无妄想法，不畅入法不积不舍，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师子步雷音菩萨曰："其于乱法而无所乱，不造若干是凡夫法。斯习学法此诸佛法，不怀妄想不受一法，其业寂寞，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爱见菩萨曰："其逮本无不想今无，斯深妙法悉无妄想，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无碍辩菩萨曰："诸法皆尽究竟尽者，乃曰无尽。演一切法不可尽者，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善心念菩萨曰："其于诸念而无所思，若有所入亦不无心，不得不失，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觉离尘菩萨曰："于诸尘法而无所染亦无不染，不著不忧，不忘不念，不作无不作，不取不舍，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海底菩萨曰："其志如海永难得底，深入法要不见妄想，如所应行而颁宣法不我无彼，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十上月童真菩萨曰："普等众生若如月满，心不见等无所等，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消诸忧冥菩萨曰："其能休息一切忧疮不忧不戚，以能割除众愦诸本。何所是本？吾我之本。其有等住于吾我行而说法者，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钩锁菩萨曰："若说于法，其不倚著欲界、色界及无色界，不著声闻、缘觉之法，不慕佛道，是曰不业敷演经法。"

普现菩萨曰："等宣诸法等于空无，不念于空不得平等，所说如是，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三品净菩萨曰："其讲说法净三品场。何谓三场？不得吾我，不想法会，不倚诸法，是曰三场清净之业宣布法训。如斯说者，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在所吉菩萨曰："知一切法归于平等，若晓了斯，而为分别不宣文字，以无所宣一切诸法，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深行菩萨曰："若有睹见一切诸法，亦无所见，若讲如是言辞，是曰一业敷演经法。"

如是要言，一切菩萨各言其志，说是一业经典法时，七千亿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八十万四千垓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七千比丘漏尽意解，九十六载诸天世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

于是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文殊师利成普现佛时，诸菩萨能有几所？其寿久如？何时成佛？"

佛言："卿自以是问于文殊师利？"

即如佛教，问文殊师利曰："仁当久如成最正觉？"

文殊师利答曰："虚空有形乃成正觉！假使幻人成佛道者，我身尔乃无著漏尽成最正觉！若呼有形，而响有影，月能昼明，日而夜照，尔乃我身成最正觉！志求道者，乃当问之成佛之期。"

又问："仁者为不志求道？"

答曰："不也。"

曰："何以故？"

答曰："道是文殊，文殊是道。所以者何？假有号耳！文殊及道其名寂寞，了无解空空则曰道。"

佛告师子步雷音菩萨言："宁曾见闻无量寿佛国中菩萨、声闻众不？"

答曰："唯然，亦见亦闻。"

佛言："为多少乎？"

答曰："不可思议，不能称限。"

佛言："普现佛国菩萨之数，喻如积尘满十方界，无量寿佛菩萨、声闻比数多少如一尘耳！又普现佛寿命无限，取譬言之，破碎十方三千世界皆使作尘，布散此尘过千佛国乃著一尘，周匝十方而尽其尘，于族姓子宁能计知此尘数不？"

答曰："无能限焉！"

佛言："普现如来以劫之寿当一尘耳！计尘之喻尚不足言，欲知其要如虚空无边，年寿劫数无以比焉！"

于时，弥勒菩萨前白佛言："假使有人学于大乘，为是大智无极之慧，当忍勤苦无央数劫，自归普现行菩萨法，如斯大道不当懈废。"

佛言："如是，弥勒，诚如所云。谁有闻是无极大慧，不发道意爱乐之乎？唯有懈废小节之类，不解正真不乐之耳！"

佛说是时，十千众人发大道心。

尔时，世尊告师子步雷音菩萨言："今叹文殊师利自昔所行本心志愿，度佛无量菩萨无数，道慧高德不可思议，周匝十方诸得道者不能究尽。"

为作譬喻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假使有人立弘誓愿无极之行，当如文殊师利志愿等不？忍勤苦行，于无数劫而无懈厌，不发劳想？"

佛言："族姓子，意趣云何？虚空宁念'我行昼夜、日月时节、年限劫数'不？"

答曰："不也。"

曰："如是，族姓子，晓了诸法亦如虚空。虚空寂定，不念昼夜日月时节、年限劫数也。所以者何？空无念思，岂有劳想？过江河沙劫亦无增损，不衰不盛，不坏不毁，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去不

来。所以然者？虚空与有假有号耳！文殊师利名号如是，其能晓了如虚空者，悉知诸法一切无辞皆无所有，便无恐怖不以为劳！文殊师利成佛久远乃尔志同，文殊师利等亦如是。”

于时，海底菩萨谓文殊师利：“所被弘誓不可比喻，若有学者当云何进？”

文殊师利答曰：“若有学我弘誓铠者，志存誓愿若如幻化，则无所有亦无所为。”

佛说是经时，四大天王、天帝释、梵天王，及余尊大神妙诸天，佥然同音，俱共叹曰：“唯然，世尊，其闻是经，为得善利无极之庆，何况受持讽诵学者！我当受持讽诵修学，广为人说普令流布，将护行者使法久存。”

于时，师子步雷音菩萨前白佛言：“唯然，世尊，若有受持讽诵斯经得何福庆？若有闻者，即便发心追慕志学文殊师利竟则复云何乎？”

佛言：“若有菩萨学是法者，犹如如来已无挂碍。若于将来最后末世，则以七宝积满十方诸佛之国，则贡上佛供养一切，等心众生历劫不废，又兼法施备具六德，此之功德又不足计！不如闻是严净经法，发心慕学文殊师利，模式讽诵经行七步之内，德过于彼巨亿万倍，无以为喻不可称计。”

时，弥勒菩萨前白佛言：“是经所名？云何奉持？”

佛语弥勒：“斯经典者，号曰《娱乐所愿殊特》，当奉持之。又名《文殊师利佛土功勋严净》，亦复名曰《其发道心志怀悦豫》，当坚持之。”

尔时，十方诸来菩萨，皆散天华供养是法，咨嗟文殊师利无量之德，法泽普润弘覆三界，开心受者皆逮正觉，前礼佛足绕佛三匝，忽然不现各还本国。佛说是时，化江河沙诸菩萨等立不退转，信是菩萨具成德本。

于是文殊师利有三昧，名光普照辞训如幻，以斯定意而行正受。适三昧已，一切众会皆见文殊师利，普在十方不可称计诸佛之国，各各佛前文殊师利住立，咨嗟己国严净之德。众会见已叹未曾有：“文殊师利所愿无尽，道德巍巍超绝无比，乃使其身遍显十方，端坐在此而不转移，威神功德堂堂不訾。”

佛说如是，诸菩萨众，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诸天、龙、神、阿须伦、世间人，皆大欢喜，稽首佛足，作礼而去。

佛说胞胎经一卷

佛说胞胎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于时贤者难陀宴坐思惟即起诣佛，及五百比丘俱共诣佛所，稽首足下住坐一面。佛告难陀及诸比丘："当为汝说经，初语亦善，中语亦善，竟语亦善，分别其义，微妙具足净修梵行。当为汝说，人遇母生受胞胎时。谛听！善思念之。"

"唯然，世尊。"贤者难陀受教而听。

佛告难陀："何故母不受胎？于是父母起尘染心，因缘合会，母有佳善心志于存乐，神来者至前，母有所失精，或父有所失、母无所失，或父清净、母不清洁，或母洁净、父不洁净，或母尔时藏所究竟，即不受胎。如是究竟，或有成寒，或时声近有灭其精，或有满，或如药，或如果中央，或如荜茇中子，或如生果子，或如鸟目，或如懿沙目，或如舍竭目，或如祝伽目，或如眼瞳子，或如树叶，或合聚如垢，于是或深，或上深，或无器胎，或近音声，或坚核如珠，或为虫所食，或近左，或近右，或大清，或卒暴，或不调均当左反右，或如水瓶，或如果子，或如[花-化＋狼]藨，或有众瑕，或诸寒俱，或有热多，或父母贵、来神卑贱，或来神贵、父母卑贱，是故不相过生。等行等志，俱贵俱贱，心同不异则入母胎。何故母不受胎？无前诸杂错事、不和调事，等意同行，俱贵俱贱，宿命因缘当应生子。来神应遇父母而当为子，于时精神或怀二心所念各异，如是之事则不和合不得入胎。"

佛告阿难："云何得入处母胞胎？其薄福者则自生念：'有水冷风于今天雨，有大众来欲捶害我，我当走入大[卄/積]草下，或入叶[卄/積]诸草众聚，或入溪涧深谷，或登高峻，无能得我，得脱冷风及大雨、大众，于是入屋。'福厚得势心自念言：'今有冷风而天大雨及诸大众，我当入屋上大讲堂，当在平阁升于床榻。'"

佛语阿难："神入母胎所念若干各异不同。"

佛语阿难："神入彼胎则便成藏。其成胎者，父母不净精亦不离，父母不净又假依倚，因缘和合而受胞胎，以故非是父母不离父母。譬如，阿难，酪瓶如器盛酪以乳著中，因缘盛酪或为生酥，假使独尔不成为酥，不从酪出酥亦不离酪，因缘和合乃得为酥。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净成身，亦不离父母成身，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

佛告阿难："譬如生草菜因之生虫，虫不从草菜出，亦不离草菜依生草菜，以为因缘和合生虫，缘是之中虫蠡自然。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净，不离父母不净成身，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譬如，阿难，因小麦出虫，虫不出小麦，亦不离小麦，因小麦为缘而得生虫，

因是和合自然生虫。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净，不离父母不净成身，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得立诸根及与四大。譬如，阿难，因波达果而生虫，虫不从波达果出，亦不离波达果，因波达果为缘自然得生。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净，不离父母不净成身，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得立诸根及与四大。譬如，阿难，因酪生虫，虫不从酪出，亦不离酪，以酪为缘自然生虫。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净，不离父母不净成身，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得立诸根及与四大，因父母缘则立地种谓诸坚者、软湿水种、热暖火种、气息风种。假使，阿难，因父母故成胞胎者而为地种，水种令烂，譬如麨中及若肌肤得对便烂。假使因父母成胞胎，便为水种不为地种，用薄如湿故也，譬如油及水。又阿难，水种依地种不烂坏也，地种依水种而无所著。假使，阿难，父母因缘成胞胎者，地种则为水种，火种不得依也，则坏枯腐。譬如夏五月盛暑时，肉中因火种，尘垢秽臭烂坏则就臭腐。如是，阿难，假使因父母胎成地种者，及水种者，其于火种不腐坏败而没尽也。假使，阿难，因父母胎成地种及水种者，当成火种无有风种，风种不立不得长大则不成就。又阿难，神处于内，缘其罪福得成四大，地水火风究竟摄持，水种分别，火种因号，风种则得长大因而成就。”

佛告阿难：“譬如莲藕生于池中，清净具足，花合未开，风吹开花令其长大而得成就。如是，阿难，神处于内，因其罪福得成四大，成就地种，摄持水种，分别火种，因号风种而得长大，稍稍成就，非是父母胞胎之缘。人神遇生也，非父母福，亦非父体，亦非母体，因缘得合也。非空因缘，亦非众缘，亦非他缘，又有俱施同其志愿，而得合会成胚里胞胎。譬如，阿难，五谷草木之种，完具不腐不虫，耕覆摩地，肥地下种生茂好。于阿难意云何？其种独立因地水号，成其根茎枝叶花实？”

阿难白佛：“不也，天中天。”

佛言：“如是，阿难，不从父母构精如成胞里，不独父母遗体，亦不自空因缘也。有因缘合成，四大等合因缘等现，得佛胞里而为胚胎。譬如，阿难，有目明眼之人，若摩尼珠阳燧向日盛明，正中之时以燥牛粪，若艾若布，寻时出火则成光焰。计彼火者不从日出，不从摩尼珠，阳燧艾生亦不离彼。又阿难，因缘合会因缘俱至，等不增减而火得生。胚胎如是，不从父母不离父母，又缘父母不净之精，得成胞里因此成色、痛痒、思想、生死之识因得号字，缘是得名由本成色，以此之故号之名色。又阿难，所从缘起，吾不称叹往返终始。”

佛告阿难：“譬如少所疮病臭处非人所乐，岂况多乎？少所穿漏瑕秽，何况多乎？如是，阿难，少所周旋在于终始，非吾所叹，何况久长？所以者何？所有终没周旋诸患，甚为勤苦，谁当乐乎？欣悦臭处，入母胚胎耶？”

佛告阿难：“彼始七时受母胎里，云何自然而得成胎？始卧未成

就时，其胎自然亦复如是，七日处彼停住而不增减，转稍而热，转向坚固则立地种，其软湿者则为水种，其中暖者则为火种，关通其中则为风种。

“第二七日有风名展转，而徐起吹之，向在左胁或在右胁，而向其身聚为胞里，犹如酪上肥，其精转坚亦复如是。彼于七日转化如熟，其中坚者则立地种，其软湿者则为水种，其熅燸者则为火种，间关其间则为风种。”

佛告阿难：“第三七日其胎之内于母腹中，有风名声门，而起吹之，令其胎里转就凝坚。凝坚何类？如指著息疮息肉坏，精变如是。住中七日转化成熟，彼其坚者则为地种，软湿者则为水种，其熅燸者则为火种，间关其内则为风种。”

佛告阿难：“第四七日，其胎之内母藏起风名曰饮食，起吹胎里令其转坚。其坚何类？譬如含血之类有子，名曰不注，其坚如是。住彼七日转化成熟，彼其坚者则为地种，软湿则为水种，熅燸则为火种，间关其内则为风种。”

佛告阿难：“第五七日，其胎之内于母腹中藏，次有风起名曰导御，吹其坚精变为体形，成五处应瑞，两膑、两肩、一头。譬如春时天降于雨，雨从空中堕长养树叶枝，其胎如是，其母藏内化成五应，两膑、两肩及其头。”

佛告阿难：“第六七日，其胎在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为水，吹其胎里令其身变化，成四应瑞，两膝处、两肘处。”

佛告阿难：“第七七日，其胎里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回转，吹之令变更成四应瑞，两手曼、两臂曼。稍稍自长柔濡软弱，譬如聚沫干燥时，其胚里内四应如是，两手、两足诸曼现处。”

佛告阿难：“第八七日，其胎里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退转，吹其胎里现二十应处，十足指处、十手指处。譬如天雨从空中堕，流澍觚枝使转茂盛；时胚胎内于腹藏起二十脔，足十指处、手十指处。”

佛告阿难：“第九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风起吹变九孔，两眼、两耳、两鼻孔、口处，及下两孔。”

佛告阿难：“第十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风起名曰痤短，吹其胎里急病暴卒，而甚坚强在中七日。其夜七日自然风起名曰普门，整理其体，犹如坚强具足音声。”

佛告阿难：“第十一七日，胞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理坏，吹其胎里整理其形安正诸散，令母驰走不安，烦躁扰动举动柔迟，好笑喜语戏笑歌舞，风起泪出。如是如坐母胞胎，成时喜申手脚。其胎转向，成时诸散合立。有风名柱转，趣头顶散其顶上令其倒转。譬如锻师排囊吹从上转之，如是，阿难，其柱转风上至其项，于项上散转复往反。其风在项上旋，开其咽口及身中脐，诸曼之指令其穿漏，其侵转令成就。”

佛告阿难："第十二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肤面，吹其胎里令成肠胃左右之形。譬如莲华根著地，其肠成就，依倚于身亦复如是，为十八空经缕沟坑。于其七日自然化风名曰弃毛，吹生其舌及开其眼，成身百节令具足成就，不减依倚生万一千节。"

佛告阿难："第十三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觉身体羸又觉饥渴，母所食饮入儿体中。儿在胎中，母所食饮，儿因母大长养身。"

佛告阿难："第十四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有风名曰经缕门，吹其精体生九万筋。二万二千五百在身前，二万二千五百在背，二万二千五百在左胁，二万二千五百在右胁。"

佛告阿难："第十五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红莲花，名曰波昙，吹其儿体令安二十脉。五脉引在身前，五脉引在背，五脉引在左胁，五脉引在右胁。其脉之中，有无央数不可称计若干种色，各各有名现目，次名力势，又名住立，又名坚强。又一种色，或有青色、白色，白色为赤，赤色为白，或有白色为黄，或缥变色、酥色、酪油色。生热杂错，熟热杂错。其二十脉，一一有四十眷属，合八百脉。二百在身前，二百在背，二百在左，二百在右，二百二力二尊二力势。"

佛语阿难："其八百脉，一一之脉有万眷属，合为八万脉。二万在胸腹，二万在背，二万在左，二万在右。其八万脉，有无数空不可计。有一空，次二、次三至于七。譬如莲华茎多有众孔，次第生一孔、二孔、三孔至于七孔。如是，阿难，其八万脉亦复如是，有无数根空不可称计，有一次、二次、三至于七。"

佛告阿难："其诸脉与毛孔转相依因。"

佛告阿难："第十六七日，其胞里内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无量，吹其儿体，正其骨节，各安其处，开通两目、两耳、鼻孔、口门及其项颈，周匝定心令其食饮流通无碍。有所立处诸孔流出流入，逆顺随体令不差错，设使具足无所拘滞。譬如陶家作瓦器师，若其弟子和泥调好，以作坏形捶拍令正，补治上下令不缺漏安著其处。如是，阿难，罪福因缘自然有风，变其形体，开其眼睛、耳鼻口唇、咽喉项颈，开其心根令所食饮皆使得通，诸孔出入无挂安其食饮。"

佛告阿难："第十七七日，其胎里内于母腹藏，自然有风名耗牛面，吹其儿体开其眼睛，令使净洁使有光曜，及耳二精鼻口门，皆令清洁光曜无瑕。譬如，阿难，如摩镜师弟子，取不净镜刮治揩摩，以油发明去其瑕秽光彻内外。如是，阿难，罪福因缘自然化风，开其眼耳鼻口，令其清净开通无瑕。"

佛告阿难："第十八七日，其胎里内于母腹藏，除若干瑕悉使清净。譬如月城郭若人宫殿，有风名曰大坚强，其风极大旋吹宫殿擎持游行，自然清净究竟无瑕。其胎如是，母之腹藏诸入之精，为风所吹自然鲜明究竟具足。"

佛告阿难："第十九七日，在胚胎中即得四根，眼根、耳根、鼻

根、舌根，初在母腹即获三根，身根、心根、命根。”

佛告阿难：“第二十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革＋卬][革＋亢]，吹小儿体，在其左足，令生骨节，倚其右足而吹成骨。四骨处膝，二骨在膑，三骨在项，十八骨在背，十八骨在胁，十三骨在掌，各有二十骨在左右足，四骨在肘处，二骨在腓处，二骨在肩，十八骨在颈，三骨在轮耳，三十二骨在口齿，四骨在头。譬如，阿难，机关木师，若画师作木人，合诸关节，先治材木，合集令安，绳连关木，及作经押，以绳关连，因成形像，与人无异。如是，阿难，罪福所化自然有风，吹成色貌，变为骨节，因缘化成。在此二十七日中，于其腹中应时在身，生二百微细骨与肉杂合。”

佛告阿难：“第二十一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所有，吹其儿体令出肌肉。譬如，阿难，工巧陶师作妙瓦器、罂瓮、盆瓨令具足成。阿难，其所有风吹其儿身，令肌肉生亦复如是。”

佛告阿难：“二十二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有风名曰度恶，吹其儿体令生音声。”

佛告阿难：“第二十三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有风名曰针孔清净，吹其儿身令其生革稍稍具足。”

佛告阿难：“第二十四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有风名曰坚持，吹其儿身申布其革令其调均。”

佛告阿难：“第二十五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名曰闻在持，吹其儿体扫除其肌皆令滑泽。”

佛告阿难：“第二十六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化风吹其儿体。假使前世有恶罪行诸殃来现，于诸十恶或复悭贪爱惜财物不能施与，不受先圣师父之教，其应清净长大更成短小，其应粗大则更尪细，应清净长大更粗大，当多清净反更得少，当应少者反成为多，当应清洁反得垢浊，当应垢浊反得净洁，当应雄反成非雄，所不乐雄反为贼雄，当所求者反不得之，志所不乐而自然至，当应为黑而反成黄，当应黄而反成黑。”

佛告阿难：“如其本宿所种诸恶自然得之，或复为盲聋，喑哑患痴，身生瘢疮，生无眼目，口不能言，诸门隔闭，跛蹇秃瘘，本自所作自然得之，父母所憎违失法义。所以者何？如是，阿难，宿命所种非法之行。”

佛告阿难：“假使其人前世奉行众德，不犯诸恶，诸善来趣，谓十德行，喜于惠施无悭垢心，奉受先圣师父之命，身中诸节，应当长者即清净长，当应鲜洁自然鲜洁，应粗清净即粗清净，应当细小即多细小，应多清净即多清净，应少清净即少清净，应滑鲜洁即滑鲜洁，应当忍少即便忍少，应当为雄即成为雄，所乐好声即得好声，所乐璎珞即得宝璎，应当为黑即成为黑，所乐言语即得所乐。如是，阿难，随宿所种功德诸为善，自然为众生所喜见，端正好洁色像第一，其身口意所求所作所愿，则得如意。所以者何？是故，阿难，宿命所种自

然得之。”

佛告阿难：“假使有男，即趣母右胁累趺坐，两手掌著面背外，面向其母，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系自缚如在革囊。假使是女，在母腹左胁累趺坐，手掌博面，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系自缚如在革囊。假使母多食其儿不安，食太少其儿不安，食多腻其儿不安，食无腻其儿不安。大热大冷，欲得利不利，甜醋粗细，其食如是，或多少而不调均，儿则不安。习色欲过差，儿则不安。在风过差，儿则不安。或多行来驰走有所度越，或上树木，儿则不安。”

佛告阿难：“儿在母腹勤苦懊恼，众患诸难乃如是乎！俗人自谓生在安处，其若如是，何况恶趣勤剧之患，诸苦艰难不可譬喻！谁当乐在母胞胎乎？”

佛告阿难：“第二十八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即起八念，乘骑想、园观想、楼阁间想、游观想、床榻想、流河想、泉水想、浴池想。”

佛告阿难：“第二十九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中自然有风名曰髓中间，持其皮肤使其净洁，颜色固然随其宿行。宿作黑行色现为黑，形体如漆；宿作不白不黑行，色现不白不黑；体像一貌宿行素无光润，色现素无光润；普身一等，宿行白色面貌，正白普体亦然；宿行黄色面貌，黄色普体亦然。阿难，是世间人有是六色，随本所种自然获之。”

佛告阿难：“第三十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风起吹其儿体令生毛发，随宿所行，或令其儿毛发正黑妙好无量，或生发黄人所不喜。”

佛告阿难：“第三十一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儿身转大具足。第三十二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儿身自成无所乏少。等三十三七日，等三十四七日，第三十五七日，第三十六七日，儿身成满骨节坚实，在于胞里不以为乐。”

佛告阿难：“第三十七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生念如在罗网欲得走出，为不净想、瑕秽之想、牢狱之想、幽冥之想，不以为乐。”

佛告阿难：“第三十八七日，在其胞里于母腹藏，自然有华风名曰何所垂趣，吹转儿身令应所在，下其两手当来向生，从其缘果吹其儿身，脚上头下向于生门。假使前世作诸恶行，临当生时脚便转退反其手足，困于其母或失身命，其母懊恼患痛无量。假使前世作德善行终其长寿，则不回还命不中尽，其母缘此不遭苦恼无数之患。彼于三十八七日，则遭大苦无极之患愁忧不乐。”

佛告阿难：“生死之苦甚为勤剧！人生若男或生女，适生堕地痛不可言，甚不善哉，懊恼辛酸！或以衣受触其形体，若以衾受卧著所处，或在床上或置于地，或覆、或露、或在暑热、或寒冷，因是之故遭其苦患酷剧难称。譬如，阿难，蛇虺牛之皮所悬著处；若在壁上即

化为虫还食其皮；若使树木、苗草、陂水设复在虚空中所倚，即自生虫还食其形，在所依倚则亦生虫还食其形。儿始生时则以手受，苦痛懊恼不可称限，或以衣受触如前。其形体或稍以长大饥渴寒热，其母小心推燥居湿养育除其不净，所谓先圣法律，正是其母乳哺之恩。”

佛告阿难：“如是勤苦，谁当乐处父母胚胎？儿生未久揣饭养身，身即生八万种虫，周遍绕动食儿身体。发本虫名曰舌舐，依于发根食其发。虫名在修行道地中：一名舌舐，二名重舐，三种在头上，名曰坚固伤损毁害。”

佛告阿难：“人身苦恼如是，八万种虫晨夜食其形体，令人羸疲少气疲极，令身得病或成寒热，众患苦恼不可数也！烦躁苦极，饥亦极行复极住亦极！设身有病，复求医药欲除其病。在母胎时苦不可言，既生为人极寿百岁或长或短。百岁之中凡更百春、百夏、百秋、百冬。百岁之中更千二百月，春更三月、夏更三月、秋更三月、冬更三月。百岁之中分其明白青冥部，凡更二千四百十五日，春更六百十五日，夏更六百十五日，秋更六百十五日，冬更六百十五日。百岁之中，凡更七万二千饭，春更万八千食，夏更万八千食，秋更万八千食，冬更万八千食，或懅不食时，或嗔不食时，或食穷乏时，或有所作不食时，醉放逸不食时，或斋不食时，皆在七万二千饭中。如是，阿难，勤苦厄恼，谁当乐处母胚胎？如是众患匆匆未曾得安，众缘所缚，或眼痛病，或耳鼻口舌齿痛、膑脚、咽喉短气、腰脊臂肘卷腕，诸百节病痛诸患，风寒诸热、疥癞、虚痔、恶疮痈疽、黄疸咳逆、颠狂、盲聋喑哑、痴惷疣赘瘫[病-丙＋欶]、百节烦疼、胪胀[病-丙＋帶]下、身体浮肿。如是，阿难，地水火风，一增则生百病。风适多则百病生，热多则生百病，寒多则生百病，食多则增百病。三事合会风寒热聚，四百四病同时俱起，何况其余不可计患！或截手、或截脚耳鼻、或斩头、或锁系，鞭杖搒笞，闭在牢狱拷掠加刑，或畏于人、或畏非人、地狱、饿鬼、畜生之难，勤苦旷野蚊虻虱蚤、蜂螫之难，虎、狼、师子、蛇虺之惧。如是计之苦不可言，有多所求种勤苦根，不得则忧，有所志乐不如意，既所得当复守护，生业勤苦有所获得志愿无厌，尘劳之恼多所妨碍！”

佛语阿难：“取要言之，五阴则苦，诸入、诸衰思想多念由此生苦。因斯起其憍慢自贡高，自在心走不安，一一诸义当观自然。譬如车轮不在一处，卧起在床在地歌舞戏笑，当观苦想。假使经行，坐起行步常当思苦，懊恼众患不可称数，无有一可快！所经行处不起安想，止顿坐而不行不在床榻，亦当知之勤苦。”

阿难言：“勿起安想！”

佛告阿难：“设在威仪而不休息，则有若干无量苦，与心自想念谓安不苦。如是，阿难，生死难乐，计有二患，自观身苦，为他人苦，观此二义当自察之：‘吾虽出家何因致慧？得报果实安隐无患，所从受食、衣被床卧、病瘦医药，令其主人得大果报，获大光焰无极普

义！’”

佛告阿难：“当学如此。于阿难意云何？色为有常、无常？”

阿难答曰：“无常，天中天。”

“设无常为苦、不苦？”

阿难白佛：“甚苦，天中天。”

“又无常事，当复离别法不常在。贤圣弟子闻讲此义，宁当发念有吾有我是我所不？”

阿难白佛：“不也，天中天。”

“色、痛痒、生死、识有常、无常？”

答曰：“无常。”

曰：“假使为无常，为苦为安？贤圣弟子闻讲说此，宁有吾有我是我所不？”

答曰：“不也，天中天。”

“是故，阿难，计一切色过去、当来、今现在者，内外粗细微妙瑕秽，若远若近无我无彼亦非我身，明达智者即观如平等不耶！假使，阿难，贤圣弟子，厌于色者、痛痒思想生死识者，设使能厌则离尘垢，离尘垢则度。设志于度至度，见慧尽于生死，称扬梵行身所作则办，则度彼岸示在此际。”

佛说是经时，贤者阿难得诸法眼生，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贤者阿难、五百弟子、诸天龙神，闻经欢喜。

佛说法镜经二卷

佛说法镜经序

吴三藏沙门康僧会撰

夫心者，众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以身为车，以家为国，周旋十方，禀无倦息。家欲难足，由海吞流；火之获新，六邪之残，已甚于蒺[卄/梨]田之贼鱼矣。女人佞等三魅，其善为而信置，斯家之为祸也。尊邪秽，贱清真，连丛琐，谤圣贤，兴狱讼，丧九亲，家之所由矣。是以上士，耻其秽浊其广，为之慑慑如也，默思遁迈，由明哲之避无道矣。鬋发毁容，法服弥为，靖处庙堂，练情攘秽，怀道宣德，开导聋瞽。或有隐处山泽，枕石漱流，专心涤垢，神与道俱，志寂齐平，无名明化周也。群生贤圣竞于清净，称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镜。

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斯二贤者，年在束龀，弘志圣业，钩深致远，穷神达幽，愍世蒙惑，不睹大雅，竭思释传。斯经景摸，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文微妙。然时于戈未戢，志士莫敢或遑，天道陵迟，内学者寡。会睹其景化，可以缘涂炭之尤崄。然义拥而不达，因闲竭愚，为之法义。丧师历载，莫由重质，心愤口悱，亭笔怆如，追远慕圣，涕泗并流。今记识阙疑，俟后明哲，庶有畅成，以显三宝矣。

佛说法镜经卷上

闻如是：一时，众祐游于闻物国胜氏之树给孤独聚园，与大众除馑千二百五十人俱，及五百开士，慈氏、敬首、始弃、窥音、开士之上首者也。彼时若干百众，围累侧塞，众祐而为说经。

尔时，闻物城中有理家名甚，与五百众，从闻物城中出，往到胜树给孤独聚园，诣众祐所，到以首礼众祐足，便就座而坐。及理家有字爱遇，有字乃遇，有字善授，有字大威，有字给孤独聚，有字龙威，有字谛思，斯一切五百众等，共往诣佛所，到以首礼众祐足，皆于众祐前就座而坐。其诸理家，一切以发求大道，皆与其众共造德本，有决于无上正真道，惟给孤独聚不耳！

于是甚理家以见大众理家集会坐定，避坐而起，整衣服，稽首长跪，叉手白言：“已欲有所问！要者众祐岂有闲暇，数演己所问？”

众祐报甚理家言：“如来常为理家有闲暇，敷演所问。理家汝便问，恣汝所求索于如来应仪正真道，吾当相为敷演所问趣得汝意。”

甚理家问佛言：“于是要者，众祐，若族姓男女发意求无上正真道，好喜大道，发行大道，欲致大道，欲下大道，欲知大道，请命一切众生，安慰众生，救护众生，其誓曰：‘未度者吾当度之，未脱者吾当脱之，不安隐者当慰安之，未灭度者吾当灭度之。’为受一切众生重任，欲救护众生故，而自誓发斯弘大之誓，知生死若干多恶恶意如不倦，生死无数劫意而不邂。彼要者，众祐，或有开士去家为道，以致道品之法，或有居家者。善哉！要者，众祐，愍伤众生亦加惠此大道者，以兴隆三宝，亦使一切敏典籍久在故。如来愿说开士居家者学德之法，何谓要者？众祐，开士居家，而承用如来教诲者，以不亏亦不损，其本所愿，所谓无上正真道也，亦现世有无罪之行，后世往殊胜之道。亦被要者，众祐，开士去家为道者，捐弃憎受，除鬚须发，被服法衣，在家有信，离家为道，示其教诲，法式、正式、德式具现之。要者，众祐，开士去家为道者，及居家者，修之云何？”

于是，众祐叹甚理家曰：“善哉！善哉！理家，今汝乃知，问如来居家、去家开士之所施行。是以理家，且听我所说，勉进善思念之，开士居家为道者，修学德善之行。”甚理家受教而听。

众祐言：“于是理家，开士居家为道者，当以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众。彼以自归之德本，变为无上正真道。理家，自归于佛法众者，云何我当以成就佛身，三十二大士之相以自严饰？亦以其诸德本而致三十二大士之相，以致彼诸德本便而精进行之。开士居家者，自归于佛，为如是也。自归于法者云何？谓为恭敬法，求法欲法，乐法之乐，法隆法依，法护法慎，如法住，随法术，为法典，为法力，为求法财，为法静治，为造法事，我亦当天上世间分布是法。开士居家者，自归于法为如是也。自归于众者云何？若开士居家，或见沟港、或见频来、或见不还、或见应仪，或见凡人求弟子道者，为恭敬彼，承事供养，师之尊之，以礼待之。若以承事彼正法正术者，而以得是志，亦我当得无上正真道，以讲授经，成就弟子之德，而为恭敬彼，不亦而羡彼。开士居家者，自归于众，为如是也。

“又复理家，开士以修治四法为自归于佛。何谓四？一曰道意者终而不离，二曰所受者终而不犯，三曰大悲哀者终而不断，四曰异道者终而不为也。是为四法，开士居家者，自归于佛为如是也。又复理家，修治四法为自归于法。何谓四？一曰诸法言之士，以承事追随之；二曰所闻法以恭敬之；三曰已闻法本末思惟之；四曰如其所闻法，随其能为人分别说之。是为四法，开士居家者，自归于法为如是也。又复理家，修治四法为自归于众。何谓四？一曰未下要生弟子之道，而意以喜一切敏；二曰亦以为积聚物以法积聚而化之；三曰以有依恃有决之众，而不依恃弟子之众；四曰求索弟子之德，不以其德度而度也。是为四法，开士居家者，自归于众为如是也。

“又复理家，在家修道，以见如来则行思念佛，是为自归于佛；已闻法则已思念法，是为自归于法；若已见如来圣众，犹思念其道意

者，是为自归于众。又复理家，在家修道，发求遭遇佛而以布施，为自归于佛；若以拥护正法而已布施，是为自归于法；若已其布施，为致无上正真道，为自归于僧。又复理家，在家修道者，若修贤夫之行，行不以凡夫之行，彼是贤夫之行也。而以法求财，不以非法，以正不以邪，亦而为正命，不以娆固人以法致之。财多行非常想，以受其宝，是以恒隆施而供养父母、知识、臣下、毗弟、亲属为以敬之。奴客侍者，瞻视调均，亦以教化。斯殊法亦以受重任，是谓众生重任也，精进而不懈。不受之重任，而以不受之。谓是弟子各佛智之事，成就众生而不倦，不慕身之乐，为致众生乐，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以倾动，以殊趣世间法，富有财不喜悦。又于三道无利、无称、无誉声、无赏，所行为熟虑，受正为喜悦，邪受见知。要意而有正行称誉之两，以除解已，得其所誓，以忧人事，不自忽其事。有恩在人，讫终不望其报。作恩施若干，知恩知反。复为造行恩德，贫者为施财，诸恐畏者为安隐之，忧戚者宽解其忧，无力者忍默之，诸豪强者损憍慢，以弃殊过慢尤慢，以恭敬尊长，承事多闻者，能问明知者，所现以直不虚饰，众人而有方便，行德而可求哉！为多闻不厌无足，正修勤力，固与圣人相遭，追随圣人而尊敬之，多闻者为事之，知者为问之，所以现直。不师秘众经，如其所闻，为现之所闻，而晓其义。一切欲之嬉乐，为计非常，不慕惜身，以自观其寿如朝露之渧，计财产所有如幻云也，家属人客计为怨，妻子男女计为无择之地狱，以其所有者计为一切苦，田地舍宅万物所业者，常以计为疵也。所求致之德为不败坏想，家居者为危想，知识臣下毗弟亲属者为地狱主者想，终日夜者为之同想，以不实之身为以受实想，以不实之寿为受实寿，以不实之财为受实之想。彼若以礼节众事敬事人者，是以不实之身，为受实也。若昔众德之本而不毁，又复增殊者，是以不实之命，以为受实也。是若以制悭，而布恩施德者，是以不实之财，为以受实也。是为开士居家修道者，为贤夫之行，为事如是而无罪也，为如来言说，为法说也。亦不毁而不损其本誓，是谓无上正真之道也！乃现世有无罪之行，后世亦堕殊胜之道也。

“又复理家，开士居家修道者，当以自奉持戒事，谓是奉持五戒事也。是以为不好杀生，不加刀杖蠕动之类，不以娆固人。是以不好盗窃人物，自有财而知足，他人财不以思；至于几微草歲之属，不与终而不取。是以为不好欲之邪行，自有妻而知足，他妇女不喜眼视也，意常以自患已，思念欲都为苦；如使生欲念，自于其妻，则以观恶露，以恐怖之念，劳为欲之事，以无畏不苦，以慕恋不常，净乐想达志，乃如是我当以自修；若以思想欲，我以不为之，何况数数有！是以为不当好妄言，以谛言诚言，以不伪诈性，以不败心如有诚，如其所见闻而说之；慎护经法，不用躯命，故以不妄言。是以不当好饮酒，以不醉不迷惑不急疾，以无罚而顺化，强志以正知。如使复兴布施意可，所有一切吾当与人，求食与食，求饮与饮，求车与车，求衣

与衣，是以与人酒以建志，如是布施度无极。为是时若有人所索，则而为与，时我能以酒施，令从彼化志，如以自知为行不迷惑。所以然者何？夫开士者，为众生周满其所愿，布施度无极，一已如是。开士居家者以酒施人，而为不获罪。是以理家，开士以其所修学之德本，变为无上正真道。若以善修，慎护斯五戒矣！又当有殊者，不当以相谗众人，纷诤者而以和协之，以为不粗言，以柔软之言，恒先与人言，亦不以绮语，为义说，为法说，为时说，为如事说，亦不有痴网，而以安隐加施众生，意为不败乱，恒以忍辱力而自严，以为用正见去离邪见，犹为稽首诸佛众祐，不为他天神也。

“又复理家，居家修道者，或在墟聚郡县国邑下，当于彼拥护经法。拥护经者为之奈何？夫不信者以信教化之，悭贪者以施教化之，恶戒者以戒教化之，乱意者以忍事教化之，懈怠者以精进教化之，失志者以思惟教化之，邪知以智事教化之，贫财者以富之，诸病者以药施之，孤独者以为家属，无归者以为归，无依者以为依。为彼一切国邑坏者，拥护经法为若此。理家，或彼开士，至一、至二、至三、至于百，教诲人民，皆使修众德之法。彼开士便以悲哀加于众生，以强其一切繁誓之，誓其辞曰：‘至于斯难化之人民未得成就者，吾终不取无上正真道。所以者何？今我以为斯故，以誓自誓也。吾不为质直者，不以不佞谄者，不以不为诈者，不以守者，不以诫有德者。’诸此人故以誓而自誓也，但为欲使斯人以闻经法者以经化。余用此故，以誓而自誓也：‘我当恒以强其精进行所，我方便为不唐苦也。’若人有见者，莫不以好信。若理家，至于开士所在家居，止其不嗟一切之人民堕殊异之恶道者，彼为开士之咎。理家，譬如乡亭郷邑郡县国下，至于有良医者，假使彼若有一人不以其寿命而终者，众人皆为咎彼医。如是，理家，至于开士所居，止不嗟一切之人皆堕殊异之恶道者，如来应仪正真觉者，为咎彼开士也。理家，是故居家开士为自誓如此也：‘设使我所往国邑下痴者相事，如不使一人有堕恶道者也。’

“又复理家，居家修道者，当晓家之恶。在于家者，为害一切众善之本，以家犹无出要，以害清净之法，是故谓为家也。居家者，谓为居于一切众劳，为居众恶之念，为居众恶之行，不化不自守，愚凡人者为共居，与不谛人集会，是故谓为家也。家者为是名也，已在于彼，莫不作不轨之事者，以在于彼则不恭敬，自于父母息心逝心尊长众圣者，是故谓为家也。县官牢狱考掠搒笞骂詈数勉至于死焉皆为由彼，是故谓为家也。以在于彼为入恶道，以在彼为堕诸欲，为堕嗔恚，为在诸畏，为在愚痴，是谓为家也。以不慎护彼戒事，远离为定事，以不修慧之事，不得度之事，以不生度知见之事，是故谓为家也。以在于彼，即有父母爱、兄弟爱、姊妹爱、妇爱、子爱、舍宅爱、财产爱、儿客爱、所有爱、不厌财求之爱，是故谓为家也。斯居家者难满哉！譬若大海众流归之，斯居家者不知厌哉！譬若火以得薪，斯居家者，多念无住息哉！譬若风以为无住止，犹为沉没哉！若

美饮食为糅毒，所有一切苦哉！譬若仇怨，为似知识，误人之行哉！非圣经之所施行，为造变争哉！更相因缘恒不和，为多疵哉！以行善恶之行，因缘之所在，恒为人所嫌疑，非人有哉！以为所有颠倒故，犹不善哉！虽善有权诈，犹见其性行，似如倡体哉！以速转变故，似若幻师哉！初至者人为聚会其行为不诚，似若梦哉！一切成败终始故，似若朝露哉！以速离故，似若蜜滴哉！以为少味故，似若蒺[廾/梨]网哉！色声香味细滑以为所害故，似若针孔虫哉！以非善念为食故，譬若违命者哉！为转相欺故，恒怀恐怖哉！为意以乱故，为多共哉！以县官盗贼怨家弊恶王者为害也，斯居家者，少味乐哉！以为多恶失。理家，开士居家者，为晓家之恶若此。

“又复理家，居家修道者，以布施为宝施：若已施为我有，若在家非我有；若已施是为宝，若在家是为非宝；若已施为富财，若在家为无财；若已施为劳解，其在家为劳增；若已施为不我，若在家已为我；若已施为不有，若在家以为有；若以施为无尽，若在家为非常；若已施不复护，若在家为斯护；若已施为贤夫行，若在家为凡夫之意；若已施为依度道，若在家为依邪部；若已施为佛所称，若在家为愚人所称。理家，开士居家修道者，以布施为宝若此。是以见人来有所求索者，为生三想。何谓三？善友想，依度道想，勉生富财想，为生是三想。为复造三想。何谓三？尊如来教诫想，降伏邪想，以不望福德想。所以者何？若此开士，若诸来有所索者，贪淫、嗔恚、愚痴则以为薄。薄者为之奈何？若所有物，一切不惜，而以布施，斯为贪淫薄；若于彼来求物者，以慈哀加之，斯为嗔恚薄；若以布施变为此一切敏，谓为愚痴薄。

“又复理家，已见来求物者，不久为成六度无极之行。又成彼者云何？若有来人从人索物，能不爱惜者，是为布施度无极。若意在道而布施者，是为以戒度无极。若不恚怒之，是为忍度无极。假令犹自思念，何用为食，自强其意，不释其行，是为精进度无极。若欲施若已施，而不郁毒无有悔者，是为思惟度无极。若已施不望其福德者，是为以慧度无极。理家，开士以布施为成六度无极行若此。

“又复理家，居在家者，是以为去离顺随忿乱以亲别离法。若以得产，得财米谷，得男女，不以为喜悦。若一切败亡，不以下意为愁戚。已观如是万物如幻，为不住止想也。斯幻之行，以致是。是以父母妻子奴婢儿客，是非我之有。我亦不是有，亦我是不有，我不应是有，以不我是有。今我为彼故，而为作罪恶，但现世是有，非是为后世；是昔之有，非是我当护。又夫我之有，彼我当以护。何谓我之有？谓是布施教化，恬淡自守道之根原，亦藏隐之德本，是为我有也，至于我所住，是则为追我。彼亦不用躯命，不为男女妻子故，为造恶行也。是以居在家，自有妇者，当造三想。何谓三？非常想，不久想，别离想，是三想当为造想。当复造三想。何谓三？若在喜乐为求后世在苦，若在饮食为求在殃罪，若在乐者为求在苦，当为造是三

想。当复造三想。何谓三？重累想，费耗想，俗所有想，当为造是三想。当复造三想。何谓三？为入地狱想，入畜生想，入神鬼想，当为造是三想。当复造三想。何谓三？魑魅想，臼注想，色像想，为造是三想。当复造三想。何谓三？不我想，无主想，假借喻想，当为造是三想。理家思念，若此众事想，开士居家者，当自观身其妻若此也。是以不当爱其子，设使无生子爱不加于天下人，是以当以三数谏，自谏其意。何等为三？等意者为道，不以邪意也；正行者为道，不以邪行；不多行者为道，多行者非矣，是以三数谏。自数谏其意，自造其子怨仇想，是我怨仇非我友。所以者何？我以由彼违失慈哀佛之教诫，使我甚益生彼爱，人自磋切其意。如爱在其子，以爱加众生；若其自爱身，以慈哀加众生。是以当观其本末，斯所从来异，我所从来亦异，众生先世亦曾为我子，吾亦曾为众生子，是生死之愆，无可适莫者。所以者何？所往来道，辄有离行，转复为仇怨。我今当自修，都使我无友，亦我无怨仇。所以然者何？以造有知识，为复欲多作以造有怨仇，都以欲为恶。一切众生彼非我，汝意不可以可，不可之意可，以悉通众经。所以者何？正行者得正道，邪行者得邪道，今我不有邪行，于众生有正意行，乃可得一切敏故。

佛说法镜经卷下

“理家，开士居家者，都物无可恋，无可慕，无可适，无可爱，无可可，为若此也。又复理家，居家者，设使人来有所索，假使为不欲与彼物，犹当以自谏数其意：‘假令我不以是物施者，我会当与此物离也。若欲不欲至于死时，是物亦当捐弃我，我亦当捐弃是。其施宝而终，我而施是物，死时意除止。’设使思惟若此，而不能施彼物者，是以四辞谢，辞谢来索物者。何谓四？‘我以无力，众德未成就；我在大道为初始，布施意而不自由；我有受见，在于我余之行；且相假原贤者勿相逼迫，我所施行能奉行之，如其所受，尔乃能满卿所愿。’及天下人辞谢彼来索物者，为若此也。

“又复理家，居家修道者，假使为离师者之教诲。时世无佛，无见经者，不与圣众相遭遇，是以当稽首十方诸佛，亦彼前世求道所行，志愿之弘，愿者其一切成就佛法之德，以思念之以代其喜。于是昼三亦夜三，以论三品经事，一切前世所施行恶，以自首诲，改往修来，为求哀于一切佛，以法故愍伤之，亦以无央数无极之法愍伤之。

“又复理家，居家修道者，当以晓息心之仪式。是以若见除馑殊越息心之仪式，当为敬其法衣。彼为众祐如来应仪正真佛戒定慧所行之法服也，以无恶为离一切恶。彼是众圣仙者之表式也，是以又当为敬彼也。亦当加愍伤于彼除馑：‘斯非贤为此不轨行，至于被服，斯名静者、调者、神通者，如来者表识而为不调净之行。又如来复曰，未学者不当忽易，非此彼遇劳过也，以从斯劳为有失。若此彼亦见佛宪

教之要，如所谓事次应有之。若此捐弃是劳，观其本末为护第一德，必为在正以知乎，将断劳之智如众祐！所谓大士不可以相忽蔑，是非时如来有，是知非我有。’是以不嗔不怒不恚为加彼。若以入庙者，以住庙门外，以五体而稽首，乃却入庙。彼是空庙之居，彼是慈哀喜护庙之居，彼是正住在正次者之居，为彼得斯，使我得庙居为若此。以远去官位家者，为彼得斯，我以斋戒罪，乃禁制制以若此。为与去家之意，未曾有开士在家为得道者，皆去家入山泽，以往山泽为得道，以讥家居者。夫去家智者所称誉，如江河沙。我一日之祠礼，一切彼布施，以去家之意为殊胜。所以者何？以施下劣故，何况布施不信无反复！盗贼弊恶、王者及大臣，非彼布施以为实以得，足以我有戒闻之行。是以入庙者，当以观视一切除馑之众所施行。何等除馑为多闻？何为明经者？何为奉律者？何为奉使者？何为开士奉藏者？何为山泽者？何为行受供者？何为思惟者？何为道行者？何为开士道者？何为佐助者？何为主事者？以观视彼一切余馑之众所施行，如其所施行行，以随效为之为行，不当转相嫉。若于虚聚言有及庙，若于庙言及虚聚，是以当慎守言行，不当以庙中言说于虚聚，亦不当以虚聚言说于庙也。是以承事多闻者，以为修治闻；奉事明经者，为解经之决事；承事奉律者，为解度殃罪之事；承事开士奉奥藏者，为明六度无极方便之事。若有除馑者，为乏应器，或乏法衣者，当以给施之，莫使生嫉于人也。所以者何？夫人以嫉妒为结，是以当力护凡人不应仪者。所以者何？凡人者为有失，应仪者为无失。若有除馑者，未下正道，或积聚法衣，或积聚应器，是以彼除馑，用无上正真道开导之。所以者何？其事有应，是以积聚物为致道；积若息心有不和者，当和解之。若正法欲衰微者，自危殆其身命，以营护正法。若见除馑疾苦者，以血肉使其病者得除愈。理家，若居家开士，若不布施，不以禁止人，若以施终不悔恨，若有众德本，以是意为端首。理家，若此诸事诸类诸应，开士居家修道者，为若此也。”

又众祐当说此居家开士所施行教诲法宪时，有千人皆发意求无上正真道，复有天与人二千人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于是甚理家，白众祐言：“要者，众祐，如来以敷演居家开士者家善恶之地，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思惟、智慧，于是大道当所施行。要者，众祐，去家修道开士者之所施行，愿复几微现之为善？要者，众祐，开士去家者，为之奈何？其所施行亦云何？”

众祐告甚理家曰：“善哉！理家，今汝乃以问如来开士去家修道者之所施行。善哉！理家，当为汝说开士去家之事，其所施行，汝勉进善思念之。”甚理家受教，从众祐而听。

众祐曰：“理家，开士去家修道者，若头烧燃，譬若铠为精进以求智，去家者其初始为若此。次修治为圣典。又何谓去家者之圣典？所谓趣得一衣为足，亦以善之；一食一床，病瘦一医药为足，亦以善之，是为圣典。何以故谓之为圣典？以为修治彼一切道品法，是故谓

之为圣典。又开士去家修道者，为有十知足之德，身以服法衣。何等为十？以为羞惭故，身服法衣；以避风暑故，身服法衣；以辟蚊虻蟆子故，身服法衣；欲以见息心形状故，身服法衣；亦是法衣之神为十方之神故，身以服法衣；以患离淫乐，是以不乐淫之乐；以乐安得净，是以除断众劳之乐；不以肥腴，为是道行；行在圣道重任，我亦以自修；如以一时有法衣，如被服法衣故。以是十德，自观至于寿终，闲居静处，以不行丐。何等为十？我自以我业而为命，不以非异业。若有人来施我者，以先修治三宝，后乃而受其施。我若欲从人乞丐，若不欲施人者，以非哀加彼己也。我当自食所修行之食，以为不违如来之言诲，以得成知足重任之本，以降憍慢，以得成无见顶之德本。我亦见布施，亦如以自教，若往行乞丐，我亦不得有所适莫于男女，以我等意于天下人，以得成一切敏智之重任。是理家十德。去家开士者，以自观至于寿终，闲居静处，以不行丐。若有人来请者所住处，其人志意信喜道者，我不宜当彼往。设使往食若能以自益，亦能益人者，可往受施，我教开士可彼索。是为十德，以自观可以处于树下坐宿止。何等为十？以其自由为往彼，以不名有彼床卧，以不闭门，于山泽以去离爱为彼居，以少欲少事为成德，捐弃躯命以不自惜，乐独静以远离恋聚会，以行修身不食，以定意为安静一意，闲处思惟为无益，是理家十德。以自观开士去家者，为可处于树下居止。

“又复理家，或彼开士去家，修道游于山泽者，若欲修治经，若用诵利经，故为入庙。若居庙者，意向以山泽为居，是犹为彼山泽居也。求法之行者，为一切物不我想，一切诸法为他人有想。又开士去家修道者，若游在山泽，当自省察：‘我今何以游此山泽中？不但以山泽居，谓之息心也。所以者何？此间多有不化不守不度不应不修行者，皆游山泽，所谓禽兽众鸟、猕猴[狂-王＋加]玃、恶人贼盗，皆游于山泽，亦不谓彼为息心也。至于我所求山泽居者，当以成我彼所求为是息心求，亦又何故开士息心？所谓志以为不乱，为以得是，持周满达事故，以闻为无足，以得辩辞，以慈心不亏大哀，以不离专由于五通，兴隆六度无极却，一切敏之，意不择舍，为行权谋之慧，以法施合聚人民，成就人民四合聚之事，为不择舍亦可思念之，以闻精进不亏损，为择法本末正度之道因缘。智亦不入正道之事，为护正法之事，以信罪福为正见，思虑所务以亏断为正思，随所喜为说法为正言，随行尽之备足为正业，瑕疵之续以除断为正命，以道臻到为正方便，以不忘忽为正志，一切敏智之臻到为正定。若以空为不想之行喜，若以得不顾为断俗，所有依其义不以文，依其法不以人，依其智不以识，本文演义归，不以末叙义，斯理家谓为开士去家者息心求也。又去家修道者，不当以多从事，若此思惟其本末故，当为一切众生不与之从事，明哲不但与一人不从事也。又有四，是去家开士者之从事也，如来之所教。何谓四？一曰与讲经者从事，二曰与就人者从事，三曰与供养如来者从事，四曰与发一切敏意不乱者从事，离彼不

当以多从事。又开士游于山泽者，当自揆察：‘我为何故来至于此？’彼是思惟：‘我以恐畏来至此？何谓恐畏此群聚？恐畏与人从事淫怒痴憍慢自恣，恐畏恶友，恐畏嫉悭，恐畏色声香味细滑，恐畏功称恭敬利，恐畏不见言见、不闻言闻、不知言知、不解言解，恐畏息心垢，恐畏更相嫉妒，恐畏生死五道往来所堕，恐畏欲界、色界、无色界，恐畏阴邪、死邪、劳邪、天子邪，恐畏恶道地狱、畜生、鬼神，恐畏仓卒一切是众恶之念。我来到此，不可以此居在于家，若在群聚之中，行不应道之行，不得免彼众恐之事。亦彼昔开士得免度众畏者，彼一切已居山泽之力势，得臻到无畏，是谓自然。是故我以恐畏，欲越度众畏，为居山泽矣。又一切是畏皆由身之生，以慕恋身以修身，以是身以爱身，以盛身以思身，以见身以处身，以想身以护身之所生也。假使由于山泽居，为以有由身之意，慕恋身修身，是身爱身，思身见身，处身想身，有身护身之意者，我空为居山泽耳！又居山泽者为无身想，居山泽者无异想，居山泽者不见论义，不修自见身，无在颠倒，无有无为想，何况有劳想？居山泽者，名曰一切诸法寂然哉！诸法无所著哉！诸乐亦无所著哉！诸想以不爱哉！色声香味细滑不与错忤哉！诸定不以怙哉！意以自整不乱哉！以下诸重担之畏哉！以度夫汪洋之泽哉！夫圣之典以造哉！奸恶之属悉知足哉！为重任少欲哉！以智慧知足哉！为知足哉！为知足哉！为重任少欲哉！为应哉！本末行以解哉！为一切狱断所修事讫哉！以为永解除。’

“理家，譬如山泽中有树木草秽之属，都无可畏，都无可恐。如是，理家，开士游于山泽者，执志当如草木墙石之喻，身以受行之。彼谁畏者？彼以恐怖思惟身本末：‘我都无身，非人非命，非丈夫非类非女，非先无先，无造者，无教造者，无与者，无兴起者，诸是之畏？但以不成之想，有是畏耳！今我宜不造不成之想，有是畏耳！今我不宜造不成之想，当如树木草秽之属。亦为若此，无响以解一切。彼法以具行之，以响断山泽居，去离淫尘，无诸响山泽居，非我非有物者。’又游于山泽者，以复思惟：‘是通达道品之法者，以居山泽。居山泽者为合聚十二精，居山泽者解诸谛，居山泽者知诸阴，以法情制诸情以贪，诸进入不忘忽道之意，诸佛所赞，众圣所称誉，欲度世者所事也。居山泽者，以解一切敏智之方术也。又游于山泽者，以为不久周满六度无极之行。得彼者云何游于山泽者？若不自惜其躯命者，是为布施度无极。若以依精之德，为成三慎者，是为戒度无极。若意不乱，亦可是一切敏不异道者，是为忍辱度无极行。至于未得忍终而不起者，是为精进度无极。若以得一心不以从致敏哉，但以隆德本，是为一心度无极。若见如山泽道亦为若此，以分别众事者，是为以智慧度无极，开示以道得。

“又复理家，修治四法，我以教开士居山泽。何谓四？或有开士，多闻明于法决者，若以其闻行在本末法，可居于山泽；又开士以得五通，欲以成就天龙鬼神者，可居于山泽；或有开士劳盛者，彼以

不从事劳即为薄，可居于山泽；亦欲抑制劳，以自劝励，是以皆由闻。夫游彼者，以得周满一切清净法，乃后以下墟聚，郡县国邑下为众人，讲授法，修治法，若此也。理家，我教开士居山泽也。又去家修道者，游于山泽，以修治经，诵习经故，入众者以执恭敬亦谦逊。夫师友讲授者，长中少年者，为以尊之，不以懈怠自所修，以不废人所修，亦不以求承事恭敬。若此当以观察，如来应仪正真佛者，为诸梵释天人众生所供养，为天上天下尊者福田，彼尚不求人承事也，自作事不欲烦人，何况余者！未以学甫欲学，反欲人承事耶？又我当为天下人养者，我当以供养人，都不我从人求供养。所以者何？以供养重者。

“理家，除馑者不得法之助供养故，为助我不以法故。夫欲以为法助人者，以为若此。以是供养故，为助我不以法故。彼以自怀已正信，以为有供养，彼即与世物杂，为不是大祐人者。是以若欲往诣佛师友者，所以身意行有决，乃可往慕。我教者师友，以异之行无过，以不诃问讽起诵习，为教诲之积聚。是以欲讽起经，为不用躯命，慕乐法随顺师意，以求法利，不为求一切恭敬称誉之利。若以从师受几微四句之颂，以讽诵之。若以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思惟、智慧，而以彼供养师者，如其所修四句颂之字数，为劫之数，以供养彼师者，尚未为卒师之敬！亦以质直不虚饰不佞谄，一切行之供养，岂复谓法之敬？又理家，若斯意念生，以有德之意，有佛亦法之意，有自患离淫之意，有寂静之意，若以修治四句之颂，遵而行之，如其劫数，彼以供养其师者，尚未为卒法之敬！理家，当以知此之事，若此也。法之福德如无数，获智亦无量。是故开士，欲以择上法，犹以无数为敬正法。若彼思惟，若此以闻净戒事。何谓是净戒事？去家开士者，有四净戒事：一曰造圣之典，二曰慕乐精进德，三曰不与家居去家者从事，四曰不谀谄山泽居，是为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也。复有四净戒事。何谓四？以守慎身身无挂碍，以守慎言言无挂碍，以守慎心心无挂碍，去离邪疑造一切敏意，是为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复有四净戒事。何等为四？一曰以自识知，二曰以不自贡高，三曰以不形相人，四曰以不谤毁人，是为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也。复有四净戒事。何谓四？一曰已可诸阴为幻法，二曰以可诸情为法情，三曰以可诸入为虚聚，四曰不随方俗之仪式，是为理家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复有四净戒事。何等四？一曰以不自计我，二曰远离是我有，三曰断绝常在除，四曰以下因缘法，是为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复有四净戒事。何谓四？一曰以解空，二曰以无想不怖，三曰以大悲众人，四曰以为可非身，是为去家开士者四净戒事。彼以为常闻净定以故，以若此观之。何谓此净定？以通一切法，不为余事意行，为有决意，为一端意，为不错忤意，为以不住意，为不驰意，为自身住止意，不与情欲从事意，为以观幻之法。我若幻法，情亦然。以无复行，便无可存，已履彼正，是谓正定。若法在如法，若此亦谓定，为观若此。彼常闻

净慧。何谓斯慧者？诸法之择智，谓彼为慧也。不受之相无相行，不造之相无存矣！无为之相不驰骋矣！是以理家，以观法若此者，是谓去家开士之所施行也。”

又以说是经时，有五百人造记无上正真之道意。又甚理家及其等，同出声言未曾有：“要者，众祐，至于如来之善言乃如是，亦家之恶德重任之行，亦去家诸德善斯。尊者众祐，已为明彼居家人多恶德，至于去家无数之德善已。宁可得从众祐，受去家之诫，就除馑之行。”

众祐报言：“去家者理家难堪，能究畅淳德善，奉持教诲。”

理家复白佛言：“众祐，去家者虽难堪任，如来犹当可己等去家为道也。”

众祐便使慈氏开士，及一切行净开士听，举彼理家等。慈氏开士举二百理家，一切行净开士举三百理家，去家修道。

尔时，贤者阿难，谓甚理家言：“卿何见居国居家，有能乐于法去家之圣道者？”

甚理家报阿难曰：“我不以为贪慕身乐，欲致众生乐故，我以居家耳！又如来者自明我，彼以所受坚固而居家。”

彼时，众祐告阿难言：“阿难，汝已见甚理家。”

“如是，众祐，见甚理家。”

“阿难，于是贤劫中，以所成就人多于去家开士者，以百劫中不若此。所以者何？阿难，又去家修道开士者，千人之中不能有德乃尔，此理家者而有是德。”

尔时，阿难白佛言：“要者，众祐，当何名斯经法？亦当以何奉持之？”

众祐言：“是故，汝阿难，斯经法名《为居家去家之变》奉持之，亦名为《内性德之变》奉持之，亦名《为甚所问》奉持之。及以闻此经法者，阿难，为周满法精进殊强，于一切威仪下精进行道者，不若此也。是故，阿难，若欲以兴精进者，若欲劝励者，欲立一功德者，欲造立人众德者，由当以斯经法，以闻之、以受之、以行之。我以属累汝阿难，此经法数用布见众人。所以者何？众德法之正行也。阿难，斯经法者正应也。”

众祐以说是，阿难欢喜，及甚理家、天与人，亦质谅王，众祐说已，皆思惟也。

佛说法镜经后序

序曰：夫不照明镜，不见己之形；不赞圣经，不见己之情。情有真伪，性有柔刚，志有纯猛，意有闇明，识有浅深，不能一同。不睹圣典，无以自明，佛故著经，名曰法镜，以授某等，开士之上，传教天下。有识贤良，学者通达，行者志正，疾得无上之圣。康氏谷德，

博达心聪，为作注解，敷演义方，辞语雅美，粲然焕炳，遗诲后进，以开童蒙，于学有益，以为献呈，秉意绸缪，诚可嘉也。然夫上圣之妙旨，厥趣幽奥，难可究息。余察其大义，颇有乖异，惧晚学者，以此为真，而失于正义，彼此俱获其愆矣。余反覆历思，理其阙者，有七十八事，谨引众经，比定其义，庶令合应，不为疣腨。又经本字句，多渐灭除去，改易其字，而令句读不偶，音声不比，义理乖错，不相连继，甚失其宜也。夫圣上制经，言要义正，以为具备，无所玷抉，不可复增减矣。犹人之四体受之二亲，长短好丑各宿本耳，岂可复改更乎？所谓增之为疣腨，减之为槃疮者也。且夫世俗诗书礼乐，古之遗字，虽非正体，后学之徒，莫敢改易，皆尊敬古典，转相承顺矣！况乎斯经之昭昭，神圣之所制，天上天下群圣仙者，靡不稽首奉受以为明式，学者益智，行者得度，其无数焉！而斯末俗晚学之人，见闻未广，而以其私意，毁损正言，违戾经典，岂不快哉！名言学佛，而违佛教，斯复何求也。昔惟卫佛时，有人反佛名一字，后获其罪，五百世盲，蒙蒙冥冥，其[仁-二＋出]久也。至释迦文佛，时其人闻圣德，故来自归，謶得救济。佛遥见呼之，其目即开，投身悔过，乞得除愈。佛言：‘汝罪毕矣！’今无他尤，观之不可不慎哉！夫人若能复心首悔，改往修来，斯亦贤者之意焉！

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一卷

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

上士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之园给孤独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慈氏菩萨、软首菩萨、除恶菩萨、光世音菩萨等五千人俱。

尔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之众围绕说法。于是舍卫大城中有豪长者，名曰郁迦，与好喜长者、好叹长者、善施长者、有量长者、所乐长者、常名闻长者、施名闻长者、有名闻长者、善财长者、遵行长者、给孤独长者、宾祁长者、宠具足长者、审量长者俱。一一长者与五百眷属共出舍卫大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却坐一面，皆志大乘殖众德本，悉有决于无上正真之道。

于时，郁迦见诸长者正士之会，承佛威神，从坐起整衣服，叉手长跪白佛言："愿欲有所问，唯天中天，以善权方便哀为解说。"

佛告长者："所欲便问，吾当发遣令汝欢喜。"

郁迦白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正真道意，问佛无数之慧，学于大乘，愿住大乘，劝助大乘，乘于大乘，解了大乘，请一切人等安一切，救护一切为大乘铠：'其未度者我当度之，未脱者我当脱之，未安者我当安之，未般泥洹者我当令般泥洹，我当除一切人之重担。'志愿无上之僧那见，无量生死诸恶瑕隙心不秽厌，无央数劫周旋尘劳其心不舍。若求菩萨道在家出家，欲具足佛法，善加哀于诸天人民，以此大乘将养一切，不断三宝之教，久住于一切之智，欲具足此慧。唯愿世尊，说居家菩萨戒德之法，谛行如来教，至不退转成无上正真道，今世后世所至之处与众卓异。及出家菩萨，弃捐爱欲笃信守道，剃除须发去为比丘乐受禁戒，行法、行善、行正。唯天中天，居家菩萨所住云何？其出家者所住云何？"

佛告郁迦："善哉！善哉！长者乃能发意，广问如来如此之义。长者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解说居家、出家菩萨戒德精进所积之行。"于是郁迦受教而听。

佛言："长者，若有菩萨居家修道，当归命佛，归命法，归命僧。以自归之德，求于无上正真之道。

"长者，居家菩萨，云何归命佛？我当具足佛三十二大人之相，诸所作为善本功德，积无央数愿常行精进，为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是名为归命于佛。云何为归命法？奉事法教，敬受于法，解法妙义，好法、乐法、归法、志法，导御法、护持法、住于寂法，鼓法僧住法

行，在所行法，为法务说法界，为法力为法住，行法施求法宝：‘我得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时，当为诸天世间人民开度说法。’是为归命法。云何归命于僧？居家菩萨，若见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若弟子、若凡人，皆当敬侍，瞻待如礼，卑顺逊言，不为狐疑，宗奉供养，承正行之众，每心念言：‘我得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时，当为诸天人民一切成弟子众，当为说法有恭敬意不为轻慢。”是为归命于僧。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有四事法行归命佛。何等为四？一者、志习佛道，二者、以等心施意无偏邪，三者、不断大悲，四者、心不乐余乘。是为四居家菩萨为归命佛。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有四法行归命法。何等为四？一者、与正士法人相随相习，稽首敬从受其教敕；二者、一心听法；三者、如所闻法为人讲说；四者、以是所施功德，愿求无上正真之道。是为四居家菩萨为归命法。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有四法行归命僧。何等为四？一者、已过声闻、缘觉之乘，意乐一切智；二者、其有以饭食布施者，以法教喻；三者、以贤圣解脱导不退转众；四者、不以弟子之业功德解脱为解脱也。是为四居家菩萨为归命僧。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见如来心念求佛，为归命佛；闻说法心念法，为归命法；见如来贤圣之众意念佛道，为归命僧。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欲具足愿布施，为归命佛；用护法布施，为归命法；施已愿求一切智，为归命僧。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为上士行，不为下士行。何谓上士？如法于财不以非法，以正法不邪，不务于邪，奉行直业，不娆他人，布施说法，念于财物为非常想，多为善事，孝养父母，常好布施，以等禀与门室亲属，知识交友、人客下使教以上法。所为如法，弃捐诸担，及为一切却五阴担，常志精进，令诸担不起，令不学弟子、缘觉之乘，开导诲授无厌足人，于身所安为念非常想，欲宁一切，若有利无利、若誉若谤、若有名若无名、若苦若乐，已过世间之所有法，心无憍慢，不著贫富，不著财利名誉苦乐，如世法行行于正法，审住正谛护于道家，救助净行正住佛道，却诸瑕秽，常有等心具足所愿，亦令他人具足其愿，不舍所行令人亦尔。所作究竟无有犹豫，常有反复所建辄善，见贫穷者矜济以财，恐惧者为无畏救，愁忧者慰除所患，羸劣者喻使忍辱，豪强者令无憍慢，贡高者令不自大，奉敬尊长咨启旧德，亲近博智请问方术以悟其疑，常为直见心无谄伪，等哀一切行无适莫无有害心，不别种性无所希求，坚住一心好尚精进，与贤圣会思自修立。见非贤者为设大哀，住于慈悲，复慈于法等心。见无师法自放恣者，如所闻法为解开导闻已思义。于诸爱欲伎乐之乐为非常想，不惜身命念如朝露想，计财如幻泡想，眷属为仇怨想，妇子男女为无黠地狱想，一切所受为苦想，舍宅产业常为远离想，所求索为善

本想，家室为种想，亲属知识为地狱傍想，昼夜无异为等想。身无要当行要，命无要当住要，财无要当令要。何谓身要？能劳来于人，恭敬承顺，是为身要。若令善本不减，使功德常增，是为命要。于诸法无所受，不著财能布施，是为财要。长者，居家菩萨，以是比像而立家地，是为上士居家行也，不失如是无所著等正觉之戒，则为至诚，所为如法不转不退于无上正真道。

戒品第二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受五戒：一者、不乐杀生，手不得持刀仗瓦石有所击害，不娆他人等心于一切，常有慈心行。二者、不乐犯不与取，自于财物知足，不贪他人财，远离谀谄无黠之事，自知止足不著他有，草叶毛米不犯不与取。三者、不乐邪淫，自于妻室觉知止足，不犯外色不当念淫，计习淫劮致为甚苦；当护于自当作是观，自于妻起想便察恶露常惧欲尘，不当私心习著于欲，用是令人近地狱道；于身起想不为奇雅意不为安，当令立愿令我后不习淫欲，何况念欲与共合会？四者、不乐妄语，所言至诚，所说审谛，所行如语，不两舌、不增减，无失说当行觉意，如所闻见说护于法，宁失身命终不妄语。五者、不饮酒、不乐酒、不尝酒，当安谛性，无卒暴无愚不定，心意当强，当安详念，施诸所有调御无义者。若施与人酒，当作是念：‘是为布施度无极时也，随人所欲不断其侥。愿令我所作所施酒，受者令智慧，意志住施不乱。所以者何？菩萨为具足一切布施度无极。’”

佛言：“长者，居家菩萨如是施与人酒，于法无有罪也。居家菩萨持是所戒功德，愿为无上正真之道，当善护是五戒为上精进。若有斗变解令和合，不当刚强语，当吉祥所言具足而不两舌，所说如义不为非法，所语辄善不失慈心，所言如语而不可动，断诸勤苦无伤害意，以忍辱之力，乘僧那涅之铠，当为正见远离邪见，其所施与无所适莫。

医品第三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所在郡国县邑居止，当以法护于郡国县邑，其无信者教令有信，无恭敬者教令恭敬，其无智者教令有智。其不孝父母不顾义理者，当教以法忠孝尊老，奉行精进志在修谨。其少智者教令博闻，贫穷者教以大施，无戒者教令持戒，恚怒者教令忍辱，懈怠者教令精进，放恣者令护一心，邪智者令住正智，病瘦者给与医药，无护者为作护，无所归者为受其归，无救者为作救乐，解导

人一切如事为作法护。假令一人堕恶道者，居家菩萨，当为一反，若二若三至于百反，教住善法及复住异种种善德。居家菩萨，当为一切建立大哀，坚住于一切智，被僧那之大铠。当作念言：‘我当度脱难解弊恶难开悟人，然后乃取无上正真之道。我心如是，不为直信，无谀谄人，又无伪慢，戒法完具。有德之人被大僧那之铠，我用是闻法，不受行人故，被僧那之铠。愿令我常精进，使诸痴冥见我欢喜。’菩萨所止处，当审谛无令妄横。假令一人有横堕恶道者，彼菩萨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大过矣！用是故居家菩萨在家修道，常当被是僧那之铠，愿言：‘我当令所在郡国人民无有堕恶道者！’譬如郡国县邑有良医，假使一人横死，其医于诸人有咎；菩萨亦如是，所在郡国县邑，居止不念救护诸人，若令一人有堕恶道者，其菩萨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有咎也。

秽居品第四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别知在家污秽之事。当作是念：‘何以故名为居家？断诸善根本，是名居家。不护尊品诸功德，是名居家。居诸不善尘垢，居诸不善之想，居诸不善之行，常与不调良无寂无法令无一心，刚强恶人共会，是名居家。从是当为弊魔所得便，是名居家。居淫怒痴，居诸尘劳勤苦之法世俗杂事，常不得令善本具足，是名居家。住止此中所不当为而轻作之，慢不恭敬父母尊长、众祐沙门、梵志道士，是名居家。乐于爱欲不怀忧苦，愁泣诸不可意名居家。怀来牢狱嗔诤无和，变讼骂詈，是名居家。不能积善坏诸德本，所不当作者而妄为之，诸佛正士弟子所不叹也，是名居家。用住此中令人堕恶道，用住此中令人归淫怒痴之恐惧，是名居家。不得护戒品，为舍定品，不得行慧品，不怀来解品，不起度知见品，是名居家。住此中者，著父母兄弟、妻子亲里、知识交友、眷属朋党，恩爱之忧不知厌足，如众流归海，是故名居家。从是污染贪餮，起思想无志，居家多有贪想，诸恶愁忧无有绝极。居家恩爱会如美食杂毒，居家从本苦怨像如知识，居家多妨废贤圣之正教，居家常有斗讼，用众事因缘故。居家多贪求豪慕贵常为善恶事，居家为无常，不可久为败坏法。居家为勤苦，常有所求贪诸所有。居家为常有恶心，现刀仗如怨家。居家为无我所受，故令展转。居家为不净洁，自现清白。居家如画彩色，为但现好疾就磨灭。居家如幻所化，无有我而好往来聚会。居家譬如须曼华，适起随坏多所求故。居家为如朝露，日出则堕但有死忧。居家为如父母，乐少忧多。居家为如罗网，常忧色声香味细滑法。居家如铁觜鸟，但忧不善之想。居家为如毒蛇，忧说诸事。居家如火烧身，用意乱故。居家常畏怨敌，谓五贼冤家恶子故。居家为少安隐，不得度脱用无等故。’如是，长者，居家菩萨当别知在家为

秽。

施品第五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多为诸善。当作是念言：‘所施者为是我所，在家者为非我所。施与者为要，在家者为无要。施与者为后世安，在家者为后世苦。施与者为无畏备，在家者为忧守备。施与者无复护，在家者为警护。施与者为爱欲尽，在家者为爱欲增。施与者为无所受，在家者为有所受。施与者无复恐惧，在家者为有恐惧。施与者为成佛道，在家者为益魔官属。施与者为无尽，在家者为非常。施与者为守乐，在家者为守苦。施与者为断欲尘，在家者为增欲尘。施与者为大富，在家者为大贫。施与者为上士行，在家者为下士行。意无所念无所受，施与者诸佛所称誉，在家者为强项人所嗟叹。

“如是，长者，居家菩萨所施与如此为要行。若见乞者当起三念。何等为三？一者、以善知识想待，二者、令得佛道想，三者、令后世大富想。是为三。复有三念。何等为三？一者、除悭贪嫉妒想，二者、所有念布施想，三者、不舍一切智想。是为三。复有三念。何等为三？一者、所作安详为如来想，二者、降伏魔想，三者、不望报想。是为三。复有三念：一者、见贫乞穷匮者，为开道化授想；二者、行四恩不舍恩想；三者、终始无有边幅受生死想。是为三。复有三念：一者、离淫犻想，二者、离嗔恚想，三者、无愚痴想。是为三念。所以者何？长者，居家菩萨见乞丐者，淫怒痴即为薄。云何为薄？慈心布施无所爱惜，淫即为薄；若于乞人无恚恨意，嗔怒即为薄；若布施愿为一切智，愚痴即为薄。复次，长者，居家菩萨见乞丐者，六度无极即为具足。云何具足？若布施与人，不念受者有所取，是为布施度无极；心不忧佛道，是为持戒度无极；见乞丐者，不恚怒无害意，是为忍辱度无极；心不念若施人食然自饥乏，强割情与不违施心，是为精进度无极；若施乞者，每无厌足欢喜不悔心意喜悦，是为一心度无极；施于一切法无所著亦不想报，是为智慧度无极。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远离世八法，不慕世之财利及妻子、舍宅、奴婢、珍宝诸利，意无所著亦无欢喜亦无愁忧，一切所有无所贪慕，当行法念当作是观：‘父母妻子、舍宅、奴婢下使从是欲者，令我起苦乐因缘想，此非我类不为用，愿常精进。用是等故，令益诸恶事，今现在世共会快乐之等，后世则为苦党。我当疾求其辈类，谓布施、持戒、智慧、精进，无有放逸，怀来佛道，具足善本，此为是我之等类也。我所求索，但求是愿耳！宁失身命，不为妻子男女犯众恶也。’长者，居家菩萨在家修道，见妇当有三念。何等为三？一者、非常想，二者、无所有想，三者、无所受想。是为三。复有三念。何等

为三？一者、今诸欢乐之友，非后世友；二者、常精进奉行出入守意，是为等友；三者、此为安隐等不为苦辈。是为三。复有三念。何等为三？一者、不净洁想，二者、瑕秽想，三者、臭恶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罗刹想，二者、反足却行安鬼神想，三者、但有色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难饱足想，二者、堕落想，三者、无反复无止足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恶知识想，二者、贪著想，三者、妨废梵行清净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堕人于地狱想，二者、堕人畜生想，三者、令生饿鬼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恐惧想，二者、有有想，三者、受取想。是为三。复有三。何等为三？一者、无我想，二者、无受想，三者、远离乱想。是为三。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所念当作是想，观其妻妇不当贪爱，于子若有重爱之心不重余人，当以三事自呵谏其意。何等为三？一者、佛道为等意无偏邪意，二者、佛道等行无偏邪行，三者、佛道以一法行无若干行。当以是三事自谏意。若见于子计如仇怨，不为善知识。所以者何？用是故令我离于佛种善知识。益当以好心念于如来，持诸所有爱子事，用起慈哀于一切人，以自爱身之德，用哀爱一切。当作是念言：‘一切是我子，我亦为一切作子。于是无有家室亲里往来周旋，所生处反更为怨家。愿令我所行所作，无有善知识亦无恶知识。所以者何？若有善知识，增益爱欲之想。若有恶知识，一切无复爱欲。我常欲自调其心令无所著，常行一切法入一切行。作邪行者堕邪事，为正行者得正事，以是故愿我莫有邪行，于一切作等心行。我所学愿，愿入一切智。’如是，长者，居家菩萨不著诸所有，亦无所受，亦无所贪，亦不染爱欲亦不起，亦不令无所起。居家菩萨若见乞丐者来，所施乞者当云何？心当作是念言：‘我持是物布施，会当得律行，除淫劮生死忧。入正我所持物布施，死时为善死。我用诸所布施故，临寿终时欢喜无悔恨心。’若复心念，不能作惠施，见乞者当起四念。何等四？一者、意为羸劣，其功德少；二者、是我之罪，于是大乘心不得自在兴立布施；三者、适发意行所见用任我故，当忍辱施与于人；四者、愿令我所作具足是愿，及一切人当晓喻乞者。

“长者，居家菩萨，若离世尊教，无有佛起，亦无有说法者，亦不见贤圣僧，便当遍念十方一切佛。是诸佛本行菩萨道时，皆行精进，然后得佛，具足一切佛法。念是一切佛已，当劝助如是，昼夜各三，净其身口意已，行等慈念诸善本远诸所有。当有惭愧，以诸功德本自庄饰。其心清净令人欢喜，信意乐于佛道无有乱，所作安谛恭敬断诸贡高憍慢。当讽诵三品法经，弃一切诸恶行，悔过以八十事，一心劝助诸福，具足相好。当转诸佛法轮，劝助诸佛转法轮，以无量行自受其国，寿不可计。

“长者，居家菩萨当行八关斋，持是斋戒功德，梵行清净沙门，行菩萨善本，与诸戒具道沙门梵志相随，恭敬奉事，不得见恶索其长

短。若见犯戒比丘，当敬事袈裟，此为是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袈裟，戒三昧智慧解脱见慧当为袈裟。作礼其袈裟已，离一切淫尘，是为诸贤圣神通之法。念是以后，益恭敬此比丘，当于是比丘起大哀：‘是恶行犯是戒，行非善戒。是佛法寂定调柔，有智入如来法门作沙门；不寂定无调柔，非贤者行为常勤苦。如来言：无戒不学者不当轻易！所以者何？非是其人过也，是淫尘之咎。用爱欲见不善本态，佛法有哀护。若能觉了是淫尘念空，便可得第一道意，可得作平等忍。所以者何？智慧能坏爱欲。世尊言：人不可轻妄，平相不可限。所以者何？欲平相人，则为平相如来。如来所知，非我所究。’如是于彼不当作恶心取其长短也。

礼塔品第六

“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入佛寺精舍，当住门外至心作礼，然后当入精舍。当作是念言：‘是为空寺，无境界无有想有愿，为慈悲喜护居寺，为得平等所居。’自念言：‘我何时当得如是居寺，出尘垢之居在是居？’得十五日会说戒当新，当念起沙门意：‘无有菩萨在居家得最正觉者，皆出家入山，闲居岩处得佛道。所以者何？居家为垢居，出家者智者所称誉，及恒边沙等诸佛。我当一日为祠祀，布施一切所有，起意出家学道尔已，乃令我意欢喜耳！所以者何？无信人无反复人，盗贼屠魁罗邪吏民亦布施，薄不足言。我以戒智慧为上，慈心见恭敬，不惜身命。用一切故，我亦当奉行如来戒，令究竟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为一切作佛事作如来，未般泥洹者令般泥洹。’便当入精舍观诸比丘僧行，何所比丘为多智者？谁为解法者？谁为持律者？谁为住法者？谁为持菩萨品者？谁为闲居行者？谁为分卫者？谁为服五衲衣者？谁为知止足者？谁为独行者？谁为坐禅者？谁为大乘者？谁为精进者？谁为典寺者？观一切比丘僧行已，皆当以等给足施与，不当有异心行，何况近聚落行者！近聚落者，亦当问讯，当往至于聚落。若有比丘无衣钵者，若病瘦无医药者，当给足当等心与，莫使有怨望意。所以者何？于世间皆有求安隐事，益当护凡夫之意，甚于阿罗汉！所以者何？凡夫事有怨望，阿罗汉无怨望故也。与多智比丘共相随，闻其所说当受学之。与解经者相随，闻其所解当受学之。与持律家相随者，解知罪垢当受学之。与持菩萨品家相随者，当受学六度无极善权方便行。与闲居行相随者，当受学知一心之行。若比丘有短乏者，当给与衣服钵器、床卧具、病瘦医药，于佛道中当遍等心用济。所以者何？便可以布施所惠故，劝助令起大道意，为沙门行善当如是。若沙门斗诤即当和解，若以法诤便当不惜身命为作法护。若比丘病困便当以身肉施与令差，其心不恨，一切德本以佛心为本。”

佛语长者：“居家菩萨，以是比，以是行，以是瑞，应当在家修

道。”

尔时，郁迦长者及诸迦罗越，皆同时举声言：“甚难及天中天！如来善说居家之秽为诸魔行，出家之德名誉阐闻。唯世尊，我等亦眼见居家多有瑕垢，出家功德其行难量。我等愿从世尊受法，欲除须发，得为比丘，敬受大戒。”

佛告诸长者：“出家甚难，常当专一守护禁法令无点缺。”

此诸长者白佛言：“世尊，出家有何为难？愿如来加哀听我等下须发受其戒敕，我等能受奉慎教令。”佛即听受令下须发。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诸行清净菩萨：“持诸长者用付汝等下其须发，是长者等则为上士。”弥勒菩萨，应时为千二百长者剃除去须发；诸行清净菩萨，为千二百长者除去须发。

佛说是居家菩萨戒德寂法品时，千二百人具足发无上正真道意，二千五百菩萨得音响忍，四千天及人得柔顺法忍。

止足品第七

是时，郁迦长者白佛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说居家地之善恶，于大乘所当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愿世尊，复说出家下须发菩萨之行，持戒、精进、智慧、止足之德。天中天，出家菩萨，云何下须发奉行法律？何谓为出家？其心无有异，其行不移易，亦不求迎逆礼叉手。”

佛言：“善哉！善哉！长者，乃问如来出家菩萨下须发具足之行。”

佛言：“长者，谛听！善思念之。”

“唯然，世尊。”郁迦长者受教而听。

佛言：“出家菩萨当作是念：‘我何以故出家下须发？’当更念言：‘我用欲具足佛法故出家下须发。’常念精进于智慧无所著，如火在头忧救燃炽。出家已便当行入住于贤圣，如是知止足，知止足为名闻；于是分卫知止足，分卫知止足为名闻；于是于床卧知止足，于床卧知止足为名闻；于是于病瘦医药衣服知止足，于病瘦医药衣服知止足为名闻。长者，是谓贤圣之行，立是中致诸佛法，所谓为贤圣行也。”

佛告长者：“出家菩萨有十事，行著身衣被为知止足。何等为十？一者、身著衣被常惭愧；二者、身著袈裟护诸爱欲，无所著故；三者、为沙门之服，令无所见，令无所念；四者、具袈裟之福为祐诸天世人；五者、所以著袈裟，心不以好乐欲，不习欲故；六者、以善权意灭诸淫尘；七者、知止足为善本，故受是衣；八者、弃捐诸恶为善因缘；九者、于贤圣道不转，于一心精进；十者、愿令我一心著袈裟究竟。长者，是为十事，出家菩萨著袈裟为止足之行。

“复有十事，当尽形寿行分卫。何等为十事？一者、自有智德不待须人；二者、若有人与我分卫，先当立于三乘，然后受其分卫；三者、若人不与我分卫，吾于彼当起大哀；四者、若人布施与于我，当精进食，当有所成；五者、不失如来教；六者、发意顷使一心知止足；七者、习行令无憍慢；八者、从是功德致得无见顶上者；九者、人见我亦当效我所学；十者、一切男女小大布施与我，我当等心于一切专志致得一切智。长者，是为十事行，出家菩萨不舍分卫。若有知识，当令欢喜无有悔恨，所至到处适无所慕，何况著吾我？亦无谀谄，在所饮处，于身有所益，亦能人所愿具足。”

佛言：“长者，我听使分卫，菩萨在草褥树下，若在冢间护戒有十事念。何等为十？一者、已断诸我所有行，二者、无我无所受，三者、在闲居开户置床坐，四者、远离爱欲诸著，五者、少求无所著念诸德本，六者、不惜身命但乐空闲，七者、弃远诸会，八者、所作罪皆消灭，九者、一心三昧无瑕秽，十者、念空出入守意。长者，是为十事，出家菩萨在树下草褥坐，假使诣法会若师和尚及问讯病者，到精舍适自身行，身心当俱往。若行受学讽诵经者，当解诸慧，于精舍房处，于闲居思惟。所以者何？在闲居者，当精进求法，一切所有非我想，一切法为他人想。”

佛言：“出家菩萨习行医药有十事。何等为十？一者、我当得如来世尊之智，二者、不从他人取足，三者、不复习瑕秽不净想，四者、我当住清净，五者、不复念诸欲味弃诸著，六者、我当于凡夫有差特，七者、诸善味当自然现我前，八者、以医药断诸尘劳，九者、断自诸见著，十者、疾断诸病瘦得安隐。长者，是为十事行，出家菩萨尽形寿当习医药。

闲居品第八

“复次，长者，出家菩萨在闲居行，当作是念言：‘我何故来在闲居？’当复更念言：‘不但在闲居为沙门也。所以者何？彼闲居大有不调定不成就，无法则无义理者，谓獐鹿、飞鸟之众、蛊狐猕猴、野人、摩睺勒、射猎贼，此不名为沙门。我所用来在闲居当具足此愿，谓沙门之义。’长者，何等为出家菩萨沙门义乎？谓意不乱，得诸总持、诸解、诸慧，具足所闻，于是得高明，习于大慈不舍大哀，得五神通，六度无极，其心自在不舍一切智。所说辄以善权之智，以法施一切，开道人民，不违四恩之行，念于六念，闻已即习，精进一心，奉法正解，一心得道慧不离寂定之处，护于正法及因缘罪福。以直见断一切念无念，以直念而愿说法，常行直言断诸罪，具足福行，以直治断诸所有著止，以直业至于佛道，行直方便，于诸法无意著止，以直意得一切智，行直定于空无恐怖，行无想于我无愿无所起为，至诚

拥护于经义，不离法义亦无有人。长者，是为菩萨出家沙门义也。彼出家菩萨不习众事，当作是念言：‘我当为一切人习德本，不独一人习善本。”

佛言：“长者，出家菩萨当习四事，如来所知。何等为四？一者、习法会，二者、习为他人说，三者、习供养奉事如来，四者、习不断佛乘意。是为四习，常解脱诸多习。若在闲居，当作念言：‘我何以故来在闲居？’当复更念言：‘我用恐惧故来至于此。何等恐惧？畏聚会习淫怒痴，畏贡高怒慢害意于人，畏于贪嫉，畏于色声香味细滑之念，畏于身魔、欲魔、罪魔、天魔，畏于非常为常想，畏于苦为乐想，畏无实为实想，畏无我有我想，畏有吾我，畏于狐疑不正思想犹豫淫劮，畏恶知识，畏于爱欲无黠，畏心意识不调良，畏诸盖覆蔽诸求，畏自见身，畏财利诸色，畏求处见，畏念无念他念，畏不见言见、不闻言闻、无意无识所言，畏沙门垢，畏种种行，畏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畏于地狱、畜生、饿鬼，畏所生八难，畏所生五道，畏于卒念诸不善法，我所以来至此，不可以在家。于诸会愦闹中，一心为念空，以是恐惧解脱。怖畏诸过去，菩萨皆因恐畏解脱，蒙闲居力，得脱于恐惧，得佛道无畏。当来现在十方诸菩萨，皆以恐惧脱于怖畏，蒙闲居力，得佛道无畏。我以恐惧越一切畏住闲居，一切诸恐用受我故，住于吾著于我，污染于身爱，著我起于我，有我想有吾见，谓有身念于我，用护我身来至闲居，欲断我受用，护吾无因缘，当令我在闲居，得等义无畏。在闲居者无我想，在闲居者无他人想，在闲居者无得想，在闲居者无自见身迹也，在闲居者无有求住想，在闲居者无有泥洹想，何况当有淫尘想？所以名为闲居，于一切法无所住，哀护居三界者，一切畏想，无有习居想，于色声香味细滑无所居想，一切三昧无有诤乱居，调定其意寂定居，弃诸重担所居无惧，超越诸界已度使水，于诸有无所居，于贤圣行无念居，一心知止足居，在草褥居，深入慧居，精进一心居，戒居，断诸缚著牢狱为解脱居，空无想无愿居，得三脱门调柔无所去居，意观十二因缘所作已办居，入于寂定。

“譬如，长者，山泽有树草木，野牛、象马不恐不怖；如是，长者，出家菩萨在闲居行视其身，如草木无毛发之想，见身如是，当精进行，不当起我想，便无恐惧。观其身空，是身无我、无人、无寿、无命，从心有恐，诸众庶人用爱欲故当有畏惧。我以离念当为善想，譬如山泽中草木，野牛不恐不怖。见一切法，皆他人许，在空闲居当如是。所以者何？在闲居者断诸想离淫嫉诸染污，在闲居者为如他无我无所受，出家菩萨在闲居行当作是学。在闲居者当柔软守护戒品，在闲居者和顺定品，在闲居者怀来智慧品，在闲居者怀来解脱品，在闲居者住于度知见品，在闲居者爱护佛法品，在闲居者断十二使，在闲居者念正愿，在闲居者于诸法品为等，在闲居者不作疆界，在闲居者已脱诸入，在闲居者心不畏佛道，在闲居者于空无所观取，在闲居

者于法无所怀，在闲居者本有善德名闻，在闲居者佛所称誉，诸贤圣亦习闲居，在闲居者脱于爱欲，为有差特，入于一切智。

“复次，长者，在闲居菩萨，以少少事故，具足六度无极。所以者何？在闲居行不惜身命，是为布施度无极。知止足寂定住起于三专，是为戒度无极。无害心慈遍于一切，忍于一切智，不堕余道，是为忍辱度无极。念言终不舍此空闲，得忍已乃舍，是为精进度无极。得于禅不著我，起诸德本，是为一心度无极。如心所念身行如是，于道亦然无所念，是为智慧度无极。

“长者，在闲居菩萨有四事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于是得多智；二者、巧能分别决诸法律；三者、了诸德本；四者、以是博智知，一心精进住于空闲。是为四。复次，长者，菩萨若多淫尘，不习于尘，尔乃住闲居，不著于尘不受于欲，如所闻法则能奉行。复次，长者，菩萨得五神通，为诸天、龙、鬼、神、揵沓和说法，在闲居当如是。

“复次，长者，菩萨当学佛法智，然后乃在空闲，用是故，得具足一切诸善本；然后持是德本，入诸郡国县邑，以义度人民。菩萨若欲讽诵经道故来下，审恭敬奉事师和尚，长幼中年稽首为礼不当懈怠，于事当精进，不当不恭敬奉事。当作是念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诸天、龙、鬼、神、揵沓和所奉事，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所奉事，为诸释、梵、四王、人非人所恭敬，于世为最尊，令一切安隐。佛不自为身求供养，人自来供养，何况我等未有所知，方欲学耳，反欲从他人求供养！我当奉事一切人。所以者何？比丘贪求供养减其法德。所以者何？为他人以法施，心当念言，以供养故来奉事我，不以法故，以自有信心来供养想施，其福不大。往至师和尚所，身意当俱行，身意当解了住。若念我师和尚行至他处，心不乐悔，于讽诵学经智者，当为师和尚不惜身命；当乐法故，便当随师和尚行；用法故利，当舍一切财利之色于师和尚。欢喜闻一四句偈，若讽诵若布施行事，持戒、忍辱、精进、一心事，若智慧事，若慈悲喜护事，一心起习佛道事，闻四句偈若讽诵，当供养师和尚，在所从受字句义所受讽诵。当以直心无有谀谄，用一切万物供养，尚未报师恩，何况以法供养？’长者，若意闻所传说，若善音、佛法音、寂灭音、如教音、闻说如来音，当供事师一劫，尚未具足报师恩！”

佛言：“长者，以是故说法之福无有量，其智慧不可限，住于尊法亦无数。其有菩萨欲供养无量法，当供养出家菩萨。何等为出家之学？如其所闻法便行，当审谛清净其戒品。”

佛言：“长者，出家菩萨有四事法戒品清净。何等为四？一者、住于贤圣之教，二者、分卫以德乐知止足，三者、出家菩萨不乐于家，四者、不习戒亦无谄伪在闲居。是为四。复有四。何等为四？一者、身所行至诚，身亦无所得；二者、口所言至诚，口亦无所得；三者、意所念柔软，意亦无所得；四者、远离诸所见，住于一切智。是

为四事。复有四。何等为四？一者、弃我事，二者、远吾事，三者、断自在，四者、舍因缘法。是为四。复有四。何等为四？一者、我身与法一也，二者、诸种与法种等，三者、诸入为与空聚等，四者、得智慧行适无所居。是为四。复有四。何等为四？一者、身所知身自作；二者、不为人所动；三者、不入人罪法，灭于诸念；四者、奉一切法，审谛无有异。是为四。复有四。何等为四？一者、以脱于空，二者、无想无恐惧，三者、为一切大哀，四者、得无我忍。是为四。彼若闻清净三昧，当作是念言：'何等为清净三昧？奉一切法，意舍欲及我所，其心为一，其心无所流，心无所轻戏以缚缚意，心无所著，心不可见，心于内现意之境界无有习会。意于我法为何等念？等于法界，无有生无有行，内外无所著正受，是谓为三昧，是谓住法三昧。'彼若闻审谛智慧清净，便当作是念言：'何等为智慧？谓解于法句分别智慧为慧，入于解黠为慧，知他人心之所念解法为慧。'于法正受，彼于智无智，于相无身为空，相无有持亦无有舍，相无有处无央数相所念为空。"

佛言："长者，观法当如是，是为出家菩萨行。"

佛说是经时，八千人发大道意。此诸长者出家下须发者，皆得不起法忍。三万二千天及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二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

郁迦长者欢喜踊跃，以殊异衣其价百千，用上如来说是言："我持是善本功德，施于一切菩萨，令是功德归流诸居家菩萨，皆令具足此法如如来。令出家菩萨得戒智慧具足此法，愿令出家菩萨得戒智慧犹如如来。唯然世尊，云何居家菩萨，在所居住，学具足出家戒法？"

佛告长者："居家菩萨，布施一切无所爱惜，其心常志大乘不望其报。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净修梵行，心不念习淫欲，何况受？复次，长者，居家菩萨，解空事入四禅，以善权行救无恃者令志寂灭。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大精进、解智慧、度无极，于一切作大慈，受一切法当拥护，以法教化人，是为四事行居家菩萨在家立出家戒法。"

尔时，郁迦长者白佛言："世尊，我独立居家地，当住于如来教戒。我当为如来广达佛道，亦当学是出家之法，当复奉行是法禁。"

时佛便笑，诸佛世尊之法，笑时有无数色、种种色、不可思议色，从口中照无量佛国，上至梵天还绕佛身，于顶上[火＋霍]然不现。

贤者阿难，从坐起白佛言："佛不妄笑，愿闻其意。"

佛告阿难："汝见郁迦长者用法故，供养于如来复作师子吼不？"

阿难："唯然，世尊，我今已见。"

佛言："阿难，是郁迦长者，住于居家地，于是贤劫诸有如来，皆当供养受其法教，居在家居，具足出家戒法，是时为诸如来普宣佛

道。”

于是阿难问郁迦长者：“用是居家为乐，居家为垢，居家不如出家受圣贤教法？”

郁迦答曰：“阿难，且止！勿作是语云！诸贤圣亦无垢染，有大哀解脱，不念自安。诸菩萨忍诸苦，不舍一切人。”

佛言：“阿难，是郁迦长者，虽住居家地常有等心，于是贤劫所度人民甚多，胜余出家菩萨百千人教授。所以者何？阿难，虽有出家菩萨百千人，其德之智不及郁迦长者。”

阿难白佛言：“是名为何等经？云何持名？”

佛言：“阿难，是经一名《郁迦长者所问》，汝当受持，二名《居家出家品》，三名《持一心宴坐其德名闻》。”

佛言：“阿难，若有菩萨闻是经，为具足诸法，胜于百劫修梵清净懈废之行。是故，阿难，欲作大精进者，及欲教他人精进者，自欲住于一切法德者，及欲立一切于法德者，当闻是经，当受持讽诵。所以者何？欲具足一切法，当视是经法与如来等。阿难，其有菩萨远离是经者，则为远离一切诸佛，不得复见一切诸佛。所以者何？其有说是经者，则为面见一切诸佛。阿难，政使是三千大千世界满其中火，菩萨便当入过其中，求闻是法受持讽诵，当以诸宝满三千大千世界用供养师，受是经法持讽诵读。阿难，若有菩萨，供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尽其形寿，供养尔所佛已，不受是经法不能讽诵，亦不于中作诸功德，为不供养去来今佛。阿难，若复有人闻是经典，受持讽诵广为人说，于中作诸功德，为已供养去来今佛。所以者何？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法为上，为从法生。”

佛说如是，贤者阿难及郁迦长者，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闻经欢喜，皆前为佛作礼而去。

幻士仁贤经一卷

佛说幻士仁贤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鸟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五千俱。皆神通菩萨，一切大圣悉得总持辩才无碍，其名曰：师子菩萨、师子意菩萨、诚乐菩萨、道御菩萨、大御菩萨、光首菩萨、光净菩萨、寂意菩萨、人明菩萨、开化人菩萨、常应菩萨、慈氏菩萨、文殊师利六十贤者。一切五千菩萨，皆此上首者也。梵王、帝释、四王诸天、龙王、神无央数。于时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群臣僚属，供奉世尊衣被、饮食、医药、床卧之具。世尊名称普闻远至，是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世尊，诸神通慧普见所睹无余，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法不共，不舍大慈，不废大哀。慧眼佛眼具足变化无极，神足变化，说本变化，教授变化得无极。发意之顷，能使三千大千世界州城河海，须弥众山龙神天宫，铁围山川、沟坑树木、国邑墟聚，在一毛孔，从劫复过一劫。

是时，王舍大城中，有一幻士名曰飏陀，明经解术晓了幻伎，所作巧黠多所喜悦，所兴如意名闻于远。其摩竭国诸余幻者皆所不及，所至到处最上第一。除诸见谛清净士女得法忍者，一切人民莫不倾侧，如所言者无不迷惑，随未曾有法，而以此幻邪行之术，得众利养。幻士仁贤，闻佛世尊名称普徽如来至真等正觉，闻已自念："我身转化摩竭人民及诸州城，莫不受教。唯未化沙门瞿昙，亦未曾试及诸弟子，我宁可试知可惑不？假能惑者，摩竭人民皆共同心来供事我。"

于是仁贤，缘本功德承佛威神，出王舍城至灵鸟山。见佛世尊光踰日月百千亿倍，明净无垢光炎远照，髻相之耀灼若摩尼，晔如莲华清净，超梵八部音说法广度。见佛色身具足严妙，意甚踊跃心自念言："我欲试佛诸通之慧审普见不？"便行趣佛，稽首作礼，用试佛故："缘此请佛，设知我意当不受请，若不知者必受无疑。"佛知其意，愍伤仁贤及王舍城一切人民，欲度之故默然受请并比丘众。

时仁贤念："沙门瞿昙，无诸通慧亦不普见，以不见故今当晓试。"是时，仁贤稽首作礼，绕佛三匝而退。

贤者大目揵连白佛言："幻士仁贤内怀诳诈，请佛及僧，云何受之？"

佛告目连："汝且安默，如来深究一切群民长夜迷惑，因化立之以平等行。天上世间无能施秽欺惑佛者，如来以断淫怒痴乱，无余瑕垢灭诸缚著，离八十垢得不起法忍，以故三界无能惑者，一小幻士何所能谐？如来解畅一切法幻，自致最正觉，使诸人界及其本原，皆使

巧妙幻过。仁贤终不能与佛幻术等，百倍、千倍、无数亿倍，不可假托以为比喻。”

佛告目连：“于意云何？幻士仁贤，宁能庄严化三千大千世界令净好不？”

对曰：“唯然，此幻不能。”

佛言：“如来发意之顷，能使三千大千世界严净入一毛孔，佛之幻术终不惑。正使十方佛国，有风名随岚及断截风，飘坏三千大千世界，还复如故。有风名追逐风、住止风，旋转世间。有风名曰波栗屠那，回行三十二天。有风名曰摧破，崩坏须弥。有风名曰拘那，起大火上至三十二天。有风名曰常来，起劫烧天地。有风名曰炽火，使三千大千世界一时俱燃。有风名曰浇洒，起大雨。有风名曰枯竭，除尽水灾之变。”

佛告目连：“今我粗说是诸风名，从劫过劫无有竟时。云何，目连，宁有人能止虚空，坐诸风之中作四器行，使此诸风入一芥子，其于芥子无所挂碍亦无毁害，令诸天人安隐娱乐而不惊怖？如来幻法而复过是无有极也，非弟子、缘一觉地之所能及。”

于时，目连在众会前，稽首作礼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为得善利。所以者何？世尊威神巍巍如是大尊无极，其人民闻佛如来此变化者，欢喜踊跃逮得善利，便发无上正真道意，一时欣然功德无量。”

于是幻士仁贤，入王舍城还归到家。即其日夜，于城内秽恶流聚最不净处，化于其中作大讲堂，悬缯华盖而起幢幡，现地平正树木茂盛，瓶罂珍器香炉镫锭，散众华香，于讲堂傍植八千宝树，枝叶华实众色酚馥，一一树下为诸比丘敷师子座。于讲堂中央，特为如来设师子座，众宝为足校饰无量，高四丈九尺。于座四面化四宝树，作百味之馔若干种食。其为供者合五百人，端正皎洁宝璎珞身。

幻士仁贤化作是已，时四天王，往诣幻士所化作讲堂，谓仁贤言：“甚善！仁者，乃请如来，于此讲堂而供养佛。宁可听我次助所乏，欲造宫室以奉如来？”于是仁贤，益用踊跃得未曾有，报听天王：“宜知是时。”四天王即化作立宫室极妙姝好，仁贤所建厌蔽不现。

时，天帝释与三万二千夫人，俱到幻士讲堂，谓仁贤言：“善哉快乎！真得善利！乃请如来于化饰讲堂以供养佛。宁可听吾给助所乏，欲造宫殿以奉如来？”于是仁贤，倍复踊跃得未曾有，私自疑怪，报听帝释：“宜知是时。”天帝即化作大殿馆，踰于忉利最胜之宫，化植宝树，超乎已质拘者之树姝好，厌蔽仁贤、四王所立，讲堂宫室所校诸树。

仁贤则自念言：“世尊非凡，乃有如是神妙尊天及诸天子，兴大供养奉事如来。今我宁可没灭我之所建，大为迷谬，岂忍以此举向上尊乎？”于是仁贤，欲没所幻而不能灭，遍作诸术亦不可灭，幻食供

助讲堂严饰师子之座，永为真实而不可变。

仁贤惊怪心自念言：“往昔所言，幻现则现，欲没即没，今为如来变作化供而不能改。”

于是天帝知仁贤所念，便告言：“如卿为佛化作严净供具，不能变复使如本，故其见如来发欢喜心，常得安隐至泥洹道。”

尔时，仁贤踊悦怡怿，晨旦白佛：“饭时已到，愿可自屈。”

于是世尊，著衣持钵，与诸菩萨及比丘僧眷属围绕，往诣仁贤庄校讲堂。佛时变化，使仁贤知坐所为立师子之座，四天王亦见如来坐所造宫师子之座，帝释自念：“如来坐我所化庄严之座。”

时王舍城诸不信法众邪异道，弃自贡高及嗔怒心，一切共诣庄严讲堂，今日共观瞿昙所现感应。其边道法清净士女，悉共喜踊往诣讲堂：“今日我等当见如来至真等正觉，听师子吼睹其变化。”

于是仁贤，蠲除自大稽首佛足，白世尊言：“唯愿如来，原我罪过本愚所作，欲乱如来，化作此食助供侍使，师子诸座亦皆化作。心中念悔欲得灭没所可化现，佛为圣尊矜恕为意，诸所施造令不复变。”

于是佛告仁贤：“一切人民及其所有皆如幻化，诸坐比丘亦如幻化，如我之身亦是慧幻，此三千大千世界则复为化，因缘罪福一切诸法亦如幻化，皆由因缘各在合会，便持所化饭食之具分布施设。”

于是幻士仁贤，梵王、帝释、四天王，诸助供者，擎化食供养世尊及比丘众。

于是贤者大迦葉说偈言：

“如今所设座， 及其处上者，
　定意为平等， 善哉施无上！”

舍利弗颂曰：

“如今供具心， 及其受者意，
　如是常等觉， 是疾毕信施。”

须菩提颂曰：

“是施无所施， 受者无所受，
　其有应是行， 是为毕信施。”

阿难颂曰：

“是施为尊乘， 食者无有心，
　其身意无著， 是为世众祐。”

于是光英菩萨曰：

“譬如彼幻士， 仁贤现此化，
　一切世亦然， 愚者不及解。”

光造菩萨曰：

“譬如坐树下， 悉以幻化作，
　所有幻亦空， 适等无差异。”

师子菩萨曰：

“不闻师子吼， 小兽树间鸣，
　师子适震吼， 驰走窜十方。
　仁贤卿有恨， 以幻惑人民，
　如来所现幻， 众魔不能当。”

师子意菩萨曰：

“是饭食化作， 供助者亦幻，
　食饭者皆化， 善哉祠无上。”

慈氏菩萨曰：

“油醍醐浇火， 其明益炽盛，
　仁贤幻如是， 佛幻为普现。”

软首童子曰：

“譬如本此处， 一切皆化造，
　仁贤所兴幻， 欺诳惑众人。
　一切法如是， 本为悉平等，
　不觉了当来， 愚痴行生死。”

于是世尊，欲劝化幻士仁贤，则于讲堂之东化造殿舍，长者处其中，谓仁贤曰：“今何所作？”

答曰：“我供养沙门瞿昙及比丘僧。”

长者答：“幻士，勿说是言！今者世尊，在王阿阇世宫而食，及比丘众。”时仁贤承佛威神，见佛及僧在王宫食。

时，佛复化作长者来入讲堂，问仁贤曰：“今何所作？”答曰：“今供佛及僧。”长者答曰：“勿说是言！今佛及僧游于异道分卫。”时仁贤承佛威神，见佛之众于异道分卫。

复有长者到仁贤所曰："今何所作？"答曰："供佛及众。"长者答曰："勿说是言！今世尊在耆域医王后园，为四部众讲说经道。"仁贤承佛威神，见佛在耆域后园，为四部众讲法。

时，天帝释谓仁贤曰："今何所作？"答曰："我供佛及众。"帝释答曰："勿说是言！今者如来，在忉利天昼夜树下为诸天人讲法。"仁贤承佛威神，见佛在忉利天为天人说法。幻士仁贤见诸树上，枝叶花实皆有宝座，如来相好具足僧众围绕，在诸化师子座上。四天王、帝释、梵王，而化师子座皆见坐如来，并王舍城诸街里巷馆宇，皆见如来。遍诸佛世尊前，皆见仁贤悔过自馗。

时仁贤目之所睹，不复见余但见如来，幻士喜踊即生善心，用欢喜故得佛意三昧，从定意起叉手于佛前，以颂问佛曰：

"今我睹见， 如来神足， 发意之顷， 化若干佛。
其数百千， 复过是限， 若江河沙， 诸佛如是。
我本自谓， 广学幻术， 于阎浮利， 无与等者。
今日观见， 佛之神足， 计校譬喻， 不可为比。
今我目睹， 不复见余， 普见诸佛， 相好庄严。
是故今我， 欲问法王， 何许是佛？ 唯愿尊说。
奉事何佛， 为第一供？ 施何所佛， 功德最大？
何所清净， 受施众祐？ 愿为说是， 平等普见。
我今首过， 一切所犯， 身所试佛， 世雄导师。
其于尊人， 不行恭敬， 是为自弃， 不得所愿。
诸天已闻， 及与帝释， 于是众会， 一切普达。
我今为发， 菩萨之心， 用一切故， 今悉度脱。
今我为请， 一切众生， 皆使饱满， 甘露安隐。
令睡瞑者， 疾得觉悟， 逮得奇特， 智慧灯明。
谁能化变， 如是所现， 闻其所言， 安定柔软，
其慧无碍， 导行最上， 彼不生心， 道意最尊？
愿为我说， 微妙道行， 为奉何尊， 疾逮佛道？
云何如是， 为具足行， 一切弟子， 所不能及？
无行之行， 德为何类？ 正义云何， 而谛听闻？
何谓所乐， 礼节经行？ 云何而发， 所生无疑？
云何精进， 闻受无厌？ 何时逮得， 坚固听闻？
云如之何， 讲说法教？ 何谓光耀， 法皆照人？
云何施道， 而得慈行？ 云何得立， 无异之心？
何谓祠祀， 所在充备， 于众人民， 为坚固慈？
云何善师， 当奉习效？ 云何恶友， 而当远离？
云何得往， 见佛世尊？ 已得见值， 云何供养？
当学何学， 得为上尊？ 云何精学， 而得智慧？
云何于戒， 而为清净？ 云何逮得， 三昧定意？

何所施设，成严净行？云何舍离，非法之义？
云何于道，而伏其意，示现降魔，欲尘系缚？
云何听受，思惟经义，其心不舍，一切众生？
云何教化，人物群黎，坚固奉德，无所行处？
云何于人，而不舍行，善权慈心，仁爱之迹？
云何神通，而得具足？何谓意志，道心尊特？
云何一切，得成所愿，逮得分别，总持法忍，
辩才清净，行不退转，深奥之意，解义第一？
云何于是，得极过度，已得道证，微妙晓了，
一切皆知，是佛道行，于道坚住，而不动转？
唯愿说是，上妙之义，诸通之慧，明智如海。
世尊愍伤，愿为我说，我思逮得，坚固奉行。”

于是佛为幻士仁贤说偈曰：

“其能解知，一切法化，彼则能化，亿百千佛，
亦能化至，亿千佛国，所至到处，度亿群生。
如卿仁贤，以无形色，能示现色，睹无央数，
彼无有起，亦无有灭，不见有来，亦无去处。
如是仁贤，其佛正士，化现佛身，及比丘僧。
无所从来，不见住处，智不思议，是佛神足。
譬如所幻，因缘等一，现有象马，车步行人，
无有坐者，亦无所至，是颠倒事，人谓为正。
诸佛如是，无有色身，亦无形像，不行无处，
自见身者，求索处所，寤不觉者，除去众想。
佛无色貌，离于相好，不起种姓，观不可见，
无有音声，及以言说，无心意识，离所思念。
如佛所觉，实为以来，三世悉空，想无所起，
常不生想，已见本净，彼无有法，其德皆吉。
佛之所生，本净无数，无有四大，亦无荫盖。
彼之所住，不动无著，不能晓了，智慧之眼。
如我所觉，为得见佛，其人未曾，得见世尊。
见无所见，为睹导师，譬如举手，探捉虚空。
如卿仁贤，所见诸佛，悉为一义，当平等定。
我亦如是，余佛无异，一切正慧，其相平等。
其戒清净，三昧平等，定意智慧，解脱平等。
于是慧等，度知见事，一切诸力，佛之名德。
空义平等，及道行迹，一切诸法，所住无碍。
一切如幻，本净解脱，无所成就，所起严净。
仁贤当知，供一佛已，为已奉事，十方诸佛。

于此如是， 法平等故， 求索若干， 终不可得。
一切能净， 人之信施， 一切所施， 皆大德果。
一切清净， 起法平等， 佛无若干， 亦无差特。
一切皆悉， 审为是佛， 有颠倒行， 则不见佛。
今是诸佛， 所示形像， 一切皆尽， 平等无处。
如卿仁贤， 念所见佛， 譬若如仁， 所造化作。
喻观五阴， 亦当如是， 凡著诸盖， 及与愚痴。
其是无生， 不实无有， 于此无处， 亦无所立。
是不可见， 亦无有色， 谛观是已， 不得久住。
五阴自然， 于是如幻， 众生诤讼， 自贪身相。
无相之相， 所可现相， 正觉佛道， 远如复远。
虚妄之法， 起众想处， 生众因缘， 无形之树。
造发众事， 若干种意， 断诸受想， 是为本无。
其知因缘， 及所作为， 彼即了法， 逮得离欲。
离欲法已， 即识知如， 即得见道， 其眼清净。”

佛说此偈时，幻士仁贤得柔顺法忍，五千人未曾发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二百天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于是佛食化饭已，欲增益仁贤信施之德，便说偈言：

“如是不想报， 所与者得净，
一切施等具， 仁贤德满足。”

贤者大目揵连白佛言：“唯愿世尊，令化讲堂得住，昼夜七日使不灭没。”佛即以威神，令化讲堂昼夜七日住立不灭庄严如故。

时，佛从坐起，与比丘及诸菩萨，天、龙、鬼、揵沓和，往诣佛所听受经法。于是仁贤往到佛所，稽首礼足绕佛三匝，却叉手住白佛言：“唯世尊，菩萨有几道行所可住处，得至道场晓了正义？”

于是佛告仁贤：“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解说菩萨道场。”于是仁贤，与诸大众受教而听。

佛言：“菩萨有四事，住于道得至道场：一曰、心常习诸通慧，二曰、不舍一切人，三曰、求功德无有厌，四曰、护诸法常行精进。是为四，得至道场。复有四清净行得至道场：一曰、护戒清净，二曰、意性清净，三曰、慧清净，四曰、所生清净。是为四。复有四事法，弟子、缘觉所不能及：一曰、其行过于四禅，二曰、其心多所入，三曰、行大哀于众生，四曰、辩才之音若干种。是为四。复有四威仪行：一曰、乐于闲居远离众闹，二曰、往于彼行慈念众生，三曰、无谀谄邪行无所至到，四曰、求于道行。是为四。复有四所问无碍无能断截：一曰、不惜身命，二曰、心常欢悦，三曰、弃贡高，四曰、常奉行法。是为四。复有四事所行具足：一曰、常知时节，二

曰、随人所喜而现教，三曰、常知羞惭，四曰、知止足。是为四。复有四事意行平等：一曰、随人所应而恭敬教授，二曰、所愿大智慧所应教授，三曰、不说他人长短，四曰、见说短者慈心向之不怀结怨。是为四。复有四事名德具足莫不闻知：一曰、自学深慧并施教他人，二曰、有来问事悉遣彼疑，三曰、常护正法，四曰、佛之意力而不可尽。是为四。复有四事博闻坚强：一曰、闻法则解所归，二曰、所闻法乐不贪家怀居，三曰、闻已广宣咸为人说，四曰、已闻起贤圣解说向佛道法。是为四。复有四事，讲说经法名德流行：一曰、先办众事后受以卫之食，二曰、得利养衣被、饭食、床卧、医药降伏魔力，三曰、昼夜乐法为诸天所护，四曰、不轻娆他人。是为四。复有四事，光辉众会，身得自在：一曰、少于所欲，二曰、知止足，三曰、微妙柔软，四曰、身自奉法。是为四。复有四事，得明慧利说法无异：一曰、拔济生死之惧，二曰、不希求世供养之利，三曰、常护他人，四曰、常住道愿。是为四。复有四事法，有反复知报善恶：一曰、劝化人使发道意，二曰、不失所成立之功，三曰、自敬念迎当来慈，四曰、常诣正士法师。是为四。复有四事，不坏慈：一曰、具足忍力，二曰、不诱娆他人眷属，三曰、不舍大哀，四曰、求脱罪福因缘志在于道。是为四。复有四事，习于慈行：一曰、常合和人，二曰、性行柔顺，三曰、其行具足，四曰、所有稍稍近道。是为四。复有四事知是恶师：一曰、教人为小道，二曰、教人坏菩萨意，三曰、教求名闻增益不善之法，四曰、教远离功德善法。是为四。复有四事，与世尊诸佛共会：一曰、常一其心，二曰、常说诸佛世尊功德，三曰、奉清净之戒，四曰、志性不舍本愿。是为四。复有四事法，称其德行，供养菩萨及如来尊，不以懈倦：一曰、所供养佛最尊众祐，二曰、其有见我亦当效行，三曰、见如来道意得坚固，四曰、得见三十二大人之相其功德本，使成善权。是为四。复有四事，观经义学菩萨戒行得至尊上：一曰、过度恶道，二曰、常劝立善道，三曰、恭敬如来，四曰、具足所愿。是为四。复有四事学：一曰、不舍道意，二曰、等于一切，三曰、求度无极，四曰、护无数诸佛法使不断绝。是为四。复有四事，行清净戒：一曰、奉行少事，二曰、解了空行，三曰、不犯邪见狐疑，四曰、无犹豫心。是为四。复有四事，三昧种性：一曰、不习土地语言，二曰、心清净无著，三曰、成功德本，四曰、稍近佛道。是为四。复有四事，应清白行：一曰、兴诸善本，二曰、其心宴寂行无所著，三曰、所见随其脱门，四曰、寂定于道义。是为四。复有四事，弃瑕秽心：一曰、恐畏生死常专其行，二曰、欲求解脱功德之本，三曰、于安隐无所造立，四曰、心无所起。是为四。复有四事降伏其心：一曰、以一人之故，当来亿百千数游在生死；二曰、知一切人心所念，为断尘劳，随其本愿而为说法；三曰、悉弃捐诸不善法，奉行众善，坐于道场降伏魔兵，逮得无上正真之道；四曰、声告三千大千世界为其说法。是为四。复有四事降伏魔怨：一曰、观视幻

法清净之行，二曰、逮得不起法忍，三曰、截断诸无慧之事，四曰、已离生死奉修正行。是为四。复有四事思惟经义：一曰、因缘法起不为无缘，二曰、兴立深法而无有人，三曰、观视空法而无所起，四曰、自然无想悉为处寂。是为四。复有四事心不舍菩萨法：一曰、不舍本愿，二曰、忍于苦恼，三曰、不惜身命，四曰、不舍四恩行。是为四。复有四事法开化人：一曰、衣食布施应为说法，二曰、数数劝使坚固，三曰、自在安隐之业，四曰、立他人善本。是为四。复有四事安谛受法而摄奉行：一曰、善本虽少心不轻念，二曰、常奉行安隐行，三曰、布施调意修善具足，四曰、奉承经义使一切归趣安隐。是为四。复有四事得入道行：一曰、逮得神通，二曰、成就正慧，三曰、在大道心深入无量，四曰、一切所造但习空行不著解脱。是为四。复有四事奉修慈心：一曰、救护幻化之人，二曰、常开导人使持法，三曰、度脱幻者，四曰、使得无为。是为四。复有四事奉修哀心：一曰、为恶道故而作亲友，使得入道而为兴哀；二曰、使离恶罪教令修善；三曰、教求小道者劝发大乘；四曰、设行哀者，为一切众生而摄此哀。是为四。复有四事行善权方便：一曰、一切心向道意在前；二曰、不舍尘劳心，况善权方便心？三曰、观一切人及众邪见悉为法器；四曰、见一切法悉为佛法，自然得最正觉，念行诸三昧逮得善解脱。是为四。复有四事逮神通行：一曰、常轻其身及本净意，二曰、轻心自然如幻，三曰、所作唯造立法，四曰、寂然一心而无愦乱。是为四。复有四事得分别法句：一曰、念成慧义不为严饰；二曰、唯求取法而不取人，不起无所灭；三曰、知一切无尽不可尽；四曰、所说于文字无著无缚。是为四。复有四事逮得总持：一曰、不厌博闻常敬法师，二曰、常行精进为人说经，三曰、晓近一切法句而不失义，四曰、又使入如来之法。是为四。复有四事逮得法忍：一曰、度不度者，二曰、解未脱者，三曰、一切乐法，四曰、不断善行。是为四。复有四事逮得辩才：一曰、见他法师所说不求其短，二曰、听采法义不以贡高，三曰、不自称誉，四曰、见少智未学不以轻易。是为四。复有四事行不退转：一曰、不退于淫怒痴，二曰、于众生之行不退转，三曰、于一切不善法而不退转，四曰、解最正觉而不退转。是为四。复有四事解深义：一曰、晓十二因缘，二曰、自然解得佛道为正谛觉，三曰、一切法一义其义悉空，四曰、悉解佛道。是为四。复有四事得成所愿：一曰、戒忍清净，二曰、净除恶道，三曰、质朴无有谀谄，四曰、如善权方便随其本行。是为四。复有四事得成诸度无极不退转法：一曰、以一波罗蜜悉入诸度无极，二曰、善权使一切人皆入一切人亦无有，三曰、见一切法悉为一法离诸所欲，四曰、见一切佛悉为一佛以法身故。是为四，得成诸度无极不退转法。”

佛说四事句时，幻士仁贤得不起法忍，欢喜踊跃在虚空，去地四丈九尺。时佛见幻士仁贤心所念便笑。贤者阿难，以偈赞佛而问曰：

“差特无量威， 慧事踰日月，
三世悉闻名， 德称度无极，
所知了三达， 佛以逮自在，
今佛何故笑？ 唯愿为解说。
一切众生类， 住立若所立，
已见诸人心， 人尊无所著，
其于下中上， 如是为悉净，
今佛所笑者， 唯愿解说之。
诸天闻其声， 真陀人亦然，
帝释阿须伦， 乾陀摩睺勒，
梵天亦如是， 其声寂清净，
彼诸所有音， 终不与佛等。
月所出光明， 及日摩尼珠，
其帝释光明， 一切光及梵，
其明悉蔽歇， 为尽不复现，
佛出光明时， 悉照诸佛国。
已解诸深法， 静然为空寂，
其无有吾我， 亦无有寿命，
不有亦不无， 悉损是二事，
尊皆令世吉， 所游如月光。
于此唯发心， 立意遵妙道，
今谁于佛道， 安定住正法？
所以得受身， 归命佛宝尊，
善哉唯愿说， 今日所笑意。
佛说义清净， 为诸弟子故，
佛尊为安隐， 其光普日照。
为异学故说， 辟支诸佛义，
若为求佛者， 志尊上妙法，
总持等无疑， 于是天中天，
唯愿为解说， 所应得佛道。
此色佛光炎， 清净灭垢秽，
还来绕佛身， 顶上没不现。”

尔时，佛告贤者阿难：“宁见幻士仁贤乎踊在虚空？”

对曰：“已见，世尊。”

佛言：“阿难，族姓子仁贤，却后九万二千劫当得作佛，名严净王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世界名曰大净，劫曰幻化。其严净王如来大净世界，人民众多，安隐快乐，五谷丰贱。其土平博无有丘墟，日月光照种种树木皆以庄严，众香具足常悬幢幡。其国人民如意所愿，皆

见佛土严净所有自然。譬如第二忉利天上七宝宫殿，其国人民皆见国土安雅。生彼佛国者皆求上愿志于大乘。严净王如来住世万岁，般泥洹后行法住亿岁。临佛灭度，有菩萨名曰闻称，佛授其决：‘我灭度后，是闻称菩萨当得作佛，名曰普达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

时，族姓子仁贤从虚空下，稽首佛足，白佛言：“佛是我师，导御善道。唯世尊，我与无数亿百千人，归命等正觉及法、比丘僧。若如来本无，诸佛本无无异，其如者无坏，如者无动，如者无想念，如者无所起，如者无行，如者无二；如来本无亦复如是，我因是成就。”

于是贤者阿难，问族姓子仁贤：“于如来法为何所得，乃说如来本无，今卿远离于本无事？”

答曰：“一切法皆弃离，尔乃兴如来法。于阿难意云何？如来皆了本无致等正觉，以故如来本无无坏者，我亦得之，一切人亦逮本无。唯贤者意云何？如来法为有二乎？唯阿难法无二无二，有想者其识若干。所以者何？捐舍众想乃成佛慧。”

尔时，阿难白佛言：“唯世尊，族姓子仁贤，宁当复持本所幻化，迷惑诸天人不耶？”

佛告阿难：“于是仁贤，入法智慧之幻。所以者何？用明智辩才故也。”

时，世尊告族姓子仁贤：“卿宁能化或诸天世人？”

对曰：“唯然，如佛所惑化，我亦如是。所以者何？解无我者是为大行，号有人名无寿命，无有人而言有人，如来无字亦不处道场，何所法中有去没去，而说法有去来教法？无般泥洹而现泥洹法，是故世尊说平等行，便能化惑诸天世人，为说如来功德平等。”

时，佛赞族姓子仁贤：“善哉！善哉！仁贤，如卿所说，为大化惑说无音声法。”时，仁贤从佛求出家。

佛告弥勒菩萨：“汝下幻士鬓发令作沙门。”

弥勒受教，即使仁贤为出家志已还白佛言：“唯然，世尊，是非菩萨形貌色像，亦非沙门。所以者何？其有菩萨成诸通慧，处于三界教化群生，是为菩萨出家也。”

说是语时，五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二百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当何名斯经？以何奉行之？”

佛告阿难：“是经名《授幻士仁贤决》，又名《稍入至佛道》。”

佛言：“阿难，其有菩萨欲得见佛，为一切故当受是经持讽诵读，当旷其志为他人说。所以者何？其于是法菩萨求道，是为大乘平等经法，以故是经名曰《稍入道义》。”

佛告阿难：“我以是经嘱累汝，心念口讽执持经卷。若闻奉行众恶反趣，当知其人曾见五百佛然后得佛道。”

时，族姓子仁贤白佛言：“其受是经皆本功德。唯然，世尊，我

本亦学。所以者何？闻是经者，皆前善本善权，我心如是。”

佛说经已，族姓子仁贤，比丘贤者阿难，一切众会，诸天、龙、神、阿须伦、世间人民，闻经欢喜，稽首而退。

佛说决定毗尼经一卷

佛说决定毗尼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独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万人。

尔时，世尊如龙王视观察大众，观大众已告诸菩萨："仁者，谁能于后恶世，堪忍护持正法，以诸方便成就众生？"

尔时，弥勒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于后世时，受持如来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多所利益无量众生。"

师子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成就众生。"

金刚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怜愍守护诸恶众生。"

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充足众生诸所希望。"

智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令诸众生除去无明。"

法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令诸众生离诸非法。"

月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令诸众生常得远离非功德法。"

日胜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以安乐乘令诸众生皆得度脱。"

无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成就饶益无边众生。"

魃陀婆罗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说无痴法令诸众生皆得闻知成就智慧。"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兴发大愿令无尽众生皆得成就。"

月光菩萨言："我能堪忍，令诸众生常行给事。"

妙目菩萨言："我能堪忍，与诸众生安乐根本。"

观世音菩萨言："我能堪忍，刚强恶趣诸众生等为作归依。"

得大势菩萨言："我能堪忍，不度恶趣众生皆令得度。"

善数菩萨言："我能堪忍，令诸众生不调伏者令得调伏。"

妙音菩萨言："我能堪忍，喜乐小法诸众生等令得度脱。"

喜乐菩萨言："我能堪忍，卑下弊恶杂秽众生皆令成就。"

光积菩萨言："我能堪忍，成就解脱畜生众生。"

入无诤菩萨言："我能堪忍，示现正道成就众生。"

爱见菩萨言："我能堪忍，安乐利益给施众生求实智慧。"

不思议菩萨言："我能堪忍，愍念成就饿鬼众生。"

日光菩萨言："我能堪忍，未淳熟众生能令成熟。"

毗摩罗鞊菩萨言："我能堪忍，充满众生一切所愿。"

大气力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闭恶道门。”
断疑菩萨言：“我能堪忍，乐小法众生令得度脱。”
住无畏菩萨言：“我能堪忍，常以赞叹饶益众生。”
吉胜智菩萨言：“我能堪忍，随诸众生种种所乐而度脱之。”
住无量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说无为道。”
住一切法无畏菩萨言：“我能堪忍，乐种种乘诸众生等，随其所乐而能示现。”
妙意菩萨言：“我能堪忍，常示众生所喜乐事而成就之。”
无垢炎菩萨言：“我能堪忍，爱念众生而为守护令得成就。”
摩尼光菩萨言：“我能堪忍，令诸众生自识宿命。”
光德菩萨言：“我能堪忍，而以正勤拔济众生。”
贤德菩萨言：“我能堪忍，究竟断除众生苦恼。”
宝手菩萨言：“我能堪忍，以诸珍宝给施众生令得安乐。”
最胜意菩萨言：“我能堪忍，贫穷众生令离贫苦。”
断诸缠菩萨言：“我能堪忍，令诸众生常得远离烦恼怖畏。”
金刚光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示现正道。”
现德色像菩萨言：“我能堪忍，多求众生随其所求皆能给足。”
法出曜菩萨言：“我能堪忍，常说清净诸法之行。”
金刚体菩萨言：“我能堪忍，除诸众生一切障碍。”
法益菩萨言：“我能堪忍，常以正法度脱众生。”
无少有为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灭除诸毒。”
月上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示现说法。”
师子意菩萨言：“我能堪忍，常以法施饶益众生。”
童子光菩萨言：“我能堪忍，度卑下处诸众生等。”
佛功德菩萨言：“我能堪忍，示现正道断诸恶趣。”
金刚光菩萨言：“我能堪忍，现身色像度脱众生。”
德吉胜菩萨言：“我能堪忍，令损减众生为作增益。”
持势菩萨言：“我能堪忍，闭地狱门。”
持甘露菩萨言：“我能堪忍，令诸众生得度生死。”
网明菩萨言：“我能堪忍，为诸众生常现光明灭一切结。”

尔时，舍利弗闻诸菩萨作如是等，成就众生以自庄严，得未曾有，前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是诸菩萨不可思议有大悲心，种种方便坚固精进而自庄严，乃至一切众生不能沮坏，不能筹量，不能及逮，不能摧伏，所有光明不可障蔽。世尊，我常称赞是诸菩萨未曾有事，所谓有人故从求索头目耳鼻、身体手足一切诸物，求索之时无所吝惜不生悔心。世尊，我常思惟每作是念，或有逼迫是诸菩萨，从其求索若内若外所有诸物，当知皆是住不思议解脱菩萨。”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此诸菩萨所有禅定，方便智慧境界之事，非诸凡夫、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所能思量。又舍利弗，是诸菩萨虽见诸佛神通变化，而于诸法心不动转，常满众生诸所

欲愿。又舍利弗，若有众生乐居士法，现居士形为成就故。若有众生乐大威势，现作诸王有大威力而调伏之。若有众生志求涅槃，以声闻乘而度脱之；求辟支佛者现辟支佛形，为度脱故；求大乘道者现作佛身，为建诸佛法故。如是，舍利弗，是诸菩萨种种方便成就众生，皆悉令得住于佛法。所以者何？舍利弗，若除如来智慧，更无余乘而得度脱到于涅槃，以是义故名为如来。所以者何？如如来说如如之法，即如觉知此法名为如来；知诸众生种种欲乐而悉示现名为如来；成就一切诸善根本，断于一切不善根本名为如来；能示众生解脱之道名为如来；能令众生远离邪道，示现圣道名为如来；说诸空法显现空义名为如来；一切众生有种种识、种种欲乐，随其所乐示解脱道名为如来。诸凡夫等妄想疑惑，能使觉知非真实法，诸菩萨等于诸法界不生动转，如幻众生皆令解脱，次第当到趣于道场。

“又舍利弗，在家菩萨应修二施。云何为二？一者、财施，二者、法施。又舍利弗，出家菩萨柔和无嗔应修四施。何等为四？一者、纸，二者、墨，三者、笔，四者、法。如是四施，出家之人所应修行。得无生忍诸菩萨等，当应修习三种布施。何等为三？王位布施，妻子布施，头目布施。如是三种名为大施名极妙施，得无生忍诸菩萨等，应修如是三种布施。”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不应畏欲恚痴。”

佛告舍利弗：“菩萨有二大犯。何等为二？因于嗔恚、愚痴犯戒名为大犯。因欲犯者名为小犯难得除却，因嗔犯者名为大犯易可除却，因痴犯者亦名大犯亦难除却。以何等故爱为小犯难得除却？爱能增长生死枝条亦为种子，以是义故小而难却。因嗔犯者堕于地狱、畜生恶道，速疾能为心作障碍易得除却。因痴犯者堕八大地狱诸大苦处，难可解脱。又舍利弗，若有菩萨犯于初戒，于十众前以正直心殷重忏悔；故犯戒者于五众前，以正直心殷重忏悔；手捉女人眼见恶心，或一人或二人前，以正直心殷重忏悔。若有菩萨成就五无间罪，犯于女人，或犯男子，或故犯、犯塔、犯僧，如是等余犯，菩萨应当三十五佛边，所犯重罪昼夜独处至心忏悔。忏悔法者：‘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金刚不坏佛　南无宝光佛　南无龙尊王佛　南无精进军佛南无精进喜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宝月光佛　南无现无愚佛　南无宝月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离垢佛　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清净施佛　南无婆留那佛　南无水天佛　南无坚德佛　南无栴檀功德佛　南无无量掬光佛　南无光德佛　南无无忧德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功德华佛　南无莲华光游戏神通佛　南无财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　南无善名称功德如来　南无红炎幢王如来　南无善游步功德如来　南无斗战胜如来　南无善游步如来　南无周匝庄严功德如来　南无宝华游步如来　南无宝莲华善住娑罗树王如来。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世尊常住在世，愿诸世尊慈哀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已来所作众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他取、见取随喜；五无间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十不善道，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所作罪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应堕地狱、饿鬼、畜生诸余恶道，边地下贱及弥戾车，如是等处所作罪障今皆忏悔。诸佛世尊当证知我，当忆念我！’

“复于诸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若于余生，曾行布施或守净戒，乃至施与畜生一揣之食，或修净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及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合集校计筹量，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

“众罪皆忏悔， 诸福尽随喜，
及请佛功德， 愿成无上智。
去来现在佛， 于众生最胜，
无量功德海， 归依合掌礼。

“如是，舍利弗，菩萨如是观此三十五佛如在目前，思惟如来所有功德，应作如是清净忏悔。菩萨若能净此罪已，尔时诸佛为其现身，为度众生亦说种种诸行，成就愚惑诸众生故。菩萨于诸法界心不动摇，而诸众生等有种种欲乐，随其所乐皆能度脱满其所愿。菩萨若入大悲三昧，能示现入地狱、畜生诸余恶道。菩萨若入大庄严三昧，现居士身成就众生。菩萨若入妙胜三昧，能现转轮王身成就众生。菩萨若入晃曜三昧，能现释梵上妙色身成就众生。菩萨若入一心三昧，现声闻形成就众生。菩萨若入清净不二三昧，现辟支佛形成就众生。菩萨若入寂静三昧，能示佛身成就众生。菩萨若入诸法自在三昧，随诸众生种种欲乐，现种种形而成就之。又彼菩萨或现释身，或现梵身，或时示现转轮王身，皆为成就诸众生故。然此菩萨于诸法界而不动转。所以者何？虽随众生种种欲乐现种种形，而此菩萨不得己身及与众生，而随众生现种种身。

“又舍利弗，师子兽王大吼之时，其余小虫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又如香象其所负重，诸驴骡等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又如释梵所有威德光明色像，贫穷之人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又舍利弗，于意云何？如金翅鸟王所有势力，鹫鸽等鸟能堪忍不？”

“不也，世尊。”

“如是，舍利弗，菩萨所有其心勇健善根势力，所有之罪依出离智，得见诸佛及得三昧；非一切众生、声闻、缘觉，所有犯罪忧悔之事而能得除。菩萨若能称彼诸佛所有名号，常于昼夜行三事者，得离犯罪及诸忧悔并得三昧。”

尔时，优波离从禅定起诣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向于静处独坐思惟，生如是念：‘如来说此波罗提木叉清净之戒应当善学，为声闻、缘觉、菩萨乘故说如是言，宁舍身命，不舍于戒。’世尊，若佛在世及涅槃后，云何名为声闻乘人波罗提木叉？云何名为菩萨乘人波罗提木叉？世尊说我于持律中最为第一，我当云何为他广说？今从世尊面闻受持逮无所畏，然后能为他人广说。我于静处独坐思惟生如是念：‘我今应当诣世尊所，问毗尼中决定之义。’今此大众诸菩萨等，及比丘僧悉皆集会，善哉！世尊，唯愿说之。”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汝今当知，声闻乘人有异方便、有异深心持清净戒，菩萨乘人有异方便、有异深心持清净戒。所以者何？声闻乘人有异方便、有异深心，菩萨乘人有异方便、有异深心。优波离，声闻乘人虽净持戒，于菩萨乘不名净戒；菩萨乘人虽净持戒，于声闻乘不名净戒。优波离，云何名为声闻乘人虽净持戒，于菩萨乘不名净戒？优波离，声闻乘人不应乃至起于一念欲更受身，是则名为声闻乘人清净持戒，于菩萨乘最大破戒名不清净。云何名为菩萨乘人虽净持戒，于声闻乘不名净戒？优波离，菩萨乘人于无量劫，堪忍受身不生厌患，是则名为菩萨乘人清净持戒，于声闻乘人最大破戒不名清净。

“又优波离，菩萨乘人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尽护戒；菩萨乘人持开通戒，声闻乘人持不开通戒；菩萨乘人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优波离，云何名为菩萨乘人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尽护戒？菩萨乘人持戒之时，于诸众生及与他人应当随顺，声闻乘人不应随顺。优波离，以是义故，菩萨乘人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尽护戒。优波离，云何名为菩萨乘人持开通戒，声闻乘人持不开通戒？优波离，菩萨乘人，以日初分有所犯戒，于日中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日中分有所犯戒，于日后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日后分有所犯戒，于夜初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夜初分有所犯戒，于夜中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夜中分有所犯戒，于夜后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夜后分有所犯戒，于日初分思惟当得一切种智，菩萨尔时不破戒身。以是义故，菩萨乘人持开通戒，声闻乘人持不开通戒，菩萨不应生大惭愧，亦复不应生于悔缠。优波离，声闻乘人数数犯罪，即时破失声闻戒身。所以者何？声闻乘人应当持戒断一切结如救头燃，所有深心为涅槃故。优波离，以是义故，

声闻乘人名持不开通戒。优波离，云何菩萨乘人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菩萨乘人于恒河沙劫，受五欲乐游戏自在，受诸乐已，未曾捐舍发菩提心，菩萨尔时不名失戒。所以者何？菩萨乘人有于后时，善能护持菩提之心，乃至梦中一切结使不为其患。菩萨乘人不应一时于一身中尽一切结，应当渐渐尽一切结善根成就非不成熟。声闻乘人如救头燃，乃至一念受身不应生喜。以是义故，大乘之人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菩萨乘人持开通戒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不开通戒持尽护戒。所以者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为难得，具大庄严乃可得成。大乘之人于无量劫往来生死，不应生于厌离之心。优波离，如来观察筹量，为大乘人不应一向说厌离法，不应一向说离欲法，不应一向说速疾法，常当为说发欢喜心相应诸法，常应为说甚深无难无悔缠法，常应为说无聚无碍空无之法，闻此法已常乐生死不生忧悔，亦能满足菩提之行。”

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或有欲相应心而犯于戒，或有嗔相应心而犯于戒，或有痴相应心而犯于戒。世尊，菩萨犯戒，于欲相应心、嗔相应心、痴相应心，何者为重？”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若有菩萨如恒河沙欲相应心而犯于戒，或有菩萨因一嗔心而犯于戒，等住菩萨大乘之道，因嗔犯者当知最重。所以者何？因嗔恚故能舍众生，因贪欲故于诸众生而生亲爱。优波离，所有诸结能生亲爱，菩萨于此不应生畏；所有诸结能舍众生，菩萨于此应生大畏。优波离，如来先说欲难舍离为小犯，嗔易得离名为大犯。优波离，所有诸结犯小难离，大乘之人应当忍受所有诸结犯大易离，大乘之人乃至梦中不应忍受。以是义故，大乘之人因欲犯者，我说是人不名为犯；因嗔犯者，我说是人名为大犯，名大过患，名大堕落，于佛法中是大留难。优波离，若有菩萨无有方便，欲相应心而犯于戒生于怖畏，于嗔犯戒不生怖畏。若有菩萨而有方便，恚相应心而犯于戒生于怖畏，欲相应心而犯于戒不生怖畏。”

尔时，文殊师利在大众中，前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究竟毗尼，谁受毗尼？”

佛告文殊：“若诸凡夫悉能了知一切诸法究竟毗尼，如来终不演说毗尼。以不知故，如来尔时为令觉知一切诸法究竟毗尼，渐次为说诸毗尼法。”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于此解说毗尼决定之义而无所说。”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今应当解说究竟毗尼之法，此优波离欲得闻于毗尼之义。”

尔时，文殊师利语优波离言：“一切诸法究竟无垢，能自调心，乃能得见究竟毗尼。一切诸法无有诸缠，净其本性，乃能得见究竟毗尼。一切诸法无有染污，我不可得，乃能得见无悔毗尼。如如真实亿万法门欣乐修学，乃能得见清净学戒。一切诸法无有分别，无缚无解

不作思惟，乃能得见无有缚著。一切诸法无住无染不作留住，乃能得见诸法清净。一切诸法住虚空际离诸处所，乃能得见所作清净。一切诸法逮无斗诤，前际后际不可得故，乃能得见三世平等一切诸法离诸施设心无所行，乃能得见断于疑结。优波离，是则名为究竟毗尼法界，诸佛世尊从此得道。若能筹量观察此法，是名善学逮最胜戒。若不观此法，是则不名深入如来所学之戒。”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所说之法，皆是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告优波离：“文殊师利所说之法依于解脱，所依解脱心无去来。是故，文殊师利说一切法心无去来，于心解脱生增上慢者，为除彼人增上慢故。”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比丘行何法故名增上慢？”

佛告优波离：“若有比丘，作是思惟欲断贪欲，名增上慢；作是思惟欲断嗔恚，名增上慢；作是思惟欲断愚痴，名增上慢。贪欲法异诸佛法异，作是思惟名增上慢；嗔恚法异诸佛法异，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愚痴法异诸佛法异，作是思惟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所得，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所证，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解脱，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诸法空，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于无相，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于无作，是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诸行，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诸法，名增上慢；一切诸法不可思议，作是思惟不应思议，名增上慢；诸法空无何用精进，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是名声闻住增上慢。

“云何名为菩萨增上慢？佛乘最胜作是思惟，我当于中发菩提心，名增上慢；行六波罗蜜当得作佛，作是思惟名增上慢；般若波罗蜜能得出离，更无余法而得出离，作是思惟名增上慢；于甚深法应作方便不因世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甚深，此非甚深，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是净，此法非净，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是佛法，此是辟支佛法，此是声闻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法应作，此法不应作，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是近法，此非近法，作是思惟名增上慢；此是正道，此是邪道，作是思惟名增上慢；疾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疾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是思惟名增上慢；一切佛法不可思议，未曾有人能觉之者，作是思惟名增上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思议，彼不应思议，此非是见然是过患，是名菩萨住增上慢。”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离增上慢？”

佛告优波离：“若有比丘思惟诸心，思惟心时不著思惟，是名最胜离增上慢。”

尔时，世尊欲广分别思惟法故，而说偈言：

“不应分别法非法， 戏论诸心不应住，

不思议法而能知， 名一切时受乐人。
若有欲知无有法， 作是思惟非真实，
随逐邪心凡夫人， 受诸有苦百千亿。
若有比丘常念佛， 此则非真非正念，
常知佛从分别起， 实不可取亦不生。
若有思惟诸空法， 则住邪道凡夫人，
虽因名字说空法， 而实无有名字说。
闲居寂静思惟法， 世所称叹寂静人，
心住觉观是戏论， 是故无思能解法。
心心诸法名为思， 若有所思必有著，
若能远离是著法， 于诸所思无复思。
法同草木无所知， 而因诸缘得生起，
无有众生而可得， 能起空无诸缘法。
因日光明眼得见， 夜则不见离众缘，
若眼自能见色者， 何故无缘而不见？
眼常因于诸光明， 得见种种可意色，
常知见性众缘生， 是故知眼不能见。
若有所闻诸好声， 生已即灭无有闻，
推其去处不可得， 因分别故起声想。
一切诸法同音声， 施设说有诸数相，
未曾能生法非法， 为凡夫故而示现。
我为世间叹布施， 而实悭法不可得，
佛所说法难思议， 虽不可得而演说。
我常叹说持净戒， 破戒之相如执空，
诸破戒相如虚空， 清净持戒亦如是。
我说忍辱为妙胜， 嗔恚之性实不生，
于诸法中无触恼， 而佛开示忍辱者。
常说昼夜无疲倦， 觉悟精进为最上，
虽复勤行于百劫， 然其所作无增减。
禅定解脱为最胜， 如来开示说诸门，
而实诸法无散乱， 世尊现说诸禅定。
智慧之性能觉了， 能知诸法为慧人，
然其自性不有生， 佛能示现为解说。
我常叹说清苦法， 欢喜乐行头陀者，
推求贪法不可得， 名为最上不贪者。
常为众生百千众， 现说地狱怖畏事，
未曾有去堕恶道， 死入无间地狱者。
无有能作地狱者， 亦无能作鉾槊等，
因分别故而见有， 刀剑之害伤己身。
杂色庄严花果树， 金色宫殿而晃曜，

彼亦未曾有作者， 皆从妄想分别起。
虚伪之法诳世间， 著想回旋凡夫人，
于取不取无自性， 犹如分别幻化炎。
说于诸行最胜者， 能为众生发道心，
菩提之道不可得， 当知求者亦非实。
其心本性常清净， 无有染著诸苦恼，
凡夫分别诸恶心， 自生贪爱诸染著。
诸法妙胜常寂静， 而实无有爱恚痴，
法性解脱离染爱， 逮到安隐无处所。
我知诸法如虚空， 游诸世间不生畏，
其意未曾有染著， 是故不住于邪道。
我于多劫修诸行， 度脱无边诸众生，
而诸众生生不尽， 亦未曾有增减时。
譬如世有大幻师， 能化无边百千众，
即时皆害诸化人， 而于幻者无增损。
一切众生如幻相， 其边未曾而可得，
若有能观不思议， 当知彼人不厌生。
观世寂静名勇猛， 知法实相亦复然，
受五欲利常修行， 不生染著度众生。
无有众生及寿命， 世尊怜愍兴慈悲，
勤修精进大苦行， 虽无众生作利益。
如以空拳诱小儿， 诳惑其心令染著，
然后开手示空卷， 小儿即时大啼哭。
如是难思佛世尊， 于诸法相净觉意，
已解远离空无法， 而能示现于世间。
于我法中甚可乐， 舍离俗服能出家，
其后当得最胜果， 大慈悲人之所说。
已能出家舍俗务， 复闻当得逮诸果，
观察诸法真实相， 无有诸果而可得。
已于诸法无得果， 转复生于未曾有，
快哉大悲人师子， 善入相应诸法相。
一切诸法如虚空， 能立名字百千万，
此名为根禅解脱， 亦名为力七觉支。
诸根无有生灭相， 觉力等法亦复然，
非是色性不可取， 以智力现示世间。
我说众生有所得， 皆是远离诸性相，
若有计我有所得， 不名为得沙门果。
若法无生亦无灭， 谁有于中而得者？
说众生得即无得， 能觉此法名为得。
众生得果名最胜， 我说众生非众生，

未曾有得众生者， 是故不应有得果。
譬如良田无种子， 彼中不应而生芽，
如是众生不可得， 云何当有逮寂静？
一切众生性寂静， 未曾有得其根本，
若有能观此法者， 我说永寂无有余。
过去诸佛百千万， 度诸众生无有尽，
而此众生无真实， 究竟寂静更不生。
一切诸法皆灭相， 未曾能有得生者，
若有能观如是法， 彼人不著于三界。
我说诸道无障碍， 能离诸著甚可乐，
于百千劫甚难得， 乃从往昔燃灯佛。
能起最胜无生忍， 永断障碍无有余，
得清净命以为命， 永离一切诸非见。
彼无恶趣常安乐， 勇猛能知无碍法，
不著诸行得解脱， 于百千经不生畏。
能得诸辩亦不难， 无边百千陀罗尼，
解陀罗尼诸义趣， 速能觉知无碍法。”

说是偈已，二百比丘增上慢者，不受诸法心得解脱，六千菩萨得无生忍。

尔时，优波离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优波离：“此经名为《决定毗尼》，亦名《坏一切心识》，当奉持之。”

尔时，优波离、文殊师利、一切大会，诸天世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为佛作礼。

发觉净心经二卷

发觉净心经卷上

尔时，婆伽婆复于一时，游波罗奈城诸仙住处鹿野苑中，与大比丘众足满千人，复有五百诸菩萨众。于其众中，多有诸根未成熟者，有减少善根者，有诸业障者。尔时，彼处诸菩萨中，复有诸菩萨，乐多世事，乐于谈话，乐于睡眠，乐于杂业，乐於戏论，乐于染著，种种文词散乱之业不合禅行，于诸善事懒惰懈怠，破精进行忘失正念，无所能知常行乱行。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弥勒，在彼会坐，知彼众中诸菩萨等有如是行已，即作是念："此诸菩萨减损道分，然我今者，应当发觉此菩萨等，令彼忆念发起道意。"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作是念已，于日晡时从禅定起，往诣诸诸菩萨所。到已与彼诸菩萨，共相慰喻为作欢喜，令彼乐欲求闻法故，因而告彼诸菩萨言："长老汝等，颇于菩提分中不损减乎？"

弥勒菩萨作是语已，彼诸菩萨语弥勒菩萨言："长老弥勒，我等道分唯有损减，无有增长。何以故？然我等辈取住疑心，我等为当得作佛耶？不得佛耶？我等为当堕落法耶？不堕落耶？于诸善根为欲生耶？为不生耶？作于恶心，我等住取是相。"

作是语已，弥勒菩萨告彼菩萨众言："汝长老辈，今可共往诣佛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所。然彼世尊，一切智见无碍解脱知见具足，巧知一切众生心行。彼佛世尊量汝等行，当为说法。"

时彼众中六十菩萨，共弥勒菩萨往诣佛所，到已五体头面礼佛足已，于地未起悲啼雨泪。其弥勒菩萨，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菩萨言："诸善男子，汝等应起莫啼莫叹！勿生热恼！汝等过去作此业障，汝等于时欢喜踊跃，骂詈毁辱破坏他人，不信业报不能分别，业障缠绕不合善故。"

尔时，彼六十菩萨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业障愿分别说，令我等辈自清净心，勿复更造！"

时彼菩萨作是语已，佛告彼菩萨言："诸善男子，汝等过去，于拘留孙如来教中出家学道。既出家已，住于禁戒于戒放逸，住于多闻于多闻放逸，于头陀功德皆悉损减。于时，有二法师比丘，汝于彼所诽谤淫欲；为多利养名闻因缘，于彼亲友施主之家嫉妒悭贪；于二法师所亲友檀越，汝复破坏离散，两舌毁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说非善事。时二法师所有众生，心生敬信随顺之者，令彼等辈断诸善根作诸障碍。汝等以此业障缘故，遂于六十二百千岁，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复于四万岁，堕于活地狱中；复于二万岁中，堕黑绳地狱；

复于八百千岁，堕热地狱。复于彼处舍命已后还得人身，于五百世中生盲无目。以业障故所生之处，一切闇钝忘失本心，善根闭塞少于威力，众皆弃舍恒被欺陵，为人憎恶毁呰诽谤，常生边地贫贱之处下种姓家，少利养，少名闻，不为他人恭敬供养亦不尊重，人所不喜众所厌恶。汝等从此舍身命已，于后五百岁中正法灭时，还生于恶国恶人之处下种姓家，贫穷下贱被他诽谤，忘失本心不欲善根常有障碍，虽暂遇明还被翳闇。汝等于彼五百岁后，一切业障尔乃灭尽，于后得生阿弥陀国极乐世界，时彼如来方授汝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尔时，彼等六十菩萨乘富伽罗等，既闻此已，抆泪恐怖毛竖，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等从今若于菩萨乘富伽罗所，若生嗔恚过失，而复更造自余业障，我等今日于世尊前皆悉忏悔。世尊，我等今者于如来前发实誓愿：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于菩萨乘富伽罗辈，于犯罪之中发觉言说，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于行菩萨乘富伽罗所，戏弄恶贱而轻慢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于行菩萨乘富伽罗所，而起我慢说彼恶事若实若虚，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见菩萨乘富伽罗者，若在家若出家，受五欲果报富乐游戏娱乐，见是事已生不信心，取彼过失，不生敬心不作师想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于亲友家、乞丐家因缘，行菩萨乘富伽罗所，若逼切身心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行菩萨乘富伽罗所，出不喜声及骂詈声，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于昼三时及夜三时，一切菩萨乘富伽罗所不礼拜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为护此受故若身若命而不舍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声闻乘、若辟支佛乘、富伽罗所，若起胜念自大非彼，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于游行时，若不作卑下心，如旃陀罗及如狗犬，若不作如是行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自称誉毁谤于他，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怖嗔斗故，若不离彼去百由旬犹如风吹者，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于持戒者我应敬念，若多闻者、若头陀功德及省事者，并余功德若不赞说，我等则为欺诳如来。

“世尊，我等从今日已，若不覆藏己之功德，开示己恶，我等则

为欺诳如来。”

尔时，世尊赞彼六十行菩萨乘富伽罗言：“善哉！善哉！诸善男子，汝等善说此诸誓愿，能自发觉善作是愿。汝等如是住者，当尽一切业障，当得善根净。”

尔时，世尊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若有菩萨欲净业障，当作是愿。”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颇有善男子等护持此愿，当得满足不退转不？”

佛告弥勒：“有诸菩萨受行是愿，彼善男子、善女人，宁舍身命不缺此行亦不退舍。”

尔时，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行菩萨乘富伽罗等，具足几法，于后五百岁法欲坏时，无损无害而得免脱？”

尔时，佛告弥勒菩萨言：“其具足有四种法，于后五百岁法欲坏时，不损不害而得免脱。何等为四？不求他过；于菩萨乘富伽罗所有犯罪处而不发觉；于善友家及施主家，不生吝惜；舍离恶言。弥勒，是为行菩萨乘富伽罗等具足四法，于后未来五百岁时，不损不害当得免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莫于他边见过失， 勿说他人是与非，
　不著他家净活命， 诸所恶言当弃舍。

“复有四法，行菩萨乘富伽罗等，后五百岁法欲坏时、比丘坏时，无损无害而得免脱。何等为四？所谓不相应众生应当弃舍，远离大众，常修兰若，降伏己身与此相应。弥勒，行菩萨乘富伽罗等具四法者，于彼后时五百岁中法欲灭时，能于自身不损不害安隐解脱。”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弃舍众闹极远离， 无法比丘勿亲近，
　当修兰若佛所赞， 不著利故得涅槃。

“是故，弥勒，菩萨于后五百岁时，欲自不损不害，而得解脱一切业障，欲得免者勿亲秽闹，应住兰若空闲园林，离不相应诸众生等，常自省察莫求他过，爱乐默然当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于诸众生起慈愍心，而为说法勿求恩报。”

尔时，世尊复告弥勒菩萨言：“善男子，法施有二十功德，不求果报，不著利养及与名闻，而为说法。何等二十？得正忆念，得胜妙趣，得好正意，得强志力，得多智慧，觉悟出世般若波罗蜜，当得少欲，当灭嗔恚，当灭愚痴，一切诸魔不得其便，诸佛护念，非人守护，诸天与力，一切冤家不得其便，凡所亲友无人能坏，凡所出言人必信受，得无所畏，凡有行处恒常欢喜，智者赞叹，所行法施恒为他

念。弥勒，是为法施不求果报得二十功德，弃舍利养及与名闻、衣服、饮食，无所希望，饶益为首常行法施。

“复次，弥勒，菩萨复有二十种功德不求果报，菩萨为他行法施时，不著利养名闻，饶益为首数行法施。何者二十？彼未生辩才则能令生，生已不失，得陀罗尼，当得察勤，不用多力广益群生，少用功力多所利益，于众生边恭敬尊重常应供养，当得身密，当得口密，当得意密，超越恶道及诸恐怖，于命终时心得欢欣，如法正说能伏他论，具大威德胜人敬仰，况余凡庶！诸根成就无能及者，深心具足得舍摩他、毗婆舍那，能行难行精进不减，守护正法速能超度不退转地，一切行中得随顺住。弥勒，是名复有二十种功德，菩萨法施不求果报，不著利养及与名闻衣服饮食，饶益为先数行法施。

“弥勒，汝观未来后五百岁中，有几所无智菩萨乘富伽罗等，行法施时望报欢喜非不望报？彼作是心为他说法，增多亲友及乞丐所故行于法施。又作是念：‘云何当令出家、在家生净信心，供养于我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所须？’以是缘故为他说法。弥勒，譬如死蛇、死狗及死人等，其实臭秽可恶脓烂不净，众人厌恶舍离远去。如是，如是，弥勒，于后末世诸法师等，唯求果报为他说法，若无财利厌恶生苦，疲倦舍去：‘我等无利，如此法施无有利润，既不与我衣服、饮食、卧具、床铺。’作如是念：‘我何因缘于中疲苦？’彼人为重供养承事己身，畜于侍者及弟子等而不为法，都无利益他人之事，而口诈现如是慰喻教导众人：‘我有慈悲如法摄众，不为财利为利益故，至彼城邑聚落王家，为成熟众生故。’彼虽作是语，心常唯为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事。

“弥勒，我不说彼求财物者法施清净。何以故？夫求报者，法不平等。弥勒，我不说彼希望报者成熟众生。何以故？若自未成熟能成熟他，无有是处。弥勒，我不说重承事爱供养身，摄取种种物者为利益他事。何以故？为承事者唯为身乐故，不能摄众建立修行故。弥勒，我不说诈称善者为住兰若。弥勒，我不说薄福人者为少欲行。弥勒，我不说追求好饮食者为行乞食。弥勒，我不说少利养者为知足行，我不说求好衣服者为持粪扫衣，我不说道俗不识而独住者为不杂行，我不说好谄曲者值佛兴世，我不说求他短者能与法合，我不说多嗔怒者为戒聚清净，我不说我慢贡高者为多闻，我不说好朋党者为持律师，我不说威仪浊者为善敬说法，我不说多绮语调弄者为善说法师，我不说染著家者为清净梵行导师，我不说求福田施者为不希报，我不说求报恩者以为善摄事，我不说求利养名闻者为内心清净，我不说无信多分别者以为出家，我不说信他教者为好持戒，我不说不尊重者以为听法，我不说著世典咒咀者以为爱法，我不说不信空者而得解脱，我不说染著者以为修行净，我不说染著行者为满菩提分，我不说住所得者以为证智，我不说羸弱者为忍辱满足，我不说无人触者为忍力铠，我不说本性少烦恼者为戒清净，我不说多语者为依教行，我不

说乐言语者以为一心，我不说乐作世业者为法不减少，我不说内心净者当堕恶趣，我不说依智行者以为杂行，我不说方便相应行者以为谄曲，我不说不求名利者以为妄语，我不说无戏论者以为谤法，我不说喜护正法者为爱身命，我不说恐怖行者为发精进。弥勒，如是等种种诸过谄曲颠倒贪恣等，于未来世五百年后，菩萨乘辈住此恶行当须护之。”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唯此六十菩萨，于未来世五百岁后有诸业障，为当更有其余菩萨耶？”

佛言：“弥勒，于五百岁后更有其余菩萨，当为业障所缠，其中亦有能尽业障或增长者。复次，弥勒，于彼时此五百菩萨众中，当有二十菩萨，于未来世能少有业障微细业障，后五百岁，当生村落城邑、险难国土、大豪姓家，聪明多智巧解方便，心意调柔多有润泽，利益弘广端正可喜，巧妙辩才覆藏己德，住在头陀功德之行。已于无数亿劫阿僧祇，集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护持正法弃舍身命，在兰若处远离聚落，不求名利常乐精勤，入众生行善能言论，通达世典少闻多解，于毗婆舍那悉能巧知，具得辩才善能分别，随问能答与义相应。得无碍辩才，或复有得无尽陀罗尼者，为四部众演说法时，佛威神力故佛住持故，于如来所说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忧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越多伽、阇多迦、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能自辩说。弥勒，彼时二十巧方便菩萨，从阿阇梨和尚等边，受此法本无量百千修多罗句，皆悉诵持解说。以诵持此法本故，彼善男子，于诸辩才心无疑悔，摄受而住。

“复次，弥勒，于彼时中复有无方便菩萨，若在家俗人、若出家人，于彼持正法者、教法行者、真实行者，彼诸法师边所说法教悉不受持，欺诳调弄：‘汝等自造此法，所说法句非如来说。汝等随自意集作此文饰，迭相系缚。我等于此法中不生敬重，不生信乐难遭之想。’弥勒，于彼时中多有众生，诽谤此法，破坏此法，不受此法。犹如伎儿调戏之法与彼同行，是诸比丘不依修多罗，不依毗尼演说法句：‘汝等莫生敬信希有之心，此非正法也。’弥勒，彼等痴人，不知所有一切善言皆是如来所说。彼诸人等为魔所持，当生诽谤彼诸法师所说之法，当作谤法业因缘，以作谤法业因缘故当堕恶道。是故，弥勒，若欲护正法菩萨，当作方便覆藏己德，于种种有行众生应须护持，勿令彼等生障碍想。”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希有世尊，婆伽婆！于彼时中菩萨乘人，无有智慧不求辩才，而于人法不能生信，乃于谁边求生善根？当求陀罗尼以自护。若不如是，于彼持法诸法师边，起于诽谤生于秽污。世尊，譬如有人渴欲饮水，若至泉池、若陂若井，未饮其水先掷粪秽置中，掷粪置已还欲饮水，闻水臭秽憎恶不饮，不说自污因缘反说彼过：‘奇哉！此水甚大臭秽。’自过不晓而与彼水作其过咎。如是，如是，世尊，彼痴人辈长夜求法欲察法行，先于人法求其过

已，还从闻法憎恶法师及所说法。如彼痴人嫌恶泉池陂井泊等，持法比丘应如是知。若复有人能说是法，当知皆是佛威神力。如是，世尊，于五百岁后有无智菩萨，而污彼法及持法比丘已，还于其边欲饮法味。彼不自觉己之过恶，当复调弄彼等法师，于众人前说其过咎，起染污已觅其过失，生厌想已便欲舍离。”

尔时，世尊赞叹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弥勒，汝善说此言。若能不求他过失短者，当知己不离一切过恶。弥勒，有四因缘一切辩才，诸佛所说应如是知。弥勒，复有四因缘，当知四辩，即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毁呰一切诸佛而不许可。弥勒，何者四辩因缘，当知诸佛所说？弥勒，其辩者义具足非不义具足，法具足非不法具足，当尽烦恼不增烦恼，说涅槃功德示生死过恶。弥勒，是为四辩，当知诸佛所说。弥勒，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与此四辩和合相应能辩说者，若善男子、若善女人，于彼人边当如佛想，作教师想而听法义。何以故？弥勒，彼所有说者，当知皆是如来所说，应如是见。弥勒，若有谤此四辩言非佛说，不生尊重恭敬之心，憎嫉人故，彼即诽谤一切诸佛所说辩才，诽谤法已作灭法过业，作灭法行已堕于恶趣。是故，弥勒，若有信心善男子等，欲得远离灭法业障因缘者，不可以憎嫉人故而憎嫉于法，不可以不爱人故于彼法边不生爱心。弥勒，何者辩说，为诸佛毁呰而不许可？弥勒，或有辩说，无有利益，不依实法，增长烦恼，不尽烦恼，增长生死，不赞涅槃功德利益。弥勒，如此辩者，一切诸佛之所呵责，一切诸佛而不许可。”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辩说增长生死非佛辩才，云何世尊说诸烦恼，为诸菩萨而作利益？亦复赞说生死流转，满足菩提分法耶？世尊，如是辩者，岂非如来说乎？”

佛告弥勒言：“于汝意云何？此烦恼为满菩提分故，为作利益诸菩萨故说者，复当说赞叹受生死流转。然此事为当合义，为当不合义？为当合法，为当不合法？”

答言：“世尊，若有正言者言合义合法，若有此语者是名正言。”

佛言：“弥勒，以是义故，汝当知一切佛所说皆是佛辩，应如是见。若有所说言诸烦恼，满足菩提分故，为菩萨说当作利益，赞叹取生死流转者，为利益菩萨故。所以者何？弥勒，被烦恼菩萨应如是见：‘此菩萨不犯此烦恼罪，以于义自在，以于法亦得自在故。此是诸菩萨善巧方便，于彼处非是声闻、辟支佛地。’弥勒，若有烦恼无有利益，不满菩提分因缘，不为善根门因，于中彼菩萨不应惜身命，亦不得随彼烦恼。所以者何？弥勒，得智力菩萨别有攀缘者，见有烦恼别著有为者。”

弥勒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若有菩萨不欲造业障，欲尽业障，不缺不损欲解脱者，彼于未来世三摩耶时，应当信菩萨行。当须思惟，莫求他过，常求功德之事，求真正处。”

佛告言：“如是，如是，弥勒，其菩萨于后世时应当思惟，于菩

萨行应知方便。所以者何？方便智行菩萨，善巧方便难可得知。弥勒，譬如须陀洹人，于凡夫行中现其须陀洹地，别于凡夫别患，彼欲过嗔痴，诸凡夫等当堕恶道还彼诸过恶，诸圣声闻不堕恶道，如彼证知故。弥勒，如是，如是，智行菩萨污染习迷未尽故彼别有地，初行菩萨别有地。所以者何？其心不住于诸使，而诸凡夫染著诸使，愚痴因缘不能巧知解脱之处。弥勒，智行菩萨虽有重罪，以智力故当尽如灰，亦不因彼堕于恶道。弥勒，譬如炽火，将大木薪掷置其中，如是数数掷中，其火转增炽盛不灭。如是，如是，弥勒，智行菩萨智火炽盛时，将有为烦恼掷智火中，如是智火炽盛而不能灭，以智力故。弥勒，以是汝应当知，智行诸菩萨其行难知。”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初行菩萨未得智力者，舍家出家者，何等诸法当须舍离？何等诸法当须亲近？若亲近彼菩萨，未生智力令生，已生者令增长不减。”

佛言：“弥勒，其初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得智力者，虽舍资财供养之事，应须观利养名闻诸患，应疾须舍世间言话，须观世间言话过患；应舍乐多说，应观多说过患；应舍乐睡眠，应观睡眠过患；应舍乐作诸业，应观世间诸业过患；应舍乐戏，应观乐戏过患。然彼舍利养名闻已，应须行少欲知足，应须亲近少欲知足者；舍世言话已，应须亲近乐独行者；舍多言话已，应须观真实义；舍睡眠已，初夜后夜长须惊觉；舍乐造业已，当须亲近出世之法；舍戏乐已，应须修习乐无众生慈。弥勒，初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得智力者欲得智力，如是等诸法应须舍离，如是等诸法当须亲近。弥勒，彼初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到智力者，未舍利养名闻时，未亲近少欲知足时，若未生智力能令生，若已生能令增长者，无有是处；未离世间话，未亲近独行，不舍离乐睡眠，初夜后夜不近惊觉，乐习作业，于此时中不能修习出世间法，不舍嬉戏，不亲近无众生慈想，未生智力令生，生者令增长，无有是处。弥勒，是故若有菩萨欲生智力，彼菩萨应舍诸法当舍者，应须修习诸法当习近者。所以者何？弥勒，智从因生，无因智不可生，因不和合不可易得生。”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当观利养名闻过患？何者是利养名闻诸患，菩萨观时，当乐知足而无有悔？”

佛告弥勒：“菩萨于中当观利养不令生欲，作如是观：因利养故生欲损自己行，心生嗔恨诸患；应当观利养生痴愚生我慢故；当观利养生妒嫉故；当观利养生妖幻成就爱味故；当观利养生谄曲故；当观利养离四圣种故；当观利养无所羞愧，一切诸佛不许可故；当观利养生于我慢贡高，尊者边不生爱敬，一切人所不记录故；当观利养是助众魔，一向放逸根本故；当观利养摧折诸善根，犹如雨雹故；当观利养多诸杂秽故；当观利养失知识朋友家故；当观利养能生爱憎及忧恼故；当观利养乱正念处多污染故；当观利养令白法羸弱缺正勤故；当观利养最有障碍不得诸神通故；当观利养欺誷，各说不善事故；当观

利养多有分别思量造业故；当观利养远离诸乐，失禅定三摩跋提故；当观利养犹如淫女，智慧寂静远离故；当观利养堕地狱、饿鬼、畜生等恶道，如提婆达多、优陀罗迦闻行故。弥勒，菩萨应当如是观察利养；观察利养已，如是观时，意乐少欲能无有悔。所以者何？弥勒，少欲菩萨无有如是等诸过患，当为诸佛法器，不随出家及在家之所欺慢，能无恐畏得清净信，一切恶道皆无恐怖不被降伏，远离一切爱味，离诸魔境当得解脱，一切诸佛所叹，天人所爱念，不染著诸禅定亲近故，当生欢喜离于谄曲，当不放逸观五欲诸患，如出言不异，住于诸圣种性梵行者常观。弥勒，智者菩萨观如是诸功德，当应须远离利养名闻，正心住于知足，应当灭一切贪欲。”

作是语已，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云何观于世间言说过患？何者是世间言说诸患，然菩萨观已乐独行，然无有悔？”

佛答言弥勒：“世间言说有二十种诸患应当须观，菩萨观时乐独行。何者二十？不护身行，不护口行，不护意行，当有杂欲行，多有嗔恚，多有愚痴，彼于世间多有言说，于出世间减损言说，亲近不敬法，远离正法，魔得其便，当行放逸，令向放逸，多有分别，观减于多闻，当不得奢摩他、毗婆舍那，当速成非梵行，于信佛中减，于信法僧减。弥勒，此等二十诸患世间言说，若菩萨观如是等已，乐独行而不疲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舍戒远离于寂静， 若有喜乐世间话，
彼杂染著向破戒， 复有如是诸过患。
调戏多笑及分别， 彼有如是世间话，
当有杂行无摄捡， 若作世间亲近话。
愚痴世间乐智法， 无智损减上谈话，
增长放逸饶分别， 若作世间亲近话。
此亦不增于多闻， 不合言说彼生乐，
恒常减损诸禅定， 独坐世间心思惟，
世间思惟何有定？ 不得寂定无正观，
是故彼无胜梵行， 若作亲近世间话。
彼于佛边无敬心， 亦于圣僧不崇仰，
舍彼最上最胜法， 若当亲近世间话。
我昔舍身数千分， 为求无上菩提缘，
不曾厌离闻正法， 彼等当舍不勤劬。
不乐男女及妇妾， 我昔舍位及资财，
为于一偈四句故， 智者何故不闻法，
一切一切处当舍， 亦不和合染语言？
彼于胜法无娱乐， 难得百劫成就者；
欲当解脱修功德， 莫问世间所作者，

不为自利无涅槃，若有所问为衣食，
以此为胜可称赞。若见比丘言善来，
为汝设座汝来坐，各各当话于法事：
善得难得人身已，汝颇增长白法不？
读诵及诸禅定中，比丘应作如是问。
如来涅槃去已后，当有法教破坏毁，
有诸比丘无威仪，爱乐众中舍兰若，
利养钱财衣服等，昼夜恒常共论说，
睡眠不动于梦中，见于耕犁及苗稼，
此等凡夫知失已，向于恶道三趣生。
当生欢喜踊跃已，应住树林如犀牛，
住于兰若求乐故，于时勿见他过失。
我是最胜众第一，应当莫生如是心，
此是憍慢放逸本，如是比丘莫轻贱，
次第于此法教中，不可一时即解脱。
虽见比丘破禁戒，但信诸佛法及僧，
于彼莫求他过患，此为彼作解脱因。
难摄诸欲及嗔恚，于中自在莫放逸，
诸法熏修未得时，莫以破戒弃舍彼。
若息勤心不精进，此最名为不进者，
修勤不见他过失，思惟正道脱苦故。
是故比丘欲求德，应须当舍非法语，
勤劬欢喜踊跃已，犹如犀牛住空闲。”

发觉净心经卷下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希有世尊！世间人聚集言话，乃有如此多浊过患，无有功德和合。此世间言话者，但增长诸烦恼，于白法中当作虚妄。世尊，何有智者菩萨求功德者，闻此世间过患语已，当不乐独行？世尊，云何菩萨乐于多言复观诸患，菩萨若观时，乐择真义后更无悔？”

佛言：“弥勒，于中菩萨当观二十种诸患乐多言者。何等为二十？弥勒，乐多话者当无敬心，以多闻故我慢放逸，于语言思惟当染著，当失本念无有自正念，所作事当不正威仪不能伏身心，所行之处身不周正，失于法忍身心刚强难可回屈，远离于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作语言不知时节，语言秽浊当贪饮食不得圣智，诸天龙等所不敬重，所得辩者常恒轻贱后当常悔，不住于正行当轻躁，不能灭断诸疑行，行之时犹如那吒唯随逐声，当顺诸欲功德识随顺流谤正法以不观如实故，所望之处数数发起动处不动、不动处动，应得供养而复不得以心不调伏故，随他所牵以不穿法界故，随诸烦恼所牵诸根不调伏

故。弥勒，乐多言菩萨，有此等二十诸患，唯信知音声，不观正义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多闻如醉无敬心， 劳乱言语依倚住，
忘失正念无正智， 乐于多言如是患。
于内思惟甚为远， 身无寂定心亦然，
行动俯仰不屈伸， 乐于多言如是患。
正法思惟忘失意， 唯有干鞕无润心，
禅定止观皆远离， 乐于多言如是患。
尊者胜边无敬意， 恒常乐于诤竞言，
住处不坚颠倒意， 乐于多言如是患。
于诸天众不恭敬， 诸龙夜叉不念彼，
于后无有诸辩才， 乐于多言如是患。
有诸智者恒呵责， 所有应当证身者，
彼寿虚然无有利， 乐于多言如是患。
彼痴命终时有悔， 我被虚诳今何言？
彼当记说有众苦， 乐于多言如是患。
轻躁犹如风吹草， 有诸疑心不能决，
彼无坚意不能定， 乐于多言如是患。
犹如那吒在戏场， 说他猛健诸功德，
彼时亦复如那吒， 乐于多言如是患。
彼于耳闻乐染心， 彼爱音声离正智，
如有思惟不正道， 乐于多言如是患。
彼当谄曲最无望， 数数还发诤竞事，
于诸圣行最为远， 乐于多言如是患。
动作有为念无势， 他问圣德恒轻动，
犹如猕猴躁扰心， 乐于多言如是患。
彼人痴者被他使， 自智无有正定意，
被诸烦恼随顺助， 乐于多言如是患。
彼当乱眼及耳鼻， 舌身及意亦复乱，
诸根一切皆乱行， 乐于多言如是患。
无智虽求多言语， 求于诸法意不倦，
彼当不受喜乐法， 然心不喜于一念。
甘蔗茎干皮不坚， 然彼心中味最上，
不以压皮令有味， 其味不离于甘蔗。
如皮多言既如是， 如汁思义亦复然，
是故多言乐远离， 思惟正义莫放逸。
义味法味胜于众， 解脱之味亦为妙，
此是味中最上味， 何故智者不独行？

如是多言觉知已， 如是最胜义功德，
若有智者欲学道， 于彼真义应思惟。
是故远离无利言， 欲求真如胜义者，
应须亲近最胜法， 当住于此证胜道。”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能善说多言过患。世尊，思惟正义有大功德。世尊，若欲求坚义者，菩萨欲著刀铠甲仗，于虚伪语言应不乐习。世尊，菩萨云何乐于睡眠？当观诸患，菩萨观时应舍睡眠，勤发精进不生疲倦。”

弥勒作如是语已，佛告弥勒菩萨云：“弥勒，于中菩萨当观二十种睡眠诸患。何等为二十？弥勒，夫有菩萨当乐睡眠者，当有懒堕，身体沉重，肤皮不净，皮肉粗涩，诸大秽浊，威德薄少，饮食不消，体生创疱，多有懈怠增长痴网，智慧羸弱，善欲疲倦，当趣黑闇，人不恭敬，禀质愚痴，多诸烦恼心向诸使，于善法中而不生欲，一切白法能令减少，恒行惊怖之中，见精进者而毁辱之，至于大众被他轻贱。弥勒，菩萨乐于睡眠，有如是等二十诸患。若菩萨观时，当乐发精进。”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身体沉重无寂定， 懒堕懈怠形不端，
皮肤秽恶不清净， 若乐睡眠随顺行。
涕唾风等及黄癊， 彼于身体多饶有，
诸界撩乱不平等， 若乐睡眠随顺行。
彼食饮食不成熟， 身体粗大无光泽，
彼于音声而嘶破， 若乐睡眠随顺行。
身体多有诸疮疱， 昼夜随顺睡眠者，
其于身体多生苦， 若乐睡眠随顺行。
多有懈怠离精进， 诸乐甚远无财分，
恒常睡醉无正意， 若乐睡眠随顺行。
恒常增长痴罗网， 诸见颠倒甚难治，
彼无正念意所夺， 若乐睡眠随顺行。
彼有智慧甚羸弱， 诸法损减无禅定，
远离智慧及正住， 若乐睡眠随顺行。
知彼懈怠不勤学， 恒为非人夺威德，
住在兰若常恐怖， 若乐睡眠随顺行。
恒常蒙愦失正念， 彼有读诵不能住，
所说正法常忘失， 若乐睡眠随顺行。
彼常护助烦恼等， 恒乱迷惑性轻躁，
彼于后时生悔心， 若乐睡眠随顺行。
彼有多业灭尽者， 追忆求时生恼悔，

增是诸使烦恼地， 若乐睡眠随顺行。
于诸善事无求欲， 于诸法中无求心，
数数行于非法中， 若乐睡眠随顺行。
即是远离菩提道， 一切功德悉减少，
灭于白净至黑闇， 若乐睡眠随顺行。
无有无畏严炽心， 彼不尝生欢喜念，
睡眠所执宽慢行， 若乐睡眠随顺行。
彼自知己懈怠处， 妒他住于精进力，
彼于精进说非善， 若乐睡眠随顺行。
智者若见如是患， 谁当喜乐共睡眠？
一向生痴多见网， 无欲正法灭功德。
智者谁不乐精进？ 若能灭苦净诸闇，
未来恶道皆悉尽， 诸乐根本得甘露。
世间所有诸才艺， 及出世间诸能处，
能发精进不为难， 智者何不力精进？
若欲真住胜菩提， 彼等当知睡眠患，
精进无怠不放逸， 我于如是发觉彼。
故无放逸与恐怖， 发于精进禅定心，
舍于诸患离睡眠， 守护菩提及种子。”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为诸菩萨应当见，若闻如是多睡眠诸患已，然当不能断亦不能生厌离心。世尊，何者菩萨欲当学信心，当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生懈怠，为求善法故于如是多功德中，虽复闻已不能发于精进已行？当欲满足菩提分故，如来已善说多睡眠诸患，及发精进诸功德。世尊，云何菩萨当观乐造诸业诸患，菩萨若观已当少欲知足？”

佛告弥勒：“于中菩萨于乐作业，当观二十种诸患。何等为二十？弥勒，所谓凡菩萨乐作诸业，当乐欲世间法，即住一切最下业中，所有读诵勤劬者当被他轻贱，所有独行禅定勤劬者当被他戏弄，乃至无际生死流转以来当发造业不休，所有信心诸长者不能为作福田，常有贪欲爱诸物心向行于中，以勤劬力常忧家业，违他善法，施以法教而不顺从，多有思念染著诸味，所得精妙之事即不爱乐，常造作相害恶业，向诸知识新旧恒常忆念饮食，恒常乐知他人是非长短之事，恒常乐不合语议，诸梵行者所教不受，常观他过不观于己速被他轻贱，合真议语中恒常减少。弥勒，若菩萨乐造诸业者，当有如是等二十诸恶过患。”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恒常住于下贱业， 胜上之业彼最远，
此教法中无广大， 营事业者有斯患。

好乐读诵诸比丘， 为彼轻贱不欣仰，
禅定之人去舍彼， 营事业者有斯患。
生死业中常勤劳， 解脱处远住诸缚，
凡所受食不净食， 营事业者有斯患。
恒常趣于诸业等， 受取诸物无不乐，
于诸受物常贪欲， 营事业者有斯患。
贪著朋友同行者， 杂行共亲更相染，
犹如飞鸟被笼罩， 营事业者有斯患。
于诸家业恒常忧， 心意愁戚未曾乐，
凡所出言无人受， 营事业者有斯患。
有人教德不随顺， 顺法教者而不受，
彼有戒行不具足， 营事业者有斯患。
恒常忧愁心不安， 于诸俗业勤劳意，
智慧寂静彼不欲， 营事业者有斯患。
彼恒多有诸业事， 杂种诸味为彼缚，
在在处处不知足， 营事业者有斯患。
于他集聚恒欢欣， 智者不乐共言语，
爱乐猥浊犹如驴， 营事业者有斯患。
心常嗔恨无润泽， 增长诸业常无尽，
被彼爱染坚系缠， 营事业者有斯患。
彼不依倚诸尊者， 依倚俗家相佐助，
见有住戒者诽谤， 营事业者有斯患。
昼夜无有别思念， 饮食衣服及卧具，
略说功德不欲受， 营事业者有斯患。
好问世间业功德， 勤营语业彼欢欣，
勤劳胜德彼不恭， 营事业者有斯患。
耽著营作共亲友， 用己力势调伏彼，
所有恶业彼便作， 营事业者有斯患。
恒常好观他过失， 己所过恶不自知，
见彼德者常调弄， 营事业者有斯患。
每至被他所轻贱， 来者请法为我说，
意智不周无方便， 营事业者有斯患。
如是诸患当观已， 诸有菩萨乐是业，
应当作彼最胜业， 所作诸业皆无失。
舍于千钱取一钱， 有智之者应呵责，
如是之者被他嫌， 若乐作彼贱业者。
是故智者有方便， 下贱之业弃舍已，
智者知已作上业， 一切诸佛所赞叹。”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彼诸菩萨，缺少智慧心意狭

劣，正等勤劳舍最胜法而作小业。”

佛言：“弥勒，我今告汝，我今敕汝，彼等菩萨不依佛教出家故即不能灭，无禅定，无有读诵，不求多闻。复次，弥勒，诸如来教灭智行作智智，具足勤劳故能辩知，不可以俗业校量而知。此非勤劳者，乐闻生死流转者，所谓检校世间所造作世间财购，于中菩萨不得慕羡。弥勒，假使检校勤劳菩萨，作七宝塔满此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我欢欣，非供养我，非承事我。弥勒，若有菩萨，乃至一四句偈，受持诵习与波罗蜜相应者，彼当令我欢欣，当供养我，当承事我。所以者何？弥勒，以多闻故，诸如来菩提不取诸物故。

“弥勒，若有菩萨勤劳事业者，于勤修读诵菩萨之所而为恼乱者，令修事业多致罪障无有福聚。所以者何？三种胜福皆因智起。以是故，勤劳事业菩萨，于勤读诵诸菩萨等不应障碍。弥勒，譬如阎浮提营事业者皆满于中，其数无量，于勤诵念一菩萨所应勤给事。譬如阎浮提勤诵念诸菩萨等皆满其中，应当给事一禅定者，我如是说彼等菩萨善能给事，彼人已作无量福聚。所以者何？是最为得所谓第一义智慧相应，证知无有上故，一切世间最上最胜最高。弥勒，以是故欲取当禅定精进者，应习智业，应当求生般若住处。”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已为诸菩萨，说乐世间言话诸患，乐多言话、乐多睡眠、乐造多业诸患。世尊，菩萨当云何观乐戏论，如所观已，当趣寂静行？”

佛言：“弥勒，其戏论者，略说有二十种过应当观察，若广说者则有无边。何等二十？弥勒，多戏论菩萨现见法中多不乐行，于忍辱中而复减少，熏习嗔恚，未生善根能令不生，已生善根能令减损，当有诤斗怨仇，当得短命，趣不端正，言语吃涩，若他教法于心不住，未说经法而不现前，诸善知识皆悉远离，于恶知识当速和合，当入苦道于一切时闻不戏言，所生之处恒堕疑网近于八难，白净法中勤求学处多有障碍。弥勒，如是等比说二十种诸患，为多戏论菩萨。”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现法得苦心不乐，远于忍辱助嗔恚，
彼彼怨家常欢欣，行戏论者有斯患。
恶黑魔罗为彼喜，魔家眷属亦复然，
所有善处皆弃舍，行戏论者有斯患。
所欲作彼诸善行，彼以放逸故不住，
彼以放逸向恶道，行戏论者有斯患。
以无信故心难伏，生下贱家常被轻，
彼之舌根常蹇吃，行戏论者有斯患。
为其说法而不住，是故彼法不现前，
诸善知识皆离彼，行戏论者有斯患。
于诸恶业恒和合，于诸乘中极难净，

闻于法言意不乐，行戏论者有斯患。
彼于诸善多障碍，于诸行中多怨仇，
彼发勤时多有障，行戏论者有斯患。
如是诸患智者知，一切戏论应当舍，
戏论行者道难得，是故不应住戏论。
走避由旬复由旬，所有戏论及诤竞，
我今不能独住此，须臾之间烦恼处？
我今出家求利德，莫作诤竞生恶心，
无有田地及商估，为何事故起诤斗？
妻与儿子及奴婢，无有家宅诸财等，
彼无奴仆自在处，既出家已莫诤竞。
既著袈裟衣服已，寂静诸仙所印可，
汝等具足是功德，舍於戏论当生忍。
心如毒蛇及罗刹，当生地狱鬼畜生，
戏论行者得不难，故于解脱生精进。
所有诸苦害缚处，怨仇呵责打缚等，
和合聚集相诤论，世间所有皆住此。
若有和合怨难得，和合之者增名闻，
和合之者得相爱，何有智者不和合？
伺求过者不得便，眷属不曾相破坏，
彼诸朋友不离散，远离戏论得顺教。
安乐乘中当得净，得脱业障无有余，
降伏魔罗及军众，被他诽毁当生忍。
若有戏论多诸患，无戏论者德难量，
我能示现如是等，欲得菩提当生忍。”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来，说此发觉诸烦恼。世尊，颇有此等诸菩萨，于后闻此如是发觉诸烦恼，当作厌以不？于烦恼行中当能断以不？”

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于未来世当少有菩萨乘行富伽罗，若于后五百世时，当断烦恼行。多有刚强心体，无敬我慢自高，作诸分别不能修习。是故魔波旬作比丘形来，在彼等前作如是破坏：‘此等修多罗他家文章，非是如来所说。所以者何？于此修多罗所说诸功德无有彼我。’然彼徒众被破已，如来所说诸修多罗中，当作疑惑当起诤竞，不肯受持，亦不为他说，亦不修习。然彼等痴人不作如是知：‘此是诸业果报，我等当不能证如是功德。’”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叹阿弥多如来十种发心，于中各随念发，若念当欲生彼，当即得生彼。世尊，何者是十种发心于彼处生？”

佛告弥勒言：“彼等发心非少智者，有彼发心是大事者。所有欲

生阿弥陀刹中者，当为一切众生发慈悲心不生嗔恨，当生阿弥陀如来佛刹；为一切众生生慈悲心故，当生彼处；离于杀害受持正法，发此心故当生彼处；舍于身命发心，不著一切诸法故，当生于彼处；发甚深忍行清净信，发此心故当生彼处；不染名闻利养一切智宝，发此心故当生彼处；为一切众生生贵敬，发心不忘失故当生彼处；不惊不怖不爱凡言语，发此心故当生彼处；入菩提分种种善根，发此心故当生彼处；然不离念佛，发此心故当生彼处，远离诸相故。弥勒，此十种发心，若菩萨各发念一具足者，当往生彼阿弥陀佛刹中。若不生者，无有是处。”

尔时，长老阿难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来说此法本为诸菩萨发觉。”

尔时，世尊赞长老阿难言：“善哉！善哉！阿难，是故菩萨于此法本发觉当如是持。”

佛说此经时，弥勒菩萨及长老阿难，欢喜踊跃。彼六十菩萨乘行诸善男子等，皆悉灭彼业障，欢喜奉行，作礼而去。

佛说优填王经一卷

佛说优填王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深国，王号曰优填。拘深国有逝心，名摩回提，生女端正华色，世间少双。父睹女容一国希有，名曰无比。邻国诸王，群僚豪姓靡不娉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与女齐，吾其应之。"

佛时行在其国，逝心睹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仪无上，心喜而曰："吾女获匹。"归语其妻曰："吾为无比得婿，促庄饰女将往也。"夫妻共服饰，其女步瑶华光，珠玑璎珞庄严光国，夫妻共将女至佛所。

妻道见佛迹相好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为天尊，谓其夫曰："此人足迹文理乃尔，非世所闻，斯将非凡，必自清净无复淫欲，将不取吾女，无自辱也。"

夫曰："何以知其然？"

妻因说偈言：

"淫人曳踵行， 恚者操指步，
愚者足蹴地， 斯迹天人尊。"

逝心曰："非尔女人所知，汝不乐者便还归。"乃自将女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大人勤劳教授，身无供养，有是粗女愿给箕帚。"

佛言："汝以女为好耶？"

答曰："生得此女，颜容实好，世间无双，诸国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应之。窃见大人光色巍巍非世所见，贪得供养故，宜自归耳！"

佛言："此女之好为著何许？"

逝心曰："从头至足周遍观之无不好也。"

佛言："惑哉肉眼！吾观之从头至足无一好耶！若头上有发，但是毛象马之尾亦皆尔也。发下有髑髅，但是骨屠家猪头骨亦尔也。头中有脑者，如泥腥臊送。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脆决之纯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亦腥臊，肠胃膀胱但成屎尿腐臭难论，腹为帏囊裹诸不净，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连皮韬，但恃气息以动作之。譬若木人机关作之，既毕解列其体，节节相离，手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双？昔者吾在贝多树下，第六魔天王庄饰三女，颜容华色天中无比非徒此论，欲以坏吾道意。我为说身中秽恶，即皆化成老母形坏不复惭愧而去。今是屎囊，欲何所恋？急将还去，吾不取也。"

逝心闻佛所说，忽然惭耻无辞复言，又白佛言："若仁不取者，

更以妻优填王可乎不？”佛不答焉。

逝心即送女与优填王。王获女大悦，拜父为太傅，为女兴宫，伎乐千人以给侍之。王正后师事佛，得须陀洹道。此女赞之于王，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其后，后见箭不惧都无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长跪向王，箭皆绕后三匝还住王前。百箭皆尔，王乃自惊畅然而惧，即驾白象金车驰诣佛所。未到下车，避从步进，稽首佛足，长跪自陈曰：“吾有重咎在三尊，所以彼淫妖从欲兴邪，于佛圣众每一恶念，以箭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陈之睹之心惧。唯佛至真无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尔，岂况无上正真佛乎！我今首过归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其咎。”

佛笑曰：“善哉王！觉恶悔过，此明人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

王又头面著地，退就坐曰：“禀气凶顽，忿戾自恣，无忍辱心，三毒不除恶行快意，顺女妖邪不知其恶，自惟寿终必入地狱。愿佛加哀，广说女恶魑魅之态，入其罗网少能自拔，吾闻其祸必以自诫，国民巨细得以改操。”

佛言：“用此问为且说余义。”

王曰：“余事异日说之不晚，女乱惑意凶祸之大，不闻其祸何缘远之？愿佛具为吾释地狱之变，及女人之秽。”

佛言：“具听！男子有淫之恶却睹女妖。”

王曰：“善！愿受明教。”

佛言：“具听！男子有四恶急所，当知世有淫夫，恒想睹女思闻妖声，远舍正法疑真信邪，淫网所綶没在盲冥，为欲所使如奴畏主，贪乐女色不觉九孔恶露之臭秽，浑沌欲中如猪处溷不觉其臭，快以为安不计后当在无泽之狱受痛无极，注心在淫啖其涕唾玩其脓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态之士，此为一恶态也。又亲之养子怀妊生育，稚得长大勤苦难论，到子成人，擢家竭财，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为妻，若在异域寻而追之，不问远近不避勤苦，注意在淫捐忘亲老，既得为妻贵之如宝，欲私相娱乐恶见父母，信其妖言，或致斗讼不惟身所从生，孤亲无量之恩，斯谓二恶态也。又人处世勤苦疲劳，躬自致财本自诚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门，梵志之心觉世非常布施为福，取妻之后，情惑淫欲愚蔽自拥，背真向邪专由女色，若有布施之意，虽欲发言相呼女色，绝清净行更成小人，不识佛经之戒、祸福之归，苟为淫色投身罗网，必堕恶道终而不改，斯谓三恶态也。又为人子不惟养恩，治生致财不以养亲，但以东西广求淫路，怀持宝物招人妇女，或杀六畜淫祀鬼神，饮酒歌舞合会之后，至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奸情，及其获偶，喜无以喻，淫结缚著无所复识，当尔之时唯此为乐，不觉恶露之臭秽、地狱之苦痛，一则可笑，二则可畏，譬若狂犬不知其非，斯谓四恶态也。”

佛言：“男子有是四恶用堕三涂，当审远此态免苦耳！复听说女人之恶。”佛便说偈言：

“已为欲所使，放意不能安，
习施于非法，将何以为贤？
欲为畜生行，以欲还自殃，
溷虫在臭中，不知为处难。
如虫在冥中，不知东以西，
结著于淫欲，恶此亦虫论。
淫既不见道，日夜种罪根，
现世君臣乱，上下为迷昏。
王法为错乱，正法为迷焚，
农夫舍常业，贾人为弥连。
现世更牢狱，死复入太山，
当受百种毒，其痛难可当。
洋铜灌其口，山连笮其身，
此辈有百数，难可一一陈。
常在三恶道，宛转如车轮，
若世时有佛，而已不得闻。
女人最为恶，难与为因缘，
恩爱一缚著，牵人入罪门。
女人为何好？但是屎尿囊！
何不谛系视，为此而狂荒。
其内甚臭秽，外为严饰容，
家有含毒蝎，剧如蛇以龙。
譬如锦韬牟，罗縠緤锋铓，
愚者睹其表，玩之以自殃。
智者觉而舍，痴者致死伤，
淫欲亦如是，抱刃以自丧。
睹新即厌故，所乐亦无常，
言为刀斧截，笑为棘以荆。
内怀臭秽毒，饰外以华香，
痴人贪其味，不惟后受殃。
譬若鸩毒药，以和甘露浆，
所向无不坏，饮之皆仆僵。
亦如薪得火，草木被重霜，
睹表不计里，是为最非详。
女毒甚于是，草乃见形伤，
绝欲以求道，故有淫欲情。
其形甚易见，痴人情不绝，
罗网四面张，去道如丝发。
人本清净种，如鱼处深渊，
智者乃自觉，著网不得还。

欲网甚于是， 结缚甚欲坚，
投身置荆棘， 可得脱其身。
譬若饥猿猴， 望见熟甘果，
专心投色欲， 是辈百向堕。
亦如鱼食钩， 飞蛾入灯火，
愚者见欢喜， 不惟后受祸。”

佛说如是，优填王欢喜即以头面著地，白佛言：“实从生以来，不闻女人之恶乃尔！男子悖乱随之堕罪，但不知故不制心意。从今已后终身自悔，归命三尊不敢复犯。”为佛作礼，欢喜而去。

佛说须摩提经一卷

佛说须摩提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灵鸟顶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万人俱。

尔时，罗阅城大国，有长者号曰郁迦。郁迦有女，名须摩提，厥年八岁，历世奉敬过去无数百千诸佛，积累功德不可称计。

时，须摩提从罗阅祇大国出诣灵鸟山，行到佛所，前以头面稽首佛足，礼毕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愿欲有所问，唯佛以善权方便，解说我之所疑。"

时佛默然，即知女意，佛语须摩提："恣所欲问，如来今当为汝具解说之，事事分别，令汝欢喜。"

须摩提问佛言："菩萨云何所生处，人见之常欢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财宝？云何不为他人之所别离？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从不可计亿刹土，去到彼间礼诸佛？云何得无仇怨无侵嫉者？云何所说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云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无能坏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即令不堕苦痛之处？所问如是。"

是时，佛语须摩提："如汝所问如来义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闻，谛听谛受，勤思念之，吾当解说。"

时女即言："甚善！世尊，愿乐欲闻。"于是须摩提受教而听。

佛言："菩萨有四事法，人见之皆欢喜。何等为四？一者、嗔恚不起，视冤家如善知识；二者、常有慈心向于一切；三者、常行求索无上要法；四者、作佛形像。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人见之常欢喜。"佛于是说偈言：

"不起恚毁本根， 常行慈得要法，
 作佛象身好洁， 心欢喜人喜见。"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以时，二者、与已倍悦，三者、与后不复悔，四者、既与不求其报。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得大富有常多财宝。"佛于是说偈言：

"以时施无悔心， 喜悦与无希望，
 所作施有勇慧， 所在处常大富。"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不为他人之所别离。何等为

四？一者、不传恶说斗乱彼此，二者、导愚痴者使入佛道，三者、若有毁败正法护使不绝，四者、劝勉诸人教使求佛令坚不动。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不为他人所别离。”佛于是说偈言：

“不传说斗彼此， 道愚冥护正法，
　劝进人使求佛， 终无能别离者。”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何等为四？一者、细捣红莲华、青莲华、黄莲华、白莲华，合此四种末之如尘，使满软妙华，持是供养世尊若塔及舍利；二者、不令他人起恚意；三者、作佛形像使坐莲华上；四者、得最正觉便欢喜住。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常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佛于是说偈言：

“施四华满软妙， 除恚恨受法义，
　得上觉立佛前， 作形像生花中。”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神足，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何等为四？一者、见人作功德不行断绝，二者、见人说法而不中止，三者、常燃灯火于塔寺中，四者、求三昧。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得神足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佛于是说偈言：

“行功德为法施， 闻经说不中止，
　常燃灯于佛寺， 入三昧遍诸国。”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仇冤无侵嫉者。何等为四？一者、于善知识无谀谄心，二者、不悭贪妒他人物，三者、见人布施助其喜，四者、见菩萨诸所作为不行诽谤。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常行是行，得无仇冤无侵嫉者。”佛于是说偈言：

“于善友无谀谄， 不悭惜他人物，
　见人施助其喜， 行菩萨无仇冤。”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其所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何等为四？一者、口之所说心亦无异，二者、于善知识常有至诚，三者、闻人说法心不是非，四者、若见他人请令说法不求其短。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其所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佛于是说偈言：

“如所念言亦尔， 于善友有至诚，
　闻讲法不求短， 若说经心喜踊。”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疾得净住。何等为四？一者、心意所念常志于善，二者、常持戒三昧智慧，三者、初发菩萨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脱，四者、常有大慈愍于一切。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得无殃罪疾得净住。"佛于是说偈言：

"常志善念广度， 戒等定不离慧，
　当教人一切智， 行慈意得净住。"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为四？一者、常念于佛，二者、常精进，三者、常念经法，四者、常立功德。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魔不能得其便。"佛于是说偈言：

"常净意念于佛， 志精进在深法，
　自勖勉立功德， 魔用是不得便。"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令其不堕苦痛之处。何等为四？一者、为一切人故，具满诸愿；二者、若人布施诸不足者，念欲足之；三者、见人杂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者、常念供养于三宝。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临寿终时即见诸佛，皆在前立为说经法，不令其人堕苦痛处。"佛于是说偈言：

"为一切满所愿， 无极哀劝足檀，
　以杂施致黠慧， 供三宝得致佛。"

尔时，须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说四十事，我当奉行令不缺减，悉使具足不违一事。若失一义，我为断佛劫法减众弟子。"

是时，大目揵连在大会中坐，即问须摩提："此四十事，大士所行，菩萨所为甚亦难，当如汝小女何能办之？"

时，须摩提答目连言："假令我今审实能行此四十事者，三千大千国土，皆当为我六反震动，雨于天华，诸音乐器不鼓自鸣。"须摩提适发是言，应时三千大千国土，六反震动，即雨天华，乐器皆鸣。

女语目连："是则证明我之至诚！若有未来起菩萨意者亦当如是。我后不久亦当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信如我言无有虚者，其在众会皆当一等悉作金色。"寻如所语辄作金色。

于是目连即从坐起，整衣服下右膝，叉手为佛稽首作礼，前白佛言："今诸一切初发大意为菩萨者，我当自归为之作礼。所以者何？八岁女子，感应如此，岂况高士摩诃萨乎！"

是时，座中有大菩萨，名文殊师利，谓须摩提言："于何法住所现感应乃如是乎？"

须摩提答言："诸法不可计数亦无所住，而仁问我住于何法？仁

作是问，不如不问。”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此语言何乃致斯乎？”

须摩提报文殊师利言：“不于诸法有所住，亦无所疑，亦不言是非。”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如来本不作行乎？”

须摩提报言：“譬如月影现于水中，若梦、野马、深山之响，如来本行亦如是也。”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如仁所说，合会是事为能得佛不？”

须摩提报言：“云何仁者，谓痴、黠、行三事异乎？不为异也，一切诸法皆合。所以者何？若正法、若不正法，适无所住亦无所取，亦无所放，空无有色。”

文殊师利复问须摩提：“解是义者为有几人？”

须摩提报言：“夫作幻者恣意所化，宁有限无？幻师所化犹尚无限，信解此法亦如是也。”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如我无化无幻起行，何法而与道合？”

须摩提报言：“如仁所说致为大快！一切法处亦不有、亦不不有，至于如来无合无散。”

文殊师利闻彼所说甚悦赞善，文殊师利白佛言：“甚善！须摩提所说微妙大可怪也！乃能深入逮得法忍，发意已来为几何乎？”

佛语文殊师利：“是须摩提，发无上平等度意，等住已来积不可计。先仁之前三十亿劫，仁乃于彼发无上正等度意，适甫乃入无所从生法忍，是仁本造发意时师。”

文殊师利闻佛所说则前作礼，白须摩提言：“唯别久远今乃讲侍，与师相见得受法诲。”

须摩提报言：“莫作是念用何等故！无所从生法忍，亦无所念亦无有师。”

文殊师利问言：“云何不转女人有？”

须摩提报言：“于是无所得。所以者何？法无男无女，今者我当断仁所疑。”

文殊师利言：“善哉！乐欲闻之。”

须摩提谓文殊师利言：“如今我后亦当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慧行、安定世间父、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天中天，如是审谛，我今便当变为男子。”适作是语，便成男子，头发即堕，袈裟著身，便为沙弥。

须摩提复谓文殊师利言：“审我来世当作佛时，使我国中莫有三事。何等为三？一者、魔事，二者、地狱，三者、女人态。若我至诚，我身当如年三十沙门。”时须摩提适作是语，形体颜色如年三十。

时，须摩提谓文殊师利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人皆作金色，城郭及地周匝七宝，有七宝树令八种行，七宝池水四边中外，皆生七宝

杂色莲华及诸杂宝，不多不少皆悉停等。”

须摩提言：“如仁之国，我之刹土亦当如是。如我至诚者，今在会者当作金色。”适作是语，应时众座皆作金色。

时，持地神即从地出，化作天身举声称扬，叹须摩提三言：“摩诃须摩提菩萨摩诃萨得作佛时，国土所有七宝池水，树及华实皆当如是。”

于是佛谓文殊师利：“是须摩提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佛，号宝德合吉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慧行、安定世间父、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天中天。”

佛说是经，授须摩提莂时，三十亿人发无上平等度意者皆得立不退转，六万天子悉得诸法法眼生。

座中有五百菩萨，闻文殊师利所言甚深，意用不解中欲堕落，见须摩提所说真诚寻皆有应，即解身衣以用上佛，亦不谀谄无所希望，持是功德用自坚固，于无上平等度意即得住不退转地，超九十劫不复生死。时佛授与五百人决：“却后十劫，劫名无尘垢，佛号固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是五百人等当生彼国，国名焰气，当同一劫，俱得作佛，皆同一字，号庄饰预知人意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佛谓文殊师利：“乃如是经多所饶益，如是不乎？若今最后有菩萨摩诃萨及沙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菩萨道奉行六度无极，未晓善权方便，不如书持是经讽诵读转，复教人常念其中事，诸欲闻者广为解说。”

佛复语文殊师利：“前所不闻本所不行，如是辈菩萨者当念习持。所以者何？譬如转轮圣王治于世间，当时至竟七宝不为缺减，其王寿终七宝为散。如是，文殊师利，若佛经道住于世间者，佛七觉意终不为灭。若佛法灭，觉意诸法皆为之尽。”

佛谓文殊师利：“当求无数方便，具索诸经勤学书持，为他人说教授一切，广解其义常当精进，是为法教。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道者，莫中有悔。”

佛说经已，须摩提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大目揵连等诸天及人，其在会者，阿修罗、揵沓和持世者，皆欢喜乐闻。

佛说须摩提菩萨经一卷

佛说须摩提菩萨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万人俱。

尔时，罗阅祇大国有长者号曰优迦，优迦有女名须摩提，厥年八岁，历世奉敬过去无数百千诸佛，积累功德不可胜计。

时，须摩提从罗阅祇大国，出诣耆阇崛山行到佛所，前以头面稽首佛足，礼毕即却在一面，以一心而往，叉手白佛："愿欲有所问，唯多陀竭，以方便解脱我之所疑。"

时佛默然即知女意，佛语须摩提："恣所欲问，多陀竭今当为汝具解说之，事事分别令汝欢喜。"

须摩提问佛言："菩萨云何所生人见之常欢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财宝？云何不为他人之所别离？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从不可计亿刹土，去到彼问礼事诸佛？云何得无仇怨无侵嫉者？云何所说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云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无能坏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即令不堕苦痛之处？所问如是。"

是时，佛语须摩提："如汝所问多陀竭义，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闻，谛听！谛受！勤思念之，吾当解说。"

时女即言："甚善！世尊，愿乐欲闻。"于是须摩提受教而听。

佛言："菩萨有四事法，人见之皆欢喜。何等为四？一者、嗔恚不起，视怨家如善知识；二者、常有慈心向于一切；三者、常行求索无上要法；四者、作佛形像。是为四法，菩萨用是事故，人见之常欢喜。"佛于是说偈言：

"不起恚毁本根， 常行慈得要法，
作佛像身好洁， 心欢喜人喜见。"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以时，二者、与已倍悦，三者、与后不复悔，四者、既与不求其报。是为四事，菩萨用是四事故，得大富有。"佛于是说偈言：

"以时施无悔心， 喜悦与无希望，
所作施有勇慧， 在所处常大富。"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不为他人之所别离。何等为四？一者、不传恶说斗乱彼此，二者、导愚冥者使入佛道，三者、若

有毁败正法护使不绝，四者、劝勉诸人教使求佛令坚不动。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不为他人之所别离。”佛于是说偈言：

“不传说斗彼此， 导愚冥护正法，
　劝进人使求佛， 终无能别离者。”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何等为四？一者、细捣优钵华、波昙华、拘文华、分陀利华，令此四种末之如尘使满句虫，持是供养世尊若塔及舍利；二者、不令他人起恚意；三者、作佛像使坐莲华上；四者、得最上觉便劝喜住。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佛于是说偈言：

“施四华满句虫， 除恚恨受法义，
　得上觉立佛前， 作形像生华中。”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神足，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何等为四？一者、见人作功德不行断绝，二者、见人说法而不中止，三者、常燃灯火于塔寺中，四者、求三昧。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得神足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佛于是说偈言：

“行功德为法施， 闻经说不中止，
　常燃灯于佛寺， 入三昧遍诸国。”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仇怨无侵嫉者。何等为四？一者、于善知识无谀谄心，二者、不悭惜贪他人财物，三者、见人布施助其喜，四者、见菩萨诸所作为不诽谤。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常行是行，得无仇怨无侵嫉者。”佛于是说偈言：

“于善友无谀谄， 不悭惜他人物，
　见人施助其喜， 行菩萨无仇怨。”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其所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何等为四？一者、口之所说心亦无异，二者、于善知识常有至诚，三者、闻人说法不言是非，四者、若见他人请令说经不求其短。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其所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佛于是说偈言：

“如所念言亦尔， 于善友有诚信，
　闻讲法不求短， 若说经心喜踊。”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疾得净住。何等为四？一者、心意所念常志于善；二者、常持戒三昧智慧；

三者、初发菩萨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脱；四者、常有大慈愍于一切。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得灭无殃罪疾得净住。”佛于是说偈言：

“常志善念广度， 戒等定不离慧，
常教人一切智， 行慈意得净住。”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等为四？一者、常念于佛，二者、常精进，三者、常念经法，四者、常立功德。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魔不能得其便。”佛于是说偈言：

“常喜意念于佛， 常精进在深法，
自勖勉立功德， 魔用是不得便。”

佛语须摩提：“菩萨复有四事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令不堕苦痛处。何等为四？一者、为一切人故，具满诸愿；二者、若人布施，诸不足者念欲足之；三者、见人杂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者、常念供养于三宝。是为四法，菩萨用是四事故，临寿终时，即见诸佛皆在前立为说经法，不令其人堕苦痛处。”佛于是说偈言：

“为一切满所愿， 无极哀劝足檀，
以杂施致黠慧， 供三宝得致佛。”

尔时，须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说四十事，我当奉行令不缺减，悉使具足不违一事。若失一事，我为断佛法灭众弟子。”

是时，长老摩诃目乾连在大会中坐，即问须摩提：“此四十事，大士所行，菩萨所为，甚亦难当！如汝小女，何能办之？”

时，须摩提答目乾连言：“假令我今审实能行此四十事者，三千大千国土皆当为我六反震动，雨于天华，诸音乐器不鼓自鸣。”须摩提适发是言，应时三千大千国土六反震动，即雨天华，乐器即鸣。

女语目乾连：“是证明我之至诚！若未来有起菩萨意者亦当如是。我后亦当得多陀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信如我言无有虚者，其在会者皆当一等悉作金色。”寻如所语辄作金色。

于是目乾连即从座起，正衣服下右膝，叉手为佛稽首作礼，前白佛言：“今诸一切初发大意为菩萨者，我当自归为之作礼。所以者何？八岁女子感应如此，岂况高士摩诃萨乎！”

是时，座中有大菩萨名文殊师利，谓须摩提言：“于何法住，所现感应乃如是乎？”

须摩提答言：“诸法不可计数亦无所住，而仁问我住于何法？仁作是问，不如不问。”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此语云何乃至于斯乎？"

须摩提报文殊师利言："不于诸法有所住，亦无所疑，亦不言是非。"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如来本不作行乎？"

须摩提报言："譬如月影现于水中，若梦、野马、深山之响，如来本行亦如是也。"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如仁所说，合会是事为能得佛不？"

须摩提报言："云何仁者，谓痴、黠、行三事异乎？不为异也，一切一法诸法皆合。所以者何？若正法、若不正法，适无所住亦无所取，亦无所收空无有色。"

文殊师利复问须摩提："解是义者为有几人？"

须摩提报言："夫作幻者恣意作化，宁有限无？幻师所化犹尚无限，信解此法亦如是也。"

文殊师利问须摩提言："如我无化无幻起行，何法而与道合？"

须摩提报言："如仁所说致为大快！一切法处亦不有亦不无，至于如来无合无散。"

文殊师利闻彼所说甚悦赞善，文殊师利前白佛言："甚善！须摩提所说自恣其意，微妙大可怪也！乃能深入逮得法忍，发意已来为几何乎？"

佛语文殊师利："是须摩提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等住已来积不可计。先仁之前三十亿劫，仁乃于彼发无上平等度意，适乃甫入无所从生法忍，是仁本造发意时师也。"

文殊师利闻佛所言，则前作礼白须摩提："惟别久远今乃讲侍，与师相见得受法诲。"

须摩提报言："莫作是念用何等故！无所从生法忍，亦无所念，亦无有师。"

文殊师利问言："云何不转女人身？"

须摩提报言："于是无所得。所以者何？法无男无女，今者我当断仁所疑。"

文殊师利言："善哉！乐欲闻之。"

须摩提谓文殊师利言："如今我后不久，亦当逮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慧行、安定世间父、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天中天，如是审谛，我今便当变为男子。"适作是语，即成男子，头发即堕，袈裟在身，便作沙弥。

须摩提复谓文殊师利言："审我来世当作佛时，使我国中莫有三事。何等为三？一者、魔事，二者、泥犁，三者、女人态。若我志诚，我身当如年三十沙门。"时须摩提适作是语，形体颜色如年三十。

须摩提复谓文殊师利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人皆作金色，地及城郭周匝有七宝树，令八重行七宝池水，四边中外皆生七宝杂色莲

华，及诸杂宝不多不少皆悉停等。”须摩提言：“如仁之国，我之刹土亦当如是。如我志诚，诸在会者当作金色。”适作是语，应时众会皆作金色。

时，持地神即从地出，化作天身举声称扬，叹须摩提言：“须摩提菩萨摩诃萨得作佛时，国土所有七宝池水，树及华实皆当如是。”

于是佛谓文殊师利：“是须摩提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作佛，字名远闻，具足藏如来过四道不受平等觉兴具足行安隐世间天上天下无上大人。女意云何？法无所住，岂有我名乎？”

答曰：“不也，天中天。”

“于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岂有到后世复来者乎？”

答曰：“不也，天中天。”

“于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岂有所起所灭乎？”

答曰：“不也，天中天。”

“于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岂有所有有形像乎？”

答曰：“不也，天中天。”

“于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岂有见闻有幻无幻乎？”

答曰：“不也，天中天。”

其女曰：“佛言我曾闻之，其幻化者，无有见闻有幻无幻。”

世尊又问：“于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假使无身，岂能令幻化发起诸行乎？”

女答曰：“唯天中天，其幻化者，实为如此真无所有。”

佛言：“如是，其无明者无内无外。计其法者，亦无所有亦无字也。其明者，不至后世亦无还反。其无明者，亦无有起亦无有灭。其无明者，亦无形像。适兴无明，缘致众行、名色、六入，更习痛、爱、受、有、生、老病死，勤苦愁恼大患集会。”

明女首意白佛言：“甚为可奇，至未曾有，世尊所兴而不可及。所以者何？佛天中天，于虚空中而转法轮。法轮不可思议，所转法轮不可称限，无量法轮，无获法轮，无形法轮，无生法轮，灭度法轮。”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诚如所云，吾所转轮为转空轮，所转法轮不可思议，所转法轮不可称限。其可转轮，无获、无形、无生为灭度也。”

时首意女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则以栴檀香捣及诸华香供养散佛：“唯然世尊，以是德本深致拥护，而善救摄降伏诸根，抑制爱欲逮转法轮，转于空轮、不思议轮，不可称限、无量、无获、无形、无生灭度之轮。”

佛寻欣笑，五色青赤黄白绿光从口而出，甚大光明普照十方无数佛国，悉皆覆蔽日月之明，还绕佛身三匝从顶上入。

贤者阿难，晓了七法：一曰知谊，二曰解法，三曰晓时，四曰了节，五曰明众，六曰练己，七曰深识人本。即从座起，更整衣服，偏

袒右肩，下右膝叉手白佛："今大圣欣笑为何感应？愿说其意。唯天中天，多所愍伤多所安隐，哀念诸天世间人民，分别说之。"

佛告阿难："尔见梵志女首意，以末栴檀华香、捣香，供养散佛乎？其心誓愿逮转法轮。"

对曰："已见。"

佛言："是女以斯德本，护己安人多所救摄，寿终之后当转女身，至八十四亿劫不归恶趣，供养六万诸佛世尊，出家为道志于沙门听受经法。受经法已即时讽诵，将御如来现在正法，佛灭度后供养舍利，劝化无数无量众生不可计会，使立无上正真之道，恒以善意奉持要法，号天中天。"

佛说是经，授须摩提莂时，三十亿人发无上平等度意皆得阿惟越致，六万天子悉得法法眼生。

座中有五百菩萨闻文殊师利所问甚深，意用不解中欲堕落，见须摩提所说至诚寻皆有应，即解身衣以用上佛，亦不谀谄无所希望，持功德用自坚固于无上平等度意，即得住阿惟越致，超九十劫不复生死。时佛授与五百人决："却后十劫，劫名无尘垢，佛号固受如来过四道不受平等觉。是五百人等当生彼国，国名焰气，当同一劫俱得作佛，皆同一字号庄饰豫知人意如来过四道不受平等之道最正觉。"

佛谓文殊师利："乃知是经多所饶益，如是不乎？若今最后有菩萨摩诃萨及沙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未晓沤和拘舍罗，不如书持是经讽诵读转，复教人常念其中事，诸欲闻者广为解说。"

佛复语文殊师利："前所不闻本所不行，如是等辈菩萨者当念习持。所以者何？譬如遮迦越王治于世时，至竟七宝不为缺减，其王寿终七宝为散。如是，文殊师利，若佛经道住于世者，佛七觉意终不为减。若佛法灭，觉意诸法皆为乏尽。"

佛谓文殊师利："当求无数方便具索诸经，勤学书持为他人说，教授一切广解其义，常当精进是为法教。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佛道者，莫中有悔。"

佛说经已，须摩提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摩诃目乾连等，诸天及人其在会者，阿须罗、揵沓和持世者，皆欢喜乐闻。

佛说离垢施女经一卷

佛说离垢施女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千人皆阿罗汉，诸漏已尽逮得已办，无复尘垢而得自在，弃捐重担逮得己利，尽除终始诸所结缚，度以聪慧通达明智悉为仁贤，犹如大龙心得自在。其大人贤者阿难，菩萨万人。皆成大阿罗汉，皆一切圣达神通己畅，悉不退转法轮。菩萨其名：宝光菩萨、智积菩萨、名首菩萨、辩积菩萨、首咸菩萨、光世音菩萨、贤首菩萨、喜王菩萨、行无思议脱门菩萨、念诸法无盖菩萨、慈氏菩萨、入志性菩萨、弃诸恶趣菩萨、除众忧冥菩萨、超欲无虚迹菩萨、无虚见菩萨、德宝校饰菩萨、金宝曜首菩萨、舍诸盖菩萨、无害心菩萨，如是等菩萨具足万人。

尔时，贤者舍利弗、大目揵连、大迦葉、须菩提、邠耨文陀弗、离越、阿那律、阿难等，溥首童真、不虚见、宝英、弃诸恶趣、弃诸阴盖、光世音、辩积、超度无虚迹。时此八菩萨及八弟子，明旦著衣，持钵入城分卫，斯等俱行相与共议各各发愿。

舍利弗曰：“当如是像三昧正受入城分卫，令其中人普使一切闻四圣谛。”

大目连曰：“愿城中人皆使一切无有须臾兴施魔事。”

大迦葉曰：“愿城中人施我食者，一切皆使得无尽福至无为度。”

须菩提曰：“愿城中人敢睹光明，以是缘报皆得生天及在人间，然后逮得无为之法。”

邠耨曰：“愿其城中诸外异学梵志长者，悉得正见。”

离越曰：“愿其城中一切众人无有罪殃，悉获安隐。”

阿那律曰：“愿其城中一切众人悉得天眼。”

阿难曰：“愿其城中一切众人，悉使识念往古所可曾闻经法。”

文殊师利曰：“化其城中门户窗牖、重阁精舍、器物璎珞、树木枝叶、华实衣服之饰，皆使宣出空、无相、无愿、无所逮得、不起不灭、无有放逸、无所著声、无有形类、无吾我声。”

无虚见曰：“化其城中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目所睹者，悉见佛形，至后究竟逮得无上正真之道。”

宝英曰：“化其城中一切居家所有诸藏，皆满众宝。”

弃诸恶趣曰：“化其城中所居众民，敢有犯作地狱之罪，现在之法，使罪微轻忽然虚尽。”

弃诸阴盖曰：“化其城中人弃捐五盖不使增长。”

光世音曰：“化其中人闭牢狱者使得解脱，诸有系囚令得解散，诸恐惧者得无所畏。”

辩积曰："化其中人敢见我等皆得辩才，使诸伎乐转共谈语。"
超度无虚迹曰："令其中人吾等目见，皆使究竟至于无上正真之道。"
时八菩萨八大弟子，各各如是悉共议已，到其城门。
于时，城中王波斯匿，有女名曰维摩罗达，厥年十二，端正殊妙，见者咸悦，第一洁白色如妙华，于月八日明星之时，与五百侍女平旦乘驾，五百梵志皆从其后，出行游观而诣祠坛，欲大祠祀。时诸梵志遥见比丘，心中念言以为不吉。诸梵志中有一梵志，年尊老耄，名曰梵天，谓离垢施女："当知今日不祥，见诸比丘住于城门，止不须出，当还入城。见此等辈，求诸利义必不如意。"
时离垢施女，则为梵志而说颂曰：

"斯等志行， 教化功德， 于诸祠祀， 为最吉安。
梵志若能， 供养此等， 一切吉利， 终无有异。
则以梵戒， 调定憺怕， 越度诸恶， 无秽众尘。
此等所行， 为上良医， 慰劳疗治， 众生久疾。
是无瑕秽， 第一师则， 为无数人， 去众恶事。
于诸四见， 为已鲜明， 梵志卿来， 值上清净。
佛在世间， 最胜法王， 斯等是子， 罗汉成就。
今诸菩萨， 为最尊师， 孰有知者， 而舍之去？
两足之尊， 上福之田， 欲得生天， 施此众祐。
若惠与者， 果报无量， 所可游处， 终不损耗。
顺斯等教， 具足相好， 是善福田， 志性清净。
假使梵志， 发欢悦心， 则当逮得， 安隐离俗。
遵修道教， 志未曾乱， 而行分卫， 常观精进。
所可游居， 善护诸根， 诸根寂定， 斯众如海。
江海之水， 尚可升量， 十方土地， 亦可步度；
若有布施， 人中之王， 一切所行， 不可称量。
劫烧之时， 须弥山坏， 江海枯竭， 及所有地；
其有奉施， 众人尊王， 劫虽被灾， 福不可烧。"

于是梵志，为离垢施，而报颂曰：

"无得自恣， 从愚憨心， 莫祠祀时， 愿乐比丘。
斯等髡头， 而被袈裟， 若志安解， 不习此党。
恐女父母， 不以欢悦， 吾等当启， 于大明王。
女所祠祀， 则亦不祥。 善哉尊女， 莫受比丘！"

于是离垢施，以偈报梵志曰：

"若堕恶趣， 生死之难， 虽有父母， 不能救济。

亦无余人， 及财神咒， 独斯等类， 乃能救脱。
吾弃捐身， 散在四方， 钦乐爱敬， 自归于佛。
终不希望， 余人之救， 唯当依附， 三尊宝耳！
譬如失目， 面瞻明镜， 外道异学， 若斯无益。
梵志犹如， 须弥山烧， 博闻如是， 力脱为要。
未曾乏少， 于博闻慧， 所可闻者， 悉为备具。
若能听闻， 即奉行者， 此乃为持， 一切难及。”

于是梵志谓离垢施女：“初未曾见于尊佛及比丘众，从何因缘而生欢悦？”

女即答曰：“梵志欲知，我初生时，母以我著金宝床上，上虚空中五百天子而共飞行，我适见之，以无数事叹佛功德及法圣众。适闻音声，时于众中有一天子，初未曾见如来至真，问诸天子所叹如来德何所类。时诸天子察我心念，志怀笃信，即说此偈而赞叹佛：

“头发绀青色， 净好而右旋，
如水百叶莲， 犹月满盛明。
白毛眉中回， 犹如雪之光，
胜眼如青莲， 若蜂中之王。
人中尊师子， 唇像若赤朱，
眉睫甚细妙， 平正而善姝。
广长舌覆面， 乃至于发际，
其教清和悦， 充可智者意。
其声如钟鼓， 箜篌笳笛笙，
其音和且雅， 犹如琴瑟筝。
哀鸾真陀乐， 莺鸟及鹍鸡，
赤觜鸣于林， 最胜音超彼。
辞若师子吼， 妙声坏众病，
已离诸垢秽， 言诚断诸见。
行游若坐众， 闻者悉解释，
所言无缺漏， 可悦一切人。
胜己舍中边， 犹如寂灭度，
言辞无慢恣， 形体甚奇妙。
辞质无谄饰， 皆为众说行，
如集华为鬘， 佛慧音如是。
诸念悉丰满， 胜臂过于膝，
其掌正且均， 手指纤长好。
巍巍身坚固， 宝容若紫金，
佛体显如日， 远现悉闻音。
毛软亦绀色， 一一生上旋，

佣髀犹龙象， 而膝平博好。
安平足如画， 于下生相轮，
称佛德如是， 我时粗听闻。
在世无所慕， 度于诸有处，
大哀上良医， 救济众生务。
断除诸系缚， 无著如莲华，
梵志我从天， 闻叹佛若此。”

离垢施女谓梵志：“我从诸天闻如是比叹佛功德，从是以来不自识念而复睡眠，亦复无有淫怒、愚痴、危害之想，从是以来不自识念贪著父母、兄弟、姊妹、亲属知识，亦不爱念璎珞衣服及身寿命、国城游观，唯独恭恪念佛大圣。梵志当知，以是之故，如来所在广说经法，吾悉听之，不失一句义理严妙。我常昼夜恒观睹佛，无不见时。吾以昼夜见佛正觉，欲听闻法，奉敬圣众而无厌极。”

时离垢施，嗟叹于佛听众之德，梵天梵志、五百群众闻之欣然，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女即下车，趣诸菩萨及大弟子，普为稽首一一礼足，一心恭恪而叉手住。时，舍利弗观离垢施女。离垢施女问舍利弗：“唯贤者，为女人身处于二识，尘欲如火多有放逸，所可好喜心不顺念，不志解脱而自放逸。善哉！贤者，唯为我等如应说法，哀矜长夜安隐无难。”

说于此语适欲竟时，王波斯匿与诸群臣，寻到彼间。王闻斯言，谓离垢施女：“惟习乐何故勤劳颜色憔悴而游此间？从生以来未曾步行，初不眠寐，卒发心行而不戏乐，无以自娱。”于是王波斯匿，为离垢施，而说颂曰：

“颜貌净妙， 犹天玉女， 璎珞仪式， 香熏衣服。
如今女身， 何所患厌？ 汝既无有， 睡眠之解。
处在国土， 仓库盈富， 女之父母， 常得自由。
何所不乐， 今得自在？ 其心何故， 不好在家？
又女父母， 而相可悦， 一切众人， 之所恭敬。
何故不乐， 游坐此间？ 若干璎珞， 自严其身。
汝岂闻耶？ 若见之乎， 所以恐怖， 心怀懈倦。
女当为吾， 宣畅此意。 今女所誓， 欲求何愿？”

时离垢施，则为父王，而说颂曰：

“大王不觉， 生死之难， 诸阴之患， 危脆之身。
贪欲之想， 所行如化， 人命在世， 不住须臾。
大父当了， 我处毒蛇， 安得睡眠， 及诸所欲？
于今计此， 四毒之蛇， 心自念言： 何所悦乐？
为诸仇敌， 所见逼迫， 处在众苦， 云何得安？

尘劳之怨，所见唐突，吾当云何，游于娱乐？
堕毒中者，谁得睡眠？未舍怨家，云何欢喜？
堕大坑堑，何所恃怙？尊王当知，处世如是。
如今睹察，最胜自在，寻时发心，令我得佛。
王听我言，未曾见闻，为菩萨者，而怀放逸。
畏于弊兽，而驰迸走，仇敌执杖，举刀逐人，
而复饥渴，入于空聚，畏生死贼，谁当乐者？

今此画箧身，计之亦如是，
而常怀受斯，依兽四害蛇，
无量之阴盖，怨贼之患难，
孰乐于旷野，畏惧之境界？”

于是离垢施，谓舍利弗：“唯问贤者智慧之事，当以答我。所言智慧，叹于耆年智慧最尊。其智慧者，为有为乎？若无为耶？假使有为，则为起生、灭、坏之事虚伪之法。设无为者，离于三相，以是之故，为无所起；设无所起，则无合会；其智慧者，悉无所有。”时，舍利弗默无以报。

大目连曰：“仁舍利弗，当时发遣离垢施问。”舍利弗答曰：“女所寤者，不问有为及与无为，讲无所起，不可言声以答发遣。”

离垢施女问大目连：“世尊叹贤者，神足为最耆年，云何立众人想现神足乎？为法想耶？若立人想现神足者，人虚无实，神足亦空。欲以法想，法无所造，其无所造彼无所获，以无所获则无所想。”大目揵连默无言报。

大迦葉曰：“仁大目连，以时发遣女人所问。”目连答曰：“女之所问，不以想念无有想说，无作无念，唯诸如来、众菩萨等乃能发遣。”

离垢施女问大迦葉：“佛叹耆年知足第一，云何迦葉假使住于八思议门，而禅三昧愍哀众人，起行分卫所受食者，若一杓供此人之等，悉当生天，为以身事毕众祐乎？若以心了？设以身者，身则属外，不可以身而了事矣。有计身者，譬如草木墙壁瓦石，以是之故，不可了别。设用心者，心无所住以故不了。设以身心，在于外者，则无所有不可用了。”迦葉默然。

须菩提曰：“唯大迦葉，当时发遣女人所问。”迦葉答曰：“今女所问，悉无所受则应本际。以是之故，不可发遣。”

离垢施女问须菩提：“佛叹耆年在于闲居行空第一，其空法者，为有所说叹有形乎？设欲说法，法无起相亦无灭相。其有不起不灭相者，彼则平等；其平等者则为调定；其调定者则为无本；其无本者亦无所作；无所作者则无言说；已无言说则无心念；其无心念则无真实；设无所有则无有实；其不有实则是圣贤之所叹咏。”须菩提默，

无以加报。

邠耨曰："须菩提，以时发遣女之所问。"须菩提曰："不当于此有所说也！默然为安。所以者何？女之所问无放逸事，有所说者则堕短乏有计法界，无有言说斯归于空。"

离垢施女问邠耨曰："佛叹贤者讲法最尊耆年，以何因缘说法？设无因缘，则无所益。若以因缘讲说法者，则与愚痴凡夫同等。所以者何？愚痴凡夫与因缘俱，是故贤者不离愚痴凡夫之法。设无因缘无有形类，云何说法？无缘对故。"邠耨默然。

离越曰："贤者，以时发遣女之所问。"邠耨答曰："今女所问，不用习俗，问究竟度。究竟度者，则无言趣亦不可说。"

离垢施女问离越曰："佛叹耆年行禅最尊，为以何心依猗于禅？为不用心？设用心者，心则如幻虚无所有，其三昧定亦无所有。设以无心，一切外处，诸屋宫殿、草木枝叶悉得三昧。所以者何？斯物无心。"离越默然。

阿那律曰："贤者，以时发遣女问。"离越答曰："女之所讲，问佛境界，则非弟子之所发遣。"

女问离越："云何贤者，声闻法异？如来异乎？设以差别，其无为者则当殊别。一切贤圣悉无为矣！其无为者则无所生，其无所生则无有二，其无二者不可名二，何故说此寂无以报？"

离垢施女问阿那律："佛叹耆年天眼最尊，云何贤者因以天眼有所见乎？为无见耶？设有所见则为有常，设无所见则堕断灭。所见无形为有别耶？"阿那律默。

阿难言曰："贤者，以时发遣女问。"阿那律曰："女之所问，除猛智慧，则不可以言说答之，默然为安。"

离垢施女问阿难曰："佛叹贤者博闻最尊，今仁博闻，斯为何谓义？何所趣为用严饰？设以义者，义无言说，其无言说不以耳识而分别之，耳无所识不能分别，不能别者则无有言。假以严饰如世尊言，当归正义莫取严饰，是故贤者不以博闻而为要也。"阿难默然。

文殊师利曰："仁者阿难，以时发遣女之所问。"阿难答曰："今女所问，呵文字说而为博闻不可发遣，问于要义。要义无心，无心无处，非是学者所可言议，唯如法王及度无极。"

离垢施女问文殊师利："佛叹仁者，于诸菩萨信解深妙最第一尊，以十二缘深故深乎？为以自然深故深耶？设以缘起为深妙者，又其缘起则无所行。所以者何？其缘起者无来无去，不可别知眼之所识，不可别知耳鼻口身意识所趣，唯缘起者无所习行。假使自然深故，深者则其自然无有自然，达自然者亦无有所。"

文殊答曰："本际深妙故曰为深。"

其女报曰："本际无际，以是之故，其二慧者为无有慧。"

文殊师利曰："若无智者，则为颠倒。其本际者，假有言耳！"

其女报曰："其无智者，亦无颠倒此之谓也。度于言说，亦不可

得而无颠倒。”
　　文殊师利曰：“吾以假言而说此耳！”
　　其女报曰：“如来菩萨超出言说，不可以言而有所畅。”
　　离垢施女问不虚见：“向族姓子而自说言，令城中人悉得无上正真之道，男女大小其有以眼见光明者，睹如来究竟正觉。云何如来有色身乎？为法身耶？说法身者则无形像，若使有见如色身者则不见佛。如世尊云：

　　“其有见我色，　若以音声听，
　　　斯为愚邪见，　此人不见佛。

　　“设以法身，法身不可见。所以者何？其法身者，以舍眼识无所造作，习俗之事不可得见。”不虚见默然。
　　宝英曰：“以时发遣女之所问。”不虚见曰：“女问无类不可发遣。”女报不虚见：“我不问类，亦不问无类。”时不虚见，以此言辞寂无所对。
　　离垢施女问宝英曰：“如今向者族姓子云，令其城中往古诸藏，悉自然现满中众宝。仁如是者，持宝来乎？此为何致而至是？见法无衣食，设猗衣食则与愚痴凡夫俱同，所以愚痴凡夫常猗衣食。设无衣食者，不猗世间所有众珍宝。”宝英默然。
　　离垢施女问弃诸恶趣曰：“向族姓子作是言曰，令其城中一切众人犯地狱罪，悉使其人令现在世殃衅轻微弃捐诸恶不可思议。如佛所言人所犯罪，会当受之不可得脱。若不可脱，云何欲令无智使罪轻微？诸法无主欲令有主，自有所作欲令无作。”
　　弃诸恶趣曰：“当以誓愿令罪微轻。”
　　其女报曰：“又族姓子，诸法平等，不可以愿而使动转。假使能者，一一诸人所兴誓愿心自念言：‘我皆当度一切众生至般泥洹。’设使所愿必能成者，则当能制令其所愿而不退转。”弃诸恶趣默无言报。
　　离垢施女问弃诸阴盖曰：“向族姓子与此念言，令城中人悉无尘劳众结之缚，除五阴盖。仁所三昧可定意者，欲使众人不增五盖。于意云何？三昧属己，属他人耶？设使属己，一切诸法皆悉无为，亦无合会。云何仁者，以三昧定，令一切人不著五盖？设属他人，不能于他而造恩德。”
　　弃诸阴盖曰：“当以慈心而疗治此。”
　　其女报曰：“一切诸佛皆行慈心，亦有佛土一切众生故长不尽。”弃诸阴盖默无言也。
　　离垢施女问光世音曰：“向族姓子而发此言，令其城中所居人民，闭在牢狱使得解脱，诸有系囚自然得出，诸有恐惧得无所畏，所疗治者有阴受乎？为无所受？设有所受，则属愚夫，以故不应无有受

阴也。若无所受，则无所作，其无所作不能成就。”光世音默。

辩积曰：“以时发遣女之所问。”光世音曰：“女之所问不起不灭，以是之故不可发遣。”

女又报曰：“于光世音所之云何不起不灭？宁有问乎？”

答曰：“不起不灭，彼无文说。”

女又报曰：“无文字说则为智者，因示文字而有所讲，不著文字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则为法界，以是之故，晓了法者便无所著。”

离垢施女问辩积曰：“向族姓子而发此言，令其城中一切人民，目睹我者又我所见，悉得辩才，使诸伎乐转共谈语。仁之辩才巍巍若斯，以何等念而兴立乎？为于是立而起生乎？设以生念而兴立者，一切众生皆兴立念，以是之故，不至寂然。若以所生得成就者，则虚妄矣！若不兴念则无所作，无所作者无寂不定。”

辩积答曰：“我属所愿为初发心众人之故，示愿之矣！假使有人来见我者，悉得辩才。”

女又报曰：“族姓子，其初发心有行处耶？设使有者则为常见，若无所有不当谓之为导御矣！悉离诸行。”辩积默然。

离垢施女问超度无虚迹曰：“向族姓子而自谓言，令其城中所有人民，我自所睹敢察我者，见不虚妄至于无上正真之道。云何佛道，为有、为无？假使有者，则是有为便可爱取。设无为者，无实不谛不可受持。”

超度无虚迹曰：“所谓道者，慧圣之辞。”

女又报曰：“其圣慧者有所起耶？而复为行寂然事乎？假有所起，是为思惟不顺之事，则当成于有为慧矣！行有为慧，便成愚痴冥冥之识所可分别。若以寂然则无颠倒，则无反覆；以无反覆，是则菩萨、弟子、缘觉、如来至真，无有思想。愚騃之夫乃想道耳，不谓智者。”超度无虚迹默然无言。

于是贤者须菩提，谓大弟子及诸菩萨：“便从是还，不须入城复行分卫。所以者何？是应分卫饮食供馔，离垢施女向者说法，我等听受，今日则当以法为食。”

时女答曰：“唯须菩提，向者所说无举无下，仁者云何有所志愿而怀想念欲诣精舍而处游居？唯须菩提，沙门之行出所止处，无有放逸不乐自恣。沙门之法而无所著，其无所著则无恚恨，不怀恨者则无所行，无所行者贤圣之谓。”

八大弟子及八菩萨、五百梵志，离垢施女、王波斯匿及余大众，往诣佛所稽首足下，绕佛三匝却在前坐。离垢施女绕佛七匝，住世尊前，以偈歌颂，而问事矣：

“我问于世尊， 无著难得伦，
　清净无所倚， 名称不可量，
　救济于众生， 施以甘露悦，

云何为菩萨，而成就其行？”

于是离垢施，长跪叉手问世尊曰：“何谓菩萨在于树下降魔官属？何谓菩萨震动一切诸佛之土？何谓菩萨演光普照无量佛国？何谓菩萨而从诸佛逮总持法？何谓菩萨寂然定意而成三昧？何谓菩萨究竟众行而获神足？何谓菩萨而常端正？何谓菩萨而得化生？何谓菩萨大富饶财？何谓菩萨得大智慧？何谓菩萨常识宿命？何谓菩萨与诸佛会？何谓菩萨而致逮得三十二相？何谓菩萨而能成就八十种好？何谓菩萨而得辩才？何谓菩萨得致福田？何谓菩萨眷属常和？何谓菩萨所愿佛土寻如意生？”

佛告离垢施女：“善哉！善哉！乃能发问如此之义，为诸菩萨摩诃萨施多所安隐，多所哀念愍伤。诸天及十方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解说。”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离垢施及与众会受教而听。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在于树下降魔官属。何谓为四？未曾贪著他人利养，志常不乐绮饰之言，劝无数人令顺本德，以无盖慈向于众生，是为四。”佛时颂曰：

“未曾怀嫉妒，离于绮饰丽，
劝化无数人，使行众德本，
常遵修慈心，向于十方人，
而降魔怨敌，自在所游居。”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震动一切诸佛之土。何谓为四？言行相覆入深法忍，志愿坚固于善正法，劝化无量一切人民令志无上正真之道，使善爱乐微妙之慧，是为四。”佛时颂曰：

“言行常相应，晓了深妙义，
所愿常坚固，逮得清白法，
劝化无数人，使志无上道，
以是四法故，能动亿佛土。”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演光普照无量佛国。何谓为四？常于冥处而燃灯火，于末乱世亦护经典而为诸乱处处不闲，因说经道显法光明，以宝香华供散佛寺，是为四。”佛时颂曰：

“常施以灯火，清净之光明；
最后穷冥世，而护于经典；
为放逸众人，而讲说经法；
以奇珍之宝，而供养塔寺。
菩萨由是故，演放其光明，

照曜无央数， 亿千诸佛土，
众人得蒙晖， 悉致于大安，
则便发志求， 无上之佛道。”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法事，而从诸佛逮得此法。何谓为四？以若干种而与各各奇异布施，一切璎珞庄严玉女惠诸求者，昼夜殷勤咨嗟宣畅如来之德，既有所行志多在于般若波罗蜜，是为四。”佛时颂曰：

“用若干之慧， 逮得于总持；
庄严以璎珞， 殊妙玉女施；
常咨嗟佛德， 殷勤精修务；
求智度无极， 诸佛之圣慧。
由是之福报， 逮得于总持，
而行加精进， 百千劫不坐，
其十方诸佛， 所可讲说法，
强识之达士， 一切悉得受。”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寂然定意而成三昧。何谓为四？患厌生死诸所可作，不乐居家志常欲舍，奉行精进弃捐多事，所可兴造尊崇洪业，是为四。”佛时颂曰：

“弃捐一切周旋处， 彼修一心如虚空，
志无放逸行精进， 所可修业能究竟，
意达行此四德事， 遵修佛道斯寂妙，
便得三昧心憺怕， 则成正觉佛道行。”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究竟众行而获神足。何谓为四？常轻便身，心不懈废，于一切法而无所著，察于四大如虚空界，是为四。”佛时颂曰：

“常轻便其身， 心柔和无懈，
而于一切法， 未曾有所著，
一心立其志， 观察于四大，
而常以平等， 瞻之如虚空。
于此诸四法， 何因得兴行，
聪达以是故， 逮无量神足，
则以须臾间， 至百千佛土，
见无数诸佛， 稽首为作礼。”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而常端正。何谓为四？未曾嗔

恚，离于诤讼瑕秽之结；礼佛塔寺，信悦伏身；笃于庄严建立禁戒，善言应人不以蔽碍；观于法师如奉世尊。是为四。”佛时颂曰：

“不造嗔恚向他人， 舍于厌秽蠲除垢，
常殊胜心念于道， 当以恭敬扫佛寺，
奉修法禁护诸戒， 而以善言应对人，
为菩萨者不怀结， 观于法师如世尊。
以能习此妙法者， 菩萨欢悦意勇猛，
因此端正睹者欣， 无数百人共瞻察。”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而得化生。何谓为四？作佛形像坐莲华上；又以青红黄白莲华捣末如尘，具足擎行供养如来，若散塔寺；多所愍伤于一切人；坚执禁戒，未曾求取他人瑕阙。是为四。”佛时颂曰：

“作佛形像坐莲华， 细捣众华具施寺，
不求他阙怀愍伤， 则得化生莲华中。
识念十方诸群黎， 劝助众德令解脱，
若能习是德称行， 则得化生尊导前。”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大富饶财。何谓为四？常行恭敬施不慢恣，以好被服而惠与人，常怀笃信喜乐淳淑，释置邪见，是为四。”佛时颂曰：

“其人若布施， 恭敬无慢恣，
于一切众物， 未曾有猗著。
以能笃信乐， 诸佛之教诫，
便能常自在， 致大富饶财。
心专怀恭吝， 无谄无嫉妒，
未曾求人短， 无有刚强行，
志性常质朴， 所见修正直，
以是行之故， 每富多财宝。”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得大智慧。何谓为四？未曾爱惜嫉于经典；若有犹豫辄为决疑；若修行者如应分别；设有所说晓了空事，身遵众行。是为四。”佛时颂曰：

“不为他人爱惜法， 则能为众决狐疑，
常以教化劝诲人， 思惟空事诸佛行。
若有士尊习是法， 得大智慧名称普，
皆能顺从诸佛教， 还成是寂通达句。”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常识宿命。何谓为四？讽诵经典常行精进，久可忘者而习得之，念故达新可所讽诵，识念句义分别了说；心口相应，以柔软辞为他人讲；立无量行而以殷勤修设法施，常护生死众苦恼者；嗟叹泥洹宣示安隐，方便晓了遵三昧行喜劝助人。是为四。”佛时颂曰：

“讽诵经典念所忘， 以可意悦为说空，
修行经典未曾倦， 专念三昧无众想。
以能奉行此四法， 得知宿命大巍巍，
识念千劫不可议， 疾得成佛众导师。”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与诸佛会。何谓为四？宁失身命不诽经道，尽其形寿不谤菩萨，假使被害初未曾与恶友相随，常念诸佛奉行三昧，是为四。”佛时颂曰：

“未曾谤毁佛经道， 亦不敢讪菩萨短，
弃捐远于恶亲友， 而常心念诸佛行。
玩习于此圣道德， 以故得与如来会，
为诸最胜所见受， 乃至成佛无上道。”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而致逮得三十二相。何谓为四？割己珍宝则以供散如来塔寺，以种种香合作香油而涂熏之，若复燃灯散种种华，顺敬贤圣而行道教，是为四。”佛时颂曰：

“珍奇异宝供佛寺， 须曼油香燃灯熏，
若干种华而散施， 尊悦意行不失义。
致身奇相三十二， 端正巍巍众德备，
以是法故成就相， 因致最胜人中尊。”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而能成就八十种好。何谓为四？常以敷设若干法座，供事他人谦悉无厌，数数往诣奉见法师，劝化众生使入佛道，是为四。”佛时颂曰：

“若干种衣敷设座， 奉事于人未曾懈，
为众人故常慕法， 缘是得致八十好。
劝化群萌入佛慧， 若行此法道无难，
菩萨习是功德已， 缘此得致八十好。”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而得辩才。何谓为四？导利菩萨之妙箧藏，诵习三品诸佛经典，昼夜各三思惟觉悟；一切世间悉保信之，诸佛之道不起不灭；执持止足分别观察；能奉行说不惜身命。是

为四。”佛时颂曰：

“谨慎将护菩萨藏，昼夜奉行三品法，
得无从生不贪世，开化解说诸佛教，
欢喜悦故顺道化，执持所诲十力义，
未曾爱惜身寿命，以佛法故察诸行。
则能奉修此四德，辄因顺俗妙辩才，
为天世人所奉事，而持奇异饰华鬘。”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得致佛土。何谓为四？不怀异心，意常平等，将顺佛道，不违四辈，是为四。”佛时颂曰：

“见闻他人得供养，未曾怀嫉妒于彼，
常行等慈志无我，离于供事乐如空。
以此四法不可量，而常将护怀慈心，
得清净土妙庄严，速疾逮成致正觉。”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眷属常和。何谓为四？未曾破坏他人眷属；若有诤讼劝令和合；讽诵经法开导于人；而舍两舌谗言之辞，常赞叙人。是为四。”佛时颂曰：

“未曾破坏他眷属，若有斗诤劝使和，
讽诵经法为人说，初不两舌别乱人。
设能奉行斯四法，致得眷属不离散，
由是群从顺清净，缘此四法得备悉。”

佛告离垢施：“菩萨有四事法，所愿佛土寻如意生。何谓为四？若见他人逮成智慧不怀嫉妒心，常能修习六波罗蜜；见诸菩萨视之如佛；发意菩萨及坐道场，等心供顺无谀谄也；未曾求于虚伪之德，便能致得供养之利。是为四。”佛时颂曰：

“见德供养不嫉妒，志慕清净波罗蜜，
见诸菩萨念如佛，不以利养怀谀谄。
菩萨若能习是德，则能到见十方佛，
从意所愿见佛土，辄如心念得往生。”

于是离垢施重白佛言：“向者世尊所设教诲，假使我身不奉此法而有毁漏，则为违欺于今现在十方诸佛无极大圣。”

时，大目连谓离垢施：“此事甚妙，勿得轻易！道法玄微汝未晓了，诸菩萨行甚亦难办，不可趣尔女人之身，逮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

离垢施女报目连曰："如我所言至诚不虚，吾将来世得成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勿令众生有退还者，天雨众华，箜篌乐器不鼓自鸣，我转女像得为男子而年八岁。"适立斯誓愿，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箜篌乐器不鼓自鸣，离垢施女身变为男，形八岁童子。

时，大目连即从坐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唯天中天，从今已往归诸菩萨及初发意，为之作礼谦逊顺教至诚佛道。所以者何？今小女子，乃能兴发兹道变化，威神无极巍巍尊妙，所可建立至诚之愿，一切悉现真谛瑞应，当具足成果如所言。"

佛言："如是，目连，如汝所云，从初发意修菩萨行，至坐佛树则为天上世间众祐，过诸声闻及与缘觉。"

时佛欣笑。诸佛之法，若欣笑时，有五色光而从口出，照十方界，极于上界三十三天，还绕三匝从顶上入。

贤者阿难便从坐起，更整衣服，叉手白佛，以偈叹曰：

"其声如大梵， 诸天龙鬼音，
如哀鸾悲鸣， 微妙甚弘雅。
响若雷震雨， 咸悦众人心，
假使欣笑时， 多所而踊跃。
愿大德之海， 十力笑何因？
唯为分别说， 令疑者得解。
他六反震动， 普土莫不曜，
雨柔软众花， 堕诸天人上。
化制外异学， 如狮子御兽，
愿为我分别， 何故而欣笑？
日月亿千垓， 明珠电火焰，
诸天龙神明， 梵天王威德。
能仁若出光， 清净无垢尘，
十方明悉蔽， 佛光独显现。
白毛眉间生， 洁白如妙珂，
细滑若好衣， 美泽犹真珠。
圣光如云气， 照百千佛土，
众所之戴仰， 愿说何故笑？
调定其心意， 眉相哀世俗，
细微超乳色， 如山雪远现。
青黄赤白黑， 复如紫红相，
若干千光明， 从能仁口出。
照遍三千国， 悉蔽日月明，
乃至通虚空， 照一切众生。

令火灭水竭，大海尚枯涸，
佛所说至诚，未曾有差异。
假使十方人，悉成为缘觉，
一一致智慧，寿百亿垓劫，
皆来住佛前，一时启问义，
能仁等同时，一音悉决疑。
普慧度无极，靡所不晓了，
大福威唯说，奇相三十二，
何因而欣笑？云何说道慧？
诸天世间人，闻美软密教。”

佛告贤者阿难：“见离垢施，志求佛道立至诚愿，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变成男子？”

阿难言：“见。”

佛言：“是离垢施菩萨，发无上正真道造行已来，八十百千阿僧祇劫，然后文殊师利乃发道意。女成佛时，复次如文殊师利，四十八万诸菩萨等，佛土清净为一佛土。”

时大目连问：“离垢施，汝族姓子建立于慧，发无上正真道意以来久远，何以不转于女人身？”

离垢答曰：“世尊叹仁神足最尊，卿何以故不转男子？”目连默然。

离垢施曰：“不以女身及男子形逮成正觉。所以者何？道无所起，无有能成无上正觉。”

文殊师利白佛：“难及！世尊，离垢施菩萨深入微妙巍巍乃尔。”

佛告文殊：“离垢施菩萨，从六十亿诸佛世尊行空三昧，从八十亿佛启受奉行不起法忍，从三十亿佛启问深妙菩萨道品，供养奉事八十亿佛，饮食肴膳衣服钵器是为究竟，决了无疑欲有所了，开化一切故，问印三昧。”

佛语文殊：“若有族姓子女，受此经法，广为他人分别说者，德不可量！假使有人恒沙佛土满中七宝，兴设布施，不如受持讽说此经，福过于彼不可称计。是诸菩萨因之报法，当须饮食，从得成就。”

文殊师利问佛：“是经名何？云何奉行？”

佛言：“是经名《分别辩才普达悉周》，离垢施问当奉持之。”说是经时，八十亿天与人，究竟决了无上正真道意。

时，辩积菩萨白世尊曰：“离垢施菩萨久如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

佛言：“族姓子，过恒沙等百千阿僧祇劫，当得佛道，号名离垢光英王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劫名无量德自由，诸声闻菩萨，所居服食

犹如天上。”时离垢施菩萨，闻佛授决，踊在空中去地八十亿七尺，放身光明照百千亿诸佛国土，在世尊上化现八万四千琦宝之盖以供养佛，则于虚空示无央数神足变化，礼于十方不可称计如来至真，供养毕讫寻复来还，住于佛前。

于时，梵天、梵志及五百众闻佛授与离垢施决，及见变化，益用欢喜，踊跃自庆，善心生焉，同合一声，以偈叹曰：

“其有奉敬佛， 是等大福利，
若稽首正觉， 便逮平等法。
宿世犯罪衅， 生于梵志家，
见世尊弟子， 口宣言不祥。
唯今自悔过， 坐说此言故，
睹见诸佛子， 所语不顺义。
其不见世尊， 人中之尊王，
得人身无益， 不宜受饮食。
离垢施知之， 吾等虚妄祠，
睹见佛诸子， 恭敬为稽首。
善为我等说， 吾初生堕地，
得见于导师， 便逮闻佛名。
彼叹圣功德， 正真无虚妄，
吾等辈一切， 闻之愿道意。
是我本余福， 还得闻佛音，
来到导师所， 听省经典义。
见礼于世尊， 闻察无上法，
蒙见导师故， 解脱众苦恼。
世护多所安， 用说此法故，
吾等当学是， 因成诸佛法。
闻行于正道， 缘致诸佛法，
以愍伤我故， 宣畅真谛行。
讲说道之门， 菩萨所当奉，
是平等之行， 令成世明道。
见此等心已， 佛即时欣笑，
阿难问世尊， 人中上愿说。
五百诸梵志， 在此前立者，
皆当同一劫， 逮得佛导师。
前世已曾更， 供养五百佛，
于此寿终已， 当见亿垓佛。
于八十亿劫， 未曾归恶趣，
于一一劫中， 当见亿垓佛。
从是异劫中， 当成两足尊，

号名曰梵志， 皆共同一劫。
寿命悉一等， 各八十亿劫，
尊土圣众同， 比丘八十亿。
导利于群生， 开化亿人民，
稍稍所游居， 寂然无所著。”

佛说如是，离垢施、诸菩萨大会之众，梵天、梵志等五百人，王波斯匿，诸比丘僧，天、龙、揵沓和、阿须伦人民，闻经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阿阇世王女阿术达菩萨经一卷

佛说阿阇世王女阿术达菩萨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与摩诃比丘僧五百人，菩萨八千。一一尊复尊，悉得陀怜尼法，在所闻知，如大海无所挂碍，悉得五旬，深入微妙沤和拘舍罗，总持空法藏门，不舍志意行无色想，从法行无所归依亦不造行，说经法无所著，为一切故自观本法，以得忍凡行十事。

是时，有菩萨名须弥山，复有菩萨名大须弥山，复有菩萨名须弥山顶，复有菩萨名师子，复有菩萨名和呵末，复有菩萨名常举手，复有菩萨名常下手，复有菩萨名常精进行，复有菩萨名常欢喜，复有菩萨名常忧念一切人，复有菩萨名珍宝念，复有菩萨名珍宝手，复有菩萨名宝印手，复有菩萨名执御，复有菩萨名大御，复有菩萨名常持至诚，复有菩萨名弥勒，如是等十七人。飚陀和等八人，皆如飚陀和类，飚陀和菩萨、宝满菩萨、福日兜菩萨、因提达菩萨、和伦调菩萨、常念菩萨、念益于世间菩萨、增益世间功德菩萨，如是等八人。

尔时，佛与八千菩萨俱，在罗阅祇去城不远，为国王、大臣所敬偶、所遵奉、所称誉，视若如父，婆罗门、迦罗越所尊重。尔时，佛于无央数大众中说经法，所说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所说莫不开发，上中下皆晓了，悉具足无沾污，精进无量。于时，舍利弗、摩诃目揵连、摩诃迦葉、须菩提、邠耨、罗云、蠡越、安波臾、忧波离、阿难，如是复异方不可计是辈，大比丘僧不可计，平旦正衣服持钵，入罗阅大城分卫。是尊比丘诣城中顺街里行分卫，次至王阿阇世宫，宫人官属俱一处默然从乞丐。

是时，王阿阇世有女，名阿术达，年十二端正好洁，光色第一，于前世佛所作功德有神猛之行，供养无央数佛，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不转。于父王正殿金床上坐，安无愁忧，见此尊比丘不转。于父王正殿，今来于坐，不起不迎，不为作礼，亦不请令坐，亦不与分卫具。诸尊比丘，亦默然观此女。是王阿阇世见女无愁忧，不恭敬礼是尊比丘。

王顾谓女："汝不知耶？是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尊比丘，以得阿罗汉无所复畏，所作事胜，以弃重担，生死以断，深入微妙，其供养是者福不可量！为师为父慈念兴福施于一切，汝见何故，于坐不起默而视之？汝有何异利，不礼此上尊？"

女无愁忧白言："王曾见师子，当为小小禽兽作礼迎逆坐不？"

王答女言："不见。"

女复白："王曾闻遮迦越王当为小国王，起迎逆作礼共坐不？释提桓因宁为诸天，起迎逆作礼不？梵三钵宁礼诸梵不？"

答言："不见。"

女复白："王曾见大海神为小小陂池沟渠泉流作礼不？须弥山宁为众小山作礼不？日月之光明与萤火之明等不？"

女复言："如是，大王，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欲度一切，被僧那僧涅之大铠，持大悲大哀，如师子吼，云何当为恐畏？比丘而无大悲大慈大哀，离师子吼中，云何当礼信欢喜？王曾见大法王转经论教一切，令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当为是比丘少智者恭敬作礼不？"

女白王："如大海水不可量、不可度、不可见边际，大智若此。犹复受泉流如牛迹中水，自谓以满足，宁可方之于大海？是畏生死比丘，志在灭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心，宁当迎逆作礼不？王曾见大智，如须弥山最尊高，怛萨阿竭法为尊雄，岂况智如芥子比丘迎逆作礼不？王宁见日月光，其明所照不可计量，怛萨阿竭法光明智慧功德名闻，过是千亿万倍，宁比萤火之明自照其身，不及一切人，志小比丘自度其身，大智之法明于三界，宁迎逆作礼？"

女白王："佛般泥洹后，尚不为是辈比丘作礼，何况佛今现在而为法则！所以者何？礼彼比丘为习此法，其亲近三耶三佛法，得三耶三菩行。"

王告女无愁忧："汝有抵突之心，见是大比丘，不恭敬迎逆以坐席为宾主，而广引众喻不念设饭食。汝何志求？"

女白王："大王宁有抵突之心耶？"女谓王言："王何故见国中羸劣下贱乞丐者不为作礼？"

王答女言："不，尔此非吾类。"

女答王："亦如是，王发意，菩萨、声闻、辟支佛非其类。"

王告女："吾闻行菩萨法，悉弃强梁嗔恚之心，以调顺软弱为一切人下屈，汝岂无软弱之心？"

女白王言："世间人愚痴，常怀毒恶之心故；菩萨摩诃萨以慈悲，护彼人欲除众毒故。此大比丘诸垢以除，是辈比丘，见善无所增，见恶亦不减。"

女白王："当来十方佛，设为是比丘等说深妙之法，不能复增精进。所以者何？用闭塞生死道故。譬以瓶盛满水置露地，天雨瓶中一渧不受，渧亦不得入。所以者何？其瓶以满故。"

女白王："是比丘等如是，若十方佛为现神足，变化说经法，不能逮及如来三昧，于功德无所增益。"

女白王："譬如大海，万水四流皆归于海。所以者何？其海广长，所受不可计量。如是，大王，菩萨摩诃萨说经法，当作是见多所饶益，发摩诃衍心多所容受。所以者何？菩萨摩诃萨器所受，不可计、不可数、不可量。"

是时，女无愁忧为王阿阇世说偈言：

“无愁忧以名得，为王阿阇世女，
有五百比丘来，我不为起作礼。
应时为王所呵，不恭敬比丘僧，
我不知是福地，佛子离彼中迹。
无忧愁诵偈言，听我说至诚言，
见比丘不为起，意不生欲作礼。
人欲乘船入海，取一钱破百分，
百分中取一分，入法海还为取。
若有人从王乞，若飞行遮迦越，
乞丐者求一钱，为不足从王乞。
智慧者令王喜，从王乞千亿宝，
愿施贫使安隐，如是人为晓了。
譬如人求贱宝，如是人为不黠，
声闻法亦如是，入海宝自取少。
譬如人财为富，菩萨黠为珍宝，
愿供养于法王，自致佛度人民。
譬如医自治身，不能愈一切人，
若有医多治人，是乃为名医师。
发意者智慧师，自脱身弃余人，
为黠人所不敬，譬医能自治身。
若黠师知药名，便能治巨亿人，
为天下人所敬，发意菩萨如是。
譬如树无叶果，无益于世间人，
阿罗汉如是树，为无益于世间。
譬如树栴檀香，有益于一切人，
菩萨法亦如是，以经法开甘露。
不可以牛迹水，澡洗人除垢热，
恒水净无数人，恒水流满大海。
声闻法牛迹水，不能除世间热，
菩萨法如恒水，能饱满大千刹。
譬如时雨珍宝，愚于宝取一钱，
若有黠益取多，能使贫至大富。
佛者譬雨珍宝，声闻法取一钱，
菩萨采饱满人，菩萨施广如此。
如有人近须弥，皆随山作金色，
若其余土石山，不能以色变形。
菩萨法须弥山，菩萨恩生天上，
得离生死苦恼，声闻不能度人。
暴露在草不多，露不能熟五谷，
大雨水润泽多，从润泽得丰熟。

声闻法暴露草，菩萨法如大雨，
大千中诸来者，法所雨润一切。
迦随华无有香，为世人所不取，
私夷华人乐取，优昙钵及莲华。
声闻法迦随华，声闻香闻不远，
菩萨法私夷华，度一切至泥洹。
如怯人行空泽，不足以为大难，
人中道为大难，将一切度生死。
声闻法行空泽，菩萨法人道中，
度生死迷乱者，导一切恐畏人。
缚筏浮度不多，筏不能度往还，
譬如人造大船，度无数得往还。
声闻法如缚筏，菩萨法如大船，
持七觉度一切，脱爱欲过大海。
若如被铠乘驴，不可入大众中，
被铠人乘马象，行斗战得胜怨。
声闻法如乘驴，菩萨法乘马象，
坐树下降魔官，救天上世间人。
虚空中满星宿，星宿众夜不明，
月独出为大明，男女见大欢喜。
声闻法如星宿，菩萨法月独明，
菩萨恩致安隐，皆令发萨云若。
夜之冥萤火明，人不以是为明，
日出光为大明，有益于阎浮地。
声闻法如萤火，菩萨慧如日月，
生死海行度人，悉现明一切人。”

尔时，王阿阇世闻女无愁忧说是偈默然，不识是何言。

舍利弗心念：“是语甚可怪，所说无挂碍，黠慧乃尔。我欲试之，知能欢喜而忍不？”舍利弗谓女无愁忧：“卿于三乘志欲何求？”

女报言：“乘大悲大慈于所求。”

舍利弗报言：“欲求摩诃衍三跋致耶？”

女答言：“不。”

舍利弗复问：“女行欲何求乃作师子吼？”

女答舍利弗：“于所求无所求，有所求则不为师子吼，无所住止能作师子吼。卿舍利弗以法取证，宁有声闻、辟支佛法、摩诃衍法不？”

舍利弗答言：“无诸法相一耳！空无所有。”

女问舍利弗：“诸法空，作何行法而设三乘？”

舍利弗答女言：“无所行。”

舍利弗复问女："有佛法、无有佛法，有异无？"
女答尊者舍利弗："近空及远空，有异无？"
舍利弗答言："无异。"
女问舍利弗："譬内空、外空，有异无？"
答言："无异。"
"如是，舍利弗，得佛法、未得道法，适等无异。"女为舍利弗种种说空空法，舍利弗默然，无异辩才折答此言。
尔时，尊者摩诃目揵连，谓女无愁忧："见如来何异，要言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知？"
女报尊者目揵连："能知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数不？"
目揵连报女言："我当禅定三昧观本际。"
女谓目揵连："怛萨阿竭一一持三昧，视见恒沙中数人民意念所趣向，何况是星宿！以是故知怛萨阿竭于诸法而有持，是故声闻、辟支佛所不及知。尊者目揵连，宁知十方佛刹中几何天地当败坏？几何天地当合成？"
答女言："不知。"
女复问目揵连："宁知几佛以过去？几佛甫当来？几佛今见在？"
答女言："不知。"
女复问目揵连："世间贪淫有几人？喜嗔恚有几人？愚痴者有几人？尽行三事有几人？不行三事有几人？"
答言："不知。"
女复问尊者摩诃目揵连："世间有几人求声闻道？几人求辟支佛道？几人求摩诃衍？"
答女言："不知。"
女复问目揵连："世间有几人求佛道？几人不信佛道？几人信九十六种道？几人不信九十六种道？适无所信为有几人？"
答言："不知。"
女报目揵连："怛萨阿竭悉知是事，复过于此不可计无有限，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知，是故怛萨阿竭于诸法而有持。尊者目揵连，为怛萨阿竭所称誉神足第一，宁曾至揵陀呵刹土？是刹中有树以七宝而校饰，以众宝为树栴檀为华香。"
摩诃目揵连报女言："本所不闻，本所不见，今乃闻。是刹土名字未曾所见闻，愿闻是刹中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名字，今现在说经法不？"
女报言："彼刹佛名香洁放光明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在彼刹说经法。"女无愁忧于坐不起作瑞应三昧，念："菩萨初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过声闻、辟支佛上。如我至心，愿我香洁放光明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现光明使诸声闻见其刹土，使国中栴檀香香闻是间刹土。"女无愁忧立是愿，于是香洁放光明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寻时放身相光明。是刹诸声闻，皆见彼刹土香洁放光明怛萨阿

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于大众中菩萨说经法。诸声闻自于其处所，闻彼佛所说法皆佛威神之恩。彼香洁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持六十种音说：“如女无愁忧所说无异，初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辈之人，过声闻、辟支佛上。”

说是时，弥勒菩萨白佛言：“是栴檀香从何刹土来，至是间香乃如是？”

佛语弥勒菩萨：“女无愁忧与诸大声闻，共师子吼有此善瑞故，现彼香洁放光明佛刹刹中栴檀香满沙呵刹中。”

无愁忧女语尊者目揵连：“菩萨现功德变化如是者，有何当志于小道？”

女复问目揵连：“宁知揵陀刹去是远近不？”

目揵连答曰：“不知。”

女谓目揵连：“如目连等满是三千大千刹中，譬如芦苇干柘竹稻草木，令目连其数如此，时过一劫计彼佛刹无能计知其处，乃过尔所佛刹，乃可得香洁放光明佛所治。”尔时香洁放光明佛，即回光还归本土，于是佛刹不复现。目揵连见此变异，默然无所言趣。

尊者摩诃迦葉，谓女无愁忧：“宁见前释迦文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不耶？可得见佛色身，使佛有所说云何？

“见我色者， 闻我声者， 愚痴不信， 是人不见。
以法见佛， 佛者法身， 法者难晓， 以是叵见。”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作是念：“女曾见释迦文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不？”

女答迦葉言：“然。我见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不持肉眼见，不色见，不无色见，亦不持天眼见，亦不持痛痒、思想、生死、识眼见，亦不智慧眼见，亦不想识见，亦不法眼见，亦不身见，亦不佛眼见，亦不命见。摩诃迦葉，我见怛萨阿竭，如尊者摩诃迦葉者，为无大明乐世间生自谓有身，缘一觉行，念欲见道。”

摩诃迦葉谓女：“设是法无有主，愚痴者乃乐生，自谓是我身。一切万物是我所有法想，不于中边得见，从何而化生？”

女谓摩诃迦葉：“诸法不可得见，是故法无形，如是不可得见，如何生？”

摩诃迦葉谓女：“佛法亦空无所有。”

女复谓摩诃迦葉：“欲得见无上正真法者当如法。”

摩诃迦葉报女：“白衣法我欲闻，况佛道不欲闻？”

女谓摩诃迦葉：“法不见有亦不见无。”

摩诃迦葉谓女：“是法无。”

女复谓摩诃迦葉：“诸法皆空无有形，不可从谛得见。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见佛身相，自净其行于行清净，得见诸净是则纯

熟。”

摩诃迦葉谓女：“云何自净其行纯熟者？”

女谓摩诃迦葉：“能自观身空者悉入诸法空，诸法亦不减亦不增，是为自见诸净。”

摩诃迦葉谓女：“何等谓身空？”

女报：“空尽空是，是身为空，诸法空亦如是。”

摩诃迦葉复问女无愁忧：“从何闻是法乃能信谛？佛有二事因缘得信，闻他人善，自念其行。”

女报迦葉：“他人智说可闻，尔乃自观身造行。”女报摩诃迦葉：“若自智慧，复观一切智，以明为师。”

摩诃迦葉报女：“云何自知身行善？”

女答言：“闻法观善，身行善则见善造行。”

摩诃迦葉报女：“云何菩萨自观身行善？”

女答摩诃迦葉：“菩萨法与一切天下人共合适不疏远，是则菩萨身行善。”女复报摩诃迦葉：“当来法、过去法、今现在法，意无增减，是为行菩萨法。”

摩诃迦葉问女：“云何见法无所增、无所减？”

女报摩诃迦葉：“有二事，有法、无法，不增不减，作是念，是为自见身意行，见身意行则为无所见知。摩诃迦葉，自见其身。”

迦葉谓女：“云何自见其身？”

女报言：“如摩诃迦葉，自度身不见一切人。”

摩诃迦葉答言：“我无所见。”

女报摩诃迦葉：“诸法适无所舍亦无所著。”

摩诃迦葉默然，无以加报。

尔时，尊者须菩提闻是语，为甚难甚难大欢喜，问女无愁忧：“从何得大利乃有此辩？”

女报须菩提：“亦无得利亦无不得利，慧亦不见法，法亦不见慧，亦不内观亦不外观，是则慧。所以者何？须菩提言有法者则非法。如尊者须菩提第一乐空闲处，法为有处、有说？为有慧、无有慧？慧无所说。”

须菩提报女言：“不持空闲处、有法处得慧，是法见不是可说不可出。”

女报须菩提：“一切法悉如是，无从见，无从取，云何得大利而有慧？”

须菩提报女言：“设空无有慧，何从有是语？”

女问须菩提：“宁闻山中大呼有响声来应不？一切法悉如是。信不言，信是响，有慧无慧本无慧，是响因声而合成。”女问须菩提：“是响出为有响像无？”

报女言：“响无形像，响因空而有名。一切法如响，因空而出生。”

女报须菩提："一切法法所说从空生。"

须菩提问女言："若一切法从空生，何以故佛说世间当来佛如恒沙数？"

女报须菩提："欲得知法所生处耶？"

答言："欲知。"

"所生处无所生，无所生是生处。须菩提，恒沙等，不见从如来去，亦无所至。所以作佛者，何法不从发意，亦不止意。"

须菩提报女言："是说为第一未生未起。"

女报须菩提："所说皆第一，若说若不说亦第一，一切无所生不可说，不可说不离佛法。"

须菩提报女言："甚难！居家为道，乃有此辩，博览众要深入微妙。"

女报须菩提："菩萨亦无居家，亦无出家，亦无沙门，亦无不沙门。所以者何？以心意为行，行者以智为上，以黠为善。"

须菩提问："菩萨有几处止？愿闻其说。"

女报须菩提："菩萨持八法住，是故止处在所止，无所不止，声闻中第一。何等为八法？往菩萨常行善意，至心求佛无转诲一；以大慈救护天上天下人二；不舍大哀，离世间法于身命无所著三；行沤和拘舍罗不可计智，皆发意求佛四；常行勇猛，不厌见闻求诸法五；悉知菩萨行处六；悉救一切人意七；其智不从他人受，一切法自证得忍八。如是，须菩提，持是八法行在所止处，过诸罗汉、辟支佛上。"于是须菩提默然。

尔时，尊者罗云问无愁忧女："乃作是解，晓了众要总持智慧，何故自坐金床秽浊，无谦卑恭敬之心，自处高床，与大比丘难说经法？吾曾闻佛说，人无疾病，不得处高床及卧听而说经法。"

女报尊者罗云："宁知世间以何为净？何等不净？"

罗云报女言："世间有持戒信受不犯者，是则为净；若有犯者，则为不净。"

女报罗云："且止！未晓未了。所以者何？罗云，持戒信受不犯者，是则不净；其犯戒者，是为净。所以者何？不倚净慧则有净不净，本无无净不净，诸阿罗汉所见如是。其犯戒者为净。所以者何？罗云，以离于戒不复学可至无极慧，远离恶道过于世间，是故谓为离戒。"

罗云报女："其人立愿、不立愿，有异无？"

女报言："尊者罗云，譬如紫磨黄金，持作众物珠环璎锁，已作、未作，前色、后色，有异无？"

报言："无异。"

"如是，罗云，何故嫌处高床不恭敬谦？苦者，意行是本。罗云，昔菩萨以草蓐于地为座，过于声闻座、梵天座。"

罗云复问："云何座得过于声闻座、梵天座？"

“仁者罗云，菩萨于树下以草为座，三千世界刹土释、梵、四天王及世间，上至三十三天，其中人民大鬼神皆来问讯菩萨。中有头面礼菩萨足者，有跪拜者，有揖让者，中有叉手者，为尔不罗云？”

罗云答言：“有是，有是。”

“罗云当知，菩萨处意高下非谓床座，是故过声闻座、梵天座，当作是知。”

尔时，王阿阇世告女无愁忧：“汝不知耶？尊者罗云，是遮迦越王种尊第一，信用道德故少小弃家，行作沙门，弃遮迦越国。是佛释迦文子，持戒第一。汝云何反轻戏，不以礼敬？”

女白王：“止！莫说是语，宁可以神丹之珠比之于水精？王曾见师子当生虫狐？遮迦王子岂当为小国王？”

王言：“不尔。”

女复白王：“当知是因缘，彼罗云不从怛萨阿竭为父母胞胎生。怛萨阿竭师子行，皆降伏九十六种道，神通之智，悉具足为大圣猛，一切诸法悉了知，无所挂碍，等知一切人心所念，知当来过去今在悉晓知，为大医王疗人苦痛，常劝助一切转法轮。舍利弗、摩诃目揵连、摩诃迦葉、须菩提、蠡越、罗云、阿难，如是辈闻法皆奉行，犹非是佛之子。”

尔时，诸尊声闻在大众中，女为说经法。女白王：“过去阿僧祇劫，有佛名提和竭罗。时婆罗门女，字须罗陀。复有婆罗门子，字鞞多卫提和竭罗怛萨阿竭，时持华五茎散佛上。时卖华女发心愿：‘欲世世为夫妇，乃至于得佛。’复发心求摩诃衍，乃尔时过去阿僧祇劫作功德，发愿世世相随，欲救诸下劣，是故从佛求愿。从佛求愿终无有空！俱夷者释种女，大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心，沤和拘舍罗行劝一切菩萨，示现有妻子、男女、奴婢、象马、金、银、珍宝、摩尼珠。所以者何？护九十六种道，不欲使诽谤菩萨：‘非男子王，为生黄门，世有何特而言忍勤苦？’设作是念当堕泥犁中，昼夜苦痛不可言。菩萨乃从提和竭罗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藐三佛以来，菩萨受别无有色思想。”

女白王：“尔时婆罗门子鞞多卫，从提和竭罗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得慧明六万三昧门，逮得无尽明恒沙数陀怜尼法。受是莂时，前所愿所为尽悉弃除，从得忍。有言罗云是佛之子，从父母胞胎中生者，是为谤如来。菩萨于妻子国城不以乐色故，菩萨离爱欲，于世间法无所沾污。”

女白王：“大海中求火尚可得，菩萨贪淫嗔恚不可得。王当知是法，尊者罗云为化生，不从父母胞胎生，所化现皆佛威神。菩萨随习俗而教化，护一切痴意，如幻现形，一切所作常不离三昧，自现在小儿中，现白衣居士中，现菩萨、声闻中，天上、人中、人非人等、尊劣、长幼、下贱、伎乐、宫女、酒食随所欲度而往生，如是所示现处不可计不可数。众会中有发心念，谁为适是怛萨阿竭种姓真子者，等

知正见不断三宝，护七觉意随所乐而化，是曹之人真佛之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为佛作真子，当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

说是语时，王后宫列女二十五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时千天子，闻女无愁忧师子吼，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同时发声言：“我是当来佛、过去佛之上子。”发心已雨于天华，遍覆罗阅祇大城中，以供养女无愁忧。

时，无愁忧于金床下，前趣诸尊声闻。无愁忧女问诸尊声闻：“为晓分卫法不？”

诸尊声闻答女言：“以晓。”

“云何晓？”

答曰：“身有四神从因缘生，常覆盖顺化惧有坏败，以故当饭食之。是身以饭食得立，无饭食则不得安隐。是身譬如弊坏之车，须脂膏而得所安，所以时食欲护身故。不自贡高行乞，不以为色相，不以为贪，亦以欲破贪故。”

女无愁忧，闻诸尊声闻各各说是事，闻所说亦不喜亦不忧：“如是身为灾患勤苦若此。”即以时请诸声闻，供养以百味饭。具饭食讫，竟皆揖让，便还耆阇崛山中，听怛萨阿竭说法。

“我曹亦俱当往。”无愁忧女食后，与父母、兄弟、宗亲、后宫、列女、群臣、人民俱，出城到耆阇崛山中，前以头面著地，为佛作礼，绕佛三匝却坐一面。诸尊声闻从禅觉亦皆悉来，为佛作礼坐一面。

舍利弗从坐起，正衣服，下右膝，叉手白佛言：“是女无愁忧，所说甚难入深法要，以权行立人不可胜数，所问种种悉能报答。”

佛告舍利弗：“是女无愁忧，以供养九十二亿佛作功德，常不离沤和拘舍罗。”

舍利弗白佛：“是女何故不弃女人？”

佛告舍利弗：“若诸声闻谓此无愁忧是女人耶！若等不深入般若波罗蜜，不见人根观本迹，然便等视于所行。菩萨咨所乐喜以权道示现有男女，其限无所挂碍，欲度男女故。”

无愁忧女欲决舍利弗之狐疑，现身立愿：“使大众中悉见我是男子。”作是念已，即诸大众见无愁忧身为男子，不复见女人像。无愁忧于时踊在虚空中，去地七十丈住止空中。

佛告舍利弗：“见是无愁忧为男子，踊在虚空中去地七十丈，若见不？”

舍利弗白佛：“唯然，已见。”

佛告舍利弗：“是无愁忧，却后七百阿僧祇劫当作佛，佛名鞞竭俞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刹名鞞末拘辽害，其寿十万劫。佛般泥洹后，经法留止十劫不断绝。是刹中地皆如细琉璃。其刹土八方方有一道，是佛所游行处，以七宝为树，以众宝为栏楯，以天缯为华盖，以名香而香之，无秽恶石沙瓦砾，纯以珠宝为万物。刹中无有泥犁、

禽兽、薜荔，但有菩萨及天与人，譬如忉利天王所居宫。”

尔时，大众及王阿阇世欢喜踊跃，皆言：“善哉！善哉！”

王阿阇世正殿夫人，字旃罗廅，于坐起叉手自嗟叹心，白佛言：“既得为人难，我复怀养是菩萨益倍踊跃，因是功德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耶三佛，发心立愿：今佛授无愁忧菩萨慧，却后当作佛劫尽，愿令我乘其第得作佛于彼刹土中。”

尔时，佛知王妇月明心所愿，佛告舍利弗：“见王妇月明不？”

舍利弗言：“见。”

“王妇月明，持是功德所作，当弃女人身得男子已，当生忉利天上，作天名宝第一。弥勒佛来下，有国王名呵，当为作太子，字终好。当供养弥勒尽寿命，却后当为弥勒作沙门，上法亦持，中法亦持，下法亦持，总供养是飚陀劫中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又行菩萨法，是离愁怛萨阿竭得作佛已，宝第一当于是刹作遮迦越王，名宝丰。当供养承事怛萨阿竭，尽形寿当承其佛第得作佛，名普明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当教授是无垢浊炎明刹土本刹故，事如离忧怛萨阿竭所治处等无有异。”

王妇月明闻佛说是莂，益倍踊跃自嗟叹，其身以珠摩尼直百万两金用上佛。从王阿闍世，求持五戒，别治一处，离淫欲之行，令一切皆修清净。

无愁忧菩萨，始从虚空中来下，叉手住佛前：“愿我作佛时令我刹中诸菩萨，自然化生长大法座，袈裟自然著身，等无老少如年二十之容色。今自愿身为沙门，自然被法衣。”寻时作彼示现。

无愁忧菩萨白王：“法无坚固，从空而立，从空而坐，于念不念，于中立意不散，无所录在，所作为无所属，王见是不？是一日之中，我为女人变为男子形，复现比丘僧。何者审为谛？是处余处人身中有三毒，以三药疗焦尽诸毒。知是法故，大王不当作非法行，当数数诣佛。文殊师利童男菩萨，所能除人垢增益功德，度不度者。王国中多事，欲去随意。”

佛告阿难：“无愁忧菩萨受莂解谛能持能说，当为一切广说经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佛道，正使是三千大千刹土持七宝满其中，持施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不如闻是经信不诽谤，其功德不可计，何况奉行尽形寿，供养缯华、幢盖、旗幡，其功德无能计数者！”

诸比丘受教，无愁忧菩萨欢喜，王阿阇世、王妇月明，阿难尊比丘，一切大众诸天、龙、神、阿须伦，闻佛说经皆欢喜，前以头面著地，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须赖经二卷

佛说须赖经

一名叉须赖此云善顺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及五千菩萨俱。

尔时，舍卫城中有极贫者，名曰须赖，得坚固志不可转移，信佛法众，身归三尊，奉持净戒，修行十善，有四等心救济不倦，内性清净我乐无二，至意求佛无上大道，思惟所行昼夜诵习，以善方便导利人物，安贫自守以法为乐。于是天帝释以天眼见须赖功德殊妙，所闻不惑博览众经，无有邪行坐起安庠，行止卧觉不失仪法，少欲易足不贪利养，质直善说言信不华，斋戒省约食节衣菅，树叶为器茅草为席，不畜遗除无所藏积，国王人民莫不敬爱，常以昼夜各三诣佛咨受法信，佛知其意辄与相见。须赖每诣佛时，无数百人常从与俱。其所游至卧起经行，天人营护。

天帝释自念言："是仁者戒行纯备，恐子将夺我处，当下试知审求何道？"释便化作数人，蹴骂须赖言无忌讳，又以石挪捶杖加之于须赖，须赖忍力慈仁不嗔不怨。释便化作数人，谓须赖言："仁实见枉，我谓为卿杀之何如？"

须赖答言："子所谋者，非善法也！正使彼人刀割我身，尚无恨意，况但挝骂！所以者何？夫罪福有二果，种福者生天上，为罪者堕恶道。是故不当恨，何况欲害彼？"于是须赖即说偈言：

"夫以种恶栽， 故生堕罪类；
若其种善本， 后必望福果。
觉恶以谛观， 当持慧分别；
恶栽非善本， 种德无恶果。
守三能无恶， 身口意常善，
上人忍无怨， 智者受不犯。
除三以清净， 身口意无瑕，
劝行福德者， 得愿必常安。"

化人不能使国贫须赖有微害意，于是乃退。天帝释复以金银置其前，使化人谓须赖言："仁者取是宝，可用恣意布施作福亦可，好衣美食贫何可堪？"

须赖言："自我宿行不？亦当受斯贫苦！以贪宝妄取，后困必甚。"

化人言："且自欢娱快意终身，安知后事。"

须赖答言："此非慧语，或于一身不有远虑，后受大罪，智者所畏。贪得多藏，取非其有，罪与盗等，智者所耻。爱身计寿自保不死，犯不与取，智者不为。夫智者，计身命无有常，万物非我有，所贵唯道，故无贪诤，守善而已。"又说偈言：

"藏宝至千亿， 不施死时悔，
智者谓是贫， 宜识此至言。
节食不著味， 诚信而好施，
有慧虑为富， 佛说是常安。
能止不为恶， 守道中外清，
无戒而自严， 已犯斯非贤。
当受明为师， 勿用愚所誉，
愚誉牵入冥， 师明益近净。"

化人不能使须赖有贪意，即退去。天帝释复化，持真珠价直数亿，诣须赖言："我与人诤讼事闻国王，窃引仁者为证。愿以此珠相上，幸助一言。"

须赖答言："用为说此是我所畏，终不敢欺。所以者何？妄言者先为自欺，次为欺天，亦为欺法，令其口臭，言不见用，多被诽谤，心恒憔悴，天所不念，身色变，福德消，善名废。彼为上世圣贤所挠欺，失德本而生众恶，塞善之路自投邪冥，是为后世招致殃罪。"又说偈言：

"众欺生恶果， 自致口常臭，
都已忘前言， 入邪无正道。
自欺亦欺天， 欺法是自怨，
常为众所疑， 欺诈何益人？
欺为众恶本， 自绝善行业，
是故致痛聚， 妄言何益人？
设以满天下， 金银珠相与，
至守法诚者， 何时为宝欺？"

化人不能使须赖妄语，即时退去。天帝释还语夫人言："汝试将我妓女，与数琴般遮翼妇俱，见须赖共转其意，坏其清行知有淫无？"

天后受教即从妓女，夜安静时，到须赖所住虚空中，作靡丽之辞言："仁者且起，天使我曹来侍左右。我曹形容既好，衣裳鲜明，璎珞珠宝服栴檀香，不老不少适在上时，端政皎洁可不瞻视。卿福所致，故来相事。"

须赖仰头答言："若曹尽是地狱、畜生、饿鬼所爱，非彼天人上

智所乐。我见若曹所有如梦，色像香实如海泡沫。我见若形，骨干肉涂血浇筋缠，革裹皮覆以蔽污沾，譬如工师幻人目耳！汝曹上时我见无常，当就坏败为分离法。罪福我已觉，无毛发之爱念。若曹实坏人善心，不能成立人意，但污净行。若曹即连臭腐，习欲无乐坐致苦痛，自误堕冥入三恶道。欲非善本，斗讼恐恚，颠倒浊乱皆从欲起。痴狂致灾坐彼形残，外集内热不见福果，以亡人本种畜生类，后为牛、马、骡、驴、骆驼、犬、彘、鸡、鹅皆欲所致。违远圣贤，亡失信、戒、闻、施、慧道。随欲一念不顾后世，是欲常坏求道之意，何况其余！"即说偈言：

"欲污为臭腐， 独痛远安乐，
自掷饿鬼罪， 无虑常附恶。
无便为乱本， 远法去就误，
不虑致颠倒， 欲盛痴益置。
贪憎失善意， 邪念常恐惊，
内忧如外朏， 坐欲亡信根。
已为不善本， 如魃食人肝，
居衰事邪神， 为欲如痴狂。
淫为牛羊猪， 驴马象骆驼，
长受兽形苦， 是故慧舍欲。
弃信戒闻德， 远自投恶道，
为淫人痴网， 远女常疾脱。
如汝好形辈， 满此阎浮利，
一心住如山， 天神安能倾？"

时天后及妓女，不能使贫须赖有淫意，即还天宫，为天帝释说偈言：

"子学深见谛， 说知女态恶，
已舍色无欲， 无疮不受毒。"

于是天帝益怖衣毛为竖，念："是仁者戒净不邪，必夺我处。"便自下诣须赖说偈问言：

"须赖欲求何， 戒净健乃尔？
愿说望帝王， 日月释梵耶？"

于是须赖答释偈言：

"帝王日月天， 释梵虽为尊，
无常皆如幻， 未脱彼何明？

所欲乐不生， 无有老死患，
憎爱怨苦际， 愿度三界人。”

天帝意解欣然大悦，即说偈赞须赖言：

“善哉愍世间， 疾解得如愿，
当除三世垢， 天人必蒙恩。”

于是须赖，经行舍卫城市，便于市中得先劫宝，价当是世，即以手持而举声言：“今是舍卫国有极贫者，吾以此宝而惠与之。”

尔时，国内有故长者，乃昔富贾合数千人，应机悉走到须赖前，各自陈言：“我等困穷，惟见矜济。”又有极贫无数之辈，亦皆驰至从乞求宝。

须赖答言：“诸贤不贫，今是城中有贫极者，吾以此宝当往与之。”

众人问言：“观此城中谁极贫乎？”

须赖答言：“王波斯匿，国之最贫。”

众人言：“勿宣是语！帝王何常而有贫者？度王宫藏珍琦不可呰计。”

须赖以偈答众人言：

“虽多积财宝， 欲得求无厌，
如水昼夜流， 是辈犹为贫。
贪增不念苦， 邪行意不惭，
从此到彼世， 是为极贫困。”

于是须赖，与大众人民俱到王宫门。时王波斯匿在正殿，适收五百余长者皆当有罪，王欲使多出财宝以赎其罪。傍臣白王：“须赖在外。”王即请与相见。

须赖入谓王言：“我往日经行舍卫城市，得此明月珠，意欲与贫者。观省此国之极贫者，莫甚于王，愿大王受是宝。”

王闻其言有惭愧色，答言：“须赖，我贫孰与卿同？”

须赖言：“王贫甚于我。”

王言：“愿说其意。”

须赖于大众前，为王说偈言：

“夫财日夕贪无厌， 为君造害后烧痛，
自保不死不惟后， 是谓极贫无法行。
常有慈心不懈慢， 远色近贤而知足，
不好多求不畜积， 是生为智无怨恶。
居位舍正而为非， 以财恐民施刑法，

在安忘危快所欲， 欺人死困悔无及。
直信清净识者强， 节如知止闻不忘，
常知不恐乐在行， 是谓不贫圣所称。
夫已富贵不念施， 谓命可常坏在今，
贪浊迷惑如醉象， 意塞不觉是谓贫。
信佛法众行恭敬， 恕己安人善教诲，
不愚不恚不放恣， 以法自御为常富。
火烧草木不知足， 众流归海无满息，
日月不疲照四域， 贪至老死不厌欲。
火虽盛热不久燃， 富贵无常如浮云，
故慧不愿天及王， 慧意烧恶无复烟。”

王波斯匿谓须赖言：“谁当证明我贫仁富？”
须赖答言：“大王亦闻，世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所见已谛，能现证要，今者不远，近在祇树给孤独园。”
王曰：“我已厚禄得见此尊。”
须赖言：“是圣师可以为证。”
王曰：“愿请佛来，如佛所断当以为正。”
于是须赖即说偈言：

“佛慧悉遍见， 不须大王请，
今我意所念， 已见必哀来。
神通圣无漏， 世作后所受，
佛无不定智， 必来王莫疑。
常等无憎爱， 愍伤人非人，
虽远在他方， 但念其法言。
我愿大王信， 佛为慈悲主，
于是至意念， 世雄来不久。
豫出香华宝， 珠缨缯盖幡，
众妓调五音， 供佛当鲜明。”

须赖即叉手偏袒右肩，下两膝跪伏地，遥向佛说偈言：

“佛悉知人意， 照见诸至诚，
愿称听至意， 现神住我前。”

于是地即大动，佛与五百比丘、二百菩萨，化从地中出王殿上。释、梵、四天王、无数百千天，悉从佛而来。王及吏民见佛现神，莫不悚然，加敬稽首佛足。若干千人，从敬发意愿为菩萨。
于是国贫须赖，前礼佛足却住，白佛言：“我行此城中得明月金

珠，价直一阎浮利，念欲与贫者。观省是国，独王极贫。所以者何？贪欲无厌，赋检不息，娆恼不息，一国民为疲极迫强役羸，中伤至直，下有劳扰，上为欲缚，不念非常，不顺正治，是故我献此明月珠不肯受，反诘我以贫富之证。是故愿见如来，无不开导，无所不护，析疑除垢，愿解此义。”

佛言：“富哉！须赖，言语至诚，大王勿疑。”

王曰：“唯然，世尊，以正真之言启发蒙冥。”

佛以善权方便，将护王意，现其义言：“王且谛听！亦有因缘计王所富，须赖无有；亦有要义计须赖富，王不能及。所谓王之富者，计有国财、金银璧玉、水精琉璃、真珠珊瑚、车磲玛瑙、象马宫殿，所有饶裕治得自在，此王之富，须赖无有。当计须赖道德正相，布施、戒具、忍力、精进、慧不放逸、善行有叙、慈悲喜护、爱敬三宝、学深意净、直信惭愧、七财满具，是须赖富，王不能及。正使大王所部国界，人民悉富如释摩男，合此人财以比须赖道德之富，百分、千分、巨亿万分，计所不能及，是不可以譬喻为比。”

王言：“善哉！善哉！如世尊言，我已有福，我国界中乃有持法上富之人。”

佛言：“然！亦多有真人在王界内。”

于时王波斯匿起住佛前，赞须赖言：

“我尊仁与佛，由仁我绮雅，
愿以国相上，自今仁为师。
久已憍慢戒，坐国远正法，
今闻须赖语，愿详修梵行。
用贪财利故，怨五百人系，
今赦贪无益，念仁恩难忘。”

于是五百系人闻王赦其罪，皆念须赖恩，厌非常苦，得无欲意，悉起礼佛，又礼须赖。王意欢喜重赞言：

“仁富我实贫，须赖言妙真，
今下令国中，不得言仁贫。”

国人闻王令后，皆称须赖为富，无复贫名。须赖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今是大众集会，善哉！世尊，愿说法语，使此众人不空见佛。”

佛言：“善哉！听我所说，善思念之。有四法，族姓子为见佛。何等四？为信、为乐、为悦、为敬，是为四。复有四法，可得见佛。何等四？已见佛色像便起道意，自愿后世得身如是；以至意思念佛，言常至诚；已悲哀诸人物，意不复动；已乐所履行，不断三宝。是为四。复者四法为觉意。何等四？谓色、痛、想、行、识，无所视，所

见转空，所想即知，是为四。复有四法见佛向净。何等四？不计彼我为内外除，不计常在为除寿命，不计断灭为舍习行，以佛眼见觉常眠意，是为四。复有四法见佛向净。何等四？一切法无此取，以正定为净行，已学成无上智，善权见净脱，是为四。族姓子、族姓女，已见如来为向清净。”

佛说是时，七百比丘意解无漏，坐中菩萨皆得不起法忍，无数千人皆立德本。佛说经已，便从座起，与诸弟子及诸菩萨，现神飞去如凤凰王，还到祇树给孤独园。

于是王波斯匿谓须赖言：“仁者欲诣佛时，愿相告敕身欲随往。”

须赖言：“亦愿大王敕诸后宫、太子、官属，并国吏民不诣佛者，使有司记其罪。所以者何？菩萨不但忧身忧人非人，菩萨在大众中威神倍好。”

王言：“愿闻菩萨将从大众，为之奈何？”

须赖答言：“一切众生菩萨皆能合会以为从者，谓以布施众人乐从，能转悭者使好布施；菩萨持戒众人乐从，化诸不信令信罪福；菩萨忍辱众人乐从，化诸嗔恚令无结恨；菩萨精进众人乐从，化诸无势令建精进；菩萨行禅众人乐从，化诸乱意令守一心；菩萨智慧众人乐从，化诸愚痴令得正智；菩萨行慈众人乐从，化诸不仁使有慈心；菩萨行悲众人乐从，入生死苦不厌正行；菩萨行喜众人乐从，化忧迷者能使乐法；菩萨行护众人乐从，安慰劝助使人入法。如是大王德行非一，又有四事为善受人：一曰护众生不违舍，二曰众德本行清净，三曰择好愿令佛国无三毒，四曰空不愿无思想，出诸魔网所拘制。菩萨常行柔软，化诸刚强不忘大乘，乐居山泽，不以毁断先世福德，善本日增普修众行，周满道法三十七品，菩萨以是合取人民。”

王波斯匿，欣然大悦，善心生焉。王身所著彩衣，价直千万以上须赖。须赖不受言：“大王意悦与受何异？”王意不乐，须赖复言：“我自有菅衣著之甚悦，当用是忧衣为？”

王曰：“何故？”

须赖答言：“我有时脱衣挂树舍，行一日或至七日，无贪取者，我亦无惜意，不顾望此衣。菩萨常服如此辈衣，既自无著意，又使彼不贪。”

王曰：“愿仁愍念，足行衣上，使我长夜得福无量。”须赖称王意，为蹈衣上。

王曰：“此衣已属须赖，吾将安置。”

须赖答言：“大王，宜视此国中形露不蔽者，可以衣与之。”王即敕左右，持此衣出赐诸贫穷人。

诸贫穷人共得王彩衣，皆欢喜念须赖：“当何以报其恩须赖至意？”

以佛威神空中有声，而说偈言：

“不以香华宝， 甘快诸美食，
欲报此慈恩， 但当起道意。
至人不贪贵， 不乐诸奇异，
欲报当求佛， 大乘四等意。”

于是须赖，以日跌时与大众人，王亦与后宫一切宫属吏民俱行诣佛。是时，舍卫清信士、清信女，合十亿众，及得赐彩衣贫民，闻须赖当到佛所，皆悉从行。时天帝释，下从舍卫来至祇树，于中间化作大殿如忉利天宫，化作七宝树。于树下为佛设师子座方圆自副，以若干种缯敷其上，令万二千妓女罗住其边，作百种音乐，以为供养佛。佛知大众具至，即起到大殿，坐天师子座。佛身放光明照天地，空中散华其堕如雨。

天帝释告子言拘：“或吾为佛设座，汝可为诸菩萨真人作座。”太子即化作六万余座悉严好，以天五彩之毡已说偈言：

“真人诸菩萨， 愿来坐此座，
是化天所乐， 常愿会佛前。”

诸菩萨大弟子坐已定，时般遮翼天敕其天人，孚调五百余琴，令音调好，进歌佛、须赖：“来者必有尊天俱主，我曹当退。”即时调诸意，如歌颂言：

“智行过百劫， 智盛施无量，
智戒摄身口， 当礼无上圣。
人忍无所犯， 精进人力强，
仁开定慧门， 当礼三界雄。
明断淫怒痴， 已尽灭无瑕，
自得复授彼， 当礼天人师。
慧观除三爱， 不贪世间荣，
恬惔无忧畏， 当礼是法王。
魔天进三女， 道意不为倾，
无著不可污， 当礼是至清。
奇相三十二， 众好自严身，
八声无不闻， 当礼天中天。
行地印文现， 无畏威远震，
齿齐肩间回， 当礼释中神。
我赞十力王， 檀独欢喜诚，
自归佛得福， 愿后如世尊。”

尔时，须赖从大众人民，亦若干千天人，俱到佛所，皆礼佛足，各坐一面。王波斯匿与其所从，前礼佛足，却住一面。于是王手自取

床，谓须赖言：“愿仁坐此座。”

诸天众中未见须赖者，念：“是贫人有何功德，而见敬乃如此？”

释知诸天意言：“诸依福者不宜轻是人。所以者何？我可为证，是人守戒奉法难及，且待须臾方见其德。”

须赖欲使诸天意解，即白佛言：“唯愿世尊，解说菩萨得威神见敬，至于无上正真之道。”

是时，佛放身光，焰著须赖，其形状踰于天帝百千倍。天意皆悦，知非凡人，悉已天华散其上。

佛告须赖：“菩萨在贵不以憍慢，现若卑贱，能使众人不贪富贵，亦无恨贫，是为净德。其在豪贵，能率余人兴布施意；在智现愚，能使愚人疾解智慧，是为净德。已能制意如汝须赖，示现极贫守戒如法，为诸梵志、居士、众人所敬，是为清净知善方便。”

贤者阿难白佛言：“须赖学来久如？”

佛告阿难：“其学甚久，已事若干亿百千佛，现得三忍博达众智，顺行诸善自见贫鄙，意净如是。”

阿难言：“今宁有人愿求佛者？”

佛言：“欲天七千，色天万二千，世人数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阿难复问：“须赖久如，当成为佛？佛号为何？国土何类？”

佛为阿难说此偈言：

“阿难听我说， 须赖初发义，
护人无仇善， 德广常大施。
从始起意来， 其数难缕陈，
供养佛无厌， 奉法守不忘。
学六度无极， 进道乐久长，
梵行未曾漏， 守法慧不倾。
所行志念具， 觉对立道地，
已度众邪网， 性善觉内事。
已舍世八事， 利衰毁誉意，
一切等心视， 如空无挂碍。
爱法行无倦， 守忍慈为常，
爱人如爱己， 弃身安群生。
爱习悉教彼， 念熟说义实，
觉意不离法， 解空导二脱。
三忍具无念， 学法知可行，
所至必开导， 一切蒙其恩。
所在国邑兴， 辄往到其方，
宣化如佛意， 遍教诸天人。
我般泥曰后， 末时须赖终，
生东可乐国， 阿閦所山方。

余三阿僧祇，行满大愿成，
得佛除世邪，安隐度十方。
自然为神将，号曰世尊王，
始如阿閦佛，所度无有量。
世名德化成，恶灭善义兴，
佛住千万岁，众僧不可称。
彼愿罗汉少，求佛者甚众，
时人力神足，精进福行明。
其世五音声，佛说法遍闻，
无有坏善魔，正信脱邪患。
至佛灭度后，八万四千人，
上法兴照世，令行无讼意。
须赖所教化，多愿摩诃衍，
悉会生其世，不数已度人。”

佛拜须赖，时坐中天人鬼龙，各以好衣奉上须赖，欢乐之声闻于三千，亿百千人皆来礼之。佛为广说若干法要，解三乘行。

王波斯匿避坐叉手，住白佛言：“我以贪浊为国财醉，憍贵自恣作危殆行，得须赖妙言，乃自知最为贫。今欲舍家国付太子受世尊戒，身为佛比丘僧，守园给使。现在财宝为三分：一分奉佛弟子，二分施国人民，三分留为官储。得蒙佛恩，现身财宝不复贪乐，一切是福皆施众生，愿得无上正真道意。”

时坐中五百长者居士，五百梵志，五百小臣，闻王誓愿如师子吼，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一切舍欲以家之信，离家为道欲作沙门。除中三百人，其余佛悉以为沙门。

于是须赖，退坐叉手白佛言：“已亦愿从圣师子，十方诸现在佛，求哀作沙门。”须赖慧力亦如来所成，便入三昧，一切十方诸现在佛，皆与其比丘僧俱现。须赖即起，稽首礼十方佛便为沙门。复求哀言：“愿诸世尊，哀听受我使得成立。”十方诸佛及释迦文，皆伸右臂摩须赖顶，诸佛臂各自现不相障。是时光明照三千世界，天雨众华，贤者须赖自然法衣在身，被服正齐威仪安庠。当须赖得拜，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无余缚结，千菩萨得信忍。

佛告阿难：“受是记拜经奉持之，当为众人布说其义。所以者何？末世人多在邪信网，吾以是故于中作佛，化其恶意使见正道，令如须赖，从信入慧。我于世间周遍说法，一人不度我终不舍。是故，阿难，当传此法令人信乐，终日习闻使意开解，当从是如得要。”

佛说经已皆欢喜，须赖比丘、诸比丘僧、天帝释及王波斯匿，天、人、阿须轮，莫不乐闻。

得无垢女经一卷

得无垢女经

一名论义辩才法门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舍婆提城祇陀树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自在，善得心解脱，善得慧解脱，人中大龙，应作者作，所作已办，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善得正智，心解脱一切，心得自在，到第一彼岸。唯除一人尊者阿难，余者悉是大阿罗汉。诸大菩萨十千人俱皆不退转，唯一生缚，其名曰：宝明菩萨、慧聚菩萨、胜藏菩萨、名称意菩萨、辩聚菩萨、观世自在菩萨、得大势菩萨、弥勒菩萨、得无忧菩萨、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不迷行菩萨、不迷见菩萨、除恶菩萨、坏一切悲闇菩萨、功德宝华庄严菩萨、金缨光德菩萨、障一切罪菩萨、不坏思惟菩萨，如是等上首十千菩萨俱。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须菩提、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尊者离波多、尊者阿泥楼大、尊者阿难陀，此如是等八大声闻。文殊师利童子菩萨、除恶菩萨、宝幢菩萨、不迷见菩萨、障一切罪菩萨、观世自在菩萨、辩聚菩萨、不迷行菩萨，此八菩萨摩诃萨等，并大声闻，于晨朝时，著衣持钵被服袈裟，相与欲入舍婆提城，为乞食故。未到彼城，于路中间，共相谓言：“我等心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得闻圣谛。”

尊者舍利弗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于圣谛中，得无碍慧、不破坏慧，彼慧不闇。”

尊者大目揵连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无有魔业。”

尊者大迦葉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妇人、一切丈夫，若男若女，与我饮食，一切皆得无尽福报乃至涅槃。”

尊者须菩提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得阿兰若。”

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皆得三昧。”

尊者离波多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外道，遮罗迦婆离婆罗阇迦尼揵陀阿只毗迦，婆

罗门、居士，得不恶见。”

尊者阿泥楼大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得不嫉乐。”

尊者阿难陀曰：“我心安住如色三昧，入舍婆提大城乞食。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闻法即解。”

文殊师利童子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门户窗壁、器庄严具、树叶花果、袈裟等中，出空、无相、无愿等声，出不生声，亦出生声，出无我声。”

除恶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若彼众生有恶业行应受报者，彼见法故现世轻受。”

宝幢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善宝满藏悉开。”

不迷见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何等众生堪任菩提？妇女、丈夫、若男若女，眼见我者，皆见我身如佛身色，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障一切罪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五盖不障。”

观世自在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何等众生系缚执掌欲被杀者皆得解脱，无有怖畏。”

辩聚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何等恶心众生，慈心相向，递共赞咏，音声语说皆得辩才。”

不迷行菩萨曰：“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随何众生眼见我者，一切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彼大声闻、彼诸菩萨，依如是法，如是行说，相与进向舍婆提城。

时憍萨罗，波斯匿王有女，名得无垢，已曾亲近无量诸佛，久种善根，供养多佛，解甚深法，得五神通，天眼远见，清净过人。彼诸菩萨、彼大声闻，在道语说皆悉遥闻。彼女端正姿媚少双，甚可爱乐，妙色具足，父母意念，一切婇女、一切人民皆悉乐见，年始十二。二月八日，弗沙星日意乐出游，以求吉相，父母即听，从婆罗门，有五百人赍持苏酪，华草符[土＋瓦]相随而出，为欲解奏。彼婆罗门，见诸菩萨、大声闻已，即住念曰：“我今见此吉相好人。”

时，彼侍从婆罗门中，有一长老大婆罗门，厥名梵天，谓得无垢作如是言：“女今当知，我此所见是不吉相。前有如是诸比丘住，可回入城。见如是相，所作不吉。以此因缘，或解或奏，不吉不成。”

即于尔时，得无垢女偈对梵天婆罗门曰：

“见此无障胜， 能却多人恶，
此见净四谛， 正念信解脱。
二足上福田， 施彼愿生天，

得甘露果报， 施者不得恶。
第一持戒人， 离浊无恶念，
行世间治病， 疗救苦众生。
佛世间最胜， 第一之法主，
此是彼佛子， 无有尘垢染。
此诸大菩萨， 远离何等法？
恶法皆远离， 常谨慎不越。
持戒世间最， 好人见者胜，
作尘许供养， 彼得如法财。
此满足胜相， 此善心净田，
婆罗门得信， 获多福生人。”

尔时，梵天婆罗门，为得无垢女，而说偈言：

“莫随痴心言， 斋时观比丘，
如著衣剃发， 求吉不用见。
尊朝不喜汝， 我当必被笑，
不得持斋戒， 愿勿观比丘。
若不观比丘， 则是大善哉！”

尔时，得无垢女，为梵天婆罗门，而说偈言：

“非于今朝日， 能救我父母，
非诸亲非财， 亦复非严饰。
此之功德人， 入于有为行，
此人能救我， 亦救我父母。
我于今朝日， 舍身复舍命，
甚爱乐佛法， 不欲世富乐。
更无异归依， 能救护众生，
唯有佛法僧， 三宝能救护。”

尔时，梵天婆罗门，语得无垢女言：“汝大不是！汝于昔来，未曾见佛，未曾闻法，未供养僧，汝何处闻？云何信佛？”

得无垢女作如是言：“我生七日，时婆罗门安置我身，在栴檀殿金宝床上。五百天子，在于我上空中行过，我时得见。时彼五百诸天子中，有一天子曾见如来，种种赞叹说佛功德，赞叹法僧。我时得闻，五百天子皆共问之，作如是言：‘君见佛来，佛状云何？云何得知？’时彼天子知我心信，为生五百天子信故，而说偈言：

“‘无垢欲染发， 清净软靡旋，
面犹百叶花， 如夜空满月。

毫色雪颇梨， 眉间甚可喜，
诸眷属中胜， 佛语甚微妙。
人主师子颊， 眼目极殊妙，
齐平四十齿， 众生中心胜。
彼复广长舌， 善净圆满面，
利益善语言， 离恶口两舌。
无有无义语， 佛不毁誉语，
利益诸众生， 无数众生信。
项相犹如贝， 人生臂指长，
譬如象王鼻， 希净斋却入。
阴如象王藏， 亦复如日光，
身毛皆上靡， 鹿[跳-兆＋専]足下平。
离垢恶实语， 一切牟尼王，
已破坏恶见， 恶见悉已灭，
众生亿问难， 正答令欢喜。
远离彼二边， 说于中道法，
随何人闻者， 第一寂灭乐。
直不曲胜语， 一切欢喜爱，
法云普遍覆， 平等雨法雨。
如来既自度， 亦度彼众生，
归救中第一， 观世间相应。
余无量功德， 我不能具说，
彼天子闻已， 心开净信佛。'"

尔时，得无垢女说此偈已，即语梵天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我生七日，便得闻此佛法功德，从是已来，不曾少时有痴覆心，不著诸欲，不著嫉妒，不著贪心，不起盗心，心不思量，亦不忆念，不知爱著，或父或母、或兄或弟、姊妹亲属不知爱著，严饰之事不知爱著，王都城邑、聚落身命不爱著生。大婆罗门，我忆异相，所谓佛相。大婆罗门，我心恒常忆念三种。何等为三？随何方面，如来行处，我问如来，若佛说法，如是一切我悉摄取，不失一字、不失一义、不失一语，无有一夜或于一日随在何处，我常见佛非是不见，我常闻法，常供养僧。大婆罗门，如是见佛，如是闻法，供养众僧，我无厌足。"

尔时，梵天大婆罗门，敕一同伴小婆罗门，作如是言："汝摩那婆，今速还去。如得无垢向来所说，悉为大王及王夫人，说如是法。"时摩那婆受教而去，如所见闻，悉为大王及王夫人，说如是法。

尔时，得无垢女，如佛功德为诸人说，如法功德为诸人说，如僧功德为诸人说。时，彼五百诸婆罗门，闻已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得无垢女从舆而下，与诸侍从婆罗门俱，前诣菩萨、大声闻所，到已礼拜恭敬尊重，住在尊者舍利弗前，合掌而立，问于尊者舍利弗言："大德舍利弗，一切女人，智慧甚少，染欲极多，专行放逸心意狭劣，不念善法多念恶法。善哉！大德，唯愿垂哀悲心念我，如应说法，令我长夜得大利益安隐快乐。"

此语未讫，时憍萨罗波斯匿王，闻婆罗门摩那婆语，速疾急到，诣大声闻、诸菩萨所。见女在坐，于自己女，如大声闻、如大菩萨，作如是言："在家甚乐，何故在坐说如是言：我从是来，不为痴覆，不著戏乐，不曾起心？"

时憍萨罗，波斯匿王，即自为女，而说偈言：

"汝端正如天， 姿媚如庄已，
何故起恶见， 说言皆不著？
王国土丰乐， 汝母随汝心，
女何所忆念， 言不著身乐？
一切贵敬汝， 见汝者皆爱，
百功德庄严， 何以不著乐？
女何所见闻， 于乐生忧怖？
好心向我说， 汝有何所愿？"

尔时，得无垢女，即为父王而说偈言：

"王不觉家恶， 危脆诸阴中，
有为所止宿， 如妓儿戏场。
毒蛇所居处， 命少时不停，
无有安乐心， 云何得睡眠？
四大如毒蛇， 三有何处乐？
多怨恶斗诤， 到旷野险处。
烦恼怨围绕， 云何得安乐？
何者是戏乐？ 云何而著乐？
饮毒云何睡？ 敕杀云何喜？
崄岸云何安？ 人命亦如是。
如来说譬喻， 有聚如须弥，
尔许颠倒意， 谁信无常劫？
父母兄弟等， 一切贼境界，
善知识儿子， 亲友皆围绕，
犹如镜中像， 一切皆无常，
有何等人辈， 能信此不实？
初见自然智， 即发菩提心，
从发心已来， 未失菩萨行。

何处菩萨行，贪著世间乐？
我见彼如来，不思议功德，
闻善逝说法，见此佛子人，
是故不忆念，著世五欲乐。”

尔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既闻女说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知父默然，即语尊者舍利弗言：“大德舍利弗，我欲问难，愿慈念我。佛说大德，智慧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何者智慧？彼智慧者，为常、无常？若是常者，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悉无常’，佛如是说，则是妄说、迷惑说法。若是无常，彼法不生，若法不生彼法则无，为何所说？则不忆念说智慧法。以何义故，佛说大德智慧人中最为第一？”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大目犍连，问于尊者舍利弗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舍利弗言：“女不问我无常之法，问不生法，故我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大目连言：“大德目连，佛说大德神通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为住众生想故，示现神通？为住法想示现神通？若住众生想示现神通者，众生既无，云何大德示现神通？若住法想示现神通，法无分别，大德亦尔无所分别；既无分别，云何大德示现神通？”尊者目连，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问于尊者大目连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目连言：“女不问我分别，我无分别，不取不分别如来菩提道，是故我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言：“大德富楼那，佛说大德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为受持说法？为不受持说法？若受持说法，则与一切愚痴凡夫等无有异。何以故？一切愚痴凡夫受持。大德，如是不离一切愚痴凡夫法。若不受持说法，法既无物，云何大德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问于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言：“女不问我世谛之义，问我真谛，故我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大迦葉言：“大德摩诃迦葉，大德入八解脱，入已复出为人说法，于何人边乃至微少受一瓢食，彼诸施者，皆得生天？彼于大德，云何而施？为身净施？为心净施？为身心净施？若身净施，身则无知无觉不动，如草如木如壁如土，彼身如是不能净施。若心净施，心则如幻不暂时住，不能净施。若彼身心内外俱净，如是身心不得净施，身心无物云何净施？”尊者大迦葉，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须菩提，问于尊者大迦葉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大迦葉言：“女不问我取法，问我不取法，是故我不答。女问我实际，是故我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须菩提言：“大德须菩提，佛说大德阿兰若行最为第一。大德阿兰若者，为有物修？为有法修？若有物修，则是无常。若有法修，法无生相，法无灭相；法若不生不灭相者，彼则平等；彼若平等则非平等；彼若真如则非真如不动不转；若不动转彼不得说；若不得说彼不思议；若不思议彼不可说；若不可说彼则无物；若无物者彼则无实；若无实者圣人不说。”尊者须菩提，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离波多，问于尊者须菩提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须菩提言：“乃至无有少法可说，默然为乐。女问如是不戏论法，诸有言说皆是不善，不言说界是阿兰若行。”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离波多言：“大德离波多，佛说大德坐禅人中最为第一。大德为心依止禅？为心不依止禅？若心依止禅，心则如幻不实分别；若当如是不实，分别则不实，依止禅三昧则不实。若无心念禅，一切死人亦得欢喜，诸草木壁、波罗赊树，皆应三昧。何以故？以彼诸物皆无心故。”尊者离波多，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阿泥楼大，问于尊者离波多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离波多言：“得无垢女问佛境界，彼非声闻之所能答。”

得无垢曰：“于意云何？如来法界、声闻法界，有别异耶？若异法界则坏法界，若法界坏法界则二；法界不二得言真如，如是真如得言不二。如是真如如是不二，不得言胜，大德何以作如是说？”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阿泥楼大言：“大德阿泥楼大，佛说大德天眼人中最为第一。大德天眼，为有物见？为无物见？若有物见则堕常见，若无物见则堕断见。”尊者阿泥楼大，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阿难陀，问于尊者阿泥楼大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阿泥楼大言：“女怀智慧问，是故我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尊者阿难陀言：“大德阿难陀，佛说大德于多闻中最为第一。大德何物得言多闻？为有义知？为究竟知？若有义知，义无言语，不可言说，非耳识知，彼非可见。若究竟知，然世尊说当听于义，莫听文字；如是不听，大德阿难云何多闻？”尊者阿难，默然不答。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问于尊者阿难陀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尊者阿难陀言：“一切文字性离如响，女问我字，故我不答。女问平等无心离心，此义乃非学人境界，云何得说？仁者，当问如来法王。”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童子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佛说仁者善解如来甚深解脱，如是菩萨摩诃萨中最为第一。彼因缘法云何甚深？为深故甚深？为自体甚深？若彼因缘深故甚深，则彼因缘无人和合。何以故？如是因缘，不去不来非眼识见，乃至非是意识所知，不二和合因缘而生。若自体甚深，彼甚深体则非可示。”

文殊师利言：“实际之义甚深甚深。”

得无垢言：“文殊师利，以彼实际非实际故如是，彼智则非是智。”

文殊师利言：“无有言语得实际者。”

得无垢言：“文殊师利，若无所得则无言语，出过言语故无所得。”

文殊师利言：“若尔，云何为他人语？”

得无垢言：“文殊师利，如来菩提出过言语，彼不可说。”文殊师利，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不迷见菩萨言：“善男子，如不迷见如是说言：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何等众生堪任菩提？妇女丈夫、若男若女眼见我者，皆见我身如佛身色。此事云何？仁者为示如来色身？为示法身？若示色身，彼诸众生不见佛身，若见佛身则违佛语。佛说偈言：

“‘若以色见我， 若以声求我，
彼人行邪道， 则不能见我。’

“若示法身，而佛法身非可示现。何以故？如来法身出过眼识，彼不能见。”不迷见菩萨，默然不答。

尔时，宝幢菩萨，问不迷见菩萨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不迷见菩萨言：“女问我无物，是故我不答。”得无垢曰：“我非无物问，无物不得问。我说学法应如是知。”不迷见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宝幢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善宝满藏悉开。此事云何？仁者如是何所忆念？为当有心希望福德？为当无心希望福德？若当有心希望福德，仁者则与愚痴凡夫等无有异。何以故？愚痴凡夫皆有希望爱著心故。若当无心希望福德，是则无心希望积聚。”宝幢菩萨，默然不答。

尔时，得无垢女，问除恶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若彼众生有恶业行应受报者，彼见法故，现世轻受。此事云何？如佛所说业不思议，仁说不能违佛所言。若仁不能思议业者，云何得知未来重业，现世轻受？一切诸法皆空无主，仁今云何言得？法王，若仁能令重业作轻，则违佛语。”

除恶菩萨言：“我以愿力，能令如是重受之业作轻受业。”得无垢曰：“无有人能愿力回轮。若能转者，一一如来本皆有愿：‘一切众生，我皆悉令得大涅槃。’非愿力成此门，应知如是愿力不能回转。”除恶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障一切罪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一切人民五盖不障。此事云何？若仁禅定，能令众生诸盖不障；一切诸法皆空无主，如是仁不是

仁、我不是我，云何能与他人作恩？”

障一切罪菩萨言：“先修慈心。”得无垢言：“一切诸佛大慈心行，有佛土中诸众生等，盖缚所恼。”障一切罪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于圣者观世自在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随何众生系缚执掌欲被杀者即得解脱，无有怖畏得无所畏。此事云何？仁为取修？为不取修？若取修者，愚痴人取是则不可。若不取修，则非无常，若非无常则不可取。”观世自在菩萨，默然不答。

尔时，辩聚菩萨，问观世自在菩萨言：“何故默然不答女难？”观世自在菩萨言：“女不问我生法，不问我灭法，问我不生不灭法，是故我不答。”

得无垢曰：“观世自在，仁何不问何处不生不灭？”观世自在菩萨言：“得无垢女，何处不生不灭？无少字转行。”得无垢曰：“若不转行，则一切法无有少字，非黠慧人字转行说。不著名字，法界无障碍，故彼心不著。”观世自在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辩聚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何等恶心众生，慈心相向递共赞咏，音声语说皆得辩才。此事云何？仁此辩才起，为有因缘起？为无因缘起？若有因缘起，一切无常皆因缘起，若如是者不得寂静。若无因缘起，如是无实，则不得言有辩才起。”

辩聚菩萨言：“我从初发菩提心来，常作是愿：若诸众生得见我者皆得辩才。”

得无垢曰：“善男子，仁为有心辩才？为无心辩才？若有心辩才，则堕常过。若无心辩才，彼诸言语仁云何说？仁不实语。”辩聚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得无垢女，问不迷行菩萨言：“善男子，仁如是说：我心安住观察如色，如是若入舍婆提城，随何众生眼见我者，一切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事云何？何者菩提？彼菩提者，为有、为无？若言有者，仁则著常。”

不迷行菩萨曰：“言菩提者，智者言语说言菩提。”

得无垢曰：“彼智云何？为当生体？为寂静体？若彼生体，生皆无常。若皆无常，则不正念。若皆无常是正念者，一切痴人皆应正念。若寂静体彼无所得，若无所得彼不分别，此或佛说、或菩萨说、或阿罗汉说、或凡夫说。何以故？菩提道者则无分别，愚痴凡夫则有分别，有分别者非是黠慧。”不迷行菩萨，默然不言。

尔时，尊者须菩提等诸大声闻，彼诸菩萨，如是说言：“我今回还，不须入彼舍婆提城而行乞食。何以故？朝日已得妙好法食，即尔满足。我既从彼得无垢女闻胜妙法，我于朝日得法食足。”

尔时，得无垢女语尊者须菩提言：“大德须菩提，不取不舍是声闻法，仁等今者为何所求？何所忆念？大德须菩提，无戏论者是声闻

法，若著戏论非声闻法。大德须菩提，无依止者是声闻法，圣人境界非是依止，非依止著不发动摇。”

尔时，彼大声闻、彼诸菩萨，及彼五百诸婆罗门，得无垢女，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并诸侍从无量人众，皆悉往诣祇陀树林给孤独园，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围绕三匝于一面坐。

得无垢女绕佛千匝，绕千匝已，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妙声偈问如来曰：

“我今问善逝， 无上无等智，
无量无垢名， 三界之尊主，
能以甘露法， 慈爱令人得：
云何菩萨行， 能坐树王下，
破坏魔王军， 成无上菩提？
云何动大地， 乃至动龙宫？
云何放光明， 普照无量处？
说菩提法行， 云何得总持？
云何菩萨行， 而能得佛财？
云何修寂静， 第一三摩提？
云何神通力？ 丈夫云何说？
众生中胜行， 得何等意行？
云何得净辩， 同合净美语？
云何诸菩萨， 而得善眷属？
云何大丈夫， 而得宿命智，
得无垢天眼， 天耳他心智，
大神通光明， 行无量世界？
云何念檀舍， 戒净常行忍？
云何精进禅？ 云何行般若？
云何常远离， 胎藏生宿处，
更不受胎生， 过化生彼岸？
云何佛前住， 口说无我空？
云何爱不爱， 彼二心平等，
灭一切染恶， 心坚不高下？
世间法不动， 犹如须弥山，
得失及毁誉， 称讥苦乐等，
此世间诸法， 云何过如月？
无主不谄诳， 无染云何慢？
舍离自高心， 无有如是意，
寂静胜寂静， 不舍奢摩他，
第一智慧人， 云何得有缚？
不爱妻子财， 云何而得有？

定爱犹如鸟，常如月无异，
其心既如是，云何有法爱？
云何有智人，如地水火风？
不动云何常，爱平等如空？
云何不舍法，常不舍佛法，
宁自舍身命，不舍第一法？
云何住菩提，证无尘垢法，
众生中医想，佛国土庄严？
云何住净僧？净僧云何有？
三世法云何，闻有众生乐？
云何爱灭坏，见四谛罗汉？
云何戒具足？云何百众生，
令安住菩提，行有常爱著？
谁能得端正？何谁有化生？
云何大富乐？云何大智慧？
一切智道行，何谁能具足，
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妙好？
一切善福德，无斯辩才生，
云何有净僧，比丘受具足？
何处有此愿？云何百有生？
宿命云何有，常与佛和合？
于千亿劫中，不作恶行善，
心不著端正，云何有医师？
力精进忍辱，云何而有胜？
云何归依佛，归依于法僧，
自舍于身命，不是舍佛法？
云何诸众生，净行菩提行，
一切悔放舍，为众生说法？
不是少许痴，一切知大寂，
若行法众生，次第得授记。”

得无垢女，如是说已，世尊即告得无垢言：“善哉！善哉！得无垢女，汝甚善哉。汝今善能问于如来如是之义。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我为汝说。”

得无垢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

佛即告言：“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能坏魔王。何等为四？一者、供养他人心不嫉妒，二者、舍离恶语，三者、常生多人善根，四者、无尽修慈。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能坏魔王。”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心莫怀嫉妒， 口勿说恶言，
教多人行善， 不尽修慈心。
菩萨能修行， 如是四种法，
十方破魔王， 证无上菩提。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能动无量诸佛世界。何等为四？一者、如说而行，二者、信甚深法，三者、坚固教化，四者、能教多人菩提。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能动无量诸佛世界。”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能如说而行， 知甚深法忍，
欲得白净法， 坚固教化人，
常为多人说， 无上菩提道，
智人如是法， 能动亿世界。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能放光明普照无量诸佛世界。何等为四？一者、施佛灯明，二者、守护正法，三者、能入八难恶众生中而为说法，四者、以宝罗网覆如来塔。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能放光明普照无量诸佛世界。”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以灯明施佛， 则得净光明，
能守护正法， 如正法受持，
为放逸之人， 说不放逸法，
以妙宝罗网， 覆于如来塔。
如是诸菩萨， 放光照世界，
遍不可思议， 亿世界中行，
此光触众生， 遇者皆得乐，
发心求菩提， 无上大智慧。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陀罗尼。何等为四？一者、种种布施，二者、庄严女人与来求者，三者、赞叹如来功德，四者、多行般若。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陀罗尼。”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修行种种施， 则得陀罗尼，
种种庄严女， 以施来求者，
常赞佛功德， 修行佛般若，
行如是四法， 彼得陀罗尼。

能于百千劫， 闻持而不失，
十方佛说法， 忆念力能取。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则得三昧。何等为四？一者、常说有为多苦，二者、乐独无侣，三者、发勤精进，四者、究竟善业。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则得三昧。”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说有为多苦， 乐独行如犀，
勤进常有智， 究竟行善业。
行如是四法， 求于菩提行，
得寂静三昧， 速觉佛菩提。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神通力。何等为四？一者、身轻，二者、心轻，三者、受持一切佛法，四者、四界空界平等受持。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神通力。”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身轻如心轻， 法中无依止，
空界我无量， 四界等受持。
思量此四法， 得无量神通，
以此三昧力， 行一切世界，
一念普周遍， 见多千亿佛。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端正殊特。何等为四？一者、不嗔；二者、扫如来塔，障恶风雨，作已欢喜；三者、戒净具足护持；四者、常一切时先意问讯，见诸法器不欲破坏，心如金刚。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端正殊特。”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于他无嗔垢， 障佛塔风雨，
净扫治庄严， 常恭敬供养，
净戒常护持， 常先意问讯，
尽心于法器， 如金刚须弥。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是故化生常在佛所。何等为四？一者、作莲华坐如来之像；二者、满掬忧钵罗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或散佛身，或散浮图；三者、安乐有多信才，于持戒人，心不破坏一切善根；四者、愿与一切众生安乐令得佛道。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是故化生常在佛所。”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作胜莲华坐， 如来之形像，
　水华满掬施， 为利益他人，
　于他不恶说， 不取他恶说，
　念十方众生， 愿与安隐乐。
　修行如是等， 四种胜功德，
　是故得化生， 常在于佛所。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大富乐。何等为四？一者、平等心施，二者、施不望报，三者、心开多信，四者、能知众生心行。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大富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平等心施与， 所有皆不吝，
　深信佛智慧， 数得大富乐。
　有信不谄诳， 不取恶他人，
　信法正直见， 彼得善富乐。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大智慧。何等为四？一者、于法不生嫉妒，二者、能除他人疑悔，三者、如闻而说，四者、多修空行。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大智慧。”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智人不怀嫉， 能除他疑悔，
　如所闻而说， 说如来行空。
　行如是四法， 如来所随喜，
　如佛教而学， 得佛二足尊。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宿命智。何等为四？一者、能为久忘法者说应闻法，令得忆念不忘句义；二者、令他信欲所谓语说，令他欢喜为他说法；三者、欲令出离有为诸苦入于涅槃；四者、知幻三昧与愿相应。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宿命智。”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久读诵忘者， 教示令忆念，
　常说乐闻语， 不倦为他说，
　令出有为苦， 舍相修三昧。
　行如是四法， 得宿命大人，
　亿无量千劫， 速成第一医。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常亲近佛。何等为四？一者、乃至失命因缘，不舍佛法；二者、乃至失命因缘，终不称说法师罪过；三者、乃至失命因缘，终不亲近不善知识；四者、常修念佛三昧。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常亲近佛。”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常不舍佛道， 不毁訾法师，
不近恶知识， 常勤心念佛。
行如是四法， 得亲近如来，
在在所生处， 彼处常有佛。
乃至未证得， 无上菩提道，
一切所生处， 常得亲近佛。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三十二大丈夫相。何等为四？一者、把金散佛，或散浮图；二者、常以香油涂如来塔；三者、种种华香伎乐布施；四者、眷属相随，供养和尚阿阇梨等。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三十二大丈夫相。”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把金散浮图， 香油涂佛塔，
施以香华乐， 敬心供养师。
行如是四法， 得三十二相，
端正甚奇妙， 一切功德具，
此法有妙相， 佛第一智慧。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八十好。何等为四？一者、种种妙衣庄严法坐，二者、供养他人心不生倦，三者、于法师所不作斗乱，四者、教诸众生佛菩提行。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八十好。”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妙衣严法坐， 供养他不倦，
教众生菩提， 易得八十好。
菩萨修行此， 四种功德故，
常于一切时， 有胜相庄严。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净辩才。何等为四。一者、持菩萨藏；二者、昼夜读诵三聚法门；三者、为他人说离因缘法，以佛菩提不生不灭离因缘故；四者、欢喜受持，不惜身命及以财宝。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净辩才。”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昼夜常读诵， 坚持菩萨藏，
诸世间相违， 受持此佛法，
不惜身命财， 惜彼菩提道。
行如是四法， 得辩才增长，
如著种种鬘， 他人见者喜。
一切诸世间， 人天等众生，
见彼菩萨者， 欢喜亦如是。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净佛土。何等为四？一者、于他不嫉，二者、等心自他，三者、见诸众生心常欢喜，四者、不亲诸恶眷属。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净佛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心不怀嫉妒， 不取他人利，
见众生欢喜， 等心于一切，
不伴恶眷属， 如是等四法，
具足修行者， 得清净佛土。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僧具足。何等为四？一者、不念他人眷属，二者、和合破坏眷属，三者、于说法处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四者、舍离恶语。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得僧具足。”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念他眷属， 和合破坏者，
说法处教人， 不说破坏语，
行如是四法， 得第一净僧，
欲得净僧者， 黠慧修此法。

“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随心所愿生佛国土。何等为四？一者、于他亲友心不生嫉；二者、常求六波罗蜜欲令满足；三者、心信清净坚固；四者、于诸菩萨常起师想，乃至初发菩提心者，皆生师想而供养之，而不偏著亲友因缘。得无垢女，诸菩萨摩诃萨，若能成就如是四法，随其所愿生佛国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嫉他利养， 求波罗蜜善，
常净坚固心， 于菩萨师想。
不谄求乐缘， 欲令亲得乐，
常修此功德， 速得近如来。

随心之所愿， 得生佛世界，
既生彼世界， 随忆念皆得。”

尔时，得无垢女白佛言：“世尊，如佛为我所说法门，若我不信、不取此法、不修不行，是则破坏一切十方于今现在、现命、现住诸佛世尊。”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语得无垢，作如是言：“汝甚希有！若如是说菩提难得，彼菩提行难得修行，女能修行甚为希有！”

得无垢女即发誓言：“大德目连，我未来世当成如来应正遍知，如今世尊等无有异！若实不虚，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无一众生有怖畏者。我今实语，若我堪能如佛所说具足修行，今当雨华，天诸妓乐自然出声，我妇女身转为丈夫。”得无垢女如是说已，即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诸妓乐自然出声，雨众天华，得无垢女转妇女身即成丈夫，如年十六端正童子，一切皆见。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白如来曰：“希有世尊，如我意解，菩萨从初发心乃至道场，此得无垢，如是神通最为第一，如是大力，如是大体，如实住持，此如是等，所见因缘，异异具足。”

如是说已，佛言：“如是，如是，目连，如汝所说。菩萨从初发心乃至道场，彼是世间天人福田，出过一切声闻、缘觉。”

时佛微笑。诸佛常法若微笑时，则有若干无量种色、种种异色，青黄赤白红紫颇梨，金宝色光从口中出，普照无量无数世界乃至梵世，照已还摄入如来顶。

尔时，尊者阿难从座而起，整服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偈赞问曰：

“天王紧那罗， 娑婆世界主，
大梵天王声， 命命之音声，
音乐诸天声， 贪嗔痴寂静，
世界皆生爱， 无垢人王月，
力功德如海， 何故放光明，
复六种动地， 大地不倾覆，
空中雨天华， 见者心爱乐？
犹如师子王， 破坏小野干，
如来能摧坏， 一切诸外道。
唯愿牟尼尊， 今日为我说，
佛念何因缘？ 何人得大利？
亿那由他数， 日月珠光明，
帝释娑婆主， 乃至梵天光，
从世尊面门， 出无垢净光，
彼十方光明， 一切皆不现。

额中满如月， 眉间净无垢，
明若秋日月， 分陀华无异。
犹如电光发， 萤火星不现，
释迦牟尼尊， 映蔽诸外道。
如来今放光， 何人得利益？”

尊者阿难如是说已，佛言：“阿难，此得无垢如实住持，转女人身得成男子，汝为见不？”

阿难答言：“已见，世尊。”

佛言：“阿难，此得无垢菩萨，于八十千阿僧祇劫行菩提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六十千阿僧祇佛所行菩提行，文殊师利童子菩萨，尔乃于后发菩提心。如文殊师利等八十千菩萨，若佛世界功德庄严，如得无垢菩萨一佛世界功德庄严。”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语得无垢菩萨言：“善男子，若仁如是久远已来行菩提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女身何以不转？”

得无垢言：“大德目连，菩提觉者，非女人身，非男子身。何以故？菩提不生，非身心觉。”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希有世尊！此得无垢菩萨摩诃萨，乃能解此甚深解脱。”

佛言：“文殊师利，如得无垢菩萨，六十亿佛所，行于梵行，修空三昧；满八十千阿僧祇劫，修无生忍；于三十亿佛所，难问彼佛已，说得无垢菩萨甚深解脱，诸菩萨中最为第一；衣食供养八十亿佛，问此论义辩才法门。文殊师利，若善男子、若善女人，闻此法门，受持读诵为他广说，彼人如是得福甚多。何以故？此法门者，得入菩提具足因缘。”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以何名名此法门？我当云何而奉持之？”

佛言：“文殊师利，此法门者名论义辩才，如是受持；名得无垢法门，如是受持。”

佛说是时，有八十亿那由他众生，诸天人等一切不退，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辩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得无垢菩萨摩诃萨，几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

佛言：“善男子，是得无垢菩萨摩诃萨，过不可数百千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无垢笑忆念幢王如来应正遍知，世界名曰无量净妙功德庄严，彼国无有声闻、缘觉，过天富乐。”

尔时，得无垢菩萨摩诃萨，于世尊前闻授记已，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八十亿多罗树，住虚空中放大光明，其光遍照千佛世界世尊顶上，八十四千由旬宝华中住。为供养佛如鸟飞下，绕佛千匝，合掌向佛于一面坐。

尔时，彼五百婆罗门并梵天婆罗门，见得无垢菩萨前胜神通，身毛肃然，得净心信，深生爱敬，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若恭敬如来， 彼利是大利！
令何人决定， 作佛法因缘。
我婆罗门种， 前造作恶事，
见大声闻师， 口说不善语，
今忏悔此罪， 愿后不受殃。
见佛子恶说， 非是贤人语，
非善得人身， 虚损他饮食。
我若不见佛， 胜妙功德王，
则与得无垢， 相随解奏去。
以见彼佛子， 恭敬须臾间，
我问彼言曰， 何处时见佛？
彼言生七日， 尔时闻佛名。
彼说佛功德， 实体不异闻，
我闻彼佛名， 深生净信心，
一切皆欲去， 向无上菩提。
我前福因缘， 得闻佛名称，
来向释师子， 头面礼佛足，
求见佛礼拜， 闻于无上法，
见此二足尊， 得脱一切苦。
若佛释师子， 实语人说法，
我学彼佛法， 得佛法因缘，
女闻佛法故， 得无上菩提。
我今入实法， 菩萨行道门，
我信入佛法， 当得世间胜。
彼坚固心知， 忆念牟尼尊，
圣知阿难问， 授一切人记。”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此等五百人， 梵天婆罗门，
彼一切同时， 当得成佛道。
于八十亿劫， 不作诸恶行，
于一一劫中， 得见亿如来。
过去已供养， 满足五百佛，
此后复得见， 亿佛坐菩提，
供养僧福田， 八十亿比丘，
广为诸众生， 说如是法门，

次第一切得， 寂静涅槃乐。”

佛说此经已，辩聚菩萨摩诃萨、得无垢菩萨摩诃萨等一切菩萨，彼诸声闻，彼婆罗门，波斯匿王憍萨罗主及诸天人，并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世尊说，欢喜奉行。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二卷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一千人、菩萨十千人俱，复有欲界诸天子、色界诸天子及净居天子，并其眷属无量百千周匝围绕，供养恭敬听佛说法。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汝有辩才，善能开演，汝今应为菩萨大众宣扬妙法。”

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佛今令我说何等法？”

佛言：“童子，汝今应说诸佛境界。”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佛境界者，非眼境界、非色境界、非耳境界、非声境界、非鼻境界、非香境界、非舌境界、非味境界、非身境界、非触境界、非意境界、非法境界，无如是等差别境界，是乃名为诸佛境界。世尊，善男子、善女人，有欲入于佛境界者，以无所入而为方便乃能悟入。”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于何等境界而得菩提？”

佛言：“童子，我于空境界得菩提，诸见平等故；无相境界得菩提，诸相平等故；无愿境界得菩提，三界平等故；无作境界得菩提，诸行平等故。童子，我于无生无起无为境界得菩提，一切有为平等故。”

时，文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无为者是何境界？”

佛言：“童子，无为者非思量境界。”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非思量境界者是佛境界。何以故？非思量境界中无有文字，无文字故无所辩说，无所辩说故绝诸言论，绝诸言论者，是佛境界也。”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诸佛境界当于何求？”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诸佛境界，当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所以者何？若正了知众生烦恼，即是诸佛境界故。此正了知众生烦恼，是佛境界，非是一切声闻、辟支佛所行之处。”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若佛境界即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者，诸佛境界有去来乎？”

文殊师利菩萨言：“不也，世尊，诸佛境界无来无去。”

佛言：“童子，若诸佛境界无来无去者，云何而言若正了知众生烦恼，即是诸佛境界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如诸佛境界无来无去，诸烦恼自性亦复如是无来无去。”

佛言童子：“何者是诸烦恼自性？”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佛境界自性，即是诸烦恼自性。世尊，若佛境界自性异诸烦恼自性者，如来则非平等正觉；以不异故，于一切法平等正觉说名如来。"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汝能了知如来所住平等法不？"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我已了知。"

佛言："童子，何者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一切凡夫起贪嗔痴处，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佛言："童子，云何一切凡夫起贪嗔痴处，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一切凡夫于空无相无愿法中起贪嗔痴，是故一切凡夫起贪嗔痴处，即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佛言："童子，空岂是有法，而言于中有贪嗔痴？"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空是有，是故贪嗔痴亦是有。"

佛言："童子，空云何有？贪嗔痴复云何有？"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空以言说故有，贪嗔痴亦以言说故有。如佛说比丘，有无生无起无作无为，非诸行法。此无生无起无作无为，非诸行法，非不有。若不有者，则于生起作为诸行之法，应无出离，以有故言出离耳！此亦如是，若无有空，则于贪嗔痴无有出离。以有空故，说离贪等诸烦恼耳！"

佛言："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莫不皆住于空之中。"

文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修行者，离贪嗔等而求于空，当知是人未善修行，不得名为修行之者。何以故？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即空故。"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汝于贪嗔痴，为已出离，为未离乎？"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贪嗔痴性即是平等，我常住于如是平等，是故我于贪嗔痴，非已出离亦非未离。世尊，若有沙门、婆罗门，自见离贪嗔痴，见他有贪嗔痴，即是二见。何谓二见？谓断见、常见。所以者何？若见自身离贪嗔痴即是断见，若见他身有贪嗔痴即是常见。世尊，如是之人非为正住。夫正住者，不应于己见胜、谓他为劣故。"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若如是者，住于何所名为正住？"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夫正住者无有所住，住无所住，是乃名为正住之耳！"

佛言："童子，岂不以住于正道为正住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若住正道则住有为，若住有为则不住于平等法性。何以故？有为法有生灭故。"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无为是数法不？"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无为者非是数法。世尊，若无为法堕于数者，则是有为非无为也。"

佛言："童子，一切圣人得无为法不有数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非诸圣人证于数法，已得出离诸数法故。"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汝为成就圣法？为成就非圣法？"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我不成就圣法，亦不成就非圣法。世尊，如有化人，为成就圣法？为成就非圣法？"

佛言："童子，化人不可言成就圣法，亦不可言成就非圣法。"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佛岂不说一切诸法皆如幻化？"

佛言："如是。"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我亦如是，云何可言成就圣法、成就非圣法？"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菩萨言："童子，若如是者，汝何所得？"

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我得如来平等无自性境界。"

佛言："童子，汝得佛境界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若世尊于佛境界有所得者，我亦得于诸佛境界。"

时，长老须菩提问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如来不得佛境界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汝为得声闻境界不？"

须菩提言："大士，圣心解脱无有境界，是故我今无境界可得。"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佛亦如是，其心解脱无有境界，云何而谓有所得乎？"

须菩提言："大士，汝今说法，可不将护初学心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今问汝，随汝意答。如有良医欲治人病，为将护病人心故，不与辛酸碱苦应病之药，能令其人病得除差至安乐不？"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此亦如是，若说法师，为将护初学心故，隐甚深法而不为说，随其意欲演粗浅义，能令学者出生死苦至涅槃乐，无有是处。"

说是法时，众中有五百比丘僧，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八百诸天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复有七百诸天子，闻其辩才深生信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须菩提复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汝颇亦于声闻乘而生信解，又以此乘法度众生不？"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于一切乘皆生信解。大德，我信解声闻乘，亦信解辟支佛乘，亦信解三藐三佛陀乘。"

须菩提言："大士，汝为是声闻，为是辟支佛，为是三藐三佛陀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虽是声闻，然不从他闻；虽是辟支佛，而不舍大悲及无所畏；虽已成正等觉，而于一切所应作事未尝休息。"

须菩提又问言："大士，汝云何是声闻？"

答曰："我恒为一切众生说未闻法，是故我为声闻。"

又问言："汝云何是辟支佛？"

答曰："我能了知一切诸法皆从缘起，是故我为辟支佛。"

又问言："汝云何是三藐三佛陀？"

答曰："我常恒觉一切诸法体相平等，是故我为三藐三佛陀。"

尔时，须菩提又问言："大士，汝决定住于何地？为住声闻地，为住辟支佛地，为住佛地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汝应知我决定住于一切诸地。"

须菩提言："大士，汝可亦决定住凡夫地耶？"

答曰："如是。何以故？一切诸法及以众生，其性即是决定正位，我常住此正位，是故我言决定住于凡夫地也。"

须菩提又问言："若一切法及以众生，即是决定正位者，云何建立诸地差别，而言此是凡夫地、此是声闻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佛地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譬如世间以言说故，于虚空中建立十方，所谓此是东方、此是南方，乃至此是上方、此是下方，虽虚空无差别，而诸方有如是如是种种差别。此亦如是，如来于一切决定正位中，以善方便立于诸地，所谓此是凡夫地、此是声闻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菩萨地、此是佛地，虽正位无差别，而诸地有别耳！"

尔时，须菩提复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汝已入正位耶？"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虽已入亦复非入。"

须菩提言："大士，云何已入而非入乎？"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应知，此是菩萨智慧善巧，我今为汝说一譬喻，诸有智人以譬喻得解。大德，如有射师其艺超绝，惟有一子特钟心爱。其人复有极重怨仇，耳不欲闻，眼不欲睹。或时其子出外游行，在于远处路侧而立。父遥见之，谓是其怨，执弓持箭控弦而射；箭既发已方知是子，其人巧捷疾走追箭，箭未至间还复收得。言射师者喻菩萨也，一子者喻众生也，怨家者喻烦恼也。言箭者，此则喻于圣智慧也。大德当知，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观一切法，无生正位大悲善巧故，故不于实际作证而住声闻、辟支佛地，誓将化度一切众生至佛地矣！"

尔时，须菩提又问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何等菩萨能行此

行？”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若菩萨示行于世而不为世法所染，现同世间不于诸法起见。虽为断一切众生烦恼，勤行精进而入于法界不见尽相。虽不住有为，亦不得无为。虽处生死如游园观，本愿未满故，不求速证无上涅槃。虽深知无我，而恒化众生。虽观诸法自性犹如虚空，而勤修功德净佛国土。虽入于法界见法平等，而为庄严佛身口意业故不舍精进。若诸菩萨，具如是行，乃能行耳！”

尔时，须菩提复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汝今说此菩萨所行，非诸世间所能信受。”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今为欲令诸众生永出世间，说诸菩萨了达世法出离之行。”

须菩提言：“大士，何者是世法？云何名出离？”

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世间法者所谓五蕴。其五者何？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如是诸蕴，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识如幻化。是故此中无有世间，亦无诸蕴及以如是言说名字。若得是解心则不散，心若不散则不染世法，若不染世法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复次，大德，五蕴诸法，其性本空，性空则无二，无二则无我我所，无我我所则无所取著，无所取著者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复次，大德，五蕴法者以因缘有，因缘有故则无有力，无力则无主，无主则无我我所，无我我所则无受取，无受取则无执竞，无执竞则无诤论，无诤论者是沙门法，沙门法者知一切法如空中响。若能了知一切诸法如空中响，即是出离世间法也。

“复次，大德，此五蕴法同于法界，法界者则是非界。非界中，无眼界、无色界、无眼识界，无耳界、无声界、无耳识界，无鼻界、无香界、无鼻识界，无舌界、无味界、无舌识界，无身界、无触界、无身识界，无意界、无法界、无意识界。此中亦无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亦无欲界、色界、无色界，亦无有为界、无为界。我、人、众生、寿者等，如是一切皆无所有，定不可得。若能入是平等深义，与无所入而共相应，即是出离世间法也。”

说是法时，会中比丘二百人，永尽诸漏心得解脱。各各脱身所著上衣。以奉文殊师利菩萨而作是言：“若有众生得闻于此甚深妙法，应生信受。若不生信，欲求证悟终不可得。”

尔时，长老须菩提语诸比丘言：“汝何所得？以何为证？”

诸比丘言：“大德，无得无证是沙门法。所以者何？若有所得心则动乱，若有所证则自矜负，动乱矜负堕于魔业。若有自言我得我证，当知则是增上慢人。”

佛言：“诸比丘，汝等审知增上慢义不？”

诸比丘答言：“世尊，如我意者，若有人言我能知苦，是不知苦相而言我知；我能断集证灭修道，是不知集灭道相乃至而言我能修道，应知此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苦相者即无生相，集灭道相即无

生相，无生相者即是非相，平等相是诸圣人于一切法得解脱相，是中无有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如是等相而可得者。若有众生得闻如是一切诸法平等之义而生惊怖，应知是为增上慢者。”

尔时，世尊即告之言：“善哉！善哉！诸比丘，如汝所说，如是，如是。须菩提，汝等当知此诸比丘，已于过去迦葉佛所，从文殊师利童子，得闻如是甚深之法，以闻法故疾得神通，今复得闻随顺不逆。须菩提，若复有人于我法中，得闻斯义生信解者，皆于来世见弥勒佛。若未发大乘意，于三会中悉得解脱；若已发大乘意者，皆得住于堪忍之地。”

尔时，善胜天子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汝常于此阎浮提中，为众说法。今兜率天上有诸天子，曾于过去值无量佛，供养恭敬种诸善根，然生在天中耽著境界，不能来此法会而有听受，昔种善根今将退失，若蒙诱诲必更增长。惟愿大士，暂往天宫，为彼诸天弘宣法要。”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以神通力即于其处，忽然化作兜率天宫，如其所有悉皆备足，令善胜天子及此会中一切人天，皆谓在于彼天之上。具见于彼种种严饰，园林池沼、果树行列、殿堂楼阁、栋宇交临、绣柱承梁、雕窗间户、攒栌叠栱、磊砢分布，称宝为台庄严绮错。其台极小犹有七层，或八层、九层，乃至高于二十层者。一一台上处处层级，皆有众天女，盛年好色，手足柔软，额广眉长，面目清净，如金罗网常有光明，亦如莲华离诸尘垢，发言含笑进止回旋，动必合仪丽而有则，譬如满月人所乐见。笙篌琴瑟、箫笛钟鼓，或歌或啸音节相和，妙妓成行，分庭共舞，如是等事宛然备瞩。

时，善胜天子见自宫殿及其眷属欢娱事已，心生疑怪，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奇哉！大士，云何令我及以大众瞬息之间而来至此？”

尔时，长老须菩提语善胜天子言：“天子，我初亦谓与诸大众皆共至于兜率陀天，而今乃知本来不动，曾不共往彼天之上。如是所见，皆是文殊师利菩萨三昧神通之所现耳！”

时，善胜天子即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菩萨甚为希有，乃能以三昧神通不思议力，令此众会不动本处而言至此兜率陀天。”

佛言：“天子，汝但知文殊师利童子神通变化少分之力，我之所知无有量也。天子，以文殊师利神通之力，假使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种种严好各各不同，能于一佛土中普令明见。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集在一处状如缯束，举掷上方不以为难。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所有大海置一毛孔，而令其中众生，不觉不知无所触娆。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所有须弥山王以彼众山内于一山，复以此山内于芥子，而令住彼山上一切诸天，不觉不知亦无所娆。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其中所有五道众生置右掌中，复取是诸国土一切乐具，一一众生尽以与之等无差别。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劫尽烧时，所有大火集在一处，令其大小如一灯炷，所有火事如本无别。又

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所有日月若于一毛孔，舒光映之普令其明隐蔽不现。天子，我于一劫若一劫余，说文殊师利童子三昧神通变化之力，不可穷尽！”

尔时，魔波旬自变其身作比丘形，在于会中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闻说文殊师利童子神通之力，不能信受。唯愿世尊，令于我前现其神力使我得见。”

尔时，世尊知是恶魔变为比丘，欲令众生善根增长，故告文殊师利菩萨言：“汝应自现神通之力，令此会中无量众生咸得善利。”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卷下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受佛教已，即时入一切法心自在神通三昧；入此三昧已起神通力，现于如上所说神变之事，显然明著皆悉现前，如佛所言不增不减，预斯会者靡不咸见。是时，大众睹此神力，叹未曾有，同声唱言：“善哉！善哉！诸佛如来，为众生故出现世间！复有如是善权大士，同出于世，而能现此不可思议威神之力！”

尔时，恶魔见此种种神变事已，欢喜踊跃，礼文殊师利菩萨足，合掌恭敬而向如来，作如是言：“文殊师利童子甚为希有，乃能现是不可思议神通变化，诸有闻者孰不惊疑。若有众生得闻此事，能生信受，假使恶魔如恒河沙，欲为恼害终不能也。世尊，我是恶魔，常于佛所伺求其便，心喜恼害一切众生。若见有人精勤习善，必以威力为其障碍。世尊，我从今日深发誓心，但此法门弘宣之处，所在国土城邑聚落百由旬内，我在其中譬如盲者无有所作，不于众生而生侵恼。若见有受持读诵思惟解释是经者，必生尊重供给供养。世尊，我之俦党，乐于佛法而生留难。若见有人修行于善，要加逼沮令其退失，我今为断如是恶事说陀罗尼。”即说咒曰：

“怛侄他　阿么黎(一)　毗么黎(二)　耻(夭以切)　哆答鞞(三)　阿羯波你是多设咄路(四)　誓曳(五)　誓耶末底(六)　输(去声)婆末底(七)　睒迷(去声下两字同)扇底(八)　阿普迷(九)　普普迷(十)　地[口＋梨](十一)　阿契(十二)　莫契(十三)　佉契(十四)　弭履罗(十五)　阿伽(去声)迷(十六)　普罗(十七)　普罗普罗(十八)　输(上声下同)迷输输迷(十九)　地[口＋梨]地[口＋梨](二十)　阿那跋底(二十一)　耻哆答鞞(二十二)　讫里多遏梯(二十三)　讫里多毗(入声)提(二十四)　毗卢折(之热切)担(丁合切二十五)　萨达摩婆拏(上声)拘(二十六)　曷写苏怛罗写陀路迦(二十七)　阿(入声)跋罗目多伊婆苏履耶(二十八)。

“世尊，此陀罗尼拥护法师，能令其人勇猛精进辩才无断，一切恶魔无能得便；更令其魔心生欢喜，以衣服、卧具、饮食、汤药，诸有所须而为供养。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咒日夜不绝，

则为一切天、龙、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常所守护，一切怨憎不能为害。”

佛语魔言：“善哉！善哉！汝今说此陀罗尼，令恒河沙等无量世界六种震动。魔王当知，汝此辩才，皆是文殊师利童子神力所作。”

文殊师利菩萨，以神通力令魔波旬说此咒时，众中三万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作是变已，摄其神力，即告善胜天子言：“天子，我今欲诣兜率陀天，汝可先往令其众集。”

时，善胜天子闻是语已，与其眷属，右绕于佛及文殊师利等菩萨大众，于会中没须臾之间到彼天宫。至天宫已，普告众言：“汝等当知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愍我等故欲来至此。汝等诸天皆应舍离放逸诸乐而共来集，为听法故。”

时，善胜天子作是语已，于天宫中建立道场。其场广博清净严好，以天如意众宝所成，东西三万二千由旬，南北一万六千由旬。又于其中置无量百千师子之座，其座高广种种庄严，以天宝衣而覆其上。时，善胜天子严办道场及师子座已，曲躬合掌，遥向文殊师利菩萨，而作是言：“我至天宫所为事毕，唯仁降止今正是时。”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与诸菩萨一万二千人，大声闻一千五百人，及余无量百千天、龙、夜叉、乾闼婆等，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于如来前没而不现，须臾之顷至兜率陀天，诣道场中如其敷拟各坐其座。

尔时，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及色界中诸梵天众，递相传告而作是言：“今文殊师利菩萨，在兜率陀天欲说大法，我等应共往诣其所，为欲听闻所未闻法，及见种种希有事故。”作是语已，欲色界中无量阿僧祇诸天子众，于须臾顷，各从所住而来共集兜率天宫。以文殊师利菩萨威神之力，其道场中悉皆容受而无迫隘。

尔时，善胜天子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今此大众悉已来集，愿以辩才阐明法教。”

时，文殊师利菩萨普告众言：“诸仁者，若诸菩萨住四种行，则能成就一切善法。何等为四？一者、持戒，二者、修禅，三者、神通，四者、调伏。若能持戒则成就多闻，若能修禅则成就般若，若得神通则成就胜智，若住调伏则能成就心不放逸，是故我言若诸菩萨住于四行则能成就一切善法。

“诸仁者，当知持戒具足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身行端直，二者、诸业淳净，三者、心无瑕垢，四者、志尚坚贞，五者、正命自资，六者、头陀知足，七者、离诸诈伪不实之相，八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持戒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应知多闻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敬顺师长，二者、摧伏憍慢，三者、精勤记持，四者、正念不

错，五者、说释无倦，六者、不自矜伐，七者、如理观察，八者、依教修行。是名多闻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应知禅定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常居兰若宴寂思惟，二者、不共众人群聚谈说，三者、于外境界无所贪著，四者、若身若心舍诸荣好，五者、饮食少欲，六者、无攀缘处，七者、不乐修饰音声文字，八者、转教他人令得圣乐。

“复次，诸仁者，应知般若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善知诸蕴，二者、善知诸界，三者、善知诸处，四者、善知诸根，五者、善知三解脱门，六者、永拔一切烦恼根本，七者、永出一切盖缠等惑，八者、永离一切诸见所行。是名般若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应知神通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见一切色无有障碍，二者、闻一切声无所限隔，三者、遍知众生心之所行，四者、忆念前际无碍无著，五者、神足游行遍诸佛国，六者、尽一切漏而不非时，七者、广集善根而离诸散动，八者、如初发誓愿恒为善友广济众生。是名神通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当知于智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苦智遍知五蕴，二者、集智永断诸爱，三者、灭智观诸缘起毕竟不生，四者、道智能证有为无为功德，五者、因果智知业与事无有相违，六者、决定智了知无我无众生等，七者、三世智善能分别三世轮转，八者、一切智智，谓般若波罗蜜于一切处无不证入。是名为智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应知调伏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内恒寂静，二者、外护所行，三者、不舍三界，四者、随顺缘起，五者、观察诸法其性无生，六者、观察诸法无有作者，七者、观察诸法本来无我，八者、毕竟不起一切烦恼。是名调伏八种清净。

“复次，诸仁者，应知不放逸亦以八法而得清净。何等为八？一者、不污尸罗，二者、恒净多闻，三者、成就诸定，四者、修行般若，五者、具足神通，六者、不自贡高，七者、灭诸诤论，八者、不退善法。是名不放逸八种清净。

“诸仁者，若诸菩萨住不放逸，则不失三种乐。何者为三？所谓诸天乐、禅定乐、涅槃乐。又则解脱三恶道。何者为三？所谓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又则不为三种苦之所逼迫。何者为三？所谓生苦、老苦、死苦。又则永离三种畏。何者为三？所谓不活畏、恶名畏、大众威德畏。又则超出三种有。何者为三？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又则涤除三种垢。何者为三？所谓贪欲垢、嗔恚垢、愚痴垢。又则圆满三种学。何者为三？所谓戒学、心学、慧学。又则得三种清净。何者为三？所谓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又则具足三种所成福。何者为三？所谓施所成福、戒所成福、修所成福。又则能修三种解脱门。何者为三？所谓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又则令三种种性永不断绝。何者为三？所谓佛种性、法种性、僧种性。诸

仁者，不放逸行有如是力，是故汝等应共修行。

“复次，诸仁者，菩萨所行六波罗蜜，一一具有三所治障，若住不放逸速能除断。何等为三？谓自不布施，不欲他施，嗔能施者；自不持戒，不欲他持，嗔能持者；自不忍辱，不欲他忍，嗔能忍者；自不精进，不欲他精进，嗔能精进者；自不修定，不欲他修，嗔能修者；自无智慧，不欲他有，嗔能有者。如是名为菩萨六度一一见有三障差别，不放逸行之所除断。

“复次，诸仁者，菩萨所行六波罗蜜，各以三法而得成满，此三皆从不放逸生。何等为三？布施三者，谓一切能舍、不求果报、回向菩提；持戒三者，谓重心敬授、护持不缺、回向菩提；忍辱三者，谓柔和宽恕、自护护他、回向菩提；精进三者，谓不舍善轭、无来去想、回向菩提；禅定三者，谓遍入诸定、无所攀缘、回向菩提；般若三者，谓智光明彻、灭诸戏论、回向菩提。如是名为菩萨六度一一三种能成满法，不放逸行之所生长。

“复次，诸仁者，一切菩萨以不放逸故，速得成就三十七种菩提分等所有善法，证于诸佛无上菩提。云何速成菩提分法？谓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四念处不经勤苦疾得圆满。云何修耶？谓观身处无所有，观察处无所有，观心处无所有，观法处无所有，于一切法皆无所得，如是名为修四念处。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四正勤疾得圆满。云何修习？谓诸菩萨，虽恒观察一切诸法本来无生、无得无起、无有作者，犹如虚空，而为未生诸恶不善法令不生故，摄心正住勤行精进；虽观一切法无业无果，而为诸众生已生诸恶不善法欲令断故，摄心正住勤行精进；虽信解一切法空无所有，而为未生诸善法欲令生故，摄心正住勤行精进；虽知诸法本来寂静，而为已生诸善法欲令住故，不退失故，更增长故，摄心正住勤行精进。是诸菩萨，虽恒观察一切诸法，无有所作、无能作者，体相平等，是中无有少法可得若生若灭，而常精进修习不舍，是则名为修正勤耳！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四神足疾得圆满。云何修习？谓诸菩萨虽永断欲贪，而恒不舍诸善法欲，若身若心常修善行；虽观诸法空无所得，而为化众生勤行精进；虽了知心识如幻如化，而恒不舍具诸佛法成正觉心；虽知诸法无依无作不可取著，而恒随所闻如理思惟，如是名为修习神足。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习五根疾得圆满。云何修习？谓诸菩萨，虽依自力而有觉悟，不从他闻然教化众生，令其了知发生深信；虽无来想亦无去想，而勤遍修行一切智行；虽于境界无念无忆，而于其中不忘不愚；虽以智光开了诸法，而恒正定寂然不动；虽常安住平等法性，而断众翳障戏论分别。如是名为修习五根。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习五力疾得圆满。云何修习？谓诸菩萨修信力时，一切外论不能倾动；修精进力，一切恶魔无能沮坏；以修念力，不入声闻、辟支佛地；修定力故，疾得远离五盖烦恼；以智慧力，永不取于诸见境界。是则名为修习五力。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七觉分疾得圆满。云

何修耶？谓诸菩萨，于一切善法恒不忘失，是修念觉分；于诸缘起常乐观察，是修择法觉分；行菩提道永不退转，是修精进觉分；知法而足无所希求，是修喜觉分；远离身心散动之失，是修猗觉分；入空无相无愿解脱，是修定觉分；离于生起学习之心，是修舍觉分。是名为修七觉分法。又诸菩萨，以不放逸故，修八圣道疾得圆满。云何修习？谓永离于断常见故，名修习正见；离于欲觉、恚觉、害觉故，名修习正思惟；远离自他不平等故，名修习正语；离于谄伪不实相故，名修习正命；离于怯弱身心事故，名修习正业；离自矜足慢他心故，名修习正勤；离诸惛愚，名修习正念；息诸分别，名修习正定。是名修习八圣道分。

“诸仁者，我以如前所说之义，言诸菩萨住不放逸，则得成就三十七种菩提分等一切善法，证于诸佛无上菩提。诸仁者，此不放逸菩萨，入于如是菩提分法已，则出一切生死淤泥；出生死已，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故无所言说，无所言说故则得入于毕竟寂静。云何名为毕竟寂静？以一切法非所作，非所作故不可取，不可取故无有用，无有用故不可安立。以之为有不可安立，以为有故，应知即是毕竟寂静。”

说是法时，会中有一万二千天子，远尘离垢，法眼清净。

尔时，善胜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云何名修行菩萨道？”

文殊师利菩萨言：“天子，若菩萨虽不舍生死，而不为生死诸恶所染。虽不住无为，而恒修无为功德。虽具修行六波罗蜜，而示现声闻辟支佛行。是名修行菩萨道。复次，天子，若菩萨虽于空清净，而善示诸境，亦不取于境；虽于无相清净，而善入诸相，亦不执于相；虽于无愿清净，而善行三界，亦不著于界；虽于无生无灭清净，而善说生灭，亦不受生灭。所以者何？此调伏心菩萨，虽了知一切法空无所有，然以诸众生于境界中而生见著，以见著故增长烦恼，菩萨欲令断诸见著而为说法，令知一切境界是空；如说于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皆亦如是。是名修行菩萨道。

“复次，天子，有往有复，名修菩萨道。云何名为有往有复？观诸众生心所乐欲，名之为往；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名之为复。自入三昧，名之为往；令诸众生得于三昧，名之为复。自行圣道，名之为往；而能教化一切凡夫，名之为复。自得无生忍，名之为往；令诸众生皆得此忍，名之为复。自以方便出于生死，名之为往；又令众生而得出离，名之为复。心乐寂静，名之为往；常在生死教化众生，名之为复。自勤观察往复之行，名之为往；为诸众生说如斯法，名之为复。修空无相无愿解脱，名之为往；为令众生断于三种觉观心故而为说法，名之为复。坚发誓愿，名之为往；随其誓愿拯济众生，名之为复。发菩提心愿坐道场，名之为往；具修菩萨所行之行，名之为复。是名菩萨往复之道。”

说此法时，会中有菩萨五百人，皆得无生法忍。

尔时，善胜天子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我曾闻有一切功德光明世界，如是世界在何方所？佛号何等，于中说法？"

文殊师利菩萨言："天子，于此上方过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一切功德光明，佛号普贤如来应正等觉，在此土中演说正法。"

善胜天子言："大士，我心欲见彼之世界及彼如来，惟愿仁慈示我令见。"

时，文殊师利菩萨即入三昧，此三昧名离垢光明，从其身中放种种光。其光上彻十二恒河沙佛土，至一切功德光明世界，种种色光遍满其国。彼诸菩萨见是光已得未曾有，合掌恭敬，白普贤如来言："世尊，今此光明从何所来？"

普贤佛言："善男子，于此下方，过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今现在彼敷演法教。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住不退转入离垢光明三昧，于其身中放种种光，其光远至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一一世界光悉充满，是故今者有此光明。"

彼诸菩萨复作是言："世尊，我等今者皆愿得见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及文殊师利菩萨。"

尔时，普贤如来即于足下千辐相中放大光明。其光朗曜，过彼下方十二恒河沙佛土，入此世界光悉周遍。彼诸菩萨以佛光明，莫不见此娑婆世界及释迦牟尼佛、诸菩萨等，此土菩萨亦见彼国及普贤如来并菩萨众。

尔时，普贤如来告诸菩萨言："娑婆世界恒说大法，汝等谁能往彼听受？"

众中有菩萨，名执智炬，从座而起，白言："世尊，我今愿欲承佛神力往娑婆世界，惟愿如来垂哀见许。"

普贤如来言："善男子，今正是时，当疾往诣。"

尔时，执智炬菩萨，与诸菩萨十亿人俱，头顶敬礼普贤如来，合掌恭敬右绕七匝，于彼国没。譬如壮士屈伸臂顷，到娑婆世界兜率天宫，善住楼观中文殊师利菩萨众会之前，曲躬合掌，礼文殊师利菩萨足，而作是言："大士，汝所舒光至于我国。我世尊普贤如来应正等觉，垂许我等来此世界，为见大士礼事瞻仰听闻法故。"

尔时，欲色界诸天子，见彼国土诸来菩萨已，咸作是言："善哉！善哉！不可思议！甚为希有！甚为希有！文殊师利善权大士，乃有如是神通变化，以三昧力放是光明，而能至彼上方世界，令诸菩萨疾来诣。"此时文殊师利菩萨，复为大众广宣妙法。众中有七十二那由他诸天子众，深生信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于兜率天宫所为事毕，与诸菩萨、释、梵、四天王等无量诸天，及一切功德光明国土诸来菩萨，不起于坐，于天宫没，一念之间到于佛所。皆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右绕七匝。绕佛毕已，时执智炬菩萨，与其同类十亿人，前白佛言："世

尊，普贤如来致问起居，少病少恼，安乐行不？”于时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普观一切诸来大众，敕令复坐，广为说法莫不欢喜。

尔时，世尊复告众言：“汝等当知，此文殊师利童子、执智炬菩萨，为欲成熟无量众生，现此神通变化之事。此二丈夫，已能成就种种方便，获于深理智慧辩才，已于无量阿僧祇劫施作佛事，为众生故生于世间。若有众生得见此二菩萨者，应知则得六根自在，永不入于众魔境界。”

尔时，执智炬菩萨，及所同来诸菩萨众，入此国土得见世尊，听闻法故证无生忍；既得忍已，右绕于佛，敬礼双足。当尔之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为之震动。是诸菩萨即于佛前，没而不现，须臾之顷还到本国。

尔时，世尊告长老阿难言：“此法门汝当奉持，广为人说。”

阿难言：“唯世尊，此法门当何名之？云何奉持？”

佛言：“此法门，名《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如是奉持。”

佛说此经已，善胜天子、长老阿难，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说如幻三昧经三卷

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上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二千，一切圣智神通已达而悉耆年。菩萨四万二千，溥首童真之等类也，其名曰：师子英菩萨、慈氏菩萨、光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辩积菩萨、建立远菩萨、山顶菩萨、山幢菩萨、无动菩萨、善思议菩萨、所思善议菩萨、心勇菩萨、心志菩萨、善心菩萨、珠积菩萨、石磨王菩萨、宝掌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常下手菩萨、常精进菩萨、御众菩萨、笃进菩萨、住言行相应菩萨、超愿菩萨、立报答菩萨、等思菩萨、弃诸恶趣菩萨、度无量菩萨、度无动菩萨、虚空藏菩萨、上意菩萨、持意菩萨、增意菩萨、术详菩萨、执诵菩萨、月光菩萨、月英菩萨、光英菩萨、光首菩萨、还若干光菩萨、师子步雷音菩萨、辩无碍菩萨、妙辩菩萨、应辩菩萨、度意菩萨、显日月光菩萨、空无菩萨、质游菩萨、常笑菩萨、根喜菩萨、除诸盖菩萨、转女菩萨、转男菩萨、转胎菩萨、被德铠菩萨、大慧菩萨、光[火＋僉]菩萨、照明菩萨、无受菩萨、受音王菩萨、深藏菩萨、众香手菩萨，解缚之等八正士俱，如是等类四万二千。四天王、天帝释、梵忍王，此及余天六万人俱。须深天子、善住意天子、大神妙天、善意天、大乐天，如斯之等三万人俱皆志大乘。燕居阿须伦与二万亿阿须伦俱，有海龙王与六万诸龙俱从海出，此及他方无数天龙鬼神、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不可称限百千亿载。比丘、比丘尼、薰士、薰女，不可计会皆悉来集。如来垂哀，与无数众眷属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文殊师利自在其室，独游宴坐，以空无心离心三昧而为正受。文殊即时从三昧起，适安隐兴，震动十方无量佛土。文殊师利心自念言："如来至真平等觉者，今为所在，于世求之甚难得值，犹灵瑞华时时而出耳！其所现方难及难当，非心所思，非言所畅，深妙超绝巍巍无量。佛现于世终不虚妄，因得闻法，所听经典未曾唐举，犹是众生灭除苦患，如斯真正非为无益。吾今宁可诣如来所应时启闻，随其所质，令诸德本一切备悉。假使有人学菩萨乘，令不疑惑深妙佛法，成就道谊悉蔽魔宫。此忍界中众生之类，其淫怒痴甚为兴盛，离清白法但行无义，愚戆抵突，心怀憍慢而无恭恪，所可修业多所违失舍佛法众，当令众生闻如此法净智慧眼。"

于时，文殊复更念言："当诣十方诸佛世界，请召无量百千菩萨，使集佛所听受经典，其身证明此深法忍。"文殊师利以离垢光严净三昧而为正受，适三昧已，寻时东方亿江沙等诸佛世界，普为大明，润泽柔软离垢显曜，清净光照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佛土。光明所照悉遍若斯等无殊特，其于十方幽隐闇冥蔽翳方城，山石

墙壁、树木华实，铁围、大铁围、目邻山、大目邻山、雪山、黑山及须弥山，而悉蒙照，靡不显曜无所蔽碍。

时，于十方诸佛世界，一一江沙亿数佛土，诸佛世尊现在说法。此诸佛边一一侍者，各问其佛："以何因缘，忽有大光普遍世界？从昔已来未曾见闻如此光明，润泽和雅靡不蒙济。今佛光明众身安隐令心清彻，皆见拔擢顺时无违，无复犯行淫怒愚痴。此之瑞应，为谁圣旨之所建立，所演光曜晖赫若兹？"

是诸佛世尊，睹诸侍者之所启问，默然不应。其彼世界天龙神声，阿须伦、迦留罗及金翅鸟、揵沓和声，人非人声，飞鸟鹿声，风雨水声，大海中声，歌妓乐声，斯等之类，蒙佛威神悉亦寂然无畅音者，一切诸响悉为憺怕。其诸侍者启问诸佛如是至三："世尊愿说，多所哀念，多所安隐，怜愍诸天及世间人，为谁威神出是辈声，其大光明普诸佛土？"

于时，诸佛亿江沙数，各从刹土同时一声，各集其音柔软了了，悉从一佛出若干教，口之所演如是像音，同时报告诸侍者曰。诸佛世尊适宣音已，一切佛土皆为之动，百千妓乐不鼓自鸣。诸天人民、阿须伦乐亦复如是，其音亦演非常、苦、空、非身之声，空无相愿虚无恍惚本无之声，本际之声，舍淫怒痴无三界声，如审谛声，施、戒、忍、进、禅、智之声，常惭愧声，慈悲喜护声，遵修奉行无放逸声，如是若干，常宣百千法谊之声。此所讲法，令不可计无央数人亿百千众立不退转，志于无上正真道意，开化声闻及缘觉法，释梵之位、成转轮王其亦若兹。

于是诸佛告诸侍者："诸族姓子，汝等默然专问是为。此非声闻、缘觉之地所能及者，诸天世人及阿须伦闻此迷荒。如来咨嗟颂宣斯光明德，其功德勋不可思议，所积功祚无能惟察，所学精进智慧之业，乃能致此究竟光明。若于一劫过劫之余，咨嗟光明不能畅尽得其原际。此光明曜所兴慈悲巍巍如斯！"

诸佛侍者，再三闻此所叹咨嗟，益以饥虚，重复启白："唯诸大圣以时宣畅，多所哀念，多所安隐，愍伤诸天及十方人，并诸菩萨大乘学众令成德本。"

于时，诸佛告众侍者言："族姓子，有一刹土名曰忍界，于彼有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世尊，兴于愦乱五浊之世。其土众生淫怒痴盛、慢无肃恭，弃于净志清和之德而离惭愧，专为误失众恶之业。如是等类下士之党，诸愚騃子修众恶行，故生彼土逮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而说经法。彼有菩萨名曰文殊，其力广大，圣慧无极，精进无比，威变若兹，劝化开示诸菩萨众，使入高德无极大乘，为诸菩萨之父母也。晓了随时解一切法，分别章句智慧无碍，度于彼岸辩才无际，还得总持，晓了一切众生根本，从所明识而为流布，功勋之德不可思议，故往启问如来至真所当行业，使诸菩萨成就德本，进诸

菩萨令其究畅务念佛法。是族姓子，文殊师利请诸菩萨，故演真妙随宜时光，使诸十方无央数亿诸菩萨会，当令听受此佛所说法，所以由是显其光明普遍佛土。”

侍者白问：“其三昧定名曰何等？”

佛言：“号离垢光严净，文殊师利住斯定意，所演巍巍神妙光明遐照如此。”

时诸侍者复白佛言：“吾等昔来未曾见遇如是比像，柔软清和，音声志愿，光明妙响，缘是之故以无尽哀随时演光。快哉！如是道德超殊不思议曜，令人踊跃乃如此乎！”

佛言：“族姓子，时时乃奋斯大洪曜，会诸菩萨讲宣经典开示大道。”

尔时，十方无数难计不可思议，八方上下面面各各十亿江沙诸佛之土，各有无量不可思议诸菩萨众，皆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唯愿大圣，此何光明？自从昔来未曾见闻，此何先应？”

于时，诸佛告诸菩萨：“有族姓子，世界名忍，有佛号曰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彼有菩萨名曰溥首，演布如斯光明之曜。其光名曰，请诸菩萨悉令集会，是其瑞应。”

时，诸菩萨各白佛言：“我等欲诣至于忍界，奉见能仁如来至真，稽首请问咨受所闻，亦欲亲觐文殊师利及余菩萨。”

其佛答曰：“往族姓子，今正应时。”

于时，十方不可思议无数菩萨，亿百千垓如尘之数，犹若壮士屈伸臂顷，各从所在诸佛国土忽然不见，住于忍界。彼有菩萨，而雨众华往诸佛所，或雨杂香、华鬘涂香、青莲红黄白华、信脱思夷梧桐须蔓、柔软大柔软普念大普念音华、月大月悦乐月华，雨如是辈若干种华，以供养尊往至佛所。或有菩萨，以一音响告语三千大千世界，咨嗟如来无量功勋，往诣佛所。或帝释眷属，或梵营从，或四天王辈类，或如天龙鬼神、揵沓和等玉女作乐诸眷属也，若干种变殊别各异，往诣佛所。适到其前，此忍世界三千大千诸有地狱、饿鬼、畜生，悉为消除，寂寞无患致最欢悦，皆诸菩萨威神所感。其菩萨众不可称载百千亿数，无能思察计其限者，诣释迦文佛，稽首足下，绕佛三匝住于虚空，则习此意普身三昧而为正受。因自然生七寻莲花，其色无量，则升其上结跏趺坐。

于时，耆年大迦葉，即从座起，偏出右肩，右膝著地，叉手赞佛，而说颂曰：

“若施于欢悦，　功勋谛离垢，
　十方超众人，　得寂心澹泊。
　觉了诸所行，　尊为无等匹，
　开道显示我，　无量不思议。
　善遵行布施，　奉戒亿垓劫，

所行无等伦，三界无所著。
忍力势无极，其力凡有十，
难逮乐功勋，为我断疑网。
见众生患难，故行苦于劫，
所行不厌倦，精进益无量。
广施无所爱，男女及妻妾，
国土之所有，乐施皆能惠。
已断我狐疑，本施象马乘，
头目不逆人，衣服亿载数。
诸所当光饰，能仁授饮食，
常乐于布施，故欲问安住。
截身令段段，离垢不怀恚，
忍力舍诸慢，愿说此意趣。
修习于空行，意常善思惟，
施安乐功勋，故问灭尘劳。
已断贪欲怒，众生邪见恼，
尽愚痴瞑冥，不乐吾我想。
弃捐诸有处，修行百千劫，
显道之原际，令我得自归。
慧神度彼岸，善行所当修，
晓了吾我想，好乐习空法。
处人无所著，心善无所猗，
禅定无思议，决疑舍尘垢。
往昔修习行，施戒忍精进，
已入禅智慧，行慈无双比。
奉德无能计，犹如江海水，
颜色殊妙好，愿为我救护。
其归命世尊，离垢不弃捐，
若节节解身，等观体无色。
尊志思道术，悦众决疑网，
如山不可动，安住无恋慕。
若在天行定，不著众玉女，
在在所游居，未曾见阴盖。
胜性无变异，口所宣亦然，
德普如虚空，稽首无上尊。”

于是耆年大迦葉，以此偈赞佛已：“唯然，世尊，于今何缘，有此大光明靡不遍，加复现斯殊妙难及未曾有法？”

佛告迦葉：“用为专心而问此谊，非彼声闻、诸缘觉乘之所能及，诸天世人在中迷荒将无惑乱？假使如来答此所问，一切罔然不知

所趣。”

迦葉又问：“愿佛说之，多所愍伤，多所安隐，救济诸天及十方人。”

佛告迦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迦葉白佛：“唯诺，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迦葉：“文殊师利有三昧，名普光离垢严净，以此定意而为正受，由是之故演其光明，照于十方亿江沙等诸佛国土靡不蒙曜。十方一一诸佛国土无数无量不可思议亿百千垓诸菩萨众，为此光明所见请召，悉来集会于斯忍界，故来亲近诣吾目下，绕佛三匝去地七寻，于虚空中化作若干众妙莲华，身处其上。”

迦葉白佛：“因是圣旨雨斯众华，百千妓乐不鼓自鸣，一切众会现金色乎？”

佛言：“如是，迦葉，是菩萨威神之所感动。”

迦葉又白：“唯然，大圣，我永不见诸菩萨众之所在也。”

佛告迦葉：“一切声闻、缘觉之乘不堪任见。所以者何？其声闻众及缘觉乘，未曾在彼修如是像无极大哀大慈之行现无际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亦复如是，遵修志性无及菩萨。此诸菩萨已遍入诸三昧正受各现诸身，是身像貌声闻、缘觉所不能睹，唯有如来乃见之耳！得是定者亦能见矣！若有菩萨，习此道地存在大乘，此族姓子尚不能见，况声闻、缘觉岂能睹乎？未有此谊。”

迦葉白佛：“菩萨有几事究畅斯行？用何德本逮得遍入诸身三昧？”

佛告迦葉：“菩萨有十法，而得遍入诸身三昧。何等为十？一、志性清和所建通达，不舍一切众生之类；二、而不违远无极大哀；三、常悉晓了众想之著，宣诸佛法性不卒暴；四、若有所讲。不念轻慢。不演声闻、缘觉地缺，不慕彼学志于大乘；五、一切所有施而不吝，放舍所爱贪身寿命，何况余事无益己者；六、将护无量生死之难，心不怀念汲汲懈倦；七、所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无限欲具足此诸度无极；八、于度无极亦无妄想；九、我当劝立一切众生令存佛法，然后乃诣坐佛树下；十、又计佛道无有众生。是为十法，菩萨所行逮得遍入诸身三昧。”

迦葉白佛：“至未曾有一切声闻、诸缘觉乘，所未能发一心行也。假使众生一切皆住阿罗汉地尚不能及，况当逮知诸佛法名此三昧乎？安能正受？未之有也。”

迦葉复白：“愿乐欲见此诸菩萨。所以者何？若得亲睹如此像类诸正士等，为大欣庆。”

佛告迦葉：“且默须待，文殊今来，当从三昧起诸菩萨等，然后汝身乃得见之。于今迦葉，假使兴设百千方便三昧思求此诸菩萨，不能知处所可游居威仪礼节也。”

于时，迦葉闻说此谊，寻承佛威神，因己神足专惟定力，入二万

定而为正受；复更兴志，欲得见此诸菩萨所行礼仪，为何等类？永不能见所可游居，不知进退往来周旋住立经行，何所讲说，何所开化度众生耶？冥然不睹，从三昧起，复前白佛：“难及！世尊，甚可惊怪！吾时向者入二万定而为正受，求诸菩萨不知所存。未成普智诸通之慧，何能逮得如斯寂然三昧定意，甫当获致无上正真最正觉乎？若族姓子、族姓女，谁见此变不发无上正真道心？唯天中天，若有菩萨求此通入诸身三昧，被戒德铠以誓自誓，心不当远斯三昧定。”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云。此三昧者，非诸声闻、缘觉乘地所能及者，况余凡夫众生类耶？”

于是贤者舍利弗心自念言：“如来所叹于众智中称吾为最尊，我宁可求此诸菩萨所游居处为何如乎？”时，舍利弗入三万三昧而为正受，察诸菩萨为何所在，都不能见亦不能知影响形像，其所瑞应为何等貌。

尊者须菩提心自念言：“我宁可复求诸菩萨住在何所？”以三昧力承佛圣旨，入四万定奉修正受，欲得见之而不能睹，不知进退往来经行坐立所在。

时，须菩提从三昧起，前到佛所，投身足下而自白言：“如来叹我行空第一，尚不能逮斯三昧定！政使三千世界成为大鼓，有丈夫来力势甚大取须弥山，我三昧定而住其前，举须弥山以挝大鼓，一劫不休不能乱之令心微动，我神通行空巍巍若兹！鼓声极高彻闻十方，一劫不懈尚无所动，声不向耳，岂当令吾从三昧起？未有此义，所行空事殊绝乃尔。而反向者，四万三昧周遍定意，心中欲察诸菩萨众永不能睹。唯愿世尊，本假使知诸菩萨慧，道德超绝光光若此，一一人故江河沙劫，在大地狱而见烧者，忍此苦患求菩萨道，不舍违远，巍巍如是无思议慧，身设不逮漏尽意解者，于无数劫能忍处在生死劳苦，终不远离如是比像无极大慧。”

于时，佛赞须菩提曰：“善哉！善哉！诚如卿言，志性温仁咨嗟此辞。假使汝今不以此身取灭度者，因斯德本，恒边沙等为转轮王治以正法，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又须菩提，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之类，宁多不乎？”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天中天。”

佛言：“皆使众生智慧备足如舍利弗，行空第一如须菩提，如是等类诸大声闻，亿百千数不可称载，若欲得见此诸菩萨亦不能睹。所以者何？声闻、缘觉不能修行如此法教。如诸菩萨大士之等举动进止，非是小节劣乘所逮。”

说是法时，八万四千诸天世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

文殊师利自在其室，心兴念言：“今诸菩萨皆来大会，其限无数亿百千垓，吾当复令诸天之众悉来云集。”

于是文殊即如其像，三昧正受而显神足，寻如所念，应时化成八

万四千亿百千数宝红莲华，大如车盖，紫金为叶，白银为茎，首藏琉璃及瑪瑙宝而以杂厕，瑰琦诸珍砗磲为子，化诸菩萨皆坐其上，体紫金色三十二相，姿艳端正威神晖赫。又莲华光诸化菩萨，照四王天、忉利天、盐天、兜术天、无憍乐天、化自在天、梵天、大梵天、梵迦夷天、梵满天、至一善天，普及三千大千世界，欲行天、色行天所有宫殿。诸菩萨等坐众莲华上，靡不周流十方，悉畅法音多所开化。此诸菩萨皆游告此三千大千世界，而叹颂曰：

“诸佛超日月， 久远乃现世，
犹如灵瑞花， 难值复过是。
释师子人尊， 今显出于世，
以时讲经典， 尽灭一切苦。
天上之快乐， 安能得久如？
复还堕地狱， 因更无量恼。
若习于贪欲， 恩爱转炽盛，
三界无安乐， 勿志生死渊。
智者得开眼， 佛世难可遇，
放逸不觉了， 不能灭众患。
当往见正觉， 听受无上法，
人尊灭度已， 将无坏忧戚。
驰骋自恣者， 有魔网之难，
安能得解脱？ 迷惑失正路。
若人宿有福， 可为说此义，
佛观其原际， 妙相三十二。
余人不堪任， 亦无能将护，
唯有佛世雄， 其慈无思议。
百千劫造行， 无量不可议，
积累尊圣慧， 释师子巍巍。
今讲最尊法， 其义深难逮，
众生不可得， 无寿亦无人。
当弃于计常， 断灭亦如之，
舍一切诸想， 为众颁宣法。
演示真本际， 于世无所著，
斯空无有想， 不兴造诸愿。
无形无所猗， 不起无所灭，
所来无从来， 明眼说法然。
无相无所生， 本净无形貌，
无见无瑞应， 不念有所说。
计众生不生， 亦无有死者，
人本无所起， 亦无有灭度。

以音说经法，法无积聚处，
因文字号法，导师之所说。
其不著风者，亦不依水火，
不想念于地，明眼之所叹。
色痛痒思想，生死行亦然，
说识亦复空，五阴无处所。
其眼耳鼻者，若口并身意，
分别本净空，其空不可得。
色声味众香，细滑意所乐，
从想念而生，想亦空自然。
欲界及色界，无色亦如是，
分别犹如幻，无实亦无形。
正觉为若兹，为人讲说法，
灭除众苦患，当速诣导师。”

诸化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宣此颂已悉得闻之。有九十六亿欲行天人、色行天人，远尘离垢，诸法法眼净；二万人皆得离欲；三十三天子宿殖德本，逮得无所从生法忍。当尔之时，诸化菩萨所可劝发，无央数亿百千那术诸天子等，寻往诣佛，稽首足下，绕佛三匝却住一面，以天青莲红黄白华、诸天意华，散如来上，烧众名香，在于虚空鼓天妓乐。时诸天子集会甚多不可称计，周遍圆满此四方域，东弗于逮、南阎浮提、西拘耶尼、北郁单曰，中不容间，若上投杖而不堕地。此诸天人威神尊重，志在高节，于四方界积众华香高至于膝。时，善住意天子、名离垢天、怀耻天，此等三天，与九十六亿诸天眷属皆志大乘，诣文殊师利住于室外。文殊师利自在其室，悉取诸华供养如来，令大千国虚空之中成华交露，此众华光皆照佛国靡不周至。

文殊师利志安和雅从三昧兴，即出其室退住一面，因复弹指。此弹指声，六反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即时其地出大高座，无央数宝而杂校成，不可计衣而布其上。又斯高座光威巍巍，照于荒域百千由旬，蔽诸天子令明暗冥，文殊师利便处其坐。

时，善住意天子见文殊坐，稽首足下，退住一面，一切诸天亦复如之。文殊师利心自念言：“吾当与谁于世尊前难问讲议？当令通畅不可思议章句应器、难解之迹、无所有迹、无所著迹、无所弃迹、不可得迹、无所说迹、深妙之迹、真谛之迹、诚信之迹、无挂碍迷、无所坏迹、空无之迹、无想之迹、无所愿迹、本无之迹、于一切法无所住迹、颁宣道教无极之迹、本际之迹、尊上之迹、无所入迹、法界之迹、无形像迹、无比类迹、证虚空迹、无所举迹、无所下迹、佛法教迹、逮圣众迹、慧具足迹、在于三界无俦匹迹、游一切法讲无起迹、于诸道法无所致迹、诸释梵迹、修勇猛迹、于一切法无阴盖迹、句无句迹、度诸句迹，越声闻器。”

文殊师利复更兴念：“善住意天子，于过去佛，已造立行殖众德本，入深法忍辩才无碍，今当与此在世尊前难问讲谈。”

于时，文殊谓善住意天子曰：“于今仁者入深法忍，欲与仁俱谈言说事。”

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师利：“我与仁者共谈耳！设无有言不演谈语不怀报应，若不咨问佛法圣众，不声闻、不缘觉、不佛道，不终始、不生死、不泥洹，不善非不善，无罪无不罪，无漏无不漏，无现世无度世，不合不散，不启不发，不演文字不可畅意声。”

文殊师利谓善住意天子：“吾所讲说当如斯耳！若使仁者都不以闻，亦不好乐不受不诵，不念不知亦不分别，不取不舍亦无所听，不为他宣不讲说法，不令众生处于生死若至灭度。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以无文字逮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虽曰有心则无有心，不显吾我其名无处。”

天子又问文殊师利：“仁者讲说，当听受之。唯文殊师利，以时颁宣令心欢悦，诸天子欲闻尊者演法宣于本际。”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吾所宣法不令谛听，不令启受。所以者何？其欲听法则受吾我，著人寿命故欲闻法。假使天子，从颠倒念受于虚伪，计吾有我贪身计有，便有此念‘彼说我听’，因此猗故有三著碍。何谓为三？一、怀颠倒著于吾我，二、不顺教计有他人，三、念受法欲有所得，是为三碍。假使天子不计吾我净于三场，乃谓听法，不想报，不思念，不思察。何谓三场？一、不得人亦不想报，二、不有法无所希望，三、无吾我无所思慕。若使天子听法如此，是为等听，不为邪闻。”

善住意天子赞文殊曰：“善哉！善哉！快说斯言，所住说者而不退转。”

文殊答曰：“且止！天子，勿得想念菩萨退转。所以者何？若有菩萨，成最正觉时亦不得道。”

天子又问：“心不坚者，何所退转？”

文殊答曰：“淫怒痴转故曰为转，为报应转，六十二疑邪见所转，无明所转，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转，声闻、缘觉土地所转，应与不应众想所转，为诸受取妄想见转，诸处进退妄见所转，为诸计常断灭见转，为进不进合散所转，我人寿命之所见转，可意悦乐求慕见转，有常清净安隐我身颠倒见转，为是诸念挂碍所转，贪身众习众观所转，六十二见诸盖迷冥、贪欲、嗔恚、睡寤、调戏、狐疑所转，阴、种、诸入、四大所转想转，想佛法众我当成佛故曰退转，吾当说法度脱众生逮得圣慧，由是想转。假使奉修，而想十力、十八不共诸佛之法，亦想根、力及七觉意，亦著相好，亦复妄想严净佛土成声闻众，是为退转。一切诸应与不应，想与不想，设使天子，其行菩萨于此诸退而不退转。”

问曰：“何所不转？”

答曰：“通达佛慧则不退转，空无想愿则不退转，于本无行则不退转，亦于法界了其本际则不退转。所以者何？用平等行故不退转。”

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师利，如仁所说，设于诸法应与不应、想及无想，著于佛道与魔俱同。所以者何？计有法故。”又问：“菩萨为有退转，为无退乎？”

文殊答曰：“不以有转，不为无转。”

又问：“何所退转？”

答曰：“皆由一切受虚伪故，其受虚伪因是故受。若于诸受不受不舍不以患厌，则能退信一切诸法，颁宣经道不有不无说亦不住。所以者何？假使退念，此有此无则堕缺漏。若言有者则为计常，若言无者则堕断灭。如来至真等正觉若说经法，不宣断灭，不演有常，不想诸法。”

说是法时，一万天子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时，善住意天子白文殊曰：“当共俱往诣如来所，奉见稽首咨受所问。所以者何？如来至真断诸疑结。”

文殊师利答天子曰：“且待须臾，勿有妄想，于今如是当见如来。”

又问：“当于何待？”

答曰：“今住在前。”

又问：“何所住前？”

答曰：“虚空也。”

善住意问文殊：“如来所在？”

答曰：“今故在前。”

又问文殊：“吾今不见于如来也。”

文殊答曰：“见诸如来当作此观。若有问者，谁在前立？则当报答虚空界也，立在前耳！察于如来如虚空界。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等如虚空，如来晓了此诸正慧，故为人说如来如虚空，虚空、如来则无二矣。是故天子欲见如来，当了本际，莫怀妄想。”

善住意天子复谓文殊：“吾续欲往诣如来所。”

答曰：“天子，往续在此住，勿得进发。”

善住意天子，于时则与无数诸天往到佛所。文殊师利，寻时化作三十二部交络重阁，方圆自副四角有柱，姝好殊特轩窗备悉，威神巍巍嵩高显远睹莫不欢。阁交络中化作众宝诸床榻具，布以天衣。一一床上化菩萨坐，三十二相庄严其身。于时，文殊则如其像建立神曜，妙色莲华上诸坐菩萨，及三千大千世界可游行者，并诸棚阁交络床坐，普诣佛所绕佛七匝，及诸圣众踊住空中，其光照曜众会场地却住四方。文殊师利忽然速疾已至佛所，善住意天子反从后至。

时，善住意至彼见之，即问之曰：“仁从何路前至于斯，我发在前反从后至？”

文殊答曰：“假使供养江河沙等如来而真稽首为礼，不能见吾去来进退。”文殊师利现未曾现，诸来会者还自诣室。

时，莲华上诸坐菩萨，并交络中皆一音声，同时发音住于佛前，则以此偈赞世尊曰：

“为已曾供养， 无央数亿佛，
犹如江河沙， 无能计谊者。
以用志佛道， 殊特尊上慧，
人尊无所著， 胜是故巍巍。
颜容尊难及， 圣威照三世，
能仁众相好， 若干种变异。
若颁宣经道， 导师从其愿，
其所分别者， 永无人寿命。
律开导众人， 布施行禁戒，
忍辱习精进， 禅定之智慧。
三处无所著， 以慧度彼岸，
归命礼最胜， 奉敬诸正觉。
随一切诸佛， 奉敬三界将，
为诸法之王， 天人所供养。
笃信于空无， 坚固难可及，
因此得逮成， 世间人中圣。
其有本往古， 过去诸如来，
有今现在者， 人中之尊上。
斯等悉奉行， 常解空净慧，
亦无有想愿， 察之不有相。
究竟推极之， 本净无众生，
又无有生者， 亦无有死者。
复无有求者， 亦无往生者，
一切诸法事， 譬若如虚空。
如我本所现， 正士之所为，
察于三事身， 悉为无所有，
安住所说法， 其义为若兹。
睹之如幻化， 亦如梦所见，
诸佛之世界， 过如江沙等。
若人满中物， 以用布施者，
假使有行忍， 是法亦复空，
此所兴布施， 殊特为第一。
犹如江河沙， 劫限有若干，
供养诸斯等， 人中最尊上，
众华及名香， 饮食为若斯。

若有菩萨学，志求佛道义，
若闻此经典，如是诸训教，
若晓了无人，寿命含血类，
速逮得法忍，清净成显曜，
此人则供养，人中无上尊。
于无数亿劫，常行布施事，
饮食诸供养，车马众居业，
亦不用此行，疾成于佛道，
反怀众妄想，而计有人故。
其有人中上，已归灭度者，
曾度于众生，所济无央数，
其法本清净，察之无所有，
解脱明慧等，所学为若兹。
值遇佛兴世，久久时可得，
若说经典时，信尊亦复然。
得来成人身，亦复甚难矣，
善哉修精进，顺从最胜教！
常当蠲除去，八懅无闲难，
应时不再遇，闲暇时希有。
当兴行笃信，咨启佛教诲，
当殷勤力务，勇猛常奉行。
若得逮闻法，速疾修谨敕，
大音无极声，已度于彼岸。
常当自将养，精习于闲居，
从人中之上，稽颡不违命。
从就善知识，通达法器者，
心常弃于非，伪行恶知识。
一切修平顺，等心方便随，
虽在于众生，慎莫怀妄想。
奉承禁戒者，博闻之徒类，
等察于他人，常行而乞食。
数数当调习，亲近坐树下，
秽药以疗身，第一无怀疑。
一切诸有为，计是亦无为，
悉亦同等相，譬之若野马。
若能晓了者，是第一本际，
则疾成佛道，为逮无等伦。
佛解了五阴，犹如幻师化，
自察其内已，又观外所有，
安住所分别，是则为空聚，

慎莫怀恋恨， 于彼依猗之。
其淫怒痴者， 本净如虚空，
騃冥嗔恚事， 悉亦从想生。
又计其想念， 亦不得所在，
诸导师之众， 所晓了若此。
是故有智者， 人中为明目，
假使欲究尽， 诸佛之道慧，
弃捐诸挂碍， 有为之迷惑，
此等勇猛士， 必成尊佛道。”

尔时，诸化菩萨说是偈已，彼众会中诸来听者，二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三百比丘尼得法眼净，七千优婆塞、七千优婆夷、二万五千诸天子远尘离垢，诸法法眼净，三百菩萨逮无所从生法忍。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其大光明普照十方。

耆年舍利弗前白佛言："唯愿大圣，此谁威德，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诸化菩萨在交络阁莲华上坐，演深妙法其义殊特？斯光普照诸来会者，无央数亿众菩萨集，诸天子等不可称载。"

佛告舍利弗："文殊师利威神所感，悉令集会。所以者何？是故文殊启问如来，毁伏魔场三昧之要，具足成就不可思议诸佛之法，名寂然空行，与善住意天子俱。"

舍利弗白佛言："文殊师利不来会乎？何故不现？"

佛告舍利弗："文殊师利降毁诸魔三昧正受，蔽魔宫殿兴大威变诣如来所。"

于是文殊，降毁魔场三昧正受，应时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魔宫一时皆蔽，不乐其处各各怀懅。时魔波旬，自见老耄羸顿少气拄杖而行，所有宫人婇女之等亦复羸老；又见宫殿而复崩坏，暗暗冥冥不知东西。时魔波旬，即怀恐惧衣毛为竖，心自念言："此何变怪，令吾宫殿委顿乃尔？将死罪至归命寿终，天地遇灾，劫被烧耶？"时魔波旬，弃除贡高，舍恶思想。

时，文殊师利所化百亿天子，在交络者住诸魔前，谓魔波旬："莫怀恐惧！汝等之身终无患难。有不退转菩萨大士，名文殊师利，威德殊绝总摄十方，德过须弥，智超江海，慧越虚空，于今以是降毁魔场三昧正受，是其威神。"

诸天子等适宣此言，诸魔闻之，益怀恐惧畏于文殊。诸魔宫殿寻时震动。诸魔波旬报化菩萨："愿见救济！"

答曰："且安，勿怀恐惧！仁等当往至释迦文佛所，如来至真有无尽哀畅无极慈，假使众生有大恐惧，慰沃仁慈令无所畏。"诸化菩萨适说此言忽没不现。

众魔忻然，与诸交络化座菩萨，佥共同心往诣佛所，羸老拄杖，

一时发音前白佛言："唯愿大圣，救护我等，令得济脱如此大患。宁得值遇百千亿佛功德名称，不为独一文殊师利所见逼迫！所以者何？我等属者闻文殊名，寻即恐惧不能自安，畏亡身命。"

佛告诸魔："如仁所言，亿百千佛所益众生，不及文殊之所开化，各各劝导无央数众令得解脱。所以者何？汝等未闻亿百千佛功德名号，虽遭恼患心怀恐惧，因一文殊之所兴变，所难益甚。"

诸魔白佛："我等羞惭此羸老身，今从世尊自归加哀，愿复本形校饰天服。"

佛告诸魔："且待须臾！文殊师利如是来至，当脱斯等如此众难。"

于是文殊安隐庠序，与无央数诸天子等，百千那术眷属围绕，不可称计天龙鬼神、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亿百兆载无量菩萨，其数无限前后导从，鼓百千乐，雨众名香，青莲红黄白华，清净庄严无极威变见莫不欢，俱往诣佛稽首足下，绕佛三匝退坐一面。

于时，世尊告文殊曰："仁且正受以降毁魔而三昧矣！"

文殊白佛："唯当从教。"

世尊又问："以何方宜而从如来听受此定？又何久如成此三昧？"

文殊白曰："唯然，大圣，我未发无上正真道意时闻此定名，寻时则成是三昧矣。"

又问文殊："所从闻是三昧定者，其号何等如来？"

文殊白佛："乃往过去久远世时，越过江河沙不可计会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意华香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彼时演斯三昧行品，我身尔时，从得闻是降毁魔场三昧慧音。"

佛问文殊："何谓三昧慧音，其意华香如来所宣？"

文殊白佛："菩萨有二十事，而用逮得降毁魔场三昧定意。何谓二十？"文殊白佛："于是菩萨，一、毁贪淫灭其欲心，二、毁嗔恚除瑕秽心，三、毁愚痴去暗冥心，四、毁憍慢而舍怀恨，五、毁嗔怒不怀恼热，六、舍众想及诸邪见，七、弃多念所生受事及与放舍，八、离所有及无所有，九、越断灭计常，十、毁阴种诸入四大，十一、其心不著三界，十二、远声闻心，十三、释缘觉意，十四、刈嫉妒贪余，十五、远毁戒违禁之难，十六、断斗诤不可之事，十七、翦懈怠犹豫，十八、拔诸放逸愦乱之意，十九、勖勉邪智不正之事，二十、降伏尘劳爱欲结网。是二十事，菩萨所行逮是三昧。"

文殊白佛："菩萨复有四事逮是三昧。何谓四？一、所行立心清净调和，二、志性柔软而无谄饰，三、入深法忍心不起灭，四、所有施未曾爱吝。是为四。复有四法逮是三昧。何谓四？一、行至诚不怀欺诈，二、习闲居寂寞之行，三、启受经典讽诵诸法，四、究竟诸行弃捐非义。是为四。菩萨复有四事。何谓四？一、亲近善友，二、限知止足，三、精思独处，四、不在愦闹。是为四。菩萨复有四事逮是

三昧。何谓为四？一、心不乐声闻，二、舍缘觉意，三、志菩萨道，四、逮得法忍。是为四。复有四法逮是三昧。何谓为四？一、修空法不计有人，二、尊无想舍众希望，三、无放逸除诸所愿，四、知足悦弃一切有。是为四。复有四法逮是三昧。何谓为四？一、周旋无量生死之难，二、等疗一切众生之类，三、常一心唯念应时，四、无驰骋度于彼岸。唯愿世尊，意华香如来至真等正觉，说是三昧行音，尔时从彼闻是三昧。其佛去后，次复有佛，号明珠日月光曜，因其如来成是三昧。”

说是毁伏魔场三昧时，彼众会中一万菩萨，如是色像感动变化，悉得无所从生法忍。

“于舍利弗所志云何？于是三千大千世界，独有是变降诸魔乎？勿作斯观！所以者何？十方一切江河沙等诸佛刹土，诸魔波旬求人便者，皆遇此难不得自在，悉文殊师利之所建立。”

尔时，世尊告文殊曰：“仁当舍置所建威神，当使诸魔还复本形天上服饰。”

尔时，文殊告诸魔曰：“诸贤者等，实为恶秽此身服乎？”

报曰：“实尔。”

文殊答曰：“汝等宜当厌贪欲事不住三界。”

诸魔报曰：“唯当从命。善哉！文殊，愿加威神，令我等脱如是形类威仪服饰。”

文殊师利寻舍威变，疗诸天人及诸玉女，使其形体平复如故，衣被光泽威神巍巍。文殊师利告于诸魔：“诸仁欲知其眼受而怀思想，眼有所著则为眼根，因思想眼言是我所，依猗于眼因生于眼，眼之所趣目为心候还护其眼，举眼下眼则是汝等之境界也，为造魔业；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假使有眼而无所著，耳无所听，鼻香口味身更心法悉无所著，非汝部界，不同劳侣无力不乐，则无魔业亦无影响。又复卿等自计吾我，随念有身缘趣此患。卿等何因处于众会，欲得寂然未之有也。”

文殊师利，应时于彼，为魔眷属解说经典，使一万魔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八万四千魔远尘离垢，诸女得法眼净。其余众魔各归宫殿，皆共举声悉称万岁：“吾等已脱于大恐惧。”

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中

于是文殊师利，告逮法忍诸魔眷属：“卿等何故不各归宫？”

诸魔报曰：“吾等于今忽然不复见己身宅，何况当复见魔宫殿自然常住？”

又问：“汝等宫殿为在何所？”

诸魔报曰：“一切诸法无主无念，是为诸法之宫殿。空无想愿诸法恍惚乃为宫殿，于彼无往亦无来者。”

耆年迦葉前白佛言：“文殊师利彼殿来乎？我等欲见所从菩萨。所以者何？此正士等难可值遇！”

佛告文殊：“汝当现此十方世界诸来菩萨会忍土者，今诸众会皆共渴仰欲得见之。”

文殊师利应时告诸法伦菩萨、法住菩萨、若干辩菩萨、得大势菩萨、柔软音菩萨、灭众恶菩萨、寂然菩萨、选择菩萨、法王菩萨、怀音菩萨，悉告此等诸菩萨众：“汝族姓子一切菩萨，各当自现其身宫殿，各自显示所处佛土本之形体。”

文殊师利适发此言，诸菩萨众寻时奉命，从三昧起各现本体。或有菩萨其身高大如须弥山，或有菩萨其身高长三百二十万里，或二百八十万里，或二百四十万里，或二百万里，或百六十万里，或百二十万里，或八十万里，或四十万里，或三十六万里，或三十二万里，或二十八万里，或二十四万里，或二十万里，或十六万里，或十二万里，或八万里，或四万里，或三万六千里，或三万二千里，或二万八千里，或二万四千里，或二万里，或万六千里，或万二千里，或八千里，或四千里，或三千六百里，或三千二百里，或二千八百里，或二千四百里，或二千里，或千六百里，或千二百里，或八百里，或七百六十里，或七百二十里，或六百八十里，或六百四十里，或六百里，或三百六十里，或三百二十里，或二百八十里，或二百四十里，或二百里，或百六十里，或百二十里，或八十里，或四十里，或三十六里，或三十二里，或二十八里，或二十四里，或二十里，或十六里，或十二里，或八里，或四里，或有身长短如此忍界人身无异。诸菩萨等其身如是，高广长短各各别异。尔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会充满无如毛厘空缺之处。诸尊神妙高节慧明，菩萨大士卓然有异，功德巍巍无以为喻。其诸菩萨身所演光，彻照十方不可计数百千佛土。

尔时，世尊以佛庄严三昧正受。适兴此定，寻时忍界自然变现不可称数若干华盖，以其无限百千妓乐各唱其音，校饰幢幡缯彩无量庄严佛土，靡不煌煌如日如月。诸菩萨众，从紫金刹来至此者，睹是佛刹如黄金色；其从白银佛刹来者，悉现银色；其从水精佛刹来者，见此佛土悉水精色；其从琉璃佛刹来者，睹此忍界悉琉璃色；其从车碟佛刹来者，见此忍土悉车磲色；其从玛瑙佛刹来者，见是佛土悉玛瑙色；其从名香佛刹来者，见是佛土悉香合成；其从好华佛刹来者，但见诸华；从宝刹来者，但见众宝；或从七宝，或从六宝，或从五宝，或从四宝，或从三宝，或从二宝世界来者，诣此忍土见此佛土，长广短狭众宝琦异，强劣好丑如本佛土。时诸菩萨各自忆念住本佛土，是等一切见释迦文如来至真形像被服，各如本土诸佛像貌，威仪礼节、教授法则、饮食等无差特。彼一菩萨，不见他菩萨土地庄严，但睹本刹，举声称曰：“此土紫金。”二菩萨曰：“此土白银。”各各所游清净之行，各自惊喜怪未曾有，磬扬大音而嗟叹之：“诸佛世界难及！难及而不可逮！德遍十方永不可逮。”

文殊师利应时告曰："诸族姓子，此事无奇。所以者何？一切诸佛皆为一佛，一切诸刹皆为一刹，一切众生悉为一神，一切诸法悉为一法，是一定故故名曰一，亦非定一亦非若干。"

文殊师利举其要义不以多言，即从座起，偏出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佛："愿欲所问！若见听者，乃敢自陈。"

佛言："恣所欲问，如来当决所怀疑结令心欢然。"

文殊则问："何谓菩萨义所归乎？"

佛告文殊："晓了诸法靡不通畅故曰菩萨。"

又问："何谓菩萨晓了诸法？"

佛言："菩萨晓了眼耳鼻口身心无有弊碍。何谓晓了六情事者？晓了于眼则本净空，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悉空本净，不自想念我晓了之；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悉空本净，不想晓了。又文殊师利，若有菩萨了五盛阴。何谓晓了？了空无想无愿，离欲恍惚，寂无所有，归于澹泊，悉无所生无来无往，犹如野马、幻化、水月、芭蕉、梦中所见，不得久存而无坚固虚无无处。若能晓了如斯义者，是谓菩萨。又文殊师利，解淫怒痴、五阴、六衰因想而生。其贪欲者悉从想生，其想亦空虚无无形，无有言辞亦无教化。其淫怒痴于无本法，无能染污不迷不惑。"

佛言："文殊师利，菩萨晓了众生之行：此人多欲，斯人多嗔，此人多痴。其多欲者恩爱隆崇，犹如五谷草木茂盛种类布散不适一处。其多嗔者怒恨炽盛，如野火燃烧炙草木，城郭屋宅靡不被害。其痴多者，暗暗冥冥如无日明，若其屋中覆盖在罂，迷惑穷极不识东西。菩萨大士晓了本行，从其心意聪明暗塞，原际所趣诸根优劣而为说法，各令入律而度脱之。"

佛语文殊师利："菩萨晓了一切众生。云何晓了一切众生？皆假号耳！若真谛观其假号者亦无处所。其众生者悉一神耳！计于众生无有众生。晓了斯义无想著者，是谓菩萨。于是觉了，寤诸不觉解度彼岸，是谓菩萨。诸不达者悉令通畅故曰菩萨。当所观者悉见本末起灭因缘，根原所趣靡不周备，前知无穷却了无极故曰菩萨。因其假号随方俗言而有此名，于此众事而无所著故曰菩萨。"时佛叹颂曰：

"晓了其眼耳， 是空为自然，
达者无想念， 乃谓为菩萨。
晓了鼻口者， 本净无形像，
智者不妄想， 乃谓为菩萨。
智者晓了身， 其意如虚空，
能分别本净， 菩萨为聪明。
色声及香味， 细滑可意物，
若能了如幻， 一切分别空，
亦不求妄想， 乃曰为菩萨。

若晓了色空，痛痒亦如是，
生死之所识，一切犹若幻，
心不怀妄想，乃谓为菩萨。
五阴若如梦，一相无有相，
明者不妄想，乃谓为菩萨。
不生无所起，无言则无为，
假名托于号，其名无形类。
晓了贪嗔恚，分别诸想念，
其想无真谛，究竟无处所。
想愚不亦真，因作多思念，
缘诸邪见起，正直无所见。
当怀贪欲怒，诸法悉平等，
彼无染无秽，法亦无惑妄。
识别如是念，菩萨无贪欲，
寂除一切法，乃谓为菩萨。
晓了诸三界，是空无真实，
于彼无度者，乃谓为菩萨。
欲界无成就，因颠倒而兴，
是色无有无，此亦比虚伪。
众生所作行，慧者悉晓知，
贪淫行嗔恚，同归于愚痴。
一切假名人，人亦不可得，
明者成就此，不妄想众生。
一切是诸法，能知为颠倒，
若识知反覆，斯亦无有想。
方便随诸法，不著一切碍，
若逮无所著，乃曰为解脱。
能施其身肉，不习诸所猗，
觉了如审谛，乃谓为菩萨。
禁戒常清净，亦不想自大，
佛戒随顺义，无起无所有。
我本所修业，身口及意念，
是谓为禁戒，彼无由居处。
普慈愍众生，亦不得众生，
知之为恍惚，因假而有号。
其所行精进，灭一切诸苦，
察了三界空，能成最上道。
超殊修禅思，亦复无所著，
无住无所得，智者了如是。
智慧刀割截，尘劳诸恶见，

睹见诸法界，不断无所坏。
如觉了诸法，应时化群黎，
菩萨晓如是，乃谓为菩萨。”

于是文殊师利复白佛言：“唯然大圣，所可言谓初发意者。何谓初发为菩萨意也？”

佛语文殊：“假使菩萨普念三界是初发意，所发心者平等如地。其菩萨者无所起发，亦不想念净与不净。其所知者无卒无暴坚住不动，无在不在安无能摇，忍于苦乐越世八法，无所破坏悉无所为，所可发心。适发意已，皆得启受一切功勋，亦不自念我有名德，是谓初发成菩萨意。”

文殊师利前白佛言：“如我听省大圣说义，其有菩萨发淫怒痴乃初发意。”

时，善住意问文殊师利：“起淫怒痴乃应初发成菩萨者，一切愚戆凡夫之士皆应初发。所以者何？斯等之类起淫怒痴故不去三毒也。”

文殊师利告善住意天子：“愚戆凡夫不能堪任起淫怒痴。所以者何？谓佛世尊、缘觉、声闻、诸不退转菩萨之党，乃能发是淫怒痴耳！凡夫不能。”

善住意天子报文殊曰：“今者所说甚可畏！此众会者心怀疑网，因闻仁者演此义故，不能晓了其心冥然。”

文殊师利谓善住意天子：“于意云何？譬如飞鸟飞行虚空，岂畏为径通过有依碍乎？”

答曰：“经过不畏虚空也。”

文殊报曰：“如是，天子，道无所起，有所憎恶则为不发，无所憎恶乃为发意；若无所著，不怀憎恶无所依猗，乃谓发耳！所谓为发兴无想念，无所生者是名不发，无自然者乃曰为发，无有句迹乃曰为发，无去来迹乃曰为发，空身慧迹无所念迹乃曰为发，无所受迹无所逮迹乃曰为发，无所坏迹无所获迹是谓为发，无文字迹无所慕迹是谓为发，不进不殆不双不只是谓为发，不求救护亦无有归是谓为发。是故，天子，名于菩萨为初发心。其于是法，不念不依、不思不想、不知不见、不闻不识、不受不舍、不起不灭。是故，天子，名诸菩萨以是因缘，因此法故由斯平等，如是本际善权方便，发淫怒痴，发眼所依，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发色所著，亦复显于痛想行识不当生色报应。诸见无明有爱，当兴十二缘起之法。吾诸所欲依猗三界，亦当显发所依吾我贪身计已六十二见，亦当显发五盖之患，四倒八邪十恶之业令其反原。取要言之，一切净不净、应不应众想言辞，一切处所所受依猗，思想诸念恋慕挂碍，所可言曰发泥洹想，菩萨大士皆显发此。是故，天子，当作斯观，其于诸法有所依猗，无所憎爱是谓为发。”

文殊师利说是法语初发意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万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

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曰："善哉！善哉！乃能讲论发意菩萨。仁已曾奉江河沙等诸佛世尊，故能畅此无极道慧。"

时，舍利弗前白佛言："向者文殊颁宣咨嗟，诸初发意菩萨之事，若有逮得无所从生法忍，计此二者，其意等乎？"

佛言："如是，舍利弗，诚如所云。锭光佛时授我要决，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于当来世无央数劫得成为佛，号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因彼发心无所违失，应时逮得无所从生法忍。是舍利弗，文殊师利向者所讲初发意菩萨。"

文殊白佛："我身省察大圣说法义之所归，一切菩萨其发心者名初发意。所以者何？唯然，世尊，其诸发意皆无所生，其无所生则是菩萨初发意也。"

说是语时，二万三千人立不退转地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五千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六万天子远尘离垢诸法眼净。

于是耆年大迦葉，前白佛言："文殊师利所为甚难甚难！今说经典开化饶益若干众生。"

文殊师利谓大迦葉："我之所作不为甚难。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所作，非作非不作。唯大迦葉，我于诸法无作不作亦无所舍，不度众生亦无所缚。所以者何？众生之党本无明故，成为众生故非甚难。向者迦葉宣言甚难，吾身所作无有甚难亦无不难，非如来、非缘觉、非声闻。迦葉，欲知谈说甚难，欲宣至谊，凡夫所作乃为奇异，名之甚难。所以者何？唯然，迦葉，一切诸佛威神之力未曾违废，亦不可得声闻、缘觉。诸佛势力无获无得，独凡夫士乃逮此力。"

大迦葉曰："于文殊意所察云何？诸佛所得，无得不得，非声闻、非缘觉？"

文殊师利报大迦葉："不得我身无人无寿，无形无终含血有志，不得断灭有常之计，阴种诸入名色三界，应与不应、想与无想，兴发报应现世后世，贪淫怒痴，悉不得是。迦葉当解，取要言之，一切诸法无得不得，无所依猗无受无舍，不放施无所教，亦无近、无所授、无所解。是故，迦葉，当晓了此诸凡夫士，不闻谊者乃有所得。诸佛世尊实无所得，是故所作不为甚难。诸佛、声闻悉无造作，凡夫所为而不可及。为何所作？为断灭、为计常多所猗著，殷勤求愿心怀众念，作与不作或举或下，分别讲说妄想猗著，愁戚悒悒而念免害，稽首自归诸佛世尊，不作不为亦无所著。愚唯为此，是故所作不以为难。"

文殊师利前白佛言："所谓无所生，其谊云何？为何谓乎？云何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佛告文殊："计于诸法无能逮得。所以者何？有所得者则堕颠

倒，无所得者乃逮无所从生法忍，是故无所得者乃谓为得。无得无著，无依无猗，心如虚空[火＋霍]然无迹，是乃名曰无所从生法忍。一切诸法无所生者，诸法无主乃曰法忍。于一切法无所依猗，无求无望，诸法无进无退，无双无只，乃曰法忍。诸法无形离于自然，无坏无断无识无尘，无言无辞空无想愿，乃曰法忍。诸法离欲寂然憺怕，法界无本立在本际，无应不应，无想不想，无念无说，无惟无思，无作无力，悉以羸劣虚无恍惚，无固无永，无净不净，非常、苦、空、无我寂然，犹如幻化、梦中所见、影、响、野马、芭蕉、聚沫水中之泡，忍解诸法为若兹也。所可忍者亦无所忍，一切诸法无法非法，无有异法亦无他趣，照曜诸法所解如是，观此诸法名本净，恍惚知之空无，是谓为忍。笃无信乐度于汜流，不怀狐疑不恐不惧，亦无所畏修身正行，永不得身不见空宅是。文殊师利，菩萨所逮无所从生法忍，未曾废舍一切诸想。”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所谓忍者，无所毁伤乃曰法忍。”

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何谓毁伤法？”

文殊答曰：“天子，欲知眼所毁伤可不可色，耳声、鼻香、舌味、身更、意所思念可不可法。假使天子，若有菩萨，眼见色者永无想受，不别好丑不怀思想，无应不应无增无损，晓了本净而达空慧，不念晓了不为众色之所毁伤；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而于六情无所毁伤悉无所著。此菩萨者立于法忍，于诸生法不有妄想，于无生法亦不无想；于诸漏法亦不怀想，于无漏法亦不无想；不想罪法，不想无罪；不念有为法，不想无为法；不念世法，不念度世法。于此诸法无想念者，是为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说是法时，六万三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

于是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所谓学道入道地者为何谓乎？”

文殊师利告天子曰：“今仁者问入道地乎？”

天子报曰：“愿欲闻知菩萨道地！文殊常说有十道地，无此谊耶？”

文殊又报：“向者问入道地乎？”

天子答曰：“菩萨不入十道地也？”

文殊报曰：“不闻世尊说一切法犹如幻化，为信此不？”

答曰：“信耳！”

文殊报曰：“幻师所化，岂有道地具十住乎？”

天子答曰：“不也。”

“设幻师化有所至到有所入者，吾亦当住。世尊颁宣一切诸法悉如幻化故无所入。假使天子，欲得讲说入道地者，当说无入无所至到。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所入，法不至法，色不入痛，痛不入色，想不入行，行不入想，识不入色，色不入识。取要言之，皆是四种四大所成，眼不入耳，耳不入眼，鼻口、身意亦复如是，身不入

意，意不入身。所以者何？是诸法者，所趣各异境界殊别，愚騃无想无所识别瑕秽态碍，譬如草木、瓦石墙壁、影响之数而无言辞，则一种相故无所入，无来无去。天子当知，若有菩萨解法如此，则于诸法无入不入，无想不想，不见入道，不舍道地，于无上正真道而不退转，无所入者住无失法。所以者何？阴、种、诸入皆为自然，不失一切众生真正清净，是为菩萨入于道地。譬如幻师化作十重交络棚阁，其时幻师化作化人遍处其上。于天子意所志云何？岂为有人处在重阁若入者不？”

答曰：“无也。”

文殊师利报天子曰：“菩萨十地当作是观，亦如幻化。”

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曰：“假使人来欲得出家为沙门者，当何以化？何除须发？何受具戒？云何教授令自谨慎？”

文殊师利报善住意天子：“设使有人来诣我所为沙门者，夫族姓子，若不发心欲得出家，我乃令卿作沙门耳！所以者何？其有建志欲出家者，心无所归，其无所归亦无有来，其无从来则无往者，住一切法无所断绝则住无本，其住无本游于法界而不动转，其于法界无所动者则不得心，其不得心不愿出家，其不愿出家则不发心为沙门也。其不发心为沙门者则无所生，其无所生则尽众苦，其尽众苦则究竟尽，其究竟尽则无所尽，无所尽者则不可尽，其不可尽此无所行。天子解是，当为其人解如此义，其诣我所求欲出家，语族姓子勿得发心作沙门也。所以者何？心本无起便离闇冥。”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假使有人来诣我所求欲出家，吾当为说：‘卿族姓子不除须发，乃为善备沙门之业。’”

善住意问文殊师利：“所言何谓？”

文殊答曰：“如来说法无所除去亦无所坏。”

又问：“何所不除？”

答曰：“不除于色亦无所坏，不除痛想行识亦无所坏。假使念言‘我除须发’则住吾我计己有身，不计吾我不自贪身则平等见也。贪著己身乃计须发则成众生。想念除去，其不得我、不得他人，不我不彼则无吾我，其无吾我不计有身，则除须发无思无想。其无思想，无应不应不住若干，其不住若干则无言教；其无言教，无进不进无双无只，不贪己身不被袈裟。其袈裟者，其无秽垢则无所有，其无所有则无所住，其无所住则为旷然，其旷然者乃为出家。”

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所言思念，其思念者为何谓也？”

文殊答曰：“等于诸法无形无名，愚戆凡夫之所兴念多所妄想，故世尊曰：其于诸法无所兴造亦无损耗，是谓思念。”

又问：“何所兴造？”

答曰：“天子，当平等度以度平等，其于诸法无得不得亦无所逮，不审不行亦无不行，于此诸法不兴等住，不想吾我，亦复不著人寿命识，众生可意断灭计常，阴种诸入想佛法众，亦复不念是戒是

毁。尘劳颠倒造立果证，妄想求度道迹往来不还无著，妄想缘觉猗著正觉，是善是恶、是罪是福、是为穿漏是无有漏、是为俗业是度世业、是则有为是则无为、是则为空无想无愿、是明无明、是为解脱、是为离欲、是为生为死、是为灭度，兴造如此若干种想，如是行法修道，若斯愚戆凡夫之所念也，贡高自大痴夫所为也，是等为魔及与官属所见阴盖。是故如来，为此党类演出言辞，令除须发去于五阴，奉修五品戒、定、慧、解度知见品。”

于是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快说此言，如仁者教。”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假使有人来求出家，吾当谓言：‘若族姓子不受具戒，尔乃是卿善备出家。’”

又问文殊：“此言何谓？”

答曰：“于善住意所趣云何？何谓具戒？具戒有二：一正真戒，二邪伪戒。何谓邪伪？若堕颠倒。何谓颠倒？受吾我人倚于寿命，缚著断灭而计有常，或堕邪见荒淫怒痴，贪欲贡高而怀自大，或于欲界、色无色界，而念所受驰逸妄想，随于起灭证明邪迹，不别善恶宜便之法，演狂悖言不识所趣，堕于无明住众邪见。如是法教，皆于正律名之为邪。所以者何？道空平等，其平等者，菩萨所行尚不为退。假使天子，不堕恶友不解所归坚固之要，于诸所受受不当受而行驰骋，是谓邪戒。若问年岁及所修行，而反从人受信施食，又从异人出家为沙门者，求其迎逆稽首礼节，不能除灭淫怒痴冥，是为邪戒。何谓正戒？假使修正不想平等，是谓正戒。一切诸法解之如空无想无愿，是谓正戒。于三脱门而不造证奉行审谛，无想不想，无应不应，是谓正戒。”

文殊师利告善住意：“设使处淫怒痴无明恩爱，堕于贪身六十二见，或四颠倒、三品恶行、八邪九恼、九神止处、十不善业，虽在其中而无所著，是谓正戒。譬如一切万物百谷草木众药所生，皆因地出而得长养，其地坦然无所念置，亦不念言‘我所茂盛’。如是，天子，敢可成就至于大化皆由戒立，具足成就建立道法三十七品，行者无想法无所置，不念戒具其因成就与不成也，不著欲界、色无色界，其不迷惑倚三界者，是谓具戒。若立禁戒为成等法信，为种法忍，志性清和长育成道，建行如是立笃信戒，便得成就三十七品道法之要也，是去来今现在佛、声闻、缘觉之具戒也，至三脱门度诸出家而超越去。”

善住意曰：“甚善难及！文殊师利快说具戒，能如是受具足戒者，则为正禁非为邪业。”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天子：“出家如是具戒，若此教授所施备足如斯，设族姓子不发起戒，是为学戒。”

天子问曰：“此语何谓？”

文殊答曰：“一切诸法悉无所起亦无所受，其有受戒则受吾我，

亦著三界故生其中。于天子意所志云何？何谓为戒？”

答曰：“将护沙门二百五十。”

又问：“以何将护？”

答曰：“守身口意名曰将护。”

“二百五十备悉具禁，不为身行亦无所作亦无当作，宁可恕当有处所乎？青黄白黑红紫色耶？所向方面？”

答曰：“无也。”

又问：“何故？”

“无所有故，由是之故不可恕当。”

问曰：“何故？”

答曰：“无所行故。”

文殊又问：“其无所有可名说乎？物如是不？”

报曰：“不能。”

文殊答曰：“是故天子当作斯观，所号禁戒不可奉受，此曰乐禁为备戒德。其心清和智慧通达，如是行者悉无所有，无能动者永无所趣，戒无所获是真谛戒。不得心处是曰净心，不逮智慧是真智慧，心无所作不怀想念，其无所生是谓护心。戒具备悉如是，奉戒智慧若斯，不得心处，不念禁戒，不逮智慧。若能晓了智慧无处，一切调和无有众疑，识解道教，不见诸法不善之义。其于诸法不见不善则不受戒，其不受戒亦不毁禁。其欲学戒彼则须戒，其须戒者则不退还，其不退者彼名解脱，其解脱者则不合会，其不合会者彼则无漏，其无漏者则行平等，平等行者则无所得亦不受戒，是故诸法等如虚空了虚无故。所以者何？其虚空者则无所行。是故，天子，学戒如此则无禁戒。彼所戒者何所为戒？其不学戒，学戒当尔则学于空。何谓为空？不乐身口不慕其意，无染不染是贤圣戒。如是住者则无所住，其无所住学平等戒。天子又听，如是出家为沙门者，具戒若此禁戒之谓。其人假使饮食衣服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皆能净毕，所食之功多所救护终不唐举，皆由如是净戒所致。”

天子又问：“今者文殊为谁说此？”

文殊答曰：“为受者施，能亲顺者，彼则毕净能逮此义，尔乃净毕。其不亲不受不逮此义，不念不修不惟，谁受、谁为亲近、谁能净毕，尔乃正净。此应咨嗟为真众祐，一切诸法究竟悉空无所生慧，是为尽畅清净众祐，凡夫之士能毕，众祐罗汉不能。所以者何？凡夫之士能受亲近还致识别惟念精思，吾曾咨受惟察奉行，能施能慕则能净毕。云何净毕？周旋往来没复还生，所生之处净洗诸根。阿罗汉者无有阴种诸入之义，不能周旋，何能净毕？谁净毕者？其受分卫福布施主，净三品场然后受食。何谓三品？一、不得我亦无受者，二、不得施者亦无所授，三、不得周旋生死处所及净毕竟。是为三，如是净者无所净毕。是故，天子，吾说斯言：‘饮食被服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皆能净毕无微翳碍，是为处世真正众祐，乃为出家名曰沙门。’”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求出家者，吾当告语：‘若欲出家为沙门者，仁族姓子，不处闲居不在人间，无远无近不起不灭，不独一己不处大众，不在会中不处屏处，不行乞丐不就人请，不著弊衣五纳之服，不著居家白衣之服，不处旷野不在居室，不慕少求亦不多求，不知止足亦无不足，亦无有行亦无不行，不在限节亦无中适，不智不愚不慧不闇，行空如此乃曰备悉。其计我身举动进退，若处闲居当行分卫，察己聪慧不离于明。如是，天子，此辈伴党，不达正真睹空慧义，是为发起心有所存。所以者何？于彼如此希求妄想多所著念，尚无有身，何况他人？诸法归空慧了无生，安复欲得限节功勋独处致耶？未之有也。是故，天子，其能如是节限平等所修行者不求妄想，吾乃谓彼知大限节。若使天子节淫怒痴，了于三界五阴四大诸种众，入此无极节而知止足不受不舍，不以修行亦无不行，无调不调，不寂然不令尽其能限节，如是法者不与三界而合同尘，彼乃名曰知限节者，所止清净，为无所处悉无所著。复次，天子，如来具戒，若有人来欲备禁者，吾当为说。若族姓子，不知苦谛，不断习谛，不证尽谛，不奉行道，如是行者能正谛见。所以者何？真正谛者，无有苦谛无有断习，无习不习亦无有尽，不为尽证亦无有道无所由行。设族姓子，不奉四意止乃为平等。所以者何？计无有意亦无所念，不求诸法是为己身，所建意止其无有意，无所念者彼无身痛，无心无法，当何所畏有异难乎？若不奉行四意止者，是为备成清白之法。所以者何？清白法者，无有不善处在其前，亦无善法不断不起；不断不起者，是为名曰平等真正安谛之义；其逮平等，尔乃名曰平等之行。若族姓子，不行四神足无有放逸，行四等心、五根、五力及七觉意、八种道者，若等奉行三十七品道义之法，不举不下无言无说，是谓行道。若族姓子，志三十七道品之法，于诸音声从贤圣教不随水流，若能精修遵其所行，不知诸法亦不造证。所以者何？所可言曰三十七品道类之法，假有字耳！观其假名因妄想生，计其相者亦无有相，为水所漂因致周旋，其周旋者无所施害，除此名已则无所得，犹如观察此三十七道品之法亦无所除。”

天子复问文殊师利：“何谓比丘慕于修行而独宴处？”

文殊答曰：“假使分别诸法一等一种门相者，譬如虚空，悉无所行皆无众生，是谓修行。又修行者，不处今世，不由后世，在于三世皆无所行，至一切法亦无所行，悉了诸法虚伪无实，是谓修行。其修行者，则于诸法无双无只，无应不应，是谓修行。”

时，彼众会无央数人，心怀沉吟悉生疑结：“此为何谓？当奉何行？何因申畅？如来至真等正觉，演三脱门得至泥洹，若能造证三十七道品之法致灭度矣！文殊师利今者所说，将无倒教乱法之兆？”

文殊师利寻时皆知此诸比丘一切众会心所怀疑，告舍利弗：“唯卿仁者，为众重任咸共信之，最大智慧如来所叹。又贤者，身离欲尘法而以造证。仁者久如逮成四谛得造证乎？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也？”

舍利弗曰："不也，我不得法当可造立思惟其义及修行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悉无所受亦无所生，空无言教，空不证空。"说是语时，三万比丘漏尽意解。

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审如仁者，执慧颁宣深妙法忍兴隆空行。"

文殊答曰："吾不执慧，一切愚戆凡夫之士执求智慧。所以者何？斯等之类，执持令转集会二品所执，堕于地狱、饿鬼、畜生、诸天、人间，所见牵连。假使天子，为诸三界展转牵连，轮转无际所向非一，所生受身各各别异，是为牵连随其宛转；如是牵连展转无休，由是之故不知本际，在于生死乐苦恼根。复次，天子，愚騃无智凡夫，不闻与欲俱合，怒痴亦然，报应诸见名色同尘，诸佛、声闻、缘觉、菩萨及逮法忍无所牵连亦无宛转。所以者何？如斯党类，其身口心未曾起立，所展转者不得三界，何所宛转？是故斯等牵连智慧，若更受身无所弃舍，是执智慧。"

天子又问："仁者所说毁坏慧乎？"

答曰："不也。"

又问："何故毁坏令无所除？是等学者是毁坏慧，若不毁坏无所除者不灭寂慧。"又问："文殊，仁无此乎？"

答曰："不也。"

又问："何故？"

答曰："其有将去覆还有往来者，则有此事。其无有往无有还者，晓了诸法而无周旋，则无将去亦无覆来。"

又问文殊："何所章句为最元首？"

答曰："如是句者我是元首。"

又问："何谓？"

文殊答曰："若有菩萨，于一文字一章句义而不动者，章句犹归分别四义。何谓为四解章句？一、常如审谛，二、了空义知为恍忽，三、分别无形悉无所生，四、于诸所知不以为知，不以为患，不造二事，是诸章句最为元首。"

时，佛嗟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乃能班宣逮总持义。"

文殊白佛："我无总持。所以者何？无所得故无可执持。愚騃凡夫乃逮总持，诸佛菩萨无所获致。所以者何？其迷惑者多所执持，何所持乎？依于吾我著人寿命，执持断灭及计有常，执坏贪淫、嗔恚、愚痴，亲抱所有恩爱贪身，自见五阴、四大及诸入，思想多念而反求望，堕若干见六十二疑，有所获致而急执持。是故，世尊，愚戆凡夫逮得总持。所以者何？愚夫怀法在心念者。诸佛世尊悉无所持，声闻、缘觉、诸菩萨等亦复若兹，是故愚夫逮得总持。"

于是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如向者说不得总持，当以何意化于五趣？"

答曰："其五趣者无所为作。所以者何？吾以消除五趣终始，令

其所趣不知处所。诸佛、缘觉、声闻所趣，愚戆凡夫所不能趣。所以者何？愚夫比数堕于生死，诸明智者消除诸趣，道迹亦然不离生死，况于愚戆凡夫士乎？是故吾身消除诸趣不得总持。所以者何？无所获致，当何持也？”

说是语时，彼众会中五百比丘，诽谤此经而舍驰去，则以现身堕大地狱。

时，舍利弗报文殊师利：“且止！勿复演此深法，五百比丘闻之狐疑不肯顺入，自恣骂詈，自谓尊豪而舍驰走，诽谤心乱弘雅之典，则以现身堕大地狱。”

文殊报曰：“唯舍利弗，莫有斯言勿怀疑网！有计是非勿怀犹预，不见有法堕地狱者，惟察诸法无诽谤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悉无所生，属舍利弗而宣此辞，令吾休止不说经典。假使族姓子、族姓女，依著吾我想人寿命，若江沙劫供养如来承事圣众，随其所安皆给所乏，尽其形寿而不懈休。若有闻此如是像法深妙难解，一切世间所可希闻，空无相愿憺怕寂寞归于消灭，无起无灭无人寿命，无常苦空非身之谊。若能得闻如是辈经，闻之诽谤，其族姓子及族姓女堕大地狱，在大地狱忽闻此经，寻便得出，辄信深经而得解脱，胜善男子、善女人江河沙劫奉敬如来供养圣众，著吾我人及计寿命不得至道。闻是法者疾得解脱！”

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诚如所言，斯经尊妙，若现于世与佛兴出等无有异，道迹往来不逮无著，于缘觉乘、菩萨大乘而见授决，此为最尊等无若干。所以者何？不著吾我，所修平等亦无所得，至于泥洹亦复若兹。设有念知言有所得，则堕颠倒。”

佛告舍利弗：“此诸比丘五百人等，在于地狱速得灭度，胜于是间愚惑百年护戒，悉知止足堕于颠倒六十二见。所以者何？未曾得闻此深妙法无解脱相也。是族姓子、若族姓女，闻此深经入耳思惟疾逮无上正真之道，胜疑余经迷堕颠倒。发意顷须臾乐信此深经者，疾得解脱！”

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下

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仁者，乐我净修梵行无沾污乎？”

文殊报曰：“如是，天子，则修梵行，设使卿身不劝梵行、不修梵行，乃为可耳！”

问曰：“何谓？”

答曰：“其有所受，彼乃修行。其不受者，何所行乎？可名行耶？”

天子又问：“如今仁者不修梵行乎？”

文殊答曰：“不也。”

又问：“不净行耶？”

答曰："不修净行。如天子言，以何等故不修净行？无家居不梵行不受不惑，亦无所行亦无不梵行。假使学者清和梵行，悉无所行亦无非行，尔乃名曰大净梵行。其行，天子，淫怒痴行乃曰正行；游于欲界、色无色界，是曰清行；愍伤众生，其不习行淫怒痴事，不游三界，彼不清修亦无所行，乃谓为行。"

善住意曰："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所畅辩才而无挂碍。"

文殊答曰："使卿辩才亦无挂碍，得无碍辩可得处乎？所以者何？计是我故有所倚著，则为挂碍。"

文殊师利复告善住意："欲以是像求净梵行者，设使仁者不执刀剑贼害一切众生身命，不捉矛戟瓦石大棒自然危者，乃为慈心。"

天子又问："此言何谓？"

文殊答曰："所谓众生含血之类，义所趣乎？"

天子报曰："假有名耳！"

"计有吾我乃有众生，含血之类受思想故故曰众生，依倚颠倒贪计有身故曰众生。所以者何？是故，天子，贪见吾我想人寿命，因有假号而演名字，吾当以利智慧剑而危害之，常以此义将养护之令不见缚，当使[火＋霍]然不知诸受之所归趣，无所断除。是故，天子，当解此义除吾我想，则害众生一切妄想，不堕杀生心不怀害。"

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欲使卿身净修梵行，若能奉犯十恶之业，亦慎一切黑冥品事，又复不修诸清白业。"

善住意又问："斯言何谓？"

文殊答曰："等黑冥品、等诸清白亦复若此。"

又问文殊："黑冥品事以何为等？"

答曰："以无所作而不退没，故曰等矣！一切诸法黑冥亦如，如黑冥等，清白亦等，无想念故。"

文殊又问："以何缘信清白法乎？"

善住意答曰："所以信之，用其法界无本之故。于善住意所趣云何？可使无本及与法界，修行处所往周旋乎？"

答曰："不也。"

文殊报曰："是故我言，设能等行黑冥品事不修清白，尔乃相可净修梵行。"复谓天子："若剑击头害杀斯人乃修梵行。"

问曰："何谓也？"

答曰："害淫怒痴、自大贡高、贪嫉谀谄、多妒自恣而受希望痛痒思想，是为天子，名曰伤害。若有修行精进自守，贪欲心起寻便灭除，除不与合寂灭远离，是谓为空不入诸逆。晓了欲心，解如真谛本无所有，此心何生？何所从灭？谁来染污？谁染污者？岂沾污乎？复更思察欲不可得，不见污者亦无被染，则无所得；其无所得则无所生，其无所生则无所舍，其无所舍则无所受，其无所受则无所习，无所习者则曰成就。色痛想行识亦复如是，五阴、六衰、十二因缘，不染污心。其有兴发如是伤害，此乃名曰杀人害伤，挝击坏首是为归

义。”
文殊师利告善住意：“是故我言，当如是害净修梵行，亦当离佛及法圣众。”
善住意又问：“斯言何谓？”
文殊答曰：“为道慧故。”
又问：“今当所信？”
答曰：“当信无本及与法界。”
又问：“善住意，宁可捉持无本法界？”
答曰：“不也，是故我言离于佛法。”
“何谓圣众？”
答曰：“因缘合故名曰圣众。其圣众者无有集会，为佛弟子故曰圣众。”
又问：“于天子意所趣云何？其无为者无有合会，可离欲乎？”
答曰：“不也。”
文殊师利曰：“是故我言，若离圣众乐修梵行。又复善住，其得佛者则名著，得佛圣众则名曰著。不为离欲，其舍众会则为离欲，所谓离欲为法界迹。”
善住意天子启文殊师利：“难及难及至未曾有！”
文殊又曰：“天子，当习无反复事，勿得孝顺。”
又问：“何谓为不孝顺？”
文殊答曰：“如是，善住意，吾无反复亦不无反复。”
善住意又问：“此言何谓？”
文殊答曰：“其有所作，若毁伤者，各各兴造若干种事，各归异趣受身不同各得报应，愚戆孝顺各有所作寻受报应，著无量色愚人所作，为身来患或致伤毁，所受诸见各异殊别，或著不著取舍进退，是名反复。为无反复，如佛世尊所演平等，谓一切法各无所作，悉无所作亦无招来，等于平等无所超度，亦无他受不造他作，是则名曰为无反复。”
善住又问：“今文殊师利，住于何所乃能说此？立何法忍？”
文殊答曰：“不住法忍。”
又问文殊：“于何所住所宣乃尔？”
文殊答曰：“住幻士处，身亦在彼。”
又问：“幻士所住如何？”
答曰：“如无本住，幻士住彼。如向者问住于何所，而有所宣在忍法耶？所言法忍，但假号耳！何有住处？诸法亦然，悉无所作亦无想念，彼无有住及与处所。如是住者，乃为众生颂宣道教。如来所住，亦复如是而说经义。所以者何？住如无本乃有所宣，一切众生亦复在彼，住于无本而有所说。如来无本，无本无异，一切众生而不动转，无本亦如亦不动转。犹若如来所应无本，众生无本其亦若兹，皆一无本而无有二，而无若干故曰无本也。”

善住意天子又问文殊师利：“所言沙门为何谓乎？”

文殊答曰：“非沙门、非梵志，乃为沙门。所以者何？不著欲界，不倚色界，不处无色，吾乃谓此为沙门耳！若眼耳鼻口身意不穿漏者，乃为沙门。其无志性不与情合，无有因缘亦无不缘，乃为沙门。又复天子，其不著法不著非法，其行寂然无是非心忽然无迹，是谓沙门。何者然耶？其因缘法报应之宜悉从是生，是诸法者亦复虚伪；其不著者无缚无脱，是谓沙门。其无有往亦不还反，无进无退，无疮无瘢，无伤无完，是则名曰净修梵行。是故我言：非沙门、非梵志，乃为沙门。”

善住意赞曰：“至未曾有志意坚强，所颁宣者无名游迹亦无章句，其意悉达而不忽忘。”

文殊答曰：“吾意不强。所以者何？身自放意意弱不强。”

天子又问：“斯言何谓？”

答曰：“吾以恣意，在声闻地、住缘觉界，是故放意。又复恣意，处诸尘劳，不恶爱欲众冥之患，是故放意。”

善住意赞曰：“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悉由宿世供养诸佛众行备悉，宣如来命所说如是。”

答曰：“吾不供养过去诸佛。何者然乎？吾未曾得宿世所历，亦无当来，不从诸佛建立法行，无作不作，是故所作而无有作，不备众行。”

善住意又问：“文殊师利，吾本曾闻如幻三昧，愿显定意示所正受。”

文殊又问：“欲得睹见如幻三昧之境界乎？”

答曰：“愿乐欲见。”

文殊师利寻时如言幻意三昧而正受矣，应时十方各江沙等诸佛刹土悉自然现。善住意天子自睹东方江河沙等诸佛刹土，其所现者悉是文殊：或以现形若比丘像讲说经典，或复有现比丘尼像、优婆塞、优婆夷像，如释、如梵、如四天王、如转轮王色像而现，其体或如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色像而现其身，或复显示禽兽飞鸟若干种色，各各现形无量像貌好丑殊别，而为说法。十方一一诸江沙等所现佛土，其亦俱然，等无有异为说经典。善住意见此，忻然大悦不能自胜。

文殊师利从三昧起，善住意恭恪归命，白文殊曰：“向者睹见诸佛国土不可称限，形像无量各各殊别而说经典。”

文殊问曰：“于天子意所解云何？东方所现为审实乎？八方上下有所见者为实虚耶？十方所见何方审谛？”

善住意答曰：“悉虚不实。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所生，由如幻化如幻士相。一切诸法退无常存，自在所作示现变化，推极本末不生不起亦无所灭。”

文殊师利寻则赞曰：“善哉！善哉！讲法当然诚如所言。”

说是语时，彼众会中五百菩萨，以得四禅，逮五神通识其宿命，往古世时所作善恶寻自已睹，皆复识命曾更所作，逆害父母、杀罗汉、乱圣众、坏佛寺，斯等罪业本所犯恶余殃未尽，念伤害心倍怀忧结志在疑网。由是之故，不能逮了此深法要，计有吾我所据微翳，卒不肯舍不逮法忍。

于时，世尊欲得开化五百菩萨，则以威神现示文殊。文殊师利即从坐起，偏出右肩，右手捉剑走到佛所。佛告文殊："且止！且止！勿得造逆，当以善害。所以者何？皆从心发因心生害，心已起顷便成为杀。"

时，无央数诸菩萨众各心念言："斯一切法悉如幻耳！彼无吾我及人寿命，其意所念察其本末，无有父母无佛法众，亦无作者亦无受者，无行不行亦无果报，意自贪身而堕颠倒。愚戆凡夫悉不能解，心反处颠倒计我父母。所以者何？文殊师利聪明圣达，诸佛世尊所叹，功勋不可思议，道德超殊不可逮及，巍巍煌煌无以为喻，深入法忍了其本际，供养无数江河沙等诸佛大圣而宣道教，于过去佛所作已办，晓了诸法慧无俦匹，其所说法靡不应时，见诸如来常怀恭恪稽首自归，今执利剑走向如来，佛告之曰：'且止！且止！文殊师利勿造逆害，当以善害。'若分别此察其本际，不可分别何所佛名及法圣众、父母、罗汉及庙寺名，其受虚无则无归趣，亦无报应。设一切法虚无不实，所受诸法亦复虚妄，幻譬如空，亦如芭蕉、梦、影、野马，离欲虚妄而无坚固，以是之故彼无有罪亦无害者，谁有杀者？何谓受殃？如是观察惟念本末，则能了知一切诸法，本悉清净皆无所生。"

五百菩萨闻是亘然，寻时逮得无所从生法忍。有千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菩萨欣然大悦善心生焉，心戢静思踊在虚空，去地四丈九尺，以偈赞佛：

"诸法悉如幻， 从想而横起，
成形无所有， 诸法悉为空。
反自发妄想， 有我而危身，
已识其宿命， 所作罪甚重。
往者怀大逆， 自图其父母，
害罗汉比丘， 犯殃衅甚剧。
由此重罪故， 更苦不可计，
今堕于疑网， 得听空法谊。
圣尊裂结网， 弃捐忧结创，
觉了于法界， 寂无有尘劳。
诸佛权方便， 随流接度人，
趣欲济众生， 决除所沉吟。
无佛无经法， 亦不得圣众，
彼亦无父母， 悉空而自然。

则无吾我人， 无寿亦无命，
无常不断灭， 诸法如虚空。
无罪无报应， 无作无不作，
莫贪身见我， 更历受苦恼。
彼无有生者， 亦无有死者，
所生如幻化， 是为诸法相。
文殊大智慧， 诸法度无极，
手自执利剑， 驰走向如来。
佛亦如利剑， 二事同一相，
无生无所有， 亦无有害者。
两足尊见之， 众生所作罪，
令知殃福业， 亦悉是空耳！
其能达空者， 三世无寿命，
因缘而合成， 解乃无从生。
无罪无报应， 亦复无苦乐，
吾我亦常空， 倚想求安隐。
众生处颠倒， 亦能如本际，
非常苦悉空， 非身无所有。
其能晓如斯， 则免三恶趣，
诸佛无作业， 觉者无所造。
计罪佛亦如， 是故名曰佛，
如佛所解达， 明审了若此。
识别虚无生， 由是畅圣慧，
住于虚空义， 演说无所住。
其身如虚空， 二事俱自然，
若欲求佛慧， 彼法无挂碍。
以知此本际， 成佛无上道，
于世致大圣， 度众生苦恼。
尽除因缘报， 奉修佛大道，
当成为法王， 明眼乃灭度。”

五百菩萨宣是执剑经典之时，十方江河沙等佛土六反震动，其大光明普照世间。其于十方诸佛大圣边，诸侍者各自问佛：“此何威德，地大震动，光靡不照？”

于时诸佛各告侍者：“族姓子知，有界名忍，佛号能仁，颂宣经道。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成不退转，手执利剑驰走向佛，欲得开化不达菩萨。因是之故，时佛大圣手执慧刀断生死原，如应说法，劝无央数众生之类，使眼清净心得解脱，逮成法忍学住大道。”

于是大世尊，以方便随建立神化，于彼众会有新学人，德本鲜薄多怀妄想，不见执剑，不闻说法，佛之圣旨故令其然。

时，舍利弗问文殊师利：“仁于向者所作凶逆，以何为信，乃能执剑驰走向佛？”

文殊师利答舍利弗：“如卿所言，汝所作逆不可称载，用不能达此报偿故。唯舍利弗，解此义者，知如幻师所造逆事，其幻化者宁有逆乎？报偿亦如。所以者何？其幻师化无有想念，诸法亦然。唯舍利弗，吾欲相问，以诚相反有此剑者乎？”

答曰：“不也。”

“为有罪耶？”

答曰：“不也。”

“唯舍利弗，罪业虚无，报亦虚无，罪业报应悉虚无者，云何复欲知其处所？”

舍利弗言：“如文殊师利今者所说，无罪无报，一切诸法悉无罪报，此言何谓？”

文殊师利言：“于意云何？唯舍利弗，吾所执剑，何所锻师推成之乎？谁捉持来以相授耶？”

舍利弗言：“无作此剑，无执来者以相授也，文殊师利所化现耳！”

文殊又问：“仁能见得化人处乎？刀剑所在如来所言，一切诸法悉如幻化，其相无相不可得处也。唯舍利弗，当解斯义，如来至真亦如利剑，文殊及舍利弗亦如无本，众生亦如，诸法亦如，无本所住，亦复若兹。唯舍利弗，如一切法悉无根本，吾所兴罪报应执剑其亦如也，所积殃衅亦无本也，报应亦如也。向舍利弗复更问言：卿何以故手执刀剑欲与佛诤？譬如修行在于闲居，勤向世尊心念不离乃得解脱。”

舍利弗又问：“静思修行云何？世尊名曰何等？”

文殊答曰：“贪欲妄想则是精思修行。世尊嗔恚、愚戆欲，除此三永令无余，寂然憺怕尔乃亘然。不能蠲除一切尘劳，不为世尊；灭淫怒痴爱欲之难，乃为世尊。贪欲意生，执此欲意一心念佛，欲即消灭，恚痴亦然而得解脱。是故，舍利弗，如执利剑驰向世尊，如幻无害。怀三毒者驰心念佛，尘劳悉除，亦如修行闲居专精，一心念佛乃得解脱。”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快说此言，诚如所云。”

尔时，十方诸会菩萨启请世尊：“唯然大圣，劝文殊师利愿垂屈意，顾眄我等诸佛刹土，于诸刹土颁宣经道，皆令众生解是意义。”

文殊师利报诸菩萨：“仁等各自察其佛土。”诸族姓子寻时受教，各观本土十方处所，各各皆见文殊师利，在于十方诸佛边住讲说经道。

善住意天子咨问：“启受宣此如幻所行意义经典之要，诸菩萨等聚会亦然不可称计，诸天子会多少无异。彼诸佛国皆若干种，清净庄严巍巍无量，亦如忍土等无差特，遥见如斯莫不忻然，各各举声而称

扬言以为忻庆：文殊师利道德殊绝，威神光明智无俦匹，威德殊邈过于日月，住此忍土而不移转，普现十方诸佛国土。”

文殊师利于时引喻：“如族姓子，幻士善学幻术，绝世而无俦匹，不起于坐，所在幻化现若干形。菩萨如是，真学晓了般若波罗蜜，分别法幻悉通其旨，在于此土初不移转，十方佛土诸欲见者，辄现其身于其佛界。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如幻故，由是之故所现无难。由如月殿游行虚空，不下人间不念往来，其光所照靡所不遍，虽有所照亦无想念。菩萨如是，在于本际未曾移转，普现十方诸佛之土，为现佛身、声闻、缘觉，为现转轮、释、梵、四王，或为豪贵、贫贱困厄身，或入三恶勤苦恼事，或为儒林、帝王、大臣，或在外道谤佛云云，或入深山学为仙人，所现无限，一切依因悉令得至无上正真，所现虽尔亦无想念。”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假使有人，值遇此法而得闻者，如佛兴世等无有异。若有菩萨，坐于树下当成佛道，其闻是经福等无殊，亦等道迹往来不还无著。所以者何？是为去来现在诸佛要道。”

文殊白佛：“诚如圣教，安住所化无不受教，如空无想无愿平均，法等亦然。又如无本本际平等，亦如离欲定意平等，是法平等亦复若斯。”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大圣垂恩建立此法，使于后世残末五浊悖乱之俗。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学菩萨意求大乘者，耳闻此法令诸众生求灭度者，悉当蒙是道德法明各使得所。”

佛默然可，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箜篌乐器不鼓自鸣，诸华果树及诸枯树皆生华实，其大光明普照世间，皆蔽日月令无光曜。亿百千天住于虚空，欢喜踊跃而雨众华，烧诸名香，复雨杂香捣香。其香芬馥翳于十方，鼓天妓乐其声清和，悉共叉手异口同音，举声歌颂：“妙哉！妙哉！此法难遇。文殊所讲，我等侥幸得闻大化，今日再值转法轮矣！阎浮利人为蒙大庆得闻是经，斯等德本终不唐举，速近受决当成佛道多所开化。”

于是世尊赞诸菩萨及诸天子：“善哉！善哉！如卿等言，其闻是法，佛明此等当成佛道以入灭度，闻之不恐亦不怀懅，笃信爱乐，不在生死亦不灭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所建于斯经典，今现感动为先瑞应，然于后世普流十方。”

佛言：“如是，文殊师利，今所瑞应皆是建立。此法威恩如来弘慈，圣旨令然一切蒙济。”

佛语文殊：“当复重显斯深经典，佛言至诚终不虚妄。此三脱门多所救济，当令此法后世普流。”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我亦堪任建立此法演真章句，无我无人无寿无命无意无可，不堕断灭不堕计常，无有尘劳亦无诤讼，则为光显于此经典。如我至诚所言不虚，然后将来五浊之世令普流布，吾今要

誓不具成佛。无法圣众，无罪报应，无去无来以此至言，令是要法于将来世皆遍流布。有了是经，而不受欲亦不离欲，无有恚痴而有慈心，无有智慧，无名无色，无缘无见，不兴生死，无身不生身，无心不生念，不惟法不意止，无五阴、无四大、无诸入，眼色、耳声、鼻香、口味、身更心法亦复如是，不处欲界、色无色界，心等如地而无憎爱，诸法不损亦无增长，则宣此经。如斯经典后世普流，不在至诚，不睹审实，不赞说道，不至道果，亦无道迹，不往来，无不还，不无著，不缘觉，无诸果证，不如来，无佛法，不无畏，无慧不慧，不圣不空不寿，不想不无想，不愿不无愿，不得果证，无见不见，不至道，无明无冥亦无解脱，不度不无度，不彼际、不此岸、不中流，无名无不名，如是真言，当令此经后益流布。又计是经，不应不脱，不精进无所懈，不勤力，不殆废，以此至诚法当普流。往本所生，无去无来，过去无人，不度众生亦无灭度，人不可得，法无有超亦无所灭，无有作者亦无坏者，无将无反，不往不还，无举无下，无当来佛，如是像法无所照曜，无现在佛亦不畅法，以是之故法当普流。是经所说不戒不犯，不定不乱，不慧不愚，不解不缚，不慧见不无慧，此正真言令经普流。不施不悭，不戒不毁，不忍不诤，不进不殆，不禅不乱，不智慧不愚闇，菩萨大士，此真谛言令法普流。无凡夫、无学者，无罗汉、无缘觉、无佛道，不因缘不无缘，当令此法普流世间。不坐佛树，不转法轮，不叹佛，佛不现在，不众生，不灭度，不如来。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永至灭度，当令此经普流世间。”

文殊师利宣是建立经典要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其大光明普照十方，虚空中唱无极音：“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实如要誓。假使江河沙等诸魔官属，欲求方便毁坏此经、欲令毁散，终不能乱此微妙法令不流通。所以建立是要法者，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此经典受持讽诵，闻之信乐，一切皆脱诸魔事业，入佛道慧。”

于是弥勒菩萨前白佛言：“今日何缘地大震动，光明遍照，空中畅音？”

佛告弥勒：“何用问为？所以者何？志小下士不识大义堕于憍慢，斯等长夜不得安隐。”

弥勒白佛：“唯圣说之，多所愍哀，多所安隐，必当慈念诸天人民共信乐之。”

佛告弥勒：“斯经典者，四十七亿百千那术诸佛，于此地上建立说之，皆亦文殊之所发问，善住意天子与共咨启。弥勒来世，当成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时复说此经，其余贤劫诸兴如来亦俱同然。”

弥勒复问佛言：“文殊师利、善住意天子，从来久如闻此经典？”

佛告弥勒：“文殊师利、善住意天子，闻是法来七百万阿僧祇劫，从普华超师子步德王光首如来至真等正觉所闻。其于空中唱大音声，净居诸天闻讲此法，各各劝助咨嗟而行，是故地动。”

弥勒菩萨复白佛言：“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是经者，持讽诵读为

他人说，得何功报？”

佛告弥勒：“于意云何？过去、当来、今现在佛，戒、定、慧、解度知见品，广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使成无上正真道慧，已成、当成、现在成者，合此德本功祚福勋，宁多不？”

弥勒曰：“多矣！世尊，不可思议，一如来德其福难计，况一切佛！假使德本有形像者，十方佛土不能悉受。”

佛告弥勒：“我故嘱累，殷勤相喻。其族姓子及族姓女，闻是经典受持讽诵，为他人说，福多于彼，何况奉行！所以者何？过去、当来、今现在佛之所咨讲，悉由是生。”

佛说是经时，江河沙等众生之类发菩萨心，复倍是数逮不退转成得法忍，法眼净者各复倍倍。如是十方悉来会者一切菩萨，忻然大悦善心生焉，稽首佛足歌叹此法，侥倖得闻无以为喻，忽然不现各归本土。

贤者阿难前白佛言：“此经名何？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是经名曰《于一切法无起不灭三昧要品》，又名《降毁魔场》，当怀持之。又名《普遍十方定意要慧文殊师利之所讲说》，又名《如幻所说》，当奉持之。是经典者能调化人，阿难当受持讽诵读为他人说。”

佛说如是，比丘菩萨、文殊师利、善住意天子、弥勒菩萨、贤者阿难，诸天龙神、阿须伦、世间人，闻经莫不欢喜。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三卷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卷上

归命一切诸佛菩萨！归命世尊大智慧海毗卢遮那释迦牟尼佛法光明！归命圣者文殊师利大菩萨海！归命圣者善住意天子遍行大乘者！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六万二千人俱，皆是智者之所识知，一切悉是大阿罗汉。诸菩萨摩诃萨四万二千人，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师子幢菩萨、弥勒菩萨、观世自在菩萨、得大势菩萨、辩聚菩萨、持地菩萨、弥楼山菩萨、弥楼幢菩萨、不动摇菩萨、善思义菩萨、善思惟菩萨、踊猛意菩萨、慧心菩萨、善心菩萨、摩尼聚菩萨、山相击王菩萨、宝手菩萨、宝意菩萨、宝印手菩萨、常舒手菩萨、常缩手菩萨、常精进菩萨、度众生菩萨、增上精进菩萨、如说能行菩萨、精进愿菩萨、手灯菩萨、等心菩萨、舍罪菩萨、除诸悲闇菩萨、力不坏菩萨、日藏菩萨、金刚游步菩萨、无边游步菩萨、无量游步菩萨、不动足游步菩萨、虚空库菩萨、上意菩萨、胜意菩萨、增上意菩萨、吉行菩萨、持地住菩萨、月光菩萨、月幢菩萨、光幢菩萨、光德菩萨、游步到明菩萨、师子游步雷音菩萨、无碍辩菩萨、相应辩菩萨、捷疾辩菩萨、最胜菩萨、蔽日月光菩萨、无攀缘菩萨、无比菩萨、根常喜笑菩萨、障一切罪菩萨、舍女饰菩萨、摩尼那菩萨、光明菩萨、净满菩萨、得大菩萨、集光王菩萨、深吼菩萨，如是等上首菩萨摩诃萨四万二千人俱。

尔时，复有四大神王、天帝释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如是等上首，六万天子俱。复有七万三千天子，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摩醯首罗天子而为上首，皆乐修行菩萨之道。复有二万阿修罗王，罗睺阿修罗王、弥楼阿修罗王而为上首，皆乐修行菩萨之道。复有六万龙王，名不苦恼龙王、名月龙王、名得叉迦龙王而为上首，皆乐修行菩萨之道。如是复有无量百千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诸大众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来集。尔时，世尊无量百千眷属围绕，恭敬尊重而为说法。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于自寺住独坐思惟，心静三昧正念观察，正观察已起彼三昧，起三昧已复入三昧，以三昧力六种震动十方无量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起彼三昧如法思惟，生如是心："佛出世难，人身难得，如优昙华出时甚难！如是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出世甚难！人身难得，若无说法则不可得尽生死苦。诸佛正法甚深难知，若无佛者云何闻法？若不闻法则不能令众生苦尽。若我往至如来所已如法难问，如法难已，毕竟得发众生善根，毕竟能令菩萨乘人不可思议佛法满足。此

处娑婆世界众生，极重贪欲、极重嗔恚、极重愚痴，远离善法习近恶法，愚痴闇钝无殷重心，若其无佛、无法、无僧，云何而得令彼众生开慧眼净？”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是思惟：“我召十方无量百千诸菩萨众，令集此处闻如来法，以身证知甚深法忍。”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念已即入普光离垢庄严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即时，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大光明现。其光明净，十方世界坑涧堆阜、树林诸山，斫迦婆罗目真邻陀雪山、弥楼摩诃弥楼一切所有幽闇之处，悉皆大明不相障碍。

尔时，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佛世尊，皆悉现在现命现住。彼佛侍者既睹光明，各问其佛，白言：“世尊，何因何缘，于此世界大光明现，昔未见闻？如是光明甚可爱乐！世尊，如是光明我等遇之，心得清净身力增益，贪欲恚痴不染众生。是谁威力？何人宝藏？如是净光是谁所放？”如是问已，彼佛世尊默然不答。如是十方诸佛世界，天声、龙声、夜叉声、阿修罗声、迦楼罗声、乾闼婆声、人声、非人声、畜生声，如是众声一切止息；风声、水声、大海潮声、歌咏等声，如是诸声，以佛力故一切止息，皆悉寂然，一切寂静第一寂静。彼佛侍者，各各如是第二、第三请其佛言：“如是世尊，何因何缘有此光明？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如来若说则能利益一切众生，饶益安乐一切众生，令多众生一切皆得义相应乐，利安人天。是谁威力放此光明，遍照一切诸佛世界？”

尔时，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佛世尊，一切同声皆共一音，一切诸佛同一口业，皆同一法为侍者说，彼佛侍者一一皆知如来所说。彼佛世尊，所出音声遍满一切诸佛世界。彼诸天人一时俱作百千伎乐，彼乐音中说言无常苦无我等，如是如是和合出声，所谓空声、无相声、无愿声、无染声、解脱声、法性声、真如声、实际声、布施声、持戒声、忍辱声、精进声、禅定声、般若声、柔和声、利益声、慈声、悲声、喜声、舍声，出如是等百千法声。此声出已，有不可数亿那由他百千众生，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堕声闻、缘觉之地，不堕帝释、大梵天王、转轮王地。

尔时，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佛世尊，告侍者言：“止！善男子，汝不须问，非汝境界，非诸声闻、缘觉境界。声闻、缘觉若闻我说，心意迷乱。我若说者，一切天人皆悉迷没。善男子，以要言之，彼法光明所有功德，能令众生乃至无量不可思议善根成就，能令一切菩萨乘人乃至无量不可思议布施助道、戒忍精进禅慧助道皆悉满足。善男子，汝今当知，若以一劫若余残劫，说此光明所有功德不可穷尽。诸佛菩萨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放此光明，令诸众生渴仰欲闻。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我为汝说。”

彼侍者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

彼佛世尊各告侍者，作如是言：“善男子，有佛世界名曰娑婆，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于今现在现命现住，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五浊世。彼处众生贪欲、嗔恚、愚痴所缚无恭敬心，诸根闇钝无惭无愧，为彼众生于彼世界如法苦行，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已，而为说法。善男子，彼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如来佛土，有童子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有大势力、大智慧力、大精进力，能与一切菩萨欢喜。菩萨化主，菩萨导首，安慰众生。菩萨之父，菩萨之母，解了一切诸法句义，黠慧明了得无障碍慧波罗蜜，得无障碍愿力自在得陀罗尼，不可思议功德具足，于彼释迦牟尼如来所说法中善能问难，能令众生善根成就，能令一切菩萨乘人不可思议佛法满足。善男子，彼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为集十方不可计数诸菩萨故放此光明，随何等人闻法因缘放此光明。”

彼佛侍者各问其佛白言：“世尊，彼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住何三昧，而能如是放斯光明？”

彼佛答言：“善男子，有三昧门名曰普光离垢庄严，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住是三昧，而能放此如是光明。”

彼侍者言：“不尔，世尊，如是光明，岂非彼佛世尊所放？能如是清，能如是净，能作如是身心喜乐。”

佛言：“不尔，善男子，菩萨常法共说菩萨教诫法门。”

尔时，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彼不可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一一世界诸菩萨等既睹光明，各到佛所，头面礼足，白言：“世尊，如是无量功德光明，从何处来？谁之所放？”

彼佛告言：“善男子，有佛世界名曰娑婆，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于今现在现命现住，为诸菩萨说清净法。彼有童子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放此光明，为集十方诸菩萨故。”

如是说已，彼诸菩萨摩诃萨等，各请其佛，白言：“世尊，我今欲诣娑婆世界，奉见世尊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供养彼佛礼拜亲近咨请问答，并见童子文殊师利及余菩萨摩诃萨等。”

佛言：“便往，今正见时。”

时，彼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亿那由他，有频婆罗百千菩萨摩诃萨等，各礼佛足，于其国土忽然不现。譬如壮士屈申臂顷、一刹那顷、一罗婆顷、摩睺多顷，各各到此娑婆世界。既到此已，皆至世尊释迦牟尼如来住处，有雨细末鬘利香者、雨涂香者，有雨华者，雨天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芬陀利华、阿提目多伽华，雨瞻卜华、波吒罗华、檀尼师迦梨迦华、须摩那华、婆利师华、曼陀罗华、波流沙华、摩诃波流沙华、梅陀罗华、摩诃梅陀罗华，雨如是等无量妙华，雨如是等无量妙香。雨华香已，往至世尊释

迦牟尼如来佛所，或有菩萨，同声赞叹如来功德，赞叹之声闻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赞叹至如来所，如是种种各各异法而来集会，皆到世尊释迦牟尼如来佛所。到佛所已，彼诸菩萨摩诃萨等威德力故，令此世界若干地狱、若干畜生、若干饿鬼，所受苦恼皆得休息，无一众生贪欲所恼，亦复不为恚痴所恼，无有嫉妒，无幻伪者，无谄曲者，无憍慢者，亦不自是，亦不忿恚，亦不热恼，一切众生慈心相向，甚有爱念皆悉和顺。

时，彼菩萨亿那由他百千之众，皆到世尊释迦牟尼如来佛所，头面礼足，右绕如来有一匝者、有二匝者、有三匝者、有多匝者，绕如来已上虚空中，去地不远一多罗树，忽然不现。一切皆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入三昧已，随心所乐出生莲华，有种种色华，有无量百千众叶，于华台上结跏趺坐，身不动摇。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见此希有未曾有法神通之事，复见雨华，复见雨香，复闻乐声百千种音，见大光明，复见雨华遍四天下，满此世界积过于膝，见佛大会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身皆金色。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从座而起，整服左肩，右膝著地，摄身圆坐，向佛合掌，偈赞请曰：

“欢喜常快乐， 善净口业说，
具十力雄猛， 功德有百重，
人处天处行， 悉无与等者，
叵思无称量， 恶意永已尽。
百那由他劫， 久修施戒等，
尊戒绝譬类， 无教诫善逝，
力忍力善力， 复有十力力，
无心作功德， 愿断我疑网。
见苦恼众生， 百劫修苦行，
而心不疲惓， 已令得欢喜，
舍国城妻子， 头目等种种，
一切心喜与， 愿断我疑网。
世尊久已舍， 象马及辇舆，
头衣等种种， 舍百那由他，
饮食舍等物， 舍与牟尼那，
施时常欢喜， 是故成善逝。
割截身体时， 忍受无嗔恨，
随问皆能答， 巧说忍善力，
修行于空法， 善思量净施，
功德毕竟持， 故我问清净。

贪嗔痴磨灭，见众生苦恼，
贪嗔痴所覆，我想而自缠，
悲心愍此故，百劫行到道，
示导诸有者，是故我归依。
以智慧增长，彼得行善行，
常为诸众生，说空法令乐，
无屈行善因，成善逝世尊，
世尊禅清净，愿断我疑网。
修行施戒忍，精进悉已备，
禅慧皆具足，常乐修慈心，
无等等功德，如海不思议，
如海水之深，是故我归依。
世尊于往昔，一鸟来归依，
自割净身肉，脔脔秤称之，
举身上秤槃，乃与鸟平等，
世尊大慈光，愿断我疑网。
太山可动转，虚空可令有，
诸天功德舍，亦可堕此地，
海水可枯竭，修罗宫可堕，
日月可坠落，世尊语叵异。”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以偈赞叹请如来已，白言：“世尊，以何因缘，有大光明遍照世界？如是妙色昔所未有，今见此瑞。”

佛告尊者大迦葉言：“止！止！迦葉，汝今云何作如是说？莫如是问。如此之事，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测量，一切天人所迷没处，唯是诸佛如来所知。”

尊者大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来若说，多所利益，多人安乐。”

尔时，世尊即告尊者大迦葉言：“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我为汝说。”

大迦葉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迦葉，文殊师利童子，今入普光离垢庄严三昧，以三昧力放此光明，遍照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普召十方不可计数阿僧祇耶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亿那由他有频婆罗百千菩萨，皆悉集此娑婆世界。彼诸菩萨今者皆悉顶礼我足，右绕三匝上虚空中，去地不远一多罗树，坐莲华座。”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彼诸菩萨威神之力，乃能如是雨华、雨香、雨末香等，百千音乐皆出妙声。”

佛言：“如是，如是，迦葉，此诸菩萨威力如是，雨华、雨香、雨末香等，百千音乐皆出妙声。”

大迦葉言：“不尔，世尊，何处有此菩萨可见？”

佛言："迦葉，彼乃非是声闻、缘觉之所能见。何以故？迦葉，何处大悲菩萨境界？何处大慈？何处利益？何处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境界，非彼声闻、缘觉信行。迦葉当知，此诸菩萨一切皆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声闻、缘觉所不能见，唯如来见。如是，迦葉，已住此地菩萨能见，住地菩萨尚不能见此善男子，唯依信行，何况声闻、缘觉能见？若能见者，无有是处。"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菩萨修行成就几法，行何善根，成何功德，而能得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

佛言："迦葉，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十种法故，则能得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何等为十？一者、信行坚固；二者、为满大悲，心常不舍一切众生；三者、舍一切物；四者、受持佛法而不取著；五者、不受声闻、缘觉智慧；六者、一切所有皆悉能舍，乃至身命，何况余物！七者、行不可数有为诸行，而心不取彼有为行；八者、不可数量施、戒、忍、进、禅、慧满足波罗蜜行而不分别；九者、起如是心，一切众生我悉安置于佛法中令趣菩提；十者、不取众生，不取菩提。迦葉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如是十法，则便得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快说此语！世尊，乃能作如是说！世尊，声闻、缘觉不曾一心发如是意：'一切众生我皆令其得阿罗汉。'尚不起心置诸众生罗汉法中，何况佛法？"

佛言："如是，如是，迦葉，声闻、缘觉皆不能入隐一切身菩萨三昧，此三昧名尚不能知，何况能得？云何能入？若能入者，无有是处。"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见彼诸菩萨。何以故？如法正士难可见故。"

佛言："迦葉，汝觅文殊师利童子则便得见，彼诸菩萨彼起三昧汝乃见之。复次，迦葉，汝已获得一切三昧，摄入三昧，觅彼菩萨摩诃萨等为在何法专心修行？"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世尊既听，以佛神力、自神力故，即入二万诸三昧门。入已复起，欲望得见彼诸菩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而不能知。非彼菩萨若来若去是故不知，或非住处，或何所依，或何所作，或何所说，一切不见，一切不知。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甚奇善逝！世尊，我入二万诸三昧门，欲望得见彼诸菩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而不能见。菩萨如是尚不可见，何况如来？菩萨未得一切智处，已得如是三昧法门；菩萨摩诃萨未得一切智，犹尚如是，何况已得！世尊，其谁智慧，若善男子、若善女人，若闻若见如此之事，而不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何人闻见而不发心？如是，世尊，隐一切身菩萨三昧威神之力尚不可测，何况复有其余三昧？"

佛言："如是，如是，迦葉，一切声闻、缘觉之人，尚非境界，

况余众生？”

尔时，长老舍利弗，作如是念：“佛说我于声闻弟子智慧人中最为第一，若我觅彼菩萨摩诃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应能见知。”尔时，长老舍利弗作是念已，以佛神力、自神力故，即入三万诸三昧门；入已复起，欲望得见彼诸菩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而不能见彼诸菩萨乃至少相。

尔时，长老须菩提，作如是念：“我应能见彼诸菩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尔时，长老须菩提作是念已，以佛神力、自神力故，即入四万诸三昧门；入已复起，欲望得见彼诸菩萨在于何法专心修行而不能见。非彼菩萨若来若去是故不知，或非住处，或在住处，或经行处，非是卧处，非是坐处，一切不见，一切不知。

尔时，长老须菩提，礼二足尊，而作是言：“世尊，如来说我阿兰若行最为第一。如是寂静三昧法门，我已得之。如是，世尊，此四天下四洲世界，我见明了如一鼓头；第二世界，我见明了如二鼓头。世尊，譬如有人生便捉杖如须弥山，我入三昧彼执杖人即住我前，一劫打鼓不曾暂住，更不异作随彼打鼓。如是我得尔许三昧，唯我究竟阿兰若行，若经一劫，彼鼓音声不著耳识，何况能起如是三昧？若彼鼓声能起三昧，无有是处。世尊，彼如是法具足寂静，我如是法智慧具足，四万三昧入已复起，欲望得见彼诸菩萨乃至一人而不能见，亦复不能知其住处。如是，世尊，菩萨摩诃萨知如是法，宁为一一众生利益，恒河沙劫生大地狱住地狱中！如是，世尊，彼诸菩萨而不舍离彼如是法，不可思议甚深智慧。如是，世尊，若我漏心未解脱者，于未来际常在生死，更不舍离如是大乘。”

尔时，世尊赞叹尊者须菩提言：“善哉！善哉！汝须菩提，以心信故作如是说。汝此受阴若不涅槃必得授记，汝之善根作恒河沙转轮王已，然后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又须菩提，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如是，须菩提，彼诸众生皆得智慧，如须菩提、如舍利弗，诸大声闻之所知见皆共和合，乃至一劫若百千劫，觅彼菩萨望得见者，无力能见。何以故？非须菩提声闻、缘觉所知境界。彼诸菩萨摩诃萨行，一切声闻、缘觉不行。”

说此法时，会中八万四千天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作是思惟：“在他处住，无量菩萨亿那由他百千之众，我今普召令集此处。”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既思惟已，即时如法现神通行；现神通已，化作八万四千莲华，亿那由他百千眷属大如车轮，金叶银茎、胜藏罗网、毗琉璃须。彼莲华中有化菩萨，于华台上结跏趺坐，金色之身，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具足功德，具足妙色，具足众好，具足光明。

时，彼莲华至四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如是化乐、他化自在，此化莲华如是遍到一切处去若干处处，召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须弥四天王天，乃至遍召色究竟天。彼化莲华遍至一切欲界天子、色界天子若干宫殿，出声普召一切皆闻。彼菩萨身遍至三千大千世界，说偈召曰：

“慧日大世尊， 时乃出世间，
佛如优昙华， 如是甚难值。
雄猛释师子， 出现此世间，
依正法正说， 尽一切苦恼。
虽久食天味， 恣心五欲乐，
复随恶行去， 而于何处受？
若干欲受食， 而复更增长，
有为行众生， 三界悉无乐。
已得第一难， 所谓佛出难，
愚痴著我慢， 不知非尽苦。
汝等宜速去， 见佛闻胜法，
莫于佛灭后， 心悔何所及！
错入魔王网， 大怖畏之处，
长夜痴著乐， 何时得解脱？
唯有闻正法， 能生众生福，
速到三十二， 大人相佛所。
佛能救众生， 余不可归依，
佛是世间主， 大慈不思议。
修行不可数， 不可思议劫，
集无上智慧， 成佛释师子。
开示第一法， 深寂难可见，
何处无众生， 非命非丈夫。
一切时常舍， 永断无有余，
除舍一切相， 为众生说法。
何处开实际？ 世间无心行，
以彼空无相， 亦无愿不作。
无染无相貌， 不生亦不出，
不来亦不去， 演说法明了。
不生亦不尽， 无少物可忆，
无相貌可见， 无思忆念说。
无少众生生， 无少众生死，
无涅槃众生， 何处众生出？
说法如响声， 无响声可取，
人尊解字相， 如是而说法。

若何处不遍， 不得风水火，
地不是分别， 智慧眼所说。
色受想行识， 如是等皆空，
虽说五阴法， 无物可聚积。
眼耳鼻舌身， 如意自相空，
虽复说彼空， 而空不可得。
色声香味触， 皆是意所乐，
虚妄起此法， 无自根本空。
如是诸众生， 解佛所说法，
欲得脱苦处， 应到医师所。”

彼化菩萨，周遍三千大千世界说此偈时，九十六亿欲界诸天、色界天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十千天子是菩萨乘修行之人，一切皆得无生法忍。时，彼菩萨所召天子不可数量阿僧祇耶百千之众，一刹那顷、一罗婆顷、摩睺多顷可往世尊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往到佛所，头面礼足，右绕三匝，住在一面，以天华香、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芬陀利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末香、涂香，用散如来。大身诸天，上虚空中歌咏赞叹。彼时多有若干天人，皆悉来至此四天下，遍满世界无有空地，如掷扙处所有地处皆悉遍满。尔时，大身胜妙天子，此四天下世界之中，雨华遍满积过于膝。

尔时，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惭愧持天子，九十六亿诸天子俱，乐行一切菩萨之道，皆共往诣文殊师利童子住处。既往到已，在于文殊师利童子住处寺外，右绕七匝，雨天曼陀罗华如雨而下，所雨之华遍覆虚空，高十由旬，成大华网台，形如浮图，有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皆悉大明，雨天曼陀罗华于文殊师利童子寺所。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法思惟。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上虚空中华网遍覆，华网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皆悉大明。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从自寺出，随心所乐，有妙宝座即坐其上。

尔时，善住意天子头面敬礼文殊师利童子足下，余诸天子一切悉礼文殊师利童子足已。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是思惟：“何等人能与我相随，于世尊前问答论义，或说何等不思议句、难解句、无处所句、不戏论句、无戏论句、不可说句、甚深句、实句、无障碍句、不破坏句、空句、无相句、无愿句、真如说句、实际句、法界句、无相似句、不取句、不舍句、佛句、法句、僧句、得智慧满足句、三界平等句、一切法无所得句、一切法不生说句、师子句、健句、无句句？如是说已，当有何等堪受法器能听受者？”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是思惟：“善住意天子，已曾供养过去诸佛，辩才无碍，彼则堪能与我相随于世尊前问答论议。”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是念已，语善住意天子言：“善住意天子，汝得深忍无碍辩才，可世尊前与我相随问答论议。”

于是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如是我说，若彼于我，不听不读、不受不持、不思不念、不取不舍、不觉不知、不闻我说、不为他说。何以故？佛道无字无心，觉悟唯说名耳！如此名者不可修行。文殊师利，今此地处所说法语，此诸天子于仁者边作意欲听，仁为说不？"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有念言我听法者，我不为说；欲得不取，我不为说。何以故？有我可取，可得言听；如是取众生、取命、取丈夫，如是取者，可得言听。若使天子有我慢心取我我所，若如是者，彼说我听。如是取著而说法者，有三障碍。何者为三？一者、得我，二者、得众生，三者、得法。天子当知，若非我慢非我我所，如是听法有三圆净，心不分别，无所希望，无所忆念。彼何者法是三圆净？谓不得我心不分别，无所希望，无所忆念；不得法器心不分别，无所希望，无所忆念；无所得法心不分别，无所希望，无所忆念。天子当知，若如是听，彼平等听非不平等。"

时，善住意天子赞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云何名为不退转耶？惟愿说之。"

文殊师利言："止！止！天子，汝莫分别。若使菩萨有退转者，菩提正觉非得菩提。"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何处退转？"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贪欲退转，嗔恚退转，愚痴退转，有爱退转，无明退转，乃至十二有支退转，因退转，见道退转，名退转，色退转，欲界退转，色界退转，无色界退转，声闻行退转，缘觉行退转，分别退转，取著退转，体退转，取体退转，断退转，常退转，取退转，舍退转，我想退转，众生想退转，命想退转，丈夫想退转，意思退转，障碍退转，颠倒退转，自身退转，自身见退转，自身根本六十二见退转，五盖退转，五取阴退转，一切内外入退转，界退转，佛想退转，法想退转，僧想退转，我成佛、我说法、我度众生、我破魔王、我得智慧有彼想退转，不分别十力、不分别十八不共佛法、不分别根无畏、不分别想、不分别佛世界庄严、不分别声闻功德，一切分别退转。如是，天子，若菩萨此处退转，彼不退转。"

时，善住意天子问言："何处不退转？"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佛智慧不退转，空不退转，无相不退转，无愿不退转，真如不退转，法界不退转，实际不退转，平等不退转。"

天子言："若文殊师利作如是说，若菩萨此法分别、不分别、无分别、不分别退转，以是义故得言退转，曰彼有何法而言退转？曰有、无、非有非无，何法退转？何处退转？"

文殊师利言："若不实取，若不正取，若不如取，彼则不取不舍无相可作，以是义故得言退转。彼法退转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何以故？若有若无而退转者，彼则有过。何以故？若有法退转则堕常边，

若无法退转则堕断边。如来说法非断非常，不断不常是佛所说。天子，若彼真如前，不实想不如实知，则不断不常。如是，天子，菩萨退转。”

说此法时，十千天子，一切皆得无生法忍。

尔时，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今共仁者，到如来所见于如来，见如来已礼拜赞叹，供养恭敬如法问难。”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汝莫分别取如来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如来何处？”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即此前头有如来住。”

天子问言：“若有如来，我何不见？”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汝一切见则见彼如来。”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仁者云何作如是说，即此前头有如来住？”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今于汝前有何物耶？”

天子答言：“有虚空界。”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来者即是虚空界。何以故？以虚空界于一切法悉平等故。如是虚空即是如来，如是如来即是虚空，虚空、如来不二不异。如是，天子，欲见如来当如是观，如实际知，非有少物可分别取。”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卷中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随心化作三十二殿，四角四柱纵广正等，种种严饰甚可爱乐。于彼殿中有化床座，以天宝物而覆其上。一一床座有化菩萨，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以威神力，令此莲华遍行三千大千世界往如来所，围绕世尊及比丘僧满三匝已，住虚空中光明遍满，世尊众会四方围绕。尔时，莲华台中菩萨，并化殿上诸化菩萨，彼诸菩萨，同声以偈赞如来曰：

“于恒河沙等， 不思议佛所，
供养多亿佛， 炽然勤精进，
如是久修行， 第一菩萨行，
彼甚可喜庆， 一切人之上。
光明色胜妙， 三界最第一，
离相牟尼尊， 说法令人听，
何处无有人， 无命无丈夫，
世尊如是知， 一切人之主。
行布施持戒， 是第一律师，
忍辱勤精进， 如禅定思量，
具足深般若， 三界不著尊，

善知彼岸道， 是故我归依。
若忆念知有， 世间人之主，
法主之世尊， 天人来供养，
于甚深空法， 究竟无有余，
当知如是人， 世界之尊主。
过去诸如来， 有方处人主，
常说人空法， 无物本无相，
此处无众生， 若生若死灭，
不来亦不去， 一切法相空。
化人空中眠， 非是真实见，
是法善逝说， 如化亦如梦；
恒沙世界宝， 有施与何人，
此福感有为， 空忍胜于是。
劫际如恒沙， 供养人中尊，
奉香华饮食， 为得佛菩提；
若闻如是法， 无人命丈夫，
得彼忍光明， 供养如来上。
多劫行布施， 饮食象马等，
彼非解脱因， 以有人想故。
彼寂静人上， 令多众解脱，
空性本光明， 知解脱庄严。
佛出世难值， 闻法生信难，
生世为人难， 善哉入佛法！
已离于八难， 复得于难得，
得信善逝法， 善思惟得见。
常专心听法， 莫如声取义，
恒宿阿兰若， 必得人中雄。
近善友法器， 远离恶知识，
等心于众生， 莫欺于菩萨。
持戒乐多闻， 粪扫衣乞食，
近树下精进， 随得食而食。
有为皆无常， 一相如阳炎，
一际知真谛， 速得菩提觉。
五阴如幻化， 内外入空聚，
常说如是法， 彼处无造作。
贪嗔本空无， 痴慢分别起，
非已今当有， 如是知得佛。”

说此偈时，于众会中二万二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三百比丘尼，远尘离垢得法眼

净；七千优婆塞、优婆夷，二万七千天子，得离垢法眼；三百菩萨得无生法忍。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动、遍动、等遍动，震、遍震、等遍震。

尔时，长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谁威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此莲花中殿中菩萨善说如是甚深之法，放大光明遍照此会，如是无量多亿天子皆悉来集，如是无量多亿菩萨皆悉来集？"

佛言："舍利弗，此是文殊师利童子威神力故，得见如是妙色庄严。何以故？舍利弗，文殊师利童子与善住意天子，今日相随请问，如来破坏魔军三昧法门，如法问难不可思议甚深佛法。"

尊者舍利弗言："不尔，世尊，文殊师利童子未来此会，我不曾见。"

佛言："舍利弗，汝善谛观如是文殊师利童子，今在此处与一切魔、一切魔众、一切魔官作大衰变，极大庄严来至我所。"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入坏魔军三昧法门。文殊师利入坏魔军三昧门时，若干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魔宫毁变欲坏，陈朽闇冥无有威光；一切魔身皆悉衰变，极成老弊，各自知见拄杖而去；魔之眷属亦复如是，见已宫殿毁变欲坏，陈朽闇冥无有威光。尔时，众魔皆生怖畏，惊恐毛竖心生疑虑，作如是念："以何因缘，我此宫殿毁变欲坏，如是陈朽，如是闇冥无有威光？莫令我身退失此处。"

时，彼众魔生如是心未久之间，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即复化作百亿天子在于魔前。彼化天子语魔波旬，作如是言："汝莫怖畏！非汝有恶，非汝有衰，非汝欲退。今有童子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得不退转，彼今住在破坏魔军三昧法门，是彼菩萨威力所作。"彼化天子说如是语，时魔既闻文殊师利童子名已，转更恐怖，一切魔宫皆悉战动。

时，魔波旬语化天子作如是言："愿君救我！愿君救我！"

时，化天子语魔波旬作如是言："勿怖！勿怖！汝今往诣释迦牟尼如来佛所，如来大悲于怖畏者能施无畏。"彼化天子如是说已，即于其处忽然不现。

时，魔波旬一切眷属于一念顷、一罗波顷、摩睺多顷，百亿波旬无量眷属，如老极老拄杖而去，何处如来应正遍知往到佛所，一切同声而白佛言："救我世尊！救我世尊！救我善逝！救我善逝！惟愿世尊救我救我！惟愿善逝救我救我！我本妙色，今者如是衰变不好者。世尊，我宁闻说亿百千佛如来名号，而不用闻文殊师利童子一名。何以故？以我闻此文殊师利童子名字，生大怖畏，惊恐危故，畏退失故，我今如是恐畏退失。"

尔时，世尊语魔波旬作如是言："汝今云何如是说耶？亿百千佛如来名号不作一切众生利益，不曾已作，今亦不作，当亦不作。如是文殊师利童子，常作一切众生利益，已作、今作、当作利益，众生熟已令得解脱。汝今虽闻亿百千佛如来名号，不生苦恼，不生怖畏，云

何而言文殊师利一童子名我不用闻？”

尔时，魔波旬白佛言：“世尊，我甚耻愧如是身老，我甚怖畏。世尊，我忆本身，我忆本色，愿还如本少身少色。”

佛言：“波旬，且住！且住！且待须臾！文殊师利童子菩萨当来至此，汝此色者，非是真色，宜可除舍。”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起彼三昧，无量百千诸天，导从无量百千诸大菩萨，诸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百千音乐皆出妙声，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物头花、芬陀利花，如雨而下，极大庄严娱乐戏乐，来至佛所头面礼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彼童子文殊师利作如是言：“文殊师利，汝入破坏一切魔军三昧门耶？”

文殊师利答如来言：“入已，世尊。”

尔时，世尊问童子言：“文殊师利，于何佛所得是三昧？闻此三昧其已久如？”

文殊师利童子答言：“世尊，未发菩提心时，我从彼佛得闻如是三昧法门，我此三昧如是成已。”

世尊问言：“文殊师利，彼佛如来名字何等说是三昧，汝从彼佛，得闻如是三昧法门？”

文殊师利答言：“世尊，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耶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曼陀罗婆花香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说如是三昧法门，我从彼佛得闻如是破坏魔军三昧法门。”

世尊问言：“文殊师利，此三昧门云何而得？”

文殊师利答言：“世尊，有二十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二十法，得此三昧能坏魔军。何等二十？世尊，所谓菩萨破坏贪欲、破坏贪心，破坏嗔恚、破坏嗔心，破坏愚痴、破坏痴心，破坏嫉妒、破坏嫉心，破坏憍慢、破坏慢心，破坏垢恶、破坏垢心，破坏热恼、破坏热心，破坏想念、破坏想心，破坏见著、破坏见心，破坏分别、破坏分别心，破坏取著、破坏取心，破坏执著、破坏执心，破坏取相、破坏相心，破坏有法、破坏有心，破坏常法、破坏常心，破坏断法、破坏断心，破坏阴法、破坏阴心，破坏界法、破坏界心，破坏入法、破坏入心，破坏三界、破坏三界心。如是二十，菩萨若能毕竟成就此二十法，得此三昧。

“复次，世尊，有四种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得此三昧。何等为四？一者、清净心，二者、不谄曲心，三者、深心，四者、一切施与。如是四法，菩萨若能毕竟成就此四种法，得此三昧。复有四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得此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不违于信，二者、毕竟实语，三者、随顺想行，四者、不取一切法。是为四法。复有四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

得此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知识，二者、正念思惟，三者、如法修行，四者、不与恶人相随。是为四法。复有四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得此三昧。何等为四？谓不缺戒，不穿漏戒，不依止戒，不浊戒等。是为四法。复有四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得此三昧。何等为四？一者、舍声闻心，二者、不受辟支佛心，三者、堪忍住持，四者、不舍众生。是为四法。复有四法，若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彼四种法，得此三昧。何等为四？一者、修习空法不取丈夫，二者、修习无相不取于相，三者、修习无愿不取愿心，四者、心不贪著一切能舍。是为四法。世尊，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如是法门，是故得此破坏魔军三昧法门。如是，世尊，彼曼陀罗婆华香如来，说此三昧门，我从彼佛得闻如是三昧门已；复有如来，号一切珠宝电蔽日月光如来应正遍知，我于彼佛闻此三昧具足成就。彼佛说此三昧门时，彼众会中十千菩萨，皆得成就此三昧门。”

尔时，长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今此童子文殊师利，乃能善得此三昧门。既成就此三昧门已，令魔波旬得此衰变。”

尔时，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于意云何？汝舍利弗，见此三千大千世界魔波旬如是变者，勿作是见。何以故？舍利弗，如是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彼魔波旬，一切皆悉如是衰变，悉是文殊师利童子威力所作。”

尔时，世尊如是说已，复告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文殊师利，止汝神力所入三昧，令魔波旬还复前色如本具足。”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即止神力。时魔波旬一切前色，皆悉还复如本具足。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问魔波旬作如是言：“魔波旬，何处波旬眼，何处眼想，何处眼著，何处眼相，何处眼攀缘，何处眼障碍，何处眼忆念，何处眼我，何处眼依止，何处眼喜乐，何处眼戏论，何处眼我所，何处眼护，何处眼修，何处眼取，何处眼舍，何处眼分别，何处眼思量，何处眼决定，何处眼灭，何处眼生，何处眼执，何处眼来，如是等法，是汝境界，魔业妨碍，如是至意应如是知，色乃至法应如是知。何处波旬非眼，非眼想，非眼著，非眼相，非眼攀缘，非眼障碍，非眼忆念，非眼我，非眼依止，非眼喜乐，非眼戏论，非眼我所，非眼护，非眼修，非眼取，非眼舍，非眼分别，非眼思量，非眼决定，非眼灭，非眼生，非眼执，非眼来，如是等法，非汝境界。汝于其中无主无力，无自在非自在取，如是至意应如是知，色乃至法应如是知。”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如如法说，彼魔众中十千魔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魔之眷属八万四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欲得见文殊师利童子并彼菩萨摩诃萨。何以故？世尊，如是善人难可得见。”

尔时，世尊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汝现十方诸来菩萨

摩诃萨身，此会大众渴仰欲见。”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语诸菩萨，名法菩萨、希有日光菩萨、魔杖菩萨、妙音菩萨、定恶菩萨、寂治菩萨、胜治菩萨、法王吼菩萨，语如是等无量菩萨摩诃萨言：“各各现汝童子本身，如汝各各自佛世界诸菩萨身。”文殊师利如是说已，尔时彼诸菩萨等起彼三昧，起三昧已各示本身，一切皆见彼大众中。有菩萨身等须弥山，有菩萨身八万由旬，有菩萨身百千由旬，有菩萨身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千由旬，复有菩萨摩诃萨身一千由旬，有菩萨身五百由旬，有菩萨身一百由旬，有菩萨身五十由旬、四十由旬、三十由旬、二十由旬、十由旬者，有五由旬至一由旬。复有菩萨摩诃萨身，如此娑婆世界众生三肘半身，自有菩萨示如是身。当尔之时，此处三千大千世界，无有空地，如掷杖处一切悉遍，胜菩萨摩诃萨集。彼诸菩萨摩诃萨等，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亿千诸佛如来世界。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从座而起，整服左肩，右膝著地，摄身圆坐，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问如来应正遍知一面方处。如是，世尊，我于今者欲少问难，愿为解说。”

佛言：“文殊师利，如来应正遍知恣汝所问。文殊师利随意问难，我能解说令汝心喜。”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一切众会至心静听。

文殊师利言：“世尊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为何谓耶？以何义故得言菩萨摩诃萨乎？”

佛告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一切法觉得言菩萨摩诃萨也。文殊师利，一切法者，言语所说彼菩萨觉。文殊师利，如此菩萨，眼觉、耳觉、鼻觉、舌觉、身觉、意觉。文殊师利，如此菩萨？何者眼觉？何者耳鼻舌身意觉？文殊师利，如此菩萨，眼本性空觉非有我觉，分别耳鼻舌身意等本性空觉非有我觉，分别色声香味触法本性空觉非有我觉。复次，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五取阴觉。何等法觉？所谓空觉、无相觉、无愿觉、无染觉、寂静觉、远离觉、无物觉、无体觉、不动觉、不生觉、不来觉、不去觉、无有觉、无主觉、无记觉、无知觉、无见觉、无人知觉、无戏论觉、无我觉、分别起觉、无分别起觉、因缘生觉、如幻觉、如梦觉、如焰觉、如响觉、如芭蕉坚觉、不久坚觉、无物空觉。复次，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贪嗔痴觉。云何而觉？从分别起，贪嗔痴觉，彼分别空，非有无体，非戏论，非记觉。复次，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谓欲界觉，色界、无色界觉。云何而觉？无我行名空远离觉。复次，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众生行觉。云何而觉？谓此众生欲行、嗔行、痴行平等，平等行故善知行觉。彼觉觉已，如如法说，令彼众生如如解脱。复次，文殊师利，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一切众生觉。云何而觉？一切众生唯空有名，不离彼名更有众生，一切众生即一众生，彼众生者非是众生。若如是知不

分别者，得言菩萨摩诃萨也。

“菩萨何等一切法觉？彼觉菩提得言菩萨。觉眼耳空心不分别我，如是觉得言菩萨。觉鼻舌空心不分别我，如是觉得言菩萨。智慧觉身觉意本空，觉已而说得言菩萨。觉色声香味触意乐一切皆空得言菩萨。觉色想受行本性空，觉识如幻得言菩萨。五阴如梦一相无相，不取我觉得言菩萨。内法不生，不戏论觉，有为名说彼名无物；觉贪欲恚分别心生，彼不分别，常空无物；痴分别生分别因生，因见而生，不得彼见，觉三界空，一切无主非少物行得言菩萨。未过欲界分别中起，色、无色界一切无主，少行众生黠慧皆觉如是欲行、嗔行、痴行，一切众生即一众生，彼众生无觉法无念，一切法生颠倒心觉，觉不实相一切智慧于中生善，乃无一声可忆可乐，无障碍相随行而行，菩萨如是得言菩萨。舍自身肉无所依止，次第觉知得言菩萨。得彼岸戒、无念佛戒，若物不生则不和合，普慈众生众生不取，觉已利益故说大慈，住精进处思有为行，觉世间空，是菩提上禅有依止，非黠慧禅无处攀缘。是黠慧禅修般若刀，割烦恼见观察法性，非坏非割。”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菩萨初发菩提心者，云何说言初发心耶？以何义故名初发心？”

佛言：“文殊师利，何等菩萨正观三界一切想生，如是得言初发心者？”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贪生、嗔生、愚痴心生得言菩萨初发心者。”

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若使菩萨初发心时，有贪欲恚愚痴生者，毛道凡夫皆有初心，应名菩萨。何以故？以取贪恚愚痴生故。”

文殊师利言：“不尔，天子，毛道凡夫贪欲恚痴无力能生。何以故？天子，诸佛如来、缘觉、声闻、不退菩萨贪恚痴生。”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如是众会不解仁者如是言语皆生疑心，云何云何？”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于虚空中鸟行动去，彼鸟迹相，得言有行？不得言行？”

天子言：“行。”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如说彼相，如是言语我如是说，诸佛如来、缘觉、声闻、不退菩萨贪恚痴生。天子当知，随于何处，无依止生，无处可取，彼如是生，于何处所无差别生。天子，于何处所无所依止，无处可取无差别生，不平等生，无迹无句，不得言迹，不得言句，如是言生；不分别句，如是言生；不他生句，如是言生；无物体句，如是言生；无物说句，如是言生；以不来句，如是言生；以不去句，如是言生；以不生句，如是言生；无受持句，如是言生；以无记句，如是言生；以微尘句，如是言生；无忆念句，如是言生；无

物行句，如是言生；不可说句，如是言生；不破坏句，如是言生；以无字句，如是言生；以不执句，如是言生；无阿梨耶句，如是言生；以不取句，如是言生；以不上句，如是言生。天子当知，初心菩萨发菩提心，于如是法不忆念，不观察不思量，不起不见，不闻不知，不取不舍，不生不灭。如是，天子，菩萨摩诃萨依止何等，此法界，此平等，此实际，此方便，贪生、嗔生、愚痴心生，眼依止生，如是乃至意依止生；色无处取生，如是至识无处取生；名生、色生、因生、一切见行生，无明生有爱生，乃至十二分因缘流转生；五欲功德生，三界处生，我我所生，自身生、自身见生，自身根本六十二见生；佛想、法想、僧想生，我想、他想生，地想、水想、火想、风想、空想、识想生，四颠倒生，五盖生，四识住、八邪九恼、十不善业道生。天子当知，如是乃至一切分别，一切不分别，一切分别不分别，一切想，一切戏论，一切求，一切取著，一切喜乐，一切想，一切忆念，一切障碍，菩萨皆生。天子，如是法门如是应知。天子，若于此法不取无喜乐，无处取法如是言生。”

尔时，世尊赞叹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是菩萨何处初发菩提之心。文殊师利，汝已供养恒河沙等诸佛世尊能如是说。”

尔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世尊如此。文殊师利童子，已说菩萨初发菩提心，与得无生法忍，此二心生平等无异。”

佛言：“如是，舍利弗，如汝所说。舍利弗，燃灯如来授我记言：‘汝于来世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舍利弗，我于尔时不舍此心，得无生法忍。如是，舍利弗，此初发心菩萨，如文殊师利童子所说。”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一切菩萨皆初发心。何以故？如世尊说一切心生皆是不生，若不生者则彼菩萨初发心生，如是言生。”

说此法时，二万三千菩萨，得无生法忍；五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六十亿天子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长老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子，能作难作。文殊师利童子，说法如是能作众生利益。”

文殊师利言：“长老大迦葉，此乃非我能作难作！一切诸法皆悉不作，无有已作，无有今作，无有当作。长老大迦葉，我亦如是，非有法作，亦非有作，亦非不作，非有众生，非缚非解。何以故？无物可取乃是正法。若大迦葉作如是说，能作难作，汝莫说我能作难作，非我难作，非如来作，非阿罗汉、非辟支佛。长老大迦葉，正说何人能作难作？毛道凡夫是正说说。何以故？长老大迦葉，若一切佛皆不已得、今得、当得，若一切声闻、一切缘觉皆不已得、今得、当得，毛道凡夫一切皆得。”

大迦葉言：“文殊师利，一切诸佛不得何法？”

文殊师利言："长老大迦葉，一切诸佛皆不得我，不得众生，不得寿命，不得丈夫，亦不得断，亦不得常，亦不得阴，亦不得界，亦不得入，亦不得心，亦不得色，不得欲界，不得色界，不得无色界，不得分别，不得无分别，不得因生，不得颠倒，不得贪嗔痴，不得此世，不得彼世，亦不得我，不得我所，乃至不得一切诸法。长老大迦葉，非一切法悉皆不得不失不脱、不取不舍、不近不远。如是法门，摩诃迦葉，应如是知，若一切佛悉皆不得，毛道凡夫一切皆得，如是难作。若非佛作、非声闻作、非缘觉作，则是毛道凡夫人作。"

大迦葉言："云何作耶？"

文殊师利言："断作、常作，阿梨耶作，忆念欲作，不作取舍戏论分别随顺举下。长老大迦葉，诸佛世尊不作此法，皆不已作、今作、当作，彼凡夫作如是难作。"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言无生忍，无生忍者，云何而说无生忍耶？世尊，以何义故言无生忍？何法中忍得云法忍？菩萨何法得无生法忍？"

佛言："文殊师利，实无有人生中法中得无生忍，实无得忍。言得忍者，唯有言语。何以故？实无所得，彼忍法故，不得法忍，得无所得，不得不失，如是得言得无生忍。文殊师利，无生法忍者不生，一切法忍不来，一切法忍不去，一切法忍无主，一切法忍不取，一切法忍不舍，一切法忍无物，一切法忍无体实，一切法忍无等，一切法忍无等等，一切法忍无相似，一切法忍尘虚空相似，一切法忍不坏，一切法忍不断，一切法忍无烦恼染，一切法忍无净，一切法忍空无相无愿，一切法忍离贪恚痴，一切法忍真如法界实际安置，一切法忍不分别无分别，无忆念无戏论，无思量不作，无力羸劣后时无物空迭互无空太虚空，如幻、如化、如响、如影、如焰、如芭蕉坚、如水泡沫。一切法忍，此法忍者，非法非非法，唯有名说。如是名者，无处无取本性自离，如是言忍心信解入，不忆不疑，不惊不怖不畏，身触正受行而不得身。文殊师利，此法如是，得言菩萨无生法忍，又亦不行一切法相。"

文殊师利童子言："世尊，所言忍者，云何言忍？若不为彼境界所伤，彼得言忍。"

尔时，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伤何等法？"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所谓伤眼。何法伤眼？所谓法者，爱不爱色，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如是，天子，爱不爱法伤意亦尔。天子，若菩萨，眼见色不取相不取好，不分别无分别，不随顺不分别相，知本性空不念不伤，色乃至法应如是知。天子，若六入不著不伤，若不伤不著，彼得言忍。菩萨如是得无生法忍，不分别法，若生不生、无漏不漏不分别法，若好若恶、有为无为若不分别，如是得言不生法忍。"

说此法时，六万二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万二千菩萨得

无生法忍。

尔时，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地地转行，地地转行者，云何菩萨地地转行？"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若地地转行，彼何人行？"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菩萨不见地地转行，乃至不见十地转行。"

文殊师利言："不尔，天子。佛说诸法皆如幻化，汝为信不？"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我信是说。"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何等幻人地地转行，如是乃至十地转行？"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化人不有地地转行，乃至不有十地转行。"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若幻化人有转行者，彼我转行。何以故？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故。是故，天子，如是我说地转行者，不转行说非是转行。何以故？以一切法不转行故。非谓法中法法转行，非色受转行，非受色转行，非想行转行，非行想转行，非识色转行，非色识转行，如是乃至一切诸法皆亦如是，皆四种说。非眼耳转行，非耳眼转行，非鼻舌转行，非舌鼻转行，非身意转行，非意身转行，此一切法各各自行自分境界。法钝无欲无心意行，不思不念乃至无有计校筹量，如草如壁如幻，无记非有记，作一相无相。以是义故，彼非转行，非来非去。天子当知，若菩萨能如是知，如是菩萨无法转行，非地分别，非地转行见，非是地舍，非是退转。菩提转行，非是失灭。何以故？若人见有阴界入体，非彼转行，非是失灭，以一切法性本净故。复次，天子，菩萨如是地转行者，譬如幻师以幻力作十重宫殿，彼自作已，即自坐上。于意云何？如是彼人有坐处不？"

天子答言："无处坐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菩萨十地见有转行亦复如是。"

尔时，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若有人来依投仁者，欲求出家而作是言：'唯愿度我，令得出家。'文殊师利，云何为说？云何作法度令出家？云何授戒？云何戒品？云何教诫？"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为说言：'汝善男子，今者实有出家心不？汝若实有出家心者，我当依法度汝出家。'何以故？天子，若出家者，或著欲界，或著色界、著无色界，或著世间五欲功德九处中行，此善男子，如是取法。何者九处？天子，若无少处著，彼人心无所得；若心无所得，彼人不求出家；若不求出家，彼人出家心不生；若出家心不生，彼人得言不生；若不生者，彼则苦尽；若苦尽者，彼毕竟尽；若毕竟尽，彼无所尽；若无所尽，彼则不尽；若不尽者，彼则是空。天子，彼善男子，我如是说。复次，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为说言：'善男子，汝今莫生出家之心。何以故？彼心不可为他所生，勿保此心。'复次，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

者，我为说言：‘善男子，汝莫除发是善出家，若如是者得言出家。’”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如来说法不断不坏。”

天子问言：“何法不坏？”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色不断不坏，受想行识不断不坏。天子，随何等人有如是念‘我除发者’彼住我慢，非我慢行平等见人，如是得我彼则得发，若得发者则得众生，若得众生则得断想。天子，若不得我则不得他，若不得他则无我慢，若无我慢彼我寂灭，若我寂灭彼无分别，若无分别则不发动，若不发动则不戏论，若不戏论则不取不舍，若不取不舍，彼则非作亦非不作、非断非坏、非有相著非不相著、不趣不舍、不减不增、不聚不散、无心忆念、不说不答，彼实安住。”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所言实者，是何言语？”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实者虚空得言其实，非是空尽。不尽不长，或有或无，是故得言虚空为实性空，是实真如，是实法界，是实实际。是实若是实者，得言不实。何以故？非今实有，非后时有，是故彼实。复次，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为说言：‘汝善男子，不取袈裟，不著袈裟，是汝出家。若如是者得言出家。’”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如来说法皆悉不取。”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不取何法？”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谓不取色若常无常，如是不取受想行识若常无常，亦不取眼若常无常，不取色、不取耳、不取声、不取鼻、不取香、不取舌、不取味、不取身、不取触、不取意、不取法、不取贪、不取嗔、不取痴、不取颠倒，如是乃至一切诸法皆悉不取。天子，一切诸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散。天子，若取袈裟是愚痴念，如是彼人如是见行。天子，是故我说非取袈裟是净解脱。何以故？天子，袈裟是浊，如来世尊菩提无浊。”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何法是浊？”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贪欲是浊，嗔恚是浊，愚痴是浊，因浊见浊，名浊，色浊，想浊，取浊，相浊，戏论浊。天子，若正观察此不善法皆悉无浊，若无浊者乃至无有少物住处，若无住处得言空处无秉作者。”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言无秉作、无秉作者，是何言语，而得说言无秉作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言无秉作、无秉作者，如此言语乃至无有少物秉作，如是得言无有秉作。天子，若有秉作彼如来说无有秉作，如是得言无有秉作。”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未知何法是秉作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过于平等；过平等已，若法不得，非今

时得、非后时得，非今有生、非当有生，彼法虚妄安住秉作，所谓我者分别秉作，众生者、命者、丈夫者、人者、摩那婆者、断者、常者分别秉作，阴界入等分别秉作，佛法众僧分别秉作，此持戒人、此破戒人分别秉作，烦恼染净获得果证分别秉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法、辟支佛法分别秉作，空无相无愿明解脱无欲分别秉作。天子，此如是法分别秉作，毛道凡夫未曾闻如来分别秉作，心欲得法妄想计著，彼痴凡夫分别分别转。彼妄想著欲得除灭，如来赞说无有秉作。”

尔时，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善说如是秉作法门。”

尔时，如来赞叹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法。”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卷下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为说言：‘汝善男子，若不受戒是汝出家，若如是者得言出家。’”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如佛所说二种受戒。何者是二？谓等受戒、不等受戒。何者名为不等受戒？谓不等堕。何者不等堕？谓著我堕、著众生堕、著寿命堕、著丈夫堕、著断常堕、著邪见堕、著贪嗔痴堕、著欲界堕，色无色界忆念取堕。如是，天子，乃至一切不善法堕，恶知识堕，不知出法取一切法。天子当知，如是名为不等受戒。天子，何者名为平等受戒？谓平等堕。何者平等？谓空平等、无相平等、无愿平等。天子，若如是证三解脱门，如实而入则不分别，无所分别则不退转。天子，如是名为平等受戒。复次，天子，若修贪欲、嗔恚、愚痴，若修自身自身根本六十二见，若修颠倒，若修三恶身口意行、八邪九恼、十不善业道，如是得言正受戒也。天子，譬如一切种子皆依地生，药草树林依地生长，平等具足得言具足。如是，天子，此佛法中，若正受戒得言受戒。天子，譬如一切种子药草树林依大地住。如是，天子，正戒具足。何以故？以住戒故，法和合有，如彼种子药草树林具足生长，如是得言平等具足。天子，戒依信住，如是一切菩提分法，以依戒故生长具足。天子，如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一切声闻，以正受戒，是故证得三解脱门，一切戏论皆悉断灭。天子，当知如是受戒，是正受戒非不平等。复次，天子，我与彼人，如是出家，如是受戒：‘汝善男子，当如是学莫忆念取。我如是学，是汝出家。’”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一切诸法皆悉不取。天子，汝若取戒，

三界亦取。天子，于意云何？何者彼学？”

天子答言：“谓波罗提木叉具足。”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云何波罗提木叉具足？”

天子答言：“具足名得言身具足、言口具足、意具足者，如是得言有波罗提木叉具足。”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何处身口意业不作，不曾已作、今作、当作？有何相似可得说言似，若青、若黄、若白、若赤、若颇梨色？”

答言：“无也。”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云何得说？”

天子答言：“非是有为如是而说，若非有为，彼不能说身口意业。”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若非有为，彼可取不？”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不可取也。”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莫忆念取，我如是学。天子，若胜戒学、若胜心学、若胜慧学，彼学如际，如是应知；戒无所得是胜戒学，心无所得是胜心学，慧无所得是胜慧学，不分别、心不忆念、心不生胜心是胜心学、戒学、慧学，应如是知。天子，若心无所得则戒不忆念，若戒不忆念则三昧无所得，若三昧无所得则慧无所得，若慧无所得则一切疑不有，若一切疑不有则学不取，若学不取如是得言彼学忆念，若学忆念彼阿那含，若阿那含彼则清净，若清净者彼不和合，若不和合彼则不漏，若不漏者彼则正行，若如是行无色相似若无色相似彼是虚空。何以故？似彼虚空无形色故。天子，若如是学彼则不学，若不学者彼得言学。于何处学彼无处学？若无处学，如是得言正学而住。”

于是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为彼人如出家法、如受戒法，如是为说：‘汝善男子，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信心檀越与汝饮食，汝心不念不生分别，此食难消、此则能消。若如是者，汝是净戒。’”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取施者、受者、财物，如是分别得言我净，若取、若赏、若净，若有所得彼人有净，若心忆念彼人有净，若心分别彼人有净。天子，若更不取、不赏、不净，若无所得，若无忆念，若不分别，彼云何净？何以故？毕竟净故。天子，若取、若赏、若有所得，忆念分别得净信食，则是凡夫非阿罗汉。何以故？凡夫取赏心有所得，忆念分别取我分别，此人与我如是分别，彼得言净。云何名净？凡夫人行取三有生彼如是净。天子，阿罗汉者更无少物有异身行，不取异身，更不转生，何处有净？汝取彼施取三圆净。天子，当知何者名为三圆净耶？所谓不得施者、受者及以财物，是三圆净。若如是净，彼不复净。天子，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若一切三千

大千世界，信心檀越施汝饮食，不忆念净，彼世界中得言福田，彼善出家。”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于彼人如出家法、如受戒法，如是为说。若汝善男子，不宿阿兰若，不住聚落，不近聚落，不远聚落，不住独处，不乞食行，不请食食，不粪扫衣，不长者家取钵三衣，不露地坐，不少欲，不知足非常知足，不远离行，不树下住，不房中宿，不残宿食，不食苏蜜。若汝善男子，如是一切头陀功德聚集，能行如是等法不忆念行。何以故？此慢心人如是相行。天子，若如是念‘我粪扫衣’、‘我乞食行’、‘我树下坐’、‘我喜残食’、‘我喜少欲’、‘我喜知足’、‘我宿阿兰若’、‘我露地坐’、‘我能头陀’、‘我为他说’。天子，当知非正行法，如是法生。何以故？如此无分别，彼人尚不得我，何况头陀功德而有所得？若有所得，无有是处。如是，天子，若此头陀功德和合修行，心不忆念，心不分别，我说彼人能说头陀。何以故？天子，若比丘抖擞贪欲、抖擞嗔恚、抖擞愚痴、抖擞三界、抖擞内外六入，我说彼人能说抖擞。如是抖擞，若不取不舍，不修不著，非是不著，我说彼人能说头陀。复次，天子，如是我为彼出家人如是受戒，如是说言：‘汝善男子，若如是知，非知四谛，非修四念处，非修四正勤，非修四如意神足，非修五根，非修五力，非修七觉分，非修八圣道分，非修三十七菩提分法，非证三解脱门。何以故？天子，如是得言知不生相不修不证。何以故？非是不生能证念处。天子，云何而言‘不是忆念’、‘不正观察’，一切诸法得言念处。天子，若比丘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无色界，如是比丘得言无住修四念处。云何而修？如是不修，既不自修不令他修，若如是修得言修者。如是次第，乃至三十七菩提分法，应如是知。天子，何等比丘坐禅？禅师于一切法悉无所得，彼无忆念，若不忆念彼则不修，若不修者彼则不证。天子，以何因缘唯有名说？谓三十七菩提分法，彼名无物，意喜因缘而生此名，一相无相如是而说，或说、或不说皆如是名。诸有识知皆无所得，此实知见若有识知，此三十七菩提分法皆无所得。”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言禅师者，何等比丘得言禅师？”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此禅师者，于一切法一行思量，所谓不生，若如是知得言禅师，乃至无有少法可取得言禅师。不取何法？所谓不取此世彼世，不取三界，至一切法悉皆不取，谓一切法悉无众生，如是不取得言禅师。天子，若彼禅师，无少法取，非取不取，以是义故得言禅师。”

说是法时，会中无量百千众生皆生疑心：“云何云何？此云何取？云何不取？如来说言知三解脱门得证涅槃，修三十七菩提分法证涅槃者，而此文殊师利童子，遮菩提分法得证涅槃者，此文殊师利童子所说共如来语不相应耶？”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知彼比丘心生疑已，即问长老舍利弗

言："大德舍利弗，汝信如来说汝智慧最第一耶？大德舍利弗，于何时中无欲法证？有何法证？大德，岂不证四谛耶？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或证三解脱门？"

长老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乃至无有少法可得，若修、若证、若知、若得。何以故？以一切法不取、不生、无记空证、不空空证。"说此法时，三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

尔时，善住意天子，赞叹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利智慧人，善说如是甚深空忍。"

文殊师利言："天子，我非利智，一切毛道凡夫利智。何以故？毛道凡夫如利智智，何者利智？地狱利智、畜生利智、饿鬼利智、阎魔罗王世间利智、三界利智，如是利智得言利智，不知前际诸有为行。天子，毛道凡夫，贪欲利智、嗔恚利智、愚痴利智，非是声闻，非是缘觉、得忍菩萨。如是，天子，愚痴利智，如是应知。"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仁戏论不？"

文殊师利答言："不也。"

天子问言："学他语耶？"

文殊师利答言："不也。"

天子问言："唯言语耶？"

文殊师利答言："如是，如是，天子，我取言语。"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菩萨一字一句，不动彼字不动句义，次第问道如实而知，不知空、不知离，知无体、知不生，如是知，若不知非知、非解、非受、非作，是故得言唯言语句。"

尔时，世尊赞叹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今已得陀罗尼故能如是说。"

文殊师利言："世尊，非我得陀罗尼。何以故？世尊，若愚痴人得陀罗尼，非佛菩萨得陀罗尼。何以故？世尊，愚痴凡夫得陀罗尼，得何等法？所谓得我、得众生、得命、得丈夫、得断、得常、得贪嗔痴，得无明有爱、五阴自身、十八界、六内入、六外入、见分别不分别、无分别不分别行。如是，世尊，愚痴凡夫得陀罗尼，以取相故分别不分别、无分别不分别行。如是，世尊，愚痴之人得陀罗尼。何以故？若法愚痴人得则非佛得，非声闻得，非缘觉得，非菩萨得，如是得言愚痴之人得陀罗尼。何以故？如愚痴人，虚妄心取，非佛、声闻、缘觉、菩萨。"

尔时，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仁者若非得陀罗尼，何故懞钝？"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我实懞钝。何以故？彼懞钝行无人能知，如来、声闻、缘觉、菩萨。天子，若非懞钝，彼人则是愚痴凡夫。何以故？以障碍故。愚痴凡夫，贪著心行懞钝黠慧。须陀洹人障碍行说尚贪心行，何况愚痴凡夫之人！如是，天子，如是得言我是懞

钝非得陀罗尼。何以故？乃至少物我不得故。”

尔时，会中五百比丘，闻此法门不能信受，生大怖畏弃舍而去，自身将堕大地狱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应当观察此会大众然后说法。仁说如是甚深法门，此众会中五百比丘，闻说如是甚深法门不能信受，生大怖畏弃舍而去，自身将堕大地狱中。”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莫分别，乃至无有少物可得堕于地狱。何以故？以一切法悉不生故。大德舍利弗，汝语我言应当观察此会大众然后说法。大德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止我见、依众生见、依寿命见、依丈夫见，虽复供养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应正遍知，及比丘僧，一切乐具，尽其形命如是供养。若闻我说如是难解甚深法门，一切世间闻不能信，谓空无相无愿寂静，不灭不生，无有众生、寿命、丈夫，无我无常、苦法无我，舍而不受速堕地狱。大德舍利弗，若善男子、若善女人，闻此甚深难解之法，舍而不受生地狱中，从地狱出依止我见，虽复供养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应正遍知，而不得闻此甚深法。”

尔时，世尊赞叹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文殊师利，如诸如来出现于世，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须陀洹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斯陀含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阿那含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阿罗汉法，闻此法门亦复如是。何以故？非依止我得证此法，证此法时无所得故。”

尔时，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此诸比丘速出地狱得证涅槃，非彼愚痴凡夫之人心有所得堕见疑中供养如来。舍利弗，如是彼人以是因缘当得涅槃，非是余人速得解脱。何以故？以不闻此甚深法故。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得闻此甚深法门，一经于耳，虽不信受堕于地狱，而速解脱，非堕疑见非有所得。”

尔时，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仁欲与我同梵行耶？”

文殊师利童子答言：“如是，天子，我欲与汝同于梵行，以汝梵行不取梵行、不行梵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其取者彼得言行，若其不取彼何所作？天子，若得梵行彼则有行，若无所得彼何所作？”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仁此梵行为何所作？”

文殊师利童子答言：“如是，天子，我非梵行。何以故？以此梵行非梵非行、非我非梵行，如是得言我行梵行。”

天子赞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乃能如是以无障碍辩才乐说。”

文殊师利言：“我有障碍，云何言我有无障碍辩才乐说？何以

故？一切有我、有我所者，皆有分别，诸有分别皆有障碍。”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汝天子欲同梵行，汝断一切诸众生命，而不捉铁、不捉刀块、不捉杖等，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所言众生，言众生者，汝意云何？”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所言众生，言众生者，乃至唯有名字想取。”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杀取我想，杀取命想、取丈夫想。”

天子问言：“仁以何物杀取命想？”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以慧铁杀，彼般若铁如捉如杀，如捉不知、如割不知。天子，应知彼门若杀我想、杀众生想，如是名杀一切众生，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汝天子，十不善业道集行，一切染分平等行，非是净分平等行，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若此染分平等，彼平等平等行，如是我汝同于梵行。天子，汝意云何？何者染分平等？”

天子答言：“不作不贪。”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言净分者，是何法耶？”

天子答言：“法性、法界、真如、实际、三解脱门，此是净分。”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汝复更能遮法界不？”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以此意故我如是说，若汝染分平等非净分平等行，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汝天子，初始起心欲杀人时，汝能头上于先打者，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言杀、杀者，是何言语？杀何物人？天子，当知杀言语者，杀贪嗔痴、我慢嫉妒、幻伪谄曲、取相想受，如是名杀，已说杀竟。天子应知，天子，若有禅师生贪欲心，生已能离，能令寂静，能令寂灭，如是得言空无所有不善不取。如是，天子，欲心生灭思量通达，如是此心于何处生？于何处灭？于何处乐？于何法乐？如是观察，贪无所得，于何处乐？彼无所得。于何法乐？彼无所得。若无所得彼则不取，若不取者彼则不舍，若不舍者，如是彼则不取不舍，如是得言离欲寂灭，如是乃至心如是说。天子当知，如是法杀即生即杀，如是得言初始起心欲杀人时头上先打，如是名杀，我意在此故如是说。”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汝天子，

于佛不染，法、僧不染，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所言佛者，汝云何解？”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如真如法界，如是言佛。”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真如法界汝能染不？”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若汝天子于佛不染，如是我汝同于梵行。复次，天子，所言法者，汝云何解？”

天子答言：“文殊师利，是离欲法，如是言法。”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彼离欲法汝能染不？”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若汝天子于法不染，如是我汝同于梵行。复次，天子，所言僧者，汝云何解？”

天子答言：“以无为故，如是言僧。圣声闻僧是无为僧，如是言僧。”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于意云何？彼无为僧汝能染不？”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若汝天子于僧不染，如是我汝同于梵行。天子，若人得佛彼则染佛，若人得法彼则染法，若人得僧彼则染僧。天子，若不得佛，如是彼人不染于佛；若不得法，如是彼人不染于法；若不得僧，如是彼人不染于僧。何以故？以佛法僧非彼人得，以如是故得言不染。复次，天子，若人爱佛、爱法、爱僧，彼人染佛、染法、染僧。若不得佛，彼不爱佛则不染佛；若不得法，彼不爱法则不染法；若不得僧，彼不爱僧则不染僧。天子，若不染著，此贪欲句，此不合句，此示句，此不实思量句、不实句、不实决定句、不离欲句，是故得言离欲寂灭。天子，我意在此故如是说：若汝天子，于佛不染，法、僧不染，如是我汝同于梵行。”

尔时，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甚为希有！文殊师利乃能如是说甚深处！我当报恩。”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汝莫报恩。”

天子问言：“我今云何得不报恩？”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汝莫报恩。如是，天子，汝莫报恩即是报恩。”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仁不报恩？”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报恩，非我报恩。”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愚痴之人作异异法，愚痴之人作异异见，愚痴之人作异异行，以作异异法行见故，得言报恩。天子，当知此非正行善男子也。乃至少作或作不作，是故得言不报恩者。如佛世尊平等说法，谓一切法皆悉不作，亦不可作，心平等不异取、不异

作，是故得言不报恩者。”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仁住何法如是说忍？为住忍说？为住法说？”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非忍非法。”

天子问言：“文殊师利，于何处住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问言：“天子，幻化人身于何处住？”

天子问言：“何处复有幻化人住？”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如真如住，彼幻化人如是而住。天子，当知若如是说，何处住说？若如是者，云何问言何忍何法？天子，当知忍唯有名，名无住处，法不移动，亦不分别，又无处所。天子，一切众生于何处住？于彼处住，佛如是说。何以故？如佛所说如真如住，一切众生亦如是住，真如不动如，一切众生真如、如来真如，不二真如，不异真如。”

尔时，善住意天子，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言沙门那，沙门那者，是何言语言沙门那？”

文殊师利答言：“天子，谓非沙门、非婆罗门。何以故？天子，若不著欲界，不著色界，不著无色界，彼名沙门，我如是说。天子，若不漏眼，若不漏耳，若不漏鼻，若不漏舌，若不漏身，若不漏意，彼名沙门，我如是说。天子，若不依止，不依止说，不依止处，不依处说，彼名沙门，我如是说。天子，若无少心贪乐，无少处来，不伤无伤，彼名沙门，我如是说。如是句说，若非沙门、非婆罗门。”

尔时，会中有五菩萨，得四禅处，得五神通。时，彼菩萨依三昧坐，依三昧起未得法忍。时，彼菩萨自忆宿世，曾杀母来，曾杀父来，杀罗汉来，念彼残业，是故心热不能获得甚深法忍，不能证入，亦不存心，依我分别，心忆彼罪不能舍离，是故不得甚深法忍。尔时，世尊知彼菩萨心可开晓，以威神力加被文殊师利童子。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承佛神力，从坐而起，整服左肩，右手捉刀，磨令使利，疾走向佛。尔时，世尊即语文殊师利童子作如是言：“汝住！汝住！文殊师利，我先被杀极被杀已。何以故？文殊师利，久远已来，何时有人生心杀我？若生杀心即是杀已。”

当尔之时，彼五菩萨有如是念：“一切法如幻，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丈夫、非人摩那婆、非母、非父、非阿罗汉、非佛法僧、非有此逆，无造逆人。何以故？今此文殊师利童子，黠慧深解，细心思量，聪明利智，诸佛所赞，得甚深忍，已曾供养过去无量亿那由他百千佛来。文殊师利种种供养过去诸佛，自在智慧善能通达一切诸法，如法善说，如实而说，恭敬如来，彼捉利刀疾走向佛，佛言：‘住！住！文殊师利，我先被杀极被杀已。’若少有法和合聚集，决定名佛、名法、名僧、名母、名父、名阿罗汉，有逆可取则不可离，当知彼法无体非有，非如非实，不生不起，空如幻化，是故此法无人得罪，无罪可得。”如是如是思量善知，彼五菩萨如是知已，即时获得无生法

忍，既得忍已欢喜踊跃，上虚空中，去地不远七多罗树，而说偈言：

“一切法如幻， 皆从分别起，
此非决定有， 一切法皆空。
心不实分别， 愚痴取我想，
忆念过去世， 作何等恶业？
过去曾杀害， 父母良福田，
杀罗汉比丘， 作极重恶业。
彼恶业果报， 我应受苦恼，
今于善人所， 闻法除疑悔。
心不舍悔恨， 忆持大名人，
解已觉法界， 何处无烦恼？
佛善巧方便， 方便知牟尼，
以何方便力， 净众生疑悔？
诸法空无体， 非佛非法僧，
父母不可得， 非有阿罗汉，
非有少法杀， 亦无少法堕，
诸法平等相， 如彼平等住。
文殊大智慧， 已证如是法，
手捉利刀已， 疾走向如来。
如利刀如佛， 彼二无异相，
非生亦非实， 此中无人杀。”

说此捉铁刀法门之时，周遍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六种震动，大地极动，世界皆起。时，彼十方诸佛世界诸佛世尊，皆悉现在现命现住。彼佛侍者各问其佛白言：“世尊，是谁威力，动此大地，世界皆起？”

彼佛答言：“善男子，有佛世界名曰娑婆，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为众说法。彼娑婆世界，有童子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于菩提道得不退转，捉利铁刀、智慧铁刀，疾走向佛，以为开晓余菩萨故，有自在力自知堪能，以是因缘令地大动。”

尔时，世尊依慧铁刀如如法说，令不可数众生眼净，心解忍生欲行菩提。尔时，世尊以住持力，住持拥护此众会中初始发起微少善根，虚妄分别种种分别诸众生等，令彼众生不见铁刀，于此所说捉刀法门不闻不听。

尔时，长老舍利弗，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仁作极恶生死之业，欲杀医师。此业若熟，于何处受？”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皆作恶业，我从生来不曾如是，不知此行于何处熟？大德舍利弗，何处幻人幻化业熟，我如是熟。何以故？以幻化人不生分别无虚妄故。大德舍利弗，一切诸法皆如幻化。

复次，大德舍利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汝有铁刀可得不耶？”

答言：“无也。”

“汝有恶业可得不耶？”

答言：“无也。”

“有得果不？”

答言：“无也。”

“大德舍利弗，若无铁、无业、无果报者，何处业熟？”

尔时，尊者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如是说耶？”

文殊师利言：“乃至无有少业报熟。何以故？以一切法无业、无报、无业报熟。”

尔时，彼处十方世界诸来菩萨摩诃萨等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以威神力加被文殊师利童子，令至十方诸佛世界如是说法，如我来至此佛世界。”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语彼菩萨摩诃萨言：“汝善男子，各各观察自佛世界。”

时，彼菩萨摩诃萨等，普彼十方各各观察自佛世界，各各自闻自佛世界文殊师利童子音声，各见文殊师利童子住其佛前为诸大众说此法门，各各皆有善住意天子问此法门，各各皆有诸菩萨集，皆有天子。如是见已得未曾有，皆悉叹言：“希有！希有！今此文殊师利童子，此佛世界安住不动，而一切处皆悉普现，一切皆见。”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为彼菩萨说如是言：“善男子，譬如幻师善学幻术，不动坐处示种种色；如是菩萨善学般若波罗蜜，幻如幻法中，乃至一切诸佛世界，随心忆念皆悉普现。何以故？一切诸法皆如幻故，如是应知。”

尔时，世尊语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如诸如来出现于世，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须陀洹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斯陀含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阿那含果，闻此法门亦复如是；如人证得阿罗汉法，闻此法门亦复如是。闻此法门心生信解，如坐菩提，闻此法门亦复如是。”

文殊师利童子白言：“如是，世尊，如空如平等，如无相如平等，如无愿如平等，如真如如平等，如法界如平等，如实际如平等，如平等如平等，如解脱如平等，如远离如平等。”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护此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令善男子、善女人咸得闻之。”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天人鼓乐出声，一切华树皆悉敷荣出种种华。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震动，放大光明遍满世界，蔽日月光令皆不现。六十四亿百千诸天，欢喜踊跃生希有心，住虚空中雨天华香，末香、涂香如雨而下，鼓天伎乐一切合掌，同声唱言：“善说如是最胜妙法、奇妙胜法！今者文殊师利童子说此法门，我等得闻，于

此世界得生人中，便为再见转于法轮。若有众生闻此法门，有能信解不惊怖畏，当知是人必定不从小功德来。若有众生已曾供养过去诸佛，乃得闻此甚深法门不惊怖畏。”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今有相现，此经法门住持不灭，能于后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师利，今有相现，此经法门住持不灭。”

文殊师利言：“如是，世尊，实作住持，令此法门久住于世。”

佛言：“文殊师利，若三解脱门得证涅槃，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

文殊师利言：“若世尊，说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丈夫、非人摩那婆，非染非净，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若世尊，说非贪嗔痴、非名非色、非因非见、非有非有识、非身非身记、非心非心记、非忆非忆念、非处非处行，非色、非受、非想、非行、非识，非眼非色、非耳非声、非鼻非香、非舌非味、非身非触、非意非法，非欲界、非色界、非无色界，非断非常，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若世尊说，非须陀洹非须陀洹果，非斯陀含非斯陀含果，非阿那含非阿那含果，非阿罗汉非阿罗汉法，非辟支佛非辟支佛法，非如来非如来法，非力非无畏，非想非识，非空非无相非无愿，非无欲非本性，非得非证，非集非明，非解脱，非彼岸非中间非此岸，非涅槃，非名非无记，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若世尊说实无有人相应不相应、不合不散，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如是，世尊，若前如来应正遍知，过去已说，无有少法众生得脱，无得涅槃，非有众生，非有法生，非有法灭，非失非动，如过去说，如是未来如是、现在皆如是说，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如是，世尊，若说此法无少法说，非语非说，非言语说，非毕竟说，非后时说，非现前说，非响声说，非数数说，非此法说，无一字说，非此法说，无人现在听，无人未来听，无人得解脱，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若世尊说此戒非戒非戒果，非三昧非三昧处，非般若非般若根智，非解脱非解脱智，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若世尊说，菩萨法中非布施舍，非戒守护，非忍修集，非精进发，非禅决定，非般若行，非求菩提，非实行转，非得菩提，非得力，非得无畏，非根非正，非转法轮，非解众生，非言语说，是实实语；此经法门，后世末世五十年时，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是实实语。”

说此法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于此世界如是大动？”

世尊即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弥勒，汝今莫作是语！少信众生闻不能解则生怖畏。”

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若说，多人得力，多所利益安乐天人。”

佛言：“弥勒，过去已有七十四亿那由他百千诸佛，于此地处说此法门，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与善住意天子，相随问答论义。”

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子菩萨与善住意天子，相随闻此法门，其已久如？于何佛所闻此法门？”

佛言弥勒：“过去久远七阿僧祇百千劫际，有佛出世，号曰普华师子游步胜功德集如来应正遍知，如是善男子，于彼佛所闻此法门。”

说此法时，恒河沙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彼二倍人得不退忍，彼二倍人得离垢法眼。世尊既说此法门已，时诸比丘，文殊师利童子菩萨，善住意天子，并诸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太子刷护经一卷

太子刷护经

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时，与千二百比丘，菩萨万二千人，优婆塞、优婆夷，诸天王、梵、释，及无央数人民、鬼、神、龙皆来俱会。

阿阇世王太子，名为刷护，从国中与群臣、长者子五百人，各持黄金华盖，出罗阅国相随出至佛所。持黄金华盖上佛已，却叉手持，头面著地为佛作礼讫竟，皆叉手住。阿阇世王太子刷护白佛言："愿欲问事，如佛肯说者当问，不肯者不敢问。"

佛言："在所问事。"

太子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得颜颊端正？何因缘不入女人腹中，于莲华中化生？何因缘能自知前世宿命之事？愿佛大恩，当为我曹说之。"

佛告太子："能忍辱不怒者，后生即为人姝好。不淫泆不与女人交通，若寿欲终时，人生一岁一月及七日者，后世生，便自知宿命无数世以来之事。"

太子白佛言："菩萨何因缘，身有三十二相？何因缘有八十种好？何因缘人民有见佛身者视之无厌极？"

佛告太子："本为菩萨时，好喜布施种种杂物，与诸佛、菩萨及师、父母人民，在所来索用，是故得三十二相。菩萨当有慈心，哀念十方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如视赤子皆欲令度脱，用是故得八十种好。菩萨见怨家、父母，心适等无有异，用是故人民见佛视之无厌极。"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所因缘，知深经智慧及陀罗尼行？何因缘知三昧定意得安隐？何因缘佛所说皆快善，其有闻者皆欢喜信受？"

佛告太子："菩萨喜书信受讽诵学，用是故知深经智慧，得陀罗尼行。菩萨常喜专心正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隐。菩萨所说皆至诚不欺，用是故所语人民皆信向，闻者莫不欢喜者。"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学经闻佛语人民皆信？何因缘知经律仪法？何因缘孝顺随佛教不犯？"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不谀谄，用是故学经闻佛语悉知不忘。菩萨入深经不恐不怖，用是故得经律便知仪法。菩萨世世敬佛、敬经、敬师、敬父母，用是故得智慧。"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世世生佛边？何因缘问佛叹经晓知中慧？"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见人说经，不中坏乱不呵之，用是故得生

佛边。菩萨数叹深经，用是故知中慧。”

太子复白佛言：“何因缘不生恶处？何因缘生天上？何因缘不贪爱欲？”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信佛、信经、信比丘僧，用是故不生八恶处。菩萨持戒不缺，用是故生天上。菩萨知经法本空，用是故不贪爱欲。”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身所行、口所言、心所念皆净洁？何因缘魔不能得其便？何因缘不敢诽谤佛，不敢诽谤经，不敢诽谤比丘僧？”

佛告太子：“菩萨侍佛、喜学经、爱比丘僧，用是故得净洁。菩萨昼夜行道精进不懈，用是故魔不能得其便。菩萨所语皆至诚，用是故众人不敢诽谤佛，不敢诽谤经道，不敢诽谤比丘僧。”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好高声如梵天声？何因缘有八种音？何因缘知众人所念皆悉能报？”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至诚不欺，用是故好高声如梵天声。菩萨世世不恶口，用是故得八种音。菩萨世世不两舌、不妄语，用是故众人所念悉能报故。”

太子复白佛言：“何因缘得寿命长？何因缘身得无疾病？何因缘家室和顺相爱，不令他人别离？”

佛告太子：“不杀生者，用是故后生为人师寿命长。不持刀杖击人，用是故后生为人得无疾病。见人有变斗喜行和解令欢喜，用是故后生为人，他人不能得别离。”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多得财物珍宝有不离？何因缘不亡财物，不为人所劫盗？何因缘得尊者得高？”

佛告太子：“不贪他人财物者，用是故后生为人得富乐。喜布施不悭贪，用是故不亡财物。物益增多，见人富乐得钱财，心不嫉妒，不自贡高，用是故后生得高尊。”

太子复白佛言：“何因缘能得天眼洞视？何因缘得天耳彻听？何因缘能知世间人民死生之事？”

佛告太子：“用好喜燃灯于佛前，以是故后生为人得天眼洞视。好喜持倡伎乐于佛寺前，用是故后生为人得天耳彻听。菩萨喜定意入三昧得禅，用是故知世间死生之变。”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得飞行四神足？菩萨何因缘念知前世无数劫以来之事？菩萨何因缘得三活佛便般泥洹？”

佛告太子：“菩萨好喜布施，常持车、马、驴、骡、象、骆驼、履屣及水船，与诸佛、比丘僧及与人民，用是故得飞行四神足。菩萨常专心念诸佛，三昧从学喜行教人，用是故得念前世无数劫以来之事。菩萨得阿维越致道，以念无所复著，用是故能断死生之根，得佛道便般泥洹。”

太子复白佛言：“菩萨何因缘预治国？何因缘预会比丘僧？何因

缘光明照十方？”

佛告太子：“菩萨本求大愿，用是故豫得佛国。菩萨好喜布施，乞丐与人，喜教人民为六波罗蜜，是故后得比丘僧。菩萨喜持七宝作华盖用上佛，用是故得光明遍照十方。”

佛为太子分别说是事，太子欢喜，及五百长者子皆大欢喜。

太子刷护复白佛言：“愿使我后世生者，佛所说令我悉受得悉奉行之，皆令如愿。”

佛便大笑，口中五色光出。佛告弥勒菩萨言：“听我说之，太子刷护菩萨及长者子，前世皆供养百八亿佛，皆行菩萨道。乃前世提和迦罗佛时，是五百人皆是佛弟子，是我所教。后世悉当共会，六亿佛却后一劫，摩诃波罗会一劫中，五百人前后作佛，皆同一名若那伎头陀耶。后作佛时，当如阿弥陀佛其国，亦当如阿弥陀时等无异。国中菩萨往来者、飞行者，皆如阿弥陀佛国。若有人民闻是经信喜者，皆当生阿弥陀国。”

佛说是已，太子刷护及五百长者子，诸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人民、鬼、神、龙，皆大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

太子和休经一卷

太子和休经

佛在罗阅祇国耆阇崛山中，与菩萨万人俱，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诸优婆塞、优婆夷，诸天王、梵、释及人民、鬼、神、龙，无央数共坐。阿阇世王太子，名为和休，与长者子五百人，各持金花伞盖，从罗阅国出行。与太子相随俱到佛所，各持伞盖上佛已，各叉手头面著地，为佛作礼却住佛前。

太子叉手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得端正？何因缘不入女人腹中而生莲花中？何因缘知前世宿命？愿佛加大恩，当为我分别说之。"

佛告太子："菩萨忍辱不嗔怒者，后世生为人端正。菩萨不淫劮不与女人交通者，后世生不入女人腹中，便于莲华中化生。菩萨喜持经戒教人，后世生便自知宿命无央数世之事。"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有三十二相？何因缘有八十种好？何因缘人民见佛身形，视之无厌极？"

佛告太子："本为菩萨时，好布施与人，在所求索欲得衣服、饮食、金银珍宝、车马、奴婢妻子、肌肉头目，皆不逆人无所贪惜，用是故得三十二相。菩萨慈心哀念人民蜎飞蠕动之类，如视赤子，欲念度脱，用是故得八十种好。菩萨见怨家如视父母，其心适等无有异，用是故人民见佛身形，视之无厌极。"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知深经智慧？何因缘知三昧安隐？何因缘佛所语皆使人闻者皆欢喜耶？"

佛告太子："菩萨喜书经讽诵学说，用是故知深经智慧。菩萨常好定意心安，用是故得三昧安隐。菩萨所语皆至诚不欺怠人，用是故所语诚信，人闻者皆欢喜。"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身所行、口所言、心所念皆净洁？何因缘魔不能得其便？何因缘众人不敢诽谤佛经道，不敢诽谤比丘僧？"

佛告太子："菩萨喜侍佛、喜经道、喜比丘僧，用是故得净洁。菩萨昼夜经行精进，用是故魔不能得其便。菩萨所语皆至诚不欺，用是故人民不敢诽谤佛经道，不敢诽谤比丘僧。"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得寿命长？何因缘得无病？何因缘家中皆和顺相重，不令他人别离？"

佛告太子："菩萨慈心不杀生，用是故后生得寿命长。菩萨不持刀杖恐怖人，用是故后世生得无病。菩萨见人有斗变，喜行救解令和合，用是故后世生，人不别离。"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易得财物富有不难？何因缘不亡财物人不劫盗？何因缘得尊者豪贵耶？"

佛告太子："菩萨智黠不愚痴，用是故得大富不难。菩萨喜布施不贪惜余者，不亡财物，见人富乐得钱财不嫉妒，用是故得为尊者。菩萨不杀不自贡高，用是故得为豪贵。"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得天眼洞视？何因缘天耳彻听？何因缘得知世间生死所趣善恶耶？"

佛告太子："菩萨喜于佛寺中燃灯，用是故得天眼洞视。菩萨喜持倡伎乐佛寺中，用是故天耳彻听。菩萨入三昧得禅，用是故知世间生死所趣善恶。"

太子白佛言："何因缘菩萨得飞行四神足念？何因缘菩萨得念前世无央数劫之事？何因缘菩萨得佛便绝命？"

佛告太子："菩萨布施持车马象及与骡驴骆驼、履屣与人，用是故得飞行四神足。菩萨喜念诸佛三昧神足，从学喜教人，用是故得念前世无央数劫之事。菩萨得佛意无所著，用是故便般泥洹绝命。"

太子白佛言："菩萨何因缘预治佛国？何因缘预知后世得比丘僧？何因缘得光明遍照十方？"

佛告太子："菩萨常多愿，用是故预治佛国。菩萨布施与人民喜教人，行六波罗蜜经，用是故后得比丘僧。菩萨持七宝物作伞盖上佛及佛寺，用是故得光明遍照十方。"

佛为太子分别说是事，太子甚大欢喜，及五百长者子皆大欢喜。

太子白佛言："我后世，佛所说我悉受行皆当具足。"

佛大笑，口中五色光出悉照十方。弥勒菩萨起前，长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何因缘五色光出悉照十方耶？"

佛告弥勒菩萨："听我说之！太子和休及五百长者子，前世供养百亿佛，皆行菩萨道。乃前世提和竭罗佛时，是五百人皆我弟子所教。后世悉当得共会，供养六亿佛，却后一劫，劫名为摩诃波罗蜜，共会一劫中，五百人前后皆同一字，名为若那颈头陀那。后作佛时，其国土当如阿弥陀佛国。国中菩萨往来飞行者、变化者，皆如阿弥陀佛国中诸菩萨。人闻是经，皆当生阿弥陀佛国作菩萨，如文殊师利菩萨三摩提钵菩萨。后世作佛者，当如阿弥陀佛。"

说经已，太子和休及五百长者子，诸菩萨、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梵、人民、鬼、神、龙，皆大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

入法界体性经一卷

入法界体性经

尔时，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尔时，文殊师利童子，于夜初分来诣佛所，到已在佛别门而立。是时，如来住于三昧。

尔时，世尊从三昧起，见文殊师利童子住别门外，见已告言："文殊师利，汝来！汝来！入内莫住于外。"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闻佛告已，白佛言："善哉！世尊。"即诣佛所，到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童子："汝可就坐。"

时，文殊师利童子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向佛合掌，却坐一面。

于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今者世尊住何三昧而从起耶？"

佛告文殊师利："有三昧名曰宝积，然我于时行此三昧，而从彼起。"

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以何因缘，名此三昧为宝积耶？"

佛告文殊师利："譬如大摩尼宝，善磨莹已安置净处，随彼地方，出诸珍宝不可穷尽。如是，文殊师利，我住此三昧，观于东方，见无量阿僧祇世界现在诸佛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如是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我皆现见，是诸如来住此三昧，为众说法。文殊师利，我住此三昧，不见一法然非法界。文殊师利，又此三昧，名实际印。若有纯直男子女人，行此印者辩才不断。"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有辩才。修伽陀，我知辩才。"

佛言："文殊师利，汝云何知辩才？"

文殊师利言："世尊，譬如彼摩尼宝不依余处，还依宝际而住。如是，世尊，一切诸法更无所住，惟依实际而住。"

佛复告文殊师利："汝知实际乎？"

文殊师利言："如是，世尊，我知实际。"

佛言："文殊师利，何谓实际？"

文殊师利言："世尊，有我所际，彼即实际；所有凡夫际，彼即实际；若业若果报，一切诸法悉是实际。世尊，若如是信者，即是实信。世尊，若颠倒信者，即是正信。若行非行，彼即正行。所以者何？正不正者，但有言说，不可得也。"

佛言："文殊师利，行者是何义？"

文殊师利言："世尊，行者是见实际义。"

佛言：“文殊师利，修道是何义？”

文殊师利言：“世尊，修道者思惟证义。”

佛言：“文殊师利，汝云何为初行男子女人说法？”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于彼诸善男子、善女人所，教发我见即是为其说法。世尊，我不灭贪欲诸患而为说法。所以者何？此等诸法，本性无生无灭故。世尊，若能灭实际，即能灭我见所生际。世尊，我为初行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说法，不受佛法，不著凡夫法，于诸法不举不舍。世尊，我为初发意男子、女人，当如是说法。”

文殊师利言：“世尊亦为教化众生时，云何说法？”

佛言：“文殊师利，我不坏色生，亦不坏色不生故说法；如是受想行识亦不坏不生故说法。文殊师利，我不坏欲嗔痴等而为说法。文殊师利，我为诸教化者，当令知不思议法。我为说法，以如是故，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我无所坏诸法已，得成无上菩提；亦无有生，得成无上菩提。文殊师利，所言佛者，即是法界；于彼诸力、无畏，亦是法界。文殊师利，我不见法界有其分数。我于法界中，不见此是凡夫法、此是阿罗汉法、辟支佛法及诸佛法。其法界无有胜异，亦无坏乱。文殊师利，譬如恒河、若阎摩那、若可罗跋提河，如是等大河入于大海，其水不可别异。如是，文殊师利，如是种种名字诸法，入于法界中无有名字差别。文殊师利，譬如种种诸谷聚中不可说别；是法界中亦无别名，有此有彼，是染是净，凡夫圣人及诸佛法，如是名字不可示现，如是法界如我今说，如是法界无违逆如是信乐。何以故？文殊师利，其逆顺界、法界无二相故，无来无去，不可见故，无其起处。”

佛说如是法已，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世尊，我亦不见法界向恶道，亦不见向人天道，亦不向涅槃。”

佛复告文殊师利：“若有人来问汝，云何现在有于六道？如是问者，汝云何答？”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是问者，我当解说。世尊，譬如有人睡眠作梦，或见地狱道，或见畜生道，或见阎摩罗人，或见阿修罗身，或见天处，或见人等。世尊，彼人所见梦事，诸道各各别异。又人问者，随意而说，然实无彼诸众生等。如是，世尊，我虽说诸道各别，然其法界实无差别。世尊，如彼问者，我当为其如实解说，彼此无故。世尊，若行声闻乘取涅槃者，不可为说实义。世尊，彼等即今现在，亦不可为其分别，但说名字。何以故？取法界边际故。世尊，譬如大海有七种宝，若珂玉珊瑚金银生色等，可以相别，此是其宝。于法界中，不可知其别异之相。何以故？世尊，法界不生不灭，其法界无染无净，其法界无浊无乱，其法界中无可灭者，亦无生者。”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文殊师利言：“汝知法界耶？”

“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

佛复问文殊师利：“汝知世间耶？”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幻化人所作处，是世间处。世尊，世间者但有名字，无实物可见，说名世间行。世尊，然我不离法界见于世间。何以故？无世间故。如世尊问言世间何处行者，所谓色性不生不灭，彼行亦不生不灭；如是受想行识，此识性不生不灭，如是行亦无生无灭。世尊，如是一相所谓无相。"

佛复问言："文殊师利，汝岂不作是念？若现在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当灭度耶？"

文殊师利答言："世尊，岂可法界有已修集、未修集也？法界既无修集，云何得有灭不现耶？"

佛言："文殊师利，于汝意云何？过去诸佛，如恒伽沙等已灭度，汝岂不信耶？"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信诸如来皆已涅槃，见彼出处故。"

佛言："文殊师利，于汝意云何？欲使诸凡夫死已更生也？"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尚不见有凡夫，何有更生耶？"

佛问文殊师利言："汝于佛前乐听法也？"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亦不见乐不乐相。"

佛言："文殊师利，汝岂不乐法界耶？"

文殊师利答言："世尊，我不见有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乐？"

佛言："文殊师利，若慢者闻汝说，生大恐怖。"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慢者生怖，实际亦生恐怖。其实际不恐怖故，即一切诸法皆无恐怖，以无修作故，此是金刚句。"

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名此为金刚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性不坏，是故名金刚句。世尊，如来不思议句，是诸法不思议，是金刚句。"

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复名此为金刚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无思故，是金刚句。世尊，诸法是菩提，是金刚句。"

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复名此为金刚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一切法无所有，但有名字言说。诸法无此无彼，皆无所有，此彼无所有者即是如，若是如者则是真实，若是实者彼则是菩提，是故得名为金刚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一切诸法是如来境界，是金刚句。"

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名此为金刚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自性本来寂静故，是金刚句。"

佛告文殊师利："汝可唤阿难陀比丘来，令受持此法本句。"

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于中不见有一法可说可听。世尊，我实不见一字有其说处，何有多句而可持乎？"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善说此语。文殊师利，我见东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诸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亦说此法本。"

尔时，长老舍利弗，从自住处出，往诣文殊师利童子住处。到已

不见文殊师利，即诣佛所，到已在佛别门外边而住。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是舍利弗比丘今在门外，为欲听法，汝令使入。”

文殊师利言：“世尊，若彼舍利弗际、若法界际。世尊，此二际，岂有在内、在外、若中间二耶？”

佛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世尊，言实际者，亦非实际，如是际非际，无内无外，不来不去。世尊，长老舍利弗际，即是实际；舍利弗界，即是法界。世尊，然此法界，无出无入，不来不去。其长老舍利弗，从何处来？当入何所？”

佛言：“文殊师利，若我在内，共诸声闻语论，汝在于外而不听入，汝意岂不生苦恼想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凡所说法不离法界，如来说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如来。说法界，如法界、言说界，无二别无所有；名者、说者，此等皆不离法界。世尊，以是义故，我不苦恼。世尊，若我恒河沙劫等，不来至世尊说法所，我时不生爱乐，亦无忧恼。何以故？若有二者即生忧恼，法界无二故无恼耶！”

尔时，世尊告长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来入听，文殊师利辩才耶！”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我甚乐闻！今在室外，欲听世尊及文殊师利童子所说。”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令长老舍利弗得入听法。”

尔时，世尊告长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来前入。”

舍利弗言：“善哉！世尊。”即前入室顶礼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文殊师利言：“长老舍利弗，汝见何义故而来此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欲听法故来此耳！此处应有最胜法义，以有文殊师利与世尊共处，各有论说必有妙美，当有甚深最胜法义。”

时，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我说甚深最胜法。”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此说法以何义为甚深最胜？”

文殊师利言：“舍利弗，此法难知，以无器故。凡所说无所发起，此所说法不为发起故，凡夫亦不为发起，阿罗汉法亦不为发起，如来法起发此说法，以无所依无能依故，发此说法。是故说法平等，平等无有住处，毕竟寂静说诸法故，此无所住故称最胜。”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以何义故作如是说，阿罗汉漏尽非受此法器？”

文殊师利言：“长老舍利弗，阿罗汉者惟尽欲嗔痴等粗惑故，彼何能作器？舍利弗，以是义故，我作如是言：阿罗汉漏尽非此法器。”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以斯义故，我今求汝，从一游处至一游

处，从室至室，从窟至窟，我故求汝，为法乐处，辩才欲听法故。文殊师利，我听世尊及汝说法，无有厌足。”

时，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不知足听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不厌听法。”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岂可法界取说法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既无厌听法，然法界共大德界，无二无别。其法界不取说法，若取则可知足，既不取是故不知足。”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除诸如来，何有听法如是也？”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言涅槃法，是舍利弗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诸法本性成就故，我无涅槃。”

文殊师利又问：“舍利弗，汝信无死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夫法界者，不死不生，我信如是。”

文殊师利又问：“大德舍利弗，汝信无智具足漏尽阿罗汉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无智智平等故，具足漏尽阿罗汉。何以故？非但智离无智，无智亦离，无智尽法更无智，无分别故，离智是漏尽阿罗汉。”

文殊师利问大德舍利弗言：“汝信漏尽阿罗汉解脱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实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彼诸法离诸法，然不取诸法，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问大德舍利弗言：“汝信前世诸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灭度而不得涅槃耶？”

舍利弗言：“我信。”

文殊又问：“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彼不思议界无生无没者，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问大德舍利弗言：“汝信诸佛是一佛耶？”

舍利弗言：“我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法界不可分别，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问大德舍利弗：“汝信诸佛刹即是一佛刹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师利又问：“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是诸佛刹依如，无尽刹亦无尽，我如是

信。”

文殊师利问舍利弗：“汝信诸法无可证、无可灭、无可思念，不可修作耶？”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我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自体不自知自体，本性不舍本性，自体亦不证，亦无思念，不相违背，不生不灭，不取不舍，善住彼际，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问言：“舍利弗，汝信有为界，于法界中无有法生，亦无有灭，亦无积聚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又问：“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彼诸法性不可得知若生若灭若积聚住者，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信有般若法界，于中亦有阿罗汉名字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师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厌行般若法界，是阿罗汉界。然法界体离非欲嗔痴体，其阿罗汉岂能离法界也？我如是信。”

文殊师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信诸法皆是佛境界忍耶？”

舍利弗言：“我实有信。”

文殊师利问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师利，世尊本性觉自性离故，我如是信。”

尔时，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如汝所有境界，为我解释。我如是问，汝如是答，是故我知有尔许行也。”

尔时，世尊告长老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法本句，若为他解释，若读若诵，然彼人等速得辩才。”

舍利弗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大德世尊所说。世尊，然彼众生，于前世时已曾供养诸佛世尊已，为彼善男子、善女人，安立于此法印。彼等众生当得大觉！”

尔时。长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法本有何名字？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长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我此法本名《文殊师利童子所问佛为解说》，如是受持；亦名《入法界》，如是受持；亦名《实际》，如是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恭敬当如胜宝，若受持此法本，若读若诵，若思惟，如行当得无生法忍。若为生他善根，若少读诵已，而能为他多说法义，当得不断辩才。”

佛说此经时，文殊师利童子，及余菩萨摩诃萨，上坐舍利弗，及余诸比丘，并诸天众、揵闼婆、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



喜。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二卷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

一名善权方便所度无极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八千，诸大弟子学戒具足。菩萨万二千，一切圣通无所不达，已得总持，辩才无量，不起法忍，其德无限彻睹诸根，应病授药为师子吼，救济十方众生百千莫不蒙度。尔时，世尊从宴坐起斯须未久，与无数之众眷属周匝而为说经。

时会菩萨名曰慧上，即从坐起更整衣服，长跪叉手前白佛言："愿欲有所问，唯如来至真听者乃敢陈说！"

世尊告曰："恣所欲问，佛当为汝开解结滞。"

慧上白佛："所云善权，为何谓乎？"

佛告慧上："善哉！善哉！族姓子，多所愍伤，哀念安隐诸天人民，劝化将来导引三塗，开阐佛法获微妙慧，乃问開士善权方便。"佛言："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申畅其要。"慧上菩萨及与众会受教而听。

于是佛告慧上曰："族姓子，善权開士以一揣食，随时方便弘施流普，劝发黎元坠畜生者，使此二品悉趣德本，兴诸通慧，其心晓了具足佛慧，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若人殖德劝赞代喜，以斯善本则施众生，以觉之心顺一切心而不堕落，讲斯教已，成诸弟子、缘觉之乘为诸通慧，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十方诸树其华炜晔，香气芬馥人所钦尚，而无主名，敬采集合奉散诸佛，誓以德本，已及众庶志诸通慧使备道明，具获无量戒品、定品、慧品、解脱品、度脱知见品，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愍察群萌，在安助喜彼患代受，以诸通慧因缘方便，建立德本用施众类，为十方世界誓被德铠，其遭恼害者则救摄所患代受其罪，劝以通慧使获大安，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供一如来，观虑诸佛法身平等，戒、定、慧、解、度知见品亦复如之；知是供养一如来，等则为奉养十方诸佛，所见供祚，開士历受施祐众生，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敢所生处，其所住处不计吾我未曾自轻，如令讽读四句之颂，观察其义心不怯羸，宣显备具，不想利养，盖诸佛土若入国邑，辄兴大哀踊跃说之，誓愿闻吾四句颂者，皆成诸佛无

碍辩才，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假使生在贫匮之门，设行乞丐求一夕膳，无鄙劣心转奉贤众。若惠独人内自惟察，如来有言务恢广施，今吾乞与所进微鲜，建诸通慧誓意无量，殖斯德本劝发众生，侥获宝掌，若如来至真等正觉也。以斯妙慧光护夕供，所服纳者持戒学道，缘崇功德多所彼致，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与诸弟子、缘觉俱游，心不同归。见人供养弟子、缘觉，意不钦获，兴于二念：一、从菩萨心成佛世尊，二、弟子、缘觉因佛法生。造斯观已，诸所供养未以为上。吾所学习则三品最，观无适莫无所贪乐，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善权開士行一布施，则具六度无极。何等六度？善权開士见贫乞者，具足大施无悭贪心，斯施度无极；身自护禁奉持戒者，其犯恶者使立戒法，寻而给施令无所毁，斯戒度无极；若嗔恚者，御以慈心、净心、明心、愍哀等心，兴施布施，斯忍度无极；随宜供办饮食之膳，身口意行身等如空，斯进度无极；一心等施进止卧梦而无乱行，斯定度无极；如兹施已御念诸法，谁有施者？何所食者？谁受报应？造斯求者法不可得，不见施者及食施者，无受报应，斯慧度无极。是族姓子，权施若斯，则具六度无极之法。”

于是慧上菩萨白佛言：“未曾有也！天中天，開士丈夫权施具足，一切佛法多所摄护，振于生死赡及余类。”

佛言：“至哉！诚如所云，权施虽微，审成众德无量难计。又族姓子，行权開士，何谓退还？以权方便而以施与，纵随恶友为之所拘，毕偿罪者自观念言：‘阴种诸入得无不灭，当除斯患乃至无为。吾誓当被道德之铠，任力发起周旋终始则务究竟。’”

慧上又问：“唯天中天，假使有人犯于四罪有所想念，发意出家为菩萨道，然后云何？”

佛言：“设当毁失四重之禁，以权消罪众患悉除。是族姓子，为菩萨道无有罪衅。”

尔时，慧上菩萨白世尊曰：“何谓菩萨而有罪殃？”

佛言：“若有開士学得脱戒，得脱戒者则二百五十禁，于百千劫服食果蓏，为人所辱而皆忍之。若有想念弟子、缘觉之行，開士则为生死根缚。如族姓子，声闻、缘觉犯本诸禁，不除阴种诸入，不得灭度也。如族姓子，舍開士行不自改正，而有想念志求声闻、缘觉，欲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者，终不能成也。”

于是阿难白世尊曰：“忆念我昔入舍卫城而行分卫，见有開士名重胜王，在他室坐与女人同床。我谓犯秽，心用惟虑：‘得无异人学梵行者，于如来教，将无造见闻想念于一切乎？’时我，世尊，瞻见立想叹发斯言，三千大千世界而六反震动。时重胜王，即自踊身住于空中，去地四丈九尺，报阿难曰：‘云何贤者，犯禁秽者，宁能踊身止虚空乎？在如来前，何不问耶？何谓菩萨犯罪之法？’阿难投身即自悔过

曰：‘唯然，世尊，我甚迷谬！如何偏见求大龙短！’”

佛告阿难：“宜自修慎，无察大乘正士之便而想其阙！由如贤者志弟子乘，若一若二同修杂行，不当视之狐疑懈废得无尽漏。如是，阿难，勿观善权開士有废退想于诸通慧。所以者何？菩萨大士，爱纳眷属业以三宝，不违佛法贤圣众也，使志无上正真之道。”

佛语阿难：“若族姓子、族姓女，心存大乘不离诸通慧，不荒五乐抑制五欲，观于五通得如来根，当知正士与女人俱。又听阿难，彼女人者，乃往去世为重胜王百生之偶，宿情未拔故有色恩，贪重胜颜口发誓言：‘若与我俱得遂所娱，当从其教发无上正真道意。’时重胜王心知其念，晨现整服，由斯法门入之其室，观内外地心等无持，执手同处已如其欲，则颂曰：

“‘愚哉悖于欲， 诸佛所不叹，
　　能蠲恩爱者， 得佛人中上。’

“时女喜踊即从坐起，自投于地，归命自责伏罪悔过，为重胜王而叹颂曰：

“‘吾已离诸欲， 世尊之所叹，
　　节止恩爱著， 愿佛无上道。
　　前心之所想， 今首自悔过，
　　伤愍诸群生， 究竟发道意。’

“尔时，重胜王菩萨，随欲化女使发无上正真道意，即从坐起而出其室。阿难观斯心持清净，今吾授彼女决，转女身后九十九劫当得作佛，号离无数百千所受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众祐。以是贤者观菩萨行，所行无短不堕罪法。重胜王菩萨从虚空下，稽首佛足白世尊曰：‘開士当行善权方便立于大哀！若劝一人导以法本，从其所生辄当获之信于善权，堕大地狱至于百劫，所遭苦痛恼剧之患，则当忍之。宁化一人使立德本不避此难！’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正士通达，是为菩萨大哀之行，超度诸受。’”

佛言：“族姓子，吾念过世无数劫时，有一学志，名曰焰光，处于林薮行吉祥愿，四百二十万岁净修梵行，过阕岁已入沙竭国。有陶家女，见此学志姿貌姝好端正绝妙，欲意隆崇即自投讫。学志问：‘姊，何所求乎？’答曰：‘慕仁。’学志报言：‘吾不乐欲。’女曰：‘设不然者，吾将自贼。’焰光自念：‘吾护禁戒净，修梵行四百二十万岁，今若毁之非吉祥也。’念已舍却离之七步，乃发慈哀：‘毁犯禁戒则堕地狱，若不如是，女自残贼。宁令斯女获致安隐，吾当堪忍地狱之痛。’焰光即还，又执其臂而喻之曰：‘从女之欲，幸勿自危。’学志退居习家之业十有二年，厌碍止足乃净四等，寿终之后生于

梵天。”

佛言：“族姓子，欲知尔时焰光学志，岂异人乎？莫造此观，则吾身是。陶家女者，即瞿夷也。彼尚色欲此顺其心，吾以大哀越度生死百千之患。贤者且观余人所犯坠趣地狱，善权開士更升梵天。”

佛告慧上：“设舍利弗、大目揵连行善权者，不使瞿和离比丘坠于地狱。所以者何？吾忆昔者拘楼秦佛时，有一比丘名曰无垢，处于闲居国家山窟，去彼不远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驰走避入无垢比丘所止之窟。雨霁出去，时五仙人见女各言：‘比丘奸秽谓之不净。’无垢知诸神仙所念，即自踊身在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诸仙见之飞处空中，各曰：‘如吾经典所记，染欲尘者则不得飞。’寻五体投地伏首诬横。假使比丘不现神变，其五仙士堕大地狱。尔时无垢比丘，则慈氏菩萨也。若舍利弗、目揵连有权飞升，则瞿和离无由陷坠。当知此义，非声闻、缘觉所能及知，唯独開士分别晓了善权方便。犹如放逸女人四时庄严贪财利欲，或无智者变改人性，使从其意示于施身，敬重彼人殚尽其产，遂弃远之，缘所获入未曾有悔。善权菩萨亦复如斯，观察人根可开化者，以何方便则化立之，敬施众生不吝其身，殖诸德本不藏情匿。设使知人已建德本，用其人故续命长善，一切欲乐无所贪慕，舍除恩爱令归于无。其心清净无所系著，犹如蜜蜂接采众花不计常想，于花枝叶一无所损。行权菩萨随俗方便，虽乐诸欲不计爱欲、不发常想，不自毁身亦不损彼。譬如树种不失鲜色，因而生芽无加茷者。如是，族姓子，菩萨以空无想不愿之法，智度无极广大之慧，入诸尘劳随所乐行，不舍习俗欲不秽身，不违佛叹未曾退转，如捕鱼工引网布网，恣意所欲截众大流，收纲摄网多所获得。菩萨如是入空无想不愿之法，以细微心在一切慧，缚于大欲，诸通慧心以无护心，自在所获得生梵天。譬如丈夫工学咒术，为吏所捕五系缚之，其人自恣则以一咒，断诸缧绁而得解去。如是，族姓子，善权菩萨五欲自乐，普与众俱恣其所幸，智力术力以一通慧，坏一切欲没生梵天。譬安隐师以一其心无所恶忌，变现荫庇送大贾人，或有愚谤而伤之曰：‘忖察此师，自眷属财贿尚不合度，安能济众使免贼乎？将必遗漏无量钱宝。’于是导师激愤耻之，即从坐起秉心坚强，带钾舞刀摧拉怨敌，所护安隐无所亡失。行权菩萨，执智慧刀随时所欲，以巧方便安习五乐，志弟子乘所不悦可，为发慈愍：‘云何若此兴放逸行，尚不自度，何能济众降魔怨乎？所不堪偕也。’菩萨以智慧度无极法，善权方便恣意所欲，以智慧刀断截尘劳裂诸罗网，超游自恣遍诸佛国，离女人士无有瑕秽。”

尔时，有菩萨名曰爱敬，入舍卫大城普次行乞至贵姓家。贵姓有女名曰执祥，在楼观上闻比丘音，受食便出则睹其形，发放逸意，其欲甚盛不得从志，气绝命终其身动摇。比丘见女兴不净想，即发念言：“何谓法乐自所喜者？计空无实，其犹泡水，无所可遵耳目鼻口身意，如腐肉揣革裹皮覆，从足至顶何所可乐乎？观无诤讼无想无

念，法无内外亦无寿命，都无所有，心何所著亦何所受？永离欲瑕亦无得也。”谛观诸法无所起者，爱敬菩萨即得不起法忍，则时欣喜踊跃在虚空，去地四丈九尺，绕舍卫城七匝。

于时，世尊见爱敬菩萨，升在虚空譬如雁王，神足无碍自由自在，告贤者阿难曰：“汝见爱敬飞游进止如雁王乎？”

对曰：“已见。”

佛言：“阿难，爱敬菩萨，因色欲行获诸佛法，降伏魔兵则转法轮。执祥女终转女人身，得生忉利紫绀天宫，自然化有四百八十里殿，万四千玉女俱共侍之，缘此之德而发慧心，自念：‘何行得生此乎？’即知本在舍卫为贵姓女，色惑爱敬，缘斯贪欲寿终转女即为男子，自然神化无央数众，志于欲著乃获此报，岂况清净恭肃之心，供养奉事尽敬菩萨乎！‘今伎乐之娱安可久，常当诣世尊及观爱敬菩萨。’”

于是天子与其眷属，各执天花、栴檀杂香，威光巍巍俱诣世尊、爱敬大士，皆以花香而供上之，前稽首礼绕佛三匝住，各叉手而赞颂曰：

“诸佛无思念， 乐最不可量，
如来无心意， 则获尊上道。

我在舍卫为女人， 其大名德不可议，
号曰执祥长者息， 端正姝好宝严身，
以为父母所珍重。 有正觉子无所著，
号曰爱敬威神大， 入舍卫城家分卫。
我闻其音柔软妙， 欢喜之心取饭食，
即自往诣无极法， 如来之子爱敬道。
吾见彼已起乱心， 迷惑爱欲贪放逸，
假使不得从我愿， 即当寿终用活为。
当时不能发口言， 虽奉饮食不能授，
我以爱欲放逸故， 则在其处寿命终。
虽不能应于道行， 降弃瑕秽女人身，
得为男子佛所叹， 即时得生忉利天。
宫殿则尊微妙好， 以宝合成无等伦，
有万四千诸眷属， 诸婇女乐悉具足。
即时心自发念言： 吾何因缘得致此？
寻时识念如此事， 爱欲之心报应然。
见于爱敬心欢喜， 以放逸心而贪视，
缘是之德获是报， 犹如光明照好树。
当为正觉佛子弟， 所在游欣安住慧，
爱欲之心报如此， 何况有人供养者！

吾身今即如来子，愿发求尊佛智慧，
便当修行恒沙劫，未曾舍离大志性。
皆由善师因爱敬，则当供养法奉事，
供事于道无亲属，唯愿学求在觉轨。
修于尊妙道之行，以放逸心所睹著，
寻时则转于女身，便获勇猛男子形。”

父母在家皆号哭，臭死于地自捽灭，
心自念言是蛊道，冲口骂詈此沙门。
应时天子承佛威，往诣父母具解说：
“无得骂詈嗔沙门，将无长夜获苦恼。
父母欲得知我不？吾已踊至忉利天，
应时退转女人身，得为天子光巍巍。
父母当至安住所，首骂詈罪自悔过，
更求救护不可得，唯有如来为道慧。”

时父母闻佛音响，彼时勇猛劝化之，
皆和心解眷属俱，同时往诣能仁佛。
则共稽首两足尊，即自悔过嗔恚心，
悉共恭敬于如来，启问安住令决正：
“以何供事应奉佛？何谓顺法佛众僧？
唯为吾等分别说，假使闻者无异心。”

最胜则知心所念，救世口则说如此，
其欲供养一切佛，坚固道意御诸想。
父母亲属及男女，具足五百无减少，
听闻大人之所讲，同时皆发大道心：
“最胜所言仁无异，阿难听我之所语，
如菩萨行无端底，善权方便住智慧。
爱敬菩萨愿如此：假使女人爱敬我，
则当令转女人形，速为男子人中上。
阿难且观此名德，余人所因堕地狱，
以放逸心贪习色，因爱欲变为男子。
其心天子供养我，常以恭敬获丰安，
彼所供养难计劫，当得为佛号尽见。
此五百人发道意，亦当自致人中尊，
何人闻此不供佛？其欢悦心安无量。
计其爱敬菩萨者，所开化女不一二，
无量百千亿那术，以爱欲心立于道。
则为药王大名德，何因菩萨当有秽？

因缘尘劳施安隐，何况供养奉事者！”

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犹如有人近须弥山，皆随山光昭为金色。设怀欢喜欲义心奉道法心，得近菩萨皆获一类，趣诸通慧心性自然。我从今始奉持菩萨如须弥山，犹如药王名曰见愈，有清净心若嗔恚意，见此药者众病皆除。菩萨如是净不净心，淫怒痴心觐菩萨者悉为除愈。”

时佛赞曰：“善哉！阿难，诚如尔言。”

于是贤者大迦葉白佛言：“甚难及也！天中天，菩萨大士不可思议，在所游至，为诸众生现无畏欲。空无想不愿，声闻、缘觉唯行此法，菩萨普护，转使更入诸通慧迹，以善方便将顺其心，终不穇厌色声香味细滑法也。”

大迦葉复白佛言：“我可叹喻菩萨大士之所行乎？”

佛言：“可叹。”

迦葉曰：“譬大旷野断绝无人，自然有墙，上至三十三天，唯有一门，无央数人皆入旷野。去之不远有一大城，其国丰熟米谷卒贱快乐难言，人民众多不可称计。其在彼城则如金刚城，旁有江，江侧有路。旷路之中有黠慧人，聪识念义，怀愍欲度入旷野者，举声而盟称：‘去旷野不远，大城之安永无死惧，吾为导师来趣所乐。’众人报曰：‘吾等不行，于此不动，欲睹城像城自然现，尔乃往耳！’时复有人解微妙者应曰：‘当往，随仁所凑！吾等如是薄福之人，闻此声已不信不乐，不从其教不度旷野。’彼微妙人则度旷野，观路由河，则乘而进路之。左右有百千丈深大溪涧，布诸草木四方作桥，则济厄路四出无碍。大贼从后追而不惧，贼自然却终不还顾，稍稍前行亦不恐懅，不左右视则见大城。稍近城郭心不狐疑，入彼城邑为无量人，现其仪式增益福祚。”

迦葉叹已陈喻：“大旷野者，谓生死之难。墙至三十三天者，谓无黠所著恩爱之欲也。唯有一门者，谓大乘也。人入旷野者，谓众愚冥凡夫之士也。黠人发愿呼众人者，谓菩萨大士所乐度无极也。志劣不行欲见城者，谓声闻、缘觉也。应曰‘当往，随仁所凑’则菩萨也。闻声不信者，谓外道异学众邪行也。度旷野者，谓奉精进至诸通慧修诸三昧也。路由河者，谓法门也。左大溪涧百千丈者，谓声闻地也。右大溪涧百千丈者，谓缘觉乘也。大布置草木作四方桥者，谓善权方便慧度无极也。四出无碍者，谓菩萨四恩之行摄无量人也。贼追不惧自然却者，谓魔官属及诸猗行也。终不还顾者，谓忍度无极也。稍稍前行，谓为菩萨之所开化进度无极也。亦不恐惧者，谓以清净心发起众生志平等觉也。不视左右者，谓不志乐声闻、缘觉之利也。则见大城者，谓达诸通慧也。稍近城者，谓见道功德习行佛慧也。心无狐疑者，谓晓智慧善权诸度无极，则能遍睹一切众生无所畏恶。适入城已为无量人，造现仪式增益福祚者，谓如来至真等正觉也。佛天中天适

兴在世，则为菩萨立于名号广建利义。”
　　于是世尊赞迦葉曰：“善哉！善哉！乃叹斯喻。”说此言时，万二千天与人发无上正真道意。
　　佛语迦葉菩萨：“德行不可称计，学谛微妙，善权方便大士所作，不为已举，不他人施，不言有我亦不言彼。”
　　时，慧上菩萨白世尊曰：“何谓一生补处？而迦葉佛时，口说斯言：‘用为觐是剃头沙门，安能有道？’佛道难得，世尊尔时何缘说此？”
　　佛语慧上：“且止！族姓子，无得节限平相如来及开士行。所以者何？菩萨大士善权方便不可思议。其有正士，当作斯观缘是化人。族姓子听，善思念之，有法号曰善权方便，菩萨从定光佛已来，所兴之慧不可思议，随时之宜敢可发起讲菩萨法。从见定光世尊以来，得不起法忍，无一瑕阙，无所忘失，亦无乱心智慧无损。已得法忍所造菩萨，一念之顷七日成佛。有菩萨志，发意之间一劫之喻，为一切人所在示现开化众生，以智慧力欲得成佛大平等觉，无量亿劫称叹邪见多所发起，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诸声闻学设使自在，于三昧者未曾有也！不逮菩萨三昧之定，身亦不动，心无所想，亦非众人身心所及。又使菩萨三昧正受不进不退，常以四恩救摄群萠，不失精进，不为懈怠，而为众人讲六度无极，是谓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菩萨发意之顷，于兜术天逮正真觉转于法轮。阎浮利人不能自致升兜术天听受经法，菩萨心念天上诸天能下至此，是故正士于阎浮利而现成佛，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菩萨发意，能从兜术忽然没已，不由胞胎，一时之顷成最正觉。傍人有疑：‘此所从来，为是天耶？揵陀罗变化所为乎？’若怀狐疑不听受法，是故菩萨现处胞胎，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又族姓子，无得兴念菩萨处胞，勿怀斯意菩萨大士不由精胎。所以者何？有三昧名曰无垢，菩萨大士以斯正受而自庄严。兜术天人谓菩萨没而无动摇，不睹菩萨游于胞胎。现处母腹而从胁生，弃国捐家寻坐佛树，示勤苦行普现悉遍无所不变，无有劳扰而无染污。所以者何？菩萨之瑞所化清净，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佛告慧上：“何故菩萨自化其身，紫磨金色现入胞胎？”
　　慧上答曰：“寂然清净明白之品。”
　　世尊曰：“然。其菩萨者，处众生上则第一尊，是则化来，诸天人民所不能及，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在母胞胎，具足十月无见而生？人傥起念在母之怀，日月不足诸根不具现满十月，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生于树园不在中宫？菩萨长夜习在闲居，志乐寂寞行平等净，欲令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罗、人与非人皆舍室宇寂然供养，此诸华香普流天下，使迦维罗

卫国中人民欢喜悦预不为放逸，是故菩萨在于树下寂寞处生，不在宫馆，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从右胁生？若不如是众人有疑，则谓菩萨因由遘精，而处胎藏不为化育，众必怀结犹预难决，是故示现令人开解。菩萨虽从右胁而生，母无疮瘠出入之患，往古尊圣因时如然，所行无违，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母攀树枝然后而生？设不尔者众人当谓，皇后虽生菩萨必有恼患，若如凡庶而无殊别。欲为黎元示现安隐，母适攀树枝，志性柔和，则菩萨诞育，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安和澹泊忽然而生？其身清净无有垢秽，菩萨至尊三界之上，虽处胎中如日昭水，净无所著不增不减，故现胁生不与凡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适生斯须，帝释即下前稽首奉不使余天？其释无始立兹本愿，菩萨若生，当以净意而奉受之，亦为菩萨本德之征，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适见受已，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为正士吉祥之应，应七觉意觉不觉者也。自古迄于今，未有能现行七步者，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已行七步举手而言：‘吾于世尊天上天下为最第一，当尽究竟生老死原’？释梵梵志及诸天子，彼时众会莫不遍集，设不现斯当各自尊，则怀憍慢，便不复欲礼侍菩萨。菩萨愍念外道梵志、诸天之众，长夜不安必坠恶趣而受苦痛，是故菩萨举声自赞：‘吾于世尊天上天下第一，权慧超异独步无侣，当究竟尽生老死根。’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其诸天子未有来者应声便至。尔时异学梵志及诸天子，皆共稽首，敬礼赞音，叉手归诚，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大悦而笑不怀轻戏，笑而不谄笑？菩萨兴念：‘一切众类本与我俱，发上道意无上正觉，恐畏懈怠放逸自恣，故为卑贱愚冥贡高。’或音声者解一切法，至诸通慧精进敏达，使归命佛犹斯大哀，发起萌类除却放逸，见已愿果彼亦普具，以故正士现大欣笑，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清净无垢而复洗浴，释梵四天所见供侍？凡人初生皆当洗浴，菩萨清净随俗而浴，况世人乎！故现此义，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初生之后，去到空闲于树下坐，然后入城？欲以具足诸根之本，示现中宫弦歌倡伎音乐之娱，然四大锭由斯现缘，令众学劝，弃离财宝乐升微妙，入家复出不兴异行，去家学道则坐佛树，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生后七日其母便薨？后寿终尽，福应升天，非菩萨咎。前处兜术观后摩耶大命将终，余有十月七日之期，故从兜术神变来下现入后藏。以是推之，非菩萨咎，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学书射御兵仗伎术樗蒱戏乐？随世习俗现前因缘，三千大千世界诸所伎乐，经藏道要诗颂术数，神咒所疗言谈嘲调，示现悉学无所不博，欲令庶人不自憍慢，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下

“何故菩萨而有室娶？菩萨无欲不尚配匹，其于离欲则为正士。所以示现眷属妻息，傍人怀疑，菩萨非男斯黄门耳！欲除沉吟故纳瞿夷释氏之女，缘此现生子男罗云。假论罗云胞胎生者，则非义也。所以者何？罗云于天变没化生，不由父母合会而育，又是菩萨本愿所致。昔锭光佛瞿夷有誓：‘后世为仁妻殖其德本。’不违久要故娉纳之，情无所在俗人扰动迷惑色欲殷勤恋著。菩萨示现妻子眷属，寻复舍国，或有人言：‘正士之妃端正姝妙，乃尚捐去，何况吾等！’又菩萨本始学道时，所有妻妇群从眷属，相敬重故各共发愿：‘世世与仁俱，生生相侍，随至成佛道。’故广敷演清白之法，中宫婇女四万二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其余群类悉度恶趣，以故菩萨现有眷属。其诸婇女以恩爱情自烦恼者，适见菩萨澹然清净如明月珠，则离色欲。假使菩萨化于所化，颜姿容貌由若己身，尔时婇女与化人俱恣可所娱，各心念言：‘吾等今日与菩萨俱，志慕永异。’于时菩萨往阎浮树荫下，而坐禅思欢喜行安，由如化人所造之变。菩萨昔从锭光佛来，所见爱欲因缘之业，皆是无始感发之应，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于阎浮树荫而坐禅思？化七十亿诸所天子令发道意，又复欲使皇后见之，心自念言会当舍家，是故菩萨坐阎浮树荫而寂思惟，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夜半出家？至于江流而自洗浴，感诸群生为现德本，悉当念言：‘所立之处功德自然清白法故。’由此夜半出家无碍，极乐事皆当舍弃，清白之法不可离也，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在兜术天劝化诸天？来下现生，天人叉手，时到可去门自然开。菩萨有念：‘王傥怀疑，闻此不了长夜不安，遭值恐患坠于恶趣。’故化天人，天人开门，诸天坐中举声称扬非菩萨咎，欲慰王心委之于天。由观斯义有所劝化，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弃国捐王而现舍去？人当解知，菩萨畏生老病死是故出家，不为增避家室亲族眷属枝党，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自剃头须发？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神、揵沓和、人与非人，无能堪见菩萨顶者，况能为尊除须发者？于时菩萨劝度众生自除须发，念白净王当起恨意：‘谁剃子首？’从使者闻：‘自剃之耳！’王乃默然，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取宝璎珞冠帻手付车匿？发起众念：‘菩萨为道，不复贪乐珍宝之饰，于一切物而无所著。’故皆释之。后世边地法效菩萨：‘吾等出家，亦当请学。从佛法则猗四贤行，一切无著，不为阴入

狐疑出家。’设不如是人当疑言，不知产业故出家也。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佛言：“族姓子，今且听！此菩萨何故六年志修苦行？为诸菩萨有殃罪故，故现勤苦？为诸群生权其方便，于斯菩萨所兴为也。迦葉佛时，口发是言：‘髡头沙门耳！云何为佛？’是则菩萨善权方便，当知是义。何故菩萨而有斯言？优多摩纳有五亲友及五百弟子，为大梵志贵族姓子，本学大乘，为恶知友所见迷谬，失其道意。其五亲友信外异学不从真教，修外道经不习佛法，自谓有道。为彼师长，其身自号吾等是佛，五百弟子亦复如是。焰花学志以权方便入斯志类，因发言呵难提和曰：‘何所为佛？髡头沙门，佛道难得，用往覲乎？’焰花稍稍化五族姓子及五百弟子在异学者，故发斯言：‘何所是佛？髡头沙门，佛道难得。’”

佛语慧上：“观于彼世焰花学志，时在别处与五亲友、五百眷属俱共正立。于时，陶家者名难提和，往至其所嗟叹迦葉如来功德，谓焰花学志，来共俱往诣迦葉佛。焰花心念：‘此诸学志德本未满，设吾今叹迦葉如来道之功德，毁诸异学族姓子等，便当愕住必不俱行。’以故焰花护其本愿智慧无极，因权方便故言：‘髡头沙门非是佛！佛道难得，智慧无极，何所处乎？’行智度者无彼此想亦无道想，焰花通达究竟空慧普无所著，善权方便随一切法故发斯言。焰花学志与五亲友、五百弟子，至池水侧浴讫出水，乘马车侣五亲友，从弟子游行讲经。尔时，欢豫承佛威神欲化彼师从，迎焰花乘及侣弟子，即相问讯言所从来。欢豫以诚答曰：‘覲迦葉佛还。’焰花曰：‘髡头沙门非为是佛，佛道难得。’陶者闻之甚用不悦，以手捉发：‘卿不信者，可俱往质也。’焰花筹虑：‘欢豫志性安隐仁和未曾卒暴，今旋吾急终不忘也，吾及弟子宜当共侣俱观其道。’佥曰：‘唯然。’于是陶者、焰花、五友、五百弟子，便共俱行覲迦葉佛，佛则为说前世所兴道德之本，心即喜踊，赞焰花曰：‘世尊道德权慧乃尔，何惜不早为吾等说？’五友、弟子见迦葉佛道德巍巍辩才无量，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时，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说大乘业开阐法藏不退转轮，五大梵志、五百弟子皆得不起法忍。”

佛告慧上：“族姓子听！焰花若以佛智慧叹迦葉尊、毁异学者，五大梵志、五百弟子终不从化，又无由得覲迦葉佛。用欲开化之故因行权慧，故发斯言：‘髡头沙门非为是佛，佛道难得。”得不退转无所不达不复疑道，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佛告慧上：“菩萨所以随时如化现有余殃勤苦之行，设不然者，沙门梵志清净奉诫，诸余黎民将无知之，懈怠不进，适相见已得无说之，是藏异藏。斯等长夜曾无利义，不得安隐则归恶趣，用众罪衅如来故现余殃未尽，菩萨都无罪盖之患。持戒沙门梵志，若说粗言即当自疑，不加精进，不得解脱。欲建斯等犹豫志者，菩萨以权口发此言，缘是度之即当自说：‘吾等无智自责悔过，唯学道慧普行恭敬，又

外异学贡高自由。’以故如来勤苦六年非为余殃。所以者何？或有沙门梵志，食一麻一米清净自在，欲摄此等具足其愿故，菩萨日服一麻一米以为限度，若不时食不得不还致于圣道。菩萨发言：‘髡头沙门不得是佛，佛道难得。’故以罪殃六年苦行，六年之中所可开度，则非异学之所及知。而令外道五百二十万人住平等慧，所可见发诱化人民，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聚会四辈，诸天、龙、神及人非人，为讲说经初夜欲竟？佛告阿难：‘取中衣来，吾体少冷。’阿难受教即取奉进。上夜已竟入于中夜，复命阿难取上衣来：‘吾寒欲著。’即复进之。中夜已竟入于后夜，复命阿难：‘取众集衣来，吾欲著之。’即复重进。佛便服著告诸比丘：‘吾听出家学者一时著三法衣，假使寒者亦可复之。所以者何？后世边地寒凉国城不堪单薄，随其土地应著复重。佛无寒无热无饥无渴。所以者何？为处寒土不著复重，或致疾病，或能悔退，不能究竟求道之意。’是为如来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坐于草蓐？为来世人出家学者，或贪鲜好床座榻机，志在安软不加精进，或有少福不得好坐氍氀毾[登＋毛]重莚被蓐，怨望退却，心当念言：‘如来世尊身欲成佛，坐于草蓐不著好床乃成佛道，何况我等当慕好座？’佛言所教随其习俗，重茵累蓐不妨于道，细软不悦粗坚不忧，人心难齐志行若干，故以权变现若干教，是为如来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复起饭食？傍无德者自饿求道，夫以饥饿不能兴慧，故安隐食因成道德，说菩萨法开化群萌，多所安隐不以勤苦。菩萨受食得用成佛，由斯逮于一三昧定，以一三昧住百千劫，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闲居求道，草蓐敷于树下？用过去佛不贪床座，坐敷说谛吉祥礼义。设使菩萨说法粗略则入利义。其有以草施菩萨者因发道意，佛时授吉祥之决：‘汝于方来当得成为佛，号离垢如来至真等正觉。’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坐佛树下使魔云集？设不速趣无上正真道者，其魔波旬不敢至菩萨所。又族姓子，菩萨初坐树下，心自念言：‘谁于欲界四域最尊，人从教者？当令诣吾，俱战决之。’尔时具足入诸通慧，故使魔试其魔兵师八万四千亿，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已成佛道，正坐七日而不起行察树无厌？是诸天子见其德行变化感动，心大欢喜，各心念言：‘吾等当求斯如来心何所倚乎？’宿夜七日一心专精求之不得，缘是之故乃观世尊三十二相，心益踊跃则发无上正真道意：‘当来之世，亦逮如兹坐于佛树。’由斯如来坐树七日，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菩萨得成佛已，劝率无数天人之众，梵天不请亦不说法？于是如来心自念言：‘其在欲界不可称计诸天集会，及魔眷属、鬼神罗

刹，设见菩萨师子吼步辄发道意，见欢喜者缘致无为。’又族姓子，诣佛树下，菩萨即时放顶相光，普照魔宫及三千大千世界，于其光明出一音声：‘今释种子能仁之尊，弃国捐家，今成无上正真之道，已过汝界多度人民，不可赀量空汝国境，宜当寻往与共战斗。’时魔闻斯甚大愁毒，严四部兵具足三十那术垓，俱往诣佛树。于时，菩萨以智慧宝建立大慈，慧明之胜紫磨金臂，诸天、龙、神、释、梵所敬。时梵志念：‘梵天化我，我从梵生，莫能超踰，世无尊师，梵天为上。’如来念曰：‘吾致梵天令众人见。’诸天、龙、神皆倚于梵，梵天犹尚稽首礼佛，宜当劝助如应说法。若无劝请，如来不说。承佛威神，令梵天来以法助劝。假使众人敬念梵天当劝如来，于是梵天，自舍其宫来诣世尊，大梵劝佛转法轮时，六百八十万梵天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悉叹颂曰：

“‘佛尊无有极， 最胜不可及，
行善权方便， 是亦为如来。’”

佛告慧上菩萨：“如来所现余殃有十，是亦世尊善权方便。当了至诚，欲使如来有毛发瑕，不具殖德本，欲令有短行不具足，逮成正觉坐佛树者，此亦不然。所以者何？畅清白法无有众瑕。族姓子，欲知如来皆以殄灭诸不善法，世尊无碍，况复立秽而有余殃？佛为医王，除一切病无有阴盖，祐众生故示现余衅，欲令众庶护身口意修清净行。由如尊贵族姓有子，各长王家习于乳酪，体生疮瘠上至颈项腹藏亦痛，当服医药饮乳乃除困而获差，父母念之喜其得瘳。又族姓子，如来至真为普世父，除群犂恼使获安隐，以故现疾。人闻余殃不敢作罪，是为菩萨善权方便。”

又告慧上菩萨：“往昔久远世时不知罪福，故为众人示现殃衅。如来故说：‘吾为法王不离宿罪，汝等之类安得离殃。’由斯有言如来永无余殃。譬如有人善学书疏计校之术，教诸童子欲令成就，无所不知不以为碍，小儿见闻则受学了稍稍达本。如来如是悉学诸法无所不博，示现余殃欲令众生具清净法。譬如有医始学治病，解方晓药应病救疗，既能自愈广能愈人转复嗟叹。锭光佛时，乃于彼世，有五百贾人入海求宝。有异心者，心罪甚重开其罪门，工学邪术殃害剧贼，观贾人貌则上有船。于时导师号曰吉财，护众贾人随时消息。凶人念言：‘今我宁可悉害贾人独取珍宝。’于阎浮提有大导师名曰大哀，时寐梦中海神语之：‘贾众之中有一贼人兴大恶心，皆欲危没五百贾人，独欲取宝。假令事建，罪不可量。所以者何？此五百贾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转。设使遇害心不回还，由其殃罪，一一菩萨行得成无上正真之道，贼坠地狱若干岁数其罪乃竟！今仁导师当行权变，而令此人不更地狱若干之痛，使众贾人不被危害。’七日思惟无余方便，念言：‘唯当取之危其命耳！假语众贾者则皆兴怒，当杀此人必堕恶

趣。’复重自念：‘设我独杀亦当受罪，吾宁忍之，若百千劫受地狱恼，不令贾人普见危害而令一贼坠地狱也。’时大哀师则为说法，令心欣然踊跃卧寐。”

佛言：“族姓子，彼大导师由众贾人兴于大哀，以权方便害一贼命，寿终之后生第十二光音天上。时大哀师则吾身也，以斯方便越千劫生死，死则升天。同船五百贾人，斯贤劫中五百佛兴者是。菩萨岂有罪患，越除终始，弥百千劫不当察佛而有愆咎！如来所现为众生故，时以阙漏权现铁釴，如来蹈之威神所达。所以者何？如来之身则金刚也。又族姓子，舍卫城中有二十人，复与二十人共为怨敌。时二十人各欲摄怨而危害之，为最后世相伺方便。彼二十人欲害二十怨者，承佛威神寻诣如来。于时世尊化四十人，亦欲劝导一切大众，告尊者大目揵连：‘今于此地当有铁釴自然来，出入佛右足大指。’语未竟釴在佛前。目连白佛：‘今拔铁釴著异世界。’佛言：‘不然。’时大目揵连，以精进力欲拔铁釴，是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不能摇釴如毛发也。于时世尊则往梵天，釴辄随之；如来还坐，釴则住前。是时，如来右手取釴以足蹈上。目连白佛：‘如来本罪而获釴殃？’佛时告曰：‘昔与五百贾人共入大海，时有一人心怀恶意，吾时害之是其余殃。’时二十人闻佛说此，转相谓言：‘如来法王已得自在，尚有余殃不能灭除，况于吾等不受罪乎？’即来诣佛悔过自首，如来应时为说经法分别罪福，令四十人入平等慧，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因是如来示现铁釴，是亦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世尊已离众病示有疾病，使医王耆域而合汤药？佛时立戒二百五十，未久五百比丘在他树间行道，向欲终毕心怀狐疑：‘如来有教，唯以一药疗身众病不得习余。’时佛发念：‘以何方便令诸比丘得习余药？’所以者何？假使如来随意听者，则后世人毁四贤诫，是以如来行权合药任于耆域。时净居天语比丘言：‘诸贤者，宜更求药无得危命。’则相谓言：‘宁自碎身不毁佛诫。’天答贤者：‘今者如来则法王也，令置小便更求余药，可改所习而慕所服。’于时比丘离疑犹豫，乃求异药病即除愈，昼夜七日得无著道。假使如来不习汤药，此诸比丘不得解脱。将来之世亦当如是，其身安隐然后得道。是亦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众德普具，又入聚落而行分卫空钵来出？如来无殃，愍观后世边地诸国而兴慈哀。其有比丘，入于郡国县邑丘聚行分卫者，而身薄福所乞不得，心念：‘如来功德充盛无量福会，时行分卫尚空钵出。我等善本所殖不弘，岂可怨舍而不乞乎？’故当分卫。用是之故入城分卫空钵来出。又云，弊魔化诸梵志长者家，使不供佛不施众僧。未曾有此其魔波旬，未敢作威娆固如来沮废福意，佛之圣旨所变现也。梵志长者有此异心，非是本意，非佛鲜福。彼时众人无所施者，又见如来空钵来出，魔界天人见不获膳，世尊得无心怀怅惘？昼夜一心念如来及弟子众将必忧悒！见佛弟子，心不增减前后适等，七

万天子自投佛前，如来如应为说经法皆得法眼净。是亦菩萨善权方便。

“何以故旃遮摩尼木魁系腹诽谤如来？亦非世尊本之余殃，佛之威神能取暴意从置恒沙刹外，如来以权现斯方便。当来比丘，或有出家行作沙门，为人所谤有怀疑者，观佛世尊虽见讥讪，心不动转不却宿罪，念佛如来普胜之德，犹复若兹，况我等而无讥议？思惟此已益加精进，清净奉戒心不回转。假使暴意梦中诽谤，寿终之后不离地狱，如来悉知令护禁戒。所以者何？如来之德不舍众生，是为如来善权方便。

“何故异道害须多利，埋著胜树间？佛诸通慧普观无碍，知当兴怒，则以示现如斯比像。设不以刃加须多利者，须多利或投余患。佛解知女寿命终尽，是故彼类相教杀之。缘邪异学身所犯害必反罪辜，佛以等慧而化立之，由斯所建增益群生功德之本。是以如来七日不入城，化六十亿诸天入道；过七日后其四部众，皆来诣佛听法，八万四千人获平等慧，三亿人得道迹往来不还果证。是亦菩萨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三月食麦？如来素达，虽梵志请佛不得迷忘，佛所兴化。所以者何？今五百马者，昔佛弟子也。所从食已，前世皆学菩萨大乘，供养过去诸世尊矣，从恶友教犯众罪殃坠为畜生。彼时又有五百马师，有菩萨名日藏，本立愿生其中，普化斯等令发道意，使弘大乘化诸马师，本非马师。如来护彼，令诸马畜皆得受决。为缘一切如来不食，无所志愿，威德能化瓦石刀杖为美饮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悉为甘膳奇特之味。所以者何？世尊自然有大人相上味之味。以故当知，如来所化饮食皆美。耆年阿难未得大哀，心自念言：‘云何世尊舍转轮膳今乃服麦？’佛知其念，以五百马师之德，时五百马皆识宿命得近道心，五百菩萨发大慈哀往觐如来，五百马师自减半廪以用供佛，捐五百马谷供五百比丘。马师及马皆自悔过，见佛众僧竟三月已，五百马命终生兜术天，为天所敬，如应说法，得立不退转地，当成无上正真之道。阿难得知所施供养，时宫中人得未曾有，来白佛言：‘我等生长深宫之内，世尊，阿难未曾习此安隐欢喜，七日不食。’族姓子，当知如来之身无有罪殃，后世或有持戒之人，请诸沙门而不设供，故为彼现。是为如来为人所请，虽不供办不令其人堕于罪地。又五百比丘与如来俱三月一夏，四百比丘悉有欲态无清净想，设得美食欲意遂盛，用粗食故欲心则薄，三月之中可得罗汉。如来以斯诸学比丘及化菩萨，随时示现非罪殃也。是亦如来善权方便。

“何故如来告大迦葉曰：‘汝当说经，吾腰背痛’？时八千天子，本弟子行迦葉所化，于时来会乐仰三宝，殷勤在行闻说觉意。设百亿佛为说经法终不能解，唯迦葉比丘能度之耳！故佛告之分别觉意，八千天子闻义得慧。其疾病者往会听经，各心念言：‘如来法王因说觉意病即除愈，吾等云何不听经乎？’何以故？族姓子，欲化诸天及病比丘使承经道，示现腰痛，故如来曰：‘迦葉说经，令我除病。’是亦如来善

权方便。
“何故如来舍夷国败而佛头痛？众人悉当念言：‘如来亲属不尽其寿，护黎庶意坐枯树下。’告侍者曰：‘吾头甚痛。’尔时，诸天计有常者三千人会，刹利之众不可称数，闻告阿难头痛之咎，念言：‘如来尚有余殃！’闻经寻化天人七千，是亦如来善权方便。
“何故披罗陀梵志以五百事而骂世尊？时佛默然，后更称誉，佛亦默然，应时自归一心悔过，无所复言。佛能厌却使不出言，投徙置于殊异之土。尔时，会中诸天世人无数之众，见佛忍辱慧力平等心柔和雅，四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如来彻睹当来有所化故现默然，非佛余殃。是亦如来善权方便。
“族姓子，听调达所生常与菩萨共相娆害，怀怨憎心欲相危害，是亦如来菩萨方便。”
佛告慧上菩萨：“诸天往来有所求索，则为具弘施度无极。所以者何？多所饶益覆满诸愿发起一切。以何因缘兴斯行乎？假使众生安净自利，则不解施，不知受者，是故诸天化从空来诣菩萨所，试求妻子、头目手足、国城丘聚。应时菩萨周满所欲勇慧无难，众人见之则效布施，奉尊所行无所矜吝：‘我等亦当发愿求佛，修习禁戒不敢毁失，顺菩萨法未曾违舍，捶骂不恚轻易不恨。’则弘忍辱度无极，以斯教化无数之众。其诸天人见有怨来诣如来所，则长戒禁。是亦如来善权方便，非余殃罪。所以者何？敢来试者则皆权也，寻皆导利无央数人。
“取要言之，如来所现残有十殃，皆当知佛行权随时。众庶怀恶多祟非法，故为现应，非有殃也。使知去就至无上慧，如来所叹权宜最尊，皆非殃罪，但示现耳！作是得是，闻者悚惧不敢为非。又族姓子，广宣善权时时乃说，非为下愚薄福祚者，亦非声闻、缘觉所知讲也。所以者何？彼等未曾学善权方便，唯菩萨大士解畅深归。喻如闇夜家中燃火，悉照室内妻子眷属。菩萨如是，其有闻善权度无极，则晓达菩萨一切所行，当勤顺学吾本所习。佛嘱累汝：族姓子、族姓女，欲求佛道，其有讲说善权方便，若百千里当往受学，则蒙光明。所以者何？假能听受如斯像法者，则为显发一切经典，除诸疑网使无结恨。”
尔时，诸天世人四部众咸皆叹曰：“其有闻斯权便经者，非法器人多不信乐。”
佛说经已，七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阿难白佛：“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之？”
佛告阿难：“是经名《善权方便所度无极随时品》也，当持当行。”
佛说如是，慧上菩萨及比丘众，菩萨大士、诸天龙神、阿须伦、世人，莫不欢喜。

大乘显识经二卷

大乘显识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逮得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于去来今照了无碍，是大那伽，如佛之教所作已办，弃大重担获于己利，已断流转生死有苦，以正智力，善知众生心之所趣。如是大声闻众，长老舍利弗而为上首。复有无量菩萨摩诃萨众，俱在会集。

尔时，诸比丘在世尊所，多有疲睡，失容阿委不能自持。于是世尊，面门晖发如莲花开。时诸比丘，咸悉醒悟各自严正，作如是念："今佛世尊，颜容晖焕面光照朗，欲开何法眼作大饶益？"

尔时，贤护胜上童真，修容丰美，柔和光泽，色相具足，六万商主前后围绕，侍从轰郁声如地震，来诣佛所。见佛世尊寂静安隐众德之藏，巍巍赫朗如大金树，深心信重，合掌思惟，作如是念："众共称赞，佛一切智普见一切。是如来阿罗诃正等觉，诚实不虚。"顶礼佛足谛视而住。

佛见贤护，举身放光流照贤护。贤护尔时便获无畏，绕佛三匝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悲愍教授，我今始于佛所得净信心，心希妙法欲有所问。而我久处生死，溺烦恼苦乱念纷杂，于戒等业无作冥资。虽心奇重，我今不知，于此愚惑疑网之中，如何超出得度生死？世尊是一切智普见一切，佛出甚难希有逢遇！如如意珠施众生乐，佛是大如意宝，一切众生咸由依佛，得大安乐，是大父母、众生善本，因佛父母得见正路。唯愿悲愍开晓疑闇！"

佛告贤护："汝有所疑，恣汝意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尔时，贤护蒙佛听许，心专请问在一面住。

时，长老阿难见贤护童真，姿容晖泽色相具足，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此贤护童真，有大福德光色丰盛，诸王威相咸蔽不现。"

佛告阿难："此贤护胜上童真福业所致，虽处人间受天胜果，安宁适乐欢娱嬉戏，畅悦恣心犹如帝释。阎浮提中，唯除月实童真，更无比者。"

阿难白佛言："贤护童真，果报资用宿植善根，唯愿为说。"

佛告阿难："贤护现受乐报资用广大，及宿胜因，汝今当听。阿难，此贤护童真，六万商主资产丰饶金宝盈积，恭敬受教，随逐奉事。六万床座敷设卧具、毡褥缯绮、并倚枕等，杂色晖发妙丽庄严，俱罗帷幕及憍奢耶，火浣币帛支那安输，周匝施布众宝雕间，相宣焕烂交错如画。六万妓女被服安输众色间杂，金宝璎饰鲜华炫丽光彩耀

目，其触细软如天迦遮，轻重随心适称情意，戏容笑语歌唱相娱，闲婉严洁柔敬事主，于他人所心绝爱欲，惭耻低首或覆头为容，肌肤平满柔软细滑，手足支节踝等骨脉咸悉不现，齿白齐密发绀右旋，如削蜡成如工画作，氏族华望名誉流远，如是妇人而为侍从。又有六万供食妇人，饭饼诸物种种异色，香味调美如天肴膳，饮具八德见令心悦，宁身适意不劳而熟，是福之食应心而至，涤净拥秽去诸病恶。庭宇台楼具足六万摩尼真珠琉璃诸珍罗布垂饰，众宝间钿行列端美，绮彩蒙悬缀以铃铎，随风飘扬铿锵和发，地若琉璃现众影像，杂花散布清凉快乐，遨游栖息畅心适志。又有细腰般拏箜篌长笛铜钹清歌，种种音声数凡六万，美声调润响亮闻远，喧嚣杂作震警方域，福业所致欢乐不绝。鸽等诸鸟飞翔游集，异声间和畅心悦耳。藤蔓众花萦缘台阁，鲜葩标秀蓊郁晖焕，铃铎乐器响若天宫。房廊昭晰，如须弥窟神药流照。有六万城高墙峻峙楼橹备设，街衔布列四衢三达。美丽填溢诸方凑集，种种服饰种种言语，法制万差殊容异状，奇货列肆商侣百千，交易嚣喧声震城域。园林郁茂大树小树，藤蔓卉药众花竞发，清波环映间错光鲜粲如舒锦。象马车乘其众百千，往还不绝充遍城邑。阿难，六万城中名德高人，及诸豪富并诸商主，日日称赞贤护童真，播扬声德，虔恭合掌礼拜修敬。娇萨罗国波斯匿王福力富盛，比之贤护状类贫下。月实童真，无量百千妓从侍绕，恭敬奉事爱悦欢戏众乐所依，虽天帝释百千万倍不及月实。贤护童真，容色丰美富有自在，安宁适乐亦百千万倍不及月实。斯皆宿福所感，非力致也。阿难，贤护童真，又有如意宝辂天宝雕严，光晖赫烂天金金刚光玉日受，种种诸宝钿厕间错丽若观星，运速如风如金翅飞。乘此宝辂，宝洲等所应念而至，身不疲劳戏乐而返。”

是时，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贤护童真，种何善根，修何福业，资产广大受大乐报，宫室妙丽，宝辂奇特？”

佛告阿难：“贤护童真，由先于佛法中修植福业，故今获此广大乐报。过去有佛，名曰乐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贤护尔时于彼佛法之中出家作比丘，名曰法髻，多亏戒行，然善讲说修多罗、阿毗达摩、毗奈耶等，三藏深教咸悉明达，常为众生宣畅敷演，法施不绝美音深重，正直高亮剖析明辩，听者欢喜闻所说法思惟修行，脱恶趣者其数无量。阿难，法髻比丘以法施功德，于九十劫受天人报。又见清净持戒比丘身羸瘦瘠，恒施饮食及屣履等，殷重诚彻净心布施，故今获此大富乐报，胜妙宫室、奇特宝辂。又遇迦葉如来，示教指诲而告之曰：‘汝于未来释迦牟尼佛所，当得授记。’故今见我，我为说法而成熟之。”

阿难白佛言：“世尊，贤护胜上童真，如是财富金宝盈积豪盛自在，谦柔卑下无憍骜心，甚为奇特！”

佛言：“阿难，大智不于财宝欲乐而生矜骜。贤护久修善行，善

法所资常食福果。”

贤护蒙佛、阿难共称叹已，恭敬合掌，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怜愍摄护一切众生，欲少请问，愿垂听许。”

佛告贤护：“我先听汝！汝有所疑，今恣汝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

贤护白佛言：“世尊，众生虽知有识，如宝闭在箧中不显不知。世尊，不知此识作何形状？何故名识？众生死时手足乱动，眼色变异制不自由，诸根丧灭，诸大乖离，识迁于身去至何所？自性如何作何色相？云何舍离此身更受余身？云何身分弃之于此，而牵诸入获当来报，受种种身差别不同？世尊，云何众生身谢灭已更生诸入？云何今生积聚福业来生得之，今身为福当来身食？云何识能滋长于身？云何识入随身转变？”

佛言：“善哉！善哉！贤护，善哉善问！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贤护白佛言：“世尊，唯然奉教。”

佛告贤护：“识之运转迁灭往来，犹如风大，无色无形不可显现，而能发动万物示众殊状，或摇振林木摧折破裂出大音声，或为冷为热触众生身作苦作乐。风无手足面目形容，亦无黑白黄赤诸色。贤护，识界亦尔，无色无形无光明显现，以因缘故显示种种功用殊异。当知受、觉、法界亦复如是无色无形，以因缘故显发功用。

“贤护，众生死此，受觉法界、识界皆舍离身，识运受、觉、法界受余身者，譬如风大吹众妙花，花住于此香流至远，风体不取妙花之香，香体、风体及与身根俱无形色，而非风力香不远至。贤护，众生身死，识持受、觉、法界以至他生，因父母缘而识托之，受、觉、法界皆随于识亦复如是。如从花胜力而鼻有嗅，从嗅胜力而得香境。又如从风身胜力得风色触，因风力香得至远。如是从识有受，从受有觉，从觉有法，遂能了知善与不善。贤护，又如画工料理壁板，诸所画处如法端洁，随意所为图绘众像，则工之识智俱无形色，而为种种奇容异状。如是识智无形而生六色，谓因眼见色眼识无形，因耳闻声声无形色，因鼻知香香无形色，因舌知味味无形色，因身知触触无形色；法入诸境皆悉无形，识无形色亦复如是。贤护，识弃此身受他生者，众生死时，识为业障所缠，报尽命终犹如灭定阿罗汉识。如阿罗汉入灭尽定，其阿罗汉识从身灭转；如是死者之识弃身及界，乘于念力而作是知，彼如是：‘我某乙生平所作事业，临终咸现忆念明了，身之与心二受逼切。’

“贤护，识是何义？识名为种，能生众类杂报身芽，知觉想念同苞于识，知苦知乐、知恶知善及善恶境，故名为识。如汝所问，云何识离此身而受余报？贤护，识之迁身，如面之像现之于镜，如印之文显之于泥。譬如日出，光之所及众闇咸除，日没光谢闇便如故，闇无形质非常无常能得其处；识亦如是，无质无形因受想显，识在于身如

闇之体，视不可见不可执持。如母怀子，不能自知是男是女，黑白黄色根具不具，手足耳目类与不类，饮食热刺其子便动觉知苦痛；众生来去屈伸视瞬，语笑谈说担运负重，作诸事业识相具显，而不能知识之所在，止于身中不知其状。贤护，识之自性遍入诸处，不为诸处之所染污。六根、六境、五烦恼阴，识遍止之不为其染，由此而显识之事用。贤护，如木机关系执一所作种种业，或行走腾跃、或跳掷戏舞。于意云何？机关所作是谁之力？”

贤护白佛言：“智慧狭浅，非能决了。”

佛告贤护：“当知皆是作业之力！作业无形，但智运耳！如是身之机关，以识之力作诸事业。仙通、乾闼婆、龙、神、人、天、阿修罗等，种种趣业咸悉依之。识能生身，如工作机关。识无形质，普持法界智力具足，乃至能知宿命之事。譬如日光，恶业众生及诸不净，死尸臭秽无偏等照，不为诸恶之所污染；识亦如是，虽处猪狗食不净类诸恶趣身，而不为彼之所染污。贤护，识舍此身随善恶业迁受余报，譬如风大出深山邃谷，入于薝卜众香之林，其风便香；经于粪秽死尸臭恶秽污之所，其风便臭。若风香臭俱至，风则香臭并兼，盛者先显。风无形质，香臭无形，然风持香臭迁之于远。识弃此身持善恶业，迁受余报亦复如是，犹彼风大持物香臭致于他所。又如人梦见众色像种种事业，而不自知安眠而卧。福德之人命尽识迁，亦复如是安隐不觉，如梦迁化无所恐惧。识之迁出不由喉口及诸窍穴，莫测所从，莫知径户。”

尔时，贤护胜上童真，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鸡鹅等子，其卵未熟，周匝细密，识从何入？子死卵中，卵壳不破无隙无窍，识从何出？”

佛言：“贤护，譬如乌麻薝卜花熏，其油香美名薝卜油，与凡麻油好恶殊隔。油先无香，以花熏种油遂成香。香不破麻而入，亦不破麻而出，复无形质留止油内，但以因缘力故，香迁油内油成香泽。鸡鹅子识入出于卵，亦复如是，如薝卜香迁于油内。识之迁运，如日流光，如摩尼照，如木生火。又如种子，种之于地体化地中，芽苗茎叶备显于外，生白不白赤等杂色种种之花，种种力味成熟，所为种种差别，同一大地等资四大，各随其种所生便异。如是一识法界，生于一切生死之身，或黑或白或黄赤等，淳和嗔暴种种殊品。贤护，识无手足、无支节言语，由法界中念力强大，众生死时识弃此身，识与念力为来生种，即离于识不得法界，离于法界亦不得识，识与风大微妙念界、受界、法界和合而迁。”

贤护白佛言：“若如是者，云何世尊说识无色？”

佛言：“贤护，色有二种：一内、二外。内谓眼识，眼则为外；如是耳识为内，耳则为外；鼻识为内，鼻则为外；舌识为内，舌则为外；身识为内，身则为外。贤护，如生盲人梦见美色，手足面目形容姝丽，便于梦中生大爱悦，及睡觉已冥无所见。夜尽昼明人众聚会，

盲者遂说梦中乐事：‘我见丽人姿容殊绝，园观华茂人众百千，严饰嬉戏肌肤光泽，肩髆紧满，臂长而圆犹如象鼻。我于梦中获大快乐！’适心喜叹。贤护，此生盲人未曾见物，云何梦中而能见色？”

贤护白佛言：“唯愿开示。”

佛告贤护：“梦中见者名内眼所，是慧分别，非肉眼见。其内眼所以念力故，盲者梦中须臾而现，复以念力觉而忆之，识之内色亦复如是。复次，贤护，身死识迁，犹如种子弃在地中，四大摄持，苗茎枝叶渐次迁化。识为念、受、善、不善等四法摄持，弃身迁化亦复如是。”

贤护白佛言：“世尊，云何善不善法摄持于识？”

佛言：“贤护，譬如妙颇梨宝，随所处物若黑若白，宝色随物成白成黑；善不善法摄持于识亦复如是，随所摄持成善不善迁化受报。”

贤护复白佛言：“此身云何禀受于识？”

佛言：“贤护，此识无积无聚亦无生长。譬如芽生，非种不变而生，亦非种坏而生，然芽生时种则变毁。贤护，于意云何？其芽所在止于何处？子耶？枝耶？茎柯叶耶？止树头耶？”

贤护白佛言：“不也，世尊，芽无所止。”

“如是，贤护，识之在身止无处所，非眼、非耳鼻舌身等。种生芽时，如识微觉；乃至花结合时，如识有受；含开花发，时至结果，如识有身。识之生身遍身支体，求识所止莫得其所。若除于识，身则不生。如树果熟，堪为将来树之种子，非不熟者。如是报熟身死，识种便现，因识有受，因受有爱，系著于爱便生于念，识摄取念随善恶业，与风大并知念父母，因缘合对识便托之。如人面影现之于镜，非净非明面像不现，镜明面对影像乃现，镜中之像无受无念，而随人身屈伸俯仰，开口谈谑，行来进止，种种运动。贤护，影像现谁之力也？”

贤护白佛言：“是人之力，由有面故而有面影，影像之色如面之色，根具不具咸悉如面。”

佛言：“面为影因，镜为影缘，因缘和合故有影现。由识因故，有受想行及诸心所。父母为缘，因缘和合而有身现。如彼身镜，镜中之影身去影灭，身持影像，或别现于水等之中；识弃此身持善恶业，迁受余报亦复如是。又如尼瞿陀乌昙婆等种子，虽小能生大树；树复生子，子弃故树更生新树；故树经久质力衰微，味液销竭干枯腐朽。如是诸小生类，其识弃身乘己之业，或受种种诸类大身。又如大麦、小麦、乌麻、菉豆及摩沙等，种种子实皆以种故，芽茎花实生长成熟；如是由有识故，随迁生类即便有觉，由觉有受，持善恶业受种种身。又如蜂止花爱乐恋著，唼吮花味以自资养，蜂弃此花更处余花，或弃香入臭，或弃臭入香，随其所在莫不自爱恋结贪著；识亦如是，以福业故获诸天身受胜乐果，或弃天身，以恶业故获地狱报受众苦

果，轮回迁转为种种身。识如郁金红蓝芬陀利等其子皆白，破其子中不见芽花、不见异色，种之于地以水润液便有芽等，顺时滋长花果敷荣，或赤或白种种之色，色与芽等不在子中，然离于子皆不得生。识弃身已，肉身容貌诸根诸入，识中不见，因缘和合，识以妙视妙闻声触味法及以念入，知已所造善恶等业以取身报。如蚕作茧，自作自缠；于中迁化识亦如是，识自生身还自缠裹，自弃舍身更受余报。由有种故有色香味，识弃舍身随其所迁，诸根境界受及法界，皆悉随之。如如意珠随其所在乐具皆随，如日所在光明皆随；识亦如是，随其所迁受觉与想，及法界等皆悉随之。识弃舍身摄一切性，色因为身，无骨肉身，有诸根故，有受妙念知取善恶，知枣石榴庵罗庵勒鼻螺渴竖劫必他等种种之果，或辛或苦或酸或甜或碱或涩，味力各别消熟所资其功不一。及果坏已，味力随种迁化而生。如是识种随其所迁，受念善恶咸悉随之，知弃此身受余报身，故名为识。知善恶业，知业随我，知我持业迁化受报，故名为识。身之所为咸悉知之，故名为识。譬如风大，无形可取，无质可持，以因缘故作诸事业，表有风大持冷持热，运香运臭摇振林木，或鼓扇摧击。如是识无形质，非视听所取，以因缘故识相具显。由识持身身知苦乐，光色充盛行来进止，言笑欢忧事业昭著，当知有识。”

大乘显识经卷下

尔时，会中有月实胜上童真，从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见色因？云何见欲因？云何见见因？云何见戒取因？”

佛告月实：“智见智境，愚见愚境。智者见诸姝丽美色，了知秽恶，唯是肉段、筋骨脓血、大脉小脉、大肠小肠、[月＋冊]液脑膜、肾心脾胆、肝肺肚胃、生藏熟藏、黄痰涕唾、发须毛爪、大小便利、薄皮裹之，不净污露可畏可恶。凡所有色皆四大生，是为色因。月实，如父母生身，身之坚硬为地大，流润为水大，暖熟为火大，飘动为风大，有所觉知念及声香味触等界，斯皆为识。”

月实童真复白佛言：“世尊，将死之时，云何识舍于身？云何识迁于身？云何识知今舍此身？”

佛告月实：“众生随业获报，识流相续持身不绝，期毕报终，识弃舍身随业迁受。譬如水乳和煎，以火热力，乳水及腻各各分散；如是，月实，众生命尽以业力散，形骸与识及诸入界各各分散，识为所依，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恶业迁受他报。月实，譬如大吉善苏，以众良药味力，熟功和合为之大吉善苏，弃凡苏性持良药力，辛苦酸碱涩甘六味以资人身，便与人身作色香味；识弃此身，持善恶业及法界等，迁受余报亦复如是。月实，苏质如身，诸药和合为大吉善。如诸法诸根和合为业，众药味触资成于苏。如业资识，服大吉善悦泽充盛，光色美好安隐无患，如善资识获诸乐报。服苏违法颜容变恶，惨

无血气色死士白，如恶资识获诸苦报。月实，吉善宝苏无手足眼，能取良药色香味力；识亦如是，取法界受及诸善业，弃此身界受于中阴得天妙念，见六欲天、十六地狱。见己之身，手足端严诸根丽美，见所弃尸云‘此是我前生之身’，复见高胜妙相天宫种种庄严，花果卉木藤蔓蒙覆，光明赫丽如新炼金众宝钿饰。彼见此已心大欢喜，因大喜爱识便托之。此善业人舍身受身安乐无苦，如乘马者弃一乘一。譬如壮士武略备具，见敌兵至著坚甲胄，乘策骥骏所去无畏；识资善根弃出入息，舍界入身迁受胜乐，亦复如是，自梵身天爰至有顶生于其中。”

尔时，会中大药王子，从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识舍于身作何色像？”

佛言：“善哉！善哉！大药，汝今所问是大甚深佛之境界，唯除如来，更无能了。”

于是贤护胜上童真白佛言：“大药王子所问甚深，其智微妙敏利明决。”

佛告贤护：“此大药王子，已于毗婆尸佛所植诸善根。曾于五百生中生外道家，为外道时常思识义，识者云何？云何为识？于五百生不能决了，识之去来莫知由绪。我于今日，为破疑网令得开解。”

于是贤护胜上童真，谓大药王子言：“善哉！善哉！仁今所问微妙甚深，月实之问其义浅狭犹如婴儿，心游外境而不知内。正法希闻，诸佛难遇，佛圆广智无测深慧至妙之理，应专启请！”

时，大药王子见佛熙怡，颜容舒悦如秋莲开，踊跃欢喜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爱深法！渴仰深法！常恐如来入般涅槃，不闻正法，而于五浊众生之中，愚无所知不识善恶，于善不善、熟与不熟不能觉了，迷惑轮转生死苦趣。”

佛告大药王子：“如来正法难遇难得！我于往昔为半伽他，登山自坠弃舍身命为求正法，经历无量百千万亿种种苦难。大药，汝所希望皆恣汝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

大药王子白佛言：“唯然奉教！世尊，识相云何？愿垂开示。”

佛告大药：“如人影像现之于水，此像不可执持，非有无辨，如刍洛迦形，如渴爱像。”

大药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渴爱？”

佛言：“如人对可意色眼根趣之，名为渴爱。犹持明镜视己面像，若去于镜，面像不见；识之迁运亦复如是，善恶业形与识色像皆不可见。如生盲人，日出日没、昼夜明闇皆悉不知；识莫能见亦复如是。身中渴爱受想不可见，身之诸大、诸入、诸阴，彼皆是识。诸有色体眼耳鼻舌及身色声香味触等，并无色体，受苦乐心皆亦是识。大药，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碱涩等，六味皆辨。舌与食物俱有形色而味无形，又因身骨髓肉血觉知诸受。骨等有形，受无形色。知识福非福果，亦复如是。”

时，贤护胜上童真，礼佛双足，白佛言："世尊，此识可知福非福耶？"

佛言："善听！非未见谛而能见识。识不可视，非如掌中阿摩勒果，识不在于眼等之中。若识在于眼等之中，剖破眼等应当见识。贤护，恒沙诸佛见识无色，我亦如是见识无色。识非凡愚之所能见，但以譬喻而开显耳！贤护，欲知识之罪福，汝今当听！譬如有人为诸天神或乾闼婆等，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贤护，于意云何？其为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体求于身中可得见不？"

贤护白佛言："不也，世尊。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体无色无形，身内外求皆不可见。"

"贤护，其为福胜诸大天神之所著者，即须好香花烧众名香，香美饮食清净安置，祭解供具咸须华洁。如是此识为福资者，便获尊贵安乐之果，或为人王，或为辅相，或豪望贵重，或财富自在，或为诸长，或作大商主，或得天身受天胜果。由识为福资身获乐报，如彼福胜天神所著，得胜妙花香香美饮食，便即欢喜病者安隐。今得尊贵豪富自在，当知皆是由福资识身获乐果。贤护，其为富丹那等下恶鬼神之所著者，便爱粪垢腐败涕唾诸不净物，以此祭解欢喜病愈。其人以鬼神力随鬼神欲，爱乐不净臭朽粪秽。识以罪资亦复如是，或生贫穷，或生饿鬼及诸食秽畜生之中种种恶趣，由罪资识身获苦果。贤护，胜上天神其著之体无质无形，而受种种香洁供养，识福无形受胜乐报亦复如是。富丹那等下恶鬼神，为彼著者，便受不净秽恶饮食，识资罪业获诸苦报亦复如是。贤护，当知识无形质，如天等鬼神所著之体；供具饮食所获好恶，如资罪福得苦乐报。"

大药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见欲因？"

佛言："大药，互因生欲，犹如钻燧两木互因，加之人功而有火生。如是因识，及因男女、色声香味触等，而有欲生。譬如因花生果，花中无果，果生花灭；如是因身显识，循身求识，识不可见，识业果生身便谢灭，身骨髓等不净诸物咸悉销散。又如种子持将来果味色香触，迁植而生；识弃此身持善恶业，受想作意，受来生报亦复如是。又如男女爱欲，欢会分离而去；识业和合恋结爱著味玩贪吝，报尽分离随业受报，父母因缘中阴对之，以业力生识获身果。爱情及业，俱无形质。欲色相因而生于欲，是为欲因。大药，云何见戒取因？戒谓师所制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行。取谓执取。是戒作如是见，因是持戒，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是因故获于胜有，谓受人天等身，斯皆是有漏善非无漏善。无漏之善无阴熟果，今此戒取是有漏种植之，于识执善恶业识不淳净，烦恼因故受热恼苦，是为见戒取因。"

大药白佛言："云何识取天身乃至取地狱身？"

佛言："大药，识与法界持微妙视，非肉眼所依以为见因。此微妙视与福境合，见于天宫欲乐嬉戏，见已欢喜识便系著，作如是

念：‘我当往彼。’染爱恋念而为有因，见已故身卧弃尸所，作如是念：‘此尸是我大善知识！由其积集诸善业故，令我今者获于天报。’”

大药白佛言：“世尊，此识于尸既有爱重，何不托止？”

佛言：“大药，譬如剪弃须发，虽见乌光香泽，宁不更植于身令重生不？”

大药白佛言：“不也，世尊。已弃须发，不可重植于身令其更生。”

佛言：“如是，大药，已弃之尸，识亦不可重托受报。”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此识冥寞玄微，无质可取，无状可寻，云何能持象等大身众生，纵身坚固犹若金刚，而能贯入壮夫之身，力敌九象而能持之？”

佛言：“大药，譬如风大无质无形，止于幽谷或窍隙中；其出暴猛，或摧倒须弥碎为尘粉。大药，须弥风大色相云何？”

大药白佛言：“风大微妙无质无形。”

佛言：“大药，风大微妙无质无形；识亦如是，妙无形质，大身小身咸悉能持，或受蚊身、或受象身。譬如明灯，其焰微妙置之于室，随室大小众闇咸除；识亦如是，随诸业因任持大小。”

大药白佛言：“世尊，诸业相性彼复云何？以何因缘而得显现？”

佛言：“大药，生诸天宫食天妙膳安宁快乐，斯皆业果之所致也。如人渴乏巡游旷野，一得清凉美水，一无所得受渴乏苦。得冷水者无人持与，受渴乏者亦无遮障不许与水，各以业因受苦乐报。大药，应当以是见善恶业，如空中月白黑二分，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异；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胜族家，资产丰盈金宝溢满胜相显盛，或生诸天宫快乐自在，斯皆善业福相显现。譬如种子植之于地，果现树首，然其种子不从枝入枝而至树首，割析树身亦不见子，无人持子置于枝上，树成根固求种不见；如是诸善恶业咸依于身，求之于身亦不见业。如因种有花，种中无花；因花有果，花中无果；花果增进，增进不见。因身有业、因业有身，身中无业、业中无身，亦复如是。如花熟落其果乃现，身熟谢殒业果方出。如有种子，花果之因具有；如是有身，善恶业因备在。彼业无形亦无熟相，如人身影无质无碍，不可执持，不系著人，进止往来随人运动，亦不见影从身而出。业身亦尔，有身有业而不见业，系著于身亦不离身而能有业。如辛苦涩殊味诸药，能涤净除一切病，令身充悦颜色光泽，人见之者知服良药。药味可取，熟功无形，视不可见，执不可得，而能资人肤容色泽。业无形质能资于身，亦复如是。善业资者，饮食衣服、内外诸资丰饶美丽，手足端正形容姝好，屋室华侈，摩尼金银众宝盈积，安宁快乐欢娱适意，当知此为善业之相。生于下贱边地贫穷，资用阙乏希羡他乐，饮食粗恶或不得食，形容弊陋所止卑下，当知此为恶业之相。犹如明镜鉴面好丑，镜像无质取不可得；如是识资善不善业，生人天中，或生地狱、畜生等中。大药，应当如是见业与识和合迁化。”

大药言："世尊，云何微识能持诸根能取大身？"

佛言："大药，譬如猎者入于山林，持弓毒箭而射香象，箭毒沾血毒运象身，支体既废根境同丧，毒流要害，身色青赤犹如淤血，毒杀象已便即迁化。于意云何？毒与象身多少大小，可得比不？"

大药白佛言："世尊，毒与象身多少大小，其量悬殊不可为对，犹如须弥比之芥子。"

"大药，如是识弃此身以取诸根，弃此诸界随业迁化，亦复如是。"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微细之识任持大身而不疲倦？"

佛言："大药，须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难陀、乌波难陀二大龙王各绕三匝。二龙大息摇振须弥，内海中水咸变成毒。此二龙王长大力壮，和修吉龙、德叉迦龙二大龙王亦与之等。于意云何？四龙王识，与蚊蚋识宁有异不？"

大药言："世尊，四龙、蚊蚋其识无异。"

"大药，如一小渧跋错那婆，入四龙口，四龙便死。于意云何？小渧药毒，龙口中毒，何毒为大？"

大药白佛言："龙口毒大，小渧药毒甚为微少。"

"大药，大身众生力敌九象，微妙之识无色无形，非分别量，随业任持亦复如是。如尼瞿陀子极微细，种之生树，婆娑广大枝条百千。于意云何？其子与树大小类不？"

大药言："世尊，其子与树大小相悬，如藕丝孔比虚空界。"

"如是，大药，树于子中求不可得，若不因子树则不生，微细尼瞿陀子能生大树。微细之识能生大身，识中求身身不可得，若除于识身则无有。"

大药复白佛言："云何金刚坚固不可坏识，止于危脆速朽身内？"

佛言："大药，譬如贫人得如意宝，以宝力故高宇雕镂，妙丽宫室园林郁茂，花果敷荣象马妓侍，资用乐具自然而至。其人于后失如意宝，众资乐具咸悉销灭，如意神宝坚固真牢纵千金刚不能毁坏，所生资用虚假无常速散速灭；识亦如是坚固不坏，所生之身速朽速灭。"

大药言："世尊，柔妙之识，云何穿入粗鞕色中？"

佛言："大药，水体至柔，激流悬泉能穿山石。于意云何？水石之质，鞕软如何？"

大药言："世尊，石质坚鞕犹若金刚，水质柔软为诸乐触。"

"大药，识亦如是至妙至柔，能穿刚鞕大身之色，迁入受报。"

大药复白佛言："世尊，众生舍身，云何生诸天中？乃至云何生于地狱等中？"

佛言："大药，众生临终之时福业资者，弃本之视得天妙视。以天妙视见六欲天，爰及六趣见身摇动，见天宫殿及欢喜园杂花园等。又见诸天处莲花殿，丽妓侍绕笑谑嬉戏，众花饰耳，服憍奢耶，臂印

环钏种种庄严，花常开敷众具备设。见天天女，心便染恋欢喜适意，姿颜舒悦面若莲花。视不错乱，鼻不亏曲，口气不臭，目色明鲜如青莲叶，身诸节际无有苦痛，眼耳鼻口又无血出，不失大小便利，不毛惊孔现，掌不死黄，甲不青黑，手足不乱亦不卷缩。好相显现，见虚空中有高大殿，彩柱百千雕丽列布，垂诸铃网，和风吹拂清音悦美，种种香花庄严宝殿，诸天童子众宝严身游戏殿内。见已欢喜，微笑齿现如君图花，目不张开亦不合闭，语音和润，身不极冷亦不极热，亲属围绕亦不忧苦。日初出时当舍其寿，所见明白无诸黑闇，异香芬馥四方而至。见佛尊仪欢喜敬重，见已亲爱欢喜离辞犹如暂行，便即旋返安慰亲知，不令忧恼有流法尔：‘生必当死，勿以分别而生苦恼。’大药，善业之人临命终时，好乐布施，种种伽他、种种颂叹、种种明白、种种称说正法之教，如睡不睡安隐舍寿。将舍寿时，天父天母同止一座，天母手中自然花出。天母见花顾谓天父：‘甚为福吉希奇胜果！天今当知，子庆之欢时将不久。’天母遂以两手摇弄其花，弄花之时命便终尽，无相之识弃舍诸根，持诸境业弃舍诸界，持诸界事迁受异报。犹如乘马弃一乘一，如日爱引光，如木生火，又如月影现澄清水，识资善业迁受天报，如脉风移速托花内。天父天母同座视之，甘露欲风吹花七日，宝珰严身曜动炫焕，天童朗洁现天母手。”

大药白佛言：“世尊，无形之识，云何假因缘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缘内？”

佛言：“大药，如木和合相触生火，此火木中求不可得，若除于木亦不得火，因缘和合而生于火，因缘不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寻火色相竟不可见，然咸见火从木中出。如是，大药，识假父母因缘和合生有形身，有形身中求识不得，离有形身亦无有识。大药，如火未出火相不现，亦无暖触诸相皆无。如是，大药，若未有身，识受想行皆悉不现。大药，如见日轮光明照曜，而诸凡夫不见日体，是黑、是白、黄白、黄赤皆不能知，但以照热、光明出没、环运诸作用事而知有日；识亦如是，以诸作用而知有识。”

大药白佛言：“云何为识作用？”

佛言：“大药，受觉想行思忧苦恼，此为识之作用。复有善不善业，熏习为种，作用显识。”

大药白佛言：“云何识离于身便速受身？识舍故身，新身未受，当尔之时，识作何相？”

佛言：“大药，如有丈夫长臂勇健著坚甲胄，马疾如风乘以入阵，干戈既交心乱坠马，武艺捷习还即跳上；识弃于身速即受身，亦复如是。又如怯人，见敌怖惧乘马退走；识资善业，见天父母同座而坐，速托生彼亦复如是。大药，如汝所问，识弃故身，新身未受，当尔之时，识作何相？大药，譬如人影现于水中无质可取，手足面目及诸形状与人不异，体质事业影中皆无，无冷无热及与诸触，亦无疲乏肉段诸大，无言声、身声、苦乐之声；识弃故身，新身未受，相亦如

是。大药，是资善业生诸天者。”

大药白佛言：“云何识生地狱？”

佛言：“大药，行恶业者入于地狱，汝当谛听！大药，此中众生积不善根，命终之时作如是念：‘我今于此身死，弃舍父母亲知所爱，甚大忧苦！’见诸地狱及见己身应合入者，见足在上，头倒向下，又见一处地纯是血，见此血已心有味著，缘味著心便生地狱，腐败恶水臭秽因力识托其中。譬如粪秽臭处，臭酪臭酒诸臭因力，虫生其中；入地狱者托臭物生，亦复如是。”

贤护胜上童真合掌白佛言：“地狱众生作何色相？身复云何？”

佛言：“大药，其爱血地生地狱者，遍身血光，身如血色；生汤隍者，身如黑云；生乳汤河者，身点斑杂作种种色体极软脆，犹如贵乐婴孩之身。其身长大过八肘量，须发身毛并长垂曳，手足面目亏曲不全，阎浮提人遥见便死。”

大药白佛言：“地狱众生以何为食？”

佛言：“大药，地狱众生食无少乐，惶惧驰走，遥见镕铜赤汁，意谓是血众奔趣之。又有声呼：‘诸有饥者可速来食！’便走向彼，至已而住以手承口，狱卒以热铜汁写手掬中，逼之令饮，铜汁入腹，骨节爆裂，举身火起。大药，地狱众生所食之物，唯增苦痛无少安乐。地狱众生苦痛如是，识不舍之亦不毁坏，身如骨聚识止不离，非业报尽苦身不舍。饥渴苦逼，便见园林花果敷荣广博翠茂，见已喜笑互相谓言：‘此园翠茂清风凉美！’众急入园须臾暂乐，树叶花果咸成刀剑斩截罪者，或中破身分为两段，或大叫呼四面驰走。狱卒群起执金刚棒，或执铁棒、铁斧、铁杖，啮唇嗔怒身出火焰，斫棒罪者遮不令出，斯皆己业见如是事。狱卒随罪者后，语罪者云：‘汝何处去？汝可住此，勿复东西，欲何逃窜？今此园者，汝业庄严，可得离不？’如是，大药，地狱众生受种种苦，七日而死还生地狱；以业力故，如游蜂采花还归本处。罪业众生应入地狱，初死之时见死使来，系项驱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如被劫贼执捉将去，作如是言：‘诃诃祸哉！苦哉！我今弃阎浮提种种爱好亲属知友，入于地狱。我今不见天路，但见苦事！如蚕作丝自缠取死，我自作罪为业缠缚，罥索系项牵曳驱逼将入地狱。’贤护，罪业众生生地狱者苦相如是。”

尔时，贤护与大药王子，闻说是已，身惊毛竖，俱起合掌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俱归依佛，请垂救护。愿今以此闻法功德，未脱有流处生死轮，不落三途，入于地狱。”

贤护复白佛言：“欲有所请，唯愿听许。”

佛言：“如汝希望，恣汝所问。”

贤护白佛言：“世尊，云何为积？云何为聚？云何为阴？云何为身不迁？”

佛言：“贤护，智界、见界、意界、明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四界境识，名之为积。聚谓六界、六入、六入境、三界因、二入因，

即须发毛爪、皮肉脓血、涕唾黄痰、脂[月＋冊]髓液、手足面目、大小支节，和合崇聚名之为聚。犹如谷豆麻麦，积集聚贮而成高大，谓之为聚。其地水火风空识，名为六界。眼耳鼻舌身意，名为六入。色声香味触法，名六入境。即贪嗔痴，名三界因。又风黄痰亦名三因。二入因者，谓戒与信。又有二因，谓舍与施。又有二因，谓进与定。又有二因，谓善不善。其受、想、行、识，此四名无色阴。受谓领受苦乐等相及不苦不乐之相，想谓知苦乐相，行谓现念作意及触，识者是身之主，遍行诸体，身有所为莫不由识。不迁者，谓身语意净证获道果，此人死已识弃有阴，不重受有、不流诸趣极乐而迁，不复重迁是名不迁。”

于是贤护与大药王子，礼佛双足白言：“世尊，佛一切智说此法聚，当于未来作大利益安乐众生。”

佛言：“如来法聚常住非断，一切智者知而不为。我经无量勤苦积集智光，今说此经。此正法日，为诸众生作大明照，德誉普流一切智海。为能调心流注者说此经。所在之处请诵解说，诸天、鬼、神、阿修罗、摩睺罗伽，咸悉拥护皆来拜礼，水、火、王、贼等怖皆不能害。诸比丘，从今已往，于不信前勿说此经，求经过者慎勿示之，于尼乾子、尼乾部众诸外道中亦勿说之，不恭敬渴请亦勿为说。若违我教亏损法事，此人则为亏损如来。诸比丘，若有礼拜供养此经典者，应当恭敬供养是人，斯人则为持如来藏。”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当勇超尘累， 勤修佛正教，
除灭死军众， 如象践苇芦。
持法奉禁戒， 专精勿亏怠，
以弃生流转， 尽诸苦有边。”

佛说此经已，贤护胜上童真、大药王子，并诸比丘、菩萨摩诃萨，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普大会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一卷

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舍卫国。

尔时，弥勒菩萨叉手白佛言：“世尊，我欲小有所问。若世尊听，敢有所问。”

佛言：“若有所疑便问，吾当为汝解说，使意欢喜。”

弥勒问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不退转法，于大乘有进而不耗减，行菩萨道并降伏魔怨，如其状貌，悉还教知诸法相之根，不厌于生死，自有正慧不从他受，疾成无上一切智地？”

世尊赞曰：“善哉！善哉！所问随顺，甚善大佳！吾当为汝解说。菩萨所得之行踰于所问，谛听！善思念之。”于是弥勒受教，一心静听。

佛告弥勒：“菩萨有八法具足，疾逮得无上一切智地。何谓为八？一者、内性清净，二者、所行成就，三者、所施成就，四者、所愿成就，五者、慈成就，六者、悲成就，七者、善权成就，八者、智慧成就。是为八事，菩萨疾逮得无上一切智。”

弥勒菩萨及诸会皆欢喜。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披祇国，妙华山中恐惧树间鹿所聚处，与大比丘众俱。比丘五百人，一切贤圣，神通已达，悉尊比丘，其名曰：贤者了本际、贤者马师、贤者和波、贤者大称、贤者贤善、贤者离垢、贤者具足、贤者牛齝、贤者鹿吉祥、贤者优为迦葉、贤者那翼迦葉、贤者迦翼迦葉、贤者大迦葉、贤者所说、贤者所著、贤者面王、贤者难提、贤者和难、贤者罗云、贤者阿难，如是之辈五百比丘。复有菩萨如弥勒等五百人，其名曰：增意菩萨、坚意菩萨、辩积菩萨、光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瑛吉祥菩萨、软吉祥菩萨、神通华菩萨、空无菩萨、喜信净菩萨、根土菩萨、称土菩萨、柔软音响菩萨、净土菩萨、山积菩萨具足菩萨、根吉祥菩萨，如是等菩萨五百人。

尔时，弥勒菩萨从座起，整衣服，长跪叉手，白佛言："愿欲有所问，唯天中天听者乃敢问。"

佛告弥勒菩萨："我当听所问，便问在所欲，如来当随其所欲，而发遣之令心欢喜。"

于是弥勒菩萨得听所问，踊跃欢喜白世尊言："菩萨有几法行，皆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

佛告弥勒菩萨："善哉！善哉！弥勒，菩萨多所哀念，多所安隐，愍伤诸天及人，乃发意问如来如此之义。谛听！常思念之。"

弥勒即言："唯然，世尊。"受教而听。

佛言："弥勒，菩萨有一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谓为一？谓寂静平等道意，是为一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二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二？一者、住于定无所起，二者、方便别诸所见。是为二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三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三？一者、得大哀法，二者、于空无所习，三者、所知无所念。是为三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四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四？一者、立于诚，二者、于一切法无所疑，三者、乐处闲居，四者、等观。是为四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五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五？一者、常立德义，二者、不求他人长短，三者、自省身行，四者、常乐于法，五者、不自念身常救他人。是为五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六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六？一者、不悭贪，二者、除弊恶之心，三者、无愚痴，四者、无粗

言，五者、其意如虚空，六者、以空为舍。是为六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七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七？一者、有善权之意，二者、能分别于诸法宝，三者、常精进，四者、常当欢悦，五者、得于信忍，六者、善解定意，七者、总智慧明。是为七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八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八？一者、得直见，二者、直念，三者、直语，四者、直治，五者、直业，六者、直方便，七者、直意，八者、直定。是为八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九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九？一者、菩萨以脱于欲远离诸恶，不善之法无有想念，以得寂定欢喜，行第一一心；二者、已除想念，内意为寂其心为一，无想无行便得定意，心为欢悦，行第二一心；三者、离欢喜观常为寂定，身得安隐如诸圣贤，所说所观心意无起，行第三一心；四者、苦乐已断，欢悦忧戚皆悉为止，所观无苦无乐其意清净，得第四一心；五者、过于色想；六者、无复说想；七者、不复念种种想，悉入无央数虚空慧；八者、皆过无央数虚空慧，入无量诸识识知之行；九者、皆过诸识知之慧，无复有无之想，皆过诸无识之慧，便入有想无想之行，不见想得寂定三昧。是为九法。”

佛语弥勒：“菩萨复有十法行，弃诸恶道不随恶知识中。何等为十？一者、得金刚三昧；二者、所住处有所进益三昧；三者、得善权教授三昧；四者、得有念无念御度三昧；五者、得普遍世间三昧；六者、得于苦乐平等三昧；七者、得宝月三昧；八者、得月明三昧；九者、得照明三昧；十者、得二寂三昧，于一切诸法具足。弥勒，是为菩萨十法行，弃诸恶道不堕恶知识中。”

于是弥勒菩萨以偈赞佛言：

“世尊本布施， 妻子及饮食，
头目无所惜， 佛德度无极。
护禁无所犯， 如鶡爱其毛，
奉戒无与等， 功德度无极。
已现于忍力， 悉等诸苦乐，
忍辱为大势， 佛德度无极。
已了精进力， 无上德对害，
精进为大至， 佛勤度无极。
已断一切恶， 导师乐一心，
大慧寂为力， 佛净度无极。
清净慧自在， 自然无所起，
智慧常第一， 佛明度无极。
慧降魔官属， 树下得大智，
上义离诸秽， 佛力降伏魔。

世尊转法轮， 大身师子吼，
恐伏诸外道， 佛慧度彼德。
色妙无与等， 戒德及智慧，
精进度诸岸， 佛道过众德。
难譬不可喻， 无上大智慧，
常讲诸法宝， 光明导御众。”

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未曾有！世尊，是弥勒菩萨所愿具足，说法无缺减，讲法字句平等，所说法句无所缚著，讲经竟无乱。”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如其所云，弥勒菩萨辩才具足，所说经法无所缺减。”

佛言：“阿难，弥勒菩萨不独以偈赞我。乃往过世十无央数劫，尔时有佛，号炎光具向作王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今现在成慧行、安定世间父、无上士、导御法、天上天下尊、佛天中天。尔时，有梵志长者子，名曰贤行，从园观出，遥见如来经行身色光明无央数变，见已心念：‘甚善未曾有也！如来之身不可思议，巍巍如是，光色妙好，威神照曜，吉祥之德以为庄饰。愿令我后当来之世，得身具足如是光色威神照曜吉祥之德而自庄饰。’作是愿已，便身伏地心念言：‘审我当来之世得法身，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者，如来当过我身上。’于时世尊炎光具向作王如来，知贤行长者子梵志心之所念，便过其身上。适越其上已，便得不起法忍。于是佛还顾告侍者言：‘我所以过长者子梵志贤行身上，即时令得不起法忍，眼能洞视，耳能彻听，知他人心中所念，自知所从来生，身能飞行神通具足。’佛适过梵志贤行身上，便达众智，五通具足无所亡失，即以偈赞佛言：

“‘往来世到十方， 人中尊无与等，
唯志道过诸行， 愿稽首觉导师。
以过诸世间明， 及摩尼火炎光，
佛光明为最上， 愿稽首觉导师。
如师子一鸣吼， 诸小兽无不伏，
佛讲法亦如是， 悉降伏诸异道。
眉间相清且彻， 威无量如积雪，
其光明照三界， 佛在世无与等。
圣足下生相轮， 其轮妙有千辐，
此土地及山陵， 不能动无上尊。’”

是时，佛告贤者阿难：“欲知尔时长者子梵志贤行者？今弥勒菩萨是。”

贤者阿难即白佛言：“弥勒菩萨得不起忍久远乃尔，何以不速逮

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耶？”

佛语阿难：“菩萨以四事不取正觉。何等为四？一者、净国土，二者、护国土，三者、净一切，四者、护一切。是为四事。弥勒菩萨求佛时，以是四事故不取佛。”

佛言：“阿难，我本求佛时，亦欲净国土，亦欲净一切，亦欲护国土，亦欲护一切。弥勒发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于此贤劫以大精进，超越九劫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

佛告贤者阿难：“我以十事致最正觉。何等为十？一者、所有无所爱惜，二者、妻妇，三者、儿子，四者、头目，五者、手足，六者、国土，七者、珍宝财物，八者、髓脑，九者、血肉，十者、不惜身命。阿难，我以此十事疾得佛道。”

佛语阿难：“复有十事疾得佛道。何等为十？一者、以法立于诫德，二者、常行忍辱，三者、常行精进，四者、常一其心，五者、常行智慧度于无极，六者、不舍一切，七者、已得忍心等于一切，八者、不习空，九者、得空法忍，十者、得无想之法。阿难，我以此十事，自致得佛道。”

佛语贤者阿难：“我本求佛道时勤苦无数，乃得无上正真之道，其事非一。”

佛言：“阿难，乃过世时，有王太子，号曰一切现义，端政姝好，从园观而出道，见一人得疾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即痊？’病人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至心施与意无悔恨。”

佛语阿难：“尔时现义太子，即我身是。阿难，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血施不可称限。所以尔者？求正觉故。”

佛语贤者阿难：“乃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花王，端正姝好威神巍巍，从园观出游道。见一人身体病癞，见已即有哀念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疗于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体，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与病者，欢喜惠施心无悔恨。尔时太子即我身是。”

佛语阿难：“四大海水尚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称计！”

佛语贤者阿难：“乃往去世有王号曰月明，端正姝好威神巍巍，从宫而出道。见盲者贫穷饥饿随道乞丐，往趣王所而白王言：‘王独尊贵安隐快乐，我独贫穷加复眼盲。’尔时，月明王见此盲人哀之泪出，谓于盲者：‘有何等药得愈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视。’尔时，王月明自取两眼施与盲者，其心静然无一悔意。月明王者，即我身是。”

佛言：“须弥山尚可称知斤两，我眼布施不可称计！”

佛语贤者阿难：“弥勒菩萨本求道时，不持耳鼻、头目手足、身命珍宝、城邑妻子及以国土布施与人以成佛道，但以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致无上正真之道。”

阿难白佛：“弥勒菩萨以何善权得致佛道？”

佛言：“阿难，弥勒菩萨，昼夜各三正衣束体，叉手下膝著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言：

“‘我悔一切过， 劝助众道德，
归命礼诸佛， 令得无上慧。’”

佛语贤者阿难：“弥勒菩萨以是善权，得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阿难，弥勒菩萨求道本愿：‘使其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无有诸垢瑕秽，于淫怒痴不大，殷勤奉行十善，我尔乃取无上正觉。’”

佛语阿难：“后当来世人民，无有垢秽奉行十善，于淫怒痴不以经心，正于尔时，弥勒当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所以者何？弥勒菩萨本愿所致。”

佛语贤者阿难：“我本求菩萨道时，欲护一切悉令得净，处于五浊淫怒痴中乐在生死。所以者何？是诸人民多为非法，以非为是，奉行邪道转相贼害，不孝父母心常念恶，恶意向兄弟妻息眷属及他人，轻易师和尚，常犯男子垢浊转相食啖，愿处是时世于中为佛！若郡国丘聚县邑，但说众恶转相贼害，瓦石相击杖相挝拨，便共聚会转相骂詈，自还其舍设置饭食，以毒著中欲害他人，起想垢浊转起诽谤，伏匿过恶还相发露无复善意。”

佛言：“阿难，我以大哀普念一切，为此辈人讲说经法。”

贤者阿难闻佛说此，即白佛言：“未曾有！是天中天如来等正觉，能至勤苦普弘大意，调御弊恶令得成就，为除重担具足法宝，为此辈人说其经法。”

佛言：“如是，阿难，如汝所言，佛能忍此尔，乃应如来等正觉。教化刚强为除众冥，用佛法德具足之故，乃为此人说其经法。”

阿难白佛言：“我闻如来坚重精进等心如是，衣毛为竖。此经名为何等？云何奉行？”

佛言：“阿难，此经名为《本愿当持慈氏本行弥勒所问》，当善持之。”

佛说经已，弥勒菩萨，贤者阿难、贤者大迦葉、诸大弟子，及众菩萨，一切会者，诸天、龙、神、乾沓和、世间人，闻经欢喜，前为佛作礼。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顶法界宫殿上，与大比丘众二万五千人。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善解脱，慧善解脱，调伏诸根摩诃那伽，所作已办，可作已办，舍于重担已得自事义，有结已尽心得自在，其名曰：阿若憍陈如等，及八大声闻。复有七十二亿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行吉菩萨、佛吉菩萨、药王菩萨、常起菩萨摩诃萨等，能转不退法轮，善问无比宝顶修多罗等，住法云地，智慧如须弥山，常修行空无相无作无生无体深法光明，功德圆满威仪具足，无数那由他世界如来所遣，有大神通住无性相。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是诸菩萨摩诃萨，从恒河沙等世界而来至此，我当为其说法令得大力，当现神通相放大光明，以诸菩萨当问我故。"

尔时，世尊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无量不可思议三千大千微尘世界。尔时，十方一一方面十佛世界，有不可说千万亿那由他微尘等诸菩萨，各从本界乘不可思议无量神通，而来集此。复以不可思议供具供养如来，随意所造莲华座于佛前坐，瞻仰世尊目不暂舍。是时，于法界宫殿上，起大宝莲华师子藏座，纵广无量亿由旬，无量光明摩尼珠所成，电灯摩尼珠为交络，不可思议力摩尼珠为竿，以无譬喻摩尼珠为眷属，过诸譬喻摩尼珠所庄严，以自在王摩尼珠为盖，以杂摩尼宝厕填，悬种种色幡。彼大摩尼珠围绕，出十种无量亿那由他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尔时，不可说百千万亿那由他微尘等数，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释、梵、四天王，从十方十佛世界来集于此。复有诸天乘宝顶宫殿，无数不可思议天女，作百千万亿那由他妓乐，亦来集此。复有诸天乘宝华宫殿、龙宝栴檀神珠宫殿、真珠宫殿、宝衣宫殿、金光明摩尼珠宫殿、阎浮提金宫殿、无量光明摩尼珠宫殿、自在王摩尼珠宫殿、如意摩尼珠宫殿、覆帝释摩尼珠宫殿、大海聚清净宝庄严普光明大摩尼珠意顶宫殿，与无数不可思议千万亿那由他天女，作诸妓乐而来集此。咸以无数不可思议供具供养于佛，供养佛已，各随意坐，瞻仰世尊目不暂舍。

是时，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阎浮提金色，以种种摩尼珠为树，天华树、宝衣树、龙宝、栴檀树所庄严。日月电灯等，摩尼珠为交络，遍覆世界悬种种幡。无数千万亿那由他天女，持种种璎珞、种种宝华。尔时，从大宝莲华师子座，出此伽陀：

“汝等今安坐， 我当说真实！
　人王师子座， 如来功德造，
　我今日愿满， 供养两足尊。
　世尊今当坐， 七宝莲华座，
　当放大光明， 照我及一切。
　说无上妙法， 利益诸天人，
　众生闻法者， 当坐师子座。
　如是大光明， 从如来身出，
　照无量世界， 令一切欢喜。
　导师天中天， 今当摄受我，
　我昔于此处， 已值八亿佛，
　唯愿今世尊， 必哀愍摄受！”

尔时，世尊从光明座起，坐宝莲华藏师子座，结跏趺坐，观诸菩萨众皆悉已集，为发起诸菩萨故，当说空法。

尔时，诸菩萨作是思惟：“此文殊师利童子菩萨，当问如来不生不灭。我等从久远来不闻此法。”

是时，文殊已知如来欲说法相，及诸菩萨心所思惟，即白佛言：“世尊，无生无灭法者，其相云何？”文殊师利说此祇夜：

“无生无灭， 云何可知？ 大牟尼尊， 当说譬喻。
　此诸大众， 皆已来集， 乐闻此义， 愿佛解说。
　今诸菩萨， 诸佛所遣， 亦皆乐闻， 微妙法相。”

佛告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今所问，能大利益一切世间，令诸菩萨得作佛事。文殊师利，汝当谛听！勿起惊疑。文殊师利，不生不灭即是如来。文殊师利，譬如大地琉璃所成，帝释毗阇延宫殿供具等影现其中。阎浮提人，见琉璃地诸宫殿影，合掌供养烧香散华：‘愿我得生如是宫殿，我当游戏如帝释等。’彼诸众生不知此地是宫殿影，乃布施持戒修诸功德，为得如此宫殿果报。文殊师利，如此宫殿实无生灭，以地净故影现其中。彼宫殿影，亦有亦无，不生不灭。文殊师利，众生见佛亦复如是，以其心净故见佛身。佛身无为，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色非非色，不可见非不可见，非世间非非世间，非心非非心，以众生心净见如来身，散华烧香种种供养：‘愿我当得如是色身。’布施持戒作诸功德，为得如来微妙身故。如是，文殊师利，如来神力出现世间，令诸众生得大利益，如影如像随众生见。”

尔时，世尊说此祇夜：

“如来常住， 不生不灭， 非心非色， 非有非无，
　如琉璃地， 见宫殿影， 此影非有， 亦复非无。
　众生心净， 见如来身， 非有非无， 亦复如是。

“文殊师利，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次及中山，后照下地；如来亦尔，无心意识，无相离相断一切相，不著彼不著此，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不可思议非思惟所及，不高不下，无系缚无解脱，非有智非无智，非烦恼非不烦恼，不真实不虚妄，非智非非智，不可思议非不可思议，非行非不行，非念非不念，非心非不心，非意非不意，非名非不名，非色非无色，无取无不取，非说非不说，非可说非不可说，非可见非不可见，非导师非非导师，非得果非不得果。如是，文殊师利，如来慧日光明照于三界，先照菩萨如照高山，次照乐缘觉、声闻人，后照乐善根人，乃至邪定众生，为增长善法，为起未来因缘。文殊师利，如来平等无上中下，常行舍心。文殊师利，如来不作是思惟：‘如是众生我为说胜法，如是众生说不胜法。’亦不思惟：‘此众生大意，此众生中意，此众生小意。此乐善法，此乐恶法。此人正定，此人邪定。’如来智光明无如是分别，已断一切分别想故。以众生有种种善根故，如来智慧故有种种。文殊师利，如大海中有摩尼珠，名满一切众生所愿，安置幢上随众生所须，彼摩尼珠无心意识；如来无心意识，亦复如是，不可测量，不可到，不可得，不可说，除过患，除无明，不实不虚，非常非不常，非光明非不光明，非世间非非世间，无觉无观，不生不灭，不可思议无心无体，不动不行，无量无边，不可说无言语，无喜无不喜，无数离数，无去无来，无行处断诸趣，不可见不可执，无校计，非空非不空，非和合非不和合，不可思议不可觉知，非秽非净，非名非色，非业非果，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无所有无声，无相离一切相，非内非外亦非中间。如是，文殊师利，如来清净住大慈悲幢，随众生所乐，现种种身说种种法。文殊师利，如因声生响，非内非外亦非中间，不生不灭，不断不常。文殊师利，如来亦尔，非内非外亦非中间，不生不灭，无名无相，随诸众生种种示现。文殊师利，如诸草木依地增长，彼地平等离诸分别，如是一切众生善根，依如来增长。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乃至裸形尼乾子等，一切外道善根，亦依如来增长。如来平等无有分别，亦复如是。文殊师利，如虚空平等无下中上，如来平等亦复如是，众生自见有下中上。文殊师利，如来不作是念：‘此众生下意当现下身，此中上意现中上身，此众生下意当说下乘，此众生中意说缘觉、声闻乘，此众生上意为说大乘。’文殊师利，如来无如是意：‘此众生乐施，我当说施。’戒、忍、精进、定、慧亦如是。何以故？如来法身平等，离心意识无分别故。文殊师利，一切诸法悉皆平等，平等故无住，无住故无动，无动故无依，无依故无处，无处故不生，不生故不灭。若能如是见者，心不颠倒，不颠倒故如实，如实故无所行，无所行故无来，无来故无去，无去故如如，如如故随法性，随法性故不动。若随法性不动，则得法性；若得法性，则无希望。何以故？已得道故。若得道则不住一切诸法；不住一切诸法故，不生不灭无名无相。文殊师利，若众生著一切法则起烦恼，起烦恼故不得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得菩提？”

佛告文殊师利：“无根无处，是如来得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云何为根？云何为处？”

佛告文殊师利：“身见为根，不真实思惟为处。文殊师利，如来智慧与菩提等，与一切诸法等，是故无根无处，是得菩提。

“文殊师利，菩提者寂静。云何寂静？内寂静、外寂静。何以故？眼即是空，非我非我所；耳鼻舌身意空，非我非我所。以知眼空于色不行，是谓寂静；如是以知耳空于声不行，是谓寂静；知鼻乃至意空亦如是。文殊师利，菩提者，不动、不行。不动者，不取一切诸法；不行者，不舍一切诸法。文殊师利，如来不动，则如如实；如如实者，不见此岸，不见彼岸；不见此彼故，则见一切法；以见一切法故，称为如来。

“文殊师利，菩提者，无相无缘。云何无相？云何无缘？不得眼识是无相，不见色是无缘；不得耳识是无相，不闻声是无缘；乃至意法亦如是。

“文殊师利，菩提者，非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等，断三世流转。文殊师利，云何断流转？以于过去心不起未来识，不行现在意，不动不住，不思惟不觉不分别故。文殊师利，菩提者，无形相无为。云何无形相？不可以六识识故。云何无为？无生住灭故。是谓断三世流转。

“文殊师利，菩提者，是不破句。云何不破？云何句？无相是不破，如实是句；无住处是不破，法界是句；不动是不破，空性是句；不得是不破，无相是句；不觉是不破，不作是句；不希望是不破，无自性是句；众生无自性是不破，虚空是句；不可得是不破，不生是句；不灭是不破，无为是句；不行是不破，菩提是句；寂静是不破，涅槃是句；不更生是不破，不生是句。

“文殊师利，菩提者，不可以身觉，不可以心觉。何以故？身是无知，如草木故；心者虚诳，不真实故。文殊师利，若谓菩提身心所觉，是依假名非真实义。何以故？菩提不身不心，不虚不实故。

“文殊师利，菩提者，非语言可说。何以故？如虚空无处所，不生不灭无名字故。文殊师利，一切法真实不可说。何以故？一切法非真实，无语言，不生不灭故。

“文殊师利，菩提者，不可取无处。云何不可取无处？眼识不可取，不得色为无处；耳识不可取，不得声为无处；鼻乃至意法亦如是。菩提者不可觉，以眼不取故不得色，不得色故识无住处，耳不取故不得声，不得声故识无住处，乃至意法亦如是。

“文殊师利，菩提者是说空，以空一切诸法故，空是如来所知，空是如来所觉。文殊师利，不从空有，空为如来所觉。何以故？以无相故。复次，文殊师利，菩提因智亦是空性。何以故？以无相故。文殊师利，空及菩提悉无所有，无二无数，无名无相，离心意识，不生

不灭，无行无处，非声非说。文殊师利，但以名字说，实不可说。文殊师利，如来悉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不生不起，不尽不灭，无名无相，离心意识，如是知故如是解脱，亦不系缚亦不解脱。

“文殊师利，菩提者与虚空等。虚空者，不平等非不平等；菩提者，亦不平等非不平等，如是法相如来所觉。文殊师利，如阿□微尘，不等非不等；一切诸法亦如是，以真实智能如是知。文殊师利，云何真实智知诸法？未生者生，生已即灭。彼一切诸法无生，无所摄故。

“文殊师利，菩提者，如实句；如实句者，如菩提相不离如实，色受想行识不离如实。如菩提相，地界不离如实，水火风界不离如实。如菩提相，眼界、色界、眼识界不离如实，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亦不离如实，此谓如实句。

“文殊师利，菩提者，以行入无行。文殊师利，云何行？云何无行？行者缘一切善法，无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行者心不住，无行者无相解脱；行者可称量，无行者不可量。云何不可量？无可识故。

“文殊师利，菩提者，无漏、无取。无漏者，灭四流故。云何为四？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不著此四流，是谓灭四流。无取者，灭四种取。云何四取？欲取、见取、戒取、我语取，此谓四取。此一切取，无明所闇，渴爱所欺，以展转相生故。文殊师利，以如实智断我语取根，取根断故身得清净，身清净者是无生灭。文殊师利，无生灭者，不起心意识，不思惟分别，若有分别则成无明，不起此无明则无十二因缘，无十二因缘即是不生，不生即是道，道是了义，了义是第一义，第一义是无我义，无我义是不可说义，不可说义是十二因缘义，十二因缘义是法义，法义是如来义。是故我说，若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如是见无所见。

“文殊师利，菩提者，清净、无垢、无烦恼。文殊师利，空是清净，无相是无垢，无作是无烦恼。复次，不生是清净，无为是无垢，不灭是无烦恼。复次，自性是清净，清净是无垢，无垢是无烦恼。复次，无分别是清净，不分别是无垢，灭分别是无烦恼；如实是清净，法界是无垢，真实观是无烦恼；虚空是清净，虚空是无垢，虚空是无烦恼；内身智是清净，内行是无垢，不得内外是无烦恼；知阴是清净，界自性是无垢，不舍诸入是无烦恼；于过去尽智是清净，于未来不生智是无垢，现在法界智是无烦恼。文殊师利，此谓清净、无垢、无烦恼。此即寂静，寂静者内外寂静，内外寂静者是大寂静，大寂静故说名牟尼。文殊师利，如虚空是菩提，如菩提是诸法，如诸法是一切众生，如一切众生是境界，如境界是泥洹。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与泥洹等，最上无边故无有对治，无对治故本来清净、本来无垢、本无烦恼。文殊师利，如是如来觉一切诸法已，观诸众生起大慈悲，令众生游戏清净、无垢、无烦恼处。

“文殊师利，云何诸菩萨行菩萨行？文殊师利，菩萨不思惟，不

为灭不为生，是为行菩萨行。复次，文殊师利，菩萨过去心已灭不行，未来心未到不行，现在心虽有亦不行。何以故？不著过去、未来、现在故。文殊师利，是名菩萨行菩萨行。文殊师利，布施及如来，无有二相，是菩萨所行。如是戒、忍、精进、定、慧，及如来无二，是菩萨所行。文殊师利，若菩萨不行色空是菩萨行，不行色不空是菩萨行。何以故？以色自性空故。如是菩萨不行受想行识空不空，是菩萨行。何以故？心意识不可得故。文殊师利，一切无所有法当修、当作证，若证则无烦恼生、无烦恼灭。文殊师利，生灭者，是假名字说，于实相中无起无灭。

“文殊师利，假使六趣四生众生，若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二足、四足、多足、无足，悉得人身，得人身故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已，一一菩萨供养恒河沙等诸佛，及诸菩萨、缘觉、声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一切乐具，经恒河沙劫，乃至入涅槃后，起七宝塔高百由旬，宝盖覆上悬摩尼宝珠以为庄校悬种种幡盖，自在王摩尼珠以为交络。若有菩萨以清净心，闻此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闻已欢喜受持信解，乃至为他说一偈一句，胜前功德，百分、千分、万分、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此经广说不可思议清净无相微妙法身故。文殊师利，若恒河沙等无数诸菩萨，若恒河沙无数诸佛世界，悉阎浮金所造，乃至树木华果皆阎浮金，及以天衣庄严其树，一切光明摩尼珠网以覆其上，自在王摩尼珠以为宫殿，电光摩尼珠以为基陛，悬众宝幡，日日以此供养恒河沙等无数诸佛，如是经无数劫。若有菩萨正念此经，或宣说一句，以前菩萨布施功德，比此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是其余一切功德，比此经功德无有及者。”

尔时，世尊说此祇夜：

“若有受持此，　微妙法身经，
所得功德利，　不可得称量。
假使诸众生，　皆悉生人道，
并发菩提心，　为求一切智。
如是诸菩萨，　皆作大施主，
以种种供具，　供养无数佛，
并及诸菩萨，　缘觉与声闻，
乃至入灭度，　各起七宝塔，
高至百由旬，　种种宝严饰。
若人持此经，　或说一句偈，
出过此功德，　无量无有边，
以此经所说，　无相法身故。
是故有智者，　应当念受持，
读诵及书写，　以华香供养，

所得功德果， 不可得思议，
不久诣道场， 降魔成正觉。
如是修妒路， 诸佛所称扬，
即是妙法身， 无相无言语，
是故受持者， 功德不可量。”

佛说此经已，文殊师利等一切菩萨，无量缘觉及声闻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一卷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

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难邠坻阿蓝时，与摩诃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万二千人。

尔时，佛语摩诃迦葉比丘言：“菩萨有四事法，智慧为减。何等为四事？一者、不敬经不敬师，二者、人有欲闻经者中断之，三者、人有求深经者爱惜不肯与，四者、自贡高轻侮他人。是为四。菩萨复有四事法智慧为增。何等为四？一者、恭敬经尊师；二者、人有来听经者不中断；三者、人有欲得深经者不爱藏；四者、具足为人说经，不从人有所儌冀，常自精进，常随法行不哗说。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世世亡菩萨道意。何等为四？一者、欺调其师；二者、主持他人长短，人无长短诽谤之；三者、坏败菩萨道；四者、骂詈为菩萨道者。是为四。菩萨有四事世世所生念菩萨道不忘，及自致至佛。何谓四事？一者、不欺师，尽其形寿不两舌谀谄；二者、尽形寿不两舌形笑他人；三者、慈心于人不念人恶；四者、视诸菩萨如见佛，及初发意无异。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法中道断绝为菩萨日减。何谓为四？一者、自贡高学外道；二者、独欲自供养，不欲令他人得；三者、反自憎菩萨，还自相谤；四者、人有来常所闻经妄止令断绝。是为四。菩萨有四事，求经道及有所求索不中断。何谓四事？但求索好经法，六波罗蜜，及菩萨毗罗经，及佛诸品；去嗔恚之心，敬事十方天下人，如奴事大夫；乐于经，不为外道自益身也；自守不说人恶及谗溺于人，所不闻经不限佛智也，随其所喜经者各自闻得。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心不委曲当远离。何谓为四？一者、犹豫于佛法；二者、自贡高嗔恚，顽佷用加于人；三者、贪嫉谀谄；四者、说菩萨短。是为四。菩萨有四事，直行至诚。何谓为四？一者、自有过恶不覆藏，自悔欲除其罪；二者、实谛亡命亡国亡财不两舌；三者、设有灾变妄起，至骂詈数数轻易及挝捶闭著牢狱，设有是当自悔前世恶所致；四者、无恨无嗔恚自信。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难调也。何谓四事？一者、学经自用不随师法；二者、所受教不用也，不慈孝于师；三者、受比丘僧所信句，妄与他人；四者、不敬于成就菩萨。是为四。菩萨有四事易调也。何谓为四？一者、所闻经法随教不过，所闻者但闻取法不取严饰；二者、当恭敬于师无谀谄；三者、食知足，持戒三昧如法；四者、见成就菩萨，持善心、向心，口、身亦尔，亦欲及其功德。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得其过。何谓四事？一者、本不相习不当妄信；二者、佛有深法不当妄教人，是为大过；三者、人有喜菩萨道者，反教

人罗汉道，是为大过；四者、于比丘僧中布施，心不等与者，是为大过。是为四。菩萨有四事，得菩萨道。何谓四事？一者、等心于十方人；二者、布施等心于十方人；三者、所作为等心于十方人；四者、说经等心于十方人。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矫称为菩萨。何谓四事？一者、依经得生活，二者、但欲声名不索佛道，三者、但欲自安不念苦人，四者、但口多说不欲度余人。是为四。菩萨有四事，成其功德。何谓四事？一者、信虚空，二者、所作恶信当悔，三者、心念万物皆非我所，四者、极大慈于十方人。是为四。

“菩萨有四恶知识。何谓四？一者、教人为罗汉道灭意；二者、教人为辟支佛道自守无为；三者、喜教人为教道；四者、人求有学经者，持财物诱恤，不肯教人。是为四。菩萨有四善知识。何等为四？一者、人所求索不逆也，用是故成佛道；二者、经师是为善知识，多闻经故；三者、劝乐使人发意求佛，成于功德；四者、佛天中天是善知识，具足诸佛法故。是为四。

“菩萨有四珍宝。何谓为四？一者、见佛已悉供养无二意；二者、六波罗蜜法悉闻；三者、常净心向师；四者、止于爱欲，常止空闲处。是为四。菩萨有四事出于魔界。何谓为四？一者、不舍菩萨心，二者、无有嗔恚心向于十方人大如毛发，三者、悉学外余道，四者、恭敬于诸菩萨。是为四。

“菩萨有四事，得功德不可复计。何谓为四？一者、持法施与人，不希望欲有所得；二者、人有犯戒者，当慈哀之；三者、多教人为菩萨道；四者、有下贱人来毁辱菩萨，悉当忍之。是为四。”

佛语迦葉言：“不用字为字菩萨也，随法行，随法立用，是故字菩萨。菩萨凡有三十二事。何谓三十二事？安隐慈心；于人自念；智虑少去；自用不高；自僑坚住不动；还所与亲厚，乃至般泥洹；善知识、恶知识等心无有异所；作为不懈怠；常和畅向于十方人；不中断等心悉遍至；不断慈心；索诸经法不忘；于经法中无有饱时；所有恶不覆藏皆发露；他人有短不念其短恶；诸福功德悉究竟；索所施与；但发心索佛耳，一切不索；有所生心向十方人，不适有所憎；无思想之禅不愿于其中也；沤和拘舍罗；护于智慧；四事杂布施；不乐于外事；不喜于小道；心喜于大道；离于恶知识；习善知识；以五旬自娱乐；譬如月初生时，稍稍增益，于智慧稍稍如是，不堕非法；所语无异；所说谛者恭敬。”

佛言：“如是，迦葉，三十二事，是故名为菩萨。”

佛言：“迦葉，譬如地，一切人随其所种，其地亦不置人也；如是发意菩萨，自致乃成佛饶益十方人，亦适无所置也。迦葉，譬如春夏温暖，所种成熟；菩萨智慧成熟十方人功德如是。譬如水，百谷草木皆因水茂盛；菩萨如是，发心诸经法悉从中生。譬如风，悉成诸佛国土；菩萨如是，沤和拘舍罗悉成诸佛经。譬如日，无所不照，天下

皆见其明；菩萨如是，智慧光明悉照十方人经道之明。譬如月初生时，日日增益；菩萨如是，精进具足于功德。譬如师子，独行独步无所畏；菩萨如是被戒德之铠，独行独步无所畏。譬如草木，虽无上枝，下根由复生；菩萨如是，虽断三处极大慈续见世间。譬如万川四流皆归于海，合为一味；菩萨如是，持若干种行合会功德，持用成愿一味，入萨芸若中。譬如须弥山，忉利住其上；菩萨如是发心成萨芸若。譬如树荫却雨，菩萨如是持极大慈雨于经道。譬如国王得傍臣共治，则好沤和拘舍罗；如是菩萨，所作为如佛。譬如天晴，欲索雨不能得也；菩萨如是不学经道，豫知不高明也。譬如遮迦越罗王之所处，自然后七宝自然来生；菩萨如是初生萨芸若意，然后自然生三十七品经。譬如更治摩尼珠，其价增倍多所饶益；师成一人为菩萨道，众阿罗汉、辟支佛皆依用得度。譬如毒药，在人手中不害伤人；菩萨虽在爱欲中，持智慧不入恶道。譬如郡国多积粪壤，有益稻田菜园；菩萨虽在爱欲中，益于天上天下。”

佛语迦葉：“若有菩萨欲学极大珍宝之积遗日罗经，当随是经本法精进。何等为本法？无法、无我、无人、无寿、无常、无色、无痛痒、无思想、无生、死识，是为法本根。有常在一边，无常在一边，有常无常适在其中，无色、无见、无识，是故为中之智黠本也。譬如大地为一界，复一佛界，两界之际中，无色、无见、无识、无我、无识、无所入、无所语，是为智黠本也。心为一边，无心为一边，设无心、无识、无我、无识，是为中间之本。诸佛经法等无有异，有德无德、内事外事、有世间无世间、为度者未度者、脱爱欲未脱爱欲，泥洹等无有异。有在一边，无有在一边，有无有适在中间，是为智黠中本也。”

佛语迦葉：“我为汝曹说法，从生至死身所出生，苦痴在一边，黠在一边，无痴无黠适在中间，是为智黠中间之本。”

佛语迦葉：“空不作法，法本无空无相不作法，法本无相无愿不作法，法本无愿无死生不作法。法本无死生，死生无出生无灭无处所，无形不作法。法本无形当随是本法，是为中间视本法，不自分别解身为空也。空弃空中之空本自空甫当来空现在空。”

佛语迦葉：“人宁著痴大如须弥山，呼为有其过，不足言耳！人有著空言有空，其过甚大。若有著痴者晓空得脱，著空者不得脱。”

佛语迦葉言：“譬如人病得良医与药，药入腹中不行。于迦葉意云何？是人能愈不？”

迦葉报言：“大难。”

佛言：“外余道晓空得脱，著空不得脱。譬如人畏于虚空，啼哭教人却去虚空。”佛语迦葉：“是人宁却虚空不？”

迦葉言：“不可却也。”

佛言：“如是，迦葉，若沙门、婆罗门畏于虚空，其人亦空语复畏空。是人为狂，无有异。”

佛语迦葉言："譬如画师自画鬼神像，还自复恐怖。譬如人未得道者，如是色声香味，坐是堕死生中不晓法。譬如木中火出还自烧木，从观得黠自烧身。譬如幻师化作人，还自取幻师啖。如是色声香味对，从中出念啖空啖无他奇。"

佛语迦葉："譬如灯炷之明，不自念言：'我当逐冥去冥也'，然灯炷照，不知冥所去处。如是智黠不念：'我当去愚痴得智黠'，不知愚痴所去处也。是智黠无所从来，亦无有持来者。是灯炷明、是冥，空不可得持也。是智黠、是痴，两者俱空无所持也。譬如大舍小舍百岁若千岁，未尝于其中燃灯火也，却后各于中燃灯火。迦葉，于迦葉意云何？是冥在中千岁，若我豪强不出？"

迦葉白佛言："不也，冥虽久在中，见火明不敢当即去。"

佛言："如是，迦葉，菩萨数千巨亿万劫，在爱欲中为欲所覆，闻佛经一反念善罪即消尽。灯炷明者，于佛法中智黠明是也，冥爱欲即为消尽。譬如虚空中不生谷实也，地种乃生谷实耳！如是泥洹中不生菩萨也，粪治其地谷种润泽生，于爱欲中生菩萨。"

佛语迦葉："譬如旷野之中若山上，不生莲华及优钵华也，菩萨不于众阿罗汉、辟支佛法中出也。譬如大陂水污泥之中，生莲华、优钵华也，从爱欲中生菩萨法。譬如四大海停住，菩萨于三界功德中，润泽成菩萨道。譬如蠹虫食芥子空，罗汉、辟支佛智尔所耳！譬如麻油破一发作百分，持一分揾油麻中为出几所渧，罗汉、辟支佛智如是。如十方空所至，菩萨晓佛智如是。譬如遮迦越罗有千子，无有一子应遮迦越罗相也；虽有尔所子，不在子计中也。有罗汉数千巨亿万人，不在佛计中；无一菩萨，佛虽有尔所罗汉，不具足为佛子也。譬如遮迦越罗正夫人与贫穷人，共交通从中生子。"

佛语迦葉："是宁应为遮迦越罗子不乎？"

迦葉报佛言："不也。"

佛言："如是，迦葉，虽有罗汉从法中出，是非佛子也，不类菩萨。何以故？菩萨不断佛法故。譬如遮迦越罗与青衣交通却后生子，具足成遮迦越罗相；虽从青衣生，由为是遮迦越罗子也。如是菩萨虽在生死中，行力少会为佛子。譬如遮迦越罗夫人怀躯七日，会当成遮迦越罗相也，诸天皆彻视见腹中胞胎。虽遮迦越罗子多者，无遮迦越罗相，诸天言由不如供养腹中七日子也。发意菩萨如是中有为佛道，诸天心念言：'虽有罗汉数千万亿豪尊，不如供养发意菩萨也。'譬如摩尼珠，有水精大如须弥山，不如一摩尼珠；初发意菩萨众，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也。譬如遮迦越罗有少子，诸小王傍臣皆为作礼；初发意菩萨如是，诸天、释、梵、世间人、龙、鬼、神皆为作礼。譬如大山诸药草，悉出其巅亦无有主，随其有病者与诸病皆愈；菩萨如是持智慧药，愈十方天下人生死老病悉等心。譬如月初生人皆为作礼，月成满无有为作礼者；若有信佛者，于佛法中菩萨发意，若有信佛者，多为菩萨作礼者。何以故？从菩萨成佛故。譬如有智者不

舍月为星宿作礼也；高人如是，不舍菩萨为罗汉作礼也。譬如天上天下共治一水精，会不能得摩尼珠也；一切自守持戒禅三昧智黠罗汉虽众，不能坐佛树下，不能作佛也。”

尔时，佛语摩诃迦葉菩萨：“学用十方人故菩萨作功德，用十方人故菩萨作功德，不自贡高。菩萨常当教十方人愈其病，何等为愈病？淫者以观为药，嗔恚者以等心为药，痴者以十二因缘为药，疑不信者以空为药。欲处、色处、无色处，若欲觉此者，以无相为药；是我所、非我所，爱欲所念，以无愿为药。四颠倒各自有药。何等为各自有药？一者、有常以无常为药，二者、有乐以苦为药，三者、有言是我所以非我所为药，四者、有身以观为药。四意止以身心为念，是为药。四意断一切恶悉断，是为药。四神足念合会成身以空弃为药，五根、五力不信懈怠念功德为药，七觉意入法黠是为药，外道及不信以八道为药。是为各各分别药。”

佛语迦葉：“若阎浮利，若医、若医弟子者，或医王最尊，三千国土满其中者。或医王满其中，虽有乃尔所医王，不能愈外道及不信者，不知当持何等法药愈也。菩萨作是念：‘不持世间药愈人病也，当持佛法药愈人病。何等为佛法药？随其因缘，黠慧中无我、无人、无寿、无命，信空度脱。空无空闻是不恐不惧，持精进推念心，何等心入淫，何等心入嗔怒，何等心入痴，持过去、当来、今现在心入耶？过去为尽甫，当来未至，今现在无所住也。”

佛语迦葉言：“心无色无视无见。”

佛语迦葉言：“诸佛亦不见心者，本无所有无所因也，自作是因缘，自得是死生。心远至而独行，心譬如流水上生泡沫须臾而灭，心譬如天暴雨卒来无期；爱欲亦如是，卒来无期。心譬如飞鸟、猕猴不适止一处也，心所因不适止一处也。譬如画师各各赋彩，心各各异，如是随行所为。譬如王于众人中为上，心于诸功德中无上。譬如苍蝇在粪上住自以为净，心亦如是入爱欲中自以为净。心譬如怨家，掷人著恶道中无有期也。譬如持灰作城、持无常作有常，譬如持钩行钓鱼得，心持非我所是我所。心譬如贼，所作功德反自辱。譬如阪上上下，心须臾有爱、须臾有憎。心譬如怨家但伺人便。心常欲闻香，譬如画瓶盛屎，有何他奇。心喜味，譬如奴随大夫使心乐对，譬如飞蛾自投灯火中。”

佛语迦葉：“心索之了不可得，虽不可得是为无有，虽无有因为无所生，虽无所生亦无所出，虽无所出亦无所坏，虽无所坏亦无有死亦无有生，虽无所生无所死本无因缘死生，虽本无因缘无生亦无愿也，虽无愿亦无所持，虽无所持是为罗汉灭，是为罗汉灭无诫禁也。若死生、若计所作罪本了无有，是无死生是为罗汉灭。罗汉灭亦无身行、无口行、无心行，是灭无有异也。何以故？诸经一味故。是灭皆等如虚空，是灭适无所莫，亦无是我所，亦非是我所。是灭谛本无谛，是灭本净无爱欲之瑕秽也。本灭离本灭，是灭随次至于泥洹，是

灭无尽也，本无有生也。是灭安隐用至泥洹故，安隐是灭也，常灭常经无本。是灭好去，本无死生。”

佛语迦葉言：“自求身事，莫忧外事！后当来世比丘辈，譬如持块掷狗，狗但逐块不逐人。当来比丘亦尔，欲于山中空闲之处，常欲得安隐快乐，不肯内自观身也。如是为不晓色耳鼻舌身，从是何缘得脱乎？从是入城乞丐，若至聚邑，见色声香味细软欲得者，便为堕衰于山中。若多少持戒不内观，死则天上生；从天上来下生世间，从是以后不离三恶道。”

佛语迦葉言：“比丘如狗逐块，人骂亦复骂之，人挝亦复挝之，不制心者亦如是。譬如调马师，马有搪揬者，当数数教之，久后调好；比丘时时法观制心调，亦不见其恶如是。譬如人病喉咽痛，举一身皆为痛；人心系于是我所非我所，随外道亦如是。”

佛语迦葉言：“沙门有二事，堕牢狱中：一者、言是我所，二者、求人欲得供养。沙门复有二事缚。何谓二事？一者、学外道，二者、多欲积衣被及袈裟钵。沙门复有二事中道断。何等为二事？一者、与白衣厚善，二者、见好持戒沙门反憎。沙门复有二事堕垢浊中。何谓二事？一者、常念爱欲，二者、喜交结知友。沙门复有二事著。何等为二事？自有过不肯悔，反念他人恶。沙门复有二事，堕泥犁中。何等为二事？一者、诽谤经道，二者、毁戒。沙门复有二事。何等为二事？一者、都犯戒，二者、于法中无所得。沙门复有二事悔。何等为二事？一者、不应行强披袈裟；二者、身不自持戒，持戒比丘反承事。沙门复有二事病难愈。何等为二事？一者、心邪乱，二者、人有作菩萨道者止断。”

佛语迦葉：“沙门何故，正字沙门？有四事字为沙门。何等为四？一者、形容被服像如沙门；二者、外如沙门，内怀谀谄；三者、求索哗名自贡高；四者、行不犯，真沙门也。何等为形容被服如沙门者？髡头剔须，著袈裟持钵，心不正不持戒，但欲作恶喜学外道，是为被服如沙门。何因外如沙门，内怀谀谄者？安徐而行，安徐而出，安徐而入，外道粗恶于山间草屋为庐，内无信，著我、著我所，中有因苦直信者反自嫉妒。何因为求索哗名者？谀谄持戒令他人称誉，谀谄学经令他人称誉，谀谄僻处令人称誉，不自克责求度脱，但有谀谄。何等为行不犯，真沙门？不惜寿命损身，何况索归遗供养者？若有比丘守空行，常劝乐追，及悉见诸法净洁本无瑕秽，自作黠明不从他人持黠明，于佛法亦不著，何况常著色？亦无结者，亦无脱者，本无不见泥洹，亦无死生，亦无泥洹，是为真沙门。”

佛语迦葉：“至诚沙门常当作是念！当效真沙门，莫效哗名谀訑沙门也。譬如贫人号名大富，但得富名无所有也。”

佛语迦葉：“是人应得为有是字不？”

迦葉言：“不也。”

佛言：“如是，迦葉，虽有沙门字，不行沙门法也。亦如贫人自

称大富，譬如人为水所没溺反渴欲死；沙门如是多讽经，高才不去情欲，于情欲中渴欲死，坐入泥犁、禽兽、薜荔中。譬如医满一具器药，不能自愈其病，虽多讽经而不持戒。譬如人病得王家药，不自护坐死，虽多讽经而不持戒如是。譬如摩尼珠堕于屎中，虽多讽经而不持戒。譬如死人著金傅饰，不持戒反被袈裟像如持戒沙门。譬如长者子服饰，著新衣、著新傅饰，多讽经持戒好亦如是。”

佛语迦葉：“有四事，不持戒像类持戒人。何等为四？一者、若有比丘禁戒所说不犯缺也，虽有是有著呼有人；二者、若比丘悉知律经，著行是我所行；三者、若有比丘著我是我所；四者、常行等心，等心于人著怖畏于死生，是为沙门不持戒名持戒。”

佛语迦葉言：“禁戒无形不著三界。何因名为戒？无吾、无我、无人、无命、无意、无名、无种、无化、无教，无有作者，无所来无所去，无制无灭，无身所犯，无口所犯，无心所犯，无世、无计、无世所住，亦无有戒亦不无戒，亦无所念，亦无败坏，亦无坐立，是故为禁戒矣！”

尔时，佛说曰：“戒无瑕秽著也。戒者，无奢无嗔恚，安定就泥洹，如是为持戒。不爱身亦不爱命，不乐于五道，悉晓了人于法，于佛法中是故为戒。适不在中边止也，中边不著，不著不缚，譬空中风，是为持戒名，及种无所止也。人定心无所著，无我想，无人想，晓是者是为净持戒也。不轻于禁戒，不自贡高，常欲守道持戒，如是无有能过者。离我所想，自我及是我所，都无有是也。信于空及佛法，行不沾污于世，不著于世间，从冥入明，适无所因，不著于三界，是为持戒。”

时佛说是经法，二万二千诸天人，及世间人民、诸龙鬼神，皆得须陀洹道。八百沙门，皆得阿罗汉道。五百沙门素皆行守，意得禅道，闻佛说深经皆不解不信，便从众坐避易亡去。

迦葉比丘白佛言：“是五百守禅比丘，闻深经不解不信，摩何而去？”

佛语迦葉：“是五百守禅比丘信余众多，闻深法教不解不信。”

佛语迦葉：“是五百比丘者，乃前迦葉佛时皆作婆罗门道。于迦葉佛所一返闻经道，心意乐喜，即时五百人自说言：‘迦葉佛所说快！’乃尔五百人得是福祐，寿终皆生忉利天上。”

佛言：“五百比丘得是福已，后于我法中作沙门，今闻深经不解不信。”

佛语迦葉言：“是五百比丘持是所闻深经，得不堕恶道，于今世皆当得阿罗汉般泥洹去。”

佛语须菩提言：“汝行教五百亡去比丘令来还。”

须菩提白佛言：“是五百比丘尚不欲闻佛所说，何肯随小罗汉语乎？”

佛即时化作两比丘，于五百比丘前徐行，五百比丘皆使行。及前

两比丘，五百比丘问前两比丘言：“二贤者欲何至凑？”
两比丘报言：“欲到空闲山中安隐之处，自守坐禅不能复忧余。”
五百人复问言：“何以故？”
两比丘复报言：“佛所说深经，我不信不解也。”
五百人复报言：“我亦欲入山止空闲之处，快坐禅，无人来娆我。我曹亦复闻佛说经不信不乐也。”
两比丘复报言：“是事当共谛议不戏也！不争者是为比丘法也。何因为泥洹身中，有我、有神、有命、有人、有意耶？当有至泥洹处者耶？”
五百人报言：“是身亦无人、亦无我、亦无名、亦无意，亦无有行至泥洹处者也。”
两比丘复报言：“何等尽，当得泥洹者？”
五百人复报言：“尽淫、尽怒、尽痴，是为泥洹。”
两比丘复问言：“卿曹淫怒痴悉尽未？”
五百人复报言：“亦无内亦无外也。”
两比丘复问言：“贤者当莫著，亦莫不著。虽不著莫不著，是为泥洹。禁戒不在死生，亦不在泥洹。智黠适等度脱见黠，亦不在死生，亦不在泥洹。是本法空无色，亦无所见，弃思想，弃泥洹想，灭思想痛痒得疾至。所有法莫念，亦莫不念，灭思想痛痒，是为无所为。”
尔时，两比丘说是经法，五百人皆得阿罗汉道。五百人屈还至佛所，须菩提问五百人言：“诸贤者，去至何所？从何所来？”
五百人报言：“佛所说经，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
须菩提问五百人：“谁是汝师者？”
五百人报言：“本无有生，何因当有出？”
须菩提复问：“谁为卿曹说经者？”
五百人报言：“无五阴、无四大、无六衰，是为我师。”
须菩提复问言：“师为汝说何等经？”
五百人复报言：“无缚亦无放。”
须菩提问言：“本从何因缘守道乎？”
五百人报言：“亦无守亦无有不守。”
须菩提复问言：“所作为当如是？”
五百人复报言：“亦无有当所作如是者。”
须菩提复问言：“以为降伏魔耶？”
五百人复报言：“无有五阴与魔也。”
须菩提复问言：“卿曹当何时般泥洹乎？”
五百人复报言：“化人般泥洹者，我尔时亦当复般泥洹。”
须菩提复问言：“谁愈卿者？”
五百人复报言：“无身无心是我师也，当愈我。”
须菩提复问言：“卿曹爱欲尽未？”

五百人复报言：“诸缘法本尽。”

须菩提复问言：“卿曹已住罗汉地耶？”

五百人复报言：“亦无所取无所放。”

须菩提复问言：“卿曹死生已断耶？”

五百人复报言：“本断亦无所见。”

须菩提复问言：“卿曹住能于忍地耶？”

五百人复报言：“一切已脱著中去。”

时，须菩提问事以所可报五百人，尔时百二十万人及诸天、鬼、神龙皆得须陀洹道，千三百比丘皆得阿罗汉道。

佛说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世人、鬼、神、龙皆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摩诃衍宝严经一卷

佛说摩诃衍宝严经

一名大迦葉品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万六千人，从诸佛国而来集此，悉志无上正真之道。

尔时，世尊告尊者大迦葉曰：“菩萨有四法，失般若波罗蜜。云何为四？一者、不尊法，不敬法师；二者、为法师者悭惜吝法；三者、欲得法者为法作碍，呵责轻易不为说法；四者、憎慢贡高自大誉毁他。是谓，迦葉，菩萨有四法失般若波罗蜜。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得般若波罗蜜。云何四？一者、尊法，敬重法师；二者、随受闻法广为他说，心无爱著亦无所求，为般若波罗蜜故，舍一切财物，求多学问如救头燃；三者、闻已受持；四者、行法不著言说。是谓，迦葉，菩萨有四法，得般若波罗蜜。

“复次，迦葉，菩萨成就四法，忘菩萨心。云何为四？一者、欺诳师尊长老，二者、他无恶事说有所犯，三者、摩诃衍者毁呰诽谤，四者、谄伪心无至诚。是谓，迦葉，菩萨成就四法，忘菩萨心。

“复次，迦葉，菩萨成就四法，一切始生至于道场，菩萨之心常现在前终不忘失。云何为四？一者、宁死终不妄语，二者、一切菩萨起世尊想四方称说，三者、无有谄伪其心至诚，四者、不乐小乘。是谓，迦葉，菩萨成就四法，一切始生至于道场，菩萨之心常现在前终不忘失。

“复次，迦葉，菩萨成就四法，生善法则灭善不增长。云何为四？一者、贡高憍慢学世经典，二者、贪著财物数至国家，三者、嫉妒诽谤，四者、未曾闻经闻说诽谤。是谓，迦葉，菩萨成就四法，生善则灭善不增长。

“复次，迦葉，菩萨成就四法，善不衰退增长善法。云何为四？一者、乐闻善法，不乐闻非法，乐六度无极菩萨箧藏；二者、下意不慢众生；三者、以法知足除去邪慢，他犯不犯不说其过，不求他人误失之短；四者、所不知法不说是非，以如来证，如来无量境界随众生根，佛所说法我不能达。是谓，迦葉，菩萨成就四法，善不衰退增长善法。

“复次，迦葉，心有四曲菩萨当除。云何为四？一者、犹豫疑于佛法，二者、憍慢不语恚怒众生，三者、他所得利心生悭恢，四者、毁呰诽谤不称誉菩萨。是谓，迦葉，心有四曲菩萨当除。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顺相。云何为四？一者、所犯发露而不

覆藏，心无缠垢；二者、真言致死终不违真；三者、所说而不相夺，一切侵欺呵骂轻易挝捶缚害，一切是我宿命所作，不起恚他不生使缠；四者、坚住不信他说，至信佛法亦不信之，内清净故。是谓，迦葉，菩萨有四顺相。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恶。云何为四？一者、多闻调譺行不如法，不顺教诫；二者、离于正法不敬师长，不消信施；三者、失戒定慧痴惘受施；四者、见于调御智慧菩萨不敬，贡高而轻慢之。是谓，迦葉，菩萨有四恶。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智：一者、未闻者闻行如法；二者、依义不以文饰；三者、顺教戒善语，所作皆善，孝顺师尊，得戒定慧而食信施；四者、见于调御智慧菩萨，兴善敬心。是谓，迦葉，菩萨四智。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差违。云何为四？一者、未悉众生便谓亲厚，菩萨差违；二者、众生不能堪受微妙佛法而为说之，菩萨差违；三者、爱乐上妙为说下乘，菩萨差违；四者、众生正行皆得妙法而相违反，菩萨差违。是谓，迦葉，菩萨有四差违。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道。云何为四？一者、等心为一切众生，二者、劝一切众生学佛智慧，三者、为一切众生而说正法，四者、令一切众生顺于正行。是谓，迦葉，菩萨四道。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恶知识。云何为四？一者、声闻但自饶益，二者、缘觉少义少事，三者、世俗师典专在言辩，四者、习彼但得世法不获正法。是谓，迦葉，菩萨四恶知识。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善知识。云何为四？来乞求者是菩萨知识，长养道故；为法师者是菩萨知识，多闻长养般若波罗蜜故；劝出家学道者是菩萨善知识，长养一切诸善根故；诸佛世尊是菩萨善知识，长养一切诸佛法故。是谓，迦葉，菩萨四善知识。

“复次，迦葉，有四像菩萨。云何为四？一者、贪利不求功德，二者、但自求乐不为众生，三者、但自除苦不为众生，四者、欲得眷属不乐远离。是谓，迦葉，四像菩萨。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真功德。云何为四？一者、解空而信行报；二者、解无吾我大慈众生；三者、虽乐泥洹不舍生死；四者、行布施欲化众生，不望其报。是谓，迦葉，菩萨四真功德。

“复次，迦葉，菩萨摩诃萨有四大藏。云何为四？一者、值佛出现于世，二者、闻说六度无极，三者、见法师心中无碍，四者、不放逸乐住山林。是谓，迦葉，菩萨有四大藏。

“复次，迦葉，菩萨有四法越度众魔。云何为四？一者、不舍菩萨心，二者、心不碍一切众生，三者、不染著一切诸见，四者、不轻慢一切众生。是谓，迦葉，菩萨四法越度众魔。

“复次，迦葉，菩萨摩诃萨有四法，摄受一切善法。云何为四？一者、常止山泽，心无欺诈；二者、有恩无恩，心常忍辱；三者、念

报四恩弃舍身命，为众生故；四者、求法而无厌足，具一切善根故。是谓，迦葉，菩萨摩诃萨四法摄受一切善。

“复次，迦葉，菩萨摩诃萨有四无量福行。云何为四？一者、法施心无希望，二者、见有犯戒兴大悲心，三者、愿一切众生乐菩萨心，四者、见有羸劣不舍忍辱。是谓，迦葉，菩萨四无量福行。

“复次，迦葉，非以菩萨名故称为菩萨，行法、行等、行禅分别故，乃称菩萨。

“复次，迦葉，菩萨摩诃萨成就三十二法得称菩萨。云何为三十二？一者、至心饶益众生，二者、欲逮萨芸若智，三者、自谦不毁他智，四者、不慢一切众生，五者、信心一切众生，六者、爱念一切众生，七者、至竟慈愍众生，八者、等心怨亲，九者、众生求于泥洹益以无量福，十者、见众生欢喜与语，十一者、已许无悔，十二者、大悲普遍一切众生，十三者、求法多闻无厌，十四者、己之所犯知以为过，十五者、见他所犯谏而不怒，十六者、修行一切威仪礼节，十七者、施不望报，十八者、忍辱无碍，十九者、精进求一切善根，二十者、修习禅定出过无色，二十一者、以权摄慧，二十二者、四恩摄权，二十三者、有戒无戒等以慈心，二十四者、至心闻法，二十五者、专止山泽，二十六者、不乐世荣，二十七者、不乐小乘乐大乘功德，二十八者、远恶知识亲善知识，二十九者、成就四梵居止，三十者、依猗智慧，三十一者、众生有行无行终不舍离，三十二者、所说无二敬重真言，菩萨之心最为在前。是谓，迦葉，菩萨摩诃萨成就三十二法得称菩萨。

“复次，迦葉，我当为汝说喻。智者以喻得知菩萨功德。譬如地界，为一切众生而无有二；如是，迦葉，菩萨从初发意以来至于道场，为一切众生亦无有二。譬如水界，生于百谷诸药草木；如是，迦葉，菩萨至诚清净慈心覆育一切，为诸众生起青白之德。譬如火界，成熟百谷诸药草木；如是，迦葉，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成就一切众生。譬如风界，庄严一切诸佛国土；如是，迦葉，菩萨善权庄严一切诸佛国土。譬如月初日日增长；如是，迦葉，菩萨至诚，清净增长一切白净之法。譬如日出照诸众生；如是，迦葉，菩萨以一般若波罗蜜，照一切众生。譬如师子鹿王随其所行，一切无有恐怖；如是，迦葉，菩萨住戒功德随其所行，一切无有恐怖。譬如象王，堪诸重担终无疲厌；如是，迦葉，菩萨善调御心，为一切众生堪任重担而无厌惓。譬如莲花，生在淤泥而不著水；如是，菩萨生在世间不著世法。譬如伐树，虽截其枝而不伐根，复生如故；如是，迦葉，菩萨以善权心，虽断结缚犹生三界。譬如诸方江河之水，入于大海悉为一味；如是，迦葉，菩萨作若干种善愿功德，当作佛道悉为一味。譬如四天王、三十三天住须弥山；如是，迦葉，菩萨善根心中。譬如国王，大臣所助，乃具成办一切国事；如是，迦葉，菩萨般若波罗蜜善根所助，乃具成办一切佛事。譬如，迦葉，天无云者雨不可得；如是，菩

萨不多闻者法雨不可得。譬如，迦葉，天有云者雨泽可得；菩萨如是有大慈云能降法雨。譬如圣王出者，七宝可得；如是，迦葉，菩萨出者，三十七品道宝可得。譬如有摩尼珠者，彼中无量百千种珠悉皆可得；如是，迦葉，有菩萨心者，彼中无量百千声闻、缘觉之法悉皆可得。譬如三十三天游杂园观，一切乐具皆悉同等；如是，迦葉，菩萨至诚清净，为一切众生方便同等，悉无差降。譬如有毒，因咒药故不能为害；如是，迦葉，菩萨结毒，因智乐故不能为害。譬如城邑，有诸粪壤饶益田用；如是，迦葉，菩萨因结学萨芸若用。是故，迦葉，菩萨欲学此宝严经者，当正观诸法。云何为正观？谓真实观诸法。云何为真实观诸法？谓不观我、人、寿命，是谓中道真实观法。

“复次，迦葉，真实观者，谓不观色有常无常，亦不观痛想行识有常无常，是谓中道真实观法。

“复次，迦葉，云何为真实观诸法？谓不观地有常无常，亦不观水火风界有常无常，是谓中道真实观法。

“复次，迦葉，有常是一边，无常为二边，此二中间无色，不可见亦不可得，是谓中道真实观法。有我是一边，无我为二边，此二中间无色，不可见亦不可得，是谓中道真实观法。有真实心者是谓一边，无真实心者是为二边，无心无思无意无识，是谓中道真实观法。如是不善法、世间法、有诤法、有漏法、有为法、有秽污法，是谓一边；如是善法、出世间法、无诤法、无漏法、无为法、白净之法，是为二边。此二中间，无所有亦不可得，是谓中道真实观法。有者是一边，无者为二边，此二中间无所有亦不可得，是谓中道真实观法。

“复次，迦葉，我为汝说，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苦恼忧悲啼泣，如是生大苦阴；无明已尽则行尽，行尽则识尽，识尽则名色尽，名色尽则六入尽，六入尽则更乐尽，更乐尽则痛尽，痛尽则爱尽，爱尽则取尽，取尽则有尽，有尽则生尽，生尽则老死苦恼忧悲皆尽，如是灭大苦阴。无有此二，亦无二行中间可知，是谓中道真实观法。如是行行尽，识、名色、六入、更乐、痛、爱、取、有、生、老死老死尽，无有此二，亦无二行中间可知，如是，迦葉，是谓中道真实观诸法也。

“复次，迦葉，中道真实观诸法者，不以空三昧观诸法空，诸法自空故；不以无想三昧观诸法无想，诸法自无想故；不以无愿三昧观诸法无愿，诸法自无愿故；不以无行观诸法无行，诸法自无行故；不以无起观诸法无起，诸法自无起故；不以无生观诸法无生，诸法自无生故；不以如观诸法如，诸法自如故，是谓中道真实观法。不以无人观诸法空，诸法自空故，如是本空、末空、现在世空。当令依空，莫依于人。若有依空，倚此空者，我说是人远离此法。如是，迦葉，宁猗我见积若须弥，不以憍慢亦不多闻而猗空见者，我所不治。譬如良医应病与药，病去药存。于迦葉意所趣云何？此人苦患，宁尽不

耶？”
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药在体故。”
“如是，迦葉，空断一切见。若有猗空见者，我所不治，亦复如是。譬如有人畏于虚空啼泣而说，今当为我去此虚空。于迦葉意所趣云何？宁能去不？”
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迦葉，若畏空者，我说此人甚为狂惑。所以者何？众生造空而彼畏之。譬如画师，作鬼神像即自恐惧；如是，迦葉，诸凡愚人自造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轮转生死，不知此法亦复如是。譬如幻师，化作幻人而食幻师，无有真实；如是，迦葉，修行比丘，随所思惟一切虚伪，而不真实无有坚固，亦复如是。譬如二木因之，更生火而烧彼木；如是，迦葉，因真实观生无漏慧根，而彼即烧，于真实观亦复如是。譬如燃灯，诸冥悉除，此闇无所从来亦无所至，不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而来，亦不至彼；如是，迦葉，智慧已生，无智即灭，此无智者，无所从来亦无所至。如是，迦葉，灯无此念‘我当除冥’，而灯燃者诸冥即除；灯闇俱空，不可获持无作无造，亦复如是。譬如，迦葉，百岁冥室若燃灯者，彼闇颇有是念‘我当住此而不去’耶？”
答曰：“不也，世尊，此闇必灭。”
“如是，迦葉，若有众生百千劫中造作结行，以一正观无漏智灯即得除尽，亦复如是。譬如空中不生五谷，菩萨如是不从无为而生佛法。譬如大地众秽杂糅而生五谷，菩萨如是于世杂糅结缚之中乃生佛法。譬如陆地不生莲花，菩萨如是不从无为出生佛法。譬如淤泥之水生杂莲花，菩萨如是从邪众生结缚之中乃生佛法。譬如醍醐满于四海，当知菩萨造作善根，亦复如是。譬如一毛破为百分，以一分毛取四大海一渧之水，当知声闻造作善根，亦复如是。譬如，迦葉，芥子中空，当知声闻造作善根，亦复如是。譬如十方虚空，当知菩萨造作善根，亦复如是。譬如刹利顶生皇后，贱人共会，若后生子。于意云何？当言此子是王子耶？”
答曰：“非也，世尊。”
“如是，迦葉，此诸声闻从我法界生，然彼一切非世尊子。譬如刹利顶生大王贱女共会，若后生子。于意云何？贱人所生，当言此子非王子耶？”
答曰：“不也，世尊，此是王子。”
“如是，迦葉，虽从贱生而是王子。菩萨如是初发道心，住于生死教化众生，而彼一切是如来子。譬如圣王虽有千子无圣王相，圣王之意起无子想；如是，迦葉，如来虽有百千声闻弟子之众，无菩萨者，如来之意起无子想。譬如，迦葉，圣王皇后持斋七日，生一童子具圣王相，三十三天咸共叹之，而不称说其余大者。所以者何？童子虽小而不断于圣王种故。菩萨如是初发道心，诸根未具，彼诸天众曾

见佛者咸共叹之，而不称说诸阿罗汉具八解脱。所以者何？虽初发菩萨心诸根未具，不断诸佛如来种故。譬如有小摩尼真珠，胜于水精如须弥山；菩萨如是初发道心，出过一切声闻之上。譬如，迦葉，圣王皇后初生童子，一切臣属皆为作礼；菩萨如是初发道心，一切天人皆为作礼。譬如须弥山王出诸良药，为一切人疗治苦患，无所适莫；菩萨如是，学智慧药为一切人疗生死患，亦无适莫。譬如礼敬初生之月，非后盛满；如是，迦葉，礼初发意菩萨者，胜非复得成如来至真等正觉也。所以者何？诸佛如来从菩萨生故。譬如，迦葉，无有舍月礼星宿者；如是无有舍具戒德智慧菩萨，而礼声闻。譬如，迦葉，一切天人不能以水精为摩尼真珠；声闻如是成就一切戒清净行，不能坐佛树下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譬如得摩尼真珠者，获余无量百千财宝；菩萨如是出于世者，则有无量声闻、缘觉现于世间。”

于是世尊告尊者大迦葉曰：“菩萨为一切众生，求修诸善根具众智药，往至四方随病所应如实治之。迦葉，云何为如实治？谓以恶露不净治欲，慈心治恚，缘起治痴，空治一切见，无想治一切四相，无愿治一切欲界、色无色界，四非颠倒治四颠倒一切行，无常治非常有常想一切行，苦治苦有乐想，无我治无我有我想，不净想治不净有净想。四意止者，治计著身痛心法身，身观者不起观身我见痛，痛观者不起观痛我见心，心观者不起观心我见法，法观者不起观法我见。四意断者，悉断一切不善之法，习一切善法。四神足者，舍身心真想。五根、五力，治不信懈怠乱念无智。七觉者，治诸法无智。圣八道者，此慧所治一切邪道。是谓，迦葉，随病所应如实治之。如此，迦葉，菩萨当作是学。

“复次，迦葉，假令三千大千国土诸有识者，悉如耆域医王，有人问之：‘以何方药治彼病者？’终无能答，唯有菩萨能悉答之。是故，迦葉，菩萨当作是念：‘我不应求世间之药，当求出世间药修一切善根。’是众智药，往至四方，随众生病如实治之。

“复次，迦葉，云何为出世智药？谓因缘智、无我人寿命智，解一切诸法空无恐怖之心。彼作是观：‘何者心欲？何者怒痴？为过去耶？为未来、现在耶？若过去者去心以灭，若未来者来心未起，若现在者现心不住。’如是，迦葉，心未来不在内，亦不在外，亦不在两中间。心者非色，不可见亦无对，无见无知无住无余倚。迦葉，心者，一切诸佛不已见、不当见、不今见。若一切诸佛不已见、不当见、不今见者，云何知有所行？但以颠倒想故有诸法行。诸法者，如幻化之法，受种种生故。是心如风远行不可持故，心如流水不可住故，心如灯炎缘相续故，心如电光时不住故，是心如雾外事秽故，心如猕猴贪一切境界故，心如画师造种种行故，心不得住随众结故，心独无侣常乐驰走故，是心如王一切法之首故，是心如母生一切苦故，是心如炎聚散一切诸善根故，是心如鱼钩苦有乐想故，是心如梦无我有我想故，是心如蝇不净有净想故，是心如怨家所作不可故，是心如罗刹常

乐求便故，是心如憎嫉常乐求过故，是心不可爱恩爱痴故，是心如贼断一切善根故，是心著色如蛾投火故，是心爱声如军乐战鼓音故，是心爱香如豕乐臭秽故，是心著味如使人乐余食故，是心爱更乐如蝇乐膻故。求心无有亦不可得，设无不可得者则无过去、未来、现在，设无过去、未来、现在者则过三世，设过三世者，是则不有亦不无。若不有不无者是为不生，若不生者是为无性，若无性者是为无起，若不起者是亦不灭，若不灭者则无败坏，若无败坏者则无来无去，若无来去者则无有生死，若无去来无生死者是则无行，若无行者则是无为，若无为者则是圣贤之性，若圣性者则无戒不戒，若无戒不戒者则无威仪行亦无不威仪，若无行无威仪不威仪者，是则无心无心数法。若无心心数法者则无业无报，若无报者则无苦无乐，若无苦乐者是圣贤之性，若圣贤性者则无业无作。如此性中无作身业，亦无作口意业，此性平等无上中下，亦无差别，一切诸法悉平等故。如是，迦葉，此性远离舍身口故，此性无为顺涅槃故，此性清净离于一切诸结垢故，此性无我离我作故，此性平等离虚实故，此性真出要第一义故，此性无不尽至竟不起常如法故，此性乐无为悉同等故，此性清洁至竟无垢故，此性非我求我不可得故，此性洁白至竟净故。

“汝等迦葉，当应求内，反去求外。当来之世，当有比丘驰走如犬。云何比丘驰走如犬？譬如有犬搏掷令怖，反走逐之不趣掷者。如是，迦葉，当有沙门、婆罗门畏色声香味细滑法，而反乐中不观于内，不知何由得离色声香味细滑法，不知不觉遂入人间，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而得其便。彼在山泽而命终者，因持俗戒得生天中，复为天上色声香味细滑法而得便也，身坏命终生四恶趣。云何为四？地狱、畜生、饿鬼、阿须罗中。是谓，迦葉，比丘驰走亦复如犬。云何比丘不走如犬？若人挝骂默受不报，呵责嗔怒比丘不报怒，但观内身骂谁、打谁、谁受恚责。是谓，迦葉，如此比丘不走如犬。譬如御者，若马放逸即能制之；修行比丘亦复如是，若心驰散即随制止令顺不乱。譬如绞人必断其命；如是，迦葉，一切诸见有计我者必断慧命。譬如有人随其所缚则悉解之，比丘如是随心所缚当即除之。

“如是，迦葉，出家学道有二重缚。云何为二？一者、学世经典，二者、执持衣钵而不精进。复次，迦葉，出家学道有二坚缚。云何为二？一者、见缚，二者、贪财名誉所缚。复次，迦葉，出家学道有二法障碍。云何为二？一者、狎习白衣，二者、憎嫉师友。出家学者复有二垢。云何为二？一者、任取二结，二者、诣知友家而从乞食。复次，迦葉，出家学道有二雹雨。云何为二？一者、诽谤正法，二者、犯戒而食信施。出家学者复有二疮。云何为二？一者、观他短，二者、自覆己短。复次，迦葉，出家学者有二烦热。云何为二？一者、藏浊持袈裟，二者、欲令有戒行者承顺于己。出家学者复有二病。云何为二？一者、憍慢不观其心，二者、毁呰学摩诃衍者。

“复次，迦葉，沙门称说沙门者，云何沙门称说沙门？有四沙

门。云何为四？一者、色像沙门，二者、诈威仪沙门，三者、名誉沙门，四者、真实沙门。云何色像沙门？若有沙门成就色像，剔除须发，被著法服，手持应器，彼身恶行、口意恶行，不习调御亦不守护，犯戒作恶贪不精进。是谓，迦葉，色像沙门。云何诈威仪沙门？若有沙门成就礼节，游步正智，食知止足，行四圣种，不乐众聚道俗之会，少言少睡；然彼威仪诈不真实不期净心，不习止息而有见想，于空便起如坑之想，诸有比丘习行空者发怨家想。是谓，迦葉，诈威仪沙门。云何名誉沙门？若有沙门奉持禁戒欲令他人知奉持戒，精进学问欲令他人知精进学，住止山泽中欲令他人知住山泽，少欲知足精勤独住欲令他知，不厌至死，不求离欲，不乐尽止，不欲求道，息心梵行，不为泥洹。是谓，迦葉，名誉沙门。云何为真实沙门？若有沙门不为身命，况复贪财著于名誉？乐听空无相无愿之法，闻则欢喜修行如法，不为涅槃而修梵行，况为三界？不作空见，况见我、人、寿命依法求道？离结解脱不求外道，观诸法性皆悉究竟清净无秽，而自照察不由于他。如法者，不见如来，况有色身？不见无欲法，况有文饰？不想无为，况有众德？不习断法，不学修法，不住生死不乐涅槃，不求解脱亦不求缚，知一切法究竟清净不生不灭。是谓，迦葉，真实沙门。是故，迦葉，当学真实沙门！莫习名誉沙门，譬如贫人外有富名。于意云何？彼名有实不？”

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迦葉，有沙门名，无沙门德，我说此人是为极贫。譬如有人，大水所漂渴乏而死；如是，迦葉，有沙门梵志习学多法，而不能除淫怒痴渴，彼为法水所漂结渴而死，生恶趣中亦复如是。譬如医师，持种种药疗他人病而不自治；如是，迦葉，有沙门梵志，多讽诵法而不自除淫怒痴病，亦复如是。譬如病人服王妙药，不自将节而致终没；如是，迦葉，多有沙门梵志，行不如法起诸结病，终生恶趣亦复如是。譬如摩尼珠，堕不净中无所复直；如是，迦葉，多有沙门梵志贪著财利，当知亦如摩尼珠堕不净中无所复直。譬如死人著金花鬘；如是，迦葉，人不持戒被著袈裟，亦复如是。譬如长者子净自澡浴，被白净衣著薝卜华鬘；如是，迦葉，多闻持戒被著袈裟，亦复如是。

“复次，迦葉，有四不持戒似如持戒。云何为四？若有比丘护持禁戒成就威仪，至微小事当畏惧之，持比丘净戒，成就威仪礼节，身口意行正令清净，而计吾我。是谓，迦葉，一不持戒似如持戒。复次，比丘诵律通利察住律法，不断身见。是谓，迦葉，二不持戒似如持戒。复次，比丘行慈众生，闻说诸法不起不灭而怀恐怖。是谓，迦葉，三不持戒似如持戒。复次，比丘行十二法净功德行，而起见我有我所。是谓，迦葉，四不持戒似如持戒。如是，迦葉，戒称戒者，谓无我亦无我所，无作不作，无事非事，亦无威仪无行不行，无名色相亦无非相，无息不息，无取无舍，无可取者亦无不可舍，不施设众生

亦不施设无众生，无有口行无不口行，无心不心，无倚不倚，无戒不戒。是谓，迦葉无漏圣戒，而无所堕，出于三界，离一切倚。”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持戒不有亦无垢， 持戒无憍而不倚，
持戒不闇无所缚， 持戒无尘无污秽。
究竟止息无上寂， 无想不想亦无秽，
诸恸众倚一切断， 是为迦葉持佛戒。
不著身口不倚命， 不贪一切受生死，
以正去来住正道， 是为迦葉持佛戒。
不著世间不倚世， 得明无闇无所有，
无有己想无他想， 断一切想得清净，
无此彼岸无中间， 于此彼岸亦不著，
无缚无诈无诸漏， 是为迦葉持佛戒。
谓名及色意不著， 禅定正念调御心，
无有吾我无我所， 是为迦葉称住戒。
不倚禁戒得解脱， 不叩持戒为欢喜，
于此上求八正道， 是谓持戒清净相。
不期持戒不依定， 谓修习此得智慧，
无有无得是圣性， 清净圣戒佛所称。
谓己身见心解脱， 我是我所终不起，
心能解空佛境界， 如是持戒莫能胜。
善住净戒得禅定， 已获禅定修智慧，
已修智慧便得脱， 已逮解脱平等戒。”

说此偈已，八百比丘逮得漏尽；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五百比丘昔已得定，闻佛说此甚深之法，不能解了从座起去。

于是大迦葉白世尊曰：“此五百比丘昔已得定，闻是深法不能解了即便起去。”

世尊告大迦葉曰：“此五百比丘贡高慢故，不能解此无漏净戒。是所说法甚深微妙，诸佛之道极甚深妙，非是未种善根与恶知识共相随者所能解了。此五百比丘，昔迦葉如来兴出世时，悉为异学弟子，闻迦葉如来说法时，计著有故，一闻说法心得欢喜。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忉利天，从彼命终还生人间，于我法中出家学道。此诸比丘为见所坏，闻是深法不能解了，今始造缘不复生于恶趣之中，此身终已当得灭度。”

于是世尊告尊者须菩提曰：“汝去化彼五百比丘。”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此五百比丘不受佛教，何况我耶？”

于是世尊化作比丘在彼道中。五百比丘见已，往诣化比丘所，问化比丘曰：“诸贤，欲何所至？”

化比丘曰：“欲诣山泽游住安乐。所以者何？向闻世尊所可说法，我不能解了故。”

即言：“诸贤，我等亦闻世尊说法不能解了而有恐怖，欲诣山泽游住安乐。”

化比丘曰：“诸贤，且来当共谊计，莫得有诤，非沙门法。诸贤，称说般泥洹者，为何等法般泥洹耶？是身中何者众生，何者我、人、寿命，谓般泥洹？何所法尽便得般泥洹？”

五百比丘曰：“淫怒痴尽便得般泥洹。”

化比丘问曰：“诸贤，有淫怒痴尽耶？而言此尽便得般泥洹？”

五百比丘答曰：“诸贤，淫怒痴者，不在于内而不在外，亦不在两中间，亦非无思想而有也。”

化比丘曰：“是故，诸贤，不当思想亦莫反想。若不思想、不反想者，则无染不染；若无染不染者，是说息寂。诸贤当知，所有戒身，亦不生亦不般泥洹，定、慧、解脱、度知见身亦不生亦不般泥洹。诸贤，因此五分法身说泥洹者，是法远离，空无所有，无取无断。如是，诸贤，云何可想般泥洹耶？是故，诸贤，莫想于想，莫想于无想，亦莫断想及与无想。若断想无想者，是为大缘。诸贤，若入想知灭定者，于是似有所作。”

说此法时，五百比丘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即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于是尊者须菩提，问诸比丘曰：“诸贤，向去何所？今从何来？”

诸比丘曰：“尊者须菩提，佛所说法无去无来。”

须菩提复问诸贤：“师为是谁？”

诸比丘曰：“谓不生不灭是。”

须菩提复问：“云何知法？”

答曰：“无缚无解。”

须菩提复问：“诸贤，云何解脱？”

答曰：“无明灭而明生也。”

须菩提复问：“诸贤，谁弟子耶？”

答曰：“谓如是得如是正智。”

须菩提复问：“诸贤，何时当灭度耶？”

答曰：“如来所化般泥洹。”

须菩提复问：“诸贤，所作已办耶？”

答曰：“吾我所作悉皆已断。”

须菩提复问：“诸贤，谁同梵行？”

答曰：“不行三界。”

须菩提复问：“诸贤，结已尽耶？”

答曰：“诸法至竟灭。”

须菩提复问：“诸贤，降伏魔耶？”

答曰：“诸阴不可得。”

须菩提复问："诸贤，顺尊教耶？"

答曰："无身口意。"

须菩提复问："诸贤，清净福田耶？"

答曰："无受亦无所受。"

须菩提复问："诸贤，度生死耶？"

答曰："无常无断。"

须菩提复问："诸贤，向福田地耶？"

答曰："一切诸著悉已解脱。"

须菩提复问："诸贤，趣何所耶？"

答曰："随如来之所化也。"

如是尊者须菩提问，五百比丘答。时彼大众闻已，八百比丘诸漏永尽心得解脱，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

于是尊者须菩提白世尊曰："甚奇！甚特！此宝严经，饶益发起趣摩诃衍诸族姓子、族姓女。"

须菩提复问："世尊，诸族姓子、族姓女，说此宝严经者，得几所福？"

世尊答曰："若族姓子、族姓女，说此宝严经教授他人，书写经卷在所著处，是为天上天下最妙塔寺。若从法师闻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者，当敬法师为如如来。若敬法师供养奉持者，我记彼人必得无上正真道，命终之时要见如来，是人当得十种身清净。云何为十？一者、死时欢喜无厌，二者、眼目不乱，三者、手不扰乱，四者、心不扰乱，五者、身不烦扰，六者、不失大小不净，七者、心不污秽，八者、心不错乱，九者、手不摸空，十者、随其坐命终。是谓十种身清净也。

"复次，迦葉，当得十种口清净。云何为十？一者、善音，二者、软音，三者、乐音，四者、爱音，五者、柔和音，六者、无碍音，七者、敬音，八者、受音，九者、天所受音，十者、佛所受音。是谓十种口清净也。

"复次，迦葉，当得十种意清净。云何为十？一者、无恚不怒他人，二者、无恨不语，三者、不求短，四者、无结缚，五者、无颠倒想，六者、心无懈怠，七者、戒不放逸，八者、意乐布施欢喜受，九者、离贡高慢，十者、得三昧定，获一切佛法。是为十种意清净也。

"复次，迦葉，若有恒沙国土满中七宝，供养如恒沙等诸佛如来等正觉及弟子众，如恒沙劫一切施安，至般泥洹后起七宝塔，不如是族姓子、族姓女闻此宝严经，受持讽诵，为他人说，不诽谤也。若有女人说此经者，是女人终不堕恶趣，亦不复受女人身也。

"复次，迦葉，若有族姓欲以一切珍妙供养此经典者，当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人说，是为供养此经典已。若有受持讽诵书写为人说者，则为供养诸佛如来。"

佛说此经时，尊者大迦葉，一切天龙鬼神世间人民，闻佛说已，

欢喜奉行。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信法未久共相谓言：“胜鬘夫人是我之女，聪慧利根，通敏易悟，若见佛者必速解法心得无疑，宜时遣信发其道意。”

夫人白言：“今正是时。”王及夫人与胜鬘书，略赞如来无量功德，即遣内人名旃提罗，使人奉书至阿踰阇国，入其宫内敬授胜鬘。胜鬘得书欢喜顶受，读诵受持生希有心，向旃提罗而说偈言：

“我闻佛音声， 世所未曾有，
所言真实者， 应当修供养。
仰惟佛世尊， 普为世间出，
亦应垂哀愍， 必令我得见。”

即生此念时， 佛于空中现，
普放净光明， 显示无比身。
胜鬘及眷属， 头面接足礼，
咸以清净心， 叹佛实功德：
“如来妙色身， 世间无与等，
无比不思议，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无尽， 智慧亦复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归依！
降伏心过恶， 及与身四种，
已到难伏地， 是故礼法王！
知一切尔焰， 智慧身自在，
摄持一切法， 是故今敬礼！
敬礼过称量！ 敬礼无譬类！
敬礼无边法！ 敬礼难思议！
哀愍覆护我， 令法种增长，
此世及后生， 愿佛常摄受！”

“我久安立汝， 前世已开觉，
今复摄受汝， 未来生亦然。”

“我已作功德， 现在及余世，
如是众善本， 唯愿见摄受。”

尔时，胜鬘及诸眷属头面礼佛，佛于众中即为受记：“汝叹如来真实功德，以此善根，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为自在王，一切生处常得见我，现前赞叹如今无异。当复供养无量阿僧祇佛，过二万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普光如来应正遍知。彼佛国土，无诸恶趣、老病衰恼、不适意苦，亦无不善恶业道名。彼国众生，色力寿命五欲众具皆悉快乐，胜于他化自在诸天。彼诸众生纯一大乘，诸有修习善根众生皆集于彼。”胜鬘夫人得受记时，无量众生诸天及人愿生彼国，世尊悉记皆当往生。

尔时，胜鬘闻受记已，恭敬而立受十大受：“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所受戒不起犯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尊长不起慢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众生不起恚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他身色及外众具不起疾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内外法不起悭心。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受畜财物，凡有所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行四摄法，为一切众生故，以不爱染心、无厌足心、无挂碍心摄受众生。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孤独幽系、疾病种种、厄难困苦众生，终不暂舍，必欲安隐，以义饶益令脱众苦，然后乃舍。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捕养众恶律仪及诸犯戒终不弃舍，我得力时，于彼彼处见此众生，应折伏者而折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摄受故令法久住。法久住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于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见是利故救摄不舍。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摄受正法终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法者则忘大乘，忘大乘者则忘波罗蜜，忘波罗蜜者则不欲大乘。若菩萨不决定大乘者，则不能得摄受正法欲，随所乐入永不堪任越凡夫地。我见如是无量大过，又见未来摄受正法菩萨摩诃萨无量福利故受此大受。法主世尊现为我证，唯佛世尊现前证知。而诸众生善根微薄，或起疑网，以十大受极难度故，彼或长夜非义饶益不得安乐。为安彼故，今于佛前说诚实誓：我受此十大受如说行者，以此誓故，于大众中当雨天花，出天妙音。”

说是语时，于虚空中雨众天花，出妙声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真实无异。”

彼见妙花及闻音声一切众会疑惑悉除，喜踊无量而发愿言：“恒与胜鬘常共俱会，同其所行。”世尊悉记一切大众如其所愿。

尔时，胜鬘复于佛前发三大愿而作是言：“以此实愿安隐无量无边众生，以此善根于一切生得正法智，是名第一大愿。我得正法智已，以无厌心为众生说，是名第二大愿。我于摄受正法舍身命财护持正法，是名第三大愿。”

尔时，世尊即记胜鬘：“三大誓愿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萨恒沙诸愿皆悉入此三大愿中。此三愿者真实广大！”

尔时，胜鬘白佛言：“我今当复承佛威神，说调伏大愿真实无

异。”

佛告胜鬘：“恣听汝说。”

胜鬘白佛：“菩萨所有恒沙诸愿，一切皆入一大愿中，所谓摄受正法。摄受正法真为大愿！”

佛赞胜鬘：“善哉！善哉！智慧方便甚深微妙。汝已长夜殖诸善本，来世众生久种善根者，乃能解汝所说。汝之所说摄受正法，皆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今说、当说。我今得无上菩提，亦常说此摄受正法。如是我说摄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边际，如来智慧辩才亦无边际。何以故？是摄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

胜鬘白佛：“我当承佛神力，更复演说摄受正法广大之义。”

佛言：“便说。”

胜鬘白佛：“摄受正法广大义者，则是无量得一切佛法摄八万四千法门。譬如劫初成时，普兴大云雨众色雨及种种宝；如是摄受正法，雨无量福报及无量善根之雨。世尊，又如劫初成时有大水聚，出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亿种种类洲；如是摄受正法，出生大乘无量界藏，一切菩萨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安隐快乐，一切世间如意自在，及出世间安乐，劫成乃至天人本所未得皆于中出。又如大地持四重担。何等为四？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木，四者、众生。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喻彼大地。何等为四？谓离善知识无闻非法众生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声闻者授声闻乘，求缘觉者授缘觉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是名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世尊，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普为众生作不请之友，大悲安慰哀愍众生，为世法母。又如大地有四种宝藏。何等为四？一者、无价，二者、上价，三者、中价，四者、下价，是名大地四种宝藏。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得众生四种最上大宝。何等为四？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无闻非法众生以人天功德善根而授与之，求声闻者授声闻乘，求缘觉者授缘觉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如是得大宝众生，皆由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得此奇特希有功德。

“世尊，大宝藏者，即是摄受正法。世尊，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正法即是摄受正法。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何以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应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乃至舍身支节，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檀波罗蜜。应以戒成熟者，以守护六根净身口意业，乃至正四威仪，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尸波罗蜜。应以忍成熟者，若彼众生骂詈毁辱诽谤恐怖，以无恚心、饶益心、第一忍力乃至颜色无变，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羼提波罗蜜。应以精进成熟者，于彼众生不起懈心，生大欲心第一精进，乃至若四威仪，将护彼意而成

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毗梨耶波罗蜜。应以禅成熟者，于彼众生以不乱心、不外向心、第一正念，乃至久时所作久时所说终不忘失，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禅波罗蜜。应以智慧成熟者，彼诸众生问一切义，以无畏心而为演说一切论、一切工巧、究竟明处乃至种种工巧诸事，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般若波罗蜜。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

“世尊，我今承佛威神更说大义。”

佛言：“便说。”

胜鬘白佛：“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无异摄受正法，无异摄受正法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摄受正法。何以故？若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为摄受正法舍三种分。何等为三？谓身、命、财。善男子、善女人舍身者，生死后际等离老病死，得不坏常住无有变易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舍命者，生死后际等毕竟离死，得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通达一切甚深佛法；舍财者，生死后际等得不共一切众生无尽无减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得一切众生殊胜供养。世尊，如是舍三分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常为一切诸佛所记，一切众生之所瞻仰。

“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法欲灭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诤讼破坏离散，以不谄曲、不欺诳、不幻伪，爱乐正法，摄受正法，入法朋中。入法朋者，必为诸佛之所授记。世尊，我见摄受正法如是大力。佛为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依，亦悉知见。”

尔时，世尊于胜鬘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起随喜心：“如是，胜鬘，如汝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如大力士少触身分生大苦痛，如是，胜鬘，少摄受正法令魔苦恼。我不见余一善法令魔忧苦如少摄受正法。又如牛王形色无比胜一切牛，如是大乘少摄受正法，胜于一切二乘善根，以广大故。又如须弥山王端严殊特胜于众山，如是大乘舍身命财，以摄取心摄受正法，胜不舍身命财初住大乘一切善根，何况二乘！以广大故。是故，胜鬘，当以摄受正法，开示众生，教化众生，建立众生。如是，胜鬘，摄受正法，如是大利，如是大福，如是大果。胜鬘，我于阿僧祇阿僧祇劫说摄受正法功德义利不得边际，是故摄受正法，有无量无边功德。”

佛告胜鬘：“汝今更说一切诸佛所说摄受正法。”

胜鬘白佛：“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即白佛言：“世尊，摄受正法者是摩诃衍。何以故？摩诃衍者，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善法。世尊，如阿耨大池出八大河，如是摩诃衍，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种子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如是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善法，依于大乘而得增长。是故，世尊，住于大乘摄受大乘，即是住于二乘摄受二乘一切世间出世间善

法。如世尊说六处。何等为六？谓正法住、正法灭、波罗提木叉、比尼、出家、受具足。为大乘故说此六处。何以故？正法住者，为大乘故说；大乘住者，即正法住；正法灭者，为大乘故说；大乘灭者，即正法灭。波罗提木叉、比尼，此二法者，义一名异，比尼者即大乘学。何以故？以依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说大乘威仪戒是比尼，是出家，是受具足。

“是故阿罗汉无出家受具足。何以故？阿罗汉依如来出家受具足故，阿罗汉归依于佛，阿罗汉有恐怖。何以故？阿罗汉于一切无行怖畏想住，如人执剑欲来害己，是故阿罗汉无究竟乐。何以故？世尊，依不求依，如众生无依彼彼恐怖，以恐怖故则求归依。如阿罗汉有怖畏，以怖畏故依于如来。世尊，阿罗汉、辟支佛有怖畏，是故阿罗汉、辟支佛，有余生法不尽故，有生有余梵行不成故，不纯事不究竟故，当有所作；不度彼故，当有所断；以不断故，去涅槃界远。何以故？唯有如来应正等觉得般涅槃，成就一切功德故；阿罗汉、辟支佛不成就一切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般涅槃，成就无量功德故；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有量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般涅槃，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故；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思议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般涅槃，一切所应断过皆悉断灭，成就第一清净；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过，非第一清净，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般涅槃，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出过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槃界远。言阿罗汉、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息处者，亦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义说。何以故？有二种死。何等为二？谓分段死、不思议变易死。分段死者，谓虚伪众生。不思议变易死者，谓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意生身乃至究竟无上菩提。二种死中，以分段死故，说阿罗汉、辟支佛智我生已尽；得有余果证故，说梵行已立；凡夫人天所不能办，七种学人先所未作，虚伪烦恼断故，说所作已办；阿罗汉、辟支佛所断烦恼更不能受后有故，说不受后有。非尽一切烦恼，亦非尽一切受生故说不受后有。何以故有烦恼？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断烦恼有二种。何等为二？谓住地烦恼，及起烦恼。住地有四种。何等为四？谓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此四种住地，生一切起烦恼，起者刹那心刹那相应。世尊，心不相应无始无明住地。世尊，此四住地力，一切上烦恼依种，比无明住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世尊，如是无明住地力，于有爱数四住地，无明住地其力最大。譬如恶魔波旬，于他化自在天色力、寿命、眷属、众具自在殊胜；如是无明住地力，于有爱数四住地其力最胜，恒沙等数上烦恼依，亦令四种烦恼久住，阿罗汉、辟支佛智所不能断，唯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如是，世尊，无明住地最为大力。世尊，又如取缘有漏业因而生三有，如是无明住地缘无漏业因，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

萨三种意生身。此三地彼三种意生身生，及无漏业生。依无明住地，有缘非无缘，是故三种意生及无漏业缘无明住地。世尊，如是有爱住地数四住地，不与无明住地业同。无明住地异离四住地，佛地所断，佛菩提智所断。何以故？阿罗汉、辟支佛断四种住地，无漏不尽，不得自在力，亦不作证。无漏不尽者，即是无明住地。世尊，阿罗汉、辟支佛、最后身菩萨，为无明住地之所覆障故，于彼彼法不知不觉；以不知见故，所应断者不断不究竟。以不断故，名有余过解脱，非离一切过解脱；名有余清净，非一切清净；名成就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以成就有余解脱、有余清净、有余功德故，知有余苦，断有余集，证有余灭，修有余道，是名得少分涅槃。得少分涅槃者，名向涅槃界。若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于无常坏世间、无常病世间得常住涅槃，于无覆护世间、无依世间为护为依。何以故？法无优劣故得涅槃，智慧等故得涅槃，解脱等故得涅槃，清净等故得涅槃，是故涅槃一味等味，谓解脱味。世尊，若无明住地，不断不究竟者，不得一味等味谓明解脱味。何以故？无明住地不断不究竟者，过恒沙等所应断法不断不究竟；过恒沙等所应断法不断故，过恒沙等法应得不得、应证不证。是故无明住地，积聚生一切修道断烦恼、上烦恼，彼生心上烦恼、止上烦恼、观上烦恼、禅上烦恼、正受上烦恼、方便上烦恼、智上烦恼、果上烦恼、得上烦恼、力上烦恼、无畏上烦恼。如是过恒沙等上烦恼，如来菩提智所断。一切皆依无明住地之所建立，一切上烦恼起，皆因无明住地、缘无明住地。世尊，于此起烦恼刹那心刹那相应。世尊，心不相应无始无明住地。世尊，若复过于恒沙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一切皆是无明住地所持所建立。譬如一切种子，皆依地生建立增长，若地坏者彼亦随坏；如是过恒沙等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一切皆依无明住地生建立增长。若无明住地断者，过恒沙等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皆亦随断，如是一切烦恼、上烦恼断过恒沙等。如来所得一切诸法，通达无碍一切智见，离一切过恶，得一切功德法王法主而得自在，登一切法自在之地。如来应等正觉正师子吼：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故，世尊，以师子吼依于了义，一向记说。

“世尊，不受后有智有二种，谓如来以无上调御，降伏四魔出一切世间，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得不思议法身，于一切尔焰地得无碍法自在，于上更无所作无所得地，十力勇猛升于第一无上无畏之地，一切尔炎无碍智观不由于他，不受后有智师子吼。世尊，阿罗汉、辟支佛，度生死畏次第得解脱乐，作是念：‘我离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世尊，阿罗汉、辟支佛观察时，得不受后有观第一苏息处涅槃地。世尊，彼先所得地，不愚于法不由于他，亦自知得有余地，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声闻、缘觉乘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得一乘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得究

竟法身者，则究竟一乘；无异如来无异法身，如来即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乘；究竟者，即是无边不断。

“世尊，如来无有限齐时，住如来应等正觉后际等住。如来无限齐，大悲亦无限齐。安慰世间，无限大悲无限安慰世间。作是说者，是名善说如来。若复说言，无尽法、常住法、一切世间之所归依者，亦名善说如来。是故于未度世间、无依世间与后际等，作无尽归依、常住归依者，谓如来应等正觉也。法者即是说一乘道，僧者是三乘众，此二归依非究竟归依，名少分归依。何以故？说一乘道法得究竟法身，于上更无说一乘法身，三乘众者有恐怖归依如来，求出修学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二依非究竟依，是有限依。若有众生如来调伏，归依如来得法津泽，生信乐心归依法僧，是二归依。非此二归依，是归依如来。归依第一义者，是归依如来。此二归依第一义，是究竟归依如来。何以故？无异如来，无异二归依，如来即三归依。何以故？说一乘道，如来四无畏成就师子吼说。若如来随彼所欲而方便说，即是大乘无有三乘。三乘者入于一乘，一乘者即第一义乘。

“世尊，声闻、缘觉初观圣谛以一智断诸住地，以一智四断知功德作证，亦善知此四法义。世尊，无有出世间上上智。四智渐至及四缘渐至，无渐至法是出世间上上智。世尊，金刚喻者是第一义智。世尊，非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初圣谛智是第一义智。世尊，以无二圣谛智断诸住地。世尊，如来应等正觉，非一切声闻、缘觉境界，不思议空智断一切烦恼藏。世尊，若坏一切烦恼藏究竟智，是名第一义智。初圣谛智，非究竟智，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

“世尊，圣义者，非一切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成就有量功德，声闻、缘觉成就少分功德，故名之为圣。圣谛者，非声闻、缘觉谛，亦非声闻、缘觉功德。世尊，此谛如来应等正觉初始觉知，然后为无明[穀-禾＋卵]藏世间开现演说，是故名圣谛。

“圣谛者说甚深义，微细难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何以故？此说甚深如来之藏。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非一切声闻、缘觉所知。如来藏处，说圣谛义。如来藏处甚深故，说圣谛亦甚深，微细难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

“若于无量烦恼藏所缠如来藏不疑惑者，于出无量烦恼藏法身亦无疑惑，于说如来藏、如来法身、不思议佛境界及方便说，心得决定者，此则信解说二圣谛。如是难知难解者，谓说二圣谛义。何等为说二圣谛义？谓说作圣谛义，说无作圣谛义。说作圣谛义者，是说有量四圣谛。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为生死、无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余及无余。说无作圣谛义者，说无量四圣谛义。何以故？能以自力知一切受苦、断一切受集、证一切受灭、修一切受灭道。如是八圣谛，如来说四圣谛。如是四无作圣谛义，唯如来应等正觉事究竟，非阿罗汉、辟

支佛事究竟。何以故？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何以故？如来应等正觉，于无作四圣谛义事究竟。以一切如来应等正觉，知一切未来苦、断一切烦恼上烦恼所摄受一切集、灭一切意生身、除一切苦灭作证。世尊，非坏法故，名为苦灭。所言苦灭者，名无始无作无起无尽离尽，常住自性清净离一切烦恼藏。世尊，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成就说如来法身。世尊，如是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名如来藏。

“世尊，如来藏智，是如来空智。世尊，如来藏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本所不见，本所不得。世尊，有二种如来藏空智。世尊，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世尊，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世尊，此二空智，诸大声闻能信如来。一切阿罗汉、辟支佛空智于四不颠倒境界转，是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本所不见，本所不得。一切苦灭，唯佛得证，坏一切烦恼藏，修一切灭苦道。

“世尊，此四圣谛，三是无常，一是常。何以故？三谛入有为相，入有为相者是无常，无常者是虚妄法，虚妄法者，非谛非常非依。是故苦谛、集谛、道谛，非第一义谛，非常非依。一苦灭谛离有为相，离有为相者是常，常者非虚妄法，非虚妄法者，是谛是常是依。是故灭谛，是第一义。不思议是灭谛，过一切众生心识所缘，亦非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慧境界。譬如生盲不见众色，七日婴儿不见日轮；苦灭谛者亦复如是，非一切凡夫心识所缘，亦非二乘智慧境界。凡夫识者二见颠倒，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者则是清净。边见者，凡夫于五受阴我见妄想计著生二见，是名边见，所谓常见、断见。见诸行无常，是断见非正见；见涅槃常，是常见非正见。妄想见故，作如是见：于身诸根分别思惟现法见坏，于有相续不见起于断见，妄想见故；于心相续愚闇不解不知，刹那间意识境界起于常见，妄想见故。此妄想见于彼义，若过若不及作异想分别，若断若常。颠倒众生于五受阴，无常常想、苦有乐想、无我我想、不净净想。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净智者，于一切智境界及如来法身本所不见。或有众生信佛语故，起常想、乐想、我想、净想，非颠倒见，是名正见。何以故？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净波罗蜜。于佛法身作是见者，是名正见。正见者，是佛真子，从佛口生，从正法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世尊，净智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波罗蜜。此净智者，虽曰净智，于彼灭谛，尚非境界，况四依智？何以故？三乘初业，不愚于法，于彼义当觉当得，为彼故世尊说四依。世尊，此四依者是世间法。世尊，一依者，一切依止，出世间上上第一义依，所谓灭谛。

“世尊，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世尊，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善说。世尊，生死、生死者，诸受根没，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死。世尊，死、生者，此二法是如来藏。世间言说故，有死有生。死者谓根坏，生者新诸根起，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如

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识及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不种众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不起不灭法，种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

“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此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何以故？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知。唯佛世尊，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依，如实知见。”

胜鬘夫人说是难解之法问于佛时，佛即随喜：“如是，如是，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知。有二法难可了知，谓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唯信佛语。若我弟子随信增上者，依明信已随顺法智而得究竟。随顺法智者，观察施设根意解境界，观察业报，观察阿罗汉眼，观察心自在乐禅乐，观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圣自在通。此五种巧便观成就，于我灭后未来世中，我弟子随信增上依于明信随顺法智。自性清净心，彼为烦恼染污而得究竟，是究竟者入大乘道因。信如来者，有是大利益，不谤深义。”

尔时。胜鬘白佛言：“更有余大利益，我当承佛威神复说斯义！”

佛言：“更说。”

胜鬘白佛言：“三种善男子、善女人，于甚深义离自毁伤，生大功德入大乘道。何等为三？谓若善男子、善女人，自成就甚深法智；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随顺法智；若善男子、善女人，于诸深法不自了知，仰推世尊，非我境界，唯佛所知，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仰推如来。除此诸善男子、善女人已，诸余众生，于诸甚深法坚著妄说，违背正法，习诸外道腐败种子者，当以王力及天龙鬼神力而调伏之。”

尔时，胜鬘与诸眷属顶礼佛足。佛言：“善哉！善哉！胜鬘，于甚深法方便守护，降伏非法善得其宜。汝已亲近百千亿佛能说此义！”

尔时，世尊放胜光明普照大众，身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足步虚空还舍卫国。时，胜鬘夫人与诸眷属，合掌向佛观无厌足，目不暂舍，过眼境已踊跃欢喜，各各称叹如来功德，具足念佛还入城中，向友称王称叹大乘。城中女人七岁已上化以大乘，友称大王亦以大乘化诸男子七岁已上，举国人民皆向大乘。

尔时，世尊入祇桓林，告长老阿难，及念天帝释。应时帝释与诸

眷属，忽然而至住于佛前。尔时，世尊向天帝释及长老阿难广说此经，说已告帝释言："汝当受持读诵此经。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于恒沙劫修菩提行，行六波罗蜜；若复善男子、善女人，听受读诵乃至执持经卷，福多于彼，何况广为人说！是故，憍尸迦，当读诵此经为三十三天分别广说。"

复告阿难："汝亦受持读诵，为四众广说。"

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帝释："此经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一切声闻、缘觉不能究竟观察知见。憍尸迦，当知此经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当为汝略说其名。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天帝释及长老阿难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言："此经《叹如来真实第一义功德》，如是受持；《不思议大受》，如是受持；《一切愿摄大愿》，如是受持；《说不思议摄受正法》，如是受持；《说入一乘》，如是受持；《说无边圣谛》，如是受持；《说如来藏》，如是受持；《说法身》，如是受持；《说空义隐覆真实》，如是受持；《说一谛》，如是受持；《说常住安隐一依》，如是受持；《说颠倒真实》，如是受持；《说自性清净心隐覆》，如是受持；《说如来真子》，如是受持；《说胜鬘夫人师子吼》，如是受持。复次，憍尸迦，此经所说断一切疑，决定了义入一乘道。憍尸迦，今以此说胜鬘夫人师子吼经，付嘱于汝，乃至法住受持读诵，广分别说。"

帝释白佛言："善哉！世尊，顶受尊教。"

时，天帝释、长老阿难及诸大会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毗耶娑问经二卷

毗耶娑问经翻译之记

菩萨方便摄化众生，必以大悲引邪从正。毗耶娑仙即其人也，为导群迷，令识因果，将诸异见，至如来所，归命咨启，听闻正法。因其请说，即以名经，故因此部《毗耶娑问》。魏尚书令仪同高公，愍诸错习，示其归则，简集能人善辞义者，在宅上面出此经典。正求法人沙门昙林，婆罗门客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建初辛巳，甲午毕功，凡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七字。

毗耶娑问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游阿踰阇强伽河岸，与大比丘众俱。彼比丘众，所作已办尽一切漏，无有障碍离有不退，勤为禅诵跏趺而坐。随何处坐，有在地处，二人相随如法语论，群行如鹅、如鸳鸯者，有在空舍，有依树根，皆悉行禅，能取如来法之光明正法威仪。复有无量菩萨众俱，彼诸菩萨，无量功德名称普闻。彼处复有无量百千种种树林，多有淫欲俱耆罗鸟、孔雀、鹅鸟、群蜂等声，娑罗枳树枝叶垂布。如是处者，欲心懈怠、喜睡频申皆悉远离，常有无量善香妙华。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常当勤行，作所应作持戒正行。”

尔时，世尊与慧命阿难陀，长老大迦葉、长老舍利弗、长老薄拘罗、长老利波多阿若居怜等大声闻俱，欢喜语说。

尔时，西方有光明相犹如日轮。时，阿难陀漏未尽故，见彼相已，即白佛言：“云何，世尊，西方分处焰色光明甚有威德？”

佛言：“阿难，于此世界有五通仙，名毗耶娑，揵陀迦离妇人之子，有五百仙以为眷属，住在彼处，勤修苦行，不食而斋，其身瘦瘠有命而已，读诵不住以为庄严。其名曰：阿斯仙童子那罗提娑裴若波耶那那荼延那迦摩延那商枳啰娑鞞轲那娑徒啰陀等，诸大仙人相随经行。”

即于尔时，毗耶娑仙亦见世尊，与诸比丘多千眷属之所围绕，诸根调柔，心意寂静，在于禅定离欲安乐，在树林中。毗耶娑仙既见佛已，思惟念言：“此人应是一切智者，名称普闻。彼必应是不妄语人，如是如来胜色具足，诸相成就甚为希有！世未曾有！如是色相胜妙希有！如是世尊，舍王欲乐，舍转轮王富乐自在如舍毒食，六万婇女第一端正一切舍已，而便出家在林中住。”

仙人众中有一仙人，名那罗陀，既见世尊心生欢喜，以妙伽他赞

如来曰：

“青色树林中，谁汪洋金色，
如净毗琉璃，如日出云山？”

时，彼大仙及诸仙众，闻是说已心喜开眼，皆悉合掌欲向佛所。

尔时，佛语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见阎浮提如是诸仙，系缚手足，自悬著树不食而斋，著树皮衣卧在尘土若在石上，有以两手合取食已开手而食；或有食风；有十五日不食而斋；或有一月不食而斋；头须发爪悉皆长利；寅旦中暮三时读诵有种姓财、有福德财，先咒物已置于火中，而供养火在地而卧；有在露地；有在树下；有悬自手著树而睡；或有蹲踞如是睡者；或有在水如是睡者；有以五热而炙身者；有身逼火自炙卧者；有在大焰下风卧者；有卧棘刺；有日炙身受苦求福；自诳其身得处便住，种姓胜上心以为足，心以为喜，离无上智。诸比丘，此大仙人而不能知生死出要，以欲痴故还生有中，自谓正行，不知是邪。”

尔时，彼诸比丘归命如来，白言：“世尊，我等梵行真正具足，和集相应得离生有。”

彼毗耶娑大仙人等，以阿罗汉威德力故而生畏惧，安详谛视，心意敬重，一心正意，与诸仙人眷属相随，绞摄长发并在一箱，以好缝绳角络其体，形色不白端摄身仪，二眼皆黄，头发无腻，绞结相著块聚非一，手执三奇杖，置瓶之物世中最丑，种种语言悉皆善巧因成就语，蹑空而行到如来所，白言：“世尊应知此义，我何因缘，并诸眷属今来到此？”

佛言：“大仙，一切有生，一切诸法，我悉知之。”

尔时，慧命阿难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大仙仙众围绕，心有正知，有种种知、细知、尽知，知而不畏，长发不理，为是何人？”

佛言：“阿难，此是仙人，名毗耶娑。婆罗门法是其所作，造四毗陀善知声论，知种种书。”

时，彼一切阿罗汉人，见毗耶娑大仙人已，作是思惟：“彼人受苦勤劳持戒，为何所得？此毗耶娑，生死苦恼未得解脱。”

彼阿罗汉如是思惟：“此毗耶娑，来至佛所，云何问难？为问因缘？为问无我？”

时，毗耶娑问世尊言：“佛出世难！今诸仙众和合来此，我少难问，唯愿且住为我解说。”

佛言：“大仙，恣汝所问，随汝所念皆悉可问，我为汝说。”

时，毗耶娑问言：“世尊，云何布施？何故布施？何义名施？云何施主？何义施主？云何施人而非施主？云何不与得名施主？云何死已施福随行？施福云何？为有形段聚集可见，为不可见？施主、施福为在何处？为在受者，为在施者？云何世尊入涅槃已，供养塔等而得

福报？佛入涅槃，谁为受者？”

尔时，世尊语毗耶娑大仙人言：“汝问此法甚为微细，汝有辩才不可思议，能如是问。”

尔时，长老舍利弗，发白面皱眉垂覆面，偏举一眉长引气息，谛观思量，见已而言：“此毗耶娑大仙人主，有大名闻，一切人知，一切人说，岂可不知，同如世间愚痴小儿无智慧者，舍说因缘，舍说无我，种种深法、种种善如智，言语已而问如是布施之法？”

尔时，慧命阿难陀，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此毗耶娑大仙，所问布施果报我亦能说。”

佛言：“阿难，此则非时。若问如来，声闻人说，此非所仪。且止！阿难，无此道理。”

尔时，慧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随彼仙人何意而问，我亦能说，能满其意。”

佛言：“舍利弗，汝语太卒心不思量。长老舍利弗勿作是语，此不相应。若如是者，我声闻人则不相应。若来问我，声闻说者，此不相应。则有人言：‘彼如来者非一切智。’当有人言：‘毗耶娑仙往问如来，自不能说，遣声闻说。’或有人言：‘彼如来者有我慢见而不自说。’”

尔时，彼诸比丘于世尊所生信净心，白言：“世尊，彼大仙问，如来能说，能断彼疑。”

尔时，世尊语毗耶娑大仙人言：“汝听施报，复有施分。何义布施？既布施已自食自净，施已报转故名布施。以何义故名为施主？如是问者，大仙当听！若人有物彼信心生，信心生已以财付人遣向他国，彼人将物向他国施；彼人布施，财主得福，非施者福。彼所遣者，虽持物施而非舍主。若人自物自手施者，则是舍主亦是施主。大仙当知，有三十三不净布施。何等名为三十三耶？一者、有人邪心倒见，无净信心而舍财物，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者、有人为报恩故而舍财物，则非布施；三者、有人无悲愍心而舍财物，亦非布施；四者、有人因欲心故而舍财物，亦非布施；五者、有人舍物与火，亦非布施；六者、有人舍物与水，亦非布施；七者、有人生如是心，舍物与王望王识念，如是舍物非净布施；八者、有人以畏贼故舍物与之，如是施者亦非净施。又复更有五种舍物，皆非净施。何等为五？一者、施毒，非净布施；二者、施刀，非净布施；三者、教人取肉而施，非净布施；四者、有人所摄众生平等施与，和集养育望得其力，非净布施；五者、有人为名闻故而舍财物，非净布施。十四、有人为歌戏故与伎儿物，非净布施；十五、有人年终月尽破散财物，非净布施；十六、有人屋舍因缘而舍财物，则非布施；十七、有人善友因缘，以他财物受与余人，非净布施；十八、有人或有田地，或在舍宅，或有谷聚，或有麦聚，鹿鸟所食、鼠等所食，无清净心非净布施；十九、有人为学作故与工匠物，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十、有人

身有病患，恐命尽故舍物与医，非净布施；二十一者、若人打他若骂他已心悔生愧，舍物与之非净布施；二十二者、若人施已，心则生疑为有报不，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十三者、若人施已心中悔热，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十四者、若人舍物与他人已，如是思量，若其有人取我物者，皆悉属我为我所秉，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十五者、若人施已如是思量：‘如是施福，唯钟我身不属他人。’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二十六者、若人年老舍物而施，又非中年后时病困，死时欲至，脉节欲断，苦恼所逼欲入死道，无清净心，无信净心，阎魔罗使见之生笑，兄弟诸亲啼哭悲泣，至如是时舍物而与，非净布施；二十七者、若人为名舍物布施，如是我名他国遍闻，某国某城大施之主，彼如是施非净布施；二十八者、若与余人迭相憎嫉，见彼舍物多行布施，见已心慢不能堪忍，以嫉彼故舍物布施，非净布施；二十九者、食他女故，为种姓故，舍珠舍金、若银金刚、若毗琉璃、缯绢衣裳及兜罗绵、造作敷具，如是舍物非净布施；三十者、有人如是思惟：‘舍物与人，我无儿息，大富饶财应当舍物而行布施。’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三十一者、若复有人心生简择，如是念言：‘若与此人则有福德，若与彼人则无福德。’如是施者非净布施；三十二者、若人布施，舍离贫穷衣裳破坏垢腻之者，与多丰乐大富之人，非净布施；三十三者、若复有人望好花果，舍物而与，非净布施。大仙当知，此三十三垢染布施，而舍财物彼施报者，如以种子种之碱地烂坏不成。大仙当知，如是之人非不布施不得果报。复次，大仙，譬如有人随何所取，得种子已种之荒田，彼种子界，地界相依须得天雨。种子变坏，虽有芽生不得花果；此布施分不得花果，亦复如是。”

如是说已，毗耶娑仙，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如来世尊一切智人，以相应语说布施报，已作利益安乐众生。又复世尊，云何布施不失果报？有人持戒，有不持戒，二俱施与，此义云何？”

佛言：“大仙，汝今善听布施报法。若有心信一切施与，故名布施。不畏未来而行布施，不轻毁他行布施者，乃名布施。大仙当知，若复有人不简福田，若有戒人、若无戒人，心信开眼生爱念已，舍物施与，心常普缘一切众生。大仙当知，彼人施主。大仙当知，有五种施，施主满足。何等为五？一者、时施，二、施行人，三、施病人及瞻病者，四、施法器，五、施欲行异国土者，是为五种。复有五施。何等为五？一者、法施，二、资生施，三、屋宅施，四、灯明施，五、香鬘施，是为五种。”

大仙问言：“何者净施？”

佛言：“大仙，若人有信缘于众生，而生慈心、常心、喜心，舍物布施，彼一切净若愿解脱，如是布施则为清净。复有五种无上布施。何等为五？一施如来则为无上，二施众僧则为无上，三施法器则为无上，四施父母则为无上，五施王者失位贫穷则为无上，如是施者是上布施。若施老人孤独病急，是大布施。若为王嗔一向舍弃系缚欲

杀，若诸急难为救彼故不顾自命，为舍财物是大布施。施病人药是大布施。若于持戒具足众僧，随时施与是大布施。施求智人是大布施。若施畜生有怖畏者，所谓训狐乌鹿等畜是大布施。若人贫急施随所须是大布施。大仙当知，此为大施，常应正修。若复有人为他所遣持物布施，即有净心同得施福。若复有人见他布施，心生随喜，亦得施福。若人劝施，若人施物，如是等人，皆得大福。

“复次，大仙，如汝问言，云何世尊入涅槃已供养塔等得福报者？大仙当听，若人于我入涅槃已，当设供养；若复有人我未涅槃，今现在世供养我者，所得福报，此二平等。何以故？法身如来非是色身。若人于今现在供养，若我灭后而为供养，心平等故得福无异。大仙当知，如转轮王遍敕诸国，一切人民从今日始，勿复杀生，莫作妄语。彼有一人闻王敕已，虽不见王善护王敕，如是之人虽不供养转轮王身，王于彼人心生欢喜。如是之人，善护王敕，以不杀生善业因缘报生天处。大仙当知，若人不见我身色相，不学戒句，为何所得？若人见我而心邪见，如提婆达入地狱故。若人于我入涅槃已善学戒者，彼胜应知。大仙当知，今我色胜证一切智，无信众生能令学戒，况有信者！若人于我入涅槃已而为供养，与现供养等无有异。

“大仙当听，如汝所问，布施福德为在何处？如是问者，譬如苇草丛密稠概于中火起，若雨堕时即没彼处。如是，如是，随何施主，布施具足福德和合，信雨既堕如是福德，即依施主不余处去。大仙当知，如是施福非有聚处，非有形相。如是施已施者身亡，施福不离如影随形，是名施者得福报果，果福不失。譬如甘蔗、若蒲桃子，如其不压不得其汁，压之则得。非甘蔗中、蒲桃子中，现前和集有汁可见，非在节中，亦非无汁。如是，如是，布施财物，如是施报于彼施主，非住手中，非住心中，非住腹中，而是施报不离施主。犹如彼汁不离甘蔗、若蒲桃子，如是施报不离施主，未熟不受，命行不尽不得施报。譬如树王尼拘陀子，其子微细，种之在地则不可见，至树生时方乃可见；施主施福亦复如是，和合熟时乃得果报。譬如商人所赍至少入于大城，彼城功德少物治生，所获乃多具足而得；施亦如是，施时虽微，得福报大。又如蜜蜂采取花味而不损花；施主如是，随何布施得果报力，则是施主。

“如是，大仙，施主布施福德势力。言施主者，以自施故得名为施。云何受者？受他所施能消他物，故名受者。又问云何为施福者？于世间中能救能护，能令满足得人天身，故名福德。言他世者，次第传生至后世身，故名他世。”

尔时，毗耶娑仙白佛言：“世尊，我离疑心决定施分，复更有疑。世尊，此识云何于身中转？识云何见？云何于身而生贪乐？”

佛言：“大仙，譬如国王，住于城内怖畏他军，先作坑堑周匝绕城，备具粮食、弓箭刀楯、种种器仗，多集勇健能斗战者，立健人幢，亦多聚集年少健人，给以食粮，敕诸酒肆多办好酒，摄出家人布

施供养，以好财物摄受诸人。既如是已，唱声敕言：‘安住勿动！各严器仗，手执弓箭，身著铠钾，拔刀警防。’如是诫已，他军来至多有象马。是时，国王安慰军众，作如是言：‘尽力勿畏！城壁若有不牢之处，当好防护。’日日常尔，如是乃至福德尽已，为他军众之所破坏，俄尔败散舍国而去。识亦如是，住身城中诸入中王，见无常军欲至生畏，即时造作信心坑堑治界崄岸，著忆念铠发勤精进，法藏为酒，善调心马。彼时如是敕诫诸入作所应作，若有大力有无量力，无常军众来逼身城，速著施钾速取智刀，惭愧机关安置相应，护持实戒，如是正住。彼无常军忽然而至，即时共斗迭互相违，无常军胜，识则舍去。如城中王舍城而去，识亦如是，和合身中根大界中既破坏已，六入失已舍彼身城。如坏城王舍城而走，彼王如是既舍城已依止余城；识亦如是，舍此身已摄取余身。应知此识，如王无异。”

尔时，毗耶娑仙白佛言：“世尊，如是识者，云何知身？若有福德，若无福德，此识云何作如是知我舍此身？”

佛言：“大仙，譬如行人，路遇大水其水泛涨，为渡彼水故上大筏。彼水既长奋波乱动，而复甚浊多饶恶虫，谓那迦罗舒舒摩罗水蛇恶鼋，有大恶风乱吹旋转，以彼筏故得到彼岸平安不乏。如是之人，于彼恶水大畏恶处，既得脱已绕筏三匝，于彼木筏转生爱心，爱心生已如是思惟：‘善哉！此筏能令我渡如是大水。’如是，大仙，又复更有福德众生，身既死已，识如是念：‘由我此身得生善道，天中而生。我于人身得利不空！我此死身犹如牢筏，能令我度恶道大水。我身大善，合应供养。如是之身不诳于我，生死过中与我天处。’如是念已，即于彼身生爱念心。彼身如筏，舍彼身已去向他世。

“若复有人身无福德，彼人心识，譬如有人身上烂筏渡于大水。然彼筏木或出或没，彼人怖畏心生疑虑：‘我于今者将死不久。’如是之人依彼烂筏甚大怖畏，随流下退至饶师子虎等恶兽大怖畏处，然后得渡。彼人如是既得渡已，于彼烂筏生嗔怒心，骂彼烂筏作如是言：‘颠倒恶行！此水泛涨多波浊恶，云何如是令我遂到如是恶处？我于烂筏竟得何力？’用此筏为即便弃舍。如是，如是，众生心识，依无福身随流下退，堕于地狱呵责此身，作如是言：‘我得何力，我已报得如是恶身？如是身者犹如羁那，我负此身如负羁那！我今甚恶，因此烂身到地狱门，犹如莲花自丝所缚。’大仙当知，识亦如是，若善福德如依善筏得渡生死，若无福德如依烂筏则堕恶道。彼二种身，一有福德，一无福德，应如是知。

“又复此识转舍此身，得第二身，初在胎藏一七日中如是忆知：‘我某处退而来至此。’亦能忆知前所作业：‘我作此业。’若作善业，心则生喜。既住藏中，母心喜笑多有胜相，颜有笑容皯不生，面有胜色随所行动，多用右足蹈地压重，无有因缘手摩右胁，喜鲜白衣，著则严好。众生如是有福德识，住母胁中如是相现。

“大仙当知，若无福识初受生时，一七日中则能忆知：‘我某处退

而来生此。’亦能忆知前所作业，如是念云何作恶业？如是忆念心则愁忧，以心忧故母相外现。彼无福德无善众生，住母胁中有外相出，身体臭恶而复瘦瘠，心愁忧恼数唾不止，皱面怒眼。如是众生初在胁中，即令彼家衰祸得病。如是恶业无福众生，欲出胎时或能杀母，或藏中死。无福众生有如是相。”

尔时，毗耶娑仙白佛言：“世尊，此初识心始入胎时，何所忆念？何所见知？”

佛言：“大仙，彼识初生如是忆念，见树林中戏乐之处，宫殿楼观，地水屈曲，平泽宽博，种种屋舍。此阎浮提，多有爱人父母兄弟，如是见已极生爱心，福德和集迭相摄受，有施物者，有受物者。能知过去宿世之事，忆念过去无量百生、无量千生。彼识如是数数忆念，既忆念已心生爱喜，能如是知：‘我此母者过去已曾五百世中与我为母。’彼既如是心忆念已，于彼生处不生愿乐，心得离欲作如是心：‘我于此处数数生死！我于今始不用生死，不用有摄。’”

如是说已，毗耶娑仙问言：“世尊，如是识者，于生死中得离欲耶？”

佛言：“大仙，此则非时，此则非处。彼时彼识无色不见，无有光明。如是识界，非于此处而得离欲，于有为中非是不生。若如是者，一切众生，有福德者、无福德者，皆得涅槃，彼义如是。大仙应知，若彼识心如是思念，彼识则有如是胜力，应如是知非是身力。所言识者，何故名识？集故识思，知故名智，故名识识，识义如是，大仙应知。”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护一切怨家， 聚集作烦恼，
有知有不知， 痴慧和合行。
见慢无明等， 一切皆识知，
此三不离识， 非余处别有。
双相应说识， 一轮非是车，
二轮不能行， 有人复有牛，
车辐辋和合， 是二轮相应，
复以绳系缚， 如是为行车。
如是身之车， 彼以界和合，
复有根和合， 识见彼身车，
脉节等和合， 喉脉根系缚，
发骨齿头等， 甲皮之所覆，
胁及肠处胃， 并心肚与肺，
彼一切和合， 具足故名身。
识王身为车， 身车中行坐，
一切法皆知， 如是名为识。

“复次，大仙，此识微细无色无质，非是可见。识非有色，非青等色，色中无根，识若离根则无境界。若人心中惊动怖畏，若疑思量，如是一切皆是识力。”

尔时，毗耶娑仙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本性云何？云何生天道？云何生鬼道？云何生畜生？云何生地狱？云何生善根？何者善根而生天中？以何业故生畜生中？以何业故生饿鬼中？以何业故生地狱中？”

佛言：“大仙，汝当善听，我为汝说。凡夫众生退于本性，若生福德，此法乃是一切智知，非五通者所知境界，非天、非梵、阿迦尼等之所能知，是一切智所知境界。此法尚非声闻所知，况余能知？大仙当知，若我弟子声闻之人，已离三垢证得初果所知境界，诸余大天、天中天等一切不知，非汝大仙之所能知，乃至不能知其少分！”

如是说已，毗耶娑仙，心即思惟如是念曰：“生死诳我。”如是念已，礼如来足，白言：“世尊，我今老弊破坏之身，无有忆念不能得果，不能荷负菩提重担。我于今者归依世尊，归依于法、离三有僧。我从今日乃至命尽受三归依！并弟子众，一切如是。唯愿世尊，善为我说，令我眷属大获善利！世尊乃是一切智日除烦恼闇。唯愿世尊，说此本性，众生本性，退生天中。”

佛言：“大仙，今正是时，我为汝说。大仙当知，若人以花香鬘而施，心乐修行信心相应，命终得生鬘庄严天。又复大仙，人欲死时身有善香，是花熏香。又欲死时，上见花网有种种色以散彼人。尔时，诸亲父母、兄弟、诸眷属等，手执华香而供养之，悲号啼哭。彼人尔时面色腻润目视不转，手足正直，如是舍命。彼欲死时见有胜相，所谓见丘见鬘庄严，见有百千端正妇女绕天宫殿。彼人见已而语兄弟诸亲等言：‘我于梦中见有丘聚种种宝珠，诸庄严具散种种花。’若彼病人如是说者，应知此相命终得生鬘庄严天。

“彼人欲死则见父母房室和合，见已即生。又复彼时鬘庄严天，有二种根和合行欲，如阎浮提男子不异，有一胜法不净不出。彼心欲发迭相知已，身则和合有爱风出而受欲乐。即于彼时，经七日中住天女藏。七日满已，右胁而生。即于生时，有天善香第一可爱，有种种花相系为鬘生在胸前。彼时，复有妙香普熏满一由旬随风遍行。彼时，复有杂色鬘生，所谓白色、黑黄赤色、毗琉璃色、阎浮汁色、清净胜妙钵头摩色、种种杂色、铜色、火色，如是妙鬘乃至未死，不萎不蔫，常有善香，以是义故名鬘庄严。

“彼鬘庄严天宫之处，有妙天树不长不短，其汁极甜味如甘露，其枝垂下而复清净，种种树林处处和集。彼树有果，八分和合天味相应。彼果形量如频骡果，随彼天心忆念何食，于彼果中随念皆得。应知彼天食如是果，不名揣食。于彼地处，远离棘刺妙花庄严；复有地处，有青软草；复有地处，金沙遍覆金角上出；复有卧处，自然而有种种敷具。复有天女清净无垢，妙衣庄严偏举一眉，而作戏笑种种衣

服庄严其身，又于彼处第一胜乐行住具足。

“于彼天年寿二百岁，命欲尽时，则有五相。何等为五？一谓彼天所依之树，枝心萎蔫头低卷屈，其花失香；二于彼树心不喜乐；三则鬘萎；四天风凉变为热触；五诸天女心生怜愍，皆悉忧愁，一切同声而说偈言：

“‘具足天甘果， 饶种种天树，
多有天婇女， 天胜妙乐处，
天中福德尽， 舍已而离去。’

“彼诸天女围绕天子，发声大唤唱如是言：‘无常甚恶无怜愍意！如是天子有爱念心，命不自在于此处退，愿天童子速生人中。’如是天女懊恼说已，彼天子身举体热发；既热发已，身则普燃火起一焰即退彼处。身虽焰燃不受苦恼，既退彼已则见人中父母和合；如是见已，即便受生。

“大仙当知，彼鬘庄严天子生时，云何处胎？彼住母胁则有胜相。若住藏中母则爱香，喜乐花鬘、乐种种果青林丛树，受用心适，彼一切乐皆悉具足身不疲倦。又彼福子住藏中故，复有善相，或梦见城种种宝物市易之处，种种华鬘以散道巷，应知彼母有如是相。

“复次，大仙，如是童子，于鬘庄严天中退已，既生人中若见鬘者，生胜爱心乐鲜白衣，身色殊胜心无黠慧，不爱多淫乐多戏乐，若行住等悉皆迅疾，乐见戏处好尚细衣，爱好树林，见他财富多设方便希望欲得。大仙当知，鬘庄严天退生人中，有如是相。

毗耶娑问经卷下

“复次，大仙，四大天王天生退之相复应当知。如是，大仙，若于贫人、若于病人生怜愍心，若衣若食病患因缘所须医药，随时给施为除寒苦，道巷殖树行人坐息，造立池井沟渠水槽给施一切，如是信心、喜心施与彼人，以是善业因缘，临欲死时，身无垢秽亦不羸瘦，身色不变不腻不烂，一切身分不受苦恼，声不破坏，诸亲眷属悉皆聚集，无分散者故不忧恼，不患饥渴，脚不申缩，不受苦恼，不失便利，境界不碍故不愁苦，诸根不坏，彼人如是一切乐足，不苦恼死。若舍身时识心欢喜，见四天王诸天之众，在树林中戏乐之处；见天众已，死尸面色如生莲花，口出好香，其香犹如阿娑婆香，种种花香随风熏尸。彼死人识见四大王，天中生处父母相近。尔时，天中彼父天子，在戏乐处游行嬉戏，欲心起发，右手摩触天女脐下；以摩触故，识托怀中，至满七日乃有头发，具足庄严天童子生，生即知欲，戏笑歌舞一切皆能。

“复次，大仙，彼四大王诸天住处所有宫殿，纯金为地种种庄

严，种种彩色雕饰分明，百千天女在天宫殿，有百千树妙庄严枝，有随意风触身受乐。复次，大仙，彼四大王天众住处，城隍平正，其城四方，纵广八万四千由旬。大仙当知，于彼林中有天宝珠以为灯明。疏妙缯彩，以衣树身悬幡枝上。树极柔软，诸天见之心生爱乐，于彼林中吹笛、拍手、琵琶、鼓等，和合乐声在彼窟中。

“复次，大仙，彼天童子种种食力，所谓揣食，天饭善香能生天力，香色味等功德具足。有天粳米名莲华光，自然而熟，甜如甘露，种种色味具足相应。有二食盘，一是金盘，一是宝盘，随彼天子所须饭食，何者何等如是如是，彼彼饮食皆盘中生。复次，大仙，彼天尔时，牟佉离汁生彼盘中，即变为花名阿娑婆。彼有善香，其汁清冷，饮则凉乐，又复彼香令天童子醉乐怡适。

“复次，大仙，彼四大王子，隔宫殿周匝常有妙好华蔓，多饶妙花庄严殿柱，以如是柱庄严宫殿金宝金刚。有胜天树娑罗翅蔓，上攀树枝有百千柱，床卧敷具庄严宫殿。六万天女在中行坐，令彼宫殿端严胜妙。彼女殊胜身相举动，皆可观瞻，天衣光明庄严其身，妙声环钏以姿其媚，善香妙色欲心相应，身极软弱，歌舞戏笑恒常不绝，多有姿媚两两共合，出美妙声与笛一音，彼天宫殿如是具足。复次，大仙，彼天宫柱金宝间错，悬以缯幡处处垂下。

“复次，大仙，彼四大王受胜欲乐，提头赖吒、毗楼勒叉、毗楼博叉、拘毗楼等。彼四大王在宫殿中，喜笑歌舞啸咏等声，天食充饱，诸根喜乐善爱意生，彼处胜乐皆悉具足。复次，大仙，彼四大王，天众之中诸天童子，长臂洪直不粗不细，行如醉象具丈夫力，柔软之身具足天相。彼天行时，则有胜香熏一由旬。

“复次，大仙，彼寿天年五百岁命，无中夭伤。彼处胜乐一切具受，开眼看视有喜爱相。彼诸天众多有戏处，谓苏婆伽荼迦之处，迦昙婆迦及毗摩罗光明庄严林王之处，阇那迦等胜戏乐处，有如是等第一香处受用心喜。彼诸天子行彼处已，花珠金宝间错阶陛。其阶方正胜妙庄严，名宝珠阶。百千天女妙声歌咏，珠宝乐器自然出声，多受欲乐。

“福尽命终则有相现，初则失影，不闻花香，迦陵频伽天女妙声，耳不复闻。大仙当知，又天众中彼天童子，于天宫殿众集之处至日不往。彼宫殿中百千天女，树生璎珞有妙胜花，俱翅罗声、欲鸟之声林中具有，心不生乐在地旋转，衣裳垢腻其身极热，悲苦看视地上旋转，于花帐处心不喜乐，身中汗出。彼目常开今则眴瞬，彼处动转如鱼出水为日所暴，翻覆回转独在地住。天女见已皆来围绕，详共悲哀同声啼哭，如是说言：‘何期爱人欲向何处？何期第一种种庄严柔软之身，异异无垢，胸膺宽博，两肩可喜，平正之身，柔软之身，何期戏处游戏常乐，种种处行今忽舍我？复舍天宫欲向何处？’彼诸天女既伤叹已，复说偈言：

"'种种善心作，天树妙庄严，
此四大王处，多饶饮食乐，
有四柱相应，福德天胜处，
多饶天女爱，丰华善心喜，
何忽恶无常，令舍此而去！'

"彼诸天女如是围绕，大声号哭涎出声坏，并啼并言可怜可愍。彼诸天女作如是言，离而远住，复申右臂取花散之，作如是言：'生善道去！君善道去！向人界去！生福处地！信心犁之。'应知彼天如是之身，彼欲死天既闻此已，如是思惟自知身死，极大愁苦举体蒸热；以蒸热故，身则销洋犹如苏渧，于彼死处墓田之中销洋尽坏，身体萎蔫。有扫风来，吹彼天身作一千分，碎末散去遍在虚空。于彼处退欲受人身，见阎浮提父母和合，彼既见已欢喜爱乐，即彼处生。初受生已，其母相出所谓喜笑，欲得胜食不喜食肉，喜著赤衣、光明之衣，乐见人众聚会之处，于兄弟等生胜爱心，藏内胁中不受苦恼，无有涎唾又不恶心，无有身病在彼藏中，善具足手然后出生。彼既生已端正好色，见者爱念。彼若增长，闻四王天心则欢喜，修行施戒，饮酒不醉，心常醒悟。身则肥鲜，恒以众香庄严其身，爱林戏处心多欲染，自身诸根乐近妇女，数数饮食乐好美膳，常修歌乐，身体腻润不黑不白，其眼犹如青毗琉璃。大仙当知，四大王天退生人中，本性如是。四大王处，所熏相续有如是相。

"复次，大仙，若有众生，舍离杀生信心清净，修行布施离偷盗已，以佉陀尼、蒲阇尼食黎何朱沙，余所须物衣裳财物，宝珠金等舍以布施，信乐心喜，以诸花等而为供养，礼拜塔寺奉施供养，命终之时身不坏烂，腻垢便利臭秽皆无，心生欢喜，自忆念身所作善根。临欲死时则有相现，面如金色，鼻正不曲，心不动乱，咽不杼气，亦不咳嗽及上气等，身不蒸热，根不破坏，节脉不断，身不苦恼，在于卧处身不回转，语声不破。

"复次，大仙，如是众生或热病死，或中毒死，或贪华果而上树上堕树而死，或食好食不消故死。彼欲舍阴内识，往见三十三天宫殿庄严，有珠金宝及金刚等，于分分处种种间杂，作金鱼形摩伽罗形，庄严殿门门上金幢，有种种乐迭相打触，出美好声能令心喜。饶种种枝相应好树庄严林中，谓忧荼迦娑罗栴檀，香汁作泥以塗地处，金色彩画白真珠带，遍悬树下地皆柔软，常有庄严一切时净。有好金沙遍布其地，绕天珠焰以为灯鬘。多有天女天所分处，光明庄严常作天歌美妙音声，肘后庄严，胸有璎珞，咽半璎珞，臂钏指环及耳磲等，种种庄严端正天女。大仙当知，三十三天诸天之众，彼处天子当于尔时，游戏受乐受诸欲行。彼於戏处树林中行，心生爱善。彼福德识，见彼天上天子、天女，同一处坐心喜爱乐，速彼生处。如綖穿珠牵綖珠走，不生异道；即于生时，彼天妇女手中花生。彼女见已，自知有

儿，即以此花授与夫言：‘君今得子可生欢喜。’彼天见之喜心增上，必知其妻得天童子，如是二天心生喜悦。如是童子七日满已，长发旋动清净无垢，天衣具足。彼天未生，七日之中如是忆念：‘我某处退生此天中。某我父母，我作善业。’如是思惟极生喜心，喜心生已生则欲发，有欲即痴。彼乐欲者，遥见宫殿天戏乐处；如是见已，希望欲得，即便行往诣彼戏处如醉象行，臂如象手洪圆纤长，胸则平正，臂如金色，上下身粗，中身则细，行则详审深心勇健，腰如弓弝，背骨平直，两髀洪满如芭蕉树，善知天法髭鬓断细，天香甚香瓜甲赤薄，身体香洁无主庄严，取以严身天无病苦，身有善香著妙天衣，色相殊妙天华严身，于宫殿中次第渐行。彼处见有无主天女，见天童子一切悉来围绕而住，作如是言：‘圣子善来！善来圣子！此汝宫殿，我无夫主，久离夫主，独有童子。我今色少妙色具足，应相供养。乳若金瓶，面如莲花开敷之色，我身犹如云中电行，端正可喜。我是天女，今相供养奉给走使。此戏乐处，波离耶多俱枳陀逻俱逻婆迦，多有枝心柔软可喜，而为庄严六万天女。娱乐此处，今相娱乐奉给圣子，余宫殿处皆悉不空。彼有琵琶鼓笛等乐，种种音声天敷庄严，师子座处自然出生。’彼天既见种种庄严妙好幡盖，如王受位坐师子座，彼天童子亦复如是坐师子座。彼既坐已，诸乐器中出可爱声，普一切相唱声说言：‘此善众生，于阎浮提造福德业，而来生此天宫殿中。’语天女言：‘汝来！汝来！速近此处，可为戏乐善作歌舞，乐此天子。’此于人中作善根者，此声出已，六万天女，彼树林中两手取花，善香庄严。第一天衣名头居罗，彼衣轻疏，胜上珠宝以为脚钏，钏有妙声，如是妇女而来近之，奉给供养。彼诸天女，端正可喜犹如初月，面如莲花，其香犹如阿娑婆花；如是妇女来近童子，作如是言：‘如是圣子，我以一切所须之物，供养供给随彼所用。此是童子自善根力，和集所得自福所摄，于今在此受天欲乐。’如是，大仙，彼天童子，天女相随，三十三天欢喜园林众杂林中，白衣石上有胜光明，娑卑都林佉罗佉啰，陀陀罗迦池泉流水，阿吒婆迦妙色好花，波离耶多俱枳陀罗，在如是等戏乐之处，第一凉乐。彼处无有大力恶风，彼处彼处林中多有若干妙声众鸟，多有天花，亦饶天果皆有妙香，毗琉璃珠、牟娑罗珠及玛瑙等，种种宝珠以为灯明。复有众蜂及诸欲醉俱翅罗等，种种诸鸟有美妙声，有他眷鸟，有金翅鸟。此鸟青咽，以妙珠宝间错其身，毗琉璃嘴长而严妙，有种种声，娑陀离多美妙歌声。于彼林中有种种花，杂色间错庄严其地。彼天童子在如是处，受诸欲乐。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宫殿地处，有妙池水清冷如月，八分具足清而无垢，复有胜妙百叶莲花开敷鲜荣。其池岸边，宝树庄严，花落在地。如是功德微妙之水，天子、天女于彼池中相随戏乐，彼於戏处如心称意。若须食者，有种种宝间错槃生，随其所须皆悉具足。食色香白如君陀花、拘物陀花，如雪等色，色香具足。天女斟张，奉天童子，食足安乐寻即消化，离辛涩苦三种食过。如是食者天力无上，

名曰苏陀，在彼槃中揣而食之，如业所得。大仙当知，若人施时垢心布施，得报亦尔，同一槃食食揣色异，有赤揣者，有黄揣者，有异揣者；身服一种成就一色，而槃中食异异不同。如是，大仙，若人施已心生悔热，彼业得报食色则劣。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有戏乐处。彼处名为尸利沙绀，有种种树枝花严好，种种天树百千和合，地处清净犹如玻瓈无垢柔软，复有天树花果具足。如是处者，非欲者住，尸利沙迦清净之处。天女不住如是胜妙尸利沙绀戏乐之处。一切树林常有好花，如是花林常有诸天在下语说。大仙当知，我之所有声闻之人，诸弟子中最为胜者，所谓长老伽婆波帝，于婆罗门种姓中生，游心禅思慈心悲心，三昧眼开住慈三昧，于七日中息不出入。大仙当知，彼时既入慈三昧已，心若须风则有风吹，若其不须则无风吹。劫尽烧时地为一焰，彼身乃至如芥子许，亦不能烧。若须弥山堕其身分，于节节上即令停住，不能令动。若复难陀、忧波难陀二恶龙王毒力炽盛，彼恶力毒，若以气嘘能动须弥，如是毒力四大海水能令味碱。大仙当知，如是大力恶毒龙王，伽婆波帝三昧力故，能令无毒。又复大仙，彼时长老伽婆波帝，尸梨沙绀戏乐处行。彼诸天女染欲心强，或因游戏至于彼处，若见长老伽婆波帝，生爱信心，能以天中曼陀罗花，居世赊迦，如是等花散而供养，合掌礼敬。又复彼处三十三天诸天子等，围绕供养如是长老伽婆波帝，奉以天饭、天甘露汁施令饱足，于日日中如是供养。伽婆波帝于彼林处，树枝摇动深处游行，为彼天子数演伽他、忧陀那、尼陀那、伊帝毗利多迦、阇多迦、裴不略、阿浮多达摩、毗尼、修多罗、忧波提舍、阿波提舍，令彼天子闻已生信心喜悦乐故，在彼处天妙宫殿，坐禅读诵游行止住，亦复游彼尸梨沙迦戏乐之处。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有善法堂天众集处。大仙当知，善法堂柱八万四千，彼柱皆是金宝金刚，若牟娑罗及迦罗婆，若玛瑙等胜梅檀椽，并比在上铃鬘妙声，金沙覆地。大仙当知，彼善法堂垂天缯幡，竖立宝幢悬幡在上，复有乐声、琵琶筝笛、大鼓小鼓、拍手吹贝、箫啸美音。天子天女手如妙花，柔软之状如树枝心，迭相执手，心生爱喜，口常含笑。彼天童子、彼天妇女，如是受乐。大仙当知，彼善法堂多天集处，种种珠宝间错其地。彼地青腻如毗琉璃，滑而无垢犹如净镜，多饶天花种种香末，远离风日青虫蚊虻如是等过，无有眠睡懈怠频申。彼善法堂乐触风窗，重楼屋壁种种庄严间错之文，形如半月，状似牛眼，天网缦覆，鸱尾妙门宽大广博，有乐触风宝鬘庄严，遍散妙花善香馨馥，多饶无量百千天女欲心戏笑，无有嫉心斗诤等过，迭相染欲爱心坚固，颊净无垢如月镜轮。天女之法以香彩色，用点颊额以庄严面，天女咏声共相娱乐。大仙当知，彼善法堂四方四角，四厢宽博多有树林，邃密云闇，有种种花戏乐之处。如是树林广百由旬，分分处处种种端严。有金莲花，复有散花遍布其地。复有种种微妙歌声。有种种树，其树名为居迦那陀波利耶多拘毗陀罗，如是

等树处处多有以为庄严。

“复次，大仙，彼善法堂一切所须金宝金刚，若牟娑罗及迦罗婆。复有白珠毗琉璃等，各有大聚，无主无护，多饶财物金宝之藏。彼一切物一切宝聚，皆悉庄严善法堂处。彼诸宝聚，有种种色以为庄严。彼善法堂周围，复有百千戏处以为庄严，无热无恼，种种衣服严饰其处。复次，大仙，三十三天於戏乐处喜戏乐行，一切皆来集善法堂，娱乐喜乐。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善见宫殿净如月镜，多有香花垂鬘庄严。有千天女，严饰微妙游戏娱乐，媚眼眄视，奋动眉面犹如乱波，行虚空中以种种花庄严其身。善见宫殿庄严如是，多有珠瓶在宫殿中，铃网帘障出微妙声以为庄严。若马若象行在宫殿，脚足伤地则起金尘。彼处多有端正天女，身著宝珠赤色光明，若鸣、若抱、若捉衣裳，令彼戏处珠胜奇妙。复次，大仙，善见宫殿有六万柱，彼柱皆是天妙金宝，以毗琉璃及金刚宝为柱头间，种种杂宝间错其柱。彼宫殿中汁香、叶香、沉水等香种种香熏，复有种种善香胜熏。帝释天王在彼胜处，百千天女之所围绕。帝释王手执金刚牙，在宝殿上娱乐戏乐。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因陀罗王，九千龙力帝释王臂如天象手，身色如金鲜净无垢，形体平正，身中则细上下分粗，骨节不现体实不虚，发毛旋动清净无垢，身有光明，衣则舒长。知因陀罗，所作释论能破诤论，多有无量百千天子常随亲近，天林宫殿及游戏处，随逐游行。金绳络身，天妙璎珞、若半璎珞庄严其胸，其身胜妙不细不粗，中腰则细二髀平等，常以白饭甘露汁食。百千天女目鬘视之，肩颊端正。彼有醉象耳扇生风，风声美妙。复次，大仙，彼大天王因陀罗主身脉不现，香气胜妙如善华香，彼大天王软美音声。大仙当知，彼大天王自身善香，若天白象欲发极醉，闻王身香即时醒解。复次，大仙，因陀罗王身量高下，与余诸天乘马之量，高下平等。因陀罗王身色胜妙，见王身者金像不现。”

尔时，毗耶娑大仙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彼帝释王大因陀罗甚为胜妙，实如世尊圣法具足所说不异。”

佛言：“大仙，汝以何义，如是美叹此无常身大因陀罗，而言希有心生惊怪？譬如伎儿巧以泥团，造作种种人畜等形，又缚叶等插华在外，以诸彩色画为军众，木为机关，彩画雕饰；如树生花画饰庄严，不过少时花则萎蔫；如以灯炷置于炉中，以火烧之则有光明，帝释王身亦复如是。大仙当知，阿泥楼大，父母所生其身力大。大仙当知，因陀罗王所有身力，阿泥楼大父母所生身力为大。复次，大仙，汝今且观阿泥楼大神通身力。”

如是说时，阿泥楼大心即忆念：“如来加我。”如是念已即入三昧，入三昧已身如金色。即有天王新胜金冠，如洋金色在其头上，宝珠垂下，傍面连肩动摇相摩，珠髻青发身体色润有胜光明，目如天上胜毗琉璃其色绀青，复有珠宝、牟娑罗宝、迦罗婆宝、日珠等宝庄严

身臂。彼以化力令身如是，复出天香，遍诸大众一切普熏。

彼毗耶娑见其身已，心则变动从座而起，合掌恭敬生希有心，高声唱言："子子善哉！何何快哉！我得人身有果不空。我于今者到如来所，如来今者作一切智相应语说，令我今者得见如是未曾有法。"

尔时，世尊语毗耶娑大仙人言："汝意云何？若因陀罗帝释王身，阿泥楼大长老之身，如是二身何者为胜？"

尔时，毗耶娑大仙白佛言："世尊，因陀罗王身比阿泥楼大身，百分之中不及其一，于千分中亦不及一，阿泥楼大身色具足！"

如来语言："如是，大仙，勿生欢喜！以作福德，发如是愿故得彼身。"

尔时，大仙毗耶娑众，欢喜心开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三十三天。"

佛言："大仙，三十三天帝释天王第一天后，名曰舍支，百千天女住欢喜林，有种种花开发光明集在其身，颊如莲花，唇色犹如金频婆果，第一光明微细衣服。林间戏处安行遨游，以天庄严善庄严耳，宝钏天珂庄严手臂，以好璎珞及半璎珞庄严其身，脚著宝钏，钏有妙声种种音乐，欢喜林中如是游行。颊分宽博，妙花散地，在上而行。脐下阴上有细毛文，沙宝跨衣行则声出，目青而宽开而有媚，发青长黑一一毛旋，鼻隆而直，远离嗔嫉斗诤等过，嗔怒皱面波奋动乱皆悉远离，身无藏过。大仙当知，舍支天后有喜欲力，胜弥楼山第一胜处。彼处广长多有树林，其树饶枝映障之处，心生爱乐微风吹花，动散出香复触其身。舍支身形不长不短，不粗不细，其面严好如开莲花，口出妙香，善巧语说增长佛种。大仙当知，三十三天一切天众，身体皆香无有病患，于游戏处若于宫殿如是游行。

"复次，大仙，三十三天寿命千岁。彼天彼处如是行已至命尽时，彼天宫殿本未曾有五种相出，应如是知。何等为五？地有清水犹如玻瓈，冷而有文有乐触风。彼处多有种种枝花，既入池已油腻汗出，既见如是油腻汗已，心生疑虑，即便出水走向树林。彼既速行，天女见之，顺后急行与共相随，既到一树即便住坐。既住坐已，天女忧悲发声叹息，咽中声破如是问言：'圣子，今者何故舍我独在树下？此有何乐？'如是说已，彼天童子以忧叹声，语天女言：'我头额上，从本以来未有腻出。'如是说已，于两腋下即有汗出。而彼天女见汗出已，舍离远去。彼见天女远离身已，心生忧惧出入气粗；气粗出已其心发热，心既热故，头上沙鬘本未曾萎今者则蔫。鬘既蔫已，衣未曾垢今则垢出，天敷卧处不乐不乐。彼诸天女见如是相，心即思念：'此天童子死相已出，将欲破坏。'知其必死，闻其气臭不可堪耐，即尔远之围绕而住。以闻其臭怜愍悲叹，咽喉声破，口不能正，作如是言：'何期第一柔软身天，在戏乐处林中行者！此三天处，如是池水有鸳鸯鸟，善法堂处欢喜之林，鹅王鸳鸯，曼陀耆泥池水香洁，多有树林，树名象尘波利耶多俱耆多罗。在彼戏处多有蜜蜂，在杂林中以为

庄严。常此处行，今忽舍我去向何处？’五相既现坏破欲去，彼诸天女如是啼哭，复更啼哭。彼见啼哭心则破坏，生大怖畏，其身发热眼目乱视。如行道路失伴之人，亦如商人海行船没，亦如遗失如意珠者心懊恼躄地，如大力风能堕山角；无常大风令天子堕，亦复如是。彼身极热在地旋转，如伽楼罗所捉龙子，生大怖畏举身战动，两手合掌，向天女言：‘我今患热，汝来！汝来！可以手掌摩我令冷。’如是心急身热欲然，如是身心俱受苦恼。彼诸天女，忧悲烧心住在远处，心生怜愍忧悲苦恼，身不能近不摩不触，于树林中取枝花叶，舒手遥置天子心上，作如是言：‘童子，今者天福德尽，愿汝速生阎浮提处。’彼天闻已知必定死，高声唱言：‘何期苦哉！何期苦哉！此三十三天处乃是恶处！如是种种具足庄严戏乐之处，第一宫殿受诸戏乐，多有天女种种爱染系缚心已，忽于今者趣于死道，住在远处。’如是说言：‘愿汝死已生阎浮提。’彼天如是数思惟已，闻彼语已举身欲起，极生悲苦啼哭而言：‘何期苦哉！欢喜树林种杂树林，白衣石上游戏坐处，何其善法！彼留沙迦波利耶多，此毗婆阇曼陀耆尼大波流沙迦，如是宫殿第一宫殿，坚固门扇一切和集，我今忽舍此天宫殿，不得自在而便退此。’三十三天命欲尽故，于自宫殿不能复见，唯见天女低面向下，以手拭眼引气破面。彼欲退天复作如是言：‘我于今者欲行死道，何期汝等退我所爱，不共我语！我今欲行生死长道，爱人可来急抱我咽。我从今已不复见汝，汝亦如是不复见我。如是天处何期甚恶，业果尽已闇无所见！云何此处三十三天，欲退之时皆悉空耶？云何此处三十三天，岂无琴乐拍手等耶？而我今者不复闻声！何期此处三十三天，第一可爱天乾闼婆，天色庄严金刚坚地，如是千眼帝释天王，复有何等福德众生，和集往彼而得见耶波利耶多俱枳陀罗？诸树花鬘在我头上，何期萎蔫！’

“彼欲退天如是号唤，三十三天闻彼声已，一切愁忧取种种花，以自庄严清净须发。帝释天王、百千天众而为围绕，天后舍支天女围绕，那罗达离支多伽大般遮尸弃敦扶卢等天，乾闼婆天乐歌声美妙音声，而来向彼欲趣死道五相出者。既近见已，一切如是生怜愍心，同声唱言：‘何期苦哉！此恶无常无有悲心！’帝释天王见彼如是欲退天已，梵声说言：‘我等一切法皆如是，莫生爱著，当断爱心！若不断爱则生恶道。’诸余天子亦复如是，一切同声如是说言：‘君善道去生于人中，一切众生造善业之地。’如是说已，彼欲退天心即念言：‘我今实退。’即时合掌向彼天众，如是说言：‘三十三天一切天子，唯愿忍我，我退时至！’彼时天子引气直视，有二相出莲花叶眼，一切庄严皆悉失没。彼诸天子，见欲退天离庄严已，取曼罗婆居世舍耶居迦那大，如是等花遥散其身，即作天乐琵琶鼓笛，种种音声而以乐之。彼见如是供养身已，虽退天处心生欢喜，于阎浮提心生希望，眼中泪出其声则粗，有因时业法集相应尽命。命尽死已，伽阿那风吹彼死天，彼风善香吹之令散，如是散已，即时远离三十三天，不知所在无有处

所，不能生他若想若知。彼既退已生于人间，在胎藏中母则相现，喜笑歌舞心喜染欲，心常欢喜喜乐花果树林之处，乐著种种杂色衣服，常喜饮食。虽住藏内母胁不苦，不乐邪欲，心喜善香花鬘庄严，卧则善梦非颠倒见。大仙当知，三十三天退生此时，住母藏中有如是相。

“大仙当知，其母尔时，一切藏过皆悉远离，后则出生。大仙当知，彼时童子既出生已，身分平正，掌文成就，可喜柔软腰细齿密，身体柔软，其心爱乐胜功德欲性爱欲事，心爱细衣乐林戏处，身有胜香，大富丰财金宝具足，大姓种族，常行施戒。欲心多者则生贫家，心喜布施，不黑不白，手足齐平，一切见者皆悉爱敬。性爱论义，其心柔软少于嗔心。乐行他妻，于自妻妾不生爱乐；于诸亲旧兄弟眷属，心不爱恋。大仙当知，三十三天退生人中，本性如是。”

世尊说已，毗耶娑仙，一切仙众，心生欢喜，叹言善哉。